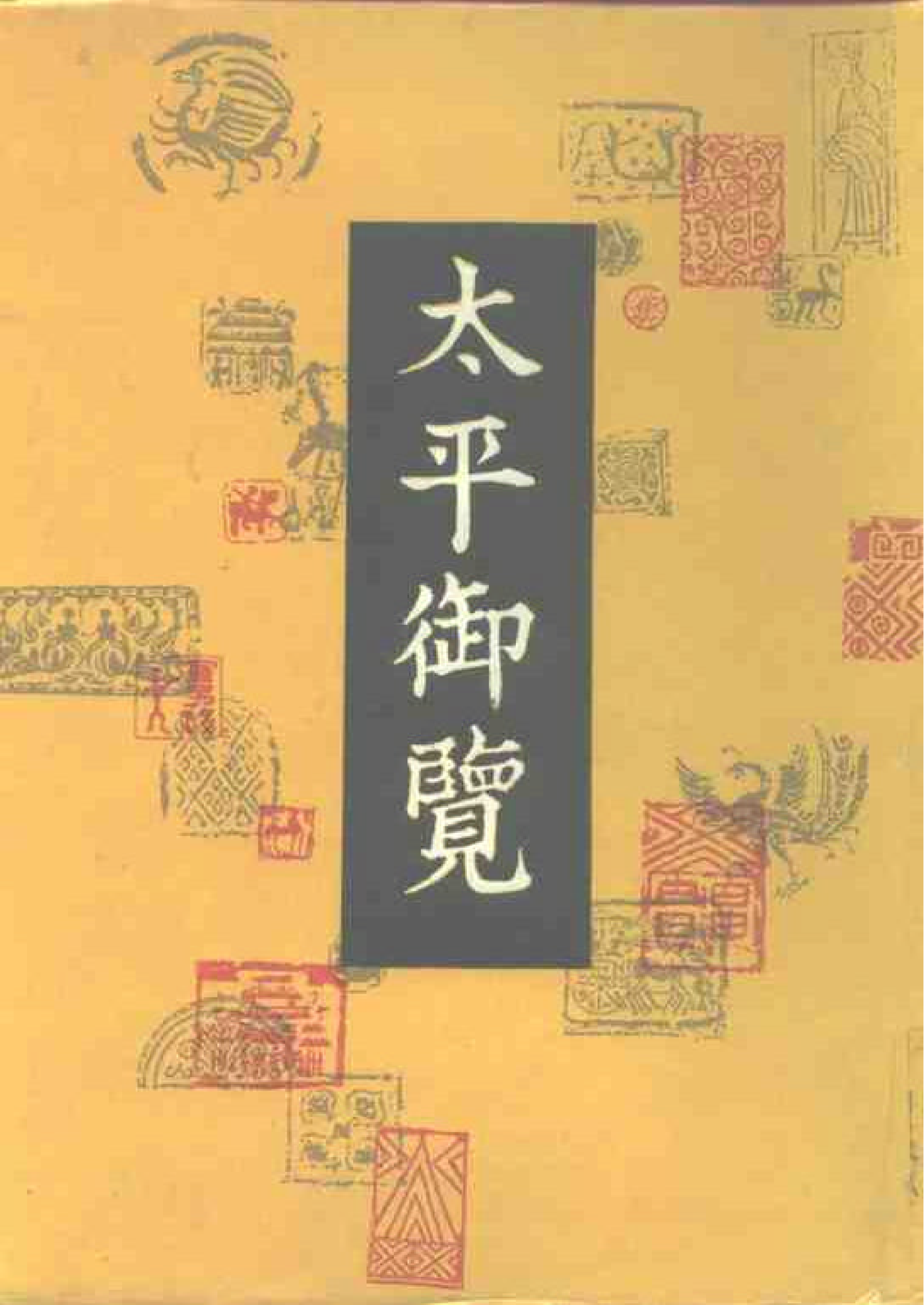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Z2[illegible]
3

93478

第一冊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影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200265104

重印太平御覽前言

宋朝從開國到太宗初年，統一工作已接近完成，生產也有一定的發展，因而才有官家大力修書之舉。一千卷的太平御覽，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由太宗下詔編纂的。

太平御覽的編纂，據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所述，開始於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十七日，清本完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至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共用六年零九個多月的時光。初名「太平總類」，在清本將要完成的前夕，太宗爲了誇示自己的好學，命每天進呈三卷，以備「乙夜之覽」，才詔改爲今名。

參與編纂的，初爲李昉、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張洎、李克勤、宋白、徐用賓、陳鄂、吳淑、舒雅、呂文仲和阮思道，後來李克勤、徐用賓和阮思道被調任別項差使，另以趙鄰幾、王克貞和董淳補其缺，前後都是十四個人。其中李昉、扈蒙是領銜的。全書分爲五十五個部門，這是根據周易繫辭說的「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示包羅萬象。各個部門當中又分若干細目，總計不下五千。所引經史圖書，據本書首册附錄的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種（它實際只列舉了一千六百八十九種），這個數字並不包括古律詩、古賦、銘、箴、雜書等等在內。其實「綱目」所列的書名，一書兩見的（如虞溥江表傳之類）很多，三見的（如法輪經之類）也不少，剔去重複，恐怕不過一千多種。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說太平御覽引用的書有二千八百多種，那是把詩、賦、銘、箴之類都算進去了，但其中也不免有重複，所以這個數字並不可靠。在太平御覽成書以前，已經有修文殿

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類書。宋會要說太平御覽的編纂以這三部類書爲主，也有直接從其他古籍輯錄的。所以門類繁多，徵引賅博，大大地超過了以前的類書。

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古書，十之七八今已失傳。後來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看不到原書，還可以從它那裏尋找斷篇殘簡。例如讖緯之學，既是兩漢思想史上一件大事，而對後世也有不太小的影響，可是這些緯書隋以後就失傳了，賴有太平御覽引用了一部分，使我們還能知道它們的大概。又如論述農業技術的范子計然和氾勝之書，早於著名的齊民要術好幾百年，原書都早已不見，也賴有太平御覽的引用，我們才得窺見我們祖先在兩千多年前對生產知識的一斑。又如竹書紀年和它同時出土的古文瑣語，對於古史的記載，有些與經過儒家美化的說法大不相同，但它們也早已遺佚，我們從太平御覽還能尋得到它們的一鱗半爪。至如崔鴻十六國春秋（今世傳本乃明人僞撰），是綜述「五胡亂華」時期的重要史籍，據王鳴盛等人的考訂，它在北宋已失傳了，司馬光修資治通鑑都沒有能夠見到原書；可是太平御覽引用了四百八十多條，對於研究十六國事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自然，另外的類書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等，也都保存了好些失傳古籍的零篇殘簡，但太平御覽中所保存的要比其他類書多得多。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的范子計然下卷，幾乎都是錄自太平御覽的。太平御覽具有這些特點，所以作學術研究工作的常常要參考它，而作輯佚工作的更把它當作寶山。

太平御覽引書，字句往往與流行的原書不同，也有爲今本所無的。南宋洪邁已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容齋三筆卷一和四筆卷一，曾分別提到太平御覽引的史記或戰國策「多今本所無」。甚至有時同引一書前後不一致的。如卷三百六十九和卷七百八十八都引錄了竺芝扶南記所述鶱毗國王事，兩條不但文字繁簡不同，卽鶱毗王的身長，一條說是一丈二尺，一條說是三丈，差異也相當的大。做校勘古書工作的，遇到疑難往往取太平御覽的引文來作

對照，有時也能解決問題；但因爲有上述的那種情形，也得加以分析判斷才成，如果根據了錯誤的引文而妄改原書，那就成問題了。

太平御覽在引書方面還有下列的一些缺點：（一）引用的書名往往前後不一致。如劉澄宋永初山川古今記就有「宋永初山川記」、「永初山川記」、「山川古今記」、「劉澄山川記」等五種不同的名稱；南岳魏夫人內傳有「紫虛南岳夫人傳」、「南岳夫人內傳」、「南岳夫人傳」、「南岳魏夫人傳」、「魏夫人傳」等六種不同的名稱。（二）書名與篇目往往相混。如卷四十二之「滑州白馬山開山圖」，卷四十五之「土地十三州志」，卷四百五十六之「行成坤國語」、「立後王國語」和「君臣望晏子」，卷四百五十七之「諷諫木國語」、「各納木新序」、「諫君木韓子」、「臺甲孔叢子」、「殺諫庚符子」、「諫木顧子」和「宮殿甲漢書楊雄甘泉賦」，卷四百五十八之「望前列」，卷四百七十七之「司蠶桑畢下司馬徽」，以及卷七百七十六之「驢鹵簿令」，乍一看幾乎不知道它是什麽書，這分明是把所據類書的篇目、段節和書名都給混在一起了。（三）標列的書名往往有誤。如卷三百一十六引論語「太公曰，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既不見於論語，也絕對不是論語的佚文，可能是緯書裏的東西。又如卷二百七十一，引了一條劉向新序論用兵的話，接着另有一條「又曰」，說「樂毅以弱燕破彊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上條引的既然是劉向新序，那麽「又曰」當然是新序的文字了；但新序作於西漢末葉，哪會論及東漢末袁曹攻戰的事呢？當然，這樣一部大類書，成於衆人之手，又經過近千年的傳抄、刻版，缺點和錯誤是難免的。

太平御覽版本有十幾種之多。從宋朝以後，明朝有饒氏活字本，倪炳刻本，清朝有歙縣鮑崇城、昭文張海鵬兩家刻本，廣東又根據鮑本重刻（曾經加工校勘，改了不少字，與鮑本不完全相同）。這幾家都根據抄本輾轉傳

刻，沒有見到宋本，僅憑己意校改。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宋本出版後，因爲它在好些地方勝於鮑刻，就成爲二十多年來最流行的本子。完整無缺的宋刻本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商務印書館的影宋本，其中九百四十五卷根據南宋蜀刊殘本，蜀本所缺的，又取靜嘉堂文庫所藏的別種宋刊殘本和日本活字本分別補足。這個經過，張元濟先生寫的跋裏交代得很清楚，這裏不再細說。

中華書局爲了供應學術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決定縮印商務影宋本太平御覽。他們把影宋本的兩頁拼做一頁，每頁兩欄。原來要分訂一百三十六册，現在只要勻裝做四大册就成了，而字體也並不縮得太小。這樣，無論在購買、收藏方面和研究、檢閱方面都增加了不少便利，不能不說是對文化建設事業的一種貢獻。

聶崇岐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祖
宗
聖學其書之大者有二曰太平
御覽曰資治通鑑通鑑載君臣治道之
安危明天人庶證之休咎感福盛衰之
本規模利害之端無一不備而其書公
傳於天下久矣太平
御覽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
理亂廢興之由道德性命之奥而獨以

載籍繁夥無復善本惟建寧所刋多磨
滅舛誤漫不可考（叔獻）每爲三嘆焉洪惟
太宗皇帝爲
百聖立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古今集
斯文之大成爲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
方旣平修文止戈収天下圖書典籍聚
之昭文集賢等四庫太平興國二年三
月戊寅
詔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編集是書以
便乙夜之覽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書
成分爲千卷以太平
御覽目之所以昭我
皇度光闡大猷者也
聖學宏博皆萃此書宜廣其傳以幸惠
天下况吾蜀文籍巨細畢備而獨闕此
書（叔獻）叨遇
聖恩將漕西蜀因重加校正勒工鏤板
以與斯世君子共之以推見

太宗聖學之所從明我
宋歷聖相承之家法補吾蜀文籍之闕
而公萬世之傳云慶元五年七月　日
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
學事蒲（叔獻）謹書

古書逸者多矣遷任之言南陔之
義已弗睹其全託詩書以傳者止
此耳非幸歟太平
御覽一書皆纂輯百氏要言凡可

帙名者一千六百有九十而一篇一章間見特出者弗與皆承平縑素之盛多人間未見之書朌自寶儲出繇中祕書成始得流布世間爰自南渡而來延閣竹帛已費網羅蒐采矣是故君子以爲捨是書則承平之大典百氏之古書亦無以窺梗概而識彷彿

部使者錦屏蒲公被命將輸兼提蜀學簡冊之外澹無他嗜凡臺中彝常之餽弗可卻者姑外積焉一日大斥之募工鍥木以廣斯文之傳廷允獲與校讎九金根亥豕皆釐正之字三萬八千有奇其義有弗可猝通而無所援据以爲質者則亦傳疑弗敢臆也書一千卷蓋月琯六易而竣事

蜀大夫士詫曰蓄眼未有猗歟盛哉迪功郎前閬州閬中縣尉雙流李廷允謹跋

金澤文庫

謹按

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三月

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太子詹事湯悅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左拾遺宋白太子中舍陳鄂光禄寺丞徐用賔太府寺丞吳淑國子監丞舒雅少府監丞李文仲阮思道等同以羣書類集之分門編爲千卷先是

帝閱前代類書門目紛雜失其倫次遂

詔修此書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分定門目八年十二月書成

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包羅萬象總括羣書紀歷代之興亡自我

朝之編纂用垂永世可改名爲太平

御覽

帝每

聽政之暇日讀

御覽三卷有故或闕即追之雖隆冬短景必及其數大臣請少息

帝曰

朕開卷有得不以爲勞也凡諸故事可資風教者悉記之及延見近臣必援引談論以示勸誡焉

此集川蜀元未刊行東南惟建寧所刊壹本然其間舛誤甚多非特句讀脫略字畫訛謬而意義往往有不通貫者因以別本參考併從經史及其它傳記校正凡三萬字有奇雖未能盡革其誤而所改正十巳八九庶便於觀覽焉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周易　周易正義
周易文言　京房易傳
京房易說　易乾鑿度
京房易飛候　周易參同契
周易緯　焦贛易林
郭璞易洞林　管氏易林
周易稽覽圖　周易坤靈圖
周易通統圖　周易通卦驗
張璠易注序　周易是謀類
易林變占　周易集林雜占
楊雄易太玄經　尚書
尚書正義　尚書大傳

尚書說　書叙傳
劉向洪範傳　周書時訓
逸書　尚書中候
尚書紀年　韓書外傳
尚書緯　尚書考靈曜
尚書帝命驗　尚書帝驗期
尚書旋機鈐　禹時鈎命訣
汲冢周書　毛詩
毛詩正義　毛詩義疏
毛詩傳　毛萇詩注
毛詩題綱　韓詩內傳
韓詩外傳　韋曜毛詩問
劉楨毛詩義問　郭璞毛詩拾遺

劉芳詩箋音義證　詩含神霧
詩推度災　陸機詩草木蟲魚疏
詩記曆樞　周禮
大戴禮　禮稽命徵圖
禮稽命曜　禮含文嘉
禮斗威儀　儀禮
禮統　禮記
禮記正義　禮記外傳
小戴禮　五經異義
五經通義　五經要義
三禮義宗　三禮正義
許慎五經異說　楊方五經鈎沉
邯鄲綽五經折疑　邯鄲六經折疑駁

春秋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春秋正義
春秋傳　春秋說
春秋後傳　春秋後語
潁容春秋釋例　春秋緯
春秋內事　春秋說題辭
春秋考異郵　春秋繁露
春秋感精符　春秋元命包
春秋演孔圖　春秋合誠圖
春秋保乾圖　春秋握成圖
春秋命曆序　春秋潛潭巴
春秋漢含孳　春秋佐助期
春秋文耀鈎　春秋運斗樞

國語
諷諫木國語
論語隱義注
逸論語
孟子
孝經注
孝經緯
孝經内記
孝經左契
孝經援神契
孝經威嬉拒
莊子
楊子

立後土國語
論語
論語撰考讖
論語摘輔象
孝經
孝經說
孝經内事
孝經河圖
孝經右契
孝經鈎命決
老子
荀子
文中子

列子
鬼谷子
墨子
魯連子
子思子
抱朴子
亢倉子
孫綽子
魯仲連子
尉繚子
甯子
樓南子
隋巢子

淮南子
曾子
韓子
管子
慎子
胡非子
金樓子
蘇子
王孫子
公孫尼子
周生列子
申子
朝子

符子
燕丹子
晏子
商子
孔叢子
文子
尸子
唐子
傅子
阮子
鄒子
尹文子
眞子

鶡冠子
劉子
田休子
幽求子
任子
牟子
王逸子
秦子
魏子
闕子
郭子
索子
陸子

陳稙子
新子
鄧子
董子
梅子
見君大韓子
殺諫庾符子
梁昭明太子文選
文心雕龍
萬歲曆
何集續帝王世紀
帝系譜
古史考

范子
顧子
桓子
夏侯子
孔子家語
臺甲孔叢子
陸德明經典釋文
文選人名錄
徐整三五曆紀
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王代紀
史系
史記

前漢書
謝沈漢書
張璠漢記
孟康漢書音義
漢代故事
陸賈楚漢春秋
漢皇德傳
漢制度
漢雜事
漢實錄
和苞漢趙記
漢舊儀
應劭漢官儀
漢官典職
漢官解詁
漢名臣奏
漢景帝通紀
漢武故事
董巴漢中官傳
漢武帝內傳
范曄後漢書
華嶠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袁山松後漢書
薛瑩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東觀漢記
袁曄獻帝春秋
司馬彪續漢書
續漢書禮儀志
三國志
魏春秋
魏春秋同異
魏世譜
王沈魏書
魏舊事
魏文雜事
魚豢魏典畧
魏武本紀
魏武策軍令
魏武帝內誡令
魏志評
魏武帝令
魏末傳
三國典略
魏百官名
魏略舊志
韋昭吳書
環濟吳紀
張勃吳錄
蜀王本紀
楊雄蜀王記

三國異同傳
晉史
蕭子雲晉史草
沈約晉書
虞預晉書
謝靈運晉書
王隱晉書
臧榮緒晉書
朱鳳晉書
徐廣晉紀
干寶晉紀
鄧粲晉紀
檀道鸞晉紀
王韶晉紀
曹嘉之晉紀
劉謙之晉紀
張敞晉東宮舊事
傅暢晉故事
晉朝故事
晉朝雜事
何法盛晉中興書
郭頒晉世語
晉建武故事
晉制
晉令
晉徵祥說
晉中興書徵祥說
孫氏漢晉陽秋
習鑿齒漢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孫盛晉春秋
懷帝永嘉官名
續晉安帝紀
荀綽晉後略
晉後記
晉公卿禮秩
傅暢晉諸公讚
晉咸寧起居注
晉咸和起居注
晉武太康起居注
晉建武起居注
晉隆安起居注
晉宋舊事
南北史
沈約宋書
宋春秋
徐爰宋書
王琰宋書
孫嚴宋書
王智深宋書
宋議書
裴子野宋略

謝綽宋拾遺
宋百官春秋
蕭子顯齊書
沈約齊紀
吳均齊春秋
梁後略
何之元梁典
崔鴻十六國春秋
梁四公記
後魏春秋
車頻秦書
高閭燕志
裴景仁前秦記

宋元嘉起居注
宋先朝故事
張大素齊書
齊職儀
劉璠梁典
梁元帝纂要
段龜龍梁典
崔鴻三十國春秋
後魏略
後魏職令
范亨燕書
三石僞事
後秦記

隋史
唐書
唐新語
唐開元禮
玄宗實錄
續會要
唐雜制
五代史
李肇國史補畧
十二國史
晏子春秋
漢春秋
魏晉春秋

隋大業記
舊唐書
唐國史補
明皇雜錄
唐會要
開元錄
唐職貝令
國朝傳記
虞職貝令
呂氏春秋
玄晏春秋
漢晉春秋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

司馬彪九州春秋
春秋後語
樂資春秋傳
孔演漢魏春秋
春秋齊後語
石氏中官占
楊雄太史令箴
傅咸御史中丞箴
周遷車服雜事
官職六典
周穆王傳
梁祚魏國統
虞溥江表傳

漢魏故事
春秋外傳
樂資春秋後傳
趙曄吳越春秋
陶氏職官錄
干寶司徒儀
魏武集選舉令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
徐廣車服儀制
輿服雜事
穆天子傳
吳時外國傳
袁希之漢表傳

三齊略記
國精符
西羌傳
謝承東夷列傳
京兆舊事
三輔舊事
山陵故事
鄴都故事
渚宮故事
三輔黃圖
建康實錄
廷尉決事
孫氏瑞應圖

漢東園秘記
越絕書
雒經
白虎通
西河舊事
三輔故事
東宮舊事
朱崖故事
古今善言
三輔決錄
劉彥明燉煌實錄
孫氏瑞應書
顧野王瑞應圖

漢宮闕名　漢宮殿疏
洛陽故宮名　三輔宮殿名
晉宮闕名　晉宮闕記
樓觀本記　宮闕記
東方朔別傳　陸績別傳
陸機別傳　孟嘉別傳
孟宗別傳　董卓別傳
郭泰別傳　郭林宗別傳
郭翻別傳　華佗別傳
裴楷別傳　鍾離意別傳
諸葛亮別傳　諸葛恪別傳
賈逵別傳　梁冀別傳
劉向別傳　劉向七畧別傳

劉根別傳　劉振別傳
馬融別傳　馬明生別傳
馬鈞別傳　司馬徽別傳
曹操別傳　曹攄別傳
曹瞞別傳　曹肇別傳
邴吉別傳　邴原別傳
王祥別傳　王弼別傳
王敦別傳　王蘊別傳
王威別傳　王濛別傳
王瑕別傳　王珉別傳
王廙別傳　王處冲別傳
李陵別傳　李固別傳
李燮別傳　李郃別傳

李郤別傳　鄭玄別傳
石虎別傳　謝安別傳
雷煥別傳　羅含別傳
向秀別傳　周處別傳
孫登別傳　孫放別傳
孫畧別傳　祢衡別傳
江祚別傳　江斅別傳
虞翻別傳　羊祜別傳
許邁別傳　許肅別傳
許逵別傳　許遜別傳
衛玠別傳　陶侃別傳
潘勗別傳　潘京別傳
孔融別傳　盧植別傳

荀勗別傳　徐邈別傳
趙岐別傳　杜祭酒別傳
陳寔別傳　陳武別傳
桓任別傳　桓彝別傳
桓階別傳　桓石秀別傳
樊英別傳　傅宣別傳
胡綜別傳　胡宗別傳
張撫別傳　張純別傳
祖逖別傳　魯女生別傳
蔡琰別傳　楊彪別傳
袁宏山濤別傳　庾珉別傳
管公明別傳　管寧別傳
管輅別傳　任嘏別傳

夏仲舒別傳
夏仲御別傳
夏統別傳
趙雲別傳
婁承先別傳
邊讓別傳
顧和別傳
顧譚別傳
吳質別傳
徐延年別傳
費禕別傳
車浚別傳
顏含別傳
何禎別傳
司馬彪注莊子
顏師古匡謬正俗
酈元注水經
崔浩漢記音義
陶隱居本草注
摯虞決疑要注
崔豹古今注
伏侯古今注
郭璞三蒼解詁
劉淵林吳都注
義熙起居注
大同起居注

許慎說文
楊雄方言
劉義慶世說
郭璞注尒雅
呂忱字林
裴啟語林
虞喜志林說
服虔通俗文
何承天纂文
周氏雜字
張華博物志
韋昭辨釋名
劉熙釋名
徐爰釋疑畧
徐廣釋祭酒
蒼頡解詁
仲長統昌言
張揖廣雅
郭義恭廣志
楊松玠談藪
雜字詁訓
通禮義纂
張揖埤蒼
集韻
字統
集林

韻海
桂苑
解系
典論
博雅
俗說
声類
世本
楚辭
俗說苑
三禮圖
三禮冠弁圖
三禮六服圖
禮弓矢圖
張衡玄圖
譙周喪服圖
長沙耆舊傳
陳壽益部耆舊傳
豫章耆舊傳
襄陽耆舊傳
蘇林廣舊傳
王韶孝子傳
盧盤估孝子傳
蕭廣濟孝子傳
師覺授孝子傳
周景式孝子傳

宋躬孝子傳
劉向孝子圖
蕭繹孝德傳
嵇康高士傳
皇甫謐高士傳
盧盤估高士傳
皇甫士安高士傳
虞孝敬高士傳
閩川名士傳
交州名士傳
廣陵列士傳
豫章列士傳
皇甫謐逸士傳
袁淑真隱士傳
王隱晉書處士傳
張顯逸民傳
孫盛逸人傳
魯國先賢傳
楚國先賢傳
海內先賢傳
魏明帝先賢傳
周斐汝南先賢傳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
會稽先賢傳
桂陽先賢傳
廣州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　徐州先賢傳
陸胤廣州先賢傳　荆州先德傳
廬江七賢傳　山東六賢傳
唐高士傳　張騭文士傳
張隱文士傳　張鄢文士傳
鍾岏良吏傳　劉昭幼童傳
陳留風俗傳　范晏陰德傳
劉向列女傳　列女後傳
南陽李先生傳　胡俗傳
關令尹喜內傳　眞人王褒內傳
孔帅先生傳　魯國先賢志
蔡邕王喬錄　姓氏英賢錄
漢魏先賢行狀　太史公素王妙論

曹植漢二祖論　曹植成王論
王嬰古今通論　陳思王魏德論
陳思王輔臣論　曹植輔臣論
虞昺穹天論　虞喜安天論
崔元始正論　蔣子萬機論
蔡邕月令論　桓範世要論
王沈釋時論　嵇康釋私論
蔡氏化清論　楊偉時務論
孔融聖人優劣論　張輔名臣優劣論
桓公世論　曹植辨道論
楊泉物理論　傅巽奢儉論
晉魯褒錢神論　成公綏錢神論
魏文帝典論　鄭玄藝論

陸士衡辯政論　夏侯玄辯樂論
桓寬塩鐵論　孔融肉刑論
孔融周歲論　崔駰博徒論
劉孝標廣絕交論　阮籍通老論
嵇康養生論　高湛養生論
虞世南公子先生論　摯虞文章流別論
陳羣汝潁士論　戴勝竹林七賢論
李充翰林論　鍾會芻蕘論
伏滔正淮論　杜篤邊論
曹植仁孝論　劉昭幼童論
何晏冀州論　盧毓冀州論
王昶戲論　蔡邕銘論
君臣正論　聖政論

王粲爵論　徐幹中論
何晏九州論　矯世論
徐偉長中論　范曄西域論
班固西戎論　魏徵西戎論
江統西戎論　魏文帝集論
謝靈運論　桓譚新論
夏侯湛新論　夏侯孝若新論
杜恕體論　阮子政論
袁子正論　周紹新論
應璩新論　賈誼書
董生書　諸葛亮書
劉向集書　王孫書
蔡邕書　謝玄書

虞翻書　商君書
袁子正書　袁淮正書
陳琳書　應璩書
崔浩書　鄧析書
王孫子新書　氾勝之書
潘尼書　皇象書
陶潛集　楊雄集
諸葛亮集　張敞集
諸葛恢集　嵇康集
荀勗集　馮衍集
庾翼集　陳思王集
殷康集　劉毅集
高堂隆集　皇甫謐集
桓範要集　左貴嬪集
陶氏家傳　邵氏家傳
桓氏家傳　郄氏家傳
荀氏家傳　崔氏家傳
江偉家傳　商氏世傳
王昶家戒　李膺家錄
顏氏家訓　虞氏家記
陸賈新語　桓譚新語
裴玄新言　劉歆新議
劉向新序　摯虞新禮
賈誼連語　周昭新撰
賈誼新書　項峻始學篇
王阜老子聖母碑　張華輕薄篇

孝子王冊　謝氏鬼神列傳
寃報記　蕭韶太清記
郭氏玄中記　王韶之神境記
王浮神異記　王琰冥祥記
漢武帝洞冥記　郭子横洞冥記
皇覽冢墓記　蘇州冢墓記
干寶搜神記　續搜神記
王孚安城記　張瑩漢南記
劉謙之晉記　王智深宋記
阮籍秦記　李穆叔趙記
漢末英雄記　王粲英雄記
王羲之蘭亭記　何延之蘭亭記
徐靈期南嶽記　陶潛桃源記
譙周三巴記　崔玄瀨鄉記
顧凱之啓蒙記　束晳發蒙記
竺法真登羅山記　徐浩古跡記
杜還經行記　孔元舒在窮記
張茂樞響泉記　抱朴子玉策記
唐景龍文館記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梁吳均齊諧記　續齊諧記
東陽無疑齊諧記　王玄謨壽陽記
王子年拾遺記　戴延之西征記
伏滔北征記　孟奥北征記
郭緣生述征記　續述征記
伍輯之從征記　天竺記
法顯記　聖賢記

劉義慶宣驗記
任昉述異記
録異記
張杈記
會稽後賢記
開元傳信記
梁四公子記
東園祕記
蔡邕獨斷
虞傳厲學
皇覽逸禮
傅咸集奏
楊雄解嘲
班彪上事
崔駰七依
劉梁七舉
劉向七畧
陸景典語
禄山事跡
呂覽通號
杜預自叙
韋氏月録
譙周法訓
顏子義訓
郭璞洞林
劉敬叔異苑

西升記
集異記
遊蜀記
杜預女記
南朝宮苑記
臨海水土記
突厥本末記
蔡邕議
蔡邕勸學
王肅議禮
徐浩論書
孫楚集奏
班固典引
桓譚上事
劉歆七略
王粲七釋
孔偉七引
王建平典術
王充論衡
劉向別録
薛孝通譜
王朗雜事
周書時訓
張顯析言
陸氏異林
陸機要覽

郄興通語
屈原離騷
劉向說苑
嵆氏世家
張逸遺令
繆襲祭儀
王羲之月儀書
楊雄客難
宋玉對問
邯鄲氏笑林
顏延之庭誥
晉劉弘教
摯虞雜祀議
崔寔四民月令
張衡靈憲
盧公範饋餉儀
王逸正部
陶侃故事
山濤公啓事
老君本記
少神境記
酉陽雜俎
窮神祕苑
時鏡新書
玉燭寶典
葛洪西京雜記

李固奏記
荀悅申鑒
馬融遺令
王昶考課事
崔駰達旨
傅玄五祀議
袁昂古今書評
東方朔客難
王闓本事
孫盛異同雜語
皇甫謐自叙
姚信士緯
盧諶祭法
齊人月令
墨子守備
俞益期牋
范汪祠制
傅暢故事
桓玄僞事
先聖本記
法書要録
齊民要術
竹書記年
白玉圖
環濟要略
中論藝紀

西河語
叙兵通典
兵書
古司馬兵法
黄石公三略
黄石公陰謀祕訣
玉匱經
諸葛亮出軍表
諸葛亮兵要
黄帝玄女戰法
黄帝占軍器訣
衛公兵法
魏書曹公令
軍國占候
吳起教戰法
魏武步戰令
何晏韓白論
趙氏兵書
魏武帝兵書接要
曹植求自試表
太公伏符陰謀
趙公王琚教射經
杜預秦州軍事
黄帝素問
黄帝針灸經
神農本草

戰國策
兵法七書
太公六韜
黄石公記
太白陰經
太公金匱書
太公陰謀書
諸葛亮軍令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
黄帝出軍訣
武侯兵法
兵法秘訣
魏武軍令
軍識
司馬彪戰略
玄女戰經
班叔皮王命論
魏武兵書節要
通典搜才
太公覆軍誡法
太公對敵權變逆順法
陰符經
劉巘定軍禮
黄帝八十一問
黄帝岐伯經
吳氏本草

呂氏本草
陶洪景注本草經
張仲景方序
崔寔太醫令箴
玉匱鍼經
雜占書
河圖令占
天官星占
荊州星占
京房別對災異
吳軏占候風氣秘訣
京房風角要訣
風角書
解夢書
相印書
黄子發相雨書
馬援銅馬相法
論墓書
遁甲開山圖
唐廣古今五行記
曆忌擇日
四時纂要
二十四生圖
劉義慶幽明錄
祖台之志怪
許氏志怪

本草拾遺
千金方
葛洪肘後方
龔慶鬼遺方序
黄帝占書
五姓占
乙巳占
風角雜占
相書占氣雜要
京房易妖占
京房五星占
師曠占
望氣經
相印經
相貝經
樊氏相法
淮南八公相鶴經
赤烏子葬書
五行休王論
雜五行書
遁甲經
續定命錄
東方朔神異經
廣德神異錄
孔氏志怪
荀氏靈鬼志

雜鬼神志　列異傳
神異傳　甄異傳
録異傳　衡波傳
劇談録　北户録
古辨異　獨異志
百佐書　夏侯玄辨樂論
古樂府歌　大周正樂
樂府歌　古今樂録
樂府雜録　樂府解題
樂法圖　阮籍樂論
洛神賦　樂書
樂部　音律圖
樂苑　樂説

京氏律術　劉歆鍾律書
樂動聲儀　樂嘉耀稽
羯鼓録　歴代名畫記
古今藝術圖　應吉甫華林集
魏王花木志　古今名畫録
宋炳山畫叙　唐畫斷
登象筭經　一位筭法
石氏星經　黄帝風經
柳氏龜經　楊雄琴清英
蔡邕琴操　琴歴
陸羽茶經　李當之藥録
陶弘景刀劒録　陶朱公養魚經
淮南萬畢術　太清諸卉木方

韋仲將筆墨方　王羲之筆經
王右軍自叙草書勢　趙壹飛草書訣
成公綏隷勢　蔡邕篆勢
魏武四時食制　石崇奴券
韓子喻老　蔡邕女戒
後魏崔浩女儀　水經
酒經　食經
妬經　藝經
筆墨法　竹譜
筭譜　黄帝太一密推
徐整正暦　王蕃渾天説
張衡渾天儀　顔延之渾天儀表
賀道養天説　大象列星圖

太衍星分圖　韓陽天文要集
天文録　皇甫謐年暦
胡沖吴暦　傅玄擬天問
符瑞圖　劉氏暦正問
暦義疏　河圖洛書
龍魚河圖　河圖括地象
河圖祕徵　河圖著命
河圖稽耀鈎　河圖眞紀鈎
河圖録運法　河圖挺佐輔
河圖握矩　河圖玉板
河圖帝道紀　河圖天靈
洛書録運法　洛書甄耀度
郭璞注山海經　白澤圖

應劭風俗通　桂林風土記
周處風土記　陳留風俗記
顧野王輿地記　後漢輿地記
陸澄地理記　荆楚歲時記
四夷郡國縣道記　郡國縣道記
張瑩漢南記　道書福地記
晉太康地記　晉元康地記
宋永初古今山川記　江乘地記
劉澄之宋初古今山川記
後魏輿國土地記　後魏輿地圖風土記
大魏諸州記　晉地道記
周地圖記　越地形記
梁武輿駕東行記　段國沙州記

唐齊地記　盧植冀州風土記
伏琛齊地記　丘淵之征齊道記
徐表南方記　東方朔十洲記
吳郡沿海四縣記　羅含湘中記
江夏風俗記　晉潘岳關中記
華延儁洛陽記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
紀義宣城記　黃恭十二州記
黃閔武陵記　張曜中山記
顧啓期婁地記　盧氏嵩山記
袁山松勾將山記　華山精舍記
韋述東京雜記　韋述兩京新記
雷次宗豫章記　陸機洛陽記
楊龍驤洛陽記　陸道瞻吳郡記

王僧虔吳地記　董覽吳地記
劉道眞錢塘記　山謙之南徐州記
王歆之南康記　鄧德明南康記
劉澄之江州記　陸翽鄴中記
石虎鄴中記　習鑿齒襄陽記
范汪荆州記　庾仲雍荆州記
盛弘之荆州記　張野廬山記
周景式廬山記　遠法師廬山記
荀伯子臨川記　山謙之丹陽記
黃恭交廣記　解道虎齊記
裴淵廣州記　伍瑞休江陵記
甄烈湘州記　郭仲產湘州記
庾仲雍湘州記　陽曄徐州記

孔曄會稽記　孔靈符會稽記
夏侯曾先會稽記　徐湛鄱陽記
辛氏三秦記　王韶之始興記
劉禎京口記　劉澄之揚州記
史苓武昌記　劉澄之豫州記
任豫益州記　李膺益州記
段龜龍涼州記　郭仲產南雍州記
鄭緝之永嘉記　荀綽兗州記
蕭子開建安記　鄭緝之東陽記
阮籍宜陽記　竹芝扶南記
歷代記　歷帝記
東京記　兩京記
都城記　江源記

吳興記
交州記
梁州記
并州記
五溪記
上黨記
沅陵記
陽城記
襄沔記
臨海記
兩河記
尋陽記
隴右記
隴西記
河北記
衡山記
泉山記
襄川記
九江記
華山記
蜀地記
漢水記
姑熟記
廬江記
三齊記
方輿記

始安記
冶闐記
林邑記
新安記
宜春記
瀨鄉記
信都記
壽春記
宜都記
江夏記
西河記
雲南記
地道記
泰山記
鄮山記
羅浮山記
嵩高山記
王笥山記
羊頭山記
武當山記
法顯山記
烏嶺山記
名山略記
九州記要
三齊略記
南兗州記

南雍州記
江南山川記
漢水記
吳郡緣海記
永昌郡傳
外國傳
朱崖傳
虞溥江表傳
肅愼國記
西域圖記
南蠻獠民格
交州雜事
外國圖
徐衷南方草木狀
康泰扶南土俗
支僧載外國事
西域諸國志
續漢書郡國志
晉書州郡志
宋書州郡志
齊州郡志
梁氏十道志
隋區宇圖志
南中八郡志
闞駰十三州志
元和郡國志

元和郡縣志
江微陳留志
沈懷遠南越志
續南越志
嶺微廣州志
南兗州志
蕭誠荊南志
釋道安西域志
萬震南州異物志
涼州異物志
臨海異物志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
曹叔雅異物志
宋膺異物志
陳祁暢異物志
常璩華陽國志
臨海水土志
臨海水物志
輿地志
遊名山志
南方志
豫章舊志
南夷志
十二州志
地理志
土物志

巴蜀志
謝靈運遊名山志
元和郡縣圖
荊山圖
長安圖
洛陽地圖
江寧圖
括地圖
茶陵縣圖
永嘉圖經
懷寧圖經
盱眙圖經
歷陽圖經
衡山圖經
長沙圖經
鄞縣圖經
九江圖經
河南圖經
閬山圖經
江夏圖經
隋圖經
海中經
九江録
投荒録
嶺表異録
杜寶大業拾遺録

道書福地志
五嶽眞形圖
滑州白馬山開山圖
外國圖
金陵圖
周地圖
地鏡圖
關山圖
淮陰圖經
夷陵圖經
南康圖經
壽春圖經
歙縣圖經
江寧圖經
宣城圖經
冀州圖經
魏郡圖經
涇陽圖經
信州圖經
荊州圖經
地鏡經
十道録
南荒録
九華山録
王子年拾遺録
九土文括略

袁彥伯羅山疏
本相經
涅槃經
玄母八門經
盂蘭盆經
高僧傳
支遁傳
佛圖澄傳
佛國記
法顯記
毗婆沙論
太上三洞寶經
太上玄眞人經
太上五帝內眞經
太上四明王經
太上四靈經
太上智慧經
太上太眞科經
太上經
上清變化經
上清九眞中經
上清八景經
上清隱書龍文經
太清眞經
太一洞眞經
太元上上經

竺法眞登羅山疏
太平經
智惠經
阿含經
大荒西經
續高僧傳
寶林傳
佛圖澄別傳
佛骨記
佛地論
韓愈論佛骨疏
太上黃素經
太上三五順行經
太上正法經
太上飛行羽經
太上三元經
太上玄眞經
太上倉元經
上清經
上清紫宸經
上清眞文王經
上清洞眞王經
上清八景飛經
太一帝君經
太元眞經
三元品戒經

三元玉檢經　三元眞一經
三元品經　三元布經
太清中經　太素玉經
太極隱注寶訣經　太霄經
太微黃書經　太微經
九眞中經　黃庭內景經
黃庭經　高玄經
昇玄經　天眞白龜山經
諸天內音經　天眞皇人經
三皇經　上元寶經
大洞經　大洞眞經
大洞玉經　空洞靈章經
玄眞經　洞玄經

引書目　二十九

三光經　大洞玉經
普曜經　五符經
九幽經　法輪經
北帝經　仙經
道基經　洞眞經
靈書紫文經　祕要經
內音玉字經　黃籙簡文經
洞景金玄經　八素眞經
四十二章經　外國放品經
無量經　金玄羽章經
大有經　隱元內文經
五帝內眞經　無爲經
寶玄經　金根經

金根下經　赤城玉訣經
老子歷藏中經　白羽經
聖紀經　大劫經
洞天經　海空經
金房上經　飛行三界經
回天九霄經　戒文經
赤書玉訣上經　自然玉字經
受玄丹玉經　定眞玉籙經
三五順行經　導引三光經
三華寶曜內眞上經　三一經
神仙衆眞戒經　神仙中經
神仙服食經　寶劒上經
鳳赤書經　雌一五老經

引書目　三十

移度經　太平經
消魔經　指教經
道德經　靈書經
本際經　威儀經
山西經　數齋經
靈書紫文經　法輪經
洞景金玄經　金簡玉字經
五寶經　飛行羽經
金書玉字上經　本行經
後大洞經　玉光八景經
金液經　九華經
道經　養性經
神仙服經　變化經

養生經
天交上經
五厨經
王訣經
紫度炎光經
妙眞經
崆峒經
傳授經
靈寶眞一自然經
法輪經
玄母八門經
靈飛六甲經
天地綱紀經
道迹經
三道順行經
靈寶經
神洲七轉七變經
定志經
玉京仙山經
玉晨明鏡經
眞人傳
道安傳
茅君傳
葛洪神仙傳
魏夫人傳
金闕聖君傳

玉鈐經
天戒經
吐納經
神農經
黃老經
玄示經
玉佩金璫經
四極明科經
靈寶眞大戒經
東卿司命經
金眞玉光經
紫書金根經
衆篇經
內音玉字經
金羽玄章經
金籙簡文經
神祝經
玉清經
七星移度經
仙公請問經
道學傳
南眞傳
劉向列仙傳
裴君傳
西城眞人傳
東海青童傳

桂陽列仙傳
文始內傳
無上眞人內傳
清虛眞人王君內傳
太清眞人內傳
葛仙翁別傳
雜道書
太上太霄朗書
靈寶隱書
太丹隱書
定眞玉籙
太上紫書籙
上清元籙
玉皇譜籙
集仙籙
明眞科
四明科
玄妙內篇
大洞雌一篇
六紀篇
登眞隱訣
八素奔辰訣
飛龍隱訣
太洞玉訣
陶淵明道誡
洞冥記

紫虛元君夫人傳
南嶽夫人內傳
馬明生內傳
眞人周君內傳
太元眞人茅盈內傳
道典
太極金書
上清金闕靈書
靈寶眞赤書
玉清隱書
太上丹簡墨籙
上眞元籙
上皇玉籙
皇民譜籙
太上太眞科
西極明科
四極科
墨籙上篇
瓊文四紀篇
靈寶眞一訣
上清九眞中經內訣
龍飛赤素隱訣
道德經序訣
景林眞人訣
玉簡記
十洲記

空洞靈章　仙誌
上清列紀　後聖九玄道君列紀
老氏聖紀　三洞珠囊
太上丹簡　葛玄五千文
天仙品　像天地品
眞誥　太上眞人祕要
元始序　陰君自序
修眞入道秘言　三元玉檢
南眞說　吉伯陽九仙法
養生要術　修眞雜訣
養生要畧　養生要集
三九素語　老子養生要訣
洞眞七聖玄記　玉帝七聖玄記

郭季產集異記　述仙記

右計一千六百九十件外有古律詩古賦銘箴雜書等類不及具錄

太平御覽總類

第一冊　一卷——二〇二卷

天部　一卷——一五卷　一
時序部　一六卷——三五卷　七九
地部　三六卷——七五卷　一六九
皇王部　七六卷——一一六卷　三五四
偏霸部　一一七卷——一三四卷　五六七
皇親部　一三五卷——一五四卷　六五二
州郡部　一五五卷——一七二卷　七五三
居處部　一七三卷——一九七卷　八四四
封建部　一九八卷——二〇二卷　九五二

第二冊　二〇三卷——四五七卷

職官部　二〇三卷——二六九卷　九七七
兵部　二七〇卷——三五九卷　一二六一
人事部（上）　三六〇卷——四五七卷　一六五六

第三冊　四五八卷——七一九卷

人事部（下）　四五八卷——五〇〇卷　二一〇五
逸民部　五〇一卷——五一〇卷　二二九〇
宗親部　五一一卷——五二一卷　二三二五
禮儀部　五二二卷——五六二卷　二三七二
樂部　五六三卷——五八四卷　二五四四
文部　五八五卷——六〇六卷　二六三五
學部　六〇七卷——六一九卷　二七三〇
治道部　六二〇卷——六三四卷　二七八二
刑法部　六三五卷——六五二卷　二八四五
釋部　六五三卷——六五八卷　二九一七
道部　六五九卷——六七九卷　二九四七
儀式部　六八〇卷——六八三卷　三〇三三
服章部　六八四卷——六九八卷　三〇五二
服用部　六九九卷——七一九卷　三一一九

方術部 七二〇卷——七三七卷 三一八七

第四冊 七三八卷——一〇〇〇卷

疾病部 七三八卷——七四三卷 三二七一
工藝部 七四四卷——七五五卷 三三〇二
器物部 七五六卷——七六五卷 三三五四
雜物部 七六六卷——七六七卷 三三九八
舟　部 七六八卷——七七一卷 三四〇六
車　部 七七二卷——七七六卷 三四二二
奉使部 七七七卷——七七九卷 三四四五
四夷部 七八〇卷——八〇一卷 三四五五
珍寶部 八〇二卷——八一三卷 三五五八
布帛部 八一四卷——八二〇卷 三六一六
資產部 八二一卷——八三六卷 三六五四
百穀部 八三七卷——八四二卷 三七三八
飲食部 八四三卷——八六七卷 三七六六
火　部 八六八卷——八七一卷 三八四七
休徵部 八七二卷——八七三卷 三八六三
咎徵部 八七四卷——八八〇卷 三八七六
神鬼部 八八一卷——八八四卷 三九一三
妖異部 八八五卷——八八八卷 三九三〇
獸　部 八八九卷——九一三卷 三九四八
羽族部 九一四卷——九二八卷 四〇四九
鱗介部 九二九卷——九四三卷 四一二八
蟲豸部 九四四卷——九五一卷 四一九一
木　部 九五二卷——九六一卷 四二三六
竹　部 九六二卷——九六三卷 四二六九
果　部 九六四卷——九七五卷 四二七七
菜　部 九七六卷——九八〇卷 四三一四
香　部 九八一卷——九八三卷 四三四三
藥　部 九八四卷——九九三卷 四三五五
百卉部 九九四卷——一〇〇〇卷 四三九九

右五十五部總一千卷

太平御覽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天部一
元氣　一
太易　二
太初　二
太始　二
太素　三
太極　三
天部（上）　四
第二卷　天部二
天部（下）　七
渾儀　一〇
刻漏　一三
第三卷　天部三
日（上）　一四
第四卷　天部四
日（下）　一八
日蝕　一九
晷　一九
月　二〇
月蝕　二三
第五卷　天部五
星（上）　二五
第六卷　天部六
星（中）　二九
第七卷　天部七
星（下）　三三
瑞星　三四
祅星　三四
第八卷　天部八
雲　三七
霄　四一
漢　四一
霞　四二
第九卷　天部九
風　四三
相風　四七
第一〇卷　天部一〇
雨（上）　四九
第一一卷　天部一一
雨（下）　五四
祈雨　五五
霽　五七
第一二卷　天部一二
雪　五八
霰　六〇
露　六〇
第一三卷　天部一三
雷　六四
霹靂　六六
電　六七
第一四卷　天部一四
霜　六九
雹　七〇
虹蜺　七二
第一五卷　天部一五
氣　七四
霧　七六
霾　七六
曀　七六
第一六卷　時序部一
律　七九
曆　八二
第一七卷　時序部二
五行　八五
四時　八六
閏　八七
歲　八七
歲除　八八
第一八卷　時序部三
春（上）　九〇
第一九卷　時序部四
春（中）　九三
第二〇卷　時序部五
春（下）　九七
立春　九八
春分　九九
第二一卷　時序部六
夏（上）　一〇〇
第二二卷　時序部七
夏（中）　一〇五
第二三卷　時序部八
夏（下）　一〇九

立夏　一〇九
夏至　一一〇
第二四卷　時序部九
秋(上)　一一三
第二五卷　時序部一〇
秋(下)　一一七
立秋　一一九
秋分　一二〇
第二六卷　時序部一一
冬(上)　一二一
第二七卷　時序部一二
冬(下)　一二六
第二八卷　時序部一三
立冬　一三〇
冬至　一三〇
第二九卷　時序部一四
元日　一三四
第三〇卷　時序部一五
人日　一四〇
正月十五日　一四〇
晦日　一四一
中和節　一四一
社　一四二
寒食　一四二
三月三日　一四三
第三一卷　時序部一六
五月五日　一四六
伏日　一四七
七月七日　一四八
第三二卷　時序部一七
七月十五日　一五二
九月九日　一五二
第三三卷　時序部一八
臘　一五五
小歲　一五八
第三四卷　時序部一九
熱　一五九
寒　一六〇
第三五卷　時序部二〇
豐稔　一六四
凶荒　一六五
旱　一六六
第三六卷　地部一
地(上)　一六九
第三七卷　地部二
地(下)　一七四
土　一七五
壤　一七七
塊　一七七
塵　一七八
第三八卷　地部三
(敍)山　一八〇
崐崙山　一八一
鍾山　一八二
玉山　一八三
蓬萊山　一八三
方丈山　一八三
瀛洲山　一八四
終南山　一八四
第三九卷　地部四
嵩山　一八五
華山　一八六
泰山　一八六
恆山　一八八
衡山　一八八
霍山　一八九
第四〇卷　地部五
王屋山　一九〇
太行山　一九〇
霍太山　一九〇
首陽山　一九一
龍門山　一九一
岐山　一九二
梁山　一九二
太白山　一九二
峨嵋山　一九二
岷山　一九二
嶓冢山　一九三
鳥鼠山　一九三
積石山　一九三
第四一卷　地部六
會稽山　一九四
天台山　一九四
茅山　一九五
廬山　一九六
羅浮山　一九七
蔣山　一九七
九疑山　一九七
玉笥山　一九八
第四二卷　地部七
(河南宋鄭齊魯諸山)
砥柱山　一九九

卲山　一九九
熊耳山　一九九
鼓鍾山　二〇〇
陸渾山　二〇〇
崤山　二〇〇
青要山　二〇〇
缺門山　二〇〇
三塗山　二〇〇
女几山　二〇〇
白馬山　二〇〇
太陰山　二〇〇
金門山　二〇一
轘轅山　二〇一
闕塞山　二〇一
牧牛山　二〇一
九山　二〇一
大騩山　二〇一
桑山　二〇一
半石山　二〇一
天心山　二〇一
小徑山　二〇一
闌巖山　二〇一
碭山　二〇一
歷山　二〇二
南城山　二〇二
奚公山　二〇二
嵇山　二〇二
曹南山　二〇二
嶧山　二〇二
金鄉山　二〇二
琅琊山　二〇二
龜山　二〇三
徂徠山　二〇三
危山　二〇三
報山　二〇三
尼丘山　二〇三
羽山　二〇三
華不注山　二〇三
長白山　二〇三
費山　二〇三
陶山　二〇三
巫山　二〇三
魚山　二〇四
穀城山　二〇四
勞山　二〇四
蒙山　二〇四
謝祿山　二〇四
夾山　二〇四
桃山　二〇四
吠狗山　二〇四

第四三卷　地部八

（商洛襄鄧淮蔡諸山）

白於山　二〇五
商山　二〇五
玄扈山　二〇五
望楚山　二〇五
石梁山　二〇五
趡山　二〇五
峴山　二〇五
白馬塞山　二〇五
高車山　二〇五
桐柏山　二〇六
武當山　二〇六
大狐山　二〇六
石魚山　二〇六
苦菜山　二〇六
大洪山　二〇六
赤岸山　二〇七
莫耶山　二〇七
雲母山　二〇七
濠塘山　二〇七
九關山　二〇七
塗山　二〇七
八公山　二〇七
蔡山　二〇七
玉鏡山　二〇八
皖山　二〇八
雞籠山　二〇八
梁山　二〇八
都梁山　二〇八
斗山　二〇八
臺子山　二〇八
長圍山　二〇八

第四四卷　地部九

（關中蜀漢諸山）

吳山　二〇九
驪山　二〇九
龍首山　二〇九
九嵕山　二〇九
巀嶭山　二〇九
雞頭山　二〇九
牛首山　二〇九

藍田山　二二〇
笄頭山　二二〇
賀蘭山　二二〇
太白山　二二〇
五將山　二二〇
仇池山　二二〇
青城山　二二〇
邛崍山　二二一
岷山　二二一
石鏡山　二二一
嵕山　二二一
覆船山　二二一
牛頭山　二二一
董政山　二二一
彭亡山　二二一
鼎鼻山　二二一
靈鷲山　二二一
黃厥山　二二二
霞山　二二二
猿門山　二二二
金山　二二二
五婦山　二二二
玉女山　二二二
祁山　二二二
閬山　二二二
盤龍山　二二二
銅梁山　二二二
高梁山　二二二
青石山　二二二
雲南山　二二二
禺同山　二二二
弔鳥山　二二三

第四五卷　地部一〇

〔河北諸山〕

大伾山　二二四
枉人山　二二四
鮒鰅山　二二四
天門山　二二四
蘇門山　二二四
萬谷根山　二二四
郡山　二二四
嬰山　二二四
牢山　二二四
介山　二二五
靜巖山　二二五
風山　二二五
管涔山　二二五
五臺山　二二五
謁泉山　二二五
懸甕山　二二五
五指山　二二五
紇眞山　二二五
元姬山　二二六
白登山　二二六
火山　二二六
三山　二二六
稷山　二二六
霍山　二二六
平山　二二六
發鳩山　二二六
抱犢山　二二六
房山　二二七
韓信山　二二七
湯山　二二七
干山吉山　二二七
黑山　二二七
雷公山　二二七
鼓山　二二七
隆慮山　二二七
鮮卑山　二二八
大礪石山　二二八
白狼山　二二八
鳴雞山　二二八
歷山　二二八
川喬山　二二八
大翮山小翮山　二二八
飛龍山　二二八
無終山　二二八
燕山　二二九
龍山　二二九
孔山　二二九

第四六卷　地部一一

〔江東諸山〕

敬亭山　二三〇
蓋山　二三〇
九華山　二三〇
幘山　二三〇
牛渚山　二三〇
慈母山　二三一
蕪湖山　二三一
望夫山　二三一
博望山　二三一

陵陽山　二二一
白紵山　二二一
中山　二二一
三鶴山　二二一
黟山　二二一
靈山　二二二
巖山　二二二
三山　二二二
橫山　二二二
鐵峴山　二二二
九井山　二二二
石城山　二二二
攝山　二二二
黃鶴山　二二二
覆船山　二二二
北固山　二二二
虎丘山　二二二
女山　二二二
秦履山　二二三
馬鞍山　二二三
中州山　二二三
三白山　二二三
馬蹄山　二二三
祈山　二二三
會敫山　二二三
石姥山　二二三
大辟山　二二三
花山　二二三
虞山　二二三
陽城山　二二三
姑蘇山　二二三
硯石山　二二三
香山　二二三
華山　二二四
包山　二二四
石鼓山　二二四
粟山　二二四
定山　二二四
封山　二二四
岩崿山　二二四
孺子山　二二四
響山　二二四
晚山　二二四
百丈流暴二山　二二四
印渚山　二二四
天目山　二二五
卞山　二二五

第四七卷　地部一二

（會稽東越諸山）

稷山　二二六
麻山　二二六
雞冢山　二二六
獨女山　二二六
龜山　二二六
秦望山　二二六
嵊山　二二七
塗山　二二七
重山　二二七
羅山　二二七
鶴山　二二七
陳音山　二二七
銅牛山　二二七
土城山　二二七
亭山　二二七
洛思山　二二七
烏帶山　二二八
龍頭山　二二八
壇讌山　二二八
白石山　二二八
小白山　二二八
縉雲山　二二八
桃都山　二二八
椒山　二二八
覆釜山　二二八
石簣山　二二八
括蒼山　二二八
天姥山　二二八
消山　二二九
白鶴山　二二九
仙石山　二二九
石新婦山　二二九
靈石山　二二九
臨海山　二二九
嵋門山　二二九
石公山　二二九
石城山　二二九
金勝山　二二九
長山　二二九
畢嶺　二二九
銅山　二三〇
崑山　二三〇
騎石山　二三〇

江郎山　二三〇
石室山　二三〇
天階山　二三〇
大湖山　二三〇
孤山　二三〇
泉山　二三〇
梨嶺　二三〇
武夷山　二三〇
闌干山　二三一
雞巖山　二三一
烏嶺山　二三一
金泉山　二三一
嶺仙山　二三一

第四八卷　地部一三

〔南楚諸山〕

靜山　二三二
鷩磯山　二三二
黃鶴山　二三二
烽火山　二三二
雞翅山　二三二
閶闔山　二三二
印山　二三二
朔山　二三二
望夫山　二三二
翠屏山　二三二
九宮山　二三三
角山　二三三
鍾臺山　二三三
武昌山　二三三
樊山　二三三
西塞山　二三三
白雉山　二三三
鳳棲山　二三三
神人山　二三三
南昌山　二三三
松門山　二三四
馬當山　二三四
釣磯山　二三四
雞籠山　二三四
五女山　二三四
射的山　二三四
石印山　二三四
龍虎山　二三四
羊山　二三四
羅霄山　二三四
鍾山　二三四
望鳳山　二三四
昌山　二三四
石室山　二三五
黃唐山　二三五
儲潭山　二三五
赤石山　二三五
螺亭石山　二三五
上洛山　二三五
空山　二三五
金雞山　二三五
峽山　二三五
梓潭山　二三五
柴侯峽　二三六
官山　二三六
君山　二三六
盤固山　二三六
歸美山　二三六
莫巨山　二三六
五章山　二三六
麻山　二三六
鄧公山　二三六
明府山　二三六
鶴嶺山　二三六
石虹山　二三六
洪崖山　二三七

第四九卷　地部一四

〔西楚南越諸山〕

景山　二三八
荆山　二三八
荆門山　二三八
句將山　二三八
虎牙山　二三八
孤山　二三八
高筐山　二三八
佷山　二三八
宜陽山　二三九
丹山　二三九
小西山　二三九
芊山　二三九
嵩梁山　二三九
崇山　二三九
武山　二三九
壺頭山　二三九
天門山　二三九
黃聞山　二三九
風門山　二三九

石帆山　二三九
虎齒山　二三九
移山　二三九
淳于山　二三九
武陵山　二三九
平都山　二四〇
陽岐山　二四〇
高都山　二四〇
君山　二四〇
小廬山　二四〇
靜福山　二四〇
方臺山　二四〇
攸縣雲陽山　二四〇
烏龍白騎山　二四〇
文斤山　二四〇
石鷰山　二四〇
黃歲山　二四一
黃箱山　二四一
巃山　二四一
昭山　二四一
五溪山　二四一
錢石山　二四一
矣玉山　二四一
玉山　二四一
臨賀山　二四一
馬嶺山　二四一
彈丸山　二四一
百丈山　二四一
灘山　二四二
隱山　二四二
獨秀山　二四二
南溪山　二四二
龍蟠山　二四二
堯山　二四二
雲母山　二四二
馬鞍山　二四二
盧山　二四二
火山　二四二
浮石山　二四二

第五〇卷　地部一五
（隴塞及海外諸山）

隴山　二四三
小隴山　二四三
朱圉山　二四三
契吳山　二四三
可藍山　二四三
石門山　二四三
燕然山　二四三
天山　二四四
祁連山　二四四
焉支山　二四四
勿居山　二四四
臨松山　二四四
三危山　二四四
羊腸山　二四五
西王母樗蒲山　二四五
九隴山　二四五
鴻鷰山　二四五
沙角山　二四五
葱嶺山　二四五
巫咸山　二四五
懸度山　二四五
頭痛山　二四五
鐵山　二四五
青山　二四六
石崖山　二四六
疏屬山　二四六
侖山　二四六
蛇山　二四六
東口山　二四六
流波山　二四六
鉤吾山　二四六
天臺山　二四六
鵲山　二四六
小次山　二四六
長古山　二四六
基山　二四七
猨翼山　二四七
密山　二四七
亶受山　二四七
耆闍窟山　二四七
靈鳥山　二四七

第五一卷　地部一六

石（上）　二四八

第五二卷　地部一七

石（下）　二五二

第五三卷　地部一八

丘　二五六
陵　二五七
阪　二五八
陘　二五九
峽　二五九

岡　二六〇

第五四卷　地部一九

巢　二六二
穴　二六二
谷　二六四
嶺　二六五

第五五卷　地部二〇

窟　二六七
野　二六八
郊　二六九

第五六卷　地部二一

陸　二七一
京　二七二
阿　二七二
峴　二七二
隴　二七三
堆　二七三
墟　二七三
培塿　二七四

第五七卷　地部二二

林　二七五
麓　二七七
原　二七七
隰　二七八

第五八卷　地部二三

水（上）　二七九

第五九卷　地部二四

水（下）　二八三
水災　二八五
救水災　二八五

第六〇卷　地部二五

海　二八七
江　二八九

第六一卷　地部二六

河　二九一
（附）祥瑞　二九二
沉祭　二九三
決塞　二九三
淮　二九三
濟　二九四

第六二卷　地部二七

涇　二九五
渭　二九五
霸　二九五
滻　二九五
豐　二九六
鎬　二九六
滂　二九六
滈　二九六
伊　二九六
洛　二九六
瀍　二九七
澗　二九七
穀　二九七
漢沔　二九七

第六三卷　地部二八

〔河南諸水〕

孝水　二九九
槃水　二九九
涑水　二九九
菊花源　二九九
滍水　二九九
澧水　二九九
汝水　二九九
潁水　三〇〇
丹水　三〇〇
白水　三〇〇
灈水　三〇〇
潧水　三〇〇
洧水　三〇〇
京水　三〇〇
索水　三〇〇
濮水　三〇〇
隕石水　三〇一
呂梁水　三〇一
彙水　三〇一
汳水　三〇一
睢水　三〇一
泗水　三〇一
洙水　三〇二
沂水　三〇二
濰水　三〇二
汶水　三〇二
沭水　三〇三
淄水　三〇三
澠水　三〇三

第六四卷　地部二九

〔河北諸水〕

淇水　三〇四
黄花水　三〇四
洹水　三〇四
清水　三〇四

滏水　三〇四
漳水　三〇五
易水　三〇五
汾水　三〇五
文水　三〇五
澮水　三〇六
晉水　三〇六
嬀水　三〇六
沁水　三〇六
鶩湲水　三〇六
石臼河　三〇六
滹沱　三〇六
衡水　三〇七
白溝水　三〇七
屯氏河　三〇七
鳴犢河　三〇七
漯發水　三〇七
鷄魚水　三〇七
漏水　三〇七
桑乾河　三〇七
巨馬河　三〇七
五渠水　三〇七
金河　三〇七

第六五卷　地部三〇

（關中諸水）

戲水　三〇八
漆水　三〇八
湫水　三〇八
魚龍水　三〇八

（隴蜀諸水）

廉水　三〇八
犀山水　三〇八
巴字水　三〇八
繇江水　三〇八
粉水　三〇八
瀘水　三〇八
弱水　三〇九
黑水　三〇九
大柳谷水　三〇九
洮水　三〇九
馬池水　三〇九
湟水　三〇九

（江南諸水）

沮水　三〇九
漳水　三〇九
雷水　三〇九
鄱陽源水　三〇九
葛溪水　三〇九
湓浦水　三〇九
甘泉水　三一〇
秦淮水　三一〇
浙江　三一〇
三江　三一〇
穀江　三一〇
若下水　三一〇
雩水　三一〇
紫溪　三一〇
公山江水　三一〇
不竭泉　三一一
臨水　三一一
蘄江　三一一
貧水　三一一
枉水　三一一
沅水　三一一
滄浪水　三一一
湘水　三一一
汨水　三一一
五美水　三一一
灕水　三一一
修仁水　三一二
慈廉江　三一二

第六六卷　地部三一

湖　三一三
潭　三一六

第六七卷　地部三二

池　三一八
谿　三二〇
壑　三二一

第六八卷　地部三三

冰　三二三
湖水　三二三
川　三二四

第六九卷　地部三四

澗　三二六
洲　三二六
湍（瀨附）　三二八
灘　三二九

第七〇卷　地部三五

淵　三三〇
泉水　三三〇

第七一卷　地部三六

瀵水　三三四

瀑布水　三三四
溫泉　三三四
潢　三三五
津　三三五
渚　三三五
潏　三三六
沚　三三六
坻　三三六
湄　三三六
濆　三三六
涘　三三六
波　三三六

第七十二卷　地部三十七

藪　三三八
澤　三三八
陂　三四〇

第七十三卷　地部三十八

橋　三四二
堰埭　三四四

第七十四卷　地部三十九

塘　三四六
隄　三四六
島　三四六
嶼　三四七
滸　三四七
岸　三四七
泥　三四七
磧　三四八
沙　三四八

第七十五卷　地部四〇

灘　三五〇
瀆　三五〇
渠　三五一
畎　三五二
澮　三五二
氿　三五二
灣　三五二
浦　三五二

第七十六卷　皇王部一

〔敍〕皇王（上）　三五四

第七十七卷　皇王部二

〔敍〕皇王（下）　三五九

第七十八卷　皇王部三

天皇　三六三
地皇　三六三
人皇　三六三
有巢氏　三六三
燧人氏　三六三
太昊庖犧氏　三六四
女媧氏　三六四
炎帝神農氏　三六五

第七十九卷　皇王部四

黃帝軒轅氏　三六七
少昊金天氏　三七〇
顓頊高陽氏　三七一

第八〇卷　皇王部五

帝嚳高辛氏　三七二
帝摯　三七二
帝堯陶唐氏　三七二

第八一卷　皇王部六

帝舜有虞氏　三七六

第八二卷　皇王部七

夏帝禹　三八〇
帝啓　三八三
帝太康　三八三
帝仲康　三八三
帝相　三八三
有窮后羿　三八四
寒浞　三八四
帝少康　三八四
帝宁　三八四
帝槐　三八四
帝芒　三八四
帝泄　三八五
帝不降　三八五
帝扃　三八五
帝廑　三八五
帝孔甲　三八五
帝皋　三八五
帝發　三八五
帝桀　三八五

第八三卷　皇王部八

殷帝成湯　三八八
帝外丙　三九〇
帝仲壬　三九〇
帝太甲　三九〇
帝沃丁　三九〇
帝太庚　三九〇
帝小甲　三九〇
帝雍巳　三九〇
帝太戊　三九〇
帝仲丁　三九一

帝外壬　三九一
帝河亶甲　三九一
帝祖乙　三九一
帝祖辛　三九一
帝沃甲　三九一
帝祖丁　三九一
帝南庚　三九一
帝陽甲　三九一
帝盤庚　三九一
帝小辛　三九二
帝小乙　三九二
帝武丁　三九二
帝祖庚　三九二
帝祖甲　三九二
帝廩辛　三九二
帝庚丁　三九二
帝武乙　三九二
帝太丁　三九三
帝乙　三九三
帝紂　三九三

第八四卷　皇王部九

周文王　三九五
武王　三九八
成王　三九九
校語　四〇〇

第八五卷　皇王部一〇

周康王　四〇一
昭王　四〇一
穆王　四〇一
恭王　四〇二
懿王　四〇二
孝王　四〇二
夷王　四〇二
厲王　四〇二
宣王　四〇二
幽王　四〇三
平王　四〇三
桓王　四〇三
莊王　四〇三
僖王　四〇三
惠王　四〇三
襄王　四〇四
頃王　四〇四
匡王　四〇四
定王　四〇四
簡王　四〇四
靈王　四〇四
景王　四〇四
悼王　四〇五
敬王　四〇五
元王　四〇五
貞定王　四〇五
哀王　四〇五
思王　四〇五
考王　四〇五
威烈王　四〇五
安王　四〇五
烈王　四〇五
顯王　四〇五
愼靚王　四〇五
赧王　四〇五

第八六卷　皇王部一一

秦　四〇七
昭襄王　四〇七
孝文王　四〇七
莊襄王　四〇七
始皇帝　四〇七
二世皇帝　四一〇
秦王子嬰　四一〇
楚義帝　四一一

第八七卷　皇王部一二

漢高祖皇帝　四一三
項籍　四一四
孝惠皇帝　四一六
前少帝　四一六
後少帝　四一六

第八八卷　皇王部一三

漢孝文皇帝　四一七
孝景皇帝　四一九
孝武皇帝　四一九

第八九卷　皇王部一四

漢孝昭皇帝　四二三
廢帝海昏侯　四二四
中宗孝宣皇帝　四二四
孝元皇帝　四二五
孝成皇帝　四二五
孝哀皇帝　四二六
孝平皇帝　四二六
少帝孺子　四二六
王莽　四二七

第九〇卷　皇王部一五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四三〇

更始　四三四
第九一卷　皇王部一六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　四三五
肅宗孝章皇帝　四三六
穆宗孝和皇帝　四三七
孝殤皇帝　四三七
恭宗孝安皇帝　四三八
少帝北鄉侯　四三八
第九二卷　皇王部一七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四三九
孝冲皇帝　四三九
孝質皇帝　四三九
威宗孝桓皇帝　四三九
孝靈皇帝　四四〇
廢帝弘農王　四四〇
孝獻皇帝　四四一
第九三卷　皇王部一八
魏太祖武皇帝　四四三
文皇帝　四四六
第九四卷　皇王部一九
魏烈祖明皇帝　四四八
廢帝齊王芳　四四九
廢帝高貴鄉公　四四九
陳留王　四五一
第九五卷　皇王部二〇
西晉宣帝　四五二
第九六卷　皇王部二一
西晉景帝　四五六
文皇帝　四五七
世祖武皇帝　四五八
第九七卷　皇王部二二
西晉惠皇帝　四六一
趙王倫　四六四
第九八卷　皇王部二三
西晉懷皇帝　四六六
愍皇帝　四六七
東晉元皇帝　四六八
明皇帝　四六九
成皇帝　四七〇
第九九卷　皇王部二四
東晉康皇帝　四七二
穆皇帝　四七二
哀皇帝　四七二
廢帝海西公　四七二
簡文皇帝　四七三
孝武皇帝　四七四
第一〇〇卷　皇王部二五
東晉安皇帝　四七六
桓玄　四七七
恭皇帝　四七九
第一〇一卷　皇王部二六
後魏諸帝　四八一
太祖道武皇帝　四八三
第一〇二卷　皇王部二七
後魏太宗明元皇帝　四八六
世祖太武皇帝　四八七
高宗文成皇帝　四八九
第一〇三卷　皇王部二八
後魏顯宗獻文皇帝　四九一
高祖孝文皇帝　四九一
世宗宣武皇帝　四九四
肅宗孝明皇帝　四九五
第一〇四卷　皇王部二九
後魏敬宗孝莊皇帝　四九八
節閔皇帝　四九九
後廢帝安定王　四九九
孝武皇帝　五〇〇
文皇帝　五〇一
廢帝　五〇二
恭皇帝　五〇二
東魏孝靜皇帝　五〇二
第一〇五卷　皇王部三〇
後周太祖文皇帝　五〇四
孝閔皇帝　五〇四
明皇帝　五〇五
武皇帝　五〇五
宣皇帝　五〇六
靜皇帝　五〇六
第一〇六卷　皇王部三一
隋高祖文皇帝　五〇八
煬皇帝　五一〇
第一〇七卷　皇王部三二
隋恭皇帝　五一三
(附)李密　五一三
王世充　五一六
竇建德　五一七
第一〇八卷　皇王部三三
唐高祖神堯皇帝　五一九
第一〇九卷　皇王部三四
唐太宗文皇帝　五二三
第一一〇卷　皇王部三五
唐高宗天皇大帝　五二八

則天皇后　五二九
中宗孝和皇帝　五三〇
睿宗玄眞皇帝　五三一

第一一一卷　皇王部三六

唐玄宗明皇帝　五三三
（附）安祿山　五三六

第一一二卷　皇王部三七

唐肅宗宣皇帝　五三九
（附）史思明　五四〇
代宗孝武皇帝　五四二

第一一三卷　皇王部三八

唐德宗孝文皇帝　五四五
（附）朱泚　五四七
順宗安皇帝　五四九

第一一四卷　皇王部三九

唐憲宗章武皇帝　五五一
穆宗文惠皇帝　五五三
敬宗昭愍皇帝　五五四

第一一五卷　皇王部四〇

唐文宗昭獻皇帝　五五六
武宗昭肅皇帝　五五八
宣宗獻文皇帝　五五九
懿宗恭惠皇帝　五六〇

第一一六卷　皇王部四一

唐僖宗恭定皇帝　五六二
（附）黃巢　五六三
昭宗景文皇帝　五六五
哀帝　五六六

第一一七卷　偏霸部一

蜀劉備　五六七
劉禪　五六八

第一一八卷　偏霸部二

吳孫堅　五七〇
孫策　五七〇
孫權　五七一
孫亮　五七二
孫休　五七二
孫皓　五七三

第一一九卷　偏霸部三

前趙劉淵　五七四
劉聰　五七五
劉曜　五七六

第一二〇卷　偏霸部四

後趙石勒　五七八
石弘　五七九
石虎　五七九
石閔　五八一

第一二一卷　偏霸部五

前燕慕容廆　五八三
慕容皝　五八三
慕容儁　五八四
慕容暐　五八四
前秦苻洪　五八五
苻健　五八六
苻生　五八六

第一二二卷　偏霸部六

前秦苻堅　五八八
苻丕　五九一
苻登　五九二

第一二三卷　偏霸部七

後秦姚弋仲　五九四
姚襄　五九四
姚萇　五九四
姚興　五九五
姚泓　五九五
蜀李特　五九六
李流　五九六
李雄　五九六
李期　五九七
李壽　五九七
李勢　五九七

第一二四卷　偏霸部八

前涼張軌　五九九
張寔　五九九
張茂　五九九
張駿　五九九
張重華　六〇〇
張祚　六〇〇
張玄靖　六〇一
張天錫　六〇一
西涼李暠　六〇一
李歆　六〇二
北涼沮渠蒙遜　六〇二
沮渠茂虔　六〇三

第一二五卷　偏霸部九

後涼呂光　六〇四
呂纂　六〇四
呂隆　六〇五
後燕慕容垂　六〇五
慕容寶　六〇六
慕容盛　六〇六
慕容熙　六〇七

慕容盛　六〇八

第一二六卷　偏霸部一〇

南凉禿髮烏孤　六〇九
禿髮利鹿孤　六〇九
禿髮傉檀　六〇九
南燕慕容德　六一〇
慕容超　六一一

第一二七卷　偏霸部一一

西秦乞伏國仁　六一三
乞伏乾歸　六一三
乞伏熾盤　六一三
乞伏慕末　六一四
北燕馮跋　六一四
馮文通　六一五
夏赫連勃勃　六一五
赫連昌　六一六
赫連定　六一六

第一二八卷　偏霸部一二

宋劉裕　六一七
劉義符　六一八
劉義隆　六一九
劉劭　六一九
劉駿　六一九

劉子業　六二〇
劉彧　六二〇
劉昱　六二一
劉准　六二二

第一二九卷　偏霸部一三

南齊蕭道成　六二三
蕭賾　六二四
蕭昭業　六二四
蕭昭文　六二五
蕭鸞　六二五
蕭寶卷　六二五
蕭寶融　六二六

第一三〇卷　偏霸部一四

北齊高歡　六二六
高澄　六三〇
高洋　六三二

第一三一卷　偏霸部一五

北齊高殷　六三四
高演　六三四
高湛　六三五
後主高緯　六三六

第一三二卷　偏霸部一六

梁蕭衍　六三八

蕭綱　六四〇
蕭繹　六四〇
(附)侯景　六四一

第一三三卷　偏霸部一七

梁蕭方智　六四三
後梁蕭詧　六四三
蕭巋　六四三
蕭琮　六四三
陳陳霸先　六四四

第一三四卷　偏霸部一八

陳陳蒨　六四八
陳伯宗　六四八
陳頊　六四九
陳叔寶　六五〇

第一三五卷　皇親部一

(總序)后妃　六五三
人皇后　六五四
庖犧母　六五五
神農母　六五五
黃帝母　六五五
黃帝四妃　六五五
顓頊母　六五五
顓頊妃　六五五

帝嚳四妃　六五五
堯妃　六五六
舜母　六五六
舜二妃　六五六
夏禹母　六五六
禹妃　六五六
帝相后（少康二妃附）　六五六
桀妃　六五六
殷湯母　六五七
湯妃　六五七
帝乙妃　六五七
紂妃　六五七
周大王妃　六五七
王季妃　六五七
文王妃　六五七
武王妃　六五八
宣王妃　六五八
幽王褒后　六五八
秦始皇太后　六五八

第一三六卷　皇親部二

漢太上昭靈后　六五九
高祖呂皇后　六五九
高祖薄皇后　六五九

孝惠張皇后　六六〇
孝文竇皇后　六六〇
孝景薄皇后　六六〇
孝景王皇后　六六〇
孝武陳皇后　六六〇
孝武衛皇后　六六〇
孝武李皇后　六六〇
孝昭趙太后　六六一
孝昭上官皇后　六六一
衛太子史戾后　六六二
史皇孫王悼后　六六二
孝宣許皇后　六六二
孝宣霍皇后　六六二
孝宣王皇后　六六二
孝元王皇后　六六二
孝元傅皇后　六六三
信都馮太后　六六三
孝成許皇后　六六三
孝成趙皇后　六六三
孝哀丁太后　六六三
孝哀傅皇后　六六四
孝平母衛姬　六六四
孝平王皇后　六六四

第一三七卷　皇親部三

東漢光武郭皇后　六六五
光武陰皇后　六六五
孝明馬皇后　六六五
孝章母賈貴人　六六六
孝章竇皇后　六六六
孝章梁皇后　六六六
敬隱宋皇后　六六六
孝和陰皇后　六六六
孝和鄧皇后　六六七
（附）曹大家　六六七
孝德左皇后　六六七
孝安閻皇后　六六七
孝安李皇后　六六七
孝順梁皇后　六六八
孝冲母虞貴人　六六八
孝質母陳妃　六六八
孝崇匽皇后　六六八
孝桓梁皇后　六六八
孝桓鄧皇后　六六八
孝桓竇皇后　六六八
孝仁董皇后　六六八
孝靈宋皇后　六六九
孝靈何皇后　六六九
孝靈王皇后　六六九
孝獻伏皇后　六六九
孝獻曹皇后　六六九

第一三八卷　皇親部四

魏武宣卞皇后　六七〇
文甄皇后　六七〇
文郭皇后　六七一
明毛皇后　六七一
明郭皇后　六七一
晉宣穆張皇后　六七一
景懷夏侯皇后　六七一
文明王皇后　六七一
武元楊皇后　六七二
武悼楊皇后　六七二
惠賈皇后　六七二
惠羊皇后　六七三
謝夫人　六七三
懷王太后　六七三
懷梁皇后　六七三
元帝夏侯太妃　六七三
元敬虞皇后（荀氏附）　六七三
明帝庾皇后　六七三
成恭杜皇后　六七四
康帝褚皇后　六七四
簡文鄭皇后　六七四
孝武李太后　六七四
王皇后　六七四
安帝陳太后　六七四
恭帝褚皇后　六七四

第一三九卷　皇親部五

〔敍〕后　六七六
後魏神元竇皇后　六七六
文封皇后　六七六
桓維皇后　六七六
平文王皇后　六七六
昭成慕容皇后　六七六
獻明賀皇后　六七六
道武慕容皇后　六七七
道武劉皇后　六七七
明元姚皇后　六七七
明元杜皇后　六七七
太武赫連皇后　六七七
太武賀皇后　六七七
景穆閭皇后　六七七
文成馮皇后　六七七

文成李皇后　六七八
獻文李皇后　六七八
孝文林皇后　六七八
孝文廢皇后馮氏　六七八
孝文馮皇后　六七九
孝文高皇后　六七九

第一四〇卷　皇親部六

後魏宣武于皇后　六八一
宣武高皇后　六八一
宣武胡皇后　六八一
孝明胡皇后　六八二
西魏孝武高皇后　六八二
文帝乙弗后　六八二
郁久閭后　六八三
廢帝宇文后　六八三
恭帝若干后　六八三
東魏孝靜高皇后　六八三
後周文元皇后　六八三
文叱奴后　六八三
閔元后　六八三
明獨孤后　六八四
武阿史那后　六八四
孝帝李后　六八四
宣楊后　六八四
宣朱后　六八四
宣陳后　六八四
宣元后　六八四
宣尉遲后　六八四
靜司馬后　六八五
隋文獨孤皇后　六八五
宣華夫人　六八五
煬帝蕭皇后　六八五

第一四一卷　皇親部七

唐高祖竇皇后　六八六
太宗長孫皇后　六八六
(附)徐妃　六八六
高宗廢王皇后　六八七
中宗趙皇后　六八七
中宗廢韋皇后　六八七
上官昭容　六八七
睿宗劉皇后　六八八
睿宗竇皇后　六八八
玄宗廢王皇后　六八八
玄宗武皇后　六八八
楊貴妃　六八八
玄宗楊皇后　六八九
肅宗張皇后　六八九
肅宗吳皇后　六八九
代宗沈皇后　六八九
代宗獨孤皇后　六八九
德宗王皇后　六八九
韋賢妃　六九〇
順宗王皇后　六九〇
憲宗郭皇后　六九〇
(附)宋尚宮　六九〇
穆宗王太后　六九〇
穆宗蕭皇后　六九一
敬宗郭貴妃　六九一
昭宗何皇后　六九一

第一四二卷　皇親部八

蜀劉備甘后　六九二
穆后　六九二
劉禪張后　六九二
小張后　六九二
吳孫堅吳后　六九二
孫權步后　六九二
二王后　六九二
潘后　六九三
謝妃　六九三
徐妃　六九三
孫亮全后　六九三
孫休朱后　六九三
孫皓母何太后　六九三
孫皓滕后　六九三
前趙劉淵母呼延妃　六九三
劉淵張后　六九三
劉聰呼延后　六九四
大劉后　六九四
小劉后　六九四
劉曜劉后　六九四
後趙石勒劉后　六九四
後燕慕容垂段后　六九四
宋劉裕臧后　六九四
胡婕妤　六九五
劉義隆袁后　六九五
劉駿母路后　六九五
劉駿王后　六九五
劉彧母沈婕妤　六九五
劉彧王后　六九五
陳妃　六九五
劉昱江后　六九六
劉准母陳昭華　六九六

劉准謝后　六九六

第一四三卷　皇親部九

齊蕭道成母陳后　六九七
蕭道成劉后　六九七
蕭昭業母王后　六九七
蕭昭業何妃　六九七
梁蕭衍母張后　六九七
蕭衍郗后　六九七
丁貴嬪　六九八
阮脩容　六九八
蕭綱王后　六九八
蕭繹徐妃　六九八
陳陳霸先章后　六九八
陳蒨沈后　六九九
陳頊柳后　六九九
陳叔寶沈后　六九九
張貴妃　六九九
北齊高歡婁后　六九九
爾朱太妃　七〇〇
高澄元后　七〇〇
高洋李后　七〇〇
高演元后　七〇〇
高湛胡后　七〇〇
高緯斛律后　七〇〇

第一四四卷　皇親部一〇

昭儀　七〇一
夫人　七〇一
貴人　七〇三
婕妤　七〇四

第一四五卷　皇親部一一

嬪　七〇六
世婦　七〇七
御女　七〇八
美人　七〇八
才人　七〇九
保林　七〇九
女侍中　七〇九
女尚書　七〇九
女史　七〇九

第一四六卷　皇親部一二

太子(一)　七一一

第一四七卷　皇親部一三

太子(二)　七一六

第一四八卷　皇親部一四

太子(三)　七二一

第一四九卷　皇親部一五

太子(四)　七二六
(附)太弟　七二七
太孫　七二七
太子妃　七二八
良娣　七三〇
孺子　七三〇
保林　七三〇
才人　七三〇
家人子　七三一

第一五〇卷　皇親部一六

諸王(上)　七三二

第一五一卷　皇親部一七

諸王(下)　七三六
王妃　七三九

第一五二卷　皇親部一八

公主(上)　七四一

第一五三卷　皇親部一九

公主(中)　七四五

第一五四卷　皇親部二〇

公主(下)　七四九
駙馬　七五一

第一五五卷　州郡部一

〔敍〕京都(上)　七五三

第一五六卷　州郡部二

〔敍〕京都(下)　七五七

第一五七卷　州郡部三

〔敍〕州　七六一
〔敍〕郡　七六二
〔敍〕縣　七六三
(附)邑　七六三
鄉　七六四
黨　七六四
閭　七六四
里　七六五
坊　七六六
隣　七六六

第一五八卷　州郡部四

〔河南道上〕

東京開封府　七六七
西京河南府　七六八
陝州　七七〇

第一五九卷　州郡部五

〔河南道中〕

虢州　七七一
汝州　七七一
鄭州　七七一

宋州 七七二
曹州 七七二
亳州 七七三
單州 七七三
許州 七七三
陳州 七七四
潁州 七七四
蔡州 七七四

第一六〇卷　州郡部六

〔河南道下〕

滑州 七七六
濮州 七七六
濟州 七七六
鄆州 七七七
青州 七七七
齊州 七七七
淄州 七七八
萊州 七七八
登州 七七八
密州 七七八
徐州 七七九
泗州 七七九
兗州 七七九
海州 七七九
沂州 七八〇

第一六一卷　州郡部七

〔河北道上〕

懷州 七八一
孟州 七八一
衛州 七八一
相州 七八二
洺州 七八二
邢州 七八二
冀州 七八三
趙州 七八三
鎭州 七八四
定州 七八四
瀛州 七八五

第一六二卷　州郡部八

〔河北道中〕

魏州 七八六
博州 七八六
莫州 七八六
深州 七八六
易州 七八七
幽州 七八七
順州 七八七
歸順州 七八八
涿州 七八八
薊州 七八八
燕州 七八八
檀州 七八八
嬀州 七八八
平州 七八八
營州 七八九
德州 七八九
棣州 七八九
滄州 七八九
貝州 七九〇

第一六三卷　州郡部九

〔河東道下〕

蒲州 七九一
絳州 七九一
晉州 七九一
澤州 七九二
潞州 七九二
遼州 七九二
沁州 七九三
隰州 七九三
慈州 七九三
汾州 七九三
幷州 七九四
石州 七九四
嵐州 七九四
代州 七九五
忻州 七九五
蔚州 七九五
朔州 七九五
雲州 七九五

第一六四卷　州郡部一〇

〔關西道〕

雍州 七九七
華州 七九八
同州 七九八
岐州 七九八
耀州 七九九
乾州 七九九
隴州 七九九
邠州 七九九
涇州 七九九
寧州 八〇〇
慶州 八〇〇

原州　八〇〇
靈州　八〇〇
鹽州　八〇〇
鄜州　八〇〇
坊州　八〇一
延州　八〇一
丹州　八〇一
綏州　八〇一
銀州　八〇一
麟州　八〇一
夏州　八〇二
豐州　八〇二
勝州　八〇二
第一六五卷　州郡部一一
〔隴右道〕
秦州　八〇三
渭州　八〇三
蘭州　八〇三
會州　八〇三
河州　八〇三
洮州　八〇四
岷州　八〇四
廓州　八〇四
疊州　八〇四
鄯州　八〇四
涼州　八〇四
甘州　八〇五
肅州　八〇五
瓜州　八〇五
沙州　八〇五
伊州　八〇五
西州　八〇五
庭州　八〇六
第一六六卷　州郡部一二
〔劍南道〕
劍州　八〇七
綿州　八〇七
梓州　八〇七
遂州　八〇七
益州　八〇八
漢州　八〇八
彭州　八〇八
蜀州　八〇九
邛州　八〇九
普州　八〇九
雅州　八〇九
瀘州　八〇九
茂州　八〇九
翼州　八〇九
當州　八一〇
悉州　八一〇
靜州　八一〇
柘州　八一〇
恭州　八一〇
維州　八一〇
奉州　八一〇
嶲州　八一〇
姚州　八一〇
黎州　八一〇
龍州　八一一
松州　八一一
嘉州　八一一
簡州　八一一
陵州　八一一
眉州　八一一
榮州　八一二
資州　八一二
戎州　八一二
第一六七卷　州郡部一三
〔山南道上〕
荆州　八一三
峽州　八一三
歸州　八一四
復州　八一四
郢州　八一四
鳳州　八一四
成州　八一四
武州　八一四
興州　八一四
宕州　八一五
扶州　八一五
文州　八一五
利州　八一五
夔州　八一五
開州　八一六
合州　八一六
忠州　八一六
萬州　八一六
閬州　八一六
果州　八一六
第一六八卷　州郡部一四
〔山南道下〕

梁州　八一七
洋州　八一七
商州　八一七
金州　八一七
房州　八一七
通州　八一七
渠州　八一七
渝州　八一八
涪州　八一八
朗州　八一八
澧州　八一八
巴州　八一八
壁州　八一八
蓬州　八一八
集州　八一九
唐州　八一九
鄧州　八一九
襄州　八一九
均州　八二〇
隨州　八二〇

第一六九卷　州郡部一五

〔淮南道〕

揚州　八二一
楚州　八二一
濠州　八二二
壽州　八二二
滁州　八二二
和州　八二二
廬州　八二三
舒州　八二三
蘄州　八二四
申州　八二四
光州　八二四
安州　八二四
黃州　八二四
沔州　八二四

第一七〇卷　州郡部一六

〔江南道上〕

昇州　八二六
宣州　八二六
池州　八二六
潤州　八二七
常州　八二七
蘇州　八二八
湖州　八二八
杭州　八二八
睦州　八二九
鄂州　八二九
饒州　八二九
信州　八二九
江州　八二九
洪州　八三〇
撫州　八三〇
吉州　八三〇
袁州　八三〇
虔州　八三〇
建州　八三〇
福州　八三〇
泉州　八三一
漳州　八三一
汀州　八三一
南州　八三一

第一七一卷　州郡部一七

〔江南道下〕

越州　八三二
歙州　八三二
明州　八三二
台州　八三三
處州　八三三
溫州　八三三
婺州　八三三
衢州　八三三
潭州　八三四
岳州　八三四
衡州　八三四
永州　八三四
道州　八三五
郴州　八三五
連州　八三五
邵州　八三五
黔州　八三五
思州　八三五
費州　八三五
辰州　八三五
錦州　八三五
溪州　八三五
敍州　八三六
施州　八三六
播州　八三六
珍州　八三六
夷州　八三六
業州　八三六

溱州　八三六
第一七二卷　州郡部一八
〔嶺南道〕
廣州　八三七
韶州　八三七
岡州　八三七
循州　八三七
潮州　八三七
恩州　八三八
春州　八三八
賀州　八三八
端州　八三八
藤州　八三八
康州　八三八
封州　八三八
瀧州　八三八
高州　八三八
義州　八三八
新州　八三九
勤州　八三九
竇州　八三九
桂州　八三九
昭州　八三九
蒙州　八三九
富州　八三九
梧州　八三九
潯州　八三九
龔州　八三九
鬱林州　八四〇
平琴州　八四〇
賓州　八四〇
澄州　八四〇
繡州　八四〇
象州　八四〇
柳州　八四〇
融州　八四〇
邕州　八四〇
貴州　八四〇
黨州　八四〇
横州　八四〇
田州　八四〇
巖州　八四〇
山州　八四〇
淳州　八四〇
羅州　八四一
潘州　八四一
容州　八四一
辯州　八四一
白州　八四一
牢州　八四一
欽州　八四一
安南都護府　八四一
武峨州　八四一
粵州　八四一
芝州　八四二
愛州　八四二
福祿州　八四二
長州　八四二
驩州　八四二
峯州　八四二
陸州　八四二
廉州　八四二
巖州　八四二
雷州　八四二
禺州　八四二
湯州　八四二
瀼州　八四二
籠州　八四三
環州　八四三
古州　八四三
崖州　八四三
儋州　八四三
振州　八四三
瓊州　八四三
萬安州　八四三
第一七三卷　居處部一
宮　八四四
第一七四卷　居處部二
室　八四九
第一七五卷　居處部三
殿　八五三
第一七六卷　居處部四
堂　八五七
(附)堂皇　八五八
樓　八五八
第一七七卷　居處部五
臺(上)　八六一
第一七八卷　居處部六
臺(下)　八六六
第一七九卷　居處部七
闕　八七一
觀　八七三

第一八〇卷　居處部八
宅　八七五
第一八一卷　居處部九
第　八八〇
邸　八八〇
屋　八八〇
家　八八二
舍　八八二
廬　八八二
(附)居蘇　八八三
庵　八八三
第一八二卷　居處部一〇
門(上)　八八四
第一八三卷　居處部一一
門(下)　八八八
第一八四卷　居處部一二
戶　八九二
樞　八九三
關　八九三
鑰　八九三
闑　八九三
閨　八九四
閤　八九四
閣　八九四
簃　八九六
闥　八九六
第一八五卷　居處部一三
廳事　八九七
齋　八九七
房　八九七
庭　八九八
階　八九八
陛　八九九
墀　八九九
序　八九九
廊　八九九
塾　八九九
壇　九〇〇
屏　九〇〇
扆　九〇〇
宁　九〇一
第一八六卷　居處部一四
廚　九〇二
竈　九〇二
竇　九〇三
廁　九〇四
第一八七卷　居處部一五
牆壁　九〇六
柱　九〇七
梁　九〇九
棟　九〇九
第一八八卷　居處部一六
窗　九一〇
檻　九一〇
椽　九一〇
檐　九一一
梲　九一一
欒　九一一
枅　九一一
鋪首　九一一
藻井　九一一
鴟尾　九一二
礩礎　九一二
奧　九一二
屋漏　九一三
宧　九一三
窔　九一三
墉　九一三
瓦　九一三
第一八九卷　居處部一七
井　九一四
第一九〇卷　居處部一八
倉　九一九
囷　九二一
庾　九二一
第一九一卷　居處部一九
府庫藏　九二三
廐　九二三
市　九二四
第一九二卷　居處部二〇
城(上)　九二六
第一九三卷　居處部二一
城(下)　九三一
(附)郭　九三三
壕　九三四
櫓　九三四
第一九四卷　居處部二二
館驛　九三五
傳舍　九三七
亭　九三七
第一九五卷　居處部二三
逆旅　九四〇

道路　九四一
馳道　九四二
塗　九四二
阡陌　九四三
街　九四三
巷　九四三

第一九六卷　居處部二四

苑囿　九四四

第一九七卷　居處部二五

園圃　九四八
圂　九五〇
牢　九五〇
藩籬　九五〇
華表　九五一

第一九八卷　封建部一

〔敘〕封建　九五二
爵　九五三
異姓王封　九五五

第一九九卷　封建部二

公封　九五八
侯封　九五八
伯封　九五九
子封　九五九
男封　九五九
同姓封　九五九
外戚封　九六一

第二〇〇卷　封建部三

以公相封　九六三
功臣封　九六三

第二〇一卷　封建部四

德行封　九六八
討亂定策封　九六八
奉使封　九六八
尊賢繼絕封　九六八
死王事子孫封　九六九
異域降封　九六九
雜恩澤封　九六九
雜名號封　九七〇
宦者封　九七〇
遜讓　九七〇
誅貶　九七一

第二〇二卷　封建部五

婦人封　九七三
夫人　九七三
郡君　九七三
縣君　九七三
鄉君　九七四
〔附〕錫命　九七五

太平御覽目錄

第二冊

第二〇三卷　職官部一
（總敘）官　九七七
第二〇四卷　職官部二
丞相（上）　九八一
第二〇五卷　職官部三
丞相（下）　九八五
第二〇六卷　職官部四
（總敘）三師　九八八
大師　九八八
太傅　九八八
太保　九九〇
太宰　九九〇
（總敘）三公　九九一
第二〇七卷　職官部五
太尉　九九三
司徒（上）　九九五
第二〇八卷　職官部六
司徒（下）　九九七
司空　九九八
第二〇九卷　職官部七
大司馬　一〇〇二
（三公府掾屬）
太尉長史　一〇〇三
太尉掾　一〇〇三
太尉從事中郎　一〇〇四
太尉主簿　一〇〇四
司徒長史　一〇〇四
司徒掾　一〇〇四
司徒屬　一〇〇五
司徒從事中郎　一〇〇五
司徒諮議參軍　一〇〇五
司徒主簿　一〇〇五
司空掾　一〇〇五
第二一〇卷　職官部八
錄尚書　一〇〇六
尚書令　一〇〇七
第二一一卷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一〇一〇
第二一二卷　職官部一〇
（總敘）尚書　一〇一四
第二一三卷　職官部一一
左丞　一〇一七
右丞　一〇一八
左司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一八
右司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一九
令史　一〇一九
第二一四卷　職官部一二
吏部尚書　一〇二〇
第二一五卷　職官部一三
吏部侍郎　一〇二四
（總敘）尚書郎　一〇二五
第二一六卷　職官部一四
吏部郎中　一〇二九
吏部員外郎　一〇三一
司封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一
司勳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一
考功郎中　一〇三一
考功員外郎　一〇三一
第二一七卷　職官部一五
兵部尚書　一〇三三
兵部侍郎　一〇三三
兵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三
職方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三
駕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三
庫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三
戶部尚書　一〇三三
戶部侍郎　一〇三四
戶部郎中　一〇三四
戶部員外郎　一〇三四
度支尚書　一〇三五
度支郎中　一〇三五
度支員外郎　一〇三五
金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五
倉部郎中　一〇三五
倉部員外郎　一〇三五
第二一八卷　職官部一六
刑部尚書　一〇三六
刑部侍郎　一〇三六
刑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六
都官尚書　一〇三六
比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七
司門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七

僼部尚書　一〇三七
禮部侍郎　一〇三七
禮部郎中　一〇三七
禮部員外郎　一〇三八
祠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八
主客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八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八
工部尚書　侍郎　一〇三八
工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九
屯田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九
虞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九
水部郎中　員外郎　一〇三九
第二一九卷　職官部一七
侍中　一〇四〇
第二二〇卷　職官部一八
中書令　一〇四五
中書監　一〇四七
中書侍郎　一〇四七
第二二一卷　職官部一九
黃門侍郎　一〇五〇
給事中　一〇五二
第二二二卷　職官部二〇
中書舍人　一〇五五
起居郎　一〇五七
起居舍人　一〇五八
第二二三卷　職官部二一
諫議大夫　一〇五九
補闕　一〇六一
拾遺　一〇六二
第二二四卷　職官部二二
散騎常侍　一〇六四
員外散騎常侍　一〇六五
通直散騎常侍　一〇六五
散騎侍郎　一〇六六
員外散騎侍郎　一〇六六
通直散騎侍郎　一〇六六
第二二五卷　職官部二三
御史大夫　一〇六七
御史中丞(上)　一〇六九
第二二六卷　職官部二四
御史中丞(下)　一〇七一
持書御史　一〇七三
第二二七卷　職官部二五
侍御史　一〇七六
殿中侍御史　一〇七九
監察御史　一〇八〇
第二二八卷　職官部二六
〔敘〕卿　一〇八二
太常卿　一〇八三
第二二九卷　職官部二七
太常少卿　一〇八六
太常丞　一〇八六
太常博士　一〇八六
太祝　一〇八七
協律郎　一〇八七
太廟令　一〇八七
陵令　一〇八七
太樂令　一〇八八
太醫令　一〇八八
廩犧令　一〇八八
光祿卿　一〇八八
光祿少卿　一〇八九
太官令　一〇九〇
第二三〇卷　職官部二八
衛尉卿　一〇九一
武庫令　一〇九一
守宮令　一〇九二
公車令　一〇九二
宗正卿　一〇九二
宗正少卿　一〇九三
宗正丞　一〇九三
太僕卿　一〇九三
乘黃令　一〇九三
廐令　一〇九四
車府令　一〇九四
第二三一卷　職官部二九
大理卿　一〇九五
大理少卿　一〇九八
大理正　一〇九九
大理丞　一〇九九
廷尉監　一〇九九
廷尉評　一〇九九
第二三二卷　職官部三〇
鴻臚卿　一一〇一
鴻臚少卿　一一〇二
典屬國　一一〇二
司農卿　一一〇二
司農少卿　一一〇三
上林苑令　一一〇三
太倉令　一一〇三
導官令　一一〇三
太府卿　一一〇三

太府少卿　二〇四
市令　二〇四
平準令　二〇四
左右藏令　二〇四
第二三三卷　職官部三一
秘書監　二〇六
秘書少監　二〇七
秘書丞　二〇七
秘書郎　二〇八
第二三四卷　職官部三二
著作郎　二一〇
著作佐郎　二一一
校書郎　二一一
正字　二一二
第二三五卷　職官部三三
太史令　二一三
殿中監（六尚附）　二一五
大長秋　二一五
第二三六卷　職官部三四
國子祭酒　二一六
司業　二一七
博士　二一七
少府監　二一九
將作監　二一九
第二三七卷　職官部三五
〔總敍〕將軍　二二一
左右衛將軍（諸衛將軍附）　二二二
左右金吾衛將軍　二二三
諸衛上將軍　二二四
第二三八卷　職官部三六
大將軍（參屬附）　二二五
車騎將軍　二二六
驃騎將軍　二二六
驍騎將軍　二二七
衛將軍　二二七
前將軍　二二七
後將軍　二二八
左將軍　二二八
右將軍　二二八
第二三九卷　職官部三七
〔四征將軍〕
征東將軍　二三〇
征西將軍　二三〇
征南將軍　二三〇
征北將軍　二三〇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　二三〇
鎮西將軍　二三一
鎮南將軍　二三一
鎮北將軍　二三一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　二三一
安西將軍　二三一
安南將軍　二三一
安北將軍　二三一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　二三一
平西將軍　二三一
平南將軍　二三一
平北將軍　二三二
〔雜號將軍上〕
鎮軍將軍　二三二
撫軍將軍　二三二
征虜將軍　二三二
冠軍將軍　二三二
輔國將軍　二三二
領軍將軍　二三二
護軍將軍　二三三
中軍將軍　二三四
游擊將軍　二三三
積射將軍　二三三
積弩將軍　二三三
強弩將軍　二三三
殿中將軍　二三四
員外將軍　二三四
直閣將軍　二三四
第二四〇卷　職官部三八
〔雜號將軍下〕
建威將軍　二三五
奮威將軍　二三五
奮武將軍　二三五
振威將軍　二三五
揚威將軍　二三五
建武將軍　二三五
輕車將軍　二三五
伏波將軍　二三五
材官將軍　二三五
折衝將軍　二三五
虎威將軍　二三五
偏將軍　二三六
裨將軍　二三六
虎牙將軍　二三六

漢臣將軍　一二三六
討虜將軍　一二三六
破虜將軍　一二三六
建義將軍　一二三六
剌姦將軍　一二三六
輔威將軍　一二三六
揚化將軍　一二三六
安漢將軍　一二三六
輔漢將軍　一二三七
都護將軍　一二三七
立義將軍　一二三七
中堅將軍　一二三七
厲威將軍　一二三七
盪寇將軍　一二三七
討逆將軍　一二三七
輔吳將軍　一二三七
盪魏將軍　一二三七
鷹揚將軍　一二三七
牙門將軍　一二三七
中將軍　一二三七
中領軍　一二三七
中護軍　一二三八
北軍中候　一二三八
朱衣直閣　一二三八
直寢　一二三八
直後　一二三八
直齋　一二三九
監軍　一二三九
第二四一卷　職官部三九
中郎將　一二四〇
五官中郎將　一二四〇
左中郎將　一二四一
右中郎將　一二四一
虎賁中郎將　一二四一
東中郎將　一二四二
西中郎將　一二四二
南中郎將　一二四二
北中郎將　一二四二
〔雜中郎將〕
匈奴中郎將　一二四三
司金中郎將　一二四三
典農中郎將　一二四三
武衛中郎將　一二四三
建義中郎將　一二四三
都尉　一二四三
奉車都尉　一二四四
騎都尉　一二四四
第二四二卷　職官部四〇
〔諸校尉〕
屯騎校尉　一二四五
越騎校尉　一二四五
步兵校尉　一二四五
長水校尉　一二四五
射聲校尉　一二四六
中壘校尉　一二四六
胡騎校尉　一二四六
虎賁校尉　一二四六
城門校尉　一二四六
嫖姚校尉　一二四六
護羌校尉　一二四六
護烏桓校尉　一二四六
戊己校尉　一二四六
南蠻校尉　一二四六
南夷校尉　一二四六
西夷校尉　一二四七
西域校尉　一二四七
寧蠻校尉　一二四七
三巴校尉　一二四七
忠義校尉　一二四七
懷義校尉　一二四七
折衝校尉　一二四七
翊軍校尉　一二四七
材官校尉　一二四七
驍騎校尉　一二四七
典農校尉　一二四七
司農度支校尉　一二四七
建義校尉　一二四七
武衛校尉　一二四七
滅虜校尉　一二四七
西園八校尉　一二四七
東宮三校尉　一二四七
羽林監　一二四七
期門僕射　一二四八
冗從僕射　一二四八
第二四三卷　職官部四一
儀同　一二四九
特進　一二五〇
〔總敍〕大夫　一二五〇
金紫光祿大夫　一二五一
光祿大夫　一二五一
太中大夫　一二五二
中大夫　一二五三

中散大夫　一二五三
柱國　一二五三
奉朝請　一二五三
致仕官　一二五四

第二四四卷　職官部四二

太子太師　一二五五
太子太傅　一二五五
太子太保　一二五六
太子少師　一二五六
太子少傅　一二五七
太子少保　一二五八

第二四五卷　職官部四三

太子賓客　一二五九
太子詹事　一二五九
太子少詹事　一二五九
太子中庶子　一二六〇
太子左右庶子　一二六〇

第二四六卷　職官部四四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一二六三
太子洗馬　一二六三
太子司議郎　一二六三
太子中舍人　一二六四
太子舍人　一二六四
太子通事舍人　一二六五

第二四七卷　職官部四五

太子率更令　一二六六
太子家令　一二六六
太子僕　一二六六
太子典膳丞　一二六七
太子侍讀　一二六七
太子門大夫　一二六七
太子左衛率　一二六七
右衛率　一二六八
前衛率　一二六八
後衛率　一二六八
左右內率府長史　一二六八

第二四八卷　職官部四六

王師　一二六九
王傅　一二六九
王友　一二六九
王侍讀　一二六九
王文學　一二七〇
郡國相　一二七〇
國郎中令　一二七一
國中尉　一二七一
國常侍　一二七二
國侍郎　一二七二
府長史　一二七二
府司馬　一二七三

第二四九卷　職官部四七

從事中郎　一二七五
府掾　一二七五
府屬　一二七六
諮議參軍　一二七六
公府舍人　一二七六
記室參軍　一二七六
府參軍　一二七七

第二五〇卷　職官部四八

司隸校尉　一二八〇
州牧　一二八二

第二五一卷　職官部四九

都督　一二八三
總管　一二八三
都護　一二八五

第二五二卷　職官部五〇

尹　一二八七
少尹　一二九〇
留守　一二九〇

第二五三卷　職官部五一

內史　一二九一
郡丞　一二九一
郡參軍　一二九二
督郵　一二九二

第二五四卷　職官部五二

刺史（上）　一二九五

第二五五卷　職官部五三

刺史（下）　一二九八

第二五六卷　職官部五四

良刺史（上）　一三〇一

第二五七卷　職官部五五

良刺史（中）　一三〇四

第二五八卷　職官部五六

良刺史（下）　一三〇九

第二五九卷　職官部五七

酷刺史　一三一三

第二六〇卷　職官部五八

太守　一三一四
良太守（上）　一三一八

第二六一卷　職官部五九

良太守（中）　一三二三

第二六二卷　職官部六〇

良太守（下）　一三二七

酷太守　一二二九

第二六三卷　職官部六一

別駕　一二三〇
治中　一二三一
長史　一二三二
司馬　一二三三

第二六四卷　職官部六二

功曹參軍　一二三四
司倉參軍　一二三八
司戶參軍　一二三八
司兵參軍　一二三八
司法參軍　一二三八
五官掾　一二三八

第二六五卷　職官部六三

州主簿　一二三九
從事　一二四〇
中正　一二四二

第二六六卷　職官部六四

令長　一二四四

第二六七卷　職官部六五

良令長(上)　一二四八

第二六八卷　職官部六六

良令長(下)　一二五三

第二六九卷　職官部六七

酷令長　一二五七
縣丞　一二五七
主簿　一二五七
縣尉　一二五八

第二七〇卷　兵部一

〔敍〕兵(上)　一二六一

第二七一卷　兵部二

〔敍〕兵(下)　一二六六

第二七二卷　兵部三

將帥(上)　一二七一

第二七三卷　兵部四

將帥(下)　一二七五

第二七四卷　兵部五

命將　一二七九
易將　一二七九
老將　一二八〇

第二七五卷　兵部六

良將(上)　一二八二

第二七六卷　兵部七

良將(下)　一二八六

第二七七卷　兵部八

儒將　一二九〇

第二七八卷　兵部九

邊將　一二九四

第二七九卷　兵部一〇

威名　一二九八
信義　一二九九

第二八〇卷　兵部一一

撫士(上)　一三〇三

第二八一卷　兵部一二

撫士(下)　一三〇七

第二八二卷　兵部一三

機略(一)　一三一〇

第二八三卷　兵部一四

機略(二)　一三一三

第二八四卷　兵部一五

機略(三)　一三一六

第二八五卷　兵部一六

機略(四)　一三一九

第二八六卷　兵部一七

機略(五)　一三二三

第二八七卷　兵部一八

機略(六)　一三二六

第二八八卷　兵部一九

機略(七)　一三三〇

第二八九卷　兵部二〇

機略(八)　一三三四

第二九〇卷　兵部二一

料敵(上)　一三三九

第二九一卷　兵部二二

料敵(下)　一三四四

第二九二卷　兵部二三

用間　一三四八

第二九三卷　兵部二四

示緩　一三五二
務速　一三五二

第二九四卷　兵部二五

示弱　一三五六
示強　一三五七

第二九五卷　兵部二六

審察　一三六〇
避銳　一三六一
安衆　一三六三

第二九六卷　兵部二七

法令　一三六四

第二九七卷　兵部二八

訓兵　一三六九

第二九八卷　兵部二九

軍制　一三七三
偏將　一三七五
第二九九卷　兵部三〇
練士　一三七七
兵衆　一三七七
隊伍　一三七九
第三〇〇卷　兵部三一
卒　一三八〇
騎　一三八一
第三〇一卷　兵部三二
陣　一三八四
第三〇二卷　兵部三三
先鋒　一三八八
殿　一三八八
鄉導　一三八九
伏兵　一三九〇
第三〇三卷　兵部三四
征伐（上）　一三九三
第三〇四卷　兵部三五
征伐（中）　一三九七
第三〇五卷　兵部三六
征伐（下）　一四〇二
第三〇六卷　兵部三七
請征伐　一四〇六
出師　一四〇七
軍行　一四〇八
第三〇七卷　兵部三八
會兵　一四一一
誓衆　一四一二
麾兵　一四一三
饗士　一四一四
犒師　一四一五
第三〇八卷　兵部三九
戰（上）　一四一七
第三〇九卷　兵部四〇
戰（中）　一四二二
第三一〇卷　兵部四一
戰（下）　一四二五
戰不顧親　一四二七
戰傷　一四二八
第三一一卷　兵部四二
請戰　一四三〇
挑戰　一四三〇
決戰（上）　一四三三
第三一二卷　兵部四三
決戰（中）　一四三四
第三一三卷　兵部四四
決戰（下）　一四三九
第三一四卷　兵部四五
突圍　一四四四
追奔　一四四五
乘勢　一四四六
第三一五卷　兵部四六
水戰　一四五〇
掩襲（上）　一四五〇
第三一六卷　兵部四七
掩襲（下）　一四五四
第三一七卷　兵部四八
攻圍（上）　一四五九
第三一八卷　兵部四九
攻圍（下）　一四六三
第三一九卷　兵部五〇
拒守（上）　一四六八
第三二〇卷　兵部五一
拒守（下）　一四七二
危急　一四七三
第三二一卷　兵部五二
火攻　一四七五
水攻　一四七七
第三二二卷　兵部五三
勝　一四八〇
第三二三卷　兵部五四
敗　一四八四
第三二四卷　兵部五五
招　一四八九
降　一四九〇
詐降　一四九三
第三二五卷　兵部五六
乞師　一四九四
救援　一四九四
擒獲（上）　一四九七
第三二六卷　兵部五七
擒獲（下）　一四九八
第三二七卷　兵部五八
虜掠　一五〇〇
獻俘　一五〇二
班師　一五〇三
罷兵　一五〇四
偃武　一五〇五
第三二八卷　兵部五九
從軍　一五〇七
羽書　一五〇七

占候 一五〇八
第三二九卷 兵部六〇
徵應 一五一一
神兵 一五一三
第三三〇卷 兵部六一
警備 一五一五
第三三一卷 兵部六二
斥候 一五一九
備邊 一五二〇
塞險 一五二三
第三三二卷 兵部六三
據要 一五二五
漕運 一五二六
絕糧道 一五二八
第三三三卷 兵部六四
屯田 一五三〇
戍役 一五三三
第三三四卷 兵部六五
輜重 一五三四
戎車 一五三四
戰艦 一五三五
亭障 一五三六
第三三五卷 兵部六六
警壘 一五三八
烽燧 一五四〇
京觀 一五四一
第三三六卷 兵部六七
攻具(上) 一五四二
第三三七卷 兵部六八
攻具(下) 一五四六
旛 一五四七
鹿角 一五四七
鈲槍 一五四八
弋 一五四九
第三三八卷 兵部六九
角 一五五〇
金鼓 一五五一
鞞 一五五二
鉊 一五五二
鐃 一五五二
鈴 一五五二
鐸 一五五二
刁斗 一五五三
柝 一五五三
第三三九卷 兵部七〇
〔敍〕兵器 一五五四
牙 一五五六
第三四〇卷 兵部七一
常 一五五九
斿 一五五九
旃 一五五九
物 一五五九
旗 一五五九
旟 一五六一
旐 一五六一
旞 一五六二
旌 一五六二
第三四一卷 兵部七二
旆 一五六四
幟 一五六四
幡 一五六四
旒 一五六五
旄 一五六六
毦 一五六六
麾 一五六六
幢 一五六七
節 一五六七
鉞 一五六七
第三四二卷 兵部七三
劍(上) 一五七〇
第三四三卷 兵部七四
劍(中) 一五七五
第三四四卷 兵部七五
劍(下) 一五八〇
第三四五卷 兵部七六
刀(上) 一五八五
第三四六卷 兵部七七
刀(下) 一五九一
匕首 一五九四
鋏 一五九五
鈹 一五九五
第三四七卷 兵部七八
弓 一五九六
第三四八卷 兵部七九
弩 一六〇三
第三四九卷 兵部八〇
箭(上) 一六〇六
第三五〇卷 兵部八一
箭(下) 一六一〇
箭筒 一六一一
步叉 一六一一
櫜鞬 一六一一

射捍　一六一三
彈　一六一三

第三五一卷　兵部八二

戈　一六一四

第三五二卷　兵部八三

戟（上）　一六一八

第三五三卷　兵部八四

戟（下）　一六二三
殳　一六二四
矛　一六二四

第三五四卷　兵部八五

槊　一六二七
槍　一六二八
鋋　一六二八
鉤鑲　一六二九

第三五五卷　兵部八六

甲（上）　一六三〇

第三五六卷　兵部八七

甲（下）　一六三五
兜鍪　一六三六
楯（上）　一六三八

第三五七卷　兵部八八

楯（下）　一六四〇
彭排　一六四二
銜枚　一六四二
棓　一六四三
椎　一六四四

第三五八卷　兵部八九

鞍　一六四五
轡　一六四六
鞚　一六四六
勒　一六四七
鑣　一六四八

第三五九卷　兵部九〇

羈　一六五〇
珂　一六五一
韉　一六五一
障泥　一六五一
防汗　一六五一
當胸　一六五一
鞘尾　一六五一
鞭　一六五一
柳　一六五五

第三六〇卷　人事部一

〔敍〕人　一六五六
孕　一六五八

第三六一卷　人事部二

產　一六六一

第三六二卷　人事部三

姓　一六六六
名　一六六七

第三六三卷　人事部四

字　一六七一
形體　一六七一
頭（上）　一六七三

第三六四卷　人事部五

頭（下）　一六七五
頂　一六七七
額　一六七七

第三六五卷　人事部六

面　一六七九
眉　一六八一

第三六六卷　人事部七

耳　一六八三
目　一六八四

第三六七卷　人事部八

頰　一六八九
鼻　一六八九
頞　一六九一
口　一六九一
舌　一六九三

第三六八卷　人事部九

脣吻　一六九五
齒　一六九五
牙　一六九七
喉咽　一六九七
頤頷　一六九七
承漿　一六九八

第三六九卷　人事部一〇

頸項　一六九九
肩　一六九九
胛　一七〇〇
臂　一七〇〇
腕　一七〇二
腋　一七〇二
肘　一七〇二

第三七〇卷　人事部一一

手　一七〇三
掌　一七〇五
指　一七〇五
爪　一七〇六

第三七一卷　人事部一二

胸　一七〇八
膈　一七〇八
乳　一七〇八
腹　一七〇九
背　一七一一
脊　一七一二
脅　一七一二
肋　一七一二
臍　一七一二
腰　一七一三

第三七二卷　人事部一三

髀股　一七一四
膝　一七一五
脛　一七一五
腓腸　一七一六
足　一七一六
踝　一七一八

第三七三卷　人事部一四

毛　一七一九
髮　一七一九
鬢　一七二二
髻　一七二二

第三七四卷　人事部一五

髭　一七二四
鬚髯　一七二四
睫　一七二六
髑髏　一七二七

第三七五卷　人事部一六

肉　一七二八
皮膚　一七二八
骨　一七二八
筋　一七二九
脈　一七三〇
髓　一七三〇
腦　一七三一
血　一七三一
膏　一七三三

第三七六卷　人事部一七

心　一七三四
肝　一七三六
肺　一七三七
脾　一七三七
腎　一七三七
膽　一七三七
胃　一七三八
腸　一七三八
膀胱　一七三九
尻　一七三九

第三七七卷　人事部一八

長中國人　一七四〇
長絕域人　一七四一

第三七八卷　人事部一九

短中國人　一七四四
短絕域人　一七四五
肥　一七四六
瘦　一七四八

第三七九卷　人事部二〇

美丈夫(上)　一七四九

第三八〇卷　人事部二一

美丈夫(下)　一七五三
美婦人(上)　一七五四

第三八一卷　人事部二二

美婦人(下)　一七五七

第三八二卷　人事部二三

醜丈夫　一七六二
醜婦人　一七六四

第三八三卷　人事部二四

壽老　一七六七

第三八四卷　人事部二五

幼智(上)　一七七三

第三八五卷　人事部二六

幼智(下)　一七七八

第三八六卷　人事部二七

健　一七八三
羸　一七八六

第三八七卷　人事部二八

黑子　一七八八
汗　一七八八
唾　一七八九
洟淚　一七九〇
欠　一七九一
嚏　一七九一

第三八八卷　人事部二九

聲　一七九二
色　一七九三
影　一七九五
跡　一七九五

第三八九卷　人事部三〇

嗜好　一七九七
容止　一七九九

第三九〇卷　人事部三一

言語　一八〇二

第三九一卷　人事部三二

笑　一八〇七

第三九二卷　人事部三三

吟　一八一二
嘯　一八一二
嚬　一八一五

第三九三卷　人事部三四

坐　一八一六
臥　一八一八
睡　一八一九

第三九四卷　人事部三五

行　一八二〇
步　一八二〇
趨　一八二一
走　一八二二
跳　一八二三
蹲　一八二三

第三九五卷　人事部三六

沐　一八二四
浴　一八二五
盥　一八二六
游　一八二六

第三九六卷　人事部三七

溺　一八二八
相似　一八二九
偶像　一八三一

第三九七卷　人事部三八

（敍）夢　一八三三
吉夢（上）　一八三五

第三九八卷　人事部三九

吉夢（下）　一八三七

第三九九卷　人事部四〇

應夢　一八四一

第四〇〇卷　人事部四一

凶夢　一八四六

第四〇一卷　人事部四二

（敍）聖　一八五一

第四〇二卷　人事部四三

（敍）賢　一八五六

第四〇三卷　人事部四四

道德　一八六一
陰德　一八六五

第四〇四卷　人事部四五

師　一八六六

第四〇五卷　人事部四六

賓客　一八七二

第四〇六卷　人事部四七

（敍）交友　一八七六
交友（一）　一八七六

第四〇七卷　人事部四八

交友（二）　一八八〇

第四〇八卷　人事部四九

交友（三）　一八八四

第四〇九卷　人事部五〇

交友（四）　一八八七

第四一〇卷　人事部五一

交友（五）　一八九一
諱交不許　一八九一
世交　一八九二
父子交　一八九二
絕交　一八九二

第四一一卷　人事部五二

孝感　一八九五

第四一二卷　人事部五三

孝（上）　一九〇〇

第四一三卷　人事部五四

孝（中）　一九〇五

第四一四卷　人事部五五

孝（下）　一九〇九

第四一五卷　人事部五六

祿養　一九一二

第四一六卷　人事部五七

孝女　一九一四

第四一七卷　人事部五八

友悌　一九一七

第四一八卷　人事部五九

忠勇　一九二二
忠貞　一九二六

第四一九卷　人事部六〇

仁德　一九三〇
仁惻　一九三二

第四二〇卷　人事部六一

義（上）　一九三五

第四二一卷　人事部六二

義（中）　一九四〇

第四二二卷　人事部六三

義（下）　一九四五
義婦　一九四七

第四二三卷　人事部六四

謙　一九五〇
讓（上）　一九五一

第四二四卷　人事部六五
讓（下）　一九五四
第四二五卷　人事部六六
清廉（上）　一九五八
第四二六卷　人事部六七
清廉（下）　一九六一
第四二七卷　人事部六八
正直（上）　一九六五
第四二八卷　人事部六九
正直（下）　一九六九
第四二九卷　人事部七〇
公平　一九七四
第四三〇卷　人事部七一
信　一九七九
第四三一卷　人事部七二
謹愼　一九八二
勤　一九八五
儉約　一九八五
儉嗇　一九八八
第四三二卷　人事部七三
慈愛　一九八九
恭敬　一九八九
智　一九九一
聰敏　一九九二
強記　一九九二
第四三三卷　人事部七四
勇（一）　一九九四
第四三四卷　人事部七五
勇（二）　一九九七
第四三五卷　人事部七六
勇（三）　二〇〇二
第四三六卷　人事部七七
勇（四）　二〇〇六
第四三七卷　人事部七八
勇（五）　二〇一二
第四三八卷　人事部七九
烈士　二〇一五
第四三九卷　人事部八〇
貞女（上）　二〇二〇
第四四〇卷　人事部八一
貞女（中）　二〇二四
第四四一卷　人事部八二
貞女（下）　二〇二八
第四四二卷　人事部八三
知人（上）　二〇三三
第四四三卷　人事部八四
知人（中）　二〇三七
第四四四卷　人事部八五
知人（下）　二〇四一
第四四五卷　人事部八六
品藻（上）　二〇四五
第四四六卷　人事部八七
品藻（中）　二〇五〇
第四四七卷　人事部八八
品藻（下）　二〇五五
第四四八卷　人事部八九
權謀（上）　二〇六〇
第四四九卷　人事部九〇
權謀（中）　二〇六四
第四五〇卷　人事部九一
權謀（下）　二〇六九
第四五一卷　人事部九二
諫諍（一）　二〇七四
第四五二卷　人事部九三
諫諍（二）　二〇七八
第四五三卷　人事部九四
諫諍（三）　二〇八二
第四五四卷　人事部九五
諫諍（四）　二〇八七
第四五五卷　人事部九六
諫諍（五）　二〇九二
第四五六卷　人事部九七
諫諍（六）　二〇九六
第四五七卷　人事部九八
諫諍（七）　二一〇一

太平御覽目錄

第三冊

第四五八卷　人事部九九
鑒戒（上）　二一〇五
第四五九卷　人事部一〇〇
鑒戒（下）　二一〇九
第四六〇卷　人事部一〇一
游説（上）　二一一三
第四六一卷　人事部一〇二
游説（中）　二一一八
第四六二卷　人事部一〇三
游説（下）　二一二三
第四六三卷　人事部一〇四
辯（上）　二一二七
第四六四卷　人事部一〇五
辯（下）　二一三一
訥　二一三五
第四六五卷　人事部一〇六
謳　二一三七
歌　二一三七
謠　二一三九
第四六六卷　人事部一〇七
嘲戲　二一四一
罵詈　二一四三
第四六七卷　人事部一〇八
喜　二一四六
第四六八卷　人事部一〇九
樂　二一五一
憂（上）　二一五三
第四六九卷　人事部一一〇
憂（下）　二一五五
懼　二一五七
第四七〇卷　人事部一一一
貴戚　二一五八
校語　二一六一
第四七一卷　人事部一一二
富（上）　二一六三
第四七二卷　人事部一一三
富（下）　二一六六
第四七三卷　人事部一一四
游俠　二一七〇
第四七四卷　人事部一一五
禮賢　二一七三
第四七五卷　人事部一一六
待士　二一七九
第四七六卷　人事部一一七
施惠（上）　二一八三
第四七七卷　人事部一一八
施惠（下）　二一八六
第四七八卷　人事部一一九
贈遺　二一八九
第四七九卷　人事部一二〇
報恩　二一九三
第四八〇卷　人事部一二一
盟誓　二一九六
質　二二〇〇
第四八一卷　人事部一二二
仇讎（上）　二二〇二
第四八二卷　人事部一二三
仇讎（下）　二二〇六
第四八三卷　人事部一二四
怒　二二一〇
怨　二二一三
第四八四卷　人事部一二五
貧（上）　二二一五
第四八五卷　人事部一二六
貧（下）　二二二〇
第四八六卷　人事部一二七
窮　二二二四
凍　二二二五
餓　二二二六
第四八七卷　人事部一二八
哭　二二二九
第四八八卷　人事部一二九
泣　二二三三
悲　二二三五
啼　二二三五
涕　二二三六
第四八九卷　人事部一三〇
別離　二二三七
第四九〇卷　人事部一三一
懽　二二四一
驕慢　二二四一
怠惰　二二四二

迷忘　二二四三
癡　二二四四
第四九一卷　人事部一三二
慚愧　二二四五
第四九二卷　人事部一三三
貪　二二四九
虐　二二五一
第四九三卷　人事部一三四
嗇　二二五四
第四九四卷　人事部一三五
詭詐　二二五八
第四九五卷　人事部一三六
諺（上）　二二六三
第四九六卷　人事部一三七
諺（下）　二二六七
鬬爭　二二六九
第四九七卷　人事部一三八
酣醉　二二七二
第四九八卷　人事部一三九
簡傲　二二七六
恥辱　二二七九
第四九九卷　人事部一四〇
真愚　二二八〇
如愚　二二八一
愚怯　二二八一
智怯　二二八二
盜竊　二二八二
第五〇〇卷　人事部一四一
傭保　二二八五
奴婢　二二八五
第五〇一卷　逸民部一
〔敘〕逸民（一）　二二九〇
第五〇二卷　逸民部二
逸民（二）　二二九四
第五〇三卷　逸民部三
逸民（三）　二二九七
第五〇四卷　逸民部四
逸民（四）　二三〇〇
第五〇五卷　逸民部五
逸民（五）　二三〇三
第五〇六卷　逸民部六
逸民（六）　二三〇七
第五〇七卷　逸民部七
逸民（七）　二三一一
第五〇八卷　逸民部八
逸民（八）　二三一五
第五〇九卷　逸民部九
逸民（九）　二三一八
第五一〇卷　逸民部一〇
逸民（一〇）　二三二二
第五一一卷　宗親部一
祖父母　二三二五
父母　二三二五
繼母　二三二八
第五一二卷　宗親部二
伯叔　二三三〇
第五一三卷　宗親部三
伯叔母　二三三五
從伯叔　二三三五
族父　二三三六
姑　二三三六
第五一四卷　宗親部四
兄弟（上）　二三三八
第五一五卷　宗親部五
兄弟（中）　二三四二
第五一六卷　宗親部六
兄弟（下）　二三四六
第五一七卷　宗親部七
姊妹　二三五〇
舅姑　二三五一
嫂叔　二三五二
娣姒　二三五三
第五一八卷　宗親部八
子　二三五四
第五一九卷　宗親部九
孫　二三五九
女　二三六〇
子壻　二三六一
第五二〇卷　宗親部一〇
夫妻　二三六三
第五二一卷　宗親部一一
慈母保母　二三六八
乳母　二三六八
妾　二三六八
出婦　二三六九
舅舅母　二三六九
外甥　二三七〇
姨　二三七一
第五二二卷　禮儀部一
〔敘〕禮（上）　二三七二
第五二三卷　禮儀部二
〔敘〕禮（下）　二三七五

第五二四卷　禮儀部三
祭禮（上）　二三七九
第五二五卷　禮儀部四
祭禮（中）　二三八三
第五二六卷　禮儀部五
祭禮（下）　二三八七
第五二七卷　禮儀部六
郊丘　二三九一
第五二八卷　禮儀部七
迎氣　二三九六
禘祫　二三九六
六宗　二三九八
第五二九卷　禮儀部八
五祀　二三九九
四望　二三九九
高禖　二四〇〇
禱祈　二四〇一
第五三〇卷　禮儀部九
齋戒　二四〇三
儺　二四〇五
第五三一卷　禮儀部一〇
宗廟　二四〇七
神主　二四一〇
第五三二卷　禮儀部一一
社稷　二四一三
先農　二四一七
靈星　二四一七
第五三三卷　禮儀部一二
明堂　二四一八
第五三四卷　禮儀部一三
辟雍　二四二三
靈臺　二四二三
學校　二四二三
第五三五卷　禮儀部一四
庠序　二四二六
釋奠　二四二六
（附）立廟　二四二七
養老　二四二七
第五三六卷　禮儀部一五
封禪　二四二九
第五三七卷　禮儀部一六
巡狩　二四三五
耤田　二四三七
第五三八卷　禮儀部一七
朝聘　二四四〇
第五三九卷　禮儀部一八
宴會　二四四三
上壽　二四四四
饗　二四四五
第五四〇卷　禮儀部一九
冠　二四四七
婚姻（上）　二四四九
第五四一卷　禮儀部二〇
婚姻（下）　二四五一
媒　二四五四
第五四二卷　禮儀部二一
拜　二四五六
第五四三卷　禮儀部二二
揖　二四六一
錯　二四六三
賀　二四六三
第五四四卷　禮儀部二三
喪紀（上）　二四六五
第五四五卷　禮儀部二四
喪紀（下）　二四六八
第五四六卷　禮儀部二五
居喪　二四七一
奔喪　二四七三
訃告　二四七三
奪情　二四七四
第五四七卷　禮儀部二六
喪服　二四七五
衰冠　二四七七
絰帶　二四七七
第五四八卷　禮儀部二七
杖屨　二四七九
欄臺　二四七九
廬　二四八〇
重　二四八〇
凶門　二四八〇
死　二四八一
第五四九卷　禮儀部二八
屍　二四八四
復魂　二四八五
唅　二四八六
絞紟衾冒　二四八七
第五五〇卷　禮儀部二九
殮　二四八八
柩　二四八九
殯　二四八九
賵　二四九〇
賻　二四九〇

殯　一四九一
第五五一卷　禮儀部三〇
棺　一四九三
第五五二卷　禮儀部三一
槨　一四九七
櫝　一四九七
芻靈　一四九八
明器　一四九八
明衣　一四九八
祖載　一四九八
翣　一四九九
紼　一四九九
旐　一四九九
旒　一四九九
挽歌　一四九九
方相　一五〇一
第五五三卷　禮儀部三二
葬送（一）　一五〇三
第五五四卷　禮儀部三三
葬送（二）　一五〇六
第五五五卷　禮儀部三四
葬送（三）　一五一〇
第五五六卷　禮儀部三五
葬送（四）　一五一四
第五五七卷　禮儀部三六
冢墓（一）　一五一八
第五五八卷　禮儀部三七
冢墓（二）　一五二三
第五五九卷　禮儀部三八
冢墓（三）　一五二六
第五六〇卷　禮儀部三九
冢墓（四）　一五三〇
第五六一卷　禮儀部四〇
弔　一五三四
第五六二卷　禮儀部四一
謚　一五三八
諱　一五四一
忌日　一五四二
第五六三卷　樂部一
雅樂（上）　一五四四
第五六四卷　樂部二
雅樂（中）　一五四七
第五六五卷　樂部三
雅樂（下）　一五五一
律呂　一五五三
第五六六卷　樂部四
歷代樂　一五五五
第五六七卷　樂部五
鼓吹樂　一五六二
四夷樂　一五六三
第五六八卷　樂部六
宴樂　一五六六
女樂　一五六八
第五六九卷　樂部七
優倡　一五七一
淫樂　一五七三
第五七〇卷　樂部八
歌（一）　一五七六
第五七一卷　樂部九
歌（二）　一五八〇
第五七二卷　樂部一〇
歌（三）　一五八四
第五七三卷　樂部一一
歌（四）　一五八七
第五七四卷　樂部一二
舞　一五九〇
第五七五卷　樂部一三
鐘　一五九五
錞于　一五九八
第五七六卷　樂部一四
磬　一五九九
瑟　一六〇〇
箏　一六〇一
筑　一六〇二
準　一六〇二
第五七七卷　樂部一五
琴（上）　一六〇三
第五七八卷　樂部一六
琴（中）　一六〇八
第五七九卷　樂部一七
琴（下）　一六一三
第五八〇卷　樂部一八
笛　一六一七
箎　一六一八
管　一六一九
簫　一六一九
第五八一卷　樂部一九
籥　一六二〇
笳　一六二〇
笙　一六二二
竽　一六二二
簧　一六二三

塤　二六一三
第五八二卷　樂部二〇　田介
鼓　二六一五
柷敔　二六一六
筍簴　二六一六
第五八三卷　樂部二一
琵琶　二六一七
羯鼓　二六一九
第五八四卷　樂部二二
（雜樂部）
擊甌　二六二一
五絃　二六二一
六絃　二六二一
七絃　二六二二
太一　二六二二
方響　二六二二
缶　二六二二
鐸　二六二二
鐃　二六二三
鐲　二六二三
角　二六二三
銅鈸　二六二三
壎　二六二三
撫相　二六三三
舂牘　二六三三
拍板　二六三四
第五八五卷　文部一
（叙）文　二六三五
第五八六卷　文部二
詩　二六三九
第五八七卷　文部三
賦　二六四三
第五八八卷　文部四　田介
頌　二六四七
讚　二六四八
箴　二六四九
第五八九卷　文部五
碑　二六五一
第五九〇卷　文部六
銘　二六五五
（附）銘志　二六五七
七辭　二六五七
連珠　二六五八
第五九一卷　文部七
御製（上）　二六五九
第五九二卷　文部八
御製（下）　二六六四
第五九三卷　文部九
詔　二六六九
策　二六七一
誥　二六七一
教　二六七二
誡　二六七二
第五九四卷　文部一〇
章表　二六七四
奏　二六七五
劾奏　二六七六
駁奏　二六七七
第五九五卷　文部一一　王宣
論　二六七八
議　二六七九
牋　二六八〇
啓　二六八〇
書記　二六八一
第五九六卷　文部一二
誄　二六八四
弔文　二六八五
哀辭　二六八七
哀策　二六八七
第五九七卷　文部一三
檄　二六八八
移　二六九〇
露布　二六九〇
第五九八卷　文部一四
符　二六九二
契券　二六九三
鐵券　二六九四
過所　二六九五
零丁　二六九五
第五九九卷　文部一五
品量文章　二六九六
歎賞　二六九七
改易　二六九八
詆訶　二六九九
第六〇〇卷　文部一六
思疾　二七〇一
思遲　二七〇三
第六〇一卷　文部一七　王宣
著書（上）　二七〇五
第六〇二卷　文部一八
著書（下）　二七〇九
幼屬文　二七一二

第六〇三卷 文部一九
史傳（上） 二七一三
第六〇四卷 文部二〇
史傳（下） 二七一七
第六〇五卷 文部二一
筆 二七二二
墨 二七二三
硯 二七二三
紙 二七二四
第六〇六卷 文部二二
簡 二七二五
策 二七二五
牘 二七二六
札 二七二六
牒 二七二七
板 二七二七
刺 二七二七
函 二七二八
奏 二七二八
檗 二七二八
摳 二七二九
封泥書 二七二九
水滴器 二七二九
第六〇七卷 學部一
（敍）學 二七三〇
第六〇八卷 學部二
（敍）經典 二七三五
第六〇九卷 學部三
易 二七三八
詩 二七三九
書 二七四一
第六一〇卷 學部四
禮 二七四三
春秋 二七四四
孝經 二七四六
第六一一卷 學部五
勤學 二七四八
第六一二卷 學部六
博學 二七五二
博物 二七五三
第六一三卷 學部七
教學 二七五七
第六一四卷 學部八
幼學 二七六〇
晚學 二七六一
好學 二七六一
廢學 二七六二
第六一五卷 學部九
講說 二七六四
第六一六卷 學部一〇
讀誦 二七六七
第六一七卷 學部一一
談論 二七七一
第六一八卷 學部一二
（圖書上）
（敍）圖書 二七七五
正謬誤 二七七六
第六一九卷 學部一三
（圖書下）
探求遺逸 二七七八
借書 二七七九
賜書 二七八〇
寫書 二七八〇
載書（負書附） 二七八〇
焚書 二七八〇
第六二〇卷 治道部一
君 二七八三
第六二一卷 治道部二
臣 二七八五
第六二二卷 治道部三
政治（一） 二七八九
第六二三卷 治道部四
政治（二） 二七九三
第六二四卷 治道部五
政治（三） 二七九七
第六二五卷 治道部六
貢賦（上） 二八〇一
第六二六卷 治道部七
貢賦（下） 二八〇四
第六二七卷 治道部八
賦斂 二八〇七
第六二八卷 治道部九
貢舉（上） 二八一二
第六二九卷 治道部一〇
貢舉（下） 二八一六
第六三〇卷 治道部一一
（附）制舉科 二八二〇
第六三一卷 治道部一二
薦舉（上） 二八二三
第六三二卷 治道部一三
薦舉（中） 二八二七
薦舉（下） 二八三一

第六三三卷　治道部一四
賞賜　二六三五
第六三四卷　治道部一五
急假　二六四二
第六三五卷　刑法部一
（敍）刑（上）　二六四五
第六三六卷　刑法部二
（敍）刑（下）　二六四九
第六三七卷　刑法部三
律令（上）　二六五三
第六三八卷　刑法部四
律令（下）　二六五六
第六三九卷　刑法部五
（附）科　二六五九
聽訟　二六六〇
第六四〇卷　刑法部六
決獄　二六六五
第六四一卷　刑法部七
贓貨　二六六九
罪　二六七一
第六四二卷　刑法部八
囚　二六七三
徒　二六七五
（附）徒作年數　二六七六
第六四三卷　刑法部九
獄　二六七八
第六四四卷　刑法部一〇
械　二六八三
拲　二六八四
鎖　二六八四
鉗　二六八五
第六四五卷　刑法部一一
象刑　二六八六
誅　二六八六
轘　二六八八
烹　二六八九
第六四六卷　刑法部一二
斬　二六九一
梟首　二六九三
棄市　二六九三
考竟　二六九四
第六四七卷　刑法部一三
殺　二六九五
三族刑　二六九六
（附）雜死刑　二六九七
第六四八卷　刑法部一四
黥　二六九八
劓　二六九八
臏　二六九八
刖　二六九九
宮割　二六九九
造肉刑　二六九九
除肉刑　二七〇〇
論肉刑　二七〇〇
第六四九卷　刑法部一五
髡　二七〇二
鞭　二七〇三
笞　二七〇四
拷掠　二七〇五
第六五〇卷　刑法部一六
杖　二七〇六
督　二七〇七
流徒　二七〇八
第六五一卷　刑法部一七
除名　二七〇九
免官　二七〇九
收贖　二七〇九
禁錮　二七一一
第六五二卷　刑法部一八
赦　二七一三
第六五三卷　釋部一
（敍）佛　二七一七
第六五四卷　釋部二
奉佛　二七二〇
第六五五卷　釋部三
僧　二七二四
異僧（上）　二七二六
第六五六卷　釋部四
異僧（下）　二七二九
第六五七卷　釋部五
經　二七三五
像　二七三五
第六五八卷　釋部六
戒律　二七三八
禪　二七三八
塔　二七三八
寺　二七三九
第六五九卷　道部一
道　二七四一
第六六〇卷　道部二
眞人（上）　二七四七
第六六一卷　道部三

真人（下）　二九五一
第六六二卷　道部四
天仙　二九五五
第六六三卷　道部五
地仙　二九五九
第六六四卷　道部六
尸解　二九六三
第六六五卷　道部七
劍解　二九六八
第六六六卷　道部八
道士　二九七二
第六六七卷　道部九
齋戒　二九七六
第六六八卷　道部一〇
養生　二九七九
第六六九卷　道部一一
服餌（上）　二九八四
第六七〇卷　道部一二
服餌（中）　二九八七
第六七一卷　道部一三
服餌（下）　二九九〇
第六七二卷　道部一四
仙經（上）　二九九四
第六七三卷　道部一五
仙經（下）　二九九八
第六七四卷　道部一六
理所　三〇〇三
第六七五卷　道部一七
冠　三〇〇七
幘　三〇〇九
帔　三〇〇九
褐　三〇〇九
襦　三〇〇九
袍　三〇〇九
裘　三〇一〇
衣　三〇一〇
珮　三〇一〇
綬　三〇一〇
板　三〇一〇
笏　三〇一〇
帶　三〇一〇
鈴　三〇一〇
杖　三〇一一
節　三〇一一
履　三〇一一
舄　三〇一一
帷幔　三〇一二
席　三〇一二
第六七六卷　道部一八
簡章　三〇一三
第六七七卷　道部一九
几案　三〇一八
輿輦　三〇一九
闕　三〇二一
殿　三〇二一
堂　三〇二一
臺　三〇二二
閣　三〇二二
樓　三〇二二
觀　三〇二二
宮　三〇二二
室　三〇二二
房　三〇二二
舍　三〇二三
窗　三〇二三
戶　三〇二三
門　三〇二三
庭　三〇二三
壇　三〇二三
府　三〇二三
第六七八卷　道部二〇
傳授（上）　三〇二四
第六七九卷　道部二一
傳授（下）　三〇二九
第六八〇卷　儀式部一
太常　三〇三三
旂　三〇三三
旌　三〇三三
旆　三〇三三
旗　三〇三四
旐　三〇三四
旛　三〇三四
麾　三〇三四
旄頭　三〇三四
雲罕　三〇三五
黃鉞　三〇三五
豹尾　三〇三五
警蹕　三〇三六
第六八一卷　儀式部二
鹵簿　三〇三七
班劍　三〇三八
棨戟　三〇三八

節 三〇三九

第六八二卷　儀式部三

璽 三〇四二
綬 三〇四五

第六八三卷　儀式部四

印 三〇四八

第六八四卷　服章部一

(總敍)冠 三〇五二

第六八五卷　服章部二

通天冠 三〇五六
進賢冠 三〇五六
遠遊冠 三〇五六
章甫冠 三〇五六
牟追 三〇五七
收 三〇五七
哻 三〇五七
委貌冠 三〇五七
高山冠 三〇五七
法冠 三〇五七
武弁冠 三〇五八
鶡冠 三〇五八
卻敵冠 三〇五八
卻非冠 三〇五八
巧士冠 三〇五八
方山冠 三〇五八
長冠 三〇五八
樊噲冠 三〇五九

第六八六卷　服章部三

冕 三〇六〇
纓 三〇六一
弁 三〇六二

第六八七卷　服章部四

幘 三〇六四
帽 三〇六五
巾 三〇六七
(附)接䍦 三〇六七
障日 三〇六八

第六八八卷　服章部五

貂蟬 三〇六九
簪導 三〇七〇
白筆 三〇七一
帢 三〇七一
幍 三〇七二
幓頭 三〇七二

第六八九卷　服章部六

衣 三〇七三

第六九〇卷　服章部七

袞衣 三〇七九
鷩衣 三〇八〇
毳衣 三〇八〇
絺衣 三〇八〇
玄衣 三〇八〇
褘衣 三〇八〇
褕狄 三〇八一
闕狄 三〇八一
鞠衣 三〇八一
展衣 三〇八一
褖衣 三〇八一
袗衣 三〇八一
朱衣 三〇八一

第六九一卷　服章部八

單衣 三〇八三
中衣 三〇八四
曲領 三〇八四
袿襹 三〇八四
韍 三〇八五
鞶囊 三〇八五

第六九二卷　服章部九

珮 三〇八七
環 三〇八九
玦 三〇八九
笏 三〇九〇

第六九三卷　服章部一〇

袍 三〇九三
褐 三〇九四
衫 三〇九五
襜褕 三〇九六

第六九四卷　服章部一一

裘 三〇九七

第六九五卷　服章部一二

襦 三一〇一
袴 三一〇二
(附)袴褶 三一〇三

第六九六卷　服章部一三

帶 三一〇五
大帶 三一〇五
裳 三一〇六
裙 三一〇七
褌 三一〇八

第六九七卷　服章部一四

履 三一〇九
舄 三一一一

襪　三一二
第六九八卷　服章部一五
屨　三一四
屐　三一四
屣　三一六
鞾　三一六
屩　三一六
屧　三一七
第六九九卷　服用部一
帳　三一九
幔　三二二
幌　三二二
幬　三二三
牀幨　三二三
靑廬　三二三
第七〇〇卷　服用部二
簾　三二四
帷　三二四
幄　三二五
幕　三二五
帟　三二六
第七〇一卷　服用部三
屏風　三二七
步障　三二九
承塵　三二九
第七〇二卷　服用部四
扇　三三一
蓋　三三三
第七〇三卷　服用部五
麈尾　三三六
如意　三三六
拂　三三七
唾壺　三三八
書臺　三三八
香爐　三三八
第七〇四卷　服用部六
囊　三四〇
帊幞　三四二
第七〇五卷　服用部七
籠　三四三
篋　三四三
第七〇六卷　服用部八
牀　三四四
榻　三四七
胡牀　三四七
第七〇七卷　服用部九
枕　三四九
被　三五〇
第七〇八卷　服用部一〇
簟　三五四
褥　三五四
氈　三五五
臥具　三五六
氍毹　三五六
毾㲪　三五七
第七〇九卷　服用部一一
薦席　三五八
第七一〇卷　服用部一二
几　三六二
案　三六三
杖　三六四
第七一一卷　服用部一三
箱　三六八
巾箱　三六八
笥　三六八
笈　三六八
火籠　三六九
第七一二卷　服用部一四
熨斗　三七〇
澡盤　三七〇
澡灌　三七〇
伏虎　三七〇
第七一三卷　服用部一五
匣　三七一
匱　三七二
廚　三七二
第七一四卷　服用部一六
梳篦　三七三
刷　三七三
鑷　三七三
觹　三七四
剔齒纖　三七四
第七一五卷　服用部一七
步搖　三七五
假髻　三七五
髲　三七五
第七一六卷　服用部一八
手巾　三七六
絮巾　三七六
第七一七卷　服用部一九
鏡　三七七
鏡臺　三七九

奩　三一八〇
合　三一八〇
多羅　三一八〇
嚴器　三一八〇
第七一八卷　服用部二〇
笄　三一八一
釵　三一八一
鑷　三一八二
璫珥　三一八二
釧（跳脫附）　三一八三
指環　三一八三
第七一九卷　服用部二一
粉　三一八五
黛　三一八五
脂澤　三一八五
燕支　三一八六
的　三一八六
花勝　三一八六
第七二〇卷　方術部一
養生　三一八七
第七二一卷　方術部二
醫（一）　三一九三
第七二二卷　方術部三
醫（二）　三一九七
第七二三卷　方術部四
醫（三）　三二〇一
第七二四卷　方術部五
醫（四）　三二〇六
第七二五卷　方術部六
卜（上）　三二一〇
第七二六卷　方術部七
卜（下）　三二一六
龜卜　三二一九
虎卜　三二一九
雞卜　三二一九
鳥卜　三二一九
樗蒱卜　三二一九
十二棊卜　三二一九
竹卜　三二一九
牛蹄卜　三二一九
第七二七卷　方術部八
筮（上）　三二二〇
第七二八卷　方術部九
筮（下）　三二二六
第七二九卷　方術部一〇
相（上）　三二三二
第七三〇卷　方術部一一
相（中）　三二三六
第七三一卷　方術部一二
相（下）　三二四一
第七三二卷　方術部一三
占候　三二四五
第七三三卷　方術部一四
占星　三二四八
占風　三二四九
占雨　三二五〇
望氣　三二五〇
第七三四卷　方術部一五
巫（上）　三二五二
第七三五卷　方術部一六
巫（下）　三二五七
厭蠱　三二五九
第七三六卷　方術部一七
祝　三二六二
符　三二六四
術　三二六五
第七三七卷　方術部一八
禁　三二六七
幻　三二六八

太平御覽目錄

第四册

第七三八卷　疾病部一
（總敘）疾病（上）　三二七一
第七三九卷　疾病部二
（總敘）疾病（下）　三二七六
狂　三二七七
陽狂　三二七八
人謂之狂　三二七九
癲　三二八〇
癡　三二八〇
癇　三二八一
第七四〇卷　疾病部三
聾　三二八二
盲　三二八二
瘖啞　三二八四
吃　三二八五
禿　三二八五
齆　三二八五
齲齒　三二八五
兔缺　三二八五
癭　三二八六
傴僂　三二八六
疣贅　三二八六
瘤　三二八六
跛躄　三二八六
偏枯　三二八七
瘇　三二八七
第七四一卷　疾病部四
頭痛　三二八八
心痛　三二八八
腹痛　三二八八
咽痛并噎　三二八九
煩懣　三二八九
勞悸　三二八九
眩　三二八九
暍　三二九〇
第七四二卷　疾病部五
瘡　三二九一
痱　三二九二
螫毒　三二九二
蠱　三二九二
癰疽　三二九二
瘻　三二九三
癬　三二九三
瘃　三二九三
疥　三二九三
惡疾　三二九四
疫癘　三二九四
第七四三卷　疾病部六
霍亂　三二九六
疰　三二九六
瘧　三二九六
消渴　三二九七
厥逆　三二九七
咳嗽　三二九七
嘔吐　三二九七
水疾　三二九八
腫　三二九八
疝　三二九八
瘕　三二九八
痺　三二九九
痔　三二九九
瘍　三二九九
陰㿗　三二九九
陽病　三三〇〇
第七四四卷　工藝部一
（敘）藝　三三〇一
射（上）　三三〇二
第七四五卷　工藝部二
射（中）　三三〇七
第七四六卷　工藝部三
射（下）　三三一一
御　三三一三
第七四七卷　工藝部四
（書上）　三三一四
第七四八卷　工藝部五
（書中）　三三一八
第七四九卷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三三二二
篆書　三三二二
八分書　三三二二
隸書　三三二三

草書　三三二三
飛白書　三三二四
章草書　三三二五
行書　三三二六
第七五〇卷　工藝部七
數　三三二七
畫(上)　三三二八
第七五一卷　工藝部八
畫(下)　三三三一
第七五二卷　工藝部九
巧　三三三七
第七五三卷　工藝部一〇
圍棊　三三四一
投壺　三三四三
第七五四卷　工藝部一一
博　三三四五
樗蒲　三三四六
塞　三三四八
藏鉤　三三四八
蹴鞠　三三四八
第七五五卷　工藝部一二
彈棊　三三五〇
儒棊　三三五一
擊壤　三三五一
角抵　三三五二
彈　三三五二
四維　三三五二
象戲　三三五三
夾食　三三五三
悁悶　三三五三
射數　三三五三
簸子　三三五三
抃　三三五三
擲塼　三三五三
第七五六卷　器物部一
器皿　三三五四
鼎　三三五五
第七五七卷　器物部二
鑊　三三五八
釜　三三五八
鬲　三三六〇
鐺　三三六〇
鍋銷　三三六〇
銚　三三六〇
鑪　三三六一
甑　三三六一

箄　三三六二
甑帶　三三六二
第七五八卷　器物部三
盆（缶附）　三三六三
甕　三三六三
罌　三三六四
坩　三三六四
缾　三三六四
甒　三三六五
魁　三三六五
槃　三三六五
第七五九卷　器物部四
簠簋　三三六七
瑚璉　三三六七
敦牟　三三六七
俎豆（登附）　三三六七
鐎　三三六八
樏　三三六八
錭　三三六九
鉢　三三六九
窪　三三六九
甌　三三六九
杯　三三六九
榼　三三七一
櫑　三三七一
第七六〇卷　器物部五
盌　三三七二
盂　三三七二
蘇鉝　三三七三
安哉　三三七三
匕　三三七三
箸　三三七三
机　三三七四
畢　三三七四
飯帚　三三七四
炙函　三三七四
飯函　三三七四
淅箕　三三七四
筐　三三七四
簇　三三七五
簞　三三七五
爵　三三七五
第七六一卷　器物部六
觥　三三七七
觚　三三七七
卮　三三七七

匳　三三七七
甏瓿　三三七八
鍾　三三七八
瓚　三三七八
樽彝　三三七八
滑稽　三三八〇
榼　三三八〇
壺　三三八〇
洗　三三八一

第七六二卷　器物部七

瓢　三三八二
勺　三三八二
豐　三三八二
禁　三三八三
食架　三三八三
食廚　三三八三
酒臺　三三八三
槽　三三八三
杵臼　三三八三
堪（擣衣杵附）　三三八四
碓　三三八四
磨　三三八五
碾　三三八五

第七六三卷　器物部八

斧　三三八六
鋸　三三八七
椎　三三八八
鑿　三三八九

第七六四卷　器物部九

斤　三三九〇
鏟　三三九〇
鐁　三三九〇
鐫　三三九〇
鐮　三三九〇
鍠　三三九〇
斨　三三九〇
鎛（鎒附）　三三九一
鋤　三三九一
錐　三三九一
鑽　三三九二
鉗　三三九二
泥鏝　三三九二
橙　三三九二
鑑　三三九二
篙　三三九二
籠　三三九三
甗　三三九三

第七六五卷　器物部一〇

箕帚　三三九四
畚　三三九四
斛（量附）　三三九五
斗　三三九五
升　三三九六
蓑笠　三三九六
桔槔　三三九六
槤枷　三三九七
梯　三三九七
杷扒　三三九七

第七六六卷　雜物部一

膠　三三九八
漆　三三九八
蠟　三三九九
黃屑　三三九九
皮　三三九九
筋角　三四〇〇
齒　三四〇〇
羽毛　三四〇〇
蘧蒢　三四〇〇
箣笓　三四〇一
笪　三四〇一
繩　三四〇一

第七六七卷　雜物部二

板　三四〇三
瓦　三四〇三
甎　三四〇四
塹　三四〇四
蒭茭　三四〇四
墼　三四〇四
竿　三四〇四
鉤　三四〇五
釘　三四〇五
鏁　三四〇五
礪　三四〇五

第七六八卷　舟部一

〔敍〕舟（上）　三四〇八

第七六九卷　舟部二

〔敍〕舟（中）　三四一〇

第七七〇卷　舟部三

〔敍〕舟（下）　三四一三
艦　三四一五
艨衝　三四一五
舳艫　三四一五

艑　三四一五
航　三四一五
舫　三四一六
舠　三四一六
舸　三四一六
第七七一卷　舟部四
艇　三四一七
舴艋　三四一七
筏　三四一七
檝　三四一七
篙　三四一八
艭　三四一八
榜　三四一八
拖　三四一八
纜　三四一九
竿　三四一九
帆　三四一九
帆檣　三四一九
五兩　三四一九
搒　三四一九
桅　三四一九
笭䉪　三四一九
牂柯　三四二〇
泝斗　三四二〇
第七七二卷　車部一
〔敍〕車（上）　三四二一
第七七三卷　車部二
〔敍〕車（下）　三四二六
第七七四卷　車部三
輅　三四三一
輿　三四三二
同輿　三四三三
輦　三四三三
第七七五卷　車部四
指南車　三四三五
軺車　三四三五
畫輪車　三四三五
四望車　三四三五
畫雲車　三四三五
雲母車　三四三六
通幰車　三四三六
象車　三四三六
騾車　三四三六
犢車　三四三六
羊車　三四三六
鹿車　三四三六
露車　三四三七
乘輿雜車　三四三七
轅　三四三七
輪　三四三八
軌　三四三九
第七七六卷　車部五
轍　三四四〇
軸　三四四〇
轂　三四四〇
輻　三四四一
輞　三四四一
軛　三四四一
輗　三四四一
輨　三四四一
枕　三四四一
軾　三四四二
箱　三四四二
轙　三四四二
轊　三四四二
環　三四四二
釭　三四四二
轄　三四四二
鍊　三四四二
輠　三四四三
當　三四四三
蓋　三四四三
轑　三四四三
杠　三四四三
覆笭　三四四三
枸心　三四四三
較　三四四三
幰　三四四三
緌　三四四三
茵　三四四四
第七七七卷　奉使部一
奉使（上）　三四四五
第七七八卷　奉使部二
奉使（中）　三四四九
第七七九卷　奉使部三
奉使（下）　三四五二
第七八〇卷　四夷部一
〔東夷一〕
〔敍〕東夷　三四五五
朝鮮　三四五六
濊貊　三四五七
三韓　三四五七

辰韓　三四五八
弁韓　三四五八
第七八一卷　四夷部二
（東夷二）
百濟　三四五九
夫餘　三四六〇
新羅　三四六一
第七八二卷　四夷部三
（東夷三）
倭　三四六四
日本國　三四六六
紵嶼人　三四六六
蝦夷國　三四六六
第七八三卷　四夷部四
（東夷四）
高句驪　三四六七
第七八四卷　四夷部五
（東夷五）
豆莫婁　三四七一
沃沮　三四七一
肅愼　三四七一
勿吉　三四七二
扶桑國　三四七三
女國　三四七三
文身　三四七三
大漢　三四七三
流求　三四七三
第七八五卷　四夷部六
（南蠻一）
（敍）南蠻　三四七五
越裳國　三四七五
黄支國　三四七五
槃瓠　三四七五
廩君　三四七六
板楯蠻　三四七七
俚　三四七八
第七八六卷　四夷部七
（南蠻二）
哀牢　三四七九
烏滸　三四七九
林邑國　三四八〇
扶南國　三四八一
眞臘　三四八二
參半國　三四八三
白頭國　三四八三
第七八七卷　四夷部八
（南蠻三）
赤土國　三四八四
蒲羅中國　三四八五
優鈸國　三四八五
横趺國　三四八五
北攎國　三四八五
馬五洲　三四八五
薄歎洲　三四八五
躭蘭洲　三四八五
巨延洲　三四八五
濱郍專國　三四八五
烏文國　三四八五
斯調國　三四八五
林陽國　三四八五
牟奴等七國　三四八五
蒲林國　三四八五
師子國　三四八六
毗加梨國　三四八六
干陁利國　三四八六
狼牙脩國　三四八六
婆利國　三四八六
訶羅陁國　三四八七
呵羅單國　三四八七
蒲黄國　三四八七
婆皇國　三四八七
婆達國　三四八七
闍婆達國　三四八七
槃槃國　三四八七
斤陁利國　三四八八
第七八八卷　四夷部九
（南蠻四）
頓遜國　三四八九
毗騫國　三四八九
丹丹國　三四八九
東謝　三四九〇
西趙蠻　三四九〇
南平蠻　三四九〇
羅刹國　三四九〇
投和國　三四九〇
附國　三四九一
邊斗四國　三四九一
殊奈國　三四九一
甘棠國　三四九一
金利毗迦國　三四九一
墮和羅國　三四九二
陁洹國　三四九二

墮婆登國　三四九二
多蔑國　三四九二
多摩國　三四九二
哥羅舍分國　三四九二
杜薄國　三四九二
烏篤國　三四九三
薄剌洲　三四九三

第七八九卷　四夷部一〇

〔南蠻五〕

南詔蠻　三四九四
驃國　三四九五
暴蠻等部落　三四九五
勿鄧　三四九五
大賧　三四九五
南瀘　三四九五
量水川　三四九五
彌諾國彌臣國　三四九六
崑崙國　三四九六
小婆羅門國　三四九六
夜半國　三四九六
女王國　三四九六
獨錦蠻　三四九六
弄棟蠻　三四九六
清蛉蠻　三四九六
長褌蠻　三四九六
施蠻　三四九六
磨此蠻　三四九六
撲子蠻　三四九六
尋傳蠻　三四九七
裸形蠻　三四九七
苴望子蠻　三四九七
望蠻　三四九七
黑齒金齒銀齒繡脚　三四九七
繡面蠻　三四九七
穿鼻蠻　三四九七
長鬃棟鋒　三四九七
茫蠻　三四九七
棠魔蠻　三四九七

第七九〇卷　四夷部一一

〔南蠻六〕

結胸國　三四九八
羽民國　三四九八
讙兜國　三四九八
厭火國　三四九八
三苗國　三四九八
戴國　三四九八
交脛國　三四九八
不死國　三四九九
支舌國　三四九九
三首國　三四九九
僬僥國　三四九九
長臂國　三四九九
三身國　三四九九
一臂國　三四九九
奇肱國　三四九九
丈夫國　三四九九
巫咸國　三四九九
女子國　三四九九
軒轅國　三四九九
白民國　三四九九
長股國　三五〇〇
無啓國　三五〇〇
一目國　三五〇〇
和利國　三五〇〇
深目國　三五〇〇
無腸國　三五〇〇
聶耳國　三五〇〇
跂踵國　三五〇〇
大人國　三五〇〇
君子國　三五〇〇
青丘國　三五〇〇
黑齒國　三五〇〇
玄服國　三五〇〇
毛民國　三五〇〇
勞民國　三五〇〇
氐人國　三五〇〇
姑射國　三五〇〇
蜮國　三五〇〇
沃國　三五〇一
反風國　三五〇一
林邾國　三五〇一
無輪國　三五〇一
句稚國　三五〇一
歌營國　三五〇一
加陳國　三五〇一
師漢國　三五〇一
扈利國　三五〇一
姑奴國　三五〇一
察牢國　三五〇一
類人　三五〇一
雕題國　三五〇一
狼臙國　三五〇一

瓮人　三五〇三
黃頭人　三五〇三
儋耳國　三五〇三
穿胸國　三五〇三
西屠國　三五〇三
金隣國　三五〇三
波遼國　三五〇三
屈都乾國　三五〇三
波延州　三五〇三
究原國　三五〇三
奴後國　三五〇三
炎人國　三五〇三
黃孫　三五〇三
落頭民　三五〇三
鮫人　三五〇三
松外諸蠻　三五〇三
第七九一卷　四夷部一二
〔南蠻七〕
西南夷　三五〇四
夜郎　三五〇四
滇　三五〇五
邛　三五〇六
莋　三五〇六
獮　三五〇六
冉駹　三五〇六
白馬　三五〇七
白狼夷　三五〇七
樺國　三五〇七
牂牁　三五〇七
濮　三五〇八
尾濮　三五〇八
木綿濮　三五〇八
文面濮　三五〇八
折腰濮　三五〇八
赤口濮　三五〇八
墨僰濮　三五〇九
朱提　三五〇九
昆彌國　三五〇九
西爨　三五〇九
東女國　三五〇九
第七九二卷　四夷部一三
〔西戎一〕
〔總序〕西戎（婼羌附）　三五一一
鄯善　三五一三
于闐　三五一三
大秦　三五一三
龜茲　三五一四
天竺　三五一四
第七九三卷　四夷部一四
〔西戎二〕
罽賓　三五一六
條支　三五一六
安息　三五一六
大月氏　三五一六
大宛　三五一六
疏勒　三五一七
康國　三五一七
副貨　三五一七
安國　三五一八
烏秅　三五一八
烏那曷　三五一八
渴槃陁　三五一八
鉢和　三五一八
大夏　三五一八
米國　三五一八
鄧至　三五一九
安息　三五一九
乙弗勑　三五一九
伏盧尼　三五一九
石國　三五一九
宕昌　三五一九
鏺汗　三五一九
色知顯　三五一九
伽色尼　三五一九
白蘭　三五一九
乾陁　三五二〇
史國　三五二〇
師子　三五二〇
穆國　三五二〇
奄蔡　三五二〇
何國　三五二〇
嚈噠　三五二〇
第七九四卷　四夷部一五
〔西戎三〕
羌無弋　三五二三
湟中月氏胡　三五二三
氐　三五二三
車師　三五二四
高昌　三五二四
吐谷渾　三五二五
波斯　三五二六
第七九五卷　四夷部一六

〔西戎四〕

烏孫　三五二八
悅般　三五二八
迷蜜　三五二九
党項　三五二九
焉耆　三五二九
小月氏　三五三〇
佛菻　三五三〇
吐火羅　三五三一
泥婆羅　三五三一
大食　三五三一

第七九六卷　四夷部一七

〔西戎五〕

莎車　三五三二
波知　三五三二
栗弋　三五三三
悉居半　三五三三
越底延　三五三三
波路　三五三三
三童　三五三三
蒲山　三五三四
劫國　三五三四
捺　三五三四
丁令　三五三四
且彌　三五三四
阤羅伊羅　三五三四
賒彌　三五三五
澤散　三五三五
女國　三五三五
呼得　三五三五
曹國　三五三五
漕國　三五三五
何國　三五三五
短人　三五三五
小人　三五三六
軒渠　三五三六
溫宿　三五三六
朱俱波　三五三六
尉頭　三五三六
滑國　三五三六
姑默　三五三六
疊伏羅　三五三七
阿鉤羌　三五三七
葱茈羌　三五三七

第七九七卷　四夷部一八

〔西戎六〕

蒲類　三五三八
小宛　三五三八
精絕　三五三八
渠勒　三五三八
依耐　三五三八
無雷　三五三八
難兜　三五三八
孤胡　三五三八
山國　三五三八
烏貪　三五三九
卑陸　三五三九
郁立師　三五三九
却國　三五三九
烏弋山離　三五三九
拘彌　三五三九
德若　三五三九
高附　三五三九
東離　三五三九
移支　三五三九
者舌　三五三九
拔豆　三五三九
烏利　三五三九
者至拔　三五三九
朱居　三五三九
權烏摩　三五三九
伽色尼　三五三九
薄知　三五四〇
牟知　三五四〇
阿弗太汗　三五四〇
呼似密　三五四〇
諾色波羅　三五四〇
卑伽至　三五四〇
伽不單　三五四〇
伽倍　三五四〇
折薛莫孫　三五四〇
鉗敦　三五四〇
弗敵沙　三五四〇
臨兒　三五四〇
賞彌　三五四〇
盤越　三五四〇
監長　三五四〇
奇恆　三五四一
石尖　三五四一
扶伏　三五四一
可蘭　三五四一
鵠國　三五四一

無不達　三五四一
無繼民　三五四一
錄民　三五四一
無首民　三五四一
納氏　三五四一
拘夷　三五四一
波羅奈斯　三五四一
鼠王　三五四一
摩訶頓　三五四一
波麗越　三五四二
雞城　三五四二
和訶條　三五四二
播黎曰　三五四二
舍衛　三五四二
維耶離　三五四二
迦維羅越　三五四二
郍訶維　三五四二
碓國　三五四二
拘郁舍　三五四二
波羅奈國　三五四二
拘宋婆　三五四二
闍密　三五四二
拘私郁竭　三五四二

摩竭提　三五四二
第七九八卷　四夷部一九
〔西戎七〕
吐蕃　三五四三
大羊同　三五四六
悉立　三五四六
章求拔　三五四六
且末　三五四六
烏秅　三五四六
西夜　三五四六
第七九九卷　四夷部二〇
〔北狄一〕
〔總敘〕北狄（上）　三五四七
第八〇〇卷　四夷部二一
〔北狄二〕
〔總敘〕北狄（下）　三五五〇
第八〇一卷　四夷部二二
〔北狄三〕
託跋氏　三五五四
稽胡　三五五四
慕容氏　三五五四
宇文莫槐　三五五五
高車　三五五五

烏洛侯　三五五六
庫莫奚　三五五六
軻比能　三五五六
第八〇二卷　珍寶部一
寶　三五五八
珠（上）　三五六一
第八〇三卷　珍寶部二
珠（下）　三五六四
第八〇四卷　珍寶部三
玉（上）　三五七〇
第八〇五卷　珍寶部四
玉（下）　三五七五
第八〇六卷　珍寶部五
圭　三五八〇
璧　三五八一
第八〇七卷　珍寶部六
璋　三五八五
琮　三五八五
璜　三五八五
瓚　三五八五
瑁　三五八六
珊瑚　三五八六
瑇瑁　三五八七

貝　三五八七
第八〇八卷　珍寶部七
琥　三五九〇
琥魄　三五九〇
馬瑙　三五九〇
琉璃　三五九一
車渠　三五九二
頗黎　三五九二
水精　三五九二
雲母　三五九二
瑟瑟　三五九三
玗琪　三五九三
第八〇九卷　珍寶部八
琅玕　三五九四
火齊　三五九四
碧　三五九四
瑤　三五九四
珹　三五九五
珉　三五九五
木難　三五九五
瑌石　三五九五
瓊瑰　三五九五
玫瑰　三五九五

武夫　三五九五
金(上)　三五九五
第八一〇卷　珍寶部九
金(中)　三五九八
第八一一卷　珍寶部一〇
金(下)　三六〇二
第八一二卷　珍寶部一一
銀　三六〇七
黃銀　三六〇九
水銀　三六〇九
鉛　三六〇九
錫　三六一〇
第八一三卷　珍寶部一二
銅　三六一一
鐵　三六一三
金鋼　三六一四
鍮石　三六一五
第八一四卷　布帛部一
絲　三六一六
素　三六一七
繒　三六一八
纈　三六一八
綵　三六一八
染　三六一九
第八一五卷　布帛部二
錦　三六二一
繡　三六二四
第八一六卷　布帛部三
羅　三六二七
綺　三六二七
織成　三六二八
綾　三六二八
縠　三六二九
紗　三六二九
綃　三六三〇
綈　三六三〇
罽　三六三一
紬　三六三一
第八一七卷　布帛部四
絹　三六三三
第八一八卷　布帛部五
縑　三六三七
帛　三六三八
第八一九卷　布帛部六
綿　三六四二
絮　三六四二
牽離　三六四三
紈　三六四三
組　三六四四
納　三六四四
綸　三六四五
縞　三六四五
絺綌　三六四五
第八二〇卷　布帛部七
布　三六四八
火浣布　三六五一
紵　三六五二
白疊　三六五三
第八二一卷　資產部一
田　三六五四
第八二二卷　資產部二
農　三六六〇
耕　三六六一
第八二三卷　資產部三
耒　三六六五
耜　三六六五
犂　三六六六
耦　三六六六
種殖　三六六六
耘　三六六八
耔　三六六八
耨　三六六八
钁　三六六九
耰　三六六九
銍　三六六九
銚　三六六九
鎛　三六六九
第八二四卷　資產部四
穫　三六七〇
穡　三六七〇
捃　三六七〇
架　三六七〇
園　三六七一
圃　三六七三
第八二五卷　資產部五
蠶　三六七五
繰　三六七七
繀車　三六七八
籰　三六七八
絡車　三六七八
柅　三六七八
機杼　三六七八

棧　三六七九
第八二六卷　資產部六
織　三六八〇
紡績　三六八一
漂　三六八二
辮　三六八三
第八二七卷　資產部七
市　三六八四
第八二八卷　資產部八
屠　三六八九
酤　三六九〇
盧　三六九〇
肆　三六九一
店　三六九二
賣買　三六九二
駔儈　三六九四
第八二九卷　資產部九
商賈　三六九五
負販　三六九六
傭賃　三六九七
擔　三六九八
舂　三六九九
第八三〇卷　資產部一〇
尺寸　三七〇〇
量　三七〇一
秤　三七〇一
剪刀　三七〇三
衣軸　三七〇三
管　三七〇三
針　三七〇三
醫（針附）　三七〇四
錯　三七〇五
縫　三七〇五
第八三一卷　資產部一一
獵（上）　三七〇六
第八三二卷　資產部一二
獵（下）　三七一一
弋　三七一三
羅　三七一四
罝　三七一四
罦　三七一四
罿　三七一五
罻　三七一五
罼　三七一五
罘　三七一五
罬　三七一五
磻　三七一五
繳　三七一五
第八三三卷　資產部一三
陶　三七一六
冶　三七一六
鍛　三七一七
牧　三七一八
漁　三七一九
第八三四卷　資產部一四
釣　三七二二
筌　三七二三
罛　三七二四
網罟　三七二四
罶　三七二五
罺　三七二五
罩　三七二五
涔　三七二五
罾　三七二五
笱　三七二五
檣　三七二五
梁　三七二五
軥　三七二六
罠　三七二六
罨　三七二六
箤　三七二六
鍾　三七二六
銛　三七二六
第八三五卷　資產部一五
錢（上）　三七二七
第八三六卷　資產部一六
錢（下）　三七三三
貲財　三七三六
第八三七卷　百穀部一
穀　三七三八
第八三八卷　百穀部二
米　三七四二
麥　三七四三
第八三九卷　百穀部三
禾　三七四七
稻　三七四九
秔　三七五一
秫　三七五二
第八四〇卷　百穀部四
稷　三七五三
粟　三七五三
第八四一卷　百穀部五

豆　三七五八
麻　三七六一
第八四二卷　百穀部六
黍　三七六二
稌　三七六四
粱　三七六四
東薔　三七六五
第八四三卷　飲食部一
酒(上)　三七六六
第八四四卷　飲食部二
酒(中)　三七七〇
第八四五卷　飲食部三
酒(下)　三七七三
第八四六卷　飲食部四
嗜酒　三七七九
使酒　三七八一
第八四七卷　飲食部五
食(上)　三七八四
第八四八卷　飲食部六
食(中)　三七八九
第八四九卷　飲食部七
食(下)　三七九四
第八五〇卷　飲食部八
飯　三七九九
飡　三八〇二
黍　三八〇二
第八五一卷　飲食部九
糭　三八〇四
粁　三八〇四
饘　三八〇四
第八五二卷　飲食部一〇
麪麩　三八〇五
甘脆　三八〇五
安乾特　三八〇五
餳　三八〇五
第八五三卷　飲食部一一
餢　三八〇六
饊　三八〇六
麴糵　三八〇六
麩　三八〇六
第八五四卷　飲食部一二
糟　三八〇七
糠　三八〇七
第八五五卷　飲食部一三
豉　三八〇八
齏　三八〇八
第八五六卷　飲食部一四
菇　三八〇九
菹　三八〇九
瓮　三八〇九
第八五七卷　飲食部一五
蜜　三八一〇
沙餳　三八一一
第八五八卷　飲食部一六
酪酥(飪餬附)　三八一三
第八五九卷　飲食部一七
糜粥　三八一三
膏糜　三八一六
糝　三八一六
粽　三八一六
麴蕢　三八一七
麩　三八一七
肺腴　三八一七
血䘏　三八一七
熱洛河　三八一七
羌煑　三八一七
胡飯　三八一七
第八六〇卷　飲食部一八
餅　三八一八
糗糒　三八二〇
餌粢　三八二二
粔籹　三八二三
寒具　三八二三
第八六一卷　飲食部一九
羹　三八二五
臛　三八二六
飲　三八二六
漿　三八二七
第八六二卷　飲食部二〇
膾　三八二九
脯　三八三〇
鱐　三八三一
鮓　三八三二
八珍　三八三三
第八六三卷　飲食部二一
肉　三八三五
炙　三八三六
第八六四卷　飲食部二二
脂膏　三八三七
油　三八三七
第八六五卷　飲食部二三
鹽　三八三八

醬　三八四一
第八六六卷　飲食部二四
醯　三八四二
醢　三八四二
第八六七卷　飲食部二五
茗　三八四三
第八六八卷　火部一
火（上）　三八四七
第八六九卷　火部二
火（下）　三八五一
第八七〇卷　火部三
燈　三八五五
燭　三八五六
炬　三八五八
第八七一卷　火部四
庭燎　三八五九
煙　三八五九
炭　三八六〇
灰　三八六一
第八七二卷　休徵部一
〔敍〕休徵　三八六三
日　三八六三
月　三八六四
星　三八六四
風　三八六五
雨　三八六五
雲　三八六六
霧　三八六六
露　三八六六
雷　三八六七
氣　三八六七
光　三八六七
人　三八六八
神　三八六八
第八七三卷　休徵部二
〔地〕
地　三八六九
山　三八六九
湖　三八六九
河　三八六九
海　三八六九
雒　三八六九
水　三八七〇
醴泉　三八七〇
井　三八七〇
池　三八七〇
土　三八七〇
社　三八七〇
石　三八七一
〔草〕
萐莆　三八七一
華苹　三八七一
朱草　三八七一
蓂莢　三八七二
嘉穀　三八七二
秬鬯　三八七三
福草　三八七三
福井　三八七三
威蕤　三八七三
屈軼　三八七三
延嘉　三八七三
紫達　三八七三
芝　三八七三
蘭　三八七四
茅　三八七四
蒿　三八七四
木　三八七四
賓連闊達　三八七五
平露　三八七五
第八七四卷　咎徵部一
〔敍〕咎徵　三八七六
天　三八七七
天裂　三八七七
天開　三八七七
天光　三八七七
天崩　三八七八
天鳴　三八七八
四時　三八七八
第八七五卷　咎徵部二
五星　三八八〇
客星　三八八〇
孛　三八八一
天狗　三八八二
枉矢　三八八三
蚩尤旗　三八八四
獄漢　三八八四
五殘　三八八四
國皇　三八八四
格澤　三八八五
旬始　三八八五
營頭　三八八五
漢　三八八五

蓬星　三八八五

第八七六卷　咎徵部三

風　三八八六
暴風　三八八八
黑風　三八八九
赤風　三八九〇
雷　三八九〇
冬雷　三八九〇
霹靂　三八九〇
無雲而雷　三八九一

第八七七卷　咎徵部四

雲　三八九二
五色雲　三八九二
青雲　三八九二
黃雲　三八九二
赤雲　三八九二
黑雲　三八九二
氣　三八九三
白氣　三八九三
赤氣　三八九三
黑氣　三八九四
雨　三八九四
無雲而雨　三八九五
雨土　三八九六
雨沙　三八九六
雨灰　三八九六
雨血　三八九六
雨肉　三八九七
雨毛　三八九七
雨冰　三八九七
雨花　三八九七
雨草　三八九七
雨穀　三八九七
雨魚　三八九七
雨螽　三八九七
雨錢　三八九七
雨水銀　三八九八
雨金　三八九八
雨瀆　三八九八
雨帛　三八九八

第八七八卷　咎徵部五

雪　三八九九
不時雪　三八九九
赤雪　三九〇〇
霜　三九〇〇
晝霜　三九〇〇
雹　三九〇〇
霧　三九〇一
黃霧　三九〇二
赤霧　三九〇二
黑霧　三九〇二
虹蜺　三九〇二
白虹　三九〇三
紫蜺　三九〇三

第八七九卷　咎徵部六

晝昏　三九〇四
陰　三九〇四
旱　三九〇四
寒　三九〇七
疫　三九〇七

第八八〇卷　咎徵部七

地震　三九〇八
地裂　三九一〇
地陷　三九一一
地凶　三九一一
土踊　三九一三
地生毛　三九一三

第八八一卷　神鬼部一

神(上)　三九一三

第八八二卷　神鬼部二

神(下)　三九一七

第八八三卷　神鬼部三

鬼(上)　三九二二

第八八四卷　神鬼部四

鬼(下)　三九二六

第八八五卷　妖異部一

怪　三九三〇

第八八六卷　妖異部二

魂魄　三九三五
精　三九三六

第八八七卷　妖異部三

重生　三九四〇
變化(上)　三九四二

第八八八卷　妖異部四

變化(下)　三九四四

第八八九卷　獸部一

(敘)獸　三九四八
猛獸　三九四九
師子　三九四九
麒麟　三九五〇

第八九〇卷　獸部二

獬豸　三九五三

騶虞　三九五三
犀　三九五三
兕　三九五四
象　三九五五
第八九一卷　獸部三
虎(上)　三九五七
第八九二卷　獸部四
虎(下)　三九六〇
豹　三九六二
駮　三九六三
第八九三卷　獸部五
馬(一)　三九六四
第八九四卷　獸部六
馬(二)　三九六八
第八九五卷　獸部七
馬(三)　三九七二
第八九六卷　獸部八
馬(四)　三九七六
第八九七卷　獸部九
馬(五)　三九八一
第八九八卷　獸部一〇
牛(上)　三九八五
第八九九卷　獸部一一
牛(中)　三九九〇
第九〇〇卷　獸部一二
牛(下)　三九九三
第九〇一卷　獸部一三
驢　三九九七
騾　三九九八
橐駝　三九九九
第九〇二卷　獸部一四
羊　四〇〇一
第九〇三卷　獸部一五
豕　四〇〇五
第九〇四卷　獸部一六
狗(上)　四〇〇八
第九〇五卷　獸部一七
狗(下)　四〇一三
第九〇六卷　獸部一八
鹿　四〇一六
麞　四〇一九
麂　四〇二〇
麈　四〇二〇
麑　四〇二〇
第九〇七卷　獸部一九
麝　四〇二二
麢　四〇二二
兔　四〇二二
第九〇八卷　獸部二〇
貔　四〇二四
熊　四〇二四
羆　四〇二五
狻猊　四〇二五
貙　四〇二五
貘　四〇二五
騊駼　四〇二六
猩猩　四〇二六
狒狒　四〇二六
風母　四〇二六
犴　四〇二七
麡　四〇二七
第九〇九卷　獸部二一
狼　四〇二八
狐　四〇二九
貉　四〇三二
第九一〇卷　獸部二二
猨　四〇三二
猴　四〇三二
猱　四〇三四
玃　四〇三四
果然　四〇三四
第九一一卷　獸部二三
鼠　四〇三五
第九一二卷　獸部二四
狸　四〇四〇
貂　四〇四一
貀　四〇四二
獋　四〇四二
貓　四〇四二
獺　四〇四二
蝟　四〇四三
第九一三卷　獸部二五
〔雜獸〕
驒騱　四〇四四
昆蹄　四〇四四
蒙頌　四〇四四
獘　四〇四四
魋　四〇四四
蜼　四〇四四
覤　四〇四四
豦　四〇四四
驨　四〇四四

臭　四〇四四
石毅　四〇四四
猶　四〇四五
狫　四〇四五
犴狫　四〇四五
獂　四〇四五
天狗　四〇四五
獜　四〇四五
猓獿　四〇四五
鹿蜀　四〇四五
類　四〇四五
猼訑　四〇四五
狸力　四〇四五
土螻　四〇四五
讙讙　四〇四五
幽頞　四〇四五
足訾　四〇四五
那父　四〇四五
天馬　四〇四六
鞿　四〇四六
朏　四〇四六
文　四〇四六
開明　四〇四六
窮奇　四〇四六
猾褢　四〇四六
彘　四〇四六
羬羊　四〇四六
囂　四〇四六
長右　四〇四六
谿邊　四〇四六
玃　四〇四六
犰狳　四〇四六
獔狏　四〇四六
檮杌　四〇四六
[illegible]　四〇四六
無損　四〇四七
綢　四〇四七
齧鐵　四〇四七
飛骸獸　四〇四七
破鏡　四〇四七
猵　四〇四七
犾　四〇四七
獵　四〇四七
蠶狼　四〇四七
兩頭獸　四〇四七
獑猢　四〇四七
黃要　四〇四七
舍利　四〇四八
兹白　四〇四八
虎豹　四〇四八
聆鼠　四〇四八
野羊　四〇四八
猛氏　四〇四八
飛遽　四〇四八
射干　四〇四八
獌狿　四〇四八
蒲勞　四〇四八

第九一四卷　羽族部一

鳥　四〇四九

第九一五卷　羽族部二

鳳　四〇五四
鸑鷟　四〇五八
鵷鶵　四〇五八
鷫鷞　四〇五八

第九一六卷　羽族部三

鸞　四〇五九
鶴　四〇五九
鴻　四〇六二
鵠　四〇六三
鷗鷄　四〇六四

第九一七卷　羽族部四

雁　四〇六五
五色雁　四〇六六
白雁　四〇六六
雉　四〇六六
白雉　四〇六八
射雉　四〇六九

第九一八卷　羽族部五

雞　四〇七〇

第九一九卷　羽族部六

鵝　四〇七六
鴨　四〇七六
鶩　四〇七九
梟　四〇七九

第九二〇卷　羽族部七

烏　四〇八一

第九二一卷　羽族部八

鵲　四〇八五
山鵲　四〇八六
鳩　四〇八六
鸒　四〇八八
鸜鵒　四〇八九

第九二二卷　羽族部九
燕　四〇九〇
白燕　四〇九一
赤燕　四〇九二
雀　四〇九二
舞雀　四〇九三
神雀　四〇九三
赤雀　四〇九三
黃雀　四〇九四
青雀　四〇九五
大雀　四〇九五
第九二三卷　羽族部一〇
鴿　四〇九六
鸜鵒　四〇九六
倉庚　四〇九七
戴勝　四〇九七
扈　四〇九七
百舌　四〇九七
伯勞　四〇九八
斲木　四〇九九
鳭鷯　四〇九九
鵲　四〇九九
鵅　四〇九九
鷃　四一〇〇
鴟　四一〇〇
茅鴟　四一〇〇
鳶　四一〇〇
第九二四卷　羽族部一一
鸚鵡　四一〇二
白鸚鵡　四一〇二
赤鸚鵡　四一〇三
五色鸚鵡　四一〇三
孔雀　四一〇三
翡翠　四一〇四
鷓鴣　四一〇五
白鷳　四一〇五
鵙　四一〇六
鷂　四一〇六
鶉　四一〇六
萬春鳥　四一〇六
食利鳥　四一〇七
兵曹鳥　四一〇七
巢衣鳥　四一〇七
第九二五卷　羽族部一二
鴛鴦　四一〇八
鸂鶒　四一〇八
鵁鶄　四一〇八
鷗　四一〇八
鶖　四一〇九
鶬鴰　四一〇九
鷁　四一〇九
鸊鷉　四一一〇
白鷺　四一一〇
鴇　四一一〇
鶢鶋　四一一〇
鵜鶘　四一一〇
鸕鶿　四一一〇
烟澤　四一一一
鸛雀　四一一一
鷲　四一一一
鵅　四一一二
精衛　四一一二
水札鳥　四一一二
第九二六卷　羽族部一三
鷹　四一一三
鶻　四一一五
鸇　四一一五
隼　四一一五
鵰　四一一六
鶚　四一一七
鷙　四一一七
鶡　四一一七
白鷢　四一一七
第九二七卷　羽族部一四
〔異鳥〕
鵬　四一一九
鷩　四一一九
希有　四一一九
金翅鳥　四一一九
意怠　四一一九
大風　四一一九
兼兼　四一一九
世樂　四一二〇
端琦　四一二〇
青鳥　四一二〇
治鳥　四一二〇
木客　四一二〇
惡鳥　四一二〇
鴞　四一二一
鸀　四一二二
鵂鶹　四一二三
鴆　四一二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

鬼車　四一二二
不孝鳥　四一二三
第九二八卷　羽族部一五
異鳥　四一二四
鳥卵　四一二六
鳥巢　四一二七
第九二九卷　鱗介部一
龍(上)　四一二八
第九三〇卷　鱗介部二
龍(下)　四一三三
蛟　四一三四
螭　四一三六
第九三一卷　鱗介部三
龜　四一三七
第九三二卷　鱗介部四
鼊　四一四二
黿　四一四三
鼉　四一四四
弔　四一四五
第九三三卷　鱗介部五
蛇(上)　四一四六
第九三四卷　鱗介部六
蛇(下)　四一五〇
虺　四一五二
第九三五卷　鱗介部七
魚(上)　四一五三
第九三六卷　鱗介部八
魚(下)　四一五八
鯉魚　四一五九
鯤　四一六〇
鱣魚　四一六一
鮪魚　四一六一
鮔鰽魚　四一六一
第九三七卷　鱗介部九
魴魚　四一六二
鱮魚　四一六三
鯈魚　四一六三
鯊魚　四一六三
鱨魚　四一六三
鮒魚　四一六三
鮎魚　四一六四
鱯魚　四一六四
鰣魚　四一六四
鱒魚　四一六四
鯽魚　四一六四
嘉魚　四一六五
鰽魚　四一六五
鮆魚　四一六五
鱸魚　四一六五
鯔魚　四一六五
鱓魚　四一六五
第九三八卷　鱗介部一〇
鯨鯢魚　四一六七
鯪魚　四一六七
䱜魚　四一六七
搥額魚　四一六七
海鰩魚　四一六八
石蚜魚　四一六八
鰐魚　四一六八
鮫魚　四一六八
䱵魚　四一六八
石首魚　四一六九
黃靈魚　四一六九
鳥賊魚　四一六九
鱟魚　四一六九
鱀魚　四一六九
鰒魚　四一六九
比目魚　四一六九
人魚　四一七〇
虎魚　四一七〇
第九三九卷　鱗介部一一
牛魚　四一七一
天牛魚　四一七一
水豬魚　四一七一
鹿魚　四一七一
鰕魚　四一七一
鱕魚　四一七一
珠鼈魚　四一七一
赤鱬魚　四一七一
何羅魚　四一七一
鰼鰼魚　四一七二
鱑魚　四一七二
鮨魚　四一七二
鱅鱅魚　四一七二
箴魚　四一七二
鱄魚　四一七二
鮭魚　四一七二
鮃魚　四一七二
鰂魚　四一七二
無遺魚　四一七二
鰠魚　四一七二
鰵蓑魚　四一七二

豪魚　四一七二
魴魳魚　四一七二
魮魚　四一七三
鰡父魚　四一七三
師魚　四一七三
文魚　四一七三
鯩魚　四一七三
鱅魚　四一七三
飛魚　四一七三
豪魚　四一七三
鯸鮐魚　四一七三
鯸鱐魚　四一七三
鯰魚　四一七三
丹魚　四一七三
豚魚　四一七三
鰡魚　四一七三
望魚　四一七四
班文魚　四一七四
蕭拆魚　四一七四
鮬鮎魚　四一七四
鞲踰魚　四一七四
龍魚　四一七四

第九四〇卷　鱗介部一二

瓊魚　四一七五
横公魚　四一七五
鬉魚　四一七五
浦魚　四一七五
印魚　四一七五
黃魚　四一七五
寄魚　四一七五
君魚　四一七五
琵琶魚　四一七五
疏齒魚　四一七六
班魚　四一七六
鼓雀魚　四一七六
鷩魚　四一七六
鳶魚　四一七六
赤魚　四一七六
玄魚　四一七六
邵魚　四一七六
鱬鯛魚　四一七六
井魚　四一七六
鏡魚　四一七六
含光魚　四一七六
鯳魚　四一七六
鱰魚　四一七六
吹沙魚　四一七六
伏念魚　四一七七
金石魚　四一七七
婢屣魚　四一七七
奴屬魚　四一七七
豢魚　四一七七
銅呪魚　四一七七
陶魚　四一七七
石班魚　四一七七
戴星魚　四一七七
鱴魚　四一七七
鯪魚　四一七七
織杼魚　四一七七
䲕鯺魚　四一七七
土奴魚　四一七七
新婦魚　四一七七
海豨魚　四一七七
鯤鮑魚　四一七七
鈆刀魚　四一七七
蝦蟇魚　四一七七
鼃魚　四一七七
鼠魚　四一七七
弓魚　四一七八
鰕鱸魚　四一七八
黍魚　四一七八
鯧魚　四一七八
鱝尾魚　四一七八
土拌魚　四一七八
高魚　四一七八
蘆魣魚　四一七八
鼉風魚　四一七八
鯤魚　四一七八
海鯤魚　四一七八
鰏魚　四一七八
細赤魚　四一七八
鰥魚　四一七八
眞魚　四一七九
雞子魚　四一七九
竹魚　四一七九
乳穴魚　四一七九
鱹魚　四一七九

第九四一卷　鱗介部一三

貝　四一八〇
螺　四一八〇
蚌　四一八一

第九四二卷　鱗介部一四

蛤　四一八三
蛟蠳　四一八三
三蠳　四一八三
車螯　四一八三
移角　四一八三
姑勞　四一八三
羊蹄　四一八四
蛤螺　四一八四
蘆雉　四一八四
蚶　四一八四
烏頭　四一八四
下來蛾　四一八四
越王　四一八四
蠣　四一八四
蜆　四一八五
蟹　四一八五
第九四三卷　鱗介部一五
擁劍　四一八七
鱠螯　四一八七
彭蜞　四一八七
蝎朴　四一八七
沙狗　四一八七
招潮　四一八七
倚望　四一八八
石蜠　四一八八
蜂江　四一八八
蘆虎　四一八八
石華　四一八八
蚼蟱　四一八八
粟　四一八八
瑟鱓　四一八八
海薑　四一八八
鼂類　四一八八
越王筭　四一八八
石蚑　四一八八
陽遂足　四一八八
龍鷹　四一八九
土肉　四一八九
蝦　四一八九
海月　四一八九
玉珧　四一八九
陵龍　四一九〇
石距　四一九〇
玳瑁　四一九〇
蟕蠵　四一九〇
水母　四一九〇

海境　四一九〇
第九四四卷　蟲豸部一
蟲　四一九一
蟬　四一九二
蠅　四一九三
第九四五卷　蟲豸部二
蚊　四一九五
䖟　四一九六
蚋　四一九六
蜉蝣　四一九六
蠛蠓　四一九六
蝴蝶　四一九七
螢　四一九七
螟蛉　四一九八
蝸蝓　四一九八
第九四六卷　蟲豸部三
莎雞　四一九九
螽斯　四一九九
蚣蝑　四一九九
蝙蝠　四一九九
守宮　四一九九
蜣蜋　四二〇〇
白魚　四二〇〇
螳蜋　四二〇一
蝍蛆　四二〇二
第九四七卷　蟲豸部四
蚯蚓　四二〇三
螔蝓　四二〇三
蠍　四二〇四
蟻　四二〇四
第九四八卷　蟲豸部五
蜘蛛　四二〇七
縊女　四二〇八
馬蚿　四二〇八
蜡　四二〇九
竹蟲　四二〇九
蓼蟲　四二〇九
蠐螬　四二〇九
螻蛄　四二〇九
尺蠖　四二〇九
第九四九卷　蟲豸部六
蟰蛸　四二一一
蝦蟇　四二一一
蠑螈　四二一二
蛁蟧　四二一三
鼠負　四二一三

蠱　四二一四
蛈蜴　四二一四
齧桑　四二一四
守瓜　四二一四
蚰蜒　四二一四
蜀　四二一四
蜚廉　四二一四
蠁　四二一四
蚤螋　四二一四
壁蝨　四二一四
蛇公　四二一四
蟷蠰　四二一四
金花　四二一五
玆母　四二一五

第九五〇卷　蟲豸部七

蜻蛉　四二一六
青蚨　四二一六
蜂　四二一六
蝝　四二一八
螳　四二一八
蠲　四二一八
水馬　四二一八
水蛭　四二一八
短狐　四二一八
沙虱　四二一九
十二時蟲　四二一九

第九五一卷　蟲豸部八

蚤　四二二一
虱蟣　四二二一
蛻　四二二三
蟭螟　四二二三
蛸　四二二三
叩頭　四二二三
食屍　四二二三
蟯　四二二三
蚢　四二二三
蛾　四二二三
蛹　四二二四
蠘　四二二四
蟥蛢　四二二四
班猫　四二二四
地膽　四二二四
蛤蚧　四二二五
龐降　四二二五
蛆　四二二五

第九五二卷　木部一

木（上）　四二二六

第九五三卷　木部二

木（下）　四二三〇
松　四二三〇

第九五四卷　木部三

柏　四二三四
槐　四二三六

第九五五卷　木部四

桑　四二三九

第九五六卷　木部五

楡　四二四三
桐　四二四四
楊柳（上）　四二四五

第九五七卷　木部六

楊柳（下）　四二四七
桂　四二四八
杉　四二四九
楓　四二五〇
豫章　四二五〇

第九五八卷　木部七

楠　四二五一
檜　四二五一
柞　四二五一
檀　四二五一
柘　四二五一
杞　四二五一
梓　四二五二
楸　四二五二
樅　四二五三
椒　四二五三
木蘭　四二五三
夜合　四二五四
甘棠　四二五四
檟　四二五四
櫟　四二五四
橡　四二五四

第九五九卷　木部八

楛　四二五五
靈壽　四二五五
樗　四二五五
荊　四二五五
棘　四二五六
君子　四二五七
長生　四二五七
萬年　四二五七
黃櫱　四二五七

支子　四二五八
無患　四二五八
栟櫚　四二五八

第九六〇卷　木部九

皂莢　四二五九
辛夷　四二五九
茱萸　四二五九
榖　四二六〇
蔦　四二六〇
合歡　四二六〇
白銀　四二六〇
枕　四二六〇
桄榔　四二六〇
欀　四二六一
桫木　四二六一
木緜　四二六一
杬　四二六一
魄　四二六一
橄樸　四二六一
榎柁　四二六一
欒　四二六一
文木　四二六一
韶　四二六二
平仲　四二六二
君遷　四二六二
古度　四二六二
柜　四二六二
貝多　四二六二
射干　四二六二
時好　四二六二
摩廚　四二六二
榕　四二六二
夫漏　四二六三
都桶　四二六三
都咸　四二六三
千歲　四二六三
慎火　四二六三
勝火　四二六三
播移　四二六三

第九六一卷　木部一〇

交讓　四二六四
建木　四二六四
若木　四二六四
姑緜　四二六四
丹木　四二六四
蘡薁　四二六四
椿　四二六四
迷穀　四二六四
帝休　四二六四
雒常　四二六四
返魂　四二六五
如何　四二六五
仙樹　四二六五
棆　四二六五
机　四二六五
木鹿　四二六五
椴　四二六五
椋　四二六五
檡　四二六五
繫彌　四二六五
杭棨　四二六五
乙木　四二六五
求郁衞　四二六五
男青　四二六五
尋木　四二六五
玉樹　四二六五
踈麻　四二六五
楠　四二六六
瑯玕　四二六六
盧頭　四二六六
槤　四二六六
柒棠　四二六六
䆐　四二六六
帝屋　四二六六
六駮　四二六六
漆　四二六六
榭　四二六六
樺　四二六六
柟　四二六七
石南　四二六七
婆那娑　四二六七
枹　四二六七
牧婆羅　四二六七
青田　四二六七
都念　四二六七
娑羅　四二六七
兒樹　四二六八
酒樹　四二六八
都勾　四二六八
烏文　四二六八
比閭　四二六八
制木　四二六八

第九六二卷　竹部一

〔竹上〕　四二六九

第九六三卷　竹部二

〔竹下〕

桂竹　四二七三
箭竹　四二七三
桃枝竹　四二七三
篁竹　四二七三
筋竹　四二七三
鈎端竹　四二七三
笻竹　四二七三
種龍竹　四二七四
雲母竹　四二七四
䉤竹　四二七四
篾竹　四二七四
狗竹　四二七四
篃竹　四二七四
由梧竹　四二七四
班皮竹　四二七四
寶箭竹　四二七四
苦竹　四二七四
射筒竹　四二七四
沙麻竹　四二七四
石麻竹　四二七四
笣竹　四二七四
雞頸竹　四二七四
籚篾竹　四二七五
箘竹　四二七五
恭竹　四二七五
鄰竹　四二七五
簡竹　四二七五
仲竹　四二七五
蔓竹　四二七五
漢竹　四二七五
利竹　四二七五
林於竹　四二七五
晉竹　四二七五
沛竹　四二七五
棘竹　四二七五
篬竹　四二七五
弓竹　四二七五
簜竹　四二七六
筍　四二七六

第九六四卷　果部一

果　四二七七
栗　四二七七

第九六五卷　果部二

棗　四二八〇

第九六六卷　果部三

甘　四二八四
橘　四二八五

第九六七卷　果部四

桃　四二八八

第九六八卷　果部五

杏　四二九二
李　四二九三

第九六九卷　果部六

梨　四二九六
樝　四二九七
櫻桃　四二九八

第九七〇卷　果部七

梅　四二九九
石榴　四三〇〇
榛　四三〇一

第九七一卷　果部八

柿　四三〇三
橙　四三〇三
林檎　四三〇三
椑　四三〇三
枇杷　四三〇三
檳榔　四三〇四
豆蔻　四三〇五
胡桃　四三〇六
荔支　四三〇六

第九七二卷　果部九

蒲萄　四三〇八
橄欖　四三〇九
椰　四三〇九
楊梅　四三一〇
沙棠　四三一〇
枸櫞　四三一〇
益智　四三一一
桶子　四三一一
檖　四三一一

第九七三卷　果部一〇

龍眼　四三一二
榠樝　四三一二
餘甘　四三一二
蒟子　四三一二
木瓜　四三一二
劉　四三一三
鬱　四三一三

杜梨　四三一三
櫻棗　四三一三
榛　四三一三
柚　四三一四
椵　四三一四
椹　四三一四

第九七四卷　果部一一

枳椇　四三一六
探　四三一六
蒳　四三一六
木威　四三一六
榞木　四三一六
杌　四三一六
梭　四三一六
楊桃　四三一六
楊搖　四三一六
冬熟　四三一六
猴闥　四三一六
關桃　四三一六
土翁　四三一七
狗槽　四三一七
雞橘　四三一七
猴總　四三一七
多南　四三一七
王壇　四三一七
三廉　四三一七
鬼目　四三一七
甘蔗　四三一七
甘藷　四三一八
燕薁　四三一九
廉薑　四三一九

第九七五卷　果部一二

甘蕉　四三二〇
扶留　四三二〇
芋　四三二〇
菱　四三二一
芡　四三二二
蓮　四三二三
藕　四三二三

第九七六卷　菜茹部一

菜　四三二四
韭　四三二六

第九七七卷　菜茹部二

葱　四三二六
薤　四三二八
蒜　四三二九
茄　四三三〇
薯　四三三〇
蘇　四三三一

第九七八卷　菜茹部三

瓜　四三三三

第九七九卷　菜茹部四

瓠　四三三七
壺盧　四三三七
蓼　四三三八
葵　四三三八
蕪菁　四三三九

第九八〇卷　菜茹部五

蘆菔　四三四〇
芥　四三四〇
蓴　四三四〇
蘘荷　四三四〇
紫菜　四三四一
苦買　四三四一
芹　四三四一
薺　四三四一
蕨　四三四一
菫　四三四一
荇　四三四二
邪蒿　四三四二
芸臺　四三四二
薰菜　四三四二
鹿角　四三四二
葫荽　四三四二
優殿　四三四二
雍菜　四三四二
冬風　四三四二
絡葵　四三四二
蘋　四三四二
莓　四三四二
波稜　四三四二

第九八一卷　香部一

香　四三四三
麝　四三四四
藏香　四三四五
鬱金　四三四五
雞舌　四三四五
龍腦　四三四六
雀頭　四三四六

第九八二卷　香部二

蘇合　四三四七
安息　四三四七

薰陸　四三四七
流黃　四三四七
青木　四三四七
旃檀　四三四八
甘松　四三四八
艾納　四三四八
藿香　四三四八
楓香　四三四八
棧香　四三四八
木蜜　四三四八
栟香　四三四八
都梁　四三四八
沉香　四三四九
甲香　四三四九
迷迭　四三四九
零陵　四三五〇
芸香　四三五〇

第九八三卷　香部三

蘹香　四三五一
蘭香　四三五一
蘪蕪　四三五二
蔗苣　四三五二
藒車　四三五三
杜衡　四三五三
白芷　四三五三
茅香　四三五三
薰香　四三五三
兜末香　四三五三
反生香　四三五四
驚精香　四三五四
白蛤狸　四三五四
藁本香　四三五四
神精香　四三五四
龜甲香　四三五四

第九八四卷　藥部一

藥　四三五五

第九八五卷　藥部二

丹　四三六〇
芝（上）　四三六一

第九八六卷　藥部三

芝（下）　四三六四

第九八七卷　藥部四

〔石藥上〕

紫石英　四三六七
白石英　四三六七
青石英　四三六七
赤石英　四三六七
黃石英　四三六七
黑石英　四三六八
石流黃　四三六八
石流青　四三六八
石流赤　四三六八
石膽　四三六八
石肺　四三六八
石脾　四三六八
青石脂　四三六八
赤石脂　四三六八
黃石脂　四三六九
白石脂　四三六九
黑石脂　四三六九
凝水石　四三六九
陽起石　四三六九
石鍾乳　四三六九
孔公孽　四三七〇
礜石　四三七〇

第九八八卷　藥部五

〔石藥下〕（禽獸藥附）

餘糧　四三七一
消石　四三七一
芒消　四三七一
朴消　四三七一
雄黃　四三七一
雌黃　四三七一
磁石　四三七二
石膏　四三七二
滑石　四三七二
礬石　四三七二
曾青　四三七二
空青　四三七二
白青　四三七二
扁青　四三七三
長石　四三七三
冷石　四三七三
石蜜　四三七三
玉泉　四三七三
水銀　四三七三
決明　四三七三
赭（代赭附）　四三七三
白堊　四三七三
鹵鹹　四三七三
龍骨（角齒附）　四三七三
牛黃　四三七四

阿膠　四三七四
海蛤　四三七四
犀角　四三七四
羚羊角　四三七四
鹿茸　四三七四
鹿脂　四三七四
鴈肪　四三七四
截頭（并居）　四三七四

第九八九卷　藥部六

天門冬　四三七五
麥門冬　四三七五
朮　四三七五
茯苓　四三七五
猪苓　四三七六
卷柏　四三七六
甘草　四三七六
厚朴　四三七六
黃精　四三七六
胡麻　四三七七
當歸　四三七七
遠志　四三七七
細辛　四三七八
續斷　四三七八
肉蓯蓉　四三七八
諸蕷　四三七八
地黃　四三七九

第九九〇卷　藥部七

附子　四三八〇
天雄　四三八〇
烏頭　四三八〇
提母　四三八一
五味　四三八一
雷丸　四三八一
藜蘆　四三八一
虎掌　四三八一
貫衆　四三八一
冶葛　四三八一
芎藭　四三八二
澤瀉　四三八二
升麻　四三八二
芍藥　四三八二
澤蘭　四三八三
萆薢　四三八三
狗脊　四三八三
牡蒙　四三八三
白頭翁　四三八三
枸杞　四三八三
白及　四三八三

第九九一卷　藥部八

人參　四三八五
丹參　四三八五
玄參　四三八五
沙參　四三八六
紫參　四三八六
苦參　四三八六
茱萸　四三八六
山茱萸　四三八六
占斯　四三八七
杜仲　四三八七
黃耆　四三八七
黃連　四三八七
防已　四三八七
王不留行　四三八七
徐長卿　四三八七
奄閭　四三八七
閭茹　四三八七
漏盧　四三八八
委萎　四三八八
離南　四三八八
白菟藿　四三八八
旋復　四三八八
爵麻　四三八八
小韭　四三八八
女苑　四三八八
丹草　四三八八
鬼督郵　四三八八
白鮮　四三八八
薇蘅　四三八八
翹根　四三八八
蘁　四三八九
盧精　四三八九
屈草　四三八九
陸英　四三八九
欒荊　四三八九
木香　四三八九
杜衡　四三八九
蠶實華　四三八九
鼠李　四三八九

第九九二卷　藥部九

款冬　四三九〇
芫華　四三九〇
羊躑躅　四三九〇

旋華　四三九〇
黃芩　四三九〇
恆山　四三九〇
蜀漆　四三九一
蕪荑　四三九一
秦皮　四三九一
枳實　四三九一
防風　四三九一
大黃　四三九一
石斛　四三九二
半夏　四三九二
射干　四三九二
蘭草　四三九二
牛膝　四三九二
牡丹　四三九二
茵芋　四三九三
獨活　四三九三
紫威　四三九三
大戟　四三九三
栝樓　四三九三
欒核　四三九三
地膚　四三九三
貝母　四三九三
海藻　四三九三
豕首　四三九三
當陸　四三九三
敗醬　四三九三
綸布　四三九四
石龍芮　四三九四
蛇床　四三九四
雲實　四三九四

第九九三卷　藥部一〇

桔梗　四三九五
巴豆　四三九五
鬼臼　四三九五
莽草　四三九五
忍冬　四三九六
淫羊藿　四三九六
狼牙　四三九六
香蒲　四三九六
爵李　四三九六
腐婢　四三九六
落石　四三九六
鬼箭　四三九六
房葵　四三九六
麻黃　四三九六
茈胡　四三九七
亭歷　四三九七
紫苑　四三九七
女萎　四三九七
蓍實　四三九七
地椹　四三九七
黃環　四三九七
菟絲　四三九七
石芸　四三九八
甘遂　四三九八
馬刀　四三九八
女青　四三九八
王孫　四三九八
因塵　四三九八
淮木　四三九八
百部　四三九八
千歲垣中膚皮　四三九八
蘋蓋　四三九八
蒲陰實　四三九八

第九九四卷　百卉部一

草　四三九九
薜荔　四四〇一
石蘭　四四〇一
胡繩　四四〇一
覇薰　四四〇一
揵薰　四四〇一
揵蘅　四四〇一
秦蘅　四四〇一
龍鬚　四四〇一
狼尾　四四〇一
燕麥　四四〇一
荊葵　四四〇一
蜀葵　四四〇二
莵葵　四四〇二
鳧茈　四四〇二
烏韭　四四〇二
鹿豆　四四〇二
鹿蔥　四四〇二

第九九五卷　百卉部二

麻　四四〇三
葛　四四〇三
藤　四四〇四
女蘿　四四〇五
菟瓜　四四〇五
烏杷　四四〇五
羊齒　四四〇五

牛蘈　四四〇五
狗毒　四四〇五
馬帚　四四〇五
羊桃　四四〇五
羊蹄　四四〇五
鼠耳　四四〇六
鼠尾　四四〇六
芄蘭　四四〇六

第九九六卷　百卉部三

菊　四四〇七
若　四四〇八
萱　四四〇八
苜蓿　四四〇八
菅　四四〇八
茅　四四〇八
紫草　四四〇九
藍　四四一〇
棈　四四一〇

第九九七卷　百卉部四

荼　四四一一
茇　四四一一
蒿　四四一一
青蒿　四四一一
莪蒿　四四一一
蔞　四四一一
王芻　四四一二
蓍　四四一二
蓫　四四一二
蕭　四四一二
艾　四四一三
王瓜　四四一三
薇　四四一三
莎　四四一三
蒺藜　四四一三

第九九八卷　百卉部五

蓄　四四一五
萃　四四一五
商蕀　四四一五
竊衣　四四一五
芣苢　四四一五
藜　四四一五
王蔧　四四一六
萑　四四一六
戒火　四四一六
胡枲　四四一六
卷施　四四一六
薔薇　四四一六
茿　四四一六
鬼目　四四一六
覆盆　四四一六
酢漿　四四一六
稂　四四一七
蒡　四四一七
綬　四四一七
臺　四四一七
梟蘆　四四一七
翹搖　四四一七
土菰　四四一七
菌　四四一七
承露　四四一八
扶老　四四一八

第九九九卷　百卉部六

芙蕖　四四一九
蒲　四四二〇
菖蒲　四四二一
菝　四四二二
馬藻　四四二三
鳧葵　四四二三
馬蓼　四四二三
薺　四四二三

第一〇〇〇卷　百卉部七

萍　四四二三
苔　四四二三
華　四四二四
莞　四四二四
荔挺　四四二四
彫胡　四四二五
茗　四四二五
薕　四四二五
薍　四四二五
萑葦　四四二五
蘆荻　四四二五
蘩蘿　四四二六
綸組　四四二六
帛布　四四二六
離南　四四二六
地榆　四四二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柱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
勅纂

普門院

天部一

元氣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天部上

元氣

三五曆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溟涬始牙濛（莫孔切）鴻（胡孔切）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又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河圖曰元氣闓（音開）陽爲天

又曰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也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所自焉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漢書律曆志曰黃鍾黃者中之色故陽氣施於下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故以黃色名元氣焉

又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

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太一謂元氣也）

淮南子曰道始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音博）靡（音摩）而爲天

又曰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濛澒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沌生（高誘注曰二神經天營地之神）經地營天孔（深也）乎莫知其終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者徧得元神之道故與元氣一時生混沌

又曰南溟之山金堂玉室上無元氣寔滋神化

又曰履山氏分布元氣各生次序產生山谷

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即生天皇始萬八千歲以木德王

十洲記曰崑陵崑崙山也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之居治處

六韜曰天之爲天遠矣地之爲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夫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乃溟涬濛鴻之時爲王故莫之能有七十六聖發起其所繫天下而有之豈一日哉

楊泉物理論曰楊雄非渾天而作蓋天圓其蓋左轉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桓譚難之雄不解此蓋天者復難知也元

氣皓大則稱皓天皓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

楊雄檄靈賦曰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古不覽今名號迭毀請以詩春秋言之

又解嘲曰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地底高者出蒼天大者涵元氣纖者入無倫（倫等也）

班固東都賦曰萬樂備百禮曁皇情洽群臣醉降烟熅調元氣

又漢頌論功歌詩曰后土化育兮四時行脩靈液養兮元氣覆冬同雲兮春霢霂膏澤洽兮殖嘉穀

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搆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

陳思王魏德論曰元氣否塞玄黃潰溥星辰逆行陰陽舛錯國無完邑陵無掩槨四海歸沸蕭條沙漠

又七啓曰有形必朽有端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

孫楚石人銘曰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

陸機雲賦曰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於烟熅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

潘岳西征賦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怳化一氣而甄三才

太易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乾鑿度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者未見氣也

帝王世紀曰天地未分謂之太易

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自然而生）故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此有物之始自微至著變化自相因襲）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見乎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混成）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illegible]渾淪）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品物流形）太素者質之始也（[illegible]）氣質具未相離（[illegible]）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illegible]）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illegible]）易變而爲一（[illegible]）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之究也（[illegible]）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illegible]）

太初

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

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

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illegible]陽爲雄雌魂也亦言未有形也[illegible]）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滋支生以爲驗也陽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物乃著也）

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

莊子曰太初有無（太古之初上下未有形者也）無有無名（既無有亦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謂道也）物得以生謂之德

淮南子曰稽古太初人生於無（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爲物所制）

楊雄覈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王阜老子聖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

陳思王魏德論曰在昔太初玄黃混并渾沌濛鴻兆朕未

形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又大人先生傳曰太初眞人惟太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

又曰馳騖乎太初之中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始無後無先

太始

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

又曰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三節（俱行起自戌仲至亥）

帝王世紀曰氣形之初謂之太始

楚辭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注曰初始也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混沌無垠誰考而知之也）

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旋於無外志浩蕩而遂舒

太素

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

又曰雄含物魂號曰太素（雄雌俱行故能含物魂而生也魂言雄雌主於陽微也）

帝王世紀曰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自道既建猶無生有太素質始萌萌而未兆謂之庬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蓋道之實

禮斗威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蓋乃道之根也

禮含文嘉曰推之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鄭玄注上元太素已來至所求年）

廣雅曰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

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有著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玄注曰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尚之以爲始也夏率子亦天時之始禮稽命徵起於太素十一月開建之日歲在攝提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有禮遂其文耳）

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如是者永久焉斯謂冥莖蓋乃道根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體同色坤屯不分（坤屯音渾沌）

陳思王髑髏說曰昔太素氏不仁勞我以體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

又魏德論曰不能貫道義之清英窮混元於太素亦以明矣

又魏文帝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沖和產物肇有人倫

又大暑賦曰壯皇居之瑰瑋兮歩八閎而爲宇節四運之常氣兮踰太素之儀矩

阮籍通老論曰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愼之訓故君臣垂拱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又詩曰焉得松喬頤神太素逍遙區外登我年祚

又老子讚曰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颻太素歸虛反祚

陸機孫權誄曰皇聖膺期有命太素承亂下萌淸難天坂

又浮雲賦曰集輕浮之衆采厠五色之藻氣貫元虛於太素薄紫微而竦矣

又詩曰太素卜令宅希微啓奧基玄沖纂懿文虛無承先師

又詩曰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欽高視俟我大夢覺

顧公直荅陸機曰恢恢太素萬物初基在昔哲人觀衆濟時

太極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

又曰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黄鍾

又曰元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

帝王世紀曰質形已具謂之太極

樂動聲儀曰神守於心遊於目窮於耳往乎萬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從胷臆之中而徹太極援引無題人神皆感神明之應音聲相和

班固典引曰太極之先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沉而奧有浮而清

陳思王七啓曰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純純與道俱運

又畫讃叙曰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却列將來未萌之事

阮籍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陸機雲賦曰覽太極之初化判玄黄於乾坤考天壤之靈變莫稽美乎慶雲

傅玄風賦曰嘉太極之開元美天地之定位樂雷風之相薄悅山澤之通氣

張華詩曰混沌無形氣奚從生兩儀元一是能分太極焉得離玄爲誰翁子道是誰家兒天行自西迴日月曷東馳

陸士龍荅士衡詩曰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

天部上

釋名曰天顯也在上高顯也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又曰乾爲天

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書曰髙明柔克沉潛剛克（髙明謂天也）

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詩曰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又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又曰謂天蓋髙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箋云跼蹐者天髙而有雷電地厚而有淪陷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

禮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髙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又曰天則不言而信天無私覆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

又曰天秉陽垂日星（秉持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故天降甘露

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又曰著不息者天也聖人作樂以應天

又曰燔柴於泰壇以祭天也

又曰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又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天掃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

又曰清明象天

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又曰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

又曰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殺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

又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爾雅曰穹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以名云）春爲蒼天（萬物蒼蒼生也）夏爲昊天（言氣皓旰）秋爲旻天（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也）冬爲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易乾鑿度曰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

又曰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

又曰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是謂三才

京房易傳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此臣下盛強害君上之變也景帝二年天東北有赤氣廣長十餘丈或曰天裂其後七國兵起

春秋說題辭曰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也（白虎通亦云）羣陽精也合爲太一分爲殊名故立字一大爲天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天之爲言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効列陳其道可珍重也

尚書考靈耀曰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皡天（呂氏春秋曰蒼天廣雅曰上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呂氏春秋曰晧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呂氏春秋廣雅皆曰炎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東方曰蒼天西方曰晧天南方曰炎天其餘是同）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尚書中候曰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

詩記曆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

大戴禮曰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父天於圜丘之禮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也）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陽爲一端陰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火爲一端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故生秋怒氣故殺夏樂氣故養冬哀氣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

春秋內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

春秋元命包曰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

一萬里

孝經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

史記曰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遂因命之

漢書東方朔答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豈能考其文理哉

又曰漢惠帝二年天開北廣十餘丈

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磄㻩有若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聖王之前占吉不言也

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秦宓在諸葛亮座溫問人亮曰

學者温閒曰天有頭乎宓曰有詩曰乃眷西顧天若無頭何以顧之又曰有耳乎曰有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聞之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若無足何以步天有姓乎曰有曰何姓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故以知之温大敬之

晉書曰世祖登祚探策得一羣臣失色吏部郎中裴楷進曰天得一以清王侯得一爲天下貞上大悦

又曰惠帝末天裂爲二無雲有聲如雷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大興二年天鳴東南有聲如水相薄三年又鳴後哀帝廢

後魏書曰聖武田於野見輜軿自天而下至則見美女曰天使我偶君遂寢宿旦乃還期周年復會於此旣而以所生男授帝曰善養之世爲帝王子即始祖也

齊書曰王摛史學博聞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悦用爲永陽郡守

陳書曰高祖夢天開數丈有一人朱衣捧日令帝張口納之及覺猶熱後二百日爲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

天部二

天部下　渾儀　刻漏

天部下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天無以清將恐裂

又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以其遠而至極也

文子曰朴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又曰天明日明然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然後能正萬物域中四明故能久

又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澤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又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憂者因曉之曰天積氣耳若屈伸呼吸然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果積氣日月星辰不當墜耶曉者云日月星辰亦積氣之光耀者也長廬子聞而笑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知積氣也何以不壞夫天地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也難窮終始此固然矣憂其壞者亦為遠大言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之則會歸於壞時奚為不憂哉列子聞而笑曰天地壞亦謬矣言不壞亦謬矣壞與不壞吾所不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又曰湯問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乎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之豳民人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天地者亦如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之表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天地亦物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選五色之石以補闕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淮南子曰與神農爭）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抱朴子曰宣夜之書亡而郄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極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有

體也日月星象浮生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耀或住或遊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衆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性若綴附天體不得尔也

又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

淮南子曰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蜺彗星天之忌

又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里隅去地五萬里

揚子法言曰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又曰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曰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

諸

又曰天可度則覆物淺矣

申子曰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管子曰天或維之地或載之莫之維夫已墜矣况於人乎

曾子曰單居離問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始識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景

墨子曰飄風苦雨溱溱而至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不上同於天也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

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所以立天下天圓謂精氣圓通周復無雜故曰圓地方謂萬物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

又曰天地車輪（輪轉也）終則復始極則復反

又曰天地大矣生而不子成而不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三皇五帝之德也

又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尚書考靈曜曰皋天廣雅曰上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皓天（尚書考靈曜曰賓猶皆曰成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尚書考靈曜曰赤天）南東方曰陽天

太玄經曰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順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沉天九爲成天

又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營魄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說苑曰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賢又問曰奚若曰不知也公悖之子貢曰今謂天高無少長賢愚皆知若問其高幾何皆曰不知仲尼之賢猶天之高也奚得以知又曰臣事仲尼猶執杯就江海飲莫知淺深也

又曰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居人上者以百姓爲天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儀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異苑曰陶侃夢飛翔沖天天門九重已入其八餘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一翅致折驚而墜下左腋腫痛後威果振主欲有闚擬之志每憶折翅之祥抑心而止

徐整三五曆紀曰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剖判分離清濁爲天地

又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與天高等

又曰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玄天東北方曰變天東南方曰陽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上天謂之九天九天之際曰九垠（垠堮也）九天之外曰次九垓（垓階也言其階次九也）

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

白虎通曰男女惣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惣名何天圓地方不相類也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

又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過欲令悔慎思慮也

黄帝素問曰積陽為天故曰清陽

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終

汲冢紀年書曰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謂之天柱

皇覽冢墓記曰好道者言黄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關倒影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何有可上哉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

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秬音巨秠音丕）

論衡曰天門在西北又日月五星隨天而西移行遲天耳譬若磑石之上行蟻蟻行遲磑轉疾內雖異行外猶俱轉

又曰天行六十五度凡積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儻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

又曰天平與地無異若覆盆之狀

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

又曰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

伏侯古今注曰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黄白氣長十餘丈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劔

五經通義曰神之大者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

又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又曰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黄帝含樞紐）

又曰天所以有雷霆風雨霜雪霧露何欲以成歲潤萬物因以見災異也

鄒衍大言天事號談天衍。虞昺穹天論曰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遶辰極沒西南還東不入地中也　天文錄曰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聞也後有虞昺作穹天論姚信作昕天論虞喜作安天論眾形殊象参差其明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亦云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　桓譚新論曰通人揚子雲因眾儒之說天以為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

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之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知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是也

楊泉物理論曰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羣生

之所大仰

又曰儒家立渾天以追天形從車輪焉周髀立蓋天言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斗極天之中也言天者必擬之人故自臍以下人之陰也自極以北天之陰也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水土之氣外而爲天天者君也夫地有形而天無體譬如灰焉煙在上灰在下也渾天說天言天如車輪而轉日月旦從上過夜從下過故得出卯入酉或以斗極難之故作蓋天言天左轉日月不行皆緣邊爲道就渾天之說則斗極不正若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　姚信昕天論曰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繞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見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人顚移臨胷而頂不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高也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

楚辭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九重誰功力作之）筦維焉繫天極焉加（筦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其際極安所加乎）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也）

古樂府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渾儀

說文曰渾者制儀器也

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曰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若今渾天儀也）

尚書考靈耀曰觀玉儀之旋昏明主時（以玉爲渾儀故曰玉儀也）

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

孝經援神契曰后儵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后羿也儵自謂也玉斗以玉爲之渾儀也金椎以圖之重寶也）

劉氏曆正問曰說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居其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隱天轉如車轂之運

王蕃渾天說曰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於天信而有徵

晉說天地之體狀似鳥卵天苞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廻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舍半見半隱以儀准之其見常八十二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黃赤二道見與交錯一間相去二十七度以兩儀准之俱三百六十五度有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是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北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兩相去百八十二度半強也

虞喜安天論曰太史令陳季胄以先賢制木爲儀名曰渾天

又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術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

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立穹天揆郤意多雖喜以爲天高無窮地深不測地居卑靜之體則天有常安之象形相覆冒無方圓之義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拄地或謂渾然而蓋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中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爲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答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日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觀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充二曰軒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抑斷浮說不足觀也雖渾天之事徵驗不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改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轉之天轉而地止（衛結適符）

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閤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

梁書曰陶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又曰虞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手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崔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隋書曰耿詢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閣室中外候天時合如符契

唐書曰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渾天儀銅鼎上津流（事闕）

董卓別傳曰卓冶鑄候望璇璣儀

益部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落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

風土記曰璿衡即今渾儀云古者以玉爲之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一說言以良玉爲管中有光蓋取明以助遠

察

張衡渾天儀曰赤道橫帶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黃道邪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邪截赤道者則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度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少者就夏歷晷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

王蕃渾天說曰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絶而喪其文唯渾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故其揚搉可得而言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祭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楊子法言曰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望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未幾也（李軌注曰幾迨也）

桓子新論曰楊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顏延之上立渾天銅儀表曰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師渾儀在路肆覩奇祕絶代異寶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禮夏官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謂軍穿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欜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懸壺以爲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喪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挈壺氏掌刻漏）

漢書曰董賢爲郎傳漏陛下上見悅之

又哀帝紀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改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漏刻以百二十爲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也）

續漢書律曆志曰建武十年詔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永元十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曆

東觀漢記曰樊梵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漢雜事曰鼓以動衆鉦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鉦鳴則息

吳錄曰吳範字文則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斯須外稱萬歲傳言得羽

齊書曰武帝時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獨給漏刻

隋書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常飲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方盛熟夜漏下水十刻微行乃出

桓子新論曰漏刻燥濕寒溫輒異度晝日參以晷景暮夜參以星宿則得其正

陸機漏賦曰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虫以承波吞絙流其如挹

王廙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樽寫流仙叟秉尺隨水沉浮

孫綽漏刻銘曰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承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虫承瀉

太平御覽卷第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

天部三

日上

說文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字從口一象形也又君象也

易曰離爲日

又曰日中則昃

又曰日以烜之

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又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又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又曰豐卦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以勿憂之德故宜照天下）

又曰日月麗乎天

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書曰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又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又曰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又曰噰噰鳴鴈旭日始旦

又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又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又曰日出東方照臨下土

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禮曰二月中氣祀朝日於東郊

又曰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又曰季冬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言運行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又曰五月中氣是月也日長至十一月日短至　周禮周官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祆祥辨吉凶（祆祥善惡之徵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祲陰陽氣相侵也象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外氣也想者煇光者也）

又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又哀公六年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王弗禜而死孔子曰昭王其不失國也宜哉

爾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郭璞注日下在四方皆荒之國也）

又曰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岠去也戴中也）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即蒙汜也）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連璧

易叅同契曰日爲流珠青龍之俱（日爲陽陽精爲流珠青龍東方少陽也）

尚書考靈曜曰黒帝亡二日並照

又曰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入於酉仲夏日出於寅入於戌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

又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

春秋感精符曰群臣恣則日黃無光群臣爭則日裂人主排斥則日夜出

春秋元命包曰陽數起於一成於二故日中有三足烏

又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言陽布散立數合一故立字四合其一

又曰日左行周天二十三萬里

又曰七政度日月明

春秋內事曰日者陽徳之母也

禮統曰日者實也形躰光實人君之象

禮斗威儀曰政太平則日五色政頌平則日黃中而赤暈政和平則日黃中而黒暈政象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政外平則日黃中而青暈

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天精爲日地精爲月

又曰日中則光溢

又曰日神五色明照四方

又曰黃氣抱日輔臣忠徳至於天日抱戴

易傳曰聖王在上則日光明五色而備

又曰日者衆陽之精内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精似青翼翼似黒玄玄似赤縞縞以白煌煌似黃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群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曰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効也故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践位群賢務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燿抱珥重光以見吉祥君獲慶賀

劉昭幼童傳曰晉明帝諱紹元帝子初元帝爲江東都督鎮楊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帝年數歲問泣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居然可知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説以此荅明帝又以爲日近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帝大悅

捜神記曰吳孫堅夫人懷孫策夢日月入懷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

七聖紀曰欝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鱗黃文與月同居欝華日精結鱗月精也

莊子曰陽燧見日則燃爲火（金也摩拭令熱使置日中以艾藉之火生）

又曰孔子圍於陳蔡太公弔之曰子其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日出東方入於西極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

又曰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

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扶桑東方之野）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曾猶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昆吾丘在南方）是謂正中靡于鳥次（鳥次西南方之山上）是謂小還至于

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謂晡時迴于女紀（女紀西陰地）是謂大還經于隅泉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冥下蒙）（悲舂秋日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即六龍也）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音嵫音茲示日淹嵫崦嵫山）經細柳（細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蒙谷蒙汜之水）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

又曰日中有踆（七旬切）烏（踆者蹲也謂三足烏）

又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

高誘注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照其下地

又曰日者陽之主是以春夏則群獸除角

又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其九烏皆死墮羽翼

又曰日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列子曰宋有田夫曝日於野美之不識廣廈綿纊之屬謂其妻曰吾負日之暄以獻吾君將獲重賞

又曰穆王駕八駿之乘西觀日所入處

又曰日積氣之中有光耀者

又曰孔子晨遊見兩小兒爭辯而闘孔丘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曰我以為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日爾何以知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中纔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文子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

尸子曰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

又曰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

又曰聖人以日圓尺光盈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

又曰火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近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君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又曰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任子曰日月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為天下衣食人不能謝

符子曰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中也

賈誼書曰周文王問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何如對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則於其民暯暯（音莫）然如日之正中也既去其職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又曰學聖王之道譬之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名羲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郭璞注羲和能生日也故曰為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

又曰日浴溫源谷（溫源即湯谷也）湯浴上於扶桑（扶桑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皆載於烏（日中有三足烏）

又曰明星山日月所出

又曰蘇門日月所出

又曰湯谷上有扶木（即扶桑）十日所浴此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上枝（昔堯使羿仰射九日盡墜死汲冢書曰本有十日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爲數十日並出故羿射烏死）

又曰夸父逐日扶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又曰岷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日形圓故其象氣亦然）神經光之所司也

太玄經曰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錯遞也迭行也）

又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外北而萬物虛外南而萬物盈外之南也右行而左還外之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

纂要云日光曰景（星月之光通謂之景）日影曰晷日氣曰睍（乃見切詩見睍曰消日氣睍）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大明日昕詩曰匪陽不晞晞乾也言日晞乾濕物也）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　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景在下曰倒景日有愛日畏日（愛冬日也畏夏日也春秋左傳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白虎通曰日行遲月行疾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經千里

雜占書曰日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又有兩珥尤吉

廣雅曰日名耀靈一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日御曰羲和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也

又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爲明處照而有光

又曰日者行天日一度終而復始如環無端

說苑曰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

天部四

日下（日蝕　暈附）　月（月蝕　附）

日下

帝王世紀曰文王夢日月着身

望氣經曰日上有黄氣君喜下有黄氣名永福

又曰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徐整長曆曰泉湯之精上合爲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談藪曰魏文帝爲王時夢日墜地分爲三已得一分而内懷中

鄧析書曰君者當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

王充論衡曰日不入地也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

又曰夫日月不圓視之如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精也在地火不圓在天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不圓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隕宋都視之石也不圓是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又曰儒書言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虚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者專心一意委務積神通天天爲變動然尚未可謂然魯陽公志在於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魯陽公何人而使日反

又曰儒言日中有三足烏日者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得而立然烏日氣也

又曰日中近出入遠日中小者光明故也出入時大者光闇故也

又曰桀無道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殷果克隆

又曰儒者論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野

又曰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騏驥晝日亦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騏驥步相類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一曰日重光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也

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

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于渭陽若披雲見白日

物理論曰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陽之道長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地説書曰日照四十五萬里

皇甫謐年曆曰日者衆陽之宗陽精外發故日以晝明名曰曜靈

龍魚河圖曰陽積精爲日

汲冢書曰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運照無窮

金匱曰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黄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會

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戰國策曰聶政刺韓相荊軻刺秦王並白虹貫日

史記曰漢景帝王夫人姙娠夢日入懷以生武帝

又曰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漢書曰李尋上疏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輝羣陰退伏

又曰文帝時新垣平上言日再中臣以候知之居頃之際日卻復中乃更以十七秊為元秊

又曰鄒陽上書說梁孝王曰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後漢書曰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荅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應劭漢官儀曰太山東南名曰日觀日觀雞鳴時見日

魏志曰程立夢登太山捧日立以白太祖太祖遂加日於立上因改名昱

晉書曰荀羨曰日下荀鳴鶴

晉陽秋曰建武元年三日並出

三齊略曰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

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日已斜安得壯士翻日車

日蝕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

禮記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蝕（日蝕）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傳曰魯昭公十七年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用幣叔孫昭子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

又莊二十五年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蝕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蝕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注曰日蝕曆之常也然食於正陽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

公羊傳曰六月辛未朔日有蝕之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犯之故縈之社者土地之主日者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犯日故朱絲縈之助陽抑陰

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

論語云日月之蝕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漢書曰黃琬祖父香為魏郡守時日蝕而京師不見魏郡乃表日食之狀帝問日食多少香久而無對琬年六歲在傍謂香曰日食之餘如月之初遂用其言荅詔

漢書曰日者德也故日蝕則脩德

又曰劉寵鄭弘徐防趙熹虞延並為三事以日蝕免官

淮南子曰騏驎鬬則日月蝕許慎注曰騏驎大角之獸故與日相符

晷

釋名曰晷規也如規畫也

說文曰晷日影也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土圭所以數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景朝謂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東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如是則寒暑陰陽風雨偏而不和是求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鄭玄注曰晷者所立八尺表陰也三尺長之極也）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又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僞言政令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

晉太康記曰河南陽城縣是爲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

所以爲候

南越志曰日南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風土記曰鄭仲師以爲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一云陽城一云洛陽

淮南子曰都廣（南方山名）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日中時日直無景故曰地中）

山海經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是神也主司反景（日西入則景反東照言司察之也）鄭康成謂移一寸於地千里景尺五寸於南戴日下萬五千里然則千里寸景已課不効交州大権去洛九千餘里蓋水陸曲非論景度徑意也推直考實其五千乎昔交州主簿學士孫悚云已常立表効景景在表南苣古郡以日南爲名者其斯義乎此郡又有北景縣北此二字既相似音又相近加以蠻土舌軟聲淺輩在可疑

月（月蝕附）

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又曰朔月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眩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遥相望也

說文曰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朏音斐）

易曰坎爲月

書曰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又曰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又曰哉生魄（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

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又曰如月之恒

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又曰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下土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之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於五之成一數也）

又曰月者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是以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祭也（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又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

又曰秋分之日祀夕月於西郊

又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謂月明謂日）

（夜明）

又曰太陰之精上爲月月者天地之陰金之精也

傳曰楚晉將戰呂錡夢射中月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及戰射恭王傷目呂錡死之

京房易飛候曰正月有偃月必有嘉主

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條也條達行疾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猶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日進也不進則侯王其舒舒緩也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日敖恣也）

詩推度災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宋均注曰穴決也決鼻兔也）

禮斗威儀曰政太平則月多耀政頌平則赤明政和平則黑明政象平則白明政外平則青明

又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

春秋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爪牙右族專政則日月並照

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

又曰人主兄日姊月

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詘任而受（殺陽也）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

又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兎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堯瑞名曰蓂莢一名曆莢一名瑞草

會稽先賢傳曰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搜神記曰孫堅妻懷權夢月入懷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日入懷今又夢月堅曰子孫興矣

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又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秀秋風敗之

淮南子曰水氣之精爲月

又曰月者太陰之精

又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月毀則魚腦減

又曰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

又曰日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

又曰晝隨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

又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曰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

又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不能兼也

又曰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

抱朴子曰昔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

又曰王生云月不圓望之圓者月初生及既虧之後視之宜加三寸鏡稍稍轉大不當初如破環漸漸滿也

又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又曰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濤大

又曰金華和丹其光上與日月相連丹金爲盤椀以承日月得神液如方諸

又曰黃帝醫經有蝦蟇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蟇始生人亦不可針灸其處

范子計然曰月水精內影

又曰日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

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

又曰月羣陰之宗月毀則魚腦減

符子曰盈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又曰月者陰精積而成獸象兔蛤焉其數偶荆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日月山日月所出入

風俗通曰吳牛望見月則喘使之苦於日見月怖喘矣

河圖令占篇曰地淪月散必有立王

御覽四　九

龍魚河圖曰帝淫佚則奎有角月有足

又曰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立秋秋分從西白道立夏夏至從南赤道立冬冬至從北黑道天有四表月有三道聖人知之可以延年益壽

劉義慶世說曰滿奮疾畏風在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風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白虎通曰月所滿缺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如歸功晦朔至旦受符復行也月有小大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行遲月行疾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太及七度即須三十日過七度日不可分故乍大乍小明有陰陽也有閏月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名陰不足陽有餘閏者陽之餘也

軍國占候曰若月三珥若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後暈者天下有喜

廣雅曰夜光謂之月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蠩何月陰也蟾蠩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

孫氏瑞應書曰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月揚光

又曰景星者天醒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

劉向七略曰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

御覽四　十　田鳳

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

皇甫謐年曆曰月者羣陰之宗月以宵曜名曰夜光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論衡曰月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

地說書曰月照四十五萬里

徐整長曆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楚詞天問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註月中兔何所貪利而居月之腹顧望也）

運斗樞曰后族擅權月生足芒主勢奪於后族羣妃之黨擅權則月盈並出小月承大月羣黨在宮主若贅旒大承小近臣起讒人擅陪臣執命三公望氣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作太子樂人歌四章以贊太子之

總其一日日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星重暉四日海重潤
漢書曰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
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分則同道至
朔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
側匿（朓音他了反朒音女六反朓則行疾朓也朒縮側匿遲縮亦遲縮）
又曰月穆穆以金波蓋光彩貌
又曰元后母夢月入懷而生元后
又曰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閒天街也街
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
祖自將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迺解
又曰李尋上書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晉書曰謝太傅庭中夜坐月色無玭歎以爲佳謝景重率
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
太清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
愈明徐曰不爾譬如眼中無瞳子何必不暗
後魏書曰天興五年十月月暈左角大史令晁崇奏角蟲
將死牛果大疫麋亦多死
楊雄長楊賦曰西壓月窟（窟月所出入也）東震日域
傅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傅咸詩曰團團三五月皎皎曜清輝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
盈手
宋謝靈運怨曉月賦曰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
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收泛濫明舒
照兮殊皎潔墀除兮鏡監廊櫳兮澄澈

宋謝莊月賦曰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悄焉疚懷弗怡
中夜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
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聞
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溟引玄
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
始波木葉微脫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
明月
宋鮑昭翫月詩曰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映東北墀
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窗三五二八時千里
與君同夜移衡漢落排徊帷户中
梁沈約詠月詩曰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氣埃方暉竟入户
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臨軒映珠綴應門
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周王褒關山月詩曰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城半形同漢
陣金影逐胡兵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
客解雞鳴

月蝕

易曰月盈則蝕
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禮曰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爲之蝕故月蝕則
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淮南子曰麒麟鬬則日月蝕
又曰月望日奪其光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絕則月
蝕奪光也
劉向說苑曰秦胡亥立日月薄蝕熒惑襲月。荆州占曰月

蝕后自提鼓階前把槌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杵救之月已蝕后乃入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誅而解四境之患也

晉書曰永嘉元年月蝕赤如血二月敬則反

太平御覽卷第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

天部五

星上

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三五曆記曰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易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

書曰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又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

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注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也

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三心也五噣也嘒微明皃噣音晝咮也）

又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三星在戶

又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又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星也）

又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又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禮曰八月中氣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

又曰十二月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

又曰幽禜祭星也

又曰天秉陽垂日星

又曰宿離不忒無失經紀注二十八宿爲經七曜爲紀

周禮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祅祥

左傳曰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又曰魯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童謠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杜預曰龍尾是尾星也）

又曰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又曰魯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星紀在丑）而淫於玄枵（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星紀斗牛之次）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蛇爲玄武虛危次也）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爲

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也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祖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也）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

又曰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又曰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穀梁傳曰列星曰恒星亦曰經星（恒經皆常也）

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

又曰祭星曰布（布散食於地上）

又曰西陸昴也郭璞曰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

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是類謀曰五星合狼張晝視無日光虹蜺煌煌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雞者箕星亡也箕者風也風動雞鳴今箕候亡故雞亦亡也西岳亡玉羊者羊星在未未爲羊雞失羊亡臣縱恣萬人愁不祥

京房對災異曰人君不行仁恩破胎傷孕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

尚書考靈耀曰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大白金精辰星水精也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滋熒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成熟人民昌

又曰心火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詩紀曆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是爲逃臣賢者叛十二諸侯列於廷（元命苞曰五諸侯此云十二則兼總星爲體也）

禮稽命圖曰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也

禮斗威儀曰鎮星黃明則祥風至

春秋説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榮也陽之精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春秋元命苞曰直弧北有一大星爲老人星見則治平主壽亡則君危主亡常以秋分候之

又曰商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又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瑕而不掩折而不傷宋均注曰繩能直物故名玉繩溝謂作器

又曰心三星五度又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又曰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列爲南宮其庭太微

又曰蟾蠩陰精流生織女立地侯宋均注曰地侯鎮星別名也

又曰三台星色齊君臣和不齊大乖

春秋合誠圖曰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

又曰軒轅主雷雨之神旁有一星玄戈名曰貴人旁側郎位主宿衛尚書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廣雅又云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

又曰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

又曰天樞得則景星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佐助期曰蕭何感昴星而生

春秋後傳曰魏人唐雎　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彗星襲月色

春秋文耀鉤曰老人星見則主安不見則兵起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孝經援神契曰歲星守心則年穀豐

廣雅曰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

又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又曰天宮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謂之明堂

史記天官書曰星者金之散氣

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又曰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又曰畢爲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傍小星爲附耳附耳動有讒臣在側

又曰四鎮星所出四隅若月始出也

又曰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

又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

又曰漢武帝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祠到明忽有流星至於祠壇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又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

又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府

又曰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徐廣注曰南極老人星也）

又曰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爲贏贏者爲客晚出爲縮縮者爲主同舍爲合相陵爲鬬

漢書曰皇甫嵩爲太尉以流星免官

又曰武帝時中星盡搖占曰民勞也後征伐四夷

又曰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

又曰營室爲清廟亦曰離宮

又曰河鼓大星上將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又曰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後有平城之圍

又曰太微之十二星東相西將

又曰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又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

又曰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

又曰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軌

又郊祀志曰漢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歲時祠以牛

又曰天文志曰金木水火土五星天之五佐爲經緯伏見有時歲星東方春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南方夏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西方秋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經天（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曰星晝見午爲經天也）天下兵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辰星北方冬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鎮星中央土主季夏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四星皆失鎮星乃爲之動

又曰凡五星色皆白爲喪爲兵爲旱青爲憂黑爲水黑爲疾多死黃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又曰天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氐房心豫州之分尾箕幽州之分斗牽牛婺女揚州之分虛危青州之分營室東壁并州之分奎婁胃徐州之分畢昴冀州之分觜參益州之分東井輿鬼雍州之分柳七星張三河之分翼軫荊州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晉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

分訾（即移反）娵（子于反）衛之分玄枵齊之分星紀吳之分太史掌之以觀祅祥

又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韓地角亢氐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牛之分野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漢書音義曰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妖星曰孛星彗星長星亦曰欃槍絕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曜光曰跳）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與光武爲友後光武登阼志之光怒帝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根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

子陵乎遣命徵之夜與子陵共臥光以脚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座子陵縮脚客星尋退竟不仕

又曰李固對詔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所爲制氣之臣也

又曰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觀採風謠二人當到益州投候館吏李郃舍郃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耶問何以知之郃指星云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房言

東觀漢書記曰光武破聖公與伯叔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

蜀志曰漢安二十五年劉豹向舉上言於先主曰乃年太白熒惑鎮從歲漢初興五星聚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以致中興頃者熒惑復追歲見在胃昴爲天維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於是先主即位

續晉陽秋曰桓玄庶母馬氏本袁眞之妓也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銅甕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墮瓮中驚喜共視見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冏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誰當應之於是薛郭更以瓢接取並不得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

天部六

星中

天文錄曰格澤星狀如炎火下大上鋭色黄白起地而上占曰格澤星見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又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司馬遷天官書曰歸邪見必有歸國者

又曰六甲六星主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民則也

又曰平星論語讖曰平星主法合誠圖曰主建廷平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

又曰魚星主理陰陽事知雲雨之期也故讚曰漢中魚星知雲雨也占曰魚星明大河海水皆出又云魚星明則大陰陽氣和魚星忽不明而在則魚多魚星亡則少魚

又曰郎位一曰哀烏郎府也注曰郎位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三署郎中是其職也或曰郎位今尚書也

大象列星圖曰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星爲庶子餘二後宫屬也並在紫微宫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今觀象之始始於中極者先尊以及卑自中以周外也其一人爲首謂極第二星爲首也

又曰四輔四星在紫微宫中抱之細星也此爲輔臣之位贊於萬機其占以小而明則吉若微闇則官不理

又曰鉤陳六星在紫微宫中華蓋之下天帝所居之宫亦護軍將軍之象占以明則吉

又曰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如蓋狀在紫微宫臨鉤陳以蔭帝坐占曰若正則吉若傾則凶也

又曰女史一星在紫微宫内柱史北此婦人之官掌記宫中之事占以明則爲記史直詞若不明則反是

又曰柱下史一星在紫微宫内近尚書此左右掌記君之過其占以明則爲史直詞若不明則詞不依過無眞實也

又曰尚書五星在紫微宫門内東南之隅此八座大臣之象故讚曰尚書納言夙夜諮謀占以小而明則君臣和

又曰北斗七星近紫微宫南在太微北是爲帝車以主號令運乎中央而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北斗其魁四星爲璿璣其杓三星爲玉衡故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又其魁第一星爲樞亦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璿亦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璣亦曰令星主禍四曰權亦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衡亦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開陽亦曰應星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隋六主燕七主齊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如臣形故史遷曰斗魁戴匡其第六星名曰司祿此天之府計集所會也

又曰官者四星次帝座西南主侍者帝旁閹人也占以不明則吉若明則内臣專權

又曰勢四星在太陽西北主刑餘人而用事者也占以不明爲吉若明則閹官用權

又曰輔一星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則吉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若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若明大與斗合者則國兵暴起

又曰八穀八星在紫微宮之外五車之北其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占其明則八穀成若暗則不成若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若八星不見則國人有糊口之憂

又曰房四星去氐十五度爲明堂布政之宮占若移徙則民流逃若明則天下大同

又曰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也主後宮女巫也主祝祠神靈祈禱以求子嗣占若大而明則後宮多禱祈

又曰杵三星在箕南主舂杵之用占若其縱則爲豐若其橫則爲飢

又曰農丈人一星在南斗南主農正官也占明則爲豐稔若暗則爲飢歉

又曰南斗六星去牽牛二十六度四分之一爲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機魁南二星爲天梁中央二星爲天相北二星杓曰天廚庭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其斗星盛明則王道和平爵祿行若不然反是也

又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也中央大將軍也其南左星左將軍也其北右星右將軍也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則此是也故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古歌曰東飛伯勞西飛鷰黃姑織女時相見其黃姑者即河鼓也爲吳音訛而然今之言者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爲此分析令知斷眞疑焉

又曰臼四星在人星東南主舂臼占若覆則歲中人飢荒若仰則天下熟

又曰內杵三星在人星旁主軍糧占若正且下對臼口則吉若傾與臼不相當則軍糧絕

又曰漸臺四星屬織女左足主晷刻律呂之事占明正則陰陽調而律呂和不然則否也

又曰弧九星在狼東南謂天弓也主備賊盜常屬矢向狼星

又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錢帛所聚占若明則府藏盈若不明則爲虛耗

又曰東壁二星去營室十六度天子圖書之祕府也占若明則國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入若不然則天子好武臣賤文士稽古忠正之臣隱親黨邪曲之人用也

又曰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壘壁南主天軍占若星聚明則國安寧若星稀而動搖則兵革出

又曰進賢一星在太微宮南掖門東平道之西主訪賢薦士也占若明則賢人進若不明則否也

又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主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藩南二星間名曰端門東第一星爲左執法廷尉之象也

又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陰陽交感震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

又曰天街二星在畢昴間主國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戎夷之國

又曰玉井四星在參西主水泉

石氏星經曰卷舌六星在昴北主讒佞言語之吏若移動

多口舌兵起　星欲衆天下兵亂星少兵廢

又曰天讒星在卷舌中亦主訛謗

又曰天稟四星在昴南主積聚黍稷供享祀及御膳星明豐暗儉

又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環狀主天子苑囿五星守犯牛馬死

又曰參旗九星在參畢間　一曰天弓星不欲明明則衆會邊兵動

又曰闕丘二星在南河主天子兩闕諸侯之兩觀也

又曰文昌六星如半月形斗魁前爲天府主天下集計事第一星名上將第二名次將第三名貴相第四名司錄第五名司命第六名司法星光潤則天下安

又曰大理四星在斗中亦爲貴人牢又爲執法之宮

又曰庫樓十五星在左角南器府東一名天庫兵車之府星芒角兵起

又曰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夷狄芒角則兵起

又曰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爲賤人牢口一星爲門門欲開開即有赦星悤見獄事繁

豫章列士傳曰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出叔達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

關令內傳曰北斗一星面百里相去九千里置二十四氣四宿行四時五方立五星主五岳也

黃石公記曰黃石鎮星之精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太白星見九日不没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列子曰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

抱朴子曰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

又曰人物受氣皆應列宿之精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也

尸子曰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井中也公丘上也

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河者羣神之闕也天河星名也關猶門也

又曰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高誘注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

又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衡歲乃殃

又曰四守者所司賞罰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

家語曰巫馬期爲單父令戴星出入以理人

劉向說苑曰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也

又曰秦胡亥立日月薄食山林淪亡枉矢光夜熒惑襲月

景帝通紀曰彗星者天地之旂也

國精符曰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各應其州城分野爲國作精神符驗也

五姓占曰君薄德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經天作變易之象

辨汁圖曰天宮紫微宮也鈎陳後宮也大當正妃也（太當鈎陳）

（末大星也）閣道北斗輔天理貴人牢（爲貴人作牢獄也）文昌宮（天五曹會府也）玄戈招搖也（皆備兵難之星）梗河天矛也（梗河一名天矛）織女連營賤人牢（連營貫索）咸池也五車（五車咸池別名）天關參旗伐也觜觿天廟也奎天豕也天矢婁也胃天倉也狼弧魚陵天船天苑卷舌天老人（皆西方星名也）鉞主斬木（鉞星主斬水也）

鄭玄注曰日月遺其珠囊珠謂五星也遺其囊者盈縮失度也

黃石公陰謀祕訣法曰熒惑者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貞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玄武龜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

風俗通曰月與星並無光日照之乃光耳如以鏡照日則影見壁月初見西方月望後光見東皆一照也

又曰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越爲范蠡齊爲鴟夷言其變化無常也

祖台之志怪曰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牛斗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唯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太平御覽卷第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

天部七

星下　瑞星　祅星附

星下

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爲衆星

龍魚河圖曰太白之精下爲風伯之神主司非星辰之氣下爲靈星之神主得士

河圖帝祕微篇曰帝淫泆政不平則奎有角

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雜兵書曰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角爲天關參爲地梁

又曰四第星四向守之君有德天下豐熟

古歌曰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累累如連珠

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中外之官常名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庶類蠢蠢咸得係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

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

天文要集曰七公天之相也三公廷尉之象也上星上公也次星中公也星明則七輔強

天官星占曰歲星其國泰其位東方蒼帝之子人主之象也其色明而內實天下安寧夫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不可加以兵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脩人歲星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也主五穀春不勸農則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以罰小則民多病大則喜

又曰熒惑主夏位在南赤帝之子方伯之象也爲天候主歲成敗司察祅孽所往有兵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蓋天下不理也東西南北無有常出則有兵入則散周旋止息乃爲死喪

又曰鎮星主德女主之象也所居國有德不可以兵加也

又曰辰星北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安調一名能星一名鈎星一名伺晨主德常行四仲當出不出天下旱色黃五穀熟色白中謀泄色青大臣憂

又曰太白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大將之象也一名天相一名大正一名大臣一名大皓一名明星

又曰紫微者天之帝坐也一名天營一名長垣

又曰北辰者一名天關一名北極極者紫宮太一坐也太微者天闕也南端門間十星分爲左右掖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北斗魁第一星少微一名處士星明大而黃澤即賢士舉忠臣用招搖者常陽也一名矛盾胡星也

荆州星占曰五星天府一名天法主察姦謀

又曰軒轅主雷雨之神旁側郎位主宿衛

又曰河鼓一名三武一名天鼓

又曰市天子旗幟也大明則糴賤

又曰五車一名庫凡十四星五車中有三柱三星若不見兵盡起

又曰心爲天王其宿三星一名天司空

又曰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

又曰其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

又曰太白出東北為觀星出東南為明星出西方為太白

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又曰日月之精為星辰星辰生於地

又曰星元氣之英日精也二十八宿度數有常故謂恒星

鹽鐵論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時令樂人作歌詩曰星重輝言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庾闡詩曰玄景如映璧繁星如散錦

瑞星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景星出翼

尚書考靈曜曰天地開闢元曆紀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

史記曰黃帝時景星見形如半月可以夜作

又曰南極老人見則天下安

漢書曰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秦分野

司馬遷天官書曰景星其狀無常常出有道之國

宋宣帝王世紀曰神農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魏志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楚宋之分殷馗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其後五十年曹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晉中興書曰元帝渡江歲鎮辰太白等四星聚於牛女間

禹時鈎命决曰星累累若貫珠炳煥如連璧帝命驗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鄭玄注曰赤矛瑞星名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也

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又曰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臨其國

天文録星占甘氏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疾疹五穀大昌

文子曰精誠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

列星圖曰流星貫昴脩紀感而生禹

祅星

劉向洪範傳曰彗者去穢布新者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

鄭玄曰彗星主掃除

又曰彗星者君臣失政濁亂三光五星逆錯變氣之所生也

傳曰昭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又曰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韜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爾雅曰彗星為欃槍

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淮南子亦云）

尚書帝命驗曰天鼓動玉弩發天下驚

史記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又曰齊景公三十二年彗出公坐柏寢歎曰堂乎堂乎誰

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野寡人以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乎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若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又天官書曰天狗狀如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兊則黄色千里破軍殺將

又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

漢書曰獻帝初平四年有流星八九丈西北行有聲如雷望如火照地是曰天狗金門之山有赤犬其聲下者有兵兆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彗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王莽篡國

又曰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黒望如有毛

又曰鄒陽上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漢書天文志曰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鎮以殺太白強國以戰辰以女亂

又曰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并六國外攘四夷死者如亂麻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太白晝見占云為強臣是將鄧氏方盛此其應也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國星見東南如炬十餘日其後黄巾張角起袁紹董卓亂

西漢詞圖曰項籍之敗星孛大角

吳志曰孫權時有長星從東南出羣星從之

又曰司馬宣王圍公孫淵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墜襄平東及淵走當流星處斬之

晉書曰張華為司空中台星拆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云天道玄遠須修德以應之

孫氏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注西南沒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又曰會稽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宋書曰吳孫休永安元年有諸子羣嬉中有異服光芒爚爚外射諸兒問之曰我熒惑也將示爾三公歸于司馬言畢乃聳身而躍仰視之若曳一疋練有頃而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吳平是歸司馬也

又沈懷文傳曰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西陽王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

唐書曰有星孛于虚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祅也虞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誡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

又曰元和八年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

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

又曰李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常聞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傅弈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舉兵謂弈曰今玆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弈對曰天上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恠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灾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武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指彗彗遂沒星出之夜野獸皆鳴或說爲獸鳴星

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必死爲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後果三徙

晏子春秋曰景公時熒惑守虛朞年去晏子曰虛齊之分野當強爲善公乃去寃聚之獄振孤敬老行之三日而熒惑遷

尉繚子曰昔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彗有知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天文録曰積尸大陵之尸也石氏曰積尸明有大喪死人如丘山也

又曰孛星者彗星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謂孛孛然也

又曰五星反羽其下之國不可久處反羽者光芒上大下小狀如反羽也

又曰昴者天之耳也主西方故爾雅曰西陸昴也

星讃曰昴主獄事典治囚也又胡星也一曰旄頭旄頭者天執罕畢前驅者之所罰也

河圖稽燿鉤曰辰爲枉矢流射所誅

又曰熒惑散爲蚩尤旗主惑亂

又曰太白散爲天狗主兵

又曰歲星流爲國皇主內難

太平御覽卷第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

天部八

雲　霄　漢　霞

雲

釋名曰雲猶云云衆盛也

説文曰雲大澤之潤氣也

又曰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霒（於金反）雲覆日也霃（音沉）渰（於檢反）雲久陰也淒雨雲起也雨雲貌也（詩云有渰淒淒興雨）

[illegible]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又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召雲者龍

又曰雲上於天需

又曰坎爲雲

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靜也雲靜止不加雨猶紂恩澤不加於民也不雨之文自其君也西郊亦謂文王也）

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躋注曰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躋外雲也

又曰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又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

禮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

周禮曰保章氏以五色雲物辨吉凶之祲象

古視曰旁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

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雲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於八節書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豫爲之備也）

又曰魯哀公五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君妖氣守之雲在楚若上禍不及他國也）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也王曰除心腹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終不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國宜哉

又曰黄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有景雲之瑞）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雲爾

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易通卦驗曰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氐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雨水黄陽雲出亢驚蟄赤陽雲出翼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鵠清明白陽雲出奎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

常陽雲出觜赤如珠小滿上陽雲出七星芒種長陽雲出維夏至少陰雲出如水波小暑雲五色出大暑陰雲出南赤壯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白露黄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磻石立冬陰雲出而黑大雪陰雲出而分

冬至日謹候見雲送迎從其鄉來歲美民和

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有黒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

又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黄雲如覆車大豐也

又曰凡候雨以晦朔弦望有蒼黒雲細雲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揺落

又曰周成王舉舜禮沉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至乃有蒼龍負圖臨河也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注言和氣應也叢叢或爲族

又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又曰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卿雲爛兮糺縵漫或以雲爲出岫迴薄而難以名狀也

禮統曰雲者運氣布恩普傳也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也

又曰景明也言　雲氣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於河也

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書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宋均注曰精楚分也雲水蘇厥火氣盡滅反故雲滅）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聚爲雲

春秋說題辭曰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大合陽而起以精運也

春秋合誠圖曰帝堯之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上

春秋孔演圖曰舜之將興黃雲外於堂

又曰湯將興白雲入房（白氣金精入殺驗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見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喜氣也

又曰高祖過沛擊筑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范增云高祖之上有雲爲龍虎之形此天子氣也

又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疑加）之象因作華蓋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於封中

又曰封泰山後雲氣成宮闕

漢書曰相如作大人賦帝覽之飄飄有凌雲之氣

又曰武帝迎汾陰鼎至甘泉宮黃雲蓋其上

又曰宣帝祠甘泉有頃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范曄後漢書曰樊英隱於壺山之陽曾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時客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方起須臾大雨火滅

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國譙縣上有雲氣青色而圓蓋終日乃解望氣者以爲至貴人之證非人臣之氣

蜀志曰劉備爲兒戲於桑樹下上有雲覆童童如車蓋

晉書曰樂廣有風姿衛瓘曰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又曰阮咸性曠達不拘顏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

又曰咸和元年雲闇聲如暴風雨

宋書曰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芳香四滿又五采雲在松上如車蓋

又曰孝康建元二年二月乙未日上有雲如錦文光色潤澤

又曰世祖在江州起義泛牙竿有紫雲一段落于身上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爲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東方朔傳曰凡占長吏東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雲多水赤雲有火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爲洛陽令時大旱告誠引罪紫雲沓起

漢武帝內傳曰帝登尋真之臺齋戒到七月七日夜忽見天西南如白雲起直來趣宮須臾聞雲中簫鼓之聲俄半食頃西王母至乘紫雲之輦臨殿雲氣勃鬱盡爲香氣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主其日山上有白雲又曰呼萬歲聲封禪之上蕭然白雲爲蓋

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音支）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也

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雲五色曰慶）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綠之矞雲（雲二色曰矞亦瑞雲也矞以律反）雨雲曰油雲（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陰雲曰同雲（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illegible]陰覆天同[illegible]）雲師曰屏翳（[illegible]）雲將亦雲之師（司馬彪注莊子云雲將雲之主帥）

劉澄之揚州記曰婁縣有馬鞍山天將雨輒有雲起來映此山山出雲應之乃大雨

抱朴子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浮於蓮葉之上或在蘩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

風土記曰烏程縣北昔山望氣云有黃氣紫雲大吳故改菰爲

王子年拾遺記曰崐崘山有九層從上來一層有雲氣五色從下望之皆有城闕之象

又曰崑崘山西方曰須彌山九層其第七層有景雲出以映朝日

又曰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聞數百里煙氣昇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搜神記曰劉子訓至洛見公卿數十處去後皆白雲起

王韶之始興記曰堯山長嶺望之如雲

張野廬山記曰有白雲冠帶峯巖呼爲山帶

洞冥記曰吉雲之國俗常以雲占吉凶有吉事則滿室五色照人着草木皆成五色露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奚足語至道

又曰華封人謂堯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鳥行而無章（章迹）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抱朴子曰俗有見遊雲西馳而謂月之東行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又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從之人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

淮南子曰周雲之龍（力孔反）蓯（七孔反）尞（力交反）巢（士交反）彭（薄光反）濞而爲雨（[illegible]）

又曰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龍在黃泉下恐害己故去）

又曰山雲蒸柱礎潤

又曰八極之雲是雨天下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又曰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車者遁中

開山圖曰遼東有聚牟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虵大魚守之雲氣覆之食之令人不飢（榮氏注曰鬼目菜脈似[illegible]中芝草常有氣出龍虎蛇象之狀）

河圖帝通紀曰雲者天地之本也

河圖始開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青泉之埃上爲青雲赤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玄泉之埃上爲玄雲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出五色雲氣

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殺將

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囷（言當熟雲似之）

又曰雲如雄雉或如雄雞臨城其城必降

魏武兵書節要曰孫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煙非霧形似禽獸客吉主人忌

韋頻秦書曰苻堅時有黃雲五色府以爲瑞賜民酺五日

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濯魚雲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軍國占候曰若王子曰有黑雲似一疋布者其國兵起

天文要集曰河有黑雲狀似船若一疋布雖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曰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之天大雨

地圖曰望石氣如浮雲其珠玉之精也

京房風角要訣曰候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帛日中即日大雨二疋爲二日雨三疋爲三日雨

黃帝岐伯經曰岐伯乘絳雲之車驂十二白鹿遊於蓬萊之上

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灼然如被雲見白日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非氣非煙五色氛氳謂之慶雲

瑞應圖曰矞雲瑞雲也有狀外赤內黃

歸藏曰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

論衡曰龍無雲雨不能參天

吳競占候風氣祕訣曰有青雲如雉兔臨城營軍敗走

山海經曰符陽之山怪雲所出

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

宋玉高唐賦敘曰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高唐之觀上有雲氣須臾之間變化無窮問曰此何氣也王曰朝雲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殆而晝寢夢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孫楚雲賦曰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又曰託地而游宇反風而下雨

楚詞曰青雲衣兮白霓裳

又曰冠青雲之崔巍

漢武帝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司馬相如封禪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雲行兒

魏文帝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似車蓋

應瑒詩曰清朝浮四海日暮歸故山

張孟陽詩曰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傅玄詩曰浮雲含愁氣悲風坐自歎

又玄歌詩曰青雲徘徊謂我愁

又曰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心多端誰能理

陸機雲賦曰臯九皺以遠肆明皇極而永紓蔽陽光於暘谷闡天文於帝居裔潦荒於無極等渾胅於太初

又浮雲賦曰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若靈圃之列樹攢寶耀之炳粲金柯分王葉散龍逸蛟起熊厲虎戰鶩鳥翔鳳翥鴻鶴鸞鶬

成公綏雲賦曰舒則弥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狎獵鱗夾參差交錯狀崔巍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龍伸蠖屈蜿蟬邐迤連翩鳳飛虎轉相隨或繡文錦章交徽要妙綿邈凌虛輕翔縹緲

陶潛歸去來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霄

關令尹喜內傳曰當喜在胎之始其母夢絳霄流繞其身有長人謂曰汝咽之既覺口盈味屋生雙光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不知所在

抱朴子曰凌厲九霄

淮南子曰陰陽爲騶乘雲凌霄與造化俱

廣雅曰赤霄常霄氣與造化俱（許慎注曰霄其霧）

雜字詁訓曰霄摩天赤氣也

楚辭曰若王喬之乘雲載赤雲而陵青霄

揚雄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

孫楚鶴賦曰假使此鳥生自昆侖命長於丹穴遊遨玄圃縹霄之際

左思蜀都賦曰干青霄而透出舒丹氣而爲霞

郭璞遊仙詩曰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翹青霄解褐披絳霄

漢

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也）

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傳曰昭公四年星孛及漢水祥也（賈逵解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

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璞注曰牽[illegible]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

大戴禮曰夏小正月七日漢案戶（漢天河也案戶言直南北也）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也）

漢書曰項羽封高帝爲漢王帝不悅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大王王漢撫其民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搜神記曰謝端少喪父母爲隣人所養年十七未婚後感天漢中白水素女者爲其炊以備飲食端後怪而潛候之得見言曰天哀忍孤貧恭順使我相爲守舍今既見便去留不可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海者年年八月有人乘查來甚大往反不失期此人乃多賚糧乘查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居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具問爲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抱朴子曰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至于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河者天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

張衡靈憲曰水精爲天漢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

三輔黃圖曰始皇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法牽牛

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

集林曰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以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也

古詩曰河漢清且淺相去詎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傅玄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時會天河

唐宋之問明河篇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霞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謂西王母曰阿環有六甲之術閑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十洲記曰崑崙山之上有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

王子年拾遺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獻龍膏

又曰崑山第八層有五色霞

抱朴子曰咀六氣於丹霞

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

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

論衡曰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反家問其狀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不飢

揚雄甘泉賦曰吸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駮雲蔚若陰若陽

魏文帝辭曰丹霞蔽日彩虹垂天

曹子建洛神賦曰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

阮籍清思賦曰敝白玉以爲面霏丹霞以爲裳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而爲霞

陸機列仙賦曰卽絳闕于朝霞

陸機雲賦曰外聚紫霞

郭璞江賦曰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

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以建標

張孟陽詩曰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

郭璞遊仙詩曰朝霞升東山朝日何晃朗

臨含晚晴詩曰朝霞多瓊林夕影映靈芝

太平御覽卷第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

天部九

風　祥風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又曰風以散之

又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又曰巽為風

又曰雲從龍風從虎

又曰風行地上曰觀

尚書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請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又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又洪範曰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又曰終風且曀（陰而風曰曀）

又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南風謂之凱風）

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禮記月令曰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又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

又曰春行秋令則人有大疫飄風暴雨總至

又曰夏行春令則蟲蝗為災暴風來至

又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風生

又曰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和而風雨節寒暑得其序也）

左傳曰楚伐鄭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也）

又曰僖公十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又昭公四年申豐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則風不越而殺

爾雅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以止風此其象也）

又曰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曰習習谷風）北風

謂之涼風（詩曰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曰泰風有隧）焚輪謂之頹（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也）風與火為庉（庉庉熾盛之貌）迴風為飄（詩曰匪風飄兮）日出而風為暴（詩曰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為霾（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為曀（詩曰終風且曀）

又曰四氣和為通正（道平也）謂之景風（所以致景風也）

論語云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迅雷風烈必變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唯平均乃不鳴條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

放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聖人隱也風淸明其來長久不動搖物此有能德在下也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春分明庶風至（東方）立夏淸明風至（東南方）夏至景風至（南方）立秋涼風至（西南方）秋分閶闔風至（西方）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冬至廣莫風至（北方又呂氏春秋說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方曰薰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方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方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又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大戴禮曰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北風解冰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禮稽命徵曰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禮說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禮緯周）

禮斗威儀曰人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翳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立春日冬至後四十五日而此風從其方而來生萬物）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迎衆也（春分之候言庶衆也陽以施遠八遠之風條迎衆物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候也挫猶止也精芒之萬物出已備故挫時）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強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精收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天收也（言陰氣收成萬物也秋分之候也閶闔盛也時藏收物蓋藏之閉實爲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立冬候也未合化言清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無偏）

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虫動於几中者爲風（虫動於几言陽氣動不閑也明虫之屬得陽乃生遂雖陽故風爲陰中之陽者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怒爲風

春秋繁露曰恩及金石則涼風出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其音角故應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史記曰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楚軍大亂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又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黃帝爭强滅之中冀

又曰庶女者齊之寡婦養姑姑女利母財而殺母以告寡婦婦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風襲於齊殿

又曰荊軻入秦燕太子丹送荊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漢書曰燕王都薊大風拔宮中樹七圍已上十六枚壞城樓後王誅

又曰高祖過沛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魏志管輅傳曰輅過清河倪太守時大旱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其雨應至矣果（如其言）

晉書曰永和元年大風拔柳樹百餘枚若風從八方來若將王敦害刁協周顗等故風從橫拔樹非一處也

又曰賈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上數百尺大蛇出被中後果及禍

晉陽秋曰袁宏爲東郡守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宋書曰明帝猜㢘肥體惛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

又曰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少時問慤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前秦録曰術士蓋欽苻堅召至長安因讌會以其䜟衆將誅之酒酣將執欽欽化爲旋風飛去

前凉録曰永嘉五年枹罕令嚴光妻産一龍一虵一鵞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

趙録曰石勒時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雷聲良久視之見大石

神仙傳曰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下以長生之事授之

又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迴風逐玄埃塵漲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

益部耆舊傳曰蜀楊由善風雲占候文學令豐持雞酒以奉由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柹當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豐曰實在外須客去取耳

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坐於方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乃畫八卦

又曰崑山有四面風又有袪塵之風若衣服塵汙風至吹衣則淨

又曰瀛州時有香風泠然而去張袖受之則歷紀不歇著肌膚必軟滑

十洲記曰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風生獸形似豹青色狀如狸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即起

風土記曰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風六月止俗號黄雀長風時海魚變爲黄雀因爲名也

庾仲雍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鷰遇風雨則飛雨止還化爲石

交州記曰風山在九眞郡風門在山頂上常長風

又曰風母出九德縣風母似猿見人若慙而屈頸若打殺之得風還活

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音具）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時三日雞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黒風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張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之時吹拂左右常淨如掃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宜都山記曰袁山松以六月至此大使思衣裘）

又曰沮楊縣黄竹山常蕭蕭有風名曰風門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揺條開甲破萌而已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經旬五日而後返（司馬彪注曰列子鄭人列禦寇也御迎也泠然輕貌）

又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云扶揺上行風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在下矣）

又曰大塊噫（依界反）氣其名曰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

又曰湯之問棘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羊角風也風上如羊角也）旋

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郭子玄註曰兩後反）

管子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道窮矣

又曰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

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沉木味酸風入酒故沸而沉者蓋物類相應也）

又曰烏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扶枝傍枝）

又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扶風疾風）

又曰螣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

又曰虎嘯而谷風至高誘注曰虎陽獸也與風同類

又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抱朴子曰用兵之要唯風為急扶搖獨鹿之風大起軍中軍中必有反者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風不鳴鞮者十里鳴條搖枝百里大枝五百里仆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盡風二日二夕天下半風一日一夕萬里風。周生列子曰夫獵葉之風不應八節

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淮南子作景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凄風（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西北方曰厲風（一曰不周）

風俗通曰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三二丈者此有龍德在其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

又曰猛風曰颲（音列）涼風曰飅（音瀏）微風曰飉（音遼）小風曰颸（音楷）小風從孔來曰颵（呼式反）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溫風至立秋之日涼風至

又曰小暑之日溫風不至國無寬教

淮南萬畢術曰欲致疾風焚雞羽

帝王世紀曰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搖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又曰舜彈五絃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

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息為風

又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去玉門四萬里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

山海經曰法獄之山有獸其名曰山𤟤（音暉）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　有人名曰折丹神人處東極以出入風

又曰扶豬之山多怪風

又曰大極山東有溫水湯風不可過也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罼弋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此

隱識聲覽曰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皆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潜夫論曰排霧覆風拂沙擁河絪繹也

又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王得風后以爲相

漢武帝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搖落兮鴈南歸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龍魚河圖曰風者天之使也

荊山圖曰假山縣山下有石床傍生野蓮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其分齊隨偃而前輒不得過越

廣雅曰颿伯謂之飛廉

法訓曰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庶草也唯有直慎者然後不回

潛潭巴曰疾風拔木讒臣忠臣辱

崔豹古今注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製曲蓋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

鹽鐵論曰太平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又曰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讒言

樂動聲儀曰風氣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物靡不以風成熟也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川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又曰飄風之末不能舉鴻毛

又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

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喜怒哀樂激越而發也故春氣溫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熛以怒怒風也秋氣勁其風清以貞清風也冬氣石其風慘以烈固風也此四正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其道以長也西南清和百物備成也西北不周方潛藏也此八風者方土異氣徐疾不同和平則順違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

楚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共之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稊楊倘徉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故其風也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謂大王之雄風也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動沙堀吹死灰此謂庶人之雌風也

楚辭曰光風轉蕙泛崇蘭

又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相風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鳥夏禹所作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

續傳曰

晉書曰[illegible]有野雉集于相風後為桓温所壞

沈約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辯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鼎竿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疑是秦制矣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已前侍御史令史

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辟若綄之見風也（綄音緩綄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鄭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身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機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虎以為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閑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為之容乎

傅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亦衆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挿以雞毛于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辭義要者也翟翟竹竿在武之前[illegible]既循[illegible]羽[illegible]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雙竿[illegible]烏司晨[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九

太平御覽卷第十

天部十

雨上

釋名曰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

又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而生養

說文曰零徐雨也霹（音斯）小雨裁落也霂（一林本反）霖雨也南陽名霖雨曰霡䨘（音酸）小雨也霰（子廉反）微雨也霣（音賓）雨聲也湏小雨也澍時雨也湒（子入反）雨下也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匪寇婚媾遇雨則吉

又曰雲行雨施

又曰雨以潤之

書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又曰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

又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陰雲貌淒淒雲行之皃祁祁[illegible]徐也）

又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星則雨）

又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鄭玄注曰將陰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將雨長鳴而喜也

又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行秋令則暴雨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又曰季春行夏令則時雨不降行秋令則淫雨早降

又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

又曰立夏命有司祈雨師

又曰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

又曰六月中氣後五日大雨時行

又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

又曰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又曰諸侯朝天子雨霑服失容則止

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又曰風雨不節則飢

又曰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傳曰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又曰宋大水魯莊公吊焉曰天作淫雨以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

又曰如百穀之仰膏雨

又曰雨三日以往爲霖

又曰衛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欲使衛討邢焉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臧文仲如晉雨過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聖人也）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信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也）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惟太山之雲爾

穀梁傳曰春正月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不雨民之至憂也閔憂）六月雨者喜雨也

爾雅曰甘雨時降萬民以嘉謂之醴泉

又曰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霪雨謂之霖

易稽覽圖曰降陰爲雨降陰之雨潤而不破塊

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以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

爲[illegible]當雨有黑雲氣如覆船於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牛彘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有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有雲如浮船皆爲雨北斗獨有雲不出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徵也有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

又曰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尚書說曰淮雨（淮暴雨之名也）

尚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而出雲不崇朝而雨

又曰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來也無淫雨（暴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養均遍故謂之雨

太戴禮曰天地之氣和即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嘉雨時至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外運也

又曰陽制陰故水爲雨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和而爲雨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斂重故也

史記曰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優旃曰我即行呼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万歲旃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短幸休居於是使得半相代

又曰夫子當行命弟子持雨具既而果雨曰昨夜月宿畢故知之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家貧好學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中鳳執竿讀書雨大至鳳讀書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麥流甚以爲怒鳳亦不愧

後漢書曰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旱嵩出巡遇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三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降迴赴雨隨車而下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及至南宮遇大風雨而引車入道傍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

又曰順帝陽嘉元年立順烈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尊后之日嘉澍沾渥

又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時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爲山坎上爲水山雲爲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

漢書名臣奏曰天陰雨人之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陰雨又使人睡臥者陰氣也

魏志曰曹眞伐蜀從子午道南入諸軍或從斜谷道會大霖雨四十餘日棧道斷絶詔眞還

又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六軍皆沒

晉書曰詔以王雅爲太子少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因冒雨而拜

又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

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

神仙傳曰欒巴蜀人徵爲尚書大朝得酒不飮西南噀之詔問巴巴曰臣本縣成都大火臣以酒爲雨救之帝驚驛問咸云是時雨從北來猶有酒氣

襄陽傳曰巫山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又曰董仲舒曰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圜摶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火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鷰遇風雨卽飛止還爲石

王采安成記曰萍鄉西津名玉女岡天當雨輙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搜神記曰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北嶺上有一城號劉城天每有雨輙聞山上有鼓角笳簫之聲村人以爲常候

武昌記曰武昌城東南有金牛岡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石鼓鳴天必雨

羅浮山記曰山有龜淵淵有神龜龜鼻貫銅鐶若有人犧此淵卽注雨

周處風土記曰搖英雨（春雨）黃雀風濯梅雨（六月之風雨也）

又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荆楚歲時記曰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曰嘉雨

王子年拾遺記曰甘雨濛濛似霧露委草木則滴瀝雨也

又曰香雲成香雨

帝王世紀曰黃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是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又曰齊有一足之鳥集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異之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訐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趣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雨水爲災果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老子曰暴雨不終日

莊子曰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求雨者爲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時雨降矣而猶浸灌不亦勞乎

文子曰若與俗處猶走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列子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

廣成子曰黃帝時雲不待族而雨

尸子曰神農理天下欲雨則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

孟子曰油然作雲霈然下雨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於後大勝之徵也軍始出雨沾衣者是謂潤兵軍有功雨不足沾衣裳是謂泣軍必敗

又曰無雲而雨是謂雨血將軍當楊兵講武以應之雨軍中尤甚者將軍戰必無功也

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又曰春發五政一曰論幼孤赦有罪二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曰脩溝瀆復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麑夭無絕華萼五政徇時春雨乃來

淮南子曰失火遇雨禍中有福

又曰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淨也（沫雨雨潦上覆盆盂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

又曰朱鼈浮於水上必大雨

又曰天且雨也魚已噞噞（音宜撿反）

又曰累蠓神虯潛泉而居將雨則躍（躍音蠼）

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覺雨之流粟

韓子曰荊人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未成而吳人至見荊有戒而反

傳子曰昔者伯牙子遊於泰山之陰逢暴雨止於巖下援琴而鼓之為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

孔叢子曰子思答縣子曰以子產仁愛譬夫子猶浸水之與膏雨夫浸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也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使膠鬲候周師問武王曰西伯何時至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矣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揚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蒙雨凌暴夏大屋帡幪覆蔽）

廣雅曰雨師謂之屏翳

纂要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啓雨水曰潦雨雲曰渰雲亦曰油雲

戰國策曰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天雨文侯將出左右諫止曰吾與虞人期不可失乃往魏於是始強

易林蒙占曰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為江河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文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巽先雨後風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君之德也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雨暴風在太公邑外而過○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交加而折將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此

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師曠占曰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群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巳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日雨傷五木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巳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雨小者少雨

天文要集曰北斗之旁有氣往往而黑狀似禽獸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

又曰河有黑狀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曰辰星守心有水災一日大雨不可當

又曰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東黑雲覆之大雨

范子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

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劉義慶世說曰謝太傅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莫雨駛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怒

劉義慶幽明錄曰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之長安至新安界過霖雨糧乏相謂曰飢那得羹食邪應時羹飯備具有人聲語云進踈食

黃子發相雨書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豬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北斗中無雲唯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豬豬三日大雨以丙丁之辰四方無雲唯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日上有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雨赤者丙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癸雨黃者戊己日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即雹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沛流潦

又曰四方有濯魚雲游疾者即日雨游遲者雨少至

說苑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道窮矣

又曰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師必夜至甲裂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見楚軍成陣而還

又曰武王伐紂過隧則斬岸過水則析舟示人無反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風俗通曰雨師爲玄冥

山海經曰羽山其上多雨狩陽之山多怪雨

括地圖曰谷山有藂雲甘雨

太平御覽卷第十

太平御覽卷第十一

天部十一

雨下　祈雨　霽

雨下

河圖帝道紀曰雨者天地之施也

遁甲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榮氏解曰雲師如蠶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又曰鄭有不毛山上有無爲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榮氏曰不毛山不生樹木古無爲之君常處如上布灑雲雨九州之內平均）

河圖秘徵曰君急恚怒無雲而雨

黃帝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出天

又曰天氣下而爲雨

太公金匱曰武王師到牧野陣未畢而暴風疾雨雷電幽冥前後不見太公曰善雷電者是吾軍動應天也

太公伏符陰謀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西土之老少相與謀曰君王遣人此其命固不壽也後數日而暴風大雨發屋拔木漂殺人民六畜明年諸侯謀合四海兵起

又曰武王兵入商都前歌後舞甲子進兵乙丑而雨

太公兵法曰將有三禮武王曰敢問三禮太公曰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將禮

太公對敵權變逆順法曰夫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泣也軍没不還

魏武帝兵書接要曰大軍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洒兵其師有慶

又曰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靈三軍失徒將陣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

又曰大將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謂天泣其將大凶其卒散亡

雜兵書曰諸雲氣諸變暈日月蝕風散之雲振之雨壓之皆解

又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電振振暝暝天下盡驚

又曰軍始營風雨從後來沾衣裳大吉

又曰有大雲雨軍內滂沲甚者軍罷無功

桓寬鹽鐵論曰孔子大聖也嘗居上位相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

王充論衡曰道至天者翔風起甘雨降霽而陰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味甘也

又曰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又曰周公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

神異經曰西海上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白衣素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沲

樂動聲儀曰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

楚辭曰雷填填兮雨冥冥

潘尼苦雨賦曰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

成公綏陰霖賦曰沉竈生鼃中庭運舟

傅咸愁霖詩曰舉足没泥濘市道無行車蘭桂賊朽腐柴粟貴明珠

張孟陽雜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

湧亞九數皆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尺爐重尋桂紅粒賁瑶瓊

又詩曰騰雲似湧烟密雨如散絲

劉楨詩曰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應璩與韋誕書曰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爲泥

祈雨

禮記月令曰孟夏大雩帝命有司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謂用盛樂也）

漢書曰董仲舒爲江都相理國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義云祈雨閉南門止雨）

范曄後漢書曰諒輔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和調陰陽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咎盡在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中時天雲晦合須臾澍雨

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歎服遷中山相

又曰奚延轉議郎徐州遭旱延使持節到東海請雨豐澤應澍雨與京師同日俱霈還拜五官中郎將

又曰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又曰章和元年有詔以鄭弘爲太尉時旱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群官即還舍弘獨日不旋大雨澍稼穡遂豐

又曰汝南周獲善占天文爲郡門下掾鮑昱爲汝南太守時郡境天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四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東觀漢記曰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旱春至六月無雨穀貴百姓頗流離褒到省吏職退去貪殘屢得澍雨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

又曰和熹鄧后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雒陽省獄舉冤未還宮澍雨大降

司馬彪續漢書曰永元六年張奮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無應乃表即時引見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

太尉司徒幸洛陽即大雨三日

蜀本紀曰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

王隱晉書曰束晳太康中郡大旱苗稼敗晳乃命邑人與共請雨三日中雨水三尺衆人以其有術數精誠感於神明百姓懽喜爲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萌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先生

高閭燕志曰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

魚豢典略曰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賽如其常祭牢禮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立秋雖旱不禱求雨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建熙七年五月慕容暐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太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大降

又前凉錄曰張植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率騎救張中六月至于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請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祭天而去

又前秦錄曰沙公西域沙門也有祕術每旱苻堅常使呪龍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二年京師旱祈雨（天子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澍雨大洽三年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

益部耆舊傳曰趙瑤爲閬中令遭旱請雨於靈星應時大

雨

葛仙公傳曰吳主曾與仙公坐於樹上望見道間人民請雨土人累時不得仙公曰雨可得耳即書符著社廟中日午大雨尺餘水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爲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暴身階庭告誠引罪紫雲沓起甘雨仍降

佛圖澄傳曰石虎時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詣滏口祠稽首暴露即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遍數千里

干寶搜神記曰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驟至洽于四海

又曰湘東新平縣有一龍穴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於此穴穴淹則立大雨

宋永初山川記曰鄱陽長壽山山形似馬白雲出於轂中不崇朝而雨

盛弘之荊州記曰佷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北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又曰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祈禱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又曰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

顧微廣州記曰鬱林郡山東南有一池池邊有一石牛人祭祀之若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祀畢則天雨大注

抱朴子曰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祝者臨泉

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長數寸乃掇取著壺中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賚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出一龍著潭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又曰歷陽有彭祖仙室請雨必得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時旱欲祠靈山晏子曰山以石爲身草木爲髮天苟不雨髮燋身熱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祠河伯可乎曰河伯以水爲國魚鼈爲民久旱國將亡民將滅獨不欲雨乎君避殿曝露其索雨乎公出野曝露天果大雨

淮南子曰土龍致雨許慎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

又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山海經曰東荒北隅有山名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也）

遁甲開山圖曰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即祀池請雨

爾雅孫炎注曰欇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

傅咸自叙曰太始九年自春不雨涉夏節聖皇躬慮分使祈禱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涖事三朝雨大降退作喜雨賦

霽

說文曰霽雨止也霎（音妾）雨霽也霩（火郭反）雨上雲罷貌

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將受魏祚之應也

晉中興徵祥記曰咸和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乃霽

長沙耆舊傳曰文度字仲儒爲郡功曹吏時霖雨廢人業太守憂悒召度補戶曹度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翌旦度具白所夢於太守曰昔禹夢青繡文衣男子稱蒼水使者禹知水脈當若祿此夢將其比也明日果大霽

扶南日南傳曰金陳國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歲歲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十二

天部十二

雪　霰　露

雪

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凝綏綏然下也

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

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皃也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又曰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歌采薇以遣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又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鄭玄注曰喻曹昭公君臣朝夕變易衣服麻衣深衣也

禮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

傳曰隱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雪凡平地尺（三月今正月也大雪失時也）

又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當夏雨雪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當夏雨雪

大戴禮曰天地積陰温則為雨寒則為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為雪

史記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漢書曰漢女者居東海養姑姑女讒之於姑姑經太守訴而殺之五月下雪

又曰蘇武使於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

又曰壺廣鞮單于自將領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

續漢書曰赤眉入安定北地逢大雪坑谷皆滿多凍死

晉書曰王恭衣鶴氅雪中行時人謂之神仙中人

又曰太傅謝安雪驟降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客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又曰東瀛公騰（公姓司馬名騰）伐石勒於常山屯營時天大雪有一處方數丈融液恠而掘之得一玉馬高尺許以為晉家之瑞

晉朝雜事曰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宋書曰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羣臣皆作雪花詩

崔鴻北涼錄曰先酒泉南有銅駝出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

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

唐書曰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錄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音英）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穆天子傳曰日中大雪北風雨雪有凍死人天子作黃竹

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閟寒（閟閉也音秘）

又曰雨雪天子獵于釿山之西河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

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為死友聞楚王欲往仕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而死

陸機別傳曰機誅日平地尺雪時人以為寃

曹攄別傳曰攄為洛陽令于時大雪而宮門夜忽失行馬攄曰此非他竊理可保明必是門士以療寒驗之而具服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東至大巇（音羲）之谷西王母來進嵰（丘廉反）州甜雪嵰州去玉門三十萬里地多寒雪霜露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為菓也

又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召諸方士有二人乘飛遊之輦上席酣醋天亦旱地裂其一人先唱能為霜雪王乃請為

於是引氣一吸則雲起雪飛

又曰廣延之國去燕七萬里在扶桑東其地寒盛夏之日氷厚至丈常雨青雪　氷霜之色皆如紺碧

沙州記曰自龍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晝夜蕭蕭常有風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淩弭毒害而已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

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雪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䢴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　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王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䢴期而更為日比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又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為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非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見晏子公曰恠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飢寒者

秦子曰令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不可得也

孫子曰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

淮南子曰欲滅迹而走雪中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

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失不先門方脩法服太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先生大夫在內方對天子寒故進熱粥却寒粥皆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閒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神曰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收河伯雨師請使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驚相視而歎

語林曰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在剡乘輿棹舟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氾勝之書曰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待釋手挼之和穀種之能御旱故謂雪為五穀精也

山海經曰由首之山小咸之山空桑之山並冬夏有雪

論衡曰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温則為雨寒則為霜雨露凍凝者其由地發不從天降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廣志曰雲南郡四五月猶積雪皓然代郡以五月山陰猶宿雪八月末復雪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

宋謝惠連雪賦曰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歧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謡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連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如蓮璐庭列瑶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

楚辭九辯曰雪霰紛糅（女救反）

又曰蒐　來歸兮北方不可止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蘇箇反）

又曰霰雪紛其無垠些雲霏霏而承宇些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時既西夕玄陰晦冥涼風蕭然素雪飄零

伏系之雪賦序曰結陰凝雪皎如被素

謝靈運詩曰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

樂府歌詩曰皓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

庾肅之雪讚曰皓若天漢色踰玉粲

李顒悲四時曰雲黤（烏敢反）䨴（徒對反）以時興雪聯翩而驟寄枯林皦如瓊幹空崡朗若玉室

王韶之詠雪離合曰霰先集兮雪霏霏散輝素兮被虛庭曲室寒兮朔風厲川陸涸兮百籟鳴

霰

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補各反）如星而散

說文曰霰積雪也從雨散聲

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雪自上遇温氣而搏謂之霰）

爾雅曰雨霰為消雪（郭璞注云霰冰雪雜下散謂消雪）

又曰雨雪相和為霰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驗也

韓詩薛君注曰霰霙也

曾子曰陰之專氣為霰

露

釋名曰露慮也覆慮物也

許慎說文曰露潤澤也從雨路聲

詩曰厭（於葉反）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又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

禮曰立秋後五日白露降

又曰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

又曰天不愛其道故天降甘露

又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感時念親也

又曰王所以為順而降樂也天降甘露

易通卦驗曰立秋白露下

尚書中候曰堯時甘露降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為霜（宋均曰白陰析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為霜）也

大戴禮曰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為雨露

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祈露之精散為甘露

春秋繁露曰恩及於物潤於人而甘露降

春秋序曰祭頌道露冬下

春秋元命包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又曰陰陽散為露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怒[illegible]舉衣出宮宮中群臣胥曰天無霧雨宮中無泥露相殺濕子衣行高何為　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逆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露沾吾衣辭曰闔閭之莫不悲傷

漢書曰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天下

又曰平帝永平十七年自春以來甘露降謁元陵太常丞上言陵樹葉上有甘露令百官采之

又曰成帝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

又曰宣帝詔曰迺者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宜赦天下

後漢書曰桓帝永康元年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于原陵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豐為零陵太守一年甘露降膏潤草木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時甘露降四十五里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夢見先帝光烈皇后夢中喜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之帝伏御床流涕也

魏志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一十二丈銅龍繞其根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

又曰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屢降於仁壽殿前靈芝之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承露盤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晉書曰皇甫謐幼時有甘露降其柳樹謐每以食之謂蜜也

晉中興書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柏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

隋書曰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性至孝丁父憂單縗徒跣後甘露降其樹白鳩巢其廬

豫章耆舊傳曰太守陳蕃臨郡二年甘露降

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有槐樹有白露

類甘露敳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敳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
但樹汁耳敳不悅稱疾而去

洞冥記曰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
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漢武帝問朔曰何名吉雲曰其
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
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吉雲五色露可得以
嘗不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
帝遍賜羣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朔曰唯承樹露以飲之

又曰元封二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東方

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有甘露望之色如丹着木石則
皎然如霜雪實器承之如飴人君聖德則下

周處風土記曰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
聲則鳴

述仙記曰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以之洗眼
眼明也

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莊子曰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鶡冠子曰聖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蘇子曰夫人一代若朝露之託桐葉耳其與幾何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
和之美者揭雩之露揭雩之露其色紫

淮南子曰方諸取露於月（高誘曰方諸陰燧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
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曰天酒甘露也）

又曰黃父以霧露為漿

古史考曰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實

劉向說苑曰吳欲伐荊王令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者三朝王曰子來何苦
露霑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端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風
噏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方無）欲取其蟬而螳螂又不
知黃雀居其後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丸在
其下臣但捕其黃雀不覺露溼衣此者為窺其利而不患
後患王聞之遂不伐荊

又曰螣蛇遊於霧露千里不止

漢武帝故事曰帝作金莖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擬和玉
屑服之以求仙

又曰作銅承露槃上有仙人掌以承露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露者陰液也釋為露凝為霜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又曰露者霜之始寒即變為霜

論衡曰甘露味如飴王者太平之應則降

地鏡圖曰視山川多露無霜其下有美玉

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山氣運注天下春夏為露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喪歌也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其一章曰薤上露何易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何時歸

瑞應圖曰露色濃甘者為之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
其甘草木

又曰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
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則甘露降於松栢

山海經曰仙丘降甘露人常飲之

又曰諸沃之野搖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

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若明而潤則甘露降不然則否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採秋菊之落英

張衡奏事曰飛塵增山霧露增海

曹植魏德論曰玄德洞幽飛化上蒸甘露以降蜜淳冰凝覩陽弗晞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徵

曹植承露盤銘叙曰夫形能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于芳林園

束晳集曰薄冰凝池非宗廟之寳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

張載羽扇賦曰濯以雲精拂以芝露

太平御覽卷第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十三

天部十三

雷　霹靂　電

雷

釋名曰雷者如轉物有所破皷雷之聲也

說文曰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

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又曰震爲雷

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又曰鼓之以雷霆

又曰洊（見）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又曰震來虩虩（許逆）

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又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又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又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又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又曰雷以動之

又曰雷雨之動滿盈

又曰雷風不相悖

又曰雷風相薄

又曰澤中有雷隨

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又曰虺虺其雷

禮曰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容止猶動靜）

又曰君子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謂敬天之威）

又曰秋分之日雷乃收聲

傳曰藏冰以時則雷出不震棄冰不用則雷不發而震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注曰疾雷謂雷音急激者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

京房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

又曰五星占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即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

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書洪範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

又曰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象君臣也故雲雷相託陰陽之合也今二世不恤人人臣叛之故無雲而雷也

又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又曰春後十日雷乃發聲

又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

又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

大戴禮夏小正曰雷震雉雊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必聞之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爲雷

春秋合誠圖曰軒轅星主雷雨之神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云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史記曰高祖母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産高祖

漢書曰迅雷妖風恠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續漢書曰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是時梁太后聽兄冀誅李固杜喬

晉書曰晉人王裒母生時畏雷母終後天雷輒還遶

墓曰裒在此裒在此

齊書曰永明八年六月十日（晡時）雷有黃光照地狀如金色占曰人君有德或謂之榮光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霆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

韓詩外傳曰東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音欣）以勇猛於天下過神淵飲馬沉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王歆孝子傳曰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馳至墓伏墳哭有白兔在其左右

搜神記曰義興人周永和出行因日暮路旁小屋中有女子留宿一更後有喚阿香女應諾官喚汝推雷車女遂辭周云有官事須去俄而大雷既明周自異其處返尋唯見一新冢冢只有馬跡

東方朔神異記曰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則雷也天以此爲喜怒之威

盛弘之荊州記曰朝陽縣樊重母畏雷爲母立石室以避之悉以文石爲階砌至今猶存

孟奥北征記曰凌雲臺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名避雷室

又曰臨賀有石方二丈石有磨刀斧迹春夏常明淨其迹甚新秋冬則苔穢故爲雷公磨石

莊子曰陰陽交爭爲雷

文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石之音目不見太山之形小有所志必大有所忘

曾子曰陰陽之氣俱則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

又曰陰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

又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少寡婦人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之也傷毀景公支體折爲之溢）

又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

鶡冠子曰昔者有道之君取政非取於耳目也夫耳之生聰目之生明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孫子曰擊雷無傳光疾雷無餘聲

河圖帝通紀曰雷天地之鼓

河圖曰玉虎晨鳴雷聲也

又曰黃帝以雷精起

六韜曰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

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

伏侯古今注曰成帝建始四年無雲而風天雷如擊連鼓音可四五刻隆隆如車聲

山海經曰羭（音榆）次之山有鳥名橐𩇯服之不畏電（𩇯音肥　[illegible]）音

又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

師曠占曰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又曰春分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中其所住者兵起其主無雲而雷名曰天狗行不出三年其國亡

又曰初雷從金門起上旬旱下田熟一曰歲中兵革起也

風俗通曰雷不蓋醬俗說令人腹中雷鳴

世說曰曹爽將誅夢二虎銜雷公若二外擲放着庭中

華陽國志曰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公亦悔失言

鄴炎對事曰或曰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故曰百里雷

雜兵書曰雷電霹靂破軍中樹木屋舍者從去吉也雷電風所從來不可逆而相代宜慎之也

物理論曰積風成雷

王充論衡曰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亦復如之故後人忌焉以為常也

又曰盛夏之時雷電疾擊殺人謂之有陰過飲食不潔則天怒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也此虛言也道士劉春楚王英使食不潔春死必遇雷也建武四年六月夏雷擊會稽鄞（魚巾）縣羊五頭羊有何陰過而雷擊之乎俗以為天取龍殺人罰陰過與取吉凶不同非實道也

又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

又曰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世人信之莫不謂然始復原之虛妄之象也

霹靂

釋名曰霹靂析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

說文曰震霹靂振物也

穀梁傳曰震雷也

爾雅曰疾雷為霆蜺（郭璞曰雷之急激者為霹靂）

春秋繁露曰王言下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若金氣其音商故應霹靂

五經通義曰震與霆皆霹靂也

晉安帝紀曰義熙二年六月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

晉朝雜事曰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中宮求子象也賈后將誅之應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邁稱常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列女後傳曰河南李叔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人害之使婢宣言叔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詰尹以骨肉相姧不合應孝廉叔卿杜門自絕女妹傷被淫之名遂到府門自殺叔卿亦自殺明己無愆也後三年霹靂害叔卿者以其

死屍置冢卿冢前其家收而葬之秋又雷發其冢

玄中記曰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人歲歲出石磍（才林反）數千輸朝中名曰霹靂磍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磍日減至秋而盡

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於田中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左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狀如六畜似獼猴

續搜神記曰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耕以飯籠置菰裏晚於菰中伺之見一大蛇偷其食　苟即以鈒（支悲反）又之蛇便走去苟乘船逐之至一坂有穴蛇便入穴但聞號哭云人斫傷某甲或云當如何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震電傷苟苟於是跳梁大罵云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我飯罪在蛇反來霹靂我是無知雷公若來今當以鈒斫汝腹破須臾雲雨輒開乃更霹靂向穴中諸蛇死者數十

莊子曰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於是有雷有霆

劉義慶世說曰夏侯玄字太初嘗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玄神色無變讀書如故

異苑曰佛佛虜凶虐暴忍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尋被震而死既葬而後就冢中霹靂其柩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之國也

又曰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雨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懾而放微覺有聲不足為驚

又曰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靂殺人亦字題脅

世說曰王丞相見郭景純君可試為作一卦卦成郭意惡云公有震厄王問可有消伏理否郭曰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短如公長置寢處灾可消王悉依其語數日中果震栢樹碎門內子弟皆稱慶

桓譚新論曰天下有鸛鳥郡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或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殺鳥適與雷遇耳

博物志曰九真有狸牛出谿上或鬬岸上家牛皆怖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有草名曰嘉榮服之不畏霆（不畏霹靂）

琴操曰楚高梁子出遊九皋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罘置罟於荊山臨曲池而漁而疾風霣（于敏反）雹雷電奮冥天火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而歌歎作霹靂引

正論曰里語云州縣符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

電

釋名曰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

說文曰電陰陽激燿也從雨申聲

易曰離為電

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爗爗震電

禮記月令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傳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易稽覽圖曰陰陽和合為雷煇煇也其光長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激為電

史記天官書曰電者陰陽之動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母曰附寶有蟜黇氏之女也見

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孕

漢書李尋傳曰尋說王根曰鷄見往者盛冬雷電潛龍爲孽

晉書曰王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誤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東方朔爲太山仙官太仙使至方丈助三天司命朔但務山水遊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雨失時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眴（許縣反）目宣示光耀而已

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

文子曰腎爲電主鼻

曾子曰陰陽交則電

抱朴子曰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立如丘山可瞻不可動

淮南子曰電以爲鞭策（雷轝車也）

物理論曰風清熱之氣散爲電

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

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張衡思玄賦曰凌驚雷之硠（音浪反）磕（苦大反）兮弄狂電之淫裔

傅玄詩曰童女製電

夏侯孝若電賦曰攢雲閣而飛火繚煙起於雲中

曹毗霖雨詩曰紫電光彌飛迅雷駭天奔

顧愷之電賦曰天怒行凌（[illegible]而光發）

李顒詩曰黮（徒感反）黤（徒敢反）重雲陰砰磕震電哮（[illegible]反）

太平御覽卷第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十四

天部十四

霜　雹　虹蜺

霜

釋名曰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說文曰霚（付入反）早霜皚霜雪之白者

易坤卦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又曰九月肅霜（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禮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鄭注曰謂膠漆之作停）

又曰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

又曰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摯

又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鄭注云感時念親也）

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也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有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

又曰興兵妄誅厥災夏霜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也

大戴禮曰霜是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爲霜

又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春秋考異郵曰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

又曰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

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

孝經援神契曰霜以挫物

五經通義曰寒氣凝以爲霜霜從地外也

五經鉤沉曰天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

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也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國語曰駟見而霣（于敏反）霜霣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之上藥玄霜絳雪

王子年拾遺記曰廣延國有霜色紺碧

又曰嶠（丘僑反）州霜甘

又曰負嶠之山名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代海人獻以爲黼黻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

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

淮南子曰芝蘭以芳未嘗見霜（桃氣之）

又曰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霜有跡

又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高誘注曰青女天神青天玉女主霜雪也）

又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王繫之獄仰天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

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下有寶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霜降其鍾即鳴

命曆序曰桀無道夏隕霜

師曠占曰春夏一日有霜雪者君治政大嚴刻太殺天以示之宜損威殺重人命

崔豹古今注曰鵲鳩常向日而飛畏霜露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蔡邕月令章句曰露凝為霜

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山氣運注天下秋冬為霜雪

唐書曰寧王憲疾時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

琴操曰履霜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者吉甫之子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采楟（音亭山棃木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

楚辭曰秋既戒之以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

古艷歌辭曰秋霜白露下桑葉鬱為黃

何瑾悲秋夜曰霜凝條兮璀璀露零葉兮泠泠

雹

釋名曰雹砲（匹巧反又音雹）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蹙砲也

許慎說文曰雹雨冰也從雨包聲

禮曰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傳曰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入也時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災誰能禦之

穀梁傳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之枝害五穀者君賦斂刻民也

焦貢易林曰陰雨泥寒常冰不溫凌人情怠大雹為災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陰陽相脅而雹霰盛陰而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霰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

又曰人君妬賢疾善在下謀上則日蝕而雹殺走獸

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

又曰九月十月日色青則寒有雪雹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專精凝合成雹雹之言合也

春秋漢含孳曰專一精并氣凝為雹宋均注曰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為妻尊重齊勝無迴曲之心感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

史記曰景帝二年秋雨雹大者五寸深二尺

又曰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皆死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音飛與飛同）鳥皆死

又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元封三年雹大如馬頭

范曄後漢書曰有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張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精凝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嘿嘿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

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奥言

又曰時頻有地震隕雹妖異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雹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

又曰安帝延光元年夏京師及郡國三十雨雹

又曰獻帝初平二年五月雹如扇如斗

東觀漢記曰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

又曰韓稜字伯師除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隣縣皆雹傷稼穡縣界獨不雹

晉書曰太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時道子專政姦佞競進烈宗不能禁終至大亂

晉中興書曰大興二年海鹽雨雹大如鷄子

崔鴻前趙録曰劉曜光初三年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

後魏書曰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恠欲殺之妻言常行仰天視而雹入口吞之而生子號擅石槐後遂爲鮮卑大人

郭氏玄中記曰東方有祟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祟都

陳留風俗記曰雍丘縣夏后公祠有神井能與霧雹伏琛（齊地）記曰安丘城南三十里有雹都淵其雹或出亦不爲災異

西京雜記曰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曰陰氣脅陽也

涼州異物志曰有一大人生于北邊（在丁零北千五百里）偃臥於野其高如山頓腳成谷橫身塞川（長萬餘里頭髮之間乃似大谷）近之有災

銅雹擊之也此可逃者不可到下則雷雹流銅鐵之丸爲雹以擊殺人

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雹者氣之化也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有九澤有積雪雹

孔叢子曰宋初二年夏河西縣大雨雹皆如棬杯大者或如斗殺畜生雉兔折樹木於是天子責躬省過

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曰俗說文帝時天下斷獄三人米一斗一錢有此事不對曰不然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三尺尋景帝代之不可爲升平

歷代記曰石遵襲位於鄴暴風雨震雷雹如斗其大武殿及兩廂端門光燄照天金石皆消爲火月餘乃滅

紀年曰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白虎通曰自上而下曰雨雹

風角占曰徵動羽有雹霜

陳陸瓊和張湖孰雹詩曰惟徵動羽惟陰脅陽雨冰作冷凝氣爲祥

虹蜺

釋名曰虹攻也純陽攻陰氣故也陰陽不和昏姻錯亂淫風流行男女乎相奔隨則此氣盛霓齧也其體絶見於非時此災氣傷害物如有所食齧

說文曰霓屈蛇青赤或白色陰氣者也

河圖稽耀鉤曰鎮星散爲虹霓虹霓主內淫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其色青赤白黄

周書曰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

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諱之莫之敢指）

禮曰小雪之日虹藏不見

又曰王氣如白虹天也

又曰清明後十日虹始見

爾雅曰螮蝀虹也蜺爲挈貳

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唱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似君心在房內不修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敢制故曰女謁亂公

詩含神霧曰瑶光如蜺貫月感女樞生顓頊

尚書考靈曜注曰日傍白者爲虹日旁青赤者爲霓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宋均注曰蝦蟇）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交爲虹蜺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虹蜺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着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霓虹常依陰雲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蜺常依蒙濁見日旁白而直曰白虹凡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季春見至孟冬乃藏

史記曰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注曰虹臣象日君象

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

漢書曰武帝遊東萊臨大海是歲虹氣蒼黃色若飛鳥集城陽宮南

又曰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

又天文志曰虹霓者陰陽之精光（如淳注曰雄曰虹雌曰霓）

張璠漢紀曰靈帝和光元年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蔡邕問之對曰虹霓小女子之祥又名臣蔡邕奏詔曰有黑氣墮溫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占者以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於庭以臣之聞則天所投虹者也

吳志曰諸葛恪圍新城不尅引軍出往東興有蜺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吳錄云恪曰虹何爲此是歲果爲孫峻所誅）

晉陽秋曰建武元年虹長彌天

晉安帝紀曰義熙二年七月夜彩虹出西方蔽月

前涼錄曰張駿六年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聲

沈約宋書曰劉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自陳求還

莊子曰陽炙陰爲虹

文子曰天地二氣即成虹人二即生病

淮南子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皆古得道能御陰陽）乘雷車駕雲蜺

又曰太古二皇（二皇伏羲神農）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剖撫）

也

又曰虹蜺者天之忌也

孟子曰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之望湯也若大旱之望雲霓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相白虹貫日

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備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備于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爲玉璜上有刻文孔子跪而授之

又曰盧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姓秦獨在家忽疾病恍惚發狂後斷左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來從之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感接忽忽如眠耳如是積年春每往期會不後良難比鄰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云至水側丈夫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娠生兒如人多肉不似有手足濟假還秦懼見之乃內兒著瓮中因見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濟時醉眠在牖下聞人與秦語語終乃去濟亦不疑也又丈夫語秦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以絳囊與裹之令可時出與乳于時風雨暝冥鄰人見虹下其庭秦常能辨佳食者[illegible]其夫於常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從此遂絕

異苑曰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為美人

又曰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噏響便竭願輒益酒灌之隨投便竭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日臻

述異記曰有黑虹下絳轉於少昊鄉稱祚

紀年曰晉定公十八年青虹見

瑞應圖曰大虹竟天握登見之意感生帝舜於姚墟

太玄經曰紫蜺圍日其疾不制

雜兵書曰日暈有白虹貫內出外者從所出戰勝

華陽國志曰李特生長子蕩字仲平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姙雄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

黃帝占軍決曰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勝[illegible]

也故之

文子曰父無慈子之愛兄無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王逸注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茀白雲逶迤若蛇者言有此蜺茀氣逶迤相嬰何為於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臧善也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虹而如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楊雄甘泉賦曰曳紅彩之流離

左思吳都賦曰虹蜺迴帶於雲館

潘尼苦雨賦曰收絳霓於漢陰

楊文雲賦曰浮素霓之逶迤

太平御覽卷第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十五

天部十五

氣　霧　霾　曀

氣

釋名曰氣猶餼也餼然有聲而無形也

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

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烟熅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遊魂爲變）

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

又曰三月之節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又曰三月之節是月也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又曰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又曰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

又曰八月之節是月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

又曰九月之節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揔至人力不堪

又曰季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人氣懈惰

又曰小雪之日後五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又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

又曰地氣且洩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

又曰十二月中氣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

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又鄉飲酒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溫厚之盛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之氣）

又曰視祲之官春分望氣

傳曰節宣其氣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休氣四塞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以賢積精爲道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聚爲雲氣

史記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又曰項羽本紀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宜急擊勿失

又秦紀曰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

於是始皇東遊以厭之改金陵爲秣陵塹之以絕其氣

漢書曰武帝巡狩過河間見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云下有奇女求之得拳夫人後生昭帝

又曰宣帝幼時號曰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雖在襁褓猶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無辜至後二年武帝疾望氣者云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封禪夕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山巔

又曰高祖在沛隱芒碭山每遊上輒不欲令呂后知常在深僻處后亦常知其處高祖問曰何以知之后曰君所居處上有紫氣

又曰孝靈熹平年八月辛未白氣如疋練衝北斗第四星爲大獸狀明年楊州刺史臧旻攻盜賊斬首數千級

東觀漢記曰和帝永和十二年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十日是月西域蒙奇疎勒二國歸義

謝承後漢書曰郎顗上書曰去年閏月白氣從天苑入玉井西將有叛戾之患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

漢書五行志曰永興二年光祿勳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

漢光武封禪儀曰元年封禪晝有白氣夜有赤光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之山虞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皆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有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二十二日禮畢正直壇所有氣與天屬遙望不復見山

楚漢春秋曰亞父謀曰吾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摎或似龍或似蛇或似虎或似雲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寧元年洛陽太祖廟中有青氣占者云以爲東莞諳王後當有天子後改封琅邪江東之應也

又曰曾勝守叔時以歲日望氣乃長歎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敬之欲用之遣二子諭意遂不動

又曰張華察牛斗間有紫氣乃豐城之劒氣也

吳志曰朝宮井上旦有五色氣孫堅令沒之得漢傳國璽

又曰孫堅葬富春城東塚有光上屬天下蔓數里皆曰非凡氣也孫氏其興乎

蜀志曰劉毅向舉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數有氣）必有天子出其方

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則折名曰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瘴氣菌露四時不絕

西升記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占氣知神仙過

荆州記曰夷道縣有望州山山下有泉欲雨泉中有赤氣騰上于天

莊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惡乎待哉（郭象曰御六氣之辯即是遊變化之塗也）

又曰人之生氣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列子曰太初者氣之始也

又曰天積氣之成者也

孫卿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抱朴子曰軍上氣黑如樓將軍移軍必敗其將勇則氣如火火勢如張弩雲如日月赤氣繞之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也

又曰或問登陟之道曰或用棗（心）爲飛車存念則五蛇六龍而乘之上升三十里名爲太清其氣甚剛勝人也師言鳶飛漸高直舒兩翅而自進漸乘剛氣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於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高誘曰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乃有狀疾也）下氣多尰（尰下下具腫足日尰）石氣多力（也象石）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殀（音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廣氣多仁（下而平者爲廣）陵氣多貪（象陵積累也）輕土多利（利疾也）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應其類也

又曰太清之始世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此

時玄元氣至休氣者也

吕氏春秋曰天圓爲精氣圓通周復無雜故曰圓

魏子曰北夷之氣癸群羊南夷之氣狀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

家語曰食氣者神明而壽

洛書曰有氣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

遁甲開山圖曰巨靈者偏得元氣之道故以元氣一時生混沌

又曰自老子生周青氣凌逸俗儒道士無所通驗

河圖曰崑崙山有水水氣上蒸爲霞

地鏡圖曰望百姓家黄氣若蘗梔子樹也山有白氣而鬱鬱中有神龍

三輔舊事曰漢作靈臺以四孟月登而觀黄氣爲疾病赤爲兵黑水

荆州圖曰宜都郡望州山（袁山松宜都記曰或難山）山根有涌泉成溪溪注丹水天陰欲雨輒有赤氣故名丹溪

論衡曰陳留虞延字君人夜生母見其上氣如一疋絹徑上天以問人人曰吉氣與天通後仕至司徒

楚辭曰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逸曰飡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淪漢者日沒後赤黄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

又天問曰伯強安處惠氣安在注曰伯強是大疫鬼也所至恣惡氣傷和氣

霧

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覆地物也昏暗之時則爲妖災明王聖主則爲祥瑞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

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

尚書中候曰祭無道地吐黄霧

春秋元命包曰霧陰陽之氣也陰陽怒而爲風亂而爲霧

漢書曰爰盎諫文帝勿遷淮南王恐其逢霧露病死

又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日黄霧四塞

又曰漢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上七日天大霧漢使人還往胡不覺後得免平城之難

又曰孝成帝建始元年夏四月黄霧四塞上問楊興等對曰陰盛侵陽之氣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烏鳶跕跕（音葉也牒二音）墮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於華陰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魏略曰劉韓鳴每出雲霧中識道不迷惑時人因謂爲雲霧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令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也每見瑩然若開霧覩青天

又曰大寧元年黄霧四塞王敦之應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艱居喪至孝元嘉之始父又喪亡彭兄弟二人土功未就鄉人助彭作塼壇事須水濟值天旱穿井盡力不得水彭號窮無計一旦天霧霧消之後於塼竈前自然水生

沈約宋書曰後漢正月朝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南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跳躍嗽水作霧翳日

燕書烈祖後記曰無璽六年蔣幹遣侍中繆高太子詹事

劉猗賚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貸引行數百里黃霧四塞迷荒不得進乃還易取行璽始得去

帝王世紀曰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霧不可冒行

又曰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焉

又曰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

漢武內傳曰東方朔乘雲飛去仰望天霧覆之不知所在

劉向列女傳曰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仕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仕家貧而國富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代今夫子貪富務大

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今君與此背不無後患乎

葛洪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郎一旦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後問其故乃是巴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又曰淮南王聞有道術之士必卑辭厚幣以致之於是八公乃往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王試之無不効

李先生傳曰先生名廣字祖和本南陽人劉備遣軍欲取先生先生起霧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因此乃入吳

宜都山川記曰郡西北三十里有丹山天晴山嶺忽有霧起迴轉如煙不過再朝雨必降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人有謝廪者行田歸路中忽遇雲霧霧中有一人乘龜而行廪知神人拜請求隨去父曰汝無仙骨不得去也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常多素霧

嵩高山記曰有獵師在山見浮圖奇妙異常有金像比來尋求白霧忽起不知寺處

東方朔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中西胡國獻猛獸使者曰猛獸之出生崑崙或生玄圃食氣飲霧解人語當其神也立起風雲吐嗽霧靈百邪迸走因名猛獸

王粲英雄記曰曹公赤壁敗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

王子年拾遺記曰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如霧亦曰金霧

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霧不塞望浸淫被薄而已

又曰東海人黃公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叚龜龍凉州記曰呂光幸天淵池時天清朗忽然起霧有五色雲在光上

陳留風俗記曰雍丘縣有祠名夏后公祠有神井龍能致霧雹

博物志曰王爾張衡馬均者昔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爲霧

抱朴子曰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至城下

又曰與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溼潛自有潤

又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自本徹末者以此角大霧重雲之夜置中庭終不沾濡

蘇子曰蜀郡鄧公呼吸成霧

韓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散與螾（寅字蚓）蟻同矣

淮南子曰甚霧之朝可以細書不可以望尋常之外

又曰螣蛇遊霧困於蝍蛆

又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昔古得道能御陰陽）遊微霧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影

魏子曰雲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見於容

魚龍河圖曰山冬天霧十日巳上不除者山崩之後出水脉也

京房易占曰大霧君迷惑雲霧四起則時多隱士

伏侯古今注曰漢元帝竟寧元年大霧樹皆白

潛潭巴曰大霧三十日群猾起上下相蒙上少下多故群猾起

志林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弥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望氣經曰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

又曰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熟

地鏡圖曰玉之千歲者行遊諸國其所居國必三日變爲日中之霧

漢武帝故事曰武帝葬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如大霧

黃帝玄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

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執竿而釣文王得之灼若被雲而見白日霍若開霧而覩青山

溫嶠與陶侃箋曰霧氣過差則君道幽晦

霾

釋名曰霾晦也如物塵晦之色也

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

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

崔豹古今注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天雨黃土晝夜昏霾

曀

說文曰曀天陰沉也

詩曰終風且曀惠然肯顧

又曰曀曀其陰

爾雅曰陰而風爲曀

太平御覽卷第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十六

時序部一

律　曆

律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山取竹於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鳳有雌雄故律有陰陽）

書曰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又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孔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審聽之也）

禮曰孟春之月律中太蔟蔟湊也言萬物始大而湊地

周禮曰大司樂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六代舞）大合樂致鬼神

又注曰律呂相生者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

黃鍾律長九寸下生林鍾六寸律也

左傳曰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爾雅曰律謂之分（郭璞注曰律管可以分氣者也）

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

律者六律也

春秋元命包曰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率猶導也）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孝經援神契曰聖王吹律有姓

漢書張蒼傳曰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笇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王郡國上計

又曰張蒼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吏時正緒律曆故漢家言律曆者法張蒼蒼好書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邃深）

又京房傳曰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好鍾律知音聲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又曰夫五音生於本姓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律皆所以紀升氣效物類也天效以影地效以響響即律也陰陽和則影至以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影候鍾律權土灰校陰陽冬至陽氣應則均清晷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音能各以候狀聞大史合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銅爲物也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又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定十二律

王隱晉書曰荀勗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撿校太樂揔章鼔吹八音與律呂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度漸長於古四分餘而夔依爲律呂故致不韻紓部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以律量黍以尺度古器皆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故冢得古玉律鍾聲亦與新律闇合遂班下太常使太樂揔章鼔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班示朝臣散騎侍郎阮咸唱議謂勗所造聲高必由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勗亦依案經典乎而制之又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校正同

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常樂郎正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其二十二具視

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云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寸尺名之則不可知也

趙書曰劉曜築建德殿取土城西南埇內得圓石狀若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識者未之詳或以爲瑞參軍事續咸曰王莽時物

東方朔十洲記曰武帝時有西胡月氏國遣使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閻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淮南子曰夔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

又曰天文曰帝張四維（帝天綱也）運之以斗（運提）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寅則萬物螾螾也（螾虫也）律受太蔟蔟者湊而未出也（太蔟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鍾始夾也（夾鍾二月律）指辰辰則振振之也律受沽洗沽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沽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中呂中呂者中充大也（中呂四月律）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蕤賓五月律）指未未者味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之也（林鍾六月律）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則夷則易其則也德去矣（夷則七月律也以去生氣反也）[illegible]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之無厭也（無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應鍾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已鍾也（黃鍾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

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大呂十二月律也）

又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

國語曰天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伶律官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均謂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illegible]樂官也）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成以十二（十二律呂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之名也）由是第之（由是也第大也次其日也）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沽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沉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呂間陽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越散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隙之細也（四時之間氣微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蔡邕月令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中應也太蔟鍾名上古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別風聲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故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用乃截竹爲管曰律爲清濁之率也以律長短爲制正月之律與太蔟相中也言出於鍾乃置深室葭莩爲灰以實其端其月氣既至則灰飛管通古以鍾律齊其聲後人不能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仲春中夾鍾（仲春夾鍾也管長七寸四分強夾鍾類分也）季春中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強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孟夏中仲呂（長六寸二分陽氣將極後中蕤）仲夏中蕤賓（六寸一分小二分陽氣上極陰始起故賓敬之蕤下也）季夏中林鍾（長六寸九分物成熟鍾難也林鍾衆也）孟秋中夷則（長五寸六分二分夷傷則法也萬物始傷）仲秋中南呂（長四寸三分小三分南任也言陽氣尚有任也生薺長也）季秋中無射（長四寸八分小三分射無也言萬物隨陽終也）孟冬中應鍾（長四寸八分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仲冬中黃鍾（長九寸律之始言陽於黃泉下動也鍾動也）季冬中大呂（長八寸呂距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

京氏律術曰律難以度調故作準以代之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中共一弦下盡分寸均中其弦使應黃鍾之聲然後分寸以求諸律則稍皆如盡而應矣然則上古有鍾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其相生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沽洗沽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

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上生黃鍾上下相生終六十執始以下四十八律文多不載孟春之月則太蔟爲宮沽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效此也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聽律之音聲何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以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霧雨風雲夜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徧持律管橫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朱雀羽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應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白虎通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氣鍾者動也言陽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太也呂者距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正月謂之太族何太者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謂之夾鍾何夾者物孚夾言萬物孚夾種類分也三月謂之沽洗何沽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中呂何言陽氣將極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其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呂任也言陽氣尚有任也生孳長也故陰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十月謂之應鍾何應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大小長短為法故也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唯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周官曰太師掌六律六呂文以五聲播以五教以六詩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也

劉向別録曰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今名黍谷

論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裔

楊泉物理論曰聽清濁五聲之和然後制為鍾律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

夏侯玄辯樂論曰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和調災害不生亦以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乃可以調和陰陽蕩除災害也夫天地定位剛弱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飢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招也

楊雄太玄經曰調律者度竹為管蘆莩為灰列之九閉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起纖塵不形冬至夜半黃鍾以應矣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容成黃帝之臣）

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

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又曰叶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易乾鑿度曰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注云甲子為蔀首起十月朔）

又曰曆原名握先紀曰甲子（握先為曆始之名言無前者也）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而一蔀首

易是類謀曰其觸燿而出師曠曆推音弄以度知旦（觸燿而出）（謂師曠得聖人之一體故觸燿而生其人能曆數握機之事又能推五音知辨來之事）

漢書律曆志曰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木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攝提星名隨斗柄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乃指巳是為失方也）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後以授舜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歲月日星辰為五紀也）五伯之末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迺以十月為正色尚黑

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踈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弦望多差矣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議造漢曆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進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孟康曰躔舍也離歷也日月之躔離蹟也）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迺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晉灼曰史記曆書云唐都分天部而巴郡洛下閎運算推曆也）都分天部（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也）而閎運算轉曆與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昏明

疎遠者十七家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中如合璧連珠也）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也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請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曆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青臺諸曆疎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疎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壽王非漢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疎闊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

又曰路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為漢阨三七之間（謂[illegible]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illegible]百一十一歲也）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又王莽傳曰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布天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仙而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上（長[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今[illegible]）諭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

又孝武紀曰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illegible]）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illegible]）定官名協音律

又曰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以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以深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續漢律曆志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於曆朔或在晦月或朔見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日蝕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因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候與官曆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書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業等六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

又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初用乙卯至武帝

元年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九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施復疎闊微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四十五年庚辰之歲退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曆觀璿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五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所謂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朔

魏略曰太史上言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為太和曆帝以高堂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大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更相劾奏紛紜數歲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偉不得日蝕而晦盡詔從太史

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

又曰景初元年山茌（音在鉏切）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得地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乃定曆年改太和曆爲景初曆

吳志曰孫權黃武二年改四分曆用乾象曆

王隱晉書曰張載弟前烏程令亢依蔡邕注明堂月令中台要綴諸說曆數而爲曆讚祕書監荀勖見讚異之亦信該羅曆義

唐書曰王勃聰警絕衆於推步曆筭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漢運曆不合承周隨短祚其論大旨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大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眞主五行之匝土運復歸唐

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隨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鴻範五行傳曰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曆也五家之曆多疎闊唯顓頊曆爲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曆元封中立太初曆測弦望皆冣密

益部耆舊傳曰巴郡落下閎漢武帝時改顓頊曆更作太初曆曰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風土記曰自黃帝瑞顓下逮三王治曆十有一家考課損益各有變異非運之錯考察意異故也

尸子曰造曆者羲和之子也

揚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董巴議曰武王作周曆周公作魯曆

蔡邕議曰邕以爲曆數精微去聖人久遠得失更迭術無常是漢承秦正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元用庚辰今馮光陳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圖讖各自一家之術皆當有効於當時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疎闊連見劾奏太初効驗無所漏失是則非圖讖之元而有効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知新元有効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擅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

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而行不能上通於古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由此言之有文於讖無驗於今未必爲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讖未必爲非

太平御覽卷第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十七

時序部二

五行　四時　閏　歲　歲除附

五行

釋名曰五行者言五氣於其方各施行者

尚書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者）土曰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也）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之也）

禮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又曰五行之秀氣

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對曰古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土爲群物主故稱后土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理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四子能治其官）顓頊氏有子號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號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旣勝夏欲遷柱而以棄代之也）自商以來祀之

漢書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又律曆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火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

家語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木金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行至七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不成也）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而或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而妄也）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所生之行轉相承）故其生爲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作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也而不稱何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言但主五行之官名字稱同名爲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理金木水火土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所能業其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也（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也）

道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受爰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

白虎通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婦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

畢畢者覬覦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者陰始起萬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萬物土之爲言吐也

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自居部職也

又曰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渾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耀出布庶物生精者爲三光穢者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汙中汙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四時

釋名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不失期也

書曰乃命羲和敬授民時

禮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無非教也

周禮曰典瑞掌玉器之藏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失也）

爾雅曰四時和爲玉燭

又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周禮曰凡四時成歲歲者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

春秋繁露曰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

廣雅曰四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

又曰時司也（司主也各主方物之生死）

京房易妖占曰海鷰自來家鷰隨之穀不登君失春政則蒼鷰見於邑民多流亡失夏政則赤鷰見於邑失秋政則白鷰見於邑失冬政則黑鷰見於邑皆如春占

管子曰歲有四秋而分四時故曰農事既成農夫賦其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秋成五穀之所會此謂秋之秋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繰繅同音）

又曰東方曰歲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

淮南子曰時則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盈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萌植也內八月收歛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發也急十月寒肅也）仲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德窮也刑畢殺氣盡也）

又曰陰陽之專精爲四海四時之散精爲萬物四時者天之吏也

又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又曰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徐整三五

曆記曰北斗當崑崙崑崙氣連注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

晉張華詩曰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晉陸機詩曰年往迅勁矢時來諒急絃

閏

說文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門中故其字從王在門中也

白虎通曰月有閏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也明陰不足陽有餘閏者陽之餘也

書堯典曰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預注曰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必分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餘日則歸於終積爲閏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人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又曰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注以爲門五日蓋誤以門字與五字合爲閏月也

公羊傳曰閏月不告朔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所在無常故無正也）

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故曰附月之餘日者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禮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廟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告朔於祖則天子告朔於文武也）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乎其中（閏無中氣無時令故不聽於堂也門謂廟門立其中宮視朔）

周禮春官曰閏月太史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無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春秋元命包曰三年一閏以起紀（宋均注曰紀法也三年加以一閏以會成歲也）

史記曰黃帝起消息正閏餘

漢書音義曰歲之餘爲閏

文士傳曰陸績字公紀作渾天說曰閏月無中氣斗斜指二辰之閒

荊楚歲時記曰周禮云王出居寢門故爲字門中從王也是月也不舉百事以非中氣也

歲

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年進也進而前也祀已也新氣生故氣已也載載生物也

白虎通曰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數者載成萬物終始也五帝言載三王言年世本曰后益作占歲

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又洪範曰叶用五紀一曰歲（孔安國曰所以紀四時也）

禮曰日窮於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歲者四時一終日一周天之名也言前至孟春之月日復在營室月復建寅昏觀參中旦尾中故可更始也矣）

爾雅曰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著孫炎音儲雍於切璞音義曰著者藏作祝黎是也）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郭璞音翼）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郭璞音子郎反）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illegible]）

曰灘（[illegible]）在酉曰作噩（[illegible]）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又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璞注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也載取物終更始也）

史記曰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

魏略曰董遇好學讀書常以三餘冬歲之餘夜與陰雨日之餘

晉書曰博士張亮議曰俗謂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竟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後志曰凡六氣相傷謂之沴

尚書考靈曜曰天地開闢元曆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青龍甲子攝提格孳（[illegible]）

春秋元命包曰歲之為言遂也（[illegible]）

淮南子曰太陰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illegible]）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illegible]）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illegible]）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堅強（[illegible]）三歲而改節六歲而一衰（[illegible]）十二歲而一荒（[illegible]）

淮南子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

呂氏春秋曰天行不信莫能成歲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否師曠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溜溜草先生蓬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廣雅曰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

袁子正書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楚辭曰獻歲發春兮（獻進也）

又曰開春發歲兮（[illegible]）

歲除

呂氏春秋注曰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illegible]）

荊楚記曰歲暮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又曰歲前又為藏鉤之戲（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帝披之得鉤今人學藏鉤亦[illegible]）

又曰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月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也

唐太宗文皇帝守歲詩曰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歡新故歲迎送一宵中

又曰歲陰窮暮紀獻節啟新芳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冰消出鏡水梅散入風香對此歡終宴傾壺待曙光

又於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詩曰四時運灰琯一夕變冬春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

梁庾肩吾歲盡應令詩曰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

百葉酒試奠五辛盤金薄圖神燕朱泥印鬼丸梅花應可折惜為雪中看

隋薛道衡歲窮應教詩曰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方驗從軍樂飲至入西京

太平御覽卷第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十八

時序部三

春上

釋名曰春之言蠢也萬物蠢然而生

又曰正月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也所以率氣也太者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鄭注曰遲遲舒緩也

又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又曰春日載陽爰求柔桑

又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

月令曰正月之節日在虛（立春爲正月之節謹按春秋傳曰履端於始謂節也舉正於中謂氣也歸餘於終謂閏也既有閏則立春進退不恒在正月朔日故不定爲孟春之月但得立春則是正月之節可以行春令矣）昏昴中曉心中（凡記昏昴曉心中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觀時候以授人事也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日未出二刻半爲曉也）斗建寅位之初（地有十二辰斗柄杓常左旋指地位故立春正月之節則斗建寅位之初書云璿璣玉衡七政共之謂矣）其日甲乙（春秋傳曰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爲木主春故云其日甲乙也）其帝太皡其神句芒（昔太皡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爲春帝高辛氏有天下置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故句芒爲木神佐太皡於春）律中太蔟（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至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太蔟者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空徑三分圍九分）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昔在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節七十二候每候相去各五日以明天時將驗人事言聖人奉順天時則胃[illegible]又協[illegible]也）又命有司祭風師（立春之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地）正月中氣日在危（雨水爲正月中氣凡中氣前後去節十五日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此之謂也）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吉也謂上辛穀郊祀昊天上帝郊宜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從祀以[illegible]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之謂矣）命樂正習舞（春夏亦宜故命習之）禁止伐木（爲盛德所在）無麛無卵（無傷萌勾之類）掩骼埋胔（爲死氣逆生氣枯骨曰骼肉腐曰胔）

釋名曰二月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禮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驚蟄爲二月之節）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律中夾鍾（二月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七尺四分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春）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省囹圄去桎梏（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上丁釋奠於國學（釋謂置也置牲幣之奠其文宣王）上戊釋奠於太廟（廟亦用牲幣之奠）

又曰二月中氣日在奎（春分爲二月中氣）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雷乃發聲祀朝日於東郊（春分已分之）獻羔開冰（謂立春藏冰在春分方温故獻羔以祭司寒而藏開冰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祠高禖（昔高辛氏之代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高辛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祭馬祖（謂仲春祭馬祖於大澤用剛日）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順陽養物也蓄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又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也）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沽洗（三月氣至沽洗之律應沽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春）

又曰清明之日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天子居青陽右个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名蓋黃桑之服薦于先帝者爲進於太廟）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進時美味）聘名士禮賢者（聘謂問也名士謂有名譽也）

又曰三月中氣日在胃（穀雨爲三月中氣）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乃修蠶器（蠶器謂薄梃鉤筐之屬）擇吉日大合樂（大合樂者試行射禮）

禮曰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氷先薦寢廟

又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宗廟之服

又曰季春之月天子乃爲麥祈實鄭玄注曰於含秀求其成也

又曰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又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狩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覲諸侯（覲見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者賈謂知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周禮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仲春月會男女（成春禮）是時奔者不禁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又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飾六宮之夫人主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鄭玄注曰春鷹化而爲鳩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

又曰司烜氏掌仲春以木鐸修火禁

又曰籥章掌仲春晝擊鼓歌豳詩以逆之

又曰四時皆有厲疾春時有痟首疾（厲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

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氷（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常燠）無氷時燠也

又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爾雅曰春爲青陽一曰發生

又曰春獵爲蒐（蒐索取也）

又曰春祭曰祠（薦尚韭卵禮號曰祀者思也思齋所以致之日祀也）

大戴禮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敬以別外內以教其敬也）所以明有敬也（教天下之臣也）

又曰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全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

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縵施生有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孫子八人以成春事

又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也

又曰三月參則伏不見

又曰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能法者爲有行能理得法者爲有能盛法德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其賞冬考量刑則賞不濫勸也）

又曰諸侯相見治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者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長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局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以升履物以射其地以心

端色容正時以効技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

開元禮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太學孔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張良配）

易通統圖曰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

易說曰春有白鶴雲

京房易占曰春當退貪殘進柔良卹幼孤賑不足求隱士則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取榆柳之火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禋祭也宗尊也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illegible]此則六宗近報天神也以月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

又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

尚書說曰東方春龍房在其規仁好生不賊（五藏東方曰春龍五均穀日覬五姓曰仁也）其帝青表聖明行趣德（表德也春好生數曰肆）

尚書考靈耀曰春佩蒼璧（蒼風玉象德也）以乘蒼馬以出遊發令於外春行仁政順天之常以安國也

又曰鳥星爲春候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蔟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沽洗音中宮徵

韓詩外傳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

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此水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之故也

三禮義宗曰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勾芒者物始生皆勾屈而芒角因用爲官名

又曰祭六宗之禮寒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禳却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

又曰東岳所以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以代爲名也

又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若春氣三月之中居正寢退息之時常居東北之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夏之三月則居東南之寢秋之三月則居西南之寢冬之三月則居西北之寢此三時後土王之日亦各居中寢以從時氣

又曰古之學者干戈之舞得從春夏羽籥之職得入秋冬四事之中有文有武故得分之

太平御覽卷第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十九

時序部四

春中

史記曰孝惠帝曾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今方櫻桃熟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也

又曰正月爲端月（端首也春秋左傳曰履端於始）

又天官書曰明庶風居東方明庶明衆物盡出也二月律中夾鍾者言萬物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言萬物皆至也

又曰漢世帝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童子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

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西方少昊）冬歌玄冥

漢書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聲以聞于天子

又曰王溫舒事張湯爲酷吏及爲河內太守及春溫舒頓足曰嗟呼令冬益展一月足了吾事矣其不愛人如此也

又曰宣帝時魏相奏請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如高祖時令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陽舉秋貢禹舉冬之類宣帝從之

東觀漢記曰章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方春月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後漢書曰張奐爲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産子及與父母同月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爲立祠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正月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赦天下

又曰元和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人有産子者復無筭三歲諸懷姙者賜月養穀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

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牙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又丙午詔曰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

又曰王莽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曆數故其道駁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春行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後爲太尉

續漢書曰太守常以春行縣所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絶第五倫爲太守因春行見鄭弘奇之署督郵（鄭弘時爲鄉嗇夫）

又律曆志曰日行東陸謂之春

魏略曰孟康爲弘農守清平領群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分無宿諾

晉書曰郭麐（奴郎反）西平人也少明於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麐筮之麐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京祚必終凝乃申條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廐內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麐麐曰是也國家將亡弗可復振

春秋繁露曰春喜氣故生

又曰春之猶言偆偆者（音蠢又尺准反）喜樂之貌也

春秋元命包曰春者神明推移精華結紐（神明猶陰陽也推使物精華結成紐也）

又曰春含名出位東方動春明達（春之言蠢東之言動此名以自明自達也）合

六合俱生萬物應節（[illegible]於時爲春以其義[illegible]無節應此時樂也）五行並起各以名利（自六合俱生以通五行各有陰陽交合故發樂也）其精青龍龍之言萌也（數之少爽春龍故萌青萌以名之）陰中之陽也

老子曰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

莊子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春秋主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

又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則萌區有壯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夏種形足以勞動秋收冬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文子曰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春政不失禾黍滋

又曰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尸子曰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爾雅以爲四時之別名也）

又曰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榮華生萬物遂忠之志也

鶡冠子曰斗柄指東天下皆春

列子曰荆之南有冥靈者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管子曰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

晉子曰隣人謂晨禽曰晉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晨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非吾心之憂喜

淮南子曰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昊（太昊庖羲氏天下號也死託於東方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漢書魏相上書太昊乘震執規治春）

又曰日陽之主也是故春則羣獸除（除[illegible]毛[illegible]墮也）

又曰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人也故柔涼也）

又曰春爲規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圓而不規（復還也規轉也）復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優簡簡寬舒之貌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順理達）

又曰六合孟春與孟秋各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盈長也縮短也）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

又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蕃植內八月始收斂）

又曰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又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序（歙讀曰翕）

又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周禮仲春之月令媒氏會男女女當外戲於夫家謂內相感故女悲秋金氣用事士感其殺若化故士哀也）

又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生故鼓）其兵矛（有鋒[illegible]以萬物[illegible]地始生也）其畜羊（羊木土之母故畜之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播種故官倉也杏有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也故其樹杏也）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析民戶口故言鄉也李亦有核與杏同）

又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將其雨也（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虫蟄伏靜居閉戶（收氣安靜）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藏其陽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塞全不得發泄也）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女夷主春夏養長之中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戴勝降於桑

又曰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

又曰仲春玄鳥至玄鳥燕也

崔寔四人月令曰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五行志曰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者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离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謂夏日長夜短冬日短夜長）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

又曰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

東陽記曰山南有春草巖出龍鬚多藥物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袄邪

荆州記曰陸凱與路曄爲友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云折花奉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荆州彌多斯言信矣

又曰正月末日夜蘆苣火照井厠中百鬼走

博物志曰宋國有田夫常衣黂（分衮反）縕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奧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背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

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止俗言取母子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陸子熟鳴乃得止耳

又曰春風甘露生育萬物

呂氏春秋曰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茂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又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蔡邕曰高禖神名也

又曰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以雷電合房室之者生子必有瘖躄狂之疾矣）耕者少舍（皆耕在野少有會於都邑者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夏遊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illegible]）

夏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思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唯發其謙也）

楊子法言曰或曰爲政先殺後教興曰於乎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

梁元帝纂要曰春亦曰發生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風曰陽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芳節嘉節韶節淑節草曰弱草芳卉木曰華木華樹芳林芳樹林曰茂林鳥曰陽鳥時鳥陽禽候鳥時禽好禽

夏書曰龜人之職凡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釁者殺牲以血塗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主謂先始用卜筮者言祭祀尊天地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祀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簭人上春相簭（相謂更選擇其蓍龜歲易者歟）

周書時訓曰驚蟄二月節桃始花時訓云桃若不花是謂否塞（又云庫實）倉鶊鳴時訓云若不鳴即下不從上鷹化爲鳩時訓云若不化即寇賊數起春分二月中玄鳥至時訓云玄鳥不至即婦人不振雷乃發聲時訓云雷不發聲即諸侯失民（又云遠人不服）始電時訓云電若不見即人無威振

太平御覽卷第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

時序部五

春下　立春　春分

春下

說苑曰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道窮矣

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京房占曰春當退貪吏進柔良恤幼孤賑不足求隱士即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爲春令

司馬法曰春不東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師所以省戰也（謂春不伐生秋不伐熟夫兵金象也月食則陰虧故息戰也）

顏氏家訓曰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脩身利行秋之實也

徐子中論曰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斯無爲而自成者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

風俗通曰赤春俗說赤春從人假貸家皆自乏之時謹案詩曰春日載陽有鳴鶬鶊月令衣青衣服蒼玉又爾雅春曰青陽凡三春時不得復赤也今里語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不當角牛春從人求索也（斥音赤相與訴）

周生烈曰仁如春風惠如冬日

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雨高地強土可種禾

投荒錄曰南方春時晴霽即如夏陰雨即如冬不復有韶光麗景若通四時言之夏多而微有冬春與秋不復辯矣

陸機要覽曰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

真誥曰正月庚申上帝殺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益

登真隱訣曰正月午天地凶門日不可達造穿鑿

又曰正月亥地破日不可開山動土

虞世南史略曰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頮兒面（頮荒內切洗面也）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又曰目極千里兮傷春

又曰開春發歲兮承陽施惠養百姓兮

又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又曰青春受謝（謝去也）白日昭（昭著明也）

崔駰臨洛觀春賦曰迎夏之首桃之夭夭揚柳依依

張衡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湛方生惜春賦曰夫榮凋之感人由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聆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令孰云知其所以秉天感而叩性

古樂府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張衡歌曰浩浩陽春發揚柳何依依百鳥自南歸翺翔萃我枝

李充春遊賦曰蓋適性莫暢乎遊而時和莫踰乎春

陸機樂府詩曰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

雲垂薄陰蕙草鏡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鶬鶊吟

王廙春可樂曰春可樂兮樂孟月之初陽野暉赫以揮綠山翠蒨以發蒼

立春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是月也立春太史先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太史禮官之屬謁告）立春之日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迎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周禮近郊五十里也）還乃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立春爲啓立冬爲閉）

又曰郯子對孔子曰少皞摯爲鳥師而鳥名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開元禮曰立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以句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曰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也

孝經鈎命決曰先立春七日勑獄吏決詞訟有罪當入無罪當出立春勑門欄無閉籥以迎春之精下弓戴櫜鼓示音聲動昆蟲也

孝經緯曰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續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

又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順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漢書曰元始中故事兆五帝郊於洛陽四方壇皆三尺無等立春于東郊祭東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返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始賜公十四匹卿七匹也）

又曰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又郎顗上疏曰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壽爲司徒至陽嘉二年策免）久無

虛已進賢之榮天下輿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已來金氣再見（謂元年十二月己丑夜白氣入王井二年正月己丑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也）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

又郎顗對問曰方春東作報德之始元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務崇溫柔遵行月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故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

又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正月者何歲之始）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

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帝五星）否則天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也）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晉書禮志曰太史每歲上年曆先立春讀五時令服各隨方色帝御座尚書以下就席訖賜酒一卮

唐書曰景龍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別殿內出剪綵花令學士賦之

又曰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令侍臣自芳林門經苑東度入仗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

荊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爲鷰以戴之帖宜春之字傳咸鷰賦有其言矣（傳咸鷰賦云四氣代王敬逆其始彼應運而方臻乃設鷰以迎止翬輕翼之岐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周書時訓曰立春之日東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震陰氣姧陽魚不上氷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瓜不熟

國語曰農祥晨正唐固注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

齊人月令曰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進漿粥以導和氣

四時纂要曰立春貯水謂之水神醲酒不壞

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是太素三元君女眞也大帝足天五清君）帝天子侯見再拜自陳其乞得侍給輪轂（以意云云君點）不（不見輿服之形亦宜拜乞之他故此）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使擧場常職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

眞誥曰立春日勿行威刑（八節同此）

論衡曰立春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鉏（鉏與鋤同）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

春分

禮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春分來秋分去）

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春分日青氣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震氣不出則歲中少雷萬物不實人民疾熱

孝經說曰春分之日日在中衡

又曰斗指卯爲春分

齊人月令曰春分不殺生不吊疾君子齋戒衣夾衣導引不食生冷

白虎通曰明庶風春分至王者修封疆理田疇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一

時序部六

夏上

爾雅曰夏爲朱明（孫炎曰夏氣赤而光明）

又曰爲昊天

又曰夏爲長嬴

又曰夏祭曰禴（禴上帝有初薄也夏時百穀未登可薦者薄也）

釋名曰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下陰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書曰夏暑雨小民亦唯曰怨咨

又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交言夏與春交）平秩南訛（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厥民因鳥獸稀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夏時鳥獸毛羽稀少）

詩曰四月秀葽（不榮而實曰秀葽草也）

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又曰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三星五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節六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又曰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又曰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

又曰六月沙雞振羽

又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又曰無冬無夏値其鷺羽

又曰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傳曰龍見而雩（龍角亢星也建巳月昏見東方）

禮曰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之節四）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丙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祝融顓頊之子火神佐炎帝於夏）其蟲羽（南方朱鳥羽蟲之長此有羽之類屬於火故曰其蟲羽）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律中仲呂（四月氣至則仲呂之律應仲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盛德在火迎夏於南郊（迎夏郊祀赤帝）命樂正習盛樂（爲將大雩先習盛樂鞀鞞王祀鼓皆作曰盛樂）中氣日在畢（小滿爲四月中氣）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方決輕繫出而捨之）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爲妨蠶農之事）天子初衣暑服（應暑日當服絺綌謂暑服）無大田獵（恐傷生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櫻桃也先薦寢廟後乃食之）蠶事既登后妃獻繭（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群臣飲之）

又曰五月之節日在參（芒種爲五月節也）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律中蕤賓（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三分寸之一）（其音其數並同孟夏）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縶騰駒（恐相蹄齧）班馬政（馬政謂掌十二閑之政教）聚蓄百藥（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中氣日在東井（夏至爲五月中氣）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祀皇地祇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岳瀆等神從祀）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之日晝刻長陽氣欲衰陰氣欲興陽日生陰日死至之日相與分）君子齋戒（以陰陽相爭之時齋戒安身）薄滋味無致和（謂陰氣始興身尚靜味尚薄）節嗜慾定心氣（嗜慾扶精不可散）無用火於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傷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月暑氣方盛可以登高遠望順陽居上）

又曰六月之節日在東井（小暑爲六月之節）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律中林鐘（六月氣至則林鐘之律應林鐘者黃鐘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六寸）（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夏）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中氣日在柳（大暑爲六月中氣）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其日戊己（戊己屬土故云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繼天而王故爲黃帝土官之神曰后土）其蟲倮（無毛羽鱗介之蟲）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律中黃鐘之宮（黃鐘主十一月土在林鐘夷則之間各有分主不可假借故引黃鐘之清宮以爲土律其管半黃鐘之管長四寸五分則黃鐘之清宮也故季夏十八日己後土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之也）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祭中霤之禮爲祀先進心也）

又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書者聲亦陽也）

又曰凡學春夏學干戈（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

又曰春誦夏絃太師詔之（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

又曰春作夏長仁也

又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周禮曰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

又曰山虞以仲夏斬陰木（鄭衆曰陰木秋冬生者鄭玄曰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也）

又曰凌人掌冰（凌冰室也）夏頒冰（暑氣盛王以冰頒賜也）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又曰夏見曰宗宗尊也義取主火大行人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夏田曰苗（因爲苗稼除害故曰苗）

皇覽逸禮曰夏則乘赤輅駕赤駵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

尚書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爲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又曰主夏者火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乎天子而下賦之民

三禮義宗曰夏大也謂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

又曰火正曰祝融者祝甚也融明也言夏時物氣甚明也

又曰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

又曰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刑爲名刑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生從地下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地上大暑既極故大暑爲中

大戴禮曰夏以教士車甲士執伎論力循四衞强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之賢者誘焉方夏三月養長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

易通統圖曰夏日月行東南赤道曰南陸

尚書考靈耀曰火星爲夏助事陽相助同精感符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

春秋繁露曰夏樂氣故養也

孝經說曰斗指午爲夏

鶡冠子曰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史記曰舉者亦尚堯舜言德行曰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又曰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其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及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戶者嬰曰子休矣

又曰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

又曰漢武帝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又曰賈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爲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歲在卯曰單閼）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

五行志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大寒人多凍死時嫪毐攻大臣二十餘人車裂以徇而滅宗族遷四千餘家于房陵

漢食貨志曰鼂錯曰今農人五戶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采樵治官府給役使春不得避風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間無休息

漢書魏相上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平故爲衡也）

又曰昔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食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止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已生侵陽爲災重故

伐鼓用幣責陰之禮劉歆爲六月二日魯分也

又漢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韋昭曰下無景也景謂律質見）正中時有景亡光（韋昭曰無光曜也）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

續漢書律曆志曰日行南陸謂之夏

續漢書禮儀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

又曰仲夏之月陰氣萌作恐物不茂其禮以朱索連葷以施門戶

又曰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衣迎夏於南郊

後漢書張純奏請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故正尊卑之義也

謝承後漢書曰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守夏則單板榻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視事夏以平旦

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時人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

又曰肅慎國一名挹婁夏則巢居

晉書曰山濤將去選官舉嵇康自代康與濤書告絕且曰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每鍛而向秀爲佐

又五行志云晉義熙將桓玄既篡位義日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當五月中被誅

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家貧讀書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以夜繼日

沉約宋書云羊欣字敬元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裠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又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入寺及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因泣下悲不自勝

北齊書曰僕射魏收字伯起初習武不成改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逐樹陰諷讀累年牀爲之銳遂工辭令也

南史曰梁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以水還之其他事率多此類

陸翽鄴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

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患

不得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謠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三十國春秋燕王慕容熙后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加之以辟焉

隋書曰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上幸玉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於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續會要曰貞元六年五月朔御紫宸殿受朝先是上以五月一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月朝見之儀也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之泉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寒氣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罛魚網罶笱也言陽氣起魚負冰故令國人取之）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吾過矣（藝極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之復夏則握火○說苑曰趙簡子謂陽虎曰樹李春夏得休息秋得食樹蒺藜者夏不得息秋得刺今子種樹蒺藜耳

太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殘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木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丈餘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爲妖災武王瞿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好射人以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

喜煞人父孤人之子（上數事皆三十七章之事）

又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天雨不張蓋名曰禮將

又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褐雖有嚴令終不從者逆也

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方盛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

又曰周鎮罷臨川還都泊清溪時夏暴雨舡舫狹小而漏殆無坐處丞相王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又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吳人以冷爲渹也音楚敬反）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又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遂七

登三司流中肅之號廣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以己為死人也世以為深識焉

又曰謝遏（按謝朗小名遏）夏月常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傅以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請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太玄經曰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謂長出向上也）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暑熱夏草木皆乾

白虎通曰六月謂之林鍾林者衆也萬物成熟類衆多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

祠令曰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帝軒轅配后土從之

又曰季夏迎氣日祀中霤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二

時序部七

夏中

莊子曰井魚不可以語海夏虫不可以語冰

文子曰政失於夏熒惑逆行夏政不失則降時雨

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黄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

管子曰夏日不煬非愛火也冬日不襲非愛水也爲不適於身不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爲傷本也

又曰南方其時曰夏夏氣陽陽生火其德施舍是謂曰德

又曰春不收枯骨朽齒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鄒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尸子曰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韓子曰季孫相魯令五月擁長溝子路私秩飲之孔子覆其飲曰魯有民焉汝輒擾之何也

淮南子曰明庶風後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封布德惠哉聘問諸侯賢斟之類）

抱朴子曰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夏輒入源泉底一日許乃出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栢茂日盛陽宜暑夏天未必無凉日極陰宜寒隆冬未必無暫温也

又曰丗之豪士暑夏之日露首袒身唯在樗蒲彈碁不離綺紈之側也

又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

幽求子曰扇翣蔽動凉風夏室

范子計然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周書時訓曰六月節温風至温風不至即時無綏政蟋蟀居壁若不居壁即恒急之暴

又云門户不通鷹乃學習若不學習即寇戎不備

又曰六月中氣後五日腐草化爲螢若不化螢即穀實鮮落土潤溽暑若不溽暑即急應之罰大雨時行若不時行即恩不及下

又曰夏取棗杏之火

符瑞圖曰鷞夏鳴曰蕃敏

隱訣曰四月戊天地亥門日不可入山逢劍四月十一日地破日不可開山動土

又曰立夏之日日中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眞人論求道之功罪

董勛問禮俗曰五月俗稱惡月俗多六齋放生案月令仲夏陰陽交死生分君子齋戒止聲色節嗜慾

素問曰岐伯曰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蚤起毋厭於日使志毋怒使英華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也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瘖瘧冬至重疾（夏三月天地陰陽之氣交合者万物華實故言夏生長於万物成實者也夜臥早起是貪於夏氣不發於日者也是晚臥早起明於緩華之盛若出人者氣毋泄陽氣成結秀實以成其氣得泄陽者也万物度緒於夏受之因此夏陽氣之所應也能合其氣則是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損於心心者夏王也故言傷心心瀉則秋必病瘖瘧故言夏傷於暑秋病瘖瘧者不獲其氣則大爲疲也是故傷疏深貴損於陽氣故冬至陰盛必重病）

大衍星分圖曰五月午日日月會于鶉首

又曰六月日月會于鶉火

嶺表録異云枹木其輕如通草夏月着之隔卑濕地氣如

杉木今廣州諸郡牧守初到任下檐皆有油畫抱屐

又曰南中夏秋多惡風彼人謂之颶（南越志云風起則人心忌懼或云風來則四面具至二義皆有理也）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三二年不一風或二年兩三風亦繫廉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南荒錄曰新州男子婦人皆縝鬆如雲每沐以灰投水中遂就水而沐之以彘膏塗其鬆五六月流秋末權時民飢盡髡取髮鬻於市既髮即復以彘膏塗之至來年五六月又可鬻矣

投荒錄曰嶺南方盛夏率一日十餘陰十餘霽雖大雨傾注頃即赫日已復驟雨大凡嶺表夏之炎熱甚於北土且以時熱多又蒸鬱此爲甚惡自三月至九月皆蒸熱

梁元帝纂要曰夏日朱明（氣赤而光明）亦曰長嬴（以往始）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氣浩汗）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孟夏亦曰維夏首夏季夏亦曰徂暑（徂往也言暑始往）

四時纂要曰四月也是謂乏月冬穀既盡宿麥未登宜賑乏絕救飢窮九族不能自活者救之無固蘊蓄而忍人之貧貸貨殖之宜忌種福之利君子弗取也

陸機纂要曰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綿雨

攝生月令曰四月爲乾（生氣卯死氣酉）是月也萬物以成天地化生勿冒極熱勿大汗後當風勿暴露星宿皆成惡病勿食大蒜勿含生薤勿食雞肉勿食蛆鮮是月肝藏以病神氣不行火氣漸臨水力漸衰稍補腎助肺調和元氣無失其時

是月八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

齊人月令曰四月八日不宜殺草木始服生衣宜進溫酒服溫藥是月也無壞牆勿無伐大樹是月也宜以夙興如

酉陽雜俎曰俗忌五月上屋言人五月蛻精神如上屋即自見其形魂魄則不安矣

窮神秘苑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群臣宴於未央殿方食棗帝見梁上有一老翁長八九寸仰觀屋宇俯視帝腳東方朔曰此水木之精其名藻兼夏乃巢林冬即居河此來訴顧所視殿名未央下視腳者足於此也上乃悉罷諸役

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氣注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

兵書曰夏出兵赤旗在前執前行

地鏡經曰五月中草木葉有專厚而無汁枝下垂者其地有玉

師曠占曰春夏一日有霜雪者君父治政大殺（都句切）大殺天以示之何以言之霜威殺萬草坐大殺也見變如此宜損威殺重人之命也

焦贛易林曰仲春孟夏和氣所在生我嘉福國無殘賊

又曰六月採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剋勝飲酒

又曰六月種黍歲晚不雨秋不縮酒神失其所

趙自勉造化權輿云潮者陰陽氣所激五月無潮陰氣微也八月最大則陰盛也

陸機要覽曰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岳與左元放共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時雨亦爲留客雨

桓譚新論曰漢中送王仲都時夏大暑使曝日坐又環以十鑪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

五行大義論曰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其體曖昧於未又時物向成皆有氣味也

五行休旺論云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德（水火金木）積塵成實積則有間有間故水火成實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實爲體稼穡爲性

又曰土苞四德故其體能兼虛實也

論衡曰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虫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象星心尾則龍象星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

又曰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冬欲得溫也或當風鼓箑嚮日燃爐然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若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

又曰陽燧取火於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氣摩勵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又曰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劒銅鉤之屬摩以嚮日亦得火焉

又曰以夏進爐以冬奏（奏亦進也）扇此無益人君不遇災患幸矣

又曰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雨與龍相應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

又曰夏末蜻蛚（蟋蟀也）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啓蟄而蛇出感陽氣也

又曰世俗之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陽盛子以此月生精盛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相倣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効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也以舉之父母偶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元氣也正月與二月何殊五月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世傳此言久矣

又曰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冬乃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激射爲毒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

諸葛亮出軍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

陶潛集曰潛常言五月六月中北牕下卧凉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穆天子傳曰季夏丁卯天子北升外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不畏雪天子乃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

又曰天子四月休于雚澤（今平陽雚澤是也雚音灌）於是射鳥獵獸

求躬孝子傳曰何子平事母至孝母喪至有孺子之慕夏避清涼

永昌郡傳曰朱提郡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嵇康高士傳曰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之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而安足語姓名也

襄陽耆舊傳曰黃穆字伯開博學爲山陽守有德政弟奐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言不同也）

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雨濯枝盪川注云此節常有大雨名

濕敗

又曰梅熟時雨謂之梅雨

又曰仲夏長風扇暑注云此節東南常有風至俗名黃雀長風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風穴穴口大數尺名爲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吸之經日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

又曰楠洲在郡南四里對南津常看如下及至夏水懷山諸洲皆沒楠洲獨在

荊楚歲時記曰四月也有鳥名獲穀其鳴自呼農人候此鳥鳴則去犂根岸（爾雅云鳲鳩鴶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趣耕鋤鶬聲至鳥呼聲鸝則其夏邑也）

又曰俗忌五月曝牀薦席

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起於此（或問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勛答云蓋秦時王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陽玄文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及數外云見死小兒而禁曝與席嗣以實益此乎審入月譚何代紀之江當請之駁訛正）

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寢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孕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郡之東方里五月生朔仍以所居爲姓

搜神記曰夫金錫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日鑄爲陰燧可取水）

又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臥時夏月多蚊虻而不搖扇懼蚊虻去我及父母

王子年拾遺記曰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時舉群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去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惟仲夏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讌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小溪盛夏時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洽聞記云驪州安遠縣西百六十里有溫山其山冬夏常雨山傍有水冬夏常熱水氣醒臭至寒野獸依集水邊取其暖氣

西京雜記曰天子夏設羽扇

宋王玄謨壽陽記曰明義樓南有明義井夏有冰漿甜飲

米飯羅扇羽扇有三浴室上以清王侯卒夏中以涼君子士流下以涼庶類也

楚詞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孟夏四月純陽用事煦然盛茂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然盛茂）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汩行貌徂往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三

時序部八

夏下　　立夏　　夏至

夏下

淮南子曰中央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止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音土也戊己土日也）

又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生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象陽故吹也）其兵戟（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illegible]事故官田也[illegible]）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養氣長養故官相佐也榆說開來也）季夏之月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前無所不主也）

又曰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支暑熱冬則羊裘敝體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又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

右譖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降霜

又曰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八尺之表影脩尺有五寸影脩則陰氣勝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

又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夏赤

又曰夏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名一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功賞有德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音疲）疾出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

又曰夏行春令則多風（東春木氣多風）

又曰孟夏招搖指巳盛德在火

又曰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紫著樹不零落也）

又景風至則施爵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諸侯）

又曰夏治以衡衡者所以平萬物也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匿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勃勃楊楊唯得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

呂氏春秋曰杜厲叔事莒閔公以為不知去居海上夏食菱芡冬食橡栗

呂氏春秋曰季夏之月令漁師伐蛟外龜（漁師掌漁官蛟有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外蛟則害龜則神也）

傳玄述夏曰四月維夏運臻正陽和風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鳳皇昇而王萯秀（王萯草名）龍屐中而螢火翔

魏文帝詩曰夏時饒溫和避暑就清涼比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嘉餚重疊來珎菓在一傍棊局縱橫陳博弈合雙

揚功拙更（平聲）勝負歡美樂人腸從朝至日夕安知夏節長

賈誼鵩鳥賦曰單閼（音遏）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

立夏

禮記月令曰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為四月節）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立夏之日螻蟈鳴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迎夏於南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贊猶揚也遂猶進也桀俊謂才過於人者）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無廢授也）

易說曰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鶡鳴博穀飛電見龍升天（龍心星名）

易通卦驗曰立夏雨蠰蛄鳴

三禮義宗曰四月立夏爲節者夏大也至此之時物巳長大故以爲目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孝經緯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辰東南維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

續漢書禮儀志曰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

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荅曰立夏之日或服玄冰丸或服飛霜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

淮南子曰春分加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也）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萬物去陰夾陽而生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滿言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之言陸奏陽發萬物湊地而生）

周書時訓曰立夏之日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臣奪后命王瓜不生害于百姓小滿之日苦菜不秀仁人潛伏靡草未死國從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劉玄之行軍月令曰立夏日得金五穀不成夏旱多風得木夏寒草生得火多妖言兵戈起得土遠臣不朝國無政令得水上下相和順天下安寧

登真隱訣曰立夏之日日中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之功罪（五帝之位諸宮有之此五方之帝非三十六天帝服也亦主學道首故詣太極紫微宮奉見四真人論扶其功罪之多少）

夏至

周易復卦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

左傳曰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

傳曰少昊氏鳥名官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周禮地官曰夏至日影尺有五寸鄭氏云土圭之長也尺有五寸夏至日立八尺表其影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又春官大司樂曰孫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陰竹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又曰宗伯以夏至致地祇物鬼（音鬼）以禬國之凶荒民之禮喪（禬除也）

又曰柞氏夏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令剥陰木而水之

又曰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

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生蟬始鳴螳蜋生鹿角解木槿榮

又曰夏至小暑蝦蟇無聲

又曰鹿者獸中陰也貴臣之象鹿應陰解角也夏至太陽始屈陰氣始昇陰陽相向君之象也今失節不解臣不承君之象故爲貴臣作姦也

又曰離南方也夏夏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赤地千里

又曰夏至之日清明風至

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極溫

易稽覽圖曰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螗蜋生京房占易曰夏至離王（卦離）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

春秋感精符曰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

五經通義曰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

三禮義宗曰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見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

又曰夏至之時祭崑崙之神於澤之中配以后土

孝經說曰夏至之日在內衡

又曰斗指午爲夏至

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鑚燧改火可去溫病也

又曰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連以桃印文以施門戶代世所以尚爲飾也故漢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

宋書元嘉四年斷夏至日五絲縷之屬。南史曰沈林子父穆夫爲沈預所陷死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至節日至預家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老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祖父墓

周處風土記曰夏至之日雨名曰黃梅雨

荆楚歲時記曰夏至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蚤蠹按干寶變化論乃云稻成蛩變爲蛺蝶其驗乎

輿地志曰郭孔常夏至於射的釣魚供母將餌聞笳角聲魚躍而去

曾子曰夏而麥熟天子祈天宗其盛以麥（盛粢盛也）麥者殺之始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元放（左慈字元放）桎梏之而自解蓋或用夏至日霹靂檝（楫也）

又曰見潮來去或有早晚輙言有參差非也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小也夏至天高故夏潮大也冬時天卑故潮水小也

范子曰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淮南子曰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

又曰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漏水二說火星正中也漏濕也）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

又曰夏至而流黃澤石精氣（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蚊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氄血脆弱未成故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故曰夏至日鹿角解

又曰夏至加十五日指丁（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庚背陽之維則夏節盡。風俗通曰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按人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謹案織取始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已織維告成於諸姑也後世弥以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與以脫禍今家人織縑新皆取着後縑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也

抱朴子曰予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宜賜酒北

壁上有懸赤弩照於盃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郴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盃中猶有蛇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遂意解

古今曆術曰夏至之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酈道元注水經曰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無凸（徒結切）凹（校交反）平滿無高下岸深五丈餘（節石）冰維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

曆疏曰芒種謂穀芽始出故曰芒種夏至其日日北行天至於艮維東北角言日行極於北故曰夏至

女法真羅山疏曰荔枝以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

雜說曰百舌鳥一名反舌春則囀夏至則止唯食蚯蚓正月以後凍開則來蚯蚓出故也十月已後則藏蚯蚓蟄故

也物之相感不知所由

酉陽雜俎曰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

蔡邕獨斷曰夏至陰氣始起麋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

又曰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又曰夏至之日離卦用事日中時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至也宜黍離氣不至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病目疼冬中無冰應在十一月內夏至之日風從離來為順其年大熟夏至前一日夏至後十日十六日為窮日○月令占候圖曰夏至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五穀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時價平和晦日夏至五穀貴

天文錄曰大寒在冬至後二氣積寒而未溫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積暑而未歇也寒暑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寒暑即未平也譬如火始入室未甚溫弗事加新久而愈熾既還之猶有餘熱也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短夜長也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長夜短春秋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晝夜長短同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四

時序部九

秋上

釋名曰秋者緧（音秋）也緧迫萬物使得時成也又曰七月謂之夷則何夷者傷也則者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又曰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

說文曰天地反物爲秋字從禾𤋳省聲。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王弼注曰秋萬物成熟以說也）

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毨理毛更生整理也）

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腓病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也貪殘之政行而万民困病）又曰七月流火（流下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又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禮曰七月之節日在張（立秋爲七月之節）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其日庚辛（庚辛爲金主秋故亦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昔少皞氏以金德繼天而王故爲秋帝金正曰蓐收故蓐收爲金神佐少皞於秋）其蟲毛（西方白虎毛蟲之長凡有毛之類皆屬祭金獸曰其蟲毛）其音商（三分徵一益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律中夷則（七月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illegible]分）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舉其成數）其性義其事言（洪範五行傳曰西方金其性義其事言言曰乂從作者王者言從議和則神龜至）其味辛其臭腥（凡臭味辛腥者皆屬於金）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凡祀門爲俎先進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天子居總章左个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左个當中上之堂東白輅衣白衣從秋色也食稻與犬秋味之宜也其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太史以先立秋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迎秋爲祀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以少皞配之以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謂問其罪順循服也）

又曰七月中氣日在張（處暑爲七月中氣）昏箕中曉卯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修宮室坏垣墻（爲經夏雨損立秋後修補）

又曰八月之節日在翼（白露爲八月之節）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律中南呂（八月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三分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秋）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行猶賜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陽氣恐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達秋氣方欲助秋殺不祥犬）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之爲將釋奠）

又曰八月中氣日在軫（秋分爲八月中氣）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祭之）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秋分晝夜平則正之）祭馬社（謂仲秋祭馬社於大澤用剛日）

又曰九月之節日在角（寒露爲九月之節）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律中無射（九月氣至則無射之律應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九分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秋）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化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花是月也命有司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故於是月登取）

又曰九月中氣日在氐（霜降爲九月中氣）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

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謂解之作懈）天子嘗稻先薦寢廟（給熱初）藏帝藉於神倉祇敬必飭（重祭祀之穀）是月也乃伐薪爲炭（伐步因殺氣）

又曰秋斂冬藏義也

又曰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仲秋教理兵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又曰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

又曰籥章氏掌仲秋擊土鼓吹豳詩以迎寒氣（鄭玄注曰迎寒以夜）

又曰司矢仲秋獻矢箙（引弩成於秋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箙音服）（求諸侯也）

又曰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

又曰秋見曰覲（覲之言勤也其勤王之事大作人以秋覲以其天下功也）

又曰秋獻龜魚

又曰司爟（音貫）掌行火之政令季秋內火（九月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

傳曰歲去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爾雅曰秋爲白藏

又曰秋曰收成

又曰秋爲旻天（李巡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章郭璞云旻愍也万物凋可愍）

又曰秋獵曰獮（獮殺也順秋氣）

漢書曰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

又曰秋焦（如淳曰焦音樵也）物焦斂乃成熟也

漢書曰八月賜大臣羊酒以助衰氣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二人春別京師以暮秋爲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以待巨卿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巨卿至相隨上堂再拜毋極歡悅

續漢書曰仲秋祀老人星于國南郊

孟康漢書義律曰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吳王濞不朝使人爲秋請是也）

晉書曰袁宏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遣問即其詠史之作尚迎昇舟與談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花落悲心

易通統圖曰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秋不収

又曰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又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訐也訐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收斂貌）

尚書中候曰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鄗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

尚書考靈曜曰政失於秋太白出入不常

尚書考靈曜曰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

弗邪于助母母拿符（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輔母也）

毛詩傳曰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詩含神霧曰泰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腴（腴明也落濡切）白色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

三禮義宗曰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之中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

三禮義宗曰秋曰庚辛者庚更也辛新也言物皆改更而新也

又曰周祫以秋者萬物新成可以奉薦宗廟故合先祖之神而祭之故祫宜在秋也

又曰九月寒露爲節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冷故謂之寒露節霜降爲中露變爲霜故以霜降爲中

春秋繁露曰秋之爲言猶湫湫者憂悲之狀又曰秋怒氣

殺

春秋元命包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遣吾鳥啄子其母慶扶始外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巳生皐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又淮南子云皐陶鳥喙）

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蠹書于羽陵（謂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

聖賢記曰馮夷弘農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河伯又一說華陰人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荊楚歲時記曰八月十日四民並以朱點小兒頭名爲天灸以厭疾也

又曰以綿綵爲眼明囊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栢樹露爲宜眼後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遺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八月四日出彫房北戶竹林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

又曰漢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十牢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嘗以季秋之月泛靈鵠之舟於淋池之上窮夜達晝以晝達夜於桂臺之下以香金爲鉤縮紉絲爲輪以丹鯉爲餌不踰旬鉤一白蛟長三四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龍也於是付太官爲鮓而肉紫骨清香美無倫詔賜百下時以上爲神感所獲後更不得

續齊諧記曰弘農鄧紹八月朝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色囊承取栢葉下露露皆如珠子亦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八月朝作眼明囊像此也

鄧明德南康記曰平固縣有湖中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足以勞秋收之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爲哉入深山莫知其處

又曰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以八千歲爲秋

管子曰東方曰歲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

管子曰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賽二政曰無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數圻

修垣墻謹門閭五政曰徇時五穀之皆入也

又曰歲有四秋　春農事既成農夫賦耜鐵此春之秋夏至蠶績之所作此夏之秋秋成五穀之所會此謂大秋冬營室中女事紡績之所作此謂冬之秋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蘩蘭欲茂秋風敗之

又曰政失於秋大白出入無常

文子曰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春秋無心生殺有時人主無爲當罰必當違達其理近合其道）

又曰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熙然如春物得其生死也肅然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德殺死不怨生之死之以其無心也）

幽求子曰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懷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火火常以秋起而秋滅

鄒子曰秋取柞楢之火

淮南子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物成實

又曰春女怨秋士悲感物化矣

又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青女乃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

又曰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又曰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

又曰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白采撞白鍾其兵鉞其畜狗八月官尉其樹柘九月官候其樹槐

又曰秋爲矩者所以方物也

又曰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也）

又曰時則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植也內八月收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炎急十月寒盡）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氣盡也刑畢陰氣盡也）

又曰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

又曰西方之極自崐崘絶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崐崘之西南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昊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盗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擁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公郡士）

鶡冠子曰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商子曰螟螣春生秋死出而民失食令一民耕而百人食焉螟螣大矣

呂氏春秋曰秋早寒冬必暖春多雨夏必旱

太玄經曰酉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也（謂物終藏）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五

時序部十

秋下　立秋　秋分

秋下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白露節盲風至秦人謂蓼風爲盲風

崔寔政論曰秋風厲而賞武臣

顔氏家訓曰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事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也漢魏捕賊掾耳晉宋已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羞進也白鳥蚊蚋）辰則伏（辰房星）鴽爲鼠也九月內火

漢舊儀曰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繡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陰燧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

李彤四部曰弔鳥山俗傳曰鳳死其上每至七月九日晦望群鳥常來集其上鳴呼也

應劭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俗方言藏之祕府

劉歆鍾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

魏丁儀刑禮論曰上天垂象聖人則之歲先春而後秋官之爲理先禮而後刑

論衡曰秋氣擊殺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榮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

陸機要覽曰秋樹名成秋雨名愁

地鏡經曰八月中草木獨有榮枝下垂者必有美玉又云八月後草木死者亦有玉

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亦曰收成（萬物成而收斂）亦曰三秋九秋素秋素商高商天曰旻天（旻愍也愍萬物之彫零）風曰商風素風淒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景曰節景澄景清景時曰淒辰霜辰（霜辰可施九月）節曰素節商節草曰衰草木曰疎木衰林霜柯霜條七月孟秋亦曰初秋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仲秋亦曰仲商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商季商抄秋亦曰授衣（此時婦功畢始授衣）亦曰玄月

盧公範饋餉儀曰九八月旦上承露盤赤松子柏上露爲囊以青面皮古人用點炙枝以梨枝爲之叉銀盞中有朱砂銀枝子也（盧公範者盧懷慎之家）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常以八月入海化爲魚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至八月浮查來至甚大往返不失期其人乃至查上齎糧食乘查而去至天河

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從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機而作

又曰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值秋冬之時尤難爲懷

陰陽五行曆曰一時皆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以十月爲一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

明堂之制曰秋治以矩矩之爲度也肅而不勃剛而不匱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

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

乙巳占曰太白主秋人君當秋之時順太白以施政則吉逆則凶秋時行冬令則辰星之氣干於太白色黑而有芒角陰氣大勝戎兵乃來風災數起國多盜賊邊境不寧亡地震坼而國有大喪重獄秋時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於太白色青脉小則國旱君有大憂陽氣陵遲五穀不實秋雨不降草木生榮非時矣以秋時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於大白色赤而怒國多火寒熱不節人多瘧疾蟄虫不藏矣

大衍星分圖曰八月酉日月會于壽星

天文録曰胃昴趙之分野自胃七度止畢十二度於辰在酉大梁之疆也八月之時白露始降萬物堅成而疆大故曰大梁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窮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牙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流淚

楚詞曰嫋嫋兮秋風洞庭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湖水波而樹葉落矣）

又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鷰翩翩其辭歸蟬寂寞而無聲鴈嗈嗈而南遊鵾雞啁哳（上張流下陟轄切鳥繁聲也）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哀蟋蟀之宵征

又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

魏曹植秋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遥思惝怳兮若有遺雲高氣靜露凝衣野草變色莖葉稀鳴蜩抱木鴈南飛西風悽悽（郝計切）朝夕臻扇匱屏弃絺綌捐

晉潘岳秋興賦曰嗟秋月之可哀良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鸞隱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時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所責切葉落皃）以洒落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鴈嚾嚾而南飛天晃朗而弥高日游暘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熠燿螢也）粲於階闥蟋蟀鳴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

王譽期懷秋賦曰哀時來之慘悽悼秋氣之可悲

古樂府歌詩曰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胡地多飈風樹木何蕭蕭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魏應璩雜詩曰秋日苦促短遥夜邈綿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能眠

晉陸機為顧彥先作詩曰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大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外

又悼亡詩曰皦皦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氣外始覺夏衾單

晉張載詩曰靈象運天機日月如激電秋風兼夜式微霜淒舊院嘉木殞蘭圃芳草悴芝苑嬰嬰南翔鴈翩翩辭歸鷰玉肌隨爪素嗟氣應口見斂襟思輕衣出入忘華扇覩物識時移傾已知節變

晉孫綽詩曰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詠興長謡疎林積涼氣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槭菌悲先落攀松羨後凋

宋劉鑠詩曰旻天清旦高秋氣發初凉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凝煙泛城闕凄風入軒房朱華先零落綠草就芸黄織羅還笥篋輕紈改衣裳

宋江逌詩曰祝融解炎轡蓐收起凉駕長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鳴鴈薄雲嶺蟋蟀吟深樹寒蟬向夕號驚飈激中夜感物增人懷悽然無析暇

宋謝惠連懷秋詩曰平生懷苦心劬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暧幽幔

又曰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常服端飾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宋湯惠休白紵舞歌詩曰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它人相思君相忘錦衾瑤席爲誰芳

又古歌八變曰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宋鮑昭答湯惠休曰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兹亦何早已聞絡緯鳴回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愴愴簟上寒凄凄帳裏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百物方蕭瑟長嘆從此生

又和王護軍秋夕詩曰散漫秋雲遠蕭蕭霜月寒驚風西北起孤鴈夜往還金氣方勁殺陽微且殫泉涸甘井竭節徙芳草殘

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

立秋

易説曰坤西南也主立秋

京房易占曰立秋坤王主涼風用事

易通卦驗曰立秋日涼風至白露下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促）織鳴女功急趣之

春秋元命苞曰瑤光（星）散爲鷹立秋之日鷹鷙擊

三禮義宗曰七月立秋秋之言揫（音湫束也）縮之意陰氣出地始殺万物故以秋爲節名

五經要義曰盤立秋之樂也

白虎通曰盤者夷則之氣象万物之成。月令占候圖曰立秋坤卦用事其神攝提二宮荆州分也晡時申西南涼風至黄雲如群羊宜粟穀若晴即風雲不至万物不成望西南坤上有黄雲氣是正氣立秋應節万物皆榮豆穀熟赤氣出其右万物半死豆穀半收地動人民不安坤氣萬物不成地頻動牛馬多病應在十二月坤氣見於河水江湖作（詐）坤氣退則地裂泉涌中時西南有赤黄氣或白潤厚白澤者粟大熟

又曰立秋日午時豎八尺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立秋後四十五日内王去氣在坤不得修造動土及遠行出軍事凶

漢書曰孫寶爲京兆尹請侯文爲椽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郵且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詎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問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復問狐狸

後漢書曰中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欲以立秋日貙

膢時共㓞更始（前書音義曰貙獸以其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獵也收貙音丑于反膢音婁）

續漢書曰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緣中衣迎氣於西郊

又曰立秋之日西郊畢始有司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令一人獲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如淳曰膢漢儀注立秋貙膢許慎曰俗以二月祭飲食冀州北部或以八月作飲食為膢也

祠令曰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從祠

又曰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

登真隱訣曰立秋之日日中五岳諸真人詣黃老君於黃房靈臺山會仙官於日中定天下神圖靈籙

符瑞圖曰立秋西方閶闔風至（一名闓風）

白虎通曰涼風立秋至王者報地德禮西郊

周書時訓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寒蟬不鳴人臣力爭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羞臣下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虫附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諸侯淫泆蟄虫不附民靡有賴水不始涸介虫為害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兊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廢离休

陸機要覽曰列子遇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皆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秋分

說文曰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易說曰秋分閶闔風至雷始收聲鷙鳥擊玄鳥歸

又曰兊西方也主秋分

孝經說曰斗指酉為秋分又曰秋分日在內衛

文子曰陰陽調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万物時以生成故也）

京房易候曰虹八月出西方聚貴

又京房易占曰秋分而人君釋鍾鼓之懸

孔安國尚書注曰虛玄武之中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天文錄曰仲秋秋分暮出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中

周書時訓曰秋分八月中雷乃收聲不收聲即人民不安（又云諸侯驕逸放於上）蟄虫坯户不坯户即邊方不寧（又云人靡有賴）水始涸水不涸即人多癘疾○曆日疏曰秋分八月之中氣也秋分之時日出於卯入於酉分天之中陰陽氣等晝五十刻夜五十刻一晝一夜二氣中分故謂之秋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六

時序部十一

冬上

釋名曰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故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又曰冬終也物終成也

說文曰冬終也盡也字從仌（古終字）從夂（古冰字）

書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中星以七星並見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耎毛細毛以自溫之）

又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又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又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穜稑禾麻菽麥（上音童下音陸）

又曰二之日鑿冰沖沖（冰盛水腹堅命取冰於山林中沖沖鑿冰之音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也）

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烈烈矣）

又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翳也）

禮月令曰十月之節日在房（立冬十月節）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其日壬癸（壬癸冬王）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昔顓頊氏以水德王天下故爲冬帝玄冥水官故爲冬神佐顓頊於北方）其蟲介（北方玄武甲介之長）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

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律中應鍾（十月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其味鹹其臭朽（凡臭味鹹朽者皆屬於水）其祀行祭先腎（冬陰氣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行謂道也先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立冬之月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食黍與彘（冬黍之宜）其器閎以奄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于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迎冬於北郊（迎冬爲祀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以顓頊配坐以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可以築城郭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謂穀築城郭藏造宮室謂囷倉以備積聚）天子始裘（謂初衣裘）

又曰十月中氣日在尾（小雪爲十月中氣）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謹關梁塞蹊徑（蹊徑謂山禽獸道）

又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大雪爲十一月之節）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律中黃鍾（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鍾者律之始也脩長九寸其日其音同孟冬其數也）

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冬至爲十一月中氣）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謂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及日月星辰內外星官從祀於壇）命有司祭馬步（謂神冬祭馬步於大澤用剛日）伐木取竹箭（時堅成可以伐取）

又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小寒爲十二月之節）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中律中大呂（十二月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四分其日其音同孟冬）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講武角力士材力所以備武）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以獵）脩祭禽之禮（以所獵供祭）

又曰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大寒爲十二月中氣）昏婁中曉氐中斗

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病後五日水澤腹堅天子親往嘗魚（時魚最美）冰方盛取而藏之（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計耦耕修耒耜（陽氣動農事將興）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周官建寅之月懸法於象魏以示人四時之令皆以此為準故以建丑之月與公卿先籌之）命有司大難旁磔以送寒氣（大難為歲終逐除癘疫以送寒氣故用官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旁謂磔犬於門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備磔於十二門磔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禮曰季冬之月命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又曰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其農人無有所使

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云天宗日月星辰也

又曰孟冬命有司循行積聚坏城郭戒門閭

又曰夫為人子之禮冬溫夏清

又曰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

又曰國子冬夏教以詩書秋冬學羽籥

又曰儒有居處齊莊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篤敬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又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曾巢

大戴禮曰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

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烝于皇祖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

又曰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表灌浸以節四時之事理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

又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

周禮曰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謂軒轅角也）

又曰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三其凌三倍其冰）

又曰占夢職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凶）

又曰天府掌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鄭玄注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美惡謂問於龜

又曰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丑而辰在玄枵

又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

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玄璜禮北方（注曰禮北方謂黑精之帝而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又曰冬見曰遇（遇偶也義取不期而偶至大行人云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傳曰公叔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後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爾雅曰冬為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孫炎曰冬天藏物故伏于下天清于上）

又曰冬為玄英（氣黑而清英）

又曰冬為安寧（四時之別名尸子以為太平）

又曰冬獵為狩（守也冬物畢成得獸取無擇）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玄曰魚冰上近冰也

易通統圖曰日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陸

京房易曰冬至坎王廣莫風用事人君決大刑斷獄訟繕宮殿

尚書大傳曰殷以季冬爲正月

又曰周以仲冬爲正

又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爲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荼氣出而温呼吸氣入則寒温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者也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尚書大傳曰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籍公家之常税）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又曰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

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又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上苦交切下苦角切）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此唐堯之所起

三禮義宗曰冬日壬癸者壬任也癸揆也言萬物更任生於黃泉皆有法度也

又曰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刑於大寒故爲之小言將寒氣猶未是極也大寒爲中者上刑於小故謂之大自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逸禮曰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其祭先豕居明堂後廟啓北户

春秋繁露曰冬氣哀故藏

又曰木有變春凋冬榮此繇役衆賦歛重也

春秋考異郵曰冬風曰廣莫風

春秋感精符曰天統（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謂之天統者周以爲正漢書註律黃鍾爲天）統

史記曰漢高祖既定天下叔孫通定朝儀群臣朝十月儀於長樂宮執戟尊卑次序諸侯王已下莫不震恐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前漢書曰魏相上書曰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

又曰東方朔上書云臣朔年十三讀三冬文史足用

又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曰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冬益收果實菱芡民皆賴之

續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河內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又曰宋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

後漢律曆志曰日行北陸謂之冬

又曰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臘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有三子而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難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注禮記曰所以逐衰而迎新也）

又曰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者也）

後漢書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掾詔曰部送徒詣河內

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内縣皆賫牛酒到府讌飲

又曰段熲對桓帝討先零西羌術略曰三冬兩夏足以破之

又曰黄香父兄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身執勤苦冬無袴而親極滋味

魏略曰顔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風化大行

又曰賈逵世爲著姓少孤貧冬常無袴

又曰吉茂字叔暢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目役妻子室如懸磬

又曰邴原就師學一冬講孝經論語自在齠齔有異及長金玉其行

又曰董遇好學人從學遇不肯教曰當先讀書百遍義自見從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陰日之餘

吳志曰左臺御史孟宗有孝道母性嗜筍及母亡冬節至宗入林哀泣而筍生得以供祭祀

晉書曰王敦素憚周顗每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

又曰吳隱之冬月無被常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之屬）（[illegible]時鶴）

又曰公孫鳳字子鸞隱昌黎之九城冬夜草布寢處山林彈琴吟詠陶然自得

又曰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宋書曰朱百年與孔凱友善百年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裌布飲酒醉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也

齊書曰沈瑀爲揚州從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旅以爲艱明帝使瑀循行乃開四港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

又齊孝子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白光如燭墓左樹榛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梁安城王蕭秀爲郢州刺史務行德義每冬月常作袴襦以賜貧凍者

又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卧則切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

韓詩外傳曰冬不浴非惡水清有餘也

穆天子傳曰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祁射于麗虎讀書于㙮丘（君[illegible]書也[illegible]音[illegible]）獻酒于天子天子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黄蛇（周禮曰靈鼓四[illegible]洪[illegible]州[illegible]鼓妖）

嵇康高士傳曰善卷古之賢人也舜以天下讓之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則衣皮毛夏則衣絺葛何以天下爲哉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人每至冬中輙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止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齊市有乞食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先字孝然冬夏不着衣臥不設席

祢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於艨艟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畢摶弄戲擲其輕慢如此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嘗置葵閻曰冬何有葵云從月南買來

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中人少修道術元帝時常以隆冬單衣載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而馳御者狐裘猶寒振慄死而都無變色背上蒸氣休休然（休休氣歊皃）

師覺孝子傳曰王祥少有德行早失母後母憎而譖之祥孝弥謹盛寒河水堅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魚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游祥垂綸而獲之時人謂之至孝所致也

宗躬孝子傳曰何子平事母至孝母喪年六十有孺子之慕夏避清涼冬不衣絮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銀山有風穴大數尺名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吸之經日還長陽溪而得笠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七

時序部十二

冬下

呂氏春秋曰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人乎

周書時訓曰小寒之日十二月節鴈北鄉鴈不北鄉即臣不懷忠鵲始巢鵲不始巢邊方不寧（又云一國不寧）野雞始雊野雞不雊即國乃大水（又云不雊來雉雷乃收聲）

又曰大寒十二月中雞始乳雞不乳即婬婦亂男鷙鳥厲疾鷙鳥不厲疾即國不除人水澤腹堅不腹堅即言無所從

梁元帝纂要曰冬曰玄英亦曰安寧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哀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黃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又曰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此時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餘月暮節暮歲

風俗通曰夏至冬至律雨雹必降冬至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又曰趙仲讓為梁冀從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捕虱

又曰十月之應鍾何應者應也鍾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不藏也（論衡曰陰氣動於下而陽氣應之也）

又曰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太也呂拒也言陽氣欲出其陰不許也呂之言拒也依即拒難之也。太玄經曰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罔與亡未有形故為罔也言冬萬物閉藏無象）

莊子曰魯遽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又曰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又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吳人有百金買不龜手之藥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令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潎絖古漂字絮也洴澼洸漂研絮於水中也洴扶經切澼普擊切）

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有莘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莘山崩為大澤湯率諸侯伐之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又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列子曰鄧巴學琴於師襄當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孟子曰子產聽治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獨木小橋可通徒行輿梁通車之橋十一月夏九月十二月夏十月）

鶡冠子曰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鄧析子曰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操鞭扑而後為治歟

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鄒子曰冬取槐檀之火

尸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方伏方也是萬物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伐信之至也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褐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韓子曰帝堯之王天下冬月鹿裘

又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荀卿子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淮南子曰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也成天道無私就無私去能行道者有餘不能者不足）

又曰寶人冬則羊裘蔽體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屈物歸陰非使之然自如是之也）

又曰耰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又曰孟冬之月招搖指亥釁松燧火（藏火也）

又曰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

又曰閶闔風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狀數之風）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功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寒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罰刑（乘之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之殺者於是罪時而決之）

又曰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飢寒）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資用）

又曰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北方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

又曰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寒故亂霧）

又曰太陰理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太陰理冬則欲猛毅剛強（純陽閉固水澤冰故剛強）

又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顓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爲高陽氏死爲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死祀爲主水之神也）

月令曰申群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守門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得報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發藏毋釋罪（惡發也）

又曰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也）

語林曰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說苑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也公曰寒乎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民寒甚矣公乃罷役

世說曰石崇爲客冬天設萍虀王愷乃密賂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對曰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殷芸小說曰晉孝武帝即位時年十三四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荅也謝公歎曰上理不減先帝

崔鴻前趙錄曰王延九歲事母母冬月思生魚杖延流血延尋汾河扣淩而哭得魚而饋母

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則為風（息氣也）身長千里

地鏡經曰十二月中草木獨有枝葉垂者下有美玉

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

崔寔四人月令曰十月農事畢五穀既登家備儲畜乃順時令也

祠令曰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其開冰加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

又曰七祀祀行以冬

漢桓譚新論曰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月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為介之推故也

漢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纒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

漢書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飲酒益精明

後漢書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正務存寬恕每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昇卿

晉皇甫謐玄晏春秋曰余家貧晝則懇於作勞夜則甘於寢寐以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末纔得一旬學尓

晉紀康集序曰孫登於汲郡北山土窟中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

論衡曰夫雲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從上則謂之天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降集於地明矣

瑞應圖曰芝草常以六月生春夏紫秋白冬黑

曆義疏曰小寒月之初氣也小極故曰小寒大寒月之中氣也言十二月已半陰氣大極故曰大寒

三輔決錄曰孫辰字允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公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會稽典錄曰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

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齊民要術曰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勞農以休息之（蠶正蜀民歛酒正蚩齒次序也）

荊楚歲時記曰十二月八日沐浴轉除罪障

干寶搜神記曰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曰上絃之曲連臂蹋地歌赤鳳來乃巫俗也

皇覽冢墓記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城中人常以十月祀云每有氣如匹絳帛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獨異志曰晉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鬚為冰

博物志曰宋國有田夫常衣黂縕僅以過冬暨春每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乙巳占曰人君當以冬時候辰星之政則辰星見伏以時

天子當以冬時賞死事卹孤獨察阿黨謹盖藏修積聚坯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境防要害謹關梁塞蹊徑飾喪紀不爲淫泆命伏藏之處講武習射御角力戰事省婦事則辰星順行災人君淫泆非道縱恣不禁近習不卹刑獄起衆發徹開泄藏氣則辰星失行伏見不常而有芒角則民多疾疫隨之以喪亡國不昌也人君以冬時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之色青而君憂刑獄變動生死不當地疏不密人乃流亡虫蝗爲災水泉減竭民多疥癘胎夭多傷國多固疾斷獄官凶以冬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之色赤而小昧刑禍並起兵革荐臻國多暴風方冬不雪不寒氣霧冥昧雷迺發聲以冬行秋令則太白之氣干之色白而少有野戰並作獄訟軍旅同時而興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四鄙入壁

華下歲時記曰此月戶部奏大閱天下貢物於都堂其日放朝宰相與百官皆赴戶部宴餞一時特盛開元中曾以大閱一日貢物賜李林甫九州任土盡歸人臣之家國史書其事也

晉陸機感時賦曰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憯懔以蕭索天悠悠而弥高霧鬱鬱而漠漠夜綿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數曾雲之委蕤墜零露之揮霍寒冽冽而浸興風謖謖而屢作（謖起也所六切）

陸雲歲暮賦曰淪重陽於潛戶徵積陰於司寒

袁宏北征賦曰于時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灑勁風晨興日曖曖其已頹月亭亭而虛昇

鮑昭舞鶴賦曰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群山既而昏氛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傅玄詩曰季冬時慘烈猛寒不可勝嚴風截人耳素雪墜地凝林上飛霜起波中自生冰未夕結重衾祟朝不敢興

鮑昭登峴山詩曰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風冽無勁草寒甚有凋松軍井冰晝結士馬氈夜重晨登峴山首霜霧晨未通

王褒歲暮詩曰歲晚悲窮律他鄉念索居寂寞灰心盡摧殘生意餘蓬空交道絶財遊客踈空悲趙一賦還著虞卿書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八

時序部十三

立冬　冬至

立冬

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以立冬先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左傳曰仲尼問郯子曰丹鳥氏司閉者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易說曰乾西北也主立冬

易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薺麥生鷰雀入水為蛤

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邊兵治城郭行刑決罪

三禮義宗曰十月立冬為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為節名小雪為中者氣敘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為節

後漢書續禮儀志曰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北郊

家語曰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於海化為蛤

符瑞圖曰八風循通八方之風應時而至也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一名寒風）

周書時訓曰立冬十月節水始冰水若不冰即陰之有負地始凍地若不凍即災咎之徵野雞化蜃若不為蜃即時多婬婦

五行休王論云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离囚坤廢兌休

冬至

周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謂夏至日冬至日也）

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國注曰日短冬至日也昴白武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周禮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

又曰薙氏去草冬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是月令季夏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又曰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也（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春秋左傳曰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嚮來歲美人民和

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其徵也

又曰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玄注曰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人衆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諧調和之也

又曰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鄭玄注曰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肄樂祭天圜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於此

又曰冬至成天文鄭玄注云天文謂之三光運照行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

又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則歲美人和順晷不如度者歲惡晷入則水晷退則旱進二寸則月食進尺則日食（進謂晷長於度也）

京房易妖占曰冬至繕宮殿封倉庫

易說曰坎北方也主冬至

尚書考靈曜曰冬至日則五星俱起牽牛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

孝經說曰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爲至

孝經援神契曰冬至陽氣動

又曰冬至日在外衡

三禮義宗曰十一月大雪爲節者剌於小雪爲大雪時雪轉甚故以大雪名節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冬至也

又曰冬至日祭天於圜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

五經通義曰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

史記曰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懸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麋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訣晷景

又曰九候歲美惡候謂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

又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世歲復朔旦冬至

漢書曰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五星如連珠應劭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曜皆會牽牛

又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消故不賀

司馬彪續漢書曰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効陰陽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衣皁聽事之日百官皆衣絳

後漢書曰傅賢字仲舒遷廷尉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

魏文帝黃初元年冬至日黃雀集于文昌殿前（見曹植表左思魏都賦云翩翩黃雀銜書來游集馮氏云黃鳥銜書集吾臺）

後魏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晉書曰周嵩母李氏常冬至致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也

又曰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日之儀又進履襪（崔駰襪銘有建子之朔助養元氣之事後魏世京司徒崔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於舅姑皆其事也襪亦作韈音亡伐反）作赤豆粥（荊楚記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人厲畏赤豆故作粥禳之）

南史曰梁傳岐爲始新令有囚當死會冬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梁書曰庾闡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

齊書曰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何因而得妻對曰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

唐玄宗實録曰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史奏曰朔日至曆數之元嘉辰之會按樂計圖徵太朔日冬至聖主厚祚又按春秋精符云冬至陰雲祁寒有雲迎日者來歲大美此並聖德光被上感天心請付有司以彰嘉瑞從之

荆楚歲時記曰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

洽聞記曰赤土國直崖州南渡海經雞籠島冬至之日影在北夏至之日影在南開户皆向北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國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冬至則麥秀

管子曰以冬至之日始數四十六冬盡春始教民鑽燧諱竈泄所以壽人也

淮南子曰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黒色衣黒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鍛其畜彘（鍛者椆內象藏彘水畜）

又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文三尺

又曰天文曰冬至日數來歲正月朔日滿五十者民食足不滿五十者減一升餘日日益一升其爲歲伺也（伺候也）

呂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蒲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高誘注曰菖蒲水草也

又曰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

又曰仲冬命之曰暢月（陽氣在上人民空閑無所事作故曰暢月）

太玄經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也（玄以子午爲晝夜分冬至夜半以前爲亥之日世玄道好謙夜半以後大道始萌雖進未極雖往未至譬在沖虛而休盈滿也居爲近玄則休也釋文曰冬至斗指子夜半時[illegible]若也）

又曰調律者度竹爲管蘆莩爲灰列之九閒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起纖塵不形冬至夜半黄鍾以應

白虎通曰廣莫風冬至斷其大辟行刑獄也

又曰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又曰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也陰氣推而上故大寒

玉燭寶典云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極長

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黄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夫爲尸㬎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

符瑞圖曰冬至東北方龤風至（一名颾風）

崔寔四人月令曰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尊老及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旦

又曰先後冬至各五日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鶡鳥猶鳴者國有訛言虎不交將帥不和挺不出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曆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大陰之氣上干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

曰冬至氣當易之是以王者閉門閭商旅不行以其陽氣乗踊長君壽益長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鄭氏箋云鵲之作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爲巢蓋直言耳而劉昌宗周讀等音加爲架名從以構架爲義則不應云架功也

黄帝針灸經云冬至日風從南來者名爲虚賊傷人也

周角書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有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養生要集曰南陽張平子云冬至陽氣歸内腹中熱物入胃易消化

又曰通曆數家筭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爲介子推。晉潘尼長至詩曰渾儀賦四氣玉衡運招摇靈晷備朔夕日南始令朔

宋鮑昭冬至詩曰景移風度改日至晷遷換眇眇負霜鶴皎皎帶雲鴈長河夜闌干層冰如玉岸哀哀故老容慘慘秋歲暮

陳新塗妻李氏冬至詩曰靈象尋數廻四氣遞時徹陰律鼓微陽大明將啓旦感興時來多心隨逝花難式宴集中堂嘉賓盈朝館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表曰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爲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万彙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量襪若干副上獻以聞謹獻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九

時序部十四

元日

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又曰正月元日受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也）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漢書曰正月朔歲首立春四時之首

又曰哀帝時鮑宣以正旦日蝕地震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毋事地子養庶人今父虧明毋震動子訴言三朝始小民正月朔日俗忌器破尚惡之況日之虧缺乎（三朝日月歲也）

東觀漢記曰戴遷字次仲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史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遷遂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治罪時人奇之

續漢書曰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水旱飢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

又曰歲正日爲大射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羔千六百石鴈四百石已下雉百官賀正曰二千石已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奏畢宴飲作樂

魏書曰建安中劉邵爲計吏詣許太史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然則聖人垂制不

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灾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如故日亦不食

臧榮緒晉書曰熊遠議曰履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識之士於是觀禮樂榮耳目之觀崇玩弄之好

又曰晉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後代所爲示不忌憚也

晉載記曰南燕慕容超末年正會群臣於正殿方奏樂超歎曲終不已其年爲宋高祖所擒

沈約宋書曰舊時歲朔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又曰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旦雪江夏王義恭以衣承雪作六出花進以爲瑞帝大悅

又曰元嘉三十年正月旦上朝萬國平旦東南有青黑雲氣非常廣數丈過北蕤殿宮上

北齊書神武既平并州尒朱兆北保秀容神武揚聲討兆既出而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繼至兆軍人因宴饗休息驚走遂破之兆自殺

又曰張華原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時謂之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期盡當還也囚果應期而至

梁書曰天監四十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別加昭明太子冠金博山冠以太子美姿容善舉止故也

唐書曰貞元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

波羅朝會王時不食百僚稱賀

又曰天后朝王方慶議告朔儀曰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遺畢

又曰新羅俗以元日拜日月神

易通卦驗曰正月五更人整衣冠於家庭中爆竹帖畫雞子或鏤五色土於戶上厭不祥也

尚書大傳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琁璣者何也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璣是故琁璣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

又曰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不以二三月後

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立故必以三微月之三正之相承若連環也

又曰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至日物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異時生者物異時死）是故周以日至為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正（[illegible]木也）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

春秋感精符曰人統月建寅物生之端謂之人統夏以為正（漢書云於律太簇為人統也）

白虎通曰正朔三何夫天有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言陽氣始施黃泉而未上也十一月陽氣始養黃泉之下萬物皆赫赫然感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之時萬物時牙而白故殷為地正色尚白正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後之人不以二三月為正者以其萬物不齊莫有所立故必以三微月也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必見屬郡計吏皆陛覲

又曰元日朝賀三公拜璧殿上獻壽觴

又曰正月朔賀三公奉璧上殿鄉御西北太常贊曰皇帝為王公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魏略曰正始元年南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折樹動太極殿東閣正旦大會又甚頃杯案皆休將誅之徵也

典略曰魏明帝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正月朝造巨獸魚龍蔓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故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朕遭憫凶奉承洪業追慕罔極正日雖當受朝其伎樂一切勿有所設又殿前反宇及武帳織成帷之屬皆不須施

又曰太始四年正月上臨軒朝群臣於太極殿前詔安平王乘輿車昇殿上迎拜於阼階王坐上親奉觴上壽皆如家人之禮王拜上皆跪而止之

又曰永和元年正月辛未朔雨不會甲戌皇太后登太極前殿施紗幃鄭與上臨羂群臣

又曰咸康四年尚書倉部奏下揚州調胡米一升至五升正旦進御詔停

又曰十二月丙子正旦會百僚增賜綠醽酒人二升

又曰咸康七年十二月尚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唯作

鼓鍾其餘伎樂盡不作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朕闕起居之節朝無磬折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儀不亦闕乎卿諸人當准量輕重以制事中則情典並隨國無滯儀矣

又曰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苟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大饗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

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禮唯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又曰咸和二年正月饗萬國有鵄鳥五集殿明年蘇峻反

三齊略曰滎陽有免井漢沛公避項羽追逃於井中有雙鳩集其上人云沛公逃入井羽曰井中有人鳩不集其上遂下道沛公遂免難後漢世元日放鳩蓋爲此也

列子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綵王大悅申叔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求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順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一國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淮南子曰以日冬至數至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四時纂要曰此占最有驗也）

世說曰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文獻曰（文獻王導謚）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乃止

又曰陶公作荊州時勑船官使錄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時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會日始晴廳事前除雪地甚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庭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驗果然

又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時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觀大奇之唯陳禪獨離席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伎

荊楚歲時記曰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山臊按神異經在西方深山中長尺餘犯人則病畏爆竹聲又俗爆竹燃草起於庭燎

又曰元日至于月晦民並酺食之名又似之矣出錢爲醵出食爲酺竟分明擲博名爲博射藝經爲擲博

又曰元日鏤懸葦炭桃棒戶上却癘疫也

又曰元日服桃湯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令人進屠蘇酒膠牙餳蓋其遺事也

又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也（元始也）雞鳴而起案周書緯通卦云雞陽鳥也以爲人候四時 人得以翹首結帶正衣常也（注云禮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則惟其常非獨以日但元正之朝存士庶邪官有親賀敘有祭享變恭宜早復往於歲原所以禮而異焉）先於庭前爆竹帖畫雞或鏤五綵及土雞於戶上

莊周云有挂雞於戶懸葦炭於其上插桃其旁而鬼畏之

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此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並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

又曰崔氏月令云過臘一日是謂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按成子安椒花銘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新蠲除百疾是知小歲用之

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熏鍊形注曰五辛所以發五藏氣

莊子曰春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藏

又曰乃有雞子五熏練形（正旦皆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練形又當食五辛菜以助發五藏氣）

又玄中記曰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勇也

應劭風俗通曰有桃人葦茭畫虎鬱壘以此鬼食虎今或畫虎於門此並其事猛獸之聲有如爆竹。神異經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挂（畢音卜火并也）而山臊驚憚玄黃經云謂此鬼是也俗人以爆竹起於庭燎不應濫於王者（魏時人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月門前作烟火桃人絞索松栢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臘昔云歲十二月索室逐疫釁門戶磔雞漢火行故作火用行氣桃鬼所畏畫作人首可以有所收縛不死之類勛又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當爲此日令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但古乃禁雞令畏鬼今則不殺未知孰是且閣人於此日向夜至門前呼牛馬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也）於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飲桃湯及柏故以桃湯柏葉爲酒（董勛云俗以歲首用椒酒椒性芬香人中爲藥咒而飲之亦一時之祓散故此日採椒花以貢尊者晉海西令又問董勛曰俗人正日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云俗人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然則從小起義在於斯子其敷于散出葛洪鍊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花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受彈鬼丸方武都雄黃丹沙二兩五物合擣羊五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又去數子散出胡治方）於是下五辛菜膠牙糖各進一雞子梁有天下不食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周處風土記云正旦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練形又服食五辛菜以助發五藏氣則行之久矣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菓壞化爲玄正月旦吞雞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太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卒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并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今則然之未知所據也）又以錢貫繫牀腳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一

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之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荅之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以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尒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爲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如此願遺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於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上云以答假痛意日於爲如[illegible]安事耳）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及預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耽乃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王子年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年有鸞鳳而來集麒麟遊於藪澤鴟梟逃於絶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精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爲害食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精之集其來至之時國人或刻鑄金寶爲此鳥之狀置於戶牖之間則魑魅鬼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爲雞於戶牖之上者蓋重精之遺像也

西京雜記曰漢置宗廟飲酎用九十大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醞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虎於正殿南面臨軒施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珮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虫粉米尋改車服著遠遊冠前安金博山蟬翼丹紗裏服太學行禮公執珪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金銀玉路華輅數千

董勛荅問曰歲首祝椒酒而飲之以椒性芬香又堪爲粲

又折松枝男七女二七亦同此義

又雜修養書曰正月一日取五木煑作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隷道家謂青木香爲五木香亦云五木道家多以此浴是其義也）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及正月半以麻子赤豆二七顆置井中辟溫病甚効

萬歲曆曰漢成帝詔除正旦殺雞與雀可謂仁於用心（謂非正旦則禁殺）

崔寔四人月令曰元日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耆老柏是仙藥又去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爲先

又曰正月之朔是謂正月躬率妻孥絜祀祖禰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王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春秋傳曰履端於始也）其一日爲元日（元者善之長也先王體元以居正又元者元也始也一也首也）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歲之元時之元日之元）亦云三朔（尚書大傳曰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又曰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像鬱壘山桃樹百鬼畏之

王羲之月儀書曰日往月來元正首祚大簇告辰微陽始布羣無不宜和神養素

季膺家録曰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翊去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恡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

裴玄新言曰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

俗說厭癘氣令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也土氣上昇草木萌動羊噬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助生氣

古史考曰元日太史乃占氣象以知水旱吉凶隨分野書之

王渾集曰詔問明正旦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奏舊正會前計吏軒下侍中讀詔書計吏詭奏曰以詔常文相承陛下留心訪問之意可令中書恒詔問方土所有士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好尚禮教之宜勸農務本以盡懇殖之利刑獄清理無枉濫之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爲民興利除害訓化之績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旨垂心四遠

劉臻妻正旦獻椒花頌曰旻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後漢張衡東京賦曰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寮師師于斯胥洎（孟春元日正旦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蕃國奉聘要荒來質（音致）時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于殿下者蓋數萬以計尔乃九賓重（謂朝公至侯卿二千石以上六百石以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臚人列（鴻臚所主掌朝之人皆肆列也）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煞（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殺）（相對立也）

晉傅玄元日朝會賦曰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六鍾隱其駭奮鼓吹作乎雲中

晉庾闡揚都賦曰歲惟元辰陰陽代紀履端歸餘三朝告始皇帝迺坐霹宸御組帷冠黈華冕戴翠蕤襲日月珮玉

緌懷六璽紉文龜

魏曹植正會詩曰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嘉會讌此高堂尊卑列敘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黃清酤盈爵中坐騰光珍膳雜遝充溢圓方笙磬既設筝瑟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家室榮貴壽若東王

太平御覽卷第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

時序部十五

人日　正月十五日　晦日　中和節

社　寒食　三月三日

人日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董勛問禮俗云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又造華勝相遺（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月七日爲人故名爲人日今北人此日亦有諱食菜者爽度食正交翦綵鏤金薄爲人者行人日之意與正旦畫雞於戶同共人亦有至人日諱食故歲菜惟食新菜者又詩日不刻事羊狗猪馬之像而二日將花人舞此則未勢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民山魏東平王翕山頂爲會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所載銘辭即此處老子云衆人熙熙如陞春臺如享大牢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已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也）

雜五行書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顆女吞二七顆竟年無病

又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竒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

談藪曰北齊高祖七日升高宴羣臣問曰何故名人日魏收對以董勛正月一日爲雞七日爲人（按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雞七日作人也）

劉臻妻陳氏進見儀曰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

魏東平王是日登壽張安仁山銘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

隋陽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詩曰廣殿履年輝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迴浮綺翼

隋薛道衡人日思歸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劒西寺詩曰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疇

正月十五日

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昬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

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望日祠門其法先以楊枝插門而祭之（齊諧記曰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矣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桑百倍言訖而去忽失所在成爲作膏粥已後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呪云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以爲蠶禳鼠與齊諧記相符又覆肉亦是覆膏之理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而叙諸出豈）其夕則迎紫姑以卜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壻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姑可出（異苑又云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自尒正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淨然後能致紫姑

異苑曰世人以十五日迎紫姑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皃輝輝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衆事卜將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即大舞惡則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

往祝使自躍穿頂求失所在也

唐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勑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光若晝日

世說正月十五日禰衡嘗被魏武謫為鼓吏於此日試鼓漁陽摻作漁陽參淵淵有金石聲（後漢書注文士傳曰衡擊鼓為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足脚容態不常鼓節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參音七紺切）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楊素之家德言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餘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還其妻仍厚遺之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西域記曰摩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徒俗衆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唐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鏁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又崔液正月望夜游詩曰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鏁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

又曰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形七寶裝影裏如聞金口說空中似散玉毫光

又曰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朱幰駕青牛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

晦日

荊楚歲時記曰元日至于月晦並為酺聚飲食（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為節）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為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後魏盧元明晦日泛舟應詔詩曰輕灰吹上管落蓂飄下蓂遲遲春色華晼晚年光麗

北齊魏收晦日泛舟應詔詩曰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棹唱忽逶迤菱歌詩顧慕睿賞方月色宴言忘日暮猶豫慰人心照臨康國步○唐太宗月晦詩晦魄移中律凝暄起麗城草秀朝盡上穿露曉珠呈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披襟勤眺望極目暢春情

中和節

唐書曰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均暢茂自今已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並休假一日先勑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和節代晦日（中和之節自此始也）

又曰其月二十八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辟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三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饗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從之

又曰貞元六年上以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上賦詩以賜之百官皆和為是歲戴叔倫為容州刺史素有詩名上乃

令録其詩以賜之

社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

禮記月令曰二月之節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

又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皇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已下立社曰置社

尚書曰用命則賞于祖不用命則戮于社（社主陰戮主殺）

論語曰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

史記曰共工氏之子爲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故天子曰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親地也地載万物天垂象取法於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社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漢書曰陳平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又曰高祖天下定詔御史令治榆社春用羊彘祠之

魏志曰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隣里社脩感念母悲哀其隣里聞爲之罷社

晉書曰阮脩字宣子伐社樹或止之脩曰或社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也

荆楚歲時記曰社日四隣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綜即共立之社也

寒食

荆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

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煑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煑作粥案玉燭寶典今日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別餳沃之

又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又曰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也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

劉向別録曰寒食蹋蹴黄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

古今藝術圖云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也

又按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

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即禁火蓋周之舊制

玉燭寶典曰寒食此節城市尤多鬭雞卵之戲左傳有季

郤闔難其來速矣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桐不華歲有大寒曰鼠不化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亂色戴勝不降桑政教不平

唐李崇嗣寒食詩曰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不知何處火來就客心然

又宋之問途中寒食詩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

又沈佺期嶺表逢寒食詩曰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三月三日

漢書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於家帝祓霸上而過焉還平陽主主見所待美人帝不悅既飲謳者進帝獨悅衛子夫（應劭曰祓除也今三月上巳祓禊是也）

又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官人並禊飲於東流水

又曰太后春幸蚕舘率皇后列侯夫人桒遵灞水而祓除

又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也

續漢志曰上巳大會賓從於潢落津

後漢書曰梁商上巳日會賓客於洛水酒酣繼以薤露坐者聞之皆為掩泣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魏志曰袁紹三月上巳大會賓從於潢落津聞魏郡兵及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立紹容皃自若不改常度

又晉中興書曰王導謂從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輿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宋書曰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日城郭如疋帛之繞藂花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李暠三日讌于曲水命羣僚賦詩暠為之序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皃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惟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

荊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四人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杯曲水宴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

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摯虞為陽城令

夏仲御別傳曰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軌連軿並南浮橋邊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摇賈充望見深竒其節顧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異欻走往問船中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閒民夏仲御（仲御夏統字）

風土記曰漢末有郭虞者有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産乳並亡迄今時俗以爲大忌故到是月是日婦女忌諱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就通遠地祈祓自潔濯也

丘淵之征齊道里記曰城北十五里有柳泉符朗常以爲解禊處

鄴中記曰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張幔車服粲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

陸翽鄴中記曰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池會賓

續搜神記曰盧充獵見麞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黑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宅也進見少府語充女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畢車送充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與崔別正四年而三月三日臨水戲遥見傍水有犢車充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男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充又與金鋺乃别

戴延之西征記曰天泉之南有東西溝承御溝水水之北有積石壇云三月三日御坐流杯之處

雜五行書曰欲知蚕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雨蚕大善

風俗通曰謹案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王曰昨日遊有何語議答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

晉羲之三月三日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吟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宋顔延之三日曲水詩序曰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土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答庶萌之顧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略亭皐跨芝田蒐大液懷曾山山居峻垝葱翠幽烟於是離宮衛設別殿周徼然後昇秘駕引緹騎搖玉鸞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渟雲委以降于行所禮也

梁沈約三日率尒成篇曰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遊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曜紫鶯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排寶席金瓶泛羽巵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

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曰竊以周成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晉集華林同文軌而高宴莫不禮具義舉容與重規照動神明雍熙鍾石是節也上巳屬辰餘萌達壤倉庚應律女夷司候尒乃分階樹羽疏泉泛爵羽觴沿泝蕙肴沓來賓儀式序盛德有容舞艷七盤歌浮六變遊雲駐彩仙鶴來儀都人野老雲集霧會結軫方衢飛軒照日。晉張華三月三日後園會詩曰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流盈習習祥風啓滯導生禽鳥逸豫桑麻滋榮纖條被

綠翠華含英於我皇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讌及群辟乃命初遊合樂華池芳濯清川汎彼龍舟溯游洪源

又張華上巳篇曰仁風導和氣勾芒御昊春姑洗應時月元巳啓良辰明從自遠至童冠八九人伶人理新樂膳工獻時珍春醴踰九醞冬青過十旬

晉閭丘沖三月三日應詔詩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升陽潤土氷渙川盈餘萌達壤嘉木敷榮后皇宣遊既讌且寧光光華輦詵詵從臣上蔭丹幄下藉文茵臨池挹盥濯故絜新俯鏡清流仰睇天津藹藹華林巖巖景陽業業峻宇奕奕飛梁垂蔭倒景若翺若翔浩浩白水汎汎龍舟皇在靈沼百辟周遊激櫂清歌鼓枻行謳闔樂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千戚在庭苗人來王今我哲后古聖齊芳虞此中國以綏四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樂只君子今日惟康

又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曰青春暮月六氣和理律應姑洗日惟元巳谷風散凝纖陽戒始春服既成明靈降祉

又陸機櫂歌行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龍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

隋盧思道上巳禊飲詩曰山泉好風日城市厭囂塵聊持一樽酒共尋千里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時出關後重有入林人

唐沈佺期三月三日梨園亭侍宴詩曰九門馳道出三巳禊堂開畫鷁中川動青龍上苑來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處笙鏞下帝臺

後漢張衡南都賦曰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濱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

晉成公綏洛禊賦曰考吉日簡良辰祓除鮮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渙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樽飛羽觴

又張協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絪縕流水清泠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於是縉紳先嘯疇命友攜黨童冠者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乘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于長洲之浦曜乎泠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息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水禽爲之駭踴陽侯爲之動波

又阮瞻上巳會賦曰臨清川而嘉讌聊暇日以遊娛蔭朝雲而爲蓋託茂樹以爲廬

又王廙洛都賦曰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貴賤同遊方驥齊輪麗服靚粧祓乎洛濱流芳塞路炫日映雲

又褚爽禊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川迴瀾以澄映嶺峭嶸以霏烟輕霞舒於翠崖白雲映於青天風透林而自清氣扶嶺而徹鮮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一

時序部十六

五月五日　伏　七月七日

五月五日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爲沐

謝承後漢書曰陳臨爲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

又禮儀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也

沈約宋書曰元徽五年五月五日皇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宋略曰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

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爲名

唐書曰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皆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

孝子傳曰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紀淳妻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傭所得輒上母

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嘗見祭甚善但常年所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約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

西京雜記曰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曰昔田嬰勅其母勿舉田文文後爲孟嘗君以古事推之非不祥遂舉之

鄴中記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食餉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作五色縷五色辛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

荆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西人並蹋百草今人又有鬬百草之戲

又曰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並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

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

又曰是月俗忌蓋屋及曝薦席（風俗通云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又曝光亡新野庾寔家嘗以五月暴席忽有一小兒於席下俄失所在其後寔妻子遂亡相傳亦以忌爲此禁通五月之事今俗於此）

又曰五月五日荆楚人並蹋百草采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故師曠占曰歲病則艾草先生也

風土記曰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與夏至同先節一日又以菰葉裹粘米以粟棗灰汁煑令熟節日啖煑肥龜令極熟去骨加鹽豉秫蓼名曰葅龜粘米一名糉一曰角黍蓋取陰陽尚包裹未之象也龜表肉裏陽內陰外之形所以贊時也

抱朴子曰或問辟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着心前

又曰蟾蜍萬歲者頭上有角頷下丹書八字再重五月五

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

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云仲夏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玉燭寶典云此節備擬甚多其尚矣又曰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畫貢獻所尊古詩云繞臂雙條達是也）

又曰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襞方綴於胷前以示婦人蠶功也織麥麪懸於門以示農工成傳聲以僕爲辟兵耳（僕[illegible]音淯[illegible]堇）也

養生要集曰木味苦小溫生漢中南鄭山谷五月五日採之

琴操曰介子綏（國語曰作子推）割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玉燭寶典曰五月五日採艾懸於戶上以攘毒氣按荊楚歲時記云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日競渡採雜藥

夏小正曰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

異苑曰五月五日剪鴝鵒舌以能學人語

又曰田文母嫛五月五日生文父勑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文遂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壽命於天豈壽命於戶若壽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賢爲嗣齊封爲孟常君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甕中投於江胡翁聞甕中有兒啼往取之養爲子遂七登三司

會稽典錄曰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沉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泝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晉繫毀與褚常侍書曰想往日與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戲處追尋宿眷髣髴平儀心實悲矣

國史補曰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中有百鍊者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酈元注水經曰如深水有異魚按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氣清爽聞池中砰鎗若鉦鼓聲池水驚而沸須臾雷電晦冥有五色蛇自池上屬於天久之乃滅波上水定唯見一魚在其一變爲龍

伏日

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曰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也

史記曰張子房始見下邳圯上老父與一編書曰讀是爲王者師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良取寶而祠之留侯死并黃石葬之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又曰秦稄公始爲伏祠

漢書曰東方朔爲郎伏日詔賜諸郎肉朔獨拔劍割肉謂

其同官曰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而去上問朔曰賜肉不待詔而去何也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生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遺細君

又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法辭）

漢官儀曰伏日萬鬼所行故謹漢魏日有食之會故漢書錫爆瀾居曰豢羊沽酪供伏臘之費○典略曰大駕都許從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王翽鄴中記曰石季龍於氷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

荊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宋王玄謨壽陽記曰明義井三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來其氣殊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號爲歡樂井

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炎暑熏赫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綃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崔寔四民月令曰初伏薦麥瓜於祖禰也

風俗通曰漢中巴蜀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

書儀曰六月三日伏日昔賈誼在湘南六月三庚日有鵩鳥來時以南方毒惡以助太陽銷爍萬物故損人因避之

精舍因熱賦序曰三伏之節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下俚貧生居室卑陋狹巷不來清風短廡不足增蔭數彼夏屋之士體逸高廊並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矣

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晉潘岳懷縣詩曰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亦赫曦

七月七日

漢武帝故事曰景帝嘗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於猗蘭殿（謹按洞冥記漢武帝

帝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而坐於閣果見赤氣如霧來蔽戶牖望閣上有丹霞蓊蔚既而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也）

又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其日忽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之

又曰王母遣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宮內燃九華之燈

又曰漢武帝內傳曰帝登壽眞之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忽見天西南如白雲起鬱鬱直來趨宮有頃西王母至乘紫雲之輦

又曰七月七日乃掃除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微燈夜二唱後西王母駕九色之班龍上殿

又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帝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瓊

鳳文之舄
宋卜子楊園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登樓曝衣
晉書曰魏武帝辟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屈節於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下樹蔭下息時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竊知還具以告乃重遣辟之勑行者曰若復不動便可收之高祖懼而應命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韓珪七月七日生於叅合陂
又曰任城王澄爲雍州功緩在身故以七月七日集文武馬射張普惠字洪賑爲録事參軍奏記請停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朝火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日龍來安公騎之東南而去邑

中數萬人預共送之皆與辭訣
又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於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又曰吳蔡經去家時已老及還更少壯頭鬚皆黑語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數百斛飲擬之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乘羽車駕五龍間金鼓簫管人馬之聲
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宋孝武七夕詩曰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陳瓜果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以爲符應
周處風土記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灑掃中庭然則中庭乞願其舊俗乎

又曰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珎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又曰陸雲與兄平原書曰（機爲平原相）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好云見此使人悵然案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好又景初是魏明帝年號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矣
日緯書曰牽牛星荆州呼爲河鼓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備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是也言雖不經有是爲怪也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於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

又曰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俗也
輿地志曰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
淮南子曰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靨即當滅矣
又萬畢術曰七月七日採守宮陰（去聲）乾之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
晉周處風土記曰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祈河鼓（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咸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

梁吳均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何事渡河荅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韋氏月録曰龍魚河圖云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畢歲無病

又曰七月七日曬曝革裘無虫

又曰合烏鷄藥是七月七日取烏鷄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試有効

世説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出腹卧云曬書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習俗然也

世傳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前世儒學善屋室内足於財唯籍一巷尚道業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曝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酉陽雜俎曰魏僕射收臨代七月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撫曰吾所經多矣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撫對曰青得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

雜異書曰時有女子尚幼七夕見家人出庭望候天門開獨在室中不出曰若合當見者雖暗室中亦應見之至夜深忽見天上門開雲物赫弈因求富及長嫁而富既寡衆累鉅萬有賈客貨其絹百匹去而船覆溺資貨皆没其女子偶開後房見絹在其中但濕耳後賈客歸而自首女子曰絹歸矣驗之而信（亦出異堅録亦是開元巳後事）

國史補曰興元元年七月七日斬僞官喬琳將臨刑嘆曰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也夫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軋軋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語

晉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曰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游○宋孝武七夕詩曰開庭鏡天路餘光不可臨沿風披弱縷迎暉貫玄鍼薄藝詠無取時務聊可尋

宋謝惠連詠牛女詩曰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

葉露淅淅振條風蹀足　年闗相從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巳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幹欵情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寞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遥心逐奔龍

宋顏延之織女贈牽牛詩曰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慙無一媛靈託身侍天闕閶闔殊未央銀河豈沐髮漢陰不夕悵長河爲誰越有促讌歸期萬頃凉風發非怨杼柚勞但念芳菲歇

宋謝莊七夕詠牛女應詔詩曰輟機起春暮停箱動秋襟璩軍照漢右芝駕肅河陰珠殿釭未暗瑤庭露已深夜清豈淹抑弦徽無久臨

蘇彥七月七日詠織女詩曰火流凉風至少昊協素藏織女思北征牽牛歎南陽時來嘉慶集整駕巾玉箱瓊佩

垂藻雞霧裾結雲裳金翠耀華輜軿散流芳釋轡紫微庭解襟碧琳堂忻讌未及究晨暉照扶桑仙童唱道情盤蹰起騰驤悵悵一霄促遲遲別日長

梁簡文帝七夕穿針歌疑詩曰憐從帳裏出想見夜窗開針歌疑月暗縷散恨風來

梁劉孝儀詠織女詩曰金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

梁庾肩吾七夕詩曰玉匣卷懸衣針縷開夜扉姮娥隨月落織女逐星移離前看促夜別後對空機寄語雕陵鵲塡河未可飛

隋庾信七夕賦曰兔月先上羊燈次安覩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娥麗裝而半故憐曉飾之全新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

中纖條緊而貫中針鼻細而穿空

隋王眘七夕詩曰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日移粧鏡浮雲動別衣惟逐今霄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年機

張文恭七夕詩曰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香飛映月迴雕扇凌霜曳綺衣含情向華幄流態入重闈歡餘夕漏盡怨結曉驂歸誰念分河漢還憶兩心違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二

時序部十七

七月十五日　九月九日

七月十五日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

又盂蘭盆經曰目連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柰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危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綵鏤綃摸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道經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地官校閲搜選衆人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俱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獻於玉京及採諸花果世間所有奇異之物玩弄服飾幡幢寶蓋莊嚴供養之具清膳飲食百味芬芳獻諸衆聖及與道士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高詠靈篇囚徒餓鬼當時解脫一俱飽滿免於衆苦得還人中若非如斯難可拔贖

唐書曰代宗七月望日於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庭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

唐楊炯盂蘭盆賦曰淳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閶闔開兮凉風嫋四海澄兮百川晶陰陽肅兮天地宵掃離宮清重閣設一皇邸張翠幕鸞飛鳳翔肸蠁倏爍雲舒霞布翕赩習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夏頳果摇而不寒銅鐵鉛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憲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窮神異少君王子挈曳兮若來玉女瑶姬翩僊兮不至鳴鸖鶴與鸞鷟舞鶤鷄與翡翠毒龍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怖魍魎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微其奥祕繽繽紛紛氤氤氳氳五色成文若榮光休氣發彩於重雲蒨蒨粲粲煥煥爛爛三觀壯麗若合璧連珠耿曜於長漢夫其遠也天台嵥起繞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城孤峙覆之以蓮晃兮瑶臺之帝室艷兮金闕之仙家其高也上諸天於大梵其廣也遍法界於常沙上可以薦元符於七廟下可以納群動於三車

九月九日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鷄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

晉書曰孟嘉爲參軍既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僚屬畢集風吹嘉帽落不覺如廁孫盛時在坐溫授

紙筆命朝之著嘉坐處嘉歸見之笑而請紙即答了不容思（言成逸）

續晉陽秋曰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而後歸

又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上嘗講孝經謝安侍坐陸納卞躭執讀謝石袁宏並執經車胤王混摘句

南齊書曰高祖以九月九日登商飇館在孫陵寺崗世呼爲九日臺（在縣北三里一百步當孫陵崗曲街也）

又曰南齊以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

又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故事

荊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讌（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世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近代多宴設於臺榭）

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於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惡氣而禦初寒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豫章記曰龍沙在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俗爲九日登高處

又曰郡北龍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其俗皆然也宋南陽酈縣有菊水民居其側者壽並百二三十歲漢時劉寬袁隗爲臨此郡月致三十斛水以自供

續搜神記曰有一書生居吳自稱胡博士以經傳教授假借諸書經傳年載忽不復見後九日人相與登山遊觀但聞講誦聲尋覓有一空塚入數步群狸羅坐見人迸走唯有一狸獨不能去是常假書者

集異記曰明皇天寶十三年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遊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

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境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上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沙苑翔飛日集于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有逢佐卿者

襄陽記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馬鞍山一名災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屢登之鄙其舊名望郢山因改爲望楚山後遂龍飛是孝武所望之處時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登即劉弘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

姑熟記曰縣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從桓公九井賦詩即此山是也

臨海記曰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數百人坐民

俗極重九日每菊酒之辰讌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登之見邑屋悉委江海分明

壽陽記曰州有義門社有數百人每至九日於明義樓街作樂以受施以供冬

齊人月令曰重陽之日必以餻酒登高眺迥爲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旣醉而還

太清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柏脂丸服之令人不老

盧公範曰九重陽日上五色餻菊花枝茱萸樹飲菊花酒佩茱萸囊令人長壽也

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秀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宋謝瞻九月從宋公戲馬臺詩曰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巢幕無留鷰遵渚有歸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鳴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體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餘歡宜有窮

又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曰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絜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東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梁庾肩吾九日侍宴詩曰輟跡光周頌巡遊盛夏功鈞陳萬騎轉閶闔九門通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疏山開輦道間樹出離宮王醴吹花菊銀牀落井桐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馳塵非金埒滿葉破柳條空

又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曰上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側騎競紛馳明珂飾華眊金袍映玉羈膳羞殫海陸和齊眡秋宜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貲取効績無紀感恩心自知

後周王褒九日從駕詩曰黃山獵地廣青門官路長律改三秋節氣應九鍾霜射馬垂雙帶豊貂佩兩璜苑寒梨樹紫山秋菊葉黃華露霏霏令輕飈颯颯傷終慙屬車對空假侍中郎

隋江揔衡州九日詩曰秋日正凄凄茅茨復蕭瑟姬人薦秋醞幼子問殘疾園菊抱黃華庭榴剖珠實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

又九日至微山亭詩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三

時序部十八

臘　小歲　膢

臘

許慎說文曰：臘，冬至後壬戌臘祭百神也。

禮記月令曰：孟冬是月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日月星辰也大殺群牲割之也臘謂以畋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井竈也或曰祈年或曰大割或曰臘互其文也）勞農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講武角力技武士材力所以備田獵之禮）

又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伊耆氏古天子號也）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蜡之祭也，主先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神也）

又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索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又曰：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二月索群神而祭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言民皆勤稼穡百日之勞苦矣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

周禮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玄曰十二月孔謂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之吉以天蠟事至此為其老而勞其禮而息之也豳頌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以其言歲終人功成也周以今之十一月為正月以今十月為臘月也）

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祭名也日月會於龍尾百句臘合團於是祭群神也）

史記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茅君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志也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之）

又曰：張良見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書為王者師，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得黃石，取寶而祠之。及死，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焉。

漢書曰：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彘。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報，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人愛，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重謝，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汝南東歸，掃除墓地耳。後延年遂敗。

司馬彪續漢書曰：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大享臘，已送故焉。

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又舊儀曰：臘者，報諸鬼，即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皆享之。

袁山松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免從良也）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至臘日，常悲戀垂涕。

又曰沛國陳咸為廷尉監至官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之臘乎

又東夷列傳曰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也

東觀漢記曰甄宇字長文北海人建武中自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因田臘所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師說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生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生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曰華歆常以臘日宴子弟王朗慕之蓋其家法由來漸矣（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澤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禁十月農隙是也後世臘有新故交接之義遂移於夏正月十二月晉博士張亮議蜡與變臘者祭之廟初太蜡則黃服蜡臘不同迦非也臘宜在新故交接二祭月同而名異祭但而服殊今推諸經傳無正說蜡臘之文月令太蜡臘此則同日祭但異名耳傳曰臘承歲之名為臘因索饗百神號之曰蜡其日上祭先祖旁饗百神下息萬民無別祭也即鄭玄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者也近日蜡臘義設蜡在十月臘在歲終隋開皇四年始停建亥之蜡直為建丑之臘依五行火衰於戌而用戌日故也）

晉書范喬字伯孫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還喬曰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耳何以愧乎遂不取

又曰陳軫問方士戴洋曰江南有貴人顧秀先周宣珮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及明年八月其年十二月十九日顧卒明日臘宣珮以明年七月晦亡

又晉起居注曰安帝安隆四年十二月辛丑臘祠作樂

又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登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之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古之遺語

晉宋舊事曰魏帝遜位祖以酉日臘以丑日魏名臣奏曰大司農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為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

梁書曰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唐會要曰貞元九年十一月上比日來京兆府每年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兔以充進獻自今已後宜停

又曰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

鄭玄列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讌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適君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此願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初歲時祀不理吾從汝謂（謂告諸子欲姓）往監之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問對妾歸視私家諸奴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歡醉飽人情公有也妾反早故止閭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公賜母尊號曰母師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

常以臘日祠竈

風土記曰醇以告蜡竭恭敬於明祀乃有藏彄（蓋因婦人所作金環以錔指而纏者彄音鉤）臘日之後叟嫗（叟嫗皆男子婦人之老稱）各隨其儕爲藏彄分二曹以効勝負

荊楚歲時記曰又爲藏彄之戲辛氏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闡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云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辛氏三秦記曰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有國色世人藏鉤因此安漢鉤弋夫人姓趙爲武帝婕妤生昭帝漢武故事云上巡狩河間見青氣自地屬天望氣云下有貴子上求之莫舒上自披即舒號拳夫人善素女術大有寵即鉤弋夫人也周處風土記云呼爲行彄蓋婦人所用組作環以錔指而纏者臘日祭後叟嫗兒童皆藏彄戲分爲二曹以効勝負爲一籌爲一都負者起解謝勝者）

又曰孔子所以預於蜡賓一歲之中盛於此節

又曰俗又以此月爲臘月案史記陳勝傳有臘月之言是謂此也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明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大疫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元康初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冢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過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祚肆汝就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群吏惶怖爭請不許尋有赦無不感恩

三十國春秋曰江州刺史胤自武昌以一夾被徵爲右將軍而王舒未至猶在盆口後將軍郭默旋而過胤胤不禮之臘日遺默酒五升牝一頭默大怒投之於江遂與故將張丑宋侯孟純等矯詔入城門莫有禦者胤獨與其妾寢默至斬于床下及其司馬張蒲条荀楷李繁傲默故也

丕肅議禮曰季冬大儺旁磔鷄出土牛以送寒氣節令之

臘除逐疫磔鷄葦絞桃梗之屬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以戌爲臘也

又曰兎顱俗說臘正旦食得兎顱者名也曰幸賞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顱[illegible]忍切顖臘盍）

又曰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伏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者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文飾桃人垂葦終絞畫於門皆追効前事冀以禦凶也

會稽典錄曰隗循字奉遠烏陽人家貧爲吏常步擔上下恒食乾糒（糒備乾餱也）每至正臘偃臥不起同僚以飲食請不往其志操如此

世說曰王朗中年以識度推伏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宴飲王亦斆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上辛命典饋清麴釀冬酒以供臘祀

又曰臘明日謂小歲進酒尊長修刺賀君師

又曰十二月臘時祠祝炙萐樹瓜田四角去甘虫（瓜中虫謂之甘虫）

蔡邕王喬錄曰漢永和元年十二月臘夜王喬墓上哭聲王伯聞但往視之天大雪見大鳥跡并祭祀處樵薪者尹

禿見人冠衣曰我王喬也汝莫取吾冢樹忽不見

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嘉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首慶百物惟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國以十二月十六日為臘臘則麥熟

盧公家範曰九臘日上澡豆帢及頭膏面脂口脂

淮南萬畢術曰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

養生要術古臘夜持椒臥井旁勿與人言投于井中除瘟疫

盛翁子藏鈎賦叙曰以臘之後因祭祀餘胙要命中外以行鈎為戲

蛰含蜡賦序曰大蜡之夕韓天地同有至契金蘭以齊祭

利得意以還榮勢孰尚我

裴秀大蜡詩曰有肉如丘有酒如淵有肴如林有貨如山

小歲

說文曰膢楚十二月祭飲食也一曰嘗新祭食新曰貙膢（音貙 俱切）

漢書曰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許慎曰俗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冀州北部或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臘邑曰貙獸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搖虫搏費時王者亦以此臘還以祭廟號劉劉殺也言擊投之時者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薦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

風俗通曰謹案韓子書曰山居谷汲者膢臘寡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也

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也

又曰謹案自郊貙膢春秋饗射天子射鹿捲雉獻諸宗廟扶陽發滯養老致敬化之至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四

時序部十九

熱　寒

熱

釋名曰熱爇也如火之燒爇也或曰暑煑也如煑物也

說文曰溽濕暑也

易曰暑往則寒來

書曰哲時燠若

又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常暖順之）

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禮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注曰溽塗濕）

又曰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

又曰仲秋行夏令則其國火災寒熱不節

漢書曰罽賓國武帝時剽殺漢使成帝時復遣使奉獻謝罪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不令使（上聲使去聲）向罽賓國曰此國道經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頭痛歐吐

唐書曰代宗特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於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刺之窻戶間則涼風自至

易稽覽圖曰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若（謁音）

禮斗威儀曰君喜怒無常時則常熱

五經通義曰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上之故大熱於上故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

白虎通曰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

又曰至人神矣入大澤不濡焚而不能熱也

又曰暍者反凍於冷風

管子曰善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

淮南子曰熱焦沙寒凝水

抱朴子曰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曰或問不熱之道或服玄冰丸或服飛雪散幼子伯王仲都用此方也

桓子新論曰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鑪鑄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

益州記曰瀘水即武侯渡處水有熱氣暑不敢行

廣志曰南方炎洲炎氣蒸數萬里爲寒瘴

又曰南方地暑熱交阯麥不成秀秣不生蕪菁無根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時暑常入寒泉之水

語林曰劉真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渹晉楚敬切）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對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山海經曰壽林之國是有大暑不可以往

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倩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黃帝素問曰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

楚招魂辭曰東方不可託些（些蘇賀切語助）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鑠也）彼皆集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魂往必消解）

宋鮑昭苦熱行曰赤坂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未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霧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飢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病也）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魏王粲大暑賦曰或赫熾以癉炎或鬱術而燠蒸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豈含血而能當仰庭槐而嘯風風既生其如湯氣呼吸以祛短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猶淟涊而不凉體煩茹以於悒心憤悶而窘惶

又曹植大暑賦曰大暑赫其遂蒸元服革而尚黄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溫風赫戲草木垂幹山坼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以遠栖獸交逝而雲散

晉傅咸感凉賦曰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摹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

嵇含困熱賦序曰夫閏於夏則崇暑在冬則增寒永熙元年閏在仲夏三伏之節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以下里貧生居室卑陋小巷不來清風短廡不足增蔭外困流汗內懷煩嘆歎彼夏屋之士口饜珍味體逸高廊並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

卞伯玉大暑賦曰體沸灼乎如燎汗流瀾兮珠連

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能襶（能音柰襶音戴）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蹴（子六切）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止踟躕（踟音池躕音誅）所説了無急喈吟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問居極那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晉傅玄詩曰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與裁動四支廢舉身若山陵珠汗洽玉體呼吸氣鬱蒸塵垢自成泥素粉隨手凝

魏曹植九詠曰温風翕兮煎沙石（翕熱兒也）鳥罔窠兮獸無蹠（蹠之石切足履踐也言天炎石燋也熱鳥獸所迹蹤無所蹈履也）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

説文曰霰寒也從雨執聲凓清寒也（霰丁念切）

書曰休徵謀時寒若咎徵急恒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又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曰一之日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栗列（寒氣也）

又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北風其凉雨雪其雱（北風寒凉之風也雱盛貌也是去寒亦之風病害萬物[illegible]）（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而去）

禮記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又月令曰仲春行秋令則寒氣惣至

又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鄭玄曰丑爲牛言歲正者也送猶畢也）

又曰九月中氣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謂膠漆作尊）乃命有

司曰寒氣揔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後清風戒寒所以令人入室）

又曰孟冬行夏令則國多暴風（巽為風立夏巽用事故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夏氣干時方冬而溫）蟄虫復出（虫以寒蟄溫而復出）

又曰大寒之日雞始乳鴈北嚮

又曰是月也乃命有司曰寒氣揔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又曰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又曰孟冬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虫復出

傳曰楚莊王圍蕭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史記曰須賈見范睢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上聞韓王信降匈奴上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又曰邴吉為廷尉時有老人年八十餘無子妻死娶後妻生一子而翁老死其子年數歲有前妻女曰非我父之胤遂上聞吉曰吾聞老人之子而不耐寒日中無影遂令驗之皆如其言

又曰晁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文頴曰土地寒故也）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音耐）寒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鑄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又曰雲南郡有熊倉山特寒四月五月中猶積雪皓然

謝承後漢書曰盛夏多寒韋彪上疏諫曰臣聞治政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迨刑罰刻急郡國不時令之所致也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兵上自東南馳夜至無蔞亭時天寒列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馮異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又曰和光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又窮谷之地固陰冱寒

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無清涼斬扇者軍中謂之謠曰奴為將軍何可羞六月累茵被貂裘不識寒暑斬人頭

易稽覽圖曰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

京房易妖占曰春夏寒政教急

又京房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春寒秋運斗樞曰行失則雖當燠反寒

春秋考異郵曰繆公即位仲夏大寒冰錯亂甚也

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

文子曰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尸子曰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

又曰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

晏子曰景公時雪三日公被狐白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暖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

又曰景公起火臺歲寒役人凍餒者有焉

管子曰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

淮南子曰北方有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

又曰夏蟲不可與語寒（蟬蟪不知寒雪）

又曰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仲春二月之夕乃閉其寒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取火是故不寒民衣弊不葺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命罷役左右曰是德必歸於春不可公曰春而有之善乃寡人之善也衛人悅當時謂公得君道矣

又曰冬之德寒

又曰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淮南子又載也）

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青見寒風也）清風至而脩城郭

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單乃解裘衣與之襄王曰單之厚施欲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聞之曰不知因以爲己下令曰寡人憂民之寒單解裘衣與之稱寡人意於是閭里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周書時訓曰小寒之日鴈不北鄉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家不寧雉不始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不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堅言乃不從

說苑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惟禍無福

桓譚新論曰元帝時漢中送道人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獨無變色此耐寒也○方言曰袿寒也

論衡曰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

又曰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凄愴

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日中大寒雨雪有凍死人天子作黃竹詩以愍之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鑪火作請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

孝子傳曰閔子騫事後母絮騫衣以蘆花御車寒失紖父怒笞之後撫背之衣單父乃去其妻騫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石虎別傳曰十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后率二夫人命婦先蠶近郊是歲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凍死

鐘離意別傳曰嚴遵昔與光武俱爲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慎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至也

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噓吸爲寒暑

劉向別錄曰燕地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暖之乃生禾黍因名黍谷

廣志曰挹婁國城寒人多穴居也

又曰北方寒冰厚三尺地凍入一丈氣出口爲凌馬首常鄣

洪範五行傳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寒凍民有死者

又曰聽不聰享不誅厥罰恒寒

晉朝雜事曰永寧二年十二月大寒凌破河橋

又曰大興四年大寒傷民冰厚時王敦肆亂殺戮忠良

神異經曰北方有增冰萬里厚百丈下有磎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冰草肉重萬斤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八尺可以為褥臥之可以却寒

又曰東南方海中烜（興遠切）洲上有湖其中唯有鯽魚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鄱陽有林樹鯽南大二尺陵民之記美可以已寒）

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寒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紂駐洛邑天陰寒雨雪十餘日

漢張奐與延篤書曰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冽肌傷骨但以非老儒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衆艱鱉集不可一二而言也

後漢張衡思玄賦曰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宣遍）也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冱凍也）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崛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交）

（曰廷糾也）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也（凌冰）

晉潘岳寡婦賦曰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凛凛

魏應璩新詩曰嵐山寒折骨面目盡生瘡（嵐山中山名）

傅玄詩曰季冬時慄烈猛寒不可勝嚴風截人耳素雪隨地凝林上飛霜起波中白生冰未夕結重陰崇朝不敢與

又陸機樂府苦寒行曰北遊幽朔城凉野多險難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平聲）夕宿喬木下慘愴恒數歎渴飲堅冰漿飢啄零露食

又連珠曰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琴操曰曾子嘗耕於泰山之下遭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乃作憂思歌也

宋袁淑之言詠寒雪曰滔幽寒兮石烟聚日華收兮山氣深邊亭哀兮夜燧滅孫松振兮空岫吟魚戢鱗兮鳥鎩翰虹蟄火兮龍藏金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五

時序部二十

豐稔　凶荒　旱

豐稔

時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箱既盈我庾維億（露積爲庾十萬曰億）

又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鄭箋云成王之時言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寡婦取之以利也）

又曰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萬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萬億及秭言穀多也）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偕遍也箋云烝進也畀與也）

穀梁傳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穀大熟

漢書曰宣帝即位用吏多選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每石數錢

漢記曰鮑得脩志節有名績累官爲南陽太守歲荒災傕南陽豐稔吏民愛悅号爲神父

又曰建武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苽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絲採穫穀菓以爲畜積

京房易逆剌曰天雨穀歲大熟

尚書考靈耀曰春政不失五穀孳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菑（菑謂土不稼穡）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稚熟日月光明（晚熟曰稚詩曰植稚菽麥）

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

春秋元命苞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以有職以精委爲穀也（宋均曰穀有五故五星主之）咸池之爲言皆多也言穀生於水含秀懷實至秋精垂故一名五車以載歸之爲言扶而化之

孝經援神契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晏子春秋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公問魯年穀對曰陰冰厥陽冰厚五寸公問晏子晏子曰君問年穀吝以冰禮也陰冰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温節寒温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君恐疲兵而無成君盍（盍何不也）禮魯以息吾怨遂不伐魯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爲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安受命即奔嚮而行先决獄應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南越志曰高興縣野多客雞其形如雞而五彩至則年穰

臨海異物志曰獨春鳥聲有似春鳴聲多者五穀傷鳴聲少者五穀熟

袁子正書曰語曰歲在辛酉乞漿得酒

梅陶書曰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無如今年豐也若以古人用之則累年之儲也

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桓子新論曰世俗咸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

物理論曰正月朝四面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均和四方並熟

鹽鐵論曰周公時天下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山海經曰鮭魚見天下大穰

古歌詞曰長安城西雙貟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

凶荒

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爲自損憂民禮殺生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肺不祭肺則不殺生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日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日少牢除治道爲馳民取蔬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梁嘉食也不樂去琴瑟也）

又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也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傳曰五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時災無冰也陽盛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泄也）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爲青龍星失次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宋鄭必饑

又曰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後秦饑晉閉之糴

又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以貸之年自七十已上無不饋飴也

穀梁傳曰一穀不熟謂之歉（歉食不足）二穀不熟謂之饑三穀不熟謂之饉

爾雅曰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菓不熟為荒仍饑為荐

漢書曰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

又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米石五千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命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又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或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案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又曰元帝二年齊地饑米石三千餘

又曰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諸侯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煑木實爲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盜發其廩民餓死者十七八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飢餓郡人野澤掘鳧（水草實也）茈而食

又曰赤眉還入長安鄧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藻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之舌反）捶笞之非諸將憂也

謝承後漢書曰趙典兄子溫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摯虞餓死

又曰劉琨與丞相牋曰夏則桑椹冬則營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盡

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又曰太興元年詔曰兗旱穀貴百姓鬻數有資者貴糴貧羸之民益困漢世穀貴官賤糴使價不翔越謂之平准今雖無此可出邸閣米萬斛使三分減一以平其價令貧困者悉得足以至秋也

吳志曰駱公緒年八歲與親客歸會稽事嫡母甚謹時飢荒多有困乏公緒為之飢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婦無子公緒見甚哀之姊問（其故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亦

何必獨飽哉誠知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公緒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積畜何以備之夏箴曰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輿馬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既罷（音疲罷勞也）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米之惡也）而囷鹿空虛（圓者爲囷方者爲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蒲子蠃蚌蛤之屬也濱海涯）

又曰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求穀糴爲救也）

典略曰從興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其間四歲中咸陽蕭條後賊李堪等始將部曲入長安居阜故塢中拔取酸棗藜藋（藋徒吊切）以給食發冢取衣蓋形

崔鴻三十國春秋曰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十二年八月穀價踴貴金一斤直米二升民流散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無生類

又曰建元元年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韓子曰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菓棗栗以活民王曰秦法賞有功誅有罪今發五苑是有功無功俱賞也

墨子曰百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音饋）五穀不收謂之飢

淮南子曰畜者欲歲之荒飢（謂糶取厚利）

汞子正書曰滑釐也今富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之粟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以救窮

河圖曰日月兩重暈者飢之祥也

魏名臣奏曰太尉司馬懿奏去秋霧傷五穀又無菜蔬北方民已有食桑皮者

英雄記曰李傕等相次戰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又曰幽州歲歲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災民人始知採稆以棗椹爲糧穀一石十萬錢公孫伯圭開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給（稆音呂）

又曰建安七年鄴中大飢芋一畝二萬錢

博物志曰荒年暫辟穀法但食蠟半斤輒支十日不飢

漢應亨應立豫讃序曰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粒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賑粟十數萬莫不稱其仁

晉王洽集曰洽臨吳郡上表曰編戶僵尸葬埋無主或闔門餓餒烟火不舉

旱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詩曰旱既太甚悠悠山川

又曰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憚病也）憂心如熏（熏灼）
也

又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蟲而熱）

書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又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之）

禮曰繆公召孫子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乎暴巫而奚若對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無乃已疏乎

周禮曰司空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又曰女巫旱暵則舞雩

傳曰衛大旱寧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魯僖公三年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

又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又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儉也）勸分無有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飢而不害

又曰魯文十年正月不雨至于七月（周正月今之十一月周十月今之五月）

又曰魯宣公九年葬我小君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所以引柩也）

又曰魯昭公十六年秋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祭山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漢書曰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時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二縣在山間嵩不往二縣獨不得雨父老請之入界即雨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秋旱時洛陽有寃囚帝錄囚理寃未還宮雨澍（[illegible]）

續漢書曰郡國旱公卿行雩禮求雨閉諸陽門衣皂衣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

又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也

魏志曰衛玠見縣面若其妻子沒爲官僮玠曰使天下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乃怒玠

晉書曰督運令史淳于伯刑於建康市百姓諠譁或曰伯寃於是大旱三年

京氏易曰人君無惠澤於下則小旱

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矣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着布衣身嬰白茅爲犧禱於桑林之野此時絃歌鼓舞者禁之

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illegible]菀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時旱欲祀靈山及河伯晏子曰夫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今久不雨毛髮將焦身且熱豈山不欲雨乎祀之何益君宜避殿暴露其索雨也公從之出野果大雨

世說曰湯時大旱七年雒川竭煎沙爛石乃使持三足鼎祝山川教祀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華也）邪女謁成邪何不雨之甚

洪範五行傳曰魯宣十年秋大旱時公興師而與齊伐萊失代國亢陽蓋師旅百姓所不欲也應是而大旱

益都耆舊傳曰趙瑶爲閬中令大旱瑶請雨於靈星應時降雨

搜神記曰周暢爲河南尹元初二年大旱暢乃葬路旁露骸爲立義塚應時注雨

又曰諒輔字漢儒新都人爲郡五官掾時大旱太守自暴中庭而雨不降輔自誓曰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無狀謂祈雨不[illegible]）乃積薪柴自焚至日中時大雨一郡沾潤

神農求雨書曰春甲乙不雨東爲青龍又爲大龍東方老人舞之壬癸黑

又曰北不雨命巫祝而曝之不雨壽山神積薪其擊鼓而

焚之

瑞應圖曰遇旱責躬引咎理察寃枉退去貪殘側修惠政則降以零雨如其有道術禱祝山川致能轉石閉陽從陰之類誠非瑞應是以魯侯有暴尩之消齊景以祠山見譏

董仲舒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以魚八夏求雨亦以水日家人祠竈無舉土功浚井曝釜罋杵臼于衢七日為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以赤雄雞七丸求雨之大禮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

師曠占旱曰敵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是也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湯時也）東荒之北隅有山名凶犁應龍處南極

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作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上無作雨者故也今之土龍本此）

又曰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音跋）蚩尤伐黃帝請風伯雨師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又曰鱄魚雞山黑水多焉其尾音如豚出則天下大旱東荒之北隅有獢（音子遙元中本乎侯人也出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六

地部一

地上

釋名曰地底也言其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亦謂之坤坤順乾也

說文曰元氣初分重濁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易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馬在下而居者也而又牝者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

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象曰地勢坤（地形不順其勢順也）君子以厚德載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又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

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又曰坤地也故稱乎母（陸績注曰取含養也）

又曰本乎地者親下

又曰在地成形（鄭玄曰形謂草木鳥獸王肅注形謂山川等）

禮記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玄注云樹謂殖草木

又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此言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由拳石水之不測皆由一勺之積合以成多自少致大至誠者亦如此乎）

又曰地載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又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又曰成子高謂慶遺曰（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

又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如何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又曰九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周禮曰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又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又曰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東西爲廣南北爲輪）辯五地之生物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其植物宜皁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

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郭璞注曰皆四方極遠國也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地次四極者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北六蠻在南次四荒者距去也齊中也[illegible]爲舍人注曰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尚書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

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分則其中矣地恒動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詩含神霧曰天地相去億里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成天文夏至成地理

春秋元命苞曰神農世怍羲生白阜（推羲白阜之母名也）圖地形脉道（白阜爲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擁塞也）

又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於地功名歸於主（土以謙自正以卑自斂不自伐生養之苦乃興雲雨不自以爲功一歸於天中）

又曰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迎天佐其道（地生於離就而不敢當陽動退居火位則亦宜右行而迎陽者受其施育而成陽故曰佐其道也）

又曰地不足東南陰右動終而入靈門（地不足東故言立子午以相明之子午者陰陽之衆所見也故以二辰迴轉所不同以爲門也右動而東也靈門巳也陰藏於以也）

又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地加土以力又加一者言奉大一也）

春秋說題辭曰地之爲言婉也承天行其義也居下以山爲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力勤也即天也）

春秋內事曰地有十三分王侯之所居也

孝經援神契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開張九竅受流疊潤是其謙虛也）

又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九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家語曰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妙實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磽土之人醜

史記曰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

漢書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又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韓地角亢氐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牛之分野

晉書曰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論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其職暨漢祖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之圖籍唯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

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今制地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以校夷險之數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佗方有准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斜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故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絕域殊方之過登降詭曲之回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抱朴子曰太極初構清濁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又曰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又曰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知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匈匈隆隆莫知始終

河圖曰元氣無形匈匈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

黄帝素問曰積陰爲地故地者濁陰也

洪範五行傳曰地者成萬物者也

周髀筭經曰天不可階而外地不可尺寸而度

楚辭曰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王逸注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也）康迴憑怒地何以東南傾（康迴共工也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絶故傾也見淮南天道篇也）

鹽鐵論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者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太玄經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黄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又曰九地一爲沙泥二澤澆三征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

蔡邕月令章句曰擿丘陵原隰阪險曰地范子計然曰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

鄭玄注孝經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坂險宜種棗栗

楊泉物理論曰凡居地有大利而無小害者上地也

山海經曰帝令竪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璞注曰竪亥健行人選萬物也）九千八百八十步竪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

又曰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物理論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曰祇

祇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爲坤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盡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黄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又曰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黄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黄地祇舉八極之内地神州王畿方千里内地神也后土祇也社地主也所在皆得言之）

詩推度災曰上清下濁號曰天地

博物志曰地氏之位起形於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下有四柱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又曰地以名山爲之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其毛土爲其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重陰之性也

又曰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面二千五百里東至蓬萊山西至隴右後跨荆北前及衡岳若計其四隅有三億之餘降朝鮮岷山東治可西也隴川以南及北海之國此是堯舜土及萬里湯時七千里此後亦無常隨德優劣也

論衡曰地户在東南

人曰地之最下者有楊兗二川洪水之時此二土最被水害

又曰山川陵谷爲之地里

又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水

白虎通曰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誤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

老子曰地得一以寧地無以寧將恐發

莊子曰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所容足耳

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列子曰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歸焉

又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無處無塊

文子曰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

又曰地方而無涯故莫能闚其門

管子曰地或維之地莫之維地亡必矣

又曰地者政之本也是地可以正地不均平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桓公問管子曰地數可得聞乎曰東西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山四百六十七出鐵山三千六百九處封禪之王七十二家

墨子曰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民衣焉食焉死焉家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

又曰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又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東方曰泱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浩澤西南方曰丹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寒澤東北方曰無通澤

又曰扶桑之上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弱水在東建木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九州之大純（純緣邊也）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一曰不温曰寅澤）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無澤藪曰澤也）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曰其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注資曰丹澤西方曰九甌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寅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寅之外乃有八紘（紘維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民少男多女也）南方曰都廣曰反戶（在日之南爲北嚮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西方曰金丘曰沃野（金丘金所出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其人一目）北方曰積冰曰委羽（積冰至寒也委羽山名委羽之北蓋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

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南極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九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東夷之山也珣玗其玉名也）東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瑯玕焉（璆琳瑯玕琳名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觔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徒格山之文皮焉（文皮虎豹之皮也）

覽三十六　九　準桂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七

地部二

地下　土　壤

塊　塵

地下

淮南子曰東方之極自碣石（碣石山在東北海中）過朝鮮（朝鮮東夷）貫大人之國（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皆日所出之地）太皞句芒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赦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户鳥孫之界（北户日在其北嚮以為户）貫顓頊之國（南方有顓頊之國也）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帝赤著明審諦也祝融[illegible]）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養老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恒山（崑崙在西方恒山北岳也）日月之所道（謂二十八宿舍在中之分野）江漢之所出人民之野五穀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禹以息土堙洪水以為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中色帝道諦也道載物故稱后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普大無私正靜以利和行糜粥養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illegible]也其弱至毛用也）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illegible]可收之用）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勑群牧謹貯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隄溝瀆止流水壅谿谷守門閭陳兵甲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九澤北方之澤也）窮夏

晦之極（夏晦北海也）北至令止之谷（令止北海之谷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黑帝之號玄冥北方水神也陰閉不見故冥）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脩塞障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門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節已幾（幾終也）刑殺毋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

又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

又曰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亡而不返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山）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合梨（合梨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然（齤音拳）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日月（[illegible]）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突奧言我所行之處不可名字如突奧之中也）若我南游乎岡罠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之外流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汝水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也）今子游始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哉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也）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而居）

尸子曰八極之內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又曰長盧子曰山海岳河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

又曰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於人

關令內傳曰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輔方圓五千里

土

釋名曰土吐也吐生物也徐州貢土五色色有黃青白赤黑也土赤若鼠肝色也土色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土黃而細密白埴埴職也如脂之職也土色青黎似藜草也土色白曰漂漂輕散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土白壤（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兗州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青州土白墳（徐廣曰黎土也）揚州土塗泥（馬融曰漸洳也）荊州土塗泥豫州土白墳下墳壚（孔安國曰壚疏也馬融曰豫州地青三等下者墳壚也）雍州土黃壤徐州土赤戠墳（謝沉注曰戠音志）梁州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

又洪範曰五行其五曰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孔安國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甘味生百穀）

尚書帝命驗曰土者金之父也

周書作雒曰周公建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其方一面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裂土

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又曰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周禮地官上曰大司徒辯十二土名以相民宅知其利害以任土事

禮記曰范金合土以爲臺榭

又曰土獘則草木不長

又曰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

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蔭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色別曰土（言五方土色各異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雨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

春秋元命苞曰土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氣精以輔也陽立於三故成生其立字十夾一爲土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其土爲之一端

春秋考異郵曰后族專則土踊（宋均注曰陰盛也）

論語里仁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家語曰孔子曰堯以土德王而尚黃黃土之色也

又曰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又曰宰我問於孔子曰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

孔子曰人生有魂氣有魄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魂氣歸天此之謂神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曰日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語人曰子岸上土也八月降雨淄水至則汝殘則復爲岸矣今子淄水至則水漂何所之也

漢書張釋之傳曰文帝拜釋之爲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

玉環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頓首謝曰假令愚民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復何以加其法乎

後漢書曰朱浮與彭寵書曰亦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病自置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二十石細擣篩之遺令亡後置土棺底厚一尺內屍於中以土壅上

又曰范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

魏志曰魏明帝起芳林園建昭陽殿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

後魏書曰高昴父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服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昴大起塚對之曰此老公子平生畏無一鍬土今日被壓竟知之否

唐書天寶十三載冊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江表傳曰孫權討袁術舉兵攻皖城術閉門自守粮食乏盡士女或丸土而呑之

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鮮卑夢丸土而服之既而占焉或荅曰此服土呑丸也既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呑矣我復本土也旬日中聞桓玄敗得來歸

世本曰稟君名務相姓巴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爲君他船不能浮獨稟君船浮因立爲君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地也今秦當得蜀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十二年沙門吳進言於帝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當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帝於是使尚書張郡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墟一作墻于鄴北廣長五里

白虎通曰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萬物

聖證論曰孔鼂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河圖挺佐輔曰自此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山陵消去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

雷煥別傳曰煥與張華見異氣起牛斗之間煥曰此寶劒也拜煥豐城令到縣掘屋基入四十餘尺得一石函中有雙劒琢錯文采斲而未明君初經南昌遣人取西山北巖下土二升黃白色拭劒光艷照耀莫不驚愕張公得劒喜置坐側曰此土南昌西山北巖土也不如華陰山赤土封一斤與君荅書云詳觀劒體眞干將也君更用赤土磨拭逾

益精明

晉書苻堅傳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無火而煙氣火起數十里月餘不滅

宋躬孝子傳曰宗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高五尺松竹生焉

荊州先德傳曰羅獻守巴東吳遣盛曼說獻令從之計諸獻求借城門獻遣衆軍楊宗譏曰城中土一撮不可得何言城門乎

三輔舊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廟竇將作有青竹田在廟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乃徙作昌陵取土十餘里土與粟同價

關中記曰未央宮蕭何所造周迴二十三里疏龍首山土爲殿基殿基出長安城上也

宣城記曰江軠吳時為廬江太守以清稱嘗還舡輕皆載土時歲暮竪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江乃語之逐除人見而去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當縣有一谿岸土色鮮黃乃可噉

義興記曰陽羨縣塘西潛壤中有黃土色如精金

法顯記曰阿育王昔在小兒時當道戲遇迦葉佛乞食小兒欣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晉太康地記城陽姑幕縣有五色土

吳郡記曰吳縣餘杭山出白土光潤如玉。墨子曰商王紂不德兼夜十日雨土於亳。孫卿子曰子貢問於孔子賜未知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掘之而得甘泉樹之而五穀蕃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主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得為人下者猶土也（韓詩外傳說苑並載也）

申子曰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淮南子曰伊尹曰興土功也脩脚者使之蹠鑺強脊者使之負土

淮南萬畢術曰東行馬蹄中土令人臥不起（取東行白馬蹄下土三家井中泥合土和之置人臍上即不能起）

又曰竈之土不思故鄉（取竈前三寸方半寸取中土著之遠出令人不思故鄉）

裴玄新言曰俗間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玄有五歲女孫卒得病詣市卜云犯土玄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知天下有土神矣

物理論曰滓濁為土土氣合和而庶類自生

抱朴子曰土飯瓦胾不療於飢

壤

說文曰壤軟土也

尚書康誥曰賓奉珪兼執壤奠（孔安國注曰賓諸侯執壤地所出而奠贄）

尚書孔安國注曰土無塊曰壤

周禮地官上司徒職曰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名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史記曰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王隱晉書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曰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

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郭璞注曰息壤言土自長故可以塞洪水也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類也）

帝王世紀曰禹葬會稽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為壟

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文讓毋死墳土未足耕一畝地為壤群鳥數千銜所作壤以著墳上

關中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今亦如火堅如石

韓子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隧得水

塊

禮記檀弓上曰寢苫枕塊

左傳曰晉文公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野人予之塊公怒咎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國語曰楚靈王於乾溪彷徨於山林枕疇人之股疇人枕王以墣而去之（賈逵曰墣塊也）

徐整長曆曰黃帝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

淮南子曰土勝水者非一墣塞江也（許慎注曰墣塊也）

塵

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禮記曰前有埃塵則載鳴鳶（鄭玄注曰鳶鳴則將風）

又曰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左傳曰晉楚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言衆衆走）

又曰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懼遂出陳

史記曰鉤弋夫人死雲陽暴風揚塵

漢書酷吏傳曰長安中姦猾多受財報仇相與探丸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城中薄暮塵起死傷橫道枹鼓不息

謝承後漢書曰范雲爲萊蕪長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

魏志曰歲朝西北大雲風塵埃蔽天十餘日間何晏乃誅

晉書王導傳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時亮執朝廷之權越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

家語曰顏回拾甑中塵

博物志曰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吳人謂塵土爲坱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慕容冲叛符堅遣平原公暉討之冲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采衣執持長槊於陳後冲晨攻暉兵刃交接呂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衆大潰

晏子春秋曰余家素貧晝則苦於作勞夜則甘於瘢寢三時之際書皆生塵

山海經曰黑水之南有玄蛇食塵

又曰大人國有青蛇頭方食塵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寤曰風爲號令垢去土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驅羊數萬群牧民爲善豈有姓力名牧者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神仙傳王方平曰聖人言海中復揚塵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

淮南子曰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又曰蒙塵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語林曰劉道眞年十五六在門前弄塵垂鼻涕至胷

葛洪肘後方曰治暍死方取道中熱塵土以積暍人心下即活

楚辭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也

宋謝莊月賦曰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

曹子建洛神賦曰羅襪生塵

古詩云君爲清路塵妾爲濁水泥

又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世說虞公善歌發聲動梁塵

李康遊仙序曰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

兵書曰名將望塵知馬步之多少也

晉書曰潘岳諂事賈謐望塵而拜

又曰簡文帝性冲澹所居凝塵滿席湛如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八

地部三

敘山　崑崙山　鍾山　玉山
蓬萊山　方丈山　瀛洲山　終南山

敘山

釋名曰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嵩高稱也今中岳嵩山蓋依此亦作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音户）無草木曰垓（古來切）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此因形而名之）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照而名之）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曰峯兩隅高者曰岊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莫一成曰坯山中絶曰陘未及上曰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曰翠微）山屬曰嶧（言駱驛相連今魯國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成山蓋謂此也）山

狹而高曰巒小曰嶞（他果反謂山形長狹者荆州人謂之嶞詩云嶞山喬岳）土山曰阜（阜厚也言其高厚）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祭山曰庪懸（庪角毀反自山頂曰冢已下並出說文釋名爾雅）

易曰兼山艮

又曰地中有山謙

又說卦曰山澤通氣

又曰艮爲山

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又曰節彼南山

楊乂易卦序論云險而止山也險而動泉也動靜皆蒙險故曰山

書禹貢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孔安國注曰此謂梁山龍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也）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者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也不可勝名故以滄海山川言之也）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謂所出在隴西三者雍州之南）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東南在豫州洛經熊耳經方外淮南桐柏經陪尾九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以相備也）導嶓冢至于荆山（漾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也）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春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禮記曰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又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視視其牲器之數）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山出器車

又曰居山不以魚鼈爲禮

爾雅曰土高有石曰山。釋名云山產也言產萬物

說文曰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苞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物群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四方皆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樂于山也

國語曰禹封九山山者土之聚也

河圖曰嶓冢山上爲狼星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

墬圖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爲地理以天合地以

通三危山在鳥獸之西南上爲天苑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麋星汶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桐柏山爲地穴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耳星

莊子曰函車之獸分而離山不免網罟之患

又曰山積卑而成高

管子曰九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緑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文林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爲大

呂氏春秋曰何謂九山會稽泰山（會稽今會稽也泰山今泰山郡是爲東岳也）王屋首山泰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古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行地在太原晉陽北孟門在太行是）

說苑曰土積成山則豫章生焉

又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恒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得博大故視三公也

白虎通曰東岱山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南衡山者上承景宿銓德均物故曰衡也西華山華者獲也萬物熟成乃有獲也北恒山恒常也言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度也中嵩山嵩者高也言峻大矣處中以領四方

地鏡曰入名山必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外

山神大喜芝草異藥寶玉爲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兵此山丁主者名知之卻百邪

開令尹喜內傳曰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涌出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卜旅在高山廣澤寡人欲祠靈山可乎晏子曰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不雨髮毛將焦身將熱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山海經曰周穆王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躋東昇天夫之堂西宴王母之廬

列子傳曰共工與顓頊爭天下怒而觸不周山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

晉書顧凱之好遊會稽人問山川之美對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宋書曰謝靈運好登山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漢書曰李廣利刺山而泉涌

楚詞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

崑崙山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

史記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上有醴泉華池

漢書曰張安世房中歌詩云天馬來兮開遠門竦余身兮逝崑崙

博物志曰崑崙從廣萬一千里神物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爲地首上爲握契滿爲四瀆横爲地軸上爲天鎮立爲八柱河圖始闓圖曰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河水出四維多玉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

紀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崑崙丘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天子昇於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增封於崑崙山上

又曰天子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曰周穆王至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宫眺鍾山之嶺勒石西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

又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黄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食之令人不溺（草之美者沙棠之實）

又曰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井以玉爲檻（[illegible]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其下有弱水泉

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上

眞人關尹內傳曰萬億萬歲有一大水崑崙飛浮是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也

葛仙公傳曰崑崙山一曰玄圃臺一曰積石瑶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

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石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是也

又曰西王母者神人也人面蓬頭髮虎爪豹尾善嘯空居名西王母在崑崙山下

神仙傳曰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雲飛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銅柱下有屋壁方百丈

搜神記曰崑崙之山是惟帝之下都環以炎火山

十洲記曰昆陵崑崙山也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治處

玄元記曰崑崙西南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長九萬里

尸子曰赤縣州者寔爲崑崙之墟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卧三百歲而後寤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崑崙之蘋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瑶樹在其北

又曰崑崙之玉瑱而塵垢不能汚也

抱朴子曰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初誕還人問云崑崙以何答曰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過十數里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東平王劉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於甲戌乃蘇言見劉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死者悉在焉

又曰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

鍾山

穆天子傳曰自密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多怪獸奇魚

又曰天子北昇于舂山之上望四野（郭璞注曰舂音鍾也）曰是惟天下之高山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陰（以爲玉種）

又曰鍾山其子曰鼓（此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啟筮也）其狀人面而龍身帝乃戮之鍾山之東也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也）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

魯女生列傳曰鍾山之棗其大如餅

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芝及神草此洲受太玄生符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種稻

玄中記曰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

淮南子曰鍾山之玉灼之以鑪炭三日三夜其色不變

論衡曰鍾山之上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食犬

玉山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來還乃循黑水至于群玉之山天子於是取玉板玉器服物載玉萬候（雙玉爲珏半璧爲候見左傳）

山海經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此山多玉石因以爲名）

帝王世紀曰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弱水中有玉山白兔

闕聊十洲記曰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

蓬萊山

漢書王莽傳曰有奇士大十圍自言巨無霸出於蓬萊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又武記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祀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

十洲記曰蓬萊山外別有海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君宮

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有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聚生實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人皆仙聖一日一夕飛翔來往

山海經曰蓬萊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

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時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留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閒人吳市中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時愈後上吳山懸藥下與萬姓欲去時語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已來三見海水變爲桑田蓬萊之清淺也

方丈山

漢書曰太液池有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焉。仙傳曰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使服閭擔黃瓜十枚令瞑目乃止方丈山在蓬萊

山南時往甚取珎寶貢之

瀛洲山

史記封禪書曰齊宣王燕昭王使人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望之如雲中及至則三山返在水下欲至則風引舡而去莫能至者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爲宫闕

終南山

書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謂終南惇物二山西出至于鳥鼠山）

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漢書曰太一山又爲終南山五經要義太一山在扶風武功縣則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惣名太一山之別號

唐書曰盧藏用初隱終南山後出仕道士司馬子微歸天台山群公祖道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甚有佳處何必天台子微曰以吾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尔藏用有慙色

又曰文宗開成二年詔曰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祈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至他竟不霑濡況茲山北面闕庭日當息觀脩其望祀虧數宜及今間都無祠宇終南山未備禮秩命有司即時建立

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

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

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共入商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漢高祖徵之不至乃深自匿終南山

辛氏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石室常有一道士不食五穀自言太一之精齋潔乃得見之其狀似仙人山一名地肺可避洪水俗云上有神人乘舟行追之不可及

方輿記曰東方朔謂天之大阻其終南多金銀鐵玉石樟檀異類之物此百工取給萬姓所仰足也

風土記曰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九

地部四

嵩山　華山　泰山
恒山　衡山　霍山

嵩山

釋名曰嵩高字或爲崧山大而高曰嵩

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國語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

韋昭注曰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

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嵩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高故曰嵩高山

續漢書曰武帝禮祭中嶽聞有呼萬歲聲者三於是以三百户封。奉祠命曰崇高爲嵩高也

孫嚴宋書曰高祖表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符彩潤潔河南太守毛脩之以靈岳降瑞送諸神府

列仙傳曰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漢武內傳曰漢武帝夜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

劉義慶世說曰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

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也所飲者玉漿耳所食者龍肉石髓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王猛至深山見一老父據胡牀鬚鬢皓然猛進拜老父曰王公何因拜也遣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即中岳嵩山今在陽城縣西也）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次玉者也）

嵩高山記曰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岳西脚下種之并立浮圖今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花花白色其香甚佳嵩山最是栖神靈藪也東出一里有自然五穀神芝仙藥東脚下有衆果樹古是漢果園後有小山名牛山多香樹昔有婦女姙身三十月生子五歲便入嵩高學道通神明爲母立祠號開母祠又有三臺山漢武東廵過此山見三學仙女遂以爲名又一石室有自然經書飲食室前石柱似承露盤有石暗滴下食之一合與天地相畢中頂南下二百步亦有岳廟畫爲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光潤相傳曰明公山人或失之經旬乃見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葉狀如楊枝五衢黄華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其中多鯑魚得其食者無蠱疾可以禦惡服之不怒郭氏注云陽城西谷名季室亦曰少室山顛有白玉膏服之仙山有周昭王陵又戴延之西征記曰少室山中多神藥漢武帝築登仙臺（在其上）

郡國志云少室山一名季室山有負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

城也

又云火室有金像人往視則有白霧起迷人

辨道書曰火室之陽高千車地八百六十丈方千里可避兵水之災

華山

禮記曰地之廣厚載華岳而不重

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能爲五里霧後華山南遂有公超霧市

唐書曰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右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適之性疎爲其陰中林甫常謂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悦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

之言疎之

白虎通曰西方爲華山者何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武帝傳曰魯女長樂人初餌麻及水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花一旦與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謝其鄉里親戚故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石虎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板

山海經曰華山冢也（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其祀之以太華

又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千仞其廣千里（郭璞注曰山上明星玉女主持玉漿得服之神仙之道險絶不通也）有蛇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

列仙傳曰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中合金神丹昇天也

又曰脩羊公者蜀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

又曰毛女者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

又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歳臨去呼酒家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今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先持一與酒家嫗得俱騎乃龍上華陰山也

周禮曰豫州其鎮山曰華山

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又曰山有三峯（謂蓮花毛女松檜也）

辛氏三秦記曰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

天之雲

晏子春秋曰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望之自不知厭

薛綜注西京賦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黄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足迹在首陽山下俱存焉

韓子曰秦昭王使工人施鉤梯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周易是謀類曰西岳亡玉羊鄭玄注云玉羊華山之精

山海經曰小華山（即少華也）其木多荆杞鳥多赤鷩可以禦火

泰山

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是瞻

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乎

語曰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歟（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孔子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意言泰山之神知禮過於林放之賢也）

白虎通曰王者功成封禪必於泰山者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

史記曰漢武帝封泰山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武帝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注曰石閭在泰山下南方士人言仙人閭

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其峻如無道徑望人如盃外或以爲小白石或以爲氷雪視巖若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晉書曰張忠隱于泰山教授弟子教以形不以言符堅徵之及至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後乞還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岳道士役于西岳命也及關而死

道書福地記曰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泰山松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風俗通曰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長八十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於群嶽之長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廣厚也（禪除也爲壇字本爲墠以其祭神故禪示）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甫之阯以報地也（史記曰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禪梁甫肅然及蒿里石閭撥）（又九五階封泰山）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禪梁甫九云云亭亭肅然蒿里社首梁甫皆泰山下小山也石閭在西嶽下

漢官儀及泰山記曰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茅君內傳云仙家九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迴三千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

列仙傳曰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賜後上東巡泰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必傷足上必欲上及上數里左右足指果折乃止

列仙眞人傳曰馬明靈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爲縣吏捕賊爲所傷當時殆死良久忽於道閒見一女以肘後筒中一丸藥大如小豆與明服之於是即愈血絕瘡

合隨神女還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其中金牀玉机乃人跡所不能至

神仙傳曰劉馮者沛人學道於稷丘子服石桂英及中岳石流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後入泰山中

又曰泰山下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皇帝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間頭上白光高數丈將問之父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其八物當八風臣行之轉少日行三百里今年九十矣帝受其方賜縑帛去父入岱宗山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上黨記曰太行坂東頭即泰山也避世者區種而食弋射熊於巖間

泰山記曰泰山廟在山南悉種栢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種廟及東西房三十餘間并高樓三處春秋饗祀泰山君常在此壇

周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鄭玄注曰金雞泰山之精

丘淵之齊記曰泰山東岳也瀛博二縣共界漢武封禪割此縣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三十里有延陵兒塚

伍輯之從征記曰泰山於所經諸山非最高而岑嶺嶄舉凌跨眾阜雲霞草木藹然靈異苑囿神奇故無螫虫猛獸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

淮南子曰清之爲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泰山

新序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恒山（亦名常山）

史記曰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往得者立焉諸子竟往無所得無恤曰常山臨岱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白虎通曰北方爲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後魏書曰道武立廟於上曲陽侍祀九十九人歲時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

春秋元命苞曰昴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壽光三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二圭七十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孫子兵法曰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俱至

神農本草曰常山有草名神農置之門上每夜叱人

常山圖經曰北嶽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尚書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有恒水出焉其下有祠

晏天王按山記曰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千里上有泰玄之泉神草十九種道者服之成仙

又太史公云北岳者有五名一名蘭臺府二名列女宮三名華陽臺四名紫微宮五名太一宮或云太茂山山北四百餘里號飛狐之口有率然蛇孫吳論兵勢

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

陽固北都賦曰茂丘茂山也蓋恒岳之別名泒水從西來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于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靈

衡山

周官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

徐靈期南岳記曰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音潜）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或云衡山一名霍山）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遼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于廬江灊山亦承軒轅副義也（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徙南嶽之祭著灊江潛縣之霍郭璞爾雅注云霍山在廬江郡潛縣別名天柱山漢武以衡山遼遠遂尊以霍山爲岳故祭之也）

晉書曰劉驎之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道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尋終不復知處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常遣戶曹致祀則如絃歌之聲也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之忽然而臥夢赤繡文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衡山有三峯其一名紫蓋每見有雙白鶴徊翔其上一峯名石囷下有石室尋山徑聞室中有諷誦聲一曰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白練

山海經曰衡山一名岣嶁山其上多青雘鳥多鸜鵒（岣音岣嶁音嶁）

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有玉牒焉（禹按其文以名永世）

劉敬叔異苑曰湘東姚祖太元中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數少年並執筆作書祖行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颺遺一紙書其字皆鳥跡。郡國志衡山南嶽也南嶽記云當翼軫度機衡謂之衡山山有錦石斐然成文

白虎通曰南方爲霍山者何太陽用事護養萬物故爲霍山

霍山

爾雅曰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曰宫謂圍繞也禮記曰君爲廬宫是也）

漢書武帝以衡山遼遠讖記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祭其神於此

宋書曰霍山數年來常有鍾聲潛發重巘山崩聞六鍾自出制度合古式聲中律呂

山海經曰霍山有獸焉其狀如貍白尾有鬛名曰朏朏可以忘憂（音肺翡畜之也）

黃庭內景經曰霍山下有洞臺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白虎通曰小山繞大山爲霍

太平御覽卷第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

地部五

王屋山　太行山　霍太山　首陽山
龍門山　岐山　梁山　太白山
峨眉山　岷山　嶓冢山　鳥鼠山
積石山

王屋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之孀妻有遺男始齓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可乎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神仙傳曰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治病不用針灸在人間三百歲乃入王屋山

茅君內傳曰王屋山之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

太素真人王君內傳曰王屋山有小天號曰小有天周迴一萬里三十六洞天之第一焉

太行山

史記曰酈生說漢高祖曰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神仙傳曰王烈邯鄲人服黃菁鉛華老而更少嵇叔夜甚愛之與共入山遊戲烈後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也烈自食數丸因掘歸以與叔夜即皆成青石打之作銅聲案神山五百歲一開其中有石髓得而服之壽與天地相畢

述征記曰登滑臺城西南望太行山白鹿岩王莽嶺冠于衆山之表

墨子曰墨子怒耕柱子曰我無愈於子墨子曰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驅曰將驅驥以驥足責也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責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水經注曰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反其後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案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如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

博物志曰按太行山而北去亦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

霍太山

史記曰智伯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滅智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

又曰飛廉先爲紂作石槨（徐廣曰作石稍於北方）還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

水經注曰霍太山上有飛廉冢山上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此則禹貢嶽陽也

唐書曰義旗初建高祖自太原起兵西赴關中途經霍邑時隨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乃屯於賈胡堡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患之忽有白衣老人詣軍門請見余霍山神也遣語大唐皇帝若向霍山東南傍山取路八日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襄子豈當負吾耶及八月巳卯雨果霽高祖大悅以太牢祭其山

首陽山

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巓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至餓死

瑣語曰晋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平公之前公問師曠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師曠有頃而荅曰有之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居於澮乎見之甚善君有喜焉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東北去首陽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齊祠或云餓死此山今河東蒲坂南又謂首陽亦有夷齊祠未詳餓死所在

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流而北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神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雨

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也蓋異山之殊目矣

龍門山

書禹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龍門在河東之西界也）

周禮曰大司樂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陰竹生此）於宗廟奏之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孝經援神契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開岷導四瀆（鑿龍門以通河鑿岷山以開江導淮於桐栢導濟於王屋嶽高導四瀆）

漢書地理志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續漢書同）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在去長安九百里江海大魚泊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云暴鰓龍門

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鑿吕梁未闢河出於孟門上

愼子曰河之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名曰洪水大禹通之孟門

水經注云風山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門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阸兼孟門津之名也又有黃河自風山西四十里南出孟門山此經禹鑿齋岸崇深傾崖及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焉

岐山

易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又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邑於岐山而下居焉

圖經曰岐山亦名天柱山禹貢曰導汧及岐

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為鳳皇堆

酈元注水經云天柱山上有鳳皇祠或云其峯高峻迥出諸山狀若柱因為名焉

梁山

書曰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在雍州壺口山治水在西）

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奕奕大皃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也）

傳曰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國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之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柰何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郭璞注曰晉國所望祭者也今在馮下陽西北臨河上也）

漢志注曰梁山有夏陽西北即尚書禹貢治梁及岐

詩韓奕篇曰奕奕梁山晉國所望大梁別小梁之號俱在韓城縣界大梁山在今縣西又按三秦記梁山宮城又名織錦城

太白山

辛氏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大白去天三百尺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兼至也

周地圖記曰太白山甚高上恒積雪無草木半山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為候驗之如雞畢焉故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魏略曰吉茂蘇則值亂隱於扶風南太白山中以經籍自娛

峨眉山

列仙傳曰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性在蜀峨眉山世世見之數百年

華陽國志曰犍為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里地圖云有仙藥漢武求不能得

益州記曰峨眉山在南安縣界當縣南八十里兩山首相望如娥眉

岷山

易乾鑿度曰岷山上為井絡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也）

書琁璣鈐曰禹導積水決岷山流九貢（九貢九州之貢）

家語曰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于江津不方舟

則不可以涉

漢書曰成帝時岷山崩壅江水江水逆流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梅多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

嶓冢山

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華陽國志曰西岷嶓地稱天府

河圖括地象曰嶓冢山上爲狼星上有異草花名骨容食之無子

鳥鼠山

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

漢武内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初服黄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於山中服水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三十常乘青牛號青牛道士也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鼵如家鼠而短尾鵌如鷚而黄穿地入數尺鼠在内鳥在外而共處孔安國傳鳥鼠共爲雌雄

沙州記曰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無尾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黄花紫草

積石山

書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穆天子傳曰西濟于河用申八駿之乘以飲于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水岐成曰詩詩諸也）

山海經曰積石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冒覆也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入塞也）是山也萬物無不有

莊子曰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一

地部六

會稽山　天台山　茅山
廬山　羅浮山　蔣山
九疑山　王笥山

會稽山

吳越春秋曰禹巡天下歸還越會稽脩國之道以會計名山

又曰禹巡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徇衆示天下悉以臣屬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稽（越絕書亦載）

傳曰勾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

史記曰始皇本紀曰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九土文括略曰禹禪此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

孔靈符會稽記曰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禹夢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上是也今禹廟在下秦始皇嘗配食此廟

又曰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東高巖有射的石遠望的的如射候形圓視之如鏡土人常以占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暗則米貴諺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

夏侯曾先志曰此山有石帆壁立臨川湧石亘山遙望芃芃有似張帆也下有懸巖名爲射堂傳云仙人常射於此使白鶴取箭此是會稽東峯

郡國志曰山上有草莖赤葉青人死覆之便活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碔砆上有禹冢及井

天台山

臨海記曰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又有飛泉懸流千丈似布故登眞隱訣云此山有桐柏後四明東南三百里

啓蒙記注曰天台山去人不遠路經福溪溪水深險清冷前有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唯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捫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閣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白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

神異經曰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羊引洪至天台瀑泉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

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與家人往山獲大茗焉

晉書曰許邁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

異苑曰會稽天台山遐邈自非忽生忘形不能躋也赤城阻其逕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幽明錄曰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糧食乏盡飢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了無登路攀葛乃得至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糝相謂曰此必去人徑不遠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女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

攀飲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相見忻喜問來何晚耶因要還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角懸鈴上金銀交錯牀頭各十侍婢便勑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有群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劉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至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是宿福所牽何復欲還耶遂留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鳴呼更懷土求歸甚苦女曰當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全異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連沓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山谷幽澗峥嶸無底長松蔓藟幽藹其上

又曰赤城山内則有天台靈嶽玉室璚臺

又曰天台山舊居五縣之餘地五縣者餘姚鄮句章剡始寧也

孫綽天台山賦曰濟楢谿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溟之澗

續搜神記曰會稽剡縣民袁栢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群山羊六七頭逐經一石橋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疋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已知追還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得歸後出行家人開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復一重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茅山

茅君内傳曰句曲山秦時名為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因而為名外有金山因壇為號矣開時名其源澤為句曲之穴案山形曲折人名為句曲之山山間有金陵之地四十七八頃是金壇之號肺也居其地必得度世

許邁別傳曰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茅山謂曰大茅山獨高處玄帝命東海神埋大銅鼎於山頂深入尺上有盤石鎮之（[illegible]頊求諱[illegible]號室祚）

又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於此山北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璧文云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勤名素璧

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邯陳獻銅鍾五口黃金百鎰贈之於三茅君

又曰中茅山其山獨處司命君埋玉門丹砂六千斤鎮於此山深二丈上有盤石鎮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飲之延年益壽左真人就司命乞得一十二斤以合九華丹山頂石壇石核香爐今存（今三陽百姓聞多有長壽者盡太陽比陽朱陽三村耳）

又曰小茅山漢光武帝以建武元年三月遣使吳倫賚金

五十斤陳獻三茅君今山頂有埋金處存焉上有聚石

又曰開成中髙脩女真侯仙姑絶穀六十餘年壽逾百歳常棲息此山入洞府獲覩徵祥

又曰咸通中東海蓬萊觀龔道者初入此山斷穀茹芝十餘年後因正月朔旦焚香洞門恍惚之間得入洞中經由一十三日備見洞府巖壁山川星辰日月靈異難詳

又曰昔仙人捧一大石臨嶮峻是謂神設一人推之若欲崩墜百人推之亦復如故眞誥曰中茅前一長嶺直抵大茅山後古多積金寳故因此著名貞白依東流水合神丹遺壇龕存疊玉峯大茅山東南三山積疊亦有洞穴俗多呼疊石石與王猶爲同類山作三角又呼三角山殊無影響今去葛仙翁壇相近

廬山

廬山記曰山髙二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二千五十里東南三十二里張僧鑒尋陽記云匡俗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結廬此山後登仙空廬尚在弟子等呼爲廬山又名匡山蓋稱其姓又按豫章匡俗字君孝父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封俗鄡陽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爽於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漢武帝南廵親見神靈封俗爲文明公一云匡俗漢人一云周武時人未知誰是

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海經曰廬江　天子都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隱遁避世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西南有石門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焜耀輝彩眩目多珎寳玉器不可識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

周景式廬山記曰登廬山望九江以觀禹之跡其玆峯乎東南隱諸嶺不得駢矚自廬山人迹所暨適望毋後出此者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猶皎日

遠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二載九再諧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秀絶衆形北眺九流神覽視四巖之内猶觀之掌焉傳聞有石井方湖足所未踐

張野廬山記曰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尋陽記曰廬山頂上有一池水池中有三石鴈霜落則飛

山北有五老峯於廬山最爲峻極横隱蒼穹積石巖嶢逈墜彭蠡其形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之

又曰上霄峯在山東南秦皇登之與霄漢相接因名之高處有刻名之字大如掌背隱起焉僅百餘言

又曰王敦誅術士吳猛附舡日行千里追者但見龍附其舡猛令舡人閉目人聞曳撥林木之聲懼而開目龍知人見遂委舟山頂今舳底在紫霄峯上

又曰陶潛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廣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眠其上在廬山南

神仙傳曰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少有道術居此山多救人疾苦種杏於此山十數年杏有十數萬株結實奉乃多倉廩宣言人買杏多少不須來報但一器穀一器杏多者則爲猛獸所害人懼無敢欺者得穀悉賑貧之

羅浮山

南越志曰此山本名蓬萊山一峯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焉山有洞通句曲又有潛房瑤室七十二所

裴淵廣州記曰羅浮二山隱天唯石樓一路是可登矣

晉中興書曰葛洪上羅浮山中錬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岱書云當欲遠行岱得書狼狽而洪已亡顔色如平生體輕弱如空衣時咸以爲神仙

茅君內傳曰羅浮山之洞周五百里名朱明燿眞之天

羅浮山記曰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羅水南流注于海舊說羅浮高三千丈長八百里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湖神禽玉樹朱草相傳云浮山從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

又曰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傳究仙道爲南海太守晝臨民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裴淵廣州記曰羅山隱天唯石樓一路時有閑遊者少得至山際大樹合抱極目視之如薺菜在地山之陽有一小嶺云蓬萊邊山浮來著此因合號羅浮山

名山略記曰羅浮山有阿育王塔三十二所雜道書

南海郡傳曰羅山諸仙人所遊之山也惡人不得妄上惡人上此山有獸即擊之投於巖下

蔣山

輿地志曰蔣山舊名金陵山因此山立名金陵徐爰釋問曰諸葛亮以爲鍾山龍盤即蔣山也

金陵圖曰後漢末蔣子文爲秣陵尉逐盜鍾山北爲賊傷額而死常謂青骨死當爲神至吳大帝下都子文乘白馬幓搔頭執白羽見形故令吏白吳王爲立廟不尒當百姓大疫大帝猶未信又翊日見於路當令飛蟲入人耳後如其言帝乃立廟鍾山封子文爲蔣侯改爲蔣山即此是也

沈約宋書云蕭思話領左衛常從太祖登鍾山北嶺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焉

梁書曰武帝時旱甚詔於蔣山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焚廟并其神影白日開朗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蓋須臾驟雨臺中宮殿竹自震動帝詔使停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蔣山獨嶐崛峻異其形象龍實揚都之鎮也孫權葬山南因爲名號曰孫陵

又曰出建陽門望鍾山之與覆舟似上東門首陽之與北邙也

金陵地記曰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天子氣乃東巡埋金玉雜寶於鍾山仍斷其地更名曰秣陵

又曰蔣山本少林木東晉令刺史罷還都種松百株郡守五十株

又曰周顒字彥倫隱居蔣山出爲臨海令還罷都欲遊舊居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譏之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霧勒移山庭

九疑山

山海經曰九疑山舜所葬爲永陵在長沙零陵界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山海經曰南山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

盛弘之荆州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雖高含霞卷霧分天隔日

郡國志曰九疑山有九峯一曰丹朱峯二曰石城峯三曰樓溪峯形如樓四曰娥皇峯峯下有舜池池傍春月百鳥生卵人取之則迷路致本處可得還五曰舜源峯此峯最高上多紫蘭六曰女英峯舜墓於此峯下七曰簫韶峯峯下即象耕鳥耘之處八曰紀峯馬明生遇安期生授金液神丹之處九曰紀林峯周義山字秀通聞石函得李山經讀之得仙也有九水七則流歸嶺北二則翻注嶺南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

黃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乃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於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

玉笥山

福地記曰此山土地肥美宜穀辟兵又天監起居注云廬陵太守王希聘於此山龍淵獲劍二口

大眞白龜山經曰本名群玉山胍渾初分此山積五色氣而成形觀若群玉之狀皆虛無之貌浮焉至包犧氏之時山乃堅實委地變爲五色遂號爲群玉山至夏禹之世人多採其玉百靈感損其山形遂化爲五色土石而生叢木今溪澗之中五色碧赤之石皆古玉變也

玉笥山記曰漢武好仙察衆山之跡知此山爲靈感之司遂於山頂致降眞壇日夕祈禱天乃降白玉笥置壇上武帝遣使取至其壇側飄風大振卷玉笥而去因封爲玉笥山又漢武時邑民伐材於山爲觧館閣殿中梁一條邑民相謂曰欲精仙館在其梁棟未可以凡木爲之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天降白玉梁一條光彩瑩目至今下有玉梁觀至魏武時遣人取之至其山門亭午之際雷霆大震化爲白龍擘煙霧而去晉永嘉中有人見在都木巖下梁黃門侍郎蕭子雲筆來棲上兼撰立館碑經五載忽有一人來謂之曰館之東北有洞曰都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矣子雲遂徙家居之後全家隱洞中不知所之大曆初有道士謝修通者宜春人也此山不出九四十年如野人後遇一人引入溪源於溪中得一碑長三尺乃蕭侍郎清虛之館碑更行行半里見宅基古塼瓦石皆異遂結庵居之長慶初入都木坑偶見一宅重扉洞史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見一人紫綬峩冠珮劍立堂之左一人碧

綬素簡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蕭君右者梅君即梅福也通乃叩頭再拜求在修通好食小秫二君子曰乃葷腥之人安能俳既賜修通嘉禾玉穗松葉半斤令頓服之服之中半二君乃令歸精神似不足眼目雖明門人相謂曰師修行不出九七十年爲邪祟所亂大道何保乎遂至寶曆初夢人告曰造一精舍待君既寤曰四日我當冕死矣七日而卒門人求備棺櫬空見衣冠而已年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二

地部七

河南宋鄭齊魯諸山

砥柱山　邙山　熊耳山　鼓鍾山
陸渾山　崤山　青要山　缺門山
三塗山　女几山　白馬山　太陰山
金門山　轘轅山　關塞山　牧牛山
九山　大嵬山　桑山　半石山
天心山　小陘山　蘭巖山　碭山
歷山　南城山　奚公山　嵇山
曹南山　嶧山　金鄉山　琅琊山
龜山　徂徠山　危山　報山
尼丘山　羽山　華不注山　長白山

嚳山　陶山　巫山　魚山
穀城山　勞山　蒙山　謝禄山
夾山　桃山　吠狗山

砥柱山

水經注曰砥柱山名也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搜神記曰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劒從之邪行五里逆之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殺黿頭右手挾左驂鸞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說文曰鳳鳥出東方君子之國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

邙山

說文曰邙洛陽北土上邑也

十道志曰邙山在洛陽縣四十里

元和郡國志曰北邙山是隴山之尾一名平逢山亦名郟山

楊佺期洛城記曰北山連嶺脩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又戴延之西征記云邙山西匡東垣亘阜相屬其下有張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術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時延聖火於丹陽即此母也今祠存焉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時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至中平六年獻帝爲中常侍段珪等數人所執公卿百官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此非侯非王上北邙也

魏略曰魏文帝獵北邙上時盛夏炎暑行者或中暍鮑勛切諫遂因此伏法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邙令登臺以觀見孟津廷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帝乃止

熊耳山

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星

史記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東觀漢記曰赤眉初降輦輸鎧甲兵弩積與熊耳山等

盛弘之荊州記曰南縣脩縣北有熊耳山山東西各一峯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山多漆下多櫟渰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又案仙書謂此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成仙

西京雜記曰葉似江蘺而紅綠是又有丹青樹葉一青一赤望之如繡長安謂之丹青樹是也

鼓鍾山

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者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圓葉而三成其名曰烏酸可以爲毒也今名鍾山在陸渾縣西南三十里

陸渾山

水經曰陸渾山伊水出焉今亦號方山漢末隱士潁川胡昭隱居山中有石城遠望之有金壇玉匱皛然間出尤好竹木泉石時有野人居之長生不死春秋時遷陸渾之戎意其遺類

崤山

元和郡縣志曰二崤山在今澠池縣西北一名嶔岑左傳

謂秦將襲鄭蹇叔哭送謂收子骨所後漢末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道路多從之便又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脩復舊道

西征記曰崤山上不得鳴鼓角鳴則風雨總至自東崤至西崤三十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傳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

漢書曰景帝三年吳楚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擊吳楚亞夫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宿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澠阨陿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趨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金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崤澠間果得吳伏兵

三輔舊事曰鄧禹敗於灌關後大破赤眉於崤

青要山

山海經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畛水出焉有草黃華赤實服之美人色注水經云強山東阜即騩山有美棗焉

十道志曰青要山又名強山

缺門山

注水經曰缺門山山阜之不相接者一里故得名二壁爭高升聳相亂是也

三塗山

地理志曰三塗山在陸渾縣南左傳謂四嶽三塗九州之

險或曰三塗者伊闕大谷轘轅三道是也

女几山

元和郡縣志曰女几山在福昌縣西南三十四里

山海經曰女几山上多玉下多金其獸即豹麖麝禽多鷮翟鴆

白馬山

十道志曰白馬山注水經云溪水出宜陽白馬山山上有大石厥狀似馬故溪間以物色受名焉

滑州白馬山開山圖云白馬群行山上悲鳴則河决馳走則山崩謂此山也

西征記云山有神白馬故名焉

太陰山

十道志曰太陰山左傳謂晉梁丙陰趯率戎伐潁

又云蠻子亦奔晉之陰地且自雒以東至陸渾謂此山也

金門山

阮籍宜陽記曰金山之竹堪爲笙管

楊泉物理論云宜陽金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莩爲灰可以調氣

又注水經曰金門溪出金門山也

又戴氏西征記云宜陽縣地名金門塢

轘轅山

十道志曰轘轅山在緱氏東南

左傳曰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是也按轘轅道十三曲令置關焉

又按薛綜注東京賦云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

關塞山

洛陽記曰關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關塞伏虔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云洛西南闕口也俗名龍門是也

牧牛山

陽城記曰牧牛山在陽城東八十里下有九十六泉即滄河之上源也父老云昔有一神駮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以爲名

九山

陽城記曰九山在縣南三十五里注水經云相澗水經九山東仲長子云昔有上者身遊九山之上施心不拘之鄉即此山也山陰有九山廟碑晉永康二年立文曰九山府君者太華元子之稱也

大嵬山

陽城記曰大嵬山在密縣東南五十里即具茨之山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供隄之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即此也又名具茨山也又有方山一名浮戲山汜水出焉又有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

桑山

春秋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也）而斬其木有罪大矣奪之官邑

半石山

山海經曰半石山其上有草生而秀高大葉與花皆赤而不實其名嘉榮服者不霆喜怒在緱氏南十五里

天心山

道書福地志曰天心之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

上有石牆長十餘丈山高谷深多生微蘅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天心山又名錫義山在豊利縣東六十五里

小徑山

山海經曰小徑山器難之水出焉舊傳器難之水即索水也小徑山一曰嵩諸山俗名周山在滎陽縣三十五里

蘭巖山

神境記曰滎陽縣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鵠不絕來往

傳曰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此鵠忽一旦一鵠爲人所害其一鵠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岩谷莫年歲

碭山

水經注曰碭縣分水北有碭山碭芒二縣之間山澤深固

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柱主並隱碭山得道漢高隱之占后望氣知之即於是處也

歷山

水經注曰雷澤西南十許里有一小山孤立峻上停停嶙峙詩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云歷山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濟河之巖今雷首歷觀歷山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爲安

南城山

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城之山棲遲岩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

奚公山

楊暐徐州記曰奚公山奚仲造車之所山上軌轍猶存

嵇山

水經曰嵇山嵇氏故居也嵇康本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故爲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爲姓蓋志本也

曹南山

十道志曰曹南山曹風詩所謂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是也有汜水出焉即漢書云高祖即位於汜水之陽今壇存焉汜音汎

嶧山

書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濱浮磬（鄭玄注曰嶧山今在下邳西葛嶧山也）

詩曰奄有鳧嶧遂荒徐宅（鳧嶧二山）

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

史記始皇本紀曰二十八年始皇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諸博士議刻石頌秦德

三代地理書曰秦始皇乘羊車登嶧山

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文公之所卜山下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嶧陽猶多桐樹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名也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一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居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居人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絶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有蒲嶧者也

金鄉山

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及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甚遠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狀各取之爲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

琅邪山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滅齊遂登琅琊山築層臺於上秦皇樂之因留三月是也

郡國縣道記云琅琊臺在故城東南十里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臺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識餘多剥落臺側有四時祠即齊地八祠之一又云臺上有神泉人或汙之即立竭

龜山

水經注曰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齊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徂徠山

又經注曰鄒山記云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

危山

漢書五行志曰京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報山

又報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

尼丘山

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丘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防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

羽山

十道志曰羽潭一名羽池潭東有羽山

又漢志曰東海郡祝其縣有羽山殛鯀之所

又郡國志公鍾離沭城有羽泉殛鯀處其水恒清牛羊不飲

書曰殛鯀于羽山

又曰蒙羽其藝

左傳昭公二年鄭子產聘于晉平公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也韓子祀夏郊平公乃間

華不注山

傳曰齊師與晉戰於鞌齊師敗績晉逐之三周華不注山

水經曰華不注虎牙桀立孤峯特起青崖發翠同點黛焉

長白山

郡國志曰長白山陳仲子夫妻隱處

郭氏述征記云長白山能興雲雨山西南有大湖山二山丞有石室敗赤漆船上有記皆謂之堯時物

釁山

三齊略記曰鄭玄刊注詩書棲釁今山有古井不竭猶生細草葉形似韭俗稱鄭公書帶

陶山

齊地記曰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間行止於陶山因號陶朱公焉後改曰鴟夷山在今平陰縣東

巫山

又曰巫山一名孝堂山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即此山也山上有石室俗傳

云郭巨葬母之所因名孝堂山焉在平陰縣

魚山

郭延生述征記曰魚山一名五山豨子歌所謂也魏熹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瓊降弦超室後復遇此山陌上

又西征記曰魚山臨河神女智瓊與弦超會所魏陳思王曹植嘗登此山有終焉之志遂葬其西亦其所封國也魚山在東阿縣東北

穀城山

漢書曰謂穀城山昔張良受黃石公素書云山下黃石即吾也穀城山一名黃石山在東阿縣東北

勞山

伏琛齊記曰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海側晏謨齊記曰俗云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即此也

蒙山

高士傳云老萊子隱於蒙山之陽以葭爲蓋蓬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薦衣緼飲水墾山播植楚王親至其門方織畚至去有聞其妻戴畚萊挾薪而至問車馬跡之多荅曰楚王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先生受人官祿爲人所制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乃畚萊而去也

東蒙山在蒙山之東故曰東蒙論語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何以伐爲

謝祿山

郡國志曰東海郡有謝祿山按漢書王莽時東海徐宣謝祿等擊王莽將田況大破之留屯兵於此因名謝祿山在縣西一里

夾山

地理志曰懷仁縣有夾山

左傳齊魯會于夾谷即此也在縣西四十里

桃山

地理志曰桃山即華萊山也一名義珠山山上有井不可窺窺者不盈歲輒死

又云山上井有鳥巢於井中此鳥金喙黑色見則大水

吠狗山

人地理志曰吠狗山宋武北伐南燕之時至此山夜聞犬吠明日視之唯見石狗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三

地部八

商洛襄鄧淮蔡諸山

白於山　商山　玄扈山　望楚山

石梁山　薤山　峴山　白馬塞山

高車山　桐柏山　武當山　大狐山

石魚山　苦菜山　大洪山　赤岸山

莫耶山　雲母山　濛塘山　九闘山

塗山　八公山　蔡山　王鏡山

睆山　雞籠山　梁山　都梁山

升山　臺子山　長圍山

白於山

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栢下多櫟檀其獸多㸲（音昨）牛羬羊鳥多白鴞洛水出于其陽東注于渭也

又云洛水源出縣北白於山

又曰漢水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崔嵬狀高及即其所葬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

商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上洛有商山班孟堅西都賦所謂商洛緣其隅高士傳謂地肺即此也

晉書曰董景道少好學千里追略不與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商洛山衣木皮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至劉曜時徵拜常辭以壽終

玄扈山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有鳳銜圖以置帝前（玄扈山在上洛縣北一百里）

望楚山

襄陽記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馬鞍山一名災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屢登之鄙其舊名望郢山因改爲望楚山後遂龍飛是孝武登之處時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墱即劉弘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

石梁山

襄陽記曰襄州石梁山山起白雲則雨黃雲則風黑雲則蠻多病

薤山

襄陽記曰襄陽縣薤山山上有竹三年生一笋笋成竹死代謝如春秋焉

峴山

十道志曰羊祜常與從事鄒潤甫共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此山也潤甫對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以州人思慕遂立羊公廟并碑於此山

白馬塞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孟達爲新城太守登白馬塞山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也爲上渚吟方土今猶傳此聲韻憤激其哀思之音于遊者不重山疊鄣事亦信然也

高車山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漢高后使張良詣南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山也

桐栢山

河圖括地象曰桐栢山爲地穴上爲維星

荆州圖副曰桐栢山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栢者也其山則雲峯秀峙林惟猗栢潛潤吐霤伏流數里

武當山

山記曰武當山區域周廻四五百里中央有一峯名曰參嶺高二十餘里望之秀絶出於雲表清朗之日然後見峯一月之間不見四五輕霄蓋于上白雲帶其前旦必西行夕而東返常謂之朝山蓋以衆山朝揖之主也

又南雍州記曰武當山有石門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棲之地又陰君內傳云君字長生入武當山昇仙是也

又郭仲産南雍州記曰武當山廣三四百里山高巃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極干霄出霧學道者常百數相継不絶若有於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百獸所逐

山海經曰祭水源伏流三百餘里漢武帝遣殿上將軍戴生之此山採仙藥遂得道不返

甄異傳曰歷陽謝允字道通年十五爲蘇峻賊軍王免所掠賣屬東陽蔣鳳家嘗行山中見虎檻中狗竊念狗饑以飯飴之人檻方見虎攀木仰看允謂虎曰此檻木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後允詣縣别良善爲程令張球不爲申理桎梏拷捶允夢見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救拯迴見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欄外時進獄中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由此不敢枉允蒙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闢而愍之給其粮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孟盜子非世間人也物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得無是君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黄童不因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便不飢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或聞芳香之氣徹於山谷

太狐山

水經注曰大胡山在泚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

張衡賦曰都所謂天封大胡者也胡一作狐南陽圖注曰山有大石如狐

石魚山

水經注曰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

苦菜山

郡國志曰苦菜山即黄城山也自葉至泚陽南北相毗連亘百里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爲城是也

大洪山

水經注曰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隋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盤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峯曰懸鉤處衆阜之中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俠鄣層峻岩高皆數百許仭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

不窮其源穴内常有風勢大無能以經久故也隕水出于其隕隂初流淺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栰矣時人以隕水所導故亦謂之爲隕山

赤岸山

南兖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類也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云鼓洪濤於赤岸

莫耶山

壽春圖經曰莫耶山長老傳云古者於此山鑄莫耶劍因爲山名○史記賈誼弔屈原篇云莫耶爲鈍兮鉛刀爲銛注云莫耶吳大夫姓也○王僧虔吳郡地理志云吳人造劒二陽曰干將隂曰莫耶莫耶其妻名也○又淮南記云濛水合流于金塘源出縣西莫耶山是也

雲母山

壽春圖經曰雲母山一名濛上山在州東南四十里按神仙傳云彭祖服食雲母時人共傳採於此山今或有道者採取不已

濛塘山

壽春圖經曰濛塘山在縣南六十里有濛水出焉古老所傳緣山泉灌濛成塘故以爲名山穴多出鍾乳并有蝙蝠白艾色於穴中倒懸微帶紫色居人或有九月已後二月已前採取服之頗益壽

九闘山

壽春圖經曰九闘山一謂隂陵山

江表傳云項羽敗烏江取此山過漢遣灌嬰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九闘山今石猶有磨刀礪鏃之跡

塗山

應劭漢地理志曰禹娶塗山塗山有禹墟

太康地記曰塗山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村蓋禹會諸侯於塗山在禹貢揚州之域今九江當塗縣有禹娶之地今邑界有當塗故城存焉即漢爲縣後廢

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水出于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

春秋左氏傳曰哀公七年諸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案家語曰吳伐越至會稽獲骨焉其節專車吳子使使問孔子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丘明親承聖旨録爲實證矣又案劉向說苑辯物王肅之叙孔子世孫孔龜所出

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群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

八公山

水經注曰壽春縣八公山山無樹木唯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千人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從有入無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入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

蔡山

懷寧圖經曰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謂蔡

山也

玉鏡山

懷寧圖曰玉鏡山在縣北萬歲鄉界貞元二年從晥山東面忽然爆裂皎然如玉行路遠見如鏡懸焉其年刺史呂謂聞奏因山改萬歲爲玉鏡鄉其山西隅連晥山東面

晥山

漢書地理志曰晥山在灊山天柱峯相連其山三峯鼎峙疊嶂重巒拒雲槩日登陟無由山經云晥山東面有激水冬夏懸流狀如瀑布下有九井井有一石床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淺若天時亢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即降雷雨犬亦流出

鷄籠山

歷陽圖經曰鷄籠山在縣西北淮南子云麻湖初陷之時有一老母提鷄籠以登此山因化爲石今山有石狀如鷄籠因爲名也

梁山

歷陽圖經曰梁山在縣南俯臨江水南之博望山。宋書云孝武帝大明七年登梁山大閱水軍于中江是日有雀二集于華蓋有司奏請改元爲神雀元年帝不許因立雙闕於梁山

都梁山

盱眙圖經曰都梁山周廻三十里在縣南按舊志云都梁山生淮蘭草一名梁香草故以爲名在楚州西南二百九里

又阮昇之記云都梁山通鍾離郡舊表甚遠出桔梗芫花等藥。伏滔北征記云有都梁香草因以爲名

又曰隋大業元年煬帝立宮在都梁東隣藝西枕長淮南望岩峯北瞰城郭其中宮殿三重長廊周廻院之西又有七眼泉涌合爲一流於東泉上作流盃又於宮西南淮側造釣魚臺臨淮高峯別造四望殿其側又有曲河以安龍舟大舸枕倚淮湄縈帶宮殿至十年爲孟讓賊於此置營遂廢

斗山

盱眙圖經曰斗山周廻二十里在縣西南與都梁山相連枕淮水險峻名曰斗山

臺子山

盱眙圖經曰臺子山周廻一十里在縣東一里案宋書云元嘉二十七年宋將臧質引兵下造弩臺以射城中因以爲名按臺子山在楚州西南是

長圍山

盱眙圖經曰長圍山周廻四里在縣北七里上置軍營將士一千人守捉至德二年節度使高適置按宋書云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遣臧質拒魏太武帝遂於梁山築長圍城造浮橋絶水路即此山又改爲長圍山當在楚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四

地部九

關中蜀漢諸山

吳山　驪山　龍首山　九嵕山
巀嶭山　鷄頭山　牛首山　臨田山
笄頭山　賀蘭山　太白山　五將山
仇池山　青城山　邛崍山　岷山
石鏡山　緱山　覆舡山　牛頭山
董政山　彭亡山　鼎鼻山　靈臺山
黃厯山　靈山　張門山　金山
五婦山　玉女山　祁山　閬山
盤龍山　銅梁山　嵩渠山　青石山
雲南山　禺同山　弔鳥山

吳山

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吳嶽孫炎曰雍州鎮有吳嶽山也郭璞曰吳嶽別名開山

漢書地理志云吳山在汧縣西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嶽○酈元水經注云流水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其山三峯望之恒有落勢山下有石穴廣四尺高七赤水溢石穴懸波傾注涌瀾奔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是也

驪山

三輔故事曰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錮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珠爲日月魚膏爲脂燭金銀爲鳧鴈金蠶三千箱四門施徼奢侈太過六年之間爲項籍所發牧羊兒墮羊塚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述征記曰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恒若在雲霧之中孟康曰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笑王許數之及犬戎至王舉烽以徵諸侯不至王遂敗身死于驪山之北

龍首山

辛氏三秦記云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連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赤不毛昔有黑龍從山出飲水其行道成土山今長安城即疏山爲臺殿基址不假築其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麓高敞爲京城之最隋高祖於平地三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中無間隔左右寬平東西廣百步兩都賦云漢之西都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岨右界褒斜龍首之險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即此山之形勢也

九嵕山

四夷郡國縣道記曰九嵕山東連仲山西當涇水出焉九嵕高六百五十丈周十五里在咸陽

巀嶭山

四夷郡國縣道記曰巀嶭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一名慈峨山俗嵯峨山頂有雲起即雨里人以爲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

鷄頭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云石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士卒散盡遂入鷄頭山爲追兵所害山在鄠縣東

牛首山

山海經曰牛首山勞水出焉而注于潏水是多飛魚狀似

鮒可療痔疾

又云牛首山有鬼草亦莖葉如葵芳如禾服之使人不憂

藍田山

後魏風土記云藍田山巔方二里仙聖遊集之所劉雄鳴學道於山下有祠甚嚴亦灞水之源此西又有尊盧氏陵次北又有媧氏谷則知此地是三皇舊居於是

筭頭山

史記云黃帝西至于崆峒筭頭山

圖經云筭頭山在涇陽西禹貢涇水所出

淮南子云薄落山一名筭頭山

注水經云大隴之山異名耳莊子謂廣成子學道於崆峒之山亦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按今肅州又有崆峒山未詳孰是今此見有栢堂在山頂上不知何代所置

也後漢隗囂使王孟塞雞頭道謂此山也

賀蘭山

涇陽圖經曰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遙望青白如駁北人呼駁馬爲賀蘭鮮卑等類多依山谷爲氏族今賀蘭姓者皆因此山名

太白山

辛氏三秦記曰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雞飛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謂是玉雞

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輙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奈君使人被髮以朱絲繞伐樹汝得不憂否文公如其言伐樹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復出使騎擊之不勝騎墮地復上髮解牛乃畏之入水不出故置髦頭騎也

五將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云苻堅爲慕容沖所逼長安城中有書曰帝出五將久長得免是又謠曰堅入五將長得堅大信之率騎數百出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新平即此山也

仇池山

辛氏三秦記云仇池山上有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百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晉末爲氐陽茂搜所據於山上立宮室囷倉皆爲板屋乃氐之所理於此今謂之洛谷道是也

秦州記曰仇池山本名仇維山形似覆壺上廣百頃下周數十里高二十餘里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分置均調竦起數丈有如人力也

青城山

福地記曰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匝五千里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

玉匱經云黃帝封爲五岳丈人乃岳瀆之上司眞仙之崇秩一月之内群岳再朝六時灑泉以代晷漏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谷山亦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對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群峯掩映乎相連接靈仙所宅祥異則多。益州記云崗巒巍連嶺千里上有仙都

地理志云西徼之外江水所出天彭青城連峯不絕。李膺記云入山七里至赤石城有羊馬臺三師壇上五里至瀑

布水間二百步有二石梯有一石筍高三丈過二石門絶崖數百丈下廻常道觀高峯下有水六時灑落東北有二石室名龍宮可容百餘人從龍宮過石室至石梯名龍橋又有一石梯洞穴深邃莫知所極西北有石室宛然見存又有黃帝壇石法天地上圓下方闊一丈二尺有十二角觀東有石日月各闊五尺厚一尺二寸相對柱上烏兎煇鑠方圓磅礴可觀

五岳真形圖云洞天所在之處其下別有日月分精以照其中龍橋處二山相去百餘步其峯危竦相對橋在峯首其橋中半漸漸低小可六七寸長一丈五尺兩邊懸崖俯臨不測山傍有誓石天師張道陵與鬼兵爲誓朱筆書山青崖中絶今驗斷處石並丹色闊二十丈深六七丈望之絶然

邛崍山

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今在漢嚴道縣南中江所出東大折阪出貘似熊）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其木多檀柘也

華陽國志曰嚴道縣有邛崍山山上凝冰夏結廻曲九折王陽去官之所

岷山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而東海注于大江其中多恠蛇有鳥焉其狀如鷄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

石鏡山

華陽國志曰壘州合川縣石鏡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其山有石瑩皎絜照之莫不備見形體故謂之石鏡山山下又有銅鑪隋初於此置監鼓鑄錢刀焉

綏山

列仙傳曰葛由者蜀之羌人周成王時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蜀中王侯貴追之綏山山在安固縣東三十里隨之人皆得仙術

覆船山

十道錄曰覆船山堯遭洪水維舡樹下舡因覆焉

又益州記云覆舡山中十五里有七里坂一名羊腹坂屈曲有壁立難昇之路

牛頭山

九州記云牛頭山昔日葛仙翁多遊於此今立爲寺與白獸山相連昔秦時有白獸爲害夷人射因刻白石於此山今遺像尚存

董政山

十道記曰董政山隋開皇中縣令董叔封高雅之士去官之後民咸思其德因指此山爲董政山

彭亡山

十道記曰彭亡山後漢將軍岑彭征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

鼎鼻山

十道記曰鼎鼻山周道衰微九鼎淪一於此山之下其水清澄今民猶或見其鼎耳

靈臺山

十道記曰靈臺山在縣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漢張道陵昇真之所

郡國志曰靈臺山天柱崖下有一桃樹高五尺皮是桃心肉似柏張道陵與王良趙昇試法於此四百餘年桃迄今不朽小碑記之

黃厥山

郡國志曰黃厥山有鍾乳穴十九又西岸有自然石塞其下流水上有一懸石似鼙鼓之有聲可聽

靈山

郡國志曰靈山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因號擣衣山山南絕巖有方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砧又有盤龍山以山形如盤龍也

猿門山

益州記云猿門山在涪縣之北二十五里上多猿其山二峯礫堅如門故曰猿門

金山

益州記曰金山在涪縣東五十步東臨潤水光照映川

又李膺記云金山長七八里每夏潦雨有崩處即金粟散出是也

太四十四　七

五婦山

蜀記云梓橦縣有五婦山一名五婦臺秦王遺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橦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蜀王築臺登而望之因名爲五婦候臺焉

玉女山

梁州記云肥城東南有玉女山山有一石穴中若房宇有玉女入穴不出穴前有脩竹下有石壇風微動竹拂壇如箒

祁山

關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蜀志云建興六年諸葛亮率師攻祁山不拔即謂此也

又按九州志云祁山上有高樓武陵二神祠每歲郡邑祀之

又周地圖地記云其城即漢時守將所築

閬山

閬山圖經曰閬山四合於郡故曰閬中按名山志云閬山多仙聖遊集焉

盤龍山

李膺益州記云閬中盤龍山南有一石長四十丈高五尺當中有户及扉若人之掩閉古老以爲玉女房

銅梁山

左太冲蜀都賦云外負銅梁宕渠張孟注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西連亘二十餘里山嶺之上平整遠望諸山而此獨秀也（山在州南充野）

高梁山

江源記云南浦郡高梁山尾東跨江西首劍閣東西數千里山嶺長峻其峯崔嵬於蜀市望之若長雲垂天一日行之乃極其頂俯視衆山泯若平原劍閣銘可謂岩梁山積石峨峨即述此也

太四十四　八

青石山

益州記云昔巴蜀爭界久而不決漢高帝八年一朝密霧石爲之裂今猶如之自上及下破處直若引繩焉於是州界始判山上有古神祠甚靈今名青石山

雲南山

九州要記云雲南郡山山有祠處石室稱黃石公祀之必用紙一百張筆一雙墨一丸室内有啓必知吉凶但不見其形

禺同山

九州要記曰禺同山有金馬碧雞之祠

弔烏山

九州要記曰弔烏山在葉榆縣葉榆則雲南郡廢邑也山上有烏千百群飛啁啾一歲必一度大集即鳳皇死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四（兩大四十四）

兩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五

地部十

河北諸山

大伾山　枉人山　鮒鰅山　天門山

蘇門山　萬谷根山　郡山　嬰山

牢山　介山　静巖山　鳳山

管涔山　五臺山　謁泉山　懸甕山

五指山　紇真山　元姻山　白登山

火山　三山　櫻山　霍山

平山　發鳩山　抱犢山　房山

韓信山　湯山　干山言山　黑山

雷公山　鼓山　隆慮山　鮮卑山

大碣石山　白狼山　鳴雞山　歷山

川喬山　大翮山小翮山　飛龍山

無終山　燕山　龍山

孔山

大伾山

隋圖經曰大伾山按書云至于大伾又名青檀山今名黎陽東山

劉澄山川記云黎國也詩云黎侯寓于衛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以國名也

又張揖云成皐山是大伾山即謬矣

枉人山

隋圖經曰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或云紂殺比干於此山因得名古九伯國之地也

鮒鰅山

山海經曰鮒鰅山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四蛇衛之鮒鰅山者盖今廣陽山之別名也

郡國志曰顓頊所葬俗名青冢山焉

天門山

水經注曰天門注曰謂之百家巖下可容百家故以爲名山有石穴狀如門纔得通人自平地東南入便至天井

蘇門山

十道志曰蘇門山一曰蘇嶺俗又名五巖山魏氏春秋云即阮籍見孫登長嘯有鳳皇集登隱之處故號登爲蘇門先生

萬谷根山

郡國志曰晉陽萬谷根山即羊腸坂也

皇甫謐云羊腸塞在龍山西即晉陽西北古西河上郡關

於此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改名深谷嶺

十二州志云晉陽有羊腸蟠曲在其西北九十里也

又隋國經曰失山去萬谷根山二十里頭上有石墟魏太武避暑之所羊腸坂在焉

郡山

後魏輿國土地記曰太原郡山有石室方丈四尺四壁有篆字人莫之識

嬰山

隋圖經曰嬰山爲并州之主

牢山

又曰牢山在太原縣東北

後魏書劉聰遣子粲襲據晉陽猗盧救之逐獵于受陽年山陽閲皮肉山爲之赤也

介山

并川記曰介山一名檑嶺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不獲以綿上田封之以志吾過且旌人

杜注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也

靜巖山

郡國志曰靈石縣有靜巖山在東北二十里即太岳也下有五龍泉即文公封推綿上之田是也

風山

水經注曰河水南經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常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管涔山

水經注曰管涔山汾水所出土人亦云箕管山見多管草或以爲名又爲管牢

前趙録云劉元海族子曜嘗隱避於管涔之山夜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輝非常背有名云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隋時變爲五色也又有三城准故縣城於此置也又有汾陽宮隋大業四年置隋末廢也又有汾水出山陽

山海經云管涔之山汾水出爲西流至于河

十二州記云汾水出周武縣之燕京山蓋管涔之異名也

五臺山

水經注曰五臺山其山五巒巍然故曰五臺晉永嘉三年鴈門郡人五百餘家避乱入此山見山中人爲先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時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是仙者之都矣中臺之山山頂方三里西北陲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北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即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

謁泉山

隋圖經曰西河謁泉山一名隱泉山有石室子夏退居之所

水經注曰謁泉山俗云陽雨愆時謁禱是應故得其名

懸甕山

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絀山多鮆魚食之不驕晉水出焉又有象山前録云劉聰征劉琨不克略晉陽踰象山而歸也又汾水自陽曲縣界流入南過晉陽縣晉水從縣南流注之又有洞過水西入于汾晉水下口也

又有晉祠水經注曰倨西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姚最序行記云高洋天保年中大修樓觀

五指山

李穆叔趙記曰轑陽東北有五指山巖石孤聳上有一手一足之迹厥大如箕指數俱全

又郡國志云北齊宣王遣人量之長七尺

又十六國春秋云石勒當生之時此山上草木皆爲鐵騎之形

紇真山

冀州圖經曰紇真山在城東北登之望桑乾代郡數百里

內窕然

又郡國志云望之數百里內夏恒積雪故彼人語曰紘眞山頭凉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又有神泉人歌曰紘眞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絕骨冷是山北十里有白登山

元娟山

冀州圖經曰元娟山在馬邑後魏書云道武侍人姓李善謳歌死葬此山魏主思之樂府爲之曲其曲存焉

白登山

冀州圖經曰白登山在定襄縣東北漢高所困之處上有臺因山爲名

火山

冀州圖經曰火山在定襄縣西五里

水經注曰西溪水源出火山山有火井南北七十步深不見底炎熱上升常若雷之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一名熒臺井東五六尺有陽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亦同東有火井祠歲時祀之井北百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亦凜列

三山

隋圖經曰河東郡三山即舜所耕歷山也禹貢所謂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山在慈州太岳在晉州雷首在河東界此山有九名謂歷山首山薄山襄山甘棗山渠豬山獨頭山陑山等之名又湯伐桀升自陑之所

稷山

隋圖經曰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於此山亦左氏傳謂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是此也

後魏曰高涼山隋已後又爲稷山

霍山

隋圖經曰霍山在洪洞縣東北霍水出焉

水經注云發源成潭潭闊七十步而不測其深

爾雅云霍山之珠玉焉

又有聖人崖崖有七穴相通

又水經云霍山北有雀鼠谷中道險左右柱結成偏梁閣道累石成路俗謂之魯班橋也

平山

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尚書謂壺口治梁及岐即此地也今名姑射山在縣西平水出其下

又山海經云憲山之南三百里有姑射山

冀州圖經云西入文成郡以山爲界

又莊子云堯見姑射神人杳然喪其天下即是此山也

發鳩山

山海經曰上黨發鳩山多柘木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相呼云炎帝女東遊溺海化鳥今猶銜石以塡之

抱犢山

道書福地記曰抱犢山在上黨東南高七丈有石城高十丈方一里東南角有草名玉照下枝冬生花高五六尺味頗甘取其末服之方寸匕日三不飢宜五穀多食物無惡毒寇賊不至。玉覽云抱犢山東北去恒山之南數百里云南有穴行三百里出美陽縣西七十里名洞口

又隋圖經曰卑山卑音蘇今名抱犢山四面危絕山頂有

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以名之也

房山

隋圖經曰房山嶺上有王母祠甚靈俗號為王母山

後漢書曰章帝永和三年幸趙祠房山即謂此山也在縣西北十里濊水出焉亦謂石臼水又謂之鹿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一謂絮浆水又從此過石童山南流入滹沱河

前燕慕容儁時房山王母祠前大樹自拔根下得玉圭璧八十三顆光色精奇儁以為岳神之命以太牢祭之每祀有一虎來往祠側性頗馴狎而不害於物

韓信山

隋圖經曰韓信山圍峻俗呼為韓信臺又乎為上門口西入井陘即向太原路是此也又有韓信城信破趙駐軍處此

湯山

山海經曰湯山湯水出焉此湯能愈疾為天下最

又按隋圖經云湯後側巖上有石室一户無塵穢俗號聖人室下經銅烏廟有碑題云漳河神壇是也

千山言山

李公緒記曰栢仁縣有千山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千飲于言是此也

黑山

九州要記曰墨子昔居汲郡黑山採茯苓餌五百歲或老或少

又魏志漢獻帝初平二年黑山賊為毒自繞睦固等十万餘衆以掠魏郡也（又云一名青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列仙傳曰犢子鄴人在黑山常牽一黃犢來過鄴市沽酒陽都女見悅之遂留相奉都女生死連眉即此者也

土地十三州志云黑山險為逋逃藪

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黑山為青山也

雷公山

隋圖經曰雷公山耆老傳曰魏時黑山群盜張燕等不立君長直以名號為稱爰騎者謂之甄公大聲者謂之雷公時雷公賊保此山因以為名

鼓山

隋圖經曰鼓山亦名釜山

宋永初古今山川記云鼓山如石鼓形二所南北相當二鼓相去十里

冀州圖經云鄴城西有石鼓鼓自鳴即有兵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是也高齊末此鼓鳴未幾去鄴城有兵而齊滅隋文季年又鳴聞數百里也

隆慮山

隋圖經曰隆慮山一名林慮蓋隋縣西二十里山有三峯南第一峯名仙人樓高五十丈下有黃花谷北巖出瀑布水注成池黃花谷西北有洞穴去地十餘仞下有小山孤竦謂之玉女臺高九百丈其山北一峯名舉峯其北有偏橋即抱犢固也南接大行北連恒岳

又按顏脩內傳曰橋順字仲產有二子曰瑋曰琮師事仙人盧子綦於隆慮山栖霞谷教二子清虛之術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飢

魏文帝詩曰西山有雙童不飲亦不食謂此也

鮮卑山

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慕容廆先代君遼左號曰東胡其後雄昌與匈奴爭盛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爲號也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西北一百里與此異山而同號

大碣石山

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

白狼山

郡國志曰白狼山一曰鹿首山魏武於此逢師子處（事具獸部）

鳴鷄山

隋圖經曰鳴鷄山在懷戎縣東北本名磨笄山昔趙襄子殺代王其夫人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其山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爲鳴鷄山

歷山

後魏輿地圖風土記曰潘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舜祠督亢祠存焉

川喬山

山海經曰川橋山有黃帝祠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

梁湘東王臨終詩云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

大翮山小翮山

山海經曰大翮山小翮山有王仲廟仲字次仲年小入學而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不歸使人候焉實在家等輩常見次仲捉一小棘木長三尺餘至著屋間欲取輒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繁多次仲爲文簡略赴急用之大嘉使徵不至始皇大怒詔檻車送之次仲吟詠化爲大鳥出車外翻然高飛徘徊長引至于西門山落二翮因名之也

飛龍山

隋圖經曰飛龍山又名封龍山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云王俊遣祁弘率鮮卑討石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

酈元水經注云汶水東經飛龍山北

又雜記云每歲有疾風雹雨東南而行俗傳此山神女爲東海而三石人猶存衣冠全具其北即張耳故墟耳

無終山

隋圖經曰無終山一名步陰山又名翁同山神仙傳云仙人白仲理者遼東人也隱居無終山中合神丹又於山中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即此山也

又水經云翁伯周末避亂適無終山山前有泉水甚清夏嘗澡浴得玉藻架一雙於泉側

又搜神記云無終山又有陽翁玉田昔雍伯雒陽人父母終葬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有人就飲與石一升令種之後玉生得白璧五雙娉北平徐氏遂家焉

燕山

隋圖經曰燕山在易縣東南七十里巖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之若數百石囷左右梁貫之鼓東南有石人援桴之狀同擊勢云燕山石鼓鳴則有兵

龍山

隋圖經曰龍山在易縣西南三十里有龍山石上往往有仙人及龍跡西麓谷有一坑大如車輪春則風出東夏出南秋出西冬出北有沙門法猛以夏日入其東穴見石堂石人欲窮諸穴便有一人厲聲云法師有滯三穴皆如東者不宜仍來見識猛仍意不息不覺忽在穴外也

孔山

水經注曰易水東經孔山北

又隋圖經云孔山有孔表裏通徹故名尔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六

地部十一

江東諸山

敬亭山　蓋山　九華山　幘山
牛渚山　慈母山　蕪湖山　望夫山
博望山　陵陽山　白紵山　中山
三鵶山　黟山　靈山　巖山
三山　橫山　鐵峴山　九井山
石城山　攝山　黃鶴山　覆舡山
北固山　虎丘山　女山　秦履山
馬鞍山　中州山　三白山　馬跡山
祘山　會稽山　石姥山　大辟山
花山　虞山　陽城山　姑蘇山
硯石山　香山　華山
包山　石鼓山　栗山
定山　封山　岸嶨山
擩子山　嚳山　晚山
百丈流裏二山　印渚山
天目山　下山

敬亭山

郡國志及宋永初山川記曰宛陵北有敬亭山山有神祠即謝朓賽雨賦詩之所其神云梓華府君頗有靈驗

蓋山

紀義宣城記曰登蓋山一百許步有泉俗傳云昔有舒氏女未適人其父析薪於此女忽坐泉處牽挽不動父遽告家比來唯見清泉湛然其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即泉涌浪迴復有赤鯉一雙躍出今作樂嬉遊泉猶故沸涌

九華山

九華山錄曰此山奇秀高出雲表峯巒異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山焉李白因遊江漢覩其山秀異遂更號曰九華又曰山之上有池塘數畝水田千石其池有魚長者半尋須首赬尾朱鬐丹腹人欲觀之叩木魚即躍以可食之物散於池中食訖而藏焉其水流瀉爲龍池溢爲瀑泉入龍潭溪有白墡窟其土如麵不堪歉歲人多食之

顧野王輿地記曰九華山山高一千丈

劉禹錫序曰余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荊門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幘山

宣城圖經曰幘山北面迤邐連九華山其山屠昌峯巃峩巍聯狀如冠幘因號爲幘山

牛渚山

宣城圖經曰牛渚山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古津渡處也

江表傳云司馬徽論運命曆數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君子

又壽春童謠言天子當西上孫皓大喜即載妻子及後宮數千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適遇大雪寒凍殆死

輿地志云牛渚山首有人潛行云此處連洞庭傍達無底見有金牛狀異乃驚怪而出牛渚山北謂之採石按今對採石渡口上有謝將軍祠又按江源記云商侶於此取石至都輸造石渚因名採石其初以周瑜屯牛渚鎮西將軍謝尚亦鎮此城

慈母山

宣城圖經曰慈母山在當塗縣北臨江丹陽記云山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云原夫簫管之所生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已後唯此簫見珍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爲鼓吹山山有慈母祠也

蕪湖山

宣城圖經曰蕪湖山在縣西南山因湖以名之漢末於湖側置蕪湖縣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因以名縣爲晉爲重鎮謝尚王敦皆鎮於此陳平縣廢以其地入當塗縣

望夫山

宣城圖經曰望夫山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爲石其山臨江周迴五十里高一百丈

博望山

宣城圖經曰博望山有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天門按郡國志云天門山亦曰峨嵋山楚獲吳餘艎於此按其山相對時人呼爲東梁西梁山據縣圖爲天門山輿地志云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宋孝武詔曰梁山天表象魏以旌國形仍以二山爲立闕故曰天門

陵陽山

宣城圖經曰陵陽山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列仙傳云陵陽子明釣得白龍放之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丹陽陵陽山一百餘年乃得仙山高一千餘丈又有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因葬山下常有黃鵲栖其顛樹上鳴云子安子安也

白紵山

宣城圖經曰宣州白紵山在縣東五里本名楚山桓溫領妓遊此山奏樂好爲白紵歌因改爲白紵山

中山

宣城圖經曰宣州中山又名獨山有溧水縣東南一十五里不與群山連接古老相傳云中山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山前有水源號爲獨水按輿地記云宣州溧水縣有獨山下有獨水流演不息即此山也

三鶴山

宣城圖經曰三鶴山在溧水縣東南六十里昔有潘氏兄弟三人於此山求仙後道成化爲三白鶴於此沖天

黟山（黟音伊）

歙縣圖經曰北黟山在縣西北一百六十八里高一千一百七十丈豐樂水出焉舊名黃山天寶六年勅改焉案江南諸山之大者有天台天目而天目近連浙江天台俯瞰滄海江海者實以地下爲百川所歸然歙州則江之上游而海上監鶴也今計歙川之平地已合與二山齊矣況其山又有摩天戛日之高此則浙江東西宣歙池饒江等州山並是此山之支脈明矣其諸峯悉是積石有如削成煙嵐無際雷雨在下其霞城洞室特寶瀑泉則無峯不有若林澗之下巖巒之上奇蹤異狀不可摸寫信靈仙之窟宅也山中峯有溪丘公仙壇彩霞靈禽棲止其上是浮丘公與容成子遊之處所昔有人到壇所忽見樓臺煥然樓前有蓮池左右有鹽積米積遂歸引村人上取了不知其處

所山下人往往聞峯上有仙樂之声

靈山

郡國志曰歙縣有靈山天欲雨先聞鼓角声此山上有圓石如車蓋縣以鼓鳴爲候一鳴令遷不鳴令不去山一名三姑山三年一野火燒數未蒲人燒之即雨

新安記曰靈村有山生香草名曰靈香又有黃精山上有靈壇道士祈請不燒香自然芳馥村人常射獵經踐此土祀山神終無所獲

又輿地志云靈山高峻有圓石高數丈上有石蓋也

巖山

山謙之丹陽記曰秣陵縣南三十里有巖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有方石長一丈刻勒銘題賛吳功德孫皓所建也

三山

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濵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横山

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十八里有横山連亘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

鐵峴山

山謙之丹陽記曰永世記云縣南百餘里鐵峴山廣輪二百許里山出鐵揚州今鼓鑄之

九井山

姑熟記曰縣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從桓公遊九井賦詩處也

石城山

江乘地記曰石城山嶺亘千里相重似若一遊歷者以爲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多生箭竹又有桑樹（山上有城因以名焉）

攝山

江乘地記曰竈村有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因名之方四面各起重嶺遊者名繖山形似繖也山頂舊有周江乘顧（傳云吳時人未詳名字）

黃鶴山

京口記曰有黃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焉

又輿地志云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縻之方已

覆舡山

梁武輿駕東行記曰有覆舡山酒罌山南次高驪山傳云昔高驪國女來東海神乘舡致酒礼娉之女不肯海神撥舡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北固山

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號云北固劉楨京口記云迴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固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顧望之顧

輿地志云天景清明登之望見廣陵城如在青霄中

虎丘山

顧凱之虎丘山序曰吳城西北有虎丘山

越絕書曰闔閭冢名虎丘銅槨三重

女山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丹徒縣西九里臨江有女山山東許貢客刺孫策所也

秦履山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暨陽縣西南可三十五里有秦履山傳云秦皇登之以望江海

馬鞍山

山謙之南州記曰暨陽縣北九里馬鞍山東有黃山郭璞葬所

中州山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南沙縣北百里有中州山昔在海中去岸七十里義熙以來沙漲遂與岸連

三白山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剡縣有三白山出鐵常供戎器山東頭南面有石穴高丈餘容十數人恒津液流潤天將雨輒有雲群行從南來暎山山亦出雲應之與同比就虞山即大雨矣

馬蹄山

劉損京口記曰石峴東連馬蹄山山上石有馬蹄跡因以爲名

祘山

劉損京口記曰祘山無峯嶺臨江魏文帝南望致歎

會骸山

吳郡緣海四縣記曰帶海有會骸山傳云山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爲名

石姥山

劉道眞錢唐記曰石姥山有一石甑破狀殊似居絕嶺之顛太數十圍下有三石足支之

大辟山

郡國志曰餘杭大辟山本名餘杭山一名由拳高峻爲最旁有由拳村出藤紙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隱於餘杭大辟山山中曾有猛獸殺一麞於菴側文舉因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以奉文舉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不須故也

花山

陸道瞻吳郡記曰吳縣有花山太康中生千葉蓮花於上故曰花山

虞山

陸道瞻吳郡記曰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

陽城山

董監吳地記曰富春有陽城山縣氏所葬漢末上有光雲氣天屬

姑蘇山

董監吳地記曰姑蘇山一名姑胥連橫山之北

越絕書云吳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望湖中闚百姑淮南子亦謂之姑餘

硯石山

董監吳地記曰硯石山在縣西門外亦名石鼓山又有琴臺在其上

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

劉逵注吳都賦引楊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今吳縣有館娃鄉

香山

蓋監吴地記曰香山吴王遣美人採香於山因以爲名故有採香徑

華山

華山精舍記曰老子枕中記云吴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大荒蔓藪日

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　山在縣西六十三里

包山

吴地記曰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吴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又郡國志云洞庭山有宫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峩眉南接羅浮北達岱岳

又按玄中記云吴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行通琅耶東武

淮南子云斷脩虵於洞庭

左傳云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别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宫潛通五岳包山上舊無三班謂虵虎雉侯景乱後乃有虎虵爲人之害

石鼓山

郡國志曰吴王離宫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鼓鳴即兵起

栗山

吴地記曰栗山一名新石頭山上有城下有飛泉石杵有吴先王刻題處石杵西有舍古老言古於此採金

劉道眞記云縣西有姥山絶嶺之上有石皷一人搖輙動與千人不異

定山

吴地志曰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濤所衝行侣爲阻

謝靈運詩曰朝發漁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雲霧赤亭無淹泊此山是也

封山

吴興記曰風渚在武康縣東十八里古防風國有風公廟水曰風渚山即封山也

岸崿山

吴興記曰於潛縣西二里有岸崿山有絶壁高三十許丈謝安嘗登之臨壁垂足曰伯昏無人何以過是當時稱以爲難一云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於此

孺子山

吴興記曰東遷縣有孺子山徐孺子入吴哭友人嘗登之因以爲名

響山

吴興記曰晚山北十八里有響山人於山下語無大小響則應聲曲折應之

晚山

吴興記曰於潛縣西六十里有晚山悉是松木眞墨所出也

百丈流襄二山

吴興記曰山墟村有山名曰百丈流襄二山堯遭洪水此山不沒但餘百丈因以名山水流襄山嶺因名流襄

印渚山

吳興記曰印渚山上承浮溪水從渚以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以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晉王胡之爲吳興太守至印中歎曰非唯使人心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傳云渚次石文似印因以爲名

天目山

郡國志曰天目山上有數百年樹名曰翔鳳樹

輿地志云上有兩湖謂左右目故名天目也山極高峻上多美石泉木名茶

雜道書曰天目山左高於地七千五百丈右高於地七千丈從廣三千里上有淵中有魚可食無毒虫

水經注曰吳興郡於潛縣北有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後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水南流經縣西爲縣之西溪

卞山

郡國志曰卞山卞和採玉處山東足有一名貴高數尺晉太康中人開之風雨晦冥遂止歷代莫知所封

又宋書云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神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七人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七

地部十二

會稽東越諸山

稷山　麻山　雞豕山　獨女山
龜山　秦望山　嵊山　塗山
重山　羅山　鵠山　陳音山
銅牛山　土城山　亭山　洛思山
烏帶山　龍頭山　壇讌山　白石山
小白山　翳雲山　桃都山　椒山
覆釜山　石簣山　栝蒼山　天姥山
消山　白鶴山　仙石　石新婦山
靈石山　臨海山　崛門山　石公山
石城山　金勝山　長山　畢嶺

銅山　崑山　騎石山　江郎山
石室山　天階山　太湖山　孤山
泉山　梨嶺　武夷山　闌干山
雞籠　烏嶺山　金泉山　瀛仙山

稷山

越絕書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

麻山

越絕書曰麻山者勾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弦

雞豕山

越絕書曰雞豕山者越將伐吳畜雞豕於此山以食死士

獨女山

吳越春秋曰獨女山者諸寡婦女淫佚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龜山

吳越春秋曰怪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形似龜體故謂龜山

孔曄會稽記曰城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越時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

會稽志曰龜山之下有東武里即琅邪東武縣山一夕移於此東武人因徙此故里不動

秦望山

水經注曰會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嶠路險絕記云攀蘿捫葛然後能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中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勾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

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也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山矣山形四方多金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山覆釜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言鳥爲之耘春銜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山東有陘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書云承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之爲射堂年登否

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准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嵊山

水經注曰剡縣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渚平淨浦陽江之東北經始寧縣嶀山之嶠嶠壁立臨江欹路峻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孤峯特上飛禽罕至嘗有採藥者沿山見涌蹊尋上於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方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集讌故以壇讌名山嶠北有嶀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盜竊必爲蛇虎所傷北則嶀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溪引霧吹陸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

宋書曰張稷子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

塗山

郡国志曰塗山禹會萬国之所有石舡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舡側掘得鐵履一雙

又會稽記云東海聖姑從海中乘舟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又有周時樂器名錞于銅爲之形似鍾有頸映水用芒莖刜則鳴宋武修廟得古珪梁武初修之又得青玉印

重山

孔曄會稽記曰重山大夫種墓語訛成重漢江夏太守宋輔於山南立斈教授今白樓亭處是也

羅山

孔曄會稽記曰諸暨縣北界有羅山越時西施鄭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曬紗處今名紵羅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孫興公爲文王子敬所書也

鶴山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西南水中有鶴山此鶴常爲仙人取箭曾刮壤尋索遂成此山漢太尉鄭弘少貧賤以採薪爲業嘗於山中得一遺箭羽鏃異常心甚怪之頃之有一人覓箭弘以還之

又曰射的山半嶺有石室仙人射堂東高巖臨潭有石的岫形甚圓明視之如鏡矣

陳音山

孔曄會稽記曰陳音山昔有善射者陳音越王使簡士習射於郊外死因葬焉冢今開冢壁悉畫作騎射之象因以名山

銅牛山

孔曄會稽記曰銅牛山舊傳常有一黃牛出山巖食草樵伐人始見猶謂是人所養或有共驅逐之垂及輙失然後知爲神異

土城山

孔曄會稽記曰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浣紗石

亭山

孔曄稽會記曰晉司空何元忌臨郡起亭山椒極望巖阜基址猶存因號亭山

洛思山

孔曄會稽記曰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偉

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將洛下冢師歸登山相地冢師去鄉既遠歸思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縈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

烏帶山

孔靈符會稽記曰諸暨縣西北有烏帶山其山上多紫石世人莫知之居士謝敷少時經始諸山往往遷易功費千計生業將盡後遊此境夜夢山神語之曰當以五十萬相助覺甚怪之旦見主人床下有異色甚明澈試取瑩拭乃紫石因問所從來云出此山遂往掘果得其利不訾

龍頭山

孔靈符會稽記曰上虞縣有龍頭山上有蘭峯峯頂盤石廣丈餘葛洪學坐其上

壇讌山

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有壇讌山相傳云仙靈所讌集處山頂有十二方石悉如坐席許大皆作行列

白石山

孔曄會稽記曰剡縣西七十里有白石山上有瀑布水懸下三十丈巖際有蠶房採蠶者以葛藤連結然後得至

小白山

名山略記曰小白山在會稽陽城趙廣信以魏末入小白山受李氏服氣法又師左元放受守中之道後鍊九華丹丹成服之太一遣迎今在東華宮爲眞人

縉雲山

郡國志曰括州（即處州[illegible]）括蒼縣縉雲山黃帝遊仙之處有孤石特起高二百丈峯數十或如羊角或似蓮花謂之三天子都有龍鬚草云群臣攀龍鬚所墜者

桃都山

郡國志曰台州桃都山上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初出桃樹天雞即鳴雞下聞之而鳴樹下有兩鬼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

椒山

郡國志曰越州椒山吳王遣木客入山求大木不得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旦神木自生合抱長二十丈伐造姑蘇臺

覆釜山

郡國志曰台州覆釜山云夏帝登此得龍符處有巨跡云是夸父逐日之所踐

石簣山

賀循記曰石簣山其形似簣在宛委山上吳越春秋云九

山東南曰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禹乃東巡登衡山殺四馬以祭之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者齋於黃帝之岳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脈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名爲山海經

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也

括蒼山

五岳圖序曰括蒼山東岳之佐命

登眞隱訣注及吳錄云括蒼山登之俯視雷雨也

天姥山

郡國志曰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刋字科斗形

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於圓扇即此山也

消山

郡國志曰消山下有夫人祠山北湖隂又有消御史廟孤石聳出似婦人艷粧而坐

白鶴山

郡國志曰白鶴山者昔有白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擊之聲震洛陽

臨海記曰郡西有白鶴山山上有池泉水懸溜遠望如倒掛白鶴因名掛鶴泉

又郡國志云漢末有徐公於白鶴山成道控鶴騰虛而去

又有鶴掛嶺猶有翱翔之勢

仙石山

臨海記曰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兩邊有石步廊觸石雲起崇朝必雨有四竿篛竹風吹自垂空微拂石皆淨御王方平遊處也

石新婦山

臨海記曰新婦山亦名似人山上石悉紺色列石參差似人形遠望如鳥之俯仰宋文帝遣畫工模寫山狀時一國盛圖於白團扇焉

靈石山

臨海記曰靈石山者山有寺當孫恩作叛毀材木以為舩舸山石即於空中自然而落賊每有所傷故曰靈山石

臨海山

臨海記曰臨海山山有二水合成溪曰臨海一水是始豐溪一水是東女溪至州北兩溪相合即名臨海溪山因溪名

嵊門山

郡國志曰嵊門山在海中腹有孔上達于頂有聲即大風不風即水涌出必見大兵吳將平孔內有聲遠聞千里

石公山

東陽記曰石公山孤石望如石人坐其傍又有石如人狀似新婦看花覆焉或名新婦巖

石城山

吳錄曰永康有石城山

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都在閩西海北郭璞注云在新安歙縣東又引張氏土地記云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山即三天子都也

金勝山

郡國志曰金勝山昔有人於此拾得金勝因以名之山有趙炳祠炳善方術朝至今無蚊虫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人入山遇得大龜烹之不爛即此山也

長山

郡國志曰長山相連迢三百里一名金華山即皇初平初起遇道士教以仙方處

吳錄地理志曰常山仙人採藥處謂之長山山南有春草巖折竹巖巖間不生蔓草盡出龍鬚云赤松羽化處又有似龍鬚而麄大者名為虎鬚不中為席但以其莖為燈炷

又抱朴子云左元放言金華山可以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患又按輿地志云金華山連亘三百餘里

畢嶺

輿地志曰東陽畢嶺之下有錢嶺往往人於嶺下獲大錢今俗謂之錢嶺

銅山

東陽記曰銅山下有泉水色鮮白號爲銅泉

又按異苑曰吳時有軍士五百人破洞得一銅釜將欲破之水從中暴發遂成湖以溺人皆死於此

崑山

東陽記曰崑山頂上有一孤石高可三十丈其形如甑人謂之石甑

騎石山

郡國志曰騎石山如人騎馬而無頭昔有神巫以印指馬馬頭即落則此山也

江郎山

郡國志曰江郎山有三峯峯上各有一巨石高數十丈歲漸長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峯在焉又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晉遭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眼入車欄中箏閙去如疾風俄頃間從空墮恍然不知所以良久乃覺是家園中也

石室山

郡國志曰石室山一名石橋山一名空石山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有童子數四彈琴而歌質因放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含之不復飢遂復小停亦謂俄頃童子語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應聲而起柯已爛盡

天階山

建安記曰天階山在將樂縣南二十里山下有寶華洞即赤松子採藥之所洞中有石鷰石蝙蝠石室石柱并石臼石井俗云其井南通沙縣溪復有乳泉自上而滴人以服之登山頂者若昇碧霄故有天階之號

大湖山

建安記曰大湖山在浦城縣西南一百里一名聖湖山湖在山頂昔有採藥者止此湖畔見蒲湖芙蓉淡水採之乃石也亦有禽鳥遠望如飛近視則石

孤山

建安記曰孤山在環璋之間其地坦平悉是溝塍阡陌以以此山挺然孤立因以名之

梁江淹爲吳興令云此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昔爲淹之勝境

泉山

泉山記曰山頂有泉分爲兩派一入處州一入建溪即漢書朱買臣所謂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即此山也

梨嶺

泉山記曰梨嶺因梨以名之記云南嶺下道東有鍾離古亭跡存焉

武夷山

蕭子開建安記曰武夷山高五百仞巖石悉紅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數百仞於煙嵐之中其石間有木碓礱簸箕籮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半巖有懸棺數千

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因名之又坤元錄云建陽縣上百餘里有仙人葬山亦神仙所居之地

郡國志云漢武好祀天下岳瀆此山預祭故曰漢祀山

閩干山

建安記曰閩干山南與武夷山相對半巖有石室可容六千人巖口有木欄干飛閣棧道遠望石室中隱隱有床帳按几之屬巖石間悉生古栢懸棺仙葬多類武夷

雞巖

建安記曰雞巖隔澗西與武夷山相對半巖有雞窠四枚石峭上不可登履時有群雞數百飛翔雄者類鷓鴣魏王泰坤元錄云武夷山澗東一巖上有雞栖即此是也

烏嶺山

烏嶺山記曰烏嶺峻極不通牛馬以其烏居山連接因以爲名

魏王泰坤元錄云邵武北有庸嶺一名烏嶺北隰中有大蛇爲將樂令李誕女所殺者

金泉山

建安記曰金泉山南枕溪有細泉出沙彼人以夏中水小披沙掏之得金山之西有金泉祠

演仙山

建安記曰演仙山古老相傳云演氏鍊丹於此山靈之餘基近猶存焉此山東面亦略通人逕山中出橘其味甘人有食者即可携之出山即迷道又有演仙水出此山當郡城北爲大河莫知其深淺兼下有暗竇入城流出於劒潭居人資之常流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四十八

楚諸山

鷲磯山　黃鶴山　烽火山

闔閭山　印山　朔山

望夫山　翠屏山　九宮山　角山

鍾臺山　武昌山　樊山　西塞山

白雉山　鳳栖山　神人山　南昌山

松門山　馬當山　釣磯山　雞龍山

五女山　射的山　石印山　龍虎山

羊山　羅霄山　鍾山　望鳳山

昌山　石室山　黃唐山　儲潭山

赤石山　螺亭石山　上洛山　空山

金雞山　峡山　梓潭山　柴侯峽

官山　君山　盤固山　歸美山

莫巨山　五章山　麻山　鄧公山

明府山　鶴嶺山　石虹山

洪崖山

靜山

江夏圖經曰靜山在縣東南一百一十里其山迴聳無連接曲澗清流茂林高峻可以息諸仁智栖遊羽客故名靜山

鷲磯山

江夏圖經曰在縣東九十里其山無連接西南俯臨大江下有石磯波濤迅急商旅驚駭故以爲名

黃鶴山

江夏圖經曰在縣東九里其山斷絶無連接舊傳云昔有仙人控黃鶴於山因以爲名故梁湘東王晉安寺碑云黃鶴從天之夜響是

烽火山

江夏圖經曰烽火山在縣東北四十里

梁典云梁武征齊頭軍於此舉烽火相應故名烽火山

雞翅山

江夏圖經曰雞翅山在縣南八十里昔有金雞飛集此故名雞翅山

舊記云金水有金雞從雞翅山向南飛産金於此水故名金水

闔閭山

武昌記曰昔闔閭與伍子胥屯衆於此山爲城故曰闔閭山

史記曰闔閭九年子胥伐楚

又春秋云子胥將兵破楚掘平王之墓皆屯軍於此山

印山

武昌記曰秦新縣有諸石臨水高三十丈上有字髣髴似印故曰印山

輿地志云縣西有石臨水高三十丈有書字爲印山此即是也

朔山

武昌記曰朔山有竹長一十餘丈圍數尺常有聲天將雨此竹鳴焉今無此竹

望夫山

輿地記曰望夫山上有望夫石石上曾生蓋瑩月遂以名山

上有石高三丈形如女人謂之望夫石

又記曰武昌郡奉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今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於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爲石因以爲名焉

翠屏山

輿地志曰江水入富池一百八十里得奉新上流三百里有城山三面壁立一面峻極水是奉新大源本名石城山天寶五載改爲翠屏山

九宮山

武昌記曰九宮山西北陸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晉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宮殿於此山遂以爲名

角山

武昌記曰天欲雨其山有聲如吹角以此爲名

【太平四十八　三】

鍾臺山

武昌記曰鍾臺山在縣東南一百里上有桃花洞洞側有李崖讀書之所荒基遺址不至花木猶在上有一石室臺上有一名鍾或時鳴響遠近皆聞故名鍾臺山

武昌山

續搜神記曰晉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曲示以叢茗而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中橘遺精怖負茗而歸

樊山

江夏圖經曰樊山西陸路去州一百七十三里出紫石英山東數十步有閑岡上甚平敞青松綠竹常自蔚然其下有水溪凜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有磻龍石謝玄暉詩云樊山開廣宴是也

又干寶搜神記云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致大雨今往往有驗

武昌記曰樊山孫權獵於山下見一姥問獵得何物答曰只獵得一豹曰何不豎其尾言訖忽然不見權於後立廟祀之

西塞山

江夏風俗記曰西塞山高一百六十丈周迴三十七里峻崿横江危峯斷岸長波所以東注高浪爲之西鬱

袁宏東征賦云沿西塞之峻崿是也

又江表傳云劉勳敗於彭澤走之入楚江聞晥已沒遂投西塞

白雉山

江夏圖經曰白雉山其山上有芙蓉峯前有師子嶺後有金雞石西金南出銅鐵自晉宋梁陳已來常置立炉冶烹煉

【太平四十八　四】

鳳栖山

江夏圖經曰鳳栖山西北陸路去州二百二十五里吳建興年中鳳皇降此山因以爲名山有石鼓鼓鳴則雨降

神人山

曆帝記曰神人山吳建衡二年有神人乘白鹿從此山出因爲名神人山

南昌山

豫章圖經曰南昌山者昔吳王濞鑄錢之山時有夜光遥望如火以爲銅之精光

梁氏十道志云以豫章有銅山山中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是也山有洪崖先生鍊藥之井亦號洪崖山有石

曰存焉

松門山

豫章圖經曰松門山者以其山多松遂以爲名北臨大江及彭蠡湖山上有石境光明照人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云攀崖照石境牽葉入松門是也

馬當山

九江記曰馬當山高八十丈周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一百二十里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廻風急擊波浪涌沸舟舡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祠之

釣磯山

異苑曰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織梭一枚還掛壁上後化成赤龍從室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雞籠山

郡國志曰江州雞籠山山上有石雞冠距如生有道士李鎮住此山下常賞翫之雞一旦自毀鎮曰雞既如此吾其終乎果卒

五女山

郡國志曰江州五女山始皇死五女葬此山天昏每聞箏笛之聲

射的山

郡國志曰射的山者古老相傳云上有玉在石壁內南面遙望似有白處曾有胡人來取上山後遇風雨不果得今遠望頗似射侯故名射的焉

石印山

吳志曰天璽元年鄱陽郡言歷陵山石有文理成字巫言石印神有三郎皓遣使以大牢祭并印綬拜三郎爲王

又按江氏記云歷陵有石印山臨水高百丈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相續因謂之石印山

龍虎山

信州圖經曰龍虎山在貴谿縣二山相對谿流其間乃張天師得道之山

羊山

宋永初山川記曰南安縣西有羊山山有燃石黃白而理麄以水灌之便熱若石炭以鼎置之其上煮可熟

羅霄山

王孚安成記曰萍鄉羅霄山澤水所出水傍出石乳天旱吏人禱之因以大木長三四丈投井中即雨水懸湊井溢輒令木涌出而雨止蓋潛龍之穴也以陽居陰神精上通故扣之而必有玄感則蜀都賦云應鳴鼓而興雨者也

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永嘉元年鍾山因洪水有鐘從山流出時人得之送上驗銘云是秦時樂器因以爲名

又按成記云鍾山臨水阻峽春夏則湍洑涌沸漬上白沙如米兩岸石上各九十餘里以之候歲若一岸偏饒則其方豐穰民以爲準

望鳳山

宜春圖經曰望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上有一峯遠觀似鳳以此爲名

昌山

宜春圖經曰昌山在州東六十里舊名傷山周迴連延一十八里袁江流於其間巨石枕崎瀉激舟人上下多傾覆

故名傷山顏野王輿地記云時人以傷為非善徵乃改為昌山

石室山

宜春記曰郡有石室山山有數石室相連高十餘丈皆相似素壁若雲萬像森羅於其所因以為名

黃唐山

輿地志曰贛縣黃唐山有石室如數千間屋上通天窻下有方榻者二石人巾櫛而坐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悉有石人室前時有車馬跡春夏草不生無諸毒蟲林木繁茂水石幽絕蓋靈仙窟宅也山下居每丙日輙聞山室有笳鼓簫樂之音

鄧德明記云有石子如彈丸聚在山角至丙日不復見他日復有其山獨立高一千三百丈相傳以石室呼為黃唐（太四十八）（七）廟因以名焉

儲潭山

南康記曰儲潭山俯臨清潭有儲君廟因以名焉

輿地志云咸和二年刺史朱偉所立常有漁者釣於此潭得金瑣縈引舟中向數百丈忽一物隨瑣而來其形如水牛眼赤角白及見人驚駭捩走而漁者以刀斷得數尺不知其所由然也

赤石山

南康記曰赤石山大石連聳聚若舒霞山角多赤石有王房靈室耆舊相傳云宋元嘉年中有人自稱安道士者不知何許人披服巾褐栖於此山中數十年忽失所在其後有人時復見者天寶六年勑改為王房山

螺亭石山

南康記曰螺亭山有大石臨水號曰螺亭云昔有貧女嘗宿於亭採螺忽夜中見衆螺張口亂噉其肉盡女乃死其伴因殯水傍其冢化為巨石螺殼無數號曰螺亭石山

上洛山

輿地志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語亦如人遙見分明近則藏隱能斫杉枋聚於高峻之上與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關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尋來取物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殯葬嘗有山行人遇其葬日出酒食以設人山中有石墨可書

空山

南康圖經云空山晉咸康五年太守庾恪於山西麓中建立神廟歷代祈雨最有靈應（太平四十八）（八）

按郡國志云空山在郡南山多林木果實食物一郡皆資此山雖名空山其出物百倍於他山

金雞山

南康記曰金雞山臨貢水石色如霞其傍有穴廣四尺一石正當穴口如彈丸嘗有金雞出入此穴晉義熙中再三出見有人挾彈放丸於穴口化為石其雞至今不見因號曰金雞穴宋永初中又見棲翔於此

峽山

南康記曰峽山上時有夜光飛焰遙見若火熠燿于原從峽泝流數十里有石臨水名曰蛟窟天寶六載勑改名夜光山

梓潭山

南康記曰梓潭山有大梓樹吳王令都尉蕭武伐為龍舟

槽斫成而牽引不動占云須童男女數十人為歌樂乃當得遂依其言以童男女牽挽槽沒于潭中男女皆溺其後天晴朗淨髣髴若見人船焉夜宿潭邊或聞歌唱之聲因號梓潭焉

柴侯峽

南康記曰柴侯峽山漢靈帝時有劉叔喬避地於茲死葬村側自云柴侯墓晉末喪亂有發其塜者忽有大風雨棺及松栢悉飛渡水移上此峯其棺乃化為石因是而名之

官山

南康記曰官山者天寶六年改名珠玉山其山高峻有善鳥香草嘗有人於此山見大珠玉相傳謂之官山

君山

南康記曰君山翠羅鮮明遥若臺榭名曰媧宮亦曰女姥（太平四十八）（九）石山去盤固山五十里上有玉臺方廣數十丈上有自然石室形風雨之後景氣明靜頗聞山有鼓吹之聲

盤固山

南康記曰盤固山有石井井側有大銅人常守之按此石井五百年水一湧起高數丈銅人以手掩之其水即止其山盤紆峻嶒因號為盤固山焉

歸美山

南康記曰歸美山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靈關騰空故老謂之神關其山有水出焉兩面嶮峻自然有石城高數十丈周迴三百步又有石峽左右高五六十丈勢若雙闕其狀入雲復有古石室色如黄金號為金室有鷄鳥形色鮮絜自愛毛羽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為不虚矣山頂有杉枋數百片高危懸絕非人力所及焉

莫巨山

荀伯子臨川記曰巖内有石人坐盤石上體有塵穢則興風雨洗訖晴日遍體絜朗如玉瑩淨民以為準焉

五章山

荀伯子臨川記曰五章山絶巖嶮峭有客蜂依之為房其形如笠採者皆懸磴數十丈然後獲之

麻山

荀伯子臨川記曰麻山或有登之者望廬岳彭蠡皆在其下有蕭連厚朴恒生焉又有楓樹及數千年者如人形眼鼻口全而無臂脚入山往往見之或斫之者皆出血人以藍冠其頭明日看輙失藍俗名楓子鬼其山竹木稠密如麻因名麻山天寶六年職方奏改名豊材山焉

鄧公山

（太平四十八卷）（十）

信州圖經曰鄧公山在縣北本名銀山因鄧遠為鄧公場儀鳳二年發山山頽陷焉按開山記云捴章二年邑人鄧遠經刺史丘盧公陳開山之便尋為山陷後人立鄧公廟焉

明府山

信州圖經曰明府山在縣東其山久晴不雨山或自鳴必有大雨久雨不晴欲晴自有煙霧蓋其頭古老相傳祈請有驗

鶴嶺山

信州圖經曰鶴嶺山自貴溪縣界崗阜鱗次北入縣境嶺上多松樹有鶴窠因得名為鶴嶺山

石虹山

鄱陽記曰石虹山有石室中有石砥平如床可容置數百

人旁列石鄣如屏風篆書爲八十三字有撗石跨水而渡文彩青赤若虹蜺因名爲石虹山

洪崖山

豫章記曰按舊經云古老相傳昔有洪崖先生者居此山上故以爲名

又列仙傳云洪崖山者山之陽有洪唐寺山中有洪崖壇每亢旱禱於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九

地部十四

西楚南越諸山

景山　荊山　荊門山　勾將山
虎牙山　孤山　高筐山　很山
宜陽山　丹山　小酉山　芋山
嵩梁山　崇山　武山　壺頭山
天門山　黃闕山　風門山　石帆山
虎齒山　移山　淳于山　武陵山
平都山　陽岐山　高都山　君山
小廬山　靜福山　方臺山　攸縣雲陽山
烏龍白騎山　文斤山　石鷰山
萬歲山　黃箱山　蘋山　昭山
五溪山　釵石山　采玉山　玉山
臨賀山　馬嶺山　彈丸山　百丈山
灘山　隱山　獨秀山　南溪山
龍蟠山　堯山　雲母山　馬鞍山
慮山　火山　浮石山

景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景山在上洛縣西南二百里東與荊山連接有沮水源出焉其山一名鴈浮山荊山之首曰景山鴈南翔北歸徧經其上土人由茲改名爲鴈山又爲鴈塞山

荊山

山海經曰荊山首曰景山金玉是出此即卞和抱璞之處南連青山北接鴈塞通林交麓峭峙相望雖群峯競起而荊山獨秀卞和得玉於此山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厲王薨獻之武王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其璞哭荊山之下河圖括地象曰荊山爲地雌上爲軒星

荊門山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南崖有山名荊門北對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其荊門山在南上合而下空徹山南有像門也

勾將山

袁山松勾將山記曰登勾將山南望見宜都江陵近在目前沮漳沔漢諸山嵎嵎時見遠眺雲夢之澤皛然與天際四顧摠視衆山數千仞者森然羅列於足下千仞以還者嵔嵬如丘浪勢焉今在上洛縣西北

虎牙山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虎牙山有石壁其文黃赤色有牙齒形

孤山

郡國志曰安遠有陸抗城故城之南有孤山袁山松爲郡嘗登此山以四望見大江如縈帶舟船如鳧鴈焉

高筐山

袁山松勾將山記曰登勾將北見高筐山嶷然半天荊州圖副云昔堯時大水此山不沒如筐因名焉

很山

宜都記曰很山山谷之內有石穴穴出清泉水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釣者先請多少拜而請之數滿便止水側有異花欲摘如魚請又有異木名千歲葉似棗冬夏青

青復有蒼茫灰相近

宜陽山

宜都記曰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風飄之後於長楊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

丹山

宜都記曰丹山時有赤氣蘢井如丹故有此名

小酉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是

芋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芋山有蹲鴟如兩斛大食之終身能不飢今民取食之

嵩梁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嵩梁山在澧水之陽望之如香炉之狀今名石門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三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孫休以為嘉祥置縣因山為名隨文帝改曰石門山也

崇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崇山書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武山

武陵記云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盤瓠石窟中有一石狗形云是盤瓠之遺像又有斑蛇四眼身大十圍山有水出謂之武溪是也在縣之西

壺頭山

武陵記曰壺頭山在縣東馬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

斛舡云是援之餘壺

天門山

武陵記曰天門山上有葱如人所種唯壟成行人欲取之先禱山神乃取氣味甚美不然者不可得巖中有書數十卷人見而不可取

黃闕山

武陵記曰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闕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今山下有潭立名黃闕此蓋聞道真所說遂為其名也

風門山

武陵記曰風門山有石門去地百餘丈每將欲風起此門先有黑氣若煙隱隱而上斯須風起竟人

石帆山

武陵記曰石帆山石危起若數百幅帆形

虎齒山

武陵記曰虎齒山形如虎齒民嘗六月祭之不然即輙有虎害

移山

武陵記曰移山在沅陽界本在江北岸因風雨之勢一夕移渡江南岸後以此名之

淳于山

武陵記曰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在辰州武陵二郡界絕壑之半有一白雉遠望首尾可二丈申足翔翼若虛中翻飛即上視之乃有一石雉舒翅綴著石上山下有石室數畝望室裏雖闇猶見銅鍾高丈餘數十枚其色甚光明

武陵山

武陵記曰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

又云山上有神母祠

平都山

神仙傳云後漢延光元年陰長生於馬明生處求仙法乃將長生入青天山中煑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唼血取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別去長生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即此山是也（山在南賓縣北二里）

陽岐山

荆南記云石首縣陽岐山山無所出不足可書本屬南平界。范玄平記云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縣境無山此山上計偕簿

高都山

江源記云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阻高丘蓋高都山也

君山

博物志云君山洞庭之山是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遺精衞至王母取西山之王印印東海北山

庾穆之湘州記云昔秦皇欲入湘觀衡山而遇風浪溺敗至此山而免因號爲君山又荆州圖副云湘君所遊故曰君山有神祈之則利涉山下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

漢武帝故事云帝齋七日遣欒賓將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即便飲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如其有驗殺亦不死帝赦之

小廬山

衡山圖經曰小廬山一名浮丘山在縣西一百八里高六里三十步東西二十里南北四十里言其山似九江廬山故曰小廬山

又古老相傳謂浮丘公上昇之所兼有道觀存焉

靜福山

衡山圖經曰靜福山在縣北五十里有梁廖冲者守清虛爲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大同三年家於此山先天二年飛昇於此山後刺史蔣防歎慕高風刻石爲碑

方臺山

蕭誠荆南志曰華容方臺山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先候雲所出之處於下掘取無不大獲往往有長五尺者可以爲

屛風當掘之時忌有聲響則所得麤惡

攸縣雲陽山

遁甲經云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避時可以隱居雲陽氏古之仙人姓氏因號雲陽山在攸縣仙方記云南嶽山有福地有松膏實甘鮮可餌相傳云服食練行之人多來採此松膏而服之不苦澀與餘處松有別

烏龍白騎山

湘川記云汝城縣東有烏龍白騎山遠望似城有黑石如龍白石如馬羅列號曰烏龍白騎山

文斤山

湘川記云耒陽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綠竹扶疎常隨風委拂此床天旱則禱雨時應

石鷰山

甄烈湘州記云石形似鷰大小如一山明雲淨即翩翩飛翔羅含湘中記云石鷰在零陵縣雷風則羣飛翩翩然其土人未有見者今合藥或用

萬歲山

盛弘之荆州記曰桂陽萬歲山出靈壽草仙方服之不死又有話石山石有聲如人共話

黃箱山

盛弘之荆州記曰黃箱山一名黃岑山在東南三十里其山郴水所出即是五嶺之一從東第二騎田嶺是也又有浪井井二日一涌

麓山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廻泉澗精舍傍有磐石每至嚴冬其不上停霜雪

宗淵麓山記云山足曰麓蓋衡山之足也

昭山

宋永初山川記云昭山下有旋潭深無底是湘水最深之處昔有人舟覆於此潭其檣并戢有名題號後於洞庭尋得即知暗通也

五溪山

長沙圖經云五溪山在縣西北五十八里高二里北入朗州界昔吳黃龍三年潘濬將兵五萬討武陵五溪蠻在此山下立營截除徒黨因以爲名按溪水自邵州武剛縣東北流至岳州沅江縣合益水益陽城記云在益水之陽水出縣北流入資口在縣門橋下皆五溪之下口也又按關羽屯軍資水北岸即一名朱英江也吳甘寧拒之云聞吾咳唾羽即不敢過江是此處今號爲關羽瀨

錢石山

湘川記云曲江縣東有錢石山其狀四方有若臺其石三面壁立其上碎石如錢故謂之錢石山

采玉山

湘川記曰曲江縣有採玉山卉木滋茂泉石澄澈相傳云古採玉於此得名

玉山

湘川記曰玉山下有廟曾有人得玉瑛於此有銀山白石山越王山又浮山其地蹋一處則百餘步地動

臨賀山

盛弘之荆州記曰臨賀山東山中有二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丈極方正青如彈棊局兩竹屈垂拂掃石上絶無塵穢未至數十里聞風吹簫管之音

馬嶺山

郡國志郴州馬嶺山本名牛脾山山上有仙人蘇躭壇即郴人也爲兒童時與衆童牧更直守牛每躭守牛牛不敢散嘗與衆兒獵即乘鹿人笑之曰龍也去郡百二十里母臨食曉往買鮓須臾即還一旦有衆賓來躭啓母曰受性當仙仙人合召躭去今年疾疫甚飲家中井水即無恙又種藥於園梅樹下可治百病賣此水及藥過於供養便去母遽視之衆賓皆白鶴也以躭常乘白馬故號馬嶺山

彈丸山

水經注曰臨桂彈丸山有湧泉奔流迅激東注于灕水山龕及溪中有石如彈丸因以石名焉驗其山有石竇下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

百丈山

桂林風土記曰百丈山在郡城東北七十五里一名把杖山疊障深重連延西南數百里四接郡界莫窮遠近自府北驛路徑穿其中俗以崎嶇險阻故以百丈名之又以林壑深邃行人皆持兵仗以防猛獸因亦名把扙山

灕山

桂林風土記曰灕山在城南二里灕水之陽因以名焉一名沉水山其山孤拔下有澄潭上高三百餘尺傍有洞穴其穴廣數丈南北直透上有怪石欹危藤蘿縈茂世亂民保以避冦旱或禱祀頗靈

隱山

桂林風土記曰隱山在州之西郊先是榛莽翳薈古莫知者寳歷初李渤出鎮遂尋其源見石門手開有水淵澈乃夷薙蕪穢蹤通巖穴石林磴道若天造靈府不可根本因號隱山

獨秀山

桂林風土記曰獨秀山在城西北一百歩直聳五百餘尺周廻一里平地孤拔秀異下有洞穴凝垂乳竇路通山北傍廻百餘丈豁然明朗宋光禄卿顔延年牧此郡常於北石室中讀書遺跡猶存嘗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郛邑閒是也

南溪山

桂林風土記曰南溪山在縣之南五里餘其山聳拔千尺煙翠凝空古今所遺其溪東注與桂江合

龍蟠山

桂林風土記曰龍蟠山本名盤龍山有石洞深致洞中天然石室石床石盆洞門數重人秉燭遊常見龍跡大如椀洞有水水中有魚四足有角如龍形人殺即風雨晦冥立至也前使李渤給事改爲隱山達其所也

堯山

郡國志云廣州堯山高四千丈自番禺交阯見之有颶風風發屋折樹翻湖焉

雲母山

續南越志云天后朝曽城縣有何氏女服雲母粉得道於羅浮山山因所出以名之

馬鞍山

南越志云始皇朝望氣者云南海有五色氣遂發卒千人鑿之以斷山之岡阜謂之鑿龍今所鑿之處形如馬鞍故名焉

慮山

裴闗廣州記云東官縣有慮山其側有楊梅山桃只得於山中飽食不得取下如下則輙迷路

火山

嶺表録云梧州對岸西火山山下水澄潭水深無極其火每三五夜一見于山頂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頂如野花之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寳珠光照于上如火上有茘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熱故謂火山也

浮石山

交州記云海中有浮石山而峙高數十丈去永平營百餘里浮在水上昔李遜征朱崖欲審其實否牽長索於山底洞過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

地部十五

隴塞及海外諸山

隴山　小隴山　朱圉山　契吳山
可藍山　石門山　燕然山　大山
祁連山　焉支山　勿居山　臨松山
三危山　羊鶻山　西王母樗蒲山
九隴山　鴻鷺山　沙角山　葱嶺山
巠咸山　懸度山　頭痛山　鐵山
青山　石崖山　踈屬山　命山
蛇山　東口山　流波山　鈞吾山
天臺山　鵲山　小次山　長古山
基山　猥翼山　嵾山　亶爰山
耆闍窟山　靈烏山

隴山

說文隴山天水大坂也辛氏三秦記引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

又云震關遥望秦川如帶大

酈元水經注云縣西山謂之小隴巖嶂高嶮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是也

周地圖記云其山高處可三四里登山東望秦州可五百里目極泯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其上有懸溜吐于山中爲澄潭名曰萬石潭流溢散下皆注於渭東人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是此山也

小隴西

三秦記曰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

漢書楊雄解嘲云響若坻頹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隴山其旁有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頹

又曰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有縣縣因此水而名

朱圉山

漢書地理志曰天水冀縣有朱圉山一名曰巖山在縣南梧中聚土地

十三州志云朱圉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

契吳山

凉州記曰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遊契吳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海吾行地多矣自嶺已北

大河已南未有若斯之壯麗矣

可藍山

涼州記曰可藍山一名都盧山皆瀷水源與笄頭山連亘赫連定勝光二年敗于涼州登可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在于涼縣接百泉界

又云定據于涼登此山有群狐遶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歎曰咄咄此亦怪事也

石門山

酈元水經注曰離水又東經石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故以得名疑即皐蘭山門也漢武元狩三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謂是山之關塞矣

燕然山

漢書曰貳師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碑令班固作名

天山

漢書曰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級而還

又曰且西彌國王治天山東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續漢書曰竇固出塞至天山斬首千餘級

水經注曰陰山故郎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一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武帝出師攘之於北漠匈奴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

西河舊事曰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海東一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之處也

山海經曰天山多金玉有雄黃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湯谷有神鳥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天山今名折羅漫山在縣北一百里）

九州要記曰涼州古武威郡有天山黃帝受金液神丹於此山山近崆峒山山頂有魏太祖馬埒焉

祁連山

漢書曰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濟居延水遂臻小月氏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焉支山在刪丹故縣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亦宜畜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涼州記曰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寫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

焉支山

漢書曰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水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執渾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

涼州記曰焉支山在西郡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一刪丹山

勿居山

後魏書曰張袞從太祖破賀訥登勿居山聚石爲峯以紀功德命袞爲文

臨松山

十六國春秋曰晉元嘉元年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掖漸滅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天下四方安萬年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下臨松山一名青松山一名馬蹄山又云丹松嶺

三危山

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西河舊事曰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爲昇雨山在縣南二十里

尚書禹貢謂竄三苗于三危

又云導黑水至于南海水即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

南

西山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三青鳥主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棲息於此山也

羊鶻山

段國沙州記曰羊鶻山多巖石少樹木甚似魯國南鄒山傍山北行三十里遠眺顧瞻百里但見山嶺嶤巖無尺木把草

西王母樗蒲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樗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

段國沙州記曰羊鶻嶺東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東岳岱山極高大嶮峻嵯峨崔嵬嶺有靈驗羌胡父老傳云是西王母樗蒲山

九隴山

周地圖記曰昔有神人坐張掖西方山上西射酒泉郡西金山之白神射得九箭盡此山上遂成九隴因以爲名九隴山

鴻鷺山

穆天子傳曰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謂此也今名爲鴻鷺山以山多鴻鷺所棲得名也

沙角山

三秦記曰河西沙角山峯崿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麤有如乾糒又山之陽有一泉云是沙井綿歷今古沙不塡之人欲登峯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動人足

又西河舊事云沙州天氣晴朗即沙鳴聞於城内

又云人遊沙山結侶少或曾遊即生怖懼莫敢前其沙或隨人足自頹下經宿却自還山[illegible]峭亦

葱嶺山

漢書曰西域三十六國西限葱嶺其河兩源一河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國于寘國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廣志曰葱嶺其山嶺生葱異於常葱

西域諸國志曰葱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

巫咸山

西域志曰巫咸山一曰覆莫山

注水經云鹽水西北經巫咸山北

山海經云巫咸之神以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葆登群巫所從上下也

又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郭璞云群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名

懸度山

漢書曰烏秅國有懸度者石山也谷磎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又大頭痛山度則頭痛嘔吐驢畜皆然

頭痛山

漢書曰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罽賓國自知絶遠兵不可至道又歷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道使者尺六寸長往三十里

漢書曰罽賓國歷大頭痛山有三池盤石坂道陿者尺六七寸繩索相引乃度

廣志曰大頭痛山小頭痛山皆在罽賓東

鐵山

漢書曰莎車國有鐵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剞（居蟻切）閭氏乃命剞閭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

青山

水經注曰北地富平縣西河則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之青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

石崖山

水經注曰塞外歷域有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上自然有文盡獸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

疏屬山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縛髮合繫之也）繫之山上磐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時人不識乃載之於長安帝以問群臣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識者以爲靈怪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常理推之何以近較揆之矣魏時有人發故周靈王冢得殉葬女子不死生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二十許女子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恒在數左右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

命山（音論）

山海經曰命山者其山上有金玉下多青雘有木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若（或作皐蘇皐蘇名白若見廣雅）一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也）

虵山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虵山者虵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即此鳥）五采之鳥名曰翳鳥（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虯而乘翳鳥）

東口山

山海經曰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佩劍使虎好讓）有司幽之民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子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流波山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作鼓橛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橛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鉤吾山

山海經曰鉤吾之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銅有獸焉羊身人面而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

天臺山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入焉

鵲山

山海經曰鵲山其首曰招搖臨于西海之上（南山之西在蜀西海也）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間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是也）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茶）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作紙）其華四照（言有光焰也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小次山

山海經曰小次山山上多白玉下多銅有獸如猨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

長古山

山海經曰長古之山無草多水有獸焉狀如禺而四耳名長古（[illegible]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音如吟（如人呻吟聲）見則郡縣大水

基山

山海經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博施二音）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鵂（[illegible]二音憋急性）食之無臥

猨翼山

山海經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尸子云徐偃王好怪沒水而得怪魚入山得怪獸者多列於庭）

密山

山海經曰密山山上多丹木負葉赤莖黃花赤實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注于稷澤（后稷神所潛山名之）其中多白玉膏其源沸沸湯湯（玉膏湧出之貌也[illegible]白玉膏[illegible]亦[illegible]）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化也）是生玄玉（[illegible]）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illegible]）五味乃馨（香也）黃帝取密山之玉榮（謂玉華也）而投之鍾山之陰（以為玉種）瑾瑜之玉為良（言最善也）堅栗精密（禮記[illegible]鎮密以栗[illegible]子有栗文[illegible]）濁澤有光（[illegible]）五色發作以知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illegible]）君子服之以衛不祥（今外國[illegible]金剛石[illegible]）[illegible]

亶爰山

山海經曰亶爰之山（亶音蟬）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言峭[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類或作師）自為牝牡食者不妒（[illegible]自為雌雄而化也）

耆闍窟山

法顯記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佛本於此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雕鷲住窟前以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頂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在故名雕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

靈鳥山

支曇諦靈鳥山銘序曰昔如來遊王舍城隱靈鳥山舊云其山峰似鳥而威靈故以為名焉衆美咸歸壯麗畢備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

太平五十

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一

地部十六

石上

釋名曰山體曰石石硌硌也（硌音洛）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礐（如學）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磝（五交切）磝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也礫小石也磊（雷罪切）衆石也碭（杜浪切）文石也琅玕石似珠也（出尚書注）碔砆石似玉也（出廣雅）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石在水中所以爲陰難）

又說卦曰艮爲小石

書曰青州厥貢鈆松怪石（孔安國曰怪異好石似玉）

又曰泗濱浮磬（孔安國注云泗水濱涯也水中見石可以爲磬也）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又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

又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禮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孫也名魋也）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又曰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周禮曰王行洗乘石（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又曰石有時而泐（音勒石解散也）

又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煢獨老幼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注曰但直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又曰齊高固入于晉師桀石以投人

又曰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春秋說題辭曰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合石石之爲言託立法也

史記始皇二十年星墜于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文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盡誅石旁人燔銷其石

又按說苑云石隕東郡是也

又曰王翦代李信擊荊州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又曰張良見老人出一篇書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黃石寶而祠之及死并葬黃石伏臘祠之

又曰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後漢書曰梁鴻妻孟光有力能舉石臼

又趙岐曰吾死後置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嬀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東觀漢記曰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以反既當斬猶曰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魏略曰梁州柳谷有石無故自崩石有文如牽馬之狀後司馬氏得天下之應

又曰太秦國石爲城郭山出九色玉石

魏志曰魏明帝增崇宮殿雕鏤觀閣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

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兒生便以石押頭欲其扁今辰韓人頭皆扁

又曰公孫度爲遼東太守時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王隱晉書曰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鍾聞七八里

又石勒傳曰初勒鄉里所居原上地中石生日長類鐵之象

又曰陳總遷殿中侍御史詔遺詣終南山請石總先除小石祠惟存大石一所而祁之上文曰峩峩大石佐岳通理

令茲吐潤惠我四海

又曰孫子荊謂王武子曰當枕流漱石曰石非可漱流非可枕孫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礪其齒

晉陽秋曰董威輦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所得一石及竹子并詩二首

齊書曰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澈無隱蔽

南史曰到溉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覩之輸焉即迎置華林安居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

趙書曰劉耀築建德殿取土城西得圓石狀若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議者未之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

後周書曰高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體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琨也

隋書曰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劉元進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

唐書曰車騎將軍劉山濤上言祖龍潛時數往來落郊之莊舍嘗踐子石靴迹見於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寸餘其迹逾明乃止

又曰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得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曰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曰此石赤

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省有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崟崟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休絕也庸非吉徵果赤族

老子曰落落如石

列子曰昔者女媧練五色之石以補天（淮南子又載）

又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藉芿燔林煽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察之人也

孫卿子曰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

又曰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西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符子曰水生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木未有抱樹而焦者

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

淮南子曰禹娶塗山化爲石在嵩山下方生啓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又畢萬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取蒼石四枚及桃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引矢四隅故無鬼矣）

抱朴子曰白石似玉姦佞似賢

又曰磁石引針

又曰浮磬息音未別於衆石

又曰燒泥爲瓦燔木爲炭蜂窠爲蠟水沫爲浮石

隨巢子曰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王韶之云啓生即母化爲石）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

樂資春秋傳曰秦始皇使鄭容將入函關見華山上有素車白馬疑之鬼神熟視稍近問鄭容曰安之荅曰之咸陽素車上人曰吾華山使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以款樹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鄭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

吳越春秋曰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乎九疑上東南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退齋三日發石取書

荊楚歲時記曰張騫尋河源得一石示東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織女支機石何至於此

神仙傳曰壺公内費長房於石室中頭上有大石方數丈以茅繩懸之諸蛇競齧且斷長房不移公撫之曰子可教矣

又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神仙見谷有石子皆紫色大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女被服五采象叩頭乞長生女曰急送汝手中物還着故處象送石還女授以還丹方一首

列異傳曰豫寧女子戴氏久疾出見小石曰尔有神能差我疾者當事汝夜夢人告之吾將祐汝後漸差遂爲立祠名石侯祠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時蜀武擔山石折任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將死矣後三月果卒

韓詩外傳曰楚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載李廣亦如之）

文士傳曰魏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者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堅貞之志彫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氣質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

神仙傳曰白生者常煮白石爲糧就白石山居故號曰白

石先生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采石之山　是取采石鑄以成器于黑水之山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陽城山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事具神部）

盛弘之荊州記曰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榭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墮榭於此

郭緣生述征記曰秦梁地名也或云秦始皇東巡常行舊道過此水率百官已下人提一石以塡之俄而梁成今覩所累石無造之處也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人擲之墮地人爭取化爲圓石顥椎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二

地部十七

石下

西京雜記曰賓大后在家嘗有白鸞銜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后取石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不復開後爲皇后常并置璽中爲天璽

又曰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弘成子少時常有人過己授以文石大如鷄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授充宗充宗復吞又爲明學

又曰漢武昆明池養魚往往飛去後刻石爲鯨魚致水中乃不飛去每至當雨魚當鳴吼

顧凱之啓蒙記曰零陵郡有石鸞得風雨則飛如眞鸞

潯陽記曰石鏡山東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毫細必察

幽明録曰宮亭湖邊傍石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人過以火燎一枚今不復明其人眼遂失明

庾仲雍湘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紙臼

王歆之南康記曰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采繪峩峩秀上切霄隣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

拾遺記曰負嶠山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落如錦扣之片片翕然雲起

又曰魏明帝時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枯樹其文色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百餘步又魏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也土石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

交州記曰有浮石山在海中虛輕可以磨脚煑飲之止渴

洞冥記元鼎中條支國貢馬石以和九轉丹有髮白者以此石拭之應手而黑

顧野王瑞應圖曰石華者石生華也

劉澄之江州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書硯

蜀中記云隗叔通穀人也性至孝母每食必須江水通每汲江中石爲之出今江中有石號孝子石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照洞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益州記龍盤山有一石長四十丈高五丈當中有戶及扉云人掩閉古老相傳爲玉女房

石虎鄴中記曰孟津河東去鄴城五百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虎使採取以治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

尋陽記曰落星石在宮亭湖中周迴百餘歩高五丈上生竹木

武昌記曰陶太尉廟東有盤龍石舊傳云龍盤於此石

梁州記沔陽城北漢上十五里有諸葛武侯所鎮在漢水南背山向水門前累石以爲陣

荊州圖曰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即廩君石是也但鞭者不壽人頗畏之不肯治也

丹陽記曰石頭城西有唐頹石王敦害周伯仁之所

又曰湖熟縣晉惠帝永寧二年湖中有大石去渚二百步

浮來登岸百姓驚觀咸曰石來明年果有石水入楊州

裴淵廣州記曰甘泉縣平野中孤石挺起峯秀入雲連石相接無異棟宇

安城記曰石室中有素石數斛狀如雀頭甘潤虛脆殆可噉

曹叔雅異物志曰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然石也

漢官儀曰馬伯第登泰山見石二枚一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中爲屋號五車石一是刻號記功德立壇上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北有進石一名靈石晉永和中有二飛仙衣冠自來憩此石旬日乃去之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郡有青石上有磨刀斧迹春夏明淨秋冬蕪穢云是雷磨石

又曰桀陽粉水口有一石下不測出地尺餘圍可三尺色極青其上如衍明可以鑒人相傳以爲須星縣西有孤石挺出其下臨潭瀨有見根者如竹根

又曰樊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悉以石爲階砌今猶存

又曰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逃來至一夜忽化爲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追察者手足無不糜爛

述異記曰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輿地志曰會稽秦望山始皇刻石前有石盾數尺云是始皇坐之石而邊有方坐八所云是丞相已下坐石故今有丞相石之名

玄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燋石焉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

又曰玉門之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石礌（子林切）數千枚名爲霹靂礌從春雷而礌減至秋礌盡

鄱陽記曰錢倉石在饒州西一百里石形如倉囷昔漁人夜宿石下忽見石開竊其石中有錢取之盈艇而去因爲名

郡國志云乞子石在馬湖南岸東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懷一小石故僰人乞子於此有驗因號乞子石

又曰思州金雞石每有雞金色鳴於石上

又曰仙人石曾有仙人飛下此石一曰仙人林

又曰協州弄棟縣蜻蛉水下有石猪峯有石猪母子數十頭云夷人昔牧於此猪化爲石今夷人不敢於此牧

又曰儋州昌化湖明山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爲石號曰兄弟石也

又曰桂州興安縣有卧石一枚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而謂之石人可以祈雨小舉則雨小大舉則雨大

又曰貴州有洞池周十數丈下有石牛時出池間歲旱民殺牛祈雨以血和泥塗牛即雨盡即晴以爲恒

馬嶺山嶠多虺蛇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屑著瘡內即活

又曰柔州女郎山張曾女浣衣石上女便懷孕曾謂邪淫乃殺之後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躍昇此山遂葬焉其水旁浣衣石猶在謂之女郎山

又曰郴州城北七十里有詁石山孤石特竦仙人於此處談話

輿地志曰南陵縣有女觀山俗傳云昔有婦人夫官於蜀屢愆秋期憂思感傷登此騁望因化爲石如人之形所牽狗亦爲石今狗形猶存

博物志曰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取礜周圍繞卵以助暖氣

華陽國志汶山有鹹石煎之得鹽

異苑曰滕放太元初枕文石枕卧忽暴雨震其所枕傍人莫不懾而放微覺有聲

又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黄鳥鬪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逾急既得橦破内止有二鳥處

劉敬叔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之聲聞數十里

異物志曰夷州土無銅鐵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石砮楛矢之類

物理論曰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博物志曰桃林在弘農湖縣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臺之棊也五色而文狀鶉卵焉

遊名山志曰芙蓉渚有磐石頭如切生芙蓉色皆青白

山海經曰燕山多嬰石言似玉有采嬰帶所謂燕石也

又曰錢來之山多洗石若澡洗可以磢去垢也

水經注曰象林郡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縣殺令自號爲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爲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先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絶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曰南西捲縣夷帥稚夷奴也文爲奴時山邊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持歸規欲私食郎知檢其魚大慙懼詐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呪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治此爲國君王斫不入者是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藁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傳子孫

又曰澧水出武陵充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相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

劉義慶幽明録曰陽羨縣小吏吳龕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揺頭舡過水溪内見一五色浮石取内床頭至夜化成一女子也

又曰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峯參差玄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

楊雄蜀本紀曰秦王獻五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迎五女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引蛇山崩五女上山化爲石

又曰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顔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爲妻無幾物故於成都郭中葬之以石鏡一枚徑一丈高五尺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礴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世說曰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化爲石

兵書曰軍中地生石將可以久居

史記曰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雜五行書曰婦姑鬬諍取石重六十斤埋門外即罷

荀伯子臨川記云石原狀似倉廩其內可容千斛廩口開則歲儉閉則年豐

又曰石龍山有巖其下有石形隱起似龍頭尾長一丈二尺

地理記云有鱗甲因號爲石龍

又曰石鼓在宜黃水邊狀如鼓形闊九尺長一丈四尺四寸

又云圓淨如鼓因以鼓爲名焉

又曰破石高五尺在宜黃水邊

又云有女人水次浣濯爲蛟所牽入石中經數日雷擊石破見死蛟及女人死浮出因號爲破石

又曰浮石其石居汝水中心或水汎漲高岸皆沒此石居然不沒因以爲名之

又曰落峭石去飛猿館一百一十五里在飛猿水巍峩拔空數里可望即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嶠暮宿落峭石是其處也

始興記云營口東岸有石四方而可高百仞其狀若臺故名臺石又林水出焉其臺旁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列十甕皆蓋以青盆悉是銀製有人過者但得開觀而不可取之則悶絶若死封丘之奴竊二枚爲大蛇所害即不知其自

永嘉元云永嘉南岸有帖石乃堯之神人以破石推將入惡溪道次置之溪側遥望有似張帆今俗號爲張帆溪與天台山相接

又郡國志曰東海信郎神破石爲帆今陳海有信郎祠即是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三

地部十八

丘　陵　阪

陸　皎　岡

丘

說文曰丘土之高非人所爲丘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從北中拜之居在崑崙一曰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

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又曰子之蕩兮宛丘之上兮

又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又曰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又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

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禮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又曰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欲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也蘧伯玉言也）

又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周禮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傳曰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春秋元命包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五馬喙子其母爲扶始昇高丘睹白帝上有雲虎之狀感已生皐陶

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又曰丘谷輔氣元士扶化

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成猶重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敦舊音頓）再成銳上爲融丘三成爲崑崙丘（崑崙山三重形如累三盂）如乘者乘丘（形似車乘）如陼者陼丘（水中小洲爲陼者）水潦所止泥丘（頂上洿下）方丘胡丘（形四方）絕高爲之京（人力所作）非人爲之曰丘（地自然生）水潦所還曰埒丘（[illegible]音[illegible]丘是有[illegible]繞埒之）上正章丘（頂平）澤中有丘都丘（在水澤中）當塗梧丘（途道）塗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爲道所規畫）塗出其前戴丘（道出丘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丘北）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如覆敦者敦丘邐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丘背有丘爲負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右澤定丘右陵泰丘（宋有泰丘見史記）如畝畝丘（丘有壟界如田畝）如陵陵丘丘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今在陳郡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縣）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者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別有所指舉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所在耳）

廣雅曰小陵曰丘

又曰丘上有木爲秡丘

家語曰丘陵爲牡谿谷爲牝

方言曰冢大者謂之丘

穆天子傳曰天子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郭璞注黃帝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於其上）

又曰爲盛姬謚曰哀淑人之丘天子名之（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乎五鹿叔姓（[illegible]盛姬[illegible]也）是曰女姓之丘（以名五鹿也）丁卯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

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久矣

淮南子曰堯時有大風爲民害乃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許愼注曰大風大鷙鳥也）

文子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塞

越絕書曰闔閭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廣平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玉鳧之流扁諸之劒在焉卒十万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三日白虎居上故號曰虎丘

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辰巳地地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又多大樹樹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

齊地記曰營丘在臨淄小城內古以爲齊室也丘下周三百餘步高九丈北廂下隆丈五造井水深七丈餘井與地

平

伏韜北征記曰博望城內有成湯伊尹箕子冢今皆爲丘

述異記曰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之樂也

郡國志曰濮陽縣本顓頊之城今謂之帝丘夏后之代昆吾居之春秋衛遷于帝丘夢人登昆吾之墟是也

又曰濮州初徙陶於乘丘故縣掘得漆盃二底內有朱書曰乘丘既見風日糜然爛碎矣（陶今定陶）

外國圖曰負丘之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蕭丘多大風無人民群犬居之青丘之民食穀衣野絲去琅琊萬三千里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萬里

陳留風俗傳曰雍丘縣有五陵之丘以故名縣

酈善長注水經曰沮水西逕楚昭王墓東對江陵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

又曰隋縣有斷虵丘隋侯出見大虵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虵丘

又曰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岺原丘下有穴謂之鞏穴言山潛通淮濟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

十道志云岺原丘在縣西北三十三里

陵

釋名曰陵隆也體隆高也

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又曰躋於高陵三歲不覿

詩曰鴥彼飛隼率彼中陵

又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禮曰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處臺榭

傳曰蹇叔送其子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春秋說題辭曰陵之爲言棱也輔山成其廣層稜扶推益厥長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川丘陵則景雲出（宋均注曰景雲應闓澤不偏也）

爾雅曰大阜曰陵

又曰東陵阠（所巾切）南陵息愼西陵威夷中陵朱勝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音戍）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墳莫大於河墳謂之八陵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于崔梁曝蠹書于羽陵

莊子曰盜跖死於東陵之上

又曰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天子東征釣

子隰水祭淑人是日祭丘爲之降

呂氏春秋曰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

揚子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山是故惡夫住者迋

魏子曰堯入百仞之溪則不照三里非曚闇位卑勢下故也桀紂昇百丈之陵能見四海非照明位高勢尊故也

十洲記曰崑崙陵即崑崙山也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中國十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

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故掘斷連崗改名秣陵

物理論曰地者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

阪

詩曰阪有漆隰有栗

爾雅曰坡者曰阪（郭璞注曰阪地不平也）

史記曰漢文帝嘗從霸陵西馳下峻坂表盎攬轡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今聖主乘危馳不測之淵如馬驚車敗柰高廟何上乃止

漢書地理志曰河東蒲坂縣故曰蒲泰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孟康曰本屬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

漢書曰王陽爲益州至邛僰（蒲北切）坂九折歎曰柰何以先人之遺體乘此險乎遂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駈之曰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應劭[illegible]坂在嚴道縣界）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有赤王身熱之以上即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

續漢書地理志曰河東大陽縣有顛軨坂

蜀志曰先主至當陽之長坂爲曹公所追敗

王隱晉書曰孫登楊駿逼迎之與語不答駿布袍登借刀截斷棄門中大呼云刺斫刺斫卒病死後人見在貴馬坂

穆天子傳曰天子南還昇于長松之坂（郭璞注曰坂有長松）

酈善長注水經曰洛水東逕九曲其地千里有九坂之曲

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九阿是也

又曰河水東逕旋門坂北今城皋西大坂是也昇陟此坂而東趣成皋城

列女後傳曰呂榮者吳郡許昇之妻也昇爲賊所害榮貞固自守黃巾賊陳寶欲干穢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榮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寶恐懼叩頭謝葬之而去麋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

華陽國志曰有牛叩頭坂馬搏頰坂其嶮如此

晉太康地記曰常山曲陽縣有恒山坂號飛狐口上壺關縣有羊腸坂

地理志曰函谷東坂謂之八特坂

述征記曰黃巷坂者傍絕澗以昇潼關長坂十餘里九坂皆迤邐長坂東京賦曰所謂西阻九阿者也

戴延之西京賦曰黃坂去終南六十里少華山西

任豫益州記曰汶江水源出玉輪坂下今屬汶江郡在郡東北三十里

古今地名曰冥軨坂在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推車虎會獨當戟行

歌簡子曰人臣而侮其主其罪若何宗會曰其罪死君亦聞人君而侮其臣乎則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關則其國危乎簡子曰善以宗會爲上客

郡國志曰雍州咸陽縣北十五里長平坂漢武帝幸甘泉馳道有蟲覆地赤如生肝問東方朔朔曰秦獄地寃氣也臣聞酒能銷愁以酒澆之果銷矣

陘

爾雅曰山絶曰陘（郭璞注曰連山中斷者也）

漢書曰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乃絶漳水至于鈃山之下（郭璞注曰即井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

述征記曰燕趙間凡厯山路名之曰陘井陘在常山

峽

水經注曰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旦爲雲暮爲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舊云自二峽取蜀數千里中恒是一山此蓋好大之言也唯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日月至於夏水襄陵泝沿阻絶或王命急宣有時云朝發白帝暮至江陵其間一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爲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渌潭迴清倒影絶巘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其間清榮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凄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絶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又曰南崖有重嶺疊起最大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黒牛黄成就分明此崖既大加以江湍縈紆迴途經宿猶望見之行者歌曰朝發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夜黄牛如故

庾仲雍荆州記曰巴陵楚之世有三峽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即今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

袁山松宜都記曰巴陵楚之世有三峽高山重鄣非日中半夜不見日月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絶也

王韶之始興記曰宿縣有觀峽横巒交枕絶崖岸勢護水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高可七尺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峽其水常自激通奔如轉輪

郡國志曰南鄉峽峽西八十里有巴鄉村善釀酒故俗稱巴鄉酒也村傍有溪溪中多靈壽木焉

水經注曰湞陽觀峽下有廟世人以爲河伯晉時縣人有使至洛者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霑濡

又曰續漢書云虞詡爲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鄣塞水流春夏輒濆溢敗壞城郭詡使人燒石以醋灌之石皆淬裂因鐫去焉遂無泛溺之害

又曰湮水東南逕都盧山山路之中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鼓舞樂而後去即絃歌之山也故謂此山爲彈箏峽

隴西記曰襄武有錦鏡峽即黑水所經其峽四望花木明媚照影於其中因以稱之也

峽程記曰盧合遂蜀四郡皆峽之郡自蠻江桔栢涪導等江至此二百八十江會于峽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灘即有清水重峯胡灘漢灘忽雷閃電咤灘瀨灘狼尾使君主簿皆使君主簿沉舟之所遂為名其他不悉記之三峽者即明月峽仙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塘灔澦鷰子屏風之類皆不預三峽之數

李膺益州記曰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連要二堆石石東二里至明月峽峽前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為名

崗

釋名曰崗亢也在上言之

詩曰陟彼高崗我馬玄黃

又曰如山如阜如崗如陵

又曰謂山蓋高為崗為陵

又曰陟彼崗矣瞻望兄矣

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

爾雅曰山脊曰崗

山謙之丹陽記曰句容縣東三十五里有龍崗崗頂有沸潭周廻十三丈聞人聲水便沸動不聞不涌也

王韶之始興記曰郡西南有芙蓉崗高若玉山隣枕郊郭周廻連亘四十餘里

又曰含洭縣白鹿城南有白鹿崗晉咸和中郡民張鮑作令著恵有白鹿遊此崗因以為名

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

顧微廣州記曰四會有金崗行人往往見金於崗側

裴淵廣州記曰城西北五里連續大崗直上百尋名焉趙王冢吳朝掘覓尉佗墓竟無所見於天井崗得六玉璽一小車州城北有馬鞍崗秦時瞻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崗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在增城縣有雲母崗日出照之晃曜

武昌記曰城北有崗高數丈名曰鳳闕其處顯敞昇闕以望州渚多所遠瞻吳黃龍元年有鳳皇集此崗故謂之鳳闕鳳闕南十里有金牛崗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崗崗今半崩坑深數丈金牛躍出戲崗邊遺跡猶存

王孚安成記曰萍鄉西津南五里山名女崗天欲將雨水輙先涌出石門而有五色玄黃百姓謂之王女披衣

鄧德明南康記曰陳蕃墓在青龍崗土人傳云昔見一物龍形而通身絕青數出崗頂及山邊故言名青龍也

又曰贛縣馬脊崗在縣西其形馬脊故以為名也

任端休江陵記曰州城北五十四里有楚平王冢枚江班竹崗又云平王冢周廻數百步未知孰是

荆州記曰零陵郡東南有黃溪黃溪西有礬石崗

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崗出曾青可合仙藥有靈壽崗有靈壽木周廻數十里芝草崗有神芝靈草

郡國志曰久留崗昔太守衛諷罷郡還京故老送別久留此崗

又曰顯朝崗在鬱平縣陸績制渾儀處

隋圖經曰歷陵縣西十里有石子崗寶山也而高大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研子冢是趙簡子冢也石虎令人發之初

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板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清冷非常以牛皮爲囊作絞車以汲之一月而水無極乃止築城繞之氣成樓閣

酈元注水經注曰蔡水出襄國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輪隋區宇圖志云此井光武營軍所鑿傍有叢荊棘生皆蟠縈如人手結亦是光武繫馬處

又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此岡掘得一死龍長尺餘濟之以水良久乃蘇尋祭之龍騰空而上天雨即降因名龍岡

鄱陽記曰大雷岡在縣東北後漢雷義字仲公所居又有小雷岡側

又曰雷煥所居之處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四

地部十九

巖　穴　谷　嶺

巖

說文曰巖者崖也山邊謂之崖

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注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濱）

晉書曰許詢移居阜屯之巖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今阜屯呼為許度巖

齊書曰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又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廻向鴟尾石室數十所行過者皆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巾褐香炉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行者過其山渚長聞香氣咸歎異焉

水經注曰魯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鄱陽記曰香巖在貴溪縣東五里舊名腥腥巖昔術者許旌陽斬蛟於此巖下因此名焉又以板塞巖口尋蛟潛通洪州攝泉井每至天景澄霽見水底板木存焉後人惡其名遂改焉

又曰弋陽嶺上多寒巖元嘉中有人見其巖內有二鑊鑊可容百斛中生蓮花他日往尋不知所在

穴

說文曰穴者室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蟄虫在穴內皆墐其戶（墐謂塗閉之此避殺氣也）

史記曰司馬遷登會稽山探禹穴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父昌生后及生子況況遷大鴻臚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於冬啓夏閉乃必有兵（郭璞曰今鄴西有鼓山上有石鼓象懸著山旁鳴則有軍事與此穴相應也）

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越人無君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燻之以艾乘以王輿

淮南子曰治鼠穴而壞里閭

水經注曰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浮者當以為君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又曰江陵有鷰部口宋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穴為龍穴焉

又曰夏平縣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是神農所生處也

又曰大洪山巖嶂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織

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

風土記曰太湖中山有洞穴傍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

續搜神記曰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舡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水流上有深山有人迹異之相謂曰可試入水中看何由尓一人便以笠自鄣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上

外國圖曰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方三十里春風自此出也

又曰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

荆州圖記曰盧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百疋馬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今遂名其處曰馬穴

又曰縣北九十里有趙霤山傍有石臺高十五丈廣三丈有穴深一里内甚平整虛寂謂之仙穴

錢塘記曰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十數步有水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見龍跡聞穴裏搖搖有聲出

宜都記曰佷山縣有文石穴平居無水有渇者至請乞輙得水戲乞則不得

又曰自西陵北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嘗有白馬出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里

武昌記曰蕪菁山有龍穴其水深闇少得入者人採鍾乳秉火而入下有水深數尺多有蝙蝠來撲火

江乘地記曰西南二十里木盧山有鍾乳穴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西崖有石床流水澆灌其側又有石田如稲田云堂裏有洞穴有人常於此採鍾乳入十餘日糧絶而穴不可窮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山直長百餘丈東北有二穴寥寥然杳杳然便是雲霞中館矣

又曰滎陽郡北三十里有何家巖傍有一穴始入幽峽而甚闇昔有採鍾乳者至此見有書三卷竹一枝

潯陽記曰赤山下有石穴有人取鍾乳者經宿不知所窮水恒流出深處浮乃得過得數里輙見有光明聞裏有聲若霹靂此人處出竟無以測遠近有仙鼠常撲火

鄧德明南康記曰西南有通天穴四壁石色似書文六像下有石床有石子彈丸聚有一角

又曰平固縣西覆笥下有洞穴穴口可廣五六尺高五尺餘昔有人採鍾乳深入爲瞑不得出遂留住宿忽聞頭上有篙舡之聲

北征記曰姑孰有井山有九穴與江通

吳郡臨海記曰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昔有在海中行者奉帆從穴中過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爲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吸之經月還汝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

玄中記曰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孔西北通崑崙

婁地記曰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嶮巖木唯松栢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青泉流出西北一穴傴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礴形勢驚人穴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二道北通琅琊東通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反云上聞有浪聲有大

蝙蝠如烏拂殺人火穴中高處火照不見穴有鷙管鍾乳氷寒可得入春夏不可入

郡國志曰虔州歸義山夢水出焉有石室金色號爲金穴室內常有金鼠出入

又曰瓜州常樂縣縣有風穴恒以大石檢之若開暴風起連日

又曰循州有龍穴潛通于海傍于洞庭

吳都賦云目龍川而帶坰是此也

又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穴太元初人入穴見古書二十餘卷焉

會稽記曰郡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

又有禹井

楊都云入洞穴出蒼梧注云在零陵言人從禹穴入至蒼梧出也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復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聯綿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即左太冲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是也

武陵記云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蠻入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蠻人入穴見有梯在其傍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不似戎境此蠻乃枇樹記之其後尋之莫知所處

谷

說文曰泉通川曰谷

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

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唯葉萋萋

又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盛弘之荊州記曰今竹林是也）

爾雅曰水注溪曰谷

蜀志曰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唐書曰王龜字大年性簡淡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起第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又曰江海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又曰知其辱爲天下谷

桓子曰昔齊桓公入谷問父老曰此何谷荅曰謂臣愚名爲愚公谷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從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一百二十中者百餘歲

漢武故事曰上微行至栢谷宿於逆旅

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生黍穀今名黍谷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宮於深谷之中三旬不出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也

虞喜安天論曰日月行於飛谷謂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且谷有水躲日爲火精水火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

手

水經注曰令居縣西北塞外乞街谷水文成龍試攪破之尋手成龍畜生將飲皆畏而走又燉煌西有馬跡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而得之甚以爲奇故賦天馬之歌

秦州記曰古有神婦負土欲塞谷繩絕墜負押木因成二樹其大數圍

尋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有劉成谷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載延之西京記曰梓澤去洛城二十里澤在金谷之中朝賢所集賦詩是石崇所居

郡國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動五部淡羌之所

又曰王喬谷俗謂太公即王喬所隱處谷有喬堂歲常祀之

雲陽記曰龍谷水出雲陽宮東南

又有鄭泉云漢時鄭朴字子眞隱於谷口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亦因子眞所居以爲名也

又有冶谷封禪書所謂谷口是也去雲陽宮八十里出鐵冶鑄之所因以爲名入谷便流潦沸騰飛泉激兩岸峭壁孤竪盤橫桃谷口凜然凝冴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凉秋晩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又云入冶谷二十里有百里槐樹樹北有泉名曰金泉按此樹猶存金泉西南百步谷中今有毛原監也

十道志曰大谷在鞏縣東五里

張衡東京賦曰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

陳思王洛神賦曰經通七谷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皆謂此也

嶺

廣州記曰有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也

南康記曰秦始皇略定楊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甿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

談藪曰光州西北有一嶺高峻北臨淮江齊尚書郎崔挺遷光州於嶺上欲立觀宇故老云北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風迅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果無風雨之患挺還郡尋爲雷風所毁後不能立

吳地志云南野縣有大庾嶺通廣州

晉太康地志嶺峻阻螺轉上踰九磴二里至頂下七里平行十里至亭一名橫亭一名寨上嶺

建安記曰建安縣有檮嶺與泉州分界言嶺高檮而方過

又有飛猿嶺喬木造天猿猱之所飛走故曰飛猿嶺

歙州圖經曰海甯有容嶺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百姓每採之

又曰黟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賦士人取以爲墨

又曰婺源有甘子嶺此地本無甘樹唯此忽有一株因以爲名

輿地志曰東陽畢嶺之下有錢嶺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

又曰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寛博其石相拒若楹柱

有石人象執卷之狀

雷次宗豫章記曰西山中岑最高頂名鶴嶺即子喬控鶴經過之所壇在鶴嶺之側雲景鮮美草木秀潤異扵它山山側有土名控鶴鄉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五

地部二十

窟　谿　洌

窟

禮記曰先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也）

史記曰吳公子光之謀王僚也專諸謂曰王僚可殺也公子光乃伏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專諸擘魚因以刺王僚王僚立死

戰國策曰馮煖謂孟嘗君曰兔有三窟僅得免死君始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乃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於其臣孟嘗君諸侯先迎者國富兵強梁王乃聘以爲相齊王聞之懼乃請反國馮煖使請先致宗器立宗廟於薛三窟已就煖之力也

晉書曰王衍用弟澄爲荆州從弟敦爲青州曰荆有漢江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吾留於此足爲三窟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將人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淮南子曰鳥飛反鄉兔走歸窟

典略曰蘇秦與張儀始俱東學於齊鬼谷先生皆通經藝百家之言鬼谷弟子五百餘人爲作窟深二丈曰有能獨下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下說之鬼谷泣下沾衿秦與儀記一體也

又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則罵以刀劒擊之不中而後止布恐終被害乃私與司徒王允及尚書令士孫端謀發死士於窟室三年四月天子疾瘳卓詣宫賀布先置死士以截之卓嚴駕出馬蹪不肯行心怪之欲還布勸使行到宫門入掖門死士交戟刺卓墮車顧布所在布下馬曰有詔遂殺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窟請雨輒得也

神仙傳曰李意其蜀人於成都角作一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皆使長五寸或百日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

郡國志曰相州隆慮山有一洞去地千仞俗謂聖人窟下有小山孤竦謂之玉女樓仙人臺亦曰香爐峯也

又曰馬邑白道齊坂有土穴出泉即琴操謂飲馬長城窟也

秦州記曰河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術窟深四十餘丈高四十餘丈中有三佛寺流泉浴池鑿石作丈六像三百餘驅其西二里則曰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亦有泉水藏古書五卷（唐術時亮皆古之孝術士也）

又曰州圖經曰唐術窟在郡西龍支谷彼人亦罕有至者其窟內有物若似今書卷因謂之精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古仙所居耳羌胡懼而莫敢近又謂鬼爲唐術故指此爲唐術窟

豫章記曰豐城縣有雷孔章掘神劒窟方廣七八丈

王韶之南康記曰神源下流百里有峽兩岸皆高山峽下

數十里有蛟龍窟時時有霧氣蓄宿云此通南康縣去此穴由百餘里窟有宿其口者夜遇暴雨水器物乃流出彼此如其然

野

說文曰野郊外也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王弼曰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也）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又曰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又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

又曰高宗夢得說審厥象俾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又曰王曰來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

又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復用

又曰武王伐紂至于牧野乃誓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又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毛萇曰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謂其君子于從野未還未知死生）

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玄曰蠋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

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又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曰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又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曰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玄曰京地衆民所居之野會其賓旅言其所當語也）

又曰駉駉牧馬在坰之野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薪亡吾蓍簪是以哀也非傷亡簪其不忘故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堤防

又曰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

周禮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而辯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壝壇與堳埒也）

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又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野荒民散則削之

又曰甸師掌其野果蓏之薦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凡國祭祀共野牲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疏薪芻材）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皆有地域溝樹之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又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又曰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刑帝耒也功農功力勤力）

又曰縣士掌野合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又曰崔氏之亂申鮮虞僕賃於野以喪莊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又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令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又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又曰齊悼公使朱毛遷安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爾雅曰邑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

管子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夫則人墮本業故無蓄積）

又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其野草田多而闢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

淮南子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其馬而擊之使子貢往說之畢辭而弗能得乃使馬圉往說之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又曰上遊乎霄霓之野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霄霓高峻之貌也垠鄂端[illegible]也[illegible]讀[illegible]垠鄂讀皆[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賈逵曰臼季胥臣冀晉邑也）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曰冀芮之子也與之歸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車士將車者子姓也鉏商名也）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前左足載歸叔孫以爲不祥棄郭外告孔子曰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搏木之地青羌之野（高誘曰青羌東方之野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

又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又曰湯時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野告於上天已而

雨大至

又曰棄佐氏勤稼蓋封地方百里迎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潰渚之野

又曰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

焦贛易林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

又曰多載重負捐棄於野徒勞但苦頓無誰子

水經注曰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

郊

說文曰距國百里曰郊

爾雅曰邑外曰郊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同人于郊無悔

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又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禮記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又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周禮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又曰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爲郊郊外曰野）

又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

漢書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其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六

地部二十一

陸　京　阿　峴
隴　堆　墟　培塿

陸

釋名曰高平曰陸陸漉也川流漉而去也

說文曰陸高平地也

周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王弼曰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

又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

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應先於河瑞應之至聖人殺龍龍不可殺皆感氣也君子得衆人之助瑞應先見於陸瑞應之至君子殺蛇蛇不如龍陸不如河

焦贛易林曰山没丘浮陸爲水魚燕雀無巢民無室廬

又曰鬼泣水廉高陸爲海江河横流魚鱉成市

尚書曰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孔安國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也）

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又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毛萇曰陸非鴻所宜止也）

周禮曰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作

樂動聲儀曰土肥饒原陸陰狹斯生奢侈之俗也

漢書曰禹陸行載車

又曰秦地有鄠杜竹林號曰陸海

又曰鄒陽奏書吳王曰高皇帝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魏名臣奏曰執金吾鹿延奏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畬種而平地平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収者適可踈食不足寶食也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生時其家堂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

老子曰蓋聞善攝生者（河上公曰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王充論衡曰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

應劭風俗通曰荆鱉令死亡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鱉令至岷山下邑起見蜀望帝使鱉令鑿巫山然後蜀得陸

處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國禪與鱉令爲蜀王號曰開明傳

傳子曰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又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

六韜曰天下之人陸沉於殷久矣

傅咸扇賦曰水不策驥陸不乘舟世無爲而俎豆設時有虞而干戈脩

夏侯湛春可樂曰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兮超矯駕乎山嵎

又秋可哀曰秋可哀兮哀南畝之蕪荒既採蕭於大陸兮又刈蘭乎崇岡

又梁田賦曰嬉于夷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疆畔兮覽遊雉之逸形

京

說文曰京人所爲絕高丘也

毛詩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萇曰京高丘也）

又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又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彼高岡無矢我陵

爾雅曰丘之高絕者曰京

張揖廣雅曰四起曰京

應劭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阿

說文曰大陵曰阿一曰阿曲阜也

毛詩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鄭玄曰文王侵阮國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又無敢飲於泉及池者也）

又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萇曰惡人被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愷悌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又曰陟彼中阿言採其䖟

又曰考盤在阿碩人之邁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阿

張揖廣雅曰曲陵曰阿

史記曰黃帝披山通道而邑于涿鹿之阿

帝王世紀曰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阿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升于九阿（郭璞曰今新安縣十里九阪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讚曰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眞體全擇日登遐

樂資春秋後傳曰阿房宮未成成更欲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歌云仰上升絳庭下遊日窟阿顧眄入落外遠指九空遐

董覽吳地志曰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云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北岡令曲而阿因名曲阿

桓寬鹽鐵論曰昔有河華九阿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脅於田常

孫楚王驃騎誄曰逍遙芸阿闔門下帷研精六藝採賾鉤微

湛方生詩曰發軫躡平陸秣馬青山阿濁酒炙枯魚鼎食何必過

袁宏採菊詩曰息足廻阿園坐長林披榛即澗藉草依陰

酈炎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秋蘭榮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摯虞濮宅誥曰惟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呂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

陸機逸民賦曰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

又緩齊歌行曰遨仙聚靈族高讌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峴

從征記曰青峴沙峴一名小峴木多櫨杏

續述征記曰莵頭峴雖無峭嶮然連林脩坂數十里中行者固亦容勿矣

伏琛齊地記曰萊蕪谷有銅冶峴古鑄銅處朱虛城西有山峴遠而峻今名牛車峴

白淵之齊道記曰黃丘北十里有鸑鷟峴下帶長澗東北流經牛山山去此水八十餘里今號曰牛頭水是齊景公所登而歎處

劉楨京口記曰去城九里有白在峴

江乘地記曰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經途甚傾嶮行者號爲翻車峴也

武昌記曰城東南有金牛崗崗西有石鼓峴上有三石鼓鳴天必雨

隴

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隴

說文曰隴天水大坂也

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三秦記曰隴西關其坂九廻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又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南北亘接不知遠近東西廣百八十里其高處可三四里登此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泩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東人西役升此而顧瞻者無不悲思其上懸巖吐霤於嶺中淵停名曰萬石淵溢流散下皆注於渭故北人升此而歌

始興記曰盧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隴有太守周昕廟即始開此隴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濕衣入廟

堆

爾雅郭璞注曰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說文曰阜小阜也

又曰巴蜀山岸脅之堆傍欲落者曰坻坻崩聲聞數百里

漢書曰揚雄上書曰往者圖西域豈爲康居烏孫踰白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堆形如土龍無頭尾高者二三丈）

水經注曰緱氏山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衆手謝而去其處得遺履焉俗謂爲父堆

又曰函關直北陽河有曆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堆者也

又曰瞿堆南絕壁峭峙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廻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煑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狩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地大澤在西故以都爲目矣

長安圖曰高望堆在延興門南八里

潘岳西征賦曰憑高望之陽隈

梁州記曰南鄭城泝漢上五十里水邊有漢武堆漢武嘗遊此以爲釣臺後人覩其崇基謂之漢武堆

述異記曰當陽縣南有龍川鳳川云漢帝時八龍五鳳常遊於此亦呼爲五鳳堆

安定圖經曰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故名之

墟

說文曰墟大丘也崐崘謂之墟

史記曰成王伐管蔡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居故商墟
漢書曰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之地也
越絕書曰千里墟者闔閭鑪以鑄干將劍處
又曰吳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處也
新序曰齊桓公出見遠墟問諸野人野人曰是號之墟公曰號氏何為亡對曰善不能行惡不能去所以為墟矣
風俗通曰謹案尚書舜生姚墟
又曰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培塿

說文曰附婁小土山也
左傳曰培塿無松栢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培塿
墨子曰培塿之沉則生松栢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故以為仁
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小高者名之為培塿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七

地部二十二

林　藪　原　隰

林

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

釋名曰林森也森森然也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焦贛易林曰山林麓藪非人所處鳥獸無禮使我心苦

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又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又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萇曰北林名也招賢人往從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又曰有鷩在梁有鶴在林（鄭玄曰鷩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也）

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萇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鄭玄曰姜嫄置后稷牛羊之徑亦以爲異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置人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也）

又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毛萇曰視彼林中其鹿相輩偶甡甡衆多今衆迭羣臣皆相與）（皆言其聲之不知也）

又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鄭玄曰鴞惡鳴之鳥止於泮水之木食桑椹改其鳴歸就我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之）

禮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又曰林藪川澤有能取蔬食野虞教導之

又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蔡邕月令章句曰叢木曰林受衆流注曰海

周禮曰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又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鄭玄曰平其守謂平其地民守林麓之部分）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鄭玄曰刊剝也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復生）

又鄭注曰竹木曰林

大戴禮曰爲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左傳曰楚蒍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收隰皋

楊方五經鉤深曰夫鳥遊藪澤之地而比翮者万群虎居繁林之藪而接豪者千數

又曰夫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桃林披華而玄鳥入宇

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敗節

史記曰紂厚賦稅實鹿臺錢盈鉅橋粟廣沙丘苑臺大戲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爲長夜之飲

又曰稷母姜嫄見巨人迹心忻踐之而身動如孕胎居期生子棄之隘巷馬牛不踐徙之林中會山林多人遷之渠中冰上鳥以翼覆薦之

又曰單于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

又曰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無鳥獸無毒蟲火所不及斧所不至

帝王世紀曰紂爲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使可運舟

漢書曰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罟網不布於埜澤

又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後漢書曰法雄爲南郡太守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

林猶人民之居城市

張瑩漢南記樊重家素富田至三百頃竹木成林六畜放牧菓漆魚池閉門成市

魏志曰曹植上疏曰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蜂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

臧榮緒晉書曰郄詵爲雍州刺史帝於東堂餞之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世祖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之戲耳

又曰華譚移前松滋令袁甫曰枯澤非應龍之泉平林非鸞鳳之竄

又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餘年相得如時輩遂爲竹林之遊

晉書曰劉靈與阮籍嵇康相遇忻然神解便攜手入林

又曰嵇康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唯阮籍山濤遂爲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阮咸王戎

干寶晉紀曰初管輅過毋丘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後魏書曰魏之先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

又曰太祖道武帝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

又曰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柹盡生成林

顧愷之啓蒙記曰沉林鼓於浪巔注西北海有沉林或方三百里或方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鼓動

山海經曰桃林方三百里在崑崙南夸父山北

又曰夸父逐日走渴飲河不足道渴死其杖化爲鄧林

山謙之吳興記曰於潛縣北有天目山山上衆木甚美非常因名翔鳳林

盛弘之荆州記曰宅上山項有玉女冢塋墳壟固上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林常有白鶴棲遊京鳴清絶

又曰江陵縣東一百里有緑林山茂林蓊鬱襄陽大路經由其西所謂當陽之緑林也

五端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大林春秋曾文公六年楚飢戎侵其西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地也

又曰州城東北十二里有曹公林相傳云建安十三年曹操蹋劉備於當陽長坂廻師頓此林因謂之曹公林

任豫益州記曰廣平有石紐林禹生處也地方百許里今人猶不敢居止

外國圖曰桂林地多林木無平土衆猴居之無人民去九疑四萬里龜林地險無平土衆龜居之

應劭風俗通曰配林在太山西南五六里金樹木蓋不足言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曲未半漁父下舡而來

國語曰康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

越絶書曰麻林者越王種麻於此以爲弩絃故名麻林

麓

說文曰林屬於山曰麓一曰麓者守山林吏也

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麓崩

書鴻範五行傳曰沙麓者山名也

詩文王篇旱麓章曰瞻彼旱麓（山足曰麓）

禮記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漢書曰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雌陽爲雄土火相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其地日月當之翁孺生禁禁生元后

漢書應劭曰麓林之大者

風俗通曰尚書云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

原

釋名曰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

書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孔安國曰高平曰原太原今以爲郡）

又曰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孔安國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詩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鄭玄曰文王自知德盛謀居善言岐山之南渭水側爲萬國所向作民之君）

又曰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鄭玄曰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而無長嘆者也）

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原隰膴膴堇荼如飴

又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又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周禮曰原師辯原隰之名

又曰大司徒之職辯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禮曰孟夏之月天子始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勸民也

又曰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傳曰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也

又曰晉魏絳曰昔辛甲之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又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志於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春秋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宋均曰度法則也）

公羊傳曰上平曰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朝市五刑三利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誅其使者諱而惡之有諸侯之諸必免之

爾雅曰廣平曰原

又曰可食者曰原（郭璞曰可食謂種穀給食也爲舍人曰廣平謂土寬博而平）

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作鄜畤靈公作吳陽上畤宣公又作密下畤蓋三畤在此原故號三畤原

藏榮緒晉書曰武帝鎮關中諸葛亮攻郿據渭水南五丈原帝與之對壘相持百餘日俄而亮卒

唐書高祖校獵於華池之萬壽原白鹿見高祖親御弧矢射而獲之

郡國志曰韓馮翊有原按詩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於此原也

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即獲杜回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

裴景仁符書曰符健始皇五年鳳至降渭濱杜陵南原三日而去

崔鴻前秦錄曰丞相苻雄與桓溫戰白鹿原晉師敗績

又曰苻健攻張琚于宜秋遂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濕然有終焉之意

又曰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苻健拒之五丈原勳敗還

潘岳關中記曰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畢原

又曰驪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故名之

又曰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

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叔食之三年顏色如故

戴延之西征記曰河東鹽池東吳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輙峭起五六里原上平廣不知巨極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邑者蓋吳郡之名境原則平坦高阜岡巒伏龍也

隰

釋名曰隰蟄也蟄隰意也

說文曰隰坂下濕也

春秋說題辭曰下濕曰隰〻者濕也下而澤也

尚書大傳曰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猶濕也

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萇曰泮陂也）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又曰山有漆隰有栗

又曰山有榛隰有苓（毛萇曰苓大苦也）

又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鄭玄曰山之有櫟隰之有六駮皆其所宜）

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儺（鄭玄曰隰中之桑茂盛猶君子不用而野處也）

禮曰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

又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傳曰晉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

又欒共叔

又曰楚蔿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收隰皋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八

地部二十三

水上

釋名曰水準也平準物也（廣雅）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illegible]獨出其所而入海也

易曰坎爲水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又曰水洊至習坎

又曰水流濕

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又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人無以通遠道重任也

詩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又曰濟有深涉（[illegible]）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濟盈不濡軌（盈宜濡不宜濡淫亂犯禮者也）

又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又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瀏其清矣（清貌）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溱與洧方渙渙兮（清水）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

又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illegible]也）

禮曰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又曰水之於人親而不尊

又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又曰祭宗廟水曰清滌

又曰水煩則魚鱉不大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夫水近於人而易以溺人

周禮曰水有時以凝

傳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又曰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鄭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爲難也

春秋元命苞曰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爾雅曰水別流曰派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亦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渡水處曰津濟潛行水下爲泳

漢書曰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舟船令吏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上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聖政和平世無變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

果訛言上於是非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後漢書東陽人趙炳字公河能越方禁與閩中徐登遇於烏傷溪水上禁小溪水不流

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丁鴻上封事曰夫壞崖破巖之水源由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蒨

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魏爲土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

晉書曰陸雲先是常着衰絰上船於水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佛圖澄傳襄国城壍水源在城西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悉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壍皆滿

又曰鄧攸爲太守中庶子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又曰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没諸水中欲觀其怒旣出便大笑

齊書曰陸慧時爲征虜功曹與叅府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吳聞張融與陸慧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唐書曰新豐鸚鵡谷水清代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初暫清尋濁至是而復清

又曰乾元中嵐州上言合河關黃河水四十里間清如井水經四日而變

又曰楊朝晟爲邠州刺史奏方渠合木波皆賊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軍次方渠无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虵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渟泉軍人仰飲以足

又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列子曰禹治水土迷之一國无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曰終北有山名壺領頂有口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又曰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与微言耶

又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斈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斈泅不斈溺而利害如此○莊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又曰秋水之至百川灌河流之大也兩崖涘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矣

又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不能游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去

又曰水之守土地審（无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

又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

文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水之爲道也廣不可極（莫知其言暉不可測）長極无窮遠淪无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涌出曰息煎乾曰耗中川放流曰減九野注之曰益過於不訾者此過毛閒入大壑入无底谷）

又曰水濁者魚噞喁

又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青青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又曰水之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

又曰猶鑒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墨子曰古語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流者故曰水之材也夫水淖溺以清好仁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至滿至止正也流則至平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准也者五量之宗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故水藏万物產金石故曰水神凡有五害水一也旱二也風霧雹霜三也厲四也蟲五也五害之屬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命曰經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无所私澤及跂蹺（跂蹺行也蹺微小之虫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潤己財費也）行不可得而窮極也（流清不止）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无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然之世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動遁也錯繆相紛波相糾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擊石貫其射也舟利疾載无有重是其強也濟渡也）動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儵之區上也言其飛鳥雲雨无所不止）邅迴川谷之間（邅迴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万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与之）是故無所私而无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与天地同鴻（鴻大同通）无所左而所右蟠委錯紾（錯轉）與万物始終流轉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无有入於无閒（是水也）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有益於生）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聲之大宗也（无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為声大宗皆大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于无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故孫為形也）之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蹠適也自无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无形不能復得道家所以衰賤也）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虛而恬愉者万物之用也（万物由之得為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无形矣所謂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无疋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芥（无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關道之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无形之穆也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勤勞也）

又曰夫水之性若拙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也（茨積土遺溝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腐髊骨漸汙水也）其性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迁矣

又曰河水赤水淹水黑水江水淮水是謂六水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宜麻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漢水重安宜竹箭

又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又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

又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又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方諸形若杯无耳以五石合冶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下）

抱朴子曰火出於陽燧陽燧負而火不負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

又曰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

又曰左慈以氣禁水水爲逆流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氷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顔子曰顔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深流万世是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是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是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是智也

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也

又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苟爲无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无分於東西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

又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孫卿子曰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柔也而无爲也似德其浩浩乎不屈似有道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大戴禮孔子家語並有）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八

水下　水災　救水災

水下

晏子曰景公問廉政何如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濁无不塗其清无不掃。揚子法言曰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李軌注曰水滿坎而後進人博學而後仕）

瑞應圖曰共工氏受水瑞百官師長以水爲号蒙水瑞水也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焉

韓詩外傳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大小似有智者重而之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寧万事所平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又曰冬不敷（谷非）發水也

又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吳至溧陽溧陽女子擊縹瀨水之上子胥遇跪而乞食女子簞飯壺漿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瀨中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後有嫗行哭而來曰吾女年三十不嫁擊縹於此遇窮人飯之恐事泄投水而死乃取金歸

物理論曰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

又曰九州之外皆水也余在昔會稽仰看南山見雲如瀑練方數十丈其声硠礚須臾山下居民驚駭洪水大至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上吳山語下人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下服之多愈疾

楚詞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山海經曰劉山有獸焉名曰合窳見則天下大水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水也（郭璞注曰河東解縣檀首山有水潛出山上俗名曰盎漿即此類也）大荒之陽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寒暑之水

又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河羅之魚一首而十身

又曰少陽山酸水出焉東而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注曰上有赭下有鐵）

水經注曰鼈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閒足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又曰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閒二百餘年後入碭水取龍子與弟子期期日皆絜齋待於水傍果乘赤鯉出入碭中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又曰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母曰姒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

又曰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濫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舡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

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涸崖通水路開勢即水所穿也

又曰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之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

又曰沁水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稱之

又曰巴郡魚復縣夫水即很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池也

又曰漆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

又曰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澍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許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

又曰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山名之其水東北流出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一渡蘭倉爲他人山高四十里蘭倉水有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

荊州記曰夏首東二十里有涌口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

楚詞曰過夏首而西浮郢仲產云此水冬斷夏通因名夏水

述異記曰濉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繢水

又曰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李斯刻石於此

龍魚河圖曰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十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芝著玄澗澗水如蜜味服之長生（淮南子又藪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天竺有恒水一號新陶水水特甘香下有眞鹽也

廣志曰臨川郡有粉水得其水汰粉益潔

盛弘之荊州記曰陽縣西有粉水原出房陵縣取其水爲粉鮮潔異於餘水故因粉爲名也巴郡臨江縣有此水舊常獻之也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衆士女執蘭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

秦州記曰成紀縣有石臼中水深數尺水旱無增減故名其池爲天水郡

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水飲之而有娠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三齊略記曰康浪水在齊城西南十五里康衞則寗戚扣牛角歌於此也

述征記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謗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弥載及宋武北征而激洪流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寃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涌流漂居宇故名曰籠水

始興記曰林水源中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千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

名山略記曰僧權道人居晉安霍山晨出澗忽見白水異常飲之甘如醴水過甚迅器取得少許以餉陶晉安不復

中飲權壽百三十歲不知其終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有圓水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

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方輿記韶州曲江縣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恣雲為始興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借邪流

吳錄地理志曰天門零陵縣有漢水山獸從數十里往飲之越他水則不飲

廣志曰弱水夫餘北其水不勝毛羽世無見者

博物志曰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丹水泉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皆類五

色今載其名也汙水不流

郡國志曰隆州析五縣置果州閬中有陰水其民銳氣而善舞也

又曰溢水昔有人此處洗銅盆水暴漲失盆乃投水取盆見一龍銜盆奪之而去故曰溢水

又曰庭州灞水滴滴若以金銀銅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人掌中亦漏服之以髭毛落得仙

論衡曰燧之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所不能與其數乎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相動也

異苑曰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堽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穫泉源咸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漬皆竭唯此巨流通焉

水災

書曰上天降災下昏民墊

又曰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皃洪大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傳曰九平原出水為大水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大赤三日（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亦者以火勢水也渭水秦大川者陰陽色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三年漢中南郡河陽大水流數萬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永興三年彭城泗水逆流永壽元年洛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是時梁冀爭政嫉害忠直

後遂誅滅

獻帝建安二年漢水溢害人物是時天下大亂

古今注曰安帝延平六年河東水化為血元初二年穎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不流

京房易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

救水災

史記曰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字子興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況聖主耶言未絕而水去

范曄後漢書曰公沙穆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永壽元年雨大水三輔以東無不漂沒穆明曉占候乃預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災

又曰桂文公巴郡人也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以至不可防救宜令民吏預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舡百姓或有信文公頗有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白刺史刺史不信至日中雲起須臾而至晡時湔水漏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

淮南子曰古者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禹稷契副）有陰德也周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又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

地部二十五

海　江

海

釋名曰海晦也注引穢濁其水黑而晦也（廣雅同）

說文曰海天池也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又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海夷（宋均注曰海夷不揚波）

論語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河海出雲及千里）

春秋感神符曰后妃恣則澤爲海

春秋考異郵曰黃星騁海水躍宋均曰黃星土精土安靜躍則失常

史記曰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

漢書曰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如淳注曰北海也）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爲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劒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晉書鮑靚爲南海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煑食之以濟

又曰李消遼東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還鄉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用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終

王隱晉書曰慕容廆上言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氷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諸故老初無海水氷凍之歲

韓詩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下不逆風疾雨海之不波溢三年矣中國必有聖人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張湛注曰莊子云尾閭也）

莊子曰東海之鼈謂坎井之鼃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九年十潦而水弗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樂也

又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又曰肩吾曰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使蚊負山也

又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又曰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

又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爲鳥其名曰鵬將徙於南溟擊水三千里

又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諸涯之間不辯牛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向若而歎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加此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

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廣

淮南子曰彗星墜而渤海決

又曰海不讓水積小以成其大

又曰庶女告天（庶女女寡無子養姑者也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告天也）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枝體傷折（景公為雷霆所傷折）海水大出

又曰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抱朴子曰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有致死不赦顏燭進諫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之

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入焉

又曰桂林八樹在賁海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賁隅今番隅也）

又曰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自惟咎念嘗如廁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尋靜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將為陵陸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姜肱字伯淮十辟公府九舉有道皆不就靈帝時曹節白帝徵肱隱身遯命浮桴入海名蓋天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耀星門臺內有金机彫文備制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北面一万里有大帝宮太真東王公所治處山外別有員海繞山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唯飛仙能到其處

玄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查去來往反不失期此人乃立屋於查上賫粮乘查去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見室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即問此為何處答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晃將乘海討其弟仁襲其不意群臣以凌道危阻宜從陸路晃曰舊海水陵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沲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二月晃親率三軍擒仁賜死

東方朔十洲記曰祖洲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尺一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關令內傳曰天有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

江

釋名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說文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

又曰江至會稽郡爲浙江

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毛詩曰江有沱江有汜

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閑神覩化故其氣遊急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聘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唯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遂食之甚美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豊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毋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臈節常感戀垂泣豊迎毋廣陵毋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豊祭神令子孫對毋飲酒因醉卧便度

又曰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舡欲覆閎拔劒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

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

魏志文帝伐吳至長江而漢曰天固以限南北也

晉書祖逖北渡江中流誓曰逖不靜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又曰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檝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又曰王濬有奇略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舡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

又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朱佐以戲廢事者乃取其蒱博之具悉投于江

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由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非唯下流大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續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董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諫見亡遂賜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群臣於江設祭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交甫受佩而去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

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者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而死

又曰廣漢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值風雪不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隣家紡績以市珍味使隣母遺姑詩聞追還舍側忽有涌泉出味如江水（華陽國志又載）

論衡曰儒書言伍子胥恨吳王驅水爲濤而溺殺今會稽錢塘丹徒江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

袁山松宜都記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峯孤秀人自山南

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船如鳧鴈

又曰大江清濁分流其水十丈見底視魚游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

新序曰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死生命也龍弭耳而逃

吳録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曰此曹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見呂岱說騭言北欲以囊塞江輒失笑曰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乎

水經注曰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九江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女戲廟像其妻夜夢神人致娉覺言於夫至明恐怖遽發船引中流而不行妻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太六九）進尋公直知兄女怒妻（七）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已女於水中將渡遥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風俗通曰江貢也所出珎物可貢獻也

荆州記云江出泯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湔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傅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苟有所逆彼流不至多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一　地部二十六

河　祥瑞　沉祭

決塞　淮　濟

河（祥瑞　沉祭　決塞並附）

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山海經曰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此入河東即龍門所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皋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皋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潰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又合為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伐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以亡其八枝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河出為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皋也山再成曰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為一名為逆河逆迎也言海口有潮夕潮以迎河水

書曰九河既道（孔安國注曰河水分為九道）

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又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又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送遠跂予望之

又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河不滿溢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濂（宋均注曰河不災益也）

傳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也）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河為祟大夫請祭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

春秋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史記曰秦滅六國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漢書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

又曰長水校尉高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理河本空此地以爲水猥近察秦漢河決曹衛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也勿以爲官亭民室

張璠漢紀曰郭伋爲潁川太守光武詔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

魏志曰袁紹渡河沮授臨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

說苑曰甘茂使齊渡河船人曰河水閒耳君不能渡何王之能說乎甘茂曰持檝隨流臣不若子說萬乘之君子不如我

桓譚新語曰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

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

河圖始開圖曰黄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

愼子曰西河下龍門其流駛竹箭

抱朴子曰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冷原火

又曰寸膠不能理黄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火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至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黄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曰余在天下誰敢害余志者於是風濟波罷

又曰河以委蛇（委蛇音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

又曰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

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州也

物理論曰河色黄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山海經曰從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恒都焉（冰夷馮夷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人面乘兩龍（乘雲車駕二龍）

水經注曰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又曰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劒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悋意

又曰崑崙在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嵩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

蕭廣濟孝子傳曰三洲人者各一州人皆孤單煢獨三人閒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爲斷金之業耶二人曰諾即相約爲父子因命二人於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人復塡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縛兩土肫投河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可塡耶觀汝行且相將而去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

祥瑞（河附）

禮記曰河出馬圖（言龍馬負圖也）

河圖曰黄帝云余夢見兩龍授圖乃齊往河洛而求有象

折溜而止魚沉曰圖跪而受之

運斗樞曰舜與諸侯觀河洛有黃龍負圖出置帝前躉入水而前去（躉之蹤反又音崇躉去也）

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聖王之大瑞也

易乾鑿度曰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中候曰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榮光即五色

論語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沉祭（河附）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狩獵獲白狐玄貉以祭于河

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後海此所謂務本言海之本源自河也

史記曰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於是天子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塡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堰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決塞（河附）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曰伯宗）

漢書曰成帝時河決潰金隄九灌四郡河隄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改元爲河平

又曰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若徙其當水衝之人以避之放河使北入海泛濫期月自定不勞人力此功一立河定人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多穿漕渠使人得以溉田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據堅地作石隄東西水門但用木以土耳旱則開東方水門以溉田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此誠富國安人與利除害謂之中策苟繕完故堤增卑陪原勞費無已數逢此害謂之下策也

又曰武帝元光中河水從頓丘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武廟也自作之[illegible]詩宮）

呂氏春秋曰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水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江疏河爲彭蠡之鄣所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

文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

水經注曰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水中也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防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一門水更相廻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淮

春秋說題辭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

釋名曰淮圍也圍遶揚州北界東至海（廣雅同）

說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水經注及山海

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尚書稱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入于海是也

書曰淮沂其乂

又曰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周禮曰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

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諸江

焦貢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奥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

劉向說苑曰莊周貧往貸於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奉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向南謁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晉陽秋曰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也（今謂之秦淮）

淮南子曰夫髀者超江津以爲尋常之溝也

濟

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

風俗通云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此又則是一水耳應氏以爲流入濟者非也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孔安國注尚書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成臯今汜水縣

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大伾成臯古成臯縣包鞏縣之界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又東過冤胊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尚書稱導沇水東流爲濟河水所在也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是也

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而東流

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焉爲德甚美故視諸侯

周禮冬官曰鸜鵒不踰濟地氣然也

左傳曰鄭伯之車僨于濟

韓子曰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二　地部二十七

涇　渭　霸　滻　豐

鎬　澇　滈　伊　洛

瀍　澗　穀　漢　汚

涇

書禹貢曰涇屬渭汭（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注入渭）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以毒藥投涇水之上流晉師飲之多死）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女三爲粲粲美之物汝何德以堪之康公弗許一年恭王滅密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以漑田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左驂殺之卜涇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而欲祀之

漢書曰涇雖不在大川之祀以近咸陽得比大川之祀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韓虔曰白姓公爵時人多相謂爲公）復奏穿渠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如淳曰水渟淤泥可以當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益部耆舊傳漢武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涇水乳長七尺怪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水經注曰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秦始皇巡地西出笄頭山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

渭

詩曰我送舅氏于渭之陽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十四年又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盖亦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

史記曰西伯獵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悅

漢書曰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山海經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也）

三輔黃圖曰始皇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

水經注曰渭水中舊有忖留神象此神甞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中唯背以上立水上

三輔决錄曰項中山飲馬渭水日與三錢以償之

列子曰夸父逐日渴飲渭水不足乃渴死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霸

水經注曰霸者水上地名也水東合滻水過白鹿原至秦虎圈北入渭

漢書地理志曰霸水出藍田谷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以彰霸功

漢書曰漢王元年十月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滻

水經注曰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霸

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

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滻水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注于霸水又云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也

兩京記曰西京東市平準署東隅有放生池分滻水渠自道政坊東城西流注之俗號海池

又曰滻水西岸有阪舊名滻阪隋文帝惡阪之名改名長樂坂

豐

漢書地理志曰漆沮既從豐水逌同顏師古注曰豐水出鄠之南山言沮水既從入渭豐水亦同來也

水經注曰渭水東與豐水會短陰山無他高山異巒唯原阜石墩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

毛詩文王有聲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文子曰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

鎬

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承之鎬水又北流與滮池合又北經清冷臺西逕慈石門注于渭鄭玄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

澇

說文曰澇水出扶風鄠北入渭

山海經曰牛首之山澇水出焉西注於潏水多飛魚

潏

字林曰潏水出杜陵縣

水經注曰潏水上承皇子陂水逕漸臺東入渭亦名沈水又名高都水漢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高都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決壞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是也

伊

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杜預注曰辛有周大夫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山海經曰獨蘇之山伊水出焉東流注於洛（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

戴延之西征記曰伊水上源經新城陸渾二縣男女無少長皆病癭俗云水土所致伊水不可飲也

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桑中其母居伊水上故命之曰伊尹（伊尹母化爲空桑）

洛

水經注曰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

地理志洛水出冢嶺山

易上繫曰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乾鑿度曰王者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

又曰帝王將起河洛龍見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

尚書禹貢曰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也）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于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于鞏之東也）

尚書中候曰武王沉璧于河禮畢退至日昃榮光幕河青雲浮洛

毛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春秋説題辭曰洛出熊耳山雒之爲言繹也繹其熾也（宋均注曰水光耀也）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宮室王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又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漢書曰武帝穿渠引洛水岸遂崩乃鑿井深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況聖主耶言未絶而水去

水經注曰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

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

山海經云秦冒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河其中有藻玉

述征記曰洛水底有壘石故上無水

瀍

水經曰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出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偃師入于洛

澗

水經曰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

又曰三輔決録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舍因舍以爲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故居處斯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乃卜澗水東言是水也

穀

水經曰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也

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

韋昭國語注曰洛水在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鬬而毀王城西南也

漢沔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也

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左傳曰蔡昭侯爲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又曰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

蜀志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於深淵暉景燭曜靈光徹天

孫嚴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體制既精扣之清響

韓詩曰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

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

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水之名（即周昭王溺於此水）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即屈原遇漁父處）又東過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也（庾仲雍漢水記曰漢水出廣漢水出隴西東流至武都而與漢水合沔水出武都沮縣東與漢水相合）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匯迴也音胡罪反言漢水合大江東流入彭蠡澤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

又曰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立峴山一碑沉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

又曰漢東經西城縣故城爲鱣湍洪波濟濫崩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望濤直上至此曝鰓因以名鱣湍焉

又曰漢水經西城縣故城南又東爲龍泉泉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諸泉深數丈

盛弘之荆州記曰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爲害鄧遐爲襄陽太守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劒截蛟數段流血丹水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又曰荆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梁州記曰漢水發源隴西氐道縣之嶓冢山東至于夏口合江綿帶四州之域經塗五千餘里謂之沔水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諫中注曰一名沮水以其初出沮洳然也

淮南子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三

地部二十八

河南諸水

孝水　橐水　涑水　菊花源
滍水　瀍水　汝水　潁水
丹水　白水　灌水　澧水
淯水　京水　索水　濮水
激石水　吕梁水　豪水　汲水
睢水　泗水　洙水　沂水
濉水　汶水　沭水　淄水
澠水

孝水

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

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

橐水

陝縣圖經曰橐水即魯水也西北入城百姓賴之呼為利人渠是也又按唐史云武德元年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長孫操自鄉東又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賴之與上渠俱利於民

涑水

十道志曰涑水亦名襄水荊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上也今土人呼為涑水上流亦呼為襄名即無定故陸澄地理記曰襄陽無襄水也又按襄沔記云中廬有涑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頭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者欲弄之輒便咬人或人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

菊花源

荊州記曰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涯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八十者猶不為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於此有徵矣又後漢胡廣字伯始為侍中久患風羸常歸飲此水遂瘳焉

滍水

傳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夾滍而軍○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藥瀙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漾洋溢揔激急趣箭馳風疾○又曰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于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雨如注滍川盈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皆乘尸而渡

澧水

說文曰澧水南陽雉衡山東入汝

山海經曰葛山澧水出焉（音禮）東流于余澤其中多六足魚

漢書地理志曰克縣歷山澧水出焉又離騷云沅有芷兮澧有蘭也又有澹水王仲宣贈孫文始詩云悠悠澹澧是也（澹水）

汝水

說文曰汝出弘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春秋說題辭曰汝出猛山汝之為言女也○宋均注曰女取其柔孕也

詩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

水經曰汝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注曰地理志云出

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魯陽縣之大盂山博物志云出燕泉山並異名也

東觀漢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莽二公於陽關漢兵反走還到汝水上於水岸以手飲水澡頰塵垢謂俊等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潁水

說文曰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豫州浸也

水經注曰潁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中水出導源少室左水出少室南谿

漢書曰灌夫潁川人宗族豪橫潁水謠曰潁川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韓子曰鄭人有卜子妻市買鼈歸過潁川以鼈當渴飲之遂失鼈

呂氏春秋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卞隨自投於潁水

丹水

漢書曰高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

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至丹水縣入于汋

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注曰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

尚書逸篇曰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曰丹朱

六韜曰堯伐有扈戰於丹水之浦

白水

水經曰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考封南陽之白水鄉

莊子曰兩神女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趍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手足胼胝何足以至（司馬彪注言憂天下太甚）

灌水

水經注曰灌水經蓼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是也

潧水

說文曰潧水出鄭國

水經注曰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入洧（潧字今作溱）

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溱洧鄭兩水名蕑蘭）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洧水

說文曰洧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水經云出密縣馬領山注云洧別源也

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傳曰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

京水

水經注曰京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亦名祝東泉勢沸涌狀若鼎揚湯俗謂之京水也

索水

水經注曰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關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左傳謂楚伐鄭次旃然即此水名

史記曰漢王敗於彭城韓信擊破楚兵於京索間以故項羽不能西

濮水

說文曰濮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

水經曰瓡子河東北過稟丘縣爲濮水

史記曰晉平公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亡國之音也平公曰是何道出荅曰此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問果於濮上得之

莊子曰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爲累莊子持竿不顧也

隕石水

水經注曰睢陽有隕石水一名涤溝左傳云隕石於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故名隕水石墜處爲澤

呂梁水

述征記曰彭城呂縣有呂梁水則莊子所稱丈夫也

列子曰孔子觀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不能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莊子作斷）

豪水

水經注曰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石穴北注于淮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壕梁水上

汳水（扶反万）

水經曰汳水出陰溝至浚儀縣北入睢水注云陰溝即浪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悖泠）又云丹泌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陽合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泲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陳留風俗傳云浚水逕其北者也

睢水

漢書曰項羽與漢王戰于靈壁東漢軍大敗睢水爲之不流

又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縣浪蕩渠

水經曰睢水東逕睢陽縣又東過相縣南流當蕭縣南入淮

又曰睢水又東經睢陽縣故城南積而爲蓬洪澤也

又九州要記云睢陽水在宋城西

又云渙水經新城南又東南合明溝水

又曰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

泗水

說文曰泗受泲水東入淮

禮曰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漢書地理志曰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及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論衡曰儒書言孔子葬四水泗水爲之却流此虛也泗水無知天神使之却流孔子生時何不使之尊敬乎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泗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

山海經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處也井曰舜井皆爲非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

嬀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廣圍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左右居民識其將漏輒以木蔽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

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非所究也

又曰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於呂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洙水

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注云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

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又注曰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有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

沂水

說文曰沂水出東海費東入泗一曰出泰山蓋青州浸也

水經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曰鄭玄云出沂山或云臨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山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

論語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西京雜記曰魯人秋胡娶妻三日而遊宦三年休還其婦採桑于郊胡至不識而悅之乃遺金一鎰妻曰妾夫遊宦未返于茲三年未有被辱如今日也不顧胡慙而退至家問妻何在母曰採桑于郊乃是向來挑者也夫妻俱慙婦赴沂水而死

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聞也遂射之

郡國志云小沂水今號爲長利坡上有橋即張良爲黃石公取履所

濰水

水經注曰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

淮南子曰濰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史記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於此信夜令爲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

汶水

說文曰汶水出琅邪泰山朱虛東入濰又云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

從征記曰汶水出萊蕪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黑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陵高谷深兼惴慄之懼危溪險徑有懸車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下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平行入穴丈餘高九尺餘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黷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　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

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率以殖之

詩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

論語雍也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傳曰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沭水

水經云沭水出瑯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經東海厚丘縣梁天監二年三月士人張高等五百餘人相率開鑿此溪引水溉田二百餘頃俗名爲紅花水東流入泗州漣水界

淄水

水經曰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注云世謂之原泉

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淄澠二水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者行脩於內智明於外齊君聞其賢聘而問政焉田巴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大王召臣臣改制前飾將造公門問於臣妾曰美若妾變臣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據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諫王者非特二人王如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能改斯齊國治矣

澠水

水經注曰澠水出營丘城東世謂之漢溱水入于時水

傳曰有酒如澠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四

地部二十九

河北諸水

淇水　黃花水　洹水　清水
淦水　漳水　易水　汾水
文水　滄水　晉水　嬀水
沁水　鴦鶵水　石臼河　滹沲
衡水　白溝水　屯氏河　鳴犢河
潩發水　窮魚水　漏水　桑乾河
巨馬河　五渠水　金河

淇水

說文曰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海

詩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又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又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韓子曰昔紂為甲卒百萬左飲馬於淇右飲馬於洹洹水竭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之

隋圖經曰清淇西自魏郡朝歌縣界入分為二泒一在郡東一在郡西俱南流入河案酈道元注水經云淇水南與清水合而入白溝石會宿胥皆瀆之名淇又一名王莽河王莽時所穿也

冀州圖經云河水西從河內郡界入至黎陽而東北至臨河西至王莽河出焉又東經澶淵東入武陽河南即東郡界是

水經曰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

山海經曰淇水出沮如山水出其側頹波漰注衝激横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瀉溢勢同雷轉激水散氣曖若霧合

又曰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生芻編草不異

黃花水

隋圖經曰黃花水出隆慮縣西北崖上高十七里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巖下狀若雞翅俗謂之雞翅蓋天台赤城之流也至谷潛入地下十里復出名曰柳水者是黃花水重源發也其谷號為黃花谷內有仙母塚谷西有洞穴謂之聖人窟

洹水

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

清水

水經曰清水出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以成川南流西南屈曲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聲震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其水歷澗流飛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

淦水

水經注曰淦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奮湧若淦水之湯矣其水冬温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淦水又東流注于漳又謂之合河

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遍千里也

山海經曰神國之山滏水出焉東流注于歐水郭璞注曰金滏水在臨水縣西釜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漳其水熱

漳水

說文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

呂氏春秋曰史起引漳水灌鄴田民初大怨後轉獲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曰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風土記云南易水本名漳水源出三門山案趙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易水埒耆及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

謂山之下地名洺水因經之故曰洺水案燕趙記云其分有三易漳爲南易水

鄴縣圖經曰濁漳水在縣西水東北漳有求樂浦浦西五里俗謂爲紫陌河北處即俗巫爲河伯娶婦處也

水經注曰清漳水東經沙縣故有沙河之稱

又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又云漳水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曰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

又曰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也

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

易水

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

燕太子丹曰荊軻入秦不擇日發太子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故安圖經曰易水又名安國河亦名北易水

汾水

說文云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山無木而下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

十三州志曰出武周燕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層有草木無泉源導於南麓之下

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於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說苑曰智伯圖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之晉陽之城

不沒者三版智伯曰吾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水經曰汾水南過冠爵津汾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又亦在今之地嶮

文水

水經曰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北入于汾注云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文水

又曰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水口水出謁泉山之上頂俗陽雨愆時　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岸

絶險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栢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門東流瀝石沿注上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雨澤豐澍則通入文水又南經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湖

澮水

水經曰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注云一名詳高山亦曰河南山西南逕翼城北合諸水謂之澮交左傳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蓋在絳澮之陽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入于汾

晉水

水經注曰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陰希見曦景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媯水

地記曰河東郡首山之東北山中有二泉水南流者曰媯水北流曰汭水二水西經歷山下異流同歸渾流而注入于河

水經注曰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孔安國曰舜居媯水之汭王肅曰媯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媯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入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則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而入于河

沁水

水經曰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即洎水也）

水經注曰沁水南逕石門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　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門若天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方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木門矣

鸑鷟水

山海經曰解縣南有壇道山山下有水潛出停而不流俗爲鸑鷟水發于上而潛于下厥頂方平有良藥

石臼河

水經注曰漢永平中治呼沲石臼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承呼沲之水轉山東之費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兵甚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筭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言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也訓后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

滹沲

禮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滹沲

隋圖經曰滹沲在深澤縣界光武爲赤眉所追至滹沲河欲渡導吏還乃言水深無船左右懼上使王霸前瞻水霸

恐驚衆乃言氷堅可渡北至氷合囊沙布氷上乃渡未畢數車氷陷今名其處為危渡口是也魏改曰清寧河此水常有蛟入五月恒見遂變為人於岸上與人並行至懸岸處推之與人俱下

衡水

信都記曰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濁漳之下流也水有袁譚渡歷下博城北而東逕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鹹苦俗稱苦河亦謂之黃漳河是也

白溝水

信都記曰白溝水地接館陶界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亦名御河南自相州洹水縣界流入又北離河出為蓋魏時河難所以導以利行故瀆故此瀆有難之稱矣

屯氏河

注水經曰大河故瀆北為屯氏河

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河氏廣深與大河等

鳴犢河

漢書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

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滅

渾發水

隋圖經曰渾發水今俗亦名妬女泉大如車輪水色青碧土人祀之婦人不得艷裝衣彩臨之必興雨雹故太姤女介子推妹也

窮魚水

竹書紀年曰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illegible]注云水出魚山山石若巨魚水發其下

漏水

漏水曰一名灃水一名鴛鴦水俗謂之百泉源出龍岡縣東南平地以道其源納衆泉合成一川故也亦謂之鴛鴦水魏都賦所云鴛鴦交谷是也

桑乾河

水經曰桑乾河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天池也天池一名大池俗謂之衣連汭在静樂縣北百四十里注水經云桑乾河水潛承燕京之池池在山東之上周迴里餘其水澄停鏡淨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池也池內曾無片草及其風籜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池銜水出會稽之耘鳥矣

巨馬河

注水經曰巨馬河即淶水也東北經郎山西望郎崖竦舉

若鳥翼立石嶄巖似劍戟之狀又南流經刀山層巖直上干霄望崖側若積刀環

五渠水

邢子勵記曰後魏延興初文安縣人孫顧捕魚於五渠水中有群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顧曰頃見當大得魚若顧多求宜勿殺也後顧下網果得大魚其狀如鯉而大顧以為異物遂殺食之歘然風雨晝昏唯聞鳥飛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去前見群魚無數飛入於海顧遂不復漁矣因呼入海之處為飛魚口也

金河

郡國志曰雲中郡有金河縣內有金河水上承紫故曰金河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五　地部三十

關中諸水　戲水　漆水　湫水　魚龍水
隴蜀諸水　廉水　孱山水　巴字水　緜江水
粉水　瀘水　弱水　黑水　大柳谷水
洮水　馬池水　湟水
江南諸水　坦水　漳水　雷水　鄱陽源水
葛溪水　湓浦水　甘泉水　秦淮水　浙江水
三江水　穀江水　若下水　霅水　紫溪水
公山江水　不竭泉　臨水　蘄江　資水
枉水　沅水　滄浪水　湘水　汨水
五美水　灘水　修仁水　慈廉水

戲水

水經注曰戲水出驪山鴻谷北歷戲亭即周幽王死處西征賦所謂兵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是也

漆水

山海經曰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水經注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周大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湫水

史記曰朝那有湫泉即華西名川也蘇林曰泉方四十里湛然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能興雲致雨民旱禱之周地記曰楊班爲姚萇將居黃泉谷其西有小谷由來無水夜忽有人聲云湫神移徙借車牛如有影響至西谷中忽有水方二百步其水深淺不測冬夏湛然每水旱百姓祈禱屢應也

魚龍水

水經注曰有一水出縣西山人謂曰小隴山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潭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採謂是水爲魚龍水

隴蜀諸水

廉水

宋書曰范栢年梓潼人宋明帝問卿鄉土有貪泉否栢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水讓水不聞有貪泉帝嘉之即拜蜀郡太守一云此水飲之使人廉讓故以名之

孱山水

華陽國志曰涪縣有孱山水其源出金銀礦民得採之又郡國志大漢有金山縣縣東二里有一水瀨有金碎珠隨波東注傍水居人採以爲業

巴字水

三巴記曰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

緜江

遊蜀記曰左緜郡有小江三川所尚緜州左緜郡有汙江所染緋紅於此水濯後益鮮故人之所重

粉水

注水經曰越巂粉水導源東流經上粉縣取此水以湘粉則皓曜鮮絜有異衆流故縣人因此取名

瀘水

十道記曰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郡界出柘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千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

諸葛武侯征越巂上疏云五月度瀘深入不毛之地又按地記云今昆明道度所見有武侯道在又按十道記云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爲船方涉津渡

弱水

說文曰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

黑水

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昔娀氏女簡狄浴於玄丘之水即黑水也

大柳谷水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大柳谷有玄川溢涌寶石出焉有石馬即魏爲晉代之符也

洮水

漢書地理志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又沙州記云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爲墊江源山東即洮水源也

馬池水

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泉池龍馬所出

水經注云馬池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里謂之龍泉俗言神馬出水事同徐吾是此今有馬池之號也源出嶓冢山

湟水

漢書地理志曰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渭湟河亦名樂都水也縣有土樓山無石而高在縣南又有養女嶺被羌多積而祈女又有牛心堆皆湟水源山名

江南諸水

沮水

水經曰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至枝江縣入于江注云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之首也

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也

漳水

山海經曰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南過章鄉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王仲宣登樓賦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江

雷水

水經曰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派東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

又孝子傳云孟宗爲雷池監作鮓一器以遺母母不納

豫章圖經曰蜀水在豐城縣北按漢書地理志曰蜀水源出縣內小界山東山東流入南昌縣漳水合耆老傳云仙人許遜爲蜀旌陽縣令有奇術晉末人皆疾癘多往蜀詣遜請救遜與一器水投於上流疾者飲之無不愈也邑人敬其神異故以蜀水爲名

鄱陽源水

鄱陽記曰鄱陽源是吳芮所居處鄉人祭之爲　立祠堂東有石澗深三尺鄉人將牲牢告啓擊鼓三通其水衝出大流隨用並足

葛溪水

鄱陽記葛溪水源出上饒縣靈山西昔歐冶子君其溪側以此水淬劒傳之於此後又有葛玄家焉因曰葛水

溢浦水

郡國志曰溢浦水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暴漲乃失盆逐

投水取之即見一龍銜盆遂奪而出故曰盆水也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治盆城得尺五刀十一口永明年曆之數也

甘泉水

九江圖經曰甘泉水在縣南甘泉驛之南其水味甘飲訖猶有餘香因以名焉其山即曰甘泉山按州圖經云昔山頂有船拖從頂沿流而下土人亦名為拖下溪稻伊為江州刺史常遣左右賫糧尋山之奧奧覩非常乃至一處見有大湖湖側有敗船當時聞有拖流下甚疑惑後聞有船方驗

秦淮水

江寧圖經曰淮水北去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刹橋西入百五十里

輿地志云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即所鑿也亦名秦淮孫盛晉春秋亦云是秦所鑿王導令郭璞筮即此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

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入江

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輿地志云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于石頭入江縣流三百許里

浙江

山海經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西北入海餘暨南郭璞注云按地理浙江出黟縣南率中東入海今之浙江是也率即歙耳餘暨縣名

吳喜志林注曰今錢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是也

三江

郡國志曰禹貢三江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是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為三是即韋說為謬按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出鱸魚鄭吳去蒸為王鈎者

轂江

輿地志曰轂江其水波瀾交錯狀似羅縠之文因以為名

若下水

輿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乃村名也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勝於雲陽

吳錄曰長城若下酒

張協七命云荊南烏程即此酒也

霅水

輿地志曰霅水亦若水之異名也水深不可測俗謂之洺水

又山海經云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陰中多鮆魚今亦謂之霅烏水是也

紫溪

吳興記曰邑有文山水東南流為紫溪輿地志云以為水紫色也又云紫溪中央水有赤色盤石長百餘丈望之如霞名曰赤瀨水

公山江水

郡國志曰公山江水有橘自然之來行人噉之恣飽則可

將去則病

不竭泉

永嘉地記曰山北有泉衆泉皆竭此泉不乾故以名山東有瀑布長數十丈遊者云山頂有大湖中有孤岩獨立皆號孤房

臨水

湘州記曰臨水經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以合賀水故有臨賀之稱焉

靳江

湘州記曰靳江在新東縣西八里水出衡山縣界紫嘉山東流入湘江二百八十里昔楚大夫靳向所封之地因以名之

資水

湘州記曰資水一名茱萸江

又水經云資水東北過益陽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誠資水之殊目

郡國志云資水岸有石頭城即吳將周瑜築也

枉水

湘州記曰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水出焉山西溪溪口有小灣謂之枉渚山上有楚祠存焉

沅水

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東北至鐔城縣為沅水

又曰沅水之北有哥山山有秀峯上枝綠蘿濛幕頹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也其幽響若鍾音信神仙之所居

滄浪水

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清今滄浪水合流出鍾城北界山此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湘水

說文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

湘中記曰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綠竹生焉上葉甚密下疎遼常如有風氣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豈必躬釣瀟湘。水經注曰湘水又經南津城西對橘洲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

又按郡國志云湘水邊有水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丈闊十里石色黑而重疊每發一重則有自然魚形女人多刻畫為戲長數寸燒之魚膏腥

汨水

水經注曰汨水西經玉笥山又西為屈潭即羅潭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潭以屈為名賈誼史遷皆嘗經此弭檝訟波投弔於潭

五美水

湘中記曰五美水在長沙縣東二十五里光武時有五美女居於此溪之側後因為名

灕水

臨桂圖經曰灕水出縣南二十里柘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為二水昔秦命御史監史祿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灕水是也

郡國志稱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舊瀆耳至寶曆初渠道崩壞舟檝

不通觀察使李渤遂壘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門一使制之在人閘閉開灕水則全入於桂江擁桂江則盡歸於湘水

修仁水

始興記曰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范雲爲始興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階邪流

慈廉江

交州記曰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江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六　地部三十一

湖　潭

湖

廣雅曰湖池也　○說文曰湖大陂也

史記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此在德不在險

晉書曰陳訓少學天文孫皓以爲奉禁都尉知皓必敗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皓以問訓對曰臣能望氣不達湖開塞退告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稽東郭有迴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顗堅執不與又求始寧岯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與顗遂構讎隙

唐書曰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厲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闘傾里閈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

風俗通曰湖都曰流瀆四面所猥都也周官楊州其浸五湖

湖寧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或說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洮一名長湖在義烏）滆（户伯切）湖爲五湖案國語吳越戰於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

隋大業記曰五月夏至前三五日吳郡太湖中白魚向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隋時貢於洛

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駰注云今湖中苞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洞庭對曰彭蠡則知因此穴之名遂呼洞庭彭蠡即宮庭湖名也越絕書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里在吳興也）

荊州記曰宮亭即彭蠡澤也謂之彭澤湖一名匯（胡罪切）澤（在豫章郡）青草湖一名洞庭湖（洞庭湖亦謂之太湖在巴陵郡）雲夢澤一名巴丘湖九此並昭昭尤著又廣大也

干寶搜神記曰由權縣秦時長水縣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侍以犬血塗門嫗見血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可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

鄭緝之永嘉記曰懷比縣有蔣公湖父老云先代有祭祀祈請者湖輙下大魚與之

秦州記曰武都郡前有湖義熙初有白龍於湖升天

盛弘之荊州記曰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塗旅經過無不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又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爲名

劉澄之荊州記曰華容縣東南有雲夢澤一名巴丘湖荊州之藪也

劉澄之豫州記曰陳縣地有芍陂湖魏將王陵與吳將張休交戰處也

黃閔武陵記曰有湖名爲丹陂周迴數百頃清波澄映洲嶼相望

武昌記曰武昌長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于時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於此常自不竭因取鄉琊郡隅湖魚

菱以着湖内菱甚甘美異於他故所産鮒魚乃長三尺

劉道眞錢塘記曰明聖湖在縣南去縣三里父老相傳有金牛時見神化莫測故以明聖爲名

西京雜記曰顧翶少失父事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供養每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江乘地記曰滿湖中有嘉魚美蓴

劉欣期交州記曰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陰雨日百姓見有銅船出水上又有一牛在湖中以鷄酒爲祭便大獲魚若此禮不設唯得牛糞而已

述征記曰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白鵠湖中有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有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

南康記曰空山上有平湖湖中有鯿鯖底浮在湖中動搖便起風雨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去郡三十餘里有赤松廟故老相傳云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嘗登嶺至此處見湖水二人共博於湖間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壺酌酒以飲徐公公醉而寐其側比醒不復見

劉澄之豫州記曰城父縣有巢湖湖周五里湖中有三山湖南有四鼎山

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

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又郡國志云三女墳在郭西云闔閭食蒸魚羹留半賜三女三女怒自殺王痛之葬於郭西文石爲槨金印玉牒銀樽珠盤悉以送葬又云盤郢之銅或曰湛鑪之劒夜飛適楚以水繞墳因名女墳湖又云葬女時有白鶴舞吳市因入羨門悉化爲犬

錢塘記曰去邑十里有語息湖古老相傳昔秦始皇巡狩經塗暫憩因詔以息爲名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頂有一窮湖湖足赬尾鯉鱗皆傷剝而又有一故艑槽崇山峻遠非舟檝所游豈深谷爲陵而此物不與丘壑同遷乎

顧微廣州記曰廬山上有一湖至甲戌日輒聞山有鼓角聲

劉澄之揚州記曰新城縣東有俱山山上有湖湖中有白鵝一隻時時飛來不可常見

劉楨京口記曰龍目湖秦王東遊觀地勢云此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使斷因改爲丹徒令水北注江也

梁典曰武帝望京峴山盤紆似龍摭其右爲龍目二湖

徐州先賢傳曰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

水經注曰武強縣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有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檐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檐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爲魚矣今縣東北半許里有淵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刑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剌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

又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無凸凹（上直結反下於交反）平滿無高下岸深五丈餘恒氷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

又曰東南海中烜洲上有温湖其中唯有鯀魚焉長八尺

食之宜暑而避寒

郡國志曰潤州遏陂有湖名龍目湖京口出好酒人習戰故桓温云京口士齊人饗無可饜唯酒可飲兵可用耳

會稽記曰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

又會稽記云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又按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

南徐州記曰子英常於芙蓉湖捕魚得赤鯉持歸以穀養一年遂生角翅魚云我來迎汝子英騎之即乘風雨騰而

上天故列仙傳云每經數載来歸見妻子魚復來迎如是數十迴而不還芙蓉湖即射貴湖也又名上湖

吳地記曰臨平湖在臨平山南

吳志曰歸命侯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除平古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俄而晉平吳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

歙縣圖經曰黃墩湖在縣西南其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鬬程靈銑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爲人告之曰吾爲呂湖蜃所厄君能助吾必厚報束帛練者吾也明日靈銑彎弧助之正中後蜃不知所之後人名其處爲蜃灘時有一道人詣靈銑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今當爲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靈銑因移父葬其所侯景亂靈銑率郡鄉萬餘衆保新安因隨陳武帝有奇功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目與周文昱侯安都爲三傑按靈銑宅在湖東二里

徐爰釋問曰玄武湖本桑泊晉元帝創爲北湖宋以肄舟師○京都記云從北望鍾山從宮亭湖望廬岳齊武帝理水軍於此中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覆舟山詩云南瞻儲胥館北望昆明池即此亦永嘉末有龍見於湖內故改爲玄武湖

豫章記曰擔石湖在州東北其湖水中有兩石山有孔如人穿擔狀古老云壯士擔此兩石置湖中因以爲名

輿地志曰安成有蜜湖中有綠萆鯽魚爲時所重并有石窟容百人坐其魚味甘如蜜因此爲名在縣東二十里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化而爲湖勇力聖智與不肖者同命無遺脫也

荊南志曰高沙湖在枝迴洲上淥澤平晶媩了水陸彌曠芰荷殺生鱗羽游阜湖南林野清曠可以栖託故徵士宗炳昔常家焉北有小水自湖通江謂之曾口是也

渚宮故事曰江陵城西二十里高沙湖其中多魚

又曰五葉湖昔湖測有主人張拔五葉同居因以爲名

九江記曰彭蠡湖在尋陽縣東南與都昌縣分界湖心有大孤山案郡國志彭蠡湖周迴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記功焉又有乞烏隨船行舟人擲樽飯接之高下不失一粒今此烏沿江靈廟多有不獨在彭蠡湖爾

郡國志曰鶴門湖者陶侃微時葬母忽有二客來弔化爲

雙白鶴飛去後因以爲名

丹陽記曰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縣宣騫之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爲黿後湖又名練湖（橫此百十數）

輿地志曰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承丹徒陳驪覆船山馬林溪水色白味甘

輿地志云練塘陳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爲後湖

語林曰褚公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船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有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孫擲水中孫懼無計唯大呼曰季野卿念我（褚公褚裒國也季野彥回字也）

伏滔登故臺詩序曰夫差姑蘇臺東有丹湖萬頃內有金銀塘

方輿記曰銅船湖馬援鑄銅船五隻一留此湖中四隻將過海征林邑

潭

幽明錄曰頑縣下有眡潭以視之眡人眼因以爲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烏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吾昨下陂不過而死可爲報眡潭行人曰眡潭無人云何可報烏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言須臾潭中有號泣聲

又曰晉元熙中桂陽郡有一老翁常以釣爲業後清晨出釣遇大魚食餌掣綸甚急船人奄然俱沒家人尋喪於釣所見老翁及魚並死爲釣綸所纏魚腹下有丹字文曰我閩曾潭樂故從檐潭來磔死弊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赤鯉鱠今日得汝爲

荊州圖記曰武當縣西北六里江中名佷字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世傳佷子未曾從父命父臨終欲葬山上故謬曰葬我水中佷子唯從此命習鑿齒記云佷子是漢時人家在山東五女徼

鄧德明南康記曰梓潭有梓樹洪直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

又曰贛潭在郡下昔有長者於此潭以釣爲事恒作漁父歌其聲慷慨忽聞漁鉤頓吏一物形似小水牛眼光如鏡或言水犀浮躍逐綸角帶金鏁釣客因引得鏁出水數十丈鏁斷餘數丈盡是珎寶

羅浮山記曰牛潭深洞無極北岸有石周圍三丈許漁人見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

抱朴子曰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潭中因名此爲黿潭能作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乃以越章封遝偏投潭水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人並愈又有小黿出羅列死於水渚甚多

南康記曰梓潭山在雩都縣之東南六十九里其山有大梓樹吳王令都尉蕭武伐爲龍舟艚斫成而牽引不動占云須童男女數十人爲歌樂乃當得下依其言以童男女牽拽艚沒于潭中男女皆溺其後每天晴朗淨髣髴若見人船焉夜宿潭邊或聞歌唱之聲因號梓潭焉

鄱陽記曰懷蛟水一名孝經潭在縣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際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時傷人焉每至五月五日鄉人於此江水以船競渡俗云爲屈原攘災秉前郡守縣綵以賞之刺史張栖貞以人之行莫大於孝懸孝經標竿上賞之而人知勸俗號爲懷蛟水或曰孝經潭

湘州記曰益陽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洲最深處也或謂周

昭王南征不復没於此潭因以爲名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七

地部三十二

池

壑

池

廣雅曰沼池也

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沼池也牣滿也鄭玄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言亦得其所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

傳曰齊伐楚楚子使屈完對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史記封禪書曰秦始皇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仙人羨門之屬八神一曰天齊祠天齊天池名臨南郊山

漢書曰昆明池漢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也初漢欲求身毒國爲昆明所閉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名曰滇河漢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謫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廻四十里（武帝平昆明以其地爲益州郡其滇水原深廣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河潘岳關中記曰昆明池漢武時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理水訖停船此池盖堯時已有汚池漢代因而深廣耳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又曰昭帝元始元年春三月黃鵠下建昌宮太液池

又曰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若禁籞使人不得往來也）

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

又曰宣帝神爵元年詔曰金芝生于函德殿銅池中

魏志曰太祖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晉書曰山簡優遊卒歲唯酒是躭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又曰荀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快快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我耶

後魏書曰文明皇太后馮氏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太后忻然歌高祖亦和歌歌者九十人

唐書曰蔣鎮爲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號寶應靈慶池

又曰文宗用鄭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舘以時追賞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降北有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龍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祀池請雨

晉宮閣名曰靈芝池廣長百五十步深二丈上有連樓飛觀四出閣道釣臺中有鳴鶴舟指南舟

袁山松宜都記曰佷山縣東六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絕崖唯兩道可上皆峻嶮山上周廻可二十里有林池水民田種於山上昔永嘉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

盡取池魚擲下與之亦不窮賦遂退散因名此爲下魚城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戲於池見大魚御鉤帝去其鉤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濵得明珠一雙武帝曰豈昔魚之報也

湘州記曰湘南縣有架山下有小池常涸竭民齋戒往請自然而滿事訖還乾

雷次宗豫章記曰去洪井六七里有風雨池山嶠水出激着樹木星散遠灑如風雨焉

襄陽記曰峴山南有習郁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當中築一釣臺將亡勑其兒曰必葬我近魚池山季倫每臨此輙大醉而歸

臨川記曰崇仁縣有鹹池梭陳書司空黄法𣰰（音翟）字仲昭崇仁縣巴山人也侯景亂法𣰰於鄉里聚徒以助高祖有功𣰰墓在崇仁縣巴山鄉故老相傳法𣰰有奇術常欲變置鹽池於冢山之下揊負六十餘畝至今水味獨鹹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宫築兎園園中有靈山山安膚寸石又有鴈池池中鶴洲鳬渚竒果異樹瑰禽恠獸畢備王日與宫人及賓客弋釣其中

又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條是越國王趙他所進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照爲

述征記曰廣陽門北有魏明帝流杯池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

又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上西王母爲天子謡

三輔故事曰漢武帝作昆明池武帝崩後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池有二石人如牽牛織女像

又曰未央宫西有食池池中有臺王莽死於是也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遭父艱哭泣三年飛鳧一雙游密廬傍小池

郡國志曰晉州臨汾縣臭水池下畜不飲一名鑴鑊池即煮眉間赤頭處鑊鑴因成池今水上猶有脂潤

又曰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有萬歲池是築城取土處

又曰合浦海曲出珠號曰珠池又有夷人鬻越也多採甲香爲業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淮南子曰陰氣極則下至黄泉故不可鑿池穿井

世說曰晉明帝欲作池臺元帝不許之明帝爲太子養武士一夕中作比曉便成即今謂太子池是也

又曰太原王國寳治宅因浚池忽見一物如酒杓形長四尺許飛去

水經注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西流謂之馬池

又曰蔡州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黄門即順帝之世始擣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

又曰滇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

顏子曰與子華遊於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沐浴羣生流澤萬世仁也揚清激濁盪滌塵穢義也弱而難

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

顔子曰我得放於池上矣

方輿記曰興元府南鄭縣天池山上有池方二十里冬夏不竭久飲之可愈痼疾故號天池

又曰梅福池一名風雨池梅福種蓮池福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桎梏形爲我辱智爲我毒於是弃南昌縣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得道爲神仙代代有人見或在玉笥山逢之今西山有梅君壇南昌縣元觀有梅君堂焉

又曰明月池在興道縣西北中有一臺云是漢高所營注水經云形如偃月故號明月池

又曰七女池昔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七女負土葬父取土之處今成一池號曰七女池今池邊又有七女塚

谿

尚書大傳曰呂尚釣於磻溪得魚腹中有玉璜

春秋說題辭曰谿者隱也深虛絕山令得傳也（宋均曰無水曰谿有水曰谿）

爾雅曰水注川曰谿

桓彛別傳曰彛字茂倫明帝世彛與當時英彥名德庾亮温嶠羊曼等共集青谿池上郭璞預焉乃授筆屬詩以白四賢并自序

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山谿夏時凜凜恒有寒氣故謂之寒谿

王韶之始興記曰連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

盛弘之荊州記曰酈縣北五十里有菊谿源出石澗山有甘菊村人食此水多壽

又曰零陵郡西有九渡谿山獸從數十里往飲之經越池水皆不飲傍有平石坑上石形極方峭名爲仙人樓

又曰桂陽郡桂横谿谿水甚深冬夏不乾俗謂之爲貪泉也郡西南五十里有萬歲山有石室出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下有一谿名爲千秋水其傍有居民即號萬歲村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迴未至卑耳之谿援弓而射未敢發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管仲曰臣聞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

谷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詩歎曰青谿中曲復何可窮

水經注曰磻溪即太公釣所也石壁深高幽泉邃密林障秀阻亦人罕交東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即太公垂釣之處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注于渭

又曰長陽谿源石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涌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

又曰白馬谿水出宜陽山有大石厥狀似馬故谿澗以物色受名也

又曰向城有水二源俱北流合爲一川名天漿谿

又曰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於谿各矜其所能登先禁谿水爲不流昞次禁枯柳爲生荑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檐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舩人不許昞乃張盖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

又曰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凉不雜蓋山經所謂若水也

又曰朐䏰縣有龜溪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出自此溪也

郡國志曰豫州吳房縣吳王闔閭之弟夫槩王朝楚楚封之於堂溪

又曰王昭君秭歸人也有香溪即昭君遊處

又曰資陽縣有璟溪百丈池所謂溪流如鏍池深百丈也

又曰陵陽山在石埭縣北三里按輿地志陵陽令竇子明於溪側釣魚一日釣得白龍子明憐而放之後數年又釣得一白魚割其腹中乃有書教子明燒煉食餌之術三年後白龍來迎子明遂得上昇其溪環遶山足今有仙壇照然不泯

信州圖經曰師溪水源出黃蘗山北面在弋陽縣東南一百一十里昔有隱士胡超居此聚人師之故名師溪

越絶書曰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也古歐冶子鑄劒之所與戰國策云涸若耶以取銅破堇山而出錫

又郡國志云歐冶子鑄劒處下有孤潭深而清有孤石聳出潭上有大櫟樹謝客兒與弟惠連作詩連句刻於樹上

吳興記曰前溪在縣南東流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箬後溪在市北東出餘不亭晉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歌曲傳者以爲指此溪也

裴氏廣州記曰百管谿周迴丈餘水極沸涌如𤇆火煎油聲

臨海圖經曰銅溪在縣西北五十里其水黃色狀似銅故號銅溪也。孫興公天台山賦云過靈溪而一濯是也

蓍歌錄曰武溪水源出武山東南流注于沅故爲歌曰武溪深復深飛鳥不能渡遊獸不能臨

又曰下寮上霧看飛鳥墮水中即此也

壑

周易略例曰隆墀永歎遠壑必盈

禮記曰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山海經曰東海之水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曰歸墟

莊子曰夫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

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八

地部三十三

冰

潮

川

冰

說文曰冰水堅也澌流冰也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又曰乾為寒為冰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玄注曰負冰上近冰也

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鑿冰聲也三之日納于凌陰

周禮曰凌人掌冰祭祀供冰鑑（鑑如甀大口盛冰以禦溫氣也）賓客供冰大喪供夷盤冰（夷盤大盤）夏班冰（賜羣臣也）

又曰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倍其冰）

禮曰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虎始交

又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虫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魚不上冰兵甲不藏

傳曰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繭袍也禮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病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又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陰不勝陽也

又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人不夭札

孝經援神契曰高山之巔無樹深海之淵無冰剛太燥溫太柔也

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illegible]）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焉

史記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悅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渠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

薛瑩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六年冬北海東萊琅邪井冰厚丈餘

又曰光武至薊上王郎使者至上發薊晨夜馳[illegible]至曲陽呼沲河道吏還言河流澌無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視實然霸念恐驚衆即還曰冰堅可渡比至冰可乘而遂得渡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臧榮緒晉書曰王祥字休徵後母朱氏思生魚時河水冰堅祥朝朝冒厲風於何進伺魚一朝忽冰開小穴有雙鯉跳出

王隱晉書曰慕容皝上言正月十二日躬征平郭還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冰結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問故老初無海冰之歲（[illegible]）

北齊書曰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而以冬月守河

椎氷及後主即位朝政多紊齊人椎氷懼周兵之逼斛律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氷萬里氷厚百丈𪕮鼠在氷下土中焉其毛長八尺可爲褥却風寒

王子年拾遺録曰東海員嶠山有氷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南燕録曰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流澌氷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昔光武渡呼沲氷澌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德乃大悅

異苑曰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氷自泮舟檝無閡逐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

又曰高平閭丘孝婦以元嘉中懐娠生一團氷得日便消液成氷也

呉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呉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

趙書曰劉曜攻石勒將戰曜欲乗大乗大赤馬無故跼躅不可近於是退亦馬及合陣敗走曜體素壯馬小不勝陷氷爲石勒所擒也

博物志曰削氷令貟舉以向日艾承其影則有火

西京雜記曰漢制以酒滴爲書取其不氷以王爲硯亦取其不氷也

陸機洛陽記曰氷室在宣陽門内恒有氷天子用賜王公衆官

戴延之西征記曰凌雲臺有氷井延之以六月持去經日猶堅也

述征記曰冰井在凌雲臺北古舊藏氷處

鄧析書曰明君之御民若乗奔而去轡履氷而負重

晏子曰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問之魯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凝陽氷厚五寸晏子曰如是則寒溫節也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年穀熟請禮魯以息怨也

老子曰渙若氷將釋

莊子曰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

又曰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内熱歟

孫卿子曰氷生於水而寒於水

淮南子曰淮海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

又曰夫水向冬則凝而爲氷迎春則釋而爲水（水氷移易于）前後

又曰知一葉之落知歲將暮覩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

論衡曰夫爇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而不熱（也倚）一尺氷置庖厨中終夜而不寒也

風俗通曰積氷曰凌壯氷曰凍氷流曰澌氷解（曰泮）

魏子曰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薄氷（當日燎）毛過猛火也

抱朴子曰五王不柰而堅寒氷不襲碧而勁

又曰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

新論曰畫水鏤氷與時消釋

潮水

説文曰潮朝也從水朝

風土記曰俗説鯢一名海鰌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

水溢為潮出穴則水入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祖台之志怪曰隆安中陳悝於江邊作魚簄（匡匣切）潮去於簄中得一女人長六尺有容色無衣服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人有就辱之悝夜夢云我是江黃亦失道落君簄小人遂見加凌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移潮來自逐水去訢者尋病死

吳越春秋曰吳賜子胥劍而死乃投之江中子胥因揚波成濤隨潮往來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復也

臨海異物志曰石鷄清響以應潮慧艦輕逝以遠繫（石鷄形似家鷄在海中山上每朝水將至輒群鳴相應若家鷄之向晨也）

裴淵廣州記曰石洲在海中名為黃山山北日一潮山南

日再潮

抱朴子曰糜氏云潮者據朔來也言夕至也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又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又曰天河從北極分為兩頭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下過而與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

又曰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潮水從東地廣道遠乍入俠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隆崇涌起而為濤俗人云濤是五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

川

說文曰川貫穿通流水也

釋名曰川者穿地而流也

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又曰利涉大川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王肅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

又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檝

又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詩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周禮曰楊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熒洛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幽州其川河濟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呼沲

又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川澤不竭

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

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

又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宣之使言

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竹書記年曰藍田川有漢臨江王榮塚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都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於是川有鷰數

萬衘土置塚上百姓憐之

水經注曰龍魚川岸漲不測出五色雲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

又曰祥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故其地為祥川用表夫人載誕之休祥也

秦州記曰枹罕原北有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水東流

莊子曰昔者禹之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方輿記曰清涼川在興道縣北

唐史云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此川見旌旗蔽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疾路至此見梁帥嚴震具軍容拜馬前叙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曰嚴震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須之上次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不達兵機煙塵時務姑息主帥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震不知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嚴震為臣子之節上歎之良久震聞特拜謝映時議多之即此川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九

地部三十四

澗　洲　湍（磯附）　灘

澗

釋名曰澗者言在兩山間也
詩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又曰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又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爾雅曰兩山夾水曰澗
漢書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十罪
東觀漢記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
其澗水吏卒馬糞汁飲之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
光祿澗非也
異苑曰符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
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
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而走
幽明錄曰人有山行墜澗者無出路飢餓僅死見龜蛇甚
多朝暮引頭向四方人因學之遂不復飢體殊輕便能登
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
澤頗更聰慧泊食穀唊滋味百日復其本質
郡國志曰漢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肅澗初出一羊野中
婦人大驚拍手羊因止今俗生羊禁婦人拍手是也
又水經曰吳房縣山溪有白羊淵淵水出羊
又曰赤松澗在東陽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故
山上有赤松子之祠澗自山出故曰赤松澗
十道志曰廣武澗在今滎澤縣西
又西征記三皇山上有三城謂東西廣武城相去二百餘
步隋河水從中東南流今無水今城東有高壇即項羽坐
太公於上以示漢王處一謂鴻溝
盧氏嵩山記曰半馬澗人或亡百馬澗亦曰拜馬澗故老
傳王子晉得仙而馬還國人思之不見乃拜其馬於此也
韓子曰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見深澗深百仞問
其御左右曰人嘗有入此乎曰無有曰嬰兒狂聾人入此乎
曰無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
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洲

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爾雅曰水中可居者曰洲（[illegible]）
史記曰越王勾踐平吳殺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
浹口外洲是也
晉書曰殷仲堪爲荊州刺史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
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濤忽起成岸其夕有人通仲堪
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訖而沒至是
果臨荊州
王隱晉書曰朱崖在大海中遙望朱崖洲大如菌舉帆一
日一夜至洲周匝二千里徑度七八百里可十萬家女多
姣好長髮美鬢
吳錄地理志曰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爲郡吏赴府鄉人
餞之會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爲長沙太守

後果然因名孫洲

吳志曰孫權遣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不還世世相承有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

隋圖經曰漢水逕琵琶谷至滄浪洲洲即漁父棹歌處庾仲雍記云謂之千齡洲

水經注曰龍陽縣之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甘橘於其上臨死勑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頭不匱汝衣食歲絹千疋

又曰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於此洲

山海經曰郁洲一曰都洲在海中郭璞注曰即東海鬱洲山也傳此洲從蒼梧徙來上有南方物

扶南傳曰漲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兔園之中又有鴈池池有鶴洲諸宮館相連異樹奇獸靡不畢備王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大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祥至魏魏太祖謂祥曰孤比者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祥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蹖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耶

湘中記曰或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昭潭湘水至深處也橘洲每大水猶洲悉沒而橘洲獨浮焉）

王韶之始興記曰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王營置清暑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爲羅公洲樓下洲上菓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梧前竦雖即城隍邈同丘壑

盛弘之荊州記曰南江上有龍洲下有寵洲二洲之間舊云多魚而投罟揮綱輒便掛絕乃有客役而視之中水有牛十二頭常爲破綱故魚者患之

又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又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閻敖游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

又曰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爲兩以充百數僭號旬時身屠宗滅及其傾覆洲亦消毀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龍飛江表斯有驗矣

荊州圖副曰百里洲其上平廣土沃人豐湖澤所產足穰儉歲又特宜五果甘柰梨蔗於此是出

荊南志曰枝江縣界內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無人

劉禎京口記曰嘉子洲西一里得貴洲周廻四十里許上多有居民昔魏文帝伐孫權至此洲南望曰彼人有焉而退因名曰貴洲

述征記曰晉寧縣有龍莽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

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二十五里有列洲晉簡文帝爲相時會桓溫處也

郡國志曰潮州白嶼洲亦自浮來後會稽人姓丁識之云曾藏銅尉斗於洲上往取果得

又曰潤州長命洲梁武放生處後魏使李諧來聘武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慚

荊州圖經曰襄陽縣南八里峴山東南一里江中有蔡洲

漢長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強盛共保蔡洲爲王如所沒一宗都盡

又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流爲滄浪水疑此洲是也

方言曰水可居者爲洲三輔謂之洲淤（郭璞注曰上林賦云行於洲淤之浦）

輿地志曰伍子胥叛楚出關於江上見漁父求渡時傍多人漁父歌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碕子胥既渡解百金之劒與漁父漁父曰楚購子粟五萬爵執圭豈百金之劒乎子胥曰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覆舟而死其處是灄洲水路去洲一百九十里

江夏記曰鸚鵡洲在縣北案後漢書曰黄祖爲江夏太守時黄祖與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於此洲故以爲名

又荆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 江有黄鶴磯又有鸚鵡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襲江夏藏舡於鸚鵡洲

建安記曰郡西南大溪之中有仙人洲昔梅真人上昇墜馬於此洲故後名墜馬洲

鄱陽記曰蠙洲在縣西南溪中有蚌出珠貞觀年中因雨雹乃有蚌出珠百姓採之咸亦不空其水平淺可涉

丹陽記曰白鷺洲在縣西三里隔江中心南邊新林浦西對白鷺洲洲在大江中多聚白鷺因名之

又曰烈洲在縣西南輿地志云吳舊津所也内有小水堪泊舡商客多停以避烈風故以名焉王濬伐吳宿於此爾文爲相時會桓女之所也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以栗伏滔北征賦謂之烈洲

又曰吳時客舘在蔡洲上以舍遠使蘇峻作逆陶侃等率所統同赴京師直指石頭次于蔡洲是

又曰張公洲在縣西南梁書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東之等舟師二万次張公洲二年陳霸先擊破侯子鑑師至張公洲並此處

又曰加子洲在縣西南

三十國春秋曰晉咸和二年溫嶠與陶侃起義兵伐蘇峻帥師四万直指石頭侃泊加子洲即此處也夏月堪泊舡冬月淺涸自永昌之初其洲忽一朝崩陷數里隨其形曲折凡作九灣行者所依東西浩然矣

尋陽記曰鸛洲在縣北

傳曰昭公五年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於鸛岸按鸛頭與鵲尾相去八十里杜預注曰吳地也廬江舒縣東南有鵲尾渚

湍

廣雅曰湍瀨也

水經注曰益陽縣西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於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欬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其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

又曰漢水東爲鱣湍洪波奔蕩崩浪雷頹古老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

異苑曰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牲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弃業將罷其夕並夢見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恩其宿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鮒以爲頓獲[illegible]因以百簿名瀨

益部耆舊傳曰犍爲符沉和氏女名光雄和父乘船城湍墮水物故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乘小船於父没處哭數

孥自投水死後與父相持浮出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耒陽縣有兩瀨每歲旱百姓共壅之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應東有博望灘張騫使外國經此船沒因以名灘灘下接魚復縣界有羊腸虎臂灘陽亮爲益州至此覆沒人至今猶名爲使君灘

鄭緝之東陽記曰信安縣去石門四十里瀨邊悉有石楪長三尺許似羅列雜帶如店肆也

劉德明南記曰康頓水奔流二百餘里橫波險瀨二十四處

灘

益州記曰伏犀灘東南六十里有黃牛像其崖峻嶮遠望之斑潤頗像黃牛

又水經云昔有黃牛從棘入溪出而上此崖乃化爲石是名

伏犀灘

又曰荔枝灘東南二十里山頂上有一冢冢唯有女貞樹樹上恒有白猿栖息郡國志云楚道有王女冢是

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云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環望如一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

地部三十五

淵　泉水

淵

說文曰淵回水也

尚書逸篇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

韓詩外傳曰東海之上有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馬果沉菑丘訢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電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淵不涸

傳曰鄭子産曰若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又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

水經注曰白鹿淵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淡然不流

九州記曰樂壽縣有房淵方三百里石勒建安二年水忽變爲赤燕慕容儁之二年水忽生盤如印形其淵一日再長再減不失其度居近者時見龍狗之狀戲於旁葉落於淵者輙有群燕銜出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城北有紫山山上有清冷之淵耕父揚光之處

又曰魚復縣有神淵北有白鹽崖天旱火燃崖上推其灰燼下降淵中尋則降雨西有龍淵清深不測傳云漢祖伐秦經途於此見淵中白壁赤柱狀若官府因名龍淵

宜都山川記曰鄉下村有淵淵有神龍每旱百姓輙以菌草投淵上流魚死龍怒應時天雨

齊地記曰瑯琊臺上有神淵汚之則竭齋戒即出

莊子曰舜以天子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欲以其辱汚漫我羞之自投於清冷之淵

管子曰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

隋巢子曰夏桀德衰岱淵沸

尸子曰龍淵有玉英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

泉水

說文曰泉水源也

易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詩曰泉水衛女思歸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又曰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又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誠王心則寧

又曰觱沸檻泉

傳曰鄭伯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問公公語其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郡（三秦記曰酒泉郡中有井味如酒也）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字處默性廉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刺史州界有一水父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

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以言志清操逾厲

沈約宋書曰王彭盱眙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亡家貧力弱營葬鄉人助作塼須得水天旱穿井數十丈無水一旦塼竈前忽生泉用之事畢復竭助者嗟歎

隋書曰豆盧勣武帝嗣位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有祥瑞鳥鼠山谷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有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唐書曰安金藏京兆長安人爲太常丞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水經注曰若耶溪東又有寒溪溪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凉漢太尉鄭公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

又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爲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泉矣康介爲二千石則不飲之若吳隱之挹而不辭豈謂能渝其眞乎蓋亦惡其名也

又曰汲縣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

又曰土穀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脉水

又曰霍太山上有岳廟廟甚有靈鳥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廷又有靈泉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絶則水竭也

又曰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北出有高坂謂之白道嶺沿路唯土穴出泉挹之不窮古詩飲馬長城窟非虛言也

風土記曰陽羨縣西南有泉常有紫黄色浮見水上出金之地也

益部耆舊傳曰姜詩母好食生魚飲江水詩至誠之感一朝湧泉在於門側流引江魚以給饍羞

十洲記曰瀛洲青玉膏山泉如酒味名之爲玉泉也

玄中記曰東方有柴渚焉在齊國山山泉如井狀深不測至春雨霤從井中出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柴塞則不出故名爲柴渚焉

魏土地記曰頓陽縣東八十里有敵牛山山下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敵身自山而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魏記曰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

三輔舊事曰昔有犢失母哀鳴甚苦地爲發泉因名鳴犢泉今天旱祭之降雨在焉耳

又曰姜泉在岐山縣○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母有喬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因以氏焉○酈元注水經云炎帝長於姜女即此水是焉

義興記曰國山縣有金硎硎中沙石時灼灼如金者舊名金泉時獲眞金也

漢水記曰漢水有泉方員數十步夏常沸涌望見白氣衝天能差百病常有數百人飲浴之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

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於泉處坐牽挽不動父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洄流見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西有龍泉精舍初遠法師違諸道人行卜地息此而渴法師因以杖掘地即泉出天旱法師令道人讀海龍王經泉中有物如蛇而出角騰空中去須臾而雨

括地圖記曰昆丘之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美泉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死

盛弘之荊州記曰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帝漿無以過也

又曰宜都夷陵縣南勾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苦於汲水有一女子孫貧忽有一乞人瘡痍黃體村人無不穢惡此女哀矜飲之乞人乃腰中出刀剌山下三處即飛泉涌出

尋陽記曰莫山有澗深丈餘朝夕輒有湯泉溢出如潮號爲潮泉

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

郡國志曰蘭州有梁泉昔梁譚者爲羌所圍無水譚以鞭扣地以青羊祈山神湧泉出而榆木成林

又曰肅州延壽城有山出泉注地水肥如肉汁燃之極明與膏無異但不可食此方人謂石漆得水愈熾

吕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

又曰水之美者崐崘之井高泉之山有涌泉焉

淮南子曰正土之氣御乎埃天（正土中也其氣上通埃天中央也）埃天五百歲生缺（缺石名也中央數五天數五歲而一化）缺五百歲生黃澒（黃澒黃水銀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澒五百歲化而爲黃金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金之精爲黃龍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黃龍之精汋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其氣上至天也）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言黃氣之相激薄也）上者就下（其氣陽復於天下也）流水就通而合乎黃海（言水衆天下則通流入於海也）偏土之氣仰乎青天（偏土方土也）青天八百歲生青增（青增青石也東方數八八數八百歲而一化）青增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千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陽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青海壯土之氣仰於赤天（壯土南方土也）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沙也南方數七數七百歲而一化也）赤丹七百歲生赤金（將鍊不化爲汝而可金數氣赤澒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陽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赤海弱土之氣御乎白天（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礜石也西方數九數九百歲一化也）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陽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白海牝土之氣御乎玄天（牝土北方土也）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砥石也北方數六六百歲而一化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陽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玄海

又曰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也

傅咸神泉賦曰余所居庭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

抱朴子曰崑崙及蓬萊其上鳥獸飲玉井泉皆長生不死也

李華雲母泉詩序曰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

有僧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源末派如漿煑茶灌園澍濯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壘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光彩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皆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一

地部三十六

瀵水　瀑布　溫泉　潢　津　潛　滈
沚　坻　湄　瀆　涘　波

瀵水

爾雅曰瀵水出尾下（瀵敷問切汾陰有水口如車輪名爲瀵尾猶泉也）

列子曰禹之治水而失塗謬之一國其名終北不知際畔無風雨霜露蟲禽草木國中有山名壺領頂有穴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國人飲神瀵力志平和過則醉經旬迺醒也

水經注曰瀑布水又南入山瀑布飛梁懸河注壑崩湍十許丈謂之馬落山

瀑布水

幽明録曰衡山三峯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下有泉飛流如舒一疋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雖纖羅不動其上翛翛恒淒清風也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山有池水懸注遥望見如倒挂白鶴因以名山下有深湖湖中又有魚如二百斛舡大

羅浮山記曰羅嶺之南有瀑布挂泉四十餘丈長二丈許

周景式廬山記曰泉在黃龍南數里即瀑布水也土人謂之泉潮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於林峯表出望之若懸索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也

何尚之清暑殿賦曰深波奔上瀑布懸下

孫興公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有石溝深廣三丈有兩瀑布皆同注此溝相傳云是仙人流杯池水

溫泉

華陽國志曰邛都縣南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湯鷄豚下流澡洗治宿病餘多惡水水神自司不可褻汚及沉亂鬚照面使人惡疾

幽明録曰始興靈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見其上蒸氣高數十丈生物投之須臾便熟

吴録曰始興縣有始興山山出溫泉可以瀹鷄

山海經曰溫水出空峒山山在臨汾南入河遅陽北也

幽明録曰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兩泉發源相去數尺熱泉可以瀹鷄冷泉常若冰生

博物志曰不周山六川之水溫如湯也

辛氏三秦記曰始皇生時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金石柱見存西有溫泉俗云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後人因洗浴

江乘地記曰東南三十五里有湯泉半冷半溫共同一壑

盛弘之荆州記曰新都縣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遥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䟽又有車輪雙轅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有一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又曰棗陽縣界有溫泉其下有田資以浸灌一年三熟

王孚安城記曰宜陽縣南鄉有溫泉焉以生雞卵投其中熟如煮也

伏琛齊地記曰曲城東七十里有溫水水如湯沸可療百病煮物無不熟也

水經注曰溫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湧如湯杜彥達曰可治

百病並清則病愈世濁則無驗

瀆

說文曰瀆積水池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與晏子立曲瀆之上公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

津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晉書曰雷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其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終不成虎遣散騎侍郎崔收沉璧中流告神已地震水流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甚怒乃斬工匠止作而還

又曰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流澌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光武渡呼沲澌冰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橋津

郡國志曰陝州平陸縣小平津張讓劫獻帝處南岸有勾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處

又曰杜預造河橋於富平即此也

又曰曹州離狐縣有延津濟臺子羽投璧斷蛟處

酈善長注水經曰舊東郡白馬縣神馬亭有神馬寺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去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

又曰呂望東海人也老而無遇以釣牛周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帝師

又曰弘農郡有竇津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其妻深識旣反厚賚賞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是也

又曰雲中定襄之間有津曰君子濟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貲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子濟

又曰河水東北爲長壽津

述征記曰涼城至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在焉

異苑曰石勒元初十一年伐劉曜於洛陽涉大河南濟時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檝無閡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改名靈昌津

吳越春秋曰句踐入吳吳王遣之越王伏不敢起吳王遂引上車范蠡爲執御至三津之上仰天而歎淚下沾襟曰嗟乎孤厄也不意復生渡此津

渚

釋名曰渚遮也能遮水從傍回也

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

又曰魚潛在淵或在於渚

又曰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廣雅曰渚處也

晉書曰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

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異路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中風至鎮未旬而卒

又曰殷羨建元中爲豫章太守去郡郡人多附書一百餘封行至江西石頭渚岸以書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非是致書郵故時人號爲投書渚

吳興記曰烏程西風渚者防風氏國也

幽明録曰淮南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瓌壯以金爲鏁絆

文選詩曰雙鶩遊蘭渚

潏

釋名曰潏術也堰使水鬱術也魚梁水碓之類也

爾雅曰人所爲曰潏（搆爲舍人曰人力水爲居止）

沚

釋名曰沚止也小可以息其止也（廣雅同）

詩曰遡洄從之宛在水中沚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傳曰澗溪沼沚之芼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坻

說文曰秦謂陵阜曰坻。釋名曰坻遲也能小遏水使流遲也。賈誼鵩鳥賦曰乘流爰逝兮得坻則止

湄

神仙傳曰河上公漢景帝時結草爲菴於河之湄常讀老子帝不解老子數事遣問公不荅帝駕從之公即躍身空中矣

濆

說文曰濆水涯也

詩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又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泱

說文曰泱水涯也

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泱

又曰所謂伊人在水之泱

波

釋名風吹水成文爲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小波曰淪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魏志曰魏明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濤波洶涌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又曰徐宣從文帝於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迴倒宣時病在後凌波獨前群僚無至者帝壯之遷尚書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爲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曰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静波止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有漁父者孔子曰其聖人歟乃下求之漁父語訖刺舡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擊舡橈也）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盟津陽侯之波逆如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波罷

又曰楚　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或恐死而忘生也

世說曰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州于時泛舟江側謝公亦生狂風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制桓有懼色會稽王亦微異唯謝公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荅曰何有三寸同盡理。孔叢子曰子順謂韓王曰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

廣雅曰陽侯濤大波也

戰國策曰或謂公叔曰乘舟漏而不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二

地部三十七

藪　澤　陂

藪

說文曰藪大澤也

周禮曰楊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甫田青州之澤藪曰孟諸兗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醫無閭冀州之澤藪曰昭余祁（實儀術望皆官名也）

國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又曰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釐改制景象物土地以類百則儀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左焉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隩內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師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不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爾雅曰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秦有楊紆（今在扶風汧縣西）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鄭有甫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周有焦穫（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謂之十藪

漢書曰司馬相如論巴蜀父老文云鷦鵬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於藪澤

風俗通曰藪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

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禮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祁縣連延西接至此

關中記曰弦蒲藪案周禮職方氏雍州其藪曰弦蒲

晉大康地志云汧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

按漢書地理志取蒲藪即弦蒲藪是焉

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雍中谷決爲弦蒲藪

澤

釋名曰下水曰澤言潤澤也

又曰水決出而爲澤曰掌水所停處如手中也今兗州人謂澤曰掌

說文曰坳澤在崑崙墟下菏澤在山陽胡陵南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又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又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又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又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又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又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又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又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又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又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又曰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河圖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雷澤澤名也）

書曰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孔安國注曰雷夏澤名）
書大傳曰舜漁於雷澤（鄭玄注曰雷澤今屬濟陰）
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周禮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又曰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禮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禮記稽命徵曰王者德禮之制者澤谷中有朱鳥白玉赤蛇赤龍出焉
傳曰宣十五年晉侯救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受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宜）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
又曰衛侯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是也）
又曰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爾雅曰方澤祭地也
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藏天子失　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朞年岑山一旦崩為天澤
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見七人於齊宣王王曰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淳于髡曰今求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矣（桔梗之生山）
史記曰陳餘與張耳相失餘解印綬付耳亡入澤中捕魚
又曰封禪書云上郊雍通回中道春至鳴澤
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徒道亡到豐西澤中停飲夜皆解縱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又曰秦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而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
西域傳曰康居國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十萬臨大澤而居
又曰河有兩源合東注鹽澤一名昌蒲海去玉門關三百里廣輪四百里水冬夏不減皆以為潛行地下
續漢書吳祐嘗牧豕於長垣澤中
晉中興書曰劉牢之至五橋澤中敗績兵士殆盡牢之馬超五丈澗得免
晉書曰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至遂為龍而去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
山海經曰稷澤（后稷神所馮因以為名）
帝王世紀曰雀山之地一夕為大澤而深九尺
戴延之西征記曰巨澤魯之西界孔子獲麟處
管子曰北澤燒火照臺下管子曰萬乘之國不可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農夫得賣其薪蕘一束十倍
又曰涸澤數百歲水不絕者生　其狀若人長四寸黃衣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
文子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澤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韓宣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持衆趨救之
新序曰晉公逐獸于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問漁者送出澤因以諫之公令記其名漁者曰公亟反國臣亦反漁所

又曰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宋玉對曰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風俗通曰水草交曰澤言潤萬物以阜民用

水經注曰路温舒鉅鹿縣之東里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

又曰坳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停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雷輪轉爲隱輪之脉當其圜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曰徐州豐西澤即高祖斬白蛇之所

又曰中牟縣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斷井斷井）穿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茂草也是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其圃澤在中牟縣西限長城東極官度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有（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蕭禺中羊圈大鵠小鵠龍澤蜜罷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眼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潘故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五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

圖經曰晉有大陸呂氏春秋云晉之大陸猶趙之鉅鹿也

按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大河即一澤而異名也漢書云路温舒取蒲於此也澤亦尚書云納于大麓是此也

河南圖經曰廣成澤在梁縣西四十里。後漢書云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人于時馬融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右矕（莫板切）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陽箕背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中神泉側出丹水星湟恠石浮磬混乎其陂是此澤也隋大業中置馬牧焉亦名廣陂其溉灌之利至今百生賴之

輿地志曰稡澤在王城西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又郡國志云稡澤即金谷也有金水出焉故謂之金谷晉石季倫別墅在焉

陂

說文曰陂池也

書曰九川滌原九澤既陂

詩曰彼澤之陂有蒲有荷（陂澤障）

史記曰高祖母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又曰寗成抵罪得脫乃詐馳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數千家焉

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郄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之費遂奏罷之及翟氏敗後鄉里歸惡於方進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願野王云王莽時常苦旱追怨方進童謠云壞陂誰翟子威飰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建武中太守鄧晨使許陽興復鴻郄以陽爲都水掾陽曰昔成帝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壞我濯龍池於是乃因高下形勝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續漢書郭林宗交汝南黃叔度過袁奉高不宿而去泰曰叔度之量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許陽曉以術承地脈太守鄧晨署爲平水掾使治鴻郤陂陂成人謗陽言取錢晨繫陽於獄戶自開械自解晨釋之出時日暮陂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感也

魏略曰明帝出次摩陂有龍見於井中帝出觀龍因改摩陂爲龍陂

異苑曰東鄉太湖吴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取魚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去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愼勿殺也又有銅釜竝不可發明往決水拿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耶所祭餘食

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羃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于今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去吏隱居于蟻陂之陽以魚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蘺爲席

淮南子曰譬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均也

孫綽子曰海人曰横海有魚一吸萬頃之陂

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酒醉常入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方輿記曰新蔡縣葛陂費長房化竹之所後漢於此立葛陂縣

河南圖經曰洛水自苑內上陽宫南瀰漫東注當宇文愷版築之時因築斜堤令東北流水衡作堰九所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壽春圖經曰芍陂在安豐縣。淮南子曰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又輿地志崔寔月令云孫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是也故漢王景爲廬江太守重修起之境內豐給又按芍陂上承淠水南自霍山縣北界驛虞石入號曰淠水是北流注陂中凡經百里灌四萬頃芍魏志音鵲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三

地部三十八

橋　堰　埭

橋

說文曰橋水梁也榷（音角）水上橫木所以度也亦曰約（音約）今謂之略彴東楚謂橋爲圯

詩曰維鵜（音啼）在梁不濡其翼

又曰造舟維梁

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郭璞注梁即橋也

或曰梁石橋也石杠（音江）謂之徛（音寄）亦曰石橋也

史記曰張良曾閒從容出遊下邳圯上（楚人謂橋爲圯圯音怡之）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良下

爲取履因長跪授之父足受笑而去

又曰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犯蹕當罰金

又曰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水灌民田到漢世而長吏以爲渠水且至馳道不可也遂欲合三渠爲一橋鄴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之法式不可更終不聽置之

漢書曰薛廣德爲諫議大夫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乘舡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東觀漢記曰班超討焉耆王廣廣遣其左將比鞬支奉迎超賜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

魏略曰驢分國取大秦渡河橋長三百四十里

又曰洛陽城西橋洛水浮橋三處三柱三公象也

魏志曰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水行未十里渡橋馬驚墮水幾死而後至太傅

又曰景元四年伐蜀鍾會領十餘萬衆分從斜谷入先遣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

蜀志曰先主爲曹公所追張飛距後據水斷橋無敢近者

吳志曰凌統字公績從征合淝爲右部都督時權撤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已遠

勢不相及也統率親近三百人扶扞權出敵已毀橋之兩板策權馬馳統復還戰

王隱晉書曰杜預啓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預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衆咸稱善後魏書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舡行人艱阻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于栗磾（音低）從太宗南臨孟津謂栗磾曰可作橋乎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舡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太宗乃深歎焉。北齊書曰張亮守河州文帝於上流放火舡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

舡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舡不得及橋全亮之計也

唐書曰韋景駿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水漕雖脩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堤暴水至堤南以無患水去而堤北稱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戰國策曰豫讓欲爲知伯報讐漆身吞炭襄子當出伏於橋下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求之果是

述征記曰方輿縣鬼橋忽一夜聞人呼喚聲車行雷駭曉而石橋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

齊地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出處舊說始皇以術召石石自行至今皆東首隱軫似鞭撻瘢言似馳逐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黄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即此梁也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吴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還寶其梁復如故

三輔故事曰漢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人謂之馬冢

三輔黄圖曰秦始皇併天下都咸陽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宫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今之猪蘭橋是也劉季和以此橋東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猪屎臭當易名猪蘭橋初如戲言而百姓遂易其名

郡國志曰漳水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有天井堰魏文帝時西門豹爲鄴令沉巫處也

又曰通門内有皐橋即漢皐伯通居此橋以得名梁鴻賃春之所

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光武謂吴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間也

又曰升遷橋在成都縣北十里即司馬相如題橋柱曰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

又曰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蜀使費禕使吴諸葛亮送之於此嘆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地理志曰漳水出上黨鄴中趙武帝於漳水造浮橋楼紫陌故號曰紫陌橋

祖台之志怪曰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過出於是　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馬蛟數創流血丹溪自郡渚至太湖句蒲乃死

水經注曰上虞縣亦名虞賓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十月而成梁不使民患涉也

紀年曰周穆王七年大起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

崔鴻國春秋後燕録曰慕容垂與劉牢之戰于五丈橋津晉兵敗車騎將軍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符丕救至而免

孟子曰子産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爲

惠而不知爲政

抱朴子曰尾生與婦人期橋下水至不去以至溺死雖有信不如無也

王充論衡曰高麗國侍婢有氣如鷄子來下之有娠生子名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其害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掩水以弓擊水魚鼈爲梁既度而魚鼈解散

諸葛亮集曰亮上事曰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東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堰埭

吳録曰句容縣大皇時使陳勳鑿開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故舡行不復由京口

晉中興書曰兗州既平謝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塞呂

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

又曰謝安築埭於新城北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埭

述征記曰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到三汊埭十五里三汊埭到鏡梁埭十五里

晉書曰李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梁典曰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泡爲激溝并灌鉅野澤武帝遂發徐揚發之令太子右衞率康絢護堰作役人及戰士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輙復決潰衆會之或謂江淮之間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謂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背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合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死者十七八至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尺高二十丈軍人安堵列居于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其壽陽戍因移置八公山上夾淮數百里皆水之所淹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既而昏霧晝霧堰決殺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龍形鳥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今號其處爲荆山堰今渦口東岸是

後周書曰賀蘭祥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毁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

唐書張守珪爲都督瓜州也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

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

晉後略曰張方圍京邑決千金堨水溝渠枯涸井多無泉

鄴中記曰當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堰引漳水激鄴以富魏之河南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於魏田數百頃魏益豊實後廢堰田荒魏時更修通天井堰鄴城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細流東注鄴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語林曰陳協數日輙進阮步兵酒一壺後晉文王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也

魏郡圖經曰慇山古堰也今謂之慇山即漢成帝時河決金堤盖於此運土以塞河頹慇當時人心故謂之爲慇山

在今魏縣西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渥谷三水合處有千金堨（音烏）即魏陳思王所立引水東灌民今賴之又九州要記洛陽千金堨傍有九龍祠存又地理書曰穀水出爲湖瀆置千金堰以堰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四

地部三十九

塘　隄　島　嶼　滸
岸　泥　礫　沙

塘

録異傳曰文翁者盧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起歴下陂以作田文翁晝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猪以鼻一戴土著柴中比曉成塘

吳地記曰壇塘一名陌城夫差十二年旣殺子胥後悔之與群臣臨江作壇劉設祭奠百姓因以立廟吳越春秋云夫差設祭杯動酒盡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去邑一里徃時郡議曹華家信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運土石一斛即與錢一外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過絕潮源一境蒙利也

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雞爲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

南越志曰丹城縣有金塘金沙自是而出

裴淵廣州記曰歡平縣來沙塘水如絳魚鱉皆赤

荊州記曰長沙郡東十餘里有郡人劉壽墓有石闕四所壽漢順帝時爲司徒其東有龜塘周迴四十五里有靈龜出其中故塘因名焉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山西其形長狹水從下注塘一日再減盈縮因名爲朝夕塘（幽明錄又載）

幽明錄曰耒陽縣東北有蘆塘淹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

異記云蘆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爲美異婦人或爲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鮫亦不能爲計後爲雷電殺之此塘遂涸

劉欣期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去州五百里焉援積石爲塘以通於海達於象浦建標爲南極之界

淮南子曰壞塘取龜發屋求狸桀跖之徒君子不爲

堤

爾雅曰墳大防也（謂隄）

梁書曰始興忠武王憺（音澹）字僧達爲荊州刺史遇大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築之雨勢甚猛人皆恐懼或請避之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心何獨以危登堤數息遂綴膳而刑白馬以祭江神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出

郡國志曰長沙金牛堤漢武時有異人牽金牛走入此堤內因以名焉

水經注曰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塡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水齧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

水經曰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

島

釋名曰海中可居曰島到也人所奔到

漢書曰田橫懼誅入居海島中（盜廉海中山曰島）

魏志曰王頎討句驪入沃沮人云嘗乘船捕魚風吹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

齊地記曰嶗山東北五里入海有管彥島是黄巾賊帥管承後也○又曰東牟城東有鼉島城東北有牛島常以五月海牛及海貍與島產乳其上

嶼

臨海記曰去郡七里東有樊續嶼嶼上空冢裏猶餘敗鼓角或呼為樊府君墓今郡公田在此嶼下

滸

爾雅曰岸下地曰滸

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

岸

爾雅曰重崖曰岸

詩曰高岸為谷

又曰淇則有岸

晉書曰郄仲堪於江濱見流棺而葬焉旬日之間門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自稱感君之恩堪因問岸何祥也答曰水中有岸曰洲君將牧州言終而沒至是果得荆州也

水經注曰船官浦東即黄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黄鵠岸

又曰昆明池有金堤石岸益州有金堤左思曰西踰金堤東曰玉津

孫卿子曰泉生珠而岸不枯

泥

説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

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在井之下甚穢泥井而泥則不可食）

書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

詩含神霧曰夫齊之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

傳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之中之退入於泥

論語曰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小道今諸子書泥滯陷不通也）

漢書溝洫志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又曰禹泥行乘橇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説囂將背漢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又曰鄧訓將黎陽宮兵屯漁陽遷護烏丸校尉黎陽宮故吏皆戀慕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龍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帝王世紀曰周穆王征犬戎得鍊剛赤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

神仙傳曰董奉君居廬山嘗大旱縣令丁士彥謂奉曰大旱之意奉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令解其意身率將吏為起屋屋成當泥壁作人已掘土欲取江水沃泥奉曰不須日暮當雨也其夜果大雨聚壤成泥

顧微廣州記曰欝林郡山東南有池有石牛在池下民常祀之歲旱百姓殺牛祀之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洪注洗背泥盡而後晴

曾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

世說曰石崇以椒爲泥泥屋王君夫以赤石脂泥壁

雜五行書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

礫

釋名曰小石曰礫礫析也小石相支其間析析然

抱朴子曰軍術曰地生瓦礫不去有大禍

蔡伯喈青衣賦曰金生沙礫珠出蚌泥

盧子藝相風賦曰楚石雜結綠沙礫廁隋珠

沙

龍魚河圖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銅頭鐵額食沙石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女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乎執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婦人荅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欲飲則飲何問於婢子授子貢觴跪坐置之沙上曰禮不親授禮曰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是也）

家語曰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

史記曰張良以鐵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其副車

又曰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旱於是天子乃禱萬里沙（應劭注曰萬里沙祠）

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水而寒不能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也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早圖恐後悔之（疑單有心也）

漢書曰韓信鑿龍且夾睢水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

東觀漢記曰朱鮪等共會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

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能負千二百石沙

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之邯鄲遇盜於耦沙

魯連子曰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

韓子曰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

曾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淮南子曰河水欲清沙壤穢之

又曰寒凝水熱焦沙

抱朴子曰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小人爲蟲沙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焦沙爛石

葛洪肘後方曰治溺死方熬沙以覆死人使上下有沙但出口鼻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風有火如粟

曹瞞傳曰康征馬超隔渭水婁子伯說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疫死郡中掾吏死者過半夫人郎君悉得病從根求消除病氣之術根曰於廳事之亥上穿地取沙三斛著中以淳酒三外沃其上府君從之病者悉得愈癘氣絶

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

段國沙州記曰澆河西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揚川望黃沙猶人委乾糒地不生草木蕩沙蕩然沙州取號焉

豫章記曰龍沙在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峙陂陁有龍形舊俗九月九日登高之處也

新安記曰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轍錦石舒文冠軍吳喜聞之而造焉鼓枻遊泛弥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喪朱門之志

王孚記曰耒州有水春交則上白沙如米於兩岸九十餘里呼爲米沙若一岸偏米其方豐熟

湘中記曰白沙如霜雪赤岸似朝霞

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沙土即長沙也雲陽古仙人也

郡國志曰杭州浙江有江沙漲昔武列爲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此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必爲長沙太守果然

又曰伊州鐵勒國也而路多沙磧磧內時聞叫喚聲不見人或聞歌哭之聲蓋鬼物也

鄱陽記曰新昌水有一砂堆在縣東北五十里其形狀如覆船鮮淨特異每年豐稔其沙即堆積如舊若砂移向岸其年儉古來相傳以爲常驗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五

地部四十

溝　瀆　渠　甽
澮　洸　灣　浦

溝

釋名曰田間之水曰溝溝者搆也從橫相交搆也

爾雅曰谿注谷曰溝

周禮曰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城城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風俗通又載也）

傳曰梁伯好土功乃溝公宮

又曰魯將與齊戰師不踰溝樊遲曰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illegible]）

又哀元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謝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國語曰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稔歲也）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闕溝也商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定公于黃池

論語曰禹盡力於溝洫

史記曰漢王四年王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弱楚兵絕其糧道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羽解而東漢王欲引而西用張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

博物志曰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周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

又曰酒泉延壽縣南有山石水出處如苔地為溝

酈善長水經注曰高唐縣有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溝焉

鄭氏世傳曰鄭覆為滎陽令先多溢雨百姓饑饉君乃穿渠入河四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曰鄭溝而頌之

莊子曰尋常之溝洫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

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內之溝中

楊子圖經曰六合縣東三十里從瓜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陵分界案後漢書張綱為廣陵太守濟惠於百姓勸課農桑於東陵村京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號為張綱溝

阮勝之記曰吳王濞開茱萸溝通運至海陵倉北有茱萸村以村立名故史記云邗溝即吳王夫差所開漕運以通上國

崔豹古今注曰羊溝者言羊喜觝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一曰植篙楊於其上故謂之楊溝

古詩曰今日斗酒別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瀆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道達溝瀆開通道路

爾雅曰溝注澮曰瀆（水流不絕曰瀆）

漢舊儀曰祭四瀆用牲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十二年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以下及豪強富民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田民賴其利

伏滔北征記曰姑孰西北有甘寧墓孫皓時占者云墓有王氣皓鑿其後十許里曰直瀆

越絶書曰銅沽瀆長一百五十步去縣二十里

渠

史記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難以行平地數敗乃釃二渠（漢書音義曰釃分也）以引其河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世鄭國間説秦令鑿涇自中山南西交瓠口爲渠溉斥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爲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漢書曰爲作二渠以引河武帝時穿渠水岸善崩乃鑿井深四十丈井下相通井渠自此始得龍骨名龍首渠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因名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

又曰張掖郡有千金渠

范曄後漢書曰樊宏所起廬舍皆有涤堂高閣陂渠灌注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魏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公將征之鑿渠自滹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又曰建安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又曰賈逵爲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

北史曰郭衍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

隋書薛胄爲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唐書曰温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造自起居舍人出郡

水經注曰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師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以通漕洛中私懷賴是以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

又曰漢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薦王景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作所脩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也明帝十五年東巡狩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隄謁者

又曰魏武帝又堰漳水廻流東注世號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自城西東入逕銅爵臺下伏流入城東流謂之長明渠

戴延之西流記曰洛陽城外四面有陽渠水周公所制洩建春門外二橋最大一從一横

續述征記曰秦河渠書溝洫志引河爲洪溝一説秦至魏鑿渠引河灌大梁名曰洪溝焉

崔寔政論曰戰國海内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鄴民以興歌蜀郡李冰鑿離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賴之秦開鄭國漢作白渠而關中號爲陸海

郡國志瀛州平舒縣古五渠水魏延興初文安縣人孫碩等捕魚此水先祭忽有群魚從西而來有一人　謂碩曰若得大魚勿殺及下網魚果得大魚乃殺之腹中盡得其祭食群魚並飛遂不復得因名此處爲飛魚口

鄴城故事曰西門豹爲令造十二渠決漳水以溉民田因是户口豐饒今渠一名安澤陂是也

內黃圖經曰前漢倪寬遷內黃令吏民大信表開六輔渠以大溉蹇民極獲利因曰倪公渠

甽

說文曰甽水流也

周禮曰倍洫曰甽

稽康養生論曰或益之以甽澮

澮

說文曰澮水流澮澮也廣二尋深二仞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爾雅曰谷注溝曰澮

釋名曰澮會也小溝之所會也

氿

續述征記曰齊人謂湖為氿氿中有九十九臺皆生結蒲因此蒲生自結

風俗通曰氿莽也言其平望氿莽無崖際也

灣

酈善長注水經曰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游徘徊愛翫

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里案吳志云孫權與群臣泛舟於大船江中西上逢惡風權遣柂工張頡取邏洲谷利拔劒擬柂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灣中船敗因名敗船灣權至岸謂谷利曰何怯於水也谷利曰大王萬乘之主欲涉不測之淵一旦傾危社稷何寄因登陸路而歸

尋陽記曰蠡湖西灣夏秋水渺漲商徒縈紆牽舟循繞人力疲勞號為西疲灣亦云西灣又有白溝灣亦在湖西氿漲驚波似雪洶涌溝澮因是名焉又有落星灣灣內有落星石周迴百步許又有神林下有廟祈福而獲前進由是名焉又有女兒廟禱祈亦有靈應即不許所置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曩昔有得一死鮎者膽大五六圍一鱣輒得數十斛鮓此灣無所不容有大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容

水經注曰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開山圖所謂靈泉泄也俗名之為萬石灣泉深不測實為靈異先後慢遊者多罹其斃

鄱陽記曰清灣在縣東南七里隋開皇中太守梁文謙莅官清絜取此灣水以自　供人思其德號為清灣

浦

說文曰浦水濱也

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郡國志曰夏口浦有龍魚昔禹南濟黃龍夾舟之處

楚詞曰望涔陽之極浦

述異記曰上虞縣有石駞步水際謂之步也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也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按吳楚間謂浦為步蓋語訛耳

吳録曰富陽浦漢末為吳縣於津吳大帝時有浦通浙江至廬溪及桐溪故曰桐廬縣東有大溪注廬口淥波青巖

昔晉徵士散騎侍郎戴勃遊此自言山水之極致也

郡國志曰金陵西浦亦云項口即張碩捕魚遇杜蘭香處也

江夏記曰南浦在縣南三里離騷曰送美人兮南浦其源出京首山流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漲商旅從來皆於

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

續搜神記曰盧江箏笛浦浦中昔有大船覆水內漁人宿旁聞箏笛之聲及香氣氤氳云是曹公載妓舡覆於此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六

宋　李昉

皇王部一

敘皇王上

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洛書曰皇道數故帝者興

易坤靈圖曰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政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

易乾鑿度曰帝王興亡必察八部觀卦之符物之應動（謂八部之方候卦氣以孟月候卦氣以季月候卦非卦之符如麟鳳則有龍馬則有龜之類物謂雲物也）

又曰與於仁立於禮畢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下之際聖王之所以通天意而明至道也

又曰王者天下所歸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政大君者人君之盛稱大化行於萬人亟勳王者施大化爲大君也

周書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尚書大傳曰三王之治如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

又曰古者天子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韓詩外傳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又曰君者群也群天下萬民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養生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大戴禮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

又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

禮曰君天下曰天子

又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又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以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又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人之災此皆有功烈於人者也

又曰王天下有三重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也）

又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

又曰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以月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又曰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

其躬○禮含文嘉曰山澤者三皇五帝之感應也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姓秀氣爲人（正氣爲若木則人得蒼龍之精靈威仰之事交則用朱鳥之形赤熛怒之氣以生之）

又曰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遂當作隧隧道也）

又曰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

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道爛然顯明帝者諦也

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歸樂

春秋運斗樞曰宓犧女媧神農是謂三皇也皇者合元履中開陰布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

春秋合誠圖曰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又曰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居曰閭名曰五光（正黃而名之曰五光者蓋以黃爲黃帝象紫氣滿之故曰五色光大帝人象旁支也）

覽七十六　三　宋本

春秋保乾圖曰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人受天地氣而主微神精與天地通）天愛之子之也

春秋佐助期曰天子法斗諸侯應宿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有三寶（謂書璽王衡稱其度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

孝經援神契曰王德弥文備象連表萬精曲飾題類教術備經躬仁尚義祖禮行信握權仁智順道形人俱在至德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鶩或稱帝王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

論語摘衰聖承進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論語撰考讖曰考靈差德知堯步舜驟禹馳湯騖（德有優劣故曰）

（行講誨也）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之圖孔子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又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古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揔稱之

漢書曰堯舜禹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之爲惡則誅可

覽七十六　宋青吾

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逄比干欲與爲善則誅子華崇侯與之爲惡則行不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下愚

應劭漢官儀曰皇者大帝上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漢雜事曰漢有天下號曰皇帝自稱朕臣稱之曰陛下其命令制詔衣冠車馬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至曰幸所居曰　禁中所進曰御（天子至尊不敢褻瀆之故託於乘輿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輿以行天下或謂之車駕今雖在京師言行在所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至）

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義名曰稱王

韋曜洞紀曰自天地剖判君世宰人可得而言者唯庖犧畫卦神農作稼黃帝興服最爲昭顯其餘非書記所述難可紀焉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極若淵深而不可測故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不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

又曰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此皆古之善爲政者也至於伏犧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古之不變者有苗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爲化而取之

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曰三皇之治毋禮義而民利之何也

太公曰三皇之時近之則刑去之則腐所謂上聖神德而治其次教而化之道聖賞罰之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又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又曰桓公問管子曰三王者既殺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善之伐不善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又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又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晏子曰古者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者

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於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又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也

又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孩之

又曰聖人之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illegible]）

又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聖人欲上人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也必以其身後之故上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董子曰爲天子不可不承天意必順其道然後安

又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也

其中者通其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也

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章句曰五霸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也齊桓晉文秦穆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孫卿子曰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人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也

又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

又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大榮積善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莊子曰盜跖曰古之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人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古者人不知衣服夏則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人神農之代卧則居居起則于于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同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又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又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以物之性而無所滯）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帝王之德者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

又曰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郭象曰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執均同上下矣故俯仰異心也）

又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又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郭象曰足以紀要而已也）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相往來（無求之至也）若此時則至治也已

又曰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下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君之道也

又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民如野鹿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又曰聖人之靜也非曰其靜者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郭象曰撓亂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

唐子曰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為腹山林為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河藏山何有

鄒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内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

陸子曰三皇垂策而五帝攀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雖使

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

孫綽子曰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恃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

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依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

又曰古者立天子貴之者非以利一人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爲天下也故立天子爲天下也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七

皇王部二

敘皇王下

呂氏春秋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主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帝者天下之所適也王者天下之所往也

又曰天地大矣生而弗成子而弗有（高誘曰天大地大生育民人已不為不以為已子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時父老無蠲役之務學讓於里陌自以為無徵曰莫知其所繇始者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又曰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高誘曰芒芒昧昧廣大貌也因天之威無不敢也與元同氣無不協也）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

又曰軍必有將所以壹之也（高誘曰將主也）國必有君所以壹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壹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

又曰五帝固相與矣遞興遞廢勝者用事

又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高誘曰蚩尤少昊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蓋用兵為無道非始造之也故非作兵者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率也）長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

又曰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高誘曰言皆在己）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表木也）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猶恐不能自知（尚恐不能自知過也）今賢非堯舜湯武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又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是也）故兵莫強焉

又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之者惟孝乎

又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

觀於上志（古記也）有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

又曰昔舜欲稽古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成王矣湯欲繼舜而不成既足以服田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

董仲舒荅問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淮南子曰至德之世（謂太古三皇之時）其瞑乎混清之域而徙倚乎瀾漫之宇提挈天地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性而浮楊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和順止當此之時莫不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若純樸未散滂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明知無所用之

又曰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王者之德明則鼎重德昏淫亂則鼎輕也）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堯使方回求予列隱得之）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材非能盡大善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也

又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

又曰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其則也不奪斂薄賦求於民也）天下不

非其服同懷其德（非譏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故不虐生無夭摘）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相鶴輒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貌章甫哉

又曰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雖行民誠其化雖斷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植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

又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挂而不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磨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磨堅喻難也）

又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

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中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氾普也無私言公也）翾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盈縮卷舒淪於不測（卷舒敝入於不可測盡之源也）終始虛滿轉於無源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翕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賞之與罰與之與奪非此無道也（明四時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無法道也）

又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供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又曰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跡也譬若土龍芻狗之始成文以青黃飾以綺繡纏以朱絲及其已用則壤土

草芥而已誰貴之哉

又曰神農無制令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

又曰聖人在上位者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illegible]）

又曰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

又曰周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亡（三者無一華於世俱滅亡）

又曰泰古二皇（謂伏羲神農）得於中央德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虹蜺不出賊星不行（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

情陳於刑而無所逆

揚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哉

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伯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

又曰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也

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潛夫論曰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人作基

又曰王之政並覆兼愛吉凶禍福與人共之

應劭風俗通曰春秋運斗樞曰皇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垂拱無為謹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工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又曰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以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植穀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又曰五帝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謹案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像之言其能行大道舉措審諦也黃帝者先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王以別之地顓者專也頊者信也愨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行道以循堯緒也

又曰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故國名焉湯者攘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昌文武皆以其長夫檀國之謂王能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

又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

王肉刑霸世黜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傅子曰庖犧神農順民之　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無為者以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顧者不以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綱歸之者四十國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仁心先之也

又曰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此仁形於撥亂黃帝是也時有萬物必世而後仁此著於治平堯舜是也

周生烈子曰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騾耳

黃石公三略曰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行

焉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設矩備義有察察之政甲兵之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又曰任德者縱任義者横縱成者王横成者霸王兵法天霸兵法地天者德不可量地者威不可圍不量不圍者萬物之父母也

袁子正論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之人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壑之水非不停也○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作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福所向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偃起在斯立者也

傅彦林王令叙曰帝王之起必有天下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勳而後居世臨民為神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叙無紀次勳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

阮籍通老論曰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

韓子曰明主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也

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

鄧子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者聖人也而由此之勤至於栗陸殺東里子宿沙君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此四誅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較若百丈之谿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墨子曰古者民始未有刑政之時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

又曰九國之萬民皆尚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説而不治哉

又曰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服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

又曰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故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尸子曰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夫黃帝堯舜湯武美者非其面也人之欲觀焉其行也所欲聞焉其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矣

又曰夫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治則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湯武難

又曰孔子曰商汝知君之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又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通財足用賢則多功無私百知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

又曰堯舜黑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仄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矣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八

皇王部三

天皇　地皇　人皇
有巢氏　燧人氏　太昊庖犧氏
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天皇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

洞冥記曰天皇十二頭一姓十二人也

徐整三五曆紀曰溟涬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啓有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

洞紀曰古人質以頭爲數猶今數鳥獸以頭計也若云十頭麁非十頭也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爲九州長天下也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九翼題名旋復

帝系譜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

遁甲開山圖曰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榮氏注曰天皇兄弟十二人身皃相類不可分別治在柱州崑崙山也）

地皇

項峻始學篇曰地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

洞紀曰地皇十二頭

帝系譜曰地皇治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三五曆紀曰有神聖人十二頭號地皇

遁甲開山圖曰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榮氏注曰地皇兄弟十人面皃皆如女子皃皆相類地身獸足生於龍門山中）

人皇

春秋命曆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宋均注曰九頭兄弟九人）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各三分人各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其一乃因是而區別

遁甲開山圖曰人皇起於形馬（榮氏注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形馬山身有九也）

三五曆紀曰有神聖人九頭號人皇（馬遷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天皇地皇人皇爲太古

有巢氏

禮曰昔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鄭玄注曰冬則居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也）

項峻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處古之遺俗也（皇甫謐以爲有巢在女媧之後）

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多人不勝禽獸蟲虵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人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王天下百有餘代未詳年代也）

燧人氏（無文籍未有甲曆紀年歲）

易通卦驗曰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冥圖其刻曰蒼渠通靈（鄭玄注曰矩法也燧皇世謂燧人在伏羲前作其圖謂之計冥時無書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渠甫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燧人以火紀火陽也陽尊故託燧皇於天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爲燧人

古史考曰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

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悅號曰燧人

禮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此上古之時也）後聖人有作（作起）然後脩火之利範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瓶甓及大）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

王子年拾遺録曰遂明國有大樹名燧屈盤万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息此樹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

太昊庖犧氏

皇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都陳作瑟三十六絃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皇後世音謬故或謂之宓犧（一解云古伏字後變以宓為密故号曰密犧）一號雄皇氏在位一百一十年

易下繫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中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离

河圖曰伏犧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易坤靈圖曰宓犧時立元部氏易理

易通卦驗曰宓犧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事（鄭玄曰宓犧時質朴作易以為政令而下書但以畫其事之形象而已）

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宋均注曰雷澤澤名華胥伏犧母）

禮含文嘉曰伏者別也犧者獻也法也伏犧德洽上下天應之以鳥獸文章地應之以龜書伏犧乃則象作易卦

傳曰郯子曰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杜預注曰太皞伏犧氏風姓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春秋內事曰伏犧氏以木德王天下天下之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氣凡二十四氣消息禍福以制吉凶

又曰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犧乃合故以為元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氏曰角衡連珠（宋均曰伏犧木精人也日角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衡中有骨表而連珠象玉衡有星也）

又曰鉤命決曰華胥履跡怪生皇犧（跡靈威仰之跡也履跡而生以為奇怪也）

遁甲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

帝系譜曰伏犧人頭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

崔寔政論曰太昊之世設九庖之官

魏陳王曹植庖犧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犧廚祭祀罟網漁畋瑟以像時神德通玄

女媧氏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其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

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

山海經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郭璞注曰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也）

禮曰女媧之笙簧（女媧三皇承宓犧者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女媧作笙簧也）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

火濫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精民（高誘注曰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伏羲治者也）斷鼇足以立四極（黑龍水精也故力收大山皆殺之以止雨也濟猶救也冀州九州中謂合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葦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於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民生背方州抱周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矩四寸也寢）（繩直身而卧也）

風俗通曰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絙人也

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五鳳異色次有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都之所在（共工氏水德居木火之間覇而不王女媧是三皇之一稱三皇者多有不同以太昊炎帝爲二皇此二或稱女媧或稱祝融一說或稱共工未知孰是自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歲）

魏陳王曹植女媧贊曰古之國君製造笙簧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君人首虵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炎帝神農氏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絃之琴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又曰本起烈山或時稱之一號魁隗氏是爲農皇或曰帝炎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營都于魯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塟長沙

易下繫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禮含文嘉曰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古史考曰炎帝以火應故置官師皆以火爲名

傳曰郯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杜預注炎帝神農姜姓之祖也有火瑞以火紀事名官也）

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蒼色大眉戴玉理（日角[illegible]頭有紋）（孝故神應和氣以生也玉理猶玉英玉勝也）駕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illegible]）（農造樹木教民粒食教天下號曰皇神農也圖度地形遠近山川林澤所至）

孝經鉤命決曰任巳感龍生帝魁（任巳帝魁之母也魁神農名也成[illegible]）

典略曰武王滅紂封神農之後於謝

文子曰赤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

越絕書曰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

莊子曰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机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謾誕故棄予而死已（悟死不足驚故還放杖笑）

尸子曰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

又曰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淮南子曰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泉之甘苦令民知所

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神農之治天下也神農馳於國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制有善而無惡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教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壹俗莫懷姦心

又曰神農皇帝襲九空重九望（九空九天也九望九地也）神農本草曰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曾聞古之時壽過百歲而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神農乃從其嘗藥以　救人命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賈誼書曰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陸景典略曰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

荊州圖記曰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於厲鄉禮所謂烈山氏也後春秋時爲厲國穴高三十丈長二百丈謂之神農穴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九

皇王部四

黄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黄帝軒轅氏

史記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諸侯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山南至江登熊湘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獲寶鼎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黄帝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爲嫘縲祖爲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黄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

又封禪書曰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又曰漢武帝北巡狩還祭黄帝冢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耳

帝王世紀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黄帝於壽丘長于姬水龍顔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力牧常先大鴻神農皇直封鉅人鎮大山稽鬼臾區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黄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取像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黄帝一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吹律定姓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

又曰神農氏衰黄帝脩德化民諸侯歸之黄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戰而天下大服或傳以至仙或言壽三百歲葬于上郡陽周之喬山

鬻子曰黄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春秋内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棟深宇以避風雨

孝經鉤命决曰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附寶帝軒母也電黄精軒轅氣也軒黄帝名附或作付也）

古史考曰有熊氏己姓或曰姓公孫

山海經曰有人衣青名曰黄帝女妖（青魃旱魃也）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

歸藏曰昔黄神與炎神爭鬬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巫咸）曰

果哉而有咎

易下繫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河圖握拒曰黄帝名軒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黄帝子

河圖挺佐輔曰黄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日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録州聖人所紀姓號興謀治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圖乎黄帝乃祓齋七（日衣黄衣黄冠）黄冕駕黄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盧魚泝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天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黄帝帝舒視之名曰録圖

龍魚河圖曰黄龍附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自寫以示天下

又曰黄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黄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爲殄伏○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循機（軒轅黄帝名也永長也循順也）（黄帝軒轅攝提之像配而行之以長爲價外機爲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休美也天地美）（氣相通行四時之期而變化）河龍圖出（龍銜圖而出也）洛龜書威（龜負書而出威則也）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韓詩外傳曰黄帝召天老而問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像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黄帝乃齋于中宫鳳蔽日而至黄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

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炤郊野感附寶生黄帝

大戴禮曰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問諸榮君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也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赤帝大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黄帝斧拂衣大帶斧裳乘龍駕雲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得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傳曰黄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春秋元命苞曰黄帝龍顔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顔有龍像以軒轅也庭陽太微宫也戴天天文在首履陰陰在足下也）（制剛紀也旋正四時也）

管子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蒼龍而辯乎東方得祝融而辯乎南方得大封而辯乎西方得后土而辯乎北方黄帝得六相天下治

又曰黄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腸胃之病

列子曰黄帝即位十有五年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古厚姑）䵴（音妹）昏然五情爽惑（用聰明未足以致治抵足以亂神也）黄帝乃喟然歎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唯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反天下自安）於是放萬機舍宫寢去直侍撤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國華胥氏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必如此耳淮南子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舟車足力形之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也）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傷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至和者無物能傷溺熱痛）（癢實曰猶權也）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閡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汨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悟然自得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音遐）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所聞之而懼復聞之而惑帝曰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義禮建之以太清（以人奏之以天徵之天人合德爾乃知以樂爲禮以秩爲義太清乃處）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隰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又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尸子曰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

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乃作爲清角之樂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之師臣也）以理日月星辰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得暴寡人民保命不夭（不夭能遂性命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輔佐公正不阿曲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商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道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千歲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方之夷國）

論衡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

蔣子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夫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

冠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於是遂即營疊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害于四帝矣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亂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

又曰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員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

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注訣到峨嵋山見皇人於玉堂

又曰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祠之

孫綽子曰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旗乘瑚雲之輿駕八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挾轂先景流而不返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

符子曰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丘

又曰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玄圃子且代之焉能弃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溟去

晉牽秀黃帝頌曰邈矣軒轅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清逍遙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

有巢氏已降至黃帝爲三皇號中古

少昊金天氏

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昊是爲玄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以金承土帝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氣感生白帝朱宣

（宋皇氏妙）

古史考曰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遁甲開山圖曰帝少昊死葬雲陽山

傳曰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曰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魏曹植少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

世官爲號名官殊職別系農正扈民各有品制

顓頊高陽氏

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像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俈（俈與嚳同）

古史考曰高陽氏姑姓以水德王

帝王世紀曰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火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神民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後徙商丘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作五音以祭

上帝納勝墳氏女娽（音祿）生老童有才子八人號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河圖曰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乘龍而至四海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礪

春秋元命苞曰顓頊併幹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併猶重也水精主月參伐主斬刈戎功兼北月[illegible]童旳貴以爲表也）

山海經曰黃帝妻嫘祖生昌意降處若水生幹流取淖子曰河女生帝顓頊

又曰顓頊死即復蘇

淮南子曰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音弗除其不祥）

魏曹植帝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太平御覽卷第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

皇王部五

帝嚳高辛氏　帝摯　帝堯陶唐氏

帝嚳高辛氏

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黄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其色郁郁其德嶷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王世紀曰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齔齒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位世有才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娀氏女曰簡翟生卨次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氏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陶弘景云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稽極之子曰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蟜蟜其德湊湊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黄斧黼衣執中而獲天下

禮記祭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春秋元命苞曰帝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蓋像招搖（干楯也招搖為天戈楯相副戴之像見天中以為表）

古史考曰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

張顯析言曰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民然無迷謬

魏陳王曹植帝嚳贊曰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靈察教彌四海明並日月

帝摯

帝王世紀曰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摯年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軟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群臣造唐朝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為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尒

帝堯陶唐氏

帝王世紀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勛或從母姓伊祁氏年十五而佐帝摯授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常夢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置敢諫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嶽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為師命伯夔訪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六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有僬僥氏來貢沒羽厨中自生肉脯如翣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故堯有之名蓂莢一名曆莢始封稷契咎繇襃進伯禹納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群臣刻璧為書東沉于洛言天命當

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迴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是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堯取散宜氏女曰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

又曰帝堯氏作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北唐水在西北入河南有望都縣有都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及年二十寄伊長孺家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三河之首謂河洛也）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赤受天運（運錄運也）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鬢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翼著曰赤帝起誠天下寶（衣赤光堯像面又著衣也八彩彩色有八也翼翼星火位面也圖人身有此圖文七十字）奄然陰風雨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龍消不見（龍乘陰雲散者陰風乃變）（至也婚精會合或爲詳也）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知圖人儀表也）

孝經援神契曰堯鳥庭荷勝八眉（堯火精人也鳥庭庭有鳥眉象取像朱鳥星太微庭也朱鳥戴聖倚勝似之八眉眉彩色有八）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則法天而行之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苞蕩廣遠之稱言布德遠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孔叢子曰堯身脩十尺眉分八彩實聖也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群臣賢智到翠嬀之淵大龜負圖來出授堯勑臣下寫取寫畢龜還水中

易坤靈圖曰其母萌之玄雲入戶竦龍守門（母謂慶都也天皇之女天帝以玄雲覆被之）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又曰堯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言堯在天陽精所生）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救之故言乃統天也

書曰若稽古帝堯（孔安國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也克能也光充也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章明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邕（昭亦明也協和黎衆時是邕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景星出翼鳳凰止庭（鄭玄曰注）

（騏驎朱）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朱草可以染醴者嘉美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此註之寫華遣體亦甘）脩壇河雒榮光起河休氣四塞（休美也榮光五色從河出美氣四塞炫燿爛也）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龍形像馬也赤綠甚之使也甲所以載圖赤文色而綠地也）臨壇止霽吐甲圖而帶足（寶齊亦止也帶足音帶去也）

又曰中候運行曰帝堯率群臣東沉于雒刻璧

書曰天下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元善也）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童子八者如八字也

又曰堯舜之王天下一人不刑而四海治

春秋元命包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形車乘白馬

六韜曰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聽宮垣屋室弗崇桷椽柱楹不藻飾茅茨之蓋弗剪齊藪藪之結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滋味不重絫煩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饐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

莊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人欣欣焉人樂其性

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於姑射之山（四子許由齧缺被衣王倪也窅然猶淵默自失之皃言堯以有）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事之心至於無爲之人故亦窅然喪也）

又曰堯觀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多富則多事多壽則多辱封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音扣）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又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余吾子辭之敢問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罰而人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無落吾事俋俋（音邑）乎耕而不顧

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珎羞逺味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又曰堯舜有天下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皆治者衆也

又曰舜授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下無能益損於已也

又曰人戴冠履莫不譽堯非桀敬士侮慢故敬侮之譽毀之非其取也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粱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

又曰由余謂秦穆公曰昔堯有天下飯於土軌飲於土形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日月所出入者無不賓服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也）

又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謂隱曰憂如）有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天下害其生者故可託天下

淮南子曰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

又曰人之所以樂爲天子者以窮耳目之欲而適身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之人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甍題不枅（言梁柱相作畢不着枅櫨也）珎怪奇味人之所美也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禦寒養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大任重之以憂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也

又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治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嶽揚側陋四嶽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

女以觀其內使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

又曰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也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爭強弱相乘衆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而不剪采椽而不斲大路不畫（大路天子輅也）越席不緣（越席蒲席也）大羹不和（和五味也）粢飯不鑿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閔舉天下之重而傳之舜也猶卻行而釋蹝也

又曰堯之時十日並出燋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九嬰大風封豕鑿齒於疇華之澤（疇華南方澤也鑿齒獸持戈楯羿持弓箭射殺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九嬰水火之怪為人之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者也）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鷙鳥也繳以石礦繳繫矢射之青丘東方丘）上射十日（羿射日墮日中烏死）而下殺窫（音軋）窳（音庾窫窳獸如龍首人面食人也）斷脩蛇於洞庭（洞庭南方水也其蛇食象三歲而其骨出也）禽封豕於桑林（封豕大豕也桑林湯所禱旱地）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也

又曰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乃釋。說苑曰河閒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有一人飢曰我飢之也有一人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而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治先生而後殺是堯道也

揚子法言曰堯能則天者以其能臣二聖二聖舜禹也

又曰堯舜之德輕於鴻毛

潛夫論曰堯舜之德譬猶偶燭施明於幽室也前燭照之後燭益明非前燭昧後燭彰也乃二燭相因而成大光

荀悅申鑒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譙子法訓曰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

袁子法書曰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符子曰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於樞扇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郟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不榮

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三尺

夢書曰堯夢乘龍上天舜夢擊天鼓

續述征記曰城陽縣有堯冢自漢晉二千石乃丞尉刊名甚衆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

魏陳王曹植帝堯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流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則天之神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一

皇王部六

帝舜有虞氏

史記曰虞舜名重華冀州人也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欲殺不可得即求在側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與牛羊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皋陶為大理民服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闢棄主農則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和親龍主賓客遠人至禹興九韶之樂鳳皇來翔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而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九疑是為零陵

御覽八十一　一　程慶二

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有聖德始遷於夏於頓丘責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見舜於貳宮設饗禮迭為賓主南面而問政命為司徒太尉試以五典有大功二十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受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已攝政明年正月上日始受終于文祖太尉行事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真以土代火色尚黃乃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表賜群臣尊伯禹稷契皋繇皆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及殳斨朱虎熊羆等二十五人三載一考績黜陟幽明於是俊乂在官群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之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於房群瑞畢臻德被天下初舜既踐帝位而父瞽瞍尚存舜常戴天子車服而朝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平咸陽或營蒲坂嬀汭嬪于虞故因號有虞氏有二妃元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生二女霄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禪禹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

御覽八十一　二　程慶二

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下有群象為之耕

雒書靈准聽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衡有骨表如日也上曰衡重華重瞳）握石椎懷神珠（椎讀曰錘錘平聲重也握謂加成璣玉衡之道懷神珠喻有聖性也）西王母受益地圖（西王母西荒之國也在西方得此益地之圖來獻）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

尚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帝曰咨尒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尚書帝命驗曰虞舜聖在側陋光燿顯都握石椎懷神珠（推讀曰錘神珠喻聖性）

尚書中候考河命曰帝舜曰朕維不仁蓂莢浮著百獸鳳晨（蓂莢蓄萌牙百獸率舞鳳皇司晨也）

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翼奉也象法也舜敬奉皇天之歷數七政得失也）

又曰舜至于下稷榮光休至（稷讀曰側下之側曰西之時休美也榮光氣也）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錯分也文而以綠色分其間）

尚書大傳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

又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堯始得羲和令為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發乃分置八伯）壇四奧沉四海（祭水曰沉）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韓詩外傳曰昔舜甑盆無膻而功不以巧獲罪

詩含神霧曰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方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敦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世以孝聞於天地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又曰舜其大智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

又曰子曰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禮含文嘉曰舜損己以安百姓

樂動聲儀曰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含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言樂之動人也深故舉見事以）

（虞論）是以聖人務其本

春秋演孔圖曰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蹠堯海內富昌（重童子也蹠履也履其所行也覆）

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中月與三公諸侯臨觀（太尉公官名也唐虞五載一巡狩中月月半也臨觀河月或為舟以也）黃龍五彩負圖出置舜前圖以黃玉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連有戶（此含緘與之命蓋龍匣黃也四合有橫道相合也濟戶言可開闔）白玉檢黃金繩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五字廣袤各三寸深四分鳥文（文字也四或為三）舜與大司空禹臨侯望博等三十人集發（大司空公官名臨獻圖氏望博名）圖玄色而綈狀可舒卷長三十二尺廣九寸（而如也三或為五）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官位度之差

孝經援神契曰舜龍顏重童大口手握褒（龍顏取象軟故有此骨表也重童取象雷多精光也大口以象斗星又為天作喉舌握褒手中褒字喻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大位者也）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者禹稷契皋陶伯益）

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為恭安也言舜相堯去四凶賓四門穆穆也）

論語比考讖曰堯舜等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入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百年而禪禪辭）堯喟然歎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孔叢子曰舜身六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也

朝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而耕者讓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

墨子曰堯舉舜於服澤之陽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

又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而後舉之加諸上位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夏在海東方夷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袗衣畫衣者也此言舜窮居之時茹將終身及其爲萬乘之主被服繪繡若固常自所有也分定使之然也）

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山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遠希達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又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虞舜也孔子稱曰巍巍取曰大舜也有大善爲能舍己從人子路與舜同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

又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舜不以天下歸己爲樂號泣于田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又曰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之位也

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童土不生草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來施恩澤也）

又曰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投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清冷之泉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又曰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

又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舉之草茅之中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又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也

又曰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又曰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又曰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爲飢渴寒暍勤勞鬬爭

又曰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

公孫弘曰舜牧羊於黃河遇堯舉爲天子

陸賈新語曰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淵以塞淫邪之欲

淮南子曰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滔漫之共工炎帝之後蹤高壓下臺百川以爲）訞以薄空桑（空桑地名在魯）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涬溟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決伊闕導瀍澗通溝溢注之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

又曰昔者舜耕于歷山（歷山在濟陰成陽）朞年而田者爭處磽确以封畔肥饒相讓也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illegible]瀨以曲隈深潭相與也

又曰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蒼梧

又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周生列子曰舜昔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

徐氏中論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

符秦幽求曰以舜禹之聖癖顧孔氏之前猶不以駁鑾與晨駿乎

苻子曰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呂氏春秋曰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風土記曰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摘石之東舊說舜上虞人也虞即會稽縣距餘姚七十里如[illegible]上虞南鄉也後爲縣桃丘即桃丘方相近也今吳比亭虞濱在小江裏縣復五十里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所謂捐石者也斜角西南指俗呼舃爲公嶄高石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二

皇王部七

夏帝禹　帝啓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有窮后羿
寒浞　帝少康
帝宁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帝桀

夏帝禹

史記曰夏帝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嶽皆曰鯀可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堯崩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命禹汝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皐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禹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孟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山行乘檋（徐廣曰檋音丘遙反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

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娶塗山氏之女生子曰啓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帝王世紀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拆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鈎鈐也）胷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九尺二寸長於西羌夷人初禹未登用之時父既降在疋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四嶽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勤苦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又納禮賢士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飡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大禹年二十始用三十二而洪水平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陰之南今山上有禹冢并祠下有群鳥耘田（舊說或云舊已未詳）

河圖挺拒起曰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汝師徒將興雖書靈准聽曰有人（謂禹也）大口耳參漏足履已（漏空也成已土之日當平水土故以爲名也）載成鈐（有骨表如鈐然）懷玉斗（璣衡之道或以爲有黑子如玉斗也）○書曰禹別九州（分其所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貢賦）

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舜初攝帝故事）

尚書帝命驗曰禹白帝精以星感（星金精也）脩紀山行見流星意感粟然生姒戎文禹（粟然感之以禹文禹生戎地一名文命）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決岷山治九貢（龍門積石山名貢功也治九州之功）

又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禹功既成天出玄珪天錫之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者以佩以玄玉）

尚書中候曰伯禹在庶（伯官稱禹號也因爲德諡庶庶人也）四嶽師舉薦之帝堯（四嶽四方諸侯也師衆也薦進也）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復試以衆官司空於周爲冬卿掌制圖之玉溝行導水之事）伯禹稽首讓于益歸（稽首拜頭至手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也）帝曰何斯若眞（何不辭讓之辭辭此也若汝也此汝眞其人）出爾命圖示乃天（爾女也禹方讓圖之故言出汝所天命也圖括地象示讀曰祇祇是也乃天使女治水非我也）伯禹曰臣觀河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觀河觀河水也於）授臣河圖蔕足入淵（河圖握括地象蔕足去也音帶）伯禹拜辭（禹將行故拜去）

詩含神霧曰禹之興黑風會紀（黑力黑也風風后也並黃帝臣復神伯禹當斷而至也）

禮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敏給克齊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妾○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春秋孔演圖曰天命之見俟期門靈龜亢庭玄龍銜雲（靈龜虛危也亢室者星入太微門玄龍水精也銜雲者書此召氣也）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騎三聖相繼故樂名大夏也

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命使之星謂流行之星也）

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碧色長一尺二寸光如日月自照達幽冥

揚雄蜀王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堨而生於縣塗山娶妻生子啓

紀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子推禹功德之盛也言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十里爲城中間洫洫深廣八尺也）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越絕書曰禹始憂民救水到大越於茅山大會計爵有功更名茅山謂之會稽及其王矣巡狩大越

吳越春秋曰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禹乃東巡狩登衡山求之因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禹令禹齋三月更求之禹乃齋三月登宛委山取得書通水經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曰山海經

又曰舜崩禹服喪三年朝夕號泣形體枯槁面目黎黑

十州記曰禹治洪水畢乃乘蹻車到鍾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于九天禹經諸侯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了諸名山亦然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鼓鍾鐸磬而置鞀（音桃）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鼓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食於是四海之士皆至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右受之大神降而輔

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

莊子曰昔者禹堙洪水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跋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屐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爲極曰不如能此非禹道也不足謂墨也孟子曰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書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沮澤生草者也今青州爲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下高就平土故曰遠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皃亦惡天下從而賢之好學也

又曰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墨子曰禹葬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繃（繃束綳）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壟若參耕之畝

韓子曰禹之王天下也身執木畚以爲民先股無完胈體無生雖臣虜之勞不若於此矣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制乃娶塗山女

又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恐懼禹仰而笑曰受命於天竭力以濟生人受命天也奈何憂於龍焉龍弭耳低尾而逝

又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

又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及其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

賈誼書曰禹常晝不暇食而夜不暇寢方是時憂務民也

淮南子曰昔者鯀作三仞之城諸侯倍之禹知天下叛之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

又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力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又曰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解禱也陽盱河在秦）

又曰堯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疏河而導九支放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

又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冠有挂雖著去不顧履觀）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

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馭

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對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廣千尺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禹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爲見玉匱浮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復下陂池禹不能極也禹得中四

卷開而視之及雞陳王曹植夏禹贊曰于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菲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温温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又禹治水贊曰嗟夫夏禹寔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導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賜玄圭奄有萬邦

又禹渡河贊曰禹濟于河黃龍乘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受天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閒弭身

庚信禹渡江贊曰二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錫涌水起龍驚舉天知命無待變生危舟遂靜亂檝還平

帝啓

歸藏曰昔夏后啓筮其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不吉

史記曰昔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枚占于臯陶臯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

又曰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歸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珮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帝王世紀曰啓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

又曰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于四海貢爵而上齒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崩矣

越絕書曰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君臣義○呂氏春秋曰夏后伯即啓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我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矣

帝太康

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弗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也近謂親之下謂失之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敬畏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危貌朽腐也以腐索之馭六馬言危懼甚）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也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有其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帝王世紀曰太康無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

帝仲康

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羲和廢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往就其邑討之）

帝相

紀年曰帝相即位處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夷及黃

夷。帝王世紀曰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爲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羿遂襲帝號是爲羿帝

有窮后羿

帝王世紀曰羿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世掌射故於是加賜以弓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羿學射於吉甫其臂佐長故亦以善射聞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左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善射至今稱之及有夏之衰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號窮氏

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士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浞因羿室生澆（五弔反）及豷（音虛）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二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杼后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寒浞

帝王世紀曰寒浞有窮氏既篡羿位復襲有窮之號浞因羿之室生澆及豷多力能陸地盪舟浞使澆率師滅斟灌斟尋氏殺夏帝相於過滅豷於戈恃其詐力不卹民事初夏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康

帝少康

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也）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自以二女妻少康姚姓也）而邑諸綸（綸虞邑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魏高貴鄉公以少康漢高論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藉任

智力以成功業爲子則數危其親爲君則因繫賢相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矣又論曰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就令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

帝宁（直呂）

紀年曰帝宁居原自遷于老王

帝王世紀曰帝宁一號后予或曰公孫受能率禹之功夏人報祭之在位十七年

帝槐

紀年曰后芬立四十四年

帝王世紀曰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

帝芒

紀年曰后芒即位元年以玄珪賓于河東狩于海獲大魚

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帝王世紀曰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

帝泄

帝王世紀曰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

帝不降

紀年曰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立十九年（其弟立是爲帝扃）

帝王世紀曰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此字或作江字）

帝扃

帝王世紀曰帝扃一名帝禺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謹）

紀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孼十日並出

帝王世紀曰帝廑一名頊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

帝孔甲

傳曰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古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擾順也其）（德能順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四頭爲乘各二乘十六頭）各有雌雄

史記曰帝孔甲立好方術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弗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漢書曰孔甲作盤盂銘三十六篇

列仙傳曰師門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

呂氏春秋曰夏后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吉[illegible]）天大風晦孔甲迷入民室主人方乳（乳產也）咸言后來是良日子誰敢殃之長成人幕動析橑斧破斬足遂爲守者（以其無足爲守門之官）乃作破斧之歌

帝皐

紀年曰后昊立三年（帝皐也）

帝王世紀曰帝皐一名皐苟

帝發

紀年曰后發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其子立爲桀）

帝桀

歸藏曰昔桀伐唐而枚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狸爲鼠

書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尚書帝命驗曰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玉鏡喻清明之道噬虎喻暴虐之臣）

尚書帝命候曰夏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曆紀（皇天也此曆紀也天之圖曆龍逢引以諫桀也）殘賊天下（刑法[illegible]也）賢人遁逃（避時逃遁也）

色慢易（男女無別）不事祖宗

韓詩外傳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

家語曰夏桀昆吾斬刈黎民如草木焉天下討之如疋夫

史記曰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夏桀不務德而虐傷百姓百姓不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走鳴條遂放而死

紀年曰后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桀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帝王世紀曰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鉤索鐵手搏熊虎多求美女以充後宮爲瓊室瑤臺金柱三千始以瓦爲屋以望雲雨大進侏儒倡優爲爛漫之樂設奇偉之戲縱靡靡之聲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常置妹喜於膝上妹喜好聞裂繒之聲桀爲發裂繒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爲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伊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群臣之言亡無日矣桀閭然啞然嘆曰子又妖言矣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兩日鬬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涉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夜飲居深宮中男女雜處三旬

不出不聽政

太公六韜曰桀時有瞿山之地桀十月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袄言殺之

管子曰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繡衣裳

莊子曰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人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墨子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勇力之人生裂兕虎指畫殺人

王孫書曰桀紂爲君從愚妾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亦無他也但不節財而暴民也

尸子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無地故也桀放於歷山紂殺於鄗宮無道故也有道無地則餓有地無道則亡

又曰昔者桀紂縱欲　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矣

又曰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興舉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遠客之室言不獻行禮故天火熱動而覆敗）犬羣而入泉（言特犬壞犬失其主故嘷入淵一說犬禍）豕銜藪而席隩（蓐斷最席入人隩內言亂禍）美人姆首墨面而不容（[illegible]首頭也[illegible]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贊見世衰亂將藏故吞疾自敗音聲閉藏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鎩翼殘翼決致毀也言樂無道田獵[illegible]被創殘翼廢腳鳥）山無峻幹澤無佳水（峻幹美樹生水清水言入山澤不以由故）

又曰桀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琁瑤石之次玉也象牙廊室也）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于南巢（南巢盧江居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輯

譙周法訓曰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逢風則仆也

袁子正書曰桀紂有民左億右億之衆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之野一朝而失天下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觀君履也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知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禹至桀合十九帝）

淮南子曰桀之力別觡伸鉤（觡角）索鐵椎移大戲（大戲軍之大旗）水

殺岳蠶陸捕熊羆然華章三百乘困之鳴條（鳴條今陳留州平丘北）之焦門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二

御覽八十二　十五　楊岳董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三

皇王部八

殷帝成湯　帝外丙　帝仲壬
帝太甲　帝沃丁　帝太庚
帝小甲　帝雍己　帝太戊
帝仲丁　帝外壬　帝河亶甲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帝祖丁　帝南庚
帝陽甲　帝盤庚
帝小辛　帝小乙
帝武丁　帝祖庚
帝祖甲　帝廩辛
帝庚丁　帝武乙

帝太丁　帝乙
帝紂

殷帝成湯

史記曰殷之祖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治水有功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　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子冥卒子振立子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帝王世紀曰成湯　一名帝乙豐下兊上指有胼倨身楊聲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焉及夏桀無道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欲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

河圖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感生黑帝湯（詩含神霧帝王世紀並同）

雒書靈準聽曰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或曰七尺連珠庭臂二肘

春秋元命包曰湯臂二肘是謂神剛

又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金符爲鈐）白狼銜鉤入殷朝（鉤瑞來之要圖）（湯得天下之要也）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隣國襁負歸德東觀乎洛降三分沉璧（降下也以璧三分之璧玉沉雒水）退立榮光不起（沉畢退而立候神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魚者無足翼言桀孫時無蠹可伐也黃者所以過水入土黃湯則金勁矣壇上也禪祭醮爲位告神故有靈）爲黑鳥以雄隨魚亦止（黑鳥黑帝叶光紀之使以用也）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化變也勒動也玄水也）

年天下悉合（諸侯悉始歸之）

又曰玄鳥翔水遺卵于流娀簡拾吞生契封商（玄鳥燕也翔水嬉也於水上娀娀氏也簡二狄也契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書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尚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

又曰夏人飲酔者持不酔者不酔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為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喻王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又曰湯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

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又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韓詩內傳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令扶風徵陌是也

春秋演孔圖曰夏民不康天果命湯白虎戲朝白雲入房（白虎白雲皆金精也）

逸書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

紀年曰湯有七名而九征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

越絕書曰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稻者遮而奪之不授則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湯乃與師伐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言湯不貪天下富為一夫報仇也）

又曰湯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夷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尸子曰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於是四十國同時歸之夫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殷帝成湯　帝外丙　帝仲壬　帝太甲　帝沃丁　帝太庚　帝小甲　帝雍巳　帝太戊

又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夜而生比旦而大拱史請卜其故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又曰湯誅桀功名大成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韶六列以見其善

淮南子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賑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霜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帝外丙

史記曰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是為帝仲壬

紀年曰外丙勝居亳

帝仲壬

史記曰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嫡長孫也

瑣語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

帝太甲

史記曰帝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伊尹放之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帝道也）

帝王世紀曰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傳所謂伊尹放太甲卒為明王是也太甲脩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孔叢所謂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謂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

帝王紀曰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鄴西南杜預春秋後序曰紀年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帝沃丁

史記曰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紀年曰沃丁絢即位居亳

帝王世紀曰伊尹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禮資之三年以報大德

帝太庚

史記曰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帝小甲立

紀年曰小庚辯即位居亳（即大庚也）

帝小甲

史記曰帝小甲在位十七年崩弟雍己立

紀年曰小甲高即位居亳

帝雍己

史記曰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弟太戊立

紀年曰雍己伷即位居亳

帝太戊

書叙傳曰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七日拱不恭之罰）

詩序曰烈祖祀中宗也（祀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秩常也嗟嗟歎美之深也）

史記曰帝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

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帝仲丁

史記曰帝仲丁遷于敖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在位十一年

紀年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遷于囂

帝王世紀曰仲丁徙囂或曰敖今河南之敖倉是也

帝外壬

史記曰帝外壬在位五年崩弟河亶甲立

紀年曰外壬居囂

帝河亶甲

書敘傳曰河亶甲居相（孔安國曰相地名在河北）

史記曰帝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在位九年崩子帝乙立

紀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于相征藍夷再征班方

帝祖乙

書敘傳曰祖乙圮于耿（曰圮於相遷于耿也河水所毀曰圮也帝王世紀曰今河東皮氏有耿鄉）

史記曰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在位十九年

紀年曰祖乙勝即位是爲中宗

帝王世紀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

帝祖辛

史記曰帝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

帝沃甲

史記曰帝沃甲在位二十五年崩立祖辛之子祖丁

紀年曰帝開甲踰即位居庇

帝祖丁

史記曰帝祖丁在位三十二年崩立沃甲之子是爲南庚

紀年曰祖丁即位居庇

帝南庚

史記曰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立祖丁之子陽甲

紀年曰南庚更自庇遷于奄

帝陽甲

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帝陽甲在位十七年

紀年曰陽甲即位居奄

帝盤庚

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治亳殷也）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

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國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在位十八年

紀年曰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帝王世紀曰帝盤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又曰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穀熟爲南亳即今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

帝小辛

史記曰帝小辛殷道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小辛在位二十一年

紀年曰小辛頒位居殷

帝小乙

史記曰帝小乙在位二十年崩子武丁立

紀年曰小乙斂居殷

帝武丁

書叙傳曰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也名武丁夢得賢相其名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書大傳曰桑穀俱生于朝一日而大拱（兩手搤之曰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乙曰桑穀野草也（此木也而云草未聞鄭氏以爲屬草妖）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九州之外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祖乙祖乙曰野鳥不當升鼎欲爲用也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肜日尚書篇名）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武丁崩祖己嘉其德立其廟爲高宗

帝王世紀曰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百官揔己聽於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群臣諫武丁於是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姓傅名說乃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登以爲相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初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而死天下哀之

帝祖庚

史記曰帝祖庚在位七年崩弟祖甲立

紀年曰祖庚躍居殷

帝祖甲

史記曰帝祖甲淫亂殷復衰在位十六年崩子廩辛

紀年曰帝甲載居殷

帝王世紀曰春秋外傳所謂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是也

帝廩辛

史記曰帝廩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

紀年曰馮辛先君殷

帝庚丁

史記曰帝庚丁在位三十一年崩子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紀年曰庚丁居殷

帝武乙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大丁立

紀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八疋

帝王世紀曰帝武乙復濟河北徙朝歌

帝太丁

史記曰帝太丁在位三年崩子帝乙立

紀年曰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絶

帝王世紀曰帝文丁一曰大丁

帝乙

史記曰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

紀年曰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

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德妃生箕子年次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妾及立爲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爲太子史據法爭之帝乙乃立辛爲太子帝乙即位三

十七年

帝紂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周書曰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天智玉之上美者也）（環身以自厚之）

春秋文燿鉤曰牧野之戰鬼哭（牧地鬼先哭殷紂將死）

語曰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鹿臺臺名鉅橋倉名）以西伯昌鬼侯邢侯爲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紂鬼侯女不憙（憘記）淫紂殺之而醢鬼侯邢侯爭之幷脯之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及武王伐紂紂兵敗績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紀年曰帝辛受居殷

帝王世紀曰帝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爲妃常與沉醉于酒所譽者貴所憎者誅淫縱愈甚始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必更於土匭必將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必不衣短褐處茅屋之下必將衣文繡之衣遊於九層之臺居於廣室之中矣居五年紂果造傾宮作瓊室瑶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六月發民獵於西山居朞年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曆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其危矣亦亂以醉辭不親紂怒殺宰人斮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又殺人以食虎諸侯或叛妲己以罰輕紂欲重刑乃先爲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名曰炮烙之刑武王乃率諸侯來伐紂紂有億兆夷人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十七萬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紂師皆倒戈而戰紂即位三十三年正月甲子敗績赴宮登鹿臺蒙寶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爲殷後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士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而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餓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以信者為不信以誣者為眞以忠者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佞辯為相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弋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糟丘　飲者三千飲人為輩坐起之以金鼓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擅令無禮義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概無升斛無尺寸無錙銖有罪放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者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

墨子曰昔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神不殃傲天下萬民武王遂奔入王宮誓紂而出擊之赤鐶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

又曰紂之時十日雨土于亳有鬼宵吟有男女為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故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故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淮南子曰紂之城左東海右流沙前交阯後幽都師起容閭至浦水億有餘萬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亡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

夏侯孝若新論曰紂亂大熟爛矣武王乃往伐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四

皇王部九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周文王

史記曰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之遂踐之而孕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皆避不踐徙置林中適會山林中多人遷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因名爲棄棄爲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親稼穡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封之於邰（音駘）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唐虞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陟律反）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興蓋自此也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九世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音薰）鬻（音育）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以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老弱盡歸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民皆歌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父欲立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王季修古公之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歸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德諸侯嚮之將不利於帝紂因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乃赦之紂喜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謂西伯曰譖汝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西伯遂爲諸侯决平虞芮人有訟不能决詣周入其界見耕者皆讓畔未見西伯而慙相謂曰吾所爭者周所恥也遂還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崇侯虎而徙都於酆諸侯多歸之都酆明年而薨太子發立

尚書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昌户

拜稽首（稽首頭至地也）王于磻谿之水呂尚釣涯（呂氏尚名）王下趍拜（嘉見也）曰公望七年（日公乎我相望七年言父也）乃今見光景于斯（[illegible]之[illegible]此也）答曰望釣得玉璜（半璧曰璜[illegible]符角中有[illegible]）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受天命爲天子呂佐歷理之也）遂置車左王躬執驅（下賢也車尊曰左王身執轡而驅焉）號曰師尚父

周書曰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

又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吾不爲驕侈不爲太靡不淫於美吾栝柱而茅茨吾爲民愛費

也春夏育山林不昇　以成草木之長而愼天時水澤不內舟楫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士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

又曰文王獨坐屛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梁好武侵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灾予奚行而得免於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

帝王世紀曰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文王合六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譏而怒諸侯請送文王棄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閒梓化爲松柏柞棫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

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群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始文王繼父爲西伯都於雍州之地及受命復兼梁荆二州化被于江漢之域於是諸侯歸附之者六州而文王不失臣節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又鸑鷟鳴於岐作武象之樂神農氏始作五絃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歷九代至文王復增其二絃曰少宮少商文王嗣位五十年即周書所謂文王受命享國五十年是也

雒書靈准聽曰蒼帝姬昌日角鳥鼻身長八尺二寸。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又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詩含神霧曰大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柔肩望羊（柔肩言象龍膺曲起）

又曰伐殷者爲姬昌（姬昌之言基始也昌兩日重見言明象）生於岐立於豐（岐雍州之山最大者也豐亦大）精翼日（爲日精所羽翼故遂以爲名也）衣青光（木精以其方色表衣）遷造而十刻消（遷造西蓋文王爲西伯時西方造意東入討紂十刻之閒則消滅之言聖人所向無前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惠（酒者乳也乳天下之謂）

春秋感精符曰孔子案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著帝精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之子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陂澤漁梁不設禁與民共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墨子曰赤雀銜珪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於殷

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庚索之王與也

呂氏春秋曰文王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若何移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王曰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之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疾乃止

淮南子曰文王歸自商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鍾鼓陳

（王醫門爲桂欄地相女童梘之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

又曰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無止康梁流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流湎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分歸之文王欲以卑窮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主也（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槀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世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背腐骨況於生人乎

桓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鍾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斬涉廢壞三仁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曰翼翼翔翔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皓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

又曰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姜里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扣地得人之骸吏以聞文王文王令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令我非其主耶遂令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哉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諭其意故聖人之於物也無不被也

又曰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非正孫順紂雖寃枉而侮慢之）（而文王譜正順諸侯之禮而不失其時也）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去炮烙之刑（紂見蟻斗罰人手因作銅柱布火於其下令人走其上墮火而死以之爲樂以之爲方之井炮）（故名爲炮烙也）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以爲民請去炮烙之刑必得民心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矣

呂氏春秋曰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

王同列爲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文王於姜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乃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文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姜里時演易八卦爲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闇闇之虐使我狂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聖人能以德將酒也

帝王世紀曰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號爲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

而食之紂曰誰爲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魏陳思王曹植文王賛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復事商化加虞芮傍曁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又文王赤雀賛曰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來集昌戸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賛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上盤石溪惟小船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幾年

武王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乘（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三人凡二萬一千全數也）虎賁三百人（虎賁善勇言其猛也）與紂戰于牧野作牧誓

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三微箕子比干微子也）即位不稱王渡于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驗也）

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流行也五至猶五來）赤烏成文雀書之福（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烏俱應周尚赤故言成文也）

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爲殷聲之誤者一伐殷也）

又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盟津前歌後舞後乃大安家給人足酣酒欝搖（欝搖喜悦也）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承命誅害以順天心

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脩文王業九年東觀兵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遂與師渡河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剖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盟以卒馳紂紂師皆倒兵戰紂軍潰叛走登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王遂入至紂死所自射紂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斷紂頭懸大白之旗紂嬖妾妲己二女皆自殺王又射三發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出復于軍其明日遂除紂宫誓殷民即帝位

帝王世紀曰武王自盟津還返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四年起師至鮪水甲子至于商郊牧野王韈係解五人侍於前莫肯爲王係韈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也王乃釋旄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擒費仲惡來紂

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乃以大旗麾諸侯入殷都百姓咸佇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荅拜以兵人造紂及妲己王親射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明日天雨王命除道脩社入商宫朝成湯之廟登堂見美玉入室見美女王皆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以廉于財色矣置旌於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宫括伯達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殷民咸喜十年冬王崩于鎬殯于岐時年九十三矣太子誦立爲成王

越書曰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伐紂

墨子曰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瞑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又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大行山也河內野王縣北上黨）問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遠辭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蜀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修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山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

成王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酆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帝王世紀曰周公居冢宰攝政成王年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illegible]年王始躬親王事以周公為太師封伯禽于魯父子[illegible]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

淮南子曰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逸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

呂氏春秋曰旦所朝窮巷之中甕牖之士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賈誼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夫富則可為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相攻而民不私關不相殺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民積於用故婦人為其所（依丈夫為其所食民免二死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無夭遏之誅則民免於三死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以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矣則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

琴操曰周金縢者周公作金縢書也武王薨太子誦襲武王之業年七歲不能統理海內周公為攝政是時周公因誅管蔡之後有謗公於王者言公專國之權詐謀將危社稷不可置之成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因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聞公死且怒之且傷之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禾稼皆偃木折傷成王懼發金縢之書見周公所為武王禱命以身贖之書成王執書而泣曰誰言周公欲危社稷者取所讒公者而誅之戮於國天乃反風霽雨禾稼復起成王作思慕之歌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四

按本卷有錯簡五處茲據日本學訓堂倣宋聚珍版暨鮑崇城本訂正並於銜接處加○爲識其原式如左

今第一葉後十一行次曰虞仲止次行原爲今第二葉前十三行尚書帝命驗曰

今第二葉前十二行太子發立止次行原爲今第三葉前九行帝王世紀曰

今第三葉前一行山林不昇下原接今第一葉後十一行太姜生少子季歷

今第三葉前八行乃可以有國焉止次行原爲今同葉後十行詩曰文王在上

今第三葉後九行身長八尺二寸下原接今同葉前一行以成草木之長

但今第三葉前一行山林不昇句聚珍版鮑刻昇均作升下有斧斤二字今檢逸周書皆同併記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五

皇王部十

周康王　昭王　穆王　恭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赧王

周康王

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帝王世紀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爲劉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時人以爲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爲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劉爲稱斯言將有徵

昭王

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也）

帝王世紀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舡人惡之乃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是謂穆王漢上記曰昨額至橫桑二十里桑字本作喪辛游靡取昭王喪處

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征荆（高誘注曰荆楚也秦莊王名楚故曰荆）還及涉漢梁敗王杜於漢中（杜尤粉切謂墜也）辛餘靡振王北濟

穆王

歸藏曰昔穆王天子筮出於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脩遠飛而中天蒼蒼其羽

傳曰穆王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而王道衰微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可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年一百五歲而崩子恭王翳扈立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乃絕漳水（郭璞注曰絕猶截也水今在鄴縣也）於是即井鈃山之下（即井鈃山也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刑）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河（河出是坡）乃至于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言河所出禮圖）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如果者也）璿珠（玉類也音旋）燭銀（有精光如燭也）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崑崙山有赤水東北流見山海經也）外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而起宮室其上見新語也）天子北征舍乎珠澤（此澤出珠乃因名之今越巂平澤出青珠）北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者也癸丑天子乃遂西征吉日甲子天子

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崑崙之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辛丑來賓于昭宮）乃執白珪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獻錦組百純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謠徒歌也）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將請）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巳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音汙溽也）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畋獵也）得獲無疆（無疆猶無限也）鳥獸絕群（言取盡也）

帝王世紀曰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爲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祗宮

楊子法言曰周穆　少不好學至乎耄長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鵠小人爲蟲爲沙

恭王

帝王世紀曰恭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周自恭至夷王四世年紀不明是以曆依魯爲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堅代立

懿王

史記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崩恭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帝王世紀曰懿王二年徙都犬丘

孝王

史記曰孝王在位十五年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夷王

禮曰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已下也

史記曰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紀年曰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瑱于河用介珪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帝王世紀曰夷王即位諸侯來朝王降與抗禮諸侯德之三年王有惡疾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群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

厲王

史記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諫王不聽卒以榮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與叛襲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人相共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

帝王世紀曰厲王荒沉于酒淫於婦人

宣王

史記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脩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戎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宮涅立

帝王世紀曰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爲相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群神六月乃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

詩是也是歲西戎殺秦仲王於是進用賢良與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張仲之屬並爲卿佐自厲王失政獫狁荊蠻交侵中國官政隳廢百姓離散王乃脩復宮室　納規諫安集兆民命南仲邵虎方叔吉父並征定之復先王境土繕車徒興畋狩禮天下喜王化復行號稱中興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弢而死從者莫不聞見

幽王

國語曰幽王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

史記曰幽王得褒姒而寵愛之乃欲廢后并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爲人不好笑悅之萬方猶不笑幽王爲烽燧火鼓寇至則舉烽火於是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諸侯不信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御用事國人皆怨之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今王用之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之財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乃東徙洛邑避戎寇也幽王在位凡一十一年

紀年曰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盤以爲太子

瑣語曰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朞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王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天子弗棄之

平王

史記曰平王之時王室微弱而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帝王世紀曰平王元年鄭武公爲司徒與晉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率諸侯戮力一心東遷洛邑

桓王

史記曰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

帝王世紀曰桓王既失於信禮義陵遲男子淫奔讒偽並作諸侯背叛構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

莊王

史記曰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僖王胡齊立

僖王

史記曰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僖王崩子惠王閬立

帝王世紀曰僖王自即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峻而奢侈故孔子譏焉五年王崩子凉洪代立

惠王

傳曰有神降於莘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與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史記曰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爲國之田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之師伐惠王惠王奔溫居鄭之櫟立僖王弟子頹爲王遂享諸大夫樂及徧儛鄭號君怒四年鄭與號君　殺子頹復立惠王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立

襄王

史記曰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后生叔帶有寵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十五年王以翟師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開翟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於鄭鄭居於汜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乃告急於晉晉文納王而誅叔帶襄王於是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又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

史記曰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

史記曰匡王六年崩弟瑜代立是爲定王

定王

史記曰定王元年楚伐陸渾之戎次於洛使人問九鼎之輕重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代立

簡王

史記曰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之爲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

傳曰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雒鬭將毀王宮（賈逵注曰穀雒二水合有似鬭者在王城南穀在城北者）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實澤（實塡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原以鍾其美（聚萬物合之美大也）伯屬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原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爲也王其圖之王卒壅之亂於是始

史記曰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崩子景王貴立

景王

傳曰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職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鍾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之）與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也他彫切）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也音畫）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和於心心傳則樂（傳實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大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史記曰景王太子聖而早卒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

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帝王世紀曰景王遇心疾崩于榮錡氏單穆公與劉文公立太子猛是為悼王景王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帝王世紀曰悼王以景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即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春秋稱王子猛卒不成喪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是為敬王

敬王

史記曰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四十三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元王

史記曰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貞定王

史記曰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二十八年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皇甫謐曰貞定王）

哀王

帝王世紀曰哀王即位三月弟叔襲殺王而立是為思王

思王

帝王世紀曰思王即位五月弟隗攻殺王而代立是為考哲王

考王

史記曰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威烈王

帝王世紀曰威烈王崩子驕立是為元安王

安王

史記曰安王立二十六年而崩子烈王喜代立

帝王世紀曰安王子喜立是為烈王

烈王

史記曰烈王十年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顯王

史記曰顯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愼王定立

帝王世紀曰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為東西王微弱政在西周

愼靚王

帝王世紀曰愼靚王六年崩子延代立是為赧王

赧王

史記曰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十萬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周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𢠸音憚）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盡盡也）

漢書曰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崎嶇河洛之間分為二周然天下謂之共主（雖微微弱猶云以為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赧王降為庶人號位以絕於天下尚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四海亡主三十餘年

帝王世紀曰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仍僭號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十一月齊冬復去帝號為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於秦秦攻周或說秦王乃止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之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貰於民無以歸之乃

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之臺洛陽南宮誃臺（誃音貽又音尸披切）是也五十九年秦攻韓魏趙大破之王懼乃背秦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鋭師出伊門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將軍摎（音虬）攻周王王恐乃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盡納其獻使赧王歸于周降爲庶人以壽終王逡正部曰幽厲禮樂崩壞諸侯力政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於赧王遂喪王計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六

久遠堂

皇王部十一

秦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秦王子嬰

楚義帝（附）

秦

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

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與爲禹平水土已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蜚廉死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玄孫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四世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三世至秦仲始大其孫襄公時周平王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至繆公康公之世漸爲强霸與齊晉爭爲諸侯盟主秦仲已下二十八世曰武王武王卒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于時周室微弱

昭襄王

史記曰昭襄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立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古史考曰王赧卒後天下無主四十九年以歲所在紀之

孝文王

史記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戚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莊襄王

史記曰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脩先王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以陽人之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

始皇帝

河圖曰秦　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龍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宋均注曰金鏡喻明道也）魚目入珠（言僞亂真也莊襄王納呂不韋之妾生始皇也）

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以爲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秦苦天下不從而召諸生到者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成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史記曰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帝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視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四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從其計見尉繚抗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有天皇有地皇有人皇人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爲朕王曰去泰著皇採上古帝王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甚無謂朕弗取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音亭傳之傳也）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分天下之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命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於咸陽銷以爲鍾鐻鑄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二曰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長信宮渭南已來更命宮爲極廟象天極廟道通驪山上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太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三十一年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北地）築亭鄣以逐戎人三十四年丞相斯議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不舉與之同罪諸有文學之書蠲除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乃營作朝宮渭南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旌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不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

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始皇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蘇柯渡梅渚過丹陽至錢塘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之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以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命入海者賫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遂並海至平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時年五十在位三十七年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以爲太子乃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輬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

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漢書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

又曰賈山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始皇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罷敝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載目而視傾耳而聽離宮三百鐘鼓不移而具爲宮室之麗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乎

驪山銅錮其內漆塗其外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

異苑曰秦世有謡云秦始皇奄僵開吾户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謡者之言又言謡文刋在塚壁政甚惡之及達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群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造馳道數千里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斂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象郡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有忠諫者謂之不祥道仁義者謂之狂

桓譚新語曰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

二世皇帝

史記曰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沉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叛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不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户侯弗許又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在位三年

秦王子嬰

史記曰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稱疾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趙高於齋宮夷三族以狥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之璽符降軹道旁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

史記太史公曰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皇而羞與之侔善哉賈生推言之曰秦并兼諸侯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櫌田器也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歿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拊拍音府）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塹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之也）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陳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影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帝王世紀曰秦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

楚義帝

尚書中候曰空受之帝立

史記曰居鄛人范增好奇計往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陳嬰爲楚上柱國與懷王都盱眙秦滅尊懷王爲義帝（漢書曰義帝名心也）項王謂諸將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都郴縣其群臣稍叛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七　皇王部十二

漢高祖皇帝（項籍附）　孝惠皇帝

前少帝　後少帝

漢高祖皇帝

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胷龜背龍眼長七尺八寸明聖而寬仁

又曰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

龍魚河圖曰髙皇攝正總萬庭四海歸詠治武明文德道治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

尚書帝命驗曰賊起蜚卯生虎（賊起蜚始皇立也卯劉字之別也皇立而劉生虎仁謂高祖）

又曰有人雄起戴玉英（玉英寶物之名戴之謂骨表）祈旦失籥亡其金虎（祈讀曰皆白也謂之秦也且失籥戶牖開金虎獻之長喻嬴秦君）東南紛注精起（紛紛動擾

之貌注星之精起謂劉氏也）

尚書考靈耀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稱天命孔子制圖書）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刻鏤也有玉英之文）

春秋演孔圖曰其人曰角龍顏始卯金刀含仁義

春秋㩳釣曰庶人爭權赤帝之精（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起也）

史記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暝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意豁如也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如淳曰讎音售）數倍嘗繇咸陽縱觀始皇帝曰嗟乎丈夫當如此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閭呂后與人俱來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沛令欲以沛應勝沛父老皆曰生平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漢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兵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軹道旁遂西入咸陽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民大喜五年項羽滅諸侯尊漢王為皇帝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南宮高祖曰通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如淳曰姓高名起也）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攻城略地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者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運籌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戍卒婁敬說高祖曰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國上以問張良因勸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九年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上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嘗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與仲力孰多群臣皆稱萬歲大為笑樂高祖迴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獻牛）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帳帷）高祖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亦何益遂不使治病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群臣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治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

摹弘遠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荀悅漢紀曰項羽自立為楚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諸侯皆就國漢王欲攻楚丞相蕭何諫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乃就國

又曰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是時天下初定而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而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糺或似雲或似龍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不若殺之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己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為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又曰玄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羈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聖君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後漢班叔皮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弈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作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人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能紀而得崛然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

項籍

河圖曰栝目勇敢重瞳大力楚之邦

尚書中候曰自號之王霸姓有工（項羽爲西楚霸王工項字之側）

史記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云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之籍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云太守也）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也）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爲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召籍使授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遂舉兵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梁乃渡江而西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乃求楚懷王孫立以爲楚懷王王召宋義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當枝梧枝撐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諸將皆從壁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項羽召見諸侯諸侯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倚爲門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

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部都彭城漢之二年漢王伐楚皆已入彭城收其寶貨項王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之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睢水上（徐廣曰睢水在縣西相入泗水）漢軍卻爲楚所擠（擠排也）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漢之四年項王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注曰築兩城相對在廣武敖倉西三皇山山上）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

道項王患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也挑音茶了反蘇林曰挑戰撓挑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無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命壯士出挑戰漢王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甚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乃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

說曰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漢王乃追項王至垓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楚人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夜起飲於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詐令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孟康曰在牛渚也）烏江亭長檥船待（孟康曰檥音蟻附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視斥之故背面之也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也）

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汝得（徐廣曰亦可取是功德之德也）乃自刎而死漢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周時賢也）曰舜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乎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伐秦故云五諸侯也）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周生烈子曰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也四逆不與則三順不勝也

蔣子萬機論曰項羽若聽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譙周法訓曰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鬭於後

孝惠皇帝

史記曰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也常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類我戚姬得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高祖崩太子襲號爲惠皇帝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而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犂猶比）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來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是戚夫人也迺哭因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之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疾

又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閨房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

漢書曰孝惠（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矣）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案帝年十七即位在位七年矣）葬安陵

漢書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荀悅漢紀曰立皇后張氏帝姊魯元公主之女也太后欲以重親故以配於帝也論曰夫婦之際人道大倫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瀆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群臣莫諫過也

班固漢書述曰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前少帝

史記曰惠帝崩太子即位爲帝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有娠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以爲太子也孝惠崩太子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之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太后聞而患之恐其後爲亂於是乃幽之於永巷中群臣奉旨廢帝

後少帝

史記曰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弘爲襄成侯二年以爲常山王更名義四年廢少帝立常王義爲帝更名私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八年太后崩　大臣誅諸呂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迺相與陰使人召代王至長安共尊立爲天子東平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乘輿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帝邸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八

皇王部十三

漢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孝武皇帝

漢孝文皇帝

春秋演孔圖曰戴王英（王英文帝之首表參王英而秀出）光中再（光曰光也再再中也庚舍華日夜景移位復中支庶廷也）仁雄出日角用（為仁人之雄傑既戴玉英且日角也謂用於天下）

史記曰孝文皇帝諱恒（諱恒之字曰常諡法慈惠愛民曰文）高祖之中子也高祖十一年立為代王都中都高后八年高后崩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迎代王王問左右郎中

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今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以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代王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之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即日夕入未央宮三年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自傷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又曰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無發民男女哭臨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纖七日釋服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

至盛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申徒嘉爲丞相

又曰武帝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萑爲席兵木爲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義爲准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又曰賈捐之曰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荀悅漢紀曰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擊魏王豹豹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倩此言而反豹敗漢王納薄姬實生文帝

又曰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首白屈於郎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

帝王世紀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爲體廟名顧城。桓子新論曰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抱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俗儀任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愼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通而蔽也

風俗通曰孝成皇帝問劉向世俗多傳道文皇帝少生於軍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城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遂即位爲天子躬行至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子治三年服天下平米外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文帝生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闈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外也高后八年九月己酉夕即位時已昏夜日不再中也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及五彩畫華欂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又帝率聽政宣室不在明光宮也薄太后孝景二年薨不持三年服也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由是北邊置屯守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騷擾費積虛耗因以年歲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嘗至石五百非一外一錢也上曰臨朝聽政施號令何如未及對上復

謂向校尉宗室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勿有所隱向曰文帝嘗過輦郎署呼郎中馮唐問以將廉頗李牧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鄧通以倿幸吮癰見愛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邦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衣蜀襲袴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騎射狐兔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致太平其德偕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曰文帝治禮言者不傷其意臣無以大小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言事者多褒之後人見其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變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矩此過人難及也

典論曰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脩玄默以儉帥下奉生送

綏事從約省美聲塞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

又曰文帝思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班固漢書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孝景皇帝

史記曰孝景皇帝孝文帝之中子也文帝初在代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行前三子更死故景帝得立

漢書曰孝景皇帝（諱啓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文皇帝太子也母竇太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又曰孝景即帝位竇嬰爲太子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　未立太子酒酣上於是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大欣嬰引卮酒進於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與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帝王世紀曰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廟名德陽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尚書放命圮族鯀之類懷其族類吳楚七國亦類也）克伐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魏陳王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孝武皇帝

史記本紀曰孝武皇帝（漢書音義曰諱徹也）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爲孝武皇帝

漢書武帝紀曰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位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后土祠于汾陰脽之上（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也）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大山故改年也）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山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甘泉遂東巡於海上夏四月上還登封太山（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者崇也助天高也就石記鏤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降明堂（郊祀志曰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也）行自太山復東巡於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韋昭曰碣石在古北平驪城西南也）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太山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也蘇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陽以西廣百步深五丈）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山險有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遂北巡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匈奴入朝那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如淳曰縣名也韋昭曰南郡也）望祀虞舜于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今在零陵營道也）登灊天柱山（應劭曰灊音潛南嶽霍山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太初元年（應劭曰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行幸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天漢三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年爲天漢以祈甘雨晉灼曰取雲漢之詩求雨之意也）初榷酒酤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還幸北地

祠常山瘞玄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太始三年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祠日也韋昭曰成山在東萊界）還幸建章宮後元二年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多難諱）丁卯帝崩于五柞宮（瓚帝年十七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也張晏曰有五柞之樹故因以名宮在盩厔縣也）葬於茂陵

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宣帝紀曰本始三年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荀悅漢紀論曰孝武皇帝規矩萬世之業固後世之基也內脩文學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風粲然可考者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而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焉○劉歆宗廟議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伏波樓船之屬滅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耶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兔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隔氐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漢北西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而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皇后姙身夢日入其懷景帝又夢見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之焉武帝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為膠東王數歲長主抱着其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定婚焉膠東王為皇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曰徹丞相周亞夫宴見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人耶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曰因此怏怏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而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刑議者稱善時太子年十四帝益以奇之從即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等十餘人皆輕服為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詐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姓咸見之又嘗至栢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聚夜行此不

欲爲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荅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内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難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也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殺法令殊爲峻刻汲黯每諫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人勞苦神明未盡其用輒已殺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於陛下欲與誰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行幸欣言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授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常所幸御葬畢悉居茂陵園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

因是遂絕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輿御服者案其題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葬日監官不謹容致盜竊乃收將作以下繫長安獄考訊居歲餘鄠縣又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光於是嘿然乃赦前所繫者歲餘上又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世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劒乎忽然不見因推問陵旁有方石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甘泉宮恒自然有鍾鼓聲候者時見從官鹵簿似天子自後轉稀至宣帝世乃絕宣帝即位尊孝武廟奏樂之曰虛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曰白鵠羣飛集後庭西河立廟神光滿殿中狀如月東萊立廟有大鳥跡竟路白龍夜見河東立廟告祠之日白虎銜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投一札賜將作丞曰聞汝績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稱之有一斤廣川告祠之明日有鐘磬音房戶皆開夜有光香氣聞二三里宣帝親祠甘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肅然有風空中有妓樂聲群鳥翔舞蔽天宣帝既親覩光怪乃疑先帝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

帝王世紀曰孝武皇帝廟名淵龍○幽明錄曰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碁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尚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儀前聖代事建正朔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悼尔絶世之主矣然上乃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内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典論曰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

書殺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絶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勦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孕重墮殰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眞封禪郊祀祭旅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帝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超百王

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柱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即士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習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獸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徽楊爵臺之薦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愴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皇王部十四

漢孝昭皇帝
廢帝海昏侯
中宗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少帝孺子
王莽

孝昭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昭皇帝（諱弗之字曰不）武帝少子也母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服虔曰倢伃有奇手指不伸案外戚傳曰望氣者云此有奇女天子氣故稱奇異也）及生帝有奇異（文穎曰十四月乃生）遂立爲太子年八歲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鵠之液者天地和氣之所爲也案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乃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也言承陰陽津液以作之）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案西京故事田在未央宮中也）元鳳元年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將軍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皆伏誅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元年　夏四月帝崩于未央宮（案帝九歲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一也）六月葬平陵

漢書贊曰昔周成王以孺子繼位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爲保傅吕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金縢御諸國史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知鳳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成昭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啓金縢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之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量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不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

者也

廢帝海昏侯

漢書曰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王乘傳詣大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文穎注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旦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叙哭帳）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也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帝后廢賀歸故國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其頸似人而冠方山冠後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龔遂遂爲言其故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空宮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就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武曰惡蠅知也）問遂遂而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孝武帝曾孫是爲宣皇帝

漢書曰昌邑王即位好弄彘鬭虎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之中與孝昭帝宮人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腰斬王受璽凡二十七日有罪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西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奏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以報德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爲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軾撙銜（服虔曰撙促也撙音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策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被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偃辟也疾風而辟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耎柔而兗切）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學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

中宗孝宣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皆殺之內署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澓音伏）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鬭雞走馬具知閭里之奸邪吏治得失周遍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

鄠杜閒率常在下杜（劭應曰下杜杜陵之下）時會諸朝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處身及足下皆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賀淫亂廢七月光奏遣宗正得至尚冠里舍沐浴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為陽武侯群臣上璽即皇帝位甘露三年匈奴呼韓耶單于皆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黃龍元年帝崩於未央宮在位二十五年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伎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宣帝能朝呼韓而固存走郅支使遠遁是推亡也）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東觀漢記曰光武下詔曰唯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帝王世紀曰宣帝廟名樂遊

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顯烈祖尚於有成

孝元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元皇帝（諱奭字曰盛）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及即位壯大和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奈何純任德教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欲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故終不背焉宣帝崩太子即位頻年行幸甘泉河東郊祀大畤祠后土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竟寧元年崩於未央宮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三

班固漢書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固父彪所作臣與彪自敍也外祖言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忖節度窮極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矣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幘元帝額上有壯髮不欲使人見乃始進幘羣寮遵焉

帝王世紀曰孝元皇帝廟名長壽

孝成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成皇帝（諱驁太孫字）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帝於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名畫堂堂名）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及為太子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上遲之以狀對上於是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幸酒燕樂（幸酒好酒也）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才母傅昭儀又愛上以故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功上亦以先帝尤愛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位頻年幸甘

梟汾陰郊祠綏和二年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六年時年四十五

漢書曰成帝好爲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多至十餘人皆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道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谷永曰今陛下棄萬乘之尊貴樂人家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卑字）買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北宮挺身與群小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漢書贊曰臣之姑（晉灼曰彪之姑）來後宮爲婕妤父子兄弟得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疾言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躭于酒色趙

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之所由來者久矣

帝王世紀曰成帝廟名池陽

揚雄酒賦敘曰漢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賦以諷之

孝哀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哀皇帝（諱欣字曰歡）之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也母曰丁姬好文辭法律入朝上令誦詩通習能說（能說）其帝稱其才時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王根根及昭儀見上無子亦欲預自結皆勸帝以爲嗣乃立爲太子成帝崩太子即帝位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運中衰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號乃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八月詔曰夏賀良等言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伏辜元壽三年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六年時年二十五

漢書曰孝哀皇帝性不好音及即帝位下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之兵法武樂在經法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又曰董賢少爲太子舍人美麗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嘗與上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上不欲動搖之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武庫禁兵尚方珍寶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上置酒從容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閎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下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乃默然不悅

孝平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平皇帝（諱衎字曰樂）元帝孫中山孝王之子也年三歲嗣爲王哀帝崩迎中山王即位元始五年爲王莽所酖而崩有司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已十四宜以禮斂加元服

漢書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人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少帝孺子

漢書曰孝平皇帝崩無子嗣絕宣帝曾孫有五人王莽惡其長也兄弟不得相後乃徵宣帝玄孫廣戚侯顯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莽遂居攝如周公故事改曰居攝元年三月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建國元年乃更命孺子以爲

安定公莽執孺子手流涕[illegible]曰今予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哀歎良久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寮莫不感動莽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妻之

帝王世紀曰嬰爲孺子三年而廢爲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幷嬰聚衆爲天子數月更始乃殺之

王莽

漢書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九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侈靡莽獨孤貧因折節爲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疾莽侍病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永始中封爲新都侯遊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太后姊子淳于長爲[illegible]其辠因大司馬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遂擢爲大司馬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免爲庶人乃遣就國杜門自守吏民怨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徵莽歲餘哀帝崩莽爲大司馬平帝即位太后臨朝皆委政於莽群臣奏莽定策安宗廟賜號安漢公莽以女配帝欲擅權帝母衛姬及舅並留中山莽子宇恐帝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夜持血灑莽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死莽因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著官簿比孝經吏人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帝採伊周稱號加公爲宰衡又加九錫鸞路龍旂莽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平帝疾莽作策請問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平帝崩莽惡立長乃選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下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羣臣奏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南面朝群臣車服出入如天子郊祀天地贊者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改元曰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抱孺子告禱郊廟倣大誥作策班於天下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已盛遂謀即眞之事矣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下詔議其服莽奏太后下詔議其服莽母太后稱劉京上書言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夢曰吾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且起視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梓潼人哀章即作銅匱爲兩檢其上書言莽爲眞天子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未央前殿下書即眞天子位號曰新以十二月癸酉爲建國元年莽按符命求得王盛從布衣登用百官並改名又改長安爲常安立祖廟五親廟四又更作小錢與前大錢爲二品百姓不便農商失業民人至泣於市道遣五威將王奇班符命四十二篇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長安任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更名匈奴爲降奴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莽形皃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待詔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也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五年文母皇太后崩立廟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先帝配

食坐於床下又明六筦之令犯禁者至死臨淮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爲盜賊琅耶女子呂母亦起莽之南郊鑄作威斗若比斗欲以厭勝衆兵莽見盜賊起乃命　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年一改元布天下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爲鋭卒莽見盜賊多欲規爲自安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親舉築三千即言符命黄帝以百二十女致仙乃遣分行天下博採淑女莽夢見長樂宮銅人起立惡之使尚方鐫滅銅人膺文又令虎賁武士入高廟杖劒四面提擊桃湯赭鞭灑屋壁又言黄帝建華蓋以登仙乃造之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仙物也莽知西方潰叛乃遣分行天下井田衆制會世祖與兄齊武王等功拔棘陽立劉聖公爲天子莽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髮鬚進所徵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娉黄金三

萬斤遣王邑王尋等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定山東圍昆陽世祖來救昆陽邑等大敗關中聞之震恐命張邯稱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外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名外謂劉伯外高陵謂翟義封也猶殄滅不興後莽兵敗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床也但爲厭勝遣壞渭陵延陵門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崔發言周禮左傳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至南郊陳符命仰天曰皇天即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其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爲郎拜將軍九人爲九虎將漢承相司直李松與鄧曄攻京師以王憲爲校尉略地至長門宮而茂陵董喜等並假以號稱莫將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貪立本大功莽分赦城内獄囚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誓曰大功莽分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及九廟明堂火照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燒作室門斫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當奈何莽紺袀服帶璽紱（[illegible]）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把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從官尚千餘人王邑晝夜戰罷極入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與戰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臺上商人杜吴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見吴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就識斬莽首軍人爭分裂莽身支節

肌皮臠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更始懸於宛市中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應劭漢官儀曰幘本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因爲施巾故里語曰王莽頭禿施幘屋

漢書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復出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

歸殊途俱成滅亡此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非命非天命也紫閒色蠅邪謂歲月之餘分爲閏言皆非正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　　皇王部十五

光武皇帝　　更始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漢高帝九世孫也出長沙定王發之後。袁宏漢記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中子買爲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東觀漢記曰皇考初爲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皇聖瑞萌兆始形於此上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

尺三寸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非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伯升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經師事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南陽大人往來長安爲之邸閣稽疑議嘗訟逋租於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上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爲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上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因始侯兄弟爲上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上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弟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上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從郭縣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爲獨伯升如此也中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鳳王匡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進圍宛城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上不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冊尤笑言曰是美眉目者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二公欲盛威武以振山東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

爲壘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上遂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是上計會候騎還言大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上上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上及迫急上爲畫成敗皆從所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熛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二公自以爲功成漏刻有流星墜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實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二公兵盛皆怖上

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陳上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二公遣步騎數千乘合戰上奔之斬首數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上復進二公兵却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二公得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二公兵於是大奔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滍成川滍水盛溢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珎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公拔宛城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日收伯升部將劉稷而伯升強爭之更始遂用諸將復收伯升即日皆物故上在父城徵詣宛拜上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隷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𧝓（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𧝓音屈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裋褕此是諸于上加繡𧝓如今半臂也）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犇走入邊郡見司隷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官威儀賢者蟻附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趙王庶兄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太子移檄購求公十萬戶世祖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見公椽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户侯公曰一户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必傳李立反郎開城門漢兵破邯鄲誅郎入王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即立公爲蕭王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上發薊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爲建武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三年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

倪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水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兵掩擊破浮軍遠至不能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三年十月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爲樂四年五月上幸盧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尗尤盛或生瓜菜菓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穫穀果以爲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六年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自事主未常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俟中使者出報即罷去所見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効浸以無限詔有詔天下令薄葬八年閏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部太守步騎二萬迎上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　入城吳漢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食糗糒腹脹死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人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持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攻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上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於放麑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苑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輦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交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閑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上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愼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二十年六月上風眴黃癉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

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上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昃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皇太子嘗承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上荅曰我自樂此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録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三十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為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

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為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東觀漢記曰上破王郎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飡啗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飡啗勉吏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眞天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遣馬援奉書京都上出在宣德殿南廡下引援入與相見上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曰今天下反覆而盜賊自名字者不可勝數也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又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三兩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

帝王世紀曰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雖在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耿耿之微起於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羣豎並列于時擁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麋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皇之以仁風馳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洪棘枯網維振而逆鱗掃羣才畢湊人思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撫乎萬物之上矣

會稽典録曰上在長安中與餘姚嚴遵俱共受學結好建元元年徵遵拜為諫議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上其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聞上曰吁與嚴子陵卧也

續漢書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脩德擭夏衆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隱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愼人命下及傜賦武功既備抗文德脩經術勳績弘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弘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閒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

非天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人病諸

更始

東觀漢記曰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閒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然漢兵以新市

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音育）水上諸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儀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軍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上爲太常偏將軍上破二公於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爲得之更始北都洛陽李松等自長安傳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洛陽關中咸相望天子更始遂西居東宮鍾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里閭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顧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

姓之更始委政於趙萌曰在後庭與婦人耽飲諸將軍言事更始醉不能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袑（音韋）書案破之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捽（昨骨反）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目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署官爵皆羣小被服不似或繡面衣錦袴諸服襜褕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馬拜謝城乃去至高陵上閒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更始仍詣赤眉求降上璽綬乃封爲畏威侯赤眉謝祿曰三輔兵多　更始一旦失之遂害更始鄧禹收葬於霸陵

帝王世紀曰更始名玄字聖公即位凡三年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一

皇王部十六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恭宗孝安皇帝　少帝北鄉侯

顯宗孝明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廢郭皇后陰貴人爲皇后以上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平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后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甲子上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三年十月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甲夜讀衆書乙夜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鄴檄趙王會鄴賜錢百萬八年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赦令尚書僕射侍御詔三公十年閏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至便祠於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娯嘉賓至頃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籍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大公子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東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子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説經幸東平王宮上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聖皇子輿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内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是夜上夢見先帝太后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畢罷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音簾）中物流涕勑易奩中脂澤粧具自帝即位尊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之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日而祠祫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内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毎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計

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鋭上顔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至十二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華嶠後漢書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崧崧走入牀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植斷獄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切以寬和為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漢記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聽九之德著矣及臨萬機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後漢書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肅宗孝章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太子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於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四年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廣道藝也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

虎議奏（今白虎通也）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勿案驗章和元年八月南巡狩幸梁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位十三年時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敬陵廟曰肅宗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傜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序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宏靜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目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漢書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薛瑩漢記贊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

三輔決録注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

有刻鏤屏風爲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敬懼禮賢命士敢脩德化

穆宗孝和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上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猶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幸北宮詔收捕憲黨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收捕不收其稅十二年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內勤經藝首左右近目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方國協和嘉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記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東觀漢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玄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後漢書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勑令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續漢書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即昭帝甍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

范曄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延平元年八月

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又曰孝殤繈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絶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臨朝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耀於室内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於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王青蓋迎齋中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懃孜孜經學志在供養委政長樂宮永初元年十一月上始講尚書勅於典藝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帝

崩于葉縣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皷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興偽詐不欲令群目知上道崩欲偽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詎罔靈祇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寮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范曄後漢書論曰孝安皇帝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損徹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斃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詩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薛瑩漢書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始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摇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災故免司空尹勤凡以災寇故輙免三公多以卿爲之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桓靈又甚自此始也

少帝北鄉侯

續漢書曰安帝崩太子前廢後無嗣子皇后與兄閻顯謀以北鄉侯犢爲帝嗣三月立北鄉侯皇太后臨朝十月辛亥北鄉侯薨顯及江京等徼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爲嗣中黄門孫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討京等迎立濟陰王

皇懿傳曰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十月北鄉侯薨以王禮葬未即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禮葬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二　皇王部十七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孝沖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廢帝弘農王　孝獻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順皇帝諱保孝安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京懼有後害遂共構太子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王發哀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食粥北鄉矦薨車騎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

後徵諸王子閉門發兵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以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建康元年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廟曰敬宗

續漢書曰帝爲太子四歲避疾當阿母王聖弟新治乳母王男厨監邴吉以爲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誣諸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戀男等數爲之歎息聖永懼有後害遂與京豐等共搆太子坐廢爲王

孝沖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帝王世紀曰孝沖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

孝質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也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於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矦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漢晉春秋曰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輙目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煑餅令腸中悶得水尚可活

冀曰不可語未絶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閒孝王孫蠡吾矦翼之長子也母曰匽暗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太初元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改元建和元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横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爲五矦五矦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閹人所譖誣爲黨人下獄死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薛瑩漢記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群妖蒲側嬖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

漸積遂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獎也信矣

孝靈皇帝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章帝玄孫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母曰董姬長襲爵爲侯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數有皇子夭昏不遂太后與父竇武定策禁中建寧元年正月徵到止夏門亭以王青蓋車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四年正月帝加元服光和元年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引後試能爲尺牘辭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皆尺一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典州郡入爲尚書侍中封侯賜爵四年於後宮與官人爲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鬬上臨視以爲樂又於西園令狗帶綬著進賢冠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二年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殿發太原河東豫道林木黃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林文石掌主吏譴呵不中退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其貴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錢大郡至二千萬諸詔所徵皆令西園騶密約勑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下騷動起爲盜賊矣是歲又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別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閒買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官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又去張常侍是我翁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專朝日盛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臺見居處樓殿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四年又賣關內侯假金紫入錢五百萬六年四月帝崩于嘉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三十四葬文陵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帳胡床胡飯胡箜篌笛胡儛京都貴戚皆競爲之其後董卓多擁胡兵虜掠夜發掘園陵帝又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相謀奪驢價與馬齊

獻帝春秋曰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軍身被介冑講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百姓　有識者以爲妖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亭遂皆如言

薛瑩漢記贊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姧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皂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讒仆志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姦邪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户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則禍釁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典略曰建寧二年帝年時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羲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學自就石碑作賦

廢帝弘農王

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

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後漢書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靈帝崩于南宮嘉德殿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太后臨朝八月中常侍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還宮九月董卓廢帝爲弘農王

英雄記曰董卓在顯陽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皇帝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弘農王爲主乃置王閣上荐之以棘召王太傅責問之曰弘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〇袁山松後漢書曰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孝儒進鴆於弘農王曰服此辟惡王曰此少是毒也弗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共飲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棄爾兮適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坐者噓欷不自勝王謂唐姬曰御故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也行矣自愛從此長辭遂鴆死

孝獻皇帝

續漢書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皇后妒而害之靈帝母永樂太后董氏收養焉故號董侯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太子辯即尊位年幼皇太后詔封上爲渤海王七月徙封陳留王九月董卓廢天子立陳留王是日即皇帝位年九歲董卓秉政初平元年二月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興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二年十月上自長安東還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八月上自雒陽遷都於許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即帝位封上爲山陽公青龍二年三月薨以天子禮葬禪陵

獻帝春秋曰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尺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有螢火照道到盟津河上傳國六璽不及自隨百僚分散唯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曉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謂讓曰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輦還宮時董卓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至率兵迎帝於北邙帝見卓兵擾羣不自勝羣公曰有詔却兵卓曰卿爲大臣不能匡輔國朝至令幼主蒙塵播越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宮改年號曰昭寧於閣上得六璽失傳國璽

又曰興平元年蝗虫起百姓飢穀一斛五六萬錢帝勑主者盡賣廐馬二百餘疋及御府雜繒二萬疋賜公卿已下及貧民車騎將軍李傕不聽盡取以置其邸李傕郭汜有隙傕使兄子副車中郎將李暹勒兵數千繞宮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輜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傕營又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移御府諸署繒綵珍寶上方在廐車馬乘

輿器物盡罝其邸放兵燒府庫及居民被害者不可勝數五月或欲轉乘輿幸黃白城帝不肯司徒趙溫以帝富東歸而傕等方亂以忠節責傕傕怒欲斬溫傕從弟上軍校尉維故溫掾請諫乃止於是閉溫與帝同門設反關校尉以監察之十一月車駕東幸到黃巷亭庚午乘輿到弘農張濟欲與董承楊奉更質而留乘輿承奉不肯白帝東行到澗中濟郭汜放兵欲留車駕承奉力戰乘輿得過公卿婦女衣服悉見鈔奪不解帶使斫剝寒凍死者不可勝計天子得過路次曹陽乘輿到安邑十二月使侍中史跱（直里切）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詣安邑建安元年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百官披荊棘依故丘墟間侍郎以下皆出莽采四方州郡各擁強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

遷都許庚申車駕出洛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九月車駕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王制節度於是始建

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袁山松後漢書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萃流蓬轉險阻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陷天遂力制群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秉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信矣

范曄後漢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斯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三　皇王部十八

魏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魏太祖武皇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也）祖騰漢桓帝時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九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整肅乂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兖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董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宫室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宫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去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楊州募兵司徒王允與吕布共殺卓青州黄巾衆百餘萬人兖州劉岱欲擊之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爲賊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黄巾追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青州兵天子拜太祖兖州牧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於曹陽渡河幸安邑太祖軍臨武迎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離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時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逃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出夾攻大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何以策賊必破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以是知勝矣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張繡率衆降公軍官渡劉備殺徐州刺史曹冑舉兵屯沛五年公自征備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之東若何公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破備備奔紹紹遣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公於是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從之遂擊破斬良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公縱奇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悉擒

紹軍大震八月紹連營稍前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内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粮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决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之大機也公與紹相距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粮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逆之宿紹軍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距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公進軍攻鄴尚懼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鄴定公臨祠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之雜繒絮廩食之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固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攻譚破之斬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三郡烏丸承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初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引軍出盧龍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初遼東太

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關中諸將疑公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反公西征之與超夾關爲軍乃與剋日會戰先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超走凉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加蕭何故事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二女爲貴人又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簴又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又進公爵爲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

辟王崩于洛陽時年六十六謚曰武葬高陵

又曰漢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破袁紹之歲凡五十年天下莫敵矣

魏書曰漢末太祖拒董卓命歸鄉里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八人備賓主之禮太祖自以背卓開其食器聲以爲圖已夜殺八人而去旣而歎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又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决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郃徐晃於亡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於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不衣錦繡侍御履不二綵帷帳屛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温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悋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豫自爲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帝王世紀曰黃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曰太祖

曹瞞傳曰操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及陽敗面喎口叔父恠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而口皃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及爲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問豪強皆棒殺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操故遷爲頓丘令操爲人輕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但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辭盡無所隱及悅大笑至以頭投杯案中餚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指麥以相付時操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刀割髮以置地

世語曰魏武將見匈奴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自捉刀立牀頭坐旣畢令間諜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焉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他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

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世說曰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不解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謂脩曰卿解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如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武帝亦記之與脩言同帝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較三十里

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符雷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三分羣雄並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

武之姿常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五十啓期吳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文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十月升壇即祚改延康爲黃初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孫權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還洛陽宮五月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州舉茂才不行

又曰文帝初在東宮疫氣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素所善者大理王朗書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

還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巾角撇棊

典論曰初平之元年董卓弒帝鴆后盪覆王室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教余乘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輙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夕體倦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獻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弟同獵於鄴西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

使搞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射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好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學則思專長則忘於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四　皇王部十九

魏烈祖明皇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烈祖明皇帝

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于廟門之外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幸陂觀龍於是改元爲青龍摩陂爲龍陂二年三月山陽公薨素服發哀使持節典護喪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

權遁走群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必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録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景初元年泰山茬縣言黄龍見（茬士反）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太和曆爲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特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二年十二月帝寢疾不豫太尉宣王還至河内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矣宣王頓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年三十六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心於法理容止可觀望之儼恪即位之後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卒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倦

又曰青龍三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序處其中貴人夫人已上轉南附焉其秩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内乃選女子知書可附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分當畫可自貴人已下至尚保及給掖庭洒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

引穀水過九龍前玉井綺蘭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外罘（音浮）罳（音思）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乃上書諫之

魏氏春秋曰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摧戮也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然不思建德垂風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略曰明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見孟津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末傳曰初帝爲平原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不立爲

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詔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矣

廢帝齊王芳

魏志曰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明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月即皇帝位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躭淫內寵沉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延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敘奉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是日遷居別宮時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太將軍意已成又勒兵在外以備非常但當從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紱太后意折乃遣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懽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睿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

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以發二日侍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公年四十三太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廢帝高貴鄉公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立公十月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丙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荅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是日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甘露元年夏四月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納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犧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作乎俊不能荅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

爲正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文質折中裁之聖思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報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教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耶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韜尚書陳騫等作詩賦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原逌等主者宣勑自爾已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

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甘露元年二月帝讌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顗有立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漢高祖拔起壠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優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德應期運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復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爾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没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漢晉陽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夂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

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板投地曰行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走告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音胄）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揮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去何充曰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帝王世紀曰高貴鄉公爲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

公禮葬之

陳留王

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入于洛陽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景元四年詔伐蜀命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蹴討若擒姜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所至輙克十一月蜀主劉禪降巴蜀皆平咸熙二年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八月相國晉王薨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十二月禪位于晉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在位六年

帝王世紀曰陳留王即位禪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魏

宗祀魏世譜曰晉封帝為陳留王年二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魏志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嫡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肆忿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五

皇王部二十

西晉宣帝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温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尅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閒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内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雋字元異雋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有知人鑒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輙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為四友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而食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内外肅然乃奉梓宫還鄴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魏文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

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黄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縣侯轉撫軍大將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為分憂耳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留帝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閒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張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帝以書諭之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悦附焉時邊郡新附民無名户魏朝欲知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患音）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

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遂進軍隃（式朱切）麋亮聞大軍直至乃自帥衆將芟（音衫）上邽（音圭）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誘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之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勞軍增封邑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音眉）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將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

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遂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音己）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千餘人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　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尅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唯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能豫有所割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攻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

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採自若朝廷聞師遇雨咸謂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倸而守者日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斬于梁（又作淑）水上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齊王即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録尚書事與曹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宫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一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能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尒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抱疾死在旦夕君當

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弟兄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表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内踈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

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齊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黄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侯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

天子幸許昌傳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以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今古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八縣邑二萬户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三年天子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冊命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固讓不受六月帝寢疾八月崩于京師

時年七十三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虞預晉書曰上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內外多難謀而鮮過舉必獨克知人拔善顯外反陋王基鄧艾周泰賈越之徒皆起自寒門而著績於朝經略之才可謂遠矣

異苑曰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曰見陵通帝呼曰彥雲[illegible]鑊也之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陵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覡見帝涕泗云家國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六

皇王部二十一

西晉景帝　文皇帝
世祖武皇帝

景帝

晉書曰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知之也將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鎭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其所出也事平

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衞將軍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七入反）黃門監蘇鑠（音樂奴叉切）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諸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糺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情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愼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王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効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登位相國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帝固辭相國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鎭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萬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隱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之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淮南將士本無反

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跡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便合其志雖云必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以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進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旣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

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城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六軍大恐蒙之以被痛甚囓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廟稱世宗

文皇帝

晉書曰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皇帝母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元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爲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相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引還

褘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邑二千戶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劒履上殿固辭不受甘露元年春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劒履上殿又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二年夏六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城假廷尉何禎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因命合圍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文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欽計事於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爲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九讓乃止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

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僚謀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唯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奐（音黃）爲帝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大將軍府四年夏帝將伐蜀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

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其後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部將易愷攻將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強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劒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詔加九錫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于江由破蜀將葛瞻於緜竹斬瞻首傳道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録尚書之號焉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帝奉天子西征至于長安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

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景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月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二年五月天子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五葬崇陽陵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世祖武皇帝

晉書曰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皇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帝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十一月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音集）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弗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弼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萬

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修訓典底綏四國公卿及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太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寮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四年（十一月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録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八年

春正月癸亥帝耕于籍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禮法（之物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者）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謹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非典禮焚之于殿前五年大舉伐吳遣鎮東將軍瑯琊王伷出徐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楊濟爲副揔統衆軍十萬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貫日癸巳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武威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甲戌杜預克江陵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二百三十萬其牧守以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賜酺五日恤孤老困窮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泰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改元夏四月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葬峻陽陵廟號世祖○謝靈運論曰世祖受命禎祥屢臻苛慝不作萬國欣戴遠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啓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當以美事爲先令五等肉刑并田王制凡諸禮律未能是正而採擇嬪嬙不拘華門者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不以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如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累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藏也

唐太宗晉武帝紀論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孔道民以佚而代勞世以治而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約俾澆風而反淳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傭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業而無虞都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奸志而擁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弃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

其始聖人開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邪謀述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國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孽以喪身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七　皇王部二十二

西晉惠皇帝　趙王倫（附）

惠皇帝

晉書曰孝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后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精）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子太傅永平元年春正月詔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軍劉豫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精）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以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三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弒皇太后于金墉城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六年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羌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于涇陽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之母謝氏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音隗又豎切）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帝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尅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纂帝位景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俱永切）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澗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堮坂以拒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黄橋以拒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於沮（[illegible]）水會等大敗棄軍走四月辛酉左衛將軍王輿尚書淮南王漼（七隗反）勒兵入宮擒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illegible]反）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詔大赦改元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庚午東萊王蕤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廢蕤為庶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顒為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太安元年五月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子賜孤寡帛大酺

韜五日以齊王冏爲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閒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許交切）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上東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疑而害之八月河閒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拒方於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爲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

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帝旋于城東景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斬其大將軍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音鶴）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公私窮蹙（子六反）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爲張方所害甲子大赦永興元年春正月成都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爲永安帝逼於河閒王顒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

皇甫重以討之沉舉兵攻長安爲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爲丞相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三月河閒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幾絶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秋七月景申朔右衛將軍陳眕（音軫）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二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拒戰己未六軍敗績於蕩陰矢

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嵆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驄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爲建武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御服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食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燥及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麄米飯盛以瓦盂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

湧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從者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陵因刼帝幸長安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黄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具載宮人寶物軍人因略妻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所積之物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灞上顒前拜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他昆反）大常鄭球（音求）河南尹周馥（音服）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家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器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爲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須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淸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景子張方廢皇后羊氏七月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九月壬子以成都王穎爲鎭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鎭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吕朗屯洛陽

冬十月景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虓拒逆詔命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苟晞爲兖州斷截王命鎭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各勤所統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吕朗廣武將軍騫驅（勑俱反）建威將軍刀默等爲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丁丑使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橋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吕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虓自官渡拔滎陽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間王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八月以太尉東海王越録尚書事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衛瓘常侍宴撫武帝所坐床曰可惜此坐和嶠亦以爲言曰皇太子有淳古風而季代多僞

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廢太子楊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天下爲之市賈謐帝又嘗幸華林園聞蛙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尅鄴宫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宫惠帝止鄴宫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趙王倫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彝宣帝弟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封琅琊郡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音低）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宫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之廢也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常給事東宫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節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宫凶妒（音蠹）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中宫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宫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更說倫曰太子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

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絶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宫與賈謐等殺害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宫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華林令駱休爲内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中書監侍中黄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板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殉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送賈庶人于金墉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音敷）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黄門郎封汝陰王詡（况羽反）散騎侍郎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侯封者數千人百官惣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琊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憾前衛尉石崇黄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内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户倫無學不知書

秀亦以狡黠（胡八反）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令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邙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邙山謂逆謀可成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自端門登太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行倫之詔令秀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令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將軍督諸軍以拒義師倫復受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闇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座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秀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付金墉城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及殺害近十萬人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八　皇王部二十三

西晉懷帝　愍帝　東晉元帝　明帝　成帝

懷皇帝

晉書曰：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光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務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簒，見收為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中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蟻眾控弦於灞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顒顒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光熙元年十一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為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皇后羊氏為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十二月，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二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五月，馬牧帥汲桑聚眾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秋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將軍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朔，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于樂陵。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為丞相，以撫軍苟晞為征東大將軍。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為東海王越所害。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於平陽，仍稱漢。三年三月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九月景寅，劉聰寇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尅。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師李惲、薄盛等帥眾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四年十月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為司空，平北將軍劉琨為平北大將軍。京師飢，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眾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壍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為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琅邪王睿。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苟晞為大將軍。景子，東海王越薨。五月，進司空王浚為大司馬，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

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逼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飢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之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温畟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音茂）尚書左僕射和郁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鎭以瑯琊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荀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且置

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飢米斛萬餘價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荀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業爲皇太子於長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陽在位七年時年三十

晉陽秋曰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若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祿去王室無幽厲之釁而有犬戎之禍悲夫

愍皇帝

晉書曰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扶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元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爲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

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五月詔琅琊王曰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古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謨猷勗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暱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鎭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二年秋七月劉曜趙冉等又逼京都領

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四年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曹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内外斷絶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部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大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闓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禄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弥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十一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座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陽在位五年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户不盈百墻宇頹毁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板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

東晉元皇帝

晉書曰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耶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稾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顔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耶王幼有令問惠皇之際王室多故每恭儉退讓以免于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故時人未之識焉唯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耶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音蟻）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時遭屯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詔丞相具宣

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郡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唯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耶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迫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膺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

登壇南面受終文祖燔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戎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尒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茲休慶於是大赦改元庚午立太子紹爲皇太子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夏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應賊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耶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十一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在位六年時年四十七葬平陵廟號中宗○孫盛晉陽秋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吳人以爲孫權帝之表也盛案始皇逝歲至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東遊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之後當有王者也又孫皓將亡吳郡臨無湖一夜草木自除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尺廣二寸餘上有白帝字時人莫察其祥意者豈中宗興五湖之傲歟太康三年建業有寇餘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滅矣後三十

八年揚州當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耶西陽汝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歲鎮辰太白（四星）聚於牛斗之間五緯又見于晉陵實數玄感若合符契焉又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世說曰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事恋常懷慙榮跪答曰臣聞王者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無以遷都爲念

又曰元帝正會引丞相王導登御床王公既固辭中宗引之彌苦文獻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仰瞻

明皇帝

晉書曰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為晉王及即帝位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為皇太后太寧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二年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兄含為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為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為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僅以獲免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南溫嶠移屯水北燒朱爵桁以挫其鋒帝躬帥六軍出次南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三年春二月戊戌復三族刑唯不及婦人三月戊辰立皇太子衍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閏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戊子帝崩于東堂在位三年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

晉陽秋曰明帝文武聖斷初在東宮敬禮賢士取近明德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皆見親待分好綢繆雅好辭章談論辯明理義與二三君子並著詩論粲然可觀于時東宮號為多士王敦既平思求民瘼詔尚書令僕射尚書曰吾飢於食直言渴於求亮正想諸君達此懷矣子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諸君居之矣望共勗之○世說曰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之明帝為太子好養武士夕中作池比曉便成即今謂太子池是也

成皇帝

晉書曰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為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疋尊皇后庾氏為皇太后秋七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蕪湖三年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六師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遂攜其諸弟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震響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五月乙未峻逼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拒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逐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四年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丁亥大赦時大兵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賑給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豫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于羣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

道翦除逋褱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于厥心年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羣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无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九　皇王部二十四

東晉康皇帝　穆皇帝　哀皇帝
廢帝海西公　簡文皇帝　孝武皇帝

康皇帝

晉書曰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耶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以琅耶王爲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己亥封成帝子丕爲琅耶王弈爲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氷何充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賑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氷爲車騎將軍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在位三年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氷自以舅氏當朝

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氷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氷矍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世說曰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子庾及朝議以外強寇嗣子㓜欲立康帝康帝既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統爲誰之議何曰陛下龍飛臣氷之功使于時用微臣今不覩盛明之世上有愧色

穆皇帝

晉書曰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爲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二年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温師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元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三年春三月桓温攻成都尅之李勢降益州平十年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温帥師伐關中廢楊州刺史殷浩爲庶人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温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九月桓温以糧盡遂還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五年五月丁巳帝崩顯陽殿在位十七年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皇帝

晉書曰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爲琅耶王永和九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除驃騎將軍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

救疾胤嗣未建琅耶王丕本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議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天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耶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宫興寧元年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温師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二年二月癸卯帝親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閲人户嚴法禁辛亥帝不豫帝雅好黄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三年二月景申帝崩于西堂在位四年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廢帝海西公

晉書曰廢帝諱弈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

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耶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琅耶王弈明德茂親屬當儲副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耶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拒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六年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耶王弈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弈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笫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

臧榮緒晉書曰太和元年桓溫表求方伯北伐秋九月溫以王師敗績于枋頭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集百官于朝堂

稱崇德太后詔廢帝爲東海王妖賊盧悚遣弟殿中監許龍到稱太后密詔奉迎稱覆帝曰我得罪在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使應官屬來迎何得如此必狂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逸走由是朝廷以帝安於屈辱無僥倖之望不復懷疑帝亦知天命不再而深慮人禍乃閉聰塞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養庶保天年吳民憐之爲作歌謠帝崩于吳宮年三十五因葬其地

續晉陽秋曰帝少同閹人之疾　初在東海琅耶因親近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並侍卧內美人田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貳大司馬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僚並還朝堂本省溫平旦以衆入分兵屯宮門呈草於皇太后曰今廢弈爲東海王以還弟供衛之儀如漢朝昌邑故事丞相録尚書事會稽王昱體自中宗明德劭令民望攸係爲日已久宜順天人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計議稽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時太后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堂倚户前視表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求筆題奏後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溫奏未有此五十字即奏遂迴換內之

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成中宗少子也母曰鄭夫人永昌元年封琅耶王咸和元年鄭夫人薨上時年七歲哀號守誠乞得服重朝議哀之故從封會稽王康獻皇后臨朝建位撫軍大將軍録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將軍何充薨皇太后詔上總萬機廢海西公即位七月以琅

耶王封絶復徙上爲琅耶王封子昌明爲會稽王固讓不受太和元年十月詔以爲丞相尚書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固讓不受海西公廢於是大司馬溫及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流涕即位改太和六年爲咸安元年乙卯廢太宰武陵王爲庶人二年七月上不豫己未立皇太子昌明爲皇太子封皇子道子爲琅耶王領會稽國是日帝崩于東堂在位一年時年五十二

續晉陽秋曰桓溫始以雄盛入輔係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去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事一至於

此由吾不能以道自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因泣下及不預詔溫曰吾遂委頓足下便入冀得相見又詔曰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慨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計當何以寧濟社稷國事家計一託之於公

又曰帝以太興三年生弱而慧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止端詳器服陳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交由登庸歷位散騎常侍右將軍撫軍將軍以懿親民望任登宰輔值穆帝幼冲母后臨朝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強西陝帝於家國之寄具瞻所歸而自斷之弱無以抗之陳郡人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又琅耶王洽承相導子既是名公子少有聲望乃以浩爲揚州刺史洽爲長史徐州刺史荀羨亦以清貴居藩同心憂國溫見此樹置知在抗己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求衆共討以成樂推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乃屠豫州刺史袁真於壽陽城既而問郗超曰足下以何雪枋頭之恥乎超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既廢昏立明民人悅服然恭己南面政自溫出帝性韻深沉雅有局鎮常與太宰武陵王晞桓溫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馳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懼急求下車帝舉止自若音顔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服憚之深若假帝脩年則溫篡逆之圖絶矣

世說曰桓公既廢太宰武陵王晞父子仍上表云應割近情以存遠計欲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桓公得此荅又重有表亂轉苦切爲家國之

計必應行事簡文復手荅云若使晉室靈長明公便應奉詔書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汗流而止遠徙新安而已

孝武帝

晉書曰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冲眇若綴旒深爲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邈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寔賴匡訓羣后率職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引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冬十一月甲

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擒之是歲三吴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賑給寧康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三年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日有蝕之十二月甲申神獸門災癸未皇太后詔曰頃者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尅己思救未盡其方竭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泰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午帝始臨朝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諸沙門以居之八年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拒之九月詔司徒琅耶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月苻堅

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於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二年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在位二十四年時年三十五葬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旣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初以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續晉陽秋曰初帝耽於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旣少多居内殿留連於盤罇之間時張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閫内年幾三十帝妙列伎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已年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上不覺上制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旣絶云以魘崩至丑時方還登太極前殿○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聲角之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燈案晉祚自此而衰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

皇王部二十五

東晉安皇帝　桓玄　恭皇帝

安皇帝

晉書曰安皇帝諱德宗孝武帝長子也泰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崩辛酉太子即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歸政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悅于恭恭乃罷兵二年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九月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黄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元顯等討桓玄等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尋遣太常殷茂諭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内史王疑之死之吴國内史桓謙等並委官而遁遣衛將軍謝琰等逆擊走之四年五月孫恩寇浹口謝琰爲孫恩所陷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輔國司馬劉裕破恩于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河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録尚書事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耶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及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吴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於羅落己未桓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及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温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虚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唯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南枚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己丑桓玄楊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帝復蒙塵于賊營義熙元年正月帝在江陵太守曾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耶王幸道規舟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于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

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六年十二月劉裕破盧循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斬之十二年八月劉裕及琅耶王德文率衆伐姚泓景午大赦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巳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剋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京師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在位二十三年時年四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巳出故桓玄之簒因此獲全

桓玄

晉書曰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月下坐見流星墜銅盆中忽爲二珠璨然明靜覺以勳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輙易人而後至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及長形皃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時咸憚之年二十三拜爲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弃官歸國自以元勲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䟽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刼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西平巴蜀北清伊（雒）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

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泰和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晉室之機危於殆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也若陛下志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斐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玄宮耳䟽寢不報玄在荊楚積年優遊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内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宜興晉陽之師以内匡朝廷巳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恭爲盟主此桓文之舉也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罷兵詔以玄爲廣州刺史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令玄與楊佺期爲前鋒玄至盆口獲王愉詔以玄爲江州各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廪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至江陵仲堪數道拒之不尅佺期自襄陽來救期敗走殺仲堪亦見害於是平荊雍詔以玄督八州荊州牧玄於是樹腹心兵馬日盛其後孫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以兄偉爲冠軍江州刺史留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既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廻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將吏亦振先使其將馮該等攻譙王尚之敗之劉牢之遣子敬宣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巳摠百揆爲丞相加黄鉞羽葆鼓吹府置官屬乃徙太傅道子于安成害元顯于市多戮朝望改易百官各置所親大赦改年爲大亨玄將出居姑孰其中書令王謐對曰公羊

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顧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從遂大築城府乃出鎮焉大政皆諮之小事則決其僕射桓謙及卞範之後諷朝廷封諸子弟爲公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郡司其黨皆三公又矯詔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備物楚國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屬僞讓詔遣百僚敦勸乃就命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詔固留十一月矯制加其備天子禮服御禮樂體焉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耶廟初玄恐帝不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妄稱萬歲遂升壇燎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始初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收之曰建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也其兆號不祥宜其僭逆如此國號大楚以南康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如舊典遷居尋陽依陳留王處鄴宮故事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諸子皆爲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儀飾皆傾及小會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輀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玄以其妻劉氏爲皇后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雜亂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

悴思亂者十室八九焉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克復裕等斬桓脩于京口斬桓弘于廣陵裕率義軍至竹里玄遣吳甫之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敷及甫之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失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自以爲堯舜之世何敢妄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二萬拒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于時東北風急義兵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或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其子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道規躡玄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於道作起居注叙其拒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玄至江陵石康納之未三旬衆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並雲霄中人也玄遣何澹之守溢口何無忌劉道規等破之帥舟艦二百發江陵以徐放爲常侍遣說無忌等解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解甲當與之

更始授任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時道規巳至玄與戰於崢嶸州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敗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留永安太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江陵玄欲出投漢州而制令不行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免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先爲玄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被箭其子昇拔去之益州督馮遷抽刃而前玄拔頭上玉簪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首時年三十六自篡逆至敗凡八旬矣

晉書曰恭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耶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還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事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耶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司馬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月戊寅安帝崩是日即帝位大赦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去爲劉公所延二十載矣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耶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宋永初二年九月崩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冲平陵

續晉陽秋曰初安皇不慧起居動止不自巳帝每侍左右（消息）涼溫飢飽之中而恭謹備焉時人稱其順悌又雅信（佛法）鑄貝貨十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外國齊日迎像宮步從十許里安皇帝歸陵有詔當出送八座奏諫以爲宜加珎攝乃止

沈約宋書曰褚秀之妹爲恭帝后兄弟並盡忠孝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恭帝居秣陵宮帝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酖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褚淡之兄弟（視褚）后出別宮官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中興書曰昔中宗以丁丑之歲始稱晉王致樂宗廟使郭璞筮之云載祀二百豎今禪代庚申之歲凡百有二年而天祿永終璞精於數術理無乖二抑以百四期促故（懸）嗣爲二百乎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颷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還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濯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

猶高秋溯伏理人自然執共霽落人有爲之淸泚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

皇王部二十六

後魏諸帝　　太祖道武皇帝

諸帝

後魏書序紀曰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賴其勲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武明智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成帝崩節皇帝諱貸立節帝崩其後四世宣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其後六世獻皇帝諱隣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方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年時衰老乃以授子

聖武帝諱詰汾獻帝命令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遊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諱力微生而聦叡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迴部大人竇賓始祖有雄傑之度時人莫測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令其部內求與馬之人賞當加重賞始祖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始祖不受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始祖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而殺之盡并其衆部大人悉皆從服控弦士馬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苟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多其死傷復不足相補更招寇讎百姓塗炭非長計也於是

與魏和親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豐厚車牛馬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白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帛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部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迺先馳還始祖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術

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踰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大人乃馳詣塞南害帝後乃追謚焉始祖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尊爲始祖

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祖之子也饗國九年而崩平皇帝諱綽章帝之少弟也饗國七年而崩思帝弗立文帝少子思即位一年崩昭皇帝立諱祿官始祖神元之子也九年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㐌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十年晉惠帝爲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帝與桓帝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土無林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十三年昭帝崩是歲羯胡石勒與晉馬牧帥汲桑反穆皇帝天姿英峙勇略過人昭帝崩後遂總攝三部以爲一統元年劉淵僭帝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爲質又遣使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晉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辭以洛中飢饉師還是年劉淵死子聰僭立五年劉琨遣使乞師以討劉聰石勒以琨忠義矜而許之會聰遣其子粲攻洛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爲前鋒帝統大衆二十四萬爲後繼粲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斬其將劉豐伏尸數百里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後時相愧今卿已復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期賊豈可盡乎賜琨馬牛羊各千餘車牛百乘又留勁銳戍之而還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脩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望觀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九年帝召六脩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功六脩滅之普根立月餘而薨也

平文皇帝諱鬱律立思帝之子也二年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劉聰死焉族子曜僭立帝聞晉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劉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司馬叡稱大位於江南四年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惠皇帝諱賀傉立桓帝之中子也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朝五年崩煬皇帝諱紇那立惠帝之弟也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烈皇帝諱翳槐立平文之長子也石勒遣使來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國二年石勒僭立自稱大趙王烈皇帝崩昭武皇帝諱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崩顧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時之北時年十九二年始置百官分掌衆職八年張

駿私署假涼王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石鑒僭立十四年氏苻健僭稱天王自號大秦十五年慕容儁滅冉閔僭稱尊號二十七年春車駕還雲中冬十一月討没歌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獻明皇帝諱寔格之傷脅夏五月薨後追謚焉秋七月皇孫珪生大赦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率衆二十萬朱彤張蚝（音刺）鄧羌等諸道來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禦之敗績南部大人劉庫仁走雲中復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利帝時不豫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帝雅性寬厚智通仁恕時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盗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慚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

太祖道武皇帝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于雲澤既而寢因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年六歲昭成崩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材盡生成林帝雖冲幼而嶷然不羣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登國元年春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班叙勳舊各有差夏四月改稱魏王是歲慕容垂僭稱皇帝位於中山自號大燕姚萇僭稱皇帝於長安自號大秦六年秋七月講武於牛川慕容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冬十月北征蠕蠕（如切）蠢追之及於大磧南商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十有二月出居于馬邑是歲起河南宮七年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起白樓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帝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迎喪而還至中山乃僭立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八月治兵于東郊大舉討慕容寶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于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寶并

州牧遼西王農棄城東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王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冬十月車駕出井陘十一月進軍中山引騎圍之二年春正月饗羣臣於魯口慕容寶遣其左衛將軍慕容騰寇博陵殺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是時信都未下帝乃進軍引騎圍之寶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舉城降寶聞帝幸信都乃趣博之深澤屯滹沱水遣弟賀麟寇楊城三月車駕次于盧奴寶遣使求和解焉仍請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車駕次中山命諸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麟妻子出走西山寶見賀麟走恐先據和龍壬子夜遂將其妻子及兄弟親族數千騎北遁城

內共立慕容普隣為王麟復入中山殺普隣而自立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帝進軍西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麟單馬走西山遂奔鄴慕容德殺之中山平遣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克鄴車駕幸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在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通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六月詔

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揔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土宇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焉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經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揔而裁之十有二月帝駕臨

於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皇帝已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有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社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二年春正月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二月破高車以所獲之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鴈池三月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秋七月起天華殿大閱于鹿苑饗賜各有差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三年三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

五月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七月車駕還宮起大中殿及雲母堂金華室四年三月帝親漁薦于寢廟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六年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為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是年島夷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僭稱大楚天賜三年九月幸漠南鹽池至漠中觀天鹽池六年夏帝不豫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莫困切）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曰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使見殺害其餘或有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

御或以言詞失措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寢莫敢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耳冬十月帝崩於天安殿在位十四年時年三十九先時國內有讖曰珪死清河死萬人帝破滅清河郡手殺萬人以厭之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萬人知處帝子清河王紹與萬人通懼罪同害帝帝數曰清河萬人乃是汝耶元帝立誅紹及萬人永興二年九月上謚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太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

皇王部二十七

後魏太宗明元皇帝　世祖太武皇帝
高宗文成皇帝

太宗明元皇帝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道武皇帝之長子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雲中宫太祖晚有男聞而大悦乃大赦天下帝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太祖甚奇之天興六年封曰齊王加車騎大將軍拜相國初帝母既賜死太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預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宫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又召之帝欲入左右諫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行於外天賜六年冬十月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興元年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者悉復登用之是年乞伏乾歸自稱秦王海夷馮跋僭號天王國稱大燕三年春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已惟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温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非夫耕婦織内外相承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宫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賜鰥民三月詔侍臣常佩劍四年二月登虎圈射虎夏四月宴羣臣於西宫使各獻言勿有所諱秋七月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於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先城公元屈行左右丞相是歲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神瑞元年春正月以禎瑞頻集改年大赦二年六月幸去畿陂觀漁次于濡源（乃立）臺遂射白熊于頹牛山獲之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之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温泉使以太牢祠黄帝唐堯廟幸廣寧事如上谷登廣寧之歷山以太牢祠虞舜廟帝親加禮焉泰常元年六月帝自歷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三年春正月帝自長川詔護高車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二萬北至弱水招懷伐叛降者二千餘落獲牛馬二萬餘頭是年赫連勃勃僭稱皇帝四年夏四月車駕有事於東廟遠藩助祭者數百國五月詔曰宣武皇帝體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冲妙配純化而御世演大道以宣風大行大名未盡盛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諡曰道武皇帝是年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僭稱皇帝自號爲宋七年夏四月封皇子燾爲太平王拜相國初帝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機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冬十月車駕南巡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有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八年正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二月田於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濟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橋於冶坂津夏四月幸成皐觀虎牢而城内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絶其汲路（轒扶）（分切轀於云切）又穿地道以奪其井丁丑幸洛陽觀石經鑾王梅安率渠帥數千人來朝閏月還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晉陽賜百官王公已下至於廝賤無不霑洽五月還次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

自南巡冬十月廣西宮起外牆周迴二十里是歲民飢詔所在開倉賑給十有一月帝崩於西宮在位十五年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已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號太宗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說苑新序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摭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世祖太武皇帝

後魏書曰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太宗明元皇帝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爲監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爲密皇太

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始光元年夏四月東巡幸大寧二年三月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營故東宮爲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帝軒刱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纔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是年赫連屈丐死子昌僭立三年春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祠孔子以顏淵配十有一月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十有二月武都氐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皆遣使內附四年春赫連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遣高涼王禮鎮長安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濟君子津至于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焉六月昌引衆出城大破之車駕入城虜昌群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八月車駕至自征欽至策勳告於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冬十一月以氐王楊玄爲都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神麚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是歲皇子晃生三年春正月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三月帝聞劉義隆將寇邊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已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備之秋七月詔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九月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

統萬遂征平涼十一月車駕至平涼先是赫連定將數萬人東御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杜于廣陽公度洛孤城守帝至于涼登城使赫連昌招喻之杜于不降遂擁臺圍守之十二月定弟杜于度洛孤面縛出降涼平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車駕東還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四年九月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昧旦思求想遇師輔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羽儀之用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

僻名醫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叙用又十月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延和元年春正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謁於太廟大赦改年大延元年出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大赦改年六月詔曰去春小旱冬作不茂憂勤尅已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洒流澤沾渥有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内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以來禎瑞仍臻所在非一夫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荅天意以來福祿二年十一月行幸棝（音固）陽驅野馬於雲中

置野馬苑三年高麗契丹國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四年春罷沙門年五十已下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八月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之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珎寶不可稱計冬十月車駕東還宮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太平眞君元年六月皇孫濬生大赦改元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乚丁月封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四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剪梟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

代酬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固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今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爲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春正月皇太子始摠百揆諸上書者皆稱臣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假西戎虚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知聞詔曰自頃已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

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六年春正月車駕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玄氏十一月遣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騎屯相州之陽平郡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苦交）磝（五交）津七年二月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車駕旋軫幸洛水夏四月車駕至自長安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八年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九年冬十月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十有一年春正月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遂征懸瓠夏四月車駕還宮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下生口各有差六月

誅司徒崔浩九月車駕南伐冬十月車駕濟河詔諸將分道並進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出壽春尚書長孫眞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車駕自中道十一月至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耶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次于彭城遂趨盱（音吁）眙（音怡）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雚葦作筏數萬而濟義隆盱眙守將臧質閉門距守將軍胡崇之等率衆二萬援盱眙燕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斬之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正平元年二月車駕濟河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十一月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

勳告於宗廟夏五月大赦六月改年十月封皇孫濬爲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二年二月帝崩於永安宮在位二十九年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元爲承平三月上尊謚曰太武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號世祖冬十月余爲宗愛所賊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歎暨太宗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皆是死事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横有所及

高宗文成皇帝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眞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加其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二月中常侍宗愛弑逆立南安王余十月又賊余於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皇孫即帝位於永安前殿改元興安元年十二月初復佛法二年二月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是

月劉義隆子劭殺其父而自立夏五月行幸崞（音郭）山是月劉劭弟駿殺劭而自立閏月太后赫連氏崩八月詔曰朕以眇身纂承大業即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不可稱數又於内苑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受圖籙七月皇子弘生大赦改元太安元年遣尚書穆伏眞等二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二年春正月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將東巡狩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黄山四年春正月幸遼西黄山宮二月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爲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八十

月北巡至陰山有古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壟者斬之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同通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車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三年冬十月詔曰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十二月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

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四年春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夏四月上幸西苑觀射虎三頭五月行幸陰山秋七月詔曰朕每歲閏月命羣臣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損勞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遂由於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旣殫禽獸乖不圍之義其勑從官及典圍者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田獲皮肉别日頒賴十二月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之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區别然中古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六年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五月帝崩於太華殿在位十四年時年二十六六月上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葬雲中之金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

皇王部二十八

後魏顯宗獻文皇帝　高祖孝文皇帝

世宗宣武皇帝　肅宗孝明皇帝

顯宗獻文皇帝

後魏書曰顯宗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聰叡機悟幼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和平六年夏五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秋七月太尉乙渾爲丞相事無大小皆决於渾是歲劉子業叔父彧殺子業僭立天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二月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皇興元年閏月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請舉州内屬二年夏四月高麗庫莫奚契丹于闐波斯諸國各遣使朝獻四年三月詔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所須量給之八月帝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帝乃止後下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淡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滯淹之失且子有天下歸尊於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今稽叶靈運考會羣心爰命儲宮踐昇大位朕方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予以答天休宣布寓内咸使聞悉於是羣公奏曰三皇之世澹泊無爲故稱皇是以漢高既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明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揔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乃從之太上皇徙御崇光宫採椽不斵土堦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在位六年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高祖孝文皇帝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皇帝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平城紫宫神光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帝生而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卓然有君人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三年夏六月立爲皇太子五年秋八月即皇帝位於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元年冬十月沃野統萬二鎮叛詔太尉隴西王元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户十二月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媯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二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隳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夏四月詔工商雜類盡聽赴農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是月劉彧死子昱僭立秋七月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詔縣令能静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三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夏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以十户供洒掃四年九月以劉昱内相攻戰詔將軍元蘭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爲後繼伐蜀漢承明元年六月太上皇帝崩大赦改年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稱

制秋七月追尊皇妣李貴人爲思皇太后太和元年七月劉昱死弟准僭立二年夏四月京師旱祈天文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九月龜茲國遣使獻龍馬三年四月吐谷渾國遣獻犛牛五十頭是年島夷蕭道成廢其主劉准而僭立自號曰齊四年春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五月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傜役六年三月蕭道成死子賾僭立七年閏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定州上言爲粥飢民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至治令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切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大饗羣臣于大華殿班賜皇誥十年春正月帝始服袞冕饗方國二月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帝服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八月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九月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有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十有一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紬錦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民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十二月詔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十有二年春正月初建五牛旌旗五月詔雲中河西

及關內六郡各脩水田通渠溉灌增置舞器於太廟九月起宣文堂經武殿十三年春正月車駕有事於圓丘於是初備大駕七月幸靈泉池與羣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十有四年八月詔議國之行次九月皇太后馮氏崩冬十月葬文明太后於永固陵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十五年春正月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夏四月帝始進蔬食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息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行祀事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五月議改律令上於東明觀析疑獄八月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定親祫禘之禮議律令十有一月詔二千石考在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疋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有二月帝爲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車駕迎春於東郊十有六年春正月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興懸而不樂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詔定行次以水承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者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祀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王於洛陽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謚孔廟夏四月頒新律令大赦天下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又養國老庶老詔曰夫

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今則訓文有典教然於習武之方猶未盡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勑有司豫脩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勑冬十月太極殿成大饗羣臣十有七年夏四月立皇后馮氏六月帝將南伐詔造河橋立皇子恂爲皇太子秋七月以皇太子立詔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月蕭賾死孫昭業僭立八月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內事宜停車駕至肆州幸并州親見高年問疾苦車駕所經傷民秋稼敕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語洛懷并肆所過四州賜高年爵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帛二疋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

謂侍臣曰晉德不脩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詔六軍發軫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冬十月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陽帝幸河南城幸豫州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天下還幸鄴十有八年春朝羣臣於鄴宮車駕南巡幸洛陽西宮二月行幸河陽規建方澤之所車駕北巡至平城宮臨朝堂部分遷留三月罷西郊祭天帝臨太極殿喻在代羣臣以遷移之略秋七月以宋王劉昶爲大將軍是月島夷蕭鸞殺其主蕭昭業立業弟昭文冬十月親告太廟奉遷神主車駕發平城宮次於中山之唐湖是月蕭鸞廢殺其主蕭昭文而僭立車駕幸鄴經比干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車駕至洛陽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降十有二月車駕至懸瓠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十有九年春正月饗羣臣於懸瓠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車駕濟淮二月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恤之車駕至鍾離軍士擒鸞三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之車駕發鍾離遣使臨江數蕭鸞罪惡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行幸瑕丘以太牢祠岱岳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兖州爲孔子起園栢脩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行幸滑臺次于石濟車駕至自南伐六月詔始爲漢語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詔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優賞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

洛陽人詔改長尺大升依周制度班之天下八月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十有二月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爲大選之始二十年春正月詔改姓爲元氏二月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帝以旱咸秩羣臣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十有二月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置常平倉二十有一年春正月立皇子恪爲皇太子夏四月行幸長安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豐祭武王於鎬六月車駕至自長安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車駕南討九月車駕至新野冬十月四面進攻不克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二十有二年春正月拔新野三月大破蕭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秋七月詔曰朕以寡德屬兹發亂實賴群英凱清

南夏宜約躬賞劾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恒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我之親三分省一是月蕭鸞死子寶卷僭立九月詔以蕭鸞死禮不伐喪乃詔反旆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朝群臣於鄴宮三月車駕南伐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諧）侍疾禁中攝百揆車駕至馬圈賊將裴道福成公期率萬人奔順陽遁走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祚夏四月帝崩於穀塘原之行宮在位二十九年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葬長陵帝幼有至性寡欲寬慈每垂矜捨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曾又於食中得蟲穢之物笑而恕之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而不自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明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泰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膊骨及射禽獸莫不隨志而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世宗宣武皇帝

後魏書曰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之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之床下日化為龍繞夫

人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泰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秋八月遵遺詔高祖二夫人以下悉歸家景明元年春正月車駕謁長陵大赦改年丁未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二年春正月帝始親政三月詔曰治尚簡靜任貴應事州府佐史除授稍多誠為損弊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寮局殺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尚非精要悉從翻省是月蕭衍立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為主年號中興東赴建業九年發畿內夫五萬五千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立皇后于氏十有一月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仍有事焉是月寶卷直後張齊殺寶卷降蕭衍衍克建業三年三月寶卷弟建安王寶寅來降是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稱曰梁九月車駕行幸鄴詔使者吊殷比干墓閱武於鄴南冬十月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銘於射所四年春正月車駕籍田於千畝三月皇后先蠶於北郊夏四月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正始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八月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元英攻義陽拔之擒送蕭衍冠軍蔡靈恩等十餘將英又大破衍將仍清三關冬十有一月敕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二月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詔群臣議定律令二年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鄭羨俱為大使糺斷畿內其守令之徒各失彰露者即便施決州鎮重職聽為表聞三年春正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十一月帝為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講孝經於式乾殿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馬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

二都尉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愼重獄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寳曆明鑒未遠斷决煩疑寔有忱愧可依洛陽舊國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録問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假尚書李平鎭北將軍行冀州刺史討之大赦改元平虜信都執愉羣臣請誅帝弗許詔送京兆二年春正月胡密步就磨切密盤是悉萬斤辛豆那越狀切諸國並遣使朝獻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高昌國遣使朝貢冬十月鄧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十一月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三年冬十月詔曰朕乘乾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慙刑措至於下人之煢（瘠）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也可勑太常於閑敞之處嚴勒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脩短分定

然六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矣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士尋篇推簡務有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延昌元年三月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夏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死傷甚多言念毀沒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取之藥就治之大赦改元二年夏四月庚子以絹五十五萬疋賑恤河南郡饑民三年春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祗畏兢兢若臨深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四年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高祖欲觀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諧）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君人之量矣

肅宗孝明皇帝

後魏書曰肅宗孝明皇帝諱詡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帝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二月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三月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城八月尊皇太妃爲皇太后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

赦天下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皇太后親覽萬機熙平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二年八月宴太祖已來宗室年十五已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九月詔曰察訟理冤實惟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由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闉親決滯枉王者可宜諸近遠咸使聞知神龜元年二月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七月閱恒州銀山之礦與人共之二年九月皇太后幸嵩高山正光元年秋七月侍中元叉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曰世祖宣武皇帝以叡明承業奄宅區夏而鴻功未半早年登遐乃車書弗同勍寇尚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曆曾定宗祏莫尅祗奉朕所以敬慎羣請臨朝攝政僶俛從事以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夏首及今數加動劇恐不堪日覽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緝萬邦諧

決百揆朕當率前去欲遜別宮乃幽皇太后於北宮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乂等總勒禁旅決事殿中帝加元服大赦改年九月蠕蠕（蠕而蠢）主阿那瓌來奔以太師高陽王雍爲丞相十月詔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表隣通上國百有餘載宜且優以賓禮册之立功跡爵胙土大啓河岳可封朔郡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戶錫以衮冕加之輕蓋祿秩儀衛同於戚藩二年三月駕幸國子學講孝經祠孔子以顏淵配十有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藉田十有一月車駕有事圓丘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考成正律弈代通規去神龜中始命儒官改度易憲如會旋衡今天正斯始陽煦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曆惟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思與億兆共此惟新可大赦天下十二月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糺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店占肆爭利城市也四年春二月蠕蠕主阿那瓌師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四月阿那瓌執元孚驅掠畜牧北遁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帥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五年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城人孫獠（如張拔）長命韓祖香據城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大提遣城人卜胡襲寇高平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孝昌元年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於蕭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帥衆赴彭城詔祕書監安豐王延明[illegible]師以討之臺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俘其衆既所不備爲元法僧所敗衍遣子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寮屬守令兵武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面陳得失詔曰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乂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宮爲有無君之心積習不臣之迹緣事彌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爲之不康四郊由茲多壘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乂之罪狀誠合徽纆但以宗枝舅戚特全弘貸之法可除名爲民秋八月詔斷遠近貢獻珎麗違者免官九月詔減天下租調之半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官寮二年春正月五原降戶鮮于脩禮反於定州號魯興元年二月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冤訟六月詔曰自運屬寇難歷載於茲烽驛交馳征鼓不息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俾是蒼生罹此荼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飡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內外咸使聞知八月賊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賊黨葛榮所殺都督尒朱榮於肆州執刺史尉慶賓令其從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葛榮敗都督廣陽王淵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盧去）融殁於陣榮自稱天子號曰齊國年稱廣安冬十一月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閏月稅市人入者各一錢居店舍爲五等三年春正月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執節死之二月詔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大都督討葛榮冬十月以衛將

軍討虜大都督尓朱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自號曰齊年稱隆緒武太元年春正月定州為杜洛周所陷執刺史楊津是月皇女生祕言皇子大赦改元二月帝崩於顯陽殿年十九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朕以寡昧親臨萬邦識謝塗山德慚文母屬妖逆遞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貳而熊羆無兆唯虺遂彰于時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河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亂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翌日弗愈大漸彌留乃延清蒲受命玉几暨陳依在庭登策聯及允膺大寶即日踐祚朕是用惶懼忸怩心焉靡許今

要君有君宗祐惟固宜議實御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並加陟叙幼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尓朱榮抗表請奔喪乃勒兵而入三月上尊謚曰孝明皇帝葬於定陵廟號肅宗夏四月尓朱榮濟河皇太后幼主皆崩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

皇王部二十九

後魏敬宗孝莊皇帝　節閔皇帝
廢帝安定王　孝武皇帝
文皇帝　廢帝
恭皇帝　東魏孝靜皇帝

敬宗孝莊皇帝

後魏書曰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諱協）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肅宗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功封帝武城縣開國公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風神秀慧姿皃甚美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爲肅宗所親侍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及武太元年春二月肅宗崩大都督爾朱榮將兵向京師謀欲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人望陰與帝通榮乃帥衆來赴夏四月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南濟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劭爲無上王弟霸成公子正爲始平王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衞封太原王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東駕巡河西至淘渚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公卿已下二千餘人列騎衛帝迁於便幕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天下改武太爲建義元年是月汝南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蕭衍郢州刺史元顯達據城叛五月加大將軍尔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榮爲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禄勳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後聞大將軍尔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六月通直散騎常侍葛乾邑及弟帥合流民起兵於齊州之太原頻破州軍詔東道大使元欣喻之乃降是月葛榮飢使其僕射任褒帥車三萬餘乘南寇至沁水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年號天統詔諸有司馬伏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詔當親御六戎掃清燕代大將軍太原王尔朱榮帥精鋭十萬爲左軍上黨王天穆揔衆八萬爲前軍司徒公楊椿勒兵十萬爲右軍司空公穆紹統卒八萬爲後軍是月葛榮衆退屯相州之北七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招慰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衆萬餘降之加大將軍尔朱榮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光州人劉舉聚衆數千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高平鎮人万俟（墨其二音）醜奴僣大位署置百官八月葛榮帥衆圍相州九月詔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葛榮次於朝歌以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柱國大將軍尔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師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大赦天下已改爲永安元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尔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冬十月蕭衍以北海王顥爲魏主年號孝基入據南兗之銍（音質）城二年夏四月上黨王天穆齊獻武王大破邢杲於齊州之濟南杲降送京師五月元顥克梁國內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甲戌夜車駕北巡幸河內景子元顥入洛戊寅太原王尔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即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度河會車駕於河內秋七月都督尔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車駕入居華林園昇大夏門大赦天下宴勞天柱大將軍尔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平來督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

萬匹班賜有差三年春三月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寅於安定破擒之因送京師六月獻捷國獻師子九月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帝殺榮及天穆於明光殿大赦天下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淵帥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攻河橋擒殺奚毅等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邑十月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寅尒朱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十二月尒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殁都督羊文義史五龍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退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渉渡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之佛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公臨淮王彧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元曄大赦天下尒朱度律自鎮京師尒朱兆遷帝於晉陽崩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中興二年諡爲武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諡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節閔皇帝

後魏書曰節閔皇帝諱恭自脩業廣陵惠王之子也母曰王氏王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騎常侍正光三年加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乂擅權遂稱疾不起乂之因託瘖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祿大夫建義元年除儀同三司既絕言垂將一紀居於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遊聲又云有天子之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躡執送京師拘執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默時身有過人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旨且兼迫脅王遂言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春二月辟迫至邙南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太尉公尒朱度律進璽綬袞冕之服乃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昇太極殿前羣臣拜禮畢登閶闔門詔大赦天下以魏爲大魏改建明二年爲普泰是月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率衆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魚力）共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封長廣王爲東海王潁川王尒朱兆爲天柱將軍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高歡封勃海信都王夏四月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高歡以

尒朱逆亂始興義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斬其刺史尒朱羽生命南趙郡太守李元忠爲刺史鎮廣阿八月追尊皇考爲先帝皇妣爲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爲高密王皇子子恕爲青州勃海王既而高歡推立安定王爲帝於信都二年三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高歡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五月帝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孝武帝詔百司赴會大鴻臚監護喪葬用王禮加以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諡節閔皇帝

後廢帝安定王

後魏書曰後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少稱明悟永安二年爲肆州魯郡王後軍府司馬元

轉之建明二年正月爲冀州渤海太守及高歡起義兵將誅暴逆乃推戴之冬十月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升壇柴燎大赦稱中興元年以高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行臺增邑三萬戸以兼侍中撫河北大使高乾邕爲侍中司空以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終其身十一月高歡率師攻鄴城二年春正月拔鄴擒刺史劉誕二月以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戸并前爲六萬戸三月以齊文襄王起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車駕幸鄴閏月尒朱天光兆度律仲遠等屯於洹水之南高歡出頓紫陌尒朱兆率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尅退走高歡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前廢帝鎮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於陣降尒朱兆走并州仲遠奔東郡光度律將赴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賈顯智倍道先還夏四月椿等據河橋擢罪自効尋擒天光度律於河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率騎入京師執尒朱世隆彥伯斬於都街口送天光度律於高歡尒朱仲遠奔蕭衍車駕至河陽仍遜於別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萬戸後以罪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鄴西南野馬崗

孝武皇帝

後魏書曰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母曰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治封汝陽縣公拜通直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建義初除散騎常侍尋遷平東將軍兼太常卿又爲鎮東將軍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初轉侍中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又加侍中尚書右僕射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疎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齊獻武王高歡與百寮會謂高祖不可無後乃共奉王即帝位於東郭之外自東陽雲龍門御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帝以世易除僕齊獻武王爲大丞相大將軍還鄴車駕餞別於乾脯山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赦天下改太昌爲永興以同太宗時號尋改爲永熙二年春正月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十二月車駕狩於嵩陽遂幸溫湯車駕還宮三年春二月壬子大赦壬午封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夏四月癸丑日有蝕之五月丙戌直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閣內部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秋七月己丑帝親總六軍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於瀍西陽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食軍士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崤中己酉高歡入洛遣定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昂率勁卒及帝於陝西帝楊犢長驚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甘之復一村十年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

瀛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大赦甲寅高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薛瑜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十二月帝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葬雲陵

文皇帝

後魏書曰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楊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閤將軍時胡太后嬖寵帝與明帝謀誅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南陽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進位太保開府尚書令三年孝武與高歡搆難以帝中軍四面大都督及

從入關拜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大統元年春三月戊申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追尊皇考爲文景皇妣楊氏爲后己酉進丞相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乙卯立妃乙氏爲皇后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東魏攻陷夏州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泰柱國大將軍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暉室終帝世遂爲常二月東魏攻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蝡蠢蚋）女郁九閭氏爲皇后大赦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東伐五年冬十月於陽武門外懸鼓置紙筆以求得失六年春正月庚戌朔群臣自西還至此禮樂始備七年十二月御凌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八年春正月初置六軍十六年五月東魏靜帝遜位於齊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伐至恒農齊師不出乃還九月大赦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葬於永陵謚曰文皇帝

廢帝

後魏書曰廢帝名欽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爲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克成都劒南平冬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三年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皇帝

後魏書曰恭皇帝諱廓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爲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十一月師滅梁戕（土則杜）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元帝子方智爲王承制居建業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冢宰以柱國李弼爲大司徒以趙貴爲太保大宗伯以尚書令獨孤信爲大司馬以于謹爲大司寇以侯莫陳崇爲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於周閔帝元年正月東魏封帝爲宋公尋殂

東魏孝靜皇帝

後魏書曰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二年拜通直散騎侍郎秋八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武既入關勃海王高歡奉迎不克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時年十一月冬十月即位

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有事於太廟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通變理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宅嵩縣覲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相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邁車駕北遷詔渤海王高歡留後部分以衛軍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十一月車駕至鄴是冬蕭衍以元慶和爲鎮北將軍魏王入據平瀨鄉孝武崩於長安二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歡襲擊山胡劉蠡升大破之詔以高歡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王固讓不受三月高歡討劉蠡

升斬之蠡升子南海王復僭帝號高歡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王公已下四百餘人并獲逋逃之民二萬餘戶八月發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十二月車駕狩於鄴是歲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三年春正月詔加渤海王高歡九錫之禮遣侍中元子思勑喻固讓乃止二月詔加渤海王世子澄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秋七月大赦天下四年夏四月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先是蕭衍（圍益州刺史傅和請降遣李諸等使於蕭衍冬十月西魏遣其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還洛州行軍事廣陽王湛弃城退還季海如願遂據金墉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西叛引西魏都督梁迴據城西魏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攻陷豫州元象元年春正月巨象至自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大赦改年大都督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拔之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於北豫相會俱討潁州梁迥等棄城遁走潁川平秋七月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圍西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八月大敗西魏於河陰司徒高敖曹儀同三司大都督李猛宗顯並戰歿西魏留其長孫子彥守金墉渤海王高歡濟河子彥棄城走興和元年五月立皇后高氏大赦天下秋七月詔渤海王高歡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九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十一月以新宮成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從新宮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詔羣官於麟趾閣議新定制令頒於天下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四年夏五月渤海王高歡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武定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車駕蒐於邯鄲之西山三月渤海王高歡討宇文黑獺

於邙山大破之擒西魏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追奔至恒農而還豫洛二州平二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歡請在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沒之口三月渤海王世子高澄爲大將軍五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歡薨於晉陽司徒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附之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廣州刺史暴顯等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仁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率衆討之景乃遣使降於西魏請師救援西魏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侯景復背西魏歸於蕭衍衍置景爲河南王大將軍承制六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川班師大將軍高澄迎勞於石濟高澄還晉陽秋七月以大將軍高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九月蕭衍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率衆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冬十月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二子六年正月大都督高岳等戰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溺於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走淮南冬十月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世王正德為主以攻建業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內屬三月侯景尅建業還以蕭衍為主衍第子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蕭祇相潭侯蕭退來降夏四月詔渤海王高澄緑綟綬讃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為主六月尅潁州擒西魏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潁州刺史皇甫僧顯及戰士男女數萬口八月盜殺渤海王高澄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晉陽八年春正月帝為渤海王高澄擧哀於東堂詔太原公高洋嗣事三月進爵為齊王夏五月詔齊王為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為王太后王妃為王太后詔歸帝位於齊國即日遜於別宮齊天保元年封中山王二年冬十二月殂時年二十八謚曰孝靜皇帝葬於漳西山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

皇王部三十

後周太祖文皇帝　孝閔皇帝
明皇帝　武皇帝
宣皇帝　靜皇帝

後周太祖文皇帝

周書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揔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魏孝昌二年燕州亂太宗始以統軍從尒朱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王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上音墨下音其）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醜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太常元年岳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表太祖爲持節衛將軍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正月岳與侯莫陳悅討曹泥二月岳爲悅所害四月太祖率輕騎臨悅軍悅大懼太祖統兵奮擊大破之悅遁走追及斬之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洛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七月丁未從帝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襲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大統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揔百揆三年魏帝有怨言魏臨淮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虯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三年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爲文皇帝

孝閔皇帝

後周書曰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

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十月乙亥太祖崩景子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為宋公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乃罷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月餘以弑崩時年十六護誅後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明皇帝

後周書曰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熈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祚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武成元年春正月乙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文皇帝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葬昭陵

武皇帝

後周書曰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祢羅突太祖第四子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祖即位遷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為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保定元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寒暑亟周奄及俎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為保定元年嘉號既新累澤宜溥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四年十月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天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銷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為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

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合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夘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苦怪）有揚觶（音寘）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茲然已墜千載昔周王受命請闚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有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四年春正月辛夘朔廢朝以齊武成帝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建德元年三月癸夘朔日有蝕之齊遣使來聘景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其子柱國譚國公會會弟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二年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辰集百寮於文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

得失五年十月乙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六年春正月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溫國公宣政元年三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宮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鄭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平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驢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於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葬孝陵

宣皇帝

後周書曰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象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

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爲大後丞二月辛巳詔曰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凝積德之休允協無疆之祚帝王之量不肅而成天祿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旂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五月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入侍疾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曰宣皇帝葬定陵

靜皇帝

後周書曰靜皇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絶踰祀革號寔乖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並依魏晉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號帝遜於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爲表荅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謚曰靜皇帝葬恭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

皇王部三十一

隋高祖文皇帝　煬皇帝

隋高祖文皇帝

隋書曰高祖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謚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顔頷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勲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世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娉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内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皃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與宇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太僕丞右司武俄轉大　帝每巡幸恒委以居守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楊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宣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内史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内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鉞左丞相百官總已而聽焉十二月甲子周帝詔以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高祖再讓不許於是建臺置官大定元年二月丙辰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鐘簴宮懸王妃爲王后長子爲太子前後三讓乃授俄而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詔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紱百官勸進高祖乃受焉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大赦改元爲開皇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黄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寮畢賀二年六月景申詔曰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所在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三年春正月庚

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一萬脩築長城三旬而罷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於大廟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晉來聘壬申車駕幸醴泉宮是月發丁男十萬餘脩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己酉幸晉王第庚戌於楊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八年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淸河公楊素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夾日辛未賀若弼拔陳京口韓擒虎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將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虎進師入建業獲其將任蠻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拜晉王廣爲太尉五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丑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時朝野物議咸願登封秋七月景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子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二十年冬十月乙丑皇太子勇及其諸子並廢爲庶人殺柱國太平縣公史萬歲己巳殺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師大風雪以晉王廣爲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尚書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三年七月詔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敎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於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八月甲辰上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欷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帝怒曰死狗那堪付後事遽令召勇楊素秘不宣乃屛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屛風寃痛之聲聞于外年六十四在位二十四年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稀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玆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學術不能任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人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人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皆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

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煬皇帝

隋書曰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并州揔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韶安道公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揔管高祖之祠太山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揔管漢王諒舉兵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十一月癸丑詔可於伊雒營建東京即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大業元年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揔管府景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之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數萬艘七月景子詔曰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蔑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揔管內給復三年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三年四月甲午詔曰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與時無弃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景申車駕北巡狩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北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各有差八月壬午車駕

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于東都五年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乙巳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渡黄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六月景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敏膂力驍壯超絶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悦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文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六年二月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七年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八年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壬午下詔曰高麗小醜昏迷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穢之境親總六師用伸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若高麗泥首轅門

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撫慰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揔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於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渡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寅上至東都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於涿郡二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渡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十年二月辛卯詔曰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

滄海丹徼衡殿腹心焚其城郭汚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欵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黎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秋七月甲子高麗遣使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十二年七月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十三年二月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

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賑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丙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丙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東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帝在江都聞唐公舉兵動容者久之以手撚按曰渠有奇相果得之矣如此者再三遂欲度江幸丹陽時宿衛諸將皆是秦人各有懷土之志宇文化及因人之心與裴虔通作亂入犯宮闈宿衛皆走遂執帝將出示衆數以十罪復引帝入求鴆不得令狐行達奉帝使坐以練布縊之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床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伸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搆扇遂成廢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

皇王部三十二

隋恭皇帝　李密　王世充　竇建德附

隋恭皇帝

隋書曰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器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數載徙爲代王邑万户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揔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大業十三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大赦天下改義寧元年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二年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都宮立秦王浩爲帝戊辰詔唐王

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以下一依舊式五月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遂不造哀號永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極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揔九合於一匡决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於孝孫朝聞夕殞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趍上尊号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于大唐唐以上爲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鏞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李密

唐書曰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以父廕爲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

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躭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賚粮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若西入長安權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

標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克万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密計遂不行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麗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夜讌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夜穿牆而遁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詩曰金鳳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落藿藜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万古傳名謚寄言世上英虛生眞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万餘人密往歸之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

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雄才大略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異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以爲然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群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

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万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繈負道路不絕衆至數千万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万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号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於是城洛口以居之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万餘人襲興洛倉破之入東都郛郭掠居人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密復親率兵三万逼東都將軍段

達等出兵七万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興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數煬帝十罪以移郡縣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棄興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万擊之密與戰不利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平原賊帥郝孝德等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若汝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至密所欲爲宴樂具饌以待之密引讓而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

并殺其兄寬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鋭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于高祖爲請兄合從以滅隋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絶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南牽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脱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授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弑煬帝者于弘達以獻

越王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於萬餘人馳向洛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以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絶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弃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勲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尋拜光禄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仕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冪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時右翊衛將軍史万寳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

千進逼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渡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世充附）

又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筴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大破之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以拒密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比至河陽繞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依而守文化及作難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請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疋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世充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軍潰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府備置官屬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遂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立子玄應爲皇太子世充每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或輕騎游歷街衢亦不請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令上於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世充遣其姪行本鴆殺侗謚曰恭皇帝十月世充率東衆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七月秦王率兵攻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瀍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思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吊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

鎮所至輙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十一月竇建德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爲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弟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讐人獨孤脩德所殺世充自簒位凡三歲而滅（竇建德附）

又曰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初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補建德爲二百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自言于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鷄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安祖自稱將軍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聚得万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

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咸以兵受焉建德既初統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大破絢軍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必將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前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此後隋郡縣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官屬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殺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弒煬帝元謀者斬之梟

首轅門之外因化及并其二子同攻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洺州號萬春宮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絶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又進攻衛州陷黎陽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羅藝出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先是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四年二月建德尅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

于滎陽三月春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辯為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為三十萬次城皐築宮于板堵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為表裏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其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大破之建德中矟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既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清命無為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與故將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偽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

皇王部三十三

唐高祖神堯皇帝

唐書曰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爲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鎮將領豪傑鎮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賜仕魏爲幢主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生皇祖諱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諱昞諳周安州揔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謚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年襲唐國公及

長偶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即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大業初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爲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不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毋端兒帥衆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十二年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部將高君雅爲副將羣賊蜂起江都阻絶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東威與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爲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陰爲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遂起義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六月甲申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將軍府并置三軍分爲左右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秋七月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景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

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䘏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景戌進下臨汾郡及絳郡癸巳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稍利率兵與劉文靜會于麾下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鎮河東津梁斷絶關中向義者頗以爲阻於是水濱居人競進舟檝不謀而至者前後數百人九月壬寅馮翊賊帥孫華土門賊帥白玄度各率其衆送款并具舟檝以待義師高祖令華與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兵數千夜襲長諧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義軍復振景辰馮翊太守蕭造以郡來降戊午高祖親率衆圍河東屈突通自

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還文武將吏請高祖領太尉加置僚佐從之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來降庚申高祖率軍濟河舍于長春宮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高祖禮之咸過所望人皆喜悅景寅遣隴西公建成司馬劉文靜屯兵永豐倉兼守潼關以備他盜太宗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前後數萬人自渭北徇三輔所至皆下高祖從父弟神通起兵鄠縣柴氏婦舉兵於司竹至是並與太宗會乙亥命太宗自渭汭屯兵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趣霸上高祖率大軍自下邽西上經煬帝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至長樂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挾代王侑舘以拒義師高祖遣使至城下諭以匡服之意再三皆不報諸將固請圍城十一月景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已

病死以陰世師滑儀等拒義兵並斬之癸亥率百僚備法駕立代王侑爲天子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大赦改元爲義寧甲子隋帝詔加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機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爲令以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太宗爲京兆尹改封秦王姑臧公元吉爲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官僚金城賊帥薛舉寇扶風命太宗爲元帥擊之遣趙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舉之衆於扶風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靜等追擒於閿鄉虜其衆數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丙午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爲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揔兵七萬徇地東都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隋太上皇於江都宮立

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徙封太宗爲趙國公戊辰隋帝進高祖位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唐國置丞相已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天子詔高祖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隋帝詔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高祖高祖辭讓百寮上表勸進至于三乃從之隋帝遜于舊邸改大興殿爲太極殿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爲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帛有差東都留守共立隋越王侗僭爲帝壬申命相國長

史裴寂等修律令六月甲戌太宗爲尚書令廢隋大業律令頒新格己卯備法駕迎皇高祖宣簡公已下神主祔于太廟追謚妃竇氏爲穆皇后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太宗爲秦王齊國公元吉爲齊王諸州揔管加號使持節癸未封隋帝爲酅國公薛舉寇涇州命秦王爲西討元帥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爲淮安王壬辰加秦王雍州牧餘官如故秋七月秦王與薛舉大戰於涇州我師敗績八月壬午薛舉死其子仁杲復僭稱帝命秦王爲元帥以討之涼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拜涼州揔管封涼王九月乙巳親錄囚徒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鴆殺秦王浩僭稱天子國號許冬十月李密率衆來降十一月秦王大破薛仁杲於淺水原降之隴右平乙巳涼王李軌僭稱天子於涼州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十

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陜東道大行臺庚子李密叛於桃林行軍總管盛彥師追討斬之二年春二月丁酉竇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傳首突厥閏月辛丑劉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之衆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總管封曹國公賜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氓俗即日還宮甲寅賊帥朱粲殺我使散騎常侍段確奔洛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簒越王侗位僭稱天子國號鄭辛亥李軌爲其僞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河右平九月辛未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天子國號吳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丁丑和州賊帥杜伏威遣使來降授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楚王裴寂與劉武周將宋金剛戰於介州我師敗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之并州總管齊王元吉懼武周所逼奔于京師并州陷乙未京師地震甲子上親祠華岳十一月景子竇建德陷黎陽盡有山東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皆沒於賊十二月景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爲劉武周宋金剛掩襲並沒焉甲辰狩于華山壬子大風拔木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廟癸巳至自蒲州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自拔歸國建德僭稱夏王四月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金剛與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僞總管尉遲敬德尋相以介州降六月壬辰從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加授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景午親錄囚徒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景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冬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四年五月己未秦王大

破竇建德之衆於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景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平秋七月甲子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丁卯大赦天下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斬竇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南反置山東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八月兖州總管徐圓朗舉兵反以應劉黑闥僭稱魯王冬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將軍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齊王元吉爲司空乙巳趙郡王孝恭平荊州獲蕭銑五年春正月景申劉黑闥據洺州僭稱漢東王三月丁未秦王破劉黑闥于洺水上盡復所陷州縣黑闥亡奔突厥蔚州總管北平王高開道叛寇易州夏四月庚戌秦王還京師高祖迎勞於長樂宮壬申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爲虜所敗戰死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置諫議大夫官員秋七月隋漢陽太守馮盎以南越之地來降嶺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洺荊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改封恒山王承乾爲中山王葬隋煬帝于揚州景辰突厥頡利寇鴈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冬十月己酉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洺州時山東州縣多爲黑闥所守所在殺長吏以應之行軍總管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敗沒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景申幸宜州簡閱將士十二月景辰校獵於華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劉黑闥於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春二月辛亥校獵於驪山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夏四月己未幸舊宅改爲通義宮曲赦京城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書右僕射魏國公裴寂爲左僕射中書令宋國公蕭瑀爲右僕射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

并州以備之六月壬子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僭稱宋王遣趙郡王孝恭及嶺南道大使永康縣公李靖討之景寅吐谷渾內附九月景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七年二月丁巳幸國子學親臨釋奠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三月戊寅廢尚書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選事戊戌趙郡王孝恭大破輔公祏擒之丹陽平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五月造仁智宮於宜州之宜君縣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六月辛丑幸仁智宮秋七月巂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師解嚴八年夏六月甲子幸太和宮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八月并州道總管張公謹與突厥戰于大谷王師敗績中書令溫彥博沒於賊九月

突厥退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獵因幸龍躍宮九年春正月景申命州縣修城隍備突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裴寂為司空二月庚申加齊王元吉為司徒戊寅親祀社稷三月辛卯幸昆明池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為皇太子總統萬機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甬 帝為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於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曰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筭幸而剋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天慈崇寵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為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筭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崩於太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諡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葬獻陵高宗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上尊號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

皇王部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别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因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大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焉太宗幼聰叡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賫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

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賊陣太宗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尅之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隸焉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以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戰則必尅退還則必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霽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成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懸門發老生引繩欲上遂斬之平霍邑至河東關中豪傑爭走赴義太宗請進師入關取永豐倉以賑窮乏收群盜以圖京師高祖稱善太宗以前軍濟河先定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效者

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次于涇陽勝兵九萬破胡賊劉鷂子以并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賊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來會頓于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父老賫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勞而遣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平京城高祖輔政授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會薛舉以勁卒萬人來逼渭濵太宗親擊之大破其衆追斬萬餘級略地至于隴坻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揔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從封趙國公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

州牧三年七月摠率諸將攻王世充於洛邑師次穀州世充率精兵三萬陣於慈澗太宗以輕騎挑之時衆寡不敵陷於重圍左右咸懼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爲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世充乃拔慈澗之鎮歸于東都太宗遣行軍摠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賊糧道又遣黃君漢夜從孝水河中下舟師襲迴洛城尅之黃河已南莫不響應城堡相次來降大軍進屯邙山九月太宗以五百騎先觀戰地卒與世充萬餘人相遇會戰復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獲大將陳智略世充僅以身免其摠管楊慶遣使請降遣李世勣率師出轘轅道安撫其衆滎汴洧豫九州相繼來降世充遂求救於竇建德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宮營壘未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臨穀水而陣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山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擊之因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相應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城下世充不敢復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建德以兵十餘萬來援世充至于酸棗蕭璃（音壽）屈突通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退師穀州以觀之太宗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吾當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賊若冒險與我爭鋒破之必矣如其不戰旬月間世充當自潰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併力將若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就其變太宗不許於是留通輔齊王元吉以圍世充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牧馬於河北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通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擊親率輕騎誘之衆纔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齩金秦叔寶宇文歆等褰旛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生擒建德於陣太宗數之曰我以干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太宗入據宮城令蕭璃竇軌等封守府庫一無所取令記室房玄齡收隋圖籍於是誅其同惡段達等五十餘人大饗將士班賜有差高祖令尚書左僕射裴寂勞於軍中六月凱旋太宗親被金甲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軍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戸通前三萬戸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雙黃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劒四十人

于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温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八年加中書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遣司空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景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北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太宗命囚之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械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遂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頡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九月景戌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丁未引諸軍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以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邵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遣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鬪戰亦望汝前無横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自是後士卒皆爲精鋭十月癸亥立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既無騐便行誅戮既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二年春二月景戌靺鞨（上音末下音曷）內屬三月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寶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夏四月己卯詔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景申契丹内屬初詔天下州縣竝置義倉六月庚寅皇子治生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帥來朝戊午謁太廟癸亥親耕籍田四月辛巳太上皇徙居太安宮甲子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六月戊寅以旱親録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内諸州慰撫又令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是歲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内附開西夷爲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四年春正月乙亥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之京師二月癸亥幸温湯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輕騎遠遁甲寅大赦賜酺五月三日庚辰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獻于京師甲午以俘頡利告於太廟夏四月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於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則兼稱之九月庚午令收瘞長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墳墓無得芻牧春秋致祭冬十月壬辰幸隴州曲赦岐隴二州給復一年十日校獵於貴泉谷十三日校獵於魚龍川自射鹿獻於太安宮甲子至自隴州戊寅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所失高昌王麴文泰來朝是歲斷死刑二十九

人數致利攢山東至于海河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焉六年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是歲党項諸羌前後內屬三十萬口八年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景午賜天下酺三日三月庚辰幸九成宮五月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九年五月太上皇崩于太安宮七月甲寅增修太廟為六室冬十月庚寅葬高祖於獻陵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謁獻陵曲赦三原縣及行從大辟罪四月戊寅幸九成宮甲申阿史那結社爾犯御營伏誅壬寅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十二月壬辰狩于咸陽是歲滁州言野蚕食槲（音斛）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高麗新羅西突厥吐火羅康國安國波斯疏勒于闐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蠻酋相次遣使朝貢十五年詔以來年二月有事太山所司詳定儀制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兵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六月戊申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景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減膳秋七月甲戌孛星滅十六年冬十一月景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夘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泫泣論舊事老人等遞起為舞爭上千萬歲壽上各盡一極庚午至自岐州十二月癸夘幸溫湯甲辰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望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十七年正月戊申詔圖畫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三月丁巳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夏四月皇太子承乾有罪廢為庶人景戌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大赦賜酺三日己丑加司徒長孫無忌太子太師司空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蕭瑀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勣為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寅上親謁太廟以謝承乾之過五月乙丑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十八年十一月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出柳城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書鄖國公張亮為平壤道行軍總管以舟師出萊州左領軍常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乙夘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以吏部尚書安德郡公楊師道為中書令贈殷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祀以少牢上自為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發定州以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岑文本楊師道從夏四月癸夘誓師於幽州城南大饗六軍以遣之癸亥李世勣攻蓋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甲申上親率鐵

騎與世勣會圍遼東城因烈風發火弩斯須城上屋及樓皆盡麾戰士令登乃拔之六月景辰師次安市城丁巳高麗別將高延壽高惠眞帥兵十五萬來援安市以拒王師李世勣率兵奮擊上自高峯引軍臨之高麗大潰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其衆降因名所幸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賜天下大酺二日秋七月李世勣進軍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尅乃班師冬十月景辰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戊午次漢武臺刻石以紀功德十一月幸幽州癸酉大饗還師十二月幸并州二十年春正月上在并州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帛給復有差三月車駕至京師六月遣兵部尚書固安公崔敦禮特進英國公李世勣擊破薛延陁於欝督山北前後斬首

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二十一年正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賜京師酺三日八月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辛未骨利幹國遣使貢名馬二十三年三月辛酉大赦丁卯太宗以不豫勑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是月日赤無光夏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上疾甚令草遺詔有頃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遺詔於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喪紀宜依漢制秘不發喪庚午遣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京發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於道及安化門翼從乃入大行與從官侍御如常壬申發喪六月甲戌殯于太極殿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昭陵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二載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

皇王部三十五

唐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孝和皇帝　睿宗玄真皇帝

高宗天皇大帝

唐書曰高宗天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於東宮之麗正殿五年封晉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晉王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太宗屢加慰撫由是特深寵異尋拜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廢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等計議立晉王爲皇太子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其善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命太子留鎮定州及駕發有期悲啼累日因請飛驛遞表起居并遞勑垂報並許之及軍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徂兖切）之扶輦步從數日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六月甲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詔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賜勳官一級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詔改元景午立妃王氏爲皇后二年春正月戊戌詔曰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音冥）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載深憂惕今獻歲肇春東作方始糧廩或空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量以正義倉賑貸五年春三月戊午幸萬年宫辛未曲赦所經州縣繫囚以工部尚書閻立德領丁夫四萬築長安羅郭八月大理奏決死囚惣有七十餘人六年九月庚午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以諫立武昭儀貶授潭州都督乙酉洛州大水毁天津橋冬十月己酉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爲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館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五年八月庚辰蘇定方等討平百濟面縛其王扶餘義慈國分爲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萬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麟德元年三月辛亥展大射禮十二月景戌殺西臺侍郎上官儀戊子庶人忠坐與儀交通賜死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常道上疏請封禪癸亥高麗王高藏遣其子福男來朝丁卯將封泰山發自東都是歲大稔米斗五錢麰（音牟）麥不列于市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帝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饗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申御朝覲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爲乾封元年正月景戌發自泰山甲午次曲阜縣幸孔子廟追贈太師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聖侯德倫子孫並免賦役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改谷陽縣爲真源縣縣内宗姓特給復一年夏四月甲辰車駕至自泰山先謁太廟而後入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冬十月己酉司空英國公勣爲遼東道行軍大揔管以伐高麗三年二月戊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

彌更訛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宮九月癸巳司空英國公勣破高麗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歸境內盡降其城一百七十上元二年三月丁巳天后親蠶於邙山之陽時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調露元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二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乙丑立英王哲爲皇太子改調露二年爲永隆元年大赦天下二年閏七月庚申上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景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翔踴是月裴行儉大破突厥史伏念之衆伏念爲程務挺急追來降行儉於是盡平突厥餘黨行儉執伏念振旅凱旋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嶽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丁未自奉天宮還東都上疾甚宰臣已下並不得謁見十二月丁巳詔改永淳二年爲弘道元年將宣赦書上欲親御則天門樓氣逆不能上馬遂召百姓於殿前宣之禮畢上問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無不感悅上曰蒼生雖喜我命危篤天地神祇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是夕帝崩於貞觀殿時年五十六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文明元年八月葬于乾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天皇大弘孝皇帝

則天皇后

唐書曰則天皇后武氏諱明空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憂縛切）隋大業末爲鷹揚府隊正高祖行軍於汾晉每休止其家

義旗初起從平京城貞觀中累遷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初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爲才人及太宗崩遂爲尼居感業寺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時皇后王氏良娣蕭氏頻與武昭儀爭寵互讒毀之帝皆不納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王皇后而立武宸妃爲皇后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爲二聖弘道元年十二月大帝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既將篡奪是日自臨朝稱制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于別所仍改名哲己未立豫王輪爲皇帝令居於別殿大赦天下改爲文明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九月柳州司馬徐敬業殺揚州長史陳敬之舉兵移檄天下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討平之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號曰聖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瑯琊王沖據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爲行軍摠管討之庚戌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與沖相應九月命內史岑長倩鳳閣侍郎張光輔左監門大將軍麴崇裕率兵討之景寅斬貞及沖等傳首神都改姓爲虺（音丹）氏由赦博州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元嘉子黃國公譔（音撰）靈夔子左散騎常侍范陽王藹霍王元軌及子江都王緒故虢王元鳳子東莞（音官）公融坐與貞通謀元嘉靈夔自殺元軌配流黔州譔等伏誅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諸王相繼誅死者殆將盡矣其子孫年幼者咸配流嶺外并誅其親黨數百餘家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

正月改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壹月大酺三日神皇以曌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為天授大赦天下乙酉加尊號為聖神皇帝降皇后帝輪為皇嗣景戌立武氏七廟追尊神皇父士彠為孝明皇帝證聖元年春正月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號秋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為天冊萬歲大辟罪巳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丁亥禪于少室山聖曆元年正月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三月召廬陵王哲於房州九月景子廬陵王哲為皇太子令依舊名顯大赦天下神龍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文明元年巳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卯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司僕卿昌宗謀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誅之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天下是日上傳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陽宮戊申皇帝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冬十一月壬寅則天將大漸遺制祔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是日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謚曰則天大聖皇后祔葬于乾陵

中宗和皇帝

唐書曰中宗孝和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后顯慶元年十一月生於長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其年立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皇太子即帝位皇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嗣聖元年二月皇太后廢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其年五月遷於均州尋徙居房陵聖曆元年召還東都立為皇太子依舊名顯時張易之與弟昌宗潛圖逆亂神龍元年鳳閣侍郎張柬之鸞臺侍郎崔玄暐特左羽林將軍敬暉右羽林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巳等定策率羽林兵誅易之昌宗迎皇太子赦天下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崔神慶等下獄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請往京師告陵廟乙巳則天傳位於皇太子景午即皇帝位於通天宮大赦天下唯易之黨與不在原限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為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等字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前故事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大赦天下詔九品巳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為終獻大赦天下四年五月丁卯前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干預國政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欽融廷見撲殺之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由是與后合謀進鴆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龍殿年五十五祕不發喪皇后親總庶政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甲申發喪于太極殿宣遺制皇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為唐隆丁亥皇太子即帝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兵馬令諸親王掌仍令韋温總知時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為左右營諸軍子姪分統之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韋諸武皆梟首於安福門外韋太后為亂兵所殺九月丁卯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中

宗葬定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睿宗玄真皇帝

唐書曰睿宗玄真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龍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其年封殷王遥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右金吾衛大將軍及長謙恭孝友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乾封元年徙封豫王總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輪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拜右衛大將軍儀鳳三年遷洛州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聖元年則天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仍臨朝稱制及革命改國號爲周降帝爲皇嗣令依舊名輪徙居東宮其儀一比皇太子聖曆元年中宗自房陵還帝數稱疾不朝請讓位於中宗則天遂立中宗爲皇太子封帝爲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衛率長安中拜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屢有變故帝每恭儉退讓竟免于禍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兄弟功進號安國相王遷太尉加實封其年立爲皇太弟固辭不受景龍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引用其黨分握政柄忌帝望實素高潛謀危害庚子夜臨淄王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前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果毅麻嗣宗宮苑摠監鍾紹京等率兵入北軍誅韋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客葉靜能趙履溫楊均等諸韋武黨與皆誅之辛丑帝挾少主御安福門樓慰諭百姓大赦天下其日王公百寮上表咸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帝衆望所歸請即尊位甲辰少帝詔曰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讓于先帝孝友寬簡彰信兆人神龍之初已有明旨將立太弟以爲副君爲王懇辭未行冊命所以東宮虚位至于歷年徽猷漸

切在辰禍變倉卒然後稱制討立沖人欽奉前懷顧遵理命上申先聖之旨下遂蒼生之心俯稽國緯之文仰峻祖宗之烈起今日請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歸于舊邸凡百卿士務承朕言克贊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勳業布告遐邇咸使聞知相王上表讓曰臣以宗社事重國家情深誅鋤巨逆奉戴嗣主今承制旨猥推宸極在臣虚薄不敢祗膺循環震驚無任感咽制答曰皇極大寶天下至公王者臨之蓋非獲已王先聖耆意蒼生推仰龍光紫宸實允係望請遵前旨勿或叢推於是少帝遜于別宮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景雲三年春正月辛未朔親謁太廟癸酉上始釋慘（七感切）服御正殿受朝賀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壞人廬舍辛巳親祀南郊戊子躬耕藉田己丑大赦天下改元爲太極二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及曾參從祀列于二十二賢之上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自稱曰太上皇帝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自稱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其處分事稱誥令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自稱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並令決之其處分事稱制勅甲辰大赦天下改元爲先天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與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兵部尚書郭元振從上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誥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開元四年夏六月甲

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時年五十五謚曰大聖眞皇帝廟曰睿宗冬十月葬于橋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一

皇王部三十六

玄宗明皇帝（安祿山附）

唐書曰玄宗明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東都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三年閏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閤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朔望車騎至朝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訶排儀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寵異尋却入閤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閤賜第於東都積善坊久視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長安中歷右衛郎將尚輦奉御神龍元年遷衛尉少卿景龍二年四月兼潞州別駕十二月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屬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陰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爲龍氣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綵爲樓船令巨象踏之至六月中宗暴崩韋后臨朝稱制韋溫宗楚客紀處訥等謀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謀不利道士馮道力處士劉承祖皆善占兆詣上布誠款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云隆爲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爲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負乃與太平公主謀之公主喜以子崇簡從上乃與崇簡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鳧寶昌寺僧普潤等定策誅之或曰先啓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憂怖大王乎若請而從是王與危事請而不從則吾計失矣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數十人自苑南入總監鍾紹京又率丁匠百餘人以從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璿韋播高嵩持首而至衆驩叫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爲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啓請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拜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睿宗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僉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又聞成器已下咸有推讓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從之景午制立爲皇太子延和元年凶黨因術人聞睿宗曰據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災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東宮矣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午下制曰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克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服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迹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上惶懼遽馳見叩頭請所以傳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業得宗社今帝座有眚思欲避避唯盛德大勳始轉禍爲福易位於汝吾知免矣上始居武德殿視事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皆決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雍

州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兵作亂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定計因毛仲取閑廄馬及家人三百餘人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親信十數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門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堂皆斬之睿宗明日下詔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軍國刑政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上御承天門樓下制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甲申幸新豐之温湯癸卯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坐虧失軍容配流新州給事中攝太常少卿唐紹以軍禮有失斬於纛下甲辰畋獵于渭川同州刺史梁國公姚元崇爲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戊子上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爲開元四年六月癸亥太上皇崩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十三年冬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丙戌至兖州岱宗頓丁亥致齋於行宮己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嶽下百餘里詔行從留於谷口上與宰臣禮官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壇禮畢藏玉册於封祀壇之石𥔲然後燔柴燎發群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嶽下震動山谷上還齋宮慶雲見日抱戴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於石𥔲如封祀壇之禮壬辰御帳殿受朝賀大赦天下封太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環山十里禁其樵採賜酺七日甲午發岱嶽景申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十二月己巳至東都時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是冬分吏部爲銓勅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等分掌選事十四年五月癸卯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廿二年五月關中大風拔木同州尤甚是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此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慎自臨寰宇子育蒸黎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

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峙奏天下今歲斷死刑五十八幾致刑措二十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回爲兖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二十九年正月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置崇玄學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有父貧老稅及諸色並免之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博通文詞秀逸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京文武官才堪爲刺史者各令封狀自舉改黃鉞爲金鉞內外官各賜勳兩轉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二月丁亥上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親享太廟景

中台祭天地于南郊制天下囚徒罪無輕重並釋放三載正月景辰朔改年爲載四載秋八月甲辰冊太眞妃楊氏爲貴妃七載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羣臣請加皇帝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許之夏五月壬午上御興慶宮受冊徽號大赦天下六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賜實封及鐵券十一載十一月庚申御史大夫兼蜀郡長史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十三載二月祿山奏前後討奚契丹立功將士跳盪等請超三資於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十四載冬十月壬辰幸華清宮景寅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漢之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指闕以誅楊國忠爲名先殺太原尹楊光翽於博陵郡壬申聞於行在所癸酉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朔方節度使封常清自安西入奏至行在甲戌以常清爲范陽

平盧節度使令募兵三萬以禦逆胡戊寅還京十二月景戌朔祿山於靈昌郡渡河辛卯陷陳留郡殺張介然甲午陷滎陽郡殺太守崔無詖景申封常清與賊戰于成皐嬰子谷官軍敗績常清奔于陝郡丁酉祿山陷東京殺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時高仙芝鎭陝郡棄城西保潼關常山太守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賈深等殺賊將李欽湊執賊將何千年高邈送京師辛丑詔皇太子統兵東討十五年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祿山僭號於東京六月庚寅哥舒翰將兵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官軍大敗死者十六七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仗下後士庶恐駭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霑濕扈從唯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士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亞明渡便橋國忠欲斷橋上

曰後來者何以能濟命緩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儲擬上憩於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俄有老父獻麨上謂之曰爾可進飰於是百姓獻食相繼俄又尚食持御膳至上頒給從官而後食是夕次金城縣官吏已逃令魏方進男允招誘俄得智藏寺僧進芻粟行從方給景辰次馬嵬驛諸衞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爲名然中外羣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羣情爲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致之於法會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衆即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及誅楊國忠魏方進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迴奏曰諸將旣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玄禮等見上請罪命釋之丁酉將發馬嵬驛朝臣唯見韋素一

人乃命素子京兆府司錄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議其所向軍士或言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言還京爲便韋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兵馬未集恐非萬全不如且幸扶風徐圖所向上詢于衆衆以爲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願戮力破賊收復京城即日留太子戊戌次扶風縣已亥次扶風郡軍士各懷去就咸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上悉命置于庭召諸將諭之曰卿等國家功臣陳力久矣朕之優獎常亦不輕逆胡背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親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須幸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承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涕泣曰死生願從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是悖亂之言稍息庚子以司勳郎中劍南節度留後崔

圖為蜀郡長史劒南節度副大使以潁王璬為劒南節度大使以監察御史宋若思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韋諤充迎闕道使並令先發辛丑發扶風郡是夕次陳倉壬寅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潁王璬先行壽王瑁等分統六軍前後左右相次景午次河池郡崔圓奏劒南歲稔民安儲供無闕上悅授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郡長史劒南節度如故以前華州刺史魏仲犀為梁州長史秋七月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為龍甲子次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與語甚悅即日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庚午次巴西郡庚辰車駕至蜀郡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御蜀

郡府衙宣詔大赦天下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降冊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俟克復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明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郡十一月景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扶風迎衛十二月景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上皇御宮之南樓肅宗拜慶樓下嗚咽流涕不自勝為上皇徒步控轡上皇撫背止之即騎馬前導丁未至京師文武百寮京城士庶夾道歡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宮之含元殿見百寮上皇親自撫問人人感咽上皇詣廟請罪遂幸　興慶宮三載二月肅宗與群臣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　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

幸西內之甘露殿時閹官李輔國離間肅宗故移居西內高力士陳玄禮等遷謫上皇寢不懌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時年七十八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創寢園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泰陵

安祿山附

唐書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為業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安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矣冒姓為安及長解六蕃語二十年張守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

欲滅兩蕃耶何為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尅獲拔為偏將以驍勇聞遂養為子二十八年為平盧兵馬使性巧密人多譽之拔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玄宗益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三載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採訪使張利貞嘗受其賂及李林甫並言其美玄宗意益堅後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問之對曰臣是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晚年益肥壯垂手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為置第宇窮極壯麗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十載入朝又求為河東節度因拜之長

子慶宗大僕卿少子慶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戰馬萬五千疋牛羊稱是兼三節度進奏無不允每月進奉生口駞馬鷹犬（不絶人無聊生矣祿山既肥大不任戰）十一載八月祿山併率河東等軍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倍程奮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濕將士困極奚又夾攻之殺傷略盡祿山被射以麾下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墜坑中其男慶緒等扶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親厚之遂以爲左僕射却迴又請爲閑廐隴右群牧等都使又請知摠監事既爲閑廐羣牧等使上筋脚馬皆陰選擇之三月歸范陽疾行出關日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載十一月反於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爲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以高仙芝封常清等擊之祿山又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月渡河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詖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氾水嬰子谷乃取谷南而過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弈使採訪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弈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主事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年號聖武達奚珣已下爲將相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荊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與賊將武令珣戰于葉縣城北滍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順者十餘祿山窘急圖欲却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爲賊覆敗翰西奔潼關爲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玄宗幸蜀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祿山以體肥及造逆後而眼漸暗至是不見物又着疽疾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尤躁急動用斧鉞嚴莊亦被捶撻莊謀立慶緒領豎李猪兒同入祿山帳中猪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捫床頭刀不得但撼幄帳中大呼曰是我家賊腸已數斗流在床上言訖氣絶莊即宣言於外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擬樂飲酒無度呼莊爲兄事之小大必咨之慶緒爲偽主素懦精神言詞無序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使僕固懷恩使于迴紇結婚請兵討逆九月廣平王領蕃漢之衆收西京走安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王師乘勝至陝郡賊懼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等與賊戰于陝西曲沃大破之斬首十餘萬嚴莊奔至東京告慶緒慶緒率其餘衆奔河北保鄴郡嚴莊至河內南來歸順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衆悉奔恒趙范陽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騎三百而已乾元元年九月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以攻之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挨戰子儀麾其屬偽奔慶緒逐之伏者齊發賊軍大潰使薛嵩求救於史思明言禪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騎一萬馬軍三千先往滏陽以應之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壕各三重引水以灌城下思明南攻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城乾元二年正月思明僞稱燕王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

城中人相食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儀等營中粮尚六七萬石張通儒高尚平列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暫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令歸城經三日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于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負荷弃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將兵遠救思明曰弃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爾爲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爲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縊殺之祿山父子僣逆三年而滅

[illegible]覽一百十一　十一　表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二

皇王部三十七

唐肅宗宣皇帝（史思明附）　代宗孝皇帝

肅宗宣皇帝

唐書曰肅宗宣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二年乙亥生初名嗣昇二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上仁愛英悟得之天然及長聰敏彊記屬辭典麗耳目之所聽覽不復遺忘開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爲河北道元帥信安王禕爲副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等八摠管兵以討之仍命百寮設次於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穎發儀表非

常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十年諸將大破奚契丹以上遥統之功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璵後皇太子瑛得罪立上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來朝上嘗密奏云祿山有反相玄宗不聽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十二月丁未陷東京辛丑制太子監國仍遣上親摠諸軍進討時祿山以誅楊國忠爲名由是軍民切齒於楊氏國忠懼乃與貴妃謀閣其事上遂不行乃詔河西節度哥舒翰爲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哥舒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玄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兵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上在後宣諭百姓衆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於聖代世爲唐民願勠力一心爲國討賊請從太子收復長安玄宗聞之曰此天啓也乃令高力士與壽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後軍廐馬從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屬望愼勿違之莫以吾爲意且西戎北狄吾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迴至渭北便橋已斷水暴漲無舟檝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過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以北上軍既濟後者皆溺上喜以爲天之睠佑時從上唯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氣戊戌至新平郡時晝夜奔馳三百餘里士衆器械亡失過半所存之衆不過一旅時賊據長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輔百姓皆曰吾太子大軍即至賊望西北塵起有時奔走七月辛酉上至靈武時魏少遊預備供帳無不畢備裴冕杜鴻漸等從容進曰今寇逆亂

常毒流函洛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脩奏請路絶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曰俟平寇逆奉迎鑾輿從容儲闈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忿忿也冕等凡六上牋辭情激切上不獲已而從之是月甲子上即皇帝於靈武即日奏上皇是日御靈武南門下制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爲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爲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以御史中丞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靈武郡爲大都督府癸巳上所奉表始達成都丁酉上皇遜位稱誥遣左相韋見素吏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册書赴靈武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景子至順化郡韋見素房琯崔渙等自蜀郡賚上册書及傳

寶等至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請爲兵馬元帥收復兩京許之二載春正月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賀是日通表入蜀賀上皇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誥赴彭原乙卯逆胡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九月持四節與迴紇葉護太子率兵四千助國討賊葉護入見宴賜加等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賊壬寅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戰於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弃京城東走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即日告捷於蜀上皇遣裴冕入京啓告郊廟社稷冬十月癸丑賊將尹子琦陷睢陽害張巡姚誾執許遠賊自香積之敗悉衆保陜郡廣平王統郭子儀等進攻與賊戰於陜西之新店賊衆大敗斬首十萬級橫屍三十里庚申安慶緒與其黨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陳兵天津橋

南士庶歡呼路側陷賊官僞署侍中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素服待罪癸亥上自鳳翔還京仍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迎上皇鳳翔郡給復五載京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至上大喜丁卯入長安士庶涕泣拜抃曰不圖復見吾軍上亦爲之感惻九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三日入居大明宮十二月日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上皇御宮南樓上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皇御殿親自進食自試御馬以進又躬攏轡而行止之後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爲天子吾知貴矣上乘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士庶舞抃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百寮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人人無不感咽禮畢上皇詣長樂殿謁九廟神主即日幸興慶宮上請歸東宮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諭而止三載正月甲戌朔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乙巳上御興慶殿奉冊上皇徽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丁未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二年九月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陷賊三年閏四月朔彗出西方其長數丈巳卯以星文變異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爲上元追封周太公望爲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廟時大霧自四月雨至閏月末不止米價翔貴人相食餓死者委骸於路二年三月甲子史朝義率衆夜襲我陜州衛伯玉逆擊敗之戊戌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九月壬午制自今已後朕號惟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年十一月爲歲

首便數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爲數建卯月辛亥朔上御丹鳳門大赦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獻定國寶玉十三枚甲寅太上皇崩於西內神龍殿上自仲春不豫聞上皇登遐不勝哀悸因茲大漸乙丑詔皇太子監國又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因以體元叶乎五紀其元年宜改爲寶應建巳月爲四月餘月並依常數仍依舊以正月一日爲歲首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謚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寶應二年三月葬于建陵

史思明附

唐書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州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狹瘦少鬚髮鼻傴背眼目欹枯性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里

相狡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輕騎與賊必生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奏爲折衝天寶初頻立戰功官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玄宗賜坐與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十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十四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顏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門收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芻草盡使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率十夫唯共得兩束草至割蒿馬以飼之初祿山以賈循爲范陽留後謀歸順爲副留守向潤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戰在外令向潤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收趙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敗思明於沙河上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又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方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延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思明隨後邀擊之思明將卒頗精銳皆平盧戰士因南收常山趙郡又攻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食既盡乃渡河而南由是河北之地悉陷於思明至德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弼使爲地道至賊陣前驍賊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擒而曳之賊以爲神呼爲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蔡希德留百餘日竟不能拔而歸自祿山陷兩京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

不知紀極由是資其逆謀思明轉驕慶緒之命慶緒爲王師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五萬人初不知所從思明擊殺三千人然後降之慶緒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諒之士謂思明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對曰大夫以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是誰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於兇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三千騎至范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一里使人謂之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相公之衆莫敢進也請弛弓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及李立節之首會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思明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兼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思明爲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並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嶽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明年改元乾元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衣之詣諸將家以離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耳於館中思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床伏二人于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於

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床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以示思明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 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

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啓白思明思明怒甚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叫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爲反逆之計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鑕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于地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思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順詔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脫身南渡思明於魏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爲大聖燕王以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思明召慶緒等殺之併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爲相以范陽爲燕京九月寇汴州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陽與太尉光弼相拒思明恣行兇暴下無聊矣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說官軍白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爲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可速出兵以掃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南道齊進次榆林賊委物僞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弃甲奔散魚朝恩衛伯玉退保陝州光弼懷恩弃河陽城退居聞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爲賊有河陽懷州盡陷於賊思明至陝州爲官軍所拒於姜子反戰不利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內畢以貯軍糧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

詣之對曰緣兵士疲乏暫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斬却此賊朝義大懼是夕思明居驛朝義在店中思明令心腹曹將軍揔中軍兵嚴衛朝義將駱悅并許驥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有之欲更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王悅曰王若不應悅等即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據床悶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厠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厠思明覺踰牆出至馬槽鞴馬騎之王悅等至令傔人周子俊射中其臂

落馬曰是何事悦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因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我悦遂令心腹手擒思明赴栁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损聖人否悦曰無時周贄許驍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仰倒朝義須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栁泉驛縊殺之朝義便僭偽位寳應二年爲李懐所擒梟首送闕下

代宗孝武皇帝

唐書曰代宗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吳氏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生于東都上陽宮初名俶年十五封廣平王玄宗諸孫百餘人上爲嫡皇孫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愠不形於色仁孝温恭動必由禮幼好學尤專禮易玄宗鍾愛之禄山之亂京城陷賊從肅宗覓兵靈武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時朝廷草創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懷流散比至彭原兵衆數萬及肅宗迴幸鳳翔時房琯郭子儀繼戰不利賊鋒方鋭舉來寇襲上選求勇幹頻挫其鋭聖慮遑寧士心大振及帥師進討雪涕辭違步出闕門方始乘馬迴紇葉護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諸蕃上接以優恩結爲兄弟故香積之戰賊徒大敗遂委西京而遁雖子儀勳業之奮命由上恩信結於士心故人思自效既收京城長安堵秋毫不犯遺老歡迎對之歔欷閑賊殘衆猶保陝郊即日長驅東趨號略新店之役一戰大捷慶緒之黨十殲七八數旬之間河南底定兩都恢復二聖迴鑾統率之功推而不受肅宗還京改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四月庚寅立爲皇太子改名豫上元末年兩宮不豫太子往來侍疾躬嘗藥膳衣不解帶者久之及承監國之命流涕從之寳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后懼上功高難制陰引越王係於宮中將圖廢立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中官李輔國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於凌霄門俟太子至即衛從太子入飛龍厩以俟其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内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幽皇后於別殿丁卯肅宗崩程元振等始迎上於九仙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二年秋七月壬寅朔戊申羣臣上尊號曰寳應元聖文武皇帝御含元殿授册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廣德大赦天下是月吐蕃大寇河隴陷秦成渭三州又大震關西陷蘭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隴右之地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爲吐蕃鄉導冬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暉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縣蕃軍自司竹園渡渭循南山而東丙子車駕幸陝州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仍逼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爲制封拜辛巳車駕至陝州子儀在商州會六軍使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率兵繼至軍威遂振舊將王甫誘聚京城惡少年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庚寅子儀收京城壬辰以宰臣元載判天下元帥癸巳以郭子儀爲京城留守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舡三千艘焚居人廬舍二千家甲午上至自陝州二年二月己巳朔册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爲皇太子癸酉上親薦獻太清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冬十月景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將郭晞斬賊營於邠州西俘斬數百計三年春正月癸卯朔制大赦天下

改爲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辛亥大風拔木是春大旱京師米貴斛至萬錢九月丁酉僕固懷恩死于靈州之鳴沙縣時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蕃將尚結息贊磨尚悉東贊等寇奉天醴泉党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九年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自入朝兼自率五千騎防秋許之詔所司築第待之十年春正月乙未朔丁酉昭義牙將裴志清逐其帥薛崿崿奔名州上章待罪志清率衆歸田承嗣乙未朱泚乞留京師西征吐蕃請以弟滔權爲幽州留後許之十二年三月宰相元載王縉得罪下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之辛巳制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賜自盡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貶撫州刺史十四年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視朝辛酉

皇太子監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十月己酉葬元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三

皇王部三十八

唐德宗孝文皇帝（朱泚附）　順宗安皇帝

德宗孝文皇帝

唐書曰德宗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寶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長安東宮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八月改封雍王廣德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於太極殿六月己亥朔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八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道州司馬同正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乙巳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以蕃俘五百人還之示修好也冬十月吐蕃合南蠻之衆號二十萬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連陷郡邑發禁兵四千助蜀大破之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爲皇太子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改元建中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己巳朝太清宮庚午謁太廟辛未有事於郊丘還宮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艱難以來徵賦名目頗多今後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初大曆中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兖鄆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滄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立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皆連衡盤結以自固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衆請廣之至是築城五月景寅以軍興十一而稅冬十一月尚書左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三年四月封朱滔爲通義郡王朱滔王武俊與田悅今從而叛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於魏縣軍壘各相推獎僭稱王號署官名如國初親王行臺之制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與朱滔等四盜膠固爲逆四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而去東都震駭甲午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軍八月丁未李希烈率衆三萬攻哥舒曜於襄城東都危急冬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涇原之師救哥舒曜丁未涇原軍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姚令言不能禁止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普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于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上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難聚射士得四百人扈從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戊申至奉天己酉元帥都虞候渾瑊以子弟家屬至乃以城爲行在都虞候亂兵既剽京城屯於白華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稱太尉居含元殿上以奉天隘欲幸鳳翔壬子鳳翔軍亂殺節度使張鎰乃止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丁巳邠寧節度韓游瓌與論惟明率兵三千至纔入奉天賊軍亦至乃出拒之王師不利賊攻城愈急矢石雨下死傷者衆人心危蹙上與渾瑊對泣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辭多侮慢戊子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遣兵馬使張韶奉表言大軍將至乃令韶巡城叫呼讙聲動地賊不之測疑懼綏攻癸巳懷光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神策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軍於渭橋興元元年春正月上在奉天詔曰克致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卹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賚居送衆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偪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羣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議昨因內省良所矍然自今已後

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咸以勳舊繼守藩條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一切並與洗滌復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諭朱滔以洪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永念舊勳務存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並從原宥二月甲子加連城郡王李懷光太尉仍賜鐵券赦三死罪懷光怒曰凡人臣反逆乃賜鐵券恐以不死令懷光是反定矣因投之於地上聞懷光將叛令翰林學士陸贄往慰諭之其詞禮益倨悖尋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避懷光也晟以懷光反狀已明請上幸蜀丁卯車駕幸梁州留戴休顏守奉天三月懷

光燒營走歸河中庚寅車駕次城固壬辰至梁州四月辛丑朔時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左右請御暑服上曰將士未易冬服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而始御之五月李晟自渭北移軍於光泰門外賊來薄我軍士奮擊大敗之斬馘千計戊戌晟列陣於光泰門外遣騎將史萬頃往神麚村開苑牆二百餘步賊樹柵當之我軍爭拔柵與賊血戰賊黨大敗追擊至白華朱泚姚令言率衆萬餘遁去晟收復京城是日渾瑊與戴休顏亦破賊三千於咸陽韓遊瓌追朱泚於涇州六月李晟上收城露布上覽之涕下霑襟涇州田希鑒斬姚令言幽州軍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並傳首至行在乙巳遣吏部侍郎班宏入京宣慰六月戊午車駕發興元秋七月景子次鳳翔府壬午至自興元辛卯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九月丁亥上

顧謂宰臣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難宜廣延納以達下情近日諫官都無論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也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宣制大赦天下改元時關東大飢賦調不入國用益窘關中飢民蒸蝗蟲而食之五月分命朝臣禱羣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羣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孑遺穀價騰踊九月朔方大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闕下馬燧收復河中十月上御正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十一月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二年四月景寅淮西李希烈為其牙將陳仙奇所酖并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九月乙巳吐蕃寇好畤京師戒嚴李晟部將王佖擊吐蕃於汧陽城敗其中軍辛亥寇鳳翔李晟出師禦之一夕而退冬

十月李晟拔吐蕃摧沙堡十一月冊淑妃王氏爲皇后丁酉后崩謚曰昭德辛丑吐蕃陷鹽州三年三月河東馬燧請來朝時吐蕃相結贊使大將論頰熱卑辭厚意告馬燧言兩國同盟上疑其不誠不允故燧自將論頰熱入朝盛言蕃相請盟可以保信上從之五月辛未侍中渾瑊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平凉爲蕃兵所劫瑊遁而獲免崔漢衡已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四年春正月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京師地震辛亥又震壬子又震甲寅地震宴群臣於麟德殿己未地震丁卯有司條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賓客請依前置四員從之壬戌加置諫議大夫八員分中書四員爲右門下四員爲左是月吐蕃寇涇邠寧鄜慶等州焚彭原縣遣將閉城自固賊驅人畜三萬計凡二旬而退五年春正月乙卯詔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

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二月庚子以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轉運使六年春正月大雪二月戊辰朔百寮會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群臣賜宴詩七韻是日百僚進兆人本業三卷八年四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別駕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以天下水災命朝臣宣撫賑貸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九年正月癸卯初稅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鹽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五月乙巳韋臯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鶴軍凡平堡五十餘所冬十月環王國獻犀牛上令見于太廟十年冬十月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十二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爲太子賓客十二年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六月初置左右護軍中尉十二月乙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是冬凍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迴紇南詔劍南西山八國女國王並來朝賀十三年春正月吐蕃贊普遣使修好塞上以聞上以犬戎負約不受其使十六年春正月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鎮之師與賊戰皆不利而退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癸巳會群臣於宣政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是日崩於會寧殿享壽六十四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葬崇陵

朱泚附

唐書曰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爲衙前將授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反累

爲管兵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爲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卒贈左僕射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忍忌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爲衆所推故得濟其兇謀初隸李懷仙爲十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彩既殺李懷仙自爲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爲政苛酷人不堪命大曆七年秋竟爲孔目官李懷瑗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內兵亦得衆心滔矯詐多端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莫可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十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八年三月遷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其年泚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

手詔褒美九年泚加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爲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部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代宗御内殿引見賜御馬兩疋戰馬十疋金銀錦綵甚厚又以器物十牀馬四十疋絹二萬疋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郭子儀統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統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内廄弓箭以寵之十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實封至三百户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爲亂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伐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謨遥領涇原節度二年又加泚太尉朱滔將反叛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内蠟丸中置髮髻間河東節度馬燧捜獲之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鎰代泚爲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户與一子正員官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鳳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羣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於進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庭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銳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慮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潜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乃駱驛而廻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爲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遂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當斬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拄之栒栒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譟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明日聲言以親王權主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導泚自白華入宣政僭即僞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怨侍衛皆卒伍寮吏行列不過十餘人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僞署姚令言爲侍中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儀禮使許季常爲京兆尹洪經綸爲太常少卿彭偃爲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爲給事中崔宣爲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芝杜如江爲節度使仍以其兄子遂爲太子遥封弟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尋又號皇太弟十月泚自領兵侵逼奉天竊威儀輦輅闐隘道途蟻聚之衆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爲副以李忠臣爲京兆皇城留守居中書省

尋以辞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並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禦之泚衆大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內大震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泚衆戰於莫谷官軍不利自是賊衆驕忌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衄或出野戰官軍又獲利焉泚乃大驅百姓塡壍夜攻城城中設奇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爲泚造雲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渾瑊侯仲莊設火坑爲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衆頗危俄而風迴吹賊軍城上益薪潑油鼓噪震風火俱熾須臾雲梯與兇黨同爲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王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惶駭因而潰長圍遂解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二

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言於城造戰格棚樓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日攻戰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僞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歎泣道路闃寂時有入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皆屛退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僞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旣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鑾駕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授僞官十七八焉懷光初與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平相饋遺泚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隣國及懷光決計背叛逼乘輿遷幸泚乃下僞詔書待懷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旣爲所賣慙恚憤恥遂頓衆遁歸河中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屢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旻歸朝殺逆黨萬餘人於武亭川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擊之大破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悉還師齊進晟屯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二十八日官軍入苑收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路潰散乃奔涇州纔百餘騎而已田希鑒閉門登陴泚令謂希鑒曰我與爾節度何故背恩希鑒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衣外續又投火焚之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説田希鑒曰我公比日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與共成事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

朱泚言之泚大悅使庭芬却往涇州庭芬請授巳尚書平章事泚不從庭芬旣求宰相不得不復往涇州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與泚心腹朱惟孝共射泚泚走墜故窖中泚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巖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應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獲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光送興元斬之唯不獲朱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子壻爲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之僭逆官登朱重曜頗親密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臘月大雨僞星官謂泚曰當以宗中年長者禳其災變泚乃毒殺重曜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出其尸而斬之

順宗安皇帝

唐書曰順宗安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上

元二年正月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宣王建中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景申即位於太極殿上自二十年九月風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縗服見百僚於九仙門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庚子羣臣上書請聽政二月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寅以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將仕郎前蘇州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甲子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三月癸酉詔冊廣陵郡王淳爲皇太子改名純赦京城繫囚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並爲太子侍讀七月詔朕承九聖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懼不克負荷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如臨淵谷而積疾未復至于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以荅天戒其軍國政事宜令皇太子勾當時上久疾不復延納宰臣共論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忠臣王伾王叔文物論諠雜以爲不可藩鎮屢上牋於皇太子指三竪之撓政故有是詔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見百寮於朝堂八月庚子詔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不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兹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深惟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純睿哲溫文寬和仁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法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稱誥辛丑誥有天下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天下見罪降從流已下遞減一等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良媛董氏爲太上皇德妃壬寅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元和元年正月景寅朔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享年四十六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葬于豐陵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爲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爲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雕靡宮人引舟爲櫂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每對於數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四

皇王部三十九

唐憲宗章武皇帝　穆宗文惠皇帝
敬宗昭愍皇帝

憲宗章武皇帝

唐書曰憲宗章武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　皇后大曆十三年生於長安之東宮內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異之貞元四年六月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四月冊爲皇太子八月乙巳即皇帝位於宣政殿先是連月霖雨是日晴霽人情忻悅丁未始御紫宸殿對百僚庚戌詔曰朕以寡昧纂承洪業永思理本所實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王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德薄

恩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有司不得上聞其珍禽奇獸亦宜停進冬十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以交王叔文也元和元年春正月景寅朔皇帝率群臣於興慶宮奉上太上皇尊號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癸未詔以太上皇舊恙愆和親侍藥膳權不聽政以高崇文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宮節度使甲申太上皇崩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戊子制曰劍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頃因元戎薨謝隣藩不睦劉闢乃因虛構隙以忿結讎遂勞三軍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務欲安人遣使宣諭委之旄鉞如聞道路擁塞未息干戈輕肆攻圍擬圖吞併爲君之體義在勝殘命將興師蓋非獲已宜令興元嚴礪東川李康掎（己音）角應接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馬使李元弈率步騎之師與東川興元之師類會進討甲午高崇文由斜谷路李元弈由駱谷路俱會于梓潼關辛卯群臣請聽政戊戌上謂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於聽政或躬覽繁務其道何如杜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委任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常務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但擇人委任責其成效賞罰必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常勢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見或虧欲求致理自然難致若無此弊何患不至於理上稱善久之五月辛卯冊太上皇后王氏爲皇太后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癸丑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二年

春正月上親朝獻太清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酉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庚午司天造新曆成詔題爲元和觀象曆九月庚申李錡據潤州反殺判官王澹大將趙琦遂令鎮常杭湖蘇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欲謀僭逆癸酉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李錡以獻十一月斬錡詔削屬籍十二月景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日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當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

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户比量天寶供稅之户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户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是歲吐蕃迴紇奚契丹渤海牂牁（上音臧下音哥）南詔並朝貢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庚子涇原段祐請脩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四年秋七月御製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丁未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户口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八月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萬餘人獲戰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十月冊鄧王寧爲皇太子癸巳

以冊儲肆赦繫囚死罪降從流已下遞減等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爲皇太子諸王侍讀五年八月乙亥上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前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爲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藥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六年十一月乙丑制以户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寧薨謚曰惠昭七年五月上謂宰臣曰御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迴言不至爲災人非甚困李絳對曰臣得兩浙淮南狀繼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御史非良或爲希媚此正當姦佞之目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言間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御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爲本一方不稔即宜賑救濟其飢寒況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八年三月辛未上以久旱親於禁中祈雨是夜澍雨霑足六月景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所在川瀆暴漲行人不通辛丑出宮人二百車任從所適以水災故也九年十月甲子制朕嗣膺寶位于茲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大和宵衣旰食意屬於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階之義宜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十年正月嚴綬帥師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奪吳元濟官爵六月鎮州節

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十二年五月隨唐節度使李愬奏敗賊於吳房獲賊將李祐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十月李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十三年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七月詔削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官爵仍令宣武魏博義成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十二月上謂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朋是黨上曰他人之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辯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觀其所行當自區別矣上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言之須行之勿空言說度等謝曰陛下處分可謂

至矣臣等敢不激厲然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上頗忻納十四年春正月以東師宿野不受朝賀三月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御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事務欲詳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為辯謗略每欲披閱以為鑒戒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辯故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陛下詳覽載籍以廣聰明賚天下幸甚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八月上謂宰臣曰天下事重不可一日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事即詔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目同列將退上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暑熱朕不為勞九月上謂宰相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羣對曰玄宗少歷民間身經迍難故即位之初知民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蘇頲盧懷慎等守正之輔孜孜獻納故致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意加之以國忠故及於亂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即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諂刻欺蔽在相位故羣因奏以諷之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諫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燒鍊則火毒難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觀其効用則進御可也上怒貶潾為江陵令十五年春

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不豫罷元會庚子夕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葬于景陵

穆宗文惠皇帝

唐書曰穆宗文惠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貞元十一年七月生於大明宮之別殿初名宥封建安郡王元和七年十月冊為皇太子改今諱十五年正月憲宗崩閏月景午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東序戊申上見羣臣於紫宸門外辛亥以蕭俛段文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始御延英對宰臣二月丁丑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壬寅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目人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於尚書省同試三月壬子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既罷並賜緋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又召李光愬李光顏入朝欲於重陽日宴羣臣拾遺李班等上疏諫云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夫遏密施禁蓋為齊人合樂內庭事將未可不聽十月鎮州王承元以所部四命請命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鎮州節度使以承元為滑州節度使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於前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二月景子上觀雜伎樂於麟德殿歡甚謂給事中丁公著曰比聞外間公卿士庶時為歡宴蓋時和民安甚慰朕心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臣之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廢務漸恐勞須聖慮上曰何至於是對曰夫賓宴之禮務達誠敬

不繼以淫故詩人美樂且有儀禮異屢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談賦詩投壺雅歌雖以盃酌獻酬不至於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諠譁沉湎爲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宜頒訓令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時上荒于酒樂公著因對諷之頗深嘉納三月幽州劉總請分割地土入朝公卿皆疑獨上推誠納之以宣武節度使張引靖爲幽州節度使以總爲鄆州節度使秋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甲寅幽州監軍使奏軍亂因節度使張引靖於別館害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軍人取朱滔子洄爲留後洄自以年老令軍人立其子克融爲留後八月己巳鎮州監軍宋

惟澄奏軍亂節度使田引正并家屬將佐三百餘口並遇害軍人推衙將王庭湊爲留後二年二月甲子詔雪王庭湊仍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等使三軍將士待之如初仍令韓愈往彼宣諭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田苗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踴貴眷言疲瘵須議優矜宜委淮南浙東浙西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斗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十一月庚午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宮又幸石甕寺癸酉上幸華清宮迎太后延狩于驪山下即日馳還太后翌日方還庚辰上與內官擊鞠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外殿遂足不能履地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上起居者三日十二月丁亥詔五坊鷹隼並解放獵具並毀之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門請見上不許中外失色與裴度等

三上疏請立皇太子辛卯上於紫宸殿見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長請立爲皇太子左僕射裴度又極言之癸巳詔立景王爲皇太子景午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受冊畢百寮謁太子於東宮三年正月丁巳上以疾苦不受朝賀是日大風昏霾竟日四年正月辛亥上御正殿受朝如常儀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切諫上悅召之求皐不獲辛未上大漸詔皇太子監國事壬申上崩於寢殿時年三十諡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葬于光陵

敬宗昭愍皇帝

唐書曰敬宗昭愍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太后王氏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於東內之別殿長慶元年封景王二年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皇太子即位時年十六二月辛巳朔上纔服見羣臣於紫宸門外癸未貶戶

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辛卯勅没掖庭宮人先配內園宮人並宜放出任其所適己亥冊大行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三月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天下常貢之外不得進獻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選擇降嫁甲寅始於延英對宰臣甲子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王庭湊所害上惜其冤横傷悼久之仍歎宰執非才縱姦臣跋扈翰林學士韋處厚奏曰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此馮唐所以感悟漢文雖有頗牧不能用也戊辰羣臣入閤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遺劉棲楚極諫頭叩龍墀血流上爲之動容丙申賊張韶等百餘人至右銀臺門殺閽者揮兵大呼進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攻弓箭庫

右神策軍兵馬使康藝全率兵入宮討平之是日上聞變急幸左軍丁酉上還宮羣臣稱慶諫議大夫李渤以上輕易致盜言甚激切五月制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竇易直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迴鶻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貢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桂管防禦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上深嘉之命學士韋處厚優其荅詔四月羣臣上徽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御宣政殿授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七月甲申拾遺李漢舒元褒薛廷老於閤內論曰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內中宣出臣恐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希詳察上然之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二年五月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及男延齡軍人立其次子延嗣

爲留後辛巳神策軍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池獲白玉牀長六尺六月減放苑內役二千五百人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庚申鄆州進驢打毬人石定寬等四人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送入新池癸亥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狐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打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謀害帝即時殂於室內時年十八謚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葬莊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五

皇王部四十

唐文宗昭獻皇帝　武宗昭肅皇帝
宣宗獻文皇帝　懿宗恭惠皇帝

文宗昭獻皇帝

唐書曰文宗昭獻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后蕭氏元和四年十月生長慶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寳曆二年十二月敬宗遇弑滅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上于江邸癸卯見宰臣于閣内下教處分軍國事宰臣百寮三上表勸進乙巳即位於宣政殿景午上赴西宫成服丁未宰臣百寮上表請聽政三表許之戊申尊聖母爲皇太后己酉敕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庚戌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和元年二月乙巳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六月詔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敕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已來制敕參詳刪定訖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甲戌以旱放繫囚七月李同捷除兗海不受詔結幽鎮謀叛徐州王智興請全軍討之帝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三年五月己卯梟首斬李同捷於將陵滄景平丁亥御興安樓受滄州所獻俘九月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十一月甲午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畢御丹鳳門大赦禁止奇貢四方不得以雜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十二月

蠻陷邛雅等州戊午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董重質充神策西川行營都知兵馬使蠻陷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門下營又詔促諸鎮兵救援兩川乙巳郭釗奏蠻退遣使賜蠻帥蒙嵯顛國信四年四月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旦昊忘食宵興夜寐雖絶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示喻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實固啓於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蓋朕教條之未敷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永念憲歎追茲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朴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上承長慶寳曆奢靡之風銳意懲革躬行儉素以率厲之五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積陰司決罷元會太原旱賑粟十萬石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即令追捕庚子詔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玄亮及諫官等十四人伏奏玉陛北軍所告事請不於内中鞫問乞付法司帝曰吾謀於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涕陳諫久之帝改容勞之曰朕即與宰臣商議玄亮等方退癸卯詔漳王湊可降爲巢縣公宋申錫開州司馬同正初京師恟恟以宰相實聯親王謀逆三四日後方知誣搆人士側目於守澄鄭注故諫官號泣論之申錫方免其禍四年春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廢元會壬子詔朕聞天聽自我人聽天視自我人視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調序四時導迎和氣自去冬已來踰月雨雪寒氣尤甚頗傷于和念兹庶民或罹凍餒無所假貸莫能自存中宵載懷旰食興歎怵惕若厲時予之辜思弘惠澤以順時令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贓故意

殺人外並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七年正月詔曰朕承上天之睠佑荷列聖之丕圖宵旰憂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玆而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未感物一類失所其過在予載懷罪己之心深軫納隍之慮如聞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尤切若不能賑救懼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賜七萬石同華陜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七月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閏七月乙卯詔曰朕嗣守丕圖覆燾生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而陰陽失和膏澤愆候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予敢忘咎責從今避正殿減供膳停教坊樂廐馬量減芻粟百司厨饌亦宜權減陰陽鬱堙有傷和氣宜出宮女千人五坊鷹犬量須減放內外修造事非急務者並停八月甲申御

宣政殿冊皇太子永是日降詔應犯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九年冬十月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十一月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誅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王璠郭行餘鄭注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皆族誅時李訓鄭注謀內官詐言金吾仗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往觀之內官先至金吾仗見幕下伏甲遽扶帝輦入內故訓等敗流血塗地京師大駭旬日稍安十二月庚辰上御紫宸殿謂宰相曰坊市之間人漸安未李石奏曰人情雖安然刑殺過多致此陰沴又聞鄭注在鳳翔募兵不少今皆被刑戮臣恐棗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鄭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往往憤氣填膺耳開成元年正月辛丑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天下改元乙巳上御紫宸對宰臣李石奏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悅全放京兆一年租賦又停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曰赦書須內留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發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矣二年三月戊辰夜彗長八丈有餘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壬申詔曰朕嗣守丕構對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紀何嘗不宵衣念道旰食思愆師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懼德不類貽列聖羞

將欲俗致和平時無殃咎然誠未格物譴見于天仰愧三靈俯慙庶彙思獲攸濟浩無津涯昔宋景發言星因退舍魯僖納諫飢不害人取鑒往賢深惟自勵載軫在予之責宜降恤辜之恩式表殷憂冀答昭誡天下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三年九月上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中丞狄兼謨垂涕切諫是夜移太子於少陽院殺太子宮人左右數十人十月皇太子薨于少陽院謚曰莊恪十一月乙卯夜彗孛東西竟天壬戌詔曰上天蓋高感應必由乎人事寰宇雖廣理亂盡繫於君心從古已來必然之義朕嗣膺寶位十有三年常剋己以虔恭每推誠於衆庶將以導迎休應漸致輯熙期克荷於宗祧思保寧於華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災氣上騰天文譴見再周朞月重擾星躔當求衣之時覩垂象之變兢懼惕厲若蹈泉谷是用舉

成湯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詳求讜咎之端抹聽銷禳之術必有精理蘊於衆情冀由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原下應犯死罪並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五年春正月戊寅上不康不受朝賀辛巳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謚曰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葬章陵

武宗昭肅皇帝

唐書曰武宗昭肅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東宫長慶元年三月封潁王本名瀍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禮五年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樞密劉弘季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瀍昔在藩邸與朕嘗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邑圖必著人欲可立爲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權勾當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輔成予志陳王成美先立爲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漸師資比日重難不遑册命迴踐諸邸式協至公可復封陳王四日文宗崩宣遺詔皇太弟宜於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楊嗣復攝冢宰十四日受册於正殿年二十七二月制穆宗妃韋氏追謚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開府右軍中尉仇士良封楚國公右軍中尉魚志弘爲韓國公太常卿崔鄲户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藩邸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乃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會昌元年正月庚戌有事于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以淮南節度使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年四月司空平章事李德裕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册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杷頭烽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迴鶻首領嗢武降幽王授左武衛將軍詔以迴鶻犯邊漸侵内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鶻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離叛其彊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恃弱虜無由退擊之爲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迴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充迴鶻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爲迴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十月幸涇陽校獵白塵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閤内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上優勞之諫官出上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三年春正月以宿師于野罷元會二月太原劉沔奏至大同軍遣石雄襲迴鶻牙帳大敗迴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被瘡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雲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寮稱賀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師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謁仍令所司告憲宗穆宗二室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從諫姪稹爲兵馬留後上表請授節鉞尋遣中使齎詔潞府令稹護從諫之喪歸洛陽稹拒朝旨尋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並以本官充招討澤

潞使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七月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問別將高元武以城降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皆以城降何弘敬山東三州平潞州大將郭誼張谷陳揚庭遣人至王宰軍請殺劉稹以自贖王宰以聞乃詔石雄率軍三千入潞州郭誼斬劉稹首以迎雄澤潞五州平八月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獻於京師上御安福門受俘百寮樓前稱賀十月車駕幸鄠縣十一月幸雲陽五年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悰等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神功神德明道皇帝辛亥有事於郊廟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勑併省天下佛寺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曰炎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授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見不許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懼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年三十三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葬端陵

宣宗獻文皇帝

唐書曰宣宗獻文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武宗疾篤宣遺詔立爲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事翌日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爲不慧十餘歲時遇重疾沉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媼以爲心疾穆宗往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歷大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羣居遊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彊誘其言以爲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爲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羣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四月辛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元年正月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與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凡對臣寮肅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受而覽之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閏三月勑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七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爲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二年春正月宰相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三年春正月涇原節度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耽往諭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六月康季榮奏收復原州城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景緒奏收復蕭關勑於蕭關置武州改樂安爲威州七月三日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

亂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緋十五萬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闊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方禦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建功所謀必克實賴樞衡妙筭將帥雄稜副玄元不爭之文絶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頻空於內地斥候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涇原宜賜緋六

萬疋靈武五萬疋鳳翔邠寧各四萬疋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寘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十二月追謚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至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上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潭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八年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之十一年九月右補闕陳峻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上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覩前史見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常以之爲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開示來者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爲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十二年春正月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耶留之月餘堅求還山十三年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八月宣遺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明宮聖壽五十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葬貞陵

懿宗恭惠皇帝

唐書曰懿宗恭惠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鼂氏大和七年十一月生於藩邸會昌六年十月封鄆王本名温大中十三年八月遺詔立爲皇太子監國改今名十三日即帝位時年二十七帝姿貌瓌偉有異稠人藩邸時嘗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於卧內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慎勿復言又嘗大雪數尺而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宣宗製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嶽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爲年號九月釋服追尊母后鼂氏爲太后謚曰元昭咸通元年春正月上御紫宸受朝十一月丁未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二年九月林邑蠻寇安南府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三年春正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杜悰

率百寮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圜丘禮畢御丹鳳門大赦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五月制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搆六載於兹矣罔敢遊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夙夜慄惕以憂以勤庶幾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欵附北狄懷柔獨唯南蠻蟄宄不率侵陷交阯突犯邕寧爰及嶲州亦用攘寇勞我士卒興吾甲兵騷動黎元役力飛輓每一軫念憫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俾垂及物之仁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應潭桂兩路各賜錢三萬貫以助軍錢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

使詳其閒劇准此例與置本錢黎嶲等州因蠻寇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六年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阯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復故地七年十月安南都護高駢奏蠻寇平十一月御宣政殿大赦以復安南故也九年七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佶趙可立殺其主將王仲甫以糧料判官龐勛為都頭剽掠湘潭衡山兩縣有衆千人擅還本鎮九月甲午龐勛陷宿州知州判官焦璐奔歸于徐乙未龐勛陷徐州十年九月賊宿州守將張玄稔以城降有兵萬人馬舉率師赴之龐勛聞之以其衆將攻玄稔玄稔賊之勁將也遂與舉合勢急圍徐州許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敗出走稔收復徐州龐勛方來赴援聞城已拔欲南趨濠州馬舉追及渙河擊敗之勛溺水而死蕭縣主將又斬許佶首來降徐寇悉平十一月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衆二萬寇嶲州十二月勑判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以其事聞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追贈衛國公主謚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上尤鍾念悲惜異常以待詔韓宗紹等醫藥不効殺之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府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上疏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十二年春正月宰相路巖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御含元殿冊禮畢大赦五月庚申勑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視事以此械繫之輩淹於歲年追捕之徒繁於簿牘實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燭蒸化先茂育並赦罪戾式順生成應天

下所禁繫罪人除十惡五逆故意殺人外餘並宜疎理釋放十四年六月帝不豫七月戊寅疾大漸制立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辛巳遺詔曰皇太子儇性禀寬和生知忠孝德苞睿哲聖表倜齊必能揚祖宗之重光荷邦家之丕搆宜令所司具禮於柩前即皇帝位是日崩于咸寧殿聖壽四十一謚曰睿文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葬于簡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六

皇王部四十一

唐僖宗恭定皇帝（黄巢附）

昭宗景文皇帝　哀帝

僖宗恭定皇帝（黄巢附）

唐書曰僖宗恭定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生於東內初封普王名儼十四年十月懿宗疾大漸其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回值一日如發如臨旰昃劳懷寤興思理涉道猶淺導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疾實有慮於闕政且無暇于怡神竟未少瘳日加寖劇萬務繁擁須有主張爰考舊章謀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儼改名儇孝敬温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天子輔成子志各竭乃心以安黎獻是日懿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年十二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軍政並封國公八月皇帝釋服冊聖母王氏為皇太后河南大水九月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韋保衡貶賀州刺史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上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己丑宰相崔彦昭率文武百官上尊號上御正殿受冊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五月濮州賊首王仙芝聚徒於長垣縣其衆三千進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牛種出兵擊之為賊所敗二年七月王仙芝冠掠河南十五州其衆數萬是月賊逼潁許攻郟曲下之四年三月冤朐賊黄巢聚數萬人攻鄆州陷之七月黄巢自沂海其徒數萬

趙穎蔡入查牙山遂與王仙芝合七月賊陷隋州五年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招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改元二月黄巢自衡永州下嶺陷湖南江西屬郡二月黄巢尚讓東下攻鄂州陷江南饒信等十五州七月渡江冦淮南十月乃悉衆渡淮巢自號率土大將軍其衆富足自淮已北整衆而行不剽財貨唯驅丁壯為兵十一月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屬迎謁之賊供頓而去坊市晏然壬申陷虢州丙子犯潼關守關諸將望風自潰十二月辛巳賊據潼關時左軍中尉田令孜專政宰相盧攜曲事之相與誤謀以至傾敗令孜恐衆罪加己請貶攜官命學士王徽裴徹為相甲申宣制以户部侍郎翰林學士王徽裴徹同平章事貶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携為太子賓客携聞賊至仰藥而死是日上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文武百寮不之知並無從行者京城晏然是日晡晚賊入京城時右驍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十餘迎黄巢於坡頭壬辰黄巢據大內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悉陳文物據丹鳳門偽赦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在興元六月車駕幸成都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來迎奉之乙卯車駕至西蜀丁巳御成都府改廣明二年為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天下勤王之師雲會京畿京師食盡賊食樹皮以金玉買人於行營之師人獲數百萬山谷避亂百姓多為諸軍之所執賣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真謝

瞳等來降王鐸承制拜温華州刺史三年四月庚子沙陁忠武義成義武等軍趍長安賊悉衆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黄巢收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天下行營兵馬都監楊復光上章告捷行在四年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級降時溥初徐將李師悦與賊戰于瑕丘賊殊死戰其衆殆盡林言與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王村懼追至併命乃斬賊降師悦壬午捷書至行在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宫留守王徽與留司百官上表請車駕還宫詔以來年正月還京光啓元年春正月車駕在成都府己卯還京三月丁卯車駕至京師御宣政殿大赦改元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

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彦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呑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路絶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絶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五月宰臣蕭遘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大赦十二月乙亥沙陁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初黄巢據京師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焚剽宫室居市里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經年補葺僅復安堵至是亂兵復焚宫闕蕭條鞠爲茂草矣二年春正月車駕在鳳翔李克用旋師河中與朱玫王重榮同上表請駕駐蹕鳳翔仍數田令孜之罪乃以飛龍使楊復恭知内樞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

元庚寅車駕次寶鷄授刑部尚書孔緯兼御史大夫令率從官赴行在時車駕夜出宰相蕭遘裴徹鄭昌圖及文武百寮不之知扈從不及故令孔緯挽之蕭遘惡令孜弄權再亂京國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乃令亟召朱玫迎奉癸巳朱玫别領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大散關令禁軍守靈壁玫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遵塗驛嗣襄王熅疾爲玫所得時與元節度使石君涉聞車駕入關乃毁徹棧道柵絶險要車駕由他道僅達爲邠州軍蹕後崎嶇危殆者數四四月壬子朱玫李昌言迫宰相蕭遘等於鳳翔驛舍請嗣襄王熅權監軍國事玫自爲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軍軍容使遂驅宰文武百寮奉襄王還京師五月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號建貞十二月朱玫將王行瑜受密詔自鳳州率衆還長安辛酉行瑜斬

朱玫及其黨與數百人蹤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積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劇民吏剽剥之後僵凍而死者蔽地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紿稱迎奉執李熅斬之文德元年春正月車駕在鳳翔蔡賊孫儒斬秦彦華師鐸于高郵二月壬午車駕至京師戊子御承天門大赦改元宰臣韋昭度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册庚子上暴不康壬寅大漸癸卯立親弟壽王傑爲皇太弟勾當軍國事是夕崩於武德殿壽二十七謚曰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葬靖陵

黄巢

唐書曰黄巢曹州寃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饑爲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盗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

讓爲兖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爲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吴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擒送闕斬之賊怒悉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查牙山黄巢投昆仲入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爲王曰衝天大將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

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爲影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虜之仙芝餘黨悉附焉時王鐸緩于攻取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巢乃渡淮僞降于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進逼廣陵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風降賊九月渡淮十一月陷洛陽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坊禁谷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博野

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趍駱谷四日賊至昭應五日陷京師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黄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業賊衆競投物遺人十三日巢僭位國號大齊仍御樓宣赦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爲金統中和元年二月尚讓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諭天下藩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托跋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王之師

四面俱會十二月宰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敢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懷駭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收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爲備是夜復爲賊寇襲官軍不利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温降王重榮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三年正月敗黄揆於沙苑進營乾坑二月尚讓率衆十萬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斬數萬乘勝攻華州塹柵以環之黄揆棄華州官軍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巢黨散走詰旦克用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五月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溵水陳州刺史趙犫

逆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巢乃悉衆攻陳州營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趙犨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三月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於太康俘斬萬計收其四壁又敗賊將黃鄴於西華收其壁巢賊大恐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是日營汴水北是夜復大雨震雷溝塍漲溢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殘衆保胙縣寃句官軍追討賊衆所保其將李讜張歸霸等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中所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擊至濟陰而旋賊散於

兗鄆界黃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其妻子函送徐州

昭宗景文皇帝

唐書曰昭宗景文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三月生於東內十二年封壽王名傑乾符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領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常隨侍左右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初復宮闈人心傾矚遠聞以疾寧民駭愕及大漸之夕未知所立軍容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遺詔立爲皇太弟柩前即帝位時年二十二以司空韋昭度攝冢宰己丑見羣臣始聽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寖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四月庚午追諡聖母惠安太后曰恭獻龍紀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文武百寮進秩頒爵有差五月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遷陳敬瑄于雅州建自稱西川兵馬留後用田令孜爲監軍十一月己辛朔將有事於圜丘改名曰曄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甲寅圜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大順元年春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賀宰臣百寮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禮畢大赦改元乾寧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二年五月甲子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千人入覲京師大駭人皆亡竄吏不能止帝御安福門以俟之三帥既至拜舞樓下帝臨軒諭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節稱兵入朝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浹背不

能對唯韓建陳叙入覲之由上並召昇樓賜卮酒宴於同文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太甚者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壽殺之殺曰官數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約茂貞留假子閻圭各以兵二千人宿衛時三帥同謀廢帝立吉王聞太原起軍乃止留兵宿衛而還七月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處申同州節度使王行實棄郡入京師謂兩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車駕幸邠州且有城守時景宣對鳳翔癸亥夜閻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脅上出幸上聞亂登承天門遣諸王率禁兵禦之捧日都頭李筠率本軍侍衛樓前閻圭以鳳翔之卒攻李筠矢及御座之樓扉上懼下樓與親王公主內人數百幸永興坊李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以兵繼至乃與筠兩都

兵士侍衛出崟夏門憩於華嚴寺以俟內人繼至其日晚幸莎城鎮京師士庶從幸者數十萬比至南山谷口暍死三之一至暮為盜寇掠慟哭之聲殷動山谷信宿宰相徐彥若王摶崔胤三人至乃移幸石門鎮之佛宮乃令知樞密劉光裕薛王知柔歸京師制置令禁軍以備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牙將閻諤奉表奔問奏屯軍河中候進止發赴邠州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便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赴新平又令內官郄廷立傳詔涇州令張鐇起涇原之師會克用軍上在南山半月餘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上懼鳳翔兵士劫遷乃令延王將御服鞍馬玉器等至河中宣諭八月李克用遣子存勗奉表行在請車駕還宮辛亥車駕還宮三年六月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秋七月岐軍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

將幸太原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允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乙未次下邽丙申駐蹕華州時岐軍犯京師宮室鄽閈鞠為灰燼光化元年八月車駕自華還京御端門大赦改元二年十一月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帝幽於東內問安宮請皇太子裕監國是日迎皇太子裕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十二月癸未夜護駕孫德昭周承誨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斬其首詣東宮門呼曰逆賊王仲先已斬首訖請陛下出宮慰諭兵士宮人破鎖帝與后方得出天復元年正月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四月甲戌有事於宗廟是日御長樂門大赦改元十月戊戌朱全忠引四鎮之師七萬赴河中京師聞之大恐氏皆亡竄山谷十一月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徽奉車駕出幸鳳翔三年正月車駕出鳳翔幸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勝上親解玉帶賜之乙丑次扶風令朱友倫揔兵侍衛丁卯次興元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謁戊辰次咸陽己巳入京師天子素服哭于太廟改服冕旒謁九廟禮畢御長樂樓大赦天祐元年正月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還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賊崔胤朱溫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四月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朱全忠張全義宰相裴樞獨孤損前導是日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宮御正殿宣勞從官衛士乙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弑帝於椒殿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時年三十八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葬和陵

哀帝

唐書曰哀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生乾寧四年封輝王名祚天復三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元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蔣玄暉矯宣遺詔又矯宣皇太后令皇太子柩前即位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西北方十二月戊申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宮四年二月禪位于梁全忠建國奉帝為濟陰王遷於曹州時太原幽州鳳翔西川猶稱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帝為全忠所害時年十七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七

偏霸部一

蜀劉備　劉禪

劉備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云備本臨邑侯枝屬）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上高五尺餘遥望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也）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矣年十五母使斈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尒耶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大將軍何進遣都尉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為賊所破往奔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功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楷

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時先主有兵千餘人謙以丹陽兵四千人益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死竺帥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万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袁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与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布還其妻子遣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万餘人布惡之自出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曹公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

擒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入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先主據下邳乃殺操徐州刺史曹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擒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騎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至汝南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待之先主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

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一日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不欲見乎先主曰可以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見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姧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仗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然志由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今操已擁百万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人殷國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揔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事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曹公南征會表死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荊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濟死何面目見劉荊州乎吾不忍也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且十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弃去是時曹公又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弃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等助之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益州牧劉璋內懷恐懼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万人入益州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與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羣下尊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建立礼儀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永安三年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華陽國志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動万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肆暴識警盪盡于時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荊楚翻飛梁益建元紹漢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是

劉禪

蜀志曰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即尊號爲皇太子先主殂于永安宮

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景耀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數道並攻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奉書於艾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後主乃舉家東遷在位凡四十年既至洛陽策命爲安樂縣公食邑萬户賜絹萬疋奴婢百人後司馬文王與後主宴爲之作樂故蜀妓傍人皆爲感愴而後主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蜀故秘書令郤正聞之求見語禪曰王復問可言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以此荅王曰何乃似郤正之語也禪驚曰此實如尊命左右皆大笑後薨於洛陽

魏略曰始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追遽棄家屬奔荆州禪時年數歲匿竄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始禪與父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驗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爲太子始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位以亮爲丞相委以諸爲請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八

偏霸部二

吳

孫堅
孫策
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堅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府召署校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堅以郡司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又徙下邳丞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於魏郡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堅又募精兵千許人與儁併力奮擊所向無前拜別部司馬中平三年司空張溫西討邊章韓遂溫表請堅參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詣應對不順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溫不忍發舉軍還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以堅為長沙太守克破星等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董卓專擅朝政諸州郡舉義兵討卓堅亦舉兵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晏然自若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進軍討卓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音覺）等求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汝和耶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尋徙都入關焚雒邑堅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往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追謚武烈皇帝兄子賁帥將士衆還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

孫策

吳志曰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江淮間人成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居江都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音低）伏節安集關東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揚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等屯江津張英屯當利以距術術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纔千餘騎數十疋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千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奔走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乃攻破虎等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等為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

劉勳要擊乘虛之策輕軍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與數百人自歸曹公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密治兵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刺傷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至夜卒時年二十六追謚長沙桓王

孫權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皃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策甍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建安八年權西征伐黃祖破其州軍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二十一年冬曹公攻濡須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報脩好誓重結婚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飛牋于曹公乞討關羽閏月權征羽遂定荊州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持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文帝踐祚加權九錫爲吳王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遂改元爲黃武元年臨江拒守權使

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好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七年二月公卿百司皆勸正尊號夏四月武昌言黃龍鳳皇見丙申祭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元黃龍元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六月與蜀爲盟九月遷都建業四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以得馬聽與交易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宜爲之備權曰吾待蜀不薄無以負之人言君不可信朕爲君破券保之蜀竟無謀如權所籌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二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葬蔣陵吳志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宴翼者哉其後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志曰權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陵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乘駿馬越津渠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耶張遼樂進相謂言早知之急追即獲舉軍歎恨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舩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舩器仗法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還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像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問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顧權曰此諸君之將軍也

孫亮

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權春秋髙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氏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權爲亮納焉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建興元年冬十月大傅諸葛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十二月魏使將軍諸葛誕等出騎七萬圍東興恪以大兵赴敵大破魏軍太平元年以從兄偏將軍綝（丑林切）爲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又科兵家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三年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綝九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承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吳曆曰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竦

孫休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謝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耶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處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所奉迎本意留一日一夜發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顒顒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衞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綝以兵千人迎拜於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元年冬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辰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令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五年以衞將軍濮陽興爲丞相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姧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姧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聖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

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敢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罹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七年七月休薨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音彎）出拜之休把興手而指𩅦以託之也○襄陽記曰李衡爲丹陽太守時休在郡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恙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

吳志曰休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孫皓

吳志曰孫皓字元宗權孫和之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布興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和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語皓十一月誅興布天紀三年冬晉命鎮東將軍司馬伷（音宙）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勢之中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史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爲罪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眼岑昬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熟不復堪命故也晉軍所至則土崩瓦解而王濬順流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濬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伷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丁亥就集于京邑四月詔賜號爲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穀五千斛錢五千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郎中五年皓死于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也）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南吳人好作女歌頗能不時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國隣今爲汝作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志評曰皓淫刑所濫殞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其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九　偏霸部三

前趙劉元海　劉淵　劉聰　劉曜

劉元海

晉書載記序曰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燉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後涼四月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

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堤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前趙劉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之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漢中平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入朝魏武因留之爲分其衆爲五部以左賢豹爲左部帥其餘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豹分屬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大白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其夜夢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幼而好學不捨晝夜常謂同門生宋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學武事並皆工絕猨臂善射膂力過人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

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衿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憑結渾言之於晉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皃風儀識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爲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賊州郡豪傑所在蜂起從祖北部都尉右賢宣等議曰右賢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下陜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淵爲大單于淵曰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敵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何呼韓耶足道哉宣等稽首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

未定可仰遵高皇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聽宇宙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僭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東萊王弥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稱趙王還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帥衆來降永鳳元年秋七月鳳皇集于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以衛軍和爲大將軍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爲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王璽大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八月淵寢疾以劉洋爲太傅延年爲太宰司徒聰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置單于平陽西淵薨于光極殿太子和即位聰自

西明門攻斬和于西室九月葬淵永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聰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之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白光之異左耳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悟究通經史百家之言孫吳兵勢靡不通之援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以永嘉四年僭即帝位于光極前殿大赦改年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爲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州命東萊弥龍驤曜鎮軍勒進軍會之比及河南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縱兵大掠幽晉帝于端門煞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十餘人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陽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二月晉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讌謂曰卿爲豫章王時朕曾與王武子相造武子介朕於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作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硯頗憶不帝曰臣敢忘之但恨尔曰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帝之業九族敦睦者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正月讌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于平陽於是誅珉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車騎曜等攻長安河東地震雨于平陽建元元年正月黑霧

四塞晝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庚時日落地三月指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旁己丑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國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麟嘉元年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隸靳准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聞于十餘里然後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大與豕交于宮門有豕著

延賢冠昇聰御坐大冠帶綬與秀延昇俟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免其入者長安飢甚死半麴允爲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乃使侍中宗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內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浚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于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于前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

太百十九　五

愍帝崩于平陽三年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會晉王康已下二十一子焚焉而卒自此鬼哭宮至於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鑒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鑒等斬之秋七月鬼哭于光極殿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准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年漢昌葬宣光陵爲諡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准爲將軍領尚書事粲荒酗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准准遂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諡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准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蕃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後二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俱可求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謂左右曰机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玉并葬焉

劉曜

太百十九　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託落高亮與衆不羣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長九尺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光初元年十月大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于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准左右車騎喬太王騰等殺准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熙爲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其速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勳功懋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

華稱大趙遵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色白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葬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伏聞勅旨營陵將周廻四十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終也如是秦始皇下固三泉周逾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王之終也如此從喪亂已來漢帝諸陵咸見發辱唯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與亡者儉固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所得白玉一尺有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以爲己瑞羣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撫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帥衆四萬入寇據河東進攻蒲坂曜盡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二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于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之陣于洛西曜性少酗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諭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但勅毗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戮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晉書載記曰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立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

偏霸部四

後趙

石勒

石弘

石虎

石閔

後趙石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易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紡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從懼以告父母曰勞耳鳴無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

至平原賣茌平人師懽為奴每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隣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馬自託於桑而備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騎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兵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為輔漢將軍平晉王淵薨聰襲位劉曜王弥圍洛陽勒帥精騎三萬會之王弥既平洛陽將先誅勒請弥讌于己營手斬弥并其衆將軍郭黙獲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澄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勒於是進據襄國聰授勒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上黨公邑萬户三年以征虜將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基謀之萌進於此矣前趙麟嘉元年劉琨遣姬澹帥衆來討勒與戰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尊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故事曜聞曹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尔所呼耶征虜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疏曰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霸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魏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

户十九萬為趙國十一月勒即位改光初二年為趙王元年建社稷宗廟主壽司與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聽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執嫂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繕軒懸俳入佾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乳四子可謂變過姬祥矣加囊曰其賜乳婢一人穀百石雜繒四十疋燕以饗迎嘉祥冬十月勒與鄉親齒坐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漚麻麻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疋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引入權酣宣揭臂笑視之曰孤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不孤往曰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拜為都

尉陽與勒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歐擊四年二月拜子弘爲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僭三臺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弘鎮鄴太和十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趙金墉濟河先是流凘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凘大至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于西陽門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車騎虎赴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送之秦隴悉平建元元年二月車騎虎等上尊號勒不許固請勒以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採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室楚秦章華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詔曰且勒傳作申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巨木萬餘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之勒以成周漢晉舊京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三年正月大饗于建德殿酒酣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者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虵鼠鬭于安定府閒二日虵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茲安定廳事前夜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于肥鄉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閤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晉書曰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胡鶵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石弘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弘字大雅第二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遐之妹建平元年立爲太子虛衿受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薨虎執政臨軒召子冀州刺史遂帥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弘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後乃授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頓丘爲衛國分魏郡立黎陽十月弘賫璽綬親詣魏宮諭禪意虎曰弘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也十一月廢弘爲海陽王弘就車容色自若幽弘及太后南陽王恢于崇訓宮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晉永興中與勒相之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殘忍好馳獵諠遊無紀度尤善彈人軍中毒患之勒白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煞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弓馬迅健勇冠當時勒深嘉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輙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弥隆杖以專征之任既廢殺弘稱居攝趙大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年虎志荒内遊外躭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守牧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江東大震是日鶴省臺成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二年從洛陽鍾簴九龍等于鄴是歲大武殿東西宮皆就大武殿基二丈八尺穿爲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靈臺之殿于顯陽後採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珎奇者萬餘人内置宮女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虛實禁郡國不得私知學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勸進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即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藩王爲縣侯太子邃惣百揆其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于遊畋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于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盤上傳首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後煞之合牛羊肉煑而食亦賜左右所以識其味也虎荒躭内遊威怒遠度邃以事可呈之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悒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邃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宣爲太子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樂平恭公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黨壺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乳一狼子七日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輙隨流用功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沉璧告誠璧浮于渚上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荊兖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楊柸牟成等曰韜凶竪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柸等許諾八月煞韜宣奏之虎哀絕久之乃蘇召太子宣鏁繫於鄴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

太百二十　五

百二十　六

讖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便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饗羣臣于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僣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揺之無冤唯有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四月薨于金華殿（晉書曰季龍始咸康元年僣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子世即位尊劉后爲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勒兵而還戎卒九萬次于湯陰石閔爲前鋒都督太后令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丑至安陽亭吏中驩兵入自鳳陽門昇太武前殿靈哀退如東閤羣臣敢勸即位大

赦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太傅沛王冲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甲午太武殿災諸門觀閣蕩然服御燒者太半光炎照天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六月葬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右衞王基等謀共廢遵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十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遵字太祇虎第九子凡在位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不知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人將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帥衞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農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青龍初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二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衞宜改號大衞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廢鑒煞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朗虎第三子也

晉書曰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殘害讖言滅石者陵尋而徙封蘭陵公字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

至是終爲閔所滅石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僣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石閔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爲脩武侯歷北中郎將虎之敗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閏月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僣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皇帝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

以司馬李農爲太宰諸子皆爲縣公新興王祗聞石鑒之死稱尊號于襄國改年永寧石祗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閔盡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改襄國百餘日祗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儁遣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祗衛其後閔師大敗閔與十餘騎奔還鄴祗使劉顯帥衆七萬追奔伐鄴閔盡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于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祗爲効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守蘇彥告難閔率騎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

及于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廉臺恪方陣而前閔衆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潰圍出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尒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王耶儁怒鞭之三日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龍城告廟而煞之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詹事劉猗奏表降晉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蔣幹懸而投出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儁斬閔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一

偏霸部五

前燕慕容廆（五罪切）　慕容皝（音晃）　慕容儁
慕容暐
前秦苻洪　苻健　苻生

前燕慕容廆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大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還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沉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授擢舉賢才官方授任魯國孔纂宿德清望請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洽通為東牟祭酒世子皝率國胄受業焉太興四年晉遣謁者拜廆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於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襄公皝為燕王追謚武宣王儁稱尊追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晉書曰廆在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藝晉建武元年拜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謁者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廆故事二年七月立子儁為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弈為左長史九月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郡司以封弈為相國追尊先公為武宣王先妣為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悕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餘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月遷都龍城宮闕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皝率羣寮觀龍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寺于山皝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冑子十四年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饗羣僚于承乾殿右長史宋該性貪賜布百匹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皝因見白兔馳射馬倒鞾而還宮引太子儁囑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方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

殿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晉書曰皝嘗田于西鄙將濟河見一老父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囑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

慕容儁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屬文雅長辭賦至於器服車室皆著銘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燕王以儁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皝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內元年春正月儁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五月聞趙亂乃嚴兵將爲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儁侍中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車成儁大悅告于皝廟四月遣輔國恪相國彝討冉閔戰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擒送之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固守鄴城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郡縣悉降輔國彝等二百一十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尅鄴輔弼評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并乘輿服物及六璽送于中山傳國璽將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璽君封冉智爲海濱侯以輔弼評爲司州刺史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三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儁即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武宣王尊爲高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光壽元年正月立中山王暐爲皇太子赦改年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嚙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鐫頌其旁置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二月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以爲岳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二年三月儁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儁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惙頓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致治不可以亂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儁薨於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晉書曰儁在位十一年自初即位至于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也

慕容暐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副贊朝政司空楊騖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兖州牧鎮梁國四年正月暐南郊十月太尉弈迎神王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尊受經于博士王歡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于東堂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温率衆五萬來伐遂至方頭吳王垂大敗之斬獲三萬餘級温奔還淮南垂既敗温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

使之太后遂與評謀殺垂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卒三十萬拒秦師于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怪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于潞川評師敗績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月符堅帥衆會猛來攻拔鄴城外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句驪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陽秦將巨虎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詔縛賊何謂天子也執暐送鄴堅問其本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陵墓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户于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户尋拜尚書堅征壽城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符丕于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德稱尊號僞謚幽皇帝

晉書曰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號凡八十五年

前秦符洪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于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寢産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嘗騎射屬劉氏之亂散千金招延儁

傑戎晉繼負奔之推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堡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跣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石虎既滅生洪率户二萬下隴東如馮翊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爲侯徙秦雍州民羌十餘萬户于關東遷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之方頭從征段遼有功進封西平郡公佛圖澄言符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時姚弋仲亦圖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擾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

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苻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單于三秦王初趙將軍麻秋西鎮枹罕罕聞冉閔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雄逆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既而秋因讌酖洪將併其衆世子健收而殺之洪將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吾亡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薨年六十六

苻健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母姜氏夢感大羆而生生之夜洪夢族曾氏王蒲建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晉永和六年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壁壘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左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為秦王玄碩等乃上尊號健偽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為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妻強氏為皇后子萇為皇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弟雄丞相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為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三年正月下書曰其令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速以聞勿俱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足短故軍中稱為大頭龍驤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為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等屬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苻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符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雍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耶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甫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為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言於生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攘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足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録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殺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羣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灾宜以貴臣應

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壬戌饗羣臣于太極殿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典勸生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蓬頭僵仆生以為樂三年四月姚襄遣姚蘭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大戰獲襄襄有駿馬曰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即堅封也第在洛門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羣臣朔望滿盡請見生曰知盡乎須待飲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飢弊或至申酉之間方出臨朝酒怒色厲多有殺戮或連月昏醉弗堪省覽或使宮人與男子躶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

或生剝牛羊驢馬爓雞鴨三五千為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樂勳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逃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脇鋸頭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旦將禍集汝門先覺可以免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帥麾下三百人繼集宿衛將士皆捨仗歸堅生猶昏寢不悟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俄而殺之時年二十三謚厲王封子馗為越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二

前秦苻堅　苻丕　苻登

苻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苟氏祈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音草）付臣又土王咸陽祕而莫之傳也姿貌瑰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重身長任大足短天下非常相趙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復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僕不及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

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遲成健之入關夢天神遣使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旦而爲壇於曲沃拜堅泣謂曰先王昔始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君（昔汝世）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苻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　永安公苻侯爲太尉諸王皆貶爵爲公苻柳爲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黃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

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雍祀五畤（音止）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嶮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禪（音善）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贊彰出納所　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緫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䟽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輝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倏

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舉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天下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事何從而泄勅外窮推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於戍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鴻臚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次于枋

禬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請賂秦以虎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也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歸是月京兆民王收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代叛柔服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來奔桓溫旣走慕容暐（音韙）悔割河洛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音熇）建節鄧羌等步騎六萬討平燕冀八月猛攻壺關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川猛覘（丑豔切覘候也）知評貪水鬻樵不撫將士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渭原

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弃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羌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必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羌於是飲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馳入傍若無人搴（音愆又居輦切擧也）旗斬將燕師敗績進師圍鄴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十一月堅自帥精銳十萬攻鄴七日而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音臘）朽何足憂也戊寅赴鄴慕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以王猛爲都督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僞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鄧羌爲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眞定郡侯邑三千户賞潞川之功七年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琅耶太守

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司隸校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傳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彗出于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九旗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灾深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客彗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符雄結刎頸之交符生屢欲誅堅賴威之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符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常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猛兄事之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崄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鎭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言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音老）晉威遠將軍楢石帥衆三萬入墊（音店）江張育自號蜀王稱蕃于晉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音浮）西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羌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將軍蓋以自貺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十一年正月以徵士樂陵王忻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忻也終于太子少傅五月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野巷哭三日十二年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養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蕃受位而臣道未純可步兵校尉姚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于赤岸涼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旋降于萇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舁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諸郡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戶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比部尚書遷右僕射萇之征

也堅爲天錫立第旣至如歸十三年正月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朏（音斐）雖更書時事然十不留一八年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于長安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兵杖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納十九年晉車騎桓沖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沔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冠軍慕容垂佐衛毛當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脩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若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代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敗堅于淝水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顧謂夫人張氏曰朕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何面目復臨天下泫然流涕堅

諸軍悉潰及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関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河南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潜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擊之爲泓所敗泓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將若泓何翼曰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宗族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在畿甸實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賓平公符熙鎮蒲坂符叡爲都督配兵五萬

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陽平原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戰于華陰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大破慕容冲于河東冲奔于泓泓衆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大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暐密遣使謂之曰今秦數已終當不能復久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於是進向長安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退師而歸使符方戍驪山符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冲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霸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以至於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粮竭馬又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遣從弟永救於謝玄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蒲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猶有負粮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先是言天或導余留汝兼總戎政勿與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粮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將母妻數千騎出奔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召宰人進食俄而忠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

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應符曆可以爲惠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遣右僕射尹偉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偉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弑堅之名乃謚爲莊列天王長樂公稱尊號僞謚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晉書曰堅在位二十七年

符丕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堅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

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鎮于鄴東堅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于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苻冲帥幽并之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煞乃舉哀于晉陽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城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冲左將軍韓延煞冲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正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氐有咲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

共立之以赴大駕於是推登爲使持節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覆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斬之送丕首于江東苻登稱尊號謚爲哀平皇帝

苻登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遷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阪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吉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爲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民人大恥二年登次于瓦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掘堅屍鞭撻無數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像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手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神過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

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七月登攻新平姚萇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薨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軍尹緯據橋以待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奔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崇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湟中復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于楊定與崇帥衆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太元十九年也

晉書曰登在位九年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伍世凡四十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三

偏霸部七

後秦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後秦姚弋仲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孫塡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赤亭那玄孫柯迴魏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隨之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

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石虎廢石弘自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仲爲右丞相石祗爲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連和仲有子四十二人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江北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七十三後仲屍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萇稱尊號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襄字景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請爲嗣仲以襄非長不許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薨率戶六萬南至滎陽晉處襄于譙城遣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欽襄若平生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謝萬討襄逆擊破之故行濟淮屯于盱眙（上吁下怡音）朝廷大震襄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拒之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尋從北山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飛拒戰襄率衆西引與苻堅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萇稱尊追謚魏武王

姚萇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萇字景茂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脩行業及襄爲苻堅所殺萇率諸弟

降秦苻堅以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苻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焉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叡司馬既而爲泓所敗叡死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入長安司隷崔冀尚書趙遷等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冲遣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戰于新平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

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仲景元皇帝姚曰德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七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敗苻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寢疾遣鎮東姚碩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根矣庚子薨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諡武昭皇帝葬元陵廟號大祖

姚興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興字子略萇之太子萇薨祕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即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涇陽與苻登徙改寄三萬戶於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尅洛陽以東平公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傉（内沃切）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燉（音屯）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傉檀蒙遜李暠各脩表奉獻九月隆奉表請降興答報嘉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録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十年與魏通和貢馬千疋十一年蜀譙縱遣使稱蕃十六年五月興疾于內寢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于諮議堂尚書令廣平公弼（如弼也）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興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諸子交惡含恥胡顏愧于四海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十七年十二月興疾重廣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於第興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興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等甲仗還武庫於是弼黨率甲仗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高（一作嵬）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薨於前殿年五十三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泓字元子興之太子興薨即位大赦改爲永和元年廬于諮議堂訖葬乃親庶政晉相劉裕來伐遣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入自淮肥二年七月劉裕次于陝城泓次于灞上裕至潼關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裕進據鄭城泓遣姚裕屯兵宮中將軍姚丕守渭橋泓軍于逍遙園丕爲晉所敗泓自赴之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率諸軍赴難會泓于石橋晉人已固青門（一本諸門）諸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與河間公裕等詣裕請降泓于彭城公佚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音武又音嫵失意也）然不荅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降于裕裕盡殺之九

月裕至長安送泓于建康市戮之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蜀李特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其人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爲賨（在宗切）因名焉及高祖爲漢王始募賨民平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漆之利民用殷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歸魏魏武嘉之遷略（一云洛陽）陽拜虎等爲將軍內徙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泓農所在號爲巴人虎子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民頻歲大飢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至劒閣顧盻嶮阻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式（音郁）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元康九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廞廞遂謀叛有劉氏割據之志勝率衆入州廞遣衆逆之戰于西門勝敗走廞獲煞之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特李庠與兄弟及李含任回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兵陣軍部肅然廞惡其齊整煞之復以特爲督將特兄弟旣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音虔）爲太守李苾（蒲結切）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下人朱竺所煞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驤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進兵攻尚於成都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大安二年都下推特爲大將軍大（叫）

年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兇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遣大衆奄襲特營尚出逆戰到官乘特軍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內太百卅三　五

內太百卅三　六

李流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音奔）育之勇舉爲東羌校尉平趙廞於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旣見殺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李驤日）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尊號追謚流秦文王子龍嗣

李雄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汲水忽然而寐夢大虹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貴人位過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音婢）城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之志雄欲迎爲君長生固辭曰推步太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虎威爲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詣城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

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年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

李期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惠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以期與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煞班於殯宮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事任氏無子養班爲子越既煞班於是矯太后令罪狀謚戾太子立期爲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恒元年正月大赦改年立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音浮）向成都期不虞至預不設備至即尅城屯兵宮門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廢期爲邛都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謚曰幽公

李壽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秀以爲足荷重任封爲建寧王既而期立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並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放兵虜掠數日乃定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父驤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太興百萬躬行天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

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以國小衆寡江吳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兵人咸呼萬歲十月醮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六年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音髓）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嘉寧二年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禦之鎮東李位都逆往降溫達成都之十里陌勢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

國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叔父福（戴記云及弟福）等十餘人於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尅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四

前涼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祚

張天錫

西涼李暠高祐　李歆

北涼沮渠蒙遜　沮渠茂虔

前涼張軌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宮守舍人與京兆杜預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安西將軍封樂安鄉侯以帝蒙塵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澹率衆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姑臧城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遷晉帝於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大尉謚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璽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聞愍帝崩自稱晉王號年建康置百官遣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弘使左道以惑百姓寄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皆懷刀入內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寶册贈寔大司馬涼州牧謚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寶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康忠順汝謹守忠節無或失隕薨于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勒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羣寮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不在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孟獻女殊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八月田于建西踰王

石縣九月改王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既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爲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晉遣策贈大司馬謚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沉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授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讌羣寮于閑預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并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

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冲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涼寧侯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趙長等議僭即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年爲和平元年立叱千氏爲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弟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祚頻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大懼遣揚秋胡將靈曜於苑拉（音儠）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琚張嵩歎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內混

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琚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奮頭槊（音剚）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閣爲廚士徐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于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張玄靚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大將軍凉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立玄靚爲大將軍凉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凉州牧張掖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東天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佗族瓘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令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瓘自殺混入見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所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官司徒綏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入月右將軍劉肅等議以靖多難務將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害玄靚時年十四葬平陵謚冲王

張天錫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玄靚八年即位年十八謁于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苻堅復有并兼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温書剋其年大舉都會上邽十年以世子懷爲使持節鎭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太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洒掃於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萇等率衆十萬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天錫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秦東從長安拜歸義侯北部尚書遂爲僕射隨苻堅敗於淮南又入晉爲員外散騎常侍從本官累贈鎭西將軍謚悼公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之歲牧凉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凉李暠（古老切）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凉録曰李暠字玄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世李爲西州右姓祖父弇（音淹）前凉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守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祖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沉敏有器度後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凉牧號神璽元年拜暠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等以暠溫

殺有惠政推暠為燉煌太守段業復暠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為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涼公父昶涼簡公以瑤為征東將軍三年正月於南門起靜恭堂以議朝政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作鑒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百人四月燉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黃烏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好歆為世子正月大赦改年為建初元年三月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暠親為之序文寫諸葛亮訓厲以誡諸子十三年正月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薨于恭德殿年六十七葬建世陵諡昭武王廟號太祖初暠為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傉檀入據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宮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自餘賦數十篇

李歆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為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等西奔燉煌遜遂入酒泉翻及燉煌太守恂與諸子等弃燉煌奔於北山郡人宋承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千騎入於燉煌宋承推恂為涼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暠之第六子也遜獲翻子寶徙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諡宣公自暠元年歲在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北涼沮渠蒙遜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遜好學涉羣史雄傑有英略後涼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為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耄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為涼州牧康公改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大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仇乎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從之北至氐地衆餘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侯塢遜自氐地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遜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

已爲貴門所推可見今宜衘命授身積南應得東西與妻子相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爲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大赦改元四年秦遣鴻臚梁斐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並出正始元年冬十月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政德爲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象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畏于匡厄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

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鷁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尅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遜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號太祖

沮渠茂虔

崔洪十六國春秋北涼録曰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二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録尚書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三年正月西中郎將敦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月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詢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將亡神降于莘深願陛下尅念脩政以副三十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射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亦堅率衆至姑臧虔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戶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自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晉書曰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位三十

二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五

偏霸部九

後涼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後涼呂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録曰呂光字世明略陽人其先自沛遷略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方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童兒咸推爲主長而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童子左肘有肉印沉粹疑重寛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西討諸軍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等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兹龜兹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爲木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財寶請救於獪胡獪胡王遣弟率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爲罥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外內七十萬人光還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桃酒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諸國貢款屬路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駞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大安元年苻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謚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大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蛇未殄方掃清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遣遠園白鸞翔于酒泉衆鸞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於是羣寮奉請崇進名號光從之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猶攝州縣事三年九月大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于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弘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貽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謚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録曰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

趙淑媛少便弓馬不好書大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位大赦改龍飛四年爲咸寧元年謚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躭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和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於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斬纂首以徇隆既篡位謚纂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鴻臚恒敦拜隆征北大將軍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超賫珍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户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兆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後燕慕容垂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墜馬傷齒前二齒後改名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夬以垂爲名稱尊號封吳王建熈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賔都侯歷京兆尹苻堅敗於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垂垂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臣請奉詔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避禍歸誠非慕義也而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脩牋於長樂公丕垂至館之於鄴西會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於是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貳戒飛龍曰垂爲三

軍之統御爲垂之謀主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至洛陽苻暉閉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誣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朝羣寮于滎陽宮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於魏郡肥鄉築新興以置輜重進師攻鄴聞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奔鄴奔并州以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羣寮勸垂正尊號辛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魏聞寶將至徙于河西寶臨河不敢濟引師還次於參合陂而魏軍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合太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中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沮陽年七十一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晉書曰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在位十三年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璽四年生于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段后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段氏爲皇后濮陽公榮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脩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榮等萬騎就清河王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詳遂僭稱尊號九月趙王麟率衆入中山殺詳麟復僭尊號中山飢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敗績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邃持節授司徒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慕容騰爲前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宙衆既幸亂投伏奔走寶馳還龍城又與長樂王盛等南奔尚書蘭汗投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榮承制大赦遣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忠款虛實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蘭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逆寶至龍城難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榮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七月長樂王盛襲誅汗盛即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慕容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

泰建元十年生于長安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奔東歸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王及寶爲蘭難所殺盛馳赴哀盛潜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青龍元年讓撙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即皇帝位正月朝羣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阻動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一賊從闇中擊盛傷足遂取輦昇前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

十九僞諡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晉書曰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恐人不自安雖推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常山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遷僕射中外督領昌黎尹盛薨遂僭即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耆舊于東宮問以民所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四月立苻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徒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内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苻昭儀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半四年二月昭儀苻氏卒苻貴嬪爲皇后九月苻后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十餘人五年十月擬鄴之鳳陽作弘光門累級三層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竊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日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諫熙大怒斬之后嘗季夏思凍魚鱠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苻后卒熙悲號躃踊

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服斬縗食粥百寮宫内設位哭臨有司按檢哭者有淚則不無淚則加罪羣臣振懼莫不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襚鞾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固三泉内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盗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爲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二十三雲葬之徽平陵諡曰昭文

皇帝

晉書曰垂以孝武帝大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伐熙二年滅。

慕容雲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録曰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和高勾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宫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馮跋謡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中外都督録尚書事武邑公二年慕容歸爲遼東公主燕之宗祀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啓抽劒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推立馮氏爲主跋即位謚爲懿惠皇帝始

垂以丙戌之歳建號中山馮跋即位之歳歳在己酉二十四年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六

偏霸部十

南涼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南燕慕容德
慕容超

禿髮烏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疋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孫卒子壽闐立闐孫機能壯果多謀略晉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肝食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落轉盛遂據涼土鞬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脩結隣好呂光進封孤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傉檀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治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諡武王廟號烈祖

晉書曰禿髮烏孤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顯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疋孤子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禿髮利鹿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訪政治二年羣臣固請即尊號不許乃僣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寶曆垂諸獎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總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諡康王葬西平陵

禿髮傉檀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從號涼王遷于樂都改爲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授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七月讌羣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渙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檀遷于樂都雖受制於秦車服禮制一如王者十一月遷于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僣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爲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儁爽聰悟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昌高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盤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傉檀曰孤將略地禦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盤彼名

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乞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一旦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反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熾盤昔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歲餘爲熾盤所鴆謚景王時年五十一武臺亦爲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爲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覆之歲甲寅十有八歲

晉書曰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南燕慕容德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録曰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每對諸官人言婦人姙娠夢日入懷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月兩角下偃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效後爲張掖太守苻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八年拜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奔龍城以德爲丞相領冀州承制南夏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勝來攻鄴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尋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山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術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順衆議且依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于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于乙連今失據來此時丞相奉迎鍾馳使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符登既滅登弟廣率所部三千來降拜冠軍（翻之氣活澌至是）

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符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預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朗曰山栖絶俗之士不應預問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朗之檀越敢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祕不敢言德大悅二月德引歸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敘賞有差褒德

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匠張剛為材官將軍尚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于延賢堂酒酣德嘆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拱己南面在上不驕夕惕于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望平生

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謨以齊之山川賢哲故事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羣栖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斛之乃瘳以默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夜夢兄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尒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董中書豈詰立超開目頷之是夕薨于顯安宮年七十為十餘棺夜分出門潛瘞山谷莫知其屍所在虛葬于東陽陵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録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山東張掖太守符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大妃以耄不合刑納妻段氏以懷姙未決執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將公孫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汝若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乎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佯狂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術于路超行而遇之因說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于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月立為太子己未借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為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于境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

王爲穆皇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距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內民入堡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十一月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爲晉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爲軍賞始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至爲劉裕所滅在己酉凡二十一年

晉書曰超在位六年初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七　偏霸部十一

西秦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盤

乞伏慕末

北燕馮跋　馮文通

夏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

西秦乞伏國仁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陰山五世祖祐隣晉太始初率户五萬遷居高平川隣卒子詰權立遷于牽屯權卒子利那立那卒弟祁泥立祁泥卒那子述延立遷于苑川延卒祁泥子傉大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寒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遷于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潜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于統繁乃詣統歸降苻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爲鎭西將軍鎭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即位聞堅征晉奔敗仁收衆至十餘萬又聞堅爲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謚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群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爲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妻邊氏爲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九月遷于金城二年正月苻登遣使拜爲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盤爲太子七年登遣使

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黄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氐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歸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吕光來伐歸乃稱蕃遣子勃勃爲質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兩安峽歸次于隴西以拒碩德與潜師繼發歸聞興至自率輕騎數千候興戰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戰敗遁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秃發利鹿孤迎歸處之於晉歸將叛謀泄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姚興方盛吾將歸之令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悦拜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姚興遣歸還鎭苑川盡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歸至自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十一月又朝于長安二十年姚興慮歸終爲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盤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盤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于嵻㟍山以據之更始元年歸隨姚興如平流盤攻抱罕尅之遂遣使來告歸　奔還苑川遂如抱罕留熾盤鎭之歸將衆二萬遷于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歸畋于五谿山有梟集于其手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盤還于抱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追擒公府于嵻㟍山南轘裂之八月葬歸于抱罕元平陵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盤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熾盤乾歸太子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就爲相國封拜各有差二年盤討吐谷渾別統丞達于渴渾川大

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三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盤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五月聞傉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傉檀降遂并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禿髮氏爲王后四年盤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弘元年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改年大赦九年盤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太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年立爲太子盤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子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爲赫連定所拒遂圍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從從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代末乃銜璧出降送于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所誅

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

晉書曰熾盤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北燕馮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菜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有器量爲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從和龍長樂中跋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襲殺慕容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以跋爲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爲離班桃仁所殺下都李垂等誅班及仁群臣推跋爲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從齊號即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帝子永爲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群臣曰此何祥乎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鷄爲雄陰變爲陽君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漢今女爲男臣將爲君之釁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脩德而殄道中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延齡二紀唯脩身崇善可以轉禍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寢謂之曰吾疾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無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弘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裹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徑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弘遣脩城告曰天降凶禍大帝

萌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國危社稷吾備太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賜死命宗正馮哲黄門盧昭典葬事于東宫葬跋於長谷陵偽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文通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纂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僭即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二年正月立子少王仁爲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遼東營丘城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于宋十二月又遣尚書陽伊請迎于勾麗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崔興公虞衡東平公娥青伐攻就白狼句麗將葛居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于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龍城見戶東徙焚燒宫殿火一旬不絶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謝弘于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僞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夏赫連勃勃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勃勃朔方人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父劉虎前趙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父豹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伐辰遣子右地代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沒弈于妻之以女姚興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沒弈于而并其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弘始十年爲龍昇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發嶺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渠之南營起京城大赦改龍昇七年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遷幽朔改姓姒氏從母爲劉氏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王者繼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代爲氏庶朕宗子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璝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于長安十二月裕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大悅遂圖進取之計遣太子璝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眞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八月勃進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眞東鎮洛勃入長安正月群臣勸勃勃稱皇帝

三月壇于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統萬（城爲勃勃所都之城名也）宮殿大成大赦改昌武二年爲真興元年刻石都南頌紀功德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文皇后父豹曰宣皇帝曽祖虎曰景皇帝祖訓兒曰元皇帝五月雨魚于統萬二年十月起冲天臺于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將廢太子璝爲泰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已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爲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勃大悦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寢疾八月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群臣屬以後事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薨即位于永安臺大赦改真興七年爲永光元年七月杏城劉瞻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乗虗來伐三年五月戰于黒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内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青追擒之送于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尋爲魏所殺

赫連定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定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莫璝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敗于陰槃登苛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群狐百數鳴於定傍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大不善咄咄天道復何言三年八月魏軍來襲十月赴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户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璝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魏遣益州刺史没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遂擒定送于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八　偏霸部十二

宋劉裕　劉義符　劉義隆　劉劭　劉駿
劉子業　劉彧　劉昱　劉准

宋劉裕

徐爰宋書曰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彭城綏輿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沙門言及中原事故因云江表尋當喪亂高祖曰便遂至亂亡當有拯之者不沙門曰拯之者其在君乎其意甚至初高祖患手瘡積年未瘳沙門曰此瘡難治先有良藥當以相與因出懷中黃散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黃散治瘡一傳而愈餘散寶錄之被金瘡輙用有驗晉陵人韋叟少以占相爲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君當立主方伯父之又曰君相轉進貴不可言唯

願富貴無相忘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軍事牢之命高祖覘賊遠近將勇士數十人會遇賊至仍迎擊之賊衆數千高祖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酣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殺乃輕騎赴之既而衆騎並至賊遂大崩高祖爲流矢所傷通中信宿而愈自後屢被重傷皆幷以爲患軍中益加敬憚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恩知城弗可下乃進向滬高祖復棄城追之恩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師衆數萬鼓譟登于蒜山居民皆荷擔而走高祖率所領七百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顛沛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衆力逕向京師朝廷震懼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帥舟師討恩于郁洲復大破之桓玄從兄脩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軍參軍玄篡帝位脩入朝玄高祖從至京師玄既宿憚高祖威名又悅高祖之風儀姿貌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卿不得獨擅其淸武說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使裕以萬人爲前驅關隴不足定也事定之後當更議之耳高祖乃與弟道規沛郡劉毅東海何無忌潛謀匡復桓脩弟弘以征虜將軍領廣陵以道規爲中兵參軍劉毅先亦爲弘吏佐遭母憂還京口是至任江北與道規共集義徒高祖託遊獵會無忌及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及從弟蕃等同謀二十七人并願從者百餘人是時大風暴起丙辰詰朝城門開義衆馳入稱有詔齊聲大呼吏士驚散即獲桓脩斬而徇之與拒弘主簿平昌孟昶等帥壯士六十人斬弘于廣陵城因收衆濟江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

義軍或曰裕等衆力甚弱豈有辦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督衆馳進挺劒指麾光曜如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憑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風火竝起鉦鼓之音震駭京邑桓謙等諸軍一時土崩高祖鎮石頭留臺百官群僚宿衛各率其職於是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桓玄經潯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服以資之收略二千餘人挾天子奔于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帥諸軍南討破玄大將

軍郭銓等于桑落洲玄奔敗復挾天子西走初益州刺史毛璩遣弟子脩之誘玄以入蜀至於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于京師天子反正詔進位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高祖固讓加録尚書封豫章公邑萬户絹三萬匹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從子超襲僞位公抗表北討略廣固超踰城走獲之戮其王公以下約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獻超于京師斬于建康市盧循寇南康盧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馳使徵公公至下邳留船運輜重自帥精鋭步歸孟昶諸葛長民懼寇之深也欲擁天子過江公弗聽昶窮窘無餘圖飲藥而卒群賊大至公悉出輕利鬬艦提幡鼓命軍衆齊力擊之賊衆大敗追奔逮夜乃收兵而歸循等還潯陽公更簡練三軍將進攻討循閒大軍至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大軍至左里將戰公麾以進兵幡竿折遂沉于水衆皆失色公自忻笑曰往年覆舟之戰亦幡竿折今復然賊必破矣衆乃大悦即攻柵並進循兵雖死戰猶弗能禁諸軍乘勝擊之循單舸走劉蕃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劉毅爲荆州刺史矜功驕縱公表請討之毅單騎出自隘道側分遣諸軍伐蜀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公授以謀略遂平成都斬僞蜀王譙縱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僭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宗之得書響應公帥衆軍西討休之不敢戰乃弃城走奔僞秦僞主姚興死子泓新立人情騷擾公乃抗表北伐諸軍入關及姚泓戰大破之泓肉袒稽首公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後宮數千人公先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士執姚泓歸之有司斬于建康市公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晉帝乃命有司禪位于王改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三年正月崩于西陵年六十

沈約宋書曰高祖諱裕字德輿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小字寄奴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録甚嚴王謐造逵見之乃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篡謐手解安帝璽紱爲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不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悦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錢帛皆付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土鄣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宋書高祖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也

述異記曰宋高祖微時嘗遊會稽過孔靜宅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靜遂出適與帝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必當大貴願以身嗣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內史

劉義符

徐爰宋書曰少帝諱義符高祖長子也高祖崩五月即皇帝位廬陵王義真明雋秀令朝野屬望而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等忿弄朝權深相忌憚乃共誣罔構

成其釁是日上跣收義真徙于新安郡徐羡之王弘傅亮謝晦檀道濟等守門露仗入殿時上在華林園寢舟中兵士競進殺侍御者二人遂扶上出東閤廢爲榮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遂徙于吳郡六月徐羡之等使邢安太殺榮陽王於金昌亭年十九

沈約宋書曰羡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帝恭羡之不許遣使殺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帝突走出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

劉義隆

沈約宋書曰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即皇帝位改元元嘉元年三年司徒録尚書令楊州刺史徐羡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帥六師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木十二年大水京邑乘舡二十四年貨貴制大錢一當兩三十年三月遇弑于含光殿年四十七

劉劭

沈約宋書曰劉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六歲拜爲皇太子二十七年有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天爲劫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有異術主乃白上求入道育自言服食主及劭皆惑之始與王濬與劭並多過失使道育祈請令不上達遂誣蠱事泄道育叛亡變服爲尼逃東宮濬往京口復載將去三十年二月濬自京口入

朝復載還東宮有告上云京口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士上使掩捉得二婢云道育隨濬還都上乃使京口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覆廢劭賜濬死毋潘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有異謀其月二十一日召前中庶子蕭斌告以逆事明旦與斌同載從萬春門入張超之手行殺逆又使人殺潘淑妃濬屯中堂劭即僞位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並舉義兵劭以事委王羅漢魯秀以拒義軍三月十九日義軍至新林二十一日至新亭二十二日劭衆連敗相繼散降四月四日義軍薛安都等並入殿獲劭從廣莫門入同會大極殿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即從井中牽出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于牙下濬劭及四子並梟首暴屍於市投劭濬屍于江張超之爲亂兵所剖腹刳心臠食其肉焚其頭骨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西望山下焚屍揚灰于江後史官目劭爲元凶

劉駿

沈約宋書曰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還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元凶殺逆以爲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帥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元嘉三十年四月上至于新亭即皇帝位五月剋京城孝建元年春祠南郊改元大赦詔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申詳舊條勸畫地利力田善蓄者具以名聞更鑄四銖錢立皇子業爲太子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大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四月京師疾疫遣使案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爲斂埋諸王及妃王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司空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

罪駿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反上親御六師車駕出頓宣武堂三年七月尅廣陵城斬誕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朱雀門至於玄武湖七年於博望山立雙闕八年閏五月帝崩於玉燭殿年三十五

沈約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數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諫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乃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目

劉子業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世

祖入伐元凶被囚於侍中下省將見害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是歲諸郡大旱甚米一斗數百京邑亦至百餘永光元年春改元大赦八月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元年以宮人謝氏爲貴嬪夫人加虎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先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先欲誅除諸叔然後發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云見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爲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帝幼而猾急在東宮每爲世祖（所責世祖巡子業）啓參起居書跡不謹上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荅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業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頑固尒耶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彩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景和末召南平王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之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等杖一百其夕廢帝亦殞

劉彧

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爲雍州刺史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並拘之殿內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禍害者前後非一既而害上意

定明旦便應就禍害上先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壽寂之等密共合謀殞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升西堂御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出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引備羽儀雖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爲太始元年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帥衆赴之車駕親御六師出頓中興堂司徒建安王休仁帥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相五州平定之晉安王子勛並賜死同黨皆伏誅太豫元年四月上大漸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上崩于景福殿年四十四帝少而和美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路太后房內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常侍路太后醫藥好讀書

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世及卽大位四方反叛以寛仁待物諸將帥有父兄子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異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宥其才者並見授用有如舊日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豫典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茆堂講周易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近讒慝剪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沈約宋書曰王景文爲揚州刺史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下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籍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太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

劉昱

沈約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卽以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卽位元徽元年正月改元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賊奄至攻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五年七月戊子夜帝殞於仁壽殿初帝在東宮年五六歲時始就書學而惰業好嬉戲主師不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二丈餘如此者半食乃下年漸長喜怒無節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蹋踞以此爲常主師以白太宗上輒敕昱所生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諸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內外稍無以制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幾車隨相檢攝漸自放恣太后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二十里入市里或往營署且出日暮乃歸四年春夏此行彌數自京城尅定意志轉驕於是無日不出與左右人解僧智張五兒恒自馳逐夜出承明門夕去晨反旦去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馬驢值無免者民間憂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絶常著小袴未嘗服衣冠有白梃數十枚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錐人陰破左右人見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祖臂正立以矛刺臂洞骨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昱是李道兒子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百數十錢供酒肉之費輅車一乘其上施蓬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尋惟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卽能

能鍛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忻一日無事慘慘不樂齊王潛圖廢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車從二百許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飲酒醉扶夕還仁壽殿東阿氊幄中臥時昱出入無禁大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無相禁攝王敬則先結昱左右楊萬年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其夕王敬則出外楊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萬年同入氊幄內以昱防身刀斬之提昱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首付齊王齊王乃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昱他夕每開門門者震懼不敢視至是弗之疑齊王既入號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劉准

沈約宋書曰順皇帝諱准字仲謀小字知觀明皇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廢帝殞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昇明元年改元大赦齊王出鎮東城輔政作相三年加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四月禪位于齊王壬辰帝遜于東邸既而遷居丹陽宮封為汝陰王殂于丹陽謚曰順皇帝時年十三史臣曰聖王膺籙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讓而已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九

偏霸部十三

南齊蕭道成　蕭賾　蕭昭業
蕭昭文　蕭鸞　蕭寶卷
蕭寶融

蕭道成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郡於是爲蘭陵人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雞籠山年十三受業治禮記及左氏春秋襲爵晉興男江夏王大司馬參軍員外侍郎直閤中書舍人右軍將軍尋陽王子房反加輔國將軍師衆東討一日破十二壘轉冠軍將軍持節共討諸軍事鎮淮陰

徵還遷督徐兗二州軍事南兗州刺史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帝愈以爲疑遣鎮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將銀壺酒封賜太祖戎服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誅諸弟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及還京拜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加二百戶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加侍中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拒之加使持節平南將軍給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還平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者此公也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二兗徐青冀五州鎮東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號爲四貴四年加尚書左僕射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楊玉夫等殺蒼梧王迎立順帝太祖移鎮東府進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封竟陵郡公進太尉十二州諸軍事自大明太始已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省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薄馬乘具不得作金銀度不得作織成繡裙衣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

綵帛爲雜花不以七寶飾樂器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輙鑄金銀爲像又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大尉錄尚書事南徐州如故三月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四月進爵爲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樂舞八佾辛卯宋使兼太保淵兼太尉僧虔奉璽綬禪位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昇壇受禪禮畢即建康宮大赦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封宋帝爲汝陰王五月汝陰王薨追謚爲宋順帝四年三月庚申有疾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曰吾疾弥留至于危篤公等奉太子如事吾當令太子敦睦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壬戌崩于臨光

殿年五十六謚曰太祖高皇帝上少有大量博涉經史善屬文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欲以身率下移風變俗每曰使我治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四月庚寅葬武進大安陵

蕭頤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清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以字上初爲尋陽國侍郎辟西曹書佐出爲贛令尚書庫部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事平除晉熙王諮議遷司徒右長史黃門郎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徵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又加持節都督京畿諸軍事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爲世子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以石頭爲世子宮置二率坊有服章一如東宮進爲太子及太祖即位爲皇太子太祖崩上即位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丙申立皇太妃王氏永明元年正月辛亥南郊大赦改元四年正月辛亥藉田禮畢甲寅幸閱武堂勞酒小會十一年正月皇太子長懋薨甲午立太孫昭業爲皇太孫七月上不豫從居延昌殿始登階而屋鳴咤甚惡之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著夏衣畫天　衣純烏犀導路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靈上勿以牲牢爲祭祭唯設餅茶飲乾飯酒脯而已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六時入臨又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者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是日崩年五十四九月丙寅葬景安陵帝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詔凡諸遊煩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

蕭昭業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字元尚小名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即位封南郡王文惠太子薨立爲皇太孫即位追尊文惠太子爲世宗文皇帝隆昌元年正月大赦改

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月癸巳太后令嗣主特鍾沴氣妄表弱齡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忻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社稷危殆有過綴旒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便可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新安王體自文皇叡哲天秀宜入嗣洪業永寧四海外即以禮奉迎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重愛甚文惠太子崩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泣竟入後宮常列故伎二部入閤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

子便是大罪左右主師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昔時思汝一箇不得今用汝未朞年之閒所出諸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不逞群小又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好鬬鷄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以封賜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內聲言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壬辰使蕭鸞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閣人登興光樓望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在西鍾下須臾蕭鸞領兵先入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出殺之餘黨亦見誅卒時年二十二葬以王禮

蕭昭文

蕭子顯齊書曰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王廢尚書令西昌侯鸞奉帝纂統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位以尚書令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十月進爲太傅揚州牧如殊禮進爵爲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以無錄公命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幼沖庶政多昧早膺尫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公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時年十五謚曰恭王

蕭鸞

蕭子顯齊書曰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世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太祖踐祚遷侍中封西昌侯建武元年持節冠軍將軍郢州刺史世祖即位轉度支尚書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遷中領軍左衛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加鎮軍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海陵即位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東城給五千人錄尚書假黃鉞中外都督加殊禮進爵爲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大位羣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二年十月丁卯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書朕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并敕水衡量省御乘永泰元年四月甲寅改元大赦五月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己酉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大存儉約罷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剔去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食有裹蒸帝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世祖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

蕭寶卷

蕭子顯書曰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永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二千貫二年八月甲申夜宮內

年冬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三年正月丙申合朝事畢與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帝戎服臨視三月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義軍至南州輔國將軍申冑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于新亭敗績十月冀青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以衆降光祿大夫張瓌先守石頭棄城奔還於是閉宮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軍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王珍國侍中張稷等帥兵入殿廢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及即位性重澁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日夜於後堂戲馬五更方臥至晡乃起漸出遊走屏逐居民從萬春門遊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靜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仗防之謂之屏除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仍以金蓮帖地使妃行於其上曰此步步蓮花耶每出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縵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凌冒雨雪不避坑阱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選無賴小兒善走者爲逐馬左右百人常以自隨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綠以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樵蘇路絕吉凶失時羣疾棄屍不得殯葬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彫彩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又信鬼神崔惠景事時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揚州牧鍾山王以至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宮禱祀祈福及聞兵入趨出戶閹人黃大刀傷其膝仆地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稱宣德皇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

東昏侯

唐祕書監虞世南公子先生論云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傾代業者乎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爲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人事也唯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全由訓習自宋齊以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且多以位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則保其身體傅則傅以德義師則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同明者孝仁義禮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儒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無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教之獄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有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爲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導之者非其理也故選左右裨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不尚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忘身理數然也

蕭寶融

蕭子顯齊書曰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爲荊州寧蠻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西平郎將荊州刺史蕭穎冑殺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劉山陽奉王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爲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左將軍以蕭穎冑爲右將軍督行諸軍事夏侯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成國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且封十郡爲宣城王加相國荊州牧又加黃鉞蕭穎冑爲左長史進號鎮軍蕭衍進號征東將軍己巳群僚上尊號中興元年正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相國左長史蕭穎冑爲尚書令冠軍將軍蕭衍爲雍州刺史十二月建康平皇太后令以蕭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二年正月皇太后臨朝入居內殿以大司馬蕭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殊禮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遠遊冠位在諸王上二月進梁王爵爲王增封十郡建天子旌旗

警入蹕三月景辰遜位于梁丁卯梁奉帝爲巴陵王徙姑孰戊辰薨年十五追爲和帝葬恭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因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徽名大號斯爲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

偏霸部十四

北齊高歡

高澄

高洋

高歡

北齊書曰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之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孝昌元年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尒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淸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邑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尒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諭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領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

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云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諭之曰與尒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尒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尒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尒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

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爲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

面合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勠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兆蠹既除朝廷慶悦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户神武辭天柱減户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于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

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天平元年正月魏帝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

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弃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位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止於永寧寺八月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

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二年正月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四年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弃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征自鄴會兵晉陽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頻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斯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勑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

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尓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勒老公並性純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樂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之事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啟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

高澄

北齊書曰世祖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

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

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七年五月文襄帥師赴潁川六月尅之獲西魏大將王思政等八月文襄遇盜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廚欽求贖之不許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殺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刃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刃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床下賊黨去床遂弒時年二十九追謚文襄皇帝

高洋

北齊書曰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天平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定元年加侍中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若親斬群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揔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

便者咸蠲省焉八年正月戊辰魏帝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位相國揔百揆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大尉彭城王韶奉皇帝璽綬禪位于帝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六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建之地并州之太原

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所作貴不忘本思中恩洽鐲復田租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八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子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明年征契丹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露頭袒身晝夜兼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竟大破契丹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營於東山遊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將候西伐西人為之震恐帝素沉毅有遠亮初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幸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昇階已二百許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洎受禪之後留心政術御下肅清六七年後以天下無事便留連飲宴通日竟夜躬自鼓舞袒露形體傅粉塗黛乘駝牛驢不施鞍勒親戚貴臣雜錯侍從微服婦嫗分付從官親看無禮以為戲樂貴妃薛氏甚被愛寵忽憶其經與清河王岳私通命支解之弄其髀以為琵琶歎曰佳人難再得後又以刀子劃楊愔腹崔季舒託俳優言曰老　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輻車幾下釘者數焉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於鄴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去二百餘步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帝沉湎日甚婁太后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天子母豈不如共婿眼時即當嫁老母與胡太后大怒自此不復聞顏帝免冠辭謝乃設席於地脫背就罰苦請皆腳五十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又令元黃頭與諸國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至紫陌乃墮於地凡所殺害或支解或火燒或投水盡以萬數又誅元氏或父母為主或身常貴盛皆斬於東市凡七百餘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獲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七年秋自河西摠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城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群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故也十年春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景辰帝至自遼陽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還京師葬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武平初又改廟號顯祖先是帝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

人生有死又何致惜但憐正道向幼人將尊之耳帝及期

而崩年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一

偏霸部十五

北齊高殷　高演　高湛
高緯

北齊高殷

北齊書曰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東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車駕至自晉陽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秋八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宫皇建二年九月殂于晉陽時年十七謚閔悼王

高演

北齊書曰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

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以尚書奏事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朝班除太傅録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内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弭伏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刃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

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逺今嗣子冲眇未聞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葬於文野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

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傜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度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

高湛

北齊書曰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娉蠕蠕（如而）（蠢）太子菴（如含）羅辰女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遣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

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也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大赦四月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二年癸未春正月乙卯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四年二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

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叅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馬蹟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

後主高緯

北齊書曰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城入纂大業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天統元年乙酉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三年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四年秋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武平三年二月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勑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六年八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七年冬十月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陽庚午帝發晉陽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阿那肱等圍其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

憂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得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輔相慕容鍾葵等與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軍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無辭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傳位幼主帝自稱太上皇幼主名恒

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出鄴東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仍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留太后於濟州遣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

以停後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林爲周將尉遲剛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在位凡一十三年帝業昏亂加之暴虐崔季舒斛律光等皆以直見殺帝好自彈琵琶而唱無愁曲每處深宫着見朝士三日一臨小殿啓事者走如飄風頭著于胷不得平視凡諸犬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又於宫中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兒每好不急之求一夜索蝎及曉得三斗置之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觀其號叫宛轉而爲笑樂又賣官爵各分州郡下至鄉官皆降中旨於是州縣官人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以至於敗也初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乃悉索境内蝟膏以絶之議者以帝之名聲與蝟和協亡齊之徵也　百三十一卷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二

偏霸部十六

梁蕭衍　　蕭綱

蕭繹（侯景附）

蕭衍

梁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生于秣陵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等並遊焉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氏任切）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户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高祖爲冠軍將軍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弃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軍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又遣崔慧景督諸軍高祖等並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率十萬餘騎奄至慧景軍死傷略盡唯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明帝崩東昏即位始安王遙光徐孝嗣江祏更直內省分日帖勑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視其間以觀天下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之悔無及也懿聞之色變心不之許弘策還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以十一月召僚佐集於廳事謂之曰昔武王會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人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兹日各盡勳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百艘（蘇皆）出檀溪竹木裝艦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穎冑伏甲斬之送首於高祖仍以南康王尊

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到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荅曰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高祖發襄陽移檄京邑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輕兵濟江逼郢城張冲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三月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等救郢州六月子陽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以自固七月高祖命王茂潛師襲加湖俄而大潰子陽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城主程茂以城降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隋郡並尅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入質司部悉

平八月天子遣黃門郎勞軍九月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大軍進據之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十月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等列陣於航南大路精手利器尚萬人閹人王倀（褚羊切）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掎（綺[illegible]切）角奔之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諸軍望之皆潰茂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府署官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徒亥切）東昏出戰因以衆來降高祖令諸軍築長圍十二月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茂師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淑妃及凶黨王咺（況晚切）之以下四十八人屬東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二年天子遣尉勞京邑贈高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又詔進位相國揔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高祖固辭二月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永嘉等十郡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三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辰齊帝禪位于梁高祖謙讓不受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並明著群臣固請乃從之夏四月景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大赦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封齊帝爲巴陵王八月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統爲皇太子四年正月詔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陳伯之自壽陽率衆歸降八年正月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九年三月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十年親祠南郊大赦三月鄧腨（旨兗切）以朐山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按梁書[illegible]名仙琕及長以琕名不典[illegible]玄[illegible][illegible]琕[illegible]琕切字書又音[illegible]）討之十月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古獲切）十餘萬復克朐山城十八年親祠南郊普通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五年六月龍鬭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七年赦死罪已下大通元年三月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改元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內屬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捨身公卿已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十月輿駕還宮大赦改元三年十月幸同泰寺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若涅槃經義六年春親耕籍田四月熒惑在南斗大同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二年三月詔文武在位舉尓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權用十年三月幸蘭陵謁建寧陵十一年四月魏遣使來聘中大同元年四月於同泰寺講說法會大赦改元十月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太清元年二月魏司徒侯景以豫章廣穎洛陽等十三州內屬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大行臺承詔如鄧

禹故事四月大赦改元八月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事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景自横江濟于採石景至京師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十月攻陷東府城三年三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景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十一月進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葬于脩陵

梁書曰高祖生知淳孝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後宮職司貴妃已下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樂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蕭綱

梁書曰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天監五年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爲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即皇帝位大寶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西魏寇安陸執同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二月邵陵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讓綸侯景逼帝幸西州夏大飢人相食京師尤甚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八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郢州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邵陵王綸弃郢州走十月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三月侯景自率衆西寇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四月西陽景分遣魏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閏月景進寇巴陵王僧辯逆戰不能尅五月湘東王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約帥衆拒援軍六月僧祐等擊破任約擒之景解圍宵遁王僧辯督衆軍追景攻魯山城尅之七月景還至京師王僧辯軍次湓城八月侯景遣衛尉卿彭雋率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潯陽王大心及潯陽王諸子二十人矯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元十月帝崩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王僧辯率百官奉梓宮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葬莊陵

梁書曰太宗見幽縶題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

蕭繹

梁書曰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郡王大同六年出爲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都督荊雍湘司郢等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太子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而不遣七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敗又遣將軍鮑泉伐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詧將杜崱（七力切）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尅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大寶元年五月王僧辯尅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二年二月魏遣使來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景進寇巴陵世祖遣將軍胡僧祐陸法和帥衆下援任約敗景遂遁走僧辯帥軍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辯下次湓城十月王僧辯等表稱侯景弑逆皇帝賊

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世祖奉諱大臨三月百官縞素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將軍胡僧祐率群寮並奉牋勸進世祖固讓三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潯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告明堂太社四月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司空蕭大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五月以尚書令征東將軍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於江陵市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等寇秦郡王僧辯遣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即尊號表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十一月景子

即皇帝位於江陵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二年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蹈益州三月以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四月以征北大將軍陳霸先爲司空九月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月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內外戒嚴輿駕出行柵徼王僧辯等軍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十二月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皆見害明年四月追尊元皇帝廟曰世祖

梁書曰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六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既長好學博極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絶一時也

侯景附

侯景河朔人也少不羈高歡以爲將軍雄勇冠時征伐數有大功嘗謂歡曰若假景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須縛取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後高歡死景乃以河南降于梁高登使慕容紹宗圍於長社景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耶紹宗曰吾將決戰景乃令戰士皆被甲持短刀但低視斫人脛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顯等降紹宗景衆乃潰景與腹心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陽下之而據其城梁武以爲河南王招集戰士乃請錦萬匹爲軍人作袍帝不與以青布

給之又請娶於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其偶可朱張已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景既爲朝廷所疑武帝使謂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尚能得志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明日遂將兵於歷陽濟江聞邵陵王綸督衆軍景乃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於內大王攻於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遲巧不如拙速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景遂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縱火焚諸城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內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執畚（音本）鍤（初夾切）景又募人先爲奴者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使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

惠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陷景自爲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昇殿帝謂景曰卿久在戎得無勞乎景不對帝曰卿是何州人而至此又黙然左右任約代對及出景謂約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而焚之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而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武帝崩立簡文又立豫章王景皆殺之遂簒位國號漢年稱太始王偉請立七廟景問何謂七廟偉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故致七廟并請七代諱勑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代吾不復憶唯記得阿爺名大標且在湖州伊郡得來敬衆聞咸笑景頻爲王僧辯所破將走王偉按劒諫曰自古豈有走天子今宮中衛士尚可一戰寧

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時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摧柳仲禮於南岸皆尓所親見也今日之事恐是天亡尓好守城吾當一决乃與百騎東走至松江乃與腹心數十人乗舸入海至湖豆州舍人羊鯤殺景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勝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低是日瘤陷肉中遂傳首於江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三

偏霸部十七

梁蕭方智
後梁蕭詧　蕭巋　蕭琮
陳陳霸先

蕭方智

梁書曰敬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世祖第九子也太淸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至自潯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二十人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王僧辯率衆出屯姑熟七月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採石濟江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詔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太平元年正月大赦四月齊軍水步入丹陽縣至秣陵故治六月齊潛軍至蔣山北至玄武湖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大破之七月陳霸先進位司徒九月改元大赦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二年四月齊遣使請和八月加丞相黃鉞領太傅劍履上殿九月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禪位于陳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史臣曰梁季橫潰喪亂艱臻當此之時天曆去梁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後梁蕭詧

後梁宣帝諱詧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封岳陽王授雍州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詧遂爲魏附庸稱大定元年以蔡大寶爲相時人比劉備遇孔明詧性不好酒尤惡見婦人酷信佛法謂尚書宋如周曰卿可謗經如周踧踖（上子六切下子迹切）自陳懼而出以告蔡大寶寶曰卿當不謗餘經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經云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且長故戲之耳詧居處殘毀干戈日用在位八年憤惋而殂年四十子巋立

蕭巋

明帝諱巋宣帝第三子也聰明有器識大定元年爲太子宣帝崩太子即位號天保元年十五年周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歸入周賀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達摩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勸巋巋乃起舞周武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周武指齊氏故臣叱列長乂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巋曰長乂未能抱樂翻敢吠堯周武大笑初雖禮接巋未深知之至是巋承聞乃陳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爲歔欷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匹并賜齊宮伎女還歸國執巋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王歸江東巋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敍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首女爲秦晉王廣妃在位十四年而殂

蕭琮

琮明帝太子也既立赦其封內改元寬運琮性寬仁有大

度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明年隋文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餘人朝于長安羣臣辭于送客堂琮下馬一執別莫不殞涕既至隋文帝留之使崔弘度將兵攻江陵江陵不守於是國廢

陳陳霸先

陳書曰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長興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倜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映爲吳興太守甚重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映爲廣州刺史高祖爲中兵參軍隨之鎮映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而進皆敗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江南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閣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而觀之其年冬蕭映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四字闕）南討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澈湖於屈獠界立砦緝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誅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閤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偕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以君疏外詎可闇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此泰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崇方岳已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爲披述乃遣使閒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脩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

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杖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高祖發自南康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都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粮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楊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強弩五千張舟

艦二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高祖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州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船舫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遣杜崱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之在清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高祖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乃命諸將分

勢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暉略開石頭北門來降潘士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剋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湧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景將郭元建會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壍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

劉李仁獻捷于江陵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楊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改承聖元年明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二月進高祖司空餘如故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潯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侯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盤石之宗遠布四海至于克雪讎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懋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

受重寄語未絶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内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進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從而兵自内出僧辯遽走與其弟三子頠相遇俱出閤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頠景午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衆攻載于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武率舸艦備江川仍頓梁山起柵二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内盪主黄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軍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

於大司馬門外白獸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兵還京師癸未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遊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六月壬辰齊兵潜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幕府山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内麾下出幕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七月景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并給油幢皁輪車是月侯瑱（他甸切）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敱（五來切）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户九月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迹自大里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考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勑丞相自今入閤詳可施别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國于太極東堂詔加高祖班劒十人八月甲午進高祖位太傅加黄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并給羽葆鼓吹一部丙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

討之九月詔進位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進高祖爵爲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辛未梁帝禪位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封梁帝爲江陰王賜民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丙子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刪定郎治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夏四月中子輿駕親祠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

爲江陰王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甲寅太極殿成匠各給復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导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輿駕還宮景辰高祖於太極東堂宴羣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二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方丁酉夜大雪及明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雪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視遮切）孝勱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音簡）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訊獄省訟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景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甲寅迁殯于太極殿西階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四

偏霸部十八

陳陳蒨

陳伯宗

陳頊

陳叔寶

陳蒨

陳書曰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帝夢兩日闘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

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裛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起家爲吳興太守高祖受禪立爲臨川郡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南皖（户板切）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務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親祠南郊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十二月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及榷酤之科並施行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祠南郊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三月景子安成王頊至自周詔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吏是歲周所立梁王蕭詧死子巋（丘軌切）代立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疾患淹時亢陽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加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頊爲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絹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

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內外叶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羣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

陳伯宗

陳書曰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永定二年拜臨川王世子世祖嗣位立爲皇太子天康元年四月世祖崩即皇帝位二年春詔大赦天下改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輿駕祠南郊二年十一月慈訓太后集群臣於朝堂令降爲臨海王送還藩邸是日出居別第太建二年薨時年十九

陳頊

陳書曰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大通二年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爲直閤將軍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惣與高宗有舊每同遊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惣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惣便驚走時在關右永定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劒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劒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戶餘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是歲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改光大二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並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冬十月新除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祠太廟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黃法氍（其炎切）爲中護大將軍丙午輿駕親祠太廟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辛未親耕藉田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五年三月詔大都督吳明徹統衆十萬發自白下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剋齊大峴城辛亥吳明徹剋秦州水柵庚申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氍破之辛酉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令埋掩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剋石梁城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詔曰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他歷）出陰

私將帥軍人因顧刑典令使待法翦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覲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霍光歷陽臨江等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四月乙未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八月周遣使來聘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二月癸亥輿駕親耕藉田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丁卯輿駕幸太社觀閱武十一月詔建子令月微陽初載應此加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彥率衆至肥口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以新除中衛大將軍楊州刺史始興王叔陽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晉三州及盱眙山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陳叔寶

陳書曰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生于江陵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爲安成王世子太建十四年正月高宗崩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立妃沈氏爲皇后七月辛未大赦是月江水赤色如血自京師至于荆州九月設無㝵（娪遮）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服御至德元年正月詔大赦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二年十二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黄雜色隱隱若雷聲後主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即位耽於酒色常在後庭不恤政事又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牕牖欄檻之類悉以沈檀香木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微風暫至香聞數里瓌寶奇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孔貴人居望仙閣張貴妃居結綺閣並複道徃來婦人麗質巧態以從者常千餘人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侍坐尚書令江揔孔範等十人侍宴號曰狎客上令八婦人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曙所司皆因閹人奏事主者由此擅作威福軍旅整備並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慶等以苛

刻爲忠於是文武離心莫肯用命隋文帝謂高頴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曰吾將行天討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晉王廣爲元帥以討之及聞隋軍臨江孔範曰必無渡理但恣妓樂縱酒作詩不輟明日隋軍濟江陵文武百寮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當之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叫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東而上賀若弼呼後主視之惶懼汗流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亦無勞恐懼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至長安後主已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絶隋文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對乃宥之給賜甚厚每侍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吴音後監守者言叔寶願得官號隋文曰叔寶絶無心肝監守又言叔寶日飲一石少有醒時隋文曰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狩印山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封禪書并上表請封禪隋文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嘗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飲酒作詩將此功夫何如思安邊計策初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高頴至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豈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終於洛陽在位七年年五十二歲

史臣曰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旣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

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悟自投於井莫之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材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顔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走丸順流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五

皇親部一

總序后妃　人皇后　庖羲母
神農母　黃帝母　黃帝四妃
顓頊母　顓頊妃　帝嚳四妃
堯妃　舜母　舜二妃
夏禹母　禹妃　帝相后
桀妃　殷湯母　湯妃
帝乙妃　紂妃　周大王妃
王季妃　文王妃　武王妃
宣王后　幽王褒后
秦始皇大后

總序后妃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后入御史奏雞鳴于階下（奏猶白階陛也）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應門朝門也擊柝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質正）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成婦道也。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又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又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又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鄭玄注曰后之言後也）

又婚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德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內

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治理此之謂盛德

白虎通曰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君也明海內之小君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擒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

后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衣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駿門上燗同）

應劭漢官曰皇后稱椒房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與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

又曰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又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進退之法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後漢書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袵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明德中興斲彫爲璞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

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志淫蠱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靈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

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魏志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華容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又曰黄初三年詔曰　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已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授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孰融議后父不應拜后曰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倫之序君臣之義性至因親故情禮無二義序緣敬故尊嚴無上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錯焉故資父事君敬之至也君不以資而臣其所尊故子爵不加於父也夫以帝王之尊猶無臣

妾父母之義況后從尊於帝而令母執臣妾邪而鄭玄復云公朝與歸寧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謁更牙亦未詳斯議爲何所據○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造化二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嫕婉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絶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後魏書曰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唯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列八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始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淑房

後魏書曰後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

北史曰周氏率由姻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厥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阜榮之所及無隔険誠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城曾未足比其髣髴也人厥苛政之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旁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人皇后

春秋命曆序洛書摘亡辟曰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雖

艮地精女出爲之后（謙氏料而訛也）

包犧母

河圖曰燧人之世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帝系譜曰伏羲十月四日人定生母華胥（孝經河圖云伏羲其亥謂人定之時）

神農母

春秋元命苞曰女登生神子人面龍顏始爲天子

孝經鉤命決曰任姒感龍生帝魁（魁即神農名）

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登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之生神農於裳羊山娶奔水氏女曰聽詙（詙音拔）生帝臨女子

黃帝母

河圖曰黃軒母曰地祇之子名附寶之郊野大霓繞北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有蟜氏之女少典氏婚及神農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寶見大霓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丘（干寶云二十四月而生餘同）

黃帝四妃

史記曰黃帝娶西陵氏女是爲累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

漢書古今表曰黃帝妃方雷氏生玄囂爲青陽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帝王世紀曰黃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累祖次妃方雷氏曰女節次曰彤魚氏次曰嫫母

列女傳曰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錄周呂代）

顓頊母

河圖曰搖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帝顓頊

史記曰昌意娶蜀山女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高陽立是爲顓頊

帝王世紀曰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末生顓頊於若水（搜神記同）

顓頊妃

世本曰顓頊娶于勝墳氏（[illegible]）之子謂之女祿產老童（系本云[illegible]同）

帝嚳四妃

河圖曰慶都與赤龍合生帝於伊堯（[illegible]）

毛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春秋元命苞曰周本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跡生后稷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illegible]）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有赤龍負圖至署曰赤帝起成天寶即慶都之翼之野奄然陰風雨龍與慶都合有身龍消不見既乳堯（[illegible]）

（一云堯母十四月生堯帝王世紀搜神記同）

史記曰嚳娶陳豐生放勳

又曰后稷棄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身重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以爲神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棄

毛詩生民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illegible]）

史記曰契母曰簡狄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遺其卵簡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元妃有邰國之女曰姜嫄是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是產契次妃曰陳豐是生帝堯次妃曰娵訾產帝摯

帝王世紀曰娵訾班在四人下生摯最長故登帝位

堯妃

世本曰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宋忠曰是生丹朱帝系漢書同）

帝王世紀曰女瑩生丹朱（漢書亦云女瑩）

舜母

河圖著命曰女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史記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後妻生象傲

舜二妃

尚書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禮記曰舜葬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帝俊妻娥皇生焉

帝系曰舜娶于帝堯謂之曰女匽

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受禪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事瞽瞍猶若初焉天子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謂之湘君

尸子曰堯妻舜以娥媵之以皇娥皇衆之女英

離騷九歌湘夫人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渚因爲湘夫人也）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夏禹母

河圖著命曰脩紀見流星意感生帝文命我禹與

周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

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紀夢接生禹父（命使之星謂澒行）

世本曰鯀娶華氏曰女志是生高密禹（帝系云產文命高密同）

禹妃

尚書曰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塗山女史記同）

山海經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啓母化爲石在焉

帝王世紀曰禹始納塗山氏女曰女媧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至是爲攸女故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是也

列女傳曰啓母塗山者夏禹之妃塗山之女也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

呂氏春秋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南音南土（還故禮成之）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作歌曰候人實始作南音也

帝相后（少康二妃附見）

左傳曰伍員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緡有仍氏女也）生少康焉澆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

楚辭曰迨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

桀妃

洛書錄運法孔子曰逢氏抱小女末喜觀帝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

國語曰桀伐蒙山而得末嬉

紀年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閒夏

帝王世紀曰末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

列女傳曰夏桀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以女妻人曰女）

殷湯母

河圖著命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湯

湯妃

帝王世紀曰湯娶有莘爲正妃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爲之媵臣佐湯

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太位

帝乙妃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賤不得立立少子辛辛母正后嗣

帝王世紀曰帝乙二妃生四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少曰受德辛庶妃生箕子初啓母之生啓及仲尚爲妾及立爲后乃生紂

紂妃

史記曰紂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紂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殺之斬以玄戈懸之小白旗（世本又載）

列女傳曰妲己者嬖紂之妃也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辯用心邪僻令比於體戚施於貌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周大王妃

毛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又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摯國任姓）

史記曰古公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姙皆賢婦人生子曰昌

列女傳曰大姜者太王之妃有台之女曰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王季妃

河圖著命曰大姙夢長人感己生文王

毛詩曰思齊大姙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列女傳曰大姙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愨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放言渡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姙教以一而知其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姙爲能胎教

文王妃

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篤生武王（篤厚大姒尊生聖子武王）

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論語泰伯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括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列女傳曰大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

武王妃

左傳曰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懷胎爲娠太叔成王之弟叔虞者）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當天也虞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帝王世紀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于內生太子誦

宣王后

瑣語曰元妃獻后生子不恒其月而生后弗敢舉王召羣吏問將弃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乃弗棄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

幽王褒后

毛詩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幽后褒姒也）

又曰正月刺幽王也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國語曰夏之衰也二龍止於夏庭而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韋昭曰漦沫龍之精氣也）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倮而譟之竉化爲玄黿入王後宮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見後宮童妾所弃妖子聞其啼哀而收之夫婦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所弃女是爲褒姒幽王愛之生伯服廢申后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不笑乃爲烽火大鼓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數舉烽申侯怒與西夷犬戎攻殺王虜褒姒（史記列女傳世紀並同也）

列女傳曰幽王出入與褒姒同乘十獵不時以適褒姒意

秦始皇太后

史記曰呂不韋所幸姬有娠而進之子楚生秦始皇是爲太后

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爲長信侯長信侯生兩子毒專國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人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呼曰吾乃秦皇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與我亢鬬者走行白始皇始皇大怒毒因作亂戰棫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弟囊撲殺之皇太后置之棫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于王遂以千乘萬騎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稱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茅君之力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六

皇親部二

漢太上昭靈后　高祖呂皇后
高祖薄皇后　孝惠張皇后
孝文竇皇后　孝景薄皇后
孝景王皇后　孝武陳皇后
孝武衛皇后　孝武李皇后
孝昭趙太后　孝昭上官皇后
衛太子史戾后　史皇孫王悼后
孝宣許皇后　孝宣霍皇后
孝宣王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元傅皇后　信都馮太后
孝成許皇后　孝成帝趙皇后
孝哀丁太后　孝哀傅皇后
孝平母衛姬　孝平王皇后

漢太上昭靈后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皇（刻[illegible]有玉其文也）後赤龍感女媼劉季興

春秋握成圖曰執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為王客以其年生劉季為漢皇（爲王客者爲王者帝賓客）

史記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帝王世紀曰太上皇名執嘉妃曰媼為昭靈后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於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后黃鄉今小黃縣也

高祖呂皇后

漢書曰高祖后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後漢王得定陶戚夫人愛幸生趙王如意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趙王欲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挾趙王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獨居使持鴆飲之迨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后治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

高祖薄皇后

漢書曰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曹參等虜魏王薄姬輸織室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趙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臯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娠歲中生文帝高帝

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出從子之代代王爲帝尊爲皇太后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后不宜配食薄太姬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

孝惠張皇后

漢書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呂后崩大臣正之以非孝惠子誅之孝惠后廢處北宮

孝文竇皇后

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

宮會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乃求其主者願歸清河而主者誤寘於代籍中竇姬泣涕而行及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子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爲皇后景帝立爲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以尊其術

孝景薄皇后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

孝景王皇后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初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母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于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中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即位立爲皇后男爲太子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也

孝武陳皇后

漢書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妃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

漢書武帝陳皇后退居長門宮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得幸頗爲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頌以奏主上皇后復得親幸

孝武衛皇后

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賤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子十餘人飾置家帝祓灞上（祓除也於灞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悅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據即戾太子也）

孝武李皇后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傾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嫚見帝上曰夫人若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迺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愛絕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迺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且畏惡有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

孝昭趙太后

史記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即昭帝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云問左右曰人言何云左右對曰人言以爲且立其子何爲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莫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氣使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妊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生門曰堯母門昭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

漢武故事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從上至甘泉因妾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男七歲妾當死今年必死宮中多蠱氣必傷聖體言終而卧遂卒既殯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發冢室棺無尸唯履存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列仙傳曰鉤翼夫人姓趙少好學沉靜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望氣云東方有貴人氣推而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而手尋展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殯尸不臭而香數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

孝昭上官皇后

漢書曰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祖父桀因材力親近爲侍中昭帝始立年八歲帝姊鄂邑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后父安因主親近丁外人聞之長公主召入爲婕妤月餘爲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侯後桀謀反發覺后以少

不預謀亦以霍光外孫不廢宣帝即位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戾后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王悼后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公頊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

孝宣許皇后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爲暴室嗇夫廣漢有女平君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門歐侯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張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爲媒介遂與曾孫及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

漢書宣帝即位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議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旨白立許婕妤爲皇后

孝宣霍皇后

漢書曰孝宣霍皇后光女也母顯既使女醫陰殺許后顯因爲女成君衣補治入宮

漢書曰孝宣許后起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及霍后立亦循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

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

孝宣王皇后

漢書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時好鬬雞宣帝在人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每欲適人所當適者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稱爲婕妤霍皇后廢後上憐太子蚤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朴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元帝即位爲皇太后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號太皇太后爲邛城太后年七十餘崩（以后父奉光封邛城侯故號之）

孝元王皇后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廼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元[illegible]翟夏公姓名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illegible]陰元后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麓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初母李親妊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常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娉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皇后擇後宮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illegible]

君等五人微令考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政君於太子宮見內殿得御幸有娠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皇后哀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以莽為大司馬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平帝年九歲常被病太皇太后臨朝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旨舜素謹飭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代既無以報受人寄託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為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

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莽欲脅之迺出璽投之地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孝元傅皇后

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

漢書曰孝元傅皇后帝即位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有才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

信都馮太后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就館生男拜為婕妤父奉世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

建始中上

漢書曰元帝建始中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孝成許皇后

漢書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侍送者還白太子欣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帝位常寵於上後宮稀得進見父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姊平安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

孝成帝趙皇后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後寵以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儀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謂璧中之橫帶）承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孝哀丁太后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太后建平二年丁太后崩起陵恭皇之園王莽秉政乃奏貶傅太后號曰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

復奏恭王母及丁姬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禮有改葬謂發王母及丁姬冢徙歸定陶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槨作冢祠以太牢旣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恭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莽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共王母及丁姬椁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椁代去珠玉葬丁姬媵妾之禮奏可旣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掘平恭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閒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時戒云時有羣鷰數千銜土投冢中

孝哀傅皇后

漢書曰孝哀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帝崩王莽白太后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平母衛姬

漢書曰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曰子豪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乃賜衛姬璽綬即拜爲中山王后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王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爲人婉嫕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迺號爲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焚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七

皇親部三

東漢

光武郭皇后　光武陰皇后
孝明馬皇后　孝章母賈貴人
孝章竇皇后　孝章梁皇后
孝隱宋皇后　孝和陰皇后
孝和鄧皇后（曹大家附）　孝德左皇后
孝安閻皇后　孝安李皇后
孝順梁皇后　孝沖母虞貴人
孝質母陳妃　孝崇匽皇后
孝桓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孝靈何皇后
孝靈王皇后
孝獻曹皇后　孝獻伏皇后

光武郭皇后

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眞定槀人也或陽思侯昌女曰聖通世祖至眞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聖通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強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強爲太子是後后寵衰數懷怨懟廢二十八年薨葬北陵

光武陰皇后

續漢書曰光武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名麗華宣恩哀侯陸女也陸卒後女年十九兄識嫁與世祖納后於宛當成里以后性寬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男爲東海王十七年郭皇后廢后立爲皇后十九年太子強廢東海王爲太子

東觀漢記曰上微時過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

孝明馬皇后

續漢書曰孝明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新息侯援之女后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御出入授計一以貫之諸家莫如其母不知其家事獨后所爲也後聞之咸驚異焉母嘗使善卜者相后曰此女必當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建武二十八年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帥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夫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帛御者禿裙不緣性不

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窻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誡言不宜晨起因陳風邪霧露之誡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論輒摘其要讀光武皇帝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歎息也時有楚獄囚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慮其多濫承閒爲上言之上惻然感動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一所得聞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好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章帝即位后爲皇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得令馬氏婚親因權託屬姦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太后嘗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

蒼頭衣綠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故教不嚴而從以躬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娛樂外以先女功太后崩合葬顯節陵

東觀漢記曰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復出諸髮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后素謹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忻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慚見原陵不上

陳思王畫讚序曰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笑

孝章母賈貴人

續漢書曰孝明賈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之姨女孝章皇帝之母也初選入後宮爲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帝旣生而馬后母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之不至耳若能愛如己子則孝敬亦如親生矣於是馬后待章帝過於所生章帝感養育之恩遂專名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家不蒙舅氏之寵

孝章竇皇后

續漢書曰孝章章德竇皇后右扶風平陵人竇勳之女后生二歲呼卜相工見后皆言大貴有容貌才能母沘陽公主欲內之帝聞后有才色數以問諸家建初二年后與女弟隨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脩備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貢獻問遺皆得其忻心太后異之亦可焉入掖庭見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亦屬意明年有司請立長秋宮遂立爲后有寵專固後宮先是宋貴人生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心忌害之皆誣以挾邪媚道後以憂卒

孝章梁皇后

續漢書曰孝章恭懷梁皇后安定烏氏人也父竦建初中以女二人選入宮有寵其弟產孝和皇帝竇后母養欲隔絕梁氏初和帝生竦兄弟不蒙忻喜竊私相賀語言漏泄傳聞竇后惡之遂作蜚語誣陷以惡逆詔書傳考竦死漢陽獄家屬徙九眞二貴人以憂薨永元九年竇太后崩竦長女嫕上書自陳上遂見嫕泣涕問訃賞賜舍第財物以二貴人葬有闕改殯之于承光宮小貴人尊號曰皇太后與姊貴人合葬于西陵上謚曰恭懷皇后儀比敬園追爵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竦家屬

敬隱宋皇后

續漢書曰敬隱宋皇后右扶風平陵人當陽穆侯揚之女也兩女皆有才能令色永平末俱選入宮齊奉太子皆寵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姊妹並爲貴人[illegible]初三年小貴人生皇子慶二歲立爲皇太子後竇后幸廢爲清河王至永元九年竇后崩清河王上書求上貴人家又爲外祖母求詣洛陽治病詔書聽之殤帝崩清河王子立是爲安帝鄧太后崩安帝追尊小貴人曰敬隱后

孝和陰皇后

續漢書曰孝和陰皇后吳房侯綱之女也后爲人聰惠有才能永元四年選入掖庭爲貴人以託先后近屬故有異寵立爲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後陰后寵衰怨恨后外母

鄧朱數出入后所有言后與朱共挾蠱歸后策遷于桐宮以憂死葬臨平亭部

孝和鄧皇后（曹大家附）

續漢書曰孝和和熹鄧皇后太傅高密侯禹之孫平壽敬侯訓之女也訓有五男二女長騭次京悝弘閶女趙次綏綏即后也次容蚤卒有子女娥甫在襁褓時后年十二傷娥早孤養視撫育慈恩深至后七歲讀論語十二通詩諸兄讀經輒難問微意志在書傳母非之曰當習女工以供衣服今不是務汝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意則縫綻掻女工事暮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內外皆號曰諸生父訓心異之永元四年呼相工蘇太相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七年中復與諸家女俱選入宮姿容窈窕進退辭令粲然有異與衆女殊八年十一月己卯后入掖庭爲貴人諸兄除郎中后時年十六德冠後宮后性恭肅小心承事陰氏夙夜兢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下之上深嘉焉遂有特寵后自入宮遂傳覽五經傳記圖讖內事風雨占候老子孟子禮記月令法言不觀浮華申韓之書上每欲官秩后諸兄弟輒爲推讓孝和世騭裁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黃門郎和帝未崩數失皇子皇子生養於民閭羣僚無知者及和帝崩是日倉卒上下憂惶后乃收斂皇子皇子勝長有微疾殤帝生百餘日后欲自養長立爲皇子其夜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帝在襁褓皇太后臨朝建元元年三月太后崩丙午合葬順陵

東觀漢記曰后年五歲太夫人爲剪髮夫人年老目冥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及爲太后時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下掖庭考問之恐有無辜僵仆者乃親自臨見宮人閱問動察顏色開示恩信宮人即時首服不加鞭箠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

曹大家附

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七表及天文志未及竟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預聞政事作女誡七篇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論疏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孝德左皇后

續漢書曰孝德左皇后安帝母也父仲弟犍爲武陽人后兄聖伯爲妖言伏誅父母同產皆沒官后長掖庭有令色賜清河王王大悅特親幸自姬妾已下莫能與比六年生男爲清河太子卒葬當利庭延平元年殤帝崩清河太子爲皇帝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帝左姬曰孝德皇后

孝安閻皇后

續漢書曰孝安安思閻皇后河南滎陽人侍中長水校尉暢之女也有才能令色立爲皇后安帝崩閻后皇太后與兄顯定策禁中立濟北王少子北鄉侯爲皇帝奉後以其年少欲久專政於是太后稱政永建元年崩謚安思后合葬恭陵

孝安李皇后

續漢書曰孝安恭愍李皇后以宮人侍上見幸生順帝爲

閻后所妬見鴆物故壓葬城北帝即位左右以聞更以禮殯永元二年葬北陵謚曰愍皇后

孝順梁皇后

續漢書曰梁皇后大將軍商女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叡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既有女功之巧尤好史書學問之事九歲能誦孝經論語遂治韓詩大義略舉女傳列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大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於是以爲貴人恩寵日崇乃白上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逮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善之益親顧焉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和平元年崩羣臣奏謚曰順烈皇后合葬憲陵

孝沖母虞貴人

續漢書曰孝順虞大家孝沖皇帝母也遭沖質仍夭政在梁氏故與質帝母俱抑而無號嘉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正言上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皇帝母渤海陳夫人皆誕生聖帝未有稱號今遭盛明當以母氏序載外戚朝廷之恩臣子極賤尚有追贈況二母見存而徒曰大家夫人非所示後進母以子貴之義上感其言即日拜大家爲貴人使中常侍持節就園授印綬

孝質母陳妃

續漢書曰樂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權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靈帝拜夫人爲孝王妃

孝崇匽皇后

續漢書曰孝崇匽貴人者桓皇帝母也上年十四襲父蠡吾侯翼爵即帝位追尊父爲崇皇陵曰博陵匽夫人爲崇園貴人和平元年有司上言爲孝崇皇后即授印綬宮曰永樂

孝桓梁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懿獻梁皇后順烈后之女弟也字女瑩上始即位備禮儀納綵案舊令娉后納采乘馬束帛如孝惠孝平故事娉后黃金二萬斤永初四年立爲皇后時太后秉政皇后擅寵後宮太后崩後后恩稍衰後宮姬孕者産皇子后輒隱嫉害少有得全育者然終身亦無子後見御轉希至延熹二年以憂恚崩葬懿陵

孝桓鄧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鄧皇后字猛女母宣本微初適郎中鄧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上誅后兄冀等立猛女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姓亳氏後姓鄧氏后特尊驕忌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乃廢之凡立七年以憂死葬於北邙

孝桓竇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鄧皇后章帝竇后之族孫大將軍武之女也孝靈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武以宦者放縱日久謀悉誅除廢其宦上欲獲忠節下副論者數入禁中進白太后太后以爲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可廢耶但當誅惡耳中常侍曹節頗聞其語結謀誅武武自殺太后歸長樂宮嘉平元年六月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

續漢書曰河間慎園董貴人孝靈皇帝母也靈帝即皇帝位追尊父長爲孝仁皇帝陵曰慎陵董夫人曰慎園貴人

及竇太后歸政還長樂宮迎貴人到京都奉璽綬上尊號爲孝仁皇后稱永樂宮竇太后崩後永樂后數至前省與上相見與於政事中平六年上弃天下永樂后兄子重爲驃騎將軍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勢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憤恚詈曰汝欲怙大將軍耶勑驃騎斬大將軍頭來何太后以告進進收重免官爵重自殺后憂怖病還河間崩合葬慎陵

孝靈宋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宋后帝敬宋貴人之從孫執金吾酆之女無寵而又當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惡誣以祝詛上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獄以憂死父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收葬后及酆父子於睪門亭宋氏舊塋

孝靈何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也以良家子選入掖庭見幸姙身就館生男爲貴人父眞前卒召貴人同父兄何進爲郎中靈帝崩何皇后子辯立爲皇帝后爲皇太后進爲録尚書來紹謀誅廢中官進以紹計白太后后不聽以爲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弃天下奈何令我楚楚與士人共事乎及董卓屯顯陽議以爲太后迫永樂后令崩逆婦姑之節還太后于桐宮太后暴崩羣臣奏謚曰靈思皇后合葬文陵

孝靈王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懷王皇后孝獻帝母王璋女也才明聰敏能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光和三年中夏幸姙身后怖畏何皇后服藥欲除姙胎安不動又后數夢負日遂不敢搯四年三月癸巳生上庚子渴飲米粥遂暴薨上歸掖庭暴室嗇夫朱直擁養獨擇乳母歲餘永樂后自將護至三歲靈帝閔上早失所生追思后令美乃作追德賦令儀頌陵曰文昭陵起墳文陵園北

孝獻伏皇后

續漢書曰孝獻伏皇后琅邪東武人侍中輔國將軍不其侯完女也后坐與父完謀爲奸書詐罔不道上收后下暴室詔獄憂死兄弟皆伏誅

張璠漢記曰曹操入其二女於宮貴人誣伏氏氏爲亂使御史大夫都慮伏節收后后被髮徒跣走而執上手曰不能復相活耶上大驚號哭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都公天下暴虐豈有此乎左右莫不流涕遂殺后也

曹瞞別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

孝獻曹皇后

續漢書曰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於後宮皆以爲貴人明年伏后薨憲爲皇后二十年獻帝禪位於魏憲爲山陽公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八

皇親部四

魏武宣卞皇后　文甄皇后
文郭皇后　明毛皇后
明郭皇后　晉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懷梁太后
元帝夏侯太妃
虞皇后（荀氏附）
明帝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康帝褚皇后
簡文鄭皇后
孝武李皇后
王皇后
安帝陳太后
恭帝褚皇后

魏武宣卞皇后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瑯邪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在洛者皆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定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命后養之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忻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甚耳亦何當賜遺乎長御還見以語太祖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攻節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皇后文帝踐祚尊后曰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爲太后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妄賞賜念自勉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及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文甄皇后

魏志曰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世今亂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后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遣使賜死葬于鄴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追封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舅氏親疎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巨萬

魏書曰甄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相工劉良相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illegible]

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作女博士耶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及爲皇后寵愈隆而彌挹損每因閑宴常言昔黄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獲斯可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

文郭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没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爲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祚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遂立爲后黄初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

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

明帝毛皇后

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河内人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輦及即位立爲皇后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内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嘉本與車工卒暴富貴舉動甚蚩騃（俟持切）語輒自稱侯身人以爲笑帝之幸郭皇后也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宴樂左右宜延皇后帝不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

明帝郭皇后

魏志曰明帝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帝疾因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寧宮值三主幼弱宰輔親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太后然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假其命以爲亂焉景元四年崩

晉宣穆張皇后

晉書曰宣穆皇后張氏諱春華高祖同郡人也母河内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初高祖辭仕以風痺不能起居曝書遇雨高起收書家唯一婢見之后懼言語泄漏乃手殺之而自執爨焉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

后乃止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武帝受禪追尊爲太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晉書曰景懷夏侯皇后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預籌畫魏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以鴆崩武帝登祚始加號謚

文明王皇后

王隱晉書曰文明皇后王肅女秉德清貞軆行純和八歲誦詩論特精喪服苟有文義遇目則識祖司徒朗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爲男每居大喪常身不勝衣及鍾會見任言於文帝曰會好爲事端寵過必變太始元年

尊曰皇后宮曰崇禮自即尊位眷寵綦崇忽弃華麗四年甍

晉書曰后諱元姬年十二祖朗薨后哀慼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

武元楊皇后

晉書曰楊元后父炳言后相貴故文帝爲武帝娶之生惠帝武帝疑惠帝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帝採諸葛沖等五十人入殿呈露面常衣令后選取后不求端正惟取長白時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鄣面語后曰藩女可后曰藩三世皇后不宜枉以卑位其中者以絳紗繫臂遂取胡芳芳啼哭左右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壯其言父奮聞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帝拜芳爲貴嬪元后疾甚見上素敬胡夫人恐立之又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從妹男淯有德色不足復娶異姓帝許之崩于光明殿

武悼楊皇后

晉氏后妃列傳曰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淯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咸寧二年即后位婉嫕（音翳）才色映椒房寵禮尤隆后無子賈庶人爲太子妃時數以肆情忌妬失帝意帝慮始終之事欲廢焉后爲妃陳請曰賈公有勳於王府猶將數世宥之況賈妃親則其子夫妬忌亦婦人之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納焉是爲尊曰皇太后賈庶人五日一朝后既喪所天常有戚容庶人謂不悅在己愈自嫌及星辰有變占於母家不利殿中典兵中郎孟觀等遂進勸庶人有先唱者有福後發者受禍庶人遂陷誅后父駿三族及內外新舊遷后於永寧宮賈庶人尋諷百僚奏太后廢爲庶人母龐付廷尉行刑詔初欲宥之卒不可事奏太后截髮稽顙稱以請母於賈庶人而龐遂見刑后不勝憂哀崩於幽宮春秋三十有四謚曰武悼皇后

晉後略曰賈后既殺楊庶人於金墉城又信妖巫謂人旣死必訴怨於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以合瘞之

惠帝賈皇后

王隱晉書曰后諱南風武帝謀太子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元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女有五可賈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長白賈女種妬少子醜而短黑郭槐多輸寶物於后遂娶南風八年將納妃帝知太子不慧故試之盡召東宮官屬作飲食而密封詔使太子決停信侍之賈妃大懼召人答詔草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答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得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大喜賈妃酷妬手擊數人或以刀戟擲孕妾子乃墮地上大怒治金墉城將殺之趙粲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洛陽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爲盜召詰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師卜當得城南年少厭塞暫煩相尋重報小吏從之上車下帷內着簏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忽見樓閣好屋問此何處云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小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日共宿得此衆物賈氏親疎聞其形狀如是賈后慙而去尉亦解意云時他人多殺之不出唯此小吏以愛得出賈后詐有身內藁物爲産遂取妹夫韓壽兒託之諒闇所生故帝顯

賈庶人臨廢遥嘆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當自廢詔賜死

沈約宋書曰齊王冏入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又問曰誰起事冏曰梁趙后歎曰繫狗當繫其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晉後略曰載賈后以廢車出承明東掖東門詣金墉城飲金屑而死

惠羊皇后

藏氏晉書曰惠羊皇后諱獻容太山南城人也父玄之字弘猷永康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永興元年河間王顒使將張方廢后於金墉城七月陳昣等唱伐成都王復后位八月張方又廢后十一月張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二年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賜后死劉曜（位星切）等上表后得免帝還洛迎復后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懷帝即位尊后爲惠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朕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焉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尒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附

晉書曰謝夫人名玖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未知帷房之事乃遣玖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忌之求還西宮遂生愍懷乃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及愍懷遇酖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太后

藏氏晉書曰懷王皇太后諱姬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崩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梁皇后

藏氏晉書曰梁皇后諱蘭璧安定人也祖鴻季儀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即位爲皇后永嘉中没胡賊

元帝夏侯太妃

晉書曰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父莊淮南太守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耶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元帝立稱王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耶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業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矣

元敬虞皇后　荀氏附

晉書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黄人父豫元帝爲琅耶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太興三年冊贈皇后璽綬祔于太廟

晉書曰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伷（音宙）由是虞后所忌漸見疏薄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懷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帝庾皇后

晉中興書曰明穆皇后庾氏諱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也

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爲肅祖納焉初爲世子妃仁和有禮深見敬重后生顯宗成皇帝顯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后辭讓數四不得已遂臨朝攝萬機蘇峻作逆王師敗績后以憂崩時年三十三

成恭杜皇后

晉書曰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弈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昏者輒中止及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康帝褚皇后

晉中興書曰康獻皇后褚氏字蒜子太傅裒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以名家女入爲琅邪王妃生孝宗穆皇帝孝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泰元元年太后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退遜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九年崩于顯陽殿

簡文鄭皇后

晉中興書曰簡文宣太后鄭氏諱阿春滎陽人先適田氏生一男夫又云后依於舅吳氏中宗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有見之者言於中宗曰鄭氏女雖嫠居賢於吳氏遠矣遂以德色納爲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中宗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出恐姊既爲人妾無復求者中宗從容謂劉隗曰鄭氏有二妹卿可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備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園夫人咸和元年薨

孝武李太后

晉書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廢黜早夭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異焉遂生孝武帝

王皇后

晉中興書曰孝武定皇后王氏字法惠寧康三年中軍將

軍桓冲侍中臣康奏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恵心塞淵儀度既同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兆羨善先積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貞進六宮母儀天下故烈宗納焉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

安帝陳太后

晉中興書曰安德太后陳氏松滋人也諱歸女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初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恭帝褚皇后

晉書曰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祔

葬中平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九

皇親部五

後魏

敘后事　魏神元竇皇后　文封皇后

桓維皇后　平文王皇后

昭成慕容皇后　獻明賀皇后

道武慕容皇后　道武劉皇后

明元姚皇后　明元杜皇后

太武赫連皇后　太武賀皇后

景穆閭皇后　文成馮皇后

文成李皇后　獻文李皇后

孝文林皇后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馮皇后　孝文高皇后

敘后事

後魏書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報母劬勞之恩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

魏神元竇皇后

後魏書曰神元竇皇后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其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中營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曰后暴崩速侯等驚走赴因執而殺之

文封皇后

後魏書曰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後早崩桓帝立乃葬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妣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維皇后

後魏書曰桓帝后維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王皇后

後魏書曰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平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祝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慕容皇后

後魏書曰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元眞之女也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沉厚善決斷專理內事多從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賀皇后

後魏書曰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符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民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轉失轄后懼仰天告曰國家胤胄豈正爾絕滅也唯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而免難其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之向晨故驚廐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也故顯不使急追太祖至賀蘭部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家匿神車

中三日亢泥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去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追尊謚配饗焉

道武慕容皇后

後魏書曰道武皇后慕容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後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后帝從群臣議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劉皇后

後魏書曰道武宣穆皇后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謚號配饗太祖自此後宮子爲帝母加正位配饗焉

明元姚皇后

後魏書曰明元昭哀皇后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謚葬雲中金陵

明元杜皇后

後魏書曰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太宗即位拜爲貴嬪太常五年薨謚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後甘露降於后廟庭高祖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使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謚曰惠葬崞（音郭）山從后意也初后嘗謂左右曰吾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北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赫連皇后

後魏書曰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賀皇后

後魏書曰太武敬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麚四年薨追贈貴嬪葬于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閭皇后

後魏書曰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選以

入東宮有寵眞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謚葬於雲中金陵是時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

文成馮皇后

後魏書曰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郡公母樂浪王氏生后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后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

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號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音至）傷生之類宜放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是時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本親緦麻皆受復除

素儉性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王遇張祐符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之間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誓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賜賚不可勝數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於太后忻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羣官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而參之以示無私也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雌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固陵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靈宮石室至今猶存號曰千年堂

文成李皇后

後魏書曰文成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云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內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侍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李皇后

後魏書曰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

也姿德婉淑年十八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林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貞皇后林氏平涼人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位至尚書射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音荀）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廢后馮氏太師熙之女太和十七年立爲后高祖遵經典禮后及夫人嬪已下接御皆以次進車駕南

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伐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搆百端尋詔廢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

孝文馮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也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文明太后崩高祖服終後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疾痊除遣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

至寵愛過本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後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閹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而公主志所不願后欲強婚之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見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因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乃具言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令者許賞報不貲（鮨）乃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服殷勤託付勿使漏泄亦令雙蒙充行皆其信者也唯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勅以勿泄至洛執問菩薩雙蒙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讓后曰汝母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勅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后猶不言高祖乃令以綿堅塞整耳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命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呼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汝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

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決再拜稽首泣涕歔欷令宿東房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政自絕于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禮謚曰幽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年十三初后之幼也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

巳如是數久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祖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遂撫念慈愛有加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謚曰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祚追尊配饗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大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還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申漢代又詔曰文帝昭皇太后尊配高祖廟定號促令還奉自然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

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還遷置蛇舊處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

皇親部六

後魏宣武于皇后　宣武高皇后
宣武胡皇后　孝明胡皇后
西魏
孝武高皇后　文帝乙弗后
郁久閭后　廢帝宇文后
恭帝若干后
東魏孝靜高皇后
後周
文元皇后　文叱奴后
閔元后　明獨孤后
武阿史那后　孝李后
宣楊后　宣朱后
宣陳后　宣元后
宣尉遲后　靜司馬后
隋文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
煬帝蕭皇后

後魏宣武于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謁于太廟后靜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沒其后暴崩宮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太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高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高皇后文昭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爲貴嬪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稀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瑶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太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瑶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世宗暮年高后悍（諸）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餘年皇太子全育惟肅宗而已

宣武胡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珎之女后母皇甫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珎往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也惟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母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令以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

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帷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illegible]音）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祠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勑造申訟車時復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宫西而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肅宗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後幸左藏公主嬪女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尋幸闕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勑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婬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宫於禁中殺懌自劉騰死叉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踈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音林）鄭儼寵私宫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並見親待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擲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始於此矣及武太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水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焉又曰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音餌）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曰千里相徵豈欲衆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

孝明胡皇后

後魏書曰孝明胡皇后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也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在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女范陽盧道約女隴西李瓚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太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瑶光寺焉

西魏孝武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降爲彭城王妃

文帝乙弗后

後魏書曰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無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音軟）冠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宫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後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

不忘後寤今養疑有追還之意然事祕莫外無知之者六年春蠕蠕舉國渡河前驅已過而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耶乃遣中常侍曹寵賫手勑令后自盡后奉勑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旨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入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郁久閭后

後魏書曰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駝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王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曰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轀輬車後來將就次所軸折不進

西魏廢帝宇文后

後魏書曰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氳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爲太子納爲妃及即位爲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恭帝若干后

後魏書曰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公正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後出家爲尼在佛寺葬竟無謚

東魏孝靜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靜高皇后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空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一云昶）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悰（藏帝物）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山王妃

後周文元皇后

後周書曰文元皇后魏孝武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遇后無禮帝殺歡改封后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堯祔葬成陵

文叱奴后

後周書曰文叱奴后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姬生高祖高祖即位後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巳酉崩四月丁巳葬固陵

閔元后

後周書曰閔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愍帝爲洛陽公尚焉及踐祚立爲皇后帝被廢后出俗爲

尼高祖誅晉公護上帝尊號爲愍帝以后爲孝愍皇后號崇義宮隋氏革命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獨孤后

後周書曰明獨孤后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在藩納爲夫人帝即位立爲王后在位數日崩葬昭陵世宗崩與后祔葬之

武阿史那后

後周書曰武阿史那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蠕蠕（而兖反）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十數萬於是陵逼中原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已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去戰切）乃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爲天元上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后祔葬孝陵

孝帝李后

後周書曰孝帝李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高祖幸之生宣帝宣帝即位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爲大帝太后隋開皇初出俗爲尼改名常悲薨以尼禮葬之京城南

宣帝楊后

後周書曰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爲天元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

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静帝尊后爲皇太后號弘聖皇太后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雖初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甚悦後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内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中殂祔葬定陵

宣朱后

後周書曰宣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爲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召而幸之遂生静帝静帝立尊爲天元太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年又大帝十歲踈賤無寵以静帝之故特尊崇之宣帝崩静帝即位尊爲太后隋初出俗爲尼改名法淨後殂以尼禮葬之

宣陳后

後周書曰宣陳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女以選入宫拜爲德妃月餘立爲天元左大皇后帝崩出俗爲尼改名華光父山提本尒朱兆之隸仕齊爲特進開府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除大宗伯

宣元后

後周書曰宣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宫拜貴妃後立爲天元右大皇后宣帝崩出俗爲尼名華勝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

宣尉遲后

後周書曰宣尉遲皇后名繁熾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

初適杞公亮之子西陽公溫後以宗婦入朝帝逼而幸之後亮聞謀逆帝遂誅溫追后入宮立爲天元右大皇后帝崩出俗爲尼改名華道年四十殂

静司馬后

後周書曰静帝司馬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宣帝傳位於帝納后爲皇后隋文帝以后父消難擁衆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州史李丹妻

隋文獨孤皇后

隋書曰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揔百揆

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性尤妬忌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風上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

宣華夫人

隋書宣華夫人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煬帝蕭皇后

隋書曰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丘軌切）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具宇切）后躬親勞苦煬帝之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立爲后帝每遊幸未嘗不隨侍從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唐貞觀四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親部七

唐高祖竇皇后

太宗長孫皇后（徐妃附）　高宗廢王皇后

中宗趙皇后　廢韋皇后

上官昭容　睿宗劉皇后

竇皇后　玄宗廢王皇后

武皇后　楊貴妃

楊皇后　肅宗張皇后

吳皇后　代宗沈皇后

獨孤皇后　德宗王皇后

韋賢妃　順宗王皇后

憲宗郭皇后（女學士宋尚宮附）

穆宗王太后　穆宗蕭皇后

敬宗郭貴妃　昭宗何皇后

高祖竇皇后

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揔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㓜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得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輙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帝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憚讙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不願熟思之高祖未從竟以此獲譴太穆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長孫皇后

唐書曰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

軍晟之女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文著論駮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徐妃附

唐書曰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遍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之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為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王皇后

唐書曰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為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為皇太子妃永徽初立為皇后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為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為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武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廢后及蕭良娣皆為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

中宗趙皇后

唐書曰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中宗為英王時納后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為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為恭皇后

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追謚后為和思莫知瘞所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轝以大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

中宗廢韋皇后

唐書曰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中宗為太子時納后為妃仍擢后父玄貞為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為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為太子又立后為妃中興初復立為皇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乃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外御牀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景龍四年六月帝遇毒暴崩后懼祕不發喪及臨淄王勒兵入內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為亂兵所殺追貶為庶人

上官昭容

唐書曰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

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帝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俄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

睿宗劉皇后

唐書曰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父延景陜州刺史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睿宗即位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

睿宗竇皇后

唐書曰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父孝諶潤州刺史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户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呪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

玄宗廢王皇后

唐書曰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嘗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呪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下制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玄宗武皇后

唐書曰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薨年四十餘

楊貴妃

唐書曰玄宗楊貴妃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養於叔父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

惠妃薨帝哀悼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眞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朞歲恩禮如惠妃太眞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天寶中安禄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禄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禄山結爲兄弟禄山母事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六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決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

玄宗楊皇后

唐書曰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旣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皇帝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心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

肅宗張皇后

唐書曰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父去逸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姓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爲淑妃贈父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乾元元年冊爲皇后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別殿幽崩

肅宗吳皇后

唐書曰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陽人后父坐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二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春明門外代宗即位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

代宗沈皇后

唐書曰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秘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生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后於宮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遙尊爲皇太后

代宗獨孤皇后

唐書曰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錄事參軍后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大曆十年五月薨追諡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爲哀冊

德宗王皇后

唐書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書監德宗爲魯

王時納后爲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位冊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

韋賢妃

唐書曰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冊爲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王皇后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瑯琊人父顏偁尉婦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爲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中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纖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咸寧殿謚曰莊憲

憲宗郭皇后

唐書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駙馬都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冊爲貴妃時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穆宗嗣位冊爲皇太后敬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

女學士宋尚宮附

唐書曰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問閔荅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大和中坐駙馬沈曦事幽於外第賜死

穆宗王太后

唐書曰穆宗恭僖皇太后王氏越人父紹卿越州金城令后少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即位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曆太后

穆宗蕭皇后

唐書曰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生文宗皇帝寶曆二年敬宗崩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月奉册上尊號曰皇太后武宗即位供養彌謹宮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謚曰貞獻

敬宗郭貴妃

唐書曰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絶特寵異之俄册爲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

昭宗何皇后

唐書曰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侍壽王邸姝麗多智特承恩顧生德王禪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册爲皇后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宮闈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内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膳羞備不離左右天祐初朱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詳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所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兇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不叶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期復唐室不欲全忠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親部八

蜀
劉備甘后　穆后
劉禪張后　小張后
吳孫堅吳后　孫權步后
二王后　潘后
謝妃　徐妃
孫亮全后　孫休朱后
孫皓母何太后　孫皓滕后
前趙劉淵母呼延妃
劉淵張后　劉聰呼延后
二劉后　劉曜劉后

後趙石勒劉后
後燕慕容垂段后
宋劉裕臧后　胡婕妤
劉義隆袁后　劉駿母路后
劉駿王后　劉彧母沈婕妤
劉彧王后　陳妃
劉昱江后　劉准母陳昭華
劉准謝后

蜀劉備甘后

蜀志曰先主甘皇后沛人也生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先主於當陽長坂于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宜號昭烈皇后與大行皇帝合葬制曰可

穆后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云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於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爲后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

劉禪張后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

小張后

蜀志曰後主小張皇后飛小女隨後主遷于洛陽

吳孫堅吳后

吳志曰孫破虜吳夫人權之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理國政甚有補益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

孫權步后

吳志曰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宮夫人性不嫉妬多所推進故久見愛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旨請追正名號乃贈皇后印綬

二王后

吳志曰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夫人以選入宮得幸生

孫和權將立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數加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

吳志曰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在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

潘后

吳志曰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父爲吏坐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身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夫人爲皇后性妬媚容自始至卒譖害甚衆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張昭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病諸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權尋薨合葬蔣陵

謝妃

吳志曰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寵早卒

徐妃

吳志曰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娉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妬忌廢之以疾卒

孫亮全后

吳志曰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立爲皇后孫綝廢亮爲會稽王隨亮之國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

吳志曰孫休朱夫人朱據女孫綝廢亮休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晧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

孫晧母何太后

吳志曰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何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晧也後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育晧及其三弟晧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月餘進爲皇太后焉

孫晧滕后

吳志曰孫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晧既封烏程侯娶牧女爲妃晧即位爲皇后封牧高密侯

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晧滋不悅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曆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天紀四年隨晧遷於洛陽

前趙劉淵母呼延妃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錄曰左賢王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一大魚頭有二角軒鬐躍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影非常授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三月而生淵

劉淵張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淵皇后張氏夢日入懷寤

而告淵淵曰吉徵也慎勿言之自是十五月生聰

劉聰呼延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貌故以配焉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黎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爲計后曰事留變生太弟見黎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構間其中未必不禍發于今日妾常聞陛下說魯隱公事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

大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皇后劉氏殷長女世字麗芳以左貴嬪立爲皇后聰將起䳒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而密遣中常侍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勑旨將爲妾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忘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觀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曰朕此來得微風之患意忿不自由元達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后表示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此后朕亦何憂矣

小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聰后劉氏殷小女字麗華童齔聰惠膚髮異於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每止之輒誦彌甚與諸兄爭論經義理旨超然諸兄常深歎謝性孝友善

風儀進止如珪璋焉以貴嬪立爲皇后殺二女四孫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聰並納之自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宫建元中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劉后産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見殞肉之傍劉氏卒僞謚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劉曜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皇后侍中瑄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色才德邁於列后

後趙石勒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録曰石勒劉皇后侍中閭之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闗美色有特寵張枰反於襄城后抽劍斬之勒頼后而濟后性惠有幹助理軍國之務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石弘即位尊爲皇太后與彭城王堪謀殺石虎誅泄虎殺之

後燕慕容垂段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燕録曰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儀之女后少而婉慧有節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爲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之婦鄰人聞而笑之内黄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麟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垂稱燕王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爲婦姊妹俱爲垂德皇后卒如其志

宋劉裕臧后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后適高祖生會

宋劉裕蕭后　胡婕妤　劉義隆袁后　劉駿母路后　劉駿王后　劉彧母沈婕妤　劉彧王后　陳妃

稽宣長公主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卒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歸葬丹徒

胡婕妤

宋書曰武帝胡婕妤諱道安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高祖踐祚追贈婕妤文帝即位上尊號曰章皇太后

劉義隆袁后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女也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太子劭及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十千因此恚恨甚深

緣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迴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六上甚悼痛之詔永壽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其文甚麗也

劉駿母路后

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拜爲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藩世祖入討元兇淑媛留守尋陽上即位有司奉尊號曰皇太后弟休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休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尋崩時年五十五遷殯東宮改東宮門題曰崇憲宮

劉駿王后

沈約宋書曰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山陰公主世祖在藩后從行禮上即位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率六宮親桑于西郊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

劉彧母沈婕妤

沈約宋書曰文帝沈婕妤諱容姬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年四十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即位上尊號爲皇太后

劉彧王后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爲樂外

舍之爲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交會帝曰汝語有大理乃止孝建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

陳妃

沈約宋書曰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屠家女也太妃家在建康縣東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見之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將軍）李道兒尋又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踐祚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大姬

劉昱江后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太始五年太宗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強蔭卜筮最吉爲太子納焉太子即位爲后帝旣廢降爲蒼梧王妃

劉准母陳昭華

沈約宋書曰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人也太宗晚年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輙取入宮及生男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

劉准謝后

沈約宋書曰順帝謝后諱梵境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三

皇親部九

齊蕭道成母陳后　蕭道成劉后
蕭昭業母王后　蕭昭業何妃
梁蕭衍母張后　蕭衍郗后
丁貴嬪　阮脩容
蕭綱王后　蕭繹徐妃
陳陳霸先章后
陳蒨沈后　陳頊柳后
陳叔寶沈后　張貴妃
北齊高歡婁后　爾朱太后
高澄元后　高洋李后
高演元后　高湛胡后

高緯斛律后

齊蕭道成母陳后

蕭子顯齊書曰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我於此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建元元年重追尊孝皇后

蕭道成劉后

蕭子顯齊書曰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后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適太祖嚴整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

蕭昭業母王后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耶臨沂人建元元年爲南陽王妃四年爲皇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服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王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

蕭昭業何妃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女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婬亂爲妃時與外姦通左右柳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梁蕭衍母張后

梁書曰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宋元嘉中嬪於太祖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謚曰獻

蕭衍郗后

高祖懐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人云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適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明年歸葬南徐州武進縣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梁公詔贈后為梁公妃高祖踐祚追崇為皇后

丁貴嬪

梁書曰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為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為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

阮脩容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後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為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蕭綱王后

梁書曰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瑯琊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契姒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蕭繹徐妃

梁書曰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觀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

陳陳霸先章后

陳書曰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后母蘇氏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而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詞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為侯景所囚景平高祖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祚永定元年立為皇后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

秘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世祖即位尊后爲皇太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冊尊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景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

陳蒨沈后

陳書曰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州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吳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祚永定元年后爲臨川王妃世祖即位立爲皇后

陳頊柳后

陳書曰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侯景之亂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原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后與後主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城王妃高宗即位立爲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即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幸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當此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一年薨于東都時年八十三葬洛陽之芒山

陳叔寶沈后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儀同三司寔憲侯君之女也毋高祖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

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慟左右內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別殿哀毀踰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宮後宮之政並歸之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佛經爲事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詞文甚酸切隋煬帝每所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

張貴妃

陳書曰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選入宮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後主見而悅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見貴妃與賓客遊宴貴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知之以白後主由此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妃於青溪中橋

北齊高歡婁后

北齊書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閨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

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以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后密與李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年六十二合葬義平陵

爾朱太妃

北齊書彭城太妃爾朱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邪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爲尼神武爲起佛寺天保初爲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

高澄元后

北齊書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静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

高洋李后

北齊書曰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爲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

高演元后

北齊書曰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閉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隨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高湛胡后

北齊書曰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

高緯斛律后

北齊書曰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親部十

昭儀　夫人　貴人　婕妤

昭儀

漢書外戚傳曰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位次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河內人少爲上官太后才人元帝進幸有寵爲人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産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父奉世爲執金吾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

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男立爲信都王尊婕妤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宮名在長安城西）

又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鷰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飛鷰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后廢立爲皇后後寵小衰而弟更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金塗白玉堦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甞有焉

魏志序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明帝又置淑妃昭華

後魏書曰世祖左昭儀文明皇后馮氏之姑父郎坐事誅后遂入宮昭儀雅有母德撫養教誨年十四高宗踐極選后爲貴人皆是昭儀撫訓之力

又曰孝文馮昭儀廢后馮氏妹也高祖還洛后恩遇甚厚昭儀先以疾病文明太后遣還家爲尼太后崩服終高祖重引爲左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挾素見待厚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帝遂廢后爲庶人昭儀寵愛過本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後遂立爲皇后

沈約宋書曰漢元帝制昭儀世祖省之晉泰始二年又置昭華昭儀等以備九嬪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嘉平二年立司空王育女爲

左昭儀尚書令任顗女爲右昭儀

晉書載記曰石勒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

西京雜記曰趙后腰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弱骨豐肌尤工笑語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賦曰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復侯

唐書曰高宗六年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屢言不可帝後召于志寧等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志寧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

夫人

周禮注曰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矣

禮記婚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右手陰也旣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史記曰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徐廣曰五耕反）娥秩比中二千石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形貌體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有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之號焉

又曰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以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又曰高帝薄姬文帝母也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也而管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相與笑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甘泉宮齊人少翁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視上愈益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何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

又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氣使召之旣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後漢書曰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

魏志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九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有智數時有所獻納文帝之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位后為夫人

王隱晉書曰胡芳以選入宮父奮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

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後拜芳夫人元后臨終有命先來臨者有賞胡夫人自排人徑前辭訣咸寧二年立皇后楊氏封父駿臨晉侯駿漸驕慢奮語駿卿侍女更豪也與天家作婚者未有不滅門數曰卿女不在天家也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後魏書曰明元昭哀皇后姚興之女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出入居處禮如后焉

晉中興書曰簡文宣皇后鄭氏字阿春滎陽人也先過渤海田氏生一男夫亡后依舅濮陽吳氏中宗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有見之者言於中宗曰鄭氏雖嫠居賢於吳氏遠矣遂以德色納爲夫人甚有寵

沈約宋書曰晉武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

晉起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后婕妤椊儀注應服雀釵桂襩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右手拳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而手尋伸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殯尸不臭而香數月昭帝既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屨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有神祠焉

西京雜記曰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之後宮齊唱常入雲霄

又曰戚夫人以百煉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內時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高祖思之或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倚夫人夫人擊筑高祖自歌大風詩以和之

又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又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貴人

東觀漢記曰光烈陰皇后上即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

又曰章帝宋貴人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譖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又曰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後漢書曰順烈梁皇后永建三年與姑俱入掖庭時年十三太史卜兆得封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常時被引御從容辭曰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又曰桓思竇皇后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寑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

東觀漢記曰中貴人生孝穆皇帝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生桓帝帝既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皆

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又曰孝桓帝鄧后字猛父香早死猛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城君孫壽之舅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聖通世祖至眞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以爲貴人

魏志曰文帝納甄后於鄴有寵生明帝郭后李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王隱晉書曰武帝臨軒拜諸葛婉爲夫人李麗爲貴人

後魏書曰文成馮后生有神光之異高祖踐極以選爲貴人

又曰文成光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妹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嘗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貌美麗永昌王仁得后後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後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

沈約宋書曰貴嬪文帝所制貴人漢光武制泰始二年又省貴人置貴姬

婕妤

漢書曰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又曰孝宣皇帝之爲曾孫也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配曾孫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議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旨白立許婕妤爲皇后

又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時鬬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者輙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爲婕妤是時館陶主母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又曰孝成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城舍歡宮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姬

世說曰漢成帝幸趙飛燕讒班婕妤呪詛帝乃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漢書曰成帝隆於內寵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又曰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魏志曰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有婕妤五等

晉服制令曰婕妤銀印青綬佩采瓄玉

婦人集曰漢元帝賜婕妤書曰聞飛鷰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猶此言之眞爲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務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過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班婕妤報諸姪曰記言劉見元帝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緩隸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後魏書曰御史中尉李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書學讀誦經傳曾謂所親曰此女當興我家卿曹各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名納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世宗崩婕妤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五

皇親部十一

嬪　世婦　御女
美人　才人　保林
女侍中　女尚書　女史

嬪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詩推度災曰關雎知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嬪婦也八婦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

周禮天官內宰曰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言省文也）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嬪婦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功謂絲枲也自九嬪以下而御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王所息之燕也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嬪九人當一夕夫人三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玉齍玉敦受黍稷也）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后事）大喪則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也）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親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又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國語曰齊襄公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

漢書曰王莽備九嬪視九卿

魏志曰文帝增貴嬪位次皇后

又曰文德郭皇后文帝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采諸葛沖等女五十餘人入殿賜采女食皆憂不食帝使[illegible]鄣楊后曰可但入鄣其中者以絳繫臂胡芳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不畏何畏陛下帝壯其言故遂敬之芳父奮聞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拜芳爲貴嬪

晉書曰胡貴嬪名芳父奮泰始九年簡良家子以充內職拜芳爲貴嬪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尒而荅進退方雅最蒙愛幸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常與摴蒱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芳生武安公主

王隱晉書曰又採侍御史故國左雍女爲脩儀有文才

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脩儀後爲貴嬪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每游華林輒迴輦過之語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楊皇后崩芬獻誄咸寧二年納悼后芬受詔作頌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晉諸公讚曰舊制貴嬪夫人比三公假金紫淑媛淑儀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比九卿假銀青

晉起居注曰泰始三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華王宮妾爲脩容徐琰爲脩

儀吴淑爲婕妤趙珽爲充華九年有司奏禮唯皇后聘以穀圭無妾媵設王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十年上臨軒使持節兼太常洛陽令司馬肇拜采女胡芳爲貴嬪又使使持節兼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媛爲淑妃臧曜爲淑媛芳爲淑儀趙粲爲脩華陳琇爲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爲脩儀荊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

又曰惠帝元康二年詔曰才人謝玖進爲淑妃有司奏當與三夫人以下同拜詔宜在後也永寧元年詔曰峻陽國淑妃公孫明識身粹今進位爲貴人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

山海經曰鮒隅山顓頊葬于其陽九嬪葬其陰

左貴嬪集有離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栢賦涖溫頌賦納皇后頌楊皇后登祚讃芍藥花頌鬱金頌菊華頌神武頌四言詩四首武元皇后誄萬年公主誄

世婦

周禮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

周禮天官冢宰曰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乃充之無則闕）

周禮春官曰世婦每宮二人女史二人（世婦居宮王者六宮女史有才者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后親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祀也禮天子有世婦女御嬪出御九嬪舉中言者）祠于高禖之前（太祝酌醴高禖之庭）

又曰季春之月后齋戒親東鄉躬桑（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嚮者嚮時氣也是時明其不常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及諸臣之妻也）

禮記婚義曰古者天子二十七世婦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禖高禖祀名高禖尊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故重至日因以用之簡狄以玄鳥至之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后妃率九嬪御后者天子適妻也妃命也嬪婦也御妾也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以應外朝公卿大夫之數也世婦不見尊者文略御妾皆行世婦可知也后妃將九嬪女御皆會禖以祈孕妊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天子所御謂后妃以下至妾任有萌牙者也韣弓衣也祝以高禖之命飲以醴酒帶以弓韣尚使得男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孕妊者於高禖登位之前也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齋戒者事於先蠶也東鄉盛德也躬桑者手三繅猶天子親耕三推也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卜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公桑以食之蠶事既外（外成也）分繭稱絲（絲以所稱故曰稱絲其多少稱以效其成功也孟夏於此絲言之也）以供郊廟之服天子諸侯所服以祭者必后夫人所親蠶也禮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受之親繅三盆手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故曰無或敢怠

又曰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于天子進其成功也乃脩繭稅以桑爲均十而取一曰稅乃收世婦以下所蠶之稅也以桑爲平者用桑多則繭多少則繭少也貴賤長少如一貴謂世婦賤謂妾御長謂力壯者也言無尊卑老壯各自以桑爲平不得以高下爲差也

史記曰中宮天極星後勾四星末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

漢書曰軒轅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也

范曄後漢書曰世婦主知喪祭賓客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世婦視中大夫

又曰宣武靈皇后胡氏初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生肅宗明皇帝

後周書武帝建德中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華嬪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立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級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耆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

御女

周禮天官冢宰曰女御（婚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范曄漢書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後漢書曰高祖改定內官御女視元士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綵鼓琴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綵吹笙竽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彩撞白鍾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彩擊磬石

美人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之號焉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詔其姊爲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

又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佯爲有娠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又曰孝成趙皇后弟絶幸爲昭儀謂成帝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許美人兒從何生許氏竟當復立耶令許美人有子竟負若約謂何帝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

范曄後漢書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備內職焉光武中興置美人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又曰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十三選入掖庭生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天梁冀秉政忌惡他族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又曰王美人趙國人也豐姿色聰敏有才能明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爲何后所酖靈帝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

魏志曰漢制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美人魏太和中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美人視二千石

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後美人忤皓皓怒棒殺之

沈約晉書曰夏殷以上內職無聞姬氏之隆婦官爲盛前漢列給十四世祖受命又有美人以比職焉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美人視三品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前事之制置三夫人其餘有

美人爵視千石太宗以美人爲散使

蕭子顯齊書曰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寵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美人爲散職

才人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數失皇子鄧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魏志曰明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魏略曰明帝青龍三年於別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上轉南附爲其秩石擬百官之數

王隱晉書曰太康七年出後宮才人妓女已下百七十人歸家

又曰初惠帝幼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因是有娠臨娶

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臧榮緒晉書曰懷帝王太后諱媛姬初入武帝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也

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爲才人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職中才人視五品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世祖又置中才人以爲散位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録曰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

保林

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晉武帝起居注詔曰今出清商掖庭及諸署才人妓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餘人還家

女侍中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

又曰陸昕之容貌柔謹尚獻文女常山公主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眷昕之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公主並爲女侍中

又曰于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書靈太后引爲女侍中

又曰靈太后妹爲元乂妻封平君拜女侍中

鄴中記曰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

女尚書

魏略曰明帝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爲女尚書

省奏事當畫可

魏書曰高祖置女尚書視三品

晉東宮舊事曰迎太子妃之日諸長御皆在幄帳左右侍宮人重行東面以准女尚書西面以准女尚書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女鬻餘以爲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爲女尚書

女史

毛詩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也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于月娠則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色赤就）彤管有煒悅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者箋云赤管然煒女史以悅懌妃妻之德美之也）

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

有柱下史右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

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也）掌王右之禮掌內治之藏以詔右內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掌書而藏之）送內宮（考六宮之計）書內治之藏以令（右之命也）凡右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之於王）

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范曄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右族之盛乃作女史箴

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篆記言是司過身戒夕蠱國艮晨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職女史賢人視三品

沈約宋書曰太宗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紫極房光興房各置女史一人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灾祥以考外太史驗察虛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

皇親部十二

太子一（并世子見）

周易離卦曰黃離元吉（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離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文王太子發是也慎成其業故吉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王肅曰兩離相續繼明之義也）

周易鼎卦曰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鄭玄曰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設陳曰足爻體巽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為足之道情繼絕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遠之子尊坤為順又為子母牛在后犯之旁側廢之例也有長德子少賢賢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也）

周易震卦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迩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王肅曰在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威者莫若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雷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故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廢宗廟安矣亂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又曰震為長子

易經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鄭玄出曰起猶立也乾為天丈震為長子聖人立為天子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也）

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于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鄭玄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鄭玄曰定王業也）

又曰我然之後恒稱太子（鄭玄恒常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矣）

又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卽父位不稱王（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子微子文王得赤雀丹書故號以應天道未成而崩武干以天誅未行誅不自成故稱太子明既諸而未為王）

又曰子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子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發恒稱太子者明俟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踰年而稱太子發若父葬有不成者而將軍）

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吾語女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四者君德）不為驕侈不為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言務儉也圓截木[illegible]曰括也）

春秋演孔圖曰聖人在後日望陽苞懷至德據少陽（文王子也故曰在發制文王東）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帝王世紀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于內生太子誦

尚書顧命曰尒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時是也元子釗康王名也）弘濟于艱難

穆天子傳曰成姬之喪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送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謙不與太子亢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叔譽叔向）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五稱說五事遂終矣）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見子喜而又懼吾聞女知人年長短吉凶也曠對曰

女聲清女色赤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將上賓於帝所女愼毋言殃將及女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也

春秋傳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洛間有道士浮丘伯引上嵩山仙去

尚書大傳曰堯爲天子朱爲太子舜爲左右（鄭注曰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圖事）堯知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精以也堯受禪行知天命在受又擇知之不以不欲命朕天誅如雖對也）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

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家語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王肅曰讙權歡書言乃讙讙和也）孔子曰胡爲其不然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尚書大傳曰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鄭玄注曰十八歲入大學爲成人得關豫事也）

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太學小學（禮記曰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使公卿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太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太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爲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又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

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黜伯魯而立無恤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紲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說苑又載事具奉使部）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

毛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毛詩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弁彼鸒斯歸飛提

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歡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然）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也于曰也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畜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又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女國是以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散女獨居而畏矣宗子嫡子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干寶注曰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即陰居於女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

又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

又曰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供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也）

又曰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選百羞醬物珎異以俟饋供后及世子之膳羞

又曰籩人為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放其故食以供房中之羞）

又曰醢人供后及世子之醬齏菹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

又曰王之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遊倅之未仕者掌太宰也射名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儀禮聘禮曰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大戴禮曰古之王者太子生因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齋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則教固以行矣

又曰太子既冠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禮記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玄注曰避僭罪也其先生則亦弗改世或為太）

又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尊卑不同）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不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令也如今小吏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歡甚也）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及暮又至亦如之（暮夕）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猶地）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食下問所膳（所食）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無數程式之帥猶也）

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又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抗猶舉也謂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說懌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曰迂迂猶廣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擧此禮欲成王觀）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雖爲父之出遠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illegible]）

又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illegible]朝夕朝莫也日中又朝文王爲世不知如子也非權之制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淺不及正不能正履也又）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illegible]）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親猶自也[illegible]）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藥必親嘗之（[illegible]）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illegible]）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illegible]）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也（[illegible]）

禮記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凡接子擇吉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選其吉日也）冢子則太（長子謂）牢（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

又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手（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又曰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左傳桓公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敗戎師也齊侯又欲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又曰九月丁卯子同生（服虔注曰桓公太子莊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illegible]）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又曰曹太子來朝（[illegible]）賓之以上卿之禮（[illegible]）饗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illegible]）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嫡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舍置申生勿使將兵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里克不對）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偏衣偏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金玦以金為玦也）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速召也戴也言太子不去身亦危疾召罪似實知其）（狐突欲成而去子狗果一[illegible]不違至孝之義與卑若戰[illegible]齊而歸[illegible]不欲免於難而使父有率[illegible][illegible]子之罪故傳曰[illegible][illegible]賢之言以述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又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又曰盟會於寗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罪之也）

又曰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公子蘭鄭文公妾燕姞之子穆公也辟群公子故奔晉也）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晉侯蘭不忍本國故也）故使待命于東（待命於鄭東也）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又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也（康公穆公太子雍晉出也）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呂甥郤芮焚公宮也）乃多與之徒衛（徒衛）

（兵也）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襄公夫人太子靈公）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寘置也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之門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如子爲善教誨典子使之有貴才知人君之道也明吾受子之惠爲賜也）不才吾唯子之怨（才而受明其其數也不怨子罵其殺不至也）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君言未以其言死書尚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言播大夫惡穆嬴之言以君命之言實也畏偪迫無置靈公一曰畏偪公）（于先來相逆迎矣）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自安夫鍾郕邑也）國人弗徇（徇順也）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立習攻立君不明太子者）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夫邑一曰郕之賓主太子父亡自安夫鍾人以為不郕以郕伯辛而更立）（君太子以諸國賓逆之文子迎奔也）

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伯曰高厚相太子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高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免死也言將不免謂不以壽終也傳序光者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君光起本也）

又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兄子曰姪從也顏鬷皆其母姓懿聲皆諡也從家從後言之故舉諡也）生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子妾姓子者）仲子戎子戎子嬖（二子宋女）仲子生牙（公子牙也）屬諸戎子（戎子取牙養之）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立長為常立而廢之為不祥也）閒諸侯難（閒犯猶光已列於諸侯難廢）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謂上數從諸侯比伐盟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也（專黜也光此與諸侯列於[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而以難犯不祥（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東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微隱匿也）疾病而立之（疾困也而立為太子）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七

皇親部十三

太子二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其身色赤而生毛也）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恭姬宋伯姬也）平公入夕（觀夕也平公暮姬子也）恭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過也遷悅之故視之過父）姬納諸御（納之平公之御）嬖生佐（公嬖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惡而婉（貌醜而心順也）太子痤美而很（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寺人宋閹士惠牆皆發賢爲伊戾名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長掌內官）秋楚客聘于晉過宋（楚客過使）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有縱供其外莫供其內（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供內使也）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坎也書爲之徵書盟書）而騁告公（騁馳）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代公位故與楚客謀共戕公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夫人佐母棄也）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聞太子與佐期日中）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失期佐）過期乃縊而死（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其伊戾之譖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許悼公瘧（許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之書弑告於諸侯也）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原止之無惡聽物不嘗醫無以加壽命有禁故曰舍藥物可也一曰罪止非也擇無良史物讓爲物止責孝能盡心事書舍藥分以罪之）

又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也）曰太子任弱其母非嫡（太子任昭王也秦嬴也）太子建實娉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謂夫人故太子建娉之而不立是謂亂國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黷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孫故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又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齊景公夫人鬻之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鬻公子鬻姒景公妾也諸子人所納世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爲子）（爲太子也言公齒長未立太子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少當差之何微令早立長也）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言二三子閒於齊國憂虞則疾疢亦在其閒今無疾何爲不自謀樂何憂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國惠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張也）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寘置也欲使遠齊）

公羊傳曰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何休注曰稱子赤不）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爲君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言子卒者父在以君前臣名者）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

又曰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曷爲殊會王世子（不殊別周公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貴也言當世父位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至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皆是也自繫於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盛各有所從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以公所以會者時相公讓褒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故）也

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非正（賈逵注曰禮諸）

（[illegible]之[illegible]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illegible]此[illegible]會內[illegible]王命皆由至於相朝非禮今曹伯）（有疾不[illegible][illegible]未為[illegible]聞而使世子[illegible][illegible]言非禮之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魯）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言世子盡命而正是當不義則爭之而）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偃師哀公子所謂悼太子者也哀公變世子諸太之招哀公之[illegible]公有疾招殺太子偃師而立留）嚮曰陳公子招（招殺矣十年矣）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解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子今君之母弟也公）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貳也（貳副）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甚公親至微）

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

（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

孔子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所以著代（王肅注曰主人之位明代也）以醮於客位加其成（冠於阼者若不醴則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爲客也）三加彌尊喻其志（諭其志使彌知尊宜敬成加緇布皮及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變天下無生而貴者

又曰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而諸侯之冠如子之冠問之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已君人無所殊（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

孔叢子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曰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故立其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其子亦各有[illegible]與禮同[illegible]天下合[illegible]讓也

漢舊儀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春秋傳云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曰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禮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無謚知太子亦無謚

又曰天子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之義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諸外者尊師就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記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

又曰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小學小學經藝之宮也太學者辟雍鄉射之宮

又曰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厭臣子之亂君在者春秋之義殺太子與殺君同罪春秋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言君者明與君同也君薨夫人無子有遺腹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曾子問云立適以長不以賢賢不肖未可知也尚書曰知人則哲唯帝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者蹇

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也且魯國雖有事婦人何與女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者晉客舍吾家繫馬馬佚馳踐吾園葵使我終歲不厭葵隣人女奔亡借吾兄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今魯君老老必將悖太子少少必愚愚悖之間對偽互起夫魯國有事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之隣婦謝曰子之慮非吾所及也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史記曰周厲王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立共和是為宣王又曰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毋可奈何申侯怒乃與犬戎共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

紀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

史記燕世家曰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王秦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歎烏即白頭馬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丹為鷄鳴遂得逃歸故怨於秦欲報之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傳麴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通義節恥受辱以生也貞正所羞之見劫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過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內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目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史記呂后本紀曰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為人仁

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又張良世家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此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請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以將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夷儕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illegible]）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疾強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爲辱故恐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

漢書外戚傳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入太子宮爲太子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以曩者所夢日符計未

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立爲皇太子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張晏曰禖者求子月令曰祀于高禖也）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男氏號爲氏以相別也）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太

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姧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乃收捕充斬以聞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子弄父兵罪當笞尔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自經後車千秋言太子之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宣帝即位有司奏謚曰戾置奉邑三百家

又曰孝元皇帝爲太子也母曰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讌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害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又曰孝宣王皇后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家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〻名畫堂〻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又別外不在未央宮中）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不敢絕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古甚重也）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晉灼曰幸酒好酗樂讌）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又曰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爲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

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親部十四

太子三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后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數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其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食東海魯國并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無倫比致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懸彊性敬謹恭謙臨之國比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因辭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大夫深嘉歎之

續漢書曰趙熹爲太尉中元二年上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新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尊卑無別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范曄後漢書曰孝順皇帝安帝之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能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亥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魏志曰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略曰太祖不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太子也

世語曰辛毗女憲英適太常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告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世代君不可以不感主國不可以

不懼宜慼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明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燕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明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射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也

王隱晉書曰武皇帝寬惠仁厚深沈有智量宏度容納綽如也景元中爲撫軍咸熙元年晉國初開立爲世子遷撫軍大將軍開府副相國二年立爲太子

又曰惠帝爲太子時上素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和嶠對勗乃觀之歸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也嶠答詔稱臣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也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音聿）字熙祖少聰惠武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以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近火光令人照見也又嘗見官養豬肥大不常後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而久費五穀上即烹之由是益奇之常稱以爲似宣皇帝亦以東宮無嫡有託後之意太康十年詔曰遹既長宜仁可令以遹爲

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爲封國邑五萬户及世祖崩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止東宮雖當頼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陳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太保衛權息庭司空司馬秦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音秘）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音異）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止其後太子好軍居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又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云其母本屠家女也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稍失儲副望賈后無子疾害滋甚九年正月月暈赤黃數重三月十八日滎陽河南潁川繁霜殺桑及姚李杏花尉氏雨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妄棗生于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日中若飛鸞者積數月漢中平中亦有此變皆爲太子也賈后作頡子謠太子見頡之豕也是時謡曰宮東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十一月天連大風發屋折樹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宮婢齎書與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汝可入朝太子如令請朝詔聽二十九日入朝賈后不見使婢陳舞賜棗酒强使飲辭不見聽太子醉賈后誣奏太子有悖書廢徙金墉城以千兵防送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與賈謐等早害太子以絶民望三月十四日矯詔使小黄門孫慮害太子賈后表以廣陵王禮殯趙王倫誅賈謐廢賈后帝乃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伃桀致皇太子曰嗚呼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寘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尒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于今頼宰相賢明人神憤怨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

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備制及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尒心

文士傳曰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穎厲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晉書曰明帝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已見明紹祖中）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肅祖中宗長子也建武元年中宗爲晉王拜王太子及踐尊號爲皇太子詔曰於戲朕承天緒忝

繼祖宗之洪基君臨于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歎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介于儲宮以倍貳于朕躬欽哉介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佞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歟介其敬之

又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篤左光祿大夫領司徒護尚書令恢等上疏曰臣聞皇羲立邈五帝攸往淳風澆散三王傳嗣欲令國有常居民有定奉關諸盛衰不易之道也伏惟皇子天挺奇表隆準豐下岐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風顯於朞月宜建立儲宮允副民望請下太史擇吉日告宗廟備禮儀奉行奏可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道武之長子初帝母劉賜死大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無亂汝當繼統吾故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行於外及元紹之逆也帝還而誅之天賜六年即皇帝位

又曰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於城北其大姑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万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言者曰爲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决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正平元年六月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賜謚曰景穆皇太子高宗即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又曰世宗宣武皇帝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遂有娠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肅宗孝明帝諱詡世宗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崔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又曰廢太子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詔曰昔塗山有育美名列於夏典任姒作配昌發顯於周書故能緝熈丕緒祚延八百自元子誕育於今四載而名表未孚於四方茂實未昭於朝掖非所以憲章遠猷允光禮度者也太皇太后飆發明旨爲之立名依德協義名恂字元道國祚永隆儲貳有寄無窮之兆於是而始乃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高祖每歲征幸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庶子高道悅數苦諫恂甚銜之乃手刃道悅於禁中高祖引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爲庶人置之河陽後謀逆賜死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絶武帝

命中書舍人顏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尒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甞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又曰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甞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劉合等同見禮待太子起樂賢堂

後周書曰宣帝諱贇高祖長子帝即位多過惡初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輙加捶扑甞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隋書曰煬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惠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鍾愛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伎之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及太子勇廢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李綱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甞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趨而出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

隋書曰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甞謂曰當爲尒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煬帝即位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皇后以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初在孕而語声聞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高祖受禪拜尚書令進封秦王武德九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令建成攜家屬寄于河東義旗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宗功業日盛建成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九年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

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竇延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顔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

又曰高宗文皇帝太宗弟九子毋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貞觀二年生於東宮之麗正殿封晉王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李勣等議立爲皇太子

又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惶惑不決乃御兩儀殿羣臣盡出獨留長孫無忌及司空房玄齡

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於是建立遂定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親部十五

太子四（太弟　太孫　太子妃　良娣　孺子　保林　才人　家人子附）

唐書曰：廢太子瑛（音英）玄宗第二子也，景雲元年封真定郡王，開元三年立爲皇太子。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感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令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李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下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寶應元年詔贈皇太子。

又曰：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於西原。

又承天皇帝倓（音談），既爲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時代宗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音必）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倓事。泌曰：臣幼稱哥念得黃臺苽辭，陛下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人，天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弘，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賢每自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苽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哀愍。辭曰：種苽黃臺下，苽熟子離離。一摘使苽好，再摘令苽稀，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睿宗之謀不行。

又曰：憲宗章武皇帝，順宗長子，母王太后。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个天子。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封冊爲皇太子。

又曰：懿宗恭惠皇帝，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生於藩邸，封鄆王。大中十三年，宣遺詔立爲皇太子。姿貌瓌傑，有異稱人。藩邸時嘗重疾，郭妃侍疾，見黃龍出入於卧內，妃以告帝，曰：慎勿言。

又曰：僖宗恭定皇帝，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初封普王。懿宗大漸，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臨，罔其勞懷，寢興思治，綏道猶淺，道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厲，實有曠於萬政，且無暇而怡神。考茲舊章，謀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孝敬

溫裘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暨于股心之臣各竭乃心永安黎獻

太弟 附

王隱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成都河間王復廢覃爲清河王立成都爲皇太弟

晉陽秋曰永興元年河間王顒表拜成都王穎爲皇太弟

司空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等以大駕北征廢皇太弟穎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晉成都王穎爲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朝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諮

唐書曰武宗肅皇帝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長慶元年封潁王開成五年文宗寢疾宰相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親萬機日擴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瀍昔在藩邸與朕常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禀寬仁學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爲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句當百辟卿士宜竭乃心

又曰昭宗景文皇帝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僖宗大漸遺詔立爲皇太弟

太孫 附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皇太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立臧爲皇太孫文武官屬與東宮轉爲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進王倫篡位太孫廢爲濮陽王薨惠帝復阼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薨謚沖皇太孫并追謚前太孫爲哀皇太孫

晉惠帝起居注曰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臧爲皇太孫臧廢到銅駝街宮人哭從皆哽咽路人收淚

晉要傳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太傅前城門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惠帝使使持節兼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爲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妃告于太廟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景穆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劉尼代人也父祖皆爲方面大人少壯健有膂力世祖善之拜羽林中郎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唯尼知之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仍謀於南部尚書陸麗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長孫渴侯嚴兵守衞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祖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夏六月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階

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又曰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爲皇太孫居東宮昭業少美容止好隸

[illegible]皇孫手書[illegible]

[illegible]歲十七年設皇太孫宴[illegible]

[illegible]入謁[illegible]曰[illegible]生等[illegible]

[illegible]等宴會朕有甲觀之慶故就燕為[illegible]太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府藏所有金玉綺羅[illegible]為[illegible]

為鏡誠耳因賜[illegible]書毛詩孝經各一部

又曰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問曰今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已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今陛下肇建皇孫創茲盛典所以彰子孫守德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

太子妃（附）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然古者天子

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黄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漢書外戚傳云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帝即位立為皇后

又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嫖匹妙）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

又曰元帝為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于（諸于大掖衣也）使侍中杜輔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身立為太子妃

又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歡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

又曰孝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黄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

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

吳志曰太子孫和賜死和與妃張部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

王隱晉書曰楊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議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槐如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少子醜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充使人言又輸寶物於楊后因啟必成太子當娶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南風時年

十五大太子二歲上乃聽之帝知太子不惠又聞衛瓘言故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作飲食而密封詔事使太子決停信待之賈妃大懼請外人作答詔草給使張泓行還啓賈妃曰太子不學而荅詔引義必致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荅賈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荅得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才荅之高過武帝大喜於是賈妃諷旨於外說張泓孝廉郎才語領軍舉高弟充遣語女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事於是賈妃銜之

又曰賈妃酷妬手刃數人或以戟擿（音擲）孕妾子乃隨刃墮地上聞大怒垂廢之省勗深救之故得不廢

晉氏后妃別傳曰武悼皇后武帝繼室世太傅楊駿女賈庶人爲太子妃時數以肆情性忌妬失帝意帝欲廢焉后爲妃陳請曰魯公有勳於王府妃親則其子妬忌婦人之

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納焉

王隱晉書曰初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太子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爲娉王夷甫小女惠風賈后暴戾日甚乃表乞免爲庶人送太子妃王氏入金墉城妃父尚書令王衍見脅表離婚妃出金墉城號哭感動左右道路爲之悲愴也

又曰劉曜王弥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愍懷太子王妃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乃害之

晉起居注曰元帝太興五年上臨軒使策命拜晉王太子妃庾氏爲皇太子妃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納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楨之爲主人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望蔡公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諱婚禮即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資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修德積善慶隆豈准在予天賚錫所以宣其悅情其便依舊有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妃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皆任車相揖妃主皆任車不揖

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啓曰皇太子保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光備加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一年皇太子納妃琅邪臨沂王氏時年十四

王隱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愛太常王獻之女新安

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右少孤無兄弟故爲安帝納爲太子妃

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妃賜帛各有差使持節兼司空公尚書右僕射謝琰副護軍將軍臨湘縣侯車胤迎啓事尚書左僕射王珣率東宮屬迎于主第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同心雀鈿一具函盛璣花六五支登花二五支團樹花十株碧紗座袿半繡一丹羅杯文長命綺襴一（襴音蘭袴別名）

又曰太子納妃絳真文羅一幅被子一絳羅繡四幅被一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真文羅袴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鏁鈿自副金塗連盤鴨燈一絳地文履一量漆花簏一絳地織成綺綫有七綵杯文綺一絳石杯文綺被有一又七

絳杯文綺袴長命杯文綺袴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又曰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為皇后

又曰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

又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世為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強蔭以卜筮最吉拜為皇太子妃

蕭子顯齊書曰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車飾微減）漆畫輪車太子妃亦乘之

又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耶臨沂人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制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林帳陳古舊釵鑷（奴叶切小鈒也）十餘枚

唐書曰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十三嬪于太宗武德九年冊拜皇太子妃

又曰高宗廢后王氏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遂納為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為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勑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令追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良娣 附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母貞君兄恭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更為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贍女為良娣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

唐書肅宗張皇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為良娣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幼以良家子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邸時代宗以才人賜之生憲宗皇帝立為孺人順宗外儲冊為良娣

孺子 附

後魏史曰劉芳沉雅方正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更勸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

保林 附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廢為庶人考竟太子母淑妃謝玖及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為太子納宜都守袁僧惠女為保林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 附

王隱晉書曰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才人比附馬都尉

家人子（附）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生宣帝數月衛太子史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皇親部第十六

諸王上

漢書百官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

史記曰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高帝崩惠帝立呂后使人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名曰人彘居數日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

又曰燕王劉澤（漢書曰澤高帝從祖昆弟）高帝十一年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悅之用二百斤金爲壽田生已得金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太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請張卿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爲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有卿大然之乃諷大臣立呂產爲王田生因說張卿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尚觖（音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乃以澤爲琅琊王

又曰齊哀王襄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大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瑯琊王澤曰齊王毋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也）方以呂氏幾亂天下又立齊王是復爲呂氏也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於沛爲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楚元王交高帝少弟也高祖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遣人酌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而去

又曰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章盡以梁地王東牟侯興居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篇外書甚衆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顯曰黃黃金白白銀）亦二十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重尊之每爲報書及賜（張晏曰賜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賦旦受詔食時上

又曰孝文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天

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

又曰梁懷王揖文帝子也文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壹朝因墮馬死

又曰孝景栗姬生河間獻王德孝景二年立脩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及詔策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

又曰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吳已破二歲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又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孝景賈夫人生中山靖王勝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上荊軻為之泣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之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應劭曰喣吹也）衆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聚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雍閼不得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燻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胕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也莩裏白皮也）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勝又樂酒好肉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又曰景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曰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而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孝武李姬生燕剌（盧達切）王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弟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萬萬益封萬三千戶因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古盍切）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桀等皆伏誅旦聞之憂懣（音悶）置酒萬載宮會賓客臣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蘇林曰廣音曠[illegible]以術為道路）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

又曰孝武李姬生廣陵厲王胥倡樂逸遊故終不得為漢嗣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迎女巫李女須

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少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以錢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亶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謀反誅辭連及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

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

又曰王尊為東平相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王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欲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嚮王耶王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東觀漢記曰東平獻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即位詔以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外殿乃拜上親荅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曰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去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乘驛馬問焉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陵思王荊性刻急隱害善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說之令舉兵為逆亂彊得荊書即執其行書者封上之以親親隱其事遣荊止河南宮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墨無金銀綵飾馬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如

范曄後漢書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世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賞賜焉

又曰琅琊孝王京建武十七年追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以為比光烈皇后崩帝

悉以太后遺金財寶賜京京都宮好治宮室窮極伎巧皆飭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

又曰樂成靖王黨永平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慧善史書如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又曰清河王慶爲太子竇后譖有司奏廢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朔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馳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膢臘祭於私寢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大官四時給祭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

又曰李燮字德公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時安平王續爲

覽一百五十　七　皇壽四

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還欲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守藩政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佐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貰燮爲議

又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乃與妻唐姬宮人飲讌別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居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枕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王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酖死時年十八

漢名臣奏曰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駿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武帝色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知其主意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也

漢雜事曰中元二年光武崩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坐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也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如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畏其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又曰楚王朝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

覽一百五十　八　皇壽四

良年小常呼文帝言阿翁帝言良曰我汝兄耳愍其如是每爲涕淚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一

皇親部十七

諸王下　　　王妃

諸王下

魏志曰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聦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慼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病卒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又曰中山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又曰樂陵王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帝行之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未有不爲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或諫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爲博士耶

又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蜀志曰魯王永字公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構永於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吳書曰南陽王和字子孝被譴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吳志曰魯王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

又曰齊王奮字子揚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

節下當存柳驕恣荒亂以爲警戒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孚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又曰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疋及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

又曰安平獻王孚性通和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

又曰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子太始元年封平原王邑一千三百户四年給鼓吹駙馬二疋使服侍中之服幹不治國事雖有爵祿若不在身所得俸秩皆靈積腐爛齊王冏爲長沙王乂所殺幹哭之哀謂左右曰宗室轉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

又曰文帝崩齊王攸率禮過哀上以攸至孝毀甚二年五月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垂顏不可識太后留收慰撫旬日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思不可專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復不從往言當遣人監守飲食

又曰武帝子乂字仕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威斷初入洛謂成都王曰天下先帝之業王宜維之時齊王冏已至闕

又言者皆憚之

又曰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子後屯騎校尉加散騎常侍形狀美而神明少乃不知書

又曰梁孝王肜宣帝子拜大將軍領西戎校尉因大會語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銓知肜求爲尚書令荅曰下邳王爲令與天下共嚼啖大臠故難公在此獨嚼肜曰長安大臠誰耶銓荅盧播是肜曰是吾家吏隱忍之耳銓曰天下皆王家吏王法可不復行之耶

又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爲治護時遠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賑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太康三年詔齊王攸當出方嶽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黃鉞朝車乘輿之副

晉陽秋曰齊王冏輔政士以牛酒郊勞平原王幹獨齎百錢于懷貫之

晉中興書曰譙王丞鎮湘州至武昌釋軍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丞曰公未盡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丞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丞之鎮

又曰武陵威王晞爲桓温所收忠敬王少子也被廢後新安王遵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將軍桓伊當造遵遵問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與桓温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察及長稱凡退無後名望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

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倦

又曰南郡王義宣爲荆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膂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四十人崇飾竒麗費用殷廣

又曰江夏王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受財實前廢帝狂勃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爲鬼目粽

又曰衡陽王義季爲荆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

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一年徵爲都督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

又曰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又曰晉平王休祐貪淫好財色在荆州列肆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求白米一斛皆令徹白若折者悉簡擲此米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平米責錢凡諸求皆如此

蕭子顯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雲英少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

後魏書曰河南王平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時歲頻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訟之高祖覽而嘉歎

又曰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後爲中書令改授尚書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徃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安定王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

高祖親行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尔已有姧切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姧匿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應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君不可不愼於是六軍肅然

又曰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人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瑯琊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又曰東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世宗即位時

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臣皓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上世宗推之令下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惠有斷獄之稱領廷尉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

又曰彭城王勰字彥和小而岐嶷姿性不群勰生而毋潘氏卒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不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從征沔北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示天下以臣小才豈是大用高祖曰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制非兄則弟誰能辯之

北說曰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毋陳氏廣寧王伎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怜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

隋書曰楊雄高祖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書曰紀王愼爲貝州刺史愼少好學長於文吏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

賈誼書曰高皇帝分天下以封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以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稷謂之茅土

王妃

史記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讒之太后誣以罪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命衛士圍守之弗與食趙王餓迺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續漢書曰樂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毋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家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權令帝毋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帝拜夫人爲王妃

范曄後漢書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王乃與妻唐姬及宮人別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御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抄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袞得病詔遣太醫視疾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又曰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吳志曰吳主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不肯由是失

志早卒

又曰吳主孫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眞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眞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娉以爲妃後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尋卒

藏榮緒晉書曰賈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荃濬荃禁錮解荃等屢請充迎其母而父不判充當鎮關中屯軍城西爲供帳受百官餞荃濬遂突出於坐中叩頭流血請充幷陳說奉客以母應還之意荃是齊獻王之妃衆賓皆驚起散出充甚愧愕

晉中興書曰海西李皇后庾氏字道憐司空冰女也初爲海西王妃海西即位拜爲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海西公夫人無子

又曰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以憂薨烈宗踐祚追尊曰順皇后

又曰中宗母太妃夏侯氏字光姬一字銅環太妃爲恭王妃生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還葬瑯瑘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中宗之爲王納后爲妃永嘉六年薨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字蒜太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人爲瑯瑘王妃生孝穆皇帝

蕭子顯齊書曰隋郡王子隆字雲興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藩屏

後魏書曰元匡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奏親王及始蕃二王蕃妻悉有妃號而三蕃已下皆謂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如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人無定外降從夫三蕃既啓王封妃名亦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妃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號始定

又曰陽平王顯詔曰顯所生親李誕育懿微儀形藩國母緣子貴義著春秋可授陽平王太妃以申典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二　皇親部十八

公主

易泰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泰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帝乙歸妹誠合斯義）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云降下也嬪婦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王逸注曰帝子堯子也）

毛詩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春秋左傳曰襄四年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又莊元年曰單伯送王姬（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婺女天孫也

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易去也魏相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竊恐吳越之無留心也侯即曰奈何因謂侯曰試近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愛無留心則必辭侯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輕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魏武侯疑之而不信也

又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諸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單于兵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與大父抗禮哉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悅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娉女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天子聞而憐之遣使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又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言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故於是為

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又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公主私通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懽有詔外人侍長公主

又曰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大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始與母以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按責王所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如淳曰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太后曾不省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爲帝言之帝心迺解

又曰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公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又曰薛宣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馬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其子況私從燉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

後漢書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縣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杖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鄧晨初娶世祖姊元又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兵敗世祖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

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噎嗚不能對

又曰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人居帷中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弃市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黄公主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又曰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公主適延陵鄉侯大僕梁松（舞陽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與文通此云舞陽誤）松坐誹謗誅

又曰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又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也

又曰明帝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殺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續漢書曰印璽綬王公玉匣銀纏夫人貴人長公主絅纏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魏志曰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公主為之立廟

魏略曰初東阿王植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將兩三人微行見清河公主欲因主以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乃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少知名尚武帝妹常山公主主妬忌兩目失明然無子

又曰武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王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孫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朞便納娉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時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又曰桓溫尚南康公主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託其弘濟艱難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又曰武帝為晉陵主求壻王珣曰謝混雖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會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疾困賈后欲議封女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

[illegible]武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又曰孝懷登祚裴紹息獻尚滎陽長公主紹字承伯秀從兄子獻不願婚聞詔在中書郎娉溫嶠妹中丞傅宣奏獻大不敬

又曰帝之姑姊妹皆爲長公主加綠綬

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沖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主嫁將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弃捐

又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爲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具與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又曰南康宣公主與男明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縣主適桓溫

又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

晉讚曰初衛瓘子宣尚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遇黃門不厚致有讒構楊駿欲專朝政諷內外奪宣爵瓘由此去位上會諸妃主議問主宜待妝薄今欲離從意云何主素訥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主因言泣是婦人重於再出故泣耳於是遂離與姑妹書稱故新婦

宋書曰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

又曰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弟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僵兄恢排閤告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娥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又曰何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霑被恩紀

又曰趙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離婚

又曰褚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第七女治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三　皇親部十九

公主中

沈約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唯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如此帝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帝每出主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迴遂得免也

又曰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湛之致節之亂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父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爲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揔攝六宮每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劉湛之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又曰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父曇首卒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少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

又曰宋世諸公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已來配尚公主者雖累經美胄亦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子敬灸足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膝腹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隷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兄弟疎闊姆奶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急其聞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不被放釋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則嫌於欲疎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外代何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清宮美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質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之

顯踊乃廣申諮問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臣初與降接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

又梁書曰武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又曰王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昭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錫銓二王可謂王昆金季毋長公主疾銓形貌瘠毀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

又曰柳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謝覽字景滌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建業朝士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乃被賞味

又曰謝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二公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氏子謨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公主公主以呈帝甚加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

又曰殷叡子鈞尚武帝永興公主自宋齊已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公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公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

又曰張纘字伯緒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乘之但右騑而已

又曰太祖嘗引崔玄伯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國

又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奉姑有孝稱初與穆氏琅琊長公主姒並爲女侍中又性不

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爲嗣

又曰蕭寶夤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疋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好合雖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勉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又曰馮穆尚順陽公主宋翻爲河陰令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

又曰陳留公主寡居秦州刺史張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停廢數年

又曰高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又曰宿石元明帝時拜中壘將軍嘗從獵帝親欲射虎石扣馬諫引帝上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石爲忠臣切諫免虎之害賜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劉昶尚武邑公主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又尚平陽長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塋異穴

又曰劉輝字重昌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三姊也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割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靈太后太后初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

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知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禮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

又曰嵇拔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公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

又蠕蠕曰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使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琅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那瓌兄弟塔寒

又曰阿那瓌遣使朝貢復因求婚詔以常山王騭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奉馬千疋以爲娉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劉孟部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咸出豐渥阿那瓌遣迎公主於新城之南

陳書沈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定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招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又曰蔡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學有文詞尤工草隸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家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

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阯

後周書尉遲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隋書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相者孫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

又曰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

表煬帝令主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而卒

又曰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許國公宇文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逆弑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

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士及右衛將軍述之子也以父勳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閤內與語奇之令尚南陽公主）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四

皇親部二十

公主下　駙馬

公主下

唐書竇抗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也

又曰隋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蕭瑀進謀曰臣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在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解平城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煬帝從之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而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公主之助也

又曰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也唯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又曰高祖平陽公主起義兵公主於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閒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於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爲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謚曰昭

又曰竇誕竇抗弟二子也尚高祖女襄陽公主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又曰房玄齡之子遺愛尚高陽公主玄齡病上表諫征遼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又曰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初主有寵於太宗遺愛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

又曰杜如晦之子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

又曰高士廉子以履行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遭父艱居喪以孝聞太宗手詔勅喻曰古人立孝毀不滅身聞卿絕粒殊乖大禮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

又曰蕭瑀子鋭尚太宗襄城公主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

又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即

是有所尊崇或所情有攸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高宗少女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誅死則天乃殺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已每預謀議神龍年誅張易之有謀進號鎮國太平公主賞錫不可勝紀二年置公主府時中宗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横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與玄宗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勳益尊重加實封五千户通前一萬户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軍國大政事必參决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驕恣田園遍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先天二年玄宗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蕭至忠等公主遁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

又曰唐隆元年勑公主置府近有勑揔停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内男有外男女有别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此廁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僣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乘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之哉

又曰安樂公主韋后所生初中宗遷於房州欲及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驕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宫掖城西造定昆池於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宫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及韋庶人敗與駙馬武延秀皆斬之追貶爲悖逆庶人

又曰武延秀武承嗣之弟子也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壻即延秀之從父兄也數引至主第延秀久陷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及崇訓死延秀得幸尚主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又曰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已下嫁臣寮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又曰弘化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三年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

又曰文成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五年封降於吐蕃贊普弄贊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子婿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從之

又曰貞元三年遣迴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婚於我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於麟德殿且命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還之許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爲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四年迴紇公主兼使者至自本蕃上御延喜

門禁婦人及車輿觀者時迴紇可汗善於和親其禮甚恭乃上言曰昔爲兄弟今即子壻子壻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父若患於西戎子當遣兵除之

又曰太和公主長慶元年封爲公主冊爲迴紇可敦出降愛登里邏胥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初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爲永安公主將以降嫁其年保義可汗卒冊九姓迴鶻爲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封第五妹爲太和公主以降令迴紇焉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就鴻臚寺以宣喻焉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市販珠人高后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獻四寸之珠

又曰蕭史善吹簫教秦穆公女作鳳聲公爲作鳳臺令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飛去

荀氏家傳曰荀羨字令則年十五擬國婚之選君不欲連姻帝室乃遠遁長沙監司追尋不獲已遂尚尋陽公主

世說曰桓武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有寵嘗着齋後溫尚南康長公主主始不知之既聞乃伺溫不在率數十婢拔白刃往李所故欲斫之見李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姊我見汝不能不怜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風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公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介

漢武帝集柏梁詩曰左九嬪作萬年公主誄曰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育休祥秀出紫嶶日暉月明紅顏鬒髮金質玉形

駙馬

漢書曰駙馬都尉掌駙馬（駙馬非正駕車皆爲副駙一曰駙近也疾也）

又百官公卿表曰漢武元鼎二年置三都尉駙馬奉車掌御乘輿車騎都尉掌羽林從騎並無員或以侍中常侍卿尹校尉左遷爲之

漢舊儀曰駙馬都尉掌騎從武帝置秩比二千石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今年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宋書曰江斆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江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

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齊書曰王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書曰袁樞博學明悉舊典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岳（[illegible]）梁時武帝受命唯主客請議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

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已來因爲瞻准

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如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配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武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宜追贈陳侯時以議爲當

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馮誕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按而食同席而坐

又曰宿石高宗時爲中散嘗從獵高祖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馬至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而控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治尚上谷公主拜

駙馬都尉

又曰萬安國代人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卧起爲立第宅賞賜至鉅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成王

唐書曰文宗儉素嘗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上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語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壻拜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五

郡部一

敘京都上

久遠堂

釋名六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俋聚會之稱也

左傳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

尚書太傳曰十邑爲都

尚書曰建邦設都

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毛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酆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又曰四縣爲都

又曰距國五百里爲都

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白虎通曰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或曰夏爲夏邑殷爲商邑周爲京師

帝王世紀曰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

又曰天子所居宮曰都

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限此

帝王世紀曰宓羲爲天子都陳在禹貢豫州之域西望外方東及明豬於周陳胡公所封故春秋傳曰陳太昊之墟也於漢屬淮陽今陳國是也神農氏亦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黃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漢爲上谷而世本太涿鹿在彭城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黃帝祠昔黃帝戰蚩尤之處也或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少昊氏自窮桑登位故春秋傳曰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登帝位在魯北後徙曲阜於周爲魯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分降婁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昊之墟是以書敘稱魯公伯禽宅曲阜是也顓頊氏自窮桑徙商丘於周爲衛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常山及兖州桑土之野營室東壁之分豕韋之次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謂之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帝嚳氏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禹貢外方之城嵩高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帝堯氏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縣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而

地理志堯山在唐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以後徙涿鹿世本太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氏乎帝舜其所營都或言蒲阪即河東縣

帝王世紀曰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角亢氐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穎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參代之分實沉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相徙商丘於周爲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羿子寒是也火康中興復還舊都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是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故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成皐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案地理志上黨商都有天井關即天門也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爲通西上郡關即吳起之所云也洛皆在陽城非都審矣

帝王世紀曰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上洛商是也世本契居番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今濮陽是也然則契之所封商丘商洛是也商土於周爲衛商是也而學者以商丘爲契封謬矣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　陽亭是也以經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湯又盟諸侯于景亳然則二亳皆在梁矣春秋會于亳是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世本又言太甲徙上司馬在鄴西南案詩書太甲無遷都之文桐宮其在斯乎仲丁徙囂或曰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故書序曰仲丁徙于囂河亶甲徙相在河北故書序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爲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東有耿鄉是也及盤庚立復南居亳之殷地故書序曰將治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南亳偃師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武丁徙朝歌於周爲衛今河內縣也紂自朝歌北築沙丘臺沙丘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邯鄲國屬趙於禹貢在冀州大陸之野昴畢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

又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邑於豳今新

平漆之東北有豳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豳斯館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西北岐城舊趾是也故詩稱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書序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於豐在今京兆之西是也故稱伐戎於崇作邑於豐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子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郟鄏之地是以或謂之郟鄏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河南是也今郟鄏東門

名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鄗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至懿王徙犬丘秦謂之廢丘今京兆槐里是也○世本曰懿王居犬丘厲王淫亂出于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居洛洛誥所謂新邑也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域河洛瀍澗之間周於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都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脩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翟泉地在成周東北今洛陽城中有周王冢是也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

又曰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谷亭是也玄孫莊公徙廢丘周懿王之所

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為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紀曰公東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寧公又都平陽故秦本紀曰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故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風雍是也至獻公即位徙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為咸陽築冀闕徙之及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於長安故太史公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為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寔為咸陽是也

又曰漢高帝元年始為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厲王所置在禹貢梁州之域北達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二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廣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信侯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姓之別附庸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及即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

又曰魏武為魏公都鄴今魏郡是也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

博物志曰河東平陽堯所都河東太陽虞所都（太保後）

潁川陽翟夏禹國弘農陝虢所都（王季後）

河南偃師尸鄉湯所都

魯國薛奚仲所都河南洛陽周公遷殷民曰成周河南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之以為王城平王所都

河南鞏東周所都

扶風槐里周懿王所都

扶風郇邑豳鄉公劉所封

左馮翊櫟陽秦獻公所封

扶風雍秦惠王所都

晉書云晉都洛陽至永嘉南遷居建康今潤州江寧縣宋齊梁陳並同居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永嘉之亂有十六國各建都邑前凉張軌都姑臧後凉呂光都姑臧後凉秃髮烏孤都略陽西凉李暠都酒泉北凉沮渠蒙遜都張掖前燕慕容廆初都和龍後徙薊又徙鄴後燕慕容垂都中山南燕慕容德都廣固北燕馮跋都和龍前秦苻堅後秦姚萇並都長安西秦乞伏國仁都定樂前趙劉聰都平陽後趙石勒都襄國至石季龍都鄴後蜀李

特都成都夏赫連勃勃都統萬城

又曰永嘉南遷後魏據中原初都代又從洛陽至文帝遷長安孝靜帝遷都鄴號東魏西魏東魏禪北齊高洋以鄴爲上都晉陽爲下都西魏禪周周禪隋並都長安隋高祖營大興城移徙居之名曰長安今西京也隋煬帝還洛陽於故周之王城對伊闕即今東都城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六

州郡部二

敘京都下

史記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木横鞻車前人推之）（音胡格反）衣其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見上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成王即位而營雒邑以天下中四方貢職道理均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人也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爭成皐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暴骨中野欲與成康比隆臣以爲不侔矣夫秦被山帶河四塞之固夫與人鬬不搤其喉拊其背未能全勝上疑之及留侯言之上即日車駕西都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

漢書曰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曰雒陽東有成皐西有崤澠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獨守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又曰秦中形勢之國也地勢便利以下兵於諸侯譬如高屋之建瓴水也

又曰翼奉上書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澠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个隔也[illegible]）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又敖倉地方千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胡羌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音于萬反遠）陛下恭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

後漢書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洛陽宮闕名有却非殿）

又曰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班固感前代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以諷帝爲主者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陽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

又黃瓊傳董卓秉政以瓊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瓊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瓊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也

又曰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

又曰王景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篤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而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景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

又曰陳紀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謁董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遷何如紀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左傳之文）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議計之末者愚以爲以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諫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峄嶸之險也卓意甚恨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

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有別小江可以貯舡宜爲都邑劉備勸都之自京口遷都焉吳志先亂時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乃還都建業（案江表傳建安中劉備曾宿於秣陵觀江山之秀勸帝居之初張紘謂權曰秣陵都楚威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象天之所會今宜爲都邑帝深善之後聞劉備語曰智者意同案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

晉書周馥成都王穎以爲河南尹馥觀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都壽春曰不圖危運戎狄交侵畿甸危逼敘以郡人有變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河朔蕭條崤函阻澁死都屢敗江漢多虞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岳名州四帶有重險之固運漕四通無空乏之難雖聖上神聰元輔明賢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保永祚也

載記曰劉元海之僭大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鳳翔龍興奄受大命然皇居仄陋非可以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乃遷都平陽又石勒下令曰武都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鬼歸之初張賓謂勒曰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國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王業成矣遂據襄國又符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眞不虛矣權翼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殞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何也德不修故也吳起有云在德不在險願陛下守之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江表傳孫皓欲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乂而亡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樂矣又武昌土地危險磽确非王者都安國養民之處舡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臣聞翼星爲祥熒惑作妖童謡之言發自天心也

後魏書文帝泰和十八年卜遷都鄴登銅雀臺魏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西門使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陽

三國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誅等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渚宮洲數滿百當出天子陛下龍飛是其應乎梁主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左僕射王襃曰帝王所都本無定處其如黔首萬姓未見輿駕入建業謂是列國諸王

宜順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梁主笑之又於後堂大會文武五百人問之曰吾欲還業諸卿以爲何如衆皆愕然莫敢先對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入勸梁主云建業舊都塋陵猶在荆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弗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遇兆不吉荅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

五經要義曰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摠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王嬰古今通論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美鄉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鹽鐵論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之名都

世說曰謝公時兵厮養逋亡多竄在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去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

譙周法訓曰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管子曰九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廣州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准繩

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天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

又曰從極之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之賢舉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爲大王以脩德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即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者也周道之端蓋自此始

兩京記曰　隋文帝開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長安故城漢來舊邑宮宇蠧朽謀欲遷都僕射蘇威等議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當遷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開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漢故城之東南萬年縣界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原今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名棖公言詞多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僕射高熲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謂之大興城隋文初封大興公及登極縣門園池多取其名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廻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東都城隋大業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後漢並居於今之故都至仁壽四年隋文

帝於此營建初謂之東京有詔閣言事者稱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為東都為王充所據充平改為洛州總管府尋又置陝東大行臺武德九年復為洛州都督府貞觀六年改為東都舊宮為洛陽宮明慶元年復為東都武太后號為神都神龍元年復舊又改為河南府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初隋煬帝登北邙觀伊闕顧曰此龍門耶自古何為不建都於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然其地北據山麓南望天闕水木滋茂川源形勝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東駕始幸洛陽宮唯因舊宮無所改製終於貞觀永徽之間荒蕪虛耗置都之後方漸脩補龍朔中詔司農少卿韋機更繕造高宗常謂機曰兩京朕東西二宅來去不恒卿宜善思脩建始作上陽等宮至武太后遂定都

於此日已營構而宮府備矣

郡國誌廬山在柴桑彭澤二縣之郊疊障九成崇巖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揚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張衡南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魯都賦曰彼齊諸儒皆繪弁端衣散佩垂紳金聲玉色溫故知新訪魯都之區域弔先王之遺眞

左思蜀都賦曰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苞玉壘而為守

又曰魏土者畢昴之所應夏之餘民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奧則八紘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

後漢杜篤論都賦夫大漢之盛代藉雍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執能致功若斯劉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武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代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illegible]也合二[illegible]一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彰（[illegible]）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寥廓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太王居岐文王居鄷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以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illegible]也謂秦都關內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七

州郡部三

敘州　敘郡　敘縣（邑鄉聚闠里坊隣附）

敘州

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

說文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

河圖括地象曰長城者爲州

又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

又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

河圖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荊楊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駃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尚書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注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爲冀州廣大分爲并州燕齊遼州分齊爲營州始爲十二州）

又湯誓曰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政（九有者九州也）

尚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師焉（鄭玄注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毛詩商頌曰帝命式于九圍（九圍州也）

詩含神務曰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鄭玄注曰州二千五百家賙其困之）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又春官下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又夏官下職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鑽

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河南至漢也）河西曰雍州（自河西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楊州（自江至南）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也）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大川澤所注莽沛所生鳥獸所聚九百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言民少下足以盡地[illegible]利潮水磽薪[illegible]不可種者）磽确不墾者其餘限封千五百萬二千頃

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九州繫於三台）荊楊屬下級（下級上之下等）

一（上台下各）梁雍屬中（上台之中）冀州屬錯（錯雜也屬中台之下）青州屬下上（下台之上）徐州屬下下（下台之下也）

五經異義曰地有九州足以承天

史記曰鄒衍去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赤縣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後漢書曰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於雍州省交州并荊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九州焉）○又曰順帝時李固上書曰夫天下之大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病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夷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獨不稱州明示帝王不必相襲始開北方遂交南方爲子孫基址也

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illegible]）兗衛濟河（[illegible]）青齊海岱（[illegible]）徐魯淮沂（[illegible]）揚吳[illegible]蠡（[illegible]）荊楚衡陽（[illegible]）益庸岷梁（[illegible]）涼[illegible]（[illegible]）朔方（[illegible]）交阯南越（[illegible]）并[illegible]（[illegible]）

淮南子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illegible]）

又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

程堯慶

又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晨土（[illegible]）正南次州曰沃土（[illegible]）西南戎州曰滔土（[illegible]）正西弇州曰并土（[illegible]）正中冀州曰中土（[illegible]）西北台州曰肥土（[illegible]）正北濟州曰成土（[illegible]）東北薄州曰隱土（[illegible]）正東揚州曰申土（[illegible]）

輿地志曰周成王時周公作輔改官分職改禹九州以徐梁合之於青分冀州之域爲幽并二州

風俗通曰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徐州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朔焉又以一或占周公城名錄曰黃

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

[illegible]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敘郡

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

史記曰秦始皇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爲大以侯伯爲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

漢書地理志曰漢孝平時凡郡國一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又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續漢書郡國志曰光武中興承命併省郡國（[illegible]）帝凡郡國一百五仍爲十三郡（[illegible]）

程堯慶

又曰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所後爲十三州郡司隸理河南（[illegible]）豫州理（[illegible]）兗州理昌邑（[illegible]）徐州理郯（[illegible]）青州理臨淄（[illegible]）涼州理隴（[illegible]）并州理晉陽（[illegible]）冀州理鄗（[illegible]）幽州理薊（[illegible]）揚州理歷陽（[illegible]）荊州理漢壽（[illegible]）交州理廣信（[illegible]）獻帝末加置郡國百有五凡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敦煌郡南有日南郡北有鴈門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表如前漢

通典曰秦始皇帝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illegible]）中部各領縣萬戶巳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平百越又置四郡（[illegible]）合四十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監御史監諸郡漢有

天下王侯郡國並置焉迄于平帝户口繁息凡新置郡國六十七與秦三十六合一百三改周雍州曰凉州復置夏之徐梁二州而改梁曰益北置朔方南有交阯別置二刺史凡十三郡（凉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刺史十三人各掌一州）

又曰後漢魏武輔政吴蜀三方鼎峙疆埸不定建安中置郡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陽襄陵是也又省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漢陽臨江并七郡）文帝受禪又置七郡（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也）明帝置六郡（平公孫度得遼西遼東帶方玄菟樂浪又置上庸一郡）少帝又置平陽一郡并得漢舊郡國五十四平蜀得二十郡（劉備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文山漢嘉朱提雲南涪陵并得漢舊巴郡廣漢犍爲牂牁越嶲益州漢中永昌南安定都也）晉太康平吴之後天下一統（平吴得州四交廣荆揚也郡四十三）凡州十六（太康地記曰司冀兗豫荆揚徐青幽并雍涼梁益交廣也）晉自湯陰敗後羌羯交侵至平劉曜陷洛陽於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秦營十二州並淪沒矣後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周明帝受魏禪至大象二年凡州二百一十一隋文帝受周禪至開皇三年罷天下郡其縣但隸州而已九年平陳已後四海一家大業三年罷州爲郡四年大簿凡郡國一百八十三唐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敘之爲十道

應劭漢官儀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大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章樹生庭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稽是也京兆絶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盛也左輔右弼眷翊承風也張掖始開垂張臂掖也

黄恭十四州記曰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爲大侯伯爲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尉郡尉之言君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君至尊也言郡守專權君臣之禮更宗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而謂之郡也

風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敘縣

釋名曰縣懸也懸係於郡也

說文曰縣邑也從口巴聲

周書曰郊田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周禮地官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禮記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illegible]）

黄恭十四州記曰縣[illegible]以上爲令則子國也[illegible]男國也今人呼縣爲[illegible]百里古之諸侯

又曰縣者弦也[illegible]聲近縣故以爲名

風俗通曰周禮[illegible]玄也言當玄靜平徭役

邑（附）

尚書大傳曰五里爲邑（邑[illegible]）

周禮地官曰四井爲邑

易訟卦曰逋其邑人三百戶

周書曰周公乃作大邑于成周

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穀梁傳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史記曰黃帝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兵師爲營衛

張華詩曰駕言遊東邑東邑紛穰穰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

鄉（附）

釋名曰鄉向也衆所向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又曰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後漢書曰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白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唐書曰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

老子曰以鄉觀鄉

莊子曰遊於無何有之鄉

鄭玄別傳曰國相孔文舉敎高密縣曰公者人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黃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附稱爲鄉鄉則有旅今嗇夫是也鄉之言境言其在人境域內非天王所置故言鄉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泉陵人爲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勑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

萬歲曆曰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語云天方明河欲淸鼎脚折金乃生於是因日語兒鄉

郡國志曰秭歸縣屈原鄉里南岸曰歸鄉西岸曰秭歸屈原既放暫歸鄉里因曰歸鄉縣屈原姊女須聞原還亦來喻之因曰姊歸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張掖郡郅奇字君珎居喪盡禮以孩麗石石即成瘞着枯木枯草在冬必茂浸地成鹹俗謂之鹹鄉漢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改曰孝行之鄉歲時使立廟祭祀

黨（附）

周禮地官司徒曰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助

釋名曰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所尊長也

六韜曰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

閭（附）

周禮地官司徒曰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說文曰閭里門也周禮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

尚書曰武王克商軾商容閭

范曄後漢書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侍免詔復秘等閭號曰七賢閭

戰國策曰王孫假年十五齊閔王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倚閭而望汝

又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罪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

里（附）

周禮地官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曰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禮記曲禮上曰里有殯不巷歌

春秋傳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

論語曰里仁爲美

又曰東里子產潤色之

論語撰考讖曰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漢書曰禮古經者出魯淹中里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閈

又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開從講堂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禮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張璠漢記曰荀爽兄弟八人時人謂之八龍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陽里

宋書曰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宋略曰張數幼樹風規貞心簡立居喪滅性孝道淳深宜追顯異以旌厥美可改所居里曰孝張里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世道詔改所居曰孝行里

又曰太祖十三年春鳳皇見于京師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

唐書曰劉禕之貞觀元年詔遣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道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賜以束帛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

典略曰衛襄字叔達河東人也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改其里謂之孝德里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中諸里年和里宜壽里永年里宜都里大學里富儲里德官里大雅里孝敬里永安里安城里左池里東臺里安民里延壽里日中里步廣里西園里東平里穀陽里北恢里安武里孝西里大始里光林里石市

里宜秋里葛西里西河里宣賜里延嘉里攸陽里南孝里中恢里宜年里渭陽里衍民里西樂里北溪里西義里東統里宣都里石羊里中安里右池里

潘岳西征賦曰所謂尚冠修城河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注云皆里名也

社祭酒別傳曰桓宣武館于赤闌橋南曰延賢里

荆州記曰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間雕牆崇峻漢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人朱軒駢耀華蓋接陰同會於太山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勑縣號爲冠蓋里

荆州圖記曰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今其名樂平里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

益州記曰州南蜀時故錦濶也其處號錦里

伍緝之從征記曰譙周云孔子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曰孔里

郡國志曰齊臨淄縣東有陰陽里諸葛亮梁甫吟云步出齊城門遥望陰陽里里內有三墳纍纍皆相似借問誰家墳田疆古冶子也

會稽典録曰陳囂與民紀伯爲隣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坊附

漢宮閣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脩成坊綏福坊延禄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隣附

尚書曰睦乃四隣以蕃王室

毛詩曰協比其隣

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左傳僖公曰弃德不祥怒隣不義

又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

又曰救灾恤鄰天之道也

又桓公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又昭元年曰晏子如晉景公使更其宅還而毁之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又曰諸侯守在四鄰

語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又曰德不孤必有鄰

後漢書曰張霸字伯饒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南史曰宋季雅市宅在呂僧珍宅側呂問宅價曰千一百萬呂怪其貴宋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也

物理論曰買宅者先定鄰焉

又曰買鄰之直貴於買宅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八

州郡部四

河南道上

開封府
河南府
陝州

東京開封府

元和郡國志曰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爲鄭地戰國時爲魏都

史記曰魏惠王自安邑里徙大梁（今浚儀縣按後漢書大梁城魏惠王所築）

漢書曰酈食其說高祖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又曰文帝以皇子武爲梁王都大梁後東徙睢陽（注曰睢陽今宋州也）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大梁

春秋後語曰蘇秦去韓之魏說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留汝南郾邵陵舞陽新都東有淮潁煑棗無踈（鴻溝今在濮縣潁今潁州煑棗今曹州宛句地無疏或作無胥未詳所在）西有長蛇之地（史記作長城之地今武源縣有丘墟）北有河水卷燕酸棗地方千里田舍廬廡之數無所不畜牧人民之衆牛馬之多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車馬聲也輷火宏切）夫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郡國志曰東魏孝靜帝以此置梁州周宣帝改爲汴州以其臨汴水爲名也隋大業十三年州廢以開封浚儀屬鄭州隋亂陷賊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復置汴州

五代史曰梁開平元年梁祖初開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京元管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六縣至是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武陽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降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四縣仍且隸汴州其餘五縣却還本部晉天復中復升爲東京復以前五縣隸之漢周並因之

太康地記曰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氣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寬慢

漢志曰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是也

史記曰王稽與范雎言曰先王持我于三亭之南（亭今屬浚儀）

陳留風俗傳曰阮籍爲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急籍方圍棊長嘯曰局上有劫甚急

徐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圖經曰浚儀有

高陽故城顓頊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於此城

又曰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縣邑之地

左傳曰韓起送女於楚還過鄭鄭伯勞諸國（今圖坡是也）

漢志曰陳留郡鄭邑後爲陳所併故曰陳留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

古史考曰伊尹生於空桑陳留有空桑故城

家語曰孔子南遊於楚至阿谷之隧使子貢奉觴從女子乞飲今陳留有阿谷水

漢志曰雍丘屬陳留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左傳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在雍丘有鳴鴈亭）

左傳曰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今在襄丘縣）

漢志曰東昏陳留郡莽改曰東明

又曰襄邑屬陳留有服官莽曰襄平師古曰襄邑宋地本

承匡襄陵鄉宋葬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雎水傳曰雎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左傳曰宣二年鄭敗宋師于大棘杜預曰在襄邑

後漢地理志曰陳留郡己吾有大棘鄉

陳郡記云封丘衛地故燕之延鄉也高祖與項羽戰於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翟母焉

漢志曰封丘屬陳留郡孟康曰春秋時敗翟于長丘今翟溝是也

漢志曰尉氏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邑也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遂以爲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

後漢地理志曰陳留郡尉氏有陵樹鄉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廄漢以馴養猛獸

漢志曰外黄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黄故加外耳瓚曰縣有黄溝故依之也

左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黄杜注外黄縣東有黄城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皇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於野有丹蛇自西濯入梓宮其俗魌仍有遺髮（其魌在小黄屬陳留）

漢志曰長垣屬陳留郡莽曰長固

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

晉地道記云長垣故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地道記曰承匡城在縣西左傳文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是也

漢志曰鄢屬陳留郡莽曰順通

左傳隱公曰鄭伯克段于鄢

又鄭大叔段奔至于鄢杜注曰縣北有匠亭後漢地理志曰即酸棗也

戰國策云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爲日久矣（沙[illegible]虎儀[illegible]）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其城有列仙吹臺梁王增築之以爲吹臺（俗號繁臺）

史記曰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抱關者魏公子無忌厚遺之不肯受

水經曰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莨蕩渠即汴渠也漢平帝時河汴決壞役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名通濟渠[illegible]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東引入泗達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植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舳艫相接

隋書曰大業元年以汴水迂曲迴復稍難自大梁城西南鑿渠引汴水入號通濟渠

西京河南府

十道志曰洛州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域

尚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不言先卜河北黎水之吉又卜澗瀍閒乃調）

周禮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又曰午爲鶉午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七星周之分野

周書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于洛北因郟山以爲天下之湊也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漢書曰高祖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成王即位周公之屬輔相焉乃營成周於洛邑以爲天下中四方納貢道里均有德則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乃分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也今陛下用兵取天下百姓肝腦塗地而欲比隆周室臣以爲不侔矣不如都秦帝以問張良良曰洛陽雖險其中不過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不如都關中婁敬之說是也

博物志曰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武王克殷定鼎郟鄏以爲東都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在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

元和郡縣志曰河南府三代皆爲都邑周公營之爲成周秦爲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漢光武都之

左傳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帝王世紀曰周襄王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果辛有之言

又曰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闕塞服虔曰闕塞南山伊闕也

史記曰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三川以窺周室死且不朽矣

漢志曰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王莽曰宜陽

後漢書曰時天下墾田不以實戶口互有增減詔下郡國檢覆其事而州郡多不均平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時顯宗

爲東海公年十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問曰何故言河陽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又曰梁鴻登北邙山作五噫之歌曰登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寥寥未央兮噫人之劬勞兮噫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邙山令登觀臺見孟津廷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九河盛溢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乃止

晉書曰武帝問尚書郎虞摯三日曲水事摯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携至水邊洗除因流水以濫觴遂以成俗帝曰若如所說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對曰虞摯小生未究其本此事起自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羽觴隨波流及

秦昭王時三月上巳日置酒河曲遂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劒於王曰令君制有西夏此即其處因立爲曲水焉二漢相沿爲盛集帝嘉答對

隋書曰煬帝命僕射楊素等營構宮室大業元年遂成新都而徙居之今洛陽宮是也

洛陽地圖曰鞏在洛水之間鞏固也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也

朱超石與兄書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映陰可愛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

水經曰伊水東北過伊闕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謂之伊闕

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有獸在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擒

之以獻天子命畜之東虞曰虎牢唐諱虎故改武其後又名成皐

十道志曰壽安縣漢宜陽縣也

史記曰張儀爲秦說韓王曰大王今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非大王有也又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陘山縣有）西有宜陽商坂之塞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陝州

十道志曰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即古虢國地戰國時屬韓秦併天下屬三川郡

史記曰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後漢書曰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乃止

史記曰芮國在今馮翊界魯桓公三年芮伯萬爲其母姜氏所逐遂居于魏（今是蒲城）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萇注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而久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及入境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咸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之地以爲閑田天下聞之歸周者四十餘國

唐書曰天寶元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路所通深便於漕運於所開漕中得古鐵鉏上有古篆平陸二字由是其年改爲平陸縣

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其中得驊騮綠耳之乘以獻穆王

尚書曰放牛於桃林之野

春秋曰處桃林之塞（桃林在靈寶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九

州郡部五

河南道中

虢　汝
鄭　宋
曹　亳
華　許
陳　潁
蔡

虢州

十道志曰虢州弘農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爲虢地七國時秦韓之境秦併天下爲三川郡漢元鼎中置弘農郡

左傳僖二年曰晉荀息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

應劭漢官儀云弘大也所以廣大農業也

漢志曰武帝置弘農縣於秦故函谷關山谿下

戴延之西征記曰函有直形如函也孫卿子曰秦有松柏之塞是也

帝王世紀曰虢有三焉周興封虢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於東虢即成皐是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

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恥爲關外人於是徙關新安割秦河南南陽二郡之西境於故函谷置弘農郡

漢書郊祀志曰黄帝以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故名其地爲鼎胡（今湖城縣也）

郡國縣道記曰盧氏西虢之別也

遁甲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以避水災因山以名縣

汝州

十道志曰汝州臨汝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爲周王畿及鄭楚之地

十三州志曰戰國時梁屬魏秦置三十六郡屬三川郡漢爲河南郡之梁縣也

左傳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即魯山縣也）

又曰楚白公之亂葉公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死葉公遂邑焉（今葉縣也）

家語曰葉公好龍處壁皆畫龍形真龍爲降葉公見而喪魄

漢書曰漢王至成皐轅生說漢王曰漢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且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漢得休息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

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注曰應城在襄城城父縣西南

韓詩外傳曰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珪以封汝爲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之應侯今應城是也

鄭州

十道志曰鄭州滎陽郡禹貢豫州之境秦兼天下爲三川郡

帝王世紀曰黄帝都於有熊今新鄭是也

漢志曰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泉徐蒲（虞姬姓潞泉徐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皆則蠻夷戎狄之人也非親作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東虢仲之後鄶妘姓）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淫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孥妻子賄財也）周亂而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克二邑鄢弊補舟依柔歷華君之土也（言克虢鄶此八邑可得）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爲神主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十邑謂前八邑及虢鄶）

韓詩外傳曰鄭國俗以二月桃花水下時會于溱洧之上以自祓除也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

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間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能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願足下急進兵攻滎陽據敖倉之粟即天下知所歸矣

晉書曰阮籍嘗登廣武見劉項戰處歎曰時無英主使豎子成名（其地在滎陽）

地道記曰陽武滎陽有博浪沙張良爲韓擊秦始皇處

宋州

十道記曰宋州睢陽郡理宋城縣虞舜十二州爲豫州之境周爲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後爲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濟陰東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

禮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封殷之後於宋禹貢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澤在今虞城縣明都澤是）

博物志曰宋北至泗水南至睢渦有孟豬之澤碭山之基

元和郡國志曰秦并天下以爲碭郡後改爲梁國漢文帝封子武爲梁王自漢至晉爲梁國屬豫州宋改爲梁郡隋於睢陽置宋州

唐書曰天寶末祿山亂兩河郡縣多所陷沒張巡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并力攻圍踰年不下城中食盡竟爲賊所陷巡等抗詞不撓遂被害

陳留風俗傳曰宋之地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仁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是曰兔園又爲複道自宮屬諸平臺三十餘里

圖經曰梁王有脩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遊士各爲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鴈鶩池周迴四里亦梁王所鑿又有清冷池有釣臺謂之清冷臺

漢志曰寧陵屬陳留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也

漢書曰梁孝王武以孝文十二年徙梁梁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曹州

十道志曰曹州濟陰郡置在濟陰縣禹貢豫州之域周爲

曹國地後屬宋七國時屬齊漢爲濟陰郡地在濟水之南故以爲名曹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曹南山也）

左傳僖二十八年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移舍於墓（言將發冢）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説復曹伯

尚書曰夏師敗績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曰三朡國名今定陶也）

水經曰荷水俗謂之五丈溝東經定陶

漢書曰高祖五年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

左傳曰衛孫蒯田于隧飲馬于重丘重丘人毀瓶因詬之（重丘今乘氏縣）

亳州

十道志曰亳州譙郡置在譙縣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陳國之譙邑六國時屬楚秦爲碭郡地漢爲譙縣屬沛郡

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杜注焦今譙國）

史記曰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譙國

漢書地理志曰王莽以譙爲延成亭

魏志曰後漢熹平五年黄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爲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及文帝即位果如其言以先人舊都立爲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爲五都

元和郡縣志曰後魏立南兖州周武改爲亳州

魏略曰太祖於譙東五十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絶賓客即謂之譙東

史記曰老子苦縣人也（苦縣即今眞源縣）

單州

五代史曰單州本單父縣梁爲輝州後唐同光二年復舊隸宋州周廣順中割隸曹州

史記曰虙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國有賢者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許州

十道志曰許州許昌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許國

左傳曰許大岳之胤也

説文曰許炎帝之後也武王伐紂時封之

漢志曰潁川許縣舊許國也

魏略曰後漢建安元年太祖迎獻帝都於許即此邑也魏文帝即位改許昌縣焉

左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今有許故城在長社縣）

後漢書曰宋寵爲潁川太守問功曹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産奇秀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凱對曰鄙郡稟嵩高之靈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蹈樊仲父者志絜心遐恥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筭入微濟生民之命救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神通於神明雉兎

集於左右出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子之房陳存文武於將堅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著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出定陵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遷都許

魏略曰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請移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出卒沒今帝在遠未有急奈何移也又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臺在許昌縣）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董卓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當爲兵衝宜亟去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韓馥迎彧獨將宗族至冀州後董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鄉人留者多見殺略

陳州

十道志曰陳州淮陽郡置在宛丘縣

元和郡國圖曰禹貢豫州之域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楚滅之秦滅楚屬潁川郡漢高分置淮陽國後漢改爲陳國

毛詩陳風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注水經曰東門池水至清而不耗不生諸草

爾雅曰陳有宛丘又曰丘上有丘爲宛丘

漢書曰高帝十一年立子友爲淮陽王罷潁川郡以益之

七賢傳曰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帝問陳翼曰此名爲何翼曰監鄉上曰何欺乎翼曰臣言不欺若不欺佩刀當生白毛若欺則無毛視之刀果有毛（監鄉在[illegible]縣）

潁州

十道志曰潁州汝陰郡置在汝陰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豫州之域春秋胡子國楚滅之秦幷天下爲潁川郡在漢則汝南郡之汝陰縣也魏晉於此置汝陰郡後魏改置潁州

毛詩曰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史記曰蒙恬伐楚寢丘今汝陰縣有寢丘故城在焉

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避受利地荆楚之間有寢丘其地爲不利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封功臣二世而滅唯寢丘不奪一名流丘

蔡州

十道志曰蔡州汝陽郡禹貢豫州地

圖經曰春秋時爲沈蔡二國之地後爲楚魏二國之境秦兼天下以其地爲三川漢爲汝南郡地形志曰謂之懸瓠城亦名懸瓠城又水經曰汝水周城形如懸瓠故取名焉

史記曰周武王克殷封叔度於蔡蔡叔度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子攺行率德周公聞之舉胡以爲魯卿士故魯國治復封胡于蔡是爲蔡仲輿地志曰新蔡縣蔡平侯自上蔡徙都之故曰新蔡

漢志曰汝南郡高帝置王莽曰汝汾

又曰鮦陽屬汝南郡在鮦水之陽也鮦音紂

又曰吳房本房子國也楚靈王遷房于楚吳王闔閭弟夫㮣王奔楚楚封於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劒戟出於堂谿

又曰李斯上蔡人也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

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可得乎

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今蔡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淵月旦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九

御覽百五十九　九　孫清[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

州郡部六

河南道下

滑　濮
濟　鄆
青　齊
淄　萊
登　密
徐　泗
兗　海
沂

滑州

十道志曰滑州靈昌郡置在白馬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戰國時屬魏秦爲東郡地

左傳曰狄滅衛衛立戴公以廬于曹（今白馬縣即曹邑也）衛文公自曹邑遷于楚丘（今衛南縣也）衛成公又遷于帝丘（今濮陽縣）

史記曰秦始皇五年拔魏十五城始置東郡

漢志曰白馬屬東郡

又曰酈食其說沛公曰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西征記曰古有神白馬因以名縣

又開山圖曰白馬群行水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

後漢書曰樊儵封燕侯即東郡也

濮州

十道志曰濮州濮陽郡置在鄄城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戰國時屬齊秦併天下即東郡地在漢爲濟陰郡之鄄城縣

左傳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鄄（[illegible]衛邑今東郡[illegible]也）

史記曰齊威王九年趙伐我取鄄（[illegible]）

左傳曰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墟（注云衛有觀在昆吾之墟今濮陽城）

史記曰舜耕于歷山耕者讓畔（[illegible]曰歷山[illegible]相讓也）

水經曰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歌聲召師涓受之

濟州

十道志曰濟州濟陽郡置在盧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齊秦兼天下爲東郡茌平地（茌音[illegible]）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杜注曰今盧縣故城是

史記曰扁鵲生盧故曰盧醫

酈元注水經曰碻磝城西即故茌平縣城碻磝即今州是也沈約宋書作敲囂字

宋書曰元嘉七年到彥之北征拔碻磝後失之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先鋒入河平之於此因守因置碻磝城

郡國志曰後魏置濟州於壘中城中即石勒於耕處聞鼓角之聲是此

圖經曰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也

郡國志曰其地出繒縑故秦王服阿縞

十道志曰石窌在長清縣

左氏傳曰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既而問之壁司徒之妻

也與之石窌

鄆州

十道志曰鄆州東平郡置在須昌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時屬宋即魯附庸須句國（音劬）戰國時其地屬魏秦為薛郡地漢為東平國

左傳曰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杜注云鄆魯西邑

又僖二十二年伐邾須句（僖公時也）

又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賜虞人（大野郡鉅野縣）

青州

十道志曰青州北海郡置在益都縣

元和郡縣志曰少昊之墟古青州之地舜時以青州越海遼遠分為營州武王克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周成王少時命太公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後子孫為秦所滅分齊地置齊瑯琊二郡漢為臨淄郡

圖經曰少昊之代爽鳩氏虞夏則有季萴（仕則反）湯有逢公伯陵（逢音蒲江反）殷末有蒲姑皆為諸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

史記曰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又曰蘇秦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齊軍之良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彈琴瑟擊筑鬭雞走狗臨淄之塗車轂相擊人肩相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給人足志氣高揚

又曰齊所以名齊者有天齊祠也

又封禪書曰始皇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羨門之屬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池名在臨淄南郊山下

漢書曰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又曰齊有三服之官縱為春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國曰美哉國乎鬱鬱葱葱使古人無死者則寡人將何去此俯而泣下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衣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笑曰樂哉今日之遊宴也見怯君一諛臣二使古而

無死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畎畝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公慚乃引觴自罰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有之柰何對曰君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振窮卹孤雖十田氏其如君何

齊記曰晉永嘉五年東萊牟平曹嶷為刺史所築城有大澗甚廣因之為固謂之廣固城城側有五龍口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録曰慕容德初議所都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為王者之都從之

齊州

十道志曰齊州濟南郡置在歷城縣古兖州之域

周禮曰子爲玄枵齊之分

左傳曰晉平公伐齊戰于歷下

史記曰舜耕于歷山

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

已巳天子東征飲于漯水之上（漯水在祝阿即今禹城縣）

郡國縣道記曰章丘古高唐縣也春秋時齊邑

史記曰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于河

淄州

十道志曰淄州淄州郡置在淄川縣禹貢青州之域周之九州爲幽州之境春秋及戰國時屬齊秦爲齊郡漢爲濟南郡之般陽縣

漢志曰般陽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王莽曰濟南亭

圖經曰長山縣本漢於陵縣也隋改爲以界內長白山爲名

漢志曰於陵屬濟南郡王莽曰於陸

郡國志曰長山於陵城散宜生得瑞獸之地

萊州

十道志曰萊州東萊郡置在掖縣禹貢青州之域周之九州爲幽州之境秦置三十六郡屬齊郡漢志高祖置東萊以其在齊國之東故云東萊

尚書禹貢曰萊夷作牧

左傳曰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後齊人伐、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滅之遷萊子於郳

史記曰周武王封太公於[illegible]

左

左傳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攝聊城攝城北水尤水也水在聊聊縣）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元封元年大旱禱萬里沙孟康云沙長三百里（沙在郡界）

地里志曰長廣縣有奚養澤

周禮職方氏曰幽州之藪曰奚養（長廣今昌陽縣）

登州

十道志曰登州文登郡漢牟平縣屬東萊郡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牟平侯此即將閭邑也圖經曰古萊子國也戰國及秦屬齊郡漢巳下屬東萊郡

又曰文登漢腄縣有之罘山

漢書曰腄有之罘山丹水所出（師古曰腄直腄切）

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行郡縣上泰山過黃腄經成山後二十九年又東遊登成山升之罘勒石紀功

密州

十道志曰密州高密郡置在諸城縣禹貢青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秦爲瑯琊郡漢屬齊文帝分齊立膠西國封齊悼惠王子卬爲膠西王都高密

齊記曰密州本東武縣樂府東武吟即是也

秦本紀曰始皇二十六年齊遂登瑯琊層臺於山上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瑯琊山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周旋七里以望東海

史記曰齊湣王爲燕師所敗唯聊莒即墨三城不下立湣

王之子法章於莒是爲襄王

徐州

十道志曰徐州彭城郡置在彭城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徐州之域春秋時宋滕薛小邾偪陽之地六國時屬楚秦幷天下爲泗水郡楚漢之際楚懷王自盱眙徙都之後項羽徙懷王于郴自立爲西楚霸王又都於此漢爲泗水郡後爲彭城郡

漢書曰高祖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之歌令兒皆習和之上乃起舞忼慨泣下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

宋書曰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後王玄謨上表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戶實由此境

後魏書曰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藩南師來侵莫不因之以凌諸夏

泗州

元和郡縣圖曰泗州臨淮郡理臨淮縣禹貢徐州之域春秋屬魯又爲徐子之國後秦滅楚爲泗水郡漢分置臨淮郡

漢書地理志曰厹猶屬臨淮郡王莽曰康義（厹音仇即連水也）

邳城記曰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國今徐城是也

兖州

十道志曰兖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時爲魯國武王即位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之地周公不就至子伯禽乃就封之後三十四君爲楚所滅楚以魯爲薛郡初爲魯國魏太祖爲兖州牧焉

左傳曰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杜注云魯邑也有瑕丘城即今縣

家語曰夫子爲中都宰今有中都城在焉

漢書曰高祖略地取湖陵方輿地志屬山陽郡即今方與縣也

左傳曰隱公矢魚于棠即此地唐或爲魚臺縣

漢書曰吳楚七國反天子命周亞夫將三十六軍擊之亞夫至淮陽問客鄧都尉策安出客曰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亞夫從之乃破吳（今金鄉縣有昌邑故城）

魏志曰太祖欲征陶謙時呂布在兖州荀彧說太祖曰昔高祖居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帶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濟河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乃從之

海州

十道志曰海州東海郡置在朐山縣禹貢徐州之域春秋魯國之東境七國時屬楚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郯漢改郯爲東海郡

漢書曰朐屬東海郡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

又曰東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鯀所殛之地王莽曰猶亭

左傳曰公會齊侯于夾谷即此

沂州

十道志曰沂州瑯琊郡置在臨沂縣禹貢徐州之域也春秋時齊地秦置瑯琊郡

論語夫子曰點爾何如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尒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武城今在費縣）

又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

漢地理志曰襄賁屬東海郡王莽曰章信後屬瑯琊郡（賁音肥）

覽一百六十　九　趙可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一

州郡部七

河北道上

懷　孟　衛　相　洺　邢
冀　趙　鎮　定　瀛

懷州

元和郡縣圖曰懷州河内郡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内及衛邗雍二國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韓魏二國秦兼天下滅衛爲三川郡

禹貢曰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後漢書曰光武定河内而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河内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非此子不可也乃拜恂爲河内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以爲矢養馬收租以給軍

左傳曰周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陘隤懷（州今河内縣）

又曰襄王賜晉文公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

元和郡縣圖曰河内縣春秋野王邑也

左傳曰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漢志曰武德縣屬河内始皇東巡自以武德定天下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脩武本寗邑也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寗故改曰脩武

韓非書曰秦昭王敗趙長平西伐脩武

漢書曰漢武帝將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立爲獲嘉縣

孟州

圖經曰孟州河陽郡禹貢冀豫二州之境則武王伐紂會盟津是也周爲畿内蘇忿生之邑後爲晉邑

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北齊書曰神武使潘岳鎮北城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又東魏所築中潬城仍置河陽關故有河陽三城使

冀州圖經曰河陽在河内郡南六十四里有宫有關

晉書曰潘岳才名冠世爲衆所嫉出爲河陽令

左傳隱三年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又僖十年狄滅溫（今河内溫縣）溫子奔衛周襄王以地賜晉文公

衛州

元和郡縣圖曰衛州汲郡禹貢冀州之域後爲殷都衛縣界朝歌是也戰國時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爲汲縣地

地理志曰河内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人謂之三監

史記曰周旦以成王命興師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

冀志曰朝歌屬河内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王莽曰雅歌

劉子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後漢書曰虞詡爲朝歌令多姦吏守不解親舊多勞弔之曰

得朝歌何衰也詡答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詡詣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賊犬羊相聚以求飽暖耳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爲糧青冀流民不知掠以爲衆守其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也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詡悉平之

春秋後序曰太康五年兵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塚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黎陽古黎國也詩曰黎侯寓于衛是也

相州

元和郡縣圖曰相州鄴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地屬晉

戰國時屬魏魏文侯使西門豹守鄴是也秦併天下爲邯鄲上黨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魏郡治鄴尚書曰河亶甲居相

後魏書曰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

漢志曰魏郡領鄴館陶斥丘等一十八縣

後魏書曰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經鄴登銅雀臺御史崔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使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

魏書曰黃武二年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廣平陽平魏平三郡爲三魏也

圖經曰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是也

戰國策曰紂昔兵百萬左飲淇水使竭右飲洹水不流

晉書載記曰石勒諸將佐議欲郡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襄國

漢志曰內黃屬魏郡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

洺州

十道志曰洺州廣平郡屬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爲赤狄之地後屬晉

左傳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是也七國時屬趙秦併天下爲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

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肥鄉縣）

左傳曰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杜注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

漢志廣平國領縣十六武帝征和二年改爲平干國宣帝復故王莽曰富昌

十道志曰洺水縣本漢斥漳縣也

漢志曰以其國斥鹵故云斥漳

又曰曲周屬廣平國莽曰直周

圖經曰邯鄲單盡也邯山名謂邯山之所盡也

邢州

十道志曰邢州鉅鹿郡禹貢冀州之域秦併天下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

左傳曰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

又成十五年楚大夫申公奔晉晉以爲邢大夫（東陽晉之山東邢邑是廣平）

郡國志曰邢州尚書坊東平地周百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上轟轟有聲掘之即火出

十三州志曰鉅鹿唐虞時大麓之地尚書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麓則林之大者堯之禪舜欲使天下皆見之故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授受以明已禪也

張耳傳曰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趙相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柏人今堯山縣）

冀州

十道志曰冀州信都郡

元和郡縣圖曰春秋時屬晉七國時爲趙在秦屬鉅鹿郡

李公緒趙記曰趙孝成王造壇臺之宮爲趙都朝諸侯故

曰信都

史記曰秦時有客説張耳曰兩君羇旅難以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漢書曰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改曰襄國

晉書曰張賓説石勒曰襄國因山憑險實形勢之國可都之遂都於此

晉書曰初童謡云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爲襄也或入口爲國也尋爲石勒所都

後漢書曰王郎僭號河北悉應光武自薊南行至下博惶惑不知所之有白頭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

魏志曰韓馥爲冀州牧公孫瓚欲襲之袁紹使高幹說馥令以冀州讓紹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以州與之馥不從以州與紹

盧植冀州風土記曰冀州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

十三州志曰冀州之地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宦不偶值冀部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自薊南馳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兎肩

魏志曰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冀州所制者廣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荀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今分冀州

將皆動心一旦生變天下未易圖也公從之

趙州

元和郡縣圖曰趙州趙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爲邯鄲郡平棘縣地又趙國兩漢及魏以封建子弟

趙記云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絕諸侯

左傳曰師及齊師衛孔圉及鮮虞伐晉取棘蒲（棘蒲今平棘也）

史記蘇秦說趙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漳河東有清河北有燕代

漢志曰元氏屬常山縣王莽曰井關亭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後漢書曰光武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明帝於元氏傳舍章帝幸元氏祠光武於縣舍又祠顯宗於始生堂

奏樂用新詩復元氏祖

十道志曰高邑縣趙房子之邑竹書紀年作鄗于漢以為鄗縣（[illegible]）後漢復改為高邑

後漢書曰光武至鄗羣臣請即帝位於是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改鄗為高邑縣）

鎮州

十道志曰鎮州常山郡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冀州之域周為并州地春秋時為鮮虞國戰國時屬趙秦兼天下為鉅鹿郡

十三州志曰真定本名東垣以河東有垣故此加東耳

漢書曰高帝時代相陳豨反使趙利守東垣上自攻之不下卒罵帝帝怒增兵急攻城斷罵者改曰真定

漢志曰井陘屬常山郡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鈃山注曰燕趙謂山脊為鈃即今井陘是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改趙王翦下井陘

元和郡縣圖曰靈壽縣本中山國都也

十三州志曰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晉太史餘見周王王問之諸侯孰先亡對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百觀之中山其先亡乎其後魏樂羊為文侯將拔中山封之靈壽

戰國策曰九門縣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縣

史記曰趙惠王三十八年藺相如城九門大城

定州

十道志曰定州博陵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蓋并州之域春秋時鮮虞白狄之國後改為中山國

張曜中山記曰郡理中山以其城中有山故謂之中山又云郡治中人城

漢志曰盧奴縣屬中山國（[illegible]）

圖經曰安喜縣即古盧奴縣也有黑水故池深而不流故謂黑水為盧不流為奴

漢書外戚傳曰宣帝母王夫人[illegible]文立別於柳宿（在蠡義縣）

十道志曰唐縣本春秋時鮮虞邑也漢為唐縣（[illegible]）

漢志曰唐縣屬中山國王莽曰和親故堯國也堯為唐侯邑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孟康曰晉荀吳氏鮮虞入中人今中人亭是

應劭風俗通曰中人城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鮮虞故邑（亭在唐縣也）

漢書曰望都屬中山國莽曰順調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

圖經曰陘邑縣本七國時中山國之苦陘縣也

史記曰李克為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入多於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林之饒下無藪澤牛馬之息而入多於前是擾亂吾民也於是免之

十道志曰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漢下曲陽之地

春秋左氏傳曰晉荀吳圍鼓以鼓子鳶鞮歸（鉅鹿下曲陽有鼓聚）

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陽故加下耳

圖經曰北平縣本秦曲逆縣之地屬中山國

漢書曰高祖北征還過曲逆上其城望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於是封陳平為曲逆侯

後漢書曰章帝北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改為蒲陰

瀛州

十道志曰瀛州河間郡禹貢冀州之域舜十二州爲并州之境春秋時屬燕趙二國秦幷下爲河間郡漢爲河間國郡國志曰瀛州以地帶滄海物產滋瀛故以名之又云以瀛海爲名

漢志曰河間國領縣四樂成侯幷武隧弓高王莽曰朔定應劭曰在南河之間

漢書曰武帝時望氣者云西北有女極貴遂訪之於河間得鉤弋夫人

十道志曰博野縣本漢蠡吾縣地

十三州志曰太初元年蠡吾侯去入繼孝質是爲孝桓帝追尊其父蠡吾侯翼爲孝崇皇帝陵曰博陵因改爲博野縣

漢志曰高陽縣屬涿郡王莽曰高亭以其在高河之陽故曰高陽

漢志曰東平舒屬渤海郡以代郡有舒故此加東也（舒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二

州郡部八

河北道中

魏　博　莫　深　易　幽
順　歸順　涿　薊　燕　檀
嬀　平　營　德　棣　滄
貝

魏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魏州魏郡禹貢兗冀二州之域在夏即觀扈之國春秋時爲晉地戰國時爲衛魏二國之地秦滅魏置東郡滅趙置邯鄲郡漢以秦邯鄲之南部東郡之邊縣置魏郡後漢封曹操爲魏王治鄴

史記曰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重義而務節

漢書曰邯鄲土廣俗新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漢初分邯鄲之南部置魏郡

漢志曰魏郡王莽曰魏成領鄴館陶等十八縣又曰元城屬魏郡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氏焉

後漢書曰曹操爲魏公操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

元和郡縣志曰元城縣有沙麓山即春秋經所書沙麓崩後爲漢元后興之象也

博州

元和郡縣志曰博州博平郡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爲齊地秦漢爲東郡地

左傳齊晏子對景公曰聊攝以東其爲人也多矣

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不下魯仲連爲書約之矢以遺城中燕將得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乃自殺

史記曰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注曰東郡之博平也

莫州

十道志曰莫州文安郡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

漢志曰鄚縣屬涿郡王莽曰言符

郡國志曰鄚縣有易京城後漢末公孫瓚築京以自固圍塹十重以鐵爲門諸將家家作樓以千計並高五六丈爲袁紹所攻城壞皆陷没

圖經曰清苑縣本漢樂鄉縣也

漢志曰樂鄉屬信都王莽曰樂丘

史記曰漢高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遂封

樂叔於此

後漢書曰獻帝初公孫瓚據幽州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間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乃築京以自固也

深州

元和郡縣圖曰深州饒陽郡禹貢冀州之域七國時爲趙地秦爲鉅鹿郡地漢爲饒陽縣隋置深州以州西故深城爲名也

漢志曰饒陽屬涿郡在饒河之陽故名之

又曰安平屬涿郡王莽曰廣望亭漢書高帝六年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宿也）至饒陽蕪蔞（力朱）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光

武謂諸將曰昨作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公孫異字）

易州

十道志曰易州上谷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分冀州立并州則爲并州之地春秋時燕趙之分秦併天下爲上谷郡地漢置涿郡今州即涿郡之故安地也

又曰易縣本漢故安縣也漢志曰故安屬涿郡漢書曰文帝封申屠嘉爲故安侯

九州記曰易縣西南三十里有送荆陘即荆軻入秦之路也

河北記曰易縣前有古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

十道志曰淶水縣本漢遒縣也

漢志曰遒屬涿郡莽曰遒屏

漢書年表曰景帝封匈奴降王隱强爲遒侯

又曰容城屬涿郡莽曰深澤

十道志曰遂城戰國時武遂縣漢之北新城

史記曰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

漢志曰北新城屬中山國莽曰朔平土地十三州志曰河間有新城故此加北

幽州

十道志曰幽州范陽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爲幽州夏殷省併冀周復置幽州秦爲漁陽上谷等五郡漢高分上谷置涿郡武帝開東夷又置玄菟樂浪二郡

釋名曰幽州北幽昧之地故曰幽州

晉地道記曰幽州因幽都以爲名

山海經曰北荒有幽都之山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

晉地道記曰舜以冀州南北廣大分燕北地爲幽州

漢志曰漁陽郡屬幽州莽曰通路

史記曰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

又曰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今本曰易其盡家矣曰有南燕故曰北）

郡國志曰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其氣躁急通齊趙渤海之間一都會也

史記曰燕秦千樹栗與封侯等士爲所生有魚鹽棗栗之利

後漢書曰公孫瓚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

三國典略曰東魏薛琡嘗夢山上掛絲以告所善張亮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必爲幽州後果如之

禮記曰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後於薊

史記曰鄒子之燕昭王擁彗前驅請爲弟子受業築碣石宮以處鄒子親往師之

又曰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

漢志曰安次縣屬渤海郡又續漢志曰安次屬漁陽郡

圖經曰武清縣本漢之雍奴縣也

酈元注水經曰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

魏志曰張郃傳曰從擊譚於渤海別將圍雍奴大破之

順州

方輿志曰順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唐天寶初置又改爲順義歸化二郡（縣曰思順州）

歸順州

方輿志曰歸順州其地乃燕之北境燕太子丹使荆軻獻地圖即謂此也即今順州之北境唐天寶初以置歸化順義二郡所領懐柔一縣復又立歸順州以理焉

涿州

圖經曰涿州涿郡古涿鹿之地舜十二州爲幽州地禹貢爲兾州之域春秋戰國爲燕國之涿邑漢高帝置涿郡

史記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漢志曰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屬幽州領縣二十九

薊州

圖經曰薊州漁陽郡禹貢兾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燕秦時於此置漁陽郡二漢因之

又曰漁陽縣本北無終子國也有無終山城

春秋左氏傳曰莊十三年齊人伐山戎杜預注曰山戎北狄無終三名其實一也

漢志曰無終屬右北平故無終子國也

燕州

釋名曰燕宛也在涿鹿山南宛宛然因以名之

春秋説題辭曰箕尾爲燕陰氣侵生故俗去貪利地宜栗

史記蘇秦説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也

又貨殖傳曰燕秦千樹栗以比封侯

檀州

十道志曰檀州密雲郡禹貢兾州之域春秋戰國時並爲燕地秦爲漁陽郡在漢領白檀等十二縣

又曰本漢虒奚縣漁陽屬郡

漢志曰虒奚屬漁陽郡莽曰敦德（虒音題）

又曰燕東有漁陽郡

漢書曰漢李廣弭節白檀

魏書曰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烏丸於柳城

續漢書曰白檀縣即右北平

嬀州

十道志曰嬀州嬀川郡禹貢兾州之域舜暨周爲幽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燕國秦并天下爲上谷郡爲潘縣也

漢志曰燕西有上谷郡

又曰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領縣十五

又曰潘縣屬上谷郡莽曰樹武（潘音普半反）

晉太康地里志曰潘縣更屬廣寧郡

史記曰軒轅黄帝戰於阪泉之野

十道志曰阪泉在懷戎縣

周書曰黄帝殺蚩尤於中兾名曰絶轡之野亦其地

史記曰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郡嬀州之地名也）

平州

十道志曰平州北平郡禹貢兾州之域舜十二州爲營州之境周爲幽州之地春秋時爲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秦兼天下爲遼西郡肥如縣地

漢志曰肥如屬遼西郡肥子奔燕燕封於此

史記曰齊桓公北征山戎至孤竹至卑耳之溪見一人長八尺具衣冠右袪衣走馬前桓公問於管仲對曰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則前導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從右方

涉至卑耳之溪從左方涉其深至膝已涉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魏志曰曹公北征烏丸田疇自盧龍道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　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道今在盧龍縣

營州

十道志曰營州柳城郡禹貢冀州之域其在十二州爲營州地周爲幽州春秋爲山戎之地戰國時屬燕秦漢爲遼西郡

郡國志曰地當營室故曰營州

漢志曰遼西郡秦置屬幽州領縣十四

後漢書曰遼西郡即烏丸鮮卑蹋頓所居○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曰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可營制

規模築龍城構宮室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都之改曰和龍宮

後漢輿地記曰舜分齊營州之域燕西置營丘郡於其城內今柳城縣有營丘城

德州

元和郡縣志曰德州平原郡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戰國時齊地秦兼天下爲齊郡地漢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平原郡高帝置王莽曰河平領縣十九

十道志曰蓨縣本漢條縣也景帝封周亞夫爲條侯後改爲蓨

漢志曰脩縣屬信都莽曰脩治

元和郡縣志曰安德縣有萬津枯河禹貢九河之一

漢志曰鬲縣屬平原王莽曰河平

棣州

元和郡縣志曰棣州樂安郡禹貢青州之域又曰兖州之域春秋時爲齊地秦并天下爲齊郡漢爲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

左氏傳曰錫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十道志曰厭次本漢富平縣

漢志曰富平侯國屬平原郡王莽曰樂安亭後漢明帝改爲厭次

漢書東方朔傳曰朔平原厭次人也

十道志曰滴河縣本漢朸縣也（朸音）

漢志曰朸屬平原郡莽曰張鄉

十道志曰蒲臺本漢濕沃縣地

漢志曰濕沃屬千乘郡莽曰近亭

三齊記曰蒲臺高十八尺始皇所頓處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也

滄州

十道志曰滄州景城郡禹貢兖州之域虞舜及周爲幽州之域春秋時屬齊晉七國時屬齊趙秦并天下以齊地置齊郡以趙地置鉅鹿郡漢高帝分鉅鹿置渤海郡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

圖經曰渤海實滄州之地屬趙分居多

漢書曰趙分地薄人衆丈夫相遇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十三州志曰渤海風俗鷙爲戾高氣力輕姦宄

十道志曰清池縣漢之浮陽縣也

漢志曰浮陽屬勃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陽浮水所出東入海

漢書曰宣帝時勃海飢盜賊起龔遂單車入境平之後勸叛者賣劍買牛民皆知勸

漢志曰平童縣靈帝改曰饒安屬勃海郡

又曰樂陵縣屬平原郡莽曰美陽

貝州

元和郡縣志曰貝州清河郡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兼天下以爲鉅鹿郡漢又分置清河郡

十道志曰周武建德六年北齊於此置貝州以貝丘爲名

左氏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

漢志曰清河郡高帝置王莽曰平河屬冀州領縣十四

圖經曰清河縣秦爲厝縣（厝音錯亦反）漢爲信成縣

漢志曰厝屬清河郡王莽曰厝治安帝以孝德皇帝葬于厝改曰甘陵

十道志曰武城趙邑東武城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勝封東武城

元和郡縣志曰夏津縣本漢鄃（音戍）縣也

漢志曰鄃縣屬清河郡王莽曰善陸

漢書曰高后封呂他爲鄃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三

州郡部九

河東道下

蒲　絳　晉　澤　潞　遼

沁　隰　慈　汾　并　石

嵐　代　忻　蔚　朔　雲

蒲州

十道志曰蒲州河東郡置在河東縣本漢蒲坂地蓋堯舜所都

左傳曰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服虔注曰在晉之蒲坂

史記曰季布為河東太守文帝謂布曰河東吾股肱郡也

博物志曰河東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

魏志杜畿傳曰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郡中化之自後河東多儒者閭閻之間習於程法

春秋左氏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音荀）瑕氏之地（郇瑕故國名河東解縣西北郇城）沃饒而近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音店）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直偽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則公室乃貧（近寶則民不務本也）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郡國志曰猗氏縣猗頓所居之地猗頓魯窮士也問術於陶朱公公教之畜五牸遂富漢因之名縣

史記曰魏都安邑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侵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我安邑近秦於是徙居大梁

漢志曰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領縣二十四

又曰蒲坂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因加反孟康云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遂名之師古曰應說是

絳州

元和郡縣志曰絳州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魏地秦三十六郡為河東郡

後漢書曰章帝元和三年行幸安邑觀鹽池

晉太康地志曰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

圖經曰晉穆侯遷都於絳曾孫孝侯改絳為翼翼為晉之舊都後獻公復為絳絳在今曲沃故城二里有絳邑故城是故絳在翼城東南有故翼城是也

十道志曰正平縣有九原一名九原即趙簡子觀處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漢書曰元鼎六年上幸緱氏至此聞南越破遂立為聞喜縣

圖經曰聞喜縣有董澤左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晉州

元和郡縣志曰晉州平陽郡禹貢冀州之域堯舜所都周為冀州地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時屬韓秦為河東郡地

十道志曰本漢平陽縣地

漢志曰平陽縣屬河東郡以其在平水之陽故名之

前趙錄曰太史令言於元海曰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唐堯所都於是徙居平陽也

兩河記曰洪洞縣以此地因重複控據要險故曰洪洞焉

漢志曰襄陵屬河東郡王莽曰幹昌以晉襄公之陵以爲名

十道志曰霍邑漢彘縣也

漢志曰彘屬河東郡周厲所奔也王莽曰黄城

澤州

元和郡縣志曰澤州高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魏後屬韓秦秦兼天下今州即上黨郡高都縣之地也

史記曰秦使武安君白起攻趙趙發兵拒秦秦大破趙於長平（長平在高平縣西北有長平故城）

十道志曰澤州以濩澤爲名

漢志曰濩屬河東郡禹貢析城山在其西南濩（音胡郭反）

墨子曰舜漁於濩澤

十道志曰晉城縣本漢高都縣也

漢志曰高都屬上黨郡有天井關

元和郡縣志曰高平縣本漢泫氏縣也（泫音胡玄反）

漢志曰泫氏屬上黨泫水所出也

竹書紀年曰梁惠王九年晉取泫氏

史記曰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于端氏也

潞州

元和郡縣志曰潞州上黨郡禹貢冀州之域殷爲黎國春秋時屬晉又曰黎有潞子之國秦爲上黨郡地

左傳宣十五年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伐之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戰國策曰秦有安邑則韓必無上黨以逐韓近趙故卒歸趙

隋圖記曰上黨南陽古以爲縣實都也

漢志曰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有上黨關

又曰壺關屬上黨郡黎侯國今有黎亭

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上黨記曰高平赤壤其地山阻百姓不居即此郡也

圖經曰後周建德七年於襄垣縣立潞州以其浸汾潞爲名

漢志曰長子縣屬上黨郡周史辛甲所封師古曰長讀長短之長

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即長子之地也

左傳襄十九年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屯留（長子屬上黨）

又曰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

晉太康地記曰銅鞮故晉大夫羊舌赤邑時號赤爲銅鞮伯華漢以爲縣

遼州

圖經曰遼州樂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郡貞觀中避諱改爲儀州後又爲箕州復爲遼

十道志曰和順縣本漢沾縣地即諱閼與邑

史記曰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趙閼與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乃使趙奢將大破秦軍乃解閼與之圍

漢書高帝紀曰韓信破代相夏說於閼與

漢志曰沾縣屬上黨郡有沾水出壺關（沾音他兼反）

沁州

十道志曰沁（千鴆切）州陽城郡本漢穀遠縣地

元和郡縣志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時屬韓在秦爲上黨郡地今州即漢上黨之穀遠縣地

漢志曰穀遠屬上黨郡王莽曰穀近

晉地記曰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

十道志曰綿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綿上地因名之舊屬介休縣隋分置綿上焉蓋晉介子推之地

隰州

圖經曰隰州大寧郡夏殷已前其地與冀州同在周爲晉之北鄙

元和郡縣志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爲晉地七國時屬魏秦爲河東郡地漢爲蒲子縣屬河東郡

國語曰驪姬謂晉獻公曰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太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太子申生也二子重耳夷吾也蒲隰平蒲子縣）

郡國志曰以州前二里有泉下濕故取下濕之義爲名

十道志曰永和縣本漢狐讘縣也

漢志曰狐讘屬河東郡（讘音之涉反）

慈州

元和郡縣志曰慈州文成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也秦併天下即河東郡之北屈縣

漢志曰北屈王莽曰朕北應劭曰有南屈故稱北屈耳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左傳僖二年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屈地生）

元和郡縣圖曰吉昌縣有姚襄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齊後主武平二年遣斛律明月破周兵於此城下

郡國縣道記曰呂香本漢之北屈有騏縣

漢志曰騏屬河東郡侯國

汾州

十道志曰汾州西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其在虞夏及周屬并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併天下屬太原郡

左傳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汾洮二水）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大夏今晉陽縣）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焉）

又昭二年曰齊陳無宇送女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河西介休縣）

又僖二十四年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元和郡縣志曰子夏居西河吳起守西河皆爲此也

禮記檀弓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

夫子兩罪一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兵師次霍邑隋將宋金剛拒不得進屯軍賈胡堡會霖雨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若向霍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日雨止我當助破之（賈胡堡在霍邑縣）

并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并州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晉國戰國時爲趙地秦併天下置太原郡

尚書禹貢曰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春秋元命苞曰并之爲言精合交并

釋名曰并若兼并也言或并或設

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晉陽六名其實一也

左傳曰晉荀吳敗狄於大鹵（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

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爲號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在兩谷之間乎

帝王世紀曰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陽即太原也

又曰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爲晉侯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於唐王曰吾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封之

魏志曰高祖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生高幹爲并州刺史幹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宜迎尚併力觀變幹不從故敗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引汾水灌其城不没者三板

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

隋圖經曰并州其氣勇抗誠信韓趙魏謂之三晉剽（疋妙反）悍盜賊常爲他郡劇

漢志曰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屬并州領縣二十一

又曰榆次屬太原郡王莽曰太原亭

史記秦本紀曰莊襄王使蒙敖攻趙榆次

漢志曰陽曲屬太原應劭曰黄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

石州

元和郡縣志曰石州昌化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屬并州春秋時屬趙亦爲白狄之地在秦爲西河郡之離石地

史記曰秦伐趙取離石

前趙録曰今離石在國單于所徙庭是也

十六國春秋曰晉惠帝以劉元海爲離石將兵都尉

嵐州

元和郡縣志曰嵐州樓煩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爲晉國後屬趙本樓煩故地秦爲太原郡漢爲太原郡之汾陽地

史記曰趙惠文王主父行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破其兵取其地爲縣

漢志曰汾陽屬太原郡汾水所出

漢書項羽傳曰漢有善射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之使射羽羽大怒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樓煩縣屬鴈門北縣人善騎射）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代州

元和郡縣圖曰代州鴈門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置三十六郡鴈門是其一焉漢因之

河東記曰代句住在州西北鴈門界西陘山是也

史記曰趙襄子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則趙有句注之地

爾雅曰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郭璞注曰西隃鴈門山也）

地理志曰自代傍陰山至高闕代王以為塞

漢志曰鴈門郡秦置句注山在陰館

王莽曰填狄屬并州領縣十四

山海經曰鴈門出其間在高柳代中

史記曰趙襄子與代王會於夏屋以銅斗擊殺代王而取

其地

十道志曰五臺縣本漢慮虒縣

漢志曰慮虒屬太原郡（師古曰慮虒音廬夷）

又曰崞縣屬鴈門王莽曰崞張

又曰繁畤屬鴈門王莽曰當要

忻州

元和郡縣志曰忻州定襄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為趙地秦漢為太原郡地今州即漢太原郡之陽曲縣也

十道志曰忻州置在秀容縣本漢曲陽縣後漢末於此置九原縣

十三州志曰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户以為縣聚之九原縣界 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并州

元和郡縣志曰秀容城劉元海新築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為名

蔚州

元和郡縣志曰蔚州安邊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屬并州春秋時地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為代郡

漢志曰靈丘屬代郡瓚曰靈丘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

漢書曰酈食其說漢王曰杜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

晉書曰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

朔州

元和郡縣志曰朔州馬邑郡屬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為并州地春秋時為北狄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鴈門郡漢為鴈門郡之馬邑也

漢志曰馬邑屬鴈門郡王莽曰章昭

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為馬邑

後魏書曰道武天興元年遷都平城孝文遷都之後於此置朔州

冀州圖云趙武靈王胡服而征遂有獫狁之地漢高帝以韓王信壯武乃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信以晉陽去塞遠請理馬邑上乃許之後匈奴圍信信數求救上賜書責信信懼以馬邑降胡

雲州

元和郡縣圖曰雲州雲中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為并州之地春秋時為北狄地戰國時其地屬趙其後屬秦鴈門郡地漢鴈門郡之平城縣也

漢志曰平城東部都尉治王莽曰平順

郡國志曰雲中五原唾出口成氷言苦寒也

漢書曰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于銅鞮禽信亡走匈奴與匈奴共距漢上從連戰乘勝逐北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元和郡縣圖曰後魏道武於此建都東至上谷西至河南至中山北至五原地方五千里以爲甸服孝文改爲司州牧置代尹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四

州郡部十

關西道

雍 華 同 岐 耀 乾
隴 邠 涇 寧 慶 原
靈 鹽 鄜 坊 延 丹
綏 銀 麟 夏 豐 勝

雍州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文耀鉤曰汝華已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雍州也

春秋說題辭曰秦金精堅故秦俗亦堅

春秋元命苞曰雍壅也東距坂西有漢中南合高山阻居庸是

釋名曰雍州在西山之內壅翳也

應劭注漢書曰四面積高曰雍

李巡注爾雅曰河西其氣蔽壅也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地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為名

呂氏春秋曰西方為雍州

三輔黃圖曰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

地理通說曰東自同華略河西北西自岐隴會原極于此盡其地挾灃灞披函崤方千里得百二之固

史記蘇秦說蘇孝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外有洪河之險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此天府也

又曰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用商鞅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

貨殖傳曰關中由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

漢書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言秦地險固二万人足當諸侯百万人也）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

又婁敬說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之都洛以為天下之中四方納貢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欲比隆成康之時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變急百万之衆可具故秦膏腴之地以為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之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祖以

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高祖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又百官表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

又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

後漢書曰董卓徙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曰陸海

三輔黃圖曰太初元年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

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間謂之中地地東西方千餘里

十道志曰雍州京兆郡禹貢九州之一舜置十二牧雍亦

在長安周武王都酆鎬平王東遷以岐酆之地賜秦孝公始都咸陽秦兼天下置内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高祖入關定三秦復爲内史武帝改爲京兆尹

華州

十道志曰華州華陰郡置在鄭縣禹貢雍州之域

元和郡縣圖曰周爲畿内之國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春秋時爲秦晉之地戰國爲秦魏二國之境西岳華山在焉秦爲内史地漢爲京兆尹

國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食菜咸林也

左傳曰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

漢志曰鄭屬京兆尹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師古曰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也爾雅曰河西曰華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玉焉

魏志曰董卓還都長安華歆求出爲下邽令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遊海上還使關中至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華良璧門）

水經曰渭水東經平舒城即江神返璧於華陰平舒道遺鎬池君之處也

尚書秦誓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左傳曰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注曰今華陰東潼關是也）

同州

元和郡縣志曰同州馮翊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屬秦爲大荔戎國秦獲之更名曰臨晋七國時屬魏秦并天下京兆馮翊扶風並内史之地漢爲河上郡復爲内史武帝更名左馮翊郡後改爲同州以其書云灃水攸同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漢王定三秦關中置三郡以塞國爲河上郡後罷三郡以爲内史武帝改爲左馮翊

應劭漢官解詁曰馮輔翊蕃故以爲名

水經曰洛水東南經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沙苑

史記曰魏文侯十六年代秦築臨晋

十六國春秋曰苻健時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中長七尺健歎曰覆載之内何所不有

穆天子傳曰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

漢志曰臨晋縣有河水祠又郊祀志祠河於臨晋

博物志曰馮夷華陰人得道水仙爲河伯

左傳曰秦晉戰于彭衙（注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

又曰秦伐晋晋使吕相絶秦曰俘我王官翦我羈馬（羈馬今在郃陽王官今在郃城）

漢書曰宣帝微時嘗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爲人所辱也蓮勺有鹽池名曰鹵中又漢志曰屬馮翊（蓮音輦勺音酌）

漢志曰郃陽屬左馮翊在郃水之陽即大雅大明之詩曰在郃之陽

岐州

元和郡縣圖曰岐州扶風郡今爲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秦都屬内史高帝更名中地郡復屬内史景帝更名主爵都尉武帝改右扶風所以扶助京師行風化也

史記曰秦文公作鄜時靈公作吳陽上時又作下時（今雍內有三時原）

又曰皇始二十九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山過回中（回中在岐鳳翔）

漢書曰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回中宮候騎至雍

水經曰郿縣有積石原魏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此原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又魏氏春秋曰亮據渭南宣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即諸君死事矣亮果屯此原（五丈在郿縣）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今岐山縣是）

三秦記曰陳倉山上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声聞三十里或云王雞

耀州

五代史曰耀州本京兆府華原縣唐末李茂貞據鳳翔僭行墨制建為耀州以義勝為軍額命溫韜為節度使

乾州

又曰本唐之奉天縣也唐末李茂貞建之為州後因之不改

隴州

元和郡縣圖曰隴州汧陽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文公所都漢為汧縣屬右扶風

禹貢曰道汧及岐至于荊山

說文曰隴天水大坂名也

三秦記俗歌曰隴頭流水鳴声嗚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

又曰隴渭西關也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得越

漢志曰隃麋屬右扶風即今之汧陽縣

邠州

元和郡縣圖曰邠州新平郡禹貢雍州之域公劉所居之地秦為內史地漢為右扶風本作豳字開元中以豳與幽字相涉改為邠

漢時栒邑屬右扶風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也

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春秋曰苻堅時新平人王雕陳圖讖王猛以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雕臨刑上疏曰臣師劉湛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應出帝王寶器願陛下志之後果得玉器焉

十道志曰宜祿縣本漢鶉觚縣後魏又分置宋陰盤縣

括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北原祭地以觚奠酒而祭有鶉飛止觚上因以名縣今有鶉觚原

元和郡縣圖曰新平本漢漆縣

後漢書曰建武八年隗囂攻略陽上至漆進止未定會馬援夜至上召問之援聚米以為山谷於上前指畫所從入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

涇州

元和郡縣圖曰涇州安定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屬秦始皇時屬北地郡漢置安定郡

宋永初山川記曰安定處山谷之間昆戎舊壤迫近夷狄修習武備人皆以馳射為事

國語曰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

歸汝而何德以堪王猶不堪況汝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王王滅密（地有陰密城）

詩大雅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

寧州

元和郡縣圖曰寧州彭原郡禹貢雍州之域當夏之衰公劉邑焉周時爲義渠戎王國至秦昭王殺義渠戎王併其地始皇時爲北地郡漢因之

漢志曰泥陽屬北平郡莽曰泥陰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十道志後魏改泥陽爲富平後廢文改定平）

又曰義渠道屬北郡莽曰義溝

史記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至秦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氏昫衍之戎築城郭以居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殺義渠戎王於是秦有北地隴西上郡之地

慶州

元和郡縣圖曰慶州順化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夏稷子不窋居之今有不窋故城在焉春秋時義渠戎王國始皇時爲北地郡

漢志曰郁郅屬北地郡有牧師苑官莽曰功著

周地圖記曰郁郅城今名尉李城在白馬嶺兩川交口水經曰尉李亦曰不窋疑郁郅之訛也

十道志曰樂蟠縣本漢略畔道也

漢志曰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有略畔山俗呼曰各盤音訛耳

原州

元和郡縣圖曰原州平涼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地爲秦始皇時屬北地郡漢爲安定郡

漢志曰高平屬安定郡莽曰鋪睦

班固安豐戴侯頌曰高平第一帝臨我師

漢書曰漢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

十道志曰蕭關在原州後漢曰隗囂使牛邯守瓦亭隴

十道志曰瓦亭在平涼郡

靈州

元和郡縣圖曰靈州靈武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爲秦秦併天下爲北地郡漢爲富平縣地

漢志曰靈武屬北地莽曰威武惠帝四年置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河奇二苑皆在焉

十道志曰靈州有赫連勃勃所置果園水經云河水北有薄骨律鎮城在渚上舊赫連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謂之果州

圖經曰周宣政和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於靈州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皆化因謂之塞北江南

鹽州

元和郡縣圖曰鹽州五原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戎狄地秦屬梁州漢置五原郡地有原五因而名之

史記曰梁山漆沮之北有義渠朐衍之戎即此地

漢志曰馬嶺屬北地郡以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

十道志曰馬嶺今鹽州地

元和郡縣圖曰後魏爲西安州以其有鹽池又改爲鹽州

鄜州（音夫）

十道志曰鄜州洛交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秦地始皇時爲上郡漢爲上郡雕陰縣地

史記曰秦文公畋于汧渭之閒夢黃蛇首上鄜以爲上帝之徵遂以鄜立鄜時祠白帝也

漢書云匈奴南侵至朝那膚施即此地也

漢志曰雕陰屬上郡有雕陰山

坊州

元和郡縣圖曰坊州中部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翟國秦屬內史漢爲右馮翊翟道縣之地苻姚時時置杏城周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

漢書曰朔方爲西部都尉休屠爲北部都尉捜渠爲中部都尉○郡國志曰鄜城奎三秦高奴之地翟道故城即今郡城是也俗謂之高樓城

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駟造父爲御翔行經翟道昇於太行

元和郡縣圖曰宜君縣前秦苻堅於祋祤縣故城置之

延州

元和郡縣圖曰延州延安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白狄所居秦漢屬上郡高奴之地項羽以董翳爲翟王居高奴即北地也

漢志曰膚施屬上郡有五龍山

水經曰渭水東經高奴水漢志高奴水合豐林水謂之清水

丹州

元和郡縣圖曰丹州咸寧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爲白翟所居秦漢爲上郡地

隋圖經集記曰義川蓋春秋時白翟也其俗語云丹州白室即白翟語訛耳

綏州

元和郡縣圖曰綏州上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白翟所居七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上郡漢初屬翟國後改爲上郡

山海經曰上郡有䟽屬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窫窳帝梏之䟽屬之山即此也

銀州

元和郡縣圖曰銀州銀川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白翟地秦爲上郡漢爲河西郡圁陰縣地

前漢志曰圁陰屬西河郡莽曰方陰師古曰圁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今有銀川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耆舊傳驄馬城即銀川城也苻秦建元元年自驄馬城巡撫夷狄

麟州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雍州之域秦漢爲雲中郡隋爲勝州天寶中分勝州地置麟州

晉太康地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即此地後漢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山即今縣北光禄塞是也

夏州

元和郡縣圖曰夏州朔方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魏秦併天下屬上郡漢武分置朔方郡

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漢書曰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出雲中

至高闕遂至符離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illegible]北塞名）

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於朔方縣築大城旣成下書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都城宜以統萬爲名

酈元水經注統萬城勃勃蒸土所築

又曰朔方縣有契吳山勃勃北遊登之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善者也

漢書曰武帝收河南置朔方五原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獘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城之自此爲關中根抵

漢志曰朔方治窳渾莽曰溝搜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

又曰三封屬朔方郡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

豐州

元和郡縣圖曰豐州九原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漢上郡地

勝州

元和郡縣圖曰勝州榆林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戎狄地戰國時晉趙地秦漢爲雲中郡

秦本紀曰始皇十三年伐趙取雲中因以爲郡

續漢書郡國志曰雲中郡領雲中咸陽旗陵沙南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武進成樂十一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五

州郡部十一

隴右道

秦　渭　蘭　會　河　洮
岷　廓　疊　鄯　涼　甘
肅　瓜　沙　伊　西　庭

秦州

十道志曰秦州天水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始封之邑秦爲隴西郡漢武置天水郡

史記秦本紀曰周孝王時非子好馬及善畜養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遂分土地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

漢志曰天水郡莽曰塡戎明帝改曰漢陽

秦州記曰郡前有湖水冬夏無增減或謂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漢志曰上邽屬隴西郡戎邑也又曰成紀淸水並屬天水郡莽改淸水曰識時

輿地志曰石紐地名夏禹所生之地

續漢書郡國志曰成紀古帝庖犧氏所生之地

漢志曰略陽道屬天水郡十三州志曰略陽卽故冀城也

又曰街泉戎邑道屬天水郡

續漢書地里志有街泉亭

渭州

十道志曰渭州隴西郡春秋及戰國時羌戎所居秦昭王伐得義渠戎王始置隴西郡

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又曰終南敦物至于鳥鼠漢志豲道戎邑也屬天水郡卽今隴西縣地（豲音桓）

地道記曰漢陽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郡處其西故曰隴西其山堆傍崩聲聞數百里揚雄所謂響若坻穨是也

蘭州

十道志曰蘭州金城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幷天下爲隴西郡

後漢書西羌傳曰羌無弋援劒曾孫忍留湟中忍子研立研最豪健故羌中號爲研種秦始皇時務幷六國兵不西行故羌人得蕃息及秦幷天下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漢興匈奴冒頓强盛臣伏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人求守隴西於是徙留何於狄道

漢志曰狄道屬隴西郡以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

又曰浩亹水若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蘭州有浩亹故城浩亹音閤門

漢志曰金城郡領縣十三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瓚曰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金城湯池

會州

十道志曰會州會寧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幷天下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軌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改爲會州

元和郡縣志曰後周太祖爲西魏相來巡會師於此因置州爲名唐貞觀中亦爲粟州

河州

十道志曰河州安鄉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幷天下爲隴西郡漢分置天水郡

漢志曰枹罕屬金城郡故罕羌侯邑也枹音孚其子從木

禹貢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山在金城西南）

西域傳曰河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

洮州

十道志曰洮州臨洮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漢諸羌之地

漢志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沙

岷州

十道志曰岷州和政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隴西之臨洮縣

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廓州

十道志曰廓州寧塞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

漢書曰宣帝時諸羌數背叛後將軍趙充國屯隴西羈縻之諸羌不敢動

後漢書段熲傳曰延熹中燒當煎河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熲追討大破之明年燒河大豪寇張掖熲斬燒河大帥五千餘人西羌於是殄定

疊州

十道志曰疊州合川郡禹貢梁州之域歷秦漢魏晉為諸羌所據

後周書曰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因置恒香郡尋改爲疊州蓋以其地多山重疊以名郡也又於三交口築城置甘松防又爲三川縣以隸恒香郡至建德元年改三川縣爲常芬縣仍立芳州以邑隸焉取其地多芳草爲郡之名

鄯州

十道志曰鄯州西平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

漢志曰允吾屬金城郡今龍支縣即其地

涼州

十道志曰涼州武威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至秦戎狄月支居焉漢初爲匈奴右地

釋名曰西方寒凍或云河西土田薄故曰涼

晉書曰姑臧城匈奴所築舊蓋臧城語訛後云姑臧

又曰惠帝末張軌求爲涼州於是大城此地爲一會府以據之號前涼後呂光復據之號後涼

禹貢曰原隰厎績至于豬野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

異物志曰古渠搜國當大宛北界豬野今姑臧界豬野澤是。劉昞燉煌實錄曰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持之又遥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暠乃移都酒泉

後漢書曰安帝時匈奴寇常山於是西北有事民飢民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若家人衣壞敗一以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境而今棄之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風土壯猛便習兵事今羌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

甘州

十道志曰甘州張掖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至秦戎狄月支居焉漢爲匈奴右地

尚書禹貢曰道弱水至于合黎

十道志曰今張掖有合黎水

漢志西域傳曰月支本居祁連燉煌閒霍去病傳曰踰居延遂臻小月支攻祁連即此道也

漢志曰張掖郡匈奴昆邪王地武帝時開之莽曰設屏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

又曰觻得屬張掖郡有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莽曰官式（涫音官音鹿）

又曰删丹屬張莽曰貫虜

肅州

十道志曰肅州酒泉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月支所居漢爲武威酒泉郡也

漢書曰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來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又匈奴傳曰漢置酒泉郡以隔絶故與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其水甘若酒故名酒泉

後漢書曰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燉煌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路）

瓜州

十道志曰瓜州晉昌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戰國時烏孫月支居焉漢初爲匈奴右地後爲武威酒泉二郡

漢志曰冥安屬燉煌郡冥水出焉又名籍端水出羌中西入澤冥安即晉昌地

又曰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即常樂地有宜禾故城

沙州

十道志曰沙州燉煌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屬西戎漢置燉煌郡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瓜州地在燉煌）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徙人以實之（應劭曰燉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傳曰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今壽昌有陽關及玉門故關

漢志曰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

伊州

十道志曰伊吾郡本伊吾盧地在燉煌之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八百里

後漢書曰永平十六年明帝命將北征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又西羌傳曰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之地以制西戎

西州

十道志曰西州交河郡

漢書西域傳曰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以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

以道通爲不便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後魏書曰以其地勢高峻人物昌盛因名高昌

庭州

十道志曰庭州雍州之外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舊地東與匈奴接歷代爲胡虜所居

漢書西域傳曰貳師伐西域諸國震懼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多有田卒

後漢書曰班超將兵擊伊吾於蒲類海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六

州郡部十二

劒南道

劒　緜　梓　遂　益　漢
彭　蜀　邛　普　雅　瀘
茂　翼　當　悉　靜　柘
恭　維　奉　嶲　姚　黎
龍　松　嘉　簡　陵　眉
榮　資　戎

劒州

圖經曰普安郡禹貢梁州之域秦之蜀郡漢屬廣漢郡之梓橦縣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閣道以通蜀漢即此郡

三國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縣景谷步劒閣道懸車束馬逕出油江而至大漢是此地也

蜀記曰梓橦縣有五婦山一名五婦臺秦遺蜀美女五人蜀遣五丁迎女至梓橦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

郡國志曰梓橦縣北有華容水則蜀都賦曰却背華容是也

緜州

十道志曰緜州巴西郡禹貢梁州之域周併梁入雍州地春秋戰國屬蜀侯國秦爲蜀郡漢廣漢郡地今州即廣漢郡之涪縣也

九州記曰緜州之賨賨人旋人皆夷也

郡國志曰勁勇銳氣而善舞故古有巴渝舞

蜀記曰左緜緋紅三川所尚（緜州左緜郡有小江所染緋出於此水濯者鮮人之所重）

宋書曰范栢年梓橦人明帝問鄉土有貪泉不栢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泉讓水不聞有貪泉帝嘉之即以爲蜀郡太守（廉讓水在昌鄉縣）

郡縣志曰神泉縣有泉十四甘香異常鋼疾飲之即差故曰神泉

漢書志曰涪屬廣漢郡有孱亭春曰統眭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

梓州

十道志曰梓州梓橦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分置廣漢郡

漢書曰文帝以蜀道銅山賜鄧通鑄錢即今銅山縣也

蜀志曰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亮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勞軍又曰姜維聞諸葛亮瞻破乃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

十道記曰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之富本禹南夷周末秦併爲郡有蔬食果實之饒

九州要記曰玄武山一名赤雀山一名宜君山山有虎尾入貢

又華陽國志曰玄武山一名三嵎山山出龍骨傳云龍昇不達墜此民取以入藥用玄武縣因山得名

遂州

十道志曰遂州遂寧郡禹貢梁州之域漢分梁州置廣漢郡今州又爲廣漢縣

九州要記曰青石縣有青石山天下青石無佳於此可爲鍾磬

又郡國志曰昔巴蜀爭界歷歲不決漢高八年山自裂如斧所界巴蜀之民懼天戒乃息訴爭

益州

十道志曰益州（成都府）古梁州巴濮庸蜀之地在秦為漢中巴蜀三郡地

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

應劭地里風俗記曰疆壤益廣故號益州

史記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

又曰秦惠王時苴蜀相攻各告急於秦秦欲先伐韓司馬錯曰不如先伐蜀狄蠋之長也有桀之亂以秦攻之譬使豺狼逐群羊也又有禁止暴亂之名今攻韓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二國併力合謀而求解于楚魏臣竊危之王曰善遂滅蜀

漢書曰宣帝時方士上言益州部有金馬碧雞神帝令王褒入蜀祀之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俾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曰伯雍又次曰魚鳧尾田於湔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為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十三州志曰當七國稱王獨杜宇稱帝於蜀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池澤汶山為畜牧中南為園苑時有荊人是後荊地有一死者名鱉靈其尸亡至汶山却更生見望帝帝以為蜀相時至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鱉靈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國禪鱉令號曰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規故蜀人聞鳴曰我望帝也又云望帝使鱉令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遂化為子規杜宇死時適二月而子規鳴故蜀人憐之皆起自開明已下五葉始立宗廟時蜀有五丁力士能徙山岳每一王死五丁輒為立大石以誌墓今石井是也號曰井里成都記曰郡城即秦惠王使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

九州志曰益州城初累築不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因其行築之遂得堅固故曰龜城

南史曰宋太始初益州市橋忽生一洲有道士柳石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必王勝喜也及齊永明二年武帝遣始興王為益州勝喜者即始興反語也

續漢書郡國志曰益州部漢中巴廣漢蜀犍為越巂牂牁益永昌凡九郡

華陽國志曰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即錦城一曰錦官又曰錦里

又曰蜀初少文教文翁為蜀郡太守立精舍學堂以肄其俗因是文教肇興今有文翁堂在大城內

漢州

圖經曰漢州德陽縣土地同益州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兼置益州領郡十二

蜀記曰益州謂之三蜀廣漢其一也

後漢書曰雒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和帝時陳寵為太守聞之有勑令收葬骸骨哭聲遂絕○蜀記曰金堂縣古有金舡沉江之東岸民於水中往往見之

彭州

十道志曰彭州濛陽郡本漢繁縣宋置晉壽陽國經曰唐垂拱二年以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闕以爲名

周地圖記曰宋元嘉九年有樵人逐鹿所趨險絕進入石穴行數十步豁然平博問是何所人答云小成都後更往求之不知所在

地理志曰九隴縣晉置以縣有九曲山爲名

蜀州

十道志曰蜀州唐安郡本漢江源縣屬蜀郡莽曰邛原

魏志曰蜀州鳴鶴山張陵客蜀學道于此山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又益州記張陵登仙之所傳云陵爲蟒蛇所吸人以爲登仙

蜀記曰靑州縣因山得名山上有黃帝授道壇

又玄中記云山有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

邛州

十道志曰邛州臨邛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置十三州在益州之部

周地圖記曰梁武陵王蕭紀於蒲水口改置邛州南郡邛來山因以爲名

史記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秦破趙卓氏獨夫妻推輦而行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因銅山鑄錢此也

蜀記曰漢張騫奉使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號曰邛竹今緜山皆是可爲杖

蜀志曰臨邛有火井諸葛亮一窺更盛

博物志曰後人以家火投之火即滅至今不然

普州

十道志曰普州安岳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今州境則漢之資中牛鞞墊江後漢之德陽等四縣

雅州

十道志曰雅州盧山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即秦嚴道縣也

蜀記曰秦滅楚徙楚嚴王之族於此故謂之嚴道

漢志曰嚴道屬蜀郡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莽曰嚴治

郡國志曰漢源縣有離崖即蜀守李冰所鑿離堆即古雅也

嚴道縣有九折坂即王陽迴轡之所

瀘州

十道志曰瀘州瀘川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郡子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爲郡

漢志曰江陽屬犍爲郡十道志曰瀘州本漢江陽縣地

諸葛亮出師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茂州

十道志曰茂州通化郡禹貢梁州之域本冉駹國漢以爲郡

史記曰南越破後冉駹等皆震懼請臣置吏以冉駹爲汶山郡守

冀州

圖經曰冀州臨冀郡秦之土地與益州同二漢屬蜀郡本漢之蠶陵也

漢志曰蠶陵屬蜀郡王莽曰步昌

當州

十道志曰當州江源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雍州之境後周書曰天和元年鴈門公紇干略於此討渾胡因置同昌郡

悉州

十道志曰悉州歸誠郡禹貢梁州之域古西羌地

圖經曰唐顯慶三年割當州三十里左封縣界內有悉唐川因立爲悉州

靜州

圖經曰靜州靜川郡土地與當州同唐永徽四年置靜州於唐縣以理夷落

拓州

圖經曰拓州蓬山郡土地與當州同唐顯慶三年於此置

拓州取其開拓封疆爲郡之名

恭州

圖經曰恭州化郡北接土蕃土地與當州同唐顯慶中置恭州取恭慕王化爲名

維州

十道志曰維州維川郡

蜀志曰姜維馬忠督將軍張嶷北討汶山叛羌即此也

圖經曰武德中白茍羌首領以地內附因於姜維故城置維州以領之

奉州

圖經曰奉州雲山郡本蠻夷之地南接土蕃爲夷落之極塞武德中羌夷內附因立奉州取其順奉王命爲名

嶲州

十道志曰嶲州越嶲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爲邛都國

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君長十數邛都最大

漢志曰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嶲屬益州應劭曰故邛都國也有嶲水言越以此水彰休盛也

九州要記曰嶲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志曰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又玄中記曰割而復生名曰及牛

十道記曰越嶲有瀘水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時中人多悶絶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越嶲上䟽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

又十道記曰水浚而巉石土人以牛皮爲船方涉津渙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

其下即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漢志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作（旄牛即今臺登縣）

姚州

十道志曰姚州雲南郡蓋夷越之地亦爲滇王國漢武開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後因爲益州之雲南弄棟二縣也

漢志曰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故滇王國也有滇池大澤又有弄棟縣焉

華陽國志曰滇漢勾町夜郎葉榆同師舊堂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樂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苴蘭以伐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反遂留王之是爲莊王

黎州

圖經曰黎州洪源郡漢爲沉黎郡宋齊以來並爲沉黎郡後周破羌夷立黎州

龍州

十道志曰龍州江油郡秦漢及魏不置郡縣

魏志曰景元四年諸軍征蜀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險難艾以氊自裹轉推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即此地也

周地圖記曰江油帥楊李二姓各自稱蕃於梁至後魏武帝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於此立龍州

松州

十道志曰松州交川郡禹貢梁州之域又爲雍州之域秦漢諸羌居焉

圖經曰郡有甘松嶺因以名郡

山海經曰甘松嶺亦謂之松桑嶺江水發源於此

江源記曰平康縣有羊腸嶺大江發源之所

嘉州

十道志曰嘉州犍爲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爲郡之南安縣

史記曰漢武使唐蒙伐西戎得夜郎國遂立犍爲郡

漢志曰青衣屬蜀郡順帝改名漢嘉

十道志曰周武保定元年於此置青州遥取漢青衣縣爲名宣政二年改爲嘉州

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沫水漢志蜀守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又益州記曰青衣神號雷堆廟班固以爲離堆

益州記曰峨眉山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

簡州

十道志曰簡州陽安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爲之牛鞞縣地

華陽國志曰牛鞞縣有陽明井今在郡北十里九州要記曰簡州在赤水之北（今有[illegible]水在州南）

周地圖記曰晉義熙末刺史朱齡石率建平人征蜀仍於東山立金戍後魏平蜀改爲金水郡

陵州

十道志曰陵州仁壽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爲郡之武陽縣東境也

郡國志曰昔張陵於此得鹽井祠玉女於井內因謂之陵井郡因井得名

益州記曰郡有東嵎三山相對去陵井百里

郡國志曰有鼎鼻山周之九鼎淪一於此故後人往往見鼎耳因名之

又曰郡有朝女山昔有朝祖女於此山得道今足跡尚存故名朝女山

眉州

十道志曰眉州通義郡禹貢梁州之域犍爲郡之武陽南境

周地圖記曰梁武帝太清二年武陵王蕭紀開通外水立青州於通議郡南安縣北後魏二年平蜀二年改青州爲眉州（用峩眉山爲名）

蜀記曰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陽見獲（彭山縣即其地）

郡國志曰青神縣當羌蜀之要漢武使唐蒙破西南夷即

路始於此

榮州

十道志曰榮州和義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爲南安縣地屬犍爲郡

九州要記曰和義郡古夜郎之地有成都市漢武時南中令使通僰道無功唐蒙因殺之令曰恨不見成都市而死蒙即立市如成都以殺之故曰成都市

益州記曰旭川縣有馬鳴戍漢刺史韋枝夜過此地有神馬嘶漢中馬皆嘶以應之故以此名戍

蜀記曰昔有女人於溪浣沙有大竹流水而觸之因有孕後生一子自立爲王因以竹爲姓漢武使唐蒙伐牂牁斬竹王因有此地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廟祀之

資州

十道志曰資州資陽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爲犍爲郡之資中縣地

周地圖記曰後魏廢帝二年於武康郡之陽安縣置資州（陽安在今州此簡州界）

郡國志曰內江縣有水深百丈實郡川捴會之所

戎州

十道志曰戎州南溪郡春秋僰侯國秦惠王破滇池始通五尺道漢武得蜀故使唐蒙理道於此而破牂牁即此道也後爲僰道縣以屬犍爲郡

郡國志曰南溪縣西三十里有魚津津南有鴛鴦圻

益部耆舊傳曰僰道有張真者娶黃氏女名帛真因乘船過江船覆沒帛求夫尸不得自沉於水積十四日乃抱夫屍出於灘下故名鴛鴦圻

卷第一百六十六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七

州郡部十三

山南道上

荆　峽　歸　復　郢　鳳

成　武　興　宕　扶　文

利　蘷　開　合　忠　萬

閬　渠

荆州

十道志曰荆州江陵郡漢舊縣屬南郡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宗）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春秋元命苞曰軫散爲荆州分爲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

爾雅曰漢南曰荆州

周官職方氏曰正南曰荆州其鎮曰衡山其藪澤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

晉元康地記曰荆州於古蠻服之地

漢書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宫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返矣王至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漢書地理志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史記曰蘇秦說威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陵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淮南子曰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苞巴蜀東裹郯邳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緜之以方城山高尋雲霓深谿肆無景

十三州志曰漢章帝建初二年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安六王

盛弘之荆州記曰元嘉中以京師根本之所寄荆楚爲重鎮上流之所總擬周之分陝晉宋以降此爲西陝

釋名曰荆州取名於荆山又曰荆警也南蠻數寇常置警備

左傳曰楚子西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

十道志曰當陽縣舊縣屬南郡廣陽王　子益之所封

荆州記曰當陽本楚之舊邑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

十道志曰公安縣漢孱陵縣地吴之南郡

荆州記曰劉備敗於襄陽南奔荆州吴大帝封爲左將軍

荆州牧城北而鎮之時人號備爲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

古今地名曰松滋縣古鳩茲地漢屬廬江郡

峽州

十道志曰夷陵郡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置三十六郡屬南郡魏武於此置臨江郡梁置宜州周武帝以州居三峽之口改爲峽州

史記曰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

吴録曰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於西陵

宜都記曰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於此

荆渚記曰夷陵郡居大江之上即西通全蜀故夷陵有安蜀古城

吴志曰陸遜上疏夷陵要害實國家之關限若失之非損一郡荆州亦可憂也

十道志曰宜都縣本漢夷陵縣屬南郡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有山名荊門北對崖有山名虎牙故曰荊門虎牙即楚之西塞

歸州

十道志曰歸州巴東郡在周爲夔子國屬楚秦併天下爲南郡之地漢置秭歸縣唐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

袁崧記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秭與姊同）

三國志曰吳置建平郡即宜都之西部也晉王濬自蜀江沿流伐吳守將吾彥表晧曰請增建平兵若建平不下晉師終不敢過晧不從

復州

十道志曰復州竟陵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屬南郡漢守十三州在州部即江夏之竟陵縣地唐武德五年爲復州

郡國志曰沔陽縣即楚王地也

圖經曰監利縣漢華容縣乾溪章華臺在焉

郢州

十道志曰郢州富水郡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爲竟陵郡地西魏屬安州後周武帝置郢州隨廢唐武德六年爲郢州

郡國志曰長壽縣武陵山春秋謂楚平王卒於楠木之下即此山也

鳳州

十道志曰鳳州河池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在秦隴西郡地漢爲故道縣地故道今兩當縣是漢武改雍爲涼後爲涼州之地

水經曰兩當縣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縣因水取名或云縣西有兩山相當故名之

華陽國志曰河池一名仇池

郭仲産秦州記云仇池山一名仇維山上有池似覆壺前志云長縣以山得名

水經曰大散水流入黃花川黃花縣因水得名

成州

十道志曰成州同谷郡禹貢梁州之域古西戎地周省梁入雍爲白馬氐國

史記西南夷傳曰自莋以東北君長數十冉駹爲大自冉駹以西北君長數十白馬最大皆氐類

後漢書曰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左右悉白馬氐

武州

十道志曰武州武都郡土地所屬與成州同亦白馬氐之地

漢書曰西南夷傳曰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等皆震懼請臣置吏以爲廣西部至元鼎六年以白馬氐地爲武都郡

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郡國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勤五部溪蠻之所。魚豢魏略曰文帝黃初元年徙武都於美陽在今雍州好畤縣界武都故城是也

興州

十道志曰興州順政郡戰國時白馬氐之東境秦併天下爲蜀郡地漢元鼎六年置武都郡

晉書曰懷帝永嘉中氐之人楊茂搜據武都郡子孫丞嗣爲氐王

周地圖記曰郡有丙山山有穴即丙穴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每春三月上旬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聯綿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左太沖蜀都賦曰嘉魚出於丙穴

宕州

十道志曰宕州懷道郡禹貢梁州之域古羌地周爲雍州之境秦漢魏晉諸羌據之

後魏書曰梁弥忩者宕昌羌也其先常爲羌豪祖勤自稱宕昌王弥忩世祖初來內附遂拜弥忩爲宕昌王因封其地爲宕昌蕃（御州今）

扶州

十道志曰扶州同昌郡禹貢梁州之域實西戎之地周省梁入雍爲雍州地秦漢魏晉並屬蕃夷

後魏書曰廢帝前元年西逐吐谷渾定陰平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取前羌部落所居爲之名時又置怗夷縣屬封統郡以戎夷寧怗爲義也

周地圖記曰後魏廢帝置同昌縣屬封統郡

文州

十道志曰文州陰平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雍州之境戰國時氐羌據焉漢武時開西南夷置陰平道以統其衆

蜀志曰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經油江出綿竹

華陽國志曰晉永平之後羌虜數叛遂立爲郡以遏之

輿地志曰晉永嘉之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因是遂淪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後不復爲正朔所通

利州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國時並屬蜀蜀侯漢葭萌縣地

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苴侯與巴王通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乃伐蜀遂滅蜀及巴苴置巴蜀二郡

水經曰益昌有小劍城去大劍城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

蜀志曰先主使陳飛絕馬鳴閣魏武聞之喜曰此閣過漢中之平陰乃咽喉之要路（馬鳴閣在益昌縣）

蘷州

十道志曰蘷州雲安郡春秋時爲魚國秦併天下爲巴郡地漢爲魚復縣

左傳曰庸蠻叛楚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曰裨儵魚三巴今魚復縣也

漢志曰江關都尉理魚復　橘官

郡國記曰白帝城即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爲白帝城劉備因改魚復爲永安又後漢書公孫述自以承漢土德故號曰白帝城

蜀志曰羅憲爲領軍守永安聞魏軍平蜀三日哭於都亭

荆州圖副曰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丈皆棊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依然如故

荆州記曰壘西聚石爲八行行八聚謂之八陣圖因曰八

陣既成自今行師不復敗後見莫能了之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開州

十道志曰開州盛山郡本漢朐䏰縣之地

合州

圖經曰合州巴川郡秦漢屬巴郡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

忠州

十道志曰忠州南賓郡土地所屬與夔州同譙周巴記曰後漢獻帝初平六年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中改永寧爲巴東郡臨江仍屬焉續漢志曰和帝永元中分枳縣置平都縣（平都者即今豐都縣也）

史記蘇代曰楚得枳而國亡

萬州

十道志曰萬州南浦郡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爲巴郡朐䏰縣地

續漢志曰朐䏰屬巴郡（蝡音蠢䏰尹切）

尋江源記曰梁山東西數千里望之若長雲垂天劒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

又曰景穴有嘉魚其味甚美景穴在梁山縣栢枝山

閬州

圖經曰閬州閬中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爲巴國之地秦漢爲巴郡

華陽國志曰巴子後理閬中

地理志曰閬中居蜀漢之半當東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後謂之隆城是也

後魏輿略曰此州古有隆城堅險因置隆州尋又立盤龍郡以郡中有盤龍山爲名

三巴記曰閬中有渝水賨民銳氣喜舞故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樂府中有巴渝舞

果州

十道志曰果州南充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惠王滅巴蜀是爲巴郡地自漢至晉爲安漢縣

華陽國志曰漢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墊江上爲巴郡理此縣

周地圖記曰相如縣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縣郡國志曰馮緄爲車騎將軍於此鑴崖十有餘處今果山有車騎崖

益州記曰南充縣西有大昆井即古之盐井也

唐書曰貞元中謝眞人於郡紫極宮上昇萬目所覩郡郭是夕處處有虹霓霙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八

州郡部十四

山南道下

梁　洋　商　金　房　通
渠　渝　涪　朗　澧　巴
壁　蓬　集　唐　鄧　襄
均　隨

梁州

圖經曰梁州漢中郡春秋至戰國時楚地秦漢爲漢中郡

蜀志曰劉備初得漢中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

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沛公欲攻楚丞相蕭何諫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王漢中鎮撫其民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洋州

十道志曰洋州洋川郡春秋戰國時並爲楚地秦爲漢中郡地

漢志曰成固屬漢中郡今洋源縣地是也

又曰安陽屬漢中鬻谷水所出今黄金縣地

商州

十道志曰商州上洛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豫州之境戰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内史地漢武置上雒縣於此

史記張儀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於是與齊絶約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四皓始皇時隱於商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時遠吾將何歸

漢志曰商屬弘農郡秦相衛鞅邑也

金州

十道志曰金州安康郡禹貢梁州之域於周庸國之地楚之附庸後爲楚地秦爲漢中郡

帝王世紀曰安康謂之嬀墟或謂之姚墟

後漢書鄭弘上書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潁容釋例曰舜居西域本曰嬀汭

漢志曰西城屬漢中郡應劭曰嬀墟在西北舜之所居即今西城縣

房州

十道志曰房州房陵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古麇國也

左傳曰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杜注防渚在麇地闞駰云防陵即春秋防渚也

漢志曰防陵上庸屬漢中郡

盛弘之荊州記曰竹山縣有白馬塞孟達爲新城太守登白馬而歎曰劉封申躭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哉

通州

十道志曰通州通川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併天下爲巴漢郡漢因之

後漢志曰宣漢屬巴郡即漢宕渠地也

巴漢記曰和帝分宕渠之東置也

圖經曰西魏改爲通州以其居西達之路故以爲名（今爲達州）

渠州

十道志曰渠州潾山郡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志曰宕渠屬巴郡

輿地志曰梁大通三年於此置渠州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

渝州

十道志曰渝州南平郡古巴國也

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西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謂之三巴

山海經曰海內西南有巴國昔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是為巴人（郭璞曰為巴始祖）

李膺益州記曰明月峽在巴縣東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為名

又曰江津縣西有香草樓昔有仙人於此置樓居植香草於樓下一夕仙去後人指其地為香草樓

涪州

十道志曰涪州涪陵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為雍州之地春秋時屬巴國秦為巴郡漢為涪陵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本與楚商於之地接

朗州

十道志曰朗州武陵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為黔中郡漢高帝五年更名武陵郡梁湘東王於荊州割武陵郡置武州陳天嘉元年分武陵立沅陵郡隋文改武州為辰州又改為嵩州又改為朗州

史記曰秦惠王十四年求以武關外就楚易黔中地○武陵記曰後漢梁松自義陵移郡於若城今州東有張若城是

晉書曰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之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獠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武陵記曰武陵郡境四千餘里

澧州

十道志曰澧州澧陽郡春秋戰國時其地屬楚秦屬黔中郡漢改黔中為武陵郡屬荊州今州即武陵郡之零陽縣地吳分武陵西界立天門郡此即郡之境晉為南義陽郡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在澧水之北故取為名

尚書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澧水名）

輿地志曰晉末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南義陽郡寄在荊州

十道志曰慈利縣即漢零陽縣地

圖經曰界內有零溪水即以為名隋開皇十八年改零陽為慈利縣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悠悠澹澧（澹澧二水在澧陽縣）

巴州

十道志曰巴州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為巴郡宕渠縣

四夷縣道記曰李特孫壽時有羣獠十餘萬從南越入蜀漢間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在此地後遂為獠所據

壁州

十道志曰壁州始寧郡本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後魏分始寧置諾水縣

蓬州

十道志曰蓬州咸安郡本漢宕渠縣地

周地圖記曰武帝天和四年割巴州之伏虞郡隆州之隆

城郡於此置蓬州

集州

十道志曰集州符陽郡本漢宕渠縣地晉惠帝永寧中李特王蜀其地屬焉梁武改爲東巴州後改爲集州以東北有集水因以爲名（又云以萬山叢集故也）

唐州

十道志曰唐州淮安縣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楚地戰國時屬晉後入韓秦置三十六郡爲南陽郡

漢志曰南陽郡有比陽縣比水所出東入蔡

左傳僖四年齊師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晉太康地記曰自華至沘陽南北連百里號爲方城亦曰長城

周地圖記曰湖陽縣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又光武封姊爲湖陽公主漢志曰湖陽古蓼國也（蓼音力救反）

鄧州

十道志曰鄧州南陽縣禹貢豫州之域戰國屬韓秦置三十六郡南陽其一也

釋名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

漢志曰南陽郡領宛犨等三十六縣秦置莽曰荷墜屬荊州

又曰鄧屬南陽故國都尉治應劭曰鄧侯國也

史記蘇秦說韓惠王曰韓西有宜陽東有穰淯

後漢書曰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郡國檢覈其事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州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肯服時顯宗爲東海公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

史記曰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人於南陽故其俗夸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宛西通武關東受淮海都會也

圖經曰菊潭以界內菊潭水以名縣○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其源傍有芳菊浸潤流其滋液水極芳馨飲之者皆壽考

後魏略曰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而見菖蒲花乃歌曰兩菖蒲新野樂遂建兩菖蒲寺以美之

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

襄州

十道志曰襄州襄陽郡禹貢豫州之南境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縣爲南陽郡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

襄陽記曰襄陽本楚之下邑檀溪帶其西峴山亘其南爲楚國之北津也

荊州圖副曰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山之陽爲名

楚地記曰蜀關羽攻沒于禁等七軍兵勢甚盛獨襄陽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謂晃曰全襄陽者徐公之功也後吳大帝率兵向西時曹仁鎮之司馬宣王言於魏文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

南雍州記曰永嘉之亂三輔豪族流於樊沔僑於漢則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宋文帝因之置南雍州焉

晉書曰山簡字季倫爲鎮襄陽郡中有高陽池每臨池未嘗不大醉而還人歌之曰山公何所詣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郡峴首山南至宜城百餘里其間彫牆峻宇閭閻填列漢宣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珠軒騈輝華蓋連延掩映於太山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勅號太上廟道爲冠蓋里

漢志曰筑陽屬南陽郡故穀國今穀城縣也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筑音逐）

圖經曰穀城縣有鄼城漢志曰即蕭何所封也音讃

均州

十道志曰均州武當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楚地秦置

南陽郡

漢志曰武當屬南陽郡

十道志曰鄖鄉古麇國也左傳曰楚潘崇伐麇至于鍚穴

又地形志曰漢中郡之東界有鍚縣即古之鍚穴也

隨州

十道志曰隨州漢東郡春秋隨侯之國秦及兩漢屬南陽郡

左傳曰楚武王侵隨闘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爲大

漢志曰隨屬南陽郡故厲國也左氏傳曰楚伐徐齊師伐厲以救之（厲音賴）

又曰春陵屬南陽郡侯國故蔡陽之白水鄉上唐鄉漢文帝元朔五年以零陵　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後以春陵下濕上書徙南陽今棗陽縣有春陵故城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九

州郡部十五

淮南道

楊　楚　濠　壽　滁　和

廬　舒　蘄　申　光　安

黃　沔

楊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楊州廣陵郡禹貢九州楊州其一也春秋時屬吳七國屬楚秦滅楚爲廣陵後併天下屬九江郡漢爲江都國建武元年復曰楊州

左氏哀九年曰吳城邗溝通江淮也

魏志曰黃初六年征吳幸廣陵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

隋書曰義寧元年詔修江都宮治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舡萬艘以幸江都爲錦帆綵帳作泛龍舟春江花月夜等曲以幸之因而都焉

宋書曰徐湛之爲楊州起風亭月吹觀臺琴室以爲遊宴焉

又曰楊州刺史王謐薨高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謐議以中軍謝混爲州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二議諮帝劉穆之謂帝曰楊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帝從之

郡國志曰廣陵以城置在陵上爾雅云大阜曰陵連接西蜀一名阜岡一名崑崙岡鮑昭蕪城賦曰拖以漕渠軸以崑崙岡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橫爲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廣陵也

漢志曰廣陵國高帝六年置景帝四年更名江都王莽曰江平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

漢書曰廣陵厲王賜策曰烏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強（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次荒服之內正改也要一遙反）

圖經曰江陽縣本漢江都縣也以在江之北故曰江陽

漢志曰江都屬廣陵國

又曰海陵縣臨淮郡莽曰亭間

十道志曰六合縣本秦棠邑縣春秋時棠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師于棠（庸浦棠皆楚邑）

楚州

元和郡縣志曰楚州淮陰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射陽縣之地

漢志曰射陽縣屬臨淮郡莽曰監淮亭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又曰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

晉書曰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討云舊淮陰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焉

郡國志曰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

吳越春秋曰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溝通江淮（即州地）

史記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楚乃東侵廣地于泗上

漢志曰盱眙屬臨淮郡都尉治莽曰武

南兗州記曰盱眙本春秋時善道地

漢書曰項羽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都盱眙

南兗州記曰南兗州地有鹽亭百二十三所縣人以漁鹽爲業略不耕種擅利巨海用致饒沃公私商運充實四遠舳艫千計吳王所以富國強兵而抗漢室也

圖經曰寶應縣本安宜縣即漢之平安縣地屬廣陵郡

唐書曰天寶初有李氏女子既嫁而寡爲尼名真如忽有人自天而下以寶與之因名寶應

濠州

十道志曰濠州鍾離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鍾離子國戰國時屬吳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置鍾離春秋成十五年曰叔孫僑如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又昭十四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遂滅巢及鍾離

史記曰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水上見鯈魚出遊從容莊子曰是魚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

史記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十道志曰塗山在臨淮郡西

又曰招義縣本漢臨淮縣

漢志曰淮陵縣屬臨淮郡莽曰淮陸

壽州

元和郡縣志曰壽州壽春郡禹貢揚州之域秦併天下爲九江郡漢爲淮南國

伏滔正淮論曰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有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保壽春者南引荆海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華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所以屢多亡國也

史記曰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又項羽本紀曰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盡有江淮之地

漢書曰六故國也屬六安國咎繇後爲楚所滅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沘音比陂音碑）

左傳文五年曰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今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漢志曰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鮑[illegible]魚也木[illegible]楓[illegible]之屬）

壽春記曰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民乃還本土復立爲淮南郡

齊書曰高祖初遣垣崇祖鎮壽陽謂之曰我新有天下魏必送劉昶爲辭壽春賊之所衝深爲之備既而果然乃敗還

十道志曰霍丘縣本漢松滋縣也

漢志曰松滋侯國屬廬江郡莽曰誦善

十道志曰霍山縣灊縣也

漢志曰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

史記曰吳王闔閭四年伐楚取灊

滁州

元和郡縣志曰滁州永陽郡春秋時楚地在漢爲全椒縣也。漢志曰全椒縣屬九江郡

十道志曰隋以爲滁州以滁水爲名

郡國志曰後漢彭城劉平爲全椒令虎皆渡江

和州

元和郡縣志曰和州歷陽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爲楚地秦爲歷陽縣屬九江郡漢爲淮南國

郡國志曰歷陽西有遏胡城即王導築以禦石虎

漢志曰歷陽都尉治屬九江郡莽曰明義

十道志曰南有歷水故曰歷陽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爲湖（漢明帝時歷陽淪爲麻湖）

十道志曰麻湖在縣西十里

漢書曰漢軍追項羽至江東城烏江亭長艤舟待之

廬州

元和郡縣志曰廬江郡古廬子國也春秋舒國之地

十道志曰戰國時其地屬楚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爲合肥縣

左傳魯僖公四年曰徐人取舒杜預注云舒國今廬江舒縣也

尚書仲虺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魏志曰青龍元年滿寵爲楊州都督請於合肥城西三十里置新城表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達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兵救甚難今城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立城固守此所謂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也詔從之

廬江記曰人物語音風土明茂皆勝淮左諸郡

漢志曰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領縣十二

又曰龍舒屬廬江郡應劭曰羣舒邑也

又曰居巢屬廬江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曰楚子使熊相禖郭巢（爲巢樂城鄉也）

郡國志曰濡須水出自巢湖謂之馬尾溝

十道志曰慎縣本漢浚遒縣

漢志曰浚遒屬九江郡（浚音峻遒音才由反）

舒州

釋例曰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州舒鳩舒城其實一也

左傳定二年曰吳子使舒鳩民誘楚人

元和郡縣志曰舒州桐安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晥國也

十道志曰春秋時爲楚東鄙戰國時屬楚秦置三十六郡爲江夏郡

史記曰晥偃姓咎繇之後也春秋時楚滅之

漢志曰晥屬廬江郡

續漢書郡國志曰廬江郡自舒縣徙居晥

魏志曰正始二年孫權遣諸葛恪屯晥城以伺邊隙

吳志曰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晥大開稻田呂蒙上言曰晥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加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於是親征晥破之

宋書州郡志曰晉安帝於舊晥城置懷寧縣

圖經曰桐城春秋時桐國也亦漢樅陽縣也

左傳曰定二年曰桐叛楚（桐小國也廬江舒縣有桐鄉）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自尋陽浮江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蘄州

十道志曰蘄州蘄陽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並屬楚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蘄春縣之地

漢志曰蘄春屬江夏郡

史記曰始皇十六年滅楚虜王負芻於蘄

地名記曰蘄春以水隈多蘄菜因以爲名

晉書曰武帝以宣太后諱春改爲蘄陽

吳志曰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郡典農呂蒙襲破之

又賀齊傳曰初晉宗爲沛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襲樂安取保質權以爲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生虜宗吳復置蘄春郡

申州

十道志曰申州義陽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申國之地秦爲南陽郡地漢置平氏縣屬荊州漢武封北地尉衛山爲義陽侯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宋文元嘉末於義陽立司州周武帝爲申州

輿地志曰義陽有三關之險十道志曰三關謂平靖關（長老云此關因山爲障不營濠隍故名平靖）其一也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

光州

十道志曰光州弋陽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弦子國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爲西陽縣

左傳僖五年曰楚人滅弦（弦在弋陽軑縣）弦子奔黃

漢志曰西陽屬江夏郡

又曰軑屬江夏故弦子國（音汰又徒系反）

圖經曰定城縣春秋黃子國也

十三州志曰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

十道志曰定城本漢弋陽縣

漢志曰弋陽侯國屬汝南郡在弋山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也

十道志曰固始縣本寢丘孫叔敖所封之邑也

又曰殷城縣本漢期思縣也

漢志曰期思屬汝南郡故蔣國也

左氏傳曰凡蔣周公之胤也

安州

十道志曰安州安陸郡春秋邧子之國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邧封鬬辛爲鄖公則其地也戰國時屬楚秦併天下爲南郡城漢爲安陸縣宋武置安陸郡唐武德四年爲安州

黃州

十道志曰黃州齊安郡禹貢荊州之域戰國時屬楚秦爲南郡地漢爲西陵縣高齊置衡州隋開皇三年爲黃州

又曰麻城黃陂縣本漢西陵縣也

沔州

十道志曰沔州漢陽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併天下爲南郡地漢爲安陸縣地晉立沌陽縣屬江夏郡（沌音篆）唐武德四年置沔州

尚書禹貢曰逾于沔（漢上曰沔）

三國志曰魏初定荊州沌陽以爲重鎮

晉書曰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陽

宋書州郡志曰晉於臨嶂山置沌陽縣

荆州記曰臨嶂山南峯謂之烏林峯亦謂赤壁

吳志曰曹公臨荆州孫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退保赤壁

永初山川記曰沔口古以爲滄浪水屈原遇漁父處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

州郡部十六

江南道上

昇　宣　池　潤　常　蘇
湖　杭　睦　鄂　饒　信
江　洪　撫　吉　袁　虔
建　福　泉　漳　汀　南

昇州

圖經曰昇州古楊州之地也春秋時爲吴地戰國時越滅吴爲越地後楚滅越其地又屬楚初置金陵邑秦併天下改金陵爲秣陵屬鄣郡漢元封二年改鄣郡爲丹陽郡

漢志曰故鄣屬丹陽郡王莽曰侯望

金陵圖云昔楚威王見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秦併天下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鑿地斷連岡因改金陵爲秣陵

吴志曰孫權欲興都未定長史張紘勸都之後劉備宿於秣陵亦勸權都之遂定議都秣陵○建康圖曰西晉亂元帝自廣陵渡江此城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幕府之名自此而立尋以江寧爲琅耶國蓋襲帝始封之名也歷宋齊梁陳六代皆都之

輿地志曰金陵有東府城晉安帝時築其城西本簡文爲會稽弟其東則丞相會稽王道子府謝安石薨以道子代領楊州州在弟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

圖經曰金陵有古冶城本吴鑄冶之地也

晉書曰元帝太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曰君本命在甲申地有冶金火相爍遂移冶於石城

宣州

十道志曰宣州宣城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屬吴後屬越越爲楚所併戰國時又屬楚秦爲鄣郡地漢爲丹陽郡

地理志曰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爲丹陽郡屬楊州理宛城即今郡是也

吴書曰孫晧以牛渚爲督以何植爲使而禦晉軍（當塗有牛渚山）

桓玄傳曰玄居南州大築齋第以郡在國南故曰南州

齊州郡志曰梁承聖元年置南豫州

十道志曰隋開皇中改南豫州爲宣州

漢志曰溼縣屬丹陽郡韋昭曰溼水出蕪湖

圖經曰南陵縣有赭圻屯在縣西北

晉書曰哀帝以桓溫入參朝政自荆州還至赭圻詔止之遂城赭圻鎮

十道志曰南陵有鵲洲

春秋左氏傳曰昭五年楚以諸侯伐吴吴敗之於鵲岸（吴地）（今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漢志曰溧陽縣屬丹陽郡溧水所出也

又曰當塗侯國屬九江郡莽曰山聚應劭曰禹娶塗山有禹墟焉

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晉書州郡志曰西晉愍懷之亂琅耶王出鎮楊州因渡江南卜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州郡邑名並隨渡江從北地當塗來江南自東晉始也

金陵記曰姑孰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六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爲上游焉

池州

圖經曰池州池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及秦漢爲鄣郡之地吳爲石城縣隋爲秋浦縣唐武德中置池州

三國志曰吳黄武二年封韓當爲石城侯

輿地志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故名其水爲貴池

又曰梁大同二年置石埭因貴池源有兩小石埭堰溪水遂以爲名

潤州

十道志曰潤州丹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吳國地謂之朱方吳爲越所併地屬越戰國時越爲楚所滅後屬楚秦併天下爲會稽鄣二郡之地漢初爲荆國故荆王劉賈所都之地吳王濞誅以其地併入江都國武帝又分屬丹陽會稽二郡之地

左氏傳曰襄王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後漢書曰建安中吳大帝自吳徙都於京十六年遷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督以鎮焉

吳志曰京督所統蕃衛尤要是以吳爲重鎮

圖經曰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尒雅曰丘絶高曰京因謂之京口

吳録地理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鑿坑敗其勢改云丹徒

圖經曰丹陽本漢曲阿縣也

漢志曰曲阿故雲陽莽曰風美屬會稽郡

史記曰秦始皇改雲陽爲曲阿

輿地志曰曲阿縣屬朱方南徐之境秦有史官奏東南有王氣在雲陽故鑿北岡截直道使曲以厭其氣故曰曲阿

又曰丹徒界内土堅緊如蠟　諺云生東吳死丹徒言吳多產出可以播生自奉養丹徒地可以葬

吳志曰岑昏鑿丹徒至雲陽而杜野小辛間皆斬絶陵襲功力艱辛（杜野[illegible]丹徒小辛[illegible][illegible]所）

圖經曰唐垂拱四年立金山縣後改名金壇取邑界句曲之山金壇之陵以爲號

眞誥曰地肺似洛中北邙山土水似長安丹鳳門外井泉之味

河圖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

常州

十道志曰常州毗陵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漢爲毗陵縣屬會稽郡

輿地志曰晉陵縣春秋時吳之延陵邑也季札讓位耕於此因以封之漢改爲毗陵

漢志曰毗陵縣屬會稽郡季札所居舊爲延陵漢改之也莽曰毗壇

輿地志曰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爲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爲晉陵

又曰吳越之間謂荆爲楚秦以子楚改爲陽羨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荆溪之北故云陽羨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本無荆溪吳郡郡境震澤之會也其地理則三江之雄潤五湖之腴表

吳越春秋曰周改爲陽羨

漢志曰無錫屬會稽郡莽曰有錫

周處風土記曰周武王追封周章於吳又封章小子斌於無錫也

圖經曰昔有讖述其地云無錫寧天下平有錫兵天下爭

故名之

蘇州

十道志曰蘇州吳郡禹貢楊州之域周爲泰吳國至闔閭強盛始都於此後爲越所滅秦并天下爲會稽郡

釋名曰吳虞也太伯封於此以虞志也

郡國志曰俗好用劒輕死蓋湛盧屬鏤干將要離之遺風焉東北有海鹽縣復有章山之銅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漢志曰吳屬會稽郡周太伯所邑也具區澤在其西王莽曰泰德

十道志曰嘉興縣本秦由拳縣也

漢志曰由拳屬會稽郡應劭曰古之檇里（檇遵子反）

吳錄地里志曰吳王時此地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

續漢志曰屬吳郡吳黃龍五年嘉禾生於由拳改縣曰禾興後以太子名和改曰嘉興

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

晉書曰陸機被誅臨刑歎曰華亭唳鶴不可得聞

輿地志曰吳大帝以陸遜爲華亭侯以其所居爲封也華亭谷出佳魚蓴菜故陸機去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湖州

十道志曰湖州吳興郡禹貢楊州之域防風氏之國也春秋時爲吳地後屬越越爲楚所滅後屬楚秦漢屬會稽郡

國語魯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骨一節長專車也）吳子使來好聘且問於仲尼曰骨何爲大仲尼曰禹戮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汪芒長翟國名封禺山在吳郡永安縣）

郡國志曰五湖之表州以爲名也

漢志曰烏程屬會稽郡有歐陽亭

郡國志曰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故以名縣

地理志曰武康縣本烏程之餘下鄉地漢末童謠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分餘不爲永安以協謠言

吳興記曰長城縣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長城以名縣

杭州

十道志曰杭州餘杭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吳越地秦漢屬會稽郡

史記曰楚威王伐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又曰

始皇三十七年東遊丹陽至錢塘

漢志曰錢塘屬會稽郡西部都尉治王莽曰泉亭劉道眞錢塘記曰昔縣境逼近江流縣在靈山下至今基址猶存郡議曹華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與錢及成縣境蒙利乃遷此地於是爲錢塘縣

漢志曰於潛屬丹陽郡（潛音）

吳錄地里志云縣西潛山蓋因山以立名舊潛字無水至隋加水

漢志曰餘杭屬會稽郡莽曰進睦

吳興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塗出此因立爲縣

郡國志曰夏禹東去捨杭登陸於此仍以爲名

十道志曰鹽官本漢海由拳二縣境

漢志曰海鹽屬會稽郡故武原鄉有鹽官

睦州

十道志曰睦州新定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越國秦屬丹陽郡漢爲歙縣地

吳志曰大帝以後漢建安十三年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黟歙山賊平定之分歙始新新定黎陽休陽四縣并黟歙六縣

圖經曰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爲義

十道志曰桐廬縣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置以桐溪側有大梧樹垂條偃蓋蔭數畝遠望似廬因謂之桐廬縣

漢志曰富春屬會稽郡莽曰誅歲

鄂州

十道志曰鄂州武昌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楚地秦屬南郡漢以後分置江夏郡晉安帝義熙元年冠軍劉毅表以爲

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湖川邊帶溪沔請荊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隋爲江夏郡唐武德四年爲鄂州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十道志曰江漢二水會於州之西界

左傳曰吳伐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

世紀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今武昌是也）

江夏記曰一名夏口亦名魯口沙陽夏汭鄂渚新興釣渚皆其地名

武昌記曰大帝築城於江夏以程普爲太守遂欲都鄂州改爲武昌郡其民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業死不向武昌居繇是徙都建業

齊書曰劉懷珍言於高帝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遂令柳世隆鎮焉

十道志曰江夏縣本漢沙羨縣

饒州

十道志曰饒州鄱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地屬九江郡漢爲番陽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爲饒州

地理志曰城即吳芮爲鄱君時所築

漢書貨殖傳曰譬猶戎狄之與于越不相入明矣韋昭注曰于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

又曰淮南王安諫伐閩越之利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守餘干中可積食而有材可治舡慮越人有伐材積食之患

徐湛鄱陽記曰北有堯山常以堯爲號又以地饒衍遂加食爲饒

圖經曰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

信州

圖經曰唐上元元年正月江淮轉運使元載以此邑川原夐遠關防襟帶宜置州制可賜名信州以信美所稱爲郡之名

鄱陽記曰界內之山出銅及鉛鐵者有王山

江州

十道志曰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尚書禹貢彭蠡既豬又曰九江孔殷

周景式廬山記曰柴桑彭澤之郊古三苗國舊廬江地

尋陽記曰春秋時吳之西境後吳爲楚滅更爲楚地秦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晉武太康十年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

晉地道記曰尋陽陸通五嶺北導長江遠行岷漢亦一都會也

洪州

十道志曰洪州豫章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吴地秦爲九江郡漢爲豫章郡

豫章記曰太康中望氣者云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故封愍懷太子爲廣陵王領鎮軍以鎮豫章後永興中懷帝遂以豫章王登天位隨平陳罷郡爲洪州

撫州

十道志曰撫州臨川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吴地秦屬九江郡漢立南昌縣今州即南昌縣地後漢分南昌立臨汝縣吴太平二年分豫章之臨汝南城縣立臨川郡即今州也隋平陳置撫州

晉書曰王羲之嘗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偏旁臨迴溪時據層阜

荀伯子臨川記曰王右軍故宅其地爽塏山川若畫每至重陽日二千石已下多遊萃於斯舊井及墨池並在

漢地理志曰高帝六年命大將軍灌嬰立洪州其年分洪州南境立南城縣以其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

吉州

十道志曰吉州廬陵郡春秋時爲吴地戰國屬楚秦併天下屬九江南部都尉理漢爲廬陵縣屬豫章郡

雷次宗豫章記曰靈帝末楊州刺史劉遵上書請置廬陵鄱陽二郡獻帝初平二年始立郡

圖經曰隋平陳改廬陵郡置吉州以吉陽山爲郡名

袁州

十道志曰袁州宜春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吴地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宜春縣晉武改宜春爲宜陽隨平陳分洪州之宜陽立袁州

漢書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爲宜春侯

吴録曰宜春縣出美酒每歲上貢封酒親付計吏

虔州

十道志曰虔州南康郡春秋時吴地秦屬九江郡漢爲贑縣地屬豫章郡後漢興平二年分豫章立廬陵郡而贑縣屬焉晉太康三年立爲南康郡隋平陳立虔州以虔化水而得名也

圖經曰贑縣章貢二水雙流至縣合爲贑水其間置邑因以名縣

十道志曰南康縣本漢南野地

吴録曰南野縣有大庾山九嶺嶠以通廣州

建州

十道志曰建州建安郡古閩越之地秦閩中郡漢屬會稽吴分置建安郡陳屬閩州隋平陳屬泉州唐武德四年置建州因建溪爲名

方輿志曰浦城縣本漢東侯官之北鄉也吴永安三年改爲吴興縣

圖經曰晉尚書陸邁梁尚書郎江淹皆爲吴興令按淹自序云吴興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是也

福州

福州圖經曰勾踐六代孫爲楚所併其後有無諸以其境南泉山之地因而都之稱閩越王至孫繇又以東海隅之地稱越王俱是會稽之域遂有三越之稱

圖經曰梁承聖二年封蕭基爲長樂侯於此

十道志曰福州長樂郡亦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爲閩越王都於此晉置晉安郡陳置閩州唐開元十三年爲福州

開元録曰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林黄等是其裔

郡國志曰漢武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東北一尉西南一候也

泉州

十道志曰泉州清源郡秦漢土地與長樂同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宋齊以後因之唐景雲二年置泉州天寶初爲清源郡乾元元年又爲州

漳州

十道志曰漳州漳浦郡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唐分其土地置漳州

郡國志曰梁山有瀇浦水一云澄溪水

汀州

十道志曰汀州臨汀郡歷代土地舊與長樂郡同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雜羅縣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曆中移理長汀白石村

南州

十道志曰南州南川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省梁入雍戰國屬巴國之地秦漢爲巴郡之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一

州郡部十七

江南道下

越　歙　明　台　處　溫
婺　衢　潭　岳　衡　永
道　郴　連　邵　黔　思
費　辰　錦　溪　敘　施
播　珎　夷　業　溱

越州

十道志曰越州會稽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越國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楊州分爲越國

史記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吳志曰會稽南面連山萬重北帶滄海千里

輿地志曰順帝時陽羡人周嘉上書請分浙江以西爲吳郡東爲會稽郡

宋略曰會稽山陰編户三萬號爲天下繁劇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獻之望鏡湖澄澈清流寫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郡國志曰越　王北面以事　吳後終滅吳

漢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領曲阿等縣三十六

吳越春秋曰禹巡行天下歸還大越會計脩國之道以會計名山仍爲地號也

漢志曰剡縣屬會稽莽曰盡忠

南史曰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

漢志曰諸暨縣屬會稽郡莽曰疏虜

十道志曰縣有暨浦諸山因以爲名

會稽志曰龜山之下有東武里即琅耶東武縣山一夕移於此東武人皆從此故里不動

歙州

十道志曰歙州新安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屬越秦屬丹陽郡

漢志曰歙郡尉治屬丹陽郡

漢志曰黟縣屬丹陽郡浙江水出焉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國王莽曰愬虜師古曰黟音伊字與黝同

晉書曰孔愉字敬康會稽人永嘉之亂避地入新安山谷中以稼穡讀書爲業信著鄉里後奄忽而去人皆以爲神爲之立廟孔靈村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調楓香二石始入三兩便止不欲遺之後人及下任唯有桃花米二十石

圖經曰績溪縣以界內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迴轉屈曲並流離而復合謂之績溪縣因名焉

圖經曰任昉爲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愛其雲溪緣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爲昉溪村名昉村

又曰新安貢柿心墨木黝之字縣職此之由

又曰祈門縣本名閶門著於秦漢之代縣有巨石夾流水兩相對其狀似門故號閶門

又曰婺源縣本晉休寧縣

東陽記曰上應婺女故名之

明州

十道志曰明州餘姚郡古舜爲餘姚之墟

史記曰越王勾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

漢志曰餘姚屬會稽郡本鄮縣之地

風土記曰舜支庶所封故曰餘姚

輿地志曰邑人以其海中物產於山下鄮易因名鄮縣

圖經曰鄮縣有甬東及句章故城

台州

十道志曰台州古越州會稽郡之地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越國秦屬閩中郡後越王無彊七代孫闓君搖率越人佐漢伐秦惠帝錄其功封姚爲東越王都於甌

山海經曰甌在海中郭璞注云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故地也若在南海中鬱林郡爲西甌吳地記曰漢書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嚴助發兵往救未至閩越止兵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遺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地爲回浦縣

漢志曰回浦東部都尉理屬會稽郡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十道志曰唐武德四年討平李子通於臨海縣置海州五年改海州爲台州

處州

圖經曰處州縉雲郡古縉雲之墟也秦爲會稽郡地漢初爲東甌地後以爲回浦縣光武更名章安晉分爲永嘉郡

輿地志曰永嘉郡本會稽東郡地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等五永嘉郡

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閩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

輿地志曰松陽縣本章安南鄉漢末立爲縣吳地記曰縣東南臨大溪有松陽樹大八十一圍腹中空可容三十人坐故取此爲名王右軍嘗往看之永嘉記曰青田縣有草葉似竹可染碧名爲竹青此地所豐故名青田浮丘公相鶴經曰青田之鶴

温州

十道志曰温州永嘉郡會稽之東境也漢永建四年置永寧縣

郡國志曰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越斯地蠶一年八熟

圖經曰永嘉縣漢冶縣之地後漢改爲章安縣

漢志曰冶本閩越地屬會稽郡

婺州

十道志曰婺州東陽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爲越之西

界秦屬會稽郡漢初屬荊吳二國

郡國志曰婺州正得東越之地漢時其地屬會稽爲東楊州人俗輕躁少信行好淫祀

鄭緝之東陽記曰此境於會稽西部嘗置都尉理於此吳寶鼎元年始分會稽置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蓋取其地於天文爲婺女之分野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群烏助銜土塊爲墳烏口皆傷一境以爲至孝所致因以縣名烏傷

十道志曰唐武德七年改烏傷爲義烏

衢州

十道志曰衢州信安郡土地所屬與婺州同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於信安縣置西有三衢山因以爲名

輿地志曰後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大末縣立新安縣晉太

東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爲信安左傳曰越伐吳王孫彌庸觀越見姑蔑之旗杜注云今東陽太蔑縣是輿地志曰太蔑秦漢爲太末縣今龍丘乃春秋東陽太末縣也

潭州

十道志曰潭州長沙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爲黔中地之南境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置湘州隋平陳改湘州爲潭州

史記天官書曰翼軫爲楚分傍一小星爲長沙星漢書曰高帝封番君吳芮爲長沙王

又曰長沙定王發景帝二年立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注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郡國志曰炎帝神農氏葬於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羡是其地

十三州志曰西自湘江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

湘州記曰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鄉爲長沙郡以統湘川蓋取星以名焉

遁甲經曰長沙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避世

湘中記曰其地有舜之遺風人多純朴今故老猶彈五絃琴好爲漁父吟

湖南風土記曰長沙下濕丈夫多夭折俗信鬼好淫祀茅蘆爲室頗雜越風

岳州

十道志曰岳州巴陵郡禹貢荊州之域古三苗國地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晉分長沙之巴陵置建昌郡

在巴陵齊武封子倫爲巴陵王梁封齊明帝子寶義爲巴陵王奉齊後以備三恪隋平陳改爲岳州

尋江記曰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淮南子曰斬脩蛇于洞庭

十道志曰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

漢書地理志曰下雋縣屬長沙郡

十道志曰華容縣本漢孱陵縣

衡州

十道志曰衡州衡陽郡春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漢爲酃縣地屬長沙國吳分長沙之東部立爲湘東郡隋平陳罷郡爲衡州因衡山以取名

尚書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

甄烈湘州記曰宋大明中望氣者云湘東有天子氣遣日者巡視斬岡以厭之尋乃湘東王爲天子（即明帝也）

圖經曰茶陵縣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

永州

十道志曰永州零陵縣禹貢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楚之南境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晉以零陵屬湘州隋平陳置永州因永水爲名○梁書曰孫謙字長遜爲零陵太守有善績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

甄烈湘州記曰石鷰山石形似鷰大小如一山明淨即頡頏飛翔

羅含湘中記曰石鷰在泉陵縣雷風則群飛然其土人稀有見者

按十道志曰零陵縣本漢泉陵縣

道州

十道志曰道州江華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漢屬長沙國唐貞觀八年爲道州

圖經曰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

郴州

十道志曰郴州桂陽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漢高祖二年分長沙南境立桂陽郡屬荆州部居郴梁元帝爲盧陽郡屬衡州隋平陳改爲郴州

史記曰項羽徙義帝於長沙都郴

連州

十道志曰連州連山郡春秋時楚地秦爲長沙郡之南境二漢爲桂陽郡之桂陽縣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於此立宋安郡後省齊如之梁爲陽山郡唐武德四年改爲連州以郡南黃連山嶺爲名

邵州

十道志曰邵州邵陽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秦爲長沙郡漢爲昭陵縣屬零陵郡吳分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屬荆州即今州也晉武改昭陽爲邵陽唐貞觀十年改爲邵州。又曰邵陽縣本漢昭陵縣地屬長沙國

黔州

十道志曰黔州黔中郡禹貢荆州之域戰國爲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屬焉漢武陵郡之西陽縣地武陵五溪蠻之西界也周武帝保定四年蠻帥田思鶴以地内附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

吳錄曰黔陽屬武陵郡黔陽今辰州三亭縣西故城是也

思州

十道志曰思州寧夷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楚地隋開皇十八年始置務川縣屬庸州唐武德元年以務川當牂牁要路置務州貞觀八年改爲思州因思邛水爲名

費州

十道志曰費州涪川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漢武帝元鼎六年通牂牁道置牂牁郡其地屬焉江山阻遠爲俚獠所居多不臣附周宣政元年獠王元殊多質等歸國遂立州取費水爲名

九州要記曰九丘之外有費州

辰州

十道志曰辰州盧溪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其地即古蠻夷之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黔中爲武陵郡隋開皇平陳改爲辰州。沅陵記曰五溪十洞頗爲邊患自馬伏波征南之後雖爲郡縣其民叛擾代或有之蓋恃山險所致十道志曰壺頭山後漢馬援征五溪蠻取壺頭山賊乘高守險水迅舡不得進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穿岸爲室以避炎氣遂卒于此武陵記曰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大蛇如舡云是援之餘靈

十道志曰故老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漢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爲一溪之長故號五溪

錦州

十道志曰錦州盧陽郡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唐武德初以辰州之地析置錦州

溪州

十道志曰溪州靈溪郡禹貢荆州之域歷代土地所屬與

辰州同唐武德中立溪州蓋取五溪相會於此

又曰大鄉縣本漢沅陵零陵二縣地屬武陵郡梁分立大鄉縣三亭縣本漢靈陽縣地屬武陵郡唐分大鄉縣縣有小酉山黔山大酉山

敘州

十道志曰敘州潭陽郡古蠻夷之地戰國時爲楚黔中地唐貞觀八年爲巫州天授三年以巫山不在州界改爲沅州以沅江水爲郡名開元十三年仍舊爲巫州至大曆五年爲敘州

五溪記曰民多剔生而鼻飲噉蛇鼠捕蝦蠏朝營夕用故無宿給

施州

十道志曰施州清江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巴國七國時爲楚巫郡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屬焉周武帝建德二年酋長向鄄兄弟四人相率內附置施州

又曰清江縣本漢巫縣地屬南郡巫縣今夔州巫山縣是也吴晉及周爲沙渠之地隋於此置清江縣

播州

十道志曰播州播川郡秦夜郎縣之西南隅惠王十四年欲得楚黔中地以武關之外易之今餘黔府即楚謂黔中地漢武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其地屬焉以且蘭有椓舡牂牁因此立郡以名焉貞觀九年於北界置郎州後省十三年又於其地置播州以其地有播川因名焉

漢書曰唐蒙上書說武帝曰聞夜郎國有精兵可十餘萬浮舡牂牁出其不意以制越此一奇也

珎州

十道志曰珎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晉永嘉五年分牂牁置夜郎郡兼置充州唐貞觀十七年廓開邊夷置播川鎮後因川中有降珎山因以鎮爲珎州取山名郡也

九州志曰夜郎自古非臣伏州郡之地漢武開拓南邊始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即牂牁都尉居之

後漢書曰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舡

十三州志曰牂牁者江中山名也

夷州

十道志曰夷州義泉縣古徼外蠻夷之地漢置牂牁郡歷代恃險不開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屬明陽郡唐武德四年置夷州

葉州

十道志曰葉州龍溪郡古蠻夷之地唐置葉州或爲龍溪郡

溱州

十道志曰溱州溱溪郡古蠻夷之地唐貞觀八年開拓南蠻於榮懿縣立溱州地多貢象牙後或爲溱溪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二

州郡部十八

嶺南道

廣　韶　岡　循　潮　恩
春　賀　端　藤　康　封
瀧　高　義　新　勤　竇
桂　昭　蒙　富　梧　潯
龔　鬱林　平琴　賓　澄　繡
象　柳　融　邕　貴　黨
横　田　嚴　山　淳　羅
潘　容　辯　白　牢　欽
安南都護府　武峩　粤　芝　愛
福禄　長　驩　峯　陸　廉

巖　番　禺　湯　瀼　籠
環　古　崖　儋　振　瓊
萬安

廣州

十道志曰廣州南海郡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吳因之分置廣州宋齊皆因之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陳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唐爲廣州

又曰南海縣本漢番禺縣地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云賁禺即番禺也吳録曰番禺縣有禺山尉佗所葬

南越志曰蕭遼山西十里有甕州山焉其山平原弥望曾野極目

郭景純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者斯其地也

又曰秦占氣者以南方有黃氣紫雲之異使繡衣使者鑿之二十餘丈乃流血數日以爲鑿龍之効今所鑿之處形似馬鞍謂之馬鞍崗

又曰石門之水舊曰貪泉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歛石門則淄素之質變

廣州記曰尉佗築朝臺以朝天子

南越志曰朝臺下有趙佗城朝臺西三十里即崗旁江構越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十道志曰番禺北津水今名廉平水

韶州

十道志曰韶州始興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戰國皆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吳置始興郡晉因之宋改爲廣興齊復爲始興隋平陳爲韶州以韶石爲名

郡國志曰韶州科斗勞水間有韶石二狀若雙闕永和二年有飛仙衣冠遊二石上昔舜遊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之

岡州

十道志曰岡州義寧郡禹貢楊州之域秦漢並屬南海郡東晉末分置新會郡宋齊梁並因之隋平陳置封州後改爲允州後改爲岡州

郡國志曰岡州地濱大海晴少雨多時遇甚風林宇悉拔俗織竹爲釜以蠣殼屑泥之爨臨轉以弥窑

循州

十道志曰循州海豐郡春秋時爲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隋平陳置循州

南越志曰郡東水道一千里趙佗昔爲龍川尉所涖於此

潮州

十道志曰潮州潮陽郡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置東官郡隋平陳置潮州

郡國志曰稻得再熟蠶亦五收煑海爲鹽

十道志曰海陽縣本漢揭陽縣地

南越志曰潮陽縣窮海之北故曰潮陽

恩州

十道志曰恩州恩平郡秦屬南海郡二漢爲合浦郡唐貞觀中置恩州

春州

十道志曰春州南陵郡古越地秦屬南海象郡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晉分置恩平縣唐武徳四年討平蕭銑置春州

賀州

十道志曰賀州臨賀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置臨賀郡晉因之宋爲臨慶國齊復爲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因賀水爲名

端州

十道志曰端州高要郡秦屬南海郡兩漢並屬蒼梧郡晉亦然宋齊並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平陳置端州

南越志曰石室山傍洞雲霧自生風煙有二石門以爲仙之下都

藤州

十道志曰藤州感義郡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置永平郡唐復爲藤州

郡國志曰俗以青石爲刀劒如銅鐵法婦人亦爲環玦代珠玉也夷人往往化爲貙（貙小虎也）

康州

十道志曰康州晉康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晉分置晉康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康併入信安郡（今高要郡也）唐復置康州

封州

十道志曰封州臨封郡土地所屬自秦已上與康州同今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郡改成州爲封州

瀧州

十道志曰瀧州開陽郡（瀧數江切）土地所屬自漢已上與康州同晉分端溪置龍鄉縣今州即其地南越志龍鄉縣屬廣熙郡梁分廣熙置建州又分建州之雙頭洞立雙州即此是

高州

十道志曰高州高涼郡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梁置高州隋平陳郡廢而高州如故唐爲高州

南越志曰高涼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衛毅錢博拒拔隲於高安峽毅投水死博與其屬亡于高涼呂岱爲刺史博既請降制以博爲高涼都尉於是置郡焉

義州

十道志曰義州連城郡土地所屬秦已上與潘州同漢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郡之孟陵縣唐武德四年江表底定於此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於此置義州

新州

十道志曰新州新興郡古越地秦始皇略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也漢爲合浦縣之臨元縣晉穆永和七年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隋唐爲新州

勤州

十道志曰勤州銅陵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唐置勤州或爲銅陵郡

賓州

十道志曰賓州懷德郡禹貢楊州之分古越地漢蒼梧郡之端溪縣先管羅竇洞因爲名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爲賓州

郡國志曰賓州悉以高欄爲居號曰千蘭三日一市

又曰特亮縣在河洞水北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村村人見此牛光號爲特亮也

桂州

十道志曰桂州始安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地七國時爲楚越之交始皇二十三年嘗發適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是爲桂林郡焉二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孝武改爲始建齊復爲始安梁天監六年立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無定理處大同六年移桂州於今理隋大業三年罷州唐武德四年復置桂州

始安記曰吳越之境其人好劍輕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魚稻無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

十道志曰臨桂縣荔水水源多生桂桂生處不生雜樹

昭州

十道志曰昭州平樂郡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宋屬始建國齊屬始安郡隋亦然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爲昭州取昭潭爲名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樂縣西南數十里有山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

蒙州

十道志曰蒙州蒙山郡漢武平南越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之荔浦縣也隋置隋化縣唐置蒙州州有山號曰蒙山山下人皆姓蒙因爲州名

富州

十道志曰富州開江郡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梁爲開江武城二郡地陳置靜州改開江武城二郡爲逍遙郡隋平陳並廢唐又置靜州貞觀八年改爲富州因富水爲名

梧州

十道志曰梧州蒼梧郡秦屬桂林郡二漢爲蒼梧晉以後並因之梁屬成州隋平陳改爲封州唐爲梧州

漢書曰武帝元始六年開蒼梧郡

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潯州

十道志曰潯州潯江郡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並屬鬱林郡隋屬永平鬱林二郡地唐置潯州

郡國志曰大賓縣漢布山縣有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俚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牛舐之出外則不得入取其角爲器一曰糖牛

龔州

十道志曰龔州臨江郡秦屬桂林郡漢平南越置蒼梧郡

今州即郡之盃陵縣地也唐置龔州

鬱林州

十道志曰鬱林州鬱林郡秦爲桂林郡漢改爲鬱林郡後漢亦同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州隋平陳改爲尹州煬帝初爲鬱林州唐爲鬱林州

平琴州

十道志曰平琴州平琴郡舊鬱林郡地唐置平琴州或爲平琴郡

賓州

十道志曰賓州安城郡古越地秦桂林郡地漢爲鬱林郡又爲鬱林郡之領方縣（自漢迄隋並爲領方縣始創縣唐五年置賓州）

澄州

十道志曰澄州賀水郡古越地秦爲桂林郡漢爲鬱林郡之嶺方縣唐武德四年置澄州

繡州

十道志曰繡州常林郡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之唐平蕭銑置繡州

象州

十道志曰象州象郡秦屬桂林郡二漢爲鬱林郡吳又分置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以爲名（秦之象郡今合浦郡非此象州也）

柳州

十道志曰柳州龍城郡秦漢土地與象州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改爲柳

融州

十道志曰融州融水郡歷代土地與柳州同唐置融州

邕州

十道志曰邕州朗寧郡古越地秦爲桂林郡漢爲鬱林郡之嶺方縣地晉置晉興郡于此隋爲鬱林郡之宣化縣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州

圖經曰人俗恡嗇澆薄內險外蠢椎髻跣足尚雞卜卵卜

貴州

十道志曰貴州懷澤郡虞舜暨周並爲荒裔秦爲桂林郡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唐置貴州

黨州

十道志曰黨州寧仁郡秦桂林郡地唐置黨州

南越志曰黨州隆仁縣有京觀即古征黨洞殺俘虜處

橫州

十道志曰橫州寧浦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漢爲合浦郡之高涼縣地隋於此置簡州又改爲緣州唐改爲橫州

田州

十道志曰田州橫山郡土地與朗寧郡同唐爲田州

嚴州

十道志曰嚴州脩德郡爲貢荊州之域漢武平南越即象郡地唐乾封二年置嚴州地在嚴崗之側因爲名

圖經曰州門有長河水深八十丈從牂牁流下

山州

方輿志曰山州龍池郡土地與嚴州同唐爲山州或爲龍池郡

淳州

方輿志曰淳州永定縣秦屬桂林郡地唐武德四年置至永貞以犯憲宗廟諱改爲巒州以巒山爲名

羅州

十道志曰羅州招義郡禹貢楊州之地是爲南越宋元嘉三年鎭南將軍檀道濟巡撫於陵羅口築城因以名之屬高涼郡唐武德五年因其地復置州

南越志曰招義縣昔流人營也

潘州

十道志曰潘州南潘郡古甌駱越地秦平百越爲桂林郡地漢爲合浦縣地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八年改爲潘州

嶺表記曰潘州昔有方士潘茂於此昇仙遂以名郡

容州

方輿志曰容州普寧郡古越地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縣於此立南流郡齊梁陳不改隋廢唐武德四年置銅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因容山爲名

十道志曰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狀若關形闊三十餘步昔馬援討林邑經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已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故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人還

郡國志曰斯地瘴氣春謂青草瘴秋謂黃茅瘴有瘴來

辯州

十道志曰辯州陵水郡古越地秦象郡地二漢屬合浦郡唐置辯州

郡國志曰辯州在陵羅二水之間

白州

十道志曰白州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漢爲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爲白州

嶺表錄曰州有一泒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又粧叔）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皃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牢州

十道志曰牢州定川郡本巴蜀西南徼外夷秦屬象郡漢屬牂牁郡唐置義州改爲智州貞觀十一年改爲牢州以牢石爲名

欽州

十道志曰欽州寧越郡歷代土地與白州同宋齊已來置宋壽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陳改爲欽州

安南都護府

方輿志曰安南府今理宋平縣古越地禹貢楊州之地號爲百越在周爲越裳重譯之地秦屬象郡漢爲交阯日南二郡界後漢因之唐爲交州

又曰人俗雜蠻夷之風其人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以貫其首男子耕農女子織絍兵則矛楯長刀木弓竹矢或骨爲鏃

交州記曰南定縣人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

故山海經云交脛人國脚脛曲戾相交所以謂之交趾

南越志曰龍編縣州之始有蛟龍編於津之間因以爲瑞而名邑

武峩州

方輿志曰武峩州武峩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置武峩州

粤州

方輿志曰粤州龍水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爲粤州或爲龍水郡

芝州

方輿志曰芝州忻城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爲芝州或爲忻城郡

愛州

方輿志曰愛州九眞郡秦象郡地漢武置九眞郡後漢亦同晉亦屬九眞郡宋齊因之梁置愛州隋爲九眞郡唐又爲愛州

福祿州

方輿志曰福祿州福祿郡土地與九眞郡同唐爲福祿州

長州

方輿志曰長州文陽郡土地與九眞同唐爲長州

驩州

方輿志曰驩州日南郡古越裳氏國九譯所通者也秦屬

象郡二漢屬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爲日南郡唐爲驩州

郡國志曰龐山洞人去其兩齒爲飾刻齒作花文中山立市十日一會鑄銅爲器大如盤名旁旁以爲財市

峯州

方輿志曰峯州承化郡古文郎國（有文郎水）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屬交趾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改爲新昌陳置興州隋平陳改爲峯州煬帝初廢唐復置峯州

林邑記曰蒼梧以南有文郎野人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易若上皇之人

陸州

方輿志曰陸州玉山郡秦象郡地漢以來屬交趾郡梁分置黄州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黄州爲玉州煬帝初州廢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爲陸州州有陸水

廉州

方輿志曰廉州合浦郡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爲珠官晉又爲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漳郡及越州齊又因之隋改爲祿州尋廢越州置廉州

後漢書曰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爲合浦太守先時太守多貪珠遂徙向交趾嘗到革理前弊珠遂還稱爲神明桓帝徵之

巖州

方輿志曰巖州安樂郡土地與合浦郡同唐爲巖州或爲安樂郡

雷州

方輿志曰雷州海康郡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

梁分置合州大同末爲南合州隋煬帝初廢唐爲雷州

投荒録云雷州南濱大海多雷雷之聲近在簷宇之上雷州之北高州之南數郷亦多雷雷聲似在尋常之外俗侯雷時具酒肴設奠畏雷法甚嚴謹有以彘肉與雞肉食者霹靂即至

禺州

十道志曰禺州温水郡古百越地婺女之分野秦屬象郡本宕昌之邊邑唐置宕州又改爲禺州以南方番禺之地因名州

湯州

方輿志曰湯州湯泉縣秦屬象郡唐置湯州或爲湯泉州

瀼州

十道志曰瀼州臨潭郡禹貢荆州之分春秋屬楚在藝林

之西南交趾之北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為鎮守尋又不通唐貞觀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寧師宗招慰開拓尋劉方舊路得達交州為州在瀼水之東故以為名（瀼音而章反）

籠州

十道志曰籠州扶南郡古越地在南越之西界唐貞觀十二年大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傜置籠州以籠洞為名

環州

十道志曰環州正平郡禹貢荊州之分州隸桂州貞觀二年李弘節招慰款附環落洞故以名州州在遊盧水南鏊水北

古州

方輿志曰古州樂古郡土地同臨潭郡唐置古州或為樂古郡

崖州

方輿志曰崖州朱崖郡郡地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與今海康郡之徐聞縣對自徐聞徑度便風揚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南海地置朱崖儋耳二郡元帝罷朱崖郡以其阻絕數反故罷之

郡國志曰崖州婦人着緦緶以土為金器用瓠瓢無水人飲惟石汁又有椒以安石榴花着瓮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仍醉人

交州記曰朱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

儋州

十道志曰儋州昌化郡土地所屬與朱崖同漢元鼎六年定越地置儋耳郡唐武德四年置儋州漢書張晏注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因名焉山海經海內南經曰有離耳郭景純注曰鎪其耳分令下垂為飾即儋耳也

振州

方輿志曰振州延德郡土地與朱崖郡同隋置臨振郡唐置振州

瓊州

方輿志曰瓊州瓊山郡土地與朱崖郡同唐貞觀六年割崖州置瓊州

萬安州

方輿志曰萬安州萬安郡土地與朱崖郡同唐置萬安州或為萬安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三

居處部一

宮

世本曰堯使禹作宮

釋名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史記曰天官書曰玄武虛危主宮室

大戴記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左傳曰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夫故作其宮若君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

又曰晉成虒祁之宮又成銅鞮之宮數里

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又曰秦始皇造阿房宮徵發天下工匠

又曰秦始皇所居之宮有祈年宮長信宮梁山宮

又曰戎使由余於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又曰項羽屠咸陽焚其宮室三月火不滅

又曰盧生說始皇曰人主為微行所居而人知之則害於神願上居無令人知則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乃命咸陽之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所幸言其處者死始皇幸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不善之中人以告丞相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斬之自是莫知所在決事悉於咸陽宮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作長信宮於渭南[illegible]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築牆垣如街巷）

又曰漢武帝時河決天子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作瓠子歌於是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又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漢書曰漢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蒼龍玄虎二闕）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壯麗甚怒曰天下方未定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壯非麗無以威四夷且令後世無以加也

又曰初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走狗觀也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者誤也漢無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

又曰武帝六年冬行幸甶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柀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又曰栢梁災越巫勇之迺曰越俗有火災又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户

又曰梁孝王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於天子

又曰孝武作建章宮爲千門萬户有鳳凰闕高二十餘丈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高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又曰秦起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illegible]始皇作四十闕未有名以其

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又曰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馳騖旌旗不橈（師古曰橈屈也言旗之[illegible]騎馳騖無所屈也[illegible]撓音女孝切）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懸衡天下（服虔曰懸[illegible]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稱權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切）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又曰後元二年幸盩厔作五柞宮（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

又曰甘露二年幸萯陽宮（在鄠萯音倍）

後漢書曰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皆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患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以應天心臣意以凡夫之才無有重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慚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城南言北祈者蓋時雩場在明堂之南也）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又曰東平王蒼薨元和三年東巡狩幸東平宮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魏志曰帝營作許昌宮楊阜諫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社稷也

吳志曰後主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壞諸營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製以奇石右臨硎左彎碕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計

又曰赤烏十年春二月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別更置帝曰大禹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業宮乃朕從京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恐朽壞今武昌宮材木自可用繕之○晉書曰尚書僕射謝安

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帝權出居會稽王第二月始興功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修定皆仰換玄象體合辰極并新制置省閤堂宇名署時正構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石頭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銅雀懸楣上刻木爲龍虎左右相對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千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土剥更溼始見刻字計年正合時

載記曰石勒欲營鄴宮先是廷尉續咸諫止之及是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否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都矣於是營之勒親定規模

又曰劉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樓於滈池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上準乾坤俯順人時是以衞文承亂亡之後宗廟流漂無所而猶上憲營室作爲楚宮故能上興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慶也今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摸瓊樓而建陵霄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書奏曜大悅

宋書曰少帝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

齊書曰高祖永明元年秋七月車駕幸青溪舊宮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唐書曰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殫人力以逞奢侈薛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

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土崩瓦解取譏後代良以奢虐所致太宗悅其對

又曰高祖避暑于仁智宮

又曰閻立德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

又曰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納之

西京雜記曰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就外傅戚姬使舊趙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爲養德宮

又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蔭數十畝其西有青梧觀觀有三梧桐樹樹下石騏驎二枚刋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而屬筋焉

帝王世紀曰紂作傾宮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十丈又曰堯有貳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齊人病六年右手拳望氣者云東方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故名其宮爲鉤翼宮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玄琉璃宮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一夕填此宮谷

鄴中記曰石虎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立一宮宮有

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

項國志曰武帝遊五柞宮欲廣上林令譙隆諫曰堯舜至治廣德不務苑囿帝初不悅後拜爲中郎。墨子曰上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爲宮室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牆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爲樂也今之爲宮室必厚斂百姓暴奪民財爲曲直之室青黃刻鏤之飾故國貧而人難訢也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女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室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域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請箕子之宮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爲牆五色玄黃門有金牓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有宮以金爲牆闕有金牓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爲牆赤銅爲門闕有銀牓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爲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爲牆以黃鍮以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爲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有琉璃宮

紀年曰穆王所居鄭宮春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況大國之樹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複道橫北庭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昭臺宮蒲桃宮棠梨宮黃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馺娑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龍泉宮首山宮交門宮明光宮五柞宮萬歲宮竹宮壽宮建章宮太一宮思子宮（見漢書長樂等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置）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見三輔黃圖）桂宮（見三輔故事）鼎湖宮谷口宮。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梱食器亦然

郡國誌曰金河府摩䃂宮北二十里有石殿一飛橋向岸畫以古賢哲士太常卿蔣少遊制大和五年文明太后來幸釣得鯉魚一雙長三尺以黃金鏁穿鰓放於池中後皆長五尺沉浮相隨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晦冥有氣五道自池中屬於天久之乃滅波止水定唯見一魚化爲龍矣

又曰秦川宮昔非子到秦於此築宮室

又曰盧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

巖下兩邊有陰陽溝有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蠡湖際

隋圖經曰大業十六年自江都還洛陽勑於汾川北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之時臨河盥漱即凉風凜然如八九月其北多雨經夏罕有晴日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經日雖高嶺千仞嶺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

壽春圖經曰十宮在縣北五里長阜苑內依林傍澗疎迥跨屺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雁宮回流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是曰十宮

西京記曰通義坊唐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爲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鄰里父老班賜有差貞觀元年立爲興聖尼寺焉

又曰大明宮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京城之東北隅初高宗嘗患風痺以宮內湫濕屋宇擁蔽乃於此置宮司農少卿梁孝仁充使製造北據高岡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窺

東京記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前苑東垂南臨洛水西亘穀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列岸脩廊連亘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爲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常居此宮以聽政也

兩京記曰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虹橋架迴以通往來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四

居處部二

室

說文曰室實也

釋名曰室實也物滿實其中也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鄭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成

又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室矧肯構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居之

禮記檀弓下曰晉獻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之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也）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

又曰室中不翔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左傳襄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又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在窟室）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掘地爲室）

又曰怒於室而色於市

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

國語曰智襄子爲室美智伯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襄子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植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同）

又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礱磨）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以敢告文子歸勿令礱也

春秋繁露曰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爲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又曰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用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言魅蜮矣）偃爲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

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北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之也）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又霍光傳曰蓋主等奏毀光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帝召入慰勉之（注畫室近臣所畫之室師古曰雕畫之室也）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又曰京房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即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上下相司不可許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又漢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薄姬內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

後漢書曰祭彤為太僕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袁閎見時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代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代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代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狂生目之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又曰馬援之攻五溪蠻初軍至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武陵記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因名壺頭）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屬武陵郡）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illegible]）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日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以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傍有石窟援所穿室也內有蝠數百斛以大云是援之餘靈耳）賊每乘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流涕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居不好掃室賓客存之者或曰可一掃乎蕃曰丈夫當為國家掃除天下豈徒室中

晉書曰杭含字君道祖嘉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犨縣毫丘自號毫丘子署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

宋書曰武帝六年五月初置陵室于覆舟山脩藏冰也

唐書曰太子承乾盛寵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左庶子于志寧切諫不從

家語曰魯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壞趨而託之魯人閉戶不受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百二十人同居廚壽千二百
歲
十洲記曰崐崘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
彭祖仙室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
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洛陽宮室名曰
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清暑涼室
老子曰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事貞王諏帝）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爲夫子築室於
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
飾其容止待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也
拾遺録曰老君居反景之室日與世人絶跡
又曰燕昭王坐祗明之室外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
白鸞遶集其間
列子曰虎室生白張湛注云夫視有若虛者虛室而純白
獨生
莊子曰原憲居圜堵之室茨戸不完桑以爲樞瓮以爲牖
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
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illegible]大臺[illegible]）高臺多傷大室多陰故皆不
居
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室

又曰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戸三年而未成
羣臣莫敢諫
淮南子曰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
加塗其木必將撓以生軟任重塗今雖成後必將敗高陽魋
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
惡後必善匠人窮辭無以對受命而爲之室其始成竘然
善也而後果敗
又曰崐崘有璿室
又曰有石城金室
又曰古者民澤處復穴（鑿巖岸之處爲窟室）冬日則不勝雪霜霧
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蝱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
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
鹽鐵論曰匈奴織柳爲室旃席爲蓋
說苑曰延陵季子遊于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故室美故

牆高新牆庳是以知民力屈也
又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
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侶所以然者生
而見善教也
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
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適之也曰聞命矣築室者不輟
明日又諫國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
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爲室而大以臨
二先君無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毀室而止
風俗通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
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以來尊者以爲常號乃避之耳室
也實孝賦曰室中　論語曰譬如牆由此言之宮其外

室其內也

楚辭曰砥室翠翹絓曲瓊（言卧內之室以砥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曲瓊玉鉤也）

又曰纍山楹而為室下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裴裴而承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奧突（奧復室夏大室）夏有寒囊（事具居處部上）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蓋

又曰像設居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潘岳俠室賦曰伊余館之褊俠良窮弊而極微

李尤室銘曰室以安寧寢息幽閑室寒空隟遮遏風寒無日寂寞屋漏昭然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居處部三

殿

說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

釋名曰殿典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太極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右墄左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墄者爲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堂之正若爲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爲上無尊者則已東向者以北爲上南向者以西爲上西向者以南爲上北向者以東爲上也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席前設筵凡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史記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禁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之旗周旋爲閣自殿下直指南山之巔爲複道渡渭屬之咸陽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以荅嘉瑞（事具祥瑞部鳳皇篇）

後漢書曰董卓傳云建安元年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爲名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魏志明紀云青龍三年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殿改名九龍殿又高堂隆傳云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張遼傳曰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賊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殿舍又特爲遼毋作殿

晉書曰張駿霸西河於姑臧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四面各起一殿東方曰宜陽青殿南方曰朱陽赤殿西方曰政德白殿北方曰玄武黑殿各同方色各以時居之

晉載記曰石虎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璫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臺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洛陽故諸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黃龍殿壽安殿竹殿

晉中興書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殿以酸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有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

又孝武帝造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

范亨燕書曰秋七月丁卯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槊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而槊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

趙書曰劉曜召構殿巧手二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基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大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

又魏虜傳云虜主宏率衆至壽陽軍中黒氈行殿皆烏漆楯烏漆槃綴以黒蝦蟇幡登八公山賦詩而去

又禮志云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

又蕭赤斧子穎胄傳曰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欣恐畏不敢居之穎胄以爲嘉福殿

隋書宇文愷傳云時上北巡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唯須守此成功以養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榱增一瓦人足竟踐良工揮墨搖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恭奇功變法制不恒其德必致勞擾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朕頃覽劉聰傳聰將爲劉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然非知之難也朕近於藍田市木將別爲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又曰高祖引蘇世長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以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蔎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接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彼時亦以爲足今日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又曰玄宗嘗召張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殿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又曰麗正殿高宗降誕之所開元中繕寫圖籍貯之洛陽宮殿簿有明光殿三秦記云明光殿在桂宮中皆以金玉珠璣爲簾晝夜光明

太冲吳都賦云飾赤烏之暐曄是也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騏驎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鸞殿鈎臺殿合懽殿蕭何殿曹參殿韓信殿

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常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博山鹿盧蛟龍山負於井上又有金師子

伏滔北征記曰梁城東有韓馮墓去城三里有青蘭殿是宋王住殿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爲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爲太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大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中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大爲泰

蓋謬矣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宮之舊也含章名起後漢顯陽徽音亦起魏曰明陽晉避文帝諱改爲此周禮亦有路寢小寢又其制度也

登真隱訣云寒陽殿太和殿皆云王清宮中殿名

二京雜記曰漢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謂之三雲殿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郡國志曰秦州上邽縣北十六里有無疆古殿基後魏太武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造飛行殿方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而趨一名雲雷宮

兩京記曰東京五殿　壁厚五丈高九十尺東西房

廊皆五十餘間西院有廚東院有教坊內庫高宗常御此殿

又曰流盃殿東西廊殿南頭兩邊皆有亭子以間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隋煬帝常於此爲曲水之飲在東都

又曰含元殿陛上高於平地四十餘丈南去丹鳳門四百步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耶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十二）間徽行殿顯陽殿暉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壽殿百福殿清暑殿章華殿嘉福殿宣光殿修明殿嘉樂殿芙蓉殿崇光殿華光殿疏圃殿華德殿九華殿（右五殿在華林園）章陽殿百兒殿芳德殿靈　殿承光殿永寧殿景福殿延休殿百子殿虔清殿淵宜殿安昌殿

建康宮殿簿云林光殿在縣東北十里潮溝村覆舟山前晉以爲藥園

又曰陳永初中於臺城中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等殿

又曰光嚴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起重雲光嚴二殿前爲兩樓

又云梁於臺城中立曾城觀觀歷四代修理更起重閣七間上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又云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

神龍之華殿是也

又云臺城溫德門內又起三善長春勝辯等殿

又云鳳光殿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內

又云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

又云臺城中有麗譙閣麗日殿飛香三重閣

又云臺城溫德門內有永貞溫文文思壽安等殿

輿地志云未央後宮有鴛鸞昭陽飛翔增地合歡蘭林披香鳳皇等八殿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文德殿梁武帝移張衡渾儀置此殿

又云洛陽有顯陽殿皇后正殿也魏明所建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華光殿梁武帝大通中毀施與草堂寺人洗取朱貨直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寶雲殿梁武帝以施佛事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惠輪殿梁武帝以供養佛

又云洛陽昭陽殿魏明所治在太極之北鑄黃龍高四丈鳳皇二丈置殿前

又云新安郡新始縣西十里有大宰殿晉武陵王晞爲太宰桓温誣言其反徙新安立第於此葬第側後丧還都今空冢在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徽音殿式乾殿暉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壽殿嘉福殿百福殿芙蓉殿九華殿流圃殿華光殿崇光殿

建康宮闕簿云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注水經曰孔子廟東南立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

也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池方四十餘步池中有鉤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居處部四

堂（堂皇附）　樓

堂

說文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皃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將上堂聲必揚

又曰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又曰覲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也由夷王以下

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長三丈也）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三十國春秋西涼傳曰李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讃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暠自爲序以明鑒戒文武群寮亦皆圖爲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暠頌之

梁書曰高祖五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改聽訟堂爲議賢堂

後魏書任城王澄從高祖於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要有義此堂天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非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尔（[illegible]）即命黃門郎崔光鄭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爾至公卿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和苞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爲愧賢堂○北史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河間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與後園之翫習於是貴賤慕効處處營造

又曰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

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曆於扆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堂五福堂嘉寧堂

瑞應圖帝琴堂前有二橘樹連理改琴堂爲連理堂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王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脩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養堂親戚集會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脩文學處也

拾遺記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

又曰淛人獻龍膏為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闕）

王子年拾遺記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弥思渺乃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堂

襄沔記曰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引泉水為祓禊之所臨時構造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在壘城西

郡國誌曰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

又曰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為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永康縣縉雲堂黄帝煉丹處

又曰黄北有積弩堂

益州記文翁學堂在城南

羊頭山記太學堂洛陽南開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碑議郎蔡邕銘

又曰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為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聞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郡國志雞陂之側即春申君子假居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黄遂名黄堂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一人獨纍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朞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東京賦金華玉堂白虎麒麟

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廖廓

文選天台山賦玉堂蔭映乎高隅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古詩云黄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庭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堂皇附

漢書曰坐堂皇上室而無四壁曰皇也

廣雅曰堂皇合殿也

洛陽記曰洛陽宮有桃間堂皇杏間堂皇椋間堂皇竹間堂皇李間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堂皇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水碓堂皇擇果堂皇

陸機四言詩序曰太子宴朝士於宣猷堂皇遂命機賦詩

樓

爾雅曰狹而脩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樔澤中守草樓也

釋名曰樓有戶牖諸孔婁婁然也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濟南人　上皇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又郊祀志云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顔師古注云漢宮閣疏云神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東觀漢記云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

後漢書曰張奐傳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卜者曰必將生男復臨玆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又曰黄昌爲郡守陜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輙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

蜀志曰周群作小樓多令奴更直臺上視天纔有一氣即白群

晉書曰石崇作樓令婢緑珠作歌舞於上孫秀求緑珠不得及崇被收方在樓上謂珠曰吾今爲汝死矣珠乃墜樓而死

又曰於石頭東城内起高樓加累入於雲漢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宋書曰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煙迴薄久之詔改景陽爲景雲樓

趙書云趙染襲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至天明不枝

齊書曰東昏侯後宮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窮盡雕綵以麝香雜香塗壁時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又曰焦度嘗戰敗逃于宮亭湖中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復拒沈攸之於郢城登樓詈辱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也

又魏虜傳云虜自佛貍世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謂之白樓樓南又有伺星樓

梁書處士陶弘景傳云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永明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又曰（武帝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歸舊鄉詩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爲壯觀乃改名北顧因幸迴賓亭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三千文與之

周書曰長孫儉傳云爲荆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盛弘之荆州記云西鄂城東有三女稚殁三女造此樓於墓所

老君本記云周康王時文始真人結草爲樓占星候氣登真隱訣云長綿樓上太清上宫名王晨道君所居吳越春秋云會稽郡小城勾踐築周千一百二十步西北立爲龍翼樓

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成甚壯麗顧長康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

墨子云偏城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樓樓廣面九尺高七尺二百步一立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西百餘步有丹霞樓臨川康王之置

吳越春秋曰范蠡爲[illegible][illegible]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爲兩螺繞棟

以象龍角

羊頭山記曰原城西門南角有萬歲樓俗傳雅入江常以鐵鎖維之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煙刺史少死輕者貶謫州人至今爲常候

郡國誌定州安縣城上樓謂之神女樓

又曰馬邑白樓即後魏納姚興女爲后后悲思因造此樓登望飾以鉛粉故名之

又曰金華縣因山爲名城南臨溪水高阜上有樓名曰玄暢樓宋沈約造以吟詠於此處

韋述兩京新記曰上陽宮有麗青臺浴日樓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玉樓十二層

虞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帝守宮吏燭鷰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瀨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

袁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耿然在雲中

金陵地記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

吳都賦曰享戎旅於落星之樓

世說曰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持之樓即便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九江錄曰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不淺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朗見在水底一頭今獨存

水經鄧州伯陵山上有入鄉樓

益州記曰成都有百尺樓

晉宮閣名云洛陽有鳳皇樓

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樂府詩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漢宮閣名云長安有馬伯騫樓又有貞女樓

晉宮閣名晉有伺星樓

又曰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翔鳳樓又有慶雲樓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居處部五

臺上

爾雅曰觀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有木曰榭

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之作靈臺也

又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禮記月令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

又曰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

又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又曰有虵自泉（臺出入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也

史記曰秦皇作瑯琊臺刊石頌德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一鷄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實危於此公乃止

又曰趙武靈王爲野臺以望齊中之山境徐廣注野一作望齊也

又曰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謂其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爲築女懷清臺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又曰楚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諫曰昔楚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又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黄金臺

又曰子路聞蒯聵入馳往入城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敵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

漢書郊祀志曰王莽篡位二年好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作樂其上

史記云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於帝曰仙人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祭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盃承雲　表之露元鳳閒臺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班華以交紛下刻峭而若削也

又藝文志曰曲臺記后倉記七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曲臺后倉爲記故曰曲臺

又曰趙武靈王建叢臺於邯鄲

又曰文帝嘗欲作露臺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又曰貳師擊右賢王召李陵使爲貳師將軍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也）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軍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曰無所事騎（師古曰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拜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初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魏志曰武紀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又作冰井臺

魏略云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未有急而便移止奈何也

何晏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道重閣猖狂是俟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忻歡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乃止張昭曰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權有慙色而罷

晉書曰汝南文成王亮太妃伏氏嘗有小疾祓於落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洛可謂富貴矣

又曰范甯爲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往交川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弥廣

又曰凉張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昔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凉傉檀于百井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栢寢之臺望其國曰美哉煥乎後世將孰有之晏子曰其田氏乎曰寡人有國如田氏有之爲之奈何對曰君若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恤孤寡行惠而好儉民將歸君雖十田氏其如君何

又曰越王伐吳先宣言吾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罷苦百姓剪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極神功橫巖雲渚竦曜星河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皆凍晏子遂如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廬以避燥濕（燥音騷）爲一臺而不速成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歸而君令罷役仲尼曰古之善爲臣者美名歸之君災禍歸之身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溪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上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

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內寵無乃太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於是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也

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于章華之臺三休乃至。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云是孔明避水臺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爲宅銘今宅院見在

樓觀本記曰尹喜宅南山阜上先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也昔老君於此山騰空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故爾雅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新序曰桀作瑤臺罷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亡矣

又曰魏王將欲爲中天之臺曰敢諫者死許綰入曰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能加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立七千五百里高其趾當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五千里王必願爲臺必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以千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盡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臺具者已備乃可作王默然而罷

又曰紂爲鹿臺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故天下叛

沈懷遠南越志曰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十丈四面爲羊腸道論者曰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也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管子曰國貧而臺榭繁者藏不足以供其費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三輔故事曰未央宮前有東山臺釣臺倉池中漸臺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而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尚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適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適焉公曰然梟昔鳴昔鳴者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適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其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家語曰楚王將游荊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引轡而止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乃還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

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

山海經曰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又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

伏滔地記曰瑯琊城東南十里有瑯山即古瑯琊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餘里山上壘石爲臺臺石形如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尺半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升石立碑紀秦功德漢武帝亦登此臺

吳越春秋曰楚靈王立章華之臺與群臣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爲美昔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土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市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譏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所美者乎臣之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納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

又曰范蠡於東武山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平駕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齊臺在於襟山勾踐之出遊也休息石臺食於冷廚

又曰吳王闔閭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遊卧於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姑胥之臺旦食䱹山晝遊胥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

又曰越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梓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昔者桀爲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自取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後必爲越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胥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旅之人道死巷哭不輟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

帝王世紀曰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簃臺是也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王

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里魏武造也破袁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鬱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儛唱之節

述征記曰[illegible]魏明帝流杯池猶有處所池西平原
謂公[illegible]劉曜臺臺西曜試弩棚西北有
鬬雞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居處部六

臺下

王子年拾遺記曰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工南得煙丘碧桂酈水然沙貴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縹䌰龍松寒河星柘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潃嶂霞素眞皐乾漆陰坂文杞褰流黑魄暗海香瓊瑶異是集有二人皆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興功至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云二容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又曰燕昭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王王坐通雲臺亦曰通霞之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於通霞之臺與西王母遊居此臺上常有鍾鼓琴瑟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又曰魏明帝即位五年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園也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國人云其地去涼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瑞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爲器服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雪霜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内外通光而風露恒隔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高翔也

又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實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木臺用足矣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篩水精爲泥臺高百丈外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引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蓋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氷堅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大褥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弃臺下

又曰魏文帝築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也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時隆寒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諫之不聽累年而畢

又曰魏文帝時黄星炳夜乃起畢昂臺以祀星

又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慼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撫桉則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獲寵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

還劉之名特爲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也又與夫人遊釣得大魚吳王喜而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誡至末年漸相譖毁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之神矣釣臺今猶基存

漢武帝內傳曰鉤弋夫人謂帝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矣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終遂卒旣殯屍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屍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止矣

又曰漸臺高三十丈南有壁門三層內殿堦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於樓屋上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宮北明庭宮者甘泉之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滌之箎

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又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於臺上得珠望之如照且因名照月珠

又曰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集於臺上亦曰經星臺

又曰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傍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荅曰商王無道使兆民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瓦起瑤宮金堂二人皆以繩縋入地裹負畚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荅曰我以玉爲衣玦金爲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爲人否荅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爲伍寧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靡成灰唯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

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東陵郡又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又曰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舟陳妓日與西施爲水嬉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欄檻皆珠玉飾之吳旣敗越王勾踐於會稽山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躬教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會稽之上有越臺

又曰晉永嘉之亂旣過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與平城公主等奔入西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故有思鄉之志村人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

館至今歸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是也漢武帝遣將軍王賁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漢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亡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望鄉之處

又曰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故立祠中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皆古

又曰中山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又曰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郡國志曰濮州壁王臺穆天子爲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

又曰汝陰縣富陂城即詩之汝墳也俗謂之女郎臺

又曰魏硯千臺云是張儀冢似硯也

又曰曹州麟城南有望麟臺園客祠庭種香草有五色神蛾得六大蠒絲六十日始盡處

又曰洺州温明臺後漢世祖晝臥此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勸即位處

又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又曰金河府有皇臺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於六宮遊戲因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頸着其曲並在大樂部

又曰金河府白平城遙登臺出渴鉢口梁元帝橫吹詩曰朝登青陂道暮宿白登臺天女神即生後魏始祖神元也

又曰衛州共城北十四里汎丘臺俗稱姐巳臺去二里有一臺南臨淇水俗稱爲上宮也

又曰鄆州須昌縣有尾丘城青陵臺宋王令韓憑築者

又曰南頓縣有光武臺旗壕宅在其側

又曰洛陽陽子臺在陽城東三十里陽陵子隱處（洛水昔）王子晉與浮丘公同遊受王雞之瑞水亦宓妃之所在也

又曰兗句縣昌都城呂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都此有呂后臺西有辟陽侯臺閣道相連基址見存

又曰洛陽雞臺有劉曜試弩棚夕陽亭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於此

又曰鄭州故魏任城王臺下池內有漢時鐵鍾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自正爲晉氏重興之瑞今不知所在東南有空侯城鄭衛之音也

又曰酸棗縣韓徙都於此有冰井臺五馬泉

又曰衛州有鳳皇臺

又曰荆州龍陂山有楚王臺

又曰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

又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直珠樓沖天臺

又曰兗州有娥皇女英臺

又曰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望亦曰寒臺

又曰荆州華容縣東六十里有章華臺楚靈王築臺東即荆臺縣也

又曰并州榆次縣鑿臺即韓殺智伯於鑿臺之中

又曰木客山吳王遣木客入山求木不得五人憂思作木客吟一旦神木自生長二十丈作姑蘇臺

又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臺

又曰亳州城父縣老子祠賴鄉曲仁里廟內有八公臺九柱樓畫東王母西王母又有静念樓

又曰蒲州蚩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謂之青臺上有禹祠下有青臺驛

又曰汴城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兩道二百里漢梁孝王所造今謂之赤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老頡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臺即顏率云蟬臺之下汳海之上是也

又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集此臺

又曰衛州鹿臺在頓城內紂自投火處紀年曰武王擒紂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糟丘酒池去城南一里基跡猶存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步側陂

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臺高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也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高大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徼列之名雖無經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

又曰鳳谿水側有鳳皇止焉故謂之鳳皇臺

又曰河水南至華陰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南出玉溪北流經皇天固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因名之為皇天固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在湖縣之西閿鄉縣之東基址猶存也）天下聞而悲之

又曰睢陽城故宮東即梁之舊池也　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

又曰景外臺劉表之所築也表性好鷹每登此臺歌野鷹自來

又曰睢陽城中有掠馬臺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

又曰長平城在上黨郡南秦壘在城西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此崔嵬桀起今乃號曰白起臺

山海經曰沃民國有軒轅臺

又曰帝嚳堯丹朱帝舜各二臺臺四方在崐崘東北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為作鳳女祠於雍宮時有簫聲焉

成都記曰望鄉臺蜀王秀所築也

又曰思妻臺在梓潼縣五丁於此山拔蛇山崩殺五丁并殺秦王女因名之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西征記曰楊州雷陂有臺高二丈南兖州記即吳王濞之釣臺也

地理志曰北地郡有之田臺京西北四百里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益州記曰鴈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

南雍州記曰高齊之後有室堂西有射堂五間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臺名曰樂喜臺

荊州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孤映背邑面河實郊壥遊憩之佳處也

襄沔記曰襄縣南五里鳳林山側宋隋王劉誕鎮北有龍兒見此池中於後雍州刺史韋叡於此立放生臺

越絶書曰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

伏琛齊地記曰平業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云秦始皇為望海臺

述征記曰陵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迴迥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又曰蠡臺梁孝王所築於兎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居處部七

闕　觀

闕

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竒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竝畫其形

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

廣志曰闕缺也門兩邊缺然為道也

周禮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賔事畢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歎蓋歎魯也（鄭玄云觀闕也）

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象魏闕也法令懸之謂其書為象魏）

又曰哀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注云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陽城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注云禮天子諸侯內闕一觀也又定二年傳云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漢書曰牂牁郡有柱蒲關

又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黄金白銀為闕（仙事具仙部）

又曰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而息過又聞車聲夫人曰此必是遽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軾路馬今遽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禮公令人視之果如所言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着闕題曰地户西北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水經曰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

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曰鳳闕也閶闔門內東

出有折風闕一名別風

瀨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麃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大典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從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美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滄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陽重陽人無壽類矣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員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

生載鴆五穀熟

王子年拾遺記曰[illegible]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有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十丈有風雲雨師闕

觀

漢書成紀云孝成帝元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帝在太子家生甲觀畫堂應劭注云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顏師古曰畫堂但畫飾室中宮殿通有綵畫也

又曰甘露二年幸萯陽宮（在鄠）屬玉觀（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府子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衞士令賈逵等集議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制臨決鴻以才論最明儒者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又章帝紀曰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又曰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李老子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于柱下言東觀多經籍

又曰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又曰靈帝起四百尺觀於河亮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造南宮玉堂萊黃城苑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觀始構有鵲巢其上侍中高堂隆曰起闕而鵲巢不得居之象

又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吳志孫和傳云和爲太子被廢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首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蜀志云李輔字玄政爲牙門討破羌虜築羊羌觀于秦亭

晉書元紀曰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詔曰天災譴誡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

又劉曜載記曰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起酆明觀西宮建凌霄臺於滈池

又石季龍載記云太子宣出畋季龍於其後宮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

又張駿傳云駿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帥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齊書王儉傳云宋明帝太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二人儒玄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吏下各有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簿書充之○陳書後主紀云帝令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沒既而漁人見栰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後魏書高祖紀下云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

折疑獄

又道武帝紀云天興三年起紫極殿玄武樓凉風觀石池鹿苑臺

又匈奴劉聰傳云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

輿地志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圓內作淨名精舍

又曰丹陽郡秣陵縣新亭隴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

又曰洛陽有廣望觀閶風觀萬世觀脩靈觀臨商觀百菓秋魏築總章觀建翔鳳於其上使八方才人六宮女尚書居之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玉井綺欄水轉百戲

又曰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於戲馬觀

漢封禪儀泰山東南有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起鳷鵲觀

又起神明觀馺娑觀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又曰武帝起鳷鵲觀神明觀擊去觀蜚廉觀仞門觀陽祿觀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臨山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涼雀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走狗觀天梁觀瑤臺觀流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當市觀石闕觀白渠觀鼎郊觀（潘岳關中記云鼎郊觀在上林苑）白虎觀懷德觀三雀觀林木觀溫德觀長平觀○華延壽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施玄櫳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立號曰石門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觀陟之者遠眺千里

阮勝之揚州記云揚子縣有揚子宮宮中有玄珠觀

華陽國志云蜀城有逸客觀

華延㒞洛中記云金墉城西南角有昌都觀東北有百尺樓魏都水使者陳熙造

建康宮闕簿云商飈觀在東北十三里雞門亭後亭墩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晏群臣

又曰曾城觀在縣東北七里景雲樓東齊武帝起七月七日夜令宮人登以穿針因曰穿針樓

又曰通天觀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內宋元嘉中築蔬圃二十三年更修廣之築池沼天泉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堋又立鳳光殿醴泉堂

又晉洛陽宮中有玄覽觀東池觀清覽觀高平觀廣望觀驗松觀見親觀高樂觀陵雲綴章宣曲萬年等觀

又云建業宮有迎風觀在縣南十五里宋武大明中起於石子墩上孫峻殺諸葛恪殺綝殺朱主皆於此又有徼道觀

晉潘岳關中記曰柘觀虎圈觀昆池觀上蘭觀朗池觀走馬觀湯祿觀犢觀貝陽觀陰德觀並在上林苑中

陸機洛陽地記曰洛陽南宮有承風觀洛陽北宮有增喜觀洛陽城外有宣揚觀千秋鴻池泉城楊威石樓等觀

又曰洛陽城外有鼎中觀○輿地志云洛陽西南洛水上有

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

唐韋述東京雜記曰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又曰上陽宮有上清觀

潘安仁西征賦云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觀兮今數仞之餘趾

左太冲吳都賦云廬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觀

何平叔景福殿賦云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岧嶤岑立崔嵬巒居

宋玉高唐賦序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魏陳思王七啓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云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云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謝玄暉觀朝雨詩云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

居處部八

宅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說文曰宅人所託也

周禮曰凡任地國宅無征鄭注云國宅城中無征税也

禮記曰獻田宅者操書契

左傳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及晏子如晉公更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如里室皆如其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卒復其舊宅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又曰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晉書曰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基構甚麗與兄共遊行床帳儼然摽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也楷心知其意便使住

又曰杜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又曰有奏王公國家京城不宜有田宅未暇作諸國邸當使有往來之處今限京師得有宅一所

又書曰劉繪字士章彭城人也太常悛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客繪解褐爲著作郎太祖見歎曰劉公爲不亡矣繪聰警善隷書爲竟陵王後進賓客時張融周顒並有言辭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風氣時人謂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又朝野爲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北劉中央言處二人間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爲外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外祖父母以寗氏甥小而慧謂應相也舒荅當爲外家成此宅相

又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禍貧苦淳于智卜之卦成謂曰爲君安宅者女子工耶曰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曰然智曰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入市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折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懸此樹三年當得物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中得數十萬銅錢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書曰孔愉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又曰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爲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慚而止

宋書曰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晉有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真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凶敗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惡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爲第始就築未居而敗

又顏延之傳曰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人笑汝拙也

齊書曰齊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梁書曰高祖宋大明八年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後魏書曰[illegible]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反爲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右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

又邦巒傳曰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佳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寧之宅帝謂司空穆高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

五代史晉史曰羅紹威前唐時嘗建第洛陽福善里莊宗同光中始賜明宗梁祖庸使趙巖宅雖華以趨內遠乃召紹威子周弼易其第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奕若素識者上夢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弼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上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左馮翊非承家爲善何以致此

五代史周書曰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賜隨駕大臣以趙瑩第賜太祖太祖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陽第險素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券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卿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太祖堅之乃受

孔子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

淮南子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對曰天下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復問何爲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嗜慾無止二不祥不聽正諫三不祥哀公喟然自反不益宅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

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國語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興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人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政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illegible]魯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擴蓋其父爲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

亦如之（公丈公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玄孫之孫敬伯國也亦如之者亦謂之徹封子於外之實者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甞禘烝亨之所致君胙者世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之命者亦有數矣今命曰更次外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亦弗取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韓子曰有與猛者鄰欲賣宅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淮南子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里之數因天地之固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抱朴子曰葛盧佐光武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址石礎存焉

郡國誌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元初人逐獸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又曰洛陽董京宅在永和里掘地輙得金玉寶玩後魏邢巒掘得丹沙及錢銘曰董太傅之物後夢見卓索巒不與經年而卒

又曰洛陽石崇宅有緑珠樓今謂之狄泉

又曰洛陽蘇秦宅在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又曰幹山南許詢宅

又曰長沙南寺賈誼宅亦陶侃宅在焉

又曰婁縣山下有巫咸故宅在焉

又曰鄂州西塞山黄琬宅丁固宅

又曰尋陽郡湓城亭有陶潛宅

又曰郴州城東北有仙人蘇耽宅

又曰淯陽有小長安東場城有范蠡祠即故宅也

又曰恒州九門縣新市城西藺相如宅

又曰鄧州梅溪出紫山南道百里奚故宅基在焉

又曰密州高密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移葬於劉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世號萬疋梁

輿地誌云縣東南白沙有龐士元宅於漢水之北司馬德操宅於漢水之南隔魚梁州街對宇歡情自接毎至相思則褰裳涉水

樓承先別傳曰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遂徘徊躑躅哀咽悽愴不能自勝耳

三輔決録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瀨鄉記曰老子祠在瀨鄉曲仁里譙城西出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堂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所生舊宅也

劉楨京口記曰糖頹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隔路得郗鑒故宅五十餘畝

又曰長村東太瀆瀆北有謝玄故宅

戴延之西征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基猶存

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城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也

述征記曰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嵆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嵆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蜀君司馬相如楊雄宅今草玄亭餘跡尚存

陳留耆舊傳曰董宣爲北海太守大姓公孫舟造起大宅卜工占之云宅成當出一喪舟使其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舟考殺之

世說曰鍾會荀濟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後知是鍾而無由得求思所以報之會鍾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之容鍾來入門便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徐邈別傳曰邈字仙民舉世諺承傳爲定範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即彼宅之右也何得俱忌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定體

水經注曰齊城門外有晏嬰宅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楊溪源出紫山南流入淯故耆老傳云溪西有百里奚宅

又曰新野郡南有越相范蠡祠蠡宅三戶人傳云祠處即是宅

又曰襄陽范蠡祠南有晉河南尹樂廣宅周迴十餘畝曩舊井猶未頹檀道濟置邏其中即名爲樂宅

又曰襄陽西北十許里名爲隆中有諸葛孔明宅

又曰宛城有伍子胥宅

范汪荊州記曰義陽六安縣有光武宅枕白水所謂龍飛白水

蘇州記曰周文學科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縣西

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字子游又吳地記云宅有井井邊有監洗石周四尺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爲蕭將去莫知所在

吳地記曰云陸氏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遠此避難居于是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

故陸機思鄉詩曰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

列仙傳云歷陽有彭祖宅禱祠風雨應期而至

襄沔記曰郡南晉永興中鎮南將軍襄陽郡守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使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

又曰繁欽宅王粲宅並在襄陽井臺猶存

又曰長流解西有梁曹儀同景宗柳儀同慶遠韋儀同叡諸宅並相隣次郭城西門韋叡少時有南陽人恭郁善相相叡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叡宅上有草屋十間郁

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叡換宅疑而不許叡兩兄闡纂有令問位望在叡之右鄉里謂此人應班槐棘其後闡纂相繼而終叡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遊憩此宅望氣之言殆有徵矣

丹陽記曰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也橋近宅因以爲名

仲雍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伍子胥廟擣衣石猶存

韋述兩京記曰東京宜人坊自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子初欲盡坊爲宅帝問宇文愷曰里名爲何愷曰里名宜人帝曰既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爲王宅

又曰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欽明戶部尚書圉師猶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

即姓郝

又曰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絕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韋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弥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公主隨夫爲外官初欲出賣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別館仍不爲數遂奏爲觀請以中宗號爲名詞人名士競入遊賞

又曰延壽坊東隅駙馬裴巽宅高祖末裴行儉居之自行儉以前居者輙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兒其庭中大柳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隣其家數月暴死盡此宅清晏

又曰永興坊西門北魏徵宅本宇文愷宅及徵居之太宗幸焉時將營小殿賜徵爲堂

又曰通化坊東南郎公毅開山宅西北顏師古宅又有歐

陽詢宅時人謂之吴兒坊

又曰延壽坊北門之西有中書令閻立本宅宅內西亭有立本畫水之跡

又曰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策用思精苦不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

又曰尚善坊東南隅歧王範宅宅有薛稷畫鶴世稱妙絕

又曰勸善坊東北隅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山池院有進士鄭光又畫山水爲時所重

又曰宣風坊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時稱巧絕

祿山事跡曰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內庫錢更造宅焉勑所司窮其華麗不限功力財物堂皇院宇重複窈窕周匝詰曲戶牖交疏高臺臨池苑若天造帷帳幔幕充牣其中至九年八月祿山獻俘至京方命入此新宅

春秋內事曰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偶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偶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

地鏡圖曰人望百家宅中有赤氣者家有況財白氣入人家有財不保黑氣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寶也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爲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忌以速彭祖之夭必幾矣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

樓觀本記曰隋之開皇元年勑旨樓觀者本尹先生卜居

之勝宅老君說經之聖跡乃玄教根源福田之首宜令所司別作圖樣開拓舊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一

居處部九

第　邸　屋　家
舍　廬（屠蘇附）　庵

第

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又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史記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漢書霍去病益貴上爲治第辭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又曰高后德夏侯嬰脫孝惠魯元於下邑賜北第一上曰

近我以尊異之注云第以北爲尊

又曰平恩侯許伯入第司隸校尉蓋寬饒往賀酒酣仰視屋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居侯可不誡哉

晉書青溪橋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太宗舊第後爲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後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爲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爲名其城東北角有靈秀山即道子宅内山壁月趙牙所築也

齊書劉瓛姿狀纖小而儒學冠於當朝京師貴遊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瓛性謙下不以高名自居住檀橋有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謁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華宇豈吾宅哉未及徙居遇疾卒

唐書曰段綸兵部尚書綸少任俠落拓不脩細行仕隋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之妻以瑯琊長公主舍高祖之舊第數間鼓吹之音覩之無所觀綸謂主曰聞圖讖李氏當王命今於第内有此禎祥必而家應錄之徵也

又曰張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魏王奏事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宅

荀氏家傳曰荀彧字文若太祖既定冀州爲公起大第於鄴諸將各以功次受居地太祖親游之笑曰此亦周禮六勳之差也文選蜀都亦有甲第當衢向術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邸

史記曰代王馳入北邸

史記封禪書曰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

陸機洛陽記曰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中

屋

說文曰屋居也

釋名曰大屋曰廡廡幠也覆也亦謂之正也屋之正大者

通俗文曰客堂曰庌（五下反）

聲類曰廡堂下周也

釋名曰屋奧也其中溫奧

易豐卦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王弼注云屋藏蔭物也以陰極而最在外際自藏隱者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闇之甚也棄其所處而深自藏闚戶無人）

詩鵲巢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又曰於我乎夏屋渠渠注夏大也渠渠猶勤勤也

又車鄰小戎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西戎板屋心曲心之委曲也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周禮冬官盧人曰殷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於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

禮記曰富潤屋

左傳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又曰宋災樂喜爲政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注大屋難撤故就塗之

又曰欒氏乘公門宣子謂趙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

又昭六年傳曰叔孫婼聘於晉一日必葺其牆屋去如始至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賚柱趣作決日而成畢爲民士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民大悅

又曰王霸建武初連徵不至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户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吳志曰吳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隣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吳儀家權曰吳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足隣舍

又曰魚宗爲將軍朱據史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宗起涕泣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記曰左將軍王廙中宗姨弟也爲母起屋違制上流涕責廙

皇甫謐列女傳曰衛甕與妻宿客舍遇雷雨妻夢虎齧其足驚起相謂曰我此行未宜天欲戮我夫妻出中夜叩頭屋壞壓殺數十人

家語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貨竊犯圍出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壞屋之下有埃塵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呂氏春秋亦載）

又曰周公爲冢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

新語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九間雖崑崙玄圃不之過也

又曰武帝四歲封膠東王　長主抱膝上問曰兒欲得婦

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因指其女問曰阿驕好不笑對曰云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定婚

漢官典職曰南北宮相去七里中間作大屋複道三行天子案行中央臺官從左右

崔凱喪服節曰禮人君宮室有制爲殷屋殷屋四夏屋也卿大夫爲夏屋隤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正室齋室也

神異經曰西北金闕北荒有百屋齊長四十丈畫以五色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城有鬱金屋

廣志曰大秦國以青水精爲屋

郡國誌秦州俗好弓刀不恥寇盜弓馬射獵以爲工能其居以板爲屋故詩云在其板屋脩我甲兵又車轔駟驖小戎皆言田狩之事

論衡曰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又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吉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惡害於歲月而必擇之亦如以彰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亦當擇日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數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又曰庾闡作揚都賦成以示庾亮亮云可三二京四三都謝安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無不儉狹

景陽詩蜘蛛網四屋

七啓曰雲屋皓旰（古旱）閑宮顯敞

陶潛集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劉義恭啓事曰洪恩濟被賜且息伯禽樓屋二間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

家

說文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又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易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家刑國

後漢李通嚴毅治家如官庭

舍

說文曰市居曰舍

禮記有客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左傳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而從之注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舍草止也

漢書曾城舍班婕妤居之

又曰成帝趙皇后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

桓子新論董賢女弟為昭儀居椒風舍後漢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得相勞苦而先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賴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請蓺士綦毋君公立精舍受公羊傳

又曰楊震客居湖縣立精舍家貧常以種藍自業

又曰楊竒字公挺震之玄孫少有志節不以家勢為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緱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百人

又曰陳寔字仲弓詣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為執友歸家立精舍講授諸生數百人

又曰周磐字堅伯初為安陵令以從弟暢為司隸縣屬州

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已歷三縣耻復經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守先人冢廬遠方知名

又曰張奐字然明弘農華陰人詣太學受業博通五經隱處在扶風郿縣界中立精舍斷酒法喬然之雅訓晝誦書傳暮習弓馬

魏武令曰孤本欲自立精舍今遂為國討賊

後漢書張湛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東門君

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城安人也智林道人遺書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古今注野人為員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

廬

說文曰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釋名曰寄止爲廬

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武帝賜嚴助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止曰廬也）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抗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無以從橫說

華嶠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父取後妻憎苞分之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門外旦入洒埽進食父怒逐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純兄歸燒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又曰李恂爲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爲廬

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後家無餘積無他奴婢占河南席陽亭部荒田二頃分牛廬居止其中

魏志曰管寧至遼東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晉書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

諸葛亮表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郡國誌廬山周武王時有匡俗先生字君孝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去空廬尚存故曰廬山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屠蘇附

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

廣雅曰屠蘇菴也

魏略曰李勝爲河南尹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治之

菴

釋名曰圓屋曰菴菴掩也自覆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二

居處部十

門上

說文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從二户象形也閶闔天門也閨門扉也門開也閈門鄉也闠闤市門也閽門豎也閽昏也門常昏閉故曰閽即守門隸人也閈里中之門也○易說卦曰艮爲門

爾雅曰閍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

又曰正門謂之應門宮中之門謂之闈（謂相通小門也）

韓楊天文要集角天門也　風俗通曰閈城外郭內里門也　禮記注云天子五門皐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魯有庫雉路三門則諸侯三門也

漢制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

應劭注漢書曰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王者行幸設車宮轅門帷宮旌門與宮則供人門鄭注周官云次車爲藩則仰車轅以表門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陳列周衞則立長人以表門

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陛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illegible]）

又曰師氏掌詔王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閽人掌守[illegible]稽

又曰闢四門

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鏘鏘

又曰北門刺士不得其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耳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又曰高門有閌

又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詩義問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又曰出門同人無咎

又曰不出户庭無咎

禮記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又曰生男懸弧於門左

又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又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又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輿（作樂）

又曰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

又曰入門而問諱

又曰孔子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又曰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者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門祭先肺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順陰也

又曰孟冬戒門閭修鍵閉

左傳啓塞從時門户橋道謂之啓城郭牆塹爲之塞皆啓閉之急不可一日而闕也

又襄二年王叔　宰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爲上矣（華門柴門閨竇小户穿壁上銳下方狀如圭）

又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注本名稷門公更高之改高門也）

又曰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

又曰公及邾師戰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杜預曰魚門邾城門）

又曰楚子囊圍宋門于桐門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論語憲問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又鄉黨曰入公門鞠躬如也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又曰太史公曰余過大梁求所謂夷門夷門者大梁城東門也

又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又曰萬石君少子慶爲內史慶歸入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呂不韋說子楚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盍自大子之門顧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耳

漢書曰太液池有壁門

又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魏勃家貧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達常早起掃其門人問故勃曰欲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門乃見參參用爲舍人

又曰梅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又曰張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又曰鄭崇爲尚書上謂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者也）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對飾固陋之資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又曰王尊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此傅相者頗坐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及還致詔尊持後謁至傅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羞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爲諫議大夫行郎中戶將軍（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秩各以所主爲名也將者主戶者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

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

又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時王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顧謂望之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隨之不能[illegible]判[illegible]事以[illegible]）（忤執政不得大官故守門）望之曰各從其志

又曰鉤弋夫人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產是爲昭帝武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去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爲通德之門

又曰郅惲字君章爲上東門候帝常獵夜還惲拒門不開帝乃廻從中東門入賜惲布貶中東門候

又曰李膺傳曰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以魚爲喻龍門

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

袁宏漢紀曰建初二年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

後漢書馬援傳曰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　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

又曰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

又郭祚傳曰祚遷尚書右僕射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詔御在太極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張湛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來也乘車曰少正之有所敬則憑軾爲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又曰虞延爲陳留督郵勑延一人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上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侍御史罪宜放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吳志曰張昭諫孫權不從稱疾不朝權自出過其門呼昭辭疾篤權使燒其門欲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又曰初平中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出天子閶闔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又曰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門災改作端門

晉書曰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理唯談莊老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又曰賀循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及之闓聞而遽毁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又曰陳頵字延思陳國若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駟馬車訢笑而從之

又曰稽含自號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勃勃宫殿大成乃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其南門曰宋朝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平朔門又起冲天臺于南山欲登之望長安

又後趙録曰建武十年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又後秦録曰姚興從朝門遊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

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聰謂之曰御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

隋書曰高祖初爲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

陳書曰高宗七年改作雲龍神虎二門（梁宫殿簿曰雲龍門第二重宫牆東西門晉本名中東華門（本晉東掖門也梁改）之西對第三重宫牆萬春門神虎門第二重宫牆西門晉本名中西華門（本晉西掖門宋改名西華東入）對第三重牆千秋門）

水經注曰長安城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本離宫無城故城之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宣平門王莽更名春正門正月亭民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都門逢萌桂冠處也第二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曰宣德門布恩亭内有籍田倉亦曰籍田門第三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亦曰青綺門邵平種瓜處也南出東頭第一門覆盎門王莽更曰永春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宫第二門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改曰光禮門顯樂亭第三西安門北對未央宫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直門王莽改曰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第三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誼亭其水北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横門王莽更名朔都門

左幽亭如淳曰横音光外郭有棘門徐廣曰在渭北漢書徐厲軍此以備匈奴又有通亥門也第二門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名高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三

居處部十一

門下

久遠院

家語曰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黙其色見幼者不能盡其辭雖有疾風雨吾不入其門矣

白虎通曰門四出何所以通四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

太公金匱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　日昃出西闈視五闈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績帝猷明堂之西北門稱闈

墨子曰夫城守之法爲懸門沉機也

潛夫論曰貴戚願爲其宅吉而制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

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而門樞朽常苦崇財貨而驕僭耳上不順天心下不育人物而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代之功豈不惑哉

吳地記曰閶闔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後由此伐楚改曰破楚門

世說曰楊脩爲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脩見即命壞之曰門中活闊字王嫌門大也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說苑韓昭侯造高門屈宜咎曰昭侯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反益以奢此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

常璩華陽國志曰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在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爲太子聘齊女齊女思於齊日夜號泣因而爲疾闔閭乃爲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作樓令女往登遊其上

又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陸門八象天之八風水門八法地之八聽立閶門者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象地户亦名破楚門亦名蛇門者吳位辰屬龍故小城南門作龍以厭地氣也

又曰吳赦越王使歸國送之蛇門之外大縱酒群臣祖道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楚晏子身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

入乃更通大門

淮南子曰周文王作玉門言以玉飾也

又曰崑崙山旁有四百四十門

又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躋絶寒門

又曰自東北方土山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焉

神異經曰東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户共一門石牓題曰鬼門西南銅關頻牓題曰人往門向東北銅關夾門牓題曰人來門

張晏注漢書曰龍樓門門上有銅龍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横門（一曰東都

門（許昌宮名）宣德門禮城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壽成門武宮有辟門有慈石門

又曰洛陽有泰夏門閶闔門西華門萬春門含龍門長秋門景福門永巷門丙舍門鳩都門金牙門不老門章臺門濯龍門定鼎門

蔡質漢官儀曰宮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內崇賢門內建禮門

洛陽故宮名曰洛陽有飛魚門含章門又有建禮門廣懷門有明禮門泰夏門司馬門閶闔門南止車門東西止車門西華門神虎門雲龍門東掖門西掖門千秋門南端門笙鏞門神仙門敬法門却非門含德門上東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中東門司馬門北闕門玄武門南掖門北掖門南端門金門九龍門白虎門春興門青瑣門金商門

宜秋門

古今地名曰河南定鼎門九鼎新定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承明門

又許昌有崇禮門

晉宮門又有大夏門長春門朱明門青陽門三輔黃圖曰又有章城門直城門洛城門

水經注曰神獸門東對雲龍門衡栿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

又曰穀水東流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一曰上昇門

又曰閶闔門漢之西上門

又曰陽水東南經高門南蓋魯阜隨獻故有高門之稱矣

又經司馬子長墓北入于河亦謂之龍門太史自敘云遷生於龍門是也在馮翊夏陽縣

郡國誌賀州封陽有隄陂龍水泙尋大魚自灘登此門化爲龍不過者曝鰓點額也

又曰同州龍門城帶龍門山大魚點額暴鰓半死謂此也司馬彪注莊子云呂梁即龍門也

又曰鄧城南有三門東曰龍門離騷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夏首即夏口也

又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達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謂神鉦也

又曰兗州乘丘左傳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突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于乘丘即此也

又曰長安縣漢高祖五年置故城在京西北二里漢惠帝築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入街九陌東面有青綺門東陵侯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外西北面有棘門漢文屯兵之所

又曰魯城伯禽邑也西五門東一曰鹿門即臧孫紇斬鹿門關以出奔邾第三曰稷門即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也

又曰蜀望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户

又曰鄭州仙宮門即漢武帝所遊相思川也伏陸縣有相思鄉

又曰洛陽南面最東曰開陽門初未有名夜有一柱飛在樓上乃是琅邪開陽縣南門一柱飛去遂記其年月日以爲名

又曰鴻門在新豐縣西八里沛公見項羽處

又曰薊城慕容儁鑄銅馬於門側謂曰銅馬門今大廳前有石函長二尺高一尺代不敢開銘云秦建元十年造銅虎馬

又曰汴州陳留郡縣本春秋衛地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亦稱梁惠王焉土多墾俊儒藝則以遊俠夷門即侯嬴抱關處

又曰洪州西門昌門豫章生松陽樹門內大二十五圍嘗枯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爲元帝中興之瑞故郭璞南郊賦云弊樟擢秀於祖邑以宣帝曾爲此郡守故也

又曰虬門即吳大城門也

又曰廣州盧躭仕州爲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後誅之躭後題其門曰珠門珠門國雖存無射年欲知此書盧躭還太守削之隨削字更生

又曰越州雷門勾踐所立以吳有蛇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吳以越在辰巳之地作蛇門

石虎鄴中記曰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鎮舉頭一丈六尺開窻戶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遥望此門

述征記曰青門外有魏車騎將軍郭淮碑小城最東一門名落索門門裏有司馬京兆碑郡民所立

豫章記曰郡灌嬰所築有六門其一曰松陽門其所以郡爲名西二門其一曰昌門其一曰皐門東及北一門亦即以東北爲名晉太元中太守順陽范君更開門之北爲東陽門以對皐門開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相望通路直指

安城記曰郡大城舊有六門今爲八

荆州圖記曰臨灃縣南三百里有高巒特立素崖千尋望之有似香鑪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其面如門古老相傳名天門門兩角上各生一竹垂下爲之天帚云

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其言鋼匠因之名

又郡國志云中公巫臣家亦在西南面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曰魏武聽政殿前有聽政門

丹陽記曰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案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是則名起戰國非獨漢也今又曰公車門而俗稱謝章門也

西京記秦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入者輒止之

西征賦曰門磁石而梁木蘭構阿房之屈奇

蕪城賦曰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

韋述西京新記曰西京俗曰長安城亦曰京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中明德門東啓夏門西安化門東面三門中春明門北通化門南延興門西面三門中金光門北開遠

門南延平門皇城西芳林門金光門朱雀門通化門春明門有蕭望之冢啓夏門先農壇皇城南面六門正南承天門門外兩觀　石登聞鼓　東長樂廣運重明永春門次西永安門次北嘉猷東西恭禮安仁門東西廊歸仁納義門次北太極門西至殿北面三門正北玄武次東安禮門玄德門西面二門南通明北嘉猷門太極殿旁東上西上閤門東西廊左右延明門甘露殿門外東西永巷日華月華門永西千步廊東宮重明門北左右永福門內廊左右嘉善門東西奉化門

又曰西京大明宮南面五門正南丹鳳門次東望仙延政門次西建福興安門

又曰大明宮含元殿東西通乾觀象門殿北宣政門門設外廊東崇明門南出含耀門昭訓門西光順門東西廊日

華月華門紫宸殿前紫宸門門設外屏東崇明門南出含曜門昭訓門西光順門南出昭慶門光範門

又曰東京俗曰洛陽城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正南曰定鼎門東建春門南永通門北面二門東安喜門西徽安門西面連苑

又曰東京紫微宮城南面六門正南應天門門外觀相夾肺石登聞鼓次東興教門重光門大和門次西光政門洛南門東面一門重光北門西南二門南洛城　西門北嘉豫門北面二門西玄武東安寧門應天次北乾元門門東萬春門西千秋門門外東西廊左右延福門又西會昌門西北景運門

又曰上陽宮東西二門南曰提象門北星躔門內門曰觀風門

又曰東都苑東面四門曰亞豫上陽新門望春門南面三門曰興善興安靈光門西面四門曰延秋遊義龍煙靈溪門北面四門曰朝陽靈圃望冬應福門

又曰東都皇城南面三門正南曰端門東左掖門西又掖門東面一門賓耀門西面二門南曰麗景門北曰宣耀門

又曰東都　城東面一門宣仁門南面一門永福門北面一門含嘉門

又曰萬年縣門宇文愷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於縣廨為婚第以縣門窄隘欲毀之高宗勑曰其宇文愷所作不須圻於他所開門遂存

楚辭曰望長楸而大息涕零零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又曰君之門兮九重又曰魂兮下來入脩門王逸曰脩門郢城門也

摯虞門銘云禄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李尤平城門銘曰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

李尤廣城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時至白露已紛

李尤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在孟春

李尤中東門銘曰東契仲月厥位當卯倉庚有聲鷹隼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李尤旄城門銘曰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資之是振

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閉惡擊邪防害

李尤西上門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黃豹祭號令嚴

肅

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冥幽晦陰陽不通蠕蝡匿彩迎冬北壇順陰所在

李尤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太陰主刑殺伐為首

班固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左思吳都賦曰通門二八水道陸衢西京賦量閈襲故陽睪陰藏

潘岳懷縣作詩曰綠槐夾門植

魏文帝賦序曰王粲直賢門也故纂之

古詩曰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居處部十二

戶　樞　關　鑰　闌
閫　閣　閤　簃　閾

戶

釋名曰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

說文曰半門曰戶

易豐卦闚其戶閴其無人

毛詩鴻鴈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大戴禮曰脩武子戶之銘曰夫難得而易失又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禮記曲禮上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又禮運曰大道之行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又王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嚮明）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陽氣出祀之於戶也

論語曰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史記田嬰賤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勿令舉妾竊舉之及嬰見文怒曰五月之子長與戶齊不利其父母文頓首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于戶乎如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誰能至者嬰歎曰子休矣

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致於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

又曰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戶誦習不交僚友京師稱之

又曰魯恭十五及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魯申公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也

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

莊子曰原憲居魯蓬戶不完桑以爲樞也

慎子曰天明不憂人之闇雖不憂闇也闢戶牖必取以明焉

淮南子曰使鬼神立化則不待戶牖而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履也夫戶牖者風氣所從往來也而風氣者陰陽之戶牖者也離者必病（離[illegible]）故託鬼神以戒之

又曰百星之明不若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

楊子法言曰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我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竊大不由聖人之道者也）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

東晳發蒙記曰治戶傷孕婦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號曰閉戶先生

語林曰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

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逮而内之遂建江左之業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焉上二石闕東南面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

列士傳曰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以備之

太公金匱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也

解道虎齊記曰巢父城北十五里石戶聖人去轉欲閉令裁廣數寸窺屋重裹方二丈

論衡曰燕王生明光宮所卧處三戶盡閉使二十人開不得。越地傳曰勾踐宮有百戶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食雲母夏桀時爲人所閉於宮中從求道因化得去印封其戶時人曰得方回一丸泥閉戶不可開

樞

爾雅曰樞謂之椳（郭璞注曰門戶扉樞也孫炎曰門戶扇樞閒可依倚爲椳也）

說文曰門樞謂之椳

魏志華佗曰戶樞不朽

潛夫論曰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爲令名懼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門樞朽也苦崇貨財而行驕僭失民心耳（事具門部）

傅子曰漢武帝元作觀殿重階金樞紫墀

李陵詩曰明月照戶樞想見餘光輝

文選詩曰秦地天下樞八方桼賢才

尚書顧命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弁刃外也堂廉曰戺士所立處）

爾雅曰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郭璞曰門樞者或達北隱以爲固）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爲戺

關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焦貢易林曰大畜之乾金柱鐵關堅固衛災君子居之居當憂居

左傳襄四年季孫攻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預曰魯南城東門）

方言曰關而東陳楚之間戶籥

老子曰善閉無關鍵

史記曰侯嬴謂魏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關者

又漢書王仲翁謂蕭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錄錄備數也）

魯連子曰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

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

鑰

周禮地官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爲牡也）

方言曰關西謂之鑰

何承天纂文曰牡出鑰者也人作鑰子鑰母非也

東宮舊事曰守鑰四人對番上下（東宮門鑰在中庶子坊）

太公金匱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也

風俗通曰鑰施懸魚翳伏淵源欲令撻閉如此

閫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周禮考工記曰闈門容小扃

蔡邕明堂月令語曰明堂之門北門稱闈

閨

爾雅曰闈小者謂之閨

說文曰閨特立戶也上圓下方有似於圭

文選曰閨中風暖

閤

說文曰閤門傍戶也

爾雅曰小閨謂之閤

史記曰汲黯為東海太守以清靜為政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漢書曰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

又曰田延年盜三千萬即閉閤獨居偏袒持刀東西步數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漢書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之高陵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恥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閤思過訟者自髡肉袒謝之

宋書曰孝武宴朝賢張暢何偃並在坐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金光閣清陽閣朱明閣承休閣安樂閣白藏閣顯仁閣崇明閣章德閣飛雲閣安世閣長安閣長安有東明閣西華閣紫闈閣

傅玄歌詩曰我家近宮掖易知復難忘黃金為閤門白玉為殿堂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金光閣文成閣明度閣飛雲閣安世閣長安有東明閣西華閣紫闈閣

宋志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嫌不敢近天子也且漢制云爾

閣

周書作雒曰凡五宮堂咸有深閣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集東園止於阿閣棲梧桐食竹實終身不去

禮記內則曰大夫七十而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玄注曰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王者三牲內及魚臘）

廣雅曰棧閣也

漢書曰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

又揚雄傳曰王莽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

後漢楊終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法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陳書曰至德二年後主於光昭殿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戶壁皆以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寶珍異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動

香閣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

五代史朱梁傳曰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奉東都比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冠古請近新凌煙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模式示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內擇善地別造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祐旌功之閣

戰國策曰田單棧道木閣以迎齊襄王及后於城陽山反之國

楚漢春秋曰項王爲高閣置太公於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羮

三輔舊事曰秦二世欲起凌雲閣與南山齊

漢宮殿疏曰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畫賢臣凌雲閣秦二世造

洛陽宮殿簿曰高平觀南行至清覽觀高閣六十四間脩齡觀南行至臨商觀高閣五十五間太極殿前南行仰閣三百二十八間南上總章觀閣十三間東上凌雲臺閣十一間永寧宮連閣二百八十六間十二間連閣上下數見飄觀差閣九間

洛陽地記曰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高閣十二間

丹陽記曰漢魏殿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宮之閣七百餘間

三輔故事曰天祿閣石渠閣在大殿北以閣祕書又畫賢臣象凡十一人霍光第一蘇武第十二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物理論曰故人之仕孕者怨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匱玉閣命司錄以監省之

西京記曰西京大明正中含元殿殿東西翔鸞棲鳳閣下肺石登聞鼓左右龍尾道

東京記曰紫微宮有臨波閣閶闔閣

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輅經營闌除飛閣

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葛龔反遂初賦曰考天文於蘭閣覽羣言於石渠

古詩曰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陸機樂府詩曰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崔琦七蠲曰紫閣青宮綺錯相連

東京賦曰飛閣神行

南都賦曰連閣煥其相輝

上林賦曰重座曲閣

陸機表云登三閣注三閣謂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

鮑昭詩觀霞登綵閣

蜀都賦曰行陽城之延閣注延長也

江淹表云府之延閣注延閣書府也

天台賦曰朱閣玲瓏於雲間

陸機詩曰飛閣纓虹帶

張景陽七命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謝玄暉詩曰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楚辭曰蘭閣兮黃樓

古詩曰層閣肅天居

簃（音馳又音移）

爾雅曰連閣謂之簃（郭璞注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通俗文連閣曰簃

闥

東觀漢記曰帝詔馬嚴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崇陽闥延明闥通明闥脩雲闥適福闥徽音闥承休闥玄明闥玄暉闥崇禮闥白藏闥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居處部十三

廳事　齋　房　庭　階　陛　墀
序　廊　塾　壇　屏　扆　宁

廳事

郡國志曰廣州吳孫晧時以滕脩爲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

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年衘穀萃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象其瑞焉

臨海記曰章安縣南門有赤闌橋世傳成公綏作縣此橋上製廳縣令年常祭廳事神用生鹿其年沽得白鹿還於

廳事上生以祭神仍遂食之歲時用焉自是以後白鹿不可復得而必須生鹿歷代相承迄今不絕

世說曰庾太尉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諸廳事上征西車騎自壁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散髮高詠從閤內出避雨者退莫有留者

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表外廳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忘倦飢渴無已。盧諶祭法曰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廳事可也

兩京記曰考功員外廳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爲讚工部尚書廳有薛稷畫樹石並爲時所重

齋

王安成記曰大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

晉徵祥說曰桓玄鎮姑孰屋壁先畫作黃盤龍號盤龍齋俄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

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鮑至云簡文爲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鑠等於此齋綜覆詩集于時鮑至亦在數凡十人資給豐厚日設肴饌于時號爲高齋學士。雍州記云高齋其泥色甚鮮淨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臨州有甘露降此齋前竹林昭明太子於齋營集道義以時相繼

又曰白土齋南道有一齋以栗爲屋梁武帝臨州寢臥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于此龍飛

又曰高齋東北有一齋名曰下齋次於高齋制度壯麗極

爽塏刺史辭決獄訟舊出此齋

國史補曰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約自江淮竭産買歸洛中置於小亭號曰蕭齋

房

說文曰房室在旁也

釋名曰房旁也室之兩旁也

尚書大傳曰古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

毛詩黍離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漢書曰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焉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恭王太后宜當何居孔光不欲令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王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屬使上以不得直道而行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室主温暖除惡氣也

酈善長注水經曰芑水出南塋水谷北流逕王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王女房

郡國誌曰葭萌縣王女房昔有王女入石穴室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恒自掃壇

王子年拾遺記曰越欲滅吳畜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以祠川海以江南億万民輸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之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幌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乃抱二女以逃吳苑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內有羲和温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紫翠丹房

拾遺錄曰崐崙丹密雲房東西千步望之如丹霞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

又九歌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子乃更有蘭房奧室止臣其中

庭

說文曰庭朝中也

尚書曰咸造勿褻在王庭

周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禮記曰諸侯之庭

毛詩曰洒掃庭內

又曰俟我于庭乎而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左傳曰庭實旅百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書曰成王四征不庭

漢書曰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謂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兒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辭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晉書曰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說苑曰吳入楚申包胥告急於秦秦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立哭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遂退而隱終身不見

階

釋名曰階梯也言有等差

說文曰階陛也陛外高階也除殿陛也阼主階也

尚書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禮記曰季氏之葬在西階下

又大傳曰天子阼階高九尺

又曰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涉）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又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左傳曰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又曰衛孫子來聘公登亦登

論語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史記曰堯舜土階三等堂高三尺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玉為階

呂氏春秋曰周之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

文選詩曰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又曰阿閣三重階

陛

摯虞決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墄（七則反）左平平以文塼相亞次墄者為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靈光殿賦曰飛陛緣雲以上征

蔡邕獨斷曰天子陳兵於陛故呼陛下用卑達尊之意也

墀

說文曰墀塗地也

禮記曰天子赤墀

漢書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漢書有白玉墀

又曰曲陽侯王根僭作赤墀青瑣司隸京兆奏根負鉞謝

罪

劉楨清慮賦曰騂雄黃以為墀

序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郭璞曰所以序別外內也擬爲舍人曰殿東西堂序尊卑處）

廣雅曰反坫謂之序

說文曰序東西牆也

尚書顧命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大訓唐虞書典謨也河圖八卦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東序重深而奧秘

廊

周書作雒曰九五宮明堂咸有重廊

史記紂有諛臣曰左強夸而目巧教紂為象廊

漢書曰武帝榮茂才曰蓋聞虞舜之時遊巖廊之上（文穎注曰殿下外屋也晉灼注曰堂邊曰巖峻之廊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石步廊去郡山十里臨流虛構高可數

文長三十丈可容百人坐

韓子曰師曠為晉平公請角一奏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大風而隨之裂幃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廊室

西京記曰隋煬帝從東都至西京御道並作長廊

枚乘七發曰連廊四注臺城增光

陸機與弟雲書曰聽頌觀東作百丈許廊屋

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璞注曰夾門堂）

尚書顧命曰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後

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塾何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先孰思其事也

東觀漢記曰趙孝為郎每告歸往來常白衣步檐過道上

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

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塾方三十畝

壇

左傳曰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高祖高祖擇日齋戒設壇拜爲將

墠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拄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流壇臨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變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遙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帝王世紀曰雍郊有五時壇漢武獲麟處

屏

爾雅曰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者也爲舍人曰以垣當門蔽爲樹）

廣雅曰復罳謂之屏

說文曰屏蔽也

釋名曰屏自鄣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

禮記禮器曰康王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注云屏樹也外牆之罘罳）

論語八佾曰或問管氏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鄭玄注曰樹屏也）

又季氏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牆謂之屏也）

漢書佞幸傳曰哀帝令將作爲董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

又曰王莽傳曰莽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但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園門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

漢官典職曰省閣下大屏稱曰丹屏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

晉書曰阮籍爲東平相徹去屏障使內外相對

孫卿子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欲見於內也

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示臣臨見自整屏氣處也

吳越春秋曰越將伐吳越王命於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已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予也吾見子於是已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極臣下之故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扆

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郭璞注曰牖東戶西也禮云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扆地以其所名之耳）

尚書顧命曰設黼扆

儀禮覲禮曰天子負扆南面朝諸侯是外致命也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　而立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注曰人君視朝門宁立處也）

釋名曰宁佇也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

毛詩曰俟我於著乎而

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音明院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居處部十四

廚　竈　竇　廁

廚

說文曰廚庖屋也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毛詩大庖不盈

禮記玉藻曰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又田獵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漢書賈誼曰其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後漢書禰衡到許都人問荀文若趙稚子云何（趙爲盪寇將軍見魏志也）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皃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健啖肉故可監廚也）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廚中有美酒求爲步兵校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庖廚不從後宮不移

古詩曰左顧勑中廚

竈

禮有五祀竈居一焉

月令孟夏其祀竈祭先肺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

禮藏文仲燔柴於竈者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非所柴也文仲焉知禮

禮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論語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史記孫臏敎韓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怒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人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遂逐之

又曰李斯曰竈上騷除萬世一時也（騷音掃）

漢書李少君言祀竈皆可致神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器以食則益壽壽益則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天子親祀竈焉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輙不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

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主人迺寤而請之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千疋後以爲郎

又曰息夫躬祠竈人見之告呪詛遂弃市

又曰昭帝時燕王宮豕出圂（胡困切）壞都竈注都竈蒸炊之大竈也劉向以爲豕禍

後漢書李南女曉術以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竈室卒有暴風婦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

疾風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妻妾懸之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横暴三輔其所與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虞詡爲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過則彼所不

御覽一百八十六　三　秉阿子

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曰向栩性不恒又似狂坐於竈北板屋上

又曰張忠署孫賓爲主簿遂祭竈請比隣

又曰陰識之臘日晨炊而竈神見殺黄羊因祀之三世繁昌遂常以臘日祭也

戰國策曰智伯攻晋陽城城不沉者三板泊竈生蛙懸釜而炊

魯連子曰一井五餅洩可立待一竈五突烹餁十倍分烟者衆

淮南子曰黄帝作竈死爲竈神

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又曰陽子居南郭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迎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閑是以不敢問今閑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宜都縣記曰宜都山絶崖壁立數百丈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可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船此旁爨餘留之故曰插竈崖

萬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夢書曰竈主食夢者得食

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興

御覽一百八十六　四　秉阿子

竇

周禮考工記曰宮中之竇其崇三尺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凌其上

又曰有渦氏滅夏立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晋書阮逸避乱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脱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家語曰子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至郭門刖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彼有室子羔入焉追者罷子羔乃去

廁（溷附）

廣雅曰圊溷屏廁也

說文曰溷廁也

釋名曰廁言人雜廁在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曰圊至穢

宜常修治使清潔

儀禮曰隸人溫廁溫塞也爲人復往褻也

左傳曰晉侯將食麥　如廁陷而卒

史記曰朱虛侯入未央宮逐產產走天風大起從官亂莫敢鬬逐殺產於郎中府吏廁中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雎得此饋心怒歸以告魏相魏齊齊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置廁中賓客飲者

醉更溺雎以懲後無妄言者

又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少時爲鄉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又曰萬石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蘇[illegible]曰[illegible]賈逵[illegible]一版也音投廁牏謂溷垣牆也隱[illegible]其側而流濊也一謂牏[illegible]書言建又自洗盪[illegible]賈廁竇寫除穢污之穴也呂[illegible]）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又曰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趙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又曰大將軍衛青侍中上據廁而視之注溷廁也

漢書郅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行都伏諫曰亡一姬復一姬進上雖自輕奈太后宗廟何太后聞之賜都金

晉書王戎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

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

又曰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魏氏春秋曰許允爲鎮北將軍未發從樂浪允善相印將拜印以不善更刻大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好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幽明録曰袁德民虞敬上厠輒有一人授草手內與之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後至厠久無法者但開户外闞聲窺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搥畜此輒兩相擊食頃敬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滅自是遂絶

又曰阮德如嘗於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黑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嘆而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桓譚新論曰傳士弟子譚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數使晨起厠中說之三旦而人告以爲呪咀捕治數日

實驗曰杜蘭香飛張碩不宜露頭上厠夜行必燭若脫誤當跪拜謝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

叩頭思過寧思惟無警念常如厠不冠即便悔過風尋止

異苑陶侃曾如厠見數十人悉持杖有一人著平上介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

襄陽記劉先主之依劉表起至厠見髀裏生肉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雖重備因此欲取備備覺僞如厠潛遁出所乘馬名的顱從襄陽城西檀溪水中而渡被溺不得出備既急乃曰的顱今日危矣可不努力乎的顱乃一踴三丈遂得過溪而去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謫守厠三年

抱朴子內篇曰河東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眞貴處也仙人以流霞杯飲我輒不死不飢渴昔淮南王事天帝有失行謫之守厠矣吾何人哉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文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遽退笑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厠耳寔更往向乃守厠婢所進錦囊是籌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厠乃如他厠

又曰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爲將軍年少往脫故衣着新衣氣色傲然群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厠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下菓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自倒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群婢掩口而笑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七

居處部十五

牆壁　柱　梁　棟

牆壁

說文曰垣蔽曰牆又曰壁垣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墉垣牆也

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於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斷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阻以為援衛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尚書大傳云賁墉諸侯疏杼注曰賁大也言大牆正道直也疏杼也杼亦牆也亦衰殺其上不得正直詩曰百堵皆作

又曰築室百堵

又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又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又曰牆有茨（蒺藜）衛人刺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而不可道也牆有茨不可埽也箋牆所以防非常也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由用也人將聽之

又曰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侮）

又曰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毀牆屋不得農也

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至魯共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又曰峻宇雕牆

禮曰七月坯牆垣六月小暑後五日蟋蟀居壁

周禮曰牆厚三尺崇之注六高甲為孝足以相為勝也左傳叔孫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注咎在牆也

又曰巢牛隱於短垣以射吳子諸樊

又曰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

論語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對曰譬之宮牆賜之牆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又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又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史記曰孝景帝即位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乃穿一門出太廟堧垣丞相申屠嘉聞之奏請誅錯上愛之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且又我使為之錯謝而出嘉曰吾悔不先斬錯

又曰司馬相如家成都貧家徒四壁立

漢書曰貫高等欲害高祖置人於複壁中

後漢書曰逢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謂平會兩家買賣之事）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又曰崔晏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家徒四壁立卒無以殯斂光禄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椁葬具大將軍袁隗樹碑頌

又曰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時在江安迎置内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顔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少食則喜不能則咄唶也晉書外國傳大秦國以琉璃爲牆壁

齊書曰劉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璡出不荅方下牀著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瓛問其故璡曰向束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莊子曰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擬之）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衡山記曰甘泉宮有石壁焉禹所刻文在此

洞冥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爲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事登壁間蓋帝王之本績也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恐頹也

淮南子曰舜作宮築牆始也

漢官儀曰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牆有黑堊之色無丹青之彩

神仙傳白和事王君王君語曰我暫往瀛州汝於此石室熟視北壁當見文字讀之得道矣三年方見壁上有古人所刻太清經讀之得仙

魏略曰趙岐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西京雜記云匡衡鑿隣家壁偷光讀書

宋玉賦云東家美女登牆窺玉三年玉猶未許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奧北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牆高九丈方圓一里也

柱

廣雅曰楹謂之柱

釋名曰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梧柱而茅茨爲民愛費也

左傳曰叔孫豹栺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又曰丹桓宮楹

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鑄栢梁銅柱

又曰成帝立趙皇后劉輔諫曰朽木不可爲柱卑人不可爲主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佐破柱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爲室柱

吴志曰孫堅爲董卓所攻堅與數十騎䠶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急見一柱在草中因脫幘著柱上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復覺是柱乃去

晉書曰石季龍掘秦始皇冢取其銅柱鑄以爲器

又曰太始二年秋營太廟致荊山之材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黄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勵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

陳書曰初梁侯景焚太極殿及景平至陳武帝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用之

漢武内傳曰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金塗大五圍

帝王世紀曰桀作金柱三千

列女傳曰紂作銅柱以炭火然之有罪者令抱其柱輒墮炭中妲己觀以爲笑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柱皆金刻鏤作奇禽萬巧閒以丹青翡翠竟柱構以水精一柱三帶韜以赤緹

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飛來樓上琅琊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神異經曰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迴如削下有仙人府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男女即玉女無爲配疋而仙道成也

三輔決録曰長陵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儀皃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吳王濞所都舊大城得栢柱三皆栢心蓋吳王濞門柱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太極殿有四金銅柱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

又曰家人之外曰髙樓無柱顛僵不久紂失人主身死牧堅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東城西有一栢柱孤植大可數圍髙三丈餘相傳是公孫述時樓柱乃云斫之血出枯而不朽歷代彌固將恐有物憑焉

江陵記曰沔城内有赤湖客舍襄陽大道經城中過元嘉十一年造兩城南門沮壞得土中故栱柱長一丈七尺臨川康王取以爲大齋西北柱初時色黒一季後不復黒計此千年

列子曰共工觸不周山天柱折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記曰世子壯而示之

燕丹曰荊軻以匕首擿秦王入銅柱火出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刺齒蓬不可以持屋

世說曰陸抗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便自起酌梁柱間祝曰當今之才以尒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咸卿良箴

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傅玄正都賦曰錦牆雕柱

劉良七舉曰緑柱朱榱青璅璧璫

李尤楹銘曰榦強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髙而不危

世說夏侯玄嘗倚柱作書霹靂其柱神色無變作書如故

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靈岸南對銅柱悉姓爲馬自爲婚姻有二百戶交州以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illegible]）

梁

爾雅曰杗廇謂之梁（郭璞注曰屋大梁）

吳越春秋曰吾禹廟以梅木爲梁

焦貢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完全不腐

漢官典職曰德陽宮畫屋朱梁

曹子建七啓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

古歌曰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西京賦曰綰雄虹之長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爲梁

班固西都賦曰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

楚詞曰玄玉之梁

曹植詩文欀華梁

棟

爾雅曰棟謂之桴（郭璞注曰屋檼也）

廣雅曰檼棟也

釋名曰穩穩也似桶也或謂之望高可望也或謂之林棟中也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

易大過卦曰棟橈本末弱也（王弼注曰初爲本而上爲末）

左傳襄五年曰盧蒲癸刺慶舍王何解其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杜注曰甍屋棟）

又曰子産謂子皮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illegible]帝故事曰起神屋甍九附作金鳳軒翥若飛口銜流蘇長十餘丈

神仙傳曰左慈共曹公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懸著棟動搖以飛鳥

淮南子曰郢人買屋棟而與之車轂跪而度之大雖可而長不足也

桓子新論曰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

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橑新夷楣兮葯房

郭璞游仙詩曰雲生梁棟間

傅玄棟銘曰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居處部十六

窻　檻　椽　櫨
梲　棨　枅　鋪首
藻井　鴟尾　甓磚　奥
屋漏　宧　突　墉　瓦

窻

說文曰窻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窻

又曰櫺楯閒子也櫳房室之疏也

釋名曰窻聰也於內視外爲之聰明

大戴禮曰隨武子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禮記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又儒行曰蓽門閨竇蓬户甕牖

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五經要義曰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不喜出入游觀希嘗臨御窻牖

老子曰鑿户牖以爲室

又曰不窺牖見天道

漢官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窻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牖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窻四闥

東宮舊事曰閤內有曲鄣鄣上雀目窻

又曰宮有四面窻八所綾綺連錢及青臣郭飛板

郭子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問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窻户亦多是綠琉璃皆照毛髮不得藏焉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兒無賴久被斥逐原心無惡尋當得還

又曰帝起超神屋有雲母窻珊瑚窻

賢聖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奢靡及死生葬所奉奴婢着銅窻內令守冢

五行數曰太公金匱牖之書曰闚望端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李尤牖銘曰天設窻牖開光照陰施于明堂以象八風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窻而下視

文選詩曰窻中列遠岫

蜀都賦曰列綺窻以瞰江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

又曰交疎結綺窻何閣三重階

檻

漢書曰朱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文選曰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

魯靈光殿賦曰軒檻蔓延。楚詞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又曰照檻兮扶桑

椽

說文曰椽榱也榱椽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

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橑（來早切）

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以丹色也

詩曰松桷有梴

穀梁曰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左傳曰宋人伐鄭以太宮之椽爲盧門之椽

續漢書曰蔡邕避難在吳吳人曰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籥取用果有異聲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堂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

戰國策曰或謂孟嘗君曰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椽爲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若隱起椽首皆作龍形龍首銜鈴流蘇懸之

西京雜記曰照陽殿椽桷皆刻作蛇龍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驚慄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檐

說文曰檐梍也

又曰楣秦名屋聯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

釋名曰檐梍也梍屋前後也梠旅也連旅之或謂之櫋櫋緜也連緜榱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似爵也

禮記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

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爾雅曰檐謂之樀（郭璞曰屋梠也）

梲

爾雅曰梁上楹謂之梲

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爲藻文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宮皇宮殿皆石王瑞龍桷藻梲

禮記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楶

爾雅曰栭謂之楶（郭璞曰注即櫨也）

三輔故事曰王莽起九廟爲銅欂櫨

楊子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

枅

爾雅曰笄謂之疾（郭璞注曰柱上欂也亦名枅欂爲會人曰朱儒下小方木）

廣雅曰薄謂之枅曲枅謂之欒

說文曰枅屋強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曰曲枅夭蟜而環勾

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詳觀畫楹負極飛櫨承欒枅梧綺錯梲楶鱗攢

鋪首

通俗文曰門扇飾謂之鋪首

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

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楊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

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

藻井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蔆水物所以厭火也

西都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綠房紫的窋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以倒披
曹植七啟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
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秘椒芳既挺天而到井又勁圓而鍾方

鴟尾

晉中興書曰泰元十年鸛巢太極殿東鴟尾
晉安帝紀曰義熙六月雷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
宋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吻

中
陳書曰高祖二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鴟吻非也

質礎

尚書大傳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曰石材柱下質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
說文曰礩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廣志曰碣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為柱礩出宛蓬山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襄子之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倉廩實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公之堂皆以黃銅為柱礩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以文山石為碣

○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為礩
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
張衡西京賦曰彫楹玉碣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金楹齊列玉碣承跌

奧

論語八佾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注曰室中隱奧處）
通俗文曰奧內曰家
韓子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身見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不敬以我為愚人愚人安可侮也
呂氏春秋曰苑春諫衛公去君因隅隩有竈不知寒矣

屋漏

毛詩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義未詳也舊為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汲者諸而漏之故謂之屋漏也）

宧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宧（郭璞注曰義未詳舊為舍人曰東北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宧）
說文曰宧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

窔

爾雅曰東南隅謂之窔（郭璞注曰窔闇也舊為舍人曰東南隅萬物生藏由伏出無不由戶窔）
釋名曰窔幽也亦取宜也

塼

詩曰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紡塼也
又曰中堂有甓注一名瓴甋
晉書曰陶侃字士行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外暮運

於內人間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宋書范曄母如厠而產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瓦

說文曰瓦土器已燒之惣名也

禮記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毀方而瓦合

史記曰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在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不見而霍氏誅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盡落

魏志曰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爲鴛鴦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須臾後宮相害死者

吳錄曰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塼以城所壞甚

多

晉書曰張孟陽兒醜嘗從潘岳遊洛陽市岳美兒羣女爭以果擲岳滿車廂孟陽被投之瓦石

博物志曰桀作瓦　古史曰　昆吾氏作瓦

老子曰埏埴以爲器　夢書云夢見瓦爲甲鎧憂禍患

春秋潛巴潭曰宮瓦自墜至死不祥

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銅爲瓦

莊子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賭物也所賭輕則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治埴　大秦記曰大秦以水精爲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鍼

燕丹子曰荊軻之東宮臨池拾瓦投龜太子進金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居處部十七

井

釋名曰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

風俗通曰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久不渫滌爲井泥（易曰井泥不食）不停污曰井渫（易曰井渫不食）滌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易曰井冽寒泉）甃井聚塼修井也（易曰井甃無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禮記曰井與門戶竈中霤爲五祀

世本曰伯益作井

周書云黃帝作井

說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又曰井冽寒泉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左傳曰楚伐蕭還無社謂申叔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入於井（在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在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史記曰瞽叟使舜穿井穿井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漢書曰蜀多鹽井羅襃以鹽井致富

又曰陳遵每大飲會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漢書曰元帝時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此宮井水溢云莽之徵也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寺舍百餘區井水俱竭長老異之後果廢焉

又曰王莽時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莽使羣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宗廣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漢書曰瑯邪有冰井冰厚尺餘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万歲乃令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又曰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恐之名置水器汲水滿之

又曰張讓劫天子至河掌璽者投璽井中後孫堅討董卓至祀國見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璽

吳書曰孫策功曹魏滕有罪譴欲殺之左右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閣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中策大驚遽釋滕

罪

晉書曰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趣之瞻獨逡巡在後須臾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又曰元帝爲晉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梁書曰巴郡忽有地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

帝王世紀曰堯時老人擊壤於路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史曰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有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盧山道人張陵再拜謁簡大堅白字色乃黃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

高士傳曰管寧所居井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

唐書曰長慶中長安主簿鄭翦主役大清宮御院忽於院前西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恐遽領役人視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宛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以聞上既至宮羣臣及供奉官於焉前蹈舞稱賀有詔命翰林學士韋處厚紀述以表其異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弃井也（有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弃前行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以爲至達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然異之無所開吾喙公子牟笑曰子獨不聞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足沒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跱埳井之樂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之推移者此亦東海之大樂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墨子云備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孫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內篇曰臨沅縣有寥氏家世老壽後子孫輒夭殞折他人居其故宅復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中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呂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崑崙之井

又曰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說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

象上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管子曰桓公將與管仲飲十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蓋覆之取其清潔示敬也

葛仙公傳曰仙公取數十錢使一人投井水公從井上呼錢又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也

桂陽列仙傳曰蘇躭啓毋曰有賓客來會躭受性當仙今招躭去違於供養今年多疫癘有此井水飲之可得無恙賣此水過於供養使賓客隨去焉

水經注曰華林園疏圃中有古井悉琢玉爲之以續石爲口王作精密獨不變古粲焉如新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郳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盈歲輙死

又曰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而廣數尺每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銅釜及鑵各一

又曰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三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塼隱起作龍形

又曰潯陽晏㨗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輙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爲龍吒

風俗通曰龐儉父先逃走隨毋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銅生遂溫富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毋曰我翁也遂爲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龐儉鑿井得錢數万

又曰郗子路行飲馬投錢井中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黃龍登

異物志曰盧陵城中有一井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黃黃者似炭汁作糜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幽明録曰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潯陽記曰盆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立標井令人掘得井銘曰頴陰侯所開二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運者所開權忻以爲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輙動

豫章記曰猷源山西北余汻村五六里有洪井洪崖先生之井

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將家火投之隆隆如雷聲須臾火出光耀十里以竹筩盛之其光不滅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時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以盆着井煑鹽得鹽後以燭火投井中即滅迄今不復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隨郡北界有厲鄉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村西有重塹內周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則以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尋陽記龍窟有深泉泉側常見龍曾有人於水邊洗銅椀忽浪起水漲使失椀此人沒水逐取既出復失去後人見龍銜椀在城裏井邊

幽明録曰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者溫清隨人意念

瀨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及一井餘井水並動
廣志曰臨卬有粉井得其水以粉則益光
嵩山記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
洛陽記宮牆西有兩銅井連御溝名曰濛汜
羊頭山記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東阿城北門有大井深七尺煑之得膠貢之
又曰雍丘縣有神井興霧雹享祀不輟
又曰盤固山有大井銅人常守之五十年一踊水起數十
丈銅人每以手掩之即止
又曰零浦有鹽井二十四其一出火常取密閉万里不滅
又曰金龍井西京太極殿上有之金龍負山於上兼金鹿
盧
山海經曰崑崙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而有九井
以玉爲檻

洞冥記珠甜水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
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於井井裏遂恒甜而寒洗肉
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万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則
味如酒而驗烈看之則顏色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啜
甜水則隨飲隨醒
又曰長安東七百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
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
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出
荊州記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又曰益陽縣有岡岡上有金井數百尺傳云昔有金人以
杖撞地而輒成井
王子年拾遺記峻鏤山石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金

柔弱可緘縢
又曰范蠡相越致千金僮者万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於
越都以爲兵器銅鐵之類如山阜者或藏之井塹謂之寶
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自歷古已來未之有也
又曰頻思之國人皆多力拳頸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
漿雲露羽毛爲衣髮大如纏堅韌如筋申之數至一丈置
則自縮如螺績此人髮以爲繩以汲丹井之水至久方得
外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去來常在井上仙者食之至
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
乃有雲飛子晉以衣袖揮雪則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
入雲
又曰王傳先將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傳力得富至億庚
一土三田軍門主果大富永初中以錢買官至中壘校尉

三田一土乃壘字也
郡國誌曰姑衍州有湯井風穴深不可測常有微風雖三
伏盛暑猶須衣裘
又曰恒州常穿井得白玉方四尺下有石石有筍長二尺
許
又曰連渾府姑衍州遙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
上昇常若微雷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似火從地發
故名焚臺
又曰濮州姚墟有二井是舜井也以物投一井即二井水
皆動耕於歷山漁於雷澤即此也
又曰硤州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
笠穴口風翕之入後於長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
又曰朔州有神泉人歌曰紇真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絕

冐令

又曰貴州有司命井半甘半淡潛滿江波塵盈如勢

又曰衡山侯景山山有溪豪神伺壇壇傍有石井常無水人祀之即水出事了即乾

又曰柳州昔稻嶺西麓下有朝井廣半畝一日三湧三落

又曰兗井在氾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敗項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見井中有雙鳩飛出有蜘蛛網因而得免

又曰濟州穀城管仲私邑今城內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龍源山山上有風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若樹瀑如風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廣州越井岡一云越王井云趙佗誤墜酒盃於井遂浮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滔汲井與淪水通有人以竹置井口淪水得之

俚人呼竹爲滔汲因以爲名

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臘日殺生于堂上有血光一不祥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水爲符瑞王者清淨則浪井出

符瑞圖曰浪井者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有仙人主之

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亦曰沸潭

兩京記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初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經注云襄國西石岡上有井大如車輪圖志云此井光武營軍所鑿

魏都賦曰墨井鹽池注鄴西高陵有石墨井

嶺表録曰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渚宮故事云江陵城東二十里有天井周廻二里其深不測旱而禱之即大雨將至

隋圖經云常山唐縣中出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趙母井昔云醇酎千日即是此井所醖後以石蓋之人不敢開齊刺史博陵王濟欲開之即有雲霧隱蔽懼不敢開

魏文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

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

江文通井賦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搆玉甃之百節瑑之不日既汲既潔

晉郭璞井賦曰尒乃冠玉檻甃鱗錯鼓鹿盧捍勁索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居處部十八

倉　囷　庾

倉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注曰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詩云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以峙其粻

又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尚書曰武王克商發巨橋之粟大賚于方姓巨橋紂倉也

傳曰楚莊王賜廩同食注賜庫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禮記月令曰季春發倉廩賜貧窮

又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

又曰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又曰孟冬命有司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務積聚

又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

周禮曰儲畜以待凶荒

又曰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又曰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公羊傳桓公曰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之所藏也

論語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春秋佐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

史記曰舜母嫉舜叟使舜塗泥倉放火而焚舜舜乘席

而下得無傷

又曰李斯年少時入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倉

漢書曰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內飢民上釋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詩曰如岡如阜如山如陵

又宣紀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又鄱陽上書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耶）不如海陵之倉

又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食貨志曰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也

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以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韶爲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也）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

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又曰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衆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號之）自王莽已來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隗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

又曰虞詡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河內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詡籌之知其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

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令有所舉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已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偷盜爲次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之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及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幟識其裾也）有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爲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

吳書曰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晉書鄭默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

又曰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

又曰王蘊爲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贍卹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違科免官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郡國誌曰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廩有二户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開鑰之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曹曾遇世亂家家焚廬曾書万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

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名之曰羊腸倉在晉門閭陽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以爲名即今羊腸坂是也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倉門周一里八步

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輸

洛陽記曰有常滿倉

天門集曰廩星主倉

說苑曰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

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　由也不受子曰尒以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廪以給食之而以尒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恵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尒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乗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晋陽秋曰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也

管子曰錯國不傾之地積不涸之倉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倉言務五穀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爲魚倉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頹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完密而年年輙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鑿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三輔故事曰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又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莊子曰諸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貴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糶之

淮南子曰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爲城池水草爲倉廩

地理志曰敖倉在河南廣武山鄭國所置

漢王與項羽爭天下運敖倉之粟

囷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筭友人陳廣漢有二囷志其石數後筭之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吳志曰周瑜過魯肅求資肅有米三千石乃指一囷與之

續異記曰晉陵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蚍以草林之便貧

詩曰胡取禾三百囷兮

庾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笥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曰庾露積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居處部十九

府庫藏　　廄

市

府庫藏

釋名曰庫舍也物在舍也故齊魯謂庫爲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帛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

禮記曰季秋之月命百工審五庫之量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又月令曰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周禮曰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太府下大夫若令之司農）

又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合王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又曰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帛之藏帛曰布小用賜也

又天官玉府曰合諸侯則供珠盤（鄭玄注曰以玉飾盤承牛耳）

又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貳其職以出治中謂治簿書之要）

尚書曰武王克殷散鹿臺之財紂所積之府庫曰鹿臺

春秋文耀鉤曰咸池天潢五星五帝車舍也宋均注曰舍庫也五帝庫府

曲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六職注謂主藏物之稅也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及公子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論語曰魯人爲長府（藏貨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漢書曰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又曰立武庫以藏禁兵

又曰枚乘諫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府藏也）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冰上書曰武庫禁兵所在國之禁爲災深矣

魏志曰嘉平中二魚集於武庫屋上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視之果有蛇蛻也

又曰趙王倫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劔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目鍾會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兵偃武

也
鍾會芻蕘論曰匱之稱富者在乎豊人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資之於人人困則國虛矣
洞冥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黃髮叟懷內探徑尺玉以授帝帝以玉還寶庫即龍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
世說曰郗公大聚斂錢數千万嘉賓甚不同嘗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云汝正當欲得我錢耳乃聽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止謂損數百万許嘉賓遂一日中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寶劔賜高祖及呂后藏於琁庫守者見白氣從户中出如龍蛇呂氏更琁庫名曰靈金藏及諸

呂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財禁兵名曰靈金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倉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無已昔者桀紂殘賊而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莊子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魏都白藏之藏注曰白藏庫在西城有屋一百七十四間
爾雅秋為白藏因以為名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焦子華之客乃謝之
晉摯虞武庫屋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曹毗魏都賦曰百藏之庫戎備攸歸
潘岳詩曰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廄

說文曰廄馬舍也
釋名曰廄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
詩曰乘馬在廄
左傳曰莊二十九年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今以春作不時也
穀梁傳曰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者法廄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
又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也公曰此晉之寶也息曰是我取之中府而藏

之外府取之中廄而藏之外廄
禮記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論語鄉黨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史記曰夏侯嬰為沛廄司御每送客還過高祖語未嘗不移日
東觀漢記曰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令
又曰靈帝光和四年初置綠驥廄領受郡國調馬調謂徵發
漢舊儀曰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皆万匹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廄輅軨廄大廄果馬廄軛梁廄騎馬廄大宛廄胡河廄騊駼廄凡在城內
孟子曰廄有肥馬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郡國誌曰雍州霸昌廄在長安西二十五里王莽使司徒王尋發長安宿此

春秋佐助期曰廄星傳令神名謫時

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世本祝融作市

說文曰市買賣之所也

古今注曰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風俗通曰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於井上洗濯令物鮮絜然後市案二十畝爲一井今因井爲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

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法云主者言其多也百

族百姓也

又曰凡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曰市者交利而行刑之處也君子無故不遊觀焉

史記曰呂不韋撰春秋成牓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塡街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來往之利楷疾其如此輙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輙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之官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中遂有公超市

又曰王充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過而誦之

晉書曰羊祜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南州人方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感人如此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曰否三人言王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導於闔閭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吳闔閭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之讎者王即使召子

胥入吳王下堦迎而唶數之曰吾知子非常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楚王殺之并其子子胥得道適逃出走唯可以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語無復者王乃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聚子胥教者猶不聽寡人之罪至死不赦

又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班固兩都賦曰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宮闕記云長安市有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西里爲市凡九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横橋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張衡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又按郡國誌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東市西市（在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內有西市署

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兑為金故曰金市馬市在東舊置丞焉又酈道元注水經云馬市即嵇康為司馬昭所害之處

蜀本紀曰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是也

郡國志曰幽州有郯亭新論云涿縣郯亭本大王所部其人相與夜市不為則有重害焉

又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鴈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又曰郢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齊校尉府也

又曰越州梅市即梅福為市門卒之所

又曰齊桓公宮內有七市韓娥東之齊乏糧過雍門鬻歌於市乃此也

又曰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文王造物無二價以直市為名

西京記曰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初築市掘得古冢上藏無甎甓棺木朽爛之便散屍著平上續朱衣得銘曰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遷者祭驗其文槩黃初二年所葬也

又曰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瓌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競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寖以為常

又曰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為市而後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居處部二十

城上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

又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所謂堞亦女牆也

易曰城復于隍

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又曰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又曰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建宮室得其時制焉

子子千旄在浚之城

又曰崇墉言言

又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立姜氏愛共叔爲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又曰美城之大名也

又曰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又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又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又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又曰楚子圍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又曰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又曰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又曰士彌牟城成周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令役於諸侯

又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華元去之曰夫其口衆我寡

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明紀國獻寧）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公羊傳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男五十雉高三雉

史記云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肅流沙東至遼水以捍胡

又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屋二世笑遂止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使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又曰梁孝王廣睢陽城周圍七十里

又曰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虜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漢將姓范初築此城將亡其妻率衆完保之因以爲名）

又曰車師前王交河城外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

八千一百五七里

又曰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徙築遼東玄菟城

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魏志曰曹公攻馬超渡渭每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公今天寒可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可立從之乃多作縑囊以盛土堰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公軍於是盡得渡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城至于江乘以木爲材衣以葦席加彩飾焉一夕而成

晉書云涼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本匈奴所築也

又曰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遣軍圍序序母韓氏

自行城謂西北角當先弊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二十餘丈敗攻所築不敗遂引退襄陽謂之夫人城

晉載記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乃蒸土築城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爲忠

沈約宋書曰檀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

又曰氐帥楊難當以其子順與大守許健據黃金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初後燕先帝始中丁零民楊道據於白鹿山爲慕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黎大國後出草以射獵爲業至十月乃收草爲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於其中

又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曰古人制建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万國可以統万爲名焉

燕書曰太祖勳八年使　唐柱等築龍城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後遂改爲龍城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爲給事黃門中書舍人文宣出塞邕必陪從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曰此何等城也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也文宣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

唐書曰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有佛雲祠突厥每入寇必詣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

百八十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万人

又曰天寶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又曰天寶六載十二月築會昌城於陽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又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難于奉天初術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爲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詔復築鹽州先是貞元三年城爲吐蕃所壞自後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頓息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周書曰周公作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爲天下之大制也

家語邑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國語曰衆心成城言以衆心爲城

墨子曰解帶爲城

琴操杞梁死妻援琴歎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兮城爲頽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

淮南子曰崐崘山有層城九重

又曰鯀作九仞之城

墨子曰城四門守城之法積樵營雜芟章有木有茨有積沙有蓬艾有麻脂有金鐵有積粟

莊子曰孔子說盜跖曰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跖曰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

韓子曰靖郭君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失齊國雖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乃不城薛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禹始也

又曰代城始築立版幹一旦亡西南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草爲門因就營築焉其城圓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處呼曰東城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兵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軍吏曰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天助也何爲退襄子曰吾聞君子不乘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其城成然後攻之

述異志曰廬山上有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傳云周康王好音樂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又曰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謡呼爲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篡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又曰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嘗往遊憩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此城何名荅曰吾不知爲南郡城耳言訖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又曰安陽有金城城皆如金色堅勁不崩摧先儒云上古時天雨黄金也

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開水歷衡山西南經皇后城建武元

年光武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税舍所在故得其名矣

又曰漢水東合甲水南流經金井城

又曰漢水東經方石城在高原上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盆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流雜城

又曰易水西山寬中谷東經五大夫城昔北平侯王譚所居王莽之亂生五子並避亂隱居北山故其後居世以爲五大夫城

河北記云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元才（北平侯）顯才（蒲平侯）益才（安嘉侯）季才（廣侯）所謂中山五侯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說與此同

說苑曰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來降者穆子不許

軍吏曰師徒不勤得城何故不受穆子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惡也人以城來獨何賞

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冬夏中停無增減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又曰金城郡漢昭元始六年所置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

齊地記曰即墨城東西百八十里平昌城高六丈有臺有井與荊水通失物於井得之於荊水又神龍出入焉故一名龍城

三齊略記曰陽庭城東西二百五十里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河三十里臨海射魚方四百里水变血色今猶亦也

解道虎齊記曰不夜城在陽庭東南一百二十里淳于髡稱海董作妖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此城以不夜爲名異之

夢書曰城爲人君一縣尊也夢見城者見人君也夢築新城有功名

新序曰梁伯湎於酒滛於色心惛而耳塞好作大城而不居民罷甚

武當山記曰魏興錫縣有長利城父老伯相傳云是長安土所築邑塞於餘城

王韶之始興記曰有任將軍城秦南海尉任囂所城也含洭有三城馬鞍城白鹿（[illegible]）咸康中張魴甚有惠政白鹿羣游取一而獻之故因以爲名

袁山松宜都記曰限山縣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絶崖两道可上皆險山周廻可二十里上有林木池水里民種於山下

晉永嘉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魚擲下與賊以示不窮賊遂退散因以此爲下魚城

吳地記曰胥門外越城者越來伐吳吳王在姑蘇築此城以逼之又有越來溪

又曰越來溪西魚城者吳王旣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

又曰魚城之西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之爲苦酒城

又曰匠門外鴨城者吳王築此城以養鴨

又曰婁門外雞陂者吳王養雞城

又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

盛弘之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有蜂城故老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拾蜂止憩其中故因爲城又云城臨門勢上大下尖其形似蜂故有蜂號二稱莫知所附故並載焉

又曰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驢磨城掎角城傳云伍員造此二城以攻麥城故假驢磨之名

又曰樊城西北有鄧城即春秋所稱鄧子之國光武云兗最强鄧次之即謂此鄧城西北行十餘里鄧侯吳離之國爲楚文王所滅今爲鄧縣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又曰秭歸縣西有楊城周廻十餘里即熊繹所居

荊州圖記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高崇墉枕流上則過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寔舟人之所艱也

又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文西北高一千丈

又曰鄧城有樊城是樊仲山甫所封也

又曰沌陽縣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馬城也

又曰夷陽縣南對岸有陘抗故城即山爲墉西面天險上有步闕故城

又曰新野郡魏三公城左右傳漢時三公餞離處也

伏滔北征記曰梁國名故宋國微子所封城再重大城梁孝王所築

孟粤北征記曰許昌在洛水之西城方圓二十里有三重城南北東西十二門金城西南角有實中臺高六丈餘方圓二畝上有廟城門有鐵鏤

關中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尓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成都記曰府城本呼爲錦城秦滅蜀張儀所築也每面各三里周迴十二里高七丈屢皆傾側忽有大龜周行隨其所躡而築之功果就爲故亦號爲龜城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南頭第二門名直城王莽改曰端路今名直城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三

居處部二十一

城下（郭壘附）

丹陽記曰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始加甎累石頭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險固有奇勢故諸葛亮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良有之矣

又曰越城去宮八里案越絶書即東甌越王所立也

又曰江寧縣北三十里有白馬城吳時爲烽火之所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十二里以鼓唱節杵而下和者稱睢陽因以爲縣

又曰馬邑縣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以築城遂名馬邑云（搜神記亦載此）

述征記曰思子城漢武帝延和二年衛太子遇江充之亂奔湖自縊壺關三老太廟令田千秋訴太子之寃築思子宮於湖其城存焉

續述征記曰廣固城有大澗甚廣阻之爲固謂之廣固

又曰白馬城魏黃初中曹彪封白馬王治于此城

又曰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實中俗說因羿城羊頭山記邯鄲城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也

又曰曲阜城城内有曲阜委迤長八九里

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積金爲天城四面千里

關中記曰長安城其形似北斗其土本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堅如金父老所傳鑿龍首山土以爲城也

幽明錄曰始興縣有阜天子廟因山崎嶇十有餘里坑塹數重阡陌交通城内堂基砌瓦柱穿猶存東有阜天子冢阜天子未之聞也

劉楨京口記曰有小昇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聳望嵯峨雲關騰空故老謂之神仙游焉

江寧圖曰石頭城吳之金陵城爲石城

郡國誌曰兗州兩觀城即仲尼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又曰陝州魏城即芮伯萬毋姜芮伯逐之出居于魏此也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山河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又曰雲中府枚馬城有綾羅泉即塞上翁所居之邑有快馬草塞上翁六國前人姓李也

又曰雍州霸陵城在通化門東二十里秦襄王葬於其坂謂之霸上

又曰許之高陵城即高陽之墟也繁陽城漢云外黃縣有繁陽亭張耳爲外黃令有妻石祠神井能興雨雹

又曰徐州薛城高厚無比多出暴桀子弟蓋孟嘗君餘風也

又曰六壁府後魏太平真君五年討胡於六壁即此城俗以城有六面因以爲名焉

又有虢城虞城相傳云晉旣滅虞虢遷其人於此築城以居之

又曰幽州無終縣西平城即李廣射石虎之處

又曰復州竟陵城雲夢城城西大澤即古雲夢澤也却月城在河口魏將黃祖所守處

又曰嬀州涿鹿城即黃帝擒蚩尤處黃帝泉今枯而不流即古之版泉也

又曰涼州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爲神鳥城張軌時有五色鳥集於其處築城

又曰衛州有狗城蓋紂養狗之處也

又曰洛州夫人城即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又曰衛州有酒城

又曰涼州卧龍城又云鳥城亦名多翅城

又曰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尚書城有石橋即秦始皇造欲觀日處文登山始皇召文士而登此山

又曰齊有士鄉城鄒玄云齊有士鄉城越有君子軍

又曰同州韓城即韓原也詩所謂韓侯受命是此韓地春秋時秦擒晉惠公處也

又曰嶲州福祿城因謝艾所築也

又曰廉州宋太始年陳伯紹平夷至合浦見三青牛圍之不獲所其處置城欲號青牛城

又曰箕子城石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爲君子城泊乎幽州擢荀綽裴憲等遂覆國路經此後俗訛爲箕子城

又曰平州孤竹城即孤竹國也漢靈帝時遼西守廉翻夢人云余孤竹君之子也今遼海漂吾棺明日見浮棺因葬之

又曰雲中府齊柳孚舒城有道人城初築時有仙人遊其地遂名城焉

又曰成都郡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有萬歲池即築城取土之處也

又曰定州博陵縣唐城堯爲唐侯國於此

又曰陽翟縣舊屬汝州有鷄鳴城

又曰隋州博望城即張騫封侯之國也

又曰許州雍城即黃帝臣雍父始作杵臼處

又曰朔州太平城後魏穆帝治也太極殿琉璃臺瓦及鴟尾悉以琉璃爲之

又曰鄭州博浪城即張良爲韓報仇擊秦王處

又曰雍州杜城在安仙門南七里春秋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即是此也

又曰益陽城魯肅築也云登之望見長沙城邑人馬形色究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沙益陽一時相望

又曰廣州万人城即尉佗故城也

又曰張掖郡竇融築千秋城万歲城

又曰洛陽澠池縣有秦趙二王城號爲俱利城

又曰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又曰重泉城漢武爲李夫人所築

又曰藍田有青維涅城亦曰柳城

又曰賀州無城池隍中頗出珠玉寶器即尉佗拒防之所也

又曰曹州漆園城莊周爲吏處

又曰曹州白鴈城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是此也

又曰洛州王城宮城西入死故郟鄏城也周武王伐郟遷九鼎此地也夏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土中焉泉亭即春秋時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

又曰坊州鄜城即高奴城俗謂高樓城

又曰汴有浚城鄘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城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

又曰滑州鹿鳴城城内有鳴鹿臺

又曰陳官城周二十里東晉所築號曰六門城宣陽門楣

上作虎刻木相對又施重桷藻井言武武門上作重樓號曰西辰觀吳初築在府宮南號太初宮正殿曰神龍殿又有臨海赤烏殿孫皓起顯明宮引水激之飾以珠玉有彎崎臨硎之觀門及樓皆擊鼓持夜以齊以鼓多驚眠改爲鐵磬

過秦論曰秦踐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池

越絕書曰石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又曰樓門外馬穿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

又曰樓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吳鷄籠山外鷄陂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之養去縣二十里闔閭姑胥臺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太湖中窺百姓去縣三十里

又曰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陸門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四里四十二步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北面八里二百六十步東面一十里七十九步闔閭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一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門三皆有樓東宮周一里二百步路西宮在長秋門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守宮者照鷰失火燒之

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又曰范蠡觀天文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負三方西北立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服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

又曰伍子胥爲吳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聰築小城十里陸門三東面者欲以絕越明矣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立地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強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也因復名破楚門

水經注云葉東界有故城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縣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去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

吳地記曰袁山松城晉書云左將軍袁山松陳郡人時爲吳郡太守隆安五年築此城在滬瀆邊江城之以禦孫恩圍山松於此城陷害山松城今爲波潮所衝以半毀江中山松城東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築以備越處

鄱陽記曰仙人城在縣東南其城皆峭壁危石直上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其上宮殿倉庫歷歷可見

趙曄吳越春秋曰堯聽四嶽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之遭天災厥黎及康乃築城造郭以爲國固

淮南子曰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郭

說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也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補城郭

又禮記曰正月無置城郭（妨農也）

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而修城郭

月令曰孟夏坏城郭

漢書曰馬援所過爲郡縣治城郭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廖扶畢志衡門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

風俗通曰郭郛若亦大也

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故不仕矣

魏略曰秦國石爲城郭

管子曰內謂之城外謂之郭

焦貢易林曰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王肅表曰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壕

釋名曰城下謂之壕壕翔也言都邑內所翔翔祖駕處也

禮曰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城郭溝池以爲固謀用是作兵由是起

漢書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

櫓

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脩櫓枌榅其器械三月而後成

陸機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巻第一百九十四

居處部二十二

館驛　傳舍　亭

館驛

說文云館客舍也從食官聲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

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桂苑云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開元文字云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禮記曰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

左傳曰敢辱大館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焉（萬舞）

又僖上曰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詩國風鄭緇衣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又大雅云篤公劉于豳斯館

周禮地官司徒下云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

注云候樓館可以觀望也

又秋官司寇下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

注云視館致館也

又司儀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送拜三揖三辭受拜車送三辭再拜致館亦如之注云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之儀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致至也至此館主人以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又環人云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又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注云次待事于客

儀禮公食大夫禮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注云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尊賓之至也

又聘禮云厥明訝迎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迎亦皮弁也

禮記曲禮上云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又檀弓上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又云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於舊館無乃以重乎

又曾子問云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

左傳莊元年經云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注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改築舍於外也

又傳三十年傳云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

又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產相鄭鄭伯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弊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僑聞之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士文伯不能對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昭十三年傳云宣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鮒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漢書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宣知其不能

又郊祀志曰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酒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延壽館

又曰鄭莊置驛以延賓客

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又元后傳曰王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娛樂以示其權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婦人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又外戚傳曰成帝許美人在上林鹿館數召入飾室中元延二年懷子

漢書敘傳述元紀云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又揚雄傳長楊賦云張網置罘捕熊羆豪豬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又羽獵賦云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魏志曰文昭甄宣后明帝母也后已早廢父逸上蔡令早卒及明帝即位追封逸為上蔡侯謚敬侯適孫紫襲爵薨子暢嗣上為暢起大第車駕自臨之故

世說曰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于甄氏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對曰陛下聖恩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魏書曰帝於後園為母起觀及宮名其里曰渭陽里

晉書天文志云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

宋書文帝本紀云帝臨玄武館閱武

又隱逸雷次宗傳云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齊書褚伯玉傳云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伯玉伯玉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以居之

梁書高祖紀云大統七年幸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徒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冲虛眞經黃帝云黃帝於是放萬

機舍寢宮去直侍徹鍾縣減廚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

漢武帝故事云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

郡國誌台州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堂兩邊有石步廊觸石膚寸起崇朝必有雨有四竿筋竹風吹自成陰拂石皆淨即王方平遊處

荊州圖記云襄陽縣南水行四十里陸道六十里有桃林館

建康地記云顯仁館在江寧縣東南五里青溪中橋東湘宮巷下古高麗使處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外曰欽賢館以待大賢翹材館以待大

析接士館以待國士

又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隱試易憂館舍真臺有其真二人爲主一曰張微子二曰傳禮和

晉宮闕名云華林館有繁昌館建康館顯昌館延祚館壽安館千祿館

班孟堅西都賦云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子生夏五月余之長安壬寅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失越翌日乙巳瘞于亭

高九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貴之邑也曰公有良馬因以命之此其所貴也負長城而面南山阜澤帶其側沸液灌其前傳驛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仰德音於在昔遂攬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

氏所接侯也

張平子西京賦曰顧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又云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

又云[illegible]擷珍館[illegible]中寺

班婕妤自傷賦曰痛陽祿與柘館（皆宮名生二子處此二館皆失也）仍襁褓而罹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也

張衡西京賦曰飲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高基於山岡直標巃以高居（薛綜注曰此二皆館名）

張衡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館龍雀蟠蜿天馬半漢

劉邵趙都賦曰置酒乎黃華之館

左思魏都賦曰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潘岳東都館賦曰東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我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子且爲我賦之

傳舍

釋名曰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無常人也

史記相如爲趙王奉璧使秦王舍之廣成傳舍古縣也或云秦始皇因爲望海臺

傳載曰鄭審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立十二辰候自審始也

亭

釋名曰亭停也人所停集也

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國語有寓望謂金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

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辯處勿失其正也

漢書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舡待羽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上聞万歲聲者三故立万歲亭

又韓信傳曰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

又曰李廣嘗夜從一騎至霸陵亭尉醉呵止廣宿亭下

續漢書曰靈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迎入殿中

又曰蔡邕避難在吳告人曰吾昔至會稽高遷亭見竹椽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無蔞

亭時天寒衆皆飢焉異之豆粥

又曰趙孝父爲田禾將軍孝常從長安來欲止亭亭長難之言有貴客過掃灑不欲穢汙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

張璠漢記曰桓帝爲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亭堂吏移喪避驛驛讓喪於正堂關西稱之

謝承後漢書曰倉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鵠巢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財物埋置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太鵠奔亭）

漢官典職曰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魏略曰從長安至大秦人民連屬十里一亭

魏書曰元皇后以漢延熹三年二月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不散

吳志曰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庱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則却

又曰太史慈與劉繇俟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孫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戰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華至行感靈夜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

又曰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符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

沈約宋書曰孔甯子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

又曰徐湛之爲廣陵郡守善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

帝王世紀曰桀敗於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在坐而歎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唯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夢書曰亭爲積功民所成也夢築亭者功積成也夢亭壞敗恩澤傷也

韋耀雲陽賦曰八鄉九市亭候二六列樹表塗路有廬宿

丹陽記曰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有丹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搢紳創治亭並太元中

尋陽記曰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遠客因以爲名焉

劉楨京口記曰劫亭湖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縣八縣來往經過此湖中多劫於邊立亭因以爲名

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外拜號爲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永嘉記曰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王韶之始興記曰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雖已夷漫而猶可識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

三齊略記曰曲城齊城東有万歲水水北有万歲亭漢武帝所造

伏琛齊地記曰平壽城西北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云秦始皇因爲望海臺　莊子曰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注傳舍也

華延雋洛陽記曰城内都亭華林奉常廣世昌盛廣莫定陽燕要累室廣陽西明万歲文陽東明視中東因建春止姧德宮東陽千秋安衆孝敬清明二十四亭河陰界東出户鄉亭南泉亭街郵亭

孔曅會稽記云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

又郡國志云沛國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别

鄱陽記曰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千越亭而峙焉跨古城

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爲名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杜亭吴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

越絶書曰女陽亭者勾踐入宦於吴夫人從道產女於亭養於檇李謂之語兒鄉

郡國志皇甫謐云鳴條之野立鳴條亭

又曰凉州候毛亭貳師伐大宛得天馬感西風頓羈而逸至燉煌北塞下鳴而去貳師候於此遂名之

又曰韶州潼溪里有三楓亭

又曰齊州周首亭即埋長狄喬如首於山西是也

又曰冀州華陽亭即嵇叔夜學琴於此

又曰幽州督亢亭即荆軻以地圖獻秦處

又曰郴州武丁岡有欒亭即太守欒巴所建也

又曰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遷亭會稽記云漢議郎蔡邕避難宿於此亭仰觀椽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果有異聲

又曰潤州覆舟山有閶風亭

襄江記峴山亭在襄陽縣東一十里今基跡尚存

两京新記曰西京苑内有望雲亭鞠場亭柳園亭眞興亭神皐亭園桃亭臨渭亭永泰亭南昌國亭北昌國亭流杯亭青門亭邵平種瓜之所也

又曰東京上陽宮有耀掌亭九洲亭

又曰東都苑内有金谷亭凝碧池建安記曰止馬亭在飛蝯嶺口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居處部二十三

逆旅　道路　馳道
塗　阡陌　街
巷

逆旅

左氏傳僖公上曰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漢武帝故事曰上嘗至栢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

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憂不尅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內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宫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續漢書五行傳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宫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止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范曄後漢書曰周防字偉公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昆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置脯以

衣還虞虞投之不顧

説苑曰鄭桓公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十夜至耶有與之爭封者。楚辭七諫曰路室女之方桑（路室客舍）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潘岳客舍議曰　尚書勑客舍廢農對逆士命敗亂法度皆當除壞十里安一官舍使老小貧民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官舍收錢數春農事與末須又關譏察客舍逆旅久矣其所由來矣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

舍之法

道路

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又曰大路謂之奔

說文曰一達謂之道路又曰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

易曰艮爲徑王廙注曰物始故爲徑路

又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詩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又曰行路遲遲中心有違

又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又曰路阻且躋（躋升）

又曰周道逶遲（歷遠逶）

又曰周道如砥（貢賦均平）

又曰有杕之杜行彼周道

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

又關雎兔罝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周禮夏官曰合方氏掌天下道路

又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又夏官候人曰各掌其方之道

禮記檀弓曰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

又月令曰三月開通道路

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

左傳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盟諸王父之衢

史記曰文帝行至霸陵愼夫人從上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東觀漢記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叡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國語曰夫辰角見而除道故夏令曰九月除道（賈逵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

家語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

魏晉春秋曰阮籍有時率意獨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陸機洛陽記曰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牆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御尚書章服道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達也

淮南子曰楊朱見歧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聖人之道如衢設罇過者斟酌之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其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哭問其故曰我東山女嫁爲西海婦行必以暴風雨今灌壇令當吾道有德吾不敢以風雨過也

十洲記曰天帝君之城仙眞之人出道徑自有一路內到鍾山海岡門外天帝君（治所也）九天之維貴無比焉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警蹕所以戒徒行蹕路也謂行者警於塗路

列子曰堯治天下未知其天下治歟不治歟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任豫益州記曰江油左擔道案圖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束馬懸車處

郡國志曰雍州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里

又曰朱超石與兄書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蔭映可愛

列子曰楊子之鄰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衆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而反

揚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韓子曰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私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甫之衢孔子譏其不知禮也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久兮憂以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古樂府詩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

古詩曰驅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馳道

史記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以鐵椎築之隱於靳反）樹以青松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盜賊秦制也

漢書曰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

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勑亡素者唯江君寛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又曰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何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奈何令子孫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益廣宗廟大孝本也帝從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爲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令太子被召得絕馳道

又曰上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塗

易震卦曰震大塗（王廙注曰大塗万物所出）

論語陽貨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尒雅曰堂塗謂之陳路依塗

呂氏春秋曰孔子用魯三年男行乎塗左女行乎途右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長途中宿

阡陌

史記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

漢書游俠傳曰原涉過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趙書曰佛圖澄建武末卒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

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畢陌南北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

陸機詩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街

說文曰街四通道也

漢書曰張敞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晉灼曰在長安建章臺下街也）

郡國志曰雍州司天臺西北有香室街

又曰夕陰街在右扶風南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實時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史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史言於長壽街得之

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華氏洛陽記曰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洛陽又有香街

三輔故事曰太上皇在長安香街南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

漢宮殿疏曰長安有八街九市

風俗通曰京師有長壽街万歲街士馬街若此非一街者擕也離也四出之路擕離而別

巷

毛詩緇衣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巷門外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于狩巷無飲酒叔適野巷無服馬

又曰姜嫄始生后稷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論語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爾雅曰宮中謂之壼

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晉書曰紀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小退尋復來攻交戰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

商君書曰窮巷多恠曲學多辯也

尸子曰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蠻夷皆被其福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居處部二十四

苑囿

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又曰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也

說文曰苑有園曰囿一曰養禽獸曰囿

毛詩文王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左傳僖上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蔡人嫁之

又成下曰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又曰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孫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得乎

又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注皆囿名也

毛萇詩注曰囿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大戴禮曰正月祭韭囿

周官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玄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游觀處也禁者其蕃衛也囿游之獸游牧之獸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田之

又滑稽傳曰秦始皇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獸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又蕭相國請曰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田苑中上大怒曰相國多受民財乃爲民請吾苑乃下廷尉械繫數日王衛尉侍曰便於民而請真宰相事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上自擊之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已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陛下何疑於是使持節赦出何徒跣謝上曰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耳

漢書曰武帝好微行後南山下乃知帝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旨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供待會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一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阿城本秦阿房宮也）盩厔以東宜春以西隄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者堂下周屋也）弋獵之處恐不廣也如天

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不能盡其根本也）此百工所取給万民所足卬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車輿也不欲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万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而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潦不時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兵甲脩宮室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皆宮館名）八九月中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日一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秔稻之地民皆號呼罵詈也

又曰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三輔黃圖云在杜陵

又曰元始元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

又曰枚乘說吳王曰漢上林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又曰戾太子既冠就宮為立博望苑以通賓客

范曄後漢書曰永初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万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又曰延熹二年初造顯陽苑置丞尉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貧民廣成苑名在汝州

又曰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

又曰靈帝光和五年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

又曰楊賜為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之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苑囿裁足以修容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義以慰下人之勞書奏帝意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七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漢官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為山十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麑麂鳥獸百種激上河水銅龍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下注天子乘輦遊獵苑中

漢舊儀曰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苑中養百獸天子遇秋冬獵射苑中取禽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騎

又曰武帝時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民貧貲不滿五十万徙置苑中人日五錢到帝得七十億万以給軍擊西域

續漢獻帝紀曰昭寧元年董卓住兵屯陽苑使者就拜司空

續漢書百官志曰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張璠漢記曰梁冀多規苑囿西至弘農東至滎陽南入魯陽北到河淇周旋十里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

又後燕錄曰慕容熙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起景雲山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門相交鑿天河渠引入宮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洪德苑靈昆苑平樂苑

河南十二境簿曰河南縣有鹿子苑洛陽城西有桑梓苑

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何其大也孟子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何故曰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宜矣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䝞似鄭中鯉賜）以爲大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足觀望勞形而已矣非好儉節乎性也

陶季直京都記曰覆舟山周迴二十里有林名白水苑

又曰建康縣北吳朝爲桂林苑

南朝宮苑記曰樂游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内起正陽林光等殿

又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數軍實于桂林之苑即此也

又曰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廢東府城東邊秦淮大路北齊王融作曲水詩序載懷平浦乃睠芳林即此也

又曰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宋孝武以南苑地給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即此也

渚宮故事云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地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褉飲堂堂後有隱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安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脩竹堂臨水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邑義熙所造

三輔黃圖曰宮二觀十四在甘泉苑垣內甘泉苑起仙人觀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並有苑囿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其中

西京雜記曰廬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囿學格熊羆後能空手搏之

又曰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

又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

又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白室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宮館相連延亘數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靡不畢備王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韓子曰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果蓏棗栗以活民王曰秦法

賞有功誅有罪令發五苑是有功無功俱賞也

禮稽命徵曰外內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事無有畜積則麒麟遊囿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應

白虎通曰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

戰國策曰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助秦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韓之有也

拾遺記曰黃帝爲養龍之囿

洞冥記曰北及玄坂去空同十七萬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萬里流沫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也北有濆陽之山有兎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則不死帝使放兎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千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兩京記曰東宮有九殿禁苑在宮城之北苑中有四面監分掌宮中種植及修緝又置苑總監都統並屬司農寺

又曰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

又曰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東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七

居處部二十五

園圃　園

牢　藩籬

華表

園圃

說文曰園樹果圃樹菜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毛詩曰園有桃其實之肴

又曰折柳樊圃

周禮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供其果蓏享亦如之注云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又曰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

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廛城市中空地

又曰圃以樹事貢草木謂果蓏葵韭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史記曰梁有漆園楚有橘柚園

又曰王翦爲秦將伐楚請善田宅園池甚衆

漢書曰始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爲丞相史史之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其欲有言復飲酒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吏幸相國召按之迺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後漢書曰法眞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不窺園圃也

又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明帝女）主畏逼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喝於[illegible]反）（喝一介反辭噎塞也）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魏志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鋤治也

晉書曰范汪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

宋書曰柳元景多產業所居宅有數十畝菜園府有人求之或留錢元景曰本立園自爲供噉豈求利耶

齊書曰世祖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王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池閣）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

山水處上宮望見乃傍列修竹內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亙頃部敞以晉明帝爲太子特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窮極制度

陳留耆舊傳曰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向秀別傳曰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莊子曰子貢南遊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不爲也子貢告孔子孔子曰假

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雜記曰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又曰戴宏爲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也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聚沙爲洲激水爲波潮其中江鷗海鶴乳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廣有罪誅沒入爲園鳥獸草木皆移上林苑中

又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枝草

又曰梁孝王兔園有落猨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渚宮觀相屬

齊圖經曰史記謂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是曰兔園

王褒雲陽記曰車箱阪下有棃園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蔚望如華蓋

水經注曰睢水東南流入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青青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又曰文瓠灣中地數頃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矣中有栗堂甚閑敞牧宰英彥多所遊薄

魏志曰明帝起芳林園桐園芳林後避少帝諱改爲華林晉宮閣名靈芝園鄴有鳴鶴園蒲陶園華林園

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也

郭仲產仇池記城東有苜蓿園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子終歲不飽葵

淮南子曰園有螫毒葵藿爲之不採

陳留志曰園庚襄邑人也庚始居園中故代謂之園公

天文要集曰庖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如苦儲

又曰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迴十七里貞觀中賜魏王泰泰死又賜東宮今屬家令寺園中廣厦脩廊連亙屈曲其地延袤爽塏跨帶原隰又有脩竹茂林綠被岡阜東坂下有涼堂堂東有臨水亭按黃圖曲池漢武所造周迴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間禽魚翔泳宣帝立廟曲池之北名曰樂遊廟即今昇平坊內基趾是也此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城東南

地高不便故鈌此偶頭一坊餘地穿入芙蓉池以虛之

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支園僰僮施夷中最貴者古所謂僰僮之富多以荔支爲業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盩厔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故有司竹都尉西都賦所謂鄠杜濵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也

圈

史記曰竇太后好黃老書召袁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豕

漢書曰孝武帝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户其西則數十里虎圈

又曰李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制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縶絡而下也纍繩也）上壯之遂救止焉

三輔故事曰師子圈在建章宮西南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

郡國志曰雍州虎圈在通化門東二十五里秦王置朱亥於其中亥瞋目虎不敢動

漢文帝問上林尉處及馮婕好當熊在此

漢宮殿疏曰有彘圈有師子圈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長二十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牢

說文曰牢閑養牛馬圈也

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注云曹羣也言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穆天子傳曰高奔戎擒虎畜之東虞命曰虎牢（事具州郡）

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藩籬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詩曰折柳樊圃（或云藩）

左傳曰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襄公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宋以藩爲軍注云示不相忌也

又哀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乃免衛侯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初袞諸父並貴盛唯袞父獨安貧約躬耕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也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戸福耶乃堅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南朝宮苑記曰建康籬門舊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如長安東都門亦周之郊門江左初立並用籬爲之故曰籬門南籬門在國門西三橋籬門在今光宅寺側東籬門本名肇建籬門在古肇建市之東北籬門

今覆舟東頭玄武湖東南角今見有亭名籬門亭西籬門在石頭城東護軍府在西籬門外路北白楊籬門外有石井籬門

莊子曰頴游其藩

閑居賦曰芳枳堅籬

宋玉對問曰藩籬之鷃

鷦鷯賦曰鷦鷯長於藩籬之下

華表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

遼東華表（見鶴門）

燕昭王墓前華表（見轅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敘封建　爵　異姓王封

敘封建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史記曰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又曰高祖定天下田橫猶居海島帝喻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又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悅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即出至門而語其僕曰是人諸說之微言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十數人廣不爲人後然終無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坑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而滅也

又曰馮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粮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士下士凡五等周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九命既賜用征諸侯魯以周公之故郊祭昊天車服有裕季世陵遲僭施無度強弱相吞舊制不復循也

禹貢徐州土五色王者取五色土以爲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皆苴以白茅皆假銅虎竹使符第五夫爲諸侯始受封之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菜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菜地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爲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王隱晉書曰元康初楊駿輔政封賞過度石崇與散騎常

侍蜀郡何韋共爲駁議以爲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宣化萬國歸心今承供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賞優於太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録曰符定符紹等降慕容垂下書封紹等爲侯以酬秦王之恵且擬三恪

吳越春秋曰吳王聞勾踐盡心自守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賫葛布十萬甘蜜九欓文笥七枚狐皮五雙以報增封之禮

韓子曰穰侯越魏而東攻齊五年秦不益一尺之地反成其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勝戰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會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術而載之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脩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賞之意也

又曰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鄭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政衰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乃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爲附庸附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封示之優賢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爲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量其職盡其才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曹植遷都賦曰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爵

易中孚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左傳襄公三年曰齊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爲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枚權）其可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之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言嘗射得之也）

白虎通曰爵五等者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或法三或法五何質者據天故象三光文者據地故法五行

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也所以名之爲公侯何公者公正無私之意侯者候順逆故也

孝經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侯皆千乘象雷百里所潤雲雨同

史記曰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奇兵絶趙軍後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十五已上悉詣長平遮絶救之

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書曰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入三千疋縑矣晉灼武帝級七十萬始皇本紀入粟千斛拜爵一級時別各異諸也）賜民爵戶一級六年令民得賣爵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也

又曰宣帝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

袁山松後漢書曰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嬈爲平氏君

魏書曰太祖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與舊列侯凡六等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封太后母尚書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是也

晉書曰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爵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王之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急其列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

淮南子曰爵祿者人臣之銜轡

說苑曰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文公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公懼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朝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遂退終身誦甫田之詩

風俗通曰漢以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王粲爵論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無列侯原其所以爵發故也司馬彪曰賞不踰時欲民速覩

爲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爲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祖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爲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

異姓王封

漢書曰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知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澤流支庶有以矣夫（以不用詐力也）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

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游秦滅魏故購求耳千金耳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後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田榮襲耳耳敗走漢漢二年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四年夏立耳爲趙王耳薨子敖嗣立爲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從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又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破楚軍漢二年拜越爲魏相國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迺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

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則兵至矣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

又曰項羽入咸陽黥布爲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後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分布兵而與俱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

又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項籍死使綰別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

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漢十年陳豨反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又曰吳芮秦時番陽令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以女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呼玄）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

又曰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呂太后臨朝稱制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晉書曰初武帝爲王時王祥與荀顗往謁謂祥曰相國王尊重列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北齊書曰尉景之子粲少歷顯職體性麤武賓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粲以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太原公開門受詔粲遂彎弓隔門（欲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

唐書曰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郭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潏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後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懽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是時河東河西河南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乾元元年九月詔子儀與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朝恩害子儀之功媒孽之召還京師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彼慮蕃寇逼迫京畿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復爲朝恩所閒事竟不行上元二年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深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子儀至絳擒殺其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並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又曰渾瑊皐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父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德宗幸奉天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爲行都虞候以拒朱泚賊平德宗還宮以瑊爲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封咸寧郡王

又曰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人少嘗與諸兄讀書輟卷歎曰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沉勇多智略後朱泚之亂燧守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乃引晉水而注城之東渚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尋兼保寧軍節度使封北平郡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封建部二

公封　侯封　伯封
子封　男封　同姓封
外戚封

公封

韋昭辯釋名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周書能移於衆與百姓同之謂公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封土方五百里其食半

又春官曰大宗伯職曰公執桓圭

晉書曰陶侃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堅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後魏書曰許洛陽爲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

魏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侯封

周易豫卦曰（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又比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又屯卦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侯執信圭

又典命職曰諸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

漢書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

後漢書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代爲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紫艾綬（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節）（節也）

又曰丁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受磽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爲定陵新安

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韓歆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鄉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也）丹頓首謝

又曰光武下詔封諸將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

又曰陰興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深至厚富

賓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傳昌嗣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又曰文帝黃初二年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

又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吳志曰全琮字子璜劉備將關羽圍逼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苔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於是封華亭侯

晉書曰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王沈及王業告之沈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

又曰衛瓘都督幽州以其離間二虜功賜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末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於弟遠近稱之

隋書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後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賢由是大奇之

伯封

周書曰學衆時作謂之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伯執躬圭

孝經援神契曰伯白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春晉王奏建五等作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八人

後周書曰王雄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與時人義之

子封

周禮春官典命職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又曰春官大宗伯職曰子執穀璧

魏志曰蔣愷濟之孫也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愷爲下蔡子

又曰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與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齊書曰王敬則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

環濟要略曰子獨舉孳孳循下之稱也

男封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春官典命職曰男執蒲璧

環濟要略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

同姓封

毛詩駉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左傳傳中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子十六國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武王子四國）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公胤六國也）

又昭公上曰武王邑姜娠大叔夢天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史記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二人知大王欲立季歷乃適荊蠻以避季歷義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無子而仲雍代立五世武王尅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又曰武王封吳周章之弟虞仲於虞列為諸侯十二世而為晉所滅

又曰周公旦武王之弟佐武王平紂而封於少皡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凡四十四世而楚考烈王滅魯

又曰管叔鮮蔡叔度武王之弟武王已尅殷封鮮於管封度於蔡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蔡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于蔡凡二十五世至侯齊而楚惠王滅蔡

又曰曹叔振鐸者武王弟也武王已尅殷封振鐸於曹凡二十四世至伯陽而宋滅曹

又曰衛康叔者武王弟也周公以成王之命伐武庚放蔡叔殺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凡三十九世至君角而秦并天下廢為庶人

又曰晉叔虞者成王之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三十五世至靖公而韓魏趙三分其地

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庶子封於鄭二十四世至鄭君乙而韓哀侯滅鄭併其地

又曰越王勾踐其先苗裔夏后少康之子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斷髮文身二十餘世至　子勾踐立滅吳稱霸後十世閩君搖佐諸侯平秦高祖以搖為楚王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國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也

又曰高祖封兄喜為代王匈奴入代廢為合陽侯子濞為吳王

又曰呂后封楚王郢為下邳侯齊王肥子章朱虛侯興居

東牟侯

又曰孝文封齊王肥子十人為侯淮南王長子四人為侯後改封王

又曰孝景封楚王子四人為侯梁王子二人為侯

又曰淮南厲王死後孝文憐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又曰梁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悅為帝一食

又曰孝武帝令諸王推恩分子弟諸王子孫一百七十七人為侯

又曰武帝以子弘為齊王子旦燕王子胥廣陵王子髆昌

邑王髆子賀爲昭帝後即位二十七日廢歸故縣

又曰武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策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又曰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其封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又曰宣帝封子欽爲淮陽王宇爲東平王囂爲楚王竟爲中山王廣陵王子胥弘爲高密王

又曰昭帝封諸王子孫十二人宣帝封六十三人元帝封四十八人成帝封四十三人哀帝封九人平帝封四十八人爲侯

續漢書曰靈帝封河間王子康爲濟南王奉帝父孝仁托

魏志曰明帝大和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晉起居注曰武帝詔皇子裕生七歲矣得疾封始平王

又曰武帝詔安平獻王孫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縣封之今以三縣封爲武邑王

又曰惠帝詔侍中司馬討楊駿之功封東海王食六縣

晉百官名曰武帝以齊王攸爲遼東王紹皇弟定國後贊爲廣陵王紹弟廣德後

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

華陽國志曰武帝封子穎爲成都王以蜀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户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内史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文帝封太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王舅駟鈞爲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蓋靖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弟衛青以伐匈奴封長平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以伐匈奴封冠軍侯

漢書曰元帝封王皇后父禁爲平陽侯薨長子鳳嗣

又曰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户

又曰成帝封太后兄子莽爲新都侯宣帝悼皇考皇舅孫史丹爲武陽侯皇后兄趙欽爲新成侯父趙臨爲成陽侯太后姊子淳于長定陵侯中山王舅馮參爲宜陽侯

又曰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武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黄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許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

東觀漢記曰封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户爲潁陽侯特以勳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羙亭一千二百户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貴盛莫

比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詔不得封外戚章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戚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漢書曰高帝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功不侯如違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

後漢書曰陰識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乃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魏志黄初二年詔曰后族之家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魏志曰明帝追封甄后父逸安成鄉侯兄儼襲封後改爲魏昌侯子暢嗣父封暢弟温韡豔皆列侯又以後亡從孫黄合葬帝愛女淑追封黄列侯

吳志曰孫皓元年十二月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等三人皆列侯

王隱晉書曰武帝封楊后父（[illegible]）楊駿爲臨晉侯后母太原龐爲安昌鄉君太學生王銓曰侯稱臨晉後必制國也駿漸驕傲胡奮語駿曰卿恃女更豪耶人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早晚事耳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能增損

又曰楊駿以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封建部三

以公相封　功臣封

以公相封（漢書在恩澤表魏氏羣臣封拜見此書也）

漢書曰高祖撥亂誅暴庶事草創行賞授位以能爲次叙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自是之後宰臣畢侯

又曰漢帝以列侯爲丞相唯公孫弘無爵爲丞相上於是下詔封丞相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又曰武帝時車千秋爲高廟郎上書訟衛太子寃上亦頗知太子惶恐感悟召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當遂爲吾輔拜千秋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又曰朱博以丞相封二千五百戶上書故事不過千戶還千五百戶

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文帝即位授司空進封平鄉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又曰崔林爲司空封陽安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已爲前論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又曰曹爽以大將軍輔政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

又曰陳羣以鎮軍録尚書受遺詔進封潁陰侯

又曰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少傅太僕文帝踐祚封陽亭侯三百戶病乞遜位詔曰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以賢則君有淳固之茂

又曰劉放字子棄爲中書監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孫資爲中書令封樂陽亭侯太和末資決策伐公孫淵進左鄉侯遼東平定又以參謀之功各封大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齊王即位以決定大謀並增邑子一人亭侯

又曰衛覬爲漢侍中勸讃禪代之義爲文誥之命文帝踐祚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闅鄉侯

又曰桓階爲尚書令封亭鄉侯及病文帝自臨省謂之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

又曰胡質薨家無餘財唯賜衣書篋而已追封陽陵亭侯

又曰盧毓衛臻徐宣陳矯和洽常林杜襲裴潛韓暨高文惠王觀辛毗劉靖王基並以列卿尚書封侯

又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來無有封者

功臣封

周禮夏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

又曰太公望文王立以爲師文王作酆邑天下三分有其二及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時及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邵康公封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二十八世

又曰邵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邵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四十三世秦始皇滅之

又曰楚出自帝顓頊高陽後吳廻居火正爲祝融吳廻生陸終陸終子六人少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以子男之國三十世至負芻而秦滅楚

又曰魏者畢公高之後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其後曰畢萬事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其後魏獻子並爲晉卿至魏文侯爲諸侯子武立與韓趙共滅晉而三分其地又七世至王假秦滅魏

又曰韓與周同姓其後世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六世至景侯虔始列爲諸侯及孫哀侯與趙魏共滅晉三分其地八世至王安而秦滅韓

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攻徐破之乃賜以趙城七世叔帶去周入晉趙氏五世而至趙夙夙生衰衰生盾並爲大夫其後趙鞅是爲簡子始大又四世而至列侯籍始立爲諸侯三世至敬侯與韓魏共滅晉分其地又七世至幽王遷降秦而趙滅

又曰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完後奔齊爲田氏齊懿氏欲妻之卜之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殺齊簡公立簡公弟平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己封封邑大於齊至曾孫和遂遷齊康公於海上而田和立爲齊侯五世至王建爲秦所滅

又曰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爲秦襄公將兵救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又曰樂毅并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入臨淄盡以寶貨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漢書曰項羽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縣名今槐里是）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也）都櫟陽董翳爲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更名爲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本南郡爲臨江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也

又曰漢四年立韓信爲齊王後徙爲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布爲淮南王盧綰爲燕王韓王信爲代王彭越爲梁王

又曰尅項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迨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其後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

又曰漢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未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道也韋昭曰閣道也）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又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功人也且諸君獨以隨我多者兩三人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君進

曰羣臣議皆誤陛下雖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封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又曰項羽被十餘瘡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因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

又曰淮陰侯韓信舍人樂說告信反封順陽侯

又曰文帝詔曰方大臣諸呂迫朕朕孤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

又曰韓王信入匈奴與太子俱至頹當城生子因名頹當至孝文時降封弓高侯頹當孽孫嫣貴幸顯當世嫣弟說以校尉征匈奴封龍額侯

又曰景帝封功臣衛綰直不疑等十九人綰封建陵侯不疑塞侯

又曰張賀為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時收養掖庭恩甚密焉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宣帝追恩乃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又曰李通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因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

又詔封竇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士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原蓼安凡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詔封超爲定遠侯

後漢書曰單超左綰徐璜貝瑗唐衡桓帝時共誅梁冀同日封侯謂之五侯於是朝廷日亂超薨之後其四侯轉横天下爲之語曰左廻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以功封博昌亭侯

太祖下令曰褒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不如也後戰死黄初太和中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内侯

又太祖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乱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尅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保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又曰曹洪字子廉以功封野王侯文帝時坐事削明帝即位更封樂成侯

又曰曹休字文烈自荆州北歸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文帝録前後功封爲東亭侯

又曰曹眞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眞少與宗人遵鄉人朱讃並事太祖遵讃早亡眞愍之乞分食邑封遵子等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讃子爵關内侯及眞薨明帝悉封眞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稱荀攸前後謀謨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户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太祖見賈詡執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爲執金吾封都亭侯文帝即位又封詡小子訪爲列侯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自策未決嘉輙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最增邑并前千户

又曰張既字德容詔曰卿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徙封西鄉侯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張遼字文遠（爲盪寇將軍以功封都亭）侯又討陳蘭梅成等入灊山中蘭等壁其上遼力戰平之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以取蘭成盪寇功也乃增邑文帝又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帝踐祚進封晉陽侯及薨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遼邑賜一子爵關内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尅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謂于禁曰淯水之難吾焉能也將軍在亂能整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乃録前後功封壽亭侯

又曰文帝踐祚進張郃爲鄚侯明帝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將軍所向克定乃益户并前四千三百户郃前後有功明帝分郃户封四子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先封鄃侯文帝詔曰將軍佐命先帝戚過方邵平生所志願勿難色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又曰龐悳以衆降太祖聞其驍勇封關内亭侯爲關羽所得罵羽而死太祖悲之封其二子爲列侯

又曰徐邈字景山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以功封都亭侯

又曰王昶字文舒討諸葛誕誕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

梁兵驟進亦所以成兵勢也增邑四千七百戶矣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

晉書曰苻堅南冦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王隱晉書曰封宣帝爲武平侯公孫淵平又增封舞陽昆陽二縣

又曰封文帝爲高都侯太始元年詔曰昔唐虞三代之盛暨于漢魏創制襃崇元勲班爵行賞與國同禮施祿逮下萬邦咸乂朕以寡德登于天位託于王公之上腹心股肱文武之臣光裔帝業朕嘉乃勲慶賞之行其用宜速

又曰張華傳曰華以建策加華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府詔驟乃更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三千戶王者擇近郡平土詳依典制施行華讓前後十餘頻繁懇誠詔不聽遂受封

晉中興書曰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爲程公又封王敦武昌公

又曰孔愉字敬康以封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過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

又曰明帝以平錢鳳功封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庾亮永昌公郗鑒南平公卞壷建興公蘇峻邵陵侯劉㬟泉陵侯應詹觀寧侯卞郭益陽侯趙胤湘南侯

又曰成帝以平蘇峻功封公者三人侯者八人又以討郭默功者三人穆帝以平蜀功封桓溫臨賀公

又曰哀帝以平關洛功封桓冲豐城公海西公以平袁眞功賜桓溫子偉爲西昌公

又曰安帝以興復功封劉裕等二十三人裕唱謀封豫章公萬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成公劉道規華容公

晉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詔曰張華前與故太傅劉謀大計部分方筭有謀謨之勳封廣武侯邑萬戶

又曰惠帝追封衛瓘爲郡公

會稽典錄曰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日逐并護車以北道故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效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

華陽國志曰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自有恩信方略爲帝募發賨民西與定秦地既定封自爲長安建章郡侯帝將征關東賨民皆思歸嘉其功難傷其意遂聽還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可徙封自閬中慈鄉侯自固辭乃封度汗縣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

封建部四

德行封　討亂定策封
奉使封　尊賢繼絶封
死王事子孫封　異域降封
雜恩澤封　雜名號封
宦者封　遜讓
誅貶

德行封（漢書在恩澤表）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爲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爲博陽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百斤

討亂定策封（漢書在恩澤表）

漢書曰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音低）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丁固切）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之河間臣瓚案漁陽有博陸城也）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

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奉使封

史記曰高祖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必往而厄於白登七日乃得解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户號建信君

漢書曰武帝以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又昭帝以平樂廐監傅介子誅樓蘭王封爲宜陽侯

又元帝以甘延壽使西域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使吳賀孫權踐祚及到武昌權與震昇壇歃血盟封陽亭侯

尊賢繼絶封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箕子走之朝鮮因以封之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由尊賢不過二代

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史記曰武王克紂以紂子武庚禄父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命微子開爲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至宋王偃立於是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其地

漢書曰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求聘四晧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

又曰武帝元狩中復詔御史以鄗二千四百户封蕭何曾

孫慶為鄭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厚也

又曰武帝過洛陽下詔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又曰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又曰元始四年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紹爵復家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議郎孔羨為崇聖侯奉孔子祀

晉中興書曰元帝封孔亭為奉聖侯不食之邑

又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封帝堯之後於黎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死王事子孫封

左傳哀下曰晉荀瑤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孫子三日朝（屬會也孫子死事者之子也）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曰兩犧也）召顏涿聚之子晉陽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哀二十三年）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漢書曰周苛以內史守滎陽罵項羽死高帝封苛子成為高景侯

又曰酈食其使約諸侯至齊死事高帝封食其子疥為高梁侯

又曰趙王反內史王悍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悍等景帝封悍子乘之建德子橫皆為侯楚王反太傅趙夷吾相張尚並諫不聽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吾皆為侯

魏志曰鮑信為濟北相協視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錄信功封子郤皓為新都亭侯

說苑曰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令盡散家財以饗士攻秦國平原從其計勇敢三千人皆出從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李侯

異域降封

漢書曰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王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又曰武帝時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趙信南越王兄建德等凡三十五人來降並封侯

又曰宣帝時匈奴單于先賢撣䵝等二人降並封侯

魏志曰鮮卑軻比能明帝時將其部衆降拜歸義侯

雜恩澤封

漢書曰高后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為建陽侯

又曰孝武以方術封欒大為樂通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張賀有舊恩封賀子彭祖為都陽侯

又曰王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詔從兄竦崇父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惟嘉父子兄弟雖有屬不敢阿私以千戶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為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之夜拜為黃門侍郎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

曾國先賢志曰汶陽鮑氏起於鮑吉吉字利主桓帝初為蠡吾侯吉為書師及桓帝立歷位至河南尹詔曰吉與朕有龍潛之舊其封西鄉侯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者五

雜名號封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丘為壻丘空兄亡有嫂也晉灼曰丘大也大婦為丘婦也）嫂厭叔與客來佯為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等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頡羹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為冠軍侯

又曰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封為從驃騎侯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侯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注曰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也

搜神記曰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墮地市人擿之隨地化為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顥藏之祕府後　校書東觀奏言曰堯舜時朝有此官今　落印宜可復置

宦者封

漢書曰高后大謁者寺人張澤勸王諸呂封建陽侯

東觀漢記曰孫程為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為濟陰王居西鍾下微比鄉侯為嗣程等十八人殺江京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帝以功封程為浮陽侯万户

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王國為酈侯

續漢書曰呂強為中黃門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數上書諫諍為中常侍趙忠等所譖死

遜讓

晉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猛因讓封邑其封為武安侯猛前求餘户封三兄今皆封為亭侯

史記曰晉文公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且記吾過以旌善人

之（推讀）

又曰魯連說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軍為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肆意

戰國策曰趙王以武城封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進之曰鄙諺說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令趙王不以文不肖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無伐樹木無發室屋然趙王悟而知文也僅可使全而歸之

漢書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又曰武帝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至高闕輕銳之卒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三千户以千户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去皆諸校尉之力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而受之封非臣待罪行間以勸士力戰之意

又曰張延壽歷位九卿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欲上書減户邑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收養皇曾孫恩甚密皇曾孫即位是爲宣帝而賀已死欲封其冢爲恩德侯其子彭祖小與上同席研書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賀弟安世深辭讓上曰吾自爲掖庭令不爲將軍也安世乃不敢言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也因會見詔曰公欲讓

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永元元年以定策功增封鄧騭三千户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封居巢侯讓與弟憲有司奏之侍中賈逵上書陳之和帝詔愷致國於弟適亡所守弥固乃拜爲郎

又曰丁綝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必求磽确之地綝德薄功微鄉亭可矣上從之封爲定陵謝安鄉食千户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一家數人並受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封朱祐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户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安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千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毋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内侯

又曰丁綝卒子鴻上書讓國於弟盛既葬乃挂縗絰冢廬而逃

又曰大將軍竇憲封舞陽侯食邑二万户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万户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已爲多矣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魏志曰王基㧞壽春進封東武侯上疏固辭歸功參佐由

是長吏司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馬宣王誅曹爽進蔣濟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

蔡邕獨斷曰漢制名諸侯王之子弟封者爲諸侯異姓者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朝廷所異者賜位在三公下其次諸侯在九卿下其小國侯以肺腑宿公親公主子孫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會見猥諸侯

誅貶

漢書曰高帝子淮南厲王長孝文六年謀反徙蜀至雍死趙王如意趙王恢趙王友爲呂后所殺孝景子膠東王自殺孝　武子燕王旦廣陵王胥並自殺齊王肥子濟北王興居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高帝兄子吳王濞弟孫楚　並反伏誅淮南王長子安衡山王賜江都王非

子建並謀反誅楚王六世孫延壽淮南王曾孫寬並謀反死武帝子孫侯者凡坐酎金等失侯及誅免者一百九人

又曰陳平薨子何代立坐略人妻弃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興

又曰平陽侯曹參六世孫宗坐闌入宮掖門配城旦留侯張良子不疑坐謀殺楚內史贖爲城旦封絕其餘功臣子孫皆罪誅免輒復立嗣

又曰高后封諸呂五人爲侯八年九月並誅張澤一人免孝文元年軹侯薄昭自殺景帝魏其侯竇嬰有罪弃市武帝樂通侯欒大斬昭帝安陽侯上官桀桑樂侯安反誅宣帝平丘侯王遷自殺昌水侯田廣明自殺陽成侯田延年盜都內錢自殺元帝樂安匡衡免成陵侯淳于長大逆誅宜鄉侯馮參自殺商陽侯薛宣坐不忠孝免哀帝丁明傅

晏丁滿朱博王嘉傳商鄭崇董賢孫寵息夫躬並誅免平帝甄豐劉歆爲王莽所殺高陵侯翟方進子盧坐弟舉兵爲王莽所殺

東觀漢記曰光武子楚王英謀反自殺廣陵王荊詛自殺

又曰成德侯朱鮪玄孫祀坐殺人國除昌成侯桓公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又曰魏成曾純坐訞訕國除山桑侯王常孫廣坐楚事國除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姦人妻國除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廣平侯吳漢無後國除潁陽侯祭遵無子國除

華嶠後漢書曰傅俊子昌從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之封乞錢五万爲關內侯肅宗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曹洪性悋文帝少時求假不稱恨之後犯罪死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死吾勅帝廢后后泣涕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又曰彭城王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二千申王袞楚王彪並入朝犯京都禁削縣户

又曰楚王彪坐王陵同謀延彪都昌遣御史案驗收治使自圖乃自殺

又曰黃初三年臨淄侯植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酒悖刼脅使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爲安都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

封建部五

婦人封　夫人

郡君　縣君

鄉君（錫命附）

婦人封

左傳成公上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曰避女子（使避君也齊侯單還婦人不知之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壁司徒之妻也（壁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音溜）

陳留風俗傳曰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夫人

後漢書曰崔篹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旁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通而妻之後企地漸强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趣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徒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衆走投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久之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爲燕郡夫人

又曰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李盡　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

又曰王君㚟上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賜以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朝廷並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漢書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後漢書曰弘農人寧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梁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蕃王）

又曰安思閻皇后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

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宫生肅祖中宗以毋賤命虞妃母養肅祖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肅祖迎母還宫崇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

後魏書曰景明初世追舅氏封外祖母蓋氏爲清河郡君

又曰靈太后臨朝以元乂妹封乂妻新平君後遷馮翊君

縣君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婦婦生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　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

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又曰宣帝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户萬一千爲湯沐邑

范曄後漢書曰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封后母興爲舞陽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母董爲郡君追改封父永爲灌津敬侯世婦董爲常陽君

又曰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郭穆侯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嘉君

又曰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齊王即位尊后皇太后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内人黄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追封后母夏氏爲野王君

又曰太始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爲平陽君也

臧榮緒晉書曰武悼楊皇后廢在金墉城與母高都君龐氏共止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

晉中興書曰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爲車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從母荀氏永宣縣君

又曰簡文順皇后王氏字蘭始驃騎將軍述之再從妹追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

沈約宋書曰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永初二年有司奏裔命婦孫可建昌縣君

又曰孝穆蕭皇后名文壽蘭陵人父卓初與裔俱贈金紫光禄大夫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

唐書曰古玄應妻高氏因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襃昇何以奬勸古玄應妻可封爲徇忠縣君

又曰衛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參軍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寃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喪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臺鞫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授遠郡程氏開成元年降勑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寃徒行万里崎嶇

偪畏濱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禄養仍錫疏封可武昌縣君

英雄記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也

潘岳宜城宣君誄曰行成于己名生於人考終定謚寔曰宣君祝宗莊事鄉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轀車外襯

鄉君

魏志曰下隆以后父封睢陽鄉侯隆妻王氏爲顯陽君追封隆前妻劉氏爲仁愼鄉君后親母故也

又曰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晉陽鄉君

晉書曰立皇后楊氏母太原龐氏爲安昌鄉君追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夏氏爲滎陽鄉君

晉中興書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爲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愛氏爲安國鄉君也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將軍掾父豫太傅參軍中宗之爲瑯琊王納后爲妃豫妻王氏爲邢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

又曰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縣高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祿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又曰王蘊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建昌侯母劉氏平樂君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受　東莞人也父儁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永平鄉君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携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遺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永壽鄉君

錫命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曰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爲信若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又曰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万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余今命汝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illegible]室不壞命有職）

國語曰襄王使邵伯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邑（邑國）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尒万方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在余一人乃罪數道之過）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汝衆（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之善則歸功於汝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罰罪也國之不臧是我一人之過）（其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衆使人不可不慎人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人（祓拂）也考中度衷以涖之（涖臨考中者已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擬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庶孚信當制立事宜驗衆而信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潔）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

也然則長衆使人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也背內不與里丕田也）虐其處者（虐其處者里丕之黨殺）弃其信不敬王命弃其禮施其所惡弃其忠（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無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弃其忠也）以惡實心弃其精（貢潔）四者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将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教人事（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人大夫士曰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閒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人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亹亹怵惕保位戒懼猶曰未也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凌其人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拜不稽首誣其王摯替無鎮誣王無人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不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

又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成禮義德之則德以道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人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法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

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于譙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沖幼桓溫威震內外人情噂沓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溫諷朝廷欲為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溫已病篤宏以呈安安視輒去不好更改之使弥歷旬日至于溫薨錫命遂寢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

職官部一

總叙官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又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春秋曰昭四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故（少皥金天氏黃帝子己姓之祖也問故以鳥名官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神農姜姓之祖也有火瑞以火紀事名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九州者在神農前太昊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太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太皥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之師而命以民事則爲不能故也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敬順天時以授人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使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南交言夏與春交）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定四時成歲以告時授事則衆功皆廣）

又舜典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也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也）使宅百揆亮釆惠疇（亮信惠順也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禹入爲天子司空治水有功言可用也）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稱禹前功以命之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許其讓使往宅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順古大道）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敬信天地之教）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安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士農工商使順天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又曰俊乂在官（俊德治能之士皆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言百官皆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又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臨

（奉上帝德順下綏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以私昵惟賢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非賢不爵）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又周官曰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三命受位（列位於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受祭器爲上大夫也）五命賜則（則法也）六命賜官（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如諸侯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伐五侯九伯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人夏時之官也）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揔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政官所以成聖聖通官正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也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爲轡

東觀漢記曰吏始所置官爵多羣小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後漢書曰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隷州牧條奏幷省有四百餘縣吏職减損十置其一

漢書儀曰古法雖聖猶試故設四科之辟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

後魏書曰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坐謂之八國常侍待直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煑鍊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减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初帝欲法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揔理万機故世號八公太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諸公爲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减置或事出當時不爲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智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言語談說不作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忻執戟居前能舉君之過失不

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通典曰唐開元中列定職次著之爲格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祕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爲九寺）五監（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爲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爲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爲十六衛）以嚴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左右春坊）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府凡十率府）俾乂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都督府置都督都護府置都護）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官卑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仲長子昌言曰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級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祿利器猶鑛以鈍刀而望其巧不亦疎乎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牢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雛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李重集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官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爲治大體所以遠踵三代也及至東京雖漸優顯令僕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鮑昱是也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郡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經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及篤尚之風未洽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漢法官人不得原秩或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蓋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罷以左遷試則偶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如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併郡守等級使同古者明試守左遷之例官人之理盡則士必量能而受爵矣

桓溫集略表曰今天下分崩喪亂以來瘡痍難道雖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謂才從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也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事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或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緣職所等者皆併其車駕郊廟籍田

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職官部二

丞相上

尚書曰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又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則有伊尹格于皇天

又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

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左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又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之以德榮爲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餼米也稂童粱）

史記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東方得祝融而辯南方得大封而辯西方得后土而辯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堯舉八凱（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爲八凱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庭堅即皐陶也）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敘亦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爲八元也）使布五敎于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

又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

又曰鄭以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又曰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

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而魚誰復給我魚故不受食茹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布好而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其所豈可售其貨乎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自繫焉使人言之於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又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騶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二世亡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又曰趙高為丞相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賢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諸吏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乃借劒而敢入

又曰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合也

漢書曰陳平陽武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浹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万物撫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語平曰君獨不早教我乎

又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何疾因問君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雖死無恨矣

又曰曹參沛人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當入相使者果召參為相擇郡國長史訥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万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為檄召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日令便行斬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公孫弘頴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掌列侯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北地人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泣涕曰臣本邊鄙鞍馬騎射不任宰相

又曰車千秋本姓田為高寢郎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公教臣言於是上召見千秋千秋體貌甚嚴帝說之曰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相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嘗有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而不弃人倫者竊

以聞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盡精思於前上召見說詩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類老嫗行步傴僂常兩吏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輒予長休吉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邴吉為丞相常出逢鬬者死傷橫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曰薛宣為丞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賜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

又曰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瘞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稍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於米也）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君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驄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受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哀帝從之

又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國蕭何曹參並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後漢書曰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文絳掾史見禮如師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黃閤無鍾鈴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薨即移於第中賜棺賻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

應劭漢官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又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玆度矩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爲所破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冗者責重非所以優也後孫劭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顧雍爲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

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彧爲右丞相王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曰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又曰步騭字子山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又曰陸凱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

晉書曰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專事非宰相是以不拜

又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居位持重爲任職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辭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顧命江祏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

領軍蕭坦之更日帖勅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

齊職儀曰相國綠綟綬袞冕服湯以伊尹爲宰相仲虺爲右相高宗得傅說以爲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爲相邦趙孝成王以廉頗爲相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職官部三

丞相下

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任委實重詔勑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揀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勑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又曰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又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又曰蘇味道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爲模稜手以爲口實

又曰宇文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爲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内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户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既居相位獨潔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敢費之百司或有所諮決輙對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禄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寛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寛即日潛遣毁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馬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

又曰李峴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叱左右去其榻

又曰柳渾與張延賞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絶自是竟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又曰柳渾爲相而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滉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猜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況省闥且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於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而不爲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恧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

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所親

又曰閻立本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旣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姧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姧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

又曰李絳爲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貞元九年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月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筆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太原用錢千万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

孫紹幼小穆宗恐爲厮養竊盜乃令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牛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即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又曰李程爲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問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旣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閒三上章請退不

詔

又曰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參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悉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啟奏人不敢橫議

又曰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以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之人自別但避其宂濫者著華自出上曰蕭復深識難言者言有司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錫爲相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賂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賄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又曰宋申錫以漳王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從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數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又曰宣宗時魏謩爲相奏曰臣無莫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貞謹時子多之稱爲曹畢

又曰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常當召宰相鐸年高昇階足跌踣遘陳中遘旁扶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知子之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嘉卿善事長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衣臣薦擧臣登第同以臣中選門生也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孰爲多遘謝之而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職官部四

總敘三師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總敘三公

總敘三師

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所師法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尚書云成王既黜殷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爲三公隋氏又爲三師

太師

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箋云毗輔也書尹氏爲太師之言輔四政之平治四方）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大戴禮曰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逸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

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溪以爲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號曰師尚父成王即政尊之爲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

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以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如迎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公今日變爲鳳皇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宋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曰太宗降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常無師傅哉況朕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臣朕之不逮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位也

通典曰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

太傅

大戴禮曰傅傅之德義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強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漢書曰王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為太師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

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東觀漢記曰詔云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喜為太傅

又曰胡廣為太傅總録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

又曰卓茂字子康世祖即位求茂謁見年七十餘拜太傅封宣德侯賜几杖

又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後漢書曰張禹遷為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音育）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續漢書曰太傅掌以善道無常職每帝即位輒置一人録尚書事薨輒省之

華嶠後漢書曰鄧彪字智伯為太傅賜爵關內侯百官揔己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為比焉

應劭漢官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

又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為太傅

魏志曰鍾繇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晉書曰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

後魏書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冀州詔段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重之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大（何鮺）而公弗予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弗予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遐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豪氂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糸于口而研覈是非典誥揔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王廙之保傅箴曰保傅之賢明宗國用寧輔弼之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昔有潘崇無曰至親無二或容江充

太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儀俯仰周旋無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先周公相洛邑也）

應劭漢官曰太保古官也保養也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祥以久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其寢光奏

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

齊職儀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叟母兄蟜字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陽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而齒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曰王起王乃變更召保申殺如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太宰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佐王治邦國

又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耦合之言繫者以綴於其情使不離散也）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王謂太甲也）

又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

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猶整飭）

晉書曰武帝時何曾以老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以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又曰何曾爲太宰年老禮優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又曰太宰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表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又曰安帝以太宰琅琊王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紆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盭綬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綠也以綠爲質又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爲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玄玉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故授民時尊稷爲天官夏衰稷後不窋失官由是廢稷殺以其官

爲冡宰周公在豐爲太宰邵公又居之秦漢魏無其職晉武以從祖安平王孚爲太宰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皇諱改爲太宰（或謂太宰周之職但）晉武依周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元興中恭帝爲太宰桓玄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都督遂從豁議

後周書曰文帝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冡宰卿一人掌邦理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國

通典曰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冡宰周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秦漢魏並不置晉初依周禮備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

仲長統昌言曰冡宰堯官也尚書曰冡宰一曰掌邦治官府以紀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万民三

曰禮典以統百官以和邦國以諧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魏温子舁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榮寵長途緣懃一日之致懸纏晉臺難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臏之悔既處鑠金固陳匪石

總叙三公

六典曰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

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

公羊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臣綱紀

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

漢書曰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凡六星也六符星之符驗也）

晉書曰文帝爲晉王何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綟綬也（綟音戾）

宋志曰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來制也（韠音畢）

通典曰隋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爲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寮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行事則攝

天文錄曰三台星一名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陶氏職官要錄曰三台擬三公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韓子曰背私曰公三象鼎足數三法三光

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說苑曰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風雨

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万國咸寧者謂之

司徒從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讓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

孝經左契曰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移大罪不逾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職官部五

太尉　　司徒上

太尉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蔡邕章句曰太尉掌官）

春秋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大麓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漢書曰太尉秦官也掌武事

又曰高祖言周勃重厚而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

東觀漢記曰劉虎字穉伯爲太尉在位清白廉讓以率下

又曰張輔字孟侯爲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雒父来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也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嘗客於湖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勵志踰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凡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位至太尉

又曰劉寬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又曰張禹爲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廪假（廪給也假貸也）詔許之

又曰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勑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又宦者傳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万故位至太尉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

又曰太尉郊廟掌亞獻大喪告謚南郊

又曰王龔爲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鹿爲吉凶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弘後果爲太尉

又曰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黄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

又曰鄭弘字巨君爲太尉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位在下每正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遂置雲母屏風分隔之由此以爲故事

又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脱粟飯卧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自防始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禮錢千万續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張璠漢記曰楊秉字叔節爲太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爲名公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爲之

又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武官以爲號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録尚書事

又曰沖帝冊書曰太尉趙峻貳掌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

又曰三公國之楨榦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

又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榮欲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也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鮮少自足相授喜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歴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漢官典職曰太尉孝文三年罷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罷五年復省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太尉

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又曰華歆拜太尉歆疾乞退讓位於管寧文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諭旨曰朕新涖庶事一日万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几筵命百官揔已以須君到然後御坐

又曰鄧艾字士載既平劉禪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斬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歴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万户

又曰王祥字休徵爲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爲尊貴然乃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輙拜人者耶損魏朝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荀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

吳志曰孫皓詔曰范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可爲太尉

晉中興書曰郄鑒爲太尉雖在公位沖心愈約勞謙日大翻翫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櫰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

又曰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温遂親職

謝靈運晉書曰泰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

齊職儀曰魏文黃初二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天地灾害責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

五代史後唐書莊宗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事宰臣羣官在列左諫議竇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記故事無能詰責寢而不行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拜太尉讓曰齊七政訓五兵臣不如議郎王暢

天文録曰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

摯虞冊龐王太尉文曰朕惟君行為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

司徒上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也）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又曰契為司徒而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

毛詩緇衣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擾亦安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地官曰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万民之偽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以六樂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又地官曰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万民一曰慈幼（保息謂安之也慈幼謂愛幼少也）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安富謂平其徭役不專取）

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

韓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

論語摘輔像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家語曰地宜不殖則物不蓄万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飭謂整備）

漢書曰祝良字仲子東海人為大司徒鮑猳為長史以事至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猳与之曰我司徒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耶猳下

拜之歎息而歸

東觀漢記曰鄧禹為司徒討赤眉不以時進光武賜書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不延望

又曰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又曰郭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後漢書曰蔡茂字子禮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禄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又曰光武即位高邑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曰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騎都尉授印綬封爲鄭侯邑万户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又曰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　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又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又曰馮勤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詞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代以爲鑑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又曰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所得俸禄以收養親族自無擔石之儲

又曰鮑昱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

又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奉其殿最而行罰凡郊祀之事掌牲視濯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司徒卧麤布被

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主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

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歆素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疏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又曰黄初元年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郎中令爲大司農

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病疾責之司徒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万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哉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吳録曰丁固爲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年吾當爲公乎遂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職官部六

司徒下　司空

司徒下

晉書曰王渾字玄冲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又曰石苞爲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屬有水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唯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

今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吏練事業者

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劭曾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又曰何曾字穎考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引道故選於衆而復盤桓非所聞也

又曰魏舒爲司徒不持激厲不課人短陳留周震爲諸府所辟書旣下公輒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舒辟之果無患

又曰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戎形狀短陋而目明獄威儀不足常畜馬轝無日不出覩類之亡無不弔也常以象牙筭晝夜筭計家財遂及田牧性又委儉不能善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又曰山濤爲司徒固辭勅斷表卧加章綬曰豈可以垂没之年汙官乎遂出歸家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之餘爲第一所舒素爲人先行而後言故未曾語親疎言當遜位九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罷遂還奉送章綬内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曹嘉之晉紀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板轝上殿

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蔡謨字道明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爲後代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朝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廷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爲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歆爲之

北齊書曰孫騰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遂解司徒

隋書曰王誼爲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爲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滅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

何患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

唐書曰大和四年守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豈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顏目從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万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撾父撾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尔以吾爲暫受耶

華陽國志曰自建武之後羣儒修業閑案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于堅弈代論道

荀氏家傳曰組字大章中宗爲晉王時將徵爲司徒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勤勞顯著還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充人望詔以組爲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雅敬君德每去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爲司徒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天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以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蔡邕中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春三月進公登于王庭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曹植輔臣論曰辨博通幽見傳異度德實充塞于內知謀從橫於外解疑釋滯剖散盤結者王司徒

荀勗答詔曰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應處台輔

宋謝莊爲北中郎謝兼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數五典職穆兆民豈語乾靈罔遺光濯方闡不次之任殊絕蕃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勲震周廻觀步交愽

司空

尚書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明也載成也）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舜曰然舉禹汝有平水土之功惟是勉之其勤勤以成也）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也）

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也度丈尺也）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也）興事任力（事謂築邑者市）

春秋昭四年曰爽鳩氏司空也

續漢志曰司空公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

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天下憂水

韓詩外傳曰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尚書大傳曰溝瀆擁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

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飭謂[illegible]）

又曰魯定公以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爲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又曰彭宣字子佩爲大司空而王莽爲大司馬專權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

又曰何武字君卿爲司空事後毋不篤詔以其舉措煩碎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綬遂冊免之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後漢書曰王梁初爲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

又曰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又曰陳寵爲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以下皆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又曰張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

又曰第五倫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病以二千石祿俸終厥身

續漢書曰張奮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大雨三日

華嶠後漢書曰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已來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及爲三公値章帝長者多恕屢有善政倫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德風也

又曰伏恭爲太僕常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袁宏後漢紀曰第五倫爲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魏志曰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伏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體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之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疋也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又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晉書曰裴秀爲司空刪定官制損益多善當禪代之際揔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案禹貢山川地名古有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事成奏上藏於祕府秀在位四年爲當世名公

又曰鄭袤字林叔爲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袤謂使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辭見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詔光祿大夫鄭袤體行純正

履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齊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明弼朕躬匡其不逮其以袞爲司空

晉中興書虞玩字士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遝玩爲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以玩爲知言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爲司空成王以毛公爲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爲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後魏書曰伊馛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後周書曰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灑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

唐書曰天寶十三載冊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五代史唐書曰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守司空時議以自隋唐已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晉天福中以李鏻爲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蘇禹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拜扶風太守未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爽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爲台司世人號爲白衣登三公

又曰顗爲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

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刪定舊文行正式爲一代之典書成奏藏於祕府其服色旗幟法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祫禘遷毀配食之制及於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美公既爲台輔德望清重加以留心禮教以年耆多疾不數朝見詔使侍中任愷諮問政化所宜行否

又曰蕃字大堅爲司空劉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蕃朝廷之舊臣弈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蕃而已宜增位號授分陝之重求令臣等有所憑准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宅器械監百工

典略曰禹爲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以

其職來貢

傅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世論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司馬文王秉政徵誕爲司空書至誕曰我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出賫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州人欲閉門誕叱之曰卿非我故吏耶逕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齊孔稚珪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譚以親寵登用王基才勇以晉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申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曜輕輪徐動則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樅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史微臣若不逢

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衮坐槐既闕論道駐傳慙棠尤慙爲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折械之識已彰愆伏之咎交著今水蛟不躍旱魃爲灾山無膏射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棠免臣職是當於何逃責乞責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職官部七

大司馬　三公府掾屬

大司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馬武也大揔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周禮夏官曰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為立封立疆為界）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之儀也明尊卑之位）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廢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制軍詰禁以均邦國（詰猶窮治也均猶正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也）簡稽鄉民以同封邦國（簡謂比數之以稽猶計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均之者謂者守大平者守小也則法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所以正之）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也

毛詩曰圻父（圻父司馬也）予王之爪牙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皇銜圖置黃帝前

尚書中候曰禝為大司馬舜為太尉

尚書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

韓詩外傳曰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

河圖録運法曰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等百二十人觀鳳皇銜書

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謂整頓）

史記曰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衆威也臣不宜以衆威受賞

漢書曰元狩四年上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兵五万騎數十万出塞斬首捕虜有功迺置大司馬

又曰董賢為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上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又曰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第一可用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

又曰識去孫咸征狄命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

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即位拜漢為大司馬

又曰上疾瘳召見陰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冢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

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

晉書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叅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理故叅軍有敬自楚始也

又曰齊王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曰陳騫咸寧初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楊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搆於是徵弘既至復以爲凉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役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通爽悟秉意不砕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

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晉諸公贊曰義陽王爲大司馬時父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常至洛陽貨畚有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去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顧視乃嵩高山也

齊職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中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夏官秉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楚漢之際曹參周勃始居其

又曰大司馬府舊爲闕王莽篡位故貶去闕焉

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親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姧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如是但因緣會朕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其宿衛[illegible]）

管子曰昔黃帝得大封辨乎四方故使爲司馬

又曰凉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厲士衆

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曹仁）

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班彪上事曰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以此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爲大司馬所以別小大司馬之號也

三公府掾屬

太尉長史

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和鼎味

太尉掾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時寒暑不和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顧諸掾有以匡之次及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匡諫諍之職

未有對楊賽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　小掾私所以於邑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爲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贓罪三府掾屬拷驗踰科不竟更選盛覆拷盛到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

衛玠別傳曰玠字叔寶陳留阮千里有令聞當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爲掾世號曰三語掾君見而謝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崔寔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屬以荅天子

太尉從事中郎

後魏書曰郭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寵世呼爲郭尖

于寶司徒儀曰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維正大體參輔謀議

太尉主簿

後魏書曰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曰十錢主簿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直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

司徒長史

東觀漢記曰吳梁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于寶晉紀曰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齊書曰到撝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梁書曰褚球字仲寶爲司徒左長史加貂自球始也

于寶司徒儀曰右長史職掌撿其法憲明其分職

司徒掾

漢書曰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

謝承後漢書曰虞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虞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

漢雜事曰陳寵爲司徒掾先是公府掾多不親事但以交接爲務寵常獨親事

魏書曰王粲字仲宣年十八司徒掾辟遷黃門不就

晉書曰魏舒爲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莫有辟者舒固辟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又曰周馥遷司徒左曹掾司徒王渾奏曰馥理識清正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于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敘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遭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單手足不能役行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令曰不被詔意曰使

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霸曰所使掾何仁恕爲國用心乎誠良吏也

司徒屬

東觀漢記曰司徒侯霸辟閔仲叔到與相見勞問之不及政事仲叔曰始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閔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仲叔爲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

晉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爲左西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司徒從事中郎

晉中興書曰潁川荀組字大章司徒王渾表曰左西屬荀組文義貞素清識見稱宜轉從事中郎

陶氏家傳曰迴字恭淵爲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尊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眞國器也

司徒諮議叅軍

晉中興書曰盧江何充字次道爲司徒王導諮議叅軍

後魏書曰李系爲主客郎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叅軍因謂之曰自郎署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

司徒主簿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護之子也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爲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司空掾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宴

又曰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憂哉

邴吉別傳曰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請見禮畢上送至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孫甚敬此人與其辭遠送之謂其尚顧而終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顧揖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交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

職官部八

錄尚書　尚書令

錄尚書

漢書曰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又曰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不希苟合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不洩密也如此

續漢書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弥高海內歸仁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軌德允元三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又曰冲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余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晉書曰元康元年誅楊駿詔曰司徒王渾秉德忠正器量弘遠歷位內外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預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錄尚書事

又曰賈充為太尉錄尚書事及伐吳為大都督吳平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八千户

又曰會稽王道子　元顯並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

晉中興書曰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虛理識明允阿衡孝文有深父之規輔弼哀皇盡翼亮之道敬承洪緒仍贊萬機協徽五教儀形具瞻登賢顯親固之典也其以為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

又曰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人是時桓玄用事出鎮姑孰名雖在外實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又曰明帝后庾氏為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

傅暢晉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秘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武永初三年尚書令楊州刺史徐羡之為司空錄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弘辭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万機之政宋承漢氏諸王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齊書曰明帝為宣城王錄尚書事廢帝昭業忌恭魚太官以無錄公命不與

後魏書曰北海王祥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祥之命其夜暴風雲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三國典略曰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尚書郎中源師常白那肱云龍見當雩那肱問曰何處龍見作何顔色師荅曰此是龍星須雩祭也非是真有龍見那肱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唐書官品志曰録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糾覈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陶氏職官要録曰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録尚書事尚書有六名自此始也因以爲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

尚書令

六典曰尚書令掌摠領百官儀形端揆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務皆會而決之

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衛士傳不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尚書稱臺[illegible]已悉爲官）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嘗出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東觀漢記曰陳忠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宫上閣以爲故事

又曰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樊准爲尚書令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後漢書曰宋均拜尚書令每有駮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貸郎

又曰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又曰侯霸拜尚書令條撰善政有便於民者除其煩苛時令立春下寛大詔書由霸始建言多施用

又曰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華嶠後漢書曰申屠剛爲尚書令時内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言唯剛每極諫

張璠漢記曰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漢官曰尚書令秦官銅印墨綬與司隷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如此

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對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則請就黜帝慙迴車

又曰荀彧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奇筴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内英俊咸宗焉

魏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爲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

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回甯武子不能過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始攸入尚書太祖聞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蜀志曰費褘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戰軍多事衆務煩猥褘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後還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代褘爲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又曰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共讚王業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

又曰劉巴字子初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靖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又曰呂乂字季陽代董允爲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爲政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時

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功譽然爲後人所思

又曰裴秀爲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

又曰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在家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又曰荀勗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又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又曰王彪之字叔虎爲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無不得判

又曰太熙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

又曰衛瓘字伯玉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叅佐尚書郎若掾屬

又曰熊遠啓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晉中興書曰卞壼爲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壼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壼

又曰萬協遷尚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晉書曰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領都揔攝諸曹出納王命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令拜受命皆策命薨則於朝堂發哀古之冢宰以在端右故也

晉故事曰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於是遂置省事吏四人品職章服與諸曹令史同

宋書曰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顛引之不已則遺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又曰武帝踐祚王瑩遷尚書令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皆莫能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應籙御圖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齊書曰謝朏字敬沖徵爲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旣見乘小車就席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今號八座爲

元凱謂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梁書曰何敬容爲尚書令貪悋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曰漏禁中語故嘲誚曰至尊有客姓吉問卿與邴吉遠近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唐書曰太宗在藩嘗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爲遂廢其官廣德元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勳遂特拜尚書令

又曰廣德二年冬詔郭子儀於尚書省視尚書令事命宰臣已下特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于省賜以教坊音樂

五代史梁書開平三年詔外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典尚書令正二品至是以將授趙王鎔此官故外之

會稽先賢傳曰沈勳徵諸南宮賜酒拜尚書令持節臨辟雍名冠百僚

襄陽耆舊傳曰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徐廣車服儀制曰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

通典曰大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鷩冕也可爲冠）也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二年制廢尚書令

又曰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

世說曰崇禮闥在東掖門內路西即尚書省崇禮門東建禮門內即是尚書令下舍之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騶宰永巷皆有僕射取所領之事以為號若尚書則名曰尚書僕射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永好文德行軍常皁襜路稱鮑尚書兵

後漢書曰郅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又曰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來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又曰徐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車駕為幸許昌宣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朕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文帝時欲以賈詡為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詡縱昧於榮利奈國朝何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託疾時臺制滿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及太傅宣王久病曹爽攝政豐依違二公間故時人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遊光

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觴

晉書曰荀顗代陳泰為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為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岳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万機護軍周顗可左僕射領軍王遂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恩量弘濟莅官誠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治典協宣庶政

謝靈運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希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干寶晉紀曰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為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晉諸公賛曰司馬珪少時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為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為美

晉書百官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

賢守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晉中興書曰顧和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勑特諭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又曰紀瞻字士遠爲右僕射肅祖嘗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爲治乎

又曰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爲上所昵桓玄苔道子牋云王珣明悟踈徹風流之美雖逼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刁協字玄亮除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無練習舊儀者唯協以久在中朝加性聰朗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爲強記

宋書曰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舡自清溪至平昌門乃入尚書下舍

又曰漢制御史中丞遇尚書令僕丞郎車皆預相迴避臺官過乃得去令尚書令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尚書漢稱臺閣晉已下方稱曰省）

又王弘爲僕射奏彈康樂侯謝靈運淫其嬖女殺興胡江淶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裕之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

齊書曰王延之轉左僕射宗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張緒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武以僕射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諄爲右僕射時嵩諄並年三十又以嵩弟孺爲西中郎將諄弟軌爲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分殿方謝帝顧曰羅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後魏書曰郭祚爲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門下參議刊正故事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至於馳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趙善爲尚書右僕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又曰元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陽平王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遷尚書右僕射欽色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孫騰兼尚書左僕射府庫關鑰一以委之

又曰北齊王晉明豪侈有氣俠留心經史招引賓客嘗爲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云廢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乎

北齊書曰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書曰周惠達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主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

陳書曰袁憲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爲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隋書曰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漸踈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實奪其權

唐書曰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爲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愨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又曰戴至德爲僕射時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請却付牒來也至德笑而還之議者尤稱其長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均爲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使尚書郎爲之文三品已上官外堦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外堦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因製儀注自極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官是日皆坐受拜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丞亦同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倖而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又曰寶歷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車不爲之却因上言故事去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以爲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職恩加特拜者遂從

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非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叅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叅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意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奉勅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韋謙舉奏削去舊儀今絳上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絳改官共寢其儀

又曰李程大和中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玄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

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勅處分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僕射其年匈奴來降詔賜縑三百疋尚書侍郎暨鄴受詔誤以三千疋賜匈奴詔大怒鞭鄴欲死意獨排省閤入諫明帝以合大義恚損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世說曰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爲三日僕射

唐書官品志曰僕射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糺彈而右不糺彈

唐新語曰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叅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職官部十

摠叙尚書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摠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子物皆曰尚如主晉曰尚主者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又曰章帝賜尚書劒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劒陳寵濟南鍜成一室丙兩刃其餘皆平劒其時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蜀漢文劒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鍜成劒皆因名而表意

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一人爲僕射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各有曹任常侍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共爲五曹世祖又分增三公爲二曹其一曹主歲盡課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治攻作鹽池苑囿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二千石曹主辭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爲六曹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謝承後漢書曰陳禁字子雅拜尚書公卿朝日晏無詔禁問臺上故事何時可罷對言已食輙有詔罷今已晏禁曰寧可白耶尚書郎以上方宴樂不敢白禁使罷公卿既罷上問左右今未有詔而罷朝何也尚書直對曰陳禁命罷上曰勿復問也禁在臺二年嘗病令僕射數奏久病滿百日請輙免有詔賜金帛醫藥

又曰張陵字契仲爲尚書首歲朝梁冀帶劒入省陵叱冀令出勅虎賁奪其劒冀跪謝陵劾之詔以歲俸贖罪百寮肅然冀弟不疑曾舉陵後疾冀不疑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非報私恩耳不疑有慙色

又曰翟酺字子廣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爲尚書再外紫微謇諤禁省不畏豪右爲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喈以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又曰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爲尚書交阯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贓穢之寶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十万

又曰蔡纘字伯偕拜尚書纘性明亮敏於衆職以爲尋審秉機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又曰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

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内史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奏攷穪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應劭漢官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張璠漢記曰宋穆當事察因欲拜尚書正見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廻避不敢當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戴之於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謹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

魏志曰陳羣爲尚書制九品爲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又曰許混字子劭清正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

又曰丁謐字彥靜曹爽宿與相親拔爲散騎常侍轉爲尚書謐在臺閣數有所彈駁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疽囊也

又曰　孔禮字德達爲尚書明帝方修臺署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因罷役制曰敬納讜言

魏略曰帝遊宴在内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否也

吳志曰尚書熊睦見孫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也

晉書曰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又曰山濤轉尚書表辭母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實委以老成也

又曰劉頌爲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

晉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百寮之本朕所責成也而處務冗猥儉薄甚非治體今雖事國多故亦不爲元凱惜其依令僕給尚書各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中興書曰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郎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足上亂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士准平之論豈惟微臣斯亡之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宋書曰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乃得入聽還本職

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屐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戶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梁書曰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荅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也

後魏書曰肅宗靈太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觀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隋書曰于仲文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唐新語曰玄宗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内外清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部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徴爲尚書

會稽典録曰鄭弘拜尚書舊典科郎補縣長令史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史爲長上從其議自此爲始

通典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万機蓋政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是爲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傅子曰嘏字蘭石爲尚書大小無不揔

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揔議持平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万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應璩書曰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傅說弃板築而爲殷相呂望投漁竿而爲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爲漢宰若此等者乃苛耳瑮瑮尚書執憲之吏曷以爲異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一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令史

左丞

六典曰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文法分而視焉

漢官典職曰尚書左右丞典臺事繩糾無所不攝

續漢書百官志曰左丞掌錄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

漢官儀曰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

晉書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射制彈案選用署吏稽近道文書給假

晉書曰劉毅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二臺清肅

又曰郄詵爲尚書左丞推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舉詵丞而還奏我此謂挽弩自射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以軍法戮宣子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聞而悅服之

又曰傅咸爲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弈咸故將也累辭疾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又曰郄弘始爲尚書郎轉左右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後坐泄事免

晉諸公讚曰許奇爲尚書左丞有准繩操

又曰傅咸字長虞爲左丞臺閣小大望風自肅

晉中興書曰荀奕字令遠遷左丞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封溫奕謂太宗曰若溫復假王威平定河洛修復山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爲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

宋書百官志曰晉宋之世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糺諸不法無所迴避

三國典略曰北齊張耀嘗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梁書曰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又曰劉孺弟覽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囓行路覽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煬帝即位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尔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皆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誅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高祖嘗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

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

唐書曰趙涓永泰初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室數十間火起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周歷壖垣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爲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卽日拜尚書左丞

唐新語曰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䕃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凝滯勃然逼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傳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假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卞壼彈尚書丞郎事曰舊丞郎取急及覲省尚有對使職局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郎皆出唯次直二郎在設使有兵火警急便爲無復行事者二丞頓行無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違慢莫斯之甚

傅咸荅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万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忝此任俛俛從事日愼一日

右丞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右丞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假署印綬及筆墨諸材用

漢官儀曰尚書左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

晉書百官表注曰右丞主臺內庫藏廨舍量物用多少及廩賜民户租布刑獄兵器稽違道文書章表奏事

晉中興書曰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喚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後爲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具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沈約宋書曰晉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也今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宋書百官志曰右丞掌臺內庫藏凡諸器物廨舍刑獄兵器

唐書曰宇文鼎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爲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鼎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疋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韋溫爲尚書右丞吏部員外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

五代史後唐書曰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左司郎中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者署符目爲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左司員外郎

隋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員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署抄目舉稽失知臺內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併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隋書曰胥儀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令史

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華嶠後漢書享彪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史以助郎

晉書曰陳壽少仕蜀在觀閣為令史又為郎宦人黃皓專弄朝政大將軍閻宇等皆曲邪事皓以營時務壽獨峻然皓乃自襌與杖

又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黷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齊職儀曰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

楊楞伽北齊鄴都故事曰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典略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將軍何進聞其名欲以禮辟恐不肯來乃詐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敘聲氣如流其時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職官部十二

吏部尚書

六典曰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摠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後漢書曰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舉選齋祀事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毓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吳志曰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

又曰曁艷字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彈指百寮數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艷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艷坐自殺

又曰陸喜字文仲頗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又曰薛綜為選部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為吏部尚書當時清靜內外肅然後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

又曰嵇紹字延祖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又曰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疽嫉隨其沉浮門調戶選好營生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又曰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杼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又曰蔡克居選官尚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八月詔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

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貴選舉稱為廉平

晉陽秋曰陳羣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

晉書諸公贊曰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今

宋書曰顏竣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懽笑答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

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已下悉以委蔡自此已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盻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

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聚爲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又曰庾炳之爲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琶王容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所司奏免官也

又曰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齊書曰褚彥回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鋌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又曰褚炫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紙帽風吹紙剥殆盡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南史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

梁書曰蕭子明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

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又曰謝覽字景滌朏之弟瀹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代居選部時以爲榮

又曰王泰字仲通爲都官尚書能接人士士皆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傾屬

又曰謝舉字言揚選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丞宰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爲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

後魏書曰崔玄伯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擬八座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又曰崔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

又曰郭祚為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頗勞滯當時每招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稱職時人以此歸之

又曰元順為吏部尚書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頻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鬚眉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刱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万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令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爼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開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

又曰元脩義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叔上黨郡缺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臺曳之居對衆大呼天唱賊人間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乗驢遥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愔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果自不虛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北齊書曰叚孝言為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叚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荅唯厲色遣下而已

又曰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牧實欲以江揔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后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陳主將討之奐乃啓曰江揔文章之人今太子文藻不少無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陳主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　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為太子詹事奐又啓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因爭之陳主卒以揔果共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遊揔家陳主怒而免之

隋書曰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世旨鑒賞機晤清惇絕倫然爽俊

有餘迹以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又曰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蒲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

唐書曰韋思謙弱冠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不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弃大德特進超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又曰李巽為吏部尚書病極郎官相率省疾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推公利至其夕而終

唐新語曰裴光廷為吏部始制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賢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廷卒有司定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為克平

先賢行狀曰崔琰奏投銓衡揔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美天下稱平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揔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二童見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為吏部尚書當尔時天下無滯才

世語曰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荆州太祖定荆州太祖求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語林曰袁真為監運乞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監朱遺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辦令長以下可尊付吏部守以上入座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職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摠叙尚書郎

吏部侍郎

隋書曰陸彥師爲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淸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又曰高孝基爲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爲知人

又曰煬帝以尚書六曹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

唐書曰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從幸翠微宮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又曰天后以許子儒爲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鑑爲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爲之介然自守絶於請謁爲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以卿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又曰房頴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頴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又曰韋陟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贓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崔羣徵拜吏部侍郎穆宗召見别殿謂羣曰我昇儲

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又曰崔鄲爲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乃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鄲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又曰鄧玄挺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時患消渴病選人因目爲鄧渴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

唐新語曰裴行儉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

又曰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輙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又曰馬載爲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爲河内

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寃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敎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於集朝廷咸曰眞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撥理風俗也其人以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訐趑趄失步

揔叙尚書郎

漢書曰南宮二十五星應臺郎位故明帝去郎官上應列宿即此也

又曰主父偃詣闕上書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其一事諫匈奴上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乃拜偃爲郎中

又曰韓信爲項羽郎中數干以策而弗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爲郎每當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

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黃香爲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又曰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黃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鍾律暦筭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後漢書曰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斷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闥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又曰馮勤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讖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數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

又曰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思漬反謂杫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湌給帷被皁袍

又曰桓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見廢

又曰王譚爲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爲三臺之表

又曰陳忠疏曰尚書爲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也

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又曰徐防爲尚書郎性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謝承後漢書曰尚書郎舊典秩滿遷令長鄭弘爲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

又曰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又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何湯拜郎中守闌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

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帳皆奪俸

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万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又曰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鼮鼠詔曰何以知曰見尒雅詔書如攸言賜帛二百匹勑諸王子從攸受尒雅

又曰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崧崧逕入牀下上怒甚疾呼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

漢官儀曰尚書郎四人一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主羌夷吏民一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主錢帛貢獻委輸

又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

又曰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級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

又曰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中三年稱侍郎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又曰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

忠異之謂有良平之計察孝廉爲郎

魏略曰韓宣字景然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已縛束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是誰左右以宣對帝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

又曰姜維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爲將維家本衣冠不願爲將郡因表拜郎中

吳志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又曰孫皓降晉賜號歸命侯諸子爲王者皆拜郎中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尚書郎時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之言舒曰吾即其人也乃襆被遷出同寮素無清議者咸有自愧之色談者莫不詠其高

又曰索靖同郡張勃特表靖以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

又曰樂廣爲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之水鏡也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又曰吳隱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中

又曰稽含言於長沙王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

出省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舍謂之各有主師委之大將不宜復令臺府雜與其門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也

又曰賈充改爲律令以裴楷爲定科郎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可作諸王佐郎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爲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怨之辭不拜

晉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任基子冲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冲爲治書侍御史

齊書曰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耶

梁書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兹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又曰劉洽爲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以張緬爲之

後魏書曰高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三國典略曰齊主命百司各列勤惰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上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雨一日病酒齊主以其言實遂優容之令杖脛三十

唐書曰韋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家

又曰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深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忧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檢者爲之歎息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又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黜重見義去官亦以病免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上書云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也

又曰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朝者莫不慎睫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王處冲別傳曰處冲爲尚書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要機轄執其中中外之間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通典曰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勑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

李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都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爵稱疏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則須相迴避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才學冠羣名位殊絶始友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爲宜使起家作臺郎

世語曰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知焉擢爲郎

又曰曹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宥之爲郎

桓譚新論曰余年十七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魏武策選舉令曰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

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賛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麁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伎親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絶出亦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

山濤啓事曰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

又曰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

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命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

陸機謝吳王表曰殿中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爲殿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四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曰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寶典之間人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號爲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蜀志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鄙於人不論臧否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爲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列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雅遺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寮而斥華競存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畢舉

又曰吏部郎闕文帝問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又曰徐寧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杜錫字世嘏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穎悟二十四爲吏部郎

又曰李胤爲吏部郎清慎選舉號爲廉平

荀綽晉後略曰武含字景綽官歷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以母在日誨去汝修其志仕當爲尚書郎惵進叙有違前言

乃辭常侍爲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爲吏部郎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産業爲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又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曰王僧綽爲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

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又曰王悅之爲吏部郎隣舍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又曰袁淑爲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

齊書曰陸慧曉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誚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又曰謝朏遷尚書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覬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

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爲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爲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爲不能

後魏書曰宋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

又曰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爲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字敬儒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又曰韋瑒爲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官吏皆有定價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昃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晉懷帝永嘉官名曰吏部郎太原溫嶷字元甫世論以其爲人夷曠似王

郭子曰劉道眞少時漁釣草澤善歌嘯聞之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人甚樂其歌嘯及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世說曰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白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又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尒果當至此誠相遇之過

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實阮咸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管庫式鑒晉吏

吏部員外郎

六典曰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

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爲一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焉

唐書曰崔鄲爲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

五代史後唐書曰蕭頃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出爲右僕射曲爲朱溫判官高劭使祖殷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甚急吏徒皇懼頃乃判狀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名振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六典曰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萬户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户三曰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户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户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户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户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户

職員令曰司封郎中掌封璽皇宗諸親內外命婦及國官邑官告身并選流外親品等第等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六典曰司勳郎中員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二轉爲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爲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爲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爲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爲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爲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爲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爲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爲武騎尉比從七品

考功郎中

六典曰考功郎中員外郎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皆具録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

唐書曰代宗幸陝考功郎中裴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考功員外郎

唐書曰席豫襄陽人周湖州刺史固七世孫近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

唐書曰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爲人曰比三人便堪掌綸誥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又曰鄭杲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杲探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决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初固未有恥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綱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如此則教化不立矣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

俛等作相已來未聞進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雖正莫辯混然興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怨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並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焉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諱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盡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暈上下考于暈以犯贓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暈韋道冲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飯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已下官續具條流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

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

唐新語曰李迴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迴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須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何處量豈必須進士再三諭而遣之聞者大噱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職官部十五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四司郎中員外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戶部四司郎中員外

兵部尚書

六典曰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輿馬甲仗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五代史晉史曰王權轉兵部尚書高祖德契丹屈節以事之馳騎乘軺道路交織一日勑權爲使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又曰崔湜遷兵部侍郎父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人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六典曰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外夷每有蕃客至委鴻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修圖以進）

周禮曰夏官職方氏中大夫之職掌天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六典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

北史曰馮子琮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隋書曰辛公義爲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六典曰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戎器儀仗凡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宋書曰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顧琛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秘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琛詭對甚善之

又曰江智泉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泉問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唐書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戶部尚書

六典曰戸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戸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戸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漢書曰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吳志曰孫休初即位戸部尚書階下讀奏

梁書曰到溉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露示有朝章而已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左人尚書後辭官隱於若邪山雲門寺勑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又曰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溉爲左人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又曰周弘正爲左民尚書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戸部侍郎

唐書曰李林甫引蕭炅爲戸部侍郎嘗與何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一卷炅讀之曰蒸嘗伏臘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

又曰李絳爲戸部侍郎嘗因次對憲宗曰戸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戸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又曰長慶中孟簡代崔羣爲戸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

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戸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

又曰張平叔長慶中爲戸部侍郎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旣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倖多狎之旣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舞又有論奏佻溢輕脫上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諱肆無忌請變榷鹽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己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庾敬休字順之爲戸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

戸部郎中

六典曰戸部郎中員外郎掌分理戸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賦之差

隋書曰高構徵拜比部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敬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過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書曰韋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戸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戸部有二妙

戸部員外郎

唐新語曰呂太一遷戸部員外戸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戸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

俊拔

度支尚書

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

又曰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尚書軍糧計校一由之以司馬孚爲之

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摠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

後魏書曰陽平王王子匡除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惟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

隋書曰長孫平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度支郎中

唐書曰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六典曰度支郎中員外掌判天下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國物之固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制之

度支員外郎

唐書曰張濬爲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闕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隋書曰盧昌衡字子均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六典曰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錄

倉部郎中

六典曰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

唐書曰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

倉部員外郎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職官部十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隷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闘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又曰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吾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勑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

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雲陽縣人力張涖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徴之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涖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鍤擊涖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文爲人所毆人性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涖是功非凶以髫丱之歳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爲都官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

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云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梁書曰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游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孫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揔勾之凡內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爲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爲差

魏志曰何貞表公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爲比部郎中

李綽尚書故實曰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六典曰司門郎中員外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爲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周禮司徒職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伯夷汝作秩宗

家語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飭[illegible]豐[illegible]）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圈留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同陳晉臣隋乃更爲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唐書曰韋陟爲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

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乃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又曰賈至爲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隸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眞爲信州刺史太眞爲禮部侍郎性樞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敘陳少遊勳勣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二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

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略誦上口遂拜爲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韋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

梁書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車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

後漢書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爲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滌養之數省閱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

五代史後唐書曰膳部郎中鄭䟽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吏秉暇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汙染時風請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趙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人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庭竟寢其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隋書曰長孫平爲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唐書曰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皥知貢舉擢桑維翰進士第後維翰居相位徵拜皥工部尚書舍於相國寺維翰謁之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皥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皥於館

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為工部尚書時新除工部郎中于鄴公參文紀文紀以父名同音不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參何以省上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遂經于室其甥鄭鍊以事聞謫文紀為石州司馬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脩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

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

三國典略曰裴讓之十七舉秀才為屯田郎中與祖珽俱聘宋邢劭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讓之弟諏之謀之訥之謁之並清立楊愔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為不亡也

隋書曰柳彧為屯田郎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

唐書曰沈扶字雲翔太和初為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坎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總而舉

梁書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勑荅曰美錦未

可便製薄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職官部十七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應劭漢書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用趙高計不悉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書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史丹元帝世爲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強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上官桀隴西人爲中廄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爲忠親近之爲侍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紱章載送衛尉府（如淳曰載以皇孫軒寵之也）

東觀漢記曰戴憑字次仲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楊震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

又曰朱穆因進見乃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皆用姓族（引用士人謂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也）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禪參乘上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

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劒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又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尊太尉長史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劭漢官儀曰帝迺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憋失求視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

又曰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之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

漢書典職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達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

漢雜事曰金敞爲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敞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曰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易

又曰劉曄字子陽爲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荅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強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方與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嘗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于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于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艷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作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

又曰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用

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為

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又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又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選侍中常侍孚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又曰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糺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茍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翼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峻執政猶以為侍中

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自吳郡太守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六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列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謙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又曰謝莊為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勑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又曰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闈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南史曰謝朏時為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齊職儀曰魏侍中掌儐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也

又曰東漢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外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參乘兼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南史曰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驄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介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為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宋明帝時為侍郎

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即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揔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典諸公論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人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會朝中見諸侍中皆諸家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又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大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顔含別傳曰顔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顔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逆臣董卓議欲廢帝羣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彭伯羣與卓親入爲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盧侍中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親汝所見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

千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左右疏其語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摯虞决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山公啓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爲侍中才又啓云詔侍中缺當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傅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兄也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梁王肜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駁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百公卿問對曰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頓隔

梁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僨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巳至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値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

畜菅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寔在得人況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璫映首日月在躬冠蓋甚衆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闇自知在洛之識無侍諠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喈之口何悟天情方眷復延今寵逖撫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應茲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令

六典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為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為令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代為令貴倖傾朝百寮皆敬事

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

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

吳錄曰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為尚書令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吳志曰胡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

又曰蔡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身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

晉書曰王獻之為中書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為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中嘗為此官至珉復居之時人以為弈世令望

又曰王獻之為中書令啓瑯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嶠意抗直鄙勗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末為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啓義讓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　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又曰溫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重輕豈唯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得止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為散騎常侍侍講太學勑手詔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若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為中書令朝論咸以為宜

又曰王洽字敬和顯宗時王洽為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昔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為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晉令曰中書為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晉制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晉諸公讚曰陳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

得詔書不以示徃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又曰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

宋泰始起居注曰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風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冥寄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授之者實爲未易

崔鴻後趙録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

石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遷爲中書令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爲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徃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高允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能書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用聞者皆言說無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向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高宗重之不名恒呼爲令公

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粒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　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唐書曰武德年嘗有勑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　見內史宣勑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勑臣必審勘使與前勑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

卧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

又曰神龍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

又曰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諸）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乃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事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狀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勑曰可

又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珎異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薛瑩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勲機近以叅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深悅服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馭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綜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痾百志俱淪

中書監

魏志曰黄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二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既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者勗恚曰奪我鳳皇池諸公何賀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云我當作中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爲詔世祖践祚權即用之

晉中興書曰肅宗欲使庾亮爲中書監亮上疏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讚曰華廙爲中書監時事多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薈荅詔先時荀勗爲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詔草傳校爲中書監病風復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後魏書曰孝文時蠕蠕（如兗）國有喪帝遣高閭爲書與之不叙凶事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

環濟要略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書者也後關百官事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書同

陶氏職官要録曰中書監舊視僕射梁選簿書自宋已來比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詔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耶願足下勉之勿疑

王劭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爲之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奉之若獻贄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

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噉也
毓舉韓暨𢿱篤至行帝乃用之

吳志曰孫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俊爲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爲中書通事郎

又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晉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字季伐爲山濤所知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興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議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榮齊王冏召爲主簿冏自擅威權榮知其必敗唯終日昏酒冏以榮爲中書郎

又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以獻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輙諮訪之甯指朝士直言無諱

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隸書與劉惔爲中書侍郎太宗輔政濛惔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賓惔字真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惔比荀奉倩

宋書曰王微與從弟僧綽書曰闔門比蒙榮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顗風神高邁　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北史曰趙彥深諷朝廷子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攙我鳳池

隋書曰元善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

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爲懷禄士也自是每有制勑及曹事沔多所異同

王濛別傳曰濛爲中書郎在職四年無人對以濛難與比肩故也

鍾會母傳曰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宣王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嵇氏世家曰嵇含爲中書侍郎書檄雲集莫不立草

通典曰隋初爲内史侍郎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爲内書侍郎

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曰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追不獲已乃詐發内妹喪出就第去哭泣受吊片言隻字不

闢其八閭

梁庾肩吾爲寧國公讓中書郎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右之車屢息望兹吳坂少游之馬難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椎輪駿靡浮雲便其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幼稱辯慧足對元禮弱標俊穎能嘲子淑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職官部十九

黃門侍郎　給事中

黃門侍郎

六典曰黃門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施張事之與奪皆參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外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以進既帨則奠巾于篚奉匏爵以贊獻凡元正冬至天子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

漢官儀曰給事黃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黃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楊雄待詔歲餘爲給事黃門郎成哀平三代不徙

又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數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賢侍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皃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鄧閶字秀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後漢書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正月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孔融並侍講禁中

又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闥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

又百官志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位

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漢官曰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

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杜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在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有籌畫智略從太祖定冀州遷黃門侍郎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大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

至尊順動之時也遷黃門侍郎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爲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吳志曰孫承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熒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唯榮承獨獲免常使二人記事承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令如宗室承顧榮儔也

又曰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啟以爲罪

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特采朗澈仕吳弱冠舉賢良爲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天才令望

又曰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

又曰吳隱之孝武帝欲以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

又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後魏書曰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文政而已

又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隋書曰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書曰温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將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

胡旣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䲶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寶元年改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

五代史晉書曰天福七年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祿同常侍

三輔決錄曰韋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

又曰馬右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郎

王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以嘏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栢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以子無褌上搏手曰長若子無褌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

傅子曰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鵷鷺寔神化之樞寄信賢才之攸宜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弈葉孝緒蟬聯家臣玄纛之朝人輔彤靈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比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擁熊軾聲流十部近者命族鸞渚已濯鴈行幾出公扃奄歸萬里永言荊樹坐析連枝眷彼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阜蓋宜襲寵於黃樞

給事中

六典曰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奏擬則校其仕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漢儀注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

漢書曰給事中秦官也至漢因之皆爲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詔蕭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爲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爲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爲給事中

晉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白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勤儒訓可給事中

唐書曰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毎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

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又曰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朞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辯君臣一貫者哉帝竟依粲所奏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垍言於帝以爲宰相器

又曰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爲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又曰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駮時有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廻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詔方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歷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駮能奉其職宜在瑣闈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闈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又曰于敖遷給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許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

仁乎及駮奏出乃是論麗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准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爲給事中

胡廣集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束晳集曰貟外侍郎及給事宂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降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勑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晉中興書曰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愼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少好學問尤善經傳時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齊書曰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

又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乆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

梁書曰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勑知詔誥

南史曰顧協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爲中書舍人狀皃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少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又曰顏之推天保末從顯祖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寢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隋書曰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目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誥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

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將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

又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史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

又曰景龍四年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氂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屬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善爲德音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號常楊焉

又曰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又曰鄭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毆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廢革日久頃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闕機密者即且如舊

又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又曰大和四年勑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喜之賜之宮錦

又曰崔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鍇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

錦綵

又曰中書舍人鄭居中少有時名楊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攜筆爲詩繞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又曰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爲一職晉代入直閣內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它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五代史後唐書曰明宗時劉贊爲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贊與同年楊疑式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卹其孀稚士人稱之

五代史晉史曰陳乂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冊公主於大原（高祖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叅議表章凡詔旨制勑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令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竝歸中書舍人

五代史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某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由刺史玷綸閣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偃師簿薄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嗤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徇公皆此類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書置通事一人主呈奏晉初中書又置舍人一人至東晉合通事及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猶掌呈奏

陶氏職官要録曰中書舍人舊視給事中

梁選簿云梁天監用人務簡英才不限資次

又曰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爲內史舍人

荀勗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爲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記天子之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冬則授之于國史焉

唐書曰大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賫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又曰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

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戒勵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戸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温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邪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閒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又曰開成二年十二月閤門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録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冬則授之於國史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李讓夷字達心爲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見在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紫宸入閤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職官部二十一

諫議大夫　補闕　拾遺

諫議大夫

六典曰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風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漢書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少好修文業尤謙遜其接人貧賤者益加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劉輔以美才擢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毋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言

又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禹為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宜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明洪範五行為諫議大夫為人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此親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宣布詩（如淳曰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蘇林曰歌之名也）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太學宣帝召見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疾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又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為諫議大夫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為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又曰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動舉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人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又曰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又曰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靈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言天下亂皆由於官竪宦竪見事急共讒陶詔收黄門北寺獄陶自知少死對使者曰讒邪相束考掠日深臣恨不列稷禼伊周之蹤而與比干龍逢為儔事敗乃悔復何可及閉氣而死

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傳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

讜言武帝嘉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爭終不曲撓散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爲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又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潛以左氏傳教授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李充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充有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壁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後魏書曰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唐書曰高祖嘗謂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於是拜爲諫議大夫

又曰蘇世長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又曰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

又曰蕭鈞遷諫議大夫時有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眞諫議也

又曰武后臨朝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

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曰申寃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爲獻納

又曰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諂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既成殿最用存沮勸

又曰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黜德宗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天子怒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鄲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喜之畋遊稍簡

又曰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令授卿諫議大夫

又曰孔戣爲諫議上疏以事四條陳諷後有李涉投匭上言吐突承璀公忠戣爲匭使覽副狀大怒遂之因上疏苦諫遂貶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爲危之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

又曰馮定爲諫議大夫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横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曆二年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闈補過拾遺張衡爲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行其道况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書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從之

五代史周書曰顯德五年勑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外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外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補闕

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爲十員其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王源中字正蒙早以文學知名外進士第宏詞科累遷至左補闕時典禁兵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其略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内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裴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

令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依復悚恧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閒必極臣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內狀備述諫跡激切詔中書善爲之詞

唐書曰貞元中韋渠牟爲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輦始注目矣歲中遷左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稟政財賦之臣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語款洽往往外聞

又曰韋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

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拾遺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員通前爲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敘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及中宗即位以沃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感一飧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得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庭請以古事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

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爲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又曰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從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擢拜左拾遺

又曰蕭昕爲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爲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尔玄宗擢

鍋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爲左補闕崔群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臣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宜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詞甚繁迺刻而罷

又曰元稹除左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又曰寶曆中左拾遺李漢右拾遺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於閤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乞聖恩詳察上厲聲曰更有何事舒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俛首不能對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諫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般輂瓦木絶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上曰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爲不廢其職

又曰大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捉李虞祗承人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案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溫造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伏以事有雖小而關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奧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爲陛下惜之奉勑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任祗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信衝突又聞近日已

來應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過三百步

唐書曰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慨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驊改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職官部二十二

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散騎常侍

六典曰唐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隷門下省明慶二年又置二員隷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

又曰散騎常侍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黃門侍郎謂之黃散

漢書百官表曰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正員多至數十人

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爲一官省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規諫不用宦者宦者爲官不過署令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吳志曰薛瑩旣至洛陽特先見叙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叅乘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又曰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紞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致退其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千萬牀帳一具

又曰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萬爲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美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

晉諸公贊曰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爲帝駿八歲爲

散騎常侍常侍講

齊書曰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齊職儀曰魏氏侍中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書曰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誤受一人官祿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曰朕昨誤況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遂不移官

又曰明亮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又曰荀顗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顗應選徵拜散騎常侍

又曰孝文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

北齊書曰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黄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黄門之庶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

又曰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服者亦請罷之詔皆如表

三國典略曰齊遣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瞻辭韻溫雅南人欽服力謂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來今日誰相對者

又曰賀琛爲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隋書曰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官者去貂內史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特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環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廊廡之下

華嶠集云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掌讚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叅用文學之士義郎華嶠有論義著述之才其以嶠爲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叅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筆中辭所能陳謝

員外散騎常侍

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嘉之才翰學義先代之後宜補員外常侍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八年告老弃身決字求絶榮禄宜給本官秩俸以終餘年

梁書曰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貂自琛始也

通直散騎常侍

陶氏職官要録曰晉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爲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輿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爲通直常侍

宋書曰通直散騎常侍員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四人

梁書曰鮑泉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遺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惟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之爲笑謔

北齊書曰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通直字遂爲正常侍也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

物千段馬二十疋

散騎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之風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常侍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晉陽秋曰荀顗字景倩帝見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覩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侍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監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親舊文武之才以爲賓宴之臣璧桓範爲散騎侍郎

陶氏職官要録曰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資者得爲騎郎貲滿五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常侍郎蓋此官也

華嶠譜敘曰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員外散騎侍郎

晉起居注曰大興四年詔曰今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爲散騎侍郎在員外

晉中興書曰符堅青州刺史符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給之

宋書曰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内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晉大興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沈約宋書曰晉元帝使員外散騎侍郎二人與散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李瓊字道瑜美容皃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黄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脩儀注臨淮王式謂瓊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瓊之外兄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職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上

御史大夫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丞爲之貳九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漢書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也應劭曰侍御之率故稱大夫

史記曰趙堯者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必異之且代君位

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以然堯進問陛下所悲者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強相及呂后太子群臣所素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誰可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賢忍質直且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獨昌可高祖乃召問昌謂之曰吾欲因煩公公強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柰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君私憂趙念非公毋可者於是徙昌爲趙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

漢書曰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盡其能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史舍百餘區井泉俱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果廢焉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又曰張歐爲御史大夫上具獄事可却之不可者不得已而爲之涕泣對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爲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又曰倪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官屬易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又曰鼂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

百僚帥帝從之

又曰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倪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寛為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誠知之

漢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事

漢雜記事曰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也

唐書曰韋挺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

又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又曰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為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柰何以姑息為事

又曰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户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勸李懷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竟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

又曰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景讓慷慨有大志事母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降之弔問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

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永播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又曰田令孜軍沙陁逼京師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館詔授孔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道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况布衣

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盩厔剽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得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五代史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通典曰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靡外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露砂作相權虞日之五臣森乎松柏之心凜若負冰霜之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効能於烏署

又蘇珦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華轂鐵冠蒼珮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大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珦詞吞楚澤量甚黃陂氣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幡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昇權豪之氣

御史中丞上

韋昭辨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周禮曰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政令凡宮之糾禁（注曰若今之御史中丞）

史記曰臧宣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年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

漢書曰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

察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

又曰鮑宣字貢君爲中丞執法殿中外揔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與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東觀漢記曰樊准字幼陵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糺正爲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爲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

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隷司隷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揔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御史中丞下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又曰庾峻字山甫爲御史中丞優而不刻

又曰周處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又曰劉暾（姚昆）字長外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眞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是也

晉中興書曰　王恬字元愉（音俞）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又曰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刁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迴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又曰劉璠（音煩）遷御史中丞璠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地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　世祖與劉季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往一服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任憲奉法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甥毅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毅甚恨焉

又曰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宗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齊書曰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又曰江淹爲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音斐）司徒左長史王繢（音潰）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幷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已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舡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眞

後魏書曰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爲木手

擊其腸腋氣絶而後屬者時有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煞之及虎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

又曰李彪遷御史中尉彪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彈糺遠近畏之豪右屛氣高祖嘗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北齊書曰齊王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又曰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爲御史中丞魏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違遲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寢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宮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惣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陳書曰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辞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色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隋書曰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丞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依舊入直禁中○唐書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貳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營門行行馬内違法者皆糺彈之雖在馬外而監司不糺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

又曰張易之縱恣益横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音景）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悦内史姚璹（音熟）恐忤旨遽宣勑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及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

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糺彈上從之

又曰盧弈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音喚）齊名天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人爲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又曰齊映爲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會上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蹶（音厥）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

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六軍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音卞）于頔（音狄）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鄭求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惟檢校省官在本品同類之上從之

又曰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與殿中侍御史舊例在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六月轉準具員加十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

又曰文宗開成初中丞狄兼謨奏諫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謨奏曰凡天下有疑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上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

不可不留意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須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並爲寺置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爲從四品從之

又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大廣存誠以爲此者茲人竊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都甘切）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勑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又曰盧坦爲御史中丞裴均爲僕射左班踰位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三國典略曰梁張綰字孝卿雍州刺史續之第也梁主纂其百事綰對闕其六乃號爲百六公常爲御史中丞兄續爲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兩塗前世未有時人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殷凱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

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

傅咸集奏曰司隸中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以法糾皇太子傅契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豈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請讌禮之如師袁淑謝中丞章曰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廉明威正刺骨窮文使權家勳族不敢藉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抗衆昔傅咸糾治僚辟戰懼孫寶移疾御尹皆息

持書御史

漢書曰宣皇帝元鳳中路溫舒上書宜尚德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後讞（魚列切）獄時帝幸宣室齋宮而決事命侍御史二人持書遂置持書御史

通典曰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國諱改焉歷代皆同）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遇而苟充茲位持書侍御史不復平議讞當紛紛宜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寃死者半

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續後漢書百官志曰持書御史秩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天子疑獄以法律讞是非糾六品已下桓帝以後不治獄充位而已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晉諱下同）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音順旨

晉書曰杜預爲鎭南入辭口啓陳壽才史通博宜補黄散也（黄黄門侍郎散散騎常侍）上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手詔用之

又曰太始四年置黄沙獄持書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皆理之

梁書曰謝幾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爲侍御史舊郎官傳爲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從爲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亡憚彈強禦奏舉任城王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隋書曰柳彧遷治書侍御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

又曰梁毗爲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任（蚝也縱）屋當鑪酤酒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糜爵稍久厚禄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

又曰柳彧爲治書御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疋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此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鶏欲動詠披霧卽依然晴昔同寮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

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長誰知懷九數徒然泣二毛

傅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暐有焕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所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慙于色罪天子內省有恧（慙也音肉）是用作箴惟以自勑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職官部二十五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侍御史

六典曰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凡有別付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續漢書百官志曰侍御史員十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牧守議郎郎中爲之掌察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郊廟及大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漢官儀侍臣下曰御史秦官也案閒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書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是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

史記曰趙禹者鄠人武帝即位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侍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邈爲御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爲御史

又曰張蒼好舊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漢書曰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從北軍擊匈奴奏聞貴戚惶恐

又曰王駕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而不誅

又曰嚴延年遷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桓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杜詩爲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高至橫劒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使同日拜謂之八彦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各之所部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有姿皃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

法令者直備官但珥耳

吳志曰吕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結古胏切衣）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是我所以貴德淵（原字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孫策遣紘奏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艷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弃瑕取用舉清勵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艷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大獄久不决轉峻御史往斷朝野稱當

又曰劉毅子暾（他昆切）正直有父風爲御史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卿角也暾敦然謂彰曰君何時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呼命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皆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調通躰弱獨摇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粮斷絕此亦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禄近

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爲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唐書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録叅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高宗嘗問群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昳名居數月復問之群臣又舉薦上曰吾聞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為準繩司乎由是百司群僚必表而視事

又曰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

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偘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凱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騎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聚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會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

英雄失之於張邈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綱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付重勘當正義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時人呼皂鵰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鷰雀也

又曰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敕令對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夫荷榮貴久

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宣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然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舉而上馬乾封中王本立爲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殆蹬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上又從之藏器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器進言曰法若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由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

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疋夫疋婦尚不可失信況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華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又曰溫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眞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服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蹦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袁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忌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

三輔決錄曰韋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去就故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還御史實欲煩君爲曰犬馬蠲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趍出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戚各爭入宮仁被甲持戟遮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貴更譖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推有掌推鞫）彈（掌彈事）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中事悉總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佗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極食座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座（亦謂之癡床言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百日客其行止出入揖讓去

就殿中已下皆稟而隨之先後爵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二曰印曹（掌刻）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豹尾之內便爲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競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爲大夫　劾狀題告人姓名

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則具服從於旌門撿察視

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糺之九兩京城内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略曰齊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游惰至汲郡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夜有雨旁沲孝莊勞之曰御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内事

又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舊例　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彦照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彦照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施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晝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軌正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糺彈彦照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擁起於碎吏武帝以爲能擢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縣糺視刑獄肅整朝儀有不肅敬及闕失者則糺而劾之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將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柰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而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很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又曰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納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趍出待罪朝省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爲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案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勑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第四人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奴婢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

又曰楊收兄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

又曰李憕（音澄）太原人也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顒于禱御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職官部二十六

敘卿
太常卿

敘卿

韋昭辯釋名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条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韋昭辯釋名曰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太衛尉四曰光祿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

通典曰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常所部大卿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尚書周官曰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帥其屬官大夫上治其所分之職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漢官儀曰卿中秩二千石綬青地桃花三彩

又曰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宥赦）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爲誓）

又曰卿非君命不越境

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

周禮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

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國語曰晉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內必平

漢官曰司馬安巧官四至九卿

謝承後漢書曰李叔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內

梁書曰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司農爲司農卿三卿是爲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太僕卿三卿是爲夏卿以衛尉卿廷尉卿將作大匠卿三卿是爲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者爲大舟卿三卿是爲冬卿九十三卿皆置丞及功

曹主簿

北齊書曰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爲九寺

莊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說以珪之位（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珪）

說苑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於衛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軍至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公問之對曰臣牛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爲上卿

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補隄防種樹木美五穀如是舉以爲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踈不能成近桓公立以爲仲父國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貴不得此權者亦不能使其

君面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音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大醫七曰太卜八曰廪犧揔其屬行其政令

尚書堯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禮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

史記曰高祖滅秦登尊號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爲綿蕝（子悅切）野外習之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與不儀者趣輙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祖曰吾今日乃

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業有才能選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任官爲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鄗侯蕭壽成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又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爲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脩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西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又曰桓榮及子郁皆爲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刪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万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騶騎也）其所之往輙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爲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服具）躬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雕鏤其文）

續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間強梁不敢奪也該覽群籍古今詳備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禮儀及行事則贊天子大射養老喪皆奏其禮儀秩比中二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弘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魏書曰和洽字士陽汝南西平人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又曰常林從光祿勳爲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老每爲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且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敍躬長幼之序以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制也言者慙而踧踖

又曰刑顒字子昇時人稱德行堂堂刑子昇文帝以爲太常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爲博士見默語曰卿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臧榮緒晉書曰咸熈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爲太常卿

晉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毋鍾年高違離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中興書曰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

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爲任也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優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諷議朕所諮仰其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

又曰　元帝以賀循爲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如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加以位處上卿服物蓋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爲賜以六尺床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齊書曰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須以牽來帝猶然遂以爲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趙彥深五歲母傅氏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　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常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又曰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淳（音淳）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

弗之信徵遂徵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又曰建六官置太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爲春官

唐書曰趙宗儒長慶初爲太常有師子樂備五色之方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宰相以宗儒懦不事事）改太子少師

又曰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宮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輦公卿（避之）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王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重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又曰竇誕爲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爲太樂鼓吹官僚於

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討考並至太官自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應劭漢官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恒疾其妻憐其年老疲羸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齊掾吏扣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代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齊一日不齊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復爲太常蓋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曰太常主尊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漢書注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爲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尊大之義也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經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梁陸倕爲光祿讓太常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叔敖擢衣漢道克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摯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比迄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烱爲周弘正讓太常表曰臣聞玉舄雖楹不取材於蟠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蓽蘿何則適用各有其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禮資與實乃協之躬爲唱引豈務其儀儻九賓闕相對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宮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其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職官部二十七

太常少卿　丞
博士　太祝
協律郎　太廟令
陵令　太樂令
太醫令　廩犧令
光祿令　少卿　太官令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太師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鐏罍

後魏書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爲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樂天文陰陽者爲之

又曰元順爲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

三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刑部與聿修故舊嘗於省中盛呼聿修爲清郎至是遣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郎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衷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報書曰一日之贈率尒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作清卿矣

唐書曰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摠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之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嘉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爲古體詩以獻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宋皆置一人

漢書曰韋弘爲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父賢勸令自免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果坐廟事繫獄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視尚書郎銅印黃綬一梁冠品第七掌舉陵廟非法

陶氏家傳曰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時人爲之語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陶氏職官要錄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王公已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

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晉中興書曰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爲可

唐書曰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部卿知其書生補爲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

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時授太常博士

又曰陸亘爲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賴是須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叅預亘咨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舡須臾真長至遣覔張孝廉舡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今日爲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選既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太祝

六典曰太祝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其禘祫之儀

周禮曰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六年更名爲祝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祝

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爲太祝令

續漢書曰太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讃祝近臣神巫主祝小祝

協律郎

六典曰協律郎掌知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風氣八風五音之節

漢書曰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爲協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以爲協律郎

太廟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續漢書曰高廟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廟掌按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

宋書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案行灑掃衆事領齋郎二十四人

齊職儀曰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廟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事丞爲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饗於諸陵若橋陵則曰獻羞焉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若父祖陵陪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周禮曰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漢書曰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又曰司馬相如爲茂陵令

續漢書曰太常職掌先帝陵每園令各一人秩六百石（掌守園陵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戎賊盜）

齊職儀曰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職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唐書官品志曰梁天監七年又詔以爲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爲令於是陵置令矣

胡廣陵令箴曰昔在黃葉葬野衣薪櫬非椁哀不樹不封瓦

稽經圖象傚謂壞不毀膺蹟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
[illegible]敗辱不王　皇蕩不可王乃眷西顧受矩孝文陵臣司
曆敢告執人

太樂令

六典曰太樂令掌教樂人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讌承爲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德合作樂名天子下詔改太樂令丞以應圖讖

又曰太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人凡國祭祀掌奏樂及大司樂掌其陳序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詔太樂令載綏教官伎樂勤勞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太醫令

六典曰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爲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呪禁師皆有博士以教之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

漢書曰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

續漢書曰太醫一人秩六百石有藥丞主藥方丞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往哭之黃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應劭漢官注曰太醫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亂其爲履使小大無不傾倒

崔寔太醫令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illegible]晉平好內西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所施術太上防疾其次萌牙腠理不調骨髓奈何

廩犧令

六典曰廩犧令掌薦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以蒼犢皇祇以黃犢祀以配五帝之牲各以方色）

韋昭辨釋名曰釋云廩犧犧戲也廩養之也辨六六牲取其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

周禮曰牧人下士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齊職儀曰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純毛者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光祿卿

六典曰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太官珍羞

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爲之貳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諸吏光祿勳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諸虎賁羽林學不安得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唐書官品志曰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尉門戶統守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漢書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掌中殿門戶秩中二千石

又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時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服度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師古曰陰密也言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以是得幸出入卧內於宮祕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

又曰張安世字孺子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怒以奴淫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東觀漢記曰孫堪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雅都京師號之為二雅

又曰劉昆字桓公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又曰邵訓字伯春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為光祿勳

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林少沉審博學多聞世稱通儒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郎有好學者輒見引進朝夕滿堂

又曰馬防字公平林風人也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拜

光祿卿

又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袁彭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為光祿勳視事三月策拜司空

謝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獻拜為光祿勳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其極陳其意嘗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內亂令妾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魏志曰鄭袤為光祿勳毋丘儉作亂帝自征之百官祖送時袤疾不任會上謂王肅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袤聞自輿追上上笑曰知生必來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之

又曰王肅字子雍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又曰袁渙字曜卿為中郎令時言劉備死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吏獨不賀辛官太祖為之流涕

吳志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殆為獨六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將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為乃辭老耄固疾乞身

又曰薛瑩字道言以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頗或施行迁光祿勳

晉中興書曰鄭默字思元轉光祿勳寬冲博愛不以聲色

矜人雖卒徒厮養皆過之以恩

宋書曰王惠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令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

孟宗別傳曰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光祿少卿

後魏職令曰光祿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肅勤明敏兼職古典者

唐書曰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

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也

太官令

六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諸廚省牲鑊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鑾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內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一人丞一人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迺召拜皆秩四百石三歲為令以供養勞苦遷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肥有菓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漢舊儀曰太官（主飯湯官）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皆緹構韝蔽膝綠幘

又曰太官上食黃釦（鐺器口金）器中官私官上食用白銀釦器如祠廟器云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政字叔方為太官令黃門郎與政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光武覺發勑斬政政曰臣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治吐炎燋膚爛肉而髮不消臣罪一也陜出䃘礪五石觔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旦臨食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黃門一人臣罪三也詔赦之

魏略曰時苗為壽春令遷為太官令

後魏書曰毛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揚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寔司王饔祁祁庶羞口實是供群物百品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王朗集曰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俱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授拷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黃初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令以登為太官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

職官部二十八

衛尉卿　武庫令　守宮令
公車令　宗正卿　宗正少卿
宗正丞　大僕卿　乘黃令
廐令　車府令

衛尉卿

六典曰衛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揔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則供其羽儀節鉞金鼓帷帟茵席之屬

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也掌宮門衛屯兵漢因之景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改爲衛尉

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三年徙丁鴻兼衛尉

漢書曰銚期字次況潁川人也拜衛尉卿期重於信義憂國憂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

漢書曰陰興爲衛尉每諸將出征伐身行勞問無所愛

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謹勑小心周密畏慎特親異之

又曰竇固字孟孫爲衛尉卿西宮宿衛見重當時仁厚謙恭甚有名稱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母沒上疏乞守服不許遣使釋服

又百官志曰衛尉卿秩中二千石掌官服衛士公車令百宮衛士左右都虞候宮掖門司馬皆屬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以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又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諭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

又曰辛毗字佐治爲衛尉卿帝方修殿舍毗諫曰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吳志曰嚴畯爲孫權立吳及稱尊號畯常爲衛尉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晉書曰石崇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佞如此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爲始也

唐書官品志曰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闕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

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置籍於門按其姓名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有籍者皆復有符用木長二寸以所長官兩字爲鐵印分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名傳呼前後以相通昏　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輙前曰誰誰若此不懈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漢書舊儀曰衛尉寺在京內胡廣云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

武庫令

六典曰武庫令掌藏邦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

用承爲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

又曰杜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好也

又曰武庫令一人昔武王伐紂散牛放馬倒載干戈韜以虎皮而藏諸武庫武庫之職由來尚矣

續漢書曰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晉書曰欒廣欲會荊楊士人武庫令黃慶進陶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

守宮令

六典曰守宮令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九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設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門外

續漢書曰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主御紙筆墨及財物諸用并封書泥之事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巴漢中宮傳曰守宮令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

齊職儀曰守宮周掌宮之職王行爲帷宮　即其任也

公車令

漢書曰張釋之爲公車令

續漢書曰公車司馬令掌宮南門凡吏民上書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

又曰周垂字子居拜侍御史公車司馬令不畏強禦以是見怨於幸臣

應劭漢官儀曰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馬門徼夜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抱領之李郃以公車司馬入爲侍

宗正卿

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崇玄署少卿爲之貳

漢書曰宗正秦官也（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親屬

又曰劉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時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後爲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又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宗正

東觀漢記曰劉般字伯興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身憂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州郡便宜清淨畏慎受職脩治振施宗族

又曰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卿

後漢書曰劉軼字君文梁孝王徵爲宗正卒官遂代掌宗正焉

續漢書曰宗正卿一人秩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計上宗室名籍。晉起居注曰咸寧元年以太中大夫王覽爲宗正卿

又曰太始二年以侍中中書監朱整爲宗正卿

後魏書曰杜銓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最即命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

唐書官品志曰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

以宗室爲之

石氏星經曰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

山公啓事曰羊祜忠篤寛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鈌不審可轉作否

宗正少卿

後魏職令曰宗正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懿清和識叅教典者先盡皇宗無則用庶姓

宗正丞

六典曰宗正丞掌判寺事

太僕卿

六典曰太僕卿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揔乘黃典廐典牧章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尚書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爲太僕作大御中大夫也）作冏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曰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眂朝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太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在左馭而前驅

漢書曰灌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爲太僕

又曰百官表曰太僕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夾央廐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音靈）騎馬駿馬四令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苑令各三丞又收橐昆蹏令丞皆屬焉

東觀漢記曰祭（側界）彤膂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弓入爲太僕從帝過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曰徵祭彤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一百万馬三疋衣被刀劍下至居屋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爲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又百官志曰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又曰潘尼字正叔侍中爲太僕造乘輿箴漢舊儀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牛羊無數以給牲犧

漢雜事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竟舉手曰六馬慶以兄弟中最爲簡易而猶如此

又曰公孫賀以太僕爲丞相子敬聲代爲太僕

晉諸公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畀以廐馬充牣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唐書官品志曰太僕御位視黃門侍郎統南馬牧左右牧龍廐內外廐丞

乘黃令

六典曰乘黃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爲之貳

宋書曰乘黃令晉官也主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諸衆車馬

齊職儀曰乘黄令獸名也龍翼馬身黄帝乘之而仙後人以名廐

廐令

六典曰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爲之貳

漢書曰太僕屬官有太廐未央廐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輅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曰漢儀注大廐名也主騶駕廐也）又龍馬閑駒橐泉（如淳曰廐在橐泉宮下）騊駼承華五監長丞牧橐昆蹄令丞（應劭曰橐橐駝昆蹄好馬名也如淳曰因以名廐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挏動）

又曰蘇武爲栘中監（栘中廐名音[illegible]）

又曰上官桀遷未央廐上躰不安及愈見馬瘦上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

覽百三十　七　王福

齊職儀曰諸廐有圉師牧人養馬之官校人掌王之馬正也

車府令

六典曰車府令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丞爲之貳

史記曰趙高爲秦車府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屬官有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車騎突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就車收送獄詔書譴匡自繫不出吳良上書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匡執法守正而下獄臣恐陛下政化由是隳矣於是詔出匡左遷即丘長

齊職儀曰車府署周有巾車典輅之職辨五輅之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職官部二十九

大理卿　大理少卿　大理正　大理丞

廷尉監　廷尉評

大理卿

六典曰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三慮盡其理一曰明愼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冤獄三曰公平以鞫庶獄少卿爲之貳

韋昭辨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尉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

尚書曰帝曰臯繇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論語曰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在臣居爲長不與下吏讓位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則君以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罪當死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死君子曰忠矣仁矣

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數羔曰君子不隧

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史記天官書曰斗魁四星貴人之牢曰大理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

又曰于定國爲廷尉爲人卑恭尤重經術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

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爲官屬所輕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明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化部斷獄以來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剽劫也）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試與正監共撰前代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問廷尉將爲諸君覆之正監條目博皆召掾吏爲平

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又曰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渭橋下出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方以其時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令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又曰張湯爲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則讓曰監掾史某所爲也（亭者平也均也）

又曰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客謂

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令律）專以主意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餘人

又曰王先生者善黃老言處士也張釋之召居廷中王生年老與釋之及公卿會廷中立王生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繫襪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王生曰何辱張廷尉乎王生曰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聊使繫襪欲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又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免官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又曰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

同邑乃徵吴公爲廷尉

又曰孔光爲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少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弃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於法無以解諭光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絶而欲以爲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定

東觀漢記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輙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後漢書曰郭躬爲廷尉躬家代掌法務寛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代掌法子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

後漢書曰楊賜遷廷尉乃歎曰昔三后成功惟殷于人而咎繇不與焉蓋吝之也（蛛取）遂以代非法家固辭

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又曰傅賢遷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門賓客公卿實會要請不往自以爲貧無以報答其施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徊流涕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華嶠後漢書曰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桓帝時爲廷尉雄子訢孫恭三世相承爲廷尉爲法名家

漢官儀曰光武時有疑獄見廷尉書吏張禹所問輒對處當詳衷於是冊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以厲

其臣節也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耶子文怪之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

掘即得屍詔書褒盈母子盈平民班示天下以禮爲戒

又曰高柔字文惠遷廷尉時獵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授事言之帝匿名收龜付獄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帝意寤乃下張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又曰鍾毓遷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創也

晉書曰孔坦字君平遷侍中廷尉多平正當法合人情而時勢要自以愛憎爲斷坦意不得皆行也

晉中興書曰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主典吏邵廣盜官幔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以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駮之曰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願宗從之正實刑

又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後魏書曰崔光韶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隋書曰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也

又曰楊注字元度守大理卿注視事一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注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謬帝甚嘉之

唐書官品志曰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

又曰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

又曰劉德威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又曰高宗問大理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罰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其得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大理卿來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

枉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又曰龍朔二年改大理卿爲詳刑寺正卿

唐新語曰唐臨爲大理卿初莅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它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録囚徒它官所斷囚皆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不枉濫所以絶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

五代史後唐書曰長興二年八月勑今後大理寺官真宜同臺省官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會稽典録曰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因無備嗣者今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惠

又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遷廷尉卿持法清峻不發私書

又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日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卿獄多因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辨曲直小大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録獄無所顧問皆面决當時之事

天文録曰平星主建廷平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讚曰平星執法正綱紀也

文子曰臯陶喑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廷理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之意及內政

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爲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頸而死

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

大理少卿

後魏職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思理平斷明刑識法者

北齊書曰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珎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珎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謂之寺中二絶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

隋書曰趙綽爲大理少卿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文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感天心何論大木上乃止時薛曹爲大理卿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又曰源師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輙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問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新語曰太宗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

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者乃以爲大理少卿

又曰徐有功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

大理正

六典曰大理正掌參議刑獄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

禮記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鄭玄注云於周禮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也

東觀漢記曰何敞字比干遷廷尉正張湯爲廷尉以殘酷見任增飾法律敞嘗爭之存者千數

後漢書曰黃霸字次公宣帝在人間時知百姓苦吏聞霸理法平乃召爲廷尉正及夏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

尚書

謝承後漢書曰陳琳字伯真橋玄表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志曰司馬芝字子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評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晉書曰江統字元旟爲廷尉正作三刑議

又曰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舊尚書郎下遷梁制服獬豸冠介幘皁衣銅印墨綬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彦先入洛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南史曰顧協以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褐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大理丞

六典曰大理丞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徒巳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伏欵不伏則聽自理

唐書曰杜景佺徐有功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唐新語曰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史謂日知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不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廷尉監

漢書曰邴吉字少卿稍遷廷尉監治巫蠱

謝承後漢書曰陳咸字子威爲廷尉監執獄多恩議人常從輕比多所全活皆稱其恩

晉起居注曰廷尉監陸黯上表求增築評堂圖畫先賢像詔許之

廷尉評

六典曰大理評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而出推長吏據狀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魚書以往據所受之狀鞫而盡之若詞有反覆不能首實者則依法栲之凡大理斷獄皆連署焉

漢書曰宣帝詔曰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正平員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

知所避就姦吏無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德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爲廷尉右平謬矣

又曰馬宫字游卿行能高潔遷廷尉平

又百官表曰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彥先遷廷尉平時趙王欲誅淮南王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隋書曰廷尉平置一人第六品下後改爲評事

唐新語曰敬昭道爲大理評事時沂州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在州獄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責大理奈何免反人家口大理羣官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因徒反者

家口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於五大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

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寃民號曰何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職官部三十

鴻臚卿　鴻臚少卿　典客署　[illegible]
司農少卿　上林苑令　太倉署
太府卿　太府少卿　市令　平準令
左右藏令

大遼院

鴻臚卿

六典曰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㓙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大酋渠有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臚言以京師爲心腹王侯外國爲四體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賓客也

漢書曰田序字子公連擒大姦徵爲大鴻臚

又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謝承後漢書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大丘長寔憂嘔血絕氣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以勵風俗太尉讓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卒官子群爲三公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

又曰白嵩字季山爲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

漢官解詁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

又曰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

漢雜事曰蕭　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不任賓贊遷官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諭旨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

魏略曰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南陽由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屬如

蜀志曰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爲大鴻臚爲人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吳志曰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唐書官品志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右丞掌導護贊拜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裔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今

欽當選御史中丞刀攸不審可爾不

鴻臚少卿

後魏職令曰鴻臚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學詳當明禮達理者

隋書曰煬帝時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蘇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典屬國

漢書曰武帝以移楷中監蘇武爲典屬國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以常惠爲典屬國

又曰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

司農卿

六典曰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總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皆仰給焉

周禮曰冢宰有太府下大夫鄭玄注曰太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史記曰韓信歸漢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

又曰鄭當時字莊爲司農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禮以下人山東諸公翕然稱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賫糧

又曰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身爲列卿居處節儉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及卒詔稱揚其節行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又曰田延年爲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

又曰平帝元始元年改大司農曰羲和以劉歆爲之

東觀漢記曰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捶撲尚書左雄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平始加扑罰非古制也帝從之卿於是始免扑捶

又曰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又曰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續漢書曰李固爲大司農上書閹官天下牧守多其宗親舊故及受貨賂有詔特拜不由選試亂生彌甚固乃上表具陳盜賊所以興由官非其人也

又曰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

又曰趙典字仲經爲大司農閉門却埽非德不交

又曰耿國字叔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又曰鄭玄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

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逮至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大司農

吳志曰樓玄爲大司農玄從九卿持刀衛正身率衆奉法

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曰玄與賀劭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

晉陽秋曰司農桓範字元則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書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隋書曰趙元淑轉潁川太守甚有惠政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

唐書官品志曰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太倉導官籍田上林令

韓楊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大司農也

異苑曰吳郡婁湖爲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江乘湖西太元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着腹下

史游急就篇曰司農少府國之泉也

司農少卿

後魏職令曰司農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幹能者

唐書曰韋弘機爲司農少卿受詔檢校東都營田園苑之事高宗謂之曰兩都是朕東西二宅也今之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頹頓欲有修造又費財力如何弘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千萬貫若以供葺理可不勞而就也上大悅

上林苑令

漢書百官表曰水衡屬官有上林令

續漢書曰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獸有民居皆主之捕得獸送太官

李郃別傳曰郃以郎謁者爲上林苑令

楊雄上林苑令箴曰芒芒天田芃芃作穀山有陵陸野有林麓夷原汙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植國以殷富民以家給

太倉令

六典曰太倉署令掌九穀廪藏之事丞爲之貳凡鑿窖置屋皆銘甎爲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又立碑如其銘焉

漢書曰淳于意爲太倉令

續漢書曰太倉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

梁冀別傳曰太倉令秦宮出入冀妻壽所語言飲食獨往獨來屛去御者（言冀舘頭）壽姉夫宗忻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

拜太倉令

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廪人倉人則其職也

導官令

六典曰導官令掌導擇米麥之事凡有九穀之用皆隨其精麤差其耗損而供之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主膳也）

續漢書曰導官令一人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太府卿

六典曰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

周禮曰天官屬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受其貨賄之入

梁書曰天監七年置太府卿班第十三掌金帛府帑統右藏

令上庫丞太市南市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後魏書曰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播少脩勑奉親盡禮累遷右衛將軍從車駕南巡到懸瓠除太府卿

唐書曰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仞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稱職擢拜太府卿每歲勾剝省便常出數百萬貫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時太平日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唐書官品志曰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

太府少卿

後魏職令曰太府少卿第四品上士人官上用勤篤有幹細務無滯者

唐新語曰狄光嗣仁傑長子也睿宗朝起復除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起乃降勑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理以答殊恩卿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待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市令

六典曰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辯物以二物平市（謂秤以格斗以概也）以三賈均平市（精爲上賈次爲中賈麄爲下賈）凡賣買不和而權固（權謂專略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及更出開閉共限一價（謂賣物以賤爲貴買物以貴爲賤也）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禁之（謂在旁高下其價以相惑亂）

史記曰司馬談祖爲漢市長

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又長安四市令長丞屬左馮翊

東觀漢記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晉書曰石苞賣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而異之便與結交歎其遠量當至公輔

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虣肆師司市皆其任也

平准令

六典曰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爲之貳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

韋昭辯釋名曰釋云平准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准的之也辯云主平物價使相依准

史記曰桒弘羊以物多騰躍請置平准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矣始置平准焉

漢書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平准令丞

漢書曰趙廣漢清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拜平准令

續漢書曰平准令六百石

齊職儀曰染署掌染繒色少昊置五雉爲工正翬雉氏設五色之工周有染人之職掌染帛以爲服

左右藏令

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丞爲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閱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納于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以別麄良辯新舊也

又曰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之事丞爲之貳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納禁令如左藏之職

齊職儀曰右藏庫周天府內府之任天府物所藏也內府掌邦市之出入以待王用後漢中藏府令丞掌幣帛金銀

諸物晉置中黄左右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三

職官部三十一

秘書監　秘書少監　秘書丞　秘書郎

秘書監

六典曰監之職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

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曲水詩序曰記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

魏志曰王象字羲伯散騎常侍領秘書監撰皇覽魚豢魏略曰蘭臺臺也而秘書署耳

王隱晉書曰王沉爲秘書監著魏書多爲時諱而善序事

又曰羊祜爲黃門郎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爲侍臣從爲秘書監

又曰惠帝永平元年詔云秘書監綜理經籍考校古今課試署吏領有四百人宜專其事

鄧粲晉紀華譚爲秘書自負宿名意每怏怏嘗從容謂上曰臣老於秘閣矣汲黯之言復存今日上不悅

晉諸公讚曰荀勗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秘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又讚曰庾峻自司空長史遷秘書監幽讃符命天文地理因有述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沈約宋書百官志曰秘書監丞各一人郎四人魏武建國有秘書令左右丞黃初中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之局不廢昔漢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秘府之室謂之秘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于後則圖籍在東觀有校書郎又有著作郎（傅毅馬融之徒多爲校書郎又蔡邕從尚書選入東觀書作邕以已爲尚書郎而入東觀著作復拜議郎如是書作郎也）又碩學達官往往典校秘書如向歆故事或但校書東觀或有兼撰漢記也

梁書曰任昉字彥昇爲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後魏書伊馛世祖欲拜馛爲尚書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欲馛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秘書監

隋書曰柳䛒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懽笑

唐書曰魏徵爲秘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粲然畢備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魚豢典略曰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東有麒麟殿藏秘書即楊雄校書之處也

王充論衡曰蘭臺之官監國得失也

通典曰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多求為之

溫嶠舉荀崧為秘書監表曰夫國史之興將以明失得之跡謂之實録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

王肅表曰青龍之末王者啓選秘書監詔秘書騶吏以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開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肅以常侍領焉

又王肅論秘書不應屬少府表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秘書而為中書以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隷名於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於騶隷吉事於外府不亦虧朝章而辱國典乎大和中

蘭臺秘書爭議三府奏議秘書司先生之職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為官聯

華嶠集詔曰尚書嶠體素弘簡文雅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屬書實録有良史之志故轉為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使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者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領之嶠表伏見詔書以臣為秘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通儒二入東觀非臣脣淺所敢投跡

唐書太宗正授顔師古秘書監制曰秘書望蘂史官任重選衆而舉歷代攸難守秘書監顔師古體業淹和器用詳敏學該流略詞兼典麗職司圖書亟經歲序朱紫甄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玆望實可秘書監

秘書少監

唐書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又曰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遷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厚之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

又曰德宗以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為秘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府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館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為諫官故有斯命

秘書丞

魏志曰武帝置秘書左右丞以劉放為秘書左丞孫資為秘書右丞

魏略曰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華天水舊有姜任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治之夏乃遊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文帝又嘉其才黄初中為秘書丞帝常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諮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目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魚豢魏略曰薛夏為秘書丞時秘書嘗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丞時為署耳謂夏不得儀當有坐者夏報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也閣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無以折之

又曰嚴苞以高才黄初中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帝甚異

之

晉書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郄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

王隱晉書曰庾峻字山甫博學有才爲秘書丞遍觀古今聞見益優

虞預晉書曰何禎字元幹廬江人也爲尚書郎特詔參秘書丞秘書本有一丞時尚未轉遂以禎爲右丞右丞之置自禎始也

檀道鸞晉陽秋曰太元十八年王謐爲秘書丞乃表前尚書郎允中書郎張敞太子後率郗儉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書之家請秘書郎分局採借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爲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十志四十卷獻之

又曰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爲之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

齊職儀云秘書丞銅印墨綬

南史劉孝綽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後魏書李彪字道固遷秘書丞分領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因書編年序録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一二無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又曰李輔子伯尚少有重名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勑撰太宗起居注尋遷秘書丞

後周書曰柳虬爲秘書丞時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爲丞始令監掌焉

王肅論秘書表云青龍中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

又曰秘書丞郎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令侍御史乘犢車奏事用尺一秘書丞郎乘鹿車猶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

秘書郎

六典曰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晉起居注云武帝遣秘書圖書分爲甲乙景丁四部使秘書郎各掌其一焉

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也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之司徒王凱辟基凌又不遣凱書劾州曰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

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又曰鍾會字士季敏惠夙成時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可以知人會年五歲見濟濟大奇之正始中以賜官郎中爲秘書郎

蜀志曰郄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博涉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令史遷秘書郎性澹於榮利尤耽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時陳留虞松爲中書令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左思專思三都賦杜絶人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

虞預晉書曰司馬彪少篤學不倦好色薄行不交人事專

精學閑大始中爲秘書郎後轉爲丞

晉太康起居注曰秘書丞桓石綏啓校定四部書詔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晉令云秘書郎掌外三閣經書覆省校閲正定脫誤

沈約宋書曰秘書郎四人後漢校書郎也

又曰蕭惠開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秘書郎秘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

宋書曰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使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

梁書曰張纘字伯緒爲秘書郎固求不遷欲遍觀閣內圖籍

後魏書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

禁中除秘書郎典秘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邑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　通典曰宋齊秘書郎皆四員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月便遷

又曰秘書郎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其才實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王肅表曰臣以爲秘書職於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秘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秘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秘書丞郎獨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秘書丞郎之本意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四

職官部三十二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續漢書曰弘農楊彪字文先多識博聞與諸郎著作東觀

王隱晉書曰陳壽爲著作佐郎遷大著作

又曰陸士衡以文學爲秘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

又曰何嵩著史漢爲著作

晉書曰元康元年詔著作郎舊錄中書而秘書既典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郎爲秘書著作郎

晉中興書曰孫盛歷散騎常侍秘書監常領著作

又曰孫綽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又曰李充爲大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

又曰謝沈爲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沈有史才遷大著作

晉太興起居注曰元帝依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朔望朝著作之省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著作郎後漢官後漢已來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已其國記撰述悉在著作江左王導表著作爲史官是也後漢東觀有著作郎

後魏書崔浩好文學時人莫及天興中給事秘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峻刻宿衛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輙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又曰程駿拜著作郎顯祖嘗引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群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又曰韓顯宗除著作郎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又曰趙逸爲赫連屈丐著作郎世祖平統万見逸所書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其著作郎祖珽數上密啓命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初珽爲秘書郎用芳林遍略質摴蒲錢又陳元康被傷將死教珽作書屬家累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與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惟與喜二鋌餘並自入祖喜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璩等叔謀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其後齊文宣以珽爲秘書丞盜遍略事發付平陽王淹令録珽付禁淹遣使收珽珽使私逃黃門侍郎高德正諫云但宣命向秘書稱奉并州進止須經史各部仰丞親自檢校催遣如

此則珽意自安夜竊還宅然後掩捉之果如德正所圖遂縛送廷尉據犯當死文宣以其伏事先代除名爲民愛其才役令直中書普選勞舊選爲著作

唐書曰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録御製詩集太宗沖讓不許隆好學多伎王充兄子太之守河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隆爲太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對服不接人事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引農劉顗新野庾安禮河東敬播俱爲修史學士隆貧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何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疋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郎及修史成尋卒撰東都記三十卷爲學者所重

又曰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佐郎爲司文郎

又曰劉允濟傳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

陶氏職官要録曰著作郎舊視通直郎吏才富博者爲之

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百五葉著作不絶鄉族以爲美談

著作佐郎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詔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爲九家兒能事卿即堪郎矣及趙王倫簒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

又曰華嶠漢書十典未成秘書監繆徵奏嶠少子暢爲著作佐郎卒成十典

晉中興書曰郭璞奏南郊賦中宗見賦嘉其才以爲著作佐郎

又曰華譚爲秘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有史才白首衡門譚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

沈約宋書曰謝裕字景仁陳郡陽夏人也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

後魏書曰宋弁字義和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理也

後周書曰黎景熙字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

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張華別傳曰陳壽好學善著述論著作佐郎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作即壞己書

文士傳曰束晳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又曰張載作濛汜賦大僕傅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迎載言談終日玄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爲佐著作郎

校書郎

六典曰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

藝傳記諸子無所不究

又曰王莽劉棻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博通經籍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爲舍人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秉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使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並用無或可廢乃上廣成頌以諷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秘書郎删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闕遺正定脫誤

晉太元起居注曰秘書丞桓緩啓校定四部書詔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唐書曰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

正字

六典曰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定典籍刋正文字

唐書曰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高宗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險旱西行不便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

又曰吳通玄道瓘爲太子諸王授經而通玄兄弟出入禁掖恒侍太子遊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釋褐秘書省正字

又曰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也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

唐明皇雜錄曰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秘書省正字上問晏曰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玄宗大奇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五

職官部三十三

太史令　殿中監（六尚附）　大長秋

太史令

春秋元命苞云屈中挾一而起者爲史史之爲言紀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

尚書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者也）

周書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右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其驚余乃取遂事之要戒甲戎夫主之朔望以聞也

禮記曲禮下曰天子建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工太卜典司六典

又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春秋宣上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又襄四曰太史書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曰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國之六典（太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

春秋文耀鉤曰堯立唐氏（以史）鷸蒼雲如蜺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躑軫而蹲（躑躅屑也蹲踞也）楚驚

唐史曰君慢命又簡宗廟（命天命也軫於天文楚之分也內之而踞是慢命踞簡宗廟）於是晝遺炎煙耀于蒼雲精消無文（漸大精雲水氣圍軫水也晝日陽也夫火亦陽也遺之者象陽所也木雖勝火三陽併氣且大炎上宜消滅也文則燃也）唐史之冊上滅蒼雲（吉神以史方也）

韓詩外傳曰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也

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春秋後語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國法歸周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也）余懼及之焉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事如古春秋遷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臣瓚案百官表無太史公）

（茂陵中書司馬談爲太史令）遷仕爲郎中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卭笮（音昨）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緒封泰山而予不得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述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又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又曰青史子注古史官記事也

又曰孔甲盤盂篇（黃帝史官）

又曰史籀（周宣王大史作大篆）

又曰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

東觀漢記曰陰猛以博通古今爲太史令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以郎中遷太史令妙善璣衡之正紀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如酒樽如有地動樽則震尋其方面知震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

張璠漢記曰初王師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御史太史令王立曰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遂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後立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者土也承漢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唯

委任曹氏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應劭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歲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國有瑞應灾異記之

又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顓頊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至于夏后殷周世叙其官皆精研術數窮神知化當春秋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夫塗偷進苟忝茲階既闇候望競飾邪偽以凶爲吉莫之懲糾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

魏志曰黄龍見譙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

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劉備盜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古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也

又曰韋曜字弘嗣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

沈約宋書曰太史掌曆數靈臺專候日月星氣焉

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曰沮誦蒼頡黄帝之史）

唐書曰乾元元年改太史局爲司天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聞其小吏有司曆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

吕氏春秋曰夏太史令終古見夏桀惑亂載其圖法而泣乃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之迷亂載其圖法出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

帝王世紀曰黄帝使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之象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册而藏之

文士傳曰張衡性精微有　巧藝特留意於天文陰陽筭數由是遷太史令

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紀述者使記時事天子圖書計最典籍皆副焉

賈誼書曰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楊雄太史令箴曰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離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亘夏帝不愼羲

和不令湎時亂日席旅爽征庶寮至朋唯天為難夏氏黷德而明神不蠲

荀悅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廟左右二史咸否成敗無不存焉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悖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

殿中監（六尚附）

六典曰殿中監掌服御之事物尚食尚藥尚衣尚乘尚舍尚輦六局之官屬備其禮物而供其職事少監為之貳

尚食奉御掌常謹其饍供辦其名數直長為之貳

尚藥奉御掌合和藥物辨藥上中下之三品直長為之貳

尚衣奉御掌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

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為之貳

尚舍奉御掌殿庭張設湯沐而潔其灑掃直長為之貳

尚輦奉御掌輿輦繖扇之分分其次敘而辨其名數直長為之貳

大長秋

天官書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宮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禮也）閽人寺人官戰國時有宦者令秦有將作尉衛少府各一人（並皇后官也）

漢景帝中六年改將作為大長秋（顏師古秋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也）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焉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無太后則闕至後漢復增（置屬丞一）中宮謁者令中宮尚書中宮私府中宮永巷令中宮黃門冗從僕射虎賁官騎中宮官署令丞長並隸大長秋歷魏晉宋梁陳後魏皆有長秋之號而官屬省置互不同北齊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掖庭等並用宦者隋改曰內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置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唐武德初復為內侍省皆用宦者

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又曰良賀位為大長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又曰曹騰字季興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冊功皆封亭侯騰遷大長秋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

又曰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靈帝即位以定冊功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等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矯詔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後轉大長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六

職官部三十四

國子祭酒　司業　博士
少府監　將作監

國子祭酒

六典曰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政令有六焉一曰國子二曰大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筭學

韋昭辯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醊之也辨云凡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

徐廣釋祭酒云古者主人具饌則賓中長者一人舉酒祭地是則長者為祭酒也

漢書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飲時惟尊長者以酒沃酹也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君命宣帝以武壯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

續漢書百官表曰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漢書百官表注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每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秦宓為師友祭酒

晉書曰袁瓌字山甫為國子祭酒時屬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徒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

又曰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以儒學稱中宗以夷為丞相祭酒中興初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沈約宋書曰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有僕射光武增為十五人　蓋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長也

齊書曰張緒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勑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學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

梁書曰令曰王丞字安期為國子祭酒丞祖儉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未有當時以為榮暕音簡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

祥並以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為儀禮祭酒處于西庠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後魏書曰韓子熙累遷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豫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稱之

後周書曰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

書其間答奏之旨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又曰元善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

唐書曰詩後胤嘗侍太宗講後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乃問曰朕與卿刺史貧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後胤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私第時見闕庭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後胤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

風俗通曰孫卿有秀才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孫卿最老師三爲祭酒

齊王融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成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由蘭茝晞蘐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還素絲之質

司業

唐書曰韋叔夏遷成均司業久視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脩儀注竝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

又曰歸崇敬上言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簨虡也今大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位正四品上

博士

六典曰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辯於然否孝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秩六百石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摠領綱紀

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爲之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弟子稱門人也

漢書曰賈誼文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許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又曰韋賢字長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時人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第居下天子擢之對爲第一召入見容皃甚嚴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也

又曰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法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万人專之可也湯不能詘

東觀漢記曰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爲號

又曰歐陽歙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于歙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

後漢書曰光武每朝會輒令桓榮於公卿前說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

又曰董鈞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輙令鈎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通儒

華嶠後漢書曰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叔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也

漢舊儀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立端章甫冠

魏志曰樂祗字文載少好學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僻不敢親教備員而已唯文載五業並授

又曰文帝黃初五年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又曰明帝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中常侍者

吳志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已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羡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晉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若散騎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在高第拜郎中

晉書載記曰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後魏書曰崔逸字景儁好古博涉爲國子博士每因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

後周書曰盧辯字景宣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

隋書曰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

又曰馬光爲太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王頍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又曰何妥授太學博士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

又曰房暉遠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輙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雖不能盡施用

輙有策詔疑賛爲博士著兩梁冠朝會位隨士大夫例時與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爲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郄氏世傳曰郄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講學不當如是耶

典略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

論衡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

少府監

六典曰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書尚左尚右尚織冶掌冶五署之官屬正其工徒謹其緖作少監爲之貳

漢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別爲小藏故曰少府

漢書曰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爲少府誡其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物愼無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卒少府官屬送數百万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焉賜錢百萬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爲驃騎正月朔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貴傲不奉法漏將盡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遥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試請觀之既得而馳奉之就復以他璧朝

張璠漢紀曰太常种拂與李傕戰而死子劭徵爲少府鴻臚皆不受曰我父盡忠於朝而爲時所妬父以身殉國爲賊臣所害爲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聞之爲之感動

應劭漢官儀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

魏志曰王觀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

又曰楊阜字義山爲少府卿然以天下爲已任

吳志曰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令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遜詐耶

臧榮緒晉書曰陳昕字國鎭過江爲少府卿時大旱經久大興四年四月始雨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中宗詔曰

祈廟云報賽非奉尊上辭也吾意有疑耶以爲舊山川有祈報故兩應賽非大事不應告廟子無要君親之道讀祭稱賽於義有違從之

唐書官品志曰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在中尚方甄官平水中署南塘邸稅庫東西冶中黃細作炭庫紙官染署等令丞

將作監

六典曰將作大匠之職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貳焉

漢書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

范曄後漢書曰魏霸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掾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

力作功倍

續漢書曰曹褒字叔通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巡行病徒自省醫藥糜粥死者減火

又百官志曰將作秩二千石掌作宗廟路寢宮室丞一人六百石左右校令左右工徒掌木工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

又曰李固字子堅遷大匠常推賢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也

華嶠後漢書曰應順字仲華爲將作大匠發擿衆姦皆極其刑豪猾之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万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眞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能之物朽濕暴露昔晉覇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將作大匠明帝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之而愈嚴憚○晉書曰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文尚書奏令文長於古文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

唐書官品志曰大匠卿位視太僕掌土木之工統左右校諸署

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遷大匠除藻飾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七

職官部三十五

總叙將軍
左右衛將軍（諸衛將軍附）
左右金吾衛將軍
諸衛上將軍

總叙將軍

石氏中官占曰河鼓星主軍鼓一曰三星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

周禮夏官上大司馬曰凡制軍万有二千五百人（一鄉之民也凡發徒役家一人也）王六軍（六鄉之數也鄉貼之文衆軍定武功其道皆兼三半而爵之教數與六也）大國三軍（公侯之封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一軍）次國二軍（諸伯之封）小國一軍（子男之封）軍將皆命卿（位色六事之人司於六卿之大夫春秋之時則國有正卿爲將軍又以正卿一人爲佐猶執政者貪其權讓以陵逼皆排周公之舊也）

左傳襄二年曰晉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氏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衛珠大夫正海出魚

史記曰齊景公召穰苴與兵語大悅以爲將軍將兵扞燕

又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周亞夫爲將軍居灞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並徐名悍也）軍棘門以備胡

漢書曰楚王召宋義計事而悅之因以爲將軍

范曄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親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詔進大發兵講武於平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綵華蓋高十丈壇東北有小壇復九重華蓋高九丈引步兵騎士數万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住大華蓋下進住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上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

魏志云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也）

尸子曰十万之軍無將軍必亂

左右衛將軍（諸衛將軍附）

六典曰左右衛將軍之職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以督其屬之隊仗而總諸曹之職務焉其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將軍所掌之職皆如之

晉書曰羊琇爲晉臺左衛將軍

又曰吳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南頓王宗字延祖拜左衛將軍爲肅祖所暱委以禁旅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領左衛以有風格尚刑名之學嘗著廢莊論

又曰虞譚陳略書毗毛安之並爲左衛將軍

沈約宋書曰左右衛將軍晉文建國所置

隋書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煬帝改左右衛爲之）

唐書曰元和中以前靈鹽等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略以馭下居常猜忌及多殺人以懼之衆益不附乃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始以責罷中書草制

隋書曰來護兒煬帝即位遷右驍衞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塜宴父老州里榮之

魏志曰許褚從太祖戰大破馬超等乃遷武衞中郎將武衞之號自此始也文帝踐阼遷武衞將軍

又曰曹爽自散騎常侍轉武衞將軍爽秉政又以弟訓爲武衞將軍

王敦別傳曰敦子應字安期官至武衞將軍

隋書曰獨孤盛爲左屯衞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衞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愼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

唐書曰咸通中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衞將軍曹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詢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

又曰高祖以李粲爲左監門大將軍禮高年也初高祖問粲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歲雖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委如何粲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廁分耳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詔粲自非殿庭皆乘蜀馬諭者榮之

又曰王及善除右千牛衞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敬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又曰李聽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異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

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改左右威衞復爲左右屯衞避太祖諱也

左右金吾衞將軍

六典曰左右金吾衞大將軍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御非違

百官表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之也音工釣反）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緹

騎二百人輿服導從車騎瀰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舊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漢郅都甯成王温舒減宣等皆截理橫噬虎而冠者也止切理辨亦旋誅黜又置執金吾丞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衞尉巡行宮中金吾徼循宮外爲表裏以擒姦討猾）日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又有執金吾吏文學執金吾佐執金吾員吏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田師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衞所領軍事名佽飛（漢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之隋氏煠舊名）唐初又爲左右武候府（貞觀十年十二月馬周奏京城諸衞置鼓罷傳呼）

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後漢書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漢官宰尹下曰吾禦世常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人輿馬導從充滿於路世祖微時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是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秦名曰中尉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兵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又曰毋將隆爲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上乳母王阿金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非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又曰郅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也

東觀漢記曰馬防字孝孫拜執金吾性矜嚴公正上事處議多見用

續漢書曰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史皆得天下俊哲（賴翊傳賢輯見也）

又曰朱浮字叔元爲執金吾帝以二千石長吏不堪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切諫自是州郡奏長吏二千石不任位

若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然後黜退

又曰秩中二千石掌外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丞一人比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賈復爲執金吾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將反上召諸將議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次之復率尔對曰臣請擊郾上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耶

又曰耿秉爲人威重有謀略拜執金吾每行幸秉恒領宿衛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執金吾歲朝託疾不朝司隸楊雄治之詔以二月俸贖罪

漢雜事曰辛慶忌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爲執金吾

魏書曰臧霸與曹休討吳破賊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每有軍事帝咨訪焉

又曰崔琰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七寸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嚴憚焉

又曰徐弈太祖以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也

唐書曰高祖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隋大業三年及唐初並爲左右武候至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詔曰念功褒善哲王彝訓紀德親賢有國通典黎州總管曹國公世勣本自黎陽擁徒歸順任以藩岳誠效克彰節義不渝夷險無變信同金石操擬松筠宜加寵命用超恒序可賜姓李氏

又曰趙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

又曰裴諝爲右金吾將軍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甫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隷人殺羊以門者覺之諝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強禦累遣宣喻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盖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儀權大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又曰臧希讓爲金吾大將軍亢僻好談時政屢以理體上干公卿記令集賢院待制希讓無學術及處近地從容公卿間強引文言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道途得之發必差謬頗爲士子所笑

諸衛上將軍

唐通典曰魏黃初中始有上大將軍以曹眞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

又曰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古今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

又曰貞元二年九月詔曰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其品繇是上將軍之官始列於品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八

職官部三十六

大將軍（寮屬附）　車騎將軍　驃騎將軍
驍騎將軍　衛將軍　前將軍
後將軍　左將軍　右將軍

大將軍

史記曰武帝伐匈奴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公卿皆拜唯汲黯獨揖有言大將軍尊貴不宜爾黯曰大將軍有揖客獨不貴耶青聞之愈重黯

漢書曰武帝以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由千秋爲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相位謹厚有重名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有所言

後漢書曰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爲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又曰詔鄧騭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焉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

又曰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嬪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舉高第茂才官屬皆倍餘府

魏志曰文帝以孫權爲大將軍吳王加九錫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高文惠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之曰君爲周勃矣

後魏書曰莫題有謀策爲大將軍平慕容驎賜爵東宛侯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以題機巧令監定焉

陳思王輔臣論曰知慮深奧淵然難測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大將軍（寮屬附）

魏志曰王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弗許以疾免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耽思墳籍研精稽古自三代之典聖人之微言皆該覽焉大將軍曹爽輔政高選賢明以爲官屬延芝爲司馬

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拜議郎爲洛陽令大將軍梁冀請爲從事中郎

晉書曰鄭沖字文和以儒雅爲業簞食瓢飲布衾縕袍不以爲憂大將軍曹爽以爲從事中郎

又曰李喜景帝輔政命喜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喜到引見謂喜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公以禮見待喜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郭舒大將軍王敦以爲從事中郎會敦討劉隗切諫敦大怒曰人中間言卿癡故炙卿眉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舒曰明公聽舒一言舒聞古之任也直周昌汲黯朱雲皆不癡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懸敢諫之鼓公爲勝堯舜耶而乃折舒使不得言敢默然也

竹林七賢傳曰阮籍字嗣宗爲太傅司馬宣王參軍遷景

王大將軍從事中郎

通典曰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陽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在主簿上所掌與長史同

華嶠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辟大將軍竇憲府掾憲新輔政貴重掾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出爲長岑長不得意不之官而歸

華嶠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爲大將軍鄧隲舍人

晉陽秋曰義興周延爲左率轉尚書遷大將軍諮議參軍

車騎將軍

漢書曰元光元年以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

應劭漢官儀曰帝以元舅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綬

吳志曰孫壹奔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王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相芝往從芝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爲車騎將軍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後魏書曰王衍字文舒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刺史衍爲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

隋書曰長孫覽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遷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万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

驃騎將軍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群臣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又曰明帝即位以東平王蒼爲驃騎輔政開東閤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丁牧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褒美

又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璋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興諸將皆稱大後天下既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名以蒼爲驃騎將軍

又曰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斬向無前

又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後漢書曰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

應劭漢官儀曰漢興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隋書曰崔彭轉驃騎佰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韋昭辯釋名曰驃騎將軍騎將軍秩比三公辯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

世說曰何驃騎弟第五以高情遯避而驃騎令仕對曰然第五之名何必減之驃騎

陳思王輔臣論曰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攻取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

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侯服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貴而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土中故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隸絳節金吾緹騎況復任總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爵獻爲公主所申異漢因群臣之舉

驍騎將軍

漢書曰李廣爲驍騎將軍後出鴈門擊匈奴匈奴生得廣廣時傷陽死睨傍胡兒善馬漸騰而上南馳得脫廣亡失

多當斬贖爲庶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劉植爲驍騎將軍攻中山

又曰建武九年以劉喜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華嶠後漢書曰馬成字君遷拜驍騎將軍北屯常山積數年上以其勤勞徵歸京師邊民多上書請之上復以成鎮撫之

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性勇而鬚黃爲驍騎將軍北出塞爲虜所要彰獨與麾下數百騎突虜王聞之曰我黃鬚兒定可用也

又曰董昭上獻帝表太祖爲驍騎將軍與計事太祖乃變姓名閒行東歸

齊書曰江斅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寄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夫旨既欲外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斅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迴換耳

衛將軍

漢書曰文帝至渭橋群臣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又曰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發中尉材官兵屬衛將軍軍長安

晉書曰虞潭字思奧爲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

前將軍

漢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亞上卿金印紫綬

又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

或爲前或爲後或爲左或爲右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於四遠折衝萬人如虎如羆

又曰左右前後將軍皆周官也秦漢因置以征四夷後雖不征伐其官常存

又曰傅喜爲右將軍傅太后與政喜數諫后不悅上印綬病在家上疏固請乃拜前將軍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聶壹之後以避冤變姓少爲郡吏武力過人文帝即位轉前將軍又黃初二年遼至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

蜀志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受詩謂

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在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爲怨也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叔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謂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漢叔黃忠字也）

後魏書曰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也稱有幹局遷前軍將軍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時人號爲瞎虎

後將軍

漢書曰趙充國爲後將軍西羌反上使御史大夫邴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時年已七十餘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遙遠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東觀漢記曰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爲曲陽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

魏志曰曹洪爲文帝所廢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蜀志曰黃忠字漢叔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羽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解之遂與羽等同位賜爵關內侯

晉中興書曰應詹字思遠太興三年爲後軍將軍

晉起居注曰太始八年置後軍將軍掌宿衛

左將軍

漢書曰公孫賀封南窌侯（窌音劳孝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失侯

又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爲國虎臣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東觀漢記曰賈復字君文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於學此將相之器徵詣洛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於澠池破之

魏志曰文帝即位以李郃爲左將軍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晉書百官名曰王濟字武子起家中書郎遷左軍將軍

山濤啓事曰左將軍裴楷通理有才義

右將軍

漢書曰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又曰何武薦辛慶忌宜在爪牙乃拜爲右將軍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爲右將軍性儉約畏愼爲將常遠斥候數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我遇之當以功自効

蜀志曰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今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既遠人樂爲邊將不願內轉謂劉胤曰我能衛胡而不用更用虛名者且右軍主禁兵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給兵將無素是謂棄之安得不亂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知年

十三嘗見周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啖先割啖之羲之於是聞名及長尤善草隸書爲今古冠絶累遷爲右將軍不樂京師遂往會稽與謝安孫綽等遊處山陰有道士養群鵝羲之意甚悦道士云爲寫黄庭經當舉群相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九

職官部三十七

四征將軍

征東將軍　征西將軍　征南將軍

征北將軍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　鎮西將軍　鎮南將軍

鎮北將軍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　安西將軍　安南將軍

安北將軍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　平西將軍　平南將軍

平北將軍

雜號將軍上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征虜將軍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　中軍將軍　游擊將軍

積射將軍　積弩將軍　強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將軍　直閤將軍

征東將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爲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衝壘入至權麾下

又曰滿寵字伯寧爲征東將軍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晉書王渾平吳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征西將軍

東觀漢記曰馮異爲征西將軍入關征赤眉

又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領撫單于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喪剺面流血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爲征西將軍守漢中

後魏書曰陸眞代人也以善騎射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前後以功爲征西將軍

征南將軍

魏志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常從征討遷征南將軍

又曰曹仁爲征南將軍隨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

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耶

晉書曰羊祜爲征南將軍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梓宮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

後魏書曰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封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

征北將軍

魏志曰杜恕爲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嘉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今俱杖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禮之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

鎮東將軍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華陰人也亡命東海以壯勇聞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以爲琅琊相文帝即位遷鎮東

將軍

鎮西將軍

魏志曰曹真字子丹文帝即位以真爲鎮西將軍

蜀志曰馬超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居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屯郿郿

鎮南將軍

蜀志曰黄權字公衡伐吳敗於白帝既附魏文帝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權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帝善之拜鎮南將軍

吳志曰呂岱既定交州進討九真斬獲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及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

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將軍繕兵甲曜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獲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

後魏書曰唐和詣闕世祖優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

鎮北將軍

魏氏春秋曰許允字士宗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蜀志魏延字文長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距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

晉書曰何曾爲鎮北將軍文帝使武帝齊王攸送之帝又過其子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稱嚴劭不冠帶待[illegible]良久曾深以爲讓劭曾見崇重如此

安東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王渾爲安東將軍

晉公卿禮秩曰世祖以扶風王駿爲安東大將軍

安西將軍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周遊淮泗之閒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

安南將軍

謝承後漢書曰光武以岑彭爲安南將軍

安北將軍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東莞莒人也孝武即位以秀之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觀秀之發引

平東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王濬爲平東將軍

平西將軍

蜀志曰馬超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

平南將軍

王隱晉書曰武帝伐吳以胡奮爲平南將軍

平北將軍

魏志曰太祖征冀州張燕求佐軍拜平北將軍

雜號將軍上

鎮軍將軍

魏志曰黃初七年魏文以陳群爲鎮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顧命

沈約宋書曰齊王攸爲鎮軍驃騎上後復舊

又曰甘露元年以石苞爲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魏志曰黃初四年以司馬宣王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又曰齊王嘉平三年以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鼠行跡視以爲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殺之撫軍意曰無乃不可乎

征虜將軍

東觀漢記曰祭遵爲征虜將軍潁陽侯奉公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魏志曰太祖以臨淄侯植爲征虜將軍遣救曹仁呼有所勑而植醉於是罷之

又曰南陽周大好立功善用兵以爲征虜將軍

沈約宋書曰征虜將軍並號金紫將軍

冠軍將軍

史記曰楚義帝以宋義爲卿子冠軍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征匈奴功冠三軍封冠軍侯

魏志曰正始中以文欽爲冠軍將軍楊州刺史

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詔曰議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外內涉練戎事威略之聲著于方外其以奮爲冠軍將軍

齊書曰劉悛嘗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還冠軍將軍

晉書載記曰苻堅寇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車頻秦書曰苻堅與苻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堅爲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神夢

羊祜別傳曰先時吳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即表王濬爲龍驤將軍謀伐吳

輔國將軍

晉書王導爲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蹐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原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

王隱晉書曰王濬爲輔國將軍

又曰羊琇以輔國將軍開府儀同

領軍將軍

魏志曰文帝即位拜曹休爲領軍將軍

晉書曰紀瞻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晉陽秋曰韓康伯年四十九拜領軍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固請從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陶回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性方軏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公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荅曰公以明德作鎮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梁書曰胡曾祐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唐書曰貞元十一年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爲左領軍大將軍李憑爲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九九人

護軍將軍

王隱晉書曰王敦將復作逆明帝問曰何如應詹厲然慷慨荅詔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從戎以順討逆誅社稷之討也即以詹爲護軍將軍同心滅茅

中軍將軍

漢書曰馮奉世字子明元帝以爲中軍屯首陽

魏志曰曹真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受顧命

王隱晉書曰太始元年以羊祐爲中軍將軍揔宿衛

游擊將軍

史記曰漢高祖以陳豨爲游擊將軍

漢書曰太祖太初元年以蘇建韓說爲游擊將軍

袁宏漢紀曰建武二年以鄧隆爲游擊將軍助朱浮攻彭寵

魏志曰下蘭少有才學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

山濤啓事曰游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擬補兖州詔荅曰冲領兵未欲出之

積射將軍

後周書曰于謹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征鮮于脩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欵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世語曰積射將軍樊震對武帝稱鄧艾之忠

積弩將軍

沈約宋書曰積弩將軍晉官也

齊職儀曰積弩將軍品第四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晉太康十年立積弩積射營各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

強弩將軍

漢書曰元狩元年以李沮爲強弩將軍伐匈奴

又曰太初二年以路博德爲強弩將軍

又曰神雀二年以許延壽爲強弩將軍遷大司馬

傅暢晉讃曰晉文王晉臺置強弩將軍掌宿衛

殿中將軍

玄中記曰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邊人皆走太尉何公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輙走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殺之此青牛者是萬年木精也

語林曰庾公欲伐王公先書與郗公曰老賊賊轉欲輔張殿中將軍舊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而頃悉內面牆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數州之衆以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竟不濟矣

員外將軍

後魏官氏志曰員外將軍從第八品

直閤將軍

後魏書曰楊暐字延季弘農華陰人也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直閤將軍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生而紫胞年長而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明帝即位爲直閤將軍

齊書曰劉善明爲直閤將軍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慼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

職官部三十八

雜號將軍下

建威將軍　奮威將軍　奮武將軍

振威將軍　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輕車將軍　伏波將軍　材官將軍

折衝將軍　虎威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虎牙將軍　漢臣將軍

討虜將軍　破虜將軍　建義將軍

剌姦將軍　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安漢將軍　輔漢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厲威將軍

盪寇將軍　討逆將軍　輔吳將軍

盪魏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中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北軍中候　朱衣直閤　直寢

直後　直齋　監軍

建威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從攻雒陽

奮威將軍

魏志曰呂布殺董卓王允以布爲奮威大將軍儀比三司

又曰苴授說袁紹紹即表爲奮威將軍

奮武將軍

吳志曰賀齊討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

振威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程昱爲振威大將軍破袁譚尚

揚威將軍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也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反水遂長賊船稍近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霸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夏侯惇爲建武將軍

又曰文帝善孟達姿才容觀以爲建武將軍

輕車將軍

漢書曰武帝元光七年以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屯馬邑

伏波將軍

環齊要略曰伏波舡涉江海欲浪伏息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伐南越呂嘉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馬援爲伏波將軍

魏志曰夏侯惇爲伏波將軍領河南尹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太祖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孫琇爲伏波將軍

材官將軍

漢書曰武帝以李息爲材官將軍軍馬邑

折衝將軍

魏書曰武帝以樂進爲折衝將軍

虎威將軍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太山人將軍王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後拜虎威將軍

吳志曰朱然字義封從孫權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擒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齊書曰柳世隆元景子也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隋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絶公也

偏將軍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家貧以販馬自業素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及世祖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又曰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從世祖征戰諸將多稱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

吳志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孫策在壽春武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及權統事尤爲權所愛拜爲偏將軍

又曰董襲字元代會稽人長八尺武力過人拜偏將軍

裨將軍

魏志曰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以遊俠聞於江汝之間屬連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太祖討張繡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

虎牙將軍

漢書曰宣帝以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伐匈奴

范曄後漢書曰蓋延字巨卿漁陽人也身長八尺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延與吳漢同歸世祖從平河北世祖即位拜虎牙將軍

漢臣將軍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以常爲漢臣將軍與諸將絶席

討虜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王霸爲討虜將軍擊董憲

破虜將軍

魏志曰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爲破虜將軍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中軍稱其長者

建義將軍

東觀漢書曰光武以朱祐爲建義將軍攻朱鮪

刺姦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軍市令祭遵爲刺姦將軍

范曄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後世祖拜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

輔威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臧宮爲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堅鐔爲揚化將軍

安漢將軍

蜀志曰麋竺字子仲益州既定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禮未曾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

又曰王平字子均諸葛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安漢將軍

輔漢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厲威將軍　盪寇將軍　討逆將軍　輔吳將軍　盪魏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中將軍　中領軍

輔漢將軍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

都護將軍

魏志曰曹洪累從征討爲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魏志曰龐德以衆降太祖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魏志曰太祖以許褚爲中堅將軍又以張遼爲行中堅將軍

厲威將軍

魏志曰太祖征荊州還留滿寵行厲威將軍

盪寇將軍

蜀志曰張嶷字伯岐自越巂徵詣成都民夷戀慕涕泣過旄牛邑邑民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人多貴之

討逆將軍

吳志曰曹公表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輔吳將軍

吳志曰孫權以張昭爲輔吳將軍

沈約宋書曰吳置輔吳將軍班亞三司

盪魏將軍

吳志曰呂據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泛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宮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鷹揚將軍

晉書曰郭奕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

牙門將軍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將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中將軍

北齊書曰沙苑之敗崔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世遵遣舸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將軍

中領軍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中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

又曰太祖以史渙忠勇爲中領軍領禁軍

又曰太祖還長安以曹休爲中領軍

又曰文帝征孫權以尚書令陳群爲中領軍

晉書曰吳隱之爲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粮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併日而食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

晉中興書曰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齊書曰蕭景先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領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畢未至府門中詔錫問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之事耶景先奉謝

梁書曰臧盾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

三國典略曰齊以左僕射祖珽附陸令萱求爲領軍齊主許

之侍中斛律孝卿謂上洛王元海侯呂芬等云琁是漢兒兩眼盲豈合作領軍也元海遂入啓之琁言於齊王云元海與臣素有隙必是元海譖臣齊王曰然琁列元海共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陸令萱又唱和之遂除元海爲鄭州刺史叔元爲襄城郡守叔略爲南營州錄事參軍琁遂獨處機衡總知兵事齊王亦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朝政

高堂隆集曰已詔書中領軍游繫皆清王佩

中護軍

史記曰漢高帝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漢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元狩四年屬大司馬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魏志曰韓浩字元嗣以忠勇顯爲中護軍掌禁兵置長史司馬從太祖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其見親如此

王隱晉書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子素食當時清淨內外肅然遷爲中護軍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詔曰中護軍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衛將軍羊琇有明贍才見乃心在公其以琇爲中護軍

晉中興書曰司徒王導將以趙米爲中護軍孔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用周伯仁應思遠今誠乏才豈可以趙米居之其秉正不撓皆此類也

世語曰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

皇甫謐集云護軍武士之官

晉王羲之臨護軍教曰今所任要在於公役均平其差大史忠謹在公者覆行諸營家至人告暢吾乃心其有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或有飢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

北軍中候

漢書曰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內

續漢書曰光武中興中省壘置中候五尉校營

又曰孔文舉拜北軍中候

王隱晉書曰荀綝字道將爲北軍中候

又曰太祖永昌元年以鍾雅爲北軍中候五年省併領軍

晉中興書曰陶回字恭之王導以回有器幹擢拜北軍中候回性不畏強禦

朱衣直閣

後魏書曰元文景大司農卿康之次子除員外郎冠軍將軍朱衣直閣

直寢

後魏書曰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史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尋除左中郎將領直寢

又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也本字延祚高祖賜名焉以端謹以器度見稱爲直寢

直後

後魏書曰元天穆性和厚美形皃年二十起家員外郎領直後

蕭子顯齊書曰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鄮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

詭降之

直齋

後魏書官氏志曰大和九年十月初置直齋

監軍

史記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從苴與賈約曰會日中於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軍士皆震慄服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使來歙監諸將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爲監軍時伏波將軍馬援征武溪南臨沅水軍士多病均懼衆軍疾疫矯詔迫降之諸將莫應均乃勒兵圍賊城詐爲詔而降之爲置長吏而歸自劾矯詔之罪帝善之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壽春使監軍石苞統卒爲游軍

晉武帝起居注曰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貞直思謀深奧其以威爲監軍刺史如故

沈約宋書曰監軍蓋諸將出征大將監領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一

職官部三十九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四中郎將　雜中郎將九五
都尉　奉車都尉　騎都尉

中郎將

漢書曰武帝拜張騫爲中郎將使西域

又曰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歲拜爲中郎將

又曰宣帝時楊惲爲中郎將郎官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山郎以資財爲郎也之山出財用故號名郎）惲罷山郎皆以法令從事有罪過輒奏免郎官化之莫不自勵

又曰司馬相如爲中郎將持節過蜀縣令負弩前導蜀人以爲榮

又曰衛綰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後霍禹誅滅安世子相繼爲侍中常侍列校十餘人

又曰卜式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即爲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

東觀漢記曰更始入長安多用羣小時人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後漢書曰董卓以呂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當以布自衛小失卓意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

蜀志曰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

又曰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又曰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爲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東觀漢記曰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持帝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餐醪恩寵莫比

續漢書曰張純字伯仁還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四引見

謝沈漢書曰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應劭漢官儀曰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爲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爲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魏志建安十五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

左中郎將

天文録曰郎將星若今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讃曰郎將星主閲具爲武偹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從光禄大夫遷左曹中郎將

後漢書曰左宮爲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凡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

續漢書曰丞宮遷左中郎將數進忠諫論議守正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頓宮曰夷狄聇名非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容見之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特以大鴻臚魏應示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爲左中郎將

又曰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擊匈奴

漢官儀曰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右中郎將

漢書曰段會宗字子松爲右中郎將

續漢書曰朱儁爲右中郎將持節擊潁川長社賊

漢官儀曰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常侍侍郎

蜀志曰宗預爲右郎將將命使吳

虎賁中郎將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爲賁中郎將冠兩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取應爪摧碎鶡尾上黨所貢

周禮夏官下虎賁氏曰虎賁掌先後王而趍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閑梐枑也）

尚書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周書曰古有虎賁士千人以牛投牛以馬投馬以車棒車

漢書百官表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馬援從隴西太守遷虎賁中郎將

又曰馬后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轉

又曰明德馬后姉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鬭上將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命欲相殺於殿下不避門內長懦恣縱故不逐捕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

又曰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續漢書曰魯國孔龢爲北軍中候三日遷虎賁中郎將

又曰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也）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僕射主虎賁郎射陛長主虎賁朝會在殿之下）

又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死乃止

又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冊負數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謝承後漢書曰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着車蓋出門侯何湯將衛士鈎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數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漢官典職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劍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

備虎賁

漢舊儀曰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二百人王莽以爲虎賁郎

劉謙之晉紀曰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爲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斫閤起火（魏志曰術燒南宮嘉德青門也）

環濟要略曰漢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門郎與之期於殿門平帝改爲虎賁中郎

張純別傳曰純字伯仁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上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數見

東中郎將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後曹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呑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之任

西中郎將

沈約宋書曰西中郎將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

南中郎將

魏志曰鄢陵侯彰爲南中郎將

又曰臨淄侯植爲南中郎將

晉諸公讚曰石崇爲南中郎將

北中郎將

續漢書曰盧植爲北中郎將征黃巾

魏志曰代郡烏丸反以曹彰爲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北中郎將守鄴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爲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晉中興書曰荀羨爲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郭泰別傳曰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郎將

雜中郎將

匈奴中郎將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爲涼州三明並爲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略曰河北始開冶遂以王脩爲司金中郎將脩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柱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爲懼

典農中郎將數年

魏志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廩皆盈

又曰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覽二百四十一　七　劉弗

魏略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武衛中郎將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褚在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建義中郎將

後漢書曰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外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外故內黃小吏）爲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所（縣屬魏郡故城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外爲建義中郎將

都尉

史記曰甯成居家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誠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又曰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漢書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内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是爲三輔皆有兩丞

又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楚官）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

覽二百四十一　八　劉弗

壯士滕公奇壯之與語大說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東觀漢記曰樊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常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爲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後拜爲河東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宛人更始拜爲西部都尉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不通諸避世江南者皆未還會稽多士延到皆禮之卑請高行俊以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行縣所到輒使勞孝子崇禮養善如此建武之初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載涕泣

漢官解詁云都尉將兵副佐太守備盜賊也

魏略曰積弩都尉秩比二千石後更爲典弩都尉又有典鎧都尉秩與弩同皆屬積弩

又曰撫軍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于時軍中爲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後達竟爲人追死

魏志曰韓暨爲監冶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吳志曰孫桓字叔武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

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候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

黃帝占軍氣決曰都尉氣如合抱之楡

周紹新論曰散騎侍郎武衛都尉孫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篇美而風之恂恂周公美姒無已誕姿既豐世胄有紀平南之孫奮威之子

胡廣邊都尉箴曰巍巍上聖光被八埏殉惟內面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寇方騷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治平蕩蕩率土來同門并守撫其民尉與其式五寸並用文武經功

奉車都尉

韋昭辯釋名曰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辯云奉車都尉主乘輿乘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

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

騎都尉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明帝時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上曰豐名乃播於吳越耶後轉拜騎都尉

又曰畢軌字昭先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及即位入爲黃門郎拜騎都尉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河內東陽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時飢荒多有困乏統爲飲食衰少其姊仁愛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

又曰孫權遣騎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而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顧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二

職官部四十

諸校尉（九三十二監）　羽林監

期門僕射　冗從僕射

久遠院

屯騎校尉

陶氏職官要錄曰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案晉官品漢置以為宿衛官各領千兵興寧三年桓溫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復置以敘勳舊

東觀漢記曰劉磐字仲興為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宗室肺腑居之

後漢書曰鄧閶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閶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遺大珠一斛

晉書曰濮陽王允為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表曰屯騎之任職與禁旅禦衛要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可克堪

越騎校尉

漢書百官表曰屯兵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其才力超越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

又曰桓郁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又曰董卓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步兵校尉

漢書曰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

東觀漢記曰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

又曰梁不疑拜步兵校尉上書曰步兵校之職上應天文下顧君望實非器所任

梁史曰袁粲[illegible]後為外兵參軍[illegible]名與粲同府並志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後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長水校尉

釋名曰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韋昭辯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厩近水故以為名

東觀漢記曰賈宗字武孺爲長水校尉數言便宜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蜀志曰秦密爲長水校尉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密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者也及至溫問密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之

王隱晉書曰下邳王晃起家爲長水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

射聲校尉

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服虔曰士工射者冥中聞聲[illegible]之則中因以名也）（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東觀漢記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案行營舍不葬者悉爲買空地葬之設祭吏士咸稱其仁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使入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踰中書郎遷爲射聲校尉時軍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領之號爲君子營以實宿衛

中壘校尉

漢書曰中壘校尉（武帝置世祖中興省更置北軍中候掌兵官）掌北軍壘門內外

胡騎校尉

漢書曰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虎賁校尉

漢書虎賁校尉掌輕車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城門校尉

後漢書曰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環濟要略曰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嫖姚校尉（漢書音嫖姚服虔音飄搖顏師古曰勁疾之貌）

漢書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爲嫖姚校尉

護羌校尉

東觀漢記曰鄧訓爲羌校尉諸胡皆喜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疾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其困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理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病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

護烏桓校尉

續漢書曰護烏桓校尉一人主烏桓校尉比二千石

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置之擁節監領秩比二千石

魏略曰毋丘儉字仲恭爲荊幽二州刺史持節領護烏桓校尉

戊己校尉

東觀漢記曰耿恭字伯宗永平中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

南蠻校尉

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

南夷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南蠻校尉晉武帝立領治寧州江左改曰護鎮蠻校尉

西夷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西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涪城然晉世（晉太康三年置永嘉中益州刺史領西夷校尉太元末廢荆州刺史領之又勦漸城也）

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曰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立治雍州江左廢安帝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曰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孫以授督宗之

三巴校尉

齊職儀曰三巴校尉銀印青綬虎冠絳朝服宋太始五年置以巴東巴西梓潼建平五郡隸焉建元二年省校尉改置巴州刺史

忠義校尉

吳志曰是儀從孫權討關羽拜忠義校尉儀上表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耶

懷義校尉

吳志曰太傅馬日磾仗節案兵集東關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曰袁術表孫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胡軍校尉

王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為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胡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示益所省兵為營

材官校尉

魏略曰材官校尉黄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官屬以隸

驍騎校尉

魏略曰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又被徵為典軍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略曰典農校尉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略曰司農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建義校尉

吳志曰朱據傳孫權咨嗟將帥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始孰

武衛校尉

吳志曰朱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

滅虜校尉

吳志曰賀景為滅虜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

西園八校尉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曰武帝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羽林監

漢書百官表曰羽林佽飛期門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

續漢書曰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

應劭漢官儀曰羽林者言其爲國羽翼如林盛也一名爲嚴郎言其禦侮嚴處其後簡取五營高才別爲左右監監羽林左右騎父死子繼與虎賁同

漢雜事曰竇固以羽林監爲中郎將征西羌還中郎印綬復爲羽林監

漢名臣奏曰曹襃上疏王者莫不制禮樂詔襃即先序禮樂以帝新制一篇冠首擢襃監羽林左騎

魏略曰桓範字元則爲羽林左監以才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

魏志曰夏侯玄字太初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左遷羽林監

梁冀別傳曰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期門僕射

漢書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

後漢書曰陰興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

冗從僕射

續漢志曰冗從僕射秩比六百石武帝置期門郎有僕射常從游獵或以官者爲之號冗從黃門僕射居則直門戶行則騎從桓帝永壽二年置冗從僕射

續漢志曰先臘一日大儺象裴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

魏中曰冗從僕射畢軌表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計略不及辛毗宜以毗代思

晉武起居注曰東莞王世子璣貞固和詳有識見才幹以爲冗從僕射

傅暢晉諸公讚曰司馬滕字元邁文獻王泰之第三子也性沉壯起家爲冗從僕射滕意欲業官以自顯出爲郡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三

職官部四十一

儀同　特進　換敘大夫
金紫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柱國　奉朝請　致仕

儀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伯延平元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蜀志曰黄權降魏文帝善之景初三年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馬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袤遣息稱疾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床帳簟褥錢五十萬

又曰華廙爲太子少傅甚得輔導之義河南尹韓壽賈后之妹夫欲以女配廙不許由是有恨故不正三司疾篤乃拜儀同三司

晉起居注曰太始八年詔曰衛將軍羊祜歷文武有佐命之勳其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又曰元年詔曰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憑賴故疇其勳績使儀同三司而虗心挹損難違高尚其以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又給親信滿百人

又曰元康元年詔曰光祿大夫王戎光祿大夫裴楷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晉中興書曰郗愔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東五都諸軍事進位鎮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

又曰蔡謨竟[illegible]太后詔以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illegible]几杖門施行馬

齊書曰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闕有詔數[illegible]曰吾德[illegible]古人[illegible]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之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故讓不受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建初三年馬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魏以黄權爲車騎開府此後其類將軍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祿大夫開府依司徒朱服

北史曰裴文舉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契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

後周書曰李賢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陳書章昭達以平留異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隋書曰何稠安集嶺南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

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

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覆之常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揔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書膺休皇極地均西月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七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聊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慚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隋江揔太保蕭公謝儀同三司表曰吸泉野戰曾

無汗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驅之勇薄伐寧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冊遠臨奉述勑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夐既杜敬仲之辭關路攸長致絕趙衰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之未果

特進

東觀漢記曰鄧禹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

漢雜事曰諸侯公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上無秩

後漢書曰梁商以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

謝承後漢書曰趙典道藝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瓦器食也

晉書百官表曰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爲此官

傳咸奏曰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今啓特進宜執璧繼公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放衛將軍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並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從本官供給特進但爲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也

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之

後魏書曰刁雍拜特進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北史曰穆紹加特進時侍中元順與紹同官順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

唐書官品志曰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等光祿大夫府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

揔敘大夫

白虎通曰大夫爲言大扶進人也

毛詩衛淇奧碩人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也箋云莊姜始來時衛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爲配偶宜親親之也）

毛詩節南山雨無正曰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勩勞也箋云正長也官長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疲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周禮秋官下朝大夫曰掌邦家之國治（邦家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凡邦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

禮記曲禮上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謝去也君貪其德而留之）

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他國問其老者必以制度告之）

金紫光祿大夫

干寶晉紀曰尚書僕射李胤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

三國典略曰房謨本姓屋氏高勃海王入洛授金紫光祿大夫累賜奴婢盛多放免王後賜生口黥面爲房字而付之

光祿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議論

漢書曰谷永既爲大將軍王鳳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

又曰金日磾爲光祿大夫親近未嘗有過上信愛之

又曰貢禹上書云禹老家貧不滿萬錢拜光祿大夫賜益多家益富伏自念無報厚德日夜慚愧

又曰杜陵王仲翁霍光以爲光祿大夫從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尊寵

又曰蔡義上書云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於先師願賜清閒之讌得舒精思於前上即見誦詩甚悅擢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樊宏字靡卿爲光祿大夫爲人謙柔畏愼每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勑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後漢書曰鄧太后從樊準議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給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又曰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代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着布單衣鹿皮冠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華嶠後漢書曰鄧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因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

漢書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皆能明古今辯章舊聞者也

漢書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大夫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魏志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時論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又曰黃初四年詔給光祿大夫楊彪吏卒門施行馬

吳志曰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

晉書曰王覽爲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又曰鄭袤魏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

又曰華表字偉容歆子也太始中爲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晉陽秋曰李熹乞老以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仁修烈宗將納后訪于公卿僕射安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定后既立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持操行能言名理遷右光祿大夫

又曰荀組字大章潁川人也弱冠太尉王夷甫見而稱之爲光祿大夫

又曰荀崧字景猷組族子也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賀循字彥先會稽人也節操高厲童齔不群言行舉動必以禮讓行有餘力則精書學由是博覽群書尤明三禮爲江表儒宗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顧和字君孝榮族子也和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族父榮雅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興吾宗者必此子矣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左光祿大夫

晉諸公贊衛尉傳祗以風疾遜位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齊書云周盤龍世祖講武令盤龍領軍校尉騁稍以疾爲光祿大夫

後魏書曰李茂字中宗爲光祿大夫茂性謙慎以弟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從之聽食大夫祿還私第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爲光祿大夫上欲到三輔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出上遂行憲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上不止到弘農兵起潁川上曰恨不用光祿之言於是乃還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棄辞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以英爲光祿賜還家在所縣給穀千斛常以八月存高年給羊一頭酒三斛

荀氏家傳曰閩字道明性清靜善談論遷光祿大夫以君面似胡明帝謂爲神明胡子

太中大夫

韋昭辨釋名曰太中大夫大夫之中最高大也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以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說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又曰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拜太中大夫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歙有大志慷慨治春秋左氏東詣洛陽見上大喜曰君叔獨勞苦即解披襜襦以衣歙拜太中大夫

後漢書曰郭伋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湛拜太中大夫病居東門候舍故騎人號之爲中東門君上數存問賞賜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又曰韓暨字公至明帝詔曰太中大夫暨澡身浴德志節

高絜年逾七十守道弥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豎爲司徒

其志曰裴玄字彦黃下邳人也少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風疾求還吳天監二年授太中大夫雖累年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中大夫

漢書曰鼂錯對策書百餘人唯錯爲高第乃遷爲中大夫

又曰倪寬以侍御史見上語經學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中散大夫

東觀漢記曰牟長字君高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録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

後漢書曰魯丕字叔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因和帝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續漢書曰譙玄字君黃能說春秋遷中散大夫

柱國

北史曰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爲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尔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逕拜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五代史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勳各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加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乃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奉朝請

漢書曰王陵爲太傅杜門謝疾竟不朝請

續漢書曰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位次三公漢武時宣帝爲皇曾孫令奉朝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鄧禹失司徒特進奉朝請

漢官解詁曰三補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成帝丞相張禹遜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內侯蕭望之奉朝請奉朝請之號則非爲官如淳曰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雖國戚及勳門子弟爲之但預朝請會而已

晉起居注曰孝武寧康三年詔隴西王世子越駙馬都尉楊盛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處

沈約宋書曰奉朝請無貟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多奉朝請奉朝請若奉會朝請召而已

又曰王敬弘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北齊書曰祖鴻勳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勑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後魏書曰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

伯楔俱探業相依附相友愛述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兄伯舒色懇至李沖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

又曰裴詢字敬叔美儀兒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

又曰梁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爲奉朝請

致仕官

晉書曰王祥致仕詔賜几杖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

又曰鄭沖致仕詔賜安車駟馬牀帳簟褥

五代史曰鄭韜以戶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於縣車事眞偽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猶僊時人咸曰鄭僊不遊平生交友之中無際怨親疎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閑簡以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旨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職官部四十二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太師

六典曰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止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

大戴禮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爲太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翊

太子太傅

禮記曰三王教太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史記曰萬石君（姓石名奮）無文學恭謹無比遷爲太子太傅

又曰夏侯勝爲太子太傅受業詔撰尚書論語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子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漢書曰景帝栗太子以竇嬰爲太傅十年栗太子廢嬰爭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請遂起朝

又曰蕭望之字長倩爲太子太傅以論語授太子

又曰叔孫通爲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又曰疏廣字仲翁爲太傅弟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皆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餞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請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令官屬以備若親昵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

東觀漢記曰建安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爲太子太傅

又曰張湛字子孝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後漢書曰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也

應劭漢官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魏志曰何夔代涼茂爲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

吳志曰吳粲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竺等所譖害

又曰孫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

又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孫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權覽讀焉

又曰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秉事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令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

尚書尋遷太子太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傅是時官事大小皆由二傅太傅立章少傅寫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爲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貞貴居身以沖約爲本立德以仁讓爲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

魏故事曰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太子太保

禮記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晉中興書曰懷帝以荀組爲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傅暢晉贊曰賈充爲太尉行太子太保以公位重其爲保傅或行或領各隨其時

後魏書曰顯祖將禪位於京兆郡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陸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

太子少師

六典曰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

晉書曰惠帝以衛尉裴楷爲太子少師

宋書曰太子少師少保並晉置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觚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王顯

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以爲桃弓僕射黃觚少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少各一人掌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又曰李綱拜太子少師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輿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又曰貞觀十三年以左僕射房玄齡爲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若成王幼小以周公爲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

又曰唐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弥銳時宫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時議譏之

又曰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爲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故换此散秩

陶氏職官録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

太子少傅

漢書曰上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強起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又曰匡衡字稚圭爲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少好學家貧傭力以供資用

東觀漢記曰建興二十八年以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後漢書曰徵王丹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爲太子少傅蹇諤正直名德重於時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讃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

吴志曰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世並爲太子少傅談者美之

晉書曰山濤轉太子少傅在東宫年已七十病疾求退手詔不聽尋講武於宣武場有詔濤乘步輦導皇太子入將尚書僕射盧欽與濤言及孫武用兵本意武帝欣然而言曰山少傅故是天下談士也舉坐傾心又曰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已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遠准古義定二傅不臣拜

又曰王雅爲太子少傅時朝望屬王珣珣亦頗以自許及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振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

晉中興書曰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顗上疏曰臣退自忖省學不通一經智不効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不悟天監忘臣頑蔽乃欲使臣内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

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後周書曰蕭武帝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蕭氏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辯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使絲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親賢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詢謀諮訪問對疑承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絶乎馳道魏儲迴還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至歷而昌數世一萬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觀諭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陳書曰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辞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官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惟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

傅玄太子少傅箴曰夫金木無常方員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太子少保

晉書曰懷帝以光祿劉蕃為太子少保

晉諸公讚曰惠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為太子少保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為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勑不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唐新語曰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遂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服其度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五

職官部四十三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庶子

太子賓客

六典曰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爲之上齒

漢書曰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爲賓客又孝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以使通賓客則其義也

太子詹事

六典曰太子詹事之職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爲之貳凡太子六官之典制皆視其事而承受焉

俗說曰江虨爲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覓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比例未淮曰唯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恐虨非其例事遂不行

應劭漢官儀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比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字王孫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歡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孺宣帝時以授太子經爲詹事

又曰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帝省詹事屬大長秋

晉書曰卞壼爲詹事世稱卞壼裁斷切直敦實忠於事上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以王恭弟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始建四方是式揔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豈臣闒劣所可叨忝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罷屬少傅魏氏置詹事揔衆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青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陳書曰後主欲以江揔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

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揔爲詹事

唐書曰蘇弁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堂詰之仍紿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

又曰龍朔二年改詹事爲端尹詹事府爲端尹府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一官如尚書左丞矣

太子少詹事

唐書曰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

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職侍中

漢書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又曰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蜀志曰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爲中庶子璿好馳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事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志曰孫登爲太子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彦於是乃用陳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

又曰羊衜（音道）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結交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晉書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効匹夫之孝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群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耶孚與尚書和洽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

又曰溫嶠爲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又曰王恂啓以桓謙爲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管攬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元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以孝行稱烈宗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又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屬莫與爲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數規諫諷議

又曰肅宗之在東宮孔演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興肇構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則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齊書曰袁彖言於帝曰日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

陳書曰王瑒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唐書官品志曰中庶子四人秩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副貳壘前後部護駕

陶氏家傳曰侃選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明詩易以孝行聞于時諸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

山公啓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縣城陽太守石崇參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而侍坐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必允衆望

太子左右庶子

六典曰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駮正啓奏中允爲之二凡皇太子從祀朝會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嚴焉凡令書下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右庶子之職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中舍人爲之二凡皇太子監國於宮內下令書太子親畫日至春坊則宣傳之

禮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于有司

漢書曰成帝以傳喜有志行爲太子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爲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魏氏春秋曰阮渾字長成籍之子也少知名爲太子庶子

吳志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推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

晉書曰鄭默武帝時大原郭奕俱爲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同藩國事遂不施行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詔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讜其以爲太子庶子

隋書曰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

隋書曰劉行本爲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夏侯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乘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

又曰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又曰劉行本爲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書官品志曰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又曰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已來例皆名白無以別貴賤令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令右庶子已下署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諸王親及師傳等書不在此限

又曰于志寧爲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承乾也

又曰杜正倫爲太子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又曰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邵爲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卿當輔之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

無怠當稱所委官實可不次而得也

又曰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詞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二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三百段

又曰李義琰爲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上每有顧問言多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上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位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山濤啓事曰東宮官屬宜得高茂者庶子貴樸欸宜補劉粹周蔚惟加所裁詔用粹

環濟要略曰庶子主宮中幷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

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儆候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職官部四十四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太子洗馬

太子司議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六典曰左贊善大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右贊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列於右階之下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芊爲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太子洗馬

六典曰洗馬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備供進凡天下之圖書上於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國語曰夫差爲勾踐洗馬

續漢書百官志曰洗馬員十六人秩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一人在前導威儀盡洗馬之義也

漢書曰司馬安少與汲黯爲太子洗馬安爲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以才學爲太子洗馬

晉書曰江統爲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

又曰解系兄弟少連叔達名清身潔已仕皆爲洗馬

梁書曰庾於陵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声穢視聽事若上聞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道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誨導不足豈太子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今汝在彼豈非擇人

文士傳曰江統字應元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議輙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韓子曰勾踐入宦於吳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傅咸申懷賦序曰余自無施謬爲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意常默然

傅咸感別賦序曰有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還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賦云尔

徐邈問王珉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太子司議郎

六典曰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

謁從享及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撫軍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並錄爲記注若宮坊之內祥瑞災眚官長除拜薨卒亦皆記之每歲終則送史館

唐書曰㪍播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不獲歷居此職

又曰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蓋絕代之通訓乃聖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遐覽前志竊惟古之養德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爲砥爲礪彰善癉惡如切如磋譬立惟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兩肇建此官劉啟昇儲爰章斯義故能道溫王裕聲聞宸宮上有尉於皇情下無爵於物議臣地居閒寢齒在橫經越以幼年夙蒙天幹趨紫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覬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虔有違舛蒙泉始道必候後乘之規離光未融懼寢前星之耀是以夙興夜寐內省非憂延首讜言冀臣童昧而魏晉已降不置此負杜絕箴規何期甚謬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芻蕘之言玄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沖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親監撫之重罕從欵蒧疇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愆貽憂睿念三朝登餕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故司箴誡是使綿載墜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匡不逮於是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啟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

又曰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宮復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

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又曰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糺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太子中舍人

晉書曰杜錫預之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足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清操南土秀望累遷太子中舍人

又曰顧榮字彥先時吳朝士人入洛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選補吳王郎中令累遷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六典曰太子舍人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啟之事皇太子通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啟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續漢書百官志曰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東觀漢記曰侯霸字君房爲人嚴而有威爲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伍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然其交知皆天下名士也

魏志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晉書曰王衍以名問超為太子舍人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以太子紹舅虞胤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宜崇所降舅氏之親為侍臣詔乃轉胤為常侍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臨沂人太保弘之少子也太祖聞僧達早慧召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嘉之以為太子舍人

齊書曰張率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三子後進秀才皆南金也卿可與之交由此與昉友

梁書曰劉杳自學士遷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任者敕特留杳焉

後魏書曰崔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收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管征東記室出摠庶政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人輦虞去

太常弟子通二經補文學三經補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太子通事舍人

六典曰太子通事舍人掌導引宮臣辭見及承令勞問之事凡元正冬至百官與諸方之使者參見亦如之若皇太子行先一日京文武職事九品已上奉辭及還宮之明日亦如之

三國典略曰陳務不害字長卿尚書右丞不佞兄也長於政事節以儒術梁武帝時與庾肩吾俱為東宮通事舍人直日奏事梁武謂肩吾曰卿是文學吏事非所長可使不害來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職官部四十五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僕

典膳郎　侍讀　門大夫

左衛率　右衛率　前衛率

後衛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太子率更令

六典曰率更令之職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刻漏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總其儀注而為之導若皇太子備禮出入乘軺車位亞家令焉

漢舊儀注曰掌知漏刻曰率更

續漢書百官志曰率更令秩千石與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勳也

隋書曰明克讓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

唐書官品志曰率更令掌伎樂漏刻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請賢士也為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六典曰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軺車威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為獻主

漢書曰文帝以晁錯為太子家令多所獻替稱為智囊

漢書曰疏受字公子為太子家令恭謹敏而有辭帝置酒太子宮受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家令秩千石主倉穀飲食職如司農少府擬其職也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後主立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據郡州欲竊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廣狹唯其德之薄厚也

宋書曰太子家令主內因庫寺祇諸供給之物又知奴婢月用錢內庫米粟車牛刑獄

唐書官品志曰家令掌刑法飲膳倉庫之物奴婢等事

太子僕

六典曰太子僕之職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禮物辨其次敘與其出入而供給之皇太子之車輅三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廄牧令進輅僕親馭焉

後漢書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朝朝入請問起居

沈約宋書曰太子僕秦官也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為太子僕

隋書曰柳肅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二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詿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

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裔知之令面折我

唐書官品志曰僕掌宗族親疎車輿騎乘也

太子典膳丞

六典曰典膳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爲之貳每夕局官於廚更直

北齊書曰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輙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若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輙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舍元溫清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違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雅勗式薦忠規研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太子侍讀

唐書曰玄宗在東宮張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

又曰元和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罷皇太子侍讀綬好諧戲兼通小說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君臣父子之教令或聞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所以導太子者因命罷其職

又曰呂元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末　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

五代史後唐史曰倉部郎中何澤上疏請置太子侍讀勅旨何澤早廁班行深明典制固根本而別彰憂國上封章而足表臣君其所敷陳實爲允當特議施行

太子門大夫

六典曰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籥之事凡宮殿門夜漏盡擊漏鼓門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閉每歲終行儺應經所由門並先一刻早閑若皇太子不在則閉東宮正門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至皇太子還仗乃開

續漢書百官志曰門大夫貟二人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漢書曰文帝晁錯爲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

晉書曰太子門大夫局准公車令班同中書受主通遠近牋表宮門禁防

唐書曰龍朔二年改門大夫爲宮門郎職比城門郎

三輔決錄曰桓帝以平陵魯寬爲太子門大夫

太子左衛率

六典曰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揔諸曹之事凡親勳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副率爲之貳凡元正冬

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為左右廂以衛之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

續漢書百官志曰衛率四百石主門衛

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後衛率從左右二率從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書曰劉卞為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微聞之遷卞為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

晉中興書曰褚翼字謀遠少失父以才藝堪幹立名肅祖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隋書曰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唐書官品志曰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豫寧凌鋒義冠祚懷等七營右率領崇業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尉

山公啟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讓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右衛率

晉中興書曰鄧攸字道稍為太子右衛率攸八尺美騎風神熙悟烈宗異之

又曰吳隱字處默太元中以國子博士為太子右衛率

沈約宋書曰元嘉中以王球謝弘微並為太子右衛率

隋書曰高祖以太子勇知朝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文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二職兼太子譖其在東宮乃出為淅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裴康字仲豫與弟楷為名士仕至太子右衛率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愷字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稱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採真侍衛之美器

前衛率

晉中興書曰徐邈字仙民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

後衛率

晉起居注曰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鄧攸為太子後衛率○宋起居注曰永初元年以徐淵為太子後衛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六典曰左右內率府長史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事

唐書曰永淳中以雍人元讓為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元讓孝行也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致養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由是拜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職官部四十六

王師　王傅
王友　王侍讀
王文學　郡國相
國郎中令
國中尉　國常侍
國侍郎　府長史
府司馬

王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東平人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傅

後漢書曰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愼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纔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唐書曰立悅河南陸渾人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爲會稽王友

北史曰蕭大圜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殺兄害弟不應爲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勢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爲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易更以爲疑今散人無依仰又啓今者職散中識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非辭臣以爲宜參此者是以啓之不審國可用不詔可亦所啓

王侍讀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王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爲代王侍讀屬義師入京城時府寮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

兵本任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也太宗居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王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疾數諫止之不能發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晉書曰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

晉諸公讚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祖以爲齊王芳文學

長沙耆舊傳曰大尉李公時爲荊州刺史下辟書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藪矣

郡國相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隟省息吏民不欺

又曰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爲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其水廣二十里徑直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illegible]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人假與種粮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人用溫給

又曰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太[illegible]時暠[illegible]爲孝[illegible]）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弃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爲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歎之

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爲兗州以陳留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遂劫諶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

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又曰阮神遷平原相時聚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烏傷人孝靈皇帝權拜陳相從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之保郡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隣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撫鋒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勑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輙以駱為名

國郎中令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之王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顧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薄昭見勃勃等俱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長安羣臣奉法駕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唯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南士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弼而實入子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實罔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相書言終忽然不見○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

國中尉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為魯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續漢書曰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太后詔特清河國置中尉內史賜乘上御物焉

漢舊儀曰帝子為王王國置太傅相公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

三輔決錄曰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爲嗣王侍寵自驕元帝乃用韋玄成爲中尉以輔導之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邵氏家傳曰邵弘字德裕時景帝爲瑯琊王詔書高選官屬以君爲中尉君爲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不厲而威王甚憚焉王常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理鬚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羣立瞻觀爲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反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於宴言話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王讀三四瞿然失色顧謂左右曰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竪

國常侍

漢書曰龔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辟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晉春秋曰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爲吳王晏常侍

國侍郎

王隱晉書曰孫秀瑯琊國書佐爲趙王倫國侍郎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温室拜爲侍郎

府長史（諸府附）

漢書曰張湯爲御史大夫爲三長史朱買臣等所譖帝遣杜周詰湯湯欲對周曰君爲大臣今被責詰何用對爲於是自殺臨死上書曰譖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悉誅三長史

又曰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身被二十餘瘡武帝視而嗟嘆遷車騎長史

晉書曰劉輿爲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

又曰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秉政時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晉中興書曰王獻之少有清譽亦善隸書爲將軍謝奕請爲長史甚欽愛之

又曰薛兼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歎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佐禄秩優泰等約損辭讓以周貧而已

宋書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府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府

齊書曰庾杲之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

又曰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又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蹕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

也學敏才兼雅善清談右勤儉其儀舞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曰設教於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選為左長史袞常參謀議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南史曰孔覬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若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决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隋書曰衛玄初仕周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府長史賜以萬釘寶帶

唐書曰和元祐為千牛衛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要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拘於大理而將殺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合符讖故上聞而拜之

魏武故事載令曰府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不辟之捨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求哉今故教辟之

陶氏家傳太猷字赤稷王導以君江東儀表請為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恒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眾僚為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府司馬（諸府附）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閔子馬閔子也）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無位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無常位）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家語曰鄉射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子路為司馬延射者[illegible]）

魏略曰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曰吳賊必有設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敗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

晉書曰石苞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良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止

晉陽秋曰晉陵人韋叟植脩令於坐相劉裕仕官當至州不變云劉穆之是有相人當不失過州刺史既出裕於穆曰

卿大有貴相何不敢極言耳裕奇其言末略答曰卿在吾驗當用為司馬義旗後數年穆見裕許曰周成不負桐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宜鎮軍府關護軍司馬缺頗賜存恩裕笑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為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為司馬軍國之事無不諮詢中宗之遷鎮建康導為司馬委以政事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寬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運寄寓江左為治之本務在清靜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板補右將軍劉蕃司馬

後魏書曰羊祉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璧還長樂資縣被證為賊官屬稚構成以為然祉曰道願而有惡色察獄

以色莫既之謂乎吾觀中之月餘別復真賦

世說云謝奕爲桓宣武荊州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之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也奕醉溫欲許避之主每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掾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從事中郎（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又曰嵇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爲衛軍從事中郎

虞預晉書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長爲秘書郎避亂南渡遂爲中宗從事中郎甚見器遇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儁秀太宗聞其名取爲鎮軍從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嵇君道爲廣州刺史其弟雍靜爲太傅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雍靜不泣抱朴子以爲大夫宜然

府掾（諸府附）

史記曰倪寬爲廷尉史爲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而寬爲掾

漢書曰陳遵爲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正蒼多善之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爲百石云

魏志曰董尋字文與爲人忠直爲軍謀掾青龍中上大興宮室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且比奉不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略曰令狐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劭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世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

蜀志曰馬良字季常爲左將軍掾後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良通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納以慰將命權善待之

吳志曰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

晉中興書曰荀闓字道明有清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以爲掾

又曰王珣弱冠而陳郡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典略曰趙戩除萬年令遂遭三輔亂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白衣平原祢衡避論世來游京師詆訐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所謂鐵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鄧氏家傳曰鄧泰字子京爲大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歎曰非唯秋兔之毫乃是鷹鸇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爲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命爲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顧謂諸客曰使人思安豐（安豐王戎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府屬（諸府附）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才除補御史大夫屬

華嶠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冗吏得生因緣以致輕重乃置撰科牒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摹大略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爲丞相屬

臧榮緒晉書云劉沈字道眞世爲燕州名族博學好古辟衛瓘屬

范亨燕書曰鮮于休有才器俊辟爲左光祿大夫衛瓘屬

諮議參軍（諸府附）

齊書曰張岱歷爲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以幼弱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稱遷江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公府舍人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爲丞相呂不韋舍人

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爲將軍呂祿舍人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壯士爲衛將軍舍人（趙人）後使刺三河奏事稱意爲京輔都尉

干寶晉紀云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爲太傅楊駿舍人

記室參軍（諸府附）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繁會以中郎在大將軍營記室委以腹心之任時人謂之子房

吳志曰孫惠以書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之以勤王臣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詣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沖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推重之以比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欽重劉王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咏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

又曰孔衍字舒元中宗命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府書命殷積衍每稱職

沈約宋書曰孔覬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闈假吹之尤方斯非濫

三國典略曰顔晃字克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于府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少於宮中學士

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元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謂龕曰顔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禀

後周書曰柳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官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于子也

隋書曰魏澹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己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應進士舉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殄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略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荅書記瑀不肯榜笞瑀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瑀終惶怖詣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爲洪且爲我作之瑀曰諾遂爲記室

世說曰太原孫楚字子荊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

又曰郗超王珣並以儁才爲桓溫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桓時爲荊州郗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于時西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府參軍（諸府附）

魏志曰張范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謂文帝曰敬勤必咨此人世子執子孫禮

又曰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以彰殊勳密以諮荀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又曰曹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參軍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如舊法昱曰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文帝荅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也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相國參府朝碎事未嘗不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人既下意然後徐爲之多出衆議莫不敬從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荊爲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滑字宣伯容皃簡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中高祖爲大將軍滑再參軍上信重之藏榮緒晉書曰庾敳字子嵩參太傅軍事從子亮少時見敳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異敳處其中常自袖手

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倜儻高雋寵盖當時時人爲之語曰楊州獨步王文度盛德絕倫郗景興交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理義大司馬桓溫取爲參軍英氣盖世亭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也

又曰薛兼爲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中宗即召闓爲安東參軍

又曰郭璞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畏不敢辭

又曰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循例爲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逃走歸府閤中宗大驚怒不問格鬭之罪

又曰蘇峻反范汪兆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潯陽咸以衆少賊強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絕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請軍平南二府交命

始解褐參護軍事

又曰阮孚字遥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南將軍劉弘以陶侃爲長史謂侃曰我昔爲羊太傅參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我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沈約宋書曰宗越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主隸柳元怙有戰功在景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征伐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彦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梁史曰沈峻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東平

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墳素自娛

後秦記云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狐居南曰狢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性遲鈍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昵溫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黠各半合而論之只得平平耳

于寶司徒儀曰行參軍之職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彈劾補遺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溫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斷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又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覽筆便作其一句云娵（子于）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語答云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爲蠻語隆答曰千里投君始得爲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魏武選令曰今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闕政

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五三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曰方成王怪　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有忠於國如亮可以少過矣

孫綽爲功曹參軍駁事牋曰綱紀居督轄之任以糺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直繩違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職官部四十八

司隸校尉　州牧

司隸校尉

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爲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闊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追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遂收豐節也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爲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閉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罪減死一等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爲司隸校尉子常步行好直言犯上無所迴避

又曰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門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使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走馬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爲隸校尉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又曰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强禦帝常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復爲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合柱中膺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訴寃於帝帝詔膺詰之膺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宮省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也

又曰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球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常嗟拊髀曰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爾邪球爲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球表甫罪狀送洛陽獄自臨考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孝武持節掌察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爲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糺罰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慝犯者輙死奏馬氏三侯群豪斂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糺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陛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舩迴到宣舩在後凌波而前群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爲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

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明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辭旨懇切上不聽勑使者逼就拜授咸悲懼傷咽以身無兄弟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咸官舍設靈坐朔望奏祭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盗充仞交寠因徒攘奪市道交私情訖郭野溷清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蕭然貴戚憚之數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按謇諤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他等所犯狼藉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觀風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

唐書官品志曰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姧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盗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勳元固京兆尹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其餘銀及素書置著腹上呪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

壯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盛騎昔所失驄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轉工

傅咸集敘曰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爲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

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贍飢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有皇甫兮復安居

吳志曰呂範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晉書曰張茂爲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爲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道業不宜勞役崇師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輒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刑清國富群寮勸進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爲王

北史曰裴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文命俠别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冣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

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後周書曰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職官部四十九

都督　總管　都護

都督

晉書曰杜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爲都督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百姓多飢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又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呼爲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陳騶爲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囑以爲司馬國姓鎧若捍國之器節下當登位果除都督交州

又曰張寔都督涼州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

又曰劉胤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放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頹絶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爲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桓彝之後不受鎮北之号恭表讓軍号以超授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号前將軍

北史曰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耶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

唐書曰宋璟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又曰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總管

後周書曰長孫儉爲荊州總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又曰赫連達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守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北史曰韋孝寬爲延州總管兄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別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不欲之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而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策新亦非吾志也乃乘舊馬以歸

隋書曰元褒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刼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意無顧刑法不待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絏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

又曰元景山爲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直等聚結亡命每爲刼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

又曰韋世康嘗因侍宴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又曰韋藝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薛道衡聲名籍甚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而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尒光陰晩暮侍奉誠勞朕欲令尒將攝兼撫氓俗今尒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鐶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

又曰樊子蓋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又曰令狐熙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瓌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

又曰李安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

唐書曰田留安拜魏州總管劉闥之亂也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兇人咸懷異志凡諸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攜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凡有白事者無問疎遠皆至卧内

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必欲弃同助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誡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州人死竹林者劉闢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陸知之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関鑰竹林感其意遂歸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劉世讓拜廣州揔管將之官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荅曰突厥比數南寇者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計者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貯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可　馳驛至彼善爲經略世讓於是以兵臨馬邑高滿政以其地來降突厥患之遣曹繁陀來詣中國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由是得罪籍沒其家及突厥來降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都督護

漢書曰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玆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吉送三千人小王將十三人隨吉至阿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故号爲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爲安遠侯漢之号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又曰段會宗爲人好大節而功名爲西域都護與谷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與書戒之曰足下以柔遠之靈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　願吾子因循舊貫無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又曰元帝時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陳湯爲副郅支單于數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曰郅支所在絶遠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從烏孫直詣其城可以成功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竪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陣法之名也）即日引軍分行遂斬郅支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封茂成侯湯封關内侯功大賞少爲石顯匡衡所抑

應劭漢官儀曰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令戊己校尉領之

沈約宋書曰初漢宣帝置西域都護以加騎都尉若諫大夫護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使至獻帝建安中魏武相漢遣大將外出督十軍二十軍者始号都督曹袁張楊之徒雖以三公假節領州郡然無都督之号也三國時亦有都護中都護左右都護將軍兼督諸軍猶是舊制意也黄初三年上軍大將曹真始都督中外諸軍事揔諸軍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大都督之号大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時有也吴朝鎮將揔兵亦曰都督大軍出爲二部則曰左右都督分武昌爲兩部亦曰左右部大督其揔一者則曰大都督又統帳羽林無難之屬隋事有督無常号也至諸葛恪以下輔政乃都督中外諸軍事蜀關羽在江陵亦督軍州至張飛姜維

亦爲中外都督如吳魏也晉氏以來宰輔任重者爲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如大都督之号凡諸都督雖軍号有輕重無假節也

唐書曰馬揔爲安南都護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職官部五十

尹　少尹　留守

尹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

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世守京兆尹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鉅鉤者設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會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捕治具服廉明威制豪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逆來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京兆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姧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皃一似戾太子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瓚曰在長安中在章臺下街）使御史騶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署高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

為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

又曰張敞冬為尹一日捕（並詰）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兆尹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養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之者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於朝廷

又曰張酺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執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楊彪還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illegible]書曰甫使門生辜搉[illegible]）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又曰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能名語曰前有張趙後有邊延張趙即趙廣漢及張敞也

又曰梁冀為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賓殺家發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又曰王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

謝承後漢書曰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

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袁崧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故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号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息

又曰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主六卿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綱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用之分官曹之職以考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枉櫝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者也

又曰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教群下曰蓋君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

又曰劉毅字子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以書與子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前多怪後人皆於廨下鄣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有白戶自開二子凱模等懼怖廣使撤牆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入止

又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為河南尹

又曰劉隗補丹陽尹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晉書曰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東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曼之真率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尊素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晉中興書云晉元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宋書劉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唐書曰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摠理衆務

又曰鄭珣瑜出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降延曰珣瑜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賚卻於路以例告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過時矣遂不獻

又曰郭英乂時嚴武卒十元載薦英乂代之遂兼成都尹充

劍南節度使英乂到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舊宮置爲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有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及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

又曰英乂爲成都尹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閒事人頗惡之

又曰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曰不及其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横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

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歛迹威望大震

又曰劉栖楚爲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設鉤距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機變往往有類於西漢時趙廣漢者

又曰李傑爲河南尹傑旣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又曰柳仲郢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

又曰蘇震爲太常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違其心選勸舊勳賢爲之牧守遂以震爲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仍充東都畿甸觀察使

英雄記曰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京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

李燮別傳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乃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郃別傳曰鄧騭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騭兄弟亦欲用難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隷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隷羊浸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我故我不得尹耶。莊子曰孫叔敖能以爵禄爲己害故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變

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救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尔時正業且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割截耶庾愧不能答。説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干法者廷理釋之子文責之曰吾豈爲私意耶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寘刑地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楊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兾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繡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少尹

唐書曰李憕爲東京少尹時蕭儼爲尹依倚權貴涖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緊穎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没於燕中

留守

東觀漢記曰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

後漢書曰車駕征張步留伏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隷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魏志曰擢征新城使並居守摠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賊盜乃表定科令所以防衛甚得止姦之要

晉書曰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号爲東西臺

後魏書曰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又曰荀頹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尒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廟社稷安者實卿之功也

隋書曰楊瓚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

唐書曰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收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去不須漏洩

又曰武后垂拱中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又曰柳公綽爲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等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帥每假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柵有截奪太原故事亦出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使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勞焉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職官部五十一

內史　郡丞

郡參軍　督郵

內史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公孫弘為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漢書曰倪寬遷右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右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最上由此愈奇寬

晉書曰孔季恭為吳興內史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祟君居郡事竟無害也

又曰王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梁書曰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生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祖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已來兵亂相接郡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

又曰傅昭為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為害常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

又曰邵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為臨川內史鈞體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又曰伏暅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

隋書曰樊子蓋為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也

唐書曰王及善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闇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

郡丞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其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又曰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為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去[illegible]卒時年七十餘

又曰趙典兄子溫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謝承後漢書曰劉平爲濟陽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

漢名臣奏曰張禹奏曰寀今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傳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緑是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

王隱晉書曰范晷字彥長南陽人僑居清河仕爲郡五官後爲河內郡丞時裴叔則爲河內郡知之爲裴所伏後爲侍御史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

又曰王文同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短前後守令咸憚之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橛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露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敺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

唐書官品志曰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

汝南先賢傳曰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請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陸機集上表曰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唯暢陵遲白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跖碎濁於暢名實居之爲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

郡叅軍

晉書曰阮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縈心

北史曰盧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流叅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跡脩督亢陂溉田萬頃人賴其利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則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耶

督郵

韋昭辯釋名曰釋去督郵主諸縣罰以負郵殷糺攝之也

漢書曰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在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辭問甚奇其對使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勑曰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拒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稱秀閭之杜門不通水火穿後牆爲小戶不敢犯法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南陽棘陽人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珎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復勤爲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厲之霸即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加良鷹矣下韝即中

又曰虞延陳留人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陛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

後漢書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巳下皆糺）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

又曰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司馬彪續漢書曰鍾離意仕郡爲督郵縣亭長受民雞酒府下記考之意封還記詣閤白見以春秋責重先內後外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宜先請府內且闊細微太守賢之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謝夷吾字堯卿爲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伏大哭以三百錢爲禮便歸倫問其故對曰三十日中當死故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

又曰閻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齏皮以自覆不受人食之費

魏志曰蒲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糺焉朔等請罪不復侵掠

又曰高堂隆字叔平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名悌而呵之隆案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列異傳曰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懼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往宿去火誦詩書五經訖卧有頃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劒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捲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毛持火燒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間得所殺人髮結數百枚於是亭遂清靜舊說狸髡千人得爲神也

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守奉先少脩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甞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贓貪穢汙徵至郡界當就檻車不肯就坐伯乃杖刃驅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

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撓之節顯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爲守部督郵時唐帝侍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遣賓客至蒼梧頗不拘法度徵便收客郡市縣名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

主簿守閤白此人無故賣買既侵百姓汙辱婦女徐徵上念明政據刑中耻令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各知徵爲是迫不得已

會稽先賢傳曰茅開字季闓餘姚人爲督郵平政厭衆心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益善之

鍾離意別傳曰汝南黄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黄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其所臨戸四千餘人後日府君出行災害百姓攀車言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馬融長笛賦序曰融既博覽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獨卧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聞甚悲遂作長笛賦云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職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漢書曰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刺史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又曰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剝良人

又曰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遲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旌旗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後漢書曰馬嚴上書云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剛不發私書問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壽爲青州刺史發擿姦惡以於李縣傳舍無法留[illegible]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莫敢犯官

魏志曰賈逵自弘農遷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所取正乎逵到官數月乃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又曰張既字德容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晉書曰向雄太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又曰劉卞東平須昌人也後爲并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史者百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輒下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又曰王機入廣州刺史郭訥持節而避機遂令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石苞爲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晉陽春秋云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粮威跪拜曰大人清髙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粮耳

又曰晉武嘗問威曰卿清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陸機贊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寤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爲州而見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濬果爲益州刺史

晉中興書曰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梁書曰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歴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三國典略曰梁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寛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補孝寛臨州乃勒部内當土堠之處植槐樹以代之既免修復之勞旋又得庇陰太祖後見之怪而問焉人以狀對太祖嘉之豈得一州獨尒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五樹焉

又曰梁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也初恪爲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樊鄧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梁武聞而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恧

後魏書曰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又曰高允爲懷州刺史允秋日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

又曰李崇爲并州刺史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效樓自崇始也

又曰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又曰汝陰王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爲高祖所知除右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過致憂懼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廨宇修義於是移治東城

又曰畢衆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其子元賓爲史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與出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又曰邢巒征梁漢諸郡之民相繼而至遂平漢中詔曰巒至彼有以懷和附衆高下品第可依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西安梁秦州刺史

北齊書曰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日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曰齊平鑒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原其罪賜牛羊酒令作樂

又曰慕容三藏爲鄭州刺史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

後周書曰蘇亮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皷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

又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嘗因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

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懼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制曰逞雖未臨人已存優恤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置勳州以孝寬爲刺史爲其立勳於此因以名之

又曰賀拔岳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牧以鎮之衆咸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太祖爲夏州刺史

陳書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

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曰歐陽頠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職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隋書曰楊尚希奏有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勵拜楚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産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失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梁彦光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擿姧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唐書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李擇言開元中爲漢襃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其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内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聲榮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禄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隴右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嬰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曹王臯上書言理道拜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楊炎作相復以臯爲衡州刺史初臯爲御史覆按懼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笑如平常太妃不之知也及爲潮州詭詞謂遷官至是復爲衡州乃具以事白太妃因泣下具言非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饒州刺史昭應

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曾爲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疋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史愈至潮州獻上表上對宰臣曰昨日韓愈表因思當時所論佛骨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躁時上深欲擢用愈俟宰臣啓之耳皇甫鎛素嫉愈乃曰終是狂疎且與移一郡故有是命

又曰劉禹錫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修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

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大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又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卽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張賈出守衢州辭日文宗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上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上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面辭日上必殷勤戒飭曰無嗜博無飲酒

又曰渾鐬瑊之子開成初爲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鐬勳臣子弟豈可以委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鐬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

又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准門下牒追刺史古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又曰李暠授洪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允相篤睦昇等每月（輸餘）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愼如此

又曰孔若思爲衢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

廪在境內復糶以賑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又曰趙昌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有餘趨拜輕捷占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令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中一字而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別請改授閑官者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嗣肱克脩之子也少有膽略時朱溫將賀德倫急攻潞朱溫率師五萬合勢營於潞城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邀晚與賊之樵蘇者相雜白服晡入朱溫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弓矢星發擾亂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大擾既暝斂騎而退晨攻朱溫燒營而遁解潞縣之圍以功特授隰州刺史

又曰莊宗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伶人割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陳俊儲德源皆爲樂官周匝所薦上許之典郡郭崇韜以爲不可遂寢伶官言之者衆上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陳俊二郡今經年未行爲卿以正言臣諫我每趨見二人爲當屏羞行之故有斯命

又曰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五代史梁書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須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

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對豈能據一州而叛哉遂委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失其事矣

五代史曰晉少帝開運中沈斌爲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敗牛羊過城下斌乃出州兵擊之爲契丹精騎奪門數擊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兵遂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登城呼而報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盡寧爲國家死耳不効公所爲也翌日城陷斌自殺

三輔決錄曰韋康代父爲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

寺時人榮之

桓石秀別傳曰石秀爲竟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治郡不煩在州郡弋釣山澤縱心游覽而已善騎射望之若畫

桓氏家傳云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黃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州牧爲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部玄英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異苑曰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長尺餘所被帶組　　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喜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歷清廣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楊州辭今衆行而言我正爲次道理此耳何次道以爲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黄霸爲楊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特高一尺別駕主簿緹紬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楊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又曰李珣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葫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爲荆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爲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又曰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必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人希見使者人懷喜悦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禄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絜稱

又曰謝夷吾爲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受牧荆州威行郡國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糺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怨

又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輙澍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閒嵩傳驅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楊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禄不使有餘積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傳墨用之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又曰弟五種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糺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楊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南懷緒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稸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又曰徐邈爲凉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通流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准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魏略云裴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

吳志曰吕岱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吕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繒布歲有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謡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懽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瑯耶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冀州舊名[illegible]俗略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弘為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

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曹嘉之晉紀云羊曁為青州刺史曁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裒女即獻后也徵拜侍中遷尚書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採

晉桓伊字叔夏譙國人甚隱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為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逋米州治宜還豫章詔荅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伊隨宜拯撫甚得南士清和

宋書曰陸徽為益州刺史郵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至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廻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又曰王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送之

又曰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

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又曰王神念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一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復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尒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又曰韋崇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橋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泛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人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飢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曇定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臺使頗好[illegible]畫[illegible]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勸

又曰韋彧爲東豫州刺史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文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

又曰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遣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寬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又曰陸俟長子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

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寇盜徵爲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又曰崔林爲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摽李伯徵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爲楊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又曰阮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内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目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鏊揮栽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

又曰魏蘭根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還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湝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

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又曰齊平覽遷懷州刺史覽奏請於州西故車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時新築城粮仗未集素乏水南門有大井隨汲即竭覽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又曰竇熾爲原州刺史熾性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使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爲雲州刺史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

三國典略曰賀祥爲荊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陽王詧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屛風祥難違其意取付所司太祖聞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

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祖勑武祀華嶽而廟在舊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爕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須其靈奧嶽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棘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璽書慰勞

又曰韋瑱字世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又曰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罪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姧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又曰楊達字士達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繈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

又曰衛玄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

又曰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彥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

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嗜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公孫景茂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

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又曰梁毗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又曰趙煚爲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 又曰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

又曰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

又曰韋世康尉遲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

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謐

又曰豆盧勣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多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王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王漿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職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酷刺史

良刺史下

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引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綏定州刺史薛[illegible]對曰老者國家所養日無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日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懲勵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羈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illegible]）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弃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誦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處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又曰劉贊子玄之孫爲浙西都團練判官建中初歷[illegible]相稱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行採於叢林之間爲猛獸所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遭李希烈殘賊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

户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謳謡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睅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手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彀弩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盧鈞開成元年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不嚴而人化

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政寬存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其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觀察蕃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又曰楊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蠶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又曰馬璘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璘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璘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又曰牛心璹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瓦脊蠹弊永除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主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惻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盗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又曰令狐楚子緒以蔭授官歷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書以臣刺壽州日粗立政勞民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此名以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棘闢汙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檀字衆美爲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又曰趙克裕河陽人也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撫有農戰之備

撥善於綏懷民頼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曰相里金自羽林都虞候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涖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賂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郡皆有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翰離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鐙其史延翰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奉二千石祿有白髭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之望過矣無以衣食豈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輩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餚藍縷繩屨

華陽國志曰趙玖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玖於聽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楊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尸到與語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尸曰當有物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會稽典録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爲荊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有詔勅夷吾入傳録見因有亭長姧部民者縣言和姧上意以爲吏劫民何得言和須吏夷吾呵之曰亭長朱幘之吏職在禁姧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長吏治亭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歎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

祖逖別傳曰逖爲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喪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

陶氏家傳曰基（字叔先）爲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女互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敎以婚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設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不悅之

語林曰何公爲楊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楊州常有構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處存爲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

酷刺史

續漢書曰侯覽爲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上䟽褒稱盛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下所及

晉書曰郗隆爲楊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

于寶晉記曰苟晞爲兗州刺史嫂毋寡有一子坐小事嫂毋向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民王富熾奪民呂勝脛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訊人間細事戲謔無不爲樂不飲酒唯多置餚饌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以斛律武都爲兗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已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靑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仍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遂貧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以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隷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發擿奸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撻盈前而哭者彌甚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者賊屏息皆稱其能

唐書曰楊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沛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

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祚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論語子路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謂中不踐迹不入於室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至年乃能勝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甲次乙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韋昭曰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在郡數年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猒承明之廬所（渠外）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書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臣當伏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助自欲入奉之也最凡要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丞守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勝光祿卿

東觀漢記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若故容徙爲雲中太守

又曰馮勤字偉伯曾祖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萬石諸馮至是世至二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其子萬爲北地都尉同詔俱見宣帝曰父子剖符耶即詔滿爲淮陽相萬爲弘農守

後漢書曰郅惲拜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異之以爲首舉

又曰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又曰橋玄爲上谷太守上郡姜歧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歧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趨）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歧歧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

漢官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與利除害檢察詳姦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爲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數有功拜廣陽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

吴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等勠力攻討遂生擒綺送詣武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

晉書曰桓玄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逃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

又曰鄭沖爲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蒞職不爲幹局之譽而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劉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以貧寠每負薪自給讀書不輟竟以儒行稱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

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胤王敦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覲事以是招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轉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

晉起居注太康八年詔曰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欲省先外郡治民者續以後入爲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黃門散騎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克金城太守衛韡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黄門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亦

好棊數案引見嘉其温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小兒於
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刼盜又
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
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内以清
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
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
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刺吳郡屬爲
高選佐吏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望夙著今欲用卿爲
子鸞別駕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又曰王敬則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古賢反）
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

平生不以屑也
南史曰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
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
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三國典略曰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
袍及綾裳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鏗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
觴者因廻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
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
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則居此中
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雜
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但吏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
澤遊被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也
又曰范縝爲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廟唐漢
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
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
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既衆
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
者稱爲口實
又曰盧道將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

爲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
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
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肅稱爲
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爲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將
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
乘馬忽昇廳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
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
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暠守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斂但

與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中明禮憲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

三輔決録曰馬援誡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愼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傳曰文帝亦親阮籍常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乘驢徃之至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敎令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踏下而笑荆怒

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黑子紹亦有之忻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黑子令其從學學八年遂爲九眞零陵二郡太守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弟珙字稚珪珪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以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徙爲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弟五伯魚從蜀郡入爲司空吾又令掾弟以待足下矣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綬露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杓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且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滕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絶蜀亦覆没客轉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滕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曰嘉毋語汝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世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毋曰豈我尚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没更失計哉顧實眞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犍爲武陽人遂轉流宕到此毋察審諦又識左耳前數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扳揖歔欷哽咽

世說曰爰綜爲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醼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荆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

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行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尚書鍾毓啁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猕猴騎土牛一何遲也

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撫鳴琴以侯遠致離别之際各斐然賦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職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漢書曰黄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爲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盗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元首明哉其賜霸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聞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盗賊以稱朕意遂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令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惟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賊亦皆罷勃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所謂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袑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况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姦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貢君東海太守左馮翊滿歲稱職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安利之）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

又曰王尊爲中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珪請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自勉正身

又曰馮立字聖通以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土下濕病痺天子聞

之徒太原太守吏治五郡所居有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多豪强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冠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徙爲東郡太守吏無追捕之苦人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爲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皆自髠肉袒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辭訟自言者其志誠吏民不忍欺

又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後徵爲諫議大夫遷南陽太守躬勸耕

農開通溝瀆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吏民親愛之號曰邵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延之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頗譏録盗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盗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漢律三公奉使之軺也娘安車）加賜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盗賊斷絶

東觀漢記曰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爲隴西太守務開寛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賔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輙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吏民畏愛謌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君游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謡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疏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閧府門攀車叩馬啼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爲潁川太守辭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何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遷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躬營勞來爲民四誡以父母夫妻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柔戢崇儒雅貴庠序上德化春秋饗射外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紿

又曰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政寬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爲鉅鹿太守霸性清約質朴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於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本爲山陽太守以禮訓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百姓懷之莫敢欺犯轉潁川太守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閒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万石秦氏

又曰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决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

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代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人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令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姧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鐔音徒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前代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歎即矜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爲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粮穀踊貴褒到乃省吏併職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寓皆還

又曰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吏相隱蔽燒者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奸匿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因執無賦後卒如言

又曰黄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謡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而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袛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袛裯短衣而已袛者丁奚反裯音丁勞也）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貧爾母乎使毋俱歸

又曰三府舉王堂治劇拜巴郡太守棠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

又曰樊准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准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准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人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麄糲（糲麄米名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遷淮陰太守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

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明府三公車輔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時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檻穽進忠良虎遂東渡江

又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遇民如子口不出詈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單版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致妻子不歷官舍

華嶠後漢書曰岑熙爲東郡太守好聘禮隱逸顯之於朝與參政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如兹

張璠漢記曰宋登字叔揚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又曰陳球爲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葢等反與桂楊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請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郡內吏民老弱與共城守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併詔遣贊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父子也上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詔曰上黨太守蔣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譸導東蕃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職官部五十九

良太守中

久遠堂

魏略曰顔斐字文林爲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菓又是時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猪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出

魏志曰賈逵爲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則吾何憂

又曰杜畿爲河東郡守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

辭訟詔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奇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而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又曰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遂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又曰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豪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脩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閲斟酌輕重自非殊死便杖而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曰令狐邵字孔叔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也

又曰田豫字國讓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盗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聞太祖善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吴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義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又曰凉茂守伯方時泰山多盗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繈負而至者千餘家

又曰鄭渾字文公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魏略曰孟康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何祗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

難復巫祇挾族人爲之汶山復得安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穉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淫祀非禮之祭者相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又曰孫權授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

王隱晉書曰廣平太守鄭宣帝謂鄭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並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吾欲令鄭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條教百姓愛之

又曰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上侍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又曰應詹爲南平太守天下分崩征鎮州郡已失城邑詹獨保境分讓在牧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君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晉書曰范粲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邊境粲明設防備敵不敢侵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

又曰劉頌爲河內守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

又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又曰鄧攸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

又曰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叔仁爲吳興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開倉賑䘏主簿執諫云宜先列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尠矣於是以米賑貸賴蘊活者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聞朝廷以違科免飢民多詣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中宗選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今之會稽昔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焉

南史曰宋江秉之爲臨海太守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齊書曰劉懷慰拜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

甚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又曰虞愿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澈無隱蔽後琅耶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又曰王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又曰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

又曰蕭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帝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

齊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梁書曰褚翔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勅許焉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遠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又曰劉亨字嘉會之遴弟也代之遴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荊士至今懷之不忍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又曰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寘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徐摛東海郯人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答應如響高祖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頤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

並經爲之卿爲我卧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守周月之中風俗便改

又曰張緬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不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斷決允愜甚稱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經緯闇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歎矣明守慶績充壟剖符作守實獲我思

又曰前宋晉昌太守陰覲卒郡人思其政化縗絰送喪至武威者千餘人

後魏書曰羊敦字元禮太山平陽人爲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屬歲飢饉家饋未至使人尋陂澤挍藕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質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

縑絹百疋

又曰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又曰柳崇出為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怗然

又曰呂顯拜鉅鹿太中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又曰韋崇字洪基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辛穆字叔宗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士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二

職官部六十

良太守下　酷太守

良太守下

北史曰西魏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私使並收庸直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治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良施八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是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頃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援涕泣

北齊書曰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又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

北齊書曰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除濟北太守恩

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爲之示恥而已

北齊書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除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已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舡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隋書曰于義遷安武太守尊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語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善聽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儉煬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又曰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唐書曰顔眞卿爲平原太守安禄山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儲廪實乃陽會多士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禄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禄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禄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原太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顔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五代史晉史曰鄭延魯清泰中遷復州守延魯臨任忽驚歎曰先人曾爲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歛貸庶事致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卧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華陽國志曰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爲陰平郡守布衣蔬食

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以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万爲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

又曰華陽國志曰孝順帝永建中太山吴資爲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稼君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資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毋府中諸吏皆孝子

鍾岏良吏傳曰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闇弱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教曰簡覈衆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仰侍明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

崔氏家傳曰崔寔除五原太守郡處邊陲不知耕桒之業民多飢寒之患於是乃勸人農種教其織紝以賑貧窮民用獲濟號曰神惠焉

桓階別傳曰上已平荆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寇送之上曰北邊未清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内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酢上聞之數歎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

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韝（人謂麹爲媒）

江祚別傳曰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

孟宗別傳曰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子以孟爲名

邵氏家傳曰邵訓字伯春爲陳留太守以君性多引恕追詔勉厲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三十萬及刀劒衣服居家之具

宣城記曰涇縣洪矩吴時爲廬江太守清稱徵還舡輕皆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洪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毋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人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爲勤養於毋也哭而見殺者以爲哀而不實也

世說曰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焉

吳興太守論衡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万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淡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鬭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極不勝當相助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抗壯健者因名子曰冰兒

酷太守

漢書曰王溫舒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使督盜賊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郡令具私馬五十疋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已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拷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內太守

東觀漢記曰樊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商人行旅以錢物於大道旁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道不拾遺涼州爲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晉陽秋曰廬陵太守羊冉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人徒謫百有餘人有司奏冉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八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八議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瑯邪王太妃山氏冉之甥也詣闕請命丞相以太妃爲言於是減死罪既出有疾見簡良爲祟旬日而卒

三國典略曰齊廣陵太守敬長瑜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獻齊王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梁書曰南淮侯蕭推字智進梁王第安城康王秀之子安貌豐悅舉動可觀歷淮南宣城晉安吳郡四太守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又曰臧厥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繈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唐書曰李邕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護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各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勑刑部員外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决殺之時年七十餘

卷第二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職官部六十一

別駕　治中　長吏　司馬

別駕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漢書曰黃霸為豫州刺史三歲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星於軾前以彰有德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童兒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語別駕計日告之

後漢書曰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并揔幕府紹又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愧田別駕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又曰陳茂豫州刺史周敞辟為別駕從事與俱行部到穎川陽翟傳中有置美酒一押敞去勑御騶載酒以行茂見於外取押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酒益氣別駕破押名亦何益茂荅曰所過皆有以明使君傳車騶騶載酒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語琰曰比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計校甲兵唯此為先斯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俛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陵表請基為別駕陵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吳書曰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晉書曰王祥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靖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鄧粲晉紀曰王澄為荊州宗廞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捽之別駕郭舒厲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枉我醉因灸舒眉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薨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又曰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沖召粲為別駕粲起就職時南郡劉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職尚公語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雖然粲名譽解半矣

又曰鄧騫字長真長沙人也譙王承為魏乂所敗乂求騫甚急鄉人為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乂喜謂曰君可

謂古之解禓也以爲別駕

續晉安帝紀曰益州刺史李邈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餞送刺史顛忽邈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陵即不復還家仍附舡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栖遲即檄爲別駕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評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問賈人曰鄉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隋書趙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授而飲之

唐書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義軍節度掌書記盧頊爲洺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洺州頊白於虔休請入城説下之頊見誼爲陳利害誼請隨頊歸朝故頊不次授官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爲別駕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爲別駕車前後舊有屛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失旦怒命去之恂曰明使君發自晏而欲撤去屛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屛星不可省即投傳而去

曹操別傳曰武皇帝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兗州亂張孟卓劫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爲張邈所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遣不爲相棄諶涕泣曰當以死自效帝亦垂涕荅之諶明日便走後破下邳得諶還以爲掾

王允別傳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無行而太守王珠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珠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之廢棄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言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召輅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尓　引輅爲別駕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領州牧請君爲別駕與君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責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郗道微爲賢良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顧和別傳曰顧球時爲楊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公孝如是超御矣（和字公孝）

庾亮集荅郭遜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萬里若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應亨與州將牋曰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無遺蚌山亡逸璞歸數日臥思始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遲可以勸礪後進享具所服聞而未肯授類文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州治中從事刺史爲人所劾受納賊賂禪當傳考乃至箸掠無笇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

無畱事遂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魏志曰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

又曰太祖令曰頃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耶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也

又曰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爲治中從事

蜀志曰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爲治中

江表傳曰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濬伏面著床席涕泣交橫權至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

王隱晉書曰唐彬擢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曰譙郡太守李詮稱散吏後竟爲治中

檀道鸞晉紀曰習鑿齒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梁書曰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

又曰陸襄字師卿爲楊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

又曰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床治中草席於地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少有棲山之術善解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就列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世說曰習鑿齒才史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長史

後周書曰劉璠爲蕭循益州長史及太祖旣納蕭循之降又許其返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

陳書曰蕭濟爲楊州長史高宗嘗勑取楊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留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隋書曰榮毗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

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曰高祖時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唐書曰張惟一爲荊州長史以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將希昂積憾持兵領衆入惟一衙索遂金頭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懼截頭遂與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歸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司馬

北史曰魏蘇亮拜黄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黄門郎豈可爲秦州司馬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根

三國典略曰齊以太子率更令崔龍子爲司州司馬初龍子爲司徒功曹嫁女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絶先轉爲率更令至是成婚既畢即便用之尋有謗言牓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鵶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書曰劉模爲嵐州司馬楊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氣辭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取模貲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天興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法參軍　五官掾

功曹參軍

韋昭辯釋名曰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也其他皆然○漢書曰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爲琅邪郡守召見功曹閉閤數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書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召爲功曹委以郡事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潜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又曰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勑壞祭遂去

又曰鮑永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丹爲郡功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經可爲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召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賚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皃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衍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

後漢書曰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守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又曰周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又曰徐穉豫章人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

又曰韓稜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疾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又曰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韓其罪案鞫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皃）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時人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李侚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侚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治喪三年

又曰李充爲太守曾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投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

謝承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頑嚚職濁爲鄉曲所棄常侍唐衡屬其事資勑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肯聽資怒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姉子豈不樂其外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涂汗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零具答教如此零入閒資使五伯亂捶困杖言辭不撓仰奏言曰范滂清議猶利刃截腐肉願爲明府所笞殺不爲滂所廢絕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永成惡人滂正直謇諤皆此類也

又曰許劭仕郡爲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

又曰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輙序用壽雖見優禮愈隆壽意益下其所致達未嘗伐其功美

又曰羊定字世德爲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將賜大布被及襦袴皆不受執志而終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又曰彭脩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晁遂原意罰貰獄吏

袁崧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貫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徵爲大司農帝問何以爲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渙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廣陵郡人也爲張超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

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袁渙字曜卿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去

又曰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君不足者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爲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

魏略曰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杜畿有舊署爲功曹常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吳志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也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從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吏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爲孫策功曹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好余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荅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又曰處士謝譚爲吳縈功曹以疾不詣縈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

吳錄曰孫劭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後爲吳丞相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遣追毅爲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曰世號庾兖有異行元康之末潁川太守復以功曹命之兖服造事之衣杖棰荷斧不俟駕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逡巡辭焉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乃厚禮遣之

晉中興書曰胡母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焉

之河南君樂廣召見甚悅擢爲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人操立清儉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治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肆養志而已及之秀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記曰尚栩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新賣以食飲

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滕以忤意見遣將殺之吳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滕

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顧翕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非翕不敬勑卒撤去翕恚而不聽以手歐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又曰魏徵字孔章仕郡爲功曹史府君貴其名重徵每拜謁常跪而待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入蜀蜀郡拒守述功之功曹朱尊絆馬死戰光武帝嘉之

又曰李業字巨遊廣漢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咸慕其名乃爲功曹十命不詣

又曰朱倉字雲卿下邳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倉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以步行爲郡功曹

鍾岏良吏傳曰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也爲南陽郡守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選督郵不能正乃署趙勤爲督郵到葉昱即解印綬入新野新野令聞昱已去遣吏奉記陳罪亦即弃官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權爲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傳曰華茂爲功曹病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與大布被袴皆不受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奉高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功曹

又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槐樹有靈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又曰許慎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荊州先德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鍾離意別傳曰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太守賓翔召意署功曹史意乃爲府立條式威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賓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須立嚴料太守觀察朝晡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

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論語衆人曰吾前爲侯嘗侍用吏此各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

陸績別傳曰績字公紀郡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化肅穆郡内大治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則收之

司倉參軍

後漢書曰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條至郡事遂釋也

三國典略曰張軌入關拔缶以爲倉曹參軍或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弘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之衣糴粟以賑其乏

司戶參軍

後漢書曰陸績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郃後官至司空

唐書曰裴琰之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司兵參軍

唐書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居鞏縣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參軍

司法參軍

後漢書曰周紆宣帝時爲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紆數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紆謂太守曰願謹定之書皆著紆名府君但時言病而已使收紆紆遂死之紆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兩漢有决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

又曰郭弘爲潁川郡决曹掾治獄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東海于公

隋書曰陳孝意爲會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五官掾

後魏書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適足以葬矣遂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獄數日死

東觀漢記曰黃香江夏安陵人也父况爲郡五官掾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牀枕冬以身溫席

又曰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後漢書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也

臧榮緒晉書曰范畧字彦長南陽人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職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從事　中正

州主簿

韋昭辯釋名曰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漢書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水盛泛浸溢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劾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祝請以身塡金堤因止宿廬于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東觀漢記曰周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謂賊衆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漢書曰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魏志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弃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卽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巹音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之所執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又曰龐淯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昻反圍城淯弃妻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興兵軍未至而郡邑以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又曰崔林字德孺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擢爲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旣至亮引而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吳錄曰苞咸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咸守郡君緣棲採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寒雪各辭疾召侃使行侃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闕迎醫不便行也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又曰易雄長沙劉陽人也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万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趍出自若賊人又呼問之雄如初如此者三賊乃捨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爲桓温荊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徙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宋書曰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

三國典略曰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

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後魏書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弟兄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郡內欽服之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唐書曰顏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又曰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番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三輔決錄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陳留耆舊傳曰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蠡吾里人距之孝子且吏脫絰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絰放纏操手劍瞋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内之

廣陵列士傳曰劉儁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儁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斫府君儁因投身投之正與刃會斫儁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儁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黃義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爲郡主簿太守呑去重仇未執牙即變姓易名爲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

俗說曰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立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

桓大以此奇之

從事

漢書曰邴吉字少卿爲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

又曰趙廣漢涿郡人爲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

又曰楊雄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彊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也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矜嚴公正平陵鮑恢爲從事恢亦抗直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樊準字幼陵爲州從事臨職介正不發私書

又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後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嫉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楊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脩理

謝承後漢書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馬從事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爲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取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參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嚴苞字文通才學最高故衆爲之語曰州中暴暴賈叔業辯論貿貿嚴文通

又曰袁紹領冀州從事沮綬喜曰吾心也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辟怨變姓漢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又曰邢顒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昂

蜀志曰張松説劉璋交通先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門以諫璋無所納

又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計

又曰譙周字允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識無造次辯論之方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爲州郡部河南從事

又曰劉毅辟爲司州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蹕虎之犬聽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蹕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生未朞而父歿毋年十八執節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史愛其才器以爲賓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而好沉深之謀爲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嶷然不語名高孝甫

益部耆舊傳曰李弘字仲元爲州從事楊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齋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慼如也

又曰巴郡任文公有道術爲州從事時越巂欲反州遣五從事案虛實止傳舍食未半有風發寒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促駕去諸從事未能發爲郡兵所殺

鍾離意別傳曰楊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李固別傳曰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楊固曰未曾受其位不宜僕其号

孟嘉別傳曰庾亮辟嘉爲勸學從事亮盛脩學教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羅含別傳曰含字君章刺史庾亮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蘭弗川乃辟含荊州部從事

潛夫論曰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巫地有劇賊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爲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明法不在數赦

世說曰顧和爲州從事月旦朝未入停車周侯歷和車邊過和風皃夷然不動周指顧心曰此中何有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人過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令僕才

又曰羅含爲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使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家事乃逕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何事羅云未審公謂謝尚是何似人桓公荅仁祖是勝我許人羅云豈有勝公人而有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

王丞相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耽器高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鸞才幹正直可轉西曹

中正

魏略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吳志曰習溫爲荊州太平公太平公即州都也後潘秘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太平公甚得其譽

晉書曰楊暐陶侃共載詣顧榮州大中正溫雅責暐與小人共載暐曰江州名少風俗卿已不能養進寒儁且可不毀之楊暐代雅爲大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

又曰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士多寓焉

又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捴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駁自親貴始

又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皆云不審陳頵對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地平氣均蓬蒿裁六尺不足成林故也

又曰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云大小中正爲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曰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史若吏[illegible]選內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各稱州都大中正爲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屬掾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張緒字思曼吳郡人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曰信此是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梁書曰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

闕尚書八條事

後魏書曰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闕來牒

北齊書曰乾明中邢邵爲中壽盧同郡許惇與邵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

三國典略曰陳以孔奐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晉令宋齊以來爲大都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襄陽耆舊傳曰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較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

太平公亦其任也

郭子曰孫子荊應上品拔王武子時爲大中正謂訪聞此人非卿能拔自爲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羣

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

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爲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曹羲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爲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以爲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胷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

今可令長守爲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户也

劉毅集論九品曰臣聞用治理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荀勗集曰表讓豫州大中正曰被勑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傅暢自序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爲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爲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爲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

叙也

應璩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踈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職官部六十四

令長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申詳子張子也庚償也）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言非敝也）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求傷之已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用大道也）

又曰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言澹臺滅明公且方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而恕者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

又曰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煩勞也人與一單食（單同）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尒以爲人誠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汝食饋之是尒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

史記曰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漢書曰諸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已上爲令秩一千石至六百石萬户以下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召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拔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又曰薛宣子惠始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自從其所問宣不教誡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爲然

東觀漢記曰張歆守平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旣入解械飲食使發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

後漢書曰馮魴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又曰宋䴵字飛烏廣平列人也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刼擕而不送䴵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又曰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擊搏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

又曰公孫述爲清水長父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續漢書曰董宣爲雒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橕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曰擬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頓擬令頭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勑强項令出太官賜食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此何衰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華嶠後漢書曰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勑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賫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

漢制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爲令減萬户爲長

漢書胡廣注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户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户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

又曰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幷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將以兵刼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又曰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其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而歸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鄔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又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吴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又曰陶謙除舒令郡太守張盤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耻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轉盤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爲吴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弃官

又曰劉繇字正禮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弃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義封嘗與孫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

晉書曰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壯勇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晉中興書曰華譚所友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法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錦繡中之好而不可以爲恰帢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釜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又曰張融爲封溪令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

齊書曰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

令長裁之慢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膝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蕭眎素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後魏書曰高祖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

北史曰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元文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用之猶恐其被詐擬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士人爲縣自此始也

三國典略曰陳褚玠爲中書侍郎陳主以山陰縣多豪猾謂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清廉有幹用陳主曰善乃以爲令縣

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多有隱沒玠乃鞭次的具狀啓臺陳主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曹義達爲陳主所寵縣人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莫敢犯者義達於是譖之玠在任守祿俸而已去官之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吾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令其空誰使而可趙武曰刑伯子可公曰伯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

避子弟

又曰宓子賤爲單父令見有若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要官政也

又曰晉文公出亡趙衰挈壺飧而從與文公相失飢而道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餓餒之患而必全壺飧者是且不以原叛乃舉爲原令

慎子曰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夫以立官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通典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皐爲成宰而爲之衰成人曰蚕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家語曰孔子仕爲中都宰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皆則（魯國在東故言西方諸侯）

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境田疇　闢溝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人不偷也入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　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爲河伯取婦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娉取洗沐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逃亡豹曰至河伯取婦時願三老語之至其時豹往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河中豹顧曰巫嫗不來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後不敢言爲河伯取婦豹即發民鑿渠十二引　以田田皆灌溉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中

又曰劉昆字桓公爲江陵令縣連災火昆輙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又曰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人爲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毁諸旁祀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遷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尚致饋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

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

又曰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隣縣皆雹傷稼唯下邳界獨無

又曰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校官掾長洪叠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翻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爲奮在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内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唯老母極膳妻子飯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又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又曰童恢爲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輙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殽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户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又曰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人有爭訟矩常引人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有善政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陟衛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爲立祠於安陽亭西每食輙絃歌而薦

又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輙休遣徒繫各使歸

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之

又曰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輙加篣二百（篣棰也音彭）信陽侯陰就乃許補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又曰宋均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希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兗陵令

續漢書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

國頻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賊鈔掠彤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百姓士女攀車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

又曰劉駼騶爲潁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郡中謂之神明

又曰胡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金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二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爲州郡最

又曰度尚字博平山陽人除上黨長治政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爲鄒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鄒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鄒界不集郡國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旁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茨中功曹欵服後爲洛陽令功曹是寵客爲寵所諷夜殺人斷頭着甕中置厩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搒竟具服

又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政多奇異小人迫困貧產子不能舉養彪禁有犯者以殺人罪罪之縣境震慄人養子僉曰賈父所長男女皆以賈爲名

華嶠後漢書曰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存署各遣就農人感懷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二月虎皆渡江而去

又曰劉永國字叔儒爲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吏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

袁崧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常便賣卜以自給步行無車被囊自隨

漢官儀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定至而非尤其太盛勑去軒紱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篤行召爲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育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名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抂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又曰王脩字叔治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得脩將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攝服

又曰趙儼字思伯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又曰張暨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舉茂才為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袁氏以高柔為菅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礪誠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劉璋以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又曰呂乂字季陽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婦遂首服為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又曰范廣為堂邑令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又曰曹攄為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又曰曹攄為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攄察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酹旨輙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又曰顧覬之遷山陰令山陰民户三萬海内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齊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不辯乃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果得粟罪言豆者縣内咸稱神明無敢復爲盜者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父僧祐亦爲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書曰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脱械以和言問之便即自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又曰蕭景字子昭爲永寧令永嘉太守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又曰丘仲孚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

又曰丘仲孚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

又曰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勵秉節除淫祀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令爲邦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孫謙爲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又曰裴子野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職官部六十六

良令長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凉録曰張謂字元變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貌皋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勒從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鄴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又後趙録曰申鍾字道時爲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

北齊書曰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决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後周書曰辛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陳書曰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

隋書曰魏德深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屛處於室未嘗輙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險難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决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

隋書曰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又曰房彦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彦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又曰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輙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

唐書曰李大亮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遂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

轉平時太宗在藩巡撫比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

又曰賈敦頤弟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又曰高宗以尚乘奉御權懷恩爲万年令賞能也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上頻狎之懷恩因奏事遇畢羅在左右言戲無禮懷恩旣退執而杖之上知而嗟賞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眞良吏也卽日遷擢

又曰景雲中長安縣令李朝隱加太中大夫朝隱之宰京縣也政刑畢舉權豪憚有內寺伯非禮干忤朝隱叱擊于獄上喜焉故有此命

又曰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考績上上而爲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改其名

又曰韋景駿開元中爲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竟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又曰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李抱眞卒充弔贈使抱眞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縣令宰臣進人名上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

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縣令以百姓多昏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又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也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卽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又曰王敬則爲暨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刼逃入山中頗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使出首當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刼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座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令不得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百姓悅之

晉史曰壽張令趙廣考滿之外量留二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字子徽交阯人除外黃令豪約已儉節麄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吏一縣稱平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字仲伯爲万年令誅鋤姦黨縣界肅然民夜不閉門繫牛馬於道旁曰以屬羅公

又曰趙珥字孫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劒過亭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堅吏所輕耳於是解劒掛壁曰珥不乘輜車佩紱不復帶劒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劒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

又曰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治以禮讓爲首寬猛相濟其

聽察甚明簡選吏職其得其人男子杜成夜於路得遺裝一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迄明詣吏曰縣有明君不能惑心故也

又曰楊球字仲宣爲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爲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由折不入茂陵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爲洛陽令責成斂手桴鼓稀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紫雲沓起甘雨乃降

陳留風俗傳曰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虛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海內先賢傳曰公沙穆遷弘農令界有螟虫食禾稼百姓惶懼穆設壇謝曰百姓有過咎在典掌罪穆之由請以身禱乞雲四集雨下霧霈自日中至晡不知螟虫所在百姓稱曰神明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理貴戚無所迴避

汝南先賢傳曰黃浮字隱公陽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曾爲墟里所差次當給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除昌慮長濮陽令同歲子爲都市掾犯罪當死一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浮所不能赦也治政清明號爲神君

又曰陳𨻰邵陵人也體尚篤烈學通古今除巫令民張遺腹子年十五爲父報讎吏捕得之𨻰歎曰嗟乎今殺遺腹之孤絕人繼嗣是不仁也法復讎之子是不義也不仁不

義焉可以爲人君長哉遂解印綬進士遇赦乃出

鍾玩良吏傳曰高玩字伯珍蜀郡人也除曲陽令及徵還送者不使出界布被緼衷猶去時之服朝野歸其清

又曰司馬儁字元異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都號曰臥虎

又曰陳登字元龍廣漢人也爲東陽長視民如子

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乃爲開溝造稻田薄鹵之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殷氏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飢饉君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豊年民賴其利號殷溝而頌之

鍾離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賊掾勑謂之云今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詐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悛之因復召直子步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吹氣大言無上下意氣勑直能爲子盈者自縛誠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勑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搏北）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爲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荀氏家傳曰荀覬除太原榆次令爲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爲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典略曰韓收字仲演潁川人爲嬴長時民大飢而太守未

至牧因發倉賑之吏白言太守垂至寧權重事可須來到牧言民命懸急令以擅出穀受罪合瞑入地不以為恨也後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俗剽強大姓兼并弘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冢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為汝思他理郡吏惶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

又曰景毅字文堅梓潼人為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侍御史吏民守闕請之三年不絕

搜神記曰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至小黃界飛過不集

山公啓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案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遠他轉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太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果有疾風暴雨夫者皆西來也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飢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使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又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其憲法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

肘書醜則怒之欲好則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職官部六十七

酷令長　縣丞　主簿　縣尉

酷令長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乃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林卿素驕慚於賓客林卿既去北渡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剥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從車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至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曰君因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

東觀漢記曰董宣爲洛陽令擊特豪強在縣五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晉書曰何曾孫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畏勢權傷風俗機不以爲慚羨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梁書曰沈瑀爲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

縣丞

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老丞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後漢書曰張玄字君夏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琅耶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矇蒙）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吳志曰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孫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又曰孫堅爲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也

唐書曰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後改爲尉

主簿

後漢書曰繆肜字豫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掠考苦毒乃至體生虫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曰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

上書曰臣聞陛下為臣父臣為陛下子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乃有司之過

又曰仇覽字季和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唐書曰蘇弁為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明君豈妄殺人宜從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蘇林廣舊傳曰仇香字季和為書生性謙恭勤恪威矜莊皃不為晝夜易容言不為喜怒變聲雖同儕群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為縣主簿

唐職員令曰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縣尉

春秋元命苞曰天尉主甲卒設武備（今縣尉官亦此義也）

史記曰張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也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也）

漢書曰李廣出雁門匈奴兵多破廣廣亡失多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於是上乃召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因斬之

又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兵入冠絳衣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撾地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耶遂去學問

後漢書曰橋玄案梁冀客陳助羊昌罪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部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以公事當詣府受對玄恥為所辱乃弃官還鄉里

又曰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軌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二人小縣一人一尉命二人

續漢書百官志曰邊縣有鄣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秩比二百石

魏志曰太祖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則殺之賊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共疾之而不能傷

蜀志曰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係其頸棄官亡命

唐書曰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又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又曰王無競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無競有文學初應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

又曰李勉為開封尉外平白父且汴水陸所湊邑居尨雜號難治勉與聯尉盧城勳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又曰包佶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怨素當時義之

又曰竇參強直果斷少以門蔭積官至万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參請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唐新語曰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四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人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

又曰魏奉古為雍丘尉時姚珽為汴州群察畢謁珽覽刺召奉古前持廨牧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

又曰朱履霜好學明法理補山陰尉巡察使委以推按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又曰楊再思為玄武尉使于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裝囊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恐傍人害足下可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容色時人莫測其量

又曰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宜節之以雅恐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

又曰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詠聲調哀感滿坐為之

流涕竟卒於官

魯國先賢傳曰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於公何如愽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則反罪至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輻湊安有反者此乃鼠竊狗盜守尉今捕誅之何足可憂二世喜乃賜通衣帛拜爲愽士諸生或譏通之諛通曰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遂從項梁梁死從項羽

先賢行狀曰程堅字諶甫爲比陽尉貧無車馬每出追遊常步行郡聞給車焉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言己青骨死當爲神當漢末爲秣陵尉逐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

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之神以福尓下民尓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尓將有大咎

荊州圖記曰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立狀類人形高各三十丈周迴等四十丈古之相傳昔有充縣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界因相傷害化爲此石即以爲二縣界首東標零陵西碣充縣充縣廢省今臨澧縣則其地也

墨子曰備城法百步一亭亭一尉焉

宋武帝詔曰百里之任揔歸官長縣尉實効甚微其費不少二品縣可置一尉而已餘悉停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兵部一

敘兵上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文威字也）

書曰鴻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尅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也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曰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出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軷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魏秦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又曰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又曰晁錯上書云丈五之溝壍車之水（壍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俠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稍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三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

六韜曰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令民不及掩耳卒電不暇瞑目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以義理之謂之正（治民用兵止亂討罪必以正也）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仁也（分不均衆不勝謂之不惠權權也平數重而爲之功以死易生以危易安覆莊來而以誰成故日不出求仁也）是故殺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亂去君害）以戰去戰雖戰可恃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精民親悅恃方而信之）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人則守固威加於敵人則戰勝）

又曰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夏興師爲違時春興師寒五役夏興師癘人民故役不踰時寒暑不易服飢疫不行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人也（敵有喪亂疫不加兵愛彼民如己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彼民也（大寒盛暑吏士懈倦）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又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者古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爲民紀綱古之傳道也）

又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正名則可治之）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職累各任其職也）以爵分祿（以爵位尊卑蕃其諸撫也）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已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

又曰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賞功）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覩不善之害也（罰不遷列所以不善懲惡也）

又曰夏后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軍服不雜故）（五兵用）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不雜而）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周不及征暴亂戰夏之德後勝）夏賞於朝貴善也（以德化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以所禁惡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三王章其德一也（三王之道旨雖殊其德一也）

又曰凡戰寬而觀其慮（寬以示不廣以觀其變化慮利害得失所在也）進退以觀其固（進退以觀敵兵備至處危所在固也）靜而觀而怠動而觀其疑（舉動以擬敵以觀其疑）（失敵之恐怖勢也得其相疑見否敵也）襲而觀其治（欲以伍襲察其治亂所在也）

又曰凡戰以輕行輕危（輕兵高疾足能進退當須曲伍爲平節度行）（重止故輕危兵之無輕）以重行重無功（重兵持堅固守不得進退利故無功也）凡

戰相爲輕重（重兵主持堅固守輕兵主進兵取利相爲用也）又曰民有勇心唯敵之視（士卒勇銳進退臨機輒合左右見勝利之形唯敵所在輒得其便也）民有畏心唯北之視（士卒恐懼吝有學疑不求便利懽其北心當安隱教道開示勝形以服習之）兩心交支兩利若一（兩軍相當兵相支持各求便利共事一勝之勢在兩軍間有道者得之也）兩爲之職惟權之視（謂知己知彼權輕重量多少度進退知彼己虛實之所在也）又曰軍旅以舒爲主（舒則人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人不趨車不馳也）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無過誡命（軍旅政爲堅固也進退疾徐從金鼓之聲也）又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國異容風俗殊性故不相入入則亂也）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此申敍國儀之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此申敍軍容之宜抗者不待閒也意者有應於事而爲不須令遂少也果毅也介者不拜車不軾不下所以遠屈而亂行也上趨爲驚衆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可生罰無可殺也（民有一善負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揖德民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

又曰凡從奔勿息敵或止於路則慮之（追逐奔北無休息則敵於路旁設伏當視察又審慮之自驚者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深入敵地必知進退便利道徑通塞利審所在避實從虛也）又曰凡戰先則弊後則懾（兵先舉則勞後起則士心不定而恐懼）選良次兵是謂益民之強（選良者軍取勁勇有材者爲前當什伍相以棲之死也及見勝則心專強之）棄任節食謂開民之意自古之政也（任者輜積器物焚歸畜服御之具節餘粮賦之日不餘食示必死戰也開塞生意以輯民以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

曹公孫子兵法序曰操聞上古弧矢之利論語足食足兵易曰師貞傳云王赫斯怒黃帝湯武咸用干戈爲民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餘歲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人與上同意（謂導之以令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者危疑也言上下不佹疑下令以時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利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將者智信仁勇嚴（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部曲旛幟金鼓之制官者道者糧路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又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實而示之虛外示無法）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近襲安邑而示之遠若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怒而撓之（待其衰懈）卑而驕之引而勞之（以利勞之）規而離之伕而勞之（以利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擊其懈怠襲其空虛）此兵之勝不可豫傳也（傳猶洩也）

又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興兵深入長驅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全卒爲上破卒次之（上一百人下至五百人也）全伍爲上破伍次之（五人爲伍）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始有謀也）

又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敵則能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逃（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

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也）鬬衆如鬬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以實擊虛也）

又曰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以利害誘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專任權也）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以勢者權變明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員則行（任勢自然）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兵所必趨攻兵所必趨）故敵佚能勞之（以利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也（使敵必救）

又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故五常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又曰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則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爲阻水草漸洳爲沮衆水所歸不流者爲澤也）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故兵疾如風（擊空虛也）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如火也）不動如山（守山）難知如陰（如天陰不見外物也）動如雷霆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齊人者也（正正高齊堂堂者大）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倍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懷歸故能死戰不可擊也）圍師勿闕騶（法曰兵三面圍其一面示生路也若敵專陸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勞使戰寺不困也）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故善用兵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者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兔往也）

吳子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麾旗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三者不立雖有國必敗於敵故曰心威於刑不可不戰

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造器）制器（必器）選士政教（軍中選）服習（武藝使習）偏知天下（謂編知其地形險易主將二豐土平勇鋭）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

又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而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使至死不辭待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府於其閒以至此也）曰古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變一）田宅富厚足也（變二）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術地往得人致死四變）故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深

於上也（功厚則得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得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尉僚子曰凡兵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兵重者如山林輕者如熛如炮如漏如潰如堵垣壓人也雲霓覆人也

又曰故兵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所以養民也

又曰城所以守戰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民不危務戰者其地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兵部二

敘兵下

六韜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欲以近通遠從中應外急三軍之用謂之何如公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有破軍擒敵之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有亥兵驚中堅守之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卒之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卒利亡失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之符者主將所以陰通信語不得漏泄中外之道也王曰善

黃石公記曰將所有爲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亂國斷賊）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溉螢火其尅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呂氏春秋曰古之聖王有義兵譬之若用良藥治人毒藥殺人義兵爲天下之良藥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來者尚矣古始有民兒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黷精固用水火矣（黃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難矣（與高辛氏爭爲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師長）長則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竪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舡有以衰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興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旌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蹈之并氣摶精心無有慮（權顧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壹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

又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彊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彊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

又曰兵之所由來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氏之末世也與黃帝

戰於阪泉帝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之折也）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浦丹浦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啓攻有扈（禹之子伐有扈求冊在右扶風鄠縣也）自五帝而不能偃也況衰世乎

又曰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

又曰殺無罪之民而養不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集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不除也

又曰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又曰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抇墳墓無爇五穀（爇燒也）無焚積聚無捕虜民無收六畜（無秉所征國民以爲操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率民爲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清）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也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又曰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飲夫何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心服也

又曰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堞加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也）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

又曰夫爲戰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也

又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彊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耻負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觀陽地方而無限故莫能窺其門天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也

又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常形勢也轉輪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矣物而不物故勝不屈形兵之極也至於無

形可謂之極設

又曰武兵無刑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敢之當建鼓不出國諸侯莫不懾懼沮膽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也

又曰民戒從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下心不用命挾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

又曰兵有三勢一曰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士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震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狹路關津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蜿也）却笠居（如覆笠蓋也）羊腸道（屈辛一轉一轉）魚貫門（[illegible]所以蒲魚其門入而不得出也）一人守險而千人不敢過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搖搖擠其揭揭此謂因勢間諜（諜軍之反間也）審錯覘慮設穢施狀（草木曰林）蒙隱遁其形出於不意使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鈐陣卒正前行禦進退什伍待前後不相蹶（蹶躍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殺者衆此謂事鈐鈐勢必形吏卒博精選良用才審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時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illegible]可破壘而立以勝敵之城中也）所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數也

又曰夫飛鳥之擊鳥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illegible]）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欲歙應之以張（張歙強弱也）[illegible]將欲西如示之以東也

又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

和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適而後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也無擊無鏃）（刃也刺鋒也槽讀如曹）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內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壍也一曰渠甲名幨幨所以禦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車弓弩[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牛[illegible]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關發）

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頒白也）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位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擇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與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為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舊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

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又曰濫殺與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兵甲之器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肆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奚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栢壓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

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父長聖人法之厭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似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拒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竦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兕虎拉角牛全兕虎矣若用兵恃彊必鑒於虎居弱必識水牛可謂攻取畧城而守必能全者矣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敎之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玁狁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將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敗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逐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已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

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彊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衆破趙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檝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衛公兵法曰跐阪高陵谿谷險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攪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爲腹心車爲羽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迺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兵部三

將帥上

開元文字曰將率也

春秋元命包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左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蒐禮改政令敬其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

公羊傳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戰國策曰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傳而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其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爲將破軍者必是兒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毋遣王曰吾已决矣其母因曰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之諾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降秦秦悉坑之

國語曰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孫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代先軫之）胥臣佐下軍又曰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爲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伐楚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三德從之在下語）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德也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賈唐云代將上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後受霍爲霍伯也）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比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也）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爲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清佐（蒲城伯先且居）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廣德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爲外一等猶上軍之佐位在上軍佐之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項羽本紀曰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又曰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又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又王翦傳曰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世者必敗何以其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

又淮陰侯傳曰韓信曰陛下非能將兵而善將將此迺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漢書韓信傳曰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

又陸賈傳曰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又齊王傳曰祝午紿瑯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高帝之時爲將也

又高紀曰帝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

後漢書虞詡傳曰李循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又曰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與施分毫不與

魏志曰太祖旣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距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尅乎彧曰顔良文醜疋夫之勇可一戰而擒

又曰太祖征荊南劉備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備程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不能獨當劉備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晉書曰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張華傳曰今之所要在軍師然議者衆將多推宿舊

又慕容德載記曰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取貴以偏軍討張步尅不移朔

後周書曰王勱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勱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鋭者次也勱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

隋書曰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万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万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弼賀若弼）

唐書曰太宗嘗論將帥謂左右曰當今名將唯李勣任城王道宗薛万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万徹非大勝即大破

又曰太宗與長孫無忌薛万徹等宴於丹霄殿各賜膜皮而悞呼万徹爲万均因愴然曰万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

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取膜皮甲万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泣潞公薛万均万徹兄也國初立大功故太宗思之

又曰賈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具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偘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裴度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又曰朱滔効順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自謂才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辯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臣代宗愈喜

右司馬兵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此貴不伐之士也（不伐之士治國必得其實在軍必樂其宜故先賞而用之）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其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人興良矣

又曰凡戰則與衆分善（前譽有獨己之爲善書不自取功常推與下分者也）選良先無功者（勇臣勳十戰不行苟後戰求選爲前當以敢發其鋭氣也）若使不勝使過在己（戰有失利當爲吏士引其過若令無懲愧使後可使）

又曰上同無獲（將智與衆同將不能自用又不策用人謀衆事同故無功也）上專不死（將無明智駐求賢問智自專事焉東所仰故戰多死也）上生多疑（將無義心苟求全見害避難則士貸賢也）者上死不勝（將無善略苟以死當敵故不勝也）凡民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民生愛怒激揚則民恐懼使民以禮征伐以義則民死威賞罰分明則民死義貴爵重則民死利）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術人之司命國家安民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則國必弱

又曰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三者何也曰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既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而引勝（引奪也）故知勝者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欲同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

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交合（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城有所不攻（城小固難不可攻也）地有所不爭（當與上同將前以置華費而入徐州得十四縣）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則知用兵矣（九事之變）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又曰治人不知五變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之矣（下五事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雜於利而務可信（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並計於害雜有患可解也害中雜利陷之死地而後生也）趣之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侍之（安不忘危常備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疑也）必生可虜（見利不進將怯弱必生之覩上下猶豫可急而擊也）忿速可侮（忿疾之人可怒侮而致也）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辱而致必來也）愛人而煩（出必所走愛人者必倍道兼行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用兵之災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又曰吏彊卒弱曰陷（吏彊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不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為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兵勢若是必走也）凡此六者勝敗之道將之至任也

又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合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不得以喜怒而用兵）怒不可復喜愠不可復悅

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曰明主慮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

吳子曰人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又云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戒者雖克如始戰○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三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長棄短故杞連抱而有數尺朽者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以三卵焉弃扞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隣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詔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將帥

呂氏春秋曰管子言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遬（遬乃戚也）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顏進諫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决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韓賓齊無）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理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人臣也用不能長之而盡以五子之能又況於人主乎

淮南子曰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

又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刑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權節斷割（權變也變其節制斷割之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貍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也

又曰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一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九此三事者人所從體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拔也所謂一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嚚於辯不推於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椄（機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錯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彉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

抱朴子曰良將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不可動

又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柰何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在其通達不在一術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五才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於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人者是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臥早起雖劇不悔妻子之將也長賓希言賦物平均十人之將也數行刑戮不避親戚百人之將也

訟辯好勝欲正一衆千人之將也知人飢飽念人劇易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十萬人之將也見賢進之行法不枉百萬人之將也知天文恐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師之主也

又曰爲將冬日不衣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則怒聞鼓聲則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士卒皆定將乃就舍軍未舉火將亦不食

三略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也

諸葛亮兵要曰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

又曰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趍時也衣不解帶履不遺躡

又曰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之不污

又曰良將之爲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

桓範要集曰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以威嚴而用之於歡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戰策貴廟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貴兵略此勇雖獨用況無勇乎

又曰太公誓師後至斬故太執枹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擇將宜叅准往古古數說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而課以料敵言善於治軍則考以事政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杇骨吳之縻散燕之消骸秦之腐肉豈可餔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因當出我民之最擇其知勇之長者用其術略也

又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也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爲動

孫子曰將者勇智仁信

又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是謂力機此所謂四機者也

又曰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不相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亂則令敵國奮也）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能淸淨（應財曰淸不欲曰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羣英之中若吳納[illegible][illegible]濟納實處之機也）能採善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險難阨皆遠明也）能制軍權危者安之懼者懽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然謝遣之若蕭何追韓信）寃者原之訴者察

之卑者貴之（士卒者卑賤若貴之昔吳起不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彊者抑之敵者殘之（軍中有賊而敵貴者亂上下之亂戮殺之）貪者豐之（賞貪以豐其心所以使貪）欲者使之（臨敵將戰有欲立功名有欲利者人者皆將而使之所謂使勇使貪）畏者隱之（士卒有所畏懼者隱蔽於後勿使爲軍鋒軍敗由懼怯）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聞之覆信之）毀者復之（害讒有毀毀者則復而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服者活之（昔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說舍）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勞力勸者）獲國者守之（得其國亦封賢以守之昔吳伐越得而不中所以然數世）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彊下之（敵陣壘則下之與戰若齊師伐曹鼓之曹劌不動三鼓破齊也）敵凌假之（敵之或勢變舉而求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凌凌求戰一次漢祖爲羽不許之是也）敵暴安之（敵人爲暴虐之行則安之輯之所以然我衆也燕伐齊田單不下燕師發人家墓田單安衆勸之）敵勃義之（敵爲勃亂之事則我衆義以特之教靜我義故桂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舉順以從遣也）因勢破之放言過之（被遇惡言以擬辭敵人以惡也衆也）此爲將之道也

又曰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有功之臣皆懈倦也）將專己則下歸咎（專己自任不與下謀衆皆歸罪於將而責之）將自臧則下少功（讓善也將自伐其功下聞者蔽曰少功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財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淫（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武者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

又曰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衆如解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群心結（結如一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窺內則禍不制（竊見也謀泄則外見已情虛實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衆姦會（凡爲軍使外人以財貨入營內聯數謀害業其中也）將有此三者軍必敗也

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不能謀謀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恐（將怯則下無所恃故懼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

怒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兵之過用兵之災也

又曰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礫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緩者可驚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爲將之略也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關所希有世何若爲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闚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粮道取勝之比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論曰是時陵爲漢將而毋獲於楚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賈茂通侯榮高列將

潘安仁西征賦曰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屬國蘇武博望張騫）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大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受授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

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鷄鳴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擁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寧年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大第係之篇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將

命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無異使羊將狼也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曰信數與蕭何曰信雖爲將信必不留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後漢書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

摯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得賜黄鉞則斬持節將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背以授斧鉞告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願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詞而行乃翦爪（翦長鬋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閑其敵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㨾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吏遷官顧反於國放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盡三年乃反敵舍）中勝二年不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朝爲仇虜夕爲上將

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也

易將

史記曰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將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晉[illegible]

[illegible]荊州刺史

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至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封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其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

又曰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西[illegible]陝[illegible]）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遣鄖公韋孝寬（鄖音云）為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兵未得渡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為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

至軍[illegible]

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樂毅為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荊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斷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疾歸老於頻陽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始皇自送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東代信擊荊大破荊軍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焉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踰遙也踰言也）三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

國曰饗軍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生口言羌豪相責曰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為數奇（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并公孫敖出道）徙廣廣或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而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垂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

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宋書曰沈慶之討竟陵王誕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雞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又曰畢衆敬爵為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鬚鬢皓白而氣力未衰蹺捷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親深有國士之風大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叔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

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

後周書曰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illegible]李崇至[illegible]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堠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為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卒于家

又曰賀若誼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曰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順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爲齊也魯卒以爲將大破齊後之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塡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卧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竊聞以特進領城門兵（[illegible]）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産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

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又曰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不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于郗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漢記續漢書云異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進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道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也）

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幟表）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武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隷（隷屬也袁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赴而師行有紀（綱紀也言有條貫師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駐）以勞來之父老童釋垂髮戴白（垂髫童孺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又曰竇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illegible]）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人無擅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還出號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揚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車長沙進擊武陵蠻溪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侯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馬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指畫囂衆大潰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吳漢常屬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曰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斜谷出軍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戰宣王不出亮遣之婦人巾幗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遣辛毗杖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達宣王曰吾便料死故也宣王衆幸亮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趙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爲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著䘏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又曰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還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難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顧衆推功於蔡謨謨衆唱謨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苻堅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玄圍碁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破堅驛書至安對客圍碁看書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客問徐答小兒輩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祜傳曰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語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皆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

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之所宜據者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若孫晧不幸而殁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

又曰毛穆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鎮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于寶晉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鴦有武力筭策揚休胡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記曰尚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評攻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二石僞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事

崔鴻前燕録曰張蚝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然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及以身先士衆騰躍争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子歸高祖降將至京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又曰桓玄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爲無敵

又曰劉順幢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憚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方人及廿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帝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為都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監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常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梁後略曰陸納分其衆輕舸擣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擾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懼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太趣潼關太祖將襲泰衆咸難之太祖

問策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伏之以為禦侮

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景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兵部七

良將下

後周書曰王思政初入頴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池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菓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弃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又曰元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曰蔡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耶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後皆如其言

又曰王羆為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在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封府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并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權授楊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万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後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而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勢隆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尔獨善遂不受

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高琳每征伐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為梁名將常以鼓吹置于齋中恒坐對之以

自娛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部人光祿大夫那瓌之子世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堅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

眞珠金帶一䙴

隋書曰李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又曰史万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

翊衛將軍

又曰楊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又曰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拜而呪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黑闥爲竇建德將奇兵東西掩襲多所尅獲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號爲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際賓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綵千段

又曰右武候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覩其實於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將軍處宇文士及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勑志玄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範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範少善騎射初爲吳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射之矢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

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後入掠君廓輒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万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唯驍勇絕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疋高祖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鎭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

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兹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域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復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玆功効竭盡欵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仁貴射之射穿五重九姓衆十餘万令驍健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尋檢校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仍別領水軍二万襲破倭賊數万於白江虜獲舡艦四百餘艘倭及躭羅等國皆遣使詣之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乃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冷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爲裨將晟數歲而孤事母孝閑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万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於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于地上親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浙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諸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既執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万餘人次入爲李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又曰李光顏爲河東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搴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兼御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大大夫小大夫

國語周語曰邵公告單公曰晉有三伐勇而有禮返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

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荅曰是孫會稽

會稽典錄曰張立之爲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万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荊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勇力絕人歷位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名將

袁子丗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衆官車乘使取軍中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奧

其事難知至於吳漢近時人耳起於販馬立爲良將秉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兵部八

儒將

左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以將中軍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爲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書

後漢書曰馬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又曰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兒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又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剽猶削也謂除甲兵東觀漢記曰復闔門養威重[illegible]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加位特進

吳書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　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也

晉書曰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帥之列

又曰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行人何如霍

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高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後魏書曰韋彧爲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檢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遷大將軍

又曰征虜將軍劉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攻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隋書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郡揔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揔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又曰周羅睺初仕陳爲太子左衞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王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又曰于仲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一支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叛單于府所管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被阿史德掠其粮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遣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揔管率諸軍三十万進討行儉至朔州知賊掠嗣業粮運得勝乃爲粮車三百乘每車伏猛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之兼伏精兵於險阨處虜見粮車果大至羸兵僞鬭棄車而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欲取粮車中壯士齊發虜衆大駭奔散伏兵險發虜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粮車虜望之不敢逼粮餉既通進兵屢捷行儉終擒溫傅平突厥

又曰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上元初吐蕃犯塞有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應募請爲猛士擊虜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遷殿中改授金吾將軍豐州都督則天降書勞之曰卿受委北垂揔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旣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勞兩軍鎮兵咸得支給覽之嘉尚忻悅良深召爲夏官侍郎俄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改納言

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專綜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當危亂之時族滅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留兵鎮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爲也帝深加歎賞超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校計戶口署置官長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位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復安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　爲隴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虜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會因侍宴番使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歎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

石西踰四鎮綿亙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則天召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閒草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乃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說出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開元九年胡賊康待賓擾長泉鎮叛與党項連結攻陷蘭池等六胡州詔說與朔方軍大使王晙合勢進討賊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万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疑貳乃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憲請盡誅党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州安置党項餘衆其年說自兵部尚書

同平章事十年又勑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降胡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掠監牧馬西河涉出塞說收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木盤山其黨悉平擭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殘胡五万餘口配之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万說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萬勒還農畝玄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場具悉邊事禦敵制勝不在多驅閑冗陛下若以為疑臣請闔門百口保之以陛下之明四夷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玄宗從之時當蕃衛士寖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建策請一切罷之別召募强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人分繫諸衛彍騎是也

又曰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决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為當時所稱入為刑部尚書出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令沙陁屯守由是遂無邊患

又曰元和十二年憲宗兵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

年雖捷奏頻來寘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群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為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臣請身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復對宰臣俱退上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頫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上亦為之感慟度奏曰賊已力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弘已為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准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賜犀帶三百為衛兵憲宗御通化門餞軍度衘涕辭　至蔡州度傳上慰勞之旨躬督戰陣卒伍立功即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退留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吳元濟仗節而還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與

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遍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辦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万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尔宜布清閒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帥率實欲

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

唐書曰太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望風畏憚乾元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之師不利於相州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河北副元帥子儀寬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固懷恩引迴紇內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及光弼統師懷恩爲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關會諸軍於汜水左廂都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懷恩見而懼之不敢惕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泰清於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爲地道偷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軍大亂遂拔懷州擒泰清而還光弼待之泰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泰清從光弼求之卽命還泰清議者稱自艱難巳來唯光弼行軍理戎沉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

又曰周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蕃和好何忘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兵部九

邊將

史記曰李牧爲趙將居鴈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謹烽火多間諜敢有捕虜者斬王以爲怯代之匈奴數來復使牧將牧曰如前乃敢奉令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進百金之士五万彀弦者十万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音昂）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盡智能選車千三

百乘彀騎万三千疋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單于東破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説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受唐爲車騎都尉

又曰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漢書曰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

於他種中涉河而來爲寇是臣之愚計所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爲中郎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陣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五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万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万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万騎出椆陽塞（椆陽在五原郡椆音調）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精騎万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匈奴中海名）斬名王已下万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万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餘万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兗）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今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外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衆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户（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列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謂往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解合之取信令去符皆受固之節度也）固遂破白山降車師

又曰祭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

又曰烏桓鮮卑追思祭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朝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万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又曰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公也發此兩郡控弦万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據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珎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甞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乎抱超馬脚不得所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後去[illegible]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

又曰段熲破羌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師以下万九千級獲牛馬騾驢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郭凉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張奐前度遼與段熲爭擊羌意不相平及熲爲司隷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曰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討賊功拜議

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荅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黃香爲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中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爲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叛師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万逆（軍隋）上大戰宮連敗走遂束馬縣車登九都山斬獲首虜以千數玄菟太守王頎過汶沮千餘里至肅愼界刻石記功刋九都之山

吳志曰孫歆字公禮爲邊將數十年善食士卒得其死力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皃都雅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此

後魏書曰韋珎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款以爲東荊州刺史令珎爲使與誕招慰諸蠻珎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珎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万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覇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詔崇以將軍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所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懷懼也高祖從之

又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於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速谷入寇至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唐書曰馬摠爲安南郡都護摠管經畧使摠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

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又曰范希朝鎭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駞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横

又曰柳公綽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万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鎭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効

梁吴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御鴈門石氣振武安瓦王標丹霞斂金絡鹽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歷地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威名　信義

威名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名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爲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万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万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万餘級賊棄其輜重數万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

又曰瓚爲降虜校尉討烏桓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瓚征烏桓常與善騎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射之中者威稱万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又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承宮傳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又曰武王縯（音引）字伯升世祖之長兄也慷慨有大節進圍宛城中自號天柱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使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東觀漢記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

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又曰龐德將所領南屯樊討關羽羽曰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謂之白馬將

又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摧衆破走由是震威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桓引以爲參軍數郡號爲名將

宋書曰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群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語之曰劉胡來便即止

又曰沈慶之伐沔北結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後魏書曰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楊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後周書曰韓杲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杲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杲勁捷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曰蔡祐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又曰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敵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又曰怡峯字景阜遼東人也從征役以驍勇聞當時號爲驍將

又曰梁武勅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

又曰郝玼爲刺史始玼以臨涇地宜當畜息蕃戎每爲寇即屯其地嘗白其帥願以城控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爲節度使玼復白祐祐多其策乃表請城之故詔玼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玼自行間前無強敵在邊上三十

年生得蕃人輒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下令得玼者賞以等身金蕃中小兒啼號者但連呼郝玼以怖之

又曰張万福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万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作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万福慰遣之万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

吳越春秋曰吳公子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捷爲人所聞筋力果勁万人之敵也

世說曰桓石虔小字鎮惡常從征枋頭車騎冲沒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汝叔落賊汝知否虎聞氣甚奮策馬於万衆中置冲還三軍歎服河朔遂以其威時有患瘧者怖之多愈因斷瘧焉

燉煌實録曰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義

左傳曰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以退三舍爲報）

又曰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三舍而原降

又曰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也）鼓人或請以城叛吳

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也（適猶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復欲所好也）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勤保守也賈音估完戶官切）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德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先其能養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尅鼓而返不戮一人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曰楚

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懷王以從民欲也

又曰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兒也以其幼弱故孫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黄（彊音其兩反）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黄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高祖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發國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多從之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也）由是皆服

蜀志曰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万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万二千時魏軍始陳兵適交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開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吳志曰孫皎嘗遣兵候魏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也

晉書曰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衞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鎭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又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荆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又曰劉道規爲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逼久絶都邑之問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又曰劉裕爲將北伐後秦姚泓（烏宏反）以檀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崔鴻後燕録曰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酈音歷）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霑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失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攻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

北史曰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壽部郡）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魏書曰李爲爲荆州刺史輕將數十騎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蠻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隋書曰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

唐書曰武德中李靖既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没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弔罰且大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蔡人大悦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盗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又曰李愬襲蔡州既獲李祐又解其縛而客禮之愬乘閒常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而語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所在陂澤

潰溢不可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覆官軍箭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尓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亦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至京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爲散兵馬使授刀佩之夜則倚以愬警或使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往往達旦竊聽者時聞祐泣涕聲尋署爲六院兵馬使

說苑曰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万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服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秉羽而郢人投兵（彪曰宜僚善弄丸白公爲之弄丸却敵孫叔敖秉羽之舞郢人無所攻敵投兵）

韓詩外傳曰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葬五日興師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君子不承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脩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請降

呂氏春秋曰夏后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曰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脩女子不飾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

兵部十一

撫士上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輕（不可用罰）（不可屬本）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故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招其所歸示有所死故曰禮有後悔則士不止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撫也撫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士悅以忘寒）

又曰聲子詣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illegible]）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又曰趙括爲將毋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軍吏今括一日爲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心不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又曰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暑不張蓋分率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又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島音同）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illegible]耳小者[illegible]）雖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也

又曰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輒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又曰袁盎字絲爲中郎以數上諫爲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爲致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又曰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

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曰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賔客

又曰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縣觔錯鑵坦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又曰王霸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又曰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

又曰袁紹攻臧洪粮盡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爲饘粥洪曰何能獨此耶使爲薄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書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又曰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臣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戮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吳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剋又東手於敵吾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陳留濮陽逸沛郡朱纂廣陵袁迪等皆單食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賔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楊土大飢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慰撫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　自若也

又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於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騙驄父馬鐵瑕鞌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槃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騙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万數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又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爲致死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麵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毎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又曰趙郡王琛子叡嗣爲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万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先有氷毎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輿氷追送正値日中炎赫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漢書曰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万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賫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又曰史寧爲凉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武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寳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又曰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内未康鋭情教習至於治兵閲武歩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脱鞾以賜之

又曰武帝善於撫下毎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又曰太祖平侯莫陳悅整兵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

又曰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万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廵陣處分之至輙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乗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塡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北斬首万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万帝遣將軍吐万緒魚倶羅討之不能剋王充募江都万餘人擊頻破之毎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争爲用功最居多

又曰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尒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乗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又曰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帝御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勑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

以志疾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廻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曰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也

又曰秦叔寶隨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効能朕肉可爲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兵部十二

撫士下

唐書曰太宗征遼車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又曰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守將張伾以軍事連戰已苦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賙乃飾其愛女出示於衆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估而給爲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鬭不敢言賞遂大破之

又曰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又曰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妻子僅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言乎泚又間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壻也因無忌以謁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尒敢爲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爲戲晟知可用

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袷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顔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吴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每戰甚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顔益堅平賊之志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恃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光顔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凡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冀光顔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顔戰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顔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乆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顔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

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迴仍謂使者曰爲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顔功寔居多

又曰令狐楚爲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

又曰柳公綽鎮鄂州時吴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

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剋捷

又曰鄭從讜爲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善有方略召之開諭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烏重胤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寮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爲殁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糒徧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蠱親嘗其糞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士分勞（贏音）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疽七徐反）卒毋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毋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矣毋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兩在邊爲驂）繆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和）晉惠公之右路石奮役而擊繆公其甲之扢者已六札矣（扢者甲隙也文有所失也）野人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君子正以行德愛人則寛以盡其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皆樂爲其死

符子曰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爲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醪者使投諸河令士衆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爲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已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厚食也）崇禮則賢士至重祿則戎士輕死（士至謂若兼禮而樂殺之徒賢集也故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親戰如

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均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

則威可立也

又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共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多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又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因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粮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侯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粮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三

機略一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其不備）故善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聞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以喻奇正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故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封擊敵之）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者若亂以金鼓齊之）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邢伯楚中行伯也）

又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又曰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度泓水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者也）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也）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敵者也胡耇元老之稱也壽耆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也）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也儳音讒通典曰宋公違之而敗也）

又曰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勾卒約（伍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也勾音鉤）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勾卒爲聲勢以分吳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吳越春秋越伐吳越軍於江南乃分兵爲左右軍皆有私卒六千人爲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軍因分其軍爲二師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事同小異故附于此）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適音的）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罷弊其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肄音羊至切）多方以誤之旣罷（音疲）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檇李（檇將遂切）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理（理罪獄也）臣干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又曰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也）

又曰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音憂）鄧　養甥聃甥（音男）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陣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與戰也）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

又曰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又曰楚師伐吳鍼（音針）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之燧辭深切）

又曰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旅）（山南行不欲過武城鉏助魚切）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二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而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道下山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推士進切蹷其月切）

又曰晉將陽處父侵蔡敹（音）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直列切）陽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欲遷楚使度武陣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

戰國策曰秦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齕於長平（齕音恨胡切）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馬服子卒自相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

又曰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又曰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中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又曰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燕

又曰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紏者不控捲（[illegible]）（負）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又曰齊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趙奢而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救之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趙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閒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閒還報曰去國三十里而不行秦將大喜秦閒去趙奢卷甲而趨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陣以待之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以万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

又曰李廣軍敗為匈奴生得佯死騰上胡兒善馬抱兒南馳以故得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兵部十四

機略二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得信等欲歸還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謂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徐廣曰泜音遲）擒趙王歇信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術何也信曰此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則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所及也

又曰越與吳戰敗范蠡獻吳粟十萬斛而蒸之吳言粟好盡付民種之不生明年大饑越遂伐吳滅之

又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且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忽名可貨以賂）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以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然以此弊楚）

又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獨居南鄭是迁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又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將挑楚軍咎度氾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

又曰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分天下今可立致不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陳已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至穀城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皆報請令進兵並至垓下遂破項籍軍

又曰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决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

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又曰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皆爲楚歌楚人父苦征戰因敗思歸遂潰（通典曰斯亦攻心之機也）

又曰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爲器如罌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也顉囧）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吳王濞反（濞疋備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吳師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大敗

漢書曰先零（音憐）罕开（音牽）二種羌皆解仇合黨爲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

請擊先零若先擊罕羌零必助之今虜馬肥饒糧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又曰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反）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武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里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或輣撞城（輣薄萌切）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人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千餘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因而大敗（通典曰王邑違尤攻宛所以致敗也）

又曰王郎起河北郎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　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

又曰曹操圍袁尚鑿壍環城初令淺示若可越城中望見笑

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潰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後漢書曰岑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荆州刺史擊桂陽蒼梧盜賊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

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一（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頭手持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耿恭與匈奴戰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耿弇勑諸校會（會集也）後五日攻西安張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然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又曰高峻據高平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寇恂曰為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弇等擊之恂奉璽書與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吳漢在河北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四

兵部十五

機略三

後漢書朱儁傳曰賊弘據宛城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之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又曰董卓將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又曰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迴轉出入至旦即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

又曰獨有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華或作侄）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宮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

又曰岑彭南擊秦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為之備出兵逆擊

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又皇甫嵩傳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

之功將何以稱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封（馬融之訣）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且走者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殿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又曰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盛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江州縣屬巴郡）泝江都江而上（都江江都江城）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軍逆之及漢兵至武陽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又曰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音鈆吾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遂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又曰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弃輜重而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大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固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破之

又曰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士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illegible]）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之遂破

又曰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建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之

又曰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王遣將發溫宿姑墨

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聲鼓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玆龜玆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以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營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

又曰光武遣將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衆明晨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輙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又曰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illegible]）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

又曰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等拒於鄧數日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崗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許拱切）費悉衆亡歸

又曰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

又曰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授說紹（沮側居切）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路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

又曰曹公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曹公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弃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於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

又曰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弃輜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

太平御覽第二百八十四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機略四

後漢書曰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靈等夜度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度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潜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放馬解鞍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之大破

又曰曹公既尅鄴袁尚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又曰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剄平步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

又曰黃巾賊起命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度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度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度卽留分兵西應之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又曰曹公擊破馬超超走凉州關中平諸將或問曹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日而後北度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度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虚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度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僞言許之所以縱逸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布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兵五千

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蹈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勝今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

又曰曹公征關中進軍度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懽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涼州

魏志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沉舟潛濟急於東北斜趣之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

又曰郭淮討羌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度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又曰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等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沉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又曰田豫字國讓率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又曰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勝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閒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衆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欽等必為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乃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子鴦踰城以爲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又曰諸葛誕據壽春反命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破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

去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復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又曰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度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爲陳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度（通典曰蜀主備之不敢）

又曰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時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讎敵牙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疋與官爲比能所擊求救於豫豫深入虜廷胡圍豫於馬邑城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從南門出胡人

皆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出鼓譟而走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亂弃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屍蔽地胡人破膽威振沙漠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吳志曰曹公入荆州劉備爲曹公所破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舩艦相接可焼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實以薪草上建牙旗蓋乃先報書欺以欲降曹公軍延頸指言蓋降蓋收諸舡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焼岸上營落頃之熛炎張天人馬焼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又曰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此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獲馬三百疋方舡載還

又曰賀齊討黟歙賊帥（黟音伊歙音攝）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歷林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下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弋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潜上乃多懸布以受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黄勝五兵

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棓列陣四面羅布俱鳴鼓角勒兵待羅賊恇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擒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揚雄蜀王記云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爲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機略五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爲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瑚率衆討咸咸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鞌頭放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即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万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

又曰馬隆平秦原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奇謀間發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也

又曰衛瓘既因鄧艾諸將圖欲刼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用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弃圍而走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艘討敗將軍劉毅于桑落逕至江寕循妹夫徐道覆素有膽决知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决欲以萬全爲討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我得爲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循戰敗

又曰王敦反尋既死以兄子應爲嗣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决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戰遂大敗

又曰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逆出挑戰頻爲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

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剋張賓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

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城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通典曰孫恩用此術）

（蟻兒也）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敗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又曰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壁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

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澹軍大敗

又載記曰前燕慕容廆封略漸廣（廆胡罪切）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勾麗（樓音）及宇文段回等謀滅廆以分其地遂同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子皝推鋒於前（皝音[illegible]）子

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應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應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攻冠石頭城檄之以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査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査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崇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伐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爲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凉沮渠蒙遜率兵伐南凉禿髮傉檀（溽[illegible]）入其境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獘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乃數千户傉檀懼請和之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從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沂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弃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盡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支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拒於樹枝光照數里沖懼退還

又曰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桃豹守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弃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

又曰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尔小國（[illegible]坫）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次於酒泉先攻浩亹（浩音閣亹音門）蚍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蚍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囘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尅酒泉

又曰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儁已尅幽薊至于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

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爲軍三都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鋭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罰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騣馬左杖雙刀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爲恪所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機略六

宋書曰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帝曰往年劉敬宣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守涪城塉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其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出於中外漢廣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煇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摸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摸諸將

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煇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又曰劉道濟爲益州刺史政刑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又曰柳元景爲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粮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又曰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却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明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又曰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爲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爲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散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泛海陵山至八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師沮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沮渠不得渡以具裝被

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度渠奮擊陽邁適走其衆一時奔散遂尅林邑

南史曰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度焉水深

溺而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

又曰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獸龎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耶我若總荆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筭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兵梁武復令天獸賫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去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

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腹彼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

又曰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坂齊主東昏將李居士窺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三國典略曰侯景叛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衆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書曰司州刺史陳慶之率兵圍東魏南荆州東魏將堯雄行臺侯景救之雄曰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弃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

又曰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烏戈和切）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駞澗去渦陽（四十里之鼓道）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尅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可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漴音崇水所衝曰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如忠所策

陳書曰周炅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戰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北史曰後魏濟陰王新成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

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過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擊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間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氏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魏書曰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晦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助人將士飢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縱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雨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又曰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偘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稚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偘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濱所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偘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雉壁偘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舉之烽以明降疑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夤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偘頗有力

又曰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遣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泉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河北賊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大將軍尒朱榮率　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沸騰逐北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鄴擒葛榮

又曰傳永守楚王戍蕭衍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填塞外壍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

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停此足矣何假逐之

又曰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于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諲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可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又曰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竟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列河之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兵部十九

機略七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陳侯瑱相拒于湘州敦恐瑱知其粮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召其側近村人揚有所訪令其遥見瑱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以老敦師敦又增修壁壘示以持久士人乘輕騎載米粟籠雞鴨以向瑱軍敦患之乃偽爲土人裝舡內甲士其中瑱兵見舡至送米爭取數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書曰太祖以王罷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營脩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罷罷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罷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又曰陸騰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技示無戰心諸賊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又曰楊忠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察雖稱藩附而尚有二心自穰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察登樓望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又曰韓褒爲汾州刺史界北接大原當千里徑先是髙齊冦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又曰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襲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弃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諆謙記訓）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其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意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劒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外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城守親率精兵五

萬背城結陣齊擊之謀不利將入城甚以城降譙將麾下三十騎追走斬之

又曰後周將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舡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走退赴舡既而浦中伏舡取其舟幟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遣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屯永昌隋將于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封蜀迥）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蔽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獘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

又曰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舡盤旋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因擒明徹

又曰後周遣將率衆厭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又曰後周遣將討高　圍洛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獘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稠直由切）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出降

又曰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切未明也天未明之時須已襲之）

（事舉然後天明明逆於事耳）

又曰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遥見雖疑有伏兵旣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又曰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衆逆寧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珎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又曰東魏西荆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清太守宋帶劒謀叛（綪音）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劒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又曰東魏初齊神武破尔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鈔掠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尅之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强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然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違之故敗也

又曰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之皆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乗敗深入魏人以紹宗言爲信爭共掩擊遂大破之

又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西魏洛陽師至于河北周文帝患其度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亘絶中流火舡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存遂進軍洛陽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覘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行列揔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又曰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琡妬）西

賊連年飢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又曰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椿丑倫切）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遂西奔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機略八

隋書曰楊義臣與漢王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又曰長孫晟討突厥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又曰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

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

又曰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陣兵與充相對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路寬放縱充兵多戈矛雜楯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縱績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舡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東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又曰隋漢王諒據并州及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又曰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舡須舡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

爲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私賣博大舡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王陳叔寶果大造舡市馬輸舡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舡運諸州米貯壽陽城役徒於壽陽穿大池以魚灌遨遊爲名造舡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又曰隋將軍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以戰偽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殺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

辰達西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又曰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玄感兵於是大潰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揀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又曰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陽內城以備祥

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申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湏水（湏占鄭切）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

唐書曰太宗屯武牢竇建德率衆而南陳兵於汜水王充將郭士衡陣於南周亘數里鼓譟請戰諸將大懼太宗數騎升高丘安坐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正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迺氣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吾與公等為約必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為無謀矣建德乃遣兵涉汜水太宗令總管王君廓以少擊之待河北馬渡方欲與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人皆坐列又爭飲水太宗乃令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誡之曰賊若不動汝宜引歸如覺動宜出東面士及纔過賊衆果動逡巡欲退太宗曰可以擊也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齩金秦叔寶宇文歆等纏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衆乃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餘

人一時放散

又曰太宗討劉黑闥相持兩月餘黑闥率步騎二萬南渡洺水結陣而至晨壓我營太宗遣輕騎當之賊皆殊死戰於是親率精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卒自午及昏戰數合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數千人黑闥與二百人北走悉虜其衆先是太宗遣兵堰洺上流令黑闥得渡及戰之日遂令決堰水大至深丈餘賊衆以為神由是敗走

又曰武德中突厥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矢（所介切）羽我屋宿火食槍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

相救自以北渭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賊兵者所以解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賊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又曰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撿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遂擒歸于京師

又曰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庭將圖進取以李靖爲代州道行軍摠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

又曰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摠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摠管征之軍次伏埃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昔者香火之言乃來相侵邪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處我無惡意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斂軍引卻

又曰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迴紇等衆合二十萬度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時太宗誡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其捷思摩不能疾擊思摩既入長城又不能速退吾先勑思摩燒薙殺草延陀糧食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啖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杜尒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趣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萬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陳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摠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楊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于高御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又曰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州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兵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度水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度水萬均擊之大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宫營壘未立王世充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陳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雜積（積聚也薪雜也）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追于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虜必狃忕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賫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弃車散走賊驅馬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之者

又曰馬燧爲魏博招討使田悦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僅萬人以救悦李惟岳亦遣三千餘人救悦收合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州軍其西首尾相應燧帥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遣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悦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鐵鎖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粮少悦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粮以前進次倉口與悦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粮少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悦與淄青恒州三軍爲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日挑戰悦不敢出恒州兵自以軍少懼爲燧所幷引軍合於田悦燧又令於軍中曰悦死傷之餘安敢出戰所恃者淄青軍尒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悦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悦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潛師旁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爲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悦軍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悦乃率淄青恒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悦軍至則火滅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悦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鬭合擊又大破迫切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悦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悦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

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表以九月二十六日

圍蔡州吳房縣攻其外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初將出攻左右白以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能來正可擊也及戰勝而歸賊以梟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於衆曰後迴戈者斬由是衆恐力戰射殺賊將孫忠憲賊衆乃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索其勝負之情索搜索之義也）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當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若荀息斷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不能強諫）天地孰得（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兵眾孰強士卒孰練（知律兵器強盛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主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是也）賞罰孰明（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也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敵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己無智慮而易人者必爲人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算度敵情審其所施對計數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書覩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知也故知動靜權變爲勝）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觀其所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彼我強弱之度則長短可知）

又曰兵者詭道（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故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數用兵之法當此事稱量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度形勢）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數量）數生稱（稱量敵與己）稱生勝（稱量人之故知其勢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相舉動也）勝之戰者人也若決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仞七尺也其勝疾也）

左傳曰：吳子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請行成。伍員曰：不可。臣聞務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違天而長讎，雖悔之不可矣。王不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者也。

又曰：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鄭地也郔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敖五勞反鄗許各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使所吏反）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喪[illegible]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縠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又曰：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无復氣勢也熸子廉反）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尅其愛，雖小必濟（尅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與當也）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大將死，其

師熸遠越爲帥帥賤多寵政令不壹（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illegible]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戰于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也）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之其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也）楚師大奔也

又曰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使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以力戰）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蓄義饑而力戰也）後終爲晉所滅

又曰秦伯伐晉晉將趙盾御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枝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又未嘗涉知軍之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肆暫往而速退）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穿獨追之）趙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之）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獲征從伍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亦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也）

又曰晉師伐楚四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古莧切）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在陳而囂（囂讙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于鄢陵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起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爲大將信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

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音陰噁烏路切叱昌栗切咤陟駕切）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刓五丸切）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咸知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王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

又曰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漢書曰陳王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高陵縣名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及禍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破未戰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爲上將

又曰西域都護爲烏孫兵所圍上召陳湯問之湯曰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詘指計其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果四日軍書言已解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酈音）自致万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代慮也故曰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時賈都丹陽也）漢終破布

通典曰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起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不若蓄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劉岱爲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起亂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料立斷首亦易料敵之難）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十八萬與將軍會獵於長州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距操者長江也劉表理水軍艨艟鬭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兼杖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

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舡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曾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請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英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復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尒惑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西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詐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馬步俱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生

不便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下降明矣司馬不料亮死暗也）

吳志曰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爲欲東攻羨溪宋桓分兵赴羨溪仁軍進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又久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陪山陵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果遣其子太攻濡須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舡襲中州桓自拒太太燒營退梟雕首生虜雙送武昌臨陣及溺死者千餘人

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候（今絳州聞喜縣界也）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

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曜盛兵城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城皐勒見

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彌悅勒入自宣門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兵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于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料敵下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琊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爲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之之憂勝可必矣

通典曰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又曰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出戰輙爲謹所破旬六日外城自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剥爲業夫以羇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後魏書曰李順使凉州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雖不能貽厥將來獨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墨元識及臣往迎便乘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不遠其子必復世襲之後又問曰早晚當滅順曰臣略見其子並非俊才能保一隅如燉煌太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謂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晚克凉州知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疋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弥厚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餧金剛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尅

銑荆門遣其將乗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之輕銑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踈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銑師水戰孝恭果敗于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殺其主越王侗自僭偽號太宗率師討之世充求援于河北竇建德將全軍赴之諸將以二賊合勢衆寡不敵宜退舍以避之行臺郎中薛收獨進計曰王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塡積其下兵士皆是江淮精銳其所患者在於乏食耳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選猛銳

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則世充自下不過兩旬夏鄭二主可面縛於麾下矣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秦王喜曰合吾意是日出師據虎牢卒擒建德

又曰隋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赴援時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隷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初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若師進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絶晝則旗幡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見必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必不支矣定興悅而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又曰太宗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張公謹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頡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疋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之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及破定襄敗頡利頗預謀略進爵爲國公

又曰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西鎮州鎮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撓王師遣刺客於京城殺宰相武元衡憲宗

怒命御史中丞裴度爲宰相專主兵機以誅三盜時淮西鎮冀兩道用軍度支儲運供餉不暇復又諸軍玩寇陰與賊通冀朝廷力竭即行赦宥議者患之宰相韋貫之奏曰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令馬燧李抱真急擊之物力既屈朱泚乘間爲亂朱滔南向指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親所聞見非他也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滅賊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之計俟拔蔡而圖鎮耶上深然之而已下詔矣後擒元濟而承宗服果如貫之所籌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都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上邽餘

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兵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大軍以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亦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固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救且曰公畏蜀如畏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距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鎧五千領宣王還保營

袁希之漢表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連山始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王張郃救祁連山夏六月亮糧盡軍還至于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強弩備之郃果自見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韓子曰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報曰可攻也主父曰何故可攻對曰其見巖穴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亢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者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力田戰士怠於陣者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國貧也

衛公兵法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筭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為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為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賂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狀將有深圖理雖由為防慎不可入其規畫故傳曰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因而不圖乃智不逮於鳥獸其能將乎必須料敵制勝識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凡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客主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

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要求衆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使不得逆詐目聰推析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虛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迫速渴之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

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可鬬也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兵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決戰之志傍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逮鬬不勝哉

又曰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未食（饑已時陣頻饑食）不順（逆風向月建）後至（敵後來不得山川地勢利）奔走（行陣失次用力不齊陣布不均）不戒（我示弱誘敵之不設備）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衣甲暴露行陣不整）將離（大將已去替任小吏素不威服）長路（涉戰舉利晝暮不息）候濟（半濟可擊）不暇（貪利求勝不戰盡陣）險路（遲濟阻狹車馬單行者也）擾亂（行列失序進退不齊擬不相蔑稍不相對或坐或立）驚怖（卒阤相驚觀無備擬鼓譟擄擊三軍廣爾）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師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遺）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法（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而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小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草蔣水草之叢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藏處也此以上相此比以二家藪情也翳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又覆索之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近從處軸說我欲使前敵之其就處者乎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陣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走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往藏故鳥而驚起）獸駭者覆也（敵廣陣張翼來覆我也故數驚駭矣）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速塵相濟故高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採來也（樵散行而條達各行所來也）少往來者營軍也（少塵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人來使詐卑詞閒我之敵增備也少進求）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來輕驅無所畏是故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陣兵欲戰也輕車戰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奔走而陣兵者期也（自與偏將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飢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衆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其上其中虛者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喧爭將不勇相驚而無備者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重）旗動者亂也（旌旗動東西傾倚者亂也）吏怒者倦也（軍吏忿怒將者疲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缻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蓄積無釜之食欲死戰此窮寇也蓋即擊之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衆也（諄諄者語貌又足貌也翕翕者不在貌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此將失其兵也詳章論切貪詳及切）數賞者窘也（軍不索敢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者也）數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教令施窮是困軍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畏已者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議未相伏而下其意氣以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謀也）

又曰九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寤遷部冰濟度盛夏炎熱興役無閒行飢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所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甚教兵甲精銳四隣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三

用間

孫子曰興師十萬出師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是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不可取於神鬼（不可禱祈以求）不可像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不可驗於事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因人也）故用間有五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用時任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臣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罅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是故曰反間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也（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一云敵間來間以我誑事而持歸然皆報敵國也二間皆不得知幽隱密塞故曰死間也蕭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己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免相勅勿泄佯不[illegible]密令敵間竊聞之語因縱之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illegible]故曰死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己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也）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泄吾情實也）賞莫厚於間（厚賞之賴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己害）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不能得間人之用也）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精微用意不泄漏）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之軍）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人之所欲殺（所欲殺之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舍人之姓名（有官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觀善有急即呼之則不見何止亦因以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復遣而舍之可令誘其佯）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間而用）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虛入而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間）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之）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已上注出通典）

左傳曰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illegible]去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審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為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告不用諜无由得入楚軍也）

又曰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從之

戰國策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又曰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

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田單傳同）

又曰秦師圍趙閼與（音遏）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食音嗣）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一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illegible]）

又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奢子爲將終爲秦將白起所敗

史記曰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有骨鯁之臣亞父范增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眜音末且子余切）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眜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illegible]）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illegible]）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illegible]）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也）

又曰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用死間偶成韓信之勢）

又曰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又曰高祖紀曰上問狶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以金啗狶將狶將多降者（陳狶）

後漢書曰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玆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玆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莎車營大破降之（此亦同死間之勢）

晉書曰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牙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

又曰劉曜逼長安復圍北城太守麴昌遣使求救於麴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城遂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魏書曰陸俟擊吴於杏城大破之獲吴二叔諸將請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吴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走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吴之恃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人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遂遣吴二叔與之期吴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可必不背他日果斬吴以至皆如所言俟之明略皆此類也

通典曰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恒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所經略皆不見用

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又曰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將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

又曰高齊斛律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衆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翼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上下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已也（陸令萱即後主乳母）盲老公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唐書曰黄州揔管周法明率兵擊輔公祏遇張善安阻兵夏口法明屯荆口鎮登戰艦與所親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爲漁者乘輕舟而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

又曰衛國公李靖伐突厥　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爲死間之勢）

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事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

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樆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珠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聞使既遲遣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吊

厚利善餌之微以我言詐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爲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返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濟舟舟亦因水覆没間所以能成功亦憑間而傾敗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

兵部二十四

示緩　務速

示緩

戰國策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雖救譬猶兩鼠鬭於穴中也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通典曰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城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遂尅鄴城

又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尒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使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苦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鈎橦竟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又曰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因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冋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弃平亭而走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傳曰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

二十萬禦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討之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攻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宋書曰臨烈王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以爭勝且可頓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尅也

務速

孫子曰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頓弊屈盡）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殫音）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兵聞拙速（雖拙有速勝也）未有工之久也夫久兵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左傳曰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又曰楚子伐隨隨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又曰武城黑謂常曰吳用木也我用華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魏志曰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夏侯淵三日六百五日千

晉書呂光載記曰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任全方面赴機宜速何不了而留乎

又曰杜預破吳衆議且俟來冬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刀而解乃平之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因也萇聞之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又曰姚萇與符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五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圍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通典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氣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又曰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住雍郿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illegible]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

所在深險司馬公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水柵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又曰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北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閽者盡散忠乘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唐書曰隋末高祖義兵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鎭河東二人同心

非造次可進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從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摭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騎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入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剋也羅睺侍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悉出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摭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見耶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於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筭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

千人南度以擊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呂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捷不可久處所以免起鳧與鯨蛟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遂踰之

衛公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戒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疾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唯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

堅氣斂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荅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若自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故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強

示弱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誘宋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減竈）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遷去道也言多疑設其遠者曝識畢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象見函實乘利其亂之使彼張虛勢亂而不集聚也）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之）不合於利而止

左傳曰蔡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兵備欲令楚貪己而不復變二穆之兵務以遠行與要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四面集攻之也）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

戰國策曰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于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趣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也

又曰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兼也）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瘠音漬一說讀曰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漢書曰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郡

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壁登縱兵衆之賊遂大敗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又曰慕容寶載記曰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群臣于東堂議之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陳書曰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留軍守北齊軍人據石頭遊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辰賊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後周書曰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梁隈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隋書曰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虎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作保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

又曰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充保都梁山以拒之又不與戰乃宣言士卒士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窻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巳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以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而赴擾亂失次必離固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示強

左傳曰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入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也）懸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懸門發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不敢進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楚國）有烏乃止（幕帳也）

又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群蠻以叛楚（庸楚屬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又曰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又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也酅音携）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也）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每也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也）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言駕乘修備韅呼見切靷羊晉切）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亦示強也）終敗楚師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陣之（斥候也蓋建旌以爲陣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爲人形也虛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

又曰蔡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也）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爲也

漢書曰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貴幸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也善射鵰者故謂之）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令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還見匈奴有數千騎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後漢書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虜遙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虞詡爲武郡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通典曰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夜燃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觀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也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屯于陽平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當亮六十里所候邏

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勑軍皆臥旗息鼓不得輒出巷幔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　深以爲恨

又曰西晉將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皆破之

又曰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會瀆海陳參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乃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謂四面有

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又曰東齊末桓玄簒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堅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先是常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又曰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於西魏而尚有貳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伏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

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焉

又曰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㡊（㡊音帢）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黑矟龍騰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分處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綠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首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兵部二十六

審察　避銳　安衆

審察

孫子曰兵怒而不相迎交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

左傳曰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也）

又曰秦晉戰于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聲肆失常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畏其衆齊師夜遁師曠曰鳥烏之声樂齊師其遁（烏鳥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声（夜遁馬不聞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又曰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于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先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行户郎切）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御右車右）竟敗楚于隱陵（[illegible]音）

後漢書曰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張声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宋書曰東晉末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隣好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萬還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遣興使荅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興使人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荅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尒便荅未能威敵只增彼怒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内已懷懼自強之辞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卞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声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泝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輙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潰走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討蠕蠕蠕蠕潛遣鄭䶂（[illegible]如[illegible]切）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

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又曰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遊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通典曰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晉州齊後主將兵十万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勿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伐疑也時齊分軍万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覩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靜人有疑察）軍讖曰夫用兵者必察敵國之情視其倉廩度其餘糧以卜其強弱運糧二百里者無二年之食也運糧三百里者無三年之糧也是謂虛國民貧上下不相親則有離叛心上行暴虐則下刻急相殘賊是爲亡國若進惡不退群賢隱藏不肖在位國受其害内貪外廉竊公爲恩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避銳

孫子曰少而逃之（高堅壘勿與戰也敵衆我寡不可敵則軍自保守據其險也）不若則能避之（若則引軍強弱不敵勢不相避之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當大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國爲讎雖權時堅城圍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之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大也咸盛整正正者旗特衆也言有詳有嚴整之兵後有堂堂之陣也奇伏奇謀之詳審察待之加精整審此理變詳者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言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歸此避氣者也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勝之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善守勿應潛伏路傍暮去必卒車乘重裝驍騎遂擊勢必莫當遇我伏内如雪逢湯也

後漢書曰袁尚據鄴率兵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通典曰東晉末武帝伐南燕慕容超領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以万全爲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欲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迴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數万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

躍爭進斷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安衆

春秋曰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illegible]切）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之于殽而敗之（卜偃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

史記曰燕使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又曰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号令）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言事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僞其意則爲讖書張鳴以威衆也）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罾音曾）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廣之所次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閒謂竊令人行也密於所次舍旁側叢祠中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illegible]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火故切）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又曰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張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帝憂曰爲之奈何良曰帝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帝乃置酒封雍齒什邡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爲侯我屬無患矣

漢書曰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万騎與廣俱異道行數十里匈奴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及至呼沲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護謂監渡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昔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東里即子產）

又曰劉裕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右

季龍攻曹嶷嶷衆者以爲灑水帶城（[illegible]音）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太半時有蒼鵝飛入帳座衆咸驚愕其將曰蒼胡色也鵝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平廣固

又曰嶺南城盧循寇建業宋武擊破之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惟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逃竄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

又禿髮利鹿孤載記曰呂纂來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曰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illegible]音子[illegible]切[illegible]音而[illegible]切）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梁書曰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恟許拱切）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又曰楊公則隨武帝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通典曰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云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公欲令今僕射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俗信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書曰高祖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賊易與耳因率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世說曰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大梅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三國典略曰梁蕭藻有操行以父非命而卒布衣蔬食非公坐不聽音樂初爲益州刺史時有焦僧護作亂擁衆數萬藻年未弱冠將自擊之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城流矢雨下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賊夜遁梁武常稱其小字數曰子弟併如迦葉吾復何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兵部二十七

法令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卒未專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謂必取（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獨任還[illegible]己害）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夫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也）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免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令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史記曰齊景公時晉伐阿鄄（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絹今濮陽郡鄄城縣）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弗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乘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

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

又曰文帝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栁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將軍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栁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束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軍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也）天子爲動容軾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後漢書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赦也）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

謝承後漢書曰張溫以司空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溫見於崇德殿溫以軍禮長揖不拜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吳志曰呂蒙圖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民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遂垂涕斬之

晉書李特載記曰益州刺史趙廞以李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蕭子顯齊書曰李安民爲徐州城局參軍王迴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於門斬之厚爲殯斂軍府皆震服焉

北史曰後魏孝文車駕南征以宋弁爲司徒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斛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又曰後魏安定王休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唐書曰闞稜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兵皆出自群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輔公祏之反也稜從軍討之及與陳正通相遇方接戰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鬭志或有遥拜者賊師遂潰

又曰竇軌初入蜀將其甥從軍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因斬之將吏重足而立見之者莫不股慄

又曰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

河西節度王忠嗣以爲大計軍副使安思順爲大使翰常怏怏不能下之忠嗣遂使翰別爲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同劉副使爲副副使不爲翰用頗沮之翰怒甚脱甲逼殺之投其屍於坑中軍中股慄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於河中帥步騎三萬次于絳乃分兵收下縣略稷山拔龍門降其將馬萬興任象玉燧以兵圍攻絳州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兟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兟刑詰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以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軍令嚴肅所過樵采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朱泚時劉德信將神策兵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衆前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軍晟乃斬之復以數騎入德信軍中撫勞軍士無敢動者晟既并德信軍軍益振

又曰李晟收復都城朱泚乃與妻子及姚令言張光等數千騎西走涇原餘兵潰散晟乃入拉丹鳳門舍軍於外朝晟處於右金吾仗舍下令曰寇中五日不得通家問違者斬之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音胄）取賊馬二疋晟立斬之軍士皆脅息莫敢仰視望日晟以露布聞上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凶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上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又曰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兵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從閬中入遂卻劒門之師解梓潼之圍

又曰高崇文平劉闢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軍令嚴肅珍貨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又曰郗士美爲昭義節度使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恐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悦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又曰李師道攻徐徐將王智興敗賊壁獲其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韓子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乃倚車轅於北門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或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

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殺其半者威立海内殺其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鬬不如萬人之尸萬人不死不如百人之賊賞明如日月信比如四時令嚴如斧鉞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嘗聞也

六韜曰武王問將何爲威太公曰殺一人萬人懼者宜殺之殺一人三軍不知雖多殺其將不重也

淮南子曰勾踐決一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

魏武軍令曰兵欲作陣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陣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旛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

麾右則右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有不進救者斬之

武侯兵法曰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若朝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軍中不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斬之）受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斬之）食不廩糧軍不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斬之）若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着羽弓弩無絃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斬之）聞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却退不鬬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横此謂亂軍（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啓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食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

衛公兵法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生重節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情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勁

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僞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賛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也昔馬謖（諸葛）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揆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勇乃焚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不從令者必斬之

又曰褰旗斬將陷陳摧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陣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揔管均分之與敵鬬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泄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之後期斬之（有敵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鳴斬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素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

詳訛言以動衆心并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斬之凡令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泄者斬之吏士所經歷侵掠者斬之姧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讎須先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布陣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陣定或輒進退或對敵亂行者前後左右所乎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失而迴顧者或千行失位者後行斬之前行不動行斬千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乖者並斬之爲敵所乘失旗鼓節鉞罪全陣斬之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免坐不得者一旗並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禦敵裨

將已下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任便斬之吏士雖破敵遊行戮殺發冢焚廬踐稼穡伐樹木者斬之爲獲敵人或有來降者首領見抱帥不得輒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泄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覘入賊）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欺隱其資物兼違令不收恤者斬之違揔率一時之令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兵部二十八

訓兵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鐸金鉦也鼙其音以爲耳候也）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麾其指麾以爲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鬬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擾亂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渾其行陣戰積圓而不方然其指趣各有所趨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晦內明而外軍所以不敵之輕已者也渾外本切沌徒損切）

周禮曰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五也）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也）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又曰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如振旅羣吏撰車徒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前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遂以狩田師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又曰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又曰宣榭火（宣榭講武堂也）

論語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可就兵以戰也）

又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

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以爲京師有大兵兩宮血流以爲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帝乃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建五采蓋天子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何進領兵屯於觀下置西園八校尉袁紹曹操等爲之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欲諸軍皆習騎射每退朝引諸衛將督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駕方召亦能制勝太原下至漢晉之君迨于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遂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若無賊來我則爲汝博士教汝等武藝優長若有賊來我即爲汝將師領汝鬬戰亦望使汝等前無橫敵於是日引數百人於殿庭教射太宗親自臨試每坐或至午時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統帥加上考朝臣咸諫云不

宜引甲碎之人挾弧矢於軒陛之側上曰率土之内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推我心遍置人腹中豈有相疑之道哉由是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

又曰李抱眞領澤潞觀察留後抱眞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租傜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又曰德宗即位以馬燧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度支營田使是時承鮑防自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騎士少燧乃悉召將吏收馬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闢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

古司馬兵法曰凡戰非陣之難使人可陣難非可使陣難使可用難（使人盡心故力用此時也）非知之難行之難（教習使人知進退之便古之利事事難行之者難）

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於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謂奉天地之道謂和陰陽四時之氣順先王之法度也）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士庶當從父母之教君長之命）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雖有明君士不教習不可以役敵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經綸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伎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意和古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治國以仁德軍事以禮勸以從化義以法斷以國容入軍則軍敗軍容入國則國亂也）

兵起教戰法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陣三鼓趣食四鼓就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六韜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三令五申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

衞公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備扎皆堅皆須取甲試令所射然始取中

又曰每營中兩廂置立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眞教令士卒擐甲胄弓矢（擐音宦）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左右倚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冑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麾乍合乍離於

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西旋右廂陰向東旋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梓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弥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梓角音動則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一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太白陰經曰春秋未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以相誇視而秦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今邊軍吏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任行列知部分一軍之節制也

又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爲田除害也上所以供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坐其皮後代之人浸多時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耕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便蠶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所害於是王公秋冬無事畋獵閑習兵革奮揚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獵日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虫已伏乃具卒乘從禽于山澤以教部伍分進退之儀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時守三萬六千尺積尺得六千步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十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步以左右決勝將爲交頭其次勝左右將各主士件爲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騎其步卒稱旗幡守圍有漏禽獸坐守圍吏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管子曰凉風至而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令組甲厲士衆

商君書曰民之見戰如餓狼之見虎則民可用矣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罷與疲同）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纍（音累）可以勝人之行陳（陳與陣同）整齊組練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劒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劒無擇爲是鬭因用惡劒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午猶欲劒之利也（陳午者人慶忌吳公子二人勇有捷力）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將將之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閭是也

又曰故凡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將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

又曰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賞罰充實也

鄴城故事曰凌霄觀（咸康五年）龍永和二年命其子石宣祈于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後宮昇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

文選曰三令五申教達禁城

謝承與步子山書曰示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也

劉向別傳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蹹鞠兵勢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八

兵部二十九

軍制　偏將

普門院

軍制

禮記曰六十不豫服戎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鄭玄曰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

漢書武紀曰建武元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注云復甲卒不豫車之賦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何以誠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

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二師爲一軍三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穀梁傳曰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淮南子曰季武子爲三軍（爲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欲益中軍爲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哀公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爲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帥三軍之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帥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云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費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illegible]）（無命卿也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無姦慝（征正慝惡）今我小侯也（言小侯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繕貢賦以共從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然見誅討）若爲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帥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中者明已有上下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如楚朝事楚也）

穰苴兵法曰五人爲伍十五爲隊一軍九二百五十人隊餘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

陣六陣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已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九軍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陣揔以正合以奇勝）

通典曰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判傔減大將半）官二人典四人揔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在衙官下）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四分支戰袍一分支槍）

又曰周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

（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三百人萬二千鄉十有二月五百家閭）

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兵甲則大國亦將爲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謂不顯其事故曰隱有所寓軍政寓之田獵故有所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以齊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軌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蒐軍實且整旅）秋以田曰獮理兵（獮殺以）（經殺）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

又曰九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人爲列（列有頭）二列爲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爲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二百人立教）二曲爲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八百人立將）二校爲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爲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郡下之癸巳建大將軍府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静爲司馬具設官屬始置

三軍分爲左右以公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三軍矣諸焉命太宗爲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焉隷焉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

又曰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詔曰天生五材司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放勛光宅猶稱丹浦之師然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莫此爲先以是周置六軍[illegible]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封豕不興虔劉息志季葉凌替軍政湮亡卒利不修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逗撓之輿竟無討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多虞黔黎殄瘁朕受天明命撫育萬方爰自義師克成帝業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騎之材豈唯七萃今雖關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役車未息戎馬載馳武備之方尤宜精練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鉦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分玉帳綵營刑德允備蹈兹湯火響彼旍蘭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時高祖以天下未定實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故興此制也每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自是士馬精強無敵於天下矣

五代周史曰顯德初世宗自高平還乃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太祖皇

帝一顧簡閱選武藝絕倫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諸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

偏將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左傳曰趙朔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又曰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令縣之鄹）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齊

又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又曰魯宣公十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

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公羊曰秋衛師入盛曷爲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論語曰王孫賈治軍旅（衞[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賈[illegible][illegible]也）

史記項羽本紀曰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

又曰項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又灌嬰傳曰嬰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注特一之將）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一名犂鞬所治城周百餘里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晉書曰沐光字景武江夏鄳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詞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

又曰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衞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田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又曰吾彥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躍來坐諸將皆懼而走惟彥不動舉几拒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又天文志曰太白爲上將羽林爲中軍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府也（之六）星一曰上將建武威二曰次將尚書中書司隸賞功也

又曰郎將位北主閱模所以爲武備也

又曰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

又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大天下兵精

又曰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

又曰狼一星在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動也

後周書曰賀拔岳華尒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弃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以爲然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雍州刺史以岳爲衞將軍左

都督

隋書曰大業九年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

唐書曰李質者汴之牙將李㝉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以㝉為郡守㝉志叛質勸諭不從會㝉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㝉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為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兵部三十

練士　兵衆　隊伍

練士

通典捜才曰（凡爲將統戎在於士衆用當識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選士之科沉謀密略出人者詞辯從衡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僞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遲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人制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強敵撒扎戈鋋劍戰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陣者矯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故聯罪犯者父子兄弟欲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贅聓人虜欲昭迹揚名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爲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謀慮未然論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效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九軍陣所用刺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士論兵革風馳電擊不失所由奇狀也）鼓旗三人（主左鼓旗符節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難扞任重持難脩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者）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會術數周流世會遺偶賓客議論談語消患結解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僞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冒難死攻令三軍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心也）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觀敵人爲謀者也）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爲藥以全瘡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勃氣壯勇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奇正長劍瑚弧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破格舒鉤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爲其將報讎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贅聓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爲一卒（名曰間諜飛言弱敵之士）有故聓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爲一卒（名曰待令之士）夫卒強將弱曰弛（[illegible]）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兵衆

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詩曰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

周禮曰司戈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左傳曰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又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蘇秦說韓宣王曰韓之卒勇被堅帶甲利劍一人當百以大王之賢西面事秦爲天下笑

漢書晁錯云陛下又興數千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

奇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後漢書光武紀曰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爲使持書報城中宛已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illegible]有王尋[illegible]名王邑王商子於莽爲從父兄弟）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許州[illegible]也）

又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面內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illegible]也示必死[illegible]音砧[illegible]音致）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萊北海齊千乘[illegible]）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又曰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理今江陵郡也）劉備時在荊州衆力猶少諸葛亮曰荊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強

又曰百官志云節從武賁比二百石

東觀漢記曰上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志曰張繡反襲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典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左右死傷者略盡

晉書曰桓玄使桓謙屯覆舟山劉裕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裕與劉毅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illegible]）

又職官志曰左衛將軍領六渠武賁右衛將軍領六渠武賁

又天文志曰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

徐爰宋書曰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主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甫之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暫麾馳進挺劍指麾光耀如雷將士皆莫敢仰視恒馮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當百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貢馳將追

之石虎止貢曰窮寇歸兵不可追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怠矣以驕怠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貢曰不然彼銳氣盡矣衆心乖沮人懷苟免莫有鬬志我卒乘猛氣其盛皆一當十豈其喪沮之餘所能抗也貢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

又曰定陽人梁犢因民心怨趙也謀兵東還犢自稱大將軍率衆攻下辨魁之犢衆人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無兵甲所在略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崩潰

後魏書曰燕鳳嘗使於苻堅曰代國人馬實爲多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疋堅曰卿言人衆可尔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尚未盡堅厚加禮遺

又曰宋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萬從沂淸而進欲援下邳尉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凡臏行者盡送令還之

又官氏志曰太和中定品令有戰楯武賁將軍有募員武賁將軍有高車武賁將軍

又曰河北賊葛榮爲魏將尓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三國典略曰蕭明王僧辯書曰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竊弋竈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晉室之仗

莊子曰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文選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又曰士馬精研

陸士衡辯亡論曰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士霧集

又曰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又曰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云今百僚濟濟俊乂盈庭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隊伍

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爲伍長五伍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步與隊前後相去亦如之陣布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衛公兵法曰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簽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以並行者宜作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第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遥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類此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

又曰諸鋒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副總管則立四旗以（上折衝）前往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

駐隊等旗別識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微走馬報又勞煩故建幟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三豎即住旗臥却迴審細看大將所舉之旗（大將方面謂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亞即是其方賊來便須禦捍攻擊）

又曰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析爲五等當軍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鬭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人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

兵部三十一

卒　騎

卒

說文曰隷人給事者爲卒衣有題識者也

玉篇曰卒衆之名也屯戍之兵也

桂苑曰卒隷人也

管子曰管仲相齊作内政而寄軍令二百人爲卒卒有正卒衆也

韻海曰南楚謂卒爲弩父卒主擔弩導因以爲名也又行鞭杖者也皆赤幘絳韝

左傳曰齊侯求逢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也）狄皆抽戈盾冒之

又曰楚令尹子重將爲陽橋之役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又曰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又曰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而欒氏退攝車從之

又曰楚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子彊子息桓子駢子子孟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

又曰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又曰蔡衛不敵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又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史記項羽本紀曰是時呂后兄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漢書曰吳王劉濞傳曰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也

又司馬遷傳曰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陵李陵也）

又刑法志曰戰國之時轉相攻伐齊愍以伎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

又五行志曰成帝綏和二年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解帷組結佩之自云天帝使我居此收縛考問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大誰者非常之人名大誰誰是也本以誰何爲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以卒[illegible]長所領之卒）也

又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今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三十倍於古（更工[illegible]如）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也

又胡建傳曰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士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謂白上安之也諸卑藉之也）薦

晉書天文志曰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

又謝万傳曰万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劉元海載記曰元海甍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叅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揔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禍難未可側也

又劉曜載記曰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荆州之衆自崤澠而東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魏武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所指住者結屯幡後聞急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陣之宜諸部曲各自按部陣兵曹舉　不如令者斬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帥精甲五萬巴漢銳卒

又曰城都屠勾踐武卒散於黃池

曹植求自試表曰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曰東誅叛逆全軍獨尅擒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干寶晉紀論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免嬪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劉孝標辨命論曰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卒沸聲若雷霆

班孟堅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左太冲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何異螳蜋之衛。王仲宣從軍詩曰汎舟盖長川陳卒被隰坰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瑒詩曰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艱阻

賈誼過秦篇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又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顏延年楊給事誄曰立于將卒之間以輯華裔之衆

騎

釋名曰騎岐也兩脚岐別也

史記曰韓信伐趙未至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而望趙軍

又曰今上爲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書曰霍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又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騎射對補羽林

後漢書曰景丹從擊王郎將倪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書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又曰呂布爲曹操所敗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輙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雒陽

又曰段熲移於梃中爲并州刺史徵還京師馬騎五萬餘疋

又曰馬魴將猥騎宿立武門

張璠漢記曰蔡雍上書靈帝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天下精兵也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太祖指休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舍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

又曰太祖哀曹真少孤占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虎騎

又曰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假公孫瓚都督行軍事討之

吳志曰孫堅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軍粮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又曰孫策騎士有罪逃入袁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耶

蜀志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張益德也可 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又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爲先主主騎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擒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而戮之

宋書曰傅弘之素善騎射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節制羌胡聚觀者數十人並惋驚歎息

梁書曰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逐麞數肋射之

後周書曰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莫之聞也

唐書曰貞觀中左右屯營始置飛騎揀材力驍捷善騎射者爲之太宗時出遊幸則從焉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賜猛獸皮韉以標異之又加階級廩食各有差

五代周史曰顯德中世宗車駕至濠州城下攻子城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駝以濟太祖皇帝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旁其戰艦而廻

三國典略曰陳章颺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先是以爲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梁世已來其

任逾重騶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佽御將軍

祢衡別傳曰衡着官布單衣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操乃勑外具上廐驍馬三疋并騎二人須臾外給密爲辦嚴公謂孔文舉曰祢衡小人無狀乃尔孤今殺之無異鼠雀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孤今殺之將謂孤不能容劉景升天性險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

會稽典録曰朱育謂鍾離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何計收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其神鋒警射三四里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靴

鄴城故事記凉馬臺（一名亦名）鬭馬臺案鄴中記云趙王虎建武六年造凉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城爲臺虎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號雲騰黑矟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閲馬於此臺乃於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鳴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集於臺下隊皆已下皆班賁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又齊走於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欑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矟從事故以黑矟爲號并龍又常以女騎一千人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于臺上

六韜曰選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材輕捷者乃過倫等能馳騎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超越溝塹踰山陵險阻絶大澤馳强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三略曰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以二十八騎感之騎象二十八宿也

淮南子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靜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陣

尚書曰武王伐紂癸亥陣于商郊

左傳曰晉將荀吳敗斯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無終山戎）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也阨於介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illegible]也[illegible]也）請皆卒（去馬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行戶郎反）五乘為三五（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五三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

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之法）

又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也）

又曰晉楚將戰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侯勝為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也）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陣而不整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不結陣也）陣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陣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陣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所慮）其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請還華貙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翩宋大夫華氏之黨鸛陣也鵝為行陣也）

又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陣名）衛人病之

又曰吳楚戰于雞父公子先曰請先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衣遂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陣名）

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周書曰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

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劒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漢書陳湯傳曰湯伐西域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張晏曰西域陣名）

又曰韓信為相國擊齊齊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二十萬救齊齊王與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遂平齊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楯後行

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殺千人

又曰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

晉書曰卞壺字望之子眕及盱同沒陳母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惡虜斷道隆作八陣圖車營並追狹則木屋施輪並前智謀縱橫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後魏書曰文成帝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隋書曰周法尚爲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良馬一疋絹三百疋

唐書曰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先是人間有羲之書凡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歡焉

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強弱常取吾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之書殊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又曰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廻牙以象戰陣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親試制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其說如何舉人賈半千對曰臣覩載籍此說頗多或謂天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居上第

家語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

國語曰吳王之軍爲方陣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荼（茅也）左軍赤裳赤旟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軍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陣名）（麗譙樓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訖于赤斧走如疾風聲如震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

反走

尉繚子曰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陂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旗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傳子曰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聘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奈何為地陣奈何為人陣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四面受敵士卒惑迷為之奈何太公曰當為雲象之陣

兵鈐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決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軍也堂至不冒亂若不可就而擊之

黃石公記曰使西人為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者象青龍陣亦曰奇始陣

又曰從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加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處百里以來揔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卻抽左虞候見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為竪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布列既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者黃旗向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齪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卻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陣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旗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行

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解散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即斷絕須面別各定與管都押幹當勾令斷絕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上中黃

上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鵞鸛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風后亦演渥奇圖六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爲一陣或散而爲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力收亦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龐胼以教習之陣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又曰合而爲一陣統一陣之中離而爲八陣聽音望麾以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虵盤爲四奇陣地天風雲爲四正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爲陽正爲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爲剛正爲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而萬物無所勝焉

又曰天陣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爲八陣天有餘或圖布形黃帝口步）天陣（其形圓利爲主色尚玄爲乾）地陣（黃帝曰其形爲方利爲主色尚黃爲坤）風陣風附於天風象翬其形銳首利爲客色尚赤爲巽雲陣雲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發首利爲主色尚白巳前爲四正爲坎）飛龍陣（其形屈曲象龍動爲主色尚上玄下赤爲震）虎翼陣（居中張翼而進其形踞利爲主色尚上黃下青爲兌）虵盤陣（太公曰圍繞之義其形突鷙利爲主色尚上黃下赤爲艮）鳥翔陣（太公曰突擊之戰其形延邊利爲客其色尚上玄下白爲）

又曰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虵盤居艮爲虵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虵爲四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兵部三十三

先鋒　殿　鄉導

伏兵

先鋒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杖邯鄲擊青犢大戰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爲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銜壘入至麾下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玄多募卒之與東海何謙琅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

又載記曰高句麗及宇文政國等謀滅廆以分其野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軍初其鋒甚銳若逆擊之落其計矣

又曰呂隆載記曰宜曜初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拒戰可一舉而平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愼質直始參高祖鎮軍車騎將軍事振武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愼率所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

卒

梁書曰宋武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王第三子也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千圍統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削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勤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疋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不怯

後周書曰高祖東伐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陳悅以秦州歸國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賜之及泰所着牟甲亦賜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廣雅釋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曰啓後曰殿。傳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者也殖綽郭最曰天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又曰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楯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也）

又曰侯犯亡之曰謀免我乎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

又曰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羅衛大夫）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子肥宋大夫）

又曰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字反也）

論語曰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爲沛公以中涓從攻胡陵勃擊章邯車騎殿（如淳注云殿不進者瓚云在軍後曰殿也）

後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岑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illegible]（謂异其機也尾擊前曰啟後殿曰殿）

後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大弟齊王也指陳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又曰楊寬從天穆引軍趣成臯令寬與爾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迴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侯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唐書曰胡賊掠宜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之便利）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

好相擒離須擇敢勇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蹄而覆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探候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止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保其全哉（夫兵先觀敵國[illegible]及遠近水泉山林谷險阨城邑大小叢薄溪谷[illegible]之勢衆寡[illegible]名將[illegible]然後用兵多少也）

伏兵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也）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弗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illegible][illegible]先犯之戎而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illegible]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illegible]）

又曰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又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兵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車右也）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跣以下公嗾獒焉明搏而殺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illegible]）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通典曰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距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退

又曰後漢末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數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陴悉將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卒並進遂大破之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剋之

十六國春秋曰後晉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

之遂陷蘭丘

又曰夏赫連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北齊書曰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襲之又遣潜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遂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請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

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後魏書曰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兵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之輕騎追兵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隋書曰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王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等（[illegible]）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援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

破之獲其大將郡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又曰羅士信仕王充率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圍世充士信進居前鋒退居後殿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馬而賞之然持兵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交必皆斬决由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而來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也因令嬰兒啼譟既而陽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進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而奮擊遂破之殺無遺類也

又曰武德中堯君璋及突厥吐屯設來寇馬邑高滿政設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

以蕭政爲朔州摠管曲赦馬邑

又曰王君廓從太軍討別下轘轅羅山二縣王充遣將魏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僞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進發伏破之

又曰太宗初爲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都軍屯西苑營於三王陵自二月而旋太宗低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太宗發伏以擊之賊師大敗親自追奔至全城下斬四十餘級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諭君廓見其使詭爲恭敬稱欲歸首榮心輕之於是曜兵登山下十餘里君廓悉匿其衆於山谷中榮無所見引兵而退繞至山下君廓追擊大破之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於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專諸置魚腹而進之刺王僚貫胛達背王僚立死

世說曰桓玄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謝之寬容愈表於皃望階趣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起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別優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釋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書曰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荊大邦為讎

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又曰篤生武王保祐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

又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又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傳云罙深也箋云有鐘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也）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謂有屋樹者厲疾病）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善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猶擒虜之人二毛髮鬢斑白者）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殺殺切之故其言以害不害也）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赦弊邑之罪又矜而赦與有無名者也（又譏之於其是也吳楚晉號稱王）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墠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犯令侵政則杜之放殺其君則殘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戴禮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也）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關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壇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又曰晉師伐楚至於邲楚師出陳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軍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制之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戰敵也）遂疾進師車驅卒奔乘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下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又曰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郵音尤）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略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故獲不敗也）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平）陳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公也）陳侯曰宋衛實

難（可長鄭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隋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又曰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又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謂二年晉假道伐夏陽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也）公不聽後遂為晉所滅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珮之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又何患焉狐突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將焉用之也

又齊侯伐楚楚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尒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尒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十年公會鄭伯伐宋壬申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獨進兵以入郜入郜而不貪命書歸之推功上爵讓以自賛也）君子謂鄭莊公曰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戰于外陘我師敗績

又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也）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也）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也）

王不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又曰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也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然傳直言夏而不以四月別起人侵衛牧者於下事耳闕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也）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

又曰秋衛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也）

又曰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有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隧之役

又曰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對曰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

衞三門與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又曰晉侯伐曹假道于衞（曹在衞東故假道也）衞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度出衞南而東也）侵曹伐衞

公羊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辟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音麤）者曰侵精者曰伐（注云精猶精密也推兵入竟伐粗也侵淺用意精稍密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叔敖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螗蜋在其後欲獲而食之螗蜋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又曰脩武屬河內本殷之甯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脩武今懷州也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攻之入及臺側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行也亦時得親附眾是還師於衽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越王勾踐請嫡女執箕帚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匜[illegible]器也）自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越成申胥諫曰（申胥楚伍員）不可許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申胥諫曰越之在吳猶人有腹心之疾今非越是圖而齊魯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地哉王弗聽

又曰謀甫諫曰不可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國內甸服國外侯服侯衞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明用戰用）子犯曰民未知義（未[illegible]）

（事上之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之子帶之難在鄭地氾）乃納襄王于周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謂信上令以五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illegible]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掌國政）郤溱佐之（溱晉大夫郤至之先）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霸[illegible]也也）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能相捨而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不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蘇秦謂秦惠王曰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可以并諸侯

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王曰寡人聞毛羽不豐滿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王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固有不戰者也夫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自攻迫則杖戟相踵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在於上民伏於下今欲并天下陵萬乘詘敵國制海內臣諸侯非兵不可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史記曰秦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正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周武王東伐至盂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爲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畢罰（徐廣注去伐一作瘷）

漢書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又李廣利傳曰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又匈奴傳曰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愈驕冒頓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以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又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建平丹陽城過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

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吳丞相張悌及護軍孫震與楊州刺史周浚等戰于板橋破之臨陣斬悌震首濬遂汎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晧面縛輿櫬將其太子詣濬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虐政示以簡易百姓大悅乃赦天下改元爲太康天下大酺五日

晉書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使討劉備魏武曰人若無足既得隴復欲得蜀也

又曰王羲之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又宣紀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楊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議者請速伐之帝曰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皆所以奮揚赫斯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

又馮紞傳曰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慙懼

又載記曰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

又北史曰慕容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豬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凡人耳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國典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察軍會之傳檄于梁曰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若冏弟以禮信為

本惟尔今主位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隣援今揔背德竊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人我皇帝龔天之責弗敢以寧分命衆軍恭揚朝略凡衆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誡嚴是朝昏霧巳時方散梁主親戎百官乘甲胄從於襖然堂閣八松馬仗是日大風拔木王琛既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梵境上帖然前日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啓梁主疑之庚午續講百官以戎服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賊入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隨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為左二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護統衆伐齊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檦於軹關戰沒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將軍以上於文德殿帝曰

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惟彼偽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勲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兖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為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企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

不可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風戒節屬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鄖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隋書曰崔仲方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又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得歲之助以今量古滅不疑也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盃夾而猶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有管窺竊謂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艥多張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要衝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會

又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隋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後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逾年未下宿師于野高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師中書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旦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

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平世充高祖顧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德彝贊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無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伐蜀領兵馬取鳳翔邪谷路李元奕領兵馬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時用司馬錯之策以伐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述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劉禪晉穆帝使桓溫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武帝使鄧元起伐劉季連周太祖使尉遲迥平蕭紀隋文帝使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度伐蜀四爲水軍泝江而上唯秦與鄧艾尉遲迥梁睿及崇文五在斜谷駱谷出師南討不廷。古司馬兵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地刑諸侯（刑相也相諸侯國功宜而封之以應受土廣狹）以正命平諸侯（王者以道德書政教制諸侯平均之）以禮信結諸侯（[illegible][illegible]愛憲樂持諸侯害命誠信以治其心）以材力說諸侯（材族也力者任重舉頻能權衡理事佐高力大故諸侯服來各尊其職任）以謀人維諸侯（維持也諸侯遠方來不奉制令賢侯自專故立牧治嚴持者師之）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明約有功賞之著違不從罰之所以合諸侯也）比小大以和諸侯（比次也小國事大國不失尊卑之序以協諸侯也）會之所以發禁（三者罰禁命不行以亂國化故九伐三禁以中國動之發）凌弱犯寡則沮之（傳弱侵寡則四面削其地）賊傷人則伐之暴內簡外則壇之（言諸侯內專其下無禮而暴虐之外輕慢小人不恤蔑禁則置之空壇無人之地）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伏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傳主人倫則攻殺也）放殺其君則殘之（盡殘滅其首惡業滅也）犯命凌正則杜之（傳王者法則土塞不命與鄰國交通）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諸侯逆亂失人倫內外不別與禽獸同行不可以示百姓）則誅滅盡矣。孫子曰夫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皆失之矣）是故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霸王者不與威天下諸侯之交權交者也）伸己之私（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己威得伸己私也）威加於敵家故其國可拔而

其城可隳也無法之懸無功之令（言軍法令不豫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者用也言明罰賞用衆若使一人也）

又曰安能動之（攻其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君主）上兵伐謀（敵始有謀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民誅無道故先伐文家天命已成爲王者故先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也詩云命此文王言誅伐也

禮記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又曰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

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也

春秋曰衛侯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于也言欲伐擊之也

尚書叙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重繼辭誕以示東征誅祿甫也戰者何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

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説苑曰趙簡子舉兵攻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説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樂者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侯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人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反言於秦君曰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為隣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衆往為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受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報讎也

蜀王本紀曰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紆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黿以為梁

春秋後語曰陳軫為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牛必甘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之功卞莊子以為然立待之須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黄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怒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

止不伐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者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請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臂舉刃欲援其形也螳蜋貪心時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蜋也夫黃雀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之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請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壞其謀可也大夫種曰可唯君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工索國中得苧蘿山賣薪之女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吳欲復承之乃中夜抱柱而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閭將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遺以大鍾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因其道取其國（韓子曰智伯鑄大鐘遺仇繇由君大說除道迎之七月由仇亡也）

又曰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陳（止足）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晉趙簡子欲襲衛史墨往睹之反曰蘧伯玉爲政未可與加簡子輟不伐衛故曰史墨來而輟不襲衛也）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侍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扶其侍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邊邑克夷而復去之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之獲其師

又曰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公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辛國臣國）夫陳小國也而畜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又曰箴尹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西家之潦經其庭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寫爲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荊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羿窫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爲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南地也）殺九嬰於水凶（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繳大風於

青丘之野（大風鷙鳥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羿窫（猰窳龍首食人在西方也）斷修蛇於洞庭（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豕也桑林湯禱旱處）

又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救鄭十四年晉侯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求濟有先渡者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事匏有苦葉詩風篇名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者載也不材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般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則宋降楚與我絕）告楚則不許我（告請謝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貢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貢服匱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固一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變傳王責其厚也）其有以禦我矣（禦應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荒服者不至）

又曰商王帝辛大惡于人（商紂人辛號辛紂名大惡大爲人所惡也）庶人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戎兵致商郊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人隱而除其害（恤憂隱痛）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不賀何申叔時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以王爲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爲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張武爲智伯謀（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逐滅之此務爲其君廣地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文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諫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亂人也善言勿伐亦亂人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御而笑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也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此也公悟乃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紂

又曰湯在鑣宮夢神謂之曰夏桀無道汝克戡之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四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事然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熒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曰前者明公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

兵部三十七

請征伐　出師　軍行

請征伐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也）搴（取也）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孔子曰勇哉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又曰單于為書慢呂太后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高皇帝以三十萬困於平城噲亦在其中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

後漢書曰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矍音許縛反）遂遣援（援馬援也）

又曰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信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祿卿尋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因解靈州圍而去也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師次於焦籬堡其夜賊將吳岡棄太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俊斬懷光首以降降者一萬六千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岡等七人以徇為懷光所虜曹勞之燧自從京師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初德宗欲罷兵燧不可請得一月芻糧足以平河中至是果然矣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李晟與李懷光合軍拒朱泚時每將出合戰晟必自異衣錦裘繡帽於前親自指導懷光望見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耶晟曰前久在涇源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兵遷延不進晟因入說懷光曰寇賊偷據天子行在近縣兵柄廟略屬在於公公宜以時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

又曰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裨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千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眾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眾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眾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不失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

三國典略曰北齊廣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無獨見之

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內參臺鉉雖間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出萬死身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齊主曰今日飲酒樂哉武衛將軍斛光進曰關西未平人爲仇敵陛下亦何樂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渡由平道陷王壁拔長安自允涼色來納在掌握使百官襲冠冕軍士釋介冑然後稱樂齊主謂羣臣曰明月常有此意憂國如家卿輩無及之者平原王段韶出謂光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王壁不利而還將兵如盤挈水誤即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師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書曰張皇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作神羞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受命于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又曰類祭先出師告天祭也造祭將與兵造於先祖祭也

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戴文云莫賁來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漢之生馬詩六軍壘三壘匯壁中壘校尉嚴曰堂掌王帝武爲壘尉尉者主壘）

鞬之又驅諸猛獸（猛或作獷獷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又曰車駕東歸勑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彭頭鬚爲白

又曰馬嚴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合祀之見高祖紀過）帝親御阿閣（阿閣曲）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又曰涼部叛羌搖蕩四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鄧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餞近

又曰馬援出師詔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入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晉書曰何曾正始中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鎭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千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

又載記曰符堅以符融爲鎭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屛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車駕南伐以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丁外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略曰侯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兵援于巴陵惠正辭以不堪舉天門郡守胡僧祐以自代王以爲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祐謂其子玘曰汝可開兩

高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便於陸道不閑水鬬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于謹率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等步騎五萬南伐太祖餞於青泥谷時使信來聘未返太祖聞之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關西作博士卿以爲得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以爲不忠太祖笑而領之

白虎通曰王者之伐所以皮弁素幘何服皮弁素幘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假禰祖言辭反之禮尊親之義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尚書曰歸假于執祖出以告天至告祖也先告廟後告天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專也非出辭反面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社不見告天知不告也

又曰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而即分爲七軍如或多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

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旅輕舟竟川傍江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枰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禮記曰軍行在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後魏書曰于栗磾太宗南臨孟津請栗磾曰可作橋乎對曰杜預造橋遺事可相乃編次大舡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爲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閒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率衆平汾晉趨龍門關履冰而渡進屯柏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也年六十歸者何不忍並鬥人父子也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輕車也駕駟千乘也）革車千乘（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卒十騎一重養一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而饋糧（越境千里）則外內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曰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

又曰出其所必趨（使敵不得相救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

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也）交利而舍（軍門爲利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營爲轅門以人爲營爲人門兩軍相當爲交利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利軍爭難也）

又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也）視生處高（向陽也處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就山下敵引之上山與登戰也）此處山谷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之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於客也視在處高（水上亦當處其高也）無迎水流（恐漑我也）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流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倍衆樹（不得已與戰而會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之利也）而左右倍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者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喜一作好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養生處實是爲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也（隄者據土所背當處其陽而右之穢之擾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陣待險勿擊坎絕也既地勢不便有險石之衝也）背丘勿迎（敵背丘陵爲陣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之）

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渡者待其定（恐半涉而水遽漲也）絕澗過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去逆切）大害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深水大爲絕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蒙籠者爲天牢四塞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夾道深數尺長數丈者謂之天郄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倍之也（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倍則利敵凶）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小林翳薈（烏會反）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衆水草也潢者池也井者下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小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所以屏蔽之處也）

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回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水道路脩理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奔逐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嘗

又曰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

行（戶剛切）輜重在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別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既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其戰鋒隊橫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即須相續得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

又曰諸兵馬發行或逢泥濘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

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脩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闕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又曰軍行沙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鳥鳥所集即有水地生葭葦蘆菼（吐敢反）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太白陰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難以濟渡太公以天橫天舡皆質朴不便於用今隨事逐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又曰木罌以木縛瓮為筏瓮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閒闊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拔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又曰槍筏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為一筏皆去鑽刃以束為魚鱗以橫栝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為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必濟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圍顛倒為束十道縛之似束鎗為筏量長短多少隨蒲豐儉無蒲亦用葦茭量大小以濟人

又曰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為數十道

又曰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而浮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

兵部三十八

會兵　誓衆　麾兵

饗士　犒師　旌門附

會兵

書曰：戊午，師渡孟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拒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壹戎衣而天下大定。（言與衆同心動有成也）

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後漢書曰：初，卷人維氾（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氾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切又下管切），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岳大師。遣謁者張

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曰：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怒，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又曰：吳漢亡命，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

又曰：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黄河故曰鞏河）檄書至，寇恂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及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曰：吳漢發幽州兵，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役，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

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裴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卻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難分，或處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即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但得至陽谷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形自不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鄴，齊主引群臣議之。廣寧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機變，請使任城王便領幽

州道兵自土門入聲取并州獨孤永業使領洛州兵自潼關入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賊懸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誓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告于衆曰羲和尸厥官昬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奉將天罰火炎崐崗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爾衆士懋戒哉欽承天子休命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善敹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無敢不善峙乃糗糧峙乃芻茭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共汝則有無餘刑（刑者非也）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誓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大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黎老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紂至親雖多不若周家之少仁人也）

又曰武王伐紂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又曰爾衆士同力王室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後漢書曰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檝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又載記曰王猛與慕容評戰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後周書曰大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

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毋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此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關中精甲三萬高祖杖白旗誓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

又曰太宗征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麾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拯濟億兆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誅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爲百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尔軍旅脩尔器械立勳立効冀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又曰朱泚反韋臯於隴州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肩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麋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使通於吐蕃以求助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故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人體其命也（舜以虞教戰以戰教民敢循習故民館之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禹會羣衆重復教誡進退左右前後離合周旋也）湯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待事也（湯既遵虞夏之教民又於軍門外復備試）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周用虞夏之教民交和接兵又復中軍誓之畢德導民格乃也）

又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王者以有功德者爲君長誠曰欲纂叙之）偏告于諸侯彰明於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之神山川冢社（冢社者天子太社也）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造就也就遣于）（就祖獻也）曰其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至于所征）（之國與天子會）天子正刑（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獵田無有虐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人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三者與四方謂）（復伐無道之國盡誅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爲君奉遵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

論衡曰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食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汝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之物時時出浮

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船者也

文選曰勒三軍誓將帥元戎竟野戈鋋彗雲

麾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九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遣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師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絕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奔擊遂大敗之

又曰陳敏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常不爲英俊所服且子

弟以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遣使密報征東將軍劉准遣兵臨淮已爲應及兵至敏使弟昶及將錢廣次烏江以拒之錢廣玘鄉人也潛使圖昶廣遣其黨何康投募詐白事於昶昶傾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敏師萬人將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單騎東奔爲義師所斬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冠北徐州高祖詔韋叡率衆會焉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強

劉璠梁典曰韋叡字文懷京兆杜陵人也叡雖有曠世之度莅民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白袷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尒逢唐將永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鬭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東伐齊帝引兵發京師壬寅渡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親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見知之恩各自奮勵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爲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擢賞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既而兵果爲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皆戰伏

又曰昭宗時玉山都頭楊守信叶楊復恭稱兵闕下陳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令劉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關門內禁軍列于左右俟門開即劫掠兩

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開崇望駐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擐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軍士呼萬歲是日廛市獲全軍人不亂緊崇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洲太祖皇帝乘勝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饗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昬王之敗濟而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牀必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推牛饗士令軍合戰大破之

又曰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

又曰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來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書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貟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愉衆而不可以陳衆淤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

黃石公記曰動為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簞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為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犒師

左傳曰夏齊師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也）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先韋及入牛也古者將獻遺於人有以先也）曰寡君聞吾子將步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邑為從者之淹則具一日之積（淹久也積芻米菜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

又曰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汭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直為一人使臣獲釁鼓而弊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

後漢書曰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晉書曰桓溫進兵至霸上耆老持牛酒迎溫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後梁略曰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荊鎮上懼其至送遣犒軍既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為兄弟之親

於是聘使往還相望道路

後魏書曰鄧穎從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於率騎數萬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于漢南以昭功德

淮南子曰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他弦高人）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其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乞）曰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戰上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也驚之也

說文曰戰鬬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戒衆庶脩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也凡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也）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為其嫌於非陽而戰也）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左傳曰魯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又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伯郤啓伐莒子將戰死羊牧諫之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里克諫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阨而未成列天贊我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子魚曰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

又曰齊晉將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乘走欲自異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晉楚將戰而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邑）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也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二子無殺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華還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又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也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又曰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子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蓋者則邊人執笠依轂下以禦寒暑）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又曰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又曰吳伐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者走不食）（陣敗不在戰數數也澨時制切）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粟也）入用其寵（爲秦所納也）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還[illegible]中濘乃定切）秦伯獲晉侯以歸（[illegible]以歸也）

又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請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隨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必不敗也）

又曰吳楚二師陣于柏舉吳子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閭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又曰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之及戰晉將呂錡射楚恭王中目（錡魚綺切）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

又曰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

蓐食師陣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又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江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公羊傳曰己巳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詐卒也齊人語也）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殽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貶也君在殯而用師詐戰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績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與鄭人戰於宋地故舉內以明之也）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書齊卿也）季康子使冉求帥左師衛之樊遲為右季氏曰須也弱（須樊遲名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不肯踰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孫德不素著不爲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誓三刻而踰請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卻）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奚子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也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莽蕩之野挨塵連接挺刃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人之極不仁則不共三軍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公言而還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敗者不如遂行乃與齊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遂擒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

（帛名爲蚩尤旗）

又曰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張晏曰率黥布）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即圍秦將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轅爲陣轅相向爲門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又淮陰侯傳曰信云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又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

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

又商君傳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

又藺相如傳曰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

又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盾也）

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胡陵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又張騫傳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又叙傳曰述趙充國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戰

又曰西南夷傳曰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音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戰士乃溺水死者四千餘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

又曰蕭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居臣上何也

又曰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楚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大戰布軍敗走

又曰趙充國討先零羌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欲度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又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云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兵部四十

戰中

後漢書曰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舉也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畧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克

又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又曰曹操擊陶謙還過拔取睢陵夏丘皆屠之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

又曰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范兵不敵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學詩禮見郡督尉試騎士建旗鼓肆馳騁由是心善將率後上聞弇爲張步所攻欲自往陳俊曰步兵盛可且閉營待上至弇曰上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合戰破之

蜀志曰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趙雲遣兵隨忠取米雲將數十人輕行出圍行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勢逼且鬬且却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軍至疑有伏兵雲雷鼓於後射公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子龍趙雲字也）作樂飲宴至暝

晉中興書曰桓溫步騎四萬自江陵向關中伐僞立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皆破之至于灞上戎首多降居民皆壷漿路側耆老或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兵師將旋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飢溫率衆還詔遣侍中黃門慰勞於襄陽犒軍十一年溫進征討大都督司冀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乃合衆治兵七月率衆伐羌十月溫次伊水羌師姚襄來逆軍屯于北遣使謂溫奉身歸命願勑前鋒小却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脩復

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卻於是方軌齊進褒率銳勇萬餘人距水前戰溫命小弟沖及諸將奮擊褒大敗奔北自相殺害死者數千越北芒而奔走溫屯故太極殿前殿周成率衆降溫從入金墉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遷陵令守護

又曰謝玄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八年玄至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四師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澗詔加衛將軍安爲征討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玄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斬首萬級生擒五千餘人十

月苻融進屯壽陽玄與琰等選精銳八千人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苻融俘獲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其餘寶器山積錦絹數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疋

又曰苻堅率衆五十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今祕吾來令彼不知彼頓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秘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拱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其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指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艦渡江直指會稽觀兵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軍軍既濟戰于肥北堅被重瘡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

晉書曰劉毅泝江追桓玄戰於崢嶸洲于時官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

又曰將軍王敦反兵至石頭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切）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又曰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軍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肥水晉師不得度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

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堅衆皆曰宜阻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度肥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又慕容超載記曰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善

子猪鎗如連鏁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鏁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又曰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魏大將厙狄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帝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万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辰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爲

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又曰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涇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摠爲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摠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陣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以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入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北史曰後魏孝文南伐齊齊陳顯達率衆拒戰元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德福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後周書曰天和六年宇文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又曰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見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摠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入武德

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州迥悉出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眾大敗遂拔其城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云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敗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權不敢動遥見所將眾少乃聚圍遼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illegible]足靡反）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武力參以周同異為之密教宣其用事至是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北齊書曰慕容紹宗與侯景戰於渦陽大破景軍溺死於渦水水不為流景走淮南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十

兵部四十一

戰下　戰不顧親　戰傷

戰下

後周書梁臺傳曰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

又曰田弘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兵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

又曰李檦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少事介朱氏累遷右將軍魏孝武以檦從爲太祖帳内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披甲之中敵人

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檦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又曰賀若敦太祖時群盜鋒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賊乃退走父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

又曰王雅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又曰蔡祐字承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華弘農夜中與太祖相見祐至字之曰承先介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

又曰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介不殺得但生將介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雄馬退走至營而薨

又曰耿豪本名令貴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曰王勇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衞大將軍邠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衞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又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愼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

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殄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介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

隋書曰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人多者萬餘人少不下千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又曰張須陁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泣數日不止

又曰麥鐵杖遼東之役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介當富貴唯誠與孝介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

又曰權襲慶仕周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相接殺傷甚衆於是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

又曰高智惠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揔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浮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又曰宇文慶從周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乃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後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覘寇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擒高諧功並居最○唐書曰高祖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至龍門縣有賊母端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擁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又曰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秋子率士卒攻賊兵盡矢窮秋子張空拳大呼於軍前死戰而勝詔嘉其忠勇授淮陽太守

又曰白孝德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河挑戰龍仙勇捷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手運兩矢嫚罵光弼登城

望之諸將皆侍顧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前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無可於是左右竊議曰孝德可光弼聞之乃招孝德前問（可擊賊時）得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不可光弼曰壯哉然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壁門俟既入然後進及諸大軍鼓譟以借威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而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鐙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然龍仙不測又止孝德呼太尉使予致辭非他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叉之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聲摧然執矛突前城上萬鼓齊譟五十騎以繼進龍仙矢不

及發環走堤上孝德以疋馬逐之胡騎五十皆披靡若猛犬之攫群狐也遂斬之提首而歸

又曰王難得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使兼與平軍事嘗有裨將斬元曜當合戰墮馬（呼）難得（難得馳騎）救之賊射難得中眉皮穿下蔽目難得乃拔去箭并皮掣棄之勇冠三軍由是士衆多附之

五代周史曰王彥超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彥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

三國典略曰茹茹寇肆齊王自晉陽討之虜騎散走大軍遂還齊主率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爪堆茹茹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麾下齊主安臥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騎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奄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那肱驕奮擊亦大剋捷

戰不顧親

史記曰項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爾翁必欲烹而翁即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後漢書曰邳彤字偉君世祖拜爲後將軍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方爭

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得免

又曰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上黨太守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馮衍乃遺邑書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聞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也可也今百年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

又曰趙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刼質載以刼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視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與微祿奉養朝夕不

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人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今其勉之苞即時進戰敗之其母妻皆爲所害

東觀漢記曰孔奮爲武都郡丞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妻子於軍前奮年五十唯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遣兵衛之紹遣朱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以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上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戰遂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靈字文禪）

蜀志曰姜維與母相失（孫盛雜記曰姜維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峴慕容超使拒之關晉兵盛自將四萬繼之及晉人戰於臨朐燕兵大敗超單馬奔入城八月將封融自河北奔晉師使詔誘城內超怒縛其母懸諸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不在一畝

梁書曰羊侃長子鸞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得計此一子幸亦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害也

戰傷

左傳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爲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氣益奮及瘡甚遂卒

魏志曰諸葛亮出祁連山詔張郃督諸軍至雒陽還保祁連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又曰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

蜀志曰先主進圍雒縣龐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

三國典略曰陳侯安都引兵破留異成州刺史韓子高單馬入陣傷頂之左一髻半落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車容止不變

北史曰彭樂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縱擊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瘡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後周書曰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

又曰韋法保每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又曰李弼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弼佯殭踣於地守者稍解弼睥睨傍有馬因躍上

西馳得免

隋書曰開皇二年突厥葉護及潘那可汗眾十餘萬寇掠南詔以達奚長儒爲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厥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兵部四十二

請戰　挑戰　決戰上

請戰

左傳曰帥師以來因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矣

又曰晉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於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秦則使怯懦）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煩夫子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軍事詰朝將見

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史記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與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秦平

後漢書王霸傳曰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挑戰

孫子曰忿速可侮（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者也）主不可以怒而興軍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戰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怒而用兵以勢不可以怒而令戰也）兵怒而可以復喜慍而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素謀明計則戰亡美精誠怒而實辛而合戰斬將發出多怒慢慮可以勝鼓吉士點不可復存死不可復生當）故曰明王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危之道也（數也戒）

左傳曰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左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截耳也）執俘而還皆行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

麋麗龜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而擊之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

史記曰吳世家曰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檇李越地也）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觀之因伐吳敗之姑蘇

又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十罪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翦代李信擊荊荊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漢書曰項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無徒罷天下父子為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三合樓煩輙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廼羽漢王大驚

又曰楚漢相持彭越數絶楚粮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氾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刎氾水上

後漢書曰張堪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疋詣大司馬吳漢代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

日粮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果自出戰死城下

又曰王霸討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權時也）令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又曰董憲叛馬成拜揚武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憲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憲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遺司馬宣王因挑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黄鬚兒來令擊之乃召曹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姚襄據黄落前秦苻堅遣將　黄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黄眉從之遣羌追騎三千壹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至于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書曰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

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

隋書曰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怒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又曰竇榮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戰遂引軍而去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將宋老生拒之上謂諸將曰老生若嬰城自守當即攻之主客勢懸卒難致力其計若何太宗進曰老生勇而無謀請以輕兵挑之必出戰則成擒矣從之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果怒開門出兵太宗馳白高祖曰事諧矣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成却太宗自南原遥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于陣後表裏齊譟響若崩山隋師大潰各捨杖而走懸門發老生不得入城乃棄馬投

壍甲士斬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數里僵死死相枕四面乘勝進薄其城時無攻具士卒緣稍而上一時攀堞無敢當者遂平霍邑撫其餘衆而用之

又曰杜伏威既敗隋師煬帝又遣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戰伏威知其怯懦因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稜果大怒悉率衆而至伏威逆拒殺數千人稜僅以身免

又曰竇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關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機四騎而已爲左右回驚見伏伺驅是其上討斃敵）逐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兵六十騎並援槍而至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引弓射之斃一將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太宗且挑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決戰上

六韜曰周武王將伐紂聞太公曰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吾欲徐以爲陣以敗爲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爲四衝陣以驍騎驚其親君左軍疾左右軍疾右中軍迭前迭後作敵之空吾軍疾擊鼓而當之

又曰敵踈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攪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左傳曰晉師伐齊陣于莘（所巾切）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也）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也）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即戴也擐）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畢正切）右援枹（音桴）而鼓馬逸（音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

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娶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以有功還娶婦相之貴也）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齊侯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illegible]五家不）

（使役）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加襚承犀書之也）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其車輪三轉也）

國語曰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

戰國策曰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單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歸單乃懼問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即織蕢立即杖插爲士卒唱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立於矢石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漢書曰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之

後漢書曰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其書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又曰郅令馮魴力戰死帝曰此健令

又曰吳漢率兵擊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杖節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李陵答蘇武書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決戰中

後漢書曰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在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鄡相見甚歡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劉宏奉於鉅鹿下（兒五兮切）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瘡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

又曰祭遵與景丹諸將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文柏華聚名）弩中遵口洞出血流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又曰帝在魯聞耿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

又曰岑彭征公孫述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而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甚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急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環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袁紹使麴安攻公孫瓚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垣墻間耶促使諸弩並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

又曰鄧禹還長安張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髀（陛髆上髀閒）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又曰賈復從上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以先登先衆激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曰陳俊字子昭拜強弩將軍所向皆敗　世祖曰戰將盡如此豈有憂乎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爲幽州刺史度遼將軍使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逆軍沸水上大戰宮連破走遂東馬縣車登丸都山屠高麗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使玄菟太守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又曰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誡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誡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illegible]縣屬代郡今其虜居之号爲桑乾部）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尊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

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勿宜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可用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德屯沔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統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登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

吳志曰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侠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董襲與陵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船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斫兩紲蒙衝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之會斷紲之功

晉書曰劉毅等誅桓玄玄兵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拒毅軍遇之於江乘臨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使栢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周勰攻齊萬年於六陌將戰勰軍人未食齊王彤促命速進而絕其後繼勰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棄馬覲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命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勰案劍曰此是吾効節受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殁

又曰明威將軍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逆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太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

又曰朱伺劉浚與鄭攀戰楊口壘伺常所調弩忽嘯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鋋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又載記曰劉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陳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帶雙鞬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

山嶺匿于峽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振威呼延青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槃戰始三交上蛇矛棄東流之水名去不還劉曜命樂府歌

又曰禿髮傉檀追赫連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乃勒衆逆擊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号髑髏臺還于嶺北

又曰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攻苻堅率兵攻姚萇皆刻鋒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又曰後趙冉閔之亂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帥騎千餘拒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歸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答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刀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又曰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号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又曰劉裕舉兵伐後秦姚泓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遣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陳於渭原而誓衆曰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勠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覩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隷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勵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蚝七吏切）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illegible]居[illegible]反）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

裴子野宋略曰左將軍劉康祖聞虜寇壽陽自虎牢率七千人來赴虜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頸墮馬死

宋書鄧琬傳曰劉孝祖乇軍鵲洲沈沖之謂陶亮曰昔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

中人相謂曰劉統兵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乎

又曰傅弘之字仲度涼州爲太子赫連璝率衆襲長安弘之領步騎五千大破之璝又抄渭南弘之又於寡婦渡破璝獲賊二百及義真東歸赫連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射貫甲胄氣冠三軍陣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也

又高祖紀曰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仁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又曰薛安都北征至陜下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又曰高祖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株布蒲山谷帝先馳之將皆殊死戰無不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

齊書曰薛安都討魯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袁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足過也

梁書曰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躍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戰七八合所佩霸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又曰侯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行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又曰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圍馮根年十六救之走馬交戰提雙刀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生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

陳書曰武帝入援建鄴杜僧明爲前鋒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遂敗路養

南史曰陳將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人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華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後魏書曰呂羅漢父溫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互揚難當

率衆數萬冠上邽秦人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又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

又曰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䟽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福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髮盡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又曰趙遐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孫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栅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唯遐獨握節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決戰下

隋書曰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鎭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於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會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又曰楊義臣拜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

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旣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義臣後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

又曰煬帝征高麗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

唐書曰太宗嘗謂群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不無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不從靖謀致敗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兵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檝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以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楊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溪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

衣甲非厚者居後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譟而奔擊乃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悅反以兵圍臨淄洺邢州詔以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眞合兵救臨淄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淄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奉國擊悅於雙崗悅兵却遂斬朝光戰于臨淄諸軍皆却晟引軍渡淄水乘兵而濟橫擊悅諸軍復振擊悅大破敗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

又曰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馬居無何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田悅悅深壁不戰以老王師時武俊遣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圍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以軍圖范陽上大壯之乃加御史大夫俾禁兵將莫

仁擢趙光銑杜季瑯皆歸焉晟乃自魏州直趨趙州賊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義武合軍而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朱滔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義武軍却晟引步騎數百擊破之景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自魏縣悉兵來救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數焉軍使合謀乃以馬輿晟引軍還定州賊不敢逼

三國典略曰後周軍圍晉陽齊人望之如黑雲四合高延宗勝兵四萬人嬰城布陣躬與齊王憲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衆帝遂共入城當天門頓營焚佛寺光燭天地延宗率衆排軍向前我軍遂却人相蹂死者頗衆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得出門侍

臣猶焉唯左仕上士庫狄嶽侍從時四更也延宗以帝長驅使於積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既勝乃入坊飲延宗不復能整頓之帝出城飢甚將謀遁免開府宇文忻進曰陛下衆勝至此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會延宗使開府段暢以千人擊帝暢以衆降盛言城內空虛更無繼援帝乃駐馬召兵旗鼓復振攻三門剋之延宗率衆苦戰尸骸塞路辰時力屈輕騎走出城共於人家擒之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固辭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帝強執之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而來耳勿怖終不殺

又曰齊師伐梁大至于鍾山龍尾周文育請戰陳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殺傷數百人齊軍乃移營于莫府山

又曰侯景次于渦陽有車數千兩馬數千疋甲士四萬人慕容紹宗戎卒十萬旗甲耀日方軌長驅鳴鼓並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紹宗對曰當欲公決勝負遂順風以陣景閉其壘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詐好掩人背咸宜備之景果令入陣者背短兵但斫人脛及馬足東魏軍大敗紹宗墜馬

又曰陳霸先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齊人相對侯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侯安都墜馬被圍蕭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擊之齊人大潰自相蹂藉墜川塞谷

莊子曰惠子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矣

文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明四時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而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也

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

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以衆擊寡必以日之早

穰苴兵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

古司馬兵法曰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

小聽戰無小利（小聽謂輕弱敵人撓其虛弱危敗易勝以寡士衆以備預也小利謂小敵擊誘於利數為小敵也）

又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迭更也言更息則可豈久患舉兵戰衆多者強）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變者也（兵一分合以敵為變兵法譎詐以利動敵心或令誘為變化之術也）故其疾如風（言進退應機）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也也風吹林木小動而其大不搖）侵掠如火（疾也抄掠財物如炎火之猛烈）不動如山（守也不信敵之謀當安固如山）難知如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霆（[illegible]疾不及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處散之所指向則往分離其師衆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又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敵分散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度料敵形審其虛實故備者少專為也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故為十共擊一也）我衆而敵寡（我專為一故衆敵分為十故寡）能以衆敵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而易勝）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也（言舉動微密情不可使敵知吾術衝不知吾所集也）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敵備言少而易擊故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衆不分散而少）寡者備人者也（敵分散而少者先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敵所以備多己者由我專而衆敵擊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重先知戰地之形又以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以先至不雖可以戰之）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先居戰勞之地已方戰利於戰則左右前後為敵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故善用兵者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善戰也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發近者後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知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則力散專則力并也）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左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

又曰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敗者之兵先戰而後求勝

又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吳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使地輕馬使馬輕車使車輕人使人輕戰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呂氏春秋曰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又曰趙簡子攻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而歎曰嗚呼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敢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犀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又曰昔荊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溫器穀三州日穀）子

反曰嘗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嘗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侍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傷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敗也

又曰齊晉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餘子官名）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也遇高堂之孤叔無孫（孤特征尊也叔姓無孫名）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

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馬與人敵在前援桴一鼓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陣之戎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偷多獸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偷利厚亦無復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還賞有功者先雍季（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賞先季雍者何也文公言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季雍之言）萬世之利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

又曰敵潰而走後必可移適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車不及以轉數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春秋感精符曰錢條並侵兵留合龍門弱擊餘末（皆曰龍門門也號與）（宋春亟繁稱稱汝號嚳爲者也）

賈誼新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鬪五日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沒尺

列女傳曰湯受命而伐桀戰于鳴條（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嬉嬖妾同舟浮海死於南巢之山

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鬪之利唯氣其形也

衛公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覺動而必敗故孫

臏曰討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以齊法令以行奇正以設置陣以定誓衆以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也據鼓角以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飢渴風波驚擾將吏刻剝營壘未舍後軍半濟此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勝是以良將用兵當因機勢而用兵仍須鼓

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攫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仍須怒士勵衆使之貪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楊子雲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紀

潘安仁西征賦曰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潘安仁射雉賦曰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捐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謝玄暉詩曰炎靈劒遺璽當塗駭龍戰

李少卿荅蘇武書曰疲兵載戰一以當千

陸士衡辨亡論曰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因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蘢之戰孑輪不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突圍　追奔　乘勢

突圍

漢書曰趙充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

又曰灌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蒙灌氏姓為灌孟（鵠音詁）蝸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奮曰願得吳王下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音與麾同）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兩騎歸

又曰袁尚征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來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李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幘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秉白幡持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開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以得去也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　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瘡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魏志曰張遼為雜號將軍守合肥為孫權所圍獨出麾下從者千餘人潰圍刺之已出復入復出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未渡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為所圍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陣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晉書曰李矩將張支與劉聰戰於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支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潛入支壘與支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宋書曰劉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馬膂力絕人浮蕩蒲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能禽之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能追因夜還京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追奔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還歸陳而行人人懷鬪難與死戰須觀其變勿遮截也）

後漢書曰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　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亟急也）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故以破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又曰睢陽復返城迎劉永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

又曰璽書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削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

又曰陳俊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又曰鮮卑萬餘騎寇遼東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疋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弃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又曰竇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在今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

又曰馬防拜車騎將軍擊羌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遜爲寧州刺史越巂李驤（[illegible]）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赴水死者

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遂以崇不窮追　也怒囚于郡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遂卒

又載記曰慕容寶與魏戰謀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弃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無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自征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叡竇衝姚萇討之叡恃符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又曰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敗之駈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屬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楊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追擊大敗之殺傷萬計

又曰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後周書曰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因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弃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

隋書曰張金初既敗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楊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周進逼河東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征太宗登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賊乘勝而來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安得持久糧餉既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武周食盡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之

又曰　德操領延州道行軍摠管鎮北境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後伺賊稍怠遣副摠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剋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師都與百餘騎而遁以功拜上柱國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戶賜以貂裘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徒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遇叫作聲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乘勢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也）師遷焉曹人兇懼（懼晉發其墓也兇兇恐懼聲也音凶勇反）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遂入曹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後信購愛廣武君李左車
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燕東攻齊何若而有功對曰今
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
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
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郝載曰醳者猶醳劉逵曰醳酒也）
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以　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

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曰王莽兵攻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
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人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秦法斬首一級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
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
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
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
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喜音許記切）諸將既經累捷膽氣
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
衝其中堅（敢死謂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最尊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
銳崩之遂殺　尋邑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
地莽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閒（一作）會大雷風

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過昆陽縣北東入汝滍音直理也）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
流（數盡於萬故以萬爲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逃去盡獲
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又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
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
天下勢慴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
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
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
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
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
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已小定

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帥舟艦其龍
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盆口無
忌等以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
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
之不在其中徒得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不
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一鼓而
敗之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
中驚擾無忌之衆亦爲謂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
赴之澹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本今江陵縣城在縣東）
對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翕然送款將會議或
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將暑氣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

俟來冬大舉預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將侯暉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栅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涪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必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

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又曰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勢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漲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又曰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特攻晉將張徵敗徵軍特議欲釋徵還涪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也

唐書曰太宗進逼西河宋金剛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効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喉糧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必為賊計此失機之道吾國家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

中若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悅皆飽而思奮激明日趣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程咬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親衛中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趣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千餘級追奔數十里至張難堡有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據此堡望見太宗輕騎而來初未識之太宗免冑曰我也堡人讙譟既而涕泣曰不圖今日生謁大王死無所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今日飢渴並解雖公孫豆粥何以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賓抗等苦諫曰賊主猶據堅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吾籌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

敗大軍以敗餘衆何足爲虞先驅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

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厚窮

追北關門請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水戰　掩襲上

水戰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

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大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于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帥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飜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艦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令　登陵　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役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以夜襲之賊可破也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九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不過數金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

不龜手一也

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銜枚馬縛勒晝伏夜行爲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子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代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晉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搏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比若及也）還比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箄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産而還

又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攸勸公襲紹將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晉等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

士皆惶懼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盧江太守劉勳理明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姓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帑他朗切）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卒以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勳

軍遊魂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熟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盧江果為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拔艾上言請從陰平江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

軍門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illegible]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乃爾阜曰守臣不能見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時叙母慨然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瘡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自將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外倍脩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不戰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眾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以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心稍稍散羽竟為吳師所擒荊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淺與曹公乞討羽自効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

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無賴少年夜襲二軍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流人諸郡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四五萬號大將軍後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

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矩曰去東平曹嶷西平衛蠶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歷耄為難以示矜勤誦不荅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

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來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劉曜遣其將劉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　叛不爲之用吾糧稟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

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鼓譟大呼向逖逖軍亂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逖顧非多人但推左右拒之督護董昭入共討賊賊散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又曰劉裕秉政劉毅爲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帥兵討之遣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藩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藩爲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士焠蚊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將千餘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入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開中聯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門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命因鬭且共語眾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解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夜暗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擬大皐圖逆召高涼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計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逼羽檄徵兵遣于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眾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誘之曰身病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輸貨擔音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消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不疑出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城盡收其眾

後魏書曰晉王伏羅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

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利延衆驚奔白蘭莫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又曰陸俟代人也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俟以本官鎮長安使以方略定之是俟單馬之鎮超聞之欣然以爲無能爲也既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以盡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答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寶寅伐梁堰淮水濫溢將爲楊徐之患寅於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澤乃遣將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營聚破賊斬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

又曰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屯於定州之安國兆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万一戰有利牝則大事去矣若未還師西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勠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城營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被擒之

又曰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比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

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此觀諸軍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將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獠甘并鞏廉王

後周書曰劉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岳被害亮與諸將謀太祖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相與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輕將二十騎先竪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首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欵伏太祖置十二軍諸將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峯俱爲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宣言遠近曰今氣

候漸執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農營於岐州之北百里涇州岳與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弃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獠叛命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弃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輙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

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弃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

又曰李安為尚書右丞黃門侍郎下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欲其[illegible]過明浚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遠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伏兵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群盜起遣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陁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欲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乘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却迴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飢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牙於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道行軍總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從惡陽嶺出其不意擊之突利驚走頡遂收[illegible]之地頡利可汗懼退保鐵山遣

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命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入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脩仁往頡利牙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討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乃走靖俘斬萬餘級獲口十餘萬得可汗婦隋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降請始復定襄恒安故地闢拓北境自陰山已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

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凶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舉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耻其雪乎因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兵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其必不還然以從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钁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啓其門留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縛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愬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挾矢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董質來救乃訪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禮召質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等已立奇功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登堦

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南門百姓爭負薪芻以委之元濟城上以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城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執愬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廄之間者使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候裴度也

又曰石雄爲劉沔裨將會昌初回鶻冦天德詔命劉沔爲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于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爲氣凌戎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以[illegible]除患專之可也公乃選驍健襲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疲留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陁

本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趍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氊車從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路俟其兵合時不得動帳幕然乃大鑿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之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

又曰黃巢既陷長安時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敢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懍駭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攻荊荊令唐蔑將拒之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甚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使載芻者與見章子因夜奄荊人所盛守果殺唐蔑也

太公陰謀書武王伐紂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攻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橨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脩治也櫓大楯也橨轀車也橨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器械者機關攻守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踊土積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將忿不得攻器而使卒緣城上如蟻緣牆殺士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以敵戰而立全得之意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敵攻己可勝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其山水丘陵之固）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因天時地利之變若動於九天之上也）故能自保

而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謂敵之情者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爲敵司命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也速而不可及也（卒往攻其虛解退又疾也）故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之（絶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軍不煩也）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疑異之我來猶壘塹敵人不敢敵我者以形勢之畏攻就誰加之於辭也）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也巨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鼓君名）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紀鄣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以度城藏之待外攻以敘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縋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繩縋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怒不在大）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也）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公曰雖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太祖廟）且巷出車吉（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辟倪也皆哭者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衰其竊教爲退師尚不服故發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爲臣僕也）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世有盟好）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人曰非殺吾與而盟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謂攀也）晉侯怒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翟柤國名也言有云國之氣也一曰氛國有毒祥惡國凶惡也）郤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柤叔虎乘城被羽先登翟之（羽羽鼓翟并其雄也）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對曰不可夫以秦將伐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之餘收破軍之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易也今非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強秦以兵承趙之弊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曰善

又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羹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蘇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於民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攻二十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齮音蟻）張良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張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明之頃已圍之畢方謂之言黎黑色未明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之矢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年少數萬人至貳師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成殺傷甚衆引而還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關軍有敢入輒斬之貳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宛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攻之三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遣人到貳師軍約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貳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疋餘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皮）去憲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龐萌董憲又與蘇茂校蕕彊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揔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附附勸以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袁尚攻鄴進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則士卒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其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強勒兵隱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不見是弱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

漢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爲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追壇土

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琳請降不聽尚還走藍田操復進急圍之尚將

馬迎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配審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乏問計於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爲圍擊紹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矢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鈎擿挽城樓樓住技壞又作鐵鈎擲鞴城登拂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墻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寸脯看卿前急令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賻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爲能感動

晉書曰趙王倫孫秀爲義師所討日蹙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趣己者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墻燒屋秀及左右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

又曰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犗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仍吏切毦毛飾）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千人設彭排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發賁溝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賚大推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搥搥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一時奔潰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僞燕主慕容超留贏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爲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四千兩車爲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幔御者執矟以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景子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築長圍以守之舘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

又曰朱脩之隨右軍到彥之北自河南迴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之圍糧絕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因之

又曰宗越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軍馬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然有所得殺凢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

三國典略曰侯景收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城人登埤詬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高岳久圍不解陳元康言於齊王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於是親至潁川益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堰上趙道德言於王曰箭頭有鐵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於王

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冑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進會山必阻河路所謂搤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住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使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足卒無所出脫東君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救若我分軍應援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

夫舉動言靜天歩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剋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援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剋廣固

又曰燕將呂護據野王陛通晉事覺恭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擒虜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趍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於鄴南韓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歩不滿三萬兆等及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

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效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襄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

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恩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齊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下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剋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

隋書曰大業中煬帝御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

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訣鏷）拜賀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老摸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摸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趍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晨至未苦鬬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禄大夫武賁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為其固守若至莘即至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士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破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六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鋭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

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鋭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戰俱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剋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為虞遂收軍營於河渚

又曰蔣萬均圍梁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諸將見賊城險固皆有懼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士之候乎在旦夕諸君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寶末祿山反尚衡起義兵討祿山以王栖曜爲牙旗將下兖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衛前總管復下曹州初逆將邢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青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內絕其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洺燧軍出崞口兵未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說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

使至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鈺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先將兵萬餘於臨洺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栅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栅之中其夜東栅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栅以置輜重謂將吏曰朝先守堅栅不下萬人彼今悅等盡銳攻之此數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軍攻朝先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雙崗禦之令曰令悅得過斬爾燧令推火車以焚其栅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栅斬朝先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栅其悅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彥超漢祖即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彥超爲副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彥超舉措輕躁彥超欲速於攻城行周以爲未可彥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慮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鄴彥超數因事凌辱行周行周不勝其憤嘗一日至於行宮幕次兩泣告於執政又自掬糞茹於口中聲氣甚厲聞於御座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近臣和解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時彥超獨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損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

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爲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累於梧丘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唱曰恐宗廟亡矣故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横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祖于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以叛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

之（釋法寬以濟緩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衆以合寡爲追裹而闕（合有交衆若以寡合當追逐也圍也以衆擊寡必而闕開其去路無令死戰）之敵若衆則受裹（敵衆已寡則設利道而受圍以盡衆心亦共四向而受敵則衆以死爲生處幾勢逐四出以克膺也）敵若寡若畏則辟之開之（敵家少弱恐懼者則開去道無令爲窮寇步死戰也）

韓子曰世有三士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

列子曰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者太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設之制堂勇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練習故不得勝敵）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隙可勝也）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也）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脩理以候敵之虛解已見敵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也）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不可勝已（若敵曉練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已備者亦不可強勝）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為也（敵有備也已料見形奇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敗故甚盡曰幸不至不可違生事不究不可強為）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敵藏我虛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校寡我衆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若恃固其山川之險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蓄藏於九地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圖而多重）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又戰）齊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董卓救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illegible]音義曰回中[illegible]也）徑至略陽（[illegible]也）直斬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栒音荀）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曰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勠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

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極[illegible]）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桓宣率脩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舡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輙爲鐵鎖横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恟懼桀將羊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燋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内侃曰車高塹虚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内作薪樓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塡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黄侯慧紀鎮荆州隨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内焚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爲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兆復遣曹

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内卧鼓

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遥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子筭切）因迎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奮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於建切）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後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又曰周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墾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趣船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

輕船載米粟乃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之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乃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軍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乃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蒲拜切）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

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竟以全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一不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

又曰郭榮字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拔大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城景登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廻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戰於陣前嫚罵爲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適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許愿爲潁川大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榮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伐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許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于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並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奔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師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援採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別將馬頴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怒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illegible]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

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乗人怨誘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從弃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悦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悦於城下大敗之伾乗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略曰周獨孤永業以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爲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宋思頵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郎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灰以雨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於井以薄甕内井中使聽聰者伏甖聽之審知穴處鑿内而迎之○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

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荊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瑰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盖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奈何○任彦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戰窮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水以灌之城中巢處懸釜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遺之矢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今公以弊聊人之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續記曰段熲破羌胡明年羌復圍張掖熲下馬大戰弓刀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後漢書曰車師王與匈奴共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爲東郡太守爲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領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爲太祖所滅洪由是怨紹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怨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洪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

徐廣晉紀曰霍彪爲賊貴黑所圍積百日殺馬燒皮鎧食之

又曰韓晃蘇峻等攻死城中飢米一斗萬錢

晉書劉琨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之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飢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朱脩之留府滑臺乃爲索虜所攻圍脩之糧盡救

兵不至將士燻鼠食之城陷爲虜所執上嘉其節

蕭子顯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大雨軍馬洛截竹炊米於馬上持炬吹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聞行人開被囚於京兆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食之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敵營柵之傍近草因風燒之以亂之也）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度其貨人入爇營燒其兵庫）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因煙火素具（燒煙具也先具燒爇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戊箕東壁翼軫也（戊翼出宿此日宿風起）之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謂世識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勝太乙守有飛鳥十精知風雨則五子元武也各當其衡可用火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軍應之於外（以兵應之火發於敵人）（以攻其內當外進攻）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見利則進知難則退不可則止吾則死使敵盡死力可）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不便也攻之則逆也燒之退而逆）晝風久夜風止（數常然也陽風相也）動當知風之長短（火之候知五）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火之宿其可否也以）數故以火佐攻者明（明易勝）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齊保即墨不下燕兵圍之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畫以五采束刃於角縛葦於尾鑿城下數穴（牽牛詣穴）以燒其尾端牛尾熱奔燕軍燕軍大亂所觸皆死大克燕軍

漢書曰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葭蘆也）（火起吾前縱火敵吾當先燒斷葭葦使火勢斷絕不得入吾之方也）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今在伊州）（類海匈奴界書音義曰蒲類海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國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

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於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說

又曰楊琁字機平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琁力弱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排袋也排蒲拜切）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討黄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竒變不在衆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乗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擧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乱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覘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又曰劉表死曹公尅荆州得劉琮水軍泝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被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軍方連舡艫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褁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舡後因風相次俱進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指言蓋降諸舡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熛焰張天（熛音標焰音燄）人馬燒溺死者甚衆遂敗退耳

魏志諸葛誕傳曰太傅司馬宣王潜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後毋丘儉反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决圍還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鏁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舡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舡無所礙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懼姚襄去軍十里結營方欲擊浩浩甚懷憂令逌代之逌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壍柵甚固難與校力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以兵過後群雞駭散一時飛過壍並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乱縱兵擊之襄遂摧退

宋書王玄謨圍滑臺城内多茅屋衆皆曰宜以火箭燒之

又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壍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

又曰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爲交州刺史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焚衆俱然

一時潰散

齊書宗室脩安王遥光反詔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

陳書曰武帝時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楊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北及兵放火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舡者返燒其舡琳兵潰乱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北史曰李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宫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乱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

後周書曰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

徃杅欒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險古戍千仞諸將莫肯攻圍詔曰分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俠火弩射之一朝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古孝切）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通典曰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藴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勿攻（凡火攻營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穢軍營以積草蓄葬之中因風而焚也）

又曰火獸以艾熅火（熅於問切）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麞鹿項下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暗伏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符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版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又曰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矣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為衛故強也）水可以絕而可以奪（水但以絕其敵道分敵軍不以奪敵蓄積）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万救齊田廣龍且（子余切）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濰音惟）韓信乃夜令人為万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捕魚（隄音）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决水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董卓全師而還也

又曰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尅之

又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謚曰繆音穆東觀記曰林作臨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决水灌之百万之衆可使為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愈二峽自然

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江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卒二十戶取五以築之假康絢節督淮上諸軍事并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䥶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

岡陵木石無巨細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二月魏遣將楊大眼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小卻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三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壠初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將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於其上（[illegible]）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逐就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反詔遣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洭口（洭音匡）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舟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擒紇

三國典略曰東魏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悉衆苦攻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其勞苦屬以大雨岳衆多死岳等乃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諸州兵以援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乃遣堰洺水上流淺令黑闥得渡及戰遂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

奔于突厥系虜其兵衆何以復平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長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率清江靖與之交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懼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三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粮食匱武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士不能（存危不[illegible]）饑智臣請試潜行（出城）者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則君爲之次矣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日之夜趙氏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晉陽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渰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長一寸深一寸二分分間相去一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施池臣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爲天下准式十步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尺寸相承則山岡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而況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勢見也（吾以此道觀之是兵無敵筭無常形臨時變此不可預圖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備之）可勝在敵（自脩理以備敵之虛懈）故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也

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交爭勝也太公曰爭勝白刃之中非良將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見易聞也）古人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故善戰者之所勝也無勇攻（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勝者也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善用兵者先自脩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亂敗也）

又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之也）故兵形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淵不能闚也而智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於衆衆不能知也（因地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也（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故兵戰勝不復（不量重復）而應形無窮（動而應也）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勝謂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上下同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出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也）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知彼強弱之勢雖不至百戰實無危殆也）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尅之者勝負各半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危也）知地知天勝乃可全（知地形之便知天時孤虛向背順風雲之詭譎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楚莫敖曰（莫敖官名）盍請濟師（盍何不也濟益師）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之衆）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祈禱河求勝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爲勝曰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爲理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韓魏之君不朝于齊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

又曰或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於歸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孫吳之將擒之户內千丈之城拔之罇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袵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爲上將軍伐齊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自將攻齊太子曰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也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信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與同利也項羽妬賢疾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漢書曰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儁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戱之耳儁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戱卓謝儁

又曰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魏志曰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迸送　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尅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會爲司徒會喜之

又曰魏國初建荀攸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吳志曰魏使司馬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僞欲東攻羨溪朱桓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因與諸軍共據高城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分遣將軍王雙等乘油舡襲中洲桓身自距之生獲雙等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吳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又曰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蔡謨議曰自石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　又曰嵇紹字延祖爲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中秦准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不紹正容曰大駕親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胡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傅巽別傳曰衛臻領衆傳巽爲巽州刺史文帝曰巽吾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筭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西涼從事中郎將張顗言於涼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劃万里於西夏所推平索嗣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

璽蒐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主義同一

又曰夏王勃勃自號眞興元年夏刻石都南頌其功曰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來俯從民望屬茲豪鼎峙之際群兇岳立之秋故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即有征無戰五稔之間而治風弘闡矣

春秋齊後語曰騶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騶忌曰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之所騶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襲攻臨淄欲殺騶忌不勝而奔

梁後略曰君子普通之末邊壃告警寇虜烽燧擊柝相聞上皇乃運籌帷中遵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

謀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係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誓）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乱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毆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爲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爲兵而不肯以加兵闘也）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黃帝之師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歎平仲云身不出樽俎之門而折衝千里之外（注云齊[illegible]辛也謂殷人饗以晏[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廟堂遣以折之）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捷勝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矜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不差矣上下不伐善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也（敗者負也）（一軍[illegible]出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與罰）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上過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力者在重則以可久[illegible]可息可）以固久以危勝（[illegible]聖大會器械具勝行陣壘守可以久也衆危乃以死敗生繼攻之心實矣）本心固新氣勝（死而不畏[illegible]勞心教本[illegible]聖[illegible]固勝養）以甲固以兵勝（[illegible][illegible]甲以持堅者[illegible]兵以[illegible][illegible]）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勝（[illegible]步卒衆[illegible]依附寓坐陣陣）兼以重固以輕勝（[illegible]步以輕卒攻陣也以重卒持堅[illegible]勝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而不可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在彼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使謁之（下左人中人城今盧奴西山中有二城也）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所積又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事云婁敬爲隴西太守過洛陽見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著陛下前。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强弱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或橫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乎

張協詩曰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

奇兵

陸士衡辯正論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獘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敗

易曰投戈散地六親不相能保

禮記曰謀人之軍敗則死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

左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尅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又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又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陳侯不從故敗

又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又曰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又曰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也）不量力（息國弱也）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闘）犯五不韙（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又曰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曰狄人伐衛戰于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敗三北魯莊公猶復以爲將

又曰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沬三戰所亡盡復于魯（案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將三戰三北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又晉世家曰襄公墨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追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等伐晉報殽之敗也

後漢書曰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谿禹敗績後閏九月乙巳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敗帝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徼古堯切）

又曰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又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

爲下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蓋延延走北渡泗
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又曰公孫瓚爲袁紹所圍遣子續求救于黑山賊張燕
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
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
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鳴於
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汝當碎首於張燕驟以告急
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闕）
（日闕）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
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紹候得其書
（獻帝春秋曰紹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

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魏志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
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舟就攻禁遂降會孫權擒羽
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
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之事
（魏書載詔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晉秦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
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也其復禁等官）拜安遠將軍
晉書曰陸機河橋之戰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
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
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軍大敗赴七里
澗而死者如積焉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爲貞

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
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又曰孫恩爲劉裕所擊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以恩妹夫盧循爲主
又曰盧循既敗走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
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
酖諸辭死者因投于水同黨盡誅
又曰苻堅敗走劉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諸城堡
承風歸順者甚衆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
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
田次追之行二里至五橋澤中急取輜重軍稍亂爲垂所
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
救至因入臨濟集士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而還

又曰苻堅敗壽春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食豚
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疋
又曰毋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諸軍屯樂
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
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
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
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
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
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謂鴦曰不先折其
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
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
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又曰苻堅率衆百萬屯壽陽列陣肥水謝玄謂苻融曰臨

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堅遂麾使陣退衆因亂不能止玄以精銳決戰堅衆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草行露宿飢凍以死獲堅乘輿雲母車軍資山積

又曰苻堅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又見王師部陣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有懼色及敗單騎遁于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者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

晉中興書曰謝琰為會稽內史督五郡事隆安四年孫恩攻上虞進及刑浦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于刑浦人情震懼群賊銳進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又應分軍設伏以待之琰不聽外白賊至時尚未食琰曰要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躍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果敢能戰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魚貫不衆賊於艦中傍射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又曰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與桓玄戰於崢嶸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故將劉毅馮雅等聚黨四百人掩沒潯陽城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其黨自相斬以降玄入江陵太守馮該勸使更下戰玄欲步出漢川投梁州而人情崩沮不可復合益州刺史毛璩弟璠卒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璠喪葬江陵璩弟子脩之為玄屯騎校尉玄計窮欲走漢中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乘艦泝江數十里恬與祐之迎擊玄益州督護馮遷斫玄玄曰是何人耶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五級庾賾之及殿中監萬蓋丁仙期皆死之玄年六十息昇六歲云我是豫章王諸軍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三十國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率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十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赭音）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摽顯若此射若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死

又曰王玄謨北圍滑臺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瘡將非金印之徵耶

梁後略曰丙午軍帥蕭方等至于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置陣登高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號江水滿爭來赴戰俄尔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迫之悉皆透水方等與左右二百餘人馳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通典曰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帝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士三千令賀拔勝總之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

隋書曰（高麗）之使宇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

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

唐書曰屈突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過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顧和以步騎萬人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顧和縱兵入我二柵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靜遊軍數百騎自南山而來擊其背顧和大敗走馬而歸通勢弥蹙自擊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又曰安禄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氊車以氊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其驚駭擬從而掎角擯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氊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氊車薪芻煙焰昏黑我軍不相辯救師謂賊軍在煙焰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枕黄河南是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兵柴楊塵以同羅諸直背險直透黄河古岸横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有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于時有般粮舡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舡渡兵可得遂令將舡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舡爭渡者不可勝數爭觸即沉如是登舡沉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三國典略曰齊師既敗軍士奔至江者縛荻爲筏多被沒溺浮屍翳江至于京先是童謡曰虜馬萬疋入南朔城南酒家使虜奴至是梁軍士以齊兵質酒一人纔得一醉

又曰周武伐齊齊主亦於壍北列陣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著汾陽中諸内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壍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使讓那肱曰尔富貴足惜性命耶乃填壍南引帝大喜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捨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願速還安撫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其肘月曰言何可信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人齊主夜走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將軍王軌破陳於吕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吳明徹北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季等俘斬三萬餘人初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堅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遏斷舡艦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正鏁下流其兩邊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我兵益至摩訶又請明徹曰今求不得進退無路若潜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乘車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隊欲破堰大軍以舫載馬北譙州

刺史裴子列議曰若決堰下舡舡必順倒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明徹決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勢漸微舡礙車輪並不得渡放圍而躐之明徹力窮就執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衛公兵法曰或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利地利不得而卒多戰厄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乍千日而不使不可一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寧伏其重誅不忍爲辱軍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

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重其名節寧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屻之恥斯誠甚矣

説苑曰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景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景公曰善乃使復將

潘安仁汧馬督誄序曰昔乘兵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今而敗績是無勇也遂死

又曰偏師裨將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招

降

詐降

招

左傳曰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爲費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史記曰漢高帝初陳豨反於代（豨虛豈切）帝自往擊之至邯鄲

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因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謁帝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帝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耳吾愛四千戶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之稱蠻夷

後漢書曰岑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枝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士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水爲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更始封尹尊爲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復令彭夜與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蜀志曰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疾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輙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羽吏士無鬭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交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梁秘書監子範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閩中豪帥反叛陳

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淸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欵附

北史曰魏可朱渾元歸齊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

隋書曰劉權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何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周鏁崇以詣稠所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

相繼降欵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唐書曰馬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

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光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燧廷光道斷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歎謂參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覩其行師料敵僕不逮遠矣

又曰曹王皐爲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軍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河守險刼行旅以自給詔徵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歲不下乃以皐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皐率諸軍至武崗國良阻險兵不得進皐乃請諸軍曰國良怨京杲

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皐曰其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偏舟直造其壘曰曹王也國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說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至靈武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降

左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縛受其璧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史記曰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實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又曰周武王伐紂克殺微子乃持其祭器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後漢書曰武都參狼羌爲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又曰陳宮降曹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嗣因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遂殺之傳首許市

又曰耿秉與竇固至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遂攝馬蹄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又曰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衛羽說第五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誓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又曰劉盆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曰龐雄與梁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又曰岑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斬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又曰班超復使西域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窴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踰葱嶺[illegible]也）（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彼）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疎且俗信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及華嶠書[illegible]字並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馬[illegible]墨色也音[illegible]也）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焉

又曰張步戰敗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奉其首降

又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奴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公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貴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不中折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吳書曰壬申王濬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平吳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衆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還宣入說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又曰建興中陳聲聚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陶侃遣朱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聲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壅柴繞城作高樐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又曰桓溫伐蜀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處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擊走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閒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軍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亭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大悅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益州刧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患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巴西蠻夷兇惡皆望風降附

三國典略曰侯景黨儀同司馬世雲率其所領降于慕容紹宗仍以鐵騎五千夾而擊景景謂其衆曰汝輩家口高澄悉已殺之努力何慮無妻子待向江東當還入鄴用汝輩悉作本州刺史衆信之紹宗遥呼曰爾居家悉在但能歸來官勳如舊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衆大潰爭赴渦水爲之不流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隨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

唐書曰王行本仕隋以軍功爲朝散大夫堯君素之鎮河東也令行本統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誅於東樓行本率兵赴之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屬與數百人皆誅之後兵出戰官軍高祖更令將軍秦武通擊之武通令軍中無得泄其謀於是掘長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

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數里通率騎横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之殺七百餘人自此兵勢漸弱太宗求得其所親婦人遣入城喻意行本曰罪矣既深自知不免止當進竄山谷耳因潛引武周又求援於竇建德武周遣其將尋相以兵援之太宗邀擊大破之行本窮急糧盡謀欲突圍而出人無從者遂面縛請降

又曰劉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高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恒在閤內金樹每督兵於閤下及將爲變潜令其黨數人入其閤內與諸義兒陽爲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杖聚其稍於床下合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屯閤下向於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絶刀仗已失張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死於是擐甲持兵坐於堂上與妻妾奏妓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之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大集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於是來降

詐降

史記曰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上以故與數十騎出西門逃走

後漢書曰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寄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後漢書曰万俟醜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亦逐北逕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兵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傷死者二萬人

通典曰西魏大將周文帝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之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度鴨緑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將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鬭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郡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之戰之凡遼延令隊都度亦同將父之義）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乞師　救援　擒獲上

乞師

左傳曰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

又曰東門襄仲臧文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爲襄仲副使故不書）

又曰夏公使如楚乞師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又曰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也）孟獻子曰郤氏士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階也郤子無階且先君之嗣卿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illegible]曰嗣卿[illegible]也）

又曰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爲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晉有勝矣（軍[illegible]有[illegible]故知其[illegible]也）

又曰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illegible]有晉知來[illegible]相是也）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戰國策曰楚圍雍氏韓使求救於秦秦師不下殽令靳尚使謂秦王曰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厝谿嶔塞願大王熟計之宣太后召尚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不支也盡身妾上而弗重也何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韓日費千金獨不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韓襄王聚於太后復使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翠曰未也茂曰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言於秦王曰今雍氏圍而秦兵不下是無韓也楚韓爲一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秦王乃下師於都以救韓

後漢書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救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起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

救援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於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於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故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强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焉

又韓語曰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出使靳尚如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病矣秦師不出脣亡齒寒願大王計之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讓信陵君以請救曰勝所結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今邯鄲不降而公子之姊耶公子說王不可乃將車騎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嬴坐而去公子曰侯生無一言半辭送我哉乃復見之生曰知公子之必來乃謂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可爲如姬復父之讎求其虎符奪晉鄙軍此五霸之代也然恐鄙有所疑臣客朱亥可與俱行至軍亥以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引兵救趙却秦軍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公子懼不歸趙以五城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張繡荀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

強然編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至襄編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魏略曰臧洪太祖為族弟與平末太祖嘗與洪出為寇刼失馬追者在後洪下馬與太祖太祖辭曰各自急洪言曰天下諸將可无洪不可无君也太祖乃乘之遂相扶佐得濟（魏志曰太祖戰卓敗失馬）

晉書曰桓宣屯馬頭山為祖煥桓撫所攻求援於盧江太守毛寶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仗攝惡大為煥抵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鞌使人蹋鞌拔箭血流滿韡去舡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士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又曰淮南妖賊張昌旬月之間衆三萬皆絳科頭攅之以毛王敢上言妖賊張昌劉尼稱神聖犬羊万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諸軍以助

三十六國春秋曰姚襄南至滎陽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何敢害萇會救至俱不死

北史曰齊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謡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

後魏書曰齊將陳伯之進逼壽春公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傅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援

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千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舡便渡適上岸賊軍追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時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再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曰辛淵私署凉王李暠驃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又曰裴駿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憙縣中先無兵杖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免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是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後周書曰蕭詧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為附庸太祖令丞相東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圍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為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

又曰李賢時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推

蚵賢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顥太祖長兄德皇帝娶樂浪王氏爲德皇后生顥及連次太祖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尋追封邵公

又曰太祖率輕騎追侯景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

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弥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書曰李晟兼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都知兵馬使并揔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監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於亂兵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上即位吐蕃寇劒南將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兵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又曰裴度征蔡州討築赫連城於沲口未畢役度領師及賔從往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畢賊以突來嘷譟爭進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李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墮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非光顏救度幾陷

又曰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臣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慆守臨淮乂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杖劍挐小艇趍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

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諭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袁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齎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

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相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瘡生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姪名謂佾曰志之得嗣為幸佾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繁欽丘儁碑曰故右扶風都尉王濟有丘儁者從都尉討羌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墜馬儁於是下馬援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儁馬得免

擒獲上

左傳曰鄭將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輅迎也五駕切）倒戟而出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聽謂常在於耳着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經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史記曰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偽游雲夢實欲襲信信不知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後漢書曰龜茲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而走定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王兄子翰嗇立之更名忠也）曰国人大悅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破璋將巴郡嚴顏先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距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顏曰斫頭便斫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晉書載記曰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氷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仁而還

又曰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

呂氏春秋曰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十人戊子戰於郕遂擒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擒獲下　虜掠

擒獲下

晉書載記曰劉曜光祿大夫游子遠與氐羌伊餘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

二石僞事曰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爲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卽交戰曜軍大破登時生擒曜身

三十六國春秋曰丁亥中軍劉裕悉衆攻燕衆咸諫曰今佐云曰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尅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焉裕責之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無餘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以言色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

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又曰北齊平任城王湝（諧）據冀州與廣寧王孝珩召募得四万餘人以拒我軍齊王憲率衆討之仍令太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湝不納及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者亦數千人候騎執湝間諜二人以白于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還可卽充我使乃與湝書曰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

楚賜姓漢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湝得書沉之于井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領軍尉相願逆以衆降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憲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湝被擒見憲不拜呼之爲弟

北史曰後魏元遥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旣爲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合家從之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号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兇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尼僧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率步騎十万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並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虬等擒法慶并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栽所卧氊夜縋而出因得逃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

又曰太祖時梁元帝遣使請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

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甲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

又曰侯莫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從岳入關破萬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劒金帶賞之

又曰李廣會稽人早事詧以敢勇聞汜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又曰柳檜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

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人無守御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尔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弃屍水中人甘爲之流涕

隋書曰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揔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万自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揔管

又曰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

唐書曰長平王叔良遣驃騎劉感擊薛仁果却爲所敗感沒於賊感不知何許人初以本官鎮涇州爲仁果所圍感拒戰久之城中糧盡無可食感殺馬以分士卒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去感與叔良復出戰因爲賊所擒

又曰王行敏鎮潞州劉黒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

擊賊破之既而憩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爲黒闥所擒竟不拜黒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曰行敏大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又曰劉世讓檢校并州揔管時突厥可汗遣俟斤特勤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爲民患前揔管李仲文不能制世讓到官以計擒之馳使以聞高祖大悅嘉歎久之

又曰姜寶誼武德初拜武衛大將軍尋爲并鉞將軍劉武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至是與裴寂拒宋金剛戰始合寂弃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復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歸賊覺遂遇害臨死西向大

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又曰恒州節度李寶臣使人謂朱滔曰吾聞朱公皃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繢事以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歸衣金鈿甚偉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緋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方共事不相虞而卒變暴至滔駭然與戰於瓦橋適衣他服以不識免

又曰蔡州賊將吴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愬從秀琳於新興柵遂以琳之衆攻吴房夏四月庚寅朔辛卯李愬奏師至嵖岈山擒賊將柳世于李湊等二人李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於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卒十二三獲馬千餘疋器甲三萬其甲上悉畫作雷公符此斗星

文又云速破城北軍急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暉正陽敗入保滁州太祖皇帝麾兵涉水踰城而入盡戮其黨生擒暉及其偽命都監姚鳳等送于行在世宗召見之暉曰臣力備矣欲暫坐又坐又曰臣欲暫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復容之乃言曰臣非不盡忠於本國實以甲兵勇怯不敵臣早事晉朝累將兵與契丹相持未如大朝此日甲馬之盛昨者退守滁州不謂天兵便能踰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故就擒耳因盛稱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釋之賜衣服帶鞍馬後數日暉以金瘡尋卒于洛陽暉本驍將唐莊宗之基業因暉而敗焉故暉有名於天下

虜掠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後漢書曰馮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又曰郅惲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上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也於[illegible][illegible]也如林言[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日武王伐紂卒其[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其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晉書曰官人孟玖弟超並爲成都王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極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

又曰惠帝末妖賊劉栢根起於東萊王彌率家僮從之栢根死亡入長廣山爲群盜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十六國春秋曰南凉秃髮傉檀伐北凉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苕徒聊切藋徒弔切）掠五千餘戶其將寳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不虞

大敵外逼徙户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遊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契丹犯塞親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長塹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于遼水齊主露髮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弥厲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

後魏書曰濟陰王新城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城率衆討之新城乃多爲毒酒賊漸逼便弃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會守東城謀欲逃遁先是封勑文擁重塹於

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陣飛梯騰塹而走勑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鬭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鬭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尅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勑文縱騎騰蹋死者太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後周書曰賀拔岳副尒朱天光討万俟醜奴特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天光望岳率騎赴之岳身先率擊之退走岳号令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餘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卒万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弃岐州走安定平亭

隋書曰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爲行軍揔管率衆擊之入自蜻（音精）蛉（音靈）川經弄揀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万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万歲之後勝我者過此万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万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美隋德万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

又曰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至舡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陳背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來軍必無鬭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舡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擬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獻俘　班師　罷兵　偃武

獻俘

詩曰一月三捷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凱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飲至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會諸侯將冬會於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又曰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元孝子元趙同也）天奪之魄也

又曰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也）三月獻狄俘于廟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

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刲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

又曰杜預平吳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梁書曰沈林子獻捷書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致罰此後乗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書曰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傳永適還州王蕭衍使令傳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至即令戍填塞外壍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万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万歲戊申封齊主爲溫國公

唐書曰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高祖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親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既捷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獻名馬己巳并州大惣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

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疋汾州刺史蕭顗斬突厥五千餘級

又曰太宗平東都凱旋親被黃金甲陳鐵馬一万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又曰張瑾初仕隋歷職顯貴煬帝被圍於鴈門也瑾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千段

又曰元和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奏破吳元濟之衆上大悅賜其告捷使奴婢銀錦

又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臣李師

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寮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曰元和中昭義節度郗士美以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通化門外

班師

爾雅曰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郭璞曰幼賤在前貴勇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詩曰出車勞還率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又曰杕杜勞還役也有杕之杜其葉萋萋

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以獻于社

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至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又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後漢書曰曹操討劉備出教曰雞肋外曹莫曉楊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乃還軍

又曰馬援自南方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

晉書曰王濬平吳上表云閶在秣陵諸軍凡二十万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明破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

又曰賈充為伐吳大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宋書曰十二月景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遂攻其柵盧循單舸走衆軍皆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

三國典略曰齊公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謂之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狀豈可將數營大衆一朝而棄之憲從其諫遂全軍而反

後魏書曰蕭衍冦徐兖州邢巒大破之旋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巒曰此自陛下威略聖靈加以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物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此不書此何謂以書久也

六韜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無故如天如地

說苑曰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韓子曰晉文公將與楚戰召舅犯問曰吾將與楚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對曰臣聞之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不厭詐

偽君其詐之而已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後必無民公曰善以舅犯謀與楚戰大敗之歸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謀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此非若所知夫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

罷兵

史記曰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將軍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代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竊以為勿擊便

漢書曰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吏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声教欲與声教則理之不欲與者不強理也是以頌声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毆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悁居緣切擠租奚切）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尒荊蠻大邦為讎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万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為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宫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魏志曰諸葛誕據壽春及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音圭）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破袁紹於官度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尸子曰公輸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宋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耳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曰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此之謂也

偃武

易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曰武王伐紂乃偃武脩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也行禮射設爵位脩文教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北昔華長養牛馬之地放散自生死示天下不服乘用也備文教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矣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左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兵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曰夫文止戈為武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子貢進曰賜願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唯賜能之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史記曰始皇曰寡人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收天下兵器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陽廷宮中

漢書文帝詔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鷄鳴狗吠煙火万里也

又食貨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顏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使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又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古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民覩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還師罷兵復戍卒三年不徭役以荅人勞）得意則凱樂歌示喜也（聖主無不養百姓皆得其所喜樂各安其居業其常）偃伯靈臺荅民之勞告不興也（偃休息也伯主兵也靈臺積德美之喜以承天示不復用兵也）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矢示天下不用兵

尸子曰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謫戍入芻槀（戍守長城也入芻槀之說以供國用之世）頭會箕賦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大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北水出狄道隴西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殺皆在邊西界一說會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禪於會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禁贊并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持兵伐无道以救百姓之命請之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俊百人爲豪万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紹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紹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以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言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无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髙祖爲新冕竹作竹冠一曰字貌冠也）摠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下之旗乘泰路建九旒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凡天子五輅泰輅上輅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鳴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也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子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孤幼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已後兵革不用

左太沖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

沈休文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兵部五十九

從軍　羽書　占候

從軍

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又曰鴇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漢書張良曰良性多病未嘗持兵將常爲畫策臣時從行

後漢書曰周嘉字惠文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盜入汝陽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賊圍十重白刃交集嘉以身捍之曰嘉請以死贖君命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侍郎引見問遭難之事詔嘉尚公主嘉稱疾不肯當

梁書曰曹景宗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族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

後魏書曰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又曰韓茂從討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又曰張衮從太祖破賀訥登勿居山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衮爲文

又曰豆代田從討平凉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勑斤曰全尔命者代田功也進爵長廣公

隋書曰郭榮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万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

王粲從軍詩曰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迴身赴床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又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鮑明遠東武吟曰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曹子建詩曰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曰良馬既閑麗服有暉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陸機從軍行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薛瑩女華永先詩曰桴鼓常在側筆研永欲捐卷衮不復開干戈以爲權

劉義恭擬古詩曰束甲辭京洛負戈事烏孫後軍濟太河

築壘黎陽屯旦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

羽書

史記曰齊使魯連爲書以箭射之遺燕將曰吾聞之知者不背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効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王霸爭流名與天壤相獘公其圖之燕將自殺

漢書高紀曰武臣自立爲趙王沛令欲以沛應之恐有變欲誅蕭曹恐踰城保高祖乃書帛射城中與沛父老父老乃殺沛令開門迎高祖

後漢書曰隗囂檄告州郡言王莽之罪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魏志曰關羽圍行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儼謂軍將曰今賊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然後表裏俱發破楚必矣諸將皆喜便作地道射箭飛書與仁消息

晉書曰初安南將軍甘卓與左將軍隋王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王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其書略曰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

梁後略曰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擇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解懷衆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到惑

又曰褚蘿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艦於鹿頭後湖以輝水戰北軍聚而觀蘿乃捽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迴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帥者封五千户侯賜絹万疋

占候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羊群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音店）然若雨是謂天露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粮

左傳曰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何時克之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刑兵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漢書曰韓遂屯美陽董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幷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又曰王尋王邑攻南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户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厭音一葉反）

晉書載記曰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人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衆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至七百日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

又曰石季龍攻張重華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指曰風爲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遂討叛虜斯骨

眞方餘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夏入太白中上出破軍殺將

又曰元興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

又曰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對是年苟師破公師蕃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永和十四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

又曰戊子月犯牽牛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

又曰義熙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乃順行至左掖門

又曰辰星嘗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閒地動

又曰凡有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鎮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星以女亂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乃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隋書曰長孫晟以邊功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曰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中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祏焉

又曰李晟之將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非所及也尋拜晟爲司徒兼中書令

三國典略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閱戎于津陽門外立二城南爲吳地北爲勇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幡旗南靡乃移勇軍度南城吳軍度北城以順風也俄而驟雨暴降梁

王輕輦還宮至城而霽觀者怪之

又曰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于潁川遂入東魏先是長社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風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

又曰侯瑱敗王琳于梁山琳及蕭莊並奔于齊初東關水舟艦得通琳引合肥之衆相次而下瑱與琳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沒于沙中夜有流星墜於琳營及旦風靜琳入浦脩船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

六韜曰周武王伐紂師至泥水牛頭山風雨甚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發而愚

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暇卜筮而事吉不禱祝而福從逆命驗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又曰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氣者賊存在十里鳴條百里摇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者謂泣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殷釁龜龜不兆下占於地數蓍蓍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至之日幟折爲三宜王曰二四凶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退非子之所及也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

以爲吉凶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幟折爲三是軍分爲三如此斬紂之首吉也

抱朴子曰晉太康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人小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爲漢主乃遣石水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爲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召余爲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軍旅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石冰焉

又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

兵法秘訣曰鎮星所在之宿其國不可伐又彗星見大明臣下縱横民流亡無所食父子坐離夫婦不相得四維有流星前如瓮後如火光竟天如雷聲名曰天狗其下飢荒民疾疫群臣死流星東北行名天罔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維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氣如雲狀以車輪是謂齧食其下大兵中國多盜賊又有星如鬭見北斗名爲句始天下大亂諸侯争雄

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寶得者全勝失者必負北斗之中禽有句始狀像雄雞制百兵之毋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合王威軍事

又曰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伍胥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與咎安在伍胥曰此城中之將爲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爲之黄帝曰善爲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黄帝大喜其中黄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爲明伍胥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黄帝曰子欲

以何時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將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黒色羽音黒衣之將于北方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請爲帝以黄龍之日日中建黄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黄帝即封胥世世不絶○又曰戰鬬不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爲九天其衝爲九地

星占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兵書曰氣聚如龍如鵠尾者其下軍兵破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兵部六十

徵應

神兵

徵應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莽出軍祖都門外天雨沾衣長老歎曰是謂泣軍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麦犇走民皆歸降

晉書桓溫傳云郭璞爲讖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作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

又曰成都王穎師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前軍大敗

又曰時有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表請加龍驤將軍令造舟檝

又曰謝艾出師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果勝之

又曰王澄爲荊州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冦襄陽澄前鋒至宜城爲如黨嚴嶷所獲

又載記曰呂光伐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万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宋書曰王仲德初欲南歸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又曰元凶弒逆孝武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六三月乙未建牙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陰于牙上

北齊書曰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陸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後周書曰太祖既繼賀拔岳起事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公鬢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隋書曰張祥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後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涕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又曰竇榮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武

安侯大將軍尋除秦州都督賜其樂一部突厥沙鉢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揔管步騎三万出源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沙鉢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唐書曰開元中降胡叛勑王晙帥并州兵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此艱苦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廻風以濟我事言訖風廻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駞馬牛羊甚衆

又曰初肅宗行至豐寧南見河夫壍之固欲整軍北渡將諧豐寧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間不辨人馬由是廻軍東趍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又曰肅宗至平源郡路傍遇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万歲

又曰建中三年哥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頳橋大雹雷霖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驢馬死者有七騾惡之乃退

又曰田悅爲魏王受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

又曰田悅稱魏王其營地前二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爲土長頌曰公益土之兆也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射未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袪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袪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及冠從右方涉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山海經曰鹿臺之山有鳥焉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鳴自呼見則有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如猨白首赤足見則有兵能山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郭璞注曰今鄴西北有石鼓鳴乃有兵斯此類）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嘷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兩兵馬起氣之盛動也）

六韜曰三軍無故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音宛而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又曰紂爲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于河上雨甚雷疾王之乘黃振而死旗旌折陽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衆而先以造于殷天下從之甲子之日至于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遂擒紂縣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爲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降白魚外入此豈非天所命也師到坶（音母）野天暴風雷前後不相見車蓋發越輈衡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追攻吳兵欲入胥門未至六里望吳南城見伍子頭眉若車輪目垂光列髮鬚四張耀於十數里

大懼留兵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電鳴沙石飛射族於弓弩越軍壞敗

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於舟而得魚則地應也俺祭降爲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平鑒爲懷州刺史鑒乃於軹關道築城以防于我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㯹儀同長孫慶明率兵東伐是時新築之城少糧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一土井廣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湧城内皆足楊水示㯹㯹無功而還（㯹匹瓢）

又曰周帝問齊王延宗曰鄴城若爲可取延宗辭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強問之乃曰若任城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時好事者以爲延宗年號德昌得二日也及即位至敗果二日

神兵

梁書曰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巳來未甞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又曰王僧辯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伐而反曰已殺竟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書曰高祖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中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

隋書曰漢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曰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之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屯軍於賈胡堡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患之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襄子豈負吾耶時有訛言云突厥將襲太原又軍粮且盡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八月巳卯雨果霽高祖大悅以大牢祭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邑去城十餘里有陣雲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又曰貞元初江西都團練使李兼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名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狀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荅神貺從之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發晉陽開府薛榮宗嘗云能使鬼兵

言於齊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齊主信之經介休見一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家也行恭戲之曰郭林宗是誰曰郭元貞父榮宗即啓云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鞾搖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

又曰侯景西逼陸法和率白服弟子頓于安南乞征任氏湘東許之乃召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艦大笑曰无量兵馬江陵舊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无復一驗人以諸神皆行從故也

又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爲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歡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還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茍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遣禱請救將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請飲

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无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於是茍兒乃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警備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也）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窄其未備也）軍吏患之晉將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戶安闢道行郎切）晉楚唯天所受何患焉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然敗楚師

戰國策曰蘇秦將從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万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門鴈之饒北有棗粟之利

又曰張儀為秦連横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万虎賁之士不勝計秦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又曰江乙對江宣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地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周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車千乘騎万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史記曰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千里雨十日夜見星左史倚相謂荊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吳人至見荊有備而反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又曰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伐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楚軍蘄南因滅其國

又曰漢景帝初吳王濞反惣兵度淮與楚王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亞夫於上上使人告之救梁（惡烏路切）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漢書曰傅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已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魯季氏亡則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聞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也）魏以無知折衝（師古曰信陵君也）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万際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老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也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城賊挑戰園武堅營自守有出掠者輒擊取之（輒與鈔同掠取之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進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

銅馬餘衆合光武後與大戰於滿陽悉破降也

又曰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徼古堯切）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又曰公孫瓚既為鮮于輔所敗處有非常乃告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魯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无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到積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又曰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陽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吳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智雅對辯捷孫權爲吳王擢至太中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歴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阻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廣野當恐有㳽沛交馳之憂（㳽音彌）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閒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成勢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晉書曰王戎謂齊王冏曰公首舉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弟不失故委此求

安之計也

又曰大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起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顯等

又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度支尚書以爲禽敵制勝宜有備預毋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賊之備又以關中連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備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

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彊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遲直利切）生擒餘伊于陣盡俘其衆

又曰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万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天意所鍾遂奉主上先戢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獎王室万泥不從旣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各嚴備仍人課草十束束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万泥果還壯士十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万泥等

宋書曰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巳發東下朝廷惶駭宋相齊高祖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請頓新亭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又高祖紀曰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兵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力不分也

三國典略曰梁武陵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開拓土宇器甲殷積有馬八千疋旣便騎射尤工舞矟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得乃止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析摭城（析音思歷切摭音之石切）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万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腸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因令行軍摠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

攻梁實異遲其志梁實固險下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拒之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迴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破之

又曰薛萬均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弟万徹率

騎先路道遇虜於赤海万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万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各設備俄而虜至万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

又曰廣德中安史故將分據河北吐蕃數犯京畿故郭子儀魚朝恩常統重兵守河中以備倉卒欲兵權在京師乃以魚朝恩元載王縉是議請於河中府置中都劃置積兵五萬以爲禁旅取關輔河東等十州稅物以奉京師車駕常以秋杪行幸春首還京即河北西蕃無憂越軼代宗以爲然載已潛遣人於河中料度創造宮殿及營私第既而言事者以爲無故示賊以怯國計非便事竟不行

又曰李晟討朱泚德宗幸奉天日詔以晟爲左僕射平章事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扈蹕誰復京師乃浚隍壁繕兵粟馬以誅泚興復爲已任初渾瑊竊葸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數日芻粮皆足乃陳說三軍曰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屬車西幸關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冦以取富貴非士也渭橋踞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天邑懷光反咸陽河北僞稱國者三希烈李納交過陳宋晟內無貨財外無疆土以孤軍守危城爲秉節嚮義者所歸於是戴休顏與奉天之兵韓遊瓌邠寧之師尚可孤守藍田駱元光固華州皆歸款於晟軍大振

又曰李元諒貞元初將本軍與侍中渾瑊會吐蕃盟於平涼元諒謂瑊曰戎狄多詐不可無備公奉國命輕重宜有以防之瑊不從且不設備及會元諒令軍中皆衣甲持兵

整部隊以俟變去壇十里虜果衷甲乘瑊無備伏精騎以圍瑊士大夫皆衣朝服就執及軍士死者不可勝數所脫者百無一二瑊挺身走虜騎逐瑊至元諒軍士皆堅陣持滿虜騎望見之乃引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徐引軍而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斥候　備邊　塞險

斥候

後周書曰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又曰達奚武大統初爲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總軍前十里內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三語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立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揭去列切）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見若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騎勇騎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迹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爲鎮柘乃令輜重老小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逕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爲前以左爲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玄武旂豎子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牧飲不得出表外也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去營外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又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鼓弓一下坐者和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

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驚急奔馳報軍

又曰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又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助上五里若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是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遠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覔穩處既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迎前戰其最遠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

欲被賊捉將

備邊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如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

且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爲居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士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憂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詔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立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豕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

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又曰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內侵譬蚊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粮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粮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粮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粮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也胡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其餘粮人不勝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釜鍑（音富）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音備）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病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又班固論曰書云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信嘉謀之臣曷甞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法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居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牢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定約和親是雖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鄣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應以爲不可去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脩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川擁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以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

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東觀漢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人客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曰杜茂引兵屯晉陽上遣謁者段忠將衆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也

晉書杜預傳曰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

唐書曰高祖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舡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由因循其事高祖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舡

塞險

左傳曰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路阨烏革切）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成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器也）不可以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也）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無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戌之言敗也）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

謹備勿斷着探其情察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侍離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爲不可其略曰自周秦興以來匈奴寇侵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慾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或因山巖石木柴殭落溪水卒徙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

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鄣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于陽平關南度沔水緣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抜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軍（亟紀力切）以爲圖爽等引還禕果馳兵赴三嶺爭險乃得過也

晉書曰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強帶山河之固戰車万乘鐵馬万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嶮卒擒於鄧艾臣

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乃令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破燕地悉平

後魏書曰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群臣議之中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鬭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剽銳（剽匹妙切）馬上賫粮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粮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

容鱗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謹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覩風而奔郡縣悉降于魏

唐書曰武德中大宗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勢窮竇建德自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月之閒世充自潰彼敗我振足以臨之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世充據東都府庫塡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建德親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閒戰鬬不已

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城皋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世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守之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疋於河渚閒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依陣以卒餓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據要　漕運　絕粮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審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曆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預）

後漢書曰諸將征隗囂為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栒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也忸音尼五切忕音逝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人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魏志曰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朐其俱切）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迫登使將尹緯領步軍據廢橋以抗登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擾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失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眾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梁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

絕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帝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定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峽（[illegible]）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唐書曰盛彥師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挾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度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爲守此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用兵之者役不再籍糧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故國之貧於師者遠師輸也遠輸則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也）近師則貴賣貴賣則百姓虛虛則竭（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趣未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竭則急於丘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丘十六井也百姓財皆盡兵不解運糧盡力於原野）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洲破費也）公家之用破車疲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計較之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爲一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芑豆秆藁一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

後漢書曰永平中理呼沲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謂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爲若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石臼河名）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州盜賊群聚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

又曰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又曰詔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耳

又曰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賂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

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蜀國志曰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使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城同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弃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文堂以驢千頭運粮以餽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退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二百萬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擁衆爲叛凶黨萬餘人自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兇黨有來降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
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北頳口水運千里而近又上陳其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舡艘三百石皆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威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以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度奉

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
又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爲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粹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又曰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絶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三國典略曰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舡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又曰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爲飯用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蒨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米煑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

人獲數萬

絕糧道

漢書曰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饟（式亮切）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又曰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音真）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潢音黃淳音敦）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張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策之父也）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邊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度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衆（沮側呂切）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度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衆號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營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於表以絕曹公之抄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求索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馬步秉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給之（紿音）曰袁公恐曹操抄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燒薪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志曰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來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胤西伐張駿之武威駿將遣辛巖韓璞（音璞）東拒劉胤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日軍糧

瑒遣辛巖督運大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粮廪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粮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英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三國典略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向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願前後要襲獲之乃啓于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出關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既斷潁城吞滅可期且孔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絕亦不能存王納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謂發選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也令其部習戰射士來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釣切射音子夜切朔方張掖並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也）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卒（且沒切言倉卒暴疾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浩音閤亹音門即金城郡吏浩亹縣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人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水運[illegible]漕也）治湟陿以西（湟音皇陿音峽）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七內切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詔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士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其見在人留田爲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

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今壽春郡也）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沘音比）四百餘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書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害羊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

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脩邵信臣遺迹（邵信臣所作鉗盧陂大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特為荊州所統也）激用滍（音雉）淯（音育）諸水以浸田原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當陽侯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今郡地）南土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暠擊玉門以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

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于東陽之石鼇（在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敕垣崇祖脩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功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脩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是）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

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褒異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命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隨書曰郭衍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

唐書曰竇靜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于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粮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

殿庭宼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髙祖善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隷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隷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丞前封壃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古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喬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

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饒大獲其利）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棄本殉末厥弊茲多

戍役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右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乱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秦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乱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毳理膩肥肉也）而性能寒楊粤（音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死者僨於地（僨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

兩之報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然令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爲備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虎落外蕃也）上從其言募民從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內內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兵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五

輜重　戎車　戰艦　亭障

輜重

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後漢書注曰輜車名也）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地（功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致故王子曰一夫當艾萬夫不敢出二虎當溪萬夫不敢過言守之上也）故飽能飢之（絶其糧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輜重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絶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捐弃）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粮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蓄）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戲音麾）下不然必爲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閒視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訢許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東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椹也示必死椹竹林切）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部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峥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閒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待封走山軍粮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

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車稱兩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虎賁三百人與紂戰于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音善）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絆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會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以師讀隨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鬭丹獲其戎車

穀梁曰趙盾長轂五百綿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鉤車先正也（鉤設準望遠置井車量地以立壘正者井也之制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寅敬也前有踵蹶所以知變化示難而不失）周曰元戎先良也（謂立戎遷立善之義所以知善罪之所在先擇良善而後代之）

文選曰輕車霆激驍騎雷鶩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枋箄以木竹爲之浮於江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簰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京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用通箄音步佳切）（音元沮切）擊破馮駿及田鴻季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鬭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舡冒突露橈數千艘（並名艦）（舩之上施樓橈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又謂櫂露在外人在舡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結皐打官軍舡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結皐不爲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舡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减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贛音古暗切）出舡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舡拍艦火舫水軍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麾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揔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皐性多巧思常爲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翔

風鼓浪其疾如掛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爲久不可敗性纖悉每遣人粮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署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絶吏之私易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襄陽寇武關梁王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縁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舡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舡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舡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所載舡鼓三通大小戰舡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舡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素沉石調度與常舡不殊

又曰樓舡舡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舡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舡務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舡也

又曰鬬艦舡上設女牆可高尺牆下開掣棹孔舷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舡也

又曰走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鋭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舡也

又曰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槳槳音）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虜候居之非戰舡也

又曰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舡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舡也

傅玄正都賦曰飛雲鷁首龍舟餘皇艨艟水城蜀艇吳舡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旆光天征鐸琳琅夌波泝流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舡掩於江湖

亭障

後漢書曰馬成伐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冨昌縣也渭橋本名横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漢書曰河上郡名故秦內史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徵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王霸將施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推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曰梁武昭王暠脩燉煌舊塞東西二國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國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

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王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為邠州刺史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驚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安是用弘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敦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度

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彥光充鹽州刺史應所板築及繕脩城雜役等宜共取六人千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脩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使合放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疋朕情非為己悉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勉茂功勲永安疆埸必集兵事對惟眾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初貞元三年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其為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史履程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又曰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怪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常為大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穫屢為蕃寇掠奪祐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祐必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

三國典略曰齊司徒斛律光築香周平隴定誇三城於境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兵部六十六

營壘　烽燧　京觀

營壘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浸洳不可久事也亟紀力切）。若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衆樹以爲固守也），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軍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黃帝脩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爲營衛。

漢書曰：周亞夫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眞將軍。

又曰：李陵從浚稽山，與單于相直，可三萬。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搏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粟勞遺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東觀漢記曰：龐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謀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所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綫怨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

晉書曰：沮渠蒙遜載記曰：攻業於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嘗城於營處一柵孔中，特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鬭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俾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右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假節頓至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南阻淸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

崔鴻後趙錄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保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營立陣每數萬人正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梁書曰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旗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鋭蹂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弃城而遁

後周書曰楊猛鎮潼關封邵陽伯邑七百户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商洛今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楊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商洛大統三年爲竇泰新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奔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蒸飽不若斂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晩下營壕壍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略曰蕭紀兵次西陵艫舳旌戈駢川蔽日護軍陸法和於硤兩岸築二壘運石塡江鐵鏁斷之梁主令法和壘北斷白鳫城道別立小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愧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湖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故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湖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皆背山崗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文選曰夜薄休暑營

盧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烽燧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槹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鼓方喜王欲后喜輒詐為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鼓群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於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自令虜兵度出五千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敕烽師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隋書曰突厥染干為隣部戰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不以言者將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陰者為來法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轅尾西邊地驚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槔大錘其頭若蟄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人見烽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蓺七有五兵戰背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黃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敵相要地形不便望見烽火不得為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高五丈下闊一丈形圓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三

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游弈馬騎晝日游弈候視至暮速即作食喫即移十里外止宿處防賊徒暮閒見烟火夜閒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家舉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以上五騎以下即放火炬火前鋒應訖即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已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鋒應訖即赴軍若虜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爟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摠管去其道烟火起大摠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拓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

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

南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

張景陽雜詩曰長鋏鳴鞘中烽火烈邊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燋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遙見鼓可遙聞須臾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武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大魚喻不義吞食小國也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萇曰仇匹也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左傳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楚子使反其言三而後許登諸樓車（所謂雲梯）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厲武將輪有刃衝着劍以相振懼（宋均曰衝曰衝之車也輪有刃鑿衝着刃也衝馬衝也）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切）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雲子義自号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遇或謂過也）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般爲雲梯之械）瞰臨城中（瞰視也）旗幟蔽野（廣雅曰幟幡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爲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步耕切）

又曰黃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以韓忠爲師儁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僞脩攻具耀兵於西南儁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甲衛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城中或爲地突或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鬪車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鬪車上

又曰隗囂既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常獨厲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謂還言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守陳倉城爲諸葛亮所圍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又曰衡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喜作輣車

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樓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事連寄寄發病死

韋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吉作臨車雲梯射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眞夏侯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眞等起土山鑿地突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

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勃吳錄曰黃武二年曹休令臧霸以輕舡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基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簿櫓以爲攻具

又曰段匹磾所立代郡太守辟閭嵩與劉琨鴈門太守王處後軍謀殺磾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襲磾磾兒強取處女爲妾遂以攻具告磾磾遂斬王處辟閭嵩及其徒黨

王韶之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絕人使爲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懼城內知亡矣

晉起居注曰徐道覆蟻聚堅城因山固守令董率諸軍圍塹四合高橦雲梯三方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覆以釁鉦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范漢趙記曰麟嘉二年太子粲討趙固郭默於洛陽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出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令上黨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曜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潰

高閭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爲衝車馳道以攻之

崔鴻前涼錄曰麻秋晉攻抱罕圍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秋衆傷數萬

崔鴻後涼錄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剋之

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　奏慶官以激之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貍遂攻圍懸瓠行汝南郡事廣陵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又曰僞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返太山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外諸樓車以示之故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爲界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諸軍鼓譟陵城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先登生擒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宋遣輔國將軍劉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內以　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勔乃作大蝦蟆車載上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拋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士攻城斜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祚等道窮數迫仍乞降附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略曰侯景作尖頂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叉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爲曲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羊侃作短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矣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製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書曰姜確爲交河道行軍副總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伊吾趣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其文刊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爲虐負阻賊險用替天誅臣土山陵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踰城歸順高祖使遵等治攻城橦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轒轀今之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疆塞之外以拒匈奴

酈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揚城摧衆奔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已上坑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轒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凡三軍行師頓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又曰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鶩冒之車周旦爲御至于孟津大黄參連弩大才扶胥車（兹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副也晝則爲光夜則爲星）方頭鐵棓（重八斤維朌也）大柯

斧（重八斤一名鉞鉞軍備也）行馬（廣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尺轉關轆轤八具）天舡（一名天潢以濟大水也）鷹爪方胷鐵杷（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柄杓左一右一向背）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櫓臨衝（攻城圍邑）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以防火也）吹鳴箛（聲聞萬里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杷是其矛戟簑笠是其兜鍪钁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軍袟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之圓法北辰爲上將角爲衝車營爲鈇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鈇鉞者亂

又曰諸出軍行將屯守攻陳設壇祠禱戎器血塗金鼓神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時令朱雀所居神與今日日上神王相而克

莊子曰梁麗可衝城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擊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爲我雲梯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爲城以楪爲械公輸九設攻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拒子矣

墨子曰子不過欲殺臣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爲之柰何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尸子又載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傅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曹植征東賦曰循櫓於清流汜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荐之以棘迺建脩櫓于青霄深隧下三泉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曰鉤車轠轕九牛轉牽雷响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閣虛構上通紫霓下過三壚

繁欽爲史叔良作移零陵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設

袁宏祖逖碑曰逖爲豫州刺史薨時君柩未旋羣冦圍城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爲吾誰爲死并力奔赴卷甲宵起遂陷堅陣負柩而反

大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攻具下　槍　鹿角

狐權　弋

攻具下

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土回切）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轒多而人致攻而勿鬭轀少而人多鬭而勿攻）

又曰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一尺有四桄（音光）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牙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閒橫括中立獨

竿首如桔槹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以鐵鈎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挂牙上弩爲七衛中衛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鍱（音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隤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藏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又曰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則孫所謂距闉）子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燒之柱折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爲樓立桔槹於四輪車上懸樓逼城堞間使趫捷者（太白陰經曰使趫卒藏之）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又守城篇曰鋡滑壘閣罣罳守城之具罣罳答以五六十事皆須完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法古不如非合今之用也今述所便於事者如後渭淺湟（深池）增城（牆堞）懸門（懸板爲重門也）

又曰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爲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攻其不意

又曰塗扇以泥塗城門扇厚可三寸備火

又曰鑿門爲敵所逼門先自鑿門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

又曰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厚可五寸備火

又曰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着橫括去其橋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此橋而殺燕丹

又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

又曰樓櫓卻敵上建候樓以板爲之跳出爲櫓雜戰棚於女墻上跳出椽去墻三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荊柳編爲之長一丈闊五尺懸於椽端用遮矢石

又曰布幔以複布爲幔以弱竿懸挂於女墻外去墻外七八尺以折抛石之勢矢石不復及墻

又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爲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二寸以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又曰鷰尾炬縛葦草爲炬尾分爲兩岐如鷰尾狀以油膏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便騎木驢而燒之

又曰松明以木明燒之夜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敵人乘城而上

又曰脂油燭炬燃燈秉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

又曰行爐融鐵汁爐舁行於城上以灑敵人

又曰遊火以鐵筐盛火加脂臘鐵鏁懸縋下燒穴中孔城人

又曰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鐵汁灑之

又曰連梃如打禾連枷狀用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又曰杈竿如槍刃爲兩岐用叉飛梯及人

又曰鉤竿如槍刃兩旁有曲刃可以鉤堞

又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盛

又曰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乃自於城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以火熏之敵人自焦灼

又曰地聽於城內八方穿鑿井各深二丈令頭覆戴新甕於井中坐聽則城外百步之內有孔城地道者並聲聞甕中而辯知方所近遠矣

又曰鐵菱杖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又曰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十字相交狀如鉤鐮以覆芻草葦木加之土種草實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衞公兵法[illegible]如五字相[illegible]逢以草及[illegible]壘覆其上）

又曰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橫安槍（一作鎗）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要路巷人馬不得奔馳

又曰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弥縫其闕內重加矩木爲閣道柱外重長出四尺爲女墻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欄竿行於柵上懸門擁墻壕塹拒馬防守一如城壘法

太白陰經曰蜀鑁鐵塹鏨蜀鑁短柄鑁也鏨鑿斲井斲城也

旝

許慎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從方會聲（一古[illegible]衣會[illegible]）

左傳曰周桓王伐鄭鄭爲三拒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杜預注曰旝旃也執以爲號令）

魏武本紀曰上與袁紹軍於官度賊射營中行者皆被田衆皆恐上令傳言旝動而鼓

說文曰旝發石車也乃造發石車擊紹櫓一日盡壞紹衆號之霹靂車

沈懷文宋侍中趙倫之碑曰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旝動則敵車霧消

鹿角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楊州刺史劉繇上言荊州牧劉表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壘許設鹿角砦

王沈魏書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與諸將擊之通親下馬入圍拔鹿角勇冠諸將軍

魚豢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爲偏將軍大和中在長安及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然後解

魏志曰徐晃討關羽於樊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魏太祖令曰賊爲塹鹿角十里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甘寧夜拔曹公鹿角踰壘入斬數十人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進攻則木屋施輪並戰並前虜弗能逼

干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與太尉蔣濟俱屯洛水南浮橋奏罷爽兄弟不知所爲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人樹鹿角爲營

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斥丘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爲營（一云以續角丰安並縶）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魏武帝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諸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捕得喜輒行軍法

諸葛亮教曰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若未走無以復用

晉宣帝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爲三軍作營塹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橫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諸葛亮軍令曰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都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爲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王廙與楊州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固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坂安營壘以逼歷陽諸軍宰昞洛戍時與植部戍曰恒振武今下官將千二百人奄襲衆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壘廣深丈餘鹿角七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克

𥬠槍

張揖廣雅曰𥨍謂之𥬠槍（𥬠音瓜）

服虔通俗文曰剡著傷謂之槍何承天纂文曰𥨍（音就）𥬠槍也

謝靈運自理表曰臣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方衛彭排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有司奏賊帥劉胡等從南城蘭道領馬步萬餘人樹排櫓陌山從東五道直來攻營

杜頎奏秦州軍事曰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穿壍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焉施櫓著埳中訖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輙往來也

孫謨與何驃騎書曰公失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櫓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寒何故不來取邪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䈞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弋

張揖埤蒼曰拱大弋也

許慎說文曰撅弋也橜弋也

太公六韜曰委環鐵弋長三丈千二百

左傳曰齊人戰獲臧堅使宿沙衛唁之曰無死堅曰使刑臣禮於士以弋抉其傷而死

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壍堅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壍而車輪以大弋拯穿中又堅輪障其前

韋昭吳書曰賀齊討賊陳僕於林歷山山四面壁立不可攻齊乃陰作鐵弋於賊不備處以弋拓山爲道夜潛上破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角　金鼓　鞞　鞀　鐃

鈴　鐸　刁斗　柝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或云本出吳越

晉書安帝記曰桓玄製龍頭角或曰所謂亢龍角者也

晉中興書曰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又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毦副（餌音）

宋書曰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受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崩得二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事常山不得爾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也

史荃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辛氏三秦記曰河西有沙角山山頭頹沙則鼓角鳴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閑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拏經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幽明錄曰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離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冢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聞鼓角聲角聲自是多如此。陶侃表云奉獻金口角

石勒別傳曰石勒永嘉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師懽家傭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世說曰樂令有數客闊不復來樂問所以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上壁有角角邊漆畫作蛇樂而疑是角影入杯中復令置杯酒於前處謂曰君更看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樂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消（又一本太角弓）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群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虵之闘首以雄虵之嚮天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一千捶三百三十三捶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又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鼓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即急擊鼓救中軍若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往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軍聞聲即須往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軍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之令諸軍有警備

又曰諸行軍立營數則方討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徒鐵馬驢騾發營第一角聲絕右

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有角聲仍令虞候及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迫急過

金鼓

釋名曰鼓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鄭爲號令賞罰之節也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金鼓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

詩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又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享宗廟也）以賁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長八尺）以鼛鼓鼓軍事（鼛大鼓也長丈二尺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正擊編鐘也）

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又曰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也）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於弊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懽好逆使臣滋弊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乃釋之

又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輅文王所以大蒐也

又曰簡子曰吳伏弢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也）

又曰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以也）

國語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焉

後漢書曰光武徇河內韓歆議欲城守岑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官執旗鼓若置營則立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俱獲免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殺天蔽日鉦鐸金鼓雷振動地連騎繼跡弥數十里

齊地記曰城東有上祠山上有石鼓舊說云將有寇難則鼓自鳴所以豫驚備也

吳興記曰長城縣有夏架山石鼓盤石爲足長老云鳴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

東方朔傳曰朔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而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

周禮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將執大鼓

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又曰周宅酆鄗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褒姒大悅笑之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驪山之

下爲天下笑

韓侯曰吴使沮衛獻乗靈於荆師荆師將殺之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釁無益若有知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殺之

孫子曰是故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故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 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於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鳴大勝

黄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唐子曰將勿離鼓旗鼓旗將之耳目也

徐幹齊都賦曰王乃垂華玉之路駕玄駁之駿羣轄浮游

金光皓旰（公旦切） 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

陸雲南征賦曰戎士肅而啓行三軍分而雜遝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訇隱而砰磕

孫惠檄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聲

鞞

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鞞補弥切）

吕氏春秋曰倕作鞞鼓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隆安中孫恩遣偏師謝慼寇東陽東陽岑山下民間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慼破潰而山上鼓鞞亦絶

鞀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懸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音桃）

吕氏春秋曰倕作鞀

又曰武王有誡慎之鞀（欲誡者擊鞀鼓）

鐃

説文曰鐃小鉦也（鐃女交切）

周禮曰六鼓四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鐸通鼓（鐲音濁鉦也軍行鳴之以爲鼓節）

鈴

説文曰鈴丁也從金令聲

左傳曰揚鑾和鈴昭其聲也

魏志曰安平太守宅者鈴下作怪爲烏鵲鬬蓋公府閤有懸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

風俗通曰鈴柄施懸魚魚者欲君臣沉靜如魚之入水不

可復得聞見耳

集異記曰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搖鈴聲夜輒止後遂見其眞形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常搖鈴荅曰我與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曰晝日何以不持時曰日是死道之夜因別而去

鐸

三禮圖曰鐸今之鈴其舞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

説文曰鐸大鈴也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王隱晉書曰荀勗遂趙郡商賈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及後爲樂勗曰趙之牛鐸則諧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諧者世伏其才明

晉書載記曰石勒少時嘗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

毋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銘於簨虡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文子曰老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

刀斗

纂文曰刀斗持時鈴也

漢書曰李廣行師不擊刀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爲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在滎陽軍中鐎音譙秋切鋗以支切即鐎也今俗呼銅銚二音挑）

漢名臣奏曰漢興已來深存古義宮殿省闥至五六重周衛刀斗

柝

說文曰欜行夜所擊木也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八　七　楊田

周禮曰野廬氏賓客宿息則聚欜

漢書舊儀曰中宮衛宮城門擊刀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擊木柝

張衡東京賦曰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柝守夜所擊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叙兵器　牙

叙兵器

禮記曰兕甲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兵者戈殳戟矛牟夷）

左傳曰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學也

春秋佐　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諸侯得衆也

漢書曰兵不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建幢棨植羽葆鼓車又取官銅候月蝕鑄作刀劍傚尚方蕭望之以爲僭上不道棄市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圍陵陵軍居兩山閒以車爲營陵引士營外爲陳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東觀漢記曰盆子降鎧甲兵弩積城西門宜與熊耳山等

又曰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以震山東甲衝輜千戈旌旗甚盛

又曰鄧遵永初中遷度遼將軍討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戟楯匕首二三千枚

又曰吳漢性忠厚篤於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激揚吏士

吳志曰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

戈矛龍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王隱晉書曰羊祜表伐吳曰勁弩長弓不如中國長矛楯戰不如中國馬騎淩厲又不如中國吳唯便水戰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吳有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曰作琅邪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三國典略曰梁邵陵王綸篤好書史妙工草隸爲丹陽尹擅造甲仗梁武知之　綸並沉于江中及後出征器械並闕乃獨歎曰吾昔聚仗本備非常朝廷見疑逼使分散今日討逆卒無所資

太公六韜曰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　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大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閒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耙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鐮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古司馬兵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不齊（兵概）（衛太短太重昏不如法也犯育爾往也故不齊不及者遠殺利也鈍者不固則破故乖北擾亂也）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彊（李氏曰迭更也言更戰更息則可堪久柔衆軍雖衆多者疆）

軍令曰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止鼓角違令者髡

呂氏春秋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

淮南子曰兵革鋝摩（鋝錤名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鋝市均切）

又曰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輿於路故世至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猶芻豢牛羊（犓牛肉豢豕肉）故自三代之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習俗保其脩命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諸侯力政天下不合而爲一家也

又曰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罪以金分出金贖罪無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者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矯箭之矢者也）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无道遂霸天下

崔寔政論曰兵器精利有蔡太僕之弩龍亭之劍至今擅名天下

陸機要覽曰東弓南矛西戟北劍中鼓亦曰四兵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捷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伏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邯鄲五經折疑駮曰矢絕於弦不可追止戟執在手制之在人

山海經曰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下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干寶搜神記曰晉元康中婦人以金銀象角瑇瑁爲斧鉞戈戟而戴之以當笄蓋妖之大者也。樂文淵七經義綱格論曰車上五兵戈殳車戟酋矛夷步卒五兵戈殳車戟酋矛矢

魏文典論曰昔周有雍孤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上世名器

又曰抱朴子曰劍戟不皆於維佳鏌不可擊斷牛馬

又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

又曰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荅曰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便不畏白刃大皇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陷陳皆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驗矣刀名大房虛星主之矢名防傍熒惑主之弓名曲張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參星主之臨戰時嘗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着心前或丙午日日中作燕軍龍虎三囊符歲易之歲符歲易月符月易日符日易或佩西毒兵信符或佩南極鑠金符

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將之刀劍或交鋒之際秉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擇之脩旃雄戟趪鍇而耀厲兮黃鉞皚而揚鮮

又曰千乘亂擾万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戈鋋具舉

徐幹齊都賦曰矢流鏑絓（絓胡卦切）張羅鑑（鑑音合切）飛鋋抱雄戈

繆襲籍田賦曰靈旂蔚以轟亮兮雄戟偈以峨峨彎枉矢於狼弧兮建黃鉞於鉋爪

繁欽征天山賦曰有漢丞相武平侯曹公杖節東征觀六軍於三江浮五湖以曜武左騈雄戟右撗干將彤弧朱矰冉羽絳房挐之如火映奪朝陽

應瑒詩曰放戈釋甲冑乘軒入紫微從容侍帷幄光輔日月暉

崔駰安豐侯詩曰被兕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彍強弩（[illegible]霍）

曹植詩曰皇考建世業余從征四方櫛風而沐雨萬里蒙露霜劒戟不離手鎧甲爲衣裳

魏文帝董桃行曰晨背大河南轅跋涉遐路漫漫師徒百萬讙譁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

應璩書曰左執鳳蘆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劒耿介簫管振音厲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響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太白陰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弦木爲弓剡木爲矢神農氏之時以石爲兵

故砮石中矢鏃黃帝之時以玉爲兵蚩尤之時爍金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夔鼓

又曰鼓以佐軍威

又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右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又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又曰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楯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安立

又曰五方旗五口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纛後在營亦於纛樹後隨方而建

又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後

又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

又曰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

又曰認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諸陣不同各自爲誌認旗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又曰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雜大將軍

又曰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設疑驚敵用

又曰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又曰戰袍四分五千領

又曰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恐揚兵縛筏用

又曰牛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又曰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

又曰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張弓三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隻箭射甲箭五萬隻

又曰生鈒箭一萬五千隻長箭弩箭（[illegible]）

又曰弓袋胡鹿長弓袋並一萬二千五百副

又曰佩刀八分一萬口

又曰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又曰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鎚鉞斧代各四支分

又曰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也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竪牙必以制日制日者謂上尅下日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凶氣先應破軍殺將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舉暉暉終日不續牙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徵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

又曰始立牙之日凶氣先應旗幟皆垂或逆風湧浮牙竿摧折旗幡絕烈還繞繳竿如此終日勢弱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也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抱朴子曰軍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旗翩翩終日不息者

其軍有功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司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吳志曰陸遜爲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

又曰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作賦

吳書曰賀齊從上討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失牙齊別拒擊得盛所失牙

晉書曰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後戰軍果大敗

後魏書曰奚斤代人也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劉裕及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吳胡綜大牙賦曰恨於垂曜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若太牢敬薦賤靈推轂之任是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鞠時赫赫晉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猾夏虔劉生民蠢爾東胡被髮左衽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寶殄實戾侵我神畿隔我嘉衆哀彼黎民罹此彫殘況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志

凌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年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岳之靈兩儀有正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徒鳴金鞞覺天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徽祭崇牙既建義絳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厥必有察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王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曰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疚臣竊命戎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万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梟其凶獷敢亂天常乃

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爲欃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驃將王誅令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感威將士聽誓方俟天命爲民殄災惟尒有神尚饗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秉青龍星流孛掃永清朔翦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憝以作神羞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平三ヨ卅九　九　袁阿子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兵部七十一

常　旂　旟　物　旗

旜　旐　旞　旌

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名也

尚書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曰日月爲常十二旒

河圖曰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

國語曰吳王會晉於黃池吳王白常白旂赤常赤旗

文選曰建辰旒之太常

又曰建太常兮裶裶

旂

釋名曰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一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注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

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又曰旂旐央央

禮記月令曰天子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

周禮曰交龍爲九旂諸侯所建

左傳曰周分魯大路大旂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旃

釋名曰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也

世本曰黃帝作旃

爾雅曰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爲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也）

周禮曰通帛爲旃（大赤也周正赤無旃飾孤卿所建也）

左傳曰城濮之戰王大旆之左旃（旆旗名繫旐曰旆）祁瞞奸命（當此之事而不治爲奸軍令也）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

漢書曰田蚡（音墳）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通帛爲旃蘇林曰柄上曲也）

孟子曰招庶人以旃（田也）

西京賦曰虹旃蜺旄

又曰樹脩旃

上林賦曰立歷天之旃曳梢星之旃

物

釋名曰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也將帥之所建也

禮含文嘉曰制度爲科物應以宜明物以類感其方也

左傳曰蔿敖爲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右者挾爲軍備左者追草爲宿備）前茅慮無（如今斥候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不虞有無茅明也或以玄楚以茅爲旌識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耳）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兵矣

旗

釋名曰熊虎爲旗旗期也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

禮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又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勁其怒（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金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又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也其屬有尾尾九星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也其屬有七星也）熊旗六斿以象參伐（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也與東壁連體而四星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象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也韣音獨）

左傳曰袀服振振取虢之旗（袀音均）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曰日月星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滅衛衛侯不去旗是以甚敗

又曰越伐吳王孫弥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勿殺

又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蜂旗旗名）

又曰公孫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鄭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史記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將伐南越以班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

東觀漢記曰耿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下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部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歸鄉里

沈約宋書輿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蓋取負重而安隱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畫旂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北史曰盧賁嘗事隋文乃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

隋書曰九旗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皇帝升龍諸侯交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旞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爲旃雜帛爲物在軍亦畫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畫其號書之柄）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

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畫繢之旗六以充王路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旗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棡戟（棡它[illegible]切）

又曰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旐以供旅師四曰旆以供倅長

唐書曰元和中淮南節度使馬總進其元濟旌旗七百三十九事

家語曰子路言志云願得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詩推度災曰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動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見矣

戰國策曰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

周遷輿服雜記曰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黄在中

六韜曰武王伐紂懸紂之首於白旗

古司馬兵法曰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曰白天之義也周曰黄地之道也（雄首有蛾日所三王所以竝不知天地人之道也）章夏以日月上明也殷以虎上威也周以龍上文也（章畫飾也三王畫各有所法也）

郝萌占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黄石公三略曰察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黄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軍令曰聞雷鼓音擧白幢絳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聞金音擧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斬

王孫子曰桀紂或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無它不節財而暴人也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又曰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

列子曰皇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

隋巢子曰天賜武王黄鳥之旗以代殷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

楚辭曰駕龍輈兮乘雷（輈車轅也）載雲旗兮逶迤

又曰乘迴風兮載雲旗

又曰攙彗星以爲旗

又曰乘赤豹兮從文狸新夷車兮結桂旗

宋玉高唐賦曰聘兮若妖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相如上林賦曰靡魚須之橈旃（以魚須爲旃柄以鳥羽爲旌也）曳明月之珠旗（以明珠綴飾旗）

王沉錢行賦曰曳招搖之脩旗若蜿虹之垂天

崔駰東巡頌曰升九龍之華旗

文選曰雲旗拂霓

又曰牙紛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揭竿爲旗

又曰曳彗星之飛旗

又曰朱旗所拂九土破壞

又曰朱旗降天

又曰建祝姑（祝姑旗名）

又曰青霞雜桂旗

旟

釋名曰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也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旟（郭璞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也舊說刻革鳥置竿首非也孫炎云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旒也周官鳥隼爲旟也[illegible][illegible]之以示衆即此類也舊云鳥戰目革詩云如載鴻鳶鳥斯革旌首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

詩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

又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旆旒垂也）

周禮曰鳥隼爲旟州里所建也（州長之屬）

旐

釋名曰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續廣充幅長尋曰旐（郭璞注曰帛全幅長八尺者也）

詩曰設此旐矣

又曰建旐設旄薄獸于敖（周宣王也）

周禮曰龜蛇為旐四斿縣鄙之所建也

旞

釋名曰全羽為旞旞猶隧隧也順滑貌也（一作隧）

說文曰旞者導車所載全羽允允而進也

周禮曰全羽為旞道車所進（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也）

旌

釋名曰析羽為旌旌精光也緌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燊燊然也緌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褭也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翻陶也其皃陶陶下垂也

爾雅曰旄首曰旌（郭璞注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

廣雅曰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悠悠旆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注曰載謂舉於旌首所以警衆者也鄭訖王贊問曰舉旌於首皆以文邪畫之也鄭答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畫羽為旌也）

周禮曰析羽為旌游車所建（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也全羽析羽皆五色文也）

又曰掌舍為帷宮設旌門（樹旌以表門）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晉侯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

又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又曰楚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又曰衛宣公烝夷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盗待諸莘而殺之壽子載其旌旗以先盗殺之急子後往盗又殺焉

又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公羊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帝廟所用也為宗廟所用求以宗廟歸首也）

史記曰秦併天下以水德之始旌旄節皆尚黑

漢書文帝詔曰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注堯設五達之道令人進善也）

又曰高祖使韓信與楚戰信潛伏人於楚軍之側方戰兵遂僞走楚軍逐之乃令拔楚旌立漢旌楚師望見奔走遂敗楚矣

後漢書曰世祖進師臨河連旌沿河千餘里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寡人西接秦秦虎狼之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懸旌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人因令自相擊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孟子曰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非其招也夫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況以不賢招賢人乎

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

莊子曰楚昭王使延屠羊說以三旌之位萬鍾之禄也

抱朴子軍術曰軍始出而旌旗繞竿者急往更待善時而出軍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

趙氏兵書曰有烏集將軍旌上將軍增秩禄

文選曰䕶引高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蜺爲旌翠爲盖

又曰笙櫕兮蘭旌（鑾櫕此據書鈔增）

又曰建虹旍兮威夷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太三百四十　九　蓮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兵部七十二

旆　幟　幡　旐　旄
毦　麾　幢　節　鉞

旆

說文曰旆者旆然垂也

爾雅曰續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也）

左傳曰楚令尹南轅反旆

又曰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晉楚戰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玉楚令尹也）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也子上鬬勃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之右師也）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旆而退若大將稍卻也）

東京賦曰通帛縿旆

幟

史記曰沛公祠黃帝蚩尤於沛庭旗幟皆尚赤

又曰韓信代趙令輕騎二百人人持一赤幟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

東觀漢記曰漢兵守成都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袁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逢安將千餘人攻延岑於杜陽鄧禹以赤眉精兵出在外唯盆子羸弱在長安攻之與謝祿夜戰槀街中鄧禹敗走逢安西與延岑蘇茂李寶戰於杜陽大破之寶茂降岑收散卒還戰寶茂從內拔赤眉旗自立其幟赤眉還驚亂走自投川死者十餘萬人

墨子曰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

太白經曰右一將行得水黑幡旗幟圖熊（旗額白腳青）右二將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鷄（旗額白腳青）右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幟圖熊（旗額白腳青）右四將行得金白幡旗幟圖狼（旗額白腳青）右五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額白腳青）左一將行得水黑幡旗幟圖熊（旗額白腳黃）左二將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鷄（旗額青腳白）左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幟圖熊（旗額青腳黃）左四將行得金白幡旗幟圖狼（旗額青腳黑）左五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額青腳赤）

幡

釋名曰幡也其皃幡幡然也

說文曰幡幟也

麟角曰信幡古之麾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朱雀玄武白虎黃龍等五幡以詔四方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朱鳥西白虎北玄武朝廷畿甸則以黃龍亦以騏麟信幡高貴鄉公討晉文自秉黃龍幡以麾號令晉朝唯用白虎書信幡用鳥取其飛騰輕疾一曰鴻鴈有去來之信也

漢書曰甘延壽出西域部勒行陣別爲校尉踰葱嶺入赤谷至郅支城望見單于城上五采幡幟

又曰武帝伐南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名曰靈旗

獻帝春秋曰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呂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

吳志曰陸遜取宜都獲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伐齊王冏火燒觀閣及千秋神虎二宮門冏盜白虎幡唱云長沙王矯詔長沙更以白幡唱稱大司馬謀反

晉書曰長沙王乂攻齊王冏冏令王胡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

又張華傳曰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衛瓘既誅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論之

又曰楚王瑋之誅二公也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

宋書曰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已下晏首曰既無異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月雖有開門例此乃前事違今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北史曰後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輯（音溫）輼（音涼）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

晉起居注曰太陽佐伺承有毋去感老君生丞相中貴畫作九龍幡遂群聚奔市

晉諸公讚曰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其夜帝臨東堂張華唱議乃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然後衆散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擅建賷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無得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

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

石虎鄴中記曰勒為石虎諱呼白虎幡為天鹿幡

鹽鐵論曰發春之後懸青幡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春令之論也

軍令曰五鬬鼓音舉黃帛兩半幡合旗為三面貟陣

庾肅之教曰大赦蕩然萬物更新陽幡既建事從寬簡差可得詢求民瘼撫循物性

旒

周禮曰龍旂九斿象大火也鳥旟七斿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也（大星九星朱鳥七星參七星營室四星）

又曰全羽為旒

公羊傳曰諸侯若贅旒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存貴賤也）諸侯七仞九旒齊軫（軫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旗齊於軫）卿大夫五仞五旒齊軫士三仞三旒齊首（首頭也）

廣雅曰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

東京賦曰建神旒之太常

旌

尚書曰武王右秉白旄（孔安國注曰手秉旄有事旄數也）

又曰羽畎夏翟（翟雉名可）

毛詩曰建彼旄矣

又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左傳曰晉人假羽旄于齊而不歸齊人始貳

漢書武紀曰征和二年更加節黃旄（應劭注曰戾太子持節加其上黃以嗣之也）

晉書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列仙傳曰秦文公時有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騎解被髮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旄頭騎使先驅

文選曰羽旄掃霓

又曰羽旄揚蕤

又曰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洛神賦曰左倚彩旄右蔭桂旗

楚詞曰建脩虹之采旄

甘泉賦曰流星旄以電燭

又曰建雄虹之采旄（倖蜺蝀文綵飾也）五色雜而炫耀（炫采鮮麗光明貌）

旄

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旄（鮪）

漢魏故事曰與外國節皆二赤旄一黑旄十異於常節

魏略曰諸葛亮見劉備備性好旄時適以旄牛尾與備者備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旄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旄而謂曰以志憂耳

吳時外國傳曰黑白旄出天竺國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鑄白旄四枚

續異記曰竟陵王誕在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旄覺則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

俗說曰謝安小兒時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廆餉謝白狼旄一雙謝時年十三（一作慕容垂也）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十鈴旄一具

諸葛亮與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旄西方上兵也嫌其少者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孔雀旄二枚

諸葛亮與吳王書曰所送白旄薄少重見辭謝益以慚愧

庾翼與慕容皝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牟白旄自副

又曰今致朱漆鏘二十張絳碧畫幡黑旄自副（鏘所[illegible]斫）

麾

左傳曰楚人謂夫旍子重之麾也

穀梁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

後漢書曰班超拜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王隱晉書曰戴洋病亡天神使爲酒藏吏授符持幡麾將上蓬萊諸山五日更生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曹聞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驍騎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也

晉令曰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止二金音還

軍令曰凡戰臨陣皆無讙（歡音）譁（北音）明聽鼓音謹視幡麾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

淮南子曰譬若軍之持麾者也妄指而亂矣

幢

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汝南王亮太傅楊駿義陽王望齊王冏魯王賈充河間王顒梁王彤秦王東長沙王乂皆給羽葆幢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兵書曰赤幢常在大將不得動搖赤者火也火土之母故軍主長服赤幢

節

周禮曰守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掌邦國之使者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之）門戶用符節貨賄用璽節使用管節道用旌節（以竹爲之）

漢書曰蘇武在匈奴北海牧羊起臥操節旄（也）

又曰張騫使月支匈奴得之留騫五六年漢節不失

東觀漢記曰鄭衆謂匈奴曰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也

唐書曰穎王璬爲蜀郡都督璬性儉率將度綿州江登舟見以綵緣席爲籍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徹去之璬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璬笑曰但爲眞王何用假旌節乎

鉞

釋名曰鉞豁也所司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宋林曰鉞王斧也

開元文字云斧也或爲鉞

尚書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又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鉞屬也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虔固）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又曰軍旅鈇鉞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又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左傳曰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也

又曰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又曰其後襄之二輅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晉文公也）

史記殷本紀曰當是時桀爲虐亂婬荒酖酗于酒不脩厥政天下叛之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迺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又曰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征伐

又曰周本紀曰紂嬖妾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

又曰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

後漢書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輙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何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之議

吳志陸遜傳曰遜假節鉞爲大督逆曹休斬獲萬餘

吳錄曰假陸遜黄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又曰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占曰爲兵氣也

又曰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占曰並有兵事

唐書曰天寶中制黄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黄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盛武之義焉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玄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黄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大風波武王操鉞乗麾之風波立濟

正部曰奔北之士不避斧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

張平子東京賦曰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黄鉞

又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茢桃弧棘矢所發無臬

又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

其除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曰錫以三百虎賁鈇鉞

陳孔章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伏鈇嬰鉞首要分離

范蔚宗宦者傳論曰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屛氣

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三

劍上

釋名曰劍撿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歛也以其在身拱時歛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音尋）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其末曰鋒末之言也○韻集曰鐔（音覃）劍口也○方言曰鞘（音肖）謂之室○說文曰韒謂之衣（亦曰韒韒音逍）○字林曰璏（直例反）劍鼻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

又曰進劍者左首（尊也）

又曰受弓劍以袂（敬也）

周禮曰周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音獵）兩從半之（從謂劍脊兩面殺趨鍔者）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之所握以上）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卻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上首也各以形皃大小帶之士男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無厭將及我遂伐虞故虞公出奔洪池（洪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者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也）光偽足疾入於掘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專諸寘劍魚中以進遂殺王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也

又曰楚太子建為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再楚子聞之劒及寢門之外（袂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寇暴則以仁固之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

又曰顏回曰願鑄劍戟為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劍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斬甲盾耳山天下名器也

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壤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劍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竪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侯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云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陳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舡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舡舡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宮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爲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否醫曰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舡人濟之員感其德解寶劍賜之舡人曰子達吳勿相忘劍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相爲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劍而前奏或有不帶劍者入奏事乃借錯劍而方敢入

又曰荆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術說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劍故母名曰犬子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摽首之劍櫑落壯大之貌）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賈賜他印爲南越王王賜賈槖中裝千金賈有五男迺出所使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劍其遊漢庭名聲籍甚（言狼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爲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伯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莽後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見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首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劍買牛曰可爲佩牛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殺之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獨亦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尚盛未嘗服之也

又曰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洒治刀劍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劍挫（錯）董忠

又曰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謝陵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後漢書曰韓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寵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切漢宮椎成作鐵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鍾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發與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又曰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逐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劍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喪父死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劍至河內到業死處醊祭悲哀感動路人

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二年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又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駮犀具劍紫艾綬玉玦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劍

又曰光武有駮犀之劍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爲太子時與鄧展飲酣論及劍術不決時方食甘蔗因以君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略曰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城皐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供王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劍殺八人既見食飲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又曰武庫火歷代之寶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皆失所在張華見龍劍排户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兖州刺史錫班劒赤舃

又曰王如初聚衆作逆敗王敦弟稜愛驍武請敦配麾下稜甚加寵遇如數與敦將角射鬪爭爲過稜杖之如甚以爲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惡異色乃密使人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閑晏如請劒儛爲勸稜從之如於是儛刀爲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曰張華傳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又曰載記云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有銘云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變爲五色

崔鴻後趙録曰張賓闊達有大節嘗自謂兄承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山東賓曰吾歷覽諸將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縣獲銅瑞劒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

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劒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以手抉殿柱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遷豫章王棟別宮白虹貫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權帝坐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墜落景身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剚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四

劍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煙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劍也服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而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湘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者也王曰是也客有買此劍者市之鄉三十駿馬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菫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爲此劍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遺人凶者尚直萬金況純鉤者耶取湛盧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奇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殺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菫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群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爲劍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袁公即跳枝林之竹處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變爲白猿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劍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劍前獻劍壹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未流莫耶曰子以憘爲劍聞於王王使子作劍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當得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穎不消夫妻俱入冶鑪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腤指投之鑪中使僮女（子一作）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文其直千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寡人願賫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爲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爲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鐵英爲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劍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太悅見風胡子問之

曰此三劍其名爲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曰何爲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鍔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觀其鍔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衽文若流而不絕晉鄭聞此三劍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禹以銅鐵爲兵天下皆服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閶門外名曰白虎丘塋名郢魚腹之劍在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恒人即載入船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王有令曰能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吾欲得荊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劍爲漁者渡千斧之津曰亟食而去無令遣追者及子也子胥行即覆船伏匕首自刎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置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列士傳曰干將莫耶爲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尒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君客令鑊煑之頭三日三日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異傳曰莫耶爲楚王作劍藏其雄者搜神記亦曰爲楚王作劍餘並同也）

孝子傳曰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耶父爲晉王作劍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上石上劍在其巔及産果男母以告尺尺破柱得劍欲報晉君客有爲報者將尺首及劍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之客以擬王王首墮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盡糜不分乃爲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侍從功曹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數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即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爲謁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劍玦衣服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已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

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聞之知是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一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劒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永失所取而耕莫或能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劒于路未有若子之仁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見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劒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劒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

中有雙劒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黄白土用拭劒光豔照曜乃送一劒并少黄土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并土曰此干將也莫耶已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劒鮮光愈亮及華誅劒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劒經延平津劒兊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曜日映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閭過渡河而溺爲能説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鍾不錚以之㯹屐曾不如兩錢之錐（[illegible]切）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胥中七尺之劒欲斬死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鹽鐵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楚之鋌干將之劒也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胄仁義爲劒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選兹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駮鑪巨橐自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礛（音監）䃴（音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礛䃴青礪也）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見唯有一劒停在室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

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无求得求思所以報之鍾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弘景刀劒錄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歲次辛卯三年春鑄一銅劒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頭山鐵鑄

一劍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岳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簡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李斯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閣下一口埋在日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白蛇之劍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劍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宮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霍衡華太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鑄兩劍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之祥皆小篆書

又曰平帝衎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鍊五石爲之銘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

又曰後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鄠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又曰漢明帝　在位十八年元和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于洛水洛水清往往有人見

又曰章帝炟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之伊水中以厭膝人之怪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鑄一劍藏峨嵋山擬山王也

又曰順帝實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爲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劍銘曰中興一劍無故而失

又曰曹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劍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劍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黃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鐵作十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賜周瑜

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劍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劍銘曰皇帝吳主小篆書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覓不得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將山頂造一劍銘曰永蜀小篆書

又曰蜀主劉備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求一與諸葛亮一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篆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劍十三口銘曰興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劍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劍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沈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劍因改元爲真君劍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此劍長短各依劍洞術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上刻真人玉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齋六宮有劍神名無刃刻宮宿星皇后服之三曰摘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鑄作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籙道家登真圖口決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闕茵被卧止小室帷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有刃上刻星辰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去厭即伏用之八曰風烏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司命行刑斂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劍生育男子弧矢設劍則用之

十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劍長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甲子時加斗魁加歲正月旦合之取風雷雨震日止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四

兵部七十五

劍下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已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從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又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爲紉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劍之精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无以聰明聽說則堯桀无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以廢也

又曰荊有次非者（一作攸）得寶劍于干遂（干遂邑名）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爲勇武侯）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王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爲鐵作劍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

又曰劍名飛揚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劍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鉤燕支蔡倫屬鏤干勝堂谿墨陽並劍名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劍所從來久矣其後唯朝服帶劍晉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賤者以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劍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珠九華玉爲飾五色瑠璃爲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射人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曰斷水畫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以之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閒占者以爲吳方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逾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術求吉凶孔章曰無他象唯牛斗之閒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此氣自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於密發之光焰韡韡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乃變爲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穉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未根紙古字縣後有掘劍窟方廣七八尺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隅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李誕有小女名寄應

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深窖灌之以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深窖寄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寄爲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溫二日蘇云吏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劍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說劍篇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俠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齎（奉千金左右曰莊子能太子使人奉千金莊）子弗受與使者皆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絶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吾王所好劍士也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請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使劍士交劍莊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可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之劍有諸侯之劍有庶人之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苞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如何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如何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无異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王安坐定氣劍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伏斃其處矣

又曰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爲鏌鋣

烈子曰魏黑卵以暱嫌殺兵邴章（慍也孌私）邴章之子來丹

謀復父讎而丹氣甚猛形甚露虀恥假力於人誓以手劍而黑卵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鄒鷇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之寶劍三僮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方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騞然而過（騞音[illegible]）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劍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言不嫌[illegible]）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劍從黑卵辭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卵不覺丹以黑卵死趣而退遇卵子於門又擊之三下如投虛卵子方笑丹知劍不能殺人也歎而歸卵醒怒妻子辭而覆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丹之來過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千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劒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劒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劒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挾劒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爲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燕丹子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砧音）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illegible]）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荊軻擲劒中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劒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劒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剌則不能入（[illegible]）（注曰魚腸文理屈襞若魚腸）

又曰劒工或劒之似莫耶者唯歐治能名其種（歐治良工也）王工眩王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

抱朴子曰歐治不能鑄鈆錫爲干將

符朗子曰符朗棄千金之劒抱朴子趨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隸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劒

亢倉子曰瑩景之劒威隸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樓則與劉（很衛切）刃也無擇（瑩景神劒也劌鎌也神劒無擇以之樓陷猶可於鎌刃者也）及夫函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函邪流毒溫度之氣也此神劒之能辟凶邪敵藏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賦曰長劒倚天外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聵爲無道好帶長劒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魏都賦曰劒則流彩之珎素質之寶或虹蔚波映或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氐僰

古詩曰晉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博物志曰劒後擊鹿盧名曰屬鏤）

又曰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

班固詩曰寶劒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寶劒

曹子建詩曰撫劒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劒臨八荒

宋鮑昭詩曰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幷

梁吳均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凄凄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携

梁崔鴻詠劒詩曰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劒（越劒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劒歐治所營（陽劒名也）耶谿之挺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頭鑄之也）鏷以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辟鍛）（鍊名）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旣亦流綺星

連浮綵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霜彩冠豪曹名珩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鵠以爲三絕重甲而稱利

又曰若其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潁泰或夜飛去吳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亟夏承風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棠溪（棠溪劍名）以拂蓬秉干將以割肉

又曰撫長劍兮玉珥（珥劍鐔也）

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巍（高皃）

後漢公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弥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飲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梁簡文帝謝勅賚方諸劍等啓曰纔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巳足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殉名函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見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以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為刀形而幾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也㓵（五各切）刀劒刃也削鞞也剞劂曲刀也（鞞布頂切剞居綺切劂居衛切）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脫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大訓虞書也）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帶也）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論語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為興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子削）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可為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寬饒奏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為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刀視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外斐騰陵錯横分璣阜蟠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㑺為董卓陳軍事卓折㑺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諸侯黃金錯環挾半鮫墨室公卿百官皆淳墨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標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

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奪今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內刀遂放遣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組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略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乘聖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用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辭出卓至閤執手孚因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而覺之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白是時曹公在宛備乃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皃魁梧旅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

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邏遮賊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張昭諫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横流權擲刀置地與昭對泣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

因令寧將兵從屯

江表傳曰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凛凛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床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去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娛益露瓘廁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歸定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其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為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皆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弈世賢興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杜子恭之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送相還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墮刀於水路人為取翻仍以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尔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驚沒為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又載記曰慕容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還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竪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若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不豫從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着畫天衣純烏犀導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

北齊書曰綦毋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鋌為刀　以五持之能斬甲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鐵柔鋌是其遺法也

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建兵闡文勸穎冑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鬭于時諸軍初用陌刀業善用之每為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惟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邪（咮勅好趾）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有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攙刀重一斤長四尺三百枚

傅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汙焼之則絜切玉刀切玉如泥（一紜切如黹勤王）布漢魏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出洞冥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夷奴初牧牛澗中得鱧魚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礪石還非魚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為兩刀咒曰魚為刀若斫石入者文當為此國王斫石即入人情漸附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象皮如織芋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煒爗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喪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悋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閒皆不能絀

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也

魏武帝內戒令曰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汎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祖台志恠曰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牆見一小兒倮身正赤手持刀長五六寸

坐牆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蘭中坐反覆視刀輙舐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倒扶還解衣視心腹紫色如酒桑大有頃便亡鬼子出門擲刀上有血塗桑樹火燃斯須燒盡

神異經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木刀剖之則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賣刀遼東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仙傳曰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強者隨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呼強竊憂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強也

列異傳曰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一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為餘益然獨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厠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求者急與果有戴阜以錢百萬請刀

録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為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而遣小史李高還取刀高見刀在廟床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着大冠袍衣頭鬢半白謂高曰可取還勿道見我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後高仕為郡守當復遷為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為更生小吏見遣至廟所取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為愧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

廬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劉荆州不覽城問曰此鄉名何陳翼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耶欲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敢佩刀當生毛斯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列士傳曰專諸持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龐娥親者酒泉龐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汝莫喜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拔壽佩刀斷壽頭詣獄求死詔赦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釁塗刀刀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鼎類之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功忽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靈落若薙生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東顧

桂陽先賢書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殯畢其友從臨武縣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答曰今吾南遊為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泣問之

荅曰夫没友大驚曰吾適與相逢乃發棺視了無所見遂除縗絰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刀下

匕首

鈌

鈹

刀下

陶弘景刀劒録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斫玉如木及貴示五官郎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又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人授一寶刀及覺果在床前銘曰思紹思紹字也

又曰郭璞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

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之不見雙後佩之果爲將將此刀與曹真真以一刀換之

又曰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浮江刀遂飛入水

又曰鄧艾年十二曾讀太山碑碑下掘得一刀黒如漆色長三尺餘上常有風氣冷凄凄然時人以爲神賜

又曰孫權遣張昭代周瑜爲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盪寇將軍四字八分書

又曰蔣欽拜别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古隷書

又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遂銘曰幼平

又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黄祖蒙衝使河元代引刀斷蒙衝纜分爲二流大司馬號刀曰斷蒙刀

又曰潘文珪偏將軍爲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陵

又曰朱理君少發征討黄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佩刀文曰安國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武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張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范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黄中從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抜刀刺山没刃不抜而去行者莫測

又曰蜀主劉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又曰西晉司馬炎咸寧元年造刀八千口銘曰司馬

又曰東晉司馬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刀銘曰五方單符隷書

又曰前趙劉元海元熙二年造滅賊刀長三尺九寸隷字

又曰後蜀主李雄晏平元年造騰馬刀五百口隷字

又曰前凉張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金工用萬人尖頭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隷書

又曰石勒未貴時耕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又曰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勒氏隷書

又曰西凉李暠玄盛元年造珠碧刀銘曰百勝隸書
又曰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功銘曰神術隸書
又曰前燕慕容儁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
又曰後燕慕容垂興元元年於中山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雄一曰雌隸字若叩即鳴
又曰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
又曰後凉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曰背麟長三尺六寸
又曰南凉禿髮烏孤大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三尺五寸青色匠云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衣云吾是太一神故看尓作此刀有敵至刀必鳴後落突厥可汗處

又曰南凉慕容玄明建平元年造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又曰北凉沮渠蒙遜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又曰夏赫連勃勃龍昇二年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八年造一刀銘曰太平隸書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八尺後入梁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又曰劉淮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光照一室帝奇之常服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王夫候織女王夫帳不得懼死因用弒帝果如其銘故知吉凶其兆覩
又曰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克位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又曰明帝鸞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尺
又曰後魏宣武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隸書
又曰後魏元昭成帝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刀十口金鏤赤冶二字隸書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無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如新發於硎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赤刀切玉如切泥

墨子曰墨子見齊王曰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也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謂

受其不祥王俛仰曰我受其不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又曰鈹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弓木不可以爲斧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墣塊）

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宜加諸礪

阮子曰裁國無利器猶鈆刀而望其巧

抱朴子曰金丹以塗刀辟兵萬里

論衡曰世諱屬刀井上恐刀墮井中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屬刀井上井刃相見恐被刑也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

重三斤六兩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鏤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三斤九兩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重二斤二兩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异巽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師望謂大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大公在市鼓而屠何以知識之）鼓刀揚聲后乃喜（后謂文王）

又曰鈆刀進御遺棄太阿（太阿劒名）

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劉楨瓜賦曰析以金刀四剖三離

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杖之賦曰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鑒以中黄之壤規員景以定衆攝神思而造像垂華紀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爚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刀不瀸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寔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樂府歌曰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

張華詩曰吳刀鳴手中利劒嚴秋霜

古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雙瓊瑤

後漢馬嚴通刀陽銘曰脩尔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難而懼

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禄來綏

後漢李元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麗好將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練剛金馬託形黄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練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蹷

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法利兵陸剸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何晏祈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共作戒宣立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兇良昏明宣時永薦厥後蠲民之災（刀一作斬虎銘曰螭是劉）

晉張協把刀銘曰赫赫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張景陽文身刀銘曰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迴流光電（電一作）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

張協露陌刀銘曰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得崇信

魏武策軍令曰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荅曰能小復能大何苦

曹植表曰昔歐冶改視鈆刀易價伯樂所盻駑馬百倍

王濬表曰孫皓出案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國家一死戰决之勝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陶侃表曰伏承大官厨器損失謹奉獻狼炙刀槃二具

張衡與特進書曰以爲鈆刀強可一割

謝尚與張涼州書曰今致五尺金斷頭刀一口

班固與竇憲牋曰今月中　以令賜固刀　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

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云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盾

梁簡文帝謝勑賚善勝威勝刀啓曰冰鍔含采彫球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胣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擦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峯珎鋌利極銛鍔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禮冬官無桃氏曰桃氏爲劒廣臘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也）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殺趨鍔者也）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也）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鋝音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分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各以其形皃大小帶之此上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正克兩碑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史記曰燕丹使荊軻刺秦王預求天下名匕首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荊擿秦王不中見誅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劒匕首二三千枚

魏志曰典韋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懷匕首入殺禮徐步而去

後魏書曰叔孫俊　少聰敏十五內侍左右以便弓馬轉獵郎太宗初以俊爪牙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爲大逆俊覺悅動有異便引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太宗以俊功重軍國大計皆委之

説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謂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乎

零陵先賢傳曰劉章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誤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典論曰昔周魯之寶赤刀孟勞楚越稱太阿純鈎余善擊劒能以短乘長故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囊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三劒三刀三匕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柎惜乎不遇薛燭

青蓱也其三劒一曰飛景長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長四尺二寸三曰華鋌色似綵虹長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靈寶長四尺二寸似靈龜二曰含章采似丹霞長四尺四寸三曰素質長四尺三寸刀身而劒鋏其三匕首一曰清剛長二尺三寸光似堅冰二曰楊文長二尺一寸重一斤六兩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

又曰昔周曾寳鹿狐之戟屈盧之矛狐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用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諸葛亮教曰作部仲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事不就者以尺八匕首不足恃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號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名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物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荅曰天子鑄劒愼勿泄上皇謂戲辞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鋼礪製器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昴星爲輔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興何上皇曰余此物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豹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礪劒鍔終爲鄙器上皇即解之以投鑪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爲之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工問上皇曰何時得此匕首荅曰秦昭襄王時余時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高宗初時物此世世相傳上有古書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以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寳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外如）龍虵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案鈎命決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之三猾

晉張載匕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鋏

史記曰馮煖聞孟嘗好客見之君置之傳舍五日彈其劒鋏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君遷之幸舍五日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又遷之代舍五日又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一出戰國策

曹子建詩曰長鋏嗚鞘中

晉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彊以防

遠素刃霜厲溢景横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名品詭制殊觀名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光明戢兵静亂惟皇寳之優而弗玩

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爲矛鋏（劉淵林注曰鋏刀身劒鋒有長有短也）

鈹

說文曰鍛鈹有鐔也（鈹普皮切）

左傳昭七年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抽劒刺王鈹交於胷

左思吳都賦曰羽族以觜距爲刀鈹（鈹兩刃小刀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

兵部七十八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簫言簫邪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一字作拊主切）弣撫也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說文曰弓近窮遠象形也弴（音雕又音敦）畫弓也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也弰（許緣切）角弓也弧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弨（尺招切又韶切）弓反也彏（音權）弓曲也彎（音蠻）弓便利也張施弓絃也彏（許爲切又郭）弓急張也弸（補耕切又蒲生切）又弓強貌也彎持弓關矢也弙（一孤切）滿弓有所向也弘弓聲也

又曰韣（音獨）韔（音暢）弓衣也

又曰角端（音端）獸狀似豕角善為弓出胡尸國（一曰出休尸國）

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為弓矢（郭璞注曰般音班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以射除患扶助下國也）○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也）○孫卿子曰倕作弓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又曰弓神名曲張）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音犍衣也）○墨子曰羿作弓

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璞注曰即今宛轉弓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音遙）以玉者謂之圭（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為名也）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又曰先張之弧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之弓人）

又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一玈矢千

又曰備乃弓矢

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弨強也）

又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騂調利也）

又曰旣張我弓

又曰弓矢斯張

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彆必袂切）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又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其下曲隤然）左手執簫右手承弣（簫弭頭也）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之儀尊卑一也）

又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也）

（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音砧）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音岸又[illegible]案切）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及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者示親殺也國語曰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馬融傳曰國中妖鳥梟鵂惡聲之鳥也）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獸虎狼暉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若其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枉矢者也）

又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軹轂木也）

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旣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音億）次之檿桑次之（山桑也）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嚮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　材冬定體爲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皃大小服此弓也）

又曰弓力有三均謂之九和安弓危矢危弓安矢

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旣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左傳曰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櫜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好以大屈（宴好之賜也大屈弓名）

又曰舟堅射陳武子中手（舟堅季氏之臣也）失弓而罵（罵武子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之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封之於少昊之墟

又曰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分取傳而觀之（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六鈞一百八十斤也故異之）

又曰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

又曰楊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之也）

又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左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崔顥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上蓋俗説文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黄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

又曰漢高祖擒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巳定我固當烹

又曰子貢説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以秦屋盧之弓步光之劒以賀

續漢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禽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世謂之角端弓者也

東觀漢記曰祭彤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以氣聞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皆肅然服之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斬朱蓋等

魏志曰句驪別種居小水因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也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肅慎國也

魏略曰北方有槖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圂中猪以喙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王隱晉書曰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録召之曰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隻

晉中興書曰符健匈暴露刃張弓推鉗鋸鑿殺人之具備置左右

晉令曰弓弩士習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爲梁州太祖賜以弓琴手勑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使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當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梁書曰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三國典略曰齊綦連猛有男力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相角猛帶兩鞬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

後魏書曰傳駙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駙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有一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此文有一人曰唯有傳靈越可以解之駙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

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爲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内省上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嘷之弓（烏嘷良弓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謡檿弧箕（音[illegible]）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檿適注曰龔名服矢知獻）得棄女子於野而養之是爲褒姒卒以喪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虛弓而落鴈乃彎弓向鴈鴈即落

又曰鄢之戰郤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使人爲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精材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見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句踐欲伐呉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

典略曰蘇秦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强弓勁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呉公曰吳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

江表傳曰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呉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

鄴中記曰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黄宛轉角弓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禮圖曰彤弓天子所用兹弓卿已下所用也

崔豹輿服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乘高闚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烏號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爲弓因名曰烏號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又曰白鵰古弓名（貀鶵崖）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俚人取以爲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浮子弩也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土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

尺名曰弧弓

廣志曰緑沉古弓名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繁母逢注曰繁人官名札甲札也燕船語楚篇何所謂也）

管公明別傳曰信都令家中婦女盡驚更互疾病使公明爲占之卦成語曰君北堂西頭當有兩死男人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中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晝則浮遊夜還病人故驚恐苛徙其屍柩便皆丁強於是令歸室中果得兩棋掊中有角弓及數箭物已久遠不消爛徙骸埋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趙元瑞兒字虎舒從吾麾下自求薦作卦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語之曰當作卦相爲致此物令自來復數日果有一龜入廐虎舒後見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卦之是爲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尔先學不瞚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覩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

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猶弓人而耻爲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射蛟兕於雲夢

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孫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廣雅又云）

又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

闞子曰宋景公謂弓人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公曰何也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夭死況治天下奈何其偏也

尸子曰鴻鵠在上扞弓彀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耶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抱朴子曰金弧王弦無激矢之能

又曰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成得衮衣以負薪穢世人得仙丹而不貴

淮南子曰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飛至枝必橈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鍾於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也自以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

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遮）（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衛箘路（箘箭竹也出於淇也衛箭羽也）飾以銀雖有薄縞然獨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楯矣

又曰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又曰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弓也其嘗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間而止（王於一卄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

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謂的也）

杜夷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劒鈍因用之者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譙子法訓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韓楊天子要集曰弧者天弓備盗賊

楚辭曰帶長劒兮挾秦弓（言身死帶劒弓示不舍武也）

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緑沉黄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

陳琳武庫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弣文身

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又彌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髙月影圓烏飛隨帝輦鴈落逐鳴絃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摛藻蕙樓暢埶蘭苑敷積王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掩秀鄴水慙奇鞬揖讓末工濫陪外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鍾景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晉稽合木弓銘曰烏號之撲豊條足理弦弧走栝截飛駮止射隼高墉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妙稱頴高巧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兵部七十九

弩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說文曰洛陽名弩曰弰（許梁切）彀弩也彍滿弓也（彍音畫）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廣雅曰鉅黍弓谿子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尚書帝命驗曰王弩發驚天下（秦有枉矢西流枉矢即弩星也兵精主天下見之而驚西流秦滅也）賊類出高將下（賊類謂秦始皇也呂不韋之妻任身而秦襄王納之生始皇高謂丞相趙高也始皇出趙高下言天生之也賊或爲賊）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音牝）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高祖厄於冒頓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也音遘）

又曰始皇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谿子距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之弩音善射）

又曰蘇代遺穰侯書曰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又曰漢王臨廣武數項羽十罪項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書曰李廣傳曰廣爲匈奴所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大黃肩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皆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律有蹶張士）

又曰李陵至浚稽與單于相值騎二萬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摶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

又曰司馬相如爲中郎建節邛笮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

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虜來攻城詡出戰使強弩射之三發而三中虜衆潰（謝承後漢云羌攻城也）

東觀漢記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貳心

後漢書曰宋則于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又曰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弃城走陳愍王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又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後漢書曰陳愍王寵射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音餌）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也

吳録曰松滋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髙竹弩不及其上在澧州

晉書曰嵇紹傳云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宫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

又曰劉聰將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又曰孟幹爲吳人所獲將徙之臨海幹等志北歸處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

又曰崔洪薦郗詵自代詵後駁奏洪曰我舉郗詵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世說又載）

又曰馬隆討涼州廣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鈞弓限四鈞已上隆捶𢵧（音擽）懸弓弩𢵧側閱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唐書曰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下宋州會食浙西節度韓滉命王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令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敗

晉諸公讚曰都官從事程偉案狀羊琇（音酉）所犯狼藉琇即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重決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免琇官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大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

又曰袁紹擊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

又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攻鄴生獲配謂曰吾

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睪（音皐）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陽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

華陽國志曰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遊巴蜀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閬中夷廖中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又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

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芝乃歎息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芝後果死

會稽典録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以當之然吴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黄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風雨舉船淪没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雜記曰事吴朝鴻臚卿張儼議郎張純鎮南將軍朱異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曰三賢屈顧老鄙相聞含甘湏之明懷終賈之才相飢渴久矣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各賦所見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吴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遂乃横弓着臂施機設郭加之以力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敖爲人君命所起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音蟻）又爲侍從聽人主也辭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容主敎使也金爲穿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驃爲都尉執左右也鳥不得飛獸不得走弩之所向無不死者王曰善子之説弩也願復聞正射之道陳音對曰臣聞射之道左足縱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右手發右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説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尉繚子曰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愼子曰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行令者得助於衆也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不能無弦而射越舲（渠容切）蜀艇（大舲小艇皆一木船）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鈆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弓木不可以爲釜

又曰萬畢術去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蟠白頭者二寸以三尺）（新布裹之若塗布着之無令人見用之試弩令溫引之殺半力也）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法准故易有善

抱朴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黄參連弩大扶月車三十六乘才士強弩矛戟爲翼大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者

以爲明堂宫時天一出遊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日照其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承相刻不道者

崔寔政論曰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太僕之弩擅名天下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一作余祖父郴）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見其形如虵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胷腹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過宣家問疾之由以爲虵入腹中郴還廳事思惟良久顧懸弩曰此是乎乃扶宣來於故處設酒杯中致復有虵因謂宣曰北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意解病即瘳

又曰臧文仲家欲炊而失釜及弓弩自行

十洲記曰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絃連

刀劒斷折之金膠連使人挽製他處即斷此終不復脫天漢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至獻膠四两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上貢不奇稽留使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從駕因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絃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掣終日不斷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經月不沉入火不焦帝方重之厚賂使者而遣之

趙公王琚撰教射經曰弩古有黄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遅臨敵不過三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弩也不可雜於短兵當别爲隊攅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横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

弩不絶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尅敎法令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擡手（檯音鎗）屈衫襟左手承檯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左胜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擡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挈脚放箭訖唱殺却製拗蝎尾覆弩還着地

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響如怒故以名其弩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破驍陷堅非弩不尅也

後漢李尤弩銘曰弩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造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魏陳琳武軍賦曰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檿幹通肌暢骨直矢輕弦當鋒摧决貫退洞堅

陸機七導曰長角三倡武士恭布捺紫間之神機審心中而後射

東觀漢記云朱勃理馬援表曰羗反殺吏唯狄道爲國堅守然民飢餓乘弩羨履擭救倒懸之急存幾士之城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

曁艷集雜移曰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獲鶉鳥能無懸傷

文選曰機不虚掎

又曰虞機發留鷄鶡

又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射雉賦曰擘牙拉鐵心平望審

又曰黄間機張鏃折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

鳥不及翔

又曰彀金機馳鳴鏑剪蔚毫落勁翮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九

兵部八十

箭上

字林曰箭矢竹也

字統曰箭者竹之別形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竹主爲矢因謂矢爲箭

開元文字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箭篠也自關而東謂之矢自關而西謂之箭箭者竹名因以爲號也三鐮謂今箭（音朋）射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鐮稜也題頭也

說文曰箭矢也從竹前聲

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又謂之鏑鏑敵也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曰釭釭鍭（音校）也言有鍭刃也其體曰幹言挺幹也其旁曰羽如鳥羽也鳥須羽而飛矢須羽而前也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括旁曰叉形如叉也

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音侯）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也）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錍（音卑）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焉（注云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

又曰金鏃剪羽謂之鍭骨鏃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注曰金鏃今錍箭也骨鏃金骨龍不剪謂以鳥羽白鐵次鏃不復剪也鏃音靈）

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世本曰夷牟作矢（黃帝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易曰得金矢利艱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書曰周成王崩垂之竹矢在東房（垂舜共工所爲也）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搜衆意也五十矢爲束）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又曰月令仲冬云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時堅成可伐取也）

又曰右執弓挾矢于高禖之前

又曰乘丘之役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周禮曰東南曰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音結）三曰殺四曰鍭五曰矰六曰茀七曰恒八曰庳（音庳）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万（杜預曰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

又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又曰楚子與莫敖氏戰于臯滸（臯滸楚地也）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也又射太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弢音韜）

又曰郤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

又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鄢陵戰晉射中楚王目也）

又曰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音劬）汰輈匕入者三寸

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不伐勞）

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弱鏃矢矢名當天子之器也）

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以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斬而用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

國語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擐甲陳卒赤旗赤羽之矰望之如火（賈逵注曰矢羽爲矰）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illegible]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鑑焉故銘其栝（銘書功名也栝箭羽之間）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言（櫝櫃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肅慎氏矢於金櫝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韊（音蘭）矢為公子先引（注呂忱字林曰韊盛弩矢）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數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又曰匈奴右賢王圍李廣廣為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又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乃墜地煩亦恐死

又曰李廣夜行見石如虎乃射之其矢沒羽

續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守略陽城大戰登城相射乃發屋斷木為箭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又曰匈奴破龍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瘡中矢者視瘡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魏志曰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楛長八

十青石為鏃

又曰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魏略曰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口來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射之矢著其船船乃偏重將傾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矢矢均船平乃旋船而還

蜀志曰關羽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者曰矢鏃有毒當須破臂刮骨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曰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石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寶傳曰寶軍聯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祖煥桓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

又桓玄傳曰達拔回括興祐之迎輕手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

崔鴻三十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勠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至西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行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書朱齡石弟超石傳曰阿簿千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超石以軟弓小箭射虜

又曰謝靈運山居賦云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注云二箭）（若苦箭大葉者竿箭細葉）

又曰朱修之傳曰魯秀擊襄陽修之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弩應之修之使軍人緣水拾箭

又曰謝莊傳云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其辭曰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

齊書曰陳顯達傳云顯達杜姥（莫補切）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三國典略曰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為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嘗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泛海西鎮將梁吳明徹攻海西基

糧仗皆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得圍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羽皆無故事　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居約切）圃之儀威稜攸疊魋（胡甘切）兒懾氣才猛所振勍愁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後周書曰王傑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又曰賀拔嶽既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嶽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

又曰庾信傳云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又曰長孫晟傳云晟與汝南公獵見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雕相攫一發雙貫焉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常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㦸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

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又曰貞元十四年責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等令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登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常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閒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登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是訖于貞元更不復置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注云飛鳧電影矢名飛鳧赤莖白羽以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鋼爲首鋼一作鐵）○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常氏獻白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筈 偕 步叉 櫜鞬 射韝 彈

箭下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鵠尾鶻尾（鶻骨切 文）箭十二枚

三齊略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爲厭次此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則肼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它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徧鑿取以爲箭鏑

焦貢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爲矢所射傷我胷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黃蔡義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磕盍）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潭名爲竹落崗孟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申違時見汝今始相得眠寤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爲若見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眸不瞚矢墜地而塵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將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逃樹而走矢亦逃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刼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爲鐵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奈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狄）蒿楛楚廧（音牆）之其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孟談曰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戰國策曰公宮之垣皆以荻蒿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其餘何也簵音路）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人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謂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蝱誠宜寵異

亢倉子曰勾粤之幹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括箘則其與楛朴也無擇（勾粤東粤幹以幹也鷙隼鵰鶚之類括箘打擊也爾雅曰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勾粤之幹以精金爲鏃以隼翮羽之打擊則同於楛朴也無擇猶無異也）及夫盡毅爭虎（音儔）觀武決勝加之彊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拱盡毅嚴爭鬭決勝如此勾粤之幹加彊弩之上則不立敵也）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陳琳武庫賦曰矢則申息肅眘楛箘簵空流棊銅毒鐵幹

鏃鳴鏃

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篔（于君切）簹（都郎切）箖（音林）箊（音於）桂箭射筩由梧有篁篻（音剽）簩（音勞）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大協升八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贖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猨墮張空

箭筩

釋名曰箭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箙（扶福切）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笮（音嘖）相迫笮之名也

說文曰蘭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

詩義問曰韔所以覆矢也謂箭筩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矢服（服盛矢器也獸皮爲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冰而踞（杜預注曰冰箭筩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罃智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也智罃智莊子之子也）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智莊子下軍大夫散也）每射抽矢菆（側尤切）納諸廚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也房箭舍也）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名在東聞喜縣）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爲張偷得一箭筒云愼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弧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簿肌而長中着箭因以爲名

步叉（叉音釵一作靫音釵上同）

釋名曰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靫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上邽獲馬二百疋赤罽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

櫜鞬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左執鞭弭右執櫜鞬以與君周旋（櫜受箭也）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韇藏弓謂之鞬左氏云右屬櫜鞬）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叉一雜皮鞬一豚韋金校步叉一金校豹皮鞬一

射捍（音汗字與䩤同射韝以皮覆臂也）

說文曰韝射臂搘也

三禮弓矢圖曰韝者臂捍以朱韋爲之謂之韝者所以遂弦也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爲山間所養羿年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射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捍而迎之

魯連子曰弦鉺滑相第而矰矢得高爲專諸刺王僚闔廬乃名成焉

彈

廣雅釋器曰𢐅謂之彈（𢐅音瑁）

字林曰彈行丸者又拼也拼使戰動捍彈也（拼普耕切與拼同）

桂苑曰彈行丸弓也又作弓（音彈）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拼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

周禮曰丸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云句兵戈戟屬彈爲掉也蜎狂）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虐暴之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張璠漢紀曰班超使于寘願將三十六人以爲萬矢彈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廳事上矣

晉安帝紀曰瑯琊內史孫無終貪橫忍虐奴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爲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胥觀彈鳥丸傷慕末母之面至是末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末怒故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爲我取之晟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大夫曰有敢諫者罪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頸而欲啄食之黃

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仰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虫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騎於騫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人皆逐之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疎蔭濆鳥常産育其上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幽明録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宣閑居而天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鯖而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

壺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而進集于栗林周曰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招也捐彈而射之虞人逐而訊之（以爲訊鞫）

又曰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以為彈余因以求鴞炙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害其得不傷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或取好土作丸賣之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鼷鼠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反中人面目此　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曰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曰送客至新亭別主人欲作音聲王便起去捋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捋彈者得朋友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音火）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繒繳張右彈弓彀左飛丸繳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水乍火

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纍繳望大羣以迸丸審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游蕩子

立用睢陽強彈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

桓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躡　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絶響屢中輒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攢漆飾脈治弦用劒鏃丸彈之利以弋鳧鶩晉靈嬌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趍如避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離爲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稱尒戈比尒干立尒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孔安國曰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又曰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毛萇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何揭也祋殳也祋丁外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徂悶切）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音隊）後其鋭（鄭玄曰後刃敬也二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鋭底曰鐏取其鐏地也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万舞象武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入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鄭玄曰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從尸車送逆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罔兩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衞王者也）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楯建乘車戈楯授旅賁及虎士戈楯（乘車王所乘車也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謂之六等之數（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也）車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鄭玄曰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而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入）

又曰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玄曰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狄長三丈）

又曰齊敗於鞌齊頃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丐趨進（丐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嬖人也）抽戈結衽（衽裳際也）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伏逃也）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閑暇也）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盧蒲癸臣子之（子之舍也）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仗也）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涖臨事也）麻嬰為尸（為祭尸也）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力多）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子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也）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也）奪之司寇與鄭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睢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為亂也）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智伯也）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子般）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也）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豭母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令盟）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主也）官此栒邑賜尒鸞旂黼琱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訖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為名也）下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曰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將死君下壺食餌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歎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敢忘寡人之衆能合之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鼓琴子路扢然執戈而舞

韓子曰句踐入宦於吳執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郭遠立矢石不及也）又居於犀蔽犀櫓之下投枹而歎（枹鼓也）曰烏呼士之遫（音速）弊盡壹若此乎（遫猶作也一猶皆也言士之憊化弊悉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又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鏑也石弩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登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賞失者有罪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顙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陽虎既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魯君聞陽虎失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不傷者受重罪也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日日反三舍（魯陽楚平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桓寛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爲樂

張騭文士傳摯虞荅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弓彫戈之錫銘之彝器既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爲寶榮豈無其物貴殊品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劒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焉婦不奮戈戟於貍狌之群

山海經曰崐崘墟北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干寶搜神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高子高化爲白蜺而持藥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爲大鳥開而視之　飜飛而去

梅陶在益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斃也長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鋋彗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時三月之暮春遘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群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齊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林長劒奮無前

荀道璀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翦荒要○應貞華覽曰萬夫汱拾武騎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別屬弓不虛彎戈不苟撲

傅毅西征頌曰愠昆夷之匪協咸矯於戎事干戈動而後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尅

張協七命曰舉文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孔欣七誨曰攜同好命爪牙搦烏號秋雄戈緣山結網漆雲張羅

劉璀議曰自頃多難國度屢空疋夫有重璽之勞武王有執戈之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兵部八十三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句孑戟也戈過也所刺則決過所勾引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戈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鏌鋣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孑（居謁反取名於鉤孑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鏔（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墁于）胡其曲者謂之句孑鏝胡（即今雞鳴句孑戟也）南楚宛郢謂之匽（音偃）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音秘）或謂之殳（音殊）

廣雅曰匽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衆星主之

周禮曰掌舍爲壇壝（音遺）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不及子都怒（都嬖子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孑者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跳以下公嗾夫獒犬焉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偪陽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爲櫓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欲致死也）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周書曰年亂上用輿曲輈不漆朱戟纓經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今樓煩縣是）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足下何爲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又曰息夫躬云諸曹以下僕遬（音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

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曰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孺父孟死吴軍夫奮曰願取吴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吴軍至戲（音麾）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楊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衣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署銚期爲賊曹掾上略地向北期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趍駕出百姓聚觀諠

呼蒲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嗔目大呼左右曰趣攢（攢業擎趣官中之事鄉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辭文趣輿彈同）

東觀漢記曰吴漢與蘇茂周建戰漢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謀京師因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見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説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外建武中范外爲大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外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懼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胷前政遂涕泣求哀上即尺一出外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杪君聞循義勇多謀請循以守吴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盗賊縱横大戟强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上知其忠愈善之

張瑩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黄門謀泄閹寺之黨於宫中許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宫小黄門朱寓逆以戟刺

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己常以呂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擿布布拳捷之由是陰怨卓（英雄記又載呂布詣董卓卓責拔戟擲之言布與其私室）

又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輒十餘鉾（音稍）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敢前

又曰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韋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西相持太祖募陷陳典韋先占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爲人報讎白堊（塗各）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絺巾單衣折節學問

吴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家

又曰孫權乗馬射虎慶亭（庱丑陵切）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逐却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偵騎在遇孫策慈便前鬬正與策對

刺慈馬以擲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琅邪王休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爲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吳録曰嚴白虎使弟輿詣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削斫席輿體動王知其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兩鑱（音讒）是謂閉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荆邯說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故能禽秦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爲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欲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湿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廄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在前

王隱晉書曰上聞賈妃酷妬戟擿諸孕子者皆墮已治金墉城當廢之趙粲救於内荀勗請於外故不廢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崔鴻前趙録曰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爲賊其毋毎怒育

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斫人頭曽爲賊圍衣甲二重持戟逢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觀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録曰冉閔所乗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外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際得瑞戟（蘇合切）戟三枝旁有古字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尓志吾將擇焉顔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劒戟爲農器放馬牛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夫子懔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脱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杖劒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説惠王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

英雄記曰呂布白陳登使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不惟吾所求無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宫闕周廬擊柝屯陳夾道當兵交戟（胡伯始曰謂諸門郎闌陳屯士交其道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也）

應劭漢官儀曰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家令領主自有宫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階遥指僞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澀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栢梁臺召群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謡曰弃若戟弃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傷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黶遂殺之子崔旣長欲報父讎黶知之曰

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宫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雞鳴戟十張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戟下
殳
矛

戟下

世説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一出郭頒世語）

孫盛異同雜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絶人莫之能害

于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寛爲楊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决寛視事復來寛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寛呵格之化爲巨虵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于鄴内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遥望如懸燭就則亡焉（三十國春秋又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黄雅以太元中爲京口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於戶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乗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録曰項縣姚牛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覔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着地猶尚暖

東哲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嗤則百人仆唯畏鈎戟

顧愷啓蒙記曰王精名委必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兼五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戎逐虜戎首玄戈會長雄迎來送往斫截横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相鋒之内貴素之外嘱星也戟爲五兵掌蓋取威奮振也亢用戟法少先小振動之度上觸下故力於中恒在首頂之間來迎去送順而不逆也植則）虎龍交牙神變無常去者厚餞來者不攘（言用變戟之法交戰相向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處變而改顚倒入懷轉如回風翻覺孤騰翻戟徐反可謂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蓋乃進足書手舞及戲也如輪來轉去戎進而退之來重進疾闢而將之）

南州八郡志曰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罽國以金爲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胷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椿戟拔於後

管子曰黄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埶不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狐父戈以鍻牛愚莫甚焉（鍻徐王切）

又曰組援棘矜非鈠（音談）於句戟長鎩也（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上曲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劍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高誘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席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會曰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席會對曰身死妻子爲戮謂之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歜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歜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頸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格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食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并

又曰郡國貪慕將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雄戟干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鉤越棘（[illegible][illegible]代故[illegible]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蕤雄戟耀芒

繁欽撰征賦曰左騎雄戟右攢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音殺）

又曰周廬千列陛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關輙簡選其差可者奉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張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張載劍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趑趄（難行兒也）

李尤戟銘曰壴戟之設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暴是防須臾之忽終日爲殃山陵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鋏鈹鍇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嚴鋒勁枝擒鍔耀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卒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群

應貞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綮纍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攙搽（上音蕭下音參）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illegible]白梃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類

殳

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直江切）挃（陟栗切）於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也

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祋丁外切）

周禮曰車六等之數殳長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左傳曰宋張匄與子皮曰任鄭翩殺華多僚（子皮華貙也母貙弟家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公子成以晉師至（成前奔晉今還救宋也）會晉齊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華豹殪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

又曰莒子庚輿將出奔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弒君成名遂奔齊

韓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茅門時天雨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尉舉殳擊馬遂敗其駕

焦贛易林曰大過之訟秉鉞執殳挑戰先驅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殳書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也

司馬兵法曰兵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則易亂太犯則不濟（李氏曰兵長短相為衛守合同為用太長太短太輕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觸捨故不濟不及者不逮於利閱者不固則破敗故毒此徒優難憤也）故初列弓戟間焉（一弓一戟相間也）次列殳矛間焉（一殳一矛相間也）

又曰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有司皆執殳文示諸鞭扑之辱（礙使不行不違者也）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戰則久皆戰則彊

淮南子曰武王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且獵路南隅彎我烏號弓騁我纖驪駒走者貫鋒鏑伏者飢戈殳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畢卒攙厲奮干殳而捎擊飛鷹犬以搏縈（畢音）

夏侯湛獵兎賦曰擬以銳殳規以良弓都毫末而放鏃兮殪之乎囿中

左思吳都賦曰干鹵殳鋋暘夷勃盧（殺也鋋蟬）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殳鋋無暫息

太公六韜曰方首兩枝鐵叉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枚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徂悶切）鐏入地也松櫝長三丈其矜宜輕以松作之櫝速也前刺之言也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為三叉言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務矛長九尺務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鍦（音施）或謂之鋋或謂之鏦（音錯）其

柄謂之矜

又曰矛骹（音敲）細如鶴脛者謂之鶴膝

世本曰舒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蹄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門之內一人冕執銳（銳矛也）立于階側（周成王崩士衞嗣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箋云清者高克所軍之邑也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之英飾）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

又曰厹（音求）矛鋈錞（三隅矛也鋈音沃錞音隊）蒙伐有苑（蒙討羽也伐干也苑文貌也）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子一人所閒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器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後名艷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楇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覆龍相隨龍耆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龍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爲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共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着中戰衣不覆持長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彈擿也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馬鐵鍛鞍丈八蛇矛左右盤

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脩脩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蕩九騎留

吳越春秋曰越屈盧之矛鏦鏦（書云之秘）步光之劍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縮矛殺百步之外者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穀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快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

兵也士失得矢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去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無責乎阿餘子曰嘻還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着鞭騎馬操矛逐慈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終不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嵩之妻郡縣遭亂嵩得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少劫略乃以身赴矛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速死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爲相待期蚤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刺也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巳也持矛來倒刺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十四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鉏鈇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勑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矟　槍　鋋　鉤鑲

矟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晉書曰劉邁毅之兄也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馭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宋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冢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的）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羌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翟青步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羌太尉遣隊主丁旿（音五）以車百乘五北岸為卻月陣相去一步車置七人授以長白毦矟（毦音餌）

三國典略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取此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胄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為矟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胄未幾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為祟因此而卒

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脩為濟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為渡口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矟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郎　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矟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靈異志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常乘一赤馬儁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腹中寬丈八長槊左右盤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音習）上馬持矟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傅玄歌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梁簡文帝為槊讚序曰馬矟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艾縈魏后之府咸而猶賀相馬入丹陽之寺雄

而未巧翔以餘暇傍樸斯來投杉杉[illegible]剳燭簫至如春亭落景秋皐淨青霜已盡霓雨初晴嬌驪天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錢[illegible]累段太春錢儷與白刃爭暉翠毦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賈氣覩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檝越女踟躕無役如算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吾傷盜爲槍

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表云又經山陰防禦彰赫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鄭國公羅士信容皃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士信始年十四爲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請自効須陁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須陁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弃矢馳馬爲十下而還須陁因而奮擊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陁大悅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居前士信爲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鋭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已後須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爲別將時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受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候麥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翰使將王難得楊景暉等潛領兵候蕃兵至設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騎既至放馬脫甲翰以城中卒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略盡百餘騎奔突得走王難得追擊之延馬不還翰常逐馬驚墜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二人擬槍方刺之翰大叱之賊驚駭俱廢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爲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爲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趫悍乘諸真馬寶鈿裝戰軍前求較鬬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槍重百斤所向辟易莊宗畏之

鋋

釋名曰鋋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吴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鏦（音錯江反又音蟲）其柄謂之矜

東都賦曰戈鋋彗雲（注鋋小）

鉤鑲（音鑲又音襄又音鑲救器也）

釋名曰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或推鉤推鑲或鉤引用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蚩尤辟兵鉤一

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禄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刀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鉤帶入房

梁書曰古士瞻初為荊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女女壻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病臥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鉤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殯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鉤因鉤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璿璣鈐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失鉤漸漸耗而蜀客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鉤反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帶鉤到今其氏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鉤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而有人貪賞之重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作者曰吾之作鉤者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鉤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鉤甚衆形體相類不知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着於父之胸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鉤帶憂約束也鉤帶着身約勅己也持鉤帶脫事決已也

莊子曰曲者中鉤

吳都賦曰吳鉤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筍坑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釋名曰鎧猶塏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孚甲以自禦也○廣雅曰函甲介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釬（音汗）臂鎧也鍜（音段音鴉金遐）頸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輿也甲鎧也墨子同）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公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言當善簡汝甲鎧兜鍪敿汝楯使可用也）○易說卦曰離為甲冑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介冑也）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禮記曰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冑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鄭玄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贄幣也櫜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也）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敝賦稅亟也彫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紐以組飾也）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武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許靳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皆小大楯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今時鎧也司兵甲戈楯官也）

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鄭玄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也燕近強胡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也）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鄭玄曰革堅者支文也）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也）然後制革（裁札之廣袤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也下旅謂要以下也）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要廣厚）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橈無[illegible]撓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將襲於鄭夫人將啓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其師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杜預曰大子宮甲也）

又曰晉秦師于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

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也弃甲謂亡師也）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音啼）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也）

又曰齊晉陳於鞍齊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翦盡）不介馬而馳之介郤克傷於矢曰余病張侯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使呂相絶秦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蹲聚也一發達七札）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也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既殺三郤胥童以甲刦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也）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爲甲裏者所服杜預曰）（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又曰諸侯會柤遂伐偪陽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杜預曰狄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百人爲隊）

又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illegible]）（難於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崔杼稱疾不視事莊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氏崔子[illegible]公也）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遂殺之

又曰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閱數也）賦車籍馬（籍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甲（步卒）楯之數（使器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伯州犁也）告人曰令尹將死矣（爲明年子木死）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抑子美夫（言丈夫）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閒言楚樂遺也）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治子尾之家政）并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世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illegible]（執至）遊服而逆之（去戎備著遊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也）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乎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也）

又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俱出惠公也）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遣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也）遂見文子（文子鮑國也）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被傳言也）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施高強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又曰魯昭公伐季平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

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遂逐之（逐公徒也）公遜于齊

又曰吴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掘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于門）門階户席皆王親也

又曰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酒於子氏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日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illegible]）及饗日帷諸門左（帷帳藏兵其中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郤氏盡滅郤氏之族黨

又曰齊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讓[illegible]而已先登）書與王猛息（[illegible]）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illegible]）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之隨靳也）

又曰齊伐魯孟孺子泄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也）顏羽御邴洩爲右（[illegible]）冉求帥左師管周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雩門魯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illegible]）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吴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illegible]）

又曰吴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又曰衛孔文子將攻大叔氏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晉周綽射殖綽殖綽齊中大夫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不止將取其衷乃弛弓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何休一解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甲不以纓也）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是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熟於計穰侯智而

晉於事必不益趙甲兵以伐齊也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賈逵以兕革爲大甲鴳音）

又曰勾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水犀獸名）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衆之不足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袒裼（錫）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周亞父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動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擾懼上疏曰今秋稼巳熟復爲

漁陽所掠。張豐狂勃姧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可弛

又曰曹操攻袁譚弟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賜朱輪容車遣校尉教騎士四百人被玄甲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光武試爲餝上馬據鞍左右顧眄上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子與丞相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三年肅慎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菟（音塗）郡王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桓伊爲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涼州戎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又曰杜曾新野人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魏宋傳曰司馬文王秉政徵諸葛誕既被徵詣諸牙門置

酒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七百人出遂殺樂綝

吳曆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惡虜窟局樹機能等斷道圍隆隆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並進狹則木屋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橫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夾道側賊鎧不得過隆兵著牛皮鎧得過賊以爲神

又曰陶侃夢見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相州刺史

崔鴻後燕錄曰苻丕遣石越討慕容農農遣勵豐逆擊之豐曰我無兵仗彼有鋭鉀（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寇新殄未盈一紀干戈

已尋蟣虱生乎巾幘鶩爲雀處於帷幄

車頻秦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綖以纏之（綖音）

宋書曰四年不期爲虜所陷沈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鬭甲胄生蟣虱

隋書曰長孫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又曰張奫（於綸切）累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外御座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綠沉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元膺撿校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節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爲偏將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視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覩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甲下　兜鍪　楯上

甲下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甲二十領以賀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戶階帶甲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專諸置魚腸劍炙魚腹中而進之刺王僚貫達背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內貫小鎧挾佩刀詣卓卓送出閤執手告別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卻不中即殺孚夷其族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胄使騎駛（音史）駛韂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虱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發喪瘞於水南北度攻官壘攔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以精銳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朗於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朗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耀奪目

伏侯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述異記曰軋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得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爲劍鎧（楷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趙岐章句曰函鎧也）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國必有兵道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illegible]）贊也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呂氏春秋曰鄒之故爲甲裳以帛（綴以帛甲）公息忌謂鄒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鄒君以爲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鄒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鄒君不說於是乎止官無以組（以組）鄒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鳩衣鐵甲操杖擊所不穿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

之舍子路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夫由歌方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貧饕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鐵焠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丸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擩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尋征之服裂翬爲華輿乎后妃之首雖出於幽谷迁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窠於林藪彌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冑被霑汗

又曰金鍊照海浦（注鍊甲也）

又曰玄甲耀日

陳林武庫賦曰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椎韋人製縫玄羽縹甲灼爚流光

孔融肉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盆領鐵鎧絕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環鏁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

殷仲堪相王牋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興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擩鎧一領兜鍪一副

又曰鄧百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爲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冑鉦鍛謂之鏂鍭（上音歐下音侯）

說文曰冑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爲甲冑

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毛萇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綅子林切）

禮記曰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哀則少有哀色執紼（紼甫勿）不笑臨樂不歎甲冑則少有不可化之色（犢與冑宜相稱也）

又曰車則脫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鄭玄注曰袒其衣出冑櫜以致命櫜韜衣也）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杜預曰冑兜鍪也魚門邾城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又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也）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三肅使者而退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

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漢書曰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於是稽首拜受甲胄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積忿公孫瓚不已自率兵十萬攻瓚將出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瓚使得改行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虞遂大敗斬虞於薊市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

軍雖在軍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賵將軍綸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兜鍪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又曰上　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甲胄生蟣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生活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

獻帝春秋曰孫策使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爲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而歎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於神亭策得慈兜鍪

吳書曰諸葛恪作東關遏魏軍距之時寒雪恪使丁奉等皆解鎧但著兜鍪持刀緣遏上魏軍見裸身緣遏皆大笑

不即嚴兵使亂斫遂破北軍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黄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占曰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甲胄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陝虜多縱突騎衆軍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納兩當衫馬亦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衆會紹鬋解兜鍪墜地退走見禽

車頻秦書曰符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戰所向無前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末慕容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胄飛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胄而後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孝經威嬉拒曰欲去惡尾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着鐵兜鍪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説韓王曰韓之劍當敵則斬甲楯鞮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吳起令魏武侯屬衆五年秦人與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曰袁紹爲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鬭死而返逃入牆間豈可得活（一云入空垣間）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張方遣曰陛下自鄴來還宜謁宗廟天子出因便剗（初限切）鄴兜鍪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投鐵纓矟擊兜鍪燕聾皆用京州白鵝毛望之若荼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冑○傳曰蒙皐貌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冑馬蜀隊戴貝冑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遊飾冑朱綅綴之也冑梅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獠（音老）在牂柯與古鐵林交阯蒼梧皆以朱漆皮爲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師旅則有介冑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扞禦者爲楯謂鎧甲兜鍪也

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罰者扞刃之甲冑也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音）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又曰愍痛苦之疾者所以除伐命之疾鍪甲冑之畫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自副鎧百領兜鍪自副

陶侃答溫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牟兜牟作之巧勁用功殊多戰器不幸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牟者猶以有功入貢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遠亡臣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鉞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illegible]）

干寶百志詩曰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群衆中諦能救世艱鬭誓代變披兜鍪易進賢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鞮鍪生蟣虱介冑被霑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又曰貝冑星離（以貝飾之）

楯上

釋名曰楯遁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師者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陷

破瓦敵今謂之曰露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孑小稱也以𩋾（遵音）編板若謂之木絡盾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

許慎說文曰楯瞂（伐音）也所以扞（汗音）身蔽目象形聲也楯大楯也（楯音）

揚雄方言曰楯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扞音也）關西謂之楯

張揖埤蒼曰戰盾也

廣雅曰果科干瞂楯戟盾也

龍魚河圖曰楯名自障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脩鞀（桃音）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鄭玄曰朱干大楯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楯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楯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楯各辯其物與之等以待軍事（鄭玄曰五楯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又曰魯及齊戰于炊鼻（杜預曰炊鼻魯地也）齊子淵捷從泄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也）繇朐（劬音）汏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繇過也汏矢激也）

又曰宋樂祁獻趙簡子楊楯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楯下　干

瞂

櫓

樐

楯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曰干楯也招搖爲天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爲表者也）

史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劒楯入營衛士止噲噲直撞（音幢）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爲誰良曰沛公叅乘樊噲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爲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張晏曰被具也）可以葬者取傭苦之不與錢傭知其盜買縣官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亞夫歐血死

又曰鼂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爲府丞虞卿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零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政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山南遷丹陽太守是時太江劇賊余來等劫掠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毆略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鈎鑲刀楯大戟長鋋弓弩勁兵轉送承擊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帝嘉其功賜以劒珮

後漢書曰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楯而行

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楯擲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沙堆爲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

魚豢魏略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母爲賊所略出攘臂結袒獨持楯追之行數里及賊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

韋昭吳書曰魯肅欲渡江衆騎追肅肅植楯引弓射之矢貫洞騎度不制乃相率還

吳録曰交阯朱鳶縣有檳榔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盾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爲牙門將內涉江夏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干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三萬濟江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林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亮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在漢中怨慎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及就

殮皃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在任詹法暴濁足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南史王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防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齊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禽嘗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着

北史曰後魏蠕蠕（蠕而兗）犯塞以任城王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爽狄為初不見虎頭楯若令舞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酋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在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力戰兵乏食馬盡煮弩楯炊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注曰去毛曰革犀兕牛之屬以為甲楯鼓鞞）

鼓激晉東宮舊事曰東宮外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鷄鳴戟千張

陶公故事曰臣亮奉獻金華大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五十幡

王琰冥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為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於敬叔意願甚懃而營索無處憑几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先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戟盾（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皆戴瞂（瞂音伐楯也）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劍楯物及銅犬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並謂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

之謂可以為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應聲答與帝正同眾伏其辯悟

異苑曰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焉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遑遽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楛淇衛箘簬（音路高誘曰楛幹楛也淇衛箘簬箭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鏤以銀錫）雖有薄縞之襜腐荷之櫓（荷蓮草也櫓大楯也）然猶不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革楯矣（經猶達也）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呪師之刀蘇家之楯皆爲良工利器詩所寳貴也[illegible]之蔡其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器牆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楯憂相負也

漢書楊雄校獵賦曰賁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

吳都賦曰杭神龍之華殿施榮盾而捷獵（句踐將伐吳作榮楯鏤以白璧鏤以黃金狀若龍蛇以獻吳王吳王受之遂於姑蘇臺楯爛然光曜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旆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鶴膝矛也犀渠楯也）

李尤楯銘曰吳旂魯猷戎兵特須也

張奐與崔子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兒兵二百馬如牆（古[illegible]切）羊矛如錐鍛楯如榆葉（鍛徒甘切長矛也）

陶侃荅慕容廆書曰今致楊淮鈗秀雅廉超驥收盾盧必蹈之舒集鍛舉不入之楯

庾闡責伍貞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凄風蹊月苦雨積旬地藉濕蓐室無完薦貞楯傳時伏橋擊柝謝尚觴楊征南書曰五尺余斷頭刀一口碧綾裹中楯一番

又與張涼州書曰今致君綾裹中楯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蒜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銜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勿猶無也士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也）

禮記曰外正樞諸侯執綍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枚狀如箸橫銜之）銜枚氏掌司囂（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逆流而上曰泝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率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殺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

宛城降

漢書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儋都甘切）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儋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衆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逆之樂嘉欽衆夜銜枚擊艾等昧爽至于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過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

白幡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摠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村羅獻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譚詡等水陸並到説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處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間王率參佐到霸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步銜枚

屯列

崔鴻後秦録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鋭朱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録曰張璩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録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驤及將士奔于流橎

越絶書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舡旌麾兵戟與王舡等者七艘將軍疑舡兵戟與將軍舡等三舡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敎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鋭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略曰銜枚毋讙譁唯令之從

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棓（棓與棒通用）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棓（步項切）

魏志曰鍾會反囚將軍胡烈等與子疏云會帳下督丘建密説消息會以作大坑白棓數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棓殺

設置坑中外兵聞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爲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數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棒殺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皓先報布後問美人曰尒父何在荅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或有忤意者輒加以虐刑有白棓數十枚各有名號鉞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棓人陰破

六韜曰方胥鐵棓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棓（許慎注曰大杖以桃爲之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人也）

抱朴子兵遺賀將軍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棓擊之禁不復行因而破賊

又曰余頴世人改其無撿之行除其驕鬭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棓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敎諸圍上守土皆作棓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棓棓之

高堂隆陳灾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星天之杖也主欃棓亂兵客星彗孛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

史記曰張良爲韓報讎得力士爲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兵部八十九

鞍　轡
鞚
勒
鑣

鞍

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鞁皮被切）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下蠶室後爲宦者丞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徵趙憙引見賜鞍馬特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

馬坐鞍旃毼毲上（毼音褐毲音[illegible]）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季次元聞事發被馬欲亡馬驚在轅中惶遽着鞍上馬出門顧車乃自覺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朕從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度臨濟河先度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棹船僅乃得度是日微褚幾危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况鞍懸柱乎

魏略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噉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冢間髑髏著忠鞍以爲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加乎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尔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

使群臣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尔昔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鏤衡鞍遺奮從貸五十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

又曰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爲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樗蒲

遂下騎造焉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陸景典語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秦釋鞍接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傅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興六駿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明珂景服華韉釆鮮。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驅乘雙駮鞍馬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脩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代劾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劉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騖馳逐騰躍覆蹳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蹳北末切）

轡

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縣轡於當舍止之處所）

又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何禮之齊也孔子曰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去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叅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痤七禾切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爲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群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鞚

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鞧鞴（音[illegible]）勒靻也（靻音漸泰反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環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撤軍還兵呂蒙等共留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

外浮橋南已絶丈餘無板谷利時爲親近監白曰至尊牢捉鞍緩鞚利當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温嶠字太眞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淡表臣以發許昌城内北人諸將孫凱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纒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毎不虚發

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絶景直髾驌驦走駿驚驄步象雲浮受銜斯遊歛鞚則止

傅玄良馬賦曰奮鬣沛艾虎據龍跱望雲騁景乘虚四起縱銜則從攬鞚則止

成公綏射兎賦曰收輔車之燮轡舍良馬之長鞚禽逆羽之輕疾截逸足之狡弄盈得獲於後乘充庖廚之所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柎駿馬兮按鞍中衢兮載數歛鞚兮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驥以接鶩乘則力追者萬群傾脩翅以頓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證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爲勒而以鞚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焉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邪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玉具劒鞍勒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畢雞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凉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馬瑙鍾黄金勒

鄴中記曰虎諱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

永昌記曰京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鏤勒加翠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高誘曰不穀曰不穀食富騎而已北狄鮮穀地磽會以便居也）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鏤鞶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以爲人君翟黄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也臣進五大夫禄爵倍以故至於此

韓陽天文要集曰造父五星在傳舍南造父洗馬轡勒銜

鑣

韋據詩曰騏驥伏其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獨卓殊

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天珎物寄鍾山之崇崗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炎陽翕中區之黄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内炤（照）晴淨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的爍其間

爾乃藉彼朱野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群駿龍驤並於衡首咸皆腰褭與飛兔攏脩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爲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艷也使琳賦之命乃他山爲錯荊和爲理制爲寶勒以御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繼世嗣之駿服兮表騄驥之儀式

王沉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斂鱗紆縈白黑殊形如水之潔如玉之貞因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田景逍遙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苞斂其口也

說文曰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

爾雅曰鑣謂之钀（郭璞曰勒也許鞬切又魚列切）

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毛萇曰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鄭玄曰輶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衆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輅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曾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揚鸞鑣兮揮紅沫之幡纚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音低）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犛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椎車無輪棧輿無靴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輻今富者銀黃華左搔以結綏錯鑣塗朱珥勒飛軨

楚辭曰絕鑣銜以馳騖兮暮著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曹攄詩曰異偶各有分鸞驤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揚鑣警路哀籥清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琬之爲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軌楊金鑣千舳樹蘭旌

袁淑遊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墟弥阜鑣容旆綵襄野麗雲

鮑照詩曰飛鑣出荊路鶩服入秦川

王沉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張協玄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騎騰鑣羽騎游驂頹流光以校鑾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驊騮綠耳揚和齊鑣一瞬千里

董子曉乘輿駮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拔銜金鑣着玉

羈

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籠之輿消人進龍圖之馬輯駕則眩奪鳳蓋[illegible]鑣則圖促孟夏故勤軔馳光舉策流赭

張委九懸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振策若萬里於崇朝

謝莊宣貴妃誄曰嚴仕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路於藁鍾齊行鑣於轅[illegible]

應璩與劉文達書出儻遊談之事欲脩無爲之術不

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溫與慕容暐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揔舉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覽三百五十八　太　張高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羈　珂
鞿　障泥
防汗　當胷
鞘尾
鞭
柳

羈（肌）

許慎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杜預曰羈馬羈也紲馬韁也）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

又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奔也）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駻馬（如淳曰鞿音機以羈羈馬頭曰鞿駻突之馬也旱音干）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鞴音羈靽音半）

康泰吳時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爲售之若於路失羈靽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

郭頒晉世語曰愍懷太子好畢雞小馬小牛置田舍令左右將斷羈勒令墮馬

韓詩外傳曰昔衛獻公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靮晴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復爲私也無乃不可乎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襄陽蹋蹄哥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曜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杜夷幽求曰羈紋絆蚤禁其非法剗識屠亟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又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陸也

又曰瑀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夢書曰羈韁爲拘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結語言韁性來也羈結韁堅結勃韁也夢絕不用難俛仰也

摯虞逸驥詩曰逸驥無鑣轡騰陸從長川剪落就羈勒飛

軒躡雲煙

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事間

傅玄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騏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明珂景朗華韉采鮮

傅玄良馬賦曰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韉織防含華（鞴音韋）

傅玄鞶良馬賦曰飾以金羈甲以玉纓結以輕軒御以和鈴

曹植遊俠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孫楚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殲殞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尔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郭義恭廣志曰斯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精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刃國出桐華布珂珠貝艾香雞舌香

傅玄樂府豫章行曰輕裘綴孔翠明珂曜珊瑚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佩玉珂

鞴

隋書曰宇文述素好著奇服炫燿時人雲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挾頭巾令深袙（音陌）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障泥

王隱晉書曰韓友字景先盧江舒人舒縣廷掾王睦卒病死已呼魄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尸頭前及卧虎皮馬彰泥登時大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驪以千里馬生羆皮鄣泥獻于南燕燕王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世說曰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彰泥前有水終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徑度

防汗

東觀記曰和帝永元三年西謁園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將從賜馬二疋并鞍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黃地金鏤織成萬歲鄣泥一具又織成防汗一具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鞍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攻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弁音）

司馬彪戰略曰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爲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鄣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許降過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當胷

後漢書曰太守趙興署緄求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緄疑其詐諫不聽出興遂駕往緄乃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當胷以革馬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緄由是知名

鞦尾

服虔通俗文曰馬鞦鞧尾曰鞧（[illegible]秋）

魏百官名曰赤茸鍮石鞦尾一具

鞭

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軨[illegible]曰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也）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晉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又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以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暮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又曰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圃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南投策使陽越下取策

陸機毛詩草木虫魚疏曰椐枝葉似楨松亦稚曰椐樻也（姑去反）節似扶老即金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孔叢子曰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婁敬去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又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李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絡閒而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廣騰而上胡兒馬因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又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漢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又於朝廷省門為董卓設神坐數以羊祠之祠畢過省閤問帝起居求入見傕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

張勃吳錄曰大皇帝大會飲宴下馬迎魯肅肅入拜起禮之謂言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麾下威德加于四海然後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帝拊掌歡笑

又曰大皇帝潛軍於皖口命陸遜為大都督假鉞大皇帝親執鞭以見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權與呂蒙蔣欽陵統等在後張慢飲食畢垂當發魏將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遮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附在馬後使持鞍緩鞚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王隱晉書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叔平曰君舍東北有桑樹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便就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遂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干寶晉記曰晉永嘉初有神見兗州甄城民家免奴為主

簿自號為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簿從行為譯以宣所宜汝南梅頤字仲真去鄴來經兗州聞其然因賚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人着鞭耳

沈約宋書曰胡藩字道序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擒李矩

營生執矩外甥郭讃之弟元數元作書與謂欸云去年東平曹嶷西寓蔣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勤與謂晉銅臺尾馬鞭說寓禮賢矛越同斷金性物爲信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勸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來歸

又曰城都王穎誅黄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瑯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微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亦見止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國

崔鴻前秦録曰符堅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教爲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學生強𣏌之術乃弱本之方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規矩任知進退

又曰符堅引群目議代晉太子左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弗可犯且國有長江之嶮朝無昏政之臣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夫差威陵上國爲勾踐所滅雖有長江其能固乎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當内斷其心矣

又曰符堅時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虜秦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起關東歲在癸未

崔鴻後梁録曰咸寧二年盗發張駿墓得珠簾琉璃珊瑚馬鞭

樂資春秋後傳曰曹仲連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鞭而從之

袁希之漢表傳曰費禕（故切）[illegible]領漢節誘納降附越嶲太守張嶷牋誡禕曰昔岑彭率師來歛杖節咸皆見害刺客不鎮重也今明公位尊權重宜覽前事後歲首禮詩節行酒郭循以馬鞭中小刀刺禕禕數日薨

魏百官名曰駁馬鞭二枚

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何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財舒亦不覺受時

劉義慶幽明録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夾道因請如二千石遇見縱父子使喚往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闔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去顧見祐勒後入山得一玉純從此如意

又曰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坐忽見一平上幘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然便見階下奴子御幰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

又曰廣陵韓晷字興彦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看輒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佛神咒經

謝氏鬼神列傳曰下邳陳超爲鬼君所逐改名何規從餘杭步道還家求得避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替懈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說往事超大不復畏此鬼也小俛首乃見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驅此鬼去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急就死

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鋼不鑠則埋之

上生馬箠勾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歸治以爲馬箠獻於吳

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

關駰十三州志曰山衆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兕至山衆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失資糧

大公陰謀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箠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司馬彪曰髐白骨皃）撽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寢

又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之燒剔之刻之雒

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弃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又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

鹽鐵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以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以治萬民

又曰泰攘利銜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答八極

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說苑曰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楊偉時務論曰轡策轄摯之具設雖剛悍麤戾踶齧之馬若足拘絆繫口銜轡勒箠策必至則躡蹻循軌（[illegible]）

世說曰王敦在姑孰晉帝出看敦營敦覺追帝帝以金馬鞭與客舍姥（莫補切）姥以水洗馬屎令追者聞姥云去已久矣追者乃止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從荊州下過王敦敦謀欲害之而平子左右二十八人悉捉鐵馬鞭爲衛敦不敢近

夢書曰鞭策爲所使有勅趣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諸善也

曹植九詠曰乘逸騎兮執電鞭忽而往兮怳而旋

曹植陌上桑曰望雲際有眞人安得輕舉繼淸塵執電鞭

騁飛麟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玉珂橫簪刿瑁璫長鞭施象牙

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徉乎高樹之下乃駐馬書鞭爲渦賦

傅玄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曾逝肉飛骨踴

傅玄馳射馬賦曰很如華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歘亮

曹植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振風后之奇接吳孫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操策亦有威怒東野之敗咎責過度

溫嶠與陶公書曰奉送赤角一具及靴鼓馬鞭鼓角旣周

軍用馬鞭服以爲旌旄之於手與之符者也偃武之日乃
當藏之筴笥耳
謝艾奏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諭要案將軍可
差腹心人言致珊瑚馬鞭杏瓔（於盈切）一具遺王擢王擢狐
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袁宏與范甯書曰四海鼎沸天綱將絕杖短策以履征登
重幙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甚崑崙而舉麾

柳（竹瓜　華）

魚豢魏略曰獻帝露布益州曰馬繫柳而不暇解胄延
頸以待白刃（柳孔剛切又丞鳩切）
蜀志曰靈帝末先主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
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乃直入傳縛督郵杖二百
解綬繫其頸着馬柳弃官亡命

常璩華陽國志曰建寧郡同瀨縣存馬縣雍闓反時結壘
於縣山繫馬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梁林無梁夷言馬
也
蕭子雲晉史草曰毗略時有賨僧者不知何人自云遊歷
五郡時人號爲賨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略死泓
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廄開屋設大柳有異馬其大非
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趙書曰徐光字秀武頓丘人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五
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爲詩頌不親馬事
異苑曰丹陽甘卓字季思忽鏡無頭乃見在馬柳
荀氏靈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自說
所受術師曰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上有小籠子可
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寄君擔人甚怪之慮是
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
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
中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至國中一家大富而性慳惜
不行仁義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囊即至其家有一快
馬甚惜之在柳下繫忽失去尋求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
斗甖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語言君作百
人廚食周餉窮困者馬當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既畢
馬還在柱
淮南萬畢術曰馬柳生扇芽者取馬柳生芽可以爲藥食
歛見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

人事部一

敘人　孕

敘人

釋名曰人仁也生物也

易下繫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醇厚也）

又敘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氣性之効也）

又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左傳昭二年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爽明也）

春秋元命苞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陽道人致和（五氣五行之氣）　又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又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殺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效也上爲下效道之始也

又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仁以人其立字二人爲仁（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

又曰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一其德言盡學其轍之精氣也）（循其轍言不違其帝所尚也知是則皆得長生久視言所行者天也）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智者無所施其術殘物逆道天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不以命制悖慢之人明賢智遠斷不得施行勢相反）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壽天命也八十壽數相乘之數）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援神契曰隨者遭天遣精善之行則報其暴虐行以數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曰動地夭絕人命沙鹿襲邑是也（沸溢出[illegible]鹿[illegible]地河水[illegible]沙[illegible]之已[illegible][illegible]人也）

春秋孔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姓秀氣爲人（正氣謂若木人精龍之比也形靈威仰之氣大人稟[illegible]之形精地之氣以生之[illegible]閒氣謂不一行[illegible]星以精生若物何元情者也）

又繁露曰唯人獨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行數也外有四肢副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柔乍剛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樂動聲儀曰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者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爲太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崆峒之人武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物得爲人也故下句曰命者性之始也）形於一謂之性（人合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睛轉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十有六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又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耗耗字也息土細焉土土鬆疏者也）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以一樂男尊女卑吾得爲男是二樂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緥者吾已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又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理道畢矣

漢書曰司馬遷曰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聖人重之

鬻子曰天地闢萬物生人爲正焉人化而爲善禽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禽獸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曰人之情欲平嗜慾亂之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初形散如膏脂）二月而脈（漸生筋脈）三月而肧（肧胎也三月如水蟲狀也）四月而胎（如水中蝦蟆之貌）五月而筋（氣滿而成筋）六月成骨（血化肉肉化脂濡化骨）七月成形（四肢九竅成）八月而動（動作）九月而躁（動數躁前）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

又曰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閒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列子曰戴髮含齒倚而趣謂之人

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咀者五味也五味是五藏酸生脾鹹生肺辛生腎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而後生五肉脾生膈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肉已具然後生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肺爲口心爲下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經營天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於是乃別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骸反其根

又曰言與常是行與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技者中人也若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裁其技能而裁制彼出）

又曰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者八方中央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叅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脉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白虎通曰男女者何謂男男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如從人也

風俗通曰天地初開未有人女媧摶黃土為人力不暇乃引絙於泥中以為人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凡庸絙人也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麤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

以堪任物也（小則不勝）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慢）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愞之人也

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傅子曰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孕

易漸卦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王弼注曰夫樂邪配則非夫而孕故不育）○尚書泰誓曰商王受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左傳僖中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大戴禮曰周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為後世戒

史記曰后稷名弃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說願之乃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后稷

又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脩玄鳥隕卵脩取吞之有孕生子大業

又曰昔夏氏之將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宮妾未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即褒姒也

漢書曰張倉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又曰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上以堯十四月而生

令鉤弋亦然乃命門曰堯母門

又曰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范曄後漢書曰鮮卑檀名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欲殺之妻言嘗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口因吞遂任身十月而產子

又曰靈帝王美人任娠畏何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堅終自不動又夢負日而行四年乃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董侯

東觀漢記曰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魏略曰昔北方有高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於馬閑中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天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之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因得渡魚鱉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也

又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

吳錄曰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腸繞吳閶門

又曰長沙桓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

晉書曰賈后酷以戟擲諸宮人孕子皆隨刃以死

晉陽秋曰初太宗諸子殲夭諸姬絕孕令扈謙卜筮云後

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於是盡出後宮及諸婢妾見之織坊中有一人色黑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是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

車頻秦書曰苻堅母苟氏浴漳水經西門豹祠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孕而生堅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未孩已擇人言雖教速成）則人始有夭矣

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也）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代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

又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勛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於石紐山下大祠前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

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

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其黃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是去九疑二萬四千里

列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次妃也妃有娀氏之女與娣妹浴於玄丘水之上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之簡狄得而吞之有孕遂生契（號結）

又曰大任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

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子任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乃棄之

齊仙列傳曰竹陂桓夫人有娠六月胎上下餘日大極請

他視脉他曰有兩胎一已死便手摹其胎在左男也在右女也右死即爲湯下之便愈

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爲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爲氏朔爲名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濵獨孤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濵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爲異乃覆煖之遂成兒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録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

又曰婦人任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欲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産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異苑曰督郵生於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冠衣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許見影而去勿返顧勿令壻見必生男

又曰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任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

又曰太原温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續搜神記曰袁眞在豫州遣妓女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觀望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盆水中冏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水皆不得阿馬冣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即覺有娠遂生桓南郡

幽明録曰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喪此酷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藏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時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交接後歎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别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尓來覺婦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産

論衡曰后稷之母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處而任身

又曰傳言黄帝任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

人事部二

產

毛詩鴻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又生民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横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禮記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至生子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弧者有事於表書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左傳隱公元年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

又襄五年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又昭七年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昭七年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三日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約公衍母使請己共自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家語曰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夘生齕吞者八竅而夘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史記楚世家曰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坼副而生焉

又曰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其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及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

漢書曰高祖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勿事不徭役也）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分錢至於生子輒殺元帝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分錢

東觀漢記曰𣂏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於道南聞有兒啼聲怜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後漢書曰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蛇

又曰虞延初生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

魏志曰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黎陽令程放書言掾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生水腹下而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安全無災無害也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太安元年有婦人詣大司馬門寄產吏驅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言畢不見識者聞而惡之至二年謀反誅

又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也生咸好學有才爲鍾毓主記毓弟會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孫盛晉陽秋曰魏舒適主人妻產俄聞車馬之聲聞曰男女從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默然謝之

于寶晉紀曰愍帝建興三年抱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就視者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獻明皇帝之子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理胞之坎遂成林

前趙錄曰劉淵字元海父豹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劉聰母曰張夫人十五月生聰焉

三十國春秋曰前秦蒲洪父懷歸爲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

又曰後涼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闐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袵乘白馬謂曰尒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生壽闐被中因以禿髮爲號壽闐爲名

後趙書曰黎陽民妻產三男一女勅賜乳母穀帛以爲休祥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德皝少子母公孫夫人晉咸康中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就生似鄭莊公曰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

宋書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又曰王鎮惡之產也當五月五日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如是而相齊此兒必興吾族因以鎮惡爲名

又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北齊書曰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寛厚不妬忌高祖率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患切雙生子也）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大軍

唐書曰幽州節度使劉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牧宰及怦爲節度濟爲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

朝廷從之

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也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也

呂氏春秋曰夏后孔甲佃于東陽萯山大風晦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子必大吉或曰不勝必有殃后乃取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子成人幕動析橑斧破斬其足遂爲守者孔子曰嗚呼有命矣

西京雜記曰王鳳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舉其母曰田文五月五日生父嬰勑其母勿舉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以占事推之非不祥遂舉之

又曰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者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生嚚以巳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爲兄嚚亦當爲弟矣昔許釐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生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者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一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玄中記曰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冣

又曰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外國圖曰長人國妊六年乃生而白首兒則長大乘雲而不還龍類也

崔玄山瀨鄉記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託於李氏胞中七十二年產於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

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

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帝系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啟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風俗通曰生三子不舉俗說生子至於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勾踐令民生三子者與之乳母生二子者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彊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

者也古陸終氏娶于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令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曰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曰汝南周霸字翁仲爲太尉掾婦於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卧得男因相與私貨易俾錢數萬後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光爲主簿使還致敬於郡縣因告光曰事訖腊日與小兒俱上家去家經十三年不躬蒸嘗主簿微察知相先君寧見會同飲食所娉不往到於家上郎君沃醊主簿俯伏在後但見屠者弊衣蠡結倨神坐

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黑綬數人彷徨陰堂東西廂不敢來前光怪其故還至引見問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狀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劒上堂謂嫗汝何故殺吾子嫗大愁曰卿常言兒聲氣喜學似我老公欲死欲作狂語翁仲曰祠祭如不具服子母立截嫗辭窮情竭泣涕具陳其故時子已年十八呼與辭決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無可奈何自以衣裘僮僕車馬送迎取其女女嫁爲費皷子婦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翁仲更養從弟子熙爲高邑令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妊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叱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止甚愴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又曰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按左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時割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列仙傳曰木羽鉅鹿南祁鄉人貧母王助產嘗探兒兒生開眼視母大笑母乃驚怖仍夢見大冠赤幘者守見曰此司命君也當報汝使汝子木羽得仙後生兒字木羽所探兒年十五夜有車馬迎之過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相隨去

列異傳曰華子魚爲諸生嘗宿人門外生人婦夜主有兩吏來詣其門便相向辭易欲退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與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年三歲已死乃自書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蹟腹神）

益部耆舊傳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於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而爲龍出水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生我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走背龍而坐龍就而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小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共推以爲王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遂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論衡曰黃帝二十月而生

又曰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見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杖入門以示人占曰吉文伯位至廣漢太守以杖當得子之力矣

譙周法訓曰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傳子曰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去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其本親服去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常宿黄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苔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仲舉歎此謂命矣（幽明錄同）

異苑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又曰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

又曰沛國武標之妻林氏元嘉中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呪曰若天道有靈無令死被擘裂須臾尸面赧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儼頃兒墮而尸倒也

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姙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北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關母祠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二

人事部三

姓　名

金澤文庫

姓

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從女生生亦聲也

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左傳隱八年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也）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漢書曰夏侯嬰爲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又曰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

又曰灌夫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因得幸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蒙冒也）

又曰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產兄衛長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三國典略曰周蔡祐字承先陳留圉人齊安郡守襲之子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唐書曰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則天朝博州刺史琅邪王沖據博州起兵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相應討平之改姓爲虺氏

又曰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設左右威衛二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改姓魚氏

又曰李全略者本姓王名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叛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又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簡嘗爲將召問其計簡遂極言利害願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寵之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慶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與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唯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與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馬五鹿青牛白馬也

三輔舊事曰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爲姓謂之伊

陳留風俗傳曰侯氏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

又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錫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黃氏江氏

文士傳曰束晳字廣微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歸蕪城改姓去疎之足爲束氏

世說曰諸葛令恢與王丞相共爭姓族前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諸葛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

論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也

名

禮記曲禮上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

又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

又曲禮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

又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無慎乎（人治所以正人）

左傳桓公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又曰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以類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也）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也）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也）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也）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

又文下曰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illegible]國之君）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也）

又宣上曰楚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畋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曰鬬穀於菟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鯈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定下曰魯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illegible]自此[illegible][illegible]）

漢書曰司馬相如小名犬子及長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

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東觀漢記曰廉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

魏志曰程昱本名立夢登太山捧日人或以夢告太祖太祖曰終爲吾腹心遂上加日

又曰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遂書戒之曰夫人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

吳志曰立子𩅦爲太子注曰休制曰孤今爲四子作名字太子名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𩃙音如兕觥之觥字昷音如玄䞓首之䞓（䞓音）次子名壾音如草莽之莽字盟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𠅃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寅音如有所推持之推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也

晉書曰謝玄破苻堅於淮淝先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以石名子以邀其功

晉中興書曰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爲外授及更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

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古會切）舒不得已親職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李弇字子　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

又曰陳安成紀平茌人也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

後魏書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巳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

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王楚王不知寶也

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

又曰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玄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名太宗

又曰顔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峻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産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辟彊張良之子也

宋書曰謝莊五子颺（力計切）朏顥㨗（音揔）瀹（音藥）世謂莊名子以

風月景山水

梁書曰張嵊字四山初嵊父稷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南史曰陳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白虎通曰人必有姓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

故禮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名之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子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於燕寢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名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大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名子非一或聽其聲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於形故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尼丘山故以爲之名也

風俗通曰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入賀而賀始生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體生男玄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爲名字

蜀李龔別傳曰龔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仕晉臺爲書部令史懷帝時爲安蜀令中原喪亂王衡七年歸國[illegible]帝以閑夷名重之皇子稚生因名賈夷

秦記曰後秦泓字元時東宮生邵弘言於父曰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

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字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儀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略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名者已之所以事尊尊者之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稱己未有用之於尊而爲卑用之於卑而爲尊者也

搜神記曰齊惠之妾蕭桐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何楨玄壽賜名叙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甲乙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滋生今月吉月之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寔臨祐之玄鬉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玄壽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四

字
形體
頭上

字

禮記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春秋說曰字者飾也

謝承後漢書曰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後白圭乃改焉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字道明顗弟也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又曰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孝康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

徐廣晉紀曰桓温才氣雄儁恢奕陵邁温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彞字曰温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從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也

荀氏家傳曰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字爲虎子弟世爲龍子王每謂曰俟汝長大當共天下

陳武別傳曰武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君奇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都亭鼠數聞長者語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在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放漢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許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故因字之曰國武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寔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形體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其蹇擧也蹇步足不能相過也）偏者枯也（言湯體半小扁枯）言皆不善也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精液之府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疑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鈐（鈐鑰也主）

（闕[illegible]）

東觀漢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

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又曰上復以朱祐為護軍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去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

江表傳曰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晉起居注曰懷帝瑯邪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蜀李書曰武帝諱雄字仲儁始祖第三子帝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儁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頰北狄為匡脚面南蠻為膧蹏方方以類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體有龍文寬雅沉深喜慍不形於人

隋書曰高祖文帝龍頷頟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傴

孫卿子非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耳具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

文子曰人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雨脾為風腎為電肝為雷以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而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受精神何能久馳而不止是故聖人內而不失也

孔叢子曰魏安釐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便便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圓且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耳卻近後而上僂也）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氣二月而血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

又地形篇曰東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銳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陽氣之所湊暑溫居之其人脩形銳上大口決眥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脩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者也寒水之所積者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

竅通於陰骨幹屬爲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敦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而惠聖

博物志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朗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抄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立

神仙傳曰王札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色美鬚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有參午達理魚目虎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列女傳曰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厭也

李部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項

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論衡曰蒼頡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脅相秦魏

頭上

說文曰首𩠐也顧（如毛切）頑顆大頭也顆小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易未濟卦曰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濡首有孚失是由酒無節）

又曰說卦曰乾爲首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

頭

禮記少儀曰頭容直（不傾顧也）頭頸必中（頭容直也）

樂汁圖曰赤帝銳頭黑帝大頭（宋均注曰銳頭像朱鳥也）

左傳昭二年曰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爾雅曰元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象天足方法地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爲戲弄臣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又曰須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齊遂自剄趙王取頭與秦

又曰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欒布從齊還奏事於彭越頭下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史記同）

又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漢書曰項籍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乃自刎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橫橫至尸鄉廄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丙午六國以擬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頓額相屬於道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又曰陳蓮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又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於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爲謝也萬年不復言

又曰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師古曰飲爲之器）

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後漢書曰賈逵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又曰張讓段珪誅何進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何進反已伏誅

典略曰李傕移保黃白城郭汜與張橫等破之送其首初傕兄子傕及利等侍上無禮及傕頭到有詔高懸之

魏略曰龐悳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悳謝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褊故今辰韓人皆褊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爲督軍從軍紹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劉廙字恭嗣年十歲講堂上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爲用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歸延頭曰庸能復作惡

又曰先主與張飛趙雲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顏曰汝見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命左右牽去斫頭大笑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於是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四

人事部五

頭下　頂

顖

頭下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被幽閉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又曰諸葛恪被誅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奮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令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關羽既敗走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而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又曰桓溫卒子玄爲嗣襲爵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

王隱晉書曰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臣服銳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又曰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溫曰謝掾必擁麾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未易才也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顯宗幸嶠船亮泥首謝罪

崔鴻前秦錄曰東海王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短故軍中稱之爲大頭龍驤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服數守之曰堅頭

隋書曰高祖文皇帝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起鱗大駭墜帝於地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吳越春秋曰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答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讎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

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并三冢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羽民國爲人長頭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仰氏（共工霸九州者也）九首以食于九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冤公問晏子晏子曰昔靈公田有大夫駭獸斷其頭埋之命曰五大夫丘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湯長頭而寡髮

莊子曰雲將東過扶搖之枝（雲將雲之主帥也扶搖木名生海東）而適遭鴻蒙（鴻蒙元氣）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欝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燕丹子曰荆軻謂樊於期曰今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奏王必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胷則將軍積忿除矣於是起扼腕執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聞命於是自刎頭墮背後兩目不瞑以函盛於其首與軻入秦

呂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黄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别傳曰卓知所爲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陽城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悉就斷頭駕其車馬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軸累雒云攻敗大獲稱萬歲入開雒陽城門焚燒其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其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輙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噫咤甚愁而體氣急　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傅頸得安復如常人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博物志同）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耳

異苑曰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斬白蛇劒及王莽頭等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涕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幽明録曰河東賈弼小名醫兒具諳究世譜義熙中爲琅邪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皰甚多大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琅邪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琅邪遥見起還内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悉驚入内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說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咲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列女傳曰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夫有仇仇家執父使要其子爲中間女念不聽則殺父殺父不孝聽則殺夫殺夫不義乃許之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者是還請其夫使卧他處自沐卧樓上仇家斷其頭而去仇悲義之遂不殺其父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作一脂筩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筩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嘆然而歎乃還卒其業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啖瓜數十漬至頭可啖百餘水皆作瓜氣

括地圖曰昌民白首身被髮

三巴記曰巴有將軍曼子請於楚以平巴亂楚使請城曼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頭與楚楚義之以上卿禮葬其頭巴以上卿禮葬其身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李郃別傳曰公耳有奇表腦枕如鼎形

易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莽卜云君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

世說曰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下車桓曰天甚明即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又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楚辭曰魂兮來歸君無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頂

說文曰頂顛也

易大過卦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韋曜毛詩問曰旱鬼眼在頂上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胷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應璩新詩曰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狐

額

釋名曰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

易說卦曰巽爲廣顙（上大下小故爲廣顙）

河圖曰黃帝廣顙龍顏

又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毛詩鄘柏舟君子偕老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明也揚廣揚而顏豐滿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含神霧曰代漢者龍顏珠額

春秋元命苞曰在天爲文昌在人爲顏額太一之謂也額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額博五寸

論語摘輔象曰樊遲山額有若月衡反宇陷額是謂和喜

方言曰顏（頟䪼）額也顏顙也江湘謂之頭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濟淮泗之間謂之顏

漢書曰成帝幸宮人曹宮生男帝爲趙昭儀召殺之宮曰果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年五歲夫人爲翦髮夫人年老目瞑并中右額雖痛忍不言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瘡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

又曰馬廖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過半額

魏志曰龐悳親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

王隱晉書曰元帝白毫生額上有光明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征見無劉曜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指額曰天也

北齊書曰文宣帝洋爲王時夢人以筆點記額明日告舍

人王雲兆曰吾其誅乎雲哲賀曰王上加點爲主乎後果然

隋書曰劉孝焯字士龍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煬帝令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

鹽鐵論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抱朴子曰老君額有三理上下徹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注曰鏤額也猶南並鏤額額題也

相書占氣雜要曰黃氣如帶當額橫卿之相也有卒喜皆發於色額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黃色最佳

又曰額臨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

人事部六

面　眉

面

說文曰面顏前也從百（音首）象人面形𩓐（音千𩓐切）面不正也頵（音[illegible]）[illegible]黃也[illegible]（音丁切）面瘦淺𩓙顔也赧面慙赤也

可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

又襄六曰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又襄四曰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又哀下曰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門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以幾（冀君）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而不復言

又曰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音求）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闕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況減死一等宣坐免爲庶人

又曰朱博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曾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乃叩頭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信以爲耳目

又曰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玉瑑耳（音衛劍鼻也）

又曰張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又頗曉其別蓍布卦意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東觀漢記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後漢書曰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略曰徐庶名福本單家子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檛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告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檛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忻笑乃以驢賜恪

王隱晉書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瘢黷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瘢面也

晉中興書曰王珂爲桓溫主簿二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晉書曰初王恭敗梟首於東桁王平之抽槊來刺其面

又曰桓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

又曰劉裕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賭官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略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破面曰作破面鬼時年四十

後梁書曰宋如周有才學爲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宣帝譽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帝又言之如周懼而出告蔡大寶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後魏書曰清河王懌被誣見害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遠夷在京師聞懌喪爲之以刀劈面者數百人

三國典略曰高長恭以淮南之亂恐爲將帥數曰我去年

面腫今歲何爲不發至是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盡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賜鴆之禍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怒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不死（郭璞注曰人頭三邊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

寸名動天下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今將軍身長九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含貝音中鍾聲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之

韓子曰古人目短於面見故以鏡觀

燕丹太子曰田光云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說苑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呂氏春秋同）

典論曰袁紹妻劉性妬忌紹死其尸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皆髡髮黑面

中論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譙周法訓曰昔有人使妻爲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擊傷妻面此可爲孝乎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又曰劉眞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旣見其如此乃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如神仙中人

又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世說同）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康一見置懷中不敢出戶外遥擲面便走

郭子曰琅邪諸葛恣名面病鼠瘻劉眞長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旣不見形竟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會稽後賢記曰貞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醇醢以取黃瘦竟得免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之脉會也諸陰脉皆至頸項不還上獨諸陽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相決曰奇毛生身及面皆豪貴白毫黑毛生其孔帶印綬

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眉

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嫵媚也

毛詩淇澳碩人曰螓首蛾眉（螓首顙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尚書大傳曰堯有眉八（如八字也淮南子同）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禮說曰君子秉金而王爲人美眉

左傳定公八年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顔息射人中眉（顔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忘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遮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戰國策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吞炭漆

春秋後語曰呂不韋謂太后曰詐腐刑拔毒則得給事中乃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以爲宦者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好爲憮也）

東觀漢記曰王莽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

又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又曰馬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爲人鬚髯眉目如畫

又曰梁鴻居吳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

案齊眉

鄧粲晉記曰荊州民宗廞嘗以酒祀王平子怒叱左右捽廞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平子大恚曰別駕狂邪言我醉因遣炙舒眉頭舒跪受炙平子意釋而廞得免

宋書曰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隋書曰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父習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少得美名於京師

唐書曰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

列仙傳曰陽都女生而連眉衆以爲異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間一尺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荊州先賢傳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皆有令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頌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吳闔閭使民習戰劍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皋也）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曲折此梁冀家所謂京師皆放之天戒若曰將收捕冀婦女憂愁之眉也

抱朴子曰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云見堯舜禹湯說之了了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眉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冶好眉色如望遠山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樊氏相法曰眉中長毫百二十歲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六

人事部七

耳　目

耳

釋名曰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耏音而）

禮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耳目不絶乎聲

傳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又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也）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欒鍼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斷耳曰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又曰林雍羞爲顔鳴右下（羞爲右故下車戰也）苑何忌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少屬之）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又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我非且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且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誘道）

易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又曰巽而耳目聰明

語曰六十而耳順

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

春秋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史記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又淮陰侯傳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寧能禁信之王乎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公說也其辯過於君君能聽乎兌曰不能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薄而君動今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我爲塞兩耳無聽談也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矩增）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宿智如此

吳錄曰關羽走孫權使虞翻筮之曰必當斷頭傷其耳果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竪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鬪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燉（音）煌曹祛上言軌老病

更請刺史執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詐狂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唐書曰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卽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鶡冠子曰夫耳主聽而兩豆塞之則上不聞雷霆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

又曰耳能聞雷霆而不聞蟻虱之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暗以狂凡學非爲能益也達天性也

說苑曰昔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從紂之心武王誅之

博物志曰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捋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耳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又曰寗先生毛身廣耳阮丘耳長六七寸

列士傳曰燕丹師田光往候荊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卽往見光

列女後傳曰劉仲敬妻者沛國桓林之姊也仲敬早亡桓乃引刀割耳宗婦問之桓曰吾自五代以來世知名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預自截割以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譙國夏侯寧之女文叔早亡妻斷髮自誓其家欲嫁之又截兩耳司馬太傅美之乞爲曹氏後

又曰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穆早亡吳丁諿（請[illegible]）求之諿知名之士家將許焉桃樹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桃樹乃安身守正動不僭禮（僭音僣）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城郭必典家邦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歲至百兼富

目

釋名曰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

禮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又玉藻曰目容端（不睇視也）

又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又曰富辰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又曰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晉取羈馬乃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爲交綏秦晉志未敢堅戰兵休致爭而兩軍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甚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又曰宋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師也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晉楚將戰晉侯筮之卜史曰吉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戰共王中目

又曰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癰瘡）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也）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懷子欒盈也）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卜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詩曰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爲絢兮

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易小畜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說卦曰离爲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春秋元命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尚書大傳曰舜目四瞳子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抓聵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聵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聵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聵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聵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聵遂殺之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又曰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缶

又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強共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如目之見毫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準一作隆）長目

又曰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劒擁戟楯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

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音喜又許忌切）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魏志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盻之超不敢動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典韋戰於門中韋乃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

又曰夏侯惇（音敦）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

晉書曰王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音壘）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隱晉書曰甘卓爲揚威將軍歷陽內史郡人陳訓私語人曰甘公頭低視仰目中有赤脉當危於兵勿爲將可也果爲王敦所害

又曰王敦枉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協乘軺（音遥）車從吏騶詣敦而仰頭瞋目

鄧粲晉紀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對之嵇喜康之兄聞籍不哭見白眼喜不懌而退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常失火煙燄甚逼左右驚擾淵神氣怡然索轝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生驍果麤暴耆酒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三國典略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噉人勢

又曰和士開常言曰琅邪王目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

又曰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韓非子曰目見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又曰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范子曰掩目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又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

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刭頭墮背後兩目不瞋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

人見君則睞（大叶切閉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聧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又曰楚莊王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然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郭子曰劉尹道桓溫鬚如反蝟毛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

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尔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袁準正書曰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

顏子義訓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括地圖同）

太公金匱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先其伍舡人怒以檝虓（音乂）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舡舡人駭植目列鬚指（直指）舡人盡惕駭播入於河使舡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

又曰管子縛束於魯鮑叔曰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若得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君不聽鮑叔固諫果聽之於是使告魯曰管仲寡人讎也願得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韜其拳膠其目（以韋韜其手也）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又曰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春秋後語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

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血出濺虎虎怒不敢以視

鄭玄別傳曰玄笑眉明目

董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飲行責降者曰何不鑿眼應聲眼皆落地

趙至自叙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銳瞳子白黑分明視占停諦有白起風

列仙傳曰偓（於角切）佺（音筌）槐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神仙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為開目音如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世説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裴令儁有姿容時人名之爲玉人有疾至困武帝使王夷甫往視之王出語人曰眸子閃閃如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如惡耳

語林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談藪曰王肅初歸國謂陽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失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剝割之常曰彼各爲主何罪乃釋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七

人事部八

頰　鼻
頞　口
舌

頰

說文曰頰面旁也輔頰也

釋名曰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

傳曰宫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輔頰輔車牙車）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頰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

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又夬卦曰壯于頄有凶（頄求龜切面權也）

又曰艮其輔言有序（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無擇言）

史記曰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

又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儋耳郡張晏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若雞腸

又曰朱博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瘡著其頰博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瘡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以為耳曰

江表傳曰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報讎策出獵卒遇三人即貢客也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王隱晉書曰大駕北伐成都王穎統王師於蕩陰敗績上傷頰失六璽左右奔走

三國典略曰梁謝答仁聞侯景奔乃自東陽率衆候之至鼓塘聞趙伯超曰公得何消息而閉門見拒伯超曰汝頰邊頰有耳否侯王已死遠近悉平君將此兵欲向何處答仁曰審如公言死無所恨

淮南子曰厭頤（靖又）在頰則好在顙則醜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鄧夫人頰血流婉轉彌苦及差而滅左頰有赤點如誌迫而視之更益妍也諸嬖欲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唐子曰人多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插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餉之公嘗攜兄子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存君耳恐不能兼飼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小兒後並得存過江公亡翼時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床頭心喪三年

鼻

釋名曰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公羊傳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史記范睢傳曰蔡澤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遇從唐

舉相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且聞當世之主必誅暴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魏志曰管輅舉秀才何晏請曰試爲我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輅曰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亡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晉書曰謝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鼻以斆之

又曰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廞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掐其鼻灸其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尪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唐書曰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

莊子曰野人堊墁於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

列子曰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愛子然惡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於是新人從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對曰言惡聞王口臭王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東方人隆鼻

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論衡曰鼻不知臭爲齆人不知是非爲閉（[illegible]）

又曰蘇秦骨鼻爲六國相

太玄經曰劓鼻飴口喪其息主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使聘焉乃援鏡操刀以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敬其身號曰梁高行

又曰沛國孫去病妻同郡戴元世女夫死毋欲嫁之操刀割鼻刀鈍不入礪於石上礪之鼻然後斷郡表其閭

又曰梁郡夏文珪妻沛國劉景賓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列女後傳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從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鼻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崔寔政論曰秦割六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王湛別傳曰王處冲身長八尺龍頰大鼻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婢以盤擎棗與廁人塞鼻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山不高則不靈

談藪曰宋廢帝常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渠大齇鼻如何不齇即令畫工齇

又曰齊世祖之征潁川也有皇甫王淵者善相人見其容止竊議曰此不作大物會是垂涕洟者謂太原公洋也

崔玄瀨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養生經曰鼻者心之門

頞

說文曰頞鼻莖也（頞烏割切）

釋名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史記曰唐舉謂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殆不相乎

御覽三百六十七　五　張和

後漢書曰周燮字伯彥初生顩頤折頞醜甚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與我宗者乃此於是寶之（顩丘檢切）

吳書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知名少驕眉折頞廣顙

莊子曰髑髏深矉蹙頞曰豈能捨南面王樂而爲人生哉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菹孔子蹙頞而食之

楊雄解嘲曰蔡澤山東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

口

說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釋名曰口空也

禮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貌也）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吶訥小音如悅切貌）

又玉藻曰口容止（不妄動也）

又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數噍毋爲口容（口容弄口噍才笑切）

又祭義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語費亦如溺也）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

御覽三百六十七　六　張和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又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

詩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

又十月之交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書序曰齊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又曰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言寬之敵於一也）

又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言憸利小人尚相顧於箴誨之言恐語懼發動有過口之患也）

又說命曰惟口起羞
易說卦曰兊爲口
論語公冶長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
又曰陽貨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公子羣謂于隱公請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
君矣隱公曰否使脩菟裘吾將老焉公子羣恐若其言聞
于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口隱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論語撰輔像曰子貢斗星繞口南容升
又曰太公大口鼻有伏藏
史記曰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

王喜告召公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
則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膰音煩）孔子遂行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
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請
謁是以讒死人敗可以出走也）
又曰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於削地以誅晁錯爲
名其意非在錯也且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爲誰曰

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廢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
又曰張蒼免相後口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又曰條侯周亞夫相曰從理入口法餓死
又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又曰王莽爲人哆口（奢昌加）
東觀漢記曰光武爲人日角大口美須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應劭漢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賜以雞舌香令含之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

光堅異之以爲貴象
燕書曰申弼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
制物鈇鑕爲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弼荅曰口之
下動上使下也鈇鑕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南史曰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
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唐書曰郝處俊孫象賢垂拱中坐事伏法臨刑言多不順
自此法司每將殺人也必先以木丸塞口
又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
問之子曰言伐莒乎東郭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視二
君在堂上口開不合言莒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不下

鬼谷子曰口者機開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生烈子曰口者言之門

河圖曰秦始皇虎口日角

陸賈新語曰衆口所毀浮石沉木羣邪相抑以曲為直

說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大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

曹瞞別傳曰操放遊無度其叔數（語其父）後行逢叔於道陽敗面為口去中暴風叔告其父父呼見之操面如故從此叔言不復入信操益得縱恣（蟜王）

杜如體論曰東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

諺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傅子曰擬金人銘作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伯禹入穴乃至室裏一人身如蛇鱗於石上口吐一玉簡以授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善畫工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隊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為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為風而雨皆止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方口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注云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又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大容手赤如丹貴壽

又曰欲知人多舌當視其口如鳥啄言語皆衆此多舌人也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玄暉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舌

釋名曰舌洩也舒洩所當言也

詩雨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又曰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又抑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論語顏淵曰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春秋元命苞曰舌之為言達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淪入溢蟠內者長四寸（宋均曰玉衡三星也斗四星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

史記曰平原君既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今毛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今以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也

又曰張儀常從楚相飲已而失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此辱乎儀張口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君舌在也儀曰足矣

又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法公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懸於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萎音於罪切腇音奴罪切）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斷人手足又鑿目截舌口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後世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譏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撥其舌然後殺之（撥音撥又之發金切則也）

晉中興書曰溫嶠密答肅祖陳王敦作難敦聞曰某爲小物所欺乃募有能生得嶠者吾當手拔其舌

晉書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瘡黑者爲有罪

燕丹子曰荆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可向軻吞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去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一曰交

說苑曰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身棄臣謂棄身不如棄酒

又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也

揚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故

桂陽先賢傳曰采陽陵字逖文果而好義郡長沒府君爲州所章陵被掠考杂加五毒陵乃截舌以著盤中獻之廷尉羣公咸共議之事得清理

又曰臨武程桓少有才藝爲九江主記掾府君爲人所章桓被徵詣臺徐郎中委郎詣州乞就考於格上拔刀截舌郡事清理

談藪曰穎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偉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養性經曰舌之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脣吻　齒　牙
喉咽　頤頷　承漿

脣吻

說文曰脣口端也

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又取抆也吹唾所出恒加抆拭因以爲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於虞虞君許之宮之奇諫曰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春秋元命苞曰脣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與外有限故曰脣亡齒寒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人情脣乃語命無脣不制）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常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湯治異云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

又薛宣傳曰博士申咸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況賕（音求）客楊明斫咸宮門外中斷鼻脣況坐從宣免爲庶人

王隱晉書曰寒儁傳曰劉外龍須昌人赤色文脣少言語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脣唱吼而上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脣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四目物固有然不然也

賈誼曰沸脣投塞垣之下齣[illegible]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齖（音牙）齹（祖家切）

廣志曰赤口濮𪘏其脣以丹飾之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君厚脣

趙志自叙曰志　長七尺四寸絜白黑鬚明眉赤脣鬚鬢不多

燉煌實錄曰王梵（音婪又丑林切）卒有盜開梵冢者見梵與人樗蒲舉杯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牽銅馬出其夜有神告城門我王孟曾使也人發孟曾冢以酒黑其脣明日入城有黑脣者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脣黑爲吏所縛（孟曾嶸之字也）

宋玉神女賦朱脣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脣外朗皓齒內鮮

又曰啓朱脣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廣雅曰咡謂之吻（咡音餌）

淮南子曰決吻治齲君子不與（齲丘禹切）

齒

說文曰齓毀齒也男失八月生齒八歲而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音引）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口容止也）又曰濡肉齒决（决猶斷也）乾肉不齒决（堅宜用手）又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甞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誣鮑子曰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荼也景公常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折其齒也）

詩碩人曰齒如瓠犀

又閟宮曰既受多祉黃髮兒齒

公羊傳莊公曰仇牧聞閔公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宋萬臂擽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手曰擽胡葛切）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天心（宋均注曰房爲明堂主布政參爲大辰主斬刈兼此二者故重齒爲表）

孝經鉤命决曰夫子駢齒（象鉤星也）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賈以爲雎持魏事告齊故得饋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

漢書曰張蒼無齒唯飲乳百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項誦字叔和爲郡主簿太守爲屬縣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椓（音斲）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獲免

晉書曰溫嶠先有齒疾疾因拔齒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昏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俗爲之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宋均曰所以駢齒象星位）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内篇曰或問堅齒之道荅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永不動　次則服靈非散既脫更生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仙傳曰老君䟽齒

神仙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爲石

王閔本事曰閔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閔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閔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字林曰齬（牛於切）齒不相值也齼（初舉切）齒傷酢也齩（五巧切）齧噬也齯老人齒如臼也（齯音倪）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將由地寒多瘴氣也

異物志曰暑移在海外以草染齒因號黑齒（南子王書曰山深氏泥於西暑而漆其齒）

世說曰孫子荆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猷詣謝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鬚鬢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聶政乃

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嫭以姱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曰已嫁皆鈌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爛

張協楔賦曰清哇發於素齒

牙

釋名曰牙植牙也隨形言之也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略曰齊太上主生齵（音齵）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喉咽

說文曰咽嗌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

又謂之嗌（音益）氣所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

孝經鉤命決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鬬者不摶撠（音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亢音剛又音抗人喉也）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不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心乎乃仰絕亢而死（韋昭曰亢咽也）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共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也音一千反）

後漢書曰霍諝（音緒）爲舅宋光被誣上書曰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喉咽豈可爲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徽薨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户

蜀志曰彭羕與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爲也僕頗別菽麥哉

唐書曰幽州朱融鎮州王庭湊　叛東川節度王涯獻書曰臣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與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渴遙指滄海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卬鼻結喉

益部耆舊傳曰犍爲楊鳳珪者其妻陳媚珪早亡兄弟欲嫁之媚於是列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既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黃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頤頷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嚮（薛君曰嚮重頤也五牆切）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頤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春秋元命苞曰右擾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元載土食穀（宋均注曰兩皮有二象也[illegible]面為下部下額為地巧於刺也）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辯昆辯多疵門下不悅孟嘗君以諫靜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威王薨宣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靜郭君辭之薛昆辯至齊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即有之聽即無有王之為太子辯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法背父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郭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為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迎靜郭君

史記曰黃歇上書秦王曰本國殘社稷壞刳腹結腸折頸摺頤（摺盧合切）

又曰蔡澤頷頤（頷五撿切）

漢書曰王莽蹙頤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外為人大志不脩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鷰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權方頤大口

三國略曰徐之才年十三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鷰頷班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嚳方頤

莊子曰支疏頤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白公勝慮亂罷朝到杖策錣貫頤而血流至地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策馬箠也有針以馬謂之錣音竹劣陟衛二切）

河圖曰黃帝兌頤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揚蛾眉而頤指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頷頤折頞其貌甚醜也

談藪曰北齊李恕無鬚崔諶玩之曰何不錐刺頤作數百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

承漿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人事部十

頸項　肩　胛　臂
腕　肱　肘

頸項

釋名曰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說文曰頸頭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脩頸

毛詩碩人曰領如蝤蠐（領頸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長頸（宋均曰以青龍也）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頸（短頸畏寒）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頸（脰頸也）

史記曰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又曰沛公軍至霸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傍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刎頸之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坐迺起更衣稍稍去竇嬰去因戲（音麾招麾之令出也）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戲亦音麾）令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曰董宣既格殺湖陽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宣不伏上使人按其項於地宣不肯起因號為強項侯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外常行遇見相工工謂超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

魏書曰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毋丘儉使王頎至海上海上人云得一破船有生人項有面與語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枊（音昂）棄官亡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吳人知預病瘿每見大樹似瘿者輒以刀斲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曰孔子其頸似臯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會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撫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

扶南傳曰毗騫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為長頸王

繁欽三胡賦曰蜀賓之胡面象炙蝟頂須如持囊

肩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髆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阜肩

左傳昭二十年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縶也達）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不信言）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睢（七余切）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魚鳥之相合也）

覽三百六九　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初太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烈士是月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冠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

國語曰叔魚鳶肩其母曰是必為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頂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鳶肩　北方人大肩

梁冀別傳曰冀鳶肩文傳曰趙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疎為鄉黨所擯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胛

釋名曰胛闔也與胸脅背相會闔

說文曰髆肩胛也

春秋元命苞曰胛之為言附着也如龍蟠虎伏合附着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刺王僚貫胛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公　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援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

覽三百六九　四

解其臂入視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及更召徐璜具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以為盟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琁平蒼梧桂陽猾賊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齧臂出血以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子弟詣闕通之詔原琁吏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絕影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長七尺美鬚髯猨臂善

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血流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自若

晉書曰都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綺麗華飾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引李陽懽酣陽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鬬不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後秦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三國典略曰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爾朱兆歡嚙臂止之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蠅紀昌學射於飛衛盡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拒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墜於地飛矢先窮紀昌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也

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又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韓魏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燕丹子曰荊軻拾瓦投鼃（音圭）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竭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羿右臂長而善射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陳八列令其入蒯拔劍呼天而鬬殺七列不及崔杼一列而死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抑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璅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琴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床傷臂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又曰奇肱之國其人唯有一臂

劉欣期交州記曰儋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秦國人援臂弓騎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係寶鏡一枚

幽明錄曰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由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工騎乘及爲襄陽都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毋同氣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毋以右手搤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此虛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毋死曾子亦死乎（搤烏革切）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着臂如釧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鄟音專）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捘子對切捘擠也血至腕）衛侯怒

腋

釋名曰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說文曰胳腋下也胠腋下也（胳音各胠香胡反又去魚二切）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戟高后腋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下而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爲五官中郎將將朝會詔使虎賁迎送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爲憂之非警戒也古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毋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毋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傳曰師陣于鞌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欒盈之亂范鞅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伯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叅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志在矯俗憂不下膝彈琴由肘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也

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憲杖藜而應正衿肘見

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於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塵垢也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及我何惡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請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手　掌　指　爪

手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也）

又魏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又曰衛風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邶栢舟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普康切）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緇衣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禮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又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高且正也）

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illegible]用之者多無數也）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人夫故仲子歸於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上下手以[illegible]四意）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甚口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古者君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歐（[illegible]）之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

道子貢手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注曰手中有褒字也喻從勞苦起受褒飭致天祚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恢為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劉寬欲朝婢翻羹汙朝衣手收之寬曰徐徐羹爛汝手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　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其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

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數稱善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魏略曰鄧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初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高平劉柔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

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黨破餘杭山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　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崔鴻前趙録曰劉翌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劉淵父豹毋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略曰梁劉之遴字思貞文範先生虬之子也博綜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成不軌常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而斷子手足必不爲何則冠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反經[illegible]而善權[illegible]權）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拍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曰願王子居重帷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曰秦王斷荊軻兩手軻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

太元經曰九體一爲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野人國面目手足盡異一臂

國爲人一手

神仙傳曰金筒玉札內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鄭玄別傳曰玄唯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録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粲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横節便絶占者以爲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齧手而暢即歸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桓公商桂數曰天下奇珎易得但未得食人肉耳易牙歸斷其兒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釋名曰掌言可以排掌也

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

孝經鉤命决曰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說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爲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掌而決今覩　之兵華方始不如休兵養穀

魏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布騎犯青州兵奔陣亂趣門門巳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上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鮑出有文才值世飢餓出求食飲賊人賊以繩貫其母手掌驅去走追擊賊得其母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卧而卒（倉聿切）其掌可謂能自忍矣（桓範世要論曰有君好卧而剝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滸人以人掌蹠爲珎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入見（公子）（宋子公也家子歸生也）子公之食指動（指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晉楚戰于邲楚孫叔敖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音醉）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靈姑浮越大夫闔閭吳王也）傷將指取其一屨（將指中大指亦曰大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駡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國賴陛下德流子孫公等奈何言若是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於樓煩十月寒冰墮指十二

三

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章為本縣功曹令黃宰為人所誣章證其無罪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爭摴蒱傷其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閑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勣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窮盡以為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大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矣（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害之此為也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有背之有疾以至於）

抱朴子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

吳越春秋曰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國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呂氏春秋曰倕巧人也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

搜神記曰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曾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孝子傳曰樂正若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

列仙傳曰漢武帝巡太山祼丘君冠章甫擁琴來拜曰陛下勿上上必傷足及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

列女傳曰廣漢龐伯妻阮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刀割指以自誓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共母到市遇醉客罵母長怒殺之為吏所得繫獄祐問知無子令妻入獄有身臨刑齧指斷吞之謂妻曰若生男名曰吳生云我臨死吞指為誓囑子報吳君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荅曰非為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班固幽通賦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爪

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為爪以紹續指端

詩鴻鴈祈父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剪其爪沉之河以祀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干神命者乃旦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乃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見周公之禱書乃泣而歸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為郡倉曹掾太守為州所奏就見收持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

辭

魏略曰臨樂國王生浮屠身色黄髮青如絲爪赤如銅

續晉陽秋曰義熈九年羣盜發卞壼墓剖棺虜略壼屍僵鬢髮蒼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三國典略曰齊主誅諸元烟黨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得人爪甲鄴都爲之不食魚也

南史曰羊侃有妓著七寸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

韓子曰韓昭侯除爪而陽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淮南子曰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剪指爪（許慎注曰明衣喪衣也剪手足指爪者是死人也）

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

夏侯湛新論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刺史陶璜晝臥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捉之以爪擲（呼郭切）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胷　膈　乳　腹

脊　膂　肋　臍

胷

説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胷也

釋名曰胷猶啌也啌氣所衝（啌許江切）

左傳僖下曰魏犫執傳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胷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胷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一胷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呑神珠胷坼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洿膺（許慎注曰洿窊也）

南州異物志曰獠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胷前作華文以為飾

山海經曰結胷國為人結胷（郭璞注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貫胷國為人胷有竅

世説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大忱小字）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有頭為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胷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舁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説文曰胷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説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臍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湩謂之乳

説文曰湩乳汁也（湩音東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病曰妬（丁故切）

河圖曰蒼帝并乳（宋均曰法房星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為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為生湩遂至成長

吴書曰潁川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魏書曰朱循之為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為頡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臥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

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擒蹝屐戰退輒張帷幙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胤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十五已上下為月客有身月客絕上為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王武子蒸肫肥美異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尔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為人凶妒生兒黎民年始二歲充外入就乳母抱中嗚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嫗即殺之兒恒啼泣不飲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及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已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臍已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臍已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二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歎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之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睢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勑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詔

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腹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剖腹引出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吾以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魏志曰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輅長歎曰天與我明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腹上生松樹逵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然（已見夢門）

齊書曰高帝爲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斂袂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髆射之乃取髆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當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復腹傍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餔而熙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剖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尸三百右手決其目左手踐其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母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爲其收內腹裏云必生才雄之子方興吳國神女負策母繞吳昌門三匝曰當錫爾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爲酣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倒其夜客卧忘敕左右而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沲

又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詡（吳人以冷爲詡或作觎音與齊相近）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曰君往東廂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皆可嘉聞來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坦腹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此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

筭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倍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骶（音帝）背北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鬬不搤其亢（頸嚨也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之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尒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忻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飰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子孚怒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刃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拊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穰下常言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卻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眞決矣遂與之絕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於此（子明蒙字也）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隱起狀若篆文付因爲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爲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爲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醫竘者秦之良醫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竘曰背非吾背也子制焉醫竘善治疾張子委制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竘音卿音[illegible]叉）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傅稱周公背僂是謂彊後成就周道輔相幼主

又孫卿子曰周公傴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獻之鄉豪嘗苦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録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胎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均曰結節結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韔而死（韔音）

脅

說文曰骿并脅也膀兩脅旁也從肉脅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顓項駢幹上法月參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賈以爲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弃於廁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剋期大戰瑜跨馬略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嬇音）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駢脅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敺之伶顧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臍者下流並會合爲臍腹（宋均曰臍中也四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喩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罷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錄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內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纖大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羕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偘有妓張静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僞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略之妹生二男更娶崔）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後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御崔便去　未至虎於後射之中腰而殞

墨子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髀股　臀　膝　脛
腓腸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髀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爲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爲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爲言跋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益稷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音且）（音于）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石圃攻公公踰北方而墜折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戰不能言嬰曰人謂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爲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於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之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崔撒爲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荆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以船載之爲胡浦尉所得

三國典略曰後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之神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巳割其髀肉如鷄卵矣英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武藝　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從規規卧不迎使呼入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閒符至大禮之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艶出家爲道呂隆逼之張自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十干日別去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鳥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爲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一髀偏枯裴積民為穿地作坑取雞矢荆葉燃之令煙内髀坑中視虫出長尺頭尾赤病愈

髑

廣雅曰髑謂之脽亦謂髀（髀音陛髀音畢）

釋名曰髑遻也高厚有殿遻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髑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姤卦曰髑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髑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名之黑髑

膝

釋名曰膝申也可至申也膝頭曰膞膞團也因形圓而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齧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

又曰諸葛亮復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甞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略曰初袁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袁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遂為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略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日夜與末嬉及宮人飲酒常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說文曰脛胻也（胻戶郎切）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

論語憲問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崇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略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毛

山海經曰交脛國爲人交脛（郭璞注曰腳脛曲相交所謂交趾也）有赤脛民

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腸

說文曰腨腓腸也（腨市兗切腓符非切腸直良切）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羌中矢貫腓腸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無膂之國爲人無膂（郭璞曰腓腸腨音啓又公弟切）

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向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尔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腳卻也以其坐時卻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爲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舉欲遲也）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而行危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

又成下曰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縶音周始爲合切）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

曰必斷而足（事具襪部）

穀梁傳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僞詐多變願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虎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荆州杜弢（音韜）將王貢遣語貢橫脚馬上侃說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貢聞下其脚辭又順侃知其意使降人喻貢貢乞得先信乃截髮爲信蜀賊黨盡貢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病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棊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慚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顗既遇害王彬告之甚哀勃怒曰周伯仁九人遇世何爲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勃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脚痛不能跪拜勃復曰脚痛孰與頸痛彬咸爲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苻堅滅楚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略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事獲罪於代宗皇帝詔逐之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迸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罪直言亦自此病躄

家語曰南宮縚（韜）見孔子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髀痛足痺而不敢申故不快當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狂坐吾無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沒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足青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己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多呼乳爲湩音[illegible]）以洗天子之

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國人足反折跛踵國其爲兩足皆大（踵跛注曰其人行足跟不著地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太山夜寢晝居不安不遠道願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子而攝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跔（居句切）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席亞琴師曠歌無射

瀬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冢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仍以杖擊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録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次仲重次叔仲次季仲次稚重期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城中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爲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男兒名焉遺七歲值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誌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內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爲五子所養勅使放三重

會稽典録曰黄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等於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曾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釋名曰踝踝踊也亦因其形踝踝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屬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二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承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十四

毛　髮　鬢　髭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爲之乎楊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爲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看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傳曰偓（於角切）佺（此緣切）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世世見之形體生毛所止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如獮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髯公一名髯狠（音艮）

尋陽記曰桓穆遣人尋廬山下嶺見毛人長大體悉毛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在張嶼毛長短如熊周緯得毛人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爲寡髮

毛詩鄘柏舟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之）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爲（嫳自言種種短也言老不能復爲之）公曰諾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嫳普蔑切）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光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也）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相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雎既相秦號曰張禄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乞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鬢悦之因立爲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歳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鬚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歳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充字伯明爲兖州毋丘從騎視沐熟得士毋亂髮光持悲號氣絶復續

又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略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勤兵入宮收后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軍没禁遂降吴文帝踐祚權遣還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吴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圖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疾薨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没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説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吴志曰留賛爲將臨敵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悦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年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到襄城第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髡刑節俛受剔覺循見頭髮視截如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節

素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常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北齊書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琳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自思憮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爲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事具炙門）

又曰昔齊桓宮中有二市婦倡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尅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般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置地

許遠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生道遇鈔郄生還去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黃庭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黃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寗先生稷丘君髮白更黑寗先生被髮鼓琴赤松餌丹砂毛髮皆赤阮丘被髮覆耳成瑣道士兒丘與老子黃庭經讀三遍通之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鬚長三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巳往覆來其婦恒追擊録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覆此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有

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二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縣於屋間旬日燋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吳伯陽妻顏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早寡無嗣奉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毋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棺招塊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欲嗣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章類泰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若帚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沒

譚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王子年拾遺録曰帝嚳高辛氏娶於鄒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以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觀橘觀柚一鷸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顧戢子手攝子之鑷咨尒白髮觀世之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髦獻謨甘羅乘軒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愚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厚鬢而獲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尒白髮事各有以尒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宜見數孔子白髮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王頗今從飛蓬髮膚至眤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鬚

說文曰鬚頰鬚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鬢濱也濱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凌雲殿榜未題匠誤釘之使韋仲將縣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還戒子孫宜絕此法（[illegible]音）

神仙傳曰蓟子訓鄉曲諸老鬚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

髻

說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魋髻（服虔注曰今兵椎頭髻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髻墮馬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捕吏卒頓挫令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頭髻太子見斫之象（[illegible]賈后[illegible]遂廢[illegible]）（擷以緇纏其髻[illegible]名與子[illegible]也[illegible]計切）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纈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

唐書曰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取功勳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晏孫年十四便歌謝公召至晏孫作丱丸髮

梁冀別傳曰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要

覽三百七十三　九　張祐祖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摩陁長髻便娟數顧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髭　鬚髯　睫　髑髏

髭

釋名曰口上曰髭髭姿也爲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髭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

鬚髯

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髮精散爲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于思（音顋）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也）使長鬣者三人（長鬣者多鬚與吳異形狀詐爲吳人也）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技嫪毒鬚眉爲宦者

又曰漢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爲琅邪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致意乃敢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進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爲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皓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爲議郎

後漢書曰岑彭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即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又曰溫序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檛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絜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當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選諂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怨謗者罰為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忿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捋章鬚曰黃鬚兒定大奇

魏略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罵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我黃鬚來擊之

吳錄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眞謂捋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鬚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為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為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涿君先主無須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關羽護前書問諸葛亮亮答書曰孟起當與益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絕倫羽多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為冰焉

鄧粲晉紀曰潁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手閤中與太守尹虞閹文狀剃嗣鬚（長鬚[illegible]人王也御）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繩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鑒及羯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魯光光臨刑顏色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秦錄曰苻堅歎曰自王承相薨後鬚髮半白（王丞謂猛也）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長人號為齊鬚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雜綵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六弗之信也告者既衆方命閉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膝拜而鮑泉逃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綵綟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下無援梁客

徐陵謂其徒曰江共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髯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庶荅之曰先以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邢邵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贇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内宴上壽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毋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傅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晉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伋得寄坐於君之境内則其庸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堯為人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　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鬚王甚神聖亦克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嘗傳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蹟毓語會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為桓溫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鬚髯荊州為之稱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尒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正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要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髯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玫封蠶蛾載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蟲稚玫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說文曰睫映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接也插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三月昱慘戚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祥郄雍必死俄而羣盜殺之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數睫照形蒸食嘗不如三錢竹箪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顏顱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排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嚬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浦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逃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為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堂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㵎十餘丈樹巔火炎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怕懼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鬛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迁來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冰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說文曰脢（音梅）背肉也胂（音身）夾脊肉也瘜寄肉也（瘜音息）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號之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戰若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咎犯舅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而相遇飲酒曰猶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入洛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母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和五味以進母食之便愈

黃帝素問曰脾主肉又曰傷肉脾欬者色黃而肉軟

楚辭大招曰豐肉微骨躰便娟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躰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無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心意勞其四肢

抱朴子曰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聽

列異傳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語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新論語曰駿生於皮去駿而皮不如

王子年拾遺録曰燕昭王三年廣延之國去燕七萬里貢云在扶桑之東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旋娟[illegible]皆凝膚體輕氣馥綽約婉妙絕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骨

說文曰骨骼骨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枚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飢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illegible]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illegible]

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嚳時有仙女名呂容隔肉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爲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絕

晉書曰桓溫生未期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嶠曰眞英物也因名溫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大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故背槁骨況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一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爲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爲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上骨（[illegible]彄[illegible]章）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爲老叟俄而即死臰爛盈屋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爲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爲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愼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巳上皆肉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　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五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抱上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

世說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躰陳露弱骨豐肌

筋

說文曰筋躰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左傳哀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躰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病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又曰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甞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曰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蹷者也是以陽脉下遂（音隧）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方師同郡元里陽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診奇咳（音該）術揆度陰陽診病知人死生

漢書曰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音廷）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後漢書曰郭玉爲人善別脉和帝奇之令嬖臣美手腕者[illegible]

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雖言病據脉陽盛陰微臣謂非女子帝善之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不豫止於雲陽宫內史柳昇私問姚僧坦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鶡冠子曰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閭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弟子郭路夜定舊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國之脉診也年穀如其肌膚肌膚雖和而脉診不和亦未爲休也

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能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句踐頓首再拜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斮朝涉之脛而觀其髓[illegible]淇水[illegible]逕朝歌臺[illegible]之陽河水也紂在臺上見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illegible]

其欲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盬五古切 腦所以柔物）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五結切）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為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塞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國典略曰齊南陽王綽與齊主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為弟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摸㺃見人獨自輙就人欲食腦先捕虱人伺其眠舌出盤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絕氣而死若不如此寤而輙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以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燒其頭（蝹音醞）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恂於別圃學格熊後遂空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

釋名曰血濊也流濊濊也（濊呼會切）

禮記禮弓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貝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二年曰[illegible]戰[illegible]傷於矢流血[illegible]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illegible]）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illegible]）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illegible]）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戒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鬭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為檄召通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頃而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瑯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嬀皓字元起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間輙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北討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

不遺散唯紹以身捍寇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終柱末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

晉書張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屍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桓溫父彛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預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不剋爲閔所殺橫屍相枕血流成渠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録曰馮跋議郡僚忽有血流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乗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禱祈時寒下淚爲冰叩頭血出亦爲冰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尒病我爲尒針以刀子剌之血流霑地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荅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召王裒謀之裒以爲不可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乗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比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後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音椀）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族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面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韋見素見素出店爲亂兵所擉頭血流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禄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守顔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斬捶流血滿庭見者莫不股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爲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音藍）輿投窠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盜擊徽破首血流被體而提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燕丹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

賈子曰炎帝黃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地爲臺相繇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裴駰曰言以匕首傷人血出霑濡絲縷便立死讀如儒也）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弟爭墓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劃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王朔復刺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爲朔作祠壇每水旱輒牲祈禱

博物志曰戰鬭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着地及草木如霜露略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又細吒聲如炒豆住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燐音鄰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鬭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没足

世說曰阮籍喪母居喪不率禮而志孝稱當葬母先食肫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血一升氣絕不知人弥時乃蘇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二月而脉

異苑曰滿奮豐肥膚肉潰裂每暑夏輒膏汗流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十七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尻

心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音門）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

論語曰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爲趙合從說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無所終薄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戰刺輔貫心

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且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諸葛亮與交人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

又曰阮咸與籍爲竹林之遊太原郭弈高爽爲衆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爲楊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輙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小痛以此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下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剖心以祭周寳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修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士子牛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祝子游存矣倉廪不實申田存矣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而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劔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生於山野命懸於庖厨嬰命有所懸矣故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寳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公扈反嬰齊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王文執玉從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書說聖人心有七竅）今聖知以爲病者或由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爲神靈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己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爲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是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瓘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便剡心著地正數斤肉耳何足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反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易皆已東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爲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王閔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易傳上古露宿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訪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來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覺魚鳥自來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肝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木爲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史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音骨）兮傷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鴦虎先入殺誕啖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録曰馬權凡為涼將綦毋詡所殺權後殺詡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音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內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高誘注曰襮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鬬而死棄之玉門外民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以幃守之民褰而入以石抵之者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十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

談藪曰徐摛好為射語嘗射一人病瘫曰朱血夜流黃膿晝寫斜看紫肺正視紅肝

肺

說文曰肺水藏也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鏐（音?）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精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居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恥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糧食豐適所以爲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彩唯施軍旅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與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過期不還雲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揚兵大出爲前鋒所擊且却公軍散走已復合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鼓震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因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

宋書曰太學生會稽魏准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學生盧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准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謂准膽破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得歸來懿宗以爲同反盡生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苦不忍故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爲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振張者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藏歷然人有疾病在內即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主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氣也

魏略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藏之府陶冶之大化也

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又曰衛綰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貪惡情態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略曰丁沖爲司隸校尉後數歲過諸將飲美不能止醉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母懷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告隣母母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偉嘗爲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擒偉王怒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濯之更遞易其五藏浣畢嘯戴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迴

膀胱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音匏）

釋名曰胞（疋交切）鞄也鞄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體短而橫廣也（膀與胞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尻

說文曰脽尻也（脽音誰）

釋名曰尻寥也所在寥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謂衣當尻上而居帶之下也）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城上觀看孟玖軍人擘尻而天子對（[illegible]）後　降長沙王以對軍人辱帝東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也常竊輔之屬聲曰彦國老年不得爲尒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遽呼入與共飲酒其爲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無尻國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絕域人

長中國人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關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

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擬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絕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字永明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

寸駿與身齊多力善射騎提如風雲雕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鞌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縣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麃縉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為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符堅遣僕射尹緯說之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瓌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為所作偉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晳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略曰殷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宍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祖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世說曰蒲龍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絕域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

以東十萬里得桃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見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冨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勳）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字也子曰汪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魏略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離國男女皆長一丈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六寸白髮着黄單衣戴黄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沉於大海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鏽（音遺）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其頭（其頭横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咋齧）（切）此人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鬼耶罷）一名黄父（黄父鬼吞人依此名爾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爲路也）一名仁（禮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毀敗曰信）一名神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勢殺陰陽）氣息如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

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文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三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絕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魯屬國故救之狐駘邾地）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居喪見知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乃大叫曰汝雖長尚雨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繼也

又曰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朱儒得省見朔紿（音迨）騶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廄之御騶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又曰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孫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潁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紀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爲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廷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面啓淳元自謂形容宜絕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爲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爲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劒持車駡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

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特穎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故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𪐴㜀（攜猎反）短也江湘之會謂之𪐴（莊皆反）又曰㜀桂林之中謂短㜀東揚之閒謂之㑳（今俗呼小爲齊羅猪他脩言㑳視因名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氾滄字世震傳學善屬文爲人短小弱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舊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諸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絕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珠夜光明商賈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諍（諍音靖）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着冠帶一曰僬僥國（郭璞曰其人長三尺）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爲蟲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注曰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也）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蠖蛄手攝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對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僬僥極麽（門可反）竫人唯小四體具足眉目才了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脧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堙而窺宋城見華元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鉗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君子是以情也

家語曰弱土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縱平遊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麁屑爲紇頭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後因妻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爲赤眉賊所得欲噉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略曰馬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爲爽畫一策爽不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卿五六頭肉今桓範隨卿滅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爲大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廣陵太守羊曼

以佷戾爲璪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即位桓溫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殺清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拉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秤之以太宗尤肥號爲豬王

又曰沈昭略性狂雋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爲新聲

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傳性孝謹體貌環偉腰帶十圍

隋書曰王世續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

尸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燕慈母諭於利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以下會質聞曹真肥朱鑠臞質召俳優使說肥臞真曰卿欲部曲將遇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肉清劣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炙灼發于屋表奮大惡之棄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會稽典錄曰董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母甚肥悅隣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烏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閒凡諱其肥盛謂之䑋（如掌切肥䐢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被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爲儉

張顯析言曰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腊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稱挂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

世語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肥不得出逃于廁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臞省約少之言也（說文曰臞少肉也瘠瘦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皙而瘠（下平瘠也）

左傳襄二十一年曰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國多寵王弱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大夫受冰）而牀焉重繭衣裘（禮記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也）鮮食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宣帝赦敬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兄為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得故耳（司空曹操也）

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鉤何氏得笄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笄張氏鉤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鉤笄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文子曰神農形顇堯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未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晉陽秋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人以方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征伐為將軍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歸罪於遐因免遐官）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述異記曰戴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

魏明帝手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餐

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

詔之日泣涕橫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愍悼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容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淇奧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昌盛也頎長貌也）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偲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艷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冉豎）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字）

論語曰堂堂乎張也（言子張容儀盛）難與並爲仁矣

爾雅曰美士爲彥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略地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美乃言沛公赦之後爲御史大夫及爲相事陵如父陵死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謂平於漢王曰平雖貧美丈夫如冠玉耳（注如飾）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甚）溫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爲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冤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爲太子舍人哀帝時爲郎傳漏在殿爲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之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閑雅之貌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皙疎眉目美鬚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拜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戚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欲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望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爲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眞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爲邊將十餘年權還建鄴乃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　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觀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爲宗室顏淵

又曰張紘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　拜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羣嫗相遇者柔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季累遷爲青兗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目之云濯濯若春日柳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齠齓年乘白羊車入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爲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每與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絕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

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爲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亡
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
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
求往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
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大尉嘗執玉柄麈
尾與手無別人爲之義口中雌黃爲世間之一龍義理有
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斂無
猒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遶牀夷甫曰好
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
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
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沖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
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
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悦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爲
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大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
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婢婢以告充
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之
領袖也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大原溫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眞英物也年
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大儁

晉中興書曰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爲文帝
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孟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
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猟文義
朗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出所能王儉
曰臣少爲書生請誦封禪書蹔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
藉上大悦曰樂哉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
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
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攀弟理美姿貌張駿欲薦
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劓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
死

又曰前趙錄曰遊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
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又曰後趙錄曰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
之謂傅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王小秦

國易姓名爲秃子　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僭稱號鎮西石廣擊斬之于鄴頸無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㥄子瞻字彦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世爲中書郎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爲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敏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貌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審寬恕太祖稱之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卬字雲駒洛陽人也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鄒忌爲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鏡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爲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史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有將略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猶總角才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頴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三子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柔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異苑曰隅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美丈夫下

唐書曰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立知晦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疎朗曉立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及出身歷官未甞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雞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叅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遷民部侍郎太宗甞問歷代戶口數承慶叙夏商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傅玄子曰蒯鄒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

又曰謝哲字顥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見河南君李膺膺大奇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尒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讀一覽多能誦記性靜美姿容

又曰荀羡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歎嘆之年十五擬國婚之選不欲連姻帝室乃遁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顯眉俯仰眄睞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別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遇害魏武納晏母幷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惠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姓不相貫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鑒之才所見者妙御觀如神偶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暢子也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孝武外臺而見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河間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王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業當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瓌偉

又曰山公目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為人其醉也隗峩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儁彩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權

又曰衛伯王為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曰自昔諸子弟造之曰此人水鑒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淑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荊州（范寧王忱）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譜曰坦之娶陽范汪女[illegible]生忱）

又曰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玠談藪曰張緒字思曼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疲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王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謂王曰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驍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鷰翅鍔似舒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也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姝美色也）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英不槿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孌彼諸姬（孌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將必是以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鬒黑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古諸侯疑美曰鬒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尤異也）

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色美曰艷）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又曰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

又曰邾婁顏夫人者嫗盈女國色也

爾雅曰美女爲媛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賈逵注曰粲美也）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爲陰姬乃謂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准頞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憙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使行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千金今請供芻秣張子請王觴之王召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

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嗁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憙與友人韓仲伯欲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

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八千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搏文帝語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鄰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數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鄧粲晉紀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焉崇方登凉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婦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劉商女謂恒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恒曰太保裒自有周與聖源實別聰大悅賜金六十斤

又曰崔後趙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撰妓中虎數數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又曰前秦初苻堅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纂纂后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賣女與氐羌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能彊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佃夫見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此人恢曰不可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闞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賢猶須才德況中庸而距諫嫫母自窺於井以為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為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許慎注曰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素組奇綵抑黑質楊赤文（纂組[illegible]也如今之纓也黑見赤其工也）[illegible]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illegible]女之行也）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綵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獻二女于天子女聰女列赤烏氏美人之地也

劉向列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續列女傳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宋玉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喪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靈芸年十七容皃絕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

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體貌特異年十八玉質柔肥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綃帳中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人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說乎后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亂惑嬖者非唯嫉於后亦妒在玉人后欲毀之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勿復進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

又曰吳王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主見喜以虎魄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皃尚能

感人況在懽樂乃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緑瑠璃屏風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儷居三名絜華四名洛寳

又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貌輕潔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飄不能自止善織以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句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毋教之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美人張氏色豔出家爲道乃自投門樓雙股頻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爲

夫人

三國典略曰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有姿色騰納之請以邑號

又曰齊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虛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

帝王世紀曰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

何集續帝王世紀曰張天錫疾篤閣辟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爲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効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憘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憧惶聽許

又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女被髮垢面立紹妻後文帝問之荅曰是熙妻顧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絶倫遂納之

世說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毁爲其醜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嘆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梳頭髮籍地膚色玉曜

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處帝疾患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說曰司隷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說納焉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方言曰娥嬴（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娥也）宋謂之嬴（言嬴嬴也）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今關西人亦呼好爲媌莫交切）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狡）趙魏燕代之間曰姝（音姝亦四方通語）或曰妦（言妦容也音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妍（秦舊都今扶風雍縣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

（也其容通呼好爲仟五下切）

又曰釥（錯敵切）嫽（夭切）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嫽釥）好凡通語也朦（巳紅切）厖（鵲絅）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豐其通語也娃（烏佳切）婧（精遇切）窕（遼了切）艷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言孅婧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柒娥之臺（柒音七）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弈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弈或謂之媟（弈僷皆輕麗之貌也）

書紀年曰桀伐岷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蛾眉慢睩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又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製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號曰蟬鬢

桓譚新論曰或曰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懷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

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

服虔通俗文云容麗曰嫮（莫豹切）形美曰婧（湯大切）容媚曰姡（烏洛切）南楚以好爲娃（烏佳切）肥骨柔弱曰婐（烏果切）娜（奴果切）嫃妍美曰嫶（七前切）媚容茂曰㜮（羊姑切）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崔駰七依曰閑姻之孚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膚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居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琴古神女名也）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隣有一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離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閤晝掩曖若仙居

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林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辭不具載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辭不具載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阮籍清思賦曰靨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

曜精佩瑤光以發輝

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艷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夢神女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異撫心定氣復有所夢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乎若明月舒其光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王曰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夫何神人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極毛嬙

又登徒子賦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暾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旌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粲神女賦曰髮似玄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牙

傅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飾侍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

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鮮附盈房娥眉青眸顏若霜蕚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拔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瑤圭衣紛排振佩鳴璜

應瑒神女賦曰騰玄眸而俄青陽離朱脣而耀雙輔紅顏曄而和妍時調聲以笑語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容若霆震皆若電滅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朱髫挺兮緇髮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顏皓齒綿視騰采靡膚膩理天台二娥宮庭雙媛青桂晨擢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烟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辭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邊墮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鬢發朱顏睇眄有光華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又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王珮婉孌有芬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嬌女皦白皙小字爲紈素口

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顙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机臺黛眉類
掃跡（五言）

傅玄歌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雙翠羽明眸發
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巧笑露靨輔衆媚不可詳
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豈不言傾城國佳人難再得

陸機艷歌行曰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古樂府陌上
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
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頭
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總昭堂上行曰暉暉朱顏豔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
我對湘娥竽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
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雀釵腰佩翠
琅玕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人事部二十三

醜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曰音岀酉反可惡也

又曰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狂醜之人）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適鄭鬷蔑惡（惡醜皃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言醜貌不發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曰睅其目皤其腹（睅出目皤大腹）

廣雅曰佌倠娸媸儓䶣類須嗚䧹頯鶻頯醜也（狀鼻之切惟火䶣如姑音）（儓音臺蒲北反類差丈切頯丁可切鳥許為切睢音佳類古杯切鶻音骨頯音撒）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皃甚惡爲人篤孝知名孔氏之門仕爲郕宰○又曰耗土之人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魋顏蹙頞（頞鼻莖也）

又曰澹臺滅明字子羽狀皃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而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皃取人失之子羽

漢書曰田蚡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爲人貌寢而貴

又曰詔求能爲韓詩者蔡義召見悅之擢爲光祿大夫代楊敞爲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傴常吏挾乃行

又曰張良貌若婦人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學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宮爲博士遷左中郎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勑宮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管輅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醜而口訥

又曰張孟陽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王隱晉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自隨以爲死便埋也

孫嚴宋書曰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脫愉逆細形黃貌色長頸鳥喙斯聳耳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大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又曰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痖剛佷專執群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郭氾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相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氾長不蒲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曰前秦録曰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為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蒲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隷徐統見而異焉而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答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兒甚醜而君以為相貴異何也曰非尔等所知也

南史曰劉韞人材凡鄙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形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甞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韞曰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短小貌陋頗知書計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餘矣為小官掌廐中文帳後遷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詼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驢騾世長再拜叫呼以手據地覆項斂面為驢騾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又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帝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周史曰慕容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彥超貴累贈至三師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人）

又曰魯哀公問仲尼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大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又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吕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陋民不敬他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蒲六尺面狀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之遠矣王乃以管穆為臨淄宰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猶獨賢之

吕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讎麋椎顙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行於齊湣王所敬着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豔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其我之侍者也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彦祖欽頤折頞皃甚醜毋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梁冀別傳曰子嗣爲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皃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咲焉

司馬徽別傳曰劉綜欲候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馬君所在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桓大司馬從南州來拜簡文皇帝陵問左右商消形皃有人荅消爲肥短黑色形甚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爲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顏公爲猴顏亦以何爲猴常共遊戲西池顏問路人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猕也

束晳發蒙記曰醜男轆轙醜女鍾離春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人比蹤英傑

崔駰博徒論曰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目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隴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芸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錐不能穿行步狼跋脚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以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桓譚新論曰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毋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者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錄曰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爲人皃寢無威儀

劉謐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黃目深精員耳狹頤康居之胡焦頭折頞高輔陷無眼無黑頰無餘肉罽賓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卬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驟立如烏牛跱忽如鸜鵒鬭樂似鸜鵒喜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

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目如辯否齒如編蟹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而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决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唐書曰張萬福典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獨不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狎戲羣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實蠻婢也既老且醜齒髮秃落制於後宮剗花燭嫁爲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遮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遮欣然有自負之色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何往而不愛哉

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甚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裾裾停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處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　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閔王宣王子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　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長少弃事來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奇此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謂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曰寡人失之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及歸遣使奉禮加金百鎰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爲衣

裳女曰變容更服恐見不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夫人見者皆笑王曰未飾耳飾與不飾相去十百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爲天子堯舜安於節儉茅茨不翦採椽不斵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桀紂不自飾仁義爲高臺榭深池澤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閔王大感立以爲后朞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頂上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之行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晏齊之不售女也聞大王之聖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娶妃疋皆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然何善曰嘗隱善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又不能解明日復召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姧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墜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層黃金白玉琅玕翡翠萬人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

林諂諛強行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理此四殆也王闇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於是立壞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闢四門招進直言卜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河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婦否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即載送之時人爲咲樂鄉里爲之嗟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

醜女

束晳發蒙記曰醜男醙篯醜女鍾離春通俗文曰不媚曰嫱（嗇音）可惡曰嬒（烏會反）大醜曰[illegible]（呼交反）醜稱曰嫫（[illegible]反）

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曰侍而

又曰珪璋雜於甑室隴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爲常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劉思真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獮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靨樓鼻兩眼蝢（一交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攣牛善反）齞（牛典反）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惛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以宜養老助生氣也）

禮記曲禮上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鄭玄注曰耄惛忘也期要也頤養不知衣服食味孝子盡養之道也）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

又曰王制曰養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二夫上之臣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矣

又曰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仁長慈幼為其近於親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又曰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左傳隱公曰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又襄公六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昭元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

又昭公四曰楚靈王至乾溪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

又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又呂刑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論語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子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又微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追車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深計謀設精神決嫌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麥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曰美哉壽也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持龜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

上入昴（宋均注曰洋曦澤焚米）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信忠而志愛不爲驕侈不爲泰靡括柱而茅茨爲民愛費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王秦遽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及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

澤笑而謝去謂其御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又曰王翦傳曰始皇問李信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病歸老於頴陽

又曰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禀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以孝子郎）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百數嘗孕子者不復幸猶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謙以安宗廟著節老臣令朝制望號稱祭酒

又曰石建爲中郎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洒復（與侍者諸）子孫咸孝然建特爲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飡尸祿污朝之臣也乞骸及

身生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縣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不咽所以愛民也是月也祠老人星於國南郊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

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豫尚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劉寔字子真少貧賣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循陽子懷帝復授太尉辭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己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又曰周訪以時還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驅馳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臨還獻其珠瑠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綾百疋文明太后與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一乘馬三疋絹二百疋勞遣之

又曰羅結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牧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太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錫以几杖杖履上殿因致珎羞焉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玄冠素服又詔元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東李靖請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又曰嚴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遇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睹爲將相者九九人其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効倣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弈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爲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內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時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徙去生子孫輒多

夭折人有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覺是宅所爲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水漸滲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持丹砂而服之乎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壽九十七而没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謂齊王王賜之田衆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拜閭丘先生又不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制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備災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得壽焉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

長者長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貴也王賜臣田田不租倉廩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爲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爲相

又曰子奇年八十齊君任爲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耋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志誦納之以訓道

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鬚鬢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爲會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期年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餘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靈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善哉

申鑒曰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爲少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碧玉之几執弟子禮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譖安安與八公昇天所踐石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鴻鵠衣毛

羽之服眉覆於目耳垂至肩兩眸子皆黑方面玉潔手握青筠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與老子談天文之數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頭生角角半寸

世説曰顧悦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栢之質逢霜而弥盛

應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室內嫗貌醜中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曰童故禮有陽童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且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王孫蒲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之神之所福也（謙言欶而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戰國策曰文侯疾故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侯叱甘羅羅曰夫項槖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年十二君其試焉奚遽言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

又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史記曰項羽擊陳留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强刼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坑者

漢書曰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辱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

經學

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續漢書曰黄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辯惠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後深奇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到府元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爲縣吏得罪令收將殺之恢時年十一常于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之即解出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丈夫處世當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沉敏兄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

京師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上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即策杖北渡追及上於鄴

又曰承宮琅邪姑蘇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因弃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來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爲甘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弟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

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其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夫人爲斷髮夫人年耆目冥幷中后額雖痛忍而不言左右怪問之后言曰難傷老人意故忍之

又曰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無雙江夏黄香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使人僕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六爲黄門郎

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

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丘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子長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袁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尒融被收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爲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

手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伎羨其才質即賸家娉聚立屋然後與別

又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若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爲童子郎

又曰王粲爲中郎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爲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四歲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吴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才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授腐草磁石不授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脱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歎曰自桓靈來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闞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厀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然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總角時嘗從伯敦敦與錢鳳謀逆而允之時飲酒帳中卧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卧處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見吐唾以爲醉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神夙悟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座無尼父焉識顏回賓客莫不歎異年十歲遭父憂丹陽尹温嶠弔之尚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着尋爲汝作褌伯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荅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着襦皆當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衡内史下邳陳邵擅名徐州邵闓儉年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謂郡客曰此生爲文有可觀採命爲督郵主簿邵辟給事儉母爲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神識深敏氣宇條暢丞相王導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學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絶時人莫不驚歎知其深敏

宋書曰劉秀之字道寶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弘爲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入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閣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與宗爲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寶瑯耶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義恭善之

又曰傳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内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又曰顧歡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史曰沈璞字道真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召見奇璞應對

曰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謂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辛攀字懷遠年七歲隨父奭在京師北地程曉奕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

又後趙録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掠之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

又夏録曰吐谷渾捨寅者虔圖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笑

母氏念憂其不惠父樹洛于曰此兒吾家驥有騏駒伯樂尚不能目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恒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惠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駿從弟子安祖少而聰惠年八九歲就師講誦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尒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彥深年五歲母傅便孀居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兒大當仰報年

御覽三百八十四　九　孫剩

十歲司徒崔光奇之謂賓客曰古人云觀眸子足以知之此兒必當遠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五

人事部二十六

幼智下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之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耶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耶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商榷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揔及諸詞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帝子年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日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

又曰蔣乂字德源史官吳兢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間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

爲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爲日出時遠而日中近一兒曰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余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在遼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

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又曰子和爲臨晉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旣除喪

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坂令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隣宗族爲父獨留此不已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可不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鄰得成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爲設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菓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三而窮

李固別傳曰固被誅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

孔融別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爲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常與孤遊乎融而應曰先君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尋聲荅曰君子之幼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扑大笑顧少府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范曄後漢書云詣李膺也）

何晏別傳曰晏時小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大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隣兒共戲土壤中輒書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時年十五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源布華辭義斐然于時黌上諸生四百餘人皆伏其才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既年少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與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子春曰吾自欲與輅旗鼓相當於是唱大語之端遂經乎陰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劫請難風起而輅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賦何其磦硌雄壯英神秀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徐州號之神童

傅宣別傳曰宣字世和北地泥陽人年十三而著河橋賦有文義

傅嘏別傳曰嘏字昭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群言無不綜覽

何禎別傳曰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儁才早卒禎在

孕而抓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齠齓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群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孩抱之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爲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傳車視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不見

徐邈別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岐嶷朗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趙至別傳曰至字景眞代郡人流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世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後能至此不至荅曰可耳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荅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爲奇器

傅暢自叙曰暢字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曹收虎以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　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當悋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甘置父像前

劉向別傳曰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明慧雄筆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弥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列子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渴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文士傳曰張惇字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爲吾賦一物然後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據大欣悅

又曰桓驎字元鳳沛國龍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驎精敏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應聲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又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論及篇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荅當其辯氣鋒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瑀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就蔡邕學歎曰童子奇才朗朗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歲便能誦詩書讀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錄曰張既字德容爲兒童郡功曹游殷察異之殷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客哉殷曰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子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詔以爲二童應化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

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精覽多長杜亮造門而師學爲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甫奇而偉之

又曰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嘗至潁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君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異至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異而奇之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貧寠不戚耽意術籍志在規俗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

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貫洞內事萬言兼春秋鄉黨稱曰聖童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知禮義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

會稽典錄曰王充字仲任爲兒童遊戲不好狎侮父誦奇之七歲教書數

又曰餘姚伍戣字士微父爲倉監失去官穀簿領罪至於死戣爲執筆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爲神童

江氏家傳曰江蕤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樗蒲數以爲遊祖母責爲說往事有以博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身不以爲戲

荀氏家傳曰勖字公曾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從外祖鍾繇甚奇之常稱此兒當繼司空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華陽國志曰童子李餘涪人兄夷殺人亡命母償當死餘年十三詣吏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因自刎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書出償太守與令以家財葬餘圖畫府庭

涼州記曰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曰光年十歲與諸兒弟於里巷關軍戲群童咸推爲主劃土處中部分行伍鄉黨皆歎之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維無于木君非文侯何爲　入我里閭令見之問

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極當明矣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又曰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酒以行禮何以不拜荅曰偷酒那得復行禮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昇陵一座辨士不能荅世之高尚者從之遊弟榮字幼權

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輙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而使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戰遂殁

又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塲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奇愛以晏母在宮内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三魏文帝聞之語父繇曰可令卿二子來於是命見毓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常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折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去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客問鍾向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尒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行殆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胷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塠堌劉便隨車問爲惡爲善尒劉曰令君翁亦塠堌母亦塠堌（上丁回反下徒回反）

卷第三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人事部二十七

健　羸

健

釋名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左傳莊公曰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曹師伐之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也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又曰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又宣公下曰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

又成公上曰髙固入晉師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又成公下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襄公二曰晉荀偃士丐請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是門閉故攻之）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曰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亂刦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効其多力豫章大木）

史記曰秦王有力好戲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

又曰范睢説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成荆孟賁夏育之勇

又曰張良常學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博浪沙中悞中副車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張良乃更姓名亡匿於下邳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沛公與張良在坐樊噲聞事急乃拔楯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見之問爲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也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

又曰淮南王長力能扛鼎廣陵王胥空手搏熊羆

又曰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御上奇其才力遷未央廐令

又曰彭城王昰身長八尺七十驍幹過人能手舉殿梁超過平陽

楚漢春秋曰項梁嘗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

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

又曰陰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身翳左右泥塗隘狹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膝

又曰祭彤字次孫力貫弓三百斤入爲太僕從至魯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時有物如疋練

直昇天長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皃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宗族堅壁以禦寇賊賊攻壁褚令男女聚石如盃者褚飛石擲之所値皆碎以牛與賊易食牛奔還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歩賊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祖以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皃魁梧膂力過人

又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英雄記曰桒緄父成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交結恩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事不諧諧文開

江表傳曰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常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許褚瞋目瞻盻超（瞻直王如）曰聞君有健將虎侯邪在太祖指褚超乃止太祖尋知之歎息良久曰幾爲狡虜所欺

王隱晉書曰吳彦字士則吳郡人有文武材幹長八尺餘膂力如虎

晉中興書曰庾闡父東以勇力聞世祖時西域遣一使胡趫趠（音巢）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唯東應選遂慴殺胡勇聞殊俗晉令曰選三部司馬皆限力舉千二百斤以上前驅司馬取便大戟由基司馬取能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約宋書曰丁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舡覆左右丁壯者各走餘二小吏沒艙下呼叫張敬兒兩掖挾之隨舡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又曰東昏侯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

崔鴻十六國春秋秦録曰姚興將軍王奚仲驍悍有膂力去其弓矟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力戰衆多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勃勃謂奚仲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趙録曰郭默字玄雄河内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塹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内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

又曰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執犂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傳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寶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叉馳馬

又前秦録曰張蚝（輜）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弦玄）膂力過人能却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婬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慙割陰以自誓遂爲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又後趙録曰張弥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弥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曰有何捷事而求活也弥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皆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弥勒笑曰降兒能尒正自

奇健乃赦之

趙書曰汲桑消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

又曰劉靈陽平人年二十餘常期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馳馬

後魏書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髆骨

又曰元淑字買仁有膂力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又曰陳留王虔姿氣魁傑膂力絶人每以常矛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後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如常人以其殊異於世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以示於衆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騎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其二人搖矟之徒亡魄奔散徐乃命人取矟而反每從征伐乃率偏將先登陷陣勇冠當時

又曰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皃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劒騎射膂力過人弓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見称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也

又曰韓茂字元興嘗從太宗征丁零時大風旂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訝其膂力

又曰伊馛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太祖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弃馬步逐山半制之而下太祖大悅

周書曰韓洪河東垣人也少敢勇魁岸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帥才略

又曰竇熾字光成性寬明有偉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善騎射膂力過人

隋書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墨子曰紂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畫殺人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對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勝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公儀伯曰臣之師有南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弗知未嘗用其力故也

又曰魏黑卯殺丘邴章邴章之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從風而趨誓手劒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

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孟子曰有馮婦善搏虎

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猱右搏雕虎唯象未與吾試願爲牛與象鬭以自試

又曰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淮南子曰孔子勇僕孟賁諸足躡狡兎不以力聞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懷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獻天子乃命為柙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招舉也淮南子同也）

又曰趙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丘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春秋外傳曰少室爲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不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梓潼見大蛇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於天

王充論衡曰語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

風俗通曰潁川張歛字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陣潰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歛聞自矜遂死軍

方言曰䟣膂力也東齊曰踞宋魯曰膂膂力也（[illegible]曰偉[illegible]多力貌）

通俗文曰強健曰駁（趫）

曹肇別傳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恒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石虎別傳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好弓馬射獵迅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

異苑曰荊州上明浦常有蛟殺人死者不勝戚昇平中鄧遐爲太守素勇健入水覓蛟曳出斬之至今不復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衞臣也有勇力背負千二百斤沙

西京雜記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任豫益州記曰元帝爲丞相有力士鍾齊本吳人百斛米分爲三擔擔從渚入市五六里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使氣爲鄉里所患時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義興人爲三横而處尤極或說處使殺蛟虎遂入擊蛟或沒或出行數十里經三日夜鄉里皆謂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始知爲人情所患處遂自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楚辭曰魂兮來歸無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言有一丈夫身有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能拔木九千也）

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

羸

說文曰羸瘦也

釋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太后遭新野君喪悲傷思慕骨立不能自勝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書與謐謐羸病手不釋書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尚書令傅暢久羸瘦上令太官給乳酪

吳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於吳王要離對曰臣吳國之東阡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臣不敢盡死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汝拔劍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能殺之要離曰請必能吳王曰諾

世說曰何晏自平叔體弱不勝重服

又曰李欽是戎曾弟六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住臨海常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爲公府掾欽得板命笑曰戎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又曰丞相公

見衛洗馬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猶若不堪羅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人事部二十八

黑子　汗　唾

洟　浚　欠　嚏

黑子

漢書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賈誼傳曰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

范曄後漢書曰黃昌字聖真遷蜀郡太守昌初爲州書佐其婦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昌疑妣不類蜀人因問所由云本會稽黃昌妻也嘗爲賊所掠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邪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至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泣還爲夫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頓紹字伯蕃年十八爲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視荆蹠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有黑子紹足亦有之欣而故笑

汗

說文曰汗身液也

釋名曰汗涅也出其衣涅涅然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

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舉袂成帷揮汗成雨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雜繒百疋以表廉吏

獻帝傳曰舊儀三公領兵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顧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江表傳曰孫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王隱晉書曰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出表問國家何如苞曰武帝更生也表聞汗出沾背

晉書曰大司馬桓溫來朝頓丘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溫坦之前大懼著幘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不能不尒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

續晉陽秋曰桓玄嘗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立張眼屬四坐云桓溫作賊玄見此辭勢難測伏席流汗長史謝重斂板正色曰故大司馬公廢昏立明功全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

唐書曰張又新等搆李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臣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

淮南子曰今夫傜者揭钁鍤肩籠土（傜役也籠負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

風俗通曰傳曰屦觸冬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召見閒

毓曰卿何汗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又曰桓公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簡文手荅書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桓又重表簡文復手荅云若使晉祚靈長明公便應奉行此詔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汗流於此而止

語林曰何晏美姿容明帝見之謂其傅粉賜之湯餅晏食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轉皎然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鞮鍪生蟣蝨甲胄被沾汗

左思齊都賦序曰連衽有雲覆之陰揮汗有雨洒之濡

又吳都賦曰流汗霡霂則中逵泥濘

司馬遷書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唾

說文曰唾口液也

左傳文下曰晉文公獲秦三師文嬴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史記曰孟嘗既廢而復用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文一日廢皆背文而莫顧文者如復見面文必唾面

戰國策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救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沈約宋書曰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清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書曰石虎納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熱病謂崔與巫以害後石虎作威問之[illegible]少唾其容作實非巫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

秦記曰符初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机案壺席以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坐者爲不[illegible]遠矣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練布之衣素履黑劍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坐不決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東向唾員知所歸矣乃奔吳

莊子曰蚿謂蛇曰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風俗通曰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唾遠

周生列子曰人君其尊重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吾謂其唾掌可定

樊英別傳曰樊英既見陳寔向西南唾天子問其故對曰成都令日失火後蜀郡太守上火災言時雲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害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云當相爲作漆以甖十枚盛水覆口從唾之一日一日乃發皆成漆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唾盤中水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水成獺食魚與試前皆不如

述異記曰有人乘舡從下流還縣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舡主與之舡適至岸下仍唾盤上徑上岸直入去舡主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黄金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鬼答云唯不喜人唾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之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爲一羊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五千

幽明録曰漢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嘗與武帝圍棊相娱女風姿端正帝密悦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宫此其時也

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洟淚（洟事已多見在涕類）

說文曰洟鼻液也

周易離卦曰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毛詩鄘栢舟　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谷風大東曰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尔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又曰孔子至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又內則曰父母唾洟不見（輒刺去之）

左傳襄四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傳哀公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曰袂衣袖）

史記曰蘇秦説鬼谷先生淚下沾襟

東觀漢記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客刺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乃効兒女之涕泣乎

又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蓆有涕泣處

蕭子顯齊書曰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死時

年二十二上隣子響死後遊華林見獲對樹跳子鳴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

崔鴻後燕録曰秦宫人光祚先入晉晉以祚爲河北郡至是來歸慕容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効忠節每思疇昔之顧未嘗不中宵忘寢祚亦歔欷

又曰慕容熙符后卒制百寮於宫内設位哭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振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淚下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泣清也

邴原傳曰原五幼孤過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夫學者皆有父母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故惻然涕零師哀原曰欲書取書不須費也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每祭未嘗不伏地流涕

三齊略曰鄭司農常居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亂乃遣生徒崔琰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紉異常時人各爲康成書帶

世説曰晉元帝過江飲酒王茂弘與帝有舊流涕諫之帝許之從是遂斷

語林曰羊太保作荆州有二兒亡一兒還葬舊塋一兒留葬太保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素問曰肝液爲淚

欠

釋名曰欠嶔也開張其口脣嶔嶔然

説文曰欠張口出氣也

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之蚤暮侍坐者請出矣

又内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睇視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僕射孟顗於後堂勑見亢聲大欠有違儀禮被劾詔無所問

嚏（音帝）

釋名曰嚏嚏也聲作嚏而出也

毛詩衛風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

又内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也（噦於越切噫於界切）（[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人事部二十九

聲　色　影　跡

聲

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吾聞汝知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白聲火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三年而死

毛詩關雎序曰情發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左傳宣上曰初楚司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又襄三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也）多死聲楚必無功後楚師敗

又昭上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春秋演孔圖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俛而下聲

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對曰非但爲生離別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　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矣

史記曰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弗聽

又秦始皇世家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鳥喙鷹呼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戰國策曰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爲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齊王曰與我地五百里則歸子太子曰臣今有傅請問傅傅曰獻之齊歸太子太子歸即位齊使來求地上柱國子良曰王身出聲許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矣

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

華嶠後漢書曰何熙字孟孫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體皃魁梧善儀容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

江表傳曰關羽欲襲魯肅甘寧與羽俱會益陽瀨淺將渡寧有所約令羽遥聞之曰此甘寧聲也遂不敢渡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音聲清高辭氣雅正

漢晉春秋曰王敦爲楊州刺史潘滔曰處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是見賊也

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人有奇聲封侯相也

梁太清實録曰中宗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既長而壯　聰明博涉殆謂生知聲若撞鍾辯如河瀉

越絶書曰越栖會稽行成於吴引兵而去勾踐將降吴吴王許之子胥大怒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吴其可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吴王不聽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

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若出金石

賈誼書曰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襄子一夕而五易處

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以八者繫八風也

新序曰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金石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儀皃魁梧身長八尺音聲如鍾當時以爲准的

裴楷別傳曰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參典其事事畢詔楷讀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解暢執刑書穆若清詠焉

異苑曰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即傚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項氏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承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桓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數百萬脩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而濟遂至司空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陽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又曰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常醉閉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側足悚慄有一小吏便開戶看之正見床上有大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

語林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甕中投之于江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爲譏

又曰王武子葬少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坐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驢鳴因作驢鳴似眞聲賓客莫不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

又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儁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爲亂後果爲亂階

色

說文曰皙人色白也皤老人色也

韓詩外傳曰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聞夫子切磋之教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見羽蓋龍旂視如糞土是以有芻豢之色

尚書大傳曰撞鍾鞀賓在外者皆金聲在內者皆玉色

禮記表記曰是故君子縗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玉藻曰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盛氣顛實陽休玉色（言身中氣盛闐滿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謂不變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也

左傳僖上曰齊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囿蕩舟公懼變色

又曰衛太子蒯聵請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戲陽[illegible]子色變）

又哀公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公羊傳桓公曰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殺於是先攻孔父殺之皆死孔父正色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論語公冶長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鄉黨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愉愉顏色和）

又曰色思溫貌思恭

又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顏色不善則去之）

又陽貨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又顏淵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又憲問曰賢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有惡言乃去）

漢書曰李廣出右北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也）

又曰李陵降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illegible]變色

又曰汲黯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世說）

魏志曰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續晉陽秋曰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鐵色

又曰初太宗諸子繼夭乃令扈謙卜云後房有一女當誕二男　帝乃召相者示諸寵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諸婢時織坊中有一人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也

前秦錄曰苻堅舉國伐晉登城而望晉軍見部伍嚴整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

後趙錄曰延熙元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謀事而當群臣莫之逮者（逮及也）朝而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足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幾近也）吾是以憂色

山海經曰不死民爲人黑色壽考不死

郭子別傳曰林宗秀立高峙澹然淵渟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色時白時黃時赤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女適裴氏因過其家貸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懌

魏略曰老子爲人黃色美眉

孫卿子曰皋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鐘鼓並發群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

郭子曰盧志於衆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二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

世說曰石崇要王敦入學戲見顏淵像石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子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

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影

尚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東觀漢記曰西羌祖爰劍爲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爲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爲神推以爲豪

魏略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郭璞注曰言其形氣有異於人）

又曰長流山神白帝少昊居之主司反影（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也）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人愚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卒

莊子曰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足舉逾數而跡愈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又曰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罔兩影外微陰也）

太玄經曰晝亍行則滅跡立則暗影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爲婦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佚有兒爭財數年不能決丞相邴吉曰吾聞老公子不耐寒又無影時秋八月取同歲小兒解衣裸之此兒獨言寒又日中獨無影大小歎息因與其財

抱朴子曰韓終丹父服之日中無影

列仙傳曰河間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玄俗玄俗無影王呼看日中實無影

地鏡圖曰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體故居

日月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

跡

史記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而身動如孕朞月而生后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illegible]）

王子年拾遺曰石崇飾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即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使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中國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又曰燕王時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述征記曰齊有龍盤山上有大腳姜嫄所履跡

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縣上石有夸父跡

又曰湘東陰山縣北數十里有武陽龍雍二山上悉生松柏並木龍雍山有盤石石上有仙人跡及龍跡傳云昔仙

人遊此二山常秘篤此石又於其所得仙人遺詠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嗜好　容止

嗜好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喪上右陰也吉上左陽也）

又祭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人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

又僖中曰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

又昭公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出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芰子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奸國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雍也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又衛靈公曰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兕以此言之何用學焉子曰栝而羽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以是爲好喜之事也）

又曰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去

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東觀漢記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學文業常又令試騎士建旗鼓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又曰姜詩字士游廣漢雒人以傭作養母赤眉賊經其里落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來乎起撫破書案

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爲人好酒豁達敢直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爲笑樂

典略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

於杖端客有醉寢伏輒以劍（鍼剞切）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濟好弓馬嘗乘一馬着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友人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乃憂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宋書曰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枕床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人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潔每容接之炳好潔反是沖每以此譏焉

又曰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

又曰劉邕所嗜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　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痂常給邕膳

齊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于時又有遂安令劉爲　性弥淨潔縣中洒掃郡邑無橫草水瀆壅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又曰王思遠瑯琊臨沂人也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像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文曰此味御顛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胷腹不息氣將絕疾大困一食漬汁猶至三斛終以此卒

管子曰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服大夫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大棗也）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公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中彫文盡以爲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

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夫似士而非士也（闕序）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

又曰楚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楚師敗恭王傷目其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穀陽豎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此酒也豎曰非也飲之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絕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愛

又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賈誼曰文王使呂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好鍛家有盛柳樹乃激水圜之夏天甚涼恒居其下自鍛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裕饑爲鼓道人母好飲江脊水常乘船捷致漂沒辛苦忽然有攅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陳遺爲郡主簿母好食鐺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案下

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胡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說曰謝遏年少立也好着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住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林公意甚惜之乃鎩其翮鶴騫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惱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養令翮成遂飛去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語林曰王武子死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君作驢鳴聲似真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賓客皆怒焉

又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樂其母

又曰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又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曹植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鰒魚臣前以表徐州臧霸遺鰒魚二百枚足自供事

容止

毛詩曰臣工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箋云白鳥集於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有斯容言威儀之若鷺然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温温（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

纍（羸憊貌也）色容顛顛（憂思貌也）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貌也）言容繭繭（聲氣微也）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

又表記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左傳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論語子張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漢書曰薛宣好威儀容止甚可觀

又曰息夫躬河內陽人也少受春秋通覽詩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以所常被服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冠步搖冠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賢良待以不次之位自衒鬻者以千數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又曰王商為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至臨邛富人卓王孫請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美也詩曰不見子都）都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遂夜奔相如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為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都督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陵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栢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齠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為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効弱冠除濮陽長有清能名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

吳錄曰孫綝年十二孤單煢獨為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脩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荅曰不圖明公見

頤之重

蜀志曰彭羕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皃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勑

吳志曰張昭容皃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皃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弒逆義宣發哀即日便舉兵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着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偏覽經籍尤長隸書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愊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

顧譚別傳曰譚字子嘿吳人常慕賈誼之爲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皃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常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於孝行儀狀嚴整風皃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別傳曰邵字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墯之皃溫而稱之曰可謂鳳鶵（同雛子）

三輔決錄曰竇叔高名玄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爲叔高時已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

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爲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揚脩深器之脩以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閒一省即便闇誦脩以此異之

會稽典錄曰賀邵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常着韈希見其足

荀氏家傳曰荀羡風器英秀識准標貴明鬚眉美音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世說曰太尉捴角時常造公司徒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歎者良久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恐誤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又曰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季珪代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蕭肅如長松下風高而且深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又時人謂左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一

言語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述也

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昌言也）

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又泰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毛詩雨無正曰哿矣能言巧言（[illegible]）流俾躬處休（箋云巧猶善也謂以[illegible]類風切[illegible]之說[illegible]而過之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然也亂[illegible]之言頃而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illegible]）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又魚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又蕩之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也

又表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小言可以立小事諫君受）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遊言（遊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也

左傳僖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illegible]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

又定上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臨甚哀曰黃父之會（[illegible]）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哀上曰吳會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語宰我子貢

又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與之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無言（疾辯利口多言無實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蒙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賜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鬬戰之患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也

隅語

又曰沛公至灞上召秦父老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禮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曲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丁愜切）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統坐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

題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皓曰聞南人好汝語頗爲不皓因舉觴奉帝而言曰昔爲汝國隣今爲汝國臣勸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帝悔之

沈約宋書曰謝莊孝建元年迁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寳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爲知言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讁

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重於刀戟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大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昔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首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又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新序曰晉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閑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

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公曰善遂載老古與俱歸

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并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郭子曰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殷名浩也）往返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飡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飡殷乃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當穿卿頰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五帝本紀曰黄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號曰三語掾王君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足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管輅別傳曰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輅曰自與此五君共言論使人精神清發至昏不暇寐自此巳下殆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採華之草一日服之通萬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於張輔吳座中相遇別駕呼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濟云昨遊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間陶然玄著

又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曰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真長）殷理屈而遊詞不已劉亦不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爾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荊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礧砢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甞有思理才常買得一長鳴雞愛養之甚至恒籠盛着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語極有言思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遂大進

又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共說退後叙說向言皆得次第後忽一悮自知當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蘇彥語箴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蘧蒢充室戚施滿堂

孫楚及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

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咥大笑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鄁栢舟終風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晏和柔也）

又蓼蕭曰燕笑語兮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也）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

左傳宣下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曰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也）

又昭六曰晉士弥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餘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穀梁傳曰成公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傴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傴者御傴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論語憲問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陽貨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

史記曰吳王闔閭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陣長吳王曰諾使二夫人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宮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令曰聞一鼓皆莊二鼓操兵三鼓皆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怒目如明星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頸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引夫人斬之

又曰有躄者盤散行汲趙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到門曰臣不幸癃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應曰諾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君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平原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

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又曰孟嘗君之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皆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言談笑而又多聞也）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又曰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又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有奪宗之議太祖又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談啁（張流切）大笑忿怒不形於顏色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貴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耶（敍生普）數被卿尊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即日拜陽參軍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翥見問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辭居貧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貧耶朝服何以壞惡坦性疎謇

對曰頃遇羯胡貧財蕩盡是以窮弊勒大笑曰羯賊乃爾大惡取君物盡坦汗流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恕而不問

蕭子顯齊書曰徵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桃豹字安安沉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遇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後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菜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弟泰爲征西討擒之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

西爲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曰朕當崩終不敢號慟而笑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由狂語何可不殺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回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跣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唐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不可不誡

又曰李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

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同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試黃泉先厚螻蟻王大悅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上酒酣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誒（音熙）詒（音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霸公輾然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有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

又曰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此言其言勞苦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者也）

呂氏春秋曰戎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數擊鼓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又曰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戴哀者見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憐之祠田也以籢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耶得穀百車（洿耶下田也）雞堁者宜禾（雞堁雞所聚土）

已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又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 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鄉不聞笑也

桓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對屠門而大嚼

郭子曰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翅如此參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太冲爲晉文王大將

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

世說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諧張公公問士衡雲何以不來機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質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著縗幘上船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落水中

又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以塞鼻王言廁上棗食遂爲之盡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豆着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又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示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荊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乂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叙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曹瞞別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投諸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新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琴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東方朔別傳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輒大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勖別傳曰司徒鈌帝問其人勖曰魏文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癡（張華注曰今人癡好笑者此）

搜神記曰孫琳殺徐光而無血後琳上蔣陵有大風盪琳車顧見光在松樹上附手笑之俄而琳誅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人體皃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猶不能忍況左右乎

黄義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南

正論曰捷癖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談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楚詞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約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三

吟　嘯　嚬

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說文曰吟歎也

毛詩關雎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魏志曰管輅隨軍而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應至矣卒如其言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壟畝好爲梁甫吟每自比於管樂

唐書曰蔡允恭荊州江陵人有風彩解綴文雅善吟詠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聞之謅謅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慮之不知望之不見曠然立於四虛之通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官塗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

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瀙（初覲切）小別有一溪其傍有白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爲上瀙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娉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鹽鐵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爲掾充每聚會其女於青瑣中看見壽心甚悅之乃問其婢識此人不婢說是其先主女內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說如此并言女色麗壽聞之心動乃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壽蹻捷絕人乃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賈公覺女悅暢有異於常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

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翟聞鳴鳥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使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爲樂也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舃顯而越吟

嘯

說文曰嘯吟也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

毛詩江有汜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大嘯蹙口而出聲也）

又白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郡中謠曰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笑清韻響亮蘇門生逌尒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

晉陽春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逾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沖嘗與石秀共獵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眄嘯詠而已

晉書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胡鶵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將恐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去

又曰謝弈桓温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乃逕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去主人乃閉門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遷北勒攘臂曰賓計是也膺宜斬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承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誅敵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

又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曰向栩爲性卓詭不凢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君嘗竈北坐被髮善長嘯人客從就輙伏不視人有於栩前獨拜栩不荅

山海經曰玉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髮亂髮勝玉勝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孫登列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靜無爲其情志悄如也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當魏末共處北山中以石室爲守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焉適見公和苫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嘹嘈長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尒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氣清太玄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籍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斷然嘆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聞巖巔噏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出世説）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廙亢遊于石頭會遇廙至是日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曰霄之國人皆善嘯大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

聲清高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内亦去有兩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踰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之謂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者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隣人婦從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曼聲長嘯塵落瓦飛

郭子曰劉道眞少時（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數北積竊）漁釣而傯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眞食豚盡了不謝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劉依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悲長歎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諸人色動並唱使還太傅神情方雅王逸少吟嘯不言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其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舡人乞渡舡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尋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杖擁鼻長嘯狀如惡獸呼不與言

神境記曰營道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者有株蘂此山閭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潯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峯頂見一人踑踞石上嘯首曰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西王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眞人南極眞人授於廣成子廣成子授於嘯父嘯父授於務光務光授於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而廢續有晉太行山仙君孫公得之乃得道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堙滅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一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乃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聽溪中虎聲而寫之四曰高柳蟬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五曰空林夜鬼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聞而寫之六曰巫峽猿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七曰下鴻鵠出於師曠濃清角之音善嘯者寫之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皆嘯者聞而寫之十曰動地出於孫公其音亦師曠清徵也十一曰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爲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音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

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黄宫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嚌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顔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奥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盖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嚬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或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君嚬有爲嚬笑有爲笑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之夫彼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齊人常歸省母人饋其兄鵝仲子嚬蹙曰惡用是鶃鶃者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四

坐　卧　睡

坐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屈也（小人韋囊坐於王牀主牀者王者牀）

毛詩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曲禮上曰夫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

又曰男女不離坐

又曰立毋跛坐無箕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左傳襄五曰伍舉奔晉聲子遇之郊班荆相與食（班布荆坐）

又襄二十六年曰衛子鮮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向衛國而坐（終之蝶世）

又定上曰申包胥如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爾雅曰妥安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進者會禮之財也主賦斂禮進之）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皃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書曰霍氏泰盛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致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祿言曲突者

又曰高祖使陸賈賜趙他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他魋結箕倨見賈（箕倨謂伸其兩脚而坐也亦曰箕踞）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姓者每至門人（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建賊雨射城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又曰隗囂圍來歙上自將救之圍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曰自居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答曰席與自坐致者

又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折芰而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邀之還壽春至江亭坐簀床而歎曰袁術乃至於是乎歐血而死

又曰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

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賓恒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

又曰鄭公業謂董卓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

吳書曰孫權遣于禁還羣臣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為翻設虛坐

蜀志曰費禕為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每並坐論爭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聽之備知其義從朝至夕端坐儼然也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等脩剌奉瓜征羌兒之隱几坐帳中設席於地坐騭旌旌怨恥騭神色自若

鄧粲晉紀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床下遐拂衣還坐言無異色

漢晉春秋曰王褒父儀為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不臣也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絕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為子每挾將遊觀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坐位

孟嘉別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為從事褚裒為豫章出朝亮正旦大會時彥悉集嘉坐次第甚遠裒問亮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觀衆人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笑嘉為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榻上當膝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田見呂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歸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以綺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悅曰子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獄户不席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風俗通曰延熹中常侍單超左悺（音館）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謂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言其信用甚於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舉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次道（充字次道）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硾床呼何共坐云來來此是君位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語林曰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筭一筭便决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欲勑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俗說曰王僧敬神明俊徹爲一時之標桓玄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殷仲文謝益壽爲佳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神小人輩從前過皆肅然毛竪嵇康絕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搖

卧

說文曰眠翕目也寢病卧也卧休也

釋名曰卧化也其精神變化不與覺時同也寐謐也謐靜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無知泯泯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寢恒東首（鄭玄注曰首生氣也）

又樂記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論語公冶長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誅責）

又鄉黨曰寢不尸偃（展手足尸象）

史記曰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

又曰上自將擊黥布君臣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軍上曰子房雖疾強卧而傅太子

漢書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呂后承間爲上泣曰上雖疾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

又曰吳楚反之粮飢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又曰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步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寢不復就床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寢寐共縛寵著床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吳漢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

又曰上在邯鄲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虛侯馬武武稱疾卧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戶徑上床坐武很語言不擇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秦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爲烏程令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者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游處犍縣

同門精學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寢卧更相謂曰後若富貴憶此之難宜勿相忘

羅含別傳曰羅含字君章少嘗晝卧夢一鳥文色異常徑飛入口

杜祭酒別傳曰君新作被腰眠覺宴起乃數腰便眠使人不起異事因令看陌上有寒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會稽典錄曰陳脩字奉遷少爲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貧爲吏常出擔上下恒食乾糒餚每至正臈僵卧不起同儕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吴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者封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時卧覺忽而仰天悲歎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下交流恐爲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無當有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語事歸輒獨卧唯恐夢言泄於妻妾

桓譚新論曰成帝幸甘泉詔楊子雲作賦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入覺大少氣一年卒

郭子曰王長史病篤（王仲祖也）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棺中因慟絶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小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果高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何以答曰我曬書也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入齋取物一室之内略無不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復登床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

睡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也）晨往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漢書禮樂志曰魏文侯最爲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之音子不知倦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梧丘夜猶早公坐睡而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晏子對曰昔君靈公田五大夫罟獸故斷其頭而葬之命之曰五大夫之丘命人掘而葬之

世說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事具帳部）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爲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人事部三十五

行　步　趨
走　跳　蹲

行

易困卦曰臀無膚其行趑趄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

又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載驅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蜾蜂秋杜曰獨行蝺蝺

禮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隨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又王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

武（迹間容迹）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凡行容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

左傳襄五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論語述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曰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途遠日勢已暮故[illegible]）

漢書曰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遂以刀決帳盎解節旄履步行七十里（履步行謂涉也）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相得山中翻曰窮寇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警急馬不及人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鞭馬翻能疏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問朔曰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臣觀其𠚪齒牙樹頰胲（音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肱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

神仙傳曰黄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行及走馬王眞者上黨人也年七十八乃學道服食胎息之術行及走馬力兼數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安者魯人也行氣服鈆丹自陳和者樂安人也之東萊受其方合藥服之二百餘年頭色轉黑氣力百倍行及走馬也

列仙傳曰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史遂學導引服食

之術一日行五百里能擧千斤

葛仙公別傳曰孫堅欲害仙公驅馬從後逐見仙公徐行逐之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

爾雅曰堂下謂之步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又祭義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漢書曰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illegible]）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illegible]）跬（[illegible]一舉足也）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爲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

步行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置贏車令乘之

又曰盖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家貧俸祿數千半以給吏人爲耳目爲司隸常步行

續漢書曰李固少有儁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行驅驢負書從師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除鄴陵長家貧無單車疋馬步行之官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而歸（以此勸後兩失之）

白虎通曰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也再舉足爲步備陰陽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裙柱杖臨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導小名赫叢）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臺門

方言曰半步爲跬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桂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酌酣暢

趨

說文曰趨伭頭疾行也赴直行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斯也

毛詩魚藻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禮記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又曰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論語鄉黨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爾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擊陳豨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行是與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又曰萬石君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也徒使召臣）（急則持三緩則持一周礼曰珍圭以徵守其節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又昭十年曰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能見夫人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又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曰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王節而走之（節信也）（王與陽生爲後當避之）

爾雅曰中庭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曰上降潁陽鮮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硠磕（音郎蓋）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略曰曹眞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荅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晉書曰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曰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絶人

後魏書曰伊馛（扶拂妹）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趙書曰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厮役於縣走及馳馬

前秦録曰苻堅大敗爲流矢所中追走甚飢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悦

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

吳越春秋曰慶忌僚子也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

吳氏春秋曰令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又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戰國策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曾參母投杼踰牆而走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躰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溺壑而終也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譬若見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飛不以尾拄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抱朴子曰朽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二十歲能夜讀書走及馬（杼丁呂切又音楮）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懷中既詣定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户遥擲面便走

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跳坐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別傳曰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跳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左傳僖下曰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壷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從遠方來賣藥得錢與

飢凍者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身爲掃除并進餅餌公令房共跳入壺中但見樓觀重門侍者數十人

蹲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州辟别駕不就追求之乃於成都賣熟市見長文蹲地齧胡餅州知不屈乃送還家

山海經曰大荒之外有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踆古蹲字）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蹲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六

沐　浴　盥　游

沐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淇澳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爲沐浴

禮記曲記上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也）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又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又哀下曰齊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陳逆）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米汁可以沐頭）

論語憲問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語曰凡喪小功巳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日沐浴爲齋絜也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上書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傳舍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右持之而泣也

又曰鄧通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賜通巨萬

又曰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言心有所慊恚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之久矣（謂發兵也）

又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至給事尚書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董賢每賜沐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又曰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鄧粲晉記曰春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邑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去左右晏子入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爲乎哉晏子曰客之道也使君絜沐浴飲食被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

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吾爲君紿而已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司馬彪注曰雞酒上飛蠛蠓）

韓子曰古諺曰爲政若沐也雖有棄髮之勞而有長髮之利

又曰僖侯將沐湯中有礫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鷰雀相賀

六韜曰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沐

論衡曰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案人之愛憎頭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

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異苑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顧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檐櫛沐巖崩壓俘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爲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自作乃自沐爲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浴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外內不共湢（音辟）浴（湢浴室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謂自清潔於身澡浴於德也）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爲太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僕御）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抶擊）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

國語曰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之而來以與使者比至三釁三浴之（釁香塗也）

論語先進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捨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續漢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沐浴易衣冠

又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見猶在其首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四隅皆通（言淵四海皆旁通）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縱淵（音烏縱反）舜之所浴也（言澡在中浴洗）

莊子曰仲尼問於太史弢曰衛靈公爲靈何也太史弢曰是固靈也靈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又曰鵠不日浴而白

韓子曰燕人李季好遠遊其妻私通他人季忽歸私通者

在内其妻令被鬟首出門李曰何人耶妻曰無人李曰吾見鬼耶妻曰宜五牲屎浴李曰諾乃浴以狗屎

說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嶮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坐與語公大悅

外國圖曰方江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疑二萬四千里

丘淵之征齊道理記曰朱虛城東有詹盆舊宅宅前有水是詹常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反宇櫨檘隱起彤采刻鏤彫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絳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一作四斛）

又穿鑿溝渠穢水出後聯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

又顯陽殿後有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床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故送新衣（桓沖）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着之

幽明錄曰桓溫內懷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來夏五月尼在別室浴溫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斷兩足及斬頭手有頃浴竟溫問何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惆悵不悅

盥

說文曰盥洒面也澡洒手也先洒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異手酢異同實酒）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

左傳僖中曰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illegible]）京師以爲諺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

莊子曰陽子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也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夫子行不閒今閒矣請問其過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

風俗通曰宗室語曰盥盥管探湯投碳不肯然尚不熱何共財而生喜怒也

游

毛詩邶栢舟谷風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殺之）（不游涉水而渡又浮渡）

莊子曰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吾善游者數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

呂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蟓屬）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黿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溺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曰盥盤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人不可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吊者三（謂輕身忘孝）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從都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

吳錄曰孫策討黄祖表曰臣討黄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爲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聞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孟子曰淳于髠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貴

又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又曰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荊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纆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整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度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檝之間而溺與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檝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毋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貞行舡覆溺死貞婦黄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乗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氷側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氷開尸首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又曰潁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為遠筮云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于林於是而寤未解所況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楊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即見殯瘞葬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毋兄舩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殯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録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舡衣挂舡頭遂墮水即沒徐羡之作楊州登勑兩岸厚賞漁人及兒崙共尋覔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髣髴如夢聞聲告之曰吾今在卿舡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沒覔果見坐在舡下初出水顔色如平生

三輔決録曰文帝竇后名猗清河觀津人也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塡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叔光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乗舡墮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為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後稍懈因乗小舡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厥魚鼈為仇肆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王親見之。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舡有一白首狂夫被髪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

相似

春秋曆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萇弘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黄帝之形也脩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羣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如夫子時。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囑其子貧困往見優孟乃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為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為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

言幾得以富貴郎詐自稱詣闕廷尉建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　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守聖鄉遷西河上郡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毋求樂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董侯八歲能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勾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寇鈔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勾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孔明有盛德于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為瞻不死故將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亮君因此思赳復以覇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已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吳隱之為黄門郎而隱之兒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攻焉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琅琊人年十六為芍藥賦沈約曰王郎非唯額似袁公見人輙矜王郎見人必候笑唯此條不能酷似耳袁粲即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為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明帝諱莊光武帝少子也年五六歲壯大武帝大類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顔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別傳曰融為太中大夫虎賁士兒似蔡邕每酒酣輙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意理常秉無鬼論時生復邂逅忽有一單衣白帢客來詣共言語遂及鬼神客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客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長尺餘安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我而都督云頭痛還所住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夫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偕弟仲偕婦妝於竈下至井上謂偕曰我今日粧好不伯偕曰我伯偕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偕到更衣婦復遂奈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偕爲卿答曰

我故伯喈也蓋親疏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貴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生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又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容皃如故吳平發者見淮南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懷孕此二子才皃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叱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褫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其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即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旦經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至則子殘矣曰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園梗也刻削爲人淄水至而去漂然將何所之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鬭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略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出爲壽春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潛遁

又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恒置坐側

隋書曰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猶

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於是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歡失

唐書曰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印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　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封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頻秦書曰姚萇爲符堅神像戰求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爲黃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叙夢　吉夢上

叙夢

毛詩雞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君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也）

又節正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而已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尚書泰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夢者人之精神所寄可占者也致夢言夢之所至也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觭讀如諆之諆亦讀也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望祀山川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閒差也）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太宰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微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蘇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泣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為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尒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為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索紞字叔徹善數術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

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與冰下人語爲陰陽介事君當爲人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摹皆謀反伏誅焉與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堅坐中夫紞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也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爲夢形接爲事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古莽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昔夢爲國君遊讌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夫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慮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爲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弇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帝寤怡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窮獲疲而睡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莊子曰夢者陰陽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又曰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
蝶之夢爲周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
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
勝計耶譬吾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
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傳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
因問其故答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爲西海之婦吾行往來
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
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瓮中悉
是餅銀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
驅之家奴竊三餅歸發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
語之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覺奴已死銀由在
復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
之象也人夢上樓外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
也則知簡子夢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爲剖析之衛病即小差樂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

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
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知其賢者知之自改
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

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
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　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
夢官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熾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太
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
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爲大禽所中
秦二世夢虎囓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內而未有定舍也反淫於
藏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
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
於外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
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
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
盛則夢脊兩解不屬其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於
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
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
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
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
陰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
及居深窖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錄曰獻尚西有夢草莖一似蓍柯株之爲占則
知吉凶懷之以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鑑之

毛詩鴻鴈斯干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鴈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啑也）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也）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昭元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夢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命也）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

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子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其母為扶始外立睹白帝上有雲虎感已生臯陶（此盡夢所見告之辭也雲虎有雲狀如虎）堯聘索狀如聞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夢見商之庭産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間梓化為松栢棫柞寤驚以告文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解者平山阪曰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女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筮女當貴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皋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胷上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虫飛無數頭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甞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磄䃔有若鍾乳若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皆聖王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爲掾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十九當冠出諸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太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荀彧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御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烈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吳昌門孫堅妻吳氏夢月在其懷而生長少桓王又夢月在懷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爲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瑯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有身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授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又曰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

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平南將軍

又曰鄧毅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溢斷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迁汝陰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丸土吞之而於夢中占者苔曰此服土吞也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曰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縣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

明府其臨益州乎說果爲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桂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驚取吞之今覺猶在胸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謂之荊楚之松竹荊州刺史桓溫以爲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記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錄曰慕容德皝少子也皝嘗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懷當生天子後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晝寢生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後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答者著作郎孫詵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舡下見二白龍夾舩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召焉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

後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爲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後周書曰柳霞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其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之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略從文帝東討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三國典略曰高歡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後遂傾產結客

又曰宇文永貴昌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呼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郭城東岡有大冢上有銅柱柱頭爲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轉夢中呪曰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貴之後所居之宅宛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曰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帝第七子也小字七符初梁武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阮氏侍始褰戶幔有風迴裙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孝元載誕之夕舉室於時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異

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後十餘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中探懷中筆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皇侃

諸曰鄭郎開口侭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微時嘗遊義興舘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右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反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曰天寶中安禄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兇姿有勃逆之狀言之於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誠祈夢其夜夢敕內侍胡普宸等三人持案覆以黃帊自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句曰嚴不去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禄不虧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兵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以迎占夢至晏子說公夢告之占夢者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曰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對占夢者入以晏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言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虹自門外天一虹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初范楊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光若席）

上金色光起昭晰艷爍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後襲王位能）得人情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鄷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鄷止于文王之户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大帝時）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母胎八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後遂學進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刃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寤返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登之字仲靖義熙初爲諸葛長民參軍長民爲豫州登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他不道也

將加太辟夢一神人以爲用如意與雞是寤寐中殊自指約既覺在其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郭遂得無他每經顯官後從入關齋以自隨挿著髻中忽失所在

幽明録曰謝安石當桓温之出恒懼不全夜忽夢乗桓轝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及温亡後果代居宰相歴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六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往者今太歳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少日而卒

又曰吴興錢秉孫權時嘗晝臥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熇筋恨未盡而呼之秉本在齊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汝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酬度）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鞌之戰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己曰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愈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曰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欲以應夢）

又昭七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婉也）旦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是今而日蝕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又曰韋玄成爲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

夢爲上召問臣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建安中爲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爲猛所殺郡反爲韓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終

魏志曰武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有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當有貴女子死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宣文帝復問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曰此陛下家事而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爲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爲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爲人害後爲吳國內史沈充所害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

之朔也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頭鮮卑奴來何以不縛之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后後悟爲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又曰莊帝在蕃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猶

帝復開闔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既覺言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也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夢

又曰盧元明爲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爲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鄭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爲青州刺史

又曰長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嘗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鸛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取之乃歌置陰地徐徐讀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行許瑕常夢於山上挂絲以告孝貞孝貞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出爲幽州刺史

又曰宋頎爲濟州刺史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鄧氏白頭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別頎旦向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後仕進所歷若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時年五十卒

梁後略曰初賀革之在江陵也奇其才後過別衛生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昔夢主上當見諸子在帷前所手脫帽以與之又後當因御前乎[illegible]徙荆州

三國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宋瓛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瓛恐太祖愛其文才留關門卻掃絕所交遊時有文章隨而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帝其廟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表奏訖其夜瓛夢見有宮殿之所兵衛甚嚴瓛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自可至若一月內見關耳恐不復由我瓛而出之當時以爲悅愬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又曰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撤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蛇長丈下擲入於海水子

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酹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爲南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學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傳史普直省夢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白黃門侍郎孔宗範歎曰吾事去矣其爲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問晏子晏子曰非太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修以長頤兌上而豐下倨身高聲（伊尹）黑短蓬頭而髯豐上兌下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韋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之淵爲清江使河北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

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曲轅之道）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曰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比予於文木耶柤梨橘柚果蓏之屬耶實熟則剝（剝擊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泄亦折也）此以其能若生者也予求年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時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因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祭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甘泉召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大既覺語人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舡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說停舡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

虞翻别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於陳爲君子立祠

三輔決録曰子以夫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䟦之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眞與衆言言必有中（夢中揣詰）（毀輠之轄）子投其人子眞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其言謂之決録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寔爲臺之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閭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側後汗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擥（切虘）嘖（音責）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勑有以給與司命案録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擥嘖家傭賃其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生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擥嘖乃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

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外內裝束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哅哅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內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逆走棺未壞令即使人脩復之即其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缺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爲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厨勑旦旦以二頭作臛便着潘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着烏布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厨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己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着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夢所即移着崗上酹以酒飯其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又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舡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去有張隗不姓徐此人去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

夢見崇令捉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方永淳離今以此扇奉別毋涕驚覺果於屏風門得扇上皆如踟跦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皐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墜於縣巘和蓋從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皤頭著袿帖（疊）鬢髮皓白不殊生人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酺祀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賜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廢骸形飄露今以五一千乞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斂移于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民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髑髏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即於某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鬼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筝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起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哀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寤欽想顯然來遊乃駕輜軿車從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遂爲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之先祖也）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也）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而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集人也脩）

又襄上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所殺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也在太原皋巫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旦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攜穆）問其姓（問子稱）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官傳言[illegible]夢未必吉）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也）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攻宋宋人伐曹晉人不救而曹亡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綿綿瓜初生也）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使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

之形神也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儒告其族曰衆謂號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内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號乃亡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鬬如人狀乃令入海賫捕鉅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䑓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爲王

又曰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耶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黄門令奏宫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騏驎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

又曰關羽初出軍圍樊夢猪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果尋被殺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符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招瑀瑀與同郡索嘏應之穆後信讒欲誅嘏瑀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爲長沙王乂征河間王果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聲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冤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稱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鄴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魚羊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又曰温嶠爲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

而卒

又曰揚椎爲春陽令舉兵拒王郭城陷爲郭所擒初雄被執之曰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大肉必有筋斤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爲王郭害之

續晉陽秋曰苻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墳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於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涼録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録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爲震主者之始也金爲兌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遠志三年曜爲石勒所擒

前燕録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而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使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爭遺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爲熙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搆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夜夢孔子於其廣爲疏例擊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歘高數十丈爲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刀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内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

也吾生於角昴畢六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子自湖守迁舍人未還於角定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韋温爲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壻張復魯曰子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賚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壙未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中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其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煚（俱永切）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煚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桓譚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爲祝詛捕治數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柝柝曰君欲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子曰爽無救振之請若失天機則難何待於彊

益部耆舊記曰何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蠅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後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在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本卒事而去伯始惟而留之曰懼不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日死

續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蒲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凶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去卿知吾來意不因説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其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爲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爲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有鬼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今來相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

帝使者勑兵馳入萇營以予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

又曰張駿有疾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訖封其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幽明録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惡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横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材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儁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

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束董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董董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緑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齧張張牀上避而乃墮地後苻堅遣狗長性破張着緑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久遠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敘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

又襄公二十二年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逆書則法也）

又曰藏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曰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又子貢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社里之居也鳴興盛鈐行教令則聖人衡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貞故以爲五百載也符圖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及數握命人起河出圖聖受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之學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又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

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竅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餘寡人之患將如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鷇（苦候切）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聖者歟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齊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申子曰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魏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

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千世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旗俱）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僬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爲急謂成功）似遲而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　覩者不識其鄰

又曰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所爲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士　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哲（俗曰睿哲）一名先（俗曰知先）一名通（俗曰通達）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武人天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鉤沉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必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illegible]）君子豹別其文蔚也韓[illegible]敘辯人俚別其文萃也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荀悅申鑒曰聖不至聖何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袁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之

王衍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覩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禀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産於絶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圖墓書曰青烏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顔淵執轡到匡郭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鬭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敘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麥子嗟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箋云願去者乘其白駒來者食我場中之苗縶絆之欲留也）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莅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者而内自省也（齊等也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笥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曰惠謚）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精者為賢治身以練神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又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宣子荀寅瑤宣子之子智伯也）智果曰不如宵也（果荀氏之族也宵子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佷（佷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鬚鬢鬒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史掌姓也）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野晉地）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耨耘田也[illegible]日饁字音[illegible]）餉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

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爲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詘人唯辯敏亦宜有折屈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及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莊王善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容賢（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之與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鈞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任爲君操竿不鈞以傷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覊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

願也

又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巳心行道以爲巳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旣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之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孤臣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巳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侁氏有侁氏喜使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亡虢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爲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郄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覘之（覘視也）期以一月六月而反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聽其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黄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遭害達

平四〇二　七　壬戌一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絶江海者託於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中間謂紹介也）

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

平四〇二　八　戌一

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禄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覩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

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躬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累靜遁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悋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鍾子雜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道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學記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周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草加之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下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非其常道可道○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匡正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蹤屣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治亂以為定上下之儀也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積道　者天與之地助之鬼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楊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胄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呂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弘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士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業孝德尊祖愛親）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表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外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外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也皋陶布行其）

（德下治於民民歸戴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爲政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又先進曰：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也德調在五御之廉謙）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以謙儉推讓爲節，人有刈恭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兒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録曰：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家袞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袞性不畏病，納粥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柩哀臨，十有餘旬，病毗獲歇，家乃反，而袞亦無患害，宗黨數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慍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之人懷道用其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驗）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閉九竅，臧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合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揚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傅子曰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循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參同契曰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

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磥硌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搢紳下至黎庶莫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事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賫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爲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毋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毋歸勿言方爲教之後覽賫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爲孝子時令河內王渙政尚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鸇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鸇不如鳳皇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損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字巨　爲鄒督郵上計吏時詣掾勾章任尚居妻孟富乘鮮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愠容弘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尚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答弘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而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闇兩虎俱鬬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躬潁川人自爲兒童不爲戲弄等類

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諍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誚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皃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

又曰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其可得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常先諮之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去固遠耶

潘勗別傳曰勗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爲己有

任嘏別傳曰嘏字照先樂安人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爲丞相寬大好禮初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紱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雨濟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虞詡字外卿祖經爲縣獄吏決獄平嘗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外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稻田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郡州府

凡三十一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伏盜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爲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搆陷俱卒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三徙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夜惠王之後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歸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崤澠之間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録曰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即今之汗衫也）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亦與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鬬香預爲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尊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賚酒肴勞問里中父老以此爲常

益都耆舊記曰王忳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其日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得馬忳說其狀并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道書生形皃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且存由是顯名（[illegible]）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食其田禾既不可止遂爲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還舒令及之官道經江夏遇寇賊與起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飢有餘米

糶之夫人恒掾斛來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顛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周禮地官下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嚴道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又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游于鄉校（鄉人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惡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老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爲政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爲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爲西伯鬻熊者爲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戚郯未之封也成王學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爲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夫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爲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有異行禹心親愛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作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自得（驩愜各自得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又曰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常爲師敎帝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又曰張禹初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死因貰之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例科義後還爲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爲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爲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

集諸生考論圖讖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爲士大夫所慕李膺常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爲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毗書曰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師表汝其師之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記曰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爲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

又前燕錄曰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皝師事之

又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吏勑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案世義或曰王蘊謂王參軍人倫師表參其師之謂王實期猶伯道進禮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負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尊師重傅則法度存師術有四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陵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又曰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遊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

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

列子曰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昭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伯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駔爲文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賓荊從之曰暮求留宿明旦太下牀朝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奭字慈明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歎服之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徵陳留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賫玉帛聘望爲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躬涿郡則盧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況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覩其行者穆如也○桓譚新論曰該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

論衡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巳下敷暢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尚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點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韋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四百四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又春官大宗伯職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也）

禮記曲禮上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謂導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左傳曰襄[illegible]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及享具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黄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併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歛進）禮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守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往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悉矣汗明慨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

又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大將軍衛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中廢賓客益少當時死

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賓客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下接賓客獨坐一室唯徐孺子來爲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爲尚書令送之者

亦不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産

張播漢記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言備性好毦時適有旄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荅由此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等爲賓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賓合鐏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弈或有樗蒱投壺於是甘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王隱晉書曰嵇喜爲太僕廐長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喜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過兒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宋臺右衛權遇已重　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拔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參軍事使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略曰周獲梁俘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至

長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分意皆厚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醒好惺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
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
後車誡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
令令丁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
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
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
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
失揖讓之禮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
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
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
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客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
者特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勑既過家具設賓饌及
既至妻笑曰君甚教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
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
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
色願得上廚

又曰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琳有高名常請客毋盛
爲供具從牕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
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毋觀之喜
曰吾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火長必有供
膳

陸績別傳曰孫策在吳張紘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
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
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當用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駁雜劉大夫在壁後
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以劉荅曰士兄未
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桓溫字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
入桓遥瞻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
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搗齊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巳
中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七

敘交友　交友一

敘交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爲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黷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嗟爾朋友

又曰朋來無咎

毛詩曰伐木讌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弃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門）（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譖之）

又曰隨武子利其君子忘其身忘其身不遺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

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便佞友善柔損矣（便辟巧譬命也善柔謂面也便佞辯以爲佞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衛靈公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忠言以告之不從則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大戴禮曰上親賢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化矣

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

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好悅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交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廢外可設雀羅復爲廷尉賓客又來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於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游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沮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鄒子曰昔邢高呂安欽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純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官事君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解乃大霸

晉陽春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閑則攻已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覽曰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

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若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闡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論曰夫交遊者傳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芻蕘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盛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後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近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穿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離騷曰交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敝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

古歌辭曰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

交友一

左傳曰吳公子劄聘于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又曰鄭子皮卒子產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

又曰伍負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游也

又曰蘇秦之先達張儀恨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養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爲金石之交

又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奪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爲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焉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之交

又曰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之

○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勑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數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頴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

又曰張叔外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關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外竟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遊思恢作詩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顒與蕃膺善遂爲宦者所陷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爲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貧有親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縣吏遣嵩爲式導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勑縣代嵩嵩以傭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弃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其貧劣荷檐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嵩名往見之屆暢門投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於路往而不友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寔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

明之世免塼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従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至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留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式留止塚次修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瘗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爲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貧乏變服爲傭與祐賃舂遂爲交於杵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友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擇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耤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爲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至暝夜即徹旦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

又曰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病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熹輒言病以此得免

又曰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

紛竿初無毫毛可指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讃並事太祖遵讃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讃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讃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爲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略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

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爲龍謂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歆爲龍頭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爲友滕嘗有罪吳王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幷良久權意釋免滕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貌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通

又曰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喬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順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

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怨

吳錄曰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深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

蜀志曰馬謖（音縮）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爲人篤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

晉書曰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

與王沉齊名友善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勿以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友學

又曰紀瞻愼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贍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曰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己子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有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庶頴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齎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旣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廏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又曰魯公賈謐叅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頹縱宏狂飲酒誕節與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黜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罵鶡見鴻漸之輕羽曬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爲鄉閭所齒晚節剋修遂有風流

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袁耀卿惔比荀奉倩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弟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羅兵將推喬劉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書曰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瑘王弘爲徐州治中從事吏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爲莫逆交

又曰何點字子晳盧江灊人也宋徵爲庶子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交

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齊春秋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嘯傲不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宮閥俱是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

更爲刎頸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遊悛起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爲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郡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

又曰張緬弟纘遷尚書吏部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子野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相推重因爲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眆（音暢）素子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

何玄之梁典曰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籍孝緒中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

後魏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將東還瞻與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恒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又曰裴讞之（魚列切）字士平不安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交

後周書曰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詞彩典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間鄚（音莫）人也好古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音託）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又曰韋夐（休武切）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夐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南史曰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語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十國春秋曰燉煌太守李暠（古老切）表於段業暠稱盡忠不貳橫為李嗣所譖請業殺嗣暠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是暠反為嗣所構暠乃恨之

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崤澠崤澠人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衍英雄王取萬户侯乃厚相報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絕人不閑弓馬略通諸子兵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昇堂拜毋致方澠池令

陳書曰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

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詣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琚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

又曰蕭昕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又曰權皐德輿之父大曆中卒于家元和中謚曰貞孝初皐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家羖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毋弟凝凌相愛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穆許李之交

又曰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友善

又曰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貰至盡而不以為疑建德亦弗

之間也

又曰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爲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温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芬）友善大業中進士擧終爲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轝送至其本鄉後仕隋爲監察御史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爲刎頸之交

又曰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元（移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爲郡蠻）方絶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易連山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帝館于貳宮迭為賓主是天子交匹夫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為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傅子曰杜畿至許見侍中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至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孔叢子曰子高游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

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悽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大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者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無異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頻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交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列士傳曰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荊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荊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鈎豈為白璧所回遂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棲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接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乎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閣正令名不遠萬里經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恤疾篤命絕停屍於堂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氏世傳曰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洪源並著情契大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詠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爲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備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儁傑粲卒至葬夕赴者十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嵇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必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鄉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爲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花奉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得聊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録曰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鄴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又曰賀劭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援爲彈冠之友

吳録曰步騭與衛旌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三輔決録曰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雅廉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留志曰韋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絜

已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濤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墟（如過而緣二坂河邊）此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乃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絶絃終身不鼓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

說苑曰魏文侯數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常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及耳公曰伊輩亦當以我爲勝

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歆捉而擲之

又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敢獨止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疾促軍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作筆薦焉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氣夌一座辯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

又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亦殞

又曰王粲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酣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楊松玠談數曰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苑將軍雲爲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葛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用百酒嘉都設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外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

志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横波截流拊翼横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閒

蔡邕貞定真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辯真僞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晉晉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逍遥景迹君子攸欽

周祗執友箴曰人亦可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平四百六　七　壬青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交不許　世交

父子交　絶交

交友五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紈素恩比同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敘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兼膝齊年哉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積毀

曹植離友詩曰王旅旋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媵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

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本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騫足步高衢江間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日送邯鄲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歡娛終矣景數文來何夜孰豚豈異人咸昔明婭

蕭鈞晚景游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鵲轉芳洲坐岸初疑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波逐彩鶴浮風花輕未洛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古善哉行曰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食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昆丹下車拜丹荅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又曰張霸遷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遂巡不荅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安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毀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實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尊素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髮並清身潔已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梁書曰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性純夷簡罕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僧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

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交侯伯未嘗與一人遊焉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人也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交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楊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雄曰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籥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猶存

世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遊長安與崔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蓋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傳襄五年曰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班布也布荊坐地朋友世親也）

魏書曰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

王隱晉書曰王戎隨父渾在郎舍時阮籍亦為郎每詣渾輒云與卿語不如阿戎談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陸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為河間邢劭所賞邢又與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唐書曰鄭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鄭之間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為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為父齎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義盡日

道學論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

東哲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恩者父皆為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哲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嗣哲時有伯父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

絕交

毛詩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之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門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晏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而贖我者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故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舉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劭邑人李逵杜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友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吾友也

徐廣晉記曰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友善鄭袤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逖與祖班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為弟俊聘班之女將免魏彥深等也以告逖乃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為及班被出逖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唐書曰崔渙貫之之子也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充渴冀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渙為御史謂渙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渙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終不詣元裕之門

袁叔真隱士傳曰鶡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獘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絕焉

新序曰吳有士張胥鄒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鄒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道而後知其夫吾輟行而辭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為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子若反拘而死閭閻聞之命吏釋之胥鄒辭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吾故免也遂觸齊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使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使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恥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惇于業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皆曰談交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曰窮交恥鶩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於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衍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是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群

袁嶠與褚左軍解交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遊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平昔之交禮與數而降箕踞之歡隨世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爲輪曲者不以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材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大孽消滅雲景出游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千里感母箴恢其域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弟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踰年迺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會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

經其里衆兵安步去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鯉魚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魏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擗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猶令除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柰實每風雨至抱樹而立母又思黃雀炙忽有十數黃雀飛入幕以共母食又母冬月欲食生魚祥脫衣剖冰求之雙鯉躍出鄉里以爲孝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流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喪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性經飢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達病篤鄰里咸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塼伐木夜在山中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朞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鄰里嘉上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收淚視地見有堇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乃盡其夜夢人謂殷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焉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供事彌謹卜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不言卜盛冬勑延去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得生魚一隻長五尺卜食之積日不盡爾乃心寤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入秦州獲尚書趙琨煞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

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因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又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亦何可煞煞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乃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七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謂孝感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將早孤爲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煮服之即差驚寤於枕間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薤甚茂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濟（在詣切）母病風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氷筋額上叩血出亦氷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之忽不見人以函奉母函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祠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觀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款求意此公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爲酒母疾頓愈

梁書曰陸襄字師伯常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漿時冬凝冬日又暮矣求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斛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彦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日忽云有見形狀即其父也及母亡廬于墓有烏玄黄色集于廬樹恬哭即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燋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曰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須人吮膿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遷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生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經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吳逵河東聞喜人父母爲人所煞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

連年於閭裏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周遊巡歷叫訴神祈忽於遠逹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居常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父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又曰愽州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廻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刋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先奏文貞孝行特絕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花開犬鹿相狎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横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婿所寄熟而進之闔

者歎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檝置之深浚艱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趍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繕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鸞頸魚尾虵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暫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小説曰宋宜都王鑠三歳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歳夢見一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鑠悲泣旦説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

世説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祖台志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躬行勑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歳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甌甌中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鐺底燋飯遺[illegible]常帶

一囊每資食輙録其餘以貽母後遇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苽半畝欲以營殯及苽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訢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篤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瘥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又曰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其妻共有所之夜宿逆

旅特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户當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親老虎遂巡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襲字世長武陵人父没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與賓客入構羌諸令相攻殺棄（其我）骸羌負喪而歸葬畢因居墓所每哭輙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患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鏁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非爲天曹攝録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將來喜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輙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爲娶齎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晝寢忽有一女言姓衛非忽果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敘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曉蘇醒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日數四邁年五十暴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著牀

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飡橘當差餓而不見之庭中橘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録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逐喪還至餘姚於墓前歴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彦威烏程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

風俗通曰楊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孫賊中採椹藏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千萬爲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産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

欲掘地理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之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梟一雙游密廬旁小池後遭母喪密至所居一宿故時雙梟復來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爲侍御史清白温恭能盡色養父母母小不康輟祈幽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蹷疾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瘠骨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頴而葩盖盈尺矣州以狀中歲餘遷監察出按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聽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御史又之以狀聞勑編諸國史尋任司勳員外其并州廳前有叢萃小鳥來巢如鵪鶉矣孚卵纔數日鷇毀而見已諭於母矣枝且不勝墜于地月餘五色成文如鶴馴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巢人到于今稱爲兵曹鳥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萬數聲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數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史系曰趙儁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聃爲縣西曹書佐嗜酒夜歸里墅横卧途中儁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脱己衣覆之是時冬中冱寒方甚儁留衣而已岳陽山多鷙獸夜有豹視之爲之歧道而去翌旦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儁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丘封有白鵲常遊於其家棗樹儁每朝夕臨鵲爲之悲鳴終喪而去會潞帥劉稹反家近潞封軍士齊討民散走時

儁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擔之至山數宿妻方至是難者多糇糧竭貴儁拾橡實飴之以木奩供膳者終歲建稹滅儁輦其母東歸岳陽丘隴悉爲軍盜所發唯儁家墓得完復起塚焉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韋伯倫知之給米粟獨其家徭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剩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爾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儁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歎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孝上

爾雅曰善父母爲孝

毛詩鄁栢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邶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數侵削役于大國父子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長大貌莪已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蒿興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謂年有非常失禮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目常覩父母之顏色）声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声（夫樂之和樂人心歎以除而哀未已雖）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左傳曰鄭莊公即位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闕穿也遂延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

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傾頓消形求醫巽全宋均注曰巽明巽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也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

又爲政曰子路問孝子曰色難（言和顏色悅爲難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遊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illegible]）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曰曾參者武城人字子與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齊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爲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飧飯欺言已愈郁察母親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䴵（音餅）每自買進之

又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噉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曰（霸饒爲之故字伯饒後作會稽太守兒童歎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設爲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　奔走

又曰黃香字文彊父兄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溫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樊鯈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鯈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肉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其不復設樂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漢范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範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

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若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悌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復再拜父終水漿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設象神坐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卒

臧榮緒晉書曰長孫略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動經江水父難於風波每行乘藍車略常步從遠者百里每涉川則親入水扶持藍車

又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居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猷晉文少子太后崩執喪過哀慟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干飯丸理中丸以進王對之涕泣不食經三年杖然後能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

又曰王延九歲喪父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內太守爲賊所迫遂不知所終其子追求歷年無所見此房與父同年者亡制服行喪燕國徐邈與之州里勸令娉婦以生胤遂絕房內常禮重之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母更適羣招胤不識父母又政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如讀喪之禮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發名

又曰郗詵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苦病亡不[illegible]車載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illegible]葬種蒜賣其力術遇三年得爲八疋與棺至家負土成[illegible]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食流涕悲不自勝謂康伯）曰吾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爲吮膿殊無難色班即雄兄之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遭孫恩入海澨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沒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髀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縗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麑鹿觸網必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耶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謂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王陽迴車欲令忠孝並弘日子兩遂業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瘃時人以爲孝感

又曰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

臨別謂賓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賓年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寧繼母至孝家貧産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温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娱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蘇

又曰謝躪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躪晨昏温凊甞藥捧膳不闗一時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躪至性皆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蔡曇智郷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里號為何

展禽並為高士沈顗所稱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請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實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皇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痛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穀百斛

又曰彭城劉俊司空勔（音俛）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以孝悌稱勔見害於朱雀街俊兄弟平生不行此路喪負立

杖而後起俊為黄門郎稍遷右衛將明帝山陵不獲已從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挹拱其中歲時伏臘月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為孝行里（琇音秀又音酉）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漬指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

又曰宗頤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頤忽思戀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叫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

壁忍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哀已吏部庾果之嗟悵之設食枯魚菜葅庾云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御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郎遷尚書左丞遂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求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江夏王録事

梁書曰沈崇傃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之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毁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

家數里哀至輙之瘞所不避雨雪就墳哀慟飛鳥翔集夜常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進麦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推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條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求寧令自以禄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户櫛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推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毁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汝爲此職非爲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匠乃拜竟以毀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陳書曰徐孝克陵第三弟事所生母盡孝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又損減高祖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甞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内紳帶斌甞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奉母斌以啓高祖高祖歎嗟久之乃勑所司自今享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後屬兵荒母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終身不食粳米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太宰王詳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甞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母過寇離失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謂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

徧存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存巳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客之爲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忼慨高祖亦爲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朞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甘死秦韓今明公無求於徹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荅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未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藉北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承進拜未甞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

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坐還空無異乃絶時羣斷諸有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盧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盧以重坐盧列辭尚書乞盧身代父老命使嬰稚衆孤得蒙存立書奏云盧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仲隴西狄道人也少敦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甞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又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爲給事黄門侍郎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顔皃毀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禮上谷人也世宗時爲荆州刺史治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二日哭不輟聲

又曰元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仵對曰此榻曾經先王所坐順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楊引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

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後周書曰樂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

又曰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於墓側晝夜哭負土成墳蓬鬢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塋域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辛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針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又曰歐陽通爲中書舍人調露中起服每入朝必徒跣至域門然後著靴直宿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爲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盡體病創歷年方瘉（音庾）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鬢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左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詔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寛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寛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塋

樹子遜兄弟八人皆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冤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籖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變乎遂請急倍道言歸果聞父喪毁瘠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背負母卒高祖特詔賜以縑帛仍官造靈轝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輒急數日而鬚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齎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黄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看其親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斷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杖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舜事瞽瞍求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說苑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也對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慎與色不悅與（有一於此則其孝絀）古之人有言曰人與不女欺（言人與事貞諸道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曰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也

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答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吾忘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佑孝子傳曰華光字紫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卒送光至父冢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雇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蘭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

因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字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勳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苦倉舒求自賣與潁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

黨太守後尋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悲號而死

又曰王斅爲廬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瘞宅後野火燔驚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嬀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被劾入重罪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書胄中但詣公卿及行路時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也伯父大司徒湛孝謹敬睦世號伏不闕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蜀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光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依綿帛嘗同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子曰緜定意温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黄郎沖之子喪父虞年十四毁瘠過禮日食百粒以慘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灊人事母至孝爲楊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不辦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贈鮭䱹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爲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别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

監奉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絶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結子殊好常使守之時大風雨至祥猶抱樹而住母常夜持刀往祥所瘤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怪意不已因跪前請死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搜神記曰吳猛蜀人小兒時在父母傍時卧夏月多蚊而終不搖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五

孝下　綵養

孝下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字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喪過乎哀旣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居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産續復賑給

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夜賃寫書養母嘗肉

一斤粱米一升外妻子茹菜有室無蓄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而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孝友弟仲爲從父非報讎繫獄鴻便割髮詣縣通記乞代弟即自殺仲得减死子先亦以孝稱父喪嘗於牀閒得父亂髮投而狂走號叫躃踊先後坐事當刑詔以鴻先義孝一切减死

又曰郜煇（臑）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譴原之性其有禝負母育之不勞少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林宗見而奇異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海內先賢傳曰陳寔之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紀至德絶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

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投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

孝子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又曰鮑得小子曰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貧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賃爲半路亭每取其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數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

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袁亦一食母不食袁亦不食見母將絶至性感咽而至於殞俄頃母父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西岦岡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唐新語曰劉審禮儀鳳中爲工部尚書時吐蕃入寇命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徃蕃中省侍比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志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護櫬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所養祖母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及事繼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兄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州長史爲周興所陷將刑百姓衕其仁恩競解衣投于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千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昇年十餘歲配流嶺表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持僅而獲免

又曰長孫從直趙公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爲延州膚施令從直隨之官膚施近邊多蕃部落往往刼掠城邑前後不能制元適初至果遇蕃騎數十刼掠縣丁元適所從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歇鞍解甲元適攻之而所將人吏無甲。　反爲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戰遂爲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害戮從直聞之遂跣至父所不懼鋒刃以身蔽父群賊集矢射之身如蝟毛又中數十刃體無完處從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父乃免○國史補曰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戚會兄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語問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朝野僉載曰蘇頲爲中書舍人父右僕射瓌卒頲哀毀過禮有勑起復頲表固辭不起上使黄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奏曰臣見頲羸瘠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殞絶上惻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語錄曰韋温文宗朝欲以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温朕每欲用之皆辭辭又安用韋温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温禀其父遺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尊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亂命而不敢者比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齠齔喪其父至十許歲其母問曰識爾父否隋嗚咽無言不識也母曰只爾一面隋後殞絶以至成人終身不覽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崖慕其德以愛女適隋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隋之子也官至常州守生資惟有琴十張

史係曰盧昭美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輩爲師事之禮至於父母字坐則起而言毋劉因從兄之家飲酒歸夜達昭美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故昭美對曰母自外食寧不知其毒邪行起撫而歎曰盧氏之家

有曾子矣時同里大儒河東裴安將異之比昭美於蔡順過之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葬殯訖乃傭爲無極酒家保得月資學士弟令備奠祭酒家怪其衣服藍縷得直不以時價（字估當讀）責之昭美且以情對言發涕泗從横酒嫗爲之咄嗟輟食謂其四子曰我爲乃家婦生不貧矣又幸不以若父鎡錤（上音兹下音其鋤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錢顧乃家財充若費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傭權辱爲母也四子俯伏母盡以緣身衣被釵釧與昭美令葬其母救其傭免之昭美歸悉以營奉母祔焉又計其祥禫所費市之餘金復償還酒嫗其妻欲止之奚不留爲給家財盡復爲傭兒乎昭美怒欲出其妻其兄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面焉妻亦悔過發憤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弘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友南

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遊鄰縣母命元方接對恪見群犬交噪戲元方曰郎子姓孟近犬必猛爲余叱之元方曰尊客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元方曰鄧老樹村中來真田舍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來謂之曰爲孺子所辱賴無人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豈無人乎年十八明經擢第父母相次而卒元方五十日未嘗有笑容唯以讀書爲業須詩至蓼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徑往冢所抱樹而哭或日暮則止插栢庭亦無恐懼之色會邑未有盜發其冢而元方在河内夜夢告之往到鉅野修奉畢捕其盜手殺以祭而鄉里以爲元方殺人鉅野令收捕之拷（音考又劫埔坰）掠無一辭盜冢家愈稱冤移獄及郡將按致其罪會賊家鬻物於市爲他冢家所識又擒其弟焉太守然後知元方無罪赦之而責其令或問元方曰何不自明元方曰手殺之何故自明後終于家

又曰毛標字表玄宣城漂水人少八歲頗悟異於衆子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病疾標日夜祇奉諸兄悉寢唯標在母床側隨呻吟之聲至于枕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蟣虱盈身曾不搔視親戚大嗟異迎名醫嚴顯與母診脉才言不濟標號哭頓地顯佯言可救郎中善祇奉顯退而告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奚處嗟歎良久翌日母終標伏母手號哭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遺燭致焚舉家出避火惟標抱其柩涕泣火爲之飛去鄰舍柩得免莫不異之將葬標羸瘠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猶蹈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華誡其子貞曰吾以家門修飾遂及於此吾生無益於人死固不害於人唯宜薄葬止於周身貞奉其教行之鄉里稱

焉

又曰夏侯珮字儀王譙郡人三歲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歲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虧失於崔崔撫珮歎息而泣曰若三歲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過於我生諸曹百歲後若善爲我殯焉珮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問母封樹崔引至其城珮慟哭而絶崔遽救之抱而歸珮慟猶謂在冢畔年十九歲崔亡若喪其母崔氏之數子皆不終喪制飲酒食肉而珮最孤幼群兄咸惡之或夜相聚携持珮醑以酒啗以肉珮入而復吐數四群兄笑以爲樂珮涕泣不自勝皆曰傖兒強而復吐猶爲悲珮曰誠感鞠育之恩得遂庶幾終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群兄忍人也皆爲之流涕每禘嘗之禮於世母神座別致敬焉年二十五卒于家里人謂其封爲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隋義解釋鸞齡中父差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子設席掃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人每出張命操隨驢以攆之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詈詞及母氏而操爲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弟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其二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毁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從旦而去者三年時人以操在野獸爲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爲臨

渙縣尉佐以寬仁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嗷咄責之音同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哀追感之心如新丁故操子邸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又曰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速乃勅師貞夢中大哭多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象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親新然後食時人語曰孝於何通幽明僕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師貞朝夕膳食非手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爲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歎然起號曰是夜食之不精羞果餅生生所致因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差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疾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棲飛戶間除几筵之日與師貞啁頓翅狀若號咷躑躅久乃去。續定命錄曰賈直言父道德宗朝偏洩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聞爲鄆帥縻以郡職劉悟拔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大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

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岑然覺毒公五內至支節其痛發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脉其脛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膿液紫爽臭敗逆撲人鼻者數十步外唯食咲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降除詩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祿養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猶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養親也親役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尺數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後漢書曰廬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至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自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黃恭廣記曰南吳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爲准率減交趾茂才皆爲四品也

晉書羅企生字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老補臨汝令

世說曰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爲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嘗聞窮猿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人事部五十六

孝女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意爲太倉令生女五人縈最小父犯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縈自傷泣隨父至長安詣北闕上書曰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爲官婢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悲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誣服罪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冢天立大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前翦髮夫人年高目眊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傳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君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是意瑤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

又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又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飢女相率於西湖採菱

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

又曰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于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弥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勇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録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還葬訖又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䰟還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碩

又曰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

童恩共報復乃候玄甚熟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賈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櫬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數百株李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

顏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屛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診脈云女腸斷矣因耳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瑤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爲虎所負去瑤哀叫隨之因躡虎耳虎方捨其母瑤即負母歸家氣絕武帝表其門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疾積年青扶侍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囑託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爲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縣收拷捶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樹長竿擊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曁人也母亡在殯爲災火所燒恩及妻伯號哭赴火火不及去鄰近救助棺器得免恩伯二人髮膚焦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牓門曰孝䦕役三

婦竟没孝女傳曰共宮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請女爲趙王后齊使侯閒使者曰共宮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異苑曰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嶷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列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從戍屬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婦養姑不衰父母將嫁之孝婦曰受人之託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懼不敢嫁之養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

列女後傳曰珠崖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喪還法內珠於關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取之置其母鏡奩中皆不知也及關候搜索得珠奩中吏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不幸夫解係臂棄之初心惜之取置夫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爲然憐之乃曰此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忍棄而置鏡奩中妾當坐因此哭哀動傍人關吏執筆書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涕終日不能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可坐之不忍加文後訴計乃九歲兒內焉

又曰酒泉龐孝婦者趙君安之女也名娥親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疫亡壽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親陰懷感以報壽備刀以伺壽十數

年於縣門前斫殺壽訖詣縣自首守長義之解印綬去欲縱娥親娥親曰讎怨塞身妾之分治獄制罪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聞嘉之禮以束帛

又曰穎川公孫何者公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恍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爲巫五月五日於縣泝江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歲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娥於道傍爲立碑焉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雄者犍爲人父江和爲縣功曹縣長遣江和拜檄謁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雄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爲作囊盛珠環以係兒臂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長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龍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西注濟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事具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遇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子女往晏子之家説曰賤妾請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爲禽獸傷人令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妾恐害明君之義晏子明日早朝而復於）君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曾阜之巔林木秀茂周廻十里士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曰薦蘋藻娥父吳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爐口娥所躡三履浮出於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ゝ歙州圖經曰章項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葉程爲暴虎銜齧去二女冤叫挽其衣裾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户稅改鄉爲孝女

宣室志曰鄭邶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傭耕侍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比於解叔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蓁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挈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室廬舉發梁斷若在簷宇里人驚愕遁去者不可勝計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蓁穢中杏實奉姑給爲郡人所遺今天將譴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覺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遶其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爲富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毛詩葛屨陟岵曰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

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云承華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得華之光明其韡韡然盛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邶栢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壽及朔朔與其母訴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焉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捕琳請自縛先季死賊憐而放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飲之積久禮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

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祿奉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兄子常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之會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禮性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養剟恥門戶斷絕因分代育遂刻

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勸發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酖而之縣令省記怛然驚感矣

司馬彪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州郡召捕儉儉與孔褒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竟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毒潰膿血苗含去之

晉中興書曰顔含字弘都瑯琊人含次嫂樊氏老而失明含奉養必束帶躬親晉省嫂病困須得蚺蛇膽爲藥而求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陳緄平陽馬恬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今當步走並擔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濟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上郡王儁字玄英有幹藝之稱儁年十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寄留元直於塗乞丐民間比還儁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儁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錄曰有司奏中山浦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與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與詣郡列稱逃是與身請求代洛死洛又曰固陳己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暐曰洛應征輒留與冒名逃役但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錄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

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後秦錄曰姚襄與苻堅戰襄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曰汝可以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者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寬字長寬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並知名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梁書曰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

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塊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東都未平梁宋間羣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澥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所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譖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後又譖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淵求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玄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爲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土募軍許薩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遣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詔榜門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諸弟封秩。列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世名軍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經縣門縣官嘉有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赦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惡聽其所欲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殺少子相曰少子人所愛今所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其子

又曰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

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季兒乃告六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而死善視汝弟遂自經死

海內先賢傳曰范冉字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千萬與三弟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應時飲血餘皆流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彤字豫公郃陽人兄弟四人各求分異至有爭訟之言彤默閉戶自撻大自罵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將齊正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協耶鞭兩髀皆瘡於是諸姊及弟叩頭自責不復分矣

張瑩漢南記曰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

明尚書修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與貧丹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徼陳留志曰李銓平丘人也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臣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群族所稱

杜頊後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而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貴檢無爲空自窮也充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跪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顏延之庭誥曰將責弟悌務念爲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七

人事部五十八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illegible]）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曰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人以歸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五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終也）齊氏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宗魯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騈脅之狀以伐）鄭（鄭[illegible]觀公騈脅之[illegible]見狀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伯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愛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君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爲之禮而歸之

史記曰漢之三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在乘輿車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城皋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莽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曰莽也）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懼及金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何羅亦覺曰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臣瓚案林光秦離宮在甘泉）日磾小疾卧廬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卧內戶下須臾何羅裒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

敢內顧宗親

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邳肜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肜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肜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

范曄後漢書曰温序字次房太原人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等所刧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有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國家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膠西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下還報曰堅守比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袁紹於官渡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

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又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栲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終無他辭又遣使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敎像大呼言大將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令城中聞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修字叔治北海人魏國既建爲大農郎中令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攻掖門修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

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為鎮東將軍殺揚州刺史樂綝據壽春反盧司馬昭征之斬誕誕麾下二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斬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諸人顏色不變時人謂之後代田横

蜀志曰鄧艾伐蜀遺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子尚與瞻俱歿

又曰先主奔荊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得也可來共決無敢近者

又曰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

成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守而不屈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今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奪我州我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

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塵奔詣行在所值王旅不振敗績於湯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討之請承為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飢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得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慷慨有志節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川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桓彝為宣城內史往赴朝廷長史裨惠等減以亘且棰甲以謀須衆力齊集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逡巡將何以云衆力雖寡義無寧爾長驅往進尋王師敗績彝慷慨流涕皆勸偽同以紓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必至彝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郎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侯厚遇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峻遣韓晃因進軍討彝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為春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雄素收雄姑熟以檄示為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為忠鬼乃其願也○沈約宋書曰劉胡叛淮南定陵人賈龍率宗本縣已為胡所得率三十人殺沈

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參軍護襲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為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扞決死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示曰微齊以身蔽扞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肆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匕首遂執悅殺之

范亭燕書曰孟高字弘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女郎

等十餘騎從行逢福祿逢賊高獨力戰賊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煑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至膝馳騎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登城大呼以助軍勢皆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今爲賊凌逼誓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聖明及城陷尹子

奇入城見巡問曰聞公每叔戰眥裂嚼碎牙齒因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將存之巡大罵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政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於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徒臣謀害晉高祖詳屛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荊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愚以忠於君王之身而特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之不爲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襮博計）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襮表也）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

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鬪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

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舊傳曰魏伐蜀羅獻為巴東太守得劉禪委質定問乃帥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吴聞蜀已敗遂起兵西上外託援救內欲襲獻城以固其國遣盛憲等水陸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乃會議曰今本朝傾覆吴為同盟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

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銜枚夜擊破憲旍軍保城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

襄陽記曰劉備以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珍珍帥數百人登山自將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珍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吴臣矣濬攻珍圍守月餘糧箭並竭珍謂群下曰珍受漢中主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為者耶乃伏劒自裁

又曰晉伐吴張悌渡江戰吴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兒童便為卿家丞相所扶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故今身殉社稷復何所追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美之是歲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麾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周處別傳曰齊萬年為亂乃以處為建威將軍進軍大戰奮劒慷慨仰天歎曰古者將受賑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八

人事部五十九

忠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淮南子曰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艱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畢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弒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從亡人（亡人重耳）期朞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貳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賤邵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黃從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又襄公二年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為共也）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死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

又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比至公門外聞鍾鼓戰鬬之聲遂駭而死

國語曰亂之亂宣王在邵公宮國人圍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王長而立之

戰國策曰吳人入郢楚臣勃蘇羸（音盈）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甲令（臣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制故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龔勝爲講學祭酒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貞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軍

又曰吴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完漢常獨繕檠其弓戟閲其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吴公何爲還言方作戰攻具上常曰吴公差強人意隱若敵國

又曰上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去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又曰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着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着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將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悦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王室比隆文王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來歙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絶馳召蓋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涙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書奏抽刃而絶

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英雄記曰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臧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洪由是怨袁紹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爲天下推刃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汝臧洪儔乎復汝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座者無不歎息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殺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弈世忠義

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誣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太溫太真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鉤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雅有）至性可稱敦默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

又曰王敦作逆石頭城既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撓敗以此負公敦憚其正辭不知所荅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顔色不

變士庶聚觀皆爲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轉安城王車騎參軍倉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匍道路爲太祖聽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麻秋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煌太守辛遷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騃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宴所執遷憑勸張茂討宴茂曰騃在彼如何遷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內侯

又前趙録曰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及爲楊州刺史被蠻寇圍一百一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又南涼録曰振武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盤招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爲也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動懷抱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爲國儲不能盡忠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略曰齊平東雍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韋孝寛將伏子仁寛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即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

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授上儀同也

唐書曰隋屈突通與竇琮戰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桑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太子卒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人生受其恩死逃其難立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

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入曰不盟是弒父母也盟之是無君臣之禮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殺以禮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動吾心餘祿加於我至今尚存將往吾佐之遂反而死之

續說苑曰趙苞漢靈帝時爲武威守夷戎畏其果毅母及妻子自郡來過鮮卑萬騎入塞爲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萬鮮卑恐懼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作禍今爲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瞋目援桴鼓衆碎斬其師伏死十里母妻子皆爲賊所害苞收母殯斂奏請歸葬天子策弔封爲列侯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又曰宦者田鵬事齊至內侍中齊主走青州圖入陳出硯爲周人所獲歐問齊主所在紿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絶而死

許肅別傳曰肅爲愍帝侍中左衛將軍麴允將與肅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沒逼愍帝送于平陽肅後曾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爲歸漢王頊之隂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肅馳詣賊相見帝已不復能語肅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慼異類載外欲明已不害乃僞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迸竄唯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

得殯斂然後就戮載特聽許事訖詣載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恥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畢故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賊　議之曰此晉之忠臣宜加甄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珉別傳曰珉字子居位列侍中劉耀作亂京都傾覆珉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內既天子蒙塵珉與許遐等侍從耀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耀曰此動人心即時遇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人事部六十

仁德　仁惻

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緇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百猶）（爲[illegible]仁非本性能仁也）

又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禮節者仁之貌言談者仁之文歌樂者仁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義也

毛詩生民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書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

又泰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里仁曰里仁爲美（居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求善居而不處於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繼後天下之民能此）

又憲問恥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矣仁最急也）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曰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敬人無侮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紂同姓人子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之）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

然高豈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言文王仁故謂之文矣）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

又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虞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漢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切）

齊書曰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用爲藥有人餉愿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還復故處愿令人更送遙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多以緜裹致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蘧廬猶傳舍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隣國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恐醉而彊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尸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工尹他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不直（犨猶出）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工尹他問其故子罕曰南家二人也爲鞔（鞔履一曰鞔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將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鞔者不可吾將不食也是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工尹他歸荆適攻宋工尹他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主

太四一十九　五　王朝四

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曰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

姚信士緯曰孟軻騶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抱朴子曰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篤仁孝論曰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猶心體充實爲先曹植仁孝論曰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騶騏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鬬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爲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録曰陳貫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八十餘無子甚貴仁義欲求寄命貫貫以車嫗有財業敢便許乃詣於長者長者僉曰其宜貫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家財以供饍嫗以壽終貫殯歛畢皆勉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付與嫗內外綜睦不入殯者以置壙中制服三月由是著名流稱上國矣

仁惻

周公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牟不服童馬不馳是謂大仁

樂嘉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

禮記表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

太四十九　六　朝四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家語曰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柴之行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便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將作大匠時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

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熹爲赤眉所迫亡走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對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爲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狴獄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罪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黄潁川人韶爲嬴長嬴鄰境歲

饑多被寇廢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衆韶愍其饑困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主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弼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所當平決君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列女傳曰儁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爲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平其事反死爲生也）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

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也

莊子曰古公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地古公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臣奚以異且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也

尸子曰駙馬共爲荊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爲府將性仁愛雖存行陣未嘗殺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一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又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禮記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景公三年屠岸

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既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褓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孰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殺之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功德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向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見趙孤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諸將遂反與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

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今不報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乃降即以魯公禮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及漢誅彭越

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輙捕之布時爲越使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漢書曰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託身護與呂公及妻呂嫗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妻子曰呂公以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又曰衛青曰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輙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爲事弟奇娶請於式欲分財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衆破其產矣式輙復分與之

續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其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含陰陽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爲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乃聽得襚歛歸葬之

又曰梁冀誣有司劾杜喬遂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行到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使於是帶鈇鑕上書詣闕乞杜李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

又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其得免

又曰史弼遷河東太守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

責郡郎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免君無乃甚乎陶丘洪曰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議者乃息

又曰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中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寔爲膺門徒未有録牒故不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段熲討羌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留熲軍義從者日役久戀鄉悉反叛於閎罪歸熲熲坐徵輸左校羌涼覆沒營塲吏人守門訟熲詔問狀熲謝罪不敢枉京師稱之爲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爲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居刑義默自表取罪論免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皆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長爲司隸校尉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

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至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人窮今奔國喪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又曰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方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字少閒王莽末政亂盗賊起人民相食譚爲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烹見譚貌謹勑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宜

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爲諸君主炊養食馨香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喜使詣舞陰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歛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之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歸爲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賊遂兩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

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劉翊字子相陳國人也張季禮嘗弔師喪大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翊行於汝南界中逢之素與疏闊下馬與語便推所乘牽車強牛與之供其資糧不告姓名

又曰梁國事章爲縣功曹令黃奉爲人所誣章證其無罪當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又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見收持吏以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辭

又曰張儉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劾覽遏絕章奏並不得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儉得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

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脩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魏志曰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甚急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追遂得之執溫還詣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君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

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又曰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東海而死豈忍從將軍者瓚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

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恩近出看代性對已被收執恩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息之不言恩足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義士二人乎

又曰牽招字子經袁紹辟招爲督軍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龐淯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脂習除大醫令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許中與融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而死復當與語者哀歎無已太祖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關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効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爲其主勿追也

吳志曰陸瑁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孤瑁爲起墳收導其子養之

王隱晉書曰郄攸遭石勒亂負母妻行入草遇賊失牛馬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便當盡死不如自棄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乃從之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慄唯閻纘詣東市號哭乎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干寶晉紀曰宣王討王陵發令狐愚冢暴屍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廬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爲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法教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忿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與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績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捶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諭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尓邪慈曰使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承寃玖又疾之亦并見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義中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占忌喪三年

又曰顔含有孝行兄畿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生母妻家人日益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皃

又曰顔含嫂病困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爲青鳥飛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以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女爲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宋書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薩應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顔色莊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屬夫曰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内大小諮而後行公私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諮須就典者請之嘗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郎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又後趙録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禄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愚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

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又蜀志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逡巡而退

又前凉録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収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弟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悲慟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翦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衡陽王子淩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性倜儻不拘小節博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爲元乂所害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摠管賜姓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獨子爲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

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爲利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舍魚取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礼善之於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也

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六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又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公者却行劑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劑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劑踵焉所以一世也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

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而皆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則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鹽鐵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說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刃王子閭曰見國滅而志王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縊而殺之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頸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望字伯闓為司徒掾同產弟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望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遺孤為託望失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既豫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金者便持金置車中行二百里臨別取金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金主徑往冥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金主歎欲

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說苑曰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軍曰環蓋邑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脰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說苑曰佛肸以中牟縣叛設禄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田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白公勝拔劒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捨之不

與我將殺之屈廬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禮故人知天命下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劫乎子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劒

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紆同爲主簿詔書發筋角紆親里克卓較之恢諫紆曰明府爲藩屏大臣事當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爲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事當傳考紆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不須爲憂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餘年不於今日効命將復何有遣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之因欝氣不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陽終寵憂覓類色常用怪焉牙造脉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悌痒之恩者何也寵曰父爲周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備僕自貶吏役而至于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應余字子正爲郡公曹見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里衮逃竄得出賊便射衮余以身當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殞殁無恨因仰天號泣淚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

會稽典録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歔欷京以載之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輓妻子單步

又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冤詔書下州撿栲英出定文書

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龔碩字顯先爲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斐獲罪於時大皇帝幸尋陽碩乃具作章陳斐事候大駕於道叩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爲之住駕省章斐事見理○繁欽丘儁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者從都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墮馬儁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儁馬得免

桂陽先賢畫讚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汲府君爲州章陵被掠栲叅加五毒援刀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群公義之事得清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蕭府君卒業追書佐曾

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楊波探出其尸又業兄度海覆見傾命時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財金銀珍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貲平均如一唯堂前一株紫荊樹花葉美茂共議欲破爲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尔夕樹即枯死狀火燃葉萎枝摧根莖焦悴真至攜門而往之大驚謂語弟曰樹本同株聞當分析所以焦悴是人不如樹木也因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應聲遂更青翠華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財産遂成純孝之門真以漢成帝時爲太中大夫

西京雜記薛敞在吳章門下時輩謂敞好斥人過爲輕薄

世人皆以爲然及章後爲王莽所殺門生無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諒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生立敞碑於吳墓在龍首山南嶺上

汝南先賢傳曰闞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舍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絶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通當送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孫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輿闞敞錢三十萬氣遂絶後孫年年長大來詣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乃百三十萬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

劉彥明燉煌實録曰童巽字文舉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人事部六十三

義下　義婦

義下

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債於薛者馮驩曰能於是載券契而行辭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乃爲之至薛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遍合乃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怪其疾正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何市而反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實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能撫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顧謂驩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爲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爲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曰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殺子背亦非君善敢再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以全己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敢再拜釋罪

英雄記曰袁紹以臧洪爲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始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粮盡廚米三升使爲薄糜遍頒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

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遣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與空復尔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又曰袁譚既死弟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曹操聞班節甚貞以之屢辟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郡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珪御重到洛陽身執徒養其坐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觴醊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障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還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楊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着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逵等具以情對太祖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

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遇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弃子之器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卿禮葬之竟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荊將軍冢相比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爲世規

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詔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辭引南金旭厥以極法南金弟趙壁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争死旭問其故趙壁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季爲隋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講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矣

又曰畢構性至孝丁繼母憂有兩妹皆在襁褓構乳養嫁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倚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三年服朝野聞之莫不稱歎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構嘗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爲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終户部尚書

又曰李愻爲貝州刺史甘露徧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愻讓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汝曹以衣食不啻厚之以仁義勿辭避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就墳史以文華甚有名歷牧常楊吏人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升任昇小孤長於

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六子無閒然矣皆殊宗而代跡命與其子連名衆無以別也時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偉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乳爲之豊及葬時屬祁寒跣履霜雪脚指墮而復生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構陷遇害時人傷焉

義婦

南史孝義傳曰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顧公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

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任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租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冠軍喬晞攻界休尅之其令賈渾抗節不降晞怒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尒毋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

唐書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于我其子師仁方三歲世充以其幼不殺乳母王英蘭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英蘭扶乞所得與師仁唯自啖土飲水而竟爲採拾竊歸師仁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鄉君

又曰陽三安妻孟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便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恤存之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盧彥衡之女也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走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凶擾擾人盡奔逃何獨不懼荅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弃委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　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乃見盧新婦之心矣身觀中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孫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又多娉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遂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亡葬送以禮焉　莫不稱其義行竟令妻女來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又曰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上邽人也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氏年十八歸於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嘗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親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夫神而有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恒範妃思之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殉葬寧可復

飾粧拄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奪歎息而止尋卒

説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説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列女傳曰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傳妾也秦滅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祀而妾事我我不聊願出居外傳妾泣曰夫人豈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蚤終是一不祥夫人無子而妾有子是二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是三不祥欲自殺其子止之不聽夫人懼遂終年供養不替

又曰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于時號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稱於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卧處伯御之義保遂抱稱以逃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魯人高義保之義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將友人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弃之

又曰杞梁名殖齊人也爲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殖不與歸而不食母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曰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少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築乃城爲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爲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吊葬之葬畢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吾外無夫以立節內無子以見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人在內中欲取兄子輙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赴火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暁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守義不違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少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若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先言也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剄縣門官嘉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朞年不决吏言之於相相不能决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其子之善惡聽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乎獨謂義何泣下沾襟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二子號曰義母

又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州史馬超殺

刺史太守叔屯曆城阜往見之戲叔悲甚叔曰何爲乃佐
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
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也叔母慨然勑叔
從阜討遂起兵於歷城超聞之襲歷城得叔母母罵之曰
君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
以面目視人超即殺之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
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
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
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録曰賈直言妻莫知姓氏貞元中其舅道得罪賜酖
直言欲代父死奪酖飲之不死流于嶺徼直言妻一志事

姑鬢髮絕膏沐自三十年蟣虱蔽其肉瘢後如枯蓬之植
燥上無復蟣虱迨十五載直言遇赦歸妻始一沐其髮自
斷絕墮于泔盆終爲完婦直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

傳記李如璋爲夏陽令素不輕其妻鄭氏如璋因醉誤殺人
母其子入縣將復讎如璋與鄭以床拒門讎者排闥而入
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乘刃右臂既落復舉其左臂讎復
斷之猶乞以身代夫死時方懷姙讎者以刃鑠其腹胎出
而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謙　讓上

謙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曰謙德之柄也

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左傳莊公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尔也（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大功國人喜以逆也先入必屬耳目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户二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户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與均禮

又曰元帝即位徵孔霸爲師賜爵關内侯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霸讓位自陳上深知其志誠乃弗用

東觀漢記曰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李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又曰鄧騭兄常居禁中騭謙退不欲久在内連求還第太后乃許

又曰樊宏爲人謙愼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及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又曰梁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見禮過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虚抑損允命弥恭漢興已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晉書曰羊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

宋書曰劉懷愼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宿衛輦轂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又曰蒯恩字道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

辭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

又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士居朝廷之半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迎送物並不受

又曰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省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又曰建平王宏爲人謙儉周愼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

唐書曰李藩以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甞論細微

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世爲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荅拜輙拊頰以謝之

新序曰晉人伐楚楚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在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是臣之罪請擊之莊王俛泣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還師而歸

袁彥伯明謙曰賢人君子推誠以存禮非降巳以應世率心以成謙非匿情以同物故矦王以孤寡饗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老子曰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此之謂乎

讓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疇若予工（工帞）僉曰垂哉（垂臣名也）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朱虎熊羆二臣也）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之官）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毛詩魚藻角弓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尊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又坊記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巳先人而後巳則民作讓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又儒行曰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

又鄉飲酒曰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禮有三讓

左傳隱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也）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又僖上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忠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之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又襄上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

又襄二曰晉侯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汏弗敢違也

又襄二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襄五年曰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輅次輅皆王所賜車侯伯之上卿三命）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已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又曰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倫輩也三子皆晉大夫也）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年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讓夷

又曰齊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臣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也

又曰晉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爲閑田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又生聖子曰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寡人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嘆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又曰董偃在館陶主家見戲博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則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袁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東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怪其有讓嘆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兄非賢雅意欲讓即佯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讓下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光武封朱祐爲鬲侯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國哉

又曰鄧隲永初元年封隲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

又曰上欲封樊宏置印綬於前宏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弥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寔與鄉人紀伯爲隣伯夜竊寔藩地自益寔見之

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慚懼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名其閭爲義里

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陽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爲鄉導出盧龍塞虜乃驚太祖與戰遂大斬獲軍還論功封疇爲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疇終不受

又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敏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

遜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救壽春轉基為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嘉其能以賢讓

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以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隱晉書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中喻復還唯舒知命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夷夷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敬以為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明帝踐祚夷又頻表

又曰上以羊祜為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熹秉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郡侯祜曰昔張良請受留侯漢高不奪其志請受鉅平舊邑今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祜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札所以全節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

干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晉中興書曰郗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欲用愔愔以資輕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為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

崔鴻前趙錄曰張寔為鎮虜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為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勳每謙讓不受云臣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又曰崔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

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陳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紀曰郭係伯襄陽人也事母甚謹西土風俗田與鄰畔者輒於畔上種棗以誌之係伯上種棗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鄰者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畔者慙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疏朓官未及

讓以聞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嘉元中范曄讓吏部朱循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荅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耽讓優荅不許

唐書曰溫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彥博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衆列以此多之

又曰長孫無忌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

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略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

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在蕃邸卽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辭讓爲禮也

又曰盧懷愼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愼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愼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辭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愼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疋夫

列子曰昔堯舜爲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賓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

又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於外三讒毀於內今則三邪譽於外三讒譽於內昔者嬰之當誅者當賞而今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居畎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於清泠之淵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君之伐桀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椆水而死（椆水在潁川）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見也乃負石自沉於盧水（盧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辭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而國治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濵漁者讓長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歧封子歧封子曰埶勿勿然以天下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又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居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劒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隨之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河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復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魏武令曰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魏文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以自明賢豈假讓而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所讓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

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咸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灼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逃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業二讓也無胤嗣而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素常讓若礼藏之倫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清廉上

釋名曰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斂也自檢斂也

左傳襄元曰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具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珠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襄二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又襄五曰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漢書曰琅琊邴漢以清行徵爲京兆尹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又曰蓋寬饒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敢代也）公廉如此

又曰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爲持文法深刻）

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脩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生遭飢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秦彭字伯楚祖父安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

東觀漢記曰司空宋弘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人守姑臧長供養至謹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

又曰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范曄後漢書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對曰但食豬肝屠或不肯予令出勑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又曰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魯恭弟丕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熹歲時遣子送米肉辭讓不受

謝爲後漢書曰黃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錢一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又曰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壻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閭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去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楊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然官屬

又曰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常食乾飯

又曰羊續字興祖泰山人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綢穿敗糊紙以補綴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隱處篤行常身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粃不厭所居閭里服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巳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黄人爲縣吏年十八弃衣物道邊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巳雜遂不取丹弟子憶見丹蕃不完載柴將蕃之時丹適行還怒勑子拔柴載還之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自以性急每爲吏常佩韋

范曄後漢書曰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父歆卒於汲令使人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

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人少好黄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身捐弃兄感其言遂爲廉絜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絜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吏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吏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爲三府長吏時吴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又曰舊故西征有官廚財藉還轉之際無不因緣而猶儼又手上車發到灞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朴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耳何用是爲遂不取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向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絜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効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滿寵年老徵還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

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又曰胡質爲荆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尚書三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葬上曰魏舒清貧不營財產頻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鄧粲晉記曰王敦籍周顗家笥簏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守牧武帝賜見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遠矣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志在遁逸居于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嘗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

又曰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純素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翟公廉讓卿致書記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愧嘆爲

徐廣晉記曰中宗令曰太常賀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孤曾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牀褥錢二十萬

崔鴻前凉錄曰氾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閱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北齊書曰辛術字懷哲隴西人爲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資財盡賜術術三辭不見許術乃書送詣所司不復聞奏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盜泉珠璣委地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沈約宋書曰柳元景南岸有數十畝菜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之乃復賣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郭原平性至孝太守蔡興宗以私米遺之固辭不受許瑶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旱瓜瀆不復通船世祖令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今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步行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又曰孔覬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簏敗終不改易時吴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輜重十餘舡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令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琅琊臨沂人也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春秋曰何敬叔爲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遺歲勞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租

梁書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又曰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顗不治家産値齊末兵荒家人并日而食或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

陳書曰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甚勵清節皆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餽也

隋書曰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極重士文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

唐書曰屈突通從太宗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也武德中累轉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大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岑文本曰朕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託疾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第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

又曰蘇瓌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

又曰盧懷慎清儉不營産業器玩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貧乏

又曰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

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

又曰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廉宅舍屋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伏

又曰裴玢爲鄜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撫異母弟昱甚厚常以公清勤儉爲已任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初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家語曰曾子弊衣而耕於魯君聞之而賜邑焉曾子固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說苑同）

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則何以稱仁廉哉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義則無名介則不全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賙之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或擔其酒脯以歸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問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鮑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華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華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則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一飡以餔之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孤父之人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吾義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

孟子萬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避兄離母居於陵

又曰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聞伯夷叔齊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又曰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者曰婢子東郭之野人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僕必行無清也遂不見

韓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一壺食而從迷而失道與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伐原以爲原令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所寶者異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毋受利地荊楚之閒有寢丘其利少而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爲其挫廉

說苑曰孔子見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又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予人也如棄之子思辭曰伋聞忘予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

楊子法言曰楚兩龔之潔其清矣（兩龔龔勝龔舍）

三輔決録曰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曰與三錢以償之

風俗通曰頴川黄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又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下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捐金於里遠尋師學

又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長沙耆舊傳曰徐偉奴害叛知識欲爲偉售之偉曰不得奴性當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

廣州先賢傳曰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寮人餉先到呼之共食源未嘗聽

又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少以清介爲節非家織布物不衣非己種耕菜菓不食辜較之饋不受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靜養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于東坑其下有陂田魚蛤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又曰胡定　　頴川人也至行絕人在喪雉兎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以絕穀妻子皆臥在床令遣掾以乾粮就遺之定乃受半

錄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至袁安門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爲賢舉爲孝廉

郭緣生武昌先賢傳曰郭翻字長翔爲人非己耕不食非妻自織不衣

漢皇德傳曰蓋胥燉煌人天性皎潔自小不嘗過人飯貧爲官書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

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官發魚價貴數倍嘏即取直如常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闕舉一乘白馬一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雲卿之蜀從師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斛倉不受一粒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交阯太守張恢居官貪亂贓輸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贓薄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尚書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何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贓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拜受耳

羊祜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事發掘羊肉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之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范亨燕書曰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恪討擒冉閔即南園拔鄴石氏舊都城内珎玩寶貨貲充溢真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真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疋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物理論曰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榮其降己乃盛爲饌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語林曰何公爲楊州親親有葬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楊州常有𥹋（糊忽切）米以賑孤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爲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索求粜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汝道義不與其孤寡爭粒

世說曰范宣絜行廉約韓豫章遺百疋絹不受稍減遂至一疋既終不肯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手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爲索一佳吏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内清士

顔延之廷語曰清者人之正路

劉弘教曰録事李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複衣各一且恒令廚食給其家穀二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正直上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世也）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焉

尚書皐陶謨曰直而溫

又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詩緇衣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谷風小明曰靖共尒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左傳襄元曰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

論語爲政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之於上位也）

又曰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躬攘羊則證殺）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衛靈公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衞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菜柳下謚曰惠士師獄官名黜貶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書曰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退走高帝逐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群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雖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矣

又曰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文帝嘗讌飲通家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陛下幸愛群臣則貴富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又曰單于嘗爲書謾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討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夫以高帝四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事於是收豐節司隸校尉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至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

尸位素飡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然後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言之臣

東觀漢記曰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於是為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上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臨淮太守表善黜惡抑强絕邪吏民懷而愛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欲衆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命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曰鄭衆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請衆欲為通籍遺縑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諷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於鄉里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鷄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孰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誠上雅壽掾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給人足於今議曹掾尚無秩寧為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寔罷教署功曹良恥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李燮為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涼州燮厲色言曰斬司徒天下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略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宗守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頑嚚濁穢鄉曲所弃常侍唐衡求屬仕宦資劾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聽極久衡復有書謂資資怒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謂曰君答教當言頌則滂之甥子豈不樂其外進頌緣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楊奇字公偉弘農人為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事不對靈帝嘗問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躬秉藝文聖才雅藻有優先帝禮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惟桓帝猶謂堯舜比德者也上不悅其言謂曰奇所謂楊震子孫有強項遺風想死後又當致大鳥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等下獄獄吏曰諸入獄當祭皐繇以祈福范滂曰皐繇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耶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為黨乃仰天歎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幡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高獲字敬公南陽人與世祖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和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儵字長魚宏之子也廣陵王荊有罪詔與任隗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尔也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託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又曰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也漢安元年選入使徇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兾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書奏而京師震悚

又曰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又曰趙熹字伯陽南陽人為太尉受遺詔典録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横劒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也拜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常乗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大將軍梁兾表為長史及兾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兾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兾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兾起入祐亦徑去

又曰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以充高節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坐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

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臣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隱欲絕其語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

又曰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梁冀冀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元元荼炭不能納真良以救禍敗乃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有吏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張承字公先範弟也避地楊州袁術問承曰周室凌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則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邀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從天下之欲雖由疋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術不悅

又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致貨因而奴婢泰皆掛名於壁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蔣濟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可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詔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古今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詔

又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群下甚苦帝默然後爲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爲荊州刺史書戒司馬景王曰許允傅嘏袁保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志曰張昭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否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言議切直無所回撓故不至公輔王基薦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釋于遣荀勗及和嶠重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薨太祖會朝臣而謀其日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爲更思其次泰

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鄧粲晉紀曰初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顗以爲敦剛愎不仁親害乎手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既赴石頭顗與戴淵共詣敦謂顗曰伯仁卿負我顗答曰公戎車內侮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動天下爲何如答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以爲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来則雅性方亮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導甚昵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顯宗晏駕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冰等不從遂立康帝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命慰勞會周顗被殺彬往哭顗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涕淚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遘焉難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義謀圖不軌禍及門戶敦大怒厲聲曰爾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脚痛孰若頸痛然猶以至親忍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以尺牘辯

利兼服食絕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致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爲降節王恭辭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一坐竦然道子爲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斷外部都督亂衆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涼錄曰氾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閑宰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擊肘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閻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迁居延令

又前秦錄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性剛愎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讎每朝見之略不與言

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故誣符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不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後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領軍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爲凉州刺史凉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以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覽而善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敺其背曰朝廷不治寔尒之罪世祖失容曰於棊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與百姓

又曰游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傳信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以報禧禧遣謂烈曰我號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其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其剛直遂議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又曰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劒杖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還侍中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少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又曰録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爲廷尉評頻託吏部尚書元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順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徐謂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

周書曰王羆字熊羆霸陵人也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焉

三國典略曰初周萬年縣令樂運抑挫豪右時稱強直帝甚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所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帝曰卿言太子何如人也運曰中人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顧之謂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中人方驗之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爲與惡帝曰我知之矣超拜運爲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又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

邪未敢奉詔

又曰桓彥範爲大理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辞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常謂所親曰今旣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辞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官者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蘇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求珎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詔慰免遂令弃竹於江中

又曰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絳爲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叶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趍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觀於淄上歎曰使國可長保而傳之子孫豈不樂哉晏子曰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如避熱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辞上有隱君民多矯行今君有失行而刖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是令刖跪倍資

又曰景公見梁丘據公曰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君甘則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

尸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楫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託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鄣水源而欲其流也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脩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旣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昔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皇帝仰天歎曰吾德出乎五帝將官天下誰何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桀紂之道也速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陛

下築臺千霄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麗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耳何暇比德於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闇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賴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況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慙焉

又曰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子之默默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預一焉平公曰何

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默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處賢而君不悟此二默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邪臣貴而君不悟此三默默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國有五默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默默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到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賢者其臣言直向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郭子曰王含爲廬江（郡含字處弘敦兄也）貪強狼藉王導欲護其兄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昃恪勤夜戩脩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

之言其所推命不援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衆人默然慙愧

華陽國志曰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李密至縣中山王過欲徵芻茭薪蒸密引高祖過沛賓客老幼禮桑梓之恭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本國望風式歌且儛誅求之疫所未聞命後諸王經過不煩溫縣

又曰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拜諫議大夫西域獻幻伎天子與公卿觀之禪獨伏不視

李固外傳曰梁冀欲立清河王蒜常侍曹騰聞議定見冀曰清河爲人嚴明若遂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冀更會議立蠡吾侯子唯固與杜喬深據本議桓帝立固與杜喬以

本立蒜下獄太后詔出固冀乃復令黄門常侍作飛章虚奏收固等繫獄皆死京師諺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孔融別傳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今横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英詔切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肯赴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朝猶不肯可得貴乎雖在布衣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何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置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姦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閒居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左傳文上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文佐帥散也月）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臾駢家臣也）欲盡殺賈氏以報之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備嗣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又襄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之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又昭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魏戊為梗陽大夫（戊舒之庶子也梗陽在太原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

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取親疏一也

論語雍也曰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曰汝得人焉耳乎（汝為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助也）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史記曰邑人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大易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齠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賊起宗族在兵中穀食饑貴宗家數百人外合分粮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與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私貨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閻興召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長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清河人初為宗異弟胤舉孝廉正

月初歲百官朝賀冀恃豪勢不卹王憲帶劒入省陵圭臺
中威儀呵冀使出勑羽林虎賁奪其劒冀爲陵曰昔舉君
適所以自伐也荅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
阿公以報私恩冀有媿色
華嶠後漢書蔡孟喜汝南穎人以禮化鄉里鄉里有諍
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役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
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
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
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
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
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

生甚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
典略曰荀彧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群從一介才德
實薄或謂彧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耶彧笑曰官
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衆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類
此也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爲南陽太守明帝即位
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敎
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耶主者曰若郡
爲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爲民也郡外
劇則於役調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
遂言爲外郡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

公如此
又曰魏國初建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
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崔琰露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
之兄女壻太祖貴其公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爲人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
卒泣曰吾其左衽矣
又李傳曰亮表廢平徙梓潼平聞亮卒乃發病死（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服也哉）故蜀志評曰諸葛
亮之爲國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
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麁暴好殺旣
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曰天下未定鬬
將如寧者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
徐廣晉紀曰劉弘字和季在襄陽帝在西京命弘選良守
乃稱守宰徵士武陵五朝守世朗高尚荆王牙門將曾國
皮初有勳江漢弘上言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内史詔
以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
襄陽弘曰夫惣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
國推實吾惣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乃表陟婚
親舊制不得相臨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弈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
欲令琛止弈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詣弈數就郅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

周書曰王羆字熊京兆霸陵人也性嚴急勵物必當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給付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宋書曰張邵有佐命功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唐書曰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而緣飾以文雅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

御覽四百二十九　五　宋庚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

又曰奚陟字殷卿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爲稱職

又曰韋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尸子曰自井中窺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望之則見其始出也夫私心井中公正丘上也

慎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又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趙孟獻子韓厥）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役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車（車車僕也）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易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壯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何乎壯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

御覽四百二十九　六　宋庚

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如是何不返也壯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體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己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與荊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荊伯柳爲守（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解狐舉其讎荊伯柳文侯乃用）

又曰為人臣者北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又曰解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周語曰舜有商均洪曰九子不知出何書）墨者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男子通備䵍韓氏車專專之學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為之賜䵍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又曰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讎解狐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

又曰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天下之天下）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勅燃）（嶼）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翣扇也）非愛翣也清有餘也（靖寔）聖人不為私非愛費也節乎已也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獨選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寧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而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乱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奸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族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令立廷理者將以伺犯王令察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吾生無義吾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所外內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牋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勒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撫天下賢臣之所以奉上民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之可不勉哉

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悋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世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信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豚魚喻小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言而信次見其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衆皆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豬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又曰忠信以爲甲冑

左傳僖中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呂氏春秋云七日期原不下去之也明年復伐與士期必得而反原聞之乃下衛人曰文公信至矣乃歸之故曰攻原得衛新序云溫人聞之而降故曰伐原得溫）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自傷與齊侯戰不能復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齊數取魯邑以渝信）君不圖歟（君謂齊桓公也不當許侵魯地太甚）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傳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訝臣（訝問）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論語學而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覆也言之信可反覆）

又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民所重者信也）

爾雅曰西至日入所爲大蒙大蒙之人信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其信故遂罷兵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爲名貴然諾聞楚人爲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止乎野亭須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繫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尔何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尔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又曰高湖及銅馬餘衆降光武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

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諮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推信礼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

唐書曰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也出行坰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狎侮欺紿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飛鳥揚於地巳骨無傷因復指河曲之隈曰波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獲珠焉衆始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紿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子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巳物無迕者如斯巳矣今昉知子黨之紿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無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嶮入火水而巳哉

孫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長在上有信小民不待探籌投鉤

莊子曰夫交邇則相靡以信交遠則忠之以言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券契不爲人借人自用之）

韓子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天疾風左右止文侯文侯曰不可以疾風故失信遂犯風而往（戰國策同）

又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會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眞往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又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合如是組妻織組異善吳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家無虛言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僨此表者仕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又復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又曰晉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返原人聞之乃下衞人聞之以信爲至矣乃歸晉故曰攻原得衞者此之謂也始文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勿得必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衞也文公可謂知求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則膏雨甘露降寒暑四時當矣

又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莊公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劌皆懷劒至於壇上曰魯國去境數百今去境五十亦無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案劒當兩陛下間曰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衞君非以君衞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而之合一匡而之聽乃從此生矣

賈誼書曰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諭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

又曰胡人彈骨（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越人齧臂中國要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說苑曰魏太子謂經侯曰主信臣忠此魏國之寶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九子之寡母也臘日祀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謂往監之（謂諸也監視也）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視私家願與少子俱

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曰毋從北來至閭外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毋也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處臘日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醻醵醉飽（醻醵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失早故止閭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穆公賜毋尊號曰毋師使朝謁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

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雷電冰雪無不必至嘗從建業還家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盡驚

諸葛亮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帝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劒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以計日皆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帝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王符論曰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謹慎

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毛詩蕩抑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慎其獨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論語學而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為政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試）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齋戰疾

又公冶長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孔子入后稷廟左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

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寬博謹慎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

又曰石建為太僕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曲者上事誤作四）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第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金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應其篤慎如此

又曰霍光入禁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又曰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

又曰孔光性周密謹慎時有所言輙削藁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廷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周密重慎時所表薦輙自手書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

又曰樊梵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陰識爲執金吾居位數十年與賓客語不及國家其重慎如此

又曰蔡倫字敬仲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下輙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

又曰樊宏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勑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又曰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輙削去草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密吾愛之重之願尒曹効之

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周密謹慎特親異之

又曰皇甫嵩爲人愛慎勤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王隱晉書曰李康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慎當勤當清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問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吾對曰慎乃爲先夫清者不必慎慎必自清上曰卿言得之矣

晉書曰羊祜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illegible]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恪謹寡欲柳華崇本尚書朱整周慎敬讓以自居是其人也

後魏書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

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菓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菓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齊書曰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蓨人也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策密以啓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隋書曰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也少明敏尤善詞令所出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皆世無知者

又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從入官已後典機務甚密慎常云古不言溫樹何足稱也

唐書曰溫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生靈

又曰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勑書其慎密如此

又曰楊再思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弻然慎畏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匱曰黄帝曰予之居上揺揺恐夕不至朝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履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獨梁不爲无人不兢其容

殷康明慎曰舝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盖言慎也

魏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也文帝時爲黄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勤　儉約　儉嗇

又遠究

勤

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又大禹謨曰克勤于邦

又金縢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又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又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左傳宣下曰鄭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民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又宣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入見晋卌一　隶和一

禮記祭法曰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部還不用輦晝甲夜乃解偃讀衆書乙夜盡寢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又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以物務

又曰班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

又曰王丹字仲因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與而勞之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為剌姦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寐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衣覆之而去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艾值歲凶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吳志曰諸葛恪征淮南以滕胤為都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

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勤務自強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

晉書曰任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

唐書曰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貴而伏其博

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夏仲御別傳曰夏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恒星行夜歸採梠求食母老病不悰家事仲御鼓四起洒掃庭內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舜之徒也

入見晋卌一　二　隶和二

淮南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又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積累不輟可成丘阜

鹽鐵論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儉約

尚書大禹謨曰禹克儉于家

周書曰文王疾召太子發曰吾栝柱茅茨蓋為民愛費也

禮記檀弓下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清廟茅屋大輅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閔公曰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公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襄五年曰叔向曰子展儉而壹

又哀上曰子西曰二三子無患矣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取細靡）

公羊傳宣公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入靈公望見再拜（踟敬謙折之）以盾出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見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君遂刎頸而死

論語里仁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泰伯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以節約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性節儉雖爲二千石常衣布躬坐養馬妻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

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又曰李恂爲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爲東海人遺其雙枯魚者嘅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又曰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

張璠漢記曰胥奭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范曄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食乾飯茹菜

又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褲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續略曰常林字伯槐歷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常飢乏糟糠編弊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爲尚書僕射不服精細食不重膳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食親嘗之對之歎息

晉書曰帝以山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蓐禮秩崇重時莫爲比濤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王隱晉書曰李胤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晉中興書曰王廙爲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鄭夫人袍無文綉其恭儉率下如此

又曰陸納字祖言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納紀白日宜裝

幾觔約曰吾家不在此已勑私奴乘駕裝并食糧米無所須也臨發載被襆而已其餘皆封還官

崔鴻十六國春秋趙録曰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脩清苦之志有一單衾十年不辭

又前燕録曰太尉楊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騖毋李氏博學有毋儀慕容晃常升堂拜敬性尤清儉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餘財

後漢書曰孝文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宋書曰文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篷故請改易之輦席舊以烏皮緣欲代以紫皮上以箠未至於壞紫色貴並弗聽也（韋音賁）

又曰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

稱巳爲過矣

又曰顏延之性既褊傲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論者多不知之居身清儉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勑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爪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復太始增其光麗留此著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破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以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又曰太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又曰太始已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華僞不得作成綉襃衣道路不得着錦屐不得作局腳欋栢牙牀箱籠錦緣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

又曰王逡之字宣約瑯邪臨沂人也少好學儉素衣服不浣几案塵墨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臨沂人不好聲色衣裘服用取給而已

梁書曰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衣傍無姬侍

後周書曰辛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志量溫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

唐書曰虞世南隋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又曰李藩爲相憲宗謂曰前代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惟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

又曰于休烈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深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覽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矣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劒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蓄而菲庖廚殷湯寐寢賁屋觽而乘露輿

魏武別傳曰武皇帝子中山恭王袞尚儉約教勑妃妾紡績織絍習爲家人之事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時廉甚食鬻辭上聞之數歎曰卿家作鬻頗得成不詔曰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梁大臣而有疏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弩

三輔決録曰前隊大夫有范仲翁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麤儉也

會稽典録曰陳脩字奉先遷爲豫章守性清絜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

殷康明慎曰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場

古今善言曰靈帝時欲用羊續爲三司而中官求其賂續出著布補袍以示使者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麰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歠晉國郇瑕氏之鹽

魏武令曰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

衛覬奏曰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重肉衣不錦繡茵蓐不緣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儉嗇

毛詩曰汾沮洳刺儉也（沮洳濕處也）

又葛屨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又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史記曰魯人俗儉嗇曹氏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儉有拾仰者取

三輔決録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擢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魏略曰曹洪家富而性嗇文帝前在東宫嘗從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及犯法自分必死

晉書曰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悦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後魏書曰崔光韶家足於財而性儉悋衣弊馬瘦食味麁薄始光韶在都同里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

門高道穆令加撿捕一方之人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

郭子曰王丞相性儉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勑云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悦字長豫

晉書曰和嶠家産殷富擬於王者然性至悋以是獲譏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後魏書曰和跋清河人也爲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悋嗇埋錢數百斛其母季春思菫惜錢不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人事部七十三

慈愛　恭敬　智　聰敏　強記

慈愛

說文曰慈愛也

釋名曰慈字也

韓詩外傳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之愛子不詈㒵子不笞

禮記學記曰夫慈者所以使衆也

左傳昭五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與甘則分）

家語曰孔子曰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

漢書曰翟方進少爲郡小吏號遲鈍因病歸欲遊學後母愍其志而怜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之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子脩爲曹操所殺後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列女傳曰魏孟陽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罪當死慈母憂感悲哀帶因減赤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何爲憂懼勤勞如此母曰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之繼母如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何謂慈乎魏王聞之高其義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侍慈母

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慈

韓子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生貴功者於事仁

淮南子曰堯立孝慈使民如子弟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聞子問不可謂慈臣願奉使侯何所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倉唐緤北犬奉晨鳧文侯賜太子衣一襲令以雞鳴時致之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具駕君侯召我也唐來不受太子曰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文侯大喜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

潘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西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日之期雖逆屬於延吳實潛慟於余慈

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對座食則比豆

恭敬

說文曰恭肅也

釋名曰恭供也自持也亦言供給事人敬警也

易小過卦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於恭（取過於禮而不爲害）

易繫辭曰君子致恭以存其位

易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尚書五子歌曰居民上者奈何弗敬

毛詩小弁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曰昔武王踐祚入於戶未嘗越屨復往來過之不履影

禮記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又檀弓上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又少儀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又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又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而恭敬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又經解曰恭儉莊敬禮教也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

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觸槐而死

又襄（廿三）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賈逵曰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魯大夫閔馬父也）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恭敬父命何常之有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又昭二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也）三命茲益恭（三命上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恭於傴傴恭於僂）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也）亦莫余敢侮

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又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弃

又曰子禽語子貢曰子之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家語曰孔子曰恭則近禮堯舜篤恭以王天下

又曰顏淵將西遊宋問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而已矣恭則近於禮忠敬則人愛

史記曰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又難治然則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亡徙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奮積功勞孝文時太中大夫恭勤過宮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過於賓客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待妻子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常疾篤妻出看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

王隱晉書曰庾袞執事有恪與弟子治藩跪而受條其人曰今在隱翳先生胡不跽袞乃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之曰何以幽顯易其操者乎

樊英別傳曰英嘗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

說苑曰魯有恭士名曰机泥行年七十其恭甚益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泥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斧鑽加於泥者何釋恭為

又曰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

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儵恐有小人之心也

智

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禮記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論語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衞大夫甯俞）

又雍也曰智者樂水

又曰智者動

爾雅曰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史記秦使王稽於魏知范雎賢載入秦至湖穰侯至勞稽曰君得無與諸遊子俱來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人乃止

又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又曰晁錯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

漢書曰陳嬰者東陽令史也少年殺其令相聚邑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屬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亡爲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

范曄後漢書曰魯恭祖父匡王莽時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深智之嘗夜飲允之辭醉先眠時敦將謀作逆因允之醉別牀臥夜中與錢鳳計議允之已醒悉聞其語恐或疑便於眠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其眠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

華陽國志曰任文孫字文公閬中人初武擔山石折文公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諺曰任文公智無雙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莊子曰巧者勞智者憂

尹子曰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勢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商君書曰智者見於未萌

申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呂氏春秋曰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籍於重

淮南子曰智之以智權者人英也

又曰裨諶出而智公成子產之事

新序曰魏文侯曰智士者國之器也國有智士則無諸侯之憂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何人耶荅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也

論衡曰其智如傾其德如山智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以乃能自通

又曰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

袁子正書曰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儉重而畏禍智人也

孫卿智賦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是謂君子之智

聰敏

論語公冶長曰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應奉讀書五行並下

九州春秋曰夏侯淵爲劉備所殺於陽平曹公自長安出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楊脩便曰夫鷄肋弃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還也引還

吳志曰顧譚毎省簿書未甞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後魏書曰祖塋字元珍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塋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仍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益部耆舊傳曰何祇補成都令使人投筭祇聽其讀而心計不差外合其精如此

費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事衆務煩猥禕識寤過人毎續書記粗舉目暫視已究其數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毎盡人之歡事不廢也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則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紏滯允爲歎曰才力相縣若此之遠

說苑曰昔鄒忌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爲設妙辭淳于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等辭詘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爲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謂脩卿解不荅曰解魏武帝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帝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

世說曰人餉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題上爲合字以示衆莫之解次至楊脩便噉曰公教人一口何疑

強記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謂之君子

漢書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張安世憶記之後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長子千秋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朋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東觀漢記曰虞延字君大爲郡督郵光武東巡路由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對可觀其陵樹株枿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謝承後漢書曰應奉常從彭城相來賀時出行閑治車師門内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別後數十年於道路見車師識而呼之

又曰吳郡陸續初仕郡户曹史飢荒太守君與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評以名氏事畢與問所幾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誤謬

又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

袁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及其弃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來食季方尚少跪曰高聞大人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成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諶曰唯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辭二公大悅

典略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初從堂磎季度受春秋左傳借本便諷

魏志曰初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誦否曰能即背誦之不差一字觀人棊局壞粲爲復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嘿識如此

吳志曰朱桓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妻子悉識之

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種楊柳人有竊之殖于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所殖乎時以爲神

益部耆舊傳曰張松識達精果劉璋遣詣曹公楊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闇誦

禰衡別傳曰衡字正平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蔡伯喈所爲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各歸章陵自恨不令使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所言唯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因援筆書之初無遺失唯兩字不著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邕之女年六歲邕鼓琴弦絕琰曰第一絃邕故斷其一絃問之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琰曰第四絃

世說曰夏侯榮魏文示其爵里刺一見之悉憶

俗說曰桓宣城喪後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桓溫以弟貿得羊羊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得郎爲質但郎家貧幸可爲郎養買得郎耳車騎沖也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猶識之呼來問公識我否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郎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人事部七十四

勇一

釋名曰勇踴也見敵踴躍欲擊之也

說文曰勇氣也從力用聲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勗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國曰桓桓武貌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也）

毛詩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祖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左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又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鄭玄曰用智者之謀勇者之仁者之惠足以成治矣）

又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者義非歌孰能保此

左傳曰公及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乎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預曰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之）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無勇而黜之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也

又曰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杜預曰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有餘勇欲賣之也）

又曰欒盈師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又曰楚平王執伍奢無忌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又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

其西北隅而守之胥燔及晉國衛午以從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他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從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

又曰楚白公勝將作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曰楚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子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予勿言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又曰晉楚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illegible]仁人之[illegible]有）

又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illegible]門）其可以與此乎

周官曰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河圖曰勇敢重瞳（宋均注曰項羽也）

又曰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illegible]）

家語曰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之子路後服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又曰孔子將之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良有勇力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出之

又曰孔子北遊登乎農山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也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

史記曰毛遂隨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案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案劒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叱者何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許慎曰荆成古勇士賁衛人也）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又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

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又曰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令曰臣舍人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乃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得璧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中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戲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十五城與趙相如見其詐乃謂曰趙王送璧時齋五日大王亦宜齋五日乃敢上璧秦王許相如就舍使其從者衣褐褁璧亡歸

趙秦王齋竟引相如相如曰自秦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明約者臣恐見欺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王若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得罪於大王臣知欺大王當誅請就湯鑊秦遂厚遇之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不與秦璧後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

又曰樊於期奔燕丹計無所出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太子因謁光光言荆卿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趍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田光跪而笑曰諾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

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之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

又曰秦將李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汗水卒得破丹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五

勇二

漢書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楚官）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信謂漢王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匹夫之勇也

又曰齊哀王弟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讌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也因罷酒

又曰江都易王非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才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功賜天子旌旗

又曰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誠䩍（确）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万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將四万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為東平相時王素驕不奉法尊謂王曰天下皆言王勇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欲格殺之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又曰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

又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後徙金城令居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

又曰項羽下邳人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少學書劒不成季父梁怒羽羽曰書足以記姓名劒一人敵不足學也梁

梁奇之教以兵法籍大喜遇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曾七月陳勝起兵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梁曰桓楚亡人獨籍知其處請召籍受命籍因擊殺數十人府中讋伏梁遂舉郡中得八千人渡江而去至下邳軍已六七萬居鄛人范曾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若立楚後亡楚必也梁然之梁於是立懷王孫心為楚王是為義帝從民望也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師次定陶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驕卒墮者敗今卒惰矣秦兵日益為君危之梁不聽秦將章邯兵至擊楚大破梁戰死義帝以宋義有先見徵為上將軍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籍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乘其弊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夫擊敵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之乃置酒高會留四十六日不進是時天寒士卒飢凍籍曰且國家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籍乃斬宋義於帳中左右懾伏莫敢枝梧悉發兵渡河沈舟敗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乃大破秦兵虜王離諸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師次鉅鹿會戰夜坑秦卒二十萬入關屠咸陽殺子嬰自立為西楚霸王與漢王相持五年後漢兵大會垓下食盡與漢王戰不利圍之夜聞漢軍作楚歌聲驚曰漢已得楚乎遂與從騎者八百人夜潰圍南馳漢令騎將灌嬰追至東城籍唯單騎自知窮乃大呼躍自刎而死遂為五將各分一體漢王以魯公葬於穀城諸項賜姓劉

又曰樊噲沛人也身長八尺家貧以屠為業後為高祖參乘高祖項羽會鴻門因欲范曾起出為項莊曰汝可以劒舞便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曰軍中無以為樂臣請以劒舞因拔劒起舞時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漢王時帳下唯有張良噲居營門外聞事急乃持楯撞入立於帳下項羽目之問誰張良曰漢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啗彘肩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何憚卮酒且漢王入關定咸陽暴師于霸上以待大王今大王至而聽小人言與漢王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嘿然噲因目揮漢王佯如廁遂與噲輕騎歸

營漢王即皇帝位封噲為武陽侯後從上擊陳豨有功遷左丞相又從上破黥布後上病惡見人群臣莫敢入噲排闥直入大臣等隨之噲曰陛下起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不見臣等計會國事獨與一宦者處幽室中絕不見臣等陛下豈不思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

又曰天漢二年貳師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李陵欲使為二師將輜重陵召見武帝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劒客也願得一隊到蘭千山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願以少擊眾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又曰李敢男禹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擬魁之於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槖中以劍斬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無殺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時惜其名行是時心以勇聞布以諾聞關中

范曄後漢書曰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安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又曰帝使王霸與馬武攻周建蘇茂救建與武戰霸曰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後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戲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罇霸安坐不動

又曰中郎將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

東觀漢記曰劉伯升都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為者耶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又曰祭遵為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衆哀掩口血流哀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又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為死

又曰永平中竇固擊匈奴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其使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震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彼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虞多益為重煩

又曰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嘗過楊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去對机邊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户前排武捏上牀坐武恨語言不懌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為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又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救邯鄲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傳召復曰吏士飢且朝飯復曰先破之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輙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合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

又曰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氣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無令鬚汙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賊操兵弩欲掠奪婦女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

謝承後漢書曰彭脩字子陽會稽人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曰父辱子死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勇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魏志曰龐德將所領與曹仁共攻宛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親與羽交敵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曹仁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周瑜瑜將數萬人來攻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仁望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甚將壯士數十騎直前衝入賊圍等金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出金兵賊乃退

又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從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少孤召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騎討虛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曰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也鄭寶張多許慶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曄時年二十餘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使刀以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

魏書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爲都尉誓爲父子遷至中郎將卓每以布自衛布嘗小失於卓卓拔戟擲之布蹻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自南陽投袁術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御良馬號赤兎能馳城飛壍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乃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洛陽後復從袁術攻劉備於沛破之曹公自將至下邳擊布布降之見曹公曰今日已後天下定矣公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布耳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一言乎曹公笑曰縛虎不得不急遂縊殺之

又曰張遼字文遠爲蕩寇將軍陳蘭梅成叛太祖討之蘭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蘭成首太祖論功曰登

山獲峻險遼之功也增封假節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太祖遣遼屯合肥給遼母車輿兵馬遂詣屯所勑遼母至所在令道從迎觀者榮之江東小兒啼恐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矣

又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絶人太祖初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指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還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又曰典韋形皃魁梧膂力過人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勇三

吳志曰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賜手下百兵食食畢寧先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都督伏不肯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得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椀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

又曰董襲字元代餘姚人權討黃祖祖橫兩艨艟守江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進襲將敢死百餘人被兩鎧乘舸船突入艨艟襲乃以刀斷其紲艨艟於是橫流制不能巳大兵遂進祖乃開門走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

又曰甘寧字興霸性奢靡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勸權襲黃祖擒之隨魯肅至益陽拒關羽羽擇銳士五千人從上流淺瀨夜渡寧曰請以五百人往對之羽聞吾咳唾聲必不敢涉涉即成擒矣

又曰陸統字公績從征合肥爲右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巳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權出角已毀橋權策馬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傷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道絕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巳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蜀志曰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入益州留羽督荊州軍事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羽令醫劈之時與諸將飲食血流盈器言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華夏曹公議遷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大怒權後果用呂蒙討平荊州虜羽斬之

又曰張飛字益德涿人先主背曹公依劉表於當陽聞曹公卒至弃妻子而奔乃以飛將二十騎拒之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槊曰張益德在此爾曹敢來決死否衆無敢近者先主入益州飛與諸葛亮分定郡縣飛雄猛名亞關羽

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主伐吳臨發益州於是飛帳下張達殺之持其首順流奔于孫權

晉書曰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材幹趫捷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嘗從桓沖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又曰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走彥不動衆人懼之衆伏其勇乃擢用焉

又曰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又曰王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又曰周處爲人勇悍不可當之嘗居義興水中有蛟龍山上有白額虎鄉里有周處時人謂之三橫有里人說處請殺虎虎死入水擊蛟龍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矣皆相慶賀處殺蛟龍迴聞鄉里相賀始知身之患人也於是厉身脩已至洛陽惠帝拜爲將軍累遷爲建威將軍後西征沒于陣贈西平將軍

又曰郭默殺江州太守自稱刺史爲人勇捷常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後陶侃及庾亮率軍滅之

又曰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軍少有勇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机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又曰李特巴西人少仕州郡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嘗至劒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後衆流人衆至數萬遂攻城自稱大將軍爲益州刺史後稱蜀爲羅尚所殺子孫六世至勢爲大司馬桓溫所滅共四十六年

又曰劉元海匈奴中人祖扶羅助漢討黃巾遂以衆留定難屬董卓亂屯于河内元海即扶羅之孫也豁邈英惠及長好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兼愛武事妙絶於衆猨臂善射趫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大始中武帝召與語大悅之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成都王穎表元海爲將軍後王浚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及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東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允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没命捐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與殿下爭衡乎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何復得至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二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元海至左國城二旬之間衆已五萬元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唯德所授耳遂僭稱漢王子孫四世至曜爲石勒所滅合二十五年

又曰石季龍趙王石勒從子也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坑塹士女鮮有遺類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後廢弘而僭位時豪傑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扆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慴州郡肅清季龍曰朕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扆是也賞賜甚厚後以疾卒

又曰石閔趙王季龍養子也善謀策勇力絶人既殺石鑒遂僭國號大魏戎卒三十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慕容儁遣慕容恪率衆伐之閔與恪十戰皆敗恪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日行千里左仗雙刃右執鉤戟順

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匝閔躍馬潰圍馬死爲恪所擒斬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又曰苻生健之子也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周訪字士達尋陽人遷武昌太守時杜弢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弢別帥杜弘張彦等邀訪訪爲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先登奮擊臨陣禽彦殺數百人

又曰劉遐字正長廣平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爲隖主攻拔日至無前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鋭鄉人邵續深知之以女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號爲關羽張飛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召弟文鴦還厭次石虎來先縱騎抄城左右鴦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磾疑有伏不聽出民出大爲胡所殺掠鴦竟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所殺甚多胡騎退鴦追躡磾卒步繼鴦虎伏騎起磾鴦力戰殺胡數十鴦還赴磾磾已散還鴦所乘馬乏頓虎呼曰大兄又望共天同不違願今日見何故復戰請精杖語鴦罵曰汝爲寇虜久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忍爲汝擒遂下馬與胡戰矟折執刀戰不降虎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鄴前捉鴦自辰至申力極斫殺人而後見得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銜鐵面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並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舡上岸於水邊作陣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投水死者百數夏口之全伺之勳也

宋書曰蒯恩字道恩蘭陵人高祖出征恩縣差爲征民充甲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高祖聞之即給器仗伏恩大喜因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陳膽力過人

又曰宋越朱陽人爲郡吏太守夏侯穆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輙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又曰宗慤爲江夏王國上將軍十五年不徙官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威將軍

又曰薛安都與副將譚金追魯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顔良不過也

徐爰宋書曰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良家子少便弓馬慕尚將師數隨父伐蠻夙以勇稱

孫嚴宋書曰拓跋燾字佛貍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狄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

又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而慤任氣好勇故不爲鄉曲所知

齊書曰桓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惟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上謂朝臣曰崇祖許

爲我制虜果如其言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又曰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

又曰魚復侯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曰周山圖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鎮差度領幢上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裝鎧矟手殺數十

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

又曰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往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走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又曰崔慧景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及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户

又曰桓康蘭陵人勇果驍悍宋大初中隨武帝起義爲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祖二十餘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所經村邑次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其牀壁無不立愈位至蘭陵太守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射騎既老不衰常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群伍

又曰侯景懷朔人也少而不羈高歡以爲將雄勇冠時征伐數有大功景謂高歡曰若假臣三萬人當横行天下要須縛取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歡敗於沙苑景謂歡

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勁騎數千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景亦不歸高歡乃止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乃走紹宗追之至渦陽景遣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决戰景乃令將士皆被甲持短刃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爾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景顯等降紹宗衆遂潰景乃與腹心數十騎南走後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春下之據其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勇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鮮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筭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陳慕容儁擬之張飛

又曰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鶩之戰年十八撗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

又曰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

又曰庾業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又曰楊播字延慶自云弘農華陰人也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練南岸身自居後諸軍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旣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戰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

又曰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敝捍决死擊賊賊乃退

又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世宗即位加輔國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失利思伯爲後殿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勇常謂虚談今於軍司見之矣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拜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虚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晉將劉裕遺栗磾書曰黑矟將軍磾常好持黑矟故有其號

又曰楊大眼武都氐王難當之孫也少驍勇趫捷走如飛電宣武南征尚書李冲典選統校征官大眼往求征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繫之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大驚曰千載已來未有此人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潘氏善射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鑣並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加光禄大夫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王肅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吾在南時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君乃不異常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文成帝名濬太武孫晃子也即位後冬大儺耀兵有

有勇力善騎射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詔群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四十餘丈過山南二百步遂詔刋石勒銘紀功

北齊書曰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儀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加鞭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達奚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滑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射之矢中兎顧馬纔起遂廻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陳書曰蕭摩訶齊軍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

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樺皮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乃知胡在陣仍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𣪍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立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

又曰周鐵虎事梁河東王詧王僧辯擒欲烹之鐵虎曰侯景尚未滅奈何殺壯士耶僧辯奇之後降高祖

又曰蕭摩訶時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

隋書曰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墮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又曰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單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

又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又曰長孫晟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丘行恭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

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陣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淮陽王道玄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吾今其輕銳越滹交戰大軍道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禽全軍盡沒唯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

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嘗思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又曰劉世讓爲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

又曰李嗣業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擴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無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牆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又曰張濬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授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授僞命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謂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賚詔宣諭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顔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効忠仗義所冀粗分逆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

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威專行勇力不顧乎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

又曰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理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理義也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暴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疆行流淫暴賁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嘗聞有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去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鬬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怒之盛聞一女子之聲而即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耶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子胥因相状之雄顙深目虎口鷹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見吳王僚王僚望其顔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語倔倔有勇壯之氣也

孔演漢魏春秋曰許褚之爲人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甚雄勇力絶人漢末賊起褚在汝南與少年相聚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相保曹公徇兵汝南褚以其衆歸公公見而壯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爲虎士出入周旋不離左右軍中以褚力如虎癡勇號曰癡虎至今天下稱之皆謂其姓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臨湘侯副大祖在淮陰雅有人鑒見而賞之會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力直前虜騎奔退又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脱衣口銜三頭以刀插背拍浮而還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可反命矣進之於太祖石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絶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邊守

又曰劉陽火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百步

又曰趙將麻秋命黑槊龍驤三千人馳擊謝艾軍艾左右擾動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踞胡牀而麾衆趙人以爲有伏懼而不進

韓詩外傳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晝寢而起使我馳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起召公孫悁俄而悁至入門拔劍疾呼曰商不我取若頭子夏顧叱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悁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北見趙簡子趙簡子被髮仗矛而見我君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濺君之衣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海曹齊君重鞇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軍逐我君與拔矛格而還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不攝萬乘下不放乎疋夫外立節矜敵而不侵掠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曰抑乎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勇

又曰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回從焉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尒願言者何其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揚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搏躩伏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轉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蜋者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此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歸之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孫權帥衆七萬應之使甘寧領二千人爲前部督權密勑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見權權曰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乃退

劉向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謝秦秦王大怒執朱亥着虎圈中瞋目視虎終不敢動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好學年四十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謡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劉昞幼童傳曰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潜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虵奔逐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虵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又曰秦舞陽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近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六

勇五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北河水極深先有蛟年常爲害太守鄧遐氣果兼人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因揮劍截蛟數段流血丹水自此無復蛟患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虛領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虵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啖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虵穴虵輙吞之已用九女將樂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虵犬作數斛餈（嬈資）蜜灌之以置穴口虵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噉餈寄便放犬虵以劍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以寄爲后

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illegible]）

越絕書曰越王請臣於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雷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王不聽遂許之

又曰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菑丘訢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菑丘訢大怒偏袒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坐即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菑丘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菑丘訢宿怒遣恨宣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晏日吾辱壯士菑丘訢於大衆之座彼勇士有受不還報答之怒餘恨忿志冥必來矣慎毋閉門菑丘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室不守放髮僵卧訢乃手拔劍而捽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菑丘訢曰子辱吾於大座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卧不守衛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菑丘訢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駭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媿而欲滅我豈不鄙哉於是菑丘訢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劉彥明敦煌實錄曰索苞有文武材舉孝廉除郎中毋征伐冠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城垂當破没苞以完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捉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擢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彊弓按矢繞城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嚴尤三將論曰王翦爲秦將滅燕燕王喜奔逃東夷秦王曰齊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怯請先從事於楚

袁准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

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劉向新序曰田恒將弑君勇士六人刧子川捷曰子與我請分齊之半以子子不吾與今此是已子川捷曰子之欲與我也以我爲智乎臣弑君非智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刧我以兵懼而子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子無恂矜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夫子乃舍之

又曰勇士一呼三軍皆碎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行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之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酒

又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倉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獨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王故乎（史記鄒陽上書曰白起長平之謀太白食昴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又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人之服耶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荊爲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滿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組結由餘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爲勇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姿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泉取蛟龍抱黿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而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劉敬叔異苑曰荊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浴汲者死不脫歲升平史陳郡鄧遐字應延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與拳即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忽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爲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絶無此患（盧弘之荊州記云斬劍截蛟血流骭水斷角）

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謂之勇

又曰文王問太公曰守士奈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陳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枝格強良多力能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莊子曰孔子（遊於宋匡人圍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問曰圍者數重弦歌）不輟何也子曰由來吾語爾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聖人知窮之有命知勇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請辭而退

又曰田光荅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又曰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又曰大勇不鬬大兵不寇

又曰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又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素布

之衣素履墨劒從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徙夢也明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由不得已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乎船人曰未之嘗見也佽飛攘臂祛衣拔寶劒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持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以執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韓子曰越勾踐欲民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民以頭獻十餘人由此觀之與譽足殺人矣

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馮婦趨而迎之攘臂而下車衆皆悅之（嵎山曲也攖觸也）

又曰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楊雄法言曰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若荊軻君子盜諸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孫卿子曰有三勇上不循亂世之君下不循亂世之民無

貧窮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意儉輕貨推賢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重貨以斯勝人爲意是下勇也○尸子曰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能懾三軍服猛獸者也

又曰田成子問勇顏涿聚之荅也不敬田子之使填劒曰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涿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見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

又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愼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胡非子曰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

又曰屈將子好勇見胡非　而問曰聞先生非鬭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泉折蛟龍搏黿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迕視必殺立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疋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疋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劒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鉤索鐵揉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搏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以爲天下矣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爲強

張華博物志曰賁育之勇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徐盛字文嚮琅琊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魏王出濡須孫權每選出戰者盛常在前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艦遇風落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上斫賊賊二披走所傷殺甚衆風止得還權大壯之

虞璩與許子俊書曰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盡勇其毒如何

蔡謨書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掠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墓槨喪踰城出徑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人事部七十九

烈士

禮記曰戰于郎（郎魯邑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重當爲童踦汪名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

又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隊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史記曰齊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王意之孟嘗乃奔魏前有獲粟於孟嘗之賢者聞之乃上言孟嘗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以明孟嘗湣王乃知孟嘗君果無謀

又曰漢高帝既立以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爲亂乃使赦罪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尸鄉在偃師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比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未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二客亦自殺從之高帝聞大驚以田橫客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召之至聞橫死又皆自殺是知田橫兄弟皆得士也

又曰楚下滎陽生得周苛項王謂苛爾從我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苛

又曰李廣從衛青伐匈奴失道後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軍士大夫皆哭

漢書曰高祖時告趙王張敖反者貫高對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按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洩公曰臣素知此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洩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不知狀於是洩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洩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吭而死

又曰丞相王嘉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嘉詣廷尉詔獄使者至府掾史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杯擲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

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嘉遂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又曰田延年有罪霍光使往就獄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持刀東西步聞鼓聲及自刎死

范曄後漢書曰趙苞遷遼西太守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爲鮮卑鈔掠苞率步騎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母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向漢使伏劒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遇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帝遣策弔慰葬訖苞歐血而死

東觀漢記曰温序字次房爲隗囂別將苟宇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顧左右曰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永和八年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刃自誓單于恐而止

又曰漢圍隗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下吏良儀容偉麗太守諸葛豐使閤裏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剖腹引出腸肝示豐

漢末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攻之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得不爾志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

魏志曰龐淯字子異酒泉人初以凉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弃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猛知其義士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又曰大將軍司馬文王斬諸葛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及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韋昭吳書曰顓賝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賝懼見迫乃引刀自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國

蜀志曰義陽傅肜先主與吳戰退軍肜斷後距戰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晉書曰太守陳楚迫韋忠爲功曹會山羌攻郡楚携子走出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

身代君乞諸王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焚以歸

又曰辛勉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貞士也歎息而去

習鑿齒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策北地王諶怒曰若數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然後自殺

沈約宋書曰薛安都反傳靈越奔逃爲沈慶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何勔勔躬自慰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挑命草間乎靈越答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

隋書曰張季珣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程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三年粮用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程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

又曰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誥范入內侍皇后詔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唐書曰屈突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寳將寳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寳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命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

又曰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爲定安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寳俱爲舉軍所獲舉至城下令紿説城中曰大將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然不之害

又曰新興王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頗有威名始封新興王尋附會太平公主伏誅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惟司功李㧑徒步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擢爲尚書郎

又曰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爲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沐

楊公之知今日不一送他日相公爲姦耶所譖烏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御史晦至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奬拔於千萬人中哉荅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吕氏春秋曰要離既殺王子慶忌吴王大悅請分國要離曰不可發妻子焚而揚其灰爲不仁爲故主殺新主爲不義不可以生伏劒而死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庭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遂伏鈇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石奢曰不然死罪而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臣不失法下之義遂不去鈇鑕而死乎庭中

會稽典録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内列名八俊

張騭文士傳曰陸機爲大都督請孫承爲司馬成都王既害機兄弟收承付刺姧獄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然不自誣獄吏知承烈士諫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惜身乎承乃仰而歎曰吾二王不能濟死而相誣非吾徒也獄吏作承服辭誅反狀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

劉世叔巽元曰涪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請道憩郎治逵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氐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豁子正欲寬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及苦加拷楚不食而卒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欲運眸斷（附如反）齒騶騎張列精暗明亮迴眄矚堅乃厚加賵贈

劉向新序曰崔杼弒莊公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其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晩乎子不早告我吾食亂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勉之乎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奈何勿死至於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守門者以告崔子曰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臂以予其門者門者以示崔子崔子陳八列曰令入申蒯拔劒呼天三踊乃鬪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子聞之曰蒯可謂守節死義矣

又曰白公勝欲殺楚惠王出云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劒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肆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臣道其有可劫乎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劒

又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扶正王室后自庇爲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張飛攻破巴郡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又曰章明字公儒繁人王皓字子離江夏人也明爲太中大夫莽篡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皓爲美陽令去莽歸蜀公孫述借號高之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慙怒誅其妻子

又曰李業字巨游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咸慕其名辟爲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咸釋之公孫述累徵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藥酒逼業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藥死述耻殺善士贈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貞女上

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又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禮記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戰國策曰韓取聶正尸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正姊聞之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没矣弟兄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不吾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正亦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聶正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

袁宏後漢紀曰初弘農王唐姬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父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略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姬弗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魚豢魏略曰龐淯外祖父爲人所殺其二子弱不能報淯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於府門外乃拔刀下車手斫殺之州郡義其女人能如此縱而不問及淯長大節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畫其母手儀像於廳壁而銘贊之

謝靈運晉書曰劉曜王彌入于京都焚燒宮廟六宮幽辱愍懷太子妃拔刃距賊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汙遂見害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張茂初起義討賊陳武一郡用全中宗初鎮召爲掾屬中興累遷至太子右衛率出爲吳國内史爲沈充所殺茂妻陸氏散家財合義軍助國討充詣闕上書理茂忠節詔書褒歎追贈太僕卿

鄧粲晉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自號監軍以討杜弢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爲弢所沒初敗略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有死而已及虞攻賊賊殺之

又曰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隴西人也劉曜欲妻之使人

拔取內擲地哭從者亦哭驟並殺之

又曰[illegible]氏太[illegible]拒諱妻武殺就其[illegible]祖[illegible]代事石氏年十餘歲劉聰[illegible]所宗既歸鄴氏九族可鎮[illegible]妻女少孫父希臨[illegible]沉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葬之曰奈何使身受[illegible]寧[illegible]恩以衿領殺之命養流乃[illegible]女[illegible]不舉九年之中二不舉子

梁書曰王僧辨母貞敬太夫人姓魏氏僧辨父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灊胡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辨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辨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預夫人往請閤自陳無訓滌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辨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八　覽四百三十九　三

及僧辨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

崔鴻前秦錄曰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善騎射登營既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姚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賊羌所辱萇殺之

崔鴻前趙錄曰陝有婦人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

崔鴻後涼錄曰建中將軍遼東太守呂寔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寔亡自殺

後涼錄曰初呂紹之死也美人敦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乃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而卒

又曰呂超殺纂纂后楊氏及侍婢殯纂[illegible]超將[illegible]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楊氏國色超將納之謂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可復辱于二氐乎桓不能強乃自殺

後魏書曰經州貞女兕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成禮兕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汲以養父母老生輙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相見何由不禀父母擅見狎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

八　御覽四百三十九　四

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誅戮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又曰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諭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

又曰平原鄃縣女子孫男王夫爲零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王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王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有司處死以

聞顯祖詔曰男子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可原其特恕之

隋書曰楊慶王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乃告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將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囑爲全家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飲藥而死慶遂歸大唐爲宜州刺史

又曰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又曰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又曰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因養夫之弟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

又曰裴倫妻者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又曰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娉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遂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簀牀之上將凌辱詐之曰人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妻因着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欲覓死任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又曰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

王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人事部八十一

貞女中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

又曰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改嫁更無弟兄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嘗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甎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

又曰鄭侍徵妻薄氏侍徵大曆中爲嘗州山陰縣尉其妻爲[illegible]賊所掠薄氏守節出侍徵官告於懷中託付村人使謂侍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侍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又曰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汚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絶良久而蘇賊義而去

又曰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曄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祕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能有立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官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以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特宜修身絜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又曰于琮尚廣德公主琮爲黄寇所害而救公主主翹琮受禍焉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

許公主入室自經而死

又曰幽州兵亂殺判官韋雍雍妻蕭氏聞難號呼持雍衣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泣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既刃者斷其臂而氣不撓雖兇悍閱視無不傷歎其夕蕭氏亦卒

[illegible]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illegible]至於溧陽溧陽[illegible]女子浣紗瀨水之上筥中有少飯子胥遇見長跪而請之曰夫人豈可乞一食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年三十不嫁[illegible]不可得也子胥曰夫人賑窮者少飯有何嫌乎女知非[illegible]人言曰妾豈可逆人情乎[illegible]發其簞飯[illegible]其[illegible]長跪[illegible]子胥子胥去顧見女子自沉

孔濱漢魏春秋曰魏濟[illegible]祖父[illegible]君[illegible]向縣[illegible]所殺濟與兄弟三人同時病[illegible]家喜相賀[illegible]井[illegible]

肆不報乃推車軸刎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詣縣顧色不變曰父肆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強載還會赦得免州郡莫不嗟歎嘉其烈義刊石以表其閭

張勃吳錄曰吳入郢也自王以下位班處宮而妻其室次及伯嬴伯嬴者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刀曰公侯一國之儀表也有失則其邦危亂夫婦之禮人倫之始王教之端若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民妾犯非禮則無以自存貪生受辱固不如死王乃止

和苞漢趙記曰令上殺晉散騎常侍梁緯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令上曰妾聞女不再醮男以義烈聞妾夫已死理無獨生乞就死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婦人再嫁明公亦安用哉遂號哭不止上曰貞婦也其任之亦自殺

又曰劉暘侯王廣字慶之為西揚州刺史晉末聚衆避世為蠻梅芳扇動山夷圍黃城陷虜內蠻將詣芳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我父母而復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色無變容乃自殺時年十五

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為石

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自苦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

又曰安定陳仲妻者同郡張叔明之妹名女字字張年十四適仲躬耕而寡執節不嫁叔明從軍女與二嫂沒賊賊見侵略而相謂曰婦人以不汙身為高不虧節為美豈可委身待辱哉於是自刺二嫂既死女獨不死叔明言於將軍耿弇弇以駟馬贖女女曰女子亡之餘汗將軍服裘不可也弇奇其言更以他馬贖女至營為致醫藥因以得全郡表其閭九十壽終

又曰譙國曹文叔妻者同郡夏侯文寧之女字令女文叔早死無子喪畢斷髮自誓不貳其後家欲嫁之又截兩耳依文叔從兄爽爽後被誅文寧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欲嫁之

乃割鼻其母謂曰曹氏夷滅已盡守此欲為誰乎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尚欲保終況今衰滅何忍棄之大傅司馬公聞而嘉嘆聽乞子為曹氏後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起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之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丹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早亡吳丁諝（相與反）知名之士家將嫁許為桃樹聞之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樹桃安身守正動不踰禮

又曰吳沈伯陽妻者顧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無嗣盡禮供養其父陰許人姑聞之而哭昭君乃引刀剪髮割兩耳

以明其志

又曰吳許昇妻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傳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涕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西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害歲餘姑亡夫族多欲娉之誓不肯嫁後黃巾賊欲犯之榮踰垣而走賊拔刀追榮曰從我則生不從立死榮曰義不畏死而見虜辱也賊遂殺之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七年不歸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葬之號曰貞義

皇甫謐列女傳曰漢中趙嵩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脩遭賊嵩死君難理脩以碧塗面亂髮稱病懷刀在身意氣列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少又世方喪亂欲更嫁禮脩慷慨以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爲同縣朱曠所婚禮未成勤遇疫疾喪没鄉比斷絕曠觸冒經營葬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與弟妹共居求者過十餘志無傾移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祚乃舍之靜守純固年六十餘卒

又曰蜀吳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毋書陳其情志曆年不歸後青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自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貢羅恐詩於道路迫脅乃請吏兵自衛還家執義終身

又曰犍爲相登妻者周氏之女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年令異厚因人問度心執匪石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欲娉度曰前已斷髮謂足表心何誤復有斯言哉取刀欲割鼻左右救止表其閭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進娥早寡無嗣奉養繼姑及宰兄顯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毋愍其姑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遂乞養男女各一率道有法鄉人稱之

又曰廣漢王輔妻彭氏之女也名非輔遊學數年遂卒京師迎喪葬訖事姑孝敬彌篤非叔父以許蘇孟非叩心泣血訴情九族猶不見聽乃剪髮詣府乞終供養遂乞養子靜居年踰七十而卒

又曰沛國劉長卿妻者同郡桓始春之女少有名於桓宗嫁於劉氏生一男字王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訪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王年十五死其弟會喪援刀割耳明已不貳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宗婦謂之曰家未有相嫁之討若其有也餘可因姊妹以諭意何貴毁輕身之甚耶荅曰昔我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世不替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懼忝諸姑或以我年未衰又喪子卒迫之間非所能防豈可不豫見其意哉郡表其閭號曰昊行義桓

皇甫謐列女傳曰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嫁久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七出請願受訣以其夫不許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絶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

又曰梁貞文生妻者沛國劉景賓之女名娥生一女而寡娥誓不再嫁父以配同郡衡氏逼迫入門娥謂衡氏曰妾聞婦人不改嫁越義失節妾所不為君可見遣衡氏曰相取有媒禮何遣之有衡氏妻服未闋娥因數之曰君衰麻在身犯禮納室雖顏之厚柰相鼠何妾必死不為君妻相留不知辱乎奮衣而出衡氏不敢強留父復以許臨睢倪氏強扶上船餓陽不憂書與女別乃以刀割耳鼻曰所以不死者老姑在堂孤女尚幼故耳執義終身

覽四百四十　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人事部八十二

貞女下

列女傳曰張氏妻潛丹陽曾輝之女名潛既適張氏會其家門伏誅以潛女弱姑老故得不死然資産沒官單煢壁立昏晨力作供養甚謹德廉配適士伍之限無妻者園有常法知終不免每與姑言有必死之志姑曰夫亡改適悠悠皆是人當隨時之宜何至於此潛曰悠悠之爲非妾心也後至當配果自經死

又曰代趙夫人者趙襄子之姊也襄子誘代王殺之因舉兵平代取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君今代已亡吾將奚歸吾聞婦人之義無二夫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謂襄棄不爲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自殺於磨笄之地

又曰沛王母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豪俊也）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必得天下無以妾故懷持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劒而死

又曰蜀朱叔賢妻者張氏之女字昭儀賢爲郡督郵軍襲郡城城門開賢兄弟謀踰城出事泄伏誅乃配嫁昭儀泣曰誅我夫而逼嫁我此寧夫婦平生之願乎乃竊刀割咽而死

又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郡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將娥娥守喪不去賊舉刀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欲刼略乃以身赴刃貫心達背而死

又曰九江王孝諒妻者同郡袁氏之女字貴女與母俱流移共止孝諒好酒光悖無子孫之禮貴女每涕泣諫喻不能匡改母怨孝諒之爲貴女輙悲哀不食言於鄰人曰爲子致母於辱非孝也事無道之人非義也昔秋胡之妻不忍見不義之人我何爲於世間哉乃自殺

又曰沛周明都妻者衛尉趙長平之女也名阿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阿少習儀訓長閑婦道而都驕恣慕踪不式上命都父衛謂阿曰新婦賢者女也當以禮法匡督都之不改新婦之過也阿既拜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訓雖在已爲生如此亦何顏哉乃自殺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者迎

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矣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矣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水大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人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妻辭曰白公無恙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衣裳履拂枕席爲妃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奉其祠祀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娉夫人之位非遇妾之所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亦然妾既不位（位猶仁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娉而不行吳王賢其

節不肯有義號曰楚白貞姬

又曰魯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二也其詩曰悲黃鵠之早寡兮十年不雙宛頸獨冀兮不與衆同將則非鳴兮獨行憚憚天命令然兮愧猶求傷感爲悒巳兮泣下成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何況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也遂不敢復求之嬰寡終身

又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唯夫妻爲同庖夫人不聽衛君乃使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蓋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與詩序小異故兩出）

又曰蔡人之妻者宋人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夫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

又曰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曰苦暴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餐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以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收子之資與子笥金秋胡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曰君辭家遠仕五年方還當乍驅揚塵疾至今也乃悅道旁婦人是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汙行也妾不忍見不義不孝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東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其棺槨守養幼孤不

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壹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乃復其身號曰梁高行

皇甫謐列女傳曰天水姜敘母者同郡趙昂之姑也昂爲州吏馬超殺刺史太守敘屯歷城昂往見之歔欷悲悵歔曰何爲乃爾昂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也敘母既然勸敘從昂計遂起兵於鹵城超聞之襲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即殺之超敗隴右平定魏武令曰姜敘之母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也

又曰留子直妻者歷陽人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通郡牧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十餘日客以還太守夷殺之臨死不變口無言郡吏及客憐之更還救請既得活乃自割耳父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

又曰下邳陳悝妻者同郡呉氏之女漢末喪亂流寓東城東城令威奇欲北就呂布焚城疊虜人衆聞女有容色善史書能彈琴瑟遂殺悝住車令僕者接女上車女謂奇曰君隳壞都城虜略士女殺人之夫欲以人婦為妻何酷逆之甚願守志而死不願無行而生遂自刎奇猶有哀慙殯葬乃去

又曰戎士陳南妻冉者戴氏之女美而早寡事舅姑恭篤同伍之人咸樂其賢色求者甚多守死不嫁後之娉者告

其軍主軍主命之知不得已乃自經死

韓詩外傳曰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郡贈之不以家珎且吾聞君子貴義而賤利是子病不見士來視死不見士之流涕死之日宮女縗絰從者十人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吾是以不哭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廣漢德陽王上妻者同縣袁氏女也名福年二十適上舅姑既沒復遭上喪悲傷感切不妄言笑有二子養育遺孤執心純篤及叔父愍其窮困私以許張奉掩迫合婚其旦計欲殺奉恐禍及母收孤兒求棄死肆必生忼慨流涕自殺而死

益部耆舊傳曰犍為楊凰珪妻者蜀郡臨邛陳氏女也名姬建早亡時姬產子適生六月躬喪事育幼孤三年喪訖兄弟宗親哀其子少年壯欲議更配以許蜀中豪姓姬聞仰天歎息引刀割咽幾死於是九族驚愕遂敬從其節

又曰犍為南安周精紀妻者同縣曹氏女也名禁字敬姬年十七適周氏二年而夫亡隕時禁懷妊數月後產子元餘喪事闋遂移居依託父母欲必守義育養孤弱父愍其年少子稚默以許同縣孫賓遣車馬衣服來欲迎禁父乃告禁勃然作色悽愴言曰依近父母本不圖此因流涕忼慨乃自投舍後流水於是舉家競赴救出而氣息已絕積二日一夜乃復蘇息二親由是知其至誠謝賓解婚禁赦獻長歎乃更將子還依夫舅居止潔身執操非禮不動

又曰廣漢新都使敬妻者同縣王氏女也名和年十七適敬敬亡和育養遺孤閨門守節不隨宗家宴樂嘉會居理

甚脩蜀郡何玉因媒聞和兄者取和遂相聽許著深曉其夫死子小宜有改圖加貧衰無以自立何氏公族必據福祚和自陳說斷計決分守全孤弱辭言未訖忼慨涕淚交慟左右然著慇受玉幣因欲迫脅和乃斷耳示著以信至見聽請以死謝舉宗敬重哀其大義

又曰巴三貞者閬中趙蔓君妻華西充國王元憒妻姬皆閬中人也閬中馬晳新妻義西充國人也姬早失夫介然守操中平五年黄巾餘類延益州賊師趙播據閬中城拘迫衣冠令人婦女為質義姬華等隨比入城後賊類爭勢攻破閬中時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義姬華隨類出城走傳聞後賊或拘略婦女於是三人自度窮迫恐不免於據逼乃相與自沈水而死鄉黨聞之莫不感傷號曰三貞

又曰蜀郡廣都公乘士會妻者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年

壯無嗣欲有問者輒感將以許之發憤忼慨斷髮割耳事
姑盡禮肅恭供養養族子以承宗廟（列女傳爲熊氏女尚[illegible]割耳間）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縣殷氏女也名紀年十六適伯伯
早卒紀性聰敏達於詩書女傳進退閑暇又有美色見貪
割面告誡以全其節曰求生害仁仁者不爲起生見禮義
豈獨使古人擅名者哉因作詩三章以感父母而舉縣嘉
其才麗遂介滋甚遂援刀鑽斷指明情

邵氏家傳曰虞建武都尉邵夫人字義姬鴻臚之第二女
夫人少而寡虞氏及夫人之宗哀夫人辛苦欲更爲圖婚
然重夫人宿操慮不可以非禮逼亦知夫人昔佩刀誓以
必死故不敢生意夫人自以虞氏凶短繼世無子常獨處
一室絕書學非祭祀墳墓不出紡績鬻貨以供祭禮其多
少不求豐厚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濕中
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圍常爲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
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啖
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
求人家生婢子有罪家女養之八月朝祭送蛇輒夜出吞
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募索未得將樂縣
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
母無相生女六人雖有如無無有緹縈濟父之功不能供
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父
母終不聽寄自潛發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
先作數石米餈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
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
從後斫得數創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其穴得九女
髑髏悉舉出緩步而歸越王聞之娉寄爲后拜其父爲將
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
今存焉

杜預女記曰二寡婦者淑也曷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
之誓而不許爲書曰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
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
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
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
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
於弱志發明偉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
去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劫以死[illegible]
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illegible]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illegible]
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詩兄弟僶俛學門不能臣我[illegible]

我以文雖曰既舉吾謂之未也

祖沖之述異記曰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illegible]
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係死沒唯有一兄偕[illegible]
女容色甚艷鄰中士庶見其貧弱競以金帛招聘之[illegible]
操劇緊未嘗有許後值盧循之亂賊衆將加[illegible]
不迴遂以被害

杜預女記曰大女嫌王者陳嫌氏之女也夫之[illegible]
殺其父王乃爲父報讎其殺已至親縛王付吏獄[illegible]
刑有名士申徒子寵者嫌王同縣人也嘉其義勇表記於
縣曰伏聞大女嫌王爲父報讎繫獄已決不勝感慨之情竊
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
其節況王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
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刃刺讎僵尸流

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美今聞王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竪以爲王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假王不値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申屠蟠字子龍）

又曰新野公主者光武皇帝姊也少有節行姿容嫁爲新野人鄧晨妻生一男三女王莽地黄三年光武起兵攻破棘陽至小長安爲莽兵所敗棄車走時天大霧還求室家道得小妹伯姬與共騎前行復見新野公主命使上馬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駛馳但志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在會追兵至上遂驅馬而去主即遇害

裴啓語林曰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勑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何負哉

虞預會稽典録曰孟淑上虞人也父賀中郎將淑年十七當出適聘禮既至爲盜所劫淑祖父操刃對戰不敵見害淑思慕哀慟顦悴毀形以致盜由已乃喟然歎曰微淑之身禍誠不生以身害祖苟活何顔於是遂自經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人事部八十三

知人上

尚書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字文公之傅也）文子曰行并植（音特）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僖五年曰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申出楚女之子）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言嗣君必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又曰晉文公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飱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飱中不欲令人見也）公子受飱反璧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實）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陽子犯人則人怨）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子以示往）（自然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

吾見蔑之面而已（鬷蔑）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歎）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旗爲高彊十年鬭奔魯）

漢書曰薛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大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

又曰薛宣字贛君初宣察孝廉瑯琊太守趙貢見宣異之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爲相除趙貢兩子爲史

東觀漢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於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洛陽上欲南定河内問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之才河内富貴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爲河内太守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孝明帝時有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趍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之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以延爲明

謝承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清論風行高唱草偃多所賞識拔樊子昭於未聞天下咸稱許郭

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世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尒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亂世矣

又曰南陽何顒初見曹操歎曰漢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

魏志曰武帝機警有權數時人莫知者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常感其知己後經過玄墓輙悵然致祭

又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婗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爲童兒時祖寔常異之曰此兒必興吾門羣爲司空西曹屬時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還數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爲名臣

又曰楊駿字季才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駿相遇駿曰此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駿見美其人賈即贖着家中娉妻立屋然與別駿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

魏略曰趙岐逃難匿姓名賣餅北海市時安丘孫嵩字賓

石遊市見岐衆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令騎屛行人從容問曰視子非賣餅者不有重冤即亡命乎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岐複壁中

孫盛魏氏春秋曰嘉平元年右將軍夏侯霸本蜀人問太傅之德霸對曰彼自爲家非人臣也問京師儁士對曰有鍾會者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蜀志曰先主年十五母使學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尒耶起曰吾宗中有此非常人也

又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

又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坐統桑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當爲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漸顯也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雍長子也年三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小吏姿貌佳者令奨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左右職舉善以敦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乎民庶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諝至典軍中郎秉至丹陽禮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傅

又曰張温字惠恕少脩操容貌瑰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無可與爲輩顧雍曰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又曰張昭字子布爲人矜嚴忠謹能識人諸葛恪字元遜年少之時衆人奇其英才昭言終敗葛氏者元遜

吳書曰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猶帛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於塗見其容貌異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陶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志必大成遂與之後爲徐州刺史

王隱晉書曰石苞少子崇字季倫苞臨終預分諸子財物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自能得財也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

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虞預晉書曰魏舒少名遲鈍唯太原王乂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亦不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借給舒受而不辭

又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同有顯名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時同郡劉公榮名人嘗詣同過陔兄弟與觀其舉動使出語同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量最優必輔佐之風仕官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陔後果開府

徐廣晉書曰鄭袤純和有識初荀攸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時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謂袤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司空劉辟掾袤以才舉

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並爲名臣

又曰魏諷若郭玄信出使從弘農求御人遣石苞及鄧艾爲御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並當至將相既而苞爲縣吏到鄴賣鐵于市長趙元儒異之曰公輔才也遂與交稍遷至弘農司馬欲求縣吏部郎許允謂苞曰君我輩人也當相引置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不意允之知己

晉書陶侃傳曰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黄慶進侃於廣人中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

又曰王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石苞傳曰趙元儒有知人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

又曰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又曰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晉書曰庾翼字稚恭風儀俊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所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輩畜之宜委以方部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又曰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又陶侃傳曰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叅軍語吾其後當居此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

又曰時豫章郎中令揚晫陶侃州里人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人事部八十四

知人中

晉書曰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

又曰荀勗父盻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曽祖旣長遂博學達於從政

又曰郭弈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弈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弈爲知人

又曰賀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曰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之軍政

又曰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内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又曰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

又曰李憙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

又曰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又曰韋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俯闔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也

又曰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爲無行被斥州黨稱有知人之明

又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楊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

又曰王戎傳云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又曰樂廣字彦輔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也

又曰曹攄字顔遠譙國人也祖肇魏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

又曰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又曰王澄傳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人而神峯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顯名

又曰戴若思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林

又曰周顗傳云同郡賈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頴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

矣

又曰劉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又曰周浚有人倫鑒識其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又曰阮脩傳云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此後當復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又曰桓彝字茂倫庾亮每屬彝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安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謝玄時符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然玄亦必不負舉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亂伯父遂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伯母語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如此華人及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荆州

刺史王澄見而奇之以爲興范族者必是人也

又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故以相與

又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不易才也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皆南金也

又曰陸曄童亂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公也

又曰褚季野襃從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異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

又曰王敦爲太子舍人滎陽潘滔時爲洗馬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沈約宋書曰桓玄聞一軍起便憂悴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微弱豈便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無成也

宋書曰謝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嘗異之曰此兒深東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又曰謝弘微叔父混尚晉陵公主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數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曰曖蠻闡有如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

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又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格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此非凡兒

齊書曰隋郡王子隆能屬文明帝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藩屛

又曰徐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又曰江斆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父卒悉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初與從弟炤同載道遇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梁書曰沈瑀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又曰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幼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又曰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

又曰臧盾幼從徵士瑯琊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又曰賀瑒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

又曰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

陳書曰杜之偉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又曰陸慶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

北史曰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之信然欲明其實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耳其不以利汚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隋書曰魏任城王諧薦李德林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伎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祢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又曰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又曰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又曰高構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甞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又曰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沈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隋書曰李德林任城王諧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甞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甞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又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甞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顔子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四

人事部八十五

知人下

唐書曰王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沉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人叔父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

又曰裴行儉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

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位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又曰張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嘗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

又曰李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好對）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又曰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

又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楊子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又曰于邵傳太樊澤嘗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謂樊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擇為節將

又曰李德裕與牛僧孺有隙或以卑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又曰劉三復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為從事

後魏書曰崔亮傳云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言之於沖沖與亮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語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奇之延為館客沖謂兄子奇曰大崔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馬回之爲人雖少文然梗直有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之明也曰何故答曰臣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永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王果以諂得罪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牛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燭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復相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故不治獄訟不息臣竊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虞丘子萊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

傅子曰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万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淮字彦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識者皆許之

又曰王仲祖云眞長知我勝我自知

又曰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妹擇嘉壻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帷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卒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呂氏春秋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對曰臣之御庶子鞅也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以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濤曰然伊輩亦常謂我識度勝

世說曰袁宏少貧常爲人傭載運租鎮西常夜泛江清風明月聞賈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聽所詠詩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人委曲訊問乃是袁宏自詠其詠史詩遂厚相賞遇

又曰郗太尉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曰請往東廂任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食如不聞郗云此正佳壻既而訪焉乃逸少也

又曰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過和覔虱夷然不動周旣過返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量地周侯旣入語丞相曰卿州吏有一令僕才

語林曰夏少明在陳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逸民家遠近荅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爲乃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又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旣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尒時天下無復滯才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張華一見奇之謂廆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遺廆冠簪以結慇懃

崔鴻前秦錄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縣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曰宇家寒賤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

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皆爲名士至汝南見袁閎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乃去過新蔡薛勤問之曰足下見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乃弥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畝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難測量也

何顒別傳曰顒字伯求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總角時顧榮曰此吾家驥興衰宗必此子也顧珠亦有令問榮謂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孟嘉別傳曰庾亮枝孟嘉爲勸學從事褚裒爲豫章太守

出朝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嘉桒坐第甚遠問亮曰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覔寢歷觀之久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衛玠別傳曰劉眞長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商略中朝人士或問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

三輔決錄曰龐知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客賃於勃家知伯知其賢尤加禮待雇直過償及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告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太守勃子爲門下書佐

又曰游殷字幼齊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輕誣構殺之初殷爲郡功曹有董子張旣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

之旣過家具設賔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甚勢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枉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事饗訖以楚子託之斬害殷月餘得病目䀡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又曰王謀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謀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謀之知人也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

爲父齎書詣勤勤見而祭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才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太當爲內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又曰謝甄稟氣聰爽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睞則實其心覩其顧步則知其道

襄陽耆舊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哉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並用爲軍師中郎

又曰潘記見溫習十數歲時曰此兒名士必爲吾州里議主勑子弟與善溫後果爲荊州太公平令

又曰李衡字叔平漢末父將走入吳以下户調爲武昌渡民聞羊衜有人物往干之衜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勸習並仕以女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八十六

品藻上

論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又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曰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又曰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疑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死益可

謂悁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鬬戰之患子曰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六關關名置之以稅行者）妾織席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國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使子之絃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動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

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行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財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平仲之行也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媟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万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皆悅服

又曰公孫弘傳贊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蕃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助劭鄙其爲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又曰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又曰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典略曰祢衡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卷懷之漫滅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蕩寇皆蓋世乎衡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但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荆州劉表以爲賔客是時祢衡來遊京師誣訛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劒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取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

魏氏春秋曰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爲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崔賛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因帝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最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盛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也

又曰胡綜論吳朝俊士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清識知機達究幽微則顧譚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恪才而疎譚精而俱景辯而校後恪譚果以強見人論綜言而有徵

蜀志曰大鴻臚張儼作默記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亦一國之守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踐一州之士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鋭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决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吳志曰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策一決也後孟德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逆而擊之此二決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大歸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

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不猛丞相嚴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吾君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隆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名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比世常人所決勤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哉又曾橫江昔仗万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中入座榮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唯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曰薛瑩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邵厲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興禹禹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民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裴楷嘗目夏侯玄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覺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于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大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義在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冠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品藻中

晉書曰韋忠傳云裴頠爲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始入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乎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

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於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

凝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閒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也

又曰王衍儁秀有令望虛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閒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淸峙壁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淸杜乂形淸

又曰郭文傳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惠梁琦之亞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

又曰郗超爲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

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曰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帝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慍遂告其母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者遂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

又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謝安揔角神識沉敏風宇脩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而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其論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康伯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

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才地可以爲將相

宋書曰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爲微子常云何遠則躁負氣阿容愽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閒然

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又曰龔祈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耳卒皆如其言

隋書曰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愞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又曰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不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曰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唐書曰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玄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又曰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楊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免耳

又曰韋述時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廻逖迫巡亦六

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彥昆季今之杞梓也

又曰馮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病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病病本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官不治病不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相與作亂公令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人衛公慨焉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絕于壽宮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鼓敵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夔世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閒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

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誰等輩也岌謂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卒胡人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秦記曰姚萇大破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尋破此賊陛下將軍大過上歎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駕御羣賢收羅雋異三也總領大衆經履險難大小悅稱人盡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襄禮待楊亮亮奔桓溫溫問亮曰襄何如人亮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武過之

越絕書曰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荅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上去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

耳

華陽國志曰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字元龍太尉球孫也有儁才較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絜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零陵先賢傳曰劉備曰子初（即劉巴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

陳武別傳曰武時人無察者頻丘閻退薦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為輩退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閒乎

衛玠別傳曰永和中丹陽尹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遂及於玠或問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

世說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名士共洛水上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共看樂不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泯有雅具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然者

又曰劉萬安即道真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

又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雅

又曰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接己一反治身清貞而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也

又曰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為玉人

語林曰謝碣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嫗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碣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儁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齊土所當出也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人事部八十八

品藻下

孔叢子曰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得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逮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頑拙有似鯁直內懷虛妙非丈夫之節若其度骸稱膂面目鬚眉實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困於貧賤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

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從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后成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檀桓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王果以贓得罪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衰文錦之黦大書在明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綃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以乘車濟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綃染者以子產喻母人月令曰命婦宮湅綃湛熾其民婦人之婦也）

袁子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卒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又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臣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與台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匪朏廢人其勸進者或飾虛其退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千之弘化

又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憂迷內灼而異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以季子相時慮事願以安民

彌謁其弱未聞顧吝蔡子荅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興能揚文武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文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弒之路非所謂縱忠教也

又曰楊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胡廣之風智以遠璞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楊子之書清貴甚遠然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敎辭而已或拒方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累孟軻昂昂其肯然

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又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據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爲賢相推驗事校優劣明矣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去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從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其鄧矣陸恭仲荅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

魏文帝典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爲周氏體聖考之作氣稟賢妣之胎教周邵爲保傅呂尚爲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覩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收彫落之民臣無溆聖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

曹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驍將盡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亞聖之才聰達而多識樂施而愛人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鴞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勁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語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卒能

立不刋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曹植成王論曰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旣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邵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邵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陳羣汝頴士論曰羣以爲孔氏先汝頴士勝負之評矣孔荅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万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頴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晨圖開稻陂灌數万頃累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頴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頴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雙並誦者也汝南李鴻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鴻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使飲鴆而死弟因得全頴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頴川士雖疾惡未有攻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頴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何晏冀州論曰略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衰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illegible][illegible]決危定國莫賢乎狐偃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逵肆爲主莫賢乎祁奚延譽先主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肅恭莫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憂國抒君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衆莫賢乎郤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臼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欒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瑩劫略不動莫賢乎解楊審聽知機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瞫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田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貫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蹇言謂忠諫莫賢乎王宏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之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眞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馬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奔北騎所擒勦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死於宛下將優謂不及張繡矣

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然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臧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強不爲用矣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莫不謂毅爲優余以爲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諮以濟世至妙奇策泉涌智謀縱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

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勳業濟而殯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烈聲震遐邇者也

習鑿齒　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歎忻竭其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遂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攀臣禮於孫氏於漢室已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輕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袁宏七賢序曰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犖節動無近對乎中散遺外之情最爲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黙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

新序曰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蔣子萬機論曰太史遷去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僭擬大舜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僂河東五城万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引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游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

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八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抱朴子曰凡薄之徒雖便辟流俗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胷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冒于貨賄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

傅子曰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俊虛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荅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徇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孫子曰譙周勸王降魏何平叔自謂大才而乞降請命何

耶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亡則亡先君正魏之宗不與同天過於其父後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君之正道哉

郗子曰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

又曰世目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曽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虨羣從兄弟者王荅云諸江皆能自生活

又曰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荅曰阿敬近王劉之間（王濛與眞長）

又曰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郗超小名庾龢小名道季）荅云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達辨謝有文

武

又曰王右軍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又曰桓公問孔思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荅反問公謂如何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

又曰簡文云謝安南（名奉字弘道）清令如其弟（弟名鐵字弘緯）學義不如孔巖（巖字彭祖）

又曰王丞相云雒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我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太尉夷甫也

又曰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幼輿言

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協字玄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字若思）卞望之峰岠並一見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羲之小字）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邁我家亦以爲徹朗

又曰孫子荊題上品狀王武子時爲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人事部八十九

權謀上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謀為書謀助之百姓能與已）

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左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也閒猶與之位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又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之限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莓莓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莓莓美草盛詩曰調原莓莓堇荼如飴舍其舊而謀新也言仰楚舊惠為利薄謀楚之新權其利厚衆欲之慮也）

又曰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

又曰晉悼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己責輸積聚以貸自公已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也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迎因即執之

又曰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使田忌將兵而往直走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將（蹶文帝曰蹶獘趨也）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主辨反）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兵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計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高祖十年陳豨反上親征之師次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堪為將者得四人及見上上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敝俯伏上各封千戶任以為將左右諫曰從陛下入蜀漢破強楚定海內轉鬭數千里瘡痍遍體而功賞未行今四人何功而遽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也今陳豨反趙代地皆豨之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

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左右曰善又聞豨將皆商賈人高祖曰吾知其易與之矣商人尚利乃以金購豨將多降者

又曰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東擊師次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擊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狹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趨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二三日直至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謀至洛陽使人索殽澠間果得伏甲以涉爲護軍竟破吳楚

又曰周勃等旣誅諸呂使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耶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代王代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又曰上擊韓王信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平畫圖美人形遣閼氏畏漢女美奪寵懼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以計鄙秘不傳也）

又曰七國反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楚兵輕不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敝必破吳矣條侯曰善乃從其策

又曰陳平將終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又曰（諸[illegible]擅權[illegible]）不見陸賈賈曰何念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万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何不交於太尉深相結交陳平用其計迺以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交呂氏謀益壞陳平又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之費賈以此時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又曰高祖旣誅黥布聞朱建諫不聽賜建號平原君爲人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建母死貧未有發喪陸賈素與善乃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義不知君以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辟陽侯迺奉百金（[illegible]應劭曰衣服曰[illegible]裞當爲襚也）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或人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忻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言帝果出之辟陽侯之囚也欲見建建不見辟陽

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

又曰韓信已拜大將軍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再拜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又背約而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將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又曰韓信張耳以兵數万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乘勝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万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既破趙令軍有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須臾有縛至者信解其縛而師事之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足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朔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士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衆勞兵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與倦弊之兵肴堅城之下臣愚竊以爲過矣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偃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持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知如此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隨風而靡

又曰惠帝崩太后發喪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拜呂台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爲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以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也哀

又云藝文志云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

汜雖後漢書曰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曹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慢大怒欲先攻之所患力不敵訪於荀彧彧量紹雖強終爲操所制乃說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

又曰袁紹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弑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今欲與卿勠力將何匡之授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孫瓚必擒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万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

吾心也

又曰劉表寵後妻為小子琮娶蔡氏遂愛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外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琦意感悟因規出

又曰馮異字公孫潁川城父人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歸世祖授大將軍與赤眉戰不利異乃令各更衣色伏於道傍戰稍時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衆驚大敗降赤眉男女八万餘衆初為世祖主簿王郎起河北世祖自薊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列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世祖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南宮遇大風雨世祖引車入道傍空舍異復進麥飯兎肩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能諸將論功異常獨坐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世祖即位封夏鄉侯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邯鄲晨夜馳騖傳聞（王郎軍在）後吏士惶恐至下曲陽呼沲河導吏還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益懼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視之實然王霸恐驚衆即還曰冰堅可度士衆大喜上笑曰果妄也比至河河流澌已合上令霸護度以沙土坋冰上遂得度度未畢軍冰解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連水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

又曰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帝入關將自征之寇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帝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諫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謀如涌泉勢如轉圜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琁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琁力弱吏民憂恐琁乃特製馬車數十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乃令馬車居前從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人事部九十

權謀中

續漢書曰銅馬所過虜掠王俊言於上曰宜捨輕兵出賊前使百姓各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民保壁者勑令固守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上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又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虜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乃命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千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朝歌賊寗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儒者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大夫皆弔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之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百人又潛遣貧民得縫者傭作賊衣以釆綖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輙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武都太守及還羌率數千遮詡於陳倉詡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行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則易爲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竈增必謂郡兵來迎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淑之孫也舉孝廉遷亢父令以董卓之亂弃官歸太祖太祖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後太祖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彧勸太祖曰昔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雖禦難于外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杖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太祖從之遂迎天子都許進彧爲尚書令及袁紹兼河北天下畏其強與太祖書辭悖慢太祖以書示彧曰將誅不義而力不敵如何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存亡足以觀之太祖卒破紹於官渡如彧所策

又曰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太祖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者勞心之時也遂徵入爲尚書操謂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之與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爲軍師征呂布至下邳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曰布勇而無謀不可[illegible]遂生擒布太祖又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攸勸擊紹將淳于瓊運糧遂破紹魏國初建爲尚書令太祖謂文帝曰公達之師表汝宜盡禮敬之

又曰袁尚攻兄譚於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爲曹公所圍尚聞鄴急弃而救之求人入城計會事主簿李孚請行時圍甚急尚曰何辦孚曰多人不可三騎足矣尚遣之孚選温信者得三人各給駿馬不示其謀令釋戎器着平常冠

秉問事故投暮直抵鄴城下自稱曹公巡歷圍壘所過失候者輙擒之自東西正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直入城下配以繩引之乎與配相見既事了外圍益急乎因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不如驅出省穀也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乎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降不復視圍乎從北門突圍而歸報命於袁尚明旦曹公聞乎已出拊掌大笑鄴郡竟爲曹公所取袁尚奔于遼東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詣太祖太祖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必此人也太祖用其計先擊呂布擒之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孫策北襲楚衆並懼嘉料曰策輕而無備雖有百万之衆無異獨行於中原也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欲濟江果爲許貢客所殺後太祖又用其計密襲盧龍塞大破單于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少孤貧每見高山大澤輙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笑焉因計吏上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爲掾景元四年秋詔諸軍征蜀艾授大將軍節度鍾會攻劒閣不下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進至江由遂入成都降劉禪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魯肅遺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始展驥足耳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亮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荆州統隨入蜀劉璋與先主會統曰因此會執之則無用兵之勞先主曰初入地恩信未著不可也統復說曰計先主用中計向成都所過輙克進圍雒率衆攻城爲流矢中卒

又曰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亂入蜀依劉璋別駕張松與正善度璋不足成事因勸璋結先主乃遣正往及還謂松曰雄略密謀可共戴奉之璋復使正迎先主先主定蜀以正爲蜀郡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正說曰曹公留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淵等才略不勝國之帥今舉衆討必克先主乃率諸將兵討漢中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攻之淵等授首曹公聞正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教以正爲尚書令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避亂至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餉饋其母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歸其母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識汝去後贍卹過於故舊今被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至都昌夜因伺開

間得入見融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請行融難慈慈曰昔府君傾意老母母感遇遣慈赴急今衆人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慈晨出下鞭直突圍馳去射殺數人應弦而倒無敢追者到平原說備備歛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隨慈擊賊遂退

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蓋白瑜曰今寇衆我寡難爲持久可燒而走也乃取鬬船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引次俱前蓋令諸舡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煙焰張天燒溺死者甚衆曹公乃敗

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計爲虜所沒河西斷絕上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朝臣

莫對隆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遂許隆募勇士三千五百人而行或奇謀間發或夾道壘礎石賊負鐵鎧卒行不得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涼州遂平詔假節西平太守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又屯兵濟陰帝微服行其營壘既而馳去敦方晝寢夢日環其營驚起曰必是鮮卑黃鬚奴來也使騎切追而追之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冷水沃之時逆旅有賣飯嫗帝以七寶鞭與之俄而追者至訊嫗嫗去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傳示遲留又見馬糞冷信已遠矣而止帝遂得免

又曰僞趙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石勒初爲劉元海授輔漢將軍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以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勒初未可也漸見進重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事皆賓之計勒常歎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慟顧謂左右曰天不欲吾成事何奪右侯之早也

又曰僞燕慕容垂欲興師討慕容永長子議曰頃年士卒疲於行陣居人不暇耕織殘疾滿身哭泣盈路且宜撫士安人以待時長子不足憂也慕容德曰不然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方今海內殷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各懷所思可因其勞而成其逸何得緩之垂笑曰卿言得矣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行其謀而滅永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

又曰杜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元年汾晉之北離石之南悉是羌胡而地居齊境抄掠我東鄙朝廷患之韋孝寬乃於要害欲置大城以扼其吭興役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之岳有難色謂孝寬曰國家每於境外築城未嘗不動大衆今深入胡境密迩齊師以兵百騎何以禦役孝寬曰事有万途兵非一勢君但受成規無所憂也計築城十日即畢今齊君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如期而至界首疑有伏軍不敢進迫其夕岳令緣汾傍山處處舉火齊人謂有大軍因示自固猶豫之間土功已畢齊師乃退

隋書曰上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旱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又曰樊子蓋與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疋

唐書曰劉武周敗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逃遁河東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

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做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又曰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榦裁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衛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徒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

又曰裴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粮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粮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賚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弃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粮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粮車無

敢近之者又軍至單于之北際晩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莫不歎服

又曰裴行儉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佛念又僞稱可汗與温傅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摠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説佛念與温傅令相猜貳佛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佛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佛念果率其屬縛温傅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悦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

又曰裴行儉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乃召四鎭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猒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万人行儉假爲畋獵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塗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遂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揔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凶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周書曰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

九州春秋曰龐士元説劉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勢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彊戶口有四郡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與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國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士元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定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爲人制耳備後遂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太　四百四十九　九　張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一

權謀下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成戰則勝

戰國策曰秦攻趙長平大破之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未定婁緩新從秦來趙王與緩計曰與秦地何如勿與緩曰此非臣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緩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爲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見王王以緩言告之虞卿曰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以賂齊齊秦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西擊秦是王一舉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婁緩聞之逃去

又曰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下殽韓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亡者其齒寒願大王熟計之太后乃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以其體加妾之身妾困弗支也盡置其身妾不重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報王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甘茂曰韓之急緩人莫弗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入言於王曰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又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喜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即奉書諂中山王曰臣聞趙強即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搉爲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謡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過絶人矣乃其眉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即社稷危與之即爲諸侯笑王立爲后以絶趙王意可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又曰秦王使人之楚楚王賢之恐其爲楚用以危秦也昭子曰以王之德與王之賢因以遺之楚王必爲有外心去楚矣從其計果如其言

又曰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恭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王江乙

曰獨然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君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論子若道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嘷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此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也

又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又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内也智伯聞之乃止

又曰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先不意可以生故以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又曰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又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爲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援轡自駕其僕接御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又曰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專澤靈公未唼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擠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悲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又曰吳闔閭夫人妻氏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又曰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君愼之詐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畋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乃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已行之矣

又曰智伯圍晉陽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佩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説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不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又曰白圭之中山中山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又曰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其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曰石乞侍坐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君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亂也

又曰韓昭侯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以奢此謂禍不重至福不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

又曰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又曰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治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死以從上使如慮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又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又曰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有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又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也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又曰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爲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閭能用其衆故伐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胡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廵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具玩好必集

珍異是聚夫差元自敗已焉能敗我

又曰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又曰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破齊師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爲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收之無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又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焉

孔藂子曰趙聞魏將以來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不見得於人者偶視近而俱走也今秦兼吞天下之志不忘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弱不敵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力周旋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之謀無過此者夫連雞不能至棲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又曰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仇敵之國而昭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與嚴敵爲隣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

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虛名自累而不知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恕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人事部九十二

諫諍一

尚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言）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不義則離）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心）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又曰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者）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爲和諧事也宰主官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又曰魏獻子為政以魏戊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其獄上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也）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汝寬曰（二子晉大夫魏子之屬）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對曰昨或賜小人酒不夕食（昨飲酒醉故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屬足也小人二

子自謂小人假飢則恐食之不足厭飽則恐君亡君子各尊官食重祿而知不足故願以其腹為君子之心）

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又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又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其後鬻拳之孫）

又曰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守四方也）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又曰丹桓宮楹（丹楹桓宮桓公廟楹謂之社）刻其桷（桷畫刻斲宮鏤桷謂之榱椽榱也）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至諸侯世子附庸孤執帛也）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也脩脯也虔敬也皆取名以示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也車牙車也）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之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楚以是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衷其　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孝經曰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史記曰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言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代

又曰趙高親近胡亥曰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殺之子嬰諫曰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令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弗聽

又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秦夷郡縣城銷兵刃不復用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

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矣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廢嫡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又曰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曰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大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又曰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必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對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侯四百戶以奉其祀

又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固難為蔭室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又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上不忍致之法有司從乳母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步疾數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

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又曰吳王謀反枚乘諫曰夫舉吳以誓於漢譬由虻蜹之腩羣牛腐肉之齧利劍也

又曰南越自相攻上欲救之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水險中國之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夫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子孫相保陛下之德也陛下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

又曰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捶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夫廣廈之下細氊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又曰鮑宣每居位常上書諫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也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也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又國中皆畏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過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張敞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曲楚莊好畋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芳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姆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恣之宜也唯觀覽往古今后姬有所則書奏后不復出

又曰成帝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大劉向上書諫曰闔廬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秦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高五十餘丈周五里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量工匠計以萬數數年之間被項羽之災離牧豎之禍丘壟彌高者發掘必速藏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又曰王莽新即位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周宣存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治兵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餘里轉輸之所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又曰王莽新即位立威而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飢饉此一難也不然奉軍糧二難也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此四難也輜重自隨虜徐遁逃五難也功必不成莽不聽

又曰成帝時王氏擅權羣臣莫敢言梅福上書諫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又曰梅乘上書諫吳王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泉雖甚愚之人猶知其絕也

又曰谷永上疏諫成帝曰臣聞三代之所以隕社稷皆由婦人與羣惡頗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失也

又曰伍被楚人諫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因流涕而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人事部九十三

諫諍二

漢書曰文帝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愼夫人坐因前說曰臣聞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悅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又曰元帝時左將軍史丹護太子家事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又曰項羽發使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沛公怒不許蕭何諫曰雖漢中之惡猶不愈於死乎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俟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天漢其稱美乎夫能屈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人致英傑收巴蜀定三秦天下之事可圖也漢王善之遂之國

又曰周昌沛國人高祖時爲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如意爲太子昌諫之曰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乃止後太子立是爲惠帝拜昌爲太傅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元帝永光中行幸不已廣德乃上書諫曰臣竊見關東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千戈恣獵于田野不恤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又帝欲酎祭宗廟出便門橋欲御樓船廣德乃當車免冠頓首諫曰陛下宜從橋上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前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涉危不履虛御史大夫言可用上曰曉人不當如此乃從橋

又曰劉向爲宗正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胡漢兵四萬攻郅支單于斬首傳送京師名王已下七千五百人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石顯等皆以延壽與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上欲從之向乃上疏極諫文多不載於是上乃赦湯與延壽等矯制罪封延壽爲義城侯長水校尉湯爲關內侯食實封三百戶

又曰貢禹字少翁瑯琊人累爲諫議大夫時歲不登郡國多困禹乃進諫曰今關東諸道禾稼不稔江淮浙右人民流離父子不保願陛下蠲賦稅常貢減太官之食去角觝諸戲廢不急務役速下詔命以蘇疲人上悅之遷禹爲御史大夫禹自治憲司數陳得失又言官家奴婢十餘萬人稅良民以給之率脂膏以滑之歲費鉅萬於國無益宜請免爲庶人從之又奏武帝始臨天下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私俱亂盜賊並起王石混雜眞僞不分今欲興至理致太平宜除贖法以進賢良則天下治矣上大悅行之賜禹錢百萬

又曰劉輔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輔疏曰今

陛下觸情縱慾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豈不畏于天乎上怒使掖庭中縛之谷永等上書訟之上乃减死

又曰谷永時成帝好微行不止永乃諫曰陛下弃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疋夫之卑業使拱衛之臣執干戈守其空宮使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奈社稷何帝斂容而止

又曰耿育關內侯陳湯被譏奪爵黜之燉煌郡育上書諍曰陳湯昔年討絕域不羈之君雪國家累年之恥自古及今安有比哉今被讒黜老弃燉煌復爲遺虜所笑誠可痛哉至今奉使外夷者未嘗不陳以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積豈可以授人之功弃人之身開佞門路快讒佞者乎帝遂詔湯還京師復舊爵

又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見諫

諍陳得失每奏事嘗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崇每以董賢貴寵過度陳諫由是得罪上因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乃欲禁切主上用人乎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矣

又曰朱雲成帝封諸舅王鳳等五人同日爲侯傾壞朝政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見誅安昌侯張禹以依違任事雲爲槐里令頗銜之乃諫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人皆尸祿耳不可以事君臣請尚方劒斷佞臣頭一人勵其餘上問曰誰也雲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下雲攀折殿檻大呼曰臣願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免事桀紂之主死不恨矣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極諫得免所司理檻帝曰勿理以旌直臣

又曰王宏爲侍中哀帝寵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事是時賢年二十二上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宏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社稷輸人耶上默然不悅終以失旨斥爲郎署

又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郅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嘉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民有上書求見者輙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　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獘宜抑文上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怫心逆旨不言則增漸日長爲禍不細

續漢書曰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諫正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輙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恢到官欲以殺青簡寫尚書章句祐諫曰今君踰江湘越五嶺僻在海濱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章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戒願留意焉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

季子者

後漢書曰陳蕃爲太尉桓帝末朝綱失序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臣聞諸侯上象七曜下應九土以藩屏王室高祖非功臣不侯今寵臣以非義受邑左右以無材傳賞守位不料其德列土莫紀其功乃至一門之内侯者數人後宮之中數千采女肉食錦衣脂油粉黛不可勝計鄙諺曰盜不入五女之門以貧人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以貧人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怨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因也上知之而不能用爲倖所害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累遷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聽乃以頭軔乘輿帝遂止

又曰王尊爲隗囂將世祖遣來歙往諭之囂不從命而執之欲殺害尊諫曰臣聞爲國者愼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愼名器則下服其命輕怨禍則上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怨禍結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所以兵貴和而不任戰者何況承王命藉璽質而犯之哉且來歙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兄害之無損於彼滅之有害於吾昔宋執楚使者有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辱況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禮遣之

又曰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累爲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時定其議敏議曰夫怨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死若開相容恕著之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令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記曰利一害百民去其郭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天下幸甚從之

又曰爰延字季平外黄人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即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嗚呼昔朱雲庭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過何代無奇人哉敬聞命矣

又曰杜根字伯堅潁川人永初元年爲郎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根於囊殿上武士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素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根得蘇太后使人撿覆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免

又曰李雲字行祖甘陵人爲白馬令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直諫帝怒遂下黄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詔下廷尉皆死獄中

又曰陳琳爲丞相府主簿靈帝時朝綱失序政在宦官尚書何進謀於袁紹曰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閹竪弄權可謂蔓草也盍萌而薙之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今明公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愼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無成爲禍階矣進不聽遂召前將軍太原守董卓卓未至卒爲禍亂而進亦爲宦官所殺

又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犯顏諫爭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又曰桓帝時有上書宜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黄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飲飢無食雖黄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人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又曰劉陵字孟高豫章人爲侍中車駕出祠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外輿眠陵跪曰陛下爲萬乘之主外輿宜正立雖早嚴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百姓觀覩上媿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後爲式更自整頓

謝承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固孝桓皇帝拜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默諫帷幄言不宣外

又曰李膺等黨事下獄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聖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不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非其人遂策免之

又曰陳蕃諫桓帝曰故皐陶戒舜無敢遊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諫諍三

東觀漢記曰上將自擊彭寵伏恩公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惟疑願思之

又曰郅惲爲上東城門候上嘗夜出還拒關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遂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封上

又曰明帝時決獄多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歎相重式者重刑之至也

又曰帝時伐匈奴魯恭王上疏諫曰竊見竇憲恭衛侯奉命暴師於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爲民除害臣恩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積盛春興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於中國憫念民命也

又曰日蝕司徒丁鴻上疏曰臣聞春秋日蝕三十六而殺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勑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

又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弟出爲岑長　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又曰楊賜字伯獻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田園廢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

又曰光和中有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問以祥異對曰按春秋讖曰天投蜺恐海内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又曰白馬令李雲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黄門北寺獄死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

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為之希出

又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太祖攢刀於膝作色不聽婁襲入欲諫太祖逆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敗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遊慢吾何言可致乎襲曰臣聞千石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檯起音今區區之許遊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即歸服

又曰賈詡字文和文帝時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當屏除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上疏曰夫帝王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所以顯至尊務戒慎也近日車駕及昏而反非萬乘之至慎也

又曰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間數有誹謗祅言帝疾之有祅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宜除祅謗賞告之法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又曰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高柔諫曰今置校書既非君上信下之指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又曰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傅文帝於鄴太子仍出田獵變服易乘志存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悴惠康未洽唯太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又曰高堂隆寢疾口占上疏曰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忠款不昭時王莫不思紹堯舜而蹈桀紂之跡願陛下少垂省覽

又曰明帝即位辛毗為廷尉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移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又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勞衛覬上疏曰順止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又曰荀彧傳曰時曹公欲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自守雖師北身遭者數矣而終復振成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根本將何以寄諸乎宜且急收熟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憂也今捨此而

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不可勝敵少留兵則不可固守且呂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保數城非己所有操乃從其言遂破呂布而平兗州

魏略曰蘇則爲侍中文帝時人多飢困而軍數出又兼治宮室則又數面諫由此上頗不悅其後出以爲河東相

又曰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教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逵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既而復職

又曰明帝從長安鍾簴起土山寺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貞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已來野戰死亡或門單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大之猶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也此皆聖明之所興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臣今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吳志曰張昭少子休字叔嗣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孫權嘗遊獵逮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

又曰孫權欲廢太子和立亮尚書僕射屈晃固諫不止權大怒牽晃入殿杖一百

又曰孫權任信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後壹姦罪發露權引咎責躬

又曰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委質於孫策遣奉章詣許昌曹公聞策薨欲伐吳紘諫曰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有不克弃好成讎不如厚禮曹公從之紘歸吳後爲長史權率輕騎將赴敵紘諫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麾下多強暴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權納而止

又曰呂蒙時爲護軍權將欲北取徐州以圖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將守惡足言也往必剋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關羽西據荊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重關西門國之固也權甚然之興師遂擒關羽而平荊州

又曰華覈字永先吳人上疏諫皓曰臣聞之主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若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功者能賞之今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主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今

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彩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文繡未必無美貌也皓怒不納後以微譴免數年而卒

又曰韋曜字弘嗣吳人本名昭避晉文諱改之孫皓立曜以直諫非一漸見責怒皓每饗宴以七升爲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曜遂見逼皓輒以爲曜與華覈辭登撰吳書皓欲以父和作帝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作傳曜遂被誅

又曰賀邵字興伯孫皓時爲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邵上疏諫曰陛下媟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海內悼心朝臣失圖書奏皓深恨之竟見殺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凡此類

又曰黃權字公衡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代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客若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

又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從事廣漢王累倒自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

晉書曰何尚之傳時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萬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欲與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又曰續咸偽趙石勒將遷都於鄴咸固諫勒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遷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苦極諫勒乃悟停作賜咸絹百疋

又曰孫萬爲王弥長史弥與石勒有隙勒常忌之乃請討於石侯張賓爲勒英雄不並立宜早圖之勒於是開宴請弥弥將行萬請諫曰石公卑其言甘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守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耳弥曰石勒一豎子耳奚能爲也不聽遂入酒酣遇害

又曰裴元略事偽秦苻堅爲金部郎中堅常以珠璣奇異弥飾不可勝計以朝羣臣元略諫曰周卑宮室慶延八百始皇窮極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去之以延洪祚慶流萬代堅曰非卿忠何以聞寡人之過悉命去之

又曰游子遠仕劉曜西羌羯叛亂舉兵四十餘萬三輔大震曜甚患之欲大興師伐之子遠諫曰足下納臣愚計不勞大軍可一月而定矣且羌夷之叛也非有大度竊稱神器矣但迫足下嚴刑峻網今死者可不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釋諸逆人若没官者悉還之遽相撫育聽其復業與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亂者也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矣縱酋長負罪而不下者請假臣弱兵五千人爲足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今賊黨既盛弥川被谷君臨之以兵恐非歲月而可殄也此言其術也曜大悅行其計西戎遂平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頗好遊宴洗馬江統等諫曰宜諮詢保傅引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益多聞

晉中興書曰江逌為侍中時穆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逌諫以強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上即納之也

徐廣晉紀曰成帝有乳母經營艱苦詔假其名號顧和諫曰保母奉祐聖躬不賞其勲第舍供給已為隆厚若假以名號非令典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乃止

臧榮緒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每議及經國屢形於言色晉祖恐大臣有諫瓘當因宴飲歡醉手撫御牀曰此坐可惜

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從理相與從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之為善俄而入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

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又曰何尚之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還多冒夜伏願少採愚誠上優詔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諫諍四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將起鳯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怒曰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時在逍遥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䟽救之乃解改逍遥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又曰閻豎王沈等用事大宰易太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達詣闕請固請免沈等官聰以表示沈等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手壞其表

又曰趙涤次于新豐東晉安將軍索綝長安東討涤有輕敵之色涤長史魯徽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涤曰索綝小竪豈能汙吾馬蹄刀劍也師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

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徽臨刑謂涤曰將軍違謀取敗誅忠良以逞過怒若死而有知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瞑牀枕死趙涤攻北地夢魯徽引弓射之且將攻城中弩卒

又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太子韋傳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乗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眞贊方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離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玄鑒不忘天下之重虎省善之賜以束帛

又曰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絶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御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

崔鴻前涼録曰張天錫元日與羣寮飲既不受羣寮朝賀又不朝於東訓宮從事郎中張慮輿櫬切諫不納

又曰張駿譏羣臣于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黄斌進曰　臣未見其可若尊親犯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弃几改容曰微黄生吾不聞過矣黄生可謂忠之至也

後魏書曰高允爲中書令武帝禁封良田人無農多游者允上䟽諫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以農事言之夫地方十里爲田三頃六十畝百里爲田三萬六十頃若勤之則

畝增三斗墮之則畝減三斗百里之内損益之率爲粟可知矣況天下之廣乎若户有私儲則國無陰陽之眚上從之三年而國霸

又曰元昭業爲諫議大夫莊帝將畋洛南昭業叩馬諫止帝避之而過後詔勞勉之

又曰汝南王悅字宣禮性不倫俶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愉子寶月悅國前郎中令北平陽固上䟽諫曰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懼不濟況肆意非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襲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况臣忝荷朝私猥充誤舉伏隸國僚聞道有歲敢不盡言悅覽之大怒

陳書曰章華字仲宗上䟽諫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安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后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謟佞讒邪外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且至陛下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隋書曰盧愷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又曰劉行本沛人累遷黄門侍郎高祖常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所言非當致之大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於是斂容謝之

又曰蘇威見宫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毁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疋錢十餘萬

又曰趙綽爲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疋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寛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爲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唐書曰虞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言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又曰孔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以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小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又曰劉洎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皆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人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奬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又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則不漏矣意欲太宗弗爲獵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又曰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

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薛收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

又曰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又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太宗爲然

又曰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皇后褚遂良欲陳諫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王后無嗣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皇后公等以爲如何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旨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後轉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

又曰納言桓彥範嘗上表論中宗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新疏奏不納

又曰中書侍郎袁恕巳以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巳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若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又曰德宗嘗泛舟魚藻宮張水戲命皇太子昇舟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篙纖行舟光彩映燭絲竹歌謳俱發德宗顧謂上曰今日如何上對曰極盈退因以奢爲諫德宗不悅

又曰杜希全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又曰憲宗元和中有五坊使化法上將宥之裴度懇論不已時方征鄆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與卿要商量用兵度奏曰山東叛逆不過亂數州五坊使橫暴將亂輦下上怒起入見諸中人曰使我羞見宰相遂殺五坊使京師肅然天下望風而理

又曰鎭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呂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

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為師摠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喻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

又曰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不迴即怒解稍霽喻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 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嘗悠閒事從諫官陳疏絳曰居常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翌日延英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揀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內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人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矣

又曰白居易為右拾遺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惟諫承璀事稍過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左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唐穆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帝徐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又曰鄭覃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從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

又曰劉栖楚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

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臥宮闈日昃方起兩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旨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陳論搖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從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又曰李程為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時魏謩為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召謂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言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

又曰魏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

漢武帝故事曰上性嚴急法令峻刻汲黯諫曰陛下不愛才樂士求之為倦比得一人心勞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誰為治乎上笑喻之黯曰願陛下自今已後改之無以臣愚不知理也

田蘇趙書曰前石數出遊獵每亟馳騁主簿程琅諫前石馳逐自若草木有瓦木馳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

段龜龍涼記曰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恒纂曰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言終不能改

又曰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黁反叛黁以書招誘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直不慮黁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諫諍五

鍾離意別傳曰孝明帝作北宮意復諫曰頃天旱不雨陛下躬自剋責避正殿之際今日雨而不濡豈政有攻邪是天威未消也愚以為可命大匠止功作諸室減省不急以助時氣奏聞有詔曰朕之不德敢不如教即日中沛然大雨

列女傳曰魏曲沃負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邑也）魏哀王為太子納妃而將自納焉負謂如耳曰王亂於不別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未值王之清閒而之使行也）負因詣王門請見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脆窳不堅固不正以邪事開謂也）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號謚[illegible][illegible]之名）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而後隨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四而自納之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妾恐王之國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而賜負粟三十鍾（六石四斗曰鍾）

又曰楚處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頃襄王好遊觀之樂為王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王既見出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戒寡人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牆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強秦聞王左右使王日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

說苑曰齊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至乃敢復見我侯生曰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人力殫盡尚不知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而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還師而歸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王不許也王曰黨友也易而言則生不易而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抗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

殺之遂前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心遷母棫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蔾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鑕乃解衣伏鑕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棫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又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諫者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耶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於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以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用賢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　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又曰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王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好直言臣（以直言對請君）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襄袵非文也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

高其聽甚下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樂其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至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爵禄不足以賞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禄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乎令

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於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悲哉令尹子西諫之十里之前而惟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又曰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緥託諸侯矣願請變更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蓆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船以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虒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又曰齊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

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又曰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賭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公見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民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

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禁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咲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刖跪倍資時朝無事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門曰君至晏子被朝衣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事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

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又曰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戶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之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也臣乘願大王聽臣乘之言夫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以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生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乃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者也

又曰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謇謇為難而

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而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亡身亡身者仁人所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風諫孔子曰吾其從風諫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為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諫諍六

周書曰微子開者紂之兄也紂不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湎於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爲象牀箕子曰彼爲王牀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爲人臣者諫不聽是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怒刳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又曰許綰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誡曰敢諫者死綰乃負

操插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其趾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大王必欲爲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罷

又曰段規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來請地而勿與則必加兵於我矣若與之彼又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向之以兵然則與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萬家之縣一與智伯智伯大悅復請地於趙不與果陰約韓魏而伐圍晉陽三年後韓魏應之遂滅智伯

又曰田嬰齊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嬰自威王以來任職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者嬰謂謁者有諫者勿通於是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若過三言臣則請烹靖郭君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返走君不解曰更言之客對曰君夫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忽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齊亦君之水也若長有齊奚以薛爲君若一旦失齊雖隆薛之城到天猶無益也君曰善遂不城薛

又曰不幸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戰國策曰齊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傷安平君田單田單之與王君臣無禮陰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爲也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人臣之功豈有厚於安平君乎王乃殺九子益封安平君

又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於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曰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斗曰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驥騄耳王駟已備世無東郭韓盧氏之犬王走犬已備無毛嬙西施之妓王宮已充王亦非好士也何患無士

附託子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王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腊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交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之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右師解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須之入而徐趨曰老臣賤息舒旗最少不肖而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太后敬諾問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左右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過矣媼之送燕后時祭祀則祝之曰必不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與媼為長安君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惟君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補遺禮傳曰衞靈公之時蘧伯王賢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王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則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王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是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蹙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王而進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衞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史鰌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

孝經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眷眷所以若臣為君諫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九侍放者與君用耳事以行求咎將至無為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廟賜之環即還之玦則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雒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行成坤國語曰吳伐越越王令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君御寵之寡令）勾踐請一介嫡女執箕箒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匜次器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無成功也今大王既封植越國而又刈之[illegible]是無勞也吳王曰吾將許越謝成申胥諫曰（申胥楚臣五員）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權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約其辭以從王志為飽弗推為

姚將若何（將極姚長）吳王不聽乃許盟

立後士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魯御也）王命立戲樊仲山父諫（樊宣王卿士山父之新封也仲山父樊穆仲也）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圖之

又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之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諷諫木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鴳不死搏之

不得是揚吾君之邪者也君必遠然之無令遠聞君顏屈怩乃走赦之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斬之顏燭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欲彈雀不知露沾衣如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又曰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畫而後城門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治國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分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乘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不聽卒死丹徒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

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有空虛鄰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止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侯生曰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嘿然久之曰汝何不蚤言侯生曰陛下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弃素樸就末伎陛下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不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諫曰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廢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哉王曰善不穀之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

得地可以爲富也士其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撫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長庲（音來舍也）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草零落風雨之拂殺之靡弊之歌終顧而流涕張袂而儛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賜譏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

又曰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殺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體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止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殺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尔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公斬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愛槐令吏謹守之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嬰聞窮人財力以從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謂之逆形殺不稱謂之賊三者守國之大殃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民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君目望晏子曰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伯自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曰何其遽國家得無故乎晏子對曰國人皆以君安於野不安於國好獸而惡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猶心之有四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四支無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歸

又曰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齊具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辟弃賢而用巫帝王之在身也而求帝王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公曰善自今以來未有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曰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子進曰日晏矣君脫服就晏公曰諾寡人受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秦王苻堅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言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遠采椽之不斵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

趙曄吳越春秋曰吳王旣殺子胥聞太宰曰子胥數以越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士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國桐子胥江水之濵乃言曰寡

人昔日不聽相國之言至令相國遂投江海自亡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雖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諫諍七

白虎通曰諫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又曰覩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前以禮進退

又曰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故不得諫謀及之乃）得因盡其忠耳

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妻一體榮辱共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爲此妻諫夫之詩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之世猶火去木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行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爲楚國祆歟對曰臣非敢爲楚祆誠見之也不出十月十月王果亡失江漢鄢郢之地諷諫本新序曰楚襄王亡失江漢鄢郢之地乃使召莊辛辛曰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不爲遲見兔而呼狗不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國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特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不知五尺童子以竹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虫蟻（所食）猶其小者黃雀俛啄百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翅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抱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而夕和乎酸鹹黃雀猶其小者鴻鵠媱游乎江河脩其六翮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弋者操其弓矢脩其防翳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蔡侯之事又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嬉遊乎高蔡之國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命宣王紬以朱絲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東樂遊娛馳騁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殺之乎黽塞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悼慄曰謹受令乃封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國策文亦同）

又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戟行歌不推車會謂人臣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侮其主者死又曰身死妻子爲戮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如何對曰爲人君侮其臣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吾推車爲上大夫酒舉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又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餘者國有餓死民後宮多幽女者下多曠夫餘衍之蓄聚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賙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獻魚而楚國賴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長子臣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

怒而逐翟黃黃趨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仁君也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各納木新序曰魏文侯曰吾一見其季而得四焉其牆壞而不築吾問何不築對曰不時是教我不奪農功其牆杌而不端吾問何不端對曰然是教我無侵封壃也從者食其桃棗其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食我糟飡之食瓜瓠之羹豈不具五味數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色者加五倍之賜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莊子曰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因將救之簡子還車輟田曰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又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欲會伐衛公子鉏仰而笑曰公問何笑曰笑臣隣之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晁君火韓子曰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曰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見日奚爲見竈對曰夫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煬君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子瑕而用司空狗

臺甲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千人欲坑三監吏煞之夫子適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未見不戮一人而能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坑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來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矣大大之功唯君耳

又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

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

又曰智伯欲伐仇由仇由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仇由君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內不聽遂內之曼支因以斷轂而馳至齊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繆公以女樂二八與良宰遺戎王戎王喜迷惑大亂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諫木乳叢子曰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厥諫我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仇

讎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地以有吳哉今將輸之粟是長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

殺諫吏符子曰龍逢進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烙之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

桓氏要論曰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夔人之情抑人之欲咈人之耳　逆人之意不尔不爲諫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中爲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也

又曰郭憲字子橫學貫祕奧師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爲大司馬權貴傾朝莽召仲子欲令爲兒講仲子聞即嚴裝欲往憲曰今君位爲博士如何輕身賤道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不宜輕道也於是仲子晏乃往莽聞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答之莽陰奇焉

又曰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甚善

又曰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時郭憲以爲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　眩瞀不復言帝令

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殺欲滅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其亡朝盡忠類皆如此

又楚國先賢傳曰楊顒字子昭襄陽人爲蜀丞相主簿諸葛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狗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　高拱飲食而已矣忽一旦捐弃欲以身親其役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之法耳是以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鍾離意別傳曰明帝作北宮意諫曰昔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讒夫昌耶苞苴行耶夫宮室廣大所以驚耳極觀非所以崇德致平宣化海內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欲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旁曰是人罪一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邵氏家傳曰邵信字孝信為執法都尉吳王嘗因迎春便道游獵信從行露板諫曰今元正御節是萬物萌育之始豈可亡溫養之德而為逸豫之遊乎吳王省板即為迴駕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與之言泉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君明臣直朝廷與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

諫木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亦為公平正直者聖賢之所先矣

雲殿曰漢書揚雄甘泉賦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綜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

何晏表諫魏齊王曰臣晏言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季末闇主不知損益亂生近昵譬之社鼠

崔駰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鳥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祭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疾兕不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習械也故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資也

崔駰與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塵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

閻纂理愍懷太子表曰臣備近職雖未能自絜天日請因閹寺悾悾之職

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奚為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諫表書款心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君須復飲不古人以酒為驚誠過人識士共累於此物君受重任豈應淡量大至於酒事一斛

而未先急讙請以諫願君屏爵弃卮焚罍毀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殺醉陽於崇山四罪既除道自康矣

楚辭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正也謂法度以正君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人事部九十九

鑒戒上

易曰防患曰戒

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又曰見羣龍無首吉

又曰履霜堅冰至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又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
乎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弗期驕祿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又曰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

左傳曰晉入楚軍三日穀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於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之

又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又曰臧孫去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又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安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

闕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謂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自損而終益故也

家語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孔子驅之前有異人者少進見之吾丘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學周通天下還後吾

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情莊足以成禮而已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為參也而不知禮者乎

又曰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鷰之巢于幕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識善改矣

國語曰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書張安世曾孫勃嗣每登閣殿常曰桑霍為我誡豈不厚哉

又曰儁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繡衣持斧捕盜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躧履迎之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迺今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軟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誡深接以禮

又曰楊惲失爵位居處治產業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守孫會宗與書誡之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

當通賓客有舉稱也憚內懷不服驕奢不悔坐𦝫斬

望前列曰元帝時京房以言災異數召見又爲吏考課事奏之因閒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主不明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而任之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何以知其不賢也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今治乎亂乎上曰亂房曰然則有所任乎上曰幸其未至於彼也房曰臣恐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元帝嘿然矣

又曰韓延壽善爲政坐法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爲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臨死囑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

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鑒戒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後列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情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宜蕩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罪而已

又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後列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又曰徐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卒而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千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曰爲我謝郭林宗大夏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也

魏志曰傅嘏與鍾會從乎毋丘儉後會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量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尚書何晏請管輅問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僭取武庫禁兵曹羲深以爲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用不當爾夫爲人君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

率三千兵在南津迎權權既就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女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荊苕爲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來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將適人事舅姑灑埽庭内婦人道也故賜汝以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疏諫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隋書曰賀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唐書曰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不自知公直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絶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沃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無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過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以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書曰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向汝即宜師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鑒戒下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無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管仲鮑叔牙寗戚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於魯寗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也

又曰君子居必擇隣游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列子曰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莊子曰夫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從卒而後敢出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過也

文子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先竭直木必伐

荀子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以知之曰無吾子無所聞之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見榱棟俯察机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則哀至焉昧爽而櫛冠未明而聽朝一物失所亂之端也君以此思則憂至焉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庭者君以此思則勞至焉君出魯之四門以望四郊亡國之墟則必有類焉君以此思則懼至焉且丘聞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則危至焉

又曰慶封爲亂於齊而將之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晋而安不變是心雖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問管仲曰仲父有病即有不幸政將遷誰堅刁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愛其身堅刁自宫而爲君治內身之不愛何能愛君公曰衛公子開封何如管仲曰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封事君十年不歸不見父母非人心也父母之不親安能親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爲

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進之其子不愛焉能愛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足以爲表廉外可與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朋而用豎刁三年桓公南遊堂邑豎刁易牙衛公子開封及大臣爲亂桓公餓而死

荀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至

淮南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韓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

生死之分則壽矣

韓子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與魏孰強對曰魏強秦昭王曰其無奈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宣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不過智氏韓魏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誠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妬妻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疾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眾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說苑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趨田子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而習之

又曰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謹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　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

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謹受明教

說死曰高上尊貴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此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死曰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弃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計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死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鄉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樅曰嘻是以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以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說死曰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士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因不剛也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害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怠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貴之所致者也

新序曰楚莊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死蘇與我處忠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吾與處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死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讀傳必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視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吾終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鄭玄別傳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兖豫之役獲覲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今我告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曹植別傳曰植博學有高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賦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文士傳曰陸景誡盈曰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能保貴持寵祚鍾昆季其餘禍敗可為痛心

東方朔集曰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劉向集誡子書曰告歆諫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敬

事慎事則必有善功而遺福也

蔡邕女誡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脩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脩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脩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軟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廣連珠曰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祅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脩政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傷腐爛為其掩蔽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久久人自知之用此仕官不亦難乎

王脩誡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世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效觀高人遠節聞一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諸葛亮誡外生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滔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崔瑗坐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一

游說上

釋名曰說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齊人懼

又曰晉郤缺言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趙宣子悅歸衛之田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闕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國會楚告於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又曰楚五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聲子曰吾必復子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聲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音掘下同）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傳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明王也王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也務聞過不欲聞善臣請謁王之過

又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楚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王后無子子楚賢才也棄在趙王后誠請而立之是有子也陽泉君入說王后王后爲請而歸之爲太子也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違禍而求福計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　秦王必喜

又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戰國策曰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案戈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饑充腹而與死同患

秦乃歸燕城

戰國策曰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而有喬松之壽孰以禍終此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又曰楚免淖齒於柱國遊騰爲楚王曰秦有上羣午者重兵之戰請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亦必矣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午又請秦王必與楚戰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國此所謂內自滅也楚懼復置淖齒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患唯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余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田余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田余對曰未急也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請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今小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假昭陽車而歸之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國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

又曰秦王謂趙使諒毅曰鄗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鄗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夫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敝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君之心乎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捦鷸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相捨漁者得而倂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既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亦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

綫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五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綫也魏王趨見衛安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兹效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弃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鷄口不爲牛後今西南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勝爲周君謂楚王曰秦者虎狼之

國也有獨吞之意周君懼焉楚王乃說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此王業也

又曰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王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晏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病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睢謂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蠹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

又曰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人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聽說人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矣

戰國策曰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壻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秦是王弃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魏有唐雎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雎之說也

又曰楚絕齊齊舉兵攻楚陳軫謂楚王曰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矣

又曰文信侯欲攻趙而廣河間使張唐相燕張唐辭之少庶子甘羅曰臣請行之甘羅見張卿卽曰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卿曰請孺子而

行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人皆種禾君若欲東周之之不若一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金矣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曰臣聞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崇其德三資者備而至道與矣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誅周王之罪

憂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又曰蘇秦發書陳篋爲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錦繡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聞其說對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不爭焉顧爭於戎狄

又曰秦將急攻韓韓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書說秦王曰脣亡齒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試聽臣之計則從者困而趙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蹇兔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聞其說對曰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錯曰不然蜀戎翟之長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王曰善起伐蜀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山中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之諸果與中山之王而親之中山東絕齊而從趙魏

又曰蘇秦爲燕說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左右賣國反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功而王親拜之於廟朝而禮之於廷今臣爲主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披甲曰延客入酈生入揖謂沛公曰今足下甚若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與吳爭強切爲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必惡越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越王許諾也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如伐吳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戰國策曰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鼓琴夫大絃濁以春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也鈞以鳴大小相益因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皐酈生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江東楚將皆爭附君者以君　代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陽人蒯通説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然賀得通而生

又曰韓非説難曰計利害以難其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説之氏也

戰國策曰蘇秦説六國從合秦爲從長并相六國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説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王耳

戰國策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説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獸獸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獸而與羣羊臣竊聞以爲大王之計過

又曰韓非知説之難爲説難書曰所説實爲厚利而顯爲

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説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又曰漢王使隨何説淮南王隨何曰項王伐齊大王宜悉淮南之衆爲楚軍前鋒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淮南王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詣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説秦王　秦王乃拜爲長史聽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游說中

史記曰蘇秦說趙王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游諸侯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又曰蒯通對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又班彪王命論曰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也

又曰漢王使隋何說淮王隋何曰臣請與大王持劒而歸漢王

又曰蒯通爲奇筴感通韓信併以相人說信

又曰子貢之晉謂晉君曰臣聞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吴戰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也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伐魯子貢說田常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求以成大事難矣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又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倉敖天下輸久矣

又曰子貢一出說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距楚酈生因曰臣願足下急復進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知所歸矣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又曰韓信既殺龍且項恐使武涉說信曰足下右救則漢王勝左救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也

又曰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案漢書曰食其馮軾下齊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今秦與楚接境壤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長爲昆弟之國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從其計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如老嫗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今怠而弗急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資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粮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還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財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舟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觀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陵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進說它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嘆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義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迺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又曰陸賈說尉他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注曰珠玉之寶裝裹也

又曰魏豹叛漢王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令背漢曰臣願披心腹隨介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豫不忍背漢遂謝通通乃陽狂為巫

又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蕭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今為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又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恐故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雒陽新成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又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武王伐紂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陽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令陛下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疾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夫與人鬭不搤其肮（張晏曰亢喉嚨）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西都關中

又曰陳狶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君非以寵君也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喜悅

又曰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山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士俗所不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夜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求婦何取曰不取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又曰袁盎遷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迺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曰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今君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之坐為上客

范曄後漢書曰更始尚書令謝躬留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五校賊世祖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之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之智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開門內漢

又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尉伍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識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渤海太守

又曰袁紹以書要公孫瓚以襲冀州牧韓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

馥曰不如也臨危吐决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之蒙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征伐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並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計

又曰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内實相圖未有匡正社稷卹民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又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許之而

不至亦不助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起乘弊可也如其不然因將軍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如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

又曰曹操軍至新野蒯越韓嵩傅巽等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大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御中國必危以劉備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乃請降

又曰閻忠說皇甫嵩曰將軍指揮足以展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

又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守洛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

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常如此來彭趣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即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彭爲殺羊具食鮪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洛陽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爲蕭王罷兵耿弇暗曰今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之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衆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

不能辯也敗必不久帝起坐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而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

又曰馮異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

又曰隗囂既立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

欲承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堦陛下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

又曰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疋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屬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荆邯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公孫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有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於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踰於却就於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上欣其

至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公雖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於今之計莫如覽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又曰光武以寇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游說下

魏志曰袁紹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屬廢立之際忠義奮發雖黄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黒山則張燕可滅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争鋒誰敵之紹喜

王沉魏書曰桓階字伯緒天下亂太祖興義兵袁紹強盛劉表舉州應之階說其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曹公雖弱扶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羨曰善矣

魚豢魏典畧曰蘇秦四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蜀志曰曹公追先主與諸葛亮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即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

又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表豫州牧衆漢南與曹操並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牧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温嶠推陶侃爲盟主侃欲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休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又曰建興初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叛也由藩王争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奮人有奮擊之心但患無所憑倚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逖等執安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起沉溺之民欣於來蘇世掃灑中原請復寰宇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宗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又曰劉牢之屯溧州桓玄至于湖執遣牢之族舅何睦說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則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哉牢之得說詣玄請降也

范亨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繈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没而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於天下高祖深納焉

宋書曰二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也

唐書曰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李景略時說懷光請復宫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

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

又曰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舉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旣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

韋昭吳書曰將軍曹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將軍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毁宗滅祀爲天下笑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之

太公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乘田車田馬田于渭之陽呂尚以竿以漁曰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多大魚食之夫魚食於餌乃牽於緡人

食其祿而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也

春秋後傳曰梁以張儀爲齊相楚怒約而攻梁雍沮曰請令解攻雍沮謂齊楚之王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梁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約也齊楚王曰善乃遽解兵

又曰魏加聞春申君聞欲將臨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羸與魏王處京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有間鴈來更羸虛發而鳥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

又曰皇甫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難得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機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

又曰劉備救徐州刺史陶謙會謙病死伏波將軍陳登說備曰今欲爲使君合衆十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名竹帛若使君不聽登亦未聽使君得發備遂領徐州

孔演漢魏春秋曰興平元年曹公復征陶謙陳宮說張邈曰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

魏氏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大震其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士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全身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欣甚

周載曰薄疑者衛之君士也疑進說衛嗣君以王道嗣君悅延之以相辭曰疑之毋以疑爲賢然與疑議家事旣定則又決之所牽蔡嫗故事多不就毋子之間猶不免乎蔡嫗之議今人主皆有蔡嫗而於臣非骨肉之親安得不敗

君曰寡人聞命遂相之委以從事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遊說動也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卿苦遠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頌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此多之

王充論衡曰傳稱蘇秦張儀縱横之術於鬼谷先生掘地爲坎曰能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衿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劉向說苑曰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於前太子悝患之乃使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請持劍服劍服成乃見王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包以四夷裹以四時一用天下服此天子之劍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劍士皆伏斃之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弊

韓子說難篇曰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又說難篇曰凡事以密成亦以洩禍未必其身洩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矣

又說難篇曰龍喉下有逆鱗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死矣

又說難篇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辯焉

又說難篇曰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也

又說難篇曰凡說得親近不疑而得盡其（辭也）

鬼谷子曰抵巇（音羲）篇云巇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作說事

又曰量權篇云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此其說也

又曰午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

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澤釣行其術策

又曰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說莫難於悉行事莫難於必成注曰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又曰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避其所短注曰人辭說條通理達即叙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者也

又曰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司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辭往來若影隨形響之應聲

又曰量權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虫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

獲鄣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又曰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王公避所短從所長

又曰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中下曰參以立焉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曰三儀有上有下有中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說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見之而惡其兒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曰其兒吾所甚惡也客以告子胥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子光許之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十年子光爲王任子胥子胥爲法制下賢良選陣士習戰鬭六年然後大

勝楚于栢舉九戰九勝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橋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橋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橋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羙哉城壹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高出段橋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之者而出之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又曰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曰不若西觀秦王之意弘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弘曰百里昭王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薛百里之地而欲難寡人乎公孫弘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之

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孔蘇子曰齊攻趙國禀丘趙使孔青擊之克齊軍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愼聘齊曰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歸而葬之

二費也一年之中喪三萬費欲無困貧弗可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國約而誅秦未入秦境而留兵於成皐子愼謂市丘君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君曰先生幸而教之子愼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愼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且反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爲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楊雄解嘲曰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案漢書曰婁敬說高祖西都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班固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辯上

說文曰辯治也（音被免切）

尚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爾雅曰諸諸便便辯也

論語曰便便言惟謹爾（鄭玄曰便便辯貌）

又曰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曰禦人以口給

家語曰子夏問子貢何人子曰辯人丘弗及也

又曰宰予魯人也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又曰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莽瀁之野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挺

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賜能之矣夫子曰辯哉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辯田常欲爲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孔子謂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孔子許之遂行子貢壹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

又曰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大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爲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號爲平國

又曰范睢欲事魏王家貧無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魏使齊齊襄王聞睢辯有口賜金印及牛酒

又曰上問上林諸尉禽獸十餘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觀其口對響應無窮乃拜嗇夫爲上林令

又曰秦蔡澤遊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柄有之乎曰有之澤曰今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揭鼻戾肩魋顏蹙齃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從今已往四十三歲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亦足矣乃來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范睢曰燕客蔡澤天下俊雄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應侯使人召澤澤入揖應侯應侯固不快矣及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吾相秦豈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耶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

者來君祿位貴盛私家之富皆已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應侯善之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王曰客有新從山東來蔡澤其人辯士臣見人衆莫能及之臣不如也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許之以澤爲相終如其志

又曰蘇秦初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經營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爲之土窟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窟中使我泣出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父蘇秦下說窟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衿次張儀下說窟中亦泣先生曰蘇秦詞說與張儀一體也

又曰楚陳軫詞辯之士也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儀惡軫於王曰陳軫重幣輕信秦使之楚將爲交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王以儀言召軫問之軫曰然王

聞楚有兩妻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謂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何故娶長者對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為妻則欲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為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臣必之楚足以明臣為楚與不也軫出張儀入問王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軫天下之辯士寡人遂無柰何也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楚用為上卿後軫為楚使之秦惠王見之謂曰子去寡人之楚寡人甚思子子思寡人乎軫曰王聞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越之鄙人凢人之思固在其病也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聽之猶尚越聲今臣弃逐

之楚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酈食其有詞辯年六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請見高祖謁者曰上好嫚罵人不喜儒生有客冠而來者輙解其冠而溺其中食其作色叱之曰我高陽酒徒何儒生之有謁者股慄而見之高祖乃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高祖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安得為助秦邪食其曰必欲聚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高祖慴然而起拔足揮洗攝衣延食其坐而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橫王霸之道高祖大悅問其計食其曰足下起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二旅而欲敵行入秦所謂探虎口而餵餓狼也夫陳留者當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城堅粟多可以少留臣知其令請使命下之如不聽可舉兵攻之臣為內應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說陳留令高祖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善梁丘氏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家論易充宗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臺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曰鼂錯潁川人也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田蚡貴幸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

所作名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又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屈上以朔口諧給省問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喻當世臣朔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卞莊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伊尹殷湯相）（大官射教令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孟子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大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讀其風俗如今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大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也）孔父為詹事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

門，夏育爲鼎官弄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也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及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今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飈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今将兩主懸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肝膽効愚忠恐足下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孰不聽足下顧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将安歸乎故猛虎猶預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佯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至上欲烹之曰君教韓信反何也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洶洶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何惮誅耶上迺赦之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朱建諫之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

又曰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金錢權貴而求事也）事貴人趙談竇長君等善季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謁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使書人先發書布大怒曹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之距僕深也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日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瓊之孫早而辯慧祖父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時琬年七歲在旁云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又曰孔融字文舉孔子　世孫也李膺爲河南尹侍才倨傲誡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輙通融年十二入洛欲以觀其人乃謂守門者曰吾與李君通家子孫耳守門者告膺膺呼召問曰卿與吾有何所故融曰臣先君孔子與公老君同德比義則臣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爲主之禮但置於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

侍郎閑悉故事文札強辯每有奏議對應爲儀類所歸

謝承後漢書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辨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

又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荅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脩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暫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顯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人

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悦之擢領雍州刺史

魏典畧曰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從説之蘇大侯送以百金家丞問其故蘇大侯曰客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又曰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步行入宫於東掖門内與臨淄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鄣住於道邊植嫌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之禮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植知其難窮乃釋去

去以爲辯也

梁祚魏國統曰黄權來降文帝從容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吴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君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

吴志曰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孫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曰吴王何等主趙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

是其聰也拔吕蒙於行軍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薛綜字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焉避地交州士燮召爲交阯太守及還都蜀使張奉於權前嘲尚書闞澤澤不能荅綜曰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狗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别吴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吴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焉

韋昭吴書曰吴使郎中令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問化曰吴魏峙立誰將平壹海内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説紫蓋黄旗運於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大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奇其辭

又曰沈珩字仲山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之曰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又問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嚮荅應無所屈服

張勃吳録曰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諡衆咸言其筆之妙力之妙舌之妙皆絶於人也

蜀志曰先是應闓送張裔於孫權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知也許之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君還必用事西朝終必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以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

又曰伊籍字機伯陽人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又曰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温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没於西荅問如響温服宓之文辯凡如此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辯下　訥

辯下

晉書曰王衍妙善玄理唯談莊老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謝安常賞袁宏機對辯速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及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又曰華譚或問曰諺云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又曰呂珩問袁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

又曰祖納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鈍椎槌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摧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陶雅無以對

又曰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怡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儀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意悅羣臣歎服

又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蜀朝舊臣數使於吳應機當義吳人稱其才辯蜀平以太子洗馬召張華問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密曰齊桓得管仲而霸得豎刁而流士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後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又曰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宋紀曰孝武常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孝武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玄義無師法而神王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音辭雅麗出言不窮商較朱紫發口成句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如流聽者忘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劉裕爲太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賢畢至僕射謝混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之曰何謂旁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斛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板拔撥其衿領悉皆解散裕大悅

魏收魏書曰李諧字虔和博學才辯天平中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主衍遣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邪

陳書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玄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隋書曰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

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又曰蘇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煬帝甞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多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是日拜鴻臚少卿

又曰柳䛒爲東宮學士毎召入卧内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

唐書曰薛收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横皆合旨要授秦王府主簿

又曰文宗嘗於誕節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

列子云子夏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賜辯賢於丘賜也能辯不能訥吾兼有之所以事吾也矣

莊子曰孔子舍於泌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辯其鼻空大其服博戲其聽流揚其舉足也高其蹠地也深麃與而牛舍

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又曰古者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

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軍南陽趙氏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王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之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非兎騕褭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淮南子曰智絡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

抱朴子曰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辯人也

太公六韜曰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皇甫謐高士傳曰趙惠文王好劒士夾門而客三千人太子悝患之募有能止王者與千金左右曰莊子必能太子使人奉周周見王曰臣有三劒唯所用焉天子之劒實諸侯正天下諸侯之劒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内無不賓服庶人之劒上絶頸領下脫肺肝而此無異於鬭雞而爭一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業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不出宮三月劒客皆伏

韓詩外傳曰鳥之羙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辯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

又曰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錫不持尺兵斗粮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

語林曰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爲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

而已

王子年拾遺錄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予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歸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辭乃探胷中韋袟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

世說曰郭象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劉向別錄曰鄒奭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鄒

說苑曰林既衣韋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筦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而范蠡大夫種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

文士傳曰劉禎字公幹年八歲能誦論及賦數萬言性辯捷文帝嘗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禎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覲之見禎大怒命收之主者案禎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禎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荊山玄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禎復署吏

又曰華譚字令思年十四舉秀才入洛會宣武場座有士者嘲南人諸君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忽應斯舉衆無答譚在下行遥曰當今六合齊軌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之所在豈常之有昔武王伐紂遷商頑民於洛邑得無吾子是其苗裔時咸改視辯者無以應也

王琰之童子傳曰孔林魯國人年十歲詣臺省相劉公客有獻鷹者歎曰天之於人生五穀以爲之食有魚鳥以爲之有衆賓咸曰誠如公旨林曰不然夫萬物所生各稟天氣事不必爲人人徒以智得之故蚊蚋食人蚓虫敷土非天爲蚊蚋生人爲蚓生土公曰童子辯焉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菓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別傳曰弼年十餘歲好老莊通辯能言者

列女傳曰秦次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次陽問曰爲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軿僮婢數十黼黻玄黃珠璣之飾耶夫人答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於父母情愛無已欲其豊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惡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次陽又問曰弟先足舉猶以爲鄙高士不爲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答曰

家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既於青雲，貞介皦於白日，家君無堯之鑒，殊孔子妻公冶之義，世之此賢，故且躊躇，妾同陋不求遭人則可，次陽嘿然悵恨，外聽者曰使君努力，何為新婦所困之有

傅玄七禮曰辯論鋒起，探虎摩龍

○徐幹中論曰戰國之際，秦儀之徒，智略兼人，辯利缺軌，倜儻挾義，觀釁相時，圖辭位則佩六紋，謀貨財則輸海內，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人主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之知惡也

班固答賓戲曰子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

劉邵趙都賦曰辯論之士，則智凌俎豆，材過東里，分摛滯義，割辯纖理，論折堅白，辯藏三耳

張衡西京賦曰其都遊說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

張華縱橫篇曰蘇秦始為交同學鬼谷先生，辯說剖毫釐，變詐入無形，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傾聽

王廣子貢讚曰端木英辯，才肴吐口，敷華發音，揚馨

訥

說文曰訥言難也

易曰吉人之辭寡

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內內若不出諸其口

論語曰君子欲訥其言而敏於行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矣

史記曰周勃為人木強少文，然可屬大事

又曰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曰曹參為相，遵蕭何之約，採擇郡國長史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又曰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居則畫地以為陣

東觀漢記曰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所薦舉

又曰楊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自建武時常居上公之位，終始親愛，諒猶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又曰劉昆字桓公，陳留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連火，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徵為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何德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又曰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

續漢書曰何休任城樊人，朴訥而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魏畧曰嚴翰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常數與翰辯短長，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晉書曰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張詮南燕書曰慕容納沉靜深遠，外訥內敏

北史牛恒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勑至陛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隋書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

老子曰大辯若訥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爲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張騭文士傳曰左思字太冲貌惡不揚口訥不能給談黙而心解

又曰成公綏口訥不能談論嘿而内朗人有劇問以筆墨答之

裴啓語林曰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爲云艾艾終是幾艾答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

玄晏春秋曰予朴訥不好戲弄口又不能戲談

崔琰述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年十八不能會問好擊劍尚武事

紀騭表孫皓曰臣稟氣淺薄體不及衆形容短陋訥口弱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謳　歌　謠

謳

說文曰謳齊歌也

左傳曰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又曰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多道亡還者（未至南鄭在道亡也）

歌

釋名曰歌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

說文曰歌詠也

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敗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耶印何累累耶綬何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illegible]公爵也爲薦子之地）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甚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又曰馮立字聖通爲西河上郡與兄野王相代政行相似吏人嘉之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人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又曰王氏五侯爭爲奢侈大起第宅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武（白虎殿名）

後漢書曰皇甫嵩討平黃巾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汝居

又曰劉陶遷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謝承後漢書曰岑晊遷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産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司馬彪續漢書曰賈琮爲交州刺史歲間清平百姓安土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曰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一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削火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絶粮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朱暉爲臨淮太守抑強絶雅歲常豐熟人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吳録曰彭循字子陽毗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説利害應時散降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又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晉書束晳傳大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酧之報束先生

又曰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悦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又曰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皆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廉清

王隱晉書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亂離既著殆爲灰朽僥倖之運頼茲應后蔭我塗炭恩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崔鴻前秦録曰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人黎

又曰苻堅時鳳皇集于東闕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淵哉聖后饗齡萬億

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溝澮興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唐書顏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史聖令爲公史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

生稻樑

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儁才爲桓温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叅軍超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劉向新序曰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故兮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襄陽耆舊傳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我高陽池也襄陵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

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儁哲惟疑陶褒乾坤周孔是則文武播暢威振遐域

謠

爾雅曰徒歌曰謠

漢書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發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石無徒

泰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榜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内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

又曰太始中爲賈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王隱晉書曰裴秀總十餘歲叔父徽有聲名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諺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杜預開楊口起夏口水道與洞達巴陵經千餘里内

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潘岳字安仁清辯能屬文早辟賈充府太子舍人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崔鴻後趙録曰張樓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崔鴻前秦録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産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海堅將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萠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戍不下城內得安死力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騄驄竄巖幽天降雨迫者休阿呵嗚乎奈子乎嗚呼阿呵奈子何

又曰没奕干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將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當六月重茵被納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又曰燕人龐世爲光祿勳長安豪強奇恠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曰無乎賓乎賓不來何所因由性奇尅寡所親

隋書曰韓擒虎先是江東有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至時是方悟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抱朴子曰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素之宏博哉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疋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以來後忳騎馬突入金彥父見曰真得盜矣忳說馬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悵然曰被馬俱止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生事彥父曰此吾子也遣迎彥喪金具在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鬼語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恒衆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瘼

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案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常璩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謠曰閻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丹渠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人事部一百七

嘲戲　罵詈

嘲戲

說文曰嘲相調戲相弄也

又曰戲弄也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又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左傳曰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戲而相抑曰謔）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漢書曰上以東方朔爲常侍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劒割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即懷肉去上問朔賜肉不待詔割肉而去何也先生自責朔曰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生自責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使遺細君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中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懅而還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教授數百人曾晝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情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請筆益兩字曰之驢人伏其敏權即以驢賜恪

蜀志曰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裕即荅曰昔有士作上黨潞長遷爲涿郡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晉書曰范寧苦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

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惟明目乃亦延年

又曰謝敷傳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又曰謝万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净道子歎以爲佳万率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万曰卿居心不净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靡費巨億而不吝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

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又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撫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袁山松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下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以爲戲混果尚主

又曰郤詵遷雍州刺史東堂會送武帝問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與戲耳不足罪

又曰張邈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邈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邈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

又曰郗超爲桓溫參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又曰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答板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曰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袁淑甚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

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義欲撰宋書終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又曰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又曰謝超宗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梁書曰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弈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尚書令沈約誠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陳書曰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隋書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

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隋書曰麥鐵杖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竇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惠

又曰鄭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臣使楚不當

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齊無人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耳

莊子曰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鷰雀耳坐者俱笑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為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之辭非實然也平原欣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授虞曰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耳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虞于唐

裴啟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劉義慶世說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曰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為云艾艾故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勅群臣使至伏勿起禕至權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是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劉昭幼童傳曰張玄字祖希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君口復何為開狗竇玄答曰正使君輩從中入

罵詈

釋名曰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又曰詈歷也以惡言相弥歷（音力智反）

左傳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戰國策曰宋康王時有雀生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逾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者為無頭之冠以示勇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月餘不下卒衆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不罵者原之

漢書曰項羽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趍降漢今為虜矣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地上以為將

又曰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於上前憤發罵曰天下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

又曰王莽自立使安陽侯王舜索傳國璽太后知為莽求璽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豹曰人生一世間若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吾不忍復見

又曰張敖爲趙王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等怒說敖曰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爲王殺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附耳語之漢王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乃罵曰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効女兒曹呫囁耳語耶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陣

又曰呂后召趙王周昌令王稱疾不行呂后大罵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也

又曰上擊黥布時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問醫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曰我乃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與呂布謀令騎都尉李肅幷勇士千餘人於掖門內以待董卓卓將出馬驚不行肅以戟刺之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

又曰李傕等共追乘輿大戰恒農東澗射聲校尉祖儁被瘡隨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

續漢書曰董卓爲司空辟蔡邕稱疾不就卓大怒罵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及到署祭酒

東觀漢記曰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詈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魏志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守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爲羽所得羽謂曰我欲以卿爲將何不早降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

又曰劉備爲豫州擧袁渙爲茂才後復爲呂布所拘布欲

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將軍言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吳志曰孫峻誅諸葛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曰今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粮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則將騎五六百人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弟文鴦與石勒戰所乘馬乏勒呼曰大兄父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復戰請釋仗語鴦罵曰汝爲虐父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忍父爲汝所擒遂下馬與戰

山海經曰若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善罵（好罵也）

賈誼新書曰紂自謂天王而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民以相罵

祢衡別傳曰祢衡著寬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啓言外有狂生祢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勑外具上廐馬三疋并騎二人挾將送置荆州黄祖遂令殺之

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上將軍曹真肥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扣刀瞋目曰言俳敢說吾斬尔遂罵質案劒曰曹子丹吳質吞尔不摇喉何敢恃勢驕耶

揚雄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桓譚新論曰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入

列女傳曰安定皇甫規妻年盛色美董卓聘以輜軿百乘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卓使侍者悉杖刀圍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敢欲行非禮於尔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軛鞭撲交至遂死車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一百八

喜

說文曰喜不言而悅曰喜從壴口壴（音知句切）[illegible]

易曰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毛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

禮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又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詠詠斯猶

又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也

又曰武王承命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發盟津前歌後舞

又曰文王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太子乃有喜色

左傳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産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子産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爾雅曰坎坎僔僔喜也

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尚書中候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鄭玄曰王文王

也貢貢國異物色也）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鄭玄曰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春秋元命包曰兩口銜士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憙意天心（宋均曰心為天王布政之宮万物須之乃盛可以為喜心也令於口閻上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為兩口上也喜釋明明得声喜定）

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蠢（音春）也蠢（音春）者喜樂之兒

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兒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似陽子（知有似也子陽處父也）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於身子何喜焉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　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

造見孟嘗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摽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戍曰諾入見孟嘗曰五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以國事衆君者誠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國將何以待君孟嘗曰善戍趍而出孟嘗君曰今子舉足高志之揚何也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寶劍一孟嘗曰何謂也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入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賫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又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恠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又曰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

沙水壅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韓信怯也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擊殺龍且

又曰慶雲喜氣也

又曰呂后謂高祖曰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又曰邑中人民嘗俱出獵任安為人分麋鹿雉兎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則平也

漢書曰朱博為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着頰博聞以它事召視其面果瘢博辟左右問方禁是何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博欲洒卿恥能自効不方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親信以為耳目

又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也

又曰英布間行與隋何俱歸漢王方踞床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張御食飯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又曰呂須嘗以陳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於呂后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

又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皃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為小吏聞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忻喜

謝承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續漢書曰荀爽嘗詣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見慕如此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以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上大喜與永對食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

又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

鴻之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上幸長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者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容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

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矣表爲司空軍謀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喜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孤持鞌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王隱晉書曰石珩問衣甫壽春以西何以常旱東何以恒水甫曰東是吳人新附積憂成陰西是中國新平吳珎寶美人皆入志盈心滿長歡故旱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方壽彭城人也素曉天文知吾宅當復又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本土乎

齊書曰謝超宗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

崔鴻後秦録曰秦末祅星見于東井尹緯知秦將滅心喜踴躍向天再拜

唐書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於顏色其寵待如此

周書曰人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然以出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顏聞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張勃吳録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人舡根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又曰吳王之女有所怨王者遂自殺王痛之葬於昌門外文石爲槨高墳深池珎玩人馬以徇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劒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劒在其床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劒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他國闔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胡冲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問進取之術慈曰州郡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

跪合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中而慈至策大懽悅常與參論軍事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讎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玄入問計禦之方謝安夷然無懼色玄等既破賊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畢攝放牀上了無喜色還棊如故客問之安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內過戶安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又曰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怪而獻之紂會其幣大喜殺牛而賜之

曹操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卧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帷示之皆大喜始寤是操

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爲豐城令得雙寶劒乃送一劒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甚喜曰此干將也

邴原別傳曰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克單于還太祖曰孤返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則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益州牧劉璋見而敬焉喜每有事咨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入必有爲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列異記曰華子魚爲諸生寄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已死子魚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火花得錢財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晉朝雜事曰明帝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

莊子曰凡交近則靡以信遠則必忠之言以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信之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從而擊之斃之恐人之見也遽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

又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疇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

曰奚爲喜曰其爲人也好善

又曰子路人告其過則喜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國無粗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嘉瑞並臻災厲寢滅此則天喜也

呂氏春秋曰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

顧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泣擗踴遇其樂也則欲懽笑鼓舞

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王逸曰師謂太公也昌文王也后亦文王也）

曹植禮上表曰臣得去幽屏之城獲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閶闔之闕此二喜也必以有靦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擣杌之質稟受崇聖之訓也此四喜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樂　憂上

樂

說文曰樂極也歡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王在在鎬凱樂飲酒

禮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又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尒所知也

左傳曰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又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出左右曰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又曰梁王魏嬰會諸侯於蘭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曰昔楚王登強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曰後代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國者今君前夾林後蘭臺彊臺之樂可無誡乎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

又曰東平王張蒼曰爲善最樂

袁宏後漢紀曰光武嘗聽朝至于日側講經至於夜半皇太子從容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又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遊以自寬上荅曰吾以爲樂也

王沈魏書曰太祖告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裴子野宋略曰廢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與左右引舡唱呼以爲歡樂

管子曰桀放虎入市樂人之驚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裘自鼓盆問左右曰仁人者亦樂此乎晏子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君無禮何以臨下景公請易衣冠也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司馬穰苴穰苴介胄操戟立門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於梁丘據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微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也

文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也

列子曰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諸夫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爲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人爲貴吾既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既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命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哉孔子曰自寬者也

又曰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子貢曰彼叟可與言子貢逆之壠端面之歎曰先生曾不悔乎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吾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又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以道自樂回不願仕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又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歡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又曰梁惠王立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則憂不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之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者南望獵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若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不能反

又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慊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子夏心戰而臞道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爲之而以自樂也

顧子曰遇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湎逮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荒流則傷義鼓舞則虧風

又曰子謂子華曰尒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子曰二親具存是尒一樂兄弟無故是尒二樂夫和妻柔是尒三樂被褐懷玉是尒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又曰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耳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子可得無好乎

賈誼書曰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自單父始父老謂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自刈刈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年失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強衰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乎吾豈忍見晏子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吏不苛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

劉向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至有治國者且安得樂此海也

譙周法訓曰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驂乘馳以馳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吾願與子生死若此蔡姬曰故願生俱樂死同時顧謂史書之

楚辭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乃捧甖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曹子建箜篌引曰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憂上

說文曰憂愁也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纖介不可慢也

毛詩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又曰未見君子我心則憂

左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

是以憂

又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草藁未定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毎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疏平平疾讒諂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蜀志曰曹公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劉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

又曰進在青泥與關羽相距今不往救進必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自守之賊不足慮

沈約宋書曰武帝起桓玄聞便憂懼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甚弱豈能有成陛下何慮之玄曰劉裕自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吴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於吴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憂苦其志懸膽於户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華陽國志曰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分憂刺客入耳

山海經曰牛首山有草名曰鬼目其葉如莱而莖赤其秀如禾服之不憂

又曰霍山有獸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可以亡憂

又曰訛湖之水其中多儵（音條）魚其狀如鷄而赤毛白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亡憂

又曰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列子曰孔子謂顏回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之有憂之大也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也

孟子曰憂以天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人事部一百一十

憂下　懼

憂下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之中夜而泣涕其偶曰子何爲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是以泣也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獨奚爲嬰曰禍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之

毛詩節小弁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貌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惄思也擣心疾也）

毛詩柏舟北門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興者喩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也心爲殷殷然也）

左傳僖上曰秦伯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與太子罃弘與女簡璧舍之靈臺荐之以棘（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大夫請入公曰晉人戚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左傳宣曰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

左傳襄六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左傳昭元年晉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哉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棄疾有當璧之命）

史記曰應侯任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各以其罪之應侯當收三族王稽爲河東太守與諸侯通坐誅應侯日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會稽典略曰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會諸臣而欲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而有功群臣未對王曰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而見而難使者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能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弊王之所輕使死者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也王豈難哉

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遇善風二十日得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

燕書曰慕容恪之威聲震於外敵初列祖崩晉人喜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重耳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列子曰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

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孟子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下忘反謂之流從上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忘先王無流連之樂荒忘之行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廄養食穀之馬以千數今官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戰也憂隣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矣

孫卿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已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楚莊王也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宋王亡其珠池魚為之殫故澤火而林木憂（憂見及也）

淮南子曰夫撙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

又曰數匯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少泣而益之也（匯匯王也或作辛辛蠢也言蠢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使水之多也）龜三千歲蜉蝣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說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有憂色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

又曰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倚立而吟淚下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對曰魯君年老太子尚小憂其姦臣起矣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王承字安期東海內史）登琅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云當爾時形神俱往

又曰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祚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斯之慮臣為陛下保之簡文因頌庾仲初詩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臣聲甚悽愴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超父愔字方回）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都督已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酒置左側諸其所念小人俞翼今在門前若見人騎懷從來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進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誤殺我

楚辭曰心不怡之且久（怡悅）憂與憂其相接（接續）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憂之不可涉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歲惟郢路之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又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見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湘之間憂愁歎吟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欣欣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叙其辭以相傳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

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山海經讚曰焉得鬼草是樹是藝服之不憂樂天傲世如彼浪舟任波流滯

懼

東觀漢記曰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李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驚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

又曰龐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相繫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

國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立奚齊吾懼里克奈何優施曰爲我具特羊從之飲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蓋啗我吉肉也）我教玆暇豫事君（言我以里克暇安樂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若鳥烏（吾吾疎遠之貌言其智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蔚己獨集於枯（蔚喻茂盛枯喻衰落）里克笑曰何謂蔚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蔚乎其母既死其子又謗可不謂枯乎（言申生無母又被讒可不謂之枯乎）

吳志曰劉備詣京口見孫權求都荊州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孫權曰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操實有威力初併荊州恩信未著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也）曹公聞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石勒別傳曰勒治門閣至峻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門閣有限走向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時號胡曰國人翥見問懼故對忘諱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向即呵制不可與語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制勒數曰故正自難與言恕翥不問鞭犯門者沒所乘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臣之祿也身安得無死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則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幽明錄曰吳末中書郎失其姓名夜讀書家有重門忽聞外兩門皆開恐有急詔戶復開一人有八尺許烏衣帽持杖坐牀下與之熟相視吐舌至膝於是大怖裂書爲火至

曉雞鳴便去門戶閉如故其人平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貴盛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

易曰貴而無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斯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又曰衛子夫立爲皇后弟衛青封爲長平侯三弟皆封爲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

又曰蘇秦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以揣摩因說六國以拒秦爲從約并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王聞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漢書曰帝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江陽侯逢爲高平侯根爲曲陽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又曰金日磾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功臣之家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

又曰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黃秉三組以誇鄉里

又曰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乘珠輪者十人

又曰項羽屠咸陽殺子嬰收貨賂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勢可都以伯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

又曰主父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偃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任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五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選館不薄）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田比滋驕治。諸第由園極膏腴市買郡國市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鼓鐘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也通帛曰旃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珍物狗馬玩好不可稱數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比

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爲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相富極貴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並作威福

又曰天子見欒大說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車馬帷帳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傳曰自震至彪四葉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

司馬彪續漢書曰袁安字召公桓帝初遷太尉有子逢成隗字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隗字陽亦至司徒太傅封都鄉侯四葉五公

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為潁陰侯胤子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氏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

東觀漢記曰馮異潁川人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又曰中元年以竇固為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於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為等也

又曰鄧訓五子及女弟為貴人立為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同三封始自騭也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又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又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懷將作大匠光祿勳

又曰馬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加置掾令史位在九卿上絕席詔封防兄弟三人各三千戶防為潁陽侯身帶三綬防子鉅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又曰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竇友嗣子固尚涅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二侯三公主四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廨弟相望奴婢千數於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鼓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

又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

又曰何比干字長孺武帝時為丹陽都尉有陰德嘗獨坐天大雨有一老母詣比干而衣不濡比干怪而敬焉臨去懷中出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尓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陳書曰征南將軍歐陽頠時頠弟盛為交州刺史次弟邃為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珎

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隋書曰觀德王雄傳或奏高熲朋黨者上次。詰曰之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又曰楊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謝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

唐書曰竇威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證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內帝爲前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

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內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中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以貴乎

又曰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又曰姜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召入卧內命之捨敬曲侍宴私以后妃連榻以擊毬鬬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令從植於其家

又曰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郡群從數十趍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

又曰楊汝士有時名遂歷清貴其後諸子皆至卿藂爲皇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劉義慶世説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臣聞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也當今政荒人弊臣何敢家言盛也

荆州記曰自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間雕墻峻宇閭閻塡列漢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人

朱軒騈耀華蓋接陰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勅號刻石銘之

雜鬼神志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常遭飢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踣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塹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暐曄六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奇光照合同已獨步於古今樹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寵莫二爲天下之盛也

蘇子曰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左思詠史詩曰金章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按本卷有錯簡四處兹據日本學訓堂倣宋聚珍版暨鮑崇城本訂正並於銜接處加○爲識其原式如左

今第二葉後三行田比滋驕治下原接今第四葉前十三行常有數十

今第三葉前七行靈帝時爲司空隗字下原接今第五葉前二行詰日之於朝

今第四葉前十三行胡人夾轂焚香者下原接今第二葉後三行諸第田圃極膏腴

今第五葉前二行或奏高顯朋黨者上次下原接今第三葉前七行陽亦至司徒太傅

但今第二葉後三行治諸第句聚珍版作治宅甲諸弟鮑刻作治諸弟上文田比滋驕二本均作由此滋驕今第三葉前七行隗字陽句二本陽上均有次字又前六行還太尉下均有弟湯字仲和累還司徒湯十字又前七行第一字隗下有成左中郎逢五字今第五葉前二行上次詰日之於朝句詰日二字二本均乙轉附識於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二

富上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兼濟萬物故有曰富有）

尚書曰五福二曰富

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

禮記曰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

又曰富潤屋德潤身

又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平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后子秦桓公之子景公母弟公子鍼也）如二君於景其母曰不去懼選（選數也君子者富弟去懼數其罪而加也）

又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爲不受對曰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又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也子臣可以免（子雖富禮恭不失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戍子之才公叔戍也）其亡乎

又曰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世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論語曰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又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

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富而無驕易

又曰富而好禮

史記曰孔氏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賈之利有游閑公子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又曰計然曰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富而實其人無不鬭雞走狗六博蹴踘者

又曰范蠡之陶乃營生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又曰白圭曰吾營生猶伊尹呂尚之謀

又曰穰侯魏冉之富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白圭樂觀時變歲孰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趍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又曰卓氏用鐵冶富又曰程鄭富埒卓氏

又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軍從軍旅齎貸子錢子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捐千金貸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

又曰關中富商大賈盡諸田田嬙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姧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也

又曰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貴之桀黠奴人所患也惟刀間收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愈益任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又曰范蠡浮海出齊變名姓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務力父子治生無幾何致錢數千萬齊人聞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致千金官則至卿相此布衣極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財以分于知交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身又耕畜勞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也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曹魯之門（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讀音如貯）七十子徒賜最爲饒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猗頓用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畜牧及衆賣求繒物間遺戎王戎王倍與之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足不貲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君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顯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少有餘財爭予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亦乃求遠遷致之臨卭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漢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結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卭也

漢書曰寗成既被刑乃詐刻傳出關歸家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廣貸陂田千餘頃假貧人役使數千家致産數千萬爲任俠

又曰張耳大梁人少時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賓客也）謂曰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爲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

又曰梁孝王未死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萬斤他財物稱是也

又曰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伎作事內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也

又曰卓氏女文君亡奔司馬相如相與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

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乏者非財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

又曰鮑宣上書哀帝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然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檝檝中）

又曰原涉父哀帝時南陽太守時天下郡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喪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檝中檝檝）

又曰故秦陽以田農而甲一州（以田[illegible]過限[illegible]富貴[illegible]一州[illegible]）而翁伯以脂而傾縣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桀皆爭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四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宜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

又曰劉德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

又曰史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數見褒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樂

又曰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又曰中大夫張匡上書言王商宗族權勢合貲巨萬計私奴以千數

又曰郡國富人兼利顓業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

又曰師史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能致千萬

又曰京師富人杜楊樊嘉茂陵勢綱爲天下高貲

又曰所忠言貴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人

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

又曰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宅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其富貴也

又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池魚畜牧有求必給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封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祠竈而以黃羊

又曰王丹字仲因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給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勞者而勞之其墮懶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長相師以致富殷其輕黠遊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也

又曰馬防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貨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業又大起第複觀連閣臨道弥貨曰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謝承後漢書曰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產輕財好義賓客常三四百人時人名之關東大豪戴子高

魏典略曰公沙穆字文人北海膠東人也體履清直兼學多文隱居東萊山中桓帝時有富人王仲者謂穆曰今多以貧仕吾奉子以百萬唯子所用穆荅曰斯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賄求爵姦莫大焉郡舉孝廉除郎中以高第為光祿主事

吳書曰劉表士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其詐曹公以問婁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大喜遂進近寵祑子伯家累千金公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之以儉惡之疏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

又曰麋竺字仲祖業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

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財而性麄強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碓有三十餘區蒼頭八百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

又曰何曾道豪累世人有小紙為書者曾勑記室勿報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膳萬錢猶曰無下筋處

又曰刁逵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弘字叔仁各歷職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治名行競脩貨殖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義旗初建弘將謀起兵宋王遣劉毅誅之刁氏既富奴客從橫上山固澤為京口之蠹宋既誅暢散其穀帛金錢牛羊令民稱力取之弥日不盡時天下飢儉編戶菜色及刁氏之破百姓充足

徐廣晉記曰石季倫甚富侈衣服妓樂李於許史有妓人曰綠珠美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

晉諸公讚和嶠字長輿逌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富專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群拜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

產豐富擬王公而性至儉恡

宋書曰沈攸之少貧及貴在荊州富擬王侯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曉曳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妙

孫嚴宋書曰徐湛之產業豐富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

唐書郝處俊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財絹布二萬段助軍詔授其絹萬疋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郝富若田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三

富下

家語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又曰南宮敬叔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朞年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之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備禮散焉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國語曰鬬且曰（鬬且楚大夫）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illegible]）而我取富是不勤民以自封也（[illegible]）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太公六韜曰文王問守土柰何對曰人君必從事於富弗富不足爲人弗與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困失其衆則敗也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

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榮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以後無其人曠絕一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强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桓寛鹽鐵論曰古者盂樿杯飲蓋無爵觴今富者銀釦黃耳罍樽玉鋪

又曰人太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又曰古者庶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今富者黃金鉛鑣罽繡掩汗

又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也

魏文帝典論曰雒陽郭珍居財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被羅縠使之進酒

劉義慶記曰王武子移第北芒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

又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富

又曰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錢來觸籬援誤落在餘處皆拾而得之尋巨富錢至數千萬

異苑曰晉陵曲阿湯氏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暴風及劫盜者若投錢多獲免濟既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湯氏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也

又曰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踰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龍神効矣

説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飲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羣人善之不尚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羊安得妄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恡客舍[illegible]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不知寶是景卿從子端梁冀豫奮送絹五疋食以千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端以寶對冀素聞奮富且恡乃以一鏤安革遺奮從貸錢五千萬奮知冀貪暴畏之以三千萬與冀大怒乃告郡詐誣奮母爲守官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萬收考奮兄弟死獄中財貲盡沒

越絶書曰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肥饒謂之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郭况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曆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世謂爲瓊廚金穴

張淵廣州記曰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銅鼓與主人名爲銅鼓釵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萬億八九百人於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百步激流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也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議曹華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一石即與錢一升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於是改爲錢塘

羅浮山記曰牛潭深洞無極北岸有石周員三[illegible]討魚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于此石義興周靈甫嘗見[illegible]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索繩焉周甫素毅勇往擒此牛掣斷其鎖得二丈許遂以財雄

干寶搜神記曰魏郡張巨太富忽衰死散賣宅與程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至一更見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illegible]人氣答無便去文往向呼處因問向赤衣冠誰答是金也在屋西壁下問君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一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清寧

又曰元康中歷縣瑤懷家忽聞池中有大聲視之得大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又曰有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祿案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妻戮力晝夜以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嫗者常往壁嘖傭賃野舍有身月滿當產使還[illegible]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孫寒作糜粥以養之問名汝兒作何嫗曰在車下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壁嘖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富於周家

又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于室止于對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故關西稱張氏鉤

又曰河間詹尉僑居臨水北岸田作商賈往往如意嘗載船紡米下部糶垂行忽於宅中見一物形似鼉而長大行還輒大得利如此一家遂巨富二十年恒有萬斛米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夕晃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鬱然如先即使更穫於是遂巨富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荅子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奉牛酒而賀之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之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

腹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家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今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君不敬人不戴也夫子之逢禍必矣請去願與少子俱脫於是遂棄之出其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母老而免婦乃與少子歸養終始天年

録異傳曰昔廬陵邑子歐明者從容賈道經彭澤湖每輙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過見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甚怖問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重送君者皆勿收獨求如願作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illegible]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婢也常使之取物明將如願歸所欲輙得之數年大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雞一鳴呼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轉往捶糞云使人富也

韓詩外傳曰陳之富人有虞師氏者校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

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其父時儉三歲弟纔稚抱耳流傳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溫富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老倉頭謹信屬任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錢使主牛馬耕種有賓婚大會母在堂上酒酣陳樂歌笑奴在竈下助廚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客罷婢語次說老奴無狀為妄語所說不可道也窮詰具

白母謂婢試問其形狀奴曰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婦艾氏女字阿橫大兒字阿巖小兒曰越子時為縣吏為人所略賣阿橫右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對啼泣兒婦前為汝公拜即洗浴身見衣被遂為夫婦如初時人為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公子孫蕃之言我先人初居廬里者兄弟二人家買奴得公尒

世說曰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役膏腴水碓之屬洛下莫有比契疏鞅掌夜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

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不用盤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蒸肫肥美於常味武帝怪問何由得尒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下飲食未畢便去

又曰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以蠟炊君夫作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石以椒爲泥泥屋王以赤石脂泥壁

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我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此二士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歸藏曰上有高臺下有雝池以此事君其貴若化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比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富人人富則易理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有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衆也

又曰天下有義則富無則貧

文子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存國囷倉實亡國囷倉虛

孟子曰陽虎云爲富不仁爲仁不富

荀卿子曰循禮者王爲政者強節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又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願人富貴也非輿人仁不富不貴則輿不售也

又曰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僻邪而動棄理世行僻邪　則身夭死動棄理則無成功

尸子曰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弇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孔叢子曰子思曰吾不取於人謂之富不屈於人謂之貴也

又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孳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至壽而非千歲也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又曰富貴而之不道適足以爲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之曰蹷身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又曰隨侯之珠和氏之壁得之而富失之而貧也

劉邵趙都賦曰娶及富人郭侯之倫貲衍陶衛奓溢無垠金碧其輿朱丹其輪會遇燕好其從如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百七十三

遊俠

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

又曰朱家魯人魯皆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專趍人之急自關而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田仲死而有雒陽劇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至河南得劇孟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而劇孟行大類朱家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車葢千乘

又曰郭解河内軹人字伯翁善相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所役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亡命作姦剽劫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之嚼（徐廣曰盡酒也音子妙反）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使人微之賊窘自歸且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人當吾兒不直遂去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戰國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趍之於是懼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人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政以意厚之政毋死既喪除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子曰徒以親也親今不幸死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子具告之政獨行拔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又曰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政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薛中葢六萬家矣

又曰鄭衛俗與趙相類濮上之邑徙衛野王縣也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又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

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又曰列國時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

又曰季布爲人任俠有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能聽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而共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夫

志壯士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

又曰孝文時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遍當時好黄老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

又曰袁盎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亦有過人者

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權勢在已之右

欲必凌之在已之左尤益禮待稠人廣衆薦寵下士士亦以此多之不好文學喜任俠重然諾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也

又曰公孫賀子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求之賀請逐捕安世以贖聲罪上許之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從獄中上書告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上弃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又曰睦弘字孟嘗國番人少時遊俠鬬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嬴公姓字）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又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稍遷功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又曰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

又曰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兄弟爭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不傾心交長者尤見親禮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會母死送葬致車千兩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皃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原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人嘗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涉即往候叩門哭因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賈日昳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毁涉者乃姧人之雄喪家子即時刺殺

又曰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又曰漢興禁網踈闊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

荀悅漢記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力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説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愼也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父及叔爲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張張視惲歔欷惲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惲即斬客遂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悉氣因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趍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皃魁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報之禮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候者開門懷匕首入殺禮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魚豢典略曰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劒　未嘗爲人報讎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挾持弓弩負毦帶鈴聲即知是寧

裴子野宋略曰寧朔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歛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孫盛晉陽秋曰祖逖字士稚好俠每之田舍輒稱兄命散穀帛以贈貧者

唐書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爲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裴啓語林曰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塡門

張衡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寔蕃有徒其從如雲

劉邵趙都賦曰遊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張華博陵王宮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穫獵野獸盡施網川無禽

又曰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旁舉問又素戟手持白頭鑲

古詩曰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曹子建詩曰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四

人事部一百一十五

禮賢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毛詩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厚意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周禮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

又曰天子二代之後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又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左傳曰晉伐魯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

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與語盡日而別

國語曰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五湖莫知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又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蠡地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又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鄒奭者齊諸鄒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

又曰魏有隱士曰侯嬴爲大梁夷門門者公子聞之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往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上坐公子執轡愈恭

又曰成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於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又曰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又曰伊尹名阿衡或云處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

又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之中晏子出遇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門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

又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

又曰趙良說商君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好賢願見被褐食牛朞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毀也

又曰四皓隱商洛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迎以爲客乃出

漢書曰曹參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諸儒以百數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公焉

又初楚元王交禮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醴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賊盜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東至勃海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門下使解劍不疑叱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勝之望見不疑容皃衣冠甚偉躧履起迎

又曰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

又曰武帝初即位王臧迺上書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車輪駕四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又曰御史大夫朱博奏王莽為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解其瑑休復辭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推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又曰梁孝王大營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

又曰光武側席以求幽人

又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沛公方踞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又曰趙壹字元叔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訝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又曰井大春名丹少通五經善談難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守靜不交勢利建武中帝子沛獻王輔等五人皆好賓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養故來何為如此就便設饌就欲起左右進輦丹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坐上失色就去輦談終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壽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又曰包咸字子良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机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門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時賞賜珎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

又曰徐稺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袁山松後漢書曰周璆字孟玉為樂城令逍遙無事縣中

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爲太守逮來置榻去懸之

續漢書曰皇甫規安定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旣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懽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

東觀漢記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經爲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容城侯無嗣朕甚閔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

悉求近宜爲嗣者

又曰永平中江革爲五官中郎將朝會帝詔使虎賁扶腋革每進拜上輒自禮之小有疾輒太官送食寵遇甚厚京師貴戚衛尉順陽侯馬廖侍中竇憲等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當受上以此重之

又曰東平憲王蒼上書表薦名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

又曰上還幸祭遵營時遵病上爲重茵席覆以御蓋

又曰東平憲王蒼開東閣延英雄

袁宏後漢記曰崔駰詣竇憲始及門憲倒屣迎之曰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

魏志曰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又曰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田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趍治裝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隨軍

又曰管寧遇天下亂往遼東投公孫度度虛館以待之

又曰鉅鹿張臶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光飾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又曰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曰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乃國之楨幹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

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飾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又曰王粲從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

吳志曰孫策得張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於四方待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又曰顧邵年二十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禮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

又曰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

又曰太守王明以虞翻爲功曹孫策征會稽復命爲功曹

待以交友之禮

蜀志曰先主得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諸葛亮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務

蕭子雲晉書曰明帝以太常桓榮爲五更躬式其閭親行養老之禮

崔鴻北凉錄曰且渠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燉煌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沉觀於東苑以處之

崔鴻前凉錄曰宋纖字令文不應州郡辟命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出入視之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要結英豪王景略呂婆樓強汪梁平等皆有王佐之才堅並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間二鴻飛而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孔叢子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會陳勝吳廣自立爲王耳餘並爲之將遂言之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迎之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時務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於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而交匹夫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其義一也

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襪係自解視左

又曰齊桓公時有處士小臣稷桓公三往見之不得見公曰吾聞布衣之士而輕爵祿雖無以異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

董子曰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避有道德之人避俗之士也

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鉤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爵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未入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及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吭愚者不爲也

環濟吳記曰皇太子登字子高上爲選置師傅妙簡俊秀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誦讀詩書其侍接僚屬以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床而寢

劉紹先聖本紀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子諫曰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屑車乘王曰夫一草之

本可已天子病者天子難欣喜食之子誠不欲樂人病也遂黜彭氏之子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於蒙山之陽萑葭爲牆蓬爲屋枝木爲床蓍艾爲席或言楚王楚王遂至老萊子之門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以守政

又曰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守道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疏食菜羹公不敢不飽

又曰朝福也者涿郡人以行義脩絜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詔郡國條奏行狀天下得福等五人福治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進

會稽典略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資必有佯狂之譏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知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

説苑曰鄒子説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管仲城陰之狗盜齊桓以爲仲父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致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太公望出夫朝歌之屠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云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紘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又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者朞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至矣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對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也亡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爲上客

又曰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養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善子韋也亡不後來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

又曰楊因北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歎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子不知也夫

美女醜婦之仇盛德君子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又曰朝無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

劉向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段干木蓋賢者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肯以已易寡人之貴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

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省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聞弼來乃到屣迎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上北伐單于還住昌國原至門下通謁上甚喜覽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誠副飢虛之心

虞老叔高士傳曰宋少文博學善屬文清心簡務宋高祖領荊州辟爲主簿少文不應高祖乃徵衛率亦從之遊延登第禰聽其高談歎曰不知禮乃覺心明

張璠漢記曰荀爽兄弟八人時人謂之八龍舊居是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陽里

葛洪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

阮籍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黍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

葛洪西京雜記曰孫弘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名曰欽賢之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之館以待異材次接士之館以待國士

又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虞預會稽典錄曰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黄門侍郎揚雄薦囂德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

又曰光武嘗出南郊嚴遵與長揖持麈扇佇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

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百一十六

待士

毛詩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家語曰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白屋草舍）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爲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蹈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又曰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覩皃相說者人之情也勿言君朞年乃召愛夫人者而謂曰之子與文遊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不欲衛君與文布衣之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公以此從衛君遊衛君欲約兵攻齊是以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約天下之兵攻齊是足下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如不聽臣臣血濺足下衿衛君乃止

又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　宜生之徒皆歸之

又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　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第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又曰帝召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帝拜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橫二客穿其冢旁孔自刎下從之海中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待士也

又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辭去孟嘗君起自取其飯比之客慚自剄

又曰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又曰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也

漢書曰司馬遷云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士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至請問耆老父母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座日爲供具執子孫禮

又曰朱博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舉薦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之其趨待士如是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已具遊俠部）

又曰鄭當時遷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東觀漢記曰竇固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啖不穢賤也是以親之如父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行馬常折節下士也

魏書曰劉平結交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抄略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

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蜀志曰曹公還許先主爲左將軍禮之逾重出同輿坐同席

又曰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吳志曰顧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會張景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若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小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曰王渾字玄仲平吳後撫兩州吳人新附皆有畏懼之心渾撫循羈旅勞謙接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諸士莫不敬愛

宋書羊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王智深宋紀曰謝景仁嘗請高祖高祖乃命召景仁弟述時爲豫州主簿不從高祖遂輟箸不食須述至乃食其見重如此

後魏書曰陸馥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簡取縣強明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慇懃賜以衣服令各歸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姦擿伏事無驗百姓以爲神明

又曰賈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伯曰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

唐書李勉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季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又曰裴度以平賊報國爲已任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庭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裨因奏請私家通賓客上方屬意遂許之四方布衣書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接士因度之請也

又曰楊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天下士子趍嚮風從

皇甫謐逸士傳曰公儀潛魯人也少而履行樂道不事諸侯與子思友魯穆公聞其賢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將三分魯國而與之

晉諸公讚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

美於華起家爲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重之就以爲國子博士

高閭燕志曰李陵君長谷之東先生與高雲遊燕往來每憩其家陵與其妻王氏每夜自齎酒饌而至

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衣裘負芻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飢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以俱歸

崔鴻國春秋後秦録曰太尉文成公姚顯字于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爲令録十餘年無撫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受侍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對士談論政事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鐏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有肉臭而不可食鐏有酒敗而不可飲三

軍之士皆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六翮也背上有毛腹下有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新序同而稱晉平公又云三千餘人矣）

又曰周公日見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一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

又曰周威王問於寗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疾者起之士則四方而至矣故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包胥怒而存之胡可不貴乎

俗說曰謝萬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

移日大器之

漢雜事曰于定國謙遜下士士雖貧徒步往過皆與均禮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閤延賢人與參謀議身自食脫粟飯一器盡以俸祿與故人賓客

又曰倪寬爲人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孝推誠與下不求名譽

英雄記曰袁紹有姿皃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以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環濟吳記曰孟仁少以敏達知名從南陽李恭學其母賢而有智爲作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以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大被庶可得氣類相接也

黄石公記曰黄梁昔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而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

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劉向新序曰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能從我出乎三問莫對燕相曰士之不足養也有進者曰飢年惡歲士糟糠不足而君之犬馬有餘穀隆冬冽寒士短褐不完而君之臺觀帷幙錦繡自若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難焉

鬻子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吾恐其留門庭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

士者也（新序闕）

呂氏春秋曰張儀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張儀壯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昭文君見謂之曰寡人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北面再拜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士有術者無不蓄）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該備也卒一人）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帷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帷謹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夕復因取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之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薄在人君用之

又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蘇非李南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号爲八公

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荊軻援綏不讓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龜盡而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臂痛耳後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爲置酒陽華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等案而食同牀而寢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韓子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孫子曰楚莊王攻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飢色者加賜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施恩上

周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治也

周禮曰小司徒以歲時巡國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施惠

左傳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曰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是以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傳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

傳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賢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卹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

傳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傳曰子西曰昔闔廬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脩產積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交友兄弟此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又曰田常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又曰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周顯王使人郊勞於是蘇秦散千金以賜宗族貧友

漢書曰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縹水擊絮爲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

前列曰吳楚反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賢士在家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取爲用令）金無入家者

又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前列曰婁護字君卿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旨擢天水太守

前列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相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遷大河都尉

前列曰張臨安世曾孫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且死分施宗族故舊皆薄葬不起墳

又曰蘇武爲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曰朱邑爲人惇篤於故舊以愛和爲行居處儉節賜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

後漢書曰趙典兄子温字子恭初爲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粮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後列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有不其惠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之絕資粮者數百人

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也遂俱餓

後列曰祈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二億家僮八伯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自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曰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爲北郭

袁宏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趣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東觀漢記曰鄧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

後列曰馬援少年處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又曰崔駰學於太學而粮盡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東李彦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旦父之執世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豈之然後乃致之乎咨曰家物少須租入曰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類也鄧公曰諾

又曰鄧琳字叔孫西羌反破郡縣上乃拜琳謁者屯田三輔琳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又曰朱暉建初四年南陽大飢米石千錢初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成名未敢安也

堪至把暉臂曰欲妻子託朱生暉舉手未敢荅後堪仕至蜀郡漁陽太守物故暉自爲臨准太守後遂絕不復相聞南陽飢時聞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困厄分所有以賑之

又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illegible]）

後列曰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俸盡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者後爲宰相

又曰竇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又曰梁商飢年穀貴民餧輒遣蒼頭去幘着巾車載米鹽菜錢於四城門與貧乏不語主人知其陰德伏恩絕不望

報匿名隱譽皆此類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并州牧徴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曰張純字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鮭匱而施與不怠

又曰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爲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外國君徹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司馬彪續漢書曰獻帝初百姓飢荒張儉資計差溫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差溫故存者以百數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公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今奔國喪獨當是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義

魏志曰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弱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魚豢魏畧曰趙喜字伯陽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喜在郡何如或稱喜政有跡特親家諸夫人皆會曾龍諸大夫言喜篤義多因從長安還收護妾等衣食生活使得家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

吳志曰魯肅字子敬大散財貨摽賣地以賑窮人結士爲務甚得鄉邑忻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兒膂力絕人又能論難黃武初徴拜五官中郎權遷建業據尚公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吳志曰駱公緒時年八歲與親客歸會稽事嫡母甚謹時飢荒多有困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甚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丈夫糟糠不足我亦何必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公緒又以告母母亦覺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晉書郗鑒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

又曰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王隱晉書曰潘勗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勗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晉中興書曰應詹以孝稱年十餘歲祖父母亡家富於財而詹年稚弱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弱冠知名太宰何邵見而稱之曰質文之士也

晉紀曰祖逖梗槩有大志年十五不知書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八

施惠下

宋書曰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義行無有呼其名者

又曰劉凝之傳衡陽王義季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餓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曰張進之少有志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無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曰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世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子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弃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曰蕭惠開爲益州收太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耻之輒之廐中九有馬六十疋悉以與希微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齊書曰劉善明平原人懷珎族弟但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崔鴻前涼錄曰張中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又曰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少而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起死生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玄度得以葬它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後魏書曰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至數萬石自延昌已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嘗見州郡徵租甚急巖遂以家粟萬斛代輸閭里莫不嗟歎

又曰張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禄無不減贍其衣食

隋書曰郭衍授蘄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舡栰并賫粮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唐書曰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

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

又曰李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楊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曰盧鈞爲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李皐貶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荅以優詔

崔氏家傳座右銘曰無論人之短無道己之長施人慎勿

念受施愼勿忘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虗譽不足慕古誠不可抗

家語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車濟冬涉者盡愛而無教也

又曰孔子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尚書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民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戰國策曰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也解裘而衣之王乃賜田單牛酒召單而揖於庭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江表傳曰全琮罷東安郡還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

司馬徽字德操人有臨蠶求簇者徽便與之自弃其蠶或有難之者曰凡人有損己以贍人謂彼事急己事緩耳今彼此正等何爲急之　以與人邪徽曰人不當求耳人已求拒之將慙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董卓別傳曰太常張奐將師北征表卓爲軍司馬從軍行卓手斬醜虜拜五官中郎賜縑九十疋卓歎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悉以縑分與兵吏

葛洪神仙傳曰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西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秦書曰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翼富寧作符雅貧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闔閭曰昔吾徒當房之德也

三輔決錄曰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爲郡去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曰駱俊字遠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與接境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爲之保鄣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劉邵人物志曰中材之人財隨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

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美而太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也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劉義慶世說曰顧榮在洛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小人左右問其故乃受炙人也

顏延之庭誥曰善施者豈唯發自人心乃出天財

裴啓語林曰大將軍王郭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十倍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屋閒數以施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爲賓主之儀焉子

思曰役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又執久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既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階禮之愆焉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班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國行年六十氣幹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珎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金屈釐

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爲泣對曰昔吳子吮其父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又將安知不殺是乎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生也遍飲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以環繆公之車矣嘗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剋晉反獲晉公以歸

呂覽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受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淮南子曰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賜者非負於緣木也縱其所之利之而已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人事部一百一十九

贈遺

毛詩曰鷄鳴刺不説德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又曰唯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輅車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余鄉者入而哭

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左傳曰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趍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趍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又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縞帶大帶也）子産獻紵衣焉（紵衣[illegible]）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放也使欲衛患之而致貨焉）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中之下謂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它日敢請之（請正之意）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違其意且非貨賂也）

論語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意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

又傲子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漢書曰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上褚下褚謂之多少厚薄拾複之名）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嘗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決丹謂遵曰俱遭時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

後列曰王丹字仲回資性清白少脩節義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爲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縑授之謂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閔仲叔太原人好黄老清志潔行不仕王莽之世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過叔舍共含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其生蒜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後列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之居數月林還之

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又曰張奐少立志節常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絶而不受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蜀志曰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宋書曰王弘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

又曰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徃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陶潛傳顔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宋書曰郭原平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齊書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

又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又曰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悉御諸部高祖童冠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必爲命時之器臣時濟難者也脫所着幘簪以遺高祖結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録曰王猛伐洛陽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遠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崔鴻前秦録曰慕容冲進逼長安符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後魏書曰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駿馬一疋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楚相可勑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陳書賀德基少游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荅而去

唐書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又曰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乃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

奏而受之

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黄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又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鷄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梁祚魏國統曰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劉向說苑曰田子方使人遺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妄與不如遺弃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慮欲弃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弃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劉向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令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不負眷顧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

葛洪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執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雜記曰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縫撲王一枚

孟儀周載曰悼公時晉智伯爲政強暴好侵伐欲誅護衛乃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以結好

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犁鉏謂景公遺哀公女樂景公曰善乃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齊

又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心而亂其政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之於食乏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

又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臣竊見其行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貴不合則去退無惏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鵠文綾裁爲親身服着以便寢興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尒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又云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云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傳云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

又云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張載擬四愁詩曰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覽四百七十八　七　宋本

琴操曰許由無有杯器手捧水人見由無器以瓢遺之由操飲飲訖掛以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由以爲煩擾取損之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隱居也）

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雖贈兩梁冠及鮎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其弘

班固集曰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職三具錯鏤鐵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氊床褥三具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鞋一緉

張敞集敞答朱登書曰登爲東海相遺敞蟹醬敞答曰蓬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

報恩

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又曰無言不詶無德不報

左傳曰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爲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晉大夫魏武子有寵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顆曰我死必嫁之及其疾困曰以殉武子卒顆嫁之曰疾困則亂吾從其治也其後及秦戰於輔氏大敗秦師獲杜回方戰見一老父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一老人謂己曰予汝嫁妾之父也尔用先人治命故以是報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説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君顧二子奚爲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餔臣父且死言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爲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

史記曰王稽載范睢入秦爲相睢乃入言之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所以內臣之意也王召稽拜以爲河東太守

又曰袁盎自爲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盎侍兒（文穎云婢）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尔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吏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齎裝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吏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之而去

又曰蘇秦既貴乃遍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項王使召韓信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去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送徒咸陽諸吏皆送錢三百蕭何獨以五百上定天下益何封三千户以荅其二

又曰欒布彭越嘗與遊窮困賃傭爲酒家保彭越贖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頭下祠而哭之

又曰高祖奪韓信齊轉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其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史記云漢書不然也）

又曰張蒼陽武人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相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前列曰蓋寬饒左遷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劒躬按行士卒廬室視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交代上臨饗

罷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復留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太中大夫

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甞有恩者皆報復焉

又曰宣帝在長安獄中邴吉保護養視上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時賢之詔曰御史大夫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户

又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詔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分報

又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收養掖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追思德賀一子早死子孺小男彭祖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内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袁宏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少事博士焦貺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者也從父楚王英之謀反逼誣天下知名者貺以楚徵疾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皆易姓名以避其禍弘獨髠首負鑕爲貺訟罪明帝感悟乃免貺家屬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又曰楊沛字孔渠爲新鄭長謂民益蓄棗椹勞豆積浸得千餘斛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

又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宿與太祖善興平末衍部黨與太祖相攻刼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寇問所在荅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捉斬之諸將覆護乃因之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圍守方且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此閒無健兒也而當使義士死時祝公道與逵非故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乃夜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援破後逵知前出己者是祝公道河南人後坐它事當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吳錄曰孫權既斬黃祖作二函欲以盛祖及都督蘇飛首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主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對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督内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傅翼令翻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意耶

晉書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皃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救免之

于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必勉之無愛死

宋書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叅軍天寒鏗嘗預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廻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李晟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吳越春秋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定公前既殺楚太子建而困子胥故怨鄭兵將入境定公大懼乃令於鄭邦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治漁者子聞而進之曰臣能還之不用兵戈斗粮得一橈行歌道中即還矣定公大悅乃與一橈子胥軍將至漁者子當路叩橈行歌辭曰蘆中人蘆中人子胥聞之大驚曰何等人者即請與語曰吾是漁者子吾國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途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功乎於是乃釋鄭不伐

又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之上長嘆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有頃一嫗行哭而來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守吾年三十不嫁往年擊漂於此遇人窮飯之而恐泄事自投於瀨水中而死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家自傷空而無爲報者故行哭之悲也人曰子胥欲報嫗以百金不知嫗所在投金水中而去嫗乃取金以歸也

劉向說苑曰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寗文子具紵絺三百製送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赤市曰吾聞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方舟大夫維舟臣之職也且敬大其必有故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乃止

又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滅有引妾衣者妾得其冠纓持之趍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令曰夜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百餘人皆絕纓乃大醉盡忻居二十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甲首却敵卒勝怪而問之對曰臣當死往醉失禮王隱不誅也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常願肝膽塗地用頸血湔敵人矣臣乃絕纓者也遂平晉軍楚得以強

又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所樹者蒺藜也

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浮水而來徑伏嘉夫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退嘉夫得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斤許珠着奴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也

又曰始興楊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蹋陸狀若懽喜前象復載就一汙濕地以鼻掘出數枚長牙送還

本處彼境苗稷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相訓解於是一家業絕無其患

三秦記曰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戲於池見大白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取而去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珠一雙武帝曰豈非昔魚之報

桓冲之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婢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着棺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

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養之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寶夕讀

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不愼爲鴟梟所摶蒙君仁愛救拯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東陽元凝齊諧記曰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着一短蘆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此蘆着船頭蟻緣繩出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愼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蟻中王君若急難之日當見告後昭遇事繫獄蟻穴獄昭遂得脫

盛弘之荆州記曰隨侯曾得大蛇不殺而遣之蛇後銜明月珠以報隨侯一名隨侯珠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夕北風後果然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人姚牛年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牛手刃之於衆中吏補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公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跪曰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

又曰符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翕之鳥不去繽紛一食頃射師彀弩射三矢蛇落鳥得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毛羽須臾雲雷發射師懾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扶如此數陣雲息雹滅射師得免鳥亦高飛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智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字剽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頗眷常去送十里過舅家貸錢贈之農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辟舉孝廉爲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太守

又曰趙岐避難於四方江海岱霍無所不到自匿姓名布衣市中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趙歸微察知非常人駐車呼與共載曰我北海孫賓碩終不相負岐聞嵩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說劉表時北海孫嵩流離在劉表末座不爲表所識岐遥識之　表說嵩表甚重之同共表嵩爲青州刺史

干寶搜神記曰曾參寓居河內庞恭父母忽有單鶴趣之

鶱撫視箭創甚重於是以膏藥塗之月餘漸愈放而飛去數十日間夜鶴雌雄二頭各銜一珠吐之而去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終葬南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升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得五雙白璧名玉田玉田起於此也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色白可愛其人買取持歸着瓮中養之日漸大近及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於水中視其遊去後邾城遭石虎敗毛豫州既赴江莫不沉溺所養龜人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去中流視之乃是先養白龜甲已長六七尺既送至東岸出頭視之徐游而去中江猶

顧者數四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有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病要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營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大度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

張氏家傳曰禱字孩祥除効穀令嘗有鸛負矢集禱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禱聽事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以養母晏子使人分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景公乃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告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也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自追及郊而反晏子曰士以身明人若哉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敗失右服馬公自往求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遍飲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繆公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鬬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吏騶廝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曰得白騾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于御於側簡子曰殺白騾取其肝以予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之門官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

人事部一百二十一

盟誓

盟誓

說文曰誓約束也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左弗攻于左汝弗龔命（左軍左之主射攻治之其職也）右弗攻于右汝弗龔命御非其馬之正汝弗龔命（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又載社主謂之社不用命則戮于社也）予則孥戮汝

又泰誓曰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禮司盟曰掌盟載之法（載盟辭也）凡邦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副貳之授六官之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左傳曰陳五父如鄭莅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曰莊公許孟任以爲夫人割臂以盟

又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氏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也）投其璧於河

又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又曰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有渝此盟以相及者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命從人宋之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也）

又曰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也

又曰秋七月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曰凡我同盟無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無壅利無保姦（藏罪人也）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也

又曰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以子路信誠故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子路即季路）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齊數侵至都邑以魯侵城）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

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
毋權水毋訖糴（訖止）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又成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
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
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指而盟起不爲卿相
不復入衛也
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門下有毛遂者
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尒使早
處囊必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
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
懸於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資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遂奉
銅盤北面跪進之定於殿上遂招堂下十九人曰公等碌
碌因人成事者也
漢書曰王陵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今王諸呂非約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盜逆復漢之
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
穿坎於庭割牲而盟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張邈起兵請洪與計
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
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血而盟
晉中興書曰苻洪第三子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
無西意有微知其計不肯耕種者健殺之後十餘日師架
西行到孟津作浮橋渡河使弟雄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
青軹關入河東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爲見
無相見也
王羲之爲會稽内史慨然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
維永和十一年二月九日小子羲之敢昭告尊靈羲之不

天夙遭閔凶不逮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
之力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聖賢量力之義將憂
及宗祀豈在微身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淵谷羲
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與道士許
玄度共脩服食採求藥石不遠千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
徵
又曰祖逖統中宗以掃平中原於是以逖爲前鋒都督奮
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布三千疋逖乃還北渡江中流誓曰
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如此江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柴山中
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師悉可出首當先申論治下廟
神甚酷烈百姓畏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師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之曰吾先啓神若負誓

選神十牛今不得　遂書郎殺十牛併斬諸賊百姓悅之

漢書春秋曰梁冀后崩桓帝獨呼小黃門唐衡至廾戶如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皆誰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陽獄於是帝與超入室定謀齧超臂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

高士傳曰胡昭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昭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險邀生於澠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以示誠生感義乃止昭斫棗樹共生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時人莫知

華陽國志曰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時巴夷廖仲作白竹之弩乃射殺虎昭王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晏子春秋曰崔杼殺莊公盟於國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生於山命懸於廚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授之者爲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常病酒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泣而諫曰君酒過非攝生之道也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酒當禮鬼神自誓以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妻敬聞命供酒肉於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而已復醉矣

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觀學二傳文質不及二伯）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越人契臂中國唼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質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賈逵曰卿士也有事者六卿也）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周平王之子子忽鄭莊公太子也）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溫周地也蘇氏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於巷街示雖困不降也）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illegible]）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皇門鄭城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人矣庸可冀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師叔守也子良鄭公子也）

穀梁曰晉大夫敗齊師于鞌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甗齊寶滅紀所得邑）且以蕭同叔子爲質

史記曰越王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政屬種而使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也

又曰蔡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於楚三

年蔡侯知之獻其裘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夏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謀共伐楚後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

又曰張儀説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里之都以爲湯沐之邑

戰國策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後願往事之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説之

又曰楚相王太子之時爲質王崩太子辭歸齊王曰與我東地五百里則子得歸太子入致命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

於楚王朝群臣曰寡人之得來及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求地爲之柰何上柱國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復信不可以約結諸侯

又曰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不如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恐不如）不我留太子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則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矣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言有復令長安君爲質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不令有功於國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太后曰諾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説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叛遣子靚入質於吳吳亡入洛自以父誕爲太祖所斬誓不見太祖叔母琅耶武王妃靚之姉也帝後因靚在姉間往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復覩聖顔

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歎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仇讎上

周禮地官調人曰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

禮記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事具舉讎篇）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也）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illegible]）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大足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也

又曰五年春晉圍栢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栢人（令柳朔爲栢人宰也昭子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栢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尔從主免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以死節也）

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讓刃其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又

漆身爲癩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有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讓於是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

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乎豫子豫子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以死爲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則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擊之曰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者皆爲涕泣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飲也

又曰項梁殺人與項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大夫皆出項梁下

又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五代相

韓故乃變姓名之東海得力士以鐵椎椎秦始皇中其副車　又曰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袁山松後漢書曰蘇謙字仲讓爲郡督郵李暠爲美陽令貪暴謙案得其贓謙遷金城太守去有異跡延熙九年至京師暠時爲司隷收謙詰將之死獄中謙子不韋守公先變名姓以家財求劒客邀暠不得暠之大司農乃於司農府旁買舍夜爲地突入暠室中暠適出不値破其卧具暠大怖棘星上以板棧地而卧一宿數徙不韋乃至魏郡掘暠父冢斬級以祭父墓（馘首）

又曰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家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置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朧幢擊鼓赦書下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貰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裘不問多少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祭其子冢也

又曰趙熹字伯陽南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十五常思欲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顧謂仇曰尔曹若健遠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剋日交刃黨爲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也

又曰申屠蟠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府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又曰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

陰懷感憤乃潜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剌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又曰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爲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賂寵寵貪之爲盡殺寬家屬寵之勃德不仁貪狠如此

又曰郅惲友人董子張病將終惲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惲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卽詣縣以狀自首

漢書曰原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剌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民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眞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眞令涉懸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罪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録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范曄後漢書曰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劉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釋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

爲事至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募衆得千餘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捐妻子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昂獨走出羌捕得之豐遂殺之

又曰韓暨字公至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又曰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吳志曰孫翊之妻徐氏甚美賊嬀覽殺翊悉取其嬪妾而復欲逼徐氏恐違之見害時月垂竟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己之狀欲徵立計以求助爲高嬰等聞之涕泣言舊蒙翊恩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以徐氏之言語之仍皆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爲大小怪其如此無不悽愴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纔下拜徐氏卽呼二郡可起高嬰等齊出卽時殺覽見徐氏却服縗絰使持覽首以祭墓舉軍震駭以爲神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避統不與相見孫權亦命統不得讎之甞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功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王隱晉書曰趙誘爲杜曾所害誘子胤斬曾食其肝胏

又曰桓温父被害之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志欲報仇經年方知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由是名重當時

又曰龐壯字子偉值惠懷末天下大亂李特爲寇壯父叔並爲特所害壯欲報仇會李壽鎮漢中壽時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壽然之遂帥衆還討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讎壽旣捷因欲官壯壯誓不仕

又曰沈充敗于吳興吳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誘内充重壁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沈約宋書曰沈林子以仇讎未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直入預男

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孫嚴宋書曰宋越父爲蠻所殺其讎嘗出郡越白日於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後魏書曰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於路爲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

又曰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梁書曰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爲同縣違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唐書曰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嫁更無弟兄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嘗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甎擊殺之旣而詣吏稱父讎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仇讎下

太公六韜云武王伐紂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舡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列子曰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其子來丹謀復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之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丹垂涕曰願爲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劒部下具）

淮南子曰魯人有爲其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琴操曰樗里牧恭爲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於是覺而聞走馬聲以爲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視天馬迹也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動吾處不安以告吾耶乃感懼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讎家候之不得也

又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學鼔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耳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國語曰吳敗越於會稽勾踐誥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與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親爲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不之少恥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人（水犀如牛其甲有朱鑿以爲甲士）不患其志行之少恥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定西河之守誰可用對曰荆伯柳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伯柳爲西河守伯柳見解狐而謝之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寵下車牙以德進幹任喉舌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常

用怔焉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痒之思何也寵謂牙曰父爲豪周張所害重仇不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塵恥未判是以長愧而無恥也聞好馬牙與校園交通遂充騶馬之職乃先醉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驚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孝子傳曰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色養蒸蒸盡於孝道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於是少年毆檛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焉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

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鷖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鷖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壻避之仇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曰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弟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以繩自縊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也

又曰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欲報夫而無道聞其妻孝義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

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代欲以身當之且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户而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家痛以爲義遂釋不殺其父

越絕書曰伍子胥入吳居三年闔閭將爲之報讎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閭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愁心苦思懸膽於户出入甞之不絕於口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群臣聞之咸曰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二十一年興師滅吳

檀道鸞續晉陽春秋曰王談年十許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之志年十八密買市利插刀陽若以耕耘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於橋上以插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搜神記曰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隣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隣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讎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幽明録曰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

草草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趁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公爲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身感其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會稽典録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郄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

解系傳曰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况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崔鴻前燕録曰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群慷慨謂群

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閡殊俗不聞聖教於上宗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忍不恤下為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業年十歲常縛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大號而泣不中瞋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如此業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所以申罔極之心耳

陳留志曰韓卓父嘗為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　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信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為是乎於是乃投刃援杖復耻而止

常璩華陽國志曰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衆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

會赦免

應劭風俗通曰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祐為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父思欲為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大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梁祚魏國統曰崔周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魏文帝雜詔曰喪亂以來兵革從橫天下之人多相殺害昔賈復寇恂私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輿而載

崔鴻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虞預會稽典錄曰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頵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頵以病亡朗乃刺殺頵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

廣德神異錄曰賈氏女不知何許人年十五父為宗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及強仁長乃共殺讎者自列其罪高祖嘉之

又曰王君操父大業中為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

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網又以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仕州府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州自陳刺史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當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從刑憲太宗特原之

又曰張琇蒲州解縣人父審素為嶲州都督在邊累載有亂其軍中贓罪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審素無罪俄曰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理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遷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是年理琇候萬頃於東都城挺刀殺之理雖年長其

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氾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讎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斯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琇等兄弟同殺推問疑承律有正條須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爲父報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讎殺傷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決殺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憫之爲作哀誄

牓於衢路中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唐新語曰杜并父審言善五言尤攻書翰恃才蹇傲深爲時輩所嫉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户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户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醼密刃刺季仲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嘉歎之

又曰衢州人余長安父與叔共二人爲同郡衣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横遭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時裴垍當國李鄘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皐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老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怒　怨

怒

說文曰怒恚也

易曰君子懲忿窒慾

尚書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毛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如震如怒闞如虓虎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左傳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必亡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又曰衆怒不可犯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而逐獻公

又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公在門臺臨庭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國語曰晉郤獻子如齊聘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也

史記曰孟嘗君客于趙平原君趙人聞孟嘗賢出觀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佐我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何以假爲

又曰趙使藺相如賫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

曰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好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以示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償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擊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秦王恐其破乃辭謝固請

又曰鄒陽上書於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於鴻門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獨騎噲與靳強滕公紀成（晉灼曰紀通父）步從閒道赴軍使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整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見謂布何苦而反曰欲爲帝耳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又曰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又曰上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而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比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用此時事來耶起手抵破書案

又曰龐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又曰鄧晨南陽人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又曰有詔會議靈臺所止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又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輔國政勿有隱情憑曰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譖遂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復欲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出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上即敕尚書解遵禁錮

又曰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園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

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強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緒襲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敗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莛橦起音今區區之攸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着地

又曰諸葛亮既屢遣使交書於司馬宣王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將出戰辛毗仗節勒軍吏以下乃止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顧見呵不能禁歸告其母恚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孫權爲吳王忻宴之末自起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翻雖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

蜀志曰姜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尋被後主勅命乃投甲詣會於涪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爲導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遊洛邑日何曾聞有蔡克兒

又曰郗超實黨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又曰周訪爲荊州王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荊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以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齊書曰裴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裴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爲慕容恪所擒慕容儁立問閔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爾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李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

籍冲而更相輕背唯公歛袂而已冲時震怒數責虎前愆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冲素溫柔而一旦暴急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然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列子曰宋有蘭子能以伎干宋元君雙枝屬其脛弄七劒而躍之元君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鷰戲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伎適值寡人有忻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復望吾賜拘而戮之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下車而前謁者通之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而展其足按劒瞋目其聲如乳虎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不得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使爲子傅

燕丹子曰田光荅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色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色白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告之聖諫願大王勿伐齊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鐵槌身絕爲五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賜以屬鏤之劒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隔陵君隔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

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怨

尚書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崇信姧回放黜師保

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毛詩曰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又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

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季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產曰我聞忠怒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語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

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洪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尊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東觀漢記曰長水校尉耿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續漢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敢欺欺天乎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

王韶之晉紀曰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有之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所以怒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各在於非理故曰開禍在除怨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意益薄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氏之璜揖讓而進之則怵暮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也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妬余之蛾眉兮諸謠謂余善淫（謠毁也諑譖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襄王之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王見昭君端正閑麗於孝元帝既不幸納備後宮積五六年王昭君心有怨曠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盛服形容光輝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元帝見昭君便驚悔不得復止遂以與之王昭君雖去漢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鷰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母妻子道里悠長鳴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貧上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尚書六極四曰貧

毛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又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又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

禮記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謂不及其日月也）

又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左傳曰室如懸罄

論語曰貧而無諂

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縕枲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語曰端木賜駟馬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矣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家貧財不足人也）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武子晉正卿欒書也大夫卒田者不及上大夫）其官不備其宗器（器祭器也）宣其德行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亦爲能其德也是以賀若憂德之不脩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也

史記曰叔孫敖知優孟之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其子無立錐之地

又曰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爲人推車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爲上卿

又曰馮驩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皆知君賤之食以草具居有頃驩倚柱彈其劍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乃比門下諸客居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爲之駕比門下客後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其貪不知足也孟嘗君問驩曰公有親乎對曰有母孟嘗君令人給其食用無使乏驩乃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事問門下諸客有能習計會能爲吾收債於薛乎驩獨署曰臣能孟嘗君怪曰此誰乎左右曰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吾負之未之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又闇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債乎驩對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將行驩問曰收債畢市何物而返也孟嘗君曰視吾

家六寡有者驩逐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券既合驩乃矯君命以所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萬歲驩遂長驅而還見孟嘗君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乎對曰畢何市而返對曰臣竊計宮中珎寶盈室車馬實於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若何對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盡以賜之而燒其券民時稱萬歲此臣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於是朞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亂及王出畋怨有刼王者意甚疑之孟嘗君將出奔其舍人魏子初為君收邑三返而不敢入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為君數與之以故無入至是魏子所與賢者聞孟嘗君出上書言其不亂請以身盟遂自刎於宮門湣王大驚乃復召孟嘗

君孟嘗君謝病歸老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於道傍孟嘗君顧謂驩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矣驩對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於死矣今君止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百斤西遊於梁說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諸侯先迎之者國富兵強於是魏昭王以其故相為上將軍而虛相位遣謁者賚黃金千斤車乘往聘孟嘗君固辭不往魏使三返湣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孟嘗君使返國驩又請曰願得先生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既成還報曰三窟以就君可高會而樂矣孟嘗君乃還為齊相

又曰顏無繇字路顏淵父也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車以作椁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曰魏悖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獨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之曹參因以為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拜為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人笑之

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置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家貧嘗於臨邛市與人沽酒傭為酒掃身着犢鼻布裩於市中然少好讀書學擊

劍小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曰相如後遊梁數年歸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多富人有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請長卿長卿謝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乃自起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歡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為鼓一弄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竊窺之相如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女不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文君久之與相如俱至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於市卓王孫恥之昆弟諸公謂王孫曰一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失身於相如相如雖貧其人才足依也柰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僮僕百人錢百萬文君與相如乃歸成都武帝立蜀人楊德意為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意曰此臣之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可觀乃作上林賦賦成奏之帝大悅以相如爲郎後拜中郎將建節使至蜀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於是臨卭故人及卓王孫諸公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王孫於是喟然歎曰老人所恨得使女事相如乃晚耳

又曰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事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平好讀詩書家貧居窮巷以席爲戶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

又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又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治生爲商賈從常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又曰倪寬千乘人治尚書歐陽生貧無貲用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又曰嚴助侍讌從容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卿太山鉅平人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廼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以自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皆莫能厚遇

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少好學書悖達善屬文家

貧丐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又曰楊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下有好事者載肴從遊學

又曰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人

范曄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濟陰人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讓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

宗見而奇之

又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爲充曰今貧若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許之曰當醖酒會內外共議旣而致酒宴客充前跪白母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令遣斥便叱去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目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皆造問爲車馬塡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輙徙避家貧無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輙還鄉里

東觀漢記曰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土埋藏而已

又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治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

又曰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吏後買輙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周紆爲渤海太守赦令詔書到門不出夜遣吏到屬縣書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墼以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掃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內居焉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裏生魚范萊蕪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也

又曰王苑字仲安貧賤茅屋蓬戶藜藿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貧母老常躬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太尉

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傭嘗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又曰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楊士州本以事服能見遂以議郎

宂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也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絜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相謂曰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耶

又曰劉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

又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葦芘以自供群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

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居魏土少貧賤鬻畚爲業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畚而無直曰可隨我去取直猛隨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鬢悉白從十許人一人引猛

太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顧視乃嵩山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共糠飯繩索作衣賣手繩口誦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少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曰君謂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人事部一百二十六

貧下

魏志曰崔林字德清河東武城人也幼時宗族莫知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權爲冀州主簿

又曰華歆素清貧祿以賑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草吏同郡吏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皃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遂與之婚

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性嗜酒其家甚貧性好賖貸輙言豪富必相還孫權甚奇之魏將夏侯尚南郡作浮橋渡百里洲璋於上流伐葦作葦欲順風放火葦成尚使引退璋遂爲平北將軍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曬衣裳或宗族於庭羅列衣服咸貧無物乃脫犢鼻布裩以竹竿頭掛之人問故荅曰不能免俗

宋書曰武帝劉裕少時其家大貧與人傭賃及登帝位耕具猶存并衲布襖並令收掌以示子孫令爲規戒

又曰江湛家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陶潛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顏延之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罄貧球輙分財贍之

齊書曰王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勑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又曰虞玩之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著此屐已二十年貧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又曰庾杲字景行新野人初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食唯有韭葅生菜任彥昇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菜王儉用爲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

爲蓮花池故緬書言之官至御史中丞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後魏書曰胡叟居家蓬室草戶唯以酒自適常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飢貧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視之蔑如也

隋書曰張仁詡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輙辭不受每閑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又曰虞世基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省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

又曰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又曰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輕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

又曰李建守約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荊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說苑同）

列女傳曰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尸在牖下覆以布衣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衺其被則斂矣妻曰衺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不衺故至於此

又曰齊女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是何言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貧妾不蒙見愛之恩長爲妾不亦可乎莫之能應遂復與夜

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蒙山之陽以藿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床蓍艾爲席

東方朔別傳曰朔書與公孫弘借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李郃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稻田三十畝弟宅一區至京學問常以賃書自給爲人沉深弘雅有大度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盖幅自鄣出入則户前出則掩後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有其父兄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泣曰欲書可書耳

桓階別傳曰階貧儉文帝嘗幸其第見諸子無褌文帝摶手笑曰長者子無褌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二子爲郎使黃門賚衣三十襲賜曰御兒能趨可以褌矣

文士傳曰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漢宗室子孫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梁貧恒賣書以供衣食

汝南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潁川人至行絕人在喪雉兎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户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床令遣以乾糗就遺之定乃受半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以清正爲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一束藁暮卧中旦燒之

華陽國志曰朱良字雲卿什仿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

豆屑飲水以諷誦同業憐其貧給米肉不受家貧恒以步行爲郡功曹

世說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俗說曰謝僕射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方使婢賣狗供客比得食無氣力可語

又曰劉眞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屩以養母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文君貧悲愁以所服鷫鷞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與謀還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

墨子曰天下有義則富無義則貧

列子曰管仲之相齊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其後田氏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君實名貧偽名富也

又曰齊有貧者乞於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又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問氏大貧自宋之齊請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定三年大攘自此往施及州閭問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問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嘻若夫爲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利雲雨之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黿鼈亡非盜也夫金玉珎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又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户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顔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我將得邑貸子三百金周忿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淵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之頷下汝得之必遭其睡若龍寤子尚奚珠之有哉

吕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於人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又曰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

抱朴子曰洪稟體尫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荊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淮南子曰貧人夏則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鮮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焉（高衷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煬炙也向竈口之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喻之（喻猶方也）

又曰人有盜而富者未必富盜有廉而貧者未必廉也

符子曰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和與居乎太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蓽門不扇蓋茨不翳而弦不輟

鶡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

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弃荒遐好爲庸卒刑戮如是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人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爾遠竄昆侖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愆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女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金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窮　凍　餓

窮

說文曰窮極也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御曰公家畜罷而不爲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

史記曰范睢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伯使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

又曰管仲曰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漢書蘇武傳曰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穹廬旃廬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零盜武牛羊武復大窮

漢獻帝春秋曰王朗降孫策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王朗朗受國恩當云何報德朗對曰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羈蹴足入斛叱咤聽聲東西唯命

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何晏治曹爽等獄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魏末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故大將軍東行爽還廳事上

蜀志曰先主伐吳先主敗引退道隔黃權不得還降魏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歸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文帝善之

蜀志曰許靖爲許邵排擯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王隱晉書曰上攻張方决千金堨水碓不作發王公家奴婢手舂給兵男子自十三以上皆從役於是公私窮踧米石萬錢

晉中興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處窘塞曰與臧道士推筭數厭勝之術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齊人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子仲窮不苟求非義之食不食

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率其賢良投於胥山越兵大至圍吳三重大夫文種相拜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桴而鼓之於是吳王書其弓矢而射種蠡之軍其辭曰臣聞狡兔已死良犬烹敵國已滅謀臣亡今吳已病也子大夫何不虞之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子路烹豚孔丘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也

荀卿子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又曰孔子適楚遊陳蔡之閒七日不食子路曰由聞善者天報之福不善者天報之禍今夫子積德義奚居之隱孔子曰由芳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同也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乎江湖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回擇菜子貢相與言曰夫子載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語之今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世之暴其何窮之爲也

尸子曰湯復於湯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王門越王棲於會稽秦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屨爲人履之也而越人乘舟縞爲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燕丹子曰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其瓴之足羞矣

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歌宿於郭門之外擊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非常人也

雜道書曰地肺之山其下生草名曰救窮如竹冬夏不枯取而食之可絕穀不食令人長生服之三十日行及走馬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逼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孔子既似陽虎以爲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司馬彪與山巨源書曰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

孔舒元在窮記曰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乏得絹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絹三疋以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鵠節無復血色

凍

左傳襄三年曰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水故言涉也）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漢書曰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北至樓煩會寒大雨士卒飢凍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五色石銅合治爲威斗也）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三輔決錄曰鮑恢父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三常

伏門外凍地晝夜號泣令感而赦之

晉元嘉起居注曰徐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坯僮令殷道益十一月冒寒出郡發汝冰雪主簿王黒等三人脚悉凍斷

晏子春秋曰景公出遊於寒塗覩死瘠者嘿然不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覩飢者與食病者與財今君遊寒塗飢寒凍餒死瘠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公於是歛死瘠發粟賑貧三月不出遊

呂氏春秋曰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琴操曰曾子幼少慈仁質孝耕於太山之下遭天霖澤雨雪寒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餓

禮記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左傳宣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也）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輒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其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論語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史記曰趙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李兌起兵敗之章往走主父兌因圍主父宮令宮人後出者夷主父不得出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遂餓死沙丘宮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案盡沒入一簪不得著身遂餓死

又曰條侯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持國柄貴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三歲其兄絳侯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卒餓死

又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太后怒召趙王置邸弗與食趙王餓遂幽死

戰國策曰楚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餔臣父臣父曰中山有事女必死之故來死君也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塚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

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使匈奴匈奴必欲降之乃幽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之處使牧羝羊粟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又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

穀石三十餘萬民多飢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曰王莽末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行人宗廟園林皆發掘唯霸陵完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飢餓群盜入野澤掘鳧茈食之

又曰建武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飡糗腹張死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曰八年車駕討隗囂唯獨狄道爲國堅守然民飢饉啖弩煮履寄命漏刻

又曰上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榜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也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擾擇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王郎起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菜實爲粮

又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掖庭中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閉殿門不出掘庭中蘆菔根捕池中魚食之死因埋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儛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粟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

范曄後漢書曰鄧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

漢獻帝傳曰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餓死牆壁間

吳志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飢寒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摯虞餓死

又曰劉琨與王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發徒跣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即桑椹冬則營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吳孫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強寇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澄卒荊州飢荒尼殺牛壞車煮之遂父子餓死

晏子春秋曰越石父凍餓爲人臣僕三年矣晏子解左驂贖之

文子曰神農之法大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餓者

孟子曰陳仲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

韓子曰秦大餓應侯謂王曰吾苑之草蔬橡菓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吾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賈誼新書曰虢君驕恣晉伐之出走逃於山中遂饑死爲禽獸食之

風俗通曰俗說大饑不在一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

符子曰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孰請以劉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着頰還吐與二

兒後並得存

幽明錄曰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歎聲聒於耳

古艷歌曰行不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栢葉人啖栢脂不可當飽聊可過飢

傅玄詩曰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一飡重丘山哀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哭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又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

又曰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者乎

又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朞年）

又曰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

又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又曰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又曰昭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又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逕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

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誠欲以苦之因忽不見

又曰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如兄弟及聞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我以柔弱徵少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莽自知敗乃率群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軺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一以公卿中非陟無足與託名日往其門尋陟自強通陟卧未起一徑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柰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明往詣一柴車草屛露宿其傍左右皆驚愕

東觀漢記曰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於遼東乃首戴盆盎哭於市言曰新乎新乎遂潛藏

漢名臣奏曰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魏志曰太祖擊黃巾濟北相鮑信鬬死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又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嘗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illegible]）（[illegible]）曰不謂卿也乃止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晉書曰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又曰阮籍居喪毀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秦秀性忌讒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卒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知乃有不救之罪於是乃止

又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慧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躬作難

又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

又曰衛玠卒謝琨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列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又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女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晉安帝紀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之母楊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母輟餐事流涕悲不自勝旣而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追隱之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代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薨

沈約宋書曰劉損字德願爲泰郡太守德願爲性麤率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葬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哭亡妾耳

崔鴻前燕録曰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容儁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未有如商者也拜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儁愍而授遼西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錦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周羅睺進授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有鄭人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旣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爲名流稱重若此終不登一命而卒

又曰李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

又曰韋昭度知政事與李磎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磎之爲人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趍知不若車之速又乘比至國四下而趍行哭至伏尸號曰令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於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列子曰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盡生性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又曰將陰夢火將病夢食飲酒者憂愛歌儛者哭

又曰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曼聲長引）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淮南子曰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也

又曰楊子見衢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

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嚮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悲傷亡簪也哀其亡故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道而哭沽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刑而歸遨童不謳歌舂者不相杵

博物志曰文王以周公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美當道哭曰我東太山女嫁爲西海婦而灌壇令當路有道德吾不敢以風雨過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於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車頻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以九山之鳥知之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又曰季康子謂子游曰仁人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又曰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劉向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還國夫人不喜哭何對曰籩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有不與舅氏共之者有如河水

魏文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封侯其妻哭於內爲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眞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古詩曰啼呼哭泣如吹胡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泣　悲　啼　涕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又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禮記曰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置館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之而泣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史記曰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之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嘗從高祖於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言之文帝召見具言其故於是后持之而涕泣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又曰漢高帝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緤泣曰始滅秦定天下未嘗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載於是上遣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

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又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上慷慨傷懷泣下數行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御欲屬以軍事而返効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又曰章帝東巡狩祠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塚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吳志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書曰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守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初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孔叢子曰貴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姧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釋天下若釋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乎起果去入楚有閒西河入秦

說苑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辜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隣窺牆問曰何故哭悲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續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閒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有以荅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卒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在此

王充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從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襟

劉向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舍死簡子與諸大夫飲酒酣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舍死未嘗聞吾非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也

文士傳曰張叔序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其友人相與語天下云嫉害忠良豈但道之不行恐將不免二人相向而泣有老人過嗟曰二大夫何泣之悲哉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羅網高懸愛在機後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歎潺湲兮沫袖

泣嗚咽兮涕裳尋夫景君齊山荊公燕市孟嘗聞琴焉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誰能仰視

後漢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悢泣先言流

悲

毛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家語曰閔子三年之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撫弦切切而悲

史記曰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盡得楚矣乃悲歌慷慨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對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徒步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泣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也

吳錄曰張武父業爲郡門下掾還家遇賊鬭死武時幼不識父每至節日輒持父遺劒到亡處設祭悲動路人

吳志曰顧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自見濟拜也

晉書曰羊祜樂山水每因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此公言耳

莊子曰宋桓侯渠蘇宮使蔡謳（爲士唱也）觀者數百倍去之無有悲色君乃賞蔡

呂氏春秋曰周有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歌者自見而問焉與之語是其母也

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

列女傳曰魯七室邑之四者（一邑七言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慘者隣人婦謂曰何嘯之悲欲嫁乎吾爲子求偶七室女曰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山東人西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楚辭曰悲者秋之爲氣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胡地玄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之聲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吁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梁庾信哀江南賦序曰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

啼

爾雅曰程程小而好啼（郭璞云聲似小兒啼）

左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當柰何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字年秊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又曰樂恢字伯奇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

魏略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蔡琰別傳曰琰在胡中十二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婦人作啼粧者薄拭目下作啼處起梁冀家天下皆效之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啼也

語林曰董昭爲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爲司徒

又曰胡廣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

涕

說文曰涕鼻液也

易曰齎咨涕洟無咎

毛詩曰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禮記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

又曰孔子之衛遇舊舘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也

國語曰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無洵涕（無聲涕出爲洵涕）

漢書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弗知皆爲流涕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又曰楊雄怪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吳志曰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

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春秋後語曰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爲濮上聲士皆流涕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毀墳墓既已下嬰兒竪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涕流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人事部一百三十

別離

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又曰申伯言邁王餞于郿

又曰挑兮撻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又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又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左傳昭四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孔子在衛晨興顏淵侍有哭者甚哀回曰此哭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有類於此矣

史記曰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將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又曰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渭橋與廣利別

又曰踈廣踈受父子並爲皇太子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歲父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稱病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珎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赤眉兵盛乃拜鄧禹前將軍持節西征自選可與俱者於是凡將六將軍吏二萬人禹辭訣上自從輕騎數百送至野鄧禹不能定赤眉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劍勑異曰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東平王蒼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詔遣使詣國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第五倫年少諸家惟令詣郡尹鮮于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裒坐事徵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之晩

又曰申徒蟠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東四方名豪會帳下六七千人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何乃相教榮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

魏志曰夏侯惇薨以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舍我尚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晉中興書曰王澄省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巢登便脫衣着犢鼻上樹探鵲鷇而弄之傍若無人

晉中興書曰衛玠兄璪時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將亂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而去也玠啓喻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璪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命之日兄其勉之乃扶將老母轉至豫章而洛城失守璪没焉

沈約宋書曰王弘字方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尋以病歸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别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陪從謙貴其言

又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後魏書曰南安王楨復封南安王後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皆流涕而別

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眞三人分財堂前有紫荆花葉茂異共議破爲三分明截之爾夕樹即枯死眞見之驚謂弟曰花本同株當分析枯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少離異是不如樹也兄弟相感更合

吳録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持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者權大笑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伐吳將與大夫范蠡入臣於吳群

臣皆送浙江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採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卿相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福如膏火不可不愼持節散才遊於雲漢之間不受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瑶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

荆府圖曰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林館是餞行送歸之所

水經曰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之側有射堂北亭迎送

之所

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送周瑜大宴會叙別昭等皆出權獨與劉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

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中耳誰復能屈伸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離別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文士傳曰張翰到京師時齊王冏擅權翰謂同郡人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嘆曰吾亦思汲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

府以翰輙去除吏名

世說曰杜預屯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之

又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望外拜號爲朝臺即岡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語林曰荊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衆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遅才自舉爲遂墮地士以是知其必敗

又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西河而與起辭武侯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仁以義武侯曰

四者足矣

郭子曰周叔治爲晉陵（謨子叔治光祿大夫西平射侯敷弟）周侯仲智送之（周侯名顗字伯仁仲智名嵩次弟也）叔治將泣涕不止仲智恚之曰國人及婦人別惟知啼便捨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拏自愛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泣非耶吾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斷必不足矣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沐

我而去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與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

李陵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間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客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又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涯

又曰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商

又曰二凫俱北飛一凫獨南翔子當留斯土我獨歸故鄉

蘇武贈李陵詩云黃鵠一遠別千里影徘徊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劄上有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江淹別賦曰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道徑以諷諫君

又曰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又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人事部一百三十一

僭　驕慢　怠惰　迷志　癡

僭

禮記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又郊特牲曰庭燎之有百也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諸侯之宮縣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漢書曰燕剌王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者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紈作直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尚方治飾車甲三百萬已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棄市

又曰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僭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渭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舟立羽蓋上聞之大怒迺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司隸京兆尹皆爲以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梁冀別傳曰梁冀奢僭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妻冀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第內

董卓別傳曰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車畫兩輪時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驕慢

左傳成下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祈請也）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孝文帝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上入苑獵與同輦常謂上爲大兄文帝賜王帛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慢曰無勞苦者

又曰上官安還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

王隱晉書曰楊駿漸驕傲石鑒語之曰卿恃女更豪耶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鑒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後魏書曰宜都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任位以爲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

蕭子顯齊書曰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常牛驚跣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賈誼新書曰號君驕恣伐之不守出走逃於山遂餓死爲

貪歐食

語林曰晉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問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即剝其面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怠惰

禮記王藻曰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左傳僖上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成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蜀志曰楊戲性簡惰省略未嘗以言加人遇情接物書符

指事希有盈紙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蔡邕勸學曰羸仮頑薄執性不因心遊目蕩意與手互

嵇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悶痒不能沐也每當小便而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志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有不堪者七也

迷忘

說文曰迷惑也忘不識也

易坤卦曰先迷後得君子有攸往

又復卦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illegible]）（迷惑人也）

史記曰漢敗楚於垓下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八百餘人夜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將灌嬰以五千騎追項王度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漢書曰元帝爲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復平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又曰李廣隨大將軍擊匈奴語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人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刎

魏志曰夏侯霸聞曹爽被誅而征西將軍夏侯玄又徵以爲禍必將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趍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粮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所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

晉中興徵祥說曰海西公即位忘設豹尾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天若曰海西九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終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作紙也）其華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又曰歷小之山其山多櫔是木也方莖圓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棟（棟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可浣衣音練也）服之不忘

搜神記曰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名猳一名馬化或曰玃伺行道人有後者輙盜取以去人不得知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而男不知也取去而共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產子者輙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養者母輙死也

廣州記曰盧山有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人時登山採拾正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輙迷不得返

述異記曰南康南野有東望山民三人上山頂有湖清深又有果林周四里許衆果畢植閒無雜木行列整齊如人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三枚欲以示外人迴旋迷不能得路即聞空中語云速放雙甘乃聽汝去投所懷甘於地轉盼即見歸途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所出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出我且厚賜於是遂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等也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必有丸矰之憂黿魚保於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憂今君逐獸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哉

鬻子曰文王問曰人有大忘乎對曰大忘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忘

列子曰禹治水土也迷而失墜謬之一國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有口名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山頂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其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妄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娉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

又曰秦人逢有氏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正之哉嚮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莊子曰顏淵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

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具茨山在滎陽縣今名大隗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前馬言二人先道馬）昆閽滑稽後車（言二人從後車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小童而問塗焉

尸子曰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腴家諂）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失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遂得道

楚辭曰入漵浦予邅迴兮迷不知其所如

劉謐之迷賦曰寵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數是來到豫章因便造人士東西二城門赫奕正相似向風徑東征直去不

轄耳

癡

周書曰太公望忽然曰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大事不成

左傳成下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杜預注曰蓋世所謂白癡也）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勇力絕人褚後事太祖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而[illegible]切）蠢之民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不能前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

北史曰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荅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由是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躭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亦爲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注云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耀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耀明其癡騃不足也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人言會稽王癡（會稽王簡文先封也）

又曰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衆歲人父臣字仲時一名著洛陽太守）司空以爲癡（[illegible]）會無往婚對其音樂便許之

世說曰任育長年少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問飲爲熱爲冷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他問問來時東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黄門樂人更往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搖頭歡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也）

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物怪老癡譽此兒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二

慙愧

尚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又曰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

左傳曰吳公子札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濩湯樂也）曰聖人之引也而猶有慙色聖人之難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顏刻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乎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書曰項羽至烏江亭長檥船待羽（應劭曰檥止也孟康曰檥音蟻附船著岸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歎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又曰文帝嘗病癰鄧通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而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由是心恨通

又曰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疑曰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新樵負戴相隨婦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逾益疾歌

妻羞之求去

又曰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躙（韋昭曰蹂踐躙躒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今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揄之霸慙而去

又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又曰王丹字仲固京兆人也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又曰樊重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又曰魏霸字延年仕為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空養他家老為即自入辭其妻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遂

失計義不敢蚩即拜而出妻慙求去

又曰卓茂爲丞相史嘗出道中人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乎曰月餘矣茂自知畜馬數年解馬與之挽車而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雅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有盜取之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所盜載橡還之恭不受人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安定朝那人善用兵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清必資用乏乃出錢賜之吏著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爲致死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引見禁鬚皓白形容憔悴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豫於陵圖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又曰陳矯爲尚書令明帝即位車駕常卒至尚書省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返

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乃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

又曰王羲之傳時劉琰之爲丹陽尹許詢嘗就琰之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必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又曰嵇紹嘗詣齊王冏咨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有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

又曰庾亮傳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又曰王羲之傳素與王述不協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其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

晉中興書曰王恭嘗宴于司馬道子室尚書謝石爲吳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座而放妖俗之音乎並有慙色

又曰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導謂陶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宋書曰王惠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甞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

又曰謝誨爲并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別問悔年荅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誨有慙色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何不着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切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又曰顧凱之爲尚書吏部郎甞於太祖坐論江左人言顧榮袁淑謂凱之曰卿南人性怯懦豈作賊凱之正色曰卿反以忠義笑人淑有慙色

唐書婁師德初狄仁傑未爲宰相時師德甞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甞出師德書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置酒太山之陽酒酣公四面望喟然嘆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撫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子何笑也對曰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於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見之忽不入意顧爲薪者曰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札慚於斯言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雅也子姓爲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字乎季札有慚色

又曰吳師入郢闔閭既妻昭王夫人又及於伯嬴伯嬴秦康公之女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也公侯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今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今吳去儀表之行從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訓民乎妾聞生以辱者不如死以榮者使吳王弃儀表則無以生存一舉而兩儀辱妾以死守之不敢命也且凡欲近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耻遂退還舍

博物志曰宋國有田夫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甞之哲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人大慙而止

列女傳曰河南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甞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

鄭玄傳曰玄在袁紹坐汝南應邵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邵有慙色

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讚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會稽典録曰邵貟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貟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温朱據等會清談于雲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貟聞而愧曰吾與仲明游居此

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

又曰鄭弘守陽美郡鄉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之嫂詬弘弘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其婦償錢還弘弘不受也

又曰沈勲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勲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盜者愧懼賫還不受

又曰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益伯伯覺之慚懼旣還所侵又却一丈

桓子新論曰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庭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太尉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揚善焉

歎尚爲之諱而況於人乎

風俗通曰陳國有張伯階弟仲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階我今日粧寧好不曰我伯階歸婦大慚愧其夕時伯階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階爲卿答曰故伯階

語林曰明帝函封與王公關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旣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欲見王公

孔叢子曰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送不顧王心慚焉

吳王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惡乎屬國管仲曰使隰朋可盡逐易牙竪刁等管仲死盡逐之而食不甘官不治朝不肅三年公皆召而返之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竪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婦人踰垣入而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曰何對曰帝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出涕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貪　詈

貪

釋名曰貪探也探取他人分也

說文曰貪欲物也

毛詩曰碩鼠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又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禮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左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

又曰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不足與也

又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往蔡大夫曰貪而無信唯蔡是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又曰楚文王謂申侯曰貪利而無猒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又曰昔有仍氏生女甚美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

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書曰清明之日田鼠化爲鴽不化國貪殘

又曰今尒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

史記曰宋義令於軍中曰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無所取志大不在小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瞸（斟切）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劾後定果下獄

續漢書曰侯參爲益州刺史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太尉袁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閲參輜重三萬餘斤兩皆金銀珍玩不可勝數

又曰陽仁字文義關中人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而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魏略曰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犯法輒得原有爲典軍校尉太祖征吳斐隨

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狗雖有小損而鼠不切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書曰琅邪內史孫無終貪横忍虐殺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晉中興書曰謝萬安石之弟也爲尚書令蕘博士議謚曰萬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遂居清顯安自夸擬曾無勲德衆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直曰襄公

又曰廣州北界有一水名曰貪水父老云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

吳書曰薛綜上疏曰交州刺史米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頭收稻一秤

百姓怨叛山賊竝起

隋書曰章該字宣恒為左長史太祖會群寮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媿辱之

後魏書曰元脩義為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刼

又曰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民患馬牛無不逼奪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外錢何得言貪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

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卿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宇文述貪鄙知人有珎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恩接呼之為兒由是爭餽金寶

晏子春秋曰景公與晏子登路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代代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服牛死夫婦共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今公之酒醴酸酢不勝飲也菽粟鬱積不勝食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餧人也欲代之延不亦難乎

莊子曰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孔叢子曰衛人有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之鰥難得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餉之餌過而不視之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孫卿子曰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專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弊箄甑糜在旃茵（茵氈褥也）之上雖貪者不搏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譙子法訓曰貪者難為惠吝嗇者難為恭君子以禮而已矣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之令婢舉阿堵物婦郭太寧女才拙性剛聚歛無猒夷甫患之

又曰王含為廬江（含字處弘將軍敦之兄）貪濁狼籍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中稱家兄在郡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魯國先賢志曰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謡曰東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華陽國志曰李盛為太守貪財重賦國人詈之曰盧鵲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縣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

南州異物志曰俚人不愛骨肉而貪寶貨見賈人財物牛犢便以子易之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貪而不斷付任失所故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共連名詣大傅東海王言之曰尚

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家成市鄽貪如虎狼無復巳極

又曰黃穆字伯開博學養門徒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兎神雀白鳩之瑞弟奐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也

桓譚新論曰鄙人有得脠（音羶生肉醬也）醬而美之及飲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王公刾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巳得而重愛不肯予是皆唾脠之類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為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衆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濤於梁上得絲巳數年塵埃封印如初

會稽典錄曰周規字公圖太守唐鳳命為功曹鳳中常侍衡之從兄恃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謂力弱載重不惟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紈致明府以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極於閤內鳳後果以檻車徵

虐

釋名曰虐焅也凡疾或寒或熱先寒後熱兩疾似焅虐也

說文曰虐殘也

尚書曰無若丹朱傲虐是作

又曰今商王受弗恭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毛詩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左傳曰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又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乃自立

又曰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植而虐之是禍國也

又曰莒子展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

又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論語曰慢令致期謂之虐

戰國策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白起一日坑趙降卒四十二萬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居厠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孝惠問乃知大呼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又曰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虐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作失叉）所過無不殘滅

漢書曰江都建遊章臺宮人乘小舡以足蹈覆舡四人溺三人死後遊雷陂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舡入陂舡覆兩郎溺舡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宮人有過輒令倮擊鼓居樹上久者三十日乃衣或髠鉗以鈆杵舂不中程輒縱狼齧殺之尊為淫虐

又曰周由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又曰翟義起兵王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冢燒其棺柩夷滅三族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又曰翟義黨王孫慶至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筳導脉知所終始云可治病

魏略曰髙陽劉類歷位宰守苛虐尤甚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事過無輕重輒捽其頭亂杖撾之牽出復入也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賊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之皓大怒假它事燒鋸斷聲頭投身於四望山

又曰初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侍立爲伺過之吏宴罷奏其闕失大者即加刑小者輯爲罪激水入宮宮人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

江表傳曰孫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乃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會將吏問王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

王隱晉書曰荀晞字道將領兖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人皆怖悚流入他州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百姓号小荀酷於大荀也

又曰劉淵殘虐所在城邑無不傾敗流離死散殆無子遺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兒耶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如甄后故事

晉中興書曰苻健凶淫暴虐露刃張弓椎鉗鋸鑿殺人之具備左右

又曰石虎有所平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子遺

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

又曰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宋越殺我

又曰奚顯度者東海郯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世祖常使主領人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雪寒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閒配顯度加就刑戮

又曰文帝元嘉起居注曰汝陽太守王道摽下縣作木人二枚高八尺竪著郡門有犯事者使拳擊木人令倒倒者免罪力弱者手拳傷剝

齊書曰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道人與謐情款隨蒞部犯小事餓繫獄裂二衣食之

後魏書曰汝南王悅孝昌中除司州牧爲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斬其手姦偷畏之慴息

隋書曰燕榮性暴虐令部下炙肉少不中意以籤盲其目有溫酒不適者斷其舌

又曰崔弘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

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唐書曰來元禮爲遊擊將軍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

又曰韓滉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內有犯令誅及隣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情涉疑似必實極法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者以滉幼立貞廉晚途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鞭吏士流血滿庭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常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誡家僮不得出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借汝頭以明法耳遣收奴斬之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

梁冀別傳曰冀爲河南尹居職恣暴多爲非法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乃署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冀聞而密遣掩捕得笞殺之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爲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皆各在其社下祈祀悉就斷頭駕其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云大獲賊

文子曰令猛爲民之力反爲殘賊是爲虎翼何爲不除

孫卿子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

韓子曰梁車爲鄴令其婦往見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令

會稽典録曰吳王使王孫雄謂范蠡曰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虐者不祥今吾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忘其不祥乎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怒子胥伏劍而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投之于江斷其頭置百尺之上謂曰日月炙汝肉熛風飄汝眼炎火燒汝骨盡成灰土何有所見

凉州記曰郭麐（嫩艮）略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麐皆遂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覩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麐意氣脩然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六月盛暑而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惡不清凉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鄧析書曰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君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此四者常彎弓露刃以見朝日鉗鍾鋸鑿所可爲害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公卿已下至于僕隸殺五百餘人

崔鴻前秦録曰左光禄大夫強平諫符生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昏風災水旱於時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免強於政治乖和氣所致也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崔鴻夏録曰赫連勃勃徵隱士京兆韋思思至而恭懼追禍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我何處遂殺之

又曰赫連勃勃凶殘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戮之群臣忤視者鑿目笑者決脣諫者截其舌而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人事部一百三十四

奢

說文曰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毛詩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左傳曰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又曰襄公五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而難為上也（僭天子之禮）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智也（魯大夫臧孫辰）

又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又曰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飢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斷取樵粥而巳

漢書曰鮑宣上書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蒼頭非純黑以別良人諸給殿中省所居蒼頭侍從也）

又曰陳咸為治倣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

又曰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中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又曰王鳳為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奴以千百數

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作理絲竹管絃

又曰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鮮明而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又曰哀帝幸舍人董賢寵之累遷為大尉前後所賜不可勝計哀帝崩群臣白太后收賢斬之時年二十二其家奢侈過於國耳於是乃收董氏財物估價九四十二億萬（[illegible]）

皆帝所賜之物

後漢書曰梁冀爲大司馬行大將軍事害太尉李固及內外忠臣皆冀爲之於是權震中外四方調發歲計先輸於冀然後入國吏人輸金懷璧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外國大壯棟宇加以丹漆圖以雲氣仙靈臺榭交通相望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鳴駝龍馬秣於內廐冀將妻孫氏乘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遊觀池苑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鍾鼓吹笙酣樂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貲産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又曰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超薨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毦施於犬

馬取良民美女以爲妃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東觀漢記曰馬融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吳志曰甘寧好遊俠水行則連軒侍從被文錦繡常以繒帛維舟去或割棄之以示奢侈也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舡雕刻丹鏤青蓋絳襜蒙衝鬬艦望之若山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以劉琰爲涪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人皆爲聲樂又悉教讀誦魯靈光殿賦

又曰糜竺字子真東海人世殖貨財僮僕萬人貲産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竺奉謙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於是進妹爲夫人乃以二千人金帛貨幣以助軍實先主賴竺之資復振軍威先主後定益州即帝位拜竺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携貳迎孫權敗關羽於是竺乃請罪先主以兄弟罪不相及待之如初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陽夏人其家大富魏明帝時爲文學武帝踐祚累遷爲太傅性甚奢豪每赴宴不食太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之處人以小紙書者勑記室勿報

又曰石崇字季倫累遷荊州刺史崇好俠無賴遣吏劫遠使商客致家大富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財産盈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綺縠絲竹之妙皆盡一時之選與貴戚惠帝舅王愷奢靡相尚愷以粭燠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武帝助愷珊瑚樹一株高二尺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破愷不悅崇曰無恨令取六七株還之惠帝知富無以誇之時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無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衹承帝大慙崇廁屋內置侍婢衣以紈素並以香囊錦袋崇大會賓客侍中劉寔往廁見廁內燦爛便出謂崇曰幾誤入公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便迴後趙王倫誅崇兄弟妻子無少長悉皆遇害初崇家稻米屬地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應也

又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中郎將庾凱見嶠歎曰森

森若千丈松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武帝重之為黃門侍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對帝以為和嶠有錢癖

又曰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金埒

又曰任愷初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又曰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廚窮水陸之珍

又曰何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又曰愷失政遂縱酒極滋味初何邵一身一日之供必錢二萬為限及愷有踰於邵

宋書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貌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

又曰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又曰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飡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為常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又曰阮佃夫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色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

齊書曰劉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又曰劉攜彭城人其祖彦之父仲度俱仕明帝時為戶部郎中太子洗馬其家豪富資財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有愛妓陳玉明珠明帝求不與逼奪之攜有怨詞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入獄數宿鬚毛皆白免死為司徒長史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攜得青早瓜進帝帝對割甚嘉之

入齊三遷為御史中丞五為兵部尚書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譙國人封濮陽侯除兖州大中正不拜好奢侈宴飲京師珍羞罔不畢備嘗於京城西水次大起園池植列花果延招儁彦日往遊適妓妾十餘人當自娛與國秩俸歲入三千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座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之事也識者多之道遷不娉正室

又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世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隋書曰裴矩為給事郎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異陳於端門街衣錦珥金翠店肆悉設帷帳盛酒食遣蠻夷見者嘆其中國以為神仙

唐書曰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又曰裴冕爲宰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劉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効之呼爲僕射様

漢武帝故事曰又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户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其北太液池池中漸臺高二十丈池中又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州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璧與中央前殿等去地十二門階陛皆用玉璧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爲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

歌舞或奇形異態不可稱載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稱數巨象大雀師子駿馬充塞苑厩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

三輔故事曰秦時奢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像天河横橋南渡以像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有餘人

鹽鐵論曰今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羅紈履絲所以亂治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又曰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重不可節是過任也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意所欲者無不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弃其家事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寶一國之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居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過

其祖矣

韓子曰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内觴酌有采樽俎有飾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輅食器彫琢觴酌刻鏤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淮南子曰夏屋綿聯彫琢刻鏤其奇刷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人事部一百三十五

詭詐

說文曰詭責也又横射物爲詭詐欺也

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禮曰用人之智去其詐

論語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戰國策曰楚懷王拘張儀將殺之靳尚爲請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美又簡擇宮中佳麗習音者以從之資以金玉寶器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必受之而志子子踈必矣鄭袖遽說王出張子

又曰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之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今我已亡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之腹君不可說吏恐而赦之

史記曰趙武靈王立吳娃子何爲惠文王自號爲主父令何主治國而自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而恠其狀甚偉非人臣之量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爲人也

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國楚王大悅而許之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陽失綏墮車不朝三日楚王聞曰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獻大王左右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又曰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云有寶玉氣來者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臣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其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恠之又令廣隱社作狐鳴曰陳勝王吳廣相

又曰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又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萬方無子迺使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又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

又曰宣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衣黃襜褕着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卒得姦詐

又曰傅介子與士卒俱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

蘭王意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黄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

又曰李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佯死得脫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弓射殺追騎

又曰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見王莽居攝即位作銅匱爲兩檢書言王莽爲行天子即日昏時衣黄衣持匱至高廟莽至廟拜受金匱

又曰匈奴寇邊甚王莽乃大募天下有奇伎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或云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將軍賜以車馬

范曄後漢書曰王郎起北州擾惑吳漢素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入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世祖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擊王郎

又曰王莽時尚書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椎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孫登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憎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靈帝時宦官得志並起第擬則宮室帝嘗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外高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也

又曰隗囂敗公孫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又曰臧宫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宫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宫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周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帥乃奉牛酒以勞軍

魏志曰司馬宣王稱病因李勝出爲荆州刺史曹爽等令勝辭宣王自陳無它功効横蒙時恩當爲本州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主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爲之涕泣曰今主上尚幼天下

賴明公然衆情謂公舊風病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言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當屈爲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本州非并州宣王仍發陽爲惛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少不更會同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交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吳志曰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行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答曰當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佗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

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踟蹰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賷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著短服出曰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殊而峻刃交下

晉書曰謝玄等既破符堅有驛書至謝安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又曰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又曰紀瞻爲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吏瞻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討問使者果伏詐妄

又曰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甞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趍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也

晉中興書曰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將宣幾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又曰温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之公宜自選其才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卽苦辭敦不從表補丹陽尹猶懼錢鳳爲之姧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宇下情戀不已願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酒至鳳未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必未可信或懷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

又曰王允之年在總角敦深知之謂爲似已入則共寢嘗夜飲辭曰醉先眠敦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恐敦或疑於眠處大吐敦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

唐書曰李義府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

禍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尹文子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死生命制於子罕故一國歸焉子罕親刧奪宋之政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懼驚爲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詐也

吳越春秋曰要離爲王殺慶忌曰請以罪出走殺臣之妻子焚之吳市飛楊其灰購臣千金與百里之邑詐往慶忌必信臣也王曰諾要離以罪出走王殺其妻子焚之吳市飛楊其灰購之千金與百里之邑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告曰我則死已葬上夏屋之山以望簡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曰先君必以此殺之也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妻之襄子謂代君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羽中數百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舉斗而擊之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

陸賈新語曰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爲馬也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爲不然願問群臣於是乃問群臣群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王符潜夫論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爲俯而泣曰君王年既老耶明既衰耶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因曰九侯之無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而弗誅何以華後紂則大怒遂脯淑女而烹九侯

論衡曰儒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絶赤長大教言商亡商民見身赤以爲天神及言商亡皆謂商滅

世說曰鍾會客白鄧艾有反狀會善効人書於劒閣要艾

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倨傲多自矜伐

葛仙公別傳曰時有一老人頗能治病從中國來其人言年已數百歲後他坐仙公欲知此公定年俄一人從天下舉坐瞻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即問此公曰天遣我來問君定年幾何故欺誑民人速以實對公大怖下地長跪言曰無狀實九十三仙公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人所在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六

諺上

說文曰諺傳言也俗言曰諺

禮記大學曰故諺有之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左傳隱公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滅陳爲縣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王使讓之對曰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又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高下猶屈伸也）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含忍也垢恥也）天之道也

又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

又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食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饜而已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論語曰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家語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車相士以君弗可廢也

國語曰晉重耳過鄭鄭文公無禮叔詹曰若不禮則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能蕃蕪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維德之基公不聽

又曰景王將鑄無射之大林（無射鍾名也律中林鍾也）其鍾成伶人告和景王謂泠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戰國策曰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信晉而亡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又曰莊辛謂楚王曰鄙諺云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史記曰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又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

又曰樗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秦人諺云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又曰司馬相如諫武帝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漢書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又曰于定國決疑平法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寃

又曰王莽篡立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爰清爰靜作符命

又曰范增往説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楚雖三户亡秦必楚

又曰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之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又曰成帝時王吉子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匡衡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文帝從霸陵欲馳下峻阪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倚衡（服虔曰備身不倚衡也如淳曰倚樓殿騎欄楯）

又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於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爲小冠高廣材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

又曰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曰里語云腐木不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云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世以友爲難

又曰成帝爲太子及即位以張禹論語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不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又曰諸葛豐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又曰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臨吉庭中吉婦取以啖之吉知而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隣里止之因請吉還婦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東觀漢記曰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

又曰更始在長安中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又曰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又曰明德馬后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

又曰黃香字文彊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又曰戴馮爲侍中京師語曰説不窮戴侍中

續漢書曰皇甫規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躭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又曰陳蕃字仲舉諫桓帝曰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

又曰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又曰李固遺黄瓊書曰自生人以來平代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治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謝承後漢書曰宋弘宴見上令主坐屛風後上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又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宫以勸成德政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畫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又曰胡廣字伯始一爲司空再作司徒三在太尉京師諺曰萬事不理詣胡伯始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京師稱曰李元禮巖巖如玉山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

又曰桓帝時南陽語曰朱公叔肅肅如松栢下風

又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蜀志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碩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又曰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其兄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衛玠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

又曰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　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又曰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禄勲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又曰劉璵字慶孫俊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弈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又曰裴秀少好學有風操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荀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又曰羊祜傳曰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又曰趙王倫傳云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

魏書曰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不意故軍中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十千

魏略曰韓暨韓宣爲大鴻臚稱職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履行相屬如

又曰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材特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嚴危材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曰州中暐暐賈叔業辯論洶洶嚴文通

又曰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募免奴爲軍自稱四部司馬

市郭人素謠語奴爲尚故里語曰三部司馬階下兵四部司馬尚長明欲知太平須石鼈鳴

又曰太祖使盧洪趙達擁軍主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季野皮裏陽秋

又曰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同志友善号曰五儁

又曰中宗渡江王導群從同心翼戴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又曰杜預在内七年損益不可勝數朝野稱之号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

宋書曰顔竣字士遜爲吏部尚書賓客喧訴常權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顔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高祖壯士丁旿有氣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又曰王玄謨御下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年徒不逐玄謨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成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慓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

崔鴻前秦録曰梁讜字伯言博學有儁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崔鴻前凉録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迁皆以才識知名秦雄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後魏書曰濟南王元彧與從兄安豐王中山王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

又曰靈太后幸左藏賜諸臣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矣

又曰初廣平人李波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波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又曰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又曰李謐字永和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陳書張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

之語曰宋稱數演梁則卷充清契學尚種有其風

隋書崔儦與頍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士歸鄉里仕郡爲功曹

又曰何妥少聰明時蘭陵蕭眘亦儁才住青陽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陽蕭眘其見美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六

人事部一百三十七

諺下　鬪爭

諺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梁祚魏國統曰王昶字文舒戒兄子云諺曰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斯言信矣

張勃吳錄曰陸裯字伯嬴為廣陵太守郡吏歎乎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韓詩外傳曰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後車戒

江表傳曰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嚴少為郡職吏用性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又曰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軍手提雙戟八十斤

又曰郭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曲陽典作圍壍卓不肯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為語曰郭君圍壍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猗猗惠君保完疆土

又曰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騫所識

皇甫謐達士傳曰繆斐字文雅代脩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脩明學士稱之故時人謂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王祥別傳曰晉受禪時廊廟之士莫不懽容而祥色不加怡時人為之語曰王公悒悒有送故之情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諺曰黃尚為司隸茲慶自弭左雄為尚書令天下慎選舉

荀氏家傳曰荀邃夫人有至行時歲荒每來糴者夫人恒叩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曰椽斛夫人

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守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臥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曹操別傳曰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為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文士傳曰江應元時人諺曰嶷然希言江應元

又曰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謂諸葛亮曰身有醜女才堪相配即載送之鄉里語曰孔明擇婦正得外醜也

和苞漢趙記曰陳安奮刀左右俱發隴上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槃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若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詣文開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仲文後毋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又曰五門　子孫凡民之伍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

以爲名主養豬賣豚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嚾嚾但聞豚聲

又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又曰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臨海異物志曰安家夷皆好噉猴頭羹諺言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臛

又曰鯊魚肥炙食甚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鯊魚額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人間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

又曰延熹中常侍單超左琯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逸時人爲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

信用甚於轉圜也

又曰里語曰縣官漫漫怨死者半

六韜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

列子曰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處以軟毛綈薦以粱肉蘭味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

又曰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又曰趙子文曰國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之諺語也乘勢居富貴之勢也鎡錤田器耒耜之屬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

韓子曰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

又曰古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之廢而有長髮之利也

愼子曰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

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又曰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抱朴子曰桓靈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蠅

又曰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商君書曰公孫鞅謂秦孝公曰臣聞之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猶天下之議語曰愚者暗於成事

智者見於未萌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荅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賈誼新書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貴大之臣近於主帝乎

桓子新論曰關東諺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

崔寔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由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又曰一歲再赦奴兒噫唶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

應劭漢官儀曰里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莽頭禿幘如屋

王朗貧窶語曰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爲乞丐者頹

魏武選令曰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闕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以其能故

曹植令曰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鬬爭

左傳隱公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戟以逐之

又襄五年曰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啓隸）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當大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又襄五年曰楚伐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史記曰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曰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又曰彭越字仲常漁鉅野中爲羣盜　陳勝項梁起少年或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仲可　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

又曰婁敬說上曰夫與人鬬不搤其亢（張晏曰亢喉嚨）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亢而拊其背也

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者有勇力謂曰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遇難於此命也吾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曰無適衛吾出子也

漢書曰項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也

又曰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

又曰邴吉常出逢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也宰相不親小事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又漢書張耳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人爲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鬬上臨視之以爲樂

東觀漢記曰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捕得寇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恂曰昔藺相如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

袁崧後漢書曰劉盆子居長樂宮赤眉諸將日會論功名自言欲爲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劒相擊

英雄記曰呂布字奉先劉備屯小沛袁術遣將紀靈步士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騎千餘馳赴之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因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

蜀志曰劉封與孟達分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遂降魏

山海經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毛青四足似熊性忠而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今御史用法冠俗曰獬豸冠也

續搜神記曰晉太原中北地人陳良與沛郡氏李焉共爲賈役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周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鬬爭甚實忿之作一兒於庭前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絶

皇甫士安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鬬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爲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爭財者投兵謝之而罷（東觀漢記又載）

又曰管寧所居屯落會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各自相責不復鬬也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鬬香豫爲汲多置盆器由是無爭

費禕別傳曰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

石勒別傳曰勒微時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樸爭有勝負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始吳時遇專諸於塗專諸方與人鬬將就之適其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

胡非子曰胡非子脩墨子教有屈將子侍勇聞墨者非鬬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

尸子曰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鬬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

韓子曰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一人曰吾與黃帝兄同年訟此不決以後息爲勝

呂氏春秋曰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爭桑於境上戲

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於是吳楚大爭

淮南子曰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

又曰三人同舍二人相與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

説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爲長信侯專國事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呼

桓子新論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鬭俱坐免去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共庇蔭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瀘受因前撮之縑主稱怨宣然後知責之具服

又曰俗説二人共溱手令人鬭爭良無異器當共溱者其祝曰人相愛狗相齧言狗鬭尉溉之以水便自解也

又曰坐不發鍔俗説發鍔令人鬭爭

典論曰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及

郭璞易洞林曰殷鴻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云貞勿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必鬭相傷殷還爲成遂與許姓共田畝熟有所爭此人舉杖欲撞之喬退思中間之戒辭謝使乃得休

夢書曰鵝鷄爲鬭夢見鵝鷄憂閑鬭也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鬭之兆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人事部一百三十八

酣醉

說文曰酣樂酒也

又曰酒卒曰醉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一曰潰也

易未濟曰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有思信而無擇言尤濡其首有孚失是況者與慮至濡首斷有飲酒之誡失是不醉之斷明飲酒不節濡首不可不戒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毛詩曰既醉告太平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又曰幽王荒廢褻近小人飲酒無度沉湎淫泆是曰既醉不知其尤醉而既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左傳曰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史記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乃使人賜睢牛酒須賈以爲睢持軍事告齊故得此饋還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睢折脅拉齒睢佯死既卷簀置廁中賓客飲酒醉更溺睢睢從簀中謂守者曰既出我我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齊醉曰可矣

又曰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許而醉髡曰飲一斗亦醉飲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迺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一斗徑醉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衿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又曰曹參爲漢相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日飲淳酒卿大夫以下皆欲言來者參輒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娠及生子命曰發爲長沙王

漢書曰漢高祖爲泗上亭長亭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飲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此兩家常折券棄債

又曰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

又曰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如故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衛青伐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驚而夜逃

又曰李廣當斬贖爲庶人與故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又曰陳遵爲京兆尹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乃叩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乃令從後閤出去遵雖常醉然事亦不廢

又曰邴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下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

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逆言事輒醉不能見乃令侍中坐帳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爲太尉嘗朝見寬被酒沉醉伏地睡詔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平曰醉客謂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者邈性脩慎偶醉言耳後文帝踐祚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宿瘤以醜見知微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也

又曰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行征虜將軍欲令救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罷之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

吳志曰孫權爲吳王遊宴之後起自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欲手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名士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仁德欲與堯舜比隆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悉不得殺也

又曰孫皓大會群臣王蕃沉醉頃伏皓疑而不悅蕃擧出以頃之請還酒亦小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

魏典略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酒則罵之以刀劍擊之不中布恐終被害乃先畜死士以戰刺卓卓曰布何在布曰有詔遂殺之

又曰時苗字德胄出爲壽春令楊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欲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堅之於牆下旦夕射之

又曰丁沖爲司隸校尉後數歎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也

晉書曰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少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路州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也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又曰王恭傳會稽王道子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又曰王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

又曰顧衆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衆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衆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衆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衆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衆懼乃復更飲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閒取酒飲之掌酒者縛卓郎往視之釋縛實於甕側取醉而去

又曰周顗代戴淵爲護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二十人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

檀道鸞晉書曰桓玄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玄張目矚四座云桓温作賊玄見此醉勢難測伏地流汗

宋書曰荊州刺史王忱范太外弟也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太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也

又曰孔顗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閒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

又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值王弘送酒至便酌大醉而歸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闕之閒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歟之耶翥惶懼忘諱對曰向醉胡乘馬馳入甚呵衛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五聊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崔鴻前秦錄曰建武十四年堅宴群臣於釣臺以祕書監朱形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池爲限

史典論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設大鍼於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劖刺驗其醒醉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一方化之故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

又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跱（音峙）無不傾倒匵仆踐跌手足因隨而笑之（[illegible]）

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有池山季倫每臨此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兒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諤諤

費褘別傳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酌褘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世務辭難累至褘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之時西戎強大繆公遺女樂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因按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博物志曰人中酒醉不解浴之以湯自漬則愈湯亦作酒氣味

又曰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不語其節度至家而醉家以爲死而葬之酒家計滿千日乃憶之往索玄石玄石家云亡來三年服已闋矣乃至家掘而問之玄石起於棺中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

捿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　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其冠纓乃上

世說曰周伯仁有德量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三日僕射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屏官事與共飲九醞酒爲酣暢其夜醉眠張華嘗飲此酒醉眠輒使左右轉側至覺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其友無轉側者至明起友人猶不寤張公曰此必死矣使就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沱

又曰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然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嵬峩若玉山之將頹

又曰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

或見一大虵垂頭牀邊吐

語林曰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

又曰周伯仁在中朝能飲一斛酒過江雖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無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飲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間得轉不荅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脅腐而死

十洲記曰瀛州者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俗記曰宋褘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琅琊郡門袁崧爲琅琊太守每醉輒乗輿上宋褘冢作行路難歌

列子曰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糠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醉不知世道之安危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

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也希死形體與人同其悟物與人異則其神者全也

尸子曰赤縣洲者寔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蓬萊王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醉卧三百歲而寤

韓子曰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績共王傷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穀陽樹操觴而進子反王欲復戰召子反議子反醉乃辭以疾王入其幕酒臭旋師而斬

韓子曰紹緇昧醉而忘其裘梁君曰醉足以亡裘乎荅曰紂以酒亡天下而况裘亡乎

又曰紂爲長夜而失日問於左右盡弗知曰使人問箕子

請其從曰爲天下王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也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者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不復遺其冠乎

淮南子曰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酒濁其神也

陶淵明詩序曰余偶有名酒無日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諸葛亮集曰亮戒子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簡傲　耶歈

簡傲

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春秋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論語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士志不得則授履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巡於諸侯未嘗失其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勢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欲行其道不勞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時也耳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淑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

東觀漢記曰博士范外奏曰伏見太原周黨解履外華轂陛下見帝庭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魏略曰丁謐少不肯交遊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於鄴借人空屋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之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之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在先主坐席猶箕倨傾倚威儀不肅自從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爲屈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整

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鈴下共飲酒歌呼時人或以籍生在魏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干寶晉記曰呂安友於嵆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兄共戲則去

鄧粲晉記曰劉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車客有詰伶值其裸袒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以屋爲褌諸君不當入中又何怨乎其自任若此

又曰胡母輔之過河南門下將飲酒河南卒王子博倨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爲人使輔之與語歎曰吾弗及也因言河南尹以爲功曹

習鑿齒漢晉陽春秋曰陳蹇兄丕有名於世與夏侯玄親交玄拜其母蹇時爲中領軍聞玄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户玄曰相與未至於此蹇當户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玄大以此知之

後魏書曰李粟鴈門人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

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笑啀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衆始也

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剌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衆曰此兒豪氣尚尒況其父耶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中興書曰蔡謨讓司徒李宗臨軒遣侍中璩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宗時年八歲甚怪之極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軒臨何當竟會朞王曰蔡公傲違上

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治於是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可依舊制免為庶人

沈約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甞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恃才慠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肯與言語人皆以是憎之

文士傳曰阮籍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之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壁障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騎驢歸

淮南子曰賓有見人於季子者賓出季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賓客一體也或以為小人或以為君子視之異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清賢仕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會稽典録曰嚴光一名遵帝引入論故舊累日因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語林曰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多不煩復尒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溫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當相斷理王初不荅直高視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應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祖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晉書曰何綏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丕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尒豈其免乎

晉書曰謝弈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指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獻之甞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轝逕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

又曰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甞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意萬悵

然而還

又曰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由馬何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又曰劉伶常著袒服乘車客有詣伶值其裸袒責伶伶曰吾以天爲屋以屋爲褌諸君不當入中

又曰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曰周顗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又曰王澄爲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

宋書曰張敷遷中書舍人與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耶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懽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又曰陶潛有造之者設酒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宋書曰張敷求與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即起亮怪而去

齊書曰張欣泰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輙遊園池着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齊書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梁書曰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

爲通隱

隋書曰崔儦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傳覽群言多所通涉

唐書曰鄭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又曰崔元翰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

又曰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

日飲沉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着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耶歈

說文曰人相笑相耶歈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歈之霸慙遂而返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家貧嗜酒伺人祠祀往乞餘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荅曰友欽道嗜味昨奉教乃守旦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耶歈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用之爲郡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人事部一百四十

真愚　如愚　愚怯
智怯　盗竊

真愚

毛詩鴻鴈曰惟彼愚人謂我宣驕

韓詩外傳曰惟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人不爲有民

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

又曰柴也愚參也魯

又曰孔子謂仲由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家語曰孔子曰勇而好同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

東觀漢記曰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

漢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王隱晉書曰識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宮時出聞左右此鳴是官蝦蟇爲私乎賈胤對曰在官地中爲官蝦蟇在私地中爲私蝦蟇於是世間遂傳此語

後魏書曰宋弁弟族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斬决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續晉陽秋曰顧愷之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製謝瞻遥稱讚之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焉愷之不覺其異遂幾旦而後止

沈約宋書曰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廣陵列士傳曰吳武寧李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考子外性頑愚考曰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爲吾教也

趙書曰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爲娉廣川劉輿兄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尓不可尓時人以爲嗤謡

鬻子曰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皆謂之愚也

列子曰宋人有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又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虚何憂其壞其人大喜

苟卿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

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固守之彌謹

莊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韓子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内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季婦曰爲之柰何然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矢

又曰鄭有人身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而守株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民皆守株之心也

呂氏春秋曰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之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恐人聞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也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處舟止從其所刻入水求之

淮南子曰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閒謂母爲社）

又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通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也

符子曰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濡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濕是巧於用晝而拙於用夕矣不處雅而辭陰反林息露此亦愚之至也

笑林曰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讚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着腳堅亦曰履着腳也

又曰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崔駰與竇憲牋曰文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

如愚

論語爲政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又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天姿聰警察孝廉不就遂陽愚著絳衣帽牽豬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周遊

說苑曰齊桓公獵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家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之谷

愚怯

釋名曰怯脅也見敵恐脅也

崔贑易林曰任將力薄鴑孱恩怯如蝟見鵲不敢拒格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有難將

往死之㑹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鍾鼓之音鬬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沈約宋書曰周朗兄嶠為吳興太守賊劭弑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恇怯迴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又曰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

鎮石頭潜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歡羹寫胷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欣然曰賓計是也膺宜斬明其性怯可退為將軍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背踣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愼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呂氏春秋曰夫民無常怯有義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所由甚微不可不知

淮南子曰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兕懼揜其氣也（揜奄）

抱朴子曰拙人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格兕虎也

智怯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杜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死君可乎杜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也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人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如也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信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信怯也

尸子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為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盜竊

易繫辭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又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則國多盜賊

左傳僖中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又昭五年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於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論語顔淵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家語曰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爾未之詳夫以賢代不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非竊財之謂也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孟嘗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獻昭王無他裘孟嘗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為狗盜者曰臣能得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

又曰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之張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奏當棄市耳

漢書曰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盜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恭帝時渤海左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理亂民如理亂繩唯緩之而後可

吳志曰孫堅與父之錢塘會海賊胡玉等取賈人財物岸上分之堅追斬一級

晉書曰蔡喬有勇氣嘗二盜入室喬不知拊床一呼二盜俱殞

又曰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入其室盜物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徐龕勇果薄行舊為劫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掠扱迎如風雲

北齊書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河太守郡東有南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使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以制盜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之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其傷汝也遍飲而去處一年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大尅晉軍反獲惠公以歸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所謂智也巨盜至則負揭篋擔囊而趍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然向所謂智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乎

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也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千里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之盡矣文子曰君司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群盜謀曰吾所以窮者

都雍狙也遂壯之晉侯聞大駭召文子曰果如子言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君欲無盜舉賢而任之遂取隨會爲政而君盜奔秦焉

又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以養盜曰嘻賢矣往彼見趙君以我爲事必困乃相與追而殺之

又曰東方有人曰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食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能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女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而死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曰

聞君求伎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子發見而禮之無幾何齊興師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於是市偷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綢帷而獻之子發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枕又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毋病差者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盜而不罪

抱朴子曰吏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也

郭子曰王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與衆共之魚何足恡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孔嵩字仲山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是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遂以馬還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先主得之盜曰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有幸勿使王烈知之

海內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嘗與弟季江遇盜將奪其衣人問不言盜聞叩頭謝罪還肱衣肱不受

陳寔別傳曰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皃不是惡人宜深克已反善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北郡常着金蹋跟戰退輒張帷幕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

史陸胤平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

傭保　奴婢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乃變名姓爲人傭保作於宋子（徐廣曰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召使擊筑一座稱善

又曰欒布始與彭越爲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爲人酒保

後漢書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保傭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神仙傳曰仙人李八伯者欲授唐公房仙術乃爲作傭客身作惡瘡膿潰臭惡使公房夫人舐之瘡愈乃授以丹經一卷

奴婢

說文曰奴婢皆古之罪人也

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猶不純爲雜）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周禮天官上酒人職曰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其少才智者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是也）

又秋官上司厲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爲罪人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齓毀也男年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左傳襄四年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罪隸斐豹有罪沒官爲奴丹書罪納也）

論語微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曰季布者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賣之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又曰欒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畜奴之不以爲兄弟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又曰漢武帝時東置滄海郡人徙之費府庫並虛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爲郎增秩

又曰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又曰薛宣奏張放驕縱奴者並乘勢爲暴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翁歸新視事知涉名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涉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尉門謝罪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終得其力

又曰王鳳群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孝宣皇帝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議也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賞賜前後奴婢百七十人

又曰王丹盡得父財家累千金奴僮數百

又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夜卧子密等三奴縛寵著床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寵曰趍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蘭卿子后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

又曰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曰畜生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寬嘗朝會莊嚴已訖妻使婢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徐曰羹爛汝手

又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馬防兄廖子孫三家奴婢千人

又曰鄧弘字叔紀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毆箠奴引問復賞五千

又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況嘗嫁女欲買暉婢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貨汙府君耳今重送者以明已心也

又曰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勉之

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勳不營産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又曰陳泰護匈奴中郎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賦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

晉書曰石崇有蒼頭八百餘又崇有婢緑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京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止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遂誅崇

又曰郭璞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祓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

又曰祖納少孤貧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

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

又曰劉惔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耶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脣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又曰幸靈周旋江州閭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性柰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姓命可悉免遣之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審之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又生子

又曰桓伊傳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慙恥遂解職還家

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又曰陸澄弟鮮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暐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詆與太守蕭緬云澄欲成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趍販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數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尒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猒奴苦復欲取尒見代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又曰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又曰羅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又曰李玄道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廓在郡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

水游游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寡子其欲室乎仲以言告桓公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毋我婦也婢即白其毋毋使驗問曰是我公也因下堂抱其頭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公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性聰惠儀狀端正工書跡志節爲户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到丹陽自去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泣曰斌即明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魏武遺令吾婢皆勤苦使着銅雀臺善侍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字也遂治襄國

新序曰呂邑王治側鑄冠十枚以冠賜之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是大王奴虜畜臣也

郭子曰賈公閭女悅韓壽問婢識不一婢云是其故主女內懷存想婢後往壽家說如此壽乃令婢通己意女大喜遂與通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語林曰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毋是婢而嫡毋妬猶令秀毋親役後大集客秀毋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大毋乃不敢復使之

又曰石崇廁有十餘婢侍列莫不畢備又與新衣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敦大將軍往脫故衣着新衣意慠然群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岱與談論書生乃振衣而去曰絕我輩血食

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而岱亡

搜神記曰諸葛恪已被殺其妻在室問婢曰汝何故血臭婢蹷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恪公乃爲孫峻所殺

又曰晉杜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續搜神記曰句章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然張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毋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

皆謁拜之扶風人士孫奮居富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没貲財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從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杜蘭香傳曰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就尹喜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自御碩說如此

異録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爲禮後見湖中有吏着單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過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

輒得數年大富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婬於隣人恐主父還覺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恐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殺主母因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具以告主人殺其妻將納婢以爲妻婢辭欲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受娉未及醮適遭賊欲犯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彼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豈有欲哉賊復殺之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倩行酤酒便曰大夫買便時但要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耶奴復曰欲使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奴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飯食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飯馬食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柝持楯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

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

逸民部一

敘逸民一

易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蠱卦）

又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

又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馬融曰好遯君子吉言雖身在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謂也小人則不然身在外心亦遯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詩曰考盤刺莊公也不能修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也考盤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成也槃樂也箋云有窮處成樂在此澗者）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乘白駒而去者乘白駒而來食我場中苗我縶之縶之也）

禮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論語曰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又曰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崇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使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方言不強致也

後漢書曰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囂素聞杜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治書後因疾告去囂復欲留強起遂稱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復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之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

又曰趙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卧蓐七年慮奄然乃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尹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又曰樊曄字子華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又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詔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紂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爲名儒鄉里有爭財者持其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又曰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病往謝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又曰韓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林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又曰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以觀其志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又曰馬瑤矯慎同郡人也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號之号馬牧先生

又曰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代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荊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趍而過之植杖太息而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趍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

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代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伐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携其妻子而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又曰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易老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連年乃至欲薦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於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旣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又曰王霸字孺仲太原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又曰閔叔仲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市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乎遂去客沛以壽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也初世祖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向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世祖悟其言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去莫知所在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幸其館至光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何不出相助爲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後引光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耳除諫議不屈耕富春山後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序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所至而已

京房易飛候曰以知賢人隱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誹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閑曠釣漁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傳序曰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

是以鴻崖先生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漢逮乎魏興受命中賢之主未嘗不聘若穴之隱追遯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二

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好學有志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官歸安定鄉人有貨買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又曰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常讀老子狀如學道常坐竈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時賓客就之輒伏不起時人莫能測後徵拜侍中依然正色百官憚之

又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甚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聞娉之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隱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曰德曜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後至吳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又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對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所論哉豈若乎食旨不甘故毀容之實若味不存故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見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如何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來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者矣太守矍然不敢復言

又曰漢賓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觀老父獨不觀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又何忍與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謝沈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徵不應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延教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又曰鄭敬字次卿汝南人閑居不修人倫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木汁耳降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公爲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又曰楊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數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暴時耕於大澤即去姻疾逝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並精舍教授惡衣麄食大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者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軿光路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頑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高節妾欲懷孟光之微志奉無以荅妻悉徹玩飾被服奴婢着縵帛執紡績具奉然後納之諸公連徵不就謂之張氏兩賢

又曰符融字偉明少爲都官郎耻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常責融融幅巾褐衣振袖清談膺捧手高聽歎息不暇郭林宗始入京師諮融融一見與定至交海內服融高識公府連徵不就

魏志曰張臶（在甸切）字子明少遊太學後遁常山并州牧高幹辟不至袁安樂令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二日綱紀曰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版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時人於汲郡北山上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覆面對人無言好讀易鼓琴初宜陽山中作炭者忽見有人不語精神不似常人帝使阮籍往視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對人乃笑曰爾復作向聲籍又爲嘯籍將求出野人不聽而大登並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而還問炭人曰故是向人耳尋知求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孫登別傳）

（又義）

又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與弟子治藩必跪而授條麥孰

穫者雖畢而多裾者袞退待閒乃方自裾不曲行旁擬避而把之每飢卒其邑人入于山林拾橡爲郡功曹舉濟白異行皆不就值亂携妻子入林慮民歸之葬於大頭山而田其下有終焉之心咳發柱杖將起杖跌墜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大始初值魏禪晉遂被髮佯狂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著作孫楚就社中與語遂載與歸然不肯坐後數年去莫知其所其寢處得一石子及詩曰禾世流奔以文代質逝將抱此玄虛歸我寂寞之室

又曰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舩其母疾市藥于洛陽賈充聞而訪之問曰御居海濱作何戲習仲御曰能戲舩耳充因命焉仲御即登舟鼓枻爲鯆（音甫）䱓（音甫）之歌學鯆䱓之狀俄然雲霧杳冥白魚跳入其舩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棹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曰可謂木人石心哉初仲御在鄉也人或説之使仕仲御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隨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覺寒毛競竪白汗四匝顔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齒口不能張兩耳閉塞變眸俱瞋也遂竟不仕

又曰董養字仲道惠帝時遷楊后于金墉有侍婢十餘人賈后奪之然後絕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嘆曰天人既滅大亂將至傾危宗廟在其日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時既如斯難可保也不如深居若洞耳乃自荷擔妻子推鹿車入于蜀山莫知所止

又曰郭文字文舉河內人隱居不仕常居臨安及吳興餘杭依山結廬臨清澗植穀種麻以供衣食常着葛巾披甆支其山多虎豹文蜀無藩籬格障然虎豹並不至太興中

楊州刺史王導聞其名乃自迎與相見尋而逃去莫知所在

又曰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避世不仕凉州牧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備禮徵瑀乃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飛青雲之外翔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公明乃拘其門人瑀嘆曰吾入山逃禄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乃害平人乎乃出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入其山天錫弗能強之後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貴遊子弟聞而重之元康末原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遣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illegible]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武帝欲以琦爲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郎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即堪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終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幼孤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脩不涂流俗鄉曲推而愛之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俊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辟爲祭酒並不就咸和二年卒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乃對之長嘯其音響亮蘇門生逌尒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三

王隱晉書曰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号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不納壯謂曰百行之本莫先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巳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耳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下帷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又曰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先避世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稱老病卒于家

又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巴蜀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又曰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恬靜不接交遊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沒于劉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亂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病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

又曰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麁飯飲水衣短褐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

言欲所論授入室弟子令相與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赴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及曜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石季龍嗣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弗從下詔任軻所尚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輔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輔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思鄉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

又曰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布寢土牀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止如在九城賓客造請

鮮得與言數年病卒

又曰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所墾植不衣不食吟咏巖間忻然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王公已下造之不與言雖經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許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卒堅深悼之

又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難隱於太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無縕袍夏則帶索端拱尸居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谷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乃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謁從之後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岳士歿於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堅謚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處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又曰郭荷字承休洛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束帛安車徵爲博士祭酒後上疏乞還祚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卒謚曰玄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祁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鉄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儒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而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常謂爲先生而不名之以壽終

又曰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常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又曰宋纖字令文燉煌人也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鐘鼓造纖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

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乃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題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子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後卒諡曰玄虛先生

又曰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粲曰卿道學淵泉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公等無以難之

又曰氾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吾聞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刺史張軌徵之爲府司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卒

又曰王長文字德𨛦廣漢人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經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爲卜筮

晉中興書曰虞喜字仲寧好學傳古中宗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不至司空賀循每一諮喜輙經信宿云不能測也康帝以爲散騎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將稱太廟應有遷毀尚書郎徐禪諮喜喜所著數十萬言

又曰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洽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晉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爲升仙

又曰翟陽字長淵尋陽人耕而後食凡有饋贈一無所受庾亮薦湯以國子博士徵不起湯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雅好弋釣及長不復獵人或問莊曰同是害生之道而先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坐蓽門啜菽飲水徵辟皆不就莊子矯矯字法賜並徵不至世有隱行

又曰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家于臨川唯以漁獵爲娛常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薦公車徵不就乘小舡歸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狹小欲引入大船翻曰使君不以名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不肯翼便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又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佃於野人有刈其稻者略避之旣而刈一擔自送與之鄉人感愧終日屢空怡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妻虞預女也少稟伯喜風共安儉約

又曰何琦（奇音）字萬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曾約與鄰鄉共之頻徵不起桓温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其直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處靜侃之孫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於山中立小草屋設小床獨坐故舊入山候者輙移渡澗莫得近本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又曰范宣少尚隱遁博綜衆書徵辟並不應雖閑居屢空常研講爲業誦詠之聲有若齊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四

晉中興書曰孟陋字少孫少而貞潔清操絶倫口不言世事時或漁弋雖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輔政以爲叅軍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宜引在府温歎曰會稽王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病疾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又曰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于山澤志在存道常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或說囷中皆仙方秘藥驎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桓冲請爲長史固辭居于陽岐人士往來無不投止驎之自供給人人豐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陋巷未常出入公門人有致餉一無所受武陵太守孫放薦玄之詔以爲散騎常侍郡縣逼苦辟不行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又曰戴逵字安道少博學能鼓琴揔角時以雞子汁溲瓦屑作鄭玄碑又爲碑文文既綺藻器亦妙絶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累徵散騎常侍郡縣逼乃逃去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乃潛往珣山中謝玄王珣並表逵烈宗備禮徵不至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常著文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

又曰孔淳之字彦深魯郡魯人茅室蓬户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徵爲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又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山林之義因爲之注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以伐樵採箬爲業每以樵箬置道頭輙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更行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而去

又曰王素字休業琅邪人也少有志行乃往東陽隱居不仕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虫聲清長而形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

又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年六十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又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太祖元嘉初徵散騎常侍並不就太祖每欲見之常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卒年六十四後景陽山成上歎曰恨不使戴顒觀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高祖領荊州辟爲主簿不起問

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可於王門折腰爲趍走吏乎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弘每從之遊未常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叅軍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餽賚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數徵庶子並不應衡陽王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諮議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遊遍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理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叅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隨兄敬弘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沈州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禮辟並不受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族妻亦能弃榮華共安儉苦徵爲祕書郎不就荊州年飢衡陽王虔凝之餅蝉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絶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又曰龔祈字道孟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祈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時或賦詩不言及世事

又曰翟法賜尋陽柴桑人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居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著作郎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後卒於巖石之間

又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縣北山石下爲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辟府九十二命皆不就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惠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還廬山公卿已下並設祖道後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後卒於鍾

山

又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篤學筭妙盡其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赴棄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病卒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昇平初卒

後魏書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愽覽諸書篤好佛理世宗常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使衣幘入見亮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就強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有終焉之志既雅愛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寺亮卒詔贈帛二百疋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屍盤石上積十餘日乃焚於

山以灰燼處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時連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屍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帢落耳惠需又以大栗十枚置亮手晝把中經宿乃為虫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欝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中山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又曰李謐字永和趙郡人少而好學愽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愽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又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及浩為司徒奏徵夸為其中郎辭疾不起州郡逼遣不得已及入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意不能發言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恨曰睦夸獨行之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入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及浩誅後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乃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年七十五卒及葬之日赴會者如市

續晉陽秋曰謝惠隱居會稽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士人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年十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彌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之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當爲申譬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又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嶗山詔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譏在今寧得息談耶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刺史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與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乃贈紹竹根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又曰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靈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

又曰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黄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與同郡顧懽同契始寧東山開舍受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遊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永明十年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秉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常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又曰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楊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宗慕之

又曰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洒埽室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珎未常先食純好學括東西晉爲一紀録志傳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楊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祕閣榮緒謂人曰昔宮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又曰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

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䟽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齊隆昌元年徵爲大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授唯慧一人而已以壽終）

又曰樓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跡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迴之豐安旬日聞俄賊起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勑爲立館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㯭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

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勞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顧歡字景怡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凱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廬于墓側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諸生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輙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又曰裴會字休明陳留人清玩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退而不緇曰白至如裴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無紙常以竹葉箭若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講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如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水之下趍而避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山伯珎

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梓樹一年便合抱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父虔之爲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志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輙涕泣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鄉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笑而受之宋文帝令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謂子偃曰山藪

固多奇士沈驎士黃叔度之流也汝師之驎士常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能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隱居吳差山講經從學之士數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又曰諸葛璩字幼玫琅邪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壼齊建武初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閱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激濁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因謂離垢先生遠近欽慕之簡文遣以机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殁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珪居父憂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祖母遘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賔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常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荅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退畏其愧耻今容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毋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彥之誡曰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追赤松子於滄海求許由於穹谷耳自是屛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常出戶外兄王晏貴顯緒度必顛覆聞笳聲至門孝緒乃穿籬逃迸及晏誅竟獲免時中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飲風者莫不斂衽望塵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生十歲讀葛洪神仙傳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齊高祖作相引爲侍讀永明初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乃許之居勾容曲山自号華陽隱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討大事皆使咨問時人号爲山中宰相預知梁祚覆没乃製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及侯景傾覆篡位果在昭陽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屋中有異香氣累日氤氳謚貞白先生有肘後方抗中術及本草

又曰沈顗吳興人也性有至介常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每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敎貴顯當朝每還吳賔客迎送填咽顗送迎不出域敎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又曰何點字士晢盧江人也點雖不出入城府而遨遊于外不簪不帶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

多慕從之時人謂之通隱

後周書曰韋夐字敬遠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淡於榮利太祖經略王業乃旁求賢備禮辟之終不能起彌加敬重世宗即位禮遇逾厚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㪷号曰逍遙公年七十而卒

陳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初爲梁邵陵王綸學士綸舉兵援臺城留書二萬卷寄樞肆意尋覽將遍乃喟然歎曰吾常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今乃稽諸史典篤論其義亦各從其所好乃隱於茆山曰精洞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隋書隱逸傳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顔子也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舍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家

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書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又曰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論議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初入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諱鎮知其名手書召之遂詣揚州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卒支體柔弱如生

又曰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史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於太學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之際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終於家時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書隱逸傳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隣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績又嘗躬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

死曰遺命薄葬妻預自爲墓誌

又曰田遊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輙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岩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岩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浩乎因將遊岩就行宮授崇文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岩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縣其門曰隱士田遊岩宅

又曰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赴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貞確謙沖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衡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色林壑傾佇期而指辭滯應休運以解荷裳與自海隅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所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奬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又曰王友貞懷州河内人也弱冠時母疾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理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疾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絶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貞君子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贈銀青光祿大夫

又曰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徵之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其故奏言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内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放之還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黄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道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

博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栢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說甚悅詔授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

又曰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起與魏州人夏侯乹童有舊聞乹童母卒徒步往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安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乹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弔禮不訃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勾爲刺史謁解令孔慎言曰衛生倬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復賢故也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鑿

墓自爲誄文如筮而終

又曰李元凱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作相使人遺元凱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荅景龍中元行冲爲洺州刺史邀元凱至州問以經義因遺之衣服元凱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義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污而與之不獲已而受乃還乃以巳之所蚕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年八十餘終

又曰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屨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又曰孫處玄者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所聞神龍初桓彦範等用事處玄遺彦範書論時事得失彦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又曰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閤侍讀乃徵赴京師及至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授朝散大夫許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尋以壽終

又曰崔覲梁州城固人也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天地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間乎

又曰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焉及舜受終之後又以天下讓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民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亂民目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耳目益榮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秋收斂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終矣

又曰齧缺者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又師由問曰齧缺可以配天乎既而齧缺遇由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謂也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遂逃不見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

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陽平沛澤之中堯聞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退而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史記）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逐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蓬蒿為室枝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夫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為老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又曰顏回字子淵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尔家貧居卑何不仕回曰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樂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娛回何仕焉

又曰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硜硜乎莫已知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茂之難矣

姓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又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之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師耶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直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無擇何也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形解而不敢動口鉗而不知言語所學眞土梗耳夫魏眞爲居累矣

又曰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

又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撫心而怒曰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樂今子之妻子有飢色君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而遺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至於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之文侯尊以客禮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以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隱處乎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文侯以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儀潛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

爲相子思曰公儀子迎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若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又曰王斗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頌歡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趍見王爲好勢趍見王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趍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之縠王曰何謂斗曰王使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縠也王乃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

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号曰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又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蓬牖桑樞上漏下濕縕衣無表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憲憲韋冠杖藜而出應門正冠則纓絶斂衽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笑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子貢逡巡面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又曰曾參字子羽魯哀公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又曰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窮不苟求不義之食遭歲飢之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食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竟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又曰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覩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劒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又曰漁父者楚人也見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遷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汩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自閉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專業於安期先生爲道家之宗焉

又曰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師事之

又曰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

起齊人爭仕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相延問諸儒數百人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蓋公善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則民定遂推此爲類爲參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焉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終壽

又曰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之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能知者初張良易姓爲張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衣褐衣而老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下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笑以足受而去良殊驚公行里許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怒曰何後復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篇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二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莫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公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又曰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罵通曰天下初定死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也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也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耶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先生與其友蒯通同往見項羽羽欲封之卒不肯受（見列仙傳）

又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脩道隱居不仕曹參爲齊相尊禮士范陽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

參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由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儁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遂致禮聘二人亦終不仕齊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齊人也自孔子受易世傳至何及秦焚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絕漢興何以齊諸田徙杜故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梁項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又曰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懼稱病欲去用王生計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平常與釋之及公卿會庭

中立王韈解顧謂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生曰獨奈何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生曰吾年老且賤矣自度終無益張廷尉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豈敢耻廷尉使繫韈予欲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已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

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岍岍人立祠号曰岍君

又曰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行義宜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爲群郡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禄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三輔決錄曰丘訢傲俗自謂與伍）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績靖兄弟八人号曰八龍靖至孝闔門悌睦隱身脩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學汝南許章稱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終頴陽令丘禎号靖曰玄行先生頴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戶屛前自抱孫兒伏戶下叅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若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叅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又曰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詩賦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又曰高恢字伯遠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戀不能相離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三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爲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遯命乘舡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

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天下年七十卒于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稚於朝廷由是三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黄瓊亦嘗辟稚至瓊薨歸葬江夏稚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以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於是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百家何以生爲乃剪鬚變服易形改姓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悉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以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所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少有名節同縣大女緱玉爲父報仇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追旌廬表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減死論人稱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一察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孝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大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郡宗仲至京師從丞伯彦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稚來弔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辟司徒府有道徵皆不就

又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於室中向母拜雖子姪不得見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着巾身無單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再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絶俗可謂至賢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遊夜講說共言讖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有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

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已下會斂者數百人先生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先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起出衆莫知其誰

又曰宋勝之字即子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于穀城陳中孝慕甚篤隊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哀爲

東平內史遺吏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又曰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徵還見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不納論者高之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地黃四年漢兵起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迴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車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栖安然以貧窶自終焉

又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始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真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收

岐若實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學孝義栖遲衡盧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杖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及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又曰鄭朴字子眞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法言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絶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城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白不

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學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號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絜曰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號曰任徵君

又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黄初中華歆薦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illegible]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圖其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棄妻子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迕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

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嵇康高士傳曰子州友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友父曰我適有勞憂之病方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海終身不反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復去而耕禹往趨而問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偘偘然遂俛耕而不顧

又曰卞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遂伐桀以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於我

必以我爲賊也而又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不忍聞乃自投桐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廬水

又曰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吾聞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

又曰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飲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哉

又曰涓子齊人餌木接食其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鯉魚中符後隱於宕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

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又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又曰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訟者息

又曰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富貴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爲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更名陸通好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政亂乃陽狂不仕故曰接輿也）

又曰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於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

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又曰顔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服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顔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至復來求之闔乃鑿坏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之以劍而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王之道勤而

行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洒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

又曰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弔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於大澤入獸不亂群而況人也

又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名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慙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疑聖智獨絃歌以買聲名於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隳汝形體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㝡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劍帶樹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鴟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陶爲朱公復累巨萬一曰蠡事周師太公服桂飲水去越入海百餘年乃見於陶一曰棄資財賣藥於蘭陵世世見之

又曰屠羊說者楚人也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閭丘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荅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閭丘曰聞王之來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災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閭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之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嵇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雖固秉結之民其兩不解乎

又曰顔歜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歜前歜曰王前王不悅歜曰夫歜前爲慕勢王前爲趍士王作色曰貴乎歜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壟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齊王

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歜曰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輿無事以當貴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又曰魯連者齊人好奇偉俶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有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販之事不忍爲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又曰鄭仲虞不知何許人也漢章帝自徃終不肯起曰願陛下何惜不爲太上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

又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記又載）

又曰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官桓君山從借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漁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之軌跡馳顏閔之極摯旣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燿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類

故不進也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又曰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又曰王眞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避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固辭乃止家累百金優遊自樂

又曰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居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悅其言遂終于家

又曰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消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

張顯逸民傳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爲曹成公其後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亡命奔宋晉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以國致成公爲君觀去

又曰周黨字伯況整身清約非法不行建武中徵爲義郎以病去詔曰昔夷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後終隱居娛志不營於世

虞般佑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沖素以耕稼爲業專心好學每改服以行兼日而食得風痺或多勸修名士安荅曰居畎畝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勢利而後名乎詔以爲太子中庶子著作郎並不應也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鄰牛犯稼擔芻送牛牛主人大慙乃不復暴晉咸寧二年詔曰處士朱冲履行高潔經學修明徵爲博士及太子中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以免居近夷俗羌戎奉事若君也

又曰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志述作數十年不出門凡是述十餘萬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弘上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胡濟言朝守靜衡門志道日新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貫千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詔竟不就後卒於家（王隱晉書亦同也）

又曰郭文舉河内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山林旬日志歸父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下將沒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亦無壁鄣時多虎暴而文獨宿積十餘年恒著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果園中衆人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終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亦不害人耳居園七年逃歸餘杭

袁淑真隱傳曰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爲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

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柏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又曰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又曰野老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掌勸爲務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号

又曰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馮煖常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

又曰楚人有獻魚于楚王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又可惜是故來獻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仁人將以誨我也乃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去後宮楚國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貧編蕭自給其子沒泉得千金之珠丈人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子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龍而寤子其虀粉矣

又曰孫叔敖遇狐丘先生曰僕聞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叔敖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祿厚而施

益溥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叔又視）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賢芍迒芍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若盤英自厚容止可知矣

說苑曰衛有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下車教之為機後重前輕命曰橋䉵日灌韭百區不倦衛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為也○雜記事曰徐稚忽榮祿陳蕃欽其高行以禮招請署為功曹及師友祭酒又特為設東面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稚辭疾不到王僧虔吳地記曰處士陸著字文伯漢桓靈之間州府交辟並不就唯事棲遁臨卒誡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勿苟仕濁世子弟遵訓遂二代不仕並有盛名

又曰桐盧縣東有大溪九里注盧溪口南通新安東出富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騎常侍戴勃遊此自言山水之致極也勃字長雲譙國銍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為海內所稱（梁書曰戴顒字仲若與兄並隱遁有高名屢以父不仕樓構其業耕書不就）

梁蕭繹孝德傳曰鬱林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地海濱不以避世為悶不以窮居為傷浣衣濯冠以俟旋氣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榮貴號曰安丘丈人

又曰孔總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笙總為洛生詠與之相對而已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怡投袂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宿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陸雲逸民賦曰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因無疆之休乃為賦曰相荒土以為居度山阿而考室曾幽驛蒼兮谷重深巖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

湊沚嚶鳥來吟頷跡圃於菽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飆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抱迴流之別沼食秋華於高岑漾三泉以濯流浚金谷以投簪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而宅心望巖穴而凱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

宗親部一

祖父母　父母　繼母

祖父母

釋曰祖祚也祚先也

禮記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毛詩商頌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也

後漢書曰虞詡陳國人祖父為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為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還僕射尚書令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指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則講學亡疲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於今日祖母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恭事於劉之日短劉終後復為太子洗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又曰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杖箠洪曰吾將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山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流涕

江蔡別傳曰蔡年十一始樗蒲祖母責為說往事有傅弈破業廢身於是弃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父母

爾雅曰父為考母為妣

毛詩陟岵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禮記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寵請邑居之京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寘母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又莊公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成上曰晉敗秦師于殽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襄三曰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視寢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獘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記曰趙括奢之子趙孝成王欲以括爲將母曰不可使也王曰母何以知之對曰妾事其父時其父爲將王之所賞賜盡分散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朝爲將軍吏不敢仰視王之所賜悉藏於家而視利便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致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忽有不稱妾乞不坐王許之後果敗爲白起所坑

漢書曰王陵沛人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於軍中以招陵後漢使至陵母謂使者曰爲老妾語陵漢王長者必有天下善事之無以老妾在故懷持二心遂伏劒死羽怒烹之

又曰陸賈使南越趙他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所使得越橐中裝賣千金分與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有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及車騎從者

又曰金日磾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降漢見殺與母閼氏弟俱沒入宮後拜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武帝甚信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詔圖形于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也日磾每見畫常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父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爲河南太守冬月行屬縣刑戮因徒流血數里河南号屠伯母見責之曰汝宣化千里不聞仁愛而殺人立威名豈爲人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歸掃墓地耳歲餘果敗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爲萬石嚴嫗

又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而爲之食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有一大蛇自榛草出至擊柩流血若哀泣之容時人以爲竇氏之祥

又曰楊彪爲太尉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君何瘦之甚也彪曰媿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

龍舒君歸之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黄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爲牛醫袁閎母詣閎曰汝從牛醫兒來耶對曰閎不見叔度自以爲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測矣

又曰盧江蔡宗字孟承兢廉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爲二千石求謁宗宗下帷不許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窺之乃識儀皃

又曰崔發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禮之号義成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

又曰張甫字孟侯汝南人爲太尉雖在公位父常居田里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公卿罷朝俱詣甫府奉酒上壽時人榮之

吳志曰蔣欽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約儉勑御府爲母作被乃幃帳

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學知名拜著作郎孝武會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固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如何

又曰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号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又曰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繩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羨於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刃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又曰虞譚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譚立養堂於家

又曰郗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病車及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疋輿柩至冢負土成墳

又曰韓康伯潁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貧伯年數歲大寒母爲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布襦尋復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斗中柄熱今上着襦下亦當暖矣

又曰羊躭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鍾會爲鎭西請其子琇爲叅軍母曰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睦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昇堂拜母時以爲榮

又曰周顗母李氏名洛秀汝南人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洛秀舉酒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前吾身後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獘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阿奴卽謨小字也

又曰劉琨爲幷州刺史母謂之曰汝能弘濟經略駈馭豪傑專欲除於勝已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

並爲劉聰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倫義陽人鎮襄陽苻堅令苻丕圍序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必先破受敕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同丁築三十餘丈後賊果從西北角攻衆潰城破遂固新築丕用引退得免城破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宋書曰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仲宇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欲往襄陽又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田時吹之興世素儉謹畏去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甚多恐先人驚怖興世減撤而行

又曰朱脩之義陽人加建武將軍留戍滑臺爲索虜所攻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因號慟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

之時今忽如此我兒必殁矣後數日凶問至脩之果其日陷殁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携孺於市道途中逢中丞鹵簿驅迫落溝中及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悲不自勝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正擺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見父乃脫韝放鷹紲犬向舟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歲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鬱爲名士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蘇峻作逆領軍卞壼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眕盱隨之俱殁母裴氏撫屍而哭之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聞之歎曰父死于前子殁于後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可謂賢矣

又曰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可容而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可得氣類相接也

列女傳曰鄒氏孟軻之母見孟子少而學歸母方織問之曰子之廢學若吾斷織孟子懼因更勤不息遂爲大儒

世說曰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内嚴然若朝典也

又曰陳元方遭父憂哭泣哀慟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之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則如何當喪以錦被焉孔子曰衣夫錦　食夫稻　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絶數百日

繼母

儀禮子夏傳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東觀漢記曰應慎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後漢書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事後母至孝妻于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玄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柰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黄雀炙忽有黄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國春秋曰王延九歲喪母孝行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穰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又曰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

家語曰曾參武城人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蔡蒸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蔡蒸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容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

〔太平十一　本　連毒蜂

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

搜神記曰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與出於庭叩頭屋忽然而壞壓死者几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親部二

伯叔

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之次癸在下也。說文曰伯長也

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禮記檀弓曰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

家語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龔（龔宜爲襲前後相積襲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者）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謂矣孔子不悅性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亡而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也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也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爲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晉灼曰丘大也大嫂爲家嫂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頡羹侯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姪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子爭侈靡莽獨孤貧折節爲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病莽侍疾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鄭均好義篤實事寡嫂收兄恩禮甚至

又曰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生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淳于恭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乎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以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袁子又義）

又曰郅惲友董子張叔父及爲鄉里民所害子張病惲往候之氣絕良久復視惲歔欷惲曰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惲即起將客取仇人頭以示子張見之悲喜因絕

後漢書曰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

謝承後漢書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與兄子同苦樂不得自異

又曰許荊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世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相教兄旣早歿一子爲嗣如令死者

傷其滅絕令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華嶠後漢書曰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丹弟子惜見丹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勑子拔柴載以還之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聞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襟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縣以為言吾常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

又曰范遷字子廬沛國人也為司徒及在公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還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又曰張堪字君遊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又曰張禹字伯達父歆為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自身寄止

又曰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作何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又曰戴封遭伯父喪去官

又曰沮授為曹操所執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

又曰劉矩字叔方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

魏志曰荀攸字公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又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爲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

又曰毛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

又曰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撫養甚篤亦以孝稱

又曰高慎字孝甫新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志曰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嫡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荊著爲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皃質朴少言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隨叔父至東兗州刺史王昶聞籍奇偉請與相見乃歎息以不能測也

又曰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趣皆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形既妙回策如素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湛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間乎

又曰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論詞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又曰鄧攸逃奔石勒負其妻子而去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遂棄其己子卒以無嗣綏服攸喪三年

又曰謝安字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餚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又曰謝玄字幼度以勳封康樂縣公陳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又曰羅憲兄子尚字敬之少孤依叔父憲

又曰劉曜逼長安京州刺史張寔叔父西海太守肅請爲先鋒擊曜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寔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

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因之于郡獄掾呼延評德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道年在童亂伯父邃謂之曰我爲小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深弘亦當出我右

又曰時氐賊強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方者衞將軍謝安曰唯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衞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供辦復不敢問乃密作數十人供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饌食客罷納大怒杖俶四十云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權王濬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暨謂祜曰觀濬爲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

又曰安帝時以劉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蕃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輿白衣數人而進儀衞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祿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祿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孫嚴宋書曰許昭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得釋

沈休文宋書曰宗愨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愨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又曰何承天叔肜爲益陽令隨肜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人也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略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黃老兄亡後奉嫂兄子恩禮甚篤及居倂門盡推財產與之由是名稱

風俗通云周玘字孟王爲右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被罪玘詣府與太守盛亮相見了不論弟子之命遂俱盡於獄弟婦不哭其子但哭孟王孟王由此爲高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

叔父性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驚愕呼操操曰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爲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

陳留耆舊傳曰高眘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又曰爰彌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濟陰從事與御奉俱徵縣送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荅曰聞之於諸侯夫臨其事不食其食蘭然其言還而不受貞潔之質由是以彰也

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體履仁孝秉志清絜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摩鏡自給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與談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王南陽新野人衛尉興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棄官

張瑩漢南記曰北海靖王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兄弟少爲光武所撫育恩愛如子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氾固字孔完大將軍掾純之孫也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不就

張隱文士傳曰桓驎字元鳳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君試爲口賦試與之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傳子曰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

世說曰郗鑒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飴之公常攜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飴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兒後鑒亡翼時爲鄮（翼候如）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心喪三年

又曰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奕之女左將軍王凝之之婦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親部三

伯叔母　從伯叔　族父

姑

伯叔母

爾雅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禮記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吊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之世母

又雜記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語曰孔子之舊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子路曰由也昔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姑已如何（姑且已止）孔子曰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舊故非友（[illegible]乃爲友故[illegible]非舊友）吾其往及之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陽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未失其爲親也故者未失其故也（禮記亦載此原壤之母也）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戚夷禍亂遂爾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涉南海循岸渚五千餘里復遇疫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後藻思日新

又曰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吳興太守孔褒薦之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又曰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三公是卿座預後果爲儀同三司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　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弟三兄幼孤叔母劉氏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從伯叔

爾雅曰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爲陽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問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懀（塢外）定見之復過所聞

臧榮緒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少孤爲從叔司空昶所養沉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賤孽也少時不爲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懷恐之世果爲幽冀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

晉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曰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深爲伯敦導所器重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也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徒（劇陽子）

又曰禮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孫從兄子歆兄弟五人皆稚弱憑之撫養若己所生

又曰荀崧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許金）年各數歲崧迎與其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薨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宋書曰謝景仁陳郡陽夏人也衛將軍晦從叔父也祖據太傅安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博聞強識玄每與之言不倦也

又曰王誕字茂世琅琊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郎

宋齊語錄曰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慚色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預魏諷反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業字長緒

崔鴻前涼錄曰范續字弘基續幼有名稱族叔上洛太守昕拊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歷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舉秀才爲郎中遷中都謁者

族父

爾雅曰釋親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

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官有才辯任職元帝世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下鄳人也（鄳音）少孤依族父伯姑益州牧劉璋母也

晉書曰顧和字君孝侍中衆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志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驥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問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陳留志曰阮武字文業魏末爲青河太守族子籍方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明於知人皆此類也

姑

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毛詩曰泉水衞女思歸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禮記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左傳僖上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

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圉質於秦也）

漢書曰成帝班婕妤虎之姑也

後漢書曰桓曄字文林姑爲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遣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荅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楹便可以遥集爲字咸從之

列女傳曰魯義姑者魯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爲也於是齊軍遂止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於朝廷乎遂迴軍不伐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又曰梁宣節姑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三人在內入取兄子輒得其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其友曰本取兄子卒誤得己子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弟兄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也

又曰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齊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四

宗親部四

兄弟上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晞）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又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安國曰封康叔名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爾雅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

又曰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毛詩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棠棣之華蕚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土曰塤竹曰篪太伯仲喻兄弟也）

又頍弁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設饋己美矣設饌已長矣何已不同與族人燕也言其知能具其禮而悲傷之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藟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又六月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又泉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又曰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聯兄弟之不固者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又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又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信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又將仲子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不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而致大亂焉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揚之水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莫不信

又皇矣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又蓼蕭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愷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考（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禮記王制曰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也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也）

儀禮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爲瘴）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左傳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杜預曰公子馮穆公子也）穆公卒殤公即位

又襄公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杜預曰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也）

又曰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爲襄仲逆及鄢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彭生也）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仁子也）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還莒女也）復爲兄弟如初

又文下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

（其權寵如兩君也）其母曰弟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焉

又隱公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又襄二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杜預曰札諸樊弟也）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美兄弟相傳）

又曰兄弟天倫（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也）

又曰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融曰切切偲偲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又為政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又顏淵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追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養老往歸焉

又曰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顧親戚兄弟禽獸耳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又曰漢五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數使使勞苦丞相蕭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焉為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生式輙復分與弟者數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又曰朱公居於陶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前日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固已望其喪之來也

又曰蒙恬弟毅仕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蒙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又曰漢王滅項籍立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匹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當是時季布以諾心以勇著聞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

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常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幸矣安得封侯

漢書曰陳平陽武户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又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

又曰田蚡封武安侯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

又曰丞相韋賢封扶陽侯長子方山早終次子弘次子玄成初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决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

於是賢門生博士等與宗室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妄笑語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避兄者丞相御史劾奏之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有昆仲相訟田延壽恥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髡肉袒謝罪

又曰嚴延年兄弟五人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爲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又曰張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迺徙封平原并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郎中郎將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后諱聖通眞定稾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産數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迺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晩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碁歲不離墓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五

宗親部五

兄弟中

後漢書曰徐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

又曰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遷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又曰袁譚欲更攻弟尚問王脩曰計安出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

又曰許荊字少長會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細廣宅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

又曰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計爭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五叫埏）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東觀漢記曰丁鴻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少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祖禰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棄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外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爵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

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爲諸生分祿供給其器用四時送衣下至脯燭每有所食甘美輙分減以遺奇

又曰鄧彪字伯智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行步辭言閑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又曰劉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陵道之春陵侯敞父仁嗣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仁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又曰郭況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湊而況恭儉謙遜遵奉法度不敢驕奢

又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澹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坐吏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

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恭憐丕小不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丕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鄧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唯陛下哀憐

又曰魏霸字喬卿（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已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

又曰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户

又曰張純封武始侯有子根奮及純病勑家丞翕曰無功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于後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奮中元二年詔書封奮奮上書曰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立後臣時在河南冢廬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襲爵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奮既嗣爵謙儉節約閨門和平

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相離以繼嗣當立乃更往就室學皆通五經兼明星緯

謝承後漢書曰郭賀字惠公潁川陽翟人也父鎮廷尉以功封定潁侯薨賀當襲爵上書讓與弟時詔書不聽遂竄逃匿三年孝順皇帝下大鴻臚切責州郡求賀強使就封國

魏志曰袁述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携貳舍近交遠如此

魏略曰夏侯楙（尚文帝女清河公主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楙令公主奏之有詔收楙）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誹謗之言不與實相應此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冀不待實耳且伏

波與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問本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佐欲構疏楙使不見信

又曰大傅司馬宣王父病曹爽攝政李豐依違時有誘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為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又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蜀志曰糜竺弟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携貳叛迎孫權羽用覆敗芳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寵如初

晉書曰衛瓘有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絜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勸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又曰周顗字伯仁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横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又曰戴邈字安丘處士逵之弟逵厲操東山而邈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邈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邈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也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察其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為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為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為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又曰顏含少有操行兄畿得疾在殯忽夢去復活一門咸夢畿時不已含時尚少乃慨然判曰今靈異至此豈可孤抑開棺之痛孰與不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甚微存亡不別含於是絕棄人事達首屏氣以就唅養于時人

士皆歎美至行並饋餉之含謝而不受經十三年竟不起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宗親部六

兄弟下

晉書曰王覽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祥漸有譽時朱氏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氏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

又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

又曰荀組字大章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

又曰謝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又曰華悝字道弘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二值年飢穀貴兄悝蔬食而母甘肥不絕又撫育孤弟友愛甚至稱爲悌兄由是少有聲譽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則導之祖

王隱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交結人流逖舅程玄良良弟衛衛弟並臺郎　有勢於洛更共扶讚兩甥故命並階清塗逖初爲司州主簿舉秀才爲大司馬齊王掾有將帥之風

宋書曰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

又曰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爲給事中

又曰謝景仁愛其弟甝（胡甘切）而憎弟述嘗設饌請高祖命甝預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非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慙愧也

又曰張暢弟收爲猘犬所傷醫言食蝦蟆膾可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也少以強濟自立爲吳

郡太守坐事免官弟炳之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遊自適

又曰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夷少自標厲爲吳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後還右僕射

又曰陶潛與弟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　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又曰孔覬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

二人顗弟道存從弟微頗營業一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舫皆是絹紙席之屬顗見之命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顗為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道存慮顗甚乏遣吏載伍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謝弘微寬重有雅量不以喜慍改色有蔡湛之者及見太傅兄弟謂人曰弘微皃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齊書曰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隋書曰盧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唐書曰溫大雅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又曰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塊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

又曰韋述弟逌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為學士逌同為禮官時人榮之

又曰張道源族孫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又曰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

又曰楊汝士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

又曰薛膺友悌弟齊為李絳山東西道從事絳遇害齊中飛矢墜於城下膺時為左補闕聞難不及請假馬以赴齊殁膺與兄弟褒庠處喪過禮朝之卿大夫暨搢紳者往弔繼路聞其哀號弔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舉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續晉陽秋曰王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阿彌難為兄

韋昭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感與群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新為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便讓之為性有大度皆斯類也

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仕吳吳朝服其弘雅

又曰謝弈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着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故取作此謝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即遣之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咨字休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都尉淵起於衰末兄弟脩德貧無戚容歷位建威將軍

又曰鍾牧字子幹牧兄駰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齓時號爲遲訥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

三輔決錄曰張宇稚之第二子也以父功當封自言兩目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戲無度放散家財宇悉以所得千萬與之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郎

說苑曰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强以許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召茲父歸

楚國先賢傳曰陰興字君陵南陽新野人也拜衛尉薨詔封興長子慶爲嗣陽侯次子傳爲濦強侯傳弟員丹皆爲郎慶少修儒術推所居第宅奴婢財物悉分與員丹但佩印綬而已當世稱之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家雍薦闕廷以勵親戚擢爲羽林右監

劉向列女傳曰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惏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假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弃妻還金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風俗通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與兄伯武相失二十

年後相會下邳市中爭訐共鬬伯武毆之文章欲報心懷恨手不能興觀者笑之吏相借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得扶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

典論曰劉表疾病其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甚蔡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歸必見譴怒傷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江微陳留志曰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惠有志行銓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臣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邦族所稱

晉諸公讚曰高柔長子雋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放

率不倫浚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治晉武帝世爲廷尉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光事誕愈謹

又曰和嶠爲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爲損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宗親部七

姊妹　舅姑　嫂叔
娣姒

姊妹

爾雅曰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毛詩曰泉水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左傳成上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騶點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子[illegible]南[illegible]字[illegible]）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爲

又定上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雎水鍾建負之以從復國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爲樂尹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地樞璣衡齊七政秉八極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史記曰聶政爲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披面抉眼出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榮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妾奈何畏歿身之誅滅賢人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於政旁也

又曰萬石君石奮高祖問曰君有何人對曰有姊善鼓琴高祖乃召爲美人

又曰張敖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爲宮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又曰秦彭字伯平爲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救無惡志乃輕罪之

謝承後漢書曰范冉姊病往看之姊爲設飯冉留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

又曰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又曰宋弘字仲子爲司空帝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論朝臣美惡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圖之後引弘入令主坐屛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汝南袁隗妻馬融之女少有才辨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謂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鮑宣梁鴻之行者妾亦請從紹孟光之事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人

而君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奥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識輒以貲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蜀先主孫氏性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劒而侍立先主心常凜凜然也

晉書曰郭奕字大業太原人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對犯而爲人所糺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又曰桑虞字子深衛人年十四喪父哀毁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又曰凉州刺史辛攸姊喪夫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其妻張酺爲御史中丞駁頃以清風俗論者稱之

又曰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並有才美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崇盛

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段儀女婉惠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婦隣人聞笑之後燕王納元妃爲室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明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每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答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宋書新野庾彦達爲益州刺史携姊之官資給中分祿秩西土稱之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之其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梁典曰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紗衆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舡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爲名也

新子曰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遂踰郭而入梁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遂奪璽免官

應劭風俗通曰郗廉太原人飢寒不受人衣食曾過姊家飲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說曰郗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也

又曰袁彦道有二姊一適殷淵源一適謝祖脊語桓宣武切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遺曰賈逵年六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日抱逵就籬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又曰吾未嘗教尔安得三墳五典誦之乎對曰姊嘗抱于籬邊聽隣家讀書因記得而誦之

齊諧太清記曰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於神人也

荆州圖南北岸曰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悦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舅姑

釋名曰夫之父曰舅舅言久也久老之稱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禮記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
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
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
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
儀禮婚禮曰舅饗送者以一獻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
酬亦如之
左傳襄元曰鄭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
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
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置齊成公婦也）
列女傳曰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而內孟子不悅遂

去不入婦辭孟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
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悖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
蓋不客宿請歸於父母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
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未察於禮
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
禮而明姑婦之道

嫂叔

釋名曰嫂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小縮於舊也
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
禮記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
又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之遠之也
又雜記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從鬼谷歸大困窮困兄嫂姊妹妻皆
笑之不爲下機秦乃閉室不出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
約并力相六國北報趙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乃歸
昆弟嫂側目不敢仰視秦謂嫂曰何前踞而後恭嫂匍匐
以面伏地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漢書曰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
丘嫂（丘空也無婿曰丘乃寡嫂也）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爲羹盡轢釜客
去高祖視釜尚有羹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
封太上皇爲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長者耳後
七年封爲羹頡侯
又曰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問
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覈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

聞而逐其妻
晉書曰鄭休妻石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
布臨終生庶子沈休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
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間三不舉子
又曰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
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渾
弟淪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
檐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
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裾欲杖之澄懼
踰窗而走得脫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凝之
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使婢白獻之曰新

婦欲與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獻酬之義客遂不能屈也

又曰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嫂撻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製白團扇歌

又曰顏含字弘都嫂老而失明含奉養如親束帶躬侍嫂病困須蚺蛇膽求之不獲憂歎盈懷方獨坐愁苦忽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之乃蚺蛇膽也童子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含得藥成嫂病遂愈

齊書曰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且葬乃自賣爲十夫僮以營葬

三十國春秋曰晉吏部郎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爲小縣長舒曰堪八百戶長將老便入官舍即斯願畢矣

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逸士傳曰高鳳爲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不應爲吏乃與寡嫂偶爭田遂免仕

世說曰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財物嫂心欲得之敦妻勸敦盡讓田宅奴婢與兄弟出別居敦後耕田得金器妻勸送與兄夫妻共往嫂性嗇見金器踊躍欲留之兄因感悟即夫妻來讓財物還弟弟又不受相讓積年

鄴洛鼎峙記曰盧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

娣姒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出爲俱嫁事一夫）長姊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姊爲姒婦也

左傳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婦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兄弟之妻相謂爲姒）

又昭七曰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許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晉書曰王渾妻鍾氏名琰太尉之孫也渾弟湛妻郝氏有德行琰雖貴門不陵郝郝亦不下琰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八

宗親部八

子

易蠱卦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又家人卦曰家人嗃嗃悔厲吉父子嘻嘻終吝

儀禮曰父爲長子服三年何也正禮乎上又所重也

禮記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又祭義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左傳隱公曰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

論語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書曰周公三撻伯禽往見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橋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觀之而伯禽往視橋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趨周公迎而撫之曰汝安見君子哉

史記曰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出衛郭門與其母決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也

又曰司馬談爲太史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從事發憤而卒子遷適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下泣曰其先即周之太史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後爲太史則續吾祖矣

漢書曰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父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還怒之笞湯湯掘地熏鼠得餘肉劾鼠掠治訊鞫鞫論報取鼠磔堂下父怒視其文辭如老吏大驚異遂使書獄焉

又曰王遵字子貢涿人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遵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具言參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門監使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截爲牒編之寫書

又曰揚雄蜀人自揚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魯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通詩書易以教授號鄒魯大儒爲丞相覽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之一經

又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父徙家蓮勺禹爲小兒數至市卜相者前其面貌謂禹父曰此兒多智可令經學矣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知止足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請族舊賓客爲樂歲餘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勸說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田廬足供衣食令更增益以爲盈餘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損其志愚

而多財益以為其過富者衆人怨也吾既無教化於子孫不欲益生於怨也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桐鄉嗇夫病且死囑其子曰我為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之後世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死且葬之民為起冢祠

又曰石奮從高祖至景帝時為九卿子等四人官至二千石景帝尊寵號為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子孫有過不誚讓便對按不食

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號為萬石君

又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子勰字巨勝自曾祖楊至勰孫尚六代一子皆知名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兩歸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崔烈涿郡人靈帝開鴻都門牓賣官爵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親幸曰悔不至三公後聲譽日減烈不自安問子鈞曰吾為三公於議何如鈞曰嫌大人銅臭烈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服虎弁載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魏志曰張廣字嗣宗魯習第二子也魯雅為魏武所寵諸子未勝纓並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鄭城碑曰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嬪

又曰胡威字伯庸父質操履清白為荊州太守威至荊州省之十餘日歸質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質曰俸祿之餘耳武帝問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遠矣帝曰何對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也

又曰賈充字公閭父逵晚生充言充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數歲令乳母取所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指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色時人謂祜前身為李氏之子

又曰華嶠字叔駿才學深博為祕書監性嗜酒率常沉醉撰漢記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子徹為佐著作續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隱字處叔陳人世寒素父銓歷陽令有著述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儒素自守不交權貴博學多聞受遺業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又曰孫盛字安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惠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出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曰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不過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孫盛字安國翼子爰客常候孫盛盛不在見盛子放謂之曰安國何在放曰往庾稚恭家爰客曰

孫氏大盛有兒如此放曰不如諸庾之翼翼聞而語人曰我固得璽呼奴公字

又曰袁宏爲東征賦並列過江諸名德獨不載桓彝其子温怒爲宏一時之文宗爲文不欲令人顯問時並游青山飲歸温命宏同載因問曰君作東征賦何獨不及家君宏對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温疑其不實乃曰欲謂何宏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則不殞宣城之節信而爲允也温泫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逼問宏曰家君勳績如此云何相忘宏急答曰精明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以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胡奴乃止

又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或曰此兒一座顔回也尚應聲曰座無尼父焉識顔回一席之賓莫不歎異

又曰王述字懷祖還尚書僕射述每受職不爲虚讓其子坦之諫曰故事應讓述曰汝爲我不堪也坦之曰非也克讓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也坦之爲桓温府長史温子欲求婚于王因坦之言其父坦之乃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之於膝上坦之乃言婚事於述大怒遽推坦之於膝下曰汝竟癡也詎可視面以妻兵乃止

又曰阮籍謂王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戎子萬有美名少而肥大戎鉬食糠轉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並知名爲祥所重愛同時而病將士遺囑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涕泣曰不忘鄉仁也不戀本達也唯仁與達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也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子混字延廣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爲舒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更不復哭

又曰胡毋輔之字彦國嗜酒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時嘗自呼其父字輔之不以介意世以爲狂

又曰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倫其母爲言之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致

又曰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父愔爲司徒愔事道超奉佛愔又好聚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

之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懷不軌超爲之謀轉司徒左長史而卒初雖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軌之事不令愔知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老必傷愍爲獘我亡後若大損寢食可呈此箱不爾即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病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悉見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晩矣更不復哭

又曰庾冰字季堅都督江荆七郡軍事子襲常貸官絹一疋冰怒撫之市絹十疋還官

又曰王濛字仲祖父訥字文開爲淦令美容姿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又曰王導字茂弘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常與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導性儉損下甘果爛敗令棄之去勿使大郎知悅爲中書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時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導因求之食至數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絶

又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其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家爲盛門

又曰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靖每曰綝宗廟之器非簡札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

又曰戴若思廣陵人父昌會稽太守若思仕武陵時郡人潘京素有理筌識鑒父遣若思與語潘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又曰王獻之字子敬羲之之子也謝安甚欽之請爲長史因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君荅曰固不同安曰外論不爾對曰人那得知獻之嘗書羲之自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又以掃箒霑泥書大字方一丈甚以爲工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淮南人父逵善琴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殁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齊書曰世祖常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謝朏得父之膏腴

梁書曰謝朏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禄朏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水賦詩使朏命篇覽筆便就王京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莊笑曰眞吾家千金

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爲常侍孺五歲父友饋延年李者先與僧孺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之

又曰柳惲字文暢父世隆善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聲嘗感傷憂思後因之變體寫古曲

家語曰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歛以時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隱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合於禮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死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乃去其子午君子聞之曰祁黄羊可謂至公矣

三輔要録曰韋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見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志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于老蚌

郭子曰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惠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脩脩爲設果果有楊梅融指示兒曰此君之家果耶脩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獸

姓氏英賢録曰宋顏竣字士遜少有令名太祖問其父延之曰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濯得臣酒

世說曰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僚屬自與客碁而信至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流血沾襟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

於是豁然神氣自若

又曰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當此之時烏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八

覽五百一八　九　田祖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宗親部九

孫　女　子壻

孫

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後也）昆孫之子爲仍孫（仍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若浮雲）

毛詩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曲記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子不可以爲王父尸

又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史記曰張蒼父不滿五尺蒼長八尺蒼子復長八尺餘孫類長六尺

後漢書曰龐參字仲連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隱教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拔薤一大本水一盆致于戶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民見觀）

又曰虞詡字升卿陳國人孝養祖母縣舉爲順孫

又曰馮氏兄弟形皆偉壯唯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勤長八尺三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貴車馬填門粲在門邕倒屣迎之粲年幼兒弱短小　座皆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書籍當悉與之

晉書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即講學志疾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徵爲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陳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已具祖門中）

又曰李胤字伯祖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子安妻生胤遂於房內以憂卒胤以祖不知所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顯名

宋齊語錄曰虞愿字士恭會稽人祖爲給事中中庭有橘樹冬熟子孫爭取愿獨不取祖及家人並異之

又曰張元字孝始祖喪明三年元每憂泣讀佛書以求福祐後見藥師經云盲者得視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自責曰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施普照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謂之曰勿悲三日之後必差元于夢中喜躍驚覺

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漸見明從此遂差

後周書曰薛登字景猷汾陰人早喪父家貧以養祖母暇則覽文籍躬耕以孝見稱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叩石墾壤箕畚運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孫子子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又曰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夫道性命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涕泣

孝子傳曰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云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

又曰吴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四世爲侍郎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幽明録曰許遜少孤不識祖墓傾心所感忽見祖語曰我死三十餘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舉標牓曰可以此下求我於是迎喪葬者曰此墓中當出一侯及小縣長

女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陰也）

左傳襄五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名之曰棄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誡之曰謹慎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慎從汝姑之言諸母般申誡之曰謹慎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史記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從繫長安獄公無男有女五人將行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小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官没爲婢贖父之罪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爲除肉刑

漢書曰王章爲京兆尹爲大將軍王鳳所陷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每旦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剛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問之果章死矣

東觀漢記曰孝女郁字叔異五歲母不能食郁亦不肯食故字曰異也

後漢書曰孔融被誅女年七歲幼弱遂得全寄任佗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歠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殺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乃延頸就刑

晉書曰周顗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至絡秀之家會秀父兄不在絡

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具數十人饌甚精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若連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遂許之生顗嵩謨而顗等才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户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又曰胡奮字玄威安定人爲護軍太始末武帝怠於政事而耽於顔色大採公卿女以爲六宮奮女選爲貴人唯有一男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子男入九地之下女升九天之上嘗謂后父楊駿曰卿恃女更豪耶見前代與帝家婚未有不滅門者見君所措益速禍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奮曰我女爲卿作妾耳

又曰羊眈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爲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慼主國不可以不懼今宜慼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絶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劒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授之勿令絶世

又曰吴隱之字處默濮陽人謝石請爲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儉素令移　厨帳就其家經營使者至方見賣犬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靳康女不知何許人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將納其女爲妾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況其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愍乃固免之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說晏子曰妾聞明君不爲禽獸以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早朝而復其言於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華陽國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得向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廣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楊州廣被殺王年十五芳納之於闇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耻乃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姬乃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渙愍之語郡縣令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以禮聘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蔡琰別傳曰琰邕之女年六歲邕夜中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乃故絶一絃琰曰第四絃邕曰汝偶得中之琰曰昔吴季札觀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異苑曰順陽南鄉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子壻

爾雅曰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布之也

左傳桓公曰祭仲專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文下曰趙衰晉君之壻也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遊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知餘非庸人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人晉易淮陽憲王舅張博從京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從其遊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晉書曰韓謐字長深母賈氏賈充少女也父壽字德真南陽人美貌充辟爲司空掾充讌賓僚女從青璅中窺見壽悅焉感想發於寤寐有婢往壽家說其光彩艷逸壽聞動心令通殷勤壽勁捷過人至夕踰垣而入家人莫知惟充覺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香每著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貴之唯以賜充女密盜以遺壽僚佐與充宴聞香芬馥自此充意女與壽通乃夜半佯有盜驚起行之唯東北角有狐狸行處充考問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

又曰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自東廂徧觀諸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

宋書曰劉秀十餘歲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怖秀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齊書曰謝朓爲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廄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以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廄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搜神記曰陽公字雍伯洛陽人至情篤孝父母終殁葬無終山陽公常爲人補履終不取價無終山上無水陽公乃行車汲水作義漿居三年有一人就陽公飲出一升石子與之使向有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并得好婦陽公後種其石數年時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許陽公有伕氣試求焉徐氏以爲狂乃戲媒人曰雍伯能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致命雍伯於種石中索得五雙白璧以至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

宗親部十

夫妻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易家人卦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詩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

又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之事以為法度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

又碩人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氓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又棠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又南山曰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又韓奕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

又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於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

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喪）聘則為妻（聘問也妻之言齊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為妾

又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為其近禽獸也）所以附遠厚別也

左傳隱公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又曰桓公曰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為正卿八

卋之後莫之與京

又僖中曰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晉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文公取季隗生伯儵叔以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也）趙姬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也）子餘辭（子餘趙衰字也）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又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也）公孫黑又強使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皙公孫黑也）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又莊公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又曰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成下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驕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又僖下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又昭七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也今夫子少不揚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又哀上曰齊侯伐晉夷儀弊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要存欲必有功還取歸相之女也）

又成上曰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又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水火則陰陽也陰陽則夫婦也）

又曰妻象大陰且法金位（金處中之剛故偷目位水從純柔雖柔妻象也）

戰國策曰鄒忌長八尺有餘身體逸麗朝服衣冠窺鏡謂

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妻曰愈窺鏡而自視不如遠矣暮寢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記曰晉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又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

又曰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貧必此人盜相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乃遂入秦秦王以爲客卿

又曰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女爲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

又曰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父客素知張耳乃卒爲請決嫁　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曰楊惲報段會宗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范曄後漢書曰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帝就少君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富驕而吾貧不敢當妻曰大人以生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承君子惟命是從乃悉歸御服更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提瓮出汲

後漢書曰班昭作女誡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爲

又曰沛周郁妻者字阿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乃自殺

又曰馮良有志行與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呂布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又曰酈炎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疾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對遂死獄中尚書盧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

又曰公孫述連徵任永馮信並託清盲以避世難永妻婬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婬者皆自殺

又曰周澤爲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書謝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竟爲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忘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又曰魏朗字仲英入爲尚書舉動皆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與子孫如嚴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彪之姑名昭字惠召入宮號曰大家每有貢獻遣大家作賦頌注列女傳著女誡及詩並行於時

魏志曰初司馬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氏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一二宣王遂過

又曰郭淮字伯濟太原河曲人拜車騎將軍封曲陽侯淮妻王陵之妹當從坐侍御史往收淮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遣妻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亦無淮也書至宣王亦宥之

魏氏春秋曰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旨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之入帝怒詰之對曰某郡太守雖滿文字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衣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魚豢魏略曰栢範字彥則沛郡人也使持節督青徐諸軍鎮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當轉爲冀州刺史統屬鎮北將軍呂昭爲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範怒觸其首乃以刀鐶撞其腹妻其懷孕遂傷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帶經鋤其妻常自餉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晉書曰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復病亡後其夫還遲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聟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

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又曰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大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又世說）

又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負薪夕月無被欲浣衣即披絮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弈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父中郎群從兄弟則有胡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導為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駈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

公九錫之命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崔鴻前秦錄曰秦州刺史竇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有才學織錦製迴文詩以贖夫罪

劉向列女傳曰魯有秋胡子既納妻五日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葉秋胡子說之下車謂曰苦暴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一飡於是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所願願卿事上無有外意妾事夫家亦無淫佚之志子去矣收子之齎與子笥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母使人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子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驩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今者乃說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不義夫事親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於身必不遂妾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東而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晉宗伯妻者晉大夫伯宗之妻也謂伯宗曰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州犂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友之及欒不忌之難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于荊遂得免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一

宗親部十一

慈母保母　乳母　妾　出婦
舅舅母　外甥　姨

慈母保母

禮記內則曰子生異爲孺子室於宮（特埽一室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又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左傳襄六曰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也）

乳母

史記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後漢書曰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王聖及黨與皆見徙

王隱晉書曰賈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黎民喜踊充鳴之充夫人郭槐遥望疑充卽鞭殺乳母兒思母病死槐又生男向歲乳母抱中庭充過拊兒頰郭又疑之復鞭殺乳母兒又死充遂無嗣

譚藪曰宋何承天爲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遊少年或戲承天謂爲嬭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嬭母何言耶

妾

禮記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

又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

左傳成上曰魯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生聲伯而出之

又昭五晏子對齊景公曰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又哀下曰魯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出婦

禮記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

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又曰王禁生元后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

後漢書曰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

又曰黃允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請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宗親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偽許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齊書曰劉瓛母孔氏瓛娶王氏緣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

梁書曰孔謙從兄靈慶嘗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

家語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無子者為其絕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為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慎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又曰曾子妻以炊蒸藜不熟出之

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迴首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舅舅母

釋名曰舅久也

爾雅曰母之昆弟為舅

毛詩秦風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之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

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也

儀禮曰舅毋之昆弟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言從母服也）

禮記檀弓曰從毋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

左傳僖中曰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以從君巡於天下臣之過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又曰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酖而卒

又曰劉璵字慶孫與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弈之甥

也名著者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又曰荀勗潁川人少孤貧依於舅氏幼而岐嶷早成十歲能屬文鍾繇曰此兒當及曾祖爽耳

又曰殷浩坐徙東陽信安縣外甥韓康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下泣

又曰衛玠字叔寶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

又曰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弟愔子（超未亡獻之兄）耕嘗躡履脩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怠慢屐而候之命席便坐愔慨然曰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又曰武帝楊后諱艷字瓊芝弘農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依舅家舅毋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巳子

世說曰衛展字道舒為江州有舊投之都不祇待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使卉木也

又曰魏明帝為外祖築館既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名焉上從之

妬記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全節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諷已乃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耳若使周姥傳應無此語也

蔡邕進表曰平丘程未年十四時父叔沒未抱屍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買棗肉以哺之未見食獻輒不能吞咽

外甥

釋名曰姊妹之子曰甥甥出配他男而生也

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儀禮喪服傳曰甥何以緦報之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

漢書曰霍去病衛青姊少兒子也

又曰顏安字翁孫魯人眭孟姊子也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晉書曰魏舒少爲舅寧氏所養寧氏營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時尚幼自言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又曰石崇字季倫其甥歐陽建與趙王倫有隙倫僞詔收崇及建建作臨終詩

又曰謝重字景重子約字宣映曾於公座戲嘲無禮於其舅袁湛湛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兩世無渭陽之情約父重即王敳之外孫與舅有不恊之論湛故有此云

又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也

又曰何無忌東海郯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與劉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其黨曰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爲無成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劉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於慕容德

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三輔決錄曰吉閎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敞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衛玠別傳曰玠王武子甥也武子常與乘白羊車入市舉市曰誰家璧人曰武子甥也武子常與同遊語曰卧與外甥玠並出同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姨

爾雅曰母之姉妹爲從母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服（從母母之姉妹）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之（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

晉書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王導妻姉之子故少與王導善導爲顯官導詣舍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座曰此是君座也

宋書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議欲不舉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乳而養高祖以舊恩之故懷敬累至會稽太守

三輔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姉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閒神其姨曹大家難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禮儀部一

敘禮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毛詩國風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知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

毛詩國風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葭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也蒼然彊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者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周禮天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周禮地官司徒曰司徒之職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禮所以防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

周禮春官宗伯曰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婚姻甥舅）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踈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

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

又曲禮下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

又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鼠之有體人而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禮則易教）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度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illegible]所[illegible]以治事）

又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又禮運曰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惟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又禮運曰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

又禮運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竇孔穴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言糵以爲美味在善者[illegible]耳）

又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

又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猶誠也）

又禮器曰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又樂記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誠猶審也縣謂錘也陳設也誣罔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又經解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illegible]壻曰昏妻曰姻謂嫁娶也[illegible]）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答曰）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又曰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言縱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也）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射鄉食享有生之善者也郊社嘗禘饋奠有死之善者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又仲尼燕居曰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又坊記曰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

又中庸曰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禮含文嘉曰禮者履也

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飲酌之使壽長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禮儀部二

敘禮二

禮記外傳曰吉凶賓軍嘉即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農氏始教民種穀禮始於飲食故蕢桴土鼓以迎田祖致敬鬼神祭皆用樂也伊耆氏即神農別號）凶禮者喪紀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皇帝始書生送死也）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嘉禮者好會之事起自伏羲以儷皮為幣始制嫁娶（亨通者嘉會之事也）其後有冠（冠者代父之事者婚有繼世之義物有代謝之期乃非繼吉故為喪紀之事也）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四者亦嘉會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

左傳文下曰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其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文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又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之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又昭二年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卿）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也）

又昭二曰楚靈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儀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又昭二曰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至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得謙齊）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

也

又昭二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己病）乃講學之（[illegible]）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孔子）（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謂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禮則位安）

又昭六曰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又昭六曰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

又定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邾子益也）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又哀上曰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大（言君長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盡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

論語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又曰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又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又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周之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

又曰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曰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

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承）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也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代之人蹻之仁壽之域

范曄後漢書曹襃傳曰詔召安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襃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典略曰孔子過宋與弟子集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使拔其樹云適鄭

六韜曰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爲之節文者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孫卿子曰禮者人主以爲群臣尺寸尋丈檢式也禮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國之本在禮也

又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馨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越席沐浴机筵所以養體也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柤棃橘柚菓瓜之屬耶其味反而皆可於口

文子曰老子云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儀肉凝而弗食酒敗而不飲外束其形中愁其意汨陰陽之和而迫生命之情

愼子曰禮從俗政上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禮也

淮南子曰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

又曰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言大魚食小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僞慝之儒（偽詐[illegible]）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說苑曰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以待公曰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而治國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馭馬也無禮而治國家者嬰未嘗聞也景公曰善乃飾射更席以爲上客

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下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董生書曰禮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爲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

白虎通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袁淮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爲之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

物理論云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

孫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

駮而霸無一焉而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禮儀部三

祭禮上

毛詩召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濱崖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又小雅天保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謂后稷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又小雅吉日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又小雅大田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又小雅楚茨曰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又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曰騂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生享于祖考納亨時）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又生民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拂無子（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生子而養之長名曰棄也）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

又清廟烈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王錫之也）

又臣工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殷夏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箋云白鳥於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周之廟得禮之宜）

又臣工潛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猗與歎美之言漆沮岐周二水也潛糝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也景大也）

尚書舜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安國傳曰謂在遠者望祭之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

又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孔安國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也

又洛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孔安國傳曰以祀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禮之

又多士曰罔弗明德恤祀孔安國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也）

又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君行此四者爲逆天此害之敗其爲水故源瀆竭絕是水不潤下也）

又五行傳曰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十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則祀宿欲得容三十也皆蓋八日為致齋明九日一朝所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爭也）其祀禮曰格祀（鄭云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範六沴是合（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太昊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昊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禮配其神而食合祭為也六沴是神靈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言民罪及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之有過神靈亦合推內於六沴天子以下發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周禮天官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

又天官上內饔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又天官上獸人曰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良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也）皮毛筋角入于王府（給作器物）

又天官上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湆也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也）

又地官上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也）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謂雜色不純毀謂辜禳除殃咎之屬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於鬼神祈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求牛謂所以繹者）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

又地官下閭師曰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矣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自吉禮於上以以立安邦國者予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也有德者配食）凡祭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也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后薦徹豆籩之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也都家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也）

又春官下大祝曰大祝掌六祝之辭太師宜于社造于祖（馬融傳曰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也）設軍社類上帝（社若主也類者以事類告祀）國將有事於四望（將行也四望日月星辰也）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上帝獻於社主）

又春官曰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為春陽中於藏直脾為尊也）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羔獻）

（謂獻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適物）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祠不用犧牲用珪璧更皮幣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

又月令仲夏曰祀皇地祇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岳瀆等神從祀）

又月令仲夏曰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

又月令季夏曰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祭中霤之禮爲爼先進心）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謂季夏土王日則祀黃帝含樞紐於南郊以軒轅配坐以后土鎮星從祀也）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凡祀門爲爼先進肝也）

又月令曰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冬陰氣盛寒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行謂道也祭先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凡祀行爲爼先進腎）

又月令孟冬曰祀神州地祇於北郊（謂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坐）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謂孟冬祭司寒於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謂立冬後亥日祀司中等於國城西北）

又月令仲冬曰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也）

又曲禮上曰臨祭不惰祭服弊則焚之祭器弊則埋之

又曲禮下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矣五祀謂竈中霤門行厲也此蓋殷制也祭法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舉謂若殷[illegible]祀弃稷不服[illegible]弃祀農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腯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肥也春秋傳曰博碩肥腯充皃也尹正也商量也脡直也[illegible]嘉善也[illegible]大鹹曰鹺今河東云鹺[illegible]也之）

又曲禮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illegible]）

又檀弓下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遂魯[illegible]公子[illegible]辛巳有事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又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中霤門行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也（隘[illegible]狹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音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illegible]莊文之閒爲大夫於時[illegible]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於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

又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又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事也既事而退柴於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燔告天地及先祖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

又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昭晳也必爲昭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又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播植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五

禮儀部四

祭禮中

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又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又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又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此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謂設冪歸際及熟至）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百官助主人進之）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又志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感念親之貌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於親其本一也

又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沒終也）

又祭統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又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蓋夏殷時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夏者尊卑著而秋者萬物成）

又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善周公功也）

又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辯不繼之以倦（極猶盡也辯外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又表記曰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也以傳世之[illegible]易備也）

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得其宜則五穀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青白黃馬黃龍翔黃雀集（坤為[illegible]）（五穀豐長土精上為軒轅王禽雨時至也又應時至也瀆四瀆故四夷各貢方色之馬也精為馬不言瀆黑義足）

（通也黃龍黃裳皆土精也）

周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又困九五曰利用祭祀（祭祀所以受福也）象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

又萃曰萃亨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左傳桓公曰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又傳上曰五年晉人執虞公而脩虞祀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

又傳中曰初平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又傳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傳下曰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也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矣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也）

又文下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公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也）尊僖公見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也故鬼閔公死時年小弗忌明言其所見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言以僖公爲聖賢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二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智者三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智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又曰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後也舜重之以明德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公羊傳僖公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何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三十六所也）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

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郊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國語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屈到楚卿屈蕩之子也芰蔆也宗老家臣屬託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祭然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又楚語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牛俎置牲於）（王也）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也）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太牢牛羊豕也會太牢舉四方之貢亦）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羊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握把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天神以精明臨下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三牲牛羊豕也四時春秋冬夏也五色五采服也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事天地人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異種也九祭九州之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官有十醜爲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徧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無不受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兢以事百神

春秋繁露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乃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而脅之

又曰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春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韮也夏曰禴禴者以四月食麥餅也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論語季氏曰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旅祭名也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意云泰山之神如豈過林放之賢）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鄭玄注曰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也）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烝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也）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沉（投祭水中或浮或沉也）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也）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止風此其像也）是類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祖也）禘大祭也（五年一祭也）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

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肜（融音書曰高宗肜日）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也）

五經異義曰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曾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禮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又曰今易京說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道厭妖國有披髮於野祭者

又曰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祭告攝非常祭

又曰古周禮說大宗伯凡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也

史記曰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日一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

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也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睪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漢書曰高祖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又曰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歲四時奉祀公子矣

又張子房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又留侯死并葬黃石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又郊祠志曰文帝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朕勞有司禮官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日荅禮焉

又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劔挺墮墜首揷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公孫賀並之有兵謀不吉卜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帝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又曰孔光父霸爲關内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内侯霸以所食邑户八百祀孔子焉故霸遣長子福數於魯奉夫子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嗇夫其吏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尚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六

禮儀部五

祭禮下

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脩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禮記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是以聖王為之典禮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illegible]）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illegible]）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殺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弗道

又郊祀曰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其祀絕莫知起時

又郊祀志曰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

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illegible]）祠以五牢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

又曰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又曰李通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又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　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牢祀通父冢

又曰顯宗拜馬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又曰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百里內悉令侍祠

又曰桓帝初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采色眩燿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

漢皇德傳云章帝詔使者奉太牢致祠唐堯於成陽靈臺

東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漢舊儀曰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畤三歲一辯皇帝自行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帝配天居室下西嚮紺幄帳

又曰宗廟三年一大祫祭之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繡幄帳堂上西北隅由几黃金釦器每太牢中分之右辯上帝左辯上后俎餘委

積於前殿千斤名曰堆祖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座法

又曰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皆用太牢

又曰唯八月飲酎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

又曰五儀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諸官止雨朱繩縈社擊鼓攻之

又曰祭五嶽祠用三正色牲十月涸凍二月解凍皆祭祝秉傳車稱使者祭四瀆用三正色牲沉珪有馬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皆有土人山下有畦埒如種韭畦畦中

各王封祭祭辰星辰於池陽谷曰夾道左右爲壇營覆地各周三十六里

又曰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漢五年脩復周室舊祀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

又曰凡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天與土地金木水火石也

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上計吏郡太守劉其以事祀法檻車徵伯珪構衣平幘御車到洛陽其當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墓上祭先卑觴醱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時州里人在京師者送行見之及觀者莫不歔欷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柱杖不須扶侍四時祠祭輙自力強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形像常特觴如法泫然流涕

又曰穢南國常用十月祭氏晝夜飲酒歌儛名之爲舞天

又祭虎以爲神

吳志曰赤烏年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干寶晉紀曰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奏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郭之上

後魏書曰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若孺子之號激煌汜者家善釀酒每節常送一壺以給祭事也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齊書曰張冲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西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蒸嘗輙流涕薦焉

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下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已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

尸子曰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親也

白虎通曰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射

加功力

又曰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礿者麥孰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冬曰烝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歸先人冢側坊中種稻以祭祀芋以充飢躭詩悅禮玄虛無爲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不就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山既出林過溪望見舜廟在郡山之下而棟樯水際杳若靈居矣余親負勁策致祠靈堂乃躬就

齋潔奉奠其宵水月如鏡寫淵微響乃聞廟裏若有絃歌者聲調如近察復緬邈此其五絃之音南風之響乎

解道虎齊記曰臨淄城南十五里天齊淵五泉並出有異於常故廟屋以同瓦有天齊字在齊八祠祠天於此故名太

越絕書曰越王既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皆來取之

吳越春秋曰夫差帥諸羣臣出國東祠子胥江水濵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已來濛濛戚戚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

十二州記曰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橋車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大功于九河也

襄陽記曰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不合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也

摯虞雜祀議曰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祭先聖於大學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絜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

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又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循先報功以勉力循先以崇恩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六甲將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將皆着赤幘小冠帶白綬紋夫人足皆女象其翁獸足凡欲治致神當於帛上書諸神名如法祭醮齊事六日見形六十日一祭合諸神祭祭法脯長一九廣三寸白茅爲藉編以青絲藉長二尺四寸廣六寸餅棗栗并脯置藉上杯皆黑中以丹沙九兩盛米囊九枚置北斗座上中爲九星六甲坐外四面十二座座前一杯受道者壇東北祭南向再拜祝

軍令曰金鼓幢麾隆衛皆以立秋日祠先時一日主者請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剋獲還亦祠向敵祠血于鍾鼓秋祠及有所剋獲還但祠不血鍾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爲衛金鼓幢麾夫軍武之器者所以正不義爲民除害也謹以立秋之日絜牲黍稷旨酒而敬薦之

又曰常以巳丑日祠牛馬先祝文曰某月巳丑某甲敢告馬牛先馬者兵之道牛者軍農之用謹潔牲黍稷旨酒敬而薦之

又曰軍行濟河主者常先白沉璧文曰某王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賊臣某甲作亂天子使某帥衆濟河征討醜類故以璧沉唯爾有神裁之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雖比拜表自計違遠以來以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感有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終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於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雖卑鄙實稟體於先王自臣雖貧窶蒙陛下厚賜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羊猪牛臣自能辦否者臣縣自有先王喜鰒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朝二鰒百枚足自供事請水瓜五枚計先王崩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敬且欲復盡

哀傳士鹿優韓慕等以爲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詔曰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傳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下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太元六年龍集荒洛冬十月哉生魄試守豫章太守殷君謹遣左右某甲奉清酌醮合一簋單羞再拜奠故聘士豫章徐先生

周祗祭梁鴻文曰晉隆和四年十一月陳郡周祗文以蘊藻行潦祠梁先生

殷闡祭王東亭文曰公以少牢之奠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鑒不塵精金能照伯玉祭孫叔敖文曰謹以豊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歆歆千載悠悠舒判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相清塵承風劾誠

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城北壍入一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瓦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栽開見悉識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皆浮出而不甚爛壞銘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之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近遠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楊泉請醊曰古不墓祭葬於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乎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於廟墓漢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上盥水進

奠實而禘祫祭祀皆於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彊財富婦女贍役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近乎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乎草莽哉

唐書曰王義方初爲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亮誅坐與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七

禮儀部六

郊丘

尚書召誥曰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

周書作雒曰乃設兆于南郊祀以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毛詩清廟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昊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之言煙煙者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也昊天上帝冬至祀于圜丘天皇大帝也）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五星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槱積也司中文昌宮中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鄭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蒼璧禮天（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神必以其類璧圜象天）黃琮禮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方象地也）

又春官上典瑞曰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眾云於中央為璧珪著其四面一玉俱成故曰四邸珪末四出或說四珪有邸有四角也上帝玄天也鄭玄曰祀天夏正郊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祈穀五帝殊言天者尊異）兩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珪者象地數二也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又春官下大司樂曰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也）以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也）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禮矣（此禘大祭也天神主其神）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祇主崑崙）

禮記禮運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嘏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之大也）

又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自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至周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圜丘之是事以建子月郊天是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齋戒自新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又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於魯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又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亦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謂祭祀以）

（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

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謀者謀欲迎氣齋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冬至一陽生非人力所爲圜之丘自然高大地天體圓）諸侯不祭天（魯無圜丘之祭及二王之後各祭其感生帝於南郊）王肅云天唯一帝鄭玄以天有六帝（據周禮祀昊天又旅五帝是六）星辰之位列于壇下（正祭之時天尸在壇上也掃地而祭以下為貴）燔柴王於壇上

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也禮方丘謂祭崑崙山之神此地之正祭歲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神州即王者所居在崑崙東南五千里封域之內土地之神州此即吉土可以事帝於郊也）

左傳襄上曰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宣公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鼷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危辭也角者兵之象故咎責不謹敬鬼神不享故咎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春秋繁露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又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之禮也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令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

又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毋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克辛也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廣雅曰圜丘太壇祭天也方澤太折祭地也

漢書曰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對曰四帝有白黃青赤之祀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之祠名曰黑畤

又郊祀志曰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五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

又郊祀志曰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皋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里一烽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

又郊祀志曰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立太一祠於甘泉祭日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宣帝於聖成山祠

曰於芥山祭月

又郊祀志曰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中郊祭事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採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

又祭祀志曰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堦二年初別祠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

東觀漢記曰上都雒陽制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為王漢劉祖堯宜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自感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還復於漢宜脩奉濟陽成陽縣堯冢雲臺致敬祭祀禮亦宜之

又曰光武中元元年起明堂壁雍靈臺及北郊

詘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暴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中晝暝

後漢書曰光武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漢舊儀曰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為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於雍五時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王飾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備具養牛五歲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

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書禮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為常

又禮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又禮志曰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數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世繫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傳曰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宜備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作鄗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

志林曰吴主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

者莫不慨然以爲妙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以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使事天故

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有二伐崇龕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案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陽黄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宫南此既誤矣祭地汾陽在水之間呼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矣

晉起居注曰武帝大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諸葛緒上言知士祭酒劉喜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天郊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詔郊祀大事速議爲定

晉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詔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又禮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則與

南郊同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宋書禮志曰晉孝武帝詔曰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

晉起居注曰明帝太寧三年上親祠七月又詔自中興以來雖南郊未嘗北郊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應望秩者廢而未舉居其官者舉其職司其事忽令一代之典闕而不備主者詳依舊處

又曰安帝元興三年十二月明年應郊乗輿未反博訪内外左丞王納之議曰議者謂應郊故承制中事納之謂大饗大祀大樂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極尊唯

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年中興亦以二月令郊時未過日望鑾駕無為欲速而據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不如緩而盡美於是異同難明遂從納之議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又曰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一祭天也北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

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也

傅玄正都賦曰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襲大裘縱紐五采平冕垂旒質文斌斌帝容孔脩列大駕於郊畛外八通之靈壇執鎮珪而進蒼璧思致美乎上乾爾乃太蔟為徵圜鍾為宫吹孤竹而拊雲和脩軒轅之遺風奏於圜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車帝以享祉

郭璞上疏曰臣歲首粗有所占得解之既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預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誠感因農祥而祈事上乃致敬於皇靈下以播惠於萌黎者也臣愚以為於卦之義既郊之後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弊之民應養生以悦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八

禮儀部七

迎氣　禘祫　六宗

迎氣

禮記月令曰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迎春於東郊（蔡邕章句曰迎春者禮昊天句芒之神也於東郊就其位也邑外爲郊去邑八里內因木數也周禮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以蒼璧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方之色樂奏太簇歌青陽冕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導致時和也）孟夏迎夏於南郊（章句曰迎夏者禮炎帝祝融神也於南郊七里因火數也王用赤璋牲幣各放其色樂奏中呂歌朱明其他皆如孟春也）孟秋迎秋於西郊（章句曰迎秋者禮少昊蓐收之神於西郊九里因金數也王用白琥牲幣各放其色樂奏夷則歌白藏其他如孟夏之禮）孟冬迎冬於北郊（章句曰迎冬者禮顓頊玄冥之神也於北郊六里水數王用玄牲幣各放其色樂奏應鍾歌玄冥其他皆如孟秋之禮）

續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日百官皆衣青迎氣青郊郡縣皆青服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立夏之日百官皆衣赤迎氣赤郊立秋之日百官皆衣白迎氣白郊立冬之日百官皆衣皂迎氣黑郊

又祭祀志曰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青幘迎春於郭外令一童男帽青巾衣先在郭外迎春者至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還

皇覽禮天子迎四節曰天子迎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旐尚白田車載戟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旂旐尚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籥此迎冬之樂也所以迎四時樂養九志於西堂冬養九勝於北堂養後三月而止天子行殺少順天道

宋書禮志曰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禘祫

毛詩清廟雍曰雍禘太祖也（禘大祭）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又商頌曰長發大禘也（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

禮記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大祖爲無主耳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之祖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配五帝也）

周禮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禘祫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

禮稽命曜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

日齋思親志意想見所好意喜然後入廟

左傳昭四曰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杜預注曰戒齋也）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數氛也）其在莅事乎

公羊傳文上曰祫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爾雅曰禘大祭也（郭璞注曰五年大祭）

白虎通曰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位尊德盛所及彌遠

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

又曰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月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覽五二八　三　張吳二

又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

五經通義曰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禮記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殷多盛也）祫大而禘小（祫合也合毀廟之主出而陳列之親廟之主升入大廟功臣又得配享其禮大也禘則各於宮神主不出廟也祭大何以名祫祭中不數降卑也）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經云大事於大廟又云禘事於其廟即是禘也此見經之大事禘云有事）毀廟無時祭（時祭月祭皆近廟耳亦禘之子於高祖親盡也）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祫及遠祖象禘再閒也）神主入廟先為一禘（為新遷廟禘告之也）明年春禘而又祫（祫後二年一禘禘後三年一祫自此為數）

漢書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又劉歆曰春秋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爲壇埽地祭之也）大禘則終王（服虔曰夷蠻終王乃入助祫各以其貢以助大祫之祭也）彌遠彌尊故禘為重矣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聚飲食

漢雜事曰元帝時匡衡貢禹以經義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再殷祭猶古之禘祫

覽五二八　四　張吳二

王隱晉書曰太康中太廟成遷神主於新廟上帥百官奉迎於道左遂親禘祫

後魏書曰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當世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節文商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減時祭以從要省制可十一月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宋書禮志曰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

又志曰博士徐道娛上議曰太廟烝嘗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竊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

神靈所憑依也事亡如存若恒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矩之情實用未達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違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違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祭尊之義

又禮志曰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後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

齊書禮志曰右僕射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

唐書曰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時饗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叅酌輕重請每至時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如告廟日與朝望薦食日同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

六宗

尚書舜典曰禋于六宗（鄭注曰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雨師也）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并祭之

又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書謂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三月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地禮比大社

東觀漢記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李郃別傳曰郃時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按尚書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漢興於甘泉汾陽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遂祭六宗

張純六宗表曰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統而所據各異考之經禮大義不通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

魏書曰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

禮儀部八

五祀　四望　高禖　禱祈

五祀

禮記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鄭玄注曰五祀門戶中霤也此皆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神也）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戶孟夏其祀竈季夏其祀中霤孟秋其祀門孟冬　其祀行（薛吉言禮門）

白虎通曰何謂五祀者門戶竈井中霤也

又曰曲禮下記云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伯祀山川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凡祀有廢之莫敢舉也有舉之莫敢廢也非所當祭而祭之名爲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遍何順五行也

五經異義曰大戴說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人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

漢書議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魏名臣奏曰秦靜議云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俗廢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造祭祀門戶井竈中霤文帝冊詔靜按凡諸祠祀所以尊敬神靈不宜冊詔高堂隆議曰國中霤門井竈多不遍唯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於廟今每門戶輒祭之自漢以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祀宜除井祀行世本曰微作禓五祀（微者殷王八世孫也禓者強死男也謂曹韓素室禓殤遼強死鬼也五者謂門戶及井竈中霤也）

傳玄五祀議曰禮大記云室中大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於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唯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四望

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遍于羣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孔安國曰望秩山川者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大夫伯子男）

周禮春官上曰大宗伯之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也）

又春官曰小宗伯之職掌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

又春官上典瑞曰掌玉瑞玉器之藏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又春官下大司樂曰春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禮四望

公羊傳僖下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則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氣成功故祭天及之）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之禮曰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西門外祭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即其位也以是明之其祭之柰何乎曰祭日者懸祭月者毀祭風者明祭雨者布蹤祭山川者沉各象其貌也

三輔黃圖曰宰衡王莽奏曰冬至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高祖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隋書志曰梁朱异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九厥遥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海拘於海瀆請今天司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覽五百二十九　三　王杏

高禖

禮記月令曰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立於高禖之前（蔡邕章句曰高禖祀名也高猶尊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也天子所御謂后妃以下至妾御者韣弓衣也祝以高禖之命飲以醴酒帶以弓衣尚使得男者也鄭玄注曰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後以爲禖官嘉祥而立祀也）

漢書曰太子據立爲皇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緺晏曰禖求子禖神）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

續漢書曰仲春之月立高禖祀於城南禮以特牲

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

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

頻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

五經異義曰鄭說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世娀簡狄吞鷰子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禖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譙喬荅曰先商之時必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玄鳥至之日然其所禋乃於上帝娀簡狄吞乙子之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

晉東哲高禖壇石議曰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設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

太五百二十九　四　王杏

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於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今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東哲議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禮犧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恩所未安也時公卿從太常所處此議不用其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禮詔書遂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隋書禮志曰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

江左亦有此禮矣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

禱祈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乃嘗麥于廟

毛詩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又生民行葦曰曾孫唯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又臣工噫嘻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祈猶禱求）

周禮春官上小宗伯曰小宗伯掌大烖乃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

又春官下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馬融傳曰神天神鬼人鬼祇地祇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左傳襄上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又定上曰魯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還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有福故立其宮）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助日爲從於亂）君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趙簡子名）

論語八佾曰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衞也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者老婦之祭）

又述而曰子疾病子路請禱（禱謝過於鬼神）子曰有諸（問子路曉禱禮否）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天神之禱也）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自知無過謝）

五經異義曰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遷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

說文曰告事求福爲禱

漢書曰文帝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皆於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祀無有所祈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嘗體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人爲代太后聞之即譴怒勅掖庭令以下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歎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瘳豈非天地之應歟

晉中興書曰太興四年四月始雨有奏應報賽宗廟山川中宗詔曰祈廟云報賽非崇尊上辭也吾意有疑以爲舊山川有許報故雨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難於稱賽於禮有違

唐書曰憲宗謂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於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感應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務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

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爲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望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爲準則百福具臻矣上深嘉美之

又曰文宗開成中以久旱分命郡官偏祠祈禱於紫宸殿對宰臣憂形於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時當爾乞不過勞聖慮上慓然改容曰朕爲天下主無德及人致此災旱今又謫見于上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位更選賢明以主天下宰臣嗚咽流涕各請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又曰孔戣爲廣州刺史先是准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戣必自越風波而往韓愈爲潮州作詩美之

華陽國志曰朶輔爲郡五官時天大旱請雨不降輔出禱乃積薪祝神曰二日不雨則欲自焚謝罪百姓言然而雨

長沙郡耆舊傳曰祝良爲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民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沲而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訖即有虎迹

異苑曰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嗣濮陽令在第前禱至三更鬱有黃氣自西南來逆室前兩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𨏔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民悅雨乃大至

淮南子曰聖人者不恥身賤而媿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爲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

禮儀部九

齋戒　儺

齋戒

易上繫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洗心曰齋防患曰戒也）

周禮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誓戒之辭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禮記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又檀弓曰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內正寢之中）

又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歲中羣臣奉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數）冢宰齋戒受質（贊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試三官之屬）百官齋戒受質（受平報也）

又郊特牲曰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讀為姬語之助何怪之也伐猶擊也齋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齋也）

又郊特牲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齋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又王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又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齋不齊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

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

又坊記曰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戒謂散齋也肆備事也）

又表記曰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禮記外傳曰凡大小祭祀必先齋敬事天神人鬼也齋者敬也齋其心思其皃然後可以入廟齋必變食去其葷羶也居必遷坐易其常處也故散齋於外致齋於內（外者公寢也內者寢中小室）大祀散齋七日（祭日遠故齋起散）致齋三日（致者至也就祭日近）則十日齋矣祭前旬外之日則有司戒告內外內外百官齋謂之夙戒（夙早也）中祀七日（則散齋四日）小祀三日（月令秦書也當戰國之急大小祭祀唯三日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

丁道乃可成（丁取能丁寧當戒濯也）

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絶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愼思其事致齋三日而一用之（精一而明之也）猶恐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其

論語鄉黨曰齋必有明衣布（明衣親身名所以自潔清也其物以布爲之）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又述而曰子之所愼齋戰疾（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愼之）

史記曰藺相如謂秦王曰趙送璧時齋五日今大王亦宜齋五日秦王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廷引相如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人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爲王○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何曰王宜擇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拜爲大將軍至拜乃韓信也一軍大驚也

又曰宣帝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見循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福鸞鳳萬舞集止于考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映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

續漢書曰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安帝齋于殿中

范曄後漢書曰周澤字稚都爲太常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就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當世疑其詭譎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干寶晉紀曰劉毅爲司隸校尉常齋而疾其妻出看之表

解齋

唐書曰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歲有年親見朝享親告郊廟於祀事尤重愼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禮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祭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勿奏乃齋於別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

又曰貞元中德宗方有事於郊廟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終獻上令問柳冕當受誓戒否冕奏准開元禮並以前七日受誓戒詞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冕以誓皇太子更其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

又曰憲宗元和中南郊陰氣凝閉浹旬不開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事重吾齋戒有日豈可壓乎至享獻之際景物澄清人情大悅

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

後秦儀齋戒而往

莊子曰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又曰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曰子一何巧矣何術以至此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又曰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十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于彫俎之上

韓子曰燕王欲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猴成功人曰君欲觀之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之不能觀也

搜神記曰王業和帝時爲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潔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

儺

禮記月令季春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大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攘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報其盛德所在無所攘）

又月令仲秋曰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之陽氣恐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儺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

又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爲歲終逐陰除疫以送寒氣故周官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禳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難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爲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又郊特牲曰鄉人禓（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禮記外傳曰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群隸驅索癘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儺者貴賤至於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但於國城中行之耳（名之儺者取驅難爲難儺之聲）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儺索搜也）

續漢書曰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二巳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鞀方相氏

服如周制及十二獸裳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之以逐惡鬼于禁中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者皆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魍魎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鬼以桃弧葦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

後魏書曰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跽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交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唐書曰舊驅儺侲子等金吾將軍並具欄笏引入閤門諠掖大儺者所以驅除群厲合資威武盛其光儀欄笏之制常参朝服舊制未稱今請各依錦繡具幘袜帶儀力部引出入

建康實錄曰孫興公嘗著戲爲儺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

宣城記曰吳時洪巨爲廬陵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除逐人就乞見土而去

莊子曰游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趍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

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魋鬼黥首不知以爲魋祟也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敺逐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裳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畢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飛梁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

廉品大儺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先茲日之酉久宿潔靜以清澄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旃率百隸之侲子羣鼓噪於宮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禮儀部十

廟　　神主

宗廟

易萃卦曰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

又渙卦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逸篇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毛詩文王緜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

又閟宫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

周禮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禮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又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

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廟飾也（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棁謂侏儒柱爲藻文複廟重屋也檐承壁材也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牕也每室爲八牕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也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屏謂之樹今罳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

又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

又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

祭之

左傳桓公曰宋華父督已殺孔父而殺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桓公曰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又僖上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壞書不恭也

又成公三年曰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又襄十二曰吴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公羊傳文公曰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禰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孝經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又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宗者尊也廟者皃也先祖之尊皃所居中宮何以為人死精魂歸乎天形體不藏存之即存不存則亡明先祖神死依人也）

孝經援神契曰廟所以尊祖也

論語八佾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家語曰孔子在齊景公造焉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景公曰何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殃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釐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又曰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史記曰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細撥亂令郡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宮為高祖原廟（祭曰光武紀曰上幸舊宅祠高祖於原廟臨謂原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釋立故謂之原也）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問往來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遊衣冠）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後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又曰文帝作顧城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之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城賈誼曰日顧城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或曰地名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顧命也高祖廟曰原廟文帝廟曰顧城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號樂遊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成陽）

又曰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出於戶所謂存人自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為世宗所行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白鶴

前亦後青神光文與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又曰王莽以宗廟未脩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苞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於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駮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從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

漢雜事曰光武弃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奉藏世祖廟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孝明廟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爲穆宗孝安曰敬宗孝順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雒陽諸陵皆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月供畢後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家婦凡與先君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後大夫計吏皆當前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異欲先帝魂神具聞之也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文皇帝廟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

吳錄地理志曰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爲太守黜之

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太廟成遷神主于新廟賜王公以下至司馬督子弟官賜作廟者帛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漢晉陽秋曰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荊山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填以丹青綴以珠玉

晉書禮志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群臣議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

後魏書曰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親廟四今獻武王爲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一頰室夏頭

排徊鴟尾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附分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及外院四面皆一門

齊書禮志曰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勑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詔曰姓者仍魏氏舊廟處立廟既壅隘不顯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跌撓之患今當脩立不宜在故處大僕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敞更於此營之主者依典禮施行

晉書曰桓玄篡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

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

白虎通曰禮聖王所以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侍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以其祿三分之一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即還之玦則去

又曰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

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寢寢也所寢息也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事謂之高廟

漢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將作亟文曰汝續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一斤

蜀王本紀曰禹生於石紐禹母天珠孕禹坼副而生禹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

三輔黃圖曰王莽於長安城南作九廟

又曰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兩血三朝龍生於廟

說苑曰衛孫文子問王孫賈曰吾先君之廟小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譚新論曰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甍帶金銀錯鏤其上

王嬰古今通論曰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爲屋四霤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晉諸公讚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主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奠之斯錄之也敬之斯盡其道焉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主撤重焉（周人作主撤重埋之）

又曰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

公始

禮記外傳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未葬以前殯重於庭以代主也）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也無不死木生於亥又落於亥是歸本也）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衆書無賢曰神主）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覩故用以主其神也

公羊傳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作僖公主不時也

左傳莊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

又文公曰葬僖公緩也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烝嘗禘於廟

又昭五曰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五經異義曰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

又曰今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禘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

又曰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亳宜栢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灃鎬宜栗也

五經異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

五經通議曰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者上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黄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安中昆明池率諸將齊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修禮祠祭勞賜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埽除諸園陵爲置卒史奉守焉遣輔奉主詣京師

王隱晉書曰李裔字當伯父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由是發名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簡文皇帝宣太后正號神主移廟戊寅口詔移神主可停前後鼓吹

摯虞決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古者帝王出征於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漢魏不載主也

唐書曰祔順宗于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皆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爲不遷主矣

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無方孝子以主係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

摳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

說文曰又祏宗廟主也禮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從示從石石亦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禮儀部十一

社稷　先農　靈星

社稷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又召誥曰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尚書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尚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霤以黃土將建諸侯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詩閔予載芟曰春耤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作其耕澤澤

又閔予曰良耜秋冬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凡建國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封人曰封人設王之社稷壝爲畿封而樹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鄭玄注曰陰祀自血貴氣臭）

又春官上小宗伯曰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又春官下喪祝曰喪祝掌勝國邑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鄭曰所封國所邑猶立其社稷）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又冬官曰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禮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仲秋擇元日命人社（賽秋成也元日謂近秋分前後戊日）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又郊特牲曰社祭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牆北墉社內）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之里社是也）

又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周尚左也）

禮記外傳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太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宜種百穀）天子爲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爲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又有王社侯社者天子諸侯別自立社私有禱求）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其利者各報祭之（是謂神地之蓋者）籍田之後則告（爲藉籍也）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地廣

穀多不可徧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也日用甲尊之也（天有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都戊申社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王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

又曰社樹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河東宜松周地宜栗）社主用石（石土中壁）

者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於車前

左傳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戎水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又曰襄四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又昭七曰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遠出曰少皡黃帝之後金天氏也四叔四子皆賢）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水（能順其成性也）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黎木土宮黎當）（高辛氏之世故外傳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大韓）（之後炎帝之前霸九有者也其裔子佐顓頊能平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政也（事田之官長后稷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炎帝之世列山氏也）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周棄周祖后稷棄也爲唐虞夏后稷也）自商以來祀之（商旱也柱之至湯湯祀周棄以爲稷也）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賤臣）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

公羊傳隱公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

又莊公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犯故縈也

又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稷也

又哀公曰亳社災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亳社者先世亡國在魯竟）社者封也（殷封社祖社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生其呴百姓歸之（咻此）（注曰鳴則教令行若顯政教也呴鳴之聲者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安國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栗便文使民戰栗也）

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經通義曰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尊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若飾也有木者土當生萬物莫善於木

五經異義曰今民謂社神爲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於豐治枌榆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按高紀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帝也時人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書今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又曰陳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

天下亦如此內也

又曰欒布吳軍時以功封為鄃侯後為燕相齊燕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續漢書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於社下以祭日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皂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以行禮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左社稷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古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晉書禮志曰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後魏書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祝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高祖用特不用幣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右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又曰祠太社帝太稷常以戊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唐書曰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為大祀詔曰祭之為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祐百代蒙其福日月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須極尊嚴之禮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焉

家語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句龍兼食於社而弃為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也

莊子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絜（絜者匝也）百圍其高山臨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又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勞力謂治水功死託祀於后土之神）周棄作稼穡死而為稷（種曰稼斂曰穡死託於祀稷官之神）子房之智陳平之無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精神甚衆恐後復有試余者也何以待之師尚父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起國社禁垣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與之語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曰王者所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

故封土立社（祀而之示）尊五穀之長立稷而祀之稷者得陰陽和氣而爲用又多故爲長歲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有樂乎禮記曰金石之樂用之於宗廟社稷

又曰王者諸侯必有戒社何示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

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絶也

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爲之茅社也

陳留風俗傳曰東昏縣者衛地故陽武之户牖鄉也漢相陳平家焉少爲社下宰今民祀其社

邴原別傳曰原避世遼東以虎爲患自原之落獨無虎患

甞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不見取繫錢者逾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己而成妄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里老爲之誦曰邴君行仁落邑無虎邴君行廉路樹成社

列異傳曰大司馬河内陵蕤字聖卿少時病唐逃社中有人呼社郎社郎聖卿應曰諾起至户中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謹刻百鬼法所刻輙効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顯

劉楨京口記曰虎社中村老故相傳云昔有虎於社中產因以爲名

荆州記曰葉縣東百步有縣故城西南四里名伍伯村有白榆連李樹異幹合條高四丈餘士民奉以爲社

世說曰阮宣子伐樹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矣

晉鑿齒逸民高士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於洛陽白社中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有牛馬市嵇公臨刑處也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神牵子路子貢説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子帝籍蠶又受社雍及祭以沐蠶種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二月司空開冰射桃弧棘矢五發以御其災

述異記曰廣邀與女子郭凝通詣社約不二心俱不婚娉經二年凝忽暴亡邀出見凝云前北村還遇强梁抽刀見

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爲社神所責心痛而絶人鬼異路因下泣矜之也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户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剋定天下爲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延熹中平曾孫放爲尚書令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脩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頌云

魏公九錫文曰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曹植讃社文曰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繕宫室務園圃而已農桑一所無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爲田社乃作

頌云

應璩與陰夏書曰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歩之士怗而問之乃知郎君須有微疴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増歎息靈社髙樹能有靈應哉

張華朽社賦曰髙柏橋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枯意有緬然聊爲之言衰盛之理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爲祀遠哉故大夫以成羣斯禱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隳廢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聚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卞敬宗櫟社序讚曰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踈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陰庭宇莊周喩道於南丘之木匠石辯才於曲轅之櫟由斯而觀固可以悟微矣

王廙春可樂曰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菹韮（切蘘粽子）擗鮮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何承天社頌曰社實陰祇稷惟穀元率育萬類協替乾坤

先農

禮記月令曰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辰亥也謂郊後吉亥享先農於東郊先農神農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光武即位於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營神五星及中宮宿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

漢名臣奏曰黄瓊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至即齋宮饗𣪍載耒誠重之也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風

沈約宋書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帝親耕乃立先農壇於籍田髙四丈爲四出陛廣五尺外加埒方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祀祭器用社稷器祠畢頒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都列於郊祭

靈星

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毛詩閔子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歲時祀以牢

三輔舊事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儼然黑端而受福也

嵩髙山記曰漢孝武遊登五岳尊事靈星遂移祠置岳南脚上築作殿壇周廻立瓦屋行種松栢前五百步臨大道立兩石闕極高大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禮儀部十二

明堂上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赤曰文祖（赤帝熛怒之府名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周曰明堂）黄曰神斗（黄帝含樞紐之府而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周曰太室）白曰顯記（白帝白招拒之府曰顯記記法也金精斷割万物成故記之顯記周曰總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玄矩周曰玄堂）蒼曰靈府（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也又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曰召發于明堂拜告夢受商之大命

毛詩清廟我將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重室者王室正堂若大寢者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

大戴禮盛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

又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礼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負言背也斧扆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礼不於此周公權用之）

又明堂位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明堂者八窗四達窗通八卦之氣布政之宮在國之陽西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於南郊摠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閏月無常處則闔門而居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南方陽明之地因爲明堂路寢宮室之制周）唐虞爲五府（府者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之）夏謂太廟爲世室（世室不毀之遺）

殷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制制同故手牽）夏后氏一堂之上爲五室（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三面兩階則九階矣）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達向也四戶相對）一室八牕（夾戶之牕象八節）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郊祖朝）心爲天子明堂（東方之宿大火謂之辰即心星也）或以明堂獨以一室耳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

又曰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也

春秋合誠圖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崐崘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後漢書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祀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犢各一奏樂如南郊

又禮儀志曰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五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燃有司告事畢

蔡邕禮樂志曰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於太山猶不於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庶績復古乃起明堂辟雍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宗明堂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齊書禮志曰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大戴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隋書禮儀志曰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書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禮儀志曰明堂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禮儀志曰隋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内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牛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

唐書曰永徽中詔曰朕聞合宫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事導孝養而法宫曠禮明堂寢構永言大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内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

又曰永徽中令禮官學士詳議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内出九室樣更令損益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昤等請爲五室上令所司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圖蓋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爲瓦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爲萬象神宫

又曰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佛堂火延燒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廣如舊制上施寶鳳號爲通天宫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親享明堂改年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于百官己未神皇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練有差自明堂成後縱神都婦人及諸州老人入觀兼賜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開元中救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乎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朝諸侯之圖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尸子曰黄帝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廟正室）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霧露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

潁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大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勲獻俘於廟

禮論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宫柱名曰蒿宫

三輔黄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竇等議曰按五經

禮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

之宮室本之大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代其以三代修之也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汶上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巳地就陽位也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問曰孤竊自志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

袁子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而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陽窻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威武冬謹關梁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晉紀贈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皆太廟以順天時施令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禮儀部十三

辟雍　靈臺　學校

辟雍

毛詩大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尊卑異名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頒政教也）

禮記禮統曰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

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人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從教則小人也）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在東少陽之地公宮之左）大學在西者虞氏之學曰米廩（藏躬耕之穀於宗中以供粢祀虞舜尚孝）夏曰序殽曰瞽宗（瞽無目者樂正教之學者）周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亦為太學東膠）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會拔行長安南營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爲定謚乃入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

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會命群臣賦詩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說苑曰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壇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李尤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藹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滋豐

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傅玄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群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鄉七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靈臺

毛詩文王靈臺曰靈臺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

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妖祥）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氾歷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氣朔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爲萬物獲福於天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豫防未然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節與陰陽也夏所以爲清臺何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異也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考符居高顯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何以爲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之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外靈臺以望雲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二年置女大史靈臺仰觀災祥以考中外太史驗察虛實

唐書曰乾元元年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司天臺制曰建設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應物宜靈臺二星主觀察雲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靈臺

三輔故事曰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六韜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新序曰周文作靈臺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

班固東都賦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潘岳閑居賦曰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祕奥究人事之終始

學校

毛詩國風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大傳曰耰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鄭玄注曰德行外內之言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聖人之道在方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杜預曰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議於中國人也）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論語讖曰學者識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揔名為學夏為校校言教也

漢書曰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師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後漢書曰桓榮車駕幸太子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藉音慈夜切）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宮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宋書禮志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魏名臣奏曰蔣濟奏太學堂上官為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皆當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晉諸公讚曰惠帝時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不滿千戶亦立

宋書禮志曰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聞於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

南史曰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明帝太始六年置揔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揔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四科置學士千人其餘令史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揔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揔明四部書充之

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任預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昔經火火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其梁欐椽節制猶古樸即今堂基六尺夏屋三間通皆圖畫聖賢古人之象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

石室又以為州學（郡更於夷里橋道東起學也）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東有太學讃碑記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子碑有太尉龐參司徒劉崎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各記制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為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為博士之宮寺門北出王於其中央為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為牆選士肄射於北中北之外為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為常滿倉之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邕邕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為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姦究理辭

謚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又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司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決疑要注曰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務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擢爲太子舍人

摯虞駁宜立學事曰河內太守會婁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處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哉吾親承天旨闡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禮儀部十四

庠序　釋奠（立廟附）　養老

金澤文庫

庠序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夏為學校校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為塾

白虎通曰鄉曰庠里曰序庠者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

漢書曰鄉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又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所以勸善懲惡也

南史曰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釋奠（立廟附）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樂正習舞（為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釋奠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製其禮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亦用牲幣之奠）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之為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禮儀同仲）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禮儀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天子親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宋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晉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又禮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明發義教曰皇太子及諸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議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置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晉博士

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廢

晉尚書大事曰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事虛誕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爲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荅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凡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所荅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荅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旦乎

摯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外觴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立廟附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脩孔子廟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甕訢曰夫子甕背有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圮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勑兗州魯郡准舊營飾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

唐書曰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丘配饗房玄齡及朱子奢議云公旦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至於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丘爲先聖顔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外夫子爲先聖以顔回配饗

又曰上元中制曰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極生靈者諒在於師貞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擇古今名將置亞聖及十哲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開元十九年始於兩京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上元初特加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從其祀然有其制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盧杞京兆尹盧甚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盧崔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請復舊典兼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饗詔下史官乃定張良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配焉

養老

禮記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當爲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叟書有轉誤嫂字女傍叟今皆以爲更矣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已也三老五

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

華嶠後漢書曰熙平中天子引袁逢爲三老賜王杖

應劭漢書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世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

聖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併以訓帝于時百辟卿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

後魏書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皇帝再拜肅拜五更乞言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禄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書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集太保燕公爲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太師宇文護設几司寇豆盧寧正舃

又曰孝閔踐祚于謹以年老乞骸骨詔報不許有司宜斷表啓遂詔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冦楚公寧升階正舃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守忠信是以古人去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成而出

隋書曰後齊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

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名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舃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之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齋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禮儀十五

封禪

河圖眞紀鈎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君

尚書中候曰維歲二月侯在東館（鄭玄注曰維辭也侯齊桓公館舍）嘆曰於戲仲父寡人聞古覇王封太山刻石紀號立顯象今寡人名爲何君

管子曰衛困于狄案兵須滅乃存之仁不純名爲霸君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麒麟遯未可以封

禮記禮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云云特立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絶父死子繼也○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帝宰奉圖人共觀九日悉見後世之過方來之害以告天（受符謂應期之人當起者之符代折其錄運者也）曰請封禪到岱宗晝刻過數告諸命（封封太山）（禪禪梁父）○孝經鈎命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爲王使理羣生訖或曰封以黃金爲泥以銀爲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太山者五嶽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太山之支屬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宓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應邵曰鄗上山也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風雨暴至休於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以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諸所興為皆廢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　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羣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令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漢書曰公孫弘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書以問倪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臣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誠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帝王之盛節也宜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公玉帶

又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韋昭曰別有小太山在臨一名介山臣瓚曰安鄉太朱虛界中有小太山是也汾陰子推所隱故名介山也不必介為大也）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侯神物復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還過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二歲而周遍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武帝五脩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禪蒿里（服虔曰山名在太山下）太初三年春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太山禪石閭天漢三年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服虔曰瘞埋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蓋羣仙人之屬也晉灼曰案黃圖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師古曰地有神人墨象嚮翔坐而拜也）

又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當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

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汙七十二代之編録三月上幸魯過太山太山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太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議封禪事上許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牒十枚列於方石旁東西南北各三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刻玉璽一方寸一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壇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

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今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章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刻玉者遂刻書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太山下南方群臣皆從用樂皆如南郊諸王王者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畢將升封或曰太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太山處告祠太山如親耕貙劉先農[illegible]虞故事至食時上御輦升山日稍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奉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拜群臣稱萬歲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輙拒絶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以仲月令辰巡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祈靈瑞以爲兆民於是許焉至太山乃復議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邪上東巡狩至太山有司復奏河圖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效凡三十六事

司馬彪續漢書曰河圖會昌符云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

王封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

典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録以羊皮雜貂裘何彊顏耶

晉書禮志曰魏明帝黄初中護軍將軍蔣濟表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太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其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

公卿侍中尚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天子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禮志曰帝聞隆沒歎曰天不欲成吾事堂生捨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衛瓘等上表請封禪詔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圓丘饗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詔曰方當共思引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紛紜也

沈約宋書禮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將北掃戎狄運一天宇會討洛陽秩禮名嶽羣臣稱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龍朔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外中之禮搢紳闇者咸曰宜然自漢光武登封之後斯絶矣

孫嚴宋書曰袁淑爲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座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帝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隋書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昭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漢光武中興事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群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山爲壇如南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曰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故事封太山於圜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撿十枚於四邊梏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狀去壇三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按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葉秸蹲以瓦甒近代此法不在經誥又乖淳朴之道定議除之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下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爲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太山發自東都三年正月戊辰朔車駕至太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帝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配饗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申御朝覲受朝賀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禪舊儀祭

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詳求至理有紊徽章望以展禮之日想率六宮內外命婦親奉奠獻從之至時遂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而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下而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外行禮登歌帷外王公已下就位於山足帷皆用錦繡在位者瞻望或誚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風眩轉加停封中嶽上自東封之後皇后盛贊行中嶽之禮每下詔輙年飢寇至而罷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為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高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加而還

又曰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禪于少室山

又曰開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享上昊衰外壇奉珪璧奠獻命有司享五帝百神于山下壇禮畢上乃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碱王中金泥碱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焚柴燎發群臣稱萬歲傳呼從山頂至山下振動天地鑾輅還山下之齋宮有慶雲隨馬祥風繞輅中書令張說等賀上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說等又曰聖心誠慤昨夜齋則息風收雨今朝封祀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之太折瘞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冊於石碱如封祀壇之儀初上登山至齋宮其夕陰雲慘冽勁風四起裂衣幕折柱寒氣切骨上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

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應時風止天地清晏及外壇休氣四塞登封飄若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又曰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祇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太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也

白虎通曰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一何因高告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記號者著己之功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太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父說岱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

年壽惟毅武帝採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袁准正論曰封禪之言唯周官有二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闕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爲封土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太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太山上爲天門直户户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太山刻石紀號

張華封禪議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揚暉仁風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也

晉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五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祭天示增高也

南史曰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彦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六

巡狩　籍田

巡狩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積柴以燔）望秩于山川（秩者如其秩次之祭也）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協和）同律度量衡（同齊同也）脩五禮五玉（五等諸侯瑞圭璧也）三帛（玄纁黃）二牲（羊鴈）一死（雉也）贄如五器卒乃復（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南嶽衡山）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禮（西嶽華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初禮（北嶽恒山）歸格於藝祖用特（藝祢也）

尚書大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詩清廟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又曰般　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河山四嶽翕合也變云合者河自大陸已北數為九道祭者合為一）

周禮下官夏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

大戴禮曰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又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居以百年者所在而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則見之）

禮記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星一周）皆在仲月以至嶽下（仲者中也王也）燔柴告天（其因事而告至也天下廣大四方嶽隱南面之君多之行歲福憂民之至故朝之）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下以侯見（嶽有湯沐之邑助祭泰山先齊戒以見天子）考其制度以齊同（書同文車同軌合其朝覲聘子）有善惡以黜陟之

左傳莊公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

又僖下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漢書曰人有告韓信反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偽遊雲夢也

又武紀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鶴留止不以羅網靡所獲獻薦於泰畤（如淳曰是時春也非用羅網時故所獲）光景並見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注如淳曰縣名在南郡也）望虞舜於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也）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縣名屬廬江也）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廟爲世宗行巡狩郡國皆立廟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巡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或曰倉卒也卒窘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車駕還宮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大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狩詔曰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

釋怨結

又和紀曰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宅勞賜作樂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東巡至丹徒告覲園陵三月幸丹徒離宮外京城北顧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賦

宋書文帝行丹徒詔吾生在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弱猥頂艱難情義纏綿夷險備經遺蹤舊物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遷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也

又曰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

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造于祖禰命有司告群祀及社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親告用牲史用幣

祭邕獨斷曰上巡狩校獵還公卿已下陳洛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東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酈善長注水經曰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歡張平

子以爲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齊略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上有堯跡于今猶存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必自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自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失爲巡狩若不出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處之

班固東巡頌曰事大而瑞盛誠非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班固南巡頌曰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馮列宿而贊元

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政於南行

崔駰南巡頌曰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崔駰西巡頌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歷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

崔駰北巡頌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祠之事乃東巡出於河內經青兖之郊迴冀州遂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張衡巡狩頌曰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誼省方觀風設教丙寅朕率群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齊焉己丑届于靈宮是日有鳳雙集于臺

馬融東巡頌曰敷六典經八成爽和萬殊總領神明類乎上帝柴乎三辰禋祠乎六宗祇燎乎羣神

籍田

毛詩閔予載芟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禮天官上甸師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又天官下曰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鄭玄曰古者使后宮藏種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稑）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乃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又祭義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又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而已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外傳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坺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所以下民也）以建寅之月而郊（此郊謂祈穀之祭）郊而後耕郊用辛日（擇吉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

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土氣震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請行事訖就耕位天子諸侯百官以次耕

晉書禮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耜以奉社稷宗廟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逌傳曰哀帝即位欲躬自籍田逌以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宜停之

宋書禮志曰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何可量頃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衣侍中陪乘奉車即秉轡

又曰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　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讀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祠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隋書禮志曰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唐書曰貞觀三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于千畝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籍田頌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籍田至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徹之

又曰儀鳳二年春上親耕籍田于東郊禮畢作籍田賦以示群臣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上親耕於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為古者耦耕以一撥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親籍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啓蟄即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說文曰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從耒昔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蒼龍從出種堂天子外壇公卿耕訖天子耕

於壇農耒三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外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凡稱籍田爲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五齊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穰稾供飼犧牲焉

又曰兩漢及魏晉並有其禮過江草創未暇至宋始有也

黃瓊上書曰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

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鋤或立土牛象人土中未必而耕也從氣應時示率下也

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發趾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群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烝黎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外有克捷之師方內有豐穰之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遐狄來享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皇帝親率群臣耕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翠幙黫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阼

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年

曹植籍田論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被園牢農寔掌是謂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禮儀部十七

朝聘

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

毛詩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也）

周禮天官上宰夫曰宰夫之職掌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與其陳數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諸侯見王爲文也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時見者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以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有而命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月歲也）

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使來者時爲文）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也諸侯之志者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凡諸侯之拜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教朝者及而相聘也）○儀禮覲禮曰諸侯覲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禮記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

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野宗遇禮今亡）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又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

又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又經解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背畔侵陵之敗起矣

又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敬之至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

而設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左傳隱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

又莊公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晉靈公不君（賈逵曰不君無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矣觸槐而死

又宣公曰孟獻子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謂其理國君征伐之功於嘉借）

又襄公曰晉侯使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又曰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召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禮）晉是以有戲之役（觀見禮楚生心）楚人猶一覺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業職也歲聘以精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春秋說題辭曰朝者不占而到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會者所以興德明義考遺發於天下

史記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郊迎與抗禮者

漢書武紀曰元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春呼韓邪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及諸夷盡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後漢書曰竇融將朝會於高平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制君猶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謂之聘何聘者問也謂之朝何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

又曰言諸侯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

留助祭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會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諸侯以月旦告朔於廟者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

又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考正君臣重法度也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五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夫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蓑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正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

編尾

廣州記曰尉佗所都處築高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歩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朔望拜稱爲朝臺

左思吳都賦曰昔夏后氏朝群臣於兹土而執玉帛者萬國盖先王之高會四方之軌則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禮儀部十八

宴會　上壽　贊

宴會

毛詩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又曰鹿鳴曰棠棣曰宴兄弟也

又嘉魚曰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掌饗讌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禮記曰諸侯宴禮之義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左傳文上曰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問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若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豈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又宣公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又成公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武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又昭公七年曰楚靈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宴好好賜也大屈弓名也）既而悔之

又昭公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壽春東北）

漢書曰高祖擊英布還過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擊筑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與沛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爲笑

晉書禮志曰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諸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五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或者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亦不蝕

魏書曰文帝爲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自娛樂伎列百戲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病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在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遲留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之

晉書禮志曰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外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上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則發此樽飲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道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世說曰孝武在西堂會伏韜預坐還下車使呼其兒語之曰天子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韜何在在不此故未易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摯虞決疑要注曰謙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則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縣虎賁着旄頭文衣鶡尾以列陛謙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唯宿衛者列伏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流涕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而泣也）

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

潘岳閑居賦曰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水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古豔詩曰今日樂上樂相從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竽

曹植侍太子坐詩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靜飛塵寒水辟炎暑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横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曹植與丁廙詩曰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陸機皇太子請宴詩序曰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

上壽

毛詩大雅江漢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左傳哀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酹也）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鴻門會項莊入爲壽（進爵於尊者獻無疆之壽也）

史記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閒時所生一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已死韓王孫嫣乘閒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曰何不早言武帝乃自往迎取乘輿至金氏門外使騎圍其宅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詔副車載之馳還入長樂宮

太后曰帝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帝奉酒前爲壽賜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奉姊太后謝曰爲帝費

漢書衛青傳曰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又曰倪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又曰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上請上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召萬民乃奏其可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入銷憂者莫若酒臣朔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恩以止哀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良齊郡人為郡議曹掾正旦史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雞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民困乏良曹掾尚無綣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綣寧足不為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署功曹

後漢書曰竇后定策立豪帝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于南朝親觴上壽也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玄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土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上壽日夕而罷

晉書禮志曰元正上壽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乙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四箱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唐書曰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裴度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冠逆削平錫宴羣臣當茲令節臣備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為飲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在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請荊軻酒酣太子起為壽

贄

尚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玄注曰）（鎮安也以四鎮之山為瑑飾長一尺二寸公二王後及王之上公也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人形為瑑飾家長七寸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璧皆徑五寸不執珪者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束帛也表以皮為之虎豹皮也帛如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禮記曲禮下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贄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贄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

[illegible]（[illegible]）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illegible]）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

春秋莊（[illegible]）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illegible]）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illegible]）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illegible][illegible]）

又定公下曰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羣[illegible]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脯也[illegible]以用死為其不可生服以附腒備兩見也）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棗取其早自矜栗取其戰栗腶脩取其斷自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為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譏而日之也

公羊傳莊公曰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為贄也）見用幣非禮也（以文虛覿下不使禮見知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禮記外傳曰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也不成國德不比王故不執玉孤卿執皮帛（虎豹之皮與束帛天子之孤謂少師少傅少保）卿執羔（天子六卿即諸侯之上大夫羔取其不亂羣）大夫執鴈（鴈飛有行列）士執雉（雉性剛有不節）夏執乾雉餘三時皆執死雉工商執鷄（鷄司而鳴）庶人執鶩（鶩家鴨不遠飛庶人不出鄉）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事則執皮帛繼子男之下婦人初見舅姑執榛栗棗脩（脯棗進於[illegible]栗進[illegible]）執贄幣相見相敘也

白虎通曰臣見君有贄者何贄者質己之誠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有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為質王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為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雉為贄者雉取不可誘之以食脅之以威必死不可畜士行耿介守節也

又曰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又曰至正月朔日乃執贄而朝賀正月何歲竟氣改與新長相保重本正始也羣臣贄賀其君父之

五經異義曰謹按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為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朝義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贄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毋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毋（執贄）獻錦組百純

說苑曰鶩為無他心故庶人以為贄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禮儀部十九

冠　婚姻上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鄭玄注云筮者告以敬重成人之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筮賓筮可使冠子者）乃宿賓，宿賓許。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于房中西墉下。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緇布冠。主人立于阼階下，兄弟立于洗東。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徹皮弁、冠、櫛、筵，入

于房。筵于戶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醴。冠者奠觶于薦東，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在闈門之內）（入廟由闈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見姑姊，如見其母。（如見母者亦北面姑姊俠拜也不見妹妹卑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見于君，遂以贄見于大夫、鄉先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大戴禮逸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禮記郊特牲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illegible]）

又曰：始冠緇布，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又曰：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illegible]）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illegible]）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illegible]）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

又冠義曰：冠而后服備，（[illegible]）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illegible]）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illegible]）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所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諭成也）

又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左傳襄公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冠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禮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而即位則尊為人君尊為人君治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乎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明年六月冠成王而朝于祖廟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國語曰趙文子冠（謂以士禮始冠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自脩絜也）

漢書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挾書律

又曰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冠太后）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者

續漢書曰安帝靈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齊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晉書禮志曰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豫於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

譙周喪服圖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殤

禮論曰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今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皞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鍾祈蕃屏而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蕭子軌冠子誡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

士興詣盥于賓嘉賓受錫醮酒方陳僼莊脩質德成顯身舉況約冠字祝文曰禮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興字彰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敗剸以秩實食以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婚姻上

易歸妹九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

又咸卦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女初婚之象所以爲禮）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萬物感陽氣而生民感聖人之化而和悱政感天而生）

毛詩鵲巢何彼襛矣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又國風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俛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又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又曰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營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言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婚時女留他色不肯行乃至大星煌煌也）

又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長也）

又小雅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哉有荒政多淫昏之俗）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宜其無禮來責之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又文王大明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父也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共行仁義之嬪婦也）

大戴禮逸禮曰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其子孫慈悌孝友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儀禮曰記士婚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一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往來傳婚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書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寮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曲禮下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納女猶致女也）

又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善也）告之以直信（信猶以[illegible]者直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然後萬物安（[illegible]）

之道也婿親迎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雜記下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婚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也）

又祭統曰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幣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又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妻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迎乃服發黻也）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又婚禮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吉納吉納徵（禮幣徵告也）請期（求請迎之吉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外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丞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而入揖讓外再拜奠鴈蓋親授之於父母也

又外傳曰古者謂婚姻爲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婿曰婚以昏時往婦曰姻（因婿之來從之而去則）又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爾雅取其內外父黨之謂婿）婿者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昏時日沒則月來陽往陰來之義）

又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倫類也

左傳文公上曰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又成下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

又成下曰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又定上曰楚昭王敢鍾建負季芊以述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又哀上曰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一

禮儀部二十

婚姻下　嫁

婚姻下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冶長弟子魯人也南容南宮縚也）

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叔欲自結於大援也）他日董祈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紡繩縣也懸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家語曰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尒能矣遂以妻之

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年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氷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

龍魚圖曰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

漢書曰陳平邑有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待先往後去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欲以女孫與平其子仲曰平貧奈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貧乃假貸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内婦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素知張耳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宦魏外黄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又曰張放得幸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又曰王閎妻父蕭咸爲中郎將董賢父恭慕之欲以賢爲弟求婚咸恐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云允執其中此堯禪舜之文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子所能堪耶閎性有智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謙遠之意恭不悦

又曰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後漢書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代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遂理出彪

魏志曰王裒與管彦男女各始生許爲婚彦爲西夷校尉裒女更許人彦弟馥問裒裒曰賢兄葬父於洛陽隨母還臨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魏氏春秋曰孫盛評曰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王沈女以婚同族矣故也

又曰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以矯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也

魏志曰桓楷字伯緒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楷自陳已結婚他處拒而不受也

又曰王粲父謙名公之胄何進為長史欲與為婚見二子使擇焉謙不許

魏書評曰夏侯曾氏世為婚姻故淳淵仁洪休尚眞等並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勞効

吳書曰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皃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後必大成遂與之後徐州牧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皃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謙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為婚

王隱晉書曰初石苞欲以女妻鄭默子預默忌其太盛距而不婚

晉書曰王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之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帝下令去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後宜為其防

又曰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宋書曰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也為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者也

吳均齊春秋曰桓閑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求其女閑不敢聞命曰蔣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懽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臨沂人也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府外兵參軍

梁書曰江蒨字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婚於蒨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

韓子曰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可則也其言多不辯何也田鳩對曰昔者秦伯嫁女於晉公子為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不愛公女此可謂善嫁妾矣未可謂善嫁女也

又曰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未及反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而民饑餓宮中有怨女而民無妃公曰善乃論宮中婦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又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淮南子曰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不從古制也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又曰人道何以有嫁娶者何以爲情性之大者莫大於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以堅彊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又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又曰嫁娶必以春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

之時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猶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記曰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耳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

又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八陰數一男八歲毀齒陽氣數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繫心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五故十五許嫁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其淫泆也

又曰婚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父曰戒之敬之

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誡不諾羞恥之重去也

鄭玄別傳曰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史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其人婦氏往求命之者）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我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女曰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又曰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

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君子謂春姜曰知陰陽之順逆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悋其從子婚與一單衣裁後便責之戎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

世說曰溫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姑問嶠有求婚意若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若云喪敗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疑是此老奴果如

所娶王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又曰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桓爲兒求垣女王許桓藍田既還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文度還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又曰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太尉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也

又曰諸葛恢大女適庾亮兒次女適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也

又曰諸葛恢女既寡誓不復再出其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嫁之初紿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積日漸欠歇江虨暝入宿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尒相開不得復不與人語於是默然而慙遂爲夫妻

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萇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李固助展允婚教曰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負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妃匹未定聞之愴然其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親允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爲允娶去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萬率先生大夫府內掾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微條名白允貧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逃末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嚚母頑虞家世法出癡子

魏袁淮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况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至鄉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受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游頓積年一朝長往閈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媒

毛詩七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毛詩氓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周禮地官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又地官曰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

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對曰由聞士不中間不見女無媒君子不與交禮焉

白虎通曰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佚也

淮南子曰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關駰十二州志曰烏孫國嫁娶責馬娉先令媒者與婦宿條乃婿近

桓玄傳曰元顯取妾殆同大禮以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

屈原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蹇脩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見宓妃則解佩帶束玉結言要令蹇脩爲媒以通辭理也）

莊子曰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覽五百四十一　九　王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禮儀部二十一

拜

說文曰拜首至地也

尚書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又大禹謨曰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又大禹謨曰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又益稷曰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周禮春官下大祝曰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禮記曲禮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殺已不隆也）

又曲禮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又曲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

又曲禮下曰士有獻於國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又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頹順頎至也此殷喪時人行之異讀）

又內則曰凡拜男尚右手女拜尚左手（鄭玄注曰左陽右陰）

左傳僖公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在上故言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又僖中曰公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重耳敢不拜

又文上曰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又成公九年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又襄元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　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嘉者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也叔孫奉君命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言中臣奉使能輝光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補己不及也）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諮詢度諏謀也）

又襄二曰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又昭四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恭王妾太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以長幼次拜也）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孝經右契曰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星而拜

論語子罕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謂臣受君賜者[illegible]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傲拜於堂上）

又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進也拜受敬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嘗謹也）

家語曰子貢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有救火來者則拜士一大夫再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

爾雅曰磬跽也（郭璞注曰小跪也）

方言曰東齊青兗北燕之郊跽謂長跽（郭璞注曰今東郊人亦呼長跪爲跽）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跽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漢書曰武帝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基山名因以爲縣）祠神人於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瑯琊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鬻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

又曰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又曰何武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

又曰朱博爲瑯琊太守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又曰張禹疾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拜禹之小子爲黃門郎給事中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飛泉涌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又曰陳遵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

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貴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又曰司徒侯霸欲王丹若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爲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

又曰魏霸爲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兄子備具何空養他家姥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空失計義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後漢書曰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其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華嶠後漢書曰鄭衆使匈奴欲令衆拜不爲屈相議復欲遣衆衆曰今往匈奴必恐取勝於臣臣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明帝收繫廷尉獄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雄後嵩爲中丞見卓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鴻鵠獨明公今爲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

漢雜事曰韋玄成讓侯詔書不聽引拜之也

又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中郎將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亦何失禮○典略曰太子嘗請文學酒酣坐中命夫人甄氏出拜坐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

胡沖吳曆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葛巾迎策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魏志曰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

魏志曰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對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又曰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也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蜀志曰先主爲漢中王許靖爲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又曰伊籍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見權常親迎執板交拜

又曰人誣構玄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効孫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阯將張竝使以戰自効陰別勑竝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身隨竝討賊持刀見竝輒拜竝未忍殺會竝暴疾卒玄殯斂竝於器中見勑書還使自殺耳

王隱晉書曰何曾爲司徒與高鄭二公將見文帝曾在中央獨先拜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並詣詣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輙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晉書曰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輙望塵而拜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買其畚云家近在此也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啓道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鬢髮皓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耶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山

既出嶺視乃嵩高山

晉中興書曰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胙於王導詔導不下拜導不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冲見導恒拜

晉諸公讚曰司馬駿鎮西戎既喪每見其碑讀者無不拜

後魏書曰沈文秀爲慕容白曜攻之長圍數匝自夏至秋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文秀厲聲數四身見執而裸送于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

曹瞞別傳曰沛國桓邵亦輕太祖邵避難交州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郭太別傳曰鄉人見太皆於牀下拜

鄭玄別傳曰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

魏英別傳曰英嘗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陳寔問英何答婢拜英曰妻所使也其拳於禮如此而不反

荀氏家傳曰魏文帝在東宮武帝謂曰荀公爲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荀嘗病世子問疾拜牀下

三輔決錄注曰孟他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監奴倚仕家[illegible]與監奴共結親厚積年衆奴心戴問他所欲他曰欲得汝曹拜奴等皆言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往衆奴以其至皆迎而拜之并他車騎入衆人大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盡以賂讓讓大喜後以蒲陶酒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燕書曰皇甫眞字楚季鄴城失守秦王初入臨前殿數羣臣數百人詣[illegible]門見侍中[illegible]猛衆[illegible]首拜之明日更見眞乃御猛猛曰昨拜今御何恭倨之相懸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眞拜賊而揖國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

韓子曰禮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燕丹子曰田先生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跪而再拜

賈誼書曰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郭子曰陶公自上流來（陶侃字士衡也）赴蘇峻之難含怒於庾公庾公謂必戮己進退無計溫公乃勸詣陶公但便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

延純作謁拜議曰以爲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幹佐以下左右者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古者見賓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唯幹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申辰儀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鞭板拜揖雖於皇帝爲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河南河内諸郡吏前後亦爲太守伯叔兄謁拜者其比甚衆矣

尚書逸令曰下壹等奏三代以來記籍禮經無拜臣之制惟漢成帝拜張禹爲廣主凡臣不足爲執先帝拜司徒導以元皇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故師而不敢以君拜臣大教有違事應改正太后又詔曰帝幼少宜一遵先帝壹等又固爭去臣期不奉詔又反覆乃從外奏成帝拜王公時議曹疑於儀注博士祖璞及陳舒議禮無以君拜臣下也小會崇謙非臣下所須無在儀注之制張闓受恢不拜國太妃表云昔爲晉陵内史在東海國封内時世孫幼小太妃秉政前内史遷授除拜曰及當之官皆上疏拜閣執純臣之禮闓自以雖爵有五等然䖏珪受瑞俱爲列國無純臣之體又晉制拜列侯爲相内史於天朝不曰陪於藩國不稱臣臣以從古則懼有行簡之譏隨俗又恐失君臣之訓經國垂範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參詳答報

唐書曰田承嗣方跋扈倨傲無禮郭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今爲公拜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禮儀部二十一

揖　贊　贄

揖

周禮夏官曰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復位）

又秋官曰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詔者以禮告王）

又秋官曰司議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王揖之者安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婣舉之揖）

禮記曲禮上曰揖人必違其位（鄭玄注曰違辟也以辟為敬也）

又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又表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穀梁傳昭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左傳襄公曰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備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顧齊侯之揖而還登誠也）

又襄公曰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頷言防舉以務生）

又昭三曰王揖而入饋不食窮不辭數日

又哀上曰衛侯遊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妾（嫡嬪請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又述而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史記曰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

漢書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皆拜謁及黯獨揖之

又曰萬章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尹言者

後漢書曰崔駰上四巡頌肅宗雅愛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遂揖入為上賓

後漢袁紹傳曰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主上令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

惟董公横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官典職曰尚書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公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

晉陽秋曰晉文帝進號爲王太尉王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後魏書曰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允獨昇階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

宋書禮志曰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

南史曰袁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表論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白虎通曰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揖卿大夫滕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西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曷尊者

說文曰揖讓也一曰手著胷曰揖

風土記曰越俗定交有禮皆於大樹下封壇祭以白犬呪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文士傳曰趙壹郡舉計吏至京輦是時袁陽爲司徒宿聞其名時延請之壹入閤揖而不拜陽問曰嘗聞下郡計吏見漢三公不爲禮者乎壹曰昔酈食其高陽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關西男子其揖漢三公不亦可乎陽壯其言接之甚厚

列子曰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尹文子曰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鼃下車而揖之

袁淮正論曰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唯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敬之

鍇（音督）

摯虞決略錄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鍇頭而後坐鍇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鍇頭

賀

周禮春官上宗伯曰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玄注曰異姓王婚姻甥舅也）

禮記王藻曰有慶非君賜不賀（鄭玄注曰羣君賜爲榮）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

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昭三曰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畢晉非獨鄭）

國語曰晉簡子問於杜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杜馳茲東方人爲晉大夫君蓋共人也愈賢也）杜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乎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其君自以爲不足其士也若有餘今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求乎賢人吾是以賀

史記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讎從之客因家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令諸吏曰不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千萬實不持一錢

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親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與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也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後漢書曰光武謂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愼重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東觀漢記曰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寇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郡兩鹿隨車主簿拜賀曰聞三公輔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弘果爲太尉

漢雜事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

魏志曰王粲爲丞相掾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迴心望風嚮化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吳志曰顧雍迎母於吳既至孫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

王隱晉書曰泰始五年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幸有喜色內外議咸云當賀劉毅獨表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政德未脩慶賀之事宜詳依典義

晉中興書曰武帝時甘露降公卿奏賀詔曰三代盛隆猶自戒勿休況自頃懸象告變咸元年百僚司牧不能齊職匪解使道有奇雖麟鳳至慶有餘矣此所未弘雖四靈在郊吾猶懼焉何甘露之足賀其停之

晉書禮志曰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產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禮云娶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逢一童容皃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昇堂見親憲白爲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所賴以是賀耳融果以英才擅艷冠世

晏子曰景公探爵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再拜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此聖人之道也

韓子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拜卿今賀子之儉也

呂氏春秋曰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何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愛其裏也無所恃也今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有善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禮儀部二十三

喪紀上

周禮天官宰夫曰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衆家宰下下士也）

又天官宮正曰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也）

又天官獸人曰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

又天官䱷人曰凡喪共其魚之鱻薨

周禮天官腊人曰凡喪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喪共夷槃冰（夷亦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

也）

又天官籩人曰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喪事乃奠謂殷奠時）

又天官醢人曰凡喪紀共其薦羞之豆實

又天官掌次曰凡喪紀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柩上承塵）

又天官曰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也古書廞字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人之興大謂象似而作之）

又天官內小臣曰若有喪紀則儐詔后之禮

又天官閽曰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又天官寺人曰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也）

又天官世婦曰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粢盛（摡拭也爲猶差擇也）

又天官女御曰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也）右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吊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也）

又天官典絲曰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旴品綦握之屬也青與赤謂之文）

又天官內司服曰右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又地官大司徒曰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六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大引遂六主紼也）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大節也有節乃得行防姦徼也）

又地官曰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纛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

又地官閭胥曰凡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喪紀大喪之事也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勑戒之也）

又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所爲葬窆之閒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之役徙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載柳四輪迫地而行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脫更復載以龍輴）

又地官委人曰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又地官土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也）

又地官囿人曰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地官舍人曰大喪共飯米熬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實者唯盈者錯于一旁所以惑蚍蜉也）

又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又春官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渳（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以鬯浴尸也）

又春官肆師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也香草鬱）

又春官鬱人曰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遂貍之也埋於祖廟階間）

又春官鬯人曰大喪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也）

又春官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也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也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也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古書仍為鄭司農云几變更其質謂無飾變）

又春官天府曰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也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也）

又春官職喪曰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有者也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贈之屬鄭司儀大賓國諸侯國之有司謂之有司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者由其君所來也居其官曰公）

又春官司巫曰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神之禮）

又春官大史曰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也）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帥瞽而廞作謚誄其事言王之謚成其天也）凡喪事考焉（為有得失）

又春官巾車曰掌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㲪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也鄭司農云蒲蔽車謂[illegible]車以蒲為蔽天子始服之車也漢儀亦謂大犬[illegible]為覆笭也故書疏為揟杜子春讀揟為[illegible]玄謂頭車[illegible]御[illegible]者也大[illegible]大皮也既以皮為覆又以其尾[illegible]為戈之[illegible]飾二物之側為緣也若今[illegible]也服[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短衣[illegible]始[illegible]乘也為君之道尚也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迎子釗亦為備）素車棼蔽大犆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為墳墳取也以麻為蔽也其䄙縉為傢且卒哭所乘也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兵也）藻車藻蔽鹿淺𧝓革飾（故書藻為䟽杜子春云讀為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名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鹿夏皮為覆笭也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之車也）駹車萑蔽然𧝓髹飾（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萑細葦席也以蔽者[illegible]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之車也）漆車藩蔽豻𧝓雀飾（漆車墨車也藩今時小車藩也漆席以為蔽豻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禫所乘之車也）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謂陳駕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隨柩路持蓋與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柩路載柩車飾）

又春官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

又夏官大司馬曰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壹其服位也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也）喪祭奉詔馬牲（王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又夏官射人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呵罰之（僕人大僕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

又夏官司士曰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持棺者）

又夏官諸子曰大喪正群子之服位

又夏官虎賁氏曰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又夏官太僕曰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牲事殺奠牲饌之屬）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眾也）

又夏官司兵曰大喪廞五兵（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又夏官圉人曰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也）

又秋官大司寇曰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也）

又秋官士師曰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又秋官鄉士曰大喪紀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已下也）

又秋官司隸曰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

又秋官大行人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告教之）

禮記檀弓上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記所由發非之也）

又檀弓上曰公叔朱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又檀弓上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死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若衛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吾何慎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禮儀部二十四

喪紀下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衣服少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政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淨）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告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遍告社稷宗廟山川

又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也）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又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謂娶女之日也）孔子曰壻使人弔若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各以其正禮自相弔問禮之宜）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罪禮廢也）不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嗣繼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

又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又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又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布弁加麻弁而用布也杖爲已麻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毀宗而入異於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又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又曰士之子爲大夫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喪事虞祔乃畢）

又雜記下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死）而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又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君子寧爲是乎言譏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

又喪服小記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士不攝大夫唯宗子

又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爲賓客將來問疾也疾困曰病也）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氣生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

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坔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槃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其情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斷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下斷焉）田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其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敵謂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

論語陽貨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鑚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言期增倍則可矣復五二十五月者猶有斷故曰斷而後二十五月也春秋曰閏月葬齊景公喪數閏也）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再期萬物再終喪者孫遠遠追慕哀敬因殺以絕）

家語曰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謂孔子曰衛國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中霤室中）毀竈以綴足襲屍於牀及葬毀宗躐行（明不復有事於此[illegible]毀宗[illegible]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焉含以疏米三具（[illegible]）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illegible]）桐棺四寸栢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illegible]）綢練設旐夏也（[illegible]）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所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飯含珠玉如禮冰槃如禮百官哭

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東園秘器表裏洞赤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明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

于寶晉紀曰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固陳執久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

宋書禮志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玄議

齊書曰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王儉議曰漢魏已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猶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

後周書曰葬文宣后叱奴氏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詔

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日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荅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衛波傳曰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壞三年不亦宜乎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在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此也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以孝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貫萬世爲後嗣法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禮儀部二十五

居喪　奔喪　訃告
奪情

居喪

禮記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礼各於其所）居喪不言樂

又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勝任也）

又檀弓上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思哭嫂也爲位（礼雖無服爲位而哭夫子善之）曾子曰小功不稅（追服爲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曾子曰爾云草木之滋者薑桂也）

又檀弓下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歡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歡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也）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

又曰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此三者孝子哀慕之情也）

又檀弓曰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

又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者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彈琴以手笙歌以氣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效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未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又檀弓下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死不得吾情我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

又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父母同也天子諸侯降其也）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又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不舉非禮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又雜記曰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客若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弁絰者大夫臨喪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亦弁絰

又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然當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又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貴常哀言戚爲者哀瘠敬不能兼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

（上可觀）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既書妙禮行之衣有如也齊斬之喪哀容之節經不識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己事也為說為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又雜記曰懸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朞之喪如剡（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又間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黎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也枲或為似）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聲而二折）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三不食為明旦朝也再不食謂始死一不食始歛特一不食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又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又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又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稱情而立文者稱人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廻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足使）

（有年月之限者也）然則何以至朞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朞者父在爲母服朞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尒也焉使倍之故再朞也喪三年以爲隆緦麻小功以爲殺（[illegible]）期九月以爲間（之間在三年之下緦麻小功之上比隆情輕重處之）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麻皆以時之殺）

左氏傳襄上曰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也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illegible]）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同[illegible]）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illegible]）曰唯卿爲大夫

家語曰子夏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居處言語飲食衎尒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叔母如之何曰伯母叔母疏衰其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功踊絶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知禮之節）

南史曰王秀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梁書曰到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又曰孔奐爲儀曹侍郎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

奔喪

禮記奔喪曰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illegible]）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境哭至於家入門左外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祖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即位西鄉哭皆如奔父之禮（[illegible]）婦人奔喪外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illegible]）

又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

又曰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illegible]）

訃告

禮記雜記上曰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或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家使人至君所告也）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illegible]）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illegible]）大夫訃於同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敵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illegible]）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白虎通曰天子崩訃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哀痛憤滿無能不告諸人者也諸侯欲聞之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告諸侯

又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歸之者讓之義也天子聞諸侯薨哭之

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又曰臣死亦訃告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君欲聞之當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卒訃而葬不告諸侯薨訃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奪情

禮記曾子問曰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之爲）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則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東觀漢記曰桓焉爲大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踰年詔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事情不令追服）

又曰趙熹代虞延行太尉事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漢雜事曰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喪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家也

吳志曰孫權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制哀以從禮不肖勉而致之世治道已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遠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不行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糺坐猶以廢職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節度丞相顧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羣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自此遂絶

風俗通曰謹案禮臣有　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禮儀部二十六

喪服　　衰冠　　絰帶

喪服

周禮春官司服曰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縗齊縗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也者諸侯及大夫亦以錫衰為弔也）凡喪為天王斬縗為王后齊縗（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杖期也）王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君弔吉服也疑衰十四外緦之擬擬於吉也）

儀禮喪服曰喪服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為父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為父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君布帶繩屨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為母繼母慈母如母母為長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朞者父在為其母妻出妻之子為母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而除不以輕服而受也）寄公為所寓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為舊君之母妻庶人為國君大夫在外其長子為舊國

又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嫡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嫡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嫡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又曰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嫡孫昆弟之下殤

又曰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姊妹適人者為外祖父母

又曰緦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

又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皆既葬除之

又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禮記檀弓上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又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

又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斬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又曰服問曰三年之喪已練矣有朞之喪既葬矣則帶其

故爲帶經朞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謂本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禮統曰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適夫人爲八妾服三月八妾爲夫人服與舅姑同

家語曰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猶經

孔叢子曰泰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號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者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服友之服古達禮者行之

又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弗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

又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

又曰魯人有同歲上計而卒欲爲之服問於季立季立曰思好者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也則皆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上覲天子有交醮之祈同名爲素上計先君下祿子弟相敬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恩親比之朋友不亦重乎

白虎通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盡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服入則經出則否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爲歎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禮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末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君子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之爲重豈不蔽哉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於其新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猶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

摯虞新禮議曰虞謹案古者諸侯臨君其國臣諸父兄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長尊之全不宜使絶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如舊

又曰喪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臣虞謹案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不所謂弔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之義誠重而服制之若歷代相襲不以爲疑宜定親新禮無服如舊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故臣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稱臣吏者也見察舉而不爲吏者弔服加麻

衰冠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箋云時無三年之恩於父母廢其喪禮故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王崩懸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又夏官大僕曰大喪懸首服之法于宮（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長短之數懸宮門示四方也）

又天官內司服曰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服共喪衰亦如之

儀禮喪服曰斬衰者不緝也冠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齊衰者緝也

又曰疏衰裳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又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也錫衰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又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殺也）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傍一寸也）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

又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又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其事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禮記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衰者言悲摧也緝者縫緶之名）齊之言齊也（加針縷其勘下之際衡齊半也）凡言有事其縷者先加灰錫治其麻縷爲布則不治也（哀在外故）有事其布者則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爲布之後即先治也）緦者如絲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鍛）（錫衰二者君之弔服也）

又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喪禮簡）斬衰三升冠六升（升者登也轉相則耳凡麻八十縷爲十升至六升即爲成布也凡言受以成布者既葬之後漸去麤受細）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疏亦麤也其布在齊斬之間）

左傳僖上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櫬棺）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又襄六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吳錄曰諸葛恪將誅有著衰衣入其閤令人詰荅曰不自知入時外內守備亦不見也

鄭玄別傳曰玄卒受業者衰絰千餘人

郭子曰劉王共在衙南酣宴謝鎮西性尚書墓還是葬後三日諸人欲要之真長云仁祖應來便遣要之果即回駕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酣宴半坐乃覺未得脫衰

釋名曰衰摧也絰實也傷摧實也斬衰下緝其末直剪斬而已也大功其布加麤大之功不善治之也小功精細之小功轉有飾也緦絲也錫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繐繐如流如繐也

絰帶

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

（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事）

儀禮喪服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搹手搤圍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絞者垂帶也（鄭玄注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

又曰斬衰絞帶七寸三分齊之帶五寸六分大功之帶四寸五分小功之帶三寸七分緦麻之帶二寸九分（鄭注絞帶象革帶斬之絰五分去一以為帶繩帶也）

禮記外傳曰絰者實也表其有喪戚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絰因象平裳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絰有要絰有絞帶斬衰首絰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為要絰則七分五分（五分去一者從斬絰要絰緣情五服相減殺其數也然則絞帶又次要絰）齊衰首絰七寸五分之一要絰五寸八分大功首絰五寸八分要絰四寸六分小功首絰三寸七分緦首絰三寸七分要絰二寸九分

左傳僖下曰晉襄公擊秦師於殽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又襄四曰晉侯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之役遂常墨縗絰也）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後漢書曰胡廣年八十三熹平元年薨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衰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宋書曰王誕為吳國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八

禮儀部二十七

杖屨　幗鬠　廬

重（凶門闕）　死

杖屨

儀禮喪服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非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童子何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又曰斬衰裳菅屨者菅菲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繩屨者繩菲也疏衰裳齊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禮記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鄭玄注曰哀益衰敬多也）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母爲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illegible]子爲已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又雜記上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又喪大紀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杖指大夫之子也而去大夫者逆尊大夫）（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illegible]）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illegible]）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illegible]）

又問喪曰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竹也爲母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順所用異耳）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以爲）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illegible]）

又喪服四制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白虎通曰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戚也桐痛也父以竹母以桐竹陽也桐陰也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陰也

韓子曰儒執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

幗鬠

儀禮喪服曰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illegible]）

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人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禮記檀弓上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

從從尒尒無扈扈爾（爾發聲也爾汝也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爾語辭）又檀弓上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駘也（時家有喪髽而弔）（弔去纚而紒曰髽也）

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吉人重髮男子吉時簪有戴以纚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纚而髽曰髽（魯婦人遭外壓之戴也髽相弔以代喪冠也）有麻髽（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合髽以數兄弟姊髽時也）有布髽（齊衰已下以布束髮也）髽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髮髽形髽髽）

左傳襄公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廣雅曰幗謂之帺（音忌）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挑司馬宣王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廬

覽五百四十八　三　楊阿田

周禮天官宮正曰掌王宮之戒令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玄注曰廬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儀禮喪服傳曰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馬融曰倚木以為廬在東牆下爲向開戶塞也）

禮記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又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宮謂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

又曰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白虎通曰父母之喪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

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門外東壁為廬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

孝子傳曰王琳汝南上蔡人十歲失父母弟季年七歲兄弟二人哭泣哀聲不絕在冢側作廬不妄出入（餘見孝部）

重（凶門附）

儀禮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取鬻餘飯盛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鄭玄曰重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也）

禮記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埋處埋之）

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事之未忍作木主（主以存神也）設重於庭縣兩鬲以養病之米淅之為沐

覽五百四十八　四　楊阿田

則爨之為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鬼神依飲食）始死之奠但用但未有黍稷故也（黍稷在下之中生者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縣之於廟及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朝廟之外柩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凶門

南史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此之謂乎宜一罷凶門之式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寧設襄門乎哀公曰襄門起於禹禹治水故表其門閭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此焉

章弘與蔡謨牋問凶門曰父在母喪應立凶門不又問與父別止立凶門愚意猶所疑猷於父故也今於父大門之內別立凶門便爲父一家有二門以名義言之門者父之有也今子復立門豈合聖人之典訓苟不出於禮其所不曰故以諮白蔡荅曰禮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裹之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其門恐不應以尊卑厭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不范堅荅凶門問曰簿帳似不出禮文何由行此荅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於庭以冪覆之其形似凶門後出之於門外表喪由此俗遂行之耳

禮論曰問改葬立凶門否蔡謨荅云改葬若停喪謂應有凶門

死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喪禮哀死亡

禮記曲禮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注曰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也）

又檀弓下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死於下室士之妻死於寢

左傳定下曰齊侯伐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

又哀上曰簡子𣪘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臣死於牖下謂壽終也）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也）

又哀下曰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其死矣

又哀下曰晉荀瑤帥師圍鄭人浮鄰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

穀梁傳隱公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在民上故崩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爲言頹也諸侯稱薨薨之

爲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耀終卒卒之爲言絕絕於邦也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illegible]）（[illegible]）曰崩薨無祿卒死（[illegible]）也

論語里仁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又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又先進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又先進曰季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

又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

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絶臏而死（徐廣曰臏或作脉矣）

又曰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許慎曰荆成勇士也孟賁衛人）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後漢書曰馬援謂孟冀曰方今匈奴烏丸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後魏書曰張預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珮皆鮮明可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嘘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者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鈇鉞之誅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說苑曰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餧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爲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鴈食以菽粟君之宮内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時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酒欲物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

又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

也凍寒死者可去也雖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者不可去

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二者不殊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

又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也

楊泉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八

太五百四十八　九　楊阿明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禮儀部二十八

屍　復魂　唅

紋給衾冒

屍

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屍

左傳哀下曰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屍入吳人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殞隊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屍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屍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殞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

禮統曰屍之言失也陳也

家語曰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我死汝其陳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寡人過也命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謂直乎

史記曰崔杼殺莊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死之爲社稷亡亡若爲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屍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又曰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屍鞭之三百

又曰吳王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鴟夷曰取馬皮爲鴟夷榼形也）以浮之江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魏志曰宣王討王陵乃窮治其事發陵及令狐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

王隱晉書曰王浚在幽州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屍王彭祖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閻纘敢獨詣東市號哭弔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車頻秦書曰初慕容暐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殯所在女子李菟告暐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僵不毀暐裸而罵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鞭撻毀辱投之漳河河流迆疾終不移轉暐後爲苻堅所執乃悟而悔焉苻堅以李菟無狀無以長惡坑之

李固別傳梁冀誅固而露屍於四衢命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況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

白虎通曰屍者何謂也屍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

釋名曰死曰屍屍舒也骨節解舒不能復自勝斂

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不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屨存焉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死兄倫求屍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箋與河伯投箋一宿岸側冰開屍手執箋浮出倫又箋謝

又曰尋陽周虓字孟威爲東中鎭于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請遁虓躬治徒陷謂使者云煩君語賊符堅何至耳煩國士如此又潛　圖襲堅聞之曰小人正欲畜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若誘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數迥睎鬢鬚張烈精瞳明亮遂盼矚堅覩而嘉稱乃厚加贈賻

又曰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冢青州人開齊襄公冢並得金鉤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屍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於淄水而死

博物志曰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言海邊有流露冠絳衣屍體完令感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求見掩藏

吳會稽分紀曰重山若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潮水取以去今山腸有鈇處

臨邑國記曰有靈鷲能知人吉凶覩人將死食屍肉盡乃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操玉加於晏子屍上涕下沾衿盡哀而去

又曰景公伏晏子屍而號曰今天降禍不加寡人而加夫子社稷危矣

論衡曰孟賁之屍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炭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

又曰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取其屍屍亡歸

復魂

周禮天官夏采曰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復招魂也建綏者去其旒）

又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復衣服（衣服今塑上魂衣也）

禮記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復者外屋北面禮）

又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也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

又曰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子曰善乎問也自卿大夫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又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招之於天）

又禮運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褕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裏）復西上（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又雜記上曰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其家

又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

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外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也）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表盡云以衣衣尸俗而去之）婦人復不以袡（袡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外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所致舍綏旌旗）

又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則司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

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魂陽也云云而動）形體謂之魄（魄白也魄陰凝然不動）合陰陽二氣而生也（精氣聚而爲一物）形勞則神逝（謂死而魂遊散）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外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養成形體也）氣絕而收其魂使反復於體也

覽五百四十九　五

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

含

周禮天官冢宰曰太宰之職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夕之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實口天子以玉雜記曰唅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唅則諸侯唅以璧）小宰喪荒受其唅襚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唅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用委之禮）

又天官玉府曰大喪共含玉

又春官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

禮記檀弓下曰邾婁考公之喪（考公益之曾孫也考公或爲定公也）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非之也）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唅（故稱唅非禮也皆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唅耳言侯王者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也容居以臣禮行君禮于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國拒之是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也駒王徐先君謂僭號者容居其孫也濟瀆也言西討濟於河廣大其國也魯禮貌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又檀弓下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米貝美也）

又雜記上曰唅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唅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唅玉爲璧制其分之大小未聞）唅者入外堂致命子拜稽顙唅者委于殯東南

又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蓋夏時也周禮天子飯唅用玉）

覽五百四十九　六

左傳曰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二月卒而視不可唅（口噤）宣子盥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唅也

又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亦示必死）

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唅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不忍虛故實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唅之爲言含也（生常食故死亦有所含）

說文曰含送終口中玉也

釋名曰唅以米貝含其口中也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唅珠爲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絞紟衾冒

儀禮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幠覆也斂衾大斂所用之衾也衾被也）奉尸于室幠用夷衾（夷衾覆尸之衾也）又曰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冒韜尸者也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赤象天地也）又曰厥明陳衣于房南頭西上綪紟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紟所以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之也）

禮記雜記曰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又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

又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布絞縮者三

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禮記外傳曰絞紟衾帽死而後製絞者亦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帽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掩形也小斂用一衾大用二衾一以覆之一者將斂之時先鋪衾於紟之下用以舉尸入棺者也

釋名曰絞交也交結之也紟禁也禁繫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

禮儀部二十九

殮　柩
殯　賵
賻　襚

殮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太祝之屬也）

又周禮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其斂衣服

禮記檀弓上曰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非上服也陳之將以斂也）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撤之

又喪大記曰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階君以簟席大夫以

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布紟二縿者大夫士一也（葦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也）

又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途邇故也（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未成人遂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繩縛其中央又以繩從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遂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墓遂乃遂其葬當處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斂葬之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輿棺載之矣史佚武王時史賢過有[illegible]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也）史佚曰吾敢哉（罝如）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可不許也）史佚行之（佚失於以爲許也用召公之宮言也）遂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棺殮也）

又問喪曰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其難）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左傳僖下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加一等）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又襄公曰魯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定上曰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仲梁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歷登階不聚足）曰送死人而以寶玉猶曝屍於中原示民以姦利之端

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大學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殮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殮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異之

吳志曰張昭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孫權素服臨弔

又曰諸葛瑾年六十八卒遺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約省

晉書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

單椁斂以時服

南史曰王奐爲雍州刺史被誅舊人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爲奐參軍躬爲殯殮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

梁書曰王志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償焉

陳書曰周弘直卒遺疏氣絶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見先人必須備禮可着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麁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

釋名曰衣尸棺曰斂藏不復也

風俗通曰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

宋韜遺教曰吾死斂以時服不得造新白袷單衣

柩

禮記曲禮下曰在棺曰柩（柩之言究）

又檀弓下曰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又曰襄公朝于荊康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荊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記統曰柩之言也具書其謚置棺旁萬世久藏也

釋名曰柩究也送隨身之制皆究備也

漢書曰薛宣守左馮翊多仁恕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於府未及有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而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范乃出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晉書曰東海王越薨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拒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

蕭子顯齊書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爲尚書左民郎遭喪居南岸隣家失火燒屋抱柩不動

殯

禮記曲禮上曰里有殯不巷歌（助哀也）

又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也）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者無由尺欲賢問端五父禮衢名也蓋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也）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蔞柳孔子是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

又檀弓上曰天子之殯也攢塗龍輴以椁（攢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以龍）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天子之禮也

又檀弓下曰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也）

又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攢猶叢也屋殯上覆如屋）

（也輴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大夫之殯廢輴置棺墻下就墻欑三面塗之不及棺者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夫狹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者鬼神尚闇士達乎天子皆然或作搏也）

又坊記曰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論語鄉黨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重朋友恩也無所殯無親後也）

續漢書曰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竦爲褒親愍侯殯賜東園棺玉匣衣衾

范曄後漢書曰蔡順喪母停柩未殯東鄰失火燒順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乃越燒他舍（餘見孝部）

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正當甘於斧鉞耳

唐書曰嚴郢以舊怨與盧杞陷楊炎趙惠伯構成其罪貶炎於崖州惠伯於費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至費州道左有柩殯問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慙恧歲餘而卒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先王之廟有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也）

白虎通曰天子舟車殯爲水火也故棺在車在舟中臣子

西執紼晝夜千二百人紼所以牽持棺者也

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子思子曰殯賓也）

賵

禮記雜記曰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下謂）（馬在路之下凡曰路不四之客給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左傳隱公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賵死不及尸（尸未葬通稱之）弔生不及哀（除喪無哀哭位上讀聞葬）豫凶事非禮也

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賵

公羊傳隱公曰車馬曰賵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賻之爲言助也賵之爲言覆也輿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次其意也衣被曰襚養死具也贈稱也襚遺也

賻

周禮天官曰小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所共者含襚贈之屬凡有賻焉）

禮記曲禮下曰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又檀弓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門人言我於己也重於賵也）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人哀己見主人哀）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以易之者）

（使遂以往也）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又少儀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殷兵車革車也雜爲死者科廉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齊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公羊傳隱公曰貨財曰賻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賻（賻助）歸生者賻

漢書曰原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官賦斂賻葬皆千萬已上妻子適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墓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又曰何並字子廉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得官賻勿受葬爲小椁但下棺恢如其言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爲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聲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世說曰王戎父渾官至梁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瑯琊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又曰江斅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斅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又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坐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撤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贈披牛被而反

襚

儀禮士喪禮曰士喪君使人襚撤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禮記檀弓下曰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衞獻）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急弔賢也）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親服以襚尸親賢也）

又雜記曰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又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衣廢於賈人敵者曰襚（言遺）（衣不必其以敵也賈人知物善惡也）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不贊將命）

左傳文公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岳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可也以無忘舊好（不及死尸故[illegible]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illegible]）

又襄公曰魯公朝于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使公親之）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殯祓（茢黍）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又襄公曰鄭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

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穀梁傳隱公曰衣衾曰襚

說文曰襚衣死人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三十

棺

周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

周禮春官喪祝曰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

禮記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者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殷人棺椁（棺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

禮記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也）杝棺一（所謂椑棺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棺）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四者皆周（周匝）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衽亦當為髹衽今小要也）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也）

禮記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以為棺椁斬伐也）

禮記檀弓上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禮記檀弓下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之在表者）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所以琢著裏也）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綠當為角聲之誤也）

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數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各三寸（內者）一（重有水牛皮兕皮合為一重六寸）一名椑棺又名櫬者椑（親於身也如櫬）杝棺二厚八寸（[illegible]）屬棺三其厚四寸（屬者屬於椑外也）大棺四厚六寸（外也）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去水牛皮（三重也）兕外有侯伯已下去水兕（下二重也）卿大夫唯屬棺與大棺（二重）士不言重唯棺而已

左傳宣上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以四寸之棺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左傳成上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

左傳襄上曰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琴（櫬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左傳襄上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妾欲殺其禮）（[illegible]）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上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illegible]）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名）匠慶請木季孫曰略（略不以道取）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禦（禦止也）

左傳哀上曰趙簡子與鄭戰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

公羊傳定公曰國君薨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論語先進曰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欲得賣之以爲顔淵作槨也顔路顔淵之父）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子伯魚）

家語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槨五寸

家語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漏氣發洩於上襲之以明其所止也

說文曰棺關也可以掩屍櫬附身棺也櫝匱也槥櫝也

史記曰飛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發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大山

平五百五十一　三　袁剛

古史考曰舜作瓦棺湯作木棺

漢書曰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衛臣瓚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衣衾斂）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漢書曰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漢書曰哀帝崩有司奏董賢乃自殺死後其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作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

漢書曰王莽奏毀丁傅太后號改葬發取璽綬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槨作塚葬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

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王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黑漆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爲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謂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續漢書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槨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

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年七十三歲朝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刑懸封濯衣幅巾編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

平五百五十一　四　劉

東觀漢記曰郭鳳字君張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死日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如言卒

東觀漢記曰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東觀漢記曰梁商薨賜東園朱壽器銀鏤玉匣

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東觀漢記曰大司徒歐陽歙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　賻三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徐栩爲長沙郡將死遺令不受贈賻一疋私馬賣以買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爲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而葬之

魏志曰李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所焚屍之灰合斂於棺

而葬之是日大風暴雨霆震阜墓水入藏漂其棺木

魏志曰宣王討王陵赦罪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大傳意竟見給之遂自殺

曹操別傳曰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晉書曰夏侯湛將殁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

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横禍權作松棺亦可以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南史曰宋光禄大夫劉鎭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

宋書曰王敬則爲旣陽令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舡同發敬則舡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舡速進吾富貴當改葬尒舡須臾進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宋書曰袁昂爲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棺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舡皆沒唯昂舡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梁書曰衡陽宣王子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喪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秘器在外都督者給秘器直錢三十萬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秘器楊駿誅賜五木棺一具載以官路車

三十國春秋曰晉黄門郎殷仲堪遊於江濵見流棺於水乃接爲句日之中門前之瀟忽起爲岸是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感君之惠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岸爲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世言終而沒

唐書曰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押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也

莊子曰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重而無槨以爲法式

愼子曰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也死

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螻蟻也今世俗大亂人主踰侈非爲死者慮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歲之荒飢也

瞳讖論曰古者瓦棺堲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桑棺不留今富者繡題牆凑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縉囊緹索

風俗通曰葉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縣牛皆流汗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無疾暴亡殯斂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山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儼而潛藏唯有石塚石壇今在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主所徵至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死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搜神記曰令有縣孫孤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汝斫我何爲乃不敢破因爲立祠民有發視者無疾而死

搜神記曰北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一見死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然聞鼓聲疾出戶而得見之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恨恨不能得時出門閉戶掩捋捋乃從出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數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恨力尚反）

異苑曰海陵如臯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巘

巴蜀志曰獠夷死即立埋棺不臥設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一里有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墓莫不夷毀此墓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被發初開金銀錫銅之器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簟簾金釘釘之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石堂水口先時有一漆棺逆水入溪十餘里便住有靈下人云是方姥甚有靈驗

從征記曰劉表塚在高平郡表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石着棺中蘇合消救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衡熙發其墓表皃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

陸機大墓賦曰覩洪櫝而爲櫬櫬小棺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禮儀部三十一

椁 櫬 芻靈 明器
明衣 祖載 翣 紼
銘旌 旐 挽歌 方相

椁

周禮地官閭師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椁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

禮記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閒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左傳定上曰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原壽過（韓簡子韓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也）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也）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

廣雅曰椁廓也

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爲椁

又曰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一作錯）陳漆其閒（斮絮以漆著其閒）豈可動哉左右曰善張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慼焉文帝稱善

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堲

漢書曰始皇石椁中爲遊

又劉向上書曰棺椁之作自黃帝始也（臣瓚曰殷人棺椁也）始皇葬於驪山後牧兒亡羊羊入其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及椁

續漢禮儀志曰侯王公主將軍特進薨死使者治喪作栢椁

東觀漢記曰明帝自制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

魏志曰夫餘國厚葬有椁無棺東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舉家皆共椁刻木爲數

魚豢魏略曰高麗其死葬有椁無棺停喪百日也

越絕書曰闔閭葬銅椁三重

二石僞事曰佛圖澄死將殮皆殯斂以生所服錫杖鉢納內着棺中爲其理石作椁葬畢經年冉閔後故發椁開棺視之了不見體骨處所唯見杖鉢存焉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沙丘而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郭緣生述征記曰桓魋石椁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椁有二重門閤隱起靑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

博物志曰漢滕公薨公卿送至東都門四馬悲鳴掊地不行於蹄下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豫章記曰艾縣有一塚發靑石以爲椁制度非常號曰楊柳塚歷代久遠莫知其誰

櫬

禮記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玄注云欑猶叢也）

釋名曰塗曰欑欑木於上而塗之也

蒭靈

周禮春官冢人曰及葬言鸞車象人（鸞遣車也象人以蒭草爲人言問其不如法度也）

禮記檀弓曰塗車蒭靈自古有之（蒭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蒭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釋名曰東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蒭靈三十六尺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

陸機士庶挽歌辭曰挻埴爲塗車束薪作蒭靈

明器

周禮春官冢人曰大喪入藏凶器（凶器明器）

周禮夏官司兵曰大喪廞五兵（廞興作也興明器之共）

禮記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

又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預成材椁材也）

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沬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之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又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言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亂鬼器或用人器）

又檀弓下曰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

釋名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

鹽鐵論曰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人不用也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並衣綈紈

江逌表曰宣皇帝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物遵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典所設施唯醯醢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内實脩爲獨此蓋太妃因已之情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今永欲以爲故事用此二物

明衣

說文曰褮鬼衣也（讀如葛藟縈之縈）

穆天子傳曰賵用文錦明衣

祖載

周禮春官喪祝曰掌大喪及朝御柩乃奠（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祖謂將葬祖於庭）

禮記檀弓曰殯於客位祖於庭所以即遠也

儀禮既夕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有司請祖期（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

白虎通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

車辭祖禰故爲祖載也

翣

周禮夏官曰御僕大喪持翣（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

禮記檀弓下曰周人廧置翣（鄭玄注云廧柳衣翣者車飾也）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又喪大記曰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黼翣二畫翣二士畫翣二

古史考曰周公作翣

齊書曰張緒卒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之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耳）

世本曰武王作翣

董勛荅問曰翣以屏風人持隨喪車前後左右也

紼

禮記雜記曰諸侯喪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紼引車索）

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中黃門虎賁執紼

又曰公卿巳下子弟凡三百人執紼白素幘委貌冠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二士一

旌旒

賀循葬禮曰大夫五旒吉韋車之所建也通而已下不爲龍畫

旐

周禮春官曰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廞車之旌（銘旌王則大常也）

禮記檀弓上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緇布爲之今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爲畫飾也

禮論曰問下殤葬墓有旐否徐邈荅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名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挽歌

左傳哀上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挽歌摯虞以爲挽歌因倡和而爲摧

儀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續晉陽秋曰袁山松作行路難辭句婉麗聽者莫不流涙與羊曇善倡樂桓伊能挽歌時稱爲三絶

又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喜爲挽歌自摇鈴使左右和之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謝綽宋拾遺録曰太祖嘗召顔延之傳詔頻曰尋覔不値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覔果見延之在酒肆躶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往

宋書曰范曄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曹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宜城太守

梁書曰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乗露車歴遊郊野酔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疏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爲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風俗通曰京師賓婚嘉會酒酣之後續以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鄉自煞從者不敢

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爲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古辭曰薤露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魏繆襲挽歌辭曰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陸機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旟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輀動輕轝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

又曰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輀餞飯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又曰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磅礴云四極穹崇効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宵何遼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歳我行無歸年昔居四人宅今爲萬鬼隣昔爲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昔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形體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虚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撫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宋陶潜挽歌辭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自

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亦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號良友撫我哭

顏延之挽歌辭曰令龜告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穸祖駕出高門行行去城邑遥遥首丘園息鑣竟平隧秋鶩列嶽根

北齊祖孝徵挽歌辭曰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辭曰旭旦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又樂平長公主挽歌辭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满凉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先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方相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隷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

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崩前有方相及鳳皇車

晉公卿禮秩曰上公薨者給方相車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車駕馬

幽明錄曰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怪或有異形醜惡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時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冒雨葬至此遇刼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沒泥中

風俗通曰俗說亡人魂氣浮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為觸壙殊方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三

禮儀部三十二

久遠堂

葬送一

易下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衣之以薪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其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尚書曰周公在豐（致政老在豐也）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於武王葬畢也）

禮記曲禮上曰助葬必執紼（紼引輴索）

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

又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古不合葬）

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北首闇也也）

又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喪之器用也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賣之也[illegible]之曰買之也）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又曰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也文子獻公之孫拔也）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也）

又曰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慶遺入請曰夫子病革矣如至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世葬急也慶遺封之議）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

又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又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防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禮記檀弓上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又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齊等也）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也）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申祥子張子也庚償也）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其非時虐也）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死）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輪從也隱據也）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覆）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疾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春秋傳曰天子[illegible]）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后行曰禮也（[illegible]）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夫柩不早出不暮宿（侵晨夜則近姦寇也）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爲[illegible]日止而）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畏懼其有患害不爲也）

禮記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爲急於葬）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於在殯者輕）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爲賓之誤也辭告賓客以葬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

禮記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叔父有諫觀魚不聽也）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illegible]）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言[illegible]以[illegible]禮闕改也）

又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左傳僖上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侯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死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袞衣者上公九命服袞也）

左傳宣上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左傳成上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何臣之爲

左傳昭二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左傳昭三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子太叔游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緩辭以設者）設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

春秋說題辭曰葬之爲言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入地歸所與也（[illegible]）

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顏路聽門人厚葬之）

白虎通曰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不異故以王禮

爾雅曰葬藏謂之瘞宅兆塋域垗也○說文曰瘞葬下棺也

史記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籍彭城

史記曰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詣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鷰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又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不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罪其姊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之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葬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傍可置萬家者爲冢

又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又曰衛青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合葬起冢

又曰三長史害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迺盡誅三長史

又曰主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又曰霍光薨上及皇后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如淳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押下至足亦綴以金縷也）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藏中室也漢儀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周二丈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栢黃腸題湊也）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棺開一端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尸上大斂并蓋之）（矣）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又曰金日磾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至茂陵謚曰敬侯

又曰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倮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囊盛尸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椁支體結束口含

王石欲化不得欝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祁侯曰善遂倮葬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爲槨（韋昭曰燒土爲甎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又曰韋玄成爲相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私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又曰朱邑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

又曰孔光薨王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帳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將作穿復土河東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又曰董賢死見發倮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備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繫殺詡

又曰楚王戊女解憂妻烏孫公主上書言年老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愍而迎之公主與孫男女三人俱來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又曰樓護字君卿結交士大夫無所不傾甚交士長者尤見親敬毋死送葬者致車一二千兩

後漢書曰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

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下郡國

范曄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續漢書曰張奐光和四年卒遺令曰吾前後仕進十履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緼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穿朝隕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桓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免咎悔諸子從之

又曰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又東平王蒼葬章帝勅詔有司加賜鸞路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曰東海王彊薨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勑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又曰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爲差

又曰梁鴻病困與高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其鄉愼勿聽妻子持尸柩去終後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旁子孫歸扶風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三十三

葬送二

東觀漢記曰鄧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君發五校輕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皆曰門生輓送

謝承後漢書曰鄧晨尚世祖姊新野公主主為王莽兵所害及薨詔備主官屬法駕招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

謝承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譖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謝承後漢書曰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實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實奉遺令遂留葬洛陽初崔實父卒標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榷酤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實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謝承後漢書曰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骨骸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之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遂絕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等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構譖震策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薨日有大鳥來止樹上須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旁人共更撫抱終不驚駭高奮色頸去地五六尺翕翅廣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葬畢飛去

范曄後漢書曰范冉（一名丹）臨命遺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得在世濟時死則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盂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趙咨以病自乞徵拜議郎沉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世稱明哲

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綬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後漢書曰樊宏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椁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後漢書曰袁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代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代隆盛焉

後漢書桓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親幸其家問起居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

是諸侯將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業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後漢書曰李傕重葬董卓於郿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而藏漂其棺木

後漢書曰王忳字少林（忳音[illegible]）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

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以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疾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即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

後漢書曰繆彤汝南召陵人也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後漢書曰張霸蜀郡成都人也爲會稽太守後徵四遷爲侍中卒年七十遺詔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且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後漢書曰士孫瑞理王允等事曰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

月九日引見公卿近臣歛宴離席前說故司徒王允故司隸黃琬並有功於國可聽允葬等葬

魏略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門豹邊妻子難之曰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與我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歛以時服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矣

魏略曰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埳誡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送又誡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魏志曰征東將軍王基母卒詔祕凶問迎其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賜豹北海太守

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令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

魏志曰任城王章薨賜鑾路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

魏志曰徐邈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固辭不受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

魏志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葬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冀州刺史入代山濤爲侍中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當左右朝政不宜遠還鄉里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頃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伍拾萬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篤終論曰氣絕之後便時服幅巾以籧篨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二尺廣六尺坑訖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王隱晉書曰杜預薨遺令曰吾往爲公使過密縣邢山之上有塚問耕者云是鄭大夫祭仲或子產之冢也遂師從者登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嶺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耶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居子尚其儉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自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王隱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也少有智勇門寒無仕路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死舉州無敢送喪者隆以武吏託稱家客殯送喪葬種栢三年禮畢乃還舉州皆慙

王隱晉書曰徐苗以永寧二年春亡遺令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矣

晉陽秋曰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漢晉陽秋曰司馬師葬曹髦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旐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

晉諸公讚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佽飛爲鹵簿

晉書曰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定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王隱晉書曰庾峻遺勑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

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治棺殯送其仁愛惻隱若此也

王隱晉書曰蘇韶安平人也為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授節為書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乎此萬代之基也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晉書曰成都王穎死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

晉中興書曰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也

晉中興書曰初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有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為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至嶠後妻何氏卒　便載嶠喪還都詔令葬建平陵北并贈嶠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綬云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禮儀部三十四

葬送三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後魏書曰韓延字顯宗爲虎牢鎮將初延曾從祖谷爲有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曰我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孫從其言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沖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盧江何昌寓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微少好學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

又曰范泰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沈約宋書曰吳逵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郡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亦出中興書王韶孝子傳）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弃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又曰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齊書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竟陵王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葬焉

又曰何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於是悲慟不能禁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葬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顧憲之臨終爲制勑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兼晝夜生即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不知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發二百里内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契吳初昌父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曰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摸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數千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於石以誡將來

又曰高宗以頻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竟爲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復使然也

又曰初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又曰蘇頲葬上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悽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還宮

又曰初涇原節度使劉昌之鎮涇州也平涼盟會所亡殁將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遂以聞由是下詔深自剋責仍遣祕書少監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廚饌物及内造衣服數百襲令劉昌收其骸骨以歸大將三十人將士一百人皆具棺櫬斂以衣服葬於淺水原置二塚其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褒忠冢詔翰林學士撰二冢誌文及祭文其日劉昌盛陳兵於葬所具牢饌祖祭之禮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屍及紙錢千幅又立三堠題以冢名表於道傍師人觀之莫不感泣

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河濟之間共事（供給葬事）七萃之事抗即車（轝轜輴）以御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周禮日月爲常旗亦通名也）鼓鐘以葬○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今堯冢在濟陰陽城縣也）帝嚳葬于陰爰有熊文虎（雕虎）文王皆葬其所（文王墓今在畢也案帝王冢墓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偏見之者蓋以爲聖人在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聞天子崩各自立廟祭起土爲冢也）

又曰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冢在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也）九嬪葬于陰（[illegible]）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葬今在九疑山中也）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九疑山九谿其山皆相似）

又曰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及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玄中記又載）

晏子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毋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

之宮也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路寢之臺牖下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者昔堯北教八狄道死卭卭之山衣衾三領滿坎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犬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於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張三日而後葬令太子亦曰先王以留而撫社稷故使雪施其期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偏耶

又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有漫以堊汙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自夫子之死吾無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韓子曰墨者之葬世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也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乃下令曰棺椁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

呂氏春秋曰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藏淺則狐狸迫之深則及於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

又曰審知生聖之要審知死聖之極也知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者不以害死此[illegible]死之謂也）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水禹身執畚插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死也葬之以帷幬為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蓄水塘池也）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

典略曰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與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王母夏太后別葬杜東臨死時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雜記曰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見殺全無有敢收葬者敞乃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其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文生為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暮嶺上

又曰何武葬北邙薄龍阪王嘉冢東北一里許

又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終南山下其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反葬

又曰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禮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以算自充其壽七十三真以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其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其旨故不告令校一日也

又曰北芒青龍隴上孤檟之西四尺所鑿之七尺吾欲葬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之

又曰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又曰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知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刋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附體單帛而已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者千餘人

郭翻別傳曰翻　字道翔武昌人遺令儉葬車以兩卷苣子示存道德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一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家不識

東設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往而莫前君乃從戚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齧冢棺槨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群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輀輬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於舊壙

衛玠別傳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三十五

葬送四

吳越春秋曰吳平門外糜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越王遥戰越王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

又曰吳王闔閭有子女怨王乃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昌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椁金鼎銀罇珠玉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鵠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鵠俱入門因塞之

又曰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子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以瞻望齊國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桓子新論曰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子雲達聖道明於死生不下季札然而慕戀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論衡曰儒書言孔子當泗水而葬爲之却流此言孔子德使水却不湍其墓是故儒者講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泗水以却流爲證殆虛言也

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於死無益於孝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鎬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皙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備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恨窮阨既迫起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食客飯諸女以絳爲地道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謝綽宋拾遺曰桓溫葬姑孰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勑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

山謙之丹陽記曰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甚愛溧陽縣死則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後從縣治今處而以昔解爲墓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外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着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暖漸漸有氣息輿歸經日乃蘇云父常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盧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

上馬傍有卧疾人呼翼與語曰吾是長安魏公卿閻盧江樂王來下道病困不能復前儻可相救翼答云家有弊廬可俱歸乎公卿曰幸甚即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困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千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殯餘以相謝言絶而亡翼賣素棺衣衾殯殮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棺下不使人知乘馬去公卿兄長公見翼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具以狀對長公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夏甫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乃築土室四周於庭潛身十八年敎子土室之中臨卒勑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衫踈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床之上五百墼爲藏

會稽典録曰趙曄字長君山陰人也少爲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甚恥之由是委吏到揵爲詣博士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積二十年不還家人爲之發喪制服至撫卒奔赴經營葬之然後歸家

又曰張武字彦承上虞人也與同郷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謨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陽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又曰謝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克死日如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嘗亂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曰韓曁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歴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愼勿有增益

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邊大道有諸葛女郎墓者是諸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二四士茂婦憐之不能自遠故近邑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頡者字初起頡之南陽過宜城中一家東向大道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喪還至此住處車不肯前故吏爲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有佷子者家累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到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從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蔓子請師於楚楚人與師蔓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蔓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子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蔓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蔓子

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鄒林有紀焉之志波撥葬其山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親魚鼈爲讎於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所地故謂之馬冢焉

又曰河内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貴財累億求沒入官死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永昌郡傳曰建寧郡葬夷置之積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氣

正上則大殺牛羊共祖勞賀作樂若遇風烟氣旁沖亦乃悲哭也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昌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日於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着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樂資九州志曰渡之盟官有秦禪山昔始皇過此而美之死因葬焉有廟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濱有犬名后倉銜而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然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又曰魚山臨清河舊屬東阿東阿王曹植每升此山有終焉之志植之所遊池沼溝渠悉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猶存也地今割并穀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鑪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巾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解道彪齊記曰魏黃初三年文帝弟燮封濮陽王臨終顧命葬近蘧瑗之墓吾常想其爲人願託賢哲之靈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

儛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鄴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築墻不種樹立堂皇五間安贊圖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既葬勒中使亂其封域故未有名域云尋被掘凡此二陵皆僞葬石勒虎自別於深山

風俗通曰王喬爲葉令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爲方城其中開道足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

姚信士緯曰盖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樽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繼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厓棺薄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穿庶乎不辱耳

語林曰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畢向靈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卿作驢鳴既作體似真聲賓客莫不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

世說曰阮籍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決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良久又鄧粲晉記曰籍母將死與人

園基如故肩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汝飯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楊州臨葬云埋王樹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文康庾亮謚也何楊州者何充也）

又曰晉明帝亦解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後微服往看因問君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答云郭景純云此是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明帝復問云爲是出天子耶答非能出招致天子耳相冢書曰凡葬龍耳富貴出五侯葬龍頭暴得富貴人不能見葬龍口賊子孫葬龍齒三年暴死葬龍咽死滅門葬龍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庶人葬平地

應璩新詩曰野田何紛紛城郭何落落埋葬死嫁娶家皆是商旅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紛狼藉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

曰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晉賜王沉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衮職歷位着稱勳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賢才爲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藏人功嘏墓開祭以少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三十六

冢墓

說文曰冢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者腫起也墓孝子思慕之處也丘陵冢其形也

書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音美）宮室二曰族墳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并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喪記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竁尸銳切又士絹切葬穿壙也又音毳）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象人謂以芻爲人）（言問其不如法度者）及窆執斧以涖（臨下棺也）遂入藏凶器正墓域守墓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之禁所爲塋限）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民所葬地）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塋限遮列處）

禮曰適墓不登壟（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土之高者曰墳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音志）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蓋周之制也）孔子先反（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葬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脩墓（脩猶治也）

又曰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又曰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墓孝哭言哀也展者祀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祀者主扵故）

又曰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叔譽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沒然也）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謂與文公辟難[illegible]至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縱璧要君以利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晉人謂文子知人

傳曰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illegible]逃冢間也）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將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闔閭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左右曰黃帝已上天群臣藏其衣冠故有冢帝曰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也

又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

宮夾我墓至漢與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海下邳人爲河南太守母來見執囚大驚譴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爲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其母

又曰哀帝令將作爲董賢起冢塋義陵傍内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闕罘罳甚盛（罘罳音浮思）

又曰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丁姬葬復言恭

王母丁姬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諸發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恭王母歸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開傅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丁姬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及宣帝即位賀已死子又早亡上追恩賀恩封其家恩德置守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長遷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伐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西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東觀漢記曰帝感李通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地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郙刑字以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郙刑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葬日有鳥高丈餘喪前悲鳴葬畢乃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中大夫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賜冢塋地

又曰种暠（上音沖下音杲）爲遼東郡羌戎并涼邊民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見墳墓輒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過湖陽祠樊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韓棱遷南陽太守特聽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

又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又曰溫序尋謁者選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城傍爲冢地賜穀千

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郊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魏略曰曹操微時人莫知之唯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魏志曰管輅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曰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卒如其言

又曰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及至謁祭虞墓陳章表哭泣而去

吳書曰孫堅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王隱晉書曰初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

又曰交廣記吳將呂岱爲廣州遣掘尉他冢費損無獲他雖僭侈然慎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處鑿於山堅所殘也

又曰愍帝建興中曹嶷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寳巨萬

又曰金鄉縣比鑿石爲冢去得白蛇白兎及得金故曰金人

又曰王褒字偉元以父爲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栢樹褒常所攀涕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書曰滕修南陽人也爲廣州牧修在海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

又曰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嵇紹墓哭之悲慟刊

石立文表贈官爵帝乃遣使策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印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一戶祠以少牢

又曰盧志言於成都王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殮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家四時祭祀有所

晉書載記曰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酣酬升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功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年八十餘乃死

宋書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後魏書曰李沖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

又曰傅永字脩期常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附葬於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以死傷生也日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義熙九年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壼墓剖棺掠之壼屍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生達背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作色曰

士貴乎觸曰士貴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

崔鴻前趙錄曰張萬龍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墳（取名於大防也）或謂之培（音部）或謂之堬（音臾）或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葬之因名云也）或謂之埌或謂之壟（有界埒似耕壟因名云也）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培塿亦高之冢名之也）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言所不封也墓猶墓之）所以安墓謂之墲（墲謂規度墓地也漢書曰初陵墲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儀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時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袁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又曰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處及卒墓工圖墓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姑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尋求不能得後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鏗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勑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殷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齊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梁書曰丁貴嬪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

便命市之葬事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點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

又曰蕭歘太清初爲梁州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歘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唐書曰代宗時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閿鄉縣女媧墓天寶末失所在今一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声曉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西幸京師路經楊玄感墓上誦李百藥過玄感墓詩云劍有萬人敵文爲一代英除昏志不遂憯亂道難

平歎曰百藥雖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云太妃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睿宗朝爲給事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陷附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兗州人善騎始爲果毅喪毋將營合附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決日夢一叟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

又曰盧坦爲侍御史會李錡及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戸以備洒掃

白虎通曰春秋之義王者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據曰忠且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給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　指社曰此若里之社（若猶汝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涙然而泣指壠曰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紿君乃晉國耳其人慙及至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傅子曰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閤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徼道通車其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似公王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鬢已斑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中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則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者則是無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争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枝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

惡其勞以爲死者虛也

越絕書曰宋大夫華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黄縣城北

吳越春秋曰虎丘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赤銅槨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鳫玉鳬諸腸魚腸之劒以送焉取士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金精上拕爲白虎據墳故以爲虎丘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壙深七尺上無寫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虵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曰五婦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殁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

三輔決録曰竇貢右父名犄遭秦亂隱身釣魚墜淵而卒右登尊號遣使者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又曰黄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於臨湘爲孫堅立廟容皃如生衣服不朽後預發者見綱曰君何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祜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以壞之相者云墓勢相讓猶有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士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數十里皆爲人居家桑田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壻說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如復舊

列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在栢桃與荊將軍冢比他日角哀夢栢桃語已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荊將軍自以冢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詣其冢上

三輔決録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樂乃爲令勑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没唯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脩祭

楊雄家諜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子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

子朝郎吏行事者會送損君山為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七略曰楊雄死弟子共為起冢號曰楊冢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像其像居主位皆為讃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白日憑霄雀能羣飛銜土以成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禮儀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紀曰關中發漢杜覇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吳録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宴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姦軌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

王智深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象盖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三齊略記曰田開強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湯陰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

西京雜記曰青龍觀前有二梧樹樹下石麒麟二枚始皇葬墓中物也

又曰廣川王去疾好聚無頼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王冢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屛風婉然周正不覺棺柩盟器蹤跡但床上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瘨辛不可入以兵守之經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扉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劒復入一戶石扉有關籥叩見棺椁黒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椁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一石床方七尺屛風銅帳鉤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朏朏（音斐）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盥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見鐵鏡數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屛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許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肌膚顔色鬚眉如生人畏懼不敢侵擁閉如故袁盎冢以瓦爲棺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玃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

兆尸猶不壞穴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唯玉蟾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成水書滴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惡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屍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述征記曰梁孝王冢斬山從戶以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人皆潔而進不齋輙有獸噬其足獸似豹也

幽明録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

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冢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冢尋覓欲更殯葬忽見女尚存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於晨暮際輙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又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毋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代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所樂便爲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顧見我去處便是墳所也下山行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雷家世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

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即夜白雷出聽句此閒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逕至史墓但聞壙下有管絃女歌講吟詠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注水經曰智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曰粉水有文將軍冢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冒棻爲南陽葬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過利縣東水西有桓公冢冢東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又曰潛水縣有車騎將軍焉組結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日還鄉潛水暴長郡縣莫不水上祭之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憑取妻而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　登臺遂自臺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願以骨與憑而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能使冢合則弗禁也一宿有文梓木　生於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百歲盜賊發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

令羣盜共蒸之致妬忌爭鬬然後事覺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冢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轝將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冢目顧左右牽伯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疽潰尋便死

又曰承儉者東莞鄫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與其縣令夢云故民承儉　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內外裝乘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恓恓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冥不見人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逸走其夜令夢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

藿葉一人斷其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也追捕並擒獲

異苑曰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

又曰潁川諸闔字道明墓在楊州　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冢中輒有絃管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特生礜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致大木燋滅即令鑿果得大墓有礜石滿塋

志怪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葬家貧親自營塼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洿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

安墳則致極貴（小當）位極人臣世世為方嶽佩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　隱而不見者驪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北無大石運取於渭北諸山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

又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千縣屬太常不領郡也守衛陵掃除凡五千戶陵令一人食官令一人寢廟令一人園長一人園門令史三十二人候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十萬戶始不復從民陪陵渭陵延陵義陵皆不立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號丹陽郭長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外形甚高大內一大冢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大冢外作儌道周匝皆通冢裏高二丈餘小者半之儌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埏似是殉葬者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今新塗（音塗）縣南十里見聶友墓

荊州圖記曰鄀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又曰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粲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霄城東南有畢龍村村外有畢龍冢甚高大舊傳畢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

聖公應其符聖公潛嘉之固此起兵後稱號於宛而龍卒故厚爲其葬

又曰鄭鄉即鄭城地也崗南有劉長沙墓益州牧馬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宋侯墓遥望松樹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及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鐵藏不可得開若欲上山必遇雷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雷之爛（音巖）所謂寶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昔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採螺停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五日間所埋處雖見古冢高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其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

螺亭

又曰南野山獻山大塘下流二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冢墓昔值軍亂開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虵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三里鹿嘗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即日鹿自死於所犯栽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墳至今猶存

又曰獨公山有古冢臨溪其塼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存自後稍以崩盡

會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縣東南有古冢二十餘墳宋元嘉之初潮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塼題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黃卜葬於（此大富貴易失之云我葬西四百年後墮江中當墮值王羆縣令皮氏遷冢）數塼置縣樓下池中錄之悵然而已

輿地志曰琵琶圻有古冢半在水中覓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覓至京師諸貴傳觀之

神怪志曰王果經三峽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發之骸骨存焉有銘曰三百年後水漂我至長江垂欲墮欲落不落逢王果果愴然曰數百年前已知有我乃改葬祭之而去

蘇州冢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鷲數千銜土於冢上今冢猶高大與他墳有異村鄉歲時祭祀至今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禮儀部三十九

冢墓四

禮論曰問郡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荅之云凡君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祭君宜哭則主人不敢以哭煩君耳

又曰問墓中有何面爲上荀納以爲緣生奉終宜依禮坐葬設難援周公明堂位東西以此爲上虞納反納又引廟位以荅王濮陽北墓向南以西爲上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綜即云葬焉諸生遵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三千樹大皆十數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東二百餘步有晏嬰冢

又曰齊桓公冢齊城之南東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冢葬於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城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石碑猶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孫賓墓石碑猶存

吳地記曰昌門外女墳者吳王闔閭女墓也乃以文石爲椰藏金玉珎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故名曰女墳亦與虎丘俱見發掘皆無所得也

又曰昌門南有要離冢吳王闔閭既殺王僚而代之僚子慶忌亡奔衛慶忌勇捷過人恐結諸侯還爲國難伍子胥與要離爲行人要離弱而謀於王曰殺臣妻子刑臣左手要離因亡奔衛慶忌聞吳王暴虐如此甚信之遂與俱還國共襲吳王行及大江要離刺殺慶忌因亦自殺闔閭葬之於昌門南大城內齊門外有慶忌冢墓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合作此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冢李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似是後人陪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汶水西墓西有傳公墓東有四田墓傳云居榮廣布也墓皆方墓圍墳

戴延之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曾冢冢高四十餘丈東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有劉向墓泗水東三里漢大夫龔勝冢石碣猶存（耻事王莽之朝不食而死）

又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古石祠堂堂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記之

伏滔北征記曰姑熟九井山北十里有吳大將諸葛瑾墓墓墳猶存西北十八里直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其後計里名爲直瀆

續述征記曰太公冢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爲墳高十丈曾有發之者冢深數十仞得一銅椰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寔田和冢也和遷齊居於海上而別爲諸侯亦稱太公也○又曰宿預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劒墳樹則斯地也

又曰城陽縣城二里小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堯陽自漢迄于晉二千石及丞尉刋名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十一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儼然若新

皇覽冢墓記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外廣陽里

中王莽將使使者祠顓頊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之驪戎國今之所豊也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穿入地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珎怪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為鳧鶴機關轉相幹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為燈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工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照羊燔其椁後賊遂取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長陵孝惠帝霸陵諸陵皆用瓦器不為墳王莽之亂天下無道獨無災害孝景帝葬陽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詔曰無置從民令天下無騷動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義陵孝平帝葬康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反後置園如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去長仙醫惡託曰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仙狗吠雲中雞鳴天上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傍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絳帛民名為蚩尤旗又有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之身體異處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魯國薛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亭名奚仲亭

又曰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方八十步高七丈上平

又曰吳太伯冢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聚

又曰王子鼂錯冢在南陽鄂縣西

又曰夏育冢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繆公冢在甘泉宮祈年觀下

又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冢在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傳言防墳於墳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一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去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伯樂冢在濟陰定陶東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音紂）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冢在河南郡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聚孟嘗冢在魯薛城中

又曰文信君呂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先墓故其冢名呂母不韋死葬過於始皇矣民傳去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

又曰亞夫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臨淄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嘗君與齊桓公冢同處○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説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

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末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甎甓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礜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説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墓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堅四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圖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連埋隱軫狀如亂雲望之觀觀絶而復連小頻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雷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絶一高一下小頻則大起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支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没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不絶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蜿蜒若葬之出二千石凡依山作冢皆當立在山東爲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巍巍直上如闕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埋陵肥薄狀如肥馬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埋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瘠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

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埋武子埋

又曰凡葬於龍耳貴出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云漢世主

魏武帝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魏文帝爲漢帝置守冢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户詔曰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人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相趍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隨近十户蠲其役以供守視

宋高祖除楚元王墓詔曰夫褒賢崇德千載弥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隆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鄗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代而丘封依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絶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一

禮儀部四十

弔

周禮喪祝曰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又司巫曰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女巫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右如王之禮）○又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也）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也）

又曰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舡）

又曰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也）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illegible]而婦人[illegible]辟之復升堂矣[illegible]反而反之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又曰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illegible]）（蕢尚魯人也畫地為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辱命謂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又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禮弗內也（閽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更飾）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illegible]）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又曰邾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下棺也）孔子曰邾已慤吾從周

又曰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徒）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哭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為衰勤）

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

又曰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illegible]）主人曰臨（[illegible]君辱臨之辭）其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於民臣有恩之禮）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又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illegible]孺稚也之）以告舅犯（舅犯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illegible]）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

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

又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也）

又曰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又曰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爲彼哀不專於其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又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又曰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於西門（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與出也不設辭者[illegible]善也淑何不善言稱其君名若君痛之甚使某弔莫稱子某使人）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illegible]）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

又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

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君則其君爲主（君爲主嫌已也主人不敢爲主）（主中庭也西面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衣喪服未成服也既成服）

又曰邾人弔於巷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illegible]）

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又曰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君不足弔罪）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妾辭也）齊侯弔諸其室（偉言婦人有礼）

又曰將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豈特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又曰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又曰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二何故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又曰蔣詡自元帝遭父憂有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與席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舍往如舊也

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衆其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詣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至哀慟復幸城門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遂以水漬綿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王隱晉書曰何劭爲司徒薨養子岐爲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

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也

鄧粲晉紀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也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罪人爲天下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孔子曰禮乎孔子不荅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又曰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禮統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有喪之位哭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弔者毒也致有恩厚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白虎通曰檀弓記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

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嗚呼哀哉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有善遊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禍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馬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

符子曰陶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說苑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意益下官益高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世說曰顧彥先性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其慟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執孝子手而去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絰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出即中門外西面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阼階西面賓入即位皆哭哭止主人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謝玆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內諸侯弁絰緦衰

郭太別傳曰賈淑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弔之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又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裴楷別傳曰裴楷以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孤而沖天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裳弁絰有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衰裳弁絰異姓葛同姓麻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衾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二

禮儀部四十一

謚　諱　忌日

謚

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周禮曰太師凡大喪師其瞽而廞作柩謚（鄭玄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

又曰太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謚誄亦以太史賜謚）

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鄭玄注曰子事父無貴賤等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其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又曰死而謚今也昔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

又曰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名爲聲譽也先王論行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猶善也言聲譽雖衆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也）

傳曰無駭卒（無駭始爲卿未賜族也）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又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又曰楚恭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爲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之恭乎請謚之恭大夫從之

又曰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漢書曰景帝令諸侯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又曰賈山奏事曰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三四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者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

張璠漢書曰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曰宜爲貞節先生

又曰蔡雍嘗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雍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邕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王德不聞有謚叢朱二子各以衰代臧否不立故私謚也）

范曄後漢書曰夏侯恭善爲文章諸儒共謚曰宣明子牙以習家業著賦頌讚九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鍾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傅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干寶晉記曰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循軌則弈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宜謚爲繆醜

又曰太尉魯公賈充薨初充用韓謐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又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曰太康八年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陽男鄭亦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鄭亦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

晉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名則實稱不

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亦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彼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沈約宋書曰江智淵出爲北中郎長史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淵上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石柱謂智淵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

宋書曰劉康祖出鎮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士將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矢中頸而死於是大敗舉軍淪覆免者纔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百姓

王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又曰蕭（昕靖）素爲諸曁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　齊太尉王儉女又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又曰曇首卒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預寧縣侯謚曰文

又曰王晏爲吏部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大聖尼父告謚孔廟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魏任城王彰也）

梁書曰蕭子顯卒請謚手勑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又曰徐勉卒武帝聞而流涕即車駕臨殯皇太后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又曰蕭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傳學强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頗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

又曰蕭晫為晉陵太守晫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多猛獸為害晫在政（六年八月）遂息卒于郡初晫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僭乃謚曰僭侯

陳書曰袁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質

唐書曰開元中贈左丞相程行諶謚曰貞政王府長史裴子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説省之曰程裴二謚可謂謚之無愧也

又曰貞元中太常奏馬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大祖謚

又曰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謚曰思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敕請還本謚補闕高鉞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黷其典法乎

大戴禮曰周公旦為太師相嗣王作謚法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録之以為名也

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夏殷之前）謚法周公所為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有大行受大名謂之累行（累大也有大善若禹湯文武若）小善受小名（若宣若成其德微也）文經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禍亂其功大也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謚也

白虎通曰謚者何謂也謚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死乃謚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後可知也今世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一言為謚質者兩言為謚故湯死後稱成湯是明一言為謚也謚七十二品禮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慈惠愛民曰文剛德理直曰武天子崩大臣至郊謚之者何以為臣子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美者故之郊明不得欺天也

又曰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者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則夫人不得有謚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祿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無爵也號謚何法生稱父死稱反也

抱朴子曰上古無謚謚始於周家耳黃帝謚蓋後人追為之謚取其治世時行迹而已非黃帝群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寧肯追以仙謚黃帝乎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俶人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象（策曰日閏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崔駰章帝謚議曰日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録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又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

漢之在天也舉表折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目愚以宜上尊号曰章唐獨孤及謚呂諲曰肅嚴郢駁曰國家故事宰臣之謚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曰忠肅及重議曰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少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　文成景桓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参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彛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謚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若其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能果在乎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以謹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舊會寧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已來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莊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雍之審重王渾之器量劉恢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微一字二字以為之外降乎

諱

周禮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

之忌諱（志謂記也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禮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不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也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也謂庶人適士以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大夫之諱雖質君之前且不諱也（目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耳）大功小功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又曰二名不偏諱天子之毋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偏舉也）

又曰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又曰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

姊妹子與父母諱（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諸王父母以不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之

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卒於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政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竊鸞鳥為神雀

南史曰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又曰王亮王攸之子為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瓚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快快乃造坐去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卣傍安犬猶為犬傍安酋猷若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屐下牀跣而走瓚之拊掌大笑而去

唐書曰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顏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

世說曰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應諱

語林曰王藍田作會稽令人問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無復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議與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時議其可否禮官議疑無適準正聊率所見以論之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益明矣

忌日

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私（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言有所至於他以此日其哀心如喪時）

續漢書曰申徒（與屠字同）蟠字子龍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晉書曰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日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荅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唐書曰萬歲通天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將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屬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稱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軍樂是軍容與常不同請振作於事無嫌

孔叢子曰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家之忌日也故子順曰飲也禮雖衰麻見於君先生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輕矣

蕭廣濟孝子傳王脩字叔治北海人年十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脩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須臾欲作音聲王便去持箪往衛洗馬墓下

（彈馬）

語林曰桓玄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日然慟無度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三

樂部一

雅樂上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謂國子也古者言樂以教國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曰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又曰天子宮懸（四面如宮）諸侯軒懸（去南面餘三面其形如軒亦曰曲懸）大夫判懸（又去北面）士特懸凡樂鍾磬之半爲堵全爲肆

又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玄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謂以善物諭善事也道讀曰導也者言古以剴今）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又曰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卷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黃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又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又曰凡樂圜鍾爲宮夾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皆得而禮矣凡樂凾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又曰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肆夏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祴讀爲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有功奏章夏夫人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

禮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牛尾也文武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凡音濁者尊清者卑怗懘弊敗不和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君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樂由中出（和在心）禮自外作（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

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illegible]）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又曰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鄭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而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

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

以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利欲則樂矣至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極至也）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減猶倦也盈猶溢也）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樂以發情禮以理行之情溢而行儀則廢）（之謂之則使反違則自勉性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溢於聲樂不廢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得謂曉其義知其歸）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又曰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于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定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外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又曰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也

又曰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作肆夏示易以敬（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美此禮也）樂由陽來者禮由陰作者陰陽和而萬物得也

傳曰曹太子來朝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酒始獻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也）

又曰昔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也）驚而走出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四

樂部二

雅樂中

傳曰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也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無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哉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爲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險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也）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所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也）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韶箾者（舜之樂也）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又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樂名也）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也別祭群公則用諸樂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

識其行列也）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也）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

又曰晉與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歌鐘二肆（肆列也懸十六爲一肆三十二枚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大夫有功則賜樂也）

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不但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

又曰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貌）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皦如使清別之貌也繹如志意條達）

又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謂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盡善致太平）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爾雅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秦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又曰樂所以上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

又曰凡樂者使萬民咸蕩滌雅穢斟酌以飾厥性

又曰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

心也

又曰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行何隘也夫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下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得天下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叛之故身死國亡

漢書曰聲者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皃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　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又曰樂者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此先王立樂之方也

又曰樂者歌九德誦六詩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之也

又曰夫樂通神明安民庶故聽者無不虛己竦神悅而成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舉故詩曰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魏志曰太祖以杜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究研精遠考經籍近採故事教習講律備作樂器復先代之樂皆自夔始也

吳錄曰吳中呼周瑜爲周郎瑜精意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時吳人謡曰曲復誤周郎顧

宋書臧燾傳曰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使燾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燾卿欲此乎燾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

齊書蕭惠基傳曰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喜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後魏書曰元孚封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修之上表曰昔太和中故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已來置宮懸四箱筍簴十六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若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首和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居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響損除繁重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

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大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時復稱善

隋書曰文帝性恭儉不好聲伎嘗遣牛弘定樂帝曰非正聲雅樂清商九部四舞皆令罷之

又曰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鍾調寶常雖爲令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規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初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然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仍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逃寶常飢餧無人贍遂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又曰文帝開皇六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論緐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奏曰武王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所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乃解

又曰開皇中亡齊伎曹妙達安馬駒等以藝遊三公之家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達理郊廟樂成焉傾杯行天之聲萬寶常觀於樂署部伎樂中唯百濟樂清有歌人間謳謠之曲爲耳目之娛者不可勝載

唐書曰鄭從讜在汴時以兄廣誨嘗爲鎮師殁于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

又曰王涯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

樂命涯詞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丞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又曰乾元初上謂于休烈曰古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之器也人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集樂工考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者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三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群臣稱慶

又曰王孝傑檢察隨手變校律皆得變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而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沉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氣候萬子數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餘月建皆依運）行每月各以本律宮爲旋宮之義由斯著矣武德之樂漢就暴秦之從所作也言以武德除亂使天下樂行也四時之樂文帝之作也言以己節儉澤施於四海天下和平也

又曰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令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國爲唐國史補曰宋沈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沉考鐘律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五

樂部三

雅樂下　律呂

雅樂下

國語曰大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土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清濁相應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金磨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以節八風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與群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人衆亦家縱樂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備八能之士乃撞黄鍾之鍾擊黄鍾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乃

使八能之士擊黄鍾之鼓用馬革鼓員徑八尺一寸鼓黄鍾之瑟瑟用槐木瑟長八尺一寸吹黄鍾之律間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寸天地以和應黄鍾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請政所行請五官之符各受其貧聲之調者時承和則人主以礼賜公卿列士五日儀定天地之氣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德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日至之礼如冬日至之礼舞八樂皆以肅敬爲戒（八音者雲門五英六莖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黄鍾之音調諸氣和人主之音順則蕤賓之律應磬和公卿大夫列士誠信林鍾之律應此謂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顈容春秋釋例曰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五經通義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曰歌舞同處耶異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何以言歌在堂也以燕礼曰外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户以是明之

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鍾將出則撞黄鍾而右五鍾應之馬鳴中規律鶯若文御若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出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外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治則得顔色齊顔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声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虫無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告入也此言物類相感声相應之義也

又曰湯作護聞其宮声使人温良而寛大聞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声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声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声使人恭儉而好礼

白虎通曰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声音何声鳴也聞其声即知所生音者謂宮商徵羽也音飲也剛弱清濁和而相飲也音有八謂金石絲竹土木匏革　太平乃作樂　樂所以防淫者民飢寒何樂之防

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尚則有樂異則有禮

孟子曰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臣請爲

王言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百姓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墨子曰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脫弓張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韶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

樂命曰騶吾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樂逾繁者治逾寡自此觀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又曰齊康公有樂萬人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莊子曰北門成聞黄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聞之懼後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義建之太清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或謂之死或謂之生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此之謂天樂也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樂（俱曲曰之名也）楚邯鄲有蠻南曲者託之李奇諧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也（李奇趙之善樂者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山海經曰祝融生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

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四指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論謂之神解每至公會作樂荀心識阮意必謂之不調而阮口初無一言直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阮之妙解徵阮南還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故樂不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爲娛樂觀得失之節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士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

人或調律曆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終各得其宜也（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又曰上元者天氣也居中調禮樂教化流行揔五行氣爲一下元者地氣也爲萬物始質也爲萬物之容範中元者人氣也其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和合人之情以愼天地者也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物者也風元者禮樂之本萬物之首物莫不以風成熟也聖王知物極盛則衰暑極則寒樂極則哀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制禮作樂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風和雨露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聖人作樂繩以五元度以五星祿身以道德彈形以繩墨賢者進佞人伏（繩正也彈牽也　身正也彈劾也）

要覽曰桓君山曰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

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過已

風俗通曰案劉歆鍾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声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

華譚論曰夫無声者五音之祖无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情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撿得失稽清濁以接在士夫宿瘤嫫母經日而人不視者何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美而陳亡濮水以声好而國滅夫何媸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无節无窮則人不能防其行无節則中材不能制其欲是以爲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樂之效

以爲教也

阮籍樂論曰聖人之作樂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氣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吳楚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忻云終身之樂淫縱之俗故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氣發於中声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喜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声宜也

律呂

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以合陰陽之声者声之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

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也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母子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者也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声以爲樂器注云陽声屬天陰声屬地天地之声布於四方故書同或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

呂氏春秋曰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

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適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徵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歆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之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

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正十二律也

樂書曰雅樂部器隨律定聲合德其所也黃鍾之均則用黃鍾之器合大蔟之均則用大蔟之器是故旋宮法此聲律克諧則無借器度音咸取中聲協律是以三倍黃鍾而大至于雷霆謂黃鍾之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丈八寸則合雷霆之濁声也九寸而減餘四寸五分則應中宮之清声也惟當九寸是謂正聲而可協和神人感通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書大声依永律和声則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謂孤竹之管律應夾鍾聲與氣諧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應林鍾聲與器諧故感地祇而出陰竹之管律應黃鍾聲與器諧故感人鬼而至樂纂綦太昔管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問之於張茂先答曰此器與洛陽宮鍾聲相諧宮中撞鍾故鳴也若以鑢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也是故樂之制諧法度均聲得之毫釐失之千里故大樂之道與政通矣

古今樂録曰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代号知音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住並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

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才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和非月別暴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得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

樂部四

歷代樂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投猶蹀也）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又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和五音以韶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地名）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德與天合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命鱓先為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英英和盛之貌）帝嚳命咸黑作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倕有作為鼙鼓鐘磬吹苓展管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樂也）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谷之音以歌（質當為夔）乃以麋輅冒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鼓搜乃拌五經之瑟（拌辨）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道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害萬民侵削諸侯不用度軌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誅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六英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三淫剖心斷涉刳孕）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令周公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服象（殲）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純純離而復合合而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盛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牙始震（震動）凝寒以刑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定樂由此生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illegible]）小則志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illegible]）不詹則窕大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illegible]）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illegible]）大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illegible]）故大鉅大小大清大濁皆非適也桀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其樂不樂其民怨其生傷其生與樂也若水之於炭反以自外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

又曰帝顓頊好音乃令飛龍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帝嚳命咸黑作唐歌九招六列禹疏三江五湖命皐繇為

夏籥九成湯率六州以誅桀之罪命伊尹爲大護歌晨露武王以六師伐紂乃命周公作爲大武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樂書曰謹案禮記疏云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犧之代五運成立甲曆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繼德之樂故曰立基也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群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也黄帝樂曰雲門言黄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財德如雲出其門民可有於族類故樂曰雲門

帝系譜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樂既成天下幽微无不得理樂緯曰黄帝之樂曰咸池（池者施也道施於民故曰咸池）顓頊曰六莖（道有根莖故曰六莖）帝嚳曰五英（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堯曰大章（堯時仁義大行法度彰明故曰大章）舜曰簫韶（韶紹也舜紹堯之道脩行其道故曰簫韶）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大平故曰大夏）殷曰大護（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濩濩音護）周曰勺又曰大武（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韶者紹也（舜能繼堯之業）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駢讀曰頻頻猶比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各樂其所爲故不可合四家以爲一也）

樂苑曰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漢書曰樂家有制氏以雅樂声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記其鏗鎗鐘鼓而已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高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太廟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亂人声欲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皇帝獻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韋昭曰唐山姓也）曰周有房中樂至奏名曰壽人孝恵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儛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儛者曰本舜韶儛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儛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儛者孝文所作以明宗天下之安和也盖樂已所自作明者制也樂先王之樂

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儛以爲采德以尊世宗廟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儛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昭容樂者猶古之韶夏也主出武城德舞禮容樂者出文始五行儛儛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武不失節能以禮樂終也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父老相樂醉酒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童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善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是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欲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宫而望拜（韋昭曰以

（竹爲宮天子居也）

後漢書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帝受命中興撥乱反正脩建三雍肅祗禋祀德化巍巍比隆前代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舞名宜曰大武之舞謹採百官頌可登者歌一章四句以爲曲上從其議

魏志曰明帝時有奏武皇帝撥乱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爲魏列祖樂用章斌之舞

沈約宋書曰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舞而已始周舞曰五行漢高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高祖又作昭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又有雲翹育命之舞雖莫知其所從來然舊以祀天地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採文始五行武德貞脩爲文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世祖之廟皇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之樂曰正世樂加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即前代之辭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郊廟新歌其樂舞亦仍舊又改魏昭武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号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宜周樂名太常賀循荅去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者難以音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

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故太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習遺逸又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脩正鍾磬勗薨事猶不竟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乱莫有記者

又曰魏公卿奏曰烈祖未御樂舞非所以昭德著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彰明也臣等謹制樂名曰章斌文武之舞

又曰武帝泰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諸歌詩王韶之撰二十二章又改正德舞曰前舞文悅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建元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備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捴以德爲君章皇太后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中諸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歌伎舊並於殿設作廟祠依新儀主登歌人上殿絃管在下今元會登歌亦上殿絃管在下

梁書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和韻（初齊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諸履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牷雅左氏傳牲牷肥腯也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之獻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爲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天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斷水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

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涕景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亦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修風雅咸盡及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又曰陳武帝欲設樂有司議以武帝議爲非時頌聲名備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唯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決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慚伏

又曰周樂曰武曰勺武象武王能以武禁暴也勺象周公制禮斟文武之道也又有房中之歌后妃之德周備六代

之樂唯關六莖與五英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始皇改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用五行之色

又曰漢高帝改韶樂曰文始高帝好壽人之聲惠帝使太樂令夏侯寬合之簫管改名曰安世魏復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改安世曰正世晉改大韶曰宣文正世曰房中晉亂後正文舞秉羽籥皆宣文之遺法

又曰漢樂曰武德昭容巴渝四時昭德盛德大武雲翹育命武德昭容巴渝並高祖所造也武德舞人執干戚以象天下行武除亂也四時文帝所作以象天下太平昭德景帝作之以享太宗廟盛德宣帝作之以享世祖廟諸帝之廟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祖加武德而去四時勤祭高祖歌海泰龜龍又有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等歌以迎四氣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則歌朱明而兼舞

二舞光武平隴蜀尊郊祀高祖配享南北郊兼用五郊歌舞他時常亦如之魏武改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巴渝曰昭武雲翹曰鳳翔育命曰靈應晉改昭武曰宣武[illegible]晉亂唯巴渝存隋隸清樂部

又曰宋樂曰凱容宣烈並文帝所造至梁亡梁樂曰大壯大觀並武帝所造至陳亡隋樂以夏爲名舞曰大武文舞所造自東晉至隋揚服變名爲異其實不全殊也

又曰晉樂曰正德大豫並武帝所造武帝因漢魏舊儀制定會儀正旦夜漏未盡七刻設庭燎漏盡皇帝出鐘鼓作公卿奉贄幣訖太樂令跪請奏雅樂皇帝乃入詔受羣臣壽漏上二刻皇帝又出百官上壽酒太樂令跪奏請進樂鼓吹合作鼓吹令又奏請遷伎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始廢此樂宋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舞至齊亡

唐會要曰太宗七年正月七日製破陣樂舞左圓右方先偏後五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牙以像戰陣之形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舞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於是咸稱萬歲

又曰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

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

又曰貞觀中太宗幸慶善宮（在武功縣即高祖舊宅）宴從臣於渭濱其宮即上降誕之所上乃賦詩十韻（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埤端扆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畿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於樂府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兒童八佾皆）冠進德冠紫袴褶爲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時大常博士裴守真奏請曰竊惟二舞肇興吟詠貫九成之代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並謂守貞議

（是也）

又曰咸亨中高宗自製樂章十四首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並奏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樂部五

鼓吹樂　四夷樂

鼓吹樂

樂志曰何承天云鼓吹蓋短簫鐃歌軍樂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漢曲有朱鷺思悲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嵩上陵將進酒君馬黄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耶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黄鵠釣竿魏改十二曲爲之平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舊拜定功平南荆平關中應帝期邕熈太和晉武改爲靈芝祥宣受命征遼東景龍飛平玉衡因時運惟庸蜀天序金靈運夷苗畋狄弥田順天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業隨而改之以自揚其勳烈

又曰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以從軍也張博望入西京傳其法於西京初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晉以來有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落梅花黄潭子赤校楊望行人十曲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之常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唐會要曰大和中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捷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名曰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宇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俟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按周禮大司樂注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于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合奏凱樂以尊嚴之地鐃吹讙譁既無明文或乘備儀今請並從外門鐃吹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後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

路前導（周禮曰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鉞以布威[illegible]）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於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晉書曰衛瓘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又曰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

又曰謝尚累位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往諮事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副鼓吹給之

王隱晉書曰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晉中興書曰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郡立交趾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賓宜加威重故刺史輒假節七郡皆加鼓吹

齊書武帝時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

又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

又曰張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𡟎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

口自為鼓吹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南史綦母珎之貴倖珎之母隨弟欽之作暨楊令欽之罷縣還珎之迎母至湖孰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當人追從者百數

又曰桓崇祖初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後為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壽春崇祖破之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上勑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又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竹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橋宅生日有異光頂有五岳骨當還宅范雲聞鼓吹之聲雲蒙被出視乃高祖也雲乃深自結託

梁書侯景即位乃以廣御車載鼓吹槖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腳坐焉

又曰胡僧祐字顯果為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葺綴文詞又多鄙拙多被嘲謔自矜尤甚後隨伐侯景迴拜領將軍常以所加鼓部置齋中對之人或獻言此乃羽儀公望隆重不當如此答曰我性愛之人莫不笑之

陳書劉仲舉字德言為長安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降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外有簫鼓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

北史尒朱榮少時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當為汝耳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為樓上有翔鷺棲烏或為鵠形

又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柔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

唐書平陽公主葬特給鼓吹大常議婦人無鼓吹高祖曰往者公主於司竹園舉兵應義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功宜特加之

又曰中宗時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請從婚葬之日特進鼓吹宮官亦准此左臺御史唐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鼓）鼓有靈夔孔雀雕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

禮適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唯有宮懸而無案架故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豈容援於閨閫哉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君山絶峯高崿遠望以舟舡上有王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喜遲其到詔列鹵簿作鼓吹至閣而止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鼓吹爲治館舍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惣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舡粮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報也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晉摯虞新禮儀志曰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鼓吹新禮以禮吉事無凶事無樂宜除吉凶鹵簿凶服鼓吹虞按禮葬有客車郎吉駕之明文也徐廣車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

幽明錄曰晉臨川太守謝摛夜中聞鼓吹聲見潔日夜諸陰間不及存將在身後及死贈長水校尉加鼓吹

世說曰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俗說曰桓公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日已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爲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爲戰士愛糧也

王渾表曰吳國臨戰牙門將張泰黃辰騎督吳毋倪勇捍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泰辰已亡今倪獨在昔伐蜀有小戰功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吳二國而有未將鼓吹者臣愚昧謂聖詔賜倪鼓吹存録猛將以獎武人之力也

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黃軒

四夷樂

毛詩谷風鼓鍾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爲雅爲南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西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以爲籥舞若是和而僭矣）

周禮春官鞮鞻氏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歌聲

又曰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四夷之樂散樂野人爲之善者

又曰春官韎師曰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韎東夷之舞樂）

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曰東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

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後漢書曰永寧初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大奇之

又曰陳禪字紀山爲諫議大夫西南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之養

又舞四夷之樂明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

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方所以謂之昧者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於户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夷國或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歘忽樂府傳此末代猶在焉

風土記曰越俗飲讌即鼓拌以爲樂取大素圜拌以廣尺五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蹀地擊掌以應拌節而舞○樂部樂志曰龜兹起自呂光滅龜兹因得其聲樂記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圓鼓

都曇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娑伽兒舞曲小天疎勒監天竺起自張重華據涼州重四譯來貢樂器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彊舞曲有文曲康國起自周閔帝娉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狄伏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三殿農和大舞曲有賀蘭體鼻始末踈勒安國高麗並起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因得其伎樂會其聲疎勒樂器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笛簫觱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器箜篌琵琶五絃笛簫雙觱篥正鼓和銅拔等篇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

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舞曲有舞芝栖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揔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凉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或可汗之詞按今大角即後魏代簸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　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時歌詞華音與此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

唐書樂志曰樂安樂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

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羌胡狀

唐會要曰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綸之詞（驃國在雲南西南以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斂爲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然栗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子習此伎以樂后制使來獻都士美至南詔並皆見此樂）

唐會要曰南詔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等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皐以進時御麟德殿以閱之

又曰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樂曲至太宗朝伐其國盡得其樂（事見十部伎門也）

又曰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

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又曰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文宣愛之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皆來媵遂有龜茲疎勒康國安國之樂

又曰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變其本風矣其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焉

又曰疎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褾白絲布

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樂用豎箜篌琵琶五絃琵琶橫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雞婁鼓康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鞾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無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倮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至景雲二年左拾遺朝日宗諫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祭者曰不及百年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倮躰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勑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樂府雜録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於毬上其妙若皆夷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樂部六

宴樂　女樂

宴樂

樂志曰壽陽樂宋南平穆王爲豫州刺史所作也楊叛兒齊隆昌時有楊旻母爲師巫旻小隨母入宮及長后所幸童謡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西烏飛宋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思歸所作詞去白日落西山還去來上震樂梁武帝所作有七曲鳳臺桐柏方寸諸王龜金丹等梁地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七十里唱聲相杵以鼓聲也

又曰梁武篤敬佛法作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十篇名爲正樂陳後主尤重樂聲遣宫女於清樂中造黄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歌詞綺艷極於輕薄又造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艷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納刑樂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畱客闘百草汎龍舟還舊宫長樂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絶後高聲獻聖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又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曲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因稱四舞又煬帝更定清樂爲九部歌曲有楊叛兒來代樂舞曲有明君于闐佛曲有萬代豈等九樂以聲徐者爲本聲疾者爲解

唐會要曰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已來舊曲樂器製度并出語歌章古調與魏三祖作者皆被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苻堅滅梁得之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江南及隋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署商摠謂之清樂西涼等爲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矣后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憹白紵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龍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觀通當江南之中舞白紵渝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諸曲哇淫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典工伎漸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舊樂多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調聲已失云學於俞才生郎子亡後清樂唯歌一曲詞典詞典而音雅自周隋已來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琴家猶傳楚漢聲及清調瑟調蔡邕五弄調之九弄雅樂尚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國子樂用瞽師漢魏已後皆以賤隸爲之唯雅樂尚）

又曰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以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俱得之

又曰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為十部伎今亂與所載十部之樂與扶南樂依有天竺樂事見南蠻樂）其後分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大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有聖超千古道冠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八光聖樂玄宗所作自安樂已下每奏皆雷大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以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京樂最為閑雅其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其鍾磬以享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禮遂廢神龍三年八月勑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役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也又分為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數為樂以象之五龍池樂玄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經雨地化為池及即位以宅為宮故為樂以歌其祥六小破陣樂玄宗所作生於舊用四人數之金甲自長壽已下皆用龜茲樂人皆著靴唯龍池用雅樂而無鍾磬舞人躡履傍而行其樂章又有陣樂詞七首中和樂詞五首五方師子詞五首南部奉聖樂詞五首聖壽樂聖週詞四首聖奉樂詞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九首貞觀末有裴神符有妙解琵琶唯作聖雷奴大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大宗深愛之高宗末貞伎遂盛於時沖天后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諸舞尋亦廢之而已）

又曰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宗音樂分為東西朋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禮畢曲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卒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器者笙笛簫篪鈴盤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為一部工二十二人今亡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之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一人起雲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料）光聖樂玄宗所造也舞八十人烏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震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鍾磬以享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也）

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高昌讌清樂伎天竺凡十部）南蠻比狄國俗皆隋髮際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為將重諸樂咸之小寢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四十人被五綵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唐會要曰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定難曲御麟德殿閱試之

又曰汴州節度使韓弘進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又曰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表曰伏覩開元中天長節度日四海歡娛万年獻壽以臣下降誕之日有稚新之曲適遇之音因建成繼天誕聖樂一曲天數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凡上為德加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曲遍法二十四象而成一歲之功也不覩沾濡之音以作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先太常人劉附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於此中）

又曰顯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令所司修習舊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曰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名以其調高

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舊曲定爲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樂府雜錄曰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至駱谷聞雨淋鑾鈴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

又曰夜半樂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內難進軍斬長樂門關時正當夜半平難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

又曰黃驄疊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時所乘黃驄馬後因征遼北馬忽斃上嘆惜久之因命樂人製此曲

又曰得寶子者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甚謂諸嬪御云朕得楊氏如獲至寶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溆子者唐長慶初有俗講僧文溆善吟經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其音諧暢感動時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菩薩四聲乃撰成曲也

又曰楊柳枝曲者白傅典杭州時所撰尋進入教坊也

又曰還京樂者唐明皇自蜀返正樂官張野狐撰此曲

又曰道調子曲者因唐懿皇右樂工史敬約吹觱篥初吹道調懿皇右謂是曲子誤拍敬約乃隨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傾盃樂唐宣宗善吹蘆管自撰此曲內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命樂工辛骨咄拍不中上瞋目視之骨咄憂懼一夕而殞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後進入教坊遂改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室家子酷好聲樂落托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鄽遇一嫗持舊錦褥貨鬻康乃酬半千獲得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老曰何處得此至寶此是冰蠶所織若暑月陳於榻上可致一室清涼因酬價千萬錢也康老獲此厚價復與國樂追歡不三數年問費用又盡康老尋殁樂工嗟嘆之乃撰此曲也

又曰文郎神者天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仍籍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離別難終名怨回鶻

羯鼓錄曰宋開府孫沇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命坐與論音樂甚喜數曰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

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搉講論具狀條奏上宣教坊使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樂多言沇曾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又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沇對沇曰臣老年多病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要務舒遲衆工多笑之忽忿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道而忍欺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見之悉惴恐脅肩不敢正視沇懼禍辭病而退

左傳襄二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史記曰孔子爲政齊人懼犁鉏乃選齊國中女樂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魯城南皐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盧植字子幹侍講數年未嘗轉眄融以是嘉之也

魏志曰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妓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又曰曹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妓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又曰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置酒大會女倡著羅縠衣踏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遂奮衣出共立罷女樂請阜還座肅然憚之

陳書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隋書房暉遠傳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說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内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内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女人教習之

唐書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威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既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彰示群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墨子曰秦繆公之時戎強大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豣扞）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尊下卒生縛之未禽則不知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適也而因怒於牛羊之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絶

韓子曰晉韓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郭子曰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不與人同憂（注曰謝以安石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兩閣上窗幔宮人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於閣上作女妓數百衣皆絡珠璣鼓舞連倒琴瑟細伎畢備

漢晉陽秋曰晉文王與劉禪宴爲之作蜀伎樂傍人皆代禪感而禪語笑自若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雖使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何由併之哉

夏仲御别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女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

又曰仲御當正會宗弟承閙御曰黄帳之裏西施之孫鄭袖之子膚如凝脂顔如桃李俳佪容與載進載止彈琴而奏清角翔風至而玄雲起若乃攜手交舞流眄頡頏足蹈鞞鼓口銜笙黄冄裙赫以四厈素耀煥以揚光赴急絃而折倒應緩節以相佯遠望而雲近視而雪紆紅顔而微笑答朱唇而揚聲

世說曰魏武有一伎聲最清高而酷惡性情欲殺則愛其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百人中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向惡性者○俗說曰宋褘是石崇伎綠朱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閒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監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交作於堂下婦人被羅紈婢妾曳絺紵賢良曰古者彈箏鼓缶而已無妙要之音今富者鳴箏調琴鄭舞趙謳

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共出庭前觀忽有一流星直墮盆池冏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正入瓢中便飲之即覺有娠遂生桓温

世說曰王導作女伎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亦不止之

笑林曰某甲者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己輙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讃之己亦學人仰讃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着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若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去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舍滿座絶倒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樂部七

優倡　淫樂

優倡

春秋元命包曰翼星主南宫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沆太微而爲尊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宫中之樂優倡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殿上

上壽呼萬歲旃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故雨中立我雖短也故休居於是乎使得半相代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國之圖秦也

漢書曰枚臯善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多怪誕虛無不經有類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音安斤關中記曰善爲嘲戲故俗稱安陵嘲也）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爲人恭儉尤著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崇置酒設樂與弟子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人相對作優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常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道以履地紀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合山伎齊武帝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作莓苔石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後魏書太武既平河西得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琶竪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故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代[illegible]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于寘佛曲工人平上幘緋褶白舞一

人方舞四人白舞令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烏皮鞾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揔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抵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橦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熳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隋書曰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揔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惟宫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之而換易千變萬化曠

古莫儔跡于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内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西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　皆國主親來朝乃賀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内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着介幘黄絹單衣優問汝爲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耶是故入汝輩中以爲笑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宫於俳優侏儒而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房造爛熳之樂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幸德陽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來戲於庭畢入殿門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黄龍高丈八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以二丈絲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又踏局屈身藏形斗中鍾聲並唱樂畢作魚龍蔓延黄門鼓吹三通

賈誼連語曰衛侯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君守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戰乃潰門而出走翟人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梁元帝纂要曰古豔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又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假作獸以戲）高絙鳳皇安息五案（並石季龍所作見鄴中記）都盧尋橦（今之緣竿見西京賦）丸劍（丸一名鈴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見李尤平樂觀賦）跟挂腹旋（並緣竿所作見傅玄西都賦）吞刀（見西京賦）吐火（見西京賦）激水轉石漱霧扛鼎（並見李尤長樂觀及傅玄西都賦）象人（見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怪獸舍利之戲（並見西京賦）

列子曰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鷰戲者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異伎干寡人伎無用適寡人歡心彼必聞此而進乃拘而戮之鷰戲若　絕倒投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橦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兒作獮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猨騎

樂府雜録曰弄參軍始因後漢舘陶令石躭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禄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

由此

大周正樂曰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自是歷世有之唐高宗惡其驚俗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

唐書樂志曰睿宗時婆羅門樂人倒行而足舞極銛刀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立其腹上終曲而無傷又伏伸其手足兩人躡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漢世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盤舞詩云妍袖夌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盤舞伎梁又有長蹻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劒伎吞劒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今又有弄椀珠伎弄丹朱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

又曰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脩丈八出水遊戲煇燿日光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揔名百戲江東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鼈食齊王卷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足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爲秘書省正字年方小形狀獰劣而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爲施粉黛與之巾櫛上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以賜晏時有公孫大娘者善劒舞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士謂之春秋設大張伎樂雖小大優劣不同而劇其華侈遐方僻郡歡縱亦然

樂府雜錄曰大面出於北齊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皃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常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聲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俗爲之蘭陵王入陣曲

淫樂

左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經異義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五聲重之音使人淫過也）

又曰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立王頹王處于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子國蔿國爲上客）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一曰諸大夫徧舞）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也）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二門王城門）殺子頹及五大夫王乃入

禮記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又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

又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

論語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

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

域闕之樂聲曰廣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宋書曰廢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群生之流放故天子達於士庶未有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士從之以哀思擾雜子女蕩悅淫志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爲瓌瑋會同享覲則以吳趍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疏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揚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物敗俗莫不在此

隋書曰裴蘊揚帝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孔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臣至是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

國語曰平公既作新聲（新聲師涓新聲者也）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衰矣樂以開山川之風燿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宣其德各有風類也作樂各象其德韶夏護武之謂也）風山川以遠之（謂浮以通山川之風傳以遠其德也）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邇近）

說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

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泆流湎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宮造爛漫之樂

呂氏春秋曰音樂之所由來遠矣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樂）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歡不樂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爲巫音高誘注曰男曰覡女曰巫

華桓譚新論曰夫不翦之室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龍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

樂說曰聲放散則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驕逸則萬物荒散商聲欹散邪官不理政壞刑罰不法而威令不行角聲憂愁爲政虐民民怨故也民不安業猶君失政徵聲哀苦事煩民勞君淫佚崔氏云由君邪民苦於役羽聲傾危則國不安崔氏云賦徭重其民困財物匱

梁元帝纂要云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激楚亦曰結風也）

唐會要曰調露元年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真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數月太子廢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

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効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以爲數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常於安樂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可及常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乃金翠也宰翊曹權中尉西門季玄屢諫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彥昭奏逐死於嶺表）

開元傳信記曰唐開元末年涼州進新曲上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玄宗徵其故憲曰此曲雖嘉且有闘焉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括於宮商也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夫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莫不兆於斯曲也洎禄山南犯玄宗西幸方明寧王審音之妙也

大業記曰安公子是隋煬帝將幸江都宮中所撰時樂工笛中吹此曲其父疾廢於卧內聞絃然流涕問其子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謂其子曰宮者君也此曲雖在羽調後有一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迴耳可託疾勿去其精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

樂部八

歌一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葉兗言歌聲如柯也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尚書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正也奉天命以臨人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理功乃起百王之業）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安以成其美）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畧曰君如此則臣懈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脞音倉果反）

又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六府三事之功九壞在此三者而已）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毛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屨園有桃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又谷風四月曰君子作歌唯以告哀

禮記曰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其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能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能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周禮春秋太師大祭祀師瞽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瞽矇也）（音謂琴瑟歌依詠詩也）

左傳哀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　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又曰昭十三年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謂不敢）

又曰哀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又曰襄四年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室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

論語曰夫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曰其重句施於禮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以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又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忽有流星至於祠壇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歌曰太一貺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今安疋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蒲梢為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所校童者紂也民為流涕

又曰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髡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

王曰會有獻歌者未及言之也

又曰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兮曾無我嬴且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立為后

又曰文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山作歌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又曰項羽軍壁垓下兵食少盡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時歌也）項王乃歌曰漢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項王乃悲歌忼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武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又曰孝惠帝所教歌兒百二十人有缺輒補

又曰田橫齊王建之親族也秦滅六國田氏悉為庶人高祖遣韓信破齊後定天下田橫乃與五百人深居海島高祖即位遣使者徵之橫與將士俱至尸鄉亭頓止橫乃會躍自刎而死從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挽歌起於此

矣

又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又班固頌論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絲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又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高帝崩皇大后迺令戚夫人髡鉗衣赭舂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鴆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名曰人彘

又曰漢以江都王女昭君妻烏孫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絕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氊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悲思兮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又曰燕王旦謀反事敗王憂懣置酒万載宮會賓客群臣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兮固知中國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歌曰髮紛紛兮不暇梳骨籍籍兮枕在壚母求子兮妻求夫俳佪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又廣陵王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有實使者及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王自歌曰空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注云聲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祭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東觀漢記曰朱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之

後魏書曰鄭道昭字僖伯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於方竹堂道昭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王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地闢率土來賓兮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戈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知大化兮光四表

吳書曰留贊初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乃進戰

晉書曰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適市藥大尉賈充問曰卿能土地曲乎統曰百姓懷君恩作慕歌爲孝女曹娥作河女之章爲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之充曰善乃

以足扣舷舡引聲嘯唳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激天雲雨響集支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泣交下即謂伯姻高行在目前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

又曰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疏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酣歌之聞者流涕

又曰應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君歲寒不彫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又曰山簡放誕好酒嘗止襄陽習公池日晚醉歸自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

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晉陽秋曰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中典農會暮次父老故舊讌飲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摠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鄧粲晉紀曰太子洗馬郭訥字敬言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知崇笑卿不識曲那得言佳訥答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姓名然後知美崇無以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初苻堅二十五年滅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與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乃出冲冲卒爲堅賊

又前燕録曰慕容廆父涉歸分户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鬬傷渾曰馬飲食水草鬬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鬬起於馬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十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日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及儁僭號以爲輦後大曲

孟嘉別傳桓溫問嘉曰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晉書曰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輌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

元乎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齊書曰蕭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也

梁書曰羊侃有妓孫荊王能反要帖地銜得席上王簪初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唐書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又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習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

覽五百七十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樂部九

歌二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彈劒孔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季桓子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圣又不致膰（祭肉名也）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作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歌汝爲我和其和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自見而問焉何故而乞與之語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躰而分得同血氣與而異息若莽草之華實樹木之有根心離處而通憂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塗山恐時日暮吾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證也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塗山女

吳越春秋曰採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乃作苦何之歌辭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採葛以作絲

又曰越王入吳與諸大夫別於浙江遂登舡徑去終不反頭越王夫人乃按船而哭復見啄江涯之蝦飛去者復來哭訖即承之以歌其辭曰兩飛烏兮截作截何居食兮江湖水中出子曰蝦去復反兮嗚呼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中年過兮何辜離我國兮入吳妻爲婢兮夫爲奴歲昭昭兮難極冤痛悲兮心惻嗚呼哀兮不食

越絕書曰伍子胥走至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衆人知之即歌而往過之曰炤炤侵已施於子期甫蘆之子胥從復歌曰心中悲日已施子可渡河不出爲舡到即截人舡而伏

戰國策曰齊人馮煖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受之有頃倚柱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又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遊蘇門山有隱者若籍對之長嘯蘇門生莞尔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籍乃假蘇門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曰歌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霣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帝王世記曰舜恭己無爲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

尚書大傳曰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始於政竟樂）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譈然乃作大唐之歌（讙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招韶皆樂舜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廱也）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也）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

（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之以酒則爲亞賢也矣）樂正道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尚考猶言古考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也謂祭大室禮先爲虞賓之也）至今衍於四海（衍猶溢也言堯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義溢滿四海也）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和賁之明若也）禮縵縵兮（製化慶處）日月光華旦咸旦兮（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長乎歌之軒乎儛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躍踊於其淵龜魚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

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又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而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山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而不復自嬰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身者也太公兼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孰識之哉乃歌曰大道隱兮禮有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說苑曰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和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歌於室不輟

又曰子桑戶孟子反禽張三人相與友有間而子桑戶死相和而歌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是惡知乎禮意也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乎巨室而我哭之是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夏侯玄辯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衮之頌

古今樂錄曰周文王時鳳凰銜書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堯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又黃帝堯之世民樂無事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以作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有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群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群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時有娥之覆以玉筐少選視之鵲遺二卵五色北飛遂之不反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於東陽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來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

孔甲取其子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及成人幕動折斧破斬足孔甲爲作斧斤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殞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從宅西河追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此蓋四方之歌也

又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徒步不與方遠交通衣食財得自足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杓毎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以操飲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摇動歷歷有聲許由尚以爲繁擾取而棄之以清節約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璽禪爲天子於是許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禄位也放髮一優游所以安已

不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有愧還以狀報堯堯知許由不可動亦已矣夫於是許由以使者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樊堅見由方且洗耳問之耳有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尊位何爲惡之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當作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方且飲牛聞其言而去耻飲子之下流於是許由名布四海吾旣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嘆彼唐堯獨自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余欽明傳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弃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其後許由死遂葬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名昌昌即文王也古公寢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我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古公卒乃還奔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詠優游仰覽俯觀求膏腴之處遂適于吳舉以仁義化以道德荆越之人移風易俗成集歸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賓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季我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宫館徘

徊臺閣旣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别垂思南顧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又曰拘羑里者謂紂拘文王於羑里也文王未能政候時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賢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君宜慮之紂曰冠雖弊宜加於上屨雖新宜處於下文王雖聖安可慰我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於羑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顚宏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瞻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者言欲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内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歎曰嘻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進

曰是西伯之宝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諸跛侯者長鼻决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譖之文王在羑里時演八卦以為六十四作鬱尼之辭援于石困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章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乱聲色信讒言兮闇闇之虎使我囊兮幽閉牢獄誰其言兮無辜桎梏誰所宜兮講我四人皆憂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遑迄命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不丧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乱誅逆王兮

又曰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慱達進准見方來却覩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為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於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隱於山岳後有達莊周於湣王遣使賫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絲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乃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腹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凉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長

楊泉物理論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吳人好作汝歌頗能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為汝作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琴操曰王昭君齊國王襄漢元帝時獻入後宮帝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黄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既得升雲遊倚惟房志念幽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鷰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樂部十

歌三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焉開始歌九招招於大穆之野（上美人於天帝得大樂下也）帝俊八子是始爲歌（帝俊即帝舜也）

太元眞經茅盈內紀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外天是時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楚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澗其俗敬鬼神於夜必（作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俗人祭祀之禮其辭鄙陋爲作九歌之曲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侍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於敗亡以論人之進退當有節奏

又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因尋問之乃其妻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王郎能歌謝公甚欲聞之而王既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向王說謝公意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度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土山上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兮搴洲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樹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舉繡被而覆之

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劉向別錄曰漢興已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辭序曰楚妃歎莫知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者唯楚姬焉故爲歌辭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穆天子傳曰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又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音普悶反）黃之澤其馬歕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曲曰大象雖云寥我把天地戶披雲汎靈輿倏忽適下土泰真靈中唱始知風塵若頤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洞清音零朗乃奏步玄曲其辭曰黃渺眞道騰步玄登天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眞人列如麻流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闢林闕碧堂啓瓊沙丹臺結空構曄曄生露華誰言終有終扶桑不爲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其辭曰晨登太霞宮挹此玉水蘭夕入玄圃闕採藥掇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抱景雲味之當一飡朝發漫汗府暮宿鈎陳垣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召欲殺之津吏女娟持檝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酒飲沉醉至於此矣妾願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檝少一人娟願備員用檝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歌曰昇彼河兮西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爲夫人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言使就役入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声殊妙太祖大悅

淮南子曰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拙也聽各異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毛詩曰我任我輦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褐單衣長止骭生不逢堯與舜禪終日飼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哉

韓子曰宋王築武宮謳倡行者心歡築者不倦王召賜之

對曰臣師射稽之謳賢於吕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甚倦王惟問對曰王試度其功美四板射稽八板甚堅美五寸射稽二寸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可與言者試往評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而歌曰先生曾不悔乎行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列女傳曰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亡飛鳴尚然況於貞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

韋昭洞曆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又曰賈佩蘭說在宮中時常以絃管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趍良時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雲之曲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來也

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候王毋王毋至與宴歌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毋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旁梁草樹枝葉皆動歌之感也

張華博物志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歸

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阪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黃閔武陵記曰有綠羅山側岩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岸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峩峩朝日麗兮陽岩落景梁兮陰阿鄣壑兮生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清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乘舡從下過見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甚妍而莫之所由故名歌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遼之歌（錄曲說力壇辯辯異釋重也）僮隸於月下撫掌發烈謠（以美齡）

魏太山泰州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吐溜於中嶺泉亭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消會皆注有人昇此而歌

紀義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去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析薪於此女坐泉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毋云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湧迴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要室而善歌聞者莫不灑泣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困命鄉里六七人與上山穴中隣人辭歸老人歌而送之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餘音傳於數日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樂部十一

歌四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我皇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此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接爲鴛鴦

崔琦四皓頌曰昔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坑黜儒術詩書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滅哉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樂志曹植嘗爲琴調歌曰于嗟此轉達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七阡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妻姿豔光覩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君子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撫絃而爲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郎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日將暮兮華髮衰

魏文益繁欽書曰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璅始年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祖于北園博延衆賓遂奏名倡世女頂更而至厥狀甚美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衆倡騰逝群賓失席然後修容飾粧改曲變度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商風振條飛霜務成霜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綱羅韶護囊括鄭衛者也

繁欽牋與魏文帝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自上呈見果如所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誠有自然之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美曲常均

國史補曰李衮善歌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爲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衮被衣而出滿座皆笑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囀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乃羅拜之

樂府雜録曰踏搖娘者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皃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夫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号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又曰開元中有人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進入宮因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年延歿後千載曠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萬衆諠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慢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義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欄於小河上忽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省之因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終於狹斜間

又曰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發至喉乃憿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又曰大曆初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也）青於街窻中聞其歌喉寥亮仍有美色即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紅如何紅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非新曲也即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

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絕上嘉歎久之即贈昭儀

又曰韋青本士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自巴蜀迴因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盖亹思道之詞也歌歇上問有舊人乎逮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弟子也其夜上復與乗月登樓左右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覷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於人閒者益加怨切焉

又曰樂工李龜年特恩寵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外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爲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劉叔敬異苑曰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豊相沈道襲共飲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去花盃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

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婉便還去

搜神記曰淮南王安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王曰群娥子復來也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王驚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之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過北斗兮驅乗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幽明錄曰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灯火因投寄宿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又曰吳縣費升爲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塚哭日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

至夜外彈琵琶令歌女云有衰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遘良契寄忻霄夢間中曲云成公從義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下曲云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神交雖未久中心已綢繆寢處向明外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獵人至群狗入屋於牀咬死成大狸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韓重乃學於齊魯之閒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亡葬閶門之外重三年歸聞其死哀慟至玉墓所玉忽見重與言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辭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

續搜神記曰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着赭布袴布褶在草中相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又有清歌高歌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韓詩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外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嚳時善歌者見呂氏春秋）秦青（響遏行雲聲振林木）薛談（秦青弟子）韓娥（齊人聲響遶梁三日已上三人列子）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堂而齊右善歌）瓠梁（見淮南子）曹人虞公（見劉向別錄）李延年（見漢書）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辯綠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並見襄陽耆舊傳及梁元帝纂要）八闋（葛天氏之歌見呂氏春秋也）唐歌（帝堯之歌）南風卿雲（並虞舜歌）晨露（湯歌並見呂氏春秋）漢歌曲有大風（高祖所作）芝房白麟朱鴈交門天馬房中（已上並郊廟歌見漢書也）盛唐樅陽（武帝歌見漢書）瓠子（武帝臨決河所作歌）玄雲步雲（西王母歌見漢武內傳）古樂府有歌行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魏武帝作）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後緩聲歌行櫂歌行鞠歌行放歌行恭歌行陳歌行

又古今樂錄晉宋已後歌曲有謠諺歌楊叛兒歌（南齊有楊昊母爲巫入宮童謠呼爲楊婆兒婆轉爲叛）扶風歌（晉劉琨作）百年歌（晉王直沖陸機並作）白日歌（宋武收之所作亦日暮歌其歌曰白日落西山）九曲歌（宋何承天作）採葛婦歌（古越人作）桃葉歌（晉王獻之所作）同聲歌（漢張衡作）碧玉歌（晉孫綽作）四時歌（出於子夜）子夜歌（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上聲歌（亦名提性哀悲之古曲）白紵歌（起於吳孫皓時作）襄陽白銅鞮歌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玩所作）歎聞歌（晉穆帝初歌畢輒呼歎聞因以）爲名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芳姿有私愛甚篤苦撻捷之婢素善歌而珉之好捉白團扇因見珉之歌曰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願得隨郎手因風從方便後人因歌之丁督護歌宦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

殺府內督護丁旿收殯斂之逵之妻晉公主呼問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爲曲焉懊惱歌崇安初人間訛謠之曲又云石崇爲綠珠作古有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宋太祖謂之中朝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四

樂部十二

舞

毛詩甫田賓之初筵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又宛丘東門之枌刺幽公也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歌舞於市井爾

尚書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

又顧命曰胤之舞衣在西房胤（衣國曰胤國所舞者衣中法制）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建師及鼓譟前歌後舞

禮記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

又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者也）總干而山立（總持干楯山立不動）也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理也皆坐以象其人舉事）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理）六成而復綴以崇（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為節也武舞戰也象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也）

周禮曰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伎帗者）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炎熱氣也）春官樂師掌教國子小舞（謂以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篇成童舞象大夏也）凡舞有伎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伎舞者金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以伎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也人舞所執以手袖為威儀也）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舞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曰冬亭羽籥詩曰手執籥右手秉翟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相恒為之節）賓饗則亦如之

又曰地官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也夷樂四夷之樂）也

左傳隱公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又莊公曰王子頹樂及徧舞

又昭二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又隱公曰考仲子之宮將万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已下公從之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宮側而振万夫人聞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論語八佾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

史記曰沛公（見羽鴻門項莊入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沛公

又曰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後三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師經撫琴魏文侯就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經曰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悅掛琴於室爲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詔御史蓋聞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廟始奏文始五行之舞

漢書曰李陵在匈奴置酒與蘇武別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屬之

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又曰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賀酒酣樂作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鬭一坐皆笑蓋寬饒劾之長卿爲列卿而爲沐猴舞失禮許伯爲謝乃解

後漢書曰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清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又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

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舞名

吳書曰陵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避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上之也因操刀持楯以身蔽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中洲

又曰陸遜破曹休上與群僚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鼲子裘賜之

又曰陶謙爲舒令郡守張磐謙耻爲之屈磐若舞屬謙謙不爲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宋書樂志曰鞞舞之由來未詳所起漢代已於讌享用之矣故曹植鞞歌漢靈帝時有李堅者善鞞舞遭亂播遷希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故知異代之文未必相襲也

後魏書曰嵇康生性氣麄武元又憚之康生知之亦懼不安肅宗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文武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書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賜禁

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晉中興書曰殷融弘遠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甞以事務爲懷

齊書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盖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服朝衣而足綦躡履於是去筆

江表傳曰孫權請顧雍父子及孫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極忻譚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爲恃恩謙虚不足損吾家者必汝也。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悅舞蓋出於三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也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九音樂以舞爲主自黄帝雲門至周

大武皆太廟舞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今皷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阿那動容轉面（[illegible]）便娟擬神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也）弱髮若結旌（卷而髮言）騁馳若騖

周穆王傳曰有偃師者縛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國史補曰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中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必有爲也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始爲舞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王者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佾八人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所以因陽氣而達物也

續搜神記曰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甞至田舍收稼在場上忽有一人長

一丈黄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甞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尋逐徑向山山有穴纔容人即入穴何亦隨之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盤酒食器也而名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酒食之間而其智不及遠如器在手也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十二年攻烏桓蹹頓一戰斬蹹頓首繫馬鞍於馬上抃舞

三巴記曰閬中有渝水賨民鋭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王子年拾遺録曰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婉妙絶曠古無倫或行無迹影或經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在側時有風欻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屬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若鸞翔而歌聲輕下乃使伶人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加焉其舞曲一名縈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次曰集羽言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曲游懷言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

晏子春秋曰晉與攻齊使范昭往觀景公觴之范昭請公之弃酌公曰諾告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起舞太師曰我不習昭曰調成周之樂吾爲之舞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趍而出公問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禮也

欲慙吾君臣公問太師太師曰成周之樂天子樂也昭人臣而舞之臣故不爲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欲犯其禮而太師識之

吕氏春秋曰陶唐氏陽多滯伏民氣鬱閼故爲舞以宣導之

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鮮衣帽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雜録曰開元二年上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明皇在位嘗令教舞馬四百疋分爲左右部目爲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鬃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皃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明皇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禄山嘗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十疋置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雜於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大享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厮養輩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厩吏遂以爲怪白承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益整而鞭撻愈加終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曰暴逆而終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宫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常乗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常馳逐從禽今何不爲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

悲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楊貴妃遇之甚厚亦游於國忠及諸姨宅上至華清宫復令召焉舞罷阿蠻因出金粟裝臂環云此貴妃所與上持之悽惋出涕左右莫不嗚咽

又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鷰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劒氣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

又曰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

古今樂録曰白紵舞案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晉俳歌曰交交白緒節節爲雙吴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即白紵也

釋智匠古今樂録曰大壯之舞曰武舞大觀之舞曰文舞

通禮義纂曰漢儀拜陵食畢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親行奠獻及薦服玩禮畢再拜辭退而已拜陵奏舞漢代禮也

又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已來臣受恩皆以手舞足蹈以爲懽喜之極也

唐會要韋萬石曰武舞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靜關中三變象東夏賓伏四變象江淮寧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位崇象六還振旅

又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任雅許圓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雄上官儀等讌于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親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也

又曰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勑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太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沈志曰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皆陳於殿庭楊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沈曰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也

又曰公莫舞今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莫害漢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也

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歌亦五篇又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舞歌辭猶存舞並闕鞞舞即今鞞扇舞也今謂巴渝是地名鞞扇是器名也

曹植鞞舞序曰晉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案杯槃舞今之齊世寧也

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

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

宋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舞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

樂部十三

鍾　錞于

鍾

釋名曰鍾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說文曰鍾秋分之音物鍾成也

易通卦驗曰人主冬至日縱八能之士擊黃鍾之宮則人主敬善公卿大夫誠信

禮記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　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又樂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聽鍾聲則思武臣

周禮冬官鳧氏曰鳧氏爲鍾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由意也）鍾已厚則石（大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大薄則聲散）侈則柞（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震（掉則不正）鍾小而短則聲疾而短聞（疾則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舒則安安則息）

又曰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又曰磬師掌教擊編鍾

又春官曰鍾師掌鼓金奏（擊金以爲奏節金謂鍾鎛也）

左傳襄二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又襄六年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其君以在此也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也）

又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而未已

又曰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注曰肆列也懸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又昭五曰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無射鍾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樂天子之職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鍾聚也）以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也）槬則不容（心不堪容也）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

又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爾雅大鍾曰鏞其中謂之剽（音瓢）其小者謂之棧（音醆郭璞[illegible]曰鑮一）

歸

國語曰晉克潞之役　魏顆以身却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之景鍾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爲和今民莫不怨恨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臣不知其和（讃）（曰大林無別也）

漢書曰高祖廟有十鍾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後漢書鄭司農曰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也舞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懸之

魏志曰初漢鑄鍾銅工柴玉巧意多所造作杜夔令工鑄鍾其聲清濁多不法故毀改作玉甚厭之白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

晉書裴頠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鍾鼙磬以備郊廟

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聲如雷俄須崖崩有銅鍾十二

趙書曰將軍張弥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鍾猛虡九龍翁仲銅駞飛廉鍾一没盟津中

蕭子顯齊書曰張瓌字祖逸吴郡吴人父永右光禄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爲太極殿前鍾聲嘶永荅曰鍾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十六國春秋曰石勒耕輒聞鍾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勒至平原常在平人師驩家爲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際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又聞皷角之聲勒又告諸奴又聞之因曰吾初在家恒聞如是諸奴白驩驩奇而免之至是衆歸焉

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似夾鍾也

管子曰黄帝作五聲以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三曰黄鍾洫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帝五聲旣調然後作五行

尸子曰鄭公謂子産曰飲酒之不樂鍾皷不鳴寡人之性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也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産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盗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公之好樂也雖抱鍾而朝可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城西北二面帶河河中對城西北角水涌起銅鍾翁仲頭髮常出水上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髮不復出唯見水異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城内大司馬門外爲賊所徙當西入關至此而没

吕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爲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日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慎子曰魯莊公鑄大鍾曹翽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鍾大君何不圖之

鬻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之政曰教寡人以義者擊之鍾

韓子曰叔孫相魯有子曰孟丙豎牛妬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之請又欺之曰吾已爲尒請之矣使尒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遂怒之丙出奔齊

尸子曰鍾皷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况人乎

晏子曰景公爲大鍾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鍾將毁之撞之果毁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鍾大不以禮故曰將毁仲尼曰鍾大懸下氣上薄故曰將毁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毁

韓子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鑄大鍾遺之方車二軌仇由大悦除塗將内之赤章曼支諫曰此小所以事大也今以大事小兵必隨之仇由君不聽曼支因斷轂而馳至齊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許慎注曰刻虡爲九龍懸鍾也賈子云毁十龍）

鏠
又曰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許愼注曰
族聚也鍾聲如雷震雉皆應之
又曰孟秋之日西館御好白色白絲撞白鍾故處西宮
又曰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磬石也音清明）
鐽鐗（而）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
山海經云豊山有鍾霜降則鳴
又曰炎帝之孫伯崚伯崚生鼓延是爲鍾
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始奏之曰
咸池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未央宮殿前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對曰有兵氣上更問東
方朔朔對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聞銅土之子以陰

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三日
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耶縁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鍾六枚父老云曾有
欲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絙挽之鍾聲震地咸懼不敢復犯
陸翽鄴中記大面廣外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
或作鳥獸繞其上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鍾六枚
上有文古科斗書人莫能識
晉潘岳關中記曰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陵鍾在長安
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陽重不能致懸在清明門門裏道南
其西者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顓頊居位文德者則錫以鍾磬武德
者錫以干戈
戴延之西征記曰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形瓌紐作師子
頭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二丈厚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
小面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周繞其外
唐雜制曰九私家不設鍾磬三品已上女樂五人五品已
上不過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吳時於江水中得鍾有百餘字募求讀者並
無人曉
樂什圖徵曰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
鍾調則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禄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位有
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鍾宋均注曰不過
能謂量能授爵也有罪鳴鍾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用
金聲也鍾者時之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
無節度則萬物亡
異苑曰魏時殿前鍾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説苑曰鼓
法天鍾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傳玄歌辭
曰雷師鳴鍾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聽王父吟東廂
三禮圖曰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筍虡爲編鍾特懸者謂之
鎛
又曰鎛鍾之大者也形如鍾但大耳其在虡亦一枚而已
三輔黃圖曰始皇虡高三丈鍾小者千石
通禮義纂曰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軒懸三面歌鍾三肆判
懸兩面歌鍾二肆特懸一面唯磬而已
又曰圓鍾夾鍾也於位在卯氣生於房心爲宮天帝之明

堂故奏樂先奏圜鐘爲宮

又曰駕入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者案蕤賓位居午午盡陽陽主動象王自外動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東廂應者東爲陽陽主動明以靜主動使之相應也駕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位居子子爲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者西爲陰陰主靜明以動告靜使之相和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會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寸二分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岳命郭璞云恐懷袞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人

又曰陝州黃河有銅鍾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陰雨之日輒鳴聲響悲亮行客聞之莫不愴然

又曰晉中朝有人懸銅爲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打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可錯令輕則韻乖自止

古今樂録曰高廟中四鍾皆奏時廟鍾也重十二萬斤明帝徙二鍾在南宮

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鍾薛綜注曰天子出則鳴蒲牢海中大魚名鯨海島中又有大獸名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大鳴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擊之者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鍾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銅鍾相對鍾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唐書曰唐太宗召張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号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

錞于

周禮曰以金錞和鼓

宋史云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後周書斛斯徵遷太常卿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引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歡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樂書曰錞于者以銅爲之其銅象鐘頂大腹揜口弇上以伏獸爲鼻內懸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

又曰凡金爲樂器有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鎛曰錞曰鐲鐲曰鐃（奴交切）曰鐸（大各切）鎛如鍾而大錞于也圓如椎頭上大下小所謂金錞和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爲鼓節鐃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樂部十四

磬　琴　箏
筑　準

磬

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寋郭璞曰毊音囂以玉飾之

禮記明堂位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

又曰諸侯之宮縣而以白牡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

周禮春官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磬師掌教擊磬

又曰鳧氏為磬也

毛詩那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尚書曰徐州泗濱浮磬孔安國注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

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避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

國語曰魯飢臧文仲以玉磬如齊以糴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阜擊磬鸞鳥應磬而舞焉

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設擊軒懸擊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陳書曰吳明徹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

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簨簴謂之編磬在東方曰笙磬在四方曰頌磬

山海經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

又曰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萬物之成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洞冥記曰漢武帝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也

王韶之始興記曰縣下流有石室內有懸石扣之聲若磬響十餘里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衣絲擊磬石

又曰禹以五音聽政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

代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宋衷曰堯時人）

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其博為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玄

（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也鄭玄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摩其端（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又曰磬師掌教擊磬（教視瞭者亦編於鐘也）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鄭玄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賓講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二樂皆教其鐘磬）

通禮義纂曰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造小磬宗廟殿用玉郊丘用石本法堂上樂以歌爲故名歌鍾歌磬唐制設磬於壇上之西歌鍾於東近南北向至匏竹立於壇下

又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又曰天地尚質用石磬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若聲清正者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又曰唐禮皇后享先蠶設十二磬於廄位陰陽之祭主於清濁是以用磬而不用鍾也

瑟

白虎通曰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節臣子法商角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

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

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贏也頌瑟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毛詩鹿鳴篇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又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也此雅淡之樂也言至和不在於音故不須絙絃促柱以陷人心也

論語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陽貨曰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又曰仲尼問曾晳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乎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舉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曰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

又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本秦人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

善鼓瑟

又曰恭何羅及走趙卧內頗入行觸寶瑟僵仆金日磾得抱何羅因呼曰何羅反

呂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風陽氣蓄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以定群瞽瞍制五絃之瑟作十五之絃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絃（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

慎子曰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

韓詩外傳曰趙王使人於楚鼓瑟遣之曰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鼓瑟者固方調也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此以諭楚之去趙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桂之有推移不可記

典略曰百里奚虞大夫晉君以女爲秦穆夫人用奚爲媵奚亡走宛楚人執之秦穆公知其賢欲厚贖以求之恐楚不與乃以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秦遂以霸奚相秦其妻傭浣入宫見琴者之自言能鼓琴歌曰百里奚毋已死葬南溪壙已覆以柴舂黄黎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百里奚乃識之○尸子曰夫琴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一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王子年拾遺録白圓山其形圓也有木林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静瑟也黄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瑟蒲席悲不能已後破爲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細大以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

箏

說文曰箏鼓絃筑身樂也

風俗通曰謹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也今并涼州箏形如瑟不知誰作也按京房制五音唯加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箏十二絃他樂皆十三絃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不用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使快耳者真秦之聲

晉書曰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人每抑之武帝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王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構之嫌隙遂成帝召桓伊飲讌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以韻合歌管請箏歌并請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府對曰御府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慷慨俛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梁書曰羊侃字祖忻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及孫吳兵法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云能掌上舞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温閣下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與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曰秋風意殊道桓大以此知之取謝引詣府

襄沔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陽縣西六里多植松竹栖遲其下静嘿不交塵俗林中起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虔度同志爲友常共讌集此林陶能吹笛虔度工歌袷林下絃管道韻時人謂之三公樂宋邵陵王休若爲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彈箏了不迴顧逡巡致箏於席延邵陵與語纔述寒温而已時邵陵客有述其音者授箏令彈再三固請答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所勝然君者正舉止自由若闘君獵牝犢與豺）何異占對群雅衆不能屈齊文惠臨州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

納乃共論文章宣仲輒言莊老既各言其志不能相屈逮武中遇疾卒惠度及陶並不知所終

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隷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復歸

燉煌實録曰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時人号曰雍門周

魏畧曰游楚好音樂乃畜琵琶箏每行將以自隨

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斬泗濱之梓以爲箏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傅玄箏賦序曰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圓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智仁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樂纂曰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三絃軋箏以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以骨爪長寸餘以代指也）

筑

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頂細肩圓品聲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樂也

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樂纂今筑身長四尺二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

史記曰高漸離善擊筑與荆軻友見軻刺秦王不中而死乃變姓名入秦欲爲軻報讎市中擊筑而乞人觀而美奏之秦王聞召之於前擊之王悅猶以疑焉熏其兩目置於帳中王就之親近於漸離漸離[illegible]秦王歎息之聲舉筑以擊中王膝王怒之

又曰高祖過沛大享故人父老酒酣高祖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又曰荆軻之燕與屠狗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準

京房曰準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樂部十五

琴上

說文曰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

毛詩關雎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注曰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賢女乃與琴瑟之志同也）

又鄘栢舟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又甫田車舝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箋云御群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使之均調緩急和也）

又緇衣雞鳴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曲禮曰先生之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也

又曲禮下曰士無故不去琴瑟

又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

又檀弓上曰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

又檀弓上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又雜記曰下大功至辟琴瑟

周禮曰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空桑之琴夏至日於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

左傳曰初穆姜使擇美檟自以爲櫬與頌琴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爾雅云大琴曰離二十絃或傳此是伏羲所制

周書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說之舍之右室須臾王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悖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之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絃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推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是知其善忌復曰不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悖然不悅曰若語五音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爲絲桐之間忌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推之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之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益回邪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連而徑者所以存亡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謂忌曰髠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髠曰得全全昌失全者亡忌曰謹受命請無離前髠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命請事左右髠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勢然而不能傳合疏遠忌曰謹受命請謹自附萬民髠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皮忌曰謹受命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髠曰大車無較不能載常任琴瑟無較不能成五音忌曰謹受命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髠說畢趨出至門而眄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其應我如響之應聲是人封不久矣居朞年封於下邳號曰成侯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而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始之臨邛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悅悲不得當也

又曰荆軻左把秦王右揕其胷王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奮而去

又曰黄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帝悲不能自禁破爲二十五絃

又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道通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喜鄭聲上數聽悅之弘聞坐府上遣吏召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爲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故不復令譚給事

後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又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沉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元董卓等異之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琴感劉惠明亡女之靈告敬伯就體如平生從婢二人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霄泱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轉情復哀願爲煙與霧氛氳同共懷

晉書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來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携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娱不遠千里

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姻通近來止黄鵠山林澗甚美顒憩於澗義季亟從之遊顒不野服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皆與世異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爲義季鼓琴並新聲由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當詣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當白鵠二聲以爲一調号爲清曠

又曰陶潜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輙撫弄以寄其意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絶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

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取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家語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子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又問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焉（繆然深思皃也）有所望然高望而遠眺（眺視皃）曰丘殆得其為人矣始近黮然黑（黮黑皃也）頎然長（頎長皃也）曠然如望羊（曠然用志廣遠也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優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上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攝拱而對曰（攝拱兩手薄心）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又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也故君子之音溫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禮夫然者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義中和之感不載乎心溫和之動不存於躰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

家語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期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鼓琴

又曰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歟

列子曰瓠巴鼓琴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從師襄三年不成無幾見師襄曰久得之矣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秋而叩角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夏而叩羽霜雪交下川池暴凋冬其叩徵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四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前秦錄曰苻堅末年好色龍孝辭罕有趙整者援琴歌曰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清白是誰乱使濁

又曰北園有棗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世說曰王子猷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曰何以都不聞消息此以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臨殯子敬好琴故以置棺中因大慟曰所謂人琴俱亡於是乃絶

風俗通曰今琴長四尺五寸者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劉向列仙傳曰子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言寧先生雇我一百餘年不還直詣江都王陳辭先生居龍首彈琴見我㩦家九代孫

琴操曰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五絃宫也大絃君也寬和而溫小絃臣也清廉不亂文王加二絃合君臣恩也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傅玄琴賦叙曰齊桓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琴曰繞梁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蔡邕焦尾有[illegible][illegible]細如[illegible][illegible]）

（知吾爲琴耳斷其絃終不復鼓琴）

世說曰顧彦先平生好琴死後置琴床上張翰直上床彈琴不與孝子語而去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燈滅之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戶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因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揚雄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撰酒倡樂在前難可使

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蔡邕女訓曰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捨琴興對曰某曲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必有贊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猒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也則曲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鼓獨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

通禮義纂曰堯使無勾作琴五絃

江表傳曰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成必宜故以名與卿雍伯喈同名由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急則清慢則濁

白虎通曰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致其辭孔子曰丘知之矣

山海經曰帝俊生晏龍始爲琴瑟

又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郭璞曰孺義未詳）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陳留人漢左中郎將蔡邕之女少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吴札觀化知

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几時自彈琴有絃五音普奏聞於數里

幽明錄曰劉琮善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蔣家女鬼相録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琮曰吾常夢見女子將吾宴戲恐必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恐不能相放耳以爲誅之今去當無患也琮漸差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

搜神記曰吴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燋尾琴有聲也

揚雄琴清英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八

樂部十六

琴中

樂府解題曰水僊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剌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澌之聲山林窅寞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迴剌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犢沐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則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請娉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留拘深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曰高陵牧子娶妻無子父母將改娶牧子援琴鼓之痛恩愛乖離故曰別鶴操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之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三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而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趙聞殺鳴犢而歸作此曲也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為太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雉朝飛操沐犢子所作沐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作此曲也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牧子因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夢見

一狸不見其足而作曲十一曰水僊操伯牙所作十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樊姬所作二曰伯妃引魯伯妃所作三曰貞女引魯漆室女所作四曰思歸引衛女所作五曰霹靂引楚商梁出遊九皐之澤遇風雷霹靂畏懼而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牧恭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作此引七曰箜篌引霍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時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清調瑟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安之流澌洞雙燕離陽春弄悅弄遵弄悅人弄連珠弄中

揮清暢志清看客清併清婉轉清

大周正樂曰師襄子夫子琴師也方子春教成連生皷琴能化人情者也成連先生教伯牙皷琴者也鍾子期善聽知音者子期死伯牙終身不皷琴者也顔淵聽夫子琴知周衰者也涓子操琴心王篇者也禽高以琴養性求仙於羅浮山中皷琴於郢中奏陽春白雪者也雍門周以琴感孟嘗君悲者也鄒忌與齊王言琴事以方正定德者也榮啓期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禽孟臨竊户死而琴歌者也雁侯皷賈子對以取牛婦人者也子桑飢寒欲死皷琴而歌者也師曠爲晉平公操徵感玄鶴二七下舞者也師涓寫濮上琴聲者也子夏除喪曰琴樂曰不敢不至者也閔子騫除喪曰彈琴不成聲者也宓子賤治單父不下堂彈琴而邑自理者也踞轉皷琴春秋晉大夫張骼輔

轢者也衛師曹衛獻公令師曹教公嬖妾師曹鞭之公怒之鞭師曹三百者

又曰冠先生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五年在宋城門下彈琴者也已上自堯神人暢至始皇九十三弄好士二十七人並爲上石

又曰杞梁妻者齊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還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弔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賤妻有先人之弊廬妾不敢受弔也公乃弔諸室成禮而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内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皷之

又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弊素飡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琦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皷之

又曰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歎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皷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得土地大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焉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爲夷狄所侵喟然歎息

援琴而皷之

又曰三士窮操者其思華子之所作也其思華子城石文子叔癡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城子賢而好士三子相與俱往見之至於礆磽嶔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俱伏空柳之下衣寒乏糧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視而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華子爲賢推衣糧與之華子曰死則共之今二子以賢遇相辭乃以死讓孰賢哉辭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無名於世不亦痛乎於是思華子乃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華子抱二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嗚哀而去往見於楚王楚王知其賢者於是旨酒嘉餚設鍾鼓樂之其思華子愴然有憂悲之意楚王心動怪而不悅乃推轉罷樂引琴

而進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之作相與別散之意王聞曰子琴音何苦哀也華子推琴離席長跪涕流而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衍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磝磽嶔岩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粮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王雖陳酒餚設樂誠不敢酬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其思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棺斂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華子爲相故曰三士窮

又曰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又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有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陵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義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猗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應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反魯過隱之中見鄉蘭之獨茂也喟然而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也

又曰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聽復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譬季子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道猶龜山之蔽魯也傷政道之不用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騶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俱仕乎衰乱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微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又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成就文王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援琴而歌

又曰拘幽操者文王之所作也紂爲無道上逆天文下變地理刑無罪殺不辜斮朝涉刳孕婦百姓怨悲海內同心苦之文王爲西伯種德修仁布其恩惠天下三分有其二紂大怒其有仁心也召而朝之拘於羑里文王憂愁援琴而鼓之故曰拘幽操也

又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相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以耳胡爲泣乎即別去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識父讎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

齒留山中三年習琴持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鼓之內刀在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死乎政殺國君罪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乃梟磔政形軀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之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屠剝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也

又曰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歎之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崔子渡河者閔子騫之所作也崔子早無母其後母嘗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者後母輒詈之崔子惡與其母同名欲自殺恐揚父惡又死母名曠則逆非義也則以能遊渡河為辭繫石於腹入水自沉而死衆人但以為不能游耳莫知其故自沉是以父過不揚閔子騫大其能為父隱傷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又曰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楚同姓也為懷王佐博聞強識疏通政事入則與王議國計策以施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與之爭寵害其能讒之於王曰使屈原每一出矜伐功以其非已莫能為懷王怒而斥之屈原自傷懷忠而見疑憂愁面目黎黑臨河而哀思著離騷九歌九歎七諫之辭仰天而歎援琴而鼓之

又曰孔子戹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歎曰歸邪歸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敘其志故曰孔子戹

又霍將軍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為討冦校尉為人少言勇而有氣使擊匈奴斬首二千後六出斬首十餘萬級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鳳凰來儀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殊方絕域莫不豪化是以越常獻雉重譯來貢太平之瑞同時而應麒麟游苑鳳凰翔舞於庭頌聲並作僉然大同於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子安　者其門離須之作也其門離須兄弟三人長兄從軍二年不歸離須坐事被刑天下昏亂兵革騷動宗

族離散離須當遠徙輸持其小弟往寄所知分別相去垂涕而決其弟歔欷謂須曰吾生不睹母長不識父遭顛沛擾攘之世兄從軍不歸子復遠輸未知反期一旦是非使吾無所依吾聞兄在林刹水欲往從之離須止之曰兵革交錯道路不通子為我無往往必不還令吾兄弟分別死別不亦痛乎喟然不應啼泣而別離須屬其主人曰子欲往慎為我勿遣也去數日卒夜亡不知其處離須來還分布求之卒不得憂思不樂仰天而歎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力拔山者項羽之所作也項王為漢所圍於垓下諸侯兵悉到圍數重項王夜覺聞漢軍四面楚歌驚起坐仰天而歎曰漢得吾衆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

又曰禹上會稽者禹之所作也堯時洪水滔天百姓巢居

不安堯乃徵禹而使治之乃决江河上會稽山顧曰嗚呼洪水滔天下人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非欲伐功也傷君莫知不欲煩下民嗟乎天非欲數煩下嗟嗟不欲煩下民自是之後百姓降丘黎庶又安彈琴以自歎故曰禹上會稽

又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箕子紂之諸父也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斮朝涉剖孕婦奢淫驕恣不修道德箕子不可諫乃被髮佯狂痛宗廟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

又曰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賢士與爲治出田迺援蓍而卜之卦得所獲非龍非麟非虎非熊迺帝王之師也至渭之陽果遇呂尚與語大悅之曰吾先人太公有言當有聖人適周子其是邪遂載與之俱歸立以爲師号曰太公望文王悅喜乃援琴而鼓之自叙思士之意故曰文王思士

又曰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齊拔劍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曰猶大行者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流遂尅殷誅紂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萬民懽忻武王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

樂部十七

琴下

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宮次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次為少宮次為少商

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無為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覩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岩下逍遥然鼓琴嗣宗自下趍進冀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洞冥記曰帝恒夕望東邊有青雲俄見雙白鵠集於臺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樓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

清吳春波之曲也

劉向別録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勃海趙定人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温室使鼓琴待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樂府解題曰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妹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善為新聲

阮籍樂論曰漢帝聞楚琴悽愴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琴若此而足矣昔季流何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列仙傳曰稷丘公華山道士漢武帝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靈異志曰嵆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出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此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去身是古人幽没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就終殘毁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髣髴漸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辯謂中散君試過琴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彈悉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絶倫中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

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為琴

又曰自堯相傳善琴者八十餘人有八十餘様雖少有差大體相似皆長三尺六寸法朞之數也上圓而斂象天也下方相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餘一象閏也本五絃宫

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至後漢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在人法九竅其様有異傳於代四所象鳳首翅足尾南方朱雀為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以二為下三天兩地之義也上廣下狹尊卑之象也中翅八寸象八風腰廣四寸象四時軫圓象陽轉而不窮也臨樂承露用棗膺用梓未違先賢深意也

又曰琴高以琴養性初學於羅浮山後遊四海或傳為高非也

又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豈唯道在思親志兼憂民養萬物故感之

又曰頴陽西北界李氏魏女年十五六天寶八年十一月遘疾七月不食覡飛寘寘如昇上畢在雲霧中　女仙人盧鶴苗閻受琴清風弄等五十曲至天寶十五載五月留守

悲惋御史中丞蔣列騶騎上聞玄宗度爲女道士賜琴三面留內供奉琴德絃妙旁行不流所感無悔也

又曰師涓紂之樂官也善皷琴感四馬噎天仰秣或曰師曠傳雖二疑即是一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皷陳於宗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琴書曰堯大德堯彈感天神降聽儼然言和之至也故堯制神人暢

瑞應圖曰師曠皷琴通於神明而白鶴翔

竹林七賢傳曰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無惜固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撫弦爲幽蘭之曲

張茂樞響音泉記曰余家世所寶琴耆國歷廣明之乱散失蕩盡其中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韻磬皆希代之寶也

宋玉賦曰臣嘗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獨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使爲蘭房奧室止臣其中其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皷之爲秋竹積雪之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王彥伯會稽餘姚人也善皷琴仕爲東宮扶侍赴告還都行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子披幃而進二女從焉先施錦席於東床乃就坐女取琴調之似琴而聲甚哀雅有類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識此聲否彥伯曰所未曾聞女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唯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彥伯欲受之女曰此非艷俗所宜唯岩栖谷隱可以自娛耳當更爲子彈之幸復聽之乃皷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將別各深然莫女取四端錦卧具繡臂囊一贈彥伯爲別彥伯以大籠井玉琴以答之而去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皷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隣屈折擯厭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徽撫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鬬象旗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旟野遊則馳弋獵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皷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

已平嬰兒竪子採樵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賢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皷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皷琴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昔中朝時有王質者常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飢遂復少留亦謂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而起所坐斧柯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室宇靡存遂號慟而絕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皷琴聲者悅之問左右盡不聞乃召師涓而告謂之曰有皷新聲者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靜坐撫琴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公遂之晉晉平觴之虒祁之臺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此師延之作紂爲靡靡之樂及武王伐紂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者其國削不可遂此平公曰此何聲也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冣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南方來集於郎門之邑再奏之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悅提觴而起爲師曠壽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山之上駕象車六蛟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前在蟲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

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爲歸風送遠之操

淮南子曰孟春東宮御女青色衣衣鼓琴瑟（琴瑟木也春木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爲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

又曰八音之中唯絲最密而琴爲之首

應劭風俗通曰琴者樂之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

孔叢子曰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鄉子之音清徹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上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所感一若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如是也吾有之嚮見貍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家語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抱琴而舞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歲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又何憂乎孔子曰善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以鼓琴也

列仙傳曰華山毛女獵即見常居岩彈琴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琴書曰師曠晉之樂官也上於琴能易寒暑召風雨爲晉平公鼓之感玄鶴六下舞

西京雜記曰張安世十五爲成帝侍中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而去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絶

大周正樂曰勝之逸人也常挾琴牧羊巨澤漢王知其賢將聘焉委以國政勝之曰王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是錯乱天地顛倒人倫竟逃於陰山之中

又曰琴所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所以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簴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又曰瓠巴六國時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亭鼓之感魚躍潛藻而聽焉

又曰嵇康字叔夜有邁俗之志爲中散大夫或傳晉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爲樂人不勝羇旅今授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測

又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從不敢自安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危迫猶不失其操也

又曰清角黃帝之琴鳴廉脩況藍脅自鳴空中號鍾齊桓公琴繞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皇趙飛鷰琴

又曰賀鬍吳人也常夜彈琴感鬼神見舞數曲斯亦妙之至也

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躭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晉紀曰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宛地行吟樂天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善嘯每感風雷嵇康師事之三年不言

樂纂曰趙耶利居士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見重於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胃錯謬十五餘弄皆削凡歸雅無一徽玷不合於古述執法象及胡笳五弄譜兩卷弟子達者三人並當代翹楚貞觀十年終於曹壽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孫常數百年內常傳於馬氏

國史補曰張弘靖火時會名客觀鄭宥彈琴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況聲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筩爲之多至數百張來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爲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之不理蜀氏斲琴亦自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瑟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唐書樂志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也在隋爲知音至唐貞觀初獨步上京還入琴苑嚮之嵇氏累代居曹逮今曹郡琴者所修五弄且列於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琴道不墜於地也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才也

世說曰晉戴顒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顒年十六遭憂不忍傳父之琴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

樂部十八

笛　篪　管

籥

笛

釋名曰笛滌滌然也

史記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樂書曰笛者滌也丘仲所作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應律者局樞問依三尺二調成均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三孔爲籥文舞執之派人吹也五孔爲遂鼓樂用周師掌之六孔爲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調漢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長笛一定爲調合鍾磬之均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雅樂部內咸用之也

馬融自叙曰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獨卧郿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遂纂簫琴皆有頌而笛獨無乃作笛賦

晉書曰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常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青溪側伊素不相識於岸上過徽之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之弄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晉書向秀作思舊賦曰鄰家有吹笛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宴之好

晉中興書曰帝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聲愷意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沈約宋書曰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令郝生鼓琴宋同吹笛以爲新引相和

唐書曰文宗時雲朝霞以善吹笛進上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上旨猶是有寵

世說曰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死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紀爲妾阿紀終身不與曇言

幽明記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爲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隨追尋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每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長生

又曰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詣止有諸生壯勇行歌

正宿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擫笛諸生不耐忽便笑謂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爲汝吹來鬼云爲我少指耶乃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拔劒斫之得一老雄雞從者並雞鶵

文士傳曰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古歌辭曰長笛續短笛長願陛下保壽無極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娜之聲無以加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

樂纂曰唐玄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以爲新意流美樂人皆效之其聲變態日增因有犯調犯調即今之所尚也

又曰太和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命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法律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竹絲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又曰黃鍾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六寸五分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

又曰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

又曰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

又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

又曰橫笛小篪也漢靈帝好胡笛有胡笛篪出於胡吹即此也梁胡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此歌辭元出北國知橫笛是北國名今橫笛皆去觜其有觜者謂之義觜笛

國史補曰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舡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爲精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又曰李牟秋夜吹笛於瓜州舟檝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篪

釋名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毛詩曰彼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周官曰笙師掌教吹篪

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橫爲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云仲氏吹篪也）

廣雅曰篪以竹爲之長大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

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篪

詩節南山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諭兄弟也我與汝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之）

史記曰伍子胥至於江上無以糊其口行蒲伏肉袒吹篪乞食於吳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宮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齊書曰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篪聲調節相應

世本曰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酸棗蘇成公平王時諸侯也

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記者因以爲作謬也

又曰暴新公所造舊志曰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器新公安得造篪

洞冥記曰建元二年帝幸騰花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

王鍾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墳井在山谷為寇耶即相率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管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爾雅曰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郭璞注曰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賈氏爲之如篪六孔簥爲舍人曰大管者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細也）

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

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十二年零陵營道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班氏用銅之言外然之義未為得也求律所生大極之數起於一在子以三乘之得三在丑以次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篇黃鍾之母以為法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子以為實實始法而一得則九寸則諸律也

大戴禮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而牙故謂之管從竹管聲琯古者有玉管焉

樂法圖曰次主東律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宋均注曰管黃鍾九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調則律曆正

周禮春官少師曰小師掌教簫管（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

又曰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末生者也陰竹生山北）

籥

釋名曰籥躍也氣躍出也

爾雅曰大籥謂之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箹（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illegible]爲舍人曰仲其聲適仲呂也小者形聲細小曰箹也）

禮記曰葦籥伊祁氏之樂也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

周官笙師掌教吹籥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豳籥（鄭玄曰豳豳之竹也）

又曰籥師掌教國子秋冬教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

籥

毛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樂部十九

簫　笳　笙　竽　簧　塤

簫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清也

爾雅曰大簫謂之䇯小者謂之筊（郭璞注曰䇯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也）

博雅曰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通禮義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

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密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者矣

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簫長四寸

鄭玄曰簫亦管形似鳥翼鳥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二七十四簫之長由此也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尺二寸十六彄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簫長則濁短則清以密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成而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

尚書益稷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毛詩臣工有瞽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闕以簫笙

周禮春官小笙師曰小笙師掌吹簫

史記曰五子胥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也

又曰周勃吹簫給喪事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善鼓琴吹洞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幹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墓得白玉樽玉笛紫玉簫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女弄玉好之以妻焉其後隨鳳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於雍宮代有簫聲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敵吹驚怖不能復鳴簫唱甘寧拔刀欲斫之於是始作之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遊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天籟郭象曰天籟簫也

泰子曰一人執規十手自員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不劣古矣

笳

杜摯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建斯樂美其出於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

曹嘉之晉書曰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

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菰發大菰即笳也

又曰胡笳漢舊録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謂曰胡笳

夏仲御別傳曰激南楚吹胡笳風雲爲之摇動星辰爲之變度

世説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越石始乗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管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簧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曰大笙列管匏中施簧也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犍爲舍人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大簇之氣也象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見列仙傳周靈王之太子也

毛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尚書益稷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孔安國曰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也）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五日彈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也）

又曰女媧之笙簧

周禮曰春官笙師掌教吹笙

鄉飲酒曰笙入奏南陔白華

邯鄲綽五經析疑曰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黄鍾爲始象法鳳凰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

管籥笙竽塤篪皆以吹鳴者也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簧在笙中）衷心翱翔民之子惟天之望

呂氏春秋曰墨子見荊王衣錦吹笙

竽

易通卦驗曰冬至吹黄鍾之律間音以竽竽長四尺二寸（鄭玄曰管聲也竹爲之形參差象鳥翼也）

周禮曰笙師掌教吹竽笙三十六簧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竽

風俗通曰謹案禮記竽竹簧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世本曰隨作竽

楚辭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伏羲作琴造駕辯之曲楚人自作勞商之歌皆曲也）

通禮義纂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

樂府雜録曰將竽形類小鍾以手捋之即鳴

樂府圖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見

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取婦而老邑人乃奇怪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輙止憜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文心雕龍曰林籟結響調如竽琴

淮南子曰孟夏南方御女衣赤采吹笙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右和十三宮管在中今之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荊梁之南尚仍古制

桓譚新論曰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瑟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為知音

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走或云韓昭侯田嚴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吹也

新序曰楚王使謁者徐光迎方與盲人能吹竽者龔遂乃上

簧

毛詩曰巧言如簧

又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漢書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世本曰女媧作簧（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

三禮圖曰雅簧上下各六

神仙傳曰王遙有竹篋未嘗開後將弟子擔篋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自取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潛夫論曰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寒螟蛉有口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

塤

世本曰塤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本作壎韓坳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宋均注云暴公國平王諸侯也

樂書曰壎者喧也周平王時暴辛公燒土為之

說文云壎為樂器亦作塤也壎謂聲濁而喧喧然今雅樂部用也

爾雅釋樂曰大壎謂之嘂即塤也銳上平底形象秤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也小者如雞子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壎篪相應

風俗通曰塤燒土為也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也塤一作壎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樂部二十

鼓　鼙　柷敔　筍虡

鼓

風俗通曰：鼓不知誰所造。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徒擊鼓謂之咢。（鼖蕡音[illegible]鞀亦式鼓或咢鼖長八尺應在大鼓側也）

周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

尚書曰：周成王崩，鼖鼓在西方，長八尺。

尚書益稷曰：下管鼗鼓。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

又曰：懸鼓，周鼓也。其小者曰朄，先擊小鼓，為大鼓導引，故曰朄，一名鞞。

又曰：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播鞀，眡瞭播鞀。

又曰：王執路侯執蕡鼓，將軍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又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植也亦作楹），周人懸鼓。

又曰：籥章氏掌出土鼓（杜子春曰以瓦土為匡以革為面可擊者也）。

又曰：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狐蜮之屬也。

又曰：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五聲合和者也）。教為鼓而辯其聲用（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社祭又地祇），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長八尺鼖音扶云切），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鼛音古刀切），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者是也金奏謂樂作擊編鐘）。

又冬官考工記：韗人為皋陶（鄭司農曰皋陶鼓木鄭玄謂韗者以皋陶名官陶從革耳韗音況萬切又音運鞠音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為穹隆鄭衆云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矣），穹者三之一（鄭衆云穹讀為志無穹邪之穹謂鼓木腰穹崇者居鼓面三之一玄讀如穹蒼之穹穹崇者居鼓面三之一則其鼓四尺者板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二十板），上三正（鄭玄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鄭玄讀三當為參正言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名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數兩以六鼓蓋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今鼓亦合二十板則板徽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爾雅云鼓謂之鼖鼓以鼖鼓鼓軍事鄭衆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也）。為皋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為異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焉）。

（象鼓以華者也）良鼓瑕如積環（革調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音問下同）；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當為凷伊耆古天子號令有書氏也）。

左傳成上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又傳中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又昭三曰：分唐叔以密須之鼓注密須國名也。

毛詩曰：邶風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又采芑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靈臺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又執競曰：鍾鼓喤喤，磬筦將將。

又山有樞曰：子有鍾鼓，不擊不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又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又那曰猗歟那歟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又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又有駜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又宛丘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又曰元帝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者莫能為之

後漢書曰王喬為葉令每當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帝取置其都亭無復有聲

又曰禰衡字正平孔融雅愛其才數稱貢於曹操操欲見之衡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為鼓吏因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摻撾蹀躞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服而輕進衡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復摻　撾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衡對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為伶倫之衣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也

南史曰孫椹為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高爽詣之椹了無故人懷爽出從閤下過取筆書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自無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

唐書曰張玄素太子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

唐書鄭餘慶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

世本曰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之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能唯王都無所解意色殊惡自言解打鼓帝即令取鼓令擊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春秋孔演圖曰有人金豊擊王鼓駕六龍（鼓爲所行清嚴人聞其威勢也）

古今注曰漢有黃門鼓吹一名樓車

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

後秦記曰姚泓永和元年天水冀石鼓鳴聞數百里野雉皆雊

神異經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

韓子曰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飲酒過之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戲而擊之民皆罷居數月警而擊鼓民不赴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讀書于黎丘奏廣樂遺其靈鼓

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五經要義曰鼓所以檢樂為群音之長也

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劉道民詩云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

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齊世將亂石人輙打鼓聞數十里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可二丈名爲聖木秦時伐此木爲鼓顙顙成忽有奔逸北至桂陽又王韶之始興記云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

臨海記曰郡西有白鵠山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忘祭祀山神乃推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此去有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後逆賊孫恩所破此鼓見一白鵠飛出去

通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爲衆樂之節夏加

四足謂之節鼓商人拄而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謂之建鼓本出於商制也唐禮設於四隅

劉貺定軍禮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漢以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篪笳竽鼓吹樓車也昔蕭史吹簫於秦秦人爲之築鳳臺故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庭也則以簴爲樓或曰鷺鼓精也昔吳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雷爲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呪鼓而飛乎雲末或曰皆非也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仕於伶官悲周道之爲榛傷頌之榖音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好焉今有龍頭大抗中鼓獨揭小鼓隨品秩焉短簫鐃歌軍樂也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詔勸士地

古今樂録曰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鎛以奏其鍾）又卒長執鐃（女交）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騎又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以鍾鼓者前擊鍾次擊鼓也

大周正樂曰劉貺曰鼓動也冬至之音萬物含陽氣而動雷鼓八面以祀天靈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柱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後世復殷制建之謂之建鼓高六尺六寸金奏則鼓之傍有小鼓謂之應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鞉搖以和鼓大曰鞸也罥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如漆桶大一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

又曰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抱鼓抱一作

桴調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

又曰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

又曰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

又曰毛貟鼓似都曇而稍大

又曰有鼉鼓節鼓不知誰所造

又曰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

又曰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兩杖鼓板

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罥鼓也

又曰都曇鼓似罥鼓而小以小搥擊之

又曰答臘鼓制廣於羯鼓而鼓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

又曰雞婁鼓正而員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

又曰方鼓大曆元年司馬滔進廣平樂兼此鼓以應黃鍾一均聲

樂書曰雷鞉者周禮鼗曰縢堂播鞉鞉如鼓而小以木貫之作柄柄各四枚爲八面也旁以結皮爲耳搖之還自擊禮書云掌之人左手播鞉右手擊敲之是也

柷敔

釋名曰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敔止也所以止樂

尚書夏曰戛擊鳴球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孔安國曰戛擊柷敔也下管堂下樂也上下合心樂名有柷敔也）

禮記德音之音椌楬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

樂記曰聖人作椌楬壎箎則所起矣柷衆也立夏之音萬物衆形皆成也方面各二尺傍開員孔內手於孔擊之以舉衆樂也

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注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者其名也）

樂汁圖曰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柷刑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柷圉從中發聲人情死恨亦從中起）

爾雅曰敔謂之籈（音真）注云敔如伏虎背上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其名也

筍簴

爾雅曰木謂之虡（郭璞注曰懸磬之本曰虡）方言凡其高者謂之虡（郭璞注曰猶象也）

釋名曰所以懸鍾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者也

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周禮冬官梓人爲筍虡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紆行連行以脰鳴以翼鳴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者以爲鍾虡銳喙決吻小體騫腹者以爲磬虡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者以爲筍注曰爲鍾虡者有力而不走宜於任重也爲磬虡者其聲清揚宜遠聞也外骨龜內骨鼈卻行螾仄行蟹紆行蛇連行魚脰鳴鼃黽翼鳴發皇也螾蚰蜒皆以刻畫祭器搏庶物貴野聲

禮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龍上刻畫爲重牙以畫繒爲翣戴之以璧垂五羽於其下也

賈誼簴賦曰攫竅拏以蟉虬負大鍾而欲飛楚詞曰簫鼓兮瑶簴

說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三輔舊事曰秦始皇收天下銅鐵皆著咸陽鑄作銅簴高廟簴二枚魏明帝徙詣洛陽尚在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三

樂部二十一

琵琶　羯鼓

琵琶

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

晉書曰石季倫善彈琵琶

宋書曰庾仲文爲吏部尚書好貨先班劉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

南史曰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乃罷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曲江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遂止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

隋祕書監牛弘修皇后房内之樂文帝龍潜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内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之女人教習之

樂府雜錄曰貞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及裴興奴善彈琵琶（其曹綱善運撥聲若風雨不事但强其裴興奴善於攏撚不撥稍軟時人云曹綱有右手裴興奴有左手）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精妙入神嘗謂儕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嘗因清夜携樂器於平泉別墅臨池彈蕤賓調芰荷間有聲意其魚躍也及彈別調即寂然因復彈蕤賓久之池中擲物跳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蕤賓鐵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其妙若此

又曰貞元中有康崑崙彈琵琶第一手因長安大旱詔移兩市以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本因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因以爲名自後來誤言綠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及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爲師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見即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東鄽之勝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佳妙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也兼帶雅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琵琶偏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玄妙如此段師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師之藝也

又曰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

又曰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直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苞謝奕皆善此樂也

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

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以手琵琶之因以爲名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異苑曰南平國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凶輙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王堡言期絳幕祠儀曰琵琶出於弦鞉笙簧基於絲竹

竹林七賢傳曰阮咸善琵琶尚閑雅解音律自以遠不及也

文士傳曰孔輝善彈琵琶吳歸命恒使爲樂

孫放別傳曰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傳玄琵琶序曰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戰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盤圓柄直陰陽序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枇

杷也取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興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曰本爲昭君以觸文帝諱改匈奴請婚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思其送明君亦效然序之云耳）

傳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

文士傳曰孔煒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異苑曰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唯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窓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以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幽明録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不鳴與人相問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

録異傳曰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語林曰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輔決録曰遊楚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問好遊遨音樂乃畜歌琵琶箏簫每行將以自隨

樂府雜録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於胡琴（中丞即宮人之官也）内庫有兩面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常彈小忽雷因題頭脫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多在此坊中南北二趙家最妙大和中有權相舊吏梁厚本莊在渭南縣之

西北臨渭水一日因垂釣忽見一物流過長五尺許悉以錦纒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棺視之乃一女郎也妝色儼然以伺之口鼻間餘息未絕遂移於曲室中將養經旬漸能言詢之云是鄭中丞也昨以悞聖旨命内官縊殺投於渭河錦即諸弟子相贈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謝厚本即納爲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趙家值鄭注之亂莫有知者梁乃潜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輕彈後遇良辰美景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黄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不日召入内乃捨厚本之罪仍加錫賜也

明皇雜録曰天寶中上命宮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

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洎虢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授曲畢皆廣有進獻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羯鼓

羯鼓錄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蔟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諸部皆用之次在都曇答臘鼓之下（都曇似腰鼓而小答臘即揩鼓也）鷄鼓之上隸如漆桶（山桑爲之）下以小牙床承之擊用兩杖其音焦殺鳴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曉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

取發越響亮或取戰裊健舉棬用鋼鐵當精練棬須至勻若不以鋼則應條高下細撥不停不勻則鼓面緩急若琴徽之先病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悉造其妙若製作曲調隨意即成如不立章度取適長短應指發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雖古之夔曠無以過也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也諸樂不可為比嘗值二月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庭內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左右相目將令備酒唯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自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指而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稱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塵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落其妙絕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惠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朵置於帽上著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搖動）上大喜笑賜金器一廚因誇花奴（璡小名也）姿質明瑩肌膚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讓隨而短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上於諸親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則有深沉包育之候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大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曰如此則臣乃輸之上曰若此則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曰阿瞞贏處亦多大哥大用偶揖衆皆歡笑也上性儁邁酷不好琴嘗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官者曰速召花

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黃幡綽亦知音者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驛使尋捕之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曲罷改奏蹺三數十聲綽即入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撾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偶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之綽語其方及解怒之際皆無差悟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鼓聲能料之耶今且謂我何如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有物堅金鷄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開府雖耿介不倫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南山起雲北山）（起雨即開[illegible]爲）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即是魯山花歐然少年碧掌下雖有朋肯聲撥此乃漢震第二鼓

也且鞚用石花瓷固是響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鳴矣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小樓即是夫人習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荊南節度使有羇客懷二捲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尚邪客曰但啓於尚書當解耳及見皐捧而數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因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復非之皐曰諸公試以未信乎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柈心以油注之盤中捲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也皐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捲也不然無以至此問其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衆方深伏佐督問其價宜償幾何客曰不過三百緡及皐遺之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又曰廣德中蜀客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鷄乎（一本作耶婆娑鷄也）雖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進因張通儒而入長安某家流散父沒西河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乎工曰柰何聲不盡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當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矣夫耶婆色鷄當用掘柘急徧解之工如其所教果得諧叶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急了頭解之類是也）工泣言而謝之即言於寺卿奏爲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爲宗正卿

又曰永泰中杜鴻漸爲三川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亦能之成都有削杖者以二杖獻於鴻漸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之二十年及鴻漸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至嘉陵江頗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行觴談話曰今日出艱危脫猜逼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内則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於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羯鼓笛以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猿鳥悉皆飛鳴從事頗異之曰昔夔之擊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漸曰若漸於此稍當致功猶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聖主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別墅近花嚴閣每值風清月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於川下數舉頭躑躅不已某謂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相應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某後不敢爲之近者士林間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皐善不甚露焉鄂州節度使時聞黃鶴一兩集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樂部二十二

觱篥　五絃　六絃　七絃
太一　方響　缶　鐸
鐃　鐲　角　銅鈸
壤　撫相　春牘　拍板

觱篥

樂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以編入鹵部名為笳管用之雅樂以為雅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管者也

通典曰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以驚中國馬後乃以笳為首竹為管也）

通典曰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以為篳篥也二具大蠡也容可數外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

樂府雜錄曰篳篥者本龜茲國樂也亦名悲篥有類於笳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觱篥河北推為第一手頗踞傲自負除戎師外莫有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將入京臨歧把酒請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盧乃怒曰汝藝亦未足稱者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所居即常樂里也乃於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過如不聞麻奴尚未分因賂其閽者方得通見即設席於地令坐乃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終流汗浹背尉遲頷顧謂曰此曲何必於高般涉徒費許多氣力也因自出銀字管於平般涉調中吹之麻奴驚僨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遠之方偶有寡藝妄貴為無人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遂將樂器碎之而歸終身不復言觱篥

明皇雜錄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弟子善吹觱篥者張野狐唯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五絃

國史補云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

音律圖曰五弦不知誰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也

又曰二絃未詳所起形如琵琶二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二隔聲八柱聲一惣一十聲隨調應律

又曰太宗漢未詳所起與琵琶同以不開目為異四絃四隔合散聲四隔聲十六惣二十聲隨調應律

六絃

又曰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身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惣三十一聲隔調應律

七絃

又曰七絃鄭喜子作開元中進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近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揔九十九聲隨調應律

太一

又曰太一司馬滔作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今入雅樂宮懸內用之矣

又曰天寶樂任歷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設柱黃鍾一均足倍七聲後柱作調應律每舞者執之

方響

三禮圖方響梁有銅磬盖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鍾磬人間使用者纔三四寸

太五百八十四　三　趙先

樂府雜錄曰唐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吴繽爲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

缶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毛詩宛丘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琴趙王鼓琴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懌爲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擊缶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常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徐幹中論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鞞置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

大周正樂曰今缶八永太初司馬滔進獻廣平樂兼此八缶具黃鍾一均聲

樂府雜錄曰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天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瓶共十二旋加減水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

鐸

周禮曰二十五人爲兩置司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鈴曰鐸軍中執之以通鼓也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創造樂器土木絲竹

太五百八十四　四　趙先

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取

通禮義纂曰鐸大鈴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樂曰鐸如鐃以木爲舌搖之以和鼓也

樂書曰木鐸者鈴也主銅爲之以木作舌故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言施政教時天將命以號令天下文舞所執而鳴之以振文教

樂書曰金鐸者形同木鐸以爲金舌號令爲度鳴而警衆舞所執以振武教者也

鄭注司馬職云撞上振之爲擁擁者止行息氣也六軍三三而居其間相遠故振鐸以通之使軍衆知可進可止之節也

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閛鐸聲不過其琅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愍帝建興四年晉陵人陳寵在田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

大周正樂曰唐朝承周隋離亂之後樂縣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有應之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走后瀦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縣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掛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

鐃

釋名曰鐃鐃也者宮縣用之飾以流蘇

禮記曰始奏以文文擊鼓以驚衆也復亂以武武擊鐃而退也

周禮曰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也）

樂書曰金鐃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也舞武工人所執謂振而退武也大者懸而擊之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應律音而和樂也

說文曰鉦鐃也鈴柄中上下通鉦也銑小鐃也軍法卒長執鐃漢有鼓吹曲有鐃歌

鐲

周禮曰鼓人以金爲鐲節鼓形如小鍾行鳴之以爲鼓節也近代有大銅疊縣而擊之

又曰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鐲言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以金鐃止鼓而金鐲節鼓然是四金之數故鐲者非雅樂器也

角

通禮義纂曰長鳴角也按蚩尤師蝄蜽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魏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爲中鳴其聲尤悲以應胡笳晉宋以降沿襲用之有長鳴唐禮大駕陳一百二十具是承晉魏之制也

宋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者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或云出羌胡以驚中國馬

又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部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爲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邏迴盖胡虜驚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亂離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

銅鈸

又曰銅鈸是西涼樂也以皮紐相擊應節今法樂用之

通典曰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也

壤

風土記曰壤者以木作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屨節僮少以爲戲也堯時有八九十老人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風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輔相於樂奏樂之時先擊相

又曰雅形如漆筩有椎許云訊疾以雅是也

撫相

大周正樂曰撫相以韋爲之實以糠撫之以節也

舂牘

周禮笙師曰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狀如漆筩而弇口

大長五尺六寸以革鞔之有兩紐虛無底舉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唱聲以小鼓爲節築者下杵和之後世謂此聲爲睢陽樂

柏板

樂府雜録曰玄宗令黄幡綽撰柏板譜幡綽乃於紙上畫一耳進之問其故對曰但有耳道則無失其節奏也韓文公因爲樂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敘文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曰鄭子産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論語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桓寬鹽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日損功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實才與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惣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

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沈約宋書論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玉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逾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采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文心雕龍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皡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眇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稷益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詠謌勳德弥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燿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珎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設教著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臨篇綴翰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辭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

又曰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功艷此脩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牙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

又曰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學能在天才故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於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變故多尤而爲事賤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

則偏枯文體夫能縣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黏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寛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宋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尔已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匈懷常爲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樓子曰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也傳古今者爲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者爲鴻儒也若劉子政揚子雲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

文人文人轉爲鴻儒也

又曰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爲夫子門徒轉相師授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爲辭賦則謂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雜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若夫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強相附會夫杷斷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爲伎術或狎之以爲戲笑未聞強學自立和樂愼禮者也

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爲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必不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已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弥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

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欲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愈伏而理賖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員外散騎常侍起

之子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摛爲侍讀王爲太子轉家令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宮體之號自斯而起

又曰齊主嘗問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艷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旣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

詩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敗德五子咸諷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聲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王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録三百餘篇朝章

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疑於前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閲時取徵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惆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曁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序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皃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用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詞譎義貞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式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於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詞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儁也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家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潤茂先擬其清景陽振其麗若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爲易其難也方來矣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迴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

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尔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文章流別論曰詩言志歌永言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此注茲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聲成爲節

顏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誦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宫

辭者前史著文疑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遠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栢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上品曹植詩其原出於國風其骨氣高奇辭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粲然溢古卓尒不群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用文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閒劉楨文體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震絕楨骨氣凌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往楨稱獨步張協（陽累）詩其原出於王粲文章華靜實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才其辭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阮籍詩其原出於小雅雖無彫斲之巧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陶潛詩其原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媚至如懽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之宗也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位者樂其職）宣布詩（鄭氏曰宣帝諷誦之詔）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魏書曰李康字蕭遠性介立不和俗為鄉里所嫉故官不進嘗作遊九疑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為隰陽長卒

晉書載記曰李壽者修殺人以立威其臣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

又曰桓玄既纂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但父子紛紛更相贈詩爾玄笑之而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彫繪滿眼鍾嶸詩評云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雅有景陽之體嶸謂若人學多才

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秀句處處間起妙曲新聲絡繹奔發類青松拔於白玉映竹未足以泉高才也

又曰謝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則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余語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為將軍秣馬光但書馬柳（吾淑以）柱為詩頌不親馬事

梁書曰丘遲字希範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義淺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文州氏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

選帝宴群公卿士令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儁儉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又曰蕭慤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顔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顔黄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又曰王晞爲常山王司馬晞恬憺寡欲不以世務爲累時謂之方叔司馬常遊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時至明日承相西閣祭酒盧思道問晞昨已朱顔得無魚鳥致怪乎晞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隋書曰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唐書文苑傳曰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封舡破失期封欲作書與勣恐爲虜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解釋之乃止

又曰錢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家寄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之及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絶唱是歲登第

又曰元稹聦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爲友工爲詩善狀詠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念及稹篇詠者宮中呼爲元才子至是極承恩遇嘗爲長慶宮詞數十百篇閭里競爲傳唱

又曰劉禹錫晩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嘗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一二

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巳前紙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數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閒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巳

世說曰夏侯孝若作周詩成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孫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東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

仁卿亦復尒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詩

又曰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文士傳曰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顔氏家訓曰王籍入若邪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章斷絶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金樓子云有何贈智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

國朝傳記曰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國朝雜記曰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

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國史補曰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宴百寮賦詩群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謂之准勑惡詩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賦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爲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歌詠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以惻隱古訓之義也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廣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又曰武帝以安車徵枚乘乘孽子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留皋與母居年十七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慢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皋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又曰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爲難亡是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歸於節儉因以諷諫天子天子大悅時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游天地之間意

又曰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叅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懲齊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後漢書曰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又曰李充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名賈逵薦充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魏志曰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篇固當面試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吳書曰張紘作柟榴枕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紘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美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魏畧曰卞蘭獻賦讚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

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令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奏之文帝以爲工賜絹千疋

晉書曰孫綽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危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

又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琴不賞者必當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仕爲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武帝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梁書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今之世矣

又曰沈衆字仲興好學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武帝制千字詩衆因注解與陳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命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勅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尔祖

北齊書曰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荅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唐書曰獲嘉主簿劉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文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又曰文苑傳李華字遐叔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後唐書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尓謂琪曰子當愚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楊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祢衡傳曰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巵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佳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躰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躰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作賦躰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

拓宇於楚辭者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辭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洞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若夫京殿苑獵述行叙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寫送文勢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環宋發誇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　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贍雅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偉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

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首逾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宋玉大言賦序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玉受賞又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而賦卒乃賜玉田

楊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凉錄曰禿髮傉檀子歸年始十三命爲高殿賦下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善之擬之於曹子建

又前秦錄曰符堅宴羣臣于逍遙園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年少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朱彤上逍遙戲馬賦一篇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慶虬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焉

又曰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子可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上　賜　錦四匹

又曰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神化所至耳子雲學相如爲賦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身終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曾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曰汝爲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好賦吾固不及矣

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溫子昇邢邵不作賦乃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有[illegible]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

何禎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禎遂
造賦上甚異之

又曰楊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為丈夫出身不為孝子
則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
之賦

桓子新論曰子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
逮及業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
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地以手收
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少好文見子雲工為賦頌欲從學
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魏文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
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此七子者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猿漏卮

圓扇枕賦雖張蔡不過也陳琳阮禹之章表書記今之儁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

魏文臨渦賦曰余從上拜墳乘馬過水相佯高樹之下駐
馬書鞭為臨渦賦

世說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
門庭户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皆有
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
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
遂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讚述焉陸機入洛欲
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此閒有傖父欲作
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絶歎服以為
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
甚恨之嘗以問宏宏曰尊君稱位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故
不敢顯之溫曰君欲何為詞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
引身雖可去道不可殞溫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抽
刃於曲室閒袁君賦云何忽袁急而答曰大道尊公何言
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治民職思靜亂長沙之
勳為史所讚胡奴乃止

金樓子云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賦時人以為不減
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余謂水仙不及洛
神擬古勝乎士衡矣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
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
珠來去之意亦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杜黃

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頌　讚　箴

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蔚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黑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雅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資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魯以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燕之恒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屬興又覃及細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原夫頌惟典懿詞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式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已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杼情素

又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治脩古禮巡狩方嶽崔駰上西巡頌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問侍中竇憲

曰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之駰由此候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爲上客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魏志曰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山王袞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春秋曰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

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憤吝帝曰安敢忘之恨尒日不得早識龍顔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

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敏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廻正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焕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崔鴻春秋前燕録曰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唏此詩所謂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于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傳曰外髙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於是内外臣寮並上甘棠頌

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後周書曰顔之儀幼頴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以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鯉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

隋書志曰北齊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李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疋

鄭亞别傳曰民有彘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附文辭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髙其才

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

崔駰西廵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鶬庚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文心雕龍曰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詞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詞者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即古之遺語也至如相如屬詞始贊荆軻及史班書記以讚褒貶約文以惣録頌體而論詞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任雅動植必讚讚兼美惡亦猶頌之有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奬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槃桓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照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言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

其頌象之細緣也

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揚公亦其美也

晉書曰嵇含紹之孫也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之文不加點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既非其所没有餘辱粹有愧色

又曰衛恒字巨山為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最為工妙恒悦之故竭思以讚其美

世說曰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伊遂以書扇

箴

文心雕龍曰箴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

又曰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絶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人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萎絶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二十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有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多事寡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眞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經銘題於器名用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理貴弘潤取其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矣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周書曰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左傳襄元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百官各以箴以誡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跡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啓開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范曄後漢書曰崔琦字子瑋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誡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晉書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又曰文帝子齊王攸武帝時為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其略曰無曰父子之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靡二或有潘崇誹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世以為工

後周書曰齊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弟甚悦其文

唐書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太醫箴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絶俗

心正無斜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擊情超遥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又曰敬宗游幸無度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又有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載帝甚嘉之

胡廣百官箴叙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

崔瑗叙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臣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釋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於是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爲焉故建道陌之頭名其文謂之碑也

文心雕龍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已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不精允其序事也該而要其綴采巳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辭洽之來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詞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矣此碑之致也屬碑之取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照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柩用茅士喪用國車二綍無碑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猶繫也）

東觀漢記曰竇章女順帝初入掖庭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又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巳久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丹於碑使工鐫刻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文

又曰鄧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頴川讀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更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晉書曰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工藝靡不畢綜揔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又曰郭璞爲庾氷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氷子爲廣州刺史碑生金爲桓溫所滅

又曰杜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又曰孫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

又曰扶風武王駿甞都督雍梁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

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又曰唐彬爲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王隱晉書曰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齊書曰竟陵王薨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爲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油素絹也筆所以理書也）

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又曰陸雲吳郡吳人嘗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鄴言於高祖高祖召兼尚書議郎頃之即眞

後魏書曰衛操桓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右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有德無祿大命不延背棄華殿雲中名都遠近齊軌奔赴梓廬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

又曰尒朱榮字天寶美容貌幼而明決長好射獵葛榮之叛也榮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彎弓而誓曰中之則擒葛榮應弦而殪三軍咸悅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曰雙兔碑

唐書曰賈敦實宛朐人也貞觀中累除饒陽令時制大功已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政德立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爲棠棣之碑焉

又曰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

又曰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文及自書鐫刻訖畢戊申上御安福門樓觀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諸寺皆造幢蓋飾以金寶窮極瓌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導從士女觀者填噎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傳曰李邕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恩例贈秘書監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有國人傳寫諷念馮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屛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摸寫之號爲三絶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詔韓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之　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蕭俛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又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

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儻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從之

又曰李絳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旣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絳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 有秦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

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旣在安國寺卽不得不叙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叙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納之

後唐史曰魏帥楊師厚於黎陽山採巨石將紀德政制度甚大以鐵爲車方任載驅牛數百不由道路所經之處致壞人廬舍或發人丘墓百姓睹望曰碑來碑石纔至而卒魏人以爲應碑來之兆

祢衡別傳曰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日各歸章陵自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中央第四行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某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着耳章陵雖知其才明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所疑兩字故如正平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謂脩曰卿解不荅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王肅荅詔問爲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乎于踐祚之壇宜矣

晉令曰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尓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荊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叅佐爲立碑着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爲墮淚碑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見傷及胡石之亂舊墓莫不夷毀而此墓儼然至元嘉六年民飢始發冢者云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未裝雕刻之

飾爛然畢備

壽道記曰琅邪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餘皆崩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壠相連多崩敗又太學讚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立碑今四存二敗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陳登文蔡邕所作）

酈善長水經注曰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波梁山所謂龍門矣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

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紊滅不可識也一碑是太和中立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臨曰堯碑禹碣[illegible]古不殊）

虞喜志林曰贛榆縣有始皇碑潮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則見三尺行有十二字

異苑曰吳郡岑淵碑在江乘湖西太元村人見龜從田中出還其元處萍藻猶着腹下

金樓子曰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稱碑賦如一

國朝傳記曰魏文貞之薨也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為人所間詔令掊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

國史補曰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縑帛萬疋貫之舉手曰寧餓不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文部六

銘　銘志附　七辭　連珠

銘

釋名曰銘者述其功美可稱名也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智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周禮夏官上司勳職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由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成王業若周公者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者也）民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也司馬法曰上多前虜也）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旣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守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隨父牧在蜀作劒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劒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勒徙洛陽晷影於襄國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漏刻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暅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爲文其序曰乃詔臣爲銘

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書曰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子觀春山之上乃爲銘蹟於玄圃之上以貽後世（謂勒石銘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恐懼而爲誡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愼書銘隨身自誡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

必處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綏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廢者守之以謙威彊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誡隨之身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網羅者也）毫末不札（如毫之末言微者札拔也）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當與善人誡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孫卿子載此又載也）○又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爲我頌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口九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不槐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欹器焉（欹）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　常置於坐側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後之君子感誡之至追而作銘

揚子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

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帝刻輿以弼違大禹勒筍簴以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愼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列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愼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愼之楛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鍾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謚銘發幽石噫可怪也趙靈勒跡於潘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古今橋公之鉞則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新器矱淮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惟張

載㓘閣其才清彩迅足駸駸後發前至銘勒嶠漢得其宜矣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旣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若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符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采錄

三輔決錄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事見黃香集

銘志附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朝露骨肉歸於后土䰟氣無所不之何必古丘然後即化封於北郭山焉晏然處死乃命刊名埋於墓前種松栢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陳都門馬鳴跪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其所跪之地深二尺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乃以水洗之　其文字古異左右莫能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於是終葬此焉

博物志曰魯闕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須還葬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槨有銘曰四體不勤孰爲作生不遭遇長附託賴得二人葬吾宅閭里祠之

又曰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云不逢箕子靈公奪之我里

七辭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觸七舉七誤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咏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九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旣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没其諷喻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　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旣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

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田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辭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騁鄭聲曲終而奏雅樂者也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尒矣

連珠

傅玄叙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

固喻美辭壯文體裁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龍曰楊雄雖小而明潤矣此文章之枝流暇豫之末造也自此已後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珎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子之嚬矣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意致句廣於舊篇豈藂朱仲四寸之璠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勑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輕其禮有德必昌兵賊於義無思不服

又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製上

尚書臯陶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漢書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勇反跅覂也斥逐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又曰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宴飲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曰顯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解

又曰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謂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遇物必詩及造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能屈敵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子營虎牢鄭人懼稽頼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甸間築室都徐方量運宜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悲傷

魏文帝紀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九百篇號曰皇覽

晉書曰郄仲堪爲黃門郎孝武嘗示仲堪詩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

宋書曰高祖過彭城置酒命紙筆爲詩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

後魏書曰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手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後詔策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

三國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學詞彩溫麗捃摭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敘爲卅譜九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梁書曰武帝賜張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夙昔得人斯爲盛率承詔往復六首

又曰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勑在朝辭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詩爲工

隋書曰陳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思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

又曰大業三年幸榆林啓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稽顙至屠耆繼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國朝傳記曰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鷰泥否煬帝爲

鷰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又曰牛弘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書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洎于嗣業進引忠良鋭精思政朝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數年之後天下晏和遂於聽覽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懷時有制作天才宏麗興記玄遠著作郎鄧隆請編次之詔不許

又曰太宗著金鏡述以示群臣其辭曰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賛詠不能已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競懼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迹興滅不同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理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本常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社稷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安有危亡之禍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世人去桀紂躭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知爲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且夫人有寛躁強柔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

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躭吳起曰昔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寛濟猛猛濟寛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安民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發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古人云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

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有所好民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弦鄭衛多進降懷脂粉燕趙斯來蹇切直之路爲忠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爲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好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乎治主思賢如農夫之望歲哲右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亂君嫉勝已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舡之泛巨浪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外量不以盛碩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無謬矣有明主有暗主漢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留情於伊尹龍逢被戮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覩漢祖殷湯仰其有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騏驎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騏驎之類乎覩夏癸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蝨蝱爲害夏癸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髮爲犧千里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脩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云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録人之材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論之實難何者輕凌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禍殷紂致分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

不得耕女不得蠶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急命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愛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賢未必盡賢衆之所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即爲失才知惡不黜則爲禍胎又人才互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卿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從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以安身隨君情而殺之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公讎夫差是也損身而孰節孤立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以永鏡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之戮五負竭誠爲國終罹賜劒之禍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國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皆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厲行實爲君子又爲凡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委伏凡才則言愚闇數言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事不情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爲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深根

固本之内相而伊尹傳說世所希逢至如鎮積氷之塞府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遺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悠而不遺則枝葉而不存二宜之閒致心何所是以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天藻但學以爲已聊書所懷煩達見群賢不以爲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誡慎神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其詞曰昔隋季崩離天綱弛紊波濤沸四海氛霧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壯疲於兵甲老弱斃於飢寒爨骨百城流血千里宮闕變爲禾黍中原化爲寇場余以弱齡屬當厄運思靜大難以濟蒼生秣馬揮戈風驅電掃剋平八表臨撫萬方聊因暇景載懷興亂歷想前代昏君庸王莫不恃其智力則輕侮聖賢驕肆其文才則不尊道德縱其口辯以飾非肆其姦言以拒諫昏迷酒色習近讒邪暴疾黎元窮其轍跡傾危莫悟以至滅亡明鏡不遠於焉自鑒

又曰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文并御書公卿士庶競來摸寫車馬塡噎日有數千時人號其碑爲二絶文與書也

又曰太宗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玆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既安邊方静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宜賦一事太宗賦尚書其詞曰日昃翫百篇臨登披五典夏康既逸預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尅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又曰太宗征高麗迴次營州詔遼東戰死骸骨並集柳城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帝親爲文祭之曰忠列蓋世性賢明軌忘身徇國先哲良規惟尒等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劒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以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寇壘膏原潤鉞身殁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山川死其不殊存亡毆焉非昔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披襟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尒遺靈酒俎旣陳寃其斯享

又曰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師楊震墓太宗自爲文曰惟君資華嶽之奇氣稟金方之秀質艷忠篤以成性應時運而挺生彈冠贊務弼諧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肅坐槐變理鼎餗載調値安德不昇政由近習氣姧王衡日微黃道君慨然忠憤乃心王室昌言正議屢犯於逆鱗霜簡且繩志袪於時蠹而運屬陵夷道消賢哲不納嘉猷遂嬰嚴網方弘至治遽天天年英傑云亡邦國殄瘁斯乃緬想高蹤可爲長歎朕省方班瑞言事東巡瞻墳壠於道周想風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將與歸千載如存依然何遠行潦致屬君其饗之

又曰高宗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誡以示侍臣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又上表請揔名爲天訓幷請注解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材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贊以賜中書門下三品戶部尚書戴至德詞曰氿洪源俟舟楫中書侍郎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顯慶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脩習舊曲冬十月辛亥太常上書謹案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

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　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

又曰玄宗製令長新誡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乂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青旌勸農其唯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又曰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國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糵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

又曰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上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又曰天寶八載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製仁孝詩六章親札於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御製下

唐書曰德宗製中書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其序曰朕聞天地之德莫大於和萬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紀爲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式宴且歡順時而舉蓋取象於交泰之義也今歲華載陽嘉雪呈慶君臣同樂實獲我心近以聽政之餘叅比音律播於絲竹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樂教習甫就畢陳于兹於是闢廣庭臨内殿張大會示群臣千載成文威儀有序禮洽歡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盡和莫甚焉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絪緼德浹椅交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鐘鼎廣殿延群臣八卦隨意舞五音傳曲新頎非咸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諒在兹萬國希可親

又曰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上賦詩賜之曰東春變梅柳萬寓生春光中和紀月令方與天地長就樂豈子尚懿兹時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林桃稍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又曰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上賦詩以賜之曰歲閏節華晚衆芳繁暮春齋日天地晴元巳風景新禊飲傳舊俗古今歡此辰至樂在同和絲竹奚所陳薰琴是賞心姑射可凝神何必尚航酒浮觴曲水濱

又曰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在侍進和兼題于壁百寮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珏請皇太子書上詩序刻石而塡之以金

又曰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上賦退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曰獻歲視元朔萬邦咸在庭端旒揖群后迴輦閲師貞分行左右出轉旆風雲生眷此戎旅節載嘉良士誠順時須宴賞亦以助文經

又曰貞元十年秋九月戊子以重陽日宴餞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上賦詩以賜百官曰雨霽霜氣肅天高雲日明繁林已墜葉寒菊仍舒榮懿此秋節晚更延遐賞情池臺列廣宴絲竹傳新聲至樂非外獎浹歡同中誠庶敦朝野意永使風化清

又曰德宗至自興元御宣政殿冊拜李晟爲司徒上思晟勳力爲製紀功碑俾皇太子勒于石立於渭橋與天地悠久方多不載

又曰德宗以馬燧平河中詔賜上所撰宸扆台衡二銘并序曰朕每讀上古之事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繁戒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之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鹽節度杜希全著文上獻多所規陳聊爲君臣箴用各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未備垂諸來裔良所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有文武殿邦之臣也其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本元淳嗜慾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自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闕之矧又非眞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能任人

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尒欲罔載尒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之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難求備多士攢集衆材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我覽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我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述耳弗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弁去姦諛全固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去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爲戒納隍在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技遥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愼之天命必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九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御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於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以爲羲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余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荐興德化未敷業業兢兢其敢以愉俯察物情上稽典謨作斯式言寘于座隅其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立輔臣以翼以佐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應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逮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昭烈我祖膺期而昌剗滅羣凶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壃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國棟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

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邵入作申甫絶維載張闕衮斯補惟德是何惟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餙其惟哲王必賴良弼娟予不德闇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實惟勳賢內熙庶績外揔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心同德扶危持顛予嘉尒誠尒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愼終如始功載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夔克專厥美作鑒勤銘永代是紀尋有詔命勒石於起義堂西偏上爲題額

又曰貞元十二年上以聽政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勵精理道雖及和平之際未臻玄古之風夙夜孜孜勤求不怠夫安人以政輔政以刑蓋爲之立中非使人從欲也是以務兼聽以酌羣情擇庶官以杏共理恒勉不足而過其過我欲仁矣尚遠夫意哉然萬務是殷必戒其失聽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綴斯文庶乎自儆爾大朴既散利欲是生惟辟御時建極作程導以仁政齊以典刑惠此下人致之和平立政伊何必循道德詳刑伊何必去煩刻不以人從欲不以枉傷直故百度惟貞萬物作式匪陽不生匪陰不成寬則致慢猛亦取怨酌于大猷戒厥偏見罔咈人志罔與人患通言必察芻蕘必詢秉無私之心以誠其意廣無情之聽思得其眞憙怒有節措置有倫是以令肅如秋化行如春無通憸人無信側言憸人則敗政側言乃惑聽罔攻異端愼乃出令知人不易在觀其行事實求理去乃因時法非生變聖哲不爲導物類之情以通其變相天地之道咸盡其宜教必明於順動必慮

於達是以天覆之德日用不知六馬並馳在銜策五音並奏在理金石苟去回邪可行蠻貊因人而理自古不易唐堯赭服夏禹泣辜以弼于理冀遏其愚寧漏吞舟豈求噬膚陷之於過是曰毒痛天監孔明無臭無聲罔載爾僞必先爾誠蠛蠓不防太山可傾患生所急禍起所輕故作事謀始而戒於未形子臨兆人道存化育祇荷玄貺幸清九服一夫不獲若履深谷思正其源庶登於撲監于往躅書以自勗

又曰杜希全將赴靈州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揔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啟

沃之所宜亘古今而未得良以讜言者逆耳讒說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涇舟蒸徒職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執玄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外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鍾在宮聲聞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貞辰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大祖君臣叶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毂此禁衛殿于大邦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詞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于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或誡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于尒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明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尊俊避俗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又曰貞元中上賜群臣會宴于曲江上令中使劉希昂宣慰上賜詩曰令節曉澄霽四郊煙靄空天清白露潔菊散黃金叢寡德荷玄貺順時休百工豈懷歌鍾樂思與君臣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資始終未知康衢詠所仰唯年豐

又曰張建封來朝覲還鎮德宗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又曰貞元十八年九月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示懷詩以賜群臣曰秋氣肅時令早衣聞朔鴻重陽有佳節具物欣年豐皎潔潭色芬敷新菊叢芳罇滿衢室繁吹凝煙空惠洽信吾道保和惟爾同推誠致玄化天下期為公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宗撰開元訓誡思繼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范漢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可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

一曰奬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録勳賢分爲上下卷上自製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復遣中使程文幹以書屏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令賷將示卿藩等上表稱賀

又曰文宗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帝嘉之

又曰裴度卧疾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又曰文宗開成中駕幸龍首池觀内人賽雨自春不雨上孜孜憂勤徧禮羣望至是甘澤屢降中外咸悅上賦喜雨詩去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虔陳禮動天實精思漸侵又夏節復在三春時霢霂垂朱闕飄颻入綠墀郊坰

旣霑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憂樂萬方佇雍熙宰臣洎文武百官咸有屬和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風至之皃也）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得其時阜盛）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南遊于黄室之丘天子乃休日中天子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嗟也）我徂黄竹負閟寒（閟閉也）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傳日躔歷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忘念也）我徂黄竹負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鴼（鴼鳥名）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其寡（言守一居少業）不如遷土（居無求安也）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不皇萬民

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黄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黄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媿尔嘉祥

漢武帝栢梁詩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於是羣臣各賦一句

魏文帝典論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是

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餘又學擊劍桓靈時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南史何得其法於越余從何學之甚精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飲展有手臂曉五兵法其能空手入白刃時酒後耳熱方食蔗以蔗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求爲之復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授以祕術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余於它戲弄之事少所喜唯於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上雅好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習詩論及此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

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灌溉佳木遶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魏文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飇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映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從南方來爲我吹參差潛魚栖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三

文部九

詔　策　誥　教　誡

詔

釋名曰詔照也人闇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照然知所由也

蔡邕獨斷曰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文心雕龍曰皇帝馭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王事兼誥誓誓以訓誡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勑勑戒州郡詔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勑者正也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典訓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光武撥亂留意詞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暨明章崇學雅詔間出和安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勑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采炳耀不可加也自魏晉策誥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管于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以下詞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已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暉優文封策則氣含雲雨之潤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咨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詔勑法則詞

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勑者謂勑某官他皆類此

漢書曰誡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爲誡勑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又曰淮南王安傳曰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於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書賜之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决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說將尚不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可故耳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賓客掾史多文才士每所有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答尤加意焉

魏志曰明帝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帝引見劉放孫資入則內問之放資對曰燕實自不堪大任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帝室納其言即以黄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

又曰蔣濟上萬機論帝嘉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它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夫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載古人所慎唯察之於是帝意解追取前詔

王隱晉書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于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又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瑋矯詔行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流涕而言此詔書也受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枉受如此幸見申列

晉書楊駿傳曰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少閒見所用者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尓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又曰齊王冏入宮稱詔廢賈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晉中興書曰初顯宗幼冲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云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永制

又曰桓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詔以行今宣勑罷之

後周書曰冀儁善隷書特工摸寫魏文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作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摸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隋書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大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糺劾○又曰陳梁制諸用官式吏部先爲白牒錄數十名吏部常參掌人共署奏勑或可或不其不用者更銓量奏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書召怙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誥局作詔草奏聞勑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詔請付外施行

又曰周武平齊得李德林嘗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唐書文苑傳曰徐安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輔正多

有闕詳求遠中兖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九逸

崔元始正論曰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永平中詔禁吏卒不得繫馬宮外樹爲傷害其枝葉又詔令雒陽幘工作幘皆二尺五寸圍人頭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詔不可從也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遊俠有盜發順帝陵者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與三日期擒賊

曹植説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也

語林曰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

云勿使冶城公知導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闇臣闇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能見王公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鶵口中

策

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禮云不備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篆書起年月以命諸侯三公薨及以罪免悉以策書

隋書曰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

唐書曰劉迺字永夷爲司門員外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雅祐甫歎仰久之

後唐書曰同光三年太常奏吳越王錢鏐冊禮案禮文用竹冊上優其禮勑以王爲之議者以王冊帝王受命之重數不可假之非禮之宜也

殷洪小説曰魏國初建潘勗字元茂爲策命文自漢武已來未有此制勗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温雅與典誥同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勗亡後王仲宣擅名於當時時人見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紜及晉王爲太傳臘日大會賓客勗子蒲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問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

誥

尚書商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又周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又曰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李充翰林論曰誡誥施于弼違

後周書曰蘇綽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奉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泊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詞多不載自是之後文筆依此體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大饗群臣史官柳虯執簡書告于廟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孝不才亦由公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

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尒衆人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後世以予為口實

唐書曰孫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

晉史曰高祖令制誥之辭不得虛飾冗長必須陳其實行以正王言

教

尚書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傚也言上為而下傚也

文心雕龍曰教者傚也言出而民効也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施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詞中教之善也

漢書曰京兆尹王遵出教令

誡

文心雕龍曰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衞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曰余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

東方生傳曰朔誡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聞人之過失如聞親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得言也好論人長短妄有善惡者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有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似反類狗也裴松之以為援此誡可謂切至之至不刋之訓矣○杜恕家事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惡毅然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富貴禍害何由而生

陶淵明遺誡曰夫天地賦命有生必有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汝輩既稚小不同生當思四海皆為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此為成因喪立功它人尚尒況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顏延年庭誥云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

爲器（則鎬眞奐）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稍忍即歇故動無堡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　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爲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論語云内省不疚何憂何懼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文部十

章表　奏　劾奏　駁奏

章表

釋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施於外也

李充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文心雕龍曰堯咨四岳舜命八元並陳詞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戒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事斯見矣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初定制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以謝恩奏以

案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青赤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表章之目盖取諸此也按七略埶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樞要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表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矣昔文受策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章表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矣如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壯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叙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所以對揚王庭照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苞情位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驅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出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盖一辭意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尋陽山賊上書除其竹林譬如嬰兒頭多蟣虱而剔之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日黃門取頭虱章持入

張璠漢記曰周舉上書言得失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䟽願退位避舉當置其章於坐

吳志曰東萊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出郡守選慈以行至洛詣公車見州吏欲始通章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視之先懷刀乃截敗其章因共亡去遁還通章州遂受短由是知名

晉書曰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後魏書曰董紹傳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

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亦當如此也

又曰胡方回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褒世祖覽而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

又曰邢劭善屬文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劭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爲謝章表甞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劭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北齊書曰盧詢祖有術學文章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甞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黄門敕祖勳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歸時重其工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下令上書者並爲表於皇太子已下稱啓

後周書曰柳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弥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旁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楊遵彦命李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河之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乂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

唐書曰令狐楚爲太原掌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撝後事軍中喧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聲益重

典論曰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顔色鍾會察其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示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材也

傳物志曰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云昧死王莽慕古法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冝稽首再拜

奏

陸士衡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漢書雜事曰秦初之制改書爲奏

又曰群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右一詣帝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

文心雕龍曰昔陶唐之臣敷奏以言秦漢附之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揔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下情進乎上也秦始皇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故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術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温舒

之綴獄谷永之陳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辯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臣奏書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世交屯夷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辯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名為魏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唐書曰文宗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其迣之盛時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劾奏

文心雕龍曰案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奏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案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果勁而辭案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有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不差然甲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此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近世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刺骨為戾覆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墻者折肱捷徑者滅跡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巧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留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也

晉書曰何曾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

又曰敬思王怡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也

又曰劉毅以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不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其背而去

南史曰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侍史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隋書曰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職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堦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恭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糺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唐書曰顯慶中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

氏有羙色坐事繫大理乃訊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義府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退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羙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刑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中典憲上以義府有定策之功特釋而不問義方以毀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參軍初義方謂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禄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所

以未能决也母曰吾聞王陵母自殺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也及義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在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

又曰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御史被彈即向下承次監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闕臣伏以朝官入閤失儀知彈侍御史先合彈奏若彈奏失錯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奏畢便入本班侯監奏出閤然合待罪此乃殿庭舊制於事爲宜今若移一殿中於知彈侍御史下防向上數人失錯知或殿中自錯則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彈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况乖故實將虧騐雜仗請自今已後依閤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然後出待罪冀從易永得遵行從之

駮奏

李充翰林論曰駮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羙奏駮事爲邦之司直矣

晉書嵇紹傳曰陳淮薨太常奏謚紹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其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准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唐書曰許孟容遷給事中論駮無所憚貞元末方鎮阻叛其主留務判官雖不得代位亦例皆超擢寖以爲常十八年浙東判官武試大理評事齊總由是拜衢州刺史孟容

以總無出人才一旦超爲郡守非舊制也封還詔書時以絶論駮及孟容舉職班行爲之惴恐德宗開悟召對慰勉遂寢其事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黄勑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論　議　牋　啓　書記

論

李充翰林論曰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爲論語盖群論立名始於玆矣論者弥綸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別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政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

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盖論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哉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弥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漢書曰班彪遭王莽亂避地隴右時隗囂擁隴右衆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其時難

後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譏於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晉書裴頠傳曰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重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躭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范喬傳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立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楊劉優劣論

又曰董養字仲道陳留俊儀人也太始初到洛下不干榮

祿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者赦至於祖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元化論以非之

又曰魯褒字元道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强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又成公綏亦著錢神論

梁書曰范縝字子真南陽舞陰人也齊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不信因果著神滅論以明之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琰難縝曰嗚呼范子曾

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荅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又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帔練衣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到漑見其書抵之於地終身爲恨

後周書曰柳虬時人論文體者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

隋書曰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劉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窮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謂天北

方遠者視北方星宜細於三方矣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談論次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終而失明日岱亡

又幽明録曰阮瞻亦著無鬼論俄而鬼見而瞻死

議

說文曰議語也又曰論難也

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文心雕龍曰周爰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百揆之舉舜疇五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李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駮議駮者雜也議不純故曰駮也自兩漢之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矣至如主父之駮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陳於朱崖劉歆辯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駮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駮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銓貫以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議亦有鋒穎而腴辭不剪頗累文骨亦有其美風俗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施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貴必樞紐經典頤事實於前代觀

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宜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環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浮詞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於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辯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各其美矣

三國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又曰齊主命立三恪朝士議之太子少傅魏收爲議衆皆

同之吏部侍郎崔暹以父與收有隙乃別立議收讀暹議畢笑而不荅暹曰暹議若是須贊所長暹議若非須詰所短何容讀國士議文直如此冷笑收但默而竟無言

又曰齊魏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論宗廟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遂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南史曰馬褧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褧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若皆取決也

唐書曰天寶中崔昌上封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隨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

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

又曰張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請加監榷貴集州郡時宰不能奪內下其議韋處厚奏議發十難以詰之上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踈

獨斷曰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駮議不得言議異

金樓子曰余後為江州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云論議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克時始為僕射領選也

牋（說文作箋）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

文心雕龍曰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文麗而規益子桓不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敘情周而巧牋之善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晉書曰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它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吏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為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經一宿岸側

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之

博物志曰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玄是此郡人故以為敬

世說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忌其居兵權於事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奬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道上聞信至急遣取牋視之竟寸寸毀裂便迴車解衣帳中卧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復堪人閒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即發詔轉為督五部守會稽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㕁

張璠漢紀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行

文心雕龍曰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蓋其義也孝景諱啓後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事言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辯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書記

文心雕龍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

太五百九十五　七　趙先

子家予趙宣以書巫臣之責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故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音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珠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音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翰辭抑其次也嵇康絶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壹贈離乃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皆尺牘之文也詳諸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鬱陶詠風采固宜滌蕩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自戰國已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辭義美哉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牋也

漢書曰蘇武與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使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單于視左右而敬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遣還漢

又曰陳遵容皃奇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皆以為榮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机口占目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鄧奉反於南陽趙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

太五百九十五　八　趙先

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又曰竇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竇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一紙八行行七字

吳錄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先主辟馬良遂為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

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傳聽之略知其義往往論誂不失其指

晉書曰何曾爲三公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

又曰何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位至侍中尚書因以繼世名賢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甚簡傲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世而務豪乃尒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又曰荀勗傳云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勗所作晧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又曰簡文輔政引高松爲撫軍司馬桓溫擅率衆北伐簡文忌之松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廻旆便於坐爲書草曰寇讎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之大莫能加

斯非足下而誰

又曰王恭將舉兵討譙王尚之以誅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内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内箭幹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

晉陽春秋曰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又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南齊書曰周顒字彦倫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祖口授令顯裁合

齊春秋曰吳郡張融字思光臨終及葬徵士何點使汝南風周英爲書與融謝瀹見歎曰此書雖漂宕不倫亦有破的

後周書曰梁臺性果敢有志操不過識百字口占書詞意可觀

又曰柳慶時父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後唐書曰李襲吉掌太祖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

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拘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難與朱溫不叶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荅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天復中太祖與朱溫修好遣張特致書初叙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溫怡然大笑謂幕吏敬翔曰李公斗絶一隅削弱如此襲吉一函抵二十萬兵勢所謂彼有人可當也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翔赧然而退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將軍騎刼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而誤於書中云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高明者舉賢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西之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聘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得書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司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無它言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耶

魯國先賢志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典略曰太祖嘗

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視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尉還書與余盛稱彼上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爲

李充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見見之縱不能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延篤荅張奐書曰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及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粲爛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金樓子曰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誄　弔文　哀辭　哀策

誄

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謚也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累其行而讀之而之謚也）凡喪事攷焉（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憖遺一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又檀弓上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傳曰誄者累其行迹而爲之謚也

漢書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策（應劭曰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薨奏其行跡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師古曰大鴻臚本名典客行大令即典客之屬其行也官後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書誄其行）

東觀漢記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之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魏志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荅曰奉詔并見聖恩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爲讀莫不揮涕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如此

齊書曰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文心雕龍曰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士大夫之才臨喪能

誄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其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辭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于漢世承流而作楊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誄德述遵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德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結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顧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敘悲易入新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貴在簡要陳思功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

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霞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弥取於切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送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心雕龍曰陳思之文群才之儁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蚩乎

南史宋謝莊作宣貴妃誄曰贊軌堯門方之漢鉤弋也及廢帝即位下莊于獄曰卿作此誄時知有東宮否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下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德耶二三子未若妾之知之乃爲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擬之

世說曰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淡水同此玄味孝伯見云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又曰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陸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弔文

文心雕龍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亦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人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害民構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而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序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䐉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故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文仲宣所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詞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析割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左傳莊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史記曰相如從上至長楊還過宜春宫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

漢書曰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

禰衡別傳曰南陽寇栢松記劉景外當塹楚小出蜀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栢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外不在栢松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尔投之景外還慙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爲作三牲醊焉正平爲作板書弔之時當行在焉

上駐馬授筆倚柱而作之

祢衡弔張衡其辭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亂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倉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與隆悠悠永絶靡滯君音與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

麋元弔比干曰余既詰紂之後又感比干亢辭進諫不顧其身而受剖胷之戮殺身之後紂不悔寤適足快凶君之心而無益於世故復責而弔之

麋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絶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于虞舜禹殄於成湯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涉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茶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

束晳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脩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麥糈一器以致詞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束晳弔衛巨山曰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族殲滅越自異方來赴來祭遙望子弟銘旌叢立飢闕子庭其殯盈十俳佪感慟戴號載泣斂衽外階子不我揖引衽授袪子不我執魂兮魂兮於焉栖集

李充弔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於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愠乎陸沉馬樂厚而麹足雞悅塗而曳尾疇廟堂之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以先生之所期羌玄達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絶琅琅之金聲投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心不爽非大雅之所營○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然夜光匪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遺禪禮之固識達去留不能違顛沛之）艱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檢乎跡者必以纖芥爲事

達人之獲譏懽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數子撫茲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恢千載之大聖期百五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男兒而泣然

哀辭

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菑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心雕龍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降及後漢汝陽主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僊

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髣髴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贍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性故興言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惜加乎容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班固馬仲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謂侍御史班固爲馬上三十步哀辭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文尤清壯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爲祭文詞甚悽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之乃閣筆

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崩楊愔選其挽歌令樂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入用於是晉陽人謂思道爲八采盧郎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思賦自陳文宣之世遭遇譏諸逖爲帝奏其文誹謗先帝齊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槌三十顆鞭之百何如喚劉二時

哀策

文章流別傳論曰今所哀策者古誄之義

世說曰王東亭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子大覺曰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謚議皆王所作

國朝傳記曰褚遂良爲太宗哀策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又曰崔融司業作武后哀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移　露布附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

釋文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老可謂德音矣

起居誡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曰一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龍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其箕部之焚管仲吕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爲毅抑亦厲詞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揔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於骨鯁雖奸閹携養章實太

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皦然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叙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鑒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兼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後儀既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通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又言於上上曰汝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勑史今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盧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守令義攝檄持入白母喜甚（事具孝門）

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弥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又曰阮瑀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魏書曰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不咎

又曰劉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爲

張華別傳曰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晉書曰易雄長沙人也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西城陷爲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燬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又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爲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軌默然從之

又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周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擒爲檄擒馥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擒之辭擒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續晉陽春秋曰何毋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既瞎且尶尔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毀湘東弗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既不敢謁見遂諂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於炯

又曰偉玉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鬥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

之於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詞不順湘東所覩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腸抽其腸出乃斬之

陳書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涉文贍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又曰顧野王博識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國朝記傳曰元萬頃初爲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

宜軍不得入万頃坐流嶺南

唐書曰李巨川爲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万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臣王室完葺京城西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龍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相如之難蜀尤文曉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詞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簡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衆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明符契意用小異而體大同也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篡位爲京兆尹哀帝時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爲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三國典略曰衛襄字叔遂河東人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伐不能平賊曰使叔遂要我願散於是襄爲移書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尸沉江不出戴洋移告河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傳曰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勑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勑爲書喻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勑催令遣上子野徐起操筆撰之昧爽便就入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之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文速者子野答言曰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露布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後漢書曰鮑永爲司隷校尉子昱復拜爲後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隷也

後漢書曰邢巒從征漢北巒後至高祖曰至此以來未擒滅城隍土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又曰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耳

魏書曰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寶卷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爲露布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爲

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後魏書曰宇文神舉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又曰周人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

北齊書曰杜弼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於草

世說曰桓武北征時袁虎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

側絕歎其才

國史補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云　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皃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壈坎而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券　鐵券

過所　零丁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勑命於上付使傳行之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史記曰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也公子患之過侯嬴間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盗晉鄙兵符與公子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軍遂解

又曰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嫡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嫡

漢書曰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郡合符符合及聽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書帛裂而分之曰繻以帛漢出入關用傳繻今之過所）軍棄繻而去後爲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漢記曰延熹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果如本心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書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符軍三老等即皆稱臣

隋書曰高祖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頒木魚符於外官五品已上

煬帝顧謂樊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勦之凢可以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平王子諱軫也）王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而上之去（漸臺水上之臺）王聞江

水大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曰王召宮人皆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使者還）反取符未還則大水至臺崩壞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義死不爲苟免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爲限以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兩家常折券棄責（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之故棄其所負也）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無絕世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南陽人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晉書曰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道五十日宜勑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爲簿集上

宋書曰顧綽覬之子也有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之禁不能止及覬之爲吳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言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帥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爲約

又曰羅讓爲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者曰李某處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其奴歸其母

素書曰券契爲有信素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自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諧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曰責畢市吾家所寡者馮驩召民畢集以責賜民因燒其券還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者義也臣竊矯命舍責以賜民此爲君市義也

魏子曰仲尼無券契於天下而德著於古今善惡明也

王褒約僮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惠有

夫時奴名便子淵倩奴行酤酒便拽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時但要守家不要爲它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髀評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居當穿臼縛帚裁芋鑿斗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種薑養羊長育豚駒二月春（分被疆種瓜作瓠別茄披蔥焚槎發芋雞鳴起舂[illegible]）調治馬驢輸杖整宗園中拔蒜斫蘇切脯飲酒栽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用錢推紡亞敗樓索綿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池中擔

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椶栟櫚也皮可為繩作盧也音鑪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馬戶水門也蜀每落流水養魚欲食乃取之詣壁自爆地販市名武都縣出名茶楊氏池出好）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輳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所無為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從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持楯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辭窮詐索佗佗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尒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也（輳車輞也疊石竹籠盛石以為岸也承槃樹也南安縣出標榆變種麥也十月民輸租載輳有判也溲時官不禁報婦民家削作高樓致其上有急則上樓擊以告邑里令救助也）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大高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聞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閒請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為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浦薦八板桃牀真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縛趙國之編許昌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太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河東亂御桑轅

太山桑光長安鍛入白烏釘鏁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朴可斫千張山陰青㮂烏嘷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之蠡开市夌筆備郎寫書韓角撌道金案王桓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而歸

邵氏家傳曰邵仲金好賑施年八十一臨卒取其貸錢物書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及貸者還錢子孫不受曰不能光顯先人豈可傷其義乎

鐵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賊蓋登稱太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晉中興書曰初閔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又曰應詹督天門等郡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誅其魁帥餘皆當降自元康已來政令不洽谿蠻懷化數郡無憂其倭州郡所有敗唯詹獨保之一境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同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又曰侯景圍臺城陳昕說范桃棒令率所領二千人襲殺王偉宋子仙帶甲歸降桃棒許之使昕夜入宮城密啓梁主梁主大悅命使納之并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日當封汝為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以報元功而太子恐其詭詐猶預不決

隋書曰李穆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墜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

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事我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剋定擢授武衛將軍賜以鐵券恕其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唐書曰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怨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人臣反則賜鐵券今賜懷光是使反也上遂幸梁洋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爲信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二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注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

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雒治病博士弟子張策門人李臧齎過所詣洛還責禮冒名渡津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舩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逐覓見天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貍看向廳事乃是古始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群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貍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幣繒用相賞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胾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獨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米

筭夫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歎賞　攺定　誡詞

品量文章

後周書薛寘傳曰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梁書曰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文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三國典略曰劉逖字子長少好弋獵騎射後發憤讀書頗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雕悴逖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書曰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　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燭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張鷟字文成九八登甲科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曰爲青錢學士

楊盈川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融）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則可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乃爲弔古戰場文熏污之如故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又曰元和詞人元稹論杜子美之詩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此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矣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

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謿戲及其時有所善楊班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皃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鄴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中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抱朴子曰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又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又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騄步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又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

歎賞

晉書曰張載爲濛汜池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譚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又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許以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已

陸機弟雲嘗與機書云君苗見兄文輙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絶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善屬文沈約每見其文常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筠嘗以詩呈約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約又嘗謂筠叔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秀

又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文筆才未爲時人所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咨嗟賞之即轉爲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叅軍

唐書曰封敖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

而理勝不務奇溢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尔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廻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相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懐靜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敎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敎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敎深禮重之

又曰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臨樂鄙鄭衛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定總樂立於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玨奏定之名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遂召昇階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要作金石之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賦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袵讃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楊都賦成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懐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

顔氏家訓劉孝綽當時旣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詠置几案動輙諷吟味其文

改易

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漢書曰倪寛善屬文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疑奏已再却矣掾吏莫知所爲寛言其意掾吏因使寛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部其材以爲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意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寛爲奏讞掾

晉書曰袁宏從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但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究尼父之慟哭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必傳千載無容率尔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結事然於寫送之致似未爲盡桓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曰感不絶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宋書曰王誕字茂世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少叙節物一句誕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詢歎美因而用之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劉繪傳曰魚復侯子響誅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

爲表須更便成疑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文提携鞠養俯見成人

後魏書高祖嘗宴侍臣於清徽堂詔令黄門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仍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府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才見本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唐書文苑傳曰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三國典略曰齊王在東山飲酒投杯赧赫召魏收於前立爲書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海蕞尒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木紛流成舡吾地便當躬先將士入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歡好睦聞其姦計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揔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聞知書成齊主覽之於光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没水終不縱赦於是遣渙南侵

曹植與楊脩書曰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常歎此言達以爲美譚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虞松作表再呈輙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顔色鍾會察其憂問松松悦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悦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介耶誰所當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來日平旦入見王獨撫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才也

詆訶

曹植與楊脩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恐時人未之見重先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閒有傖（坳庚）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絶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三國典略曰齊有大儒劉晝恨不學屬文力復緝綴作賦一首名爲六合自謂絶倫魏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其見賦又愚於名

又曰邢劭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言曰劭常於沈休文集裏作賊何意道我偷任語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顔之推嘗以二公之意問於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優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去避之

隋書曰高構以老病解職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有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學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

特爲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伏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書曰文苑傳曰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國朝傳記曰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儁録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思疾

漢書曰枚皐年十七上書曰自陳乘之子上得大喜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爲文疾受詔輙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亦只賦門）

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作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

諸子登臺使各爲詩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植即應聲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又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

齊書曰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珙（音無）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珙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曰高祖目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壯俄又勑爲書喻魏相文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勑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旣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文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音怡音異）又遷散騎常侍异容皃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又曰蔡景歷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板授北府中記室參軍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禿髮傉（內沃切）檀于禮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於曹子建

北齊書曰魏收鉅鹿人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爲封禪文收對曰封禪者帝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尚絕筆於此以臣下材

何敢擬議臣雖愚淺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筆便就不立稾草文將千言黃門侍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構速敏之工邢溫之所不逮

梁書范雲小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疑其宿構

蕭介傳曰初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國畧曰高澄嗣渤海王聞謝挺徐陵來聘遣中書侍郎陸昂於滑臺迎勞於席賦詩昂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亦以敏速見美

梁吏有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朱子仙破會稽購得肯吾謂之曰吾昔聞汝能作詩今可作若能當貰汝命肯吾便操筆立成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又曰陰鏗字子堅梁右衛將軍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於陳主陳主召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陳主甚歎賞之

北史曰隋韋玄正舉秀才楊素志在試退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謂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玄正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

隋書曰楊素周武帝以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書曰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

唐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撿自號四明狂客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又曰王勮（其劇切）長壽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鳳閣舍人事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勮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授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之尋除鳳閣舍人兼弘文館學士

又曰韋承慶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十筆輒成未嘗起草

又曰逖少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為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為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李白白耆酒已臥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又曰韋溫綬之子也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中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以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

令狐楚為太原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下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鄭儋（都含切）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從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

唐中書舍人陸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具

徧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袞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御斯文不墜矣

又曰李巨川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弥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為部下所朝議罪叅佐貶為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為書與備馬上立成有以此為能者吾以為兒戲耳

文士傳曰劉楨坐廚人進瓜楨為賦立成

又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流璃盌使客賦之尼於坐立成

國朝傳記曰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拘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末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所作詩自叙稱吾意者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千萬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且以對鶡鵲而作暑賦弥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白者也（曹植曾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不肯也又命作暑賦脩辭違然日不敢獻）

思遲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而盡廷譽然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文高典冊而用相如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少遊大學善屬文太始時天下自公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遂作二京賦因以諷諫思十年始成

魏志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道嵇尚書陳騫等制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門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介紛紜良用憮然乃其原道等

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郡臨淄人思少而好學年四十來仕潛思為三都賦十年而成貴勢之家競傳相寫又案郭伯通衛權為思傳曰思為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書曰武帝宴壽光殿令劉孺張率賦詩時率與孺並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覽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隋書曰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李翰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未幾罷為它官高郢為御史大夫表授殿中侍御四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談藪曰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詩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曰自許編苦疾如他織錦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

文部十七

著書上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其不得通道也

漢書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又曰陸賈在高祖前時時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之賈曰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久長之術也帝乃令賈著古今成敗之書名曰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繁露淸明竹林之書曲臺后倉之書禮射之書

又曰王莽傳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遣子宇陷於管蔡之辜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誡子宇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請令天下吏能誦公誡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者言刪之得置學也）

後漢書曰梁竦以經書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食者慙

又曰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後漢書列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覽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晉書曰干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亡母乃生埋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

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于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鈌事事各畢

又曰孫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其子遽拜謝曰請删定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尒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泰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

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自録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録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圖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又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唯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

又曰王隱字處叔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嫉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雜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宋書曰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之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博聞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並記江左舊事緘之有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又曰高平郄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无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以四部衆書盈溢机閣自劉歆七略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焉

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復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即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遇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為之合藥

又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讃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條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約无

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後周書曰齊王憲嘗以古今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刋定為五篇表陳高祖覽而稱善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吳人初瓊父雲公奉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

三國典畧曰齊主如晉陽尚書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别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緗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為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脩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録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編次放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脩文殿御覽今

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齊主命付史閣

初齊武成令宋士素録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爲御覽置於齊主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録魏史等書以士素所撰之名稱爲玄洲苑御覽後改爲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爲脩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三國典略齊魏收以子姪少年須誡厲遂著枕中篇以訓

隋書曰杜臺卿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

國朝傳記曰虞世南之爲祕書也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

唐書曰太宗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祕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所編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賜物一千段

又曰太宗閲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又曰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並坐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賢賢甚重之嘗撰續排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爲笑樂及賢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遷善排諧鄙説是導之以邪也遂徙于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令麟臺監張昌宗與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給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員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舊書外更加佛教道教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功上親製名曰三教珠英彦伯已下改官加級賜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後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入禁中令撰玄覽百卷青宮要紀少陽政範各三十卷孝子傳及列女傳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各二十卷古今內範百卷樂書要録十卷百寮新誡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軌二卷兆人本業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並藏於祕閣

又曰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齊名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一十卷表上之遷左右史

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始可也

又曰大曆中刑部尚書顔真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乃纂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祕閣及集賢書院貯之

又曰馮伉爲醴泉縣令患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壹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又曰貞元十三年韓譚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于周隋録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爲立傳

又曰路隋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録復命兼充史職

又曰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平章事賈耽進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十卷圖廣三丈率以寸折成百里權德輿作序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時穆宗荒恣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情慮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

又曰唐次貶開州刺史在巴峽閒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皋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皋令罷之次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以吾爲昏主何自諭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

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之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以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畧

又曰鄭處誨方雅好古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録三篇行於世

又曰裴潾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薄之

又曰柳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它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又數其　五條詞多不載

御覽卷第六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書下　幼蜀文

著書下

呂氏春秋曰呂不韋爲秦相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爲十二記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爲准的以無爲爲紀綱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無名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吏積年乃知其眞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彊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師事之

西京雜記曰淮南王著鴻列二十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有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劉子駿漢言百卷首尾無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卷數先父傳之劉歆欲撰書編錄漢事未得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前後無事類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之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異

又曰楊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雄傳贊曰雄好古而樂道其志欲窮文辭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於是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才智開達卓絕於衆漢興已來未有此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荅曰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爲廣大餘皆藂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歎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又曰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子書正恐言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云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瓦顧木杯比門所饒金觴玉爵萬家無一也

又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滅絕而託竹素者爲世寶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蕩盡困於無力不能更得故抄撮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譏洪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璧余荅曰詠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擿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又曰嵇君道問二陸優劣

抱朴子曰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鈍利方之它人若江漢之與潢潦陸子十篇誠爲快書若其辭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潛筆腐豪不可益也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嘗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

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巽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謂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須答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楊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論衡曰畫工好畫上世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楊子云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爲金匱也

又曰淮南呂覽文不無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貴也人有譏充書者繁重云不在多以爲龍少魚衆少者爲神充荅曰文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分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爲賢也充仕數不遇以章和二年從家避難楊州丹陽入爲治中才小任大職在刺劾笔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還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逾邁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生之書九十六篇論衡造於永平末定於建初之年耳

新論曰余爲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與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絶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

風俗通應劭撰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嘗以月遣輶軒使采異代方知載之秘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槩與楊雄續注二十七年九九千字猶不如尒雅之宏麗張竦云縣諸日月不刋之書余不才敢比隆於斯人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班

又曰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沉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又曰或問余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共著此書荅爲區區自勉如此子曰夫荷蒴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緻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之凉者不知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慘悽子之術業豈賓客之能闚斯蓋以筳撞鍾以蠡測海也子常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爲賓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令賓客闚之也

又曰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元經談此多誤動形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楊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聞太元也皆由不學使之然矣

隋大業拾遺曰大業之初勑內史舍人竇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二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脩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逵宣勑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亦

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尒等可乎然於著術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勑追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揔撿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贍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繼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袁朗杜寶吳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聽勑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物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爲體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細重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文於草隸爲時所重

幼屬文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因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歲善屬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對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賦之植援筆立就（亦出思疾門）

又曰文帝八歲屬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彈琴長嘯以此終日

又曰庾闡字仲初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涼録禿髮傉檀子歸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之曹子建（亦出思疾門）

後魏書曰胡叟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思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

齊書曰張率字士簡性寬雅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向之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南史曰劉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又曰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

後周書曰李旭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剏置明堂旭年十歲數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

三國典略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與大臨同年十歲

並能屬文曾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

梁書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又曰太祖文帝諱綱字世讃六歲能屬文高祖驚其早就不之信也及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也

又曰丘遲字子希年八歲便屬文父靈鞠有才名常謂氣骨似我徵士何點見而異之

又曰庾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

又曰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文則傷俗

其能含清濁守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又曰陸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廻文妍麗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

隋書曰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

又曰于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文選人名錄曰曹植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賦數萬言能屬文

又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當時

幼童傳曰謝瞻字宣遠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

又曰孫士潛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

金樓子自叙曰余六歲解爲詩奉勑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周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尔稍學爲文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金澤文庫

文部十九

史傳上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也

説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君過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左傳昭十五年曰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又宣二年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傳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昭十二年傳曰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和缶皆命御史書之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遷為太史令掌紬史記（紬綴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又曰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周禮也仲舒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錄也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晉書曰王沉仕魏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又曰華嶠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

嶠中子徽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又曰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重如此

宋書曰王韶之琅耶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

又曰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所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班氏所作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書曰吳均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奏之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書不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勑付省焚之坐免職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去我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後魏書曰毛脩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期重之與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它為偶而以為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書監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曰周蕭大圜為滕王逌友逌問於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隱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隱孟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又曰齊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齊主乃令收專在史閣不知郡事謂收曰當直筆我終不學魏太武誅史官於是廣徵百官傳狀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袠一百三十卷

尚書陸操謂楊愔曰魏收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曰此不刊之書傳之万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過爲繁碎時論收爲介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賂黃金故也邢劭父兄書事皆優劭唯笑曰列女傳悉是史官祖母尚書左丞盧斐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書舍人盧潛等言曰魏收誣罔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曰東觀筆殊不直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齊主大怒乃親自詰問斐曰臣父位至儀同收附於族祖中書郎玄傳之下收之外親博陵崔綽位止功曹乃爲傳首齊主問收曰崔綽有何事迹卿爲之立傳收曰雖無爵位而道義可嘉魏司空高允曾爲其贊稱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齊主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贊理合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不能對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傳甚美乃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稱謗若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臨漳獄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髟隸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伍並非史才刀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脩史諸人父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陰若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謂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號爲穢史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在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又曰許敬宗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在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又蠻首龐孝泰率鄉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怯懦先擊破之敬宗納其家寶貨妄稱其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如此

又曰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皆書何等事大底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帝曰然

又曰貞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

爲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懷極可嘉尚又詔司空房玄齡等脩晉書以臧榮緒書爲本採擄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舉爲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皆稱制爲房玄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顯慶中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太宗實録所紀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亂錯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曰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横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欲斬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弟係往年宿衛之日被差習警仗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史我不爲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於是處俊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傳下

唐書曰于休烈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貞元十二年賈躭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即記録令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但出於已行制勑内採録更無它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録號爲時

政記毎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又曰李翶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宰臣脩國史李元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間或脩或不脩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惣爲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脩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廢賈躭齊抗脩之於貞元躭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於爲理徧讀列聖實録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嘗請宰臣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脩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執筆於階陛之下所有奏議悉得書之自永徽以後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欺蔽遂奏史官與庶僚俱退厥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李謀啓沃不復知矣左右史唯寫詔誥除授以脩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璹以爲史官疎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今已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録號爲時政記事亦尋廢

又路隨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録說禁中事頗切直内官

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脩及脩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疋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更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輕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撰或致私嫌縱臣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條示舊記最錯悮者宣付史官委之脩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

去其它不要更脩

又曰文宗嘗謂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爲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鄭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粮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諷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屬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名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違微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朗曰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上畧覽曰御宜門外重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朗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恥異日

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又嘗於紫宸殿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王鑒戒陛下但爲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爲太宗文皇陛下許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觀之謩曰是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書曰賈緯乾祐中受詔與王伸竇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爲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相桑維翰執政嘗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書

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乃改爲白金數千鋌

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陶唐以來至麟趾自黄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登筆不避亦一代之偉才

又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　司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

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又晉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奨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毁貶朝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藻辭華靡敘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脩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然叡旨幽祕經文婉約丘明同耻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從横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録而不序故即簡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吕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

得事序焉亦其實録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録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案春秋經傳舉例發曰史漢以下莫不准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放典謨及安

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又曰傳記為式編年經事文非記論按實而書歲遠則闕曲雖盡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合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漏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皋云傳聞異詞荀悅稱録遠畧近盖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理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録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詞而世情利害勲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蚩理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論可為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略近則回邪如此折理居正唯懿上心乎

談藪曰後魏太保清河崔光樂陵太守曠之孫長廣太守靈延之子光博學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除著作郎撰國史遷黃門侍郎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渾渾如黃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為史改渾渾為浩浩光有大度喜慍不形於色有毀之者少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稱之光脩國史第敬友子鴻復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為榮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筆　墨　硯　紙

筆

說文曰楚謂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而書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皮所謂鹿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

又問曰筆有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漆耳使史官載筆故以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毛詩柏舟靜女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也彤管赤筆也）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也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簪筆（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落筆於地

齊書曰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梁書曰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又曰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

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曰筆乾譯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又曰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國朝傳記曰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智永常樓上學書成方下其棄筆頭至盈甕

唐書曰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

又曰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比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執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覩者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毛皆秋兔之毫官

師曠庵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楊子法言曰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筆舌有書不用筆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之

論衡曰知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神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錢如無錢亦與筆

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有人與大筆其管如椽旣覺說人云當有大手筆事不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並王所作也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

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以金寶雕琢然爲貴也

又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筆墨法曰作筆當以鐵梳梳兔毫毛及羊青毛去其穢毛使不髯茹羊青爲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副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在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者皆無恙

荊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

琉璃筆

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兔毫無異

又曰嶺南無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者醉失之大懼因剪鬚爲筆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墨

釋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漢書王莽傳曰漢兵起莽以墨汙渭陵延陵周垣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即位万國貢獻悉禁絶惟歲供紙墨而已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韋仲將筆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煙擣訖以細絹篩於缸中

篩去草芥若細沙以細絹篩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慮失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鷄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鷄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眞朱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碎破重不得過二兩

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宮物有墨五丸

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惡之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入材裏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刊

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舒紙於前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趙壹非草書曰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爲務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屈指畫地爪折鰓出赤劬頓之增醜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煙

盛弘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

尋陽記曰廬山有石墨可書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李尤研墨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相附筆疏以申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硯

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晉書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

唐書曰柳公權常寶惜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太公金匱曰研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曰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凍

拾遺記曰張華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賜青鐵硯鐵是于闐國所獻鑄以爲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執硯啼哭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令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命童幼讀

孝經論語世語曰曹爽與明帝少同硯書

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員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

劉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大石青色堪爲硯

紙

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東觀漢記曰黄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曰東京有蔡侯紙卽倫也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用故魚網作紙名網紙也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卽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爲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

崔鴻前燕録曰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尓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書曰杜暹爲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万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帝云逸少不節

拾遺記曰張華獻博物志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横衺側因以爲名

世説曰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宣讀書亦讀書范宣抄紙亦抄紙

桓玄僞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黄紙代之

又曰主令平准作青赤縹緑桃花紙使恕精令速作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鶵口中

范寗教曰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盛弘之荆州記曰棗陽縣一百許歩蔡倫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卽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異苑曰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累疾死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

傅咸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

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宫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華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勑紙法各一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簡　策　牘　札　牒
板　刺　函　袠　槧
檢　封書泥　水滴器

簡

說文曰簡牒也

釋名曰簡書編也言間也

爾雅曰簡謂之畢（郭璞曰今簡札也）

毛詩鹿鳴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張璠漢記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以殺青寫書祐年十二諫曰海濵多珎玩此書若成載必盈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書橐邀名疑敢之戒先賢所慎恢大喜

范曄後漢書曰大夫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多權謀乃表爲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愚聞一卒畢力一百人不當万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其必敗乎

魏畧曰宣王討王陵面縛迎逆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耶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

賴鄉記曰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編楊柳簡以爲經本晨夜誦習

劉向別傳曰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之書中外傳示莫能知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驗校果然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高山一通黃櫨簡漆之書封以青玉之函著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

策

廣雅曰策謂之簡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勑封侯曰策策賾也勑使整賾不犯法也

史記曰百名以上則書於策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後漢書曰何敞父比干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因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車騎滿門覺而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霑雨止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賜君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九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

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吳曆曰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似銀長一尺三寸刻畫有年月字因改年爲天策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太祖一奠地祇一奠高祖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於群玉之山阿平無險（言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策之府）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於方策

牘

説文曰牘謂書板也

釋名曰牘睦也身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

史記曰文帝遺單于尺一寸牘單于以尺二寸牘荅

又曰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記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

東觀漢記曰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詔撿覆衆百姓嗟怨諸郡遣使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陽南陽不可問上得之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欲以懇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賁詰問吏吏首服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夢書曰牘札爲薦舉夢得牘札欲薦舉也

韓詩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恒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二子書所在伯魯亡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乃黜伯魯而嘉無恤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秉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札

劉熙釋名曰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晉令曰郡國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

漢書曰司馬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萬之衆而無稱號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爲最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

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時有神雀入宮章帝勑蘭臺給筆札使逵作神雀頌

晉張華有文雅之才晉儀禮臺華制度勑有司給筆札多有損益

晉陽秋曰梁國張惲字義元爲郡吏入值太守圍碁投札於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户太守輟碁令坐漢武故事曰上崩後有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

大匠丞文曰故績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爲金稱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欲搆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眞以白武帝帝使人盡將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爲札而一慈徑出走赴群羊詩云有客從南來贈我一書札上敘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牒

說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龍曰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牒諮謀牒之尤密謂之籤

左傳昭六年曰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王爲客（二王後賓）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不會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也）

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野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收羊取澤中蒲截爲牒編用寫書

板

釋名曰板昄也昄平廣也（昄半半切）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琁璣一低一昂是十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蜀志曰譙周勸劉禪降後元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還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馬昭果崩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荊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司馬作幾驢而楊駿荆王反

幽明錄曰王文度鎭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亦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疾薨

桂陽先賢畫讚曰胡滕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撥猥滕表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幸使爲京師臣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帝奇其才悉許大將軍西曹掾亡馬召滕因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經曰板有芒角形勢上狹下廣右薄左厚光采流澤文色調達木理通直皆爲吉反是凶板細理輕虛其人性簡達周正其人寬博板有橫節爲病在面內喪在背外喪板有蝸穿及節對過其人凶板中字皆令筆迹調利有形勢字欲當右行空中不用對對則多牽制又上官多憎之官字欲令故官字小新官字大有波勢墨色分明板形平通無絶傷刀迹是元吉官字無形勢點染不分明皆免官或不到官官字小它字墨散入材理中必入獄死板色欲類其姓角家板色青爲吉亦不宜于白不利官屬墨不利父母黃不利妻財九齋板來者其人姓名書爲善祥不善則否也相板時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後則板前低而落此則左遷板有病累皆可治改治之用庚申寅日庚更也申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剌

釋名曰書姓字於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咸敎著書名曰潛夫論故渡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定或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規規臥不迎使人呼入餕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辭有頃聞王節信在外規乃驚起衣不及帶倒屣而出援其手而還與同席坐大設賓日暮別去人或歎曰何有二千石之賤不如諸生之貴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黄門侍郎荀俁奏曰今吏初除有一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夏侯榮傳曰榮字幼權淵第五子幼聰明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奇之

長沙耆舊傳曰夏侯叔仁氏族單微丁母憂居喪過禮僑郡徐元休弱冠知名聞而弔焉旬日之中積刺盈案

吳録曰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債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以忘耶

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嘗詣大儒馬融辭不見彪覆刺其書曰伏聞高問爲日久矣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以啓其蔽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頌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名益顯士争歸之載刺常盈車

祢衡別傳曰衡初遊許下乃懐一刺既到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幽明録曰一士人姓王坐衆中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尋刺曰是宇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於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

函

吳志曰張温字惠恕使蜀謂先主曰諸奉所賫函書封

晉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於中水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艣十餘由内水向黄虎

傳子曰太祖徵劉曄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問曄乃一夜數十至

袠

説文曰袟書衣也

晉中經簿曰盛書有縑袠青縑袠布袠絹袠

後漢書曰楊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説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尔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王宗妻文拯其前妻子博學好寫書拯嘗爲手自作袠常過其意

宋謝靈運書袟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唯勤翫無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詠書袟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槧

説文曰槧牘樸也

釋名曰槧板長三尺者也槧漸也言漸漸然長也

論衡曰斷木爲槧

楊雄荅劉歆書曰以鉛擿松槧二十七年矣

西京雜記曰楊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四方之語

捲

後漢杜篤書捲賦曰惟書捲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橈時傾邪而反側抱六蓺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封泥書

春秋說曰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又曰黃龍五采負圖黃玉匣黃金繩縷黃芝泥

王子年拾遺曰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湯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為器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如銀名曰銀燭嘗以此泥封諸函匣令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多以泥為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

續漢書曰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為泥

東觀漢記曰鄧訓嘗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後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志訓嘗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西京雜記曰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綈其上

水滴器

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冢甚瑰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成水滴硯

傅玄水龜銘曰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未出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群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學部一

敍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為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衰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弥惇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劒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不反檠然後可持）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効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源衆流也言益者衆猥外入及其用之學知其非從己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聾（若聾互為聾相因聾之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之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　其曲中規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臾

之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外高之博見也外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撮繫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

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其前行之惡況全德之人乎

韓子曰如脂粉則嫫母進御家不潔則西施弃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又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劒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柟豫樟學積亦有生焉

愼子曰孔子曰立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踵也喻學者食多而後方足也）（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觸（在外表錦在觟蚪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道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

下

蘇子曰不食八珎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軟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溜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詩

於子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學書曾子曰汝居參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咤之聲未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下形也曚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杚以玄錫摩以砥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

又曰夫心闇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

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撥揚埃穢啓導聰明飭涤質素察往知來博涉觀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涤不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登閬風捫原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飾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遠而魯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之爲臺榭者未知班輸之結構也天倫爽朗而不可謂之爲君子者未識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

飲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倮蟲何以異乎

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賈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蠒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

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人目也深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爲已知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禄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論曰學者疏神達思治情理性也初學則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爲國者不患學之寡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子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於伏親令汝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休惕小慰我心脩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書史

王粲荆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明達雍泮作爲禮樂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昧利有攸適猶金之消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聲書誥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庇也

虞溥厲學篇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所博覽儒者不勝魯肅見呂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

世説曰褚裒字季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揔博贍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學部二

敘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

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禮記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東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漢書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嘗欲訓左氏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又曰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二萬言却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學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經異義傳於世

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齊書曰臧榮緒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唐書曰長慶中上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之事亦是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準的固不可以典籍爲比論也上曰六經所尚不一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

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海內乂安人知孝節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謂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又曰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貴爲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後爲得也

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區也）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在易變易也禮體也得事體也詩志所之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比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凉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導之（皆道古之人陳迹耳而復不能常稱道）

又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矣千七十君論先王之道明周邵之迹一無所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

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道哉

又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繙（繙唯累之兒）十二經以說老聃曰願聞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者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頌聲不作曰詩亡春秋撥亂作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爲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愚書之失也拘禮之失也亂此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

楊子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曠）周書噩噩爾（不阿）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又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賣書市）

又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又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德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猶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

又曰隱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騏驎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顏延之庭誥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爲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微辭豐旨貽意盛聖春秋爲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有

所志揔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焉荎取之於物其蕪惡乎可知矣夫數象窮則太極著人心極則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鄭玄六藝論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桓譚新論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帙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蔣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袁准正論曰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潛夫論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論曰夫五經則海也他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益也

孫綽子曰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辭宣於人

杜子新語曰衆儒覩春秋之記録政之失得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俱美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曰著述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文心雕龍曰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墻宇重峻吐納若深譬萬鈞之鴻鐘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詁訓茫昧通乎尒雅則文意曉然故子貢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譎喻溫柔在誦最附哀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學部三

易　詩　書

易

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籥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爲管籥

禮記經解曰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

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天地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也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文言立符（符信）象出期節（象爲之出期節者皆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比也）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文謂之周易

周易正義曰伏犧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

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曰虙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犧文王孔子也）世歷三古（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及秦燔書而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漢書曰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東觀漢記曰任丹傳孟氏易作通論七卷世傳之號曰任君通論

後漢書曰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弥遠衆說騁辭曩闕延陵之理樂今覩吾

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覩象雲物察應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也

晉書曰王湛字處仲司徒渾之弟也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永獨異焉兄子濟每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北齊書曰權會本貧坐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職事煩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怯之遂誦易經上篇

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齊書曰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

梁書曰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曰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唐書曰文宗時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謝上知通有易學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玄解并揔論二十卷易樂冦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說曰殷荆州仲堪曾問遠公云易以何為體荅曰易以感為體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未嘗不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劉向別傳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

王叔師正部曰易與春秋同經綜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成人事

金樓子曰按周禮筮人氏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犧也歸藏黃帝也難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以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在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詩

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漢書曰通其言謂之詩

左傳襄十六年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小國必當有從者）

又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草蟲召南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止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賁賁鄘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小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隰桑詩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太叔

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勉富賦詩以自寵）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又曰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也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也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兒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人當隨其力任往如金冶之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心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

論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夏）始可與言詩已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曰詩以道志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義云初孔子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又曰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同異者續為之注解謂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綿綿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

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然雅音之韻四言為主其餘非音之正也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給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說詩解人頤

又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鄰國之微言相感當揖讓

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晉書曰王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弟子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顏延之庭誥曰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詩爲之祖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劉歆七略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

書

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
莊子曰書以道事
顏子曰儀訓云三墳五典纍纍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也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尚書正義曰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遂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其書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孝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又爲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漢武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猶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矣
又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尚書字讀之
又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illegible]）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漢書曰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愼徽五典下分爲舜典一篇以續之
後漢書杜林傳曰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林嘗言林得興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於宏後更從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自爲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

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
故任賢誠愨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
圖代之及穆宗問宰臣貞觀開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對請
復以無逸為誡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
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
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鉏閲切）

又曰文宗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
夕觀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學部四

禮　春秋　孝經

禮

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太公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樂記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外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

又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餦切丑）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又禮運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又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豆籩以外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又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又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而備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禮

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為非是不得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唯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

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惟鄭玄行於世矣）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言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

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授之勿令絕世後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壼奏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撰綴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隔絳紗幔而傳受以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從學傳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唐書曰開元十四年上令太子賓客元行冲撰類禮義疏將立學官疏成右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詔修撰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學行冲恚諸儒排己退著論以自釋

春秋

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義曰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左氏傳有賈逵訓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有范甯集解

春秋楃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耶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亂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意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也

又云劉歆爲左傳學以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甞共父向校書父爲穀梁學數以難其父向向不能報也

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鄭玄别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魏略曰魚豢嘗問魏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又曰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故嘗數與辯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長史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讙許袁切咋音阻格切）

晉書曰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甞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乎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又曰杜預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三國典略曰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隱常謂曜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梁書曰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三禮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之

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春秋爲上

三輔決錄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五百疋

又魏略曰逵好左傳及爲牧守常課之月一遍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

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略諷皆上口

孝經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春秋說題辭曰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開闢皆有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長天地開闢而生人秉天地是故親生膝下以養父母）

孝經鉤命決曰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就成也孝爲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義序中心之事使孝義見於外）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駮不同何（撰撰經異同也）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爵是常賞生善語激遏懷以與禍畏）與先王以託權（託先以爲已權勢力）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題行題天子標析致群端巳行所及也）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謂天地巳不正爲天性子故行既子以立之也）言子曰以開號（者夫子所以自開發受命也）列曾子示撰輔（便者得錄圖之故行堅子以立）（之也法與共詩天下也矣）書詩以合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心之言其臭如蘭也）

孝經中契曰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去神星東孔丘知元令使陽衛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覩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後漢書曰向栩字輔興張角之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奏栩不欲命將出師疑與角同欲爲內應收

送黄門北寺獄殺之

謝承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爲縣陽遂亭長有羊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告之覽呼元責哨元以子道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諺曰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卒成佳士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督終論曰氣絶之後以蘧篨裹屍擇不毛之地葬焉皆無以自隨唯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吴均齊春秋曰沈士字雲禎臨終遺命曰棺中依皇甫謐用孝經旣殯不須立靈士安亦然也

齊書曰顧懽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懽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懽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譙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

後周書曰宇文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身之本

三國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書曰鄭譯性輕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廢而陰疏之譯乃隂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猒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後憲司劾以不孝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尒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子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復其爵位

又曰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

又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爲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永徽中上命陳王師趙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監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士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上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要道以輔不逮對曰昔者天子爰及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願以此言奉獻上甚悅弘智及學士儒官並賚以繒帛

漢實錄曰敏使於湖南途出江陵帥高從誨爲贄是時諫曰祭酒惠及經書從誨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讀書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記說諸侯章去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一章皆經要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謂敏見諷舉觥以自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學部五

金澤文庫

勤學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至睡秦輙引錐刺股血流至踝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為博士少脩學業下帷讀書弟子傳以相受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十年知牝牡

又曰路温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裾拾而榮閑書讀之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

使入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為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歎曰我本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乎

又曰去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常就處士東莞綦毋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潜思不窺園門親疎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學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中君卒送喪到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蹔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畝為業而勤學專精讀誦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之懼雞以竿授之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流其麥矣

又曰袁閎傳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疎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承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弃其豬而留聽經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瑋濟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誡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為諷後除臨濟令不敢之職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輙偃而詠之刺客賢之以實告琦因得脫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爽遂躭思經籍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榮累祖二千石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又曰李固少有儁才雅志好學為三公子常躬步駈驢負書隨師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即贖著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居官至散騎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爲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餽之相敬如賓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元南躭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吳志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又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常爲人傭書所寫畢誦之亦遍

虞溥江表傳曰張紘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近學堂育常有暇拾

薪以雇書生抄書後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愁色將鬻己以償於是郡子敬聞而嘉之代育還羊豕給其衣食令育與其子同學育遂博通經史仕偽漢官至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學不倦家貧常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虫以照書

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不釋卷

崔鴻春秋前燕録曰豫州刺史張悕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悕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悕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柴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書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七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邪人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粮執書不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歆答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甄琛曰中山人也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弈棊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慙遂爲書研習經史聞

見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年六十歲書甲子有蘭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又曰隱士沈驎士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故手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南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外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輔玄高祖令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鉉字寶鼎家貧苦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

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典略曰齊右僕射冨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坐版床積年版亦爲之銳收甞爲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逐兎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梁史曰沈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輙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

梁書曰韋叡族弟愛字孝友沈毅有器局年十二甞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坐讀書不釋卷宗族莫不異之

沈峻字士嵩師事宗人沈驎士嵩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寢輙以杖自擊其爲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郎謝朓常過革第時大寒雪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朓乃脫其所着衣并手割半氊與革後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爲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參軍沈約任昉同與革書曰比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揔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又曰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勤學去學五六里常行讀書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寛所鞠養甞與諸外兄博弈孝寛以其惰業篤以嚴訓愍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在左右自杖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學問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又曰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又曰王邵篤學好經史直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爲僕從之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唐書曰李磎昭宗朝爲宰相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近百餘卷經亂悉亡

世說曰管寧華歆甞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少孤二則羨其未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之

求貴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懸頭至屋梁以自課常閉戶號爲閉戶先生

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林經日不返

益都耆舊記曰朱倉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爲粮閉戶精誦寧矜之歛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

呂氏春秋曰寗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

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此況無事敢廢此乎

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謁字仲玄出隱無常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以竹鞞寫之書竟舐掌中加以少來精勤舐之累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西京雜記曰匡衡好學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

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在太學爲弟子都養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學部六

博學　博物

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又曰黄香知古今羣書無不涉獵帝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時特訪問又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語云問事不休賈長頭也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萬戶畫地而成

晉書曰何劭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以劭爲太子師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三國典略曰陳遺兼通直散騎常侍姚察聘於周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又崔慰祖傳曰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中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詩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新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曰韋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強記當代之士咸就質疑

隋書曰王劭初在齊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爲譜學妙諳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來諸貴勳等華戎閥閱靡不詳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内出珎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業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既而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稱曰君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

爲佳

又曰蔣乂幼好學德宗嘗幸凌煙閣見左壁頹剥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辯三五字命録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暗誦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也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稱連環可解

袁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辯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衆書

曾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將萬卷

又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倪寬帶經以芸鋤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桎梏以受業甯子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玄奥窮測微言

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文無所假

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丘遲出爲永嘉郡公祖道於東都亭敬子沈隱侯俱至丘去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姓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傳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傳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愧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

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博物

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玆心不爽而昬亂百度今無乃一之爾（四也）得

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慎也（一四時再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婦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擇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曰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産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爲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掘獄屋基得雙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鍾鳴尋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

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曰桓溫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下砂上壘石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荀勖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咸斗王莽二公主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顯齊書曰東海王禕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學士唯禕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禕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梁書裴子野傳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又曰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三國典略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斑蘭骨爲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之識大常少卿斛斯徵觀（細）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頤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爲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所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羵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又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一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守爲公侯（封國立社稷而山川之祀者爲諸侯令守之是公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汪芒長翟國名）守封嵎山者也（封嵎山在今吳郡永安縣也）爲七姓（漆汪芒氏之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周世其國也爲長翟）今爲大人（今孔子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

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鶚也楛木名砮鏃也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分栝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滿）古者分同姓以寶玉所以展親也（虞重若夏后氏氏之璜也）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員而赤直觸王

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爲能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武王之應也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璞注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正對曰昔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於疏屬之山（梏繫縛也音酷）桎其右足反縛兩手繫之山上盤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

國朝傳記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事並具樂部）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三

學部七

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又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譬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也

又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也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説命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學問無方心不通師之罪也

漢書曰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吏民大化蜀地至

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爲之始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遠至

又曰韋賢子玄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又曰樊準見當世學者少憚先王道術陵遲乃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之初群雄擾於冀州旌旗亂於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縉紳遊辟廱觀化者以億計

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删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學門徒三千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學圖讖究竟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又曰張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占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方人從遊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又曰歐陽歙爲司徒坐在汝南臧下獄中濟陰曹重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之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列女樂弟子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德行之士莫不來宗自中興已來崇學敷教未有如甯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隱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姚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國語曰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聞）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賢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五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學曰汝若學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聞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

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尒若送葬吾當爲汝沽酒葬訖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卑壘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尸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蠒舍而不治則腐蠹使工女繅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任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受孝經十五入太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王粲儒吏謂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然則文法典執其存於此矣

虞溥厲學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學庭講脩典訓此成大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弥博所習弥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學部八

幼學　晚學　好學　勸學

幼學

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又曲禮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學成能有所立）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時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

後漢書曰張堪早孫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魏志曰鍾會母性矜嚴勤見規誨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西晉趙至字景真年十四隨人入太學觀書時嵇康於學寫石經古文異事訖去遂逐車問康異而語之爲諸生

宋書曰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坐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太守衡陽王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博學　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戶恐漏光明為人所覺內外親戚呼為聖小兒

又曰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尒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

三國典略曰齊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郡人父豫州刺史基之子也年十三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元貞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

梁書曰西陽王大鈞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誠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讀曲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及長精神秀儁

殷興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為聲潛識而已師教雜語禮父穎曰賀此子能興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

遂不知限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往嗣後與張溫使蜀至荊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往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吳孤處中乃有此奇偉

晚學

國語曰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將）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穀晉大夫）守學弥惇夫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志誌）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

説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炳燭之明孰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習也）若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父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延明年便改多所該通

唐書曰姚元崇玄宗獵于渭濱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居廣城大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尔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蒼卒纏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曰久不見卿恐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常後上縱轡久顧之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疏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桓子新論曰高君孟頗知律令常自伏寫書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去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志食之樂下踵甯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好學

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矣

又曰有顏淵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學受規諫宜乎立哉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

又曰和熹鄧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食行墜坑坎亡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太專幾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曰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綝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耶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也

文士傳曰李庸字肅遠篤志好學善屬文詞藻清美常然柴草火以讀之

南史曰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尉祖謂之書淫

北史曰隋劉臻爲儀同性怳忽耽經史經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南訥住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鞌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杜預自叙曰少而好學在官則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晝則務作於勞夜則甘疲寐及二時之務書卷生塵儀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戢獨否或對食忘食或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吉凶略絕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子方之好色號子爲書帙

廢學

毛詩緇衣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曰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旣廢焚燒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到者拜爲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溫成實令諸生就視說之人人不同乃爲伏機方難未定機發從上土塡之其坑在陽西南三里今爲閔儒鄉也

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敢偶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之

漢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學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責之不以賓主之禮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寫書輟書歎曰丈

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邵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說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舉性強直乏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書曰宇文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保據巖谷徑路懸絶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書曰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立功征伐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弃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爲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郎將後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金樓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學部九

講說

廣雅曰講讀也

說文曰講和解也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士病不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班伯為中常侍成帝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又曰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文穎曰拄距也）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遷杜陵令

又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薾栗犢反能尒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劇談此中多有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又曰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桓榮為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又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桓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我者商也又謂郁曰子幾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覺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又周舉字宣光姿皃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又陳囂字君期明韓詩時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又曰魯平字叔陵兼通五經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

盧植於馬融受學融列女樂在於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眄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外上座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又曰戴馮字次仲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群臣就席馮獨立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見說文侯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氛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鄭玄為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肄經通輙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九四學並建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講席中宗談折捷辯聞以嘲謔在座者相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經尤長周禮時吏部郎中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九聖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所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開講群儒劉嵒沈熊之徒皆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也

又伏曼傳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絕

又曰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卒至是復集琛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微精占術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後周書梁晉熙郡王蕭大圜當元帝時以世多忌恐讒愬

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恒以講詩書易爲事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尒既有之臨淄好文尒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弥高前載吾重之愛之尒當效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襲

又曰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後周書曰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隋書曰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録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作即座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

又曰馬光爲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荅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哲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參手仆地絶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誤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公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三國典略曰東魏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學部十

讀誦

禮記曲禮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敘此小史也）

史記曰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息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又曰孔子晚善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楊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高鳳誦經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暴雨流麥竟在經不視麥漂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輙能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暮還輙燃火以讀書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輙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欲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范曄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也

又曰裴駿字仲駒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十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卦喟然而歎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紀曰吾讀介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廢書而歎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稆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爲人傭書所寫既畢誦誦亦遍

魏志曰賈逵最好春秋課日讀一遍

吳志曰劉贇字正明性果烈好讀兵書及史傳每覽古良將攻伐之勢輙對書獨歎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

又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隱晉書處士傳曰王褒字偉元北海人也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霑胷也

沈約齊紀曰顧歡字玄平少喪父事母謹孝母喪於墓側數年好事者或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之篇不復講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崔漢人也年十歲能屬文　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宋書曰沈演之家世為將至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達義理上知名

北齊書曰趙郡王琛字子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

又曰楊愔幼而喪母曾詣舅子恭恭與之飲問汝讀何書荅曰詩恭曰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歔欷於是遂為罷酒

北史曰後魏元暉業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

梁書曰武帝每讀孝子傳未嘗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

又曰范雲傳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子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

又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陳書曰始興王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

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隋書曰崔儦字岐叔以讀書為務頗自負而忽人嘗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我室

又曰來護兒字崇善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其世當如是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嘉其言而壯其志

又曰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慧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

唐書曰章懷太子賢　上深所嗟賞之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再三覆誦之乃云性愛此言固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也

又曰蕭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疾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又曰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聽曲為法

又曰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又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所讀之書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物各有信數學之無益也）古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神仙傳曰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洞冥記曰李充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受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意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於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歎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進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春秋後語曰蘇周歸周雖多畜亦何以為於是夜發書陳

數十得周書陰符（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其股血流至踝朞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幽明録曰襄陽城南有秦氏墓爲性至孝親歿泣血三年人有爲其詠蓼〻莪詩者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

桓子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俗說曰劉柳爲僕射傅迪爲左丞傅好讀書而不解其義劉唯讀莊老而已傅道劉云正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

物理論曰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聞詩之義

華陽國志曰徐論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誦千遍乃得終成儒學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孝德傳曰張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

列女傳曰班婕妤況之女賢才通辯選入後宮每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見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金樓子曰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言其怡神養性妳媼也

又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泛而觀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諜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疏或復通塞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叙云吾時夏夕中下絳紗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卧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斯言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七

學部十一

談論

史記儒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下之人心歸湯武湯武誅桀紂非受命謂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下不能匡過以尊主而誅伐非弒而何轅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伐秦耶於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也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非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舒議不如仲舒

又曰楊雄爲人簡易佚蕩不能劇談而好深沉之思也

又曰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今不及也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奠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旦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又曰郭象者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又曰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林藪

又曰朝賢嘗上巳禊飲或問王濟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又曰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與王澄等爲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

又曰嵇孟字長舒爲尚書郗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瘢黯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問瘢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

晉中興書曰殷浩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

又庾元規少好黃老能言玄理時人方之夏侯泰初

又曰謝弈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又曰孫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沈約宋書曰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

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鄭解之難必切至未嘗假借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時怒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尔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之格佞

宋書曰謝靈運辯博辭義鋒起王惠嘗與之談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又曰謝瞻傳曰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引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後周書曰蘇綽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又曰寇儁字祖儁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欽賞之與相見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不覺爲之前席

齊書劉繪傳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又曰張緒性清談善談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三國典略曰陳袁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授憲麈尾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引正因謂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

梁書曰沈約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蒙親遇時王侯列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又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疑次令中庶人徐摛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應答如流簡文深嘉歎之

隋書曰辛彦之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

沈重名爲碩學髙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髙祖大悅

唐書曰楊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佘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

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兊明日復見抵掌而談兊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東江見之歎其爲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其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書出著門）

管輅別傳曰輅父爲琅邪　長輅時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嘉客有雌賁之姿輅既年少膽志未剛若相觀懼　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盡之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　學問微淺未能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九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牙相攻刼請難風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爲文學從事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荆州先德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助之因與共談元善神遂移日忘飡德操於是異之

世説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年未弱冠往見之晏聞來倒屣出户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作難一坐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也

又曰衛玠字叔寶少有名理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遨每聞君之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輙絶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及君年長論者以爲出於王武子之右世咸謂王家三子如衛家一兒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何王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悟永嘉之末復有正始之音清言勝詠亹亹入微何平叔在當復倒矣

又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袁彦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撓於

惠風也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出京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眞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往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眞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張欲自發而未有其端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隔而不通處張忽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便足以暢彼我之懷舉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遂清言彌日因留宿遂復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簡文）張既還舡同旅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至遣教覓張孝廉舡同旅惋愕既同載俱詣撫軍至門劉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數日乃止曰張憑勁粹爲理之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汪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長史王仲祖）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夕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心伏之而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陸雲獨於空草中忽見一家墻院整頓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見一年少可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於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

幽明錄曰阮瞻素秉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返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忽變爲異形須臾消滅阮默然意色大惡後年餘病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學部十二

叙圖書　正謬誤

叙圖書

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氏傳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謂籍談曰昔高祖孫伯

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後何忘之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謂毛氏齊魯韓也）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又曰古文尚書藏於壁中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漢記曰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後漢王莽徵陳咸咸遂稱疾篤於是乃斂其家律令文書藏於壁中也

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越在海濱其俗以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王之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也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也

後唐書曰李谿者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家有奇書時號李書樓

呂氏春秋曰先識覽桀將亡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書而奔于商紂將亡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奔周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策之府所謂藏之山書）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藏其所著書於周者）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藏〻名也）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聃不許也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其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

又曰太古書今見存者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素問黃帝作連山歸藏夏所之書周時曰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所作諡法司馬法亦云周公所作

論衡曰倉頡作書雨粟鬼哭虛也案圖書文章與書何異

鬼神惡書則河出圖何也若不惡爲書何忽致怪或作書時會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古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又曰吾今年四十六歲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也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也（自此以上金樓子）

正謬誤

劉向別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左傳曰晉師閏月濟于陰坂杜預注云長曆推之此年無

閏月疑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也

呂氏春秋曰有讀史者晉師三家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之與亥相似至問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言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抱朴子曰書三寫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

穀容春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楊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甚尤多聊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後漢書曰和熹鄧太后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讀誦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也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唐書曰褚元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中宮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於是上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因大加搜寫廣求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

又曰貞觀中頒五經於天下初太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刊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時諸儒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竊議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荅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明據或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太宗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九

學部十三　圖書下

採求遺逸　借書　賜書

寫書　載書（附負書）　焚書

採求遺逸

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

後魏書曰高謐字安平典祕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邑大加繕寫由是圖籍莫不審正

又曰李暠署劉昞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籍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代暠曰躬自補者欲人重此典籍

隋書曰劉炫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弃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赤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正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弥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籍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少致覲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乃總加編次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後唐史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川搜訪圖籍使傳美僞蜀王衍之書舊寮家在成都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而已其餘殘缺雜書蓋不足紀

借書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文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償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後漢書曰王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成湯大聖覩野漁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受女樂而弃朝事道家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故君子先以懿文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業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與之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溪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及篤辭歸季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齊張率傳曰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山陰人好學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周書曰梁蔡文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北齊書曰劉晝少貧笈從師伏膺無勌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倦

隋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唐書曰裴行儉初以門蔭補弘文生累年在館唯閉戶讀書館司將加薦舉固辭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對曰遭隋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冀在館披閱有所成耳

又曰中書令李敬玄亳州譙人也博覽群書特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

令讀之

又曰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

賜書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傳明帝賜蒼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

又曰王景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問景以理水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又曰章帝賜黄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來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也

陳書曰江揔字揔持幼篤學有詞采家傳　賜書數千卷

總尋讀未嘗釋手也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禮禮并於文舘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寫書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遊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抱朴子自叙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生爲二親所驕饒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給筆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嘗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

蕭子顯齊書曰隱士沈驎士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也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去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梁書曰袁峻字孝高早孤志篤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疾疹弥年亦未嘗釋卷

載書（負書附）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槖形容枯槁

續漢書曰李固爲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旦朝讀書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焚書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二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禁醫藥卜

箠種樹之書耳

風俗通曰董卓盡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載書七十車遇雨道難分半投棄即於爇燒熢爨爲灰燼

淮南子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言之所出智不籍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也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來既送東宮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於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衆遂驚散東宮圖籍數百厨焚之皆盡初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爇夢則驗焉

又曰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

治道部一

君

爾雅曰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尚書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又曰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毛詩曰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禮記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

衆謀況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荀悅漢紀論曰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已是謂王主克已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勤居守業不敢荒怠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情義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其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邪讒放逐忠賢縱情追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禮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治理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言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脩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苟有難則殆矣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者必亡而已矣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

管仲　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陳而奔背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又曰爲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滅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

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

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義也義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員則水員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群臣侍之君失名則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日在足下不可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明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又曰爲人君者猶蠶也民亦水也蠶方水方蠶圓水圓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悦座起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則魚鼈歸

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無爲

又曰昔太古嘗無君其民聚生群處知毋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郤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承吳闔閭染於伍員文之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強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安也以爲行理也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君者處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　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

又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又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illegible]木）襄子必近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子無失吾所爲矣凡吾所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趣在任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怯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怯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罰不亡何待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黄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羲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脩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治道部二

金澤文庫

臣

韋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修義奉職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闞呼檻切）

禮曰衛有大夫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又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為迂迂廣也大也）

又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相助也）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役為也）

又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謂違[illegible]君之[illegible]）

又曰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害大以見小言之說[illegible][illegible]觀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所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又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又曰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春秋説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臣之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

又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漢書曰張良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

又曰絳侯周勃爲丞相罷朝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又曰上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幼主臣也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惟是爲奢。荀悅漢記曰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顔拂意砥矢弗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爲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僻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回諂上惑下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用善則治用惡則亂難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焉

又東觀記曰祭遵死後每至朝會上常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沈約宋書曰謝弘微爲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唐書曰或有言魏徴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徴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彦博讓徴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它日徴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徴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又曰盧懷慎臨終遺表曰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足以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闇諸朝野

之説實爲社稷之臣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説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説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孔叢子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遠之大者也

又曰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顔諫爭公正無私者陳計事成主裁其賞事敗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恕其契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人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有德也

又曰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監觀察所盡且人君所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者則已不勞賢才不失矣

又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又曰孟氏之臣畔武伯問孔子曰如何荅曰人臣而畔天下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哉武伯乃止

孟子曰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世臣之謂也（世胄先世舊國也王者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人不詳審往日之所知臣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知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言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使卑踰疏踰戚也）

又曰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又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爲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其愚也

又曰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子貢問孔子爲臣孰大曰齊有鮑叔鄭有東里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乎令尹子西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國之寶器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所重寶者於是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揖曰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大宗子[illegible]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敢伐

又曰周舍事趙簡子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臣願爲諤諤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効也歲有約也簡子悅之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仁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古詩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

應璩百一詩曰茫茫九州內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治政一

釋名曰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讀為懸）治象之灋（與法同）于象魏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改造云耳挾日凡十日）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吏中勤之也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也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也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為民之平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也）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歲也會大計也）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又罪之有大功不徒置又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是也）

又曰天官小宰之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政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之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禮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神鬼以治政也

又曰政以一其行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何如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又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謂蜾蠃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故為政在人

又曰夫人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

又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也）

又曰聖人南面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得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為勞乎古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

而天下治

左氏傳曰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趙盾）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又曰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救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

又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鄭子皮授子產使都鄙有分（國都及邊鄙車尊卑各有分部）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又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又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譬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又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萑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萑音灌）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糺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所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又太甲下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

又盤庚上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欽罔

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儀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化）

又洪範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又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謨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外內之官及平法者皆用其人則此惟君矣）嗚呼孺子王矣（歎孺子今以為王矣）（不可不勤法君事之[illegible]）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美不盡心力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權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則我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illegible]眾慎無忽訟也）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四時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其官惟在得其人）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事必煩）

又君陳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illegible]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illegible]）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illegible]塞源也）

論語曰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又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又曰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又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曰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

又曰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三

治道部四

治政二

史記曰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昔趙氏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乃大治

又曰公孫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去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孝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去孝公復讓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而吾君曰久遠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而成王道之業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說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漢書曰曹參相齊乃長老諸先生問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參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陸賈時時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屢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封於趙）鄉使秦已并天下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賈誼上疏曰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知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以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同哉（[illegible]反）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

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是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社廟而安子孫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於禽獸草木廣裕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

又曰董仲舒對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致亂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為烏（復歸也）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逸不能統理羣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論時政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又曰蕭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陰陽之氣（函與含同）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任於義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書言政治曰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比年大赦而姦邪不為衰止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也。又曰元帝時京房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也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之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謝曰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灾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錯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爲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癒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癒與愈同愈勝也謂其勝於彼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漢書曰桓譚上疏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佐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洽者所謂賢者要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欲也大底取便國利民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梁相每勑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爲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較計兵甲唯此爲先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

晉書武帝初受禪駙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行於上清議隆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弊復發焉

崔洪春秋前凉錄曰張天錫時小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唐書曰魏徵上疏曰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冲謙而自牧懼驕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塞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之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争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也

又曰陳子昂上書言政理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遂則象於天則成於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已正天地降瑞風雨以時矣

又曰景雲二年監察御史解琬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安危在於爲政若爲政以法雖暫安而必危爲政以德雖不便而終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謂權且道可以長久陛下登位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聖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唯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厭聞臣以爲當今風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煩勞陰陽未調和帑藏未充物流離

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猶繼踵於陛牢耳未聞康哉之聲目未覩太平之事且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幾何而風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與人故大偽緣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詭之徒智忠者為立身之階識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之以求進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盡能察哉趍競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網以為至公殊不知網密而犯者衆用苛細為勤事殊不知事細而擾愈煩賞貪冒以强能鄙貞正而孤介隨波浮沉者順之以黜剛毅正直者目之曰愚歲月漸漬日致澆浮朴散淳離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風俗淳質厥人以康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政治三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復措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民若飢魚之歸餌渴馬之走飲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也

又曰聖人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鱗不敢撓恐其糜也國煩則亂治身煩則精神）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蒞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又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聖人治天下常慄慄心同渾用心皆爲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百姓須注耳目以艱難聖人理人視百姓嬰兒也）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政教治國以奇詐用兵皆不治道修無事可以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以此下文知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國多忌諱失作業故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法令益明竊盜爲姦盡成盜賊）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曰水濁則魚險政苛則民亂

墨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何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親之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對也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孫卿子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三軍之敗不可誅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陳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先教而後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

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豈有治天下者哉（不淫不遷無爲守分性自正矣德又安焉人皆治道何勞布政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也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也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

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

又曰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焉又奚足以語至道哉（翦翦狹劣貌）

尸子曰范獻子游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檝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若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申子曰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

御覽六百二十四　三　王杏

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商君書曰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或曰景公不知用勢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左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國者君之車勢者君之馬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釋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又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索求也）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功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又曰夫堯舜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在上位雖有十堯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又曰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明法度必賞罰則國富而治法度賞罰者國之脂澤粉黛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燕而私焉曰齊其危夫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谿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御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也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沒齊君及子身過此而往齊其田氏矣

又曰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政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又曰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御覽六百二十四　四　王杏

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信能咸熙然後樂乃和焉

又曰孔子之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刑以齊民譬之於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用不亦速乎若任轡無

策馬何懼哉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也廢禮而尚刑民弥暴矣

又曰子思問於夫子曰亟問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愛之風遠矣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氏而專雄終必亂成矣

又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趍時商之趍利惡有不致者乎

又曰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

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又曰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又曰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又曰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其不任之禄以賜有功諸褻職者不悅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善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産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産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頌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

又曰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身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故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

又曰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荅曰爲治世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又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之會耳非政所治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政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又曰聖主之治也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能退履繩而還曲中

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聞也是故輿馬不調王梁不能以取道理君臣不和唐虞不能爲治執術以御之則管晏之知盡矣明分以視之則跖蹻之姦止矣

又曰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王師也）已成而示之諸先生（示爲國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取是其宜也治國者禮不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又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齊王應曰寡人之治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涖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已除飢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illegible]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

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

又曰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國也豈得無終始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定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

國語曰不基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

又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而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治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又曰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絙（絙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清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矣身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貢賦上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躬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三人（孟孫叔孫季孫）內比周以愚其君外障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

廣而教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皆所以爲政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子騫曰敢問古之政孔子曰古之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手八柄及敘事之要勢以詔王治）[illegible]以德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刑不用而天下治

又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子亟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於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節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

又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名也）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五十異糧）強弱異任（謂力作之事各[illegible]所任[illegible]）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如[illegible]其貴不相欺也）爲四寸棺五寸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又曰宓子賤者仕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令二吏

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請歸魯子賤曰子之書不善子勉歸之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賤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而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宓子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自寤遂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魯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人者子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又曰孔子兄之子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蔑而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

若聾（聾宜爲襲言前後相因襲）學焉得習（言不得學習也）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其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是人也）魯無君子於焉取斯

國語曰齊桓公親逆管仲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也一明其僭擬非禮制也娶嬪之皆嬪嬖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遊車遊戲之車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不月長（長益）恐

宗社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昔之先績功也言昭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合會叟老比方校考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正用民使平均相應）比綴以度（比其衆寡綴連也使失也度法也）端本肇末（端等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糺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班次序列顛等也毛驗也統經也言次列使長幼有序以爲治民之經紀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叅三國也也叅以內也伍伍也鄙郊以外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職若公族官府農賈田野所以成其事）陵爲之終（以爲葬地）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六柄生殺貧富貴賤）

又曰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矣吾欲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寄政（事戎事隱匿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國正以寄軍令治）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士爲大夫也）又以爲軍令（[illegible]）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illegible]）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司戎之所隸數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帥也每一軍有卿萬人爲軍軍制也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則長）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

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旅衆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更徙變）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疇匹）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相救以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於天下（方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蔽）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

又曰晉文公元年春屬百官賦職任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恩惠也舍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振其匱乏之振滯起淹滯之士匡困正困窮之人資無資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其關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勉也勸分有分財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用明德教厚其情性也）舉善

授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以常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有功者之善）愛親戚明賢良（賢明）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illegible]）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廩之）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加田也宰謂原屬為之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絕河謂吳起曰先生將何以治之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四者足矣請以四者侍先生

又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子則君子矣

又曰使民無欲上雖賢不用失無欲者其視為天子與餘同彭祖與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三者不足勸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也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也無欲者不可得而用之善為上者能令人欲無窮故人亦可得用而無窮然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羣狗相與居皆靜投以炙雞則相與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競不用也

又曰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罰雖重（刑罰）嚴何益大寒民煖是利熱在上民清是利走故民無常處見利則去欲為天子者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聚則行鈞也（時為暴亂）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三稱善孔貢執轡而問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入其邑墉屋宅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不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七　貢賦下

漢書曰孝文時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已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之後天下充實乃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又曰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人不過十一其求易供使人不過三日其力易足秦用商鞅之法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人受其用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專鹽鐵之利率計一歲之中失其資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人之田見稅十五故貧人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獄卑體下士務在於得民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爲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吏以最上上由此愈奇寬

又曰元鳳中詔曰夫穀賤則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減少也）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租稅元年初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給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後漢書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尚貴尚書張林上書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紹下令田租畝收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

齊書曰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今所在穀價雖和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貢利一時進達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

隋書曰初蘇威父綽在西魏時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從輕典帝悉從之

又曰開皇元年陳平上御朱雀門觀凱旋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

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即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閥尺八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須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者奏聞

又曰開元二年十五年定令諸課户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絁絹各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麻三斤其絹絁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若當户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升與租同受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謂斂無限）則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室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時西域國有山人來王為中天之臺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王執山人之袪騰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檐山鷄路人問曰何為也欺之曰鳳凰也路人請十金弗與倍乃與之將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惜其金唯恨不得獻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遂聞楚王王感其貫買欲獻於已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為十王珥而美其一獻於王王以賦十孺子明曰坐視美珥所在而勸以為夫人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征謂文王以前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穀其悉徙之重故孟子欲反則寬夫去里布則人皆樂之人）

○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為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魚慧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人以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隣國歸之

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

而税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輸豪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富強也

魚豢魏略曰漢陽嘉三年踈勒國王貢西海青石帶用至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貢合枝李若楊孚

楊孚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裹又善味交阯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歲主貢御橘

雜墜氣經曰黃白氣潤澤入翼四海有侯王來獻者天子賜四海之國入軒諸侯王者有獻車者出軒天子用車爲

幣賜諸侯王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篚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鴿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賦斂

周禮天官下掌皮曰掌秋斂皮冬斂革

又地官下旅師曰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而施之饒時而斂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東斂野賦物之）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園圃山澤之賦凡疏材草木有實者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待時而頒之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云古者古者謂藉為也）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也）關譏而不征（譏異服識異言也征亦稅）

又太學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文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也

毛詩葛屨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論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孔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春彫冬榮秋水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道多飢人救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櫝今百姓困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大福也

漢書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也）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又曰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衛青比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又曰孝武時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姓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曰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二人也）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産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故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自給費因官器作鬻盬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今世人言顧手牢）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率緡錢二千而筭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皆令出一筭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軺車二筭（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筭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猶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又曰鼂錯奏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曰自貢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之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也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曰馬防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勑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南宮災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輙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群臣奏曰荊楊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物非禮也不宜與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中而求若是寧可與言禮哉皆具與之

晉中興書曰孔嚴補大中正時東海王弈信用群下上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嚴啓宜寢表帝詔曰弈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邮之旨耶省所啓敬納忠規

又曰謝安薨石尚書令薨時年六十二石無它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管子曰鮑叔曰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賦稅）

又曰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五十而取一（販其賦賤五十之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愆飢故不稅）歲飢施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施故飢而稅不飢）

又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

又曰桓公問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至倉廩虛則倖賤無祿皮幣不衣於天下則國倖賤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桓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億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父寡人之羽翼也管子對曰民勞而士使之不時民飢而重斂焉雖黃鵠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爲君籍厚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

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

墨子曰聖王作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是以民樂而利之今則厚斂百姓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是以其民飢寒並至而國亂矣

又曰古之民未知飲食故聖人耕稼其爲食也以增氣充虛今則厚斂百姓以爲美蒸炮魚鼈前則方丈孤寡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欲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者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莊子曰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設之奢曰無敢設也奢聞之既琢復歸於朴（其用樸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用而也）儽兮其怠疑（無所取也）華兮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欲悅）來者勿禁往者無止（任從耳也）從其強梁（從于然也）隨其曲傅（無所依也）因其自窮（其不開不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無損也）而況有大塗者乎

韓子曰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吏無有私利而正矣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才可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如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卵弃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公曰謹受命

淮南子曰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門豹治鄴（西門豹饑之御之官）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爲霸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先登鼓之鉀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鉀咎（甲盾冑箭矢也）兵弩而出再鼓服輂載粟而至（輾駕出也輂篇）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篇爲東封（解篇魏臣地東封也）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何以三倍對

以冬伐木而積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於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問太公勝負何如太公對曰夫紂之行不由理精兵酒池賦斂甚數百姓苦之

國語曰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令尹子囊之孫囊瓦）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若餓豺虎焉殆必亡者

晁錯上書曰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說苑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不治城郭曰敢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諫公曰善乃併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焉

又曰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植明年東陽上計錢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者譬無異夫彼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植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

又曰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舡車飾則斂厚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爲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亡矣國亡不亦宜乎

桓譚新論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郭子曰王夷甫婦郭大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護字君卿）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乃爲少損

京氏別對災異曰火起災何人君貪財賦斂盡民貨即火爲起不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舉廉貞之士爲首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貢舉上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曰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
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三
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
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道藝者也衆寡謂鄉民之書者
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之舉爲孝廉者興能者謂若今之舉茂才也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
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也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
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也）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外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

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外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
者學大學）外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外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外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夏官卿主爵祿者進受爵祿者）司馬辨論官材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
又曾子問曰九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外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
又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漢書曰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
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
告天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
之駕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
置孝弟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又景帝後元二年詔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
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
愍之訾筭四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時不得為吏貲万錢筭百二十七也十万謂疾吏之貪以為衣
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万乃得為吏廉士無貲故至四筭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皆罷之

又曰元光元年舉董仲舒對策曰今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
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寡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
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其任官稱職為差
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
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理其業而以赴
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
不肖混殽也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
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
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
士可得而官使也（擬之以官以使其材）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

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録德存視之也）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因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限以四科至五年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也）

又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録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也）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削地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求士爲國也）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國之官非傳相其地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禄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禄勳復爲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於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又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代譏論也累音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覂也音芳勇反字本作覂覆通用耳覂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群不與凡同）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絶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以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諸不稱者罰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居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行下更反）舉賢良孝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傲同音）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又詔列侯舉茂材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舉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其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長子孫居官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

漢書音義曰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荅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爲乙若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

後漢書曰建武七年下詔曰此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

有過在于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又曰韋彪上議曰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又章帝建初五年詔曰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臨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舉不實爲法罪之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賢良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許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人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以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又永元七年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人謫見於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

又永平十三年詔曰幽并凉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又永初二年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人莫不據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璣之數者各使

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又詔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五年又詔曰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達於教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幷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又曰胡廣南郡人初爲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閒察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又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曰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皆補郎舍人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駮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著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刬戾舊章竟從雄義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拘年

齒帝從之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閒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又桓帝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人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人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源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又曰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齊書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材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

梁書天監中沈約上疏曰當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

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後魏書孝文時韓麒麟子明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父祖之貴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可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隸矣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地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北齊書曰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後周書曰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爲孝廉上州歲一人下州三歲一人

隋書曰文帝開皇中制諸州貢士歲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貢舉下（制舉科附）

唐書曰貞觀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議事群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不穀之不德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荅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又曰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直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說

又曰貞觀中文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㲉中矣

又曰調露二年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

又曰載初元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人自此始也）

又曰景雲中制四方選集群才輻湊擬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二經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數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又曰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已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則金帛羽毛昇於玉陛之下賢良文學弃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又曰開元中詔諸州鄉貢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為常式（謁先師自此始也）

又曰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數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又曰開元中勑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明經自今已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若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性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後准例試雜文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試無不通者進士

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策及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須對同舉人考試無能否共知取捨無媿有功者達可不勉歟

又曰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又曰上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煙霞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者採詩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鄙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被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公卿已下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衣冠遷徙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科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焉勑旨每州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秀才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通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體理者並量行業授官

又曰寶應初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一道三道畢日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日試一道全通者爲上第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今年舉人或舊業既習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一依新格勑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

又曰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

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録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衆有據又事堪徵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勑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選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勑旨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

又曰建中初尚書左選權知禮部貢舉顔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考對對否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

勑以所問録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勑旨宜依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條五經通六便放入策語從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勑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試官並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宜先於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不堪即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

又曰貞元中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内居臺省者十餘人

又曰元和初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考覆是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已而不中第者乃註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户部侍郎

又曰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考試從之

又曰長慶元年勑今年錢徽下進士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

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不求深僻題目貴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閲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類可知其孔温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第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勑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

又曰長慶中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牓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万一不定則放牓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每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後勑却下本司然後准舊例大字放牓從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蕡策最切直不居是選其間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晁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之議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官等或將其事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爲之明白登科人李郃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蕡事竟不行天復初劉季述敗起居郎羅袞上疏請追贈蕡於是下詔贈左諫議大夫仍訪子孫敘用初蕡條對制策言宦官權盛後必爲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大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大和七年八月勅貢舉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論義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

又曰大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牓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牓伏以委在有司固當精愼宰臣先知取捨事匪至公今年已後請便令放牓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令定例

又曰會昌三年勅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者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十人五人惣得

又曰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賢俊臺閣清選資不由茲近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超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贓奄之地請討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遊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勢迹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爲戒勵編入舉格勅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其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涿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奏進止令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合在公如採狥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又曰大中初勅自今放進士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巡遊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割兩月俸考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其登科

十人並落下

又曰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付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仍令所司逐年編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宏辭科陳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如潘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乃落下

李肇國史補畧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由其中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自薦）將

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夏課，挾藏而入試謂之書策。此其畧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

制舉科

唐書：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illegible]、劉訥言、崔谷神及第）。上元三年正月，詞殫文律科（崔融及第）。永隆元年，岳牧舉。

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房晉、甫夔、王旦及第）。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愿及第）。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倚及第）。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齊及第）。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裴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溫、[illegible]、子輿、盧從愿、趙不對及第）。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微及第），少疾惡科（馮万石及第）。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illegible]及第）。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怡、盧絢、張文成、褚璆、成慶業、鄭[illegible]、崔不爲及第），才高位下科（馮万石、是良貞、張敬及第）。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沅擴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向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獻、崔盧、董玄及第）。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華科（[illegible]冬曦及第），奇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illegible]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illegible]、張秀明、常無名、邁、呂貞、賈登、鄭巨及第）。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素、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illegible]閭之、崔[illegible]及第）。五年，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達奚珣及第），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誨及第）。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illegible]及第）。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十二年，將帥科（裴彤、復、房自謙及第）。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鄭[illegible]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吳鞏及第）。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蕭及第）。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二十三年，王霸科（劉雎、杜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天寶元年，文詞秀逸科（崔允、顏眞卿及第）。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十三年二月，詞藻宏麗科（楊綰及第）。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illegible]及第）。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詞清麗科（奚陟、邵說、劉公亮、鄭轍、沈封、吳通玄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瓚、黎逢、李隨及第）白，高蹈丘園科（張紬、衛良、蘇哲及第）儒，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詹、凌正、周渭、丁侁、觀及），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劉裴復柳公綽歸登直李言崔邠鄭敬魏弘簡回元估條度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許贊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牟陸亘柳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鄭儒立王乃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曙及第）

十年十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垍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鏄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上瀾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十六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韶羅讓崔琯薛存慶韋珩李蟠元脩蕭俛沈傳師崇命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便戢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慶旦及第）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琬呂述姚中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陳白玄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御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申楊儉韋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儔韋繇李昌實嚴封李屏蕭夷中求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章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劭京書秉韓賓崔慎由苗愔韋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泥及第）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金澤文庫

薦舉上

禮記檀弓下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辟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左傳莊公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言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又僖中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又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睽楚邑自旦及食爲終朝）復使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邑自旦及夕爲終日）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公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又曰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又文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高辛帝嚳之號此八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曰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又襄六曰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不攻也）

論語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史記曰秦繆公以羖羊皮贖百里奚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之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士明行賞罰孝公善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又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乃載以入秦

又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建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賢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史記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與秦恐秦城不得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舍人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交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問藺相如以爲賢遂使奉璧入秦

又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當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趙固而君

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奢爲名將

又曰陳平亡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而說之乃拜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忠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乃厚賜平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後高祖定天下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漢書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一二日何來謁上見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亡者誰曰韓信上曰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又曰叔孫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而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通乃言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

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又曰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又曰武帝初即位是時丞相田蚡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畧知當世取捨而出於忠厚貪嗜財貨然所推舉士皆賢於己者

又曰張安世嘗有所薦人來謝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

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辭去之官安士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夫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又曰朱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與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爲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又曰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奉世與其副嚴昌計遂以節諭諸國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鳳不忠天子感悟謂章曰微京兆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章於此爲鳳所忌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此多焉

又曰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乃召見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又曰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垂涕曰將軍病如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相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初譚等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又曰哀帝有詔舉太常王莽私從何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大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議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

又曰王嘉薦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陳蕃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又曰橋玄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拜度遼將軍尚書薦中郎將

張奐自代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朝廷知而不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為知人上欲定河內問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免客暫自絕廢而徵丹復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又曰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湛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死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遣吏召之譚至不舉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頌德忠正也後大會群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為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乃徵興為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為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

又曰韋彪字季明數年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彪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遂去不顧

范曄後漢書曰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時班固始弱冠說蒼曰將軍以周邵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將軍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効唐虞之舉審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光名宣於當世貴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馮晉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恒農功曹殷肅此六子者皆有殊

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嘆也蒼納之

又曰曹騰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恒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所舉也

漢雜事曰傅喜為右將軍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后不悅喜上印綬病在家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曰喜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仄席而坐及其死君臣相慶百万之衆不及一賢於是上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又曰谷永為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移貧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陳宣行能唯留

神考察上狀之後以宜爲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叛衛固與范先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可於是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卒伏

又曰潁川戲志才籌畫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與語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主矣

又曰張郃字儁乂河間人也郃雖武將而愛儒士嘗薦同郡卑（諶經修）行明詔曰昔祭遵爲將常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擢諶爲博士

又曰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之用當世俊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曰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宜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爲右僕射

又曰陳群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並用之後乾以忠義死矯爲名臣

蜀志曰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徐元直（徐庶字元直）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薦（繇）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衢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食

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爲孫權將甚見親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公績權曰但令如公績足矣後乃召暹夜至公績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晉書曰桓彝字茂倫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

又曰劉惔每薦吳郡張憑字爲美士衆以此服其人

又曰華譚字令思廣陵人除郟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讚序以示功曹後見教不常譚疑不能爲私問是廷掾張延所作譚即拔延薦之於部遂得外擢比譚爲廬江延亦已爲郡譚至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

又曰江統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者否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會稽人郡舍下有楊方者字公迴世爲郡威儀少好學有奇才以門役在閤下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別也内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爲給使見而異之謂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族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之後恢欲薦郡功曹於中宗使方具蓺主簿虞預以薦爲美送示太常賀循遂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爲掾方始出郡交遊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傳暢晉諸公讚序曰魏舒雖有宇量衆望未能悉歸侍中任愷爲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啓舒散騎常侍侍中尚書令又爲吏部遷僕射舒雖體度弘雅而才鈍無所創設遷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世祖臨軒使太常任愷拜授朝廷以愷前啓拔舒而爲王人人爲愷怨之也

宋書曰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文若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又曰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縱橫善果斷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參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署前部賊曹破賊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又曰謝晦字宣明初爲祖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即日署刑獄賊曹

又曰張邵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華字）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又曰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沈文季轉騎長史東海太守

又曰劉道産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户口殷盛及産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江夏王義恭薦柳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又曰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解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

齊書曰傅昭字茂遠御史中丞劉休薦於武帝永明初以爲南郡王侍讀

又曰孔休源字慶緒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舉諧之方貢瑯琊王沉便以革代之

又曰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武帝乃舉柳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表薦王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散騎從事中郎將

又曰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柳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

又曰陸厥字韓卿少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堪舉秀才

梁書曰何遜字伯言八歲能賦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兼尚書水部員外郎南平王引爲賓客後薦之於武帝與吳均俱進倖

又曰朱异字彥和吳郡人也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异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說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能後見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直西省

又曰陸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爲著作郎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幼聰惠有令名深爲文帝所貴及封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其具優敏文史足用近居郎署歲月過陳左曹掾缺九曹並選難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曹掾

北齊書曰祖鴻勳范陽人也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識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但鴻勳何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二

治道部十三

薦舉下

唐書曰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絶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白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館學士貞觀初爲右僕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識之持弼手而泣悉推家産以遺弼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榮貴乃張弼之恩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

太宗即日以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蕭銑江陵平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遇時顔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治者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樞密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人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又曰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自免復應判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科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策自下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陛下則何任使則天曰朕方待以將相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則天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內外堪爲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與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張嘉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

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决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循憲召以相見咨以使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則天曰卿能讓賢美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朝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臣至天庭此萬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間若隔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卷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用之爲相

又曰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大悅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頗類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

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推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飢餓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並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論忘疲及虎牢獲戴胄亟相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又曰李義府僑居于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有七品相願提拔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此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拜監察御史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稱善者也天子躬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即治失賢即亂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民不敬者子高對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六尺面狀醜惡齊國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其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長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無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無私德若此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

戰國策曰淳于髡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也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而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芷蓢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甫之陰則連日夫物有等今髡賢者之儔王求士於髡譬如挹水於河而炊於燧也（言易得也）

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文公二年爲原大夫）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讓先讓先軫胥臣也偃狐偃也三子皆偃所甚）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狐之兄畫年）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又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車乘干行（秦與晉戰在魯文十二年）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之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長臨晉國者非其

誰勉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免舉之罪）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之士惡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簡主曰噫子言過矣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所樹非其人耳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言甚病困如）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誰欲相（欲用[illegible]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牙之爲人

也清廉絜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恥其德不如黃帝又愍不若已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不求闚而善求在刑闕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則事賤不求知知）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去齊民不求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矣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作規矩而已不復自斲斲）大庖不豆（調和五味不復自列）大虜不閗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柰社稷何對曰臣之庶子鞅者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賢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至號而虜飯牛於秦緤以鬻南五羖之皮公孫枝得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皮而臣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臣爲忠彼信賢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黃乘軒車子方曰子何以致此乎曰昔西河無守臣進吳起鄴無令臣進西門豹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君欲攻中山臣進樂羊魏於天下難治臣進李克進此五大夫爵位於此

又曰子貢問孔子曰今之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若乎孔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又曰孟嘗君進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耶孟嘗君曰寡人聞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非不能屬者罪於是孟嘗復屬齊王王遂使爲相

又曰遽伯玉使之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聞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中三言固可得託也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從容言士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玉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玉曰子晳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貢皇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子晳曰上士可以託邑中士可以託言下士可以託中三言者固可得託於是楚王發使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伯玉之功也

劉向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與賢相語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問其故曰虞丘子爲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知賢是不智知而不進是不忠不忠不智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楚而莊王霸樊姬之力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和爲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卒爲海內高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三輔決錄曰潁陽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問既稱楚文武兼學王遂以爲漢興郡

管輅別傳曰（孔曜）耀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孔耀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驥拘縶後廄

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聘其足以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觀天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同異則能齊司馬季主遊步道術開神無窮抱荊山之璞懷衣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者裴使君聞言恍慨曰如此便相爲取之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於庭前樹下乃至鷄鳴向晨復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别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質資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導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荀爽與郭叔都書曰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群金相玉質文章席美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朝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賞爲足下利之

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登堂覩奧目所一見輒傳於口耳所一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龍躍天衢奮翼雲漢足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應璩薦貴伯偉文詣曹公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貴琳字伯偉稟性純和體素清愨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陸機薦賀循郭訥表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准其才望資品猶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

又陸機薦戴若思文曰蓋聞繁若登御然後高蹤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渫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也

楊方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曰蓋聞驪龍之珠必沉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摛彤龍之文登言吐拔天之藻蹇西道之楊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鍼砥礪其鋒必騰躍天路出覲聖世

琴操曰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秉之節脩仁

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於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復入曰臣聞抱玉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賢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讒虛飾良乂乃應之史魚出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爲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厚斂也用伯玉乃斂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賞賜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

傳曰蔡公孫歸生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悅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此物（物事也）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謂明德文王造周不是過也注云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士渥濁諫而止之

又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疋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又曰晉侯伐鄭鄭人賂晉侯女樂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云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以勸後也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注曰式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

又曰太府以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鈇鉞然後專殺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珪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同此賞賜之義也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人則命之祭然後祭（鄭玄曰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不祭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

詩曰陳錫哉周注云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史記曰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而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

又曰武王成紂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物也已）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皂游爾後嗣將大

出遂妻之姚姓之曰王女（皇甫謐曰賜之玄王妻姚姓之女）

史記曰晉人請公賞從亡者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事卒我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輔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及子晉人聞之皆說（音悅）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

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臣禮是以先之

又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利耳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又曰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隋何之功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隋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兵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隋何爲護軍中尉

又曰漢文帝初即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子賜爵女子賜牛酒也）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

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將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典客劉揭身奪趙王軍呂祿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及高后德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曰近我以尊異之

又曰景帝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施易獨至于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後遷爲御史大夫代桃侯舍爲丞相綰自初官

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又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後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求不息民流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治有異等之致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無重囚而吏民鄉于教化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衆敬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大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不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失火之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後漢書曰光武召桓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後榮入會廷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懷之榮獨手捧以拜帝笑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後拜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明帝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漢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戶內之長）（商鞅爲秦制爵二十級又賜爵者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漢制賜爵自公士也不得上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同產同母兄弟）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無名數謂文簿也占著自歸首）

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賀賜恩寵篤焉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並召皇太子諸王讌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又曰肅宗納梁竦女爲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諸

貴遂譖殺貴人而陷竦等死獄中家屬徙九眞和帝立後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於計切）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誕生聖明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老母孤弟遠徙萬里今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妾乃敢昧死自陳所丐帝覽章感悟乃下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旬月之間累貲千萬嫕素有操行帝益安之乃號梁夫人

又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

又漢魏春秋曰天子以曹公典任守外臨時之賞或宜速乎乃命公得承制拜諸侯守相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月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闗承制拜君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蓋所用速示威懷而克成其勳者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命之事苟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須之間停賞後許以滯時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共䇿勵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勳功勞其賞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又曰袁渙卒太祖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大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渙字耀卿）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大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甞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侯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

又曰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整曰欲殺我者使速殺之終無它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逐索得縛將繞城勑像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語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六軍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又曰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机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施貧族家無所餘

又曰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屏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皇般耳百寮師師楷茲矩度

又曰蔣濟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之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

帝視其衣薄解袍賜之

晉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歎良久之以葛屯穀五百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史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得實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君曰上好下應令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舉沈從之

宋書曰謝方明爲桓玄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蕭子顯齊書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麤交尔籃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之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又曰孔稚珪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當代榮之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啓太后去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常解其所著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家語曰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友益親（得季孫千鍾之賜以施於衆故交友日益親也）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西觀周室敬叔言於魯君與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集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動德雖高必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則丘之道殆於廢矣

太公金匱曰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司馬法曰殺戮於市周賞於朝勸君子懼小人也

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爲政賞人不多而民喜罰人不多而民畏（言賞罰中）

尹文子曰祿薄者不可以經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而誅大君子與子罕議之居期年知死生之命制於子罕故

一國歸焉

又曰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四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國危社稷殆矣群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能失禮也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蔽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君之愛一嚬有爲嚬一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言不妄賞）

尹子曰范獻子遊於河顧問欒氏之子舟人捨檝對曰君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君能反是欒氏之子其如君何獻子稱善乃賜舟人田百畝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宋玉等並造集小言賦去楚王既登雲陽之臺乃命諸侯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復能爲小言賦者與之雲夢之田王又爲賦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說苑曰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三年顔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吾君反國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於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躭我以道說我以仁暴顯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彊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又曰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乃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言不賞功不誅理也）猶舉杖而呪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遠者害之必也

又曰齊宣王遊於社山有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於路拜謁宣王王賜之田不租無徭役諸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何也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願賜臣富願賜臣貴王曰夫生殺有時命有長短非寡人之所制無以壽先王倉粟豐盈備災而畜無以富先王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王閭丘先生曰此非謂也臣所望者願王選吏平法度政無苛如此臣少得壽焉春夏秋冬使之以時役無煩擾臣少得富焉願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則臣得貴矣今王賜臣田不租則倉廩虛無徭役則官無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願强先生爲相可乎先生曰臣願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趙襄子問王雛曰國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君怯而能忍是以亡亦襄子曰何以爲然也曰怯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

又曰佛肹於中牟叛置鑊於庭召大夫而盟曰從我者賞之不從我者罰之田英曰吾聞義死者不避鈇鉞之威義窮者不受軒冕之賜無義而生不如有義而死吾不從也乃褰裳就鑊佛肹止之及襄子既復中牟之叛聞田英義召而賞之英辭不受曰一人受賞衆人有慙色英若受賞則中牟之士盡愧矣

又曰蘇秦至齊齊王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購賞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詢之曰蘇秦爲燕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殺主重封賞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詢之刺秦者果出求賞

新序曰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曰夫鴻鵠厭江海而移入小澤則有矰繳之患今君弃宮殿遊至於此何往之矣文公納諫而還請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

國安人薄賦徭役以時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雖有重賞亦不能保也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焉楚衆我寡柰何咎犯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又問雍季雍季曰以詐導民亦一時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晉文公將伐鄴趙襄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襄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虎曰襄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請賞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

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毋（音無）辭虎乃受凡行賞其博也則多勛令虎非親言者也賞猶及此況遠者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用此歟

風俗通曰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案孫子法曰貴千金百萬錢陳平間楚千金賜二踈金五十斤此真黃金也亦爲一萬錢

裴氏新書曰舟滑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周生列子曰行賞不洽於仁是春半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常告歸之田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日告凶日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又曰馮野王爲琅琊太守成帝時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奏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野王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日吏二千石過長安（卹日）謁（者自白得告也）不分別予賜（予予告也賜謂告也）令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運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賜告詔賜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者著令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少丧父養母孝順家貧爲吏無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爲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炭策杖同類以車牛輿之不取

又曰吳馬字子高爲川郡吏休假先存恤行丧孝子次贍病畢拜親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後漢書曰光武皇帝紀告寧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爲吏歸休周旋鄉里吊死問疾畢乃還家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音夷）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曹左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宋書曰王敬弘字恢之爲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輙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又曰謝景仁增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食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爲

又曰伏暅歸白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居家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曒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深懷誹怨形於辭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爲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端靜每唾輒唾左右衣事畢即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右右手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獻少懷貞格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供省八載不休急時莫之比

齊書曰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領御仗主齊內兵仗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鬱林即位深委信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蕭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異氣今日之事尤宜詳矣

後魏書邢虬字神寶爲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舡而渡舡漏而不溢時人異之

唐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

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爲執法郎取急歸賓從甚盛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士況侈競乎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謂孿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曰我新吏耳無能覺者我自行見訴必死寧便詣府醫藥集診有驗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

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急出過詣王子敬子敬于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王問卿何以忽忽車答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臺

又曰顧長康作殷州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爲宋臺祕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于時相國府有一參軍皆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云可載之荅曰自性不雜遂不載

俗說曰張敞在鼓城請假當歸東傅亮時爲宋臺侍中下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授兩手指着舫戶外傅遂不執其手熟視張而云據是舡中之不臧者便去

陸機思歸賦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與憤而成篇[illegible]

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弥歷年載講誦之音靡聞考課之績不著良由導達之訓未弘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見整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舉善黜違咨斷

衆官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舊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率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以爲非急假之制唯以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風傷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賜衣假日隨其所欲之適任其取日多少假寧令曰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爲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

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祔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給假四日（並謂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若在京都除祭日仍各假）

朝集

又曰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給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並除程若已經還家者計還後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勘當於事每闕者奏不得輙自奏請

請冠給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

又曰諸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並不給程周已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諸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遠行久別及諸急難並量給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刑法部一

叙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又曰：豫卦曰：順以動。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有間與過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又曰：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又舜典曰：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之故）汝作士，五刑有服，（士治獄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刑擇輕重中正之法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之者）

又大禹謨曰：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無有干我正言順耳）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也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又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又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一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又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錯置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書曰：伯夷降典，禮析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謂獄也）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又曰：有過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延罪曰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之不克，不赦有過謂之賊。

詩小雅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鄉八刑糾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兄師長也造言訛言惑衆乱民乱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大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

又曰秋官上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穆王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也用輕法者為其民之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為孝也）四曰宮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脩理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字之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侀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已下皆九刑之書）

又曰晉侯之弟陽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曲梁地名）魏絳戮其僕（僕御）

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為榮陽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鑄刑書（制三辟謂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霆震曜天之威也刑獄以象之）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人為馬以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臧文仲曰大刑用兵甲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

教省今之刑教繁古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令更變棅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胥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為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

漢書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姦斷究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上下相臨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大遂縱嗜欲適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有罪并收其家也）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而居決事刑獄號平支也（支書畫）

又曰董仲舒云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生養育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為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由吏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道示人人習之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言容隱藏姦若囊橐盛物）姦邪所隱則狃而寖廣輕（習也寖漸伹猶廿九物）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爲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時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獘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日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九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謂擇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尚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爰制

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

又曰郎顗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所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敘刑下

晉書曰羊亮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邑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欲無盜將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驎爲齊州刺史寬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杖節分憂無所斬戮何以示威答曰人不犯何以戮乎若須立威當以卿始慶慙懼而退

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目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斗械（雖也）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

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自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人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景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即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勑曰比來斷獄多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今後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

又曰太宗嘗錄囚徒閲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之謂也

又曰貞觀中制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今庭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後刑人日勿進酒肉内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太尉無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網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存體國即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爲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是矣

又曰神功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者就獄親問皆自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寃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敢輙有動揺被問者若翻言懼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驅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貞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

又曰大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爲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寡少祿利耳今府庫空竭無俸入俾之優足但峻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恩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又曰民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僻乃興甲兵以討不義制瑞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歷（考不同者正法度齊於天子法度也正禮者上下之禮也月正齊[illegible]者月正朝名也時曆[illegible]氣正月[illegible][illegible]也）名文章車服（名月書[illegible]文章車[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有處異尊卑使不[illegible][illegible]慶也天平法度不[illegible]命爲[illegible]常法世）比德逆天之時（比[illegible]使不行[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生殺之[illegible]也）乃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過聘則劉（劉殺也諸侯背[illegible]不會朝聘[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發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不奉王者[illegible][illegible]則征其罪而黜之也）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不奉王法則放之遠方）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閉絕降交則幽（[illegible]）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尔官無使民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皐陶作士刑

韓子曰殷之法灰棄於術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灰棄於術必燔人燔人怒則鬭鬭則三族相殺雖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茅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驅第門庭理以殳擊馬遂敗其駕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二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

又曰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始皇也）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督稽留戍五嶺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前子發

喟然有憐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好發楚威王日也在壽獄獲）日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踦足而逃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傳曰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屬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由後三刺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杜恕篤論曰聖王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

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脊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袁安恥職罪戮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卹之志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律令上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勅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不爭貴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論語子路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勉者（免乳也）以告公令醫守之醫（乳也）生男二壺酒一犬生女二壺酒一豚生三人與之乳母生二人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僞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釋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令領理使不相犯也律纍（音累）也四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挾詩書偶語者俱爲城旦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者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若中道然古禁甚重）西至真城門（晉灼曰黃[illegible]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之

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又曰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卽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也音眩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

又曰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它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奇音居宜反）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illegible]）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諸侯莫足遊者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者爲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瑯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稱説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illegible]）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説之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illegible]以人）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讞意之（如淳曰[illegible]）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才過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敎令行也帝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桓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條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南越奏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人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階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弥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且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書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均貢賦平如矢賞罰中）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代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又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陳寵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鈞謂鈎也前書曰鈎校得其姦贓鈎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又曰卓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轄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千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又曰鄭弘建初中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承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二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王咸常勑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乃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産育則它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

死喪略盡國中然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吴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今處身疆畔狄虜交接而輕忽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謹多不從人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充所定新律既班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

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將大用聖意諮詢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曰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以塞異端絶異理也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

宋書曰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値赦但止徙遂使與悠悠人曾無一異人殺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金澤文庫

刑法部四

律令下（科附）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殺不辜寧失有罪則斷獄之職古所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使擢用之

北齊書曰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倖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至于於亡

三國典略曰齊封述渤海脩人廷尉御軌之子也又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為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罪非人臣之禮上嘉之

唐書曰高祖入關除隋苛政為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刧盜背軍叛逆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苛細五十三條務存寬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郎楚之沈叔安崔善為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即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加釐改戴冑魏徵又言舊律太重於是議絞刑之五十條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咸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即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

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哭矣

又曰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多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大利則君德彰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必行則民俗利民俗利則利天下是法令必行大利人也又曰願聞為國之大失太公曰為國之大失者為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是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則令不行則主威

傷不法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日爲變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誡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凡君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令輕君卑君卑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

重也法者將立朝廷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上大夫

晏子曰君之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愼令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万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又曰法令者民之則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過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一兎走而百人逐之非兎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兎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令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愼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義不行君

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乃以塞怨望也

又曰堯爲匹夫不能使隣家至爲主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審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爲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知犯何爲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弟門者立法群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

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又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王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臣反制於君矣

又曰輿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以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者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以制強良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千立防以隄水江河

不能犯

傅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又曰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賞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而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

會稽典錄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

昆從何職為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鹽鐵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趍姦偽萌生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皐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王

不易之道也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科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琴[illegible]切）鑽諸慘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邪正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深之為左承荀万秋所糾及寶先為郎万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憲司之職理有釐正而頃刻無輕重輙致私絶此風雖長主者可嚴為其科

劉邵律畧曰删舊科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揚雄劇秦美新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偁錄玉功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箋云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云其直如矢束矢其百个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及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使善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之窮而無告也）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又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八法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謂若今時決事之比也）

又曰以五刑聽万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又曰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成平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又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時律過失殺人不坐死也玄謂識審也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者而以兵矢投射也）

禮曰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丐聽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論語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讀為半片言謂單辭也折斷也子路果敢所知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

又曰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飲酒益精明

後漢書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

以不肯視事爲髙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代便宜昱髙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辭訟事也）其所平决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决事科二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不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

又曰法雄爲青州刺史界內肅清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偽長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

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又曰鄧攸嘗詣鎮軍將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之矣

又曰符融仕符堅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水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具首服本與其妻謀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乃誤中婦人也

宋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掛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

後魏書曰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勑行州事祥初在司馬失白璧還其樂道穎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穎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

告各言已子並有辭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又曰唐和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欵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人張堤爲劫又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

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曇有郭門者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冬帝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又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住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撓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

又曰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隋書曰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妾

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非殺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有神

又曰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决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尚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治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

察之術歸於義（謂稱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獄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怒小罪勿兼（怒責也責罰之罪必思義謂思其辭思其主思義[illegible]大罪獄可以出之審也）

又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公甫魯大夫）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審而知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春秋元命包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剌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孟徐是司神于巴人（爲聽其獄訟之神主）訟于孟徐之所（人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會稽典錄曰郡署鍾離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

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稍以米粟給烈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烈孫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遺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常田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又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廵狩幸魯陽上未常見刺史班秩有詔勑夷吾入傳録見因徒誡長吏勿廢舊儀上林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分帷以其中夷吾省録因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且觀刺夫决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罪其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章帝歎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劒帶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張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感則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則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

賈誼新書曰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不當半以爲當罪雖然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百璧其澤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覷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疑獄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

悅（斷平明也）

淮南子曰越王决獄不當援刀自剄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又曰秦始皇晝决獄夜理書

說苑曰邵公述職當桑蚕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痛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録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

之乎夫劒者亦所以决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兒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凡庸何能用慮强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兒溫飽十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又曰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尔也因詰責之具服悉俾本主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妊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决丞相黄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悽愴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婦乃伏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刑法部六

決獄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昬（掠取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昬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漢書曰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後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長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當報之（讞平議也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又曰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當云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遂自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不殺爭之弗能乃抱其獄具哭於府上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咎其殺孝婦太守殺牛祭孝婦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

又曰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續漢書曰郭躬字仲孫潁川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稽朝議時有兄弟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中常侍孫章傳詔命兄不教導弟報兄重弟減死章誤言兩報重獄已斷尚書奏矯制當斬上問躬躬曰當罰金上曰矯殺人如何罰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誤章不故指傳命誤即報重是故為無所放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王法大刑不可委曲生意上曰善

後魏書曰吳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蝕留）詔書遣

臣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持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臣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臣猶左轉良爲卽丘長

又曰寒朗字伯奇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曲成侯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又繫至今耶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

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纔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自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

又曰虞詡爲司隸校尉臨終謂其子曰吾爲朝歌長殺賊數百其中必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又曰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又曰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反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郭躬家代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晉書曰周處爲廣平太守有三十年滯獄一到悉斷決遣之理無不當

又曰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嘗出行南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

刑況不傷乎

後魏書曰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中經義斷諸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宋書曰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坐者無恨

又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剖腹視五藏悉糜

碎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弃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書兒識謝及理孝事源存心非忍害謂宜哀矜顧覬之議以爲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

隋書曰裴蘊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假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又曰裴政爲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曰郎茂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

又曰梁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唐書曰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古人云賣棺者願歲之病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爲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金如此則姦僞息矣太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令後大辟罪結正吏取公卿議之如是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待罪僕射封德彝議云監門校尉不之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罰銅二十斤從之大理卿戴胄執奏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悞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悞不如律者皆死陛下若録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

無寃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禮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又曰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龐氏坐斬侍御史徐有功執論龐氏罪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逆法司結刑有功當棄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法司所劾召有功詰之曰卿此斷獄失出何多耶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捨小過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龐氏竟減罪流于嶺表

又曰杜景佺爲司刑丞天授年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正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又曰李勉爲膳部員外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哀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遺黎汚者半天下皆欲滌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又曰顏眞卿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至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

又曰寶曆中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婦至死者府上其獄刑部郎中竇參斷合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敎也竟從公綽之議得減死

又曰竇參爲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衆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殺之一縣皆伏

又曰德宗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裴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

風俗通曰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汝翁復罵者吾必撻之侍曰共作夫妻柰何相辱撻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陽復罵遠遠撻之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決事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婿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論

又曰趙相汝南李統爲吳收阮況奏統耳目不聰宜免職任無幾吳升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尅厭上心帝曰君天聽明刺史不親君耳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議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

又曰甲夫乙將舡會海盛風舡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當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刺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贓貨　罪

贓貨

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貧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濱取白狐青翰之於氏取怪獸之有叅女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楚人也）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蔽斷也已賦決獄門）

左傳昭六曰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爲若不辭其意也）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析貨免孫叔撕也）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

又昭六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侯叔彥曰當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飲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所長弃其短君以二卵弃扞城之將乎

漢書曰薛宣爲馮翊太守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又曰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也）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族爲五也）溫舒死家累千金

謝承後漢書曰种暠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糺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三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

華嶠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歛食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貸之也乃出錢賜之吏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爲致死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剔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

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李膺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贓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治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又曰蔡衍字孟喜汝南南頓人也遷冀州刺史劾河間相曹鼎贓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

後魏書曰鄭義爲兗州性貪怯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爲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

北史曰後魏就德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之同先有近宅與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有罪也紹慙不敢復言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姧惡風聞諸曹案典多不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開元十年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絹五千疋事發景仙逃走吏捕得之玄宗怒命集衆決殺大理卿李朝隱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有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多宜録一門絕祀情或可哀詔不許朝隱復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以乞取得罪處斬刑後枉法當科欲何罪臣所以爲國惜法期律文詔令減死一等杖一百流于嶺南

又曰牛僧孺爲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聳雄正爲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乱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人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縣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未下車而襄漢大治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李益曉錢穀録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御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三輔決録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失大將軍梁冀意竟徙朔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

鍾離意別傳曰顯宗以意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聖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寳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罪

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殛誅也

又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景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絶異言有藝能人者三也）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

又曰衛獻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罪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過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是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又曰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太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

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論語曰公冶長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堯曰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譴讁也發始發遠也）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

史記曰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青雲之上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也

漢書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賢良其除之

又曰南越反上復欲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將軍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太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建德他越他呂嘉也越也）逆罪不容於天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朕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審其勳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三過也失其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之序是四過也

後漢書曰荊州刺史趙凱誣奏楊旋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旋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詔書原旋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宋書曰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尚書令徐羨之駭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北史曰賀若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

唐書曰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群才尚書令秦王尚書右僕射裴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王何爲痛之至於此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風俗通曰辠字爲自辛今爲辛苦憂之也秦皇以爲字似皇故改爲罪

語林曰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所應首唯違郗家女以爲恨

雜五行書曰皋陶以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囚　徒（役作年數附）

囚

易坎卦曰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險陗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於思過之地）

書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又泰誓曰屛棄典刑囚奴正士（屛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囚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馘首）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囚拘也言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之有功所以征者得其人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禮月令仲夏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秋方決輕輕繫出而舍之也）

傳莊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遂以為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也縶拘執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也側司馬子反也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又曰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典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也）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必先齊而後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音翻）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賊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囚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弃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

陽寺省錄獄舉寃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舉見畏吏不敢自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得申列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未還宮而澍雨

又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辟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使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急輒載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晉書曰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至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史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惡之其妻

崔氏誕一男攀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因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又益歎服之

又曰謝方明爲驃騎長史理南郡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已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澆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歸逮二日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當自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意逃者遠近歎服焉

北齊書曰梁湘東王繹遣世子方諸出鎭郢州顏之推常管記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執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屢護救免囚送建鄴

北史曰蕭撝入周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廣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慕景行以之獲罪弥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南史曰吉翰遷豫州梁郡諸軍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得罪者臨將就戮猶西向爲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録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于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勑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無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竟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閱大理獄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韓子曰溫人入周周不內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曰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下則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市死者以日爲短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吳王乃見越王也

列女傳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以其刑殺爲生若屠者也）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執囚（所報決刑戮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會稽典録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向垂泣妻常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

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邑考爲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予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得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爲口中人此其象也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各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有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冤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又曰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侵冠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乃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突者遽出惟觸突人故取以爲喻也）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訟罪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孤恩負義自陷重刑請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斧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曾在近密識其狀皃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櫬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歡爲死踊躍冒昧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略曰人得崔琰書以褁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遥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琰爲徒虯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爲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雲太原人陵爲發干長遇事髡刑五年當道掃除時太祖下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所坐亦公耳於是選爲驍騎主簿

三國典略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　性好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暹及季舒過狀各鞭二百徒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

璅語曰晉治氏女徒病棄之舞嚚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告舞嚚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答曰既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嚚曰未遂買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閒而生荀林父（神異記又載之）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囚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能行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吏何乃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且柔到前縣給賜糜粥後謂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惻於心今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亡意復曰徒中無欲歸候親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日會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楨京口記曰有龍目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堤使斷因改名爲丹徒

風俗通曰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

祀令人死亡謹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手足以歸全也今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新出狴犴臭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也時見子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明不歆承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厮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常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頭至耳髮諸滕此自爲刑非國法之意

徒作年數

周禮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又秋官上曰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出圜土者殺

漢書曰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應劭注曰鬼薪爲宗廟取薪白粲擇米使正白）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晉律曰髠鉗五歲刑笞二百（若諸士詐偽將吏越武庫垣兵守逃歸家兄弟保人之屬並五歲刑也）四歲刑（若僞上闌入殿門上變事漏泄選舉事詐使客事毀凡封之屬並四歲刑）三歲刑（若傷人上而諸偽造官印不憂軍事擾數人之屬並三歲刑也）二歲刑（二歲刑減一等入罰金二歲以至五歲刑皆耐罪若越城作弃走馬衆中有挾天文圖讖之屬並爲二歲刑）

張斐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罪已定爲徒未定爲囚）累作不過十一歲（五歲徒犯一等加六歲犯六等加爲十一歲作）累笞不過千二百（五歲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獄

釋名曰獄确（确角也）也言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領録囚徒禁禦之也

急就篇曰皐陶造獄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詩小宛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岸亦獄鄉亭之繫曰犴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主天殺也

禮曰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令之獄矣

周禮秋官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

國語曰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將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斷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安庸刑（庸用刑法）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衣會僖三十年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又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

又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有上書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女也勃子勝之尚公主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勃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邪文帝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又曰鉤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後上幸甘泉宮命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群臣知帝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復不然乎田曰然即溺之居無幾安國爲梁內史田甲亡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尔宗田甲肉袒謝安國數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号曰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邸吉爲廷尉監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關使者不得入皇曾孫賴吉得全

又曰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鼠盜肉父怒湯湯掘燻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又曰夏侯勝爲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黄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辞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又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

但勅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賞鉅鹿楊氏人長安中姦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得赤丸斫武吏黒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牢輕薄惡子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捕得數百人内虎牢中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長安中遂無盜賊

又曰天文志曰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虚則開出

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黄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上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又曰虞詡字叔卿陳留圍人祖爲獄吏嘗劬于公之治獄及詡生經曰吾雖不及于公子孫至丞相冀得爲九卿故字詡曰叔卿至尚書令

又曰李業字巨游廣漢人王莽居攝太守劉咸闢業有德辟業業稱疾咸怒教曰賢者不避害猶殼射市中命薄者先死令業詣獄養病客有說咸者乃出業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爲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　恭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惲呼曰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毆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惲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禮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舟上遂相隨見更始

范曄後漢書曰許楊爲都水掾使典復鴻郤陂初豪右大

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乃共譖楊取受財賂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見恐遽即夜出楊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又曰杜篤字季雅居美陽與美陽令遊從數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

東觀漢記曰崔篆爲新建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陥民於穽此皆何罪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

也遂稱疾去

又曰鮑昱爲沘陽長縣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止宿遂任身有子

衛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王隱晉書曰太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黃沙獄晉書曰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因以高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

又曰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麴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善其忠烈贈車騎將軍節愍侯

又曰喬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兊爲父報仇毋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

獄歲餘令兊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兊免兊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給醫藥

宋書曰謝擒明帝立擢爲太子洗馬擒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擒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擒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送止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粟千斛

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三國典略曰周誅全齊爲楊州刺史平鑒所獲繫之獄妻生男鑒因喜醉檀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啓自劾齊主特原其罪

隋書曰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徒流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尒後不修囹圄殆

無爭訟

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

又曰柳儉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縱容而已獄無繫囚

唐書曰太宗行次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圜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詳平爲佳非謂有罪而釋也濫繫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圓土之中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鏁械膺體鬱結其中夫循諸己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言不慎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觀察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

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出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閤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不聽

淮南子曰君不入獄爲恩也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盖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禮羊跪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

風俗通曰易噬嗑爲獄獄十月之卦從犬言聲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陽也陽尚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

又曰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九萬民之有罪過已

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

又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令圄舉也言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録囚皆舉也

三輔黄圖曰長安有九市二十四獄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無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捧鑽没水爲信先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内湯或捧熱鎖或没水中無罪者不爛不燋不没罪者即驗也

會稽典録曰鍾離意爲堂邑令縣民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聞之號泣獄意爲之悽惻出廣見之曰今欲出若歸家殯斂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爲不可意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獄以狀表上詔減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贓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歴歳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屬更就彈劾吉到詔獄但勑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責君若無贓強見誣枉宜具列辭當相伸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

又曰黄昌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盗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盗客住捕録其諸小盗皆原其死譴作棧道以代民役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又曰高豊字文林爲鄴縣獄吏刺史盧孟行部到句曰鄴縣解勑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録見林夜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自詣諫曰明使君秉法驚駭街命理冤當縣縣

乃至今乃遥召囚徒欲省更煩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廻輪向鄴孟遂到鄴

襄陽耆舊記諸葛亮出關中使馬謖統大衆在前爲魏將張郃所破坐下獄死時年四十九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推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謖雖死無恨於黄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

又狴犴者亦獄别名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貴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其狀像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死百官驚懼東

方朔乃請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荅曰此名爲患憂之物氣之所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者之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東方朔曰孝武皇帝時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中央有虫覆而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齒鼻耳盡具先驅旋頭馳還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知也時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怪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始皇時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有詔使丞相公孫弘案地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東方生真所謂先生也何以報先知之聖人哉乃賜帛百疋

異苑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楊州作部尅康當葬作部督夢欣云今爲獄公姥得夕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今得放遣督不信夜後又夢言許轉劫因歌一曲云生時世上人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壙墓灰没有餘罪督覺爲謝神恍此便絶

劉義慶幽明録曰晉盧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其大如豚及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爲大孔道得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矣

齊諧記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畏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見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江左劫盜縱横録昭之爲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著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赦命不久也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桓子新論曰近哀平間道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虫吏捐弃之便更活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拲　鏁

鉗

械

易蒙卦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屨校滅趾無咎（校者以木絞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傳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

又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優謂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也）

說文曰梏手械所以告天桎足械所以質地也

史記曰桓公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桎梏

漢書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應劭曰智署令各有當盜但婦繫者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盜着也恐士故看械不謂盜竊乃械也）

謝沈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爲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參械出街中（尺獄門中）

魏略曰賈逵爲丞相主簿王欲征吳逵諫之王怒付獄獄吏以逵主簿不即着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還來察着械適訖而果遣視之

江表記曰孫策得太史慈即勑破械使沐浴賜衣巾并設酒食

魏志曰田豫爲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黨五百餘人皆當死豫悉見慰喻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効即相報語群賊解散

吳志曰陳表傾意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施明明壯悍收考極毒雖死不伏廷尉以聞權以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欲以誘之明乃首服

晉書曰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還榮亦如期而返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着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石勒亦在中

又載記曰苻丕敗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出於重禁之中若有人脫之者遂奔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初時法官及州郡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因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翻爲河南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方蛸切）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猾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青尾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勑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伏詔曰卿因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具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由是威振京師

三國典略曰東魏中尉宋遊道限外受故選狀詞渤海王怒而禁之獄掾欲爲之脫枷遊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

可輒脫王闓而宥之

北齊書曰庫狄邏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爲貝州刺史性孤直其子啗官厨餅枷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腸中僧靜與吏飲醉以刀刻械手自析鎖發屋而出歸太祖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歛手不敢侵暴

唐書曰酷吏來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臣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鞠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煞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郭璞注曰漢宣帝使人作上郡發盤石石室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對之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也）

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楓木蚩尤所棄桎梏（蚩尤黃帝所得械之殺已擲棄其械化而爲樹也）

異苑曰新野庾紹之少了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桓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協以義熙中晨起服茱萸酒一小兒通云庾湘東須臾便至兩脚着械脫之而坐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畜之數年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麞豕鹿不在鼠也欲其鼠則桎之其隣桎其後足則狗取鼠矣

賈誼書曰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詔已者而桎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剋紂既定令紂之民連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敗之跣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擁此故思愛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風俗通曰延熹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襻案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像矣

又曰械戒也所以警戒使爲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實

語林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着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姓名不對疑是嵇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拳（音拱）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拳者兩手共入一木王同姓及命士已上雖有上罪或拳或桎而已弊猶斷也）

晉令曰死罪二械加拳手

趙書曰後石率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禽續於青丘鉗頸拳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頸頭稱囚

鎖

說文曰銀鐺鏁也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爲貨有誹詛者郡國檻車鐵鏁傳送長安鍾官

又王莽傳曰民犯錢伍人相坐沒官爲奴婢其檻車兒女步以鐵鏁銀鐺其頸傳至鍾官奴以千萬數

華嶠後漢書曰崔鈞爲西河太守與袁紹起兵董卓收鈞父烈下之郿獄銀鐺卓誅烈得歸長安也

王隱晉書曰石勒鏁苟晞頸以爲司馬而反煞之

南史曰丹徒縣令沈巑之以清廉拉罪巑之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曰至遂鏁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巑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謦曰至巑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

又曰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頻多隱沒玠鏁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三國典略曰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舍人羅重懽帥三百與僧辯俱發先令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俄而重懽先入僧辯繼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辯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令我鏁卿勿以故意相待羅重懽宣令即鏁之於牀側泉舉止自若謂重懽曰稽緩王師甘受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耳僧辯意甚不平泉乃爲啓自申并謝淹遲之罪湘東

怒解遂釋之

宋躬孝子傳曰緦裴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不給裴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鏁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鏁銀鐺裴驚視父已差父云吾病恒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裴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五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此是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居風山去郡四里吏人從太守裴孝求市此山太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嫗行田見金牛出食斫得鼻鏁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

鉗

說文曰鉗鐵有所刧束也鈦脛鉗也（鈦音遞）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其父爲吏給事平陽侯家妾通生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嘗至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晉令曰徒着鉗者刑竟録輸所送獄官

晉律曰鉗重二斤翹長一尺五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象刑　誅　轘

烹

象刑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幪音蒙）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也屨屨也純緣衣也不加緣示有恥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非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於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誅

書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

禮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也皆謂甫省視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誅罰也）

周禮秋官下曰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故以告而誅之（謂吏民相殺傷見血者攘獄者距卻不受也遏訟者上遏）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說足以褒飾熒衆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除夫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吾始誅之不亦可乎

史記曰二世遵用趙高之法乃陰與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願陛下遂從時無疑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漢書曰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

又曰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

而已至賀屈氂壞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終丞相位其餘盡伏誅

又曰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後漢書曰梁冀誅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又曰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迕者劒死同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親任上旣不平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遵上愈益怒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左悺齰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逼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之日久臣等弱劣未

知聖意如何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决勿得數言恐爲人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勑吏收惲自外謀圖不軌於是帝幸殿召公卿勒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劒士卒千人司隸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

又曰鍾離意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漢雜事曰上自擊鄧奉破之於長安奉降上以舊功臣不誅耿弇曰奉背恩反叛曝師連年上旣至奉親在陳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於是誅之

又曰秦豐田戎連兵黎丘距漢上遣朱祐守豐議者以爲豐已連年勢必困上自往豐必降上往招豐出惡言後數月豐降祐檻車傳及母妻子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奏祐知豐狡猾圍守連年上親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聞當伏夷滅之誅不時斬截而聽受降無將帥任大不敬上乃誅豐召祐

王隱晉書曰解結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幷欲誅結弟梁王彤救之秀曰我於水中蟹尚惡之況其兄弟耶

晉書曰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言其有異心將軍王闡

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幃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又載記曰呂黎尹孫伯仁讓弟乞支支弟乞救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爲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知所欲由是有怨言每於朝享之際常拔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山河之義乎跋怒誅之

趙書曰臨沅侯崔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翔孫珎會朝珎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爲佳約戲言唯溺取愈珎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睆睆正可溺中珎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

誅

晉書曰劉裕誅諸葛長民士庶咸恨正刑之晩若釋桎梏焉

宋書曰謝朓初告王敬則反朓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莊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俄而誅之

愼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韓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郊共工又諫流於幽都天下莫敢言

又曰太公東封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吾無求於上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周公聞發急傳問之太公荅曰今有馬如驥之狀天下至良也驅之不前引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賢士而不爲主用驥之不可以左右是以誅之

會稽典錄曰孟嘗仕郡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姑卒病士其女言縣以雙殺其母縣不理斷結竟言郡郡報治罪嘗諫以爲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抱其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太守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雙不當死誅姑之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天應雨注

襄陽耆舊記曰李衡聞王衜（音道）有人物往干之衜曰多士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後數年校書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逼畏莫敢言或問衜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衡爲郎衡一引見口奏壹數千語孫權有愧色劉助復告壹壹即伏誅

世說曰桓宣武之誅袁眞也未當其罪世以爲寃焉袁眞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姙焉生玄及篡亦覆桓族識者以爲天理之所至

轘

釋名曰車裂曰轘轘也者散也支體分散

傳曰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之栗門

又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夫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士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

聞是爲自居於中正之地而闇推之罪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　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史記曰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徇曰莫如鞅反滅商君之家

又曰張儀西說趙王曰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之不可一亦以明矣

漢書曰陳勝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續漢書曰張角別黨馬元義爲山陽所捕得鏁送京師車裂於市

崔鴻前涼錄曰武威姑臧氏名白興以女爲妻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桎手於姑臧市轘煞之是月沉陰昏霧霾四塞

又曰前秦錄曰泄陽氏殺其婦言而欲煞母遂車載母辭諸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脫背坐屬聲令母自脫母泣曰我生汝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煞我否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未卒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項而煞投於山穴母乘車却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隣里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桎乎於是轘而煞之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遣黃門令牟裳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法宜勸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母別超曰汝尚知有母何意問人之親以五車裂之

又前秦錄曰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弃之市朝柰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轘而殺之

淮南子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爲信侯專國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闘與闘者走白皇帝大怒毒因作亂咸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皇后遷之長樂宮

桓寬鹽鐵論曰李斯相秦耤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裂於雲陽之市願負薪入東門行上蔡逕不可得也

烹

釋名曰煑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信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也）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

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烹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供其內莫供其外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赫作盟處驗太子反辭驗也）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楚白公為亂既死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史記曰齊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并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漢書曰韓信聞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己（言其與韓信同謀）迺烹食其

又曰韓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捕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晉中興書曰劉寅於獻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寅以鑊湯煮之

韓子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

呂氏春秋曰　齊王疾痏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事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卑處中牟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從之至於田卑曰義士死不避斧鉞之罪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若死褰衣將入鼎佛肸說乃止趙氏攻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

不為賞一人而歎萬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皆恥不義吾去耳遂之南楚

英雄記曰董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而同日烹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刑法部十二

斬　梟首　棄市

考竟

斬

釋名曰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

周書曰武王使尚父以士卒馳商師大崩商辛乃內登于鹿臺之上自燔王崩于火武王先入乃射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也）斬之黃鉞懸諸大白旗乃適二女之所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旗

左傳成上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家語曰郟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韓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當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皃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

又曰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

漢書曰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音罷）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鑕仰天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相結厚也

東觀漢記曰任光字伯卿初為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皃長者乃救全之

後漢書曰趙王在長安為赤眉所得赤眉欲斬之白馬從事見趙王儀狀驍眉美好絶衆護而活之

又曰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車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騎右步屯衛周匝令呂布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衣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賫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魏略曰京兆鮑出字文才值世飢餓出覓食後啖人賊以繩貫其母手掌驅去出走追斬賊得其母還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呂豨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太祖也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又曰夏侯玄雅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又曰鄧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

死本營將士追艾檻車迎還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

蜀志曰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後爲馬岱所斬

又曰劉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又曰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以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

晉書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衛瓘尋又詔解嚴云瑋矯詔解嚴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流涕言此詔書也奉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

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

又曰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爲兖州刺史斷決如流人不敢欺以從母子爲都護犯法晞斬之既而素服哭曰殺汝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以嚴刻斬戮号曰屠伯後爲石勒所殺

又曰石閔仕僞趙石鑒爲侍中録尚書事鑒使石苞夜誅閔不剋反爲閔攻殺鑒苞等殺胡人斬關踰城不可勝數閔知胡人不爲己用頒令下每人斬一胡文官賜爵一級武官立拜牙門于時一日之中斬胡萬人於是鼻高多鬚濫死者甚衆胡人死至二十餘萬

又曰皇甫謐字子方少遵父操永嘉中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弟王廙代侃廙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大行誅戮立威以方回爲侃所禮責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焉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三十國春秋曰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于建康於是以刀拭柱血逆流上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絃

後魏書曰叚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鞍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齊書曰庾弘遠字士操清貧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陳顯達起兵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趙譚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

也

崔鴻前趙録曰卜栩隱于龍門山嘗與郭璞論易栩曰吾大厄在四十亦未見子之令終璞曰戮吾禍在江南不在此也鎮北斬冲攻太原不剋歸罪於栩輒斬之劉聦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丞詰衍持節斬冲也

隋書曰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蘇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漢新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固令彭

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戚殺人公卿議皆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爲彭得專斬人上曰軍正校尉一統督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若謂在部曲也今彭別將兵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將有詔躬上假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授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得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晉朝雜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門迎故太傅趙王至太極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朝詠尚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鍾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華陽國志曰王濬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又率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將也以爭騎斬之衆莫不肅

商君書曰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顛頡後至吏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首以徇晉國之士皆懼曰顛頡之有寵斬以徇而况我乎

韓子曰禹遇諸侯會稽之上防風後至禹斬之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侍左右五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小君疾未獲成禮乃求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爲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収考遂以誣欵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既斬血乃緣竿上天

梟首

傳曰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

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葅其骨謂之具五刑

又曰漢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又五行志曰江充掘巫蠱太子宮太子乃斬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太子敗走自殺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要斬妻子梟首

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也

後魏書曰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

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非乃生斷兵手以水洗然後斬决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嘆鴻貴之愚也

廷尉决事曰河内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議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棄市

禮曰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史記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弃市

漢書曰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磔之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

又曰竇嬰矯先帝詔當弃市嬰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晉書曰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吏劭廣盜官幔

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摽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昳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事遂行便成永制堅亦同昳議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棄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爲惻然可特原之

隋書曰文帝意每尚慘急姧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人能糺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糺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乃命盜一錢巳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焉

考竟

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後漢書曰陽嘉三年春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

又曰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令功曹是竇憲客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著奩中置廳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苑若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考竟

又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張角起栩不欲國家與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滅張讓譖栩與角同心收送黃門北寺獄考竟之

又曰董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與爲逆哉即收付廷尉考竟其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史爲一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之誅無乃失名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書曰王豹上書勸齊王冏與成都王穎如分陜之利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

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

三國典略曰齊兖州刺史武城縣公崔陵恃預舊恩頗自矜縱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納風政不立爲御史所劾召收繫廷尉考竟遂死獄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殺　三族刑（雜死刑附）

殺

釋名曰：殺，竄也，埋之使不復見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戮掌斬殺（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諜而搏之（諜爲姦寇反間者斬之小者殺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陳也）

又司刑職曰：殺罪五百（鄭玄曰殺死刑）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康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繈抱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時也請舉事（言周勇旦不和欲代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禮曰：邾婁定公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也）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也）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自貶損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作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聲異服若聚鷸冠瓦弁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也）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也）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傳襄六年曰：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又昭四年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論語顏淵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史記曰：二世使使殺公子將閭將閭曰朝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昆弟皆流涕自殺

又曰：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又曰：秦昭王賜白起劒令自殺武安君曰我固當死矣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劒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聞崔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誡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爲白鵠賦冀知興己大怒幽之室谷幾月得出後竟殺之

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欲急誅侯覽等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殺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入丞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爲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劒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里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卽害之

吳志曰人詐告樓玄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新孫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阯將張弈使以戰自効陰別勑弈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弈討賊持刀步見弈輒拜弈不忍殺玄會弈暴疾卒玄殯歛弈於器中見勑書遂自殺也

王隱晉書曰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姑爲中書省事時女子

李忩覔父北叛時殺父處奏曰覔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歸懷竊結舌忩無人子之道證父攘羊傷化汙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平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忩

唐書曰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崔玄亮首率諫官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不省其詐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諸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於朝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山海經曰共工氏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也）相柳之所抵厥爲溪澤（抵觸也）禹殺相柳其血脉不可以樹穀乃以爲衆帝之臺

曹操別傳曰始袁忠爲沛相嘗待操沛國桓劭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頗笑操操殺讓族其家忠劭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劭劭得出首拜謝於中庭操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寘行大辟之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又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有罪王者當誅之）（燕猶秦故不可）

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反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帝嗟嘆曰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匱曰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者殺之殺三人而君振者殺之

三族刑（雜死刑附）

尚書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

史記曰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

又曰陳狶反韓信欲謀發兵欲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告信欲反於呂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歎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

又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以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

後漢書曰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尅夷三族

又曰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越騎校尉和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李傕夷三族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夷三族

三十國春秋曰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羲訓彥皆從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羲訓彥夷三族

雜死刑

韓子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林木盡則無以為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奈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無利民何故為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殷紂生燔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橫然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火中而對笑之）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曰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趍造作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薪我樂人不知趍火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黥　劓　臏
刖　宮割　造肉刑
除肉刑　論肉刑

黥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顙也黥者馬羈竿人面也（鄭玄曰涿鹿黥皆先以刀刻傷人墨而其中故後世謂之墨土民也）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注曰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為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墨者使守門（鄭玄曰墨黥也先刻面以墨窒之）

白虎通曰墨墨其額也取法火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而墨也○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記曰秦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刑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民皆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

又曰黥布秦時為布衣年少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律說曰男女鈦決髡鉗輸邊晝日防寇虜夜暮築長城女子無軍警之事但舂食使者也）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譬君也大夫近於君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劫字（黵音都感反）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劓

尚書呂刑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也（孔安國曰劓截鼻者也）

尚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傷人者其刑劓（鄭玄曰攘竊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劓罪五百（鄭玄曰劓截鼻令東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此者之類與）劓者使守關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見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

楚漢春秋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

天下定出以為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

臏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臏罰之屬五百象七精（七宿昏中變易節氣之精也）

禮統曰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曰刖罪五百鄭玄注曰周改臏作刖

白虎通曰臏者脫其臏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風俗通曰俗說臈正祖食得兎者名之曰幸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說兎臏者令人面皃生髕露見醜惡令覺得之嘉不為巳疾也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

其過故穿踰盜竊者臏去其臏骨也逮至暴秦亂獄紛身俎車裂黥首窮楚歔欷泣求數九人食得免臏以爲佳瑞物類以感冀全己之臏也

刖

尚書呂刑曰刖辟疑赦其罰倍差（孔安國曰刖足曰剕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玄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刖者使守門

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刖者守門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問其故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陰使召孫臏臏到龐涓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列子曰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以爲公子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楚王以爲軍政鄰人孟氏有二子所業亦同問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二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今諸侯力爭安得用仁義遂宮而放之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豈可稱兵遂以刖之二人還施氏曰子不得時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慢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血成王問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何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命之以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宮割

尚書呂刑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也）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已

周禮秋官上司刑職曰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宮男女也）又掌戮曰宮者使守內也（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

禮曰文王世子曰公族無宮刑也

漢書曰漢聞李陵降匈奴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下遷腐刑

造肉刑

尚書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爲興奪之以宄奪攘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商君書曰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

除肉刑

漢書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法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

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此言髡者完之也）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趾足也當斬右足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盜之者此三罪已論名而又犯笞罪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白粲坐擇使正白粲然）

論肉刑

續漢書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爲非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

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害刑歲生三千人疏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文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則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死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其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

以吳蜀未平且寢

王隱晉書曰曹彦議古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刑而民甚恥且創黥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産育苟必行殺爲惡縱寡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寛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於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去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尚書梅陶問光祿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爲英雄既除肉刑而五六百歲無能復者納荅曰諸聖制肉刑而漢文擅除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若無法何

足爲英雄於是陶不能對隱曰征西大將軍曰夫政未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盗之屬斷支而已是好生惡殺叛盗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支君謂之酷截頭更不謂之虐何其乖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猶惜民命得以御寇況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以伐大賊今若得改之則歲活數萬生數亦如之若此十載生各數萬斷支之後隨刑使役不失民不乏用富國強兵此之謂也

又曰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於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輙重髠之此以刑生刑亡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盗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重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不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盗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盗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瘡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虐也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宜杖罰及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

刑去其爲惡之具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戚居必死之窮地　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切以爲識務之甚也

愽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漢興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云宜復之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魏武帝輔漢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又私議各有彼此多言時未可復故遂寢

崔寔政論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景帝減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獨拘前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髡　鞭

笞　考掠

髡

周禮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鄭司農曰髡當為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其體者也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傷其類髡而似守積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粮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以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麥中令士卒犯麥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　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吳主怒甚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何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閤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汝為吳範死汝子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　吳主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吳主意釋乃免騰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

張斐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彫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訢貪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為厮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亡依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効也

鞭

書曰鞭作官刑（為辨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衛獻公初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問焉伯遵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遵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伯遵曰君為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壅之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忠問焉（[illegible]至聚發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帥臣而哭之既祀焉

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

晉中興書曰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

又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鯁名諸之又遂執欲鞭之鯁解衣伏鑕神無遽容又異而釋之文無喜色

又曰皇帝詔飛督王饒忽上吾鴆鳥口去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頓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監於四衢道燒之

後魏書曰鄧琛監決趙脩鞭脩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三國典略曰齊崔謙還鉅鹿太守恩信大行政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牘公不慮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齊春秋曰齊吕景真爲晉平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平六百四十九　三　王意

齊書曰薛安都從弟道生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御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御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御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

南史曰褚玠爲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閱群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發書而歎曰今律決笞者皆六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笞五刑之最輕者死者人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頒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晉令曰應得法鞭者即執以鞭過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皆隨過大小大過五十小過二十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常鞭用熟靼（之列反柔革也）不去廉作鵠頭紉長一尺一寸鞘長二尺二寸廣三分厚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

搜神記曰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毒寒溫臭味所主故天下号曰神農也

覽六百四十九　四　四五

異苑曰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死後還其婦來善闇體有鞭瘡而却着鏁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罵大家今受此罪

列女傳曰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發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三百疋尚書郎暨鄴誤以三千疋賜之上大怒鞭鄴殿下重痛將死意直排闥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鄴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

又曰謝夷吾爲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關啓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闌卒牽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曽以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階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王憲於下也豈其枉道取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讌

笞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亡璧意疑儀執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漢書曰曹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謂窋曰汝歸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

相國日飲無所請何事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帝所陳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趍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爲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存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又曰車千秋爲高廟寢郎會斷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之千秋上急言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之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迺更號爲皇新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誠音飾也）飾醫往問后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丁固追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逼之甚乃迴馬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穀食自當來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

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

隋書曰劉行本爲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所愛也不以其理下瓦則慈母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問曰他日笞之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毋力之衰笞不痛是以泣之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緜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拷掠

釋名曰槌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如狼也

漢書曰景帝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此先帝之所重也而吏未稱職以掠辜苦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瘐死者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爲楊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爲會曹掾受贓穢刺史歐陽楙遣安檢治拷覆取實安乃收就拷訐五毒乃以針刺就手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鐵令赤使挾之肘腋肉燋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欵伏安乃覆就於舡下而燒馬糞薰於舡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死發舡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共坐談論乃解其事耳（對精典録又獄）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孝廉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　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而蟲生者轉騎都尉

後魏書曰盧度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因羆長子將加箠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遂被考掠至于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乞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馳以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桿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免之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中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持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曰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豈可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

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進退而求於事爲衷

會稽典錄曰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跡天下牧守謀發興在疏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俱考詔獄掠毒備至辭氣益壯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六

杖　督　流徒

杖

尚書堯典曰朴作教刑（朴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禮記學記曰榎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後漢記曰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大匠卿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崔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乃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對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撾胡至於以杖傳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出而徑歸家左丞白褒又奏濤違詔杖褒五十

晉陽秋曰諸葛武侯杖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後周書曰宣帝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箠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

北史曰盧潛爲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説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顔色不變

三國典略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在郡清簡亦工詩詠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齊文宣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故云我那許當時正疑是鹿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爲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潤省獨孤扳侵竊官田受納贈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宣命於州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爲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扳宜決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門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

皋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

又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隷無敢出門

又曰燕榮爲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蘩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尓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尓况有過耶榜捶如舊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勑朝堂杖之黄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説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而謂悦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棰其杖率過常制既過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世祖曰桓宣武在荆州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正從朱衣上過桓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門下過令史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意譏其不著宣武云我猶患其重

傅集曰咸爲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上當藉故寄往之咸荅違距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幾加罰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爲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怒欲案入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爲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

益部耆舊傳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縣主簿縣長廣都朱叔以官穀割没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數千披肌割膚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驗問伏不播荅言忽得罰無所多聞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決録曰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補也世祖攺用孝廉選邯補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尓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有所督罰五十以下鞭如令平心無私而以辜死者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東皙勸農賦曰乃有老閑舊猥欺狡難覺時雖被考不過

校督歌對困圖笑向桎梏

流徙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爲民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郡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比徙此文或其所製表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鏁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鏁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惣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十七

除名　免官　收贖

禁錮

除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爲永康令多受貨賂政治苛碎詔都街頓鞭一百除名爲民

隋書曰賀若弼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徵還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之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

又曰賀若弼坐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又曰高熲得罪除名爲民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尓其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

又曰權武爲潭州總管晚生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帝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

晉律曰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爲民

又曰除名比三歲刑

又曰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之用之物非以爲財利者應罰金四兩以下勿除名

晉潘岳閑居賦叙曰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

免官

後漢書曰梁松遷太僕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懸飛書誹謗下獄死

宋書曰庾登之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

又曰謝靈運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上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

晉律曰免官比三歲刑其無真官而應免者正刑召還也

又曰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又曰其犯免官之罪不得減也

又曰其當免官者先上（免官謂不聽應收治者也）

收贖

書曰金作贖刑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倍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國語曰桓公問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兵弓矢之屬）管仲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譴之也讁輕其罰使以甲兵贖罪）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爲甲戟戟戟也柲長二丈六尺）輕罪贖以鞼（求位切）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鞼盾綴革有文如績）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也）

家語曰魯國之政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之益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法於諸侯矣

漢書曰文帝常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迺罰金耶

又曰張敞上書論死刑以下出粟贖罪以給軍用蕭望之以爲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且富者得生貧者獨死刑法不一也

又曰禹貢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欲令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正開地廣境日見功大遂縱嗜欲適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衛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李廣出鴈門敖以七千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趙食其祋栩人也（祋丁外切栩許羽切）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右衛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

後漢書曰孝明時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疋左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後爲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論

又曰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也承爲荊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齊書曰到撝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荊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可故不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楨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

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

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衆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會稽典録曰楊矯爲右丞詣南宮取急案條閤舊事於還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車又下矯糺奏柔以爲知丞郎應行威儀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贖死金二斤也

又曰失贖罪囚罰金四兩也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禁錮

傳曰楚共王即位將爲陽楊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爲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又曰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之）二十二年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後漢書曰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訐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又韓稜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　甞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

又曰第五倫上疏云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趨勢之徒誠

不可親近

齊書曰王晏弟詡位少府卿勑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知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勑特原

典略曰馬騁在東觀十六年以爲父費精思非養生之道擅去離署免官禁六年

崔鴻前燕録曰遼東內史宋該舉侍郎韓偏爲孝廉慕容儁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王庭偏性助叛徒迷固之罪及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勑之甚亦何舉之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晉令曰犯免官禁錮三年

鄭玄別傳曰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預黨禁錮十四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書曰眚災肆赦（眚過災害肆緩言大過害當緩赦之）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周禮曰　國君過市刑人赦

又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

爾雅曰赦舍也（舍赦置也）

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史記曰陶朱公子殺人囚於楚公曰殺人而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以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生乃見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乃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曰弟今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莊生恥爲兒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持其弟喪歸也

漢書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劭[illegible]曰秦皇令敢有挾[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曰者）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又曰成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隄作瓠子歌赦所過徒六月詔曰甘泉宫内銅池中産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還至泰山增脩封禪赦天下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爲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疋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擊之後元年三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群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也

又曰宣帝地節元年四月鳳凰集魯群鳥從之戊申立皇太子赦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喜瑞並見脩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福鸞鳳萬舉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永嘉元年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稱永信宫立恭皇后廟於京師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上乃親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無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章和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

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詔金城以全民命益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謝承後漢書曰學士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又曰度尚爲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仍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

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若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弊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又曰董卓死陜中諸將後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爲赦卓時已赦今復求一歲不可再赦李傕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死不若决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大得天下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歸鄉里作賊延命尚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受禪即位改延康爲黄初大赦天下

又曰陳留王奐即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國晉王冕十二旒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銀車等癸未大赦八月辛卯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紹封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尺二寸白鬚着黄單衣黄巾柱杖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吳志曰吕蒙病發孫權迎置内殿夜不能寐病中有瘳爲下赦令

又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

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干寶晉紀曰庶人楊氏卒于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太學喟然而歎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而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御等各可深逃乃身荷檐妻子惟鹿車以入于蜀山莫知所至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設壇受命于郊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上即位于長安宮改年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鴻前秦録曰王猛疾病未瘳苻堅大赦死已下

又曰永興元年苻堅將爲赦與尚書左僕射王猛右僕射苻融密議於露堂屏左右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何從泄也於是勅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者蒼蠅也

後魏書曰崔玄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人蠹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成侯屈等議赦之屈曰人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安人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已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是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後周書曰明帝二年夏詔比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廄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北齊書曰宋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清河獄内蓬蒿但滿無囚可赦唯率將吏拜詔而已

又曰後主將大赦時臨漳令李世業爲臺所劾贓多至死世業即穆提婆姻門陸令萱言於齊王所以大赦後由是頻赦遂以爲常平恩驟步曹賀肫小人無貪數犯刑憲但入狴牢無不遇赦故世人以肫爲赦之候

又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鏁遣之

隋書曰張奭爲天官司會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奭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奭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録囚徒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并歸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勑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增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家語曰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狴獄也）而執之三月而不別也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文赦之何哉毋有以其言告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以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

又曰赦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郭象注曰宥使自在則治法治之則亂）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也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遷淫耳）

淮南子曰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而活

人其望赦同其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燃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李燮別傳曰燮年逃亡匿臨淄男為酒家傭靈帝即位特月經陰道暈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北陽芒迫卯熒惑入大角犯帝座其占當有大臣被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今月經陰道圍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海內先賢傳曰王允字子師誅董卓卓將郭汜李傕等聞卓死引兵還圍長安燔掠官省死者萬數大赦天下允患節三朝吏赦書去其赦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

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潛夫論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也為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也夫賊良人之甚者莫大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孝明帝時刑罰舉茂才初過謝因賜食事訖問何異聞曰聖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牙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

乃瞋怒曰賊發部中不能擒然才何以為茂乃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盗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

崔寔政論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皆至於死頃間以來歲旦赦百姓輕為姦非前年一朞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喑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赦為常俗赦以趣赦轉相駈跋而不得息雖日赦之亂捕擊耳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嘗怒乃駡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遂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吳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為夫婦如初

傅子曰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虵於左右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望氣經曰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古樂府歌詩曰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援宛

景矛上山四五里關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攏橦擊鼓赦書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釋部一

敘佛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紀曰浮圖者佛圖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帝夢見金

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黄金色陛下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於一軆之內而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故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也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宋書曰顧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由此而始興焉（又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歎雖同二注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為道人以駮之

後魏書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其門階次二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致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

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梁書曰郭祖深以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與櫬詣闕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礼不事農業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効賒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從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

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閒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等追共撰述教爲十二部經

唐書曰傅奕上疏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群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躰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

又曰會昌中道士趙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躡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靜層固而排釋氏

牟子曰或問曰佛從何而生寧有先祖牟子曰佛生天竺假形王家父曰白淨夫人字曰淨妙四月八日佛精從天來夫人晝寢夢見象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頰如師子皮不受塵水手足皆鉤鏁毛悉向上

又曰子得佛道以來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來如開浮雲見白日如執火炬入冥室矣

建康實録曰吳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東初有佛法

高僧傳曰釋惠嚴宋高祖素所知重文帝在位情好尤密先是帝未甚崇信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廼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奥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摹之推達性論尤爲名理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邪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

世説曰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注云佛經之行東國尚焉而記傳無聞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止殿前意甚忻悅明日問群臣有通人傅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於是上悟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蘭臺石室

又曰庾公常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時人以爲名言（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閒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爲此像也）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姓釋伽號牟尼佛

普曜經曰從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飯王宮摩

耶夫人剖左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本相經曰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涅槃經曰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蘇從生蘇出熟蘇熟蘇出醍醐醍醐蘇之精也

法顯記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河即張騫所到之處）

佛國記曰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又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龍王宮又一牙在乾陁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牙或時放光明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

唐韓愈論佛骨疏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八十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未有佛也至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考所極蓋亦非因事佛而致然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三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爲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也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才識不遠不審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正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神聖英武數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愚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縱未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矣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樓以舁入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以祈福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明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令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宜於國尚令巫祝以桃茢拂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定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釋部二

奉佛

袁宏後漢紀曰楚王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脩浮圖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罪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喜聞大恩謹奉黃縑二十五疋白紈五疋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紈以供桑門之盛饌

晉書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數百糜費巨億而不恡也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准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天發）

又曰王恭性雖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經神色無懼

宋書謝靈運傳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譏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又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諱日君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並免官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又曰宋明帝頗好玄理以周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途白黑無一又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見重如此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嘗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又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于經案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

又曰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廉讓好學年七

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

又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李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

又曰滕曇恭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晝夜哀慟時忽有神光自門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

梁書曰廬江何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伯璵卒幼璵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兄弟年並八十餘

又曰范雲從父兄縝字子真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席之上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乎子良不能屈

又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

又曰何胤居虎丘西寺講經學僧徒隨之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徑來趨胤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炉奩并函書曰貪道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夜放光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又曰建平王大球簡文第十七子也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諱身當代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曰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惠如此

又曰大中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萬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九日辛未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服御法衣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用素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昇法座爲大衆講涅槃經癸卯群臣以億萬奉贖衆僧默然乙酉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帝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三惠經乃捨身爲奴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略盡二年帝昇光嚴殿講三惠經又捨身群臣以億萬奉贖僧衆嘿然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帝帝三荅皆稱頓首丁亥服袞冕還宮高祖自初捨身後或書經坐禪盡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坐師子座講金字經

又曰貞陽侯明俘執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送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爲魏主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

失信致使紛擾因欲與梁通和

又曰初武帝軍東下用不足建安王偉取襄陽寺銅佛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性多恩惠尤愍窮乏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諦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又曰到溉少有美名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同居一齋洽卒後便捨宅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所得禄俸皆充二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遊及卧疾門可羅雀太清二年卒臨終勅子孫薄葬之禮言訖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周弘正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座盡傾聽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權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攻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續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庾詵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駐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去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節處士以顯高烈

又曰張孝秀字文逸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後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

又曰馬樞字理要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教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議必使屈服不得空立主客於是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論者拱

默歎服而已綸甚佳之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

又曰孫瑒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皇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又曰徐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解釋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之抗

又曰徐孝克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旨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陳亡入長安隋文帝聞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又曰傅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三論盡通其學初有大心寺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

隋書曰姚察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每日設清水齋食菜果菓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唐書曰白居易會昌中罷太子少傅致仕與香山僧如滿

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自稱香山居士常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遺命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又曰裴休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恒齋戒屏嗜欲香炉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為法樂與尚書紇干臮皆以法號相字　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又曰元和中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捨如不及韓愈上疏極陳其弊貶潮州刺史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父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朗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議時號為玄宗先生

談歎曰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音經千遍可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口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

又曰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斂珎寶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輙加以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又曰崔光常晝坐讀佛經有鴿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釋部三

僧　　文僧上

僧

宋書僧道生彭城人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又曰徐湛之爲南兗州刺史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又曰沙門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主客酬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伍論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權傾宰相會稽孔顗常詣之慨然歎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齊書曰釋僧岩北海人家廓無常人不能測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挈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鋌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建康實錄曰沙門支遁字道林常隱跡東山不遊人事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卒後戴安道常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蓋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又曰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外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

梁書曰有惠岩惠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都下爲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高僧傳曰攝摩騰中天竺人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洛陽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騰所住處今雒城西白馬寺是也

又曰竺法蘭亦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後法蘭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刼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初見沙門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僧會詰問

有靈驗否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八萬四千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會乃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三七日果獲舍利權大歎服即為建塔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陁里

又曰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告支西域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為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道頭陁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剎於冢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仍曰高座寺也

又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俊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二出家日誦萬言師

敬異之又為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而見嗟賞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後避亂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入涅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後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以晉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羅什在西國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

又曰惠遠姓賈鴈門樓煩人也留尋陽見廬峯清靖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又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是也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並弃世遺榮依遠遊止著法性論羅什見而歎曰邊國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常以虎溪為界焉惠遠集云隆安六年桓玄遺書於惠遠言沙門令致敬王者惠遠答書論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非沙門之像稱所未安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家二論出家三論出求宗不順化四論躰不兼應五論形盡神不滅著是五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又曰竺道生姓魏鉅鹿人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後還都止青園寺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

猷從之問道生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忘象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部未傳舊學以為邪說譏憤滋甚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

又曰釋惠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晚適廬山諮稟惠遠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

洛陽伽藍記曰融覺寺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其徒禮之號為

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沵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遥禮之號爲東方聖人

又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廬山遠大師大師歎仰不已又呈劉遺民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方袍之語出遺民也

又曰佛耶舍此云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與羅什法師情好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爲人鬚赤時號爲赤鬚三藏

談藪曰北齊高祖多殺戮有稠禪師者以蘐行著稱箴之曰陛下羅刹化臨水少自見之如其言果見群羅刹在其後於是乃禁斷鷹鷂造佛寺斷屠殺不食肉

又曰汝南　周捨清信士也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鑪荅曰檀越旣能截壽餘貧道何爲不執鍮僕射徐孝嗣修緝高座寺多在夜宴敍法雲曰法師亦治蕭寺日夕遊此二寺隆接而不相往來所常謂法師常在高座不遊高座寺荅曰檀越旣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又曰魏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祖腅（戶佳切）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恕曰短髮粗疏重公曰貧道短髮沙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辯腅諧重公常謁高祖問曰弟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荅曰天保寺刹及出向劉孝綽道以此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高僧傳曰三藏法師玄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陁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就猶之祇皆研機覩奧矣又造伽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旋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氎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召名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十八國

長阿含經曰九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床

又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

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旣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異僧上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撿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符堅聞之乃遣呂光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涼州聞

符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甞講經于草堂寺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以宫女進之生二子焉

又曰沙門曇霍秃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或人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亂不知所如

又曰佛圖澄天竺人也姓白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以油麻雜胭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常齋時平旦流水側從腹旁

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還內腹中卒於鄴宫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觀之唯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季龍死

梁書曰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也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嘿不論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好爲讖記所謂志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歎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皃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又曰法雲寺西域烏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摩羅聰惠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隷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京都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授持之戒行真苦秘呪神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者莫不驚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高僧傳曰耆域天竺人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見洛陽宫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又曰匠此宫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

又曰犍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有寺廟處基墌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遂撿視入山到一處四面

平坦勒示云此山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焉

又曰釋曇始關中人晉孝武太元末賫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熈初復還關中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常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又曰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岩穴習禪爲務後小疾便告衆云云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裁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有紺馬負金棺昇空而逝

又曰竺曇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後有神見形詣猷曰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天台山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

傳云上有釋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横石斷之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日自當來也猷每恨不得度石洞開度搗火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得住於是而返

又曰釋曇諦其先康居人母黄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黄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見僧䂮（音畧）法師䂮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䂮晩入吴居虎丘寺

唐高僧傳曰萬迴姓張氏閿鄉人其形如愚蒙其跡乃神聖苦樂貴賤不關其心歌哭隱顯不恒其性剃髮褐衣遊伽藍　年十歲有兄戍遼陽其母憶甚餉僧祈福師忽然裏齋餘出門徑去晚際執兄書至母驚問其由默然而無對後兄來還言是日萬迴云從家來喫齋餘取書而反始知其靈神焉中宗賜號玄通大居士封雲[illegible]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余[illegible]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六

釋部四

異僧下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清峻王薨便嗣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迹世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世主不稱每輒恚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明經精勤不在吾後然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值靈帝之末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過宮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宮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渡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宮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

又曰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遂通外國之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泉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竭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法護以世居燉煌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又曰帛遠字法祖才思俊徹敏朗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典多所該貫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鎭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伏

其遠達後奄然命終群胡各起塔廟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畢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又曰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維羅衛國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歲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爲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遂多卽是聖人未測淺深後屢見神變乃歸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然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旣要請苦逐愍而許焉於是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於後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悅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微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自無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

又曰曇無讖天竺人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王卽天竺王也）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聖化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術深加優寵後至涼涼王沮渠蒙遜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皆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之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以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

又曰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也三歲便度爲沙彌十歲遭父母憂孝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弃穀而去及受大戒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沙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旣至而廢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旣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踞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便可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乃還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餘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悵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

又曰曇無竭此云法勇至罽賓國禮拜佛鉢住歲餘學梵書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雖屢經危險而繫念所齎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渡恒河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

初尋有大鷲來野牛驚散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

又曰釋智嚴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勤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謂云嚴公當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

又曰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累世爲王年十四便機見儁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往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元嘉初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霑或履泥不濕時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漢像乃作定光儒童有布髮之形像始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値虎者以杖按頭戲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當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後文帝重勅觀寺等復更敦請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因問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

刑不夭命役無勞力乃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以大矣不殺亦以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誕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

又曰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値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戶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思略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有如毗羅神王衞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迴乃見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于壁

迄今猶有尋影之驗深誠祈福莫不響應

又曰釋智猛雍州新豐人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有釋迦遺迹及方等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遂發長安到罽賓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於阿耨達池有大阿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子事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以香花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鉢時復不覺重于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

又曰天竺沙門僧伽達禪學深明來遊宋境嘗在中坐禪日將中道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彌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鳥投食何爲不可於是授而

進之

又曰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譙王欲請講華嚴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愧懼歎即旦夕禮懺於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衣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也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且起道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

又曰沙門寶意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號爲三藏常轉側數百具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祖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竹席一領空卷之呪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

又曰竺法崇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

又曰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善能開化愚蒙投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虎災縣有六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於其縣暮逗此宿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及旦村人逐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莫不崇奉虎災由此遂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

又曰釋曇邕於廬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山神來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

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袷風姿端雅從者二十餘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神仙乃爲說法受戒神貺以外國七箸禮拜辭別倏忽不見

又曰釋僧苞建三七日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有黃衣者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

又曰支曇蘭晉太元中遊剡縣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衆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皃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曰在樂安縣韋鄉山

久服風問與家累俾投乞授歸戒闍郎爲授之受法竟嚫錢一萬密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又曰釋玄高母夢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及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出家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林陽堂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多有靈異磬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眞仙士往往來遊學徒之中有玄紹者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静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其靈如紹者有十一人西海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隘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說法不

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

又曰釋僧周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居寒山山在長安南四百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爲二日方盡煙焰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聚以塼塔

又曰阿羅竭者多行頭陁獨宿山野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潤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躡（尺展反）室西壁陷沒指餘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絶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病

又曰竺法慧本關中人晉康帝建元中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齎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試問未息慧已在繩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果爲人所擲脚遂永疾

又曰涉公西域人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

又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以木杯渡水因而爲目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唯持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向廣陵過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四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

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供養渡不堪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請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時未成渡云暫出至冥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岩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邑共殯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鞋履既至彭城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逈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損比欣次第熟視皆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

之皆得行篇經一卒壽渡斷去求鑄辭類食則晨見粮食具食不知所在

續高僧傳曰釋慧恭益州成都人出家十年與遠結交勤學遠往詣長安恭往荊揚諸方道從江左來還門二人相遇欣歡共敘別離[illegible]遠問汝學數夜講說見遊恭音無所道遠問恭曰斷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慰歡會佇例可論得豐仁者無所說聞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大善人且向稽童子山家與遠立誓當發青果蘇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罪蘇癡精所爲請與斷交絕法師早去無煩遠之猶悟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讀誦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但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普門品遠已講之數百遍如何欲聞人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擇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氣盈遍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寥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花樂方歇慧遠投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見機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拂衣長揖汝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釋部五

經　像

經

晉書曰姚興如逍遙園引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肇曇順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此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蕭誕之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

講維摩坐遠不相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嘗閑閣讀佛經

又曰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鬢髮自誓勅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又曰梁蕭詧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爲誇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誇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誇餘經止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然法華云聞經隨喜而不獲長如周面狹且長由是詧有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欲信佛法及丁所生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後魏書曰裴宣高祖曾令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

唐書曰韋縠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

又曰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花嚴經殘梵夾令僧般若三藏於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於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安窮覽經典

鉤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九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涅槃經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像

晉書曰恭帝深信浮圖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帝親迎之羣臣步從滿十許里

又曰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

盜服

又曰秦將呂光伐龜茲將軍杜進夢金像飛越龜茲之城曰所謂佛神去之胡亡必矣

又曰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取送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豔交州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二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歔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

宋書曰劉牢之子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

又曰沅道虔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設像之日輒舉家慟焉

又曰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戴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戴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梁書曰阮孝緒末年蔬食斷酒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勤禱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又曰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長二丈余大同四年移入大殿勅主書吳文寵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長二丈七寸豈非精誠所感耶

又曰武帝捨宅造寺未成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像長一丈八尺及鑄而銅不足帝又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送銅未至像處已見銅車到鑪所於是就冶一灌便足在後臺司銅至方知向來送銅靈感所致及開模像以成丈九而相好不差又有大錢二枚見在衣條首不銷鑠其年欲移像還寺未移前雅中估客每夜輒聞大橋上如有人修道路往視不見人俄而像度光彩輝煥觀者莫不歸心

北齊書曰有沙門晏通於道傍造大菩像教化乞財所得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像號曰出課烏奴

又曰封述勃海蓨人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竟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擲而示之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

洛陽伽藍記曰西域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僧有像一軀舉高丈面常東立不肯西顧父老相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寘國王親來禮請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王即起塔封四百戶以供洒掃人有患者以金薄帖像所患處即得除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幡上隸書多云太和景明延昌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

西京記曰光福坊大興寺有阿育金像歷宋齊梁陳數有

奇異陳國亡忽面自西向雖北之還爾隋文帝載入長安內中供養後移置此寺寺衆以殿大像小不可當陽置之於北面明日乃自轉正陽衆咸驚異復置北面明日復還轉南面衆乃懺謝不復更動

又曰崇勑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麁惡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兒醜常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類如此千數乃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諸像於天下此其一也

高僧傳曰釋曇翼出家事安公爲師後居長沙寺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多布在餘方嘗聞外國僧說有至誠所請者亦爲之降見乃專精懇惻更求誠應以晉太元中忽有一金像現於渚宮城北路上光明照灼百姓驚駭翼聞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焉郎令弟子數人捧接迎至長沙寺其後罽賓禪師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生有胡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方知翼之不謬

又曰漢明帝使蔡愔於西域得畫釋迦奇像是優田王旃檀像既至雒明帝即令圖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

增一阿含經曰優填王勑國內巧匠以牛頭旃檀作佛像形供養晨夕禮拜是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佛像供養亦召巧匠語言如來形體煒若天金今當以紫金作佛形像即以紫磨作如來像亦高五尺爾時閻浮提中始有二像

法顯記曰僧伽羅國王以金等身而鑄像隻寶珠有盜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其不救衆生像乃俯首而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復裝之○像記曰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往迎像按佛遊天竺記及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旃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遣決勝將軍郝騫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度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歿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聲岩側有僧端坐樹下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罐

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附夜騫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迎還太極殿至大清三年湘東王在江陵即位遣人從揚都迎上至荆都後梁大定八年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八

釋部六

戒律　禪　塔

寺

戒律

梁書曰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又手勑革曰果報不可不信革因乞受菩薩戒

又曰陶弘景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大同二年卒遺令不須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而行之

又曰陸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又曰蕭昱字子真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普通五年從臨海郡行至上虞勑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善之

北齊書曰崔暹字彥深專意玄門崇敬佛道雖年期顯常持戒行

高僧傳曰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專精十誦律部僞秦中振錫入關姚興待以上賓之禮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鳩摩羅什聞多羅既善斯部以秦弘始六年集僧數百餘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奔世後有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關中初佛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惠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流支既得遠書乃與羅

什共譯十誦都畢支曰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

毗婆沙論曰善分別戒名爲毗尼藏大智論曰諸羅漢問誰能明了集毗尼藏皆言優婆離持律第一請就師子座問佛在何處說初毗尼戒優婆離言佛在毗舍離國時須隣那迦蘭陀長者子初犯戒以是因緣故結初罪如是二百五十戒義三部七法八法尼律增一開雜部善部如是等八部十作毗尼藏經云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故云五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以法能度生死故云六度色聲香味觸法能坌汙人之淨心故曰六塵

禪

寶林傳曰佛未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迦葉敬諾唯然受教迦葉傳阿難阿難付商那和脩自此轉相傳授至般若多羅并佛二十八師般若多羅付菩提達摩菩提達摩者南天竺人也梁普通中泛海至于廣州後過江上嵩山少林寺達摩傳惠可惠可傳僧璨隱於皖山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惠能住韶州曹溪是爲六祖

高僧傳曰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出家事安公爲師隱覆舟山岩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入禪輒七日不起

塔

宋書曰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無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擢未及造塔寺遂刻

小塔施杖頭屈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遍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漸弥大直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便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造莊嚴寺故此爲謝鎮西寺

又曰阿育王寺塔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居其地以爲精舍孫綝尋除毀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更脩飾之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阿遇疾暴亡七日更蘇說云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當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達遊行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集衆就掘得三石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盛三舍利及爪髮長一丈七尺詔遣沙門釋雲隨使往迎之先是武帝故造阿育王等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自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佛圖澄傳曰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

洛陽茄藍記曰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中有九層浮圖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永熙三年浮圖爲火所燒後有人從東萊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若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又曰西方佛沙伏國國王造一塔初成用眞珠爲羅網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羅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脩補因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被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寺

後漢書曰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宋書曰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寺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又曰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又曰蕭惠開丁父艱家素事佛凡爲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

梁書曰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趍權者因助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

又曰謝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又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周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

又曰江紑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荅曰近見智者云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剏造泄故井水清洌異於常水夢中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得差

南史曰王懿字仲德父苗仕苻堅至二千石苻堅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持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泰山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宋元嘉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又曰波斯國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梁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謂僧物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初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運石塡泉牛死無數

唐書曰會昌五年四月括天下寺凡大寺四千二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七月勑併省天下佛寺上州各留寺一所中下州寺並廢上都東都各留十寺寺僧十人

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南明帝夢見金人長丈六項佩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金像焉時以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寺上經函常有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

又曰崇義里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遂問寺之由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于休遂捨宅爲靈應寺

又曰宜壽里內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有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高三尺并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地是荀勗宅

又曰脩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栖菩薩達摩云得其真相

建康實錄曰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爲祗洹寺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既罄猶欠露槃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

又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尚書令江摠捨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

又曰牛頭山西峯中有窟不測深淺古老相傳云辟支佛所出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窟有一石鉢五莫知所由來形狀甚古唐神龍初鄭克俊取附人長安乃開禪寺志公巖展也

高僧傳曰釋法度少出家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之攝山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曰靳尚前度見尚形甚都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曰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爲設會受戒而去

又曰孫放西寺僧耆傾類沙門支雲惠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蓮花插故寺東面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剎中標正當華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道部一

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虛極之妙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天地之間其由槖籥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絶聖弃智民利百倍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曲則全謂曲己以應務則全也枉則直謂在己以伸人則直也窪則盈謂謙則常盈也弊則新謂守弊薄則日新也少則得謂抱一不離則

無失也多則惑謂有爲多門則惑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希言自然者謂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合自然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謂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善行無轍迹謂體了眞性行無行相則心與道冥也善言無瑕讁謂遣象求意理證心忘也善計不用籌筭謂一以貫之不生他見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謂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謂心與道合雖無約束其不可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謂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從形器必有精麤聖人用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故大制不割謂聖人用道大制群生萬物不割於自然無傷也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死而不亡者壽謂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折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足力行者得天常也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於太平化而欲作吾將鎮之無名之朴謂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謂虛容而容物也大白若辱謂能潔而含垢也廣德若不足謂大成而執謙也建德若偷謂立功而不衒也質眞若渝謂渾一而和光也大方無隅謂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謂且無近功也大音希聲謂不飾小說也大象無形謂能應萬類也道隱無名謂功用不彰也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故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也謂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終身不勤勞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謂開縱視聽以成其愛悅之事故有禍患不救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謂不爲身災是謂密用眞常之道也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

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耳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脩之

於身天下自化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萬物之奥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經曰混茫之氣變化爲眞人與時翱翔有名無體

仙經曰神仙輕舉謂之天仙列位太清度名祕籍

祕要經曰五岳洞府隱處地仙保其神形遺其憂患

又曰太清九宮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其高總稱大道君次稱眞人眞卿其間有御史凡稱太上者一宮之尊極德高無踰故曰太上

又曰仙者川也身者舟也濟川得岸何假舟焉

太眞科曰玉皇譜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帝

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之品位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

大洞經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眞從眞得爲上清君

五符經曰二十四眞圖五岳之靈寶也能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清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穢當得東井圖欲定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岳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眞形圖欲通五行廚當得六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得太清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得西昇保錄圖欲通變化當得靈化圖欲躡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欲隱存守身神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精誠守志圖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欲驅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欲致仙錄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爲變化當得偃息圖欲除鍊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欲登五岳求神仙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

上清經曰氣之所守謂神所生神在則氣在神去則氣去氣散則爲雲霧合則爲形影出之爲仙化入之爲眞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爲兆身動用爲兆神

洞眞經曰凡讀太丹隱書洞眞玄經能研精密感通玄達雲遐釋玄元味景太清者得爲玄中法師也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

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爲據幷仙經祕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虛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眞文也著道德二篇尹喜行其道至漢竇太后好黃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誦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爲宗

太上玄一眞人經曰衆眞高仙皆有師也奉受上清三洞寶經爲學無師則道不成八景龍輿焉可得乘太極玉闕焉可得登凡學上清之道皆肉飛之舉若慢於師道則失投夜光也以是言之道固難知也至於聖賢皆尊其師所以尉道也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眞昇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玄經曰裁制偏邪必歸中正能及流末還至本源道本

無形假言立象雖言沖用用實無物

道興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爲政如是蓋道之極也

七聖紀曰南岳赤君下教變逆爲道士與六弟子俱顯姓名

太一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絕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存思樂靜齋於隱山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時漸交以引之玄象虛文其適三五三五顛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合度太一者天也天之受一氣蕩蕩而致清道者天之積靈也

昇玄經曰道之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弥綸

無外布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玄妙內篇曰大道起於無爲萬物之祖也

正一眞人經曰道之淳眞非有言也借言通意因置玄都正一之化去眞近矣

寶玄經曰正則道合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絕邪齋戒通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過太上太上無言以應感感應之道表信成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脫身覺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然

智惠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人父言則慈於子人師言則愛於衆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志於夫人夫言則和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士言則止於道異國人言則各守其域奴婢言則愼於事

太上經曰親近賢智博問善道賢者論議不可專執

又曰末世道士講經說法儀軌云何若說五千文者亦依靈寶

太上三洞寶經曰三洞傳法之師一人度世勝黃衣道士千人也

又曰大茅山有銅鐵鼎可容四五斛刻甚精好在山最高處入土八尺餘上有盤石掩鼎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山瞻視無復草木壘石爲小壇背有小瓦屋爲風所飄兩鈴法日月也三足法三才指羽山之銅所作神變隱顯

眞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謂之方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門見於山外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

又曰修於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清淨爲師太

和爲友爲玄爲默與道窮極治於根本求於未兆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又曰能以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學者裴君曰我師南岳赤松子爲大虛眞人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我而得仙

又曰仙道十二試觀之法試皆過然後授之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眞人臨見之可不愼焉昔彭祖弟子青烏公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入華陰山學道積年十二試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升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眞人

又曰裴君云學道者有九患若審之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將有將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學學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一心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

不須感而動此學仙之厲要也師有憂戚弟子出入無善爲學無師道則不成心存日想見師如經學非師授不可以教人恐疑悟後學故不得傳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言我年大而彼年小彼是賤而我是貴此是未辯正眞平等之要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作此念者非學道也當謙下推能讓德惟善是從不得獨是非彼得道度世莫不由師也學之有師亦如樹之有根也太智既成復能成就小智由樹根生子子復能生根展轉相生種類不絕從師變道道過於師還教於師所謂道貴人賤義頗如此先師並須尊其所以所者本師者學之根也譬爲山一簣之土漸得高大本師者發蒙之基也後師者備成也論如嚴裝服飾衆事已辦惟未加冠不可

以行人事也妄生下想所以然者論議言說爲人模範師不明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爲更生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

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又曰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爲害閉口不言萬歲無患

又曰人得善師乃使凡賤之人成善人善不止更賢賢不止大聖聖不止乃得深知眞道守道不止乃得仙仙不止乃與天比其神神不止乃得與元氣比其得元氣乃包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酒壓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眞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師

定眞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擬其言語懶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叨也衣麤而靜在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節也恭謙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嫉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教由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幽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又曰九宮眞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者以司非常之氣伺迎眞人之往來也

道基經曰服藥食麥爲善麥有甘始道士御氣食麥而度世也

又云合道不言得無之眞晝夜不卧日月合光不飢不渴龜龍胎息也

又云食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則可延久長也不食穀者可以度世

又曰無賣吾道以行求錢無衒吾道强授豪榮無損吾道以與讒佞

黃庭經曰仙人道士服氣非有神也養生所致和氣專也若道士恐畏存神可鳴天鼓辟閭太極

太眞科曰道士脩經習業以五千文爲先

又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皐教道也常教德也王教仁也

抱朴子曰求師必須深博猶涉滄海造長洲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飫陶朱之所弃乃原憲之所無專心懇師依法行道濟身度世利在永享事師盡勤得道爲期承閑候色也不盡力明其師道則罪不可除也學道得師明事之害亂不得賢也

三無眞一經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太清經云大

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也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

又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所以崇建本末盡善明天戒之苦至妙神靈之所宗託階級以自始所以師友垣其外三一鎭其內帝君析其□赤子悅其宅老子云天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上清紫宸經曰經不師受觸天之寶受無盟信忽天之道○太上八素眞經曰太上玄人所以與天地等者貴其能相教導也先覺悟於後覺反流歸於一源也

天眞皇人曰此□諸君皆積學滅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又以還生人中皆超虛步空上昇金闕受號自然也其並悠遠人世所不能明者其延者義門子師夜光髙丘子師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寶滅度五錬之法昇天之傳

又曰正一法文曰若衒法求利不明正典傳非眘譯迷誤後生後生祿薄卒爾遂易不尋高德苟貪變名名而纂寶望福得禍禍加深也傳授苟非其人道不虛授常恐浮淺之輩亟生誹謗貽災致罪爲累不輕所以立信効心因以爲施授受之中有以分別

洞眞經曰修太一之道忌見血穢之類亦不可泣

大有經曰受上淸寶經者不得哭泣

玄母八門經曰存金華雌一之精深戒哭泣令身多感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

道部二

眞人上

太上經曰太微天中有二十四氣混黃雜聚結有名無氣變化爲眞人道之積成托形立影與時翱翔有名無體謂之眞人○八素眞經曰若精勤得道者皆當書以藥簡刻以瓊文位爲上清左眞公

又曰龍衣鳳帔虎帶皆是羣眞所獻於帝皇

眞誥曰中皇君者天帝君之弟子也生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夙會玄感於是太上授以帝君九眞之經八道秘言之章道成授書爲太極眞人

又曰清虛眞人於太素眞人受三奔之道桐柏眞人脩解劒之法有太上奔日之文得爲下元眞人

又曰不知迴元隱道者不得刻名上眞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也常以其日思存吉事

又曰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執滯者失之由恥辱者行之玷遺此四者然後可以問道耳有淫衒之心不可行上眞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除禁此輩人名又考付三官推之可不愼乎紫微眞仙之才內明外知錄名太極金書東州內累既息積之勿休

又曰崇道之本則爲上清眞人仙眞妙方能盡極眞之道者便爲九宮眞人若各備具其道則爲太極眞人

又曰練形於太陰易皃於三官受學化神濯景易氣俯仰四運得爲眞人

金根經曰天關玉闕主監衆眞遊宴之所也

又曰天關上有六層玉臺太上眞人集宴之處也

又曰玉保青宮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鳳璽玉札丹青羽蓋升仙法服以給成眞之人

大有經曰玉華青宮有寶經玉訣應有爲眞人皆授之

又曰太上素靈洞玄經上化三眞又大洞眞經云消有三眞不可去身紫霞變景三光耿眞

大洞玉經曰太無山中有洞宮玉戶在峨嵋之上諸得道眞仙之名刊列此宮也

又曰玄上清有宮門有兩闕左金闕右玉闕有羽衣守士內有玉芝流霞之泉刻金題衆眞飛仙之號又云玉清中有太華殿玉眞遊宴之所也

又曰九眞仙伯上帝司禁之君濯纓帝川之池也

又曰太一上元君者萬仙之司主方岳眞氣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降于室

大洞眞經曰赤城朱宮上清絕增乃帝一內宅三眞寶堂

又曰上清眞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登大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飲紫明芝液

又曰長生存神者好山水之人仁知動靜所依也依仁者靜而壽依智者動而樂當投簡送名俾崇仁智朱書白簡移籍太清發爐拜手用青紙青絲裹絡巖石上詣水泛舟中流書簡以名係之必能降眞也

上清九眞中經內訣曰有玉保公太素遣下迎九眞之人也

又曰欲行九眞之法者齋戒淨室並爲大帝君所見記錄也

太眞科曰羽仙侍郎上都官典格列其職位都統玉眞太上眞人在五岳華房之內非有仙籍不得闚見丹簡校定

名入南宮

又曰虛皇金闕玉帝最貴最尊號曰自然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和光於人似同而異惟得道者乃能知之

又曰上清禹餘天有三宮眞人主治過刑殺伐陰賊不軌嫉害賢哲心懷進退穢慢眞人之罪者

玉清隱書曰玉名金格寓爲上眞三天眞皇佩神虎之符在太極上位上眞則飛飆翳轅中眞則紫毛持節下眞則太極參軒

又曰太微天帝君命太微上眞勑使群靈

又曰上皇玉帝命玄羽眞人出迎太微天帝又命太上眞人開瓊珠之篋出玉眞隱書玄羽之經以傳太微天帝之君

內音玉字經曰眞人散香於玉庭又云飛散百和之香流

五雲之華以觀飛天眞人

又曰四極眞人主人命籍常乘紫眞之車校人罪錄

又曰九華眞人治於南上宮中校人功過善惡三官列言

又曰天眞皇人曰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其大梵隱語上帝命天眞皇人注解其正音足以開度天人

登眞隱訣曰崑崙瑶臺刑定眞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帝皇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夫之流三眞品經各有條次

又曰三昧眞人乘風雲龍車下衛齋戒之士太素眞人降始學者惡夢之災金華眞人刻大洞上經於天帝紫微宮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太虛眞人說鴻烏之經太極眞人諭王母之辭典禁眞人察人之善惡妙行眞人推劫會之數

又曰太極眞人常以立春日日中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至春分之日日中崑崙瑶臺太素眞人命諸仙人刊定眞經也崑崙瑶臺是西母之宮所謂西瑶上臺天眞祕文盡在其中矣太素眞人治白水沙洲之上定其眞經也至立夏日日中上清五帝會諸仙於紫微宮見四眞人論求道之功罪至夏至日日中天上三官會于司命河候校定萬民罪福增減年筭至立秋日日中五岳諸眞人詣中央黃房定天下祀圖靈藥至立冬日日中陽臺眞人會集列仙定新得道人始入名仙錄至冬至日日中諸仙詣方諸宮東海青童君刻其仙籙金書內字凡學道之人常以夕半日中謝罪罪名自除魁身歸善以求長生神仙秋分之節氣應清虛太和正日也衆眞諸仙是日聽訟又刺舉吏及部內諸仙官並糾奏在處道士之功過及合生有罪應死生者故仙忌眞記日子欲升天愼秋分罪無

大小皆上聞此朱火丹陵宮仲陽先生之要言也又云此辭出列紀是青童君述古眞人之言以傳龍氏言罪福纖介刻于丹城之籍也伏匿之善惡陰德之細功無不纏陳也

又曰上眞人之道有七第一太上鬱儀奔日文二太上結隣奔月章三太上八素奔晨章四太微飛天上經五高上太洞眞經六金闕靈書紫文七九眞中經也上眞之位爲諸天帝行則三七色節萬眞前導中眞之道有六大丹隱書九眞玄文太上金璫方諸上經三皇內文紫書訣籙中眞之位上清卿相之列也紫毛持節玉帝參轅下眞之道有八上清七變隱地八術玄皇玉書神州洞經紫庭中方降鍊黃道素奏中章上元玉書下眞之位上清大夫之游五色節旌飛行倒景

又曰有得見聖列紀者玄錄書名奏之上清位爲仙卿若能行金闕眞事則拜爲大夫此謂列紀重於紫文也既見之非眞受佩而已謂知其中經目之輕重求道之梯級依此尊學故勝於守紫文之單事也

上皇玉籙曰二十四眞人有佩玉籙以行山川者則河海上神奉迎啓道

靈寶隱書曰中極眞人主人命籍九華眞人主九幽之下宿對生死太元眞人受天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眞人於赤城玉洞之府司校太山死生之錄三元眞人主紫微行道

赤書玉訣經曰凡月十四日上帝民皇勅太一使者下與北酆都伯使者同行天地司察人神功過深淺列言上宮又勑太一八神使者下與三官司察天人善惡列言也又

遣九部刺姦用行五岳三宮水府條正鬼事司人功過列言上天

白羽經曰太眞丈人登白鸞之車駕黑鳳於九源自天已下莫不範德又太極眞人有仙眞相奸者要在戀心觸物以輔相奸然後得仙矣不能忍性則仙相欺矣故修道會眞必以精思爲本神爲本存神入觀尅以靜念爲先

大刧經曰上景眞人將天下力上元洪水母決逆萬川

海空經曰何監者天人之隱名魁玉機之上列眞仙之館

又高眞書體有眞氣玉晬誂誂

南眞傳曰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定眞仙得失之事近頓除落四十七人復上三人耳內明眞正乃良材也九宮眞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開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者以何非常之氣眞人往來者

太上正法經曰九眞書九天之眞氣凝而成出上中下三眞生於太清是元始之澄氣也各置宮室次第上清宮衛之宮太上大道君萬眞之主也居玉殿造上帝之章以爲寶經於玉清宮中以度後學得眞之士

三元品戒經曰紫微宮有延生之儀格又云赤帝玉司君玉景度治南方朱陽之臺摠統上眞之士

景林眞人曰勤感累世念眞期靈皇鑒其用思太極注名玉劄於是紬書紫虛之宮朱書東華之闕刻名上清丹文錦籍

空洞靈章曰眞人彈雲璈吹九鳳之簫神州之笙其音逸響流激千尋

後聖列紀曰上清金闕後聖君少好道樂眞紫微上眞天帝玉清宮賜紫藥瓊丹鳳璽得在上清中遊太極下治諸

天封掌兆民

仙誥曰凡修行太一之事眞人之道不得有所拜但心拜而已不形屈也思眞行道通而無窮顯驗應期登眞必速也

黑籙上篇曰聖眞仙者共行道德俱宗太玄

戒文經曰太上眞人居仙府中世人得仙者皆先過此

自然玉字經曰七寶林中有上眞之遊園眞人之戲圃

太霄瑯書曰元皇玉靈之胄位登太眞理二儀於玄圖掌玉籙於萬仙摠地司於五岳領上眞於三關上統無涯下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

又曰太素三元君稟靈和玉宸上氣故結虛生無合眞秀景微洞妙無神齊廣暉道周九玄呼吸太兆觸物對應太上之凝結也

太上四明玉經曰眞仙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闇廢

愛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今令其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當洗心絕念放弃淫貪所謂嚴其始矣保利雙關啓徹九門劍液泥丸列爲上眞視徹甚遠聽於絕響此眞仙之高不但明耳目而已

三洞珠囊曰高上玉淸刻石隱銘曰鄷都山在北內有空洞洞中有六宮書此銘於宮北壁制檢群凶不使橫暴生民學者得佩此刻石文則北鄷落名南宮度命爲其眞人

太平經曰後學得道各有品階至于指極聖眞仙人

定眞玉籙經曰凡欲定心當受上皇民籍定眞玉籙此至要爲學之先也先能定心仙名乃定是三天正一先生所佩以定得仙之名

太上經曰玉淸者如玉堅不可毁淨不可汚也堅淳無變穢累都盡一而無雜故名爲眞人

太上丹簡曰凡學道居眞人之位者名入南宮

三五順行經曰合德入道號曰眞人太上遣四極眞人來迎授三天靈籙之文於上淸宮

上淸八景經曰精思百日眞人降形也

葛玄五千文序曰精思遠感而上遠則太上遣眞人下授希微之旨又云靜思期眞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百神震服

大洞雌一篇曰金姿曜於東華玉形恍於帝門神映五老騰躍三元頂負寶曜浮遊九晨分形散景位爲上眞

昇玄經曰惟須忠直尋道求眞改惡從善得爲眞人

三元玉檢經曰歲庚寅九月九日甲辰元始於上淸宮告盟授三元玉檢使付後學有玄名應爲上淸眞人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一

道部三

眞人下

集仙錄曰王母者龜山金母也西華至精之氣化而生金母生而飛翔處極陰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所居宮闕在舂山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樓十二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蓬髮虎齒非西母之眞形蓋金方之神也元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衆眞總諸天之羽儀天帝朝宴之會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預黃帝在位王母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舜在位遣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爲十二州又遣獻舜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又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

王母於崑崙之闕王褒字子登齋戒三月王母授以瓊花寶曜七晨素經茅盈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王母授以玄眞之經又授寶書童散四方洎周穆王駕黿鼉魚鼈爲梁以濟弱水而升崑崙玄圃閬苑之野而會于王母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下而還

漢武帝好長生之道元封元年登嵩岳築尋眞之臺齋戒思道王母於七月七日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眞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金光奕奕結飛雲文鞍戴天太眞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天姿奄藹眞絕世之人也下車扶二侍女登床東向而坐命侍女取桃以玉盤盛至七枚四與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收核種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問長生之道母曰賤榮樂畢自復作爾養性之道理身之要在不怠耳欲長生者先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青白分明適泥丸三宮備衛在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眞要之道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之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遊乃天眞之所服非下仙之所及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虹華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靈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千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也其下藥茯苓昌蒲巨勝黃精之類服之可以延年雖不得長享無期亦以身生光澤得爲地仙求道者要先憩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服御保固

神氣此上品自然之要道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萬物草木亦如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王母命上元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岳眞圖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以授帝不能用其道而多所惑焉後三祠王母復下降所授之書置柏梁臺上爲天災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巫蠱事起帝愈悔恨

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眞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

又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盈二弟茅固茅衷太霄隱書其後紫靈元君魏華存齋戒於陽洛山隱元之臺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之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魏夫人時太虛眞人等歌太極歌王母曰遊遨

玄精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被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岳挺眞幹玉映耀顏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慧會絳河曲相與衆來央王母復還龜臺

三一經曰黃帝遊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眞皇人以蒼玉爲屋黃玉爲狀翠羅之帷侍者皆天人

又曰高丘子商時人也好道入六景山積年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朮後服鴻丹得陸仙遊行五岳復飲金液爲中岳眞人

又曰郭崇子商時人也彭眞人弟子嘗山行遂困崇諸子弟欲追擒之崇子曰縱去其後後仕官而崇子譽之數數往彼謗之曰我昔盜也不可受大君子之譽遂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眞人以爲有殺人之罪不得爲眞人此爲善之過尚致人自斃況爲惡乎

又曰楚莊公時市長宋來子常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翁入市經日行歌道中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案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奈隱又以滅百魔常歌此乞食市人無解此者獨來子悟疑其眞人然未全解其歌耳遂師此翁而去積十餘年翁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岳也乞食翁者西岳眞人馮延壽周宣王時人也天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津梁亦謂之華庭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天馬手也以手按鼻下則杜絕百邪

又曰眞人尹喜周大夫也爲關令少好學善天文祕緯思神無以脞其情狀瓌傑不檢榮威不形於色志懷逍遙天性玄洪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數度

盡九星度值合歲月並正應有異人過此乃齋戒掃道以俟之及老子度關喜先誡關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果至吏白願少止喜帶印綬設師事之禮老子重辭之喜曰願爲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於是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喜於是俱去玄洲上卿

蘇林傳曰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父秀合德隱曜居於恒山林少稟異操至趙師琴高先生授鍊氣益命之道又師華山仇先生授遁神之術曰子眞人也當學眞道乃致林於涓子未遂告林眞訣先生曰必作地上眞人當先去三尸林後授紫陽眞人道訣凡二百餘事至于守玄丹洞房三元眞人其標上爲林爲中岳眞人

茅君傳曰盈字叔申咸陽人也父祚有三子盈固衷也盈少稟奇操獨俗抗邈不求聞達不交非類入恒山讀老易餌朮潛影在山中六年精思念道誠感密應夢太玄玉女持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眞道可爲師明發乃尋求至西城齋戒三月果見王君盈乃叩頭再拜勤懇乞長生之術乃得在西城洞臺之中金玉上宮親侍旦夕執巾履之役積十七年專一不懈後二年王君命駕造白玉龜山謁王母於青琳宮將盈同行王君見西王母稽首於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前得治身之要道行其事歸家數十年以漢元帝時天官下迎來渡江東治句曲山於是天皇大帝遣授黃金紫玉策爲太元眞人東岳上卿司命神君仗紫毛之節十絕靈幡巾藕華冠繡羽紫帔丹青飛羣斑龍輿素虎輧曲晨寶蓋瓊帷緑賓洗神流火變珠月明錫旌白羽玄千金鍾玉磬紫琳之腴玉漿金醴治赤城山玉洞之府上編上清下宴太極封掌吳越司校太山

死生籙朝籍衆眞定黄金名領授學道試校群仙時茅君弟吏二千石當之官鄉人多送之茅君亦在座曰余亦有職某月日當之官賓客曰願奉送茅君言不須有所損費吾有以供帳至期大作宴會皆靑縑帷幄下鋪重白氊奇饌異果羅列妓樂合奏聞數里從者千餘人文吏則朱衣素帶武吏則戎備耀日茅君乃登羽蓋車去以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初降楊君家着青錦繡裙紫毛帔巾芙蓉冠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毛節一人執十絶幡一人帶綠章囊一人握流金鈴三人奉白牙箱並朱衣以後數數來降弟子迎候仙人李遵撰傳光顯于世聞也

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靑精䭀飯趍步峻峰如飛鳥無津梁在度積水又服雲碧晨飛丹腴視見甚遠太上大道君遣正一左玄執蓋郎封瑋音賜王

君素明瓊玕丹緘綿旌號淸虛眞人

眞誥曰赤松子黄帝時雨師號太極眞人

又曰九疑眞人韓偉遠昔師中岳宋德玄德玄者周宣王時人也服靈飛六甲得道能遠行數變隱得玄靈之道今在嵩山偉遠久而密得其道九疑眞人

又曰裴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漢文帝二年始生焉裴君得道將入室弟子鄧雲亦得道將鄧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中積三十二年忽見五老人賜裴君神芝之術亦號淸虛眞人○又曰中岳眞人王仲甫少好仙道常吸引二景及食霞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仙去後南眞人忽降仲甫家而敎之曰子胎衆虧滅津液不注雖挹眞景以食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因藥治病兼修眞道又積年方成今在玄洲受書爲中岳眞人領九玄之

司

又曰范伯慈桂陽人也家本事俗忽得狂病經年不愈聞沈道士治病多驗乃弃家求療五十日病愈後入天目山餌胡麻精思十七年又服丹砂得道爲玄一眞人

又曰許謐字思玄一名穆晉簡文皇帝以爲護軍長史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眞學得爲上清眞人

又曰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岳魏夫人玉清虛弟子名華存楊司命之師也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魏舒之女年二十四適南陽劉幼彥幼彥爲汲縣修武夫人齋戒念道入室百日十二月夜半靑童君及王君四眞人同降授上經三十一卷至洛陽亂夫人渡江居豫章隨子璞往江州安城郡因居彼年八十三以成帝咸和九年靑童請虛又降授劍解之道稱疾隱化乘飈車往陽洛山明日有四十

七眞人降教道法積十六年西母與金闕南極同降迎夫人北詣上清宮玉闕下受神鳳章寵衣虎帶丹飛裙十絕華幡流金火鈴九蓋芝軿九色之節雙珠月明神虎之符錦旂虎旌給西華玉女八景飛輿玄景九龍又受扶桑大帝君玉劄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主諸學道死生圖籍攝御三官關校罪考又受金闕聖君靑瓊板丹綠文位爲南岳夫人給曲晨飛蓋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下訓奉道教授當爲眞仙者一月內登玉淸三登太素四謁玉晨遂宴扶桑仰招大眞總括神錄刊書九天佐命東華升輿帝晨飛步太霞參轡九虛以興寧中降楊君又授許掾上經自此後數數來降也玉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于世也

又曰紫清上宮九華安眞妃曾興寧三年年十三四着雲

錦帬上丹下青腰綠繡帶右帶係十餘小鈴鈴子青色又黃色相渊左帶玉珮指着金鐶白珠約臂作髻在頂中餘髮垂至腰一侍女朱衣帶青章囊長尺餘以盛書書可十餘卷白玉檢囊口上刻字玉清神虛內眞紫元丹章一侍女赤衣捧白玉箱絳帶緘之年並十七八自此後數數來降授書作詩

眞人傳曰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帛名和字君賢爲縣吏捕賊所傷迴太眞元君與藥卽愈隨至太山石室中金床玉几珎物奇偉人跡所不能及事之勤亦至矣太眞乃授以長生之方曰我所受服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所以授三天眞人不可以教始學者後隨安期先生服餌仙去爲眞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眞道餘學仙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二

道部四

天仙

天仙品曰飛行雲中神化輕舉以爲天仙亦云飛仙

神仙采真戒經曰大方諸山對會稽之東上有大仙宮室金玉雜爲棟宇○金根經曰大關上有層樓玉臺乃衆仙出入之所也○玉清刻石隱銘曰佩玉帝隱文者得爲上仙○戒文經曰天西北有仙堂差次職署則度名著九宮五斗仙府中天上有東西南北及中央也皆有石城應其方位百官曹局皆在斗中列紀

後聖列紀曰若斗中有玄玉籤籍者皆爲上仙

登真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真則稱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夫人亦隨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處以爲署號並有左右凡稱太上者皆一宮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萊左仙公太極仙侯真伯仙監仙郎仙賓

皇民譜錄曰自三象明曜已來至于累億劫會天地成敗非可勝載數極唐堯是爲小劫丁亥之後甲申之年陽九百六之氣離合壬辰之始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赤星見于東方白彗見于月窟唐堯之後四十六丁亥是小劫之周又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大劫之周也六合冥一二道盈虧晦運周劫始轉一仙階

金根下經曰有學仙品目進叙退降簿錄侍仙玉晨之典祀○集仙錄曰後漢南陽公主降駙馬都尉王咸公主素尚至道屬漢末亂離謂咸曰但當自保必可延生若祿祿隨時與世進退恐不免乖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眷戀世利未從其言公主遂入華陰山長往咸入山追之無見忽於嶺上見朱履一雙前取之化爲石謂其山爲公主峯

又曰張正禮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城君虹景丹患藥之難得至廣州爲道士遂得內外洞徹砂兼修守一之法仙去

真誥曰韋震南郡人少學經書周幽王時人而常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乃著道書百餘篇精於五行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爲旨後入崆峒山仙去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累遷至中散大夫博學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嗣位聞之連詔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至京師但低頭閉口不荅詔乃題宮門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惡之歸鄉里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事之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後語耽云吾當去明日日中發至明日果卒耽知仙去曰先生捨我矣

又曰嚴青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青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于高處青受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又曰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晚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鵠鳴山著道書二十餘篇仙去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剡小白山中學道受左慈玄中之道并徹視法如此積年周行郡國或賣藥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仙去

又曰郭景世晉初學道於廬江潛山中受孟德然口訣兼服胡麻玄丹仙去矣

又曰趙伯威東郡人也少學於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玉珮金璫經道成仙去主仙藉并記學道者

又曰李方回晉武帝時人也學道在華山受管成子蒸丹餌术法又受蘇門周齊陵丹霞之法五十年清心內視仙去

又曰李脩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其書曰弱能制強陰能蔽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朽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色不衰後仙去

劉向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師後數有病龍出於水治之一旦仙去

又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仙去

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時人也家濮陽曲水林少孤以仁孝聞貧常自牧牛得道母食思鮓仙公以匕箸置器中攜錢去則以鮓至母曰使縣有魚去此百餘里汝戯我武仙公跪曰不妄明日舅至云昨見仙公便縣市鮓舅方駭其神異後仙去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以爪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于今仙公故第猶在丁令威亦如此

又曰沈文泰者九疑人得紅泉神丹法去七符還年之道服之甚効欲之崑崙留息積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其祕要後亦仙去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神去三尸法

又曰沉羲吳郡人學道於蜀能治病救人甚有恩德後遇羽衣持節人以白玉版青玉丹書授羲羲不能讀須臾大霧霧解失其人羲還後仙去

又曰陳安世京兆人爲灌叔本傭稟性慈仁叔本好道有二道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叔本不知其異人也久而益怠書生乃詣安世曰卿好道否曰無緣知之曰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無所見日書生許我誠三期安世輒早至乃以藥授安世後仙去

又曰吳睦長安人少爲縣吏掌局枉尅人民訟之睦逃去入山林飢累日行至不宅遇孫先生令學種黍及胡麻掃除驅使經四年先生遂授其道後服丹仙去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土上衣服襤褸常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蕭史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鳳凰來止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仙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

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時結草菴於河上帝讀老子經景帝好其言有所不解聞公以問之以素書二卷與帝曰讀此析疑勿示於非人公後仙去

又曰黃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仙去

又曰王生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時漢武帝登嵩山東方朔等從忽見一神人長丈餘帝禮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寸九節食可長生故來採之忽失

神人帝遂採服之帝性熱煩悶不快從官皆服皆能遲久惟王生闕神人教服遂採食之仙去

又曰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少明五經漢成帝時人也入嵩山石室峻絕之處宮門上藥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次有雲母雄黃之屬亦可長生次乃草木之藥能治病益氣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必欲長生即先定心志除嗜慾乃可授神方五色篇根復入雞頭山仙去

又曰陰長生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籍也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尋求之遂相見執御者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明生曰子眞得道矣乃入青城山授以太清神丹經告別後於平都山仙去

風俗通曰漢明帝時尚書郎王喬爲葉令月朔常詣朝堂明帝知其來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使因見鳧舉羅得一舄使尚方識之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上乃下一玉棺於廳前喬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

三洞珠囊曰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飢凍者費長房爲市令知其人後詣公公攜長房去授以治病之術令還壺公後仙去戴公柏有太微黃書十餘卷即壺公之師也

又曰欒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山服巨勝赤松散方去仙

又曰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子度世入山見父叔卿語曰吾齊書室西北墉大柱下有玉函中有書取而按合服之度世歸果如言餌五色雲母仙去

又曰魏伯陽者吳人也好道不仕封己養高後入山餌神丹仙去撰參同契其說以周易爻象論作丹之意而世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又曰尹軌字公度太原人博極羣書晚乃學道常服黃精年百餘歲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入太和山仙去

又曰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在暗室中夜書又身生光逮照小物見其采色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之延年遂詣崑崙山仙去

又曰王眞上黨人七十九乃學道徐行若飛有兼人之力鄴元節事眞十餘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鄴人計眞之年以四百餘歲後登女几山仙去

又曰平中節河東人晉以羯胡亂華遂隱蒼梧山受宋君存心之道積四十五年精思不懈體有眞氣後仙去

又曰葛玄善於變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但未得受職耳常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也葛玄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

又曰魯妙典者九疑山女道士也生而好道忽謂母曰人之上壽所傳得者稀喜樂悲哀日以相害況埋沒眞性混于流俗乎有道士過其門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所患人不能知知不能修修不能精精不能久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苦報無窮也妙典奉其言入九疑山累有魔試介特不撓山上一石盆中有泉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不知何虛來今並在山中石壇上宛然有仙蹤跡及古錄一廣三

尺古鏤一形如偃月在無爲觀中妙典後仙去

又曰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其形自然因拜禮不願下山母從之乃遷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黄庭内篇於開元觀受紫虚寶籙於金泉山居之山有石壇歷籙簡竹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似小於人間官印四壖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於金泉道場有雲氣遮匝一川散漫彌久仙去其金泉碑略曰天上有白玉堂堂上列高仙眞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字下日降世爲某官某職又自然於所居堂東壁上書數字皆道德之意眞跡有焉

又曰王奉仙宣州當塗縣民家女也得其道嘗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訓于人故遠近瞻仰金玉委前弃而不顧後入洞庭山無病而化有雲鶴異香之瑞仙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三

道部五

地仙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左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常有至者諸仙及靈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未至望之如雲

祕要經曰立三百善功可得存爲地仙居五岳洞府之中

抱朴子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遊勞苦耳故不切於升騰而止乎人間者八百年

述異記曰盧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而杳不見底晉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弟子登山遊覽因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分賜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金玉房宇器物不可識與猛言若舊設玉寶終日

裴君傳曰西玄三山洞周千里西山有相連各一宮金城九重潛通洞道距玄洲崑崙非人跡所及裴君周君分處其內

五岳圖曰青城山洞周二千里蜀郡界黃帝拜五爲岳丈人

又名山記曰北接嶓冢南接峨嵋東至成都山形似城其山有赤壁張天師所治處今遺跡猶存

魏夫人傳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有日月伏根三辰之光照洞中五岳圖云此山在會稽羅江其西北有赤城按茅君傳云霍林司命治赤城丹山玉洞之府齊永明中忽有大羣鵠從西北來下集雀門溪溪谷塡塞彌漫數里多所蹲翁狀如爲物所驚一夕還飛向西北計是赤城上部泉湖中物也羅浮山山洞周五百里眞誥呼爲脣城爲洪交州遠停此解化

茅君傳曰句曲山洞周一百五十里秦時名爲句金之壇漢時三茅君得道來治此山

五符曰林屋山周四百里一名苞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龍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

眞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方圓百里又有白芝隱泉泉水紫色

又曰號玉山洞周三千里周司命先在恒山中太玄玉女語令往西城師王君於是往焉即此山也

又曰厚載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又入海中諸山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洞天之例也五岳名山皆

有洞宮或三十里二十里並舍神仙又非小天之數也

名山記曰岳洞方百里在終南太一閒或名桂陽宮多諸靈異王屋山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虛天按王君內傳云在河內沁水縣界濟水所出之源也北有太行東南有北邙嵩山內洞天□日月星辰雲氣草木萬類無異矣宮闕相映金玉鏤飾皆地仙所處即清虛王君所居也

眞誥云此諸天所謂陽臺也諸得道者皆萃焉委羽山在海中司馬季主所處也

又曰括蒼山洞周三百里東衛佐命也在會稽東南群帝之所遊山多神異又有絳雲堂孤峯直聳巖嶺秀傑特冠群山山中芋玄嶺獨高處有司命埋丹砂六千斤深二丈磐石塡上其山左右泉皆小赤色人飲之壽茅山天帝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窟之上也昔東海青童君乘風飈

飛輪車拔行洞天曾來於此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

又曰渥佺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體生毛目方瞳能飛行

又曰廣成子古仙也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聞而造焉問其道要廣成子曰帝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日順風再拜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清必淸吾將去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

又曰白石先生者中黃道人弟子也常煑白石爲粮因就白石山居亦食脯飲酒食穀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

又曰黃山君者脩彭祖之術百餘歲有少容彭祖去乃追論其言爲經

又曰上淸六甲經曰宋玄德周宣時人也服六甲靈飛符得眞靈之道止嵩高山

又曰李意期蜀人也世常見之衍道行於人於蜀城角穴土居之當劉備欲東伐吳報關羽之怨使迎意期到甚重之問其伐吳不答而求紙畫兵馬器仗萬數乃一一裂壞之又畫一尊官掘地埋之乃徑去備不悅後果爲吳所破六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還器甲軍資略盡備恚怒病終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都不對蜀中人有憂患往問之曰吉凶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慘悅耳後入琅琊山不復出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黃連五十年餘入鳥鼠山中服鍊百餘歲往來故里常騎靑牛施藥愈病人惟呼靑牛道士居人間積年後入虎丘山仙去

又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術孝文以積寒之日令仲都單衣載四馬於上林昆明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而寒慄垂死仲都色甘不變體和氣溢如焰及盛暑曝以烈火體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又曰有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東巡狩至泰山稷丘公乃冠章甫衣黃擁琴來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傷足帝必欲上及數里果如言但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公立祠復百戶使奉承之也

又曰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旋名山○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通星氣見漢祚衰微乃學道精思於天柱山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是太淸中經法也師李仲甫又爲玄師於慈曹操聞而召之問學道之由慈不答操怒欲見殺之乃爲置酒飲失慈建安末渡江尋山入洞在小括山顏色甚好

又曰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行治病皆愈遙有篋長數寸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夕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所道非所曾經度行十數里登一小山入石室中先有二人遙見既至取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各鼓一簧良久復內篋中辭石室中人及還家着舊葛單衣及自負竹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下顏更少蓋地仙也

又曰陳子皇濟陰人也得餌朮方服之絕穀初年七十餘衰老及服餌反少在民間積年入霍山去

又曰葛洪字稚川琅琊人不好榮爵閉門却掃尙神仙道

衛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多莚郛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從祖玄吳時學道得成以其鍊丹術授弟子鄭隱字思遠洪就隱學悉得其法

道學傳曰鮑靚字太玄以太興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達龍山見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靚乘名馬密逐數里終不能及意甚異之及淵曰視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中山陰長生也

又曰介像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能屬文後學道聞有還丹經周旋天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忽一人授以還丹經告曰得此便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像嘗往弟子駱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諸生論左氏義不平像傍聞爲辨正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像欲去吳主留至武昌甚尊異之稱爲介君爲起第供帳黃金千斤像後

告病須臾便死部葬之爲立廟先主時躬祭常有白鵠集座上徘徊而去

又曰李根字子劇許昌人也昔往壽春吳太文家弟子抑根有道術竊竊視其器見素書一卷自記學道服藥時日

又太文說根目瞳子方根乃地仙耳

又曰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二百年不到人家即言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

又曰劉政沛人也高才博物尋考異聞苟勝己雖隸奴必師事之求養生之術餌丹年四百餘歲

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常黃精及鉛二百餘歲行步若飛博極群書嵇甚重之數數就學共入太行山見山裂有青石髓流出烈取髓丸之成石氣如米飯嚼之亦然烈因攜少歸欲遺康康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錚錚康即與往視斷山山已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莫識其字暗記數十字以示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所失其石室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云神仙五百年山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老烈發莫知所之

又曰步正者字玄且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如目前漢末將數十弟子入吳授以服氣及石髓方小丹法年四百歲

又曰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責如芋每入山伐薪買之與人魏受禪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又曰孫登不知何許人常止山門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被髮丈餘自覆身歷世見之顏色如故更無餘資亦不食時楊駿爲太傅使迎問之不荅駿遺

布袍登出門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剉駿嘗伏誅時曾稽嵇康曾詣登登不與語康乃抑難之登彈琴自若久之康退登曰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

又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沙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其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曰作地仙在林慮山

又曰宮嵩琅邪人也能文著道書二百卷服雲母爲地仙

又曰李常在蜀郡人也少治道術世常見之在虎壽山下

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下有一小口初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屋宇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爲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代不知有漢魏晉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眞誥曰劉還沛人也學道於猨丘子常服石英年三百餘歲有少容嘗到長安諸貴人聞還有道乃往拜見之又有百餘人隨還語賊曰汝輩作人何豺狼其心相教斷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饗烏鳶之法賊忽頓伏駭去還後入太白山數十年歸鄉里顏色更少

又曰尹思字少龍安定人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日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當有大水月中有一人披甲帶劍思自視之曰月中人乃帶劍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思後不知所之

又曰皇初平者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後見市中一道士言其處初起與俱去得見語畢問羊何在曰近在東耳初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乃往叱石爲羊數萬頭初起知得仙道便棄家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赤魯班

又曰呂恭字文舒於太行山採藥忽逢人授以仙方得道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及孫呂習者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恭傳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家習聞驚喜出拜恭乃以神方授習而去習時已年八十服之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不復老

又曰沈建丹陽人世爲長吏建好道不仕學服餌之術能治病飛行或去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絶跡不知所之

又曰許遠遊第三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王斧糠粃世務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太和六年於茅山舊宅年三十而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圓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後爲上清仙去

又曰馬明生臨淄人爲縣吏逐賊被傷遇太眞以靈丸得差後師安期生受服太清丹在世五百年漢靈帝光和中去世

集仙錄曰楊平不知名姓在楊平山居多變化之術或問之乃曰我楊平洞中仙人耳稱每歲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下遊洞天以觀其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報洞中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言訖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四

道部六

尸解

西城王眞人傳曰解化之道尸不不能供神化者也

寶劍上經曰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從一旁出者有形存而無骨者

又曰夫尸解者本眞之鍊蛻也五屬之隱適也雖仙品之下第其㝠受亦不輕也所謂隱回三光白日隨沉者也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鄉此謂上解之道也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間徼難獲隱淪世志衣服又不得返歸故遊栖不定也

又曰以丸藥和水而飲之又併抱草而臥則傷死於空室中謂之兵解

又曰上品惟八素列紀受而不行餘皆白日尸解得爲飛仙

登眞隱訣曰尸解者當死之時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切不異世人也既死之後其神方得遷逝形不能去爾

又曰董仲居淮南人也少時服氣鍊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尸解仙去

又曰清平吉沛人也漢高祖時卒也至光武時故不老後尸解去

眞誥曰顧歡字玄平吳郡人齊永平中卒於剡山葬臨官衆附里木連理生墓縣令江山圖表狀歡尸解而去

又曰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好道行捜秦川長梁津致溺水解而去之

又曰張祖常者彭城人吳時北來行人方山洞室中託形墮車隱化幽館而修守一之業

又曰劉平河者無名字漢末爲九江平河長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患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居於方山洞室常服日月晨氣顏兒甚少後尸解而去

又曰受大戒者死滅皮鍊神上補天官謂之尸解

又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視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也非尸解之例其用藥得尸解非是用藥丸之解化者皆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去者謂之地下主者也

瓊文四紀篇曰得九眞中經者白日尸解或曰飛行羽經輕也

又六紀篇曰靈書紫芝或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先主甚重之常謂曰介君象速求去先主不聽象言病先主使左右賜美梨一奩須臾象死解去

又曰紫清上宮九華安妃謂楊君曰可尋解劍之道作吉終之術自盡出處之會隱顯之迹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慈受九丹金液經常餌术語弟子張奉曰當尸解去八月十二日時當發至期玄衣冠而臥無氣而色不變尸解而去

又曰壺公謝元歷陽人也費長房師之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積年長房及兩弟子皆隱變解化

又曰鮑靚字太玄瑯邪人晉明帝時人葛洪妻父陰君授其尸解法一說云靚上黨人漢司隸鮑宣之後修身養性年過七十而解去有徐寧者師事靚寧夜聞靚室有琴聲

帝問焉答曰稽杖夜昔示迹東市而實兵解耳

晉中興書曰葛洪赴㟃嶁令行至廣州其刺史鄧岱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中鍊丹積年忽與岱書當遠行尋藥岱得書徑往別而洪已亡年八十一顏色如平生入棺輕如空衣尸解而去

道學傳曰吳猛字雲世有道術庾亮聞其神異厚禮迎之來武昌尋求歸辭以算盡請具棺庾公閔然即日發遣未達家五十里而終形狀如生

又曰若六行未通宿植尚少則入中品以爲尸解遁變也降此以下是正服御功行淺劣則入階下階勝者則滅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隨功多少方始得道

太上太霄琅書曰修學上法時入山林服餌靈藥因緣應過雖復尸解和光世禮與世大異者不栖不攀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單衾覆於地○太上太眞科曰若祠祀先入塵知歸否者有功德升度得道子孫仁孝則化形來遊散所說也亦尸解之類

金闕聖君傳曰靈書紫文者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行之者成道

東海青童傳曰保洞觀經曰雲靈上玄品有之者白日尸解

抱朴子曰道林中有五種尸解符今太玄陰生符及是一病解者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爲陶正以火自燒而隨煙上下眞誥云甯生服石腦而火則是作火解也

又曰司馬季主漢文帝時人受西靈子都劒解之道在委羽山大有宮服明丹之華抱扶晨之暉兒如女子鬚長三尺一男名法育一女名濟華同得道眞誥云季主服靈散潛升猶首足異處此語似作劒兵解法兵解則不得在太極而其女尚識洞經便是別修高法也

守玄白術隱居太茅山東守玄白能隱形亦數見身介琰者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琰初爲孫權所殺解化而去

又曰愕綠華者女仙也顏豔曾移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降於羊權家自云南山人權字道學即晉簡文時黃門侍郎羊欣之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眞綠華云凡修道之士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礫則得長生因授權尸解法亦隱景化去

又曰中候王夫人於兒子晉處受飛解脫網之道

又曰蔡天生上谷人也賣香於野外性仁好消遙河伯少女市香天山

又曰韓崇字長季吳郡人也漢明帝時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太有驗後瑋玄授以隱解而去入大霍山度世爲右理中監

漢起居注曰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共登嵩山見使者稱太一之命召請既覺語左右曰少君將去數日果病死解去

靈寶赤書曰三元玉符與靈寶五篇眞文同出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宮此文禳陽九百六劫會之數度學者之身玄都有此經佩之得爲聖上朝太微功德未滿即得尸解

又曰杜契字廣平京兆人建安初來江東依孫策後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稱異人再拜奉其香火少女乃教其朝天帝王皇之法尸解而去隱存方臺○老君傳九眞五石並

日暫入太陰權過三官者皆得上解之法

又曰紫陽公傳西城劒解之法修佩神劒七年朱書符解化去若以曲晨飛精題之者立能變通隱化太一遣吉光寶衣來迎

又曰王遠字方平見禁經皆相當尸解且告以要言方平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劒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羽車駕五龍異色綬帶前後麾節幡旗自天而下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之召麻姑姑報先被詔按行蓬萊今便往願還來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先聞人馬聲從官當半於遠始至經舉家亦見之是好年才如笄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綉光彩耀日不可名狀皆世所無也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各進行廚脯行云是麟脯遠去經父母怪私問經經曰王君常在崑崙山往

來羅浮等山山上有宮室王君出惟乘一黃麟十數侍者每行山海神皆奉迎拜謁也遂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正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用此知之陳存錄王君手書於小箱中也經後尸解而去

又曰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得尸解

又曰蘇平訓者齊人也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行信讓積年頗已不老人追隨之不見所常服餌好清談常閑居讀易為文皆有意義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不可致之後至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諸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騎者是也各奔馬逐之不及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當去不復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遂之至時子訓死解化仙去

又曰陰長生新野人也後漢戚里專務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造焉明生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語當世之事治田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唯長生彌肅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丹成仙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但漢興以來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三十人尸解餘並白日仙去

陰君自序曰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函以文石置嵩高山一通黃櫨簡漆書之函以青玉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函以白銀著蜀綏山一封緘書合為一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也

又曰成仙公名武丁桂陽人也後漢時為縣小吏少言大度博通經學不從師授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張白蓋相從而行謂仙公曰君當得地仙耳令還仙公病卒尸解

又曰龍伯高者後漢伏波將軍馬援誡其兄子稱此人之美可法者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氣之法又受服青餌方辟亡隱變方臺郎定籙君伯高名述京兆人撰建武中為仙都長至零陵太守馬援戒兒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廉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

又曰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變化偉逼求術妻不傳逼之不已妻蹶然而死尸解而去

南岳魏夫人內傳曰清虚眞人王子登與東華青童君來降授夫人日隱還白騎神散一劑又與白石精金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勿行尅期有定俱會丹壠之南陽洛山陽洛宮言畢二眞人去即服藥因稱腳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騶氣騁御徑入帷中其時弟子侍疾衆親滿側莫之覺也陽洛山昔夏禹巡諸名山刻石於此下有洞臺神仙學者萬餘人

又曰王晉賢晉王夷甫女也爲愍懷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羌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投河死時遇嵩高女眞韓西華出遊遂俱獲內救外示其死體實密濟將入嵩高山今華陽內洞中六出年二十餘體貌修整有節操姓田漁陽人魏故渡儀令田諷之孫誠有陰德以及六出耳

又曰黃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有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見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之奉顏貌一如往日奉居山不種田爲人治病亦不取錢愈者使栽五株杏數年計十餘萬株令人將穀一器自往取杏一器貨杏得穀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乃尸解去

裴君曰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諸有單用曲晨飛精劍解者得八素列紀惟奉寶祕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有作水火兵病及用大刀竹杖解去者先詣名山並爲太清尸解凡修劍解之道並紀名紫簡上隸高仙諸有宿功者業陰德信仙其神得詣朱火丹陵宮受學仙消爲九宮眞人諸有用太極尸解之道夜半去者職爲地眞應尸解者或學功淺深志尚頹廢或爲祭酒精勤救治者並得爲三十六洞天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進補仙職○九天生神章經曰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者終歸仙道神化則同不相逢辨俱入道眞

明眞科曰生世好道精功布德名書上清者得尸解下仙遊行五岳後生人中更受經法爲人宗師

太微經曰諸尸解者按四極眞科云一百四十年乃得補中眞官於是始得飛華蓋乘龍登太極遊九宮也

唯一五老經曰夫仙之去世也或絕跡藏往而內栖事外或解劍遺杖飄然雲霧延神寄玄莫知其端緒也

又曰若有此五老經雖不齋戒存思與俗混雜故不失隱存下神白日尸解及命過大陰地下主者或遺骨脂變受化南宮是必宿有骨緣也

上清經曰元始天帝以上清變化七十四方解形之道授南極元君

太清眞人內傳及名山記曰羅浮山洞周五百里在會稽南行三十里其山絕高葛洪解化與眞誥謂之增城山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白鶴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

又曰周爰友者汝南安城人也漢河南尹周暢女也暢平生多陰德爰友小好道餌伏苓四十年後遇石先生教其遁化及隱景之道解形而去

又曰唐盧眉娘者生而眉綠性機巧南海太守進至闕廟宗嘆其在宮內謂之神姑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

憲宗嘉其聰惠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以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逍遥數年不食尸解化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五

道部七

劍解

太極眞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曰制劍之法上宰總眞西城王君昔授之於紫陽公施行道成總眞皆用劍解之道又授九轉丹方於長里先生此即周人也東鄉序云漱龍胎而死決服瓊英先師王西城此是飲丹後用劍解而不言服九轉者當是雖授而不遂合用後以付門弟子茅君亦是受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傳南岳魏夫人傳楊君故安妃云可尋劍解之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許長史既服腴石或當不必為其事據從鎮南夜解則又非此法據許長史子也若是太清解及單用劍者應不得反望故鄉而據遊處方臺還本居邪也神劍用之而解化

則能遊宴太極採五星之靈軌與七元之威光以軌儀烈躰冥氣故軒轅喬山之葬劍舄在焉王子渤海之冢劍鳴空槨王喬有京陵之墓劍飛沖霄斯實其驗九玄精應太靈神方盡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劍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諸以劍解者不必止是用丹書者空劍亦可幽響無間恍惚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爲之者見之者惟當應之於心耳神奇敏悦變動無方非復物理所期正當心任化即事從宜耳爲之者亦不覺其所以見之者固莫測其所然軒轅採白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參爐鼎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寶劍亦烏在焉一旦又失王子喬者舒嵩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發營冢渤海山夏禹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入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傳謂浮丘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五十五六耳故戴遠遊冠者皆葛洪云陸君授飽靚尸解之法後死埋石子崗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似劍解法而不能飛去此是用靈寶太玄陰生符朱書刀矣太清之下故得生者而已按玉清靈傳說總眞帶劍揚君誠桐柏帶劍此並應是先解劍化也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蟬蛻化之上品也夫尸解之法多如蟬蛻今此劍非蛻也故云上品明變遁之高道營造劍之時先齋戒百日乃於幽隱處近清泉立西向屋作竈口亦西向善鍛人錬好鐵生鋌合鍊成令得八斤爲足也若欲鍛其精理當用竹炭又以銅錫柔澳如此用歲月功夫殊多

所以古人作劍三年然後成也薛燭云歐冶鑄劍赤鍾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今以此合燒則煉多而不燥剛利而銷其鍛人亦須溫良新衣沐浴造劍之日九不得飲酒食肉及遊履淹穢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謂背脊上近柄鬭令厚三分半也至兩刃際可減一二毫耳又向刃邊先殺背二分乃立刃至杪亦以漸令薄也杪九寸爲左右刃處當從鐶項定度整三尺刻背為刃亦廣三分八毫必使中脊餘六分也杪九分合殺兩邊令尖殺杪鋒令有兩稜如鼓杪殺鋒也其柄用長短適令鐶高二寸四分身長二尺四寸則餘一尺二寸六分以爲柄鐶因當中央令廣九分厚二分與鐶相連柄操梓材近環圍四寸九分刃圍三寸九分皆以鉚音爲正若作劍裝則促局於此也劍頭可安

錄鋑謂發始鍊剛仍使鋑身相連勿別作棋合作釘連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鑿除總空之內亦可先鑽作數孔鑿爲易其伏基處鑿鋑之都畢令大鋑高二寸四分橫分廣與對中徑二寸八分內方員徑四分鋑形古今多法或正圓或狹長或如鼎耳乃有十許種今此經中所圖亦是顯其左右法耳非正定形也謹准製古今取其合度立圖如右又鋑之內不得正圓如竹亦不得正方如界尺當令內面小方而外落稜角必令得刻己刃字不扶邪轉惟使長三尺九寸耳尺寸度數厚薄形制並備如別圖尋古今尺長短不同九章筭法皆積毫釐之度皆中書監荀勗諧音律佼藝常恨八音不調後有人掘地得一玉律銘題周世短皆尺四分半以改定音律聲韻合度今宜用此尺爲準所以尔者據其制拍並以周尺作劍用周尺也

錄鋑者鏤刻劍鋑鋑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刃字也鋑背上刻作九己字也深刻字皆從刃背而下順刃謂兩邊刃及己字皆對從刃背邊起俱下就刃故曰順刃也顯環面刻之隨鋑曲轉故曰順鋑也謂刻處得以金銀開之益分明作也劍身刻象鋑中央復有發起如小手鋑者名之曰伏基伏基之義謂爲日月之基隱秘光景也內鋑右面爲日字內鋑者鄉小環之中伏基也刻右面爲月字先又圓刻日月之外爲郭也五百年還出以揮五指入以執無朋謂潛靈通迹隱影藏形也下以制九陰謂可以攝召九陰之神也上以承玄冥謂北斗玄冥星主隱變也衛足以逐邪魔威足以鑒七精謂控威秉勢鑒照七星也御以映五氣謂五行之氣常栖映也術以代身化形矣欲知劍之左右內外以劍正指南使劍背在上使劍刃在下也於是以東面爲右西面爲左東爲內面西爲外面此劍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鋑文字乃太極四眞人靈劍之模範也上清眞人亦皆帶劍上清之劍並是太極所造耳故此經爲太極之法乃四眞人定範何必須昆吾之金割玉之鋌耶此蓋明不必須精鐵所存者模範而已王子喬劍乃凡下之鐵耳於山尸解之劍非昆吾之流金也（此太極眞人紫陽公論以告王君也）軒轅鑄龍圭圖是步綱之術爲解化後乃行前眞多有此例（此劍經前章也）太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鋑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左面令主劍抄也又太極滅景符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鞘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右面令至劍杪也又太極籙形符以飛精書紙臨去之日服之身生七色之雲自有電光右以曲晨飛精書劍背令皆兩刃之際也又太極解化符恒日服一符

七年化去朱書竹中帛祕要也是合曲晨丹成臨欲解化時以題劍七年以後朱題劍亦能解化

陶隱居曰晉永嘉中劉㦎（呼麥切）多奇藝亦云是異人作此劍乃方佛符字殊絕設要雜錄曰大乘法而鐵甚快利朱來便恒供御備名曰劉㦎鍁尚千牛刀同寶女已易大鋑磨刻處亦漸漸微滅又見有四五枚鋑並相似如一不知其劍身何在東山顧居上亦造此劍諸人有同時共覩者今猶存焉大抵違謬不可具說乃有鋼鈌作鋑以釘鋑着故刀如此並可以類推今此儀式惟是陶隱居所匠深搆心解亦精理極未知必同太極模範不耳凡試刃之利鈍取中形芒數枚總束以一髮懸其抄繫於杖頭令一人執之乃以刃一斫芒斷而髮猶連計芒多少爲優劣劉㦎鍁千牛刀皆觸斫十三芒又有一百鍊剛刀斫十二芒國中

惟稱此爲絕而近造神劍所十五芒觀其鐵色青䵷光采有異蓋薛燭所謂渙如冰之將釋者矣頃來有作者十餘人皆不及此作剛朴是上虞謝平鑿鐫裝抬（聲下）是石尚方師黃文慶並是中國絕手以齊建武元年甲戌歲八月十九日辛酉建於茅山造至梁天監四年乙酉歲勑令造刀劍形供御用窮極精功奇麗絕世別有橫法剛公家自作百鍊黃文慶因此得免隸役爲山館道士也周禮制劍長三尺柄居五寸是六分之一也內刃廣二寸半重古秤一斤四兩今秤二斤十兩也今公家劍長四尺七寸柄居一尺五寸是三分之一小減也刃廣一寸六分脊重不定此寶劍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而經有刀劍兩名晉武帝大始十年中書監荀勗及張華等校定鍾律八音不與古樂相諧由漢來用尺漸長乃更依周禮積黍法制尺以量鍾新器驀求古物得周世玉律比之毫釐無差因擊古鍾以律命之亦皆翕合兼以七種古物相課皆會又得汲冢竹簡亦長二尺四寸於是施用謂之古尺阮咸聽荀樂聲以爲高功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有人掘地得銅尺長荀尺古尺之四分半時人以阮咸之解音遂復施行謂之官尺令司農相承以制五尺并取積寸以作斗斛也宋元嘉中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製物每欲前大又加官尺寸半民閒復有相與用之至今謂之爲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復長民一分推如此例則以古尺爲勝鍾律宮商自然響會是合神精冥數且周世又二具製劍之時兼荀張窮極精功時又有束晳雷煥之徒然皆神鬼阮咸雖善音樂而性度疏誕不能清切故以顯毅爲好耳偶地銅尺猶應是後漢時物也梁天監四年又更校尺以調正鍾律定用張荀古尺半分於事合衷今施用名曰法尺又曰若欲潛遁名山隨時毅化不願眞官隱遁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劍左右面先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劍而臥也謂先僞稱疾寢臥數日乃密施劍青囊拔出題書及繫符都畢於是抱之而視須天馬迎至解衣而遊勿令人知覺也又以飛精藥密拭劍鐶呼劍名字祝畢忽見太一以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於是上馬若女子則以轜軿來迎古來諸仙多有託以餘物或用竹杖或中履惟鮑靚用太清刀法此神變數恍假類會形不可以理趣相求眞奇事矣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古畫圖有此獸形皆眞人所顯相傳示也吉光似鹿騰黃類馬男則單騎女則駕軿也太極眞人命太一使者賣馬執控并迎以寶衣欻忽而來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變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則我易服束劍流景變跡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遁三辰巔倒月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又曰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鐶滅景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帶諸仙人多以竹杖不必盡得劍法或是太清術耳假物變化不可一類求之

又曰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反望故鄉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隙但畜神劍與之起居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不必須藥書之若不辨作藥七年之後但以丹書劍亦能潛化也單行此法則不得反故鄉矣自不及曲晨之妙精吉光騰黃之延控也雖復此猶賢於太清雜法兼得改形稱化遊宴太極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反故鄉三官執之也太清尸解之法

那得此太極之化道乎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生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九兩事耳無復餘方也佩用制劒之法具在符圖訣中其後用解化之道又非常修之事故並不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五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六

道部八

道士

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從道爲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户三百

眞誥曰劉翊字子相後漢人也世居潁川家富以濟貧爲事爲陳留太守後去官入山爲道士

又曰淳于斟字叔顚會稽人漢桓帝時爲縣令入山修道

又曰劉寬字文饒後漢南陽太守年七十三入華山服丹藥

又曰王勔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師陶隱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隱居爲制銘誄并設奠云紱冕豈榮簪瓔非寶萬里求眞緘玆內抱

又曰陶弘景父貞寶清辯有才學工草隸閑騎射雜術而陶隱居亦善隸書雖劾王書而別爲一法文章尺牘爲世所重

又曰孫韜字文藏會稽剡人也入山師潘四明叅受眞法學摹寫遂大巧妙後學王書殊有深意當時稱之南洞大碑及許長史壇碑並是韜跡也陶隱居手爲經題掩中祕訣門人罕能見之惟傳孫韜與桓闓二人而已

又曰朱仲常於會稽賣珠漢高后時人也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又曰道士不欲臨喪慎神壞氣所以去世不仕而獨存焉惟父母及師不懼性命之傷必臨其喪以此而傷是無傷也

抱朴子曰薛旅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時學道於鍾山北河經七試而不過者由淫佚鄙滯敗其試耳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又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八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若慘戚則凶若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不審也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又曰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同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北東角有石匱或作石櫃季主出行戒之曰愼勿開零子忽發視之季主還乃遣歸後

復召至使守一銅匱又戒勿發零子復發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

又曰馮良者南陽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佐史迎督郵自恥無志乃毀車殺牛裂敗衣幘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遊候十五年乃還州郡禮辟不就詔特舉賢良高第半道委還家年六十七棄世東度入山在鹿跡洞中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重其道德常宗師之愈自損退成帝請之若值望之章醮則待事畢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學望之忽病篤弟子公沙都興於庭樹下望之曉然有痤特冬月鼻聞李香開目則見雙赤李著枯枝望之仰手承李李自墮掌中因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去莫知何在也

道學傳曰燕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少好道德不仕周

遊名山後居武當山寢息無常所或因積石或倚大樹四時衣服不變恒散髮亦有練巾

又曰鮑靚字太玄上黨人也漢司隷鮑宣之後京性清慧學通經史修身養性蠕（而兗切）動不犯聞人之惡如犯家諱人多從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林

又曰王嘉字子年隴西人也在東陽谷口鑿岸穴居其徒數百各自穴處爲人兒短陋而聰察滑稽有問世事善惡終不直說過率有驗

又曰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也修道自保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人弟言順各因其發導之以善

又曰王遠字方平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驕從半於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曰時背癢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遽此遂鞭之經願從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

後觀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乃與度世術

又曰庾承仙字崇光潁川人明老莊隱文江縣白水臺立廬舍講肆儒士釋老受其學隱居江南累詔不出後衆始興講道德經剖析凝滯

又曰薛玉寶字廷世沛國人也梁時師玄圃先生以文章見美善書翰嘗書一章於崇靈觀道止省壁上見者翫之也

又曰東鄉宗超字逸倫高密黔陬人也每登壇行道奮中香盡自然涌溢又爐中無火而烟氣自生氤氳周遍久之不歇

又曰張裕天師十二世孫起招真觀植名果盡山棲之趣梁簡文爲製碑

又曰晉陵人錢妙真於茅山燕口洞得道門人立碑於茅山邵陵王爲觀序今具存焉

又曰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輔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四年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家經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先聖之旨非九所說耶景翼曰崇秘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

又曰劉法先彭城人也時顧歡著道經義於孔德璋多有與奪法先與書討論同異顧道屈服乃答曰吾自古之遺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覺醒悟飢往狂言不足在懷

又玄法先每見道釋二衆互相是非乃著息爭之論顧歡又作夷夏論或及三科論明釋老同異

又曰張諶吳郡嘉興人也善玄言屢講老子修行上道討論上經人自遠來集也諶尋求真秘甚識宗尚

又曰陳景尚吳人也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制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召景尚隨王之郢終於江夏

又曰桓闓字音舒東海丹徒人也梁初昆崙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內有黃素寫干君所出太平經三部村人驚異於經所起靜供養先呈陶隱居隱居云此真干君古本闓將經至都便苦勞瘵諸治不愈陶隱居聞云此病非餘恐取經爲祭何不送經還本即依一日送尋愈

又曰曹賓字世琳丹陽人善爲步虛兩京冠絕貴遊見者皆稱賞焉

又曰嚴智明字東藏晉陵人也受性有善聲幼工誦詠聲明帝有疾每引法衆於內殿行道聞智明詠經甚懷賞悅玄疾爲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還外帝中夜不安寢勅呼智明對御轉誦即覺歡

又曰徐師子字德威東海人也陳武帝立宗靈大觀引德威爲觀主後文皇勅賚秘器葬焉

太平經曰嚴寄之字静甫丹陽句容人也爲道士事親至孝住石渚觀母老不敢遠離乃迎母於觀邊立小屋以盡温凊母終毀瘠過禮識者嘉之

又曰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爲晉鎮軍將軍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隸書與右軍相埒手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

又曰張孝秀以王元規筆跡妙巧頻相請屈元規但就泉石終日撫琴嘯詠了不執筆臨還止爲行書數行而已孝秀雅相推懼弗敢固祈今簡寂館長勝猶有筆迹也

又曰許思玄者許遠游之弟也生而好道儒雅知名晉簡文帝爲俗外之交也

又曰任敦尚博昌人永嘉中投茅山講道集衆敦竊歎曰衆人雖去纏累善皆外好耳未見眞心可與斷金者

又曰晉陸納爲尚書令時年四十病瘡告杜恭恭奕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瘡恭爲奏章又與雲飛散謂納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軍病請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何用吾十餘日果卒

又曰蔣負芻義興人也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暫下都陶隱居遇便書要示契會後解紱結宇中茅山岫嵎仍請有[illegible]所及領相就經典藥術常共論之

又曰楊超字超遠東海人也出入事陶隱居往復與陶論難得爲入室

又曰諸慧開字智遠吳興烏程人也每以戒行自修拯濟爲務齊大明八年天下飢饉慧開有少穀實乃悉分賑鄉邑賴之有三人積飢食飽而致死其家訴縣稱慧開餉穀餓人苦相誣謗邑令笑曰乞食飽死反怨主人法無此科遣而不問

又曰濮陽者不知何許人事道尊心祈請皆驗鄭鮮之女足跛陽療之尋差晉簡文廢世子無嗣時使人祈請於陽於是中夜有黄氣起自西南逝墮室尒時李皇后懷孝武

又曰許邁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遠游志求仙道入臨安西山經月不返人亦不知其所之先娶散騎常侍吳郡孫宏女爲妻邁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云欲聞懸霤之響山鳥之鳴自爲簫韶九成不勝能也偶昇青葱之下栖息於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絶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

又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早慕冲虛年十八父爲娶婦入前門伯玉後門出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在山

三十餘年隔絶人事一說云伯玉初遊南岳路入閩中飛湍走險伯玉泊舟晚瀨衝飈忽起山水暴至激舩上藍崩落絶崿徒侶以爲氷碎緣阻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擿舟涉不測之泉衆以駭伏入霍山而去初隱瀑布山齊高祖欽其風欲與相見辭以疾而去帝追恨詔瀑布山下立太平觀孔稚圭立碑

又曰張陵博學及河洛天文悉窮其妙静處衡門不求聞達彈琴詠詩順志而已

又曰龍威丈人山中得道者也時人莫知其名號曰山隱居慠然不群高絶人世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但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困窮合兒諸藥遠近賴之平生未嘗晝眠著書必至半夜好聞松風

之聲少絕肥種號惟進餌餅苔紫菜生薑飲酒能至一斗而斷不醉也

老氏聖紀曰神靈中岳仙人成公興以姚氏泓十五年七月六日仙化門徒欲厚葬之興忽然重起曰道士絕累與俗有殊胡爲哀哭厚葬但速修齋功此乃合太古淳眞人法也言訖而化明日中時有叩石室者門人出視見兩童子引入戶公與歘起去葬於華縣界孝義里

又曰孟道養字孝元外名援平昌人少時聞有法席不問遠近往觀聽焉及長性沉靜學專爲己不求聞達閉戶開無披書玩古及入室讀誦聲纔出口有劉緩戴詵相造研論窮玄理各歎伏以爲邁絕

又曰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純孝夏夜在父母側不敢驅拂蚊蚋恐去已而集親年三十邑人丁義士奉道以術

傳之鄉人隱銅爲設酒既去酒在器中不耗道士舒道雲病瘧比年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嘗還豫章以白羽畫江而渡縣東有石笥歷代未嘗開猛往發之多得簡牒古字不可識縣南有峻石時立千仞猿狖不能上猛杖策登之縣令新蔡干慶好畋獵猛屢諫不聽後慶大獵四面引火烘天而猛坐草中自若鳥獸依附左右火不能及慶大駭因是悔王敦於坐收猛俄失之敦大怒是歲敦敗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又有王房金室見數人與猛語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猛又乘鐵舡於廬山頂

又曰錢妙眞晉陵人也幼而好道便欲離俗親族逼以適人泣涕固免遂居大小二　茅山後姓鸞口洞手栽書井詩七章與陶隱居

又曰孔靈産會稽山陰人也遭母憂以孝聞宴酌亦着自此而絕饘蔬布素志畢終身父見過毀惻然命具饌靈産勉從父命咽以成疾父以人有天性不可移遂不復逼深研道幾遍覽仙籍宋明帝於禹穴之側立懷仙館詔使居之遷太中大夫加給事高帝賜以鹿巾捸衣竹素之器手詔曰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從之日可以相存也

又曰張繹字士和吳郡人也幷勵學徒整肅法事屢講衆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制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又曰宋文同字文明吳郡人也梁簡文時文明以道家諸

經莫不敷釋撰靈寶經義疏題曰謂之通門又作（大義名曰）學者宗賴四方延請長於著撰訥於口辭

又曰王遠起太原人爲集眞觀主性少眠縱臥熟猶覺人語言論相涉郎領其辭莫不敷其清音

又曰晝夜不臥日月合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七

道部九

齋戒

太上經曰思神録氣習法登階名之爲齋

太極眞人曰齋莫過乎靈寶其法高妙不宣於世仙聖口訣祕而不書太一齋法玄之又玄

指教經曰奉道不齋戒如無燭夜行失道自苦耳

太眞科曰修三守一齋爲本基學道以齋戒爲本太上所重老氏所營仙眞所賴

又曰道士能日中一食不殘穢惡隨月齋戒晝夜不息不害一切拔度蜎飛當得至道

又曰道士修經習業以道德二篇爲先齋戒受之度人濟已也

又曰赦解父母疾病當齋官靈臺齋中奏子午章若到必感

又曰玄清玉皇之道上皇天帝授太微天帝君三元紫精君眞陽元老君後以付太上道君以傳金闕李君李君傳太靈眞人南岳赤君又紫元夫人以傳清靈王君王君傳南岳魏夫人夫人傳楊君使授許長史及掾授受者齋戒七日

又曰衆眞授道先齋戒百日或三十日或十日又當先告齋一日以洗素心三千年六傳尋上經齋戒無如此者行之十四年太上迎以王輪登上清爲上眞

三皇經曰九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又曰九齋戒講讀元譜大經佩服內文以成其道

又曰九齋者佩服三皇內文以成隱顯道

登眞隱訣曰道齋謂之守靜謂齋定其心潔靜其體在乎澄神遣務檢隔內外心齋者也

又曰修道之人須齋戒禮謝七世之愆

又曰上清每以吉日會五眞九修道之人當其吉日思存吉事心願飛仙立德施惠振救窮乏此太上之事也當須齋戒遣諸雜念密處靜室

眞誥曰齋戒不可雜處必亂正道也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當齋戒不寢遣諸可欲九五卯之日常當齋戒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氣適意所陳

又曰漢建安中左慈聞句曲山在金陵通峨眉羅浮故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而登此山乃得其門入茅君受以三種神芝宿啓功儀曰捧香仙女下衛齋戒之人

又曰太極眞人受太上口訣千歲五傳依隱書之制齋戒

五日乃授立約

珠囊曰凡入五岳以甲子上旬之日沐浴齋戒七日乃行若名山有芝英奇藥者奉之作素奏丹書其文乞登仙度世飛行上清再拜放白鷄犬各一於石上而去然後求芝英奇藥所欲必獲惡鬼老魅不敢試人若學道不知此術入山多厄

抱朴子曰家有三皇圖必先齋戒百日乃召致天地五岳社稷之神後聖君命清虛小有眞人撰集上仙眞籙總名爲上眞正法以惜萬邪百年再授于人須齋戒方得

三元品經曰學道之本當先修中元齋戒之法贖罪謝過於太眞則書名玄圖

靈寶眞文書曰元始五老諸天帝皇帝以歲六齋之月會於上三天靈都宮元陽紫微之臺集算天元推校運度又太

紫微宮舊格丹書白素齋戒百日誦之

太素玉籙經曰齋戒存思誦習此經精進無怠神通智達位爲太素眞人

太平經曰眞人去人之精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訴人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

八素奔辰訣曰七曜五星審識形色見之早晚於庭伺之若晦冥之夕皆於寢室存念齋戒修行如存奔日月之法日中赤氣紫芒者爲曜靈九神華芒也月中黃氣白光八朗之芒是爲月華夜精道人皆知服日月之氣而吸九華靈芒能修存奔日月之道安妃授楊君書二卷皆是奇法日月之道甚多高妙

上清金闕靈書曰太上之吉會日者高眞集宴慶歡之日

也迴元者太上之更始日也甲子陰陽之首氣月晦改度之初萌故爲新日也不知此日者不得解罪除過不得刻簡上眞當須齋戒於是日思存吉事此迴元訣也

又曰黃庭内景經一名太上琴心文又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又名東華玉篇東華者方諸宮名東海青童君所居也其中仙曹多齋戒誦詠刻玉書之

又曰太極左眞人曲素訣辭一名九天鳳氣玄丘大眞書太上授太極左眞人眞人傳東海方諸宮青童大君使傳道士宿有名應神仙眞人者佩之二十年得見三元君齋戒青金之誓以代盟約

八道祕言曰欲行九眞之法者齋戒靜室至須專寂心棲飛仙上登紫庭

又曰九天鳳氣玄丘眞書玄都丈人仙科授佩齋戒三日佩之者得仙

道德經序訣曰尹喜知紫氣西邁齋戒相見道眞及老子度關授二篇經義

靈書經曰十部妙經金字玉簡諸天眞仙齋戒月日上詣玉京誦其文

威儀經曰齋戒景福度人先爲先人後已與志玄同一

本行書曰授靈寶赤書者必先齋戒

東鄉司命經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眞上經齋戒休糧存念日月咽服光芒之液當密行之此上眞道也太上玄眞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竭誠殫思乃能得之神光映身然後受書此眞玄之道要而不煩吾常祕寶藏之囊肘故以相

示愼密者也好道者欲求神山宜先齋戒登山昔左慈齋戒三月拜禮靈山竭誠三年然後二茅君引前

又曰黃庭内景玉經曰扶桑太帝君命暘谷神王傳南岳夫人授受齋戒九日

又曰三元眞一經金闕帝君所守東海小童以傳涓子涓子傳蘇君蘇君傳周君授受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七日四十年傳一人十人止後聖道君命清靈小有天王修集上仙眞籙總名紫元夫人傳王君王君傳南岳魏夫人夫人傳楊君楊君傳許掾授受齋三日或七日鳳眞之文大上授太極左眞人眞人傳東海方諸君青童君此亦衆眞相傳授受齋三日佩之九年得見三元君於上清金闕

又曰太上智慧經太上付上相又紫元夫人傳王君而王

君傳鏽鎮傳楊君令授許長史掾授受齋戒五十日

又曰太丹隱書飛真之道存想之法也此蓋楊君止抄一經誦以與長史耳亦獨九真之龍書也未見齋戒之法不可遊行真誥有朝太素法云受洞經旋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所謂此也但不具耳世有周君學注洞房事亦是抄耳此經語而注之為施脩之法未見真本而事旨不具

名山記曰大茅山有小穴口石塡之但精心齋戒可得而遊中茅山東亦有小穴穴口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故餘小穿如杯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亦時開發若勤懇齋戒尋之得從而入易於常洞口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則三茅君於句曲見之授以要道入洞門句曲有五門立志齋戒三月尋登此門者可

入矣

九天經曰玉輔上宰齋戒運御侍於太清

法輪經曰仙公齋戒未及歲年而感召天真下降淨室

又曰念真齋戒緘口慎言

靈寶大戒經曰不受大戒徒為長齋

四極明科經曰凡學上清之道奉其宗師入室齋戒

太上科曰九經從師受皆具官侍衛須齋戒講誦

雌一五老經曰長修善行日中乃飯齋戒三年乃得受太洞真經

大上丹簡墨籙曰道之去聖日已遠矣傳寫科戒謬誤者衆若有所疑師不能解者可齋戒一月求靈應之審靈仙感降報語於人

傳授經曰齋者簡素為上神先映身

集仙錄曰崑崙玄圃見正一真人勤苦齋戒讀經崇道

太霄琅書曰立三本書一為長鎮一為供齋一為研習者常自隨所住室中別置格上躬自出入勿使委非其所寫經之時須先齋戒經中有圖圖或別卷各有侍官典圖真吏請問經曰道不存師齋誦無感

玉佩金璫經曰衆真登太瓊臺齋戒三月

崆峒經曰太上道君齋戒於西那玉國羅浮之岳

又曰青精餾飯方太極真人傳王君授受之際齋戒十日二千六百年傳十人雲牙玉方王君傳南岳魏夫人齋戒五日服之可以絕穀去尸虫王君遊觀天下詣龜山齋三月又齋戒三年詣太素還西城又齋三月受書周君少遇中央黃老君遊丹城乞長生度世之道授以上真之道乃還登常山石室中齋戒念慮又歷歲時後仙去

道學傳曰左敎字尚隱雲陽人雲陽山即茅山也敎所居山舍西十五里有一石室西南二里復有一石室皆容數十人西南室父老傳云有銅牛出背銅斛銅卷相傳號為銅室曲入至深立北通潢池而洞莫窮每三元齋戒之日敎往二室祈禱皆覩歸真形

又曰陸脩靜字元德吳興人太始七年率衆建三元露齋

太真上倉元上籙經曰凡有生之域清少濁多穢障相纏行善不立邪氣來侵強魔守試上學之人齋戒存思禁隔嚚塵非類之物唐突去來皆是穢濁當擇日齋戒佩破淹之符以昇玉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八

道部十

養生

太平經曰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喜怒也人無憂故自壽也

又曰一者數之始也生之道也元氣所起也天之大綱也故守而思一也子欲養老守一最壽平氣徐卧與一相守氣若泉源其身何咎是謂眞寶老衰自去

又曰古者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眞道乃復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静爲基先心神已明與道爲一開蒙洞白類如晝日不學其道若處暗室而迷方也故聖賢皇驗

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源守静則存神忘形定氣通無

道成眞降

三元眞一經曰體百神者耳爲帝君之牖門目者太一之日月鼻者三元之丘山口者絳宮之朱淵眉者白元之華蓋髮者明堂之林精舌者元英之龍幹齒者胃宮之威力手者膽神之外援足者腎元之靈關陰極者洞房之眞機也

又曰涓子授蘇林守三眞一之道後林授詣涓子寢静之室無復之矣留一紙書置卧內以與林也其文曰五斗十三一大帝所秘精思十二年三一見相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守三一名刋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雲周行十天者寔由洞房三元眞一之道也世之學者皆尊守一當令心朴神凝體專敬成所以百念不生精意不散但有三月內視注心一神繫念不散專氣致和由朴之至也得之速也自朴散眞離華僞互起爭競亂生故一不卒感神不即應非不欲往存之者不專思之者不審故起積年之功絕有髣髴耳三一之法上清眞書之首篇高上之玉道神仙之津途衆眞之妙訣子能守一一亦守子子能見一一亦見子一須身而立身須一而生守一之戒戒於不專專復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不恆則三一去矣身爲空宅

五符經曰知一者無一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粮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能成陰生陽推行寒暑其大不可以六合隱其小不可以毫芒兆能服能豫一乃不去存一至勤一能通神少飲約食一乃留息知一不難難在於

終知眞不爲與不知同求之不已登彼玉清

又曰養其氣所以全其身

又曰食氣者常有少容

老子曰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攝其樞要愼戒勿失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静處精細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當制念以定志静身以安神寶氣以存血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静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道

又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太上眞經曰一乃無像求之難得守之易失易失由識劣貪欲滯心郭然無爲惟在守一積而未極皆由漸升當在三元諦識神氣狀皃名字出入有無生鎮三宮尸毒自去

聖眞仙經隨因授之

八素經曰九學至道謂定其心除患清身知變革慮正身清然後心定心定則道成道成則眞降九存一守神要在正化正化由定心心定則識清識清則會于道

又太極眞人曰古人爲道也玄寂靜神念眞存元示漸引末歸識源神知而能見見而能從從而能習習而能堅堅而能成成而不居善人在於天下 如槖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欲也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

太一洞眞經曰兩耳名爲六合之高牕也

又云齋中名曰受命之宮也

又曰養生之道耳目爲主雖視則目闇聽則耳閉

裴君內傳曰夫求道者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主也且耳目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

大清眞經曰一切含氣莫不貴生生爲天地之大德德莫過於長生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濟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爲善攝生者也眞道養神神能飛化

太上三元經曰養生之道必愛氣存神不可劇語大呼使神勞氣損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玄示經曰夫形體者特生之具也非所以生生也生生乃以素朴爲體以氣爲元以神爲形此乃生之宮庭也以無爲育其神討釋玄妙之門往來無形之間休息於無隣此所謂得玄明之生源又云外想宜絕內注玄眞然後長生可保

妙眞經曰道人謀生不謀於名胷中絕白意無所傾志若流水居若空城積守無爲乃能長生

衆眞戒曰性躁暴者一身之劇賊求道之散梯也用之者眞去攺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也神者天地之所馳也順神養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此乃上聖眞人達識也夫爲道者當行此以載其身

大一帝君經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者檢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靈仙之氣降于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

上清列紀曰胎閉靜息內保百神吞鼻咽液飲食自然身必壽考可得陸仙矣

太上眞人祕要曰夫氣者神明之器清濁之宗處玄則天清在人則身存夫生死虧盈蓋順乎攝御之間也

太洞玉經曰食玄根之氣者使人體中清朗神明入聰身有日映面有玉澤服餌朝液懸糧絕粒道要於金醴華妙於水玉所謂吐納自然之太和御九精之靈氣者也

抱朴子曰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也延年除病其次焉有不以自伐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陰丹以補腦采七益於長谷者不服餌藥亦不失一二百歲九傷之道有數焉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力所不勝而張舉之深憂重怨悲哀喜樂汲汲所欲戚戚所患寢息失時沉醉吐嘔飽食即臥跳走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亦養性之方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不欲多

汗及多唾奔車走馬極目遠望多食生冷久不欲極温冥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不欲冒之五味不可偏多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久則損壽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衞營胃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不營久生者安可告養生之言哉

登真隱訣曰方諸青童去人學道亦苦不學亦苦二苦之始乃同爲苦之終則異爲道者緣苦得樂不爲道者從辛苦而已矣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獲身至死其苦甚矣心腦積罪生死不絶其苦難說況復不終其天之年老哉此

不爲道之苦也爲道亦苦者清淨存真守玄思靈尋師勞苦歷試數百用志不墮亦苦之至也此爲道之苦數十年中爲苦之理乃有甚於彼得道之日乃頓忘此苦猶百日之飢一朝而飽豈復覺向者之飢乏耶非道則不可

右英真人曰夫內接家業以自羈外綜王事以雜役此亦道之不專也夫抱道不行猶無道也握寶不用猶無寶也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念多邪之所兆兆於心散念多則事廣事廣則累繁浮泛莫撿紛竟不息內前萬慮外勞百役形神弊矣衆病安得不興高墉重閑猶恐寇至況闢扉去防自我致寇也智以無涯傷性心以爲惡蕩真形來在眼聲發入聽其爲開意屬想實有增丧魂者正神神貴明信魄若邪鬼鬼尚狂悖飛仙之想觸見必念慈護之情遇物斯極以此爲心心即道矣

九華經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磨鏡決牖則能徹洞萬靈耻衆絶響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氣內喪丹津損竭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

真誥曰富貴者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適足誨悲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欲遠此迹自求多福保全至素者也裴君曰三關常調是長生之道也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調則五藏安安則無病又存五神於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頭想恒青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仙於鵠鳴山中亦時時出市道間忽見一人着皮袴褶柱挑杖季道乃拜之因語季

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詠大曆躡雙白佪二赤此五神之事其語隱也大曆三皇文也此即太素五神事別有經品

黃老經曰士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嬰久久易志志欲外無能守以道爲貴生

太上太真科曰一在人身鎮定三處能守三一動止不忘三尸自去九虫自消不假辟餌不須禁防久視之要守一爲先次行師教授職隨才依功進位積德居尊宣揚妙氣開導後生

三皇經曰天能守一覆而不舉地能守一靜而能處岳能守一不避寒暑海能守一流而不還人能守一必得真仙

昇玄經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謂三一之道當有將軍吏兵斷絶惡道

上清玉皇曰三眞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內始變化離合與眞洞靈微哉難言非仙不傳

太上素靈經曰三一者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而受物腦宮圓虛而適眞太上曰眞人所以貴一爲眞者一而已一之所契元氣造化一之變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爲身之天帝中一爲絳宮之丹皇下一爲黃庭之元主而三之一眞並統身內二十四氣以授生生立一於身上應太微二十四氣眞眞氣徊和品物流形玄神渾分紫房杳冥上一眞帝之極也中一眞皇之主也下一眞王之妙也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三皇體眞而守一其眞極也得一而已

集仙錄曰九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好惡是非人各有歲月日時隨其所屬以定其分此物理之常數也身有旗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盡之勢夫神在則人神去則尸蓋由嗜慾亂心不能忘色味之過夫修其道者在適而無累和而常通善惡各在報應之理毫釐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人生天地間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玄虐癡頑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淳篤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暗者恣其欲而傷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爲精積精爲神故仙者內求內寄則道來眞者修寂修靜則合眞神若須積感則靈通常能守一則仙近矣則與天地共寄於太無中矣又能洞靈體無則太無共寄於寂寥中矣能洞寂則聽視不聞見與道冥矣道者靈通之至眞也術者變化之伎玄也道無形因術以濟人人之有靈因修而契道道之要者在深簡易功術之秘者惟藥與氣也上士服之外爲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士服之長生人間於是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行於世

又曰木公金母者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眞之主宰造化之元先凝氣成眞與道合體且氣之弥綸天地經營動植在人爲人在物爲物發大蘊散無窮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玄老去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于道而常存也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

又曰商王聞彭祖有道拜爲大夫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服雲母粉麋角水桂常有少容性沉靜不自言有道王詣問莫之告王於掖庭立華屋紫閣使祖居之問延年益

壽之道答曰欲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一金丹此道至大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食草藥可以長生其次陰陽運氣導養屈伸使百節氣行關機無滯此可以無使病所侵思神念眞坐忘錬液皆可以令人長壽若沂流補腦之要此甚難行有懷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爲也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餘歲不及此者是皆傷之也大醉大喜大怒大過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至樂至哀至畏至怖至撓至躁至奢至淫皆傷也甚飢甚渴甚思甚慮皆傷也久坐久立久臥久行皆傷也寒温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耳已得其壽復養之猶冀宜長壽但要莫傷也冬温夏凉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妙態不至思欲之感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

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導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士溺之流遁志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檢制之易也亦由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脉損血氣不足内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慾以發之若本充實豈有病耶凡遠思羨願傷人也憂恚悲哀人情過樂忿怒不解汲汲所愛戚戚所患寒温失節陰陽不交皆所傷也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地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人不能法天地而有常減不絶食自取死病患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宣之外則有服元和之氣得其道則邪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其

餘含景思神歷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月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除其罪咎非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氣凋敗豈鬼神念眞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凡人爲道而求其末不務其本也

又曰内不養神外勞其形元精漸虚神氣困竭而晝夜服勤讀誦經訣此亦無益也諸經萬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門庭耳商王具受諸要行彭祖之亦壽但不能戒其淫慾耳

集仙錄曰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美有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貰酒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顔色更少數歲貰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不知所之

又曰太陽女朱翼得吐納之道事絶洞子李脩脩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常行之道以柔勝剛弱制強如臨深履危御奔乘朽差之毫釐喪尒之策勤而行之可以長壽

又曰太陰女盧金學道未成當道沽酒密訪其師會客過使問客士數爲歲但南三北五東九西北中耳一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得道人也我始問一知五矣遂問長生之道得補導之要蒸丹之方

又曰太玄女顓和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況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也遂洗心求道而得其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九

道部十一

服餌上

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餌五芝丹砂曾青雲母太一禹餘粮各以單服令人長生中藥養性下藥除病此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録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黄精與朮餌之却粒或遇凶年可以絶粒謂之米脯

西極明科曰上清金液丹經九鼎神圖太一九轉大丹等九一百四十卷

五符經曰胡麻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服之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又曰眞人謂黄精獲天地之淳精依山寄居神化者也天仙名此爲戊己芝

王訣經曰元始五常氣以陽光初明散元始之暉眞人食其景而無窮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術也泥丸者體形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仙經曰丹爲金服之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者中士也食餌草木者下士也食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却外禍也惟守眞一則劇性不犯昔仙公各服一物以得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

又曰黄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也皆眞人所授但未見眞本世有兩本以省少者爲佳

又東華眞人食石法即東府也亦是太清法

又曰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畧曰吾俱察草木之勝負若速益於己者並已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我非謂諸物皆當藏於朮也眞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内足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千年八百年比肩五岳矣今撰朮數方以傳好尚若必信用庶無横暴之災矣

又曰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山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弥久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

食甘谷水食者無不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歲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從幼便飲食此水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今眞菊甚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曰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矣其説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畧無所効正由不得眞也

八素經曰太上曰飛鍊之法未可得眞人之門户又四極明科云金液丹經九鼎神圖並眞仙之祕書藏于名山

太上太霄郎書曰除欲滅私服御吐納

上清列紀曰中黄之書皆白帝君所藏於瑤臺説丹藥祕法非有眞籙不得其道也

太上丹簡墨籙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經

太丹隱書曰感召靈跡則天人下降上學之士服日月黃華金精飛根黃氣

五厨經曰修奉和太不虧不盈

天交上經曰太玄之人所以壽考者不食穀也身安神樂修道易成五符經云食月之精可以長生食星之精上升

太清登眞隱訣云服雲牙可絕穀去尸虫也可修眞一之道裴眞人曰喜怒損志哀樂損性榮華減德陰陽冠身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嫉也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敢敢此仙之要道生生之本業也欲得延年當呑日華食物多飲愼便卧多則生病卧則蕩心心蕩則失性病生則藥不行學道者愼此

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韭根又彭祖多服

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玄本衛人靈公末年師仇公敎以服氣之法

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黃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使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末在洛陽白社中藍縷不蔽恒呑一石子終日不食

南岳魏夫人內傳曰夫人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也晉成帝時服金屑得道

太元眞人茅盈內傳曰金闕聖君命太極眞人使正一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與茅盈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躍雙飛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畢四使者告盈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爲眞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東宮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躍雙飛者位爲眞伯食夜光洞草者位爲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今盡食之矣壽畢天地位當爲司命上眞東岳卿君都統吳越之神仙

眞人周君內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七世孫父浚官至陳留內史君年十六隨浚在郡爲人沉重喜怒不形好獨坐靜處精思微密常以平旦出日之初面東嗽日服氣旦旦如此

眞誥曰衡山張正禮漢末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患丹砂難得去廣州爲道士仙去颷室爲上仙

又曰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薊公受服餌朮方後遇眞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

又曰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

又曰平仲節河東人也劉聰亂中夏仲節度江入括蒼山體有眞氣服餌仙去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魏末渡江入剡小白山受李法服氣又受左君守玄中之道如此積年或賣藥人間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仙去

又曰虞翁生會稽人也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吳時來隱狼伍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仙去

又曰朱孺子吳末入赤水山中服菊華及朮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仙去

又曰明星王女者居華山服玉漿山中頂上有石龜其廣

數畝高且三仞其側有梯磴達巔肖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内有玉女馬一疋

又曰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及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成子蒸丹餌朮法又授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法

又曰范幼冲遼西人恒服三氣法青白赤氣各如綖服之十年遂得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旦旦為之視日益佳其法簡其事驗

又曰姜伯眞在大横山服石腦石腦如石小斑色而軟又大茅山東亦有形狀貫小如曾青而色似鍾乳紫陽子昔亦服此

裴君内傳曰佛圖道人支子元裴君授以長生内術又云

尋藥之興存思雖致道同津而關源異緒服藥所以保形形康則神安存思所以安神神通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而有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子為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弥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

又曰上清左卿黄觀子學道服金丹讀大洞經得道東府左卿白玉生有黄石方文德石仙監張叔隱受青精方太清右公李抱祖岷山人受青精䭀飰方

葛洪神仙傳曰劉京從邯鄲張君受餌雲丸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入鳥鼠山服餌年百餘歲常乘青牛

又曰衛叔卿中山人也服雲母

又曰孔元許昌人常服松脂伏苓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以分人熟如煮芋

又曰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乃得末央丸方服之年二百餘歲不老

又曰中候上仙范邈字度世舊名冰服虹景丹得道撰魏夫人傳

又曰清虛眞人王褒字子登前漢安國侯王陵七世孫主仙道君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斗賜褒服之視見甚遠坐在立亡役使群神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

道部十二

服餌中

眞誥曰七月十五日夜清虛眞人與許玉斧言曰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术散除疾是尔所宜次服餌飾兼穀勿違

又曰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衆芝爲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爲左仙公

又曰性幾乎道用之眞來紫陽眞人云可令許玉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消其積考之瑕此致眞之階也學養生之道不可泣淚涕唾所損甚多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又曰昔漢成帝獵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身生毛飛騰不可及乃圍得之問之乃秦宮人說秦王子嬰歎道之事因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當餓死有一老人令食松葉松實其獵者將歸以穀食之嘔吐累日乃安一年餘死向不爲人獲即仙矣

又曰龍述字伯高京兆人也後漢從仙人刀道林受胎氣之法又受餌飾方託形醉亡隱處

又曰武當山道士戴孟者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少修道德不仕入華山餌芝朮黃精雲母丹砂受法於清靈眞人王君得長生之道又裴眞人授以玉佩金璫經并石精金光符

又曰食草木之藥不知行氣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志之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氣不知神丹之法亦不仙也若得金液神丹不須他術也

若大洞眞經不須得金丹之道而仙也人生有骨籙必有篤志道使之然故不學而仙道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

又曰東海王華妃青童君之妹降授張微子服霧之法

又曰柏成納氣腸胃三腐

三五順行經曰廣平眞人項負圓光執華幡於上帝前問修鍊之法

又曰羅江大霍山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山亦有五種夜光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實似草其在地如螢狀大如豆如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之者心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者壽

又曰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其色紫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且王沙之流津用以浣衣佳

又曰服九靈日月華者得降太極之家玄眞之法也

又曰郎宗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士宦後漢時人也爲吳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庭起占知洛陽大火燒長夏門遣人往參問果尔朝廷聞之以博士徵宗宗耻以占術就徵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得道今在洞中

又曰傅禮和漢桓帝外孫傅建安也常服五星氣得道爲含眞臺主

抱朴子曰余祖鴻臚少時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民家皆壽考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又累世眉壽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況餌丹砂者乎

又曰上黨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其家與載

弃之賣粮送置山谷中瞿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弥月有仙人行過穴口見而哀之具問訊瞿知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以病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之乞其方仙人告曰此松脂耳此山中多汝鍊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家甚駭問得愈狀瞿年百七十歲齒髮豪徃在人間二百餘年入抱犢山去

又曰要於長生去留各從所好耳服還丹金液之後若且欲世間者但服其半若求仙去當盡服之昔安期先生龍眉寧公脩羊公陰長生皆服金丹半劑者也其止人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

又曰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脩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奪紀小過奪算積善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余覽養生之書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盖仙道之極也昔左慈守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積久乃神人授以金丹仙經會漢末大亂不遑脩鍊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脩斯道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授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經一卷予師鄭君者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予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具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出於左慈慈授從祖仙公仙公授鄭君鄭君授予故它道士了無知者此盖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師也太清觀天經有十篇云其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下三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也

下三篇者正是丹經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栖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近後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其人有才氣著詩及丹經讚序言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道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盖蹋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至於諸丹法各別也金液者太一所服而仙者也

又曰長生制在大藥非祠醮之所定也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一五帝陳寶八神之屬動費億萬無所益況疋夫無德欲以三牲妄祝以祈延年惑亦甚矣

又曰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氣英者尤忌凡俗聞見則仙物不成或云上士得道於軍旅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謂仙藥已成未欲輕擧雖三軍兵刃不能傷都市凶禍不能加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古之道士飛鍊神藥必入名山又按入山經可以精思修餌其藥有太華恒霍嵩少太白終南女几地肺王屋抱犢安丘衡灊青城峨嵋雲臺羅浮陽駕黃金大小天台盖竹括蒼四望山皆是正神在其中其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水不但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之神必助之爲福其藥必秡踖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亦可合藥

又曰余師鄭君年出八十先鬚鬢斑白數年間復黑又顏色豐澤能引強弩日行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上山又體力輕便年少追之不及飲食與凡人無異又不見其絕穀余問先生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常從豫章還於浦中連值大風遇盜君推粮以給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燈下細書過少年性解

音律閑夜鼓琴侍坐數人口答諮問其言不輟響而耳益料聽左右操弦者數譴長短無毫釐得逃余晚爲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又曰君所知者雖多而未精又意存於外學不能專一未可以經深涉遠耳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見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經不可頓得了也

又曰語余曰新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麤擇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書等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者肅然每咨問恒待其溫顏不敢輕脫也門人五十餘人惟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不得一觀此書首題者

集仙錄曰夫茂實者翹春之明珠也巨勝者玄秋之沉靈也丹棗者盛陽之雲芝也伏苓者絳神之伏胎也五華含烟三氣陶精調安六氣養魄護神

又曰太玄玉女者帝少昊時人也居蜀之長松山修長生之道遇山中人授以八天隱文使之修佩謂曰修道之要以無爲爲本八天之書眞無爲也而道自成然而琅玕曲晨之液八瓊九華之丹使鍊而餌之即太極所祕可以入侍帝宸下覽萬化授九華方於江上鍊丹江畔有金砂泉是其遺迹

又曰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常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又曰李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來往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初以周穆王時來居廣漢栖玄山合九華丹成去遊五岳十二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紫陽君授水王之道又來龍橋峯作金鼎鍊九丹丹成三於此山學道故世號此山爲三學山亦號爲栖賢山

又曰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殆絕有一人教食朮遂不飢十年來歸鄉里顏色更少身輕欲飛履險不倦行冰雪內了不知寒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

又曰薛女眞者不知何許人也晉室亂離人多栖寓林藪服餌避世因居衡山尋眞臺外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不知所修何道

又曰玉姜者毛女也居華山自言秦人始學食松葉不飢寒止巖中其行如飛今號其處爲毛女峯

又曰涓子齊人子餌朮著三才經淮南王劉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書三篇甚有條理

又曰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常服霧氣自玄霧是山澤水火之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君妹也微子亦以此霧法教諸學者

九眞華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人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其知霞之精也夫食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一

道部十三

服餌下

登眞隱訣曰太極眞人昔以神方一首傳長里先生先生姓蔣自號長里周武王時人也先生以傳西域揔眞王君即金闕聖君之上宰也按䭀飯方受西梁眞人所傳時在大宛北谷今長里傳九轉乃周初間是爲受服䭀飯三四百年後乃合此丹蓋司命鈎經序也揔眞王君傳太元眞人即東卿司命茅大君也以漢武帝天漢三年受之時年四十八後又以付二弟并各賜成丹一劑司命旣傳二弟而不載於此當以王君命使付非正次傳授也自二君以後惟定錄與楊君使示許長史并掾乃至于今故漢晉之世諸學道人各六合服金液昇仙無言九轉則此眞人方下

授以來未有營之者受經皆登壇盟誓割帛跪金爲歃宣之約（歃血也）不前盟則金龍玉魚後代止布帛而已違盟負信三祖獲考於水官謂妄傳非人也傳授須齋盟用金玉偃錄以代剪髮歃血之誓也欲合九轉先作神釜當用榮陽長沙豫章土釜謂瓦釜也昔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太清中經亦有九鼎丹法即是丹釜從來咸呼爲鼎用穀糠燒之當在名山深僻處臨水上作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開南東西三戶先齋戒百日乃泥作神釜釜成搗藥令計至九月九日平旦發火按合諸丹無用年歲好惡惟日月中有期限及吉凶狠忓以四月七月十二月中旬間發火由晨以五月中起火太清九丹起火雖無定月而去作六一五月七月九月爲佳自齋以始便斷絕人事令待丹成也合丹可將同志及有心者四五人耳皆當同齋戒齋起日先投玄酒五斛於所止之流水中若地無流水當作好井亦投酒於井中以鎮地氣令齋者皆飲食此水也合丹法又令以青石函盛好龍骨十斤沉于東流水中名曰青龍液飲食之以通水靈也取東海左顧牡蠣呉郡白石脂雲母屑蚯蚓土滑石礬九六物等分太極眞人以太上天帝君鎮生五藏上經刻于太極紫微玄琳殿東殿牖上此乃上清八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也南岳赤松子受而服之求其注釋於太極眞人

又青童君六五公之服鎮生五藏鍊白易軀可以少顏色須齊戒泥竈修鍊也雲服之味香甘異美強血補骨守氣凝液鎮生五藏長養魂魄眞上藥也眞人云此愈於鍊八石餌雲母也眞人鍊形於太陽易皃於三官者此之謂也

又曰太極眞人　青精䭀飯方按彭祖傳云大宛有青

精先生能一日九食亦能終歲不飢即是此矣眞上仙之妙方斷穀之奇靈也清虛眞人說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景之法能夜中書又仙人龍伯高受服青䭀方醉士隱處方臺又定錄君命告掾云次服䭀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又掾書告長史覔米藥來山染作飯恐草燥又長史與大掾書令餉小掾白米是染作飯凡此六事有書者也太極眞人青精十石䭀飯上仙靈方王君注解其後大書者是太素本經及西梁口訣墨注者是清虛王君所釋南岳魏夫人敎撰而使司命楊君書之五眞共成一法足稱靈妙矣

上元寶眞經曰子食草木之王氣與神通子食青燭之津此之謂也此太素所傳太極所撰上眞靈仙之至要不同餘術也服䭀飯百害不能傷疾疫不能干去諸思念絕滅三

尸耳目聰明行步輕捷能隱化遺變長服益壽茅司命大君語二弟云宜服四扇散昔黃帝授風后却老還少之道也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今以相付耳又語小弟保命君曰卿宜服王母四童散此反嬰之祕道也體中少損宜服此方以補腦耳按小茅君服時已一百二十歲也夫此二方皆妙法也當齋戒修制

又曰裴君受支子元服食茯苓之法焦山蔣山人所傳能長生久視修合之際須謹密齋戒裴君又受支子元胡麻之法蔣先生惟服此二方位爲仙眞此二方書與世少異裴君所祕用者驗而有實凡服伏苓胡麻之方甚衆此法既眞人所經用眞人手所書記必當最神勝於諸法若能常服仙道可期但衆人服未覺其益便不服之故少有尅驗之効若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伏苓若年三十

歲當服胡麻蔣先生曰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之祕寳也大有者謂委羽山洞天大有宮中之書法彼人當有服之者寶玄經云伏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早升醴華腴（寔也百藥之花以歲[illegible]醴五公藥爲內[illegible]學黃）火精水寶（伏精苓也性熱而合火伏苓則其精寔水寶麻也性冷色黑而言津澤故謂之水寶）和以爲一還精歸寶此之謂也裴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伏苓也清虛眞人年十二便受此方于時未必虧損所以云服伏苓夜視有光也二方同耳皆長年之奇方也若合二物倍用苓共煎擣爲丸乃佳按青精方伏苓禁食酸此專用伏苓不必禁酸味

又曰清虛王眞人授南岳魏夫人穀仙甘草丸方魏夫人少多病疾王君於脩武縣中告夫人曰學道者當去病先令五藏充盈耳目聰明乃可存思服御耳按王君初降眞之時是晉元康九年冬於汲郡脩武縣廨內夫人時應年四十八也夫人按而服之及隱景去世之時年八十三歲也此晉成帝咸和八年甲午歲則夫人從服藥已來三十五年矣其間或不必常相續也了無復他患先疢都愈髮不白齒不落耳目聰明常月中書道家章符夫人既爲女官祭酒故猶以章符示迹耳存思入室動百日數十日了不覺勞既在俗世家事相亂欲脩齋研誦便託以入室也食飲通快四體充盈即甘草丸之驗也謂之穀仙方脾胃既和則能食而不害膚充而精祭起居調節無溢利之患矣食穀而得仙故謂之穀仙也此本九宮右眞公郭少金撰集此方諸宮久已有之至郭氏更撰集次第序說所治耳猶如青精乃太素之法而今謂太極眞人也學仙道者宜先服之昔少金以此方授介象又授劉根張陵等數十

人亦稱此丸爲少金丸宜齋戒修合並無毒無所禁食一年大益無責旦夕之効也俗人亦皆可服之

又曰雲芝英不擇日而修合治三尸伏疾服食一劑則穀虫死則三尸枯若道士固食穀者乃宜服也穀虫既滅使人食穀而無病過飽而不傷去尸虫之藥甚多莫出於此昔脩羊公稷丘子東方朔崔文子商丘子但服此藥以愉藝而皆得仙也漢景帝及武帝求索東方朔脩羊公祕方終不傳

又曰北海公涓子名姓不顯青童君弟子蘇林之師也少餌木黃精授守一玄丹之道在世二千八百年玄洲上卿蘇林字子玄涓子弟子也同紫陽之師濮陽曲水人年二十餘辭家學道後授三元眞一遊處人間

又曰太清正一眞人張道陵沛國人本大儒漢延光四年

始學道至漢末於鳥鵲山仙官來降授以正一盟威之教施化領民之法號天師即眞誥云奉張道陵正一平氣者是也天師靈寶伍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並佳筆別有傳已行於世

又曰服五石者亦能一日九食百關流淳亦能終歲不飢還老反嬰遇食則食不食亦平眞上仙之妙方斷穀之奇靈也陶隱居注云雖一日九食而吸饗流變不爲滓終歲不飯而容色更鮮又云吸引之步感與貴於七曜催行之早成不過於九道保守之堅固莫踰於鎭生衛用之急防無起於準神藥石之速効豈勝於青精祈拜之感孰貴於朝謝也

又曰服五石鎭五藏不壞

又曰九苞鳳腦太極隱芝之丹鑪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

五雲之漿東瀛白香滄浪青錢高丘餘精積石飛田能使人壽考琴高先生受鎭氣益命之道又行補腦反丹之法寶劒上終曰太極曲晨八景丸服之能飛行太虛

又曰太虛眞人服四極雲牙也

又曰飛龍雲腴方鍊五石之華青身有玉光能夜書此藥愈於八石之餌

又曰服日月之華者欲得恒食竹笋竹笋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太明又欲恒食松葉松者木之秀也欲服日月當食此物氣以感運也

太虛眞人云松栢者木之秀

又曰眞人挹五方元晨之暉食九霞之精（注曰霞精晨之元氣始暉之霞精日陽殿九霄之九霞本又云神光內耀朱華外陳）

太上黃素經曰凡道士臨食常上饗太和

太平經曰青童君採飛根吞日景空洞靈章云朝飡五雲氣夕噏三晨光又云食黃琬紫眞之粘

眞誥曰崑崙有絳山石髓玉樹之實

又曰上清金闕靈書紫文採服陰華吞月精之法昔授之於大微天帝君一名黃氣陽精藏天隱月之經也

又曰諸爲道者酒肉最爲大忌酒之爲物能使人識慮昏迷性懷亂僻案諸藥中惟四童丸云用酒亦可以水

又朮丸以酒和煎之其餘不云酒服餌

又曰後漢左慈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以合九華丹

又曰治明期與後漢末人張正禮在衡山中受服王君虹景丹積三十餘年

又曰趙廣信陽城人也魏末來剡山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後服九華丹

又曰朱孺子吳末人入赤水山服菊花餌朮又受西歸子入室存泥丸法三十二章

又曰鄭景世與張重華俱晉初人也在瀛山受行守五藏含日法服胡麻及玄丹

又曰馬明生臨淄人爲縣吏逐賊被傷太眞夫人以靈元救得差後師安期生受服太清丹

又曰王玄甫沛人與鄧伯元俱在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

又曰黃山訣云養性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道士自不可食

列仙傳曰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

又曰天仙偓佺者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體生毛目方能飛行及走馬

又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

又曰涓子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之經三十八篇後釣於澤得符鯉中隱宕山能致風雨吉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也其琴心三篇有旨焉

又曰劉景前漢時人也從邯鄲張君受餌雲母知其吉凶

抱朴子曰修道餌藥及隱居入山不得入小法者多遇害萬物之老者悉能爲僞常試人耳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是列仙山神者如人形是鳥獸邪鬼亦見昔人有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至其前於是人顧鏡中乃鹿也因叱而成鹿徑去又林慮山下有一亭每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十數人衣或白或黑或婦人男子後郅伯夷過宿明燭而坐夜半果見客以鏡照之乃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詐誤以燭燼落其衣聞燎毛遂以刀刺殺一犬餘駭去每入山須擇吉日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然黃帝呂望皆所信伏近代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歷剛日吉日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社稷郊祀天地皆擇其日也

按王鈐經云欲入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二

道部十四

仙經上

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　內藏以玉函書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

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岳眞形圖古者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信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是也有此書者當須清潔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有三皇文者辟邪惡鬼溫疫橫禍又次有玉女隱微一卷可化形爲飛龍雜獸金玉木石興致雲雨之類亦大術也其淮南鴻寶萬畢之書不能過也鄭君博極五經知道者也兼綜九宮三棊推步天下河雒（與洛同）讖緯太和元年知季康之亂江南將鼎沸負笈將仙藥東入霍山莫所知之

又曰家有五岳眞形圖辟兵凶人不能害

又曰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太遐以高躋金石龜鶴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聞垂以方法炳然著明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酣於醨知飲食過度而速病而不能節知極情恣慾而致殞而不能割神仙可得安能信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胎育之中已含道性（及其有識心好其事）必遇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夫百年之壽三萬餘日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懽樂並廢童蒙昏老除數十年而險厄憂病又相尋焉居世之年略銷其半人九得壽不過五六十咄（丁骨切）嗟咸盡除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況於全百年者萬無一焉諦而念之亦無笑夏虫朝菌也蓋知道者所至悲也

太上太霄琅書曰道本無形應感生象大象無象象妙難明故見眞文結空成字

又曰大上眞人靈寶祕文內符者九天眞王三天眞皇以授帝嚳藏於鍾山北阿夏禹治水畢詣鍾山鍾山眞人以授之禹還會稽更撰定爲二通一通藏苗山山礀須萬年劫會乃出一通緘寫付雲水洞室須甲申期至令與理水傳伯長等

又曰吳王闔閭十二年正月使龍威丈人入包山洞庭取之以出有符而無訣又齊人樂子長受之於霍林仙人韓衆乃敷演服御之方藏於東海北陰之室太一金液經者

按劍經序云高丘子服金液水長史書云欲合金液音皆是此方今有葛洪注是郗愔黃素書又有別訣一卷此亦太清上丹法也

登眞隱訣曰楊君許長史共書洞房經於小碧牋紙又云篆書白麻帋

又曰八素之經是聖君以白素之繒八色之彩筆白書也

靈書經曰昔龍漢之年高上大聖以紫筆書空青之林撰出妙經靈寶眞文出法度人也

金根經曰太陽金童太陰玉女侍紫書上法

又曰西華玉女在仙都守衛藏天隱月之經龍飛大素隱訣太天帝君命羽仙侍郎執金案以請經

眞誥曰上清九眞中經内訣是太極眞人赤松子撰

又曰華陽中玉碣文六養存三元洞我王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眞六眠内視此仙之要言也

又曰寶神經裴清虛（裴眞君也）錦囊中書也侍者常所帶者裴昔從紫微夫人受此書也

又曰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眞秘文盡在其内

又曰九華眞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岳魏夫人同降眞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中出二卷書付楊君一上清玉霞紫映内觀隱書一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書此是三元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識眞字令作隷字顯之耳道有八素眞經太上之隱書也

又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黃書亦要長生之訣也青要紫書金根衆文玉清眞訣三九素言丹景道精隱地八

術白簡青籙紫度炎光此皆道之經也

又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又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太丹隱書八禀十訣天關三圖七星移度九丹變化胎精中記九赤班符封山隱海金液神丹太極隱芝五行祕符曲素辭訣黃水月華佪水玉精水陽青英絳樹青實瑯玕華丹天皇象符以合元氣白羽紫蓋以遊五岳三皇内文以召天地神靈玉佩金璫以登太極素奏丹符以召六甲金眞玉光以映天下八景之輿遊行太清飛行之羽以超虛空

劉向列仙傳叙曰列仙傳漢光禄大夫劉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爲奇及宣帝即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以通博有俊才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當死兄安陽成侯安民乞入國户半贖向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死論詔爲黃門侍郎講五經於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採諸家言神仙事

穆天子傳曰外崑崙之墟以觀黃帝之宫且齋戒以祀登春山即玄圃也崑崙之山地方二千里有曾城九重是謂閬風玄圃

山海經云明明崑崙玄圃其上穆天子勒銘於玄圃以昭後世天子與王母觴於瑶池之上王母爲謡白雲在天於是天子外千崦嵫（山日入處也）乃紀迹於崦山

茅盈傳曰王母謂茅盈曰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經能之者皆飛行太虛王母命西城王㧾眞一一解釋玄眞

之經又自敷演金璫之經口授於盈曰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内眞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上陟雲漢宴寢太極元始太常之言是太宵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内眞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緑字刋金黃映内曜素書上清與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然不先聞明堂玄眞之道亦未由得太宵隱書也玄眞之道是食日月之法錬五神之術耳其經曰太上玄玄雙神四明玄眞内映明堂外清吞息二暉長生神精上補司命監御萬靈六華充溢徹視黃寧九四十字太上刻於鳳臺南闕也非㧾眞弟子而不教非司命之挺而不傳也太上眞官用日霞之道挹二景之法使通靈致眞體生玉映役命萬神上昇帝房昔鍾山眞公用此玄眞法耳王君乃將盈歸西城依承

眞訣按而行之三年之中面生玉澤後王君又賜盈九轉還丹及方一首立壇結盟約不得傳泄乃遣令歸告曰復百年求我於南岳將授汝仙官於吳越盈後得仙君句曲山邦人因改句曲之名爲茅君之山時茅君二弟聞盈方信有仙矣弃官而去渡江求兄相見告二弟眞訣一十八年道成因使更齋戒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眞之氣盈乃啓王君自說二弟得爲地仙之法要當受籙佩帶眞極之符王君賜玄水玉液絳日丹芝可使二弟齋戒三月而服之盈命飈車與二弟詣青洲請書名金簡

又詣西城洞宫朝見摠眞上宰次南詣衡山之朱臺謁太虛赤眞人歸方諸請地仙二眞之策造赤城受眞變神符又之羅霍求華游繡帔又上登九宫詣金闕之下受聖君之書頓首於闕下三月於是聖君命九微太眞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請朱冠使者下拜二弟於金闕下授二弟眞簡而還

又曰神仙經黄白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耳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耳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液經因復求授黄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慈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齋絜禁忌之勤苦與合九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余欲强通天下之不通若方諸所得水火豈與常水火別哉皆自然之所感致非窮理盡性不能究其指歸非原始要終不能得其情狀成都内史吳太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術有所成不得其術令百日齋戒太史文連在官終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戀也

太眞科曰清虛小有天王撰三天正法經

金液經曰太初混元皇經以陳上眞絳晨封之玉匱至道之大合符天圖三丹要言太皇所紀祕之玉堂勿傳其旨

太眞玄丹經刻于清虛之堂太皇君之寶章也命曰紫蘂明珠之丹開元廻化混尔而分陰陽屢變其道自然玄圖七轉至九而還大黄首篇是曰玉虛上眞保之命曰元經

上清洞眞玉經曰太上八景章皆刻於東華仙臺不宣於世其受帝君九陰訣盟用素絲絳幣此曰睥之誓也其受太上結隣章明盟用碧幣此月華之誓也

太一帝君洞眞玄經曰有玉女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内侍衛太丹隱書

馬明生内傳曰靈寶天書封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宫西華玉女金晨紫童典衛之

玉光八景經曰金華之玉晨晨童侍衛玉光八景之經

太上黄素經曰九讀太丹隱書金華洞房及雌一寶章者是能食味玄眞觸類無滯感召太素陟降九眞得稱爲三元丹决師揔領上眞

九眞中經曰西玄山洞臺中有欝儀隣結二經玉簡金字玉檢曰青筆書三元玉檢上元檢

後太洞經曰西靈玉童在當寒臺侍衛八景玉籙經

後聖君列紀曰龜母按筆玉童結編名曰靈書紫文上經

三皇經内音曰九書此内音之符以黄筆爲文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

酆都六宫下制北帝文曰人之死生玉帝刻石隱銘以書六宫北壁制檢羣凶

又玄刻石隱文以朱書青繒三尺佩之萬神朝已此玄古

之道也

又云酆都山洞中玉帝隱銘九九十一言刻石書酆都山洞天六宮北壁六宮萬神之靈也

又云玉清隱書洞景金玄之章刻石隱銘此音發於自然之篇九天玉章其詞幽奥非始學九天所可竟通非太帝下降不得演究此銘也

又金根經云凡修金玄當城隱銘

玉帝七聖玄記曰列名上清者皆刻注於玄圖得爲太平之眞也故太上誥命記乎玉文非以簡札翰墨所能宣也

玉清隱書曰玄羽玉郎以玄羽玉經授太素三元高上玉賢之寶

又日景玉童在靈景之闕瓊霞之房侍衛上皇玉惠玉清之隱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三

道部十五

仙經下

玉帝七聖玄記曰舊文有十萬玉言自非上聖莫能意通題崑崙之堂北洞之源

又曰崑崙之室北洞之眞源過九乙天霄白簡青籙在其內也

太行經曰九都之上金格玉書並題得道人名展轉刧數

又曰紫蘭臺瓊文紫字在其中

西極明科曰龜山西室玉屋南洞天經備足也

又曰玉清洞房三氣金章封於玉京紫户之內

又曰玉籙寶章藏紫房九户之內大洞雌一經玄有玄琳玉殿五老鎮生上經藏在其中

又曰四極明科封於金闕紫臺

又曰華耀景眞經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金映七寶臺

又有三寶玄臺上清隱書祕其中

登眞隱訣曰上清仙臺金書在其中太極九玄臺碧簡文在其中玄眞皇龜臺明堂玄眞經在其中

又曰崑崙瑤臺西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天眞祕文在其中

金書玉字上經曰西玄洞臺有金書洞房經

又曰胃命已定於玄閣綠字已有生名仙籍故也

洞玄經曰有始陽臺在阮樂天中內音書在其上

又曰三層玉臺在九天闕之上臺上有太清寶經三百卷

又眞人學仙簿錄簡目太帝監眞玉司郎典之

又曰瑤臺者高上帝藏金玄羽章萬神隱音在其內紫書

金根經曰九學者勤尚苦志則玉皇三元東華太上當遣眞人授其眞經後聖（李君）莫不先奏金簡於東華投玉札於上清然後得授大洞眞經而或青宮無金簡之錄玉格無玄編之名則神經亦不可得而授也

金根經曰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眞訣玉篇

太有經曰帝鄉執大洞眞經盛以紫玉函

又曰太一君執素靈洞玄大有妙經盛以黃玉函

又曰大有經金纏玉字以明其篇

又曰大有妙經九眞科檢校祕於金藏玉匱

大洞雌一篇目曰大洞眞經在九天之上大有宮太玄靈臺

又曰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內奔日月二景

隱文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璘經也王屋山清虛

中亦有此經也而不備惟太上玄宮高上臺及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刻此並備

八素經曰太上曰諸學眞人而受玄清八素經皆有太帝篇目西華宮有玉簡藻書當爲眞人者乃得此文也

又曰西龜之山玄圃之上積石之陰八素眞經在其內

龜山元籙曰龜山丹皇飛玄紫文西母常所寶祕其旨隱奧有無仙名不得眄其篇目得者皆九天書籙名題龜山

又曰玉華之室丹景玉文在其內

飛行羽經曰峨嵋山金臺之室飛玄羽經祕其內

又曰太上飛經藏於玉清上宮七映紫臺

五寶經曰靈寶紫文祕在九天之上太玄靈臺

又曰神州七轉舞天經祕於紫天元臺

三元玉檢曰九天三關之門九天龍書三元空洞玉檢飛

玄之文刻題其內

又曰三玄臺玉檢紫文九天眞書在其內

又曰西沙方臺上眞三元之檢在其中也

又曰晨燈之臺飛天檢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又曰金牖臺三元玉檢刻題其中

又曰鳳生臺太眞金書在其內

金簡玉字經曰有洞天陽臺玉佩金璫經在其內

洞景金玄經曰自非眞仙之名帝圖玉籙者不得聞見此經得見此經者飛仙上清

法輪經曰太上玄一眞人曰吾昔受無極太上大道君無上八門經道成位加眞人此文與元始同生包含天地億刼長存自非仙籙不得妄傳

天地綱紀經曰太上玉經隱書皆盛以別笈

道迹經曰東井華林堂元洞天中內音玉書置其上

大有經曰太玄靈臺玄都九眞明科在其內

飛龍隱訣曰飛行羽經封之峨嵋山金臺室

道學傳曰洞室中有金城玉屋眞文所在

上清九眞中經內訣曰太上宮高上臺室有太上玉晨鬱儀奔日赤玉文及太上玉晨結隣奔月黃景玉章此二經刻以玉簡金字

內音玉字經曰內音封於南河洞室石匱之中

五符經曰九天靈書封於石匱

玉訣經曰南園丹霍之河三元洞室封題玉匱

消魔經曰仙經一藏於荒山觀試九心也

像天地品曰後漢順帝時曲陽泉上得神仙經一百卷內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標朱書號曰太平青道隂行品曰度代君司馬生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以授吳郡沈羲

又曰上清以丹金書皇之紫金爲界

三元眞一經曰琳霄之室者三元眞一之法藏在其中也

玉光八景經曰金輝紫殿金眞玉光八景經藏其內

上清經曰南極藏上清經於瑤臺

茅君傳曰金臺者上眞內經封其中

三道順行經曰南洞之室王君封三道經在其中

玄眞經曰高玄之妙道玉清之祕篇皆授金名玉字高仙之人

九眞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上清太極九皇四司眞人之所寶祕玄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闕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聞見此鬱儀奔日結隣奔月二章之篇目

三元布經曰南極上上寶祕玉檢之文自無玄名帝圖不得見其篇第也

又金羽玄章經此文隱藏不傳於世自無蘭臺丹字不得見聞

靈寶眞一訣曰洞玄自然經本文出乎太上道也者弥綸無極微妙無形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乎天地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　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人能以自然爲道眞則道可得而通也

太上經曰道實無形隱爲化本經有文字顯爲教端師有形言出處爲法語默隨時爲存爲最期至乎道白經與師師經及道號爲三寶

又玄化本有三道經師也大道無形須經爲階經文玄妙非凡所知聖降爲師示人旨訣老子云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賢者得之以爲真寶愚者得之不敢失道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道爲中主與靜爲友

又曰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經舊文藏在大上六合紫房之内天人侍衛其經

太微黄書經曰天真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其靈書八會字無正形趣究乎奥難可尋詳得爲天書自然至真斯八會之氣全五和之音非淺近者所能洞明天真皇人寫其所見注解其意八會多文者生天立地開化人神萬物之本主召九天上帝校定神仙圖籙政天分度安國息民攝制酆都降魔伏鬼勑命水帝召龍上雲論天地刧期辨聖真名氏所理城臺種種因緣

廣宣區別五方元精服御求仙化形之法皆演玄妙自然虚無正真妙趣明了具足也又有玉訣者天真上聖述釋天書八會之文以爲正音又有靈圖者玄聖表化示以靈變像形述理令物易悟也玉皇譜籙者衆聖紀述聖君名姓宗本繼嗣神官位緒也誡律者玄聖製勑詮量罪福輕重科條防檢過失也威儀自然經者具示齋戒奉法俯仰進止容式軌範節度也方法者衆聖著述丹藥祕要神草靈芝柔金水玉修養之道也術數者明辨思神存真念道齋心虚志遊空飛步食吸元和導引三光仙度之法也記傳者衆聖載述學業得道成真證果衆事之迹也

昇玄經曰太上以靈寶内教經者咸信著萬民乃可傳授奉戒完具内無毁滅賑恤孤弱遠惡修善不求名譽稱毁如一幽僻之處勤行其道使人信之如四時不欺與賢者論議不自專執者可傳授也又有好求勝法從善如流好近賢智無猜疑行聰明而賞別真僞謹慎而言不過行柔弱而無過惡能師勝已而無悖慢重其師教如貧之得寶尊奉師長而不辭勤勞請益之心夙夜不懈如此之類方可授經

又曰有上清列紀經者得爲太極仙人益能誦之者遂爲上清之君也有玉清隱書者旦夕當致真仙論道講妙有四極明科經者則玉帝遣五方神兵左右三官檢制靈文

靈寶經曰元始洞玄靈寶赤書五篇真文者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靈文闇藹乍存乍亡二儀待之以分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文象推遷乘機應運於是存焉天地得之而分判三景得之而發光靈文鬱秀洞映上清發乎始青之天而色無定

方文勢曲折不可尋究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治于飛火之庭鮮其正文瑩發光芒洞陽氣赤故號赤書天寶之以致浮地祕之以致安五帝賞之以得鎮三光秉之以高明上聖奉之以致真五岳從之以得靈天子得之以致治國享之大平寔靈文之妙德標天地之玄根威靈恢廓普加無窮蕩蕩大化爲神明之宗其量莫測巍巍太空生天立地開化神明上謂之靈施鎮五岳安國長存下謂之寶靈寶玄妙爲萬物之尊

又曰太上八威策文（今靈寶五符後有一符名太上八威策以制虎豹山精也）太上隱書金真玉光經即太上玉晨傳也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即西王母傳也玉珮金璫太極金書即扶桑大帝君傳也飛行羽經即中央黄老君傳也太霄隱書瓊文玉章即太帝傳也（凡諸傳並有真經或人高而法下或術重而位輕此傳雖有新法以黄庭内經爲主是爲太極經也）赤

丹　金精石景水母經（此以紫叚日精）激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黃書亦界長生之要

洞眞玄經曰無太一金閣五星隱籙後聖七符空山石函丹臺章玄黃五行天母抱圖者皆不得聞見至道也

洞眞經曰玉室者三九素語玄丹上化三眞洞元之道藏於內

又曰高上藏三元玉檢三元布經於其內曲室者太微天帝君祕九丹上仙文之所也元始五老又祕五篇眞文於其內

又曰東海青華小童治玉華青宮內其東殿架上有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主學仙簿籙應爲眞人者授之玉晨監仙侍郎典之

又曰玄靈臺五老寶經及玄母八門金臺玄丹三眞洞元之經藏其內

又曰九天閶臺上有上皇太眞高帝王名及後聖眞人簿籙太虛玉晨監典之

太洞玉經曰玉晨延以金華之堂太上書以明玉之札

又曰龍山是玉清天中尚臺名也天帝玉字在其中

又曰萬華宮有上帝寶經玉清隱書

太洞經曰有玄靈羽室黃老元君經封在其中

又曰黃老元君經封在素瑤臺及北寒金臺

又曰有閶風玉臺總司學道仙籍

又曰雌一玉檢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名太玄靈臺

又曰有混成玉堂大洞眞經在其中

又曰大洞眞經者三五之祕號眞道之至精三一之極章並玉清之禁訣高上之祕篇也又太上九眞明科經云大洞真經雌一寶經素靈妙經三奇之章高上玉皇寶篇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太玄靈臺玉房之中也三籙者衆經之端也金籙黃籙玉籙也夫靈寶經者有內外外教雜教隨人所悟說之不必盡言也趣令前人受悟爲限也內教者眞一妙術發自內心行善得道非從外來若道可假外而得者便應以道授至眞不變湛然常存也三皇經者玉清洞眞上清洞玄太清洞神

又太極隱注寶訣經云受三洞經當絕人事而行之也惣三洞名太上洞一高上之經矣

大洞眞經或曰太眞道經或曰太清上道觀天內經上清之高旨極眞之微辭飛仙之妙經也

靈寶經或曰洞玄或云太上昇玄經曰皆高仙之上品虛無之至眞大道之幽賛也三皇天文或云洞神或云　洞仙或云太上玉策此三洞經符道之綱紀太虛之玄宗上眞之首經矣豈中仙之所聞哉

又金籙簡文經曰三洞寶經自然天文也

又太上太眞科經云大化始立人風眞淳故三寶度三品人洞神名仙寶之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之世洞眞名大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

又太上倉元經云三洞經者洞眞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

又靈書經曰元始以龍漢之年撰十部經告西母曰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眞文篇目有妙經其篇目令以相示皆刻金爲字書於玉簡題其篇目於紫微宮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

道君列紀曰若三元宫有珠札青書者則紫腦錦舌此爲仙相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四

道部十六

理所

五岳山名圖曰性命魂神之所屬皆有理所

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其高凌雲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員曲如削下有仙曹九府治所

又曰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上有玉樓十二景雲映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治所眞官仙靈之所宗

登眞隱訣曰上清之境九天之門上皇太皇帝君王尊集群神於其中以定天下萬民之罪福

又曰西華堂在上清王母所居

又曰文德宮張叔隱處之

又曰八景城在上清玉晨道君所居

又曰赤城太元眞人所居

又曰上清有楊家殿上皇太帝玉尊集羣眞於內

又曰希琳殿在上清東海八停山上太帝君所居

又曰琅玕殿在上清金闕聖君所居也

又曰上清之境有丹城紫臺上皇大帝君王尊集處

又曰七靈臺在上清境玉晨道君所居

又曰明眞臺在上清境東海八停太山上帝所居

又曰郁弗臺在上清境方諸東華山上青童君所居

又曰上清境有希林臺太帝道君居之

東方朔十洲記曰有光碧堂西王母所處也

三九素語曰蘭臺宮是赤桂玉女處之玉房宮是黃帝之女處之

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上有積石室多石象八石腦石桂英也

又曰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也

又曰崑崙山一名昆陵山一名玄圃臺上有積石圃大治井西母宴會之所也

又曰崑崙有瓊華室西王母處之

又曰玄洲在北海亥地有太玄仙都伯眞公所治也

又曰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上多眞仙宮弟有辟邪天鹿之獸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華聞數里

又曰神仙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

又曰方丈在東海中三天司命所居處羣仙皆往來其上

太洞眞經曰大素三元山有中黃太一上帝之館

又曰玉晨大道君治蘂珠貝闕

又曰玉皇道君居青雲之城玉堦文陛

又曰玉容堂者虛無眞人之逸宅亦葛氣之明堂

又曰玉容堂者太上之明堂也得道符籍之所在

又曰萬華宮在小有玉眞之天小有先生之所治

又曰絶空之宮在玄洲之北九眞仙上帝司禁君皆仙處也

又曰圓華宮黃老之所處

又曰太霞之中太虛元君之所處也

又曰秀華山太極眞人呼曰圓明丹室五靈眞君處之

又曰青精君登紫空之山化玉室之內

又曰崑崙山有金丹流雲之室上接琁璣之輪下在太室之中西王母所治眞仙之女所處也

又曰玉室青精君之所處

又曰王華三元君處流逸之室

又曰太虛有太霞之室合九雲而立宇太虛元君之所處也

又曰青華之室青童君乘玉彫之軿御圓珠之氣而入山室

又曰太老之室在上清八皇老君乘廣瓊車而入

又曰流剛山上有暉景之室西王母治所也

金根經曰青要帝君在丘玉國黃金紫殿青要帝君所處

又曰八闕天人散香其間闕上有金臺九層臺上玉晨鎮君所遊居也有金輝紫殿後聖金闕帝君所居處也

上清經曰上清南極長生司命君藏瑶臺丹靈宮又在蘭庭雲臺又登絕空之中紫碧玄臺

又曰有紫微玄琳殿中央黃老君居之

又曰協晨虛觀綠霞之室太上大道君閒居處也

又曰元始居紫雲之闕碧霞爲城

又曰有黃房之室一石玉客之堂眞晨道君治其中太眞丹崇玄臺天師朝禮處

又曰有燕仙室天師教化處也

南眞說曰西王母女媚蘭字中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天人

又曰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女受書爲東宮靈昭文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又曰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諸仙皆是九宮之官僚耳至於眞人乃九宮之公卿也

又曰太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處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惟太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二司命當皆在東華東華青童爲大司命總統也楊君亦去東轄執事不知當在第幾耳

又曰句曲山漢三茅君治其上各乘一白鵠集於處所時人乎有見者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勑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至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於官

又曰方丈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其山多眞仙之所處是陽九百六應數之標揭也秀華山有玉堂乃五靈眞君所處也

又曰金華山上有五宮太一所處

又曰玄洲之上有景暉之室西母之治所

神洲七轉七變經曰西龍濛汜之濱紫微玉堂王母請詣靈素章之處也

飛龍隱訣曰北極眞公治於北極廣虛之室○大洞雌一篇曰三元君在元虛之室○元始序曰寒靈丹殿在上清太玄玉都道君請眞文之處又有玉寶之殿帝尊所處也

王君內傳曰紫清太素瓊闕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

洞玄經曰太極紫瑶之闕太極玄元眞君所治之處自天地已來人之生死簿籍在其中

玉清書曰玉戶瓊門九皇上眞在其中

茅君內傳曰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七晨道君之所治也

列仙傳曰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之

上清八景飛經曰玉寶臺三元君所登處也

三元眞一經曰黃闕紫戶玄精之室身中三一尊君常栖息之所

神祝經曰太上玄堂天人所止

本行經曰有三元洞室妙眞人所處也

道學傳曰茅山燕口洞女冠錢妙眞登壇處也

定志經曰天尊靜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

太一洞眞經曰有太極紫房宮天帝寶神所處也

玉清經曰玉清宮高眞玉皇出入處

洞冥記曰宜都崇堂在紫泥之海東方朔宴息之所也

洞眞經曰大老寢堂八皇老君居處也

三元玉檢經曰廣靈之堂太素三元君處之在上清天

玄母八門經曰五通仙堂者五通帝君在其內

又曰散花玉室三素元君在其內

玉清隱書曰瓊琳堂上皇玉帝寢宴處也

道學傳曰洞室中有太陰堂龍威丈人所見眞文之所處也

龜山元錄曰文龜洞室上元君坐之處也

葛洪神仙傳曰金華山有石室一所丹溪人皇初平之隱處也

清虛眞人王君內傳曰委羽山洞周迴萬里名曰大有空明天司馬季主在其中

又曰西域王山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惣眞天司命君之所處也

名山記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郡山形似城其山有崖舍赤壁張天師所治處南連峨嵋山遥望唯見兩青嶺山如蚕蛾之眉亦有洞天諸靈書所藏不知當是第幾洞天也

又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天此山下洞臺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玉京經曰玄都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焉

大有經曰太清極玄宮在元景之上太上君居之

三元布經曰上清玉景宮佩三元布人在其中

道迹經曰秀華玉堂五靈眞人之所處也

又曰洞眞堂元始天王太一高聖君訣觀身大戒之所也

昇玄經曰玉清臺仙聖遊行之所

七星移度經曰帝君上登太極瓊臺

上原經曰眉堂仙公住南岳

五符經曰皇人在峨嵋山北絕巖之下蒼玉爲屋

龜山元錄曰紫閣西華玉女居之

神祝經曰九合之室太上在其內

玉宸明鏡經曰有太玄玉晨金華之室三素元君處之

眞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呼爲方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得道者處之

又曰方偶山下有洞室名曰方源館幽人居之

又曰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又曰有天市壇范丘林受口訣處

又曰存方臺仙人恭天生隱其內

又曰清虛宮司馬季主隱處也

又曰積石臺朱孺子居之

又曰寢靜之室涓子處之

又曰蓬萊仙公洛廣休治蓬萊山

又曰許玉斧居方山洞爲上清仙公

又曰茅門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

又曰廣漢郡綿竹縣東九里有山昔韓衆於上得仙有大石銅爲誌治應箕宿

又曰廣漢郡新都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藥前有池水中有神魚五頭昔王方平於此與太上相見治應斗宿

又曰越嶲郡邛都縣有小山大山名蒙治山甚高無踰伊尹於此學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度世治應奎宿

又曰雲臺山有桃一樹三年一花五年一實懸絶無底之谷唯趙昇乃自擲取得桃子餘者無能取之治應胃宿

又曰天柱山有玉女乘白鶴仙人乘白鹿在雲臺治前有兩碑

又曰玉局治在成都南求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脚玉牀即名玉局治應鬼宿

又曰鍾山在北海子地滿弱水自生神草仙家種芝課計頃畝如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大帝宮太眞東王所治處也

又曰蓬萊山上有九天眞宮蓋太眞仙人所居

玉京仙山經曰方諸宮青童君治之大丹宮南極元君治之白山宮太素眞君治之西城宮惣眞王君治之

太眞科曰有無央宮高上太眞居之

龜山元籙曰金華宮西華玉女處之

上清經曰於金宮玉寶九霄丈人居之七映宮景映九霄眞人居之玉清元寶宮高上虛皇君處之金靈宮紫虛高上元皇道君居之朱靈宮上皇虛君居之洞靈宮皇上帝君處之金輝宮景皇君居之靈映宮高皇君居之變化宮玉皇先生居之玉寶宮紫精君居之飛玄宮玄一君居之玄上宮玉皇先生居之變靈宮太帝君居之金門宮皇上帝君居之陽明宮洞眞君居之元景宮太素君處之紫瑶宮北玄君居之紺靈宮南朱君居之音九宮西華君居之靈金宮中元君居之紫微宮東明君居之鳳生宮高上君居之朗範宮元辰君居之七瑶宮九元君居之鬱森宮大明君居之雲森宮元靈君居之洞霄宮三元君居之返香宮元昭君居之長命宮太極元君居之高虛宮紫元君居之飛玄宮上眞老君居之瓊容宮洞景君居之耀瓊宮太陽君居之明眞宮景元君居之紫曜宮司命君居之通妙宮天皇君居之金華宮黄房君居之天皇宮太一君居之

閑清府九天丈人居之又有丹府三天玉童居之又有重冥府玉寶九霄丈人居之鳳生府九霄眞人居之金府靈皇君居之丹神府上皇元道君居之生眞府玉虛君居之金魂府萬始先生居之務虛府皇帝君居之紫曜府紫皇君居之神變府中元君居之九合府玉皇先生居之

又曰有陵暦之室玉晨道君處之

又曰幃綠之室太元眞人處之

漢武内傳曰有紫桂宮太上丈人居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五

道部十七

冠　幘　帔　褐　褵

袍　裘　衣　珮　綬

板　笏　帬　鈴　杖

節　履　舄　帷帳　席

冠

眞誥曰有一老人著繡裳戴芙蓉冠倚赤九節杖而立芙蓉冠即禮之爵弁粗欲相似但不知眞人以何物作之耳自非已成眞不得冠此

又曰遠遊冠桐柏眞人戴此冠女眞已笄者亦戴冠惟西王母首戴王勝又女眞未笄者則三環角結或飛雲編結餘髮垂兩肩至膂中也龍冠金精巾虎巾青巾虎文巾金巾此天眞冠巾之名不詳其製

又曰男眞　冠眞並飛天交結

道學傳曰王母二玉女侍王母上殿戴太眞晨纓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

又曰孟景翼字輔明義嘉傳葬景翼星夜往赴經行失道時一人黃衣黃冠在其前引路既得道乃失所在

海空經曰眞仙道士並戴玄冠披翠帔

太眞科曰解褐披絳綃之衣釋巾著遠遊之冠

又曰人皇著七寶珠冠

上清經曰元始皇上丈人戴紫曜之冠佩九色自然之綬

又曰高靈九天建金華七曜之冠

又曰王眞九天丈人建飛精百變之冠佩九元道眞之策

又曰上三天玉童建三華寶曜洞天玉冠

四明科曰凡脩上清道經大洞眞經入室之日當身冠法服

又曰凡女子學上清之法受寶經玉訣脩行大洞皆元君夫人之位入室之曰當冠元君之服方眞束帶玉童玉女各二十人其掌法服無此服不得升於上清

洞神經曰受道之人皆玄冠草履

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

又曰陸先生云對上下接謂之俯仰之格披褐二服也

又云冠戴二儀衣被四象故謂之法服

道學傳曰西母結大華之髻戴太眞晨纓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

上清變化經玄紫映玉霄眞王建建華天冠帶交金之鉤

又曰上皇玉靈君建七曜華冠佩丹文紫綬

又曰皇上帝君建七色朱精華冠

又曰太素高虛上極紫皇建七寶冠帶神精交蛇之綬

又曰虛明紫蘭中元高[illegible]君建三華之冠帶流金紫章

又曰太素眞君建紫晨巾乘青龍紫羽蓋

玉珮金璫經曰元始天王披九色離羅之帔帶寶冠

又曰太帝建七氣朱冠

又曰太岳君建三寶九光夜冠

又曰華山君建六元通神飛冠佩交靈之綬

又曰嵩高君建中元黃晨玉冠佩黃神中皇之章

又曰王佩帝君建紫冠

眞誥曰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青毛錦裘頭作三角髻散髮至於腰戴九晨夜月之冠帶六山火玉之佩垂鳳文琳華太綬執流黃揮精之劍

上清變化經曰太元眞人巾芙蓉冠

上清元錄曰九天元父戴寶天之冠

太上五帝內眞經曰青帝君建九天通天冠

又曰赤帝君建三氣玄梁寶冠

又曰白帝君建七氣明光寶冠

又曰黑帝君建五氣玄晨之冠

又曰黃帝建黃晨通天冠佩黃晨越元之策帶靈飛紫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晨君建飛精玉冠衣九色之鳳帔

又曰元晨君建飛天玉冠衣九龍天衣

又曰蓋晨君建三晨寶冠衣丹錦飛裳

又曰上晨君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飛裳

又曰華晨君建飛晨寶冠衣青羽飛裳

太上飛行羽經曰靈妃元皇夫人建晨纓寶冠

昇玄經曰仙人定子明着黃褐玄巾

太洞玉訣曰皇初紫元天中眞人披朱錦之服巾綠霞之冠

山西經曰玉女建白冠

洞神經曰天皇君戴九元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執元皇定籙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上皇保命玉策

又曰上清瓊宮南極王眞赤帝君建進賢之冠

又曰北極王眞黑帝君建玄寶之冠西極王眞白帝君建通天寶冠中極王眞黃帝君建通元五氣之冠

土精眞訣曰東方九靈眞人戴九氣冠南極眞人戴進賢冠衣絳章之衣西方素靈眞人戴三寶玄冠北方玄靈眞人戴玄冠中央總元三靈眞人戴黃晨玉冠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履

金根經曰九天元父戴七色朱玉之幘無極進賢之冠

又曰九天玄母著青寶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綬戴紫元玄黃寶冠

大有經曰玉清之母戴七神朱玉之髻巾無極進賢之冠著玄黃素靈之綬在太極朱宮

又曰九天眞女戴玄黃七稱進賢之冠

又曰上清眞女戴玉冠著九色之綬居太幽宮中

又曰太極帝妃冠無極進賢之冠衣五色鳳文之綬在太清極玄宮中

又曰太上君戴三寶玉冠著九色之綬在無極眞宮中

又曰啓明天君冠青精進晨玉冠

太一洞眞玄經曰三素老君服錦衣建龍虎冠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着朱衣絳巾典主符籍在太微紫房宮中

登眞隱訣曰太玄上丹霞玉女戴紫巾又戴紫華芙蓉巾又金精巾飛巾虎文巾金巾

龜山元籙曰元始皇上丈人冠九氣紫曜之冠衣九光錦袍佩九色無縫自然之綬帶六山火玉在上清之上又帶九天仙鍊之翎衣九色班文袍常秉十二飛麟帶金虎鳳文之綬

金眞玉光經曰元景道君戴玄黃之綬建七色玉冠

又曰元景道君衣丹錦之綬戴進賢玉冠秉玄景綠輿參駕鳳皇又太陽上府紫微宮中道君戴絳錦丹綬戴玉冠躡九色之綬執制魔之章又元景太一君戴玄黃素綬戴

七寶冠執命神之策乘玉輦五朱蓋紫雲車飛駕六龍

又曰桐栢山眞人王子喬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劒多論金庭山中事言於衆眞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戴飛晨寶冠又戴青精辰玉冠遊雲寶冠王精寶冠通天玉寶冠三玄寶冠上清仙公並建扶華沓霞大冠道君冠九德之冠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芙蓉晨冠

靈飛六甲經曰上清瓊宮東極玉眞建九氣通精之冠玉京眞人戴通陽玉晨冠少陽眞人戴通曜之冠太素三元君建寶晨扶晨羽冠紫素元君建太眞晨纓之冠三角髻餘髮散之於背

太極金書曰元始建洞天之冠上君建青精天玉之冠太眞丈人建三寶玉冠三天童建三華寶曜洞天玉冠

太洞玉經玄紫元眞人被朱錦之服巾綠霞之冠

五岳眞形圖曰東岳太山戴蒼碧七稱之冠南岳衡山戴九丹日精之冠中岳嵩山冠黃玉太玄之冠西岳華山建太初九流之冠北岳恒山建太眞晨陰之冠青城丈人戴蓋天之冠

昇玄經曰昔有仙人豆子明建黃褐玄巾

幘

紫書金根經曰九天元父戴七稱珠玉之幘

敷齋經曰正一功曹冠朱陽之幘

帔

太極金書曰元始天帝被九色羅帔丹絳之裙珠繡霞帔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丹錦繡帔

靈書紫文經曰青童大君衣飛青翠羽龍帔

雌一五老經曰太素三元君服紫氣浮雲錦帔又紫繡毛帔又鳳文錦帔

無上眞人内傳曰九色錦繡華文之帔

太元眞人茅君内傳曰繡羽紫帔

九眞中經玄青玉錦帔絳玉素玉玄玉黃玉錦帔又玄青華丹蘂玉白琳四出龍帔玄玉九道雲錦帔黃雲山文錦帔

褐

仙公請問經曰太極眞人曰夫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

靈寶眞一自然經訣曰至眞已得道人披九光七色法服

靈飛六甲經曰南極玉眞著緋羅法服

上清紫宸經曰修七轉之道者上皇君以法服飛仙羽章

授之仍戴以紫元飛霜七色之冠

襦

上清經曰高上玉皇衣玉文明光飛雲之襦

龜山元籙曰九天玄母衣霜羅九色之襦又衣青羅之襦

五岳眞形圖曰五岳使者服緋襦

三元布經曰紫素元君衣紫錦袂襦曰素元君衣白錦光明之襦

龜山元籙曰九色飛雲錦襦九色自然之襦玉文明光飛錦之襦九色珠絳雲光錦襦丹錦七色文光之襦

袍

太極金書曰元始披霜珠之袍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衣青黃錦袍

五岳眞形圖曰東岳君服朱光袍

龜山元籙曰有明光飛錦珠袍五色雲羅之袍七色鳳雲之袍九色班文羽袍

茅君內傳曰有赤霜之袍

裘

大洞玉經曰司禁眞伯秉日月之斡披虎文之裘

八表經曰白素元君衣黃綠曜光雲文之裘

五帝內眞經曰有玄文明光之裘九色班裘

龜山元籙曰有雲文丹錦之裘

衣

三道順行經曰玉景眞人衣玄雲錦衣

老子歷藏中經曰東父者清陽之氣万神之先衣五采衣

龜山元籙曰有明光錦九朱飛文法衣三素飛文錦衣五色班衣九色龍衣又有青黃紫三色羽衣又有九色鳳衣亦有九天鳳衣

珮

大戒經曰太極眞人曰凡謹事法服則者冠冕玉珮

三元布經曰六山大玉之珮

綬

八素經曰太素元君衣流光雲文綬始素元君衣紫光雲文素綬玄素元君衣飛雲九變綬紫素元君衣玄黃九色素羅之綬黃素九君衣飛雲玄素錦之綬

三元布經玄紫素元君交帶靈飛大綬白素元君珮文琳華之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鐱之綬飛靈紫綬六山飛晨之綬九光之綬

金眞玉光經玄紫青之綬丹錦之綬絳丹綬玄黃素綬白文素靈之綬玄靈五色之綬

元始經曰九天玄母帶流蘇紫綬

又曰九元光廷紫綬靈飛紫綬交靈素綬九色自然之綬金虎鳳文之綬

又曰太上九氣命靈之章帶翠羽交靈之綬

板

昇玄經曰太上曰十方奉經眞官五帝眞事符童傳言謁者皆冠帶垂纓齊執玉板羅列鹵簿對我前後左右

笏

昇玄經曰太上勑陵陽監受教稽首而起執笏户東面西而立

帬

太上飛行羽經曰上君衣鳳衣班文虎帬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衣青錦單帬青綾帬雲錦絳章丹帬絳衣飛帬黃雲錦帬

三元布經曰太素三元君服九色龍錦羽帬紫素元君衣飛霜羅帬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緋羅帬

龜山元籙曰有丹錦飛帬九色龍錦羽帬

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帬

九眞中經曰蒼華飛羽帬丹華飛羽帬白羽飛華帬亦有黑羽黃羽飛華帬

又曰翠龍華文飛羽帬朱華鳳帬素羽寫章帬黑羽龍文帬綠羽鳳華繡帬

鈴

移度曰南方眞皇君垂靈霜鳳華龍鈴帶虎書建玄晨之

冠飛青錦衣乘丹霞飛輿

龜山元籙曰有玉鈴又有辰光明月之鈴

列仙傳曰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女爲靈照夫人着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閒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

又曰太極有四真人中黃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頂金精之巾

又曰仙道有紫繡毛帔丹青飛裙翠羽華衣金鈴青帶曲晨飛蓋御之自飛

杖

龜山元籙曰冬三月三天玉童化爲老人手把九節金杖洞耀玉清之中

聖紀經曰有老人握青竹杖與老子談天地之數

赤書玉訣上經曰當取靈山向陽竹令長丈有七節作神杖使長上下通直廿竹乃作印以元始之章動息坐起恒以自隨有五帝真符吏輔翼上真

茅君傳曰朱官使者把綠節杖擐手羽旌

又曰太素真人把八景飛杖九色之節出入上清三天玉童頭連三角黃巾手把九節金杖

節

列仙傳曰太元真人杖紫毛之節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降神女着雲錦襦上丹下青文采指照着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廁左帶玉珮珮如人間珮珮但幾小耳衣服倏倏有光照映室內如日中視雲母也雲髮鬒鬢整頓絕倫髻在頂中垂餘髮至腰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堪十三四左右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餘以盛書十餘卷以白玉檢上刻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一白箱以絳帶絡之箱似象牙箱形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整飾非常

又曰裴真人從者持青毛之節一童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毛之節無囊二君各有六童

又曰東卿大臣見降侍從七人一人執紫毛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二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侍者並朱衣東卿形甚少於二弟二弟著青錦繡帬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東卿命坐言語良久

時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降於楊君之家也

又曰先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履

九真中經曰九學道者勿令人犯履行道尤多禁忌

金真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師子之履

玉光八景經曰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履

舄

龜山元籙曰領仙玉奉元始命使賓晨纓玉冠鳳雲之舄給上真仙母又有神雲鳳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海邊時人言千歲翁秦始皇召見與語三日夕賜金璧數千万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

上眞元籙曰九天元父曳神雲鳳舄帶素雲之綬

帷帳

神州經曰九河帝君坐玉床五色帷帳内外光明玉珮千垂

席

玉珮金璫經曰仙人鄭段者坐玉華之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五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六

道部十八

簡章

玉帝七聖玄記曰七聖定簡五帝記名

登眞隱訣曰小有天王太素清虛眞人登白空山詣紫虛太眞三元君受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晨紫玉璽

又曰太一有玉璽金丹虎符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

又曰玉璽鳳函金眞玉光紫文單章在其內

九幽經曰帝尊在三元宮中惣校圖籙

又曰善功注名黃籙金格玉簡陳列三清四極

明科經曰若有玄名帝圖紫簡綠字千年得傳也

又曰五老寶經青綠爲字以書其章又八素眞經太上之

隱書也八色采筆金闕帝君自書之爲致眞之法以付太虛眞人南岳赤松子使下授學道宿有眞金玉字刻在金閣當爲眞人者不得越傳地仙又五符經一道通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印以玄都之章付震水洞室之君

又靈寶眞一自然經衆眞佩此經者以黃錦爲地丹金書之永谷道眞享之無期也元始說經中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內名隱韻之音非世之常辭也

又曰唯一玉檢五寶經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太玄臺寶臺玉房之中紫金爲素以撰其文青綠爲字以書其章

又曰有妙經刻玉爲簡傳於天帝君

太上八素眞經曰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纓以青絲千億万年無所復疑

又曰太上吉日即以三元之章又印以太玄之章又印以高皇之章又印以中黃之章

又曰西華宮有琅簡蘂書也

又曰太上以白玉爲簡丹玉書亦用青碧玄玉黃金爲之

八素經曰八素眞經玄文生於太空之內見於西龜之山玄圃之上積石之陰高玄羽章衆眞宴禮稱慶上清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帶朱精赤天之章高玉皇佩丹皇玉章

又曰紫映九霄眞王佩金鳳璽

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璈之板九變虎書

又曰高靈九帝帶元光紫綬流精飛璈之章

又曰三天玉童帶九天之章

又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曰玉眞九天丈人佩九元通眞之章

又曰紫靈皇上元皇佩封靈召眞玉策帶流光鳳章

又曰上皇玉虛君佩丹文紫綬

又曰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

又曰皇上万始先生佩金虎鳳文帶丹皇紫章

又曰皇上帝君帶神虎玉章

又曰上極紫皇君佩六山玉帶神精交蛇之章綬

太霄琅書曰太微天帝君以紫簡結紫虔經篇目也

又曰瓊文帝章當刻書棗心之木受於絕巖之中

又曰有帝章之印

又曰太霄琅書乃九天飛霄之典瓊文帝章乃上文也並以元始生於自然空洞之中靈皇玉帝受於九玄鑄金爲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寶文祕於九天之上

洞神經曰有三部印上三皇印九天印鎮天下

又曰有三皇玉券一名金契

又曰受三皇法須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厚三分無者槿桐准也

又曰通謁三皇之簡以青玉作之亦金爲字

金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大上靈都之宫書以朱文編以朱繩

又曰有神華玉門眞人投金簡之處

又曰領仙玉郎齎金簡紫籍來於東華青宫校定玉名

又曰玉皇刻降丹精玉芝金璽鳳章也玉寶青宫之内有金章鳳璽

又曰青宫北殿上有金章鳳璽眞人得之

又曰青宫之内北殿上有仙格（金果也）格上有學仙簿籙及玄名年月深淺金簡玉札有十萬篇領仙玉郎之典也

又曰青宫無金簡之籙玉格無玄編之名神經亦不可得披

大洞玉經曰讀玄一洞經者神臺刊名於福連之簡太上金簡玉札名爲福連之書也

又曰眞陽者上清之宫名福連之簡刊其内

五符經曰眞一食五牙天文西母刻以黄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草印以太上中章

茅君内傳曰茅盈在恒山内夢大玄玉女把玉札携之

又曰天上道君有玉璽鳳璽

又曰大元眞人有一人帶籙章囊又一人帶編章囊一人帶錦囊書

金眞玉光經曰有昭靈之章保生玉章

又曰此經高妙衆經之尊總御萬眞臣御羣仙玄符流映洞明紫晨祕於九天之宫鑄金爲簡以撰靈文刻玉丹書八明其篇也

又靈寶自然經曰大上諸仙眞以黄金爲簡丹玉書之又太眞科以玉牒金書七寶爲簡玉帝

七聖玄紀曰刻以白銀之簡結以飛青之文

又曰廣靈之堂迴天九霄白簡青籙刻其内

太眞科曰丹簡者以朱漆簡明火立陽也墨籙者以墨書文明水主陰人學長生故名丹簡墨籙祕不妄傳

又曰天皇執飛仙玉策人皇執上皇保命玉策地皇執元皇定籙之策

三華寶曜内眞上經曰太帝靈都宫中有二十四万上眞仙人皆鑄金爲簡白銀結編紫華書文諷詠此篇

三天正法曰三天九微玄都大眞靈籙者祕在太上靈都

之宫刻以紫玉爲簡黄金爲文付五老上眞仙都左公封以紫蘂玉芨盛以雲錦之囊

南岳夫人内傳曰白簡素籙以白玉爲簡以青玉爲字故謂之白簡青籙皆記得道之人名姓

道學傳曰金簡有玉元規之筆迹

太上素經曰九受太上黄素經者傳盟用玉札一枚長一尺五分廣一寸四分又云有三元秀簡

眞誥曰清虚眞人詣三元君受玉璽金眞

龜山元籙曰丹文紫章神虎玉章七元交光之章流金紫章太上命神之章夜光寶章九色離羅之章

靈書紫文經曰靈書紫文上經刻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

黄籙簡文經曰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青絲纏之以關靈五帝昇度之信封於絶巖之中一依舊法

又曰丹書玉札一枚金龍一以青絲繫石沉三河以關水帝昇度之信一依玉訣舊文

太洞玉經曰太上經簡玉札名爲福連之書

又曰太上書以形玉之札則玉映之堂可見四明之門可入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刻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龜母按筆真童拂筵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

龍飛天素隱訣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奉金按以請飛行羽章

太一洞真玄經曰白元司命五人朱衣絳巾各捧一白玉案上有所主簡

紫度炎光經曰龜母捧筆太一拂筵天妃侍香玉童結編以白玉爲簡金書保仙上符仙都也左公封以玉笈雲錦

之囊

變化經曰金光立空之案雲錦之囊封九赤班符於玄元之中南極長生司命君得之

玉佩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捧金精立空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真

空洞靈章經曰白簡度品青籙定仙

太元上上經曰非有瓊籙玉名刻簡三清者不得金虎內符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寶度命品章出自元始東華青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氣之章

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太微天帝君以紫簡注紫度炎光經編目金簡

書其正文玄章在焉

玉皇譜錄曰高上衆真結自然之章

金玄羽章經曰玉清八景隱書金玄內文生於元始之先即天之書也以威百神諸天

內音經曰天有飛玄自然之氣合和五音以成天中無量洞章

赤書玉訣上曰無始靈寶告水帝削除罪簡上聞九天金龍驛傳在朱書銀木簡以投三河之淵初用金鈕九雙連簡沉之於清泠之泉埋本命之岳三官九府書人功過其理甚明

隱元內文經曰青童君延万帝於曲字講寶訣之妙章

洞真經曰六晉玉臺在九天圖之上臺上有金簡玉札及紫鳳丹章十万篇太上真文玉郎典之

玉光八景經曰玉寶青臺太空之章封其內

飛行羽經曰上皇九轉之道絳簡紫書祕於紫天元臺

二十四生圖曰披九光玉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置白玉案上

靈寶隱書曰玉誕者墨雲苔天十都名也上有大洞之章紫書玉字煥乎上清

玉京山齋曰諸高仙真人人會太上玄都披空洞歌章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書度命品章出自天元始東華青宮青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氣之章又南方三氣丹天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朱陵上宮南極上元君封之赤玉寶函之中印以太丹三氣之章又西方七氣天中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西華宮中金母封之白玉寶函之中印以太素七氣之章

又云北方五氣天靈書度命玉章出自元始北上宮中玉晨君封之玄玉虆之中印以太玄五氣之章

三元布經曰高上三元經者乃三清眞書也上眞玉檢飛空之篇上元檢天大籙中元檢仙眞書下元檢地玉文如是寶篇高上皆刻金丹書盛以自然雲錦囊封以三元寶神之章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金臺玉室九曲丹房

靈寶赤書曰元始命太眞按筆玉妃拂筵鑄金爲簡刻書玉篇五老寶籙秘於九天靈都之宮

迴天九霄經曰於是大一拂筵天妃持香玉華執巾丹書紫字刻於白金隱起靈顏結於玉簡題以青籙得道之名龍景九文

紫鳳赤書經曰太上命太極眞人授以玉簡金書寶洞飛霄飛玄之章

玉帝玄記曰中皇元年九月七日七聖齋靈清長宮記其得道之篇刻以白銀之簡藏於雲錦之囊封以啓命之章付以五老仙都左公掌籙瓊宮

又曰古空洞之中有迴天上文四司所保五帝所詮七聖定簡舉形合先

大有經曰太上玉章刻玉爲簡揔御万眞

眞經曰東方歲星青帝勾芒佩通明之印南方熒惑赤帝太昊佩太陽之印西方太白白帝少昊佩通陰之印北方辰星黑帝顓頊佩通神之印中央鎮星大帝文昌佩方神之印

本際經曰有十二法印

紫書金根經曰有青精玉璽

金房上經曰太帝靈神都宮中有金房度命延年之訣鑄金爲簡刻白銀之編紫筆書文

消魔經曰發九天之朱匱登上清之瓊札玄書既刻於玉章緯名始刊於靈闕

大洞眞經曰八景玉籙藏於太素瑤臺玄雲羽室封以齎森之寶玉清三元之章簡札品曰青童君曰無金簡者銀木亦可當也無玉札者桐木亦可當但令精好也眞理無有閒節當取札於雲錦之囊此上眞之玉號玉帝之靈篇也

上清九眞中經內訣有玄靈元君寶祕奔日月之玉章

神州七變經曰大陰玉晨九天眞妃紫晨君受流精飛景寶章

太清中經曰有天一八極璽

龜山元錄曰有流金鳳璽

又曰天皇太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授茅盈以神璽玉章金闕聖君命太極眞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與茅盈佩璽

太上飛行羽經曰太眞丈人衣九色飛雲耀光羽章

靈飛六甲經曰王眞青君帶流金鳳章太上九赤班符

五帝內眞經曰封靈制魔之章黃神中皇之章

三皇經曰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爲用天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綴以金鉤聮以金鏁貫以玉案覆以珠巾寶蓋珎床安之青宮閉之紫閣芬以五香侍以十華也

神州七轉七變經曰流金鳳璽上紫宸上皇先生所佩

三皇序曰九天印文以召九天校事也

上清變化經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玄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又有皇上帝君佩金虎鳳文帶神虎玉章

又曰九霄眞王佩金鳳璽

歷藏經曰天王侯帶紫綬金印

五岳眞圖曰太山君佩通陽大明之印衡山君佩夜光天眞之印嵩山君佩神宗陽和之印華山君佩開天通眞之印恒山君佩長津悟眞之印青城丈人佩三庭之印

後聖列紀曰紫微上眞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聖君以登上清宮賜藥剛丹玉鳳璽

後聖九玄道君列紀曰太陰法有死生有黑錄白簿眞青丹編簡受生先後之相次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玉清君賜道君玉鳳璽

飛行三界經曰下有太一紫綬金印威喜天帝信璽修靈

寶飛行三界之道眞人所佩

五稱符上經曰五星通靈之印印五星靈符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眞文不解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皇之章以問魯大夫孔子

又曰禹封五符以紫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神仙傳曰衛叔卿語其子度世云可於室西北柱下取我仙方按而服之令人長生度世握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取按之服五色靈母仙去

北帝經曰酆都祕印用救世間攝制鬼神

集仙錄曰杜蘭香女仙也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齋修道者也授以飛化之道留玉簡玉唾盂又贈黃麟羽帔此上仙之所服非人間之所有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七

道部十九

几案　輿輦　闕　殿　堂
臺　閣　樓　觀　宮
室　房　舍　窻　户
門　庭　壇　府

几案

十洲記曰瀛州金巒觀中有青離玉几覆以雲紈之素刻水碧爲倒龍之牀

玉光八景經曰衆真宴禮大帝席節於几前

太一洞真玄經曰太微紫房中有一童子名于景精字會元當帝君之前捧赤玉案上有所主命籍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著朱衣絳巾各捧一白玉案上有所主簡

玉清隱書曰太微天帝君進拜於帝皇之几

又曰上皇帝君乃推几偃詠虛眺太空吟玉清之隱書歌元景之靈章揚音霞際清微玉振

太洞經曰太微小童玉符命籍捧持玉案帝君所臨玉通諸神

變化經曰有金光立空之案

又曰元始拊几高詠嘯朗太空

玉珮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捧金精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真也

洞神經曰拂拭几案置經于前也

像名經曰東方上尊凭几七寶鳳文之曲几敷說道要真經

法輪經曰三真立空之案以七寶懸覆經上

衆篇經曰元始上尊凝真遐想撫几高抗命召五帝論定陰陽推數劫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

洞神經曰有局脚案以置經符也

太上黃素經曰九修受大洞真經雌一奇文者恒置經於几格潔靜之處

九幽經曰帝尊在九清妙境三元宮中御三氣之華寶雲玉座慿校圖籙拔濟諸苦

二十四生圖曰授九光玉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盛以白玉立空之按九色之中飛文錦蓋懸覆經上

龍飛尺素隱訣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捧金案以請飛行羽章也

上清真文玉經朔文曰有流明大靈侍言玉案十二枚

又始內傳曰諸天各奉蓮華座以寶蓋覆之

神仙傳曰黃老遣仙官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以賜沈羲

又曰淮南王爲八公進金玉之几執門弟子之禮

四極科曰几寶經之具几案巾帙不可妄借於人

太玄經曰老子傳授經戒錄儀注訣曰以局脚小案置經綠巾覆上

洞真玄經曰太一洞真玄經者別爲囊笈封以寶器盛之几上

無量經曰太上座高三丈又於紫臺之宮布一高座六尺

金真玉光經曰九天之帝施玉几金牀

山海經曰西母悌几戴勝悌凭也戴者戴其玉勝也他說西母頭類戴勝甚失之

本際經曰元始上尊在長樂舍寶師高座雖有座形不障

於物人所往來亦無隔礙復有小玩瓅座行列兩邊案高五尺

茅君內傳曰白玉龜山連玉牀帳西母處之

太上黃素方曰青精執在紫巫之山化王之室內有玉案也

洞眞七聖玄記曰左仙上疏九天帝王七聖几下

飛行羽經曰修存三一道法坐金牀玉几金爐玉匕

太眞人詩曰太微啓玉案

列仙傳曰太室山中有地仙卬疏臥牀几案

眞誥曰鹿迹山中有絕洞洞中自有石牀石榻曲夾

輿輦

太上飛行羽書曰玉清則上清之高眞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衛建

七色之節駕紫雲軒十二玉輪六師啓路飛龍翼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建紫毛之節駕飛雲丹車位在上清左右仙御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建五色之節駕龍輿白虬啓道太極綠軒

又曰王褒眞爲茅盈召朱冠使者二人乘流景之輿著虵把綠節仗瓊竿羽旄橫曰朱雲騎景使者並繡衣芙蓉冠持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茅盈二弟固衷是以固有地眞上仙定錄神君之號衷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各依紫素之命封莅所任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二君焉漢平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眞人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駕神虎之軿同造茅盈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

又曰飛仙拔道招五辰之晨常能行之十五年則南極老人丹陵上眞迎以綠雲之輦西極老人素靈子期迎以黃飈之車北極老人玄上仙皇迎以玄景之龍東極老人扶陽公子迎以青軿之輦中元老人上玄子迎以曲晨之蓋五老會合俱外紫虛此五老蓋五星之眞人也非如裴君星中五帝之公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上學之法順之者飛仙也

又曰八道祕言者道有八條其言高妙閑心靜室寥朗虛眞亦將得見丹景之氣三素飛雲八輿朱輦紫霞瓊輪上清靜騁迴轡三元高皇秉節靈蓋攀轅太素擁蓋南極臨軒於是溟光外映象燭太虛子能見之不煩凝霜濯華玄腴金丹也○一道祕言曰以八節日清朝北望清朝小早於清旦也有紫綠白雲者是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其時三元君乘八輿上詣天帝玉清君也子候見當再拜自陳乞

侍輪轂○二道祕言曰以八節日夜半東北望有玄青黃雲者是爲太極天帝君乘八景之輿上詣高上玉皇○三道祕言曰以甲子上旬戊辰己巳之日清旦西北望有紫青黃雲者是爲太極眞君三素雲也其時太極眞君及上眞人乘玄景綠輿上詣紫微宮○四道祕言曰以甲戌上旬戊寅己卯之日清旦東南望有赤白青雲者是爲扶桑太帝君三素雲也其時扶桑太帝君乘光明八道之輦上詣紫微宮○五道祕言曰以甲申上旬戊子己丑之日清旦正西望見白赤紫雲者是爲太素上眞白帝君三素雲也其時太素上眞人白帝君乘脩條玉輦上詣玉天玄皇高眞也○六道祕言曰甲午上旬戊戌己亥之日清旦正南望有青赤黃雲者是爲南極上眞赤帝君其時乘絳琳碧輦上詣閬風臺○七道祕言曰以甲辰上旬戊申己酉之日清旦西南

望見綠紫青雲若者是為上清眞人時乘玄景八光丹輦上詣高上天帝○八道秘言曰以甲寅上旬戊午己未之日清旦正東望有朱碧黃雲者是太虛上眞人其時乘徘徊玉輿上詣太帝君八節日見三素雲者紫雲在上綠雲次之白雲在下共相沓也子謹視之

移度經曰眞皇泰駕黃霞周行四方飛蓋綠軿上造金闕

靈寶赤書曰諸天眞人乘碧霞段玉輿

太洞眞經曰太上乘一景之輿受九疇太晨隱符

上清隱書龍文經曰王母乘九蓋華輿衆眞侍衛

紫文經曰方諸東玄東海青童大君齋戒於丹闕黃房之內三年乘碧雲輿

太元眞人傳曰有班龍之輿

金眞玉光經曰有玉蓻文上清三天列紀有紫輦

太洞玉經曰青童君乘雕玉之軿司禁眞伯乘日月之軿

又曰太極元君乘陵羽之車

太上經曰有白鸞之車

茅君內傳曰東海青童君乘飈車

葛玄傳曰鶴鳴山石室中設自然座有金華蓋

又曰五帝眞人並乘八景玉輿

二十四生圖經曰後聖李君遊西河歷觀八方値元始乘八景玉輿駕玄龍而來李君閱天書玉字未究妙章元始俾極道眞於是吐洞玄內觀玉符以授之

變化經曰景輿丹軿紫軒九天帝王所乘也

上清訣曰玄母乘三素之輿

又曰元父所控赤羽飛車左御綠鸞右駕紫鳳

尸素訣曰太微天帝君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遊碧水之境

太洞玉經曰皇上帝乘明玉之輪轉宴於日中矣

茅君內傳曰無上道君成給八景瓊輿鳳蓋金眞曲晨飛蓋

又曰青華小童道君乘碧霞段之輿

又曰上眞君赤帝乘絳琳碧輦

又曰太清眞君乘青龍紫羽蓋

又曰太元眞人杖紫雲之節乘班龍之轝白虎之軿曲晨寶蓋

又曰太素眞君乘虎旗虎轝金蓋玉輪杖九色之節出入太清

金眞玉光經曰太上大道君乘瓊輿碧輦和太道君乘白雲之車

又云玄和道君驂駕玄龍

太洞玉經曰八皇老君乘黃琅之車把紫鳳之節入太老之室

万華先生乘三素之景羽明之軿宴寢万乘之室

八素章曰四老迴錦軿万仙朝帝房

茅君內傳曰朱官使者駕蒼虬把綠杖

眞誥曰紫元夫人乘羽質雲車駕九龍女騎九千披錦服青羽裙

自然經曰龍轝昂昂雲蓋巍巍仙童玉女與我昇龍

太上眞經曰東方青帝九龍雲輿

空洞經曰元始天尊從諸天人並乘玉輦瓊輪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眞文序曰太上道君十方至眞乘五色玉輪九色龍妙行眞人乘象雲玉輦上詣玉都中極眞

人常乘象輪車上飛真人常乘九色龍遊玉清雲中飛天之神乘碧霞之輦遊於玉隆之天黑帝君乘四景之輿

三元布經曰元始上尊乘紫輦

茅君内傳曰王君乘九蓋之輦

洞天經曰靈景道君乘赤雲車

太上飛行羽經曰中和之真駕錦輿

茅君内傳曰王母乘緑景輿

玉光八景經曰東方始景道君乘青雲之車駕蒼龍

又曰南方玄景道君乘五色雲車駕鳳皇

又曰南方靈景道君乘赤雲車西南方元景道君乘紫雲車駕六龍西方明景道君乘白雲車駕白虎北方玄和道君乘珠玉之車

金根經曰玉帝君乘碧霞九鳳飛行之輿

玉清隱書曰太微君登八瓊之輦傾蓋霞城

又曰東北方道君葛獻乘八輿飛龜車下治人泥丸宮

登真隱訣曰太元真人乘白虎輿有八色雲軿

真誥曰仙人許玉斧乘一新青犢車

又曰王眉壽小妹中候夫人乘白牛車

上清九真中經内訣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真迎以緑雲之輿蓋西極老人素靈于期迎以黃飈車人元老人中央上玄迎以曲晨之蓋五老一合俱升紫靈

王君傳曰王君乘虎輦金蓋玉輪出入上清受事太素

南岳魏夫人傳曰夫人乘虎輦玉輿隱輪之車

真誥曰南岳夫人駕九蓋之軿

搜神記曰玉女成智瓊駕輜軿車從八婢

闕

五符經曰鐘止上有金臺七寶紫闕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所治處也

殿

太洞玉經曰大暉者玉清天中殿名也上皇玉真之所遊處也

太平經曰太空瓊臺洞真之殿金華之内侍女衆真之所處

靈書紫文上經曰有太空瓊臺丹玕之殿

靈寶赤書曰妙行真人諮元始受赤書五篇真文於是元始命衆真入太定金臺玉寶之殿九光華房

紫書金根經曰有黃金殿

玄妙内篇曰有七寶殿

堂

太洞玉經曰有羽景之堂在太無之庭玉帝者太上之明堂也

洞景金玄經曰玉帝命太微天帝君坐方靈於房軒散華香於玉宇留連八瓊之室曲宴九琳之堂

外國放品經曰有光碧之堂

臺

太洞玉經訣曰西田之瑶臺大帝所處有玉清臺也又有散花臺

太上玉京經曰玉京有七寶宫宫有七寶玄臺即太上治所又有天寶臺

上清經曰有紫碧玄臺

太洞真經曰上清真人惣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登太常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飲紫明芝液

眞誥曰有玉華宮有刻石眞人

五勝文曰駕飛龍於西華之臺謁拜帝眞亦書

王訣經曰太玄上宮太素眞人常以春分之日會諸仙官於崑崙瑤臺校定靈寶眞經

又曰陽臺眞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諸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校定學道簿籙。本行經曰有尋眞玉臺

衆篇經曰帝尊引衆眞人集太空金臺內音

玉字經曰九層之臺處乎玉京之山煥乎玄都之上有太眞玉印

又曰發明天中玉京玄臺之別號西靈眞人常誦無量洞章遊行其上

大洞玉經曰九天之上有明眞臺

茅君內傳曰辰中眞人帶廷生符於滄浪之臺

導引三光經曰元光眞人在皇曾天絕觀臺中導引元氣

又曰九變眞人在玉完天詰陽無臺中

又曰導仙眞人在何童天華林蔭雲臺中

又曰雲華眞人在平育天玄唱舜英蓋臺中

又曰陽玉眞人在太眞臺中

又曰法氣眞人在飛臺中

又曰澤嬰眞人在越衡天無極觀臺中

眞誥曰白玉龜臺九靈太眞元君封此

閣

三皇經曰人皇所受皇文帝書亦玉爲簡黃玉爲文要之青宮閣之紫閣

大洞眞經曰九天缺仙才名刊金閣

金玄羽章曰紫閣之下受事於玉清九有玉閣黃閣青閣

樓

雁藏中經曰崑崙山有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神仙所治也

龜山元籙曰龜山上有十二玉樓峩峩曜景太清有金華樓諸眞仙玉籙皆在金樓之中

觀

靈書經曰有洞靈之觀金字題觀四面又有九靈之觀紫陽之觀又紫微上宮有通陽之觀主得度之人功德輕重

宮

三元品戒經曰九氣始凝三光發明結青黃白之氣置上元三宮

太洞玉經曰太初有華陽之宮會方之宮小有眞天中有万華之宮玉君之治所玉辰宮中有玉映之宮又有元君六淵之宮黃老圓華之宮上清眞陽之宮太極上宮主衆仙誦詠

室

大洞玉經曰太霞之中有白雲之室太虛元君所處

三皇經曰蜀郡西峩嵋山石室舊有三皇文此文不與天下衆文同百万人中未有一人得者

龜山元籙曰有瓊瑶之室

外國放品經云有瓊華之室

洞景金玄經曰八瓊之室

又三華寶曜內眞上經曰玉室上清經有碧室

房

大洞玉經曰三華城者玉清之房名也在玉城之中陽安元君所處

無上眞人內傳曰有流雲九色之房

仙公內傳曰崑崙山上有積石瑤房

太上紫書籙曰白玉冊入於龜山王闕藏於青玉宮中朱紫之房

靈寶赤書曰有九光華房

外國放品經曰紫翠丹房

舍

道典曰道之清淨者吾舍也道因天清而清之因地靜而靜之因日月之光而明之因星辰之行而正之因萬物之性而消息之萬物中人爲貴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淨致無爲之意即道爲舍也

窻

諸天內音經曰天眞皇人關寒靈之窻

又曰南極玄窻主諸得道人受鍊品目

戶

諸天內音經曰九玄丈人封於玉京紫戶之內洞景金玄經有玉戶

門

大洞玉經曰太素在幽玄之上九宮列金門於太素之天瓊羽之門蘭室上清宮中門戶名也大上有瓊羽之門四明門者上清玉帝之南門也

紫書金根經曰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門內周迴三千里東有青華門西有玉洞門北有瓊門東北有寒水門東南有天關門

庭

二道順行經曰洞陽之宮下有流火之庭

大洞玉經曰廣寒宮中有寒庭太一之所藏又有雲珠之庭

太上眞文曰上帝朝眞金童揚烟流薰紫庭

壇

二十四生圖曰元始敷五色金爲壇

王皇譜籙曰元始丈人登玉虛之壇受九天譜籙上皇寶經王符祕章

府

龜山元籙曰元始丈人在上清瓊天府太清府開清府玉寶洞元府金融府丹明府重眞府鳳生府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八

道部二十

傳授上

五岳真形圖經曰若道士得祕聖之經皆當杜祕於一人之口者即真靈之文將墜於獨見何緣得存於來代乎傳授但當必得其人豈可祕而不出是斯文求賢世

太極經曰太上玉經隱注寶訣衆經之祖也太上令傳太極諸侯公王卿伯未得此位不得之矣道士有見此書則皆應爲仙公也玄籙宿名將定焉

靈寶真一經曰太靈真人告太極左宮仙公曰吾昔授太上靈寶洞玄自然太真上寶經爲太極真人依太上法傳授於人

定志經曰元始告右玄真人曰汝授此經可擇其人傳之弥布無外

三皇經曰百萬人中或有一人應得此文者皆有仙籙宿命者也欲有所授當擇其人入諸名山八極周流天下鬼神無敢犯之者太清元始天中之王母初學道之師也

又曰皇人者太帝所使在峨嵋山黃帝往授真一五牙法

抱朴子曰黃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至圓隴陰建木觀百靈西至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授自然之經北至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注記至峨嵋山見黃人於玉堂問真一之道曰夫長生仙方惟有金液守形卻惡獨有真一之道古人尤重也黃帝自然體道者也猶復陟王屋而受丹經登崆峒而問廣成往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子心論道養而諧玄素精推步而授雷岐窮神姦記而白澤相地理而書青烏救傷殘而綴金冶故能畢該祕要窮盡道真按神仙經云昔黃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乎按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年安期千年斯其壽之過人遠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偶得其多者乎按彭祖經云佐堯歷夏至商爲大夫商王從受還年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覺而逃去去時年八百

又曰紫微玄宮王飛天真書太清元始授西母佩之位登仙宗真人備從

又曰玄洲仙伯關天万仙真書東海小童授以得道人佩之一名仙人道籙一名鳳真籙太玄登仙盟文又崑崙嚧臺靈飛太真大上丈人以授得道者佩之周行五岳山神授職一名五岳兵符佩之金石爲開

又曰蓬萊高上真書成青天上皇以傳甯封佩此真符揔行江海一名蓬萊太玄玉札一名九流真書北陵文人授以馬師皇致龍來又天帝丈人黃上真書佩之知吉凶未兆之事

上清經曰上清真人登大帝滄浪山諸太極真人授以丹青玉鑪鍊雲根經

三元布經曰昔甯玄甫受此經於皇上真人九年祕藏白空山齋戒百日忽見其巖有王文報簡令封一通於白空山中

本行經曰丹靈真人遇玄和先生受靈寶赤書五氣玄文黑帝真文一篇

高玄經曰昔上元以隱文授太和玉女玉女授幼陽君以文封於九疑洞室

登眞隱訣曰太極帝君寶章者東海青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鯉所獲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書素佩之左肘勿經履汙穢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見矣三一者三元眞一君也授其封掌之教

又曰李翼字仲甫以七變法傳左慈慈修之以變化万端此經在茅眞人傳後道士以還丹方殊秘故畧出別爲一卷

茅君傳曰太眞元君西母授說明堂玄眞經云太上立玄雙神四明玄眞內映明堂外清吞息二暉長生神精上補司命監御万靈六華充溢撤視黄寧此四十字即玄眞之本經也其後王母敕眞更演說行事之法猶如九眞中經惟以龍書爲壐也太上刻於鳳臺南軒非敕眞弟子不教非司命之玄挺不傳

又曰西母携王君茅盈以詣固衷之宮固衷盈二弟也西母撫背告之曰汝道雖成所闕未足我有所授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罕面可暫來否當此相待上元夫人遣一侍女答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違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茅固處聞命之際即當飭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希林校定三元之籙正尓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茅固因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方玉女之名籙者也及上元夫人來聞雲中簫鼓聲龍馬嘶鳴既至從者甚衆皆女子齊年十六七

容色明逸多服青綾之衣光彩奪目上元年未笄天姿絕艷服赤霜之袍披青錦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於耳戴九晨夜月之冠鳴六山火藻之佩曳鳳文琳華大綬執流黄揮精劔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呼之與同座北向上元夫人設厨王君勑茅盈二弟固衷起拜稽首而立命坐復席上元乃勑侍女出紫錦囊開綠金之笈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綠景經九四部以傳固衷西王母勑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以玉珮金瑺太霄隱書洞飛二景內眞符以傳司命茅君上元曰阿母隱書之妙上眞內經天仙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動則八景玉輿靜則宴寢金堂此文妙矣阿環太極綠經等可以致明月黄華得白日之赤精也及西母上元俱去惟王君獨留經日於是盈與二弟訣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句曲是治所也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其倫賫黄金五十斤置于茅三君廟下四時祠以太牢至明帝永平二年詔丹陽句容茅眞人廟使嘗護脩守時邑人通呼此廟爲白鵠廟句曲之洞宮有五門石堦曲山以水其門令得往來上下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小徑新路阡陌沙澮非一處也漢建安之末左慈聞江東有此山故尋之齋戒三月而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茅君授以神芝三種慈周旋洞室經年制度甚肅歎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至于地中洞天有三十六所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眞侖蓬萊瀛州方丈滄浪白山八停之屬也五岳及諸名山皆有洞室或三十里二

十里十里岳洞方百里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漢靈帝時勑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句曲山每至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茅君當是日請摠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君會于句曲之上好道者欲求神仙宜先齋戒候此日登山陳乞也茅君即授以要道得入洞門

又曰紫微元靈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即西王母也上宰摠真王君東卿司命茅君之師右英紫微夫人之母也居崑崙墉臺別治白玉龜山青琳之宮朱紫之房首戴華勝晉帶虎章綠蓋杳映羽旌麾庭以漢平帝時來降句曲華陽宮授司命茅君玉佩金璫經又奬教中小二君至晉成帝時與金闕聖君同降陽洛隱元臺授魏夫人玉清隱書四卷又穆天子傳所載詣西王母及降漢武者皆是也別有傳紀名靈鏡洞玄上經或曰大有妙經即今所存中元輔卿手執者是未顯于世主訓教天下學真之人

又曰西極摠真君者茅司命之師也生於商末服青精䭀飯々神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城山宮年二十着繡衣芙蓉冠把鈴帶劍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王清虛上經三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以三月十二月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傳未顯於世神仙傳云降蔡經家者是此君也

又曰清虛王真人摠真王君弟子南岳魏夫人師漢元帝時辭家人華陰山九年太極真人降授二法後入地胏山（終南山一名地胏山）又登陽洛山平帝時南極夫人西城王君同降授上經三十一卷王君共詣玄洲請書真名乃還西城修行道成於是乘飛綱車遊行天下後登白空山詣紫清太素三元君受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晨神茱玉璽畢又還西城太上遣賜繡羽晨蓋雙珠月明素羽壇丈千丹紱錦旌太素又遣賚成命之書以爲太素清虛真人治王屋山主領寶經乘虎旂飛華金蓋玉輪八景飛輿杖九色節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南岳魏夫人師之撰傳顯於世

南岳魏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事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服餌胡麻父母偪之強適太保公掾南陽劉幼彥晦昔之志存而不虧後幼彥爲修武令隨之縣舍閑齋別寢入室百日所期仙靈季冬月夜半四真人來降于室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青童君碧海景林真清虛真人王子登於是夫人拜乞長生度世青童君曰此清虛真人者爾之師也當受業焉景林真曰爾應爲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夫人謝曰此是婢子有幸賜以性命自陳畢東華小童指而笑曰丹心苦哉於是清虛真人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笄等川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經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王君昔學道在陽洛山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此三十一卷經行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極西城之本經也陽洛山有洞臺是清虛之別宮也王君當授魏夫人經之時起立北向而誓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魏華存於是景林真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一名太上

琴心一名太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令晝夜誦之王君又告曰子若不在山中隱身齋戒則大洞真經不可妄讀也至于虎經龍書素靈隱文之屬尚可秘於玄奧若不齋戒絕世不可施行子今且可誦黃庭內經步躡七元存五星之神而已人間行之亦足感通變化欲成際會我有以相迎矣方諸青童咍然小留四真吟唱乃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彈九氣之璈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雲林王女賈屈庭吹鳳吹之簫飛玄玉女鮮于靈金拊九合玉節王君乃語夫人曰誠諸要訖乃別去夫人守靜日進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王君與東華青童來降時歲在甲午二真人與夫人藥題曰隱遁白醫川神散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稱疾忽行克期有定俱會陽洛宮言畢二真人去夫人即服藥因稱腳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到七日其

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駕氣騁御徑入帷寢其時子乘侍疾衆親滿側莫之覺也夫人遂用藏景之法託形劍化徐發飈輪徑之陽洛居隱元之臺志栖上元誠感九天丹心真契登神太素夫人遂北詣上清宮太微天帝遣九宮太真兵衛玉元晨郎李明期授夫人神鳳之章使封山召雲中央黃老君遣正一羽晨侯公陽子明授夫人龍衣虎帶丹青飛裙十絕華幡使川登行上清攝真命仙三素高元君遣左華九成夫人范定英授夫人流金火鈴九蓋之軿使聯剎万魔飛輪太無太上玉晨大道君遣繡衣使者孟六奇授九色之節雙珠月明神虎之符錦旂虎旌使位主羣神以威六天太素三元君遣保禁仙都衷文堅右嬪元姬薊約麗授夫人西華玉女三百八景飛輿玄景九龍使侍衛執巾上詣三清扶桑太帝君遣八玄仙伯柯原首五方天帝君簡書玉等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使主諸學道死生圖籍攝御之官關校罪考金闕後聖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人青瓊之板丹綠爲文位爲南岳夫人比秩仙公給曲晨飛蓋以遊九宮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真仙者令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詣玉晨宮宴扶桑之暘臺於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還王屋山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月九微元君龜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並降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各命侍女金石發響於是西母排徊起立折胥俯唱曰京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嚚會終阿內相與樂未央歌畢南真司命神仙諸絳翳及南岳神靈迎官並至西母等與夫人同去詣天台霍山臺

登真隱訣曰太微天帝金虎符太上玉真保皇道君以授於太上太微天帝君

又曰太一有玉璽金真虎符方丈臺昭靈李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以晉興寧中降楊君曳紫錦衣帶神虎符流金鈴帶青玉色綬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著青綾衣一侍女名隱暉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絡玉檢文題檢一曰太上章一曰太上文自此後數數來降授書作詩

集仙録曰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筌竟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而語曰此

黄帝陰符經秘文也母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少年從何而得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經之所因請問玄義盡得之微矣說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八

覽六百七十八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九

道部二十一

傳授下

金簡玉字經曰黄帝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

又曰黄累小童受步三經之法也

又曰廣成受東中元童步六官之法也

文始内傳曰太上遣繡衣使者傳命尹喜

玉帝七聖玄紀曰七聖撰上玄之章以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藏於紫臺玉笈封以啓命之章西龜定録東華校名

三天正法曰太真靈籙祕在太上靈都之宫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

四極明科曰帝嚳之時九天真王駕九龍之輿降牧德之臺授帝此真文也

又曰九授上清寶經皆當備信信以誓心以寶於道無信而受經謂之越天道無盟而傳經謂之泄天寶

玉清隱書曰有帝簡金書玄玉緑籍可以傳玄羽玉經玄羽玉經付玄羽玉郎以授上清真人

又曰傳授上皇玉慧玉清三隱書金玄隱玄之羽書經者皆五老校圖太一式觀

又曰上皇玉帝命太老真人開瓊珠之篋出玉清隱書玄羽玉經以傳太微天帝君

二十四生圖曰元始天帝於長桑碧林園中聞帝尊普告元聖尊神洞玄天文靈寶玉觚也

又曰依舊典府仰之格付度道君女青律玄太真玉帝上宫府仰之格舊經億劫不傳也

又曰帝尊在協晨靈觀登白玉座具宣祕要開闢妙門

太玄經曰老子傳授經戒録儀注訣曰以高腳小案置經綵巾覆上

明真經曰元始尊在香林園中説明真經

太清中經曰道曰慎無賣吾以求實也慎無傳吾非其人也慎無閉吾絶吾學也

又曰太真經曰師之傳授選其上有仙相中有仁孝下有才能篤志者然後授之

太上真經曰太上曰成道歸本混同無初出三界外濟九天中接生與善授託德人

玄羽經曰元疇金爲簡刻玉爲篇授葛玄

金根經曰太上以大洞真經付上相青童君掌録於東華青宫使傳後聖應爲真人者此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之宫刻玉爲札結金爲簡書以朱文編以朱繩之結

太真科曰太上告張陵天師曰内外法契與天地水三官析石歃丹爲誓也張陵受命爲天師命弟子扶翼爲嗣師上崇虚之堂登白虚之壇醮奏太一傳授口訣傳命嗣師承代基業行教天人

真誥曰裴君曰大洞真經讀之者輕舉昔中央黄老君隱秘此經世不知也若知之秘而不傳

又曰紫陽真人受蘇君三一玄丹之道

又曰有北海公涓子受守一玄丹之道

又曰東宫中候真夫人受桐柏真人飛解脱網之道

又曰昔周君學道常山中積年精思忽見老人知是神異乃叩頭請道老人出素書七篇令誦之周君仙去

又曰趙叔期學道王屋山時出民間聞有卜者在市肆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神人因拜

乞要訣因出一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服而升天

王君內傳曰王子登得太上丈人授以瓊蘊隱書井雲碧陽水飛丹法君服之絕見遠物坐在立亡役使羣神

又曰太素三元君遣西華靈妃就幽籥齋成命之書以雲瓊爲板紫金刻之以授王君[illegible]後聖

道君列紀曰道君命五老上真開紫蕊玉笈雲錦囊出靈書紫文上經以付青童君

八素真經曰若精勤皆當書以紫簡刻以瓊文位爲上清左真公

昇玄經曰張道陵曰不敢以身傳此教太上曰何得顧難廢不通法汝當建意無謂不可傳若世有道士得此仙經投尋首尾知是真要無師可投便得奉行

天戒經曰葛玄告弟子鄭隱云吾昔所授書道太上所貴今爲師友是以相授吾去世也將有樂道慈心居士來生吾門者子當以今道業事一通付之法應世世傳授也子以一通依科傳付弟子仕者也若無其人一通封五岳名山可也

又曰劉翊字子翔潁川人有道德家世子仁感濟於人遇師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鬼神太上嘉子之用心使我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尔能從我去否翊曰願從教乃特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而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府右理中監

又曰淳于斟字叔通會稽人漢桓帝時爲徐縣令好道術數服餌胡麻黃精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人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在洞中爲典柏執法郎主試有道者

又曰桃俊錢塘人少爲郡吏漢末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授俊服九精練氣輔星存心之術俊修之道成在東華宮中爲北河司命

又曰張奉字公先河內人也太傅袁隗常歎其高操後入剡山遇山圖公子授奉九雲水強渠鍊桂法在東華宮爲太極仙侯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以黃水雲漿法得道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又曰後漢劉寬字文饒少好道爲司徒太尉年七十三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上師王始學者

又曰劉少翁數入太華山中遇西岳丈人授其仙道

又曰黃景華司空黃瓊女韓衆授以峨山丹服得仙法

又曰趙威伯東郡人少好道師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王珮金璫經於丘林乃漢樓舡將軍衛行道婦也遂受行挹日月之景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道在華陽內爲保命承主仙籍并記學道者井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章

又曰張玄賓魏武帝時人也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道變隱景之道在天柱山

靈寶經曰迦羅山樹下有三天人講元陽經

明真科曰元始尊在香林園中與衆教化諸法

內音玉字經曰大梵隱語西母以上皇元年七月丙午於洞室下教以授清虛真人王君傳於夏禹封文於南浮洞

室石匱故五符經云九天靈書猶封於石匱是也王訣下云五老真人封題玉匱亦其例也孔靈符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石俗呼爲石匱壁立干雲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其功未就乃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

上清經曰元始天帝與南極元君登太空瓊臺五老上真仙都公闕鬱林之岌雲錦之囊上清變化七十四方解形之道三元布經以授於元君

道學傳曰王母云此靈光生經聽四千年得傳一人无其人聽八十年頓傳二人授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傳而不授是爲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之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延禍之事也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傳授當相親愛共均榮辱

又曰漢武帝自撰西王母所説集爲一卷及所與八經圖之屬盛以黄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安着栢梁臺上

像名經曰東方上尊凭几七寶鳳文之曲几敷説道要真經

太上黄素經曰凡修受太洞真經唯一奇文常置經於几格潔淨處

法輪經曰夫欲授經皆當齋金寶之信詣師請受道貴法重道非言不行輕傳則爲非寶空修則爲賤道

衆篇經曰古人非心不仙末世非財不度所以尔者末世貴財賤道也以黄金万斤仙經一部施于窮山末世乃取金弃經黄金刻爲身患仙經刻得長生人知如此不能免貪也非道弘人此之謂也

太有經曰太上寶章傳太帝君太帝君傳天帝君天帝君傳太微天帝太微天帝傳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傳東海青

受之以金爲盟長九寸廣四寸厚三分刻而書之以封山川五岳之真精也

三元真一經曰盟誓三官委帛歃血壇割華大約乃得授付受者盟者保神以堅心故萬物不能犯天地不能違以素絲一兩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二十日十日也法以四十年得傳一

受玄丹王經曰青布三十二尺朱帛三十二尺明鏡二枚告誓爲不泄之約

八術神虎隱文曰欲受八術隱文者齎金龍玉魚盟誓而受之受大洞真經亦用此

又曰上金十兩以爲神真之信也錦九十尺以誓九天青繒四十尺以盟其文好道樂真勤心注玄輕物貴道者始可與之言

又曰受三天虎書者齎金虎玉鈴素錦玄羅各四十尺以爲金真之誓盟于天地不宣之約也

太一洞真玄經曰古者傳經明盟誓皆歃血斷髮立壇盟天今自可以金青代髮膚之歃又云違此者失兩明

玄母八門經曰琅玕華丹五石玄脫之法皆結盟

真一修檢經曰受太一法二十四年得傳

又曰東海王華妃傳文朔青童君之妹降授張微子服霧之方

又曰主仙道君即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笈披緑蘊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范寧平

太行經曰仁安遠遊山林於寒靈洞穴遇玄和先生授靈寶黑帝真文

又曰西方有九光靈童以白帝真文授皇妃

又曰央有無生童子於色已之國授元君信訣靈寶赤帝真文

三元經曰元始於明霞觀以上真玉檢下授三天玉童

馬明生內傳曰龔仲陽受嵩高小童步紀之法

珠囊曰陸元德吳興東遷人宋文帝召入內服膺尊異特太后王氏雅信黃老降母后之尊執門徒之禮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自玄華陽隱居梁高祖太子從而受道梁簡文邵陵諸王謝覽沈約阮忻虞權並服膺師事之

又曰劉法先彭城人也爲宋明帝崇靈館主帝先師陸元德元德卒又師事法先盡北面之禮

又曰薛彪之晉陵人也煙爐神鼎之法无不辯其精麁究其難易門人有所請益少誨示勤懇隨量而退

又曰謝暄字元映陳郡陽夏人也年十一辭親入高壽山師朱天賜菜食長齋專務修道朱性嚴厲入室者惟暄一人也隱處山雖居幽寂遠近歸向林谷常滿

又曰庚承仙字崇光潁川陽陵人也幼聰悟傳極群書時處士劉弘碩學尤明老莊隱于荊州之沙洲承仙師之講習多所該究家貧無書每事假借一覽便誦

又曰孫遊岳字玄達東陽永康人也宋泰始中陸元德自廬岳下都闡揚至教遊岳乃出京師問道親侍帷席頁入室之流其宏言奧旨非遊岳不傳

太一記曰裴君精思五年五帝曰君登八極城明真盡臺授揮神九有之術

玉皇譜錄曰元始丈人登玉虛之壇受九天譜籙

葛洪神仙傳曰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逢一人與青語臨別贈素書一軸但以絜器盛之置高處并教青服石腦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

儀式部一

太常　旂　旌　斾　旗

旐　幡　麾　旌頭　雲罕

黃鉞　豹尾　警蹕

太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

又曰御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禮記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又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旂

釋名曰交龍為旂旂依倚也通以一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也）

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

又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

周禮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傳曰臧哀伯諫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旂旗象天之明）

又曰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所同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

旌

釋名曰折羽為旌旌精也有精光也

爾雅曰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也）

周禮曰析羽為旌九軍士建旌旗句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鄭舊新）

禮記曰武車綏旌（綏垂舒之）德車結旌（不盡舒結謂收斂之也）

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諸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又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又曰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史記曰蘇秦說楚合從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斾

釋名曰雜帛為斾以雜色綴其邊為翅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色也

爾雅曰繼旐曰斾（帛續旐末為燕尾）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斾旌

又曰織文鳥章白斾央央（鳥章鳥之文章也央央鮮明皃）

左傳曰晉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

（甚之）教之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晉侯伐齊齊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旟

釋名曰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走事則有稱譽矣

周禮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詩曰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旐

釋名曰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周禮曰龜蛇四斿以象宮室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旆旆旒垂兒）

又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幡

釋名曰幡幡也其兒幡幡然也

魏志曰陶謙字恭祖少孤以不羈聞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戲邑中

宋書曰高祖討盧循戰于左里高祖麾之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高祖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之今勝必矣果破賊

麾

蔡邕月令章句曰麾鳥翼以爲旌幢麾也

魏志曰張遼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大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旄頭

史記曰昴星曰旄頭

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音地）首垂車泥中（挺引也劒自然引挺出也）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逆謀反宣子章夜玄服入廟執戟欲爲逆發覺伏誅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置虎賁旄頭

應劭漢官儀曰舊曰羽林郎爲旄頭被髮驅今但用營士

玄中記曰秦始皇時終南公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亟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柰吾何鬼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漠然無言疾人報秦皇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水秦王因立旄頭騎

摯虞決疑錄要注曰世祖武皇帝因會問侍臣曰旄頭之義何謂耶侍中彭權對曰秦記云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服之衛至尊也中書令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之怒髮踴衝冠義取於此也

徐爰釋疑略曰乘輿黃麾內羽林班弓箭左罼右罕者熊

皮謂之旄頭

魏武表曰不悟陛下復加後命命置旄頭以比東海

雲罕

徐廣車服注曰雲罕罼罕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弋玄鵠弄干鏚載雲罕揜羣雅（鸐）

張衡東京賦曰雲罕九游闟戟轇葛

潘岳籍田賦曰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蔡雲罕晻藹

黄鉞

說文曰鉞大斧也夏執玄戈殷執白戚周左仗黄鉞

字林曰鉞斧也

書曰武王左仗黄鉞右秉白旄

周書曰武王陳牧野旣誓以馳商師大崩商辛自燔于火

王斬之以黄鉞懸諸大白

左傳曰楚王將戮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

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亥曰無或如楚

恭王之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漢書曰王莽使司徒王尋鎮洛陽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

其黄鉞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

也莽聞乃殺之

吳志曰假陸遜黄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顒梁王肜司徒王衍汝

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琊王伷

東平公苟晞皆假黄鉞

晉書曰石勒王弥寇京師以王衍都督征諸軍持節假黄

鉞以伐之

齊書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黄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

公（彥回）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世

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崔豹古今注曰今斧黄鉞鐵斧玄鉞三代通用之以斷斬

今以黄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黄鉞

斷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

戒漢制諸公建玄鉞以太公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

大將出征特加黄鉞者以銅爲之黄金塗刃及柄不得純

金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

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黄鉞瞋目麾之曰予在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又曰國有難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

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旗鼓君入廟門西面而趍至堂下北

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魏明帝遣辛毗爲軍司宣王

旣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憤將應以

重兵亮遣間諜視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

立軍不得出亮曰此辛毗也

徐爰釋疑略注曰豹尾黄鉞金鉦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

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豹尾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

軍正建之今唯乘輿焉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嘗從在屬車豹尾

中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海西公初即位忘設豹尾亦服妖也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西海元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志其豹尾示不能終

晉書曰王敦謀逆以沈充錢鳳為謀主明帝討之使充鄉人沈楨往吳興喻充以為司空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禎陳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妻子曰男兒不竪豹尾終不還也

齊書曰高昭劉皇后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武昌記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孫權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對云正得一豹姥曰何不竪其尾語竟忽然不見因為立廟以其處楚山神故名為樊山大姥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已前皆省中

警蹕

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蹕止行者）

又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蹕止行人使不得迫王宮）

又曰御士掌大賓客率其屬夾道而蹕

史記曰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廷尉曰縣人來聞蹕聲匿橋下久之出見車騎即走尓廷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事見刑法門）

漢書曰梁孝王竇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於天子

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

續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東觀漢記曰姚期次覲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曰蹕大衆披辟後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

又曰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

漢舊儀曰皇帝出殿則傳蹕止人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

晉書曰桓玄至京都警蹕不絕於音玄篡盜八旬而奔敗

宋書曰竟陵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

梁書曰武帝宋明末　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范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其所妻常聞蹕聲又常與梁武同宿顧

曷之舍妻方產雲在外曰武帝有王者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又曰侯景即位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

周生列子曰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榮不過容膝

蘇子曰夫走卒警蹕列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世俗之謂富者也

楊雄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儀式部二

鹵簿　班劒
棨戟　節

鹵簿

漢官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儀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車都尉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號之曰五帝車非也

又曰前驅有九旒雲罕闟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俗人名之曰雞翹車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又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又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鍐（扗芒）方釳繁纓重轂副轄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氂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頭上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髦前方釳者鐵也廣數寸在馬髦後有三孔垂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重轂者轂外復有小轂施轄

晉諸公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次飛爲鹵簿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顒將張方遣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又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遊于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孝武舉義兵沈慶之有功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又曰宗劉韞字彥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又曰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居宅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屛住道側

又曰文帝鎮江陵王華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牛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

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

齊書曰虞悰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梁書曰朱异起宅東陂窮采功晚日麗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

南史曰王僧孺爲尚書右丞僧孺少孤貧與母鬻紗爲業

平六百八十　三　田越祖

母嘗携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趍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軺車行中道

班劔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劔

晉中興書曰大和元年詔曰會稽王其以爲丞相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人

宋書曰張敬兒加開府儀同既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闌物

又曰大明元年制大臣加班劔者不入宮城門泰豫元年班劔依舊入殿

徐爰奏議曰東宮班劔議者不處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劔安平獻王加青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准此數東宮班劔當不過二十

棨戟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載戟五騎爲伍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棨戟迎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況詐子輿乎

又曰建武元年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

太六百八十　四　田毅祖

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漢雜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令彭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公卿議皆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郎躬以爲彭得斬人上曰軍正校尉一統督將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別將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棨戟武騎三百拜軍令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又曰陸遜字伯言少爲孫權帳下右部督授棨戟督會稽鄱陽丹陽三郡

晉書曰羊祜在軍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今日胤死此門乃開

爾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宋書曰王晏首領驍騎將軍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丞傅隆已下晏首曰既無異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糺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唐書曰龍朔中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張延師東夷都護儉弟也與兄太僕卿大師次兄儉同時三品宅中棨戟齊列時號三戟張家

又曰徐泗節度李㥄奏請棨戟有司以官戟五年一換私家不在易限詔以李晟忠勳之家特許之

又曰呂諲爲相有司送戟至宅諲釋慘服以受之時譏其失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孫休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字令則以泰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增鼓吹棨戟

崔豹古今注曰殳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公王以下通之以前驅

王昶謝啓曰復假臣棨光崇照赫非臣怯弱所當荷受

節

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爲信以竹爲之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眊三重

周禮地官下掌節曰掌守邦節而辯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九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書函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命（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節宮中諸官門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也）九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以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族戴）以殺襄王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信防稱譌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史記曰袁盎使吳吳王因之盎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劉章已殺呂産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持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因謁者所持爲之節信）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賀章曰所患獨産今已誅天下定矣

又曰吳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吳酤酒無行王濞不任周丘乃上謁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

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與之周丘得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令入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

又西域傳曰初公主侍者馮嫽繚能史書習事常持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大夫

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乃徙武北海上武仗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

又曰戾太子誅江充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毛加上以相別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謂曰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又南越傳曰遣韓千秋入越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函封漢節置塞上好為慢辭謝罪

又匈奴傳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曰漢使不去節不以黑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又曰王莽篡位皇孫功崇公宗被誅宗姉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祖姑被殺婢以絕口事發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性如此

荀悅漢紀曰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

續漢書曰鮑永為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為不審收繫大伯封節傳舍壁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審亡乃發喪出降

東觀漢記曰光武拜岑彭為刺姦大將軍督察營界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

又曰郭丹為更始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並獲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弊布纏裹節合如擔書伏夜行詣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北使匈奴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

又曰溫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為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序素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因以節檛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地遂伏劍而死

張璠漢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獻帝春秋曰太傅司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

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今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甚恱

又曰桓範黄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不直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必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石苞還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師危逼王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

又曰何無忌自豫章拒盧循軍敗握節受害

王隱晉書曰段匹磾降石勒常着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中興書曰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王機遂入廣州訥乃持節出機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節人以爲美今寧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王機篡廣州懼王敦來討杜弢在鬱林與機結好機勸弢取交州弢至機執節曰節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殺機遂以節與弢後並爲陶侃所殺

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距王敦詔曰以吾征東時節給司空

晉令曰使信節皆烏書之

唐書曰潁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時玄宗將幸蜀璬赴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說假大槊油囊荷之璬曰但爲真王何用假節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綵旄之節

俗說曰殷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尋陽與何共樗蒲得何百使任何守請求牘決不聽何大怒罵殷曰聾子敢爾取節來殷倘儻狀謂何曰朝廷授將軍二千羸兵狗頭節以威蠻獠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獄中兵戲鬧自若經一日遂置去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儀式部三

璽　綬

璽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王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我將軍孟卯王使段干木子崇與秦南陽以和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言段子木子以地求秦而求相印）且夫以地事秦譬猶以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曰是則然矣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史記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又曰人有告絳侯周勃欲反下捕勃治之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漢書曰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元后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旨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便奪取其國爲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餘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我爲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也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又王莽傳曰梓橦人哀章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二署曰赤帝行璽莽至高廟拜授

又曰王閎王莽叔父哀帝世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闥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延熹八年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

三缺文字）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志曰太祖崩洛陽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君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追封甄逸諡曰敬侯孫像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又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白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吳書曰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

井孫堅討董卓頓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蟠五龍龍上一角缺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禁襄陽襄陽子張嘉王休獻玉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鄧粲晉紀曰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麟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又曰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使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即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邊知卿至誠當遣重兵相援智信之乃出璽付融融詣施施使賫璽馳還璽自秦傳漢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僞趙冉閔誅石氏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於晉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前淮水中得璽玉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璽亦璧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淶海光三字淵以爲己瑞大赦

又前趙録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趙盛

又前凉録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群寮上賀寔曰何恕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

又曰符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曰冉閔敗石祗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慕容儁儁使記室封裕詰之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

又曰冉閔敗將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

宋書曰元凶劭既敗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

又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拜陵興宗負璽陪乘

齊書曰謝朏爲宋侍郎領秘書監及高帝受禪朏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胐陽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去解璽授齊王胐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胐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請誅胐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史曰后妃傳典琮三人掌琮璽銑器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又曰元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

唐書曰貞元二年神策將溫嘉順得白玉印其文曰天子之寳獻之即傳國八寳之一上奉天後失之及是方獲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特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案劒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又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并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乘天子車輦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妻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已焚燒洛邑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懷帝永嘉五年王彌入洛陽執懷帝入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度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又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邊縮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為篆隱起巧麗驚絶是慕容所制源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於塗印方則方印圓則圓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玉璽譜曰袁紹拘堅夫人奪之）

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

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始避

又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已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尺一櫃中約署

崔浩漢紀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

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玉璽文融光昌曜以爲天錫神璽齋而受之

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民韓強在長城西山巖石間得玄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爲瑞

燕書曰元璽六年蔣幹遣太子詹事劉猗賫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黃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去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廣三寸長四寸直青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王彪之議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歷代以來揖讓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

拾遺錄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鳥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方滅火作方盛文皆大篆故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

又曰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鄧析書曰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綬

爾雅曰縌綬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縌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倉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縕組綬

說文曰緺紫青色綬也

應劭漢官儀云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又云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珮留其絲襚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又漢官儀云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皆同又漢官儀云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赤綠二丈一尺二百六首）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淳綠圭長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副數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亦青緺綬（緺紫青色緺音瓜）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八尺一百二十首（又漢官儀綬羽青桃花縹長丈八尺）自青綬已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襚也佩襚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漢（官儀云黑綬白羽青地紺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石皆黃綬

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太黃綬絲八十首長丈七尺）自黑綬以下縌長三尺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麤皆廣六寸

史記曰武帝召東郭先生出拜為郡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之綬也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晉灼曰盭草出琅邪平昌縣）

又曰朱買臣守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買臣頓首謝乃微行懷其印綬步歸郡邸邸吏方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共飲酣飽少間守邸微見其綬而引之即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掾吏皆去妄誕守邸曰試觀之素輕買臣者入見皆驚走大呼曰實然乃推排庭中拜謁

又曰蕭育字次君與朱博友善人稱曰蕭朱結綬

又曰南越反楊僕拜樓船將軍東越反上復欲使為將僕甚伐前勞勅責之曰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是三過也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共卧起賞為奉車都尉建附馬都尉及賞嗣侯佩侯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曰賞自嗣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高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

又曰莽上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

漢名臣奏六大司空宋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輿綬五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為地

東觀漢記曰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為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

又曰李忠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忠

又曰弟五倫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倫為淮陽王醫工長時韋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詔封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以襄城羌亭千二百五十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掠得羌侯君長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入漢貴人相國綠綬三綵綠紫白紱綠圭公侯將軍紫綬二彩紫白紱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彩青白紅紱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紱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紱黃一彩百石青紺綬一彩宛轉繆織

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藉心

又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送獄奪官後太祖嘲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晉輿服志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也

晉書曰衛瓘録尚書事加綠綟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纁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

梁書曰張纘為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

博物志曰光武𢧐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手

又曰太僕朱浮言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文不齊因前東安故綬二丞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募能為丙丁文讀圖畫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疋今王莽時六安都尉留應募能為丙丁文謹詣武庫給食留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文以成請賜縑五十疋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上設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五色文綬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綬金印五色也

蔡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群臣莫得而齊

新序曰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願陛下收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李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去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千里官以東為名後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居無幾拜遼東太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奮爐虎之勢

又曰秦昭王遣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為水災冰曰以女與神因責之良久有蒼牛鬬於岸上有間冰還謂官屬曰鬬太極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向者神遂絕。管氏易林曰溝鼠咋紫綬衣服皆亡之象

新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綬

張衡集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治笥乎子為主簿作銘

陸機吊魏武曰今為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遺令云吾衣裘可為一藏歷官所著綬內藏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儀式部四

印

許慎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劉熙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印乎

又曰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也如今虎牙將軍也）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首入相秦佩五國相印為從約長

又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滅六國之後無立錐之地聞陛下德義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莫若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謁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令趣銷印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行令軍中

又曰欒大言方伎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又封大樂通侯天子刻玉印曰大通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項氏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臣瓚曰羽恡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封人韓信傳作刓義兩通）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廁客有說耳天子不取返受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大有隙

又曰夏侯嬰從捕虜降卒得印一匱

又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為御史大夫

又曰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損一戟而威德並行如使越人蒙死徼倖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又曰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

又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又曰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印故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命令上故印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能視印飲食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嚮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

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廼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奉馬牛隨將率入謝

又曰王莽篡位莽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祉福也冠存已）（夏處南山臧陰宗也藏薄冰藏隆）二曰肅聖寶繼（莽自謂舜後歲書數得天寶實宗統繼之也）三曰德封昌圖（宗自言以德見封當昌盛受圖籙也）後事發覺驗宗自殺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又曰馬援上書曰印書成睪令而睪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正一縣長吏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又段頫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三十一錫印一枚皆薄入

後漢書曰寇恂初爲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至恂進印綬帶於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先魯從而止

魏志曰袁紹欲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笑而惡焉

又曰楊奉以天子都安邑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又曰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又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

吳志曰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

輙令陸遜報語并刻權印以置其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以封行之

晉書曰孔愉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左顧三改如初印工告愉愉悟乃佩焉

又曰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琳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

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巴王印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糺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又曰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又曰高祖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唐書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詐從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追韓旻兵迴竊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迴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正所以虎紐者陽類虎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群下龜者陰物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

成而退也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

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駝印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之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銅印鼻紐文曰印章二百石以上皆爲通官印

續漢禮儀志曰印璽押金鏤大貴人長公主銅鏤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七穿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印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　作天子還以印文啓皓皓曰太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爲王

又曰諸葛恪被誅弟融刮金龜印服之而死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黄神越章印其闊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綠為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

郭子曰大將軍王敦起事丞相導兄弟詣門謝甚有憂色尚書周顗始入丞相呼顗曰伯仁以百口賴卿顗直過不應既入苦相申救甚至既釋顗大悅飲酒致醉而出導等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一金印如斗大繫肘也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人至夏桀末為官士為人所刼閉之宮中從求道因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拾遺録曰禹治水黄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使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之人聚土為界乃遺象也

又曰王溥即王吉之後也傭書於洛美形皃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為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庚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也善積降福明神之報也

博物志曰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為圓石顥令推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行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述異記曰張軌字士彥為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職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

風土記曰豫章新淦縣令刻印而誤作塗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術占吉凶十可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又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印欲得周正上穩下平光明潔清如此皆吉

夢書曰印鈎為人子所保也夢見印鈎人得子含吞印鈎懷妊婦也失印子傷墮

傳玄印銘曰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万國取象易儀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玄道生歸乎玄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總叙冠

說文曰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綵成爲五綾

又曰衛氏冠有五彩衣青玄纁前負其制（差池）四重趙氏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㡓也所以㡓持髮也人懷五德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三禮圖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今武冠則其遺象也太古未有絲續始麻布耳

又曰建華冠祠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以鐵爲柱卷貫雜大珠九枚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縱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喪冠也縮縫古冠耳）

又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三代改制齊冠不用）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而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上音牟下音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音詡）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

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以息民服象季秋草木黃落）

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齋時所服也四命已上齋祭異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祭而服之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帥教者）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

又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又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用諸侯詩閒之服）

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爲冠言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而問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又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撮緇布冠也）

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佞幸與上卧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比閎籍之屬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敬禮如此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所謂劉氏冠也後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也應劭注曰竹皮今之鵲尾冠是也

又曰沛公畧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食其見之曰沛公吾所欲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

又曰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迺爲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之室

又曰江充召見衣紗縠襌衣冠蟬纚步揺冠上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陽與貢禹爲友陽爲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陽薦禹於成帝召爲大夫

東觀漢記曰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門而去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之交內之冠立舊友之位

後漢書曰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

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早幘狹冠

晉書曰劉暾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慕容跋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揺冠跋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揺其後音訛而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

又曰慕容儁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畧同中世已來亦无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裏組竹錫縹作公字以代梁趣施之金璫令僕尚書置璫而已祕監令別施珠璫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着鹿皮冠劉悛設兔毛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

又曰張欣泰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好交結多是名素正直輙着鹿皮冠披素琴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婆利國以瓔珞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

以七寶之飾

後魏書曰崔林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常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林曰此卿家舊事也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様兼類幞頭乃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穎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色請冠上加一星衣從方色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言簡略常[illegible]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道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又曰大夫請罪用白冠氂纓

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戰國策曰王外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外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縰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縰之制耶王無以應

又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莊子曰宋鈃尹文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又曰盜跖責孔子曰爾詐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已下練冠練纓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孟子曰陳相道許子之行言於孟子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者之恥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淮南子曰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史里佞臣也惡人死自知當見用故作冠澣衣）

又曰楚莊王好觟（胡瓦切）冠楚國効之也（許慎注曰今力士冠）

又曰冠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弗能鄣暴不能蔽然而戴冠覆履者其所自託者然

又曰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

瑣語曰范獻子卜獵命人占之　其繇也曰君子得鼉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當複着此乎

古今注曰曾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閑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嵬

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珮之陸離

又曰握申椒與杜若冠浮雲之峩峩

摯虞思遊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

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珮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絶於心矣

張衡七辯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五

服章部二

通天冠　進賢冠　遠遊冠　章甫冠
牟追（音堆）　收　哻（况羽切）　委貌冠
高山冠　法冠　武弁　鶡冠
却敵冠　却非冠　巧士冠　方山冠
長冠　樊噲冠

通天冠

三禮圖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

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

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顏

進賢冠

三禮圖曰進賢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

董巴漢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兩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

蔡邕獨斷曰進賢冠文官服之漢制尚書兩梁禮無文

徐廣輿服志雜注曰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梁進賢冠

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遠遊冠

三禮圖曰遠遊冠諸王所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冠太子及諸王遠遊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太子三梁

董巴漢輿服志曰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無山

張鏡宋東宫儀記曰皇太子遠遊冠翠緌

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纓（高誘曰通梁遠遊冠）

羅浮山記曰王方平着遠遊冠五色綬

章甫

釋名曰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

白虎通曰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爲章甫

儀禮士冠禮曰章甫殷道也（鄭玄曰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斧所以服行道也）

禮記儒行曰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論語先進曰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莊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於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三月政化既行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列仙傳曰稷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擁琴而見之

牟追

釋名曰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

周禮春官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司農云追冠名也禮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者婦人之首服衡維持冠者）

儀禮士冠禮曰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白虎通曰夏正十三月其飾最大故爲無追無追者言其追大也制冠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質夏之冠色純玄

收

釋名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斂髮也

白虎通曰夏收而祭謂之收者十三月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

禮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又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

五經通義曰王冠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

史記曰堯黃衣純冠

冔

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

白虎通曰殷冔而祭謂之冔者十二月施氣受化冔張而後得牙

禮王制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

委貌冠

釋名曰委貌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

儀禮士冠禮曰委貌周道也（鄭玄曰委猶安也言以安正容貌也）

三禮圖曰玄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孔晁曰玄端文端委貌之冠也）

白虎通曰委貌者何周朝廷理正事行道德之冠名所謂委貌者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冠飾最小故爲委貌言委曲有貌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委貌冠以皂絹爲之大射辟雍公卿諸侯大夫冠委貌（續漢輿服志同）〇神異經曰西荒有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勝皆無縫

高山冠

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素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續漢輿服志曰安帝立太子太子謁高廟洗馬冠高山冠侍御史奏謂不宜輩下有司尚書陳忠奏洗馬職如謁者服其服先帝之舊也奏可謁者古一名洗馬

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謁者僕射所服

太傅南郡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會稽先賢像讚曰綦毋文後爲交阯刺史詔賜高山冠

法冠

三禮圖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縱裹鐵柱卷秦制法官服之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漢制之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傅胡公說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又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弃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彝簡乎（簡略彝常也言簡略常服）犯先王之令國其士乎（賈逵曰南冠楚冠也）

漢書曰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吏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駁黠馬者刑其衘桀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獄吏冠柱後惠文冠如淳曰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也）

又曰昌邑王賀冠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

唐書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復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武弁

三禮圖曰武弁大冠也士服之或曰千歲涸澤之神名慶忌冠大冠乘小車馬好疾馳齊人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飾謂之趙惠文冠

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

魏志曰陳思王植上疏曰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乃臣之至願也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籠冠也

鶡冠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加雙鶡尾爲鶡冠羽林虎賁冠之鶡雞勇鬭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

劉向七畧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冠子

却敵冠

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四寸後三寸衛士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敵冠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却非冠

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門僕射服高五寸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非冠似長冠

又司馬彪續漢書云插以鷩尾

巧士冠

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掃除從官服之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

方山冠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綵縠爲之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

董巴輿服志曰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爲之

漢書五行志曰昌邑王賀爲王時冠方山冠

長冠

三禮圖曰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小史祠宗廟則長冠

樊噲冠

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苞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

董巴漢輿服志曰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衛士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六

服章部三

冕　纓　弁

冕

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紞纊昔者黃帝初作冕

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俛平直皃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反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

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旃瀌瀏云周始垂旒也）

又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冕飾之覆也紐小鼻貫所貫）五采繅十有二就（繅合五色絲爲之垂之延之前後各十有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

又曰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六服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射享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五祀則玄冕

禮曰有虞氏皇而祭周人冕而祭（皇冕屬畫羽飾之）

又曰諸侯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陰陽夫婦）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又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鄭玄曰端玄衣）

又曰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揜聽也

書曰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鄭玄曰三十升布冠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蟻謂色玄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左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于王以冠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又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公與公冶冕服（以卿玄冕賞之）固讓而後受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又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土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論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

又曰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大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如何子曰國無道隱若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五經通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員前

冕繅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黒白赤組旒殷冕黒黄青組旒

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畧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

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臯䌷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于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旒

又曰祀天地明堂平冕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冕旒如繁露何也荅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摯氏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明帝（漢明帝也）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始復造袞冕

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

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水而不陷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勑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何法盛晉中興曰初中興儀服不備又冕旒飾以翡翠珊瑚雜珠顔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琁珠於是始下太常治改

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賓講武校獵

齊書曰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黄綿爲之其大如橘白皇太子以下並畢導青纓

纓

説文曰纓冠系也緌系冠纓也

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

禮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又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傳曰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

漢書曰冠高山之冠飛羽之纓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使越越王舉國内屬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宫（晉灼曰黄圖上林有犬臺宫也）冠禪纚步揺冠飛翮之纓（張晏曰冠蟬纓步則搖纓隨冠而動若鳥翮然）

晉書曰石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女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鬢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宫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収松下廷尉

後魏書曰李彪嘗使齊着大頭纓纓裾至膂張黜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級不彪曰上士至膂中士至頸下士之徒盖髮而已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

管子曰桓公親郊管仲詘纓捷衽

孟子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楚詞同）

莊子曰昔趙惠文王喜劒太子悝患之募左右孰能説王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與使者俱往太子曰吾王所見唯劒士蓬頭突鬢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説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見

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爲劍服

又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絶歛衿而肘見（言貧也）

淮南子曰聖人見鳥獸騙胡之制作緌纓之首飾

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絶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絶去其冠纓

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

後漢崔駰達指曰有事則褰裳濡足無事則攝纓整衿

魏徐幹齊都賦曰纖纚細纓輕酕蟬翼自尊及卑須我元服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儁民

晉成公綏七唱曰瓊弁曜首玉纓照目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緌媚眉朱裳妍形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弁

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

系本曰胄服公作弁（宋均曰作素弁也）

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持髮也上古先質服毳皮取其文章也次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爵弁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也

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者弁主及諸侯兵服也

三禮冠弁圖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春三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似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上音牟下音堆）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

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以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况羽切）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萇曰騏其文也弁皮弁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皮弁所以會縫也）

又曰有頍（丘弭切）者弁實維伊何

又曰側弁峩峩屢舞傞傞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服

又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桑于公桑

左傳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予子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周禮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曰以韎韋爲弁也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眡朝則皮弁服（鄭玄曰視朝視內外之事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也）凡甸冠弁服（鄭玄曰甸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又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綦結也皮弁之縫中貫結五采玉以爲飾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

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鄭玄曰此與君祭之服同也）

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卒朔然後服之以視朝

漢書曰韓延壽爲穎川太守令文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

又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

魏志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又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婢數十盡著皂褠頭著神弁如今之禮先冠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幘　帽　巾　接離　障日

幘　賾

釋名曰幘賾也下齊眉頭然也

楊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趙魏之間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幘古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黑介幘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綠幘傅韝伏殿下乃贊曰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後漢書曰劉盆子探得符後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室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制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與諸李而弓弩絳衣赤幘

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外類儻蕩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中黃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臣而簡易若是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字敬祖爲楊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許慎說文曰澡洗也）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梁東爲董卓所攻衆少而不敵與其騎潰圍得出常著赤罽幘卓騎追堅堅脫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堅從間道得去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貞潔不黷如此

晉書曰庾顗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顗顗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劉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

宋書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誅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朐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謝舉臨川始興諸王常所遊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宴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北齊書曰平秦王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嫌漢彼歸彥竟反云

漢官儀曰謁者著緇幘大冠

司馬彪續漢書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屏幘俠冠也

衛宏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

周遷輿服雜事曰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為服袟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加其武將首飾為絳柏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也至孝文乃高顏續為之耳崇其巾為屋貴賤皆服之

蔡邕獨斷曰漢元　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群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中書監令着介幘

晉氏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大學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緗幘改為素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伯珪褠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頂幘一○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幘帶劒

干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喪徵也初橫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初乃去其縫名無顏幘其後二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廣志曰交阯蒼梧俗以翡翠為幘

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服也

裴啟語林曰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覓人以衣幘迎之涉水過衣幘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為無不磨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為正之明帝大喜

劉楨荅魏文帝書曰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鼦蟬之尾綴侍臣之幘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着帽幘持大服如存時勿遺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如吳幘

帽

釋名曰帽冒也

釋志曰楊阜字義山拜城門校尉嘗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又曰管寧在家恒着皂帽布襦褶時單複

魚豢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韋昭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錫御織成帽

又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其貌爭遺新帽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季龍將獵輒冠金縷之帽

又陸翽鄴中記云季龍獵着金縷織成合歡帽

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又曰元凶劭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

又曰何尚之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群

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曰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反歎二曰兎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兎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嚾黃口小鳥也反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又曰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裘之製又爲破後帽世祖崩後建謀廢立誅滅諸王

又曰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爲前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高宗即位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

又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勅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

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着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御其行乎

又曰沙門寶誌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

又曰鄧至國其俗呼帽曰災何

又曰俀國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綵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

又曰庾弘遠字士操清貧有志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破之

後魏書曰辛紹先有至孝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裙皁帽

又曰高昂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北齊書曰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平秦王歸彥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隋書曰後周之時着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着焉相魏之時着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唐書曰代宗時禁民皁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戎服有風吹嘉帽墮初不覺良久如廁溫命還之投孫盛紙筆嘲之置嘉坐處嘉還見之請筆即荅四坐嗟歎

幽明錄曰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向王嘗行陽爲王剮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着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王不知

魏文帝與劉曄書曰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奠白綸帽一頭以示微意○劉謐之野賦曰頭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面傅黃灰滓鬢插蕪菁

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燒蝦蟆

東晳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裹有叅條之殺

又曰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着蕞角之巾

巾

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方言曰兩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覆髮巾也

續漢書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着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

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及更始亡乃發去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又曰何進表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又曰曹操既積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去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魏志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又曰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蜀書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巾

又曰謝万字万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又曰王僧孺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巾以自業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唐書曰張易之同休嘗請公王大臣宴於司禮寺因謂

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剪紙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陸翽鄴中記曰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熟錦袴褶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故其巾一角坫而折二國學士着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張華博物志曰魏文帝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羊祜與從弟護軍書曰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

接離

郭璞注爾雅曰白鷺䳰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離

世說曰山簡爲荆州時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舉手謝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強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鄣日

晉八王故事曰初趙王倫將篡位洛下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有瞎兒作天子于時商農通著大裁障日倫實眇目也

孫楚謝牋曰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劒祢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貂蟬　簪導　白筆　帢

幘　幓頭（綃緝頭附）

貂蟬

徐廣車服雜注曰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溫潤而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思謂北土寒涼本以貂皮煖附施於冠因遂變而成飾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不朽蟬居高食潔貂內勁悍而外溫潤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予覽戰國策乃知昔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　末侍中皇權叅乘問貂璫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左遷議郎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專用宦者右貂金璫

漢書曰燕　王旦郎中侍從著貂羽黃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皆青紫貂蟬充盈幄內

又曰王莽纂位更漢　黑貂爲黃貂又改漢正朔臘日太官命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肉

晉書曰趙王倫纂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喭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劉聰破洛城將壞帝還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又曰阮孚字遥集爲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嗜酒常以金貂換酒爲所司所彈帝宥之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爲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竝爲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投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又曰王儉以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

又曰張敬兒被收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又曰武陵昭王曄武帝即位歷中書祠部尚書至覲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座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順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

又曰何戢爲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彦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彦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又曰江淹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賤耶可留待得侍中

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曰周盤龍爲東平太守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梁書朱异除中書郎時教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果如其言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

又曰陸雲　善弈棊常夜侍坐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　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

蟬於象珥極曬貂於驤駿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妓妾之服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爲女侍中著貂璫直皇后

劉楨荅魏文帝牋曰貂𪕋之尾挂侍臣之幘

潘岳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頻頻

成公綏七唱曰金鐺煌煌貂珥莪莪也

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邵文貂左移華蟬增曜

簪導

釋名曰簪連也所以連冠於髮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擽鬢以事名之也

服虔通俗文曰幘導曰簪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也

又曰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漢書曰上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又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也

又佞幸傳曰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

燕書曰高祖慕容廆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鑒鎮薊撫御諸部高祖童兒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後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脫所著幘簪以遺高祖結殷勤而別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朝服紺上皁下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各一橫簪之以安幗結諸簪珥

又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長尺爲簪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群臣曰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央澤而哭夫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忘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而忘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簪吾所悲者

不忘故也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却齊師逾强於是善偷則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而去之故伎無細能無薄在人君用之也

[illegible]讖論曰禹理水過門不入當此之時墮簪不顧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王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嬪末嬉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弄今螭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盃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盃即斷其間相去數寸

幽明録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下教求簪吏叩頭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於林野中見一死人爲衆食之輙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乃起去潛乃往看之見有犀導乃拔取衆鳥爭集無復驅者

夢書曰簪者爲身簪者已之尊也夢著好簪身歡喜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駮玳瑁簪絳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諸葛恪集詔答恪曰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班固與弟超書令遺仲叔瑇瑁黑犀簪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効之玉價倍貴

漢鐃歌有所思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爲問遺雙珠玳瑁簪

白筆

魏略曰明帝時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

徐廣車服雜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帢（苦洽切）

服虔通俗文曰帛幘曰帢

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議曰今白帢深衣當古弔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凉録曰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李歆小字桐椎至期而亡

南史曰何胤夢見神女二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後魏書曰宋遊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善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我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

潘京別傳曰陳就初爲州主簿司空何次道帢偏岸謝就頓帢有所蔽也應聲報曰就頓以蔽有明府岸以示無

宜都山川記曰鹽水上有石室民騎都到室邊採蜜見一仙人裙衫白帢坐見都凝矚不轉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世説曰陸雲好笑著帢睇水見影笑不能止

高惠文婦與惠文書曰今奉總帢拾枚

幍

傅子云幍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後魏書曰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謝竣等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勑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成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議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議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唯賫袴褶不可以弔幸借衣幍以申國命敕送衣幍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

後魏書裴植傳曰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幍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雖少子行得以常服見之

幧頭（取遥反）

釋名曰幧鈔也鈔髮使上也或謂之陌頭言其從橫陌而前也齊人謂之奄髮使上也

禮記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徵周黨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幧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之所志上聽之

後漢書曰向栩河内朝歌人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絳幧頭

吴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吴王衣獨鼻幧頭夫人衣無緣衣裳左開之襦以養馬

古詩曰羅敷好養蠶採桑城南隅少年見羅敷脫巾着綃頭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結相於金薄畫幧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釋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爾雅曰衣流（音旒）謂之視（音覓衣縷也齊人謂之攣或曰袿衣之飾也）黼領謂之襮（繡刺黼文以褗領也音博）緣謂之純（衣緣飾也）袕謂之褮（衣開孔也孔袕音穴褮音）褮衣皆謂之襟（交領）衱（居劫切）謂之裾（衣後裾也）衿謂之袸（辭見切衣小帶也）佩衿謂之褑（佩玉之帶上屬）執衽謂之袺（持衣上衽）扱衽謂之襭（音擷扱衣上衽於帶）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裳削幅謂之纀（蒲木切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注曰黄帝臣也）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乾坤之象）

又曰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又説命曰唯衣裳在笥

禮曰夫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純緣也）

又曰季康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撤之

又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

又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謂大夫士也袪尺二寸）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

又緇衣曰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

左傳曰袞冕黻珽（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今之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昭其文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

又曰欒武子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篳路柴車藍縷弊衣也）

又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褧襌也尚以襌衣蔽其文之大著）

又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又曰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

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又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褻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史記曰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又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王予我上將軍印授我兵數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又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朱博爲琅琊太守勑官屬多作衣褒大袑（音紹招襠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令去地三寸

又曰帝賜南粵王他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差）

又曰江充初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纚故行則搖以鳥羽作纓也）步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雋不疑衣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又曰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爲鮮明而遷徙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傳子陽能作黃金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群小賈豎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漢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䘥褔郭璞注曰俗名褔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襜褕如今之半臂也䘥音充褔音都）

又曰光武見來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迴衣屨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

篋餘悉分布諸王公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閒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王有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舡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幨帷令百姓見其

容服以彰有德

魏志曰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明帝徵管寧爲光祿勳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守節高乎寧疾病頃耶喜上言寧恒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柱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魏略曰文昭甄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魏氏春秋曰王允爲吏部郎中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白領諸將皆不及

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脫故著新意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又曰高士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洛陽陷奔吳居大辟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衣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於市得殘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衣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韈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

又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

又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黄羅（䘳可）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得不役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黄羅　乳母服也

又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

又曰江湛字徽淵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

又曰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齊書曰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自服裙帽見人主唯出

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車駕幸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

又曰高帝即位後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誡嚴應須紫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漑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又曰波斯國婚姻法一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着金縱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

又曰新羅呼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百濟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

又曰張嵊（音乘）稷之子也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又曰胡緭（胡貫切）隨陳伯之入魏時元會緭戲爲詩曰帽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又曰何敬容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燋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鍾嶸文）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後魏書曰樂浪王万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又曰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曰文宣囚元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北齊書曰爾朱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

陳書曰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知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隋書曰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藍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困至以賣燭爲業

唐書曰太宗詔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

又曰楊妃寵愛特甚宮中主貴妃刺繡者七百人揚益及諸戚里毎歲進衣服布之於庭光奪人目

又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貞元六年德宗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尚方織作呈閱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恒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鶻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委（威儀委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

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聞閭閻之間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曳五寸　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六韜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

國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音督）之衣

又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也）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囚子服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下宮羅綺縠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又曰趙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視之復得讓襄子歎曰嗟乎豫讓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名亦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釋子矣讓曰臣固伏誅願得君之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脫付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劒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群臣議天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白之五服衣始於此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九十二章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商君書曰上世之人衣不煖膚食不滿腹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又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紫臭於是三日境內莫有紫衣者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怒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不怪哉（[illegible]）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綃帛輕且煖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為帶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興門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子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淮南子曰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韋朝景公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音能不狐乎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

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特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爲寒也欲召擊知無誰與謀故遣子以衣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韓隊本）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拾遺錄曰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温

又曰禮敬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爲衣蓋尚書云島夷卉服之類也

又曰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以舉要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

又曰太始元年魏帝以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

又曰天漢三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大木一樹千尋若經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纏山來會其國綏草毛爲繩綱其衣如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綱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故燒之煙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茅爲衣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鍾會母傳曰夫人幼少衣不過青紺

世說曰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能操之遂進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共爲歡何爲却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職卑忝備常伯豈可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有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旟等不自得而退

又曰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訖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使持還（婦妻妊使也）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著之

又阮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阮子獨以爲無曰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乎

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斕衣爲嬰兒戲

曹瞞傳曰明帝寵愛曹爽帝戲賭衣物有所攜輒入御帳服之遥出親狎如此

襄陽耆舊記曰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文女昌弟式字公儀爲度遼將軍長史婦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

下車不得踰侈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姑嚴固不聽著耳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列仙傳曰道士徐廷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廷年五百夜半夜明如晝從五億萬人登仙也

古艷歌曰尭尭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離騷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袞衣　鷩衣　毳衣　絺衣　玄衣
褘衣　褕狄（褕音搖）　闕翟　鞠衣　展衣（展張戰切）
褖衣（褖通貫切）　襂衣　朱衣

袞衣

說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音袞）龍繡於下幡，一龍蟠阿上鄉。

釋名曰：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孔安國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以五色明施五采作尊卑服汝明制之也）

尚書大傳曰：山龍青，華蟲黃，作繢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

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男斯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禮曰：有以大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明堂位曰：袞冕立於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又夏官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鄭玄曰：服冕者，從王服也。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其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

儀禮覲禮曰：天子袞冕負斧扆。

漢書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袞衣朱黻，四牡龍旂。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萇上御座，着袞服，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議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着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袞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

衣服。上赦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裳黃。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顯宗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辰星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續漢輿服志曰：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昇龍，所以福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

環濟要略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

摯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袞冕之制唯為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書始復造袞冕之服至于今用之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為也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有睢水傳曰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鷩衣

釋名曰鷩雉山雉也鷩憋（并列切）也性急憋不可生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公饗射鷩冕（鄭玄曰先公謂后稷之後也饗射饗食及與諸侯射也鷩畫以雉也）

三禮圖曰鷩冕服者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以朝天子助祭玄衣纁裳以華蟲火宗彝三章畫以為繢裳藻粉米黼黻四章黹（陟里切）以為繡凡七章

毳衣

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

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出行）大車啍啍（他昆切）毳衣如璊（璊赬也音門）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玄曰毳其衣三章裳二章也）

三禮圖曰毳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絺衣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鄭玄曰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謂刺粉米無畫也）

玄衣

詩曰緇衣美武公之德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緇衣黑色上卿聽朝之正服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群小祀玄冕（鄭玄曰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玄衣纁衣也）

禮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玄曰端當為冕字之誤朝日春分時也）

魏臺訪議曰禮天子大夫玄冕而執鴈今秩中二千石大

百石者可使玄冕而執鴈

褘衣

釋名曰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西雉青質五色備曰翬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王后之服刻繒為翬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也）

禮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鄭玄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也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自揄翟而下也）

又曰祭義曰歲既單世婦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后謁廟服白上皁下皆深衣製（徐廣云深衣即單衣）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皆深衣制

穆天子傳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褘（鷩冠褘衣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未）

授河宗璧

褕狄

釋名曰搖翟畫雉雉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周禮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狄（鄭玄曰褕狄闕狄畫羽飾也玄謂褕狄青也）

三禮六服圖曰褕翟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闕翟

釋名曰闕翟翦闕繒爲翟雉形以綴衣也

詩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箋曰象服者謂褕狄闕狄也）

周禮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闕狄（鄭司農曰褕狄闕狄畫羽飾也鄭玄曰闕狄刻而不畫者也此三者皆祭服玄謂今世有褂衣者蓋三狄之遺象也以雉次其色闕狄赤也）

三禮六服圖曰闕翟王后從祭群小祀服也亦子男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鞠衣

釋名曰鞠衣如菊花色也

周禮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鄭司農曰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像桑葉始生）

三禮六服圖曰鞠衣王后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君祭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制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助蠶服縹絹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晉先蠶儀注皇后衣純青之衣特進卿世婦二千石命婦助蠶則青絹上下

展衣

周禮天官下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展衣白衣）

三禮六服圖曰展衣王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卿大夫之妻以從助君祭

釋名曰襢（展字或作此）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

褖衣（通貫反）

釋名曰褖衣褖然黑色也

詩邶柏舟褖衣曰褖兮衣兮褖衣黃裏（褖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衆妾亦有貴賤之等服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焉）褖兮衣兮褖衣黃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同色今衣黑裳黃裳亂嫡妾之禮也）

周禮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六服褖衣素紗（褖衣御於王者之服也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

袗衣

三禮圖曰傅母婚禮從者袗衣古者傅母選無夫與子而老賤曉習婦道者使之應對也

朱衣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紗縠單衣（續漢志同音今絳紗縠）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荊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啓彈朝請何勝之坐

同僚會故員外散騎侍郎楊玠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唱衆官下陪位而賸之着單衣在朱衣上於禮有虧請免所居官詔可

齊書曰呂安國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神異經曰西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皃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縫

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語林曰何平叔面絶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與熱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帝始信之

班彪便宜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行好學者以備絳

衣舍人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章服部八

單衣　中衣　曲領（附方領）

袿襹（圭釃二音）　韍（音弗）　鞶囊

單衣

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氎（音牒）關之東西謂之單趙魏之間謂之左衣古謂之深衣是也

禮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又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緝者）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又儒行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曰縫猶大也大掖衣大袂單衣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衸入衣也後垂疊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辯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單衣自行迎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短令離地躬按行士卒廬室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十疋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皃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勑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留尹范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范年長常先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魏志曰管寧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布單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宣帝子將單衣補車幰以為清叅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

晉書曰桓溫廢東海王王着白帢單衣步下西堂群臣拜辭莫不歔欷

又曰簡文初立於朝堂服着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又曰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十萬疋費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晉令曰朝服皁緣中單衣

趙書曰勒叅軍周承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獄以八坐議有之後每讌大會使俳兒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曰汝何官荅我本為館陶令斗擻單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以為大笑（事具諧部）

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靜身衣單布衣廬於墓所晝夜哭臨不絕聲

又曰張稷為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稷單衣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鶡著紗縠單衣

又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著絪幘大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幘朝坐於著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禮釋奠中單衣絳緣其領袖其朝服皂緣也

燕丹子曰荊軻抱秦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叩牛角而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終朝飯牛至夜半

仲長統昌言曰蒯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傳子曰梁冀作火浣布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污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世説曰王戎性儉爲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償之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爲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遺其父

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著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也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察之傳曰一目眇着葛巾幘單衣正爾視之一市中數萬人皆眇一目著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以來士大夫競服生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繐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懷晏駕

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

中衣

禮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士大夫僭禮（鄭玄注曰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衣制即今中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祀宗廟初玄絳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五郊各從其色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禮釋奠中衣以絳緣其領袖其朝皁緣

魏官儀曰皁緣領袖中單衣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騶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傾詣弘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慚遣婦賫錢還弘不受

曲領

釋名曰曲領上横壅頸其狀曲也

禮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袷曲領也古者方領）

後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前書音義曰頸下施領正方學者之服也）

袿襡

廣雅曰襡長襦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襡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曰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后獨著素無飾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可十七八許

傳毅舞賦曰珠翠的皪而炤耀華袿飛䄠而雜纖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襡蔽紛華昭曜於是之際想必汝懷愧

韍

釋名曰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韍方來

詩曰赤芾在股邪　在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禮曰一命緼韍黝衡再命赤韍葱衡（韍之言蔽也緼赤黄之色所謂韎也）

又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韠以韋蔽也之象裳也以）圜殺直（曰韠制）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曰韍韠也舜始作之以韋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内誡令云今貴人位爲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祖脱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勤心之至也封賜將軍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韍及遠遊冠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生亮

五經要義曰韠者舜所制也

又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之韠宗廟謂之韍韐（上音昧下音閤）

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霸遞興戰兵不息韍非兵飾於是去韍

白虎通曰紼有何謂也紼者蔽也行蔽前者示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韍也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紱

環濟要略曰九韍以韋爲之以象裳色湯至周增以畫文夏山取仁可依殷火取其明周龍章取其變化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戴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當隱戴也）

拾遺録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

鞶囊

禮曰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禮曰鞶厲游纓（杜預曰鞶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也）

白虎通曰男子有鞶者亦有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一

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新虎頭代故虎頭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爲汝南太守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坦易無威重身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

鄴中記曰石虎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

揚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

班固與弟超書曰遺仲叔虎頭旁囊金鈒鉤

謝承與步隲書曰所在近北無它異物裁奉織成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孔珠與王佐長史書朝不着鞶囊不知爲何不答曰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著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珮　環　玦　笏

珮

說文曰珮大帶佩也珮必有巾故從巾故

釋名曰珮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珮悠悠我思（佩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知子之順之雜珮以問之（問遺也）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

又曰彼留之子貽我珮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巧笑之瑳珮玉之儺

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玉貌璲瑞也以瑞玉為佩佩之鞙然）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禮曰主珮倚則臣珮垂主佩垂則臣珮委

又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珮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珮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路門之外樂節也）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珮右設珮（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珮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珮玉有衝牙（居卜前後觸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珮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珮瑜玉而綦組綬士珮瓀玟而緼組綬孔子珮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事具王部）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曰珮玉縈兮余無所繫之（縈然服飾備也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也）

魚豢魏略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瑸珠為珮者乃漢明帝采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王祥著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珮于寶玉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珮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

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夷吾于梁退而私於縶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納之左右

又曰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珮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珮玉億有八萬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

珮始復作之今王珮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凡玉珮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爲瑀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珮玉三代同之五霸興兵珮非戰器去珮留其系璲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爲大珮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采絲其玉視冕旒

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蠙珠之珮以郊祀天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意見所能故脩道無窮即珮環能大道德即珮琨能決嫌疑即珮玦是以其所佩即知其所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珮其斧斤婦人珮其鍼縷也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莊辛見而悅之

又曰經侯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劍右帶珮環左光照左右光照右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寶也經侯應聲解劍而去珮

鹽鐵論曰子思銀珮

尚書舊事曰淑妃脩嫕脩華脩容婕妤佩彩瓔玉貴人珮于寘玉

鄴中記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珮玉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

晉宋舊事曰太后皇后白玉佩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天子賜以左佩玉華（玉華之珮琟之精者）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沙中無水）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游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于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負丘之穴穴洞達於九天中有細珠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

皆玄綬璽珮

又曰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珮

楚辭曰扈江離與辟芷（扈被也）紉秋蘭以爲珮（紉蘭索香草也）

又曰雲衣兮披披（披披長皃）玉珮兮陸離（陸離光耀皃）

又曰連蕙若以爲珮兮過鮑肆而失香

又曰盍吾遊此春宮（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珮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緌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劉梁七舉曰珮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彩昭爛流景揚

暉。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蜺虹以爲紳連日月以爲珮

殷仲堪與桓玄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傅玄大言賦曰罯珮六氣首戴天文

環

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禮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環有文理者也環者取其無窮）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宮公与之環使（牛入不示之）入示出命佩之

又曰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鄭伯也）請子產弗與（事具玉鄭部）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其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珮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瑞感神襄臣謹服之無斁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珮環也

瑞應圖曰黄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

白環

王子年拾遺録曰顓頊時濵海之北有勃䫧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賜以環即返以玦即去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智能解此乎后以示群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再拜請衛之罪

莊子内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於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也無是非者也無是非故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玦

說文曰玦玉珮（玦如環而有缺故云玦）

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韘玦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

又曰晉侯使申生伐山臯落氏珮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

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偏裻（音篤）之衣佩之金玦太

子見理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克曰孺子懼乎衣金之偏而握金不偷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告先友曰君與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狐突歎曰以尨衣純（尨雜色純謂太子）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略曰項羽與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羽默然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外伯（伯升光武兄）乃會諸將以成其計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賜以玉玦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玦二璜一

魏略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曹子建也）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指繇既到寶玦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押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成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故遣其臣亦授之以玦今靈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曆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允受命將即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應天順民受曹氏禪而無疑德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二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大數尺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辯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傳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自擘之乃開

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隨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莊子曰儒者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為皇后女弟昭儀上珊瑚玦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笏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薄可以薄疏物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與璣同）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必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

又曰將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書之於笏為失忘也）

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音早）莫請退可也（運澤猶動摩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珽言珽然方正於天下）諸侯御荼（荼前詘後直下天子也荼音舒）大夫服笏（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

周書曰武王不闢外門以示無懼去鈎搭笏以示無仇

後漢書曰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所景切）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為吳王治每見權常執板交拜（板即笏也）

晉書曰王敦表溫嶠為丹陽尹因錢會錢鳳自起行酒至鳳未飲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兩釋之

又曰桓溫秉政謝安王坦之俟之坦之倒持手板

宋書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弒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於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專以爲尚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祐以褚彥同詳審求換其板他日彥同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又曰綦毋珎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珎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薨見形於第（后第世）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諭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北齊書曰尒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柏其背而不瞋乃將舉手板撾暹竹若自揩拭而熟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鐸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其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崔漪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於漪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誡之

又曰玄宗以張九齡體弱替笏不勝命置笏囊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忤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降言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親爲絳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將韓旻領兵疾趨奉天召段秀實與之謀議秀實從欲圖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等同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議事秀實勃然而起奪源休笏以擊泚傷額流血海賓等不至秀實遂被害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輒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乃此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三禮圖曰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於要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

周遷車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脩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初張昭勸迎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慮字）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搢笏夾佩（郭袠注云汝璞也夾佩左右佩也奉璽南面立于塞下後何像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外壇上政以手麾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郡國志曰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車騎兵參軍桓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能也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暫聽見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將以開太之時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檀刺榆柔柘四材也者當今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坐板頭試與君共事必不得終分板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下辟方留爲田宅財物牛馬豬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處崩毀傷蹈破裂穿節蝸穿兆隨所屬物必損失死亡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寬博文彩斑斑光澤清淨必得封邑○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剌過今之板以象焉

劉義恭荅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琢冠飾首瑤板擢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褕

袍

說文曰以絮曰襺襺以緼曰袍

禮記玉藻曰纊爲襺緼爲袍（緼舊絮纊綿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

論語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尔得無死者將以綈袍有戀戀故人之意

漢書曰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續漢書曰朱安爲光祿勳至清鹿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綠大袍

又曰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繡羅縠十二色綠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麁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爲綺華矯

後漢書曰藥松者家貧爲主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取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續祖

又曰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

魏略曰薛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安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

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眞金印大袍

又曰鄭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領

又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表千端

又曰慕容冲進逼苻堅送一領錦袍遺冲詔曰古人兵交使

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齊書曰卞彬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中悉着青袍景長乘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着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

金澤文庫

[illegible]揚餙以鴈左右千牛餙以牛左右豹韜飾以師子左右金吾飾以豸又銘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册當彼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勑改爲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始解去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十年不制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説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倪寛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神仙傳曰太傅楊駿使人迎孫登共語不答以複布袍賜之登之出門從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放駿門下又大讙斫刺當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内傳曰真人將寢見太上丈人着流霞羽袍芙蓉冠

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顔無雙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愼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但枯骨婦來去將生入華堂奥室以珠袍與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識是女袍收拷談生生具對呼兒似王女

又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然當逢一趍走少年便脱青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屬求利璞曰我常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乃説如此

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丹紗袍

鍾岏良吏傳曰袁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緼袍不改其操

古樂府曰紵歌曰紵實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袍以光軀巾拂塵製以爲袍餘作巾

古詩曰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錦袍一領

劉弘教曰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複帽

劉義恭啓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綿布袍故生古具袍垂重賜

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禁肬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

城送火

褐

説文曰褐短衣也

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褐毛布也）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食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癸則乎諾（軍中不得出粮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

韓詩外傳曰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萬其朝曰宋將有棘荆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羖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食牛朞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城易

壁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便道亡歸

又曰婁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上說上西都長安

漢書曰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

范曄後漢書曰張玄處微有才畧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疏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陶潛五柳先生傳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孝子曰聖人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

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王盛顏

符子曰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蒹之屨衣褒褐衣

裴淵記曰蠻夷取穀樹皮熟搥之以爲褐

趙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儒襠者當胸一當背也

揚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武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盤陀國土人前剪髮着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前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驍騎將軍衣兩襠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曰服其夷曠

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帝別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字德然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　寄與妃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沉親憂未除常著青絳衲兩襠請免沉前所居官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玉綾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

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謙退婉潸然流涕賦詩序別并贈
織褌衫也

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浟湨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云
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俱長三
丈

襜褕

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橦容（常容反）自關而西謂之襜
褕以布而無緣謂之藍縷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
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又曰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
刀刺其建鼓並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
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絳襜褕絳巾迎
上

又曰更始在長安自恣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小或繡
面衣錦袴襜褕罵詈道路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
與阜阜不受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熲錢十萬絳襜褕一領

又曰延岑上光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
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安臥不動吏謝去

邊讓別傳曰讓字文禮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
州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桓譚新論曰余自長安歸道病於家縈被罽襜褕宿下邑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地野犬也音岸絞蒼黃之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飾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溫）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太儉偪下）

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擣蓋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裘）

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又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又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又曰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狐裘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能出其罪不多）

又傳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犂弥從之齊侯賞犂弥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麛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周禮曰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良時而用之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也）大裘獻裘飾皮車（廞淫也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

又曰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最下坐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盜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裘奉姬姬爲言於王王釋孟嘗君

漢書曰賈誼上書諫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太子未生朝事先帝衣裘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裘輿

貂裘

又曰祭肜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疋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嚴光世祖時游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令齎玄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謝承後漢書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爲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上爲羣僚大會酒與遜對舞解所着獋子裘賜遜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彛初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者之法罰不問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又曰桓玄殺羅企生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好學兼術數趙王倫辟熊能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遣圍之熊使諸生着己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

又曰王敦叅軍摯瞻見敦以故懷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珎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釆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弊

趙書曰汲桑盛暑着重裘重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勑內外有造異服詔罪之

晉令曰山鹿白狗遊毛狐白貂蟬黃貂班白鼲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

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管子曰武王爲役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

又曰晏子適晉至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餓爲人僕三年晏子解左驂贖之也

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質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裘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書傳无聞蓋古之隱士）底春而裘於畦（底當也）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珎裘毛出五彩光曜

五色

又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韃鞮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胡跪子相誇盜狗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胡跪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絺

又曰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又孔叢子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也

符子曰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無粹）取之於衆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誵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㬉有餘於身也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者（代重新王）艶白狐之裘天子之被也而在朝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惜也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嚮聘吳吳人飾舟以逆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犬猇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說苑曰晉平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弊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者文侯曰尔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耶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憎而税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乎

新論曰振裘時領萬毛皆整

潛夫論曰扶夫私計以論公政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鸘鷞裘貰酒與文君為歡

又曰慶安為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瑟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著輕絲屨招風紫綈裘與后同居

又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屨

拾遺録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一名暄風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奇之以裂此裘遍彘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直萬金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衰覆衣謂之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

又曰諸侯黼裘以誓田新羔狐為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帝王世紀曰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兊兊送秦黑貂裘黄衣百鎰

又曰蘇秦説秦王上書十上而説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鎰盡形容枯槁及歸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

又曰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裘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被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資以

金者哉○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崩方七千里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色黄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灼

管寧別傳曰寧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流涕恒着布裳貂裘

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勑令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世説曰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俱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布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被翠雲之裘

崔寔四民月令曰蠹虫並興以灰藏氊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魏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疋驪子裘一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袴　袴褶

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曰羅衣（羅溫也奴案反）

釋名曰襦煖也言溫煖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閉襦之小者也却向着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衿

漢書曰班伯爲侍中與王許子弟爲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發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晉書曰貫珠爲襦）盛服坐武帳中王前聽詔

又曰哀帝以東園祕器珠襦玉柙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禁制民夜作范毀削先令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有五袴

又曰來歙詣雒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襦衣賜歙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爲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着皂帽布襦隨時單複

晉令曰旄頭羽林着韋[illegible]襦

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問巫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莝以養馬

又曰吳王闔閭葬女以珠襦之寶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傳曰細伯子者冬着單衣盛暑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遺織成上襦

袴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其婦朱君至獄

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殊袴而襦中絶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士寒凍乞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無私施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夢書曰上襦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東晳近遊賦曰繫明襦以御冬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緗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又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士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袴

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留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在衣表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褰或謂之襱（音籠）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芺苔衫楚通語也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朔等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宮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號若不滅即無聲乃索兒竟無聲

又後魏書云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若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於是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嘗衣敝補衣溺袴（張晏曰陰重不泄下不禁故袴敝）甚爲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孟康曰袑音袑謂大袴也）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張晏曰窮袴前後有襠使不得交通）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群小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面衣錦袴

後漢書曰馬援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盡散與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賊令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魏略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家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時人謂爲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怱怱乎

又曰趙跂避難至北海着布袴幣巾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中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梁書曰周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慼帛十疋約曰儉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短長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旣而周弘正緑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旣冠群下好著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絲布袴褶衣元帝見之帝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安成王秀爲郢州冬月常作襦以賜凍者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羅袴飾以朱彩

又曰何點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俠義累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遍召點點裂衣裙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

北齊書曰承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潜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卜子使妻爲袴曰爲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爲孔效之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上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有爲嚬而嚬有爲笑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嚬笑不喪爲袴豈嚬朝而興之）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韓民賞門）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袴

高士論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援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郭子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云白地明光錦裁爲負板袴非無文綵然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謝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爲名流

董巴輿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赤心奉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不大夫裁也王敦之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緑杯文綺袴

鄴中記曰石虎獵着金縷合歡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朔字元遊著袴入爲九真都尉布襦布袴鄉邑歎慕之

蔡廓彈事曰兼司徒首外散騎常侍謝黙應著絳袴而黙被袴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昏緗百疋作小袴百枚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擎飲食

袴褶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上餘杭大辟山令顧颺以文山行與韋袴褶一具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爛于户内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耕服介幘青縑袴褶

宋書曰元凶劭弑逆秉淑止之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又曰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着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卧輿侯騎馬爲從着織成袴褶

後魏書曰傅靈根及弟靈越南走靈根叔乾愛先在南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濟人知對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殘不應荅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取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虛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桓公耶桓公護之爲刺史靈越竟不肯着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朱衣自是以下許通着袴褶如有慘故不合着朱衣袴褶者聽不入自餘應着而不着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西河記曰西河無蚕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爲袴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朝賜青杯文綺長袖袴褶一方頭盛此

北疆記曰盧主南郊著皇班褶繡袴

江表傳曰呂範願暫領都督出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褁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曰裴逸民家近遠荅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傳暢自序曰余年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悋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帶　大帶　裳　裙　裩

帶

説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絲象繫佩之形帶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帶帶也着於身如物帶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命服之上飾革帶也）

禮記玉藻曰革帶博二寸

漢書曰文帝遺匈奴黄金飾具帶一黄金犀毗

又班固與竇將軍牋云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

典略曰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取以爲象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楨荅曰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壞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上可納也

魏略曰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嘉三年疎勒王獻海西青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脱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帶之爲鉤絡帶

吳録曰鉤絡者鞍飾革帶也世名爲鉤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大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後周書曰隋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鐶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黄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爲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

又曰扶南人悉着鉤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黄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貝帶五十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鏤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欣爲兖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終不見關必以爲施可命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胥矣

應璩新詩曰革帶縟爲複易穿無底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紳大帶）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又野有死麕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

又鳴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以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紳垂則磬折齊裳下緝）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韠結三齊

又曰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也）

裳

釋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也

易坤卦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竭褰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又雞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挈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爲已明也）

又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要之襋紀之好人服之（要褸也襋領也）

又七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陽明也）

又鴻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又曲禮上曰諸母不漱裳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春秋演孔圖曰驅除名政衣吾衣裳生吾曲床濫長九州滅六王至于沙丘亡

後漢書曰祭遵爲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東觀漢記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精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之裳

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常持鐵楯闖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責跛者以及走兎驅騏驥於廷求猨猴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士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盆甕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趍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説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恒於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其即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裳掛樹裳化爲龍

嵇康集自錄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以髮自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緗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傅玄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又曰採薜荔以爲裳

又曰披綵裳之芬芳

又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揚雄反騷曰被芙蓉之朱裳

裙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裙之施緣也

又曰裙裹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之

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爲帔擺繞衿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柴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

魏略曰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爲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裙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弥善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絶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舸還闕而不得見此苦之深唯願矜之無使竹帛

齋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與太武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真珠裙積所費不可勝計後被火燒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文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緗絳雙裙無譽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綃雙裙絳緗褥裙緗絳紗複裙白綃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爲幃

河東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着碧纈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着裙制乃三千餘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孟卓字君偉少脩苦之志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織成　裙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布裙荆釵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眞人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顗爲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懽欣紈素三條裙

束皙近游賦曰着紫裙之襌襂

又曰帽有四角之隆裙有三條之殺

裩

晉書曰王澄之荊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着犢鼻裩上樹取鸛鷇雛傍若無人

晉記曰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以屋爲裩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晃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廳事

齊書曰藝林王常裸袒着紅縠裩

梁書曰周弘正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褌錦絞髻踞闥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相賞狎弘正後爲左民尚書夏月着犢鼻裩衣朱衣爲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樗蒱無褌褰露於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裩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省署夜着犢鼻裩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糺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謀還成都賣酒相如自着犢鼻裩滌器以恥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爲豫章太守遺百疋絹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裩耶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蝨之處褌逃于深縫自以爲吉宅君子之處城中何異蝨處褌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學富財唯阮咸好酒家貧俗七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並列綈錦咸以長竿掛犢鼻布裩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着故褌上馬不調裩敗五形遂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履　舄　襪

履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亦曰袍也所以袍足也複其下曰舄舄腊也久立地濕故複其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之也齊人曰搏腊搏腊猶把鮮麄之貌也曰麄絲麻韋草皆同名麄麄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說文曰履足所依也鞮小兒履也（[illegible]）革履也

廣雅曰履給謂之綦

世本曰於則作履扉（於則黃帝臣草曰䩰麻曰屨也）

方言曰絲作之麻作之不借組者謂之履屨朝鮮洌水之

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麄梁益謂之屩或謂之麻（下凡反音盍）履其通語也徐土邳沂之間（今下船沂音圻）謂之卬角緉緛（上兩下耎）閞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緛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嘗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幣不完行雪中履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之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履舄交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宗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賜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爲業黃貝人罵云賣履舍長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撾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頭並失

又曰符健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

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漢陽春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詔無履取左右履着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鄴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着紫絲履太公金匱履之書曰行必慮正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絓履不弊不更爲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僅不能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麄紃之履可以養體也

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

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不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决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踦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弃者

又曰履雖鮮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曰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趍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盬鐵論曰古者庶人麄菲草履今富者革沓絲履

風俗通論數曰踦者奇也履舄之一也

夢書曰履屐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屐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爲男屐者爲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常着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説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到履

而去

拾遺録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内式令曰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絳紫金黃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得效作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古儈（姑會）賣者皆當着巾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絞履一緉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劒履虎尾約履

徐乹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劒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着履上殿時人見咸譏古無履但有舄今當着舄上

殿不宜着履案周禮天王赤舃黑舃右素舃履鄭君注曰複下曰舃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恭謨答臺符分別履舃之名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劒履升殿而摯虞决疑言劒舃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屨履屨左傳曰踊貴屨賤禮曰户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誼曰冠雖弊不以苴屨亦不言苴履言履者猶足所履踐耳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舃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之通稱稱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劒履則包舃也又大臣昇殿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舃故揔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覩其禮退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令决疑言舃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揔名也尋文揔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當元會至晚不及朝化爲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宫亭湖孤石有一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緉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與買之並一箱置履在内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下去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幽明録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住上舍過廟乞福既去亡履已行五六里輙復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從至云宫使還君化爲鵠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補履數十年不老人竒之

又曰昭帝既葬鉤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母班爲太山府君賫書詣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也

漢武内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璚鳯文之舃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淡然而樂爲樂在其中矣謝使者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枉虎龍組緄履一緉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奉組生履一緉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韈百副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白履

劉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蠙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黄金履手中雙莫耶

甄述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蹋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傅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苦先生獨離此咎

舃

崔豹古今注曰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舃自關而東謂之複履其上

單者謂之宛下單者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又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舄（箋云金舄黄朱色也）

周禮天官下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鄭玄曰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王后亦服六服唯祭服有舄鄭司農云赤繶黄繶黄繶以黄赤絲為下緣繶音憶）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屨）執鞭以出

三禮六服圖曰王后褘衣玄舄榆翟赤舄鞠衣着屨（鞠衣以下皆屨之）

三禮圖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夏葛冬皮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劒履縞舄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掌發露形體以為戲樂將罷又亂其舄履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履文鳳之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枚以報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長文鬚鬢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則始皇之靈所着舄則安期所遺者

列仙傳曰黄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劒舄存

衡波傳曰足履萬錢之舄漂如日光宛如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綈

又曰俗說明帝時尚書郎鄴令王喬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舉羅得一隻舄使上方識是四年中所賜尚書履也

杜氏幽求曰褒衣博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

陳思王七啟曰金華之舄動趾遺光

韈

說文曰韈足衣

釋名曰韈末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聲子韈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莫肯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係韈

漢書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韈係解成帝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為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吾韈解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尉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黄香相難罷朝特賜履韈

文子曰均為縞也或為冠或為韈則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上君所與處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漢舊儀曰凡齋玄紺韈耕用青韈）

會稽典錄曰賀劭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著韈希見其足

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以冬至日進履韈於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韈躡跡而容與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韈生塵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上韈一量以通微薄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韈二量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韈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韈七量并爲韈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録邁動以福并

後漢崔駰作韈銘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屐　屣

鞾　屩　屧

屨

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屨履也一曰鞮也

詩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也冠緌服之尊者箋云以喻不宜同也）

又葛屨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夏葛屨冬皮屨皆非所以履霜）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人言屨以通於單句當爲絇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也）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屨功屨散屨（功屨次命屨散屨去飾者）

大戴禮曰入於户未嘗越屨是高業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又曰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毋踖席

又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屨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貝丘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使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

又曰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大夫闔廬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穀梁傳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肹非責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孟子曰許行曰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屐

釋名曰屐搘以踐泥也爲兩足搘以踐泥也帛屐作之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刀決帳直出屐行七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敝衣解屐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人著軟材木屐前行然後（辛毗焉晉宣帝）蕣教太當預作大平木屐遂賊時有蒺藜屐行蒺藜悉著屐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克捷安方對客圍棊有驛書到棊畢還內過户限心喜不覺屐折齒

又曰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阮孚好著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鐵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卯亦服妖也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蔂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易辦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荅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又曰劉凝之有嘗認其着屐者笑曰僕着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驎士昔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驎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冢者傳云是楚王冢獲王屐玉屏風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斷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孔叢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贓有白荊屐六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綵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着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郄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屐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着布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爲妖妄下靖獄是月河渭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隻屐長七尺二寸稱履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常着金擒蹋屐

庾仲雍荊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於靈溪盛公詣市還着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驅馬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

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先期妾見一人着赤袴褶知是其魅乃
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着屐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
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
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水上後
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
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屐
夢書曰麤屐爲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麤屐得僮使也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
屐

屣

說文曰屣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弃妻子如脫屣
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到倒
屣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爲郡守謁規
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爲禮太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
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
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
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
却行而脫屣
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屣迎
之

鞾（與靴同）

釋名曰鞾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然馬
屎自作鞾
又曰任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
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城外諸嫗以
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
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

時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鞾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
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
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
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李
母也上見之方屐而鞾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丘人也賣靴爲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靴一量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靴一量
傅咸表曰涼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屩（音脚）

說文曰屩屐也

釋名曰屩草屨也出行著之屩輕便因以爲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屩檐簦來說孝成王一說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字伯宗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量屩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敬宣爲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齊書曰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又曰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

梁書曰侯景即位童謡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天子定應着

又曰何點方尚書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吏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卧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元陽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履戢龍爲之文章爽藤也赤色緣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爲屩經以青芒行山草便於用亂故越人重之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像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臨海水土記曰屩魚長一尺狀如屩形

俗說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劌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住市賣屩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云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賣屩不得展詣後過劇呼之使來與共語既見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屧（音燮）

宋書曰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齊書曰江泌字士清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梁書曰臨川王宏奢僭過度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倖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帳　幔　幌　幬　牀幨　青廬

帳

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帳曰斗形如覆斗也

尒雅曰幬謂之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漢書曰東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贊曰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燔之於四達之衢

東觀漢記曰馬防永平中上行幸諸國勑防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癖（音罷區病）苦内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窻望令致密

漢官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魏略曰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以明月夜光珠爲帳

又吳時外國傳去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魏志曰呂布將辭衆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巳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事見樂部）

又曰太祖幃壞即補納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也

吳志曰蔣欽字公奕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内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晉令曰錦帳爲禁物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韉矣

晉令曰元帝時有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上書皂囊爲帷又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桓玄小會於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臣切相語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沈約宋書曰高祖團廣固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内殿施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銜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内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魏武）愍嫁娶之奢上公主適人不過

皂帳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綾帳絳綃幄

又曰東齊夏施烏紗單帳四率坊洗馬坊烏練帳

三輔事曰秦時奢侈綈帳緹繡土木朱紫

漢武故事曰上以瑠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桓譚新論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觀見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筑

又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

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爲臣下諫乃止

拾遺録曰蜀先主甘后坐於白綃帳中於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練帳於屋下數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又曰茅君仙去民爲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絮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綈爲裏名爲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挽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綫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爲單帳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帳覆之

幽明録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翁將小兒持藉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祭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翁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燿

馬融別傳曰融爲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胡兵

掠宮掖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厠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厠

俗說曰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世說曰郗超爲桓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卧聽論事風動帳開見超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爲丹陽羊孚於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床枕入被下乃迴坐傾睞移辰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身一理其卿卿莫負我

魏武遺令曰吾典妓女皆着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桀子大七拆曰錦衾內設羅幬績帳也

江淹別賦曰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孔稚珪北山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猨驚

離騷曰翡翠珥帳飾高堂

劉玄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幔

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幔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掩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腳以爲輦其夕有鷄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爲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無氣

又曰柳惔諧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賓敬稷每詣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帳蓋名曰禮將不躬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鸞章錦幔者摩連國獻焉錦文如鸞翔

又曰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弦百斷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內文漆枕中謂之絲絕

秦記曰苻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

世說曰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溫太真常隱幔怛之（怛驚也）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減亮

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

幌（說文作㡓）

說文曰櫎帷屏風之屬

晉惠帝起居注曰有雲母幌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昆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華延儁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幬

說文曰幬單帳也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夏多蚊貧無幬傭債爲作幬

又曰羊續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幬穿敗糊紙補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楚辭曰翡翠幬高堂紛版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鈹（爛）齊光弱何拂壁羅幬張

馬融廣成頌曰張雲帆施蜺幬

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荃牀

牀幨

通俗文曰障牀曰幨（昌瞻）盍

釋名曰牀前帷曰幨幨垂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絹裏牀幨二

青廬

世說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偷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偷人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俱免

唐書曰建中中議公主出降之儀曰近代設氊帳擇地而置此乃北胡穹廬之制不可以爲佳宜於堂室中置帳以紫綾縵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服用部二

簾　帷　幄　幕　帟

簾

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聲類曰簾戶蔽也

通俗文曰戶幃曰簾

楊雄方言曰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以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薄

漢書曰周勃以織薄曲爲業（蠶林曰薄一名曲也）

又曰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梁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号爲織簾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王鍔爲淮南作法軍中無一弃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舡坊以爲蔡箬（上作含切下而灼切）他皆如此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司馬彪注曰蕭蒿也織緯蒿爲薄簾也）

又曰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奏也

漢武故事曰甲帳居神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篾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宮起招仙靈閣編翠羽麟毫以爲簾

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文及龍鳳像

又曰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聲如珩珮

拾遺記曰石虎於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至鏗鏘和鳴

晉東宮故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三秦記曰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臣龜龍

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塚得白珠薄簾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薄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謝綽拾遺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之

崔寔政論曰珠璣玩飾匿若懷袖文繡蔽於帷簾

夢書曰夢簾屏風蔽匿一身也

唐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弊乃暗度廣狹以麁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帷

說文曰在旁曰帷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禮記曲禮曰帷薄之外不趨
又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
又曰路馬死埋之以帷
周禮春官下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樹旌表門）
左傳曰齊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之族故隱其歸寧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帷堂言）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

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使副反命於君）
又曰閭丘嬰以帷縛（音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仁子莊公悟門出）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暱親也暱褻也）其誰納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禮記曰士喪君使人吊徹帷主人迎吊于寢門外
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幃中而拜
又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之衆連衽成帷
又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又曰文帝幃帳不得文繡
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弟內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又曰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
後漢書曰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華嶠後漢書曰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牀下
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帳幔
又曰賈琮爲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當遠視廣聽反垂帷以自掩蔽乃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丸並反燒度遼將軍門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走奐安坐車中與弟子講書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陵雲臺曲室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晉書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前殿抱帝臨軒
晉陽春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織成帷不須施也
宋書曰袁粲每經傳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

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然九光之燈侯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爲帷

神仙傳曰淮南王見八公至足不及履迎之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間或露起帷宮千間皆用錦蜀文繡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車不可作衣令人病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青布碧裏絮下幃一紺綃青布窻戶幃各一

夢書曰夢見帷帳憂陰事

離騷曰紉薜荔而爲帷

楚詞曰翡翠幬飾高堂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朱帷連綱曜野映雲

左太冲吳都賦曰藹藹翠帷嫋嫋素女

潘岳寡婦賦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庾闡楊都賦曰皇帝西坐路寢御組帷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幄

尒雅曰以覆帷謂之幄

說文曰幄木帳也

三禮圖曰在上曰帟四傍及上曰帷上下四傍悉周曰幄幄大帷也

書曰成王疾大漸出綴衣於庭（孔安國曰綴衣幄帳）

周禮天官曰幕人掌帷幕幄帟（帟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

又曰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幄幕以虎皮爲飾也）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座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爲三雲殿

拾遺錄曰燕昭王三年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幄

物理論曰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於靈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尚復幾時哉於是大收諸黨

劉楨魯都賦曰緹幄弥津丹帷覆洲

幕

廣雅曰幕帳也

釋名曰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帷在上曰幕蒙之覆案食亦曰幕

周禮天官下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

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之若遊觀之則施惠）

儀禮曰國君與卿圖事菅人布幕寢門外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鄭所使間候伺楚也幕諜出）

又曰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於戚（戚子采邑也）聞鐘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晉書曰郗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宋書曰劉穆之孫瑀仕官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唐書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黄石公三略曰軍幕未設將不言熱此謂之禮將

說苑曰晏子謂景公曰合蹤縷之幃以成幕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動敵人散走

魚豢典略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之聲璆璆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鋪黑綈幕器服皆尚黑色

漢武內傳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

楚辭曰離榭脩幕侍君之閒（靜閒）

潘安仁籍田賦曰青壇蔚其岳立翠幕黕以雲布

張景洛陽祓賦曰停輿蕙渚息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燭散炎暉

帟

釋名曰小幕曰帟張在上帟帟然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

又掌次曰師田則張重帟

禮曰君於士有賜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服用部三

屏風　步障　承塵

屏風

釋名曰屏風以屏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周禮天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掌次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也鄭司農曰皇羽覆也玄謂後板屏風與染羽象鳳皇色以爲飾也）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鄭玄曰斧扆畫屏風）

又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人事賂外戚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誡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着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又曰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疾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伯乃再視事自大將軍薨後（王鳳也）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則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才臥反）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居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云式號式謼俾晝作夜醉號謼以晝爲夜流連作詩之歡而近流連也而謂書乃以留連荒亡孟失之矣大雅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大效反）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

又曰王莽常翳雲母屏風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吳志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焉（或曰騭以雲母屏風）

又曰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筆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魏書曰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輒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於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輙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菜之屬並掛屏風酒瓶采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剌史韋朗於州作緑沉銀泥漆屏風二十三牀請以事免朗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輙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之

齊書曰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又皇太子在雍有發古　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又劉悛傳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

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禄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於靈座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墳典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扇屏風以示宰相

春秋後語曰孟嘗君每侍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鹽鐵論曰一杯棬（去遠反訖又口權椀）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多矣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桓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五色文之世其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聲為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被五色屏風矣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又曰趙飛鷰為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又曰漢江都王建勁捷嘗跳越七尺屏風

漢武舊事曰帝起神臺其上扉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冶洞澈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牀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拾遺録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麻油燈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於屏風外扇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也侍者乃屏風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礙矣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

劉向七畧別傳曰臣與黃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桓任別傳曰任子亡慈念之為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古今注曰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三輔決録曰何敞為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

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異無病而亡塚東面有屏風蓋袙之所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織成漆連銀鉤紐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

益州耆舊傳曰杜陵蕭彪字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秦記曰荊軻入秦為燕太子報讎把秦王衣袂曰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段龜龍涼州記曰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或云北窻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之奮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坐

俗說曰荀介子為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又曰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

淮南王屏風賦曰列在左右近君頭足不逢仁人永為朽木

曹毗詩敘曰余為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辟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壅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無失其常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勸令畫廉藺於屏風

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有才辯凝之嘗與賓談論詞理將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齊書曰江夏王寶玄與崔慧景叛景敗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圍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北齊書曰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步障以觀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絲布碧裹步障三十漆竿銅鉤

拾遺記曰石虎為浴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於浴所

語林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玄度弟欲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為之解紛諸人遂不能犯境劉真長歎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語林曰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縶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

承塵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周禮春官下曰幕人掌帟綬之事（玄謂帟在王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

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宋書曰建平王宏子景素在南徐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眾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尓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上爲我福也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一鉤從尓貲産巨萬

又曰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於前切之纔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着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

爲司隷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書當到期如言及入司隷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無聲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調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弥與佛作金薄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鏁鏁之着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鏁埋之後百許日有鬼着見獼猴走上承塵上不悟是獼猴鬼也驚爲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今日知猴死復有鬼乎

語林曰傅信怨毋毋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鵄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毋輒恐怖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塵承塵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金澤文庫

服用部四

扇　蓋

扇

楊雄方言曰扇自關而東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箑世本曰武王作箑

帝王世紀曰武王自盟津還返于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以扇之

續漢書曰梁冀輿服之制作擁身扇

東觀漢記曰黃香至孝夏則以扇侍于親側

魏畧曰韓宣字景然爲丞相軍謀掾步入宮門內與臨淄侯相遇時新雨地有泥潦宣避不得去以扇自障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馳傳州縣召充選者使楊后選所取后妬不取端正好唯取長白時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彰面語后曰卞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又曰何楨字元幹常以縛筆織扇爲業以奉供養

又曰庾亮出鎭於外以帝舅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死苦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後姥復將數扇來請書羲之不荅○又顧榮傳曰廣陵相陳敏反渡江攻揚州刺史劉機阻兵據州郡有鼎峙之意遺顧榮斂舟於岸敏率萬人出不復齊榮白麾羽扇敏衆大潰也

晉中興書曰安帝義熙元年禁絹扇及樗蒲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宏爲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稱其率要

又曰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彫弊唯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增價數倍旬日則無所賣

宋書曰明帝王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

又明恭王后傳曰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乃止

又曰范曄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

循覽悽然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孫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又曰劉祥字顯徵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又曰蕭子顯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

梁書曰臨川王宏子正表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元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

又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

秋雲飛瓊瑯玉雕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南史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嵗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嵗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輙開笥流涕

又曰羊欣字敬元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

又曰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吴興太守頗好畫扇宋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吴郡陸探微顧寶光皆能畫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

後魏書曰尒朱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扇爲約誓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爲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破心紹隆因推刃殺之

唐書曰中宗爲皇太子天后以時熱令皇太子外朝用扇鄣日太子讓之詔不許

太公六韜云將冬不衣裘將夏不操扇名禮將之也

管子曰夏行五政三曰禁扇去笠

淮南子曰失火而鑿池披裘而用扇不能救也

又曰夫夏日不披裘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箑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出則燭不息

春秋繁露曰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崔豹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之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又曰鄣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豪俠爲雉尾而制長扇也

又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弱青竹扇各一太子納妃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脩復山陵故事曰玄宫中用絹團扇六枚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穀見其墨露乃勞之曰得无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寒戰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雲母扇五明扇七華扇翟扇蟬翼扇

又曰天子夏則設羽扇冬則設繒扇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形用十毛取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其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爲服妖也柄使可執者國柄之象也減用八是羽翮損少而飛羽不終之應也

鄴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十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爲其際唯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以此扇挾乘輿亦用象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緑沉色或木

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異物志曰扶南國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及今熱時各自用也

拾遺録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夏至取鵲翅爲扇一名施風一名條翮一名反影時有南陲獻二美女更摇此扇侍於王側

世説曰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轉扇鄣面而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尔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敦性強梁自少而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如斬數恨憚於問頭斯不然之言）

又曰温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又曰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

又曰胡毋彦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事尒時三伏中傍摇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彦國復何爲自貽伊戚

又曰庾翼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城帝疑是故物侍中劉邵曰栢梁雲構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孚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俗説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眼精主問之顧荅曰那可點精點精便語

列仙傳曰介之推隨晉重耳去國後辭禄與毋入介山從伯陽遊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搜神記曰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

續搜神記曰吳猛好道術嘗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横流直過不用舟檝

異苑曰高平檀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夢見宗云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覺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厚氏爲夫所遣婦與夫書并致安衆扇兩雙

古詩曰綾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女形乘鸞入煙霧班婕好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摇微風發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得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員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形五離而九折篾氂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蟬法雲霓之

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飂動乎綺紈

徐幹團扇賦曰於帷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仰明月以取象規圓體之儀度

傅咸狗脊扇賦曰葢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脩名尚不媿狗脊之爲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蓋

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

禮檀弓下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左傳定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於霤下（鬭死於明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丁供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親推之三）加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聖人無所不通也）

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也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以久也

史記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漢書曰上官桀少時爲羽林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之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輙御上奇其材力焉

又曰黄霸爲楊州刺史三年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以彰有德

又王莽傳曰或言黄帝時建華蓋登仙莽乃造華蓋高八丈一尺皆全瑵羽蓋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呼登山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又曰祠老子於濯龍中設華蓋八座

東觀漢記曰隗囂破上歸過汧幸祭遵營勞之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後漢書曰光武東巡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東京縣也）帝怒使撻御史延救之乃止（事具門部）

呉志曰曹休入晥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周泰字幼平數戰有功孫權覆以御蓋（江表傳曰青蓋也）

又曰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舡上時雨甚權以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也

又曰賀齊爲將綺飾所乘舡青蓋絳幨

晉安帝記曰桓玄遊於水南飄風飛其輗蓋後義兵起遂敗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乘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棄華蓋而不御

宋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曰訶羅單國奉孔雀蓋一具

齊書曰始安王遥光傳江祏被誅東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後敗

梁書曰王籍爲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輙以笠傘覆面

南史曰殷孝祖與賊合戰每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又曰扶南其俗卑古具繖

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

又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爲蓋方地爲輿

淮南子曰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蓋未足恃也（橑蓋骨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郯郯子遇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尉繚子曰呉起與秦人戰僕嗽之蓋足以蔽霜露

説苑曰田子方遇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疑以爲人君也

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而作華蓋（蘤韋委切）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

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睥睨蓋有軍旅者賜其一焉（睥匹詣切睨五計切）

搜神記曰湖陂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青衣戴傘呼初初疑而待顧視婦自投水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蓮荷異苑曰義熙中烏陽小吏見女子戴青繖姿容甚麗遂要之女至夕電光乃是大貍抽刀斫殺其繖乃枯荷葉（事見醫部）

眞人周君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子通合會仙人在金屋銅門之內以紫雲爲蓋

眞人王君傳曰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鏘羽蓋雙明珠

俗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嘗夜出見烏從天上飛銜繖掛其廷中如此九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繖送以惡終

青烏子葬書曰作墓發王夕夢見皁繖入市者富貴

御覽七百二　九　李確

楚辭曰孔蓋兮翠旍（言以孔雀翅爲車蓋翠羽爲旍旗也）登九天兮撫彗星

又曰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宋玉高唐賦曰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霽千里而逝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而樹華旗（綷子對切）

阮籍清思賦曰折丹木以蔽陽竦芝蓋之三重

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鵠馬如游魚

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爲蓋方地爲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服用部五

麈尾　如意
拂　唾壺
書臺　香爐

麈尾

晉陽秋曰石勒偽事王浚遺勒麈尾勒爲不執置之於壁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書曰王衍夷甫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毎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又曰王導妻曹氏妬導令別修舘以安衆妾曹氏知之導將恐有他喧辱命駕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

宋書曰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又融臨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復魂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齊書曰周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凉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見重如此

梁書曰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中講說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焉

陳書曰張譏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官坐於寺西南松下勑譏講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郭子曰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麈尾敲牀呼何共坐曰此君子坐也

又曰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墮落滿飡中賓主遂至莫忘食也

又曰王長史病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置柩中因慟哭○世說曰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及殷中軍來乃

取之曰今當遺汝○又曰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以麈尾柄敲机曰至不容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語林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吾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華陽國志曰宜君山出麈尾

王導麈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

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

如意

齊書曰蒼梧欲害高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

蕭子顯齊書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勞山詔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

爲棨

梁書曰甯闔文武帝將起兵闔文勸蕭穎冑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又曰韋叡拒魏於邵陽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

又曰殷鈞字季和梁武與鈞父叡有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公主驕淫險虐鈞形皃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悵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

又曰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寶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帝大奇之

又曰廣陵王羽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心焉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皃夫人憂慼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虎魄如意撫案碎折嗟曰此神女也遂納之

又曰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月下舞以精如意誤傷夫人頰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虎文蟬蟬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大常以問綜綜答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名掘鑿江湖平諸山南處處輒理寶物以當王氣其事見於秦記

石季倫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世說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亦束晳慢戲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又曰謝萬北征而常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萬兄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呼諸將宴以悅其心萬從之於是召集諸將帥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軍皆是勁卒諸將甚恨之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異苑曰太原郭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反自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它後從入關齋以自隨忽失所在

劉義慶啓事曰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覩

拂

晉書曰武帝泰康四年有司奏先帝舊物麻繩爲細拂以明儉約

宋書曰孝武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覬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齊書曰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别顯達謂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繩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白麈拂二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垢

唾壺

晉書曰王敦爲荆州牧既專外任有問鼎之志引劉隗刁協爲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怨疏陳之自忿憤憤不平每酒後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梁書曰天監中中天竺國奉表獻琉璃唾壺

脩復山陵故事曰皇后玄宮有白瓦唾壺五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靈芸别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之淚如凝血矣

又曰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各二口

續齊諧記曰武昌小吏吳龕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稱是龕婦至家見婦翁被白羅袍隱漆几銅唾壺狀如天府自稱河伯

馬融遺令曰冢中不得下銅唾壺

賀循葬禮曰藏物令用瓦唾壺一枚

蔡邕表曰詔賜薰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孝子無以加此

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群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而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書臺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臺

又曰太子妃有漆書臺

香爐

漢官典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梁書曰侯景即位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厢景曰此東厢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又曰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選令史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

齊書曰江泌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

曰都盡無餘後子琳被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斗香爐一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諼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褥被故取被褥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襄陽記曰劉和季性愛香上廁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眞不虛也和季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何惡我愛好也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

爐

徐先生南岳記曰衡山石室中有几及香爐

盧諶祭法曰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

徐爰家儀曰婚迎車前用銅香爐二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寶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風至時發靑煙此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卽得之

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以植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宋火然其中靑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指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巖隱亦霓裳而昇仙寫嵩山之巃嵸象鄧林之阡眠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

服用部六

囊
帊幞

囊

說文曰囊謂橐也橐車上大囊也

方言曰自關而西食囊謂之掩囊

周易坤卦六四曰括囊無咎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焦贛易林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毛詩公劉曰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大也）囊而至開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拜稽首自是往殺舍

史記曰韓信已定臨淄楚使龍且救齊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遂走龍且追信信渡水使人決壅水大至急擊殺龍且

戰國策曰荆軻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提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佗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

又東方朔傳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又曰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囊挈橐也近臣頊也）

又曰邴吉馭吏嘗知邊塞事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又曰成帝許美人乳詔使婢嚴持乳醫及藥篋至美人所後詔使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美人葦篋一合盛所生兒死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水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城

後漢書張湛傳曰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楊琁爲零陵太守以緋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燒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怒收根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典略曰馬略爲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魏略曰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常以一韋囊自隨有上言者收辭囊中還宮乃省之

吳録曰步騭表言北降王潛等說北箱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諸葛恪云每讀騭表輒

獨失奕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囊塞理乎

王隱晉書曰秦嵩用事於王浚時謠曰十囊五囊入秦郎

晉中興書曰孫恩敗以囊簏盛嬰兒投之於外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而後就汝

晉書曰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而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曉其術

宋書曰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

陳書曰後主怠於政事每啓奏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隋書曰張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illegible]）

又曰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所謂智也然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之不固也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囊之可以渡江（盛鴻毛滿囊可渡江不溺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絹裏被囊一丹羅長命綺絹裏撩囊一紫基文綺絳絹裏撩囊二

晉中經簿曰盛書用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

世說曰謝玄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戲賭得即燒之

語林曰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胤好賄被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焉與胡父諧賈（諧賈貴嚮）

又曰石崇厠內兩婢持錦囊是箸籌也

俗說曰何承天顏延年俱為郎何問顏曰藿囊是何物顏答曰此當復何解耶藿囊耕是御（言囊中無所有純提囊此是世俗相謂之辭也）

西京雜記曰惠帝與趙王同寢處后欲殺之不得後帝早獵后命力士於被中搤殺之乃死呂后不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輧車入見厚賜之力士東都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

拾遺錄曰蘇秦張儀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為囊以盛天下良書

又曰燕昭王夢西方羽人從雲中來曰大王精智未開求恒生之視之覯不可得也以指畫王心應手而裂王乃驚悟血濕於襟王復見所夢人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

綠囊囊中有續脉石名丸補血精散靡土之瘡俄而即愈

又曰石虎為沙臺皆用鍮石珷玞為隄岸或以虎魄車渠為餅杓夏則自渠水以內池池中皆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裏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以此為

國語曰吳王殺申胥盛以鴟鵜而投之於江（鴟鵜革囊）

春秋後語曰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從約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穎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無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也平原乃許與偕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為狡虜所欺

漢武內傳曰帝見三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曰此吾真形圖也

曹瞞傳曰操性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得遺裝囊開視有錦帛二十五疋明送詣吏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詰受錢許贓謝滂曰曾為北部督郵汝陽令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為贓贓直六十耳

郭文舉別傳曰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末濟江至餘杭市賣

箭箬易菰米以樹皮作囊得米盛以內囊中

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象又作五穀囊隨象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年衘穀萃於楚庭因是圖其象

荊楚歲時記八月民俗以錦綵為眼明囊記曰赤松子此日以囊承栢樹下露以為相貽或以金薄為之遞相餉遺

幽明錄曰習鑿齒為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脚帶絳綾香囊

又曰廣陵韓略將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着鞭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視經乃世之常用也

異苑曰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為凶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挺炭意甚秘之年八十病篤語子弟云吾擲老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死

趙一秦客詩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宋劉義恭啓曰垂賜金虎魄茱萸囊七寶校裝玉眼明囊

帊幞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帊衣曰幞

職官曰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青縑曰被幞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右尚書臨發止留被幞餘悉還官

梁書曰張纘幼喪母有錯綵鎔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咽不能自勝

南史曰關康之寓居南平昌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而卧了不相對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北史曰後魏元文既專政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珍寶充

牣其中又曾用婦人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無敢言者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裏幞帊五具絹裏帊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服用部七

簏

篋

簏

說文曰簏竹高篋也字或作箓

通俗文曰簏謂之匱笥

魏晉世語曰武帝欲以臨淄侯植爲嗣世子患之以車載簏內諂朝歌長吳質與謀楊脩以白太祖不推世子懼質曰明後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白推之無人脩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推而無人太祖繇是疑焉

王隱晉書曰洛陽有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詰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有病師卜當得城南年少暫相煩相報乃上車內着漆簏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開簏忽見樓閣好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見一婦人三十五六短青黑色眉後有疵時賈后疎親聞其狀知是賈后慙而去

晉書云陸納性儉每自筭料財物有客入見之羞怛以身映簏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素簏中有故絮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悼皇后玄宮餅衣蝦蟇簏二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漆馬齒書簏金裝絲花簏

古詩曰交文象牙簏婉轉青絲繩

篋

左傳昭四曰叔鮒求貨於衛滛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遺失

魏志曰胡質爲荊州刺史薨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有文史溢于几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八

牀　榻　胡床

牀

許慎說文曰牀身之安也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方言曰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笫（音滓音姊）北燕朝鮮謂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樣（音詳說）謂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易曰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禮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牀笫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命元簀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音棘）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尔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左傳曰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于牀注云陽小臣代公居牀（事具逐門）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笫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笫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側耶

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戌曰諾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於此乎歐血而死

又曰向栩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又曰羊茂自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一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琅琊相亦然也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晉書曰武帝會宴凌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又曰齊獻王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

又曰中宗（元帝）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万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處靜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絶穀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

又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女壻於王導導問令就東廂遍觀諸子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訪之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

又曰桓玄從荊州下都篡位所坐御牀忽陷殺仲文進曰將由聖德淵重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燕書曰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土牀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也

又曰江湛爲元兇劭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之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兇之難微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張敷爲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陛勞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閤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

又曰長沙王懿孫植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又曰蕭弘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時之絶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適用

鏤鐶金花兩重爲脚也

又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如輙來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鋭減而精力不輟

又曰韓務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莊子曰驪姬之父封人之子晉國之始得也曰涕泣沾衿及其與同匡床食芻養而後悔其涕泣也

商君書曰明君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

世本曰紂爲玉床

南方志曰南方老人以龜支床及老人亡昇床龜尚活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素栢局脚床七具

漢武帝内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眞刑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封以白玉函珊瑚爲床紫錦爲帷安著柏梁臺上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爲床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雲鬱鬱白玉爲床

眞人周君傳曰周義山字季通令會仙人在金屋太室以彩玉爲牀

馬明先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還岱宗石室中金床玉几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床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爲寶宮

又曰昭陽殿設玉牀

又曰韓嫣以玳瑁爲床

拾遺録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畫石爲床石文如畫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置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珠琲百枚）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又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床床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記曰仙人室中有黃玉牀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旁局脚石床一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傳云誼所坐床也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床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玠之詣議參軍周室移析石床各取一頭爲曾氏之後所訟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寸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異物志曰麡（賫音謙）狼狀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則得之角正四據人因以作踞牀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床刺史王淡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嶠設）後息疾法存出爲祟也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擲魏武小下不着帝揆其後必高因帖卧床劍至果高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雜五行書曰凡安床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

兵書曰將坐床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寀者爲憂妻也

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苓牀

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床

劉禎續應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觜蠵（觜蠵大龜也蠵音惟）之床馮玫瑶之几對金精之盤合李尤卧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慎崇德遠斂

榻

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歡久則敬恒崇德遠斂

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佚湯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爲屈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宋議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顏延之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外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又曰王曄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聚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叅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齊書曰孔休源字慶緒博學爲晉安王府長史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爲其見敬如此

馬魏書曰元順爲吏部尚書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曰此榻曾見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梁書曰臨汝侯猷爲益州頗僭濫客遊內遂有香燈（[illegible]）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僭還都以憂愧成疾卒

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縚讀時令每月一篇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置西案令韋縚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爲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峴至叱左右去榻

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

郭子曰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連榻子稚舒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

胡牀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牀董卓擁胡兵之應也

魏志曰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

齊書曰張景眞借侈武帝拜陵還景眞白服乘舴猛坐胡牀觀若咸疑是太子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揚公則白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殿上常設胡床及荃蹄着靴垂脚坐

北齊書曰武成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掛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庾肩吾賦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邪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服用部九

枕　被

枕

說文曰枕臥爲所薦首者也

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大喪則供角枕

禮曰雞鳴咸盥漱斂枕簟（斂枕簟不欲人見）

國語曰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曰墣而去之（墣塊也）

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

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秘苑書言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於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作方鑄事費甚多不驗

後漢書曰樂崧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切謂姐世蜀陵之幣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帷帳

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

後漢書曰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

魏志曰蘇則爲侍中董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吳書曰張紘作柟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曰此吾鄉里張子所作也

晉書曰王敦鎮豫章爲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

又曰筮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紀曰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又曰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爲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爲笑樂

又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撿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齊書曰陳顯達建武世不自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北齊書曰郎基自世業清慎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也

梁書曰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

唐書曰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共之

又曰貴妃姊虢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燭其光如晝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技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問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帛藏之枕中以爲國寶

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爲邦寶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舊髻枕銀鏤鉤副之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虎珀枕龜文枕

拾遺錄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官者闇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察以戈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荅云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腹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物二十四物以應二十四氣八物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夜倦枕枕卧有頃聞竈下有呼曰文納何不以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飯臿也

集異記曰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

異苑曰滕放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傍人莫不爲之怖懾放覺有聲不爲驚也

楚宋玉高唐賦曰楚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蓆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摶芳若以爲枕席荃蘭而爲香

又美人賦曰高茵重設角枕橫施

劉向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

爾之殊瓌超詭異以邈絕且其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綵也霜地金莖紫藥而紅榮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像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六安言六面安也

蘇彥楠榴枕銘曰珎木之奇文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貞堅

卞敬宗作無患枕讚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

江文通詩曰撫枕懷百慮

被

說文曰衾大被也

釋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寬大如岸一受人也

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詩曰錦衾爛兮
又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裯單被也）
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
鞭以出
史記曰王章字仲卿疾無被卧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
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
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晏嬰相景公食不
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中之陛下
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妃昭信甚妬王愛姬陶望卿昭信妬

之譖於王曰望卿視有姦窺郎言郎中令卧錦被王信之
擊殺之
又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
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
又曰霍光薨詔賜繡被百領
後漢書曰祭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宣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
華嶠後漢書曰欒松爲郎獨宿臺上無被帝推被與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無被空囊自隨也
謝承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卧布被朝廷
賜錦被卧兼布被
又曰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綢
敗糊紙補之（幬帳）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
又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卧引刀斫之正值
其起中被獲免
又曰馮豹每奏事未報常服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
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魏書曰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
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晉陽春秋曰景帝有目疾文欽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
恐蒙以被觸甚齧被破
晉書曰魏舒爲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
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襆被徑出論者咸自愧之

也
又曰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
外大呼曰斫刺旬日託疾死及是其言果驗
又曰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令使之官雨還令不在逸
解衣卧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衣必
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奇之而不問
又曰祖逖字士稚與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起
舞此非惡聲
又曰吳納爲吳興守徵爲尚書去任有被幞而已
又曰禿髮烏孤之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
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宋書曰虞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
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又曰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又曰康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羅研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貧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梁書曰裴之横字如岳少好賓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家語曰黔婁先生死被短覆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夏侯孝若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麗從外孫胡毋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卧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黄門以兩幅布被給帝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杯文綺被一絳具文羅一幅被一絳被羅繡文四五幅被一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七彩文綺被又有絳文羅被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藁束晝收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

海内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困謂忳曰我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困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大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而後忳乘馬馬奔入金彥父家彥父見曰真得盜矣忳説得馬之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曰卿有何陰德曰念葬諸生事且説形狀彥父曰真我子也忳即以被馬歸之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

列女後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明賴之不顧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

桓任傳曰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一幅箕踵被

杜恭酒別傳曰君曾新作被燥眠不覺晏起乃數燥眠使人忘起畢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孫略別傳曰親親有窮老者略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帶而寢

郭子曰郄浩好作楊州劉君行曰小欲暮便令左右取被幞人問其故荅云刺史嚴不敢夜行

語林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輙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尒莫敢近之

又曰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樂府詩曰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陸雲芙蓉詩曰寢共織成被絮以同攻綿

傅玄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張華苦行曰重無暖氣輕被覆空牀

潘岳悼亡詩凛凛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

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萄采踰璘㻞鄂君慙繡楚侍羞朱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慙漢寵遠謝鮮明漢若悅其柱文魏馬驚其香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服用部十

簟　褥　氈

卧具　氍毹　毾㲪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名曰簟簟也布之簟然正平

禮曰莞簟之安藁秸之設

又曰父母舅姑之簟席枕几不傳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莞蒲曰席蕭竹葦曰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遽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粗者謂之遽蒢行唐（以蘧篨直㕙碾䉐也）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二音）自關而西謂之行唐

東觀漢記曰殤帝詔省荏弱平簟

又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

又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月允與立入為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杖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為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簟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雚簟尊之上先玄酒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一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大夫

又曰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簟十萬具

庾翼與王書曰今致八尺文二細桃枝簟十枚黃莪雙文簟二領黃莪獨坐雙文簟一枚

王廙春可樂曰弱簟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

王粲竹簟賦曰楚簟陳於王房巴箱列於椒臺

褥

尒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文茵虎皮）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馮黃金塗（如淳曰馮謂所馮者也金塗以黃金塗飾之也）韋絮薦輪（孟康曰以御輦以韋絮輪則之如縈也）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疾詔賜重茵

魏畧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木為床布蓐其上天寒構火以自炙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

少小常苦被褥蒸濕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蔵慨若常全小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故爲廣被大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又曰褚彥回弟澄爲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又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爲太尉謂元景也

後魏書曰尔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

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二三時冬天晝日不着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濕謝公出歎之也

南越傳曰尉佗獻繁淋錦茵（敖褥淋）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重中褥一步輿褥一納妃有承床褥二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床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緋絲之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有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璮孫國獻之

語林曰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因已褥與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氈

說文曰蚤毛可以爲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韻集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也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

又曰掌皮供其毳毛爲氈以待邦用事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絶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氈毛裹咽之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大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橛之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氈爲牆

魏志曰李勝爲荆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謬聞勝曰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爲也

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也

晉書曰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針於錫坐處氈中錫上刺足血出

又曰戴記曰慕容熙后苻氏卒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毁其襚韡有中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舡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辭不受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鏁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逃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尒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

又曰慕容儁僥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別因辭儁故見敗氈㩀被更遣之錢物

廣志曰羌女人披大華氈以爲盛服

拾遺録曰漢武帝以氈緋藉地悪輔之寢也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氈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產者也而今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卧桓車騎自撤己眠氈與之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畧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覔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南傳曰調斯國有青石染氈絲染氈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氈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取其毛爲氈）

卧具

風俗通曰扶風蘇不違父爲司隷李暠所遷司隷不違穿府北垣徑上聽事斫暠卧具暠高一宿數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覬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覬亦爲之感傷

齊書曰謝朓嘗行還過候江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朓覺不倦朓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宅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也撫手笑溉知其旨耆拳擊之傷口而去

氍毹

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

聲類曰氍毹毛席也

廣志曰氍毹因氍毛織也近出南海文稱北漢之氍毹非其所生

魏畧曰大秦國以野蠒作織成氍毹文出黄白黑綠氍毹

後周書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氍毹

呉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氍毹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氍毹公舉之曰我還國當與牙共眠牙名悛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被知以爲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毳爲之鳥獸人物草木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上北堂坐氊及氍毹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氊氍毹

諸葛亮集詔荅悛曰行當離別以爲悵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毾㲪（上音榻下音登）

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名毾㲪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按氊毾㲪上設酒肉

魏畧曰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絲作毾㲪之屬有五色九色毾㲪其毛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南史中天竺國出好裘毾㲪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毾㲪云阿乞那得此　令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以趍郗無忤（郗愔爲雍州刺史阿乞愔小字）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生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像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爲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藉焉法存後形見於府內經日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毾㲪罽褥帳幔氊裘積如丘山

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毾㲪士卒飄於風雪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服用部十一

薦席

說文曰席籍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

又曰筵竹席也

又曰蒻蒲子也可以爲薦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書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雕刻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序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

詩邶柏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雖平尚可卷）

禮曲禮上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以席四人爲節）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有喪者專席而坐（專猶單也）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必盡其近若尊之端爲其後來也）

又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居廟切）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槹衡上低昂）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謂講問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檀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與之以席

傳曰大輅越（音活）席昭其儉也（服虔曰越席結草爲席）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杜預曰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周禮天官王府曰王廟府掌王之衽（[illegible]鄭司農云衽席[illegible]席敷席也）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司農云紛白繡也純緣也紛有文如綬而狹者也繅席削蒲蒻以五彩若今合歡也畫謂雲氣也次席有文次列之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甸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尒所代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曰陳平以弊席爲門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爲席

又曰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席界地也）

後漢書曰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隗囂守將固保其城囂乃悉

兵圍洛陽梁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又曰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

又曰趙尙有術嘗至渡頭求舡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又曰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逸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又曰王常爲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爲太傅尙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

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群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郡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　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與妻自坐敗者又

衛良字叔賢拜尙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皆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典略曰袁尙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尙熙尙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

蜀志曰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鎭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湛撤牀蒻薦手剉給客牛馬（晉陽春秋云蒻薦也）

晉中興書曰王乾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晉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晉前燕書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

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璥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內見一女子容質甚麗眄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三十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又曰玄宗子潁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舡見以絲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

以爲寢處奈何賤之令撤去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

漢書儀曰祭天紫壇紺席登地用六彩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也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列子曰陽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揚朱曰聞命矣其往也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竈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戊葭而席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尸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陳簠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戴之屨雖善足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太美也吾將何以履之直

夫美而耗上方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時縣有人於令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又曰禹爲蔣席頗緣此弥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紂作茵席彫文弥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衽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賤蒲蒻僭莞之薦帛緣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今富者繡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爲席曰西王母席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菅爲席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又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

漢武帝內傳曰帝齋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

又曰渠栗草高五丈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花草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爲席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薪葉色如紺莖色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

又曰崑崙山有段紅色可編爲席温柔如毯毳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舘有青斑几覆以雲紈之素席香水柔莞

又曰岱與山有草名莽蒨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雚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弥温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又曰禝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薦莞色若金

又曰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寔妻毛氏五月曝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薦上臥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仲夏忌移床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以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裹五雜香以五綵綖編蒲皮緣之錦

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成公興内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數魚鱗之席

文士傳曰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閣三人才名皆各爲賦然後乃坐純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仕曰無車粮中即爲具車焉粮粃平君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檐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没隱蒙山之陽枝木爲床蓍艾爲席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床爲從事設單席於地

鍾玩良吏傳曰吴隱之字處黙鄄城人也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會稽先賢讚曰董昆字文通爲太農將丞坐無完席

盧毓冀州論常山爲林大陸曰澤蒲草雲毋御席地産不爲無珎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茷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會稽典録曰陸脩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厩事薦編絶不改以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贇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世説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乗軒冕過門者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瑶席兮玉鎮

楊雄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瑊㻶之席設蠵蠵之筵（㻶悦吹切蠵大龜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

服用部十二

几　案　杖

几

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也（庪軌考）

書顧命曰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疾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被以冠冕憑玉几以出命）

易渙卦九二曰渙奔其几悔亡象曰渙奔其几得願也（几机物者）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尒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周禮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彫几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蟈蟜麦）甸役則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謂去君貪其德而留之也）則必賜之以几杖

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龜筴几杖不入公門（龜筴問家之吉凶几杖嫌自長老）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養衰老授几杖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斂席

又曰始死綴足用燕几

傳語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正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班師（班還也）智伯怒（智伯荀罃）投之以几出於其閒（出偃正之閒也）

又曰為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戒訓（誦上師所之諫書之於几）

漢書曰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為秋請（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上復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師古曰言人君不當見臣下之私也）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東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卧几靈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

又曰呂布遣陳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謀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晉書曰劉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百万牀帳簟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晚覽止足之分不肯仕

太祖以白塵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陳書曰王冲爲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僖謀逆誅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晝齊邑也齊人欲爲君留孟子行孟子不以傳几而卧也）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梯謂馮也）

漢舊儀曰天子用玉几

拾遺錄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觀中藏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漢武帝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眞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馮之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

會稽典錄曰葛仙公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爲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語林曰任元褒爲光祿勳孫馮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爲不禮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蹯鵠膝曲木抱膂

姚信士語曰馬援猗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詣旨司空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爲五色花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石室內有石牀石几

異苑曰曆陽石秀之妖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爾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銘叙曰昔帝軒轅仁智恐事之有闕作几之法

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說文曰椺（似烏切）圓案也

方言曰陳楚宋魏謂案爲寫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食臣具之劍臣背之內愧於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踞罵之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又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爲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三杯酒

又曰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肉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爲具舉案齊眉

又曰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副儲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漢舊儀曰丈二旋案以陳三十六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化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貴齊性剛直同業生陳外爲賊戒見之外爲設食戒曰汝已爲賊柰何爲設食因舉按投江中令

其趣降

神仙傳曰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王女以金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王案行文書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荊軻同案而食

鹽鐵論曰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所以亂治也

潛夫論曰前羌始叛器械不備虜或以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誠易戰耳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夢見杯案賓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按五枚又作欹枕以卧視書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卷奏記通達謁刺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采纖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錄怪廣知平人雕非曲則質錦帳承芳綺禰披古道今察姦糾俗

杖

說文曰杖持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富貴

周禮秋官上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曰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軍旅授有爵者杖（吏亦且以杖尊者將軍杖欲）共王之齒杖（王者所以賜老者之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作起）負手曳

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壊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余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又曰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傳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云臣前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之東南可數千里

續漢禮儀　曰三老五更杖王杖

又曰　秋之月按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八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爲飾鳩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爲三　賜王杖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

又曰周宣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滅至時果敗

吴書曰全綜年高賜以御杖

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并賜藜杖一枚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挂杖頭每至酒家輙酣而歸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莊子曰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門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弃其杖化爲鄧林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

吕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搢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倚之問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營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

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閒遁藂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拾遺録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絶迹唯有黄髮老叟五人手　捉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又曰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寶庫千間竺常賑生恤死家馬廐旁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許去漢末爲赤

冒所寄剖棺見剩乞更深埋幷乞弊衣自掩笠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竹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笠挾杖而歸而後鄰家常見笠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嘆笠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禳抑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藜杖扣閣而進向闇中獨坐頌書老人乃吹端火出具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鴻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授術亦不語人焉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胡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郡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壷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發冢視杖猶存

又曰壷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列傳曰有騏驎角杖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閭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三石偶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着棺中經後冉閔開棺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有板床銅杖長七尺三分

交州記曰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倚着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

魏文典論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飲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為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談藪曰後魏河間邢巒字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

法顯記曰那竭國有佛錫杖牛頭栴檀上長丈六七許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又曰祇垣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為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憐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憐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憐乘

龍至家輙化成青竹杖擲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尔飛失倐失杖乃御變鵠還

搜神記曰漢文帝微服　過魯少千少千杜金杖出應門

列異傳曰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埋我杖竪我瘞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驗詩畫）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乞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鐵幹乃置之湖

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桃杖一枚

崔瑗杖銘云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強諸庸嬖美猶不可杖　人悅己亦不可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巾箱　笥　笈　火籠

箱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馬腦皐事箱四枚

漢武帝內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合如故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書箱五枚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

巾箱

漢武內傳曰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

宋書曰元凶劭弒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照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世說曰戚法濟者義興人其兄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內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內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箱蓋覆之不見使開箱中動揺即以衣傳之可五升米重而病愈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笥

說文曰簞笥飯及衣之器也

尚書曰惟衣裳在笥○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簞笥）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察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為吳進笥麥飯兎肩

續漢書曰世祖微時繫南陽市獄市吏以一笥飯與之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獻吳王

西京雜記曰宣帝以虎魄笥盛身毒寶鏡

風俗通曰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辟方笥為粧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葦笥中斯為驗矣

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更治笥平子為德主簿故為之銘也

笈

說文作扱曰笈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籍箱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殁者負笈赴弔行五里也

又曰來閣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群書常負笈隨師受易姓名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為琅琊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万里

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覧

又曰郎宗負笈賈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笈遁去

李固傳曰固父為三公而固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拾遺録曰漢惠帝時有仙人韓稚東至泥離國遇其人洞室負笈而問其年幾何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毋令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火籠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篣或謂之笯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廣君今薰籠是也

齊書曰卞彬性飲酒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

又曰范述曾為永嘉太守有善政徵為游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皮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梁書曰臨賀王正德為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後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絶內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脩復山陵故事曰當梓宮中有象牙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條大被薰籠三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綾文）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薰籠賦

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水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梁沈静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雪織剖後毫分織作廻風苔制表為縈騎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緗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二

五澤文庫

服用部十四

熨斗　澡盤
澡灌　伏虎

熨斗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爲戲笑

魏末傳曰優人欲使幼帝取大將軍昭昌熨斗柄帝不敢發

晉書曰韓康伯年數歲殷氏高明時大寒母方爲作袴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

又張蕪別傳曰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柄亦熱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慮其爲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爲小錢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許愼曰熱斗熨斗也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二枚

魏武帝集上騰所得順帝賜物銅熨斗二枚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也

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世說曰大將軍王敦至石崇家如廁還有數十婢曳羅縠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令著水調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記曰長安逍遥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也

異苑曰中朝有一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鐘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錯鑢之乃止

傅玄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與不可塵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齎五升銅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

齊書曰劉悛少與齊武欵好帝嘗至悛宅晝卧覺悛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青絲三合繩一枚長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澡灌二枚

西域諸國志曰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斗外許青石名羅勒色碧玉斑白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偷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答之

伏虎

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褻衣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器清器虎子也）

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飲器虎子也）

史記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

魏略曰蘇則爲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

始蘇則同隱吉茂後見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録異傳曰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其家能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思乃延道士逐之酒肴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馬融遺令曰穿中不得下銅虎況它銅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

服用部十五

匣　匵　廚

匣

說文曰匣匱也

論語季氏曰孔子謂冉求曰虎兕出於匣

拾遺錄曰含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爲匣埋海上其主遊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王者猶識掘而取之還養如昔焉唯毛羽禿落又更稀弃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銀鏤漆匣四枚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匵

說文曰匵櫝也匣也

論語子罕云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櫝匵也）

論語季氏曰龜玉毀於櫝中

左傳曰昭七年傳曰燕人歸燕姬以瑶甕玉櫝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漦俟甾切龍沫也）

王隱晉書曰甘卓家金匵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師言金匵將離是以悲鳴尋而卓下將軍周慮等承敦意害卓

唐書曰王伾下劣闒茸不能如叔文有大志唯務金帛寶玩爲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韓子曰楚人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珠未可謂善鬻珠也

李尤匵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匵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廚

魏略曰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字方正曉知星曆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獨居道側以塼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

晉陽秋曰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廚畫寄桓玄並糊題其前玄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沈約宋書曰收范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奴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

齊書曰衡陽王鈞母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花釵廚子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槽再拜鯁咽見者皆爲之悲

又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記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廚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

拾遺錄曰郭況家富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屋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柏書廚一梓書廚一

范甯教曰籍官之大信而比散在衆曹此不可也可令作十五籍廚一縣一廚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四

服用部十六

梳篦　刷　鑷

鬊　剔齒纖

梳篦

說文曰櫛梳枇揔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踈也枇言其細相枇也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玉藻曰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

左傳僖公中曰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請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襦袍梳枇各一也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耳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象牙梳五枚后梓宮物象牙梳六枚瑇瑁梳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瑇瑁梳三枚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興安縣東邊有平石其上有櫛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墜櫛於此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魚法之不明則數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爲憂解也虱盡去百病愈

傅咸櫛賦叙曰夫才之治世猶櫛之理髮

涂岑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懃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之理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瑇瑁梳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梳枇皆在

四愁詩曰美人遺我旃檀梳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以沒齒

刷

說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釋名曰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猪鬣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理髮僅乃得之

陸雲與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膩處尚識

鑷

釋名曰鑷攝也攝取髮也

通俗文曰拔減髮鬚謂之鑷

說文曰作箭曰鏑箱也

洞林曰卷縣令施安上懷鑷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銳物有兩歧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餉沈熙光銅鑷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中用鐵鑷鑷五枚

臨海水土記曰鑷魚長七寸頭如鑷

齊書曰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帝曰豈有爲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鑷

觿

說文曰觿角銳端可以解結

毛詩淇澳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草觿所以解結）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小觿金燧右佩大觿木燧

剔齒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齒纖今以一枚寄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

服用部一十七

步搖　假髻　髮

步搖

釋名曰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周禮曰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步搖以黄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紏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賜馮貴人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各加賜一具

晉書曰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江表傳曰孫晧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着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命更作

晉令曰步搖蔽髻皆爲禁物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黄金步搖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梁沈靖妻沈氏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衣領微步動搖英

假髻

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

鄭玄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假髻以爲盛飾用髮甚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扶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人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髻後孫恩桓玄之亂死者万計被戮之家多亡頭首至大斂時皆以藤續菰草爲頭是假髻之應也○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

髮

釋名曰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

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鬄也）

傳曰衛莊公自城上見戎州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後爲己氏所殺也

吳志薛綜上事云漢時朱崖叛以長吏覩其人好髮髡取爲髲故百姓怨叛

南越志曰開安縣出頭髮

異苑曰琅耶費縣民家恒患失物作繩彊施穿穴口因繫得一髮長三尺許後不復失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

服用部一十八

手巾　絮巾

手巾

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

英雄記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江表傳曰孫權尅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涕泣交横慰勞與語使親近手巾拭其面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百濟白手巾也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爲手巾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雖爲三司率尔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輙下道避之

名山略記曰鬱州道祭酒徐誕常以治病爲事有吳人姓夏侯來師誕忽暴病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師寄手巾爲信誕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志怪曰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荅以白布手巾

神仙服食經曰伏苓如拳者着手巾中百鬼消滅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越布手巾一枚

絮巾

漢書儀曰皇后親蚕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

魏畧曰趙岐避難至北海着絮巾市賣餅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綸巾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爲帽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七

服用部一十九

鏡　鏡臺　奩

合　多羅　嚴器

鏡

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鑒謂之鏡

玄中記曰尹壽作鏡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鏡之銘曰見爾前必慮爾後

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王鏡用之噬虎（鄭玄注曰鏡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金鏡喻明道也始皇不尊子言亂真也）

詩鄘柏舟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茹度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四銖緇文章皆有組索兩人相見朔笑知之爲上客朔曰此王之坐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觀見相知情此名爲鏡

魏略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着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拔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勝

又曰郄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面旬日而戮

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甘卓將被誅引鏡不見其頭

又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遣謝玄賚銅鏡黃金宛轉繩等以爲之信

齊書曰綦毋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又曰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梁書曰王珎國武帝起兵東昏召珎國以衆還都使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及入城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梁帝帝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珎國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又曰到溉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

隋書曰文帝委任高熲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書曰太宗謂群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符子曰忠能善知人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人之阿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己也細士明己也大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朦然未見形容也及扶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氊則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倡故萬化無傷其得之乃失之也

又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隣（取大鏡高懸置中水見見四隣）

又曰人莫鑒於沫雨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言其濁擾也）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月則神仙千里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又曰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炫人於鏡中不能易其眞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於背有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鏡中故如人形

蜀王本紀曰武都大夫化爲女子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葬於武都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符一名陽燧取火於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於月並八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着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匣盛蓋銀華金薄鏡二枚銀龍頭受福蓮華鈕鏁四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純銀錯七寸鐵鏡四枚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鄴中記曰石虎三人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

世說曰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習車武子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益部耆舊傳曰杜眞孟宗周覽求師經歷衆務資用將之磨鏡自給

南蠻獠人俗曰諸婚姻以奴婢一人爲娉無奴婢以銅鏡當人婢

吳興郡記曰臨安縣東石鏡山山東有石鏡一徑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謙之尋陽記曰廬山東南有一石若鏡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致賫　磨鏡具自隨傭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荀悅申鑒曰君子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人訓人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內御戶座前大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有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每持此鏡感咽彩戾帝崩鏡不知所在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物如晝人向鏡語鏡中則響應之也

又曰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又曰方丈山池泥百錬成金鏡色青可照魍魎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年中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百鬼不能隱形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負石磨鏡局徇吳中街磨鏡得一錢因磨之

神仙傳曰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

劉根别傳曰思形狀可以長生以九寸明鏡照面熟視之令自識己身形常令不忘又則身神不散疾患不入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于吉每獨自坐髣髴見在其左右引鏡自照見在鏡中因拊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又吳曆曰策爲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曰面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因推几大叫瘡裂而卒

續搜神記曰文獻（文獻王導謚）曾令郭璞筮己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床帳二角名曰鏡耗以厭之某時撤甖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甖中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後令璞筮鏡甖之意璞云撤甖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以擬鏡立出

又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十許男女各雜衣或白或黑輙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於此獨坐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因共蒱博於是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一群犬因執燭而起佯誤以燭燒其衣毛乃焦伯夷懷刀投一人中之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神異經曰昔有夫婦將别破鏡人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自此始也

幽明録曰宫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眼乃失明

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風角要占曰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於申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廣二尺五寸築令堅固

孟達與劉封書曰天地初生如鏡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頃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

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荅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行明鏡鑒形當待君至

傅咸鏡賦曰從陰位於清商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度命歐冶而是營瑋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穹靈

鏡臺

世說曰溫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嶠從姑劉氏有女美嶠有意自娉數日乃下玉鏡臺姑喜既婚交禮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也

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鏁才下一關二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貴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玳瑁鈿鏤鏡臺一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韋朗爲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御史中丞劉禎請以事追免朗官

謝朓詩曰玲瓏類丹檻孤高似玄闕對鳳臨清水乘龍掛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鬢玉顔徒自見長見君情歇

古詩曰珊瑚挂鏡爛生光

奩

後漢書曰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拾遺記曰陰貴人餞瓜美帝使求之時有燉煌獻異瓜云是空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也

列仙傳曰朱崖令死當還法內珠於關者死其繼母棄其繫臂珠其男年九歲好之置鏡奩中皆不知也至海關吏收得十枚乃母子爭死吏遂弃而遣之（[illegible]）

語林曰范汪至能噉梅人致一斛奩（噉須臾盡也）

蔡邕表曰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魏武上雜物疏曰純銀漆豆奩純銀括樓奩

孫仲奇妹臨亡書曰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令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

合

宋元嘉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被彈事有金鏤合二枚銀鏤合二枚。劉向別傳曰向有合賦

祖台之志怪曰吳中有王大夫行至曲阿回塘上有一女子便留住宿解臂上金合繫其肘下令暮更來返不至更使尋求都無女人過猪欄邊見猪脚有合

多羅

纂文曰多羅粉器

扶南傳曰扶南國王以純金多羅遺毗騫王

嚴器

魏武內嚴器誡令曰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韋笥以黃韋緣中遇亂世無韋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麁布裹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爲之推壞今方竹嚴具緣漆甚華好。魏武上雜物疏曰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齊書曰宜都王鏗鎮姑孰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鏗以啓聞欝林勑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亦豈可不熟令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北史后妃傳曰舊儀司飾二人掌簪珥花嚴

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以笥爲嚴器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服用部二十

笄　釵　鑷（釵類）

瑇瑁　釧（跳脫）　指環

笄

釋名曰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

三禮圖曰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珈之珈笄飾之最盛者）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國語曰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子（內子卿之嫡妻）訪於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倚相止之

又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之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併代殺王平其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為磨笄山○薛淳于髡十酒説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釵

釋名曰釵枝形也因名之也爵釵者釵頭施爵

曹植美女篇曰頭插金爵釵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黄氏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人時見出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點釵群臣以為非禮咸、不與孫權勑付使者

晉記云王逵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

晉令曰六品下得服金釵以蔽髻○又曰女奴不得服銀釵○晉山陵故事曰后服有瑇瑁釵三十隻

沈約宋書曰泰始三年以皇后巳下六宮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旦視之匣唯見白鷰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玉鷰釵言其吉祥

拾遺録曰漢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繡紱拭血刮玉釵以拂於創應手則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能勝況龍鸞之重乎

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鳥常吐金屑如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又曰石季倫愛婢翔風別玉聲金色為倒龍之佩縈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皇之狀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輕聲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華陽國志曰涪陽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裴淵廣州記曰豪富女子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銅鼓號為銅鼓釵

崔豹古今注曰蟠龍釵梁冀婦所制

異苑曰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瑫義熙中遭事在郡婦謝氏詣廟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解

幽明録曰尋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瀹沒誠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參軍答曰何以爲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參軍明旦覓果見一毀賷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墮忽轉正得無恙也

録異傳曰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白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

神仙占曰頭上着釵夜卧墮靴履中者婦人與外夫殺之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

黄香九宮賦曰剝駁雜以爲釵（驪蟬）○古歌辭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陳司馬美女篇曰頭戴金雀釵腰佩翠琅玕○崔瑗三子釵銘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鬒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橫釵櫺嫉讚盛

魏陳思王美女篇曰頭戴合歡釵

梁陽濟泄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華露井邊摘華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已笑笑自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傳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耀首淑答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靈怪曰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詩曰玉釵空中墮金鈿色已歇獨泣謝春風良夜豈明月

鑷（釵類）

齊書曰文安王后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惟陳故古舊釵鑷數枚

又曰周盤龍爲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美稱送金釵鑷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

王仲宣七釋曰載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威蕤

孔偉七別曰長袖隨腕而遺耀紫鑷承鬢而騁輝

璫珥

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釋名曰瑱鎮也懸璫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本出於蠻夷蠻夷婦女輕浮好走以此璫錘之也今中國傚之也

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周書曰武王馳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王衣身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詩曰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琇瑩美石）

傳曰夏齊侯將納公（魯昭公也）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瑱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

易懷藏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此可飲八斗

又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魏書曰卞太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詐故取其

中者耳

異錄曰袁愽出遊其女案得壞墟冢璫珥百枚於是封上之詔以賜愽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眞珠璫

又諸葛恪別傳曰范愼不　馬耳璫恪荅曰母之於女天下至親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所寵者九十人）薛公欲知所立人爲夫人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立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夢書曰珠珥爲人子之所貴夢得珠珥得子也

魏陳思王洛神賦曰不江南之明璫

劉楨魯都賦曰含丹吮素乃笑斯詳插曜日之弃珥明月之璫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

王粲七釋曰抗照夜之明璫煥熠爚以垂暉

傅玄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釧（跳脫附）

通文俗曰環臂謂之釧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二雙

祖台之志怪曰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持一雙金鏁（鉆）（東）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鏤（鑐）（志）鑽鏤鏁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鏁開棺視夫人臂果無復有鏤鏁焉

致異記曰樂安章沉病死未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說金釧二雙託沉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讌接女去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沉後尋問遂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沉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金鏁一雙

交州記曰波斯王以金釧聘斯訶王女也

唐書曰交河王麴崇裕兄昭少好學嘗有鬻異事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唯篋中有金釧數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令貨易此書昭後歷位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妃群妾禮御於君所

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進者着於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着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

漢書儀曰宮人御幸賜銀環

後漢書曰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指釧環

晉書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乃於隣人李氏東墻桑樹中探得之李氏見驚曰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之子即羊祜前身也

又曰傅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解暢衣取其金環與左右暢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宋書曰西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梁書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彩

如龍丁有女子臂繞紞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常着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

拾遺錄曰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乎權乃翻其名為榴還臺也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照見指上骨惡之以賜侍兒

益部耆舊傳曰劉寵喪母時危亂墳墓發傷寵乃矯母令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西戎傳曰大宛國人深目多鬚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為聘

外國雜俗曰諸問婦許婚下金同心指環係同志不改

林道記曰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胡俗傳曰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

扶南傳曰扶南有訟者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燋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賫金環一雙啓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為盟也必得芝草投環於石間志頑念

搜靈記曰王譚琅耶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譚見形謂婦曰卿困之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譚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採得金指環一隻

甄異傳曰沛郡秦樹義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失路遠見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曉臨別女以指環與樹樹去迴顧乃是冢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粉　黛　脂澤

燕支　的　花勝

粉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䞓（勅貞切）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頰也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去疾后昭信謂去疾曰前畫工畫望卿袒裼傅粉疑有姦

又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續漢書曰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心

魏書曰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略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天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舞擊劒誦小說顧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也

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淮南子曰麻不厭墨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或問涉海之法荅曰先於川次破雞子一枚以少粉雜香末合攪水中則不畏風波

又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神仙傳曰眞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之雞子黃中皆有少粉也

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鵠曜鮮芳嘗貢京師名爲粉水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醫夷花末之爲粉大香

夢書曰婦人夢粉飾爲懷妊

神農本草曰粉錫一名鮮錫

語林曰石崇廁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鄴中記云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宋玉登徒子賦曰着粉太白施朱太赤

蔡邕女誡曰引粉則思其心之鮮

曹植樂府曰御巾粉於君傍中有藿納都梁

傅長虞感涼賦曰珠汗隕於玉躬粉附身而沾凝

黛

說文作黱畫眉也（黱與黛同）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

通俗文云染青石謂之點黛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楚詞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脂澤

釋名曰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之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已來始有之

漢書曰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又曰孔奮爲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以身處脂膏不能白

潤

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

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鬢則思其心之潤

馮衍集曰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

燕脂

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藍蘤（胡瓜妾）擣以水洮去黃汁作十餅如手掌着濕草卧一宿便陰乾欲用燕支以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洮赤黃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焉支山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紛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其上英者作燕支婦人用爲顏色可愛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不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

傅玄鏡賦曰珥明璫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花勝

釋名曰花勝草化也言人形容正等著之則勝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皇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金鏑鑷横簪之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戴勝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寳也不斷自成光若明月

晉中興書曰一名金稱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珎寶用有金勝

晉孝武時陽穀氏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

方術部一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念（念所號）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切）底（音止）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宣之則其氣集滯而體羸者）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老子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胷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七構切）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是以至人上士當施醫於未病之間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若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疽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真經咀（才與切）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誠者所以保和全真當須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飜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氣智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犲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卧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少勞食欲常少勞則勿過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筭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搆一惡則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惔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仙籙必書其名死籍必消其各養生之理盡在此矣至於鍊瓊丹而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真之妙道非食穀啗血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

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周威公曰何謂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谷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夫守一方之偏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

又曰養形必先無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也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養形神清果不足以存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淮南子同）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呂氏春秋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蹷逆寒疾也痿躄不能行）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

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吔甫）熱燀熱則理塞（腠脉塞也）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音瞞煩也）中大鞔則氣不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備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音移）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此五者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又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之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者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去乎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

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六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謂過制）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又曰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可取身將先取（身先爲天下雖取敗）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大寶身也）用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昔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　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道而身善矣行義而人善矣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而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

又曰今夫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精（音蹇）泉原雖欲勿稟可得乎今夫樹木灌以潦水疇以肥壤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蘖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生豈可得哉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貞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又曰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夫人之所受於性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也其所以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洙泅而鑒於止

水者以其靜也莫窺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其易也夫惟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情性由此觀之用者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焉

又曰聖人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悲憂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過嗜慾者性之累夫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抱朴子　內篇曰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絪縕神意並遊玉井泓窈灌漑延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

樹特生其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甘其清流于能修之松喬同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靈飄飄玉液霏霏金紫（乾之）在乎其隈愚人競往　至皆歸有道至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古賢之所祕子思之

又曰九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伏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道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奇藥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偏枯之若此也

又曰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亦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何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沙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鍊丹沙而服之乎

又曰人亦有不病者各有所制攝生食不欲飽眠不欲肩星下不卧里語曰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以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也夫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粮終與塵埃合體令人怛然心熱求生之志何可不營

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三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

白虎通曰男子六十閉房所以輔衰故重性命也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道引庶幾復道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已頭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為之使老有少容也

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

又曰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嗜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

腑臟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神仙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智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源故經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過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令口爽言若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可否失適反爲害耳人不知其經脉損傷血氣不足肉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

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乎凡遠思強健傷人憂愁悲哀傷人喜樂過量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人所傷者甚衆而獨責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精氣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則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歷藏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中形之事不然千心志也人能愛精養體服氣鍊神則萬神自守其不然者營衛枯瘁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魏志曰吳普嘗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通流病不得生譬猶户樞不蠧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及漢時有士君倩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施行之遂年九十餘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虚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武帝行之有効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飡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臛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

妨當時不必習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多諸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養生要曰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頂上滿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手人兩耳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閉氣右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止次引兩鬢髮舉之令人血氣流通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除

莊子曰吹喣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養生要伏氣經曰道者氣也寳氣得道長存神者精也寳

精則神明長生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是以爲道者務實其精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時正偃仆瞑目握固（握固者如嬰兒之捲手）閉氣不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氣出之曰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華蓋明（華蓋眉也）耳目聰擧無病邪不入寶氣一名曰行氣一名長息其法正偃仆徐漱醴泉（醴泉唾也）而咽之因行氣口但吐氣鼻但內氣徐縮引之莫大極滿者難還入五息已一息自可吐也一息數之至九十息頻伸訖復爲之滿四九三百六十息爲一竟咽之乃鼻內氣也不尒或令欬凡內氣上外吐氣則氣不流自覺周身也

抱朴子曰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偶

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又曰尒乃咀吸寳華谷神太清外珎五耀內守九精

修養雜訣曰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言口鼻也天地之門以吐納陰陽生死之氣每至旦面向午展兩手於膝之上徐按捺百節口吐濁氣鼻引清氣所以吐故納新是蹙氣良久徐徐吐之仍以左右手上下前後拓取氣之時意想太和元氣下入毛際流於五臓四支皆受其潤如山納雲如地受澤若氣通則覺腹中咽咽轉動若得十通即覺身體潤澤而色光奐耳目聰明飲食有味氣力倍加諸疾去矣○守九精法言曰生氣時躰鋪厚軟枕與身平仰卧展脚握固去身四五寸兩手亦去身四五寸微微鼻引大陽清氣入意送此氣遍身體即閉氣至極然後細從口吐之勿令耳聞吐氣之聲也

著生論曰大凡著生先調元氣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爲精精反爲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徤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爲血血復爲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即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二元交氣氣化爲津津復爲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即生氣乏則死四曰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味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常使循環即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臓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

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支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臓

修養雜訣氣銘曰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精各存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性和者寂守一神閉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理合玄玄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精氣乃冥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亂氣性情交爭擁搆成患神形豈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遣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坐握固冥然納息盧中吹息天關入息微微出息綿綿以意引氣臓腑迴旋然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無疾不躡凡欲胎息導引爲先經脉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雕

側身攣㻑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投腦後左旋右旋勁展兩足氣出指端擺挈四肢捉搦三關熟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胖固閉冥心亡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撫塞喉間擁氣則咽三咽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汨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無爲爲於無爲不爲無爲莫若無爲不思爲思莫若無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爲不寒不熱不渇不飢恬淡無爲以道自怡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懷道君子銘之佩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方術部二

醫一

周禮天官下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

又天官疾醫職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音注）藥劀（音刮）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

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禮記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又曾子問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藥必親嘗之

左傳　曰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又襄三曰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又昭元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音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又昭五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

尚書說命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書由醫非凡君之名人所如讀不舍藥物所以加弑）（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

論語曰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帝王世紀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

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

又曰炎帝神農氏長於姜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素問曰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黃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

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

世本曰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客桑君過扁鵲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乃呼鵲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禁方盡與扁鵲以其飲藥三十日視見垣外一方人以此視疾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入視疾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百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時曰雞鳴時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殮）其死未能半日鵲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之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析肓爪膜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若不如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中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能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溝壑長終而不反

言未及畢因歔欷服（坡）臆涕泣攅流不能自止容皃變更扁鵲曰太子病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者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礪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所及其在血脉針石可理其在腸胃酒醪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遁焉桓侯遂卒扁鵲名聞天下旁遊六國至邯鄲聞趙貴女病扁鵲即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扁鵲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改變無所滯凝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遂客使人刺殺之

又曰公孫光齊淄川唐里人善爲古方及傳語法淳于意

師之悉授其書意欲盡求他精方光曰吾方盡矣吾身已衰無所事之是吾少年所受妙方也公毋以教人意曰悉得禁方幸甚死不妄傳人光喜曰公後必爲國工臨菑楊慶有奇方吾不如之汝可謹事必得之意遂捨光而事慶焉

又曰楊慶齊人也年七十餘有古先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治及藥論之書甚精妙又家自給富不肯爲人治病亦不敎子孫後淳于意以父道事之甚謹慶愛之盡以其禁方與之曰汝慎勿令我子孫知汝學吾此決意曰謹聞命矣意行用其方遂盡其妙焉

又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楊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受之傳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多驗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得大溲三飲而疾愈淄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意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意復診其脉躁躁者有餘疾即飲以消石一齊即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診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菑川王病召意診脉曰蹷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疾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意與諸客坐未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胥脊痛不可以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

治之病方今在客腎濡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方言曰東齊之閒婿謂之倩）見建家京下方石（京者倉廩之屬）取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而病愈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意診其脉曰蟯瘕（蟯音饒）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黄麤循之戚戚然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愈三十日如故齊王侍醫遂病自鍊五石服之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

平七百王　七　王祖

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逆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内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如字）腧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病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所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意所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何以知之曰君朝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公乃示平曰病如是者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奴有病不舍人奴曰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外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殺音[illegible]）察之如死青之滋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者胃氣黄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内關内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若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齊淳于司馬病意診其脉告曰當病迵（音洞）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如廁也）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

平七百二王　八　王祖

來即出驅疾至舍即泄數十餘出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秦信在旁意出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意意往問之盡如意診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愈或問其故意曰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知不死

又曰宋邑臨淄人師倉公授五診脉論之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方術部三

醫二

史記曰馮信臨淄人爲齊太倉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意教以審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又曰高期仕濟北王爲大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之宜鑱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又曰唐安臨淄人也雅性好醫倉公淳于意教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爲齊侍醫

又曰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心學醫倉公其憐之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之法

又曰鄧訓爲護烏桓校尉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輙以刀自刺訓聞有病困者輙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又王符論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輙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大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脘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若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試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又曰曹褒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東觀漢記曰鄧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往來

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如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異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爲會稽太守建武十四年吳大疾疫署意中部尉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至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然後施行其所臨護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出行災害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君不須出也但得鍾督郵民皆活也

何顒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

成門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貰（音賒）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顖方三卷皆行於世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論撰成脉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魏志曰華他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分銖不假秤量針不過數處裁七八壯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腸皆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截斷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瘥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又曰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他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右即女在左即男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又曰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他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他言

又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患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他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他曰尋內實延外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又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他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欬嗽臥不安他曰刺不到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後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又東陽陳叔山小男三歲得下痢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紫苑丸十日即除

又至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不應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人相見五日平應時歸果如他言

又他行道見一人病噎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差即如他言立吐蛇一條遂懸之車邊欲造他他尚未還他家小兒戲門前迎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坐見他壁北懸此蛇輩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他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患體中不快詣他他云君病至深當破腹取之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痛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也士大夫曰余不耐痛必請治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又廣陵太守陳登得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他訴脉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乃可濟依期果發時他不在遂死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爲寒熱注病冬月中他令坐石

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戰欲死佗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衣良久汗洽出着粉燥便愈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割去惡肉以膏傅之即差太祖聞而異之召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愈

又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已已服當吐二外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亦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五六歲親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見欲死何忍急去（羌舉切）藏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

華佗更索成與藥已故到譙從索藥適會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病發無藥可療以至死

又曰樊阿彭城人少師華佗嘗問佗求服食法佗受以漆葉青黏散子方云服之去三蟲利五藏輕身益氣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年百餘歲漆葉所在有之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人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而問之所服食阿因醉亂誤說之人服多驗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

晉書曰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定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以改諸度量若是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又曰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尔葬也旐乃解

又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廩丘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皆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法令温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苗云曾有人疲極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九過發汗汗不出苗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

傅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丘如其言果差

又曰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瘧尤工甚爲當時所歎伏焉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幼覽衆書近得萬卷自號抱朴子善養性之術撰經用救驗方三卷號曰肘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于今行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幼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又曰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爲精妙療之隨手而愈猶是向風千里而至者多矣官至太醫校尉

又曰史脫性器沉毅志行敦簡善診候明消息多辯論以

醫術精博拜太醫校尉治黃疸病最爲高手

又曰宮泰幼好墳典雅尚方術有一藝長於已者必千里尋之以此精心善極諸疾於氣尤精制三物散方治喘嗽上氣甚有異効世所貴焉

又曰靳邵性明敏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通究裁方治療意出衆表創制五石散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服餌皆獲異効

又曰程據爲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爲太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爲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又曰范汪字玄平性仁愛善醫術常以拯恤爲事凡有疾病不限貴賤皆爲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餘卷又一百七卷後人詳用多獲其効

又曰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名士咸愛之謝玄以爲長史厚遇之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本醫術究其精妙執書揮淚遂眇一目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語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劉敬叔異苑曰王纂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針石宋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來魅惑成病纂爲治之始下一針有獺從女被内走出病遂愈○宋書曰徐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弥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聲甚悽愴秋夫問何所須荅言姓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又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脉爲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加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又曰孫法宗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関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

又曰羊欣字敬元性好文儒兼善醫藥撰方三十卷爲代所重焉

又曰秦承祖性耿介專好藝術於方藥不問貴賤皆治療之多所全護當時稱之爲工手撰方二十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三

方術部四

醫三

齊書曰徐嗣伯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五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尔恒發熱冬月猶單衣體更肥壯又甞有傴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得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illegible]）耳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痢并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覔死人枕煑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草室中有呻吟聲嗣伯去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䵟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之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升餘樹爲之痿損

齊書曰褚澄字彦道建元中爲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煑之服一服乃吐一物如升許涎裹之而動開視乃雞雛十二頭而病都愈

吴均齊春秋曰顧歡字玄平吴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兼濟人也或以禳厭而多全護有病邪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唯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惡正勝邪故尔

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性愛林泉尤好著述常曰我讀書未滿萬卷以内典叅之乃當小出耳先生性好醫方專以拯濟欲利益羣品故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爲七卷撰其語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爲百一之製世所行用多獲異効焉

又曰范雲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許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王僧孺工屬文善楷隷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

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後魏書曰王顯字世榮陽平人也頗參士流雖以醫術自達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聞昭懷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龍而遶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勅召諸醫診脉徐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藥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後果如顯言乃補御史常在御營進藥出入禁內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卷頒布天下

又曰徐謇字伯城丹陽人也兄文伯皆善醫藥謇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魏孝文遷洛除中散大夫子雄亦以醫術稱

又曰裴宣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又曰高允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非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北齊書曰張子信少以醫術知名隱於白鹿山時出京師甚爲魏收崔季舒所知嘗以詩酬贈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歳餘謝病歸

又曰馬嗣明河內野王人少明醫術診脉預知生死邢劭子寶十七八苦傷寒嗣明診其脉告楊愔曰此子今瘉不療自愈然不踰年必死覺之少晚不可爲也數日兩公侍宴酒酣顧祖曰子才兒聰宜以近郡處之愔曰年少未可劭出愔以嗣明言奏乃止寶未朞而卒其驗如此背發腫嗣明以鍊理色石大如鵝卵猛火燒令黃赤投醋中使屑落盡暴乾擣篩和傅之立愈嗣明從駕之晉陽至遼陽見牓云女病能差之與錢拾萬衆醫視之無敢措手嗣明見牓笑曰真得此女矣乃抵其家問其由云曾將麥穗見赤物長二尺似蛇入指中因驚倒手臂疼重月餘日漸及半身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曰毒蛇爲鸛所啄遺血於此犯而得之即受方令服十餘劑以湯散補之明年還鄴女疾都愈戴錢而歸嗣明恃其伎視徐之才崔叔等蔑如也隋開皇中卒

又曰李元忠趙郡柏仁人也代爲著姓元忠倜儻博學通陰陽術數初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人有疾病無問貴賤咸爲療之故鄉里推敬聲稱益遠後拜南郡太守族弟密性方直亦以母老習醫遂成妙手

又曰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明敏有識幹精於醫術經方本草常所披覽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後雖位望顯貴亦不懈怠

張太素齊書曰徐之才字士茂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千石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書之遂爲良醫至濮陽太守父雄員外散騎侍郎代傳其術號爲神明而之才幼而俊發尤爲精敏仕梁爲豫章王綜

鎮東右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爲魏所獲既爵族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無方王公貴人爭饋之爲貴人居矣稍遷員外散騎常侍加中軍金紫天平中高祖詣晉陽恒居內館所療十全皇建中除兖州刺史未行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奉藥立愈賞賜巨萬有人脚跟腫痛不堪忍諸醫莫識之才視曰蛤精也當乘船入海出脚水中得之疾者曰是也之才爲割得兩蛤子大如榆莢或以五色骨爲佩刀靶之才曰此人瘤也何從得之對曰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文理故用之其通識類此武成王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言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而立之才曰此色慾過多大虛所致即進藥一服稍稍遠變成五色物數服而愈病發輙馳召之針藥所加無不愈者齻（音顛）武成王生齲牙遍召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帝怒而撻之之才拜賀曰此謂智牙生則聖明而壽帝大悅賜帛萬疋加金玉重寶

又曰張遠遊齊人以醫藥道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同合九轉金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我貪人間樂不能飛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之

後周書曰姚僧坦字法衞吳興武康人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坦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坦酬對無滯梁武甚奇之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帝令僧坦視之僧坦還說其狀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每留情頗識治體今

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帝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咸謂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坦曰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帝從而愈及大軍克荊州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遣使馳驛徵僧坦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疾疹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隆重乃止明年隨至長安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自云自要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即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解再服中縛解又服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稍得屈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僧坦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坦知其可差即爲處方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欣然僧坦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高祖引僧坦問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

已多准之常人竊已憂懼帝泣曰公旣决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事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又治目疾便愈未及治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是歲高祖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坦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宫嘗苦心痛乃令僧坦治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僧坦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許候知帝危殆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卒僧坦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三卷行於世

隋書曰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竟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楊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効

唐書曰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疾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若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之曰欽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髃一穴應時射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又曰許裔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

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裔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武德初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裔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

不能若述耳年七十餘卒

又曰秦鳴鶴爲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后亦幸災異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也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鳴鶴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血流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方術部五

醫四

金澤文庫

唐書曰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隣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照隣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雪霜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音針）劑（才齊切）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又曰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

又曰孟詵汝州梁人也以進士擢第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學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褘（音暉）之家見其勑賜金盤謂褘之曰此藥金也若燒之上有五色試之果然則天聞之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撰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又曰王方慶太原人也雅有材度博學多聞篤好經方精於藥性則天令監領尚藥奉御張文仲侍醫李虔縱光祿卿韋慈藏等撰諸藥方方慶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

十卷大行於代

又曰天寶中詔曰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儻醫療失時因致夭横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方要路牓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又曰德宗撰貞元集要廣利方親爲之制序頒於天下通衢其方總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韓子曰醫善吮人傷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向明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心七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矣

又曰楊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請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脉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飢飽色欲精慮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多貢切）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病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病自瘳

又曰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同愈謂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藏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病與體偕長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尸子曰有醫竘（音驅主反）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音徂戈反）爲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醫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獻方者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復譏獻方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座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孔子曰女說非也夫三折股而後爲醫梁丘子遇虺害而獲瘳慮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驗所以已之方之優劣也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之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勸醫曰是良藥也

鶡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

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又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又曰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楚辭九章曰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方用戊己之草后土脂黃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卉華醴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又曰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藥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五月末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内口中皆立生綱服此藥得數百歲不老

又曰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經三日董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内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舉死人頭搖消之食頃士燮開目動手足半日能起坐遂活活後四日能語云死時奄然有數十馬卒收之將載轎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中人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内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光忽聞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鍤掘其居戶良久引之見外有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活奉還廬山了不田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令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之間杏樹成林縣令親故有女病醫療不差令謂奉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君奉使物召鬼魅有大白鼉長數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妻之

又曰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能騎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吳郡人莫知姓名負石磨鏡局循吳中磨鏡輒問人得無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與之服服藥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計人後上吳山絶崖懸藥與人欲去時語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日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服之疾愈

玉匱針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脉論疾多所著

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門支法存嶺表人性敦方藥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襲水土多患脚弱惟法存能拯濟之

又曰仰道人嶺表僧也雖以聰惠入道長以醫術開懷因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襲水土皆患軟脚之疾染者無不斃踣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名焉

又曰僧深齊宋間道人善療脚弱氣之疾撰錄法存等諸家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効時人號曰深師方焉

龔慶鬼遺方序曰劉涓子不知何許人也晉末於丹陽郊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旦率門人弟子隣伍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見一小兒問之何姓小兒云主人昨夜爲涓子所射

今欲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是誰答曰是黄父鬼乃將小兒還來至閤擣藥聲遥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開書一人擣藥比及齊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并一臼藥人有云癰者塗之隨手而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文曰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

周禮天官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又春官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秋田習獮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卜問後歲稼所宜矣）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原原田也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其繇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又卜師職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言此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也）

又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卜其日與牲也）

又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禮記曰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

曲禮曰凡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齋潔也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又禮運曰龜爲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

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月卜士負之

又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視兆坼）君定體（視兆所得也）

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問志則否（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太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又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音袞）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兆三易三夢之占）

又曰表記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又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作卜筮也神明謂群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也）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

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左傳曰楚伐鄭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事具筮門

又僖上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又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杜預注曰卜招父梁太卜也）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曰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

又成上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襄元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又襄二曰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又曰晉侯遊及著雍疾卜桑林見（事具祭部）

又曰鄭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而歲習祥祥習其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又襄五曰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又昭二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瑣楚地也）闔吳出師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汭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弊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弊邑休怠（休解）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又昭三曰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音丕）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靈姑銔公旗也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又昭四曰楚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又曰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又曰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又昭六曰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

又定下曰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

又哀上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事見江部）

又曰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也）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知陰輔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也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毛詩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曰卜建國必卜之）

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或卜或筮俱占之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

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不兆占繇不中）

又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又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哀我窮盡寡財之民仍有獄訟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尚書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又洪範曰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著曰筮）乃命卜筮曰雨

曰霽（龜兆形也有似雨者又有似雨止）曰蒙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曰貞曰悔（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又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穆敬也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以相順之辭）公乃爲三壇同墠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一相因而吉也）

又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玆命

又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籠中夜而見夢於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擧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愬元王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以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曰今昔斗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使人問泉陽令取龜獻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將入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毋令失期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遊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

王勿遣也王大悅於是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瘡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又曰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莫如劉季於是乃立爲沛公

又曰陳平等遣人迎代王欲立爲帝代王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迺天子也

又曰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鄉立居取生荊枝及堅木堅木枝燒之斬取熱處以灼龜所卜處灼以荊若外

揲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岸崩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

又曰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觀采其人二人即同輿之市游於卜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季主視其狀貌類有道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衿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也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之貌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公何以卑汙長者乎二君曰尊官厚祿之所高也賢材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然將用瘕瑕吉凶則弗能理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別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者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也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周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謝少老子之言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車輜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也子何故而云而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驗）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避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衆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等嘐嘐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道之以善

又曰張禹字子文父從家蓮勺（上音輦下音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謝承後漢書曰婁敀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敀使家人對云以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

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又曰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不從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乃灼龜卜降兆不吉中折遂止不降

又曰范丹字史雲朝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魏志管公明傳曰洛中有一小人夫婢輅爲卦教明旦東明城門中鉤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卽逐之豚入入舍突破主人甕婢從甕中出輅在田舍時嘗候遠

鄰主人患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有一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宿此能除之卽從輅語得書生遂留宿意甚不安主人留入生乃抱刀出門薪積故有一小物直來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復火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方術部七

卜下（諸雜卜附）

晉書曰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介其因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太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東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劾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陽平人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燒死人吏疑是熊諸生失火持諸生急熊曰吾已爲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卜尅日當還如期果至

宋書曰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某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又曰荀伯玉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還都賣卜自業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梁書曰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

三國典略曰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還都入勸梁主云建鄴舊都塋陵攸在荊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吉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隨盧安興征俚獠有功除南海令監州王勵深委任之勵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勵勵問其故文育以告勵乃遣之

又曰東魏相齊王澄以舟師還次於小平津北岸古冢崩得見銘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霸主必爲改遷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令更葬之

又曰齊害其廢主濟南王也長廣王湛懼高元海爲畫三策湛不能斷令鄭道謙及尊世等卜以決之道謙等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曰初鄴有賣卜者相趙隱當大貴及隱自黃門侍郎遷祕書監崔肇師呼卜者而問之焉卜者對曰公令望雖高爵位難進肇師不悅終如其言

隋書曰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唐書曰王遠知事梁貞白先生陶弘景隱居茅山盡傳其符籙隋煬帝爲晉王出鎮揚州遣人迎致及即位於東都起玉清觀以處之太宗之爲秦王也既平王世充與記室房玄齡往詣之立枚以問其吉凶遠知指秦王之枚曰此當上應天命下濟蒼生者又指玄齡之枚云聖之輔也及太宗踐祚恩禮甚厚

又曰城陽公主初適杜如晦之子荷荷貞觀中爲尚衣奉御坐承乾事伏誅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昱之子瓘將成婚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太宗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終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又曰憲宗嘗謂李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國有大事可疑者故謀於卿士庶人決於卜筮俱吉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尚卜筮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偏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曰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

又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鑽龜龜不兆祖行之日雨輜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非子之所知也龜不兆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祖行之日雨輜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幟折爲三此軍分爲三如此斬紂首之象

國語曰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鯁刺人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似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太卜掌龜大夫占色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非離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骨在口也）攜人國移心焉（攜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逞而不知胡可壅也（斟何逞快壅所也甘言人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止也）公不聽遂伐戎之（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

立爲夫人

春秋後語曰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惡怪之卜云涇水爲祟（祟物爲災曰祟音思醉切）

又曰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閈謂鄒忌曰何不詐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攻臨菑欲殺鄒忌不勝而奔

說苑曰成王卜洛事曰昔有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夾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有擇地而封哉示有天固也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對曰臧文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楚辭卜居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音足）柴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弃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先人非有丹書剖符之功依倚卜祝之閒人主以俳優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之言耆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龜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太卜官名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謂之釁者龜甲所以卜也蓍莖所以筮也

三禮圖曰龜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楚焞（徂昆切）以荆爲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心方是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數飾福者謂知來之妙

異苑曰會稽餘姚錢祐以元嘉四年五月二日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憑机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余人謂祐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無懼也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

道郎使人送出門仍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前不驗經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遠征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共行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於是巖崩壓伴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謀共殺之請以濕鬉爲記婦晝則勸詡令沐復憶非時莫沐之忌收鬉而止婦心慙負詐乃自沐鬉而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

甄異記曰宋車騎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背火）善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命左右射之內置函中時侍者六人悉驪人齋後小小戶內俱呼入召鐵鐵至使卜函中物者曰中則厚賞假加軍罰鐵卜兆成笑曰知之矣公曰何鐵曰宂色之鼠背明向戶彎弧射之豬其左股孕五子三雄二雌若謬不信剖腹立知公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蠡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燕人用蠡卜奇祇以取資自給傳會事以爲訓說）各解臧獲之裘（臧獲役人解其大裘以質其餐之言也）

虎卜

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遺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虎卜

雞卜

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鳥卜

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樗蒲卜

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樗蒲卜後傳樗陰善其功

十二棊卜

異苑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

齊書曰江謐出爲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棊棊經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大夫沈沖奏謐前後罪收付廷尉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

竹卜

荊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此其會也擲教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卜

楚詞曰索瓊茅以筳篿（楚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篿也）

牛蹄卜

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楊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方術部八

筮上

說文曰：筮，易卦用蓍也。從竹𢍜。（𢍜古文也）

周禮春官上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

禮記曲禮曰：假爾大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也），卜筮不相襲也。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卜筮者，先聖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又表記曰：天子無筮（謂出征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容，故傳曰：先王卜征伍年，襲其祥也），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也，有事則用）。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左傳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也。龜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也。姜，齊姓也）。五世其昌，並爲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生敬仲。其少也，周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太史也），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也。旅，陳也。百，言物備也已矣）。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太嶽之後也。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也）。

又閔公曰：晉獻公以魏賜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也）。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可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僖上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涉河，則晉侯車敗。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illegible]周易卦，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也）。

又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

（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筐女之職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即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也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之張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之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矣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又成下曰晉楚將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曰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蹙也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失之象故曰射其元）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又襄元曰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徙故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無也）是於周易有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可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爲己娶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也變爲巽故曰從風也）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變隕落故不可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也）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也）遂取之

又昭二曰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也）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山焚則離勝）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

終

又曰衛襄公嬖人婤姶（上音周下音遏）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又昭三曰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音赬）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又曰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又曰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周易上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奇况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天數五（五奇也）地數五（五奇合為二十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耦合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是故四營而成易（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顯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應對也）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歸藏曰蓍末大於本為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荊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減五筮之神明皆聚焉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瀆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漢書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首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後漢書曰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代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代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

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

又曰孝順梁皇后永建三年春三月丙午選入掖庭相工通見之瞿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

魏志曰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又曰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鷰共鬭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鬭直老鈴下耳今卦見其象而不見其凶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又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賓客並會原自起取鷰卵蜂窠蜘蛛著於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于宇堂雄雌以形分翼舒張此鷰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歎

又曰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夜夢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不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

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鼻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

又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問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其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又曰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尅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嘗與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理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可謂探賾窮通矣關羽既敗權使筮遇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又曰陸杭之克步闡孫晧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脩其政而常有窺上國之志

王隱晉書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性沈深有思義少爲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二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臥以其明有大鼠伏死于前譙國夏侯藻母病因五鼓中出詣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喚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撫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啼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外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

所咋死母於此漸差

又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適來廬思遠謂之曰君有通靈之思而但爲貴人用此君寒士貧苦多屯蹇可爲一卦智乃令繕作卦卦成謂瑗曰爲君安宅者女子耶瑗曰是也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搜神記同）

又曰韓友字光景廬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子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友爲筮之使畫

作野猪象着掛屛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卒巳復甦友爲卜之令以丹書板作日月置床頭及卧虎皮馬鄣泥登時大愈劉世則女病鬼魅積年巫爲祈禱伐空冢故城間得貍數十頭不差友筮之令作布囊女發時張囊着窻牖間友閉戸作氣若有所驅逐斯須之間囊大脹如吹慹裂因便敗女仍大發友乃便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間二十許日漸消下開視有一二斤毛狀如狐毛女遂大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方術部九

筮下

晉書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之不信卿曰既必不信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正得駁狗無白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又曰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鄉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又曰王導深重郭璞引參己軍事導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木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

又曰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郭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元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元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不見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巢密葉蔽之

又曰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在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又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

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撰前後綴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十篇

載記曰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還之夕復夢如初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馬爲離三爻同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豐期以沐新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宋書曰劉休善筮因尚書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齊書曰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嘗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剋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講說言乎兌故知善言乎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贊善莫不從風

梁書曰鄧元起初爲益州刺史及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又阮孝緒傳曰孝緒見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

又曰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著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

祖曰此是湯武革順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曰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卦未可爲吉也高祖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云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旣久不宜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也務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

又曰許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

北史曰後魏樂平王丕坐事以憂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善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可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帝字孝則孝文皇帝之孫也性沉厚少言體有鱗文初封汝陽公夢人謂己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將即位使吳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也後入于地不得久也

又曰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也初家于洛邑神武奉使入洛常止岳舍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光蔽而無火移於東屋其光復存以爲恠也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當大貴主人蒙其福神武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可聞從之共圖大計岳至信都神武以爲散騎常侍封山氏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又曰齊趙輔和明易善筮後宮誕男女時日筮無不中有人父疾輔和筮之遇乾之晉告之以吉退而謂人曰乾爲天天變爲離而昇於天能無死乎果如其言

又曰齊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終必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時齊主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首冬我乃不見

又後周書曰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虎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姤之履林曰上既爲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牛寅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案卦而談或輕或重將於是神服又以壬申日寅時筮南軍何時有信遇剝之艮孝元曰使還已在門外遣人往看果如所說賓客驚其妙而問之孝元曰艮爲門時在寅與日辰并故知之耳凡所占決萬不失一及我軍之伐援者爲卦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

隋書曰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幷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

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陸易之上疑焉召伯醜筮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唐書曰太宗皇后長孫氏隋大業中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有妾張氏於后所宿舍側見一大馬二丈鞍勒備具士廉筮之遇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也泰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卜人曰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非也案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當大貴也其可議言乎士廉志之而心獨喜親戚知者咸竒異焉

又曰衛大經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起嘗預筮死日先鑿墓自爲誌文如筮而終

又曰玄宗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五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家語曰孔子嘗自爲筮而卦得賁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是吉卦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而以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之有餘質有餘者不受飾故也（說苑同）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始有筮

衛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國語曰晉公子在秦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

又曰惠公卒秦伯納公子董因逆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沉之星也實沉

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爲侯也泰三至五震爲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秉執）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又曰晉孫談之子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規畫臀尻）三世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山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

（夢卦也）吾聞之泰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尅以三合與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早善晉子其當之（晉子周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劉謂殺之）

智瓊傳曰弦超爲神女所降論者以爲神仙或以爲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寶以周易筮之遇頤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頤貞吉正以養身雷動山下氣性唯新變而之益延壽永年乘龍銜風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搜神記曰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夜臥見東壁正白如門呼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如故還牀又見心大恐其旦應劭往候之玄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玄聞往請之公祖虛禮盛饌

下席行觴彥興辭公祖讓再三爾乃應之曰府君怖見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到六月九日太尉楊秉薨七月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焉復爲度遼將軍遂登三事

續搜神記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走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此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

又曰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始學易卜屢有驗超令試筮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先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檐下却後九日辰加午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期日超臥南軒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録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人也善於易臨死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尔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吾言言訖而卒後果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至亭妻遂賫板往使者執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生不蹤此何緣尔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審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

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可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婦兒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其言

金樓子自敘云初至荆州卜雨聊附見首末孟秋之月亢陽日久月旦雖雨俄尒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吾乃端筴拂蓍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爲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時雲卷金翹日耀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峙謂亢陽之勢未霆膏澤筮遇坎之比於是輟蓍而歎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在金今夜三更

平地上有水稱之爲比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

又曰桃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宮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波纍生猶穀河車似帶余乃欣然

異苑曰潁川庾嶷德善於蓍筮之事有一人失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日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且出郭果有曹郎上墓還便升車曹大駭呼牛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蓍千歲而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又曰筮必沐浴齋潔燒香每朔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鬼谷子曰夫決情定疑萬事之基以正亂治天決誠爲難者也先生乃用蓍龜以助自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方術部十

相上

左傳文上曰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也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方面也）

又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淨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愼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記曰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

又曰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乃呂后也（季漢高祖字也）

又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乃由此男相魯元亦皆貴

又曰薄姬母媪之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曰先貴無相忘而管趙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城皐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漢王問其故以實告漢王心憐薄姬召一幸生代王（即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恒山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太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又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執志彊也（眡讀如視古文通明）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摯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怨不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干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如何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曷鼻如謂蝎蟲也）巨肩（巨肩謂項低而肩聳）魋顏蹙齃（謂蹙鼻於眉）膝攣（兩脚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懷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

又曰英布少時遇相者曰當黥而王後布被刑欣然果爲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徼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其家一簪不得著身遂寄死人家

又曰條侯周亞夫爲河內太守時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貴重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又曰韋賢爲吏至大鴻臚有工相之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當爲丞相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上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漢書曰上立劉濞於沛爲吳王王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李陵爲匈奴所圍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皃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又曰黃霸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貴不然相書不可用矣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後爲丞相

後漢書曰世祖以朱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債何得貴乎淵曰公相然也張濟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爲解犢侯既夫南陽桓帝崩迎解犢侯爲天子是爲靈帝濟爲司空也

又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其母嘗使善相者看后曰此女必將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養他子得力乃當踰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竇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又曰和熹鄧后傳曰幼時嘗有相者蘇大見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又曰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愼嬪納詳求淑哲

東觀漢記曰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廷及耳目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鼻味腊毒天精幽夕故爲棺槨飛爲護車）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後十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矣

又曰鍾毓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毓是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又曰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

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唯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歿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爲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耶

又曰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朱建平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半卒應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遊田娛飲宴自娛過期一年而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姊指后曰此貴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焉有異志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又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又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漢末入蜀知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吳志曰漢以孫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晉書裴秀傳曰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又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

有三子繼天自道生臨川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晉書曰王覽祥之弟也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又曰羊祜少喪父遊汶水之濱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滿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又羊祜傳曰祜幼時有善相墓者言祜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又曰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張華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閒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

又曰檀憑之曾有善相者皆廢萃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劉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素貧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果如言

又曰王彌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晉中興書曰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圭曰君位當上公爲八州都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方術部十一

相中

宋書高帝紀曰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鎭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桓玄纂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業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付關

隴平定然後議之

又曰柳元景少時貧苦嘗至下都值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以爲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會諸軍主摴蒱官賭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孫嚴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相者曰骨法如此若不驗便是相書謬耳後攸之爲荆郢二州超之

廣州景文南豫州

又曰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汝曰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齊書曰太祖初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

又曰張欣泰少時有人相當得三公而年纔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爲刺史年三十六卒

又曰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之鑒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餉

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遺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

又曰明帝體上有赤誌常祕不言既而江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卿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書曰梁武帝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還隋王鎭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梁武帝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又曰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吳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知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固侯南兗州刺史

後魏書曰李訢字元盛訢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目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婿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又曰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嘗從相者唐文相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方伯封公及爲上谷太守文以百姓禮拜謁文曰明公憶疇昔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知得爲州人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人咸謂不然後瓊得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未拜果暴終昔魏舒見主兒死自知已必至三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

又曰盧淵出鎮關右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七爲魏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東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龍角駿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

又曰張秀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黄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德拜范陽王建元年即帝位

又前涼錄曰況瓊與同郡陳瑱（徒典反）宗亂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況瓊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

北齊書曰房豹遷侍御史王思政入據潁川隨慕容紹宗出討乃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中冀以厭當之豹謂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公若實有災厄非禳避所免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之元吉未幾而紹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顯儁幼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在後累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又曰尉瑾爲聘梁使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

宰相瓘出鄂謂人曰此公爲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鄂後爲陳後主兼散騎常侍至孝瓘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鄂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

又曰盧潛陷陳將李騊駼將逃歸弃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吳越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齊與弟士遂曰吾夢汝以其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屍歸葬

又曰遼西段長太原龐倉鷹俱有先知之監長爲魏懷朔鎭將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祿初兼南中郎將倉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甿於蝸牛廬中倉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倉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相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渤海王朝於鄴時有吳士目盲而妙於聲相王使試之聞劉桃桃板之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於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王之聲崔暹私稱之謬曰亦有國主也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又曰齊文宣字子進神武第二子也婁太后初孕文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既生數月后乃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餓文宣忽應曰得活故名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及長黑色大頰兊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

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婁后見其諸子歷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又曰梁宜豐侯脩參軍陳晃善相八脩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壓侵兼恐不得善終

又曰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顴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垂淚者垂淚者肅太原公洋

又曰齊高歸彥嘗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極人臣必可反歸彥曰我爲何須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王軌以隋公楊堅相表殊異因入侍議陽醉撥去堅幘言曰是何物頭額帝謂之雖大而却無所至也皇甫后見堅又舉手自拍其額帝肅堅曰皇后道公額也帝乃密使來和相堅和詭對曰堅相貌是守節忠臣宜作總管大將作總管則能靜肅一方作大將則能全軍破敵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即位召拜淑儀

又曰韋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慮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目相者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後還鄉里與陳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以功進位司空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長至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

異之

又曰孝閔帝覺太祖第三子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隋書曰高祖生於馮翊波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顔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

又高曰祖在周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照視之照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也

又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

又曰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特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私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顔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曉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東門北面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

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又曰煬帝在藩時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

又曰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又曰帝嘗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又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韋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

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壽終

又曰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北史曰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師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又曰牛弘初在繦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

又曰隋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術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方術部十二

相下

金澤文庫

唐書曰高祖生長安紫氣充庭神光照室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初有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王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史良復過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頻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又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寶弘農華陰人也性寬厚如愚而內敏仕隋歷通事舍人滄州長史煬帝時徵爲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巫相往來情契愈昵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

前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旣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賜償金盆高祖大悅

又曰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門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兒後必由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而不知所在高祖以爲神陰採濟世安民之義遂以名焉

又曰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祖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禮蹴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誡之在德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與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常遣人監之不得與人交言

又曰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來第中謂其母氏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形奧徹不易可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曰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之主也

又曰乙弗弘禮善占相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鼎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眞是賊人但不知

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

又曰袁天綱成都人也尤工相術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糺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

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遣天綱天綱謂杜公曰當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來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脈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

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又曰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相當位極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又曰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常遇憬藏因問禄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而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卽又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往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窨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及妻子與之告別云當死俄而有勑許令致仕依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縑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難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海東效力固辭思賢之辦日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次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

內憬藏相人之妙皆此類官不仕壽終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末塗屯躓高晚達而最爲壽考夫速登者易顚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濟等乃皆皆如相工所言

又曰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部入京師裴冕爲河西郎中知河西留後左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卽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

深謝絶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晃爲御史中丞追赴京晃又語曰事驗矣晃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卽日陷破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閣日何轉分明不可說晃志之卽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且如靈武晃會之翊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晃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晃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亦合得宰相須得一大將帥卽得諲後至驛請諲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麁猛持弓矢突入射諲再發幾中諲而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諲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官對梁鳳遣二人行請揆曰公從舍人卽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郎是吏部郎中及赴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吏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伴韓以自嫌後晃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病卒

後周史曰周玄豹者本鄴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鑑從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祕旨旣長還歸俗盧程寄褐宦遊于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衮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程登庸於鄴下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愼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頗亮直有丈夫大節也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王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貟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詐得罪

金樓子曰宜脩容許負之術曾正衣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梁惠王尚康勝或以爲不然曰行步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靜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

孫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雖惡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

符子曰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丞相之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臣不吉臣聞鳴梟者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爲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論衡曰世人因有身猶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升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懽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

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而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方術部十三

占候

周禮春官宗伯下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眡音視）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曰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遷移之）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傳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又襄二十八年曰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經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禍國斃大未）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占也）

又曰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莠喻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也）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又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妃音配）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於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又曰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又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以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古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從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又曰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由又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

又曰公沙穆遷弘農令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又曰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姓名嘗告守津吏曰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津吏撾破從

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辭去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晉書曰戴洋善方術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深愼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守振武將軍颺責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遏不得之郡元帝將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不行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康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皆越王用三月甲辰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會懷怨懟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怨

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啟事耶乃從之咸和元年祖約南行路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火將至夏夜南人反執約兄子濟迸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光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廻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征西將軍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隋書曰庾季才初仕梁元帝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整旆旋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僕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雖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士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如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疋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於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初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

又曰盧太翼善曆數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再三太翼曰臣

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及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唐書曰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閭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方術部十四

占星　占風
占雨　望氣

占星

漢書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也漢王入關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帝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嘗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又曰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俗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驚相對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破袁紹於官渡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晉書曰戴洋嘗占候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暴水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泰寧二年正月有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應當暨陽及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者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征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謂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守周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諫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漢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鎭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鄭之分歲鎭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鎭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爲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官若應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而薨

又曰祖逖將城武牢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

又戴記曰苻堅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於占西南國

亡明年必平蜀漢堅大悅

又曰苻堅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其如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書紙作字以記其異

又曰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言之妖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

即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書曰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歷數及卜相之術則天時爲監察御史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

又曰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上諸侯太史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尅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

又曰元和八年熒惑犯太微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占風

後漢書曰郎顗上書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晡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脩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

又曰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秘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人不寧南

狩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耶明日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航（宛陵縣二湯船航以舟濟水也航何湖切也）馬蹹足是以不得速（蹴踢蹹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代傳術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郎宗爲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包懸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吳志曰孫權征黃祖軍行及潯陽吳範見風氣因前稱賀催兵急行至郎破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祖至五更果得之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在後王辛德在南方西受自刑梁在燕並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及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燕在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皆吳伐關羽天雷在前踊拜賀今往伺候如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洋往潯陽時劉裔鎮潯陽九月甲申時有風從東來入裔兒舡中西過狀如疋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中來攝堤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裔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裔架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下閉門堅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裔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裔遂爲郭默所害

北齊書曰權會明風角玄象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人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與學生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今詣某處追尋果如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

占雨

後漢書曰任文公爲侍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曰急促載使白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

又曰高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郡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又曰楊統善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

望氣

史記曰漢文十五年夏四月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圖云玉英五常并脩則見）

漢書曰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

又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生昭帝○又曰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邴吉爲廷尉監治之無辜使女徒更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賴吉得全

後漢書曰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唶歎也音子夜反）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書曰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巡狩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絶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曆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應之在此矣

又曰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事見劒門中）

又曰陳訓字元道歷陽人也學天文筭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將軍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及陳敏作亂以訓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敏參軍乃說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之必敗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理令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故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氣

後周書曰蔣昇字鳳起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

隋書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至德初鼎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陳武帝在南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僭之意聞鼎言大喜因而定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方術部十五

巫上

說文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舞降神也象人兩褏舞形與工同意

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凡喪事掌巫降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禮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所以異於生也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之公依）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桃茢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又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傳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乎許之遂不見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杜預注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飢而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巫之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殺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

又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玆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逞獻

子許諾晉伐齊

又曰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祝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史記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往到鄴會長老問民之疾苦長老云苦於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歛百姓取其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爲治新繒綺縠之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帳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飰食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貧困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與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欲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與人民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旁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卒共抱女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女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若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之久也皆罷去歸鄴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又曰武帝時游水發根（服虔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無憂病於是病愈

又曰栢梁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屋必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又曰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矣）

又曰孝武帝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

後漢書曰樊崇等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也）巫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作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令阜孫）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爲建世元年

又曰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者詐怖愚人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人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絕百姓以安

又曰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寒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在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代廷尉爲法名家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浚遒縣有虞后二山人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絶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學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擊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東觀漢記曰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踈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吳志曰景帝有疾求視鬼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之於中架小屋施床机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形狀者即信當厚賜加賞矣竟日盡夕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者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景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大被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觴挑柈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又曰武悼楊后既爲賈后所幽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敗李矩屯于滎陽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時暢卒至城東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暢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爭進

又載記曰石虎太子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及邃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封芝爲宜城君

又曰李雄母羅氏姚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母司空趙肅諫之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自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

又曰王僧綽豫參朝政從兄微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

乃求吳郡及廣州會巫蠱事泄上先召僧綽具以言之

又曰明帝選王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因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齊書曰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揚氏禱祝速求大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匆信呼揚婆宋氏已來人間有揚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揚氏日夜祈禱

又曰明帝身有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又曰東昏侯偏信蔣侯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啓並云降福遂加位國末又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巫師魔媼迎送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止當託神鬼以達意耳後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尋覓既不見乃縛菰爲明帝形北面斬之

又曰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有痼病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聲云汝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魍魎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病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又曰武陵王曅爲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曅有非常之相以

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焉

又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

又曰袁君正字世忠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政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政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政使檢諸身於衣裹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梁書曰沈約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令巫視之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又曰元帝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不可言

又曰蔡撙爲臨海太守有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貼與同里正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撙內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

又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拆風俗遂改

後魏書曰鄭祚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許相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士累遷黃門侍郎

又曰定州流人解思安其兄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

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害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楊州相國城內更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才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詣伸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尔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屍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三國典略曰初齊神武之克鄴城於北臺上建立神祠盡布衣時所事也每祠之日唯與巫潘嫗及數人行事親自神筴割外無見者至是齊主焚除此廟并擲巫於火令燒殺之

又曰齊高緯夜夢黑衣貴人送相驅逐乃向之拜巫者烏大以厭之又於芳林園自着破衣宴爲窮兒入市躬自交易焉築西鄙諸城爲羌兵鼓譟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縛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驅鶩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又曰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蓮莖化爲人面着鮮卑帽妻晝魘魘寐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

又曰侯景之首至于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首至湖東付諸議參軍宗季長季長宅東有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云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烏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

北史曰齊琅邪王儼之未獲罪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時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又曰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雷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月而不産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隋書曰衛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而死其日爽薨

又曰李景爲代州總管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鐵爲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言以惑之衆皆請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方術部十六

巫下　　厭蠱

巫下

唐書曰薛舉寇幽岐之地太宗征之劉文靜殷開山與舉戰於高墌（音隻）城西南爲舉所敗衛尉郝瑗勸舉乘勝直指長安舉然之臨發而遇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

又曰劉文靜性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怨言拔刀斫柱日會當斬裴寂頭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

又曰武后將如洛陽至闕鄉縣界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害聞大駕今至故來哀告后勑去墓五里不得採樵

又曰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嫗乘馹行郡縣爲厭勝之術有祆人王璵遂以左道爲相代宗亦篤信之凡所脩築動牽禁忌而姧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內集衆工編刺珠繡爲御衣旣成而焚之爲禳除法且無虚月

又曰永太中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詣涇陽請降郭子儀許之因去甲胄與之相見旣而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呪于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萬歲兩國將相亦萬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郎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鬭見一大人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鬭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

又曰朔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兵於涇州靈臺縣西共破吐蕃等十萬餘衆初白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氊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

又曰大曆九年七月久旱是日澍雨豐霈初京兆尹黎幹以旱故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更舞觀者駭笑

又曰房孺復故太尉琯之孽子年二十淮南陳少由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身過三十必爲宰相

又曰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以久疾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詞甚切至上難違之故自司空而授僕射

又曰田仁會爲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譏其邀名仁會强力病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上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不可容也竟依仁會所奏

又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弃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

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二千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又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與言者禹錫在朗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之皆棄走列子見之而心醉焉

又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也

淮南子曰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也壺子弟子報之者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則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皆心不動也機疾也踵命危殆不旋踵所至踵下想觸者也）壺子視之死生亦（齊等也）

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焉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常之巫公子啓方公曰常之巫能審於死生苛病猶疑耶仲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不守其本而恃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及公病常之巫曰公以某日薨易牙等作亂公嘆曰死若有知何面目以見仲父蒙面而死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國語曰古者民神之不能雜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忠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達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又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爲王卿士言人不堪虐之政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之也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也）以告則殺之（以言謗者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

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私呂反）而要之（椒香物也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諫議臣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群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爲國害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不知朔竟所終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異苑曰曹娥父能絃歌爲巫五月五日於西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七日遂投江求之而死

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則知況呂布也

又曰大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語人云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邦之西北大郡殭尸橫路時汝南周叔

道能驅海令稱停家巫云周令今去不宜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應有異則其事彰也後十餘日大石夜頹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指爲臨海太守過詣周躬餞作伎至夜庾還船中天曉庾自披屏風呼叔道何癡不起左右撫看氣絶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

又曰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也入過禮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illegible]間瓦[illegible]皆懸竹簾自然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到推入土地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郎問吏言女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即錄收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

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一萬八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便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辭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筭八年乃命將錄來牛頭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爲巫師

江氏家傳曰江統爲太子洗馬諫愍懷太子曰臣聞土者民之主用播殖築室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禁忌推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此言巫書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時方面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繕治壇垣動移屋瓦臣等以爲此違典義不可爲永制

兩京記曰宜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沒高宗使巫視劉門奴問其所以鬼云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門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隨後坐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遺誤耳門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幸勿奪之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略盡

又曰尚書省左司郎廳事後有古冢高宗武后聞郎中屢有暴死者聖曆中有巫者見尚書郎鄭默冢發之得銘誌稱驗棺柩尚在并有瓦木雜器鄭氏子孫相率改葬

厭蠱

史記曰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言曰疾祟在巫蠱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木偶主遂掘得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自臨斬之

宋書曰文帝時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嚴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如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劭與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嫁吳興沈懷遠爲妾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

南康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處所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人張旿家後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驚惋劭弑逆後李武平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

梁書曰蕭紀舉帆蜀之衆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方士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像親下鐵符釘于支體以厭之

○陳書曰後主陰令人告長沙王叔堅厭魅刻木爲偶人

衣以道士衣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免所居官

北齊書曰初立太子恒以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被寵內初斛律后之廢也陸令萱欲以穆氏代之祖珽請立胡昭儀爲后胡太后亦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氏每私謂齊主云豈有男爲太子而身爲婢妾乃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惡之於是立穆氏

隋書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遷出怨言上令高熲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推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

死於其家陁弟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又曰滕王瓚子綸當文帝世子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善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黄門侍郎牛弘窮驗之

又曰秦王俊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含銀銀色異爲遇蠱未能自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薨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王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蛷螋（上音求下音[illegible]）從權頭出之不

見窮之知妃所爲也

又曰蜀王秀漸奢侈違法度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終恐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又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陳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收楊諒神閇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西岳神兵收楊堅䰟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汝何親也滅天理逆人倫皆爲之不祥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搜神記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乃愈

兩京記曰楊素有美妾姿色絶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云一見婦人便即能致煬帝嘗密使人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其夜便竊以歷煬帝奇其能便詔素賜之

唐書曰高駢傳云畢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胷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主贊詞者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辨六號辨九擇（與拜同）

又曰小祝掌小祭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時之田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之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貰己

又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

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余何爲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叟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也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復祝乎封人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瀾然涕下曰願與吾君終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而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因便辟之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者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邦域康阜萬福之休壽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佞之忠並積文武之寵德肅勦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又曰大夫成辟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上而土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已來祈請止雨惟蒼是聽子孫偕壽萬伸含靈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神靈而不止殺牲以塞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索而脅之

史記曰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遣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盆樓僂也言豐年收掇易滿篝籠也篝音溝）汙耶滿車（汙耶下潮有新薄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再拜伏稱萬歲上酒三觴勾踐仰天太息舉杯垂涕嘿無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心力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侈之後姦猾者衆悅之案覈剖罰無所避得奸巧甚多於是衆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摔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當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曰後魏時有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療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戶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

靈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於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為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之下入澗中胡人急走便大喚恚尋跡澗中並祝誓呼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鏁項腳着大鐵枰鬼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至門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驢驢載物為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日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寧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道傍鄙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辭多祭輕而望重王今與吾牛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嘿然○新序曰中行寅將軍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我祝辭令不精耶犧牲不肥澤也威儀不謹敬耶齋戒不潔清也乃使吾國將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其德義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且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苟以為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人祝不勝萬人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默然而慙

風俗通論曰案明帝起居注東巡太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車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歲臣為二千石明帝賜錢二百萬

世說曰劉靈嗜酒其婦止之靈祝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蔡邕祖餞祝曰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還行神龜吉兆休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雝雝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擾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討之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歎息愀然而睡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契信戰則剋矣黃帝悟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祐須臾玄龜巨鼇銜符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親自受符視之乃所夢也於是黃帝佩之以攻即日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向二符皆還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憑殿下有怪常有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為可劾不憑曰可帝因使人偽為之憑以符擲之使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又曰仙人帛和弟子孫寘舅氏當葬路遠不得車馬和以一函符與寘誡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又有廚供不可發此函寘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牛給寘并送酒食即到舅家以函著衣箱中寘弟不知發函函有紙書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河澤得符於鯉魚腹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狂風暴起猛擲符上便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荅云南湖有遭此風者兩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救故符以止風

抱朴子曰劉安君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爲婦人蹙面則爲老夫踞地則爲小兒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頃魚化□□□□□□□□□□□禁而飛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横建武七年伐張堪爲光祿動從駕南郊憲在位忽乃向東北含酒三噀（埤蒼曰噀□也音□）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比後齊果有火災與郊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筭河洛七緯常有暴風從西方來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郃氏家傳曰郃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遣火驗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廷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騎果然

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潠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龍臨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掇取著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賫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一頭着淵中即興雲雨也

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學微視術未滿百日夜見天文及四隣不復有屋舍籬障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與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折弟子古彊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慈石提棊取雞膍針鐵以相和慈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淸弊箕止醎取箕以內醬中醎着箕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針塞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爲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犬皮置巽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瓴瓦甖中氣盡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沉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取

家禍黍以喚兒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汁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取亡人衣裹磁石懸井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大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令人不取化爲石也

又曰拔劍倚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羊畏狼故也

又曰燒木賣酒人民自聚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蟲餌以丹陰乾塗女人身男合即滅

又曰蝟膏塗鐵柔不折甑瓦止鳥鳴取甑底祇之則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雞脛血塗雞頭不能起

又曰馬齧人取僵蠶塗上屑即止復不齧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方術部十八

禁　幻

禁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風俗通云壽於姚吳太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尺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謂曰吾殿下夜半復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又曰徐登萬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

又曰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溪水之上（劉元長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烏傷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試各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梧支也懅怍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今本作者卻戲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亂流而濟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有長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梧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梧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萬計

蕭子顯齊書曰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出杜姥宅大戰被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中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又曰顧歡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本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人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瘳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與崔郎私通子武悅之牽其衣裙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至明訪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觀之傍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裙尚存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忽恍成疾後遂醫禁之乃絶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

唐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於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

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頭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在渚次宿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童者鬼卽稽顙云實不知是楊使者童便勑使乘船飛迅獸有過孤悅圭縣乃遣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嵩爲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中卽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起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

馬侯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遂責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知是青因叱從兵使錄夜行人青亦復叱其從神曰皆縛夜行人青使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在此都督曰事狀如此行人曰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動可報余家家人知之往叩頭啓謝青自說昨宵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解遣昨宵所錄夜行人還去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每見行人先逆問非嚴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字嘗罷尉山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方平遣人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方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敧不正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以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符并一傳着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令君度世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歲也可穰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勑社吏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弟子行其符不効也

抱朴子曰治金創以氣吹之卽斷痛登山蛇虺毒蟲中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者或數十里便遥治之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我右手記識其時後校問之皆卽時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愈居人炊之不得熟以氣禁樹上羣鳥卽墮地又於茅屋上爇火煮雞熟而茅

不燋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椎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探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詐幻惑幻人從反予○周書云無或譸張爲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又曰安帝時作九賓樂有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于庭炫熠日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

入不由門戶奴事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郭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而去

後魏書曰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朝貢幷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曰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初晉陽有人甚明法術爲人傭力無識知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將法投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里卿且送吾至于汾水及至汾河值水暴至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主遼陽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成大坑猛獸逐走

唐書曰顯慶元年上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日日獻玉衣月月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常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曰易之耳王悅遂肆志遠遊

西京雜記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能制蛇御虎佩赤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術見遂後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異苑曰高陽新城史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木自鑿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又曰上虞孫祲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復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沲嘅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蚋悉皆死於側至三十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約縛枷鎖極爲重複明日已失所在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之吐火所在人士聚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

黍餅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乃盡及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解吞刀吐火珠玉金銀說其所受術師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腆亦辦乃呼擔人來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皃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云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君作百人廚以周一鄉之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倒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燃火燋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爲江州王當酒行爲王劇頭簪荷葉爲帽與士亦當不覺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一坐驚駭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佯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

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殖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總敘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疢熱病也瘅勞病也疸黃病也疔入病也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疹診也有結聚可得診見也痛通也通在膚脉中也癢楊也其氣在皮中人搔發之揚出也

爾雅曰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擅瘵瘼癠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謂之差或謂之閒或謂之知通語也或謂之慧或謂之了或謂之瘳或謂之除殗（於怯反）殜（音業）微也晉楚之閒凡疾不甚曰殗殜（郭璞曰半臥半起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斟益也或謂之何斟（言雖小損無所益也）瘨（音顛）復病也東齊海岱之閒曰瘨或曰癁秦曰瘎（音閭或諶）

周易無妄卦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又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禮記曲禮下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樂正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為刮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革急也變動也）

又喪服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為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也）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又曰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左傳成十年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反）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一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君過故將死而天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學貝闕門）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

（故反）才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說相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必自此始也（棘俗胥閭門名也御邏也）

春秋公羊傳曰衛輒不立惡疾也（何休解曰惡疾聾盲之屬）

國語晉語曰平叔嚮伯如晉郤犨欲與之邑弗受（郤犨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其若國棟其若德夫苦成叔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懼易焉（疾疢厲病）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爲孝子受體於父母當全之今疾或死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史記曰陳軫適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爲越聲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又曰留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漢書曰服辟穀藥靜居行氣也）

漢書曰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賁舁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爲故事

吳志曰呂蒙獲關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權時在公安延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作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又風俗通曰予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弓照於杯中其影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病云蛇入腹郴召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有一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弓影耳非他怪宣意遂解甚夷懌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沈休文宋書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子野宋略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謝綽宋拾遺曰宋穆裴曰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爲臣齊勳若七日臣晝寢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縑懷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爲答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服訖疾便愈一二日病差

梁書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止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

有頃許汗流於背卽起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後魏書曰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曰周裴俠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愼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許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以女爲鼠肝乎以女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爲父母（言陰陽制人甚於父母）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也譬猶飲藥以加病者也（司馬彪曰如增加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衛生謂護養其生全性命）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

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燋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今古醫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方密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積年之病一朝都盡

又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曰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墨子曰墨子病跌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遽不入哉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能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爲王禱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氣多腫（溼氣所生）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殘折不終）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衍平也）陵氣多貪（氣陵積聚）

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智者謀之而與不智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痹風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痹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病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無相入者法曰天一救且何憂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當有瘳也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摯視疾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期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屨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頻召不入入而著屨登牀簡子大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脈暢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金澤文庫

疾病部二

總敘疾病下　狂　陽狂
人謂之狂　癲　癡　癇

總敘疾病下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高誘曰府藏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寥寥然曲失其適以害其生也）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大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者辭去歸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

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爲如無病者

說苑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及即位衆莫知亦不言帝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封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封爲博陽侯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小小而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時人謂之看殺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矣

又曰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迴還謝之請其語言

桓譚新語曰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病子雲亦言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文卒暴及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病一歲卒

王符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疾不得真藥也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蘿菔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穬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浸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病因棄後藥弗敢復飲而更

求巫覡者雖死可也

論衡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以有罪投伯牛有疾仲尼以爲命也或是喪子數哭因中風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病邪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噬蟲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乎非爲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稱不念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念者不復預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民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猶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黄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爲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絶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宫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疾病在內照掩心則知其病之

所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舉丘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瘥開目見攀赤李着枯枝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病毋輒推燥居濕以復易單

何顒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貰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眉落

三輔決録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劉楨與曹植書曰明使君始垂憐哀意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没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狂

書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論語子路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行行能得中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

又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又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國語晉語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安于趙簡子家臣）

趙簡子賞之固辭賞之對曰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言戰鬪爲）（由韓猶人有狂騁之疾）是以狂疾賞也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不狂似狂也故言清狂或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又曰蓋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次公寛饒字）

又曰王莽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之使黄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全琮爲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朱桓素高氣恥見部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

王隱晉書曰吳彥給役陸抗抗欲拔之衆不聽乃悉請當爲將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唯彥獨坐舉杭禦之狂人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粲孫著妙德先生傳曰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也唯國君穿井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狂謂主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義躍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鬻子曰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

淮南子曰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又曰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謂之狂生

又曰士有禍則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之謂狂

傅子曰惡劉曄於魏明帝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爲曄遂發狂出爲大鴻

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抱朴子曰食莨蕩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觀水多鰠魚其味酸食之已狂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禰衡別傳曰衡爲鼓吏裸身辱曹操孔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

裴楷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楷孫綽酣宴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

王韶之始興記曰觀亭峽下有神廟傍岸向江經過不恪者必狂走或變而爲虎

世說曰阮德如嘗與嵇夜遊河側歎曰大丈夫不能使葉從陷於河橋非丈夫也坐者或曰德如以高爵顯名不應發此言必將禍之機發而推理果辭欲遁走家人嘗以一細繩攝繫之户前以繩之蓋欲並礙繫縶反殺人以爲

名士狂

黃帝八十一問曰狂顛之疾何以別之曰狂之始發少飢自賢自貴妄笑好樂

神異經曰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婦追之不止亦走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風此人夫婦與天俱生狂走東西沒晝夜

魏武帝令曰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病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

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史記曰箕子紂庶兄也諫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悅民吾不忍爲乃被髮陽狂而爲奴

又曰蒯通說韓信信不從通乃陽狂爲巫

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陽狂被髮走不應命

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陽駿欲以女妻焉而衍恥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衍陽狂斫婢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世爲郡守少放蕩不羈檢益州五辟公府再辟皆不就陽狂不詣郡縣舉致改服逃出舉州追求乃於成都賣熟希弟見長文蹲踞地嚙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幓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光祿大夫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及盲不受

晉華陽國志曰犍爲費昭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

人謂之狂

史記曰東方朔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若等安能及之哉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若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

漢書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略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有大略吾欲從若見沛公謂曰吾里中有酈生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如所誡沛公召之

後漢書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袁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倜儻不務小節語嘿無常時人謂

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達所爲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後魏任城王澄傳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搆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唐書曰蘇世長嘗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墨子曰周公旦人謂之狂後世稱其德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過七十

餘主不聽人皆曰狂丈夫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避至於家家人止之以爲狂也（呼辟使人避道也家人謂桓止而不聽此乃言聞其所未聞以爲狂也）

世說曰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先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氏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傳詣檻與別厷問王曰朝廷何以從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宜殺狂則何所從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稱統曰統性倜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癲

說文曰癲病也

莊子曰流脉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癲病

風俗通曰俗說卧枕户砌鬼陷其頭令人病癲

語林曰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去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圖墓書曰一崗三頭相連無有頭尾狂癲絶世

黄帝素問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安得知之岐伯曰此名胎病此得在腹時母大驚氣上下精氣并故令子發癲病

范汪秘方曰邪入於陽轉則爲癲長安李府君女得癲病募治愈者賞百萬朝那縣卒自言能不敢求錢但願爲門下卒服藥即愈

祖台之議錢耿殺妻事曰尋建康獄豈因錢耿癲疾發作歐殺妻了無他變故荒病之人不蒙哀矜之施無知之禮加以大辟之刑懼非古原心定罪之義

癡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不慧不能辨菽麥（蓋所謂白癡也）

後漢書曰光武見劉盆子曰宗室無蚩者（蚩癡也）

魏志曰許褚以勇力常從太祖征伐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謂之癡虎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號之曰寒貧也或往存卹之輒跪拜人復謂其不癡

晉書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爲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南史曰沈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　氣無所

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魏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尤善丹青嘗以畫一厨糊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愷之嘗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癡絶畫絶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而蠢反）之民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兒容偉美鬚髯少時晩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横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其榻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慠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譚時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羅俗説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羅明其癡騃不足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

世説曰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人問云此爲茶爲茗覺有怪色乃自中名云向問飲爲熱爲冷嘗行從棺底下流度涕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嗤誚子知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搖頭忻喜賜左右錢帛繹復勢也）

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舉此兒也

瘤

說文曰瘤病也

續晉陽秋曰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瘤病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當弘通物之理愚謂可特原母命投之遐裔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疾病部三

聾　盲　瘖瘂
吃　尫　齆
齲齒　皯皰　瘻
傴僂　疣贅　瘤
跛躄（偏枯附）　瘕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從龍聲[illegible]又聹（音宰）[illegible]益梁之州謂聾白聹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聹

又曰生而聾謂之聳

釋名曰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内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

東觀漢記曰尹敏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莊子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苑曰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聾而鼓之

抱朴子曰劉孫之喪不為習新擬之戚六變不為聾夫設

談藪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茂敬憲新構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裴聾也敬憲患耳故以戲之憲初不晤於後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虞公但大語聾亦何嫌

盲

廣雅曰矇瞍瞽盲也

方言曰半盲為睺（呼鉤反）

說文曰盲目無眸也眇一目小也眺目不正也瞎目病也睞童子不正也眄目偏合也眚目病生翳也瞍無目也

周易履卦曰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毛詩臣工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禮記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盲也）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韓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少死訢言飲之其僕以其言飲之馬果死菑丘訢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去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

史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爲小冠高廣二寸由是京師謂欽爲小冠杜子夏業爲大冠杜子夏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略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軍師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輙撲鏡著地

魏略曰太祖聞丁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明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當與女何况但眇乎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信至太妃已痿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目咸謂精神所致也

又曰江紑（[illegible]）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倩乃因智者荅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掘故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中取水洗眼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又曰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戶幔有風廻裙來武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賜采女姓曰阮進爲脩容脩容常失珠謂是左右所盜乃求魚目不知其珠孝元吞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一目致眇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湘東王於江東泛舟顧而言曰今可稱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徙於光州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

言班辭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夜中以蕪青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異苑曰丹陽多寶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輙見一人甚壯五綵衣持小刀挑目精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後趙書曰戎陽一目瞽劉曜寇洛太後降曜曜敗生擒送前石使人駡曰瞎狗何降賊復持瞎來陽曰臣不降即死死則大王那得復見瞎狗前石笑曰瞎狗不足汙刀活之

文子曰師曠瞽而爲太師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

以余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盲疾俱復

莊子曰連叔謂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觀

又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

又曰許由曰夫眇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尹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蔽察視也精於聽也

又曰聾瞽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韓子曰廱則盲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則窮矣

淮南子曰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桓譚新論曰余為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問其何服食至

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為樂鼓琴不導引不知壽得若何余以為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傳言慈一目眇葛巾單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玉醴與盲人服之而愈

世說曰顧愷畫殷荊州殷不許顧曰明府正當嫌眼耳明點童子飛白拂上若輕雲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云百歲老公攀枯枝井上轆轤卧小兒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故也

法顯記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重之無敢伐者遂以得眼為名

楚辭九章曰離婁微睇瞽以為無明

蔡邕瞽師賦曰夫何矇眛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而無睹兮羗求煩以悲愁

瘖瘂

釋名曰去瘖痷也痷然無聲也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

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瘖百餘日卒

文子曰皐陶瘖而為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使守圉不可使通語

又曰夫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

又曰水氣多瘖

黃帝素問曰瘖者何病岐伯曰胞之絡脈何以言之胞絡繫於腎少陰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三兒向應可語便啞皆七八歲有一人經門過來乞聞主人此是何聲去是僕兒頻生三子皆啞不能語客曰君宜罪還內省我於外待君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便入內思良久而出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牀上有鷰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食哺子子輒出頭作聲受之積日如此時屋下攀得及巢試以指內巢中鷰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莢棘各與其子吞之既死其母尋還不復見其子出户徘徊悲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

之客曰是矣便聞其三兒言語周正

異苑曰高悝清隆安中為太傅主簿忽晝日有群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瘖疾數日而亡

靈驗記曰王導河内人也兄弟三人並得時疾其宅有鸛巢旦夕翔鳴聞其聲噪俱惡之念云若當治此鳥既羔果張取鸛斷舌而殺之兄弟悉得啞疾

吃

說文曰吃言語難也

方言云謇極吃也或謂之軋或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軋轂氣不利也江東名吃為[illegible]也）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馬相如吃而善著書

又曰揚雄為人簡易口不能劇談（劇甚也一說劇遽疾也言吃不能疾言也）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字子聲河内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為事畏言不敢為言故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説昌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則知其不可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世説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内明斷

世説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秃

禮記曰秃者不免

穀梁傳曰魯季孫行父秃聘于齊齊使秃者御（音訝）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乃施巾故語曰王頭秃幘幘施屋

秦書曰苻堅徵隱士張忠和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忠辭曰年老頭秃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見求歸矣

齆

釋名曰鼻塞曰齆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也

崔鴻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廷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長史曰請試之政教嚴明有城尤最

幽明録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教鸜鵒令語遂無所不名當大會令効人語有一人齆鼻語難學因以頭内瓮中以効焉

齲齒

釋名曰齲朽也蟲齧之齒缺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齲齒笑齲齒笑者齒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齲（啄木食齲蟲也）

又曰決物治齲君子不與

兎缺

續晉陽秋曰魏詠之生而兎缺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荆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亦當治之況百日也師為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

癭

說文曰癭頸瘤也

崔贛易林曰癭瘤瘍疥爲身害傷

范曄後漢書曰真定王劉楊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楊病癭欲以惑衆

魏略曰賈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宋書曰杜預病癭初攻江陵吴人以瓠壺繫狗頸示之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食之已癭

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又嵆康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

莊子曰闉跂支離無脤甕㼜大癭

典術曰服食天門冬治癭除百病

傴僂

禮記喪服四制曰傴者不袒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傴者御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僂背

莊子曰子輿病曲僂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僂

疣贅

說文曰疣贅也

釋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贅横生一肉着體

梁書曰武帝丁嬪生而有赤誌體又多疣及帝納之無何並失

莊子曰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太玄經曰割疣贅惡不得大

山海經曰單孤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魚狀如鱓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又曰旄山有鱃魚狀如鯉食之者不疣

瘤

釋名曰瘤流也聚而生瘤腫也

魏略曰晉景帝先苦瘤自割之會毌丘儉文欽反及儉走竟以自終據表曰臣先有瘤瘇在腋上十數年初無患苦忽自潰

晉書曰趙王倫得異鳥問皆不知名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置牢室明旦開視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祆焉

沈約宋書曰宋齡石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列女傳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故以名焉閔王出而女採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受之父母教採桑不教觀王王曰此奇女也內以爲后女死後燕遂屠齊

跛躄（偏枯附）

方言曰自關西秦晉之閒凡蹇者謂之逴（勑略）

周易歸妹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

禮記喪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備禮也

左傳宣公下曰晉侯使郤克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郄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故笑之）

又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郄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蕭同叔子處臺笑之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急求救於齊齊王曰必長安君爲質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怒左師觸龍請見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亦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因是太后怒色稍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散音蹣）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跛躄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豎子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客稍稍引

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於是平原君斬所笑美人頭造躄者而謝焉

漢書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病瘇又苦䟴盭（[illegible]掌盭古戾[illegible]反戾也）

又曰方今天下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音肥風疾也）夫辟者一面痛痱者一方痛

又曰哀帝有痿痹（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齊書曰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足病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賢門入遙光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爲戲己大被嫌責爲屐去智不乃婁亦怍（也曰）

唐書曰賈直言者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斜忽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病躄

淮南子曰冠難至躄者告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大失其所也

偏枯

長沙耆舊傳曰夏叔丁母憂過禮遂感風濕一脚偏枯良

肅論表曰父嬰篤疾半身不仁右脚偏小

瘇

毛詩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腫足爲尰骭瘍爲微）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方今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股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淮南子曰岸下氣多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頭痛　心痛　腹痛
咽痛并噎　煩懣　勞悸
眩　瞤

頭痛

毛詩伯兮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官疾醫曰春時有痟首之疾

史記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頭痛歐吐

風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餅置道邊石人頭上既而忘之人以爲神能治病轉以相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後餅母爲說乃止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明淫心疾

北史曰裴詡之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詡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

唐書曰劉彭儒母有心痛疾曰須鞭箠數人乃安子弟僕使不堪其苦唯彭儒侍養不解體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中有水蛭雖欲發之恐宰夫得罪當死遂呑之因得心疾甚乃言所中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欸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病心　服除後經年病瘳

續搜神記曰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鎭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促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於是許永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腹中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幽明錄曰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簪著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蕭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號呼以求免死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使呼之）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河魚腹疾奈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

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去而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餘日鬢眉落佗令破腹視脾果半腐壞刮去惡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華具）（醫門）

咽痛并噎

易說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多咽痛

漢書曰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華佗令取餅家蒜齏酢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事具醫門）

山海經曰單張之山有鳥曰鵁鶄食之已嗌（嚥咽噎也）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賜以王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終命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澱有一僧往因以少澱致鉢中此虫怖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澱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煩懣謂之瀵漫

魏志陳登得胸中煩懣華佗謂許曰府君胃中有虫數升欲成肉疽即爲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虫赤頭而動半猶是鱠（事具醫門）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虛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沈約宋書曰何尚之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差

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鬪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疾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玠

張奐與孟季衡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日益日損

眩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圖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眩彌甚有白大司馬亦病如此有強從公而便瘥愈於是頻行數望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爲侍中受詔雲臺廣室

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風眩是日發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入林慮山中登而眩發墮巖坐挂杖將起跌墜崖而死

華佗別傳曰佗見嚴昕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多飲酒座罷歸昕於道中卒得頭眩墮車興着車上歸家一宿死佗便解衣到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巾拭體令周匝候視諸脉並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盡視赤

血出乃以膏摩之覆被汗出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

異苑曰上虞孫家奴多役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噓入便斷

暍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暑有暍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於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刎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治不能止噤凍之寒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瘡　痱　贅

蠱　癰疽　瘻

瘵　疣　疥

瘢　疻痏

痂

周禮天官下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

又曰瘍[illegible]

禮記曲禮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謝承後漢書曰[illegible]曰鴻[illegible]發[illegible]而愈之

魏書曰[illegible]遼青州刺史[illegible]須口[illegible]

中穿左足[illegible]不顧大呼[illegible]被瘡深重而氣[illegible]

益畜及[illegible]

吳歷曰孫[illegible]所傷[illegible]

此傷可治[illegible]二十日[illegible]惟[illegible]其瘡[illegible]

江表傳曰[illegible]

孫策[illegible]

見其[illegible]

痂

沈約宋書曰劉邕所致食每噉（性嗜[illegible]以為味似鰒魚[illegible]）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以飴邕靈休與何勗書云劉邕向顧見噉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取瘡常以給膳

又曰張收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收甚難之醫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瘡亦即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彥本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恨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即斷痛立止

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知其客乃矐其眼使之擊筑漸離置鉛於筑中以爲重而擊秦王秦王病瘡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死虛也

嵇康高士傳曰孔休[illegible]之舍見王莽以瘡面瘢乃碎其玉劍與治之

華佗別傳曰瑯琊劉[illegible]女子年[illegible]左脚膝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已[illegible]發佗曰當得稻糠[illegible]犬[illegible]五十里[illegible]從之須臾有蛇[illegible]中動[illegible]三尺許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illegible]少患面瘡[illegible]乃自[illegible]歲[illegible]中[illegible]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見傷一蛇有一蛇銜草著瘡上而[illegible]蛇去田父收其餘葉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母任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中出母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碁女風姿端正帝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爲出

溫水洗之（韋昭瘡音溫）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欒書冢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而入帝大怒

痱

說文曰痱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孫先帝詔當弃市嬰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穀意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棄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國勅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窗皆令緻密

蠱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吟無賴華佗令溫湯漬手數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搜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蝕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毒三旬而瘳齊會大夫衆賓賀焉大夫並復獻攻毒之方弟子謂曰梁丘子瘳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爲良醫治梁丘遇虺害而獲瘳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衆人爲見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虵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

稽含遇蠱客賦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蠱客有羨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爲蠱所螫斯言信哉

蠱

周禮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曰宣二晉罡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虫十枚臨死語妻張曰死後刳腹出病張手破之藏悉糜碎

搜神記曰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便呪爲一雙

蜈蚣長丈餘於盤中走出飽食歸安然無他

靈鬼志曰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爲蠱以致富子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中一大甖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還婦具說爲兇家驚悅無幾其家疾病死亡略盡

癰疽

廣雅曰痤疽癰也

說文曰癰腫也痤小腫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

左傳襄十九年傳曰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丁但反）及濟河及著雍病目出

史記曰卒有病癰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漢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又曰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

又曰文帝病癰鄧通常爲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癰太子色難旣而聞通吮之慙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鯈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鯈至吮嗽

典略曰趙戩病疽疾年六十餘聞姬王堯哭泣哀過發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冑弟亡臨殯口中癰大潰膿潰含去之

宋書曰劉璠與何偃俱發背癰璠疾已篤聞偃亡慟哭嘔於是亦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嫗稱體痛而處處有䵴黑無數嗣伯還煑升餘湯送令服之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䵴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又曰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唐書曰李洧正已從父兄正已死洧以徐州歸順封朝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讙呼洧驚疽會於背而卒

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瘡達吮嗽而愈

山海經曰帶山有鳥狀如烏五采名鵸鵌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騰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illegible]）

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多何羅之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每長湖中出人食之生瘻瘡

論衡曰儒書言齊桓公負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吾君有疽瘡不得婦人瘡不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叛也

瘻

說文曰瘻頸腫也

山海經曰脫扈之山有植楮之草可以已鼠（鼠瘻也）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鷄頭已瘻

洞林曰柳祖休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令兒就五日圍之語之曰當得貍爲師然後可治之（[illegible]）

癬

說文曰癬乾瘍也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多豪魚赤喙赤尾食之可已白癬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脩辟之魚其音如鴟食之已癬

瘃

說文曰瘃中寒腫覈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illegible]）寒手足皸瘃豈有利哉（[illegible]）

疥

說文曰疥瘙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癢疥病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

左傳昭五日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焉

國語吳語曰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子胥

諫曰越之在吳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實食之已疥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之妻疥且痔登徒悅之使有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焉名曰黃雚狀如樗葉如麻白華赤實狀如赭浴之已疥

惡疾

韓詩外傳曰[illegible]人有惡疾[illegible]芣苢[illegible]（[illegible]）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illegible]）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其疾也

後漢書曰[illegible]而天閹崔琦譏之曰教弟種瓊以錯偏

劉作孔[illegible]庶曰先以北方[illegible]施貴[illegible]藝眉有疾然

殺衛驕[illegible]有惡疾以[illegible]因故爲言及之

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之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

疫癘

說文曰疫皆[illegible]之疾也

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祿大夫將醫巡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氣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遷兗州刺史征吳到居巢軍中大疫朗躬親巡視致藥於疾卒焉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疾病危困不肯服藥曰命在天不在藥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爲會稽太守[illegible]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illegible]醫藥其所[illegible]護口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到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夫人郎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氣在亥今年太歲在寅於聽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闊同取沙三斛著中以淳酒三升沃其上府君即從之病即愈疫疾遂絕

山海經曰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見則其國中大疫

三輔決錄曰并州舉室疫病從自將醫藥治并州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名曰[illegible]爲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羣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御覽七百四十二　九　三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亂　疰　瘧
消渴　噎逆　咳嗽
嘔逆（吐）　水疾　腫
疝　瘕　痹
痔　痢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于荊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疾

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舊有親僑住謨家暫行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疰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九十種寒尸疰此病隨月盛衰人有三百六十餘脉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遂至於死死尸相注或至滅門

瘧

說文曰瘧熱寒並作也痁熱瘧也痎二日一發

易說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瘧白露當降不降民多溫瘧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瘧寒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也）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謝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東觀漢記曰鄧訓遷護烏桓校尉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主湯藥咸得平愈

又曰景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病上曰聞壯士不瘧漢大將軍反瘧病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歸洛陽病遂加

抱朴子曰猕猴之鬼令人疫瘧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若華華實如朮味酸甘食之已瘧

玄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瘧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

世說曰中朝有小兒其父患瘧行乞藥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列異傳曰陽羨字聖卿逃瘧神祠有人呼言杜御杜御聖卿應曰諾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譴劾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嘉興令吳士季瘧經武昌廟遣人辭謝乞斷瘧鬼去廟二十里卧夢見塘上一人乘馬追呼行太急速至季舡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去夢覺瘧即斷

又曰弘父患瘧經年後獨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首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鷁餘者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著窻上明當殺食之比曉失鵲瘧遂斷于時有瘧者但呼弘公便斷

甄異傳曰吳興張安病瘧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自力舉被捉之物化成鳥如鴝鵒瘧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含洭縣有翁水下流有堅鼓橫在川側上下船人剌篙有撞之者皆得瘧疾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李通素有消渴疾（痟消中之疾也周禮太春有痟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略曰下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賜蘭蘭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於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也

晉書曰裴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當見將養不違其志不聽及疾詔遣黄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見識衍深歎其神雋

南史何點少時嘗患渴逾歲不瘳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唐書鄧玄挺綜銓選無藻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號為鄧渴

王子年拾遺錄曰晉武為撫軍時羌人姚馥字世芬姚襄即其祖也好啜嚼濁糟言渴於醇酒羣輩常狎之呼為渴羌爲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鄉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飲

交州記曰浮石體虛而輕煑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痟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以爲故嫁之後人不娶）

蹷逆

韓詩外傳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造宮門曰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也

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則蹷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嗽促也用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盈人病咳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咳

禮記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考異郵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欬嗽

抱朴子曰龜鼈黿鼉之鬼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四鼓中起聞西城上兵欬聲甚深郎吏省之年過六十羸病無襦袴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耳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乃爾耶

嘔吐

左傳哀下曰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㲉之（㲉嘔吐也）

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歐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晧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嘔吐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母死與人棊如故既而飲酒三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揔角爲從伯敦所知甞夜飲允之辭醉眠在別牀敦與錢鳳謀逆允之乘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以爲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除府加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發病嘔血有物如肝肺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祿勳嘗大會公先少飲酒偶有强者飲一杯便吐時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詔問食麥飯意宗荅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其德行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不出客客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

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鬭不勝召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宋均注云矢當有光明今累精天體之氣則腫形）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病流腫

呂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張子之背腫謂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齊諧記曰范光祿得病腹脚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通逕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光祿去先不識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荅曰佛使我來治君病發衣見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後針孔中黃膿汁當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脚都差針亦無孔范甚喜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詵也氣詵詵然而上也

後漢書曰太醫皮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郵劊直事聞循聲起往問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瘕

龍魚河圖曰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

易說曰白露氣當至不至太陰脈盛人多瘕疝

宋書徐文伯傳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山海經曰麗麂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佩之無瘕疾（郭璞曰育沛未聞）

列仙傳曰玄俗者常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河間王病瘕玄俗脉之下蛇十餘頭俗曰王病六世餘殃非王所招

也曰王齊放麃麃是麟毋仁心感天故遺俗耳

續搜神記曰太尉郗公鎮丹徒嘗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一莖食之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家仍成心腹疾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燋小經一宿視之成一莖蕨猶昔所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人嘗勸複啜五升乃大吐向所飲都盡有一物隨吐後出如升大試以一斛二升複茗澆之此物翕之都盡而正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曰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二瘕

又曰昔有一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既死令剖腹視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損乃繫鱉於床腳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濺鱉鱉惶遽欲走避溺既繫之不得去乃縮頭藏腳不敢動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鱉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飲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啖鴨肉乃成瘕病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已成就唯左腳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云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鎗即消成酒

痺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平原太守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後魏書臨淮王譚孫孚好酒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國群下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恩不可忘時處羅又疾痺隋義成公主有五石餌之俄而處羅發疽死

痔

釋名曰痔食也蟲食之也

山海經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illegible]）名曰櫟食之已痔又虎蛟可以為痔（[illegible]）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痤為惠王治痔皆愈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疥且痔

痢

釋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痢也

漢書曰韋玄成父喪既葬當襲爵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欲讓爵兄也

北史齊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文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疾終

魏武令曰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痢

陰痿

漢書曰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謂是以得此官者入後宮）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衆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模世子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素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內

陽病

左傳襄三曰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國多寵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詐疾）

史記曰廉頗去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

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爲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曄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容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業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引見賜食禁陽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羹中出又撐柱乃歸

魏末傳曰李勝爲荊州刺史曹爽令別司馬懿懿使婢進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爽曰太傅非復可濟（令人愴然故爽不復設備）

曹瞞傳云太祖少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愛故見罔尔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復信

晉書曹爽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病爽誅曾乃起視事

又曰鍾會將反於蜀使衛瓘尉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觀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

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怏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怏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怏始仕爲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爲洪州總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唐書曰安祿山陷西京王維佯中風失音賊猶強授僞官後蒙原罪

又曰王徽傳黃巢入潼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遂相與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荊榛中隱於崔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折口瘖雖　曰刃環之初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盥一視之

月餘守視者稍怠徹乃雜於貿販亂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嵇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爲病篤遂不行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僭號徵犍爲任永君許以大位永君故託以清盲妻於面前淫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伏誅永君澡浴引鏡照形曰世適平目即清妻乃自殺馮信季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盲十三年侍婢於面前淫而不聞述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工藝部一

敘藝　射上

敘藝

書曰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禮曰是月也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執弓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尚伎而賤車則人興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馬融曰道大藝）乃教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伎藝

華嶠後漢書曰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為士流第一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彥和通覽五經涉獵子史博弈書算尤善沈約面試皆妙乃戲之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藝君一時持去可謂不廉也

後漢書曰祖珽字孝徵裴讓之字士禮俱崇文學邢劭省中為之語曰多伎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皆一時之美也

後趙錄曰張村伎烏譚部人也善棊博蹴鞠圍難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

射上

中論藝紀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李顒遊藝箴曰邀矢媚旦惟藝之淵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詩曰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知亮切韔弓衣）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也）（畫曰正皮曰鵠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illegible]）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illegible]）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illegible]）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

有存焉（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也三十曰壯[illegible]耆[illegible]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不可以在此賓位[illegible]或為徐點[illegible]或為[illegible]耄期或為[illegible]）

又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東鵠者所射還相侯中之則廣人不中之則不虎人也得為諸侯為角）（慶也不得為諸侯有讓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左傳曰晉楚將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以藝自喪）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也）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而禮乎（子魚庾公差[illegible]）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illegible]心木）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illegible]佗從丁學故曰遠[illegible]）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illegible]）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又曰昔賈大夫惡（[illegible]）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

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illegible]）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illegible]）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illegible]）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illegible]）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illegible]）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illegible]）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illegible]）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illegible]）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

又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

又曰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也）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又曰射不主皮（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舞與舞同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也

三禮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內諸侯大射君熊侯九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豻（五旦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夫射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侯之士皆無大射叅侯者以豹皮為鵠以麋皮為飾叅之為言雜也豻侯者以胡犬皮為鵠亦以為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侯諸侯射三正侯卿大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君臣共射一侯二正士與士賓射豻侯二正士　不得畫雲氣

故以豻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天子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叅侯士鹿豕卿大夫與其臣燕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畿內諸侯與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有一大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子試代我射之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勸弓撥矢拘一矢發而不中前功盡弃矣

又曰更羸與魏王處廡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之廣為人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擊匈奴中貴人從匈奴三人射之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鵰鳥善射者射之也）逐之果然廣為將其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為將兵數困辱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

又曰堂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騫俱使西域每處困之時

射鳥獸伏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皆同處焉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愼氏之國也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勇使將武騎

魏略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射之三發三鹿皆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軍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故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餘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膂力射鐵入一寸馬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善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曰庾翼鎮武昌謝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帝校獵北邙山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貌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時甚寠乏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徑來詣毅告之曰毅輩迍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又曰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已

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字宣徹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常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殆不能加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膽決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値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録曰建威翰奔遼東國有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弧矢汝曹知不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百步竪刀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而中鐶追騎乃散

又後燕録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留鋒互試竪汝手中箭百步我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葬身相授賊乃竪刀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又前秦録曰苻琳字永璘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銅翠革至於山水文詠皆綺秀清麗

又前涼録曰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

覽七百四十四　九　王富

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殆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

又趙録王劉曜親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遠則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五

工藝部二

射中

金澤文庫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又曰闕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共遊獵留之竟歲有一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暱近之以學彈射

又曰介朱兆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蹻捷過人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殺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鹿欲矜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又曰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祖強工騎射彎弓五石初爲濟部郎從祖出於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顯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爲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兔起於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兔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幸戚城泗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遂射侯正中籌限以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卮酒以賜之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何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鴟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若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曾爲射鵰都尉

又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羣官仰射無能踰者文成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又曰孝武即位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illegible]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illegible]者以爲絕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illegible]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又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畋獵歸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

服美獲雖多非晏官之所光常蒙賞美或被箠人問其故太明月必背上著豐樂隨數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豐樂羨之字也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二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玉帛又加常等

又曰高隆之於射堋（音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焉

後周書曰李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尔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文少而修德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盧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入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以為能贈遺甚厚

又曰賀拔勝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

又曰宇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常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身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羣飛鴈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西河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鬭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軍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而走逃

於深榛有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捷也）搏捷矢（搏速也矢雖捷速而狙能搏也）王命相者趨而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

又曰列禦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左手拒發而右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箭適發去復歃沓）放矢復寓（寓放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矢用言其敏捷之甚也）當是時猶象（偶人）人也（之）不動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不射之射乃盡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誤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子言不可矣）

列子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如之

又曰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紿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音闊）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准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後鏃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尔先學不瞬（音舜）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也）二年之後錐末到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紀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覩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　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射紀昌之矢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父子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杓（音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且下而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學射墨子曰不可夫學者必量其力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學又成射哉

周生烈子善射者不盡弓力善治者不盡下情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喜

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之患晝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

人能遺其喜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至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號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脩長也）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

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道在五步之內參謂望也）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

又曰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始調張矯直擁號[illegible]日養[illegible]長也）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中杓部微微者人心也

太七百四十五　七　張高

又曰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

射下　　御

射下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可推

又曰荊廷甞有白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猨應矢而下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也非但當服猛巧者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者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射之射主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灘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幷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鬭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楊本瑯耶人善馴野雞以爲媒用以射雞每三春之月茀障自翳用鮭（姑迷切）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楊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賢也）好之以爲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敘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常出百步後狛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後尚書令荀彧問余曰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曰執事未覩凡埒有常徑的有定所雖矢發輒中非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矢不虛發此乃妙耳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也（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之射也）

論衡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

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觀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孤之義在焉故曰和容爲上主皮爲次弁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諸乎

王昶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弈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未事不足爲也樗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爲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以投壺表

宋公好博弈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爲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爲馬行）已駕僕展軨（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起）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也）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也攘辟也或音攘古讓手也）車騎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取之也僕與己下拘之由僕手同爵則不受）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左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周禮曰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

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大戴禮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

家語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子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懍馬如與腐索御汗馬（懍懼也扞突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他刀切弢弓衣）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衛莊公奔晉趙簡子將聵之角）（右也）曰吾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鞅將絕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良也鞅引也）今日之事我止之次也駕而乘材（材也）兩鞅皆絕

史記曰周穆王乘騄騮騄耳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莊子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爲造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氏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揖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節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矣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

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曾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音疲）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子曰鉍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乘鉤錦在前錯錣（丁劣切）在後馬欲進則鉤錦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為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闔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曰善則

善矣然其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牧來謂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召顏闔曰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野畢之御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其力盡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尸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逐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故馬奔車不敗没）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錣（丁劣切策端有鐵也）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

又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一之御）除轡銜棄箠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詘伸不見朕（余嗖反四）毀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為草駒之時翹舉也制禁也）之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違矣故其形之為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

又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恣御行也）而人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爲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輙掣其手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爲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不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以時畫地學書日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黨善吏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去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蕺（音戢）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者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側魚）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爲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草書之爲狀也婉

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力幽切）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羸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盻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奴鳥）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

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十字便滿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四歲好學書書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爲書之滿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窗塵而就塵書帝嘗使學鳳尾詔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鍾繇也）並驅爭先其果蕭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舡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悋自非荅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

又曰顏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録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

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升酔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美足有士君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爲兄渾誄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誄至今將二百載寳其書迹深秘藏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模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

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賫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智永羲之裔）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缾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又曰歐陽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illegible]）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朕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樹楂枒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羈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少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嘗以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總取之若思曰若價比金寳此爲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支簡翰人爭模倣

又曰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宫殿門牓皆紹京所題

又曰王涯既誅涯家書數萬卷侔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

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爲垣竅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

孫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眞草唯命也

邴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子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今願其書故惻然涕零也師哀原言而爲之泣曰欲書不須貲也遂就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跡莫不藏之以爲寶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言目明）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學尤明天文讖緯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甚惡之使削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兩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蘂賓天雄鶴腦服之令人夜書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傳用心一也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墾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見懷書及之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愼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

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爲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俗說曰桓玄取羊欣爲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呼欣就坐仍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吞白鄧艾有反狀又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有矜伐以疑之

論衡曰夫河出圖雒（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蒼頡作文字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

又曰書官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韋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勑誡兒孫勿復學書

王外之懷舊序曰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冬夕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爲索居之愛道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閑書見其手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工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廙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之前唯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月朝操筆三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軆一曰銘石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秘書教者也三曰行狎書是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虞龢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棐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奉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珍錄後復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之海

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裓衣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同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逮逸少猶逸少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蒲本切）鈍此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庾元威論書曰余為書十牒屏風書作十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唯留草本而已其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波篆書金鵲書王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仰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科斗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一筆隸飛白章草古文隸橫書橫書楷書小科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虎隸鸞隸龍文書龜文書鼠書牛書龍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已上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九體書所謂緣素書簡奏書牋表書行狎書檝書藁書草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之次第焉删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

袁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軌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不能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施吴興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吴興小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絶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絶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爽爲神鍾司書徒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舍徽衛常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禄書如崩山絶崖人見可畏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類洪芳不滅羊真孫草蕭竹笵篆各一時妙絶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布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淵門虎卧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低昂仙人嘯樹

江式論書表曰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溫鐵石摸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勑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

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宴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琅耶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冑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廼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爲蕭翼紿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永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

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詁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古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獻為下古

又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則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為最真草一槩略無差殊

張懷瓘二王等書録曰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跡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並為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敬第四士秀第五文舒第六茂猗第七其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英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其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歸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為少也有推輪草意之妙後學得魚獵其中宜為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冲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秀第七逸少第八

張懷瓘叙書法曰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韋述書法記曰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絶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備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已求其善書盡美則狐裘而有羔袖其行書羲之之亞書則索衛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又曰晉章昶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牓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為如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

又曰姚則筆王子敬得其筆數為絶世

又曰晉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筆迹風格秀異若千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牓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乃

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體兼備而刱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故歐陽詢云飛白鳥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妙絶乃不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書初學子敬晚師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效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瓘以為杜度章草並無所師鬱然靈變為後世楷則此

力天然第一也及有道變杜君草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焉隋永欣寺僧知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爲人書十五紙人或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辯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陜人也官至左衛郎將有姿權顏三絕書畫力尤於書備篆諸體偏意在草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隸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勖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朗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勖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夫）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衛覬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跡精絕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淳古文尚書以示淳淳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史籀所作大篆籀書）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為尺牘辭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曰竇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著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三古謂之實草隸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於實者籀（籀史）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泰望等碑並其遺迹謂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二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其子孫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脅翼勢似凌雲

八分書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邕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為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宮閣牓題

書斷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甚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雇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隸書

吳志曰張昭字布善隸書

晉書曰王羲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之所器重

晉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咸亦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爲隸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仕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常散隸書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三國典略曰周白石縣男趙文深以題牓之功除魏興郡守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少學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書唯文深及冀儁而已王褒亦善書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改習褒書竟無所成轉被譏誚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觀而美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唐書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家難成乃用隸書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以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

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草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廙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爲羲之草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字時人號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芝字伯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舒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太草不可

不解若放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略曰蕭子雲齊豫章文獻王之子有文學工草書與兄子顯子昭齊名少子特又善書梁武帝稱之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没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草甚得右軍之法（伯茂始興王也）

唐書曰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三輔决錄曰趙襲字元嗣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

王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矜詡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常有餘

張壹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雒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齔齔以上苟任涉學者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䚡（蘇來切角中骨也）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工拙亦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王右軍自叙草書勢曰昔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正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謂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自而叙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意抑體有疏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千形而呈其巧豈可一槩而論哉

書斷曰如淳云作起草爲藁姚察曰草猶麄書爲本曰藁蓋刱文議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

又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書凝之妻謝蘊有才華亦善書甚爲

舅重焉獻之猶善草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亦後改變制度別刱其法率尔師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

齊謝朓字玄暉風華黼藻當時獨步書甚有聲草殊流美亦猶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

宋蕭思話工書學於羊欣得其草欻崗連盡望勢不斷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可謂有功矣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頹引之不已則邅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

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馬周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

大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攀車借別指血染鞅帝不迴因飛白題二十字留賜宮娥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日（端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虬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還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宮殿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章草書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書斷曰章草書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幼安敦煌人章草出韋誕峻險過也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人不逮

後漢徐幹字伯張善章草書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後

有蘇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為伯張之所稱歎

又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損元常真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割至若高深之致質素之風俱不逮其師也然[illegible]古之繼者

又曰張伯英章草書勢[illegible]而成合於自然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張芝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崔瑗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創為今草天縱頗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縈迴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達士遊乎沉默之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韋仲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

家風不墜弈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書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絶其跡刱其神妙其唯杜公乎韋誕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嘉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絶後獨步無雙矣

行書

書斷曰後漢潁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尒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又曰劉德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刱亦豐妍風流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差瘦亦

平七百四九　九　壬戌一

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晉王脩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書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省之曰咄咄逼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書上

數

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從弄竹言常弄乃不誤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大合天地之數凡五十有五言五十者舉成數）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漢書律曆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筭幸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爲筭士得幸於上

又曰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筭術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數升播（播布）之席上立言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之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筯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失曰以卿善射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屈節就學祕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滕師事之累年賫酒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廻筭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無閑引筭自投乃歎曰吾筭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錄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絶焉

王隱晉書曰王戎爲司徒好治生公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財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真常以筭自尅其壽七十三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校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吾筭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

八外遂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九外中有一鼠大可一外東囷與差元禮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脯數斤元理復筭曰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產五百鶵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東菰（盧果瓜瓜）青菽悉知其所乃曰如此貲業之（廣何饌具之偏）廣漢慙曰有倉卒實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純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凡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至億億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千選（選萬也）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也）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弃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爲特倚奇隻二爲耦兩偶雙三爲參四爲衆

賈誼書曰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曰竊聞子大夫善數（數筭）

語林曰鄭玄爲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筭當渾天合召玄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謝察微筭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曆顯筭斯興故也

一位筭法曰萬萬穰爲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爲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道阡陌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

又曰按千乘之圖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是古之制也

發蒙筭經曰問度之起起於何荅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

筭經曰量之起起於何荅曰量之起起粟粟是陰陽而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抄

筭經曰秤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二稜草子也一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

畫

釋名曰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禮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以漬污之也）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敗後上居甘泉宮乃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左右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騏驎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讌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之弘曰未見好德如色者帝撤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謂馬后）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書畫像百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摽於水濱羣獺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深重之爲有蒼生已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姸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物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迺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愈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著丘壑中欲圖殷仲堪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所皆其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又曰王獻之桓溫嘗使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爲烏駁特牛甚妙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晉書曰韓友字景先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

齊書曰滎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當世並爲第一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至侍中時宗測優遊秀之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賢俊使工畫其像亮亦豫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瑯琊王筠彭城劉孺等同見賓禮太子起堂乃使畫工先

圖孝緯

後魏書曰劉子業廟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裕廟指像曰此渠大英雄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惡次入駿廟曰此渠大好色顏謂左右曰此渠大齇鼻郎令畫工齇駿像鼻昇也

北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爲眞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爲楊州刺史野王及琅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賛之時人稱爲二絶

唐書曰張易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

又曰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

又曰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跡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絶跡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進樂工按之一無差謬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於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

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韶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之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斯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其深戒勿習此末伎

又曰裴延齡恃恩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及畫一鵰令羣鳥噪之以獻焉

唐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寶臣爲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觀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岏良吏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絶及卒列畫東觀

三齊記略曰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形神怒帝負約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馬前腳猶立後腳隨陷步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嬖淨可憐見之輒去帝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自畫板作兩生鯔魚懸岸於是羣獺競赴逐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卿知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爲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市籍其畫工有杜陵

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人形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王騁房長丈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爲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真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爲雲散虧其側靈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昇天

又曰秦始皇二年騫宵國獻善畫之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爲鳳鸞皆軒軒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曰最易對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冶縣以江讀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衛協張墨有畫聖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御雜夷宜炫曜之廼彫飾城墻華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初出入恐懼焉或憚之趍趨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王王以錢百萬請妻敬君惶怖許聽

世說曰戴安道爲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說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點眼精還扇主曰點眼精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上所畫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視其言行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

世本曰史皇作圖（史皇黃帝臣也謂畫物像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窻棹尾於戶葉公驚走失措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上見蠡謂蠡曰開汝匣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餘

古今名畫錄曰晉有史道碩畫田家十月圖爲世所珍

孫暢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爲讚仍令自書之邕文書于時獨擅可謂備三美矣

又曰劉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還覺涼

魏陳思王畫讚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焉

晉傅咸畫像賦序曰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爲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子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

宋炳山畫叙曰竪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寔體百里之迥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跡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歷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瑶鈐事傳乎金册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温洛中史皇蒼頡狀焉

又曰夫畫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爲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爲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已上四人後漢）曹髦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吳）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晉宋爲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

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寶先袁倩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昻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已上四人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滿提伽之流是也（後周）隋及唐爲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已上六人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乞僧王知愼閻立德之流是也（已上六人唐）

又曰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吴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餘畫迹爲百家[illegible]（[illegible]近可王[illegible]）

又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摸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知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攻書然則古之嬪擘纖而胷束古之馬喙大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徧觀衆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謂畫之道也

又曰漢張衡字平子昔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神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巴獸潭

又曰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綿連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絕妙名高宋代時無等倫

又曰魏曹植言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畫

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華陽國志云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要之語亂其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以賜夷甚重之

又曰曹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狀權疑其眞以手彈之時稱吳八絶（張勃吳錄云八絶者菰城鄭嫗善相劉惇善星象吳範候風氣趙達善筭嚴武善棊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赤烏中不興之清溪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歎其妙因至清溪復見其龍宋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月滂沱謝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秘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在第一品矣

又曰晉顧愷之字長康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嘗云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閣一定器耳差爲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像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駿之嘗結構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所能爲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稱妙絶

又曰南齊謝赫寫貌點刷精研意存切似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自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雅壯之懷然中興已後象人爲最在沈標下毛惠遠上

又曰南齊劉瑱字士溫彭城人少聰惠多才藝攻書畫婦人當代第一謝赫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力困弱製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illegible]眞然玩[illegible]詳審[illegible]態

又曰南齊毛惠遠滎陽陽武人善畫[illegible]人並當代第一[illegible]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illegible]萬有讒惠遠[illegible]官物[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償二十八萬後[illegible]立甚悔痛之惠遠弟惠秀[illegible]待詔秘閣出祖將[illegible]命惠秀畫漢武北征圖中書郎王融欲得其圖成帝[illegible]之置琅琊臺上每披覽焉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子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人畫時有

王子善甚遠神駿爲二絕

又曰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州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序畫外國來獻之事長子方等字實相尤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

又曰梁蕭賁字文奐蘭陵人也多詩學工書畫嘗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見萬里可知雖最工雅性精密後來難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不爲人自娛而已人間罕見其跡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有異操年十歲讀

平七百五十一　丟　宋闕已

葛洪神仙傳便有隱逸之志居茅山號華陽隱居好著述明衆藝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逍遙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又曰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崇飾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點睛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遂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而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散拆爲二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析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劉長卿爲記述其事張畫今在（[illegible]）靈感不可具記

又曰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也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上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

又曰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僧悰云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山東體制允屬偉人在鄭法士下（[illegible]）云田楊齊侔（[illegible]）昔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illegible]）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illegible]）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illegible]）勞障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illegible]）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illegible]）

平七百五十二　六

又唐張孝師爲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illegible]）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畫因效之（[illegible]）獄變

又曰唐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極佳世上言山水（[illegible]）陁子頭道子腳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illegible]）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爲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爲一家其（[illegible]）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劍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因爲

之草書杜甫用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弟子也畫迹似吳生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像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摠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精爽盡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尤善畫鷹鶻鷄雉盡其形態嘴眼脚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之感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代一家五人並善丹青高宗甚重之書畫稱一時之妙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覩神仙之事

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鞍馬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疋韓君畫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若此弟子孔桒爲之上足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樹石山水初畢宏擅名當代一見驚歎異之璪唯用禿筆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授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

又曰唐李漸善畫蕃馬騎射射鵰放牧川源之妙筆迹氣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摸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易之

又曰唐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旭號書顛吳宜為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斷曰唐吳道玄寫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貌之及迴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真於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覩之亦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儀子壻趙縱常令韓幹寫真衆皆稱善後又請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今常列二畫於座

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公問云此畫何人對曰趙郎曰何者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嘉又問何以言之云前畫空得趙狀貌後兼移其神氣情性笑言之姿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其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其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伏其能太宗幸玄都池觀鸂鶒召立本貌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實亦耀暎前古

又曰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名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師子酷似其真後師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

玄宗射獵一箭中两野猪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乃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黄門（懷愼也）館之甚厚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令人潛將數百千至洛中供擬取其家書示楊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求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人莫能覩也

又曰唐陳閎會稽人也以能寫眞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眞御容妙絶當時玄宗射猪鹿兎鴈等并按舞圖寶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眞容匪唯龍鳳姿日角天亭之狀而筆力遒潤神彩英逸實天假其能也閻令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唐張萱京兆人也嘗畫貴公子鞍馬屏障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置亭臺竹樹花鳥僕隷皆極精研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名洽善潑墨時人爲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等性踈野好酒每圖障與酣之後以墨潑之脚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竹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濘風雨蕭蕭不見污之路也

又曰唐李靈省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強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王公之尊寘若之山水竹樹一點一抹成於自然或即峰際雲孤或即島嶼極海非常製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煙波子常釣魚洞庭初顏魯公在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圖傳爲卷軸隨句賦象人魚鳥獸風雨雲月皆依字成形雅叶其妙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合異類共成一體也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設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嘗於母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

又曰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知者創物（謂始開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凝堅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續漢書曰張衡性精微有巧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圜徑八尺形似傾樽其蓋穹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在樽中周密無際如一體焉地動機發龍即吐丸蟾蜍張口受丸聲乃振揚司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從起來也合契若神觀之莫不服其奇麗自古所來未嘗有也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焉（亮集有其法也）

晉書曰嵇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絶於人乃使綱大治攻具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

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故作渾天儀

又曰衡陽區純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入戶內閉戶又作鼠市於中而四方丈餘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

沈約宋書曰石虎使解飛姚興令孫生造指南車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有南多不審正迴曲頻聚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甚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齊王爲相命冲之造焉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北齊書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舊典時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後趙錄曰邢輔樂陵人也好學有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

馬鈞別傳曰鈞字德衡扶風人巧思絶世不自知其爲巧也居貧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乃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猶自然而成形陰陽之無窮

葛洪神仙傳曰葛由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入山遂去得仙未知指實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

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軍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尚方人魏猛變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擅車廣丈餘長二丈安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玄中記曰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述異記曰魯般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東北巖中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人丁緩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絶至緩更始爲之環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致之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丈並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生風寒焉

又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狀匠人丁緩李菊所作也其巧爲天下第一

涼州記曰呂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爲王欣家奴發冢見應死躬有奇巧王令魯般之儔也故赦之涼風門及大殿歲久傾敗躬還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子年拾遺記曰嬀濡支國去泥離國八萬里其國婦人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兩手引之則成文錦似列燈燭也

又曰始皇起雲明臺窮極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人皆能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騫霄國獻善畫之工名裂裔刻白玉爲兩虎削玉爲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絶孫權常嘆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宮中號爲鍼絶又以膠續絲髮作爲輕幔宮中號爲絲絶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絶巧弃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埴土也[illegible]）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illegible]）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illegible]）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又曰無爲也而交巧（[illegible]）

又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illegible]）此之謂天樂（[illegible]）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illegible]）

（巧也）

又曰郢人堊（堊白土）場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之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以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言皆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百化惟意所造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瞚（[illegible]）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也自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告於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焉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韓子云象爲楮葉）

又曰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爲車轄也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儒者也）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朝（[illegible]）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illegible]）

（[illegible]）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illegible]）墨子曰令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弗能入（[illegible]）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

又曰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

又曰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

又曰規矩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巧在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

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弗能造此之謂大巧

又曰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拙不用劒）

又曰大匠不用斲

又曰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刳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

尸子曰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

慎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也有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虗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漑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輸平潛以水發爲設爲女樂舞象使木人擊鼓吹簫木跳丸擲自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尒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爲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屈不能對傅子謂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而短於言巧者天下之微事

抱朴子曰善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協張墨是也木聖張衡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伎巧過人骨髀肉飛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知乃削木爲小麥試衆之　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論衡曰傳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也（下）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猶世傳言曾般巧工其母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而不還遂失其母焉

楊泉物理論曰夫蜘蛛之羅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於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乎心巧成於手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勳成形以周器用哉

晉讚曰陳勰以工巧見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工藝部十

圍碁　投壺

圍碁

左傳曰寗喜許納衛獻公大叔文子曰今寗子視君不如弈碁弈者舉碁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弈圍碁也）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覆謂白黑數亂）粲復爲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而不起左右曰尔父見報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蜀志曰費禕與來敏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而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禕至敵遂退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者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羣僚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終無所紀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也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可以爲欣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故以諷之

吳錄曰嚴武字子卿圍碁莫與爲輩謂之八絕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又曰賈謐嘗與太子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也

又曰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又曰王導與其子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尔耶

又曰祖納爲軍諮祭酒納好弈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以忘憂耳

鄧粲晉紀曰阮籍母死與人圍碁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決勝焉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霖俱善弈碁爲中興第一

又曰陶侃在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者堯舜以教愚子博者商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爲此（一本馬投樗蒱戲）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頻延之坐圍碁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弈碁碁品第三太祖亦好玄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得補宣城太守

又曰徐羨之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當世以此推之

又曰謝弘微性無慍色末年與人圍碁西南有碁死勢有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弘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莫年

齊書曰能碁人琅耶王抗爲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思速善於關碁宋文帝世羊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官賭自食時至

曰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以思莊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又曰武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又曰武陵王曅少年時貧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横以爲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棊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右北平樂抄少携出與齊焉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有蒼頭者常令秉燭或時睡即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不敢暫非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理乎琛惕然慚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已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著複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覆棊弈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棊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故罷之

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棊因論軍旅

西京雜記曰杜夫子善弈棊爲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假儒妻說在宮内時常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疹病取絲縷就北辰祈求延命乃免

述異記曰朱道珍常爲孱陵令南陽劉廓爲荆州參軍每與圍棊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二年六月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云每思棊聚非意致閑方有來緣想能近領廓讀書畢失信所在（失其書信）寢疾尋亡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抱朴子曰葛洪體鈍性駑所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眄至今不知棊局幾道

又曰善圍棊者世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之名也

淮南子曰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棊進退取與攻劫放捨在我者也

陳留志曰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其高率如此

揚子法言曰圍棊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

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丹朱善之

新語曰世言圍棊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絶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古賣反）（間方瑚也）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罫者也

俗說曰羊玄保作吏部郎數被召見後有傳詔來始入門其兒靈孫年十許歲見傳詔語其父云兒知也正當圍棊耳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亦以圍棊爲手談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乃舉棊局下故譏之

又曰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圍棊外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不變而心料有故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遺累寧有喪明之責耶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方言曰圍棊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弈班固弈指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義亦同矣局必方

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體明德也其有黃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法則臧否爲仁由己道之正也

夢書曰夢圍棊者欲鬬也

魏繁欽圍棊賦序曰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棊是也

魏應瑒弈勢曰蓋棊弈之制所由來尚矣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闔翼固衛邊鄙寇動北壘備在南尾

晉劉臥圍棊賦序曰司空從事中郎庾仲初性好圍棊終不達棊旨言文則觸類而至對局則冥然而窮何所解如彼之易所凝如此之難哉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投壺射之細也）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枉哨不正貌）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既受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矢也）受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設中亦實也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使投）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凡投不釋也勝飲不言以不能養不能也）

禮記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或言去其皮節也）

左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范淑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魏略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疋

又曰游楚好投壺自娛

晉書曰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王弼別傳曰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崔寔傳曰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

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爲驍言如博之堅於輦中爲驍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獻帝春秋曰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家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顏督引滿投壺言笑容旨自若

晉陽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光）

藝經曰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投壺變曰謂之投壺者取名蒨（[illegible]切）由數衡而轉易鑄金代爲違之于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玄（[illegible]）（曦[illegible]隨龍其蛇生死之象也）運之以鑣（平表切）蝦（[illegible]）其尾（[illegible]人侯）來去有桓投而歸（以自數之蓋也）矢十二（籌數之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歲[illegible]古用[illegible]）古

者投壺擊鼓而節帶劍十二（入旋頭二帶謂之帶劍）倚丈人（[illegible]注右如注左）雕狼壺二十（今矢圖轉而於壺口）劍驕七十（入帶劍還如前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籌之數勝驕也）三馬成都

魏繁欽賦曰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李尤壺籌銘曰投壺籌禮揖叙先後逌風月數分爲王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工藝部十一

博　㮨蒱

塞（蘇則切）　藏鈎（古作彄）

蹴鞠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

史記曰宋湣公與南宮長萬博爭公怒辱之曰吾始敬若

若今子魯虜也長萬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劇孟好博多少年之戲

又曰蔡澤說范睢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出分功（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劣由投數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漢書曰孝文帝時吳太子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式去貫音擿投擲也）

又曰吾丘壽王字子贛少年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也王東曰格者行棋相周故已言各截塞法王立各不得故六格五也）

又曰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債及宣帝即位遂稍遷至太守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債矣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巳校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弥以下皆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

又曰客星經帝座或問袁延延因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渫（音薛）黷有虧尊嚴

魏略曰孔桂性便妍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又曰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共博爭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功曹

晉中興書曰桓玄強與人博弈取其田宅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邴（邴鄭邑也音柄）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擬決公賢人而隱者故王與戲）

梁冀別傳曰冀好格五六博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上有紫雲白玉爲床與數人博戲度世問父所與博者是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秦記曰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令子纘立戲弄羅什或共碁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其胡奴斫人頭後纘弟越字胡奴果斬纘頭

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西域胡曰諸博戲取人牛馬財物者胡俗皆陪償

述征記曰極西南端門外有石石色青而細修之作博碁以遺江東甚可珎玩

西京雜記曰許博昌安陵人也善大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玄究屈高高玄究屈張白張道揭畔

方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高屈究張居三輔兒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太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莊子曰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大路設樂飲酒擊博樓上

抱朴子曰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岩石上有數人對博

淮南子曰善博者不欲牟（博以不勝為牟牟大也進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齊（齊轉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曰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陽胡番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

又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尹文子曰博者盡開塞之宜得用通之路

揚子法言曰或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說苑曰秦始皇時嫪毒驕奢後與帝左右博爭行乃瞋目大呼

又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諫者斬孫息（孫息即荀息也）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為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氣以棊子置於下而加九鷄子於其上左右惕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對博其拔不中馬蹄處于今尚在

典略曰荊軻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去而逃

晏春秋舊事曰倪寬為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路犯罪而還

遁甲經曰天一亭遊六行亭亭天一之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皆不可向也

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幾微覆謙謝則知命謙以致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其道則詢厥有歸保其家乃贍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鵲起率皆趣良足以諧暢至娛始協妙賞者也

魏曹植治子等讚曰齊疆接子勇節徇虎門之博忽昆置貴身而自代輕死重分

魏王粲彈棊賦序曰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晉李尤博銘曰夫無用心博弈猶賢方平投下有不邪偏

樗蒱

晉書曰桓玄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輒以樗博而賭之玄微聞義軍起憂懼弗能寢食或曰劉裕等狂惑事必無成玄曰裕足為一世之雄加以果於用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舉大事往無不成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樗蒱齒名

又曰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

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

又曰武帝胡貴嬪帝嘗與之樗蒲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謝鯤婿郗叡好樗蒲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郗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

又曰陶侃守士衡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悉以投于江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也仁顗之字也）

又曰慕容寶初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三盧

宋書曰何尚之時頗輕薄少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琨所知與之遊處

齊書曰李安民擊鵲尾江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令樗蒲共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對侯狀也安民少時貧寠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後周書曰王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胡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覽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江斅別傳曰斅年十一始學樗蒲祖母爲說往事有以博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木終身不爲戲

抱朴子曰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常有十許人衣袍或白或黑或男或女有王伯夷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樗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群犬也

郭子曰桓公（宣武也）少至貧嘗樗蒲失數百斛米齒既惡意亦沮自審不復振乃請救於袁彥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無忤便即俱去出門去我不但拔卿要爲卿破之袁必作快齒卿但快喚既戲袁形勢呼咀（音阻且相呵）慨壯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震懼喪氣俄頃獲數百萬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曰作樗蒲焉

俗說曰郗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共樗蒲得何百萬便住何大怒罵郗

世說曰溫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賈客樗蒲每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盡戲屈無因得反與太尉庾亮友善嶠

於新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異苑曰潁川陳寂元嘉中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許爲寂驅使欲與鄉人樗蒱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兩

又曰昔有人乘馬出行於岫裏見二老公相對樗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望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亦枯朽既還無復親識一慟而絶

庾翼集曰塡閭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閑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擇悅櫂（嘗切樺子）弄碁文爲樗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

塞（蘇則切）

説文曰塞行棊相塞謂之塞

齊書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也尤書塞用五子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邴與井公塞

魏王朗塞勢曰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爲計數閑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以驚睡焉

邊韶塞賦序曰余離羣索居無講誦之事欲學無友欲農無耒欲弁無塞欲博無楮閑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書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

藏鉤（古作彄）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此也（拳齒拳棋）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

以賜侍兒

荊楚歲時記曰爲藏彄之戲辛氏以爲鈎弋夫人所起周鈎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闡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去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風土記曰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分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居宜切奇餘也）即使奇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彄藏在數十手中曹人當射（射食亦）知所在一藏爲籌五籌爲一賭

異苑曰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彄於是有一手聞在衆臂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焉尋爲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彄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晉庾闡藏彄賦曰歎延夜之藏彄賞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

盛公弟子藏彄賦序曰余以暇後豫命中外以行鈎爲戲心悅其事故賦之云

蹴鞠

風俗通曰九毛謂之鞠

郭璞三倉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

史記蘇秦傳曰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鬬雞走狗弋博蹴鞠

漢書曰東方朔云董君（董偃）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走馬蹴鞠客輻湊於董氏焉

魏略曰孔桂字叔林性便妍好蹴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唐書曰姜皎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侍宴私以后妃連榻間以擊毬常呼之爲姜七

梁冀別傳曰冀好蹴鞠

西京雜記曰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以服朝覲焉

又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之以生平所好皆屠販少年鬬雞蹴鞠以爲歡今皆無此故不樂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黄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事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

會稽典錄曰唐辛字漢序三國鼎跱年興金革士以弓馬爲務家以蹴鞠爲學於是名儒洪筆絕而不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工藝部十二

彈棊　儒棊　擊壤
角抵　彈　四維
象戲　夾食　悄閂
射數　皷子　抃
擲塼

彈棊

東觀漢記曰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

沈約宋書曰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

趙書曰冉閔收石遵遵方與女子彈棊共至殺之

梁冀別傳曰冀好彈棊

抱朴子曰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在樗蒱彈棊不離綺繻紈袴之側

世說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吳人以冷爲渹也音楚敬切）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王丞相導也）

又曰彈棊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棊妙逾於帝○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功乃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藝經曰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

彈棊經序曰彈棊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蓋衒其便（音軒）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棊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亦有凌亂西京傾覆此藝因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好諸伎藝此戲乃盛於當時

彈棊經後序曰自後漢沖質已後此藝中絕至獻帝建安中曹公執政禁闌幽密至於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宮中宮人因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即取類於彈棊也及魏文帝受禪宮人所爲更習彈棊焉當時朝臣名士無不爭能故帝與吳季重（吳質字季重）書曰彈棊閒設者也

又曰彈棊者雅戲也非同乎五白梟擲（梟擲並樗蒱彩）之數不游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固趣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

蓋道家所爲欲習其偃亞導引之法擊博騰擲之妙自暢耳

又曰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鈇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爲名手後有竇深崔長孺鄭觀獨孤遼亦爲亞焉至于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多解者

後漢蔡邕彈棊賦曰大張局陳棊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懽宴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砥采若錦繢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魏文帝彈棊賦曰局則荊山妙璞滑如柔荑棊則文木北幹棊樹西枝象籌列植下據雙螭

王粲彈棊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

晉傅玄彈棊賦序曰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爲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解之

儒棊

後魏書曰侍中游肇性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焉肇述儒棊曰儒棊者蓋博弈之流所以遊思於文亦猶投壺之習武也故聖人因物設教有實有權情禮稱宜有張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若夫井公之對周穆叔卿之接許由此或示存恐非有待然則君子之所甚也豈遂耽於所適徒費時日者哉至於几杖盤鑑猶裁銘戒翅乃諧神之器而不加勸也但古之為玩者莫不競進其功塞殺與樂殊途異勢並傳於時未有以謙退為勝通生為樂者故因暇隙聊復措意此即儒棊之一名蓋遊義之所統本諸謙淨銓名擬德略依儒行起捨尊道軌法中庸時然後玩人不厭其遊讓而後勝人逾極其負矜勇所以始殘沖遜以之彌隆豈唯崇謙止競而已諒亦階善全德之所因矣積名會理其殆庶幾致泥之戒寧不愧乎

儒棊曰投二（方二分大弟也）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各法生數所以記彰）（而行於道豈唯名義謙行數無準名顯義耳而已錯數以為書也謙遜圖之異喻在義伏）棊十（生殺之數殊不）（是過）白黑半（各用王分）方五分長寸（分寸所以記法）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各棊成戲所以記第而義名義名義雜異亦待五德陰陽璧合數盡也）方局尺五周道四十其用三十六（取書塗墨）四維之道通數而棊（棊惡雖也）其謙退為尚故高彩者先投（融為道也）彼此二位謂之淨（淨者謂作義也）左右二道謂之中（中者謂讓智之道也）其淨中四道彼此左右互有二不得相干（干則關也）行棊之法始附淨起轉乎相順終因淨出（物不）者（爭出少曲之避相遇也）通生為務不存塞殺（悉仁惡也）彩越淨中者休則並梟梟者不伏（彩不會也）會淨中者梟折為伏伏者不梟（行不遇也）若彩雖會而干彼擬以過之（有棊則不得擬）非干彼者則自居矣（居數不同以干彼也）行伏棊者得異彩依數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常乘者也）一謙若得兩謙退一等（讓重損也）行梟若得異彩亦依數而行兩彩同者盡行其數（寄為對此）一謙行一道兩謙者停梟（梟敵異也）行伏不得行梟行梟不得行伏（殊謙饒也）折梟伏者皆從後定梟（重行數也）因緣而閱者屈而申之（謂相得靈信也）緣行致累者越而適是皆不限道數（推退皆作）梟伏兩闕者但行於梟（先梟者適之義遇尤）（說也）行棊之體不相凌觸所蹈皆靈（行務重淨唯其稱謂）抓明自在（不以）（後弱生法償也）絕於跪巧而順消息（審理中也）乖遇中道勝負乃分先梟後伏驗之於淨（謙勇之辭實懷先後爽淨不共方顯其意）道梟若從不盡二彩者則全行伏（先復用亦所其為也始全遵遺之義成也）自梟伏兩少者行於梟（理亦不盡）彼既出盡此有不出者即許以為勝者之筭以（後實退以遺也）若全未出則為之壘投（讓積者已）人次局負仍先（勇梟）故（故也）得十筭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既尚冲卑豈假勝於多籌相讓並顯謙敬）

（戲以勝為者也）

擊壤

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也

玄晏（皇甫謐號玄晏先生）曰十七年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

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為戲分部如摴博也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

又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

吳盛彦翁子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

角抵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相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

漢書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之以爲戲樂用相誇亦至秦更名角抵者也武帝大復增廣之至元帝元初五年罷）三百里內皆觀

王隱晉書曰潁川襄城二郡班宣相會累欲作樂襄城太守責功曹劉子篤曰卿郡人不如潁川人相撲篤曰相撲下伎不足以別兩國優劣請使二郡更對論經國大理人物得失

唐書曰裴矩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抵於洛邑以誇諸戎秋月而罷

西京雜記曰三輔人俗用以赤刀爲戲漢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漢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設角抵戲角者六國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并四夷之樂雜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也

彈

廣雅曰彈行丸也

左傳曰晉靈公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齊書曰桓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謂左右曰當生取之乃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無傷養之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隋書曰長孫晟洛陽人也有鳶羣飛上謂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吳越春秋曰陳音百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肉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而輒拾取

莊子曰以隋侯珠彈千仞之雀必笑所用至重所取至輕

又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思鴞炙

世說曰潘岳少時挾彈洛陽道婦人見之無不連手縈之

談藪曰齊蕭遥欣爲童子時見一小兒左右彈飛禽未有不應弦而落者遥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

中高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捉時少年士庶競爲此戲欣之一說此戲遂廢之

又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有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荅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

又曰彈狀如弓以竹爲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諭則不知也王曰善

顔子義訓曰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顔子顔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顔子曰子之所射老狸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

潛夫論曰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足防寇盜內不足禁鼷鼠

四維

晉李秀四維賦序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

太爲某取無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棊而變動無爲生乎其中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王襃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曰時以政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亦如之是也五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平其務武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

一曰禮儀以制其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以考其行定而後求求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外遷以報言義存遷善或黜退以懸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糺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哀敬彰於觀退勗尊恩屈片善崇於拱璧一言踰於華衮

夾食

藝經曰夾食者二人黃黑各十七其横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棊夾一爲食棊不得食兩不得邊食不由道則不行棊入夾不取食一棊爲籌賭多少隨人所制

悁（烏玄反）悶

藝經曰悁悶者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豕入莬窟王孫晝卜乃造黃鐘大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雞籠

射數

纂文曰艷傁一曰射數

梁冀別傳曰冀好意錢

皺子

藝經曰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始十子爭先以落多爲不妙

抃

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抃爲期門以材力愛幸

又曰哀帝時覽抃射武戲（孟康注曰手搏爲抃角加爲武）

左思吳都賦曰抃㚘搏

擲塼

續搜神記曰夏侯綜爲庾安西參軍說常見鬼乘車騎馬蒲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介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請綜綜云無他汝兒向於道中擲（余土壁盡塼也）誤中一鬼脚鬼瞋故病汝兒耳但以酒飯貽鬼即差母如言兒即愈

藝經曰以塼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爲標各以塼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器物部一

器皿　鼎

器皿

說文曰皿飲食之用器也盛黍稷在器中也齊黍稷之器以祀者盧飯器也鐈（巨招反）似鼎而長足鏖（一刀切）温器也

方言曰器破而不殊其音謂之甈（音西嘶也）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南楚之間謂之㪇（文正比刀）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涌（與恐切言涌出也）

通俗文曰金銀鏤飾器謂之錯鏤竹器謂之笭箵（笭郎丁切箵桑鼎切）竹器邊緣曰匯（姚皆）

書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

又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禮曰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閎以揜

又曰侍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陶梓之器）其餘皆寫（萑竹之器）

又曰作淫巧之器以疑衆殺宗廟之器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以主切）舜作什器於壽丘

又曰通邑大都木器髤者千伏（徐廣曰髤音休漆也漢書音曰木器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千石此亦千乘之家也

又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然

漢書曰賈誼言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臣之近主乎

又曰劉賓國以金銀銅錫為器

續漢書曰桓帝祠老子於濯龍用淳金釦器

魏氏春秋曰武王過故人呂伯奢家聞其動食器之聲疑其圖己是夜手劍殺八人

後魏書曰獠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淳漆著布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新有金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彫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顓頊墟其故有白鶴閣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韓子曰堯有天下飯於土軌飲於土鉶舜作食器斬山木而材之削鋸脩其迹流漆墨其上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下伏者十三禹作為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采而

樽俎有飾，野人食器，彫琢觴酌，刻鏤

淮南子曰：崐崘旁有九井，玉横（横，器名也，或作彭）受不死藥。

世說曰：晉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

涼州異物志曰：方外殊珎，車渠馬瑙，器無常形，為時之寶。（璅其大小以作玉林珎琹也）視之目眩，希世之巧，羅刹所作，非人所造。（巽利選遠外國巧成器物興人交據非人能所造）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其狀如望馬，燀燀然，瓷器之見為牛，楚器之見為馬，越器之見為蝦蟇，宋器之見為白狗，秦器之見為豚，燕器之見為豕。

揚雄蜀都賦曰：彫鏤釦器，百伎千工。

魏武內誡令曰：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喜銀物，令以木作。

鼎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鼏，附耳外謂之鼒。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蝄蜽莫能逢之。

易曰：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詩曰：鼐鼎及鼒。（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周禮曰：王一日三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牢鼎九，陪鼎三）

禮曰：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彝之彝鼎也）

又曰：崇鼎、貫鼎，天子之器。（崇、貫，國名）

左傳曰：宋華父督殺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弗聽。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又曰：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壽夢，吳子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

又曰：晉叔向謂晏子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讒鼎鼎難也）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又曰：楚薳啓彊曰：是以聖王朝聘有珪，享覜（他弔切）有璋，宴有好貨，飧有陪鼎。（飧，饔餼也。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之）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又曰：宋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鼎，正考父之廟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又曰楚子次於乾谿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聽豈其愛鼎

又曰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也）

又曰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刑書之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郜

大鼎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又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從秦氏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

又曰孝文帝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漢書曰項羽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漢得汾陰寶鼎武帝嘉之藏於甘泉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虞丘壽王曰非周鼎上患對曰周德始乎后稷成於文武上天報應鼎爲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是至昔秦始皇欲出鼎於彭城而不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又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案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李奇曰琱畫也）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又曰質氏以洒削而鼎食

東觀漢記曰盧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

後漢書曰孝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盧江太守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日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祖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山崩得古鼎重三百斤容可三斛餘郡官畢賀

又曰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烟熅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穀城人劉珪夜見門有光取得玉鼎

沈約宋書曰泰始　七年義陽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起

續

戰國策曰秦興師臨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渾（徒旱切）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州是西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器物部二

鑊　釜　鬲
鐺　鍋錡　銚
鑪　甑　箄
甗　帶

鑊

周禮曰亨人掌共鼎鑊（所以煑肉及魚臘之器既熟乃脀於鼎鑊音護）

儀禮曰雍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史記曰藺相如謂秦王曰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羣臣熟計議之

晉書曰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元帝皆版為四品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出屯盧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云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而不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

文子曰養魚於沸鑊之中棲鳥於炎鑪之上雖欲其生養理失矣

陸機洛陽記曰宮牆外以大鐵鑊盛水以救火鑊受百斛百步一置（楊龍驤洛陽記云鑊數合一百八十枚也）

搜神記曰武帝從南岳著盧江灊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朱崖傳曰朱崖大家有銅鑊多者五三百積以爲貨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雷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相州記曰伍子胥廟中有大銅器元嘉中沙門釋亮啓乞此廟器鑄丈六金像始廟所有大銅鑊可容三百斛許即移入地中僧亮夢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形骸

武當山記曰魏興反衆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長老云有天子女欲來此山愁思而死三公衛送故於此烹之

羅浮山記曰有名鑊容千餘斛溢爲瀑布

墨子曰守死曰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鑊容二石以上爲湯

釜

說文曰鍑鬵如釜而大口釜也一曰鼎大上下若甑曰鬵（音尋）三足釜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鍑亦釜之揔名也）

廣雅曰鍈（他典切）鉼（音餅）鏋（音萬）鍑（音富）鏕（音鹿）鏝鍪（音漫二音牟）鬵（音尋）錡釜也

埤蒼曰鍋鏀小釜也

易說卦曰坤爲釜

詩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釜屬也有足曰錡）

又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鬵釜屬也）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

三禮圖曰釜制度云三斛或曰二斛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釜於術（音遂）十日

史記曰項籍救鉅鹿沉舡破釜甑以示必死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甑

戰國策曰蔡澤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

東觀漢記曰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又曰鄧遵破匈奴得金鑊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遭黨錮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胡邵爲淮南太守使鈴下閤外炊曝作乾飯閤中不設釜竈穎川馮暹爲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後漢書曰王莽納言將軍嚴尤欲據宛伯外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

魏略曰鍾繇爲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今之嘉釜有踰茲義

晉諸公讚曰尚書杜預欲爲平底釜謂於薪火爲省黃門郎賈彝於世祖前面質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

前秦錄曰處士張忠隱于太山鑿石爲釜容六斗四升

河圖曰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却反化爲一翁責言曰劉季何不受河圖

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仕三十鍾不洎親吾心悲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之城中巢處懸釜而炊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爲刀木不可以爲釜

又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

淮南萬畢術曰牛膽鳴釜（取牛膽以塗熱釜即自鳴矣）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使寄置車中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聞爲誰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不相問爲誰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懇欲俱死明日王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爲希出而世貴之釜以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郭文傳曰文以石爲釜

婁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望婁氏之里往中庭顧見釜甑尚省於竈曰恐他遠寇壞之仍爲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朱崖傳曰朱崖俗多用土釜

南蠻獠民格曰諸告言伯叔外祖父母

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爲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異苑曰長山朱郭夫妻恒採藻潤濱見二銅釜從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圓蓋蒲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還著北山埋之而後貴釜與人主載出爲貨舡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又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蒲釜而願因之豐富

離騷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鬲（音曆）

爾雅曰鼎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曲腳也或曰款定也犍爲舍人曰鼎足相去疏闊曰鬲）

方言曰鍑或謂之鏤吳楊之間謂之鬲

周禮曰鬲實五觳（苦角切）厚半寸脣寸

漢書曰空足之間（蘇林曰足中空不實）

家語曰魯有儉者瓦鬲煑食祀之自謂甚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欣然有悅如受大牢子路曰瓦甂（音邊）陋器也夫子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夫食美者念其親以其食美者而念其我思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東陰山縣西有鬲口溪昔有大鬲容百斛出於此水故因爲名

鐺（[illegible]）

通俗文曰鬴（音輔）有足曰鐺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鐺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路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鐺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唐書曰薛大鼎爲滄州太守政化大行百姓利之賈敦頤爲瀛州刺史鄭德本爲冀州刺史俱有異政時人號曰鐺腳刺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鐺

孝子傳曰陳遵母好食鐺底焦飯

孔氏志怪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鐺一枚容數合許（疾病部瘕門中備云其事）

述異記曰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常聞語聲當酤酒還而無溫鐺鬼云卿無溫鐺那得飲酒即見一銅鐺從空中來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子命婢取酒須臾持一銀酒鐺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鐺誤得熨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腳

梁王筠以服散鎗贈殷鈞別詩曰玉鐺布交文金丹爍（[illegible]）說九沸翻成綴七輔良爲切執以代諫纏長貽故人別

鎢錥（烏育二音）

廣雅曰鎢錥謂之銼鑹

說文曰銼（才禾切）鑹（力禾切）鍑也

纂文曰秦人以鈷鏻爲銼鑹

魏略曰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閑息于時軍中爲之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槌破汝鎢錥耶

杜預奏事曰藥杵臼澡槃熨斗釜甑銚槃鎢錥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江逌表曰昔康皇帝玄宮內金烏育

銚

廣雅曰鋗（血涓切）謂之銚

說文曰銚溫器也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銚器物猶存

衡山記曰有人採藥暮宿石室中見一銅銚是煮藥處鑾人聞之取銚還用舉村盡病送返乃已

夢書曰夢見得新銚錥取婦好也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錥四

枚五石銅銷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束晳貧家賦曰執偏隋之漏銷

鑪

說文曰鑪方鑪也鏇（似沿反）圜鑪也

周禮曰宮人掌王之六寢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褻之事也）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廢墮也）于鑪炭爛遂卒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漢成帝顧成廟有二眞金爐

拾遺錄曰周靈王出於宣昭之臺望東方雲氣蓊鬱俄而

有二人乘飛遊之輦上帝酣醋其一人能為霜雪坐者皆禁乃命青金洪鑪青金洪者出青零淵石色皆如紺中有金鑄為大鑪

異苑曰龐猗義熙中為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鑪上焰帶鏁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送下荊州至郡此界夜忽風雨有叫聲光火燭天徑來趣船失鑪所在

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鍾而自不能為壺鼎盤盂無其用也

桓譚新論曰元帝求方士漢中送人王仲都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鑪不言熱

論衡曰當風鼓箑向日燃鑪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

又曰推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似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賈誼鵩鳥賦曰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甑

說文曰窐（戶圭切）甑空也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

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魚蹇切）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救切）

爾雅曰䰝（與甑同）謂之鬵鬵鉹也（郭璞注曰涼州呼鉹音侈）

周禮曰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也）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杜預注曰甗玉甑也滅紀所得）

漢書曰項羽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示士卒勝去不勝死無迴心

後漢書曰范史雲為萊蕪長時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袁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棄官常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眷一朝食遲季方跪曰向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糜寔曰汝頗識解乎答曰解令說之不誤一言公悅

韓詩外傳曰舜甑無擅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熯（音罕）甑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甑見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金甑歲一孰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知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惟存銅甑蓑笠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容居太原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無益林宗以其分決勸使學果為美士

郭文傳曰文以竹爲甑

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林家甑破無可用鬼乃搥笓底穿以充甑

錢塘記曰石㼪（莫補切）山有甑大數十圍下有三石支足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離騷曰桂璋雜於甑窒（窒甑孔也）

箄

說文曰箄蔽也所以蔽甑底也

淮南子曰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箄（蓋玄謂古尹氏簹蒸食不如三箴竹）

孔融同歲論曰弊箄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

夢書曰夢見新箄新婦若妾恚

甑帶

七百五十七

玉甚

淮南子曰璣玟之玉在汙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璣玟美玉釋棄也）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甑甑瓾世搏取也弊箄甑瓾之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夢書曰夢見甑欲娶婦夢見甑帶憂約索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器物部三

盆（缶附）　甕　罃

坩　缾　甒

瓨　槃

盆

爾雅曰盎謂之缶（盆也）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王肅曰缶下民賴素之器）

又曰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盎謂之缶）

周禮曰盆實二鬴厚半寸

禮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盆瓶炊器也）

又曰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

史記曰秦趙會澠池藺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音缶秦人皆瓦器以竹敲之以節歌）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趙御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缻

又曰王惲書云醉後仰天撫缶而歌

又曰司馬遷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續晉陽秋曰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煩然妾酌飲之生玄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自鼓盆甕也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然知其盆瓴之足羞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瓴之徒也

又曰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又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目睫濁之不用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乎聘

又曰日冬至則盆水溢

世說曰阮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以大盆盛酒

王韶之始興記曰林源山有石室室盤石上行羅十甕皆蓋以青盆中悉是餅銀

交州雜記曰夷俗以銅盆甕贈葬

潘岳笙賦曰傾縹盆以酌酃

甕

說文曰罌（烏耕切）甀（直僞切）缶也甀小口罌也瓨（下江切）以罌（換罌）長頸受十升甕罌也

通俗文曰甕下孔曰甂（蒲辯）

方言曰甀（音膭）甂（一都音瀆切）甊（音或）㼜（音瞎）甄（音壁）甓（于耕切）甕甄甄（音諧）（嘲㼝）罃（罃烏記）甖也靈桂之郊謂之瓺（今江東通名大瓮為瓺）其小者謂之瓶周魏之閒謂之甀（音舲江東亦呼甀子）秦之舊都謂之甀江淮之閒謂之盎江湖之閒謂之甊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閒其大者謂之甀其中者謂之瓿甊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甕或謂之甖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甇甖其通語也

爾雅曰甌瓿謂之瓵（瓵小罌長沙瓵謂音也）

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禮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又曰儒有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

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玉甕）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也不汲自隨不盛自盈（[illegible]同）

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家語原憲同）

東觀漢記曰王渙爲洛陽令盜賊發不得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

王隱晉書曰太孫臧外祖蔣迪兵與人後迪作酪當釀未成大瓮自行迪打酪甕破問景養養曰當生太子（儲副）

又曰畢卓爲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郎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墨子曰備城百步一井井十甕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丈甕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孔子堂有甕皆有丹書曰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甕得素書爲學

華陽國志曰趙玫青州刺史驟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於其中

淮南萬畢術曰銅甕雷鳴（取沸湯著銅甕中堅塞內之井中則雷鳴聞數十里）

語林曰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爲暖（羊琇字稚舒）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於江胡公見甕流下聞兒啼取兒養之遂七登三司廣不持本親服太於本親以我爲死人深譏之

罃（烏行切與罌同斫）

說文曰罃備火長頸缾也

方言曰罃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甋（音[illegible]）或謂之甁（音[illegible]）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瓺（音[illegible]亦[illegible]）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所謂家無儋石之儲者也音擔或作甔）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或謂之罃罃謂之甈（音[illegible]）

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以渡）

異苑曰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罌

幽明錄曰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剋期未至女暴亡提一金罌受二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罌贈裴

甄異傳曰晉隆安中吳縣張君才忽有鬼來令才取一白罌盛水半以絹覆頭明日視之錢滿罌才家先貧因此遂富

墨子守備曰用瓦大罌容十升以上者步而十盛水且用之（[illegible]）

淮南子萬畢術曰馬蹄破罌（取馬蹄燒如炭置罌中有頃破矣）

坩（音龕）

纂文曰大坩爲坊（音[illegible]）

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枚

世說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

裴淵廣州記曰董奉至晉與五里封一白坩置高崖中而去人欲取不能得今猶在

缾

說文曰缾甕也甕罋也汲缾也瓨形似缾

易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　詩曰缾之罄矣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親逐其君尔父爲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又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爲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又曰杞子在門臺閣以缾水沃廷（陣具門中）

史記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缾也瓴音靈）

漢書曰揚雄作酒賦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擊礙爲瓽所轠（音雷）身投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前涼錄曰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缾皆拂菻（力禁）作奇狀並人高二枚

曾子曰一井五缾泄之可待分流者衆也

呂氏春秋曰見缾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

淮南子曰古者抱缾而汲

唐子曰猛將之發觀于虎而覽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霧開之如在缾閉之如散星

西域記曰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缾二枚銀胡缾二枚

雜五行書曰縣缾井中除邪鬼○楚辭曰缾甌登於明堂（缾甌瓦器也）周鼎潛乎深泉○古樂府詞曰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缾素綆汲寒漿

甂

方言曰甂甇甈也

禮曰君尊瓦甂此以小爲貴也（瓦甂）

儀禮曰東方之饌兩瓦甂

三禮圖曰醴甂以瓦爲之受五斗口高二寸徑一尺六寸中身寬下平有蓋

魁

易洞林曰太子洗馬荀子驤家中以龍銅魁作食歛鳴

東宮舊事曰一升銅魁一漆二升魁三漆注器五升魁二

李尤羹魁銘曰羊羹不偏駟馬長驅

槃

說文曰槃承槃也梳（音）盤也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

大戴禮曰隨武子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禮曰湯之槃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傳曰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蚤音早）自貳焉乃饋槃飧寘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槃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王合從（從音縱）言利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槃血跪進曰當歃血盟而定之

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槃仙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槃承甘露也）

後漢書曰左慈有術於銅槃釣鯔魚

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槃槃中有玉龜焉

晉陽秋曰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脩儀疏作漆畫銀槃詔毀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公蒸雞素木槃中盛以奉帝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醆槃

後魏書曰太武帝作黃金槃十二具鏤以白銀鈿以玫瑰珠玉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槃價直鉅萬賜之

荀卿子曰君者槃也水者民也槃圓則水圓槃方則水方

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荆軻曰好手太子即斷手以玉槃奉之

淮南子曰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杯水則脩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脩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抱朴子曰以丹金爲槃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槃冷炙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帝悼后玄宮漆烏瓦槃一枚

東宮舊事曰長槃五漆尺槃三十漆柏炙拌二（拌音與槃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玉槃盛桃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金山上有金銀槃廣五十丈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繭盛以瓠籬覆之以槃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王子年拾遺錄曰董偃以玉精爲槃承冰而進則冰玉等色侍者謂冰無拌必融濕席上乃拂之玉盤落於階上冰玉皆碎偃更以爲樂玉精千塗國獻也武帝以此器賜董偃

又曰漢明帝夜讌羣臣於華昭園詔太官進櫻桃以赤瑕瑛爲槃賜羣臣而去其莖月下視槃與櫻桃共一色衆臣皆笑云是空槃時帝夜坐於庭中欲以承露詔使舉燭復照衆坐乃知槃中不空也皆起拜謝爲樂

風土記曰越俗飲燕即鼓槃爲樂取大素圓槃抱以著腹上以右手五指彈之以爲節舞者應槃節而作舞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槃則圓轉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變長生樹又安玉槃受十斛於二樹之間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縹紺水精槃各一枚

述征記曰逍遥宫門裏有銅浴槃面徑丈二尺

魏景初中所鑄始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厩覆槃蓋不得相合

神仙傳曰沈羲爲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槃賜之

俗說曰桓玄寵丁午期食畢便迴槃與之

毋丘儉承露槃賦曰偉神槃之殊異邈迢遰以秀峙

古樂府曰琉璃琥珀象牙槃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槃

李尤槃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與清觴又盛口食

蔡邕槃銘曰華槃既用以享嘉賓内丹其實外若玄黄

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槃在芳林園中上槃徑四尺九寸下槃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劉義恭啓事曰恩旨以犀鏤金廁酒杯槃垂賜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簠簋　瑚璉　敦牟
俎豆（登附）　籩　槃
鐺　鉢　盌
甌　杯　棬　欈

簠簋

三禮圖曰簠受一斗，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斗，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鄭玄曰丑也有斗不可以挹酒斗上有建星建星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星又似缶也）納約自牖無咎

詩曰權輿刺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又曰於粲洒掃陳饋八簋

周禮曰瓬（音放）人為簋，實一觳（音斛），崇尺，厚半寸，脣寸

儀禮曰佐食分簋（士用敦言簋者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

禮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鄭玄曰刻而飾之大夫刻之為龜諸侯飾之以象天子飾之以玉）君子以為濫矣

又曰周之八簋（黍稷器也）

傳曰衛孔文子之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

孝經曰陳其簠簋（鄭玄曰方曰簠圓曰簋）而哀慼之

墨子曰堯飯土簋，啜土鉶

賈誼書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斗，形制未聞，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璉受一斗，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兊下。

禮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皆黍稷器）

論語曰子貢問賜也何如，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黍稷之器夏瑚殷曰璉）

敦牟（上音堆）

三禮圖曰敦有足，其形如今酒罇法，牟受一斗，如敦形，古牟受一斗，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盤類也珠玉以為飾也古以盤盛血以敦盛食也）

禮曰敦牟卮匜（音移）非餕莫敢用（敦牟黍稷器也）

又曰有虞氏之兩敦（黍稷器）

儀禮曰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俎豆

說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瓦豆謂之登（即高登也）

三禮圖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亦雲畫，諸侯加象飾口之，天子玉飾。登以瓦，盛湆（音泣）受斗十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

詩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

又曰籩豆大房（大房飾俎）

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十有四

儀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又曰大羹湆不加，實于登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於觴豆為銘焉

禮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嶡（梡音款嶡居衛切）

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音矩）周以房俎（鄭玄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蹶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也）夏后氏以楬（苦戛切）豆殷玉豆周獻（息刊切）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音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史記曰孔子為小兒時常陳俎豆以為戲

國語曰晉侯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奉其犧（虛奇切）象出其尊彝陳其俎豆

漢書曰韓延壽為穎川太守令文學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之禮

又曰劉向說上曰有司定法筆削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絕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

東觀漢記曰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肴死乎彫俎之上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步巧切）魚而公弗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乎

籩

說文曰籩竹豆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禮器也）

書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詩曰儐尒籩豆飲酒之飫

又曰籩豆有楚殽核維旅

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左傳曰楚子入享於鄭加籩豆六品

又曰鄭伯饗趙孟為客具五獻籩豆幕下

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

韓子曰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手足胼胝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哭公問之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其上有玉樽玉籩

樏（音壘）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蕃詔賜榼樽樏杯盤各有差

東宮舊事曰漆三十五子方樏二沓蓋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使酒之客以杯樏相擲者有矣

世說曰王夷甫嘗屬族之事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

陶偘表曰鹽塞荒儉唯作方九子樏趣以供事謹上五十葉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齎方九子樏七子樏

鉶（音刑）

三禮圖曰鉶以盛羹受一升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

周禮曰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鉶羹器也）

禮曰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墨子曰堯飯土軌啜（尺劣切）土鉶（如淳曰鉶器之屬以土爲之瓦器也）

鉢

沈約宋書曰廬江王褘以銅鉢二枚餉宋祖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與丘令楷江珙（音拱）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可以觀覽

北齊書曰元韶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二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二石僞事曰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殡後開棺視之唯見杖鉢存焉

佛圖澄別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獻銀鉢一口白水精鉢一口

異苑曰司州樀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度以習惠懷之際得道

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助山經鑄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珎羞之席降寶玩於草氣之門

窪（烏瓜切）

俗說曰毛泰實一王窪八十八万

甌

方言曰甌甂（音[illegible]）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今河北人呼小盆爲題子杜啓切）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上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諸葛恢集曰詔賜恢白甌二枚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白甌二枚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開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體朽壞止有白骨在昔在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勑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珎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杯

說文曰杯匳小杯也（匳音贛盫二音）

通俗文曰醬杯曰盞或謂之盌（夫凡切歎瀆切又）

方言曰盂（音雅）椷（音緘）盞（酒也）盞盌（塢時椎）楊（音章）盧（音摩）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盌（盂謂伯盞者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椷或曰盞（最小杯也）或曰盌其大者謂之閜吳越之間曰盩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歷杯其通語也杯落（盛杯器籠也）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杯落又謂之豆筥自關而西謂之杯落

禮曰毋沒而杯圈（丘阮）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史記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漢書曰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儻烹遺我一杯羹

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曰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丞相詣廷尉詔獄吏和藥進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續漢書曰鄭玄飲三百餘杯不醉

又禮儀志曰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妻杯食麥飲酒郭為琅邪相桑杯盛漿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玉杯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杯而食

又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為杯

又曰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胔瀰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蠅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鹽鐵論曰古者汙樽杯飲蓋無爵樽觴豆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野王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杯得銅杯十價錢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論衡曰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有仙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段遼等鸚鵡杯

東宮舊事曰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鄠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也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又曰武帝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室夕以杯於庭中仰向天比明水便滿杯中水甘香異美斯實神靈之器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為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杯自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

杯即斷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著屋棟動搖似飛鳥欲落不落良久乃墮地

又曰劉瑒未仙時姮娥降共語如人語不解其章

又曰劉瑒未仙時姮娥降共向留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鰕頭爲長杯頭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廣州刺史嘗以杯獻簡文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盧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命筮之安遠曰却三旬後庭將有告慶者

永嘉郡記曰君郭山有君廟神降於祝史以神前杯灌地以大姜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芝生於杯下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東晳貧家賦曰持缺耳之破杯

班彪上啓事曰官吏二千石布襦芊袴以白木杯飲酒飾虛欲以求名采譽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有銀畫象牙杯盤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雜物疏有上成帝螺杯一枚

棬（音卷）

方言曰盂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棬

禮曰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圈者屈木爲以謂巵）

盌之

孟子曰告子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棬也

孟子曰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杯棬乎

欋

吳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九欓報吳增封之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

器物部五

盌　盂　蘇鉳
安哉　匕　箸
机　畢　飯帚
炙函　飯函　淅箕
筐　篆　簞
爵

盌

方言曰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銳或謂之櫂椀謂之盦不謂之涫抉（翻玦[illegible]音）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勑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劍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次酌兵各一銀椀至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荊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遺以玉盌訪投盌於地

又曰武帝時魏府丞蕭譚承徐脩儀疏作漆畫銀帶粉盌詔殺之（神獸門中）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段遼等瑠璃盌

義熙起居注曰　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一副

東宮舊事曰漆盌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百灰以作之交廣閒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車渠石爲酒盌

文士傳曰潘尼（晉人）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客賦之尼於座立成於手

尋陽記曰龍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水邊洗銅盌忽浪起水長便失盌此人後見此盌置城裏井邊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盌二口

陶偘故事曰偘上成帝水精盌一枚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澡豆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瑠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

諸葛恢集詔答恢曰今致瑠璃盌一枚表曰天恩賜廣州白盌

鈎滔母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瑠璃盌

盂

說文曰盂飲器也

方言曰宋楚趙魏之閒或謂之櫂（于忍箋若二切一曰盌也）河濟之閒謂之盞（錡）䀇（蹈）亦謂之銚銳

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於盂下使射之（盂若盎而大盌與鉢字同）

墨子曰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吾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黄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韓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人猶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

凉州異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東方朔荅客難曰安於覆盂

蘇鉦（音正呂靜云鉦食器也）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琉璃蘇鉦二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珎思此鹿鳴

匕

方言曰匕謂之匙

說文曰柶（音四）匕也所以取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長皃匕所以載鼎實也）

周禮曰大喪共角柶（角柶角匕也禮喪大記曰楔齒用角柶也）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記曰杜蕢（苦怪切）謂晉平公曰蕢也宰夫也非切是供

又曰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匕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匕用棘）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操以棘心為之

英雄記曰董卓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之會者戰慄亡失匕箸（箸與筯同）

蜀志曰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

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知

沈約宋書曰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上以賜沈慶之

抱朴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攪之冷即成銀又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與強後忽語嵇云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東宮舊事曰漆匕五十枚

續齊諧記曰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廨在青溪中橋夜與神女讌寢脫金簪與扶侍亦贈以銀椀及琉璃匕

箸

方言曰箸箭（盛匕箸者也箭音捎）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筲或謂之籝（音盈）自關而西謂之桶檧（今俗亦通呼小籠為桶檧桶音籠檧蘇孔切）

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欹（音羈）

禮記曰飯黍無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音頰）其無菜者不用挾

（鄭玄曰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也）

史記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豈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謝承後漢書曰莽時有奇士巨毋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吳志曰趙達善治九宮一算之術嘗過知故知故曰倉卒之間無酒食以叙意達以箸一隻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典略曰曹洪隨大軍破張魯命陳琳作書報太祖曰且夫

墨子之守禁帶爲垣高不可登析箸爲械堅不可入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之處

東宮舊事曰漆箸一百雙

荀卿子曰從山望木者十仞之木如箸而求箸不上析高蔽其長也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蔿豹胎蔿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臺畏其終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鍾以箅擊鼓鍾鼓不能鳴者用撞之者小也

神仙傳曰葛玄嘗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爲蜂數百集

於客身客皆投匕箸驚懼玄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之人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等物噎人當荅曰箸即復曰咽下去即愈

語林曰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于地

相書曰人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貴五指用箸大富貴也

机

方言曰俎机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杫（音賜）

史記曰項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机上也）

後漢書曰樂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畢

三禮圖曰畢似天畢以載牲體又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二尺四寸丹漆兩頭

詩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箋云畢所以助載鼎實）

儀禮曰宗人執畢（鄭玄曰畢狀如叉也）

禮曰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者刊猶削也）

飯帚

說文曰陳留以飯帚爲䈙（䈙所巢切亦盛箸籠又作筲也）

炙函

東宮舊事曰漆拒炙大函一具

飯函

列異傳曰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嘗作倦枕机卧閤竈下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

至乃飯函也

淅箕

廣雅曰淅籅（音籍）匴（音敎）籅（音郁說文曰籅淅箕也一曰籔者人謂之淅籅）

方言曰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炊箕謂之縮（漉米籅也）或謂之匴（江東呼淅籤也）

筐

方言曰箄（必弭切）簍（音樓）籅（音餘）䈰（音明）筐𥫩也（𥫩音宮）江沔之間謂之籅趙代之間謂之䈰淇衛之間謂之牛筐𥫩其通語也𥫩小者南楚謂之筐關而西秦晉之郊謂之箄（今江東亦名小籠爲箄）

說文曰筐飯筐也𥫩飴牛筐也方曰筐圓曰𥫩

三禮圖曰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饋於聘賓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又曰筐以盛幣數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

易曰女承筐無實

書曰厥篚織文（篚筐屬也）

又曰厥篚檿絲厥篚玄纖縞厥篚織貝厥篚玄纁璣組厥篚纖纊

又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方曰筐員曰筥）

又曰摽有梅頃筐塈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筐深筐也）

禮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鵲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文曰母天地遂復還合後爲皇后常致璽中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屎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帝令燕爲往遺二卵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呑之生契

籢（諳）

方言曰籢（籢飯音也）南楚謂之筲（今籠平人日筲）趙魏之郊謂之去（音楮）簇（今籠語也）

說文曰籢飯筥也受五升秦謂之籍

廣雅曰㚖豬䉛籢（音楮）也

纂文曰暵映大筥也趙代以筥爲䈰

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受二斗）

東宮舊事曰漆註綺纖籢二十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複籢五十枚

簞

說文曰簞飯器也

禮曰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授命

儀禮曰小祝盤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左傳曰趙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往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簞小笥也問遺也）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

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

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又曰商之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士卒迎流而飲之

爵（爵散用飲）

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觶觴受四升

詩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周禮曰享先王贊王爵（宗廟獻用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獻王爵（王爵王禮諸侯之酢爵也）

又曰梓人爲飲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禮曰執玉爵者弗揮（爲其寶而脆也）

又曰知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而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也）知悼子在堂未葬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又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

又曰魯祀周公於太廟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角（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三禮圖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音銳）下方足漆赤雲氣

又曰散受五升

左傳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

又曰虢公請器王賜之爵（玉爵也爵人寶石也）

後趙書曰石虎子韜以琉璃爵螺杯勸客酒

吳志曰諸葛恪行酒至張昭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爲不養老也昭爲盡爵

古今注曰章帝章和年銅酒爵出河內沁水

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

楚辭九歌曰援北斗兮酌桂漿（斗爵玉爵）

班婕好賦曰酌羽觴兮銷憂（孟康曰羽觴作生生爵形有頭尾羽翼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六

觥　觚　卮
匜　觶斝　鍾
瓚　鐏彝　滑瞀
榼　壺　洗

觥

三禮圖曰觥受七升以兕角爲之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兕觥角爵也）

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又曰兕觥其觩（音虬）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兕觥罰爵也言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賦棠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自知此罰賊）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兌（音銳）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

周禮曰梓人爲飲酒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語曰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也）

周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原上築城以觚尊酒而祭有鶉飛止觚上因名鶉觚縣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

卮

說文曰卮圜器也觛小卮也（圜音圓觛音但）

禮曰父母舅姑之敦（音推）牟卮匜非餕莫敢用

史記曰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哉賜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復能飲乎曰死且不辭豈憚卮酒

韓子曰棠谿空見韓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棠谿空曰白玉卮至貴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群臣之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詞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虵虵先成者飲酒一人虵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虵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虵成奪其卮曰虵固無足子安得爲之足遂飲酒今子伐齊爲虵畫足也

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

魏文帝荅楊脩書曰重惠流離卮昭厚意

晉傅咸汙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寶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匜（音移）

說文曰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篆文曰匜水器也

儀禮曰嫡入室媵御奉匜沃盥

左傳曰晉公子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國語曰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願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適男奉匜盥以隨諸御（[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音）

醆斝（醆與盞同）

說文曰斝玉爵也或說斝受六升詩曰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禮曰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醆斝先王之爵也）

又曰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爵用玉琖仍雕

左傳曰晉侯伐燕燕人路以瑤甕玉櫝斝耳（斝耳玉爵也）不克而還

又曰鄭火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鍾

孔叢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音臘）日飲百榼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常從太祖登鍾山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冢得馬瑙鍾

論衡曰文王飲千鍾孔子百觚若酒用千鍾則肉宜百牛酒用百觚則肴宜用千羊則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乃能堪之

瓚（藏旦切）

三禮圖曰圭瓚受四升口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流前注○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也）

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音酉）

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

周禮曰祼（音灌）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之祭謂之瓚也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也）

又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珪以祀宗廟也

禮曰賜珪瓚然後祭

又曰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大圭（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白虎通曰圭瓚者器之名所以受灌之器以圭瓚飾其柄

樽彝

說文曰樽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為雲象其施不窮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皆酒尊彝其名也）卣中尊也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書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卣中樽也）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周禮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獻（音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直略切）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彝亦尊也[illegible]法也言為尊之法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也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也獻讀曰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地無足壺尊以壺為尊）

禮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音武）此以小為貴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樽疏布冪（音覓）樿（之善切）杓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百）豚汙（烏瓜切）樽而抔（簿侯切飲也[illegible]汙樽鑿地為樽也抔飲以手掬之也）

又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黄目黄彝也）

又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犧尊以沙羽爲畫象骨飾之鬱鬯也之器黄目黄彝）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尊也犧象周之尊也（泰用瓦着地無足）

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上刻雲雷象也）直千金戒後代善寶之王任后聞而欲得之王讓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樽予（音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絶欲得之王讓直使人開府取樽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讓誅也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霸坐

不動

又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黄有古文後漢書曰章帝初元七年槐里岐山得銅樽一枚

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劉充元會曰彭城許佐虞與發白虎樽而舉觴輻湊中蘭臺令史張玄不禁免玄令史

沈約宋書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蓋爲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請君幸樽酌晏子命徹樽更具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歉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不越於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也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戲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吏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又曰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黄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曰純朴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樽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曰刻爲蟠龍狀虎之狀也）

又曰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重於樽亦遠矣

風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說凡宴飲者移轉樽酒令人訟諍

志林曰先代不識犧樽但以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自尔乃知其定形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白玉樽受三升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二十斛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

傅玄朝會賦曰時鳳虎之二樽清酤皆以淵停

蔡邕銘曰漢獲齊侯寶樽于槐里也.

孫綽陽燧樽銘曰詳觀茲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滿則

閒（瀾酤沼）吐寫適會未見其竭

滑稽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史記曰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

漢書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

榼

說文曰榼酒器也椑（音韗）圓榼也

左傳曰晉欒鍼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爲豫州別駕與刺史周敞行部到潁川陽翟傳車有美酒一椑敞勑載酒以行茂取椑擊柱破之曰使君傳車榼載酒非宜

王隱晉書曰宣帝既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一種酒持著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飲而死

北齊書曰元韶字世冑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流離榼

孔叢子曰子路嗑嗑飲百榼（鍾已見門具）

列異傳曰濟北弦起神女來遊車上有壺榼青白流璃五具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渌沉漆榼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輒賫元榼

馬融奏事曰楚將吳起或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壺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音銳）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

詩曰顯甫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中）以令軍事懸壺以序聚欜（懸壺以爲漏也欜音託）

禮曰其以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酒（乘壺四壺）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上謂向人也）

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漢書曰東方朔曰壺者所以盛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韓子曰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說苑曰五大夫顏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國語曰勾踐召范蠡而問焉曰諸有之曰觥飲不及壺飧（言在飢饉不至壺飧喻已德小不足遠備）今歲晚矣子將奈何曰臣聞追士人也躁而趣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伐吳

神仙傳曰壺公賣藥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跳入壺中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王悅童子韓重結氣死形見將重入冢取崑崙王壺與之

琴操曰伍負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擊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飲飲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

自投瀨溪而死

洗

三禮圖曰洗高三尺口徑尺五寸足徑三尺士鐵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

儀禮曰設洗于阼階東南

禮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魏式令曰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以絜爲敬未聞擬向不敬之禮吾親受水而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七

瓢　勺　豐
禁　食架　食厨
酒臺　槽　杵臼
堪（音椹）　碓　磨
碾

瓢

方言曰：蠡（音禮，瓠勺也）。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樹（今江東呼勺爲樹），或謂之瓢。

通俗文曰：瓠瓢爲蠡。

禮曰：合巹（音謹）而酳。

三禮圖曰：巹取四升瓠中破，夫婦各一。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孫炎曰康瓠也郭璞曰瓠壺也賈逵曰實康瓠是也）。

戰國策曰：應侯謂秦昭王曰：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穰侯太后用之，秦國必裂矣。

東宮舊事曰：漆巹爵二，銀鏁連，長七尺。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爲瓢，濩落無所容。吾爲其無用，掊之。

楚辭九歎曰：藏瓢蠡於筐簏（瓢蠡瓠瓢）。

東方朔荅客難曰：以管闚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

琴操曰：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飲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捐之。

勺（與杓字同）

說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爲斗。

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酌以大斗（大斗三尺長），以祈黃耇。

周禮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音早）。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杜子春云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勺鼻流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其小山川用邊璋也）。

又曰：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勺尊升也）。

禮曰：犧（思歌切）尊疏布鼏（音覓），樿（之善切）勺，此以素爲貴也（鄭玄曰樿白理木也）。

又曰：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玄曰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也蒲合蒲如鳧頭也）。

漢書曰：霍顯之謀，行於杯勺。

東宮舊事曰：漆注八合鴨頭勺四。

論衡曰：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語林曰：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枚也。

東晳貧家賦曰：舉短柄之稀勺。

豐

三禮圖曰：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也。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

說文曰：豐，俎豆實豐厚也。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設豐以承其爵豐形蓋似豆卑而大之）。

又曰：公尊瓦泰兩有豐。

崔駰酒箴曰：豐侯沉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湎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豐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禁（一名棜乙法切）

三禮圖曰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蔆芀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蔆芀華飾刻鏤其足為褰帷之形

儀禮曰尊於戶間兩甒（音武）有禁（禁承尊之器名之曰禁因為酒戒也）

又曰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斯禁禁切地無足也）

禮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廢猶去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之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食架

東宮舊事曰漆食架二

食廚

禮曰大夫七十而有閣（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皆諸侯也）

東宮舊事曰漆食廚一具

酒臺

周禮曰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

東宮舊事曰漆酒臺二金塗鏁鈿

槽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

杵臼

易下繫辭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王肅曰雷起於上杵之象也艮止於下臼之象）

書曰血流漂杵（孔安國曰流而漂舂杵甚之言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禮曰隣有喪舂不相（相送杵聲）

又曰暢臼以椈杵以梧（所以擣鬯也椈柏也）

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舂粢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周易類謀曰閭可倚杵（鄭玄曰天地相去其間才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杵臼於街十日

漢書曰傳咸為南陽太守有猾吏大姓犯令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者輙加笞箠

又曰江都易王非宮人有過者或髠鉗以鈆杵舂不中程輙掠

又曰楚王戊即位胥靡申公白公衣赭衣使雅舂於市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遊大學無資粮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後漢書曰梁鴻之妻孟光多力能舉石臼

又曰馮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

王隱晉書曰賈后使小黃門孫慮往毒藥太子於坊中不與食乃劫服杏子黑丸其夜薨或傳太子不肯服藥何至廁以藥杵椎害之聲聞於外

燕書曰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杵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求藥民郭陵見之詣闕言狀詔曰經始崇殿而藥具出人神允協之應賜陵爵關外侯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於晉陽曰竈生鼃（烏媧）

又曰衛人迎新婦婦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美之

河圖曰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

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母夢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

賈誼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子曰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雖用小而所要大矣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踐碓而利十倍

又曰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論衡曰舂者以杵擣臼杵臼鼓動地動地蹈池水河水震蕩夫臼杵木也水與木土三者殊類而相應首相叩動其勢然也

風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爲雨粟廚中杵生肉足不然也

世本曰雍父曰作舂杵臼（宋忠曰雍父黄帝臣也）

湘州記曰棗陽縣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

荊州記曰長沙醴泉縣有山石空空中有石牀牀頭有臼容五升父老相傳昔有仙人以此合金丹

衡山記曰桂英巖上鑿石作臼有鐵杵倚置巖畔石臼邊有兩人腳跡

名山記曰羅浮山有道士貫鐵臼杵欲合丹未成而仙化

世說曰魏武帝讀曹娥碑云外孫虀臼楊脩曰虀臼受辛辤字

幽明錄曰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劒斫之鬼走松起逐見鬼在高山巖室上卧仍往逼突群鬼爭走遺置藥杵臼及所餘藥因將還家松爲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臼者無不効驗

列異傳曰魏郡張奮家巨富復暴衰賣宅與黎陽程應應入居死病相繼賣與郢民何文日暮持刀上北堂中至二更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來堂前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人氣須臾復有一人高冠青衣次又高冠白衣問並如前將曙文下堂如向法呼細腰問曰黃衣者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曰錢也在堂前井西五步白衣誰曰銀也在堂東北柱下汝誰也曰我也在竈下至明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藥杵臼一具

堪（[illegible]砧）

爾雅曰堪謂之榩（郭璞曰斫木櫍也堪音砧）

廣雅曰抌質堪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　又擣衣杵十杵

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漢水記曰有女郎擣衣砧也

古樂府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藁砧謂鈇也）

碓

廣雅曰[illegible]碓也（[illegible]丁[illegible]切）

方言曰碓機陳魏宋楚自關而東謂之梴

魏略曰司農王思弘作水碓免歸田里

晉書曰魏舒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當世名猶不知之使守水碓

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

又曰劉頌爲河內太守有公王水碓三十餘區所在遏塞輒爲侵害頌表上封諸民獲便宜

又曰衛瓘爲太子少傅詔賜園田水碓不受

又曰鄧攸去石勒投李矩借水碓舂於城東

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機碓

晉陽秋曰給陳留王碓一區

幽明録曰引農徐儉家有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疋中夜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跡路見箭着一碓栅

世說曰王戎既貴且富區宅水碓洛下莫比

孔融肉刑論曰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王渾表曰洛陽百里内舊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聽臣立碓并攬得官地

磨

說文曰䃺（莫佐切）石磑也（磑音五對切）

釋名曰磑磨也

廣雅曰礱磨也

方言曰磑或謂之㼽（音錯碓也）

通俗文曰䃺曰礦（力內切）填礦曰硐（徒弄切）磨床曰摘（音易）

魏略曰諸葛亮為衛車圍郝昭於陳倉昭以繩繫石磨䃺（古文切）其衝車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往同村郭思家碓上有鳩食相鬭輅曰不祥思明日射鳩誤中隣女

蜀志曰許靖為許劭排擯以馬磨自給

晉書曰王戎為司徒好治產業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

鄴中記曰解飛者石虎時工人造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磑右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世本曰公輸般作磑

諸葛亮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褘褘停食彌案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

異苑曰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幽明録曰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明旦送着故處

抱朴子曰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之於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右迴焉

嵇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跱圓質規旋下靜以坤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

碾

通俗文曰石碢轢穀曰碾（女箭）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便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器物部八

斧　鋸　椎　鑿

斧

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巳乃制之也

易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斧所以破除荊棘以安其害舍者也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雖得資斧其心不快）

龍魚河圖曰斧神名狂章

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

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尅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斨音鏘）以伐遠揚

又曰破斧美周公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禮曰大喪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士執斧以涖之使戒其士）

禮曰禮諸侯賜鈇（音夫）鉞然後誅

又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

傳曰楚子執齊慶封將戮之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元命苞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補也

漢書曰分周爲二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應劭曰周赧王出至[illegible]竊取逋人）

又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

又曰王莽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黄鉞尋軍士所王素狂直入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音資）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斬斷者）

東觀漢記曰祭遵襲略陽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

又曰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字景成爲郡曹掾太守為州所奏就見伏考燒斧以着腋下就罵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熱燒

魏志曰太祖延張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典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所韋輒舉自之繡及將帥莫敢仰視

晉書曰魏舒嘗適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宿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爲公

晉咸和起居注曰因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賀公卿上殿虎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柱衣裾上今宜依舊爲儀注詔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輔舊事曰王莽夢大夏殿前五銅人語莽惡之斧斫開銅人腹

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數人彈琴而歌因留跂斧柯而聽之童子以物與之狀如棗核質含之便不復飢也童子曰汝來已久宜去質承聲起斧柯漼然爛盡既歸去家已數十年

列女傳曰丁仲謀妻氏共夫至交阯夫爲賊所殺妻舩上得一斧舉以破賊

列仙傳曰赤斧手中常有赤斧

録異傳曰陳世母黄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黄言聞家奴福盜之

幽明錄曰文翁常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着此處因擲之中所欲一丈八尺處後果為郡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柄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數下斧刃仍折於樹中

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與人俱入山取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挂乃投之斧果上因之長安受經

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傳晦詣民籍牛場上盜泰為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脚物故依律牛應弃市監泰起議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六韜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繁柔不去將為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人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扵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子之動作態度無似竊鈇矣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呂氏春秋曰孔甲田于東陽萯（音倍）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産也）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之是子必大殃后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莫動析（音昔）斧破斷其足遂為太者（以其無足）（遂使守門）

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日而後破之

又曰古之遣將君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閫以外者將軍裁之

說苑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以秦楚之強而報於弱薛譬猶磨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隣人亡斧又雞意予竊之居三日雞還斧又自得隣人大愧

志林曰齊斧齋當為齊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

抱朴子曰介象燒斧而立其上久不知熱

諸葛亮教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聞自令作部刀斧數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鋸

釋名曰鋸倨也其體直所截應倨勾之正也

說文曰鋸槍唐也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

史記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設刀鋸以禁奸邪倚賞罰以致理

後漢書曰獻帝欲復肉刑孔融議曰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吳志曰孫皓愛妾使人至市賊奪百姓財物司市陳聲繩之以法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鑰在侍中處所部司馬多未作有利鋸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銅鋸截開關門

晉書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常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又中興書曰苻健丞淫暴虐常置刀張弓椎鉗鋸鑿殺人之具備置左右

宋書曰後廢帝名昱初在東宮脩業好嬉師主不能禁及嗣位漸自放恣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加以虐刑鍼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

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謂有所斷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音斤）鋸顓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尸子曰木非石之鑚繩非木之鋸

列女傳曰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文仲使人遺公書恐人得之乃謬其詞曰臧我羊食我以銅魚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乃問臧孫母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械治也）臧我羊

者臧善也羊者有母告妻善養母食我以銅魚銅魚其父錯錯者所以治鋸也鋸者所以治木是以知有木治繫於獄矣

淮南子曰夏屋宮駕房公輸王爾無所措其剞（居綺）劂（居月）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世說曰晉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復言元皇曰是賀邵司空流涕曰昔者先臣遭遇無道臣創巨痛深無以上荅明詔元皇愧三日不出

衡山記曰雞頭陂西有石室有人採藥暮宿其中曉見一鋸懸在壁上示有形無復鐵貫

椎

說文曰椎擊也齊謂之柊（音終）楑（音葵）鐓（丁回切）千椎斤也

纂文曰柊楑方椎

崔頴易林曰王椎失斧公輸無輔

廣雅曰柊楑數（城昭）欆鏅（頑晉）鍾（妙奏）椓（音卓）椎也

史記曰張良爲韓報讎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信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殺之奪兵以救趙

戰國策曰始皇遺齊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環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隱以金椎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斜逕而託足焉

又曰淮南王長怨辟陽侯之不救其母也袖金椎椎殺辟

陽侯

又曰中山靖王勝來朝聞（樂而）泣曰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明堂執虎十夫撓椎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我鈍椎椎君利錐皆當摧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

吳越春秋曰夫差使力士石番以鐵椎椎殺王孫聖

益州記曰市橋柞脩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七十尺云初橋引機運此椎以擊橋柱本有三今餘二

管子曰一農必有一椎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曰徐以金椎控其頤無傷口中珠

周生列子曰昔伊尹操商栝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鈇笵

蠡奮鉞椎

世說曰永嘉三年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動

桓譚上事曰孔子問屠牛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解宰必中理盤筋則引絲契而椎[illegible]樸

孫盛優劣論曰子房奮椎為天下唱義義聲既震則秦士可知矣

鑿

釋名曰鑿有鑿穿鑿也

說文曰鑿小鑿也

通俗文曰石鑿曰鏨（作濫切）鑿充曰銃（昌仲切）小鑿曰鐫（[illegible]）曰境（[illegible]）受柄曰銎（七切）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鑿

尸子曰利錐不如方鑿

管子曰軍必有一鑿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抱朴子曰魏明帝好聞椎鑿之聲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叩門者須臾門裏言有客堂下有人不可進曰從後往須臾還留者問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承背其人未出奴以長木鉤取鑿墮陷腦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器物部九

斤　鏟　鏩
鑢　鐮　鍠
斨　鏵（錍附）　鉚
錐　鑽　鉗
泥饅　㮑　籃
筲　籠　籯

斤

釋名曰：斤，謹也。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斵之，所以詳謹，令滅斧跡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行作所。太子太保韋謏諫曰：白龍魚服，有豫且（沂居）之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先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棟，樑桁衡之材，櫨杙楣楊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賢具矣。

晉書曰：斤斧為選士取有材者，得斤斧選士來。

鏟

釋名曰：鏟，平削也。

廣雅曰：鐵（子切）錭謂之鏟也。

鮑照蕪城賦曰：鏟利銅山。

鏩（音斬）

釋名曰：鏩，彌也。有高下迹，以此鏩彌其上而平之。

鑢（音慮）

說文曰：鑢，錯銅鐵也。

方言曰：錯，鑢，平名也。

韓詩曰：如磨如錯。

鐮

釋名曰：鐮，廉也。體廉薄，其所刈稍稍取之，似廉者也。

東觀漢記曰：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鐮欲自割。

魏略曰：孟康守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按行，勑吏卒各持鐮自刈馬草。

說苑曰：孔子聞哭者聲甚悲，進見之，吾丘子也（吾音虞），擁鐮帶索而哭。孔子問何哭之悲，對曰：吾有三失。子曰：願聞三失。曰：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素尚高節，不事庸君，臣節不遂，二失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是三失也。請從此辭。投水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於是歸養親者十有三。

風俗通曰：鐮刀自揆，積芻蕘之効。

鍠（音横）

異苑曰：長山郭侍，元嘉十二年病亡，後孫兒見侍著帽布褶，在靈床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便去。今將二小兒投僕在門，可就取也。孫求僕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鍠剃鏲（碎合）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相加，鍠鎗作聲。語孫曰：我與復歸，緣從此而絕。

斨（自羊切）

毛詩豳七月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又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鍤（鍤附）

釋名曰鍤鍤地起土也或曰削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鏵刳也刳地爲坎也

晉書安帝紀曰吴興王淡父爲隣人竇度所殺淡年十歲陰有復讎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鍤刃佯若耕耘經一橋下伺度船行還伏杖於草中淡於橋上以鍤斫之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上請宥之

又曰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淮南子曰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脚者使之蹠（音）钁強脊者使之負土（長脚者蹠得土多鍤入土深也）

又曰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疏河而導之九支鑿山而通九洛闢五湖而寧東海

鋤

說文曰鋤薅（音蒿）斫也钁大鋤也

釋名曰鋤助也去穢助苗長齊人謂其柄爲橿（良）橿然正直也

史記曰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曰請爲田歌太后笑曰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漢書曰雖有鎡錤（上音茲下音基）不如逢時（鎡錤鋤類有田基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侯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尾勤功帝[illegible]慶流子孫哉

又曰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質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遂盗賊諸持鋤鈎田器者爲良人持杖器者爲賊

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京兆尹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獘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

魏略曰常林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相敬如賓

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賈子曰商君專任刑法以刻薄爲教秦人父子兄弟無父兄之恩踞踞反目有若禽獸借父耰鋤意有得色

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於田中值雷雨止桑樹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肱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鏡

伏侯古今注曰曾子鋤瓜有三足烏萃其冠

世説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忽見地有片黃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内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錐

左傳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史記曰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戰國策曰蘇秦行而歸負書擔槖父母不與言秦歎曰皆

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約輒困因謂之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已具椎門中

又曰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要害之處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濬乃作大筏先行鐵錐輒着筏去

又曰赫連勃勃性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錐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

管子曰女有一錐然後成爲女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韓子曰堯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三人錐刀之遺

於道者莫之敢舉

鑽

尚書大傳曰古者中刑用鑽鑿

物理論曰趙堯錐鑽之吏能探高祖深心致位丞相

鉗

漢書曰江充捕巫蠱燒鐵鉗灼強服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舉鐵着手行七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爛

泥鏝

爾雅曰鏝謂之杇（郭璞注曰泥鏝也）

說文曰鏝鐵杇也

左傳曰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圬人以時塓館宮室（[illegible]）

論語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

橙（都鄧切）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檄文母潛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如此吾雠恥雪矣

世說曰謝中郎在壽陽敗臨奔走猶求王帖橙也

籃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其取物會有客須鱠斤鯉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持籃至驃騎街十字路小兒睡覺看籃中已有蕈鯉

篝（許的切）

方言曰篝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篝或謂之籮自關而西謂之注箕（郭璞注曰盛米穀寫斛中者也江東亦呼爲篝籠[illegible]小而高也）

續搜神記曰吳興人章苟者於田中耕乘小舡以歸籠魚鮭置舡中著菰裏有物輒已食盡如此非一後日擊殺於菰蘆中見一大蛇偷苟以鍤叉之中其蛇

籠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而囚之置籠中見夢於王曰我爲江使於河伯而網當路豫且得我王有德義故來告愬

又曰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揭空籠而獻之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負籠有飛泉涌出

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晉中興徵祥說曰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於貧民不能自辯自號無頭就人借髻亦服之妖也無幾時列宗晏駕而天下騷動二十年中兵革不息孫恩之亂刑斬無數桓玄之役死者萬計凡被戮之家多亡頭首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臣公卿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以竹籠盛而稱之

續述征記曰梁鄒西有龍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潛以緝籠敝之人莫之知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嫉

之值出而搜其室既無所覩試發此籠而泉遂噴涌流漂居宇所以名曰龍水也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逃矣是故湯以庖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以其所好籠之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來負籠甚可怪也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常得一長鳴雞愛而食之恒籠盛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思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巧大進

楚辭曰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傅咸斑鳩賦敘 去余槲蔚然成林閑居無為有時遊之頗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已擾馴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以如有戀聊為之賦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式之以金籠外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乃未得鳥之性也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每以竹籠盛而稱之

簏

說文曰簏笭也

漢書曰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十

箕帚　畚　斛（量附）　斗
外　蓑笠　桔槔　槤枷
拂　杷朳

箕帚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弁運切）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鬣謂帚也恆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揃以除物）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子之坐而受業

漢書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音皮）敝頭會箕斂（計人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

又曰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也

又曰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因常早掃參之門

又曰賈誼上書曰秦人借父耰鉏而有得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

晉書曰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掃帚沾泥書大字方丈甚善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其服矣袞刈荆苕為箕帚焉召諸子于堂男女以班而謂芳曰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埽庭內婦人之道故賜汝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齊書曰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敕與王氏杖二十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掃帚皁莢以辱之

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帚日用而不足貴

南越志曰鮑靚為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洒掃忽見兩鵲飛入小齋吏帚擲之墜於地視乃靚

之履也

西域志曰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異苑曰北海徐寔婢蘭義熙中忽患羸黃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一竹掃帚從壁角來趣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李尤箕銘曰神農殖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粃乃陳

畚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陳畚梮具綆缶（畚簣籠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一

人於市賣買其畚去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牀鬚鬢悉白侍從十許人引猛去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雇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顧視乃是嵩高山也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此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至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子非其世而持其蔬乎鮑焦曰吾聞賢者易進而輕退廉士易愧而輕死乃捐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

斛量附

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周禮曰㮚氏（㮚音栗）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玆器維則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二龠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音桃）焉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爲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京兆主簿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之

魏志曰太祖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主者曰可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遂斬之題尾曰用小斛盜軍穀故斬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光與龜茲王戰大敗之故大者多富於養家有蒲桃酒或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

荀氏別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飢荒來糴者遂量常加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爲掾斛夫人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雜令曰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一斗）十斗爲斛

楚辭曰世並舉而好朋一升斛而相量（言今之人皆好朋黨並相薦舉斛其貪量之心以量猶槩之也）衆比周而肩隨賢者遠害而隱藏

斗

史記曰鴻門之會沛公使張良以斗一隻予亞父亞父受玉斗撞而破之

又田乞仕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廩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強人思田氏

漢書曰王莽鑄政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形若

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命有司負之莽出在前入則御旁

説苑曰合外斗之微以滿倉廪

王逸子曰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綱弛絶諸侯力政轉相呑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於王赧遂喪王斗

升

漢書律曆志曰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左耳爲升右耳爲合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鍾乃大矣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葛洪神仙傳曰王方平語蔡經家人曰吾欲賜汝等酒此乃出天廚其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以一斛水攪之以賜經家家人飲之一升許皆醉良久

蓑笠

廣雅曰草謂之蓑簦（音登）謂之笠

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禮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乃令三軍求退吳王謀臣大夫種曰譬如蓑笠時雨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而求謀臣無乃後乎

又曰吳夫差使王使孫苟告勞于周曰齊人爲不道不供承王事夫差不忍被甲帶劍簦笠相望於艾陵（簦笠備雨器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嚴而還）夫差豈敢自多

又曰管仲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音撥襫茅蒲簦笠也襏襫蓑也）沾體塗足以從事於田野

史記曰瞽叟使舜上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之

又曰虞卿解其相印與魏齊間行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未肯見曰卿何人齊曰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聞君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吳志曰呂蒙汝南人代鄧當爲將定南郊約軍中不得干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斬之

晏子曰景公出遊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吾將戴笠衣褐以行畎畝之中也

風土記曰越人結交約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有風穴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吹之經日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矣

馮敬通詣鄧禹牋曰今日衰與蓑孰急見雨則衰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

本草曰敗天公主鬼注精魅（此竹笠之敗也）

曹植九詠曰越江兮刈蘭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齋兮踐藿

王褒僮約曰雨墮如注瓮板薛戴子公（襜蓑衣也子公笠也）

桔槔

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槔

禮曰奉席如橋衡（橋井上桔槔衡上低仰者也）

莊子曰子貢南遊楚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於漢陰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用　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桔槔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蔡君仲井桔槔壞在毋　年命上憂不敢治而扶老生繞之（扶老藤也生繞桔槔不須治孝之感也）

攎枷（音務架）

禮曰男女不同攎枷

又曰不敢懸於夫之揮（音暉）攎（竿謂之攎）

太平七百六十五　七　王祖

爾雅曰竿謂之攎（郭璞注曰衣架也）

古詩曰甖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

梯

說文曰梯木階也

禮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蜀志曰劉琦問自安之計於諸葛亮亮不答琦遊後園登樓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謂劉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凉錄曰竇苟洛陽人也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

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

搜神記曰和熹鄧后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青若鍾乳者后仰漱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子宣與母弟秦公韜共秉政事宣嫌疑有代己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還酣寢宣作女妓龍宣遣力士牟鹿楊杯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之

鹽鐵論曰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室內民罪梯也

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勑戒兒孫勿復學書

翟公雞賦曰余庭有栖雞而一雄寂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告晨未常有殆

郭璞遊仙詩曰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太平七百六十五　八　王祖

杷朳

方言曰杷無齒爲朳宋魏之間謂之渠挐紛（江東亦然）或謂之渠疏

周生烈曰夫忠謇朝之杷朳正人國之掃彗也秉把執彗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雜物部一

膠　漆　蠟
黃屑　皮　筋角
旃　羽毛　蘧篨
薪笓　笪
繩

膠

周禮曰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摶圜也廉瑕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也）

禮記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監工日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史記曰趙奢死藺相如病篤使廉頗攻秦秦敗趙軍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代廉頗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欲兵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水出申）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與陳重為交鄉人為之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中洲記曰鳳麟洲以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膠青色如碧玉漢武時西王母使獻靈膠四兩帝不知其妙以付庫帝幸上林苑射虎而弩弦斷使從駕因取一分膠口濡以集弦射虎而帝使武士對挽終不脫膠未集時

呂氏春秋曰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鞹以韋囊也）盛之以鴟夷置之葦車

孔融同歲論曰阿膠徑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本草經曰膠一名鹿角膠味甘平治傷中勞絕腰痛瘦補中益氣婦人無子

曹植樂府歌曰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為

漆

書曰兗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枲

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史記曰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吞炭漆身

又曰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滑蕩蕩寇來不能上欲就之易為漆耳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漢書殖貨志曰漆千大斗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樊重欲作器先種漆而鄉人笑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取給焉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人伐之漆可用故人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韓子曰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其迹流漆墨其上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又曰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山海經曰英鞮之山其上多出漆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爲作漆以舉十枚盛水覆口從次舉之百日乃發皆成漆也（一

蕭廣濟孝子傳曰中牟數字君遊少失父與母居家貧傭力供養作壽器用漆五六斛十年乃成

何晏九州論曰平安好棗中山好栗真定好梨共汲好漆

續述征記曰古之漆園在中牟今猶生漆樹也梁王時莊周爲漆園吏則斯地○南越志曰緩寧白水山多漆樹高十餘丈刻漆常○上樹端雞鳴日出之始便刻之則有所得過此時陰氣沵陽氣外則無所獲也凡刻漆別有氏族以爲業舊前緣木處所胝如人胸也

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塗之以蠟埋於齋中諸葛瑤等日縱酒淫樂

博物志曰荒年暫辟穀法但食蠟半斤輒支十日不飢東阿王督錄甘始同寢處百日不食而容體自若此術術

世說曰石季倫以蠟燭炊

黃屑

南方草物狀曰黃屑在山中藤生蔓延緣着樹木以九月中刮取根皮乾暴曰南黃屑最黃好歲以獻

皮

書曰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

左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又曰無綏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孟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又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預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可以與於此乎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爾雅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尺舍切）山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屬皮有縟綵）

論語曰子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

漢書曰元狩四年有司言用度不足請收銀錫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

又曰苔布皮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爲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席羊皮臥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

文子曰木強即折革強即裂

神異經曰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有鼠在土中爲食冰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熱病也）其皮可以蒙鼓其聞千里有美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則聚）

搜神記曰舊說大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後馬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之皮所以足蹙之曰爾馬而欲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蹶然忽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後大樹之間得女及皮盡化爲蠶績於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隣女取食養之其收亦倍今世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眞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又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常皮也）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悦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筋角

周禮曰凡相角秋閷（音殺）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之忍切昔讀爲交錯之錯）疢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少潤氣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牛戴牛角一直牛也）

又曰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嚼之當熟也）

禮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左傳曰鼷鼠食郊牛角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野牛筋角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駭雞犀角

晉書曰王凱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里百駮駮常瑩其蹄角

後魏書曰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石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扣角而歌

淮南萬畢術曰燒角入山虎豹自遠

東方朔占曰昔武帝亡劍不知取者誰無主名請朔往入宮見人持兩刺手中復持小牛角朔曰陛下宮中當有親林名字魚者取之帝曰有之即收孝子魚服出劍帝曰朔何其工乎且說其占朔對曰入宮時見人持二刺手中復持小牛角因占之二木林字故知名字魚者取之

齒

書曰楊州厥貢齒革羽毛荊州厥貢毛齒

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周禮曰荊州其利齒革

禮曰季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筋角齒羽無或不良

左傳曰晉韓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子產謂之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

元嘉起居注曰彈廣州刺史韋朗象牙三十九枚

羽毛

書曰仲夏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仲秋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仲冬鳥獸氄毛（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又曰楊州荊州皆貢羽毛

周禮曰九斿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左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因謂之羽毛）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乂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令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丘巖巖有鳥朱冠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雞毛也

列女傳曰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

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

張載羽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鴻羽毛凊風擬妙姿於白雪

蘧蒢

方言曰簟粗者謂之蘧蒢

晉書曰慕容暐見符堅曰暐冒請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

王嘉曰推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三輔故事曰哀帝崩王莽奏發傅太后冢以蘧篨裹屍還定陶

倉庫令曰諸輸米麦二十斛蘧篨一番

皇甫謐篤終論曰死以蘧篨裹屍麻繩約二頭

葪笓（上音僕下音毗）

魏略曰裴潛爲尚書令妻子貧乏織葪笓以自供

傅咸劾事曰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葪笓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俊所作請免俊官

笪（丁葛切）

方言曰筕（户切）（當）篖（音當）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筕篖南楚之外謂之篖（郭璞曰筕篖似籧篨直文而麤江東呼爲笪）

繩

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女陳切）織繩曰辮大繩曰絚（古恒切）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左傳曰吳伐齊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盜賊不寧上問遂曰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選用賢良因欲安之臣聞治亂國猶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

東觀漢記曰吳漢等圍朱鮪岑彭說鮪鮪從上下索曰必信可乘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二日鮪將輕騎詣彭

又曰許皇后父廣漢爲官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大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繩口誦博通古今清身絜己舉秀才皆不行

後魏書曰楊大眼武都氐王難當之孫少驍捷高祖征南李沖典選統校大眼往求沖不許大眼曰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繫於髻走繩直如絃馬馳不及沖曰千載已來未有若此遂用爲軍主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不復與諸軍齊列矣武冠六軍淮泗之人以名止小兒啼卒荊州刺史

老子曰善繫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家語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焉如腐索之御扞馬

文子曰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可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

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剛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剛行見虎不敢起適欲捉性即瘂之夫人性捉虎以面迫地不視夫人以繩就繫虎頸曳之以歸

幽明錄曰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廣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來至屋簷下便有悲歎之音仍解腰中綵（夫遶切）繩懸屋桷自絞又覺屋簷上如

有人牽絶此人家以刀斷卷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與爲妻

異記曰武康徐氏宋太元中病瘧連治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數團飯出道頭呼傷死人姓名云爲我斷瘧今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世病者如言乃呼晉故車騎將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爲何人而敢名官家因傳將去舉家尋覓經日乃於塚側叢棘下得之繩猶在時瘧遂獲痊

傅玄九曲詩曰歲暮景邁時光絶安得長繩繫日月

古詩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雜物部二

板　瓦　甎
塹　翦茨　堊
竿　鈞　釘
鐷　礪

板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字太平東海人也博學六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人盛衰之期九州吉凶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甚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板裏

續搜神記曰聶支新淦（蛄音）人少時貧常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極便卧一梓樹下仰見箭著樹枝視之乃是昨射箭怪其如此於是還家賫粮命子姪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裁截為板二板牽著陂塘中板常沉沒然時復浮出輙家有吉慶每欲致賓客輙便出板於中流欲沒客大懼聶君呵之還復浮出仕宦大如意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時外司白云濤入石頭聶然聶君以板破中板來耳視之果然聶君以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舡便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至豫章自爾之後板出便反有凶禍家大轗軻

幽明錄曰義興中江乘聶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恒停在此川溪採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瓦

古史考曰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禮曰棊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

史記曰秦攻韓軍於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禹弟巷端人見禹居堂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舉家憂愁未幾被誅

續漢書曰董卓作亂燒南北宮雒陽城無隻瓦尺木

吴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以水精為瓦

晉起居注曰成都王討長沙王使陸機都督二十七萬衆圍洛陽四面夜鼓譟京師屋瓦皆裂

晉中興書曰泰寧元年五月大風吹劉曜太廟瓦垣外數十步其寮梁拱梧無離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月繕治之

淮南子曰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為瓦而淳漆其外四門並如之

語林曰晉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為小兒擲瓦盈車

葛洪神仙傳曰孫博者河東人也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因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出走卿但諦伺取之於是博以一赤瓦擲之須臾火起張天奴果出走而得之博乃以青瓦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燋燃者悉復如故

靈鬼志曰有人姓鄒坐齋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之矣是予舍西土瓦中人耳便往令人將鍤掘之果於瓦器中得桐人長尺餘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而下瓦則慈母笞之故其理動

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

莊子曰師曠爲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室内

抱朴子曰土杯瓦胾不可救飢

甎

爾雅曰瓴甋謂之甓（甎也今江東呼甓甓音蒲歷切）

古史考曰烏曹氏作甎

魏略曰扈累獨居道側以甓甎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

晉書曰吳興吳逵經疫癘死者十三在青唯逵夫妻家貧冬無被袴晝傭賃夜還燒甎伐木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二喪

宋書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産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鄭緝之東陽記曰獨公冢在縣東八十里有冢臨溪其甎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在自後稍已崩盡

續搜神記曰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迎之既至而墳壠杳難可識别不知何許袁彦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覔之云此墓中一人衣服顔狀如之即開墓棺物皆爛壞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𥕛得舊物果得一甎銘云順陽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述異記曰豫章胡茲家在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冢墓甎青苔石灰着之磕然擲其母前其數或五三俱至舉家驚懼然終不中人旬日乃止

語林曰陶太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甓（甓甎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爲爾優游不復堪事

墼

東觀漢記曰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太守坐事免家貧身築墼以自給食

蒭茭

書曰峙迺蒭茭亡敢弗多

詩曰生蒭一束其人如玉

禮曰以足蹙路馬蒭有誅

聲類曰茭乾蒭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蒭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蒭狗

甯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蒭

堊（音惡）

禮曰在堊室之中不與坐焉

山海經曰葱聾之山其中有大谷是多白墨青堊（言有雜色之堊）

太公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上世謂賢君其治則宫垣室屋不堊也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竿

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籊籊長而殺也）

說文曰竿竹梃也

漢書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揭音竭舉也）

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妻將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忽然天暴風大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

問鳳方悟

博物志曰詹何以獨繭之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

莊子曰楚王聘莊周於濮水之上莊子持竿不顧

鉤

史記曰紂有功能伸鉤索鐵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前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失鉤漸貧死喪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鉤以返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

稱張氏鉤

風俗通曰順帝時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乃封侯

張衡賦曰仰飛纖繳俯鉤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釘

魏略曰晉宣王討王陵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陵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遂自殺

盛弘之荆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司馬張詹墓元嘉初尚儼然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簾以金釘釘之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一頭在城西北九重里耆舊傳說若古石虎當襄國石牛夜吼聲三十里事奏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腳今見存

抱朴子曰吳有趙炳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即釘躍出如弩箭之發

鎌

廣雅曰鎌（音廉）謂之鍥（苦結切）

說文曰鎌鍥也

礪

詩曰周道如砥

書曰楊州厥貢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又曰若金用汝作礪

史記曰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太山如礪（言河山如帶礪國乃絕耳）

蔡邕勸學曰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鍔

魏志曰殺幽州牧劉虞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已當之乃築京固守積三萬斛

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老色出南昌者最善今武庫有數枚治御刀

山海經曰高梁之山多砥礪

尸子曰鐵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八

舟部一　　叙舟上

釋名曰舡循水而行

又曰舟言周流也舡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警視也

又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馬亦名鷁首

說文曰舡從舟從鉛省聲艘舡揔名也（艘音騷）

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

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

又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楊木也猶之汎浮貌所載）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其一曰水乘舟）

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禮曰季春之月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鄭玄曰舟官覆反舟者備傾漏也蔡邕章句曰備謂楫櫂緋纜繂引之具）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又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又曰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藏）

又曰楚敗吳師獲其舟餘皇（餘皇舟名）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

春秋潜潭巴曰澤浮舟天子以亡爲憂（宋均注曰澤舟覆盛之澤令澤舟言溢盛之耳）

論語曰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注曰造舟比舡爲橋也維連四舡也方舟併兩舡也特舟單舡也泭編木以渡也）

廣雅曰艫大舡也舫艕舩也蒙衝艑（步典切）舸艄（音）艒（音康）舸艤（古）（胡共音逕音孟音舟洪舟艇舟艋）舟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

戰國策曰或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不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舡人惡之以膠舡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瓚曰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蟻）（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舡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舡向岸曰檥也）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爲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

又曰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與缶同）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陳平逃楚歸漢渡河舡人疑有金陰欲害之平脫衣

刺船遂免害

漢書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櫂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櫂船能持櫂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

又曰景帝三年吳大舡自覆吳地以舡爲家國將亡也

又曰武帝汾歌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又曰武帝浮江射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後持柂處艫舡頭刺櫂處也）

又曰武帝時越欲漢用舡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舡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又曰伍被曰吳王伐江陵木以爲舡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又曰江都易王子建不道使宮女乘小舡建以足蹈覆宮女弱乍沉乍浮建觀而大笑

後漢書曰馬援平南越將樓舡大小二千餘艘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並屬九真郡）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曰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舡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人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按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年拜宕渠令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爲從事夫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預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方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賤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餘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又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又曰趙炳嘗臨海求船人不和之（和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魏志曰尚書僕射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舡遇風沒文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死杜畿忠之至也

又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迴倒宣疾在後陵波而前羣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郭嘉死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燒舡歎曰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韓韓）

又曰鄧哀王仲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魏略曰孫權乘大舡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舡舡偏重將覆權因迴舡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志曰諸葛恪出征東興有虹見其舡

又曰吳人以舟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也

晉書曰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

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疑製好帛繩纏鋌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常着纏經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制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舡須臾遣傳教覓張孝廉舡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又曰王濬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

平七百六十七　五　王騏

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舡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濬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舡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舡無所礙

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狗得侃有雀舡侃欲投水都督王振蘇扶侃入小舡得脫

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與祖渙許柳等將萬餘人出横江連舡東渡時遇西風既濟船江中忽更東風吹舡還西岸峻書善其事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

又曰郭巋武昌人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還巋欲強起巋巋曰人性各（有所短豈可違）翼以巋舡狹小欲引就大舡巋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中舡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將以四十七艘舡濟於河

又曰天舡一名天潢以濟大水

又曰殷君爲酒池可遊舡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回嘗濟於觴深之泉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操舟可學也曰遊善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

平七百六十八　六　王騏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吾問焉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之數能忘水故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車之却退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泳淵猶車却退於水也）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於交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又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有將杖拏而引其舡顧見孔子再拜而起乃刺舡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然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不怒向虛而今實也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也食而遨汎若不係之舟也

又曰散木以爲舟則沉是不材之木

鄧析子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孔叢子曰順謂韓王曰吴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不慎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

尸子曰六馬登糟丘方舟之酒池

劉析書曰舟行於水車轉於陸此勢自然者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乗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墨子曰工倕作舟

愼子曰燕鼎之重乎千鈞乗於吴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

道也

又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塗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又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號令者國之舟車安則知廉危則爭鄙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九

舟部二

敘舟中

方言曰舟自關而東謂之舡自關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

又曰船首謂之閤或謂之鷁首（郭璞注曰今江東貴人舡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東觀漢記曰鄧訓爲護羌校尉縫革爲舡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明羌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舡無故自覆問掾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遊戲也

漢宮殿疏曰武帝作大池周匝四十里名昆明池作豫章大舡可載萬人舡上起宮室

吴記曰孫皓問中書令張尚詩言汎彼栢舟唯栢中舟乎尚曰詩云檜楫松舟亦中也皓忌其勝已因下獄

晉令曰水戰飛雲舡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四十步金舡相去三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五十步

晉朝雜事曰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舡

晉宮閣記曰天淵池中紫宮舟外進舡曜陽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華潤舟常安舟

崔鴻後趙録曰張彌師衆一萬從洛陽鍾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以竹絙牛頭轆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至于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乗鳥舟龍本浮于大沼（郭注龍下宜有舟皆以龍鳥爲形制）

（今吳之青雀舫遺象）

山海經曰大人之國坐而削舡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又曰廩君名曰豫相姓巳氏即與樊氏瞫（音審）氏柏氏鄭氏凡五姓爭神以土爲舡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舡浮者神以爲君他姓舡不能浮獨廩君舡浮因立爲君

蜀王本紀曰秦爲舶舡萬艘欲攻楚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姁芎物詡二音）

又曰荆有佽飛者得寶劒涉江中流而有蛟夾繞其舡佽飛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位以執圭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劒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渡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又曰管夷吾百里奚覆王之舡驥也絕江者託於舡致遠者託於驥

淮南子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音靈）舟而浮於江湖（舲舟小舡者也）

又曰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忘於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於舡中吹籟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虞書也）

衡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鼎易卦也）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子貢朝至果如顏回）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舡人曰子居舡檝之間而濶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長檝之間不如子至於安國家社稷子比我矇矇如未視狗耳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吳其亡乎

潛夫論曰人行之動天地譬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舟雖有覆敗猶在我所之

蔣子萬機論曰吳越爭於五湖用舟檝而相觸怯勇共覆鈍利俱傾

顧譚新言曰蓬蒿生于泰山之上豫章長于窮藪之中良匠造舟興宮建廟必不取泰山之陋質而弃窮藪之美材明矣

又曰奔事失轄之舟無檝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譙周法訓曰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又曰乘舡曲折不失其瀆是善乘舟者

袁准正書曰非其所事而强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河濟之中其用舟檝固不如江漢之良

杜夷幽求曰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抱朴子曰欲以䑰槳必外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遺風櫂籃舟而欲濟大川

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桑逆旅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

不跨馬揮鞭而牽舡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羽皆脫易毛羽聚鵲翅爲羽扇鳳羽以飾車蓋扇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側影時東甌獻二美女一名延娟二名造娛使此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乍至冷然自涼昭王淪於江漢二女與乘舟來顧同沒漢水故江漢之民到今異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撫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於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杜蘭之葉以包黍之沉於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於波中以言蛟龍水中一聚之不侵食也其祠號曰招祇之祠

又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檝水物爲之翔踴滄海爲之恬波

又曰周武王東伐夜郎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旅皆薦賢而歌有大蜂狀如舟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翌日而象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遺類也事出太公六韜

又曰漢成帝嘗與飛鷰汎舟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貴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像以夾雲舟而行

又曰比翼鳥多力狀似鵠嘴南海之舟泥巢昆岑之玄木而止其中遇聖人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人之力也

又曰漢武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池汎翔螭舟帝自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甚遒自賦葉落哀蟬之曲

又曰張丞之母孫氏懷丞之時乘輕舫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呪曰若禎吉勿毒噬我及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

韻集曰鷁鷁首天子舡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復得王舟之而還

又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郡國志曰濟州有浮山故老相傳云堯時大雨此浮水上時有人纜舡於巖石間今猶有斷鐵鎖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國伐木爲舡長者十二尋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篙各一從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隨舡大小

立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當上應聲如一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舡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遇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手排之碩嶷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碩於是遂退

續搜神記曰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忤序出塞郭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舡漁父以檝撥舡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又曰合肥口有大舶舡云是曹公舶舡常有漁人夜宿傍以舡繫之但聞箏絃節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官舡此人驚覺即移舡去相傳云曹公載數

敗舡覆於此今猶存焉

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僦舡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舡主便作幻誑使舡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驚怖還請賽舡合如初也

又曰越雋門會無縣有元馬河有銅舫舡

嵩陽記曰山東北五了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來也

三秦記曰俗云太一山有水神人乘舡今有故漆舡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安定縣有越王銅舡潮退時有見者合浦四十里有潮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舡出水上

南州異物志曰外域人名舡曰舡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

舟部三

舟下　艦　艨衝
舳艫（音逐）　艑　航
舫　舸　艒

舟下

周處風土記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林合五板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也晨鳧即青桐大舡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舡也預章柟枕（音橐樴）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為堅勁也浩漂者言舡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於川也

武昌記曰樊口北有敗舶灣孫權嘗裝一舡名大舡容敵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舶中流值風起至樊口十里餘便敗故因名其處為敗舶灣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澠池宜陽三縣三縣男女老劣未嘗見舡既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

越絶書曰闔閭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今舡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者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

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舡遊王後池

郡國誌曰越州百塗山有石舡一丈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舡側得鐵屐一量一云有聖姑從海中乘舟張石帆至此二物廟中有周時樂器名淳于銅作似鍾而有頸映水用其舸（音柿）則鳴

又曰硤州遠安縣江有很尾灘有陡抗故城南有孤山表山松為郡嘗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帶舟舡如鳧鴈焉

又曰相州魏縣景樓寺西有遭官有石竇橋鳴鶴飛集赤馬飛龍等舟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弋樹舡各數百艘舡上建樓櫓戈舡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音旄）旌葆麾蓋照灼涯涘

又曰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

說苑曰吳赤市使於知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締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知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天子濟于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也

列女傳曰趙簡子至河津津吏醉走女乃持檝而前為王掉舟（曾則下　棘用中）

江表傳曰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舡名為長安

又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魯肅等共追送敘別異

又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舡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詣吳未還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舡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

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距曹氏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舡夜渡洲工權乃自乘從濡須吳公軍行五六里廻作鼓吹公見舟舡器仗法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權爲劉景升兒若豚犬耳

又曰孫綝上疏景帝曰少帝於宮內作小舡三百餘艘飾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

王粲海賦曰乘菌桂之舟晨鳬之舸

庾闡楊都賦曰龍艇華屋晨鳬之舸鷁首鋪於芙蓉盤蛟纒於赤馬

晉令曰水戰有飛蒼集舡

說苑曰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鷁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奄廻水以凝滯

又曰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桂櫂兮蘭枻增水兮積雪

魏文帝泝淮賦曰建安十四年王師東征泛舟萬艘

楊脩出征賦曰汎順風而廻艫今日轉而月移旆已入乎河口殿（都練切）尚集於囷池

班固東都賦曰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交

又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潰旁決也前書武帝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也）

袁宏東征賦曰驚瀾嶾（音隱）嶙（力勳切）而嶽轉頹波嵈（音嵩勳切）以嶺沒含余舟之小挾衝奔湍以檣杌櫂弱檝之弗旋授洪流以藏骨

夏侯湛吳都賦曰巖嚴舡艫汎汎楊舟櫂河高跱風駁雲浮堅壁金扶有若高樓

劉謐之與公牋曰昔甲申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何小人兮頻倫雙舡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

魏文與孫權書曰知已選擇見舡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里石從汚水送付樊口

王粲詩曰方舟浮大江日暮愁我心

曹植詩曰何以汎舟娛無榜人

嵇康詩曰淵淵綠水淪滑而逝汎汎虛舟載停載滯敲枻投竿優遊卒歲

梁王筠詠輕利舡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凌漾浮鷁采映木煥鼓文雷流巳冠絕鳥逝復超群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泛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泛荇分蘭櫂　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乘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泛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舡鷁泛青鳬後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舡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錢玄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念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洛女度檝動渭橋橫風高鴈巳落雨霽水還清葉盡祠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晉棗據船賦曰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悼民萌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濟迅波之絕軌越巨川之湍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

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不疾而速忽若馳奔

晉王叔之舟贊曰坴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檝輕棹利涉濟永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後漢李尤舟檝銘曰舟檝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艦

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如牢檻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凌波艦椋電艦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公蓋取艨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悉延燒岸上營曹公軍敗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音韜）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艦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戰艦等舡

艨衝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

吳志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栟（音并）櫚（音閭）大紲繫石爲矴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舸舡突入艨衝裹身以刀斷兩紲艨衝方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艨衝鬭艦數十艦（餘[illegible]上艦門戶）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綺好軍事所乘舡雕刻丹鏤青蓋絳居艨衝鬭艦之屬望之若山

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蒙衝等舡（餘具敘舟中門）

𦨴艫

羅字解詁曰𦨴艫雜舡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艛艑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舸艫以浮大淵皆成於巧手出乎聖意

艑

廣雅曰艑舟也

荊州土地記曰湘洲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萬斛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艛艑中（餘上具𦨴艫門）

溫嶠教曰廩若無米受得艑下濕米豈是吾遇兵衆無異之懷乎雖是數合米欲令齊均若有不如教鞭五十也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下有一湖中有敗艑

航

說文曰航方舟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異苑曰晉時錢塘浙江有大樟林析每有乘者輒潭邊揺揚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陵浪如故唯析吏章與能相制伏及與死遂長廢

淮南子曰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側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

楊子灋言曰含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李軌注曰無之也）棄國者如乘航乎則民斯安矣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航脩鯢吐浪也

舫

說文曰舫併舡

吳書陸孫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爲祖道上賜御舡一舫繒絲舟也

晉書曰王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舡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

舠

釋名曰舡三百斛曰舠舠豹也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舠

舸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舡而還過下邳遂觧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三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吳志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蒙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出還寧寧許不殺斯須還舡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勑舡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舡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江表傳曰劉備進住鄂縣之樊口聞曹公軍下恐懼俄周瑜舡軍至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已具舡門）

又曰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檣雷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金澤文庫

舟部四

艇　舴艋　筏
檝　篙　槳
櫓　柂　纜
笮　帆　帆檣
五兩　榜　桅
篷篾　牂柯　汻汁

艇

釋名曰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艇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

廣雅曰艜增艇舟也

淮南子曰越艜蜀艇不能無水而行

陸機思歸賦曰棹河淵之輕艇

舴艋（上知格切下音猛）

廣雅曰舴艋舟也

臨海記曰西北有白鵠山高三百丈上有一舟名舴艋前頭有石鼓石艇世云石鼓鳴則土地寇亂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賊此處多山精水祟不可輕陟山下平地便望見舴艋民王志祭山神求到鼓所遂得至捉槌打鼓閤里咸聞如金玉之響下山便病死蓋登山召禍擊鼓自殺也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朝伏誅濟未下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得大舡孔鑿若新使匠作舴艋云勿斲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譽匠違約加斲凶兆先覺矣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云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謌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床一乘舴艋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玢之官詔可其奏

筏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東觀漢記曰吳漢教乘筏從江下巴郡盜賊解散張堪為陪義長公孫述遣擊之有同心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習水三百人斬竹為桴渡水

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舡作竹桴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舡走舸百艘燒桴操乃夜走

吳錄曰孫策欲渡江舡少欲往便求秉姑王氏分命伐蘆為桴以佐舡渡人

吳錄地理志曰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歲如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得水廣數十步清深不測邊有筏竹遊者伐竹為筏過水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淮南子曰方車蹠越乘桴入朝欲無寵不可得也（許慎曰桴木筏）

越絕書曰木客大冢者勾踐之兄弟冢也初徙之琅邪使樓舡卒二千八百人松柏以為桴故曰木客也

檝

說文曰檝舟棹也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

詩曰檜檝松舟

方言曰檝或謂之橈或謂之櫂

吳越春秋曰子胥伐楚因引軍襲鄭冶漁者之子在鄭乃還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娟乃持檝而前走曰妾父聞主君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祝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之誅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檝少一人娟曰妾居河濟之間重子世習舟檝之事願備員持檝簡子遂與渡中流吟河激之歌簡子乃娉以爲夫人（其舟濟日河水歎揚濟之不易）

淮南子曰七尺之檝動大舡者因水爲資也人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衆爲資也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鉤履縞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而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檝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州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之

揚子法言曰灝灝（音浩）乎海瀆樓舡之力也航人無檝如航河（李軌注曰亂有民無禮樂治也）

抱朴子曰瓊艘瑤檝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斤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左思吳都賦曰篙（音高）工檝師選自閩隅翼御長風押亂靈胥

篙

方言曰所以刺舡謂之篙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瞿唐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皆不鳴鼓角篙旅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頭

王韶始興記曰合進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篙犯之者皆虐

渝益期與韓豫章牋曰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槳

方言曰所以隱擢謂之槳（郭璞注曰搖櫓小楫也江東含呼胡人也）

楊泉五湖曰赤檣外棹檀槳細堅

櫓

釋名曰在旁曰櫓櫓旅也用旅力然後舟行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舳艫中役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柂

釋名曰舡尾曰柂柂拕也在後見柂曳且弼正舡不使他戾也

方言曰舡後曰舳舳好舳制水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柂爲舳也）

孫放別傳曰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爲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荅曰不見舡柂耶在後所以正舡

尋陽記曰盧山西嶺有甘泉曾見一柂從山嶺流下此溪中人號爲柂下溪宣穆所遣人見山湖中有敗艑而後柂流下信其不妄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沉舟而無柂

趙壹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

張華遊仙詩曰遊仙迫西極弱水隔流沙雲榜鼓霧柂飄忽陵飛波

纜

爾雅曰（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索也縭緌也（郭璞曰索也緌）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纜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笮（音鑿）

纂文曰竹索謂之笮茅索謂之索

釋名曰引舟者曰笮笮作也起舟使動作也○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舡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棹黄金錯其間

帆

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帆汎者舟疾汎汎然也

韻集曰颿舡張也（颿音凡馬疾步也義亦與帆同）

長沙耆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潘濬爲南征太守遣隆脩書致禮濬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於岸邊拔刀大呼指濬爲賊因此被收濬奇其以權變自通解縛賜以酒食

吳時外國傳曰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

南州異物志曰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爲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城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永嘉郡記云郡有石帆又有破石傳云古有神人以破石半爲帆故名石帆

吳郡録海記曰海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高十丈廣十餘丈山昔在海中行侶舉帆從穴中過

陸景典語曰孤特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

世說曰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之然乃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馬融廣成頌曰然後方艅艎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鬼颶風陵迅流發櫂歌從水謳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超張絶逈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希其蹤渠黄不能及其景

孫綽望海賦曰若乃惟馨陳祈祝不愧言　或適於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倏如繡驊背馳挐（如加切）如交集經軒

帆檣

吳書曰孫弘被黜之長沙過蕪湖有鵲銜新巢帆檣帆檣官僚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像遂以憂終

郭璞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也

五兩

淮南子曰若綄（胡管切）之候風也（許慎曰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

郭璞江賦曰覘氛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

搒（補孟切）

明堂月令曰搒舫人習水者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搒人歌聲流喝（烏邁切）

釋名曰舡笭籠

桅

釋名曰舡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皃也

笭籠

釋名曰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簀也笭牀也其上板曰篷言所覆來處也

牂柯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少有志氣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硯山斫牂柯材兵作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曰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乃播異域雖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

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柤牁）以伐夜郎王椓牂柯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遂留王之號為莊王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因改其為名牂柯

異物志曰牂柯者繫船伐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以繫船伐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遂望甚小而高不似山望之以

為一株樹在水中也

尋陽記曰郡西北有一松楊樹枝條繁茂垂陰數畝傳云陶桓公牂柯成此樹

豫章記新淦縣北二十五里曰封溪今有聶友所伐梓數着牂柯處昔聶友於此左右夜照射遇一白鹿友遂射之鹿帶箭走友即躡跡追尋不得見向箭着一梓樹友即伐樹數斧便有血出而落之楴隨復故剗蹐不可得斷友更多將手力復伐之輩其楴而焚之樹遂斷斫以二板以還繫着渚下以樟木為牂柯後友船行遇風船皆沒唯友船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船友大異之後友在京都此板於豫樟來至友許輒有大喜中更異梓板輊蘇所用樟木為牂柯者遂生為樹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到植之今枝條皆向下（逆斷軸本）

泝斗（與遡同）

廣雅曰泝斗謂之柤（㧉以之）

纂文曰杼水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車部一

敘車上

釋名曰古者車聲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

又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說文曰車輿輪總名象形也軒曲周𨏔車也輧車輅小車也輕車也輶兵赫車也輕陷陣車也輦一輪也輿車輪前横木也軛（於革切）大車後推也輦大車駕馬也輓引車轟車聲

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

又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又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至戰殷至誓衆）

又曰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易其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又曰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工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黃四馬秦康公作是時送重耳歸晉）

又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又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又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又曰役車其休

又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又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

又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鄭箋云擇民之有車馬者以居于向）

又曰其車既載乃弃爾輔

又曰既出我車既挾我侯

又曰脩爾車馬謹爾戎兵

又曰間關之車舝兮（舝音轄）

又曰戎車既飾徒御無繹

又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軒料如車前摯輖覆重也）

禮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

又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搢朴北面以誓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曰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旌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又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又曰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君出就車則僕并轡

綏

又曰客車不入大門

又曰祥車曠左

又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又曰國君不乘奇車

又曰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又曰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也

又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赴車不載櫜韔（告不載示當報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

又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也）

又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專執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之役序）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粥賣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又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又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而復（私館則卿大夫之家也不私之嫌爲主人之恩）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禁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音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又曰大夫以布爲輤（音蒨）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又曰國主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

周禮春官下曰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也如生如木從地生附如承之附枝也）輈人爲輈（輈車轅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軫方象地蓋圜象天輪輻三十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行澤欲短轂短轂則利行山欲長轂長轂則安

又曰巾車五服車五乘孤乘夏篆以五綵畫轂約也卿乘夏縵五綵畫無篆也大夫乘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也庶人乘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自孤已下之妻亦各得乘其夫之車也

又曰王后五輅一曰重翟錫面朱總二曰厭翟勒面繢總三曰安車彫面鷖總四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五曰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一曰木車始遭喪乘也二

曰素車卒哭所乘三曰藻車既練所乘四曰駹車既祥所乘五曰漆車既禫所乘其卿大夫士初喪三年者乘堊齊衰素車大功藻車小功駹車緦麻漆車

又曰王后有安車翟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散車其用無常

又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

傳曰太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鄭伯之車僨于濟

又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又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

又曰秋大閱簡車馬也

又曰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又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桓公也）

又曰公怒（公齊襄公也）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又曰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

又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又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又曰車說（音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又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又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又曰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又曰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又曰趙盾爲旄車之族

又曰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又曰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又曰晉人懼二子（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又曰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又曰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又曰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棄己車而載所獲者車）

又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又曰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曰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又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

又曰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不然子病矣

載齊侯以免

又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

又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櫓大楯）

又曰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黜其車（[illegible]）遂弗使獻（所獲不使獻）

又曰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

又曰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

又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又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旆旗以陳爲陳民衆也）

又曰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以陽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既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又曰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其里）四姜不踴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遣葬之車齊侯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又曰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又曰賦車籍馬（賦車兵車也兵甲士也）

又曰大夫逆於境者（逆迎也謂衛侯）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

又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之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又曰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王楚靈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墜也）

又曰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可敵之

公羊傳曰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

又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成乘車以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又曰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沛有餘貌七乘有車右有御者）

又曰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簡衆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會而不用兵伐也）

論語曰外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大戴禮曰王外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勾福草生宗廟中松栢爲常山車者自然之車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貞曲故言垂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僕靈公與夫人小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連遊過市孔子恥之

又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illegible]軾天子乘乘軒）貴其質也車則有左右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矣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人載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車

又曰封禪爲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又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

漢書曰田千秋年老上令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曰號車丞相

又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輓（音尼）上人擊鼓輓（音晚）者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轜車非僊物也

後漢書曰袁閎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忠弃官客會稽上虞縣也

又曰江革字次翁齊國臨菑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賊盜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示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又曰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令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非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博士張佚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傅而以桓榮爲少保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賜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馬援平南越封爲新息侯援乃擊牛釃酒（所綺）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代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三

車部二

敘車下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又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孫吳兵法云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焉

又曰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從賊曹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人從車乘元單導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其送葬曰至已下駟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

出乘安車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首嚙璧乘五彩折羽流蘇前後雲氣畫裳虡文畫曲轓長輿車等大僕御駕六布者淳白駱馬施色以黑樂灼其身爲虎文

又曰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虡文畫輈龍首鸞衡班輪升龍飛軨皇太子諸侯倚虎伏鹿虡文畫輈（[illegible]）轓吉陽筩朱鹿班輪文飛軨旂旗九斿（音留）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

漢獻帝傳曰董卓作乘輿青蓋金花爪畫兩轓者乘之時人皆號月軨磨車言近天子也後地動卓問蔡邕邕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遠近以爲非宜太師之乘白蓋車畫轓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旣入封乞符乃慨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梁冀作平上軿車侍御史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冀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安車皆駕四馬毛詩四者示有四方之志也是爲五時副車孝景帝六年令二千石朱兩轓（轓音）千石六百石朱轓較車耳及出爲藩屏也

又曰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安車在前秋八月白虎在前

又曰天子法駕所乘白金根車駕六龍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

又曰甘泉鹵簿有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在輿前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漢官解詁曰馬有廄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

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輿公侯同于皂蓋青裏

晉書曰謝玄敗苻堅於淝水獲堅所乘雲母車儀服等

又曰和嶠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爲監嶠鄙勖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去坐乃後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肜給青蓋車垂九旒駕四馬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肜乘車入殿依漢田千秋故事光祿魏舒軺車施黑耳喪葬給排楣黑耳車一乘諸王及縣王皆給青排徊車花瓜蓋犢車降給雲母陽遂車一乘犢車二十乘廣車五十乘

沈約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靈文畫轓文獸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靈文畫輈翬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轑（音老）建旂旗十二斿（音留）也畫日月外龍駕六黑馬又加犛（音貍）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也其五色立車五色安車亦皆如之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交路青帷裳雲靈畫轅黃金塗五采皇太子皆安車朱班輪倚獸伏鹿軾旂旗九斿畫降龍文

又曰沈慶之前廢帝立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虛偃）車左右從之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皆固讓

孝經援神契曰上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金車王者志行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者自然之德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時盛山車有垂殺

古史考異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

神仙傳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迴風逐玄埃塵張天玄怒曰小雅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

穆天子傳曰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觀太子從車百乘而送於郊太子再謁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如何則可以驕人乎子方曰吾聞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漢武內傳曰內外寂謐以候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王母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

關令內傳曰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

神仙傳曰沈羲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一乘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隻以玉爲樊其國使者拳頭尖（墹加）鼻衣雲霞之布經百有餘國方到京師越鐵峴泛沸海有蚍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皆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輞皆銳幾盡沸海洶湧起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爲底蚍龍蛟不得近經蚍洲處則以豹皮爲屋於屋中推車

經蜂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塗五年然後至洛邑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清素好儉要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韓子曰商太宰使庶子行市還云西市門多車太宰謂庶子曰汝勿言及市吏至問曰市何多牛屎耶吏怪太宰神智

又曰昔彌子瑕有寵　於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有疾告彌子矯駕君車君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也

又曰孫叔敖爲令尹棧車牝馬糲飯菜羹枯魚爲膳面有飢色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能轉千里所者以其要在三寸轄

又曰見飛蓬轉而知爲車以類取之也

晏子曰齊人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犯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也然後

國人不爲

又曰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頹裘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

子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

尸子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又曰甯戚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

孫卿子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百仞之山負車登焉陵遲故也

蘇子曰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忘麗告之不憒復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恚加於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曾不草木草木有心矣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旂辯其尊卑至于殷瑞山車者金車也故殷人制爲大輅金根之色也周人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路之制其物致巧備於考工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車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案女史圖班婕妤辭輦則乘之又後殷之末制後代遂行之耳

陸景典語曰吳朝貴戚或犯道背理雕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爲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又曰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

又曰飛車策馬攜騰超追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逝也

異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令其上作籠文所以鈘後者月滿則虧也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爲體也厚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

通俗文曰車轢曰軋　後重曰軒前重曰輊（陟利切）載喪車謂之轜（音而）輴（音春）車聲曰轞（胡檻切）雁車載曰檝

蔡邕獨斷曰永安七年見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箱四輪皆以金鑄正黃兩辟前後飾金作龍虎龜鳥

又曰綠車名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以從

蔡邕車服志曰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旗皆非一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許偃）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青通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起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使作車遣歸其國去玉門四萬里

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玉乘輪皆朱班重牙貳轂

司馬法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三代之輦

語林曰潘安仁兒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常滿車中張孟陽至醜每行兒以瓦礫擲之亦滿車

傅暢故事曰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黑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譙周法訓曰鸞車瓊珮求中道心

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棗莢之輞

說苑曰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

乘而不敢久處於此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乃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又曰趙簡主乘弊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便衣狐豹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今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

又曰晉平公　為馳逐之車掛之以犀錯之以羽車成立於殿下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觀平公作色大怒差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此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令左右去車

世說曰王武子乘車着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武子曰此馬惜鄣泥使解之馬乃渡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正車也諸侯路車大夫漸（子廉切）車士飾車

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為車（郭璞曰世本曰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皆解也）

袁子正書曰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軔輪馬不得前子正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軔輪此方頭也

又曰　輜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皆乘馬亦多乘輿車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軺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輜車而貴軺車又有追鋒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之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

吳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杜云其非法駕則紫罽軿車案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後有轅者謂之輜

賈誼新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者）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日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授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也

又車右銘曰擇御右采德用良詢納耆老子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勑進趍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敢儉禮以華國

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擊于遊頤省厥遺虎兕斯求昭德塞違揔盈以

無雖有三晉咸然若盧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盆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姞琰）噓跡　通兩輜軿　尊卑從軿之用信義所同

汎載爲車馬篇曰朝集類蒸烟晚至如吹雪子雲亦何事門巷無車轍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車部三

輅　輿（同輿附）　輦

輅

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亦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路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嚮）先輅在左塾之前（先輅象以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以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共面凡陳列皆像成王生時）

禮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又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軥（音鉤）車夏后氏之輅也

又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天子居大廟大室乘黃輅駕黃龍天子居總章左个乘白輅駕白駱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

周禮曰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輅

又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音活）席大羹不致粢食（音嗣）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論語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說苑曰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姑巧）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世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音促）召晏子晏子曰天子不受寡人亦不受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輿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秦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為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也

鹵簿令曰玉輅駕六馬太僕卿馭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青衫大口袴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御乘輦其輅衫服並從後行次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以次相隨並駕六馬各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大口袴衫色各從輅色次五副輅駕士各二十人衣服同正輅次耕根車駕六馬士三十二人服同玉輅

又曰皇太子金輅駕四馬僕寺令馭左右率府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並平巾幘緋褶衫大口袴

又曰王公已下象輅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革帶在左一人緋裲襠大口袴執刀在右駕士十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曰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

畫苣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正輪耕根 鑾數對準此 其副助）二鈴在式龍輈設鄣塵青蓋繡飾黃裏博山鏡下樹羽輪金根朱斑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旒皆畫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闟（許及切）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蒼龍金鍐（子紅切）方釳（許乞切）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錫馬當顱金爲之鞶馬大帶纓馬鞅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餘同王輅駕黃騮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輓（莫官切）之以革餘同玉輅駕白駱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以漆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黑騮田獵則供之諸蓋旌旗及鞶纓皆從輅色黃裏俱用黃其鏤錫與五輅同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餘同玉輅籍田則供之

又曰皇太子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苣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騮四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

又曰王公以下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旗畫龍升一降）升一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旜（通帛爲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旂旜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纓就數皆準此

張子平東京賦曰天子乃撫玉輅乘時龍

又曰乘鑾輅而駕蒼龍

又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又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

輿

周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又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輿說輻中無尤也

又曰壯于大輿之輹

又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遇剛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

晉書曰王導有羸疾不堪朝會顯宗親幸之置酒作樂又詔自今已後輿載入殿不得施拜

晉諸公讚曰司徒傳祗以足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詔太宰安平王孚載輿昇殿

宋書曰陶潛解印後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藍輿詣王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

語林曰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

世說曰孟旭未達時家貧在京常見王恭乘高輿服鶴氅裘于時微雪旭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後詔使視之有蘭輿一乘白馬一疋帝曰宣之清死乃知之

幽明錄曰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恒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莫有解此夢者及溫死後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病安方悟云乘桓輿者代君其位也

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生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
不起乎少日而卒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也非輿人仁不貴則不售
也

潘安仁閑居賦曰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國

左太冲蜀都賦曰車輿雜沓冠帶混并

張子平東京賦曰乘輿巡乎岱岳勸稼穡於原陸

又曰皇輿夙駕輂（胡佳切）於東階（輂也駟）

曹子建七啓曰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宋玉高唐賦曰王乃乘玉輿駟蒼螭

同輿

魏志曰太祖軍摩陂召夏侯惇常與同輿載諸將無得比者

蜀志曰曹公東征呂布於下邳先主從曹公還表先主爲
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

吳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屬略同布衣之禮諸葛恪
顧譚等或同輿而載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爲鎮東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
三郡中正上常幸瞻家同乘輿還府瞻甚見遇鄉郡榮之

輦

傳曰猛獲弃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閎巷門）

又曰孟氏之臣泰苕父輦重如役苕父孟獻子家臣步挽
重車以從師

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
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爾雅曰徒御不驚輦名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然常心怨辟陽
侯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
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帝謂爲大兄

又曰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多伎藝上甚愛之坐
則同席行須同輦

又曰班婕妤班況之女孝成帝婕妤也賢才通辯帝遊於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
行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滿

又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上顔名駟江
都人上問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
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
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晉書曰山濤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
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
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
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
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
變難寇賊欻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
濤言焉

又曰張敞東宮舊事太子有卧輦步輿

王韶晉紀曰義軍起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

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神何爲怒民何爲怨對曰移晉宗廟飄零落薄無所歸之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

又曰梁冀與妻孫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以騁娛樂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平王給雲母輦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

後魏書禮志曰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衛輪雕采與輅同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階雲漢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游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鄴中記曰石虎大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武剛輦數百乘虎皇后出乘高路輦又或玉路輦或朱漆卧輦純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望皆通徹

又曰石虎少游獵體轉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使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坐處轉關床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隨身而轉

王君內傳曰神人乘三雲之輦

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黃金碧玉之輦從朝至暮而窮宇宙之內

潘岳籍田賦曰天子御玉輦蔭華蓋金銀照曜以炯晃龍驤騰驤而沛艾

鄒陽上吳王書曰闘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枚叔七發曰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

又云輦道斜交陂池紆曲

曹子建公讌詩云輕輦隨風移

劉公幹公讌詩云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丘希範應詔詩云輕黄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黃草輦龍上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車部四

指南車　軺車　畫輪車
四望車　畫雲車　雲母車
通幰車　象車　騾車
犢車　羊車　鹿車
露車　乘輿雜車　輦
輪　軌

指南車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涿漉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車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洪範五行傳曰若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中才矣指南得悟失之則惑管仲桓公指南車也

魏書馬鈞曰馬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指南車成也

崔鴻後趙録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言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

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

又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述征記曰去端門百餘步道南得方尚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東西人恒指南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

軺車

釋名曰軺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軺車小車也

謝承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所獲甚衆勒乃退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

傅子曰漢世賤人乘軺則貴人

李尤軺車銘曰輪以代步舜以敵容

畫輪車

晉起居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當與帝俱出拜陵蒐日尚書　答太后乘畫輪車以輦爲副詔曰故當乘輦車至建平陵門外易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

四望車

魏漢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青牸牛二頭

晉陽秋曰魏舒子亡詔曰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所以散其哀懷給陽遂車四望

晉諸公讚曰文淑破虜之後名聞天下當爲東夷校尉入辭世祖見而惡之恐居邊不信寄諷監司奏淑作陽遂四望車僭飾過制免官

畫雲車

漢書曰武帝作畫雲車

曹子建洛神賦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雲母車

吳百官名曰劉蜀王得賜雲母車一乘

晉書曰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官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奉迎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

傅子曰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

通幰車

傅子曰有追鋒車施通幰車（幰許偃切）

象車

晉諸公讚曰平吳後南越獻馴象作大車駕之載黃門鼓吹數十人

晉中朝鹵簿曰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

騾車

蜀志曰後主劉禪乘騾車降鄧艾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德白服騾車副使攝事

犢車

釋名曰祥車祥善也善飾之車也犢車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潁陽劉詡好賑貧乏陳國張季札吊師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詡逢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季札後知是詡還其車閉門不受

顧譚別傳曰譚時爲太常錄尚書事後從交阯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君下獄簿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珠金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君財付叔父穆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皂車犢車

又曰太傅王導妻曹氏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以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

晉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襈黜假髻真珠璫珥文犀瑇瑁越疊以飾路張乘犢車

羊車

釋名曰羊車以羊所駕名車也

晉書曰武帝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以引帝車

又曰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晉太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角弩四張又乘羊車請免官罪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所乘者可如所奏

鹿車

後漢書曰更始拜趙熹爲五威偏將軍使諸將於昆陽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更始敗熹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爲強暴者所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或前逢賊熹輒言其病狀以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終不降志辱身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至簪葛薦草不食其粟諸侯所不能友

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列女傳曰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説謂妻曰少君生尊寵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唯命是從宣笑曰然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車馬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禮節恭備鄉邦稱之宣哀帝時爲司隷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之子昱嘗從容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車時不曰先姑有言存不亡安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晉書曰劉伶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剉軒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爲勞極然入傳舍偃卧無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

露車

晉陽秋曰平原幹陰雨則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曰露者宜內也

晉中興書曰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荆州刺史見尼欣然厚供給之尼常歎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詣人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少時澄卒荆土飢荒居求食不能得乃殺車牛煑之遂、父子餓死

晉王公百官志曰蜀劉禪得賜露車七十乘孫主賜露車三十乘

道元與天公牋曰有露車一乘疎傻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峙右嶭（五結切）彊弱相負倚行斫轅

乘輿雜車

鹵簿令曰記里曰白鷺鸞旗等三車並駕四馬正道匠各一人駕士各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曰辟惡車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弩箭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皮軒車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弩服同太卜其令行正道駕馬數駕士服色人數儀並同記里等車

又曰安車四望車並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並青絲布褶紫碧腰

襻青耳屩辮髮

又曰屬車十二乘並駕牛駕士各八人服同記里等車

又曰王鉞車或曰金鉞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執武弁朱衣革帶並駕二馬駕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轅

周禮曰輈轅人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唯轅直且無橈也

左傳宣下曰軍行右轅左追蓐

又曰改乘轅而北之

又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

又曰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騾馬油畫雲母安兩轅

趙書曰後石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

韓子曰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欲攻之不足以徵卒乃取車轅倚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至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之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能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夢書曰賈人夢車轅折敗者憂亡遺衣物何以言之轅字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言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輈

司馬長卿諫曰獵書曰輦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

潘正叔迎大駕傳云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輪

釋名曰輪彌綸也周匝之言或曰轂言摠入輻中也

易曰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禮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音胡）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記時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也）

又曰御婦車而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音朴）屬而微至不微至無以爲完久也

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可以爲轂輻牙也斬之時以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搏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當之不能敝其鑿傍使之動）

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左傳曰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奇輪無反者

史記曰古封禪爲蒲輪惡傷土石草木

續漢書曰張綱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俊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車於洛陽都亭不去也或問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

莊子曰桓公讀書輪扁斲輪釋椎鑿問曰公所讀者何言曰聖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讀之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在閒而不能諭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君之所讀者是古人之糟粕（今士不用）

張衡思玄賦曰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雲霏霏（變化異時故置遊學並輪之）兮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旟

張協洛禊賦曰權戚之家豪侈之族絲綺侔鑣華輪方轂

集乎長州之浦彌乎洛川之曲

曹子建七啓曰飛軒電遊獸隨輪轉

又應制詩云輪不輟運鸞無廢聲

應吉甫華林集曰備言錫命羽蓋朱輪銘曰（失名氏）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舁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椎（直追切）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

軌

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卹蘇沒切勿者沒卹沒搔摩也）

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輪

莊子曰軌結于千里之外輪不迹於地

張平子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音拂）于

陽濱

張平子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

吳季重與太子牋曰其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

曹子建七啓曰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　獸逐輪轉

謝靈運祖德詩曰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陸士龍荅兄機詩曰衡軌各殊迹牽牛非服箱

王僧達荅顏延年詩曰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六

車部五

轍　軸　轂　輻
輞　軝　輹　輨
枕　軾　箱　轙
轊　環　釭　轄
鍊　輠　當　蓋
轑　杠　覆笭　枸
較　幰　鐵
茵

轍

左傳曰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居衛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漢書曰戶牖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陳平欲得之負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子仲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之女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莊子曰汝不知螳螂怒臂當車轍不知不勝其任也

又曰莊周貧粟於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周曰我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子何爲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儵具魚門中）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朝爲須臾日月爲戶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謝靈運送孔令詩曰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顔延年贈王太常詩曰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陸韓卿答兄希升詩曰駿足思長坂柴車畏危轍

傅武仲舞賦曰或踰埃赴轍霆駭電滅

軸

說文曰軸持輪也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音美）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

釋名曰軸複也重複非一之言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齊故請東已許以東遷也）及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切）其軸麻約而歸之（[illegible]）載葱靈（[illegible]）寢於其中而逃（[illegible]）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史記曰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漢書曰臨江閔王榮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轂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周禮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音真）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音耗）轂小而長則柞（側革切）大而短則摯（音致）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左傳曰楚子與若敖戰皐滸射汰輈以貫笠轂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扶轂魯衛參乘

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毋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桓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挂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爲朝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冲蜀都賦曰累轂疊跡叛衍相傾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軒並轂

又曰蹝轂飛軨

又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沈休文餞呂僧珍詩曰持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

輻

易曰輿説輻（説音脫）夫妻反目

周禮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輻也者以爲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掣（音消）爾而纖也進而眡（音視）之欲其肉稱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故竑（音宏）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音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溓（讀如沾）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矢盡斬車輻而持之

輞

釋名曰輞羅也周輪其外

周禮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也牙讀如迓也周或謂之輞）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凡揉（而首初）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絕也挫所也腫瘣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音員）也萬（音矩）之以眡其匡也

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

軏

續漢書曰文虎伏軾龍道衡軏

齊書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軏下牛李安民奉佛法爲太守到郡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入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軏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軏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

韓子曰鄭縣人得車軏不知其名問人曰此車軏也俄得一人復問對曰此車軏也問者大怒曰曩者車軏今又車軏是何衆也遂與鬭

輹（音剝）

釋名曰輹似人履

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輨（音管）

說文曰輨軨轂端錔也

枕

釋名曰枕橫在前若臥床之有枕

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周禮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音必）六尺有寸既建而迆

轐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五分其軫圍以其一爲之轐圍軫之方象地也

軾

周禮曰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釋名曰軾式也式所以敬者

左傳曰齊魯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長狄喬如之首眉見於軾

漢書曰酈生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宋玉九辯云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

箱

方言曰箱謂之輫（音排）

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通俗文曰車箱曰較（音角）

風俗通曰車一曰兩相與爲體（也猶履）其所以恭車獨（音兩）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

轙（音蟻音宜）

爾雅曰載轡謂之轙（車軛上環轡所貫）

轄（胡瞎切）

說文曰轄車軸端也杜林說軑（音大）鍵也

方言曰車轄齊（[illegible]）謂之轆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

環

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常處

爾雅曰與環謂之猶（[illegible]）

詩曰游環脅驅

釭（音江）

說文曰釭轂之鐵也

方言曰車釭燕齊海岱之間謂之鍋（音戈）或謂之錕（音昆）自關而西謂之釭（[illegible]）

續搜神記曰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illegible]）茂云已未應死但悶絕耳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頭頂（[illegible]）如言乃活

轄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禁害也

詩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舝與轄同）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侍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能去

蔡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副轄者施轄於外乃設

轄銘曰載馳非轄不行臨政誤教非賢不明

張平子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

潘正叔贈陸機詩云屢懷風駕載脂載轄

鍊

釋名曰鍊鐗也鍊釭軸之間使不相忘

輠（胡果切）

釋名曰輠裹也裹軹也軹指見於轂頭

禮曰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以是有爵而后（讀如前後之後）杖也（[illegible]具輪輠注中）

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秉意觀色爲務故齊人謂之炙輠輠者之盛膏者炙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之智不盡如炙輠

當

通俗文曰車當謂弇（妙輕）篷

郭林宗別傳曰宿仲玫爲部從事嘗柴車駕牛編荊爲當

蓋

周禮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二寸（達常蓋斗柄入杠中也）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也隤下乃宇）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霤者去爲雨隱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七百七十六　七　張瑞

方言曰蓋在上如屋舍之覆蓋

蔡邕獨斷曰乘輿車皆黃蓋者並以黃爲裏也

董卓別傳曰卓諷朝廷使光祿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上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畫兩輪時人號爲竿摩車

轑（老晧）

釋名曰轑似弓曲也

說文曰轑蓋弓也淮陽名車穹

周禮曰弓鑿廣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轑也）鑿深二寸有半下庇軹五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以爲尊之蓋之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杠

周禮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音程蓋杠也）信其桯圍以爲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也）

覆笭（音拳）

釋名曰笭橫在車前在織竹作之空笭笭也

廣雅曰覆笭謂之碎

枸心

廣雅曰從下枸軸也

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枸

較

周禮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七百七十六　八　張瑞

釋名曰其較重卿所乘也

幰（許偃）

通俗文曰張布曰幰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道幰朱五品以上青偏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四望車青油通幰青油纁並朱絲絡網后及皇太子車幰並准此

風土記曰周禮以拂拭車一義謂施嚴惟幰

潘岳籍田賦曰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乎朱輪

縰

潘尼書曰朝從長塗暮栖所集歸雲乘幰浮悽風尋惟入

釋名曰緧道也在後道曰使不得却縮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尚書有人題曰閣中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踏蹴不敢休

茵

釋名曰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

詩曰陰靷鋈（音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音注）

漢書曰邴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洪之職而放蕩也）常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爾遂不去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又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凡使為旌節

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又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也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使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為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閉者因而親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又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也）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弊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晉侯及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賔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臣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之而獻於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不行兩信不受二命也）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欲其君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善其對）

又曰晉侯使郄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郄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郄克請伐齊晉侯弗許至成公二年衛孫桓子臧宣叔亦乞師以伐齊晉侯許之

又曰齊叔老為季武子介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八年）曰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行）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必敗（敗謂伯有也）

又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禮導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又曰費無極譖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也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斷也也）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史記曰吳季札之爲使北過徐君徐君初好札劍口雖弗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與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慚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佗魋結箕倨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迺蹶然起坐謝賈曰生長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與蕭何曹參韓信孰賢賈曰王似賢又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迺大說至孝文帝元年詔丞相陳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黃屋左纛賈還報文帝大悅

又曰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又曰司馬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還報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持四

乘之傳因巴蜀弊物以賂西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而獻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壻也者女之夫比於子餘剩故曰贅壻）長不滿七尺滑稽（音骨亂也稽者同也）多辯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齎金百斤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音構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穰穰易可滿篝）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則下地田之中有穢蕪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漢書曰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淮南太宰作備主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搆可殺楚使（無使而使）疾走漢并力布從之遂歸漢

又曰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支氏倫其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支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滅胡聞之乃募使者騫應募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往匈奴不聽去乃留騫十餘歲與胡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後單于死國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騫爲人寬信蠻夷愛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一名天竺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人乘象以戰臣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遠矣於是漢復事西南夷騫從大將軍擊匈奴嘗請知水草處軍須不乏封博望侯

又曰張騫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至王都數千里（比至王都）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衆使還即發使來隨欲觀漢廣大以大鳥卵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國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又曰傅介子昭帝使通西域樓蘭嘗遮漢使殺之後使介

子往而讓衣旋謂將軍霍光曰彼王反覆不誅無以懲其惡臣嘗遇之近人易就耳願旦往刺之以示諸國光曰可矣遂奏介子行具卒乘齎重幣揚言賜外國而志在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者謂王曰漢使持重寶行賜諸國王不來我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者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爲王漢兵方至無得輒動動則滅國矣遂持王首而還詣闕朝廷嘉之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又曰蘇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爲郎中武帝遣以爲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

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致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是昆耶王姊子與昆耶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善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爵賞張勝許之事敗單于怒欲殺漢使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乃引佩刀自刺衛律大驚召醫鑿單于乃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氣絶半日復息惠等號哭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愈單于逾欲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絶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令

牧羊不得食掘野鼠去草實食之杖漢節旄盡落積五六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匈奴詭言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具言武在北海大澤中牧羊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大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召武相隨官屬等九人歸漢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拜典屬國常惠等皆爲郎

又曰鄭吉會稽人累遷衛司馬神爵中日逐王亂匈奴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於是漢使吉迎之日逐王并口萬二二千隨吉至河曲逐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王威震西城遂護車師以西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又曰陳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謀策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常登望識以觀形勢常惠位卑權輕不史背臆之謀時西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朝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王遇害乃遣湯與甘延壽使于西域湯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雖然蠻夷無金城湯池之固堅弩之器恩義不行彼可取也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　抵城下彼亡無所保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請奏湯曰不可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延壽疾臥湯因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而發也已行延壽聞而驚起止之湯按劒叱之曰大衆已集豎子胡敢沮衆耶乃上疏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惣領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性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來湯曰見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城遂明拔之斬郅支單于以歸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議大夫寬饒爲衛司馬有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旨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嫉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之清平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後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漢書曰伏湛子隆字伯文少有節操立名當時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招降張步等五校尉皆降其冬拜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步皆招懷綏輯多來附隆帝嘉其功以比之酈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與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戸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不從乃執隆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大言無狀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也臣隆得生歸闕庭受誅於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以其子咺爲中郎

又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爲班超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龍城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迎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而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者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

固大善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報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又曰鄭衆字伯師拜越騎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屈單于大怒不與水火欲脅伏衆衆拔刀自誓單于乃止

又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選八使徇行風俗皆耆舊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資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弟河南尹不疑皆蒙外戚之任居阿衡之職不能敷揚五教專務蛇豕而已帝雖知綱言公直然不忍行用也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冀乃用綱爲廣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撫納離叛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千萬

續漢書曰大使車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伍百璅弩十二人小使車蘭輿赤轂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又曰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羡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清公朝廷稱之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舉清節為州所服舉孝廉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使滂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伏衆議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奏璽書於隗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囂欲前刺歙歙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

又曰隗囂甚重馬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而述方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盛欲以援封侯食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君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又曰郭丹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二公舉丹賢能徵諫議大夫持節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也

何賢之有伊曰以地讓劉宏不在數馮弘韋而大破封都亭侯

後魏書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

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兼并也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於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一百萬疋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餘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自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

又曰朱長生代人孝文時為散騎常侍使高車其主阿伏至羅國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責至羅王既稱臣內附得口云拜而實不拜乃呼出帳令衆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

怒乃以兵脅之曰不降則殺長生厲声曰我寧作魏鬼不爲汝臣留三歳乃放還孝文比之蘇武也

又曰李彪使蕭賾賾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歳復來遊果如言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曰使臣請重賦詩曰毎行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賾惆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

隋書曰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家有書萬巻皆遍涉覽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陳亡素服號泣於西階下藉草三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晝夜哀哭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勝左右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懷其舊君則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

唐書曰大歴初以授歸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充吊祭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凢數百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規利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

又曰歸崇爲童兒乃學不念家産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五經登第通歷代沿革擢爲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爲入回紇副使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懾其嚴正卒不敢逼

荆州先德傳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吳與蜀和遣使張溫字惠恕來脩好溫辯好論議無能郤之諸葛亮以禕有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時稱尊號意猶豫未決禕爲陳存亡之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滑稽時知名皆在會並使發異端之難禕應機輒荅坐席稱之由是愛敬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金澤文[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奉使部三

奉使下

金澤文庫

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處北海之濵秦亂汝侵其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汝本收還我中國地作舟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盖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誓然後求還

華陽李郃別傳曰郃字孟君漢中人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循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當到益州投郃舍宿時夏月露坐爲出酒與談郃仰視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二使若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而曰不聞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有二使星向益部二人知其深明遂共談甚嘉異焉

風俗通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車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事藏祕室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吳吳稱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曰臣受命弊邑使於吳王臣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存吳王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王曰橘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臣故不敢剖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也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三萬户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以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不肖是故使王耳

又曰晏子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投殿前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也晏子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爲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來楚而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漢雜事曰吳楚七國反齊孝王城守膠西濟南三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此至三國圍齊已數重矣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韓詩外傳曰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使者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越曰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

之列封也不得處中國則處江海之陂與黿鱣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乃得見不冠不得如此則大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見乎荆王披衣出謝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矣未有所使倉唐對曰爲之使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何所好與所嗜曰君嗜晨鳧好北犬遂求晨鳧北犬齎行倉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鳧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晨鳧也即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三問而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下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侯國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君無恙乎倉

唐曰今若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君長短若何矣倉唐曰聞諸侯比諸侯不朝則側者侍人臣也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之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詩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以忘我者也於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使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遂廢太子訢而召中山君以爲嗣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鄢陵君君不受使虞且謝秦王忿然作色謂且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曰臣未嘗見也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則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之怒耳布衣之士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持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

又曰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誡之曰必如吾言（出事具辟門）

又曰齊使淳于髠聘楚髠爲人形皃短小楚王薄賤之曰謂之齊無人耶而使子來乎何長也髠對曰臣無所長要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髠共飲酒

又曰晉楚之君爲好會死丘之上宋使人臣晉楚大夫曰趨以天子禮見吾我將見子使者曰冠雖弊義居上履雖新義居下周室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雖弊未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遂以諸侯禮見之

又曰楚使者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國之樹巨公使者王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鼎絶頭乎杜山公孫羌格死于龍門飲馬乎淄澠宣獲乎瑯琊王與太后奔乎莒逃城陽之山此時梧之大小何如矣力渤對曰使者問梧之年即昔荊州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兄子胥被髮食於吳闔廬以爲相三年將兵復讎于楚戰勝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師入郢胥行郢都親射宮臨于王冢笞其墓若此則梧可爲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斷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得始大秣蒲萄苜蓿等

語林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坐自捉刀床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曰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馳遣殺此使

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中正也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食者二人而已子卿持漢節卧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陽絶太水況復風生贅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皐蘭走霰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循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何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自隆而於時之報未重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其傳李緒之法模擬衛律所治而毛毳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將及王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匝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並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自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

東夷一

叙東夷　朝鮮　濊貊

三韓（辰韓　弁辰附）

叙東夷

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又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又蔡仲之命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又費誓曰魯侯命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冑敽乃千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僖下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傳言其夷也）

又成公上曰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又襄公六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

又定公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

毛詩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又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論語子罕曰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後漢書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又曰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達奚切）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代代相承有數萬家人歲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來往

竹書紀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又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又曰仲丁即位于藍夷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言無禮儀

史系曰天監五年丹陽南山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瓷具十數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罋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牀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鬬耳磨礪

青石以作矢鏃刃斧鐶貫珠璫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大器中以滷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爲上餚呼民人爲彌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餘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春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飲食皆踞相對鑿牀作器如稀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爲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嘷以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駮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鬚眉髮編具齒以作口自臨戰鬬時用之如假面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着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鑿去前上一齒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殺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乃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槨也男女悉無履今安陽羅江縣民是其子孫也皆好猴頭羮以菜和中以醒酒雜五肉臛不及之其俗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羮臛

朝鮮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子也）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鮮（朝鮮今樂浪郡）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史記曰朝鮮張晏注曰朝鮮有濕水冽水汕水合爲冽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

又曰朝鮮王滿燕人也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王險城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侵盜邊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讓也音才笑切）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長裨王名也）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自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天子爲兩將軍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欲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粮人衆萬餘持兵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左將軍破浿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師古曰路人一人也韓陶二人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唊音頰）相與謀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儉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濊貊勾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如淳曰有其四其四不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相犯禁寖多致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濊貊

魏志曰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勾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餘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略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東入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勾麗同種其人性愨愿少嗜慾有廉恥不請勾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勾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着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其俗同姓不婚多忌諱每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布麻蚕綿飲食亦有俎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嫁娶喪葬之法有似勾麗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儛名爲儛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之名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寇盗作矛長三丈至戰時數人共持之能步鬬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饒文狗又出菓下馬漢桓時獻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鄧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濊屬勾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人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風俗通曰貊者謹寀春秋傳大貊小貊貊者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斂輕薄也

三韓（辰韓　弁辰附）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有亦與倭接凡七十二國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蚕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纓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讙呼爲健善

用弓楯不檜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竟祭鬼神晝夜酒食群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者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馬韓漢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人興兵伐韓濊舊人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與樂浪

又曰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市買韓中矣

辰韓

後漢書曰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褊音補典切）

魏志曰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

弁韓

後漢書曰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illegible]音是）帝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

魏志曰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四夷部二

東夷二

百濟　夫餘　新羅

百濟

北史曰百濟之國者其先盖馬韓之屬也出自夫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又曰百濟國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鞬吉之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杅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左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分其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箱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樗蒱弄珠握槊等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温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菓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内地維無駝驢騾羊鵝鴨

又曰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人劦（音協）氏真氏解氏冐氏木氏苩氏其俗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又曰隋開皇初百濟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八許復使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奉表請爲軍導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其王餘璋使國智牟來請軍期帝遣尚書起居郎席律詣彼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南史曰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元嘉二年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二十七年上表求易林雜占腰弩文帝並與之梁天監中進號征東大將軍尋爲高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上表陳累破高麗今始與百濟通好更爲強國五年隆死詔以其子明爲百濟王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七年累遣使獻方

物并諸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唐書曰百濟國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內官曰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人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乃終身禁錮凡諸賦稅及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羅冠金花為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為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其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其上出黃漆樹似小榎而樹大六月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黃金其光自奪目

又曰武德四年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果下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嘉其誠款遣使就冊為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此歲遣朝貢高祖勞撫甚厚因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來通中國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與新羅世為讎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璽書令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雖外稱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錦袍等

又曰貞觀十六年百濟王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党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道新羅遣使告急請救太宗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貳乘虛襲破新羅七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絕高宗嗣位始遣使朝貢六年新羅王金春秋上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沒三十餘城顯慶五年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國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偽將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宥之其國舊分為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為都督刺史及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總兵以鎮之

又曰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東海曾閔及至京數日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特許其舊臣赴哭送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

夫餘

後漢書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欄馬亦如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音彪）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強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惡妬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

則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報荅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人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時亦朝貢獻帝時求屬遼東云

魏志曰夫餘本屬玄菟其俗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氷有槨無棺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類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東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王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晉書曰夫餘國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遣督郵賈沈以送之尒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新羅

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又曰符堅時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

南史曰新羅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北史曰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先本辰韓種也辰韓粘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

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百濟白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又曰新羅王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

貴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頭以新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産略與華同

大業以來歲遣朝貢

唐書曰新羅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師子隊文武官九有十七等武德四年其王金真平遣使朝貢高祖遣使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自此朝貢不絶其食器用柳箱亦以銅及瓦國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

又曰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鬒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䳇尚解思鄉訴請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思戀親戚宜付使者聽其還家

又曰新羅王金真平安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貞觀九年遣使册命善德爲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陪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後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又曰新羅王善德卒立其妹真德爲王貞觀二十二年其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

又曰永徽元年新羅王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子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竟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家大唐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

又曰永徽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率兵侵新羅北界其王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熊津道大摠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爲嵎夷道行軍摠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來獻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又曰龍朔三年詔以新羅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授其王金法敏爲雞林都督法敏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遣使來朝因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新羅王興光卒玄宗遣左贊善大夫邢璹往弔祭并册其子承慶爲新羅王璹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謂璹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涉學善於講論故選充此使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碁亦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楊季膺爲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季膺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

又曰大曆七年新羅王金乾運遣使金標石來賀正八年又遣使獻金銀牛黃魚牙紬朝霞紬等

又曰元和三年新羅王金重興遣使金力奇來朝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奉詔册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母氏爲大妃妻叔氏爲王妃册使韋丹至中路而知俊邕薨其册

却迴在中書省令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勑金陵邕等冊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奉歸國仍賜其叔彥昇門戟令本國准例給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四夷部三

東夷三

倭　日本　紵嶼人　蝦夷國

倭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倭王居邪馬臺國（倭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鷄）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悶切）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

柵屋宇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者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為卜用決吉凶行來渡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舊國百餘小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令使譯所通其三十國從帶方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從乍南乍東到其北岸拘耶韓國七千餘里至對馬國戶千餘里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四百餘里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一千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置官與對馬同地方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亦有田地耕田不足食方行市糴又渡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戶四千濱山海居人善捕魚水無深淺皆能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帶方使往來常止住又東南至奴國百里置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戶千餘置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於投馬國戶五萬置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耶馬臺國戶七萬女王之所都其置官曰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其屬小國有二十一皆統之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曰狗石智卑狗者不屬女王也自

帶方至女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噫如然諾矣

又曰倭國本以男子為王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無定乃立一女子為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衆自謂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其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守衛嚴峻景初三年公孫淵死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言帶方郡求詣天子朝見太守劉夏送詣京師難升米致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詔書賜以雜錦米七種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之屬付使還又封下倭王印綬女王死大作冢殉葬者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伏更相殺數千人於是復更立卑弥呼宗女臺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其倭國之東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也又有朱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倭國四千餘里又有躶國墨齒國其南船行可一年至

南史曰倭國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綉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王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珎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珎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号詔並聽之自此朝貢不絕至順帝昇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過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甲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至齊建元中及梁武帝時並來朝貢

北史曰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何每字多利思比孤號河輩雞弥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弥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弥多弗利

又曰倭國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又曰倭國男子服飾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時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織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雜文皮

又曰倭國兵有弓矢穳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面文身没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女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者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

又曰倭國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珎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

又曰隋大業三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

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唐書曰倭國土風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

唐書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云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皆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山外即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為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南海經曰南倭北倭屬（倭國在帶方東大海中以女為王其俗露結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

紵嶼人

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紵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僮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三　　四夷部四

東夷四

高句驪

范曄後漢書曰高句驪國節於飲食而好治宮室其俗淫皆潔淨自喜夜輒男女群聚爲倡樂

魏略曰高句驪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地二千里戶三萬多山林無源澤其國貧儉土著爲宮室宗廟祠靈星社稷其俗吉凶喜冠抄其國置官有相如軍盧沛者古鄒加尊卑各有等本捐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大家不田作下戶給賦稅如奴客好歌舞其人自喜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十月會祭天名曰東盟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加着幘如幘無後其小加着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者即會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盜一責十二婚姻之法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爲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女家聽之至生子乃將婦歸其俗淫多相奔誘其死葬有槨無棺停喪百日好厚葬積石爲封列種松栢兄死亦報嫂俗有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習戰又有小水貊俗出好弓其馬小便登山夫餘不能臣也沃沮東穢皆屬之其國都依大水而居王莽時發句驪以伐胡不欲行士出塞爲寇害莽更名爲下句驪

後魏書曰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光祖朱蒙母河伯母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豕豕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又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國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其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以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以告朱蒙朱蒙與烏違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得度朱蒙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衣着麻一人着納衣一人着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焉

北史曰朱蒙在夫餘時其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

朱蒙死至孫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孫以屬之漢時賜之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麗城名也

又曰公孫度之雄海東也高句麗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伊夷摸立伊夷摸數寇遼東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大破其國焚燒邑落伊夷摸更作新國於丸都山下

又曰高句麗伊夷摸死其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破殘及位宮生亦能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正始中位宮寇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子

遼寬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愼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又曰後魏太武帝時高麗王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　事云去遼東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三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

又曰後魏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會獻文崩乃止

又曰後魏太和十五年璉死其孫雲立復賜以衣冠服物車旗之飾自此歲常貢獻至大統十年其王成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之禪又朝于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高麗王如故

又曰北齊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勅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

又曰高句驪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着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其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至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有遼東

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爲其置官有大對盧已下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襈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其刑法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浿水上王乘腰轝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踈父子同川浴共室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豆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遊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即爲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娉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須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

又曰隋開皇中高麗王元率靺鞨萬餘騎寇遼東西營州摠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又勅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

兵入城陷賊輒言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每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

又曰隋大業九年煬帝復親征高麗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十年發天下兵會賊盜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

南史曰高麗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翼奉表獻赭白馬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

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仇等二人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獻馬八百疋大明二年又獻肅慎矢及楛矢石砮歷齊梁並授爵位遣使奉表獻方物不絕

隋書曰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傉薩一人比都督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食唯王五綵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飾官之貴者則青羅爲冠次以緋羅插二鳥羽及金銀爲飾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國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巾幗好圍碁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罇俎罍洗頗有箕子之遺風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火煴以取煖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城東有大穴名隧神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廝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

又曰武德二年高麗王建武遣使來朝四年又遣使朝貢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五年賜建武書云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巳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七年遣使往冊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彼爲之講

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貞觀二年破突厥頡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賀并上封域圖五年詔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

又曰貞觀十六年高麗西部大人蓋蘇文有罪其王建武議欲誅之蘇文乃召部兵於城南云將校閱諸大臣皆來臨視蘇文勒兵盡殺之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其弟大陽子臧爲王自立爲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之職也自是專國政蘇文姓泉氏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恒令其屬官俯伏於地踐之上馬下亦如之出必先布隊仗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太宗聞之遂出師弔伐十九年命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揔管領將常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萬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汎海趨平壤又以英國公李勣爲

遼東道行軍大摠管江夏王道宗爲副率步騎六萬趣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夏四月李勣軍渡遼進攻蓋牟城拔之以其城置蓋州五月渡遼水詔撤橋梁以堅士卒志帝旣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塡壍者帝分其尤重者於馬上載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高麗聞我有抛車飛三百斤石於一里之外者甚懼之乃於城上積木爲戰樓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撞其樓閣無不傾倒拔其城爲遼州初帝自定州命每十里置一烽屬于遼城與太子約尅遼東當擧烽是日帝命擧烽師次白崖城右衞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城主孫伐音遂乞降以其城置巖州授伐音爲剌史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請隨軍自効太宗謂曰詎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夫破一家之妻子取一人之力吾不忍也悉令放還車駕進次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眞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救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至時果敗二帥之衆太宗因按轡觀城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名所幸山爲駐蹕山令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八月移營安市城東李勣等攻之不拔乃詔班師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集沒爲將分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

又曰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又曰乾封元年高麗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建不睦爲其所逐走據國內城使其子獻城詣闕求哀十一月命英國公李勣率郭待封等以征之二年十二月勣至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鎭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未易可下遂引兵於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窘急數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將首領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請使入朝勣以禮延接男建猶閉門固守十一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至京師獻俘于含元宮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仍遣左武衞將軍薛仁貴摠兵鎭之自是高氏君長遂絶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四　四夷部五

東夷五

豆莫婁　沃沮　肅愼
勿吉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流求

豆莫婁

後魏書曰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舊北夫餘也

沃沮

范曄後漢書曰東沃沮人性質直強勇便持矛步戰

魏志曰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濵大海而居無大君王世世有邑長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元封二年伐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還屬樂浪今諸邑落渠帥稱三老臣句驪置其中大人爲使又置大家以統之稅其貂布食物美女婢妾其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人性質直少牛馬便持刀矛其國俗制度大較似句驪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許男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責錢畢乃復還男其葬送之法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皆假埋之須肌肉盡聚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又爲瓦鬲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

後漢書曰北沃沮人言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

魏志曰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喜乘船寇抄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上長深穴中爲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其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其上有人言語不可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得一布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在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相曉不食而死

肅愼

書曰成王旣伐東夷肅愼來賀（海東諸夷[illegible]武王克商皆通道焉[illegible]政而叛王服）（而服之故肅慎揖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illegible]榮伯[illegible]命書[illegible]以[illegible]賄賜肅慎之）之夷

後漢書曰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濵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是）無君長其邑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

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絜作廁於中圜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隣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魏志所同）

山海經曰不咸山在肅愼國有樹名雄常先人代帝於此取依（其俗無衣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皮可衣）

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鏃）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以隼如孔子之館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事具）（楛物部）

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其畜有馬猪牛羊不知乘馬以爲財產而已猪放山谷中食其肉坐其皮績猪毛以爲布無井竈人作瓦鬲四五外以食坐則箕踞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地無鹽燒木作灰灌取汁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裡徑尺餘以蔽前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揷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賤老寡居終身不嫁性凶悍以無憂戚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物無多少盡誅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死者即日便葬於野交木作小槨殺猪積槨上富室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者之粮以土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酹纔繩腐而止無時祭祀也其檀弓三尺五寸括矢長尺有咫石砮皮骨甲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

勿吉

後魏書曰勿吉國在高句驪北舊肅愼國也去洛五千里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　其地下濕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之能醉婦人則布裙男子猪犬皮裘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揷虎豹尾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餌貂食其肉多得之國南有從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熊狼不害人其傍有大莫盧覆鍾國莫多迴國庫婁國素和國其伏弗國延犁小國拔大何國都羽陵國庫伏眞國魯婁國羽眞侯國前後各遣朝獻

北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百靺鞨也落各自有長不相揔一其人勁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懷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其部類凡有七種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愼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母官切）咄國南有從太山者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妻有外淫者人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敢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煑毒藥氣亦能殺人

又曰延興中勿吉國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疋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舡溯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舡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幷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勑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舡汎達其國

隋書曰開皇初勿吉國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

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得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扶桑國

南史曰扶桑國者齊永平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對盧第二者小對盧第三爲納咄沙國主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壻往其家門外竹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

馳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始佛法經教焉

女國

南史曰沙門慧深云女國在扶桑東千餘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存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似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醎草如禽獸醎草葉似邪蒿而氣味醎

文身

南史曰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大直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遶屋爲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南史曰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戰代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流求

隋書曰流求國居海島之間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illegible]）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彫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

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頭盤繞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花以爲衣製裁不一織藤爲笠飾以毛羽兵有刀矟弓箭劒鈹之屬編紵爲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令人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無賦斂事則均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人雖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者酒亦呼王名銜盃同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韻哀怨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爲子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播種樹木同江表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肴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向依稀以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語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貢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同率兵自義安泛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五

四夷部六

南蠻一

敘南蠻　越裳國　黃支國　盤瓠

廩君　板楯蠻　俚

敘南蠻

禮記曰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傳曰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又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又曰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

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蠻方蠻荊之外也戒時中國謹爲教戒[illegible]南之域以治軍兵）

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尚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也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內曰宄音軌[illegible]相劫也）

又禹貢曰三百里蠻（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避季歷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荊蠻義之從西歸之千餘家

漢書曰賈誼上書云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世說曰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就温席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越裳國

尚書大傳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黃支國

漢書曰黃支國去合浦日南三萬國俗與朱崖略同武帝時來貢具多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圍及二寸至圍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得止

槃瓠

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首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髻結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皆衣形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豎髻[illegible]穿鑿也）經三年生

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姎烏郎切說文曰自自稱姎我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又曰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于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敖不設備故敗也）（縊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也）楚師既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

又曰漢興改秦黔中郡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賨南蠻賦也音牛冬切）雖時爲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與臺溪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通功也武溪在臺溪）（郡蠻溪縣）尚輕敵深入蠻爲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郡武陵縣漢臨沅縣也）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以司之群蠻遂平

又曰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澧水出今澧陽郡漊音婁）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散

又曰延熹中長沙零陵蠻叛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〇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郡夷槃瓠之後雜處五服之內憑山阻險每常爲猱雜魚肉而歸以祭槃瓠俗稱赤髖橫裙子孫

唐書曰黃國公冊安昌者槃瓠之苗裔也世爲巴東蠻師與田李向鄭各分槃瓠一體世傳其皮盛以金函四時致祭

黃閔武陵記曰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坐石窟大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荊州記曰阮陵縣君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郡在武陵溪之北

廩君

後漢書曰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瞫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在今郡是夷陵山縣）其山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為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又曰：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代尚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又曰：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署），寇掠百姓。

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江夏郡今竟陵郡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蘄春郡地皆是也）。

又曰：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漢之巫縣今雲安郡巫山縣也）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荊州諸郡兵討破之，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為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漢廬江郡今郡也）。○世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弗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望青縷而射之。鹽神死，天乃大開。○說文曰：賨，南郡蠻夷布也（賨音）。

荊州圖曰：夷陵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

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縣。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

水經曰：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

板楯蠻

後漢書曰：板楯蠻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一户免其一頃田之租稅[illegible]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又曰：漢高帝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今關中秦川）。秦地既定，

上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户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謳音歐訛胡）。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又曰：靈帝光和中，巴郡板楯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苞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

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關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北史曰自劉石亂後請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道武既定中山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求留質子以表忠欵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内屬孝文嘉之拜誕東荆州刺史襄陽王誕字天生桓玄子也既内屬居朗陵王師南伐請爲前驅討義陽不果而旋太和十七年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户内屬襄陽蠻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千餘户内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宣武景明初太陽蠻首田育丘

等二萬八千户内附詔置四郡十八縣魯陽蠻魯北鷰等聚衆萬餘攻逼頻陽遣右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南北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正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户萬九千内附永平初東荆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户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後二荆兩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盗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最盛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後唐州蠻田魯嘉叛自號豫州伯王雄等討平之尋而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天和初開封陸騰討斬之以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但）時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去矣

俚

後漢書曰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里蠻之別號今則呼爲俚人）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爲歸漢里君○沈懷遠南越志曰晉康郡夫阮縮縣人夷曰俳（世尺切）其俗栅居實惟俚之城落

南州異物志曰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欝林合浦寧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王恃在山險不用王自古及今弥歷年紀民俗惷愚唯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土俗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犢若見賈人有財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若隣里有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其子弟中

愚者謂其兄曰我爲汝取錢汝但當善殯葬我耳其處多野葛爲鉤挽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汝負我錢不肯還我今當自殺因食野葛而死債家門下其家便稱寃宗族人衆往債家姻　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勲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罷去不以爲恨

裴淵廣州記曰俚獠貴銅皷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方以爲奇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皷竟留遺主人名爲銅皷釵風俗好殺多搆讎怨欲相攻擊鳴此皷集衆到者如雲有是皷者極爲豪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六　四夷部七

南蠻二

哀牢　烏滸　林邑　扶南
真臘　絫半國　白頭國

哀牢

後漢書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其子曰九隆沙壹將九隆居龍山下後九隆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箄音蒲佳切）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茤音多）鹿茤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人賢栗復遣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立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又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

又曰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

九州記曰哀牢人皆儋耳穿鼻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綵文繡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有濮竹節相去一丈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豹獸

唐書曰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也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氊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通交阯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又諸葛亮五月渡瀘水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歧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漢（以獻）利既多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

烏滸

後漢書曰交阯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

人是也

南州異物志曰交廣之界民曰烏滸（地名烏滸）東界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伺候二州行旅有單迥輩者輙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棘竹十餘寸破以作弓長四尺餘名狐弩削竹爲矢以銅爲鏃長八寸以射急疾不凢用也地有毒藥以傅矢金入則撻皮視未見瘡顧盼之間肌肉便皆壞爛須臾而死尋問此藥云取虫諸有毒螫者合着管中曝之旣爛因取其汁日煎之如射肉在其内地則裂外則不復裂也烏滸人便以肉爲殺俎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輩出射之若人無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纏檐去者便斷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蹠爲珎異以飴長老出得人歸家合聚鄰里懸死人中當四面向坐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也

異物志曰烏滸取翠羽採珠爲産又能織班布可以爲帷幔族類同姓有爲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非遇人便殺以爲肉食也裴淵廣州記曰晉興有烏滸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

林邑國

南史曰林邑國大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北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餘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地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簒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㵎得鯉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蒭藁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於隣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又曰林邑王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子皆以橫幅古貝繞腰已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着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着法服加纓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之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

又曰宋帝元嘉二十二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

宗慤伐林邑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欲略日南户其大臣毒毒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師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攻城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黄金數萬斤

又曰齊永明中林邑王范文贇遣使貢獻梁天監中文贇子天凱奉表獻白猴自此貢獻不絶

北史曰林邑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趾同以塼爲城蜃灰塗之皆開北户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曰弗羅次曰可倫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餘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矟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書樹葉紙施椰葉爲席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内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

隋書曰林邑之先因漢末交趾女子徵側之亂内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劉方爲驩州道行軍揔管率欽州刺史寗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陳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盖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唐書曰貞觀中林邑王梵頭利死其國人共立頭利女王諸葛地頭利之姑子女王獨任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爲王妻之以女主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正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見去得之於羅刹國令之環土國主即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陸行二十餘日方至

扶南國

蕭子顯齊書曰扶南國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爲鐶鏆（音貫）銀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王行乘象婦女亦能乘象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環若雞子沸湯中令探之燒鎖令赤着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没水直者入即沉不直者不沉

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

江水西海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一張故乘舩入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舩向扶南柳葉見舩卒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遥射貫舶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

南史曰扶南王混盤死國人共舉范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舩窮張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蔓死後大將范尋殺其子長而代立更繕國内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無牢獄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輙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魚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又曰扶南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迎戴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中三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髮除鬚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弃之中野人性貪恡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隋書曰扶南國王遣貢獻其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崑崙之訛

抱朴子曰扶南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椎之不傷鐵反自損以羖羊角扣之濯然冰泮

外國傳曰扶南人若戸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詣神廟乞神見盜者以米著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戸中奴婢分令嚼之盜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盜者入口即敗從日南至徼外悉尒

又曰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用不知盡

又曰扶南國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鏤好布施多禽獸王好獵皆乘象一去月餘日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

真臘

隋書曰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其王三日一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屩有五大

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驕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還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陁桓林邑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洗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粳稻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耶郍娑樹無花葉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如䱉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熱氣流行即以白猪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穀不登六畜多死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千人守衛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每年殺人以夜祀禱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厚礼之其後亦絕

唐書曰真臘國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俱來朝獻太宗嘉其歷遠疲勞錫賚甚厚南方人謂真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以後真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真臘半以北多山阜處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高宗則天玄宗朝並遣使朝貢水真臘國其境東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陁浪州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即陸真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來朝貢

參半國

唐書曰武德中參半國遣使朝貢其國在真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風俗物產並與林邑國同

白頭國

唐書曰貞觀中扶南來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云其國在扶南之西　　男女　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七　四夷部八

南蠻三

赤土國　蒲羅中國　優鈸國　横趺國
比攎國　馬五洲　薄歎洲　躭蘭洲
巨延洲　濱那專國　烏文國　斯調國
林陽國　牟奴七國　蒲林國　師子國
毗加梨國　干陁利國　狼牙脩國　婆利國
訶羅陁國　呵羅單國　蒲黃國　婆皇國
媻達國　闍婆達國　槃槃國　片陁利國

赤土國

隋書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赤因以爲号東婆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巨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冨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冨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隣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杖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陁迦羅一人陁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

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

又曰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疋時服一襲遣賚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祠神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人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後請駿等入宴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

赤土國　蒲羅中國　優鈸國　橫趺國　北攎國　馬五洲　薄
歎洲　躭蘭洲　巨延洲　瀆郍專國　烏文國　斯調國　林陽
國　牟奴等國　蒲林國

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郍邪迦隨駿貢方物旣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蒲浪切）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　絶去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阯至六年春與郍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物及官賞各有差

蒲羅中國

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舶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優鈸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珎玩謠俗與竺同

橫趺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橫趺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

優鈸也

北攎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南有北攎洲出錫轉賣與外徼

馬五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有五洲出雞舌香樹木多華少實

薄歎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採金爲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粮米雜物

躭蘭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躭蘭之洲出鐵

巨延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北有巨延洲人民無田種芋浮舩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瀆郍專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瀆郍專國出騵（都田切）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

烏文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

斯調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斯調洲灣中有自然監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南州異物志曰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國城市街巷土地饒奕

萬震南方異物志曰斯調國又有中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爲布

林陽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蜜暮中但貨香花

南州異志曰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十餘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

牟奴國　摸盧國　末利國　早離國

滿都國　纑余國　沙樓國

晉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國大小口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

蒲林國

晉起居注曰興寧元年閏月蒲林王國新開通前所奉表詣先帝今遣到其國慰諭

師子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悉爲寫送之聞彼隣多有師子此所未覩可悉致之

法顯記曰師子國本无人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來共市易鬼神自現身但出寶物顯其時直商人則依價直取物諸國人文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毗加梨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五年天竺毗加梨國王月　遣使上表并奉金剛指環一枚剛印摩勒金環一枚銃鋌一具白旃檀六段白赤鸚鵡各一頭細疊兩張

干陁利國

南史曰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特精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竟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信我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陁死子毗針耶跋摩立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狼牙脩國

南史曰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絡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已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鏁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婆利國

南史曰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坩貝大硬其國人抱古貝如袍及爲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絡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座以金鐙支足侍女皆爲金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導從吹螺擊鼓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色香藥數十種

隋書曰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　西四月行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耶伽名護濫那婆

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殽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入貢後遂絕

訶羅陁國

南史曰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大　年六月闍婆洲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獻奉

又曰十一年（呵羅單國王尸梨毗）遣耶獻銀澡柈等

南史曰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鸚鵡鳥天竺國白疊　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與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國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欵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弥獻方物

蒲黃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二十六年蒲黃國獻赤黃等物又獻鬱金香等物

婆皇國

南史曰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

南史曰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為婆達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

南史曰闍婆達國元嘉中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敎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槃槃國王遣長史竺伽藍婆奉獻金銀琉璃諸香藥等物

南史曰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梁書曰槃槃國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王曰楊粟翼（粟翼父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床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跪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

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音胡卧切）次曰崑崙勃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郍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飲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唐書曰槃槃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四日乃至其國與狼牙脩國為隣人皆學婆羅門甚敬佛法貞觀九年遣使來貢方物

斤陁利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八月二日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降陁遣長史竹留陁及多奉表獻方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七

登澤文庫

南蠻四

頓遜國　毗騫國　丹丹國

東謝　西趙蠻　南平蠻

羅刹國　投和國　附國

邊斗四國　殊奈國　甘棠國

金利毗迦國　墮和羅國　陁洹國

墮婆登國　多蔑國　多摩國

哥羅舍分國　杜薄國　烏篤國

薄剌國

金澤文庫

頓遜國

南史曰頓遜國在海崎上（崎音綺斷也）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

唐書曰頓遜國出霍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傳身焉

南州異物志曰典遜在扶南三千餘里本為別國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竺芝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國主名崑崙國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天竺婆羅門千餘人頓遜敬奉其道嫁女與之故多不去唯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疾困使發願鳥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鳥啄食之餘骨作灰甖盛沉海鳥若不食乃籃盛火葬者投火餘灰函盛埋之祭祠無年限又酒樹有似安石榴取花與汁停甕中數日乃成酒美而醉人

毗騫國

南史曰毗騫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內不受賈客有往者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

竺芝扶

南史紀曰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國王身長三丈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亦有子孫子孫生死如常人唯此王不死耳號曰長頸王食器皆純金金如此明之石無央限也不聽妄取有偷者知則殺食之長頸王亦能作天竺書自道宿命所經與佛語相似作書可三千言皆道是事其國法有罪者共在王前食之平常不噉人也

丹丹國

梁書曰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隋書曰丹丹國在多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朱崖同島）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獐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切）有蒲桃石榴瓜瓠芰蓮菜有葱蒜蔓菁

東謝

唐書曰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内南接守宫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土宜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畬田每歲一易俗無文字刻木爲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爲層巢而居（汲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皷賞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罰大事殺之盜物倍還其贓婚姻之禮以牛酒爲娉女歸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慙逃避經旬乃出讌聚則擊銅皷吹大角歌舞以爲樂好帶刀劒未常捨離丈夫衣服有衫襖大口袴以綿紬叙爲之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殻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爲外飾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緋向後垂下其首領謝元深既世爲酋長其部落皆尊畏之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姓高不可下嫁故也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顔師古奏言昔周武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於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從之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深爲刺史隸黔州都督府

又曰南謝首領謝強與西謝隣共元深俱來朝見爲南壽州刺史後改爲莊州貞觀十三年正月西南番大酋長牂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宋鼎卭州刺史謝汕（音蚰）蠻州巴江縣令宋万傳牂州録事叅軍謝文經黔中經略招討觀察王礎奏前件刺史三年一度朝貢今年艱訴稱州接牂牁同被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慙恥謹遣隨牂牁刺史授官其牂牁兩州户口殷盛人力強大隣側諸番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三年一度朝賀仍依牂牁輪環差定并以才幹位望爲衆推者元勑從之

西趙蠻

唐書曰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音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產與東謝同首領趙氏世爲酋長有户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即以首領趙磨爲刺史

南平蠻

唐書曰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户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横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通裙其人美鬚爲髻鬌垂於後以竹筒如筆長三四寸斜貫其耳貴者亦有珠璫土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嫁資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号爲劒荔王貞觀中遣使内附以其地隸渝州

羅刹國

隋書曰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邑人作市輙以夜晝日則掩其面煬帝大業三年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致羅刹國

投和國

隋書曰投和國在南海大洲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里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遥理所城覆屋以瓦並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内皆王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耳挂金環頸挂金涎衣（叙連）足履寳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惣知國政又有叅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叅軍郡有金威將軍

縣有城郭爲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賊盜多死者輕者穿耳及頰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疋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御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訪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王所坐塔圓以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

唐書曰貞觀中投和國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錯畫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附國

隋書曰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南夷也有嘉

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而居以避其患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其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群母及其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日而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疋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羃䍦衣多毛毼皮裘爲靴頂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銀鐵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

邊斗四國

隋書曰邊斗國（一作班斗）都昆國（一作都軍）拘利國（一作九離）比嵩國並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國其農作與金隣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硫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貞芬香獨

存取爲香

殊奈國

唐書曰貞觀二年殊奈國遣使貢方物殊奈者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阯海行三月餘日俗習文字與婆羅門同路絕遠古未常朝中國至是始通

甘棠國

唐書曰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貞觀十年與末俱婆國同日朝貢太宗謂侍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也房玄齡對曰當中國人安帝德遠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使中國不安何緣至朕何德以堪之

金利毗迦國

唐書曰金利毗迦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北御

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疊每食先泥上鋪席而後坐國王名本多楊牙前有隊仗甲鍪貝多樹皮鼓風俗物產與真臘同

墮和羅國

唐書曰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國北與迦邏舍佛東與真臘接西隣大海去高州五月日行貞觀十三年其王遣使貢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獻象牙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陁洹國

唐書曰陁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趾三月餘行賓服於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那士無蠶桑以白疊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爲千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莖與翅齊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鍾詔並給之

墮婆登國

唐書曰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堅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㯶櫚皮所坐床悉以象牙爲之亦以象牙爲席食以手標之揞匙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海湧而出鹽國人取食其國人有毒與常人同止宿即令身生瘡與之交會便死若從液落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臭不爛

多蔑國

唐書曰多蔑國貞觀時通焉在南海外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限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利和剌國東真陁桓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其物產有金銀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爲貨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多摩國

唐書曰多摩國長居國長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子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物備伊說即其後也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栅爲城以板爲屋坐師子座東向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銅鐵

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紀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奄摩石榴等菓多甘蔗從其國經薛盧都思訶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國

唐書曰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杜薄國

唐書曰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其人色白晳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入服雞舌其爲水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可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烏篤國

唐書曰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怯弱頗譎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薄剌洲

唐書曰薄剌洲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並無衣服一名勃莢洲

抱朴子云勃莢洲在薰陸木膠所出楓脂矣所以不可多得者正患猛獸咬人（齧齰齮）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鼻囊人張捕得之斫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九　四夷部十

南蠻五

南詔蠻　驃國　杲蠻等部落
勿鄧　大賧　南瀘
量水川　弥諾國　弥臣國
崑崙國　小婆羅門國　夜半國
女王國　獨錦國　弄棟國
清蛉蠻　長褌國　施蠻
磨些蠻　撲子蠻　尋傳蠻
裸形蠻　茸望子蠻　望蠻
黑齒諸蠻　繡面蠻　穿鼻蠻
長鬃棟鋒　洸蠻　堂魔蠻

南詔蠻

唐書曰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爲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時爲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

又曰南詔蠻國初時有蒙舍龍生迦獨迦獨生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其妻方娠邏盛次姚州聞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盛邏皮邏盛至京師賜錦袍金帶歸國開元初邏盛死盛邏皮立盛邏皮死子皮邏閣立

又曰南詔蠻皮邏閣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洱音而志切）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漸強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劒南節度王昱受歸義賂奏六詔合爲一詔歸義既併五詔服群蠻破吐蕃之衆兵日以驕大遂徙居大和城天寶四載歸義遣孫鳳迦異來朝授鴻臚卿歸國恩賜甚厚

又曰閤羅鳳能襲封王無何鮮于仲通爲劒南節度使張虔陁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陁矯詐遇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陁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多不應虔陁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圍虔陁殺之後遣使謝罪仍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逼大和城爲南詔所敗自是閤羅鳳北臣吐蕃

又曰閤羅鳳死其孫異牟尋（爲王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衆吐蕃役賦南蠻重數又奪諸蠻險地城立城堡歲徵兵以助鎮防牟尋益猒苦之有鄭回者本相州人天寶授巂州西瀘縣令巂州陷爲所虜閤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甚愛重之命教鳳迦異及異牟尋立以回爲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嘗言於牟尋曰自昔南詔嘗款附中國中國尚禮義以惠養爲務無所求取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利莫大焉牟尋善其言謀內附者十餘年矣會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諸蠻苴烏星虜望等歸化聞牟尋之意因諸蠻寓書於牟尋且招懷之牟尋乃斬吐蕃使去其所立帝號以歸我仍請復南詔舊名初吐蕃因爭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欲因以襲之乃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五千人成吐蕃乃將數萬躡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帝乃命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南詔王仍賜金印曰貞元冊南詔印

又曰貞元十年南詔王遣使蒙湊羅棟來獻鐸槊浪人劍

驃國

唐書曰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其國境東陸眞臘西接東天竺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東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來通聘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illegible]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思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妃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甎甓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構甎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梁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俟犯若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爲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絲爲其傷生故也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里拙古未嘗通中國貞元中其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以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南夷志曰驃國在永昌南七十五日程閻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甎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所堂當國王所居門前有大象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壯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或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青娑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執扇）與波斯及婆羅門接界西去舍利城六十日程疑此是東天竺也

㬥蠻　等部落

南夷志曰竹子嶺東有㬥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又有生蠻磨彌殺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　服制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鄧

南夷志曰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千里有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烏蠻婦人以白黑繒爲衣白蠻婦人以繒爲衣下不過膝

大賧

南夷志曰大賧周迴百餘里悉是野蠻無君長也有瘴毒河賧人至中瘴者十死八九閣羅鳳嘗遣使築城於彼管制野蠻不逾歲死者過半遂罷弃其土肥沃種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illegible]根二面皆是雪山其高造天

南瀘

南夷志曰瀘水蜀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處大如臂川中氣候常熱雖方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

量水川

南夷志曰量水川在眞池南兩日行漢舊黎州也川中有天池其水東南流出一石竇中水流甚廣石竇其狹

量水川　彌諾國　彌臣國　崑崙國　小婆羅門國　夜半國
女王國　獨錦蠻　弄棟蠻　清蛉蠻　長褌蠻　施蠻　磨些蠻　樸子蠻

蠻亡此寶忽室空則百姓憂禍

弥諾國　弥臣國

南夷志曰弥諾國弥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為壽弥諾面赤而長弥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弥諾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為文飾以金銀弥臣王以木柵為居海際水中以石師子為屋四足仍以板蓋乘用香木王出即乘象百姓皆樓居披娑羅籠男少女多俗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

崑崙國

南夷志曰崑崙國正北去西洱河八十一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檳榔琉璃水精犀牙等物蠻寇嘗攻之為其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萬餘不死者去其右腕後放迴

覽七百八十九　五　王畢

小婆羅門國

南夷志曰小婆羅門國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貝齒白氎越諾共大耳國來往蠻夷善之信通其國

夜半國

南夷志曰夜半國在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川原其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之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

女王國

南夷志曰女王國去驩州十日程往往與驩州人交易蠻嘗伐之中其藥箭百不存

獨錦蠻

南夷志曰獨錦蠻（者烏蠻之苗裔）也在秦藏川去安寧兩日程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即獨錦蠻女也有李貞皓貞元中為大將軍在動弄棟川為城使等

弄棟蠻

南夷志曰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為褒州嘗有首領誤殺司戶懼罪率衆北奔在磨蠻些江側貞元中異牟尋破吐蕃城邑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地

清蛉蠻

南夷志曰清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清蛉縣部落天寶中嶲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子相率南奔河賧閤羅鳳厚待之貞元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皆其人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

長褌蠻

覽七百八十九　六　王畢

南夷志曰長褌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俗皆衣長褌曳地更無衣服唯披牛羊皮

施蠻

南夷志曰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西北大施賧（小施賧劍寻賧）皆其所居之地男以繒布為縵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額及頂後各為一髻男女終身跣足披牛羊皮

磨些蠻

南夷志曰磨些蠻烏種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婆）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

樸子蠻

南夷志曰樸子蠻勇悍趫捷以青娑羅段為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之酋在

上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

尋傳蠻

南夷志曰尋傳蠻俗無絲綿布帛披娑羅籠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頂傍爲飾又條其皮以繫腰每戰鬬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

裸形蠻

南夷志曰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巢穴謂之野蠻閣羅鳳既定尋傳而野蠻散居山谷集戰即召之亦無君長女多男少無田農衣服唯有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養一丈夫盡日持弓下樹欄有外來侵害者則射之

苴望子蠻

南夷志曰苴望子蠻在蘭蒼江以西其人勇捷善於馬上用槍所乘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纔蔽胷腹而已

望蠻

南夷志曰望蠻外喻部落在永昌北其人長大負排持槊前無強敵又能用木弓短箭傳毒藥中人立斃婦人跣足以青布爲衣聯珂貝巴齒真珠斜絡其身有夫堅分髮爲兩髻無夫者頂後爲一髻垂之地宜沙牛角長四尺以來婦人嗜乳酪

黑齒金齒銀齒繡脚

南夷志曰黑齒金齒銀齒繡脚四蠻並在永昌關南雜種類也黑齒以漆漆其齒金齒以金鏤片裹其齒以銀齒以銀有事見人則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皆當頂上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繡脚蠻則於踝上腓下周匝刻爲文彩衣以緋布

繡面蠻

南夷志曰繡面蠻生一月則以針刺面青黛塗之如繡狀

穿鼻蠻

南夷志曰穿鼻蠻在桞東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頤君長即以絲繩繫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下

長鬃棟鋒

南夷志曰長鬃棟鋒二蠻部落鬃黑而長當額前爲一長鬃鬃下過臍每行即以物撐起君長使兩女在前各持一物撐之今爲南詔所惣

茫蠻

南夷志曰茫蠻部落並關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号亦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鳳藍苴次茫天連次茫吐薅又有火賧茫昌盛恐低茫鮮茫施皆其類也樓居無城

郭或漆齒衣青布袴藤篾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如水牛俗養以耕田

棠魔蠻

南夷志曰棠魔蠻去安南林西原十二程俗養牛馬長與漢人博易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掠人鹽一斗博牛或馬一疋因茲隔絕不來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

四夷部十一

南蠻六

結胷國　羽民國　讙兜國
厭火國　三苗國　載國（載鐵睺）
交脛國　不死國　文舌國
三首國　焦僥國　長臂國
三身國　一臂國　奇肱國
丈夫國　巫咸國　女子國
軒轅國　白民國　長目國
無啓國　一目國　和利國
深目國　無腸國　聶耳國
跂踵國　大人國　君子國
青丘國　黑齒國　玄服國
毛民國　勞民國　氐人國
姑射國　蜮國　沃國
反風國　林郍國　無論國
句稚國　歌營國　加陳國
師漢國　邑利國　姑奴國
察牢國　瀨人　雕題國
狼𪏭國（𪏭音）　兊人　黃頭人
儋耳國　穿胷國　西屠國
金隣國　波遼國　屋都乾國
波延洲　究原國　奴後國
炎人國　黄裸　落頭民
鮫人　松外諸蠻

結胷國

山海經曰結胷國其人結匈（郭璞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

羽民國

山海經曰羽民國其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其人長頰

外國圖曰羽民羽飛不能遠其人卵生去九嶷四萬里

讙兜國

山海經曰讙兜國其人人面有翼鳥喙（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也）一曰讙朱國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人人手鳥足杖翼而行但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讙兜爲人佷惡不畏風雨不忌禽獸有所觸犯死乃休耳

厭火國

山海經曰厭火國其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似獼猴黑色也）

三苗國

書曰竄三苗于三危○山海經曰三苗國在赤水東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人焉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爲人饕餮淫逸無禮

外國圖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爲三苗民去九嶷三萬三千里

載國

山海經曰載國其人操弓射蛇（大荒經曰此國盼姓五穀衣服）一曰盛國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德之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使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臣懼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胷民去會稽萬五千里

交脛國

山海經曰交脛國在貫匈東其人交脛（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

外國圖曰交脛民長四尺

不死國

山海經曰不死國在交脛東其人黑色壽考（有員丘山不死樹食之不死有赤泉飲之不老）

支舌國

山海經曰支舌國在不死東（其人舌皆歧或云支舌也）

三首國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

僬僥國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

列子曰中洲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一曰僬僥國在三首東

家語曰吳之客問孔子曰人之長極幾何對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長者十丈短者三皆數之極也）

外國圖曰僬僥民善沒游善捕鷙鳥其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又曰從咲水南曰僬僥其人長尺六寸一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長臂國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長一尺五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云其人手垂至地海東有人嘗在海中得布褶衣如中國衣而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國衣）

三身國

山海經曰三身國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

山海經曰一臂國在三身北一臂一目一鼻孔

奇肱國

山海經曰奇肱國其人一臂

丈夫國

括地圖曰殷帝大戊使王孟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粮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背間出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巫咸國

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外國圖曰昔殷帝大戊使巫咸禱於山河巫咸居於此是爲巫咸民去南海萬千里

女子國

山海經曰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外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妊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遶也）

軒轅國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荒中睎山之南也）南女子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言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之射也）

白民國

山海經曰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其人體洞白也）

又曰白民之國帝俊帝鴻生白民

博物志曰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體白（的如蝴子）白裸袒無衣

長股國　無啓國　一目國　和利國　深目國　無腸國　聶耳國　跂踵國　大人國　君子國　青丘國　黑齒國　玄服國　毛民國　勞民國　氐人國　姑射國　蜮國

長股國

山海經曰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長臂人身如人臂長三丈以類推之則此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脚入海中捕魚）

無啓（音啓）國

山海經曰海水自東北陬至無啓國在長股東爲人無啓（啓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二十歲乃復更生也）

一目國

山海經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也

和利國

山海經曰和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足反膝曲足居上（反卷曲也）一曰留利之國人手反折

深目國

山海經曰深目國爲舉一手

無腸國

山海經曰無腸之國在深目東爲人長而無腸

聶耳國

山海經曰聶耳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縣居海水中（縣居邑也）

跂踵國

山海經曰跂踵國在拘纓東其人兩足皆大（其人行疏不著地也）一曰踵國

大人國

山海經曰大人國爲人獸身人面犬耳珥兩青蛇（以蛇貫耳也）

君子國

山海經曰君子國人冠衣帶劒（其人好不爭也）

青丘國

山海經曰青丘國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九尾

黑齒國

山海經曰黑齒國（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東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也）

玄服國

山海經曰玄服之國（髀皆似盡青黑）其人衣魚（以魚爲皮爲衣）食鷗鷗水鷄也

毛民國

山海經曰毛民國爲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二千餘里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爲人短小面體有毛如猪熊穴居亦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路死有一人在上賜婦生人女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是此民）

神異經曰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人形身鷗頭上皆毛毛如獼猴毛長尺人則臭（嗁嗚）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臨海水

土物志曰毛人之洲乃在張嶼身無衣服鑿地穴處雖云毛象人不知言語齊長五尺毛如熊豕衆輩相隨逐捕鳥鼠（无五穀噉鳥鼠魚肉以爲糧）

勞民國

山海經曰勞民國爲人黑（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也）手足盡黑

氐人國

山海經曰氐人國（者觸抵之抵）在建木西人面而魚身無足（自胸以上人以下魚也）

姑射國

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

蜮國

山海經曰域有山者域有民之國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似鱉含沙射人中則病死此山出之也）

沃國

山海經曰有沃之國（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鳳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飲故其欲其味皆存也

反風國

道書曰反風之國香逆風聞千里也

林那國

竹芝扶南記曰林那國臺其延國來多日黎與毗騫同大洲去二萬里法俗是同

無論國

南州異物志曰無論有大道左右種桃杬杞及諸花果白日行其下陰凉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麥飯飲蒲

桃酒如膠若欲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

句稚國

南州異物志曰句稚去典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

歌營國

南州異物志曰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illegible]）

加陳國

南州異物志曰加陳在歌營西南

師漢國

南州異物志曰師漢國在句稚西從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亦稱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殺生

土地平博民有萬餘家

扈利國

南州異物志曰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

姑奴國

南州異物志曰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民人萬餘戶皆乘四輓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船舶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皆鳴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國

察牢國

南州異物志曰察牢在安息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與國人皆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者立為王三歲一更舉土地所與天竺同俗其土地不出國遠行

類人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獸（[illegible]）身黑若漆齒白如素（[illegible]）隨時流移居無常處（[illegible]）食唯魚肉不識禾稼不解衣服以沙自覆（[illegible]）時或（[illegible]）中聚落大雍祥（[illegible]）雖黍人形無蹄六寸（[illegible]）

雕題國

異物志曰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

狼臘國

異物志曰狼臘國男無衣服女橫布帷出與漢人交易不以晝市暮夜會俱以鼻齅金則知好惡

兊人

異物志曰兊人齒及目甚鮮白面體異黑若漆皆光澤爲奴婢強勤力

黃頭人

異物志曰黃頭人羣相隨行無常居處其類與禽獸同或依大樹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陰其下髮正黃如掃箒見漢人散入草終不可得近

儋耳國

異物志曰儋耳夷生則鏤其頭皮尾相連并鏤其耳匡爲數行與頰相連狀如鷄腸下垂有上食諸蝴（諸）紛繢爲業

穿胷國

異物志曰穿胷人其衣則縫布二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胷身不突穿

西屠國

異物志曰西屠國在海水以草漆齒用白作黑一染則歷年不復變一号黑齒

交州以南外國傳曰有銅柱表爲漢之南極界左右十餘小國悉屬西屠有夷民所在二千餘家

金隣國

異物志曰金隣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

外國傳曰從扶南西去金陳二千餘里到金陳

波遼國

外國傳曰從西圖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

屈都乾國

外國傳曰從波遼國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國土地有人民可二千餘家皆曰朱吾縣民叛居其中

波延洲

外國傳曰從屈都乾國東去舡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有民人二百餘家專採金賣與屈都乾國

究原國民

外國傳曰究原有獠民出錫鐵雞舌香及赤白五色鸚鵡鳥究原逵求昌一歲

奴後國

外國傳曰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求昌接界

炎人國

博物志曰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剔肉而弃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

黃孫

博物志曰黃孫天毒君之孫也名貴負踝而好自飲父母笑之愧而去居此黃孫國去九嶷二萬一千里

落頭民

博物志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号曰蟲落故因取名焉以其頭飛因服便去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之

鮫人

博物志曰南海水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松外諸蠻

唐書曰松外諸蠻貞觀末爲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嶲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

百户小者二三百户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爲名家各擅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誕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爲歲首菜則葱韭蒜菁菓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馬牛猪羊雞犬飯用竹箸搏之而取羹用象杯若鷄彝有船無車男女氈皮爲帔女子絁布爲裙衫仍披氈皮之帔頭髻一盤而成形如髽（阻瓜）男女皆跣至於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爲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之外出而葬之蠡封蚌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三二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內不廢婚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爲擊皷敵言衆共會其下強盜者衆共殺之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一　四夷部十二

南蠻七

西南夷　夜郎　滇　邛
莋　巂　冉駹　白馬
白狼夷　禪國　牂牁　濮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析膂濮
赤口濮　黑僰濮　朱提　昆弥
西爨　東女國

西南夷

梁祚魏國統曰：西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十步。或時解角，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為簪札，消除凶逆。

又曰：西南夷有大湖，名曰禁水。水中有毒氣，中有物嘖嘖作聲，射中木石則破，發中人則死。其俗名曰鬼彈，聞聲已至，不可得見故也。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此，五月盛冬如此，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內唯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中之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夜郎

漢書曰：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漢武帝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枸音矩），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侯名）其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後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令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其）。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

又曰：昭帝始元中，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illegible]皆[illegible]屬[illegible]牂牁[illegible]）。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侯邑名後為興屬牂牁）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勃守尉（[illegible]），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

罪惡未成　疑漢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謂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釣切）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毛猶草也不毛言不生草木也）宜罷郡放弃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至牂柯遍從吏數十人出行縣何召興將數千人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釋解也）興子耶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

後漢曰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子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平南夷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滇

漢書曰南夷君長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地最大皆推髻耕田有邑聚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巴黔中以西莊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漢元狩中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當羌乃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可與事者衆之令其親附也）天子注意焉及南粤已滅乃使王然于以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有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猶倚也相依為援所不欲滇王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後漢書曰滇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佚居官者皆富及累代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徒十萬擊之連年不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群夷始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立祠堂郡人立廟祠之

又曰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卒擊之尚軍渡瀘水入益州界群夷皆弃壘奔走尚進軍連戰皆破之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斬獲甚衆諸夷悉平

又章帝元和中蜀郡王阜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疋出滇池中

蜀志曰後主建興二年諸葛亮率衆南征所戰皆捷孟獲者為夷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

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之使更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卭

漢書曰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卭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邑聚

後漢書曰卭都夷者武帝開以爲卭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卭池南人以爲卭河其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其郡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牁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枚根太守名也）調卭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攻殺根自立爲卭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嶲太守印綬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卭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

又曰安帝時永昌益州蜀郡夷（[illegible]）皆叛衆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破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又曰永平中卭都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祁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後夷人反亂天子以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皆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得以安

南中八郡志曰卭河縱廣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如戴鐵釜狀

李膺益州記曰卭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毎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令姥責出蛇母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大而無所見令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毎夜輒聞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毎有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畟音）今水淺時土人没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黒如漆好事者以爲枕相贈焉

莋

漢書曰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後漢書曰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沉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也

嶲

漢書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傳曰越嶲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都縣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八千餘里郡特好桑蠶宜黍稷麻稻粱

冉駹

漢書曰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著土或移徙

後漢書曰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今茂州[illegible]）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俗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未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音而）出名馬有靈羊（[illegible]音[illegible]）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羖之屬（青頓毞毲[illegible]字書[illegible]未詳）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為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麡音知）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後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

太七百九十一　七　袁和

白馬

漢書曰蜀之西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後漢書曰白馬氐者武帝元鼎中分開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昭帝元鳳中氐人復叛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等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戊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戊破斬之

白狼夷

後漢書曰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所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山大寒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舜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

太七百九十一　八　袁和

至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內屬

撣國（音擅）

後漢書曰和帝永元九年撣國王雍由調遣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雍由調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

牂柯

後漢書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繫船杙也）牂柯地多雨

獠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又曰公孫述時牂柯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今南海郡）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敎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永昌郡傳曰牂柯郡在建寧東北千二百里處所險峻率皆高山而少平地

唐書曰牂柯蠻首領亦姓謝氏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壁散爲部落而居土氣欝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刼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産略與東謝同其首領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

又曰武德三年牂柯蠻首領謝龍羽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貞觀四年復朝貢開元十年大酋長謝元齊死詔立其嫡孫嘉藝襲其官封二十五年大酋長趙君道來朝獻方物元和三年五月勑自今已後委黔南觀察使差本道軍將充押領　牂柯昆明等使四年正月遣使來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領其使并賫國信物降璽書賜其王焉自後朝貢不絶

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生牂柯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鋤利如鐵中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黄密緻可食

濮

周書會曰卜人丹沙去西南之蠻丹沙所出按卜人蓋今之濮人也

又曰陽令伊尹爲四方獻令伊尹曰臣請正南歐隑（五來切）桂國損子陸童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

永昌郡傳曰雲南郡在建寧南四十五里治雲南縣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千五百人女大小蹲路道側皆持數種器杖時寇鈔爲郡邑之害

尾濮

永昌郡傳曰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有尾濮尾若龜形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尾便死男女長各隨宜野會無有嫁娶猶知識母不復別父俗去貧老相食則此濮也古人所識非目見也

扶南土俗傳曰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

梁祚魏國統曰西南有夷名曰尾濮其地出瑇瑁犀象珠璣金銀葛越桂木人皆蠻夷重譯乃通也

木綿濮

郭義恭廣志曰木綿濮土有木綿樹多葉又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其大如捲（音拳）

文面濮

廣志曰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畫之（劖音讒）

折膂濮

廣志曰折膂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膂

赤口濮

廣志曰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脣使赤又露

身無衣服

墨僰僕

廣志曰墨僰僕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爲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爲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武魄金銅華布

朱提

永昌郡傳曰朱提郡在騝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縱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頃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與僰道接時多猨郡取鳴嘯於行人徑次聲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間食肉衣皮雖有人形禽獸其心言語服飾不與華同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又曰建寧郡朱提之東南六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月熱不鬱述猛冬時寒惏慄

覽七百九十一　十一　王室

又曰永昌郡在雲南西七百里郡東北八十里瀘倉津此津有部氣性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八皆悉悶亂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枝則折中人則令奄然青爛也

又曰興古郡在建寧南八百里郡領九縣縱經千里皆有瘴氣菜穀雞豚魚酒不可食皆食啖病害人郡北三百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瘴九縣之人皆号曰鳩民言語嗜欲不與人同鳩民咸以三尺布角割作兩襜不復加鐵綫之功也廣袤着前被頭覆後不蔽其形與裸身無異

昆弥國

唐書曰昆弥國一曰出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爲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略同相傳云與劍故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户九千三百

西爨

唐書曰西爨方南寧之渠帥也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也七世祖仕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國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延袤二千餘里俗多華民饒駿馬明珠犀象瓚死有二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文帝遣韋世冲將兵鎮之析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復叛後遣史萬歲擊之所過皆破踰西洱河涉滇池而還翫懼而來朝文帝誅之諸子没爲官奴不収其地因與中國絶高祖受禪拜翫子弘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郷益州長綸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其部落悉來歸款自是朝貢不絶

覽七百九十一　十二　王室

東女國

唐書曰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　四萬衆勝兵万餘人散在山谷女王号爲賓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令王若死國中多歛金錢動至數万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王其次爲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無有簒奪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領

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紋錦為小鬟髻飾之以金耳垂璫足履索鞾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為正

又曰東女國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齎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咒呼鳥俄而有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為鳥卜其居喪服飾不改為父母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剝其皮而藏之內骨於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國斂臂勃湯）湯滂氏始遣使貢方物高祖厚資遣之

又曰垂拱二年東女國王斂臂遣大臣湯劍石來朝仍請官號則天冊拜斂臂為左玉鈐衛將軍仍以瑞錦製蕃服以賜之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兒來朝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趙曳夫遣子獻方物命有司宴于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為歸昌王賜其子帛放還復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七月其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弄鄴吉加南水國薛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其哥鄰等國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為吐蕃所役屬其部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齎天寶中國家所賜官告共三十九通以進西川節度使皐處其衆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粮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召見於麟德殿授官賞各有差

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二　四夷部十三

西戎一

總序西戎　婼羌（婼而遮切）　鄯善

于闐　大秦　龜茲（龜音丘茲音慈）

天竺

總序西戎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西羌也）

書曰西戎即叙（美禹功也）

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也）

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爾雅曰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

又曰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太蒙之人信

禮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漢書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限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領

史漢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音而遮切）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

又曰漢武帝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於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也（輪臺渠犂地名在交河北今）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𢿱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爲本業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取錢三十）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

後漢書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人民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三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illegible]）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角酋豪弱則爲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又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又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又曰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西戎之國莫不賓服

又曰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

又曰平王之末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

有狄豲（豲音桓）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穎川以西有蠻氏之戎

又曰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扶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又曰陸渾之戎叛晉晉令荀吳滅之楚執蠻氏而盡囚其民

又曰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代戎即地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奔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

後漢書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校尉屯田於車師（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也）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

又曰建武中西羌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世祖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治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千人治車師

又曰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又曰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

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珎怪焉於是遠國蒙竒乞勒皆來歸服

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婼音子容反）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傰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天下豊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朱崖七郡感蒟（音矩）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竭因之加以凶年群盜並起自以禾年遂弃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魏徵西戎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重寶或攝之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盡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說文曰羌西姥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

漢書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西接且末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有弓矛服刀劍（鎧[illegible]）（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illegible][illegible]音髀又音陛）

鄯善

漢書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輔國侯郤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又曰鄯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佗（師古曰佗古駝字也）

又曰元鳳中遣從驃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万擊姑師虜樓蘭王破姑師於是漢列亭鄣至玉門矣

又曰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

又曰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嘗歸其王名也）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橫音光）祖而遣之○北史曰鄯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後魏孝文太和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

于闐

漢書曰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東流注澤河源出焉多玉石（[illegible]）

後漢書曰于闐去洛陽万一千七百里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

北史曰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所都城方八九里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也

又曰于闐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西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又曰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

又曰後魏文獻末蠕蠕冠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救帝詔以遐阻不行

又曰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遣朝貢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鬘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

梁書曰武帝天監十三年王遣使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

唐書曰其國出美玉王姓尉遲名屋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荅之

大秦

後漢書曰大秦國一名犂鞬在海西地方數千里以石為

城郭列置郵亭堊塈之

又曰民俗力田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又曰王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又曰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國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

又曰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

又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

又曰其國無盜賊而道多猛獸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

魏略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緑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多神龜朱鬣馬玄熊赤白黑黃青緑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通典曰國之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菌生苐中歷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條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去還國園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

龜茲（龜音丘茲音慈）

北史曰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床

又曰出細氈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等

又曰其國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醍醐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

唐書曰龜茲有城郭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以錦蒙頂着錦袍金寶帶坐金師子床有良馬封牛饒蒲萄酒。又曰貞觀四年遣使來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自此朝貢不絕

又曰貞觀二十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尓安西都護郭孝恪率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兵以伐龜茲禽其王及大將羯獵顛等并破其大城五所虜男女數萬口勒石紀功而旋停其王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獵顛等獻於社廟尋以訶黎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那利以下授官各有差

又曰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疎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弃龜茲等四鎮移安西依舊西州

又曰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則天時有田楊名中宗時有郭元振開元初則張孝嵩杜暹等爲安西都護皆有政績爲夷人所伏

天竺

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卑濕暑

執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出象犀瑇瑁金銀諸香石蜜黑鹽等

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行於中國圖畫形象焉

南史曰梁天監初王來貢獻王有螺髻於頂餘剪之穿耳垂璫俗多徒跣衣重白色有文字或善天文筭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葉樹之

北史曰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赤檀石蜜

唐書曰中天竺其都城周回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臺

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迹焉

又曰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遠振政刑甚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陁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振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都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勑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又曰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往使天竺其四天竺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弟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戰不敵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兵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疋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年至京師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因謂群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邪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

禮待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藥成竟服不效後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

異物志曰天竺大國也方三萬里佛道所在其國王治城郭宮殿皆彫文刻鏤鐘鼓音樂跳丸躍劒

通典曰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貚（貚胡貝切）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攻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二　四夷部十四

西戎二

罽賓　條支　安息　大月氏
大宛　踈勒　康國　副貨
安國　烏長　烏那曷　渴槃陁
鉢和　大夏　米國　鄧至
安息　乙弗敵　伏盧尼　石國
宕昌　鐵汗　色知顯　伽色尼
白蘭　乾陁　史國　師子
穆國　奄蔡　何國　厭噠

罽賓

漢書曰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地平温和有目蓿雜草花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陶有金銀銅錫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師古曰幕漫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珀璧琉璢自武帝始通

唐書曰貞觀十六年罽賓國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即愈

條支

漢書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宜稻有大鳥卵如甕

後漢書曰條支國城在山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出師子犀牛

安息

漢書曰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風氣物類與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其屬小大數百城方數千里最大國邑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師古曰今西方胡國書皆橫行不直下也）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至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民人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及卵來獻天子大悅

後漢書曰章帝章和元年安息王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無角也

北史曰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大月氏

漢書曰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物類民俗與安息同出一封槖駝（師古曰脊上一封也）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其王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北史曰大月氏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

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後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殿容百人光色映徹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稱天子

大宛

漢書曰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目宿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持金馬以請宛王不肯

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又曰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漢使采蒲陶苜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

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

西域圖記曰其烏馬騮馬多白耳白馬騣馬多赤耳黄馬赤馬多黑耳

踈勒

漢書曰踈勒國王治踈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後漢書曰耿恭為戊己校尉引衆入踈勒城城中之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飛泉湧出賊遂退之

後魏書曰踈勒國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佛袈裟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後每使朝貢

隋書曰踈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其王字阿弥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不育王戴金師子多稻粟麻麥銅鐵銀雌黄

唐書曰踈勒國王姓裴俗事祆（呼烟切）神有胡書文字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

又曰開元六年玄宗遣使冊立其王裴安定為踈勒王

康國

隋書曰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其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為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連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為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

又曰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騾封牛黄金碙砂甘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唐書曰康居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以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又曰以十二月為歲首有婆羅門為之占星候氣以定吉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

又曰貞觀九年遣使貢師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為之賦自此朝貢至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

又曰萬歲通天年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娑鉢提為康國王仍拜左驍衛將軍

又曰開元六年遣使貢獻鏁子甲水精盃馬腦餅駝鳥卵之類

副貨

北史曰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

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迴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安國

隋書曰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烏萇

北史曰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寺極華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烏那曷

隋書曰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渴槃陁

北史曰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通典曰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illegible]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南至護密國北至疏勒國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有縣度山在國西四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縣度[illegible]近相屬郵置所絕道里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明求雲所經即縣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縣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廣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至死唯冬可行尚[illegible]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鉢和

北史曰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長亦為嚈噠所統

大夏

史記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寡小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東南有身毒國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米國

隋書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百里勝兵數百人

北去康居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鄧至

通典曰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鄧至有像舒者代為白水酋帥因地名為號稱鄧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風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為王 西魏恭帝初其主簷術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安息

北史曰安息國在葱嶺之西都蔚搜城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乙弗敵

通典曰乙弗敵後魏時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覽七百九十二 七 四五

伏盧尼

北史曰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一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石國

隋書曰石國居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菓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其國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宕昌

通典曰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羣羌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部落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無法令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妻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千里席水以南北八日程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弥忽始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為宕昌王七葉孫弥泰當[illegible]南北兩朝封爵後見兩雄紛分備[illegible]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後企定殺石門戍[illegible]帝天和中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

覽七百九十三 八 四五

錣汗（錣嗜音）

隋書曰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涕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色知顯

北史曰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菓

伽色尼

北史曰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五百里土出赤鹽多五菓

白蘭

通典曰白蘭羌之別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風俗物産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乾陁

北史曰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𠿎噠所破因改爲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史國

隋書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師子

通典曰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不事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功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

又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梨耶亦使貢獻

穆國

北史曰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西波斯國四千餘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奄蔡

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役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

何國

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𠿎噠

北史曰𠿎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寶風俗與突厥略同兄弟共一妻無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万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其王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一二百里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

皆役屬之居號爲大國

又曰後魏明帝熙平中遣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盖舉其略云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四夷部十五

西戎三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車師

高昌　吐谷渾　波斯

羌無弋

後漢書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影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爰劍嘗爲奴隸故

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也

又曰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又曰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鄣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

又曰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世祖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又曰燒何豪有婦人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焉

又曰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遂任尚爲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民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諸羌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illegible]之類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世祖築朔方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建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園陵也單外謂無守衛）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

又曰順帝永和四年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性素疾惡欲分白明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雜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

又曰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已西及在蜀漢徼北唯參狼在武都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燒當種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

湟中月氏胡

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鼠兩端其後漢兵戰鬭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

莊子曰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風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以爲號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不能相一種別羣分彊者凌弱轉相抄盜男子戰死以爲吉病終者謂之凶

范曄西域論曰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病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本）

又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蠻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其本矣

氐

支

魏書曰氐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氐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中有百頃氐王是也

又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

又曰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克仇池

通典曰氐者西戎之別種則在廣漢西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稱蚺氐（蚺而占反）此盖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銅漆蜜椒蠟等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絶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馬牛婚姻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之語言與中國之姓其服尚青

又曰漢武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元鳳初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討破之

又曰魏武之初諸氐戎叛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御蜀虜

風俗通曰氐言抵冒貪饕至死好利樂在山谿本西南夷之別種号曰白馬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等列其征之降服以爲武都郡

晉華陰令江統西戎論曰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論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崛險阻之地與中國壤之表崎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又曰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攻夷狄也

車師

北史曰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後魏大武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進表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庶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急甚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高昌

北史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以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

又曰其國有八城地多磧石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菓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佳出赤鹽其味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

又曰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高昌人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遣使獻珠象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宣武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又曰後魏孝明熙平初遣使朝貢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内遷雖來誠可嘉於理未恊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

又曰後魏孝明正光元年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明帝許之

又曰其國至隋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

公聞政於孔子之像

又曰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税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布

又曰隋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伯雅高昌王名也）因從擊高麗還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邊荒境被髪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禄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剪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重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裙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頒製造之式

唐書曰高昌有草名白疊其實類蠒國人採之織以爲布

又曰武德七年其王文泰又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又曰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也

又曰貞觀四年冬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姓李氏封長樂公主書慰諭之

又曰貞觀十三年文泰稱疾不朝太宗命侯君集爲交河道大摠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万衆以擊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文泰惶懼病死子智盛嗣立出城降君集先是其國童謡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以爲不便太宗不從遂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之

吐谷渾

後魏書曰吐谷渾慕容氏者本遼西鮮卑徙河步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步歸之存貧分户百以給吐谷渾渾與洛廆二部馬鬬相傷洛廆怒謂渾曰何不分部令相遠渾曰馬是畜耳而何怒及求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廆悔謝留之渾曰先公之世卜筮當有二子亭福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隔天所啓也試驅馬令東若還我當有隨即命擁馬皆悲鳴西走遂西渡隴止于甘松之南廆追悔之作吐谷渾河于歌從何以兄爲河于也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粮渾死其後以吐谷渾爲氏

又曰豺立自号沙州刺史部內有黄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

梁書曰武帝天監十三年其王休運籌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

隋書曰其王以皁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冪䍦婦人裙襦辮髪綴以珠貝國無常税殺人及盗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又曰開皇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王伏允上表欲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唐書曰隋煬帝時其王伏允來犯塞煬帝親總六軍以討之伏允以數千騎潛於泥嶺而遁其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煬帝立其質子順爲王送之本國

又曰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爲西海道大總管時伏允太子順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詔曰吐谷渾擅相君長竊據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權門酋渠携貳種落怨憤長惡不悛野心弥熾莫顧蕃臣之禮曾無事上之節莫竊驕場虔劉兆庶積惡既稔天亡有徵朕君臨四海含育万類一物失所責深在予所以爰命六軍申茲九伐義存活國情非黷武其子大寧王慕容順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土幸慕華風爰見時機深識逆順以其誠諫違衆獨陷迷塗遂誅邪臣存茲大計翻然改轍代父歸罪忠孝之美深有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補過既往之釁特宜原免然其建國西鄙已歷年代既從殄絶情所未忍繼其宗祀允歸令嗣可封順爲西平郡王仍授趉（物故）胡吕烏甘豆可汗

又曰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國於群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

波斯

北史曰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拂菻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万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麞皮及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風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之飾以金銀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号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又曰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則准地輸銀錢

又曰其俗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

又曰後魏孝明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禮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唐書曰波斯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虵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又曰龍朔元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其王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還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

來入朝拜為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猶存自開元七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并獻馬腦床九載四月獻大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五

四夷部十六

西戎西

烏孫　悅般　迷密　党項
焉耆　小月氏　佛林　吐火羅
泥婆羅　大食

金澤文庫

烏孫

史記曰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

漢書曰烏孫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民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

北史曰烏孫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水草後魏太延中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來朝貢

通典曰烏孫漢時國號大昆弥理赤谷城（烏孫於西戎諸戎其形最異青眼赤鬚獼猴者本其種也國號王曰昆弥亦曰昆莫）其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內地五千里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音瞞木名其心似松）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又曰烏孫昆莫昆弥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賜昆莫於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天子聞而矜憐之

又曰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弥小昆弥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爲烏孫兵圍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刄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而猶三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兵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孫瓦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

悅般

北史曰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昌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後魏太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東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

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儛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迷蜜

北史曰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萬二千一百里後魏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槖駞其國東有山名都悉滿山出金玉多鐵

党項

隋書曰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羊毛以爲屋服裘褐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猪以爲供食不知稼穡無文字但推草木以記年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已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

唐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延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別爲部落一姓之中復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者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頗超氏野辭氏米擒氏拓拔氏最爲強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毛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產業好爲盜平相陵劫尤重復讐讐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氈養馿羊以供其食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醖以爲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蒸報諸夷中最爲甚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爲邊患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太宗降璽書慰撫之步賴因即來朝宴賜甚厚列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史仍請率所部討吐谷渾其後諸姓酋長相次率部落皆來內屬請同編戶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爲崌（音居）奉嚴遠四州各拜其首領爲刺史

又曰有黑党項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于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黑党項酋長号敦善王因貢方物又有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

焉耆

北史曰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

又曰其丈夫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

又曰其國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又曰後魏太武怒之詔成周公万度歸討之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

畢䑸衆大潰進屠其城西鄙諸戎皆來降服獲其珎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万度歸以五千騎經五千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珎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西戎即序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書上稱美

隋書曰焉耆國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唐書曰焉耆在京師西七千三百里其地良沃貞觀六年其王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離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又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結焉耆王大喜請爲聲援乃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耆人先爲高昌所虜者悉歸之由是遣使謝恩并貢方物

小月氏

北史曰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從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爲貨

又曰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後魏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佛菻

唐書曰佛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精瑠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理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床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爲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一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照爛連屬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㨖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

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凉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衿錦爲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着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士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馬腦孔翠珊瑚虎魄凡西域諸珎異多出其國

又曰貞觀十七年佛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頗黎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

又曰開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羅大首領獻師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吐火羅

北史曰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隋大業中遣使朝貢

通典曰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翼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謂之駝鳥

又曰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其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泥婆羅

唐書曰泥婆羅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匙筯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皆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漱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頗黎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服突坐師子床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柱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

又曰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沴池周迴二十餘步水常沸涌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大食

唐書曰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異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常骨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王姓大食氏名噉（音罕嚂反）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晳亦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鬬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等肉國西隣於大海其王移穴中異石實之於國

又曰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又曰龍朔中滅波斯拂菻其國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吞併諸胡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及進馬并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遠來慕義不可寘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唯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

杜還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必擁面無問貴賤

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束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

又曰其東有偏桃千年棗其蔓青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蒲桃大者如鷄卵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六

四夷部十七

西戎五

莎車　波知　粟弋　悉居半
越底延　波路　三童　蒲山
劫國　條　丁令　且弥
陁羅伊羅　賒弥　澤散　女國
呼得　曹國　濮國　何國
短人　小人　軒渠　溫宿
朱俱波　尉頭　滑國　姑默
疊伏羅　阿鉤羌　[illegible]武羌

莎車

漢書曰莎車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鐵山出青玉

又曰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万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万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万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万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

又曰馮奉世至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如龍）帝甚說下議封奉世關內侯少府蕭望之以奉世矯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若即封奉世則為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波知

北史曰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大池傳曰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粟弋

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大國一名粟特一名拘夢出名馬牛羊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有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悉居半

北史曰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後魏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不絕

越底延

通典曰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西北去賒弥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illegible]里[illegible]羅門種類[illegible]餘有弓矢刀稍[illegible]國[illegible]不敬人[illegible]羅流[illegible]國[illegible]境其俗事佛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開[illegible]人為[illegible]石[illegible]

波路

北史曰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

三童

通典曰三童國在于闐國西南千里人皆[illegible]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illegible]

率劾國王之西亦劾王右之西若大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者王死則更鑄

蒲山

北史曰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劫國

通典曰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南西與俱祿弥國界接西北至悒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户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於山谷

又曰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梨水精盃各頗梨四百九十枚大小有差

獠

魏書曰獠之初也出自梁益之間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别依樹積水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父死則子継若中國之黨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刧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亡兒女哭止便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也

北史曰獠者蓋南蠻之别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所生男女無名字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後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為編户梁益二州歳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内附宣武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剌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為剌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户又開文平梁益令在所撫慰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歳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隷謂之為壓獠焉

永昌郡傳曰獠民喜食人以為至珎美不自食其種類也怨仇乃相害食耳能水中潛行行數十里能水底持刀刺捕取魚其人以口嚼食並以鼻飲水死人有棺其葬豎棺埋之

丁令（丁音釘令音鈴）

後魏書曰丁令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依水草出貂鼠皮獾子皮西南去康居界千里

又曰丁令北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人也膝已下生毛馬脛馬蹄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且弥

北史曰且弥國都天山東臨於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陁羅伊羅

通典曰陁羅伊羅國隋時聞焉在烏萘國北大雪山坡上

緣梯登山棧七百梯方到其國

賒弥

北史曰賒弥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後魏熙平中宋雲等使終不能達

澤散

通典曰澤散國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竅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不知里數

女國

北史曰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

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猶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之中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

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

呼得

通典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名馬多貂鼠

曹國

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南去康國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

北史曰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峻俗重淫祠葱嶺山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其孔中通馬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氀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黑鹽阿魏東去劫國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隋書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床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安國三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短人

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旅行北方迷惑獸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其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其傍無它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即魏略之短人國也。

小人

通典曰小人在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之南）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珎貨以酬報

軒渠

通典曰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恒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解貧同三童國

温宿

北史曰温宿國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

朱俱波

通典曰朱俱波國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德若四國之地在於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後魏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言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大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尉頭

北史曰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温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

滑國

通典曰滑國車師之別種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物等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傍國波斯渴槃陁罽賓龜茲疏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咫尺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以氈屋爲居東向開户其王金床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用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出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𡟑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

依隨水草其國無車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明中遣使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去至隋時又謂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璠梁典滑國姓𡟑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悒怛焉

姑默

北史曰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

疊伏羅

通典曰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壜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獻方物

阿鈎羌

通典曰阿鈎羌後魏時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山有五穀諸菓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葱茈羌（茈音擲）

通典曰燉煌西西城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葱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袤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並魏時聞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七

四夷部十八

西戎六

蒲類　小宛　精絕　渠勒
依耐　無雷　難兜　孤胡
山國　烏貪　卑陸　郁立師
劫國　烏弋山離　拘弥　德若
高附　東離　移支　者舌
拔豆　禍利　者至拔　朱居
權烏摩　伽色尼　薄知　牟知
阿弗太汗　呼似密　諾色波羅　早伽至
伽不單　伽倍　折薛莫孫　鉗敦
弗敵沙　臨兒　貰霙　盤越

鹽長　奇恒　石尖　扶伏
可蘭　鵃國　無不達　無繼民
錄民　無首民　納民　拘夷
波羅奈斯　鼠王　摩訶賴　波羅邏
雜城　和訶條　播黎曰　舍衛
維耶離　迦維羅越　那訶維　碓國
拘那含　波羅柰　拘宋姿　罽賓
拘私那竭　摩竭提

蒲類

漢書曰蒲類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餘里

後漢書曰蒲類國王居天（山西疏榆谷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名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時蒲類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國人民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號曰阿惡國初從居時甚貧羸不能者逃亡在山谷間故得留爲蒲類國云

小宛

漢書曰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東與婼羌接

精絕

漢書曰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地阸狹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渠勒

漢書曰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與戎盧接

依耐

漢書曰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少穀寄田莎車疏勒

無雷

漢書曰無雷國王治無雷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衣服類烏孫

難兜

漢書曰難兜國王治（去長安缺）一萬五千一百五十里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有金銀銅鐵作兵

孤胡

漢書曰孤胡國王治車柳谷長安八千餘里

山國

漢書曰山國王治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

烏貪

漢書曰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卑陸

漢書曰卑陸國王治天山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郁立師

漢書曰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却國

漢書曰却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烏弋山離

漢書曰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烏弋地暑熱其草木畜產五穀菓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與罽賓同有桃枝（桃枝以康或名天様）師子犀牛俗重妄殺錢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拘弥

後漢書曰拘弥王治寧弥城去洛陽萬二千八十里靈帝熹平中于闐王安國攻寧弥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寧弥侍子定興爲王

德若

後漢書曰德若國王東去洛陽一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高附

後漢書曰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

東離

後漢書曰東離國王治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暑熱風氣物類與天竺同有城十數其人民男女皆長大可八尺乘象往來旁國有寇乘象以戰

移支

後漢書曰移支國王居蒲類地其民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者舌

後魏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武延平三年遣使朝貢

拔豆

後漢書曰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菓土宜五穀

烏利

後魏書曰烏利國去代二萬五百里國中出金玉良馬

者至拔

後魏書曰者至拔國都城在疎勒西去代一萬一千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師子等

朱居

後魏書曰朱居國在于闐西其民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權烏摩

後魏略曰權烏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治烏秅城西接悉居半國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伽色尼

後魏書曰伽色尼國治伽色城在万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菓

薄知

後魏書曰薄知國治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

牟知

後漢書曰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

後魏書曰阿弗太汗國治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菓

呼似密

後魏書曰呼似密國治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七百里土平出金銀琥珀有師子多五菓

（平七百九七　五　宋阿石）

諾色波羅

後魏書曰諾色波羅國治諾色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菓

早伽至

後魏書曰早伽至國治早伽至城東接忸密國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菓

伽不單

後魏書曰伽不單國治伽不單城在悉万斤西共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宜稻麥有五菓

伽倍

後魏書曰伽倍國故休密翖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車西去代萬三千里民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

後魏書曰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翖侯所治雙靡城也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

後魏書曰鉗敦國古之貴霜翖侯所治護澡城也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之間

弗敵沙

後魏書曰弗敵沙國古肸頓翖侯所治薄茅城也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里居山谷間

臨兒

魏略曰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耶浮屠身服黃色髮青乳有青毛蛉青如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墮地能行七步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廬從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其所載與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教胡爲浮屠也

（平七百九七　六　宋阿己）

貲虜

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此黑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並本亡奴婢也

盤越

魏書曰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大與中國人同

盤長

山海經曰西海中有盤長國其人鳥首亦名鳥民

奇恒

括地圖曰奇恒民善爲機巧設百禽爲車飛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多奇恒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十年西風倒乃令復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里

石尖

玄中記曰玉門之西南羌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户無他事役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石尖數千枚輸于廟中名霹靂尖以給霹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

扶伏

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可蘭

沙州記曰大白蘭西北千二百里有可蘭廣風俗卑陋從開闢後口不知敎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四夷中不職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已户落萬餘然其人頑弱不關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

鵠國

神異經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其人歲壽三百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無不達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腹圍九尺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外斛識山石多少知鳥獸言語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仙一名通一名無不達九人見拜者令人神知

無繼民

外國圖曰無繼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門四萬六千里

録民

外國圖曰録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肺不朽百二十年復生去玉門萬二千里

無首民

外國圖曰無首民乃吳帝爭神帝斬其首勑之岐野以乳爲目臍爲口去玉門二萬里

納民

外國圖曰納民皆居食土無夫婦死埋之其肝不朽八年復生去玉門五萬里

拘夷

釋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國北去城數百里山上有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銅鐵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唯瓢盛不漏服之令人身臭毛皮盡脫得仙其國尊婆羅門神提

波羅奈斯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調達入地獄之陷處皆在其國

鼠王

釋道安西域志曰于闐道中有鼠王國大者如狗小者如兔着金銀裝沙門過不禮白衣不禮輒害人

摩訶賴

釋道安西域志曰摩訶賴國又南得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耨達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佛六年苦行

貝多樹去城五十里

波麗越

釋道安西域志曰羅衛國東西四百里至波麗越國波麗越國即佛外祖國也

鷄城

釋道安西域志曰胡國北有鷄城北有人皆宛象鷄也

和訶條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中地方二萬里大山名三漫屈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數種井邊石上有四佛足迹每月六齋日弥勒菩薩常以諸天神禮佛迹畢便飛去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以供奉佛

播黎曰

支僧載外國事曰播黎曰國者昔是小國耳今是外國之大都流沙之外悉稱臣妾

舍衛

支僧載外國事曰舍衛國今無復王盡屬播黎曰國王遣小兒往國人不奉佛法

維耶離

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舍衛五十由旬者晋言三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國人不復奉佛悉事水火餘外道也

迦維羅越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今無復王也國人亦屬播黎曰國今尚精進昔太子生時有二龍一吐水一吐火一冷一煖今有二池尚一冷一煖

郍訶維

支僧載外國事曰郍訶維國土豐樂多民物在迦維羅越南相去三十里

碓國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葉佛生碓國今無復此國故迹在舍衛國西相去三十里

拘郍舍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郍舍[illegible]牟尼所生地亦名拘郍舍在迦維羅越西相去復三十里

波羅奈國

支僧載外國事曰弥勒佛當生波羅奈國是尉陁羅[illegible]所說在迦羅越南

拘宋婆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宋婆國今見過去佛四所住處四屋迦葉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釋迦文佛住五年二佛不[illegible]

罽窑

支僧載外國事曰罽窑小國耳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土地寒羅漢道人及沙門到冬月日未中前飲少酒過中後不復飲酒食果國屬大秦

拘私郍竭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在拘私郍竭國佛欲入涅槃時佛欲有寶床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坐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郍竭王乃作金棺椁禮車送佛衣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乃用金外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少許還國各立浮圖

摩竭提

支僧載外國事曰摩竭提國在迦維羅城之南相去三十里由旬有貝多樹佛在此樹下坐六年

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四夷部十九

西戎七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且末　烏秅　西夜

吐蕃

唐書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世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為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

姓為窣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征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剜眼鼻刖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姦反覆神明鑒之同於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壇墠之中陳設肴饌殺人馬牛驢以為牲呪曰尔等咸須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尔志有負此盟使尔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麥登豆小麥蕎麥畜多犛牛猪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為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捻麨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為歲首圍棋陸博吹蠡鳴鼓為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出入皆少者前老者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疾終累代戰沒以為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翫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

又曰貞觀八年其贊普弃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隣國羊同及諸羌並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

又曰弄讚率兵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等擊破之弄讚大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子壻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國者

令我得尚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讃令國中權且罷之身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䟽

又曰太宗伐遼東還弄讃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還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閒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又曰高宗嗣位授弄讃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讃因致書與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高宗嘉之進封爲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

又曰高宗聞劉審禮等敗召侍臣問以綏禦之策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勞士馬虛費粮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抄使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皆言嚴守之便

又曰長壽元年武威軍摠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發兵以鎮守之

又曰聖曆三年蕃將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弟莽布

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優賜甚厚

又曰神龍元年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與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逆女中宗宴之于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以觀之四年正月下制曰聖人布化用百姓爲心王者垂仁以八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財成品物由是隆周理曆恢柔遠之圖强漢乘時建和親之義斯盖御寓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崇洪業庶幾前烈永致和平睠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朝貢太宗文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革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頗聞彫弊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汗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託舊親請崇親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恤黎元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役休息遂割慈愛爲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于郊外命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側引王公宰臣賦詩餞別改始平縣爲金城縣改其地爲鳳池鄉

又曰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玄宗令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于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賓力戰死之晙等乘之而進

大破吐蕃之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令親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按軍實仍吊祭王海賓而還

又曰開元十七年玄宗遣皇甫惟明等使吐蕃惟明等旣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已來前後勑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爲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閒爲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構鬭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承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若將狀專

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具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進金胡瓶一金盤一椀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材辯及是上引入內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幷時服繒綵銀盤胡瓶等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物而却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

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諫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迴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智深於史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備寇兵而資盜粮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出嫁從人遠適異國

合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旣衰諸侯强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覇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臣忝叨列位職刋秘籍實痛經典弃在戎夷昧死上聞惟陛下深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

又曰開元二十八年春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

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欵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爲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須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暫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淪聲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隘非力所制朝廷羣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

大羊同

通典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其人辮髮氈裘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吐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切）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卜以吉辰藏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莫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

悉立

通典曰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餘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辮髮着短裙以蒸報爲俗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菓死葬於中野不爲封樹喪制以黑爲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羈事吐蕃

章求拔

通典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爲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且末（上子紐邪）

漢書曰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有蒲桃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北史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後魏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烏秅（上一加切下直加切）

漢書曰烏秅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接連其手也）出小步馬（師古曰小馬步也猶謂百步行蹀也）

西夜

漢書曰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犍音巨言切）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師古曰言不著土地）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地出玉石

後漢書曰西夜國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輒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四夷部二十

北狄一

總叙北狄上

說文曰狄犬種字從犬狄之言淫僻也

白虎通曰狄者易也言僻易無別

風俗通曰胡者謹按漢書山戎之別種也狄者略也云無禮法又胡者互也其被髮左衽言語贄幣事殊互也

晉中興書曰胡者北狄之總名也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也作生也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illegible]）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處者有玁狁之難故也）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定無所使歸問）（[illegible]）

又曰駕彼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一月之中三有勝功）（[illegible]）

又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戒警敕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illegible]）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彭彭四馬貌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於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

又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illegible]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出征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

又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周地名也）（匪非也茹度也鎬與方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言吉甫此時大將也）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

又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又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山石巉巖險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

又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illegible]）

禮曰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illegible]）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illegible]）（[illegible]百物也鑄鼎）。又曰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夷隸掌養牛馬與鳥言（[illegible]）（東夷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夷隸職掌與鳥言）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又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以敗狄于采桑（采桑翟地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也）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又曰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之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又曰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遂伐我魯使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又曰赤狄侵齊又侵晉取向陰之禾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

又曰成下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又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又曰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微子無以待戎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又曰魯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來也）

又曰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也）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無終山戎也）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不克（[illegible]）（十人以當一車）乃毀車以為行（毀車為步卒）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illegible]）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illegible]）

又曰晉梁丙張陰戎伐潁（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illegible]）

又曰晉荀吳為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西南有肥纍城）

又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日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也）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求彝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處參虛撫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又曰晉侯訓兵於稷以略狄土

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爾雅曰北至于祝栗（在極遠之國）

又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均方昏荒之國）

又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八狄在北）

又曰北戴斗極爲空桐（戴值也）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又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國語曰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豺狼之德也王不忍小忿而弃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梯也）狄封豕豺狼不可猒也（猒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狄后（於王子帶故也）狄人來誅殺譚伯（狄人奉子帶伐王而殺譚伯）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

又曰晉侯使隨會聘于周王饗之餚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毁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于王）王召士季（范子字也）曰觀戚宴饗則有餚烝（烝升也升折殽之節也）惟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又入也儳進退無列）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寄之言）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飫食之饌所加之豆也其實有葅羞醢之屬）以示容合好胡有孰戎狄也

又曰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皐落東山狄苛擾也）君盍使申生伐狄若不勝狄　雖濟其罪可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警公說使申生伐東山至稷桑（稷桑狄地）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果戰敗狄於稷桑

又曰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狄北狄隗姓）

又曰襄王避　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氾子犯曰君盍納王公　乃行賂于草中之戎驪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在晉之東也）

尚書大傳曰狄人將攻大王亶父亶父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而狄人之至不止太王問耆老曰狄人又何欲耆老曰又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　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周氏之民　奔而從之者三千乘○詩含神霧曰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横行食則合和伏則交脚鼓則細腰知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者貂蟬胡床胡飯

春秋考異記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四夷部二十一

北狄二

總叙北狄下

史記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又曰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豐鎬放逐戎狄涇洛之北時入貢命曰荒服

又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在朔方）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漢書曰山戎伐燕告急于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又曰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滅赤狄潞氏甲氏獲白狄）

又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

又曰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幷代以臨胡貉（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

又曰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令戍之贅壻者令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强而月氏盛

又曰昴曰髦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胡貉月支旃裘引弓之民昴之主

又曰楊雄上書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又曰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

又曰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又曰外國天性忿鷙（鷙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之彊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又曰狄眞中國之堅敵也

又曰王莽征匈奴嚴尤諫曰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境而譬猶蚊蝱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齎數）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勢不可用一難也邊既空虛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胡也沙鹵多乏水草軍出未滿百日牛少物故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糒飲水師有疾疫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幸而逢虜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聽

又曰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有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

孫引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㮣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也

又曰文帝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日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之也）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和親無益之明效也

又曰董仲舒以匈奴可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又曰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

又曰孝宣之世單于臣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又曰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

又曰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又曰夷狄之人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又曰晁錯上書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與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又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有蘭字發矢射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又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肥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耐寒

又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如飛鳥走獸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不可離南畝

又曰匈奴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後漢書曰耿秉上言曰今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又曰南匈奴傳論曰并兵窮討擒其窟穴蹶北追奔三

千餘里破龍祠焚罽幕銘功封石倡呼而旋

又曰王莽時盧芳詐稱武帝之後奔匈奴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得芳之衆昱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泉反）

晉書曰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後漢末群臣競言胡人猥多宜先爲其所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中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師復以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於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於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

又曰晉武帝踐祚後匈奴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

河西故宜陽城丁役復興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新興上黨樂平靡不有焉

又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置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恒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又曰太康七年有萎莎胡李部落來降

又曰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鮮支種有烏譚種有赤勒種有捍蛭種有萎莎種有赤莎種有鬱鞞種有委童種有大樓種不相雜錯

又曰其國號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六王右於六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鹿王右顯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受舞三苗而南蠻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信陛下也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於慈母也若此

則愛諭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愛有實以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匈奴好之來者家長以上必衣繡家少者乃衣文錦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一國聞之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可以得此將以懷其目一餌也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盛美胾炙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當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此懷其口一餌也降者若使者至也必使人有所召客焉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傅白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為其胡戲使樂府吹簫鼓鞀令使降者時得此而樂一國聞之者見之者人人唯恐其後至也以此懷其耳一餌也凡降者陛下必有所富令有高堂邃宇善廚大囷廄有編馬庫有陣車時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令其居處樂皆過其處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其時所以此懷其腹一餌也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於胡嬰兒貴人子好可愛有數十人為繡衣出則從出入則從入則更侍胡嬰兒得近侍胡貴人得佐酒上前使材酒錢出繡衣具帶服時以賜之令數人得此而居之一國聞者見者人人唯恐後至也以此褱其心一餌也

晉中興書曰北狄其地南接燕趙北沙漠東漸九夷西界六戎世世自相君且不稟中國正朔

西域記曰諸胡俗婚姻相然許者先送同心指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李陵報蘇武書曰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

又曰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

又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班固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匈奴兮截海外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古胡無人行曰望胡地何嶮巇斷胡頭脯胡臆

陸機樂府詩曰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借問燕山候勁虜在燕然

古詩曰出自薊北門遥望胡地桑

陳琳樂府詩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蔡琰詩曰邊亭與華異胡風春夕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四夷部二十二

北狄三

託跋氏　稽胡　慕容氏
宇文莫槐　高車　烏洛侯
庫莫奚　軻比能

託跋氏

宋書曰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後也陵降匈奴單于妻之以女字託跋其後因氏焉世豪強分建種落也

又曰索頭虜姓託跋氏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虜單于猗駞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駞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宜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愍帝進盧為代王盧孫什翼犍據陰山衆數十萬犍死子開字涉圭（即讀魏式鞬韃道）

又曰虜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禦寒也

後魏書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賴其勲帝舜嘉之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七十世裔孫（即成皇帝諱毛也）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至力微立（即成元皇帝也）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也

又曰祿官立（始祖子也）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

稽胡

後周書曰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孝昌中有劉蠡外者居雲陽谷分遣部衆抄掠居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偽許以女妻蠡外太子蠡外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為之禮緩以婚期蠡外既恃和親不為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

又曰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勲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以遏其路

又曰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

慕容氏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通典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魏初酋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步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隴之間次曰廆有命代才略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也）

又曰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

初率諸部大人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

又曰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廆

又曰慕容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

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刑政修明流亡者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兾州人爲兾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廆卒（皝嗣立雄毅多）權略日強盛遂自稱燕王後遷都於鄴城儁暐即其子孫

宇文莫槐

後漢書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莫槐之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飾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

北史曰莫廆（呼罪切）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廆即莫槐之姪孫）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鈕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莫廆之孫曰乞得龜爲慕容廆破之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乞得龜敗也

高車

北史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嘷本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其俗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

又曰高車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集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

女巫祝說如中國祓除而群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枝因曲竪之以乳酪灌焉

又曰高車婦人以皮裹羊骸（嬉交）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直衛切）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

又曰高車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後魏道武帝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

又曰道武帝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駈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

又曰高車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

乞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又曰高車昧利不顧後患

又曰高車斛律部帥倍侯利爲蠕蠕掩襲奔魏賜爵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利其衆服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

又曰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遣使至京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賊臣當爲天子討除孝文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

又曰高車部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

又曰高車遣使貢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疋駝十頭

又曰高車與蠕蠕戰於蒲類海北割蠕蠕之髮送於羽林監孟威

又曰高車遣使獻龍馬五疋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疋雜綵六十疋

又曰高車王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靷一副絡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

烏洛侯

北史曰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國人尚勇不爲奸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施九弦太武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唐書曰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其君長遣使獻貂皮

庫莫奚

後魏書曰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遺落竄匿於松漠之間

後周書曰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

北史曰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

又曰武成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

軻比能

魏志曰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於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

又曰建安中烏桓反軻比能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

又曰延康初軻比能遣使貢馬文帝立比能爲附義王

又曰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

居代郡黄初三年軻比能率部落與代郡烏丸等三十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鬭烏桓校尉田豫和之使不得相侵五年軻比能復擊鮮卑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進討破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卑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烏丸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烏丸也）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軻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掠得財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終無所私故能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憚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珍寶部一

寶

珠上

寶

尚書湯誓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又盤庚曰無總于貨寶（孔安國注曰無總貨寶以求位也）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孔安國注云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親親之道）弗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其來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也）

又顧命曰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皆歷代所寶之寶）

毛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

詩含神霧曰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宋均曰聖人謂高祖也安天命而王必順旋衡法故張宜受兵鈐之圖命以授漢爲功寶也）

禮記檀弓曰南弓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君也）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以忠信爲寶

左傳莊公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又莊公曰王及鄭伯入于鄭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又文下曰宋昭公盡以寶行

又襄公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也

又昭六曰吳太子諸樊入郢（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定公曰盜竊寶玉大弓盜者何陽虎也

史記曰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登常山而臨代代可取也

又曰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伐齊陳于鞍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

又曰魯昭公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往焉賜昭公寶器已悔復詐取之

又曰衛叔名封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又曰秦逐客李斯書曰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乘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又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又曰梁惠王與齊威王會田於梁問齊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也言燕趙之人畏其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隸臧作魏字）

漢書曰沛公西入武關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者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鄒令縣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衢道求主還之

後漢書曰世祖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囂期至鄭被盜

張璠漢記曰朱儁爲郡吏太守尹端有罪應死儁爲買珍寶賂主章吏端得免死

范曄後漢書曰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椽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曰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

魏志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掛於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

吳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耶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伎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索好焉欲於父前試之唯略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晉安帝記曰桓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晉書殷仲文傳曰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寶玩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晉書呂纂載記曰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形者數萬計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梁書曰李很大同中魏使陽斐與很在北嘗同學有詔令很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曜平陳安長驅至于西河張茂懼遣使稱藩獻諸珍寶珠玉不可勝紀

後魏書曰元乂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北史曰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彭城王韶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三斗玉纏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於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掩見大怒曰我府藏無此物詰其得由皆諸元賂之帝乃斬德正并妻子伯堅

隋書曰開皇十二年突厥遣使獻七寶椀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

置寶物價直於洲上寶收價畢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爲國名

又曰天寶中師子國遣婆羅門僧羅頂三藏來獻金寶瓔珞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朽玉良工脩之則爲存國之寶（和氏于井里之璞又玉人用之爲天下寶）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之

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王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汙澤和氏之

璧夜光之珠三棘六里此諸侯所謂良寶也（淮南子亦云謂之寶性）（[illegible]若大龜神[illegible]出於[illegible]）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illegible]）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若絲之有結纇也）然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不及妨大美

傅子曰夫齎不貲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此之泰猶泰山之安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梨楚有和璞此四寶者王之所美也已爲天下名器

國語曰晉定公享楚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有洲曰雲金木竹箭之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何寶焉（玩弄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所都是惟河宗氏乃至於崑崙之丘觀春山之寶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逾多而民逾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鹽鐵論曰汝漢之金纖誘外國釣羌胡之寶也

說文曰琛寶也（[illegible]）

說苑曰經侯過魏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經侯左解玉具右解佩委之而起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亂不爲寶非國之用

新序曰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崙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又曰高祖入咸陽宮行庫藏見有琴長六尺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

漢武故事曰上雜錯天下珍寶爲帳其次甲乙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齊變

作積蛇見此葦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又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蔡氏化清論曰經玄寶貨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

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驕奢僭侈之態復紛然未滿持盈公主王業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其直

珠上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淮夷二水出蠙珠也）

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玄曰敦槃類珠玉以為飾）

左傳哀公曰衛太叔疾出奔宋臣向魋（宋向邑）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又哀下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貢也陵）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小簞笥）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也）

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鄭玄注曰藏秘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者用天之祕道）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縣

珠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於澤之中誰能不含服以為寶也）

禮斗威儀曰王者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又戴禮曰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奄其耀也

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蠙鏡（宋均曰事神明得則大蚌有是可以為蠙）德至淵則海出名珠

史記曰樂毅遺燕王書曰齊王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盡收入於燕

又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事具寶門）

又曰漢王賜張良金百溢白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

又曰鄒陽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案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漢書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吏發民若取黃金者坐贓為盜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為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養之得幸

又地理志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國圍二寸已下

又曰霍光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召王伏前聽詔

又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曰還章妻

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又曰董卓擅朝政呂布斬之長安中民悉賣珠玉市酒肉相慶塡滿街肆

又曰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及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璣

又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悋梁冀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也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龔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龔不推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求媚今封珠卻還

又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其資物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淸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又曰和熹后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宮人盜者卽時首服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少時還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紫珠及璫珥相連以問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昔亡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婦竊之因去婦敬送珠付前相慙乃還去婦

又曰豫章黃向反步路中得珠璣一囊可直二百餘萬求主還之主欲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也

魏書曰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又曰公孫淵以遼東叛遣田豫以本官督青州刺史程喜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銀甚多放散不皆簿管由是功不見列

又曰文帝作終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

典略曰臨淄侯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魏略曰大秦國出夜光珠眞白珠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東夷俗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懸頸垂耳至於秋不以金銀錦罽爲珍

又曰倭國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獻眞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也

蜀志曰秦宓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復何歎哉

又曰宗預使東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吴録地理志曰朱崖珠官縣出明月珠
又曰袁博字君遊爲淮陵長其女得壞牆中瑠珠百餘博
封上之詔以賜博
吴志曰魏文帝遣使以馬求易明珠翡翠權曰此皆孙所
不用而可得馬何若而不聽其交易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内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
公也
晉書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埆無有田農百
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吴時珠禁甚嚴
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
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
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眞珠璫珥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安二十八
宿中外以白眞珠及青黄三色珠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
居黄道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
（母也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建元十年正月題珠簾於正
殿○後魏書曰尒朱世隆將敗洛中先謡曰三月末四月
初陽灰簸土覓眞珠至是並驗
又曰畢衆敬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眞
珠璫四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珍寶部二

珠下

唐書曰高祖朝㽞婆鄰可汗獻大珠上曰珠信爲寶朕所寶者赤心耳何用珠爲竟不受

又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殁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殁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又曰驃國東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

又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下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以珠玉爲幣。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蚌珠令有所用之也故雖在山淵而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寶而不知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黄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如泳之既出果得珠

孫卿子曰在物莫明於珠玉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

又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又曰黄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罔象索之乃得

又曰河上有貧窶待織蕭而食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寤子尚奚有哉

又曰脩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則韜乎其事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川

又曰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爲

鄒子曰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韓侯曰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

又曰楚人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
又曰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又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楚莊王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
宋王亡珠而池中魚為之殫
又曰珠玉尊則天下爭禮樂飾則純朴散
又曰禹填鴻水以為山堙崑崙以為土中立曾城九重其
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禾長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琅
玕絳樹並在曾城（沙棠琅玕珠類實）玉璜在西北隅
任子曰丹淵之珠沉於黃泥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九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逕萬
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纖藪之

芳蕙
穆天子傳曰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故名也）珠澤之藪方四十
里
山海經曰開明山北有珠樹
又曰三珠樹生赤水山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狀
若彗（如彗星狀）
又曰鳥鼠同穴之山濫水出焉西注于漢水多如魚鮏之
魚是生珠玉（亦珠玉蚌類）
又曰數曆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國境境吏得丑
丑曰燕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
失已久矣如燕不信今子但欲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
而吞之燕王必且殺之刳子之腹矣吾要且死子之腹亦

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
又曰蘇秦說李兌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
貂之裘
又曰有人操隨侯之珠露野無弓弩之衛必危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得禍焉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
所要輕
又曰精氣之集也阜於珠玉與為精朗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瑇瑁為柙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

文光照千里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萬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四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
不得賣也以為飾又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不得粟不得
珠得粟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子西而問焉曰
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召昭奚恤
而問焉昭奚恤對曰吾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
非寶之重者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論衡曰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
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也珠
樹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又曰隨侯以藥作珠精曜如真

又曰人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俟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珪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曜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章和元年鬱林大珠圍三寸和帝永元十五年鬱林降民得大珠圍五寸徑寸七分

郭子橫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朔月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

又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又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尒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琲蒲罪切珠貫之名也）

又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如雲名曰憑霄鳥時來蒼梧之野銜者沙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又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餘飾仙裳輕而耀於日月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劒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匣劒在室光景猶照於外也

又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文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仲獻四寸珠送闕下既去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去不知所之

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係臂珠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皆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子初曰初當坐

之繼母請吏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安知孰是乃弃珠而遣之

神仙傳曰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弟婦弟婦新產十數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墮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列仙傳曰鄭交甫將往楚道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既行返顧二女不見佩亦失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五劒秦客薛燭善相劒示之燭曰雖傾城量珠玉猶未可與也

又曰伍負奔吳至邪關關吏欲執之伍負曰上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

邴原別傳曰原欲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

博物志曰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又曰五月五日取青蛉頭正中埋皆成青珠

王朗雜事曰焦生乞恩辭生未有婦從爲植贖李娥爲妻與耳中金璫一雙珠四枚璫二雙珠三十雙合中真珠一

外

盧綝四王起事曰張方劫帝西遷國家有寶物詔石將軍

載之於是放軍人八千餘人三日葉之尚有缺角真珠百餘斛

又曰惠帝還長安時洛陽御府有大珠璫百餘斛

衛玠別傳曰驃騎王武子玠之舅也常與君同語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冏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玉悅之結氣死葬于閶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徑寸明珠以送重

又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隋珠焉

又曰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戈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報參焉

又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人能泣珠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最後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初捋得一珠後得始令其啖之即得療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illegible]）

又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樂老公銜命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illegible]）

又曰王躬召王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舡人住舡至大雷見猛行水中從東北還逆舡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

波浪賊害行旅暫約勒以直珠一擔爲信

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爲日月殿懸明月珠晝夜光明

三輔決錄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外爲八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磥砢珠磥砢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蒶符珠

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廣志曰眞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稱光大徑寸或圓二寸以上出黃支有至貴珠置平地終日不得停令上方名以甲乙爲次第石珠鑄石爲珠

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又曰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珠璣出北海

梁四公記曰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旁行五十餘里至龍宮杰公謂是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戶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鷰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於是羅子春兄弟二人應募帝勑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求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調之成二函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之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石乃燒鷰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

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鷰百事賂之令其通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又上玉函青玉具陳帝旨洞中有龍五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去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虵鶴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寮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雹水火刃兵諸毒癘驪珠九色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虵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多赤六足二目目當其處有曰如鐵蟻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其腹與月盈虧虵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虵鶴之辯對曰使其自識帝命杰公記虵鶴二珠并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虵玄鶴各十數劃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虵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校光之遠近亡九之數皆如杰公之言

盛弘之荊州記曰石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闞駰十三州志曰僧殭疊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千餘所其地有神珠非玉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尺五寸其色正碧

草方草木狀曰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玉白人民以薑虀食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爲第一璫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負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林邑記曰黃被州上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語林曰王長史語於道人曰眞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

興公曰語不得耳還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又曰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過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觸目皆琳琅珠玉
又曰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宋玉風賦曰垂珠步摇來排臣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

珍寶部三

玉上

金澤文庫

尚書堯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又胤征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山脊曰崗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又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璆玉名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又顧命曰成王被冕服馮玉几

又曰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

尚書中候曰湯沉璧於洛黑鳥隨魚止化爲黑玉赤勒文

尚書說曰有人能起載玉英（鄭玄注曰玉英寶已爲骨支也）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

周禮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儀禮聘禮曰凡執玉無藉者襲（鄭玄注云藉謂繅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破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破勝水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曲禮上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執玉爵者弗揮又曰執玉不趨（志重玉也）

又檀弓曰石駘仲卒（石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筮遍古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青濃則得吉兆也）五人者則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又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齊當爲楚薺之薺）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圜）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

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縝緻也栗堅貌）廉而不劌義也（劌猶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墜禮也（遜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則有聲止則詘絕止貌）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天地之氣也）圭璋特達德也（以朝聘特達謂）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謂天道人無不由）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左詩桓公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賈害乃獻之

又莊公曰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命之以幣物宥助也）皆賜玉五瑴非禮也

又僖上曰天王使邵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韓事具賜）

又僖下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

又僖下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又文公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肆（辭謝也）

又曰（莒紀）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

又成上曰晉及齊戰于鞍齊師敗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又襄下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又曰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侯名）

（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諫告曰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以信亞言故不自書）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又昭七年曰燕暨齊平燕人歸燕姬（燕王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甕玉櫝斝耳皆玉器也）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

又曰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又昭十六年曰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同工其一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小也）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為藉手拜謝）

又昭十八年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以鄭天災火行非禳所應救也爲明）（[illegible]）

又定上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又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有濟漢當受禍明如大川）

又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儀）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又曰陽虎脫甲如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

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以受黃玉葬魯城北

毛詩國風曰將翱將翔佩玉鏘鏘（鏘鏘鳴玉佩接行）

又竹竿曰巧笑之瑳佩玉之那（瑳巧笑貌那行有節度）

又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又大雅曰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周易鼎卦曰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玉鉉注曰鼎蓋象似剛柔陳也）（仁為鉉錫玉曰執）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玉有瑛華（宋均曰尊卑不失其服玉若英華也）

論語子罕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韞有自試賣之道子我居而待價者）

又季氏曰孔子曰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又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為瑴五瑴為區[illegible]）（瑴音角）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亦玉也璠瑾

瑜美玉也璪（[illegible]）三采玉也玲瓏琤璫（[illegible]）玉聲也璬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史記曰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竟滅吳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載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行終不反

漢書曰陳平求見漢王拜平為都尉絳灌等或讒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以望氣見乎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果有獻玉杯者

又郊祀志曰宣帝祀河東之明年鳳凰集祋祤於所集處得寶玉乃起萬壽宮

又曰王莽就國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玉具寶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莽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也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汴渠成故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

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三分玦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

又曰三老五更杖玉杖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爲三老賜玉杖

范曄後漢書曰梁冀金玉珠璣異方珍怪積藏室

魏志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玉夫餘國出赤玉

晉書曰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顧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

若不能玉可用白旋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沈約宋書曰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光見深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鎮南長史悅壽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又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兄鑒曠弟寶迹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

又曰初呂光之稱王也遣市六璽於于闐六月玉至也

燕書曰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鼎

趙書曰劉聰從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四寸高二分龍鈕文曰有新保之

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又曰李預字元凱歷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歸遂居長安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前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餐玉有

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又曰高祐爲中書侍郎時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守壽壽者命也我受其命亦是歸我之徵

又曰穆弼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代姓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慙屈高祖曰朕欲屬曹子故舉卿先白玉投深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於泥滓

又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中晉公護獲玉斗以獻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

又曰隋文時王劭上表云稽覽圖史又云政道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蒸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已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珎寶部四

玉下

唐書曰太宗甞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禪太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塡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坐玉冊金匱二以藏配坐玉冊各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縷處刻爲五道當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爲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泥之爲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玉以封玉匱

又天寶中詔曰禮神以玉者蓋取其精絜表以溫潤合德爲器有象正辭乃信以達馨香其在璧寘來禮神六器及宗廟奠玉自隋絕正奏後有司並皆用珉禮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是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壇嚴敬宗廟恭惟新之祚庇太平之人則人力普存備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惜費事神況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闕典必備無文咸秩豈於天地宗廟奠玉有虧自今已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眞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眞

又曰憲宗時隰州刺史吳暈獻玉杯一顆珎奇云先使吐蕃所得

又曰憲宗時在宅使許遂振得玉類珽以進上悅命賜綃三百疋

又曰貞元六年盧群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子孫相告訐詔促其獄群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上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又曰大和中文王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李載義亦殊恩也

又曰開成中王起議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燔玉請依常制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淸專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之乃鼠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列子曰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田父雖疑猶錄置於廡下其夜玉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而棄之於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玉再拜却立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常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

以當之五藏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也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又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鄒子曰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次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

又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

（平八百五）（三）（索登一）

又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空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空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也堂谿空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存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

又曰崑崙山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

又曰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

又曰玉璞不猒厚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illegible]）

又曰玉待礛諸而成器（[illegible]）

隋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女人共舉死人以倚壁有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人懷中頹出墮地玉可以爲玫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燒以爲粉服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

又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末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玉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闐白玉

（太八百五）（四）（鄧宗）

赤松子以玄虫而漬玉爲水服之故得乘烟霞上下也

又曰中山謠曰稱人字者金玉也知其物則不爲害

賈子曰德有六理曰道性神明命之所生而能象德者德玉也

符子曰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黄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玉果（[illegible]）璿珠（[illegible]）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天子於是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也

又曰赤烏氏美人之地寶玉之所在也

山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珏音角）瑠琉東望坐傳耳玉也璣契之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綦留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嶽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

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王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弱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碧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帝王世紀曰有鷰飛而遺卵簡翟與妹競取覆以玉筐

又曰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又曰紂敗續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於火而死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有聲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女夜山火玉

又曰長州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美所不有

漢書儀曰祭天用玉几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又曰璆琳瑯璆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類也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抵烏鵲

桓譚新論曰雒陽李幼實有小玉擬衛謁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子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實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雇十萬非三萬錢玉也余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亦云也）

矯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若唯離婁能察之

白虎通曰玉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是以人君寶之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玉龜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鷰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鷰釵言其吉祥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含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爛盈室焉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轔轔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

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讖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以琉璃爲蓋畫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以問君君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士之氣此即是也

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少有才辯常侍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登臺至上方觀作署積故臣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寶

孼之不加瑩雕之不增其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列山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

神仙傳曰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公以金案玉盌賜羲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為黃玉長二尺上有文

又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一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曰玉田

續搜神記曰樂安高衛其孫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柱杖光耀照人也（的玉瑱公也）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字韓重有道術女悅之結氣死葬于閶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崑崙玉盃以送重○敦煌高納之郡府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以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石虎鄴中記曰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又曰石虎以宮人為女官用玉案文書

涼州記曰盜發張駿陵得玉樽玉簫玉笛

法顯記曰師子國有玉像

齊諧記曰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姓沈名路入山得一玉肫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惟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為吉瑞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

又曰弘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聲掘得玉肫

錄異傳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遙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碯石之音巖往不及數十步輒去女處唯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巖乃擊破石遂從石中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後不復見女

又曰邢浪者安樂人行到松滋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鳥仍入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夕置杯於庭中皆明旦而水汁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又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博物志曰得好玉用合玉漿

廣志曰白玉美可照而出交州青玉出擊國碧玉出夫餘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使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澈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光生下垂者下有美玉

又曰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潤而浸旁有水其居地氣青而浮其玉氣白而圓光轉其地中常潤

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柔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剌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所亡則入石石中有玉

世說曰長沙王徙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

又曰温嶠取姑女下玉鏡臺一枚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征劉聰所得

語林曰平子從荊州下王敦敦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下牀去敦）不得發敦後矯平子（左右詐稱）枕持下來去遂殺平子

本草經曰玉泉一名玉醴臨死服（五斤色不變）

吳氏本草曰白玉體如白頭公

明皇雜録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

不奔競厚有所獲燭上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内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温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即位每京師愆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霡霂逼而視之若奮鱗鬛開元中三輔大旱上復祈禱而涉旬無雨上密投南内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灌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涕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為小黄門攘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於櫃中瀰留將敗夜中聞櫃中有聲開視亡其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珍寶部五

圭　璧

圭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又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名瑁所以冒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也

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歸有過者留其圭三年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瑞節）（曰瑞信鎮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事天地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穀圭五寸蒲圭素滑）

又春官上宗伯曰以青圭禮東方

又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覲聘

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四圭祀遠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掛陳）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五寸）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祼也圭尺二之）（寸肆陳陳牲者以祭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也）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守邦國都鄙者）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七寸穀善）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九寸琬順也）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也

儀禮聘禮曰上介授圭屈受賓入

禮記禮器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又禮器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而使所以中信也

又雜記曰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繅三采六等（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

三禮射侯圖曰信圭七寸謂圭上琢為人頭身之形侯所執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琢為四體之形伯所執也

左傳昭六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圭于河津人得諸河上

又襄三十年曰鄭伯有之難游吉晉還聞難不入（禮竭并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又昭十二年楚公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柲也）（柲柄也以鏚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

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寶玉王者制圭也

毛詩生民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又抑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又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也寸而下）

論語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又雍也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晏子曰亦為衛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墨子中徒狀曰周之靈圭出於土石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圭之位（三珣馬處[illegible]寇[illegible]皆執圭位）

山海經曰羭山之神祠以皇圭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也

瑞應圖曰四海會同則玄圭出

白虎通曰諸侯薨使臣歸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

又曰東方爲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梨鋒

太玄經曰破璧毀圭逢不幸

楚辭曰三璋圭雜於甑室兮（璋圭玉石也室旹甎也）

楚辭曰三圭重侯（三圭謂公侯伯）

璧

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瑗大孔璧也璜半璧也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尚書金縢曰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曰尔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又顧命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也）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也

毛詩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又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禮記曲禮下曰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又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左傳桓公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又僖上曰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又曰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

又曰初中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我知汝專利而無猒我死汝必速行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又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又文下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又成公上曰丑父寢於轏車（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韓厥所及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

又襄三曰諸侯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六曰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又襄二十八曰齊人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言須十人葬之不能[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少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拱璧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又昭四年曰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鄢楚邑）

又曰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又哀下曰衛人出莊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己氏曰殺汝璧將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見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王無意趙王城邑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相如使從他道以璧還趙

又曰張儀已學而游諸侯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又曰虞卿躡蹻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溢

又曰始皇三十年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漢書曰迺以白鹿皮爲幣王侯朝對必以皮幣薦璧

又天文志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鴻門沛公如廁間道走軍（使良）留謝使張良謝羽閒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己脫身去閒至軍矣故使獻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依佗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又曰王夫人者趙人幸武帝生子閎夫子死而帝痛之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

又曰王莽篡位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言元后當爲宦臺文母

後漢書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朱暉有義行辟爲掾正月旦蒼將朝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少府卿貴驕傲吏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借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使奉之（奉之秘藏）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取璧奢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晉書載記曰燕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慕容儁以爲岳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

又石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浮于渚上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魯連子曰昔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王悅之與不琢之璧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雩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疏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假國名也）林回弃千金之璧

貧赤子而趍彼以利合者迫窮相弃也天屬者迫窮相收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而獻之遂名和氏之璧

又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文子曰聖人不貴赤璧而貴寸陰不布施以求得不高下以相假此古人之德也

淮南子曰禹之趍時冠挂不顧故曰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又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以合於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

又曰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適

又曰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治玉石

抱朴子曰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始皇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

又曰虞舜之承禪也捐璧於谷中

又曰景帝時成將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有雲母厚文許白璧三十枚以藉身

山海經曰招摇之神祠用一璧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珪璧以見之

帝王世紀曰堯刻璧爲書東沈於洛言當傳舜之意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弊邑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今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不伐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謂髡曰先生有之乎曰有之伐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

又曰蘇秦説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君封爲武安君受白璧百雙黃金萬溢

河圖天靈曰趙王政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天寳開中有二王曠也

呂氏春秋曰右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以璧右成子曰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送我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行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右成子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反其璧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其價不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上藥有赤河絳璧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固辭

白虎通曰方中員外璧内方象天地

列異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終不敢動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剝草指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開甕中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一意召伯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不斷自成光若月明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懸大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

范亨燕書曰昭文帝時左部民得紫璧以獻

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王智先停柏谷遣騎送道人惠義疏曰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次于崤東金璧至脩壇拜受之

又云冀州傳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弟子普嚴曰嵩高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四十二璧金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獻馬頭隯

琴操曰楚昭王得和氏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羊宰

太平八百六　九　趙咸

甫知趙無反遣乃讓之於王明光常背楚同趙今使奉璧何能述楚功德及明光還王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珍寶部六

璋　琮　璜　瓚　瑁　珊瑚　瑇瑁　貝

璋

說文曰璋半圭也。尚書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注曰王已祭太保又酢報祭曰酢也）。毛詩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又板曰天之誘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赤璋禮南方。又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革（爲發兵曰牙璋若今之銅虎符）。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慎有璋也。公羊傳定公八年曰陽虎竊寶玉而走寶者何制璋也。爾雅曰大璋八寸謂之琡（璋卒[illegible]也）

山海經曰招摇之神祠用一璋

呂氏春秋曰成功用璋

琮

說文曰琮瑞玉也八寸似車釭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黃琮禮地

又秋官下小行人職曰合六幣琮以錦

又冬官下玉人曰璧琮八寸以頫聘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讀爲組）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白虎通曰員中方外曰琮琮起土功位西方

呂氏春秋曰大喪用琮

璜

說文曰璜半璧也

尚書中候曰文王出磻谿之水呂尚釣其涯王下拜曰乃今見光景于斯尚曰望釣得玉璜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玄璜禮北方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璜以黼

左傳文公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illegible]美玉名）

又哀下曰宋向魋出奔衛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

白虎通曰璜以徵召位在北方

又曰何謂五玉玉謂圭璧琮璜璋

又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鄭之北

文子夏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也）

又曰精神可寶非直夏后之璜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璜石玉）

傅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贈之玉佩珠璜

瓚

說文曰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半相將也

尚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毛詩大雅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毛詩大雅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釐賜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鄭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又冬官下玉人曰祼圭有瓚以祀廟

禮記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禘其器乃較爲其事　瓚者爵也瓚者通也）圭

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

大圭

又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

左傳昭四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以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

瓚（瓚勺也）子產不與

漢書曰王莽加九命秬鬯圭瓚

魏志曰天子命魏文踐祚錫命孫權秬鬯圭瓚

北史曰于謹受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白虎通曰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也

瑁

尚書顧命曰乃受同瑁（王受瑁爲主　受同以祭）

周禮冬官下玉人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玉以冒之似犂冠也）

白虎通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

下有所冒也

珊瑚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廣雅曰珊瑚珠也

晉書曰石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又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地周廻百餘里屋宇以珊瑚爲梲而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也

宋書曰劉勔爲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

宋紀曰大明六年鬱林郡獻珊瑚連理樹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珀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珎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國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昭然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爲枝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亡徵也

海中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珊瑚皆摧折在網中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斫玩弄則出

廣志曰珊瑚其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黄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碧林珊瑚叢生

班固兩都賦曰珊瑚之樹上栖碧雞

傅玄紫華賦曰炳紫差以照燿兮何光麗之難形葩艷挺於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仁石榴賦曰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緑水

瑇瑁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瑇瑁爲獻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瑇瑁背（宋均曰背文也）

春秋考異郵曰承石取鐵瑇瑁吸褚（類相致也褚物也濃音若）

史記曰趙使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劒器悉飾以瑇瑁

又曰江南出丹沙犀象瑇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賛曰故能覩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

范曄後漢書曰賈琮傳云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象犀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者司舉琮爲交趾刺史

又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瑇瑁雕鏤之物皆絶

又曰天竺國出象犀玳瑁也

吳録曰嶺南盧實縣漲海中玳瑁似龜而大

吳録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

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得馬若何而不聽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耆到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瑇瑁牀上卧

齊書曰廬陵王子卿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僧祇女二人瑇瑁檣生犀物等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玳瑁爲牀

南方異物志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加籧篨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鱗因見其文欲以作器則煑之刀截任意所爲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木條葉瑩之乃有光輝

廣志曰玳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司馬相如紫虛賦曰網瑇瑁釣紫貝

張衡東京賦曰翡翠不裂玳瑁不蔟

孫德施南榴枕賦曰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

劉楨清慮賦曰後布玳瑁之席前設紫蠵之筵

左思吳都賦曰蠵鼊玳瑁金質黑章

繁欽寄情詩曰何以表別離取後玳瑁釵

班固與竇憲牋書曰明將軍賜固駮玳瑁簪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玳瑁梳一枚

貝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楊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孔安國注曰大貝如車渠鼖周傳寶之）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又義疏曰貝龜之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而紫點爲文
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
寶物也
爾雅曰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音積[illegible]）
[illegible]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蚳黃白文（[illegible]）餘泉白黃文
（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也）蚆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蜠大而
險（險者謂汙薄）蟦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
貝如車渠以獻紂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
至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貝五百

又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
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百五十幺貝二寸四分
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
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貨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
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
硬
山海經曰陰山濁谷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蒙水多黃貝赤水之東蒼
梧之野有文貝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
物以免君罪九江得大貝百朋（音朋）
鹽鐵論曰幣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紫石也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楚辭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以魚鱗蓋屋堂畫龍文紫貝作
闕者朱貝宮之義也）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爲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
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illegible]）
素質紫飾文若羅朱不磨不瑩彩輝光浮思雕莫加欲
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班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十小者圍之得五
十在於海邊捕魚人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
地採貨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
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色天
姿自然不假雕琢瑩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
產必究仲學先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於漢武去不知所
以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去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
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
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
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
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
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
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
燕鼂可以明目遠宜玉宜金南貝如珠璣或白駮其性寒
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

濯使人善驚爲無以戲童子黄脣黑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䝢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惹貝使人善忘勿以近藏內穀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員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珎寶部七

琥　琥珀　馬腦
琉璃　車渠　頗黎
水精　雲母　瑟瑟
玗琪

琥

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爲琥文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白琥禮西方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琥以繡也

左傳昭七曰魯昭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受之大夫皆受其賜（事見璧門）

呂氏春秋曰戰鬬用琥

虎魄

廣雅曰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傳南縣

典略曰大秦國多琥魄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光珠琥魄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慈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虎珀枕甚光麗時將北征以虎珀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常以虎珀笥盛之

異物志曰虎珀之本成松膠也或以作杯瓶

華陽國志曰珠穴出光珠虎珀能吸芥

西域諸（國志曰糊炫蚓）罽盧水邊沙中有短腰蜂窠燒治以爲虎珀

玄中記曰楓脂輪入地中千秋爲虎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虎珀一名紅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珀益州永昌出虎珀而無茯苓或復太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拾遺記曰昔漢武寶鼎元年西方貢珎怪青虎珀鸞置之靜室自於室内鳴翔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又曰江引　悅鄧夫人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其頰令太

醫合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之遂差

神農本草經曰取雞卵黄白渾雜者熟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亂真矣（此出時常用作觚無不）

左思蜀都賦曰虎珀丹青珠江瑕英

潘尼詩曰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虎珀階象榻瑤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幾何年

馬腦

廣雅曰馬腦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馬腦

涼州記曰呂纂咸和二年盜發張駿陵得馬腦鍾榼

北齊書曰武平中祢傳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

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

北史曰梁主蕭詧曾獻馬腦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薛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馬腦石爲馬勒

拾遺記曰帝顓頊時有丹丘國獻馬腦甕以盛甘露充於廚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於中國用者一云馬腦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黄帝時有馬腦甕至堯時猶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玄中記曰馬腦出月氏

魏文帝曰馬腦勒賦曰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

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陳琳馬腦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珠波

陸機靈龜賦曰若車渠繞理馬腦縟文龜甲錯龕龍鱗

王粲馬腦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兮信莫臧於馬腦

琉璃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琉璃鏡

廣雅曰琉璃珠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書地理志曰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火精琉璃

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又曰漢成帝爲趙飛鷰造服湯殿綠琉璃爲戶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

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石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吳曆曰黄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

晉書曰王濟豪侈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帝甚美

又曰汝南王亮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執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趍之義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琉璃器盛之獻武帝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屛風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窻作琉璃扉實密似疏奮有寒色帝笑奮荅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吳牛水牛也南土多暑水牛畏熱覩月疑是日所以喘也）

廣志曰琉璃出黄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黄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杜篤論都賦曰椎蜂蛤碑琉璃

諸葛恢集曰詔答恢今致琉璃枕一

傅咸汙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人有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左思吳都賦曰致遠琉璃珂珬

孫公達琵琶賦曰回風臨樂刻琉璃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為酒杯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古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多纖理縟文出於西國其俗寶之小以繫頸大以為器

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陳思王車渠盌賦曰唯盌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光如激電影若浮星河神怪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王處道車渠觶賦曰溫若騰螭之外天曜似游鴻之遠臻

頗黎

梁四公子記曰扶南大船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當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類寶一鳥銜出而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

唐書曰高宗上元二年十二月拔汗那王獻碧頗黎及地黄龜茲白王素稽獻金頗黎

天竺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唯頗黎寶生高峯難得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宮名七寶堂是也

水精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犂鞬宮室皆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黄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山海經曰堂庭山多水玉（注曰水玉今水精也）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為泥

又曰彰夷國於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戶牖以水精火齊為階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精磊砢

劉楨魯都賦曰水精潛光於雲穴也

劉公幹清慮賦曰入鍾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巘之山蹈琳瑉之塗

雲母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雲母

漢書曰王莽侍中待詔有說莽鴟目虎吻豺狼聲者莽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屛風非親近莫得見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初倫為會稽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屛風分隔其閒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

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敬德遂飛練金石閑居服雲母粉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注曰取大雲母塗足下踐棘不能刺）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雲母石可致水）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者名磷石可四時長服

又曰吳景帝戍將於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雲母厚尺

許

西京雜記曰晉幽公冢甚高美門闕皆是石坐機除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尸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卧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又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晉公卿禮秩曰賜太宰安平王治雲母輦

晉宮闕名曰含元池中有雲母舡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等觀皆雲母置窻裏日照之煒煒有光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爲名安期先生常所遊餌

東園祕記曰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帝遇貴人冢國邑亡已十餘年冢爲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姧通之後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扇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出照之晃耀

地理志曰瑯瑘定山出雲母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名其色青黑五色亂文者名曰雲母白而微青名曰雲英如水露黃白名曰雲沙青赤黑者名曰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文斑如錢名雲膽傷人不可服第一隣石第二雲母第三雲珠第四雲英第五雲光服隣石壽五千年服雲母壽三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同保

瑟瑟

明皇雜錄曰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又爲銀鏤漆船至於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

又曰虢國夫人奪韋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萬償其直而復以金盃二瑟瑟三斗爲賞後番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是以木瓦其傳作精至皆此類也

玗琪

說文曰玗石之似玉者也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玗琪樹玗琪玉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珎寶部八

琅玕　火齊　碧
瑤　瑊　珉
木難　碝石　瓊瑰
玫瑰　武夫　金上

琅玕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則琅玕景（宋均注曰景神明得理則琅玉有光）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則崑崙之璆琳琅玕焉

說文曰琅玕石之似玉者

魏略曰大秦國出琅玕

山海經曰開明東有琅玕樹塊火山多琅玕

管子曰崑崙墟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簪珥而千金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可令而朝也

淮南子曰崑崙侵城九重琅玕樹在其東

拾遺記曰崑崙山傍有瑤臺上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

本草經曰青琅玕一名珠圭

張衡南都賦曰琳珉琅玕充溢員方（注曰琳樂珉金鏤及琅玕）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騈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盧湛朝霞賦曰想神芝於瀛洲若琅玕於層城

火齊

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綴以火齊

異録曰南西徼縣有火齊如雲母重沓可開色黃似金

南州異物志曰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如紗縠重沓

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碧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碧出

廣雅曰碧有縹碧綠有碧出越巂雲南

說文曰碧石之美者

漢書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紀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臺及戶悉以碧（爲）

魏略曰大秦國出碧

晉太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

異苑曰越巂會元縣元馬河畔有祠[illegible]有碧珠[illegible]祀取之不祥

莊子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司馬彪曰[illegible]而流血[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化[illegible]）

矯世論曰碧似玉雖衒頓別之

張衡羽獵賦曰乘瑤碧之雕軒建燿天之華旗

左思吳都賦曰紫貝流黃縹碧素玉

又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雘丹粟

劉琨與兄子書曰單于恒欲得碧汝不可不撿之

瑤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貢瑤琨（孔安國曰皆美石也）

毛詩衛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周禮天官下曰內宰以婦職教九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左傳昭二曰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

說文曰瑤石之美者

山海經曰章義之山是多瑤瑤玉屬

劉公幹清慮賦曰憑文瑤之几對金精之盤

馬融廣成賦曰鎮以瑤臺純以金提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

瑊

廣雅曰瑊石次玉也

山海經曰葛山之下多瑊石（郭璞注曰瑊玏似玉之者）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瑊玏玄厲（玏音力也）

珉

禮記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說文曰珉石之次玉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玉則琳珉昆吾

木難

玄中記曰木難出大秦

廣志曰木難珠其色黃生東夷

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

曹植樂府詩曰珊瑚間木難

瑌石（音懦）

禮記玉藻曰士佩瑌玟而縕組綬

廣雅曰鴈門出石白也（郭璞曰鴈門此碝石皊也）如氷亦有赤者也

山海經曰北渚之山其上多碝石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碝石武夫

瓊瑰

山海經曰沃民之國爰有瓊瑰瑤碧

玫瑰

廣雅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玫瑰出

魏略曰大秦國出玫瑰

班虎上事曰吏民埊埋有馬被毛騎角蹄玫瑰目皆以法禁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玉玫瑰

武夫

廣雅曰武夫石次玉也

戰國策曰西門豹為鄴令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漢書曰董仲舒曰五伯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砆石（郭璞注曰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也）

廣志曰武夫有白黑以為砌碁

杜萬年相風賦曰太僕傅侯命余賦之誠知武夫非荆寶之倫長庚啓明非曜靈之疋

金上

說文曰金五色金也黃金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淘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

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孔安國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也）

又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也）

又洪範曰五行四曰金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可以改更）

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鄭玄注曰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鄭玄曰鑒鏡也金多錫則白明）

毛詩魯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周易噬嗑卦曰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又鼎卦曰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又說卦曰乾為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鈑絕澤謂之銑（美金有光澤）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史記秦本紀曰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鄜畤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又曰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為左庶子長卒定變法令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從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又曰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文號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曰項羽以陳平為信武君擊殷而還拜平為都尉賜金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遂封其金與印使歸間行杖劍亡渡河

又曰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不問其出入也

又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三十餘萬斤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又曰董偃見寵館陶長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顧城廟遠無宿宮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白主主獻之上

大悅更名為長門宮主大喜詔君以黃金百斤為袁叔壽

又曰武帝即位欒大曰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又曰衛青北伐歲十餘萬衆擊破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又曰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又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慙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以為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若論陳留之俗吾陳留人也不聞有此器）

又曰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又曰疏廣徙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金爲貨夏殷無聞周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貨寶於金武帝時衛青擊匈奴斬捕首虜賜黃金二十餘斤

又曰王莽敗省中黃金萬斤者匱尚六十匱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悋梁冀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紫金千斤

又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茂才王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何異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不知密愧而出

又曰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遺金鐻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

珍寶部九

金中

東觀漢記曰郭况遷爲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穴言其富貴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張載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孝子吴奉爲孝廉奉賫金爲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追不及賫金至廣陵還奉

又曰雷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黙投金於承塵上後葺治屋得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

張璠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黄金之虵獻之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

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又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胡密懷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又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也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金數百斤

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又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金銅生金中百陶不消可以切玉

又曰鄱陽樂安出黄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者如粟米南郡界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晉後畧曰載賈后以鹿車詣金墉城飲金屑而死

晉書曰清河王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者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毁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統是其瑞也毁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縠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齒

宋書曰褚彦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南史曰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蓆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

宋書曰齊武帝常至劉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灌受四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池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

又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焉時長沙寺僧鑄黄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黄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既東下黄金一斤爲一餅百餅爲簉至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稱是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

終不賞賜

又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庫內閱珎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揔乞汝

南史曰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又曰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甞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輙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剌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愼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陳書曰歐陽頠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二年八月穀價湧貴金一斤直米二升

又前燕録曰氾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

後魏書曰趙柔字元順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

又曰穆執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執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御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又曰段暉自慕容瑱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又曰李安世爲主客令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珎寶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時齊劉纘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又曰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駝七頭高三尺

又曰拔豆國出金銀河鈎羌國出金珠

北史齊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所求請或

嘗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輙擲之地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収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鋌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

北史隋獻皇后山陵後帝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寳贖還父母

又曰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蕃覆屯蕃人賫金以遺

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墓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劒順帝封還大珠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採勸官不得占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趙莫羅眉由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韋皐各賫生金丹砂爲贄三分前皐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歲中三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爲藩臣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

又曰韋執誼時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出金以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慙

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比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賄耶終無所納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贖賣子者江湯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葛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劒鎧雍狐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戟棘有汝漢之黃金

晏子曰景公爲屨黃金之綦僅能舉足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爲先生壽笑曰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所要重則心矜）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金玉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

又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又曰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中山其御曰交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又曰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之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君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法而畏上甄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又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貸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以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荆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卒惡也不敢禁我城壺丘矣曰

善乃城臺丘謂壽余公曰爲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

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之

墨子曰昔夏使飛廉折金於山鑄昆吾鼎成而方不炊

自烹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以祭昆吾之墟其兆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使成遷三國夏失殷受殷失

周受

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遺孟子兼金好金也

列子曰夏革殷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

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

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化澒音胡貢反澒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爲一金而

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又曰舜藏金千斤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

又曰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纆

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

子爭者分不定矣

抱朴子曰合金液用古稱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萬而成

一劑可令八人仙也其次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又內篇曰山中亥日稱人字者金玉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一大冢棺中人面如生兩

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一

珍寶部十

金下

國語曰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穆天子傳曰觀天子寶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液也）

春秋後語曰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其君臣但恐若或合從讎而出不意（讎謂祭盟書之義也）此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五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善之

又曰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也

又曰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說之蘇人侯送以黃金百溢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耶蘇人侯曰客天下辯士立談之間再棄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其百金

韓詩外傳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以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子其去曰子慚遽走出自歸於王還金請退就獄王赦田子罪以金賜其母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固辭

又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周易參同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與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

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眞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又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漢東園秘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

陸賈新語曰舜藏金於嶄巖之山損珠玉於五湖之淵杜婬邪絶覬覦之情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圓五十丈

又曰西方白宮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說苑曰申鳴者孝聞於楚王授之相辭不受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立義於庭吾無憂矣申鳴從父命爲楚相及白公亂申鳴曰今不得爲孝子矣遂援鼓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賜金百斤申鳴曰何面目見天下遂自殺

新序曰齊桓公見麥丘邑人問之曰年幾何對曰八十矣曰以子之壽祝寡人乎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

又曰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

方之　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囊閒有書

又曰郭隗語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已死買骨五百金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

論衡曰盧江民小男曰陳爵陳挺相與浴於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樽更爲沉盤動入深淵中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歸示其家乃黃金也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此衆人咸共詆訿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又曰漢書說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食祿雖爲潔白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推之乃傳俗語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僮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而拾之

樂說稽耀嘉曰君臣之義生於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曰無文問曰高冠者誰答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又曰漢文微服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枉金杖出應門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虵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又曰方丈山有池泥色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爲金矣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照面不得藏形也

異苑曰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二斤即以還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令河南張標表上尚書

又曰新野黃舒義熙中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又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求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於浣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逾急既得撞破石內正有二鳥處

又曰即墨有古冢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動犯之則大坰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二里名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爲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階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怒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又曰先儒說禹時天下雨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雨金使

金賤如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化為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又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南隂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尓慎莫賣宅後到五年春當有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復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至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生平不錢此疑何緣尓也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為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婦兒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罌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在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異物志曰狼腨民與漢人交關嘗夜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甚魁壯以金鏁絆也

又曰巴丘縣百金崗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出聲貌奔壯釣人波駭牛因奮躍還潭

又云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平輿令黃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為暴所殺埋金在吾上見鎮迮甚若君復築室無復　入金　明旦即鑿壁下入五尺果得金

又曰譙縣城東因城為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冢也魏武帝即築以為臺東面壇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築復之

又曰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几玄記紀金之精為牛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床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

世說曰劉疇諸陳矯明帝以金五餅授矯曰君明此心顧君妻子未知也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曹操別傳曰操引兵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忳曰署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骸骨未問姓名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署下

魯國先賢志曰叔孫通草創朝儀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悉以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盧江七賢傳曰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步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鄉盧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始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

邴原別傳曰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住遼東時同郡

劉舉亦在遼太守公孫度度揵捕其家而舉得免竄通邴原東萊太守大史子義素有義原以舉付之與路去以其手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舉無郄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舉以去若以拘閉其家毒蠆必甚矣度即出舉家原以金還之

茅君內傳曰漢帝及王莽獻金鍾之屬蜀令埋在小茅山上

又曰取鉛十斤着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鉛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國作金床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金如此間之石露出山邊無有限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姥哭而來曰

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蜀李書曰武帝諸將進金銀或以得官者楊豫諫曰陛下爲天下主何有以官買金耶帝謝之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髮資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妻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去之

又曰廣漢女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言也俱擔金送與兄嫂

郡國誌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秦州記曰金城郡應劭云初築城得金城

臨海記曰白石山去縣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濕柏傳云金雞之所集

鄭緝之東陽記曰金絕山之東縣南二里故老傳云有人得金絕於此故名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人乳長數尺入山聚盜遂攻郡常着金擒提屐

又曰金有華出珠崖謂金華采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曾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置本處乃得出

錢塘記曰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羅浮山記曰州南十里有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中縣民張安躡得金鏁大如指遂數十尋牽之不已俄有物從水引之堀不能禁以刀斷得數尺安遂致富其後義興周雲甫擒此牛掣斷其鏁得二丈遂以財雄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天光澗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多細者似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耀熠光如螢火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石名善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鍤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

揚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公卿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天子召還匈奴使

若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斤

孔融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陵始共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雄好

常與師於南流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嶺表異錄曰五嶺内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間皆產金側近居人以木箕淘金爲業自旦至暮有不獲一星者（辭見傷淘苦詩云披沙辛苦見傷懷往往分毫望亦乖力盡半年深水裏難將金爲一鳳凰釵）就中澄州者最爲良金余頃年使于上国親友（不欲書其姓字）附澄州金二十兩與當時權臣余訝其單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一

珍寶部十一

銀　黃銀　水銀

鉛　錫

銀

周禮夏官下曰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illegible]璞曰[illegible]音遼也）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山溢（[illegible]）

又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

又大宛傳曰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放王面焉

又曰舜爲父母淘井將銀錢安罐中與父母

漢書曰王莽時朱提銀重八兩一流直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

又西域傳曰無雷國出銀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

魏志曰郭脩手刃蜀大將軍費禕追加寵諡曰威侯子能加爵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中宮貴人公主皇子純銀澡盤鏡一枚西貴人純銀參帶五皇子銀匣壹皇子雜用物十六種純金參帶方嚴四具

又曰御物及貴人公　主皇子有純銀香爐也

魏志曰門織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爲飾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金銀五百斤

吳志曰孫皓時吉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

於是改年爲天策

又曰妻圭爲劉表所圍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

晉故事曰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始賜[illegible]官銀[illegible]金使攀表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鏤銀鉊二枚

宋書曰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景文等咸稱盛德蔡興宗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顧謂興宗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慚

南史曰宋　季直丹陽和陵人也祖愍祖宋吉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

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陳書曰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大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於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遂却入嶺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聰引帝入讌語帝曰卿爲豫章王時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不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

又後趙錄曰大武殿室皆銀楹金柱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illegible]詔并置銀官常令採鑄）

又曰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又曰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鏤以白銀鈿以玫瑰

唐書曰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黃白不成金銀爲食器可得不死

又曰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須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言稅鬻銀坑以利多爲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谷由是崇名美号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又曰太宗引杜淹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常侍宴賦詩時有八人同作淹爲稱首賜以銀鍾

又曰貞觀中鴻臚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若受其貢何所致伐太宗納焉

又曰元和十四年涇原節度使王潜進銀三千兩執線綾三千疋涇州密迩戎境其土無百姓其軍皆仰給度支舊矣至若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取諸人以千媚不免於譏責今則盜削軍實以充貢獻而求恩澤蓋以時急於財勢使然也

又曰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播銀胡瓶二百枚玉及通犀帶刀劒器杖等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

淮南子曰夫淇衛箘簬飾以銀錫有薄縞之幨不能獨穿也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服可地仙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麛囟（今有地中得玉麛金鉤之屬皆古者瘞藏收之奇貨）

又曰披圖視觀天子之寶器有燭銀（銀有精光如燭）

山海經曰杻陽之山其陽多白銀（郭璞曰[illegible]也）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銀之精者）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銀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門闕並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南方有閣明山有宮焉有銀牓題曰天地中女之宮

桓譚新語曰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怪女偉無衣爲婦致兩疋縑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中藥以投之立成銀偉就求道不受發狂而死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或曰封金銀繩或曰石塗金銀繩封之以印璽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阮諶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

幽明錄曰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

列異記曰故司隷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斂其銀以枕之素書着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山得五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異物志曰金鄰國去扶南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異苑曰弘農楊子聞土中作聲掘得王後三年有塋去梁上落蘘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減

地鏡圖曰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

又曰銀精變白雄雞

酈元注水經曰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銀沙自出

外國事曰私訶調國王供養道人食日銀三兩

任預益州記曰陶保至益州人飢米二合直銀一兩

王韶之始興記曰令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頹及薩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往觀皆是銀鑠鑄得銀也

又曰秋水源山盤石上羅列十甕皆蓋以青盆其中悉是銀餅人有遇之者但得開觀之不可取取輒迷悶晉太元初林駐家僕竊三餅有大蛇傷而死其夜林駐夢神語曰君奴不良盜銀三餅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駐覺奴死銀在其傍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震雨石倒樹折木道遂懼走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易米遂成縣任山又有　有銀

砂

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隋書曰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若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動就公義禱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唐書曰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流涕

又曰如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送于靈所也

水銀

史記曰秦始皇葬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轉相輸然而復始

皇覽曰關東賊發始皇墓中有水銀

廣雅曰水銀謂之澒

吳越春秋曰闔閭葬墓中澒地廣六丈

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騎青牛世號青牛道士

鉛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史記曰高漸離秦始皇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朴秦始皇帝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廣川王去數召姬榮愛與飲后昭信譖之銷鉛灌

笑口中

漢書曰或盜摩錢質而取鉛（如淳曰或用民盜摩錢質而取鉛以更鑄作錢）

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抱鉛

范子計然曰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淮南子曰鉛不可爲刀

又曰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

抱朴子曰愚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桓子新論曰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爲金銀又云字金與公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茅君內傳曰取鉛十斤安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鉛中攪之立成黃金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葬而貧窮及以公度過省之哀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鉛得否哀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蒯山中架小屋下於爐火中銷鉛以其所帶藥中藥如棗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卿貧困故以相與慎勿多言

述異記曰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

地境圖曰草青莖赤秀下有鉛

玄中記曰鉛錫之精爲老婢

錫

周禮夏官中職方曰揚州其利金錫（鄭玄曰錫鑞也）

爾雅曰錫謂之鈏

周官考工記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史記曰江南出枏梓薑桂錫連（徐廣曰連音蓮鉛之未鍊者也）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抵之以玄錫摩之以氈則鬚眉見

山海經曰龍山之下多赤錫灌山多白錫

博物志曰積草三年燒之津液下流成錫

越絕書曰赤堇山破而出錫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不能鑄鉛錫爲干將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嘗見一人本官族子弟仕郡還公事簿書百不了當備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收繫公度語所爲人曰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皆當相還富人喜救之即以百萬錢與公度公度以與過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錫不過事者即具之公度於羅中銷錫復以其腰間帶中藥一方寸匕投沸錫中攪之皆成金即持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富人近光熙元年閏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三

珍寶部十二

銅　鐵　金鋼
鍮石

金澤文庫

銅

左傳僖中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鉛）

史記曰秦使徐福入海還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又曰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爲銅鑄金人十二各千石置庭中

又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室之堂皆以練銅爲柱

又曰趙襄子使厨人以銅斗擊代王殺之而取其地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徼鑄錢盡沒入一簪不得著身寄死人家

又曰龍門碣石多銅鐵

漢書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又曰黄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荊山之下

又曰王莽發長樂宮銅人五枚並起立莽惡之使尚方鑴滅銅人應之

又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人民亡命者盜鑄錢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色銅爲之

又曰無雷國有銅

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

又曰脩玉堂殿鑄銅人四黄鍾四（其音中黄鍾也子鑄黄鍾）及天祿蝦蟇又鑄四出文錢（天祿獸也）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又曰馬援征南海鑄銅柱於林邑國以極漢南界

又曰崔烈納錢爲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又曰蔡子訓適去不知所止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諸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可致住霸城又鑄作銅人列坐於司馬門外

吳志朱異口賦答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晉書曰南陽王模督秦雍時關中飢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

北史曰後魏明帝初爾朱榮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像成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又[illegible]起夔觶篆書文曰宜子孫

又曰開元十三年宋州獻古銅鼎十九及鍾磬觚釜鐺杓盤瓶各數四時宋城尉晉日休因校築獲而獻之

又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環焰足踐菡萏與尊佛之像閒列於殿堂號為真容及山東陷率被鎔毀而恒州獨存

又曰文宗問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宰臣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但且禁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即公擾人李珏曰今請加鑪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銅為器當今以銅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勑一下曾不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視之為常今自淮而南至於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為肆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錐刀之利以緡範為他器鬻之售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嚴切斯其要也

又曰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其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

淮南子曰銅英青

又曰銅不可以為弩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中有銅為人數十頭皆長五尺

又曰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子日中時鑄五石下其銅五石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溶之內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冶之取牡銅以為雄劍取牝銅為雌劍帶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以其在火中尚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銅也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銅之精也

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金色赤如火以切玉如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兵器）

帝王世紀曰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落則墮火矣

國語管仲曰美金以鑄戟劍（鑄）試諸狗馬（倚馬難爲剌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欘（惡麤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欘斫也）

廣雅曰白銅謂之鋈赤銅謂之鍚

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丹楊銅（張華曰此[illegible]為金也）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臺以銅為柱黃金塗之

賈誼書曰下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見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皆有所執皆綴花綵儼然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內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皆作聲音與真樂不異

虞喜志林曰建武中南郡男子獻銅鼓其有銘及其時泓水中鍾上有百餘字人莫有識者

地鏡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士緯曰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鍾則大

南中八郡志曰雲南舊有銀窟數十劉禪時歲常納貢亡破以來時往採取銀化爲銅不復中用

世語曰元康八年陵雲臺上生銅

賈誼鵩鳥賦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張瑩漢南記曰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洮此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誤喜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亦其人胷上有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爲牛銅屋行宮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碧硈歷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轉變綠魚爲之死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中有銅杖長七尺

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因爲純鈞之劒

玄中記曰銅之精爲童奴

嶺表異錄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已來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年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蓋螺之白者非琢玉紅）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緣掘土得一銅鼓率褸載以歸京到襲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

鐵

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鐵

尚書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孔安國曰鐵須礪以成利器）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及革無或不良

左傳昭七年曰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刑書（各出功力共鼓石鐵一鼓而成之）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鐵飛

春秋繁露曰慈石取鐵非人意也禍福所從生亦非人意乎

廣雅曰鐵朴謂之礦

史記曰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也

又曰卓氏宛氏以鐵冶致富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消皆飛去時劉屈氂爲太守後死象

漢書曰高祖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藏之宗廟

又曰張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一百二十斤秦始皇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

又曰張敞弟武拜爲梁相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本法冠也）

又曰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又曰李尋說王根曰政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天文志曰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衡各一端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炭低而鐵仰）

又曰姑先國有鐵自化作兵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降徐宣等曰自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世祖曰卿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耳

又曰公孫瓚從鎮易京處者非當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

魏略曰并底國出鐵錞鑽皆從市之藉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也

王隱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初為縣吏賣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見苞異之便與結交

晉陽秋曰肅慎土無鹽鐵

晉書曰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鱧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障而咒之曰鱧魚變化冶成雙刀石障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

晉書載記曰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齊書曰高祖素儉約後宮物器欄檻以銅為飾者並改以鐵

梁書曰康絢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

後漢書曰桂授為兗州刺史兗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授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莊子曰金鐵蒙以大繩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淮南子曰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耨

又曰鐵不可以為舟

又曰豐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埃投金鐵焉則形見於水

山海經曰克光之山龍首之山其陰多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鋼名曰嚙鐵（嚙去聲鐵玄黃）（經曰南方嚙鐵糞利如鋼食鐵飲水腹中不傷也）

河圖曰赤帝有女諸鐵飛之異

新序曰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為器用而況於人

論衡曰紂力能索鐵伸鉤

盧綝四王起事曰張方請帝還都五千騎皆鐵縵稍

魏武故事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忠而勤事心如鐵石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為弟婚弟少患惡人嘲弄玄度為解而獲免負長笑曰許玄度為弟張十重鐵步障

異苑曰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獲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十洲記曰流沙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為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切泥土

廣州記曰鄣平縣有鐵石

南方草物狀曰鐵出毗蘭州裨夷並舶載鐵至扶南貴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賣不行

金鋼

晉起居注曰咸寧三年燉煌上送金鋼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

玄中記曰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環中以刻玉

南州異物志曰金鋼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匹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南越志曰波羅基國出鋼珠朗照鑑夜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鋼指鐶

抱朴子曰扶南有金鋼可以刻玉體似紫石英外國人名

爲千段至於百丈底著盤以鐵槌打之不能傷以羖羊角扣之則漼然冰泮

服虔通俗文曰亂金謂之[illegible]

鍮石

廣志曰鍮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

鍾會蒭蕘論曰夫莠生似禾鍮石像金

齊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爐荅曰檀越既得戴（轟）貧道何爲不得執鍮

唐書曰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鍮石帶八胯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爲四時浴臺皆用鍮石珷玞爲隄岸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四

布帛部一

絲　素　繒
纈　綵　染

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周禮天官下典絲曰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又冬官考工記曰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玄謂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又內則曰子能言教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也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又曰少儀曰國家靡敝則君子不履絲屨（靡敝賦稅亟也）

左傳隱公曰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亂）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解絲

毛詩鵲巢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又鵲巢何彼穠矣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又邶柏舟綠衣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又鄘柏舟干旄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又淇奧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又絲衣曰絲衣其紑（芳浮）載弁俅俅（絲衣祭服也俅俅恭順貌）

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絲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東觀漢記曰郭泰傳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爲牛靷詔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呂光竊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卒

宋書曰諸葛闡上言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織紝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市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靡無用之工玄黃侵衣章之貴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損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瑕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君爲幽州乎未幾而受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墨子

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淮南子曰蚕餌絲則商弦絕（商金聲春蚕吐絲金死故絕也）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蚕類也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爲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爲木不能治木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脩身返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論衡曰蚕含絲而商弦絕桜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既登故體者自壞耳

桓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叙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色續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皎皎練絲爲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沉則黑

士緯曰絲俱生於蚕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驗吏至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襚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蹋倍蹋爲外倍外爲緎倍緎爲記倍記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脩而不爲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時因祇國致女工一人善織新輕素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皃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蚕焉至蚕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蚕亦以香草食之蚕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桑灰汁所黃之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

繁欽曰茅絲兮同綜冠履兮共處

宋玉釣賦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

荀卿蚕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嵇康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蚕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何用識夫壻白馬紫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蔡邕廣連珠曰參絲之絞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

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而貫十部（敗素染以齊紫也）

東觀漢記曰鄭據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詔

書下官府賜攜素六十疋

漢舊儀曰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都布囊白素裹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表白素裹

魏志曰學者實於人猶藍之染素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孟子曰陳相道許行之言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也

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闕）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班固與弟書曰今齎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

宋玉美人賦曰腰如束素

徐幹團扇賦曰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

古詩曰新人能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班婕妤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象明月

揚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方語歸即以鉛擿次之於槧（七念反）三十七歲於今矣

縉

史記曰烏氏倮以縉遺戎王戎王十倍報之

帝王世紀曰末喜好聞裂縉之聲桀爲發縉裂之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縉者

又曰廣川王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縉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縉丐諸宮人

獻帝紀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縉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服胡爲復作耶詔賣廄馬百餘疋御府大司農出雜縉二萬疋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也傕不從

又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縉綵與之

晉書曰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縉服皆不着

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常以樵箬爲業貿縉綵三五事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後周書曰梁主蕭巋朝於鄴武帝與之宴大悅賜雜縉万段良馬數十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纘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纘裙上加細布裳且爲戎狄性著紫纘襦袴以外國色錦爲袴褶

後魏書曰封回爲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纘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安州興生何事便回曰卿荷國寵恩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絲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篚玄纖縞荊州厥篚玄纁（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物皆當細）

禮記玉藻曰無君者不貳（衣不純絲）非列絲不入公門（列絲正服）

史記曰通邑大都采千疋比千乘家

漢書曰孝文六年遺單于赤綈綠繒各四十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拜朱和建義大將軍賜絳八百疋

又曰光武初起義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絳去嫌重取重不申曲直置絳還之去郎還得絳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拜竟復從劉仲卿居仲卿爲盆子制絳單衣

張璠漢記曰朱儁少孤母以販繒綵爲事同郡周起負官債百萬縣催責之儁竊母帛爲起解債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蒨絳五十疋紺青五十疋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上賜遜繒綵丹漆

梁書曰張讓幼喪母有錯綵經帕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已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平并州悉復故地上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惡紫臭公曰諾三日境內莫有衣紫

風俗通曰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游光厲鬼知其名無溫疾五采辟五兵也按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

世語曰王經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絳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納書棄官歸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染綵也

摯虞决疑曰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唯朝廷五服用綵

裴玄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復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爲辟兵

李陵與蘇武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地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託之雙綵繒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荷中市何以報之流黃素

蔡邕女誡曰禮女始行服纁纁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緗綠不以爲上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紉也

母丘儉報弟書曰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

染

周禮天官下曰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官獻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又冬官考工記曰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禮記月令曰季夏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其眞采正善）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鄭絹反）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黝

漢書王莽傳曰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吳錄曰九眞移風縣有赤紫膠人規土知蟻壘發以木枝

捕其中則蠛緑而生染折染以染絮其色正赤

宋書曰蔣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呂氏春秋曰素染於青染於黄五入而五色畢舜三王染於賢聖而治桀紂幽厲染於幽佞而亡

博物志曰蕪蘇子染法蕪蘇子一升可染一疋直以水浸之耳

釋名曰緗桑葉初生色也

廣志曰烏丸與匈奴同俗丈夫婦人爲木憒朱染之如

益以沓頭

神仙傳曰呂容者商王女也循道於常山食蓬蔂根二百餘年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與貧病者

環濟要略曰正色有五謂青赤黄白黑也間色有五謂紺紅縹紫流黄也

八言　十四　九　王正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五

布帛部二

錦

繡

錦

說文曰錦襄邑織成也

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貴成猶善也）

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衣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童子未冠之稱冠禮曰將冠者時在斯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錦帶（居士道藝處士也）

又中庸曰詩云衣錦褧衣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也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也禪爲褧錦衣之美而君子以褧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左傳閔公曰衛還于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又襄三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五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又襄六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愛之夫往而學焉亦愈知治子産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人重多於美錦也）

又昭四曰晉合諸侯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放也欲使衛患之而致貨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也）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也）叔向受羹反錦（受羹者不通其意且非貨也）

又昭四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也）懷錦奉壺飲冰以蒲匐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匍匐竊往飲季孫也冰箭筩蓋可以取飲者也）

又昭六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也）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

又哀七曰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爲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辭讓）今吾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贈吳）

毛詩淇澳碩人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蝃蝀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相錯也）彼譖人者亦以太甚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

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

爾雅曰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輈馬衣文錦

漢書曰項羽在關中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宜禁之

又曰賈人毋得衣錦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被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疋紺地勾文錦三疋倭獻綦文雜錦二十疋

魏文帝詔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吳志曰蔣欽字公弈爲右護軍孫權常入其內母疏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侈

環氏吳紀曰蜀遣使獻重錦千端

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疋

王隱晉書曰秦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爲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秦甫曰人各有能（不離蹄人）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焰

王隱晉書曰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以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詞甚悽切

晉書曰石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

南史曰宋元凶劭將作難賜袁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蕭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尺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趙書曰前石死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

獻錦一疋

女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嘗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摴蒱取之

唐書曰王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御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亦出錦三十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大曆中代宗勑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敦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玉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小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師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綵衣牙笏錦二十疋

范子計然曰錦大文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少商丘開入火往還而身不燒

尸子曰夫繭捨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工女繅之以爲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鑽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紫也雖美而不尊（孔子家語）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管雖不則聖猶文錦也子產能思幾去知練帛雖溫不煖爲宗廟服）

抱朴子曰籍孺董賢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黼未若堅完之韋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珎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郭璞注曰純疋錦名也組綬屬音祖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不王母出以示之此五岳之眞形圖也文祕禁豈汝穢質所宜佩王母即命女宋靈賓更取一圖以與武帝靈賓探懷中得

一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煖柔滑

又曰周成王時因祗國致工女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便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如雲霞有樓堞有雜珠錦文似貫佩珠也有篆隸錦文似大篆字有列明錦文羅螢燭七幅皆廣三尺

又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群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又曰吳趙逵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即得薑還并獲使報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乎文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小明光錦

又曰織錦署在中尚方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

丹陽記曰鬬場錦署平關右遷其百工也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於蜀而吳亦資西道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

左思蜀都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纚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毋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卧之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張溫表曰劉禪送臣溫熟錦五端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繡

尚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

毛詩終南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揚之水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鵠曲沃邑也鵠音沃）

又九罭曰九罭美周公也我遘之子袞衣繡裳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琮以錦琥以繡

又冬官上畫績曰五采備謂之繡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修其故

左傳閔公曰狄伐衛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必動絕無嗣

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史記曰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不得文繡以示敦朴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漢書曰廣川王去后昭信譖姬榮愛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王刺方領繡（晉灼曰今婦人直領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也）去取燒之

又曰戚織作繡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帛繡綺八千疋

又曰武帝祠太一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繡衣御史使督三輔

又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

又曰劉賓刺文繡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霍光薨贈絮繡被百領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武帝所制

東觀漢記曰更始遂共謀誅百外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外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又曰李忠獨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無望乎取大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魏志曰張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爲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

管子曰桀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衣服衣皮帶茭今則厚斂百姓以錦繡文彩靡曼之衣

范子計然曰能繡細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也

孫卿子曰天子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綵雜間色重文繡

莊子曰楚聘莊子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譏

國語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帝王世紀曰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臺

賈誼曰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屋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為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帶今厚頻子也）

鹽鐵論曰古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縟繡羅紈素綈冰錦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婦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紉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文吏不能為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鮮冠利劍一

歲典職則田宅併集

又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及其加五采之功施針縷之飾則文章煥爛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色之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為講樂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

崔顗易林蜀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玉堂乃無咎殃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

又曰吳主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為久寶妻能刺繡作列國圖於方帛上寫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

吳越春秋曰吳王死辭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璧連組以冪吾目恐其不敢即復重羅繡三掩以為奄明生不昭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論曰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擬以衣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宿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又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杌株管弦樂土梗非其趣也

世說曰曹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戒經六禽變曰寅為衣裳文繡

夢書曰錦繡為憂事有文章夢得錦繡憂縣官也

班固詩曰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衣衾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鞾一量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六

布帛部三

羅　綺　織成
綾　縠　紗
綃　綈　蜀
紬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纚簁也麤可以簁物也

魏文帝詔曰江東爲葛寧比羅紈綺縠

魏志曰自公侯已下大夫以上皆服綾錦羅綺金縷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也

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絕

晉令曰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絳眞文羅一幅帳一絳杯文繡羅一幅帳一絳眞衣羅袴一

王孫子曰贈珠曜日羅衣從風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胷秦王曰願聽琴聲而死召姬人皷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

淮南子曰齊俗有繁繡羅紈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牀於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羅四十尺

徐延年別傳曰道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黃羅衣衣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祗國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異苑曰張仲舒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衆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襪躡蹀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

古歌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

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綺

廣雅曰藝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踦也其文欹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采色相間皆橫也幅言長命者服之使

人命長本遣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班伯侍講金華殿在織綺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又曰孝文六年遺匈奴書使者言單于服繡袷綺衣

東觀東記曰馬后袍極麤疎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直用之

漢書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于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綵之稱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綵綺○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絳石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司馬相如長文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颯纚綺組繽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蟬冕襲紈綺之士此馬遊處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又曰緗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織成

廣雅曰天竺出細織成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

吳時魏國傳曰大秦國天竺國皆出金縷織成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諸官府大劫掠御寶織成流蘇皆分割爲馬棱矣

晉令曰織成衣爲禁物

搜神記曰陳節謁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位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志內有織成下裙

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南郡張碩與碩織成袴衫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流蘇斗帳懸金薄織成綩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二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熟錦袴脚着五文織成鞾

又曰石虎儀者金縷織成合歡袴

高柔婦與柔書曰今奉織成袜一量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氷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范御所貢物多綾是其

所好可籌量增賜

晉安帝紀曰桓玄幼時會于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帔纏金以爲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政服着白綾帽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雜色綾千端

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孝爲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一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又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目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紗袍段及　盤條繚綾一千疋況立鵝天馬剝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在目爲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繚綾一千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袍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弟使作之一疋直錢一萬又與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

拊不荅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羅大紋綾各五疋

縠

三禮圖曰五綵方山冠以綵縠爲之

說文曰縠細縉也

釋名曰縠粟也其形戚戚如粟也

戰國策曰　計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諫計曰王之愛國愛民不如王之愛一尺之縠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僻而使工者以爲能也今治齊國非左右便僻無使也故王之愛民不如一尺之縠（事具冠門）

漢書曰江充召見太一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物復送冰紈方空縠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鶡紗縠單衣

魏志曰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粱肉

揚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蠹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剝綺縠以成榆莢水波文

抱朴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翳承日之華更被丹縠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羅綃垂霧縠（言細如霧垂以爲衣也）

劉楨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絳綺縠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縠三端

紗

東觀漢記曰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融奢侈節常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晉書曰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事具鬻門）

後魏書曰游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

北齊書曰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督

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九京儀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

北史齊盧道虔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唐書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　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　詔董仲君曰朕思李氏其可得乎仲君曰可遙見而不可同帷幄有潛英石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人像不異眞人使此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　海經年而還得此石命工衣李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

若生時帝大悅

又曰江漢之民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　之祠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沉於波中以言蛟龍水虫畏之不侵食也

蔡克別傳曰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媟嫚高平劉整恃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

齊諧記曰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蹤與父同入山至夜二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綾袍云是闓山王闓（山在杭縣）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周官音義乃就宋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綃

毛詩義疏曰楊之水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於玄以狐青裘相宜也）

廣雅曰綃謂之絅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昭王處以單綃華幄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綈

說文曰綈赤黃色也

釋名曰綈似蛛虫之色綠而澤也

史記曰范雎改名爲張祿相秦秦伐魏魏使須賈於秦雎爲微行敝衣徒步入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今叔何事雎曰爲人賃賈意哀之留坐飲食曰叔寒如此哉乃

取其綈袍以賜之後雎見賈賈頓首言死罪雎曰公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書曰文帝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

漢書儀曰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綈褠蔽膝

漢書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　白表裏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諸侯皆以竹木爲之不得加綈錦之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文造飛行殿所幸之宮咸以遷綈藉地車轍馬跡之喧也

竹林七賢論曰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錦綈阮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摽大布犢鼻於庭中曰

未能免俗爾

鄴中記曰石虎　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范子計然曰綈出河東

鹽鐵論曰騠貂旃不益錦綈之寶是以王者不珎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罽

韋曜光毛詩問曰七月之時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罽亦用為之

爾雅曰氂罽也（郭璞注曰毛氂所以為罽犍為舍人曰氂毛也罽胡人績羊毛作衣）

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

吳曆曰魏文帝賜吳王太子罽二張

吳志曰孫堅爲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

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

干寶晉紀曰孫皓遣使詔書賜班罽五十張絳罽二十張紫青罽各十五張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沮渠蒙遜尚書郎王杼送戎罽千疋銀三百斤

鄴中記曰石虎御府罽有巳頭文罽麗子罽花罽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五色罽

鹽鐵論曰今富者黃金馬腦勒罽繡馬掩汗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病蒙絮被絳罽襜乘騂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鬭乃問而去此安靜自存也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謂王曰諸梁時西域胡來獻罽悔不取也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

紬

說文曰紬大絲繒也

釋名曰紬抽也抽引絲端細緒也又謂之絓絓挂也挂於杖端振舉之也

北史曰袁聿脩爲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劭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別信聿脩不受與劭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布帛部四

絹

廣雅曰繁總鮮文縠絹也

說文曰絹似霜

釋名曰絹絚也其絲絚厚而疏也

東觀漢記曰南陽太守杜詡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持喪郡國郵傳絹絹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涅陽縣客舍見馥顏色衰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密招白波帥李樂等率衆來共擊傕等大破之東輿乃得進承夜潛過河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宮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云

平八百一十七　一　程武

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見呼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兒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　及洪犯法自分必死後遂得原

魏志曰趙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招誘豫州諸郡多受其命唯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爲楊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　在者無幾禮躬勤御之戰於芍陂禮犯陷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　多以牛馬遺田豫豫輒送官胡以爲所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辟左右我物有所遺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後悉皆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太八百七　二　王申

又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涕流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絹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白絹五十疋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吳志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

止一疋絹亦足用耳衡云後二十餘日以問母曰此當是種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每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吾答人患無德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殷足

吳錄曰表傅爲太守黄君舉爲孝廉爲業令以俸祿市縑絹餉黄君家黄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蠶令家餉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輒略公爲宰轉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賜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曰劉寶爲伐蜀人作筆功（得千疋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云後着青黄絹單衣來與節言

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万疋其餘莫得比此

于寶晉紀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一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龍妻賚食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

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

晉中興書曰翟楊字道淵尋陽人太守于寶遣船餉之勑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楊無人送致乃更貸易絹物因寄還寶

宋書曰沈慶之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歲果卒

又曰李安人行南徐州事　參軍王迴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万疋綿亦稱此期嚴限峻

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又曰阮佃夫使辛恭權有人餉絹二百疋嫌少不荅書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蕭赤斧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衾衣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摴蒱無褌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於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

至都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遺裘衫迎之

又曰費昶善爲樂府耆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勑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傳物下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康之厮隸也世以販絹爲業

又曰傅昭爲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寘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邃爲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邃從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

後魏書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賄販肆聚斂上令王公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

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復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元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馬爲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尸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疋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賫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巳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具獲自是闔境畏服

又曰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勵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

乞留馥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

又曰李元忠去任歸李魚川李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

又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清貧如是

又曰陽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

又曰　穆弼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

從之遂勑汝陽一郡驢以小絹爲調
又曰高允卒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
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助喪用也
又曰王靈守羅濮爲南兖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
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絹
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
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
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
爲丈暹言之乃依舊焉
又曰孝昭常賜百官射王嘉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籍有司

御覽八百十七　七　王真

不與帝聞閔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
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
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賞
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疋絹纔得
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
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
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
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案典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
物遣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
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
入其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
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
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文宗大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
錄參軍彥芳絹二百疋衣物一副并還先奏高祖太宗書
詔及官告衣物等
後唐史曰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件
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卧弊氊而
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
故有是賜
四王起事曰張方移惠帝於長安兵人入殿取物特調御
絹二尺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疋三日取之尚不缺角

御覽八百十七　八　王真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
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駈羊二百餘口者便勸將至洛得
以爲糧至洛盧志啓以右藏絹倍還羊主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剪
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緜可練無異故體也
又曰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啓見一鬼著絹巾似
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絶倫崔傾懷
招賢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雨
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
抽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爲君作揮衫未得裁縫
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絶矣言畢豁
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心痛夜亡崔曰君

家絹帛鈕婆失耶荅云此女舊織餘兩疋絹在箱中女云之始婦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聰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

先賢行狀曰范郤字孝悌少時曾有外家逢掠者駈其牛取衣物去郤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疋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乃來還所取而辭謝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恪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

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祖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數丈五綵幡蓋大會群臣於太武殿上祖日探三探乃有得絹百疋者有得數十疋者有得土者虎輙大笑以爲樂

孔衍在窮記曰太安二年六月賊遂來入門將家見有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又曰東曹掾田疇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遂敕從所執聽到下車見絹二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惶懼未敢自寧乃還藏用以爲軍儲

世語曰王經字彥律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素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褌也范笑而受之

孝子傳曰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貿錢一萬既葬就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爲妻云能織絹求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去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蕭廣濟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布帛部五

縑　帛

縑

說文曰縑并絲繒也

釋名曰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縑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

續漢書曰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東觀漢記曰王丹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又曰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又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又曰馬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

又曰蔡彤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後漢書曰趙熹避赤眉難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者累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詔賜降胡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笞帝意乃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躬爲櫟陽令功曹萬良爲父報讎自械詣獄躬解械放良後良賫縑五百餉躬閉門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孝獻伏后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等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疋董承使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號曰赤眉圍莒數月或說樊崇曰豈有父母之國而攻之乎莒中人出縑數千疋以自贖乃引去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五年幸偃師詔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

又曰戴封常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又曰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偉當從出無衣甚愁妻即爲致兩縑得以爲衣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魏志曰漢桓帝末董卓爲軍司馬從中郎張奐征并涼州有功賜縑九千疋卓悉以分與吏士

南史曰孫謙齊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受

梁書曰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

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妾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故服青縑袴褶

後魏書曰劉芳初入魏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儒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

又曰楊津除侍御中尉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數外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稱而賜縑百疋遷秘書郎

又曰李元忠嘗貢齊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

又曰高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求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

又曰薛琡字曇珍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都亭理究滯洛陽獄有二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北齊書曰賈思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休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隋書曰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　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并賜縑一百疋米百石復下　詔表其門閭

又曰文帝幸并州留高熲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疋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縑到市賣之逢雨被因共披載後有人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因共爭之各云我縑丞相薛宣劾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紛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縑主稱怨不已宣考乃數服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

何晏九州論曰清河縑　房　綿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鉤細縑十疋

帛

尚書堯典曰舜脩五禮五玉三帛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師之職常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illegible]）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又春官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并州其利布帛

又冬官考工記曰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覿[illegible][illegible]男贄用束帛[illegible]以[illegible]皮裘之[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渥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炭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素積白[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玄）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淳之）明日沃而盝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又檀弓上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得成禮於伯高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又曰七十非帛不煖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婦人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

又坊記曰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幣而後幣帛）

左傳襄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哀上曰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毛詩鹿鳴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周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帛千鈞比千乘家

又曰陳勝乃多書帛言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恠之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中上曰善賜帛十疋郭舍人曰朔齊人多變更致他物射之中則臣榜百不中賜臣帛朔又中乃榜舍人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乃白之

又曰婁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

又曰長安語云城中好廣袖四方用疋帛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從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賜趙帛三千端雜帛二千疋

又曰永平六年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廟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不乘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舍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帳帷什器

後漢書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爲尚書郎賜帛十疋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於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　常宿　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結以自覆金帛桂綿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每就上求錢帛賜家上性節儉

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

南史曰宋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

齊書曰劉顯將之尋陽　顯懸帛十疋約曰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竟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緑絲布袴繡　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素木按食不過一肉有雖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塩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又曰韋珍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熲大閲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閻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

又曰張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弃其妻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勲人而文惠國計不足劉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十萬並在長安樵蘇貴而布帛賤若伐街衢及苑中之樹爲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皆有餘軸之使申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疋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録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勑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賫帛五百疋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

又曰王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刧爲業亡命聚徒以逆驢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俶爲楚州刺史俶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英候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卽須一來京國朕今賜手詔及賜帛三百疋以備山谷所之

戰國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是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以爲冠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乃使之今社稷爲丘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也（貝事）

闕

河圖王板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疋以贈先生

又曰孔子顔淵登魯東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疋練前有

生藍子曰白馬蘆菊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獄處也夫愁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麋賜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此謂惡政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爲帛與馬相疋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荀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采成章邯鄲淳上受命述詔曰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賜帛四十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九

布帛部六

綿　絮　牽離

紈　組　納

綸　縞　絺綌

綿

說文曰纊絮縕也

禮記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衣也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又喪大記曰屬纊以俟絕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帨箴管線纊施縏袟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稺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置水中候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牢以釘密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殯夕下橫屍還床幅巾而已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　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袷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引臥具去辭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動凱亦為之傷感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亦吐之

英雄記曰呂布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即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語林曰謝万就人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陸氏異林曰鍾繇常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

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腳以裲襠中綿拭血

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漢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

絮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此時不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出之

又貨殖傳曰絮千乘家

漢書曰帝以公主為老上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其得漢之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也

漢舊儀曰皇后親蠶還獻繭凡蠶絲絮織室作祭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聞以作巾絮而已

魏志曰曹公定冀州臨祠袁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廪食之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父云孫權作布衣一襲皆擘絮著之強令悌釋服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故見素所著敷枕中有故絮也

晉書曰衛瓘登臨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披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宋書曰顏竣丁父憂起為丹陽尹還中書舍人戴明寶抱

竣登車載之郡合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又曰阮長之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齊書曰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

又曰卞彬蚤蝨賦序曰余之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

淮南子曰滿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蘸藿秀也楚人謂蘸又讀音敵）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為繭生蛾蛾生卵卵着石收得万餘石民人以為絲絮五年長安雨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管寧別傳曰管寧性至孝恒布裳貂裘唯祠著單衣（絮巾）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以絮覆面）自刎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為帽絮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

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珎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襲以通微心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見拭目黃（[illegible]）垢黑目淚所沾污

孝子傳曰閔子騫幼時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

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世說曰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公曰法師今日似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牽離

說文曰絓繭滓絓頭也一曰牽離

釋名曰煑繭曰莫莫幙也貧者著衣可以幙絮也或（謂之）牽離煑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

紞

釋名曰紞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

漢書曰齊俗作冰紈（容曲水也）

又曰齊韓延壽衣黃紈方領

又曰白縠衣表薄紈之裏天子之服也

東觀漢記曰楚王英奉送黃縑三十五疋白紈五疋入蜀梵相以聞詔書還蜀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赤丹紈裏

范子計然曰白紈素出齊魯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有金巒之觀中有瑤几覆以雲紈之素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三條裠

組

說文曰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也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冠也

又曰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繼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綬

又少儀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幾附纏爲沂鄂也組縢以紐帶）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沛公軹道旁

漢書曰錦繡纂組害女工

穆天子傳曰天子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

又曰盛姬之喪叔姓贈用茵組（茵褥也叔姬嫁王姬）

墨子曰昔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果善吳起曰非戒也使之衣而歸妻兄請之起曰起家無虛言

呂氏春秋曰邾之爲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凡甲所以爲固者以蒲竅也今竅蒲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蒲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官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組從風紛紘

應璩報梁中尉樊彦皇書曰登輿北踐燕路方當化銀龜以爲黃髮青組以爲紫

又報平陸長賈璋伯書曰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東文鳴玉於緺組哉

納

魏武令曰吾衣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耳

魏志曰太祖幃帳壞即補納

沒太子妻李氏與夫書曰并織納一端

宋書曰徐湛之尚會稽長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過甚常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主

子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劉湛之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南史曰齊張欣泰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

又曰沙門寶志住建康寳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陳書曰大軍侵鄴造陝城魏兵大合輕騎挑戰侯安都驤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披靡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其具裝驅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莫不應刃而倒

綸

釋名曰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糾青絲綬也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後漢書仲長統書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切三辰龍章之服

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上勿復送吹綸絮

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著紫綸巾

齊書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勑

世說曰謝万詣簡文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布而前既見其談移日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玄黑繒也縞白繒也）（纖細也）

毛詩縞衣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縞衣綦巾聊樂我云（[illegible]）

禮記王制曰殷人冔（況甫）而祭縞衣而養老

又玉藻曰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史記曰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遂發喪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攻殺人逆無道寡人親發喪諸侯皆縞素歸漢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屨爲屨之也而越人跣縞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淮南子曰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之絑則履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被阿緆揄紵縞（[illegible]）

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我軍入漢中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

絺綌

說文曰綌粗葛也絺細葛也縐絺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地官下曰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又曲禮上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乃横斷而巾之）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

又曲禮下曰縝絺綌不入公門（縝單也必表而出之爲其褻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也

又檀弓曰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

毛詩關雎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又綠衣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君子偕老曰蒙彼縐絺是紲袢（父番反）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紲袢之服也）

論語鄉黨曰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之（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必衣以表被之者）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遺建荃葛（服虔曰細葛也）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繒襜絳巾迎上於費上大悅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黄金葛絺賜嚴

又曰黄香爲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黄白葛各一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爲魏王書綷皂黄白各二疋葛越一端往欽哉

呉曆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布越香葛時多盜賊歆渡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呉求細葛君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梁書曰任昉卒後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隋書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錫之乘馬十六絺紵三十箧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於二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以築宮室封之於虞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以觀其辭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濱婦人對曰行客之行嗟然永久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少何敢取之子不早去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說苑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絺紐

稽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羃以纖絺

夏侯孝若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左思吳都賦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練十端竹練三端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諸葛恢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顏測集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冰紈風綌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九

八百十九　十二　福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布帛部七

布　火浣布　紵
白疊

金澤文庫

布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繐布縷也絟細布也纑蜀布也

釋名曰布布也布列諸縷繐慧也齊人謂涼爲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周禮地官下載師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毋暴布（鄭玄注曰不以陰功干太陽事）

禮記王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襄二曰諸侯圍偪陽主人懸布晉孟氏之臣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懸布以試外之勇者）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布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也）

又襄二十八年齊子尾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爲制皆人之所欲正德何以務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周易說卦曰坤爲布

論語鄉黨曰齊必有明衣布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又曰伏犧在兗豫之下蜀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即掘取

漢書曰太山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

又曰高帝曰吾奮布衣而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而卧布被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麤二尺賈直五百出此得不死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没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琁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又曰吳郡本不獻越布陸閎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好之因勅郡獻越布由此始也

華嶠後漢書曰哀牢夷知染絲綿布織成文章如綾絹有

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之華與此闕出閩志）

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董卓有人書回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范曄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疋外三戶共一疋賜博士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之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鄰子不與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布發隆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杭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此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太末布爲白故不如白疊故鮮皮也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晉書曰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謝尚書江夏相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以爲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爲殷仲堪荊州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風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宋書曰王玄謨侵魏爲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蕭昞爲郢州刺史境内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昞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款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曰林邑國出古貝古貝者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

又曰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爲桐初

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

燕書曰宋該字宣孔爲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致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後魏書曰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楊椿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勑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爲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浮其布於波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門麤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煖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椁桓公患

平八百二十　五　畢七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林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又曰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弊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镸由宜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此權權何以為莽莽（權權由養治之莽莽長貌也）

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完堅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遣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為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為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溢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人皆慕之州閭成風

平八百二十　六　畢七

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見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為節非家織布不衣○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筩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為譏世祖患之為發詔議者乃息

越絕書曰葛山者句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

玄中記曰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葛布

南越志曰桂州豐水縣有古終藤俚人以為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斑布以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illegible]後細過絲緜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任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

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　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麤者名曰烏驎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員當竹剥古緣藤績以爲布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温使蜀辭峻峻入内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温嘉其能顯非

俗説曰桓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與諸葛並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馬頭去埒

布三尺許諸葛一步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寛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幷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

夏侯開國吳郡賦曰金玉星煩明當霞聚纖絺細絨青紫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光乎三輔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揚雄蜀都賦曰細絺弱折緜繭成衽筩中黃潤一端數金

魏武遺令曰銅雀臺上安六尺牀施繐帳月旦十五日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陸機弔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火浣布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異録曰日南比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簿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其布浣之必投火中布則火色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焉

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十里當火起蕭洲上純生一種木正爲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燋黑人或得爲薪者火之須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其木皮亦剥以灰煑以爲布但麤不及華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此洲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二種

傅子曰長老說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雨不滅火中

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織以為布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有文無實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曰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為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焉於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其國人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也名為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石火之中雖滯汙淄涅如新浣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瑶為林或云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水流著物如淳漆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膏數升以獻王坐通雲之堂以火浣布為纏用龍膏為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絹木皮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説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著火中則更鮮明也

紵

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厥貢桼枲絺紵

毛詩宛丘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宋書曰戴法興會稽之山人家貧父　子以販紵為業

華陽國志曰獠人買言紵為蘭

朱崖傳曰朱崖　出入　着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其中內頭如領巾象

説苑曰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古樂府曰白紵歌盛稱舞好宜及芳時於樂其譽因白紵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今吳鮮也

白疊

漢書曰其帛絮細布千鈞紋綵千疋荅布（白疊）皮革千石比千乘之家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

吳時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輭白交市用焉

吳篤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氍毹白疊

廣志曰白疊毛織出諸薄洲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資產部一

田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兖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田惟上中。（第二）楊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上。（第一）

周禮春官下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歌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又地官司徒之職曰：均土地以稽其人眾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又曰：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者若今邑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者家所受之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也）

（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諸地皆然）

禮記月令季夏：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耕稼也）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三百步為一里）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億）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illegible]）

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古者謂殷時也）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曰：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公討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魯地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洮曹水文仲不書蓋非卿會也）仲如晉拜曹田也。

又宣公下十五年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又襄公下三十年曰：子產治鄭，使田有封洫。（封疆界洫溝）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及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卒終也）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荅）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田賦）

又哀公上曰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

穀梁傳曰宣公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古者田什一而籍（言借民力什井而爲公耕一藉之什一而稅也）初稅非正也

毛詩小雅白華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箋云池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又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

又大雅崧高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

史記曰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悝苦回反）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碩矣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損也）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韓魏趙三州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音於擴切）

又曰王翦將行請善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行矣何憂貧乎

戰國策曰魏收座爲將攻韓趙勝之魏王賞田百萬座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有功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以座不掩士之迹又與田二十萬

漢書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一歲屯戍萬計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貴）或耕豪民之田稅十五（如淳曰稅其五）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人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人占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

以飄百姓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十畝以供車馬

又曰楊惲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

又曰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溝洫志曰太始三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後漢書曰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長壽街上得之（楳欵也）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又曰樊重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貳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

又曰馬援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援辭況還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並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小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爲司徒視事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丹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張璠漢記曰鄭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華嶠後漢書曰范遷爲司徒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兄子

又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魏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於許得穀數百万斛於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患遂得以兼滅羣兇克平天下

又曰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稸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

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吴無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三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馬郎爲丞相主簿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

又曰鄭渾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曰劉靖都督河北諸軍事又脩廣戾渠陵大遏水溉灌薊南北三百里使種稻邊民利之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

晉要事曰安帝義熙九年右丞張須元議瑯瑘及湖孰界有皇右脂澤田四十餘頃參詳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王惠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

齊書曰王騫爲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梁書曰夏侯夔爲豫州刺史率軍人於蒼陵立堨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也

又曰鄧元起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後魏書曰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引見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又曰裴延儁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毁多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曰帝賜穆提婆晉陽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提婆怨光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盧群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群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又曰起居郎崔覲隱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給奴婢令遞日供飲食之費覲與妻家事一不以問但水石自娛而已

又曰溫造爲河陽節度觀察使復懷州古秦渠三縣并地悉爲良田後造左遷出爲朗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說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直錢百金一直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天貴之極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又曰務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弃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

皆得志史起對曰羣臣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田也漳水存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過也明日召史起問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對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雖死願王使他人遂之王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避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號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春秋後語曰趙列侯謂其相公仲連曰寡人所愛可以貴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列侯乃命公田萬畝賜善歌者二人公仲連許諾而不與居一月列侯從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爲閒田

蕭廣濟孝子傳曰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貨家貲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

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越絶書曰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疁者吳王田也

又曰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肥饒謂之富中

盛弘之荊州記曰雉陽縣界有湯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重以溉灌所收常可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鄡江之西岸有盤石下有良田極膏腴者一畝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暎徹不於此中

續搜神記曰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疏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逕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隨之初入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崔寔政論曰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王朔上求假貸以救曰[illegible]陽谷口之利涇渭二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illegible]兩年[illegible]與灌並畝貨一金號爲陸海

應璩書曰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

曹植表曰乞城內田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又籍田論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柳夾路名菓被園宰農寔掌是謂公田

唐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為招田使融方恣睢稍不已附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致田園有地數百頃上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

[illegible]八百王　士　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二

資産部二

農　耕

農

周禮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禮記月令孟春曰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又仲春曰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大事兵役之屬）

又孟夏曰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爲妨蠶農之事）是月也命有司巡行田原勸農勉人無或失時（以勸農人及時）

又孟秋曰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又季秋曰乃命有司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又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又仲冬曰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

又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又昭元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本曰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推種生故稷好農（神始祈從道道必有跡而姜原履之意感遂生后稷於扶桑之所出之野長而推演種生之法而好農和爲會神於明也）

尚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又洪範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一曰食（勸農）

又梓材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種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論語子路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漢書曰喭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亦出）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有田一廛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後漢書曰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漢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隋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嬾音力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又曰崔悅字行遊遷鄢陵令每至春農身到廬佰觀民耕桑農無廢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南史曰宋張興世爲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也

又曰北澤燒火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力歸于上

又曰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者地廣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故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

又曰先王者善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又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者也

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爲農師賈精於市不以爲市師

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國語管仲曰昔者先王處農就田野令農夫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務各有宜）權節其用耒耜耞芟（權平之節其器用小大得內之）（耞拂也所以擊草芟大鎌所以芟草）及寒擊槁除田（寒季冬大寒之時槁枯草也）以時時耕（耦耕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耰磨時雨至當種）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耨茲其鎛鋤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茅脫襏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蓋）沾體塗足（霑占）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暱近）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者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

氾勝之書曰農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

又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愛民之至

風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籍田

孫盛作南昌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皆其農桑

梁州記曰黑水村有魚池池上立美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官良田數十頃故以美農爲名

耕

周禮天官上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

禮記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諸侯九推（鄭玄注曰帝籍爲天神借人力所治之田也蔡邕章句曰禮成於三故天子三推卑者勞殺三公五推也）

又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又少儀曰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左傳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種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又襄公十三年曰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

（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親）

又昭公五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閭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殺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討未得用其雖勇士以求入於光退耕邊鄙）乃見鱄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

穀梁傳成公曰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以徼利其戎車）

論語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又微子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論語比考讖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

又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以草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和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故太子建之孤子勝耕於野

又曰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壟上曰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子爲人傭耕何富貴邪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高后立諸呂爲　王擅權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醼飲曰請爲太后歌田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

戰國策曰主父欲代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舉士即民務名不好本朝上賢即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漢昭紀曰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九年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

又曰夏侯勝每授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後漢書曰王莽末盜賊起人皆憂移徙逋逃莫事農桑于恭遂獨耕鄉人止之曰世方擾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正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柰何不耕

東觀漢記曰梁鴻乃將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又曰承宮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吳錄曰徵崇字子和遭亂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任延爲九真太守迺教其耕犂使之冠履

晉書曰朱沖字巨容少有志行閑静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

又曰趙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宋書曰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請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自耕耳

齊書曰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

梁書曰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趙書曰東耕儀直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璽出御衣跽受黃門侍中侍中釋劍攀跽以穎授尊太常讚曰皇帝親耕籍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跽取耒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璽

管子曰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

又曰行其游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

又曰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

晏子春秋曰有納書景公者曰吾不知晏子之惡己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憎晏子退而窮處東耕于海濱

墨子曰魯南鄙人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曰今天下莫爲不若已墨子曰今小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何以樂已復也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織之事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耕而王所以勸耕

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爲螟螣蚼蠋（蚼音劬蠋之欲切）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於治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囂囂然弗顧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患無孝名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

振京師

傅子曰耕根車天子親耕秉之蹕猪車畋獵秉之

山海經曰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六韜曰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

國語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監之（監察）太史贊王（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也）班三之（班三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之）

又曰管仲對齊桓公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數百人皆不耕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

又曰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書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民有十年之蓄

說苑曰曾子衣弊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終不受

太元經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一日種頃也

拾遺錄曰帝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耕十頃之地

董正則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操傳物多通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壠畝之上於是釋耒下袒相就而言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耶耕者聞之慙謝還也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覩其顏者肅如也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朞月之間增户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茌平界與師欣家傭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資產部三

耒　耜　犂　耦　種殖
耘　耔　耨　鎒　耰
銍　銚　鎛

耒

釋名曰耒耜也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耜

世本曰咎繇作耒耜

周禮冬官考工下曰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耜耒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耒下前曲接耜）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禮記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冰既入而令有司告人出五穀之種明大寒氣過農將興脩田器）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脩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䟽理鄧艾曰昔姜維有斷隴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梁書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

唐書曰永徽三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

耜

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

周禮地官下山虞曰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刃也服牝服車之材）

又秋官下曰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禮記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

毛詩國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又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又覃利也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祀急也）

又周頌曰良耜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王隱晉書曰徐苗少孤家貧好學晝執耒耜夜不廢讀誦

後魏書曰趙琰遣人買耜刃得剩利六百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唐書曰高宗行籍田之禮躬執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於千畝耳初將籍田先止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及乃命徹之

國語曰周制有人曰民無懸耜（言常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奧深也）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誘注曰六尺爲畝三尺爲甽）

犂

釋名曰犂利也利則發土絶草根也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作樓犂用工甚費隆乃教作樓犂省力過半

又曰弘農太守劉類多市犂鑄載所部貿絲

管子曰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内丈夫二犂童子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令農始作服于公田

鹽鐵論曰庶人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犂下種輓樓皆取備焉曰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耕一人種二人輓樓凡用兩牛六人一日則種二十五畝其懸絶如此

陳留耆舊傳曰蕭令陳龠字叔明躬自握犂種五種穀有黄雀隨犂翔集上

崔寔政論曰武帝以隨遇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

唐書曰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石中得古鐵犂鏵有平陸縣字因改河北縣名爲平陸縣

後唐史明宗上顧謂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觀稼見百姓父子三人同曳犂耒者力農如是深軫予懷可賜耕牛一頭

耦

說文曰耦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

周禮地官下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共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

又冬官曰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閒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毛詩周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箋云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

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許申胥（許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于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爲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

種殖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首種不入（舊說云首種謂稷也）

又仲秋曰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

又禮運曰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也）

尚書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

尚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鳥朱鳥謂鶉火）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大火大火也）

孝經援神契曰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汙

禾宜稻

說文曰禾之秀實曰稼莖節爲禾從禾家聲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

史記曰棄爲兒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

漢書曰景帝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曰王莽地皇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illegible]丈生有液湯[illegible]其黏黓）又種五粱禾於殿中（蓋以五色禾也）先鬻鶴髓毒冒（音瑇瑁也）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爲黃門郎令主之

東觀漢記曰茨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緼著衣民墮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炙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溫暖

吳會分地記曰下山若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箠句踐遣使者取從於南社種之蕪治以爲馬箠獻於吳

陳書曰陳靈洗爲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橫林若灌以渠水壖以肥壤（壖畔也一作耎也）一人養之十人拔之林必無餘枿

又曰昏張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粟麥（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蠃蚌之肉多疾毒（[illegible]）之害（[illegible]）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illegible]）墝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米

呂氏春秋曰冰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論衡曰后稷爲兒種藝爲戲

氾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時一可擣取炊之不減粱米又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斗大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莝之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漬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撓如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溲勿令濕至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不蝗蟲無馬骨汁亦可用雪汁五穀之精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地中治種如此則收萬倍

又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彊者斬束立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傷於太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以棘

柴曳之以龍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絶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遊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未生心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戛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出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載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屈於土中而死

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

又曰種麻須輭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秋

又曰種枲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卯九穀忌日不種之避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穰則害瓠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瓠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之後可種冬葵八九月可種乾葵

物理論曰稼猶種也古今之言云今夫稼農之本也

耘

說文曰耘除田間穢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壅苗爲蓘）

毛詩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周頌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曰丈人老者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宋書曰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爲箔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寒衆從之

管子曰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吏請以粟公曰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養人也何以其養鳥也

耔

說文曰耔壅禾本也

晉書曰陶潛歸去來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耨

釋名曰耨似鋤以耨禾也

左傳僖公下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爾雅曰斪斸謂之定（孫炎曰鋤屬也[illegible]人曰拘欘名廣雅曰定耨也又曰養苗之道鋤）

（耨如鉏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封地除草也）

魏書曰公孫淵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

淮南子曰耨者剡耜而耕摩蜃（蜃大蛤也摩令利用耨除草也）

又曰芟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荊釋）

又曰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

钃

釋名曰钃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說文曰钃斫也齊謂兹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鉏類之鋸欘钁類）

又曰匠人有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

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鎡基田器）

耰

說文曰耰摩田器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賈誼書曰秦民借父耰鋤猶有德色

銍

廣雅曰銍謂之刈（說文曰江淮以銍爲刈也）

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也）

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釋名曰銍穫禾鐵也銍銍斷禾穗聲也

銚

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也

世本曰倕作銚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然後成農

鎛

釋名曰鎛亦鋤類迫也迫地去草也

毛詩周頌良耜曰其鎛伊蔡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又周頌臣工曰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其錢銚鎛銍穫也）（箋云奄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四

穫　穡　䅽　架　園　圃

穫

說文曰穫刈禾也

毛詩小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又周頌良耜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又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

爾雅曰挃挃穫也（挃挃刈禾聲也）

南史曰齊文惠太子常幸東田觀穫稻范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虞喜志林說晏子曰景公爲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穡

說文曰穡穀可收嗇也愛濇也

尚書大誥曰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畝業乎）

又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物理論曰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尔稼農之本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苔耨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䅽

毛詩大田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東觀漢記曰桓榮遭倉卒與族人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安復有施用時乎後榮爲太常榮子謂元卿曰平生笑吾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豫知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歲飢捃者無數袞乃引其家子以退曰待其間既捃焉從者以爲從捃也捃與旁[illegible]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捃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蟛蜞以資養

宋書曰沈道虔居武康縣北石山下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庾異行別傳曰君妻樂氏字子澤捃君與妻捃而產於澤遂以命之

架

釋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穀也或曰羅架三文而用之或曰以杖轉於頭故名之也

廣雅曰拂謂之架

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也

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耞芟（耞拂也所以擊草）

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攡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拂（僉連架也所以打穀）

王褒僮約曰刻木爲架屈竹作杷（架擊禾也）

園

說文曰園所樹菓也

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毛詩車鄰駟驖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爲諸侯也囿所以養禽獸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

又國風將仲子兮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強韌之木）

又小雅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周禮天官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鄭注云園蕃也）

史記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梁孝王傳曰王有罪入朝乘布車從兩騎入匿長公主園（張晏曰布車喪人乘之也）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後漢書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噎敢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甚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多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切切猶勤勤）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鳥子生而啄者曰雛也）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續漢書百官志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謝承後漢書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身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春秋曰呂布問大祖明公何瘦大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大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顏斐爲京兆太守起菜園使民投閑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也毛皇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見帝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寮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又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晉書曰華廙免官後棲遲家巷武帝登凌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終於平北將軍送故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帷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録資財盡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上

又曰王戎爲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又曰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江逌諫以強賊未滅宜避軍備嘗存儉約以率羣下

又曰氾騰字無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於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南史曰臧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

宋書曰茹法亮於宅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園竹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有人竊園中菜道虔自外還見之即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齊書曰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其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王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梁書曰徐勉爲書戒其子崧曰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又曰劉慧斐隱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燕書曰昭帝時有異爵素質緑首集于端門東園樹棲翔二旬而去夏以異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爵園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

又曰高聰爲中尉所彈遂廢于家斷絶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爲珎異

又曰元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菓皆出其園

又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

北史曰齊盧景裕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北齊書曰河南獻王孝瑜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眈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斅處處營造

後周書曰後周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耳

唐書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致賓客煬帝時嘗犯法懼罪逃亡入司竹園嘯集亡命衆至數萬及義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應義師

莊子曰漢陰丈人爲園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一日浸百畦子貢教以爲桔槔

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
韓子曰昔弥子瑕寵於衛君與遊於東園食桃而甘以其
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漑其園江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爲之不採（言人畏之）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告左右曰敢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
者欲諫不敢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
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高居悲
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黃雀方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
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
哉乃罷兵

風俗通曰園援也從口袁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
玄晏春秋曰又好桑農種藏之事且養雞蠶爲園圃之事數
不舍力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此桃霜下結
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園此園皆植寒
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獸皆畜此園也
世說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識主
人徑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宴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
好惡傍若無人
又曰簡文帝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梁間想覺鳥獸自來親人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不釋鋤與瓦石
不異華捉而擲之
向秀別傳曰向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
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畫贊曰蘇耽常闇夜有衆賓來耽告母曰人招耽
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
足供養
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園中有三水碓
三秦記曰漢武帝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
名含消
又曰漢武帝菓園有大栗十五枚一升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過行見恐盜者
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歸
幽明錄曰武宣程羈偏生未被寒家常使種葱後連理

樹生於園圃
殷仲堪遊園賦曰尓乃杖策晨遊以詠以吟落葉擁蹊蘩
下成林
曹植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
追隨
劉詠之天公牋曰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歲值荒水
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
謝玄與姊書曰以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任豪嬾形
模也姊想臨此亦小有所散

圃

說文曰種菜曰圃
毛詩雞鳴曰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又七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周禮地官下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禮記射義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左傳莊公曰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囿苑也）遂奉子頹以代王

又僖公下曰秦師襲鄭鄭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又哀公下曰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也）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莊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謂是采眞之遊

韓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辭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疏圃之池浸之潢水三周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illegible]）

風俗通曰圃補也從口甫聲

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三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焉

曹植籍田說曰夫凡人之爲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五

資產部五

蠶　繰　維車　簍
絡車　梐　機杼　梭

蠶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蚕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蚕室焉）

又夏官馬質曰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蚕書蚕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也物莫能兩大禁再蚕者爲傷馬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蚕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乃修蠶器（蚕器曲植籧筐之類）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祀皇后享先蚕先蚕天駟享將蚕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

又孟夏曰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稅一以繫蠶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自以桑爲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

又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由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蚕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蚕蚕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又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音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春秋文耀鉤曰商絲總蠶合絲（絲緒總蚕合絲以緒用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大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爾雅曰蛾羅（蚕蛾）蜆蛹（音縊蚕蛹）蟓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蚕也）雔由樗繭（食樗）棘繭（食棘）欒繭（食欒）蚢蕭繭（食蕭葉者皆蚕類）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

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簪珥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往來觀之以爲娛樂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茨充爲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績紵之屬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年徐州蠶蛾喫人死殘者一百餘人死者二十二人時高肇專政聚斂不息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又曰文德太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親蠶

又曰開元中上命官中食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又曰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繭厚白淨與常蠶不殊

又曰大曆中太原府清河縣人韓景暉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

韓子曰鱓似蛇蠶似蠋人見蛇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

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賁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

又曰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食暑而不飲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商絃金聲也春蠶吐絲金死故絕）賁星墜而渤海決（賁星流星也勃海水之勃怒也）

又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殘桑

淮南萬畢術曰白芳七結浴蠶

又曰僵蠶使馬不食（欲飼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馬害蠶人亦以僵蠶磨其齶即不蠶也）

抱朴子曰甘始以藥粉桑長蠶蠶得十月不老

金樓子曰楊泉蠶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荀卿有蠶賦德淵近不見之有文不如無述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欲極其言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來迎我後方士晝臥朔遽口呼若極貞者吾從天上還方士遽以聞上以爲面欺下朔獄朔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蠶蠶何若曰喙呥呥（仁廉切）類馬色班班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爲詐願使使上問之上曰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我止方士也罷方士

東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列仙傳曰園客濟陰人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五色蛾止其香木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客與俱蠶得繭大如盆

郭子横洞冥記曰寒青之國其國人皆以鳥爲衣其地多霜雪陰翳忽見日從南方出則百獸皆鳴國俗以爲祥異有蠶色青長一丈亦曰青蠶績其絲大如指一絲可羈絆牛馬國人常以十丈充黄門之廐以拘馬也巨象師子帝令以此一絲繫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弁山有野蠶爲繭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徽蔟者徽便以與之自弃其蠶

搜神記曰舊説太古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戲馬曰尔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絶韁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足蹙之曰尔馬而欲人爲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蹶然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枝得女及皮乃盡化爲蠶績於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拾遺録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投火則經宿不燎海人獻堯以爲黼黻○顏氏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石升船皆實驗也

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能見祭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半作餻糜像此也（一云吳郡張誠）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

女尚書（[illegible]曰可止）執饋者以桑授蠶母蠶母以桑適[illegible]室也

先蠶（儀注曰祀先蠶前三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祠先蠶也）

罷遣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漉而止

三輔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蚕二十箔

玄中記曰大月支有牛名爲日反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大小如指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

又曰北氏食桑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七年而死去琅耶四萬里（[illegible]）

林邑記曰九眞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蚢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以養之愛蠶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日八日便剖蠶生多養之是爲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甖中隨器大小亦可十紙百紙蓋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爲愛珍亦愛子績成繭出蛾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

八二五　五

頭徵廣州記曰吳黃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illegible][illegible]冢得金蠶曰琴石數斛

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柘蠶食柘葉可以作綿

崔贛易林兌之坎曰飢蠶作室絲多亂緒端不可得

又震之說曰秋蠶不成冬種不生

龍魚河圖曰蠶沙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爲修短驗於物者也

物理論曰使人主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則其用豈徒絲繭而已哉

雜五行書曰今商種蠶者九棘辟縣宜蠶桑

又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

呂氏本草曰石蠶一名沙蝨神農雷公酸無毒生漢中治五淋破隨肉解結氣利水道除熱

孫楚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illegible]著既溫而蛻而蛹以爲蛹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

閔鴻蠶賦曰體龍頭而驟喙[illegible]素於羊

八二五　六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古艷歌曰日出東方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陸機詩曰老蠶晚績縮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illegible]蠶蛾[illegible]蝙蝠

[illegible]書曰家君常言蠶者三當死夜半蠶騎至人[illegible]也今者一行而化其兩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illegible]無腸胎無五藏蛘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腸而育也

繅

禮記祭義曰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

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說文曰繅繹繭為絲也

尸子曰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為美錦

列仙傳曰園客[illegible]繭大如甕繅一繭數十日繅訖俱去莫知所如（[illegible]）

繀車

通俗文曰[illegible]織謂之繀（[illegible]）

方言曰繀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

孫德[illegible]賦曰[illegible]之名[illegible]大聖乎創[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天運以迴行象[illegible]規矩不辭勞以自[illegible]物功參天地軒轅[illegible]以[illegible]所用[illegible]存王室更流[illegible]於輪端[illegible]而散[illegible]制以整木[illegible]日以[illegible]貞[illegible]月以造[illegible]輪之[illegible]之工巧[illegible]或[illegible]綿綴或匠[illegible]於指端號[illegible]之鳴[illegible]之兮[illegible]

篗

方言曰篗榬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榬（[illegible]）

說文曰篗收絲者也或作䈅從角間聲

絡車

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格（[illegible]所以轉篗[illegible]也）

柅

易姤卦曰繫于金柅（柅者制動之主）

通俗文曰張絲曰柅也

說文曰檷絡絲檷從木爾聲讀若柅

機杼

毛詩谷風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字林曰[illegible]（[illegible]反）機下所履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出家婦燔其機也

列女傳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後得[illegible]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反求[illegible]人知其害本羊子慚而棄之學一年復歸貞義引刀斷曰此織生於蠶繭治於絲繭加之機杼一絲而累以至尺今若斷之損棄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而變歸何異斷機哉羊子大慙復出七年不歸

列子曰紀昌者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到眥而不瞬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illegible]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

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王逸機賦曰舟車棟宇為之工也杵臼碓磑直巧也槃杅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勝複迴轉剋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

三轉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宛若星圖屈伸推移一往一來[illegible]搖多容俯仰生姿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又曰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緯之（[illegible]）

鄧粲晉紀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兩齒

異苑曰陶侃[illegible]網得一織梭[illegible]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而躍

[illegible]八百二十五　　張演

宋本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資產部六

織　紡績　漂　洗

織

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也紀緯綜機縷也縷績織餘也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

左傳文公上曰仲尼曰臧文仲妾織蒲三不仁

毛詩國風大東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牆

魏略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耶遂不應太祖曰眞決矣遂與絕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勑妃妾紡績織絍習爲家人之事

吳志曰陸凱上疏云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又曰華覈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

南史曰齊宣孝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

唐書曰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令人就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績織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又曰收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織請其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猶自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母曰婦人

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心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非語也使衣而歸其父請仕之起曰家無虛言

又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之也而越人跣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也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國語曰句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

焦贛易林家之無妾曰織帛未成緯畫無名長子逐兔塵起失路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何所

至矣子曰自若也（言未就情）母以刀斷其織子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則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何以異於織績而中道廢而不爲豈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

又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耳（經者總緊緯以成文猶有經國治民之義）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可以爲將（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將強乃能除亂以幅喻將也）畫者所以均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畫傳也正官長也畢集得畫以前後無得差而後齊）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物謂一文學也不知文足多少使惠世與蕪而莫貴也都大夫主治民理衆也）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以爲大行人（攝使緯交斷幽入不失理也捆大也交好鄰國不絕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綜攝縷令往引之令衆以關內師取合人衆使令有節關內師封疆內之師衆）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爲內史（[illegible]多少情繳也）（內史之治民也）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爲相（相當大任）（聖國不撓而僕巴有若軸）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爲三公（[illegible]）（不窮物三公道德絜備無[illegible]竭也）文伯載拜受教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旣葬即詣主人將償其直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爲永妻永不得已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妻爲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人大驚卽遣永夫妻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爲卿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

仇池記曰仇池縣庫下乘安織婢綾羅絹布數十張機

崔元始正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至積草伏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具以上闕

古豔歌曰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爲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古歌辭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絃遽未央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被徒元書曰且脩田農作園圃織絍紡績爲生作之本利常令供養之物有羸剩

紡績

左傳昭公五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以爲嫠婦（[illegible]）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而藏之以待外攻者）（[illegible]）及師至則投諸外（[illegible]）

毛詩國風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婆娑舞[illegible]）（不績紡）

又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illegible]）

漢書曰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又曰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illegible]）

晉書曰鄭袤妻曹氏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

南史曰宋袁粲幼孤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延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又曰齊劉楷爲交州與垣墨深同行墨深未至交州而卒

曇深妻鄭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嶺晝夜紡織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

又曰梁武丁貴嬪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將娉之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又曰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疾親戚相弃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

陳書曰陳靈洗爲仏侯數妾無游手普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不儉恪

隋書曰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躬自節儉晝夜紡績蓄財十年而葬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又曰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既寡之後恒自紡績每夜分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成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尔先人之用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唐書曰永泰二年夏賜安南節度娘金氏兩丁侍養金氏本賊帥陶齊亮之母以忠義訓齊亮齊亮不受遂與齊亮絕自績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稱之仍詔本道使每季給銀二兩充衣服以終其身

國語曰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忓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從叔父爲大宗）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謂不達也言己居官而未聞道）

春秋後語曰甘茂亡秦齊路逢蘇代將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逃遁至此（遁逃也）無所容跡（容跡猶容足也）吾聞貧人女與富人會績貧人女曰我無錢以買燭而子燭幸有光子可以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斯在也言貧其子此一儥也）今臣困而子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秦願君以餘光振之（振救也）蘇代許諾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合燭相從夜績徐吾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我爲斯便不亦可乎

異苑曰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續所在燃燭罵云何物鬼攜去戶外即有應言斷寄避雨竇中不偷姥自執光燭驚懼竄入無所見姥亦尋獲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父業經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業舍於亭傍靈芸年十七居貧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

漂

說文曰漂水中擊絮也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中子胥曰豈可得食乎女曰諾即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母令之露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

中（闕）春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司馬彪曰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澣

禮記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礼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手曰漱足曰澣和濟也）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

毛詩葛覃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澣謂濯之耳）

又栢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漢書曰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長子建爲郎中令以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師古曰[illegible]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小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晉書曰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唯嵇紹以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鄭袤妻曹氏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

宋書曰左僕射謝景仁性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無一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梁書曰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

又曰昭明太子統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南史曰陳王逡之衣裳不澣几案塵黑

唐書曰肅宗性儉約衣服無純繡嘗出衣袖示韓擇木曰朕已三浣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澣衣

仲長子昌言曰文王以石澣布以浣

龍魚河圖曰婦人無以夫衣合衆澣之使之不利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以觀其辭子貢曰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欲乞一飲婦人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婢子

風俗通東海王吳興議曰吳平仲以齎君者故澣其衣冠振其塵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illegible]者所以建圖也建國書少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illegible]）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又曰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illegible]）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illegible]尸也肆猶陳也凡[illegible]）

周禮冬官匠人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

又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

又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illegible]則其所好者不正）

又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illegible]者所以審慎[illegible]）

左傳文公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illegible]出姜也[illegible]有罪出者異也[illegible]）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宣公上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蒲胥之市秋楚圍宋也

又昭公三年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也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大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不敢勞）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又曰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毛詩國風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又曰定之方中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論語比考讖曰從善得譽如負如歸市（[illegible]）

（則相尋又之肖）古史考曰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

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又曰齊桓公宮中九市管仲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也

漢書曰曹參相齊使者召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子諫不聽乃胥靡之（應劭曰[illegible]聯繫[illegible]以[illegible]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

於市

又曰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之爲市門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辱捕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衆爲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又曰剌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緱橫恣意大治宮室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永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循貧弱不私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市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晉灼曰翦張禁酒趙）

（劉兆二人作讙讙之家）事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

又曰人君不理則畜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郡拼者軍罪之下小料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犯營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

東觀漢記曰樊君重治家產業起治廬舍高樓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雜果檀漆桑麻閉門成市

又曰江革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行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其與之

又曰光武以祭遵爲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斷也安邑令出勑市令遂賈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之沛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其後小民爭訟輒云第五掾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

又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猶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去

又曰竇融請孔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天下擾亂唯西河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胡羌市曰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日輒致豐積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經

又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典略曰荆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狗屠及高漸離爲友軻嗜酒日與狗屠飲於燕市漸離擊筑荆軻和之而歌相泣

魏略曰趙岐逃難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荅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者當有怨者乃載岐歸家

魏志曰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

又曰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典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又曰袁紹以董昭領魏郡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以爲閒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之

又曰顏斐爲京兆太守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陜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將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又曰梁習爲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十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勑郡縣自將治中已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而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訴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祜都督荆州卒而州人正市聞祜卒皆號慟罷市

宋書曰申坦坐法當弃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御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百五十餘里

又曰桀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孟子曰市鄽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願藏於市（鄽市也）

又曰軻少貧毋將在墓閒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識書禮之義

孫卿子曰賈精於市不可以為市師

韓子曰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入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又曰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客過而予女金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又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戒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聳懼

又曰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敬屬市）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其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與言以命發亦不信故不敢為姦也）

又曰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今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灾乎其一人對曰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帝王世紀同）

春秋後語曰初廉頗之免於長平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去及復用客乃復至頗謝遣之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天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勢我即進君無勢我即去此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後語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杜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

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

又曰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為相國時諸侯多辯士知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重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改定一字者與千金莫能有定者

桓譚新論曰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所據其民會日相與為夜市如不為則有菑

風俗通曰市井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

又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討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嗤笑之還相問乃真兄弟也

列仙傳曰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中厭若以糞灑長吏試之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欲殺之乃去灑者家室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曰見

乞兒與美酒可以免破家之咎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宿處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隴劝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伷議以鮮卑隣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師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至于茲數犯障塞吏民創楚不與交關唯至朝市反戎雍服非畏威懷德殖中國珎異之故耳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又爲方市闤門周環列肆商賈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漢宮殿疏曰交門市（在渭橋北頭也）李里市（在雍門東）交道亭市（在便橋東）細柳倉市（在細柳倉）

太八百二十七　張魯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陽嘗著布衣緯帽牽猪過市乞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同遊

陸機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陽市在城南

衛玠傳曰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豐國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軸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鬭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資産部八

屠　酤　壚

肆店附　賣買　賙會

屠

周禮地官下曰凡屠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賦給作器物也）

史記曰魏公子毋忌請朱亥奪晉鄙軍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乃臣効命之秋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爲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

買一片猪肝屠者不肯爲斷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已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也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説平生不以屑也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太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

周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衆多畏憚太祖氣凌之嘗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袒其腹謂太祖曰爾豪則刺我太祖即刺其腹市人駭觀執之屬吏李繼韜惜而逸之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驍驤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豈可貪爵禄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又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技成而無所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燕丹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者屠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命屠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

一牛之躰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爲刀十九年刃如新硎（庖丁宋人硎刷也）何則遊乎衆虛之門

賈誼書曰屠牛坦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剝割皆中理

鹽鐵論曰騏驥輓鹽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脱之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魏文帝與吳質書亦云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傳咸集曰屠牛酤酒釁金錢作錫皆有損害

酤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

漢書曰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

後漢書曰瑯琊海曲呂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賖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又曰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又曰崔寔初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劫也音疋妙反）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

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吳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賖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當相還

宋書曰吏部尚書庾仲文尚書中令奴酤酤酒利其百十

後魏書曰鄭羲爲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

又曰和元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爲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榷酒錢舊皆隨兩稅徵衆戶自貞元已來有土者競爲進奉故上言百姓困弊納輸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濟其私爲害之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一州之請推爲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旗甚高然而酒酸不售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也曰狗猛也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有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狗猛欲道之士懷其術而往欲以明萬乘之主臣爲狗猛迎而齕之如此則主所以蔽賢士所以不用也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視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謳歌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萬錢有過主人逐之主人酒更酸敗遂至貧窮

又曰女凡者陳留酤酒婦也作酒甚美遇仙人過飲以素書五卷爲質女久開書乃養性交接之術閉房與諸少年飲酒與宿止行文書法顏色更好如二十時仙人後過之笑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追仙人去

曹植樂府歌曰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盧

漢書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卬（弟且也）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卬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鄭氏曰盧酒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

又曰霍光秉政趙廣漢事光及薨後廣漢爲京兆尹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

又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爲一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盧故以盧名肆臣瓚案盧酒瓮）

世說曰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盧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又曰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盧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盧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齊謝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

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盧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肆

周禮天官內宰之職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又地官下曰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猶近也俱見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左傳襄三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與人列肆販賣使偷盜爭鬪上視以爲樂

謝承後漢書曰郭泰拔申屠子龍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漢書曰世祖怜盆子賞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疾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

晉中興徵祥記曰烈宗世會稽王輔政於府內園中穿池築山山池之間處處有肆使婢酤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幸乘舡至酒肆輒攜入肆買酒肉狀如市鄽以爲笑樂

梁書曰呂僧珍爲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效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邵名知人歷客會則知虞永賢入幘

肆則拔樊子昭

晉令曰坐盧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殷氏世傳曰蓋寬字元祥河南緱氏人始出寒賤未知名君見而友之康父爲屠肆乃就拜其父於市衆皆驚歎名位至司徒

楚辭曰蓮蕙若以爲佩過鮑肆而失香

張衡西京賦曰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

繁欽嘲應德璉文曰應溫德云昔與季叔子俱到富波飲於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卑偶悅之夜與蔽通便生足下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揚子法言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賣書市肆）書不經非書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顧曰王開山郁生此兒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

店

世說曰阮脩字宣子常步行以一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酣暢

崔豹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賣買

周禮地官下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又曰司市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賖貰而予之）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司農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為之券書藏之也）

又曰賈師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禮記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左傳昭七曰公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

史記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五百金買其首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期年千里馬至者二

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人無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罪請買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

又曰桑弘羊置平准於京師當天下委輸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牟取也）

又曰禹貢尚書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者

又曰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公千萬卿五百萬

東觀漢記曰光武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今何與朕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鹽豉千斛遣諸生迎取上河令糶之鹽賤諸生不糶弘怒便遣及其賤悉糶賣不與民爭利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為賓主身為商賈

謝承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家貧無以為業嘗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

王隱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賴織繩索作牛

衣賣手繩口誦

齊書曰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

又曰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又篤癃病每不安其室遇寒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

北史曰齊常景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晏子春秋曰靈公好婦人丈夫飾者國盡服之公使禁之曰女子以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不止公問晏子晏子曰公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市公曰善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服

韓子曰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

又曰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

又曰諺所謂備曰賣衣而不售士有白辯而不信者也

又曰[illegible]敎其子[illegible]觀侍人

淮南子曰楚人有賣其母而謂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豬賣豬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嚄嚄但聞豚聲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抃喜抃舞皆賣家中珠環衣服牀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板一枚杖是西胡王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有人於扶風郿市中賣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以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一人於巷賣之責三十疋即罷去直賣不識賣主姓名

皇甫謐高士傳曰毛公薛公皆趙人也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爲博徒薛公隱於賣膠

又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與女子怒曰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何用藥爲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逢鬼鬼問爲誰定伯欺云我亦鬼遂共爲侶趣宛行擔因相擔問鬼曰畏何物曰惟不喜人唾欲至宛使擔鬼著肩上徑詣宛市鬼化爲羊恐其變化唾之賣得錢千五百

晉後魏書曰[illegible]城中[illegible]無[illegible]賣[illegible]肉雜死人肉賣之

車頻秦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illegible]猛而恒賣水與軍人粟

思為亂猛因得敗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有康皇廟廟有銅馬一枚道士丁玄真承樂置澗中經宿復還丁乃賣與遠村人買者盡病即送還悉愈

列仙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糴穀明癡騃不足也凡靳不敏惠者曰夜糴

傅子曰靈帝牓門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

語林曰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分麄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至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太八了二十八　十一　亀

應璩新詩曰太官有餘廚大小無不賣豈徒脯與糗醯醢及鹽豉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湏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廄猥牛中牛色有任用者臣有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買此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

駔儈

說文曰駔馬儈也

漢書曰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節利比於千乘之家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易者駔者其首率也駔音子郎切儈音貢外切）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

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以明道深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同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儈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雒陽人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家焉

晉令曰儈賣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許慎注曰駔市儈也）而為文侯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八了二十八　十二　[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資產部九

商賈　負販　傭賃

櫂　舂

商賈

左傳僖公下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積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

又宣公下曰：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

又成公下曰：荀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

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左傳昭元曰：魯曲阜曰：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讙囂之聲）

又昭公曰：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情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執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子干本不與棄疾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又昭公六曰：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鄉魴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又昭公十六年曰：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又定公下曰：衛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史記曰：呂不韋傳曰：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又曰：白圭，周人也。與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英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也。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奴自相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刀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漢書曰：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騎馬。

又曰：陳豨反，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與之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爲趨利，喜爲商賈，富人則商賈爲利。

又曰：通財鬻貨曰商。

又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魏志曰王烈字彥考於時名聞在邴原管寧之右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未至卒也

齊書曰沈憲為始興內史入境撫以恩德罷去亭候商賈露宿

梁書曰陸驗少而貧若落拓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

北史曰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周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魯連子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舞多資善賈此言多資易為工也

又曰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荊攻魏卯東說而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齊以五使為將）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也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商賈之人贏勝蹻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賈多端非一）

國語曰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也木楗木檔也）唯其功庸少也（[illegible]）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illegible]）能行諸侯之賄（[illegible]）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又曰[illegible]）

又曰齊管仲曰昔聖王處商就市井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illegible]）而監其鄉之資（[illegible]）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illegible]）服牛軺馬以周四方（[illegible]）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買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

又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冬則資絺綌（絺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

異苑曰晉陵曲阿揚晚資財數千萬三吳人召取直為商估治生輒得倍宜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覘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悉移去隣人陳家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楊晚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

負販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

況富貴乎（負販者尤數慨志制宜甚然擅然）

尚書大傳曰舜販於頓丘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不以我為怯知我欲有所明也

魏志曰弘農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不改

後魏書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高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傭賃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莊公服齊衰）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諱賤賤）

史記曰倪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又曰范睢微時弊衣閒步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叔今何事范睢曰臣為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欒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後漢書曰鄭均好黃老書兄仲為縣遊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少為諸生明於五經家貧母老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飯食訖脫衣與之餉餞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子曰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初梁鴻於大家皐伯通家傭舂為事歸其妻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為官傭寫書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家貧無資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周

齊書曰張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

賣棺村中以盖加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又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

南史曰吳逵經飢荒男女死者三十人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

漢皇德頌曰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輙爇柴讀書

擔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東觀漢記曰馬成爲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

魏志曰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略曰吳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貧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遁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姚大辟山中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勌色

又曰譙秀字元彥在蜀遇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乃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知白者國家之象顧謂謝阮季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梁書曰司馬申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擔土菜食終身

後魏書曰高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方言曰蠃旅荷膽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蠃燕之外郊越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蠃自關而西隴冀以往謂之荷凡以驢馬馳載物者謂之負他（音大）亦謂之荷（郭璞注曰今江東單擔兩頭物爲騰莊子蠃擔起之擔者用膂力因以名之）

先賢行狀曰平原王烈字彥考國中有盜牛主得而放之盜者曰子既放我幸無使王烈聞之聞年國中行路老父負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至家而去問姓名不語頃之老父失劍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乃代擔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劍子誠賢

人可語吾姓名以告王烈使人問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使國人表其廬而異焉

舂

說文曰舂擣粟也

周禮地官下曰舂人掌供禾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舂不相（鄭玄曰謂以音聲相勸）

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充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

漢書曰呂后囚戚夫人永巷令舂

又曰陳咸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乃大姓犯法論輸府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裸立或繫居樹上

或髠鉗以鈆杵舂不中程輒掠之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曰生諫之不聽乃胥靡之使杵曰雅舂孚市（[illegible]）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每中程若有助者

後魏書曰高祐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

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

淮南子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傅子曰夷吾爲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嫁者入於舂隸也

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illegible]）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illegible]）夫人必自舂其盛

（自謂石盧上言業下言盤牙其文也）○世本曰雍父作舂（宋衷注曰雍父黃帝臣也）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舂

桓子新論曰宓犧之制杵臼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復設機關用驢贏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崔贛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挺舂稷君不得食頭養病根無益於病

劉欣期交州記曰穅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此積穅所成

石虎鄴中記曰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記曰王慶孫爲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看驅逼

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共碓下舂

王褒僮約曰事訖休息當舂一石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舂堂以渾木刳爲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閒立以舂稻糧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

資產部十

尺寸　量　秤　剪刀　衣軸
管　針（附醫針）　錯　縫

尺寸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漢書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度音大各反）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秬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尺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引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名）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魏略曰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蹹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

晉書荀勗別傳曰魏杜夔制律吕錯勗知漢魏尺漸長於古四分夔依爲律故不諧乃令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古尺新律吕以諧音韻後得古玉律鍾磬與新律相合詔賜古尺一具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

管子曰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則弗爲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詐僞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又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若宜可爲（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也）

尸子云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者也

韓子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

孔叢子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肱知尋舒身知常斯不遠之則也（白虎通同）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

夢書曰丈尺爲人正長短夢得丈尺欲正人也

魏武上雜䟽曰中宮用物雜畫象列尺一枚貴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宮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

量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量古文或作歷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少者）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故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讀如量人之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應律之首）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索求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鎮）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以斛平斗斛之上謂也）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其上謂仰斛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也）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十斤爲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斛受斛覆底受一斗故曰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也

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匊匊四升也匊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半謂之藪藪謂之缶缶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曹瞞傳曰太祖常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當特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

秤

廣雅曰秤謂之衡錘謂之權

說文曰秤銓也

禮記曰令仲春曰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春同分晝夜平則正之同亦平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錘曰權稱上曰衡）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

漢書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底平也謂以砥石磨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秤爲參）

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鍾之重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銖）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五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魏志曰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九真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唐書曰安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又曰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掊斗折衡而民不爭也

慎子曰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縣於權衡則釐髮之微識矣及其識之於權衡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

慎子曰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析天地之理也

孔叢子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二謂之衡衡有半謂之倍稱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韓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身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

衡石也

說苑曰度量衡以千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

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欲秤之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正是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業果得千斤

夢書曰銓衡爲人正也夢得衡爲平端也以銓稱量平財錢也重者價貴輕者賤也銓衡折敗無平人也

李尤權衡銘曰大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非其唯賢明

剪刀

爾雅釋言曰劑剪齊也（郭璞注曰南方人翦刀爲劑刀）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所翦稍進）前也

齊書曰范雲幸於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因酬以巾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酬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南史曰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預言未兆識之多驗

脩復山陵故事曰右梓宮用剪刀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鑷紩帶副

世說曰晏綜爲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晏至其下醼飲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衆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平事果應矣三刀爲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幽明錄[illegible]）

衣軸

世說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倚壁

管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纊

荀卿針縷賦曰管以爲母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雜畫象牙鍼管一枚

針

說文曰針綴衣也

禮記內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針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曰楚伐魯賂以執針百人攻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虎魄

不受腐芥慈石不受曲針

王隱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五十万以供衆用愍懷太子輒探取三月以供賤用舍人杜錫數諫太子後取針着錫常坐處氊中錫上床刺足血流

晉書曰鳩摩羅什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然觀聽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入一交而生二子爲興嘗謂什曰天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尒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名多効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乃可畜室尒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又曰顧愷之常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

而愈

宋書曰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南史曰齊王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息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勑送興祖還都

後魏書曰胡太后臨朝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悦

吳楚春秋曰句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針縷壯面爲妾

管子曰女必有一刀一針然後成爲女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針成幕黃成城（幕帷也縷非針无以通故宜先蕢土籠也始於一簣以成其城也）

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塗針塞其孔水中則浮針）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

又曰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

西京雜記曰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寄於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針於坐端有醉伏者輒刺驗其醉醒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巧雖處於深帷重幕之內不用燈燭裁衣製作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內號曰針神

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　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文晃酒一盃

王郎新奏議曰至於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髡刑將欲懲戒先傷以防絕後傷

輿地志曰齊武起曾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鈿針七色縷并格一犀棟刷匣副綿布兆珍服寶翫以協嘉辰

孫楚針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無識敢請之王

曹大家針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

醫針附

魏志曰樊阿從華佗學何善針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何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入五六寸疾輒瘳

三輔舊事曰江充爲桐人長尺以針刺其腹埋太子宮中充曉醫術因言其事

燉煌實錄曰張存喜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腳欲使則針解之

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針前殿中醫趙恭思篡恭見給事醫在醫署篡恭能針有方使乞以篡恭名課稱考課醫給臣自療治

梁書曰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幸甄權宅權潁川人醫術爲天下冠孫思邈師之以授針法時年一百三歲

唐書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爲之鍼

錯

說文曰錯可以綴署物者也韻集鍇綴衣細竹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錯二枚

縫

說文曰縫線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婦不得刺麻考縷

抱朴子曰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縶龍門沸騰非捐壤所遏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色縷花相遺不爲小子稚

離騷大招曰秦篝齊縷鄭綿絡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制縫君子裳髙松爲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資産部十一

獵上

周禮地官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前者斷其爭禽之訟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illegible]饒也田謂獵[illegible]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曰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中夏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中秋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陳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尊知去之畫也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散）（四車者因僕也）中軍以鼙令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巡行縣鄙）掌佐車之政（副亦）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衝還之使不出圍）令獲者植旌

（植以告獲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禮記月令仲冬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道之

又季冬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順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靈歐）

左傳文公上曰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illegible]以華元）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在梁國睢陽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期思楚邑復遂期思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illegible]故置二左司馬然則本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后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

又襄十七年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遂覓而偃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其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又襄三十年曰鄭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又昭公曰齊侯田于沛（言疾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又定公上曰魏獻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大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寧（寧晉邑今脩武近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之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之也）

穀梁傳昭公曰秋傁于鴻正也搜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射於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射而不中則不得禽）以是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毛詩騶虞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也）一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彼茁者蓬壹發五豵（豕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

又緇衣叔于田曰叔于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又雞鳴曰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還便捷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又雞鳴盧令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魚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周易曰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于戈之埜

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辟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旂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爾雅曰春獵為蒐（郭璞注曰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為苗（為苗稼除害也）秋獵為獮（獮殺也少者從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為狩（放火燒草獵亦為狩）

史記曰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呂望釣于渭濱遂載歸號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劇易衆人皆喜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代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

林中天子車駕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避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嫌嫣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壹會期哉乃往

漢書曰李廣被黜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也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魏志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馳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將矣

又曰文帝將出遊獵鮑勛停車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奈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獵之與樂何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劉曄佞諛不忠

又曰蘇則從文帝獵蹉踁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彎弓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汝語動人心遂定爲嗣也

吳志曰孫權每日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過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共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南史曰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

齊書曰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

梁書曰曹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趂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後景宗爲楊州刺史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重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

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脂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無氣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賁霸師工匠四千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丈八尺格虎車四十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又曰石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遊獵藪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旂十有六軍戎卒八萬出金明驅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又秦録曰姚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靈作德獵賦以風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

後魏書曰于栗磾隨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

又曰宿石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又曰來大千常從明元校獵見獸在巖上持矟直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恒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又曰齊崔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掛木而死

後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兎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兎顧馬纔起遂迴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百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腰臘以供宗廟朕當躬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泉

又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顧謂朝臣田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唐儉授民部尚書從太宗於洛陽苑射猛獸儉見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彘及馬鐙儉攬將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因罷獵

又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親幸同州遊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

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料喚田家以有所妨今既袛供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謂大簡動費一二萬工百姓収斂實爲狼損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揔了則盡閑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

又曰太宗謂髙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髙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欽讌耳

又曰髙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頓髙宗親御弧矢獵四鹿及兎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太官宰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自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惻之情今欲以死獸勞之可乎圉師對曰昔

者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釁鍾因曰吾觀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釁鍾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封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輿以輙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詭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又曰髙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瓦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又曰髙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獵自麟遊西北遶岐梁歷普潤止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整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斷圍玄意抵罪黃河上圍曰軍容整詔特原之

又曰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因謂侍御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非萬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資産部十二

獵下 弋 羅 罝 罦 罿
罻 罼 罘 罵 磻 繳

獵下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主君歎敢問何故簡子曰汝不知也吾廄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官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莊子曰趙簡子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鳥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環車轂

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撫轡曰今主君以困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

尸子曰宓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子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於麑且忍吾子乎

又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侯侯不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不爲遂犯風往而罷虞人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田于澤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

又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以時事於河宗獲此獸用）

又曰天子大饗王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陵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絶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載羽車

國語曰晉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黯晉大夫史墨時爲簡子史文田犬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山）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從法臣徒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朝不敢煩主之直日自白也）簡子乃還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久不得獸所以不得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乃還耕則家富則求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事皆然

春秋後語曰魏信陵君嘗與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議之信陵君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趙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能採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

太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人逐禽民諫曰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賤之百日不食紂以爲妖殺之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爲漁者送文公出澤漁者曰鴻鵠乃保大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則必有矢矰之憂黿鼉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

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君歸國臣亦反漁所

又曰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者曰吾麋何在老者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獸鬭而得所欲人得之僞變之居也）獸厭深而得淺故人亦得之諸侯厭衆而亡其國唯鵲有巢唯鳩居之今君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而歸○新序曰晉文公敗於獵還見一老問曰猶亡何也對曰猶君斷則不能用人也文公載敗而歸趙襄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與來襄子曰君聽其言不用其身文公乃召賞之

說苑曰楚莊王獵大夫諫之王曰吾就獵求士也榛薄刺虎知其勇也搏犀獲兕知其勁也罷獸而分所得知其仁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羽芝會羣臣觀焉田差三過不顧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閑肄五兵因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鼙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

璅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曰君子得鼃小人遺冠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冠

潛夫論曰昔有司原氏獵於中野鹿東奔司原從而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竟舉音而和之司原反覆追之乃得大狶喜以為瑞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晉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亞赴溪嶺而有遺身之志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問曰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家知之用為西明門候於此遂知名也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勒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絹百疋以旌忠亮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

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又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欲助君何以相報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尔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白蛇勢弱人即引弩射之黃蛇即死日將暮復見前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異苑曰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且還也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世說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子齊莊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桓南郡好獵騁良馬馳擊若飛霆飄所指行陣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擊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大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詡至魏魏太祖謂詡曰孤比老願濟横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詡對曰若越横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鄴中記曰石虎少時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狀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矣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鑣馳逐乎華容之下射鴻乎夏水之濱

弋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毛詩緇衣女曰雞鳴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詩義問曰以繳繫矢而射）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罼弋無出九門（蔡邕章句曰繳射曰弋）

左傳襄公上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論語述而曰子曰弋不射宿

春秋後語曰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鴈羅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哉且楚王之大　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夫秦魏燕趙王之騏鴈也齊魯鄭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龍也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二臣請以其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桓名秀彝第二子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

後魏書曰劉逖字長子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

吳越春秋曰樂野者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管子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輕子弟不田農但弋獵也）

又曰桓公弋在廩管仲朝公弛弓脫釬襜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憂也二子不對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也

韓子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由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家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

廩夫盧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謹廩乎

又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捲麾之鳥驚而不可得也

又曰夫弩弱而矰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弋乎匡倩對曰不曰何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弋）

劉向別錄曰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篡取也）

太玄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嵇康與山濤書曰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可也

羅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羅氏掌爲烏（烏罔畢鵲之屬）居蜡則作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也）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與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耳）

毛詩國風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鳥網爲羅）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爾雅曰鳥罟（音古）謂之羅（羅絡也）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

罝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臥林上或爲鷄鳥時架侯北風當鏇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鵰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復設羅網

幽明錄曰有一傖（士衍反）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之即縛得鬼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無得鳥焉

鶡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闕子曰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既而鸚鵡

擊黃雀綱公子羅者千萬數

劉楨魯都賦曰長畢掩塋大羅被罩

罝

毛詩關雎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文曰兔罟謂之罝（郭璞注曰罝遮也謂爲舍人曰兔自作徑路張罝以捕之）

顔譚新言曰設罝於淵旋網於樹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魚兔矣

物理論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罦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爾雅曰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說文曰罦覆車也

罿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薛君注曰張羅車上曰罿也）

爾雅罬謂之罿罿罬也（郭璞曰今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羅捕鳥）

罻

說文曰罻捕鳥也

禮記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

罼早

禮記月令曰季春罼翳無出國門（鄭玄曰網小柄長謂之罼翳射者鳥息隱）

蔡邕月令章句曰奄飛禽曰罼

說文曰罼罔也率捕鳥罼象絲網上下其華柄也

罞

爾雅曰麋罟謂之罞（郭璞注曰冒其頭也犍為舍人曰麋有角難制張罞也）

羉

爾雅曰彘罟謂之羉（羉幕也犍為舍人曰彘剛惡齧人故張網而羉之也）

磻

篆文曰磻射石也

繳

列仙傳曰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鷙鳥也青丘東方也）

環濟典略曰繳綸也綸于前莖飛鳥而射之

夢書曰夢橫繳欲舉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三

陶　冶　鍜　牧　漁

陶

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

又喪大記曰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詩文王緜曰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續漢書曰董卓欲遷都長安楊彪不從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郊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呂氏春秋同）

淮南子曰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以爲盆盎也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無以異矣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

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北山中謂之甯封子焉

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其絜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烈斯亦濟貧之物

冶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之有似爲裘）

史記曰邯鄲郭順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又曰魯人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仰有取（師古曰頫古俯字也俯仰必有取拾無巨細字悉也）

張璠漢記曰杜詩爲太守爲冶作水排教化大行

魏志曰韓暨字公至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參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

晉書曰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云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得其爐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南史曰齊袁彖臨吳興郡事彖到郡坐通用祿錢免官付

東冶家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母負罪今在尚方日毋悲泣不食已積日日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遥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因數日與朝臣幸冶發行車因宴飲賜囚徒酒肉物見冢與語明日釋之

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反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冶鍛工欲更營造勑並給之

後魏書曰崔鑒爲東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

北史曰後周薛善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善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七監又於夏陽置鐵冶復令善於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書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夫宋工畫吳冶刻形鏤法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至冶上曰安公冶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龍到安公騎之東南上來

武昌記曰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發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顔茂以塘數破壞難爲功力茂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湖日因破壞不復脩治冬月則涸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嘗佩一刀長三尺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上皇遊酆沛山中遇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物工笑曰爲天子鑄劒愼勿泄上皇謂爲戲辭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剛厲製器難成若得公膏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皇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長火盛此爲興兆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蛟龍陸斬虎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煙炎衝天日爲之晦及劒成釁以三牲工問上皇何時得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時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工人視之其鋘耶尚在叶前疑也工人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

又曰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金爲器功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鍛之聲盛也

曹毗詠冶賦曰冶石爲器千爐齊設

鍛（蕢曰鍛石可以爲黄）

魏略曰太祖遣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植得淳喜延入坐不與談先爲五椎鍛

鄧粲晉紀曰嵇康嘗鍛於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

文士傳曰嵇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月甚清涼居其下傲戲及自鍛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賓客皆會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摶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座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荅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荅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贊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曾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不殺

向秀別傳曰秀甞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山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韓子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牧

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

又夏官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謂授馬使圉者所牧）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牛也騰馬也其牝欲遊則就牧而合）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

毛詩小雅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動其耳濕濕然）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又魯頌曰駉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駉牧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

史記曰卜式河南人少與弟別居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又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爲平陽侯家給使與妾通生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爲楚將必能立楚之後梁乃求懷王孫在人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人望也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雜記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後漢書曰馬援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仍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誦好之因亡其豬豬主欲笞諸生禁乃止之

謝承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失火延燒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者猶以為少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於是始敬異焉悉還豕鴻不受

魏志曰楊俊字季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用儁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也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少家貧常以牧羊為事

三十國春秋曰沮渠蒙遜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

為氏少牧羊卧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尒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為言終而滅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字延祐少貧見養叔父常使牧羊景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牧乃誤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躓鹽坂乃為娶妻教學

又曰姜字天水冀人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不識奇之妻之以女

後魏書曰游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為穰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聚傭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貴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王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覺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持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為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遷堯舉為天子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列仙傳曰商丘子胥吹竽牧豕七十不娶妻而死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陳武別傳曰武休屠胡人也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

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也

漁

說文曰漁捕魚也

周禮天官上曰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匽水為關空以箔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鮮生也薨乾也）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薨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王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王府）

禮記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天子親往觀魚非常事重之此時魚潔美）

又坊記曰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漁而觀之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弒其君申蒯待漁者（待漁監事魚之官）退謂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

周易下繫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網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

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

北史曰後周裴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乃悉罷之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上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漁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漁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

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矣

家語曰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漁者得漁輒捨之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也何以得魚却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爲鱄鱒吾大夫愛其小者名爲鱦（鱄宜爲鱒新序作鮹鱦者魚之懷仁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捨之期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嚴刑之於一方也訪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志行此術於單父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處鬻焉思欲弃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取以進之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享焉門人曰彼將弃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於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可惜故來獻王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境內多貧寡人聞之未能行漁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乃出倉粟去後宮以妻寡夫

郭璞江賦曰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蹏魚鰓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區尋風波以窮年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

資產部十四

釣　筌　罛　網罟　罶　罺
罩　涔　罾　笱　欚　梁
鞠　罠　罨　箄　籗　銛

釣

毛詩何彼穠矣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何彼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

又國風竹竿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又小雅采綠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綸釣繳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論語述而曰子釣而不綱（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　云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

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今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臣與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必褰裳而趍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蟻陂釣魚大澤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後漢書曰郭王者廣漢人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養民間見有病者時下針石有效王從受術焉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拜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晉書曰翟莊湯之子也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魚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淩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其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聖道文明守在海外隱淪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一作鰏鮒）魚焉其大盈

車子恵閻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呑之子思喟然曰鰥雖得貧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

又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國有大民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符子曰自上莅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而應於釣則可以得魚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而投之必得魚矣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夫子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好釣巨魚爲大綸巨鉤以犗牛爲餌蹲會稽投東海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鶩揚波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振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

又曰聖人以道德爲竿以昏義爲鉤餌役之天地門萬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愚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釣者靜之戾者舟之罩者抑之曾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饑

抱朴子曰金鉤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

符子方外曰太公釣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

傅子曰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雋平澤出青珠）以釣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

又曰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樓（謂此之翳）

六韜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太公釣於茲　紂之世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翔幽

說苑曰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味厚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避紂亂釣于卞溪三年不獲魚比嫗閭曰自可止矣公曰非尔所矣果獲大鯉得兵鈐於魚腹中後葬無尸唯王鈐六篇在棺中

又曰涓子者齊人釣於澤得符鯉中

又曰陵陽子明銍鄉人釣旋溪得白龍子解網拜謝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石脂石腑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之

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坐公從容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而放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須臾引入鱸魚出公大笑會者咸驚

中論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易坻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又王遇姜公於渭濱皤然皓首秉竿而釣文王得之炳若祛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疊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帝元鳳中季秋之月泛衡瀾靈鵠之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大若蛇無鱗甲

又曰吳主與潘夫人遊釣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誡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世說曰劉道真少時常漁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兒不知由復白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相報

楚辭曰以直鍼爲釣又何魚之能得

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退而見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蛆蟯鈎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盧植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餌也是以君子慎其舉

謝玄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筌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廣雅曰篝筌謂之罠

莊子曰得魚忘筌

王朝之與庾安歲曰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泄而歌滄浪也

罛

說文曰罛罟也

尒雅曰魚罟謂之罛（郭璞注曰最大罟也今江東云罛）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乎網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網罟（張敞事以救併見漁部）

廣雅曰罻罾魚網謂之罟

說文曰網庖羲所結繩以田以漁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

禮記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毛詩國風曰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

周易曰庖犧氏結繩而爲網罟

尒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罾今江東呼爲緵）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芘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東神龜

漢書曰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焉

魏志曰邴原在遼東十餘年後乃潜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聞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雉之網可能羅始吾自遣之勿復求也

宋書曰孫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觸網必解放之備以錢物

陳書曰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曰陳王固嘗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文子曰臨河欲魚不若退而織網

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公平無私鵜鶘有欲得之心故魚畏）

又曰豐狐文豹不免於網羅之患者文也

韓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撲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虫始震魚上水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別孕不放魚長又行罜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艮親）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諗告也）

太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illegible]

又曰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害己民惡其上為病也）

古文考曰庖犧作卦觀像而作網

世本曰芒作網（宋衷注曰芒庖犧臣）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又曰舜之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

應璩報東海相梁季然書曰足下頻旅天之網收萬仞之魚壘之以谿谷數之以陂池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爲鰌鯌鰕未足爲吾子之道

罶

毛詩鹿鳴曰魚麗于罶鱨鯊

又小雅苕之華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罶曲梁寡婦之笱也）

爾雅曰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注曰罶以簿為其魚笱）

廣雅曰曲梁謂之罶（纂文曰揚州取魚罶也吳人謂之為笱主）

說文曰罶曲梁寡婦笱魚所留也

罺

爾雅曰罺謂之汕（郭璞注曰今之撩罟也撩為舍人曰以薄撩魚曰撩者也）

纂文曰以魚兼水上為汕

罩

爾雅曰籗謂之罩（郭璞注曰捕魚籠）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纂文曰以鐵施棹因以取魚

符子曰天羅亦矣野人猶有罩罟之勤

涔

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注曰今作槮者聚柴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積為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曰涔也）

纂文曰以鐵施竹頭取魚為涔

罾

說文曰罾魚網也

史記曰陳勝許為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風土記曰罾樹四植而張網於水車輓上下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

楚辭曰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言失其所）

應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罟魚鼈不為殖（罾罟網名）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

笱

毛詩雞鳴弊笱曰弊笱在梁其魚唯唯

又小雅小弁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說文曰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亦聲也

榼（篕）

廣雅曰其罶罶謂之榼

梁

毛詩國風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喙）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又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illegible]石絕水[illegible]鴛鴦休息於梁）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兄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

取官竹木作梁遏水今本卑所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歲收億數故號曰萬匹梁

軥

廣雅曰軥謂之軥上

罠

說文曰罠魰也

罨

廣雅曰罨鱨網也

風土記曰罨如罝而小斂口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箄

纂文曰箄流水中張魚器也

籊

纂文曰取蟹者曰籊

銛

纂文曰鐵有距施竹頭以擲魚爲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錢上

金澤文庫

周禮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大錢大於舊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曾孫）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資財也權稱振救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也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其任也不任者幣重物輕則物其用也故難而用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民皆以為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大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徵王用將乏）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也也遠志逋逃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亡也無救災之備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書曰武王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

韓詩曰既該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賈百何時當售乎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侍貸以百金償之

又曰高祖以愛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辟或五百或三）蕭何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戶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又曰今上即位紬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自孝文造四銖錢至是歲三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銅山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少而貴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鎰臣瓚曰）（按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上幣銅錢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又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黃金方寸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如淳曰流行如泉布於民間）

又曰孝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應劭）更造四銖（曰文帝以五分）

（錢素益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錢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又曰：成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如淳曰銅爲其郭也今錢見有赤仄者不知作法云何是）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二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下鄉亭長，賜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迺避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毋出以還官官不簿）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不滿萬錢。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三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內錢上林後宮貴人從上林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當之，文帝嘉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加賜親屬，其人勿衆謝，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是故少府、水衡錢多。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罽賓國以銀爲錢，騎馬漫爲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羽陰養生士九十人，叅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後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光武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大微宮後二十五星郎），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樊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郡並從之。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輕姦所集無能整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發小人爭頌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

又曰：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漢記曰十三難援一一辯之條奏其狀援）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置鐵錢）以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又曰：楊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受。

又曰：鍾離意薦劉平、王望等，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

又曰：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

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毋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天不可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殊殊猶根本也）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錢物貴穀不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也）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又曰車駕西巡乃厚賜亭亮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家

又曰鄭弘爲陽侯令都鄉部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叔未還嫂詬弘言之弘賣中單爲叔還錢兄慚自繫歸即去

又王符論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見朽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還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拾里有若邪水在山谷閒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已民閒或夜行不絕狗吠竟夕人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夜吏希至人閒年老遭值聖化聞當見弃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壹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是

又曰扶風人事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二十萬奮以錢十萬與之冀大怒

又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巳酉南宮靈臺災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燒嘉德和歡殿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加調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治宮錢大郡至二千萬帝本侯家居貧即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財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私錢至數千萬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疋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備之居數日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鄉祿祿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曰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

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又曰鄭均字仲虞兄仲爲縣吏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弃兄感其言遂廉絜稱清吏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寵奢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疑有姦詐以狀上憲追收錄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馬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爲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如其言（此時後漢書云四出錢）

應劭漢官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

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淨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三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也

又曰劉類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時帝欲治第植逼太后加恥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蜀志曰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衆捨干戈赴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晉陽秋曰朝士以牛酒勞齊王冏平原王幹獨齎百錢

晉書曰阮宣子常杖頭挂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悅以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二皆藏閉而悅果以疾終

又曰張軌為涼州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滞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南史曰宋文袁皇后家本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復見上

宋書曰劉秀之為南秦州刺史加都督漢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

又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東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世無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錢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

又曰張融解褐為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毋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權佛僚佐襯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融獨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又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又曰蔡廓爲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之廓亡後軌之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廓子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之深有愧色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又曰劉凝之隱居荆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又曰戴法興父碩子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齊書曰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丘冠先使于蠕蠕執節不拜爲所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

又曰趙僧巖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爲舍人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

又曰庾冊父景休位御史中丞冊少有才儁與伏挺何子明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貲產冊負錢數百萬責者塡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冊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近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摙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

南史曰蕭惠明子聆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聆素一朝散之親友

又曰謝譓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爲愧

又曰梁謝舉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十六

錢下　貨財

錢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私行錢而民不樂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釐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誕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有沙門爲誕採樂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也

後魏書曰王昕爲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北齊書高恭之字道穆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錢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無復嚴刑廣記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保計鑄永安五銖錢

又曰王則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婪在州取受非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北史曰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唐書曰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令上齊王元吉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

又曰高宗時詔復開元通寶錢其乾封所鑄錢令所司貯納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及上及左迴環其義皆通議者以乾封不通商賈米帛踊以開元錢輕重大小近古宜爲折衷百姓便之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廐鑄銅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中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宄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鍾成一如所祈

又曰崔衍居宣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以來百姓不堪其弊其蔚州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間皆得充用宜委所司子細計料量借錢本積漸加至五鑪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六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百寮徧視之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寺殼進納勑凡寶奇異蓋緣休明所獲錢文式昭玄貺得一者符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府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宜書宜付史館

又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墐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筠始在雍州因春晏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於前院晝臥見蛇二相闘畢各銜一錢落於簟首後所獲三錢貫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又曰天福三年勑先許鑄錢仍令每一錢重二銖四黍十錢重一兩者切慮逐處闕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不得入錫并錢又令缺漏不堪久遠行用仍委鹽鐵司明行曉示誡約

管子曰桓公請枝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

商子曰令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而強秦有過三戰之勝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往酤而狗齕之酒所以酸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不能起趙宣孟命食之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以遺之宣孟更與之脯二束錢一百

賈誼書曰銅不布下不得採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又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弊各以所有易所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則有龜貝金錢

又曰夫鑠金在爐盜跖不顧錢刀在路疋婦攫之

論衡曰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英麗哉載人行傳人名

揚子法言蜀富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人無仁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又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決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又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淮陽政清

郭子璜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鯀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潛夫論曰諺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猶見朝廷有寃而言不足憂也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又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亡其父時儉三四歲在繈緥母抱轉流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行求老蒼頭堂上作樂奴在廚中竊言堂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爲夫婦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錢刀俗說害中有利旁有刀言人治生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

案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錯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洛陽人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四散欲取呼名即至賣雞及子得千萬輙置錢去

豫章烈士傳曰施陽字季儒爲舒令經江夏遇賊刼奪陽物賊去後車上有五千錢遣人追與賊聞知陽悉還其物陽以付亭長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

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語林曰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女適裴氏乏用遣女爲貸錢數萬文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悦女遽還錢乃懌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名曰青鳬

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山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爲金埒

又曰郗公大聚斂數千萬嘉賓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公曰汝政當得錢耳乃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謂正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大驚不能已已

俗說曰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物後既詔出起謝公主簿過會下與共擲散當其夕手自抱錢戲竟明日已後去何至須阿堵物

葛仙公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人刻識之所呼皆得是所投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弟子之禮老子時貧徐甲日雇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國以黃金頰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作辭詣關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語甲曰前與汝約至安息國頰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厚使興辭訟乎汝隨我已二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玄生符在汝身耳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爲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見錢二百萬與甲遣之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關敞字張爲郡五官椽太守第五嘗被徵以奉錢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唯有孤孫九歲嘗未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椽關敞孫長大來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白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誠不敢當敞曰府君困謬言耳郎君無疑之

列異傳曰西河鮮子冀建武中爲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萬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九二百萬耳五官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送

曰南俄而白曰冀鬼見入府與商秉等共計校定餘錢二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異苑曰桂楊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姥毋作茗先以著墳上息患之曰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毋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息謝没世以來二百餘載謬蒙惠澤賢二子怕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潜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姥宵竊述焉明負杖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而貫皆新還告兒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幽明録曰海陵民黃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援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寶二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廿八品煩碎難行乃罷本貨五百枚爲重十二斤百姓安之

闞駰十三州志曰青州平原國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子懷王勝風俗與舊齊同然吏姧倍於他民給衛士吏賦狐肉稍從假錢積至萬餘歲竟交代吏無償意衛士恨恚取狐肉沃以酒從而呪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軀雖小錢多吏闇之恐乃償之錢

盛弘之荆州記曰義熙十二年有童子羣浴南陽湍水忽岸崩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輙復行去乃以衫衣裹縛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二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甕錢共取半甕還劉道真

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家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即與錢一斗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去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絶湖漁一竟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

地境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

又曰望錢千萬以上如車十萬之精如一素木萬錢精蓋地如甕江津上便宜曰夫錢之爲物無益飢寒之用而儲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蓋亦由此又便交宜易小市之宜誠勝寸裂尺斷破爲大小也過此以往無所一用軍國惟穀與帛錢雖可積未急實也

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爲吾營宮室頗省不才而大

興役費實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費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晉魯褒錢神論曰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并便易不患耗折故親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居前錢少者居後

綦毋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饗太牢未之喻也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

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許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闇使豈虛也哉

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曹植樂府歌曰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

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貧財

周禮地官下司關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産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隷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國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土七十里用有餘而非獨爲湯雨粟地非獨爲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放意所好生民所無不爲也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行年六十乃棄其家事都散庫藏及其死也無埋瘞之資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羽翼美傷其骨枝葉茂害其根憂河之涸泣以益也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梟養子長則食母白公得荆府庫不分人）

家語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夫子聞之曰若其以貨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喪失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孫賜我千鍾而交益親（以賜於衆故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

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寵衰子安得長被幸乎

鹽鐵論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吳越之　隋唐之林不可勝用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隴蜀丹沙毛羽荆陽皮革骨象江南柟梓竹箭燕齊魚鹽旃裘兗豫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潛夫論曰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貲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貸之損故富貴易爲交貧賤難得適

又曰炎帝爲市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

孫綽子曰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老年九十無男娶田家女爲妻一交即氣絕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出上殿決獄去老翁兒無影亦併畏寒于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裸之老翁兒獨呼寒復令並行日中無影因以財與男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必當爭財男兒判不全得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十五

以付之兒後大姊不肯與劒男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曰劒所以斷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壻溫飽十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

百穀部一

穀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尚書曰稷降播種農食嘉穀

毛詩谷風信南山曰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毛詩甫田曰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禮天官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凡王之膳食用六穀（鄭司農六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

藥養其病（鄭玄注五穀麻黍稷麥豆）

又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九穀之數

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

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

禮記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獸蟲之屬食穀者驅之令勿害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先是始熟）

又王制曰五穀不時不粥於市

又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

左傳襄公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又曰晉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師大飢五穀不升爲大飢（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春秋繁露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飢仍飢爲荐（郭璞注曰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不熟五穀不成荐連歲不成也）

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曆立五行民神易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

又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皇不來嘉穀不生而還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又曰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

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是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蓄積之未及也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

又曰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帝

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緻即下詔馬穀防遂見親也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共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疑怪後同掩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袁宏漢紀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饑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後漢書曰董卓築塢於郿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今塞塢舊基高一丈周回一里一百步也）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又曰王莽末天下大飢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尗尤盛

魏志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列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曰袁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袁譚以王脩為別駕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

又曰高堂隆諫曰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若今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舉家稱善

曹瞞傳曰太祖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借汝一死厭衆乃徇曰小斛盜官穀即斬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代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粮穀糧軍之要也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太守吳人飢荒攸輒出倉穀振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為也

三國典略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烏噪於庭樹蕭詧惡之謂山曰射中者賜一車穀其烏巢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白無車牛願官為送詧許之於是山射中其二項詧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

後魏書曰韋珎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五疋穀三百斛珎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情儉素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食疏食忻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賀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左丞

姚璹對曰氾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爲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可爲大瑞螽蝗麒鳳亦何用爲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三凶則四饑則盡祿廩食而已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愼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陳子要言曰食穀而歐田衣帛而安蠶是惑也○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麥烏麻星明則熟）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歲大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也）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也）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仲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又曰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宜因地之勢也

又曰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時和春陽喜樂啟蟄也）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穀爲帝候歲（雄養長穀之鳥也）

金樓子曰鬻棺者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歲之飢船漏水入囊洞內虛也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戶買反）堁（口對反）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種方俗言耳）

揚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㷶（平力）秦晉之間曰聚（創取）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說文曰稑（音六）疾孰也穀續也百穀總名也

賈誼書曰至于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氾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小麥忌戌大麥

曰子

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論譚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散而為雨人見從天墜謂雨水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為雪發於丘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集於地人謂天之雨也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之俱飛裹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又曰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軍得天道大吉

夢書曰五穀為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

豐

殷氏世傳曰殷謨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謨為賊所執見掠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嫌其未實欲刃焉謨乃詈曰御行劫害當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則知其誠遂免

韋祐別傳曰祐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為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風俗通曰建武之初旅穀弥望野繭被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西北接耒陽縣有溫泉其下流百里恒資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重種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篩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餘糧

又曰孝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米豆亦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

幽明錄曰琅耶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貧穀常假乞自給穀在囷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謂是家中相竊盜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際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否答云悉在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御何得大糴穀主人云告乞少穀欲充口去何復得糴之客云吾向來逢見數人擔穀從門出若不糴者為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囷量視即無十許斛恕削後所失非人為之

異苑曰凉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為天麥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唯賢所寶唯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謝玄書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百穀部二

米　麥

米

後漢書曰帝因西征隗囂至漆（右扶風縣）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决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又曰獻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輕繫謂罪輕者也）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袁宏漢記曰時勑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盂於是詔尚書曰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郤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襃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成東莞

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梁書曰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南史曰孔覬從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粮郷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使吏曰自古已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梁書曰庾詵嘗乘舟從渥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疑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曰矜天下無辜豈其謝也

又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志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耗太多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後魏書曰崔浩自譔食經序曰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北史曰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美盧郎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灾歸咎京兆尹乃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爲其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万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餧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嘗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爐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

說苑曰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乘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可嚮者煤炱入甑中回以爲棄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准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麥

毛詩鄘柏舟桑中曰爰采麥矣沬之北矣

又載馳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牟麥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彘嘗麥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蔡邕章句曰首種爲宿麥也）

左傳桓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邑也）

又文下曰魯襄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君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又成上曰晉侯夢大厲公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麥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名含福姓習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生且立也

尚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位宗乃嘗麥于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

益種宿麥無令後時

東觀漢記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苑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暴麥於池以竿授鳳（令護爲雚）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流潦鳳留意在經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棘田種麥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粮乏王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裯鹽麥數斛

又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illegible]西羌大至丁以征之）泰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弃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苻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麥石祗官掌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殺之以徇

晉起居注曰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虎

又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穟收實三倍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張駿九年雨五穀于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録曰初苻健聞桓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

又前凉録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爲門客所誑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化生向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吴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來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後周書曰大象末有強練師以無底囊歷長安市告乞市以米麥遺之隨即漏地人或問其故強練曰但令諸人見盛空耳　隋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矣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岐三岐四岐六岐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爲盜所害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闇中突擊也三三謂六

月三日也舞了者謂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女國每十月令巫者齎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
呪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
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
又曰吐谷渾地氣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麳（加腿）瓦麥蔓菁豆

小麥蕎麥

莊子曰大儒以詩禮發冢小儒曰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淮南子曰濟水通和而宜麥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

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讀賈同謁）

廣雅曰大麥麰也小麥麳也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長稱而頸墨二七以爲行西服薄總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肥且有力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從父（坳思）（惟）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麧（紇音）堅麥也𪌉（瑣音）小麥屑皮也麰磨麥也麵麥覈屑也十三斤爲三斗從麥啇聲麩煮麥也麩麥白煮也稍麥莖也

廣志曰虜小麥其實大麰似大麥形有二縫秔麥似大麥出凉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麥赤而肥出鄭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穬麥

吳氏本草曰大麥一名穬麥五穀之盛無毒治消渴除熱益氣食蜜爲使麥種一名小麥無毒治利而不中

氾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夏栗種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種而虫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父動厚少華子式至孝蝝蝗爲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呂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曹瞞傳曰太祖曾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傳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以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田夫至巧削木爲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

磨乃覺非麥

搜神記曰麥之爲蛺蝶由于濕也尒則萬物之變皆有也腐夫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陵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九

百穀部三

禾　稻　秔　秫

禾

尚書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又金縢曰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王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説王出郊天乃反風禾盡起

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充箱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毛詩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左傳隱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世蘇氏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春秋感精符曰日相下論於地則嘉禾興）

春秋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

又曰禾者循滋液（循滋液以生故以和爲名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春秋緐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説桓公曰古之封禪北里禾所以爲盛（蘇林注曰北里地名）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失本董仲舒説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㝡重麥與禾

又郊祀志曰王莽簒位興神仙事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其色置其方面煑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去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乞内屬

續漢書曰承宫字少子瑯耶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宫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

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有盜刈禾恭見之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姧宄者賊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臺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屋棟也三輔閒謂屋梁爲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曰失之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吴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會稽始平言嘉禾生改年爲嘉禾

晉書曰庾衮居貧禾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衮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由行不旁摭跪而把之則亦大穫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

稱道者

藏榮緒晉書曰朱沖字巨容躬植禾蓺蔬鄰牛侵犯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禾（生嘉禾仁稼也）義熙十二年輦賢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見時兆平六合寧

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也

北史曰趙肅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為天啓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兩歧周頌來麥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曆四年為懷州刺史秉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穭禾人頗便之（穭音呂禾自生也）

又曰元和中東川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輕利而宜禾

又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也玄山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禾禾長五尋（郭璞注曰木禾穀類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稹早種也穎禾末也穀禾皮也稈禾莖也稾稈也

會稽典錄曰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齎還不受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並穗皆紫色鮮明受自禾已上二尺餘亦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板授嘉禾縣令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文晃者世以田作為業秋收以過穫刈都畢明日至田禾秀復滿湛然如生即更穫所穫盈倉而巨富

廣五行記曰東魏孝靜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而長數寸有穗其年帝為高洋所幽遇鴆而崩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

光三年嘉禾生九眞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月可種稹米

夢書曰禾稼爲財用之所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廣志曰渠和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麵可爲饘粥牛食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似藋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火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特國

稻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楊州宜稻青州宜稻麥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又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又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息酒切）溲（所九切）之小切狼臅（昌錄切）膏以與稻米爲酏（之然切）

左傳昭五曰鄭（音禹）人藉稻（蹈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爲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均注曰漸洳濕也稻非水不生故曰陰精也）

孝經援神契曰汙泉宜稻

爾雅曰稌稻也（今沛國呼稌也）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屍何敢爾也

後漢書曰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今在豫州汝南郡東成帝時關東水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水陂）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爲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民縣吏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來暫住今以少稻殺此民何必復留

又曰黃龍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

晉中興書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略見而避之

晉書曰杜預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稻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舊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穎損左腳三指折剛闖入稻苗中頓侍中嵇紹以身捍之

又曰郭翻字長翔武昌隱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爲娛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又曰袁甫嘗詣何勖自言能爲劇縣勖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諸綃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糜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

除松滋令

宋書曰顧歡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書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於）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檐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挼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檐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蒭稻以牟黃粱以薑白粱以薑黍以朔粢以韭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爲曲環軍中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也）不以小利傷大穫也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以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國語曰越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范子先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機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蒜（益也）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辟米不得恃（恃）定熟仰天而死

又曰史起爲鄴令民大被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粱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吳王敗晝夜馳走三日飢顧見生稻而取食之

抱朴子曰南海晉安九熟之稻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爲收之盜者慚送以還香香不受

風土記曰稴稻之紫莖稴（稴銜二音）稻之有青穗米皆青白者也

水經曰任延爲九眞太守教民耕藝法與華同名曰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

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荅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郭義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穬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訖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熟說文曰稻稌也穬（[illegible]）稻紫莖不黏者也稴隸稻不黏者也秏稻屬也

徐暢祭記曰舊稑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

氾勝之書曰稻種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

俞益期牋云交阯稻再熟而草深耕重收穀薄

異物志曰交阯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雲南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畝五斗其穀精好每一斗穀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任昉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物理論曰稻者溉種之物名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飢寒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顏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稻（清流出鄴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秔（與粳通用）

說文曰秔稻屬也

宋書曰陶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五十畝種粳

梁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惠欲粳米爲粥不能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後魏書曰安同遼東胡也太宗同與長孫嵩並理人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居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戮居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詔長給同粳米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與嵇叔夜入山遊戲烈後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見山破石中有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烈自食數丸因提歸以與叔夜而皆成青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粳米燋然于今猶在若伏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以爲藥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穬有幽青白夏之名

張衡南都賦曰其廚膳則華薌重秬滍皐香秔

左思蜀都賦曰黍稷油油秔稻莫莫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沙名好米何時比新城粳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秫

說文曰秫稷之黏者

尒雅曰衆秫也（郭璞注曰謂黏粟也）

廣雅曰秫稷糭也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酒熟曰酋大酋官之長齊熟成也）

又內則曰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管子曰黃墳宜黍秫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黏者爲秫禾之黏者爲黍

廣志曰秫有赤者有白者胡秫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秫米味酸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

百穀部四

稷　粟

稷

毛詩駉頌閟宮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

又內則曰豕宜稷

國語曰稷為稷不能蕃殖

爾雅曰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為粢也孫炎曰稷粟也）

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稷

廣志曰破減稷過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稷為天官

盧諶冀州論曰眞定好稷地產不為無珎也

粟

歸藏曰剝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河圖說徵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虋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虋音門芑音起）

尚書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孔安國注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若莠生苗秕在粟恐被鋤治傷之也）

毛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曰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契券要右尊也）

禮記祭法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禮終

左傳僖上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春秋佐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天

又說題辭曰高而平者為原平者和故宜粟

又曰粟助陽扶性粟之為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均注曰粟變五行氣而五變數乃成可食）陽以一立為

法故粟積大一分穗長一尺文以七列精以五立故其字粟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宋均注曰粟為實陽生長也交五行氣數有實）

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興有德者不祿小人進大臣辱

公羊傳僖上曰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桓公無障谷無貯粟（何休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雍也曰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無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

史記曰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万金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紅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遷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縫兄弟兩人不能相容

又汲黯傳曰河内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河内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乏上賢而釋之

史記曰大將軍青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漢書曰酈食其說齊王曰漢英豪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又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未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乃退

又曰主父偃諫伐匈奴曰秦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睡琅耶負海之郡轉月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illegible]）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又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書又[illegible]之）

又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不可食

謝承後漢書曰丹彭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章句長民田還置餘粟二石及刀鋤於田陌聖明曰求士去疑其隣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語曰君何取粟置家後積於中功曹歎服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曰富貴則背親捐舊棄其本心不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不忍貸人一升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歲飢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後周書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閒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筭撻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大倉而去太頗以奏聞高祖嘉之賚物百段

晉史曰高祖明而難犯事多親決嘗有店婦與軍士爭訴無以自明帝爲鞫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代之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剖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

死遂殺馬馬勝無粟因教其婦境內肅然莫敢以欺

漢實錄曰王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但車周曰橋梁不飾子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乃至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醑則所以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眴眴（眴晉）乎以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賢人去齊齊必來侵臣見國之侵不若死請以頭白晏子因自殺景公聞大駭自追晏子

又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重故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

莊子曰周家貧故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將貸子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中有一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又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崑崙山北）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崑崙之南故曰陽山穄關西爲之穈秬黑黍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淮南子曰爲棺者欲民之疾疫蓄粟者欲歲之飢荒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雨粟也）

又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又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蚕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積（積衣也）

又曰粟得水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六韜曰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以與殷民

說苑曰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

又曰墨語翁滑氂曰今凶年與子隋侯珠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擇氂曰粟可耳（亦見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河之水灌汝口魚曰謂命在須臾乃須決江淮之水比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肆今高平貧窮故遣從君貸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　民請曰秕食鳧鴈爲無費也今求秕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鳧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去勤而不敢惰者豈謂鳥獸哉粟米人之食也柰何以其食養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晁錯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　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余者也

氾勝之書曰欲知歲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後取量取多者多種之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益部眷叩又戢）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游龍食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者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並赤黃皆長一丈千株叢生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垂不能飛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賤之時薪蕘脩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京房易袄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公易位天雨稻黍者亡天雨稻大臣當誅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郡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

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吳氏本草曰粱粟神農黃帝苦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

任昉述異記曰光武興洛陽斗粟万錢人死者相枕藉

大飢江淮閒童謠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貴於金洛中謠云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荆州粟與金同價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門而無粟麥袁宏上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

又曰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蟲蠱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飢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永安公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八百四十　九　李貢

應詡像讚序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詡盡以私穀數十方賑城中于時粟斗數萬不稱其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百穀部五

豆　　麻

豆

使韻勿朴瀨之乾曰豆種菽豆蘗叔雚藥心之所願志快意愜

毛詩豳雅曰七月亨葵及菽

又魚藻采菽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又右稷曰埶之荏菽荏菽旆旆

左傳成公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靈殖姓樂

春秋説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亦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陽而春夏也大體謂多黑也小變謂赤之微也）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注曰孫叔然以爲大豆按春秋齊侯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頭髮少合麻豆著井中呪勑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溫鬼

史記曰張儀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又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啗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年寇恂爲穎川郡大生豆收得一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於陽翟軍輜重走軍士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劉平寶爲饑賊所得平叩頭曰老母飢以氣待平爲命願得還飯母畢來就死賊即遣去母已食平曰向與賊期義不可欺乃復往賊驚怪其信義曰不忍食汝乎既免脫乃拂衣得三升豆以謝賊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蕪蔞亭馮異獻豆粥

又曰馮異破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又曰汝南有舊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酎祠嘉美上昇皇天報薦茂陵寢廟上食日玄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羕與諸葛亮書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況僕頗別菽麥

魏志曰華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託妻疾太祖大怒使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

韓扁賫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

又曰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陲潛使人問霍原原不答浚旣銜之又有遼東內徙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亦未能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爲豆者霍也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宋書曰廢帝子業景和初人種紫花草及豆皆作爲白花識而帝見廢之應

南史曰傳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北齊書曰庫狄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何因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唐書曰裴諝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諝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推略之利一歲幾何諝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三百里見農夫愁歎穀菽未種誠爲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敢即對

又曰貞元中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菽豆也）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賦稅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

淮南子曰河水中調而宜菽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騮（騮赤馬黑鬣也）食菽與雞

說苑曰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曰此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爲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謂其仁德也頃臣願有請於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

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聲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乃急

又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以萍虀

氾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率人五畝大豆忌申卯二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畝五

外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畝可得十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平量理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焉

說文曰小豆菽也萁豆莖也藿菽之小也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摠名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溫病甚神效（尚龍魚河圖卜黜敵董出語）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不受一粒

覽八百五十　五　王全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恒牧爲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爲赤眉所得欲殺啖之牧求先死賊義釋之送營豆一斛

又曰八月雨爲豆花雨

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都合切）也豍（[illegible]）豆豌豆留豆也胡豆跭（[illegible]）䩗（音雙）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巴菽巴豆也

廣雅曰重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麤大可食剌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爲麵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鄴中記曰石虎諱胡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國豆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光武建武二年春練一疋易一斗豆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實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須彌豆見日即傾葉食者歷歲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緣一莖爛漫數畝

博物志曰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者勤按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心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復經口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煑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試救理或可作）

又曰人食豆三斗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肌燥麤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味甘平生平澤治濕痺筋攣膝痛生大豆張騫使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煑汁飲之殺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膿血生太山

覽八百四十　六　王全

吳氏本草曰大豆黃卷神農黃帝雷公無毒採無時去面䵟得前胡烏喙杏子牡蠣天雄鼠屎共蜜和佳不欲海藻龍膽此法大豆初出土黃牙是也生大豆神農岐伯生熟寒九月採殺烏頭毒並不用玄參赤小豆神農黃帝鹹雷公甘九月採小豆花一名應累一名付月神農甘無毒七月採陰乾四十日治頭痛止渴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木豆出徐僮問子美似烏頭大葉似柳一年種數年采

唐明皇雜錄曰盧懷慎清貞素不營產業常器重宋璟及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翛然無擔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藏子然告困焉得麥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今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曹子建鷂雀賦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

葛龔與梁載書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老所分昆特妻子逃舊業入廣澤捃穫野豆以自賑給

麻

毛詩黍離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嘗主注曰麻新實）

爾雅曰蕡枲實（麻枲孫注詒細實）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饐蛀不麻鄭）也

東觀漢記曰周黨遺閔仲叔生麻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豊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葉黑實如玉風吹之如塵亦名明塵麻

又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炸為油則汁如清水食之目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巨色紅紫亦名紅泳麻言水麻乃有實食之顏色白潔

鹽鐵論曰大夫李斯與鮑丘子俱事孫卿鮑丘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李斯為秦丞相終致五刑

本草經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令人肥健

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

麻子一名蕡一名麻教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百穀部六

黍　穄　粱

金澤文庫
東齋

黍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盤庚曰若農不服田畝罔有黍稷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種黍

韓詩外傳黍離曰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薛君注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薿薿盛皃也）

又魚藻黍苗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儀禮婚禮曰贊設黍于醬東

又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以授尸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曲禮曰黍曰薌合

又內則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傳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預注曰黑牡秬黍也司寒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以享之）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倂倰蘭郝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杜預注曰太春之夏故移也農書曰黍六言暑也小暑以熱乃成也）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爲酒以扶老（爲酒以序尊卑且本黍物亦宜養老也）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璞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一黍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黍所以爲盛（應劭注曰鄗上山也音臛）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晉書曰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讌群臣于釣臺祕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因爲酒德之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者封夏發昇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

唐書曰德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穜稑種及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

竊黍種而棄之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食黍

韓子曰吳起攻秦小亭倚一車轅北門外令曰能徙此於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賜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外令曰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如初民爭徙之乃下令曰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驪（玄馬黑白騂）食黍與彘（黍屬水穀時宜也）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万畢術曰取麥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香之令人不醉麥門冬赤黍薏苡以為丸令婦人不妬

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閶闔風至則種宿麥黍

抱朴子曰張子和丹法用鉛朱砂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也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國語曰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小雅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請用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之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社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五果之下者從上雪下也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illegible]）而香如此者不餲（音遏）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鬆）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今新也）

又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祢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劉向別錄曰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列女後傳曰東平衛農師太尉龐農欲奔赴無粮自致妻願從行行止紡績以自資行到聚亭遇天霖雨留獨孤母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孤母曰此久廢園唯恐生力劣手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斬荊棘種之黍將熟獨孤母乃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曰不如收斂以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孤母

以昔黍歸農遂不肯取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

廣雅曰粢黍也䵚穄謂之秎（音粉）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兩黑黍粟如禾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斛八斗以薦宗廟

廣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或云秬黍有温屯黃黍有婣士鵲鴿之名

吳氏本草曰黍神農甘無毒七月取陰乾益中補氣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荊楚歲時記曰十月一日黍臛俗謂之秦之歲首未詳黍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

博物志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穄

范曄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穄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赤烏赤烏獻穄麥百載

廣志曰有赤穄有白黑青黃鸞鴿凡五種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

說文曰穄糜也（音韋）

崔豹古今注曰麻穄也

粱

禮記曲禮曰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萁

又郊特牲曰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虋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嘉穀也犍爲舍人曰別米赤白苗也人曰是別異所食之屬草也）

廣雅曰藋粱木稷也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爲軍吏子弟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姹女工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爲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授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卿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唐書曰涼州都督郭欽明嘗出按部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欲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城內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時賊營中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有簡兵練將俟夜掩襲城中無曉其旨者尋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慕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又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藜藿之羹（糲麤也）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國語曰欒伯謂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吳起爲鄴令民歌之曰終古斥鹵生稻粱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猴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猴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言以白介君使猴猴莫復來食粱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日視粱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猴即各還山去遂便絕跡

廣志曰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粥

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

楚辭招䰟曰稻粱穱麥挐黃粱（挐糅也以黃粱和而糅且香滑）

傅休奕雜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粱

東薔

魏書曰烏九地宜東薔（東薔似蓬草實如葵子二十月熟也）

廣志曰東薔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州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薔償我田粱

上林賦曰東薔彫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三

飲食部一

酒上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

春秋緯命曰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爲酒（麴陰也是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強相踧持也又入口咽之皆踧其面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

又曰酴（音塗）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莤酒也

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麮（胡鼓反）甜醹（音乳）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周禮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以節度作之故以齊爲名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色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如今之醳酒也昔酒久酒今之舊醳也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有司謂酋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秫稻二曰麴糱三曰湛熾四曰水泉五曰陶器六曰火齊命酒官監之無有差貸謂失誤善惡）

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進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又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作）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載於）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調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習於當聞君疾）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

又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肅敬貌）二

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又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又坊記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曰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爲正卿辭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又宣公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車右）趨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又成公下曰：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酉絜就新），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遂行爲旅），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又昭公十二年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吴），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

又哀公下曰：齊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內潘沐并得酒肉潘沐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又曰：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夢），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占託卜夢而譖）。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毛詩國風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小雅魚藻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而天下平安萬物得其誼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

又小雅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

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

尚書酒誥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厥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告衆國衆士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

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敢）。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殺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論語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禮記外傳曰：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酒卑，所以明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一曰泛齊（酒之初成滓有泛者泛泛然俗爲白醪）。二曰醴齊（醴體也汁滓未相同醴也今之甜酒也）。三曰盎齊，一名醆酒（狀如葱白色今之白醆酒也）。四曰醍齊（色在白赤之間）。五曰沈齊，一名澄齊（醆之與沈三者與上君夫人及賓長亞中酌尸相酬酢之用）。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曰事酒，一名醳酒，新成者酌飲，有事（謂醳中於祭祀事者也醳中有事者爲祿）。二曰昔酒（久成而色白謂舊醳之酒無事飲之）。三曰清酒（冬釀夏成味醇厚）。

○史記曰：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乃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又曰：沛公先入關，屯霸上。項羽至，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羽大怒，欲擊之。沛公因項伯見羽，羽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項王默然項莊入以劒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為者良曰沛公叅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有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劒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又曰曹叅代蕭何為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淳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叅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叅輙飲醉之終莫得言丞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叅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請按之叅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叅

又曰高祖過沛置酒自擊筑為歌使沛子弟佐酒

又曰高后與諸呂劉氏大臣宴飲令朱虛侯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后可之酒酣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后與左右皆大驚也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病百福之會

又曰百末旨酒（百華之末酒也）布蘭生（芬芳布列若蘭之生也）

又曰于定國飲酒至石不亂益精明

又曰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賓客滿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酒一斗遺讓拜他為涼州刺史

後漢書曰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賫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又曰寇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交歡

又曰魯恭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粮皆辭不受（問遺也）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請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歙變色負也司正主禮儀者觵罰爵也）以君之罪告謝于天衆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闇也）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在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

又曰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輙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賫牛酒為釋服

又曰大將軍袁紹揔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又曰呂布騎將侯成遣客收馬十五疋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釀五

六斛酒獵得十餘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帝前跪言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

又曰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刀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飲食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淸酒爲聖人

又曰王陵表徐邈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邈給事中郭謀曰邈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邈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蘗常仰中國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先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免融官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亦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慚色

又曰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顧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郎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孫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孫權嘗命諸將佐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特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不時肯持寧引刀置厀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又通酌兵各一兩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又曰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不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笑焉

又曰笮融督廣陵運漕大起浮圖祠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万計

蜀志曰簡雍拜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晉書曰王戎嘗如阮籍欲詣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惟公榮可不與飲

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又曰陸抗與羊祜推[illegible]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又曰阮孚為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

又曰謝奕為桓溫司馬溫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溫走入南康王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奕遂引溫一兵卒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又曰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座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真率溫更敕中廚設精饌酣宴極歡而罷

又曰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賞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又曰陶侃每飲酒有常限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更勸少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嘗誡之方已

宋書曰王弘為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又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孔顗為江夏內史性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又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又曰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又曰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又曰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彭城王義康傳曰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文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

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已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

又曰謝朏爲吳興太守與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朏既至郡致瀹數斛酒遺上曰力飲此物勿豫人事瀹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悛甚慙無言

又曰王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輒云取酒難遇之

梁書曰初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又曰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又曰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尔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爲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崎上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而成酒

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盬一兩曰朕味卿言若盬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又曰高允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常祭之前則先求旨酒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論者以潛爲君子

又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弃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豪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又曰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朱遊道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食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

又曰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能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迴賜帝又褒美之

又曰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

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又曰裴粲傳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實竊神器爾曰卿識之以酒令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自歡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又曰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盃酌未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室內置酒十餅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北齊書曰段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孫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

又曰高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儉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欸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又曰齊河南王孝瑜武成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也

又曰齊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爲有勅下司各列勤墮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

又曰周文帝聞韋敻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即位禮敬逾重乃爲詩頻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唐書曰定州總管李玄通性剛烈無所屈撓初城陷爲劉黑闥所囚其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謂之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耳吾要當爲諸君一醉可乎遂與樂飲因請劍起舞舞畢以劍潰腹而死

又曰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

味兼醍盎既頒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又曰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鄧弘慶勅酒令平索書精四序

又曰張鎮州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鎮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敦暱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肅肅然

又曰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迴波樂甚諠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迴波尒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帝爲之散時人稱之

又曰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管子曰桓公飲管仲酒仲弃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

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弃臣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焉

晏子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於門曰國德無有故乎君今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

孫卿子曰醉者越百步溝以爲跬步也俯而出城門以爲萬丈之門酒亂其神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飲食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有諺云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飲酒

列子曰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況得全於天乎

韓子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傷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譆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又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亦自飲而盡之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

薄遂圍邯鄲

抱朴子曰鄭君釀酒成因以附子甘草著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又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陂中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到列州還大風仙公舡没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濕而有酒色云昨爲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以淹留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

韓詩外傳曰夫飲食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賈誼新書曰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矣御者進清酒腶脯問御曰汝何故儲曰恐君必亡所以儲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誤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不肖疾公賢也虢公喜據軾而笑飢勸乃枕御者膝而寐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餓死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外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仍飲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不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還對曰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案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

又曰吳王從民飲酒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射中其目白龍上告天王捨萬乘從布衣恐有射目之患也

論衡曰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湛溢也

又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胸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警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爲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沲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丘懸肉以林因言肉林耳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還成都以所服鷫鸘裘就市陽昌貰酒與卓文君爲歡

典論曰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爲戲樂也

又曰洛陽令郭珎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

又曰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劉之驗醉醒也

博物志曰劉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視之云巳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又曰西域有蒲桃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如好酒飲盡隨更注水隨成不可久久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乃非禮所以不拜

又曰阮籍遭母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或云籍與劉靈飲步兵廚中酒未盡並醉而物故皆好事者爲之耳籍景元年卒大始中靈猶存焉）

又曰劉靈縱酒放達或脫衣倮形在室中人見譏之靈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室屋爲褌衫諸君何以入我褌中

又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也張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又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又曰山季倫為荆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語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皆種竹及長楸芙蓉覆水是遊宴名處山季倫遊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又曰鴻臚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則糜爛群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群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又曰周顗字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又曰諸阮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若集不復用常杯酌以瓮盛酒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豬來飲酒去上便共飲之

又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鬲上住

又曰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大忱小字）王大歎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一飲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世謂以大飲為上頓起忱也）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

神仙傳曰孔元方者專修道術元方為人惡衣踈食飲酒不過一斗年百七十餘歲道成人或請元方同會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無所說直以一杖柱地因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酒倒飲之人莫能為也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萬錢有過逐之主人酒便酸敗

異苑曰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輦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罝豐富也

益部耆舊傳曰楊子拒妻劉臣公之女字泰瑛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道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琢嘗出飲酒日與而歸母不見十日語弟謝過乃見數責曰夫飲酒有節不至沉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為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郭仲産湘州記云衡陽縣東南有酃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美所謂酃酒每年嘗獻之晉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是也

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以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

十洲記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

孝子傳曰孫順守君仲毋飲酒吐嘔顛倒恐毋中毒嘗毋吐驗之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又屈原曰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

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獻乾蒲桃凍酒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駮雜凍

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木公群物之異對曰蒲桃酒林菁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令人臭其氣醉冷林酒滑而色淺故大然

嶺表録異曰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粳米洒乾旋旋入藥和米擣熟即緑粉矣熱水溲而團之形如餢飳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於簟席上以荀杞構葉罨之其體俟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篾貫之懸於煙火之上每醖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恒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亦有不燒者爲潄醨也）大抵廣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二三十輩生酒行即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頭刮一盞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蓋酒賤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飲食部四

嗜酒　使酒

嗜酒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舍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

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傳曰齊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婦人言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也）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誠謗傳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後漢書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馬氏爲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　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慎偶醉言耳坐刑後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酒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又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欲往謁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於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以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即隨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遇亂避難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衣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户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户外脱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

又曰孟嘉爲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未得酒中趣耳

又曰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唯狎昵諂邪於是國寳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閒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又曰范泰初爲大學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

太守怳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怳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又曰劉邕穆之子河東王歆之與邕俱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斆孫皓歌荅曰昔為汝作臣今為汝作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梁書曰王瞻為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室沉面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車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地遍布朝野自言慎悴江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槽丘吾將老焉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卒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後魏書曰李元忠微拜侍中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歷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任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齊書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之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

重門並閉驪崙不通消難固請去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大我留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為我飲命左右賫車輪括消難頸又賫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仍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唐書曰王源中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職

列子曰子產之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麯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正道之安危人理之悔悋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厩馬圉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麯糵八藪之木不足以為蒸新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恒言渴於醇酒羣輩呼為渴羌後秦帝愛以朝歌守馥辭願且為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還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

世說曰劉靈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器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靈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靈跪而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

又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使酒

史記曰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又曰孝武建元元年灌夫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飲酒輕重不料其平）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

日早臨武安許諾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駡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魏志曰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

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戲吾斬爾遂駡坐質案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嚙喉咀汝不嚙牙何敢恃勢憍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劒斬地遂使罷也

吳志曰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曹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又曰胡綜性嗜酒酒後讙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不備責也

又曰凌統當擊城團先期統與督將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晉書曰庾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尹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

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功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謂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佐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中侯印綬上表自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常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又曰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不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顔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

宋書曰謝超宗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梁書曰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坐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觀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心愧之

又曰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陳書曰柳盼爲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於家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罵或稱亭長督郵祐

復於外騎馬將絳幘大我使者也司徒鮑昱決獄去騎馬將幘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去原其本意無賊心宜减死

風俗通曰巴郡宋遷毋名静往阿奴家飲酒迫毋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毋在坐上何無儀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遷罵奴奴將木枕擊遷遂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七

飲食部五

食上

周禮天官膳夫曰：膳夫掌王之食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羞滋精）。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珎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用祭品嘗食，王乃食。

又曰：王齊，則玉府供玉食（鄭玄注曰玉陽之精御水氣也鄭司農云食玉屑也）。

又天官食醫曰：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醬、八珎之齊。凡食齊眂春時（飯宜），羹齊眂夏時（羹宜熱），醬齊眂秋時（醬宜），飲齊眂冬時（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麦，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又曰：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烹煮也煎和成數），選百羞醬物珎物，以俟饋（先進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

又曰：小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又曰：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大戴禮曰：食穀者必智惠而巧。

禮記曲禮上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無流歠（鄭玄注曰流歠有欲食也），無咤食（咤陟嫁切），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欲自得曰固專自取曰獲），毋刺齒。○又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之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也），葱渫處末（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在豆），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也），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其俱切）。

又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終不食而死（風俗通曰齊人不食而死也）。

又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

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麦，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麦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又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以其寒也）。

又曰：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盡必所進必知親所食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也齊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異）。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差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又不及王一飯再飯）。

又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捭卜麥切），汙尊而抔飲（汙烏華切抔步侯切），蕢桴而土鼓（蕢苦怪切），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享於鬼神鬼饗德不饗味也）。

又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

又曰：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皆爲不利人也）。

又曰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膷音香臐許云切膮許堯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醯醢衍字也又以鷃爲鴽也）

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兼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食人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食者之言謙也）

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也侍食則正不敢備禮不祭也）先飯辨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之義也辨食臣先嘗孝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嘗羞敢備禮也不敢嘗羞嘗有也辨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嫌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亦先嘗之先徧）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次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食也）（飧謂食飯也）君既食又飯飧（君不敢先）飯飧者三飯也（臣助君也）（食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前親徹也）凡侑食不盡

食於人不飽（謙也）

又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旨美也）

又雜記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言其以禮待己而食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待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又坊記曰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五鹿衛地）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天賜）有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伐庸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又曰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之多蔭翳首山在河東蒲阪縣）（[illegible]）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不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

又曰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地也）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以叔孫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也）介而後食（言其忠也）

又曰晉侯合諸侯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晉侯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宴會禮食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又曰魏獻子爲政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也）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誠他人也飢其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小人腹飽猶知厭也言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又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有余不肯清未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又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

又曰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又曰昔闔廬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炊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遍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味非常食）

又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又曰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食也小雅云愆言過乎）

又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大雅）

又生民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事君而輕負久交中絕三費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王肅注曰食哉君所以重之民食）

又洪範曰八政一曰食又曰惟辟玉食（孔安國曰王食美食）

周書曰甘食美衣使長貧

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讌樂（需飲食之道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又曰噬嗑食也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山下有雷頤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史記曰張蒼嘗被刑王陵救免之蒼常德陵後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一漂母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食乎條侯免冠謝

又曰東方朔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

古史考曰始有燔炙人裹肉燒之曰炮故食取名焉及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于燒石之上而食及黃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迺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王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曽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陸賈勸陳平與太尉絳侯和以謀諸呂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万遺賈爲飲食資又曰万石君時賜侯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

寀不食

又曰有司劾竇嬰矯先帝詔棄市嬰陽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也

又曰昌邑王在喪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也

又曰鮑宣上書曰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陷內曰高門殿名也）

又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賜飧十七物（服虔曰食具十數物也）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於西園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行至客舍采女下酒因共飲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過鄧禹禹進炙魚上大食啗百姓聚觀皆言劉公真天人也

又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宗親共奇之因名曰異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熟令弟禮夫妻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茹蔬菜禮夫妻來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後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梁鴻少孤以幼童詣太學受業治詩禮春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

又曰明德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累餚膳備副重加幕覆輒徹去譴勑令與諸舍相望也

謝承後漢書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共與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黍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林宗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也

後列曰董宣爲洛陽令殺胡陽公主奴帝怒欲殺宣後原之勑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按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又曰帝恐竇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

又曰趙咨字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由此益知名

又曰邳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

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　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

又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又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袁閎遂散髮絕代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魏志曰典韋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人益乃供太祖壯之

又曰漢末中常侍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入謁尹尹欲脩主人勑外爲市買功曹趙息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醞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

魏志曰文帝爲太后弟康起第成太后至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約如此也

又曰扈累者嘉平中年八十九歲若六七十者縣官以孤老日給廩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之粮盡復出人與不敢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壘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繁簡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二十罰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其能久乎

又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吏名有志介嘗過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

江表傳曰南陽樊伷爲武昌部從事誘導諸夷叛屬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曰以五千兵往足擒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權即遣將五千兵往果平武昌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躰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奏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祇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騭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飲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蜀志曰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帝（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是時與曹公從容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失匕箸

又曰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陰雨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八

飲食部六

食中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驕奢簡貴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常御膳無以加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之謐曰柳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晉書曰王導子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又曰衛將軍謝安欲詣陸納納兄子俶怪納無辦乃密作數十人饌安至納設茶菓而已俶下精飲食納怒客去杖俶四十

又曰郗鑒字道徽永嘉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餉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不兼有所存鑒乃獨往食訖飯著兩頰邊含還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令鑒薨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又曰庾袞父士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宋書曰謝景仁爲桓玄驍騎將軍時宋武帝爲桓循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累促餓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乎安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

又曰謝景仁愛弟述雖嚴而惜身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帝命甜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應非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食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

又曰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撿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後穆之宦達而性更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已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已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又曰王仲德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又曰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劉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膾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日不宜有此設義真曰寒甚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又曰江夏王義恭幼爲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

不過五盞盤義恭須求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敢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又曰文帝宴於武帳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豈供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飢苦

又曰文帝以謝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乃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又曰謝弘微兄曜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

又曰前廢帝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以㯡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

又曰宗慤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上軍串（古患切）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又曰沈攸之戰敗與第二子文和至華容之鵲頭村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嫌殺豚薦食既而村人欲取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縊死

又曰袁愍孫為吏部郎孝建元年文帝詔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

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

又曰阮佃夫奢侈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肴莫不畢備凡諸火齊並皆始熟肴饌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又曰郭原平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主人設食原平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齊書曰陳顯達高帝即位拜護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

又曰武帝收沙門寶誌在獄中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

又曰王儉嘗詣武陵王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直為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又曰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食然未嘗求也

梁書曰沈顗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又曰孔休源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會以祠事入廟侍

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風頻袪鄙吝覩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翦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鮑音）魚雲食休源食不嘗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又曰臨川王蕭宏所倖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釵（音）直千万好食鯖鮓（音）魚頭常日進三百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又曰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但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擴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陳書曰徐孝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勑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崔鴻後趙錄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省賜以御食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方畧以破賊而食我我來豈覓食耶乃引見

又後燕錄曰王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脩宮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不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室（[illegible]）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

又南燕錄曰濟南尹弘爲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踰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能飽且才兒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脩明大收民譽

燕書曰少帝建熙六年上谷人公孫几女隱昌黎之域冬衣單布寢土牀上夏則併飡啖於一器惟使蛆臭然後乃食人咸異之莫能測也

後魏書曰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又曰高閭嘗造胡叟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酒食皆自手辨索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妻並衰跛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愧

又曰盧彪爲太子詹事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待僕從亦盡設食一與已同

又曰楊愔幼時爲季父暐大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同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同盤重肉之食後椿誡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

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此人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又曰元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尒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又曰崔敬友恭寬接下脩身勵節自景明已降頻歳不登飢寒請匄者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又曰刁雍字季仲少聦頴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雍共食及紹先卒雍終身不食肝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珎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又曰趙郡王叡十歳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發喪擧聲殞絶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殷勤勸譬方漸順旨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慇惜如此

又曰文宣昏逸常山王演因諫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常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能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

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遂還爲王友

又曰楊休之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禮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自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処世難耳

後周書曰柳虬脫畧人間不拘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又曰長孫澄雅好賔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勸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隋書曰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母卧疾歳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

唐書曰高祖師次于古堆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闕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不下高祖謂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則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又曰高宗朝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珎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衆乃止

又曰高宗朝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上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奏九部樂極懽而罷

又曰高宗朝皇太子少在內不出稀與宮臣接見典膳丞邢文偉减膳上啓曰竊見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撤膳不撤則死之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接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遂申减膳其年右史員闕宰臣進擬數人上曰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此人甚正直可用爲右史遂拜焉

又曰盧懷慎爲黄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敝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棬而已此外脩然無辦

又曰韋陟性尚奢侈於饌羞尤爲精潔植穀麥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弃不啻萬錢之直

又曰裴冕性本侈靡尚車服及營珍膳每會賓客有昧於品味之名者

又曰順宗時宰臣鄭珣瑜韋執誼方與諸宰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者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乎顧

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又曰永泰中軍容使　魚朝恩加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丁未詔魚朝恩赴國子監視事將令宰相大臣及常參并六軍將軍於國子監送上仍令京兆府造食出教坊樂以寵之是日文武大臣已下子弟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學館廊下待詔給錢一萬貫充食本以爲附學生廚食之資朝恩自是數詣國學從者常數百人京兆率錢以備膳羞一費或至數十萬

又曰楊炎與門下侍郎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炎爲人所藝而炎器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膳無節或爲藥殞別食閣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議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不欲同食杞銜之

又曰常袞爲相將罷讓堂廚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飲食部七

食下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飽食曰吾不畏士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庭四海民不至也

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菜耳公曰嘻夫子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之罪對曰脫粟之食飽士之一足也炙三弋士之二足也菜五卵士之三足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三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辭

又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中食而肉不足景公曰封晏子以都晏子辭不受

又曰寡婦樹蘭生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

墨子曰聖王制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使耳目聰明不極五味之調芬之和不致遠國珎怪異物矣

又曰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飲食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而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係之舟

又曰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又曰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

又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慎子曰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又曰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公孫尼子曰食甘者益於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為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

關子曰義渠之人耳黿鼉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飢餓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輕體万乘飲之為之解怒故黿鼉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之為之輕體万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厭於此矣

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至

暮不來起不食而待之明日使人求得乃與之食

又曰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　我何報子封人怨之

又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飲要溝者於五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飲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汝徒未及也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畢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令弟子從役止而飡之將奪肥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又曰凡人上不屬天下而不着地以筋骨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又曰嬰兒共戲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薄暮必資餉食者塵不可食也

又曰饑歲之春從弟不饟穰歲之秋踈客必食非踈骨肉少多之心異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唯腹爲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口害也

孫子曰鑠金洪鑪盜竊不探鴉肉在俎餓徒不食

淮南子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

符子曰顏子有疾三日不食閔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飡茹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荼以養齡也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疾

山海經曰有叅者青馬爲西王母取食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成猶重也）飲食必以鼓

又曰湯得伊尹設朝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爲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三郡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九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其疾徐滅腥去臊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不能言志不能諭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又而不奘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來謁之（下左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下兩城亡其及我乎

白虎通曰王者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方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食時大陽之始晡時食少陰之始食時大陰之始

說文曰饔饎熟食也餱乾食也籑具食也（籑士眷切）餕中食也（俊才坡）餔日加申時食也饛盛器滿皃（饛音）餬寄食也飫燕食也餞送去食也飪火孰也

釋名曰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鹽鐵論曰古者燔黍而食捭豚相享賓婚相召豆羹白飯今則燔炙滿案臑豚包鼈膾鯉

說苑曰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也

又曰晏子侍景公曰朝寒請子進煖食於寡人對曰臣非厨養之臣社稷之臣也

又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

又曰魯有儉者煑甂中之食（甂步眠切小盆）食而美以遺孔子子受之如受大馬之遺弟子曰先生何爲受之喜如此曰非以羹瓢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親也

揚子法言曰或曰食如蟻衣如華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太不由其德亦太矣（李軌注曰蟻言精細）或曰北吏被我純繒帶我金犀珍膳寫鼎不亦厚乎曰社

[illegible]也

論衡曰[illegible]子喬不食穀壽百歲故人生稟飲食之性故形上有口齒下有孔竅以注瀉口齒以進食王子喬形體與人同何以獨能度世耶夫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衣溫食飽則精神明盛人之生也以食爲氣草木以土爲氣閉口不食拔草離土必不壽矣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隆冬不火食五日雖病不敢觸犯王者宜應改易

潛夫論曰何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故病家之厨非無膳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至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也乃其君弗能存故遂亡矣

又曰欲知人且疾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

風俗通曰俗說驟馬吹賓客宴食已闌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餚無施更出瓶與椒蓋盞鼓言其速疾如驟馬之傳命

騶者

又曰俗說臨日月薄食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像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吝坐飲食重懼也

又曰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鬭爭按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饌了無鬭者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飾所食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已略乎曰亦嘗思之矣九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燒死至其亡時民爲絕火食老少多死舉作書置子推廟中說民不宜寒食因勸使炊食如故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字君肅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能食飲好聲色不治節儉時人少貴之者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教張碩不露頭食

永昌郡傳曰徼民口嚼食并以鼻飲水

異苑曰新野蘇巷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光采甚異而飴之遂習數數來加爲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飽少時而死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臺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文力神常立守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遷延而退

又曰河南趙良與其鄉人諸生到長安界遇霖雨粮乏相

謂曰飢正蘭當那得食耶應時美飯備在前兩人驚愕不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也明日早兩人復曰那復得美食即復在前遂至長安無他禍福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殽金烏啄瓔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下七子合盤盤中亦無俗中餚

秦記曰苻朗甚別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盛饌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少生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屋亦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博物志曰魏明帝時京邑有一人食噉兼十人遂肥不能動其父嘗爲遠方長吏送彼往縣令故義傳食之一二年間一鄉爲儉

齊諧記曰江夏郡安陸縣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皆飯後門乞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得那復後門乞其人荅曰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饑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啖兩畦便大悶極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及主人持飯出不復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袁准正書曰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縕袍之縕不過一煖

裴玄新言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君管氏取以營私則一邑不可奪也

又曰孝子欲親之食去我已食欲親之衣去我不寒此漫孝也

神仙傳曰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鄉里累世云百七十歲常煮白石以與人熟如大芋者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即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就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其擔薪往時乃置薪於人門間使去連年如此結草庵於河渚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

束皙發蒙記曰廉頗畢老日啖肉百斤

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食若填溝壑飲若灌漏卮其人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世說曰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迺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又曰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得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生者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勑令免官

又曰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飡者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若真曰小人都不可作緣

又曰　羊曼拜丹陽尹客早者並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飲食皆美雖晚至者猶獲其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也

又曰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脯許府家往瓦官寺設慢屋竟一寺東亭將夕至夜後汰公設豆藿麤汰公自啖一大甌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啖

俗說曰桓域（音棫）性啖　犬　每嗔域時使從兄索食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不食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

有留穀三斗五升水三升故平人一日再至清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勝七日七五三斗五勝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故也

弘君舉食檄曰又取灄湖獨穴之鱧（鱺音）赤山後陂之蓴伺瀆冷豉及熱應分食畢作躁酒炙宜傳酒便清香內則豆不犉麞肚若披緇急火中炙脂不得董聞香者躑躅千咽者塞門羅萸椀子五十有餘牛膝搗炙鴨臑魚熊白鷃羹脯糖蟹霧壽韭蠶生甜滋味遠來百醉之後談悶不除應有蔗薑木瓜元李陽梅五味橄欖石榴玄朐葵羹脫煮各下一杯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諸公主相効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爲撿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於通衢乃傳

呵按轡行於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華傕以身免

嶺表錄異曰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樵石穴每歲鄉人琢爲燒食器（廣州亦有乃良本也）但燒令熱徹以物襯閣置之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葱韭齏葅鹺之類頃刻即熟而終席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燒樵石亦極熱疑石中有火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金澤文庫

[illegible]函方　九　張壽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飲食部八

飯　飱　黍

飯

周禮曰黃帝始蒸穀為飯

周禮天官食醫曰食齊眡春時（飯宜溫也）

禮記曰飯（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熟穫曰稰生穫曰穛黍苗黍也）

又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又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噎若見問也）數噍毋為口容（口容弄口）

論語曰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爾雅曰饙餾稔也（今呼餐飯為饙饙熟為餾稔或作餁也饙音甫云切餾力又切稔音甚）食饐

謂之餲（飯臭）摶者謂之糷（糷飯相著也）米者謂之糪（飯中有米粒者）

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而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說文曰饙脩飯也餾飯氣蒸也饡（音讚）以羹澆飯也饖（一月切）飯傷熱也饐（一冀切）飯傷濕也

釋名曰飯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乾飯而暴乾之也

史記曰廉頗之奔魏也魏不能用也而趙數困於秦趙人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為趙用趙王因使使視廉頗尚可用不郭開忌頗（郭開頗之仇也）不欲令還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視頗為之一飯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年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少頃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又曰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

漢書曰公孫弘為丞相食脫粟之飯

又曰王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視莽曰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常食乾飯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謝承後漢書曰左雄為冀州刺史長食乾飯司馬苞為太尉常食漉飯李固為太尉常食麥飯王暢為南陽太守作飯鹽豉菜茹羊茂為東郡太守常食乾飯胡劭為淮南太守使鈴下閣外炊曝作乾飯

漢舊儀曰齋法二人施案陳三十六肉食九穀飯

魏書曰卞太后左右食菜粟飯

魏畧曰王朗會稽敗太祖盛會喝之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朗曰宜適難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百姓飢窮以桑椹蝗蟲為乾飯

又曰是儀服不精細食不重膳家無儲積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歎息即增俸賜

晉書曰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又曰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而及禍也

又曰殷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有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都督荊州當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

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有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史曰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梁書曰謝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藺叔宣陽元）

又曰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羅研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縛束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又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麥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麥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以爲脯以供酒食

又曰傅翽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歆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禮爲西豫州刺史每憂居喪唯食麥飯

又曰沈衆永定二年兼兵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衣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啖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陳書曰孔奐爲武康令武帝苑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食訖盡弃其餘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後魏書曰楊播兄弟雍睦播每出或日斜不至不先飯待還然後食

又曰盧義僖爲都官尚書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然亦甘之也

又曰闞因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斗乃飽

乎無後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又曰蔣沇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西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勞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其爲時人所知如此

墨子守備曰乾飯人二升以備陰雨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尹文子曰晉國俗奢文公儉以矯之因食脫粟之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又曰宋鈃尹文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置五升之

飯足矣（斟酌自爲之大少也）

列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以三飯爲節朞年有黧黑之色

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則饜酒肉而後返欺其妻云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後妻向其所之乃就郊外乞人祭飯

韓子曰堯糲粢之飯

又曰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嬰兒之相與戲以塵爲飯以水爲飲以泥爲羹以木爲胾

淮南子曰爲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六韜曰堯王天下滋味重累弗食溫飯煖羹不酸餲不易也

家語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飯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塵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稻

吳越春秋曰勾踐載飯與羹以遊國中行子戲之遇孤孤即餔而啜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爲漿

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飯棘津也

論衡曰鼠涉飯中捐而不食

風俗通曰俗說不大餓不在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　或曰輜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盞

韓言大餓人得一盞飯無所益也寧相六不守孰寠蒸飯更況謂之餾音與六相似也

潛夫論曰夫粱飯食肉有好於面目不若糲粢藜蒸之可食於口也

物理論曰然爨之未熟覆甑而弃之所害亦多矣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賀從之弘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乎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哉於是朝廷自此疑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風土記曰精淅米十取七八淅使香蒸而飯色乃紫紺於東流水飯食而洗除不祥

通俗文曰飯臭曰臆沙入飯曰磣

錄異傳曰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

異苑曰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曾出自齋空中下大鉢滿中香飯母分賦齋人皆七日不飢

祢衡別傳曰劉表嘗作上事極以爲快衡見之便滅　投地曰作此筆者爲食飯不

孟宗別傳曰宗爲光祿勳大會醉吐麥飯察者以聞詔問食麥飯意宗答臣家足有米麥飯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

孔衍在窮記曰彭城王送稷飯十斛

葛仙公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良久乃張口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

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二十里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凝脂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路中作飲食宮人有持外餘米

飯皆澆以供至尊

世說曰蔡公曾在武帝坐上食進飯曰此是勞薪炊也帝密遣問外云實是故車脚

時鏡新書曰歲暮家家具有肴蔌謂爲宿歲之儲以入新年也相聚酣歌名爲送歲留宿飯至新年十二則弃於街衢以爲去故取新除貧取富陶朱公猗頓此事無譏又留此飯須驚蟄雷鳴擲之屋上令雷聲遠

焦贛易林曰南箕無舌飯多沙糖

離騷曰精瓊靡以爲飯（精鑿玉屑以爲飯也）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

潘尼釣賦曰紅麵之飯精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

枚乘七發曰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

栢麟七說曰香箕爲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蟻搏似凝膚

應璩新詩曰竈下炊牛矢甑中莊豆飯

孫子楚祀介子推祝文曰黍飯一盤

王粲七釋曰西旅遊梁御宿素粲瓜州紅麵參糅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散

傅巽七誨曰孟冬香秔上秋膏粱彫胡菰子丹貝東牆潤細滑流澤芬芳

飱

釋名曰飱散也投飯於水中各散也（通俗文曰水澆飯曰飱音孫）

春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晉書選以爲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貳自別於曹）乃饋盤飱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飱中不欲令人見也）公子受飱反璧

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不食遂使處原

韓子曰晉文出亡箕鄭挈壺飱而從迷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不敢食及公反國克原而使爲原之守曰夫經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飱是將不以原畔也渾軒聞而非曰以不動壺飱之故其不以原畔不亦無術乎夫（明主不恃其不我畔）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畔恃吾不可欺也

戰國策曰中山君走有二人隨其後曰臣父嘗饑君下壺飱餌臣父故來死君也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言之）曰觥飯不及壺飱（觥大也大飯謂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飱之救飢疾也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又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

沈約宋書曰文帝爲王玄謨作四時詩曰粟飱充夏食

顧和與蔡謨書曰夏侯家言食蔾藿飱猶勝於羹飯耳

黍

釋名曰黍汝也相黏汝也

禮記曲禮上曰飯黍無以箸

又曲禮下曰凡祭宗廟黍曰薌合

論語微子曰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食之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其下祭祀不登郊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

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爲黍言未絶而巨卿至

魏畧曰沐並字德信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爲黍而不留

北齊書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

又曰盧道虔爲尚書會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

幽明録曰漢武帝與近臣宴于未央殿噉黍臛也

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徑入上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

祢衡別傳曰黃祖在蒙衝舡賓客作黍臛衡得便自飽食不顧左右後搏弄以戲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大喪行過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又食之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孟子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而奪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又殺而奪之

淮南万畢術曰取冢墓黍啖兒不思母（取新冢前祠黍用啖兒則不思母也）

風俗通曰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臛

盧諶祭法曰祠用白黍黃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一

飲食部九

糉　粣（讀與冊同）　飴

糉

晉書曰廣州刺史盧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糉子裕答以續命湯

宋書曰後魏太武至彭城求酒及甘橘張暢宣孝武帝旨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

齊書曰范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粽隨盡復益彪謂曰范散騎小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梁書曰張纘初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旣貪婪南中貲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樓還齋（韡音孫）寶財貨悉付庫以粽糉之屬還其家

風土記曰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像也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

漢建武中長沙區迴白日忽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迴曰君常見祭甚誠但常年所遺俱爲蛟龍所竊今君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綵絲纏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迴謹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糉并帶楝葉及五綵絲皆汨羅之遺風（異苑云糉屈原姊所作也）

粣

宋書曰文帝崩郭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

齊書曰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知憔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又曰虞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未知輒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唯日食麥餅二枚

南史曰沈衆陳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餅以噉

范汪祠制曰仲夏薦角黍粣

夏統別傳注曰菰初生合米擣作粣

飴

埤蒼曰飴者餳也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主人入門內見馬屎便食之覺臭乃止後詣貴官爲設飴因視曰戒故昔且當勿食

時鏡新書曰粔籹蜜餌即糖飴能以食有糖飴蒟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二

飲食部十

餢飳　甘脆　安乾特　餳（音餳洞唐）

餢飳

束晳餅賦曰餢飳髓燭

甘脆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下甘脆

安乾特

束晳餅賦曰安乾粔籹之倫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安乾特

餳

禮記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方言曰餳謂之張皇（即乾餳也）飴謂之餧（音蕭）餳謂之餹（江東皆言餹也）

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陳魏宋楚衛之間通語

說文曰飴米糵煎也飴餳和饊也

釋名曰餳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哺餔也如餳而濁可哺也

後漢書曰明德馬皇后報章帝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東觀漢記曰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吏以為饒利焉閎知之臨蘉奏焉

四王起事曰惠帝到華陰河間王遣使上甘菓餔二百

楷

幽明錄曰王濛祖安國張顯等以太元中乘舡見仙人賜糖飴三餅大如比輪錢厚二分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可以黏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也（壯門户餙壯也）

鹽鐵論曰先爵以盛水外降而進糖禮雖備然非其貴也

世說曰王君夫飴餔澳釜

楚辭招魂曰粔籹蜜餌有張皇（張皇餳也）

張衡七辯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先水凍作蕢餳煮暴飴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荆餳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三

飲食部十一

䬳　饊

麴糵　麩

䬳（於月切）

方言曰䬳謂之餹（以豆屑雜餳也）

倉頡解詁曰䬳飴中着豆屑也

說文曰䬳豆飴也

饊（先但切）

廣雅曰浮䊤粰也（䊤音流）

說文曰饊熬稻張餭也急就篇曰饊飴餳

盧諶祭法曰四時皆用饊

麴糵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

記曰仲冬之月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糵必時

左傳曰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人也）（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麥麴所以御濕也）有山芎藭乎曰無

方言曰𪍿（音磊）𪌂（音措）䴹（千八切）麰（音牟大麥麴也）𪍉（音解細餅麴也）䴵（音紫有衣麴也）麴（小麥爲麴䴵即麴耳）自關而西秦豳之閒曰䴹晉之舊都曰𪍿（今河東人呼麴爲𪍿）齊右河濟曰𪌂比燕曰䴵麴其通語也

說文曰麴酒母也糵生衣也䴵熟麴也糵牙米也

通俗文曰稛麥麴曰䴾（稛音畫䴾音鼓悞切）

釋名曰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糵缺也漬麥覆之使生牙開缺也

史記曰文帝遺匈奴秫糵

又曰通邑大都糵麴鹽豉千荅也

東觀漢記曰順帝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漢晉陽春秋曰愍帝在長安爲劉聚所攻糧盡太倉有麴數十餅屑之爲粥以供奉帝麴屑盡遂降

列子曰子產有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

劉伶酒德頌曰枕麴藉糟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

麩

倉頡解詁曰麵細麩也

說文曰麩小麥皮屑也

史記曰陳平爲人長大美色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孟康曰麥糠中之不破者晉灼曰京師謂麤屑爲紇頭）

吳書曰袁術既爲雷薄所距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

劉謙之晉紀曰王恭誅童謠曰昔年食麥屑今年食䜴豆䜴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至後可糴麩至冬以養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四

飲食部十二

糟　糠

糟

說文曰糟酒滓也糠穀皮也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韓惠王曰韓地多阨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又曰秦急圍邯鄲邯鄲且欲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君器物鍾鼓自若使秦破趙安得而有此哉

後漢書曰明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無被食糟白此詔給大官食

魏志曰李通禽黃巾大師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不敢犯

六韜太公曰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爲丘以酒爲池飲者常三千人

糠

爾雅曰糠謂之蠱（米皮）

廣志曰糠謂之褐

通俗文曰碎糠曰糒（平皮切）

史記曰吳中大夫應高說膠西王曰舐糠及米

漢魏春秋曰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以糠塞口後明帝逼殺郭后使殯如甄后

晉書曰王戎子万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又曰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齊書曰顧歡所居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墨子曰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

又曰人衣短褐食糠糟

莊子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韓子曰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

潛夫論曰不命大將以討叛羌州郡稍興兵若排糠障風掬沙壅河

抱朴子曰上世之水結而不寒肴糠絕而不飽

劉欣期交州記曰合浦海口有糠頭山傳云越王舂米於此積糠而成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五

飲食部十三

豉　齏

豉

釋名曰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豉聲如嗜

史記曰蘖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共壺

袁宏漢紀曰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廉儉也

豫章列士傳曰羊茂爲東郡太守出界買鹽豉

博物志曰外國有豉法以苦酒浸豆暴令極燥以油麻蒸訖復暴三過乃止然後細擣椒屑篩下隨多少合投之

金樓子曰五色茄一名金盤地榆一名王豉惟此二物可以煮石

廣志曰苦秦豉也

楚辭招魂曰大苦酸醎（大苦謂豉）辛甘行（言取豉調和以椒薑醎酢醯蜜辛甘之味皆發而行）

古歌曰美豉出魯門

齏

周禮曰醢人掌共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

記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齏以授相者

釋名曰蟹齏去其匡熟擣合如齏也

通俗文曰淹韭曰齏淹薤曰䪥

東觀漢記曰王莽將敗北海逢萌載齏器於市曰辛乎辛因潛藏不見

魏志曰華佗嘗見病咽塞者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飲之如言立吐一虵

王隱晉書曰袁甫曰美莫過稻不可以爲齏

語林曰石崇嘗冬月得韭齏王愷貨崇帳下皆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楚辭曰懲於羹者而吹虀

又曰吳酸毛蔞不沾薄（毛菜也言吳人善爲羹美其葉若蔞味無沾薄言甘弱也又曰蒿也蔞不沾薄蘩草也蔞香也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醎酸使爚蒿蔞以爲齏味醲又不薄適甘美人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收韭菁作擣齏

弘君舉食檄曰大市覆豐之蒜東里獨姥之鹽大鹽雜以薑椒叔奴使之舂齏

嶺表異錄曰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則柔毛肥羔不足比也每軍衙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炮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齏銷之（聖齏如有苽去是牛腸胃中已化草）既至即以鹽酪薑桂調而啜之腹遂不脹北客到彼多赴此筵但能食肉罔有啜齏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六

飲食部十四

茹　菹　瓮

茹

史記曰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後漢書曰孔奮爲姑臧長時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輙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自儉約而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沈約宋書曰文帝爲王玄謨作四時茹詩大董茹供春膳粟飡充夏飡

傅玄詩曰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枚乘七發曰白露之茹

菹

周禮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昌本菁菹茆菹（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爲之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加豆之實芹菹深蒲箈菹筍菹（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箈水中魚衣也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也箈箭萌筍竹萌）王舉則共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稱矣）

記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䐑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䐑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薑芥淹之殺肉及腥氣也）

又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醢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棗栗之屬）

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菹）

毛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土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貢四諸之其物）

毛詩義疏曰蒲周禮以爲菹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指白生噉之甘脆又煮以苦酒受之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

廣雅曰蘫墜䤅酤菹也（墜大內切　蘫口敢切）

蒼頡解詁曰酤酢菹也

說文曰菹菜酢也蘫瓜菹也（蘫力甘切）

釋名曰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菹孔子聞之蹙頞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

賈誼新書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病而不能食之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得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者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晉書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食鹹菹以其味甘輟而弃之

盧諶祭法曰秋祠有菹消（食經有此法也）

范汪祠制曰孟冬不鹹菹

瓮

釋名曰生瀹葱薤曰瓮言柔滑瓮瓮然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七

飲食部十五

蜜　沙餳

蜜

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爲味

韻集曰蜜蜂百草華所作也

漢武帝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

續漢書曰天竺國出石蜜

東觀漢記曰世祖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吳書曰袁術爲雷薄等所距士衆絶糧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

吳歷曰孫亮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蜜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

晉令曰蜜工收蜜十斛有能增煎二外者賞穀十斛

晉太康起居注曰尚書令荀勗羸毀賜石蜜伍斤

齊書曰明帝元好蝬蛦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東帛物所在月給茯苓伍斤白蜜貳斤以供服餌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採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

又曰傅昭爲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梁四公記曰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杰（音翳）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風災刺蜜不熟故尔帝問杰公（何胃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實之僞耳

唐書曰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往摩伽陀國取其法令楊州煎諸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

神仙傳曰飛黃子服中嶽石蜜及紫梁得仙

王孚安成記曰郡東有山百姓呼曰蜜崗蜜焉（[illegible]）

荆州圖記曰赤馬山有蜜房二百所羅綴相望因名曰百房

異物志曰交阯草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塼棊謂之石蜜

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甘柘似竹味甘煮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

范子曰白蜜出隴西天水

本草經曰石蜜一名飴

吳氏本草曰食蜜生武都谷

劉根槩子枕中記欽曰百花醴蜜

楚辭招魂曰瑤漿勺（勺沙也）實羽觴

左思蜀都賦曰蜜房郁毓被其阜（漢[illegible]野蜂蜜[illegible]）

郭璞蜜賦曰繁布金房疊稱玉室咀嚼滋液釀以爲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奉石蜜五餅

又與朝臣詔曰南方龍眼荔支寧比西國蒲桃石蜜

又曰新城孟太守道蜀豬肫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沙餳

張衡七辯曰沙餳飴石蜜遠國貢儲

盛翁子與劉頌書曰沙餳西垂之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八

飲食部十六

酪　酥附餁餬（餁音區）

通俗文曰煴羊乳曰酪　酥曰餁餬

釋名曰酪澤乳汁所作使人肥澤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爲官如淳曰桐音董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桐音挺桐之桐）

又曰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

又曰烏孫公主歌曰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又曰王莽時飢教民煑木爲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更用木實爲酪也或曰如今酸木屬）

後魏書曰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崔浩浩曰非長久之策也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今居北方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可不還都也

又曰臨淮王譚孫孚持白武幡勞河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河那瓌衆号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

唐書曰高宗朝太僕以悉弥馬乳造酪供進署承罪當死上特免之

晉太康起居注曰尚書令荀勗羸毀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次藥有太玄之酪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宜牧牛羊羊肥乳酪好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解散一斛酪升餘酥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作醴酪煑粳米或大麥作之又投大麥於其中酪擣杏子人煑作之亦投大麥中

郭子曰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機曰卿東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世說曰楊德祖爲主簿侍坐人有餉酪者魏武噉少許乃題上作合字致坐中人並不解脩即敢之云公教令人一口復何疑

又曰陸太尉詣王丞相公食之以酪陸還遂病明日有牋與王曰昨食酪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笑林曰吳人至京師爲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汝故宜慎之

魏文帝集載鍾繇書曰屢賜甘酪及櫻桃

孫楚祠介子推祝文曰棗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

傅咸集楊濟與咸書曰酥治瘡上急

范汪祠制曰仲夏薦杏酪

蔡客晃與顧和書曰今致餁餬十斤

唐書曰武德二年凉州刺史安脩仁獻百年酥云餌之可延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九

飲食部十七

糜粥　膏糜　粽
糗　[illegible]　麩粃（與）
[illegible]（蘇本）　[illegible]（妙盌）　熱洛河
[illegible]　胡飯

糜粥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

記曰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猶賜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又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又曰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斬衰父齊衰母）

又曰親始死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又曰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

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

左傳曰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納橐饘焉（饘粥也）

又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又曰正考父鼎銘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餬饘也）

爾雅曰粥糜也（粥）餬饘也（鬻也）

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寒粥米投寒水中也

史記曰左師觸龍見趙太后曰食得無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又曰陽虛侯趙章病淳于意診其脉曰迵（洞）風迵風者五日而死後七日乃死曰其人嗜粥故中藏實實故過期

後漢書曰光武為王郎所追至無蔞亭馮異上豆粥一梡明日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樊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東觀漢記曰曹褒遷將作大匠上聞褒病使致醫藥糜粥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陸續仕郡戶曹史時飢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令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

漢獻帝傳曰帝在長安穀一斛五十餘萬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粥死者不絕帝疑廩賦不實勑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兩盆詔杖汶五十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廚有米三斗主簿欲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衆共啜之

魏末傳曰曹爽等令李勝辭司馬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自陳無他勞効横蒙聖恩當為本州詣閤拜謝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主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者久之

吳錄曰李壽作糜以食飢者而不自名

又曰朱桓除餘姚長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食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王隱晉書曰賊杜弢下蜀蜀人飢困假多作粥以待之於是悉降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走左右進以麄粥咽不能下

郭林宗傳曰林宗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洒埽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德公為之進焉林宗一㗲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不如意使汝不可食以杯擿地德公更為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乃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為名士

宋書曰戴顒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中書令王綏嘗携客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

又曰何子平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家有大喪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

齊書曰宣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梁書曰昭明太子統毋丁貴嬪薨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命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耶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外武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食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為汝胷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加饘粥不使我恒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止一溢米不嘗菜果之味

又曰張弘策幼以孝聞毋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毋強為進粥弘策乃食毋所餘

又曰蕭景為南兖州刺史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散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

又曰王志天監初為丹陽尹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

又曰劉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毋憂廬于墓毋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

又曰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毋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食粥無米食菜而已

又曰庾沙弥毋劉氏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

陳書曰張昭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日唯食一外麥屑粥

後魏書曰崔浩道武季年威風嚴峻宫省左右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自下皆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

又曰薛真度為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輒表曰別出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極䘏也

又曰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

又曰楊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

獲戾吾州甘公迷出粟然後中表右僕射元羅已下謂公儲糴關並勑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逈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

又曰韋朏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歲饑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者甚衆

又曰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粥食饑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造兗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又曰李搔妹曰法行幼出家為尼後遭時大儉施粥於路

北齊書曰李士謙過年飢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

後周書曰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至孝遭母喪乃廬於墓側食粥枕苫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

隋書曰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為番州刺史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乃命公卿百僚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返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言至尊不憐愍汝百姓何故治書覆汝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遂下詔可減死為民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而雪深丈餘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開門而進曰先生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

莊子曰顏回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

七略曰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

風俗通曰范滂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可得召滂滂曰老父年尊絕意世仕遂不得避也

魏武遺令曰吾夜半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湯

譙子法訓曰或曰母有疾使其妻為粥者妻不可以刀擊之夷其面可以為孝乎曰以刀夷其親必敬而有憂及之何有於孝

郭子曰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之婦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

語林曰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貨崇帳中都督曰豆難煮唯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

續搜神記曰劉他苟家在夏口忽有鬼來晝偷食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令舉家麋食餘一甌因寫冶葛汁着中於几上以盆覆至人定後聞鬼發盆啖糜須臾在屋頭吐至四更中寂然於此遂絕也

徐廣晉記曰愍帝建興四年京城粮盡屑麴為粥以供帝食

録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世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糜啜之聲聞數十里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乾粥中國爲寒食

涼州異物志曰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啜羅闍（闍交斗別此郡人作寧粥咨之俗號頭也）

南越志曰陵廬城中有井半清半黃黃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汁甚芬馨

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重赫雖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練衣食熱白粥郗謂謝曰自非君體幾不堪此

又曰賓客詣陳太丘宿使元方季方炊太丘問炊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米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成糜自可何必飯耶

俗說曰王東亭省之吳郡就沈公宿別沈公設豆苷糜自啜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沈公強進半甌

王薈別傳曰薈爲吳郡內史其年大飢會出私財爲百姓饘粥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粥饘追萌微納休昌（是以陽始開動粥饘以飲湯扶制佐以赤豆爲粟冰以象色也）

廣志曰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御粥

天文要集曰玉井主粥厨

嵇康集曰康爲武都縣教曰郡邑居民有死喪者可令送兩甘粥

時鏡新書曰齊魏收當寒食餉王元景與收書曰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弥覺香冷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十五日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

魏武帝苦寒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以取薪斧冰持作糜

唐新語曰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煑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多何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煑粥其可得乎

膏糜

國語曰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自膏糜）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爲餱糈用之）

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成成便往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日是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也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所成如言爲作膏白粥自此已後年年大得蠶今世人正月半作膏糜像此

糝

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鄭玄曰糝謂之餗震又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米也詩云其蔌維何）

周禮曰醢人掌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鄭曰大羹肴羹和糝不蓼（大羹齊宜五味之和糝肴之醬蓼則不也）

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

說文曰糂以米和羹也（糂與糝同）

宋躬孝子傳曰吳虞喪父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糂

糕（所敢切）

通俗文曰煮米糅食經曰作糒法近水則濕

麷蕡

周禮曰籩人掌朝食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蕡枲實也鄭司農）（麷熬麥曰白黍曰黑鄭玄曰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

儀禮曰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

又曰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

禮曰羞羹粉粢蕡稻黍粱

麮（丘與切）

蒼頡解詁曰麮煮麥也

說文曰麮麥甘粥也

釋名曰煮麥曰麮麮亦齲也熟煮之齲壞也

急就曰甘麮殊美奏諸君

肺䐬（蘇本切）

說文曰䐬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

釋名曰肺䐬䐬也全米糝之如膏䐬也

盧湛祭法曰四時祠皆用肺䐬

血䘓（苦濫切）

說文曰羊血曰䘓

釋名曰血䘓以血作之增其酸豉之味使甚苦以消膏而加菹其中亦以消酒也

盧湛祭法曰春夏秋祠皆用䘓血

熱洛河

唐書曰安祿山思順翰並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奉官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故也

羌煮

搜神記曰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胡飯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

飲食部十八

餅　糗糒　餌粢

粔籹（上巨下汝）　寒具

餅

釋名曰餅并也溲麥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汗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餅湯餅髓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應

東觀漢記曰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餉探口中餅出有之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出此言耳

英雄記曰李叔節與弟進先共在乘氏城中呂布詣乘氏城下叔節從城中出詣布進先不肯出爲叔節殺數頭肥牛提數十石酒作萬枚胡餅先持勞客

魏志曰漢末趙岐避難逃之河間不知姓字又轉詣北海着絮巾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自有餅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買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後戶下前簷謂之曰視處士狀兒既非販餅者如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以驅歸

又曰嚴翰字公仲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

又曰盧毓爲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魏畧曰丁斐封列侯坐免官後太祖啁曰斐文侯印綬何在斐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晉書曰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幃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州辟別駕陽狂不詣舉州追求乃於成都市見蹲地齧胡餅

又曰王羲之幼有風操郗虞卿聞王氏諸子皆俊令使選婿諸子皆飾容以待客羲之獨坦腹東床齧胡餅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真吾子婿也問爲誰果是逸少乃妻之

晉陽秋曰惠帝崩由食餅也

又曰王歡就學貧窶或人惠蒸餅一軸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宋書曰王悅之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以來不顧當之

蕭子顯齊書曰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

又曰何戢爲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梁書曰武帝嘗設大臣餅蔡樽在坐帝頻呼其姓名樽竟不荅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筯執

勞曰唯帝曰卿向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武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也

趙録曰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摶爐石虎改曰麻餅

又曰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瓤爲心蒸之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不可得

後魏書曰胡叟不治産業常苦飢貧能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常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啖醉飽便盛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北齊書曰庫狄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連問此豆餅何處得來妻對曰於食中減連大怒

後周書曰樊深以父遇害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

食夜中匍匐尋覓母遇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

唐書曰僧万迴閿鄉人也恢諧以狂發言屢中其兄戍遼五載母思之万迴年幼請詣兄所策竹馬去經歸而返白母曰兄還矣請辦餅更往迎之數日持襆而至（母發襆乃戍子衣也[illegible]）而子至母大驚

范子曰餅出三輔

墨子曰魯陽文君云有人於此牧羊芻豢不可勝食也見人作餅卽還然竊之楚四境之田蕪廣不可勝闢見宋鄭之門邑則還然竊之與彼異乎

抱朴子曰季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楊子雲確然忠貞之節形矣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李固別傳曰質帝暴得疾云食煑餅腹中悶遂崩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太官供餅餌五熟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子而讌論及於味倫稱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楊之妙抑未乎倫曰晉曠齊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楊今之妙也子何間焉

語林曰何平叔面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正夏月喚來與熱湯餅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幽明録曰姚泓叔父大將軍紹擬司戎政召胡僧問以休咎僧乃以麵爲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其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餘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是歲五月楊盛大破姚軍於清水九月晉師北討掃定瀕洛

明年遂席卷鄠鎬生禽泓焉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中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令長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

京兆舊事曰蕭彪爲巴郡守父老歸供養父嗜餅從至市立車下自進之

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士張桂私賣餅爲蘭臺令史所見

方言曰餅謂之飥（[illegible]）或謂之餦（音張）或謂之餛（音渾）

說文曰餅麵餈也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食經有髓餅法以髓脂合和麵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距立秋無食煑餅及水溲餅（夏月飲水）

（時此二餅得水即冷澀不消不幸便爲食作傷寒矣以餅置水中則緣唯酒溲之入則附也）

王郎上劉纂等撰浦曰左中郎樂林得纂奏麪肉共啖湯麪

綏龔祭儀曰夏祀以菜餅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用曼頭餲餅髓餅牢丸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白環餅（荀氏四時列饌注曰夏祠以薄夜代曼頭）

徐暢祭記曰舊五月麥熟薦新麥作起溲白餅

明皇雜録曰武惠妃生日上與諸公主夜舞於萬歲樓下上乘步輦從複道竊見衛士食畢以餅餌弃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諫上曰從複道竊見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弃於地奈何性命至重重於殘飱者乎上瞿然大悟遽命赦之

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時鏡新書曰四月八日長沙市肆之人無学者供寺閣下羊肉薄餅結願以乞兒往往有驗

束皙餅賦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爲麪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麪麪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粔籹之倫紐耳狗舌之屬劍帶案成餢飳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温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絺飲冰隨陰而涼此時爲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氄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温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弥乃重羅之麪（切與）塵飛雪白膠粘筋韌膅濡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蓋（蟠縷）切判剉末椒蘭（是灑是晒）和鹽漉豉攪合樛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搦俯搏麪弥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麪姝媮咧敕薄而不綻萬萬和和膿色外見柔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干咽尒乃換增濯以玄醢鈔以象著伐要虎丈叩膝偏據槃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丈

庾闡惡餅賦序曰范子常者造余宿曬雞爲餅進御之情甚虛奇嘉之味不實聊作惡餅賦以釋之

弘君舉食檄曰催廚人作茶餅熬油煎葱例茶以絹當用輕羽拂取飛麪剛軟中適然後水引細如委綎白如秋練羹杯半在財得一咽十杯之後顏解體潤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寥寥風凄凄在今臣當此時唯能說麪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䬍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犢夫）罕赤髀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銀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雪既聞香而口閃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糗糒

書曰峙乃糗糧亡敢弗逮（糗糒熬米也）

儀禮曰四籩棗糗栗脯

左傳曰陳轅頗賦公田嫁公女以爲己大夫公逐之出奔鄭道得其渴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曰何其給也曰六

成而具

公羊曰公出奔齊國子執壺漿曰敢致糗從者公稽首以社受

說文曰糒（平秘切）乾食也糗熬米也（久切）

釋名曰糗齲也飯而磨散之使齲碎也餱侯也候人飢者以食之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兵敗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相待

東觀漢記曰嚴尤擊江賊世祖奉糗一斛脯三十朐

又曰隗囂且病餓出城食糗糒腹張恚憤而死也

又曰張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貧人來歸者千餘戶

又曰賀玄字文弘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沈景爲河間相相食乾糒

後漢書曰趙孝兄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後還長安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財取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唐書曰黃巢將逼三輔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張濬謂漢陰令李康曰公可爲糗餌以供行在康乃鳩集騾乘分道進餱糗

列女傳曰勾踐伐吳有獻一囊糒者王以賜軍士甘不踰嗌而戰自十倍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而讌論及於味命僕取糗以進予予嘗之曰吾知之矣變其主者也有李柰杏味三果不同予爲得兼之倫曰吾之將來家實多故杏時將發故糅之以杏汁李柰時發又糅之以李柰汁故有三果之味也

物理論曰呂子義清賢之士也思之宜往存省懷乾糒而往主人盛爲饌食乃出懷中糒求冷水一杯而食之

楚辭九章曰擣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作棗糒

餌餈

周禮曰羞籩之實糗餌粉粢（玄曰二物皆粉稻米黍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餻者稻粉蒸文豆爲餌餈之黏着以粉之也餌言糗餈言粉互相明也）

廣雅曰鐸鐪餌也

方言曰餌謂之餻（音羔）或謂之粢或謂之餣（音鈴）或謂之餦（烏[illegible]切）或謂之魭（音原）

說文曰餌粉餅也餈稻餅也

釋名曰餌而也相黏而也兗豫曰溏浹（浹作）就形之名也餈漬也蒸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

韻集曰餹餅餌也

東觀漢記曰樊曄字仲華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見拘時曄爲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徒武初拜河東都尉引見雲臺上問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

風俗通曰汝陽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過蔭墓樹下以餌著石人頭忽去而忘之行

遺人見餌栝閉之或人謂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轉以相語云頭痛者磨石人頭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來就號曰賢君如此數年前餌母聞之爲人說之乃無復往者

梁書曰朱异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鰌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賚飴餌

粔籹（上巨 下炬）

通俗文曰干餅者謂之粔籹

雜字解詁曰粔籹膏環也

異苑曰張騏永初中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騏憑几而坐以箸刺粔籹食之

楚辭招魂曰粔籹蜜餌（言以蜜和米麪熬作粔籹擣黍作餌）

寒具

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

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餲（音曷）

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張逵遺令曰閉口寒具不得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飲食部十九

羹　臛　飲　漿

羹

周禮天官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湆者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也湆音泣）

禮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毋嚃羹（亦嫌欲疾嚃不嚼菜也嚃勑答切）毋絮羹（為其詳於味絮猶調也絮勑慮切）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

又曰雉羹雞羹兔羹芼羹食自諸侯已下至於庶人無等（羹食之主）

又曰子卯稷食菜羹（忌日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又曰不能粥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又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左傳曰潁考叔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而捨肉公問其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肉有汁曰羹）

又曰臧哀伯諫曰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禮不忘本也）

又曰鄭侯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鄭師與宋師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

又曰楚獻黿於鄭靈公宋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子宋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効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又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酢羹須鹹酢以和之）

詩義疏曰鵠肉甚美可以為羹臛

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爾雅曰肉謂之羹（郭璞曰肉臛也舊說肉有汁曰羹郭氏以為肉作羹之物因以名云）

廣雅曰羹謂之湆

說文曰羹五味和粥也

釋名曰羹注也汁汪郎也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也）

又曰項王為高俎置太公於机上告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又曰高祖少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佯為羹盡櫟釜邊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其嫂封其子頡羹侯

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肉對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樂羊下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中山君饗食大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

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隨後附之[illegible]有父嘗餓且死之君下壺飧餔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歎曰吾以一桮羊羹亡國之一壺飧得二士死

後漢書曰太尉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服朝衣侍婢奉肉羹翻汙其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

東觀漢記曰王渙為洛陽令爲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鬭正捕得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謝承後漢書曰陸續詣詔獄其母至京師餉食續對餉泣曰續母來使者問其故荅曰續母作羹截肉未嘗不方斷葱寸寸無不同是以知母來

又曰陶碩字公超啖蕪菁羹無鹽

帝王世紀曰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

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晉書曰桓溫表王濬之孫曰濬今有三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

宋書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之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矣　我非郭林宗

又曰　淳于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殽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斂筯曰何無忌諱

又曰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以激之

又曰毛脩之被禽入魏敬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在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為羊羹薦魏尚書以為絕味獻之武帝大悅以為太官令[illegible]

大官令如故

又曰宋末齊高帝輔政[illegible]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illegible]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illegible]不自安腩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illegible]氏強勸令食[illegible]羹[illegible]手振不自禁

齊書曰高祖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詠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

又曰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以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

介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梁書曰蕭勱為廣州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勱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正覆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嘗送子冀州娉室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方知盜殺卒辭不食

又曰彭城王勰為滄州刺史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投入舍食雞羹勰察知之守令畢集勰對衆謂達曰食若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唐書曰魏元忠前後三坐棄市偶得不死武后嘗問之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苟須臣肉作羹耳

荀卿子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

韓子曰堯有天下糲粢之食藜藿之羹

又曰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以次而）誚之曰汝何為置生肝羹中宰人曰竊以為有欲去上食宰也

淮南子曰皷造辟兵壽盡五月（高誘曰皷造謂梟今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又曰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嘔之此不知味也

又曰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伏羹而熱援漿以沃明日子朱辭官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日伏節尹怒而笞之三百

秦子曰五味若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稱威重廉平恩合而為信也

郭子曰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

劉向新序曰紂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殺庖人

又曰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知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諭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明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而進之

又曰魏文侯見箕季子問曰安進獨食瓜瓠之羹曰豈不能具五味教我無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風俗通曰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有土令承坐不謹敬皆論

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

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噉煑而曝乾為蘇可著羹臛中

廣志曰大渡[illegible]其子樹亂外為羹亦可來食

臨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臛不能及之其俗言寗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臛

笑林曰人有和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為怪

食經曰有豬蹄酸羹法胡羹法雞羹法[illegible]笋鴨羹法

楚辭天問曰緣鵠飾玉后帝食饗（后帝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飾玉鼎以事以故湯賢之遂相也）彭鏗斟雉堯帝饗食何（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斟雉羹事事堯堯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之以壽之也）

又九章曰懲於羹者而吹韲（言人有歠而熱中懲艾之見韲則吹之）

又（招魂曰和）酸若苦陳吳羹（吳人攻作）

又大招曰鮮蠵甘雞和楚酪（酪酢截也言取生大蠵烹之為羹調和復有肥雞肉和以楚酪其味清濃也）

又曰內鶬鴿鵠味豺羹（鶬鶬鴿鵠似鴈而青黃鵠也豺以豺為羹言畢夫巧於調和先進鶬鵠肉鼓羹羹也）

唐明皇雜錄曰李林甫子壻鄭平為戶部員外郎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有女壻平論緩見林甫至敝遽前見流失聲圃見之見其鬢髮皓白林甫謂平曰上當賜）甘露羹郎其食之縱當華皓必當髮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宿髮毛如黳

嶺表異錄曰交阯之人重不稱羹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觜角銀杓可受一（升觸）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觜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吃羹了然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illegible]交阯人或經營事務弥縫權要[illegible]設[illegible]不諳者[illegible]

國學[illegible]

張翰[illegible]秋[illegible]是樓[illegible]

盈篋香鍊和調同枝亂急

桓麟七說曰河鼋之羹齊以蘭梅芬芳甘旨未咽先滋

傅巽七開曰熬羹芬膳凝色生華

[illegible]王[illegible]書曰想必啓令作醴梅羹相待

繁欽祭儀曰夏祀詞和羹芼以葵秋祀羹芼以葱春祀和羹芼以韭

臛

蒼頡解詁曰臛少年汁臛也臛臛多澤（臛房文切）

說文曰臛肉羹

釋名曰臛曰蒿也香氣蒿蒿也

齊書曰虞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

廣志曰[illegible]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陶璜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白蟲形似蚕蛹無頭長數十丈大餘圍軟軟動莫能名剖腹有肉如猪肪遂以爲臛甚香美璜啖一杯三軍盡食

齊諧記曰江北華本者爲人好鼉臛

食經曰芳芋子酢臛法

楚辭招魂曰臑鼈炮羔有柘漿（言以飴蜜臑鼈炮羔或曰臑鬻飴蒸和牛五臟蒸臑也）鵠酸臇鳧（臇小臛也）煎鴻鶬（鴻鴻鵠也鶬鶬鴰也言復以酸酢烹鵠爲羹小臛鳧煎熬鴻鶬令肥美也）露雞臛蠵（露棲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而不爽（厲列也爽[illegible]也楚人名羹[illegible]言乃復[illegible]棲之肥[illegible]雞臛蠵其味清列而不知敗也）

又大招曰煎鰿臛爵（言煎鰿臛黃雀也）

崔駰博徒論曰鶩臛羊殘

陳思王七啓曰臛江界之潛鼉

王粲七釋曰鼋羹蠙臛

飲

周禮天官膳夫曰飲用六清（六清水漿醴涼醫酏也醫於羹切酏以支切）

又食醫曰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

又酒正曰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清謂醴之泲者也醫内則所謂或以酏爲醴[illegible]酏今之粥清美醴者也）

又曰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醴者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

禮王制曰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以水爲上）

又郊特牲曰飲養陽氣故有樂

又內則曰飲（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醴者有泲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爲醴（釀粥爲醴）黍酏（酏粥）

又外傳曰共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其次曰漿三曰醴（淨醴而濾之）四曰涼（寒粥暑月以水雜糗者）五曰醴（以梅漿和水也）六曰酏（以黍爲粥之薄者）

左傳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

又曰鄢陵之戰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言背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如其以得暇故言好以暇）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

又曰鄭師入陳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祀以歸也）

又曰吳入楚申包胥乞師於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于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刲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今西方之羌故刺馬咽取血飲之療不得食也）天子美之賜佩玉一隻

神仙傳曰蔡經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期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

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云吾鄉曲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之生感

漿

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其酒者或不得漿者）

禮記曲禮曰酒漿處右

又檀弓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內則曰漿（酢䤁也）水（清䤁）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諒為濫）

漢釋名曰桃濫水也水清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

史記曰漿千儋（儋罌）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薛公藏於賣漿家

漢書郊祀歌曰奉尊柘漿析朝醒（應劭曰取甘柘汁以為飲也析解醒病酒言柘漿可以解醒也）

吳書曰袁術去壽春時方盛夏欲得蜜漿又無蜜遂歐血死

後魏書曰游明根幼任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

又曰咸陽王禧謀逆被禽送華林都亭着千斤錢格鏁格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勑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外餘禧一飲而盡

管子曰左酒右漿（漿諸注曰事尚書左右酪近醴也右漿上遠）

列子曰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焉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饋遺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已驚（遺女之漿何故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內無識實外無解然）形諜成光（諜飾其形身之光也）以外鎮人心（外以諜形鎮人則其內不見也）使人輕乎貴老（重少輕老由乎形諜）而察其所患（形飾則亡亂則少患生故禍察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贏也盡貨我以自盈耳）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食羹之利薄所升之權輕相猶謀我況有國者劾我以功事乎故我道中而反）而況万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我任以事而劾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袁子正書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

顏子曰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山海經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者不心痛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霧露為漿

廣志曰醶䣼漿也（醶初檻切）

穆天子傳曰盛姬病求飲天子命取漿而給（得之匪）是曰壺輲（壺器名輲速也音遄）

焦贛易林曰登上橋堂飲萬歲漿

華山記曰華山上有明星玉女　持玉漿

孝子傳曰洛陽陽公輦義漿以給過客

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墮穴中緣行十許日有草屋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墮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歸問張華華曰所飲者玉漿

典術曰餌桃膠五十日後飲玉漿

楚辭九歌曰奠桂酒兮椒漿（以椒置漿中也）援北斗兮酌桂漿也

西京雜記枚乘柳賦曰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蔗酒名曰金漿）

張衡思玄賦曰斟白水以爲漿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

飲食部二十

膾　脯　鯖　鮓　八珎

膾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鄭玄曰膴膴生魚爲大臠也鮑者於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

禮內則曰牛膾羊炙魚膾芥醬

又曰大夫燕會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甲也尊羞）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醬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膾者先軒之所謂攝而切之）

又少儀曰聚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之言牒先藿葉切之復報切則成膾也）

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鯉魚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論語鄉黨曰膾不厭細

春秋佐助期曰八月雨後苽菜生於洿下地中作羹臛甚美吳中以鱸魚作鱠苽菜爲羹魚白如玉菜黃若金稱爲金羹玉鱠一時珎食

說文曰鱠細切肉也

釋名曰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

魏志曰陳登得病胸中煩滿面赤不食華佗爲脉曰府君胃中有虫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虫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

沈約宋書曰張收爲猘犬所傷人云宜食蝦蟇膾收難之兄暢含笑先嘗收乃食瘡即愈

又曰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獲范雲令送書入城餉柳世隆鱠魚二十頭

梁書曰蕭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王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與吳王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王曰論近魚耳此海中出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不食頃果得鯔魚吳王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王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竹竹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竹須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投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鱠亦適了

搜神記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謂衆賓曰高會所少吳淞江鱸魚耳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拊手笑曰可更得不放乃更引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令自前切膾

孝子傳曰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異物記曰鯖魚作膾味珍無輩

列女傳曰姜詩妻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味妻與詩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食其舍側忽有泉常出鯉魚一雙以供二母之膳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未還闔閭治魚作膾作膾過時不至魚臭猶須子胥之至也三師到闔閭膾而食之不知其臭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魚須膾者闔閭之時造也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膾有餘弃之於中流化而爲異魚今呼王餘魚長數寸大如筯猶有膾形

齊諧記曰江南有麻姑治者爲人好啖鱠（江女岸有）華本者得一大蚍喚麻爲鱠得食甚美若索魚名華本因蹸喚取蚍及餘肉出麻治見之大吐歐血死

又曰周子有女啖鱠不知足家爲之貧至長橋南見罛者挫魚作鮓以錢一千求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復啖膾

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意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謂爲見機

又曰桓車騎冲在荆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俄見一人持小籠生魚逕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云是劉遺民（劉驎之字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待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語言劉子無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六年吳郡獻海鮸魚（鮸音免）乾膾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面盤并奏作乾膾法帝以示群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異今日之鱠乃是海真魚所作求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即出數盤以賜近臣作乾膾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於海取得鮸魚其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捕得之即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後取啖時以新布裹於水中漬三刻久取出灑却水則皦然矣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各集計至五品進止未出閒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火頃曰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以火公名人故閒相託能設一頓鱠否司户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家人云蒜盡

也僧即起司户留之曰蒜盡遣買即得僧云既蒜盡不可更住苦留不止望之果無疾暴卒

明皇雜録曰邢州人和璞嘗謂房琯曰君殁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殁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宫卧疾數日刺史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既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宫中棺得梓木爲之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着也脩縮也乾燥縮也

説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補莫切）薄膊之屋也（脫骨臈也胸脅推也）

周禮曰腊人掌乾肉也九田獸腊膴胖之事（夫物解肆乾謂之乾肉薄切曰脯搥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者）祭祀共豆脯膴胖

又曰膳夫九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

（射事膳夫主設薦脯醢云詞射有小而事飲酒也）

儀禮曰鄉飲酒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使出祖釋軷祭脯主冠賓東面薦脯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又曰婦人之贄脯脩大夫燕禮有膳無脯

又禮特牲曰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公羊傳曰魯昭公出奔齊侯使高子執簞食四脡脯以稽首以衽受

易曰噬乾胏得金矢王肅注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象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

論語曰子曰自行束脩已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又曰沽酒市脯不食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曰濁氏以賣而連騎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兵叔父良摶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

晉書曰孫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脯往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北齊書曰彭城王浟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唐書曰太宗狩于岐源之凌山上曰古者三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國語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成王頵）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增冰萬里厚百丈有䶂鼠在冰下土中食冰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

又曰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麞食一片復一片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膳擘脯而行云是麒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器脯一盤百人捷酒賜兵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同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

世語曰初太祖之食程昱持其本縣供三旬糇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續齊諧記曰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為設胡麻飯山羊脯因留連之

楚詞曰折瓊枝以為羞（王逸注曰羞脯也）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脯夏用煏（普逼反）

杜育穀賦曰脯則正膂通幹會鹿肥麋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游獵李廣馳射遂歸於廚使入貢於脯人并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鯖

西京雜記曰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意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齊書曰武帝就虞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鮓

釋名曰鮓葅也以塩米釀之如葅熟而食之也

吳志曰孟仁爲塩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宋書曰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太守與謝父惡超宗到都後瑩父懋往超宗處超宗設精白鮑美鮓樟巴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瑩始見餉佯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懋大怒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廢棄久之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頭鯉子去鱗破腹使脊割爲漸米爛藻之以赤秫米飯塩酒令糝之鎮不苦重踰月乃熟是謂秋鯖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帝常以季秋之月沉衡瀾雲鷁之舟窮晏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瑞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絕香美班賜羣臣帝後思其美漁者不復得知爲神異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見之謂客云此龍肉也肉鮓中則有五色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苦甘切）鮓餉母母封鮓付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謝玄與婦書曰昨出釣獲魚作一坩鮓今奉送

大業拾遺曰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魚腴鮨四十坩純以鯉腴爲之計一坩鮨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冠於

鱣鮪

八珍

周禮天官曰食醫掌王之八珍

禮曰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沃煎成之以爲名）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之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音覲）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音善切）

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無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者以爲塗燒之爲名將當爲牂牂羊也）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音楳）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脊側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音尖）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醷亦漿也）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塩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取火上爲之今火膾以之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焦其膋不蓼（膋腸間脂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

飲食部二十一

肉　炙

肉

禮曰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又曰六十宿肉六十非肉不飽

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又曰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謂朝大夫）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又曰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洎肉汁貪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怒饔氏減饌蓋盧蒲癸王何之謀也）

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名）

穀梁傳曰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也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俎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又鄉黨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祭於君不宿肉（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爾雅曰肉謂之敗（臭壞）

又曰肉曰脫之（剝其皮家索肉來麋之屬呼麋通一）

又曰鮑宣上書云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以從賓爲肉

史記曰廉頗奔魏趙王使者視頗尚可得用不趙使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八日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

帝王世紀曰夏桀爲肉山脯林

漢書曰黃霸潁川太守使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謁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

又曰武帝爲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

又曰陳平爲里社分其肉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

又曰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父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室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又曰伏日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切肉即懷肉歸太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客聚酒灌肉（觀者如觀肉如灌）

又曰成帝許后上疏曰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謝受

東觀漢記曰太尉趙熹聞魯恭志行每歲時遣子送米肉辭讓不敢當

又曰卓茂爲密令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之亭長從汝求乎有事與之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自遺之茂曰人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

又曰賊經姜詩墓不敢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識詩掘出示之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猪肝一片

謝承後漢書曰李充家貧兄弟耕夜則誦書日為母市斤肉兼米作食

後漢書曰桓任字儀遼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又曰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嫁借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

漢舊儀曰齋法食肉三十六兩

英雄記曰冀州刺史韓馥謂諸從事曰收有何長何短治中

劉子曰前勞賜有餘肉百斤賣之一州調度奢儉不復在是猶可勞賜勤勞吏士賣之可示儉

吳志曰趙達嘗過故知取盤中隻箸再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云其母本屠家之女也

太康起居注曰尚書郭奕有疾曰賜酒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

石崇崔亮母疾曰賜清酒粳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半

臧榮緒晉書曰趙高為丞相指鹿為馬擣蒲作肉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辭大司馬桓溫因問桓公醉可飲幾酒肉食多少溫曰溫酒不過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納後伺間求入自言外有微禮溫勑而受正有酒一斗鹿肉一盤一坐愕然納曰公近云飲三升民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歎服

晉書曰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家閒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宋書曰衡陽王儀季鎮荆州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儀季哀其志以錢米給豐母并制豐啖肉

齊書曰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纊續而奉瞻甚厚右母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

梁書曰傅昭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

隋書曰王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至對食閉目疑思　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食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候（[illegible]僕人）於免笞辱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食之

晏子春秋曰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王孫子曰楚莊伐宋廚有臭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饋於賢公孫

尸子曰殷紂為肉圃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

又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韓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

又曰晏子對景公曰田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過陽翟買肉爭輕重屠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燎炙齊有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雋燕之翠述蕩之掔（音臺獸名）旄象之約（旄象牛獸也族牛肉美鼻之也）

又曰嘗一臠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又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桓譚新論曰九江太守龐真案縣令高曾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釐不賦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十頭

又曰關東鄙語世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風俗通曰陳伯敬目有所見不食其肉

王充論衡曰仲子兄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而不食之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曰惡用是鶃鶃者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來至曰鶃鶃之

肉而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

典略曰九宗廟三歲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辯上帝右辯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堆俎

博物志曰食鸞肉不可入水爲蛟所吞龍肉以醯漬則文章生。方言曰燕之北郊朝鮮洌水間凡異肉及披牛羊五臟謂之膊（音博）

説文曰殽雜肉也腌漬肉也（一劫反）膞切肉也（之兗反）

廣志曰北方有牧草便於其畜故北方出美肉

異苑曰山陰有人嘗食牛肉便作牛鳴菜食乃止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不食有目之肉

桂陽先賢畫讚曰程曾子孝孫七歲亡母號慕毀悴王母哀憐嚼食哺之知有肉味遂吐不食

華陽國志曰孝子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遂終身不食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欣慶相賀長安酒肉爲暴貴

江氏家傳曰蕤年七歲其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爲孝何肉食蕤瞿然斂容遂不食

十洲記曰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　丈上有鳥名曰希有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西王母其肉）醯似人甘之

笑林曰甲買肉過入都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口銜肉曰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

世說曰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有求集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今何以去荅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舉太山以爲肉竭東海以爲酒

陸凱表曰吕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内養宮中稱肉食之客

炙

釋名曰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脯炙以脯錫蜜豉汁淹之脯脯也釜炙於釜中汁和熟之也銜炙細裂肉和以薑椒鹽豉已乃以肉銜裹其表而炙之貊炙全體炙之各自方割出於胡貊之爲也

禮記曰膾炙處外毋嘬炙（嘬音切大切）

詩曰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火曰燔）

傳曰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宰邑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敢獻也）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韓子曰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截是臣之一死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三死也意者堂下有憎臣乎殺臣不亦枉乎

謝承後漢書曰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與黃門侍郎有隙因進御食以髮内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萬死者三一山炭増冶吐炎燋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匣刀也）砥礪而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以事眼目書奏章表猶讀表經具供御食與承反庖人六目齊視豈不如黄門兩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晉書曰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噉顗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

齊書曰桂陽之役部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外訖文誥亦辦

隋書曰煬帝初在藩魚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

孟子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

又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乎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黄雀炙乃有黄雀數枚飛入其幕因以供母

說苑曰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韓魏炙知小而不忘知大也

世說曰顧榮字彦先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

明皇雜録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羇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甫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

飲食部二十二

脂膏　油

脂膏

周禮庖人曰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音搜）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也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臊豕膏也杜子美云膏臊犬膏腥豕鮮生魚也羽鴈也膏也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又冬官梓人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脂牛羊之屬膏豕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姣美味也）

禮曰脂用葱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曰膏）煎諸膏膏必滅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膋腸間脂幪音蒙）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狼臅臆中膏之然反）

爾雅曰氷脂也（莊子云肌膚若氷雪氷雪脂膏也）

說文曰膫牛腸脂（膫音力彫反）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䏞（音刪）獸脂聚曰䐃（音窘）

史記曰販脂辱處也而公伯千金

後漢書曰孔奮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

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油

魏志曰孫權至合肥新城滿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又曰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度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王隱晉書曰元康三年武庫火檢校是工匠盜庫中恐罪乃投燭著麻膏中火然

又曰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為縱火具

東宮舊事曰月給油六外

宋書曰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梁書曰沈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毋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又曰張纘為湘州刺史州境大寧晚好積聚多寫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又曰侯景攻臺城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

又曰初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後周書曰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不得入乃縱火燒之尉遲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勢轉盛直不得進乃退

博物志曰煎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得水而焰起飛散

釋名曰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飲食部二十三

鹽　醬

鹽

書曰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形鹽（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

又曰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玄謂散鹽煮水爲鹽也）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鹽之恬者今戎鹽有也）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凍治之鬻音煮也）

記曰祭宗廟鹽曰鹹鹺（大鹹曰鹺）

又曰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又曰桃諸卵鹽（大鹽）

又曰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illegible]）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鹽五味之羞故刻爲虎形以象其武）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又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盬猗氏縣有盬池是也）

又曰齊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說文曰鹽鹹也鹽池河東鹽池也袤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十四里（戴延之西京記曰鹽生水中夕取朝復千車万駟遠盡多少）鹵西方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鹺鹹也河內謂之鹹

廣雅曰鹹（音湖）鹺（七豆切）盬（音是）鹼（步典切）鹽也

史記曰募民月給費用官器作煮鹽官予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盆煮鹽）

漢書王莽詔曰鹽食肴之將

又曰吳東海水爲鹽國用饒足（吳録地理志曰吳王煑海水爲鹽今海鹽縣是也）

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石八千視事三歲穀石八千鹽百

又曰天竺國出黑鹽

東觀漢記曰賈復爲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放散其鹽復獨完還致縣中

後漢書曰第五倫自以久爲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

又王符論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錯金色者皆淬之鹽水也）

魏志曰衛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

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

又曰鄧艾平蜀後言於司馬文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

魏略曰漢令哀牢民家出鹽一斛以爲賦

吳志曰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

晉書曰肅愼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又曰郭文字文舉隱居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食搖指半日乃息

又曰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息毀不滅性故當不進有鹽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梁書曰侯景陷臺城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宣又傳首生江陵果以鹽五斛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遺李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幷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下胡鹽治

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

又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又曰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齊書曰房景伯母王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崔昂昂曰亦既官煮斷之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諸淮開而薄爲竈稅私館給收此有宜朝廷從之

唐書曰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胡堅昌皆表奏初城鹽州鹵中權壞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取時有而廢井并悉生鹽事扶聖德可謂天讚請宣付史館制可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土德之瑞

又曰李晟薨後德宗以初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邊於北海多沮澤有魚鹽之利

又曰初榷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醝當天下太半之賦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十口之家十人舐鹽百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

加什耗而釜千君伐沮薪煮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農事方作令民無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無得治宮室臺榭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循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又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吏羅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

尸子曰南海之葷北海之鹽

魯連子曰連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潰沙雖十宿不能得也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斤兩泥一斤內鐵器中以爲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小峯洞激如有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和之以供國厨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似有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廻顧即生此鹽

國語曰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先時禁人東萊齊之東萊夷也）

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皈（皈或爲敗字）之池北望少澤其草多藷藇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云鹽敗澤即解縣鹽池也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大夏之鹽（高誘曰大夏澤名或山名）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爲兄弟之國而韓魏稱爲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齊負海有魚鹽之利今云獻魚鹽之地者以齊斷趙也）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取或鹽塗卵取他卵置其上即累也）

鹽鐵論曰古者豪強大家得煑海爲鹽民皆依爲姦之業也

世說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軍

風俗通曰鹹如炭俗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案東海邳人曉知鹽法者云攪鹽木多日每燒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吳時外國傳曰漲海州有湾湾中常出自然白鹽崪崪如細石子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湳（異物志云鹽如石矣）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煑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煑鹽（宋衷曰宿沙衞齊靈公臣齊濱海故衞爲漁鹽之利）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

廣志曰鹽體因於水故或水且挃水故或與土雜產于地多側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煑鹽與海同河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胡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子

玄晏春秋曰故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爲符郎設鹽餅郎云鹽味小生）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盆貯水煑之則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梁四公子記曰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大如斗狀白似王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杰𦇯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尒因問紫鹽礬碧珀云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曰公群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氷以氈橐煑之可驗文河之閒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碧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婦人小腹瘢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涼州異物志曰姜賴之墟今稱龍城恒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溢海瀆傾（姜賴胡國名也恒溪其王字也矜貪無厭上帝作爲汳門陵于觀其政遂從漢氣之以鹽與帝乃潰決使蒲昌溢以灌覆也）剄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棊而生（其地化爲鹵石堅巖如蒺藜狀其底鹽方大如棊以次相累也生以鹽气天帝故使然也化生鹽也）

又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鏤之寫物（赤與黑者皆小惟白大或如覆葡從之所爲形也）作獸辟惡佩之爲吉（或名爲鳥獸以佩之）戎鹽可以療疾（四方皆用白者作獸以除頭風以其出胡國故言戎鹽也）

京州記曰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記曰汶山越嶲煑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旣而煎之越嶲先燒炭以鹽井水沃炭刮取鹽

荆州記曰鹽水自凝生傘子鹽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主明目大鹽一名胡鹽（呂氏春秋曰本草云戎鹽一名胡鹽）

崔駰博徒論曰江陽六鹽

笑林曰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浙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荅勅左右倒鹽百斛着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嶺表異錄曰野煎鹽廣南煑海其無限商人納榷計價極微數內有恩州場石橋場俯迎滄溟去府最遠商人於所司給一百石榷課止銷雜貨三二千及往本場鹽並無官者給遣商人但將人力收聚鹹沙掘地為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簟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鹵淋在坑內伺候朝退以火炬照之氣衝火滅則取鹵計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竹盤者以篾細織竹鑊表裏以牡礪灰泥之自収海水煎鹽謂之野煎易得如此也（江淮試鹵濃淡即置飯粒於鹵中擲浮者則是純鹵也）

醬

禮記曰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又曰獻熟食者操醬齊

又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也（瓿音部甖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又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鼓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甄醋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棄之俱不得食

論衡曰作豆醬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不欲積久

世說曰陸機入洛欲為三都賦聞左司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云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瓮耳

宋書曰孝武嘗為王玄謨作四時書云鞞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又曰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唯坐之及竟獲免

梁劉孝儀謝智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惡復嘉賓流歡差以無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飲食部二十四

醯　醢

醯

釋名曰苦酒淳毒甚者酢且苦也

周禮曰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儀禮曰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

禮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又曰大功之喪不食醯醬父母之喪又朞而大祥有醯醬

論語曰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史記曰通邑大都酤千釀醯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上藥有鳳林鳴酢

魏名臣奏曰劉放奏云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宜其息絕

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醯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晏子春秋曰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風俗通曰酢如蕡英按蕡味酸工者取以調味

博物志曰酒暴熟者酢醯酸者易臭

又曰龍肉以醯漬則文章生

葛洪肘後方曰治齒痛用三年醶酢

唐書曰初薛仁杲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醯灌鼻求其金寶

又曰任迪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為天德軍佐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常有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強飲盡之而為吝其過以酒薄易者請換之於是軍中感悅

醢

周禮曰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又曰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致饔餼時）凡事共醢

禮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

禮記外傳曰祭祀賓客菹醢之用（醢肉醬之通名）醢汁也滑亦汁出（因醬皆在豆以其濕故也）籩竹器（何盛乾也）豆木也皆跌足（取其去濕址高潔也）有陸產（當之所生陸[illegible]者）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水草之品非人力所種自然者[illegible]）臡者骨肉相雜爲之有麋鹿麇之臡（屬六麋也或作麇者）兔醢蚳醢（蚳蟻卵也[illegible]）有魚鴈蠃蠯之醢（蠯蛤之類也[illegible]而長也蠃者水物）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醢

弘君舉食檄曰東里獨姓之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茗

爾雅曰檟苦荼（樹小似梔子冬至生葉可煑作羮飲今早採者爲荼晚採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爲苦荼）

吴志曰孫皓每宴席無不能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吴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旣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

晉書曰夏侯愷士後形見就家人求茶

又曰桓溫爲揚州牧性儉素每讌唯下漆資柈茶果而已

宋録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南齊書曰武帝遺詔靈坐勿以牲爲祭唯設餅果茶飯酒脯而已

唐史曰風俗貴茶之名品益衆劒南有蒙頂石花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蘂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黄芽蘄門　之商貨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濵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羽於江湖稱竟陵人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又曰韓滉聞奉天之難以朿練囊緘茶末捷步其以進也

又曰貞元九年春初税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税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二等時估每十税一價錢充所放兩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税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無虛歲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税錢拯贍

又曰大和七年正月吴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大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

又曰大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

又曰初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脱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

廣雅曰荆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其飲醒酒令

人不眠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少眠睡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又　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瘻瘡利小便少睡去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二日採乾○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與韮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錄曰茗茶輕身換骨　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王浮神異記曰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

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茗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執而縶之於獄夜擎所賣茗器自牖飛去

廣志曰茶叢生直煑飲爲茗茶茱萸檄子之屬膏煎之或以茱萸煑脯冒汁爲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無酒茶

晉書藝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　心氣兼服茶酥而已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牽其臂將至山中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留採須更復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噏之都盡而止覺小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若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茗瘕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今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毋告二子禱祠愈切

世說曰任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不飲茗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爲熱爲冷

又曰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麵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晉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傅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廉事毆其器具無爲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

坤元錄曰辰州溆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圖經曰黄牛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彭城王勰謂王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珎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雖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中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乂意荅下官雖生水鄉立身已來不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焉

桐君録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

又曰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

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

吴興記曰烏程縣西有温山出御荈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縣圖經曰茶陵者謂陵谷生茶茗

本草拾遺曰皐盧苦平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廣州記曰酉平縣出皐盧茗之利者葉大而澁南人以爲飲

南越志曰茗苦澁亦謂之過羅

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檟苦茶楊執戟云蜀西南人謂茶曰蔎郭弘農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茗一曰荈蔎音設荈音昌兗切）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黄土凡藝而不茂法如種苽三歲可採陽崖陰林紫者上緑者次笋者上牙者次葉卷者上葉舒者次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笋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牙發於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中枝穎拔者采焉其日雨不採晴有雲不採蒸拍焙穿封乾矣有千類萬狀鹵莽而言之如胡人鞾者蹙縮然犎牛臆者廉襜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飈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土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田者遇暴雨流潦之經此皆茶之精腴也有如竹籜者枝幹堅實艱於蒸擣故其形籭簁（上音釃下音師）如霜荷者莖葉凋沮易其狀白故其葉萎萃然此皆茶之瘠老也自采至于封日

七經自胡人至于霜荷八等

唐新語曰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其畧曰釋滯消擁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南按拾遺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盡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梔子可煑爲飲其老葉謂之荈（細葉）謂之茗

杜育荈賦曰調神和内倦懈康除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晳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其姊字蕙芳眉目粲如畫馳騖翔園林草木皆生摘貪走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茶荈劇吹嘘對鼎鑪

孫楚出歌曰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川薑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秔稗出中田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火上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呼旱切）乎火。

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揚懼也我視汝也我觀火者喻明罰何畏之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火之燎于原其炎熾之明不可嚮近也）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季春出火，爲焚也。（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火龍黼黻。（火畫爲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也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大火也今爲宋星地商丘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又曰：鄭子云：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謂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顯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乃布散爲災）

周禮曰：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又曰：亨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熟乃脀于鼎齊多少之量齊者劑）

又曰：卜師掌開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火猶熾也致其墨者熟灼之明其兆）

又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

又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放其穴誘出之乃可得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南爲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

又曰：秋官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夫燧陽燧也）

史記曰：燕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頭，爲繒絳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於角，結火於尾，穿城而出，壯士銜枚後牛

所觸輒死壯士登之城上大譟燕師大駭

又曰龐涓追孫臏臏至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万弩（弩夾道而伏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万弩俱發龐涓大敗

又曰蘇代謂魏王曰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

又曰顏叔子獨居室夜雨比舍屋壞有女子投之叔子令秉燭燭盡乃徹屋草續之至明不亂

又曰武王既度河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漢書曰項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節操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漢兵圍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張魚等恐見虜掠秋燒

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又曰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又郡國志曰[illegible]進火山而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出常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則煙騰大發其山似火撲地而發故名焚臺

東觀漢記曰[illegible]為[illegible]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及人家開所燒[illegible]物悉[illegible]償其主言以滿願以身作射執其勸

又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冒火伏棺上火乃滅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覆蔽之失火者日屬范放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日無襦今五袴

魏略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流下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從昭忿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也由是奇之

又曰張華字茂先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

又曰韓康伯家貧寒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郭璞字景純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火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又曰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　幽州當火

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是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又曰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康問其所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鄧粲晉紀曰胡毋輔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火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為人使輔之與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為功曹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塹集營皆燃焉

宋書曰周朗為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多野獸毋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之火逸燒廨朗坐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父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為人家所覺

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傳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燃之其夜康祚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之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又曰文宣曾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　帝使曜前開門然後入

又曰張亮守河州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船不得及橋全亮之功也

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物火陽尊故託燧皇於天○春秋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為火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皇臺是君之福也

戰國策曰楚王游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後趙錄曰石勒禁火百鼓之後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燒一家斬五部都督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含酒東北三噀去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殯在堂西舍失火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爲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客從蜀來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公遂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而脫衣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合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又曰欒巴爲尚書正會得酒西向噀云成都失火噀而作雨驛至果如其言

又曰寗封子黃帝陶正學火能作五色烟

列女傳曰梁節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己子火盛不復得入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家人哉遂赴火而死

搜神記曰麋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竺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得不燒君促去我緩行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不燃以鐵椎鍛其頭十數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即死取腦以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二百許里晦夜見山林及此獸光火照人乃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服之

此中布垢污唯以火燒布兩食許出振之其垢即去潔白如雪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說張府君王氏妻王家葬經數百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稱清火首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簰[illegible]從漢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餘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千人在於船上以苹於簰至乃放火火然即回船走去須臾燒數千簰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齊地記曰東武有火生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二

火下

西京雜記曰惠帝七年夏震南山火木林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燋黄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又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瞤（而辰切）則得酒食火華則得錢財故目瞤則祝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王子年拾遺記曰岱山東有員淵千里孟夏之月水騰沸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之月稍燋涸中有黄色烟從地中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燋石如炭或有碎火如俗間之火有草名莽皇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冬弥温以

枝相歷磨則火出

又曰昔伯禹蹈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窒穴初入窒穴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圓火而入有黒虵長十丈頭有角銜夜明之珠以導於禹

又曰負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里扣之片片則翡然雲出俄而徧潤天下有木名曰倚桑亦有冰蚕長七寸黒色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其質輕軟柔滑以之投火則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

又曰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螺舟泛黒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了如親見始皇問曰闍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没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歳爲一晝則天豁然中開闊數百丈萬歳還合則爲一日也及其爲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鑽斲皆火出大如粟則煇曜一室昔炎帝時火食國人獻此石也

又曰中弥國去都萬里有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不死厭世則外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雲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變腥臊之味遊日月之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鴞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成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庖羲之前則火食起乎兹矣

又曰鄧寄字君珎喪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有鳥

銜火以夾之

六韜曰軍不舉火將亦不食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内熱也）衆人焚和（衆人遺利則和害利害有懷則焚其和矣）

又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曰指窮爲薪火傳（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之理故火傳而不滅）不知其盡也（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滋發之盛）

又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又曰馬血爲燐人血爲野火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音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從壚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嚮之來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管子曰黄帝作鑽燧出火以熟葷臊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而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

淮南子曰火上尋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衡平）其神爲熒惑其獸爲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通合反）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煉土生木（煉治也）煉木生火煉火生雲（雲金氣也）煉雲生水煉水生土

又曰　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爇燒也爇音熱）

又曰被義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

又曰畜火井中操鈎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又曰鑽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楕（勑果反）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又曰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蒿也

又曰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相去亦遠矣

又曰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詩舟中火焚之用人騶勦救）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嶮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異也）

又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又曰木嘗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木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遥望若火也）

又曰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帝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

抱朴子曰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氣則其不能生日月可知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亦何必盡如日月之方圓乎今火出於陽燧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

之理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則月精之生水可知矣

又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之時蕭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雖為火所著但小燋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火著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剥以灰煑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暗非火積水非魚屬然暗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而寄生菟絲萎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七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

傅子曰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舡皆没唯寧舡自若夜晦舡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無居人又無火爐行人感異焉以為神光之祐皐甫曰積善之應也

尸子曰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為火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隧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之魯君許諾乃使轉其拳膝其耳置之匣中至齊境桓公使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爟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爟讀自灌）

又曰燕爵爭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棟梁焚燕雀不知禍將至也

又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博物志曰燧人鑽木而造火

又曰臨邛有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煑鹽得鹽熟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火即滅迄今不復然也

又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光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餘里猶可燃也（蜀王本紀同）

又曰魏明帝世河東有焦先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處寒不凍

又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

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南無霜雪故成樹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說云司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燒之燒死故云魚耳）

又曰藏仲英家欲炊而失釜火從甑中起衣服盡燒而甑不損

山海經曰符禺之山其鳥名鴖（音旻）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紺色）可以衛火（畜之辟災）

又曰翠山之上其鳥多鸓（音壘）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可以衛火

又曰崦嵫之山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可以衛火

又曰帶山之上有獸焉其狀如馬而一角其名曰讙（音歡）疏

可以禦火

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崌（音居）山之上有鳥焉其狀如鵲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衛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万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其雖霖雨火常然火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此類也）

又曰厭火國人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然得暴風雨火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新論曰漢元帝廣求方術之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去但能忍寒暑耳以隆冬單衣於上林昆明池上無變色至夏大

暑使暴坐環以十爐火不汗出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籍所發牧羊兒墮羊冢中然火求羊燒其槨藏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五日皆火寒食云爲介子推子胥沉江吳人未有絕水之事爲子推獨爲寒食豈不偏乎

河圖挺佐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民間起（宋均注曰火明賢者象賢者匿淵從井出）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爲燧人也

陸景典語曰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中有火如粟出不熱

又曰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炷承之得火也

璅語曰智伯既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及夫出奔秦又夢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張衡靈憲曰日疋火月疋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河圖沐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爲火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門人鑽火其夜陰暝未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火部三

燈 燭 炬

燈

漢書曰王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

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晉書曰溫嶠往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燈而照之須臾見水中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故相照意甚惡至鎮瑜旬而卒

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僧婆陀婆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從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

河武内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當暫來帝曰掃除宮内然九光之燈

荀采傳曰采荀爽女爲陰瑜妻而夫早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弈采入郭氏室乃去帷帳建四燈歛衽正坐郭氏不敢逼

三秦記曰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爲燈

鄴中記曰石虎正[illegible]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人丁緩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異者有青玉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然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而盈室焉

洞冥記曰漢武帝燃芳苡燈於閣上有白鳳黑龍滿足來戲於閣上芳苡草出孫盡國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燈光不滅

羊頭山記曰漢有常滿燈不添常滿光明不絶也

法顯山記曰舍衛國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佛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佛精舍影則覆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比映不得照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洒掃燒香燃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婆羅門於夜自伺候見其所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即捨家入道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卧於室中以畫石爲榻高三尺廣六尺石體甚輕郅支國所獻也上設紫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燭如屈龍形新采爲之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於屏風外扇之偃曰玉石豈肩而後消凉侍者乃以手摸之知有屏風之礙

又曰穆王東至大幟稻之谷起春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佛道法時已將夜聞殷然雷聲伏蟄皆動蟄而有流光照於宮内王更設常生之燈一名恒明亦有鳳腦之燈燈水蓮氷谷之花上去燈七八尺不欲使烟光遠照也西王母來

乘翠鳳之輦共王飲會

又曰燕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升龍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遥加拜之以火浣布爲纏燈光滿於宮内

孫子曰火光明于天者燈燭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

秦子曰智裏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朗朗則膏消炷小而闇闇則息膏膏至久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旣滅乃有人引美人者美人援絶其冠纓

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秃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王朝奏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下三階之前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淮南萬畢術曰取蚖脂爲燈置火中即見諸物

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旣熟吹其燈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

燭

記曰侍坐於所尊敬燭至起（異晝夜）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燭盡則去之嫌若多有厭倦也）

又曰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也）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背所也）

又曰祭之曰汎掃反道鄉爲田燭（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爲燭）

又曰九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illegible]盡禮將）

又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又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周禮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詔相四將祭也）（南事后王朝十祖廟之奠）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也）

儀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大夫已上親迎）（執燭前馬）

又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燭於庭中閽人執燭於門外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

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門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夜女乎夫江上夜女有家貧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無燭者曰女以無燭之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東壁上餘光照西壁者幸以賜女何爲去我諸女以爲然而留之今臣弃逐於秦而出關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膏爲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爲楊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然官燭

晉書曰周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常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

寸以此爲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爲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楷江洪共打銅鉢爲五韻詩響滅皆可觀覽

後魏書曰高祖嘗幸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鄭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無婣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玄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恒節其燭

唐書曰劉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而還既行然有雙光在前曰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遂息

又曰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居堂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外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恕務在寬政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又曰陳脩字奉遷高陽人也爲豫章太守脩性清潔履約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燭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曰殿下有怪常著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爲可劾否馮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馮以符擲之數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與其隣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無燭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作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滅掃陳席以待來者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

又曰匡衡勤而無燭隣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矣

王子年拾遺記曰黻阜西有銷明之草叢生千葉陰獲地夜視之如列燭晝則滅矣

又曰崑崙者是西方曰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夜望水上光焰如燭

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夫明燭宵舉則飛虫羣起

又曰有自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形者神之宅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方之於燭燭盡則火不居住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國以治也

淮南子曰天下特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愈然而消愈亟（愈益也亟疾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老而不學昧昧如夜行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世說曰君夫王愷字以飴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炊

玄晏春秋曰予讀漢書至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字有故

取執燭顧之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子於是乎曠然發悟

潛夫論曰闇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之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稱武王伐紂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權擁不備

地鏡圖曰相王見美女千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尋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清論曰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默之保此小朴

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魏明帝樂府詩曰晝作不輟手猛燭繼望舒

劉楨詩曰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爲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佳景倏忽去炯若風中燭

傅玄燭銘曰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炎形監世無隱不彰

炬

東觀漢記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暮入堂陽縣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以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孫權自將號十萬至合淝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十數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泰賊於是引退

宋書曰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瘡退走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師仲德志欲南歸乃弃遼奔太山遼追騎甚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夜行百里許得以免難

六韜曰三軍有行臨領士衆曰則有雲梯遠望夜則設雲火萬炬

淮南子曰亡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任車（任載也）商於齊暮至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爝火甚盛（爝火）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疾商歌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字德苏事郡功曹爲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日朝并持炬嘉於是忿然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趍詣府門主者問其故對曰丈夫

芻牧來入大朝觀宰序之化今右手持劍左手把炬此等之事乞得受罰而歸

神仙傳曰王遥字伯遼夜大雨晦冥遥出行不霑雨有炬火常在於前

英雄記曰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爲所圍瓚迴師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又曰周瑜敗曹操於赤壁密使輕舡走舸百餘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庭燎　烟　炭　灰

庭燎

說文曰庭燎火燭也

禮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凡賓客亦如之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外門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依舊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明帝時在公車門外可依舊安

趙書曰石勒造燎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燎絙繳上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庭燎各二合六處皆六丈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諭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焆焆然也

漢書曰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

爨

沈約宋書曰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乃張天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映高平閻慶等皆就映受學映曰閻君可服氣以斷穀郗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爲燒香以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也爲帝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

三秦記曰秦始皇葬驪山牧羊童失火燒之三月煙不絶

廣古今五行記曰前涼御史宋翊房壁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曰燋然翊謂弟澄曰柱之爲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其後張邕誅宋混諸黨

王子年拾遺記曰負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復有四瀆時出灟石上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從冥昧當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升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又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

抱朴子曰伯喈識絃音氣於煙燼之餘也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西域諸國志曰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火晝則恒烟焉

風俗通曰亂如俗如緼者糞除不潔草木聚火就燒之謂之緼言其煙氣緼緼取其希有消亂

鍾會芻蕘論曰焚林成煙其似於雲○顏延之庭誥曰火含煙而妬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大勝滅蠹壯則桂折

焦贛易林大之小過曰十里望烟散煙日分形體滅亡終

不見君

炭

說文曰炭燒木也

記曰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庭閽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見其不實執射姑也）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燼重也）

又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爲炭以瘞壙）

又曰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坐）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周禮曰宮人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潔清）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

又曰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所共）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又曰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illegible]）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爲人所略賣爲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崩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漢書曰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候二至焉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刺史下教求直言之士主簿褚䂮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懇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又曰孫登住宜陽山自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

應

後魏書曰高聰妓有數十餘人有子無子皆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邵氏家傳曰邵貞字德方山陰人性詳審赴張氏葬或落生炭於貞履中坐人謂貞不見疾呼貞貞因不爲迴顧

神仙傳曰嚴青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青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蘇規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東方有不灰之木

豫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

交州記曰當頭山越人炊爨之處掘而得炭

淮南子曰譬猶水炭鉤繩也何時而可合（水寒炭熱鉤繩曲直無時得合）

又曰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

又曰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憎一曰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中亦敗其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水則保其炭故曰相愛也）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億載而不敗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滅鬚去眉變其形容作乞人往乞於其妻曰然類無似吾夫者其因何類吾夫之甚讓乃吞炭而變其聲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乃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碎折於是遂亡

桓譚新論曰燎火夜作燃炭乾牆

王況釋時論曰融融者皆趍熱之士得鑪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

鹽鐵論曰冰炭不可以同器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爇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効之

賈誼鵩鳥賦曰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灰

周禮曰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燒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壇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又曰慌（力見切）帛以欄為灰渥淳諸帛實其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渥當為湛書亦或為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清其灰而盝（力賣物）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而盝晞之曬而揮去其蜃）

史記曰秦商鞅作苛法有弃灰於道者刑之

漢書曰韓安國坐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

又曰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

後漢書曰楊琁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群賊攻劫琁制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舡何為乎閑足下起涂舍故燒作灰耳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之無灰令人取豬兩頭殺一生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劾夫先死婦後燒之婦遂首服焉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中書監張資病驍騎將軍呂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羅什以其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叟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効少日資亡（少日舊無幾時）

隋書曰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候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又曰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灰出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而上末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莊子曰鄭有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不憙自聞死日）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咸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不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均其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

又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以喪其偶（嗒焉解體若失）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

淮南子曰月暈以蘆灰環之缺一面則暈亦闕一面焉

又曰爛灰生蠅

又曰仲夏之日無燒灰（草木盡成）無暴布（蠲之也）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又曰女媧殺　黑龍以濟冀州（黑龍爲冀州害）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一曰葦灰也）

又曰伐薪而爲炭燔草而爲灰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試之積荻數千束裹之因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爲煙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外國作水精盌實是合五百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其法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血石武王曰大災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血石臣不爲妖災武王跛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好射人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婦喜殺人父孤人之子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要離謂吳王曰臣請殺之乃僞加罪焉執其妻焚而揚其灰

述異記曰蜀郡成都張伯兒年十餘歲作道士通靈有述驗時飲酢灰汁數外云以洗腸療疾

從征記曰自炊灰狀如黃灰生海濱投水中浣衣不須杯水

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虞翻注曰以冷[illegible]竹爲管也室室塞[illegible]）

物理論曰宜陽縣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莩以爲灰可以候氣焉

春秋感精符曰畫遺灰則月暈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二　休徵部一

敘休徵　日　月　星　風　雨
雲　霧　露　雷　氣　光　人
神

敘休徵

書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晢時燠若（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禮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又曰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illegible]）○又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與藪同也）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又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假音格）

又曰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

黃帝太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此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辭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下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周公乃敬

其所來故小雅云有黤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亦明矣

又曰祥者福之先見者也（[illegible]角占[illegible]福先見曰祥）

春秋繁露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

又曰五帝三王之理云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故天爲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騏驎遊于郊

日

孫氏瑞應圖曰君賢得土地則日有黃抱

又曰揚光者人君不假臣之權則日揚光

又曰王者動不失日揚光也

符瑞圖曰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方自來降也

又曰少皞氏邑於窮桑日五色牙照窮桑

易說曰日者至陽之精象君德玄黃照耀五色無主

春秋潛潭巴曰君德應陽君臣得叶度則日含王字含王字者曰中有王字也王者德象日光所照無不及也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帝雀赤頭立於日傍黃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賓也余當立大功乎黃雀者桑也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王於一也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黃中而赤暈乘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乘水而王則黃中而玄暈

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德至於天曰抱戴（在上曰戴在旁曰抱）

月

漢書曰元后生成帝夢月入懷（孝元太孫帝母）

京房易飛候曰正月有偃月國必有喜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月黃而多暉

禮瑞應圖曰昔太清之治世也昭明于日月

禮含文嘉曰人君政尊則日月貞明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叶度則日月大光明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壽

星

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於人則見

又曰王者德至幽微則景星見

又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於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佐月為明

又曰王者孝行之盛則斗實精（光斗七星光明斛斛實也）

又曰王者承天得理則老人星臨國符瑞圖月鎮星合房者年穀豐熟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景星出翼（景大也翼朱鳥宿也）

禮稽命徵曰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天意則景星見

又曰外內之制各得其宜四方之事無有留滯則天府有德星見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則鎮星黃而多處

又宮星黃大其餘六星撮凡四起（[illegible]）

又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則辰揚光乘金而王則太白揚光

禮含文嘉曰天子崇有德尊有道賞有功褒有行則太微七星明少微處士有德星應宋均云太微正教之宮也七星衣裳正禮令施教布化儀服雁禮故星明今少微處士有德星應則星皆有威儀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子精耀以慎務德則景星見（宋均曰慎精盛也）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景星見

春秋佐助期曰虞舜之時景星出房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興賢則景星放於天

又曰王者德政海內富昌則鎮星入闕（[illegible]）

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者治平則見見則主壽命以秋分候之南郊

又曰帝位明即畢星光大也

春秋文耀鉤曰老人星見則主安不見則兵起

又曰王者安靜則老人星見

春秋運斗樞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國萬民以歡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斗極明

又曰天子刑于四海德洞淪冥八方神化則斗靈精

又曰神靈滋液百璃寶用有景星

又曰鎮星舍房符明道興（宋均曰符發明而道興年豐也）

又曰太白合表四夷從服之象（宋均曰合表從也遠也太白遲退主侯伏合從中道見興進）

孝經內事曰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

又曰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合度則太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象正性則三台爲齊明不闊不狹如其度（宋均云君臣制度宫室車旗多少各有科品則應也）

又曰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宋均云諸父伯仲叔季也斗爲帝車帝所乘也角堅剛而居帝前帝敬諸父感天應之也）

又曰王者遠嫌別微殊貴賤抑驕臣貞亂子則屛星爲之明以潤帝座章而光（宋均云屛星五帝座爲之明以潤章大也）

又曰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宋均云天子考察天氣若梓愼見星之祲者也所以獲福禳災五車主五穀民禳災得福民無飢寒之困五穀星之明以應之河若離常則有淩溢之憂則九穀失所殖矣）

又曰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不離房（宋均云鉤鈐遠房則疎闊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又曰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應之（宋均云房心爲天子明堂布政之宫長幼厚則政教著明房心應之而時也）

風

史記曰黄帝行德天爲之起風從西北東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也

唐書曰肅宗在平凉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奉牋迎上又河西行軍司馬裴冕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發平凉至豐寧南見黄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回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又曰舜將禪禹于時八風脩通

禮斗威儀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祥風至（宋均云即景風其來長養萬物）

符瑞圖曰翔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盈秋爲收藏冬爲安寧

春秋繁露曰王者恩及金石則凉風出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八方則祥風至

王充論衡曰王者太平則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風角曰風清明高不及地二三尺此下有聖人或清明其來久長而不動摇樹木枝葉此龍德在其下

晉陽春秋曰劉裕平慕容超將鎮下邳聞盧循反何無忌敗乃還次山陽造楊子江問行人曰朝廷如何對曰則尚未至劉公若還無所憂也裕將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吾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嘉雨時至

春秋說題辭曰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

塩鐵論曰太平之世則雨不破塊旬日一雨雨必以夜

符瑞圖曰周公時天下太平當此之時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又曰靈雨者遇歲亢旱責躬引咎理察寃枉退去貪殘側

身修故則降以靈雨非誠感瑞則非靈也

又曰昔殷湯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條自責於是大雨

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甘雨以時五穀蕃殖

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谷雨旬五日爲行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雲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嘉氣也

漢書曰武帝封禪夜有白雲封中出

魏書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者以爲至貴之證

宋書曰世祖在江州起義建牙軍門有紫雲二段落于牙上

唐書曰玄宗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從者望而得之

又曰肅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識者以爲天子之氣

尚書中候曰堯德廣平乃沉璧於河白雲起

禮斗威儀曰景雲景明也言雲氣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

春秋孔演圖曰黃帝將興黃雲升於堂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見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見者太平之應也

符瑞圖曰矞興雲也內赤外黃一曰矞雲（矞音橘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景雲之瑞以雲紀官

又曰堯母慶都生而神異有黃雲覆上

漢武故事曰帝幸梁父祀地山上有白雲如蓋

又曰宣帝祀甘泉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歸藏曰大昊之盛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徐爰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

霧

史記曰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七日大霧漢人往來故不覺

帝王世紀曰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帝之洛水上見大魚負圖書

露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二年甘露降南行唐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二縣屬零陵泉陵故城在今永州零陵縣北洮陽故城在湘源縣西北）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甘露降四十五日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

唐書曰武德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于中華殿二桐樹泛水雪以示群臣

又曰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柏竹藪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尚書中候曰堯時甘露降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天則降甘露

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降

又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甘露濡

孫氏瑞應圖曰耆老得敬則松栢受甘露尊賢老不失

徵則竹葦受甘露

又曰甘露者味清而甘降則草木暢茂食之令人壽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則甘露降於松栢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論衡曰甘露味如飴王者太平之應

鶡冠子曰聖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膏露下

晉中興徵祥記曰甘露仁澤也凝如脂甘如飴王者德至於天則降

呂氏春秋曰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山海經曰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

魏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屢降仁壽殿前自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雷

史記曰高祖母劉媼嘗遊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冥晦見蛟龍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

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曰秦伯霸也

氣

史記曰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

又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人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漢書曰宣帝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詔繫者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獄邴吉拒使者不得入

後漢書曰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見望春亭郭唶曰（唶音子夜切）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東觀漢記曰和帝時十一月夜白氣長三丈起圖東北

軍市西域象奇跡勒二國歸義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乙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晉書曰天子氣森森然或華蓋或如龍如馬

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六月日入後有黃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也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繆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不若殺之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封禪乃有白氣一丈東南極望正直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顛瑞命之符也

光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祀汾陰（脽）傍有光如降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

又曰郊太一祠上有光

又曰宣帝祠世宗神光興於殿旁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

東觀漢記曰李軼等讖言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歸舊廬望見廬南有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曈曈上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後魏書曰太祖武皇帝母曰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光明屬天歘然有感乃生於參合之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榮光出

符瑞圖曰玉燭者瑞光也見則四時之色洞如燭也

又曰景者光也亦曰象也光而可象應行而移故取變彩則瑞光外燭

又曰昌光者瑞光也見於天漢高受命昌光出軫

又曰榮光者瑞光也其光五彩焉出於水上

又曰五光彩者天見五色三光重輝輝于地也

春秋合誠圖曰五光垂彩天下大嘉

人

尚書中候洛師謀曰呂尚出游于戊午有赤人雄出（赤人水神）授吾簡丹書曰命遊呂（吾我也用也）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百穀用成神龍靈龜馴伏玉女降

魏志曰咸熙二年晉太子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語云今當太平

瑞應圖曰真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貪貨利則金人垂艇遊王後池

神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造兵杖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黃帝行天下事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蚩尤歸臣因使鎮兵以制八方

尚書中候曰堯使禹治水禹辭天地重功帝欽擇人帝曰出爾命圖爾乃天（言天使汝治水非我）禹臨河觀有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淫水（表要也言曰文命治淫水之水）臣河圖去入淵（河圖謂括地象）

漢書曰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爲縣）祠神人乎交門宮（[illegible]）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山海經曰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食之伯天下（即于蚰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來獻白環一本云帝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

又曰二美母者蓋神女也周穆王時持酒來酌之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十里援弓將射未敢發見人物具焉右袪不走馬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走馬前道也袪衣其前水右袪示從右涉至溪如所言公拜焉曰仲父之聖若此

莊子曰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舉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墨子曰鄭穆公晝日處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面狀正方穆公乃懼神曰無懼帝享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君國昌公問神神曰予爲句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三

休徵部二

地

地　山　湖　河　海

雒　水　醴泉　井　池

土　社　石

草

萐莆　華草　朱草　蓂莢　嘉穀

秬秠　福草　福并　威蕤　屈軼

延嘉　紫達　芝　蘭　茅

萬　木　賓連闊達　平露

地

禮曰地不愛其寶○符瑞圖曰地得其性不震搖也

符瑞圖曰王者益土地則社稷及市中地長

山

管子曰霸王之主興則外山之神見

條子曰火皐生於椎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鬱鬱葱葱焉

湖

吳志曰孫皓天璽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來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傳言此湖塞天下大亂此湖開天下寧

河

北齊書曰武帝大寧二年齊州黃河清改清河元年

隋書曰煬帝大業三年武陽言河水清○唐書曰貞觀十四年陝州奏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又曰高宗永徽五年六日濟州黃河清十六里

又曰肅宗乾元二年嵐州言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十月李光弼破史思明衆五萬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

又曰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日（鄭玄曰隨王爲政理之所致）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濂（宋均曰濂不也不溢也潔）（濂然不盛也濂勤兼切）

符瑞圖曰河濂者河水清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循天命而行天道四通則河出龍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王郎所及上令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衆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阻即白水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焉欲僵以囊盛沙布冰上既度未數里冰陷也

海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出而王道通移則海不揚鴻波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江海著其神象（宋均曰神不見但著象而已青黃赤白玄水具有此色焉）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則海出明珠

雒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字子建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況聖主耶言未絕而水去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赤光起

又曰武王沈璧青雲浮洛

易乾鑿度曰帝德之盛應於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變

為五色玄黃

水

陳書曰高祖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仕贛石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百里石皆沒

唐書曰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東方曰蒙）（小水也出可溉灌生無不植也）

異苑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暨宋武濟伐而激洪波

醴泉

禮曰地出醴泉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祠長陵還醴泉出京師飲之者痼疾皆差也

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肅州醴泉出有文石五彩蓋泉

尚書中候曰醴甘也取名醴酒

又曰堯砥德匪懈醴泉出

又曰文命盛德俊乂在官醴泉出山

禮斗威儀曰醴泉水味甘王政和可貴故水甘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得禮之儀則醴泉出（闕疑也）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白泉出飲之使壽長

禮含文嘉曰神農修德作耒耜地應以醴泉

春秋潛潭巴曰君德應陽則醴泉出焉

春秋潛潭樞曰旋星得則醴泉出

春秋感精符曰德淪於地則醴泉出焉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醴泉出

孫氏瑞應圖曰醴泉者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草木皆茂飲之令人壽也

又曰理訟得所醴泉出於京師有仙人以爵酌之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則醴泉湧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也

鶡冠子曰聖人德上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

徐整正曆曰黃帝上時以醴泉為漿

井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

典略曰浪井者不鑿自成之井

池

唐書曰大曆八年解州安邑兩池生乳鹽後賜號寶應靈慶池

土

左傳曰晉文公過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史記曰黃帝時有土瑞故以土德

王度溫瑞應圖曰王者德溫遠方則物化為土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秦王以金一笥遺蜀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悲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今秦當有蜀矣

社

漢書曰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後宣帝立

晉書曰武帝時洛陽太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後當

有天子東莞王改封琅邪王江東之應也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百姓歸之（呴鳴之怒者勑起於祭時有此祥呴呼后切）

石

漢書曰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唐書曰貞觀十九年陝州有石理成文曰李君王三字甚明○又曰永徽二年藍田縣令田仁汯獻瑞石文理成字曰天安永得立

祥瑞圖曰張掖之柳谷有石始見於建安成形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建安黃初太和皆年號）其石狀象靈龜盤峙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周圍五丈餘蒼質素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燦然斯蓋大晉受終聖德兼該之應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閉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瑞應圖曰碧石王者玩弄之物不用則出○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乃生白石

又曰王者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有別則石生於澤也

禮含文嘉曰內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龜寶石

草

萐莆

孫氏瑞應圖曰萐莆王者不徵滋味庖廚不踰濃醲則生於廚一名倚扇一名寶閭一名倚萐生如蓮枝多葉少根如絲轉而生風主於飲食清涼駈殺蟲蠅舜時生於廚又堯時冬死夏生又舜時生於廚及階左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萐莆孳於庖廚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出萐莆（[illegible]應也）

華苹

祥瑞圖曰雙蓮爲苹

又曰華苹者其枝正平王者德剛則仰弱則低

又曰王者政令均則華苹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

朱草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又曰朱草者百草之精也王者德[illegible]所不通四方有[illegible]之聲則生

大戴禮共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又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

又曰堯德清平比隆伏羲故朱草生郊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出朱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則朱草生

春秋繁露曰君勸農事無奪民時使之歲不過三日行十一之稅進經術之士開闢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朱草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朱草生

後漢書曰光武時朱草生于水涯

晉書曰武帝時朱草生

白虎通曰朱草赤色也可以染絳別成黼黻之服列爲尊卑之差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四時不失其序日月揚光五星循軌則朱草生

抱朴子曰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生名山嶺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中立可丸爲泥以金投中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曰玉醴服之皆長生也

鶡冠子曰聖　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朱草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

蓂莢

孫氏瑞應圖曰蓂莢者葉圓而五色一名曆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而不落聖明之瑞也人君德合乾坤則生

祥瑞圖曰蓂莢堯時生

尚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

尚書中候曰周公作樂而治蓂莢生

春秋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蓂莢生

又曰眞星得則蓂莢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蓂莢生

風俗通曰按聿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蓂莢者瑞草也蓋神靈之嘉應也

白虎通曰王者考曆得其分度則蓂生於階莢者樹名也

嘉穀

孫氏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則二本而同秀質者則同本而異秀此夏殷時嘉禾也

又曰周時嘉禾三年本同穗異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

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各一壟合爲一穗獻之天子王命周公作嘉禾篇

尚書中候曰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

禮含文嘉曰神農作耒耜天應以嘉禾

又曰緩五章明五禮則五禾應以大豐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外平則嘉穀並生

詩含神霧曰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得嘉禾液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然後五穀興以助果實

漢書曰宣帝時嘉穀降于郡國

後漢書曰安帝時九真嘉禾生五百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舍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曰秀

又曰章帝時嘉禾嘉麥日月不絕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三嘉禾生

王隱晉書曰元帝初籍草米悉成禾

沈約宋書曰文帝時臨湖生嘉粟一莖九穗

又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嘉禾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

又曰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一株六穗

齊書曰武帝時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新蔡又獲一莖九穗一莖比穗

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獻嘉禾一莖十七穗

白虎通曰嘉禾者太和之為美瑞者也

晉徵祥說曰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稃二米國政賢則同本而異穎國政文則同穎而異本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楊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穭音呂）

又曰大中二年福建進瑞粟十五莖莖有五六穗

又曰大中六年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官河中漉得異米煮食呼為聖米

秬鬯

孫氏瑞應圖曰秬鬯者三隅之黍一稃二米王者宗廟修則生。又曰昭穆序祭祠得人咸有敬讓禮容之節威儀之著則秬鬯生

又曰王者節敬依禮度親疏有別則秬鬯生

又曰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秬鬯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秬鬯生

福草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宗廟至敬則福草生於廟（一云禮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則福草生廟中（宋均曰廟中生草蓋福草也即朱草之別名可以染絳黑故應上孝而生廟中）

福并

孫氏瑞圖曰福并瑞草生王者有德則福并生

威蕤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禮備則威蕤生（威蕤曰）

又曰王者愛人倫則威蕤生於殿前

屈軼

孫氏瑞應圖曰屈軼者太平之代生於庭有佞人則草指之

延嘉

孫氏瑞應圖曰延嘉王者有德則見

又曰王者道行則延嘉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至德屬于四海則延嘉生

紫達

孫氏瑞應圖曰紫達者王者仁義行則常見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紫達常生

芝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

又曰王者寵近耆老養有道則芝英生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陵出玄芝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甘泉宮內產芝草九莖連葉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晉灼曰以銅作池承霤曰以銅為池連也）

後漢書曰明帝時郡國上芝英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芝草生中黃藏府

宋書曰順帝時臨城縣生紫芝

齊書曰武帝時襄陽獲紫芝

隋書曰開皇十九年朱雀等十六門生芝之草

唐書曰貞觀十七年安禮門御橋產靈芝五莖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狀

又曰貞觀十七年滁州言所部川源徧生芝之草百寮及雍州父老上表固請封禪

唐春秋曰貞觀十九年雍州李樹生芝莖赤蓋紫光色鮮麗司徒長孫無忌與官方安上表請禪不許

又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礎產玉芝之兩莖

又曰肅宗上元二年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玉芝生一莖三花御製靈芝詩以示羣下

又曰上元二年九月壬午朔皇后奏含暉院生金芝

大同起居注曰九年金芝二十八莖生于殿廡步廊御蕭介以聞

古今注曰漢武時甘泉殿房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於山則芝實茂

孫整長歷曰黃帝以五芝為房名

瑞令記曰食芝延年不終與真人同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傅寧宅內生芝草九本長葉紫色太守沈酆遣門下掾奉獻（帝悅懌）

又曰芝草一年三華食之令人眉壽慶世蓋仙人之所食

又曰紫芝者其狀如豆

魏繁欽神芝讚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許昌典農中郎將充奉表以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耀上別為三幹分為九枝散為三十六莖委綏連屬有似珊瑚之狀（孝闕）

按諸蓋美乎前代矣

蘭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和平則蘭常生（[illegible]）

茅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江淮之間有一茅三脊所以為藉

周書曰成王時奇幹獻茅其頭若雄雉佩之不昧

宋書曰孝武時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陵夏王義恭表勸封禪

唐書曰麟德元年亳州表老君廟側生三脊茅

蒿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洽和蒿大可以為宮柱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木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

又曰王者得禮之宜則宗廟生祥木

地鏡圖曰國治益地則木生水上

又曰國理君喜則樹木忽自大

又曰理君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階徒

又曰君德強且高昌則木生城門之尺圍已上長數丈此謂城強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

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

漢書曰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尤袵而蒙化者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仍也內附謂木連理也）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有榖櫟二樹連理

齊書曰豫章郡獻連理樹植之宮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目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二十一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或枝還合或兩樹合共

曹植魏德論曰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唐書曰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秋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尺

賓連闊達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庶嫡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生於房一名賓連達一名賓連闊生於房室象御妃有節也

白虎通曰賓連闊達者樹名也其狀連累相承

平露

孫氏瑞應圖曰平露者如蓋生於庭以知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則生若東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平則南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四方政不出其根若絲一曰平兩

又曰平兩者如蓋以知四方王者政平則生

白虎通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平露者樹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咎徵部一

敘咎徵　天　天裂　天開
天光　天崩　天鳴　四時

敘咎徵

[illegible]

易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尚書洪範曰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左傳曰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

易是類謀曰斗機絕綱王衡撥攝提亡（綱[illegible]斗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機絕綱王衡發也攝提者[illegible]爲斗施政教布之八方令斗失其正故攝提亦爲之[illegible]）五星合狼弧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荐荐（此皆驕乾多爲天失其主故著天者發失其正）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處易期（當藏者[illegible]晝視無日也月[illegible]爲望也當出者消解夜視無月也[illegible]爲危處易期）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雞若其星亡也[illegible]者爲鳳[illegible]動韓鳴今期侯於之故雖亦亡西[illegible]亡王下於[illegible]技末爲手步）天卑地高霄霧公行（天下[illegible]公行無所畏也）星晝奔蚩夜光上無乾下無常天昧昧復踐冰（上但者乾[illegible]不正故下與常天地昧昧[illegible]不正也書[illegible]無日夜[illegible]明之有乎[illegible]踐水若陵[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刑世）民衰霧主吸霧（霧民強大攻行被其壽出主[illegible]霏被陰毒射害前也[illegible]倚一[illegible]耳或言枝其竟同）問可倚杵於何藏（[illegible]相去其開十可[illegible]大罪地高天）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兄（天甲地高高[illegible]甲刑故甲以父兄薄焉子弟也）望之漠漠視之茫茫假殺出坐玉牀（小人羣黨假王者威權坐於玉牀君王之林也）

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上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水不潤下

又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次三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恭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次五曰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洪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

家語孔子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災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賞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佞辯爲相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馬喜脩池

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善爲酒池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殺國之妖也

白虎通曰災異者何也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先發感動何以言災者有所害也

說苑曰趙簡子問於翟封餘曰吾聞翟雨䖟穀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災足亡國乎封曰雨䖟穀三日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收也此非翟之災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君幼弱其大臣比黨以求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常其政令不竟而數改此其妖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五穀無實何君無仁徳臣懷叛戾華飾虛舉薦賢實不相副內爲蘇秦之行外以夷齊之語故致五穀多無實朝無賢害氣傷穡不救國大飢其救也選明經舉茂才改往脩來退去貪狼施恩行惠賓賜旁臣此災乃銷矣

天

左傳宣下曰天反時爲災

又曰定公元年曰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

天裂

京氏易妖占曰天裂陽不足下害上之象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開見光流血滂滂

晉書曰惠帝元康中天西北裂時人主昏闇賈后專政

又曰太安二年天裂爲二聲如雷是時長沙王奉帝出拒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迭威專命僭亂之象

又曰成帝咸和四年冬天裂西北時蘇峻之子以萬人入吳興天下有兵關中韓亂明年石勒僭位

又曰穆帝昇平五年天裂廣數丈聲如雷

又曰哀帝初即位天中裂廣三四丈聲如雷野雉皆雊時帝荒疾不識萬機太后臨朝桓溫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建元初天裂廣一丈長五十餘丈時四方交戰

隋書曰梁武帝太清中天裂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聲如雷明年侯景陷臺城

天開

漢志曰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二十餘丈廣十丈後有呂后廢二少帝諸呂作亂

蕭子顯齊書曰齊東昏侯永元中夜天開黃色明照須有物將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聲如雷墜太湖野雉皆雊其年東昏見廢

隋書曰陳後主至德初天開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黃雜色聲如雷後年章大寶舉兵反陳竟國亡

天光

書紀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漢書曰成帝元延元年四月無雲有雷聲光四下至昏乃止晉穆帝永和十年前涼張祚之元年正月夜天有光如車蓋明年祚被殺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八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燭至二十一

年太子詹事范曄反伏誅

天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凉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乃止○又曰前趙劉聰麟嘉三年天崩聲若雷久乃止是歲聰死

天鳴

京氏易妖占曰天有懸車之聲人主憂

又曰易傳曰萬民勞厥妖天鳴

晉書曰武帝末天東有聲如雷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三年天又鳴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強臣

隋書曰梁武帝天監時有聲如雷二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後年又西北隆隆有聲如雷赤氣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太守中大通年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凉州刺

史簡欽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駿時晉建興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人夜徑室如晝時起視（覞西覘覵）有門光明照地至二十二年遂于重華

又曰南燕六年天鳴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楚

又曰前秦苻堅建元十四年天鼓鳴至二十年堅為姚萇所殺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中天西南有聲如雷時帝不恤國政大興師旅

又曰後主武平末年後主東遁至青州是日西方有聲如雷是月為周師所擒

又曰周宣帝建德年天西北有聲如雷末幾吐谷渾大寇邊

又曰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

又曰後主初即位八月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俄又如之九月夜天東北有聲如虫飛漸移西北至德元正月天東南有聲如虫飛後降於隋

隋書曰開皇二十年四月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秦王俊薨

河圖稽命徵曰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大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所圻

四時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人有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

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虫螟為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虫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虫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令則其國大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虫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虫蝗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虫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五　咎徵部二

五星　客星　孛　天狗　枉矢
蚩尤旗　獄漢　五殘　國皇　格澤
旬始　營頭　漢　蓬星

五星

京氏易五星占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易欲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廩孤命樂師趣鼓合歡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薄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鎮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鎮星失度其救也治社稷修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救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

尚書考靈耀曰：白經天水決江（太白也金為水宗故多水也）

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為天街日月五星以出入熒惑守之道不通天下危。又曰：卷舌主口語熒惑臨之下多亂謀國君以口舌之害起禍。又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

又曰：熒惑守營室羣妃鬭

漢書天文志曰：五星所行合散犯守歷陵鬭蝕彗孛飛流皆陰之精本於地而發于天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謂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焉妖星也犯七寸之內光芒相及陵相冒過也蝕星月相陵不見者旁日食也韋昭曰白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相擊為鬭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之流光迹相連也）

又曰：孝昭元始中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東北下去太微者天庭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後有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梠也三輔名為極也）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上官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誅

又曰：建始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鬭有病君飢歲而後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又曰：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

客星

左傳曰：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illegible]）（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玄枵之維首邑[illegible]安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illegible]歲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婺之女婺女為嬴女邑姜齊之[illegible]）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至時晉平公卒

漢書曰：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飢其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民多飢死琅琊人相食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

續漢書天文志曰：孝安永初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又曰中平五年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爲趙顯所譖謂敞曰吾死後三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無辜也死後果如言

孛

左傳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又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四國皆火

春秋孔演圖曰海精死彗星出（宋均注曰海精鯨魚）彗星出則國樞珊

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彗星合（宋均注曰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爲有兵相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也）

春秋合誠圖曰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

孝經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

孝經内記曰彗星北斗禍大起在三台臣害君在太微君害臣在天獄諸侯作禍彗行所指其國大惡四彗在月中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豐盛

爾雅曰彗星爲欃（楚緘切）槍（楚庚切）

河圖帝通紀曰彗星者天之旗

河圖稽燿鉤曰五星散爲五色之彗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史記曰秦始皇十五年彗星四見大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麻

漢書曰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遂謀反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厤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後漢書曰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紀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入太微指帝座占曰除舊布新之象

續漢書天文志曰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孛星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又叅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爲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

又曰孝明永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星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又曰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

西南指營室及墳墓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向營室至墳墓不出五六年天下有大喪

又曰光和元年八日　彗星出亢氐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彗除天市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又曰孝獻初平九年十月有星孛于東井與鬼魁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有孛于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占曰彗掃太微紫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十二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劉表專據荊州從事周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以代曹公將攻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彗星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居穿池欲深廣為臺欲高大誅戮如仇讎孛又將至彗

星容可拒乎懼緩刑罰三十七日彗去

尉繚子曰昔楚將軍子心與齊人戰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

天狗

占曰狗者守禦之類天狗所降以戒守禦也出入無時下則有伏尸流血其流星隕地有聲野雉皆鳴或羣狗皆吠或流散化為雲一曰流星有聲如雷下地中一曰無雲而雷一曰星赤白有光下地為狗狗無足一曰如火光炎衝天其上兌下地如數頃田一曰大流星其有光見人面墜無音有足一曰星狀如奔星有聲望之如火一曰其色白其炎炎如遺火狀皆曰（天狗天狗所下之處万人伏尸狗食血所下之邑大）兵起國易政人相食千里流血四方相射破軍殺將兵喪並起國破滅已

河圖稽燿鉤曰太白散為天狗主候兵

洪範五行傳曰七國之兵戰於梁地故天狗先降梁壘見以其象也狗者守禦之類也所降以戒守禦也

史記曰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墜有聲至十七年秦韓大戰榆晉惠王

又天官書曰天狗狀大如奔星有聲其止地類狗地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与漢五行傳同）

漢書天文志曰孝昭元年二月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

時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又曰成帝綏和元年四月日晡時天有星殷如雷聲有流星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地上郡國皆言星隕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其後王莽專政篡位

又曰哀帝建平元年正月日出時有物著天白黄如一疋布長四丈餘西南行聲如雷一刻止名曰天狗

又曰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春有流星大如日從太微出入北斗魁中第六星色白傍有小星射者十餘枚後有聲如雷頃止斗魁主殺伐是年吳漢戰宮破公孫述於成都十二年春有大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孤將滅時分為十餘段如遺火狀須臾有聲殷殷如雷柳為周孤為秦蜀是年使大司馬吳漢從洛陽發南陽卒泝江而上擊蜀白帝

公孫述數萬人

又曰中元元年冬有大流星從西南向東北行有聲如雷其年中郎將竇固將西征

又曰順帝永和三年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赤黄有聲隆隆如雷是時大將軍梁商與常侍張逵曹騰孟賁等爭權矯制收騰順帝寤逵等奔走或自刺或解貂蟬投草中逃亡之應

漢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丈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丈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又照地是曰天狗

晉書曰惠帝永興元年七月流星有聲二年又有星隕有聲後二年懷帝愍帝蒙塵劉元海石勒攻掠遂亡中夏

又曰懷帝永嘉元年有大流星如日自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有聲如雷是年汲桑殺東燕王騰明年劉元海僭號

又曰穆帝永和十年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織女沒造父有聲如雷其年慕容儁據臨漳諸將奔散

又曰海西公大和四年十月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年廣漢妖賊李弘反自稱聖王又慕容暐尅鄴盡有地明年桓温廢帝

又曰孝武太元十三年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北方戰流血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強

宋書曰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星隕于東南有聲如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尾足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其年石勒死而季龍殺勒諸子而篡位

隋書曰北齊孝昭皇建二年十月天狗下於鄴山於其下講武帝將至有兎驚馬帝肥墜馬而死

又曰武成清河三年春天狗南流下宋地彭城其年妖人反於鄴入北城胡太師彭城王浟爲主浟不從見害

又曰周宣王大象元年五月有流星大如二斗器云從太微端門流入有聲如飜旗其月靜帝立隋公楊堅專政俄而禪位

又曰靜帝大定元年七月有大流星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是月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八月夜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頽墻其日又有大流星如瓮出羽林有聲明年帝幸江都天下大亂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璞注曰周書天狗所止地頃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電光吳楚七國反時犬過梁野）

兵書曰兩敵相望其雲氣如牛馬狀頭低尾仰曰天狗勿與戰也

枉矢

河圖稽燿鉤曰辰星散爲枉矢流所射所誅

河圖曰枉矢東流天下恐

尚書運期授曰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桀

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枉矢射

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矢之象也枉矢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春秋運斗樞曰黄帝行失樞則枉矢出射所誅（謀易失樞之王教以枉矢射之）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出臣不忠

又曰枉矢或南或北無聚衆伐戰國

論語摘輔象曰虛王反度枉矢合

史記天官書曰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黒望之如有毛目

又曰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西坑秦人屠咸陽

說苑曰秦二世立枉矢夜光俄而天下大亂二世被殺

晉書曰武帝元康四年枉矢北行竟天次年夜枉矢自北斗魁東南行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殺伐是後趙王倫殺司空張華廢賈后終自屠滅

又曰太熙元年有枉矢西南流懷帝永嘉四年劉聰嘉平三年星起牽牛委曲虵形入紫宮其光照地其年帝爲劉聰所害後三年聰死國亡

又曰愍帝建興三年枉矢自文昌北流至斗東如一疋布縴虵行有手足因變爲雲氣如人象二臂一足至五年北平人吴作聚衆千人立沙門爲天子四年帝降劉曜

又曰元帝大興三年枉矢出虛危沒翼大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

又曰穆帝昇平二年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時所在擁兵政非己出

隋書曰齊昏侯永元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其年梁武舉兵東昏遇害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枉失二出北斗魁委曲虵形注於南斗後二年宇文化及於江都僭號許王世充於東都殺恭帝僭號鄭

蚩尤旗

河圖稽燿鉤曰熒惑散爲蚩尤旗主惑亂河圖提劉子曰帝將怒蚩尤出于四野

史記曰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魏志曰嘉平四年六持節奉法駕迎高貴鄉公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王肅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使文欽果反○皇覽冢墓記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降名爲蚩尤旗

獄漢

河圖稽燿鉤曰塡星散爲獄漢

春秋合誠圖曰獄漢主逐王（獄漢星精外爲）

史記天官書曰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下有三彗縱精外類星之精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中有青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五殘

河圖稽燿鉤曰鎮星散爲五殘主奔亡

春秋合誠圖曰五殘主出亡

春秋考異郵曰五殘類辰星有角見則政在伯

史記天官書曰五殘星出正東方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去地可五六丈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山海經曰西王母是司天之五殘

國皇

河圖稽燿鉤曰歲星之精流爲國皇主內難

春秋考異郵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見則兵起天下急（宋均注曰南極老人星也）

續漢書天文志曰靈帝光和中國皇見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十餘日占曰國皇為内亂外兵喪其後黄巾張角何進袁紹董卓亂燔燒宫室遷西京

格澤

廣雅曰格澤妖氣

史記天官書曰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兊其見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咎

旬始

河圖稽耀鉤曰填星散為旬始主招横

春秋合誠圖曰旬始主爭兵

春秋考異郵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主

廣雅曰旬始妖氣也

史記天官書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色青黑象伏鼈

楚辭遠遊集曰重陽入帝宫造旬始而觀清都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旬始以為幓（孟康曰旬始氣如雄雞在北斗旁懸於幓以為十二旒幓音所銜切）

營頭

占曰流星晝行亡君之戒一曰流星晝名營頭營頭而下流血滂滂一曰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其所墮覆軍流血

續漢書天文志曰王莽地皇四年遣王尋王邑將兵至昆陽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擊二公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亂敗死者數萬人

晉書曰惠帝大和二年星晝流矢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

占曰為營首營首所在其下有大亂流血

又曰穆帝永和八年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在箕斗間占曰營首之下流血滂滄是年慕容儁稱大燕攻伐無已

漢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絶人倫則天漢滅見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氣之散其本漢水中星多則水少則旱。書紀年曰晉定六年漢不見于天

蓬星

漢書天文志曰孝景中三年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

南大如二外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甲子在尾北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宫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使（殺人）漢諍臣袁盎

晉中興書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行歷女虛危及哭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六

咎徵部三

風　恭風　黑風　赤風
雷　冬雷　霹靂　無雲而雷

風

尚書洪範咎徵曰蒙恒風若（君行蒙暗則常風順之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飄風（暴雨總至）季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京房易傳曰后專拜厥風疾而樹不搖不循道厥風不搖草

京房別對災異曰迴風起何風者天之號令也當直而正吾而不偏佞人衆君迷惑則迴風起不救則致逆風起其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災消矣

春秋潛潭巴曰疾風拔木讒臣恣忠臣辱

史記曰殷紂末年大風飄牛馬壞屋拔樹飛颺數十里周滅之

又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風博士云堯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三千人伐湘山樹明年東遊至博浪沙中爲盜所驚乃令天下大索焉

又曰項羽背約都彭城漢祖伐之圍漢三重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楚軍大亂

漢書曰呂后崩後呂產執北軍朱虛侯劉章入宮衛帝見產廷中遂擊產走大風起從官莫敢鬭章遂產殺之

又曰昭帝時燕王旦都薊大風拔宮樹十六吹壞城樓王反伏誅

又曰濟北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吹其旌旗飛上墮

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李廓切諫王不聽餓而兵敗自殺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冬大風吹長安城門屋瓦盡

又曰王莽天鳳年大風拔樹飛北闕城門屋瓦緣邊大飢人相食

又曰地皇四年大風毀王路其年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攻之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尋邑乘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走王邑還長安莽敗俱殺之

後漢書曰安帝時京師大風拔南郊梓樹九十六後海賊張伯路略九郡

魏略曰正始元年茵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拔樹動太極殿東閣正大會風又甚傾盃按書奕將誅之徵毋丘儉反景王平衆征之

晉書曰吳孫權太元初大風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動吳城兩門瓦飛落是時賦役繁重明年權死

又曰孫休永安元年十二月孫綝出屯武昌衛士施朔告綝欲反綝聞之大懼是夜大風四轉五復發屋折木揚沙石綝益恐明日臘會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乃至會張布丁奉自左右縛之綝叩頭請爲奴不許乃斬之

又曰孫晧末年任暴丞相陸抗與大司馬大丁奉謀欲廢晧太史令陳苗奏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晧深驚懼抗遂寢其事

又曰晉武帝咸寧三年八月大風拔木暴寒且冰其年吳將孫慎入江夏太康末京都風發屋拔木

又曰惠帝永康中六月飄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幽于金墉

又曰永康元年四月張華舍飄風起折木飛繒軸六七枚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害張華裴頠等

又曰趙王倫簒位改元建始祠太廟風暴起黃塵四合其年倫誅

又曰元帝永昌中大風拔木壞屋拔御道柳百餘株時王敦害尚書刁協僕射周顗等

又曰成帝時劉胤鎮尋陽有迴風從東來入胤舡中西出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須胤爲郭默所害

王隱晉書曰王澄在荊州率衆軍次江陵之東堂皇北救國難飄風折其節後爲王敦所殺

晉中興書曰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儀飾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急恒寒君之應也出遊門外飄風飛其儀蓋

又曰苻堅三年長安大風堅宮中樹悉拔是歲王猛死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落山澗

又曰徐羨之文帝初作揚州有操風日西明門須臾入城直至聽前繞帽及幕遙遠雲際尋羨之爲文帝所誅

又曰文帝元嘉九年壽陽驟雨有迴風雲霧廣三十步從南來至城西迴散滅當其衝者室樹木皆摧倒其年晉寧太守爨松子反

又曰元嘉三十年正月朔上會羣臣於太極殿有大風拔木雷電晦暝凍殺牛馬及人明年太子劭逆也

又曰孝武時柳太尉乘車行還於庭中先車有大風從門而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飛從向天其年明帝立合門被殺

又曰竟陵王誕文帝子孝武時鎮京口夜大風吹落屋瓦城門鹿床倒覆反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俄而反伏誅

又曰順帝昇明二年飄風起建康縣吹帛一疋入雲風止下於御道上俄而宋授禪其君爲疋夫之象

齊書曰明帝建武末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齊木行東木位其衰乎至東昏侯立狂亂被害

又曰東昏侯寶卷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知政入城有飄風飄儀繖出城外少日而反被殺

又曰崔惠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風吹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下衆見皆驚怖相謂曰幡者事當翻覆數日惠景敗

隋書曰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邵陵王綸出頓丘下其日天色陰慘風塵藹瑟咸以出軍不祥十一月綸至江遇風溺人馬多損

又曰大寶元年邵陵携王綸出鎮南浦備擬施幄帳無何風起吹投於江後爲侯景將任約所襲綸敗走保汝南爲魏將侯萬通所攻城陷被殺

又曰元帝承聖三年帝觀講武津陽門風雨暴集晝天昏暗旗幟飄亂帝赫然而迴無復次序還宮至城風雨頓息竊驚俄爲魏軍所執送岳陽殺之

又曰元帝徐妃初嫁夕車至州西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碎以爲不祥妃竟以淫穢自殺

又曰梁岳陽王詧昭明太子之子西魏立爲梁主其年至

江陵結營夜復風甚雨水平地數尺其月營乃復頃為諸鬱斷分山路潰賊僅得脫

又曰侯景篡須拜南郊登壇大風拔木物盡吹散見者莫不驚駭俄而景被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飄風入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于司徒中山公宅而散上黨公家人問太史閔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大穢除姦慝之禍至二十二年跋弟弘篡立以姚昭為大司馬昭貪暴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昭不納明年馮弘殺昭并諸子姪四十餘人

又曰前秦符生壽光元年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曉日有蝕之正

陽神朔風昏大起願陛下務養元元生大怒鑿其頂而殺之

又曰符堅建元十八年三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植於上至二十一年堅為姚長所殺

又曰李期玉恒四年三月大風拔樹發屋四月為李壽所殺

又曰蜀李壽漢興三年二月大風暴雨震端門至六年壽死子勢立三年為晉將桓溫所滅

又曰前趙劉曜葬其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暴骸原野哭聲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外垣五十餘步松栢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為石勒所擒

又曰劉曜末年與石季龍對軍不撫士衆專與嬖臣博飲左右諫之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須臾見擒

又曰前涼張玄靜四年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靜虛坐而已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中安定王禎出為湘州刺史至日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是月禎發背死後宣武延昌三年章武王融除湘州刺史七月入理其日大風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凍死數十融聞祖父禎前事心甚惡之俄而舉兵反伏誅

齊書曰後主天統年大風晝晦發屋拔木和士開譖趙王叡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胡太后幸之琅邪王儼矯詔殺士開於南臺儼伏誅

又曰後主末年安德王延宗鄴下宅被風吹其廳棟擾相連置其外數百步後主敗為王二日被擒入周賜死

陳書曰陳文帝天嘉三年梁永嘉王將司空王琳與陳將侯禎對軍其日東西風吹琳舟艦琳軍大敗

又曰天嘉六年大風西南吹靈臺候樓倒

又曰後主至德年風吹朱雀門倒又禎明年大雨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時後主昏誅諫臣沈客卿明年陳亡

又曰隋文帝開皇中宮都大風發屋拔木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後宮多有濫死又楊素邪佞

又曰開皇末秦州商胡乘騾遇暴風飄上空數百丈俄而墜下人騾俱碎時晉王廣矯詐取媚謀危太子勇竟廢死立廣為太子

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

異風

京房易妖占曰獄吏暴害人臣專政暴風折木

又曰暴風折柱邑大憂暴風折木吹草上屋且有急令獨祿風入宮人主死飄數相從入殿門有凶疾憂以此亡飄留君門一日一夜不去亂兵在門獨祿風者回轉風也

京房別對災異曰狂風發何人君政教無法爲下所逆則致狂風發泄其救也脩政教聘賢士狂風消矣

又曰人君賊罰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脩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民人飛揚數十里

漢書曰文帝時吴暴風雨壞城門吴王濞反卒服誅其年楚王都彭城大風毀市門殺人後王與吴王濞謀反同誅

京房曰衆逆同志暴風將起

晉書曰孝武太元二年春暴風折木發屋夏又暴風揚沙石三年又暴風折木發屋時符堅強盛

又曰安帝元興初夜大風雨大航門飛落明年桓玄簒位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義符時正月朔朝暴風發殿前會席翻揚數十丈至五月帝廢爲滎陽王

梁書曰昭明太子孫棟簡文大寶二年八月爲侯景廢棟時與妃張氏鋤菜而法駕至驚懼而泣昇輦及即位昇武德殿備陳文物於庭有暴風自衆來吹旌旗悉倒又有迴風從地踊起折草翻飛華蓋經出端門不見隨列者驚駭時人知其不終十一月景廢棟景乃篡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燕慕容超僭位祠南郊將登壇大風暴起天地晝昏行宮羽儀皆振裂後超爲晉將劉裕所戮斬於建康市

又曰慕容盛建平元年八月暴風拔關前七大樹其月坐兵校尉馬勒謀反伏誅至長樂三年盛爲段璣于泰所殺

又曰後燕慕容垂遣太子寶伐魏次參合忽大風黑氣狀若堤防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迷魏軍將至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俄黃霧四塞日月晦冥魏師至三軍奔潰其年垂死

又曰石季龍死子遵立其月夜暴風拔樹震電雨雹俄而遵見殺

隋書曰太子勇朝高祖於仁壽宮還至岐山妃元氏止于周大王廟因縱騎獵須臾暴風折樹雨雪深至人膝天晦暝咫尺不相見妃因心痛再宿而死勇後廢爲庶人煬帝殺之

又曰太子勇廢立晉王爲皇太子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

興公成帝業令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裂山崩民舍多壞死者百餘

又曰煬帝大業十四年三月在江都蜀王秀囚於右驍衛營暴風吹塵晝昏識者大以爲暴秀謂防者曰吾生年已來未見斯變亡國之禍疾在旦夕其日夜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反

唐書曰玄宗天寶十一年潼關口女媧墓因風雨失所在後至肅宗乾元二年五月一日其墓復舊

黑風

後漢書曰世祖太常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十餘丈其年四月沮渠蒙遜寇張掖

古今五行志曰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白馬祭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外壇時有黑風從南北暴

至吹落衣冠及僚屬皆匍匐于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良久息賊軍惡之俄而寇敗

赤風

春秋潛潭巴曰天赤有大風發屋折木兵大起行千里

漢書曰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張天錫十一年有赤風昏闇至十三年符堅滅之

雷

古今五行記曰夏桀末年雷震殺人其年湯放之

左傳曰僖公十五年九月晦震夷伯之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陪臣不當有廟明絕去僭差之類

河圖曰臣僭奢下犯主則雷電擊朝

京氏易五星占曰雷霆殺人何夫雷天拒難之折衝也人君承用節度即雷風以節暴行威福則雷霆殺人其救也議獄緩死則災銷矣

京房別對災異曰雷鳴連而不絕者何夫雷鳴萬里懼令鳴不絕此謂人君行政事民不恐懼也故致游雷之災雷當先電而鳴今雷電俱出或鳴而後電何此謂執法者貪所致災也

後漢書曰桓帝建和三年六月雷震憲陵寢屋先是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魏志曰魏明帝景初中洛陽水橋同日俱震時勞役大起

古今五行記曰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雷震宮門柱又擊南津橋至十二年廢太子和立子亮

又曰晉惠帝永康初六月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時賈后陷害大臣終見殺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元興三年永安王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威儀入宮天大雷震人馬多死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標四破至地十七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後魏書曰太祖天賜六年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佐校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

唐書曰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震乾元殿前槐樹

冬雷

京房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漢書曰昭帝五年十一月大雷震十二月丞相王訢薨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六年十月郡國大雷延光四年十月郡國凡三十雷時鄧太后專政帝不親萬機

晉書曰吳孫亮建興初十二月大風雷亮見廢

又曰愍帝建興初十一月大雨雷震劉向以雷二月出八月入於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失節之異是時九州幅裂至四年帝降劉曜害之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興元年十一月京都雷震凡未應雷而雷皆恒燠也

又曰升平二年十一月雷時皇太后臨朝政舒緩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十三年十二月雷大雨霖石虎問佛圖澄此何災也澄曰其爲我耳至戊子而卒

又曰前秦符登攻姚萇冬大雷姚萇營殺七人萇軍大敗

霹靂

春秋合誠圖曰霹靂擊於宮殿者妃后爭政

春秋潛潭巴曰霹靂擊宮失君精泄下有謀起（宋均曰君撤泄去也）

春秋繁露曰王言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故應之

續晉陽春秋曰太元五年霹靂含章殿四柱殺內侍二人

晉朝雜事曰元康七年霹靂破高禖石占曰賈后將殺愍懷

趙書曰前石時暴風雷雨霹靂雲臺壞署婦人震死壓之三日重霹靂出之

蔡邕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無雲而雷

洪範五行傳曰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民臣也

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年莊伯以曲沃叛

又曰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

又曰秦二世時無雲而雷二世不恤天下有怨叛之心是歲陳勝起兵天下亂

漢書曰武帝征和四年天清晏無雲有雷聲聞四百里至後年侍中莽何羅反

又曰成帝元延元年夏無雲而雷光耀四照昏乃止是歲趙飛燕害後宮皇子

後漢書曰獻帝初平四年無雲而雷時天下大兵人民相食

晉書曰惠帝太安二年四月詔將立李特子雄為王八月

天中裂為二無雲而雷成都王穎舉兵逼京師

又曰太安二年無雲而雷其年張方入京燒服御死者萬計石超逼帝幸于緱氏王師不利大飢人相食

梁書曰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無雲有聲如雷至地是年魏分為二東西各主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張重華三十九年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四十一年重華死子曜靈立為叔祚篡之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二年無雲而雷七年為晉將劉裕所殺

隋書曰文帝開皇二十年二月無雲而雷四月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又曰無雲而（雷其年立晉王廣為太子皇太子）勇廢為庶人立晉王為太子

唐書曰則天時宗楚客以侫幸為內史受命之日無雲而雷聲震裂未周歲而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四

雲　五色雲　青雲　黃雲
赤雲　黑雲　氣　白氣
赤氣　黑氣　雨　無雲而雨
雨土　雨沙　雨灰　雨血
雨肉　雨毛　雨水　雨花
雨草　雨穀　雨魚　雨蟲
雨錢　雨水銀　雨金　雨續
雨帛

雲

周禮春官曰眂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四曰監八曰敘（鄭司農曰監雲氣臨日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

又曰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司農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京房易妖占曰天無雲雲自出且有兵出邑且有水如帶如鳥其下有兵

洪範五行傳曰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雲陰也王者失中臣下蔽君不明則雲陰衆多蔽天光有雲如衆謂風師者有大兵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主衆邪之所積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軍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天衡其狀若懸旌而赤其名曰雲旌有狀衆馬以鬬其名曰滑

春秋潛潭巴曰雲氣沐沐不濁賢人去位小人得祿

東觀漢記曰二公圍昆陽正晝有雲直營而隕不及地而散吏皆壓佐

袁山松後漢書曰中平四年雲氣如疋絹次疊疊彌天

國志曆曰晉咸和元年七月雲鬬聲如暴風雨

五色雲

宋書曰前廢帝景平二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為營陽王

青雲

河圖曰青雲刺月五穀不熟傍多赤雲如人頭大戰月旁有白雲如杵者三貫月六十日內有兵戰月始出有黑雲貫名激雲不出三日暴雨

黃雲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赤黃雲如幕長數十疋其年勒死

又曰冉閔永興三年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是歲閔為慕容儁所殺

春秋運斗樞曰勢集於后族羣妃之黨得黃雲四合女訛驚邦

春秋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候今冬至日見雲黑有水雲赤白如人頭懸鏡之狀禍流

赤雲

左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昭王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禜而卒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國宜哉

黑雲

趙書曰石虎建武四年東南卒有雲黑稍分為三疋又貫日日沒後分為七枚相去數十丈其間有白雲如魚鱗虎

子翻曰當有刺客後果爲太子宣所殺

氣

釋名曰祲祲也赤黑之氣相侵也

周禮曰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一日祲（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

左傳曰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王其氣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狀有若山之狀春黃夏黑秋蒼冬赤

春秋運斗樞曰赤人刺房（赤人賊氣而刺房房天王之明堂大星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凉録曰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饗群臣于謙光殿沮渠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衆也不出一旬必有寇問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至縣摄候鎮闘有備而還

三輔舊事曰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黃氣爲疾病赤氣爲兵黑氣爲水也

白氣

漢書曰哀帝建平元年有白氣從地至天出參下貫天廟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哀帝陰病候也

續漢書曰孝和（永元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占爲喪

又曰孝靈熹平二年八月辛未白氣如疋練衝北斗第四星占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攻盜賊於建康斬首數千級

蜀李書曰哀帝即位有白氣二道帶天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果爲邛都公所害也

晉書曰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有白氣如帶自地昇天南北各二至五年石勒劉曜王彌皆寇洛陽帝蒙塵于平陽劉聰封帝爲會稽公

又曰成帝咸和元年後蜀李雄王衡二十四年雄死太子班立有白氣如帶經天太史占有陰謀班不悟爲李期所殺

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十二月夜有白氣貫於北斗屬子地至明年魏太武至瓜步江

陳書曰文帝天嘉五年六月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子地後年四月帝崩太子伯宗立廢爲臨海王

又曰宣帝太建五年二月夜有白氣貫于北斗紫宮屬子地至明年北齊兵至于江

隋書曰蕭吉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行經華陰見楊素家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後素家當兵禍絶滅之象改葬可免帝後謂玄感曰公家宜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玄感以反族誅

赤氣

漢書曰成帝永始三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氣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樹四五圍下垂十五餘丈皆不至地讖占曰東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巳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吏子山陽識官亡徒蘇令等爲大賊一日有兩氣同時起而並令等同月而俱發

又曰王莽建國四年夏赤氣出東南竟天明年二月元帝

王皇后崩

後漢書曰獻帝興平末年夜有赤氣貫紫宮明年改元建安政歸曹氏

晉書曰惠帝大安二年赤氣竟天又永興二年十一月夜有赤氣竟天其年十二月成都王穎攻洛陽

又曰懷帝永嘉元年正月天氣晝赤氣有聲如雷明年劉元海僭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七年十一月西北有赤氣中黑如旌旗至八年滑臺爲魏軍圍粮盡城中燻鼠而食之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巳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廊高一丈連地如絳紗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

隋書曰周靜帝大定元年有赤氣起西方東行遍天下七

月隋公堅禪

又曰隋大業末越王侗東都留守爲王世充所幽世充自立爲丞相百官總已於尚書省受册設樂文武陪位於縣西有赤氣如絳漫自辰至戌而滅旬日世充乃殺朝士元文都盧楚遂簒位

黑氣

史記曰周靈王二十年有五黑氣如日至景王五大夫爭權

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十月皇后宋氏廢至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稱黃巾帥部三十六萬同反叛

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夜有黑氣五東西經天南行

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殿內其年元帝爲西魏所擒

又曰陳廢帝臨海王時十月日入時有黑氣如蜃入日中其年見廢

雨

史記曰夏桀末年大雨水餓爲湯所放

京房易妖占曰雨鳴亢任咸武大臣專擅霖雨壞道

尚書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君行妄則常雨）

左傳曰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歛重故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人君擅私恩恣意縱情不與臣下同謀即致偏雨夜墮也不救致苦雨降萬民愁勞水絕道其救

也與公道無私黨此災消矣

漢書曰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流殺民家新垣平謀反之徵

又曰昭帝時秋大雨自七月至十月時帝幼霍光專政

又曰成帝時秋大雨四十餘日時王氏舉宗在朝之應

又曰哀帝時夏大雨雹又冬大風雨雹其年郡國四十一雨水明年京師及郡國又四十一雨水海賊張伯路與平原劉文光等攻厭次殺令長

又曰王莽地皇中赤眉殺太師羲仲莽遣太師王匡討之莽兵出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長安父老歎曰是爲軍泣時百姓飢荒莽令煮草爲酪不可食重於煩費

又曰四年六月光武兵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之會天大風飛屋瓦雨下如注二公兵亂敗

自相殘殺湛水爲之不流

後漢書曰靈帝時夏京師大雨水其秋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將軍竇武遷太后於北（宮至後年京師又雨水縣）出其年竇太后崩是苦雨之應也

又曰獻帝初平初董卓逼帝入長安將入宮日大雨晝昏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男女宗族五十餘人

又曰獻帝時夏大雨水時曹操殺皇后伏氏

又曰獻帝末司徒王允殺董卓卓將李傕郭汜攻陷長安殺戮甚衆乃收卓尸葬於郿葬日大風雨雨水從藏溢漂卓棺出於穴俄而傕汜皆被殺

續漢書曰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又曰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

又曰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中常侍曹節起兵闕下武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

魏志曰明帝時大雨殺鳥雀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故有恒雨爲罰之變

晉書曰元帝時大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

又曰成帝時頻年大雨恒雷時蘇峻餘黨猶據石頭帝幼權在臣下也

齊書曰明帝時王敬則爲大司馬拜日大雨洪注文武失色敬則後竟被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將冠歡霖雨三月不止王師敗李龍于臣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勒軍大飢相食

又曰石勒元年大霖雨滹沱泛溢衝山陷谷巨松僵拔東至于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後文鴦擊勒孔萇大敗而歸後又霖雨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萬後有季龍篡奪之事

隋書曰魏靜帝時大雨七十餘日後元瑾荀濟劉思逸謀殺齊文宣不遂咸被誅

又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大雨晝夜不息數十日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年匈奴來冠并州

又曰後主大統三年積陰大雨時太后淫亂也

隋書曰文帝仁壽元年夏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明年獨孤）后崩

唐書曰則天長安四年九月霖雨兼雪九陰一百五十餘日至神龍元年正月五王誅二張孝和反正方見晴

霽

又曰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順宗風病王叔文用事連月陰雨不霽乃以憲宗爲皇太子制出日即晴傳所謂皇之不極厥罰恒陰皆此類也

無雲而雨

春秋感精符曰失陽事則無雲而雨（宋均注曰四月純陽用事失陽故無雲而雨也）

河圖秘徵曰主急妄怒失陽事則主無雲而雨

京氏別對災異曰無雲暴雨何人君封拜無功進無德則致不雲而暴雨過惡暴揚誅反受罪寄雲而不雨其救也誅彊卹弱信及兆民雲雨時也

隋書曰梁武帝時雨自七月至十月是時頻年興師士卒疲弊

又曰元帝承聖中湘州賊陸納推李洪雅為王羽儀器甲甚精徒黨勇銳時天日晴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軍泣百姓竊言知其敗也元帝令竟陵太守王僧辯討平之

京房曰若出軍之日無雲而雨此天泣軍沒不還雨不沾衣名曰鬼泣其軍必敗

抱朴子曰無雲而雨是為雨血將軍當楊兵講武以應之大雨軍中甚必無功

雨土

京房易傳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天雨土此小人將起是謂黃生曰土失其性則雨塵土沙灰皆土之類

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山土土崩殷紂時十日雨土於亳紂竟國滅

伏侯古今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雨土

又曰昭帝始元二年雨土晝昏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雨土

梁書曰武帝大同元年雨土二年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時帝溺於佛法興造尤甚

後魏書曰世宗景明四年凉州雨土如霧時昜尚書令高肇專政俄而被殺

隋書曰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雨土四年關中亂飢諸王各謀為逆時內營都邑後起仁壽宮丁匠死者太半

雨沙

隋書曰梁簡文時雨黃沙時侯景陵上其年人相食

雨灰

隋書曰梁武大同年雨灰色黃時帝惡人勝己又信佛法捨身為奴藏賢絕道後有侯景之亂

雨血

戰國策曰齊湣王三十一年侵伐隣國窮兵極武外怨於諸侯內失於百姓燕將樂毅連五國兵以伐之湣王出走楚使淖齒救齊淖齒謂王曰夫千乘博昌閒地方數百里雨血沾衣贏博之地坼及至泉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又聞其聲王悉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何得無誅遂殺湣王以與燕鬪而敗

漢書曰惠帝時宜陽雨血一頃時諸呂用事殺三皇子建立非嗣退大臣王陵趙堯周昌呂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之應

又曰哀帝時山陽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後二年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董賢用事

晉書曰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其後天下大兵禍流王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宮其年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麟嘉元年二月雨血東宮其月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年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其月聰死劉璨為靳準所殺

又曰後趙石遵時雨血周遍鄴城俄為石鑒冉閔所廢遂滅石氏誅胡人

又曰南燕慕容超將敗東萊雨血俄而國亡

又曰後蜀李勢末年天雨血俄降於桓溫也

隋書曰文帝時突厥雍閭可汗境內雨血三日俄而為隋師所滅

唐書曰高祖武德初突厥頡羅可汗欲侵中夏會天雨血三日乃止而頡羅疽發而死

雨肉

後漢書曰桓帝時應縣雨肉似羊肺大如手時梁冀專政盜賊攻掠明年梁太后崩冀亦敗

魏志曰公孫淵將亡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丈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其年司馬宣王討平之

晉書曰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雨肉劉石擁兵帝竟沒遇害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時有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宮龍形委曲蛇行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平陽長三十步旁常有哭聲

墨子曰殷紂滅年天雨肉其年爲周武王所滅

雨毛

京房曰邪進賢退前樂後憂金失其性則雨毛也

漢書曰武帝時天雨白毛明年又雨之時征役繁興户口凋散

晉書曰武帝時蜀雨白毛益州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謀害

隋書曰文帝開皇六年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六七寸其六月梁士彥宇文忻劉昉以謀反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又於楊州開山造瀆以通運衆役繁興雨毛之應

雨氷

漢書曰桓帝時京師雨氷其年皇后梁氏崩梁冀與妻自殺○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涼張駿二年九月雨氷狀若絲縷皆着草

雨花

隋書曰文帝仁壽年在仁壽宮頻天雨花大者徑寸小者如榆莢○又曰毛州天雨金銀花遍四十餘里

雨草

京房曰君怯祿信衰厥妖雨草火失其性則草妖

漢書曰元帝時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時帝外氏權盛京房曰國破亡若雨孽人主殃

又曰平帝時雨草狀如元帝時王氏專政至於莽乃纂位政在私門之家

宋書曰明帝太始四年雨草于宮明年魏侵青州殺太守

雨穀

史記曰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齊

京房曰雨五穀人相食

又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

後漢書曰光武末陳留雨粟形如稗實

雨魚

漢書曰成帝時雨魚長五寸已下時王氏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蜀李期末年大雨魚於宮中其色黃其年爲李壽廢殺之

又曰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五月雨魚于統萬時興役尤甚

雨螽

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雨錢

廣五行記曰後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黃尋家晝忽風雨錢飛至家後巨富錢數萬其後被誅

雨水銀

隋書曰文帝仁壽四年八月仁壽宮内再雨水銀又陜州雨水銀奏髙祖髙祖知非祥其年太子逆殺漢王諒舉兵天下將亂之應

雨金

史記曰晉惠公二年雨金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

雨續

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會稽雨續委於山澤續如麻紵朧似蛩毛至八年大饑横屍原野

雨原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張仲舒晨夕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空中忽雨絳羅於庭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與羅等紛紛甚駭舒惡而焚之舒經宿暴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八

咎徵部五

雪　不時雪　赤雪　霜
晝霜　雹　霧　黃霧
赤霧　黑霧　虹蜺　白虹
紫蜺

雪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姬於同姓董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漢書曰武帝時十二月大雨雪人凍死時衡山王謀反發而殺之

又曰元帝時十一月齊楚大雪深五尺時石顯陷魏郡太守京房殺之

又曰王莽天鳳中地震大雨雪深一丈竹栢枯死其年瑯邪女子呂母爲子報仇黨至數萬時天下大亂飢

晉書曰吳孫權時正月大雨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將軍全琮淮南戰死者數十萬

又曰孫亮時春大雨雪震電既雷則雪不當復降而亮見廢

宋書曰孝武帝時大雪平地二尺明年虜侵冀州

後魏書曰世祖太平眞君八年北鎮大雪人畜凍死時正嚴急司徒崔浩濫被誅

不時雪

左傳曰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弒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弒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夏雨雪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則夏雨雪

京房曰夏雨雪臣爲亂

漢書曰文帝時六月大雨雪後二年淮南王長謀反遷蜀道死

又曰武帝時三月雨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翟嚴青坐與三長史弃市

又曰成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二年許皇后廢

晉書曰武帝時大雪其年吳將步闡敗死傷甚衆後又八月大雪折木

又曰穆帝時八月大雪人馬凍死時政由臣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祚和平元年大會黑風冥闇五月雨雪行人凍死祚廣征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時

入千里張掖人王鸞爲士書諫言軍不可行行有大變祚怒以爲妖言斬之祚與嚴展吳綽外飛鸞觀征虜趙長校尉張琦入議光殿拜張玄靜爲主咸稱萬歲祚傳然便下曰欲殺我耶長曰然遂刺祚傷額殺之

又曰後蜀李雄以晉咸康六年八月死之日宮內積雪白外則否

石虎鄴中記曰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誅起部尚書朱軌以塞天災

廣五行記曰梁武帝時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大同中七月青州雪害苗稼交州刺史李賁舉兵稱號

後魏書曰靜帝興和年五月大雪時北齊神武發卒十方

梁鄴城又有無君之心

又曰武定時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高歡專政帝政臨歷器

隋書曰北齊武成河清年二月大雪連月南北千里平地數尺時匈奴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

又曰武成任用和士開至後主復寵之隴東王胡長仁元舅之尊欲理政被士開所譖出爲齊州刺史武平二年三月天忽降雪一尺餘時生苗已出雪覆之盡隴禾頭後微萎而不死百姓相謂曰禾不死及隴凍長仁在齊州密遣刺客殺士開事發勅遣使於齊州賜死則隴凍之驗

赤雪

晉書曰武帝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霜

謝承後漢書曰郎顗上事曰入歲常有霜氣月不舒光日不宣耀陛下倦於萬機政有闕也

抱朴子曰若霜氣有圍城或入於城則外兵得入若霜氣從內出主人出戰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厥災夏霜殺五穀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入地

毛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四月建巳純陽用事霜多急恒寒暑之異傷害萬物故心憂也）

春秋考異郵曰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李氏之萌

又曰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春秋命曆序曰桀無道夏出霜

師曠占曰春夏一日有霜者君父母治政大嚴大殺天以示之何以言之霜威殺萬草坐大殺也見變如此宜損威殺重人之命

漢書五行志曰左傳僖公時八月霜不殺草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至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物皆爲亂矣

又曰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

又曰武帝時四月霜殺草木是時天下户口減耗

又曰元帝時三月九月隕霜殺稼時弘恭石顯專政逼逐忠烈進用邪佞

又曰王莽天鳳六年四月霜殺草木則專政已亂至地皇四年秋霜關東人相食馬適王匡等兵起羣盗大亂

晉書曰武帝時八月霜害豆又五月隕雪傷穀時大舉征吳又五月霜殺桑麥時王濬大功被陷無辜

又曰惠帝時三月霜傷木五月雨雹時賈后廢愍懷太子

隋書曰梁武帝時三月六月降霜殺草時發卒拒魏百姓勞苦

唐書曰太宗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至四年爲僕射李靖所滅

晝霜

隋書曰北齊武成時晝霜下其年傳位於太子緯

雹

京房易飛候曰雹下盡樹木枝害五穀者君賦斂苛民

禮記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入也時今棄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九年秋昭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綈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精凝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

史記曰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動又孝王崩厲王立王室大亂

漢書曰宣帝太始中山陽濟陽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殺飛鳥牛馬皆死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皆伏誅八月霍皇后廢成帝時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死時王氏專政

太八百七十八　五　田龍

又曰王莽時雨雹殺牛羊莽殺其少子戚時天下大亂百姓窮愁起爲盜賊

後漢書曰安帝初元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鷄子殺六畜時鄧太后以陰盛專於陽政

又曰獻帝初平四年六月扶風雨雹大如外殺人時天下潰亂曹操專政帝臨虛器

吳志曰孫權時雨雹權聽讒太子和見廢

晉書曰武帝時五月雹傷禾麥壞屋時王濬有大功被陷帝不斷陰慴陽之應

又曰惠帝時六月雨雹深三尺時賈氏專政遂廢愍懷太子

又曰元帝時風雹殺人時王敦擁兵不朝內外戒嚴

又曰明帝時京都大雨雹驚雀死

又曰四月大雨雹是年蘇峻爲亂

又曰穆帝時六月雨雹大如外後四年張祚在凉州爲宋混所滅

宋書曰文帝元嘉三十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鷄卵明年冬太子劭兵亂

隋書曰梁武帝大通年四月雹時帝數捨身作奴爲沙門所制陰惰陽之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行電起西河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故有此災

太八百七十八　六　田龍

又曰石遵時雨雹大如盂外立百餘日爲石鑒所殺鑒爲冉閔殺之

隋書曰陳宣帝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始興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據東府反伐而伏誅

霧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氣霧冥冥（霜霧之氣也散相亂也）

晉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大霧步武不相見會稽王道子專政之應

國志曆曰晉咸和元年三月霧殺桑果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帝子業景和年中即僞位其日雲霧四合旬日被殺

齊書曰武帝時大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後二年皇太子死

後魏書曰靜帝武定年冬大霧六旬晝夜不解明年常侍

荀濟華山王大器及元恩僅等謀殺大將軍高洋事洩皆濟等並戮於市

隋書曰陳後主末年正月朔大會羣官大霧四塞人眼暈辛酸明年降隋

陸機別傳曰機被誅日大風折木天地霧合

抱朴子曰伊尹受戮大霧三日

兵書曰霧四面圍城必有兵到城下不出其月

黃霧

尚書中候曰桀爲無道地吐黃霧

漢書曰成帝初即位封舅王鳳王根等五人關內侯其月黃霧四塞終日竟夜着地者如黃土塵奪日光王鳳等大懼

又曰王莽天鳳元年六月黃霧四塞其年緣邊大飢人相食

晉書曰惠帝時冬黃霧四塞六日乃止明年趙王倫篡位時朝昏兵亂帝屢蒙塵

又曰明帝初頻有黃霧四塞時王敦害尚書刁協僕射周顗

又曰穆帝時凉州黃霧下如塵時張重華納譖後年重華死嗣子見殺

又曰孝武帝時黃霧四塞時會稽王道子專政親近佞人

又曰安帝時黃霧昏濁不雨時桓玄謀逆帝返正頻年大霧時帝室衰微臣下擁兵反土地非君之有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寧元年黃霧四塞王敦之應

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黃霧四塞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茂四年正月黃霧四塞其年茂死也

又曰前趙劉聰元年十月聰將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夜人不相見固軍大敗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黃霧四塞氛障蔽天十月大疫死

赤霧

春秋運斗樞曰血濁霧天下小兇（血濁霧濁如血）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二年正月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又延昌元年黃霧蔽塞時帝舅肇擅權矯詔害諸王八公之應

黑霧

晉書曰愍帝建興二年春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時天下兵起後二年帝降劉曜

又曰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王敦舉兵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着人如墨五日而止後三年聰子粲殺其弟

虹蜺

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倡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者似人君心在房內不循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制故曰女謁亂公

京房易妖占曰虹出君池若飲君井其君無後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讒則九虹並見

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攻之勝

京氏別對災異曰虹蜺近日則姦臣謀貫日客代主其服也釋安樂弑非常正服敗入賢良

漢書曰虹蜺陰陽之精（如淳曰雄曰虹雌曰蜺也）

又曰兩虹下屬燕王旦井中飲井水竭其後誅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北宮溫殿東庭中如車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東觀漢記曰光和中有虹蜺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天投蜺天下恐海內亂

晉書曰愍帝建興五年正月帝在平陽虹蜺彌天其年帝爲劉聰所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麟嘉元年時東西赤虹經天南有一歧

隋書曰周武帝建德五年圍北齊後主於晉州是夜州城

上有虹首南向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六月晉州陷被擒

白虹

詩推度災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刺日爲政無常天下疑則蜺逆行

周禮春官眡祲曰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七曰彌（鄭司農云彌白虹彌天也玄謂彌氣貫日也）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烈士傳曰太子丹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漢書曰成帝即位時年二十委政諸舅王鳳王愔等凡弟五人迭爲宰相五人同拜封號五侯五侯專權賢者屏退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被誅正月有白虹出于營室

後漢書曰唐檀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

吳志曰諸葛恪自新城出住東興有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繞其車後遂被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季龍建武六年大旱白虹經天建武九年白虹出太社連天至十四年國亂

紫蜺

太玄經曰紫蜺圍日其疾不割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九

咎徵部六

晝昏　陰　旱　寒
疫

晝昏

爾雅曰陰而風爲霾

史記曰晉烈公二十三年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

後漢書曰獻帝時日晝晦董卓擁兵發帝陵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時司馬景王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頓伏劉向以爲正晝而暝陰制陽臣制君之象儉敗見誅

又曰晉元帝時京都晝昏風雲並起時公室卑弱

又曰懷帝永嘉四年日中昏後劉曜寇洛川王師敗績帝蒙塵于平陽

又曰孝武時大風晦暝其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時大風從西來飆晦暝恒星皆見後爲謝石所敗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四年超祠南郊大風暴起天地晝昏至七年超爲晉將劉裕所滅

宋書曰孝武時竟陵王誕鎮廣陵將入城晝晦而反見殺

又曰晉安王子勛即僞位拜安陵王子綏爲司州其日晦暝俄子勛被殺

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中日晝昏天地昏暗明年爲西魏所執遇害

陰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無嗣立昌邑王賀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

晉書曰吳孫亮時沉陰不雨三十餘日時將誅孫綝謀泄綝以兵廢亮

又曰孫晧時久陰不雨太史奏將有陰謀晧驚懼時陸凱等欲謀廢不遂晧既肆虐群下多懷異圖終降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時久陰不雨俄爲符堅廢而殺之

隋書曰文帝開皇末久陰不雨是時獨孤皇后與楊素謀廢太子爲庶人而後殺之立晉王廣爲太子

唐書曰睿宗先天二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三日誅竇懷貞等十七家方晴

旱

尚書洪範咎徵曰僭恒陽若（君行僭差常陽順之）

禮記檀弓下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尫者面向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乎（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無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民之喪禮也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也）

左傳僖公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飢而不害（不傷害民）

又昭公時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

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殺君而立有危亡之心而下有悲歎之氣外結大國娶於齊以為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之意下得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與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

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

又曰魯宣公十年秋大旱是時公與齊伐萊夫代國亢陽節也師旅百姓所不欲也故應是而大旱也

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旱為災也旱之為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眾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備（馳道君祈所行道）祈以幣玉（有王所祈請用幣及王不用牲）祭事不見（不縣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史記曰紂末年大旱餓為武王所殺滅也

又曰晉莊伯元年不雨雪二年翟人俄代翼至于晉郊

又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故有火旱其年周厲王奔彘而死立宣王

又曰魯莊公三十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又曰僖公二年三月春夏不雨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公國人攻之慶父桓公子莊公弟二公謂子般及閔公

又曰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八年九月大雩季氏盛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公自大應之

又曰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公居喪不哀亢陽失眾六年九月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亢陽動眾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昭公夫人薨昭公不戚又大蒐于比蒲魯有大喪君無戚容殆其失國二十五年七月大雩旱甚

又劉歆以為時君與季氏有隙昭公伐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齊

漢書曰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水絕先是發男女十四萬人城長安

又曰文帝時秋大旱其年濟北王興居反伏誅五年春天下大旱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周亞夫劉禮徐厲等出兵

又曰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年衛青李廣公孫賀為四將軍出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十餘萬眾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民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中頻大旱是年李陵没征和元年夏大旱閉長安城門大

捜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死

又曰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二十萬衆征匈奴趙充國范明友等為將

又曰和帝時夏旱傷苗稼其年武靈蠻陬叛寇金城

又曰順帝時京師旱楊州六郡賊寇四十九縣殺其長吏

又曰桓帝時京師旱郡國飢疫人相食明年皇后崩梁冀用事尤盛

又曰獻帝興平元年秋三輔旱人相噉食白骨委積郭氾攻李傕矢及御前李傕逼乘輿幸其營壘

魏志曰有白毛夘出見黥反者妻子面夘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大怒收夘付獄大理鍾繇詰夘曰急當陰霖何以反旱夘遂黜免

晉書曰武帝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

又曰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行人悲酸是始積陰生陽之應

又曰永寧元年春夏郡國旱是年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

又曰懷帝永嘉初大旱河洛漢皆可涉是年東海王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殺之又劉元海石勒王彌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川

又曰明帝時夏大旱是時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

王隱晉書曰愍帝建興四年丞相府督運令史淳于伯刑於建康市百姓諠譁咸曰伯寃於是大旱三年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咸和十六年夏旱十七年秋冬旱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亦舒緩之應

又曰隆安二年冬旱且寒甚四年夏五月秋旱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內外騷動兵革方興

又曰太元二十年冬無雪亦猶春秋之無冰恒燠之罰也是時任會稽王道子縱酒宴樂不卹政事舒緩之應也

宋書曰孝武時頻年大旱人飢死者十有六七時帝造明堂又大興徒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旱災

梁書曰武帝時大旱米斗五千文人多餓死時與魏交兵前後連年百姓勞弊

魏書曰靜帝天平年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武與魏戰於沙苑死者數十萬

又曰武定年冬春大旱西魏師入洛齊獻武親帥軍大戰於北邙死者數萬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夏大旱時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乾明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

又曰後主河清年夏大旱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恒州內外騷嚴

又曰隋煬帝時大旱人疫死死人如山明年楊玄感反于時群盜蜂起天下離叛之應又發卒百餘万築長城百姓失業至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至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築長城男女無少長皆就役管子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下雨久矣民皆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澤寡人欲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皆莫對者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不雨髮將燋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曝露與山河共憂其幸而雨景公即出曝露三日天果大雨

隨巢子曰幽厲之時天旱地拆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韓子曰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公之身遂病焉

師曠占曰歲欲旱草先旱草者蒺藜也

京房別對災異曰久旱何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旱不救蝗蟲害穀又君亢陽暴虐興師動衆下人悲怨陽氣盛陰氣沉故旱方物根死戮有火災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則雩祀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或云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雨降於天矣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祀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甚也

黄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

寒

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

史記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大寒人凍死時嫪毐及大臣二十餘人車裂以徇夷滅宗族遷四千餘家於房陵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興四年冬大寒民凍死是時王敦肆亂天子弗能禁

魏書曰靜帝武平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

疫

史記曰秦始皇三年蟲起東方蔽天而下年爲大疫

漢書曰哀帝永初六年夏大疫疫者邪亂之氣所生延光

四年冬京師大疫有絕門者人懼

又曰桓帝元康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月廬江又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至二十五年禪位於魏

晉書曰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數万

又曰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大疫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卒于渭南又青龍三年正月京師大疫

六韜曰人主好聚斂人則多疫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

咎徵部七

地震　地裂　地陷

地出　土踊　地生毛

地震

京房易占曰地動陰有餘

左傳曰南宮極震（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弃先君之功事可成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也（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君王城故爲之西王也）東王必大克（東王敬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

史記曰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夭地之氣不過其序亂人之兆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也震陽失而在陰陰原必塞原塞必國亡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如二代之季其川原又塞塞必川竭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國亡之徵也

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爲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強盛將動爲害

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於水水則波於木木則搖於屋則瓦落於山則出水湧嗣子無德臣專祿不順動丘陵水湧出

又曰魯襄公十六年地震其後崔氏專齊欒盈專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又曰魯昭公十九年城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

又曰昭公二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尼見弃而季氏盛

又曰趙幽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秦滅之

漢書曰惠帝時地震隴西壓四百餘家時諸呂用事

又曰武帝時地震壓殺人明年皇后陳氏廢宣帝時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人千餘後

又京師地震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殺四百餘人後霍顯爲反誅清河王遷房陵皇后霍氏廢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藍田地震沙石流擁灞水安陵岸崩擁水水逆流時石顯用事

後漢書曰光武時地震裂至後年南郡蠻武陵蠻叛後詔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陰氣盛之應也

又曰和帝時郡國十三地震時將軍竇憲謀逆伏誅後又地裂及震其年北海王威有罪自殺

又曰安帝時郡國十六地震明年郡國十二地震京師人相食帝沖幼鄧氏執政後又郡國九地震明年海賊張伯路與平原劉文何周文光等攻戰厭次殺令長後三年郡國十八地震淮南人飢明年鄧太后崩帝失政

又曰順帝時（京師[illegible]地）震岸崩及地陷其年吳郡丞羊珍反郡府後二年涼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是日徐楊賊攻燒邑城殺掠民吏

又曰沖帝時京師地震三郡沙湧土裂時帝年二歲母后臨朝郡盜大起發掘寢陵攻燒城邑

又曰桓帝時京師地震荆楊人多飢死後又震憲陵寢屋瓦宮朝瓦落盡時梁冀專政

又曰靈帝時地震海水溢又震鴻都府門時閹竪專政

又曰初平二年并州牧董卓焚燒洛陽挾天子遷長安自爲太師號尚父京師地震卓問著作郎蔡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又太史上言當有大臣戮死卓遣人言太尉張温與袁紹交通遂殺温二年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及卓將呂布謀誅卓殺之

又曰獻帝時雍州地頻震三輔大旱粟一石五十萬人相食

續漢書曰建康元年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時順帝崩太后攝政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塚槨尚書欒巴諫太后怒癸卯詔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太后乃出巴

免爲庶人

漢獻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故轉運於上地爲陰故安靜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綠蓋

晉書曰魏明帝時（京都）地震隱隱有聲搖動屋瓦明年公孫文懿叛自立魏高堂隆曰地震臣下強盛地故震動異所以警悟人主不可不深思是災及少帝繼廢竟禪晉

又曰齊王芳時頻年地震時曹爽專政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故頻震

又曰蜀劉禪時地震時黄皓專政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此皓見任之應是年冬蜀亡

又曰吳孫權時頻年地震時呂壹專政又權信讒廢太子和步騭上書曰伏見按事吹毛求瑕欲陷人成其威福故地連震

又曰晉武帝時頻年地震是時賈充楊駿遞弄朝權

又曰惠帝元康四年郡國地震淮南洪水出或山崩地陷壞城府殺百餘人此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僕衛瓘陰道盛陽道衰微之應

又曰愍懷帝時頻年地震時司馬越專政石勒寇汲郡

又曰元帝大興元年頻地震或水湧山崩殺人時江南淮北有大兵劉曜石勒僭位

又曰成帝時咸和四年頻年地震時蘇峻作亂

又曰穆帝永和九年十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鷄雉皆鳴時帝幼母后專政石季龍僭號王師頻敗

又曰十一年四月五月又頻地震是時姚襄入許昌百姓驚（書之應哀帝及海西公簡文孝武時皆頻地震是時人主幼弱群小弄權兵役連年海西見廢）

又曰孝武太元二年夏震含章殿四柱并侍者二人後年苻堅畧襄陽

又曰安帝義熙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時太尉劉裕討逆

宋書曰孝武大明元年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動彭城女墻四百八十丈墜屋傾兗州地裂泉湧二年不已其後兗州刺史夏侯祖權卒

齊書曰廢帝東昏侯時地震一年不止其年護軍崔慧景反兵圍城帝閉門以拒之

隋書曰梁武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於豫州脅蕭歡盟地震及圍城死者太半

又曰太清三年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爲大丞相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三月平陽城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十月地震二

年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聰死子粲立爲劉曜所殺曜自立

又曰前秦苻堅時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俄而苻雙等伐長安尋爲戮敗

又曰後秦姚泓時秦州地震三十二殷殷有聲山崩舍壞議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後宋（高祖）入長安執於建康斬之

又曰姚興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百司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非也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僁宜悉冠履復位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天賜六年夏地震其年帝爲姬萬人與清河王紹通作亂帝被紹及萬人殺之

又曰宣武延昌元年沁州地震陷殺人甚衆又累年沁州秀容敷城鴈門山鳴地震不止其年幽州沙門劉僧紹反明年胡太后臨朝後天下大兵太后少帝爲尒朱榮投於河

隋書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并州地震是時和士開專恣之應

又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以晉王廣爲皇太子將册之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人舍多壞殺人太子卒與僕射楊素弒帝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寢病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主也羣臣皆悲曰請移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曰我必有罪故天示此罰我今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不可無幾疾瘳也

地裂

尚書說曰黄帝將亡則地裂

春秋考異郵曰沴盛地裂坼

戰國策曰齊閔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嬴博之間地坼至泉地以告也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乃殺之

書紀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爲湯所放

後漢書曰安帝時緱氏地裂後郡國地坼或泉湧越嶲夷殺長吏燒城邑

又曰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又洛陽新城地裂又緱氏地陷裂（京師地陷時帝幼沖）官者用事

又曰建康元年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城

又曰冲帝初即位葬順帝是日鴈門京師太原三郡地震

沙湧土裂

又曰桓帝時河東地裂明年京師雲陽地震時閻堅用事皇后梁氏崩後八年緱氏頻年共華又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下獄又上黨地列裂是時寇賊弥盛

又曰靈帝時（河東地裂）十二處長十里是時閻堅用事政在私門

續漢書曰和帝永和七年趙國易陽地裂

京房易傳曰地拆裂者臣離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九年苑川地裂後四年乾歸爲兄子公府所殺

抱朴子曰軍中地裂急徙居不測軍敗地震必大戰或有謀反

墨子曰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

地陷

今古五行記曰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爲大澤深九丈其年爲湯所放

晉書曰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其年七月殿前地陷方丈深數丈中有破舡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立王室大亂

又曰惠帝時五月城中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又地坼家人陷死八月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人大飢又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大水出殺人時賈后亂政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床帳明年謐誅天下兵亂帝室從此微矣

又曰懷帝時洛陽地步廣里地陷出鵝三又當陽地裂三廣三丈長三百步時司馬越專政王室離散死者計萬

又曰安帝時山陰地陷方四尺有聲如雷後二年西明寺門穿湧水毁門大尉劉裕矯詔殺害朝士俄而禪宋

隋書曰梁武帝普通二年始興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深三十丈侯景篡梁昇御床床脚陷入地後景被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天錫三年四月延興地震陷水出。又曰前趙劉聰末年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中常侍王沉中宮僕射郭猗皆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宫或百日不出沉等奢僭貪殘賊害良善御史大夫陳元達諫聰不從元達自殺

又曰前秦姚泓永和元年秦州地陷裂巖嶺崩墜人舍壞是年爲宋高祖所擒斬於建康市

又曰前秦符堅末年洛陽地陷堅後伐晉敗焉

又曰安帝末年桓玄篡晉昇太極殿殿無故陷旬月宋高祖殺之

又曰北凉沮渠茂乾永和七年太廟階陷六月城門崩其年九月茂乾面縛降于魏

又曰西凉李歆嘉興元年三月燉煌謙德門陷至四年歆爲沮渠蒙遜所敗

又曰夏赫連勃勃鳳翔七年六月太廟基陷其年八月勃勃死

隋書曰北齊後主末年穆后如晉陽向北宫辭胡太后所乘七寳車無故陷入地半沒四足是年齊滅后與帝俱入長安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二月洛州乾陽門内地陷周闊丈餘至十四年帝遇殺天下大亂

異苑曰晉武帝太康五年宣帝廟地欻陷梁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刋安居摧陷是煙絶之祥也

地凶

漢書曰光武時岑彭伐蜀去成都數十里軍營北有地名曰彭亡彭聞之欲移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詐爲逃奴刺殺之

魏志曰太祖圍呂布大司馬楊固救布爲其將楊醜所殺楊將眭固又殺醜屯兵射犬巫誡之曰將軍字白兎而邑名射犬兎見犬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明日遂戰死

晉書曰建業太社西宫地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吳後主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顗宅顗爲王敦所害後爲冠軍將軍蘇峻宅峻反被誅殺後爲袁悦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 見殺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秀亦凶

至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質宅質反見殺故代稱充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常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居爲元凶所害

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刺史府中地忽赤如丹約竟敗見殺

土踊

紀年曰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漢書曰成帝河平四年臨淮縣土踊起高二丈時王莽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寔五年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

地生毛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皇甫晏爲益州刺史西討屯兵人咸死之地生白毛俄被牙門將所殺

又曰成帝時地生毛時天下大兵而中原擾亂百姓疲怨

又曰孝武時京都地生毛而氐賊圍繞襄陽彭城征戍連年不解又京都地生毛苻堅滅後人勞役後又江陵交戰不解

又曰安帝義熙十年地生白毛連年征討勞擾之應

京房曰以爲人勞之異金失其性地生毛

常璩華陽國志曰晉武帝太始八年蜀地生毛長七八寸生數里李勢欲亡地又生毛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時乞伏乾歸鎮州地震生毛而乾歸太初十九年七月爲兄子公府所殺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十五年龍城地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潛謀反伏誅

隋書曰梁武帝大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時築浮山堰功垂就而潰百姓苦之

又曰陳後主末年地生白毛時功役不息卒爲隋滅

又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初滄州及長安地生毛時共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役焉

唐書曰則天天授初淮南地生毛或白蒼長者尺餘或遍居人床下揚州尤甚大如馬尾焚之如毛氣著作郎韓琬寓于揚州親掇之其年稱制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金澤文庫

神鬼部一

神上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為）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又中庸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神之來不可度知況可厭倦乎）

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又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又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

左傳曰莊公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於民而聽於神神居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虢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又宣上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

又昭元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

夏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又昭三曰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神謂鬼神之事）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神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

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昔夏之興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殺杜伯不辜後宣王田于圃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今則丹朱之神也號其亡也（賈逵注曰況獸同祿大之神也讀難也）（丹朱堯子）

又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降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其漦在櫝而藏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雜（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其精爲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

龍魚河圖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爲大杜之神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爲風伯之神天辰星之氣司火其精下爲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脩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禺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卧三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神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之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又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逕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亦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道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餘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復會早來良半夜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當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

平八百八十一　五　[illegible]審

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即太公兵法也

又郊祀志曰秦文公九年獲若石云于陳蒼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常以夜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又曰始皇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四時主

又曰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厗氏觀（音蹏）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

又曰亳人繆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黃帝含樞紐白招拒黑帝叶光紀也）

又曰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又曰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

又曰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衆象嚮祠坐而拜也）

平八百八十一　六　彥

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又曰谷永說成帝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賚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後漢書曰光武渡呼沲河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准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班超至于寘王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

吴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李崇賚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倉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買其畚而去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利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床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償畚直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

晉書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力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由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神鬼部二

神下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爲西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將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劉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

齊書曰　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於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毀撤神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後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此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猷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苟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人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則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於鬱督軍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罪也久矣

墨子曰鄭繆公處乎廟有神入門身鳥素服曰帝饗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有九公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

韓子曰齊人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關此以王

山海經曰豐山有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清冷水在西鄂山上有耕林赤有光）

又曰崑崙山神陸吾虎身長九首人面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眼乃晦其視乃明（視為晝瞑為夜）雨風是謁（能請風雨）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有龍銜大精照天門中）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黃庭內景經曰至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鋒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王在內未有出意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前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

又曰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為守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主者自出錢百萬以行娉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沉江冰徑上神坐舉酒酹曰今得傳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為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厲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蒼牛鬬於岸有頃冰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綬也還復鬬主簿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無復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太山之神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也夢覺乃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行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求與相見海神答云我形醜約莫圖我乃從石塘三十里相見左右巧人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

蹤禹脚獨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脚盡若溺於海死

王韶之始興記曰湣水内有一處曰龍口甚神明經過莫敢瞻視舡載什物置之不守可經月人及鳥獸無犯者

淮地記曰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禹授之庚申逐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于海

華陽國志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髣髴若見神遂水上立祠三所壅江作堋穿郫江以行舟舡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天下謂之天府也冰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府青衣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至南安觸山崖水脉漂蕩破害舟舡冰乃發卒鑿平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迄今蒙福

漢武故事曰上祀太時祭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揔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

郡國志曰陵州仁壽縣有陵井出鹽井有玉女祠初玉女無夫後每年取一少年人擲置井中若不送水即竭又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號曰西山神每歲土人莊嚴一女置祠旁以爲神妻蛇輙吸將不尒即亂傷人周氏平蜀許國公宇文貴爲益州總管乃致書爲神媒合婚姻擇日設樂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迹之後無復此害

魏文帝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兖州蘇士母莊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己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神也爲吾立祠不尒使蟲入耳爲災吳主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爲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

幽明録曰晉孝武帝於殿北窻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黄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中水之神名曰林涔君也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礙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暴崩皆呼此靈爲禍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能使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勑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勑葛陂君出之即大雨

異苑曰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説富貴莫可言侃起遂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有穢處

世說曰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

還歸遂退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狀若何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甚奇異王曰其狀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不可勝讚其始來也燿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爛文章王曰若此試為寡人賦之

王符論曰今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人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增重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

陳思王洛神賦曰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

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以要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鬼神部三

鬼上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又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鬼盈車吁可怪也）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又僖公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斃於韓

又文上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爲失禮

又宣公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又宣公曰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又成公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鬼怒如公所夢）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又昭二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大子免三死并數一時之事爲盟三罪殺之故自訴無辜也）

論語曰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敬鬼神而不黷）

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璧　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遂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漢書郊祀志曰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事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漢書曰田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好淫祀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遂斷絶

又曰宋均爲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

又曰劉根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爲妖乃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顯一驗根曰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數十皆反縛在祈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万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頭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左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舡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答（石饑曰知上姑）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書曰郗湛字潤南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于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白黑介幘黃疏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　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懼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數日又來

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開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毋徃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貰數畝地便足矣節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杯空旣去杯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顔淵卜商今見在爲脩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耳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骸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美墳死者樂乎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鑰韶爲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爲脩文郎守職不下得來也節執手乃別自是遂絶

續晉陽春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爲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耶揄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命用之

晉書曰周訪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晉陽春秋曰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三宿夜夜不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乳母先死豹後守于廪丘南見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後魏書曰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𣵀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深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咲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見其精神以干犯人）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也公反誒詒為疾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耳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其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寡人之所見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　扶邑丈人布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誚責也）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為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此事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奇鬼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歸復於人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則鬼夜哭

風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主簿事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座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問妻曰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公欲死為作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竇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

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女嫁為費餅者妻孫富隨西平丈思丈思官至南陽太守

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世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世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為婦生三女其女母後令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

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又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銷也

又曰西方深山有人焉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𤢖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熚（音畢）而山𤢖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人形亦鬼魅論山中皆有之）耳

齊諧記曰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

幽明錄曰阮瞻常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　惡之年餘卒

又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白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輒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遇癘病而卒

又曰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又曰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悵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又曰郗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為毛璩參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戶樞中執仲宗脊攣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楊起字聖卿少時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法所劾輒効為日南太守母至則上見鬼頭長

數尺以告聖御曰此肅霜之神羽之出衰變形如數送書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

又曰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喑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恒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閒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炙炙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擊人趣得然後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神鬼部四

鬼下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黃文鬼出則爲祟所著衣帽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税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始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及永嘉之亂有覡見宣王宣王涕泗云家國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也

又曰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脫頭於牀取食物酒載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頸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

又曰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欻有大蟲謝遂被誅

又曰世有紫姑古來相傳云是人妾爲大婦所嫉辭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呪曰子胥不在曹失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衆事卜行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即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自躍穿懷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又曰阮脩字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論者服焉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太極可共迭相擔也定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漼漼有聲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羊便賣之恐其變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爲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公達有五歲兒欻作靈音聲若父呵衆人去哭止吾欲有所道呼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之曰四時之運猶有終人物短脆焉當無窮如此數千語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大人聰明殊特獨有神

藝郭璞答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秦始作書爵義壞紙投地云封書與魏元宰藝君信來取公詣之某業君宰來有信來

又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亦不恨道人教其見之於是與婦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將良久乃聞鼓聲悵別而去

搜神記曰漢九江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暮宿鵠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呼曰妾本居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載繒妾乘車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時日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火而亭長龔壽操刀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何從來車上所載丈夫何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問之壽持妾臂曰年少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聽壽即持刀刺脅下一瘡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而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在亭東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之汝何以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皆未朽也妾姓蘇名娥願訪鄉里以妾骨歸死夫敞乃驅還令吏捕壽考問具服問廣信縣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皆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今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教

又曰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麞便射中之麞倒而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着已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便即歔欷無復辭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使女郎莊嚴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下車立席頭郎共拜時爲三日畢崔語充曰君可歸去女若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養勑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鋺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金鋺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着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之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其後植子幹有名天下

又曰麋竺嘗從路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令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載故以相語竺請之曰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行日中必發火竺乃急行至家使出其財物明日日中果火大發

又曰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

人有頭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若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方人常有以求之求之小晚則死俗名曰刀勞鬼

又曰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度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有惡物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人俗名鬼彈

文士傳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鬼彈飛丸以礌礉後又改易無此語

又南中八部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則折名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又曰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使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蹔有所過留書寄舡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使還式首道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吏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父怒使吊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今而奈何吾求汝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三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即死

續搜神記曰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至祝祀之須臾群鬼叱曰上官來迸走出祠去回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沙門皆怖懼潰臾沙門去鬼皆還祠中回於是遂少奉佛

又曰王伯陽家在京口家東有大冢傳是魯肅墓伯陽婦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見一貴人乘平肩輿將從數百人往來坐謂伯陽曰身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遽毀壞身冢因目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伯而去伯陽良久乃蘇其處皆發疽疽潰尋死

又曰會稽句章人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戲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組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夜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又曰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嘗秉無鬼論忽有人單衣白袷來言及鬼客詞屈曰僕便即鬼何以言無使來取君門生酸苦求之鬼問有似君者不門生云施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俄而督亡

語林曰宗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神論甚精莫能屈後書生詣岱談次及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今得相制言絕而失來日岱亡

鄧德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又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高巖絕峯然後居之能斫榜牽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去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作市井死皆知殯斂之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

營代舟兵往說親覩葬所舞倡之節雖異於世聽如風林況響聲頗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容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之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士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𤢖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合宅蕩盡

志怪曰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郡將吉凶跂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道未遭毌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提弓戟急走小鬼數百從之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曰廣州入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為曰以此殺人若中心腹者輙死中餘處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不鬼曰殺烏雞薄心即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當荊楊二州爾時此二州皆行心腹病略無不死者弘在荊州教人殺烏雞薄之十得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弘之由也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者殺百鬼也

張衡東京賦曰度索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上古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五　妖異部一

怪

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為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

又襄公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illegible]）甲午宋大災伯姬卒

又哀公曰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

（故禍在楚）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猱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龍神獸非常所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羵羊雌雄未成也）

[illegible]

張璠漢記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為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臶（字子明）見正始中戴鵀鳥巢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鳥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作詩旬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眾人悉不見於是併急游觀飲宴自娛年六十三卒

吳志曰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令外詰問曰不自覺入時守備亦悉不見後恪遂被誅

晉書曰齊王冏輔政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曰我截臍便去耳言畢不見明年冏誅

王隱晉書曰王浚居幽州有狐踞浚府門中翟雉入聽事遂為石勒所殺

晉書曰趙王倫纂時有雉飛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嘗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又曰溫嶠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未旬日因齒疾而卒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又有道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廚下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寮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

易洞林曰吴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卜卦占凶曰　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楇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

唐明皇雜録曰李適之既貴且豪嘗列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鬪家僮告適之適之乃往以其所引酒自譬而鬪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而終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

又曰（李林甫之疾也晨起盥漱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頗重於常時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下於地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殺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世說曰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廳上語曰周南君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至期復更冠幘絳衣而出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鼠遂顛蹶而卽失冠衣周南使卒取來視之如常鼠耳

搜神記曰漢武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群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齧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朱幘絳衣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又曰吴時廬陵郡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丹陽人應大者膽武至使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應不聽盡遣所將人還外持一口大刀至三更聞有扣閤者應遥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去須臾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着皂衣又去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須臾復扣閤言部府君相詣應乃知是鬼持刀迎之見三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應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傷數下應還所遣將人往尋

之見血跡追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老狶部郡是老貍自後遂絶

又曰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喚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椅下啼哭合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且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沉深有恩義少爲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横文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東陽劉寵字道和居于湖熟每夜門亭有血數升不

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以食飯變爲鼈寵遂北征軍敗於檀丘爲徐龕所殺

續搜神記曰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湯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鸖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常平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又曰新治陳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上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牀前狗鬪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夜不持出門既即於後園中埋之明旦往視之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亦復出乃以塼著頭合埋之不復出也數日其母遂亡

異苑曰譙文靜於後府接屑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又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國李道豫元嘉中狗當路眠豫蹴之狗曰汝得死何以蹋我經年豫死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蕃臣遘兵洛陽失御后廢劉曜所嬪

又曰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及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鵂鶹每過諸客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見則人驚散

過於見鬼

又曰太原王徵之字伯猷元嘉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徵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徵頭矣驚愕反矚又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没王至州便殞

又曰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舒甚惡之舒宿暴病而死

又曰王愉義熙初在守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着及愉母喪月朔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而第三兒綏懷貳伏誅

又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閤歔欷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誅

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宣武桓公伐咸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仍縱着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習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絶

又曰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火炬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述異記曰郭仲產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爲窻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及孝建中被誅

又曰嘉興朱休之元嘉中兄弟對坐犬向休蹲視二人而笑搖頭語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斬犬勝首路側至梅花時兄弟相鬬弟戟傷兄收繫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齏親自切血染齏食之弃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毋謝氏奉佛法大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頸如大赤烏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跽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歲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

又曰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此且犬入户必死犬至果不尓終祚嘗為商閇户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貴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温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室猶閉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是漸富

又曰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

又曰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在家夜還見屋裏月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即使失去後超被法

又曰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而夫婦相継病卒

又曰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輙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良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多力來輙共鬬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輙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內蘇如有物行聲

又曰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小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尓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亦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果誅

又曰桓温時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一伏兔切齒向之兔來轉近引刀斫之見正中兔而實反傷膝流血

甄異記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人殺雉求福置雉頭在梓中忽然而鳴其後破賊賊帥郡寶臨陣戰死于時殭尸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錦袍疑是寶便斬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illegible]河太守誠[illegible]猛殺蒙榮位雞之妖更為祥

桓譚新論曰呂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為沐頭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則止楊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忽起飲食後醉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illegible]壞但得老狗便打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玄晏春秋曰[illegible]安寺有魏而[illegible]之雉雉[illegible]而[illegible]

安令繁璉子之族姑子也其主簿以告子予難樓野人必將寄次于野縣其空乎夏五月丙申璉卒毁次于縣空縣送之

賈誼鵩鳥賦曰誼爲長沙太傅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妖異部二

魂魄　精

魂魄

易上繫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又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郊特牲曰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又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昭二曰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乎

又昭公曰宋公宴飲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陰以計念性生於陽以理契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於荊軻荊死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往哀往迎其尸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牀被何用魂衣爲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万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曰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無形也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人爲外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也魂者去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流待任坐也神者恍惚大陰之氣出入無間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又曰太一召魂魄丹法取五石封之以太一泥卒死三日以還者折齒内一丸以水送之入喉活者皆見使者持節節召之

又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死　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

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自聞見之者豈可不聞見復言無乎

又曰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魄也

異苑曰新野庾寔妻榮陽毛氏女義熙中五月曝曬席忽見女在席下薦上以驚怛便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日而夭也仲夏忌舉牀薦故驗矣○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在玉釜中煑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餳令可丸名驚精香或名之爲

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馬精香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仍活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録曰勸皐山上有勸魂稍言食者死更生

楚辭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懣愁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體神）

精

易上繫辭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禮記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唐書曰睿宗子申王撝之初生則天曾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悦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管子曰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蟡于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龍此涸川水之精也

列異傳曰桂陽太守張叔高家居鄢陵里中有樹大十圍

遣客斫之樹大血出客驚怖叔高曰樹老汁赤耳斫之血大流出空處有一白頭翁出走高以刀斫殺之所謂木石恠夔蝄蜽乎

搜神記曰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絶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久者神皆能爲妖恠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恠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又曰吴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又曰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曳去故地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諸人未之見也

異苑曰天門張某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須臾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猴與語不酬將歸閉之十餘日後送着先處孫皓時臨海得乇精如人而有毛此將山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噉黍臛忽聞語云老臣尋覔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柱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目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止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少時幸河者聞水底

有絃歌之聲看有膳北劣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公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小大無異於人而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燿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草中用之産易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輙吸取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賊杜弢滅

玄中記曰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特觀）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爲白虎金精爲車馬銅精爲僮奴鉛精爲老婦

博物志曰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澤有委蛇狀如轂長轅見之者覇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厠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即去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之食之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

鳥長尾此陰陽變化所生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金之精名倉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曰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則拜以名呼之宜飲食

又曰故宅之精名曰揮文又曰山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

又曰故廢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杵好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又曰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絲衣以其
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
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
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又曰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
轉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日馳千里以其
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
又曰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爲桃弓棘矢羽以
鵄羽以射之狼鬼爲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囷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又曰室之精名傒龍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
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
虎豹
又曰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
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勿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
之即無咎
又曰百歲狼化爲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取爲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
之則逃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媿

王子年拾遺錄曰劉向校書天祿專精不倦假寐誦時
有人植青藜之杖時夜已暗乃吹其杖端烟然火出因以照
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如
目見焉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
向問其姓名對曰我太一之精主天地圖讖聞子好學下
而觀焉
抱朴子曰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唯不能
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
則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
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
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尺

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
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爲害
又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
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精也
山水之間見吏者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
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
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
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虵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
三公者馬也稱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
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也酉日稱將軍者
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

仲者狐也亥日稱臣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山川石木井竈洿池猶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罰惡但其體大網疏不必機發而應耳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七　妖異部三

重生　變化上

重生

左傳宣上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續漢書曰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又曰武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物故瘞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其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曰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劉卒一指猶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唐書曰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建康實錄曰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

葛洪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灌之捧其頭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如故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後能語遂復常

搜神記曰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往求之其人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

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自言見死人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篡位

又曰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病就醫張瑳自治死於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不可解送喪者或爲之傷乃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旐乃解還家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傷於是漸漸氣息以緜飲瀝口能咽遂乃出之日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然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猶常人如此者十餘

年家疲相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弘都絕棄人事躬侍養以知名後氣力稍更衰劣卒後還死

又曰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時有吏將詣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來何以召此人促遣令去時日暮治下有禁不得合遂至郭門外大樹下宿有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爲步行姓字爲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爲易陽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身專爲德素白爲稱文合與相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停當斂視其面有色摸心温半日間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易陽聞其令則女父也從之因問令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二

而生耶具說女姿顏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大驚乃以女配文合

又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拒晉軍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言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懼怖口餘聲發揚其日悌戰死

續搜神記曰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後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子長年二十侍從在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解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焉後仲文婦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室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

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生肉顏姿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後遂死肉爛不復得生後夕女來曰夫婦情至謂偕老而無狀忘履以致覺露不復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又曰東平馮孝將爲廣陵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徐玄方女北海人不幸早亡來至今四年爲鬼所枉殺案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所依憑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陳免活不馬子答曰可遂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髮歸如人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覺額出復面出一炊頃形體盡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宿息每戒云我尚虛君當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酹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出開視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開口能咽粥漸漸能語二百日中杖起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三日遂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子字元度永嘉初爲祕書郎小男敬度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也

又曰襄陽李除病死中時其婦守尸至夜三更中崛然起坐脫婦臂上金釧甚遽急婦因助脫得手執之還卧伺察之至曉心下更暖遂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某去與伴甚

多見有行貨得免歸者即許吏金釧吏令還取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

幽明錄曰瑯邪人姓王名志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下三日而心猶暖經七日方蘇說初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錄去至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前見一人長大所着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歸已亡餘孤兒尚小無奈何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兒左右有一人語云俗乃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玄死時見人執録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牛肉貴人云須牛以轉輸何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催令還既更生具說其事於是食牛肉者死復有患

又曰于慶無病卒吳猛語慶子曰于侯筭未窮方爲請命未可殯殮尸卧淨舍唯心下尚暖七日時盛暑慶形體向壞猛歎令屬續候氣露作水令以與洗并歆漱如此便退日中許慶蘇但開眼張口不得發聲時合門欣喜以向水洗哈吐腐血數升能言語三日平復如常說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撻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語對未至俄而見吳君北面陳釋辭斷之王勅脫械歸所經官府莫不迎接請謁吳君皆與抗禮不知悉何神耳

博物志曰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

出乎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著宮中常置左右聞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又曰魏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將謝濬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病死故埋藏五日復生太和三年七月詔令休使父母持送女來視之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藏至八日同墟人採桑聞兒啼聲即語儂妻往發視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曰繇意恨恨有不忍心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衣青綃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變化

禮記月令曰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鴽季夏腐草爲螢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野雞入大水爲蜃

左傳昭二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春秋潛潭巴曰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爲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漢書曰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又曰建安二十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海化爲蛤雉入于淮化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鴻範五行傳曰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奪魏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

魏無宮紀年曰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山海經曰姑媱之山（音遥）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瑤草其葉成（言葉相重亦音遥）其華黃其實如菟丘（菟絲）服者媚於人（爲人所媚愛一名荒夫草）

又曰炎帝之女娃（音佳）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爲精衛其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又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又曰鍾山其子鼓（此神名鍾山之子耳）其狀人面龍身是與欽䲹（音丕）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岸（音遙）欽䲹化爲鶚（鵰鶚也）鼓亦化爲鵕（音俊）鳥

又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是爲無首民

又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啓母化爲石在焉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

又曰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曰唯余與女知而未嘗死而未嘗生也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則爲鬱棲則

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而化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不箰久竹生於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返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又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石

又曰馬血之爲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狀羊）魚卵之爲蟲也此皆物之變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妖異部四

變化下

莊子曰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之於下風而風化（鶂以眸子相視蟲以聲相因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也）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爲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歷陽屬九江郡歷陽縣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没爲湖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閫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閫明日嫗往視門見血便走上山國没爲湖）

又曰有牛哀者病七日化而爲虎兄啓户而入哀搏而殺之

又曰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軟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不怪也水生蚌蜃山生金玉人不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所識淺也

論衡曰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性也蠐螬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翼翼不類蠐螬凡諸蝡類多化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鵠小人爲蟲爲沙

又曰案老子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變爲伏苓伏苓千年變爲虎魄虎魄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喜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猨變爲老人

又曰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爲老公不見通須臾皆成少年又墨子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蹙面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

博物志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以絲自裹九年死

又曰吳王江行食膾棄於中流化而爲魚今魚有名王餘者長數寸大如箸猶有膾形

又曰無脊民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

又曰埋蜻蜓頭於西向户下則化成青珠也

又曰江漢有貙人能爲虎俗云貙虎化爲人好著葛衣其足無踵有五指者皆貙也越隍之國老者時化爲虎寧州南見有此物

王子年拾遺録曰崑崙者西方曰須彌山最下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藏潭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腸化爲此石

又曰因墀國去王都十六萬里有解形之民放其身於空潭先使頭飛於南方次使左手飛於東方次使右手飛於西方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於體兩手未至遇疾風吹兩手於北海之洲上化爲五足之獸則一指爲一足也

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爲杜宇妻宇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鼈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鼈靈尸至蜀復生蜀王以爲相時王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鼈靈决王山民得陸

使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鼈靈委國授鼈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生盧保亦號開明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號曰石井千人不能動萬人不能移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後徙治成都秦惠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於蜀蜀王從萬餘人東獵褒谷卒見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土地秦當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見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王以為金便令五丁挽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王居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愛其女留之乃作伊鳴之聲六曲以樂之或曰前是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取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於武都檐土於成都郭中葬之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於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與蜀王愛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上化為石蜀王登臺望之不來因名五婦候臺蜀王親理作冢皆致方石以誌其墓

列異傳曰昔鄱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為業兒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終身不捉弓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覩之悅悔乃燒去弧矢

又曰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於後湖化為黿

搜神記曰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蚕也麥之為蛺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麞也虵之為鼈也蚕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又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之蠮螉細腰之類也其為物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而育之則皆化成己子焉

又曰麥之為蝶由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以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若濟之以道

又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頃平和桓以為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還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死

又曰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殺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手是爲蒙雙氏

續搜神記曰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眞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吼喚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曰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得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所異唯於髻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數升米麴一赤雄雞一升酒受此法

又曰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一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

闚不見人正見木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戶大小悉入乃與人相承當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積日轉懈遂自投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

異苑曰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家違道不及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莊束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便結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林麓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之腳即成其尾

又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蹲空樹中從頭毛生色如熊問其何故答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又曰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倒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鍾

又曰隆安中東海鐺留皆化虎上岸食人

異物志云東海有虎錯或時變成虎將是此耶吳郡臧所謂沉虎潛鹿也越嶲河有魚皆人形而着冠幘俗語曰故沒郡人悉變而爲魚也

又曰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咸謂爲怪張司空云此蛇之所作耳即使搜除庫中果得蛇蛻

又曰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竹遺竹一宿見竿化雉頭頸盡就身

猶未變化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又曰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雄形尾都變冠緌皆具唯不能鳴

又曰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後桓玄篡八旬而敗

幽明錄曰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頭似雞土人因號曰雞山其水爲娥潭

齊諧記曰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道宗收債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班虎在其屋中鄉曲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以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班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暮哭臨

又曰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恂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藥治救不損乃復病狂走猶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之食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門後還作人皆

知取之經一年還家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嘗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便敘其處所并人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父子兄弟者於是號泣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顧微廣州記曰湞陽縣俚民有一家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獸部一

敘獸　猛獸　師子　麒麟

敘獸

國語曰獸三爲羣

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

說文曰獸守備者也獸足謂之番毳獸細毛也翰獸豪也

薦獸所食草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珥焉者取左耳以效攻若斬首折馘）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皮）皮毛筋角入于王府（給作器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又天官下曰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瘍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灌之而後養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又天官上曰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者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惡也泠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

又夏官上曰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

習之者使之馴服）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者獸人不共也）

又秋官下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穴以誘之出之乃可得之者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又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司馬職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獸公之輸於公小獸私之以自畀也）

又曰東北曰幽州畜宜四擾（四擾馬牛羊豕）西北曰并州畜宜五擾（五擾馬牛羊犬豕）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列子曰東方有國人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呂氏春秋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乃使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又曰故亨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嗜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

又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戮猶殺也）

淮南子曰猛獸不群鷙鳥不雙

又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騏驎騏驎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又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也

抱朴子曰稱山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稱三

公者馬也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稱將軍者老馬也稱姓字者犬也稱陽城公者狐也

齊卞彬禽獸决録曰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狗性險而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狗險出謂呂文度也

異苑曰宋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遂山群犬吠深莽異而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皺齒落通身黃衣裁能動搖因問爲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二女姿容美兼多伎藝彈琴賦詩閑究五典舒夫等共縛束令出女公曰我女仍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喚不可得也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摘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皐又復如狐頸長三尺頭生一角耳高於頂面

故獵人舒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又曰東陽西寺七佛屋太元中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嚮若小雷

猛獸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犬子似狸而色黃帝怪其羸細禿悴問使者何謂猛獸使者對曰猛獸生崑崙食氣飲露帝使使者令猛發聲忽叫如天雷霹靂之聲諸牛羊馬豕犬之屬皆驚駭以付上林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許步虎輒閉目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

博物志曰魏武伐蹹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軛上師子將至便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也

後周書曰楊忠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

師子

說文曰虓師子也

爾雅曰狻猊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注曰即師子也狻音酸猊音倪虦音斯文淺反也）

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師子也食虎豹

東觀漢記曰陽嘉中疏勒國獻師子封牛師子形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魏略曰大秦國無盜賊但有師子爲害行道不群則不得

過也

宋書曰宗慤討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巫生敬則而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後位至太尉尋陽公

唐書曰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從地踊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又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紏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反爲所敗其王姓大食名噉密模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

王矣

又曰中宗朝大石國使請獻師子姚璹上疏陳曰師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不殺以闡大慈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此使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王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噉之聲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蹡地至絕而四巨象懷焉而至以鼻卷

泥自厚塗數尺數噴鼻偶立俄有師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濫泉巨樹草偃

法顯記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子與沙門爭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外道懼怖心服而還

國史補曰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師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

虞世南師子賦曰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爲狀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脩尾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鬣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隋兕於齦齶屈巴蛇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蕩服猾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

麒麟

說文曰麒麟仁獸也馬身牛尾肉角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麟生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

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麕音居筠切）

禮記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麒麟在郊藪

詩國風麟之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時所未嘗見故怪之爲不祥麟仁獸聖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悲周道之不興感嘉瑞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爲然）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將車者也子姓也鉏商名也）採薪於大野（春秋經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鉏商非狩者採薪也而獲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焉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于郭外（傳曰以賜虞人郭外將以賜虞人）棄之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而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矣孔子曰麟之至也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

孔叢子曰叔孫氏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棄之冉有告夫子夫子將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子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春秋演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麒麟鬬曰無光（宋均注曰麟木精木生於火故曰雖木氣好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繼也麟龍少陽精鬬作於地則日月赤薄爭於上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

毛詩義疏白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爲畜則獸不狘（呼厥反）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

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誘上表曰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

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說曰麟麕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晉書載記曰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乎充庭之乘

又曰呂光入姑臧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

三國典略曰徐陵東海郯人梁右衛率摛之子母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之以候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

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臻其囿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麟臻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麒麟遊其郊野

牟子曰昔人不識麟問人荅曰麟如麟問者惡之曾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然而解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仁獸也牡曰騏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說苑曰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前有梧桐樹下皆有石騏驎二枚刊其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脚折折處赤如血父老謂其神皆含血屬筋焉

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

論衡曰蝗虫飛至萬里麒麟須獸乃達闕而蜚爲以麟爲瑞麟四足不能自致人兩足安能自達是以呂望白首而達也

又曰儒者說麟爲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騏驎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

楚辭曰使騏驎可得羈而繫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班固兩都賦曰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

西凉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獸部二

獬豸　騶虞　犀
兕　象

全濟文庫

獬豸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决訟令觸不直黄帝時有遺帝獬豸者帝問何食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處竹箭松筠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獸（張華曰今御史法冠曰獬豸）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皋繇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皋繇敬羊跪坐事之

田俅子曰堯時獲獬豸緝其毛以爲帝帳

唐書曰開元二十年有一角神羊產于京兆之富平縣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識者以獬豸名之

騶虞

說文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食自死之肉名曰騶虞有至信之德不食人

詩國風騶虞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則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又草木蟲魚疏曰騶虞即白虎也文異尾長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因囚羑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以獻紂

山海經曰騶虞如虎五色具一曰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馬展同穴國林氏之國日行千里（東京賦曰圉林氏之騶虞）

晉書曰隆安中新野騶虞見

宋書曰元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騶虞見二赤虎從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郭璞注曰形似牛豬頭大腹卑腳有三蹄黑色二角一在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墮好食棘）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晉書曰溫嶠還武昌至牛渚磯云其水多怪物遂燃犀角而照之見奇形異狀或朱衣乘車馬嶠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

書紀年曰夷王獵于杜林得一犀牛

韓詩外傳曰太史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離騷曰淹芳芷於腐臭（淹漬腐臭）棄駭雞於筐簏（簏竹器也）

范子計然曰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駭狐（犀角置狐穴狐去不敢復居也）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綖（音延）者以盛米置群雞欲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真角一尺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義導者得毒藥以此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也爲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故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多白犀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氷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淵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也

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南州異物志曰犀如象大色黑頭似豕歸猪食草木也

南越志曰高州平之縣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劉欣期交州記曰有犀角通天向水輙開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犀有特神者角有光曜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燦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畏行野中見一死人為烏欲往啄之每至其頭輙驚走飛去怯而視之其頭中有犀簪近此角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困乎角掎

傳咸犀鉤銘曰世稱雞駭之犀有以此鉤見遺者為之銘

南州異物志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兕

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注曰一角青色重三千斤）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為鎧嶓冢之上其獸多兕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殪彼大兕

春秋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論語曰虎兕出於匣（檻也）是誰之過與（典守者）

國語曰平公射鷃（音晏）不死（鷃小鳥也）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莫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霓兕虎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王彎弓而射發而殪笑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

楚辭曰君王親發兮（發射）憚青兕（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以言嘗從君田獵今猶驚有兕牛而不能制也）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時獵雲夢欲射殺隨兕者申公子培劫埴王奪而射之王怒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乃止不出三日子培病亡楚與晉戰於兩棠之地大勝賞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人有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刦而殺之果有病死王乃撿故記果有之遂賞子培弟也

淮南子曰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illegible]覬兩虎不鬭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

論衡曰尚父伐紂渡孟津杖鉞呼曰蒼兕蒼兕按蒼兕水獸也善覆舟因令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獸時浮出一身九首人惡畏之未必能覆舟也亦謂之蒼雉

西都賦曰狂兕觸蹷

江賦曰水兕雷咆乎陽侯

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若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

左傳襄四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又定上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

漢書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漢書曰武帝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注曰能拜隨人意）

吳志曰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傑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又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儛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而誰也）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率步騎開枇杷門出戰初嶺南獻二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負之以樓束刃於鼻令崑崙馭之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走

隋書曰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踩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

唐書曰自永徽已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豢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曰王者不尚異物不貴難得之貨今官用費而物性不得非宜也悉放於荊山之陽

又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力兼十象強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夫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能制止故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誡奢書云珍禽奇獸不育於國方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帝王世紀曰舜葬蒼梧下有群象常為之耕又云禹葬會

稽祠下有群象耕田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文子云見象之牙知大於牛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高誘注曰髦象肉之美者）

吳錄地理經曰九真郡龐縣多象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饒之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舡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群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使者

論衡曰象耕鳥耘虛言也五帝三王皆有功德何獨為舜禹也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草

亡穢草盡若耕耘也

又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鉤無便故也

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一揆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博物志曰南海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皋澤中養之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啟之而殺象象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萬震南洲曰南傳曰扶南王善射獵每乘象三百頭從者四五千人

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躬其主得乃已也

吳先曰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為大守而不能善夫象若大獸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求呂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

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口有長洲洲廣千里平林蔚然有

群象野牛

法顯記曰藍國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塔側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有群象以鼻取水灑香花而來供養

後魏書曰乾陀國好征戰有鬭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持刀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佛林大食多白象又云南蠻族家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漢使至其國輒舞象飾以金羈皆合節奏乾符中占城獻馴象亦能蹈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一

獸部三

虎上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爲虎

易履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頤卦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虎始嘯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禮記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

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左傳宣四年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澤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春秋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春秋演孔圖曰天命湯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

爾雅曰虥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也）虪黑虎（虪音叔虥甘切）

漢書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

又曰宣帝元狩南郡獲白虎以爲寶

又曰李廣北平郡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又曰馬遷書曰猛虎在山中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又曰李敢子禹有寵於太子禹有勇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累欲刺虎上壯之遂赦焉

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爲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又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人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

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

又曰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數澤（雲夢澤今縣在安）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其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又曰童恢字漢宗爲不其令戶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班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踊躍自奮遂放之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陵字孟高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從他縣陵之官脩德政踰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

漢皇德傳曰世祖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返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翁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向並舉首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値耳即止以觸其諱故）或謂之於䖘（於音今江南山夷呼虎爲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也）

風俗通曰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爲呼李耳因喜呼斑便怒

龍魚河圖曰懸文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人見之

春秋後語曰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強國莫過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也

又曰秦惠王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自爲決願子爲寡人計之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之刺虎聞於王者乎王曰不聞軫曰卞莊子方刺虎而卞竪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而顧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而攻之果大剋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塟昌門外金玉精上爲白虎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終不敢動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蘘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爲柙（柙檻）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期名地今滎陽成皐縣是也）

山海經曰孟山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也

又曰狄山爰有熊文虎幽都之山黑水上有玄虎

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又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天行之獶而右搏雕虎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鄲還竟不得入

又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失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列子曰梁鴦曰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血氣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莊子闕）

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著善搏虎有衆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孫卿子曰見寢木以爲伏虎

呂氏春秋曰太人在寒食人在飢陳思稱設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虎而能伏之也）

又曰蚺不可使爲足虎不可使緣木

淮南萬畢術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啓户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爲虎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且猶將也）

又曰虎嘯則谷風生

說苑曰乳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

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色皆白

又曰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虎狼之室何以避之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又曰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又曰蔡誕入山還其家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蝬蚍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舡大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其驗

又曰桃梗葦茭畫虎謹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文飾桃人畫虎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衛凶也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虎負子渡江按虎毛婆娑豈犯陽侯波里語云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有懼況虎耶若德被四海虎亦能至鬼方也

瑣語曰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宜咎之虎弭耳而服

蔣濟萬機論曰猛虎不處卑勢鷙鳥不立垂枝也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一矢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服之也

又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嘗向余說曰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朝亦取之爲角抵戲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工者名烈裔刻白

玉兩虎削玉爲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使餘工夜往點之爲睛旦往虎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始皇命去目睛二虎不能復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二

獸部四

虎下　豹　駮

虎下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餓虎不得不急乃命緩縛布

吳志曰呂蒙欲從軍毋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又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諫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又曰孫權親乘馬射虎庱亭（庱音醜證）馬爲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

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下民厭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討於時而名垂於後

晉令曰諸有虎皆作檻穽籬柵皆施餌捕得大虎賞絹三疋虎子半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博物志曰江陵有人化爲虎俗云猛虎化爲人好着紫葛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爲虎

又曰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虎卜

孝子傳曰楊香其父爲虎噬香憤搏之父免害

又曰郭文舉爲虎採鯁骨虎常銜鹿以報之

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

王子安成記曰平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孤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志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裴淵廣州記曰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鵝少焉化爲虎

周景式廬山記曰有嫗事康王廟林中有一虎祠祭輒以餘肉及骨與之有人惡畏之嫗使避之人去復來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春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時於宣武場上爲欄關虎使力士逆與之搏縱人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僻易顛仆戎安然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郄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傳祖父業多所綜覽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拔劍瞋目斬羊腹虎乃各以其半羊去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異苑曰太元末徐桓出門仿佯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着背上逕向深山其家左右尋索唯見虎跡旬日虎夜送桓桓着門外

又曰熒陽鄭襲太元中爲廣陵太守閤下騶忽如狂奄失其

所經日裸身吟呼膚血流漓問其意故云社公命令作虎以班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䟃躍神怒還使剥皮皮以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又曰都陽桓闓以太元十九年殺犬祭鄉里綏山煑肉不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闓以生肉貽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便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班衣衣之即能跳透噬逐

又曰彭城劉黃雄以太元中為京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停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户前手刀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乗閤跳入獨取劉而去

又曰邵都梁馮恭永初中醉卧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抗其背恭中宵展轉之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

又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鰐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為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為神將有以也

幽明録曰桓大司馬鎮赭圻時有何參軍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晝　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以見穢汚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行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忽噬斷陰莖即死

又曰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皂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恠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以手撫欲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神仙傳曰介象入山莫遇神仙卧石上有一虎往砥象額寤而見虎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搜神記曰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里至大壙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輙仰視易悟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虎負易送還并送野肉於門內

又曰漢江之域貙人能化為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　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即上走

續搜神記曰丹陽縣人沈宗居在縣下以卜為業義熈中左將軍檀侯鎮姑孰好獵以格虎為事忽有一人着皮袴乗烏馬從者一人亦着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為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着甌中狀如牛飲既出門東行百步從者及馬皆化虎自此以後暴虎非常

又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果還云虎將去數十步忽然復送歸政遂精進為道士

又曰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為虎毛色爪牙悉如真尓鄉人前將軍周眕有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且高樹上視我所為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黃班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為可畏少時復為人奴語二人曰（歸家慎勿道後向等輩畫之周）得知飲淳酒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邊有符周密取録之奴既醒喚問之事已

霧遂其說有術其以三尺布巾一赤雄雞一斗酒殳此法

俗說曰桓石虎是桓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出獵石虎亦從獵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虎曰惡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荅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還至虎邊便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惡子持箭便還

又曰齊沈僧照別名法朗彼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金樓子曰孔子遊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其戰攬尾得之內於懷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曰上士殺人云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云何曰用言語下士殺人云何曰用石盤子路乃弃石盤而行

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擗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吴氏虎賦曰蓋其狀也誕節緩脘續脊連骶細腰鼓肖方口大鼻以黼組雜間若錦繡相連

豹

說文曰豹似虎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廣志曰豹有赤豹南山有玄豹南多赤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詩義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也）

帝王世紀曰紂爲王者箕子曰王箸必食熊蹯豹胎豈

生獻紂黑豹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於懷塗山得玄豹以獻紂免西伯之難

莊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不免於網羅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爲之災也

管子曰武王爲侈靡令人貂襟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臣家桀千鍾未得一豹皮

韓子曰虎豹不用爪牙與鼷鼠同威

文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藂薄（藂木曰林深草曰薄）虎豹之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范子計然曰豹皮出南郡

雜道書曰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上有豹獸似猴猴南海人名之爲累下

洞冥記曰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臛食之不飢

馮邢說鄧禹書曰夫虎豹變大林蛟龍發大水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記曰狄伯奇少曾游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乃曰處

新始學書藝

林邑國記曰西南界有唼騰虫食死人肉豹皮覆尸畏而不來

謝朓詩曰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

晉中朝大駕鹵簿曰豹尾車駕一蘭臺符節令史載自豹尾後

徐廣車服注曰乘輿之後有屬車最後一車懸豹尾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illegible]駮文）

說苑曰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鵔鸃音宜）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駁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晉郭璞駮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獸部五

馬一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馵（音環）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音桃）八歲曰馱（音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音來）八尺曰龍騊（音陶）駼（音途）北野之良馬也驁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爾雅曰騊駼馬野馬（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青色騊駼一名野馬）昆蹄研善外甗（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時有昆蹄之馬蹄平如研牽升甗甗山嶺也研音吾燕切甗音魚健切）昆駼枝蹄研善外甗小領盜驪（盜驪千里馬也領項也昆駼之馬枝蹄如牛而下平小領馬種）一（名盜驪）絕有力駥（馬高八尺）膝上皆白馵（馵後左脚白音注也）四骹（音敲）皆白驓（骹膝下也）四蹢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蹢蹄也）前足皆白騱（下雞切）後足皆白狗（巨俱切）前右足曰啓（左傳曰啓服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音注）駵（音流）馬白腹騵（魚袁切）驪馬白跨驈（驪黑色跨髀間）白州驠（州竅烏見切）尾本白騴（尾株白也）尾白駺（音郎）馰顙白顛（戴星馬也）白達素縣（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顱徹齒）面顙皆白惟駹（顙額）回毛在膺宜乘（樂光日俗謂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也）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幹脅）在背闋廣（皆別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馻（馬毛逆刺）騋（音來）牝驪壯（馬七尺已為騋）玄駒褭驂（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馬）壯曰騭（今江東呼駁馬為騭）牝曰騇（草馬名也）駵白駁黃白騜（詩云騜駁其馬）駵馬黃脊騝（奇連切）驪馬黃脊騽青驪駽（今之鐵驄）青驪驎驒（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連錢驄也）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今之烏驄）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花馬）陰白雜毛駰（陰淺黑今之泥驄也）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彤赤也今之赭白馬）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七全切）黑喙騧一目白瞯（音閑）二目白魚（似魚眼也）

既差我馬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周易說卦曰乾為馬

又坤卦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說卦曰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音注）足為作足為的顙

又曰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又屯卦曰六四乘馬般如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

又下繫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又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文言注曰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孟夏之月天子駕赤駵孟秋之月天子駕白駱孟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又學記曰始駕馬反之車在馬前

又內則曰馬黑脊而般臂漏（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

又曰大夫士卒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步路馬必中道𨁽路馬芻有誅路馬死埋之以帷

詩國風卷耳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虺隤玄黃皆病）

又魯頌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史克魯人也）駉駉壯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也坰遠野也）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容力也）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袪袪（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袪袪彊健也）

又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又白駒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空大谷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左傳僖十五年曰秦晉戰于韓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鄭獻小駟馬名）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戎馬旋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遂去之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

又昭四年傳曰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又宣上曰宋人以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又昭七年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塹溝也）公將為之櫝（為作棺也）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illegible]唐獻侯之）（肅爽馬名）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又定下曰衛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向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廐藏外廐也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長矣

周禮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

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一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也講猶簡習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頒授當乘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也[illegible]）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illegible]）田獵則師驅逆之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色之齊其力）

又夏官下曰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職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辨四時之居治之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樂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騬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執駒始乘習之也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物其耳乘動搖則括中物使逢車習不復驚）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

又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廏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散備日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庌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鄭圉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又夏官上曰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害也玄謂綱以廉索維綱習之）凡受馬於有司者書以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外其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又憲問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也德謂在五御之儀）

周書曰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馬陰羽鳧旌（鳧羽為旌旄也）周公旦主東青馬黑驥謂之母兒（周公主東則太公主西也東青馬則西白矣馬名未聞也）

又曰義渠以茲白茲白者白馬倨牙食虎豹（義渠西戎茲白一名駮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馬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南海輸駿馬

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為王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淮南子曰八九七十二耦以乘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

馬十二月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龍魚河圖曰白馬玄頂食之殺人下有食馬肉亦殺人無以賣馬錢娶婦

洞林曰郭鴻業家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北走逕趣木家化為狗賴子教之不成各鴻業丁酉生後八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欻驚更西北走向戌地入李家遂落地馬因踐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鄭玄曰龍象馬雖赤文而綠色）

廣雅曰飛兔飛鴻野麋騕褭鹿𩣡騶吾走狐桃駼（音[illegible]）金喙馬屬也

方言曰馬食槖關西曰㨶囊（音鹿）或曰掩兜或曰樓兜

字林曰馬驫（方閈切）衆馬走也騀（知加切）𩤁馬卧土中也韂（上音[illegible]）馬帶也䩙馬勒也（䩙口音切）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獸部六

馬二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騏溫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爲之柰何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龍竈爲槨銅鑩歷爲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

又曰巴蜀沃野西近邛筰有筰馬旄毛

又曰馬蹄躈千（躈苦吊切）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東胡使求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隣國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也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

又曰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市千里馬而不能得於是與涓人金請爲市之賫千金覓之而絕域有千里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還王怒曰安用死馬首乎徒費五百金涓人荅曰死馬首尚用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以王好馬馬必將至矣未朞年果有獻千里馬者三疋

又曰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心同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家監使養惡齧馬兩疋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乃况家監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苦浪切）慨（苦愛切）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漢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又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趍見輅馬必式焉

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自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復譴死矣又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

又曰初天子發易書（發易書以卜也）以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

又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朔方北）元鼎四年馬生渥洼

水中作天馬之歌

又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

又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大宛馬汗血沾濡也）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晻（音奄）上馳體容與迣萬里（迣音逝迣超逾也）今安匹龍為友

又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天馬龍之類也馬來龍必至之效也）遊閶闔觀玉臺

又曰孝武之世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皆駿馬也）充於黃門

又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畜

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

又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草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馬十歲齒下平）不得出關

又曰昌邑王賀召皇太后菓下馬乘之

後漢書曰光武時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帝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又曰劉盆子既立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黑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

又曰更始既誅王莽乃北都洛陽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又曰賈復持劉嘉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又曰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表上之曰夫行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效驗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又不可得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備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於宣德殿下以名為馬式焉

又曰卓茂為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爭如此

又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又曰光和元年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又洪範五行傳云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必有非姓者其後始皇盖呂不韋子終以絕嗣此非姓

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豪右辜搉馬一疋至二百萬（前書音義曰辜障搉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又曰明帝賜東平王蒼陰太后器服及遺宛馬一疋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甞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又曰明德馬后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褠臂衣今之臂褠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illegible]）上奐馬二十疋大豪帥以金鐻八枚遺奐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得以入厩使金如粟不得以入懷盡還不受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事具職官部光祿篇）

又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杜林字伯山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伯山所以勝我也

又曰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馬穀其各以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動勿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即賜錢五百萬

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軍戰敗布得操騎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馬高三尺乘於果樹下行）

又曰龐惠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又曰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及王斳去時所道騶吾鐵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先以付往此二馬朕常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

即殺之

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絶影爲矢所中傷頰及足

吳書曰孫堅於西華失利堅被瘡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騘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又曰諸葛恪爲將蜀使至上謂使曰元遜爲將軍君還蜀可報丞相爲致佳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何爲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廐陛下有詔臣必得之是以謝也

吳志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何苦而不聽與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呂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疋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升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

江表傳曰孫策性好獵將步騎數百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

又曰孫權征合肥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甞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於湯陰嵇紹被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鬬者莫不歎息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廆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廆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廆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爲其象親爲銘讚鐫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苻堅遣使西域稱揚堅之盛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暠字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甞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

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又曰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爲不利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晉中興書曰恭帝之爲琅邪王好奇戲閉一疋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馬國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簒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害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以所乘騧馬於櫪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數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於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即驟出裁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往已有寇至乘以南奔殆而獲免後還荊州加騧馬揚武之號○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爲成都王前鋒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湖率衆討咸於馬市咸堅不動湖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鞍而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壞湖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于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鄧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居墓次不交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飫之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甞乘馬卒然便駕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於是就蟻封盤馬濟馬果倒躓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

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城天廄龍麟驊騮聚緯萬計盈廄雖伯益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美女十人千里馬一疋充州民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千里馬一疋其頭去地九寸拜蒲衣木校尉涼公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渾庶長廆正嫡父在特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遣讓渾曰鬬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即使二千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欻

然悲鳴西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迴一迴一遠樓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illegible]）令馬及之謂偃曰君馬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蹙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蕭子顯齊書曰楊玉夫殺宋蒼梧王將首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号此馬爲龍驤將軍

後魏書曰高肇字道文文昭王太后之兄也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轉倒臥叉）倒渠中穀具瓦解衆咸怪異肇辭出見而惡焉世宗崩肇還高陽王雍與領軍于忠遣壯士殺之

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將爲齊太祖所敗孝武索所乘波斯騮馬命太宰南陽王躍之將舉其鞍馬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捶之鞭折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鴆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

又曰高歡歸尔朱榮劉貴事榮盛言歡美榮未之奇也歡更衣服重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歡不

絆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凢御惡人亦如此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紇爲辭擧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榮大悅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參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儼之將死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我死之後將吾騂馬與之其子遂以他馬與潛儼喪出得停不肯進巫祝爲儼聲曰何意不與盧尚書騂馬其子遵命儼喪乃行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車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

爲賜也太喜開視乃哭

又曰齊王北伐太保領太僕安定王賀拔仁進馬並非駿足齊王讓之仁對曰御馬超逸羣下不逮齊王大怒免爲庶人命之負炭輸於晉陽

又曰周裴果字戎昭魏齊州刺史遵之子也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陳時人號爲黄驄年少

又曰周賀若敦與陳侯瑱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乃别取一馬牽以赴船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岸乃遣人乘以招瑱瑱兵迎接競來牽馬敦發伏兵掩之盡殪後有亡命者猶謂爲詐不復納也

又曰梁普通中童謠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馬以青絲爲勒用應謠言

陳書曰初有童謠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王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隋書曰吐火羅國有山穴中出神馬每歲牧北馬於穴所產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北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説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廄產白馬朱騣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性慰撫之仍列其地爲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獻良馬十疋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騟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紅赤又爲文以叙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人之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

又曰永徽中駮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户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馬色並駮故以爲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

六肋肉尾無毛

又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軍秋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遥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實録從之

又曰吐火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

又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欵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别求聞者莫不歎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幽州及戎人内潰乃寬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迴常露宿於草中雖胡

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君揗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子主車叅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湩乳音凍）

又曰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乎皇天子（加皇者尊之）天子受命南面再拜柏夭既致河典乃乘黃之乘爲天子先（所乘馬盡黃色）驅（先驅也）以極西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也）以釣于沐水因處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者）牛羊二千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泉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迴曲）文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音普悶切）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西胡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爲黃耳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臂（臂前腳）牛尾其音如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帶香草令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縞繒素也犬傳鬣或作𩮜音味）曰若黃金名曰吉壃（或作良）乘之壽千歲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弘農湖縣閿鄉南北）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䘏若失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之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曰九方堙條同）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而視之有丹書曰勿食反魚無乘駑馬晏子曰食魚無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駑

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士晏子曰紀有此書藏之於壺不士爲侍

又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介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冣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乃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魯君爲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顧謂左右曰君

子故有誣人耶顏回退後三日校來報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外馬執轡銜體正矣（馬宜馬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畢盡朝礼之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也公曰善哉誠若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代不肯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如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先後導引也）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溢以爲馬食（不斥言人欲云爲馬之費韓）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王果善蘇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人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足後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歸田忌（善而）客待之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馳馬爭先射重輸爲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也亦且也司馬長脚）（彈如臨是也）我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既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孫臏威王王問兵法而師之

韓子曰昔紂爲甲百萬左飲馬於淇右飲馬於洹淇水竭洹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

又曰鉛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鈎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更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乘瞿父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千金有千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子雖辯者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蒲筋堅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兄弟蒙寵於府君治馬方以報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陽丞陽朱君方最良豫州從事沛國蕭跣方最良也

又曰馬相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三歲齒白口中欲紅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汗溝欲深脊欲如伏龜兩邊

有迴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迴毛曰銜禍妨主口中有黑者爲銜馬短壽

又曰素下去飛寅四寸行千里驟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皮勞振而不噴氣勞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也白額入口名曰榆寫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迴毛在目下名曰承淚不利人也

又曰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一曰脅爲城郭）四下爲令欲得長（一曰膝下爲令一曰四下）眼欲得高巨（一曰欲其端正）眼睛欲如懸鈴紫豔光明下臥蠶懸鑒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一曰鼻欲得横萬鼻上文如王火欲得明）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相近而竪小而厚雍一寸三百里三寸千里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扶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馬頭欲得高而成尾骨高而垂也九相馬之法先觀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脛大蹄三羸也謂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骼短脅四駑也淺寬薄脾五駑也

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充腓小脇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蹄欲戴中骨高三寸（髁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頸鞅）胸欲直而出（髀骨前俯）鳧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鳧

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符瑞圖曰王者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鬛集又云車馬有節則見騰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曰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

孫氏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騕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飛兔者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駃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骼上有翼旁乘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

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麻朝能相頰女厲能相口管青能相脣吻陳悲能相股脚秦牙能相前贊君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驥之工）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莫耶）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驥千里馬名也王有乘也遊驁因曰驥驁也）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谿水（剄投投弃）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

又曰餓馬盈廄嗼然未見芻也餓狗盈宮嗼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動亂爭也）亂世之民嗼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又曰青龍之疋遺風之乘也（高誘曰皆馬名疾者遺風也）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具備具也）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荊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

又曰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尔歸丹仰天而歎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銜轡之際而緩急於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皁（又曰黃帝時飛黃服皁也皁與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一之御）徐轡銜去鞭棄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過歸鴈於碣石軼鶤雞於姑餘（姑餘在吳也）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者也

又曰子驊騮騄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又曰季秋之月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旗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謳歌）是而行之固謂

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胷也昔李）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聾蟲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又曰夫待騕褭飛菟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騕褭飛菟皆行萬里其行）（若飛田日騕菟也）待西施落纂而為妃則終身不家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峰未薄而日在其前矣（驥下鷄峰馬駿吉也）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淮南萬畢術曰馬毛犬尾親友自絕（取馬毛犬尾置朋友夫婦衣中自相憎也）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獵）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蝟蝟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吾君必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一年胡虜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　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九戰死）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孔叢子曰衛公子交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父降鄙士為賓至之饋耳

又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不敢先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

涼州記曰呂光麟嘉五年疎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獸部九

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逐兎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鳧○崔豹古今注曰曹真有駛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横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爲疋與馬之相匹耳○又曰瘢馬不能度繩俗說馬之瘢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畦畻也謹按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瘢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語云長吏食重禄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躅獸與獸遇則相觸馬與馬遇則跂蹄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傅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飽多飢少同爲孝子穀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秦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牖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朞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而外乎巖山未中路而玄馬

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圃乘馬不知牝牡

諸葛教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疋出滇池河中

三國典略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也名曰浮雲赤電絶羣逸驃紫鷰騮綠螭驄龍子驎駒絶塵號爲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爲騧字叔馬

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騏驎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有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地蹄如升踠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纏頭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

揚子法言曰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問治己何用當以用孔子之道）或曰治己以仲尼奚寡矣（學孔子道多歎都何少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顔之人亦顔之徒也

桓譚新論曰顔淵所以命短者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宿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顔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騎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駒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

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顔淵俱登魯東山望吴昌門謂曰汝何見曰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蘆芻使人視之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絶地翻羽奔霄越影踰暉超光騰霧挾翼

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鵠時人諺曰憑空虚躍曹家白鵠

洞冥記曰脩弥國有馬如龍騰虚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夕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亦言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即垂頭振毛一國衆獸見皆避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税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弃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馬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則步景

抱朴子曰韓子治甞以地黄甘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黄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黄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果眇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犁一馬服櫪當中家六口之食

孔融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使騏驥與韓盧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輙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馬又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吕布有駿馬名赤兎常騎乘之時人爲之語曰人中有吕布馬中有赤兎

袁准正書曰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

桓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躡踶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

博物志曰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海中出班魚皮陸出文豹又出果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駕輦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領東濊屬句麗伐之舉邑降

博物志曰唐公有驌驦項羽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盧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甞有數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爲白馬穴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鄴蜀使有五部兵家滇（音顛）池者識其馬色云是巳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宴會荊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厠潛遁出行所乘馬名爲的顱騎的顱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顱乃一踴三丈遂得過

異苑曰符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跪蹋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西走盧江

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楊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取之因單車乘白馬往賊束身歸降遂生爲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騙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輙下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爲城乃定遂名爲馬邑

又曰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刑見大街頭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祈南廟借木馬二疋以酒噀之皆成好馬數勒全耳

志怪集曰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尚愛惜至甚弘謂尚曰我爲公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荅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眞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語尚曰廟神愛樂君馬故取向我詣神 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 便活尚時 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恍既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迅呼鳴尚於是歎息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騘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其亡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騘馬見與衆寶許諾既覺呼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治療向晨馬死衆寶還卧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備至將不惜之今以相還別更覔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常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所繫着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將馬今死甚愛惜令盛懊恍景純使語門吏云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驚喜即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馬可活耳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

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以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命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入門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即起噴鼻奮迅鳴喚便不復見此物因厚資給璞得過江

靈鬼志曰陳安為河間王顒給使甚壯健常乘一馬駿駃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子若塊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

京師有驄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内侯家住花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説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送詣闕上薦子都辟公府侍御史務光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俱為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傅玄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廄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廄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悳獨取一騧馬形觀醜陋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荆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傅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來往若鷹鷂翺翔如逸虎

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胷尾如雲彗耳如插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八

獸部十

牛上

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犅（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從牛匕聲犢牛子也犻（普外切）二歲牛也犙（蘇含切）三歲牛也牭（素利切）四歲牛也犗（戒又音加）騬牛也牻（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㹀（力強切）牻牛也犡（力制切）牛白脊也㹑（達胡切）黃牛虎文也犖駮牛也[illegible]（力拔切）牛白脊也[illegible]（[illegible]）牛文駮如星也犥（普表切）牛黃白色也犉（如純切）黃牛黑脣也[illegible]（音[illegible]）白牛也[illegible]（[illegible]）牛馬脊也牧（音滔）牛徐行也犨牛息聲也一曰牛名牷（音全）牛純色也犪牛（犪音遽）柔謹也

蜀志曰有犛犘牛（馬象切）牛出巴中千斤犦（蒲角切）牛一曰犎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豬有牧牛

項上堆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犤（音皮）牛猶犤小今謂之犤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犩（吾威切）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郡犣（力涉切）牛旄牛也髀膝尾背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狀似水牛一名牨（音沉）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牥（音方）牛如橐駝能行又有犛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又無妄卦曰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說卦曰坤爲牛

周書王會曰卜盧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楚每牛牛之小者也（大夏西北戎獻白牛[illegible]）

詩鴻鴈無羊曰誰謂尔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

又曰尔牛來思其耳濕濕

尚書曰武王尅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傳成七年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宣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又僖下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上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主巡行城也）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又宣上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君討其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

又曰成公下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又昭四年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加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下齊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在牧而書數叙當歸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八分九十八　三　張陳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又禮器曰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

又內則曰牛夜鳴則庮（庮臭惡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赤

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供其水槀（楅在鼻衡在角言不得觸絼繫牛鼻繩綴本又作紖特忍反）

又冬官考功記曰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讀為交錯之錯謂角錯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戴牛角直一牛）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求牛禱於鬼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又秋官上曰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用牛千頭衣以五綵縛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逐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也

八分九六　四　陳

又曰馬蹄蹴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蹴酷切）

又曰甯戚欲仕齊侯桓公出牽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布單衣才至骭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用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

漢書曰邴吉嘗出逢羣牛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丞相課其殿最不親小事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可謂帶牛佩犢矣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男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黄牛車故百姓謂之黄牛媪

後漢書曰朱暉爲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疫者鄰郡牽牛入界避災耳

范曄後漢書曰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茂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爲帝恐畏欲啼即復還依俠卿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

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亭長有從民借牛不還者牛主自言恭召亭長敕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亭者固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字胄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生一犢子及代留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祜之姪也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錄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琬曾夢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于寶晉紀曰南安朱冲其鄰人失犢與冲犢相類來認取之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冲冲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隣人牛犯冲苗冲乃犒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出山濤領選岳内非之密作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八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可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也

又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

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遲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鉤紖紲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勸勿應享謂至公曾不以私憾遂應

又曰桓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吝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廁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孝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性[illegible]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顧憲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

三國典略曰陳[illegible]於所部得齊牛數千[illegible]又[illegible]成羅[illegible]縶被表二陳主[illegible]畫龍門外[illegible]

又曰梁出師拒[illegible]綸次鍾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直[illegible]執牛[illegible]綸一足[illegible]務[illegible]心

後魏[illegible]列[illegible]官[illegible]助[illegible]牛或行也識者謂之牛象[illegible]攻江南

北史曰後魏元中興[illegible]然[illegible]臺恒[illegible]時人號[illegible]

又曰魏[illegible]從[illegible]給士多歸附之

又曰道武時宮中[illegible]帝[illegible]曰三歲犢[illegible]長而帝少也

又曰孟信為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illegible]應知牛主住所在信

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隋書曰盧昌衡爲徐州揔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乎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求皆此類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黄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秩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車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獸部十一

牛中

金澤文庫

春秋潛潭巴曰宫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

揚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封牛

又曰天子大饗正侯諸王七萃之士于丕衘鶪韓之人獻洀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良馬駟牥牛二（牥犎牛也音方）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釣于流水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蒼牛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

世本曰胲作服牛（胲黃帝臣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逐兔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秘其書

又曰牛岐胡壽（岐牽兩腋下分爲三）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童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闊（壁堂腳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膺廷欲得廣（膺廷胸前）天關欲得成（天關脊接骨）儁骨欲得垂（脊中央欲得下）蘭株欲得大（蘭株尾株）豐岳欲得大（膝株骨）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覆蹄謂名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骨也）懸蹄欲得如八字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膁上）常有似鳴者有黃也洞胡無壽珠淵無壽旋毛當目下也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兩角中也）身欲得如卷大膁疎肋難飴龍頭突目好跳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腳後橫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膁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飴蘩府方易飴

莊子曰聾氏之牛夜云而遇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莊子曰夫犛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曰魯聞顏闔得道之人使幣致焉顏闔守廬麤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問此顏闔家耶闔曰然使者致幣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求之則不得也

又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而恢恢乎其投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鬚則刀遊於其間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齕云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不忍見其觳觫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蘭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室不服

乘也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注事具樂部）

又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絶力單而牛不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太宰嘗使庶子行市還云市門多車太宰召市

吏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惟太宰是神知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也

淮南子曰牛跂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軛也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无前（豕馬之屬前小）有角者脂而无後（牛羊後小）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桂二寸著膽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着目下爲女子着頭上爲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齋無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察也重白而憎黑嗜甘而逆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尸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乃以爲上卿

張溫自表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里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雪中

又曰智禽銜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谷也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牸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以臣爲愚因以爲谷也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堯在上咎陶爲大理者安有取人駒

乎

論衡曰十國之牛爲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攫角令不售按恐觸人人不取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也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又曰丁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爲犧牲然叔夜以爲無此皆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右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語

又曰九眞有神牛生谿上黑時時共鬬即海沸而昏或出關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不得璞爲致之即日白牛從西來逐叔保大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不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而岱死

郭子曰滿奮字武林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有琉璃扇實密以疏奮有難色帝大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不角者呼犝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陽　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吳都賦注曰吳時有鐵約釣於牛渚磯一金鎖引之則金牛汎然而出約擢而捨因以爲名

束晳延游賦曰乘靈車以偃蹇賀蘭單之衰牛連縱索以爲鞅結斷綆而爲鞦

臧彥駁牛賦曰殊相尤備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雅踈若驚麋驅若奔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獸部十二

牛下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池濱樊竪字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

關中記曰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勑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白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楊泉物理論曰武帝拜少翁爲文成歲餘無効應乃作帛以飯牛陽言此牛有異應殺而視之得帛書武帝識其手跡其言妖怪乃急窮覓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誅文成而

隱其事

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牛

雲氣占曰趙雲如牛狄夷之氣如牛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生四耳

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記曰董卓少嘗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乃爲殺耕牛與之共宴樂

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田者寧爲牽着涼處自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方通識達人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遺之聞牛中行路老父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問姓名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即前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未若子之仁者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隣家牛數入食其禾驅不可逐又爲斷芻多着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廣求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檢護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

又曰萬歲樹精爲青牛漢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中尉將軍有勇力走逆牛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

嵩高記云山有大松或千歲其精變爲青牛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也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裏石牛夜嘷聲聞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釘四腳今具存

劉道眞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以名湖

凉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鬱林異物志曰周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鬬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鋭頭青尾其狀似猪

齊地記曰東萊牛島上嘗以五月海牛産乳海牛形似牛而無角用騂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撃鼻則得之

史荅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崗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遺迹尚在

常璩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爲之竭因以爲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眞居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金牛出食所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曜數十里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鵜尾洲南有龍寵二洲二洲之間舊云多異魚而投罟揮網輒便挂絶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石牛二頭常爲網害故網絶焉

酈道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滍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駭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畢則雨洗牛背泥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兒隨所舐處肉悉白淨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兒餓而病死其家葬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餘人悉變爲虎

竺法眞登羅山疏曰增成縣南有列清洲洲南又有牛潭漁人見金牛常出水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釣此潭於石上躡得金鏁大如指長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斫斷唯得數尺遂致大富後義興周靈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從掩之得二丈許遂以財雄爲南江都尉

祖台之志怪曰苟晞爲兖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晞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去晞以其駿使觔骨必將有異遂殺而

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觔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

又曰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塼有一斑牸牛載塼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君欲何所覓太尉具荅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見一牛眠山圬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致之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世爲方嶽矣又指一山云此山亦好但不如向耳亦當世出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皆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流淚瘦瘠

又曰耶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墳門不可移動犯之則禍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犎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捷疾其行如馬日行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反

郭季產集異記曰兖州人舡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人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

于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　祠土生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四十人猶不斷　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

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公必將不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子何又曰赭衣灰坌子如之何默然無言卧者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隨斫創坌以灰樹斷化為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劉義慶幽明録曰巴丘縣金崗以上卅里名黃金瀨古有釣於瀨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舡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瀨鎖乆乃盡釣人刀斫得數尺故瀨取名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初死時見一人執鏁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諸𦦨荊州於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瑰異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非常因息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跡也

又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每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遷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沲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駈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發既下舡便隨去

又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直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醉止得啓沖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琅邪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

偶不爽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神仙傳曰吳有徐墮居丹徒左慈過墮門下有宿客六七欺慈去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生荊木長一二丈客懼入報墮墮曰此左公也遣追之客乃逐慈叩頭陳謝於是還見牛故在弋轂中亦無復荊木也

郭義恭廣志曰麒牛似鹿又似牛肉美皮溫常處濵濵也（麒音）

宣驗記云天竺有僧養一特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嶺表録異曰自瀧至振多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或相去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皆促斂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為笑

彼人嗟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又好哭

又曰豫州不産驢馬人多騎黄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獸部十三

驢　騾　橐駝

驢

說文曰驢似馬長耳也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騋

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後漢書曰薊子訓漢末入市投主人家停其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口中出主人見之白訓訓曰無苦遂往驢邊舉杖驢忽走起

又曰永平中吏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戴良字叔鸞其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

晉書曰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晉陽春秋曰晉文帝親阮籍恒與譚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常留十餘日便乘驢去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侶而進

晉書曰石苞既定壽春以威惠服物淮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宫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

又曰王導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正有佳驢耳仲文便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齊書曰劉祥傳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爲令僕矣

又曰謝超宗爲人仗才使酒齊高帝問以北方事超宗對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或問曰聞有朝命定是何府苔曰不知是司馬爲復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是司驢爲有司所奏以怨望免

後魏書曰元坦撤很凶麁安豊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褘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爲驢王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鄴鄴尚書郎已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愨爲太子洗馬愨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從見者笑之

北史曰公孫軌拜尚書賜爵郡公出爲武牢鎮將初太武

將北征發驢以運粮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百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北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劍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爲驢鞍賞賜巨萬以爲笑樂

風俗通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乘軿以爲騎從價與馬齊

又曰九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皆如死驢

漢志曰靈帝駕四驢親自操轡驢者服重征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夫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焉

金樓子云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馳遍京師有時駕四驢入市

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邊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續搜神記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賈客於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値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

楚辭曰騏垂兩耳中阪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藏彥吊驢文曰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直稟性沉難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眞驢氏之名駒也

宋袁淑俳諧文曰驢山公九錫曰若乃三軍陸邁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尔乃長鳴上黨忼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飱用捷大勳万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叶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却錐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鳴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磗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盧丘加盧尔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盧封爾爲中驢公

騾

廣志云騾北方或曰罔

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

崔豹古今注曰驢為牡馬為牝即生騾馬為牡驢為牝即生騰驚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高昌壯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騾也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騾遊於公卿門略無慙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敗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趣乃弃馬山谷乘騾而去

唐書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部最為勁悍官軍恒警備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黃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諸胥渠也欺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令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黃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況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洞冥記曰脩弥國多神馬騾驢高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牝馬合則生神騾

又曰元封四年脩弥國獻駮騾高一丈毛色赤斑昔山毛旋成日月之象常以金玨物器盛蒭以飼之置於黃門廐

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為深愛昔夏侯溪于原獸以亡其國兒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莊好馬收數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之機事騾鄙獸宜置之於貧乘不用則弃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除蛇復變為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見使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値恐陛下貴金玨終化為驢騾耳帝納其言而深忌之

吳曆曰朱據討沓中獲驢騾二千餘頭

晉書曰乘傳使者齎官出使遭周親喪以上皆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神仙傳曰薊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采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皆逐之聞人去適去東陌上乘騾者是乃各走馬逐之望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橐駞

淮南子曰橐駞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馲駞

山海經曰虢山陽之光山獸多橐駞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史記匈奴傳曰其奇畜則橐駞

又曰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燕代橐駞良馬必實外廐

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馲駞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駞南單于上書獻橐駞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駞以為樂事

華嶠後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獻橐駞

南史曰四夷傳滑國有兩脚橐駞野驢有角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名駞更牙向恒州取水以供贍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駞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為候即以氊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

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駞可使銜尾入塞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伏流處人不能智乘駱駞駞知水脉遇其處輙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蹋處掘之輙得水

外國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後臂長（脅好騎駱駞）

洛中記曰有銅駞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號銅駞路）

陸翽鄴中記曰二銅駞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下有石駱駞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瓠蘆盛之者即得飲之令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楚辭曰（[illegible]）逌遊乎華池腰褭奔亡騰駕橐駞（腰褭駿馬）

郭璞山海經圖橐駞讚曰駞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

獸部十四

羊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

又曰：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䍮（貯）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羊也。䍦（[illegible]）羊未卒歲也。牂，牝羊也。羒（扶分切）牡羊也。羠（音夷）乘羊也。羳（扶袁切）黃腹羊也。羥（苦閑切）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䍦，三歲曰羝；其一歲曰牸，三歲曰牂。吳羊犗（居八切）曰𦏁，羖羊犗曰羯。羍、䍮、羜、䍢（[illegible]）羔也。

爾雅曰：麢，大羊（似羊大角，在山崖間）。羱，如羊（音元，似吳羊）。羊牡羒（音汾），牝牂。夏羊（黑羖䍽），牡羭（音俞），牝羖。角不齊，觤（一短一長）。角三觠，羷（音卷，三匝）。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居。

又曰：驢羊似驢。

字林曰：䍽（女久切）羺（奴溝切）胡羊也。羫（口江切）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䍿（音遲）似羊無口。羥（乙閑切）群羊相積，一曰羊羴（初莧切）羊相厠也。羴（式延切）羊臭也。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美髯主簿。

禮記曲禮下曰：祭廟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又月令曰：孟春天子食麥與羊。

又內則曰：羊泠毛而毳，羶。

詩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

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又曰：羔羊，鵲巢之岡也。召南之政，在位皆儉節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又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鄭玄注曰：羊牝曰牂。墳，大也。

易說卦曰：兌為羊。

又大壯曰：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周禮夏官上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凡祈珥，共其羊牲（[illegible]）。賓客，共其灋羊（灋羊，饔膳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illegible]）。

周禮天官食醫曰：凡會膳食，羊宜黍。

左傳宣上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

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入牧，百餘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為郎，布衣屩而牧羊（屩音腳）。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緱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羝羊祠西畤。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懷王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芰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節旄盡落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復耻之云甄博士宇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後漢書曰更始二年至長安尤嗜酒不聽政事所任皆羣豎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廣陵思王荆傳曰光武崩大行在殯荆哭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况書與彊構爲大逆其辭

曰當秋霜無爲檻羊（秋霜肅殺檻羊受制於人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録曰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北史曰隋漢王諒爲并州揔管潞州有官羊生二角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穆天子傳曰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受有黑牛白角受有黑羊白血

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豪牛（四節有毛）

又曰舂山大羊食麋豕

山海經曰錢來之山有獸如羊而馬尾名曰鍼羊

周易是謀類曰太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鄭玄注曰金雞玉羊一嶽之精

春秋說題辭曰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養王也故羊高三尺○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飲之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祥故以爲贄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又曰善養生者如牧羊後者鞭之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祠已盡終里徼之辭未半羊起而觸中里徼齊人以爲有神驗

列子傳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

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孫卿子曰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爲楣棟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

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子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亡虞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羖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淮南萬畢術曰阿羊九頭更食國亂乃出

楊雄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恱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王充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乃令羊觸之

山海經曰羬羊毛如馬出錢來之山羬（羬音鍼王鑯作古咸反）

瑞應圖曰鍾律和調則王羊見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蔥蜀中本無也洛中人有驅羊入蜀其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禾羊負來

又曰陰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脯不可食但著床席間已自驚人又有作淫羊脯法取羖羚各一別繫令裁相近而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黃竹葉飲以麥汁米瀋百餘日後解放之欲交未成便牽兩殺之膊以為脯男食羖女食羚則並如狂好醜亦無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之方煮茱萸菖蒲汁飲之又以水銀宫脂塗陰男子即痿宫脂鹿脂也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十斤試令因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土羊相似然是野獸土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富余以問河南服君服君曰是月草木萌羊能嚙草雞啄五穀故懸二物助陽氣令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涼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斤（羬鹹）峭山如壁上下無趺

又曰有羊大尾車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其背如駝

宋永初山川記曰九真郡龍縣有麢羊大如犢牛

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群羊而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格鬭也羊不能與虎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

衛玠別傳曰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

述異記曰羊而不角呼羖羊一名胡髯郎一名青鳥

又曰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喜後求而得之

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華山石室中四十年不誤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平曰近東初起視不見羊但見白石却謂平曰山東無羊乎曰兄自不見尓與兄俱往平乃叱之白石一時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弟得仙道以如此遂弃妻子服松栢伏苓五萬日遂得仙易姓為赤松子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群羊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蘭之長一口知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言詎如許追者欲執

之於是群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家有黃羊因以祠之

又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鬼問爲誰定伯乃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相與爲侶向宛行極困相擔問鬼曰鬼何所畏曰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着頂上徑詣宛市化爲羊恐其變亟唾之賣之得錢千五百買者繫之明視之但繩在時人名宗定伯賣鬼得千五百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叔嚮母埋之不食後三年

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矣

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常欲殺羊羊絕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脒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之既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

劉義慶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宮館金飾明踰三光人長三丈如此九處最後至告飢長人指樹下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令噉即療饑請問九處名求停不去答云君不得停

續異記曰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所熟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金樓子曰脩羊公於華陰山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發語未訖於床上化爲白石羊題其頰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社泛海歸閩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至一島忽見群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放牧而絕無人跡乃知野生者舡人方餓因取食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獸部十五

豕

爾雅曰豕子豬（江東呼為豬）䝒豶（䝒羊權反俗呼小豶豬為䝒子也）么幼（最後生者俗呼為么豚）奏者豱（音溫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也）豕生三豵（音宗）二師一特所寖橧（城陵）四蹢皆白豥（音該）其跡刻絕有力豟（音厄豕高五尺者）牝豝彘五尺為豟（大豕為豟今漁陽呼豬大者為豟也）

說文曰豰（許卜切）小肫也豯肫生三月豵也（子公切）豚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豝牝豕豶羠也豜（公妍切）三歲豕豭壯豕也豬豶也豰（音穀）大谷名豬曰豰豷（於懿切）豕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以豕為䝐（之法切）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虛豈切）漁陽以大豬為豝齊徐以小豬為豵（子紅切）貎（音麑）

白豕黑頭也豱豕奏毛也

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音奚）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喙一名參軍

易說卦曰坎為豕

又睽卦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又大畜曰六五豶豕之牙吉

又姤卦曰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又曰士無故不殺犬豕

又月令曰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

又王制曰秋薦黍以豚

又禮器曰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又內則曰豕望視而交睫腥（望視遠視也腥當為星肉中如米者）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詩國風騶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豕牝曰豝）

又曰彼茁者蓬一發五豵（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云）

又魚藻嶄嶄之石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左傳莊八年曰齊無知殺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之而立無知

又昭七日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居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謂之封豕

又曰衛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通衛太子使齊過宋宋野人以婁豬刺而歌之云既定尔婁豬盍歸吾艾豭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又曰郅都景帝將為郎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召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諫之乃止彘亦不傷賈姬

又曰燕刺王旦將作亂廁中群豕出壞太官竈

東觀漢記曰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少孤年八歲人令牧豕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弃豬而聽經豬主怪不還行索見宮欲笞

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拾薪執苦數年遂通經

又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功爲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續漢書曰曹萌字元偉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慙送所認豕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袁山松漢紀曰吴祐放豬於長垣澤中誦經而行遇父故人謂之曰子二千石子捍鞭而誦經行吟於澤畔縱子無耻奈君父何祐守志如初與北海公沙穆遊大學資乏變服爲傭祐賃使舂遂爲死交於杵臼之間

張璠漢紀曰莎車王殺于寘王于寘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先共殺莎車王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字文元嘗養豬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豬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故賫半直以還買豬者辭不取穆弃錢而去

魏志曰挹婁國在夫餘東常穴居土寒氣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

又曰管輅嘗至郭恩家雄上鳩鬬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肫一口從東候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肫饋恩恩射鳩爲饌箭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又有人失婦使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見擔豬者乃逐之行次豬怱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豬遂擒之

晉書曰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

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又曰愍懷太子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享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又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龍舒長鄧林父病積年垂死友爲筮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因是遂差

又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井中蟠於殿前纂以爲美瑞羅什獨以爲災俄而呂超殺纂

又曰劉聰時豕著進賢冠外聰殿與犬鬬

北史曰陸逞累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豮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以逞仁政所致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字仲彧濟陰人與諸生講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能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也

三輔決録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伍（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舍養豬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嚄嚄但聞豚聲）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與之後數日亡豬者以豬還徽乃叩頭謝自責徽又厚謝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清廉退讓嘗有屠者牽豬過隨門索斷失之強認隨溷中豬隨牽與之屠人尋自得亡者還隨隨以與之

越絶書曰雞山豕山者勾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墨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糂桑感切）子路烹豕孔子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

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一云夜光玦）

孝經援神契曰彘水伏故去脉

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又曰黄帝理天下狗彘吐菽粟於路無忿爭之人

山海經猫大者肉重千萬斤豪豬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郭璞注曰猫猪也夾脾而有麄豪長數尺能以頸上毫射物

傳物志曰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猪羊法○祖台之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養生要集曰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異物志曰鬱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費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豬欄橋是也

山海經圖曰豪彘讃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

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禀太陰之沉精摽群形於亥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此此君之美也白蹄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群數百自西徂東濟歡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獸部十六

狗上

爾雅曰犬生三䝗（音宗）二師一玂（音祈）未成豪狗長喙獫（音斂又音險）短喙猲（音歇）獢（許嬌切）狗絕有力狣（音兆）尨狗也狗四尺為獒

說文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又曰尨犬之多毛者也猲短喙犬也獫黑犬黃頭也狂（之旬切）黃犬黑頭也猈（音罷）短腦狗也㺌（胡斬切）犬吠不止也獒犬如人心可使也狾（居世切）狂犬也狄亦犬也

又曰狡少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呂忱字林曰獹韓良犬也猎（音鵲）宋良犬也猏（五見切）逐虎犬也。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獖（扶本切）隴西以犬為猶（酉）獿（乃刀切）毠（乃居切）毲（乃度切）皆多毛犬也獟（五祀切）猘（居例切）也[illegible]（音請）弨尾犬也。廣雅曰般虞晉獒楚茹黃韓盧宋鵲並犬屬

廣志曰狗有懸蹄短尾之號。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易說卦曰艮為狗。詩國風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又曰國風野有死麕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尨狗也）

禮記曲禮曰馬効羊者右牽之効犬者左牽之

又曲禮曰凡祭祀犬曰羹獻

又內則曰狗赤股而躁臊

又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弃為埋馬也弊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窆謂没於土）

尚書洪範曰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也）

左傳宣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趍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

又曰襄三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又曰昭六曰二十三年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歸諸侯使人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示下飼）

公羊宣公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劍利以示我盾將起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盾知之躇而進（猶超遽不暇以次）公有周狗（可與比周所指如者）謂之獒而屬之獒亦躇階從弥明逆而㪻之（以足逆蹋之曰㪻）絕頷趙盾顙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史記淮陰傳云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跖狗吠堯堯非不仁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又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任娠而產卵以為不祥弃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弃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蝴蛹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録取收養長而仁知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云

又曰范蠡亡齊遺大夫種書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亨

又曰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又曰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復至數人被甲持弓至良家等擊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

後漢書曰岑熙爲魏太守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吠狗不驚足下生氂

又曰靈帝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

續漢書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内侯直五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

又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盡捕鼠雖小損而完囊儲

又曰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臺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璩六十一爲侍中直内省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田里飲宴自娯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

魏略曰丁謐外似疎略而内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嗺咋不可當一狗憑黠作組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黠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畫組也

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外車

晉書曰當陽侯杜預初攻吳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預恨之又平盡殺之

又曰齊王冏入廢賈后后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又曰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后璞曰卿后並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産犬子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形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後爲桓氏所滅

又藝術傳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

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勿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刼也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正得駮狗卿曰其色不純當有小毒正及六畜尔無復憂序行半路狗忽有聲甚急如被人擊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家無恙

後魏書蠻夷傳云獠性同禽獸若殺其父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懷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一生口

北史曰齊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周書曰張元琮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爲人所弃者元見

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弃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遥郡君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鬬鷄亦号爲開府焉皆籍以氊罽被以金玉号爲蛟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盧黼帳牢具過於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

又曰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又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郡犬並走諸人令目之之才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祖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所養一犬黄麐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麐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黄麐嘷叫宛轉血中

唐書曰貞觀中弥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濟河於故定襄城爲牙帳户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延思摩之初建也詔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收田處龍荒之寂突厥咸競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陁種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爲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國作國家一狗北門守吠若延陁侵逼請家口徙入長城詔許之

郭頒魏晋世語曰郊大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見人則去

周書曰渠叟大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

宋均注曰狗斗精之所生也

又曰狗三月而生陽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穆天子傳曰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鷄之然切）

又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又曰犬戎國（黄帝之後弄明生白犬二頭自爲牝牡故爲此國也）

又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有兵

又曰蝴蝤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螻（晋君之圃）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晋太史史黯也）簡子見之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以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爲不順（譏簡子曰獵君圃不從君而自行也）主將適螻而麓弗闐（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謂直日者也主將之圃不頻以告君臣亦不敢頻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鷹州識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頓其兵疲甚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議斃同也）

春秋後語曰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見惡貂勃曰然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且

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脇而噬之（獸以足曰攫攫音君縛切脇脇腋也音肥噬齧也）若乃得去不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單任之於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去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方朔別傳曰天下之良馬將以捕鼠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也

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猘狗名青骹買直百金

又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兔皆以爲佳名狗則有脩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獸部十七

狗下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公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不可公曰善○韓子曰宋有酤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楊長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齕有道之士

尸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息悲也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藉之買鼠狗朞年而得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啖鼠以告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麞麋豕鹿不在鼠欲取其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則狗取鼠

又曰齊有好獵者不得獸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也獵當過人霸王亦然

又曰荊王得茹黃之狗死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笞王出而自沉於淵而死王乃殺狗折矰

又曰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子陽嚴猛逸劇猘春秋赦夫）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逸失牛如逸猘狗也）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倡而況夫以人為倡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無聲也）未見芻也飢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曾累其形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而狎犬也（梲杖也）

又曰馬之死也剝之若槖（槖冶槖也鞴含氣而不聚不捻）狗之死也割之猶蠕（蝦少也蠕動也）

又曰狂馬不觸於木猘狗不自投於河聾蟲不自陷況人乎（聾蟲蟲也）

淮南萬畢術曰取馬毛犬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之益瓦鷄無同晨之警

又曰甘始以駐年藥餌食新生雞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之梁渡河而遽墮船船人救之問欲何之曰欲相梁船人曰子居舟楫之間而消無我則死又安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吾視子蒙蒙若未視之狗子耳

論衡曰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潛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桓譚新論曰占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為兒沐頭甚令人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効之婢遂不復來

又曰楊仲文家嫗死已斂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而狗形見殺之

風俗通曰殺狗磔邑四門俗云狗別賓善守衛着以辟惡

又曰太史公記云秦德公殺狗磔四門以禦凶災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

又曰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又曰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如人立行家人言當殺犬叔堅去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効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搨上狗戴持走家大驚堅復去悞觸冠冠纓挂着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怪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金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鷄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

又曰王思微性好淨潔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在宅有犬汙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洞林曰楊州從事悼曜伯婦病困經日發作有時如鬪物往來者其冤周彥武令人作卦得蹇身在戊戌與坎鬼井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死當有無幾時狗便死復更養如前凡三遇養輙皆吐血而死婦病亦差

雜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玄中記曰昔高辛氏犬戎爲亂帝言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爲狗生女爲美人封爲狗氏國

干寶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繭以瓠離盛之以槃覆之有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其下　凡有賊天狗吠而護之一堡無患

凉州異物志曰大狗如驢希見其牙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鶴白雀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狎易使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麻姑仙處俗說山上千年則金鷄鳴玉狗吠漢末皆去淮南王昇仙其處鷄鳴天上犬吠雲中

又曰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柰何家殺犬明年並死

又曰宋元徽中吳縣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愛其子異於常犬銜食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獵未反母輙門外望之玄度久患氣嗽轉就危困醫爲處湯須白犬肺市索卒不得乃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嘷呼倒地復起累日不息其家煑狗肉與客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輙銜置窟中食畢移入後園大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向樹嘷喚月餘乃止玄度漸劇臨死屢言湯不救恨殺此狗其弟法度從此終身不食狗肉

又曰陸機少時頗好游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宦京師久無家問機戲

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飢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內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

異苑曰東海何澹之隆安初憂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常何每行來輒已知勲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及其亡犬一號而斃

神仙傳曰李仲甫者能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接飲酒食如常有諸張欲從學甫云御性急未中教張守之至費用五十疋了無所得張大怒乃懷上手而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聲左右斫之甫已在他牀笑云天下乃當有汝曹愚人學道未得而殺人也我寧可得殺我真得殺汝但頑癡不足問耳使主人呼一大來着諸生前看能殺之否俄尒犬頭在地犬腹已破叱諸生云御言我能使御如犬形否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不教之

列仙傳曰列子者自稱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列子隨十餘宿行度數百里出山頭上有殿屋官府松樹仙人吏使甚嚴見其故妻主江魚與列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着（池中持之一年）皆爲龍列後送函上山犬色更亦有長翰常隨列往來百餘年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孔常有鼓以傳呼聲

搜神記曰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近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後令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至閤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又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家有黃犬六七群出吠岑後令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屑桔梗飲之乃愈

又曰東越閩中有墉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嘗八月送童女至蛇穴輒吞之噉九女時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劔咋蛇犬詣之至則放犬咋蛇以劔擊之越王奇之娉以爲后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亭有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有十餘人男女各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劉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其怪復集伯夷密以鏡照之乃一群狗也因陽以燭燋灼其衣作燃毛氣乃以刀刺之遂死餘犬悉走去

又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犬夜群相吠伺之見一狗着黃衣戴帢爲衆犬所吠打殺乃是詠家老黃犬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眠水中還以身壓生左右草沾濕着地火尋過去生方醒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逕過怪犬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問以何物見與生去唯君耳人曰以狗見與便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任君人曰若尒便不成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如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乃出之繫狗而去卻後五

曰狗夜走還

又曰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遂與奴私通然養一狗名曰烏龍後歸奴與婦欲謀殺然狗注精舐脣視奴然烏龍與手應聲盪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殺奴也

幽明錄曰晉太興二年吳民華隆生獵養一快犬号曰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所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舡復反草中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二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後忽失之二年尋求見在顯山

嶺表録異曰嘗有人自青社之海歸闔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其幾千里也經一處同舡有新羅人云是狗國逡巡果如人躶形抱狗而出見舡驚走

楚辭九辨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唁唁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其頭顱也不可論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僥傹蹴踏雄姿猛相兀然高八九尺毛蹄紫豔光雙眉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飛龍之騰驤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西晉傅玄走狗賦曰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頭闊腋廣前梢後豐顱促耳長又緩口舒薄急節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采曜赤精蹇茹黃而晉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獸部十八

鹿　麋　麂　麞　麑

鹿

說文曰麚（音加）牡鹿也夏至解角麟大牝鹿也䴰（音儒）鹿麛也䴠（音速）鹿迹也麛（音迷）鹿子也麉（音肩）鹿之絕有力也麠（舉卿切）大鹿也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麉（音堅又音磬）

周易卦曰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詩韓奕曰魴鱮（音序）甫甫麀鹿噳噳（魚矩切）

又靈臺曰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又吉日曰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魚矩切）

又野有死麕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又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又蕩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左傳文下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鄭家使執訊而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又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殽之師晉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

禮記月令曰仲夏鹿角解

又禮器曰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大小劇易衆人皆喜鹿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薦璧然後得行

漢書曰蒯通教韓信反高祖高祖乃通至問曰汝何教韓信反耶蒯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以知齊王不知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

又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帝默而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食毒草

又華陽國志曰能蒼山有神鹿食毒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獵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行督吏將斬之則諫之乃止

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弃妻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

念我千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恍不已乃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孜前自投而死孜益歎息復埋之

又曰謝鯤在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晚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户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腕斷视之鹿也尋即獲焉尔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一身了然無有同產鄙亂之時雅好導養謂仙道可祈至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居長沙臨湘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栽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八歲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又曰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晉書載記曰石勒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蕭子顯齊書曰始興盧度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

南史四夷傳曰扶南有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

隋書曰開皇十七年群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内

後周書曰文帝獵於卭山園不齊獸多越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亦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弃馬步逐山半便及擊之而下帝大悦諸將免罪

唐書曰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之陵上親御弧矢太宗曰古者先馳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又曰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

魏名臣奏曰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誠欲使亟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也然臣切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

魏末傳曰明帝爲平原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鹿母語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大涕泣帝放弓矢由是立太子意定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而荒服者不至（史記又載）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金黃之鹿白銀之麕

又曰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并公博乃駕鹿遊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側魚切）臺押菹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迕（音悟）乘逸走出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其獸多白鹿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其鹿天下共食肉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民如野鹿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却而擊之斃恐人見之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從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柰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人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賣曰爲我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尸子曰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謂不反顧也

呂氏春秋曰晏子遭崔杼之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必不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今嬰有所懸也

抱朴子曰昔張蓋蹹（音沓）及儒竆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中乃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也言絶即還成鹿而走去○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逐白鹿獻丘見封人曰使吾君壽金

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

孫柔之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琛之休符以有金方也

春秋歷命序曰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淮南子曰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而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覡生鹿

抱朴子玉策篇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

瑞應圖曰天鹿者能壽之獸五色光耀王者孝道則至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北海輸白鹿

衡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魚不能觸

袁山松白鹿詩序曰荊門山臨上皆絶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常過江行人見之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飛超陶而去于今此壁謂之白鹿山（淵齡四言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朮絶穀八十餘年甚少壯傳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別五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

列仙傳曰蘇躭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形雖如常鹿遇險絶之地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異常鹿耶答曰龍也

述異記曰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又曰鹿一千年爲蒼鹿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干縣有白鹿士人皆傳千

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其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

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異苑曰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捕射爲業入山輒與兒俱世後忽蹙然倒地變成一白鹿吼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從捉弩至孫復襲此事首射得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鄉居年存焉覩之懊悔遂斷獵

伏侯古今注曰漢明帝永平九年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十二年豫章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

楚辭曰靑莎雜樹蘋草靃靡白鹿麏麚或騰或倚

樂府歌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脯腊之黃

鶴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煑之

金樓子曰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搜神記曰淮南陳氏於江西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着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濡其壁先挂一銅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宣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麑鹿將麑母覺有人氣呼麑漸出麑不知所規逕前就媒唐射麑即死鹿母驚還悲鳴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麑致淨地鹿母直來地俯仰頓伏絶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

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爲重禽獸而賤人過於齊宣矣

杜祭酒別傳曰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餌木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爲虎所逼邁乃呪虎退鹿經日乃去

南中八郡志曰襄吟縣深山中有大虵長數丈圍三尺於樹上野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頃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頭角併吞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虵自繞樹鹿角骨悉鑽皮出養瘡得一月乃愈　又永初山川記曰髯虵吞鹿至角乃止

交州記曰合浦口有麋角當額上載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襲表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大輒踞墳而悲鳴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樹松栢白鹿遊乎左右

又曰唐頌字德雅番禺人遭母憂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習鑿齒襄陽記曰習郁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領神帝嘉之使立祠二石鹿夾道口百姓謂之鹿門

麇

爾雅釋獸曰麇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躐絶有力狄（麇音君麌平表切麆音臣麎於道切）

說文曰麇鹿屬也冬至解角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麇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號曰皇次萬六飛麇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周禮天官獸人曰獸人夏獻麋

左傳宣下曰晉楚戰楚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又曰魯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害稼

又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將討之召左師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離騷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莊子曰鰌與魚遊麋與鹿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又曰逐麋者不顧雉兔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古老古老以足指如是往公問其故對曰虎豹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厭深而

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文公懼歸有悅色欒貞子問焉公曰今日逐麋失之而得善言故忻也

魏略曰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徽音殿西南姚興起波若臺有逍遥園西去三百步有麋子苑羌王養麋鹿數百頭

麂

爾雅曰麂（音几）大麢（九筠切）旄毛狗足（旄毛獵長）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有獸多麢（郭璞曰麢似麞而大）

孫氏瑞應圖曰晉中興書元帝時有二白麂見于南昌郡

臨海記曰郡西北候官山有三足麂其聲嘶嗄二千石官長將有代謝則嗄麂鳴矣民以爲常占未曾一失

麈

說文曰麈鹿屬也大而一角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去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少時蕩死

鄱陽記曰李嬰弟縚（音韜）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麈解其四脚懸著樹間以臓爲炙烈於火上方欲共食山下一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取麈頭骼皮并火上新肉悉內囊中遥還山嬰兄弟後亦無恙

麑（音倪）

淮南子曰孟孫獠（音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歸之麑母隨而啼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子歸求麑安在西巴以實對孟子怒逐之居一年復以西巴爲子傅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麑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鶵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獸部十九

麞（麕附）　兔

麞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麞

伏侯古今注曰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之名麕青州人謂麕為麞〇抱朴子曰麞兔入軍中當從之

又曰山中稱亦吏者麞也〇呂氏春秋曰使麞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〇瑞應圖曰宋文元嘉二十五年華林園裏麞生二子文帝又獲青麞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麞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麞

異苑曰青州劉憣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肚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憣怪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憣密録此種求類治傷痍多愈

北史曰後魏廣平王懷嘗獵於河北馬場圍逐一麞入草命人圍遶將自射之田已先經燒不見其出逸失麞所在唯有塼塔存焉懷乃悵然動仁恕之心解圍撤大遂不復獵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麞遊其庭至暮而去麞暮入其門與馬大侶至旦而去

王述上白麞表曰所領沉藻之於江寧縣界得白麞一頭毛色鮮潔異於類誠嘉祥也

麕（居筠切）

爾雅曰麕牡麌牝麜其子麆（時𠀤切）其跡解絕有力豣（音肩）

說文曰麕麞也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白銀之麕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子鳳為丹陽太守

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麕

晉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討貢合集於樂遊苑有野麕走玉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

沈約宋書曰宗室傳曰劉慶於廣陵有疾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惡求還太祖許之薨于京邑

兔

爾雅曰兔子嬎（嬎万）其跡迒絕有力欣（迒音剛又欣）

廣志曰兔大者曰毚（音讒）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孫氏瑞應圖曰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

詩小雅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又國風有兔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爰爰緩意）

又小雅瓠葉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斯白也字或作鮮）

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曰范雎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施韓盧而搏蹇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儒叔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又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范曄後漢書曰南徼外蠻夷獻白雉兎

又曰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帶不寢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

漢獻帝春秋曰張楊大將眭固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本名白兎兎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兎入犬城但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兎苑於河南移檄所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賈胡來不知禁誤殺一兎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也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茌（士之）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或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咸和三年曰太和

王隱晉書曰慕容皝田于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旣明日又出見白兎馳射之墜馬于石卽死

後魏書曰有兎入於後宮撿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怪之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三國典略曰周命尉遲迥伐蜀帥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自散關由固道而入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兎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獲兎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剋蜀乃賜侍婢二人

隋書曰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卒秋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脉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尒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

春秋考異尤曰熒惑不明雉生兎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揺光則兎出月（宋均注曰陰不衛陽以兎出月也）

春秋元命苞曰君失德則地吐泉魚銜兎（宋均注曰兎陰精魚是陽見制也）

詩推度災曰八月成光決鼻始明決鼻兎也

黃帝占書曰月望而月兎不見者所見之國崩大水溺民

崔豹古今注曰兎口有鈌尻有九孔

括地圖曰天池之出有獸如兎名曰飛兎以背毛飛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也得兎而忘蹄（蹄者取兎網）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折頭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

愼子曰一兎走街百人追之積兎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不爭也

韓子曰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兎與虎而輟之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在左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平陽君目軠之）

文子曰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

抱朴子曰兎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又曰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兎也

又曰采女丹法以兎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二九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

淮南子曰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又曰楚王珮玦逐兎爲速破乃取兩玦重而着之其破愈疾

述異記曰殷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兆也

春秋後語曰昔齊有良兎曰東郭㕙（李或作㕙兎以其善走故曰㕙）一日走百里有良狗曰韓子盧（黑犬也盧讀斯盧也）亦一日而走百里使人遥見而指屬（指屬猶指蹤屬音之欲切）則雖韓盧不及良兎躡跡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子盧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兎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獘衆臣恐强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威王懼而罷兵

又曰莊辛對楚王曰臣聞鄙諺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又曰馮煖謂孟嘗君曰聞狡兎有三穴

范子計然曰兎毫出玄菟樂浪

書紀年曰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兎皆震宣王三十年有兎舞鎬

風俗通曰食兎髖（音北）者令人面生髖食得髖者賞以寒酒按秦法言好事者猶搯嗀（音穀）泣永歎故食兎髖以為嘉瑞全己之髖也所以有賞耳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目赤如朱京房妖占曰兎上城上邑必虛入宮生子宫空

廣志曰漢諸郡獻兎皇書獮都門題唯趙國豪而用

論衡曰兎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

又博物志曰兎望月而孕兎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又曰儒者言月中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兎月氣也

又曰任娠者不食兎肉令兒口缺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溫時有參軍夜坐忽見屋梁間有一伏兎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惡兎來轉近遂引刀而斫之正中於兎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沲深怪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迴或須索刀劍斫因傷瘡頓卒刃不利故不至死再過而止

傅玄歌辭曰兎擣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雲間安足道

楚辭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得於天死而復生也）

古豔歌曰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樂府歌詩曰採取神藥山之端白兎擣成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音盤）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

獸部二十

貔　熊　羆　猰窳
貙　貜　騶駼　猩猩
萬萬　風母　豻　麂
貘

爾雅曰貔白狐其子豰（郭璞注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豰斛卜切）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音陌）國（猛獸也）

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禮記曲禮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莊子曰豐狐文貔捿於山林伏於岩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上○韓子曰虎貔不用爪牙與鼷鼠同威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白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熊羆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孝經援神契曰赤熊見則姦宄自遠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主風痺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六韜曰文王因美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懷條塗之山有黃熊得而獻於紂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諫之不聽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而寤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晉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昌邑王賀在藩帝見熊以問左右左右皆莫不見

又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昭儀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淮南子曰誠中之人樂而役（役急也忠信之人自樂爲之非役役也）如鷄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務

又曰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故曰非其道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不屠何國獻青熊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列子曰黃帝戰於阪泉帥熊羆貙虎爲前驅

纏子曰桀王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廚人

抱朴子曰王策記稱熊壽五百歲五百歲則能化

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上則止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

傷竆君之鼻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魏略曰大秦國出玄熊赤螭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異苑曰邵陵高平黄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覔蹤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踰年人見其形盡爲熊矣○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自死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絶内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熊母每旦覔食果還輒分此人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竆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又曰熊無穴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羆

爾雅曰羆如熊黄白文郭璞注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爲貑羆

援神契曰赤羆見姧宄息佞人離則出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其獸多羆

尚書禹貢曰熊羆狐狸織皮

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蕩韓奕曰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黄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粗理

史記曰趙簡子疾夢之帝所聽鈞天之樂次射殺熊又有一羆來亦殺之天帝甚喜

晉書載記曰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夢大羆而孕長而勇果

北史曰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王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詬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敢過敵見驚退

猰貐（上音戛下音庾）

爾雅曰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迅疾勑切）

海内經曰猰貐龍首而虵身人面居於弱水中食人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其音如嬰兒食人

淮南子曰堯時猰貐爲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貙

爾雅曰貙似貍（郭璞曰今貙虎大如狗文如貍　貍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犴）

搜神記曰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作檻捕虎得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問其故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避雨遂誤入此中於是即出之乃化爲虎上山俗云貙虎化爲人好着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貘（莫格切）

爾雅曰貘白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脚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

說文曰貘似熊黄色出蜀

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温煖

抱朴子曰劉子知二負之尸東方生識啖鐵之獸實賴爲禹之書大荒之籍矣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焉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曰貘貐獝伺人獨自輒往就人晝先使捕蝨得即而舌出盤地丈餘燒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

騊駼（上音陶下音途）

周書曰正北空桐橐駝騊駼爲獻

爾雅曰騊駼馬（郭璞注曰出北海其色青）

說文曰騊駼野馬之良也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廣志曰騊駼駒似名馬也）

山海經曰北海内有獸焉其狀如馬名曰騊駼

猩猩

爾雅曰猩猩小兒啼（今交阯封溪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春秋說題辭曰猩猩者好精者也故能言可使陽烈之類以捡下（宋均曰捡謂使人自捡在精審也猩猩言語人善是陽氣之烈者王者所以捡下也）

廣志曰猩猩似貆（音桓）聲如兒啼不閑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猩猩

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山海經讚曰猩猩似狐走立行伏懷木挺刀少辛明目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毛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肉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吕氏春秋曰伊尹説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注曰歸終猩猩狌神獸）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語又知人姓名人知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酈善長注水經曰西蜀封溪縣猩猩人面獸形能言語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中狀如㹠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與古有之

晉郭璞猩猩讚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獾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

蠻蠻（音蠻）

爾雅曰蠻蠻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說文曰蠻蠻（人身反踵笑即上脣掩其目名梟陽北方謂之土螻）

山海經曰蠻蠻如人面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脣掩目交廣及南康山中有大者丈餘俗呼爲山都

山海經圖讚曰蠻蠻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蠻蠻笑而被格

風母

十洲記曰炎洲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猩猩燒之不死斫刺不入以鐵椎鍛其頭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華和服之盡十斤壽五百歲

南州異物記曰風母獸一名平猴狀如猴無毛赤目若行逢人便叩頭似如懼罪自乞人若撾打之慍然死地無復氣息小得風吹須臾能起

抱朴子曰內篇曰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猩生南海大林中張取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鎚鍛其頭數十乃死

嶺南異物志風狸如猿猴而小晝日踡伏不能動夜則騰躍甚疾好食蜘蛛蟲打殺以口向風復活唯破腦不復生矣以酒浸飲風疾南人相傳云此獸常持一小杖遇物則指飛走悉不能去人有得之者所指必有獲夷人施罟網既得其獸不復見其杖杖之數百乃肯爲人取或云邕州首領寗洄得之洄資産巨萬僮僕數百洄甚秘其事

犴（音岸）

說文曰犴胡地野狗也

異物志曰犴彼蜀頭形正方軀長丈餘皆蒼色犬類似人欲有所視輒搖頭兩手被髮不令則覆郭其兩目衣毛儲儲若被狐裘木居洞藏窖向乃得見耳

蟨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與邛邛岠虛比爲其名曰蟨

孫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心愛蛩蛩巨虛也爲假足也二獸者亦非性心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獸部二十一

狼　狐　狢

狼

爾雅曰狼牡貛（音歡）牝狼其子獥（古弔切）絶有力迅

說文曰狼似犬鋭頭而白頰

詩曰狼跋其胡載疐（音致）其尾（疐跲也）

又曰子之昌兮遭我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周禮天官獸人曰冬獻狼

禮曰狼臅（音觸）膏

又曰君之車厥右虎裘厥左狼裘

左傳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姑叔向母也）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

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史記大宛傳曰烏孫王昆莫初生弃於野狼往乳之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有過者或放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為樂

又曰高祖使太子將兵四皓曰今使太子將兵無異羊將狼也

宋書曰王仲德初遇苻氏之敗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見

後魏書曰匈奴單于生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復經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遂乃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民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又曰初道武避窟咄難遣穆崇還察人心崇單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賓武為春安所識賊皆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竊馬奔走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寤馳馬隨狼走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為隣國所破其族有一小兒弃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

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又曰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皆謂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本耳

唐書曰薛延陁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主人不知與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即神人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走

又曰高宗時有孝子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晝夜負土為墳又葬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有白狼號鳴

於墓側詔旌表其門

帝王世紀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亳

國語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述異記曰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群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爰有狼豺野馬

山海經曰孟山有獸多白狼白虎

又圖讚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鉤

淮南萬畢術曰取狼皮以當空戶則羊畏不敢出矣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狼能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其不能殺也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

狐

說文曰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禮檀弓曰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易解卦曰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又曰未濟汔小狐汔濟濡其尾

詩國風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又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漢書曰陳勝吳廣於所次旁叢祠（張晏曰戍人所止處叢祠鬼所憑）夜篝（音[illegible]）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晉書曰王浚據幽州有狐踞府門翟入廳事後浚果敗

又曰涼武昭王暠子歆爲涼州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氾稱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爲沮渠蒙遜所滅

王隱晉書曰劉世則女病媚積年韓友令作布囊張着窻間乃閉戶駈逐須臾囊大脹急縛口懸樹間視之唯有二三斤狐毛遂差

又曰淳于智濟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鼓中出詣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嘯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撫心啼坐勿休然後其禍僅可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暴崩

唐書曰哥舒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祿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母是突厥公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甚怒以爲譏其胡也

莊子曰夫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棲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離皮聞而伐之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范子曰狐皮出天外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玄貉祭於河宗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郭璞注曰世平則出爲瑞也）

又曰武都之山有黑水焉其上有玄狐蓬尾（蓬蓬其尾也讀兒曰蓬蓬）

文豹

書紀年曰宣王時馬化爲狐夏伯杼子東征獲狐九尾

玄中記曰五十歲之狐爲淫婦百歲狐爲美女又爲巫神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王政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

春秋後語曰楚宣王以昭奚恤爲相諸侯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趙曄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王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抱朴子曰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人形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聚其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墓盡發之嘗發欒書冢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腳王乃患腳至死不差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者後當盛也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受禪九尾狐見於譙都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紫化而爲婦故其名自稱阿紫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古時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二千卷

又曰河冰厚數尺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水無聲乃過

鄺善長水經注曰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

管輅傳曰夜有一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

斫斷腰視之狐也

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

劉敬叔異苑曰有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搜神記曰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渤海陳斐使此郡斐行卜卜者曰遠諸侯放伯求能解此則無憂斐既到官侍有張醫有王侯卒有吏侯斐恒遠之夜半有上斐被者斐便以被覆取之物跳踉訇訇作聲乃言

曰我無惡意當深報府君府君曰汝為何魅曰我本百年狐今為魅垂當神聽一放我我字伯裘府君有急難呼我字便乃喜便放之忽然有赤光如電後每事先以語裴於酒泉境界無毫毛之奸咸曰聖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裴侍婢既而驚懼遂為伯裘所白遂與諸僕謀殺裴伺旁無人便伏人欲格殺之裴即呼伯裘有物曳足絳諸僕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皆伏即殺音等伯裘乃辭謝裴曰未及白奸乃為府君所召猶用慙

又曰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

又曰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

空冢中群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續搜神記曰襄陽習鑿齒為荊州主簿從桓武帝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視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

又曰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放犬咋殺之取視口中無復齒頭毛皆白簿書悉是奸愛人女名已經奸者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在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貉

說文曰貉似狐善睡

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土氣然也

爾雅曰貉子貆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玄貉以祭河宗

後秦記曰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塞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

獸部二十二

猨　猴　猓　玃　果然

猨

說文曰猨善猨禺屬也（禺魚切）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其上多白猨

淮南子曰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

列子曰老韭爲莧老羭爲猨

莊子曰夫不見騰猨乎其得柟（音南）梓豫章覽蔓其枝而已其閒及得柘棘枳枸之閒危行仄視勢不便未足騁其能也

又曰人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又曰今取猨狙（狙余）而衣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狙之異乎周公也

又曰猿猵（音編）狙以爲雌（司馬彪曰猵狙似猿而狗頭食牂猴好與雌狙甚）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取之）猨狖（女看切）之捷來乍（狖猨屬乍猶捷以其捷故獲人殺擊之）

又曰楚王亡其猨於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魚爲之殫

又曰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荅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手戰之道也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子善爲劒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抄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之三入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猨

呂氏春秋曰荊王有白猨王射之則搏樹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木而號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春秋繁露曰猨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猨壽五百歲則變而爲玃（居縛切）千歲則變爲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鵠小人於千仞爲沙爲泥

張載論曰白猨玄豹藏於檽櫨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孝子傳曰猨鶩翁也或黃或黑通胛（音甲）輕勤好小善緣妙

吟雌爲人所得終不徒生

華陽國志曰鄧芝見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芝乃歎息投弩水中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沾衣

荊州圖經曰宜都夷道縣西山頂上有古墓名曰女王冢不詳其人林則女貞戰則白猨

范汪荊州記曰夷陵縣陝口山非日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至清遠

山海經圖讚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猴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張信少府檀長卿爲沐猴與狗鬭蓋寬饒奏劾之（張晏曰沐）

（猴掛猴也）

王隱晉書曰護軍張邵母病淳于智之使西出市弥猴繫母臂令傍人抱之拍猴恒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猴出門即爲犬所殺母於此漸差○郭頒魏晉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州泰爲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謂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衆賓悅服

莊子曰吳王浮于江登于狙（狙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弃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捷矢）（[illegible]逐而狙[illegible]也）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之伐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養之成群誑狙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之不能觀也

譙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者獼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紿（徒亥切）其鄰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此未爲知味者也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一大獼猴鏁着床間後忽齧殺人永叔使合鏁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見鬼驚指之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永叔曰始乃知皆有鬼也

又曰山中丑日稱人君者猴也猴壽八百歲

王充論衡曰鹿之角足以觸大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大猴服於鼠氣不利也

神仙傳曰有人種黍山中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之乞辟猴之法象曰無他法也汝明日往黍所望見群猴便大喚語之太巴白介君教莫復侵食黍此人明日視黍遇群猴適欲下樹承象語獼猴各自還山遂絕跡

述異記曰南康營民伍考之伐舡材忽見大杜樹上有一猴懷孕考之便登木逐猴騰赳如飛樹既孤迥下又有人猴知不脫因以左手抱樹枝右手撫腹考之禽得擺擲地殺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狀垂產介夜夢見一人稱神以殺猴責讓之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爲虎毛鬚介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跡

周景式孝子傳曰余嘗至綏安縣逢徒逐猴猴母負子沒水水雖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脇以下中斷脊尚連抱着舡中子隨其傍以手揶子而死

陸機與弟雲書曰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真怪物也

異物志曰南方人以獼猴頭爲鮓

袁淑排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汉至圖身失所羈束人間馴纓服制惟意所牽登榣而遨抱梁而眠拾摭遺餘於亡所便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夫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初而弗爲王孫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五皆切）䁅（五搆切）以眈（音血）視䁤（音[illegible]）䁳（[illegible]夾切）以䁡（[illegible]恍切）䁧突（[illegible]凌切）高匡而曲頰瞟（音僄）瞑

（切）歷而隨䧟離鼻䶂鮭（許解切）齁（許侯切）以皺（音吸）鰍（許夾切）耳聿役以𥇻（音嫡）知口嗛（呼兼切）呥（音髯）以齡（則咸切）齵（音鄒）脣㱿（苦角切）嚼躡（切）以胈（丑里切）齒崖崖以齡（音齡）齚任（音拃）嗾（音漱）而嚚（入革切）兒儲粮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脨兒蹲而狗踞聲歷鹿而𡿺呻或嗤嗤（昔華切）而嗷嗷（自唱）嗅（丁大切）若啼姿嗛（呼店切）而㹊䪼（音貢）谽閜以項䫉生深山之茂林處嶃巖之嶔崎性徛㯹之猶（音猶）疾態挐出而橫施

猿

說文曰猨食獸也一曰母猴似人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獑胡駿捷也其鳴噭噭而悲

詩曰無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猨屬也

爾雅曰猱蝯善緣孫炎注曰猱母猴也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猿赤足

玃（居縛切）

說文曰玃母猴也

爾雅曰玃父善顧（郭璞曰似獼而大蒼黑也能玃持人好顧盻）

抱朴子曰獼猴及猿八百歲化爲玃

古今注曰猴五百歲化爲玃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玃猱之炙

又曰聞言不可不察數傳白爲黑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與狗則遠矣以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玃老者爲玃大而黑長前臂玃之白腰者爲獑胡

博物志曰蜀中南高山上有物似獼猴長七尺能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每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不取男取去而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猳玃馬化之子孫時時有玃爪者

果然

山海經曰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聲蒼黑群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獠人射之以其毛爲裘蓐甚温煖

蜀地志曰涪陵南界㯳險中有果然獸形如狗子頭似覓其尾柔滑白黑色皮可爲裘輕煖可珍

南中八郡志曰交趾有果然白面黑身毛采班斕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北郡及日南皆有之○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土民人以毒箭射之剝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蓐出九真日南郡○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以名自呼身如猴大面通有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御向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文視如蒼頭鴨脇邊班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肴唯皮爲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一

獸部二十三

鼠

易說卦曰艮為鼠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鼠○說文曰鼠穴蟲揔名也䶂（下孝切）鼠出胡地䶉竹鼠也如犬鼨（音酌）豹文鼠也鼷小鼠也鼩精鼩（其俱切）胡地風鼠也鼢鼠地行伯勞之所化也鼫鼠䶅令鼠也䶗（音洋）

爾雅曰鼢鼠（地中行者）鼸鼠（以頰裏藏食）鼷鼠（有螫毒者）鼶鼠（夏小正曰鼶鼬則穴者）鼬鼠（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鼩鼠（音劬小鼱鼩也）鼭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鼩鼠）鼣鼠鼫鼠豹文鼮鼠（鼮音廷如豹文）鼳（音狄巫覡切鼠而大蒼色在樹上）又鼯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謂之飛生人之呼）

廣志曰（白鼷髭長白鼢書鼯）登若家鼠小異者鼩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裘今當名其裘為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鼠為群害穀麥善走九狗不得惟鼠狼能得之

左傳曰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邑）臧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詩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

又曰碩鼠刺重斂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又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鼸鼠也

詩義疏曰爾雅鼫鼠許慎云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石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云石鼠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之鼠也又鼠不食禾苗本文謂螻蛄為碩鼠亦有五技古今云名此為物異名同故記已

史記曰李斯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入倉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譬如鼠在所自處耳○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得盜鼠及肉劾掠治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漢書曰右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不能自得直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藪故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又曰廣陵王胥將作亂鼠舞王后庭

又曰燕刺王旦將作亂鼠舞殿端門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有辟毒鼠

魏志曰臧洪為袁紹所圍糧盡乃掘鼠而食之

又曰太祖時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囓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其鄧王哀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囓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囓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囓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囓鞍聞太祖笑曰衣在側尚囓况馬鞍懸在乎一無所問

晋陽春秋曰大興中衡陽歐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北史曰盧昶爲散騎常侍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

三國典略曰齊將誅斛律光有三鼠遊於光寢光每投食與之一朝俱死床下

唐書曰吐蕃有草石速古芒莱長二寸狀如針蒿每莖不過三四葉其莖葛其花黃其根連珠如麦門冬有鼠長於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秋鼠皆收此草爲藏多者至數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給鼠粮其國禁殺鼠殺者輒加罪俗亦愛之不殺也

洞林曰鄉里人柳休祖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垂命令兒來從吾乞卦占得頤之復案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當以鼠出而愈者也休祖兒歸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歸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遲就其前蹤蹤伏而不動呼狗囓殺之鼠頭上有灸處病便差

玄中記曰百歲鼠化爲神

鄭氏玄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爲蝙蝠

京房易飛候白鼠舞國門厭咎亡鼠舞於庭厭咎誅死

風角要占曰長居官厭盜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子地穪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地鏡圖曰青玉之像爲女人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

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須有福

莊子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鼷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灌之患

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鵷鶵發南海而飛渡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而仰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相嚇我耶

又曰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文子曰腐鼠在阼燒香於堂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乃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鼠

又曰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爲探鼠所噬失如曰其失勢）

又曰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

淮南萬畢術曰孤目狸腦鼠其穴（以塗鼠穴即去）被髮向北呪殺巫鼠（言有巫被髮北向禹步呪曰老鼠不祥遐自投其死）

又曰投鼠者機動釣魚者浮抗（投鼠發則機動也釣魚者得魚則浮動）也

又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遊俠相隨行於樓下博者射明張中反兩擒而笑載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其夜乃攻於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抱朴子曰南海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

其毛可績爲布

又曰陳安世年十三初爲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拜安世曰得道者當師吾不耆弟子之禮矣死王樂生鼠雖爲帝王死不及生鼠

又曰王棠記稱鼠壽三百歲滿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仲能一年之中吉凶及千里外之事皆知也

典語曰殺獹之狗吠於朝門社稷之鼠竄於宮側

春秋後語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軍於閼與（上黨有閼與聚閼烏葛反與音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也又問樂乘對曰如廉公言又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熏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國之社鼠者

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兎首麋耳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郭璞山海經圖飛鼠讃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倏然皆騰固無常所惟神所憑

本草曰鼷鼠一名隱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

賈誼書曰鄙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貴大之臣近於帝王乎

郭璞注尔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采熒熒以問羣臣下于廉郎終軍荅曰鼷鼠文帝賜縑○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有鼷鼠在氷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熱病也）其毛長可八尺可爲褥卧之可以却寒（治風病也）其皮可以來致其聲聞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輒聚此毛所在鼠輒入）

說苑云梁上鼠飽聞長者論

論衡曰人生天地猶魚生泉蟣虱於人風氣而生焉食鼠腸脹鼠子水午火馬金亦勝木雞何不啄兎火亦勝金蛇何不食猴○又曰鼠舐一篋鮪不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東晳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坐塵不聽左右掃去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異物志曰鼠母頭脚似鼠毛蒼口銳大如水牛而畏狗求田時有水灾起於鼠

西域諸國志曰有鼠王國鼠大如狗着金鏁小者如兎或如此聞鼠者沙門過不呪願白衣不祠祀輒害人衣器

異苑云釋道安昔西方適見此俗嗙去鼠得死人目精則爲王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會稽郡𧑓蟥及蟹皆化爲鼠大食稻爲災始成者有肉而無骨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復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户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十檐水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正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人鼠云吾上屋居棄我何至時奴在屋上奴名同鼠大笑同盜二十萬錢試開庫實如所言奴亦叛去終祚常爲商估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　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

後遂富積二三千万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周南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汝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死我復何道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述異記曰宋車騎大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者其人善卜公甞在内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乃命左右射得内置函中召鐵既至使卜函中何物卜兆成笑曰巳具知矣公曰狀之鐵爲之狀曰充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絶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也賜錢一萬○劉敬叔異記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與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紙裹三斤許珠著奴牀前啾啾如欲語也

又曰南陽趙度少好術藝度有白米爲鼠所盜及被頭把刀晝見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唯止者十餘乃剖腹看臟有米在焉○竇氏家傳云竇攸治尒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煇問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鼮鼠詔何以知之攸曰見尒雅詔案視書果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臣子弟皆從受尒雅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齧映衣乃作符占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齧衣者留不齧衣者去群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梁州記曰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雞犬去唯以鼠惡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出腸）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風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群移而度洮麗二水走上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之山在隴西首陽縣穴入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山石室號金堂内金色有金鼠時見也○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剌鼠至曉夜輒得數十甌

又曰晉寧縣境内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鼠天時將失鼠則從山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穀必盡乾也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其爲狀也偺偍且吁睢離睽（上黜濁）賜（音繹）鬚似麥穟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illegible]耆羸髏（寬申二音）疥癩偏多姦計娛中無敵社記㥯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閑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擲登机緣櫃蹬扉動弃切切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爲辞寔云其頭盜干湯之珍俎傾留髭之香澤傷繡領之斜制毀羅衣之重襞曾詩由是獻覘涙湯爲之被適亦有閑居之士倦游之客絶慶吊以養真素筭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攏虛寂尒乃群鼠乘間東西挑擲或牀上將鬚或戶間出頭貌甚舒暇情無畏懾又領其黨與於茨於歌覆箱塵籐踐薗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謂天壤之含乳

產此物其何益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一

八九子土　九　王椎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獸部二十四

貍　貂　鼬　貚　狶　獺　蝟

貍

爾雅曰貍子貄（[illegible]余至）

說文曰貍伏獸也

禮曰貍首之班然

又曰貍去正脊

魏志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相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晉書曰樂廣爲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曰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貍而殺之其怪亦絕

唐書曰武弘度士矱兄子也父卒廬于墓側晨夕哀號有野貍每至弘度齋時必來求食往來馴狎無驚懼時以爲孝感

玄中記曰鉛錫之精爲狐貍

子思子曰謂狐爲貍者非直不知貍也忽得狐復失貍者也

琴操曰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見一貍見其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爲之弦因曰殘形操

淮南子曰貍頭似鼠以類推也（[illegible][illegible]曰貍食鼠）

又曰貍頭止癩（[illegible]也[illegible]）雞頭止瘻

抱朴子曰虎尾不負貍身象牙不出鼠穴

本草曰貍肉甘無毒主鼠瘻鬼毒氣皮中如針刺

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彼爲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者也

風俗通曰汝陽西門習武亭有鬼魅宿者輒死其厭者皆亡髮北部督郵西平郅伯夷到亭上樓宿誦六甲孝經易本記卧容拔劍解帶夜有正異者四五尺來覆伯夷以劍帶擊魅腳呼下燈照見一老貍正赤略無毛衣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亡髮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神仙傳曰欒巴爲豫章太守先是廬山廟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桮（桮）能使宫亭湖中分風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不知所在巴到自上表說廟鬼詐稱天官故損百姓積歲日夕罪當窮治乞以事付功曹巴身行捕逐如不治討恐其復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至所在推求山川社稷問鬼蹤跡此鬼乃到齊國爲書生齊太守見之既有容美耀又有才辯學識論經說義時在齊人莫不見知太守亦不知是鬼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與太守相見語畢問聞卿有一女壻明五經諸子可得相見不太守請女壻詐病辭不出而巴求之不止壻告其婦言吾今日出必死如何女亦怪之不知何以巴知不敢出乃求奏板一枚并筆書符付太守曰以此與賢女壻自當出也女壻得符流涕與婦辭訣而出望見巴即身體已變爲貍而面故是人也巴厲聲呵言死貍敢尔何不正汝真形即盡爲貍巴復曰斬之亦不斬者而貍頭已斷於地又言取貍子來須臾太守女所生兒已復爲貍子即又斬之巴辭還郡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

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之刀斫之伯祖呼止自與着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語神曰今職在刺舉君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相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幽明録曰吴興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懷忿懟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為無理願尊敕語眇以問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打殺客初猶不敢　後來閉户欲縛便變成大狸從窻中出

又曰董仲舒常下帷獨詠有客來詣語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

隋王度古鏡記曰大業七年五月余自御史告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一鏡六月余歸長安宿於主人程雄家新授寄一婢頗稱端麗名曰鸚鵡余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見便叩頭流血云不敢住余召雄問其故雄曰兩日前有一客携婢從東來來時病困因留寄於此不知婢之由也余疑其精魅以鏡逼之遂自陳云本是華山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久行變惑罪當至死近為府君捕逐逃潛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見養恩厚嫁鸚鵡與鄰人柴華意不相愜逃而去東至韓城遂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儋人也遂劫鸚鵡遊行至此不意天鏡一照自隱無路然為人已久羞復故形願樂飲而因匣鏡置酒悉召雄家類里與共歡此婢大醉起舞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余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生可樂死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歟畢化為狸而死

述異記曰陳留董逸少時隣女梁瑩年稚色艷逸愛慕傾魂貽椒獻寶瑩亦納而未獲果後逸隣人鄭充在逸許宿二更中門前有叩掌聲充卧望之亦識瑩語逸梁瑩今來逸驚躍出迎把臂入舍逸與瑩寢瑩仍求去逸攬持不置中數達旦逸欲留之云為汝烝粃作食竟去逸起閉户絶帳瑩因變形為狸從梁上走去金樓子曰貍之不可摟覆牛不使捕鼠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黄黒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夫餘

關山圖曰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詣闕朝賀獻貂皮

魏書曰鮮卑有貂豽（奴滑）鼲（音魂）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

魏志曰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欲舉國歸吴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異苑曰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擲穴口此物夜出皮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

隋書曰北室韋其俗以捕貂爲業南室韋亦多貂

貀（女滑切）

說文曰貀獸無前足漢律能捕豺貀購百錢

爾雅曰貀無前足（郭璞注曰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類也或曰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也）

廣雅曰豹貀也

唐書曰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貀三頭貀猛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詔諸道廣求此獸搜蹤山谷郡縣告勞防虞龍檻其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逐之及敬宗即位聽復獻之

獋（音睪）

說文曰獋鼠出丁令胡以作裘

魏略曰丁靈國出青獋子白獋子皮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獋皮豹犀群臣以非禮欲不與權勑付使

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焉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曰獋其行如風見則大風

山海經圖讚曰山獋之獸見乃歡謔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貓

詩曰孔樂韓土有貓有虎

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虦（土盞切）貓（郭璞注云竊淺也或曰竊毛貴毛也）

禮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尹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音生）之捷

北史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轉入陁家每以子日夜祠之貓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陁後敗免死

唐書曰高宗廢王后令宮人宣勑示后蕭曰但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良娣承勑罵曰阿武狐媚飜覆至此百千生願得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說自是約六宮不許畜貓

又曰朱泚軍中有貓乳鼠者此獸之爲祥代宗使中宮示於朝宰臣率百僚皆賀崔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官徵其狀祐甫立草之略曰禮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以能除害故列祀典今反乳之是謂失常且貓受人食養而弃職不修亦何異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是天將垂戒故不敢賀衆皆伏代宗嘉其正直

獺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說文曰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猵（音編）獺屬也

遁甲開山圖曰霍灊南岳其獸多采獺（山邊水故有采獺）

淮南子曰愛獺而飲之酒欲養之非其道（言獺欲酒而敗）

風土記曰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白獺將有兵動獺出穴口向嗥也

魏略曰南蠻皆用獺皷其冠

鹽鐵論曰水有猵（音編）獺而池勞國有強禦齊民消也獨獺曰猵群曰獺又如淳博物志曰猵如馬自胷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亭同鄉人吉孟景禧中征遼東時爲遼船吏於海中有猵獺跳上船船人皆謂海神共叩頭敬禮船左武令人去但魚（臘）可烹而食之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經之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經於是唾盤中水即作鯉魚夫人乃唾盤中使成獺而食魚經每共試術事事不如

永嘉地記曰濤山至高常有拾橡者見上有大湖又有自然石橋多獺異色鳥獸

蝟

孝經援神契曰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抑揚

爾雅曰蝟毛刺

淮南子曰鵲屎中蝟爛而漆見蟹不烯

淮南萬畢術曰蝟膏塗鐵柔不折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有白蝟山無石而多蝟也

北齊書曰成帝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以蝟膏絕之至後主名緯亡齊之徵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祕刈麥值暴風雨隱於巖石間避雨去家數里遥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襴（古莧切）衣歌吟而來祕竊怪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祕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祕看之其面並無七孔唯垂鳥毛而已祕驚怖仆地至二更祕兒怪父不至把火尋覓見祕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散走祕至家百餘日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獸部二十五

雜獸
驒騱　昆蹄　蒙頌
贙　雝　蜼
鼳　豦　䮯
㲋　石𣪏　猶
牠　竹牠　原
天狗　猙　貘傻
麈蜀　類　猼訑
狸力　土螻　讙讙
幽鴳　足訾　那父
天馬　[illegible]　朏
文　開明　窮奇
猬裹　彘趡　羬羊
嚚　長古　谿邊
玃　犰狳　渾沌
檮杌　⿰犭焦　無損
綢　齧鐵　飛廉獸
破鏡　猯　犺
猵　麢狼　兩頭獸
獑猢　黃要　含利
玆白　虎豹　聆鼠
⿰犭世羊　猛氏　飛遽
射干　獌狿　蒲勞

驒騱（上音顛下音奚）

說文曰驒騱野馬屬

史記曰匈奴畜則駃（古穴切）騠（下奚切）驒騱

昆蹄

爾雅曰昆蹄研善升甗（孫炎曰昆蹄之馬蹄平如研而善升山甗者郭璞曰秦時有昆蹄研）

昆駼（大胡切）枝蹄研善升甗

蒙頌

爾雅曰蒙頌猱狀（郭璞注曰即蒙貴也似雖而小紫黑色可畜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出之猱猴之屬也）

贙

爾雅曰贙（手大切）有大力（郭璞注曰出西海大秦國有養之似山狗多力獷惡也）

雝

爾雅曰雝如小熊竊毛而黃

蜼（余救切）

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長數尺鼻露上而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也）

鼳（古闃切）

爾雅曰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郭璞曰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為物殘賊也）

豦（音渠）

爾雅曰豦迅頭（郭璞注曰今建平山中有豦如狗似獼猴多髯能舉石擿人）

䮯（音雋）

爾雅曰䮯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騏也

㲋（丑略切）

說文曰㲋獸似兔青色而大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山海經曰彖光之山獸名㲋（郭璞曰㲋似兔而鹿腳青色也）

石𣪏

說文曰𣪏（大木切）類犬膺以上黃膺以下黑食母猴或曰𣪏

似特羊

風土記曰石穀似猴而形短常捕取猴狻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衛（蠝）蝴（蠗 音尼）

猶（余救切）

說文曰猶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猶

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

犹

魯連子曰北方有獸名為犹生而角當心俯屬其角潰心而死

竹犹

徐衷南方記曰竹犹野生長一尺三寸在土穴中常食竹根味如鴨肉

原

山海經曰翠望之山（亦作翠山）有獸狀如貍一目三尾名曰原音音奪眾聲（百言能作百聲）可以禦凶也

天狗

山海經曰陰山濁谷之水出焉有獸狀如貍（貓作）白首名曰天狗可以禦凶

獙（音帶）

（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有獸狀如虎）有爪甲名曰獙（言體有鱗甲也食之不畏雷）

貗獀（上音婁下音搜）

山海經曰貗獀獸食猛獸

鹿蜀

山海經曰杻陽之山有獸狀如馬而白文頭如虎而長尾其音如謠（如人歌）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山海經圖讚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矯騰群

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類

山海經曰亶爰之山有獸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

猼訑（上音博下音他）

山海經曰基山有獸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山海經圖讚曰猼訑似羊眼乃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欲不恐懼厥皮可佩

貍力

山海經曰柜山有獸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土螻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

讙讙

山海經曰翼望之山（翼或作翠）有獸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讙（或作獾）其音如奪百聲（言其能作百種聲或曰奪百物名也未詳）是可以御凶服之已癉（黃癉病音旦也）

幽頞（音遏）

山海經曰邊春之山有獸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名曰幽頞（或作頞也）其鳴自呼也

山海經圖讚曰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

足訾

山海經曰蔓聯之山有獸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笑名曰足訾其鳴自呼也

那父

山海經曰灌題之山有獸狀如牛而白尾音如訆（如叫）名曰那父

天馬

山海經曰馬成之山有獸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天馬其鳴自詨

𪕰（[illegible]）

山海經曰甘棗之山有獸狀如鼣鼠而文題名曰𪕰食之治癭

朏（音斐）

山海經曰霍山有獸狀如貍白尾有鬣名朏朏畜之去憂

文

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有獸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名文

開明

太九百吉　羊　衣嶽

山海經曰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

窮奇

山海經曰邽山有獸狀如牛而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食人或云窮奇鬬人亂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

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獸音如狗嘷食

神異經曰西北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

猾褢（上音滑下音懷）

山海經曰堯光之山有獸狀如人而彘鬣冬蟄名猾褢音如斲木（斲竹角切）見則其縣有徭

[illegible]

山海經曰海王之山有獸狀[illegible]而[illegible]尾音如犬名曰[illegible]

羬羊

山海經曰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有獸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腊音昔）

囂

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有獸狀如禺而長臂其名曰囂

長右

山海經曰長右之山有獸狀如禺而四耳名長右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谿邊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獸狀如狗名谿邊席其皮者不蠱

玃如

山海經曰皐塗之山有獸狀如鹿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

犰狳（上音求下音余）

山海經曰餘峩之山有獸狀如菟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其鳴自叫見則螽蝗為敗

渾沌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狀如犬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物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人有凶德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咋尾回轉仰天而笑

檮杌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焉狀如虎而身大毛長尺（張華注曰言此[illegible]）人面虎足口有豬牙尾長一丈八尺名曰檮杌此獸貪

[illegible]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獸焉其狀如師子食虎食人吹人則病（如中吹人）名曰猛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也

無損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其狀如鹿豕頭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曰無損其肉可作鮓使齧（呂嗇也）肥美而鮓肉懷吞不入齧盡更添肉使復以作鮓如初愈敢乃美名曰不盡鮓

綢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曰綢須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強牽男人將上絕冢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更合三畢而定十月乃生

齧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角足大小狀如水牛其毛黑如漆食鐵而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鋼名齧鐵

飛駭獸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餘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獸死帝發而不埋掛之於苑門皮毛皆爛朽唯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更以繩繫其足閉於重觀後數月往觀唯見繩之所繫處頭尾皆背皆飛去有野人於草閒得其斥脊皆能飛起取還以獻帝乃以野人所獻骨脊及頭尾之骨舂為粉以蝙蝠和為丸以猳百枚其丸夜視之有光服之體有光明

破鏡

漢書郊祀志曰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黃帝用破鏡（孟康曰獸名食父即黃帝欲絕其類使祠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

猯（音湍）

淮南子曰猯知曲穴亦鳥獸之智

狖

說文曰鼠狖蜀善旋

吳錄地里志曰建安陽縣多狖似猿而露鼻雨則以尾反塞鼻孔郡內及臨海皆有之

𤢖（力水力爲二切）

異物志曰𤢖之屬捷勇於猨納面及鼻徵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性畏人見人則顛倒投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斷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罵侍力人云癡如𤢖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𤢖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

一名飛生

麞狼（上章弓初）

異物志曰麞狼狀似麂而角前向入林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得之皮可作履襪角正西蠻南人因以作路𣏌

兩頭獸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陵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有時見之者

獑猢（上音讒下音胡）

蜀地志曰獑猢獸似獼猴為獸奇捷常在樹上欻然騰躍百步五十步若鳥

黃要

蜀地志曰黃要獸一名蟬徽一名度巳驢身狐首生子長

大白活畢逐其母令不得餘將有所求而先見此獸則不得矣

令利

張衡西京賦曰呀令利呀（呼嫁）為仙車。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令利為獸[illegible]能諫禮義乃食口無讒譽

兹白

博物志曰兹白若白馬距牙食虎豹其（狀如昔耳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

虎豹

博物志曰蓬伯雲所說有獸緣木綠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為筆

耹鼠

博物志曰丹熏之山有獸焉狀如鼠名曰耹鼠以其尾飛也

䍧羊（上音琳）

張揖注上林賦曰䍧羊麢羊也似羊而青

猛氏

孟康注上林賦曰蝦蛤猛氏皆獸名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

飛遽

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遽天上神獸鹿頭而龍身

射干

郭璞注子虛賦曰騰遠射干張揖注曰騰遠獸也射干似緣狐能木

玃狿（上音攫下丑延切又音延）

郭璞注子虛賦曰玃狿大獸似貍長百尋

蒲牢

李善注東都賦曰海畔有獸名蒲牢性畏鯨鯨躍擊之蒲牢則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鐘撞作鯨形以擊鐘（[illegible]則[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四

羽族部一

鳥

周禮曰翨人供六禽辯其名物（六禽鴈鶉鷃雉鳩鴿）

又曰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行羽物以羽鳥賜群吏中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大班羽物）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歐烏鳶九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又曰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天子大蜡謂十二月合取万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

又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是時鷹化爲鳩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生氣行羽賦物）

又曰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鳥之可養盛大蕃息）祭祀供外鳥（其卵鳥薦之鳥）四時貢鳥物（鶉鴨之屬以四時來）共膳獻之鳥（雉及鶉鷃之屬）

又曰翨氏（翨音）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養之物於羅中鳥來下則掎其腳）以時獻其羽翮

又曰硩蔟氏（[illegible]）掌覆夭鳥之巢（覆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一歲之號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之射中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禮記曰獻鳥者佛其首

又曰執禽者左首

又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又曰鳥皫色而沙鳴鬱（皫普表切）

又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之屬莫不知

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于亳社如曰譆譆

又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又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曰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又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又曰旅鳥焚其巢

又小過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也）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燠鳥獸氄毛（鳥獸皆生氄細毛也）

周書紊葵曰飛禽走獸畢育于國

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爾雅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之美長醜爲鶹鷅二足而羽謂之禽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又曰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陰數告日五也）

春秋考異郵曰鳥魚者陰中（陽陽中陰）皆卵生以類翔故魚從水鳥從陽凡飛翔羽翮柔良之獸皆為陽陽氣仁故鳥哺公（鳥飛於風魚浮之水是戚陽氣翔動也含二氣故生卵）吞齕者八竅而卵生（鷄雛也）

序命曆羲皇燧人始名物蟲鳥獸之名

尚書考靈曜曰鳥為春候

歸藏啓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占日）殺民是生百鳥

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匿為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又曰楚頃襄王十八年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而召之問焉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音其）鴈羅鸗（[illegible]也鸗音）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稱楚之國大王之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其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青首小鳧鶄青鶄）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則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以[illegible]下[illegible]秦斃等十二國日六）唯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

漢武故事曰武帝作玉堂以玉璧薄椽頭鑄為大鳥黃金塗長五丈棲屋上

續漢書曰楊震將葬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抆抱持終不驚駭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魏志曰高唐隆臨終上疏諫明帝曰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俱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時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其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户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以為妖焉

南史曰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齊書曰曲江公蕭遥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無飛鳥不應弦墜落欣咽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

梁書曰何胤退居吳武丘寺講經論常禁殺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南史曰海中浮鴿山去地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百四五人年並出百歲性學道遣使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illegible]其圖狀則鸞鳥也

又曰梁武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衆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户自户適于西南懸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李樹

後魏書曰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駝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一日能七百里也

又曰彭城王勰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

軍大將軍府驟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所獲驟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目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鳥鼠山絶壁千仞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飛玉漿濟我夷人神鳥來翔

隋書曰煬帝征遼東帝舍臨頓見大鳥丈餘縞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詔虞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又曰大業十二年一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殿堀至明而去

又曰王世充將欲篡位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

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唐書曰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永徽中吐火羅國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駝有翅而能飛行日三百里能噉銅鐵夷俗呼爲駝鳥上以太宗懷遠所致獻于昭陵乃刻像於陵之内

又曰永徽中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又曰大曆八年有大鳥見於武功縣群鳥隨而噪之武功縣神策行營將張日芬射而獲之以獻是鳥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其喙尺三寸其毛色赤形類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吴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莊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得鳥時

孫卿子曰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淮南子曰鳥排空而飛獸蹠石而走

又曰射者扜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鉤不可以得魚遇無禮不可以得賢德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又曰槃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淵

又曰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鸛是也）其當道者雖遠弗釋

（當道謂作向害者也曰不釋也）

又曰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趨捨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

又曰鳥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翔於雲

又曰羽嘉生飛龍（羽加羽蟲之先也蜚龍龍之有羽者）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九羽者生於庶鳥也

又曰蒲且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騖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也

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淮南萬畢術曰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桑木爲人形以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飛鳥自下）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群飛排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

焉烏聚幕中將當賀功增秩烏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烏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也

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士而翔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一弛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公召吏殺之晏子曰諸侯聞之以君重鳥輕士公曰勿殺

春秋後語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各有儔也

又曰魏有更羸者與王處原下仰見飛鳥引弓虛發而鳥墮下魏王怪而問曰何以得至此羸曰此孽生也生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瘡痛

也其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孽餘也言被傷而瘡未差故聞弦驚孽音而隕也五割切與孽同）

又曰燕王使騎劫代樂毅奔趙士卒離心田單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飛舞其上或其下食燕人皆怪之。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春之山飛鳥之所獵春山之澤清水溫泉飛鳥百獸之所飲食

家語曰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對曰此哭非但爲死又爲生離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

又曰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蒼鳥鷹鵰）

又曰稷　帝　投之水上鳥何燠之（投棄燠溫鳥以羽翼覆薦溫之）

白虎通曰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陽氣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之揔名明爲人所禽制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九鳥生於水

衛波傳曰顏淵子路於洙泗見五鳥色而哭哭之鳥也（鯤色日外對截）

廣志曰東齊多鳥爵千百爲群小戶種桑或以爵爲患

文士傳曰張衡有巧藝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數里飛

又曰稽山陰禹葬聖人化感鳥獸故象爲民佃春耕鳥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故縣官禁民不得殺傷此鳥犯者刑之無赦

會稽典錄曰夏方字文昌家遭癘父母伯叔一時死九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夜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

七烏鳥集聚猛獸乳其側

幽明錄曰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樹上有一雙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樹上取鳥未至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歙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墜次因射師引弩射三矢蛇頭而鳥得飛去須臾雲晦雷發驚耳駭目而向鳥罹伺其上毛落紛紛雷其他處鳥亦[illegible]

十州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似菰苗秦始皇時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而遂活也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華山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

荊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鷄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人架犁格

出

又曰夏七月有鳥民樸穀其聲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犂杷上岸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鳳　鸑鷟　鵷　鴻鵠

鳳

春秋演孔圖曰鳳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

禮運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況必切）

又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

又曰四靈爲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之謂

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灾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妻占之曰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曆者也（杜預注曰鳳知時故以名曆官）

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又疏曰鳳皇一名鸑鷟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爾雅曰鶠鳳其雌皇（郭璞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彩色高六尺）

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鳳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鸑鷟鳳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皇翔

春秋運斗樞曰麟得鳳皇翔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雒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再拜受圖

又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柙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卞鳳皇鼓翼而舞

又曰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又曰鸑鷟爲鴻鸑鳳皇[illegible]間隙壑之擊蔚也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惠承天明命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皇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鷰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來則喜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唯鳳爲能究萬物通天地象百物達乎道律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則有福備文武正下國　故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就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　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於明天道也）審地理者昌（昌猶盛也盛於物）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治鳳皇下之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阿閣讙樹（注曰阿閣名宮中之街門曰閣鳳皇巢於阿閣而出讙鳴於朝廷之樹）

又曰堯即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乂百獸鳳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

又曰周文王作豐一朝扶老至八十萬戶草居隨然歌即曰鳳皇下豐也

尚書緯驗曰舜授終赤鳳來儀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苞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一曰口銜）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注曰辯五嬉也度天度數也圖書作朱朱色將光尤爲由出入賓閣出入亦閉戶善哉慶天下興乎也賀世慶盛於時公黃帝中亂理者也鳳遇亂則潛暑表然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鳳皇翔

孝經鉤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計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啄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又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史記曰四海之內咸戴舜功興九韶之樂而鳳皇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漢書曰昭帝始元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　於所集處得玉寶遍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神鳳大集爵皇五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四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曰咸鳳爲寶（鳳靈麟也）神爵四年鳳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帝祠后土神爵鳳翔

又曰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樹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畫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潁川郡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章帝時鳳皇三十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皇十三見明帝鑄銅鳳皇高三丈餘置殿前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

咸以爲鳳皇敗年爲鳳皇元年

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

晉陽春秋曰外平四年鳳皇將九子見鄷鄉之豐城冬復見衆鳥從焉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稱其長者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乃答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又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

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又曰元嘉十四年春鳳皇二見于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

又曰何承天爲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生九子妳母何言耶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以騏驎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閱武堂是日鳳皇見

又曰天監初鳳皇見建康縣同夏里又集南蘭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三年九月鳳皇集東闕民因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聲若其鏘鏘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爲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文緋繩轆轤回轉鳳皇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又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

二石偽事曰石昆降說鄴中有鳳皇將九鶵在延明門外道西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

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書曰薛收從子元敬選部郎邁之子也亦有文學爲收之亞初大業末薛德音及收元敬俱有才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群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皇二見群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臣乃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

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文子曰主有積道德天與之地助之神鬼輔之則鳳皇翔其庭也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爲清角

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迴蒙汜之渚當此之時鴻鵠蒼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介又況鷃雀之類乎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伏羲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夏殷周）周室鳳至於澤德弥衰所至弥遠德弥精所至弥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胸黑故曰尚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鷇

又曰大麟鳳以形爲別　鷙食鳳卵而鳳去則鳳有種明矣

又曰鸞鳳競粒於庭則投辱於雞鶩焉也

鶡冠子曰鳳火鳥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任子曰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龍爲介蟲之長楩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皇卵民食之

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

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而高舉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欲銜枝而亡言兮嘗君之渥洽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

又曰焉鳳皇作鶉籠雖欽翼而不容

又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見盛德而後下宋玉對曰聞鳳鳥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窈冥之中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安寧從鳥凡聲也飛則群鳥從以萬數故古鳳作朋字鵬鳥也其雌皇一曰即鳳皇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紫山白鳳之脯

白虎通曰鳳皇禽之長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西京雜記曰楊雄讀書有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子法言曰鳳鳥蹌蹌匪堯之庭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治則見亂則隱

太元經曰鸞鳳不逮甘於竹實鴟鴞不移於生物醜螭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論衡曰瑞指鸞鳳皇麒麟爲聖人來即是聖人之禽也按聖人遊於人間麟鳳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於

邊外
崔鞶耳林曰神鳥五色鳳凰爲王集於王谷使君得流

又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懽以相保

又曰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于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上多鳳麟數萬爲群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斷弦連刀劍斷研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列仙

傳曰蕭史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日一夕皆隨鳳皇飛去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二曰暄肌常以御寒至厲王末猶寶此物及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弃之翠有殘大破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於王則准千金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來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韋藪謂之曰子必協扶大猷

李彤四部曰帝鳥山谷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九月群鳥常來葬其上

鸑鷟

國語曰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

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三輔決錄注曰太史令蔡衡云毛色多紫者爲鸑鷟

後漢書曰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宣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唐書曰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

鵷鶵

山海經曰南禺之山其鳥多鵷鶵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

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鵕鸃

倉頡解詁曰鵕鸃神鳥飛[illegible]以[illegible]曰鵕鸃似鳳凰

史記曰孝惠郎中侍冠鵕鸃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鵕鸃鵕鸃山雞也毛色鮮明五采炫耀○楚辭曰與垣星之昭晰兮擁朱雀與鵕鸃（朱雀神鳥鵕鸃之鳥也以神物自喻鸑鷟鵕鸃飛能中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揜翡翠射鵕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鸞　鶴　鴻

鵠　鵾雞

鸞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鸞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鸞鳥集

詩含神霧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

尚書中候曰昔者軒提象鸞鳥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日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栖其上白兎遊其下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凰二鸞鳥集原縣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止學宮阜使掾沙疊為[illegible]樂鼙鼓鸞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去

北史後魏柳楷對蕭寶夤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属且謠言曰鸞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理當關中何所疑慮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渚沃之野鸞鳥自歌（海內經太皥鄰之野鸞自歌）

又曰女牀之山有鳥言其狀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說文曰鸞者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氐羌獻鸞鳥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宗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疏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倉鸞之血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歡樂

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鳥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樂

決錄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者有大鳥高五尺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為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色者鵷鶵多青者鸞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鵠今此鳥多青者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避繕繕不起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人安百姓豐樂民歌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崔駰七言詩曰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得合望規啄食楝實飲華池

范泰鸞鳥詩序曰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鸞覩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

鶴

韻集曰鶴善鳴鳥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左傳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毛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詩義疏曰鶴大如鵝長三尺腳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高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漢書曰王莽常以鶴髓漬穀種學仙

後漢書曰鄭弘傳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爲仙人取箭孔宣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孔還之問何所欲孔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爲鄭公風也

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驚唳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經論跪拜壽皆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

琴操曰商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乙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論衡曰藝增篇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此增益也按鶴鳴參天人則不聞鳴在于澤云何謂乎

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歎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人隨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

世說曰劉尊祖少爲殷中軍所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爲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之

又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有懊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述異記曰宋元嘉初潁川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爲窠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輙含粱哺之飲輙含水飲之先令其飽不自食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沖天小者尚不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習舞凌其飛騰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陽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

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䶉（[illegible]）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illegible]）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産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群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嘗半以與女女怒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郡西閶門鑿地爲女墳積土爲山文石爲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

漢武帝內傳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

又曰簫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爲廟時時

祭之有白鶴來止

李尊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去有局任不復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邴原別傳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

永嘉郡記曰沐溪野青田中有雙白鶴年年生伏子長大便去只伯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峯清天明景輙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清響亮徹[illegible]類移林[illegible]白鶴[illegible]峙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懸注遙望如倒挂白鶴因以爲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高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返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

唐書曰天寶中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嶽五稱峯

又曰至德中肅宗降誕之辰有慶雲爲大白鶴飛舞於上所居殿宇翱翔二十餘匝而去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之江海府吸鰋鯉仰齧菱藕奮其六翮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射者方脩

弧矢治矰繳將加已者萬仞之上故晝遊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猶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鶴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鶴舉矣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圓方

述異傳曰荀瓌字叔瑋潛栖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

韓子曰師曠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師曠不得已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爲師曠壽其後大旱

孫氏瑞應圖曰玄鶴者知音樂之節至

又曰黃帝習巖岳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伏侯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雄一雌以灈泉之粟餧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左思吳都賦曰青鶴鶖鶬

鴻

禮記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取其畫書旒擧於旌首以警衆）

又曰孟春之月鴻鴈來（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季秋之月鴻鴈來賓（來賓言止未去）蛤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如戚（戚孫文子邑）

毛詩曰鴻鴈美宣王也（大曰鴻小曰鴈）

又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毛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鴻水鳥也漸進之義高於下而附徵以鴻爲喻儀可貴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渴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爲兩使不通欲拔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爲上客

史記陳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令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魯連子曰展毋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至邑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結紿置鴻耶答曰吾非不能買鴻是上隱君下蔽罪也

尸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

淮南万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盛鴻毛於雞囊可以渡江不溺也）

揚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新論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

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淳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脩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

又曰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乎也

博物志曰鴻鵠壽千歲背胎產也

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孟公明徵之瑀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就徵

隋書曰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之病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覊務既寡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鶱者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

鵠

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而飛去吾欲剌腹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獸令士自殺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其事同）

宋書曰桓榮祖善彈爲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無傷養毛生乃去

南史孝義傳曰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盖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不至者盖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尚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新序曰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對說苑曰趙簡子遊於河舟人古對凡書二說同）

離騷曰綴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

録異記曰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棄屣也

吳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遊者加刑焉遊者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鵠安知王之不知此也可謂知有用之用未識無用之用矣乃取而騎之遂飜然而飛去莫知所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有棲仙之術嘗元會至曉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耽乃驚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異苑曰大亨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鵠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抱朴子曰千歲之鵠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腦盡成骨

列仙傳曰陵陽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鵠來栖其冢邊樹鳴聲呼安安

又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爲産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禽鳥尚然況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楚辭曰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伏侯古今注曰漢惠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爲祥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揚州獻黃鵠鶵五從之于玄武池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淮南子曰鳳皇曾遊萬仞之上鴻鵠鶬鸛莫不憚驚

郭璞賦曰晨鵠天雞（此鵠屬也）

鶤雞

穆天子傳曰鶤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鶤雞即鵠屬也）

管子曰鳧鶩之舍鶤雞之通遠

楚辭曰鶤雞啁哳而悲鳴

張衡西京賦曰翔鶤仰而不逮（薛綜曰鶤雞也逮及也）

嵇康琴賦曰鶤雞遊絃千里別鶴

張華鷦鷯賦曰鶤雞竄於幽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金澤文庫

羽族部四

鴈　五色鴈　白鴈

雉　白雉　射雉

鴈

禮記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鴈北鄉

儀禮婚禮曰下達納采用鴈

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又聘禮曰私覿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

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

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尚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傳曰大夫執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郭璞曰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春秋說題辭曰鴈之言鴈鴈起聖以招期知晚蚤故鴈南北以陽動也（鴈鴈音聲見也聖王聞鴈鴈有音聲知為時節鴈鳥廣日南以常動）

春秋繁露曰凡贄大夫用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

廣雅曰鴚鵝倉鳴鴈也

鴈有行列故以爲贄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讓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漢書曰梁孝王於睢陽園中作鳧鴈池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後漢書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北史曰齊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明月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遲迥之亂也隋將史万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万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略曰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鴈爲業

晉史曰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鈸有篆文示其郡之頻墜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鴈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公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弋繳

山海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乃逝

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秕無敢以粟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吾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又曰齊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有長幼之禮士以雉雉者取其不可狎服庶人以鶩鶩以其無他心也

白虎通曰贄用鴈者取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

楊雄方言曰自關而東謂鴈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鳴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會稽典錄曰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遂哀鳴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因名曰鴈塞

盛弘之荆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聳望崖迴翼鴈達壘矯翼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一石鴈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十三州記曰上虞縣有鴈爲民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荆州圖記曰沮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里脩巖迴亘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偏經其上土人由茲改山名焉

五色鴈

漢書郊祀志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鴈集殿前

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鴈

白鴈

左傳曰哀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而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群駭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與龍登車入郭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

晉書曰載記建元初石季龍饗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雉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

周禮春官太宗伯曰士執雉（[illegible]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

儀禮士相見曰士相見之贄冬用雉（[illegible]）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爲蜃

又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左傳昭四曰郯子云丹鳥氏司閉者也五雉爲五工正（[illegible]）

又曰叔孫豹奔齊（[illegible]）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子長矣能捧雉而從我矣

毛詩邶柏舟曰雄雉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政雄雉于

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

矣君子實勞我心

又曰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雉聲）

又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又鄭小弁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又甫田車轄曰瞻彼中林有集惟鷮

毛詩義疏曰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

有鷮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又曰離爲雉

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象草華蟲雉也）五

又曰高宗肜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爾雅曰鷂諸雉翰雞雉（青質五色）鷮雉（長尾走且鳴）鳪雉（黃色鳴自呼）鷩

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出海中山）鸐山雉（尾長者也）

翰雉鵫雉（今白鵫江東呼白鵫亦名白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即鷂

雉也）南方曰𪀉東方曰緇（音緇女之緇）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說四

方雉之名也書新句鉤）雉之暮子爲鷚（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己

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

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編髮重譯至者六國

周書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暑後

十日雉始雊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云曰白質其實）其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若赤星從東南集於

祠城則若雄雞（如淳注曰野雞鳴也呂方色雉故曰野雞）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于殿庭歷階升堂而雊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之恭隨親行阡陌坐

樹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

鶵親瞿然有頃與恭訣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府掾

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以狀白安

魏志曰管輅至王弘直許有雄雉飛來登直內柱頭大不

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爲渤海太守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

前燒之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

化爲雉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又曰涼武昭王暠字玄盛有雙雉飛出宮內

北史曰後魏孝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嘗天熱坐於樹

下有鷙鳥逐雉（雉逃）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

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

甚偉着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

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如晉陽營台從驛胡太后于北宮

有雉集于御牀有司獲之不敢以聞

又曰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禧之妻

也姿容國色悅而報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拔婢於內唱

言主死黃門郎張準有雉媒正德見而奪之準於華林

法會所罵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略奪太子綱

恐梁主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峯驚乃止正德既出以雉還之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山中多白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焉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唯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抱朴子曰鷄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鶴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寨之計相役御亦猶是耳

廣雅曰野雞雉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楚辭曰彭鏗斟雉帝何饗（鏗彭祖也好和滋味白雉羹以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寶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祠中有聲如雄雉

楊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瑣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長尾雨雪惜其毛栖高樹之上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扇

宣驗記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以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爲苦

白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能房不偏故白雉應）

又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案地域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廣非謂此爲奇

楚辭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注曰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楚楚人）

（沉之南逵不返之）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遌迎也言昭王南遊何利於楚乎以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迎也）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黒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為涼州刺史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疋以旌美之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楚連里木煮白雉而食之

射雉

左傳曰賈大夫（賈大夫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皐（為妻御也之皐澤也）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書曰太祖有力絶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能為害濬乃手自撤壞雉翳權由是遂絶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宋書曰孝武帝嘗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

沈約宋書曰明帝與晉平王休祐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因還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遂拉殺之

又曰到撝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齊書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諫射雉武帝為之止久之永明末上欲射雉子良復諫

又曰蕭景先補中領軍寧蠻騎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

又曰蕭欣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畋焉後張瓌擯罷而卒

又曰桓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

又曰張欣泰為河東內史及還都身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

又曰袁彖為侍中形兒充肥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從步

又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臣吾旦來如皐遂從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騫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情便可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史曰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緑紅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輙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卑

又曰武帝親拜陵祭與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陳書曰新安王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冢出遊田野必與偕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雞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雞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工商執雞（雞主日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雞曰翰音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又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左傳宣下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又成下曰晉與楚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又襄二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又襄三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

又襄五曰公膳日雙雞

又昭五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又昭六曰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介其雞（以芥子擣其羽）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毛詩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

又緇衣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尚書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又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雉未成雞曰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棲於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郭璞注曰蜀雞也雉子名也今江東呼雞少者爲僆鶤古之名雞）

春秋說解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期莫[illegible]（晝爲人制晏早之期）

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鳴

詩記曆樞曰候及東次氣發雞泄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成歲（東及斗寅也承丑之季故謂之次氣也雞爲陽鳥陽也丑之季向晨雞得其氣感之而喜故鳴也）

周書曰大寒之日雞始乳

易通卦驗曰萬民聞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假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

又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遂發傳出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漢書曰徵昌邑王賀到濟陽求長鳴雞

又曰昌邑王之立爲皇太子私買雞豚以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使人家養五雞

又曰王奉先好鬬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其女爲婕妤立爲皇后奉先封侯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甞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二人春到京以暮秋爲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巨卿毋謂元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審也言未畢而巨卿至相隨升堂再拜毋極悅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去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脩曰夫雞肋弃之則可惜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去也自戒嚴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群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清聲激也）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王隱晉書曰郄詵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二年得馬八匹轝棺至冢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從蹤擁衆假号皆平桓氏遂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令逌伐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駈放群雞駭散飛過塹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書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又載記曰苻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驗焉

晉書武帝嘗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今呼爲雞鳴埭

南史曰齊鬱林王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也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動之象雛而未足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武帝覽之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又曰傅乾愛嗜雞肉蔞菜食傅靈越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良叱而語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

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液察知之守令畢集液對衆曰食雞羹何不實質直也逵即伏罪合境号爲神明

三國典略曰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其日將赦堊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星占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爲候

唐書曰劉武周父匡從家馬邑匡嘗與其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懷振衣無所見因而娠遂生武周爲人驍勇善騎射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注曰羊溝鬬雞處）三歲爲株（株魁帥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雞畏狸也）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曰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今蜀雞也）

列子曰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尸子曰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淮南子曰雄雞夜啼庫兵動而戎馬驚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之象令雞夜鳴（取孤桃南北行枝長三尺以爲象金以三歲雄血塗居桶下）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栖也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肉汁曰洎）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illegible]者）

韓詩外傳曰田饒爲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爲飯以霧爲漿也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阯越巂獻長鳴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鬬

崔豹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晝放散食欲取呼名即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輙置錢去

論衡曰傳書言淮南王得道畜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陳子要言有晨雞犬侯鳳鸞亦猶有當世之賓才須故人之執政也

太元經曰雌雞鳴晨雞雞宛頸脂侯墮井河伯除川

風俗通曰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雞者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

又曰臘除夕以雄雞着門上以和陰陽接令人卒病皆殺

雄雞傳其心病風者雞散治之東門雞頭治蠱信善也

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既死羅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葬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内繡神靈變爲雞鍾魂魄化爲雉清鳴哀響來往不絶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荀悦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而安之然入門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天同栖之雞一攔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異之哉

幽明録曰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栖籠着窻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語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越絶書曰雞山勾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陂墟者吳王收雞處

西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又曰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郭子横洞冥記曰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外朝往夕還

裴玄新言曰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俗說以厭癘　或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外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二月東門磔白雞頭可以合藥

本草經曰丹雞一名載丹

又曰烏雄雞主補中其血治踒折骨凡雞肉不食小兒令生蚘蟲又令消顫

葛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冢多有毒氣不可入也宜先以雞毛試投井中直下無毒毛迴四邊不可入也

師曠占曰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雞飛集車上者益遷雌去

雞五行書曰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求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龍魚河圖曰玄雞白頭食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五色殺人

焦贛易林旅之夬曰十雄百鶵常與母俱抱雞捕虎誰者爲怙

又歸妹之無妄曰雞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懼喘

息

又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又巽之遯曰三雞啄粟十鶵從養飢鵶卒擊亡其兩窔

廣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雞金體者美舊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啼於常雞永昌郡無雞

異物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

博物志神農及本草經曰雞卵可以作虎魄法取伏苓雞段卵黃白渾雜者熟煮之及尚軟隨意刻作物形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内着粉中假者乃亂真（此世所作用作無不成也）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書生明術數入亭宿端坐誦書夜半有人着皁衣來户外呼亭主此有宿客耶應曰然暗嗟而去須臾有赤衣問如前生問曰向黑

衣者誰答曰北舍母猪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汝
是誰答曰我是老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毒長四
尺并及猪雞亭遂安靜
劉欣期交州記曰長鳴雞出日南
南州異物志曰狼肓之雞特稟異聲（[illegible]）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又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夢書曰雞爲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爲武吏也衆雞爲
門吏所掩也群鬪舍中爲吏爭訟也
[illegible]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壓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
社意用五色縷長五寸係雞腳將雞[illegible]山[illegible]諸山祠
頭況日以祈爲厭雞（[illegible]）
沈懷遠南越志曰雞冠[illegible]化爲鴻聲清激（[illegible]）
御覽九百十八　宋巳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
爆竹帖畫雞或斲鏤五采及土雞於戶上（[illegible]）
風土記曰乃有雞子（[illegible]）
（[illegible]）
吳錄曰合浦縣[illegible]山雞[illegible]
雞志曰平原太守劉[illegible]山雞毛[illegible]
韓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實可信[illegible]即臺也
高岳巖嶺有鳥若山雞[illegible]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
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人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
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爲之賦甚美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則溺
臨海異物志曰山雞狀如人家雞[illegible]陽諸山中多此雞[illegible]

距好鬪當時以家雞置其處鬪則可得
南越志曰晉城縣多鵕鸃鶾山雞也[illegible]善鬪世[illegible]家
雞鬪之可喬也光色鮮明五采炫耀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山[illegible]
石雞與山雞各別庭高使應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
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入[illegible]
得雉者王雞者霸[illegible]故名
山海經曰[illegible]鳥狀[illegible]（[illegible]）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棲
[illegible]祖中庭曰陽鶩山雞
[illegible]
周書曰成王時[illegible]人獻文翰[illegible]
（[illegible]）
御覽九百十八
說文曰翰天雞也一名晨風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
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
[illegible]
臨海異物志曰[illegible]
毛頭及觜正青[illegible]
南越志曰新夷縣[illegible]雞
尹子曰陽州之雉[illegible]
南越志曰高興縣多吉雞[illegible]
孫綽望海賦曰[illegible]
（[illegible]）
周景式廬山記曰[illegible]
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illegible]鎮於此下住[illegible]之雞一

旦忽雙鬬雞甞人曰雞卒如此吾其終乎因與親知訣別後月餘果卒以知命云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鵝　鴨　鶩　鳧

鵝

禮記內則曰舒鴈翠（鄭玄注曰舉尾舒鴈鵝也謂不利人）

爾雅曰鵱鷜鵝（郭璞曰今之野鵝）舒鴈鵝（郭璞曰尚御舒鴈今江東呼鴚音加）

廣雅曰鴐鵝野鵝也

吳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覡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於苑中架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着上乃使巫覡視之若能說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一白一蒼白者不能飛蒼者飛去董養字仲道歎曰昔有周時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胡白國象其可盡言乎

又曰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曰悅素豪徑前不荅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以日而卒

宋書曰胡藩為高祖從事征廣固四月未拔忽有烏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藩起賀曰蒼黑色者戎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又曰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往候之靜時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適至靜虛己接待乃留帝宿夜設粥無鮭靜伏鵝卵令煑以為食賊平以靜為奮威將軍

又曰劉暄初為江夏王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王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齊書曰卞彬禽獸決録目云鵝性頑而傲蓋比潘敞也

又曰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文誥亦辦

南史曰何遠為武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三國典略曰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挨私通挨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繫書于鵝頸信視之乃挨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李愬襲蔡州兵至懸瓠城夜半雪甚城旁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鴈鵝為旗幟

魯連子曰君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嚬蹙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肉也出而哇之（趙岐曰鶂鶂鵝聲也）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衣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臣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異苑曰傅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秦記曰符堅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

世說曰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鵝鳴喚清長時王逸少爲太守就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携故親命駕共往觀之姥聞二千石當來即烹以待之逸少既至殊喪往意歎息彌日

俗記曰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雙鵝爲後軍別緫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張鴻傳曰鴻爲慕容晃黃門初刑鴻不熟顚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鵝鴨

沈充鵝賦序曰先大夫俞潁川者殊精意於善鵝求得駿鵝類於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頳頭然經潁川之好者無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賦云

崔豹古今注曰夫鵝似鵠而大頸長八尺善鬪好啖蛇

列異傳曰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爲群長老傳言昔有一狸食明日見狸變於沙州之上如見繫縛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究山泉故號爲泉鵝

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呼不止僧使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鍾即入堂伏聽若聞汎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嶺南異物志曰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横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而辟驚癇也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計門垂柳夾蔭池中鵝鴨甚衆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陰溝取塼得一隻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皐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砶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

又曰郡東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時山上起望海舘山下有湖湖中有金鵝飛魚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禄東贊奉表曰聖天子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奴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爲鵝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爲工也

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

得之置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鴨

爾雅曰舒鳧鶩也（郭璞曰鴨也）

廣雅曰鳧鶩鴨也

魏氏春秋曰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臨軍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劒之已書詔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吳志曰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毀之

陳書曰齊人濟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頓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食盡調市人饋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粮數臠人人裹飯媲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三國典略曰高德衆王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群行於庭犬來透逐成碎血

北史曰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

唐書曰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反前忽有野狸入籠中咬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虎血鴨血）等分合和之初生草似胡麻者生取其實合之可以移形易貌

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

傅子曰鴨凡何以服雞凡何以斯販鬬者不知覺何况閑天地乎

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亦謂之文鳥

洞冥記曰武帝昇望月臺南端有三青鴨飛銜而下帝於之至夕鴨宿於臺端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執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

風俗通曰雞伏鴨卵鶵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鶵出而隨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

博物志曰中諸藥毒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頸內病者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喉中即蘇也

語林曰傅信賓毋龕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滅毛放承塵上行落糞轉恐怖

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屬莫不畢備

尋陽記曰周訪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明旦如廁見一白頭翁訪逐之化爲雄鴨還舡欲煑之商人爭看遂飛去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蔡氏化清經曰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譙新言曰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元經曰素嬰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兎白蹄之豕短喙之狗脩頸之馬君子之兒何獨異耶

吳地記曰鴨城者吳王築城城以養鴨周數百里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異物志曰廣州浛洭縣金池黄家有養鵝鴨池嘗於

鴨糞中見麩金片逐多收掬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其子孫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黄氏力殫矣

鷺

說文曰鷺野鳧

春秋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子屋切）

春秋繁露曰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鶩當鳧可不對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兄子嚴敦書云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

崔寔政論曰今下憯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鷄鶩並頸龜身五色紛雜亦可貴於鳳乎

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纔以大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玄鶴二八也

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越地傳曰越人爲競渡有輕薄少年各尚其勇爲鶩没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

鳧

毛詩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又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韓詩外傳曰趙倉唐擎鶵文侯太子擊使於外問太子曰侯何好曰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風俗通曰王喬者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履乃詔尚方訢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

楚辭曰寧與騏驥抗軛將與雞鶩爭食乎寧卭卭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焦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堯德

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

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遲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後周書曰初賀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

周書曰太祖東獵幸城南園臨水見雙鳧爭藻戲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官歡呼拜賀　上命翰林繪工寫之繡素

南越志曰北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松鳧

吳録地理記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頭中有石

冢墓記曰闔閭冢中有玉鳧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毋喪感慕哀聲不絶致飛鳧白鵠栖廬側見人輙去見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毋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戯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鳧鷹常在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以爲藥倍勝餘者

綦叔闘鳧賦曰冠緑葩以耀首綴素毛以點纓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烏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烏

左傳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爾雅曰鸒斯鵯鶋（雅烏也又曰雅烏小而多聲腹下白）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又曰有燕白脰烏鸀山烏鸛（似烏而小赤穴乳出西方）

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烏反哺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烏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照孝也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

漢書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又曰黃霸爲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後漢書馬援曰當吾在西里浪泊間詔書每到腹如湯火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兎産於床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

吳曆曰吳王爲神王表立廟蒼龍門時有烏巢夾雀門上

晉書載記曰慕容沖之亂有群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梁書曰高國有烏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後然後散去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王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毀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卆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

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甚異常童

又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　門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前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

又曰齊世辯性怯武平末爲開府周師入鄴令辯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返顧

後周書曰宗懍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內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群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側負土爲墳乃有鵶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

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將遊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駈不能止

唐書曰武德中張志寬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輒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弔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

又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二州烏群皆去分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故烏口多流血

又曰柳仲郢爲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爲天下軍節度受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又曰長慶中濮州雷澤縣百姓張寔莊榆樹有烏巢因風墜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墜二雛於其巢哺之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除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之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韓子曰夫馴烏者斷其下翎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之畜臣亦然全臣不得全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復祿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抱朴子曰石先生丹法取烏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擣服百日得壽五百歲

說苑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

楚辭曰羿焉畢日烏焉解羽

焦氏易林曰城上有烏自名破家

風俗通曰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爲烏

又曰烏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曰烏號

說文曰烏孝鳥也

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章其行迹云

崔豹古今注曰烏一名鷙鳥

述征記曰相風烏在靈臺上遇千里風則動

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歎曰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睹其所集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服惡烏而畏生懼之

烏吉禽而多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適吳病　四十餘年暫來歸在其家令　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即使發作筮卦中當時得獨踦猪齒之（江東名之爲獨足豬）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藍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如小間吾與郭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魚今匹烏化爲之魚

地理志曰孤山正在江中有烏飛入船人以飯與之烏且飛且啖

譙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孝者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烏者猶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

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役鄰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劉義慶世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下銜長繳繳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繳下樹凡三繳竟烏大鳴作惡聲而去徐後果　遂以惡終

春秋運斗樞曰雒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循物類合

春秋元命包曰日有三足烏者陽精其僂呼也（僂呼溫潤生長之言）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

後漢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七月吳中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道地靜表瑞莫不咸鳳巢閣閣龍躍沼皆宣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包曰人君至治所有慶舜茲來茲異祉周文鼎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愛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爲定惟此大禮景福在民千安敢擬宗廟之善弁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遺進三級

隋書曰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

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又曰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烏獻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踆烏月有蟾蜍（踆蹲蹲止不行謂三足也）

抱朴子曰青谷傳云熒火精生朱烏古今注所謂赤烏者

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以是有慶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有三足烏爲之使

論衡曰儒者言曰中有三足烏日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得立然烏日氣也

張衡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類數奇

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烏者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烏遂累有赤烏來集此

呂隱後務案邑字重曰烏者日中之烏有託體陽精應期
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爲赤
烏
又曰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瑞應圖曰赤烏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
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烏之旗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
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公即太上皇
吳志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赤烏見集於殿前朕所親
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

御覽九百二十　七　田祖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常璩華陽國志曰犍爲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
孝子傳曰吳叔和犍爲人母没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
露降戶
薛綜赤烏頌曰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漢書曰孝昭元鳳三年有白烏數千下集泰山萊蕪山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衆烏從之
和帝元興元年白烏一見廬江足皆赤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内史觀勵學業爲政嚴而不猛
寬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于棠樹就執不動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戚孝孫氏訟名送白烏皓質素
映有若瑤璧爰稽瑞圖寔惟嘉祥
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沈雲位卑最後答
曰白烏王者恭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
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薛綜　烏頌曰粲焉白烏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胥來顧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外平南海輸以蒼烏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
君帝王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隋書曰高祖投禪之年二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
烏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御覽九百二十　八　祖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鵲　山鵲　鳩　鶻　鵯鶋

鵲

禮記月令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又曰鵲之彊彊鶉之奔奔

又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爾雅曰鵲鶪醜其飛翪（郭璞注曰鵲類也翪竦翅上下數也）

易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今失節不巢陽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寒之日鵲始巢）

漢書曰梅福傳云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忽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我婿也

吴志曰赤烏十二年有兩烏銜鵲墮東觀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又曰孫和爲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僚皆憂懼以爲檣末傾危之象

晉書曰王澄爲荆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又曰京李歆時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

宋書曰徐羨之拜司空有雙鵲於太極殿東鴟尾鳴唤

後魏書曰李崇爲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鬭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墮馬腳折遂免於難

又曰李孝貞字元操信州刺史希禮之子也嘗詠鵲其中句云東出朝雨霽南飛夜月明爲知音所賞

隋書曰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房密切）詣其家勞問之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曰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粮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發石車之上人心遂離爲李楚客斬首傳之京師

又曰大曆八年夏四月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隟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賀曰臣聞孝至於天則祥發陵邑德被於物則化及鳥獸伏惟陛下因心廣敎弘道極和時穀霜露之恩流行雲雨之澤故荊聖善裕歆於明誠皇天報貺錫以嘉應異鵲來感翔集可寵跡比人謀事歸神化望宣示中外編諸史冊

又曰貞元四年中書省梧樹上有鵲以泥爲巢

又曰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又曰開成二年三月眞興門外鵲巢於古冢

莊子曰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之

又曰鵲上高城之絶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也

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藩也遊於栗園藩籬之內）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曲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感觸）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內風之所起戶一歲太背風所起也）

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乾鵲鵲也人有吉事之徵則見鵲鵲然西東之撤賤鳴帝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而童子乃棟貞解長不除各有所能也日長短之分也）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鵲歲鵲象者此面棲陽樹來北過鵲陽鳥而動乃上加巢）

又曰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淮南萬畢術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中以與人酒中飲則相思）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還歸丌世民謠憂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鵲一作鵠）嘉命不遷我惟帝女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閒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當此時東方朔執戟在殿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生獨所語者何也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嚮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人君重位乎

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有烏鵲鬪於燕王池上烏墮池烏類君之象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魏太祖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知任自然也

崔豹古今注曰鵲一名神女

王子年拾遺錄曰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解鳴鵲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以飛雌者[illegible]金出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招絲象此也式經二十六篇變曰酉爲烏鵲五行書曰燒鵲巢置酒中令家無盜賊

山鵲

爾雅曰鷽山鵲（郭璞注曰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

說文曰鷽山鵲知來事也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爲一員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鳩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祝鳩氏司徒者也鶻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杜預注曰祝鳩鷦鳩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治民聚）

（故以鳩爲名也）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又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云鳥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

詩曰翩翩者鵻（毛云夫不也詩義疏曰今小鳩也一名鳺夫一名鵓鳩幽州謂之隹或謂鷱梁宋隹）

又曰宛彼鳴鳩（毛云鶻鳩也詩義疏曰班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佳陽人謂之鵻佳也）

爾雅曰佳其鳺鴀鶌鳩鶻鵃鳩王鵻（郭璞注曰鶌鳩今鵓鳩似山鵲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亦名曰鶻鵃雎鳩王雎鵰類江東呼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孫炎曰鶚鵰一名祝鷞鷹鳩一名鳲鳩擭鳥舍人曰鴶鵴楚鳩今梁謂之隼鳩也鵴音鶪）

周書時訓曰穀雨之日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後漢書曰楊由從人飲勑諸生酒三行嚴車去請問其趣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鳥鬬兵之象由去後舍中有鬬者果

殺二人也

魏志曰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壷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

梁書曰庾子與父域爲巴西守卒於郡子與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隋書曰李得饒性至孝父寢疾輒終日不食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後甘露降其庭樹有鳩巢其廬

孔叢子曰邯鄲人正旦獻鳩於趙簡子厚賞之客曰正旦放鳩厚恩也得賞競捕之不如勿賞簡子曰善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乎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之曰鳩今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資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以反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鉤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之梟曰鄉人惡吾鳴鳩曰子攺鳴則可不能攺鳴徙猶惡子之聲○論衡曰夫令鳩雀施氣於鷹鷂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鷹鷂之形大

廣雅曰良皐鳩也骨鵃鴿鳩也役鳩桼鳩辟皐浮鳩鶹也

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

以感思乃作歌

地理志曰滎陽有井漢王避項羽於中鳩飛集井上羽以爲無人故沛公得免因以爲名故漢世正旦放鳩爲是也

焦贛易林無妄之明夷曰千雀万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景毅爲益州太守鳩巢於廳事鶵卵孚育

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傅咸鳩賦序曰余舍下種椒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馴擾偶出之籠無何失之其後時時一來飛翔低徊似有懷焉故聊爲之賦○摯虞槐賦曰春栖數農童鳩

孫氏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

失舊則至

崔豹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鵶生白子

吳録曰赤烏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鳩十九見

張升白鳩頌序曰陳留郡有白鳩出於郡界太守命門下賊曹史張升作白鳩頌曰厥名𦐂鳩貌甚雍容丹青緑目耳象重重

會稽典録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終喪

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户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晉録曰大始八年白鳩二集太廟南門左

左九嬪白鳩賦序曰太始八年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

雙毛色甚鮮晉金行之應也

晉太康起居注曰白鳩見華林令孫邪以聞

廣州先賢傳曰傾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輙去見琦而留

又曰沛國戴文諜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南史曰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户上　方言曰鴉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即罼其後鳩謂之郡罼其闗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音郭大擭）鵖其大者謂之頒（音班）鳩其小者謂之役鳩（音令劉也）或謂之鷄鵻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間謂之佳鳩傳曰鳲鳩氏司空者也

毛詩義疏曰今江南鳥大如鳩而黄啼鳴相呼而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黄當爲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鳲鳩一名爽鳩　又云是鷞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仲春羅鳥獻鳩以養老因行羽物（鄭曰春鷹爲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爾雅曰鳲鳩鴶鵴（郭璞注曰今之布穀江東呼穫穀千戴勝或云鶻謝氏曰布穀近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户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

魏書曰烏丸俗耕種常以穀鳥爲候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以熟穀米（熟亦熟也）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也）

風俗通曰俗説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後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案少皥五鳩鳩民者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楚辭曰雄鳩之耿耿兮（耿耿小貌）讒分分而蔽之（言[illegible]）（雄鳩節之讒人尚復分耿小分高蔽而障之也）

又曰鳴鳩棲於桑榆（言鳴鳩於桑榆之上喜翼得其所）

馮敬通與任武達書曰婦口如布穀

孫卿子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

南方草物狀曰蕃鳩生海邊土元中里民常以臘月正月捕食味如蟹得過千餘不可復食合浦交阯九真有之

鷚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摯以鳥名官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注曰青鳥鶬鴳也立春鳴立夏去）

爾雅曰鳶鷂也（郭璞注曰今鷂雀也捷鳥舍人曰主遮民恨袤不得娶起也）

說文曰鷂鳶也從鳥聲

春秋考異郵曰水滅火故蚩蟄鷂（宋均注曰鷂柔良之鳥鷂秋水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鷂德義少殘百家則鷂無頭

易通卦驗曰立春雨水鷂鷂鳴（鄭玄鷂狀也）

廣志曰鷂常晨鳴如鷄道路賈車以爲行節出西方

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曰鵬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上不過數仞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又曰載鷂以車馬樂鷂以鍾鼓

國語曰晉平公射鷂使竪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射鷂鷂不死搏而不得是楊君恥也勿令遠聞公忸怩顏乃趣舍之注賈逵解曰徒林園中地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雉生鷂

車浚別傳曰鷂雀不能乘激風以飛

鶡鴠

方言曰周魏宋楚之間謂鶡鴠或謂之獨春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郭璞注曰鳥似[illegible]五色冬無毛赤倮晝夜鳴獨春好鳴仰也倒懸也似懸於樹也）

廣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

禮記曰月令曰仲冬之月鶡鴠不鳴（鄭玄曰曷旦求旦之鳥）

又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曷旦不鳴（鄭玄月隨應爭至也八穴寒微也）

說文曰鴠可旦也

鹽鐵論大夫曰鷄鳴夜鳴無益於明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鶡鴠不鳴鶡鴠猶鳴國多訛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羽族部九

鷰　白鷰
赤鷰　雀
舞雀　神雀
赤雀　黃雀
青雀　大雀

鷰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鷰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鳥師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鷰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又曰吴公子禮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也）聞鍾聲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鷰之巢於幕上也（言至危也）

詩曰鷰鷰衛莊姜送歸妾也鷰鷰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鷰鷰于飛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鳥乙鳥也春分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以玄鳥至而生焉茫茫大貌也）

爾雅曰鷰鷰乙也（注玄齊曰鷰梁曰乙）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娀音嵩）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契

又曰陳勝輟耕歎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鷰數万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曰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劾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翔翔殿上既墜下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又曰成帝和平二年秋大水有鷰生雀

又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鷰數千銜土投其穿中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祖餞之賓客並會自起取鷰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輅覆射卦成輅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分翅末舒張此鷰卵也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鷰而食之

晉書載記曰慕容皝時鷰巢于廣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鷰頂上堅毛凡城献異鳥五色成章皝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皝覽之大悅

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姉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鷰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誌後歲此鷰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崔鴻北　錄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illegible]）尺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illegible]）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

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鷰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

淮南子曰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鷰降而達路除道（春分之後）

又曰大厦成而鷰雀相賀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鷰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高誘注曰少選須臾也）發而視之鷰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曰鷰往飛實始爲北音（北國之音也）

宣驗記曰程德度武昌人昔在尋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鷰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出至床前曰却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隱而滅因祕密之。又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可還內思過誤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床有鷰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輙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巢中鷰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恒自悔責客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廣雅曰玄鳥鷰也

說文曰鷰玄鳥也布翅枝尾象形也齊魯之風作巢避戊巳

論衡曰鷰鳥也形似非氣也安得生人且鷰之長不過五寸安能成七尺之形契母適欲懷妊遭吞鷰卵好奇因以爲其生耳

揚子法言曰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注曰朱鳥鷰別名也翾翾飛貌）

博物志曰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又曰鷰戊巳日不銜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鷰窟失火遂焚

越絕書曰吳酈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鷰失火燒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鄱泰玄字義真好黃老[illegible]相傳泰性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有羣鷰數千銜[illegible]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祀

茅君內傳曰句曲山有神芝五種第三名鷰胎芝其色[illegible]形如葵葉上有鷰象如欲飛狀光明洞澈食一株[illegible]太清龍虎仙君

崔豹古今注曰鷰一名天女一名鷙鳥

廣州志曰鷰有三種乳於巖崖者爲土鷰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鷰形似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鷰[illegible]

談藪曰王景素嘗與劉璡同在齊有鷰集承塵飛[illegible]相追景素曰萬物各有性靈而獨栖於翰羽若斯[illegible]也遊則參於雲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illegible]飲形體無累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鷰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一鷰飛[illegible]處則雀重而鷰輕

白鷰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鷰集於齊郡遊翔[illegible]經九日乃去衆鷰翼隨恒有數千

陳書曰高士馬樞目常昏能視闇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千年

抱朴子曰千歲鷰户向北其色白而尾屈陰乾之服一頭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鷰其君且得貴女（今俗名一鷰天女也）

續異記曰孫氏妻見一童子當刖以叙擲之躍入雲中夜聞户外歌曰昔填身豪家窮華泥頭欲死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鷰左目傷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鷰一雙出巢既表青貴官途亦通

京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鷰遊酒泉郡黑鷰列從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鷰來翔被令為賦

赤鷰

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時赤鷰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户遺其丹書

太九百二十二　五　宋本

雀

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為雀

禮記月令曰季秋鴻鴈來賓雀入大水化為蛤

又內則曰雀鷃蜩范（蜩蟬范蜂）

又三年問曰凡生天地之間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失喪其匹至於鷰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春秋外傳趙簡子曰雀入淮而為蛤

韓詩外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蕃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詘一信輟羽雲間蕃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易通卦驗曰立夏暴雀子飛

史記曰趙武成王自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　主父聞之何遂圍主父主父飢探雀鷇而食之月餘遂餓死沙丘

范曄後漢書曰楊由字哀侯蜀郡人少習易為文學掾時有雀夜集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

又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貴相後以為字

唐書曰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瀛關界內蚄蟲食田稼蔓延入平州俄頃有羣雀來食此虫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太九百二十二　六　宋本

莊子曰一雀遇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鷇而弱故反之是長幼也矜獸若此而況人乎此聖人之道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語弟子曰君子慎所從。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

吕氏春秋曰鷰雀爭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自以爲安矣突決上焚棟宇鷰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爲人臣免鷰雀之智者寡矣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治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爵命之祥其鳴即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貴不當也

風俗通曰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亂鬪殺頭縣着樹也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將鵰鷄雀飛集其背上駈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崔豹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家狀如賓客也

王子年拾遺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來吐五色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墳

異苑曰上虞孫家奚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呪蚊䖟悉死於側

又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西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張顯析言曰萬雀不及一鳳凰衆星不如一明月

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尤無尾

舞雀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神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藥有昆丘神雀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奏觴上壽令賈逵作神雀頌

崔豹古今注曰孝哀帝太初三年泰畤殿有雀五色頭冠長寸餘始到時鳥環其傍也

隋書曰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

醼告以此瑞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赤雀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法爲制赤雀集（命將授鉞）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謝承後漢書曰瑯瑘童仲爲不其令赤雀乳廳事前桑上民爲作歌頌

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

唐書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十餘人

極歡而罷

抱朴子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閶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是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孫氏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赤雀者陽精也）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白雀主銜讖券陰主銜精也不來則圖主無後嗣也）

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于咸陽天振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典略曰秦伯出獵於咸陽大雷有火流下化為白雀銜籙書集于公車書曰秦伯霸世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覿白雀繼見

晉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頭集于端門東樹棲翔二旬而去是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為白雀園

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郭敦室

燉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嘗出門見白雀與群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

北齊書曰臨漳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之瑞　樊遜上清德頌十首

唐書曰初高祖於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又曰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衛副率侯君集於納義門獻白雀

又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朕考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得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南越志曰魯城縣多白雀大如鴿素質凝暎

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不疑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羅含傳曰含在家中時有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坐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賈[illegible]嵩臨郡六年白雀見

黃雀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黃者土精）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雀者賞萌余當立

古詩曰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黃雀延頸欲啄螳螂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挾彈欲取黃雀不知露沾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王乃罷

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郎持節候神自大室至於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續齊諧曰弘農楊寶字文淵後漢名士也年九歲時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于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之愍然命左右取之歸致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

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及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仁愛拯救實感成德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於此遂絕寶年生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為宰盛族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寄字叔明東萊人學尚書（[illegible]）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宿翱翔

風俗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為黃雀因以為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家井上有一洗衣石明時見有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居忽求買石未及受錢曠之婦孫氏覩二黃雀鬭於石上疾往取之變成黃金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念之難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為黃雀到十月入海為魚

廣志曰黃雀鐵觜出臨江郡宜陵常歲給大官

青雀

禮記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青青雀水鳥）

劉楨詩曰翩翩野青雀棲竄茨棘藩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猥出蘭蕙中乃至屑何為

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翩翩野青雀栖柾孤且微昔往三河側鼓翼各生歲

梁元詩曰青雀西飛別鵠東翔

大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雁身駝蹄蒼色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大雀

曹大家從兄超為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賦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鴿　鸜鵒
倉庚　戴勝
扈　百舌
伯勞　斲木
鵁鶄　巂
鸅　鶪
鴡　茅鴟
鳶

鴿

說文曰鴿鳩屬也

後魏書曰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梁書曰侯景圍臺城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

隋書曰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崔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壹萬

又曰楊素見赤鴿耿棘高二尺

越絕書曰蜀有花鴿狀如春花

戴祚西征記曰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鸜鵒戲時兩兩相對

鸜鵒

周禮曰鸜鵒不踰濟（鄭司農注云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地氣然也

禮稽命徵曰孔子謂子夏曰羣鴿至非中國之禽也

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也）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袾袾公在乾侯（袾袾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袴也）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故喪勞也宋父定公代立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也死還哭也）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何休注曰鸜鵒猶欲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徵）

春秋考異郵曰鸜鵒者飛行屬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

異苑曰五月五日翦鸜鵒舌令學人語

山海經曰衡山多青臒及鸜鵒

晉書曰鎮西將軍謝尚字仁祖善鸜鵒舞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頃參軍善彈琵琶語鸜鵒每立聽移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如千種一一條列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言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淮南萬畢術曰寒皋斷舌可使語（取寒皋斷其舌可語寒皋一名鸜鵒）

唐書曰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玦數日加大夫

荆楚歲時記曰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

以教其語謂之花鴿

倉庚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綿綿黃鳥止于丘阿

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鸝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常以椹熟時來在桑間此乃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爾雅曰倉庚商庚（即鵹黃也）鵹黃楚雀（即倉庚也）又曰皇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鸝留亦時名摶黍）

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也

戴勝

禮記曰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鄭玄曰蠶將生之候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時始自天來故重之）

爾雅曰鵖（彼及切）鴔（皮及切）戴鵀也（郭璞曰鵀即頭上勝也亦呼為戴勝鵖鴔猶）（鶤鴔語聲轉耳）

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紝降說詩曰戴紝之為言戴勝也陽衒表以期逢蠶珥絲在四月故孟夏戴紝出以任氣成天津也故戴紝出蠶期起（戴紝之明難時急也衒天表候以于期已至也蠶是蠶珥世也）

孝經援神契曰戴紝下蠶始生

魏志曰戴紝鳥巢張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

揚雄方言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鳴謂之鶝鴀自關而東謂之戴紝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紝也或謂之紡澤或謂之輻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鴡鵖（郭璞注尒）（雅曰鴡布穀非戴勝也尒雅紝在戴紝下然曰鶝卬鳥名尒方言倒此戴又失之尒雅同也）

扈

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桑扈竊脂也俗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自啄粟失其性也不能）（以自活）

又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鶯小鳥其鶯然有文章）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摯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預注云扈止也止民使不淫）

尒雅曰春扈鳻（扶云切）鶞（勅倫切）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子夜切）宵扈嘖嘖（郭璞注曰諸扈）（[illegible]）（[illegible]）

山海經曰崌山有鳥焉如鶉赤身白首其名竊脂（郭璞注曰今呼青雀）（為竊脂疑非此也）

又曰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髯飛食之不眴目（上音瞬）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春秋冬夏四扈鳥也）

百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鄭玄注曰反舌百舌也）

又曰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者也（杜預注孝故為）（鵻[illegible]主同[illegible]民）

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太子交咏反舌鳥入殿（宋均注曰交咏飯鯨百）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鄭注禮記云反舌百舌鳥　庾信難曰案緯書反舌蝦蟇也昔於長安與諸生共至城北水中取蝦蟇剥視之其舌反成向此則鄭君得過乎喬房答曰蝦蟇五月中始得水當聒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鳥

易通卦驗曰反舌鳥乃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孔子明鏡曰國且諜反有反舌鳥入宮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後魏書曰汝陽王爲東豫州刺史舉城降梁梁武以爲北道總督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舌同百鳥聽若鼫鼠遂徙合浦

郭愔百舌鳥詩曰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末俗不尚嘿

伯勞

禮曰仲夏之月鵙始鳴（鄭玄鵙博勞蔡邕章句鵙伯勞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爲陰賊也）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伯趙氏司至若也（杜預注曰伯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

詩曰七月鳴鵙（鄭玄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爾雅曰鵙伯勞也（郭璞注曰似鶷鶡而大）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鴂則鳴鴂者伯鷯也鳴者相命也

廣雅曰伯趙鵙也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伯勞鳴

孟子曰南蠻鴂舌慱勞也

淮南萬畢術曰伯勞使虵蚖蟬（乃天使紛也）

又曰伯勞守金人不敢取（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

東方朔別傳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門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當汝但呼李伯當果有李伯當應即入取飲

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國人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曰世同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鵙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栖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栖其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

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好事附名爲之說令俗人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屈原曰鵙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其聲鵙鵙故以音名也

晉書曰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苻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若不鳴令姦壅逼。兵書曰軍行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

京房易妖占曰伯勞聚邑中歲大水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且至鳴於君之宮凶

夢書曰伯勞爲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斲木

爾雅曰鴷斲木也（郭璞注曰斲木食虫因名今斲木有兩三種在山中者大有赤色）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背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啄木異種舌長二寸抄有剌針

裴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閩中名士傳曰薛令之唐開元中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久次難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因幸春宮見之不悅命筆酬之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謝爵徒步東還

鷦鷯

爾雅曰鷦鷯剖葦（郭璞注曰好剖葦皮食其中虫因名之鷯音刀）

又曰桃虫鷦其雌鴱（郭璞注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

詩曰肇允彼桃虫翻飛惟鳥注桃虫鷦鷯是也故爾雅曰桃虫鷦也微小黄雀其鷦化爲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雀

易林亦謂桃虫生鵰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女匠（今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自關而西謂之鸋鴂

爾雅云鸋鴂鴟鴞屬也（非爲鴞）音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

莊子曰鷦鷯巢深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矣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臨危建之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晉書曰張華表孤貧爲鷦鷯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巂（音攜一名杜宇）

爾雅曰巂周也（郭璞注曰巂鳥狀大如鷩別名[illegible]亦云是赤口巂也）

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慙愧且以德薄不及鼈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鵑鳴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

臨海異物志曰鷤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毋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墮子熟鳴乃得止耳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玄肉之美者巂燕之翠（高誘注巂燕鳥名）

異苑曰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發聲者便吐血死昔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即聊學其聲便嘔血死

鵽

爾雅曰鵽鳩冠雉（郭璞注曰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莊子曰青鵽愛子忘親（司馬彪注曰鵽鳥也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鵽羣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之北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爲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矣

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已也雖外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賈生作賦以叙命卒以無患者德勝祥也

鴟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義疏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喙刺如錐取茅爲巢以麻紩之如刺紩韈縣著樹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關西謂之蔑雀或謂巧女

爾雅曰鴟鴞鸋鴂

鴞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鴞

莊子曰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

又曰鴞嗜鼠之鳥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博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非也

淮南萬畢術曰鴞腦令鵜自伏（取鴞腦以塗鵜自即伏不能起也）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市有舞鴞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同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鴟乎

後魏書曰孝武即位嬬嬬諸藩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鳥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鴟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爲鴞鳥跱架上後至省縣巨山上依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鴞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去往崑崙去

茅鴟

爾雅曰狂茅鴟（郭璞注曰鵊鴟也似鷹而白舊注曰大目鴟鴟也）

廣雅曰盧休茅鴟鳩也

左傳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鳶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也）

毛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布翅翱翔）

漢書曰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有鳶焚其巢子墮地黑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丁兼切）墮水中

梁書曰永安侯蕭確字仲正少好弓馬人有笑者確謂之曰吾當爲國家破賊故預習之每臨陣對敵意氣安閑帶甲據鞍自朝至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侯景愛之恒在左右常從景出獵見飛鳶景衆射之莫能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自是王偉忌之

隋書曰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　又曰長孫晟引啓民可汗歸所賜射於武安殺

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列啓民曰目有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列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民列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博物志曰漢舊使棊國送鳶卵給太官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九百二十三 十一 袁宜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鸚鵡　白鸚鵡　赤鸚鵡
五色鸚鵡　孔雀　翡翠
鵁鶄　白鷴　鶡
鵒　鶉　萬春鳥
舍利鳥　六曹鳥　巢衣鳥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葛恪對曰白頭公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名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公者試使恪復索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

山海經曰黄山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璞曰鸚鵡舌似兒扶南徼外出色者亦有純赤者大如鵝也）

又曰鸚鵡慧鳥栖林啄蘂四指中分行則啄地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官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說文曰鸚鵡能言鳥也

文士傳曰黄祖世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鳥射舉巵酒於禰衡曰願先生為之賦事具賦門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鳥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籠參殿然未得鳥之性

張華鷦鷯賦曰鸚鵡慧而入籠

傅咸答李斌書曰吾作左丞未幾而以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親鄉里自願便欲從耳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山中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不可久也便去後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見便入水沾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足云也鸚鵡曰猶知不能然嘗僑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臼一（白大如鴞種五色）大如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盡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後此鳥兩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

又曰廣管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翠毛丹觜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隴山者舒翠飛皆數百隻山果熟者遇之立盡南中大養之切忌以手捫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不啄病而卒余為番禺曾遊新會縣遇安南獄將從獄將軍名（美見代為交趾使也）見養一鸚鵡背尾有深淺綠毛頷前淡紫嫩紅間錯爾勝別類錯毛翅尾甚奇

雲南行記曰嬰崖館磴道崎危又過兩重高山上下各十五里山頂平四望無人煙多鸚鵡

又曰新安城路多蠻戶蓋是茶林英上多鸚鵡飛鳴

周宣夢書曰鸚鵡為士人居宅忽夢見鸚鵡是士人也其在堂上憂數賢

白鸚鵡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山中有鶴白鸚鵡

異苑曰張華字茂先有一白鸚鵡華每行還鳥輒說僮使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出户公猶強之至庭為鸇所搏教其啄鸇脚僅而獲免

南史曰婆皇國宋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

又曰婆利國梁普通三年其王頻伽遣使珠智獻白鸚鵡

隋書曰杜正玄幼聰敏博涉多通開皇末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玄使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又曰獨孤師受蕃客鸚鵡帝察知遂斬之

唐書曰貞觀中陁洹國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獻白鸚鵡長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垂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一○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

闕太九百二十四　三　東宣

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帷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致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檻瞥有鷹至立時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為立冢呼為鸚鵡冢

赤鸚鵡

宋書曰謝莊為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傑也遂隱其賦

南史曰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貢金指環赤鸚鵡

五色鸚鵡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如母鷄（廣志同）

唐書曰太宗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上命左右試牽御衣鳥輒瞋目叱咤岐王能文學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冊首紅臆朱冠綠翼與此鸚鵡異其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常品

闕太九百二十四　四　東宣

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岐王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

又曰元和十年訶陵國遣使獻五色鸚鵡頻伽鳥嶺表異錄曰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鸚鵡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方獻孔雀（方亦戎別名）

漢書曰罽賓國出孔雀

又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續漢書曰西南夷條枝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張揩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孔雀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羣目以為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寘王所上孔雀尾萬枚文采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遙望耀人眼

吳志曰孫休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趾調孔雀大豬

又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孔雀充備寶玩不抑其賦以益中國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西子縣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內及朱崖皆有之

晉書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聲起舞

晉書公孫晧時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

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人畜一頭遣送秣稜和悅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

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又曰文惠太子長懋製珎翫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龜茲國地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養及食乳如雞鶩

唐書曰高祖穆皇后少時父母私相謂曰我女貌非常不可妄以許人當為之求賢夫矣乃於門屛畫二孔雀相對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令射之父母潛相謂曰若中孔雀之目者即以妻之前後射者數千人莫能中高祖後至發各中一目竇公大悅因即與婚

山海經曰南方多孔鳥（郭璞曰孔雀也）

列仙傳曰蕭史吹簫致孔雀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鬬鴨鴈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太玄經曰孔鴈之義可法則也（[illegible]）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之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為鳥不必定合止以音影相接便有孕

楚辭曰孔雀蓋兮翠旌（王逸曰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登九天兮撫彗星

華陽國志曰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異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鴈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捕得畜

之拍手則舞

又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自背及尾皆作貟咮文五彩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末皆作）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棲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

傳巽奢儉論曰豐狐以赤色禍身翡翠孔雀亦灾斯文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指其尾則儛

劉欣期交州記曰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為節

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以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

翡翠

爾雅曰翠鷸也（郭璞注曰似燕紺色出鬱林）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雕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

又曰燕剌王旦郎中侍從著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吳錄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晉令曰翡鳥不得西度隴

倉頡解詁曰鷸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異物志曰翠鳥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

南州異物志曰翠唯六翮毛長寸餘青其翡大於鷰小於烏曰

楊孝元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作巢也

南中八郡異物志曰翠大如鷰腹背純赤民捕食之不知貴其毛羽也

廣志曰翡色赤紺背出交趾興古縣

交州記曰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鵁鶄

太玄經曰翡翠狐鼠好作也

離騷曰翾飛兮翠層（曾舉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翠舉）

楚辭曰翡翠幬（王逸注曰翡翠之羽彫飾幬幔）

宋玉登徒子賦曰眉如翠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錯翡翠之葳蕤（以翡翠之飾步搖置之弁頭也）

左司吳都賦曰山鷄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

劉邵七華曰剪儁陵之縹翠承葱領之君鷄

秦書曰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餘並死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兩不肯解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老子計然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

鷓鴣

崔鴻蜀錄曰蜀連有災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鷓鴣集城

下

異物志曰鷓鴣其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思北其名呼飛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為諸膳也

嶺表錄異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雞多對啼

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本湖）（鳥戲也之義也）其鳴自呼社薄州本草去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白鷴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隻

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曰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王彪之閩中賦曰林鷴縞白○謝惠連雪賦曰白鷴失素

南雲記曰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鷴皆生致之

鶡

說文曰鶡似雉出上黨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為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言鶡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者勇雉也其鬭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晉八王故事曰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投鐵纓紫二節鐵䭾髦繫頭皆用涼州白鶡毛插之若荼天子見之大驚

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其鳥多鶡（郭璞注曰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角敵鬭至死乃止）

蔡子曰將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貴也

鴽

爾雅曰鴽母也其子鶉（郭璞注曰鵪青州呼鴾母廣雅曰鷚鶉也）

說文曰鴽鶉屬也一曰牟母一曰鴽

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日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桐梧也是月鴽故曰鴽華田鼠化鴽鵪州謂之鴾）

鶉

詩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又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

爾雅曰鶉鶉其雄鶛牝庳其子文（郭璞曰鶉鵪屬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生狗

大戴禮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鴽鴽鶉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化而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廣志曰宛鶉以供御

孔元舒在窮記曰趙太龍以鶉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上圍吏民捕取鹽炙食滋味肥美出交阯合浦郡

東方朔別傳曰古人被召見人以囷求鶉鶉飛入囷怒必有罪非入囷罪守故也

莊子曰田鼠化為鶉

淮南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平時為鶉（注去取瓜去瀝置生蝦蟇黃中數日填以血蟇[illegible]壅之埋東垣北鶉[illegible]平日發出之矣鶉矣）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鶉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射天笞地斬社焚之為齊所滅

徐幹中論曰俗士之牽達人猶鶉鳥之欺孺子鶉之性善近人飛不迅行不速似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以將可悟然難可移達人所以終身鳴聲而不捨也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為鴽鼠不化國多貪殘

兵書曰兩敵相當鶉華壁上軍十五日敗

干寶晉記曰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前殿有雉集於東堂○楚辭曰鶉鶉兮軒軒鶉鶉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疋倫

窮神秘苑曰安定原上槃特莫孫以觚爵忽有一鶉飛於觚之上因名鶉觚之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鶉觚縣

夢書曰鶉鶉為鬭相見怒也夢見鶉鶉爭鬭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為鶉鳥

萬春鳥

三國典畧曰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見齊仙都苑上爲造萬春堂以應嘉瑞

舍利鳥

隋書曰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年遣使入貢後遂絶

兵曹鳥

唐書曰崔希喬爲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鷄子數日鷇雛見已踰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鷄劇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今号兵曹鳥

巢衣鳥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忽有細鳥集於帷帟或集人衣襟因名曰巢衣鳥宮内嬪好皆悦之有鳥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寵王莽末猶有一兩箇去來恭羅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羽族部十二

鴛鴦　鸂鶒　鵁鶄　鷗鷺　鶻鵃
鴰　鶖秃　白鷳　鶂　鶢居
鵜鶘　鸕鷀　婟澤　鸛雀　鷔
鶬　精衛　水札鳥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鶤鷄。詩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內有鴛鴦襦鴛鴦被。魏志曰文帝問古夢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化為雙鴛鴦此何為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上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干寶搜神記曰大夫韓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憑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塚相對經宿忽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枝下連其上有鳥如鴛鴦雌雄各一恒栖其樹朝暮悲鳴音聲感人。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疋鳥。楚詞曰鴛鴦兮噰噰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又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疋

鸂鶒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劇談錄曰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水中沙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老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居人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僚無出己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

鵁鶄

爾雅曰鳽鵁鶄（郭璞注曰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畜之以厭火災鳽音肩）

說文曰鳽鵁鶄也一曰鵁鸕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鬬鷄鴨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

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顛生子未能飛皆銜其母翼飛下地飲食

夢書曰夢見鵁鶄居不變也婦見之此獨居也婿見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淫佚遊也

唐書曰玄宗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舡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鵁鶄鸂鶒曷足為貴也

鷗

金澤文庫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生穢葉上名水鴞

說文曰鷗水鴞也

山海經曰玄服國其人食鷗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以雞卵色青頰如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漁人及度海者皆以此爲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豐萬國有五鷗集太極殿前

晉中興徵祥說曰鷗集太極殿殿非鷗所處湖澤鳥也時蘇峻作逆宮室被焚

唐書曰崔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

鷺

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又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詩義疏曰鷺水鳥也好白而潔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鋤遼東樂浪吳楊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解指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之好羣飛鳴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色者舊鼓吹曲有朱鷺是也

爾雅曰鷺舂鋤（郭璞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

穆天子傳曰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有皎者鴼（鴼鳥名音洛）鶣鶣其飛

幽明錄曰巴東有一道士失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古今樂錄曰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南史曰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扇遺之曰此異物奉異人

鶺鴒

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毛詩義疏曰鶺鴒水鳥一名（雝渠長脚）大如鷃雀脚長尾尖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謂之連錢

爾雅曰鶺鴒雝渠（郭璞注曰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鶂

左傳曰正月戊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莊子曰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曰河澤之鳥視而孕曰鶂

錄異傳曰元康中吳興程[illegible]人[illegible]經年弘後得三歲[illegible]發有數小兒或騎公腹或披公髮公因佯眠忍起把得一兒遂化成黃鶂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懸著窗上明日當殺食之比晚失鶂亂公癡遂斷于時人[illegible]者但依弘便癡斷

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

博物志曰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則亦孚

劉楨魯都賦曰綠鴗葱鶬

鸊鷉

爾雅曰鸊鷉須𪆁（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揚雄方言曰野鳬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大者謂之鶻䴊

纂文曰鶣施石撒开零皆野鴨沒食曰鶣長頸曰施多白曰开零在山澗曰石撒

白鶂（鷁音）

爾雅曰鷏烏鸔（郭璞注曰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色背上綠色江東呼為烏鸔音駮）

卞敬宗鶂賦曰烏真野之性備於俯仰之間學視峻步有自卑之志

鴇

詩曰鴇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肅肅鴇行集于苞桑肅肅鴇翼集于苞棘

禮曰鴇肝鴈腎鴇奧鹿胃（鄭玄云奧脾）

鶢鶋

爾雅曰鶢鶋雜縣（郭璞注曰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廣志曰馬鳥鶢鶋

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人養鳥也不如以鳥養鳥（司馬彪曰即鶢鶋也）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東門魯城門）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鵜鶘

爾雅曰鵜鴮鸅（郭璞注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為淘河）

毛詩疏曰唯鵜在梁許慎曰鵜鶘也一名汙澤淘河水鳥身形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赤頷下胡大如數斗囊若有小水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魏志曰五月有鵜鶘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山海經曰灌湖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叫見則國有土功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網若公平無私鵜鶘有一攻魚畏之明主行賞罰如網

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

鸕鷀

爾雅曰鷀鷧（郭璞注曰即鸕鷀也觜頭曲如鉤食魚）

異物志曰鸕鷀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水鳥而巢高樹上或在石窟之間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以充食

唐書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已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北廡祈禱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宰臣等上表陳賀

范汪治咽方曰咽鸕鷀啄即愈治鯁燒鸕鷀羽水服半錢即下若呼鸕鷀鸕鷀亦有下者

婟澤（胡戶故）

爾雅曰鴋澤虞（孫炎注曰尸鳩或謂鴋澤虞其別名郭璞注曰今澤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也）

鸛雀

說文曰鸛雀也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詩義疏曰鸛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君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旱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辟衆人謂之晚暮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萬畢術曰天雄鸛胎日行千里（取鸛鳥胎於月中暴一日一增天雄一月用二十天雄而幷治爲丸大如櫨子欲行吞一丸得鸛雄膽和大良去天雄乃服獨即行千里）

桓譚新語曰昔有鸛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取或雷霹靂起原天不獨在彼而在此其殺取時正與雷偶耳

抱朴子曰以鸛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神農本草曰鸛骨味甘無毒治鬼虫諸疰五尸心腹疾

博物志曰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孚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眞物

列仙傳曰木羽者鉅鹿人母貧賤主助產探婦婦兒生開目大笑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即司命君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生兒字木羽所探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過呼木羽爲我御車遂俱去又二十餘年鸛雀旦以二尺魚着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四十餘年母乃終

鷺

詩曰有鶖在梁

說文曰鶖禿鶖也

環氏吳紀曰嗣主問中書令張尚鳥之中大者唯鶴小者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鶖小者鷦鷯嗣主忌勝己因從尚誅譬曰鶡鴻群晨雞鶖鶴（鶡鵾鷄也鶘吉也鶖禿鶖）

後魏書曰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崔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也昌聞野物入舍古爲不善是以張臶惡偶賈誼忌鵩鵜鶘暫集尚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准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衞侯好鶴曾伯愛鴈身死國

誠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訣其行未遵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弃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南史曰齊晉安王子勛即偽位於尋陽其夕有禿鶖鳥集城上

唐書曰會昌元年六月有禿鶖鳥集于禁苑

鶬

爾雅曰鶬麋鴰（郭璞注曰今呼鶬鴰音竊括一音刮也）

莊子曰大鶬飽食仰天而噓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楚辭曰酸鵠臇鳧（臛也）煎鴻鶬

江賦曰奇鶬九頭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述異記曰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鳴自呼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說精衛無雄耦海燕而生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鷰今東海精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為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娃性遊于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左思魏都賦曰秪秪（䄺）精衛銜木償怨

左思吳都賦曰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

水扎鳥

南夷志曰水扎鳥出昆明池冬月遊於水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鷹　　鶻
鷂　　隼
鴟　　鵰
鷲　　鶚
白鷹

鷹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鷹。禮記月令曰驚蟄之日鷹化爲鳩。又曰七月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昭公四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者也（杜預注曰爽鳩鷹鷙鳥也故爲司寇主盜賊也）

又襄公四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鷹鷙鳥也）

爾雅曰鷹鶆鳩（郭璞注曰鶆當爲鷞字之誤也左傳作鷞鳩是也善擊官故代罪拂之）

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

春秋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

易通卦驗曰鷹鷙者鷙殺之鳥

周書曰驚蟄之日鷹變爲鳩小暑之日鷹乃學習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大戴禮曰正月鷹則爲鳩鷹鳥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知仁故具言之也鳩爲鷹而不仁故不盡其辭

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得施於蹊隧

又酷吏傳曰郅都爲濟陽太守時人號爲蒼鷹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爲掾立秋日文謂寶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後漢書曰崔駰與竇憲牋曰今日漢陽太守率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去欲上幕府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斯乃細人之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賣之

又曰趙勤字孟卿太守桓虞署督郵新野令自責還印綬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即中。馬融與伯世書曰憤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兔毛以乾蔡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晉書曰虞潭字思奧會沈充等逼京師潭起義軍至上虞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破賊必矣後如其言

又曰崔洪清厲骨鯁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又載記曰慕容垂請至鄴拜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羈鞲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

優遊獵

又曰齊鬱林王即位未踰旬多聚飛鷹快犬以粱肉奉之

陳書曰侯安都率水軍於中流斷齊軍糧運又襲秦郡破徐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

北史曰後魏華山郡王澄弟嵩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大怒曰嵩尚大司馬薨殂一月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叔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

又曰齊廣寧王孫孝珩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三國典略曰元坦爲冀州刺史不恤人事專爲聚斂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禽獸春夏捕水族鷹犬常數百頭罟網十餘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

能一日不獵）

唐書曰太宗初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縱任去良犬並解紲放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去陛下久絕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讜

又曰源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伏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眞罪公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不問

又曰憲宗時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當獵院供奉官爲其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横郡邑懼擾官厚礼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

廣志曰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二歲爲撫三歲爲青胡鷹獲麞出盧江

幽明録曰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絶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

大鳥墮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鶵也文王乃厚賞之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逐兔皆以爲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論衡曰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鷹擊雀鷂啄鴈未必鷹鷂南方雀鴈西方自以觔力勇壯相勝服也

泰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鷹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鶴

物理論曰使武士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鷹養鶵也

焦贛易林曰鷹棲茂樹候雀往來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顥爲蜀郡者逐留平云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告人不避顥顥收之使人擊鷹而

士也題班捕甚急翼斷乃止

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

魏文帝荅繁欽書曰商風振條春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

孫楚鷹賦曰郭延君與余辭其後從者鞲二鷹焉以侍側然邊人也好弋獵觀聽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其為相也縣尾闊臆高瞻圓睛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背短頸足若蹲枯○晉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縶纓縷絓於雙骹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然後由其暫斂雖心爲之自爲若乃貌非一體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貴合廬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鈎利腳等劉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班似纈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麁脛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事用但爲絶伴或似鵰頭或以鶚首赤精黃足細骨小肘懶而易驚癡而難誘往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瘦急速消此則有命兎頸猴立是爲無病剛而忌大肥壯弱軟瘦不欲絕肥肯不宜喘生於窟者則好眠巢於木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鴘千日成蒼雖曰排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過大則驚猜將人則剛擾養鵰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必高迴望必華寬齒以取執潤以排寒韝須溫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人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肥骨瘦心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鶻

北齊書曰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賊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隋書曰劉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

唐書曰元和四年詔德昌里綵設弭施合蜜里迦可汗遣使請改迴紇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

又曰元和八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鶻十二命還之

唐杜甫義鶻行曰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飡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來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鷂

爾雅曰晨風鸇也（郭璞注曰鷂屬）

孟子曰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隼

毛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鳥章隼之文章將帥之服）

又曰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隼急疾之鳥）

詩義疏曰鷂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注曰題肩有爪芒爲陽中陰故擊殺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

鶻

說文曰鶻鷽鳥也

爾雅曰鷣負雀（郭璞注曰鷣鷂也江東呼爲鷣善捉雀因名云）

廣雅曰鷂肩鷂子籠脫鶻也

廣志曰鷂子大如胡鷰色似鶻食雀籠脫擊鳩鸛

晉書曰王育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焗性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鶻也

唐書曰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曰太子承乾與漢王元昌相託附承乾賜以琵琶名馬元昌報以鶻子山鷄

又曰太宗得鷂絶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又曰楊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其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辨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又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賀嵯峨山獲白鶻

莊子曰鷂爲鸇鸇爲布谷布谷復爲鷂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

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案劒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

論衡曰儒書稱魏公子方欲與客飲有鸇擊鳩鳩逃公子案下鸇追殺之於公子之前公子使人設罔捕鸇得數十責殺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此虛言也鸇有千數擊鳩飛去安可復得或是捕鸇者折頸也

夢書曰鷹鷂爲攻劇殘心也夢見鷹鷂憂賊人也

魏陳王曹植鷂雀賦曰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軆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

食我命須傾皇天是鑒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遑惶當死歟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畫一翅我雖當死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為鷂所捕賴我番捷躲素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令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汝自今後竟莫復相妬

鵰

毛詩谷風四月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曰鶉鵰也鳶貪殘之鳥也）

說文曰鷻鳶黃頭赤目五色皆備一曰鵰

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貴人從廣匈奴射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

穆天子傳曰春山爰有青鵰執犬豕食鹿

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後魏書曰秦王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落鵰都尉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

隋書曰長孫晟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前後使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友暱近之以學彈射

鷲

漢書曰匈奴有計入漢地直張掖郡（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用為翮）

西域諸國記曰耆闍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鷲鳥常羣居其巔土人號為靈鷲山也（佛國記曰山石頭似鷲阿育王使鑿石假安兩翼兩腳今見存）

林邑國記曰西南遠界有靈鷲鳥能知吉凶覘人將死食尸肉盡乃去家人取骨燒為灰投之漲海

鶚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名王雎一名鶚鵰江東呼為鶚食魚鷙而有別

倉頡解詁曰鶚金喙鳥也見則天下亦能擊殺麞鹿

漢書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

白鷺

爾雅曰揚白鷺（郭璞注曰以鷺尾上白也）

廣雅曰白鷺鷹鷺也

說文曰白鷺王鵰也

崔豹古今注曰揚白鷺似鷹鷂而尾上白也亦名為印尾鷹

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為白鷺為白鷺鶚屬於義無

中央社 以 图 馆

取益蒼鶡大如白鷺而色蒼其鳴曷曷若順又遊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七　羽族部十四

異鳥

鵬　鷖　希有　金翅　意怠

大風　鶼鶼　世樂　端琦　青鳥

冶鳥　木客　𪇆鳥　鵕　鵩

鴝鵒　鵂　鬼車　不孝鳥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水激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注曰扶搖上行風）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有極大物乎對曰有鵬浮遊雲背夌蒼天鼓於天地寥寥乎不知其翮之所在也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一人獻一鷹擊鵬鶵（隕）

異類傳曰漢武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鶵東方朔識之

晉書曰賈彪鵬鳥賦序曰余覽張安世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陋以遠害愚以爲未若大鵬栖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又曰阮脩大鵬贊曰踆踆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又曰習鑿齒詣釋道安值衆僧齋衆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鑿齒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何忽凍老鴟腩腩低頭食

鷖（一名天鷄）

神異經曰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背文曰鷄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勤左足在海北涯右足在海南涯其毛蒼其喙赤其脚黑名曰天鷄一名鷖勤頭河東止海央唯捕鯨魚死則北海水沬利不犯觸人不干物或時舉翼飛其兩羽切如雷如風驚動天地（張茂先曰北海鯨魚而產子多出海溢塞故鳥食此魚海水通流）

希有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銅柱有屋辟方百丈上有一鳥名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一歲再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其喙赤目黃如金其肉苦鹹仙人甘之

金翅鳥

符子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旣得寶千乘衆萬騎矣方欲致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琨玦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弗充生未幾何天其大年而死金玉之珎非乃爲君之患矣

齊書曰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其夢竟驗

意怠

莊子曰東海有鳥名意怠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行列不斥而人不得害以免於患

大風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大風鷙鳥在東方一云大風風伯也）

鶼鶼

周書曰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郭璞注曰似鳧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也）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比翼鳥雌青精見則大水）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古之封禪西海致比翼之鳥□瑞應圖曰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一本云王者有孝德則至

博物志曰崇吾之山有鳥焉一足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鶼鶼見則天下大水

世樂

臨海異物志曰世樂鳥五色頭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則見

端琦

說苑曰晉平公出朝其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鳳耶師曠對曰東方有鳥名爲端琦憎鳥而愛狐今吾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青鳥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三青鳥居（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

太九百二七　三　真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解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西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俠侍王母旁

又曰鉤弋夫人卒上爲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

神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綱道遁在亡杜公不信誣言聖母作姦收付獄聖母從窗中飛去於是遠近爲立廟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鳥便非集物上路無拾遺

晉郭璞青鳥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解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治鳥

搜神記曰越地深山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窠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或夜冥不見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曰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去若不便去但言笑而已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所止者則虎害之白日見其形鳥形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作人形長三尺入澗中取石蟹就人間火炙之越人謂此越祝之祖

木客

異物志曰木客鳥大如鵲數千百頭爲羣飛集有度不與衆鳥相厠人俗云木客白黄文者謂之君長有翼有綬飛高而正赤者在前謂之五伯居前正黑者謂之鈴下緗色而頰雜者謂之功曹左脇有白帶似鞶囊者謂之主簿長次君後其五曹官屬各有章色廬陵郡東有之

太九百二七　四　真

惡鳥

爾雅曰梟鴟（郭璞注曰土梟）鳥少尾長醜爲流栗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祠黄帝用一梟（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

春秋後語曰蘇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博之豎者爲梟鞬詞玄成梟而牟平五白梟鞬古莧切）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言與王之用智不若梟乎至乃止其行

後漢書曰朱浮與彭寵書曰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

晉書曰張重華爲石季龍所攻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

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張就舉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載記曰乞伏乾歸略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北史李元忠性甚工彈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下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唐書曰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淮南子曰白公之爲財若梟之愛其子也（許慎曰梟子大食其母也）

淮南萬畢術曰甑瓦止梟鳴（取破甑瓦向擲之輒自止物相勝其性耳）

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毀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金駒往詰田巴曰臣聞白刃交前者不救流矢急不暇救援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守聊城國之危在旦夕先生柰何不能却若先生之言有以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

說苑曰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鳴梟鳴者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旦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又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一鄉皆惡我鳴故徙也鳩曰更鳴則可不更鳴東徙亦惡子之聲

桓譚新論曰王翁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封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寧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鳥獸尚爲之諱況人乎

又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梟鳴於庭樹府中皆懼余後與典謁侯爭鬭俱坐免

說文曰梟不孝鳥也至日捕梟磔之

蒲壹解擯賦曰甑瓦可以令梟寂

嶺表録異曰北方梟鳴人家以爲恠共惡之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爲勝狸

鴞

禮記內則曰鵠鴞胖

毛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又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又詩義疏曰鴞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施以美故也

莊子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魏志曰夫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

晉書曰王羲之好鴞炙

三國典略曰齊大山王武成之長也母曰胡太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於并州其日有鵶鳴於產帳之上

盛弘之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鵶

廣志曰鵶楚鳩所生如驢巨靈種類不滋乳也

鵩

西京雜記曰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而鳴長沙俗以爲鵩至人家主人當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賈誼鵩鳥賦曰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壽不長爲賦以自廣

漢太常孔臧仲尼之後以才學知名作鴞賦曰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室隅異物之來吉凶是符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玆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眞變性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傅陶鵩鳥賦序曰余既遭王敦之難遂見忌録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鳥入室感賈誼鵩鳥依而作焉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人有怪鳥鳴其屋上者以語公度公度爲一奏符著鳥鳴處其夕鳥伏符下死

鵂鶹

爾雅曰鵋鵙鵂鶹（郭璞注曰江東呼鵂鶹爲忌欺亦曰鵂鶹音句留）

纂文曰鵂鶹一名忌欺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虱也蚤爪音相近俗人云鵂鶹拾人弃爪相其吉凶妄說也

博物志曰鵂鶹一名鵄鵂晝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別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輙便鳴其家有殃

莊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瞋目不見丘山殊性也

淮南萬畢術曰鵄鵂致鳥（以鵄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鳥自聚矣）

南史曰侯景入臺城在昭陽殿廊下居處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使人窮山野捕焉

三國典略曰侯景矯豫章嗣王棟命禪位於已將拜受册命忽有丹觜鵲集於册書又夜有鵂鶹鳴於太極殿上景深以爲惡自控弦伺之

鴆

廣雅曰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欲徵李業爲博士業故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晉中興書曰烈宗詔曰次飛督王饒忽上吾鴆鳥一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侍御史孫雲臨於四衢之道焚燒之

晉書曰石崇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鶵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琴鼓之山玉山豐山岷山其鳥多鴆（郭璞注曰鴆大如鵰紫綠色赤喙食蛇頭也）

淮南子曰運日知晏陰諧知雨

吳氏本草曰運日一名羽鴆

神農本草曰鴆生南郡大毒入五藏爛殺人

鬼車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多鬼車鳥度家家槌門打戶捩狗耳滅燭燈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少女

夜遊好取人家女人養之有小兒以血點其衣爲驗

嶺表録異曰有鳥如鵂鶹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鑠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齧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

三國典略曰齊後園有九頭鳥見色赤似鴨而九頭皆鳴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釣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就毛衣衣此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取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飛去（今謂之鬼車）

不孝鳥

神異經曰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鼻上有文曰不道左脇有文曰愛夫右脇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鳥以顯忠孝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衆鳥　鳥卵　鳥巢

衆鳥

異物志曰錦鳥文如丹地錦而藻繢相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形微大於雉其雌特有文章五色甚可愛

周氏雜字曰鸊鷉鳥似鳧

風土記曰鸛鸛鶖屬飛則鳴其翅肅肅者也

楚辭曰鴻鵠代游曼鷫鸘（曼曼行也鷫鸘後鳥）

風土記曰鷖鵖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鷄生於荷葉上

爾雅曰鸛鷒鶝鶔也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郭璞注云一名[illegible]）

河圖說徵示曰鳥一足曰獨立見則主勇強也

廣州記曰新寧縣有獨足鳥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獨足

臨海異物志曰東垂有一足鳥俗名曰獨足疑是商羊文身赤口唯食蟲豸不害稻粱鳴如人嘯聲將雨轉鳴或曰山謀鳥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山海經曰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孔融周歲論曰儀鳳屯集狂鳥穢之

爾雅曰鶨鶪老（郭璞注曰鶪鶨也俗謂之癡鳥鶨音丑眷切）

說文曰欺老鶨也

左思蜀都賦曰鷩鶴山栖（劉逵注曰鷩鷸鳥名如今山鷄其色黃其鷄色異出江東）

莊子曰周周銜羽以濟河（司馬彪注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屈是以銜他鳥羽如飛過河人之不可求益於物以濟其所短也）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烏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為酒器珎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啖百草木餌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山人遇之既以為香又治雜瘡

南方草物志曰有鳥或名越王鳥大如孔雀喙長尺九寸黃白黑色狀如人畫光飾似漆瑩磨尤益鮮明多持以飲酒出交趾九真

劉欣期交州記曰騬鱸黃喙二尺餘南人以為酒爵

南越志曰騬鱸一名越王鳥

嶺南錄異曰越王鳥如烏而頸足長頭有黃冠如杯用貯水乎相飲食衆鳥鶴取其冠堅緻可為酒杯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五距鳥足有重距一音先顧或謂之先顧鳥似孔雀背連錢文

遊名山記曰芙蓉山有異鳥愛形顧影不自藏故為羅者所得人謂鴝鵒

廣州記曰廣寧縣有金鳥純白口脚如金其鳴自呼

異物志曰鸐鳥大如雄鷄色赤或黑而能鳴彈射取之其肉香美中作炙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南山有鳥時吐物長數寸丹朱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

又曰晉太元中營道令何諧之於縣內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及髀有銅環貫之環大小刻鏤如橄欖子妙絕人工于府京師皆觀之

續表錄異曰有鳥形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莖長二尺餘直而不裊唯尾梢有毛宛如翦羽因目之為帶箭鳥

爾雅曰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郭璞注曰鼵如人家鼠尾短鵌似鵽而小黃黑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鳥鼠同穴山出）

臨海異物志曰江潮海鳥大於鸛喙長八寸潮上即鳴

又曰鶢鶋海鳥也喙長八寸天欲風雨內喙於土中向風

海師以爲候鳴如嘯

又曰蜜母小鳥也色黑正月旦爲蜜蜂周行諸山求安處蜂隨之蜜母暮還入蜂中

郭璞蜜蜂賦曰大君以總羣氏又協氣於零雀毋先馳而葺宇番巖穴之經略（蜜母一名䳾雀）爾雅曰蝎水狗又曰鴢頭爲鵁（焉曰鷗也）

又曰突鶦鳥（孫炎曰鵔鵜水鳥）

又曰鷏蚉母也

廣志曰蚊母吐蚊大如鳩

嶺南異物志曰五嶺溪山深處有大鳥如鶬鶊常吐蚊子輒從口中飛去謂之吐蚊鳥

說文曰鵔木鳥也

南方草物狀曰孔貴如小母鷄

臨海異物志曰獨春鳥聲似春聲聲多者五穀傷聲小者五穀熟

又曰舁鳥舁草占米之貴賤背有舁其鏊舁一度即解米百錢再度二百米舁仍五十隨舁多少以占知之

爾雅曰𪃍鳥唐屠（郭璞注曰以鳥蒼白色）

臨海異物志曰鸕鷀鳴聲哀俗云繼母欲嫁因纛使人守之母逐不還兒因呼母言鸕鷀也

又曰遊鳥如鵝大其色黑以青絲頭繫竹竿呼之即來入手俗言是東海神所養不可食也

臨海異物志曰獨姓鳥如隼其色黑其鳴如人呼鷄聲

爾雅曰鷚天鸙也

南方草物狀曰金吉鳥其大如小母鷄

臨海異物志曰有鳥𪈓儀名曰苦姑

又曰除溪鳥小如鵪鶉甚黑天欲陰雨即鳴音言溪濆

又曰祖端端小鳥天欲雨即鳴

抱朴子曰千秋鳥人面壽如其名

魯連子曰南方鳥名曰邦生而食其翼

南方草物狀曰羽鳥毛羽青黑色小於鳩

俞益期與韓豫章牋曰林邑有鳥名歸飛臨海異物志曰賓飾形大如鵪鶉毛正黑色廣雅曰車擣鷦禮也

山海經曰基山有鳥焉名鷩鵂食之無臥

又曰北海蛇山有五采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

又曰青丘有鳥其狀如鳩名曰灌灌

又曰禱過之山有鳥二足三面名瞿如

又曰松果山有鳥名螐渠

又曰上中山鳥名當扈狀如雉食之不眴目

又曰符禺之山其鳥名鴖可以衛火

又曰英山有鳥狀如鶉食之已癘名曰肥遺

又曰辛塗山有鳥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又曰崑崙丘有鳥名曰欽原蠚獸則死蠚木則枯

又曰灌題山有鳥見人則躍名曰竦斯

又曰梁渠之山有鳥名曰囂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音洞下也）

又曰陽山有鳥自爲牝牡名曰象蛇

又曰廆山有鳥名曰鴒䳇（音鈴要）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又曰丑陽山有鳥名曰䳋鵌可以衛火

又曰翼望山有鳥狀如烏三首六尾其名曰鵸鵌（奇余音）服之使人不眯又以禦凶

又曰青要山有鳥名曰䲷（音窈窕之窈也）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又曰攻離山有鳥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勺形）其鳴自呼

又曰鳥名青耕可以禦疫

又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陽頸）名曰櫟食之已痔

又曰累山有鳥名鸓（音壘）其如鵲而兩首四足

又曰北囂山有鳥狀如人面名曰鷲鶍夜飛而晝伏

又曰太行山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鶹鶴鶄

又曰馬成山有鳥狀如烏白首而身黃足其名曰鶌居食之不飢

又曰號山有鳥名寓狀如鼠

又曰蔓聯之山有鳥羣居而多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鵁鳥

鶄敝（哉）

又曰景山有鳥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

又曰小侯山有鳥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姑習音）

又曰北號山有鳥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虎爪名曰鬿雀食人

又曰羭次山有鳥狀如梟人面而一足名曰橐𩇯（音肥）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着其毛羽令人不畏霹靂）

鳥卵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漢書曰武帝時大宛諸國獻大鳥卵二（[illegible]）條支國有大鳥卵如甕

魏志曰清河令徐孝龍取十二種物着篋中使管輅射之先說鷄子後謂蚕蛹遂一一名之

吳志曰孫權太子嘗嘲諸葛恪曰元遜何不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晉書曰戴安道少時取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文手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絶

唐書曰武德中西蕃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貢條支巨卵

又曰貞觀二十一年西蕃吐陸可汗獻金卵[illegible]刻作禽獸而塗以黃金

山海經曰西王母山有沃民國鳳卵是食甘露是飲

韓詩外傳曰卵之性為鷄不得良雞大育積日累久[illegible]成為鶵

管子曰子夏云彫卵然後瀹之所謂發積藏散萬物

墨子曰以他言非吾者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illegible]

不要也

孫卿子曰以桀詐堯則若以卵投石

又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illegible]）長者不貴非禮義之中也

淮南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卵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雉雊呼卵

淮南萬畢術曰艾火令鷄子飛（取鷄子去其汁然艾火內空卵中疾風因舉之飛）

疊之累卵（取鹽塗卵取出豎上卵累矣）

抱朴子曰夏后始養食鳳卵而鳳去如此則鳳有種（[illegible]）

揚子法言曰雌之不才其卵毀君子之於民（[illegible]）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神仙傳曰有人病就茅君請福茅君鷄子十枚以內帳中（[illegible]）叟茅君悉擲出其中無黃者求差有黃者不能愈以此為[illegible]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若先生者以天地如卵耶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哉○博物志曰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黿鼉諸蛇類皆卵生而影伏

幽明錄曰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志不爲意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羅含傳云吞飛鳥卵

吳氏本草曰丹雞卵可作虎由

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

張孟陽洛禊賦曰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

鳥巢

尚書大傳曰古人鳳皇巢其樹好生惡殺

說文曰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

曾子曰鷹鶽以大山爲下而增巢其上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烏鵲之巢可俯

莊子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又曰鵲上高城之墉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陵風而起

又曰至德之君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而向風一說背風也）

陸賈新語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禼爲杖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九

鱗介部一

龍上

河圖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檢黃金繩黃芝爲泥章曰黃帝符璽（春秋運斗樞同）

又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又曰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

星經曰東方七宿皆蒼龍（凡有鱗之蟲[illegible]龍爲[illegible]之長）

歸藏明夷曰昔夏后啓土乘龍飛以登于天睪皐陶占之曰吉○周易乾卦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

又曰坤卦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文言曰雲從龍

又說卦曰震爲龍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龍昇天

尚書中候曰黃龍負卷舒圖

又曰青龍銜玄圖

大戴禮冠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

禮記禮運曰龜龍在宮沼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淰潛藏也）

禮含文嘉曰龍馬金玉帝王之瑞也

左傳昭五曰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不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又昭廿九曰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言人實不智而謂之智非龍智也乃不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養也）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其君名也）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也）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illegible]鬷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嘉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

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有神龍二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又曰黃帝得土德黃龍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

漢書曰惠帝二年正月兩龍見[illegible]井中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爲漢土德黃龍見張蒼以爲水德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爲博士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男子十人沈木化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兄推爲哀牢主○魏志曰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爲友號曰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黃龍十三（明帝[illegible]）高四丈置殿前

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産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又曰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慕容皝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皝親帥羣僚觀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還宮殿赦其境内號新宮曰和龍宮

晉書曰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作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苻堅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又曰呂光伐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嘆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契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不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

又曰雷煥子華度襄水劒躍入水化爲龍

又曰初桓温南州起齋悉畫龍於其上號曰盤龍齋及玄篡而劉毅字希樂討玄玄死於盤龍齋而毅居之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峯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悦之

宋書曰徐羨之嘗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又曰傅亮率行臺迎宜都王王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異龍躍出負王舟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吾何德以堪之

南齊書曰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也

又曰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宗室多遇害其夢竟驗。梁書曰武帝郗后素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宫井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道龍出處爲窟若數百斛圜（湍音）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拒任約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若待明日攻之當不損客而自破賊

陳書曰隋師濟江荆州呂肅敗後別帥衆世寵領大艦詐降欲燒隋艦吏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色象各長十

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懾不覺火自焚故隋文下詔以告郊廟

又曰宣帝初在江陵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毋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

後魏書曰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

又曰正元元年有黑龍如狗南走宣陽門躍穿門樓下而出此魏衰之徵也

後周書曰大象中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鬭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隋書曰源師初在齊遷在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也

唐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玄金也形圓斜廣尺餘高六七寸

又曰先天中玄宗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蜧自池中而出雲霧四布應時澍雨

又曰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湖中有龍鬭傾里閭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精二禮及史記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齊州祥產山之北次第而垂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没

後唐史曰莊宗時五臺僧誠惠自號降龍師帝雅重之每屈膝施敬諸王嬪御皆爲之拜誠惠恚倨坐而受之初自臺山謁帝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恚怒曰吾有毒龍五百宜勞于命一龍揭片石常山其爲沼乎踰年而滹沱大溢敗鎮之郛或聞其言益以爲神驗是帝敬之愈篤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與井中龍出民有子丹三人同覘之即時皆卒龍既出澍雨漂沫城內居民濟之以械登城以避水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函天地欲上則陵雲欲沉則伏泉

又曰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色黑不可以北

又曰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丙丁殺赤龍於南方庚辛殺白龍於西方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言則禁天下之行也

孫卿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也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者也（新序）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得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又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

歸與其父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破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悟子尚奚微之有哉

韓子曰夫龍之爲蟲有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淮南子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務矣）

又曰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夏禹之佐也初鑿井泄地氣以役必竭池而漁故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一曰龍在淵泉下恐害又遠去之）知愈多而德愈薄矣

又曰夫騰蛇游霧而騰龍乘雲而舉

又曰虎嘯而谷風生（虎陰中陽獸也與風同類）龍舉而景雲屬（龍陽中陰蟲也與雲同類）

又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之奉也（奉助也）

又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噓爲夏）

新言曰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

又曰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朝堂窮則身親畎畝

抱朴子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又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出浮其初出乃長十數丈於是方士更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以疏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賣之一龍直數十斤金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四集

又曰有自然之龍有虵蠋化成之龍

又曰夏時龍生於太廟之中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江黃龍負舟人懼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奈何憂於龍龍弭耳而逃

又曰晉文返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虵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虵從之得其露雨一虵羞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

家語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長水之怪龍罔春生夏長秋藏冬蟄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太昊包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又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登羣臣從持龍髯髯拔墮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山海經曰夏后啓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千里

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爲神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

鱗介部二

龍下　蛟　螭

龍下

孫氏瑞應圖曰黃龍者神之精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漉池而漁德達深淵則應氣而游池沼

酈善長水經注曰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遍千里○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石井崗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咒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崗

又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菵草置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寄載往南令船內閉戶船主闚船下有聲如在樹杪試窺之有二龍負船一宿至宮亭湖還豫章○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水懸船而行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曝鰓龍門垂耳轅下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赤不毛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其行道因成土山故因名也

西河記曰張駿立謙光殿殿成後池中水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遍變綠色駿即為銅龍以厭之駿卒不勝此殿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方言曰龍未升天曰蟠龍

齊諧記曰蛟龍畏楝樹葉五色絲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又駕九色之班龍

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公與所用竹杖騎之忽然如睡已到家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

楚國先賢傳宋玉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料江海之大哉○王子年拾遺錄曰方丈山一名巒雉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如山阜膚血如流水燕昭王時以龍膏為燈光清澄若水光設五色人以為瑞

沈懷遠南越志曰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常隨水而下入于海有毒傷人即死

人物志曰龍神不處阻澤之水鳳凰不翔羇羅之鄉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使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而皆活是為穿胷民

又曰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織梭還挂於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騰躍而去

任昉述異記曰漢和帝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

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池中在後漸出令僧取之以寺衣食恃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又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槃陁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乃捨之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蛟

禮記月令曰季秋伐蛟取鼉

史記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晉書曰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之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家語曰竭澤而漁則蛟不處其淵

山海經曰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又曰檮過山有虎蛟魚身蛇尾音如鴛鴦○淮南子曰蛟龍殺於泉而卵剖陵

又曰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飾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蛟）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以喻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有兩君也）

又曰流源千里深淵百仞非爲蛟龍也

又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illegible]）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又曰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illegible]）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蛟龍有毒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將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曰此中腐骨[illegible]也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捕賊爲賊所傷道逢闇見神女以[illegible]管中一丸藥與服即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床玉[illegible]

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請陽九百六之數[illegible]曰自頃四海水減溟湖成山濠城之餘萬丈之蛟不[illegible]運之度唯叩天索水解訟於南斗上府三反煩於[illegible]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西京雜記曰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illegible]河潰沫流波凡數十里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裴淵廣州記曰新寧郡東溪甚饒蛟及特害人曾於魚梁上得之長丈餘形廣如楯脩頸小頭胷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臨一符與水中少時見一蛟死浮出○博物志曰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濟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鱗介部三

龜

爾雅曰：龜三尺賁（今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有六眼龜）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左倪不類（行頭今江東所謂者以甲卜審）右倪不若（行頭右庳為右食甲邪皆靈）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靈龜也）四曰寶龜（書曰遺我大寶龜）五曰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

又說卦曰：離為龜。

京房易緯曰：靈蓍四十九莖，下有千歲神龜守之。

焦贛易林曰：龜猒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其都市。

尚書皐陶謨曰：昆命于元龜。

又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於背中，赤文朱字。止壇場沉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沉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于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雒書曰：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周禮天官上鼈人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又春官下龜人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黿。（甲類秋乃堅成故是月登取）

又學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

又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負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

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左傳襄二十三年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臧文仲所居大龜也）曰：紇不使，失守宗祧（祧廟），敢告不弔（言我為人後不紇至於道而失守）。紇之罪不及不祀（不祀絕也宜有後也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其從可也）賈曰：聞命矣。再拜受龜。

公羊傳定公曰：弓繡質（讀猶）龜青純（純緣）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偉哉。

史記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龜。

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謂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生能行氣導引。又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網當吾路泉陽漁者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平曰龜也王求之泉陽豫且曰夜半舉網得龜使者載

行入端門見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於是元王擇日齋戒以刀剝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

魏略曰文帝時神龜出於靈芝池

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於霸水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錄曰河出大龜枯死於平墩濟東送之侍郎王弘以爲字文允得龜滅亡之徵也

晉書曰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二尺背上有文象八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夢於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也其後竟驗。又載記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阜乃叙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是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

南燕書曰永明年唐浩獻青毛神龜一頭。梁書曰元帝爲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也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丈令弟子掘得一龜長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出此已數百歲若不遇我豈見天乎自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去

陳書曰武宣章皇后母嘗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而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隋書曰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

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絶

唐書曰先天二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眸腹下有玄文象圖文

梁記曰崇天真宋年許州獻綠毛龜[illegible]以居之目爲龜堂

晉史曰安州李金全之將叛也[illegible]介蟲[illegible]銳首能將尾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而殺之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其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

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乎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又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若漁何得荅曰且之網得白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覽九百卅一　五　王金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曰牛蹄彘顱亦骨也而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也

抱朴子曰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以采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虵也稱時君者龜也

又曰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饑餓見冢中先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奔寘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老乎曰言乎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而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放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稷粮之珠而放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于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

金樓子曰黃金滿篇不以殺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

又曰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淵島嘗有商人依其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千人

又曰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尺腹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蹲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知存亡吉凶之變

又曰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潛）我迎歲

覽九百三十一　六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以無戰子以爲何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又曰晉屠岸賈欲追趙氏趙盾夢見叔帶持龜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

國語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家語曰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者孰爲賢乎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孰克如之

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既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焉。又曰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荆揚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轉赭即從行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瘡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又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為時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煑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孔氏志怪曰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船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船宿歡宴繼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為龜送之於江

廣五行記曰晉孝武太元中吳郡岑泉為司藏造碑於江畔湖西之村見石龜載碑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在腹下其月泉暴亡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命錄之謂之龜曆（伏滄唯常功悛密曰胡書龜曆之文）

又曰周時城陽雨錢終日方絕王莽時未央宮雨五銖錢既至地悉為龜兒

又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靈龜

孫惠龜賦曰有黼衣之大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黼車之岸兮駕雲霧而翺翔風雨為之奮衛兮五色藩以俎俱

李顒龜賦曰負版離象位定坎居賤彼犂顒貴我靈蓍行

洛川見緯書洞祕賾通玄乘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二

鱗介部四

鼈　黿　鼉　吊

鼈

易說卦曰離為鼈

爾雅曰鼈三足能（今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蜃

周禮天官鼈人曰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鄭司農云籍謂以刺泥中搏之）春獻鼈蜃

禮記曲禮上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

又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魏略舊志曰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娠後生子王捐之於圈中猪以氣噓之徙馬欄馬以氣噓之王疑之以天子乃命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而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後魏書曰夫餘之臣以朱蒙善射欲殺之朱蒙母以告朱蒙與烏連二弃之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欲濟無梁蒙告水曰我是河伯外孫今逃追兵垂及如何於是魚鼈並浮為成橋朱蒙得渡追騎不得渡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隋書曰崔弘度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是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其隱

孫卿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淮南子同）

莊子曰埳井之鼃謂東海鼈曰吾跳梁井幹之上入沐缺甃之岸樂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時八年七旱而岸不加損夫不為湏臾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蛙聞之適適然驚規然自失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妻之市買鼈以歸潁水以為渴因縱而飲之遂失鼈

淮南子曰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以瞥瞥瞥見）

又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又曰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立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

又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鋣而爭鷄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貴也）

又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實也（鷹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

說苑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辱安從至乎

國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

幽明録曰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乗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江際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制期須得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入立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鼉自忿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因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吊

裴氏廣州記曰吊蛇頭鼉身亦水宿亦水栖俗謂爲吊膏至輕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唯鷄卵盛之不漏磨治諸毒腫絶驗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三

鱗介部五

蛇上

周易繫辭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螣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螣蛇）蟒王蛇（郭璞注曰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又文下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又襄三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又襄五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道拔劍斬之遂行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過而殺之嫗因忽然不復見

後漢書曰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蒜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乃立吐一蛇

晉書曰杜預先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而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又曰樂廣常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而解沉痾頓愈

又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蟒及小蟒耳間垂肉似童孝幘小蟒亦然

又曰慕容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又曰沮渠蒙遜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爲一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回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

南史曰梁主友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州苑復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勑所司即日取數十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賑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

梁書曰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矣

陳書曰後主末年昏淫政亂秘書監傅縡上書諫諍後主遏令自盡死後有惡蛇上屋來靈床當前受祭酹而去復來百有餘日時有彈指聲俄而陳滅

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其豫州刺史高仲密以孝牢叛死者數千人後武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年崔讓初見座密遂在格上衮膺帶

化爲赤蛇讓公異之竟爲畜所殺

又曰薛潛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潛以爲不祥歸而憂悸母適而問之潛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潛母語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吾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壽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

又曰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如牛吼執仗者斬之明日戰大潰走馬歸國

唐書曰太宗[illegible]騎[illegible]戰[illegible]遂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illegible]登丘而[illegible]賊衆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觸[illegible]驚起因見賊至遂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illegible]以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illegible]以爲神異焉

又曰開元二年趙州[illegible]曰姓禱[illegible]爲神名有蛇[illegible]數于[illegible]樹下爲[illegible]一[illegible]雞[illegible]蛇[illegible]蛇腹皆有[illegible]又曰[illegible]群聚於[illegible]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illegible]蛇一[illegible]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而養飼之無便劍[illegible]主人路而[illegible]而去

又曰楊朝晟爲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命掘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致祠焉

又曰罽賓國有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後唐史曰清泰三年春有蛇鼠鬬于師子門外而鼠殺蛇

晉史曰高祖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有鼠與蛇鬬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志之後唐果滅於中

周史曰太祖常寢紫宸見五色小蛇入頷鼻間心異之[illegible]知其必貴敬奉愈厚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illegible]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卮四升卮章移切）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兵攻齊齊畏公甚戰勝而不知止猶爲蛇足昭陽解軍而歸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蚓螾同

韓子曰昔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illegible]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後

又曰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illegible]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又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illegible]必有殺子者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illegible]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illegible]一

秉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若萬乘之御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乃負傳而隨之至逆旅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蚺蛇大蛇也其長數丈）

又曰犧牛騂毛宜於牲其象以致雨不若黑蜧（黑戾黑色蛇屬之戾潛於水神象龍致雨也）

又曰神蛇能斷而復屬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又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而處（容成黃帝時造曆上）記嬰兒於巢上致餘糧於畞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

又曰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

淮南萬畢術曰烏冢蛇肝病不苦（取烏冢蛇所各等治和丸吞諸病賁欲作吞一也人作蛇矣）

抱朴子曰巳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又曰或問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曰昔員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去也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登愈

又曰蛇類甚多惟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者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

山海經曰泰華之山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又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類也）

又曰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如鼓人擊好身音吒）

又曰鮮山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又曰黑齒人爲人黑齒有蛇一赤一青在其傍

又曰雨師妾爲人黑手各操一蛇

星經曰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耶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速得國之祥太子遂不反伏劍而死

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蛇其高如隄横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陵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脩德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身善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戒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新序同）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之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新序同）

列仙傳曰玄俗者自言河間人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

酈善長水經注曰南鄉故城城南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十圍長三丈小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少日果死

又曰漢水又東合洛水水有二源合注壑於神蛇戍西左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

鱗介部六

蛇下 虺

蛇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得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衆蛇居之無人民多神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長萬里蛇常居此山飲食滄海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道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猛於尾緣背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

裴淵廣州記曰晉興郡蚺蛇嶺去路側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積聚成丘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嶠山有漢太傅陳蕃冢墓西有廟名曰宮渚昔值軍亂開墓有二寶劍人爭拔指劍[illegible]忽化蛇圍繞冢前驚雷震雨時竟不得焉

宋永初山川記曰興古郡有大蛇[illegible]

又曰榮華縣有飛蛇

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有大蛇多爲人害不可得居帝遊圓丘以蛇黃瑞獻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illegible]如瓊玟之類

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樵採設爲此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

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廣志曰永昌郡有歧尾蛇

又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芳藥之[illegible]出血則身盡潰九竅血出而死

列異傳曰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劾百鬼衆魅有婦爲魅所病侯劾得大蛇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鳥過亦死侯劾樹夏枯有蛇長七八丈懸而死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又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

又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赴喪所以頭擊柩涕血俯仰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又曰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便取煑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於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死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閒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急縛口鼻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異苑曰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餘遺竹見一宿竿成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又曰新野稚巷常與奴婢居野舍每至飯時輙有一物來其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飴之遂經數載產業加焉奴後竊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爲飽少時而死

又曰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瑠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於是資業日登經年遂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其世求吉去凶其唯龍乎

又曰魯國萍縣象山上有寺廟令民欲架室若輙見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好恚怒死受蟒報爲此宮亭廟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之宮亭泊舡遇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舡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舡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蛇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尋柴民所居蛇里是也

幽冥錄曰會稽剡溪姓之婦初產一男又生一蛇長二尺許便逕出門去後數十年婦以老終祀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頃之見一蛇長十數丈腹可十餘圍入戶逕造靈座因至柩所繞數匝以頭打柩目血淚俱出良久而去

又曰會稽郡吏鄮（縣）縣薛重得假還家夜戶閉聞妻牀上有丈夫眠聲喚妻久從牀上出未及開戶重持刀便逆問妻曰眠人是誰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重熟知有一戶擾突了無所見見一大蛇隱在牀脚酒臭重便斬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數日而婦死又數日而重卒死經三日復生說始死有人桎梏重到一官府見官寮問何以殺人重曰實不曾行凶曰寸斷擲在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此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當用爲神而敢淫人婦又妄訟人勅左右召來吏卒乃領一人來著平巾幘具服淫妻之過將付獄重乃令人送還

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玄瑛嘗之官濟浙江壞古墳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之後到郡果有赤蛇在銅虎符函上蟠去家人撲殺之尋後玄瑛爲徐嗣所害

又曰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守東陽父亡家有大蛇有人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枝其冢置井家人棄會所獻唯仲文居喪如故然仲文後竟爲宋高祖所戮

又曰陳時吳興顧楷在田上樹取桒葉見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從蛇相次或三尺或五尺次第入穴皆有數百條急下樹有所入之處了不見有一孔楷還家稍病口瘂不復得語

又曰東光人東方飛龍病甚夢化爲大黑虵以告其妻旣死遂有大黑虵入室上棟間飛龍諸子將殺之其母曰此是爾父諸子不用母言遂殺之卽日暴雨諸子皆震死前

唐景龍文館記曰興慶池者長安城東隅形勢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后初有居人王純掘地得黃金百斤致富官司聞之齎加搜獲純懼投於井中縣官窺之見雙赤虵仰首張吻遂不敢入純以此金當爲巳復入井取之還見赤虵赫然蟠屈純懼而出其夜井水涌溢漸成此池可廣百餘頃

嶺表錄異曰南土有金蛇亦名錫蛇又名地鱓州土出黔中桂州亦有卽不及黔南者其蛇麁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又曰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

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於口卽深入林樹閣其首伺鹿壞爛角墜地）鹿身方爛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又曰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恐他人見復受其禍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

吳氏本草經曰蛇脫一名龍子單衣一名弓皮一名蛇附一名蛇筋一名龍皮一名龍單衣

楚辭曰蝮蛇蓁蓁封狐千里

傅玄神蛇銘曰嘉玆蛇靈斷而能續飛不湏翼行不假足

楊雄客難曰獨不見翠蛇絳螭之將登天乎必聳身於蒼梧之淵階浮雲翼疾風而上

虺

毛詩鴻鴈斯干曰唯虺唯蛇女子之祥

國語曰吳伐越越王請盟吳王將許之申胥（申胥伍子胥）曰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睨辭順志虺而弗摧爲蛇將若之何吳王不聽乃許盟

搜神記曰陳留阮士禹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虺成於鼻中

任昉述異記曰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而爲角龍又千年爲應龍○楚辭曰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孔融荅路粹書曰朱彭冠賈之徒當世壯士惡相攻能爲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虺相齧適足還災其八身誠無所至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五

鱗介部七

魚上

星經曰天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則河海出大魚

周易姤卦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又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明象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毛詩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宜薦）

又魚藻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云頒大首皃也）

禮記曲禮曰凡祭宗廟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尚書益稷曰暨鳥獸魚鼈咸若（注咸順鼈之物）

左傳昭元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又昭元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春秋運斗樞曰四方煩擾小民失恩虎銜魚

爾雅曰魚有力者徽（強大多力者音暉）魚枕謂之丁（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燎之

漢書曰陳勝吳廣爲屯長領兵戍漁舉大討威兵士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人魚腹中兵買魚見書

東觀漢記曰世祖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士吏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

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魏志曰黃初六年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譙時后從兄弟欲遏（水取）魚后曰今奉車所不足豈此魚乎

吳志曰孫權時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晉書曰王延性仁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

又曰五部單于賢王劉豹妻呼延氏魏嘉平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而去

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又曰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爪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魚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

沈約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幸華林園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唐書曰中興元年義師下未至竟陵三十里魚長三尺躍入御舡中

梁書曰張昭字德明幼有孝性父漢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又曰王僧嘗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金城太守胡曷叛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舡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曷請降軌宥之

後魏書曰高祖幸清徽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北史曰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

常苦難得後宅忽有泉出而魚遂得以供膳時人因謂其泉爲孝泉

隋書曰虞孝仁性奢華常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又曰大業中納言楊達言於遼水造御舟有白魚躍入舟內○又曰乞伏慧爲濂桂二州總管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音賽）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

唐書曰眞臘國地饒瘴癘毒蠚（[illegible]）海中大魚半出望之如山

又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餽貴戚太宗知而數之

又曰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又曰開元二十一年𧂐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奏曰魚能爲圖河洛所出比之盛明彼何足云

又曰吐蕃國在吐谷渾西界其春夏軍粮資鮑魚以給之

國語曰周文太子發耆鮑魚太公爲其傅曰鮑魚不登俎豆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山高者獸脩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又曰因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放魚於木沉鳥於淵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列子曰八紘之北有須海魚廣千里其長稱焉

孟子曰有餽生魚於子産子産使校人畜之池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子産曰得其所哉校人曰孰謂

子産智吾既烹而食之矣

又曰故爲淵歐魚者獺也爲叢歐雀者鸇也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也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故鳥飛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又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又曰任公子蹲會稽釣東海朞年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

又曰井魚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輪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顧子曰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鉤不知勝之負進有須臾而死利能誘也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

淮南子曰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

又曰火上蕁水下流故鳥動而高魚動而下

又曰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又曰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又曰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皆有所餘也

又曰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

又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又曰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而棄餘魚（甚足故也）

又曰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則魚腦減

又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猨依林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殫盡也）

又曰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猨賜者非負而緣木縱其所之而已

又曰畜池魚者必去猵（音編）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又曰臨河羨魚不若歸家織網（羨欲也）

又曰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

又曰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喘知也）

又曰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

又曰季子治亶父三年（宓子賤）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也）見夜漁者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季子曰季子之德至矣

抱朴子曰取一把婁丸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湯中猛火之上其銜藥者游戲湯濟不死

又曰丹陽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皆浮水側赤光上照取此魚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

金樓子曰專諸學炙魚者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專諸進利剛刀藏著魚腹中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弦章入公曰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者弦章曰君好之則臣服君嗜之則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戰國策曰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三言者靖郭君見之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使更言之曰海大魚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今齊亦君之水也靖郭君乃止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之後得大者今臣且欲棄前所得者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視臣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

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之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曰再拜而受掃地祭之

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畋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

又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又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宋王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取珠魚皆死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乏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且今行之矣於是乃遣使恤鰥寡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說池中魚人姓字居近城門城失火延及其家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重謹也

又曰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為瑞故名鯉字（伯魚）

論衡曰釣者刻木為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動作魚似真真魚並來會聚土龍之象何以不能致雨耶

又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

顏氏家訓曰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大木大如魚

又曰江陵高偉隨顏之推入齊世九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見羣魚齧之而死○三輔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後昭帝小不能復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喪居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

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官得生鮮截竹筒盛（魚一頭）置江中妻得之笑曰是我壻寄乃以進母○又曰陳玄陳太子也從母譖之陳侯令自投遠水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代祈雨往往有驗

又曰昔人有東海遊者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纜舡復飄蕩向者孤洲大魚也怒棹揚鬐吹波吐浪去疾風雲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

鱗介部八

魚下　鯉魚　鰋魚　鱣魚
鯖魚　鮔鰽魚

魚下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玄中記曰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水爲血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魚倉

三齊記曰青城山始皇祭此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四里變亦如血于今猶赬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湖鄉連水邊有石魚形若鯉相重沓如雲母炙之作魚腥

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蟬或飛則凌雲沉泳海底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有洞淵廣千里有魚身長千丈鱗色斕徧鼻有角時鼓舞戲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雲上就而視之此乃魚噴水爲雲也

又曰夏鯀治水無功沉於羽淵化爲玄魚大千丈後遂死橫於河海之間後世聖人以魚爲神化之物以玄字合於魚爲鮌字

崔豹古今注曰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別耳目鼻與人不殊見人良久入水而沒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於江中流化而爲魚今江中有名吳王鱠餘魚者長四寸大者如箸猶作鱠形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嘗晴望海中二山如黛漁人云去岸兩廂各六百里一旦暴風雷且霧露皆腥雜以泥涎七日方已屬有人從山來說云大魚因鳴吼吹沫其一鰓掛山巔七日山爲之折不能去鳴聲爲雷氣爲風涎沫爲霧

又曰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怪異土人嘗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水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

嶺表錄異曰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爲町疃伺春雨丘中貯水即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也

異苑曰永嘉有人斵水捕魚宰牲祈祭了無所獲將薦饗之其夕夢見老公云諸君何小停夜聞杷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斵以爲鮓頓得百薄故因以百薄爲瀨水

述異記曰桓冲爲江州遣人周行廬山見一湖中有赤鱗魚使者欲欽水魚張鬐向之乃不敢欽

又曰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魚躍出而降雨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後釣於澤纜所共飲魆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出船去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湖中正帆忽有鯉魚跳入船破魚得書刀焉

廣五行記曰唐儀鳳元年博州僧正滿行同九俗鱝數頭於房作鱠食之至夜四更忽聞寢外有暴風聲乃夢一佛二佛二金剛語滿云爾是何物小兒將繖汚伽藍金剛手執棒棓閇目因而兩目不開矣

又曰曹宋二州西界大劉陂村人陳君少小爲捕魚業於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其痛即止後爲村人盜其網去數日之間不勝痛苦而死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宋玉對問曰夫鳥則有鳳魚則有鯨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夕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

東方朔答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四太今卅六　三　单未九

曹植答崔文始書曰臨江以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鯉魚

河圖曰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毛詩宛丘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又臣工潛曰鰷鱨鰋鯉（鰋音偃）

東觀漢記曰姜詩字士遊性至孝母常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微而涌泉出舍側并旦出鯉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丞侯儉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以所懸枯魚以示儉終身不復食魚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父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又曰劉聰將趙染爲索綝所敗殺其長史魯徽劉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齊書曰崔祖思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鱠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

南史曰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魚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恩云當令君延筭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詹公古得道善釣者）

又曰牛蹄之涔無盈尺之鯉（蹏涔牛處）

四太九三卅六　四　禾九

符子曰務光自投盧水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金樓子曰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鱗之數等

家語曰孔子娶于宋并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三日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因名子曰鯉字伯魚

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者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博物志同）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住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水中令

無鱗魚必生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郫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爲醬

列仙傳曰呂尚釣於磻溪三年不獲比周曰可止矣尚曰非爾及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

又曰涓子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魚腸中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

又曰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期日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

又曰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著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恠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耳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年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

太九ヨ卅六　五　任成一

續述征記曰梁孝王家中有數尺水有大鯉人謂有靈不敢犯

宣城記曰臨城縣蓋山有舒姑泉相傳云昔舒氏女未嫁與其父採薪此女坐（處化爲清泉其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而泉涌）有朱鯉一雙及命作樂泉故涌出

河洛記曰諺云伊洛魴鯉天下最美洛口黃魚天下不如

崔豹古今注曰兗州人謂赤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驥黃鯉爲黃雉

搜神記曰宮亭孤石有估客至都因市一刀置神廟中而忘取至湖中忽有一鯉跳入船破之得刀（具魚部中）

續搜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言及左元放爲曹公置鱸魚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二鯉鼓鰭在水中

又曰會稽鄮（音懋）縣有女子姓吳字望子爲蘇侯神所愛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望子嘗思鱠一雙鮮鯉應心而至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犀簪吏過宮亭廟請福神下教求簪而盛簪器便在神前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去達石頭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魚得之

又曰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而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梁郡有清冷淵水面闊二里許即衛平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横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是時大雨溝渠皆滿忽有大魚似鯉而頭一角長尺餘鱗正赤從清冷水出頭長三尺許入横瀆泝流西北十餘里不沒入通濟渠于時夾兩岸隨看者數百人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太九ヨ三十六　六　成一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

廣五行記曰隋煬帝大業初爲詩令宮人唱之曰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江上游意欲垂釣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鯉魚即唐之國姓俄而唐有天下故歌辭曰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古歌窮厰辭曰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衣裳不覆胻

鰋

爾雅曰鰋（今鰋額白魚音偃）

毛詩鹿鳴魚麗曰魚麗于罶鰋鯉（鰋鮎）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爲郡法曹吏正月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且明府之德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並弗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濵頗能水戲乎荅曰可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而白魚跳入舡中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

酈善長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南流經大坊嶺下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弥者常尋之旁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漸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經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短長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及入有採食者美珎嘗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釣於溪得白龍子明解釣謝之後數

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龍來迎之

鱣

毛詩谷風四月曰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又詩義疏曰鱣身似龍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後漢書曰楊震常客居湖城衆人謂之晚貴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不生鱣鯉

抱朴子曰探鷰巢而求鳳卵捜井底而捕鱣魚雖加至勤其非所有也

水經曰漢水又東爲鱣湍洪波奔盪崩浪雲頹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爆鰓失濟故因名湍矣

又曰鱣鮪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張衡西京賦曰鱣鯉鱮鮦

郭璞江賦曰魚則叔鮪王鱣

孫綽望海賦曰文鯉黃鱣

鮪魚

爾雅曰鮥（音洛）鮛（音叔）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荊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鱏音尋）

毛詩淇澳碩人曰施罛濊濊鱣鮪撥撥

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黒頭小而尖如鐵兠鍪口在頷下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進特[illegible]呼）

淮南子曰夫牛蹄之涔不生鱣鮪

又曰禹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出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

抱朴子曰寸鮪汎盪啼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蝪宛轉巢栘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

博物志曰河陰油穴出鮪魚焉

鮔（公路反）鰽（武亘反）

魏武四時食制曰鰽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爲

淮南子曰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鮪五鱏魚也天子乘舟摘魚者以薦進廟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鮔鰽漸離

左思吴都賦曰筌鮔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七

鱗介部九

魴魚 鱮魚 鯈魚 鯋魚 鱨魚
鮒魚 鮑魚 鰻魚 鱒魚 鱧魚
鯽魚 嘉魚 鰽魚 鯊魚 鱸魚
鯔魚 鯶魚

魴魚

爾雅曰魴魾（郭璞注曰江東呼魴爲鯿一名魾音毗）

山海經曰大鯾居海中（鯾即魴也音鞭）

毛詩宛丘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又關雎汝墳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又七月九罭曰九罭之魚鱒魴

陸機毛詩疏義曰魴鰥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脆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刀口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魴故其鄉語曰居就梁水魴

說苑曰陽晝謂宓子賤曰吾少也賤不知理民之術有釣道二焉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宓子賤曰善（[illegible]）

宋玉釣賦曰左挾魚罶右執橋竿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

鱮魚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魴及鱮（音敘）

毛詩義疏曰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音連）或謂之鱅

水經曰沔水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水山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鱮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取之美珍常味

潘岳西征賦曰素鱮揚鬐

鯈魚（音條）

爾雅曰鮂黑鰦（郭璞注曰即白鯈也江東呼爲鮂囚音二音）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水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全矣

山海經曰帶山茈湖之水其中多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已憂

又圖經讚曰泊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山經則（鯈鰷二音）

何敬祖詩曰屬耳聽鶯鳴流目玩鯈魚

鯋魚

爾雅曰鯊鮀（郭璞注曰今吹沙小魚體[illegible]文也鯊沙鮀陀二音）

毛詩魚麗曰魚麗于罶鱨鯊（鮀也）

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

鱨魚

毛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鱨揚也音常）

毛詩義疏曰鱨一名楊今黃頰魚是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

鮒魚

周易井卦曰井谷射鮒（王肅注曰鮒小魚也）

廣雅曰鯖鮒也

莊子曰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邑金貸

子二百金可乎莊周忿然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可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鮒

說苑曰魏楚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魏楚欲伐齊願先生共寡人憂之髡曰臣見鄰人之祠田也以一簁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曰善立爲上卿

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恒洲有溫湖鮒魚生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

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有美鮒踰於洞庭溫湖

古樂府罩辭曰罩初何得端來得鮒小者如手大者如籊孝子持歸遺我公姬安得此魚適與罩并從今以後但當求鮒

劉邵七華曰洞庭之鮒出于江岷弘腴青顱朱尾碧鱗

鮎魚

爾雅曰鮎（別名鰋江東通呼鮎爲鮧鮧音提）

廣雅曰鮷（音提）鰋（音偃）鮎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蒸鮎

永嘉郡記曰洊湖溪中多大鮎昔有流得一死者頭大五六圍

廣五行記曰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一柱壞以他柱易之家人取故者爲樵中得一鮎魚長尺餘尚活至後敬淳坐綦連煇被殺

鱯魚

廣志曰鱯（音畫）魚似鮎大口

鱒魚

爾雅曰鮅（音必）鱒（才損切似鯶子赤眼鯶音混）

毛詩九罭曰九罭之魚鱒魴（鱒魴大魚也）

毛詩疏義曰鱒魴鱒似鯇魚鱗細於鯇也赤眼多細文

唐書曰吐蕃國有臧何去邏些三百里東南流衆水湊焉南入崑崙國其中有魚似鱒而無鱗

張衡七辯曰鞏洛之鱒割以爲鮮分芒析縷細亂蚕足

鱧魚

爾雅曰鱧（郭璞注曰鱧鮦也自亦[illegible]鱯也）

毛詩魚麗曰魚麗于罶魴鱧（鱧鮦魚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魴鱧爾雅曰鱧鮦（音同）也許以爲鰹魚機以爲鯉狹而厚

梁書曰林邑王逸死奴文簒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而化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入者文當王此國因斫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爲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林邑國記曰范文得鱧魚變爲鐵斫石如斬盧世傳魚刀

鯽魚

水經曰青林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

南夷志曰蒙舍地有鯽魚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昆池南接滇池冬月多鯽魚

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外矣時年過五十乃始仕州郡

梁書曰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躁虐綸怒令吞䱇以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

淮南子曰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惡蛇與蠋故曰異也）

抱朴子曰田地既有自然之鱓而有荇莖苓根土龍之屬化爲鱓

韓子曰䱇似蛇而漁者取䱇而畏蛇利之所在皆爲賁育

顏氏家訓曰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又曰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魚（音善）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爲鱣魚按魏武帝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尺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記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乎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俗五月以薤蒸鱓而食凡鱓魚夏出冬蟄亦以將氣養和實時節也

徐表南方草物狀曰白鱓生溪邊土穴中長五尺所大三寸里民刺取細槿二寸若酒煮食之滋味如黃鱓味交阯九真有之

劉敬叔異苑曰廬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皆死人髮變而爲鱓今上蔡西岑軍與府司馬張逝瞻湖際有一棺棺頭有曹衆試令撥看即是髮亦有未都化者一說云生以粖潘沐死則髮爲鱓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鱓死後啟棺鱓滿中

又曰會稽石亭埭大有空中楓樹每雨水輒滿溢有商旅載生鱓聊放一頭着孔中以爲狡獪後村民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事未嘗輟因遂名鱓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禍福立至估客後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八

鱗介部十

鯨鯢魚　鮫魚　鯌魚　揵額魚
海鰌魚　石蚜魚　鰐魚　鰵魚
鱕魚　石首魚　黃首魚　烏賊魚
鱅魚　鱟魚　鰒魚　比目魚
人魚　虎魚

鯨鯢魚

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而彗星出

左傳宣下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

春秋後語曰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天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千里翺翔乎窈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赤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漢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大拂涅靺鞨獻鯨鯢睛

淮南子曰麒麟鬬則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鯨海中魚之王也）

鄧析書曰獵猛虎者不於後園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園非虎處也池非鯨淵（同文字）

說苑曰昔南瑕子過程本子程本子爲之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本子曰乃君子不食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自進之階也比於惡自退之源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毫流九頃其鬚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爲矛矜

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之膏爲其燭也

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

崔豹古今注曰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引其子還入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之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爲明月珠

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珠即鯨魚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潘岳滄海賦曰魚則吞舟鯨鯢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航脩鯢吐浪

木玄虛海賦曰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巨鱗刺雲洪鬐插天顱骨成岳流膏爲淵

曹毗觀濤賦曰於是神鯨來往乘波躍鱗噴氣霧合噫水成津骸喪成島嶼之墟目落爲明月之珠

鮫魚（音交）

山海經曰鮫魚吞舟

臨海水土記曰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

鯌魚

南越記曰鯌魚南越謂爲環雷魚長一丈子朝出食暮還母腹常從臍中入口中出腹內有兩洞腹貯水以養子腹容二子兩腹則四子也其鯉鱗皮有珠文可以飾刀劍口

孫綽望海賦曰勁鯌揚鬐以排流

揵額魚

臨海水土記曰揵額似鯌魚長四尺

海鰌魚

臨海水土記曰海鰌長丈餘

金樓子曰鯨鯢一名海鰌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為潮來鯨既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也

嶺表錄異曰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艑舡過南安貨易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闊處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鰌魚背也目閃鬐鬣若簨朱旗日中忽雨霢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鰌魚即鼓船而譟倏爾而沒（[illegible]）

石蚌魚

臨海水土記曰石蚌猶附石以踞錯

鰐魚

吳時外國傳曰鰐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敕捕取置溝塹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鰐若果當死鰐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為無罪

梁書曰林邑國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如刀劍魚常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

唐書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鰐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祝之曰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鰐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鰐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林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鰐魚從事矣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鰐患

虞喜志林曰方有鰐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邊者魚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

博物志曰南海有鰐魚狀似龜斬其頭而乾之啄去齒而更生如此三乃止

交州記曰鰐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

廣州異物志曰鰐魚長者二丈餘有四足喙長七尺齒甚利虎及鹿渡水鰐擊之皆斷喙去齒旬日更生

嶺表錄異曰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李太尉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沉損

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但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窟宅也

鮫魚

說文曰鮫魚也皮可以飾刀

山海經曰熱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郭璞曰鮫背上有甲朱文尾長三四尺皮可以飾刀劍口）

西京雜記曰尉佗高祖時獻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萄錦四疋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鮫鯌魚既生子子驚還入母腹尋復出

任昉述異記曰虎魚老則為鮫

鰩魚（音繇）

南越記曰鰩魚鼻有橫骨如鐇海中波浪為之涌海船逢

之必斷

石首魚

臨海異物志曰石首小者名䠞水其次名春來石首異種又有石頭長七八寸與石首同

嶺表録異曰石頭魚狀如鱅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喬麥粒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

黃靈魚

臨海水土記曰黃靈魚小文正黃似石首

烏賊魚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壞墨而知禮故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吏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烏化爲

崔豹古今注曰烏賊魚名河伯從事小吏

嶺表録異曰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蝦魚過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脆美或入鹽渾醃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好食之

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劒

儥魚（音啓）

臨海異物志曰儥似烏賊肥食甘美

鯯魚（音制）

臨海異物志曰鯯魚至肥炙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宅不去鯯魚額

鰒魚（步角反）

漢書曰王莽以關東兵起憂懣不食但飲酒食鰒魚

東觀漢記曰吳良字大儀齊人爲郡議曹掾正旦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上言壽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太守曰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教署功曹良恥以言受官遂不肯謁

後漢書曰張步遣使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一面附石決明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切）

魏志曰倭國人入海捕鰒魚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

齊書曰褚彥回時淮北屬魏江南無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過甚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悉與親遊噉之少日便盡

陳思王求祭先主表曰先主喜食鰒魚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

比目魚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璞注曰狀如牛脾一兩片相合乃行江東呼王餘魚）

史記曰管仲諫桓公古者封禪東海有比目之魚

搜神記曰東海名餘腹者昔越王爲膾割而未切墮半於水化爲魚

臨海水土記曰兩片特立合體俱行（比目魚也）

嶺表録異曰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爲之拖沙魚

左思三都賦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孫綽望海賦曰王餘孤遊比目雙遊

人魚

出海經曰龍侯之山決水出焉其中多人魚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

史記曰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燈燭

臨海異物志曰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虎魚

莌子曰虎魚出東海

郭璞江賦曰或虎狀類人（虎魚頭似虎鱗背皆有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八

太平九三卅八　七　劉冋本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九

鱗介部十一

牛魚　天牛魚　水猪魚　鹿魚
鰕魚　鰩魚　珠鱉魚　赤鱬魚
何羅魚　鰼鰼魚　鱳魚　鮖魚
鱅鱅魚　蔵魚　縛魚　鮭魚
鮮魚　鯛魚　無遺魚　鱕魚
鮂鮁魚　蠃魚　鯆鯆魚　魮魚
鰡父魚　師魚　文魚　鯩魚
鱶魚　飛魚　豪魚　鯸鮐魚
鯸鱐魚　鯇魚　丹魚　蜥魚
鰡魚　望魚　斑文魚　蕭折魚
鮃鯆魚　蕃踰魚　龍魚

牛魚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形如牛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臨海異物志曰牛魚形如犢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臨上及覺聲如大牛聞一里

魏武四時食制曰海牛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楊州

天牛魚

南越記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升在腪頭口在脅中露齒無唇骨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水猪魚

南方草物狀曰水猪魚隨海潮博岸邊食人人乗船刺之大者圍九尺長二三尺似猪形

鹿魚

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頭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嶺表録異曰鹿子魚頳其尾鬛皆有鹿斑赤黄色余曾覽羅州圖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食

郭璞江賦曰或鹿觡象鼻（鹿觡頭角如鹿）

鰕魚

爾雅曰鯢大者謂之鰕（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異物志曰鰕魚有四足如龜而行疾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名鰕魚含水仰天不動小鳥就飲因而吞之

異物記曰鰕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歧行坐長山澗出入深坑頂上有光迎風潰流云是嫩婦死勤自投

鰩魚

呂氏春秋曰灌水之魚名曰鰩狀如鯉有翼

左思吳都賦曰文鰩夜飛而觸綸

珠鱉魚

山海經曰葛山灃水　中多珠鱉之魚如肺而有六足目有珠其味酸甘食之不癘○山海經圖讚曰灃水之鮮狀如浮肺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灃水之魚名曰珠鱉六足有珠（灃水在蒼梧九疑之西）

赤鱬魚

山海經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中多赤鱬（音儒）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疥○經圖讚曰赤鱬之狀魚身人頭

何羅魚

山海經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

鰼鰼魚

山海經曰涿光之山嚻水出焉而西流其中多鰼鰼之魚（鰼音）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御火

又經圖讚曰鼓翮一運十翼翩翻厥鳴如鵲鱗在羽端

雜書曰鰼鰼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山

鱳魚

山海經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音懷）其中多鱳魚（音藻）狀如鯉鷄足食之已疣

又經圖讚曰鱳之爲狀半鳥半鱗

鮨魚

山海經曰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其中多鮨魚（音詣）魚身犬首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鱅鱅魚

平九百三十九　三　李子項

山海經曰樕螽之山（音速）食水出焉中多鱅鱅之魚（音容）狀如犂牛其音如彘

山海經圖讚曰魚號鱅鱅如牛虎駮

薉魚

山海經曰狗狀之山浿（音沛）水出焉中多薉魚狀如儵喙如箴食者無疫（南越記長針鱅口四十）

鱒魚

山海經曰鷄山黑水出焉其中有鱒魚（音團）狀如鮒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大旱

又曰圖鱒魚并顒鳥讚曰顒鳥栖林魚處川俱爲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惟玄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鱄

鯥魚

山海經曰爲柢（音帶）山多水有魚出焉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在鮭（謂二脅）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音六）冬死夏生（蟄類）食之無腫疾

山海經圖讚曰魚號曰鯥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

鮯魚（音鮯）

山海經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音韶）水其中多鮯魚狀如鼈黽其音如羊

鰼魚（音習）

山海經曰樂遊之山桃水出焉其中多鰼魚其狀如蛇而四足

漢書地理志曰子桐之水其中澤多鰼魚

無遺魚

山海經曰英鞮之山涴水出焉是多無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平九百三十九　四　李子項

鰠魚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其中多鰠魚（音騷）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大兵

山海經圖讚曰物以感應亦有數動壯士挺劍氣激江涌鰠魚潛淵出則民悚

絮魮魚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濫（音檻）水出於其西多絮魮之魚（鉳二音）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其聲如磬是生珠玉（珠母蚌類）

山海經圖讚曰形如覆銚苞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閭與道會可謂奇魚

鸁魚

山海經曰邽山（音圭）濛水出焉其中多蠃魚魚身而鳥翼聲如鴛鴦見其國大水

鰤鰤魚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鴈門之水其中多鰤鰤之魚（音沛）食之殺人

鮆魚

山海經曰懸雍之山晉水出焉其中多鮆魚（音薺）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或作騷音騷）

山海經圖讚曰微哉鮆魚食則不驕物有所感其用無標

鮨父魚

山海經曰陽山流水出焉其中有鮨（音詣）父之魚其狀如鮒魚首如彘食之已歐

山海經圖讚曰鮨父魚首厥體如豚

太平九百三十九　五

師魚

山海經曰饒山歷號之水出焉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文魚

山海經曰景山睢（音雎）水出焉中多丹粟文魚（有斑彩）

鯩魚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來需（音儒）之水出焉其中多鯩魚（音倫）黑文狀如鮒食者不腫

騰魚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合水出其陰是多騰（音騰）魚其狀如鱖居逵（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已瘻

臨海水土記曰騰魚似鯶長二尺

飛魚

王子年拾遺錄曰仙人甯封食飛魚而　死死百年生故甯先遊涉七言頌云青藻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

山海經曰騩（音巍）山缶過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禦兵

郭璞山海經圖飛魚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

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食之可以已痔（又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

張駿山海經飛魚讚曰飛魚如鮒登雲遊波

林邑國記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沓翼如胡蟬出入群飛遊翔翳薈而沉則泳海底

豪魚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是多豪魚其狀如鮪而赤喙尾赤羽食可以已白癬

鯸鮐魚

太平九百三十九　六　李用寶

左思吳都賦曰王鮪鯸鮐（劉逵曰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白背青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餐也蒸煑肥美）

鯸鱗魚

潘岳滄海賦曰鯺魚鯸鱗

鮠魚（午回切）

廣志曰鮠魚一名河豚

丹魚

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夜浮水側有赤光割取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

蝝魚

廣志曰蝝魚一名鮦（直壟切）

鯔魚

劉敬叔異苑曰鯔魚凡諸魚欲產鯔輒以頭衝其腹鯔魚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

鱗介部十二

鬷魚 横公魚 鬉魚 蒲魚
印魚 黃魚 寄魚 君魚
琵琶魚 䟽齒魚 班魚 黃雀魚
鷙魚 鳶魚 赤魚 玄魚
邵魚 鰞鰂魚 井魚 鏡魚
含光魚 鱖魚 鰲魚 吹沙魚
鯊魚 金石魚 婢屣魚 奴屩魚
鮝魚 銅唲魚 陶魚 石班魚
戴星魚 鱳魚 鯸魚 織杼魚
雞鯺魚 土奴魚 新婦魚 海豨魚
鰕炮魚 鮆刀魚 蝦蟇魚 黿魚

鼠魚 弓魚 鱳鱧魚 柰魚
鯼魚 鱝尾魚 土桦魚 高魚
蘆鮒魚 鼉風魚 鯢魚 海鯤魚
鰯魚 鯛赤魚 鯮魚 真魚
雞子魚 竹魚 乳穴魚 鼈魚

鬷魚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流瀨鬷魚

横公魚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中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則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乃熟食之可以止邪病（云黃經曰横公魚不可殺惟加烏梅其魚乃熟）

鬉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鬉魚帶髮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

蒲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蒲魚其鱗如粥出郫縣

印魚

臨海異物志曰印魚無鱗形似鰌形鰌額上四方如印有文章諸大魚應死者印魚先封之

郭延之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六里充丘有慶祠秦廟前一池魚額間有印文名頰魚非告祠者謂不可得

左思吳都賦曰印鯔鱕鰭鰭

黃魚

吳書曰薛綜上疏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作長吏侵賦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作鶉鳥

南方草物狀曰緄䋐黃魚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土國

吏捕取炙食滋味肥美

南中八郡志曰江出黃魚魚形頗似鱣骨如葱可食

郭義恭廣志曰鱶爲鄴雙遺解出臨骨黃魚

寄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寄魚長三寸似白魚常附海舩以寄波一曰寄載魚

臨海水土記曰寄度魚長三寸似白魚

君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君魚長三寸其上一骨如筆管大者似牙逢諸細魚及龜腹皆斷之

琵琶魚

臨海異物志曰琵琶魚無鱗形如琵琶

伏念魚

臨海水土記曰伏念魚似吹沙魚

金石魚

南越記曰金石魚形負如七寸梓

婢屣魚

臨海異物志曰婢屣魚口近腹下形似婦人屣

奴鱊魚

臨海水土記曰奴鱊魚長一尺如鱊形

鯊魚（音沃）

臨海水土記曰鯊魚似蒲魚長三尺

銅吮魚

臨海異物志曰銅吮魚長五寸似鯈魚

閻魚

臨海水土記曰閻魚長三尺似鱦（音繩）魚

太平九百四十　五　王盧

石斑魚

臨海水土記曰石斑魚蝶蟲穴蟲[illegible]爲一

又曰石斑魚蝶蠱（[illegible]也[illegible]魚長尺餘其實如虎文似音[illegible]蠆[illegible]之因去上訖合散其子不可食也）

戴星魚

臨海水土記曰戴星魚狀如烏魚背上有兩白瑞如指大因名之云

鱅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鱅魚似鱖鯆（音蜀）尾上有刺如欓樹刺也

鯪魚（音零）

臨海水土記曰鯪魚似鯀魚

異物志曰南方魚多不肥美唯鯪魚爲上大者長二尺作膾炙尤香而美

嶺表錄異曰鯪魚如白魚而身稍短尾不偃滑速江多此魚蓋不產於海也廣人得之多爲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過也

織杼魚

臨海水土記曰織杼魚狀似蠶魚味美於諸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織杼魚如真魚背上正青

雞鰭魚

臨海水土記曰雞鰭形似雞魚載於重川隣有定所

土奴魚

臨海水土記曰土奴魚頭如虎有刺螫人

新婦魚

臨海水土記曰新婦魚似鮭魚長一丈

太平九百四十　六　顧四

海狶魚

臨海水土記曰海狶魚豕頭身長九尺

郭璞江賦曰魚則江豚海狶

曹毗揚都賦曰海狶鯨鯆

鯢鮑魚

臨海水土記曰鯢鮑魚似海即魚

銛刀魚

臨海水土記曰銛刀魚似鯊（銛刀魚名似鯊鎮）

蝦蟇魚

臨海水土記曰蝦蟇魚色如戴魚頭似蝦蟇尾又似戴

鼉魚（音元）

臨海水土記曰鼉魚長五寸

鼠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鼠魚頭如鼠

臨海異物志曰鼠魚長七寸頭如鼠

弓魚

臨海水土記曰弓魚長三寸似鯢魚

鰻鱺魚

臨海水土記曰鰻鱺魚長一尺

黍魚

臨海水土記曰黍魚長三尺似鯪鯉

鱠魚（音倉）

臨海水土記曰鱠魚兩肋下有大肉如炙鐐大

嶺表錄異曰鱠魚形似鯿魚而腦上突起連背而圓身肉甚厚肉白如鱸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焦（音[illegible]）之粳米其骨亦軟食者無所棄鄙俚謂之狗瞌睡魚（以其犬在盤下難伺其骨故云狗瞌睡魚也）

鱝尾魚

南越志曰鱝尾魚有毒一名鼈鼊魚

土拌魚

臨海水土記曰土拌魚長七寸白黑斑文

高魚

異物志曰高魚與鱒相似與鰕蟈於水上相合常以三二月中有雌而無雄食其胎殺人

蘆鯚（鯌）魚

異物志曰蘆鯚似鰌而有細文名之管肥美大如蘆管本出地中隨泉涌出俗名蘆鯚

沈懷遠南越志曰蘆鯚魚生山曲之間穴地爲廬泉湧踊則此魚出今廬陵以南至于南州云爲俗以爲醬醢

鼺風魚

異物志曰冬天此魚數千萬頭共處一大窟中藏之有（[illegible]）或在鼉龜穴中皮黑如漆能潛知數里中空木所在因風[illegible]入空木化爲蝙蝠其肉甚美

鯢魚

毛詩鷄鳴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鯢

爾雅曰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

又曰鮞小魚（音而又音兒今江東呼魚子未成者爲鮞）

海鯢魚

王子年拾遺錄曰黑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上有黑[illegible]生焉有黑鯢千尺狀如鯨常飛遊往於南海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其大不知幾千里

江淹詩曰巨鼇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洲移

孫放詠莊子詩曰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脩鯤鼓鱗鵬起片雲飛撫翼摶積風仰凌垂天翼

袁宏北征賦曰魚託水而成鯤木在山而有松

鯆魚（音脯）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鯆

張衡西京賦曰鰋鯉鯆鱮（[illegible]）

細赤魚

劉義慶幽明錄曰始興靈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見其上氣高數十丈泉中常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者

鰈魚

毛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鰥大魚也）

孔叢曰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

過而不覩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真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真魚如纖紵魚

臨海水土記曰鱵魚俗謂之猶魚

鷄子魚

嶺表錄異曰鷄子魚口有觜如鷄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於海上舩梢類鮎鮧魚

竹魚

嶺表錄異曰竹魚產江溪間形如鱓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鮮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肚而美

乳穴魚

嶺表錄異曰全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爲靈水溪（今桂州州界也）靈溪內有魚皆脩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今商州山溪內亦有此魚謂之納魚）

覽太九百四十　九　劉開介

䲢魚

臨海水土記曰䲢魚似鼉魚長二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鱗介部十三

貝　螺　蚌

貝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大貝如車渠商周所寶之）

毛詩節巷伯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貝如錦也）

又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七寸今九眞交阯以爲杯盤寶物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爾雅曰貝居陸贆（方遙切）在水者蜬（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音含）大者魧（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即魧屬魧戶郎切）小者鰿（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鰿音責）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貾（音坻）黃白文（以黃爲質白爲文點）餘泉白黃文（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蚆（音巴）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頯逵軌二音）蜠（音囷）大而險（險者洿薄）蟦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橢他果切）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也

汲冢周書王會曰共人玄貝（共人吳越之蠻跣以綴貝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後周書曰步落稽婦人多貫蜃貝以爲飾

隋書曰流求國人用鳥羽爲冠飾以珠貝

唐書曰吐渾國婦人辮髮縈後綴以珠貝

又曰拂菻國有大貝車渠

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

山海經曰號山之尾其上多玉魚水出焉其中多文貝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其中多貝（貝甲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

又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貝離俞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以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煥爛

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詩作朋也）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弱泉爲五帝瑶器也得拘余何貝大如輪爲文王壽穆王大業貝懸其殼於昭陽館以消惡霧

又曰瀕水貝可以朗目南海貝如珠可以治水毒也浮貝投水則浮也醬貝使童子愚女子淫

嶺表錄異曰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爲貨

南越志曰土産明珠大貝即紫貝也

螺

易說卦曰離爲蠃（蠃在外曰殼也）

周官天官上鼈人曰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蠃螔蝓也鄭司農云蠯蜯也[illegible]）

國語曰大夫種諫吳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必可伐

廣志曰海文蠃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爲酒杯

魏書曰漢末天下荒亂率乏糧穀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相食州郡蕭條

宋書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甘橘張暢宣孝武帝命致螺杯雜粽南土所珍

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淮南子曰嬴蠬愈燭睆（嬴附蠯也蠬細長蠬也睆目中疾）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而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也

水經曰桂陽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

山海經曰旬山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閼澤其中芘蠃（紫色螺也）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螺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搜神記曰謝端夏官人少孤爲鄉人所養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盆用將蓋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處端疑之於籬外竊之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使卿後得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風雨而去

徐衷南方記曰馬軻嬴大者圍九寸長四寸細者圍七寸長三寸

南州異物志曰鸚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名肉離殼食唯以筋自係於殼飽則入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文紫

崔豹古今注曰蝸牛宛轉有蓽紋縛爲結（似螺結）

交州異物志曰寄居山藏蟲而長（如蠡而觸似蜘蛛大亢殼入蠡殼中）

又曰螺大者如笞一邊重可爲酒器

又曰吐螺着海邊樹上見人吐如人聲可食

又曰蒼螺江東人以爲楔假猪螺日南有之厭爲甲者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水口下流數里有螺亭臨江昔一少女曾與伴俱乘小船江漢採螺既逼暮因停沙邊共宿忽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乃見羣螺張口無數相與爲災來破舍噉此女子而伴侶語嫗當時惶怖不敢作聲至天曉之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斂喪骨葬埋林際歸報其家經四五日間道所埋處纔見石冢穹窿高十餘丈頭可受二十人坐也今四面有階道騎歸人家其頂上多螺殼鄉故相仍鄉傳謂之螺亭

世語曰備璀大康末興平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璀終見誅

廣五行記曰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螺出足楷卒又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

嶺表錄異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

葛龔薦戴昱曰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友爲宗老分昱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爲室採稽野豆拾掇嬴蚌以自振給

蚌

易通卦驗曰小雪雉入水爲蜃

爾雅曰蜃小者珧（珧玉珧也即小蚌珧音遙）

說文曰蚌（步項切）蜃也鮚（蛣巨栗）蜯（音蚌）也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蚌屬之屬

周書曰成王時日甌獻蜃（鄭方忍切蜃大蛤也）

大戴禮曰十月雉入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春秋後語曰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過小水見小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喙口上也）（啄其肉音啄角切竹喙音許穢切）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父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於是乃止

魏志曰孔融與韋康書云元將仲將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陳書曰武帝雅尚恭儉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

蚌盤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

墨子曰申屠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少家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

淮南子曰季秋爵入大水為蛤（爵依屋之雀也雁鳥也隨陽下藏故為蛤）

又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

又曰孟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雉陽鳥也三歲而死極陽切陰）（雉積陰氣入水為蜃蜃大蛤也）

又曰明月之珠出於蛖（青音）蜄（蚌有夜光之明月生於蛖中）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日者陽之主也是以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也）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虧而魚腦減月死而螺蚌膲（膲減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

又曰明月之珠蜃蛖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

又曰蛖象之病人之寶也（蛖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衛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以利欲為病人寶之故曰有誰寶）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用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越地形記曰夏靖荅車茂弘論鄮縣書曰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徐衷南方記曰白珠蜂殼長三寸半漲海中深六七丈去岸四五十里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木屐山東帶採門九海採者皆由其門故以為名多香螺文蛤之屬

博物志曰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珎味不覺其腥臊也食六畜產者狸兎鼠雀以為珎味不覺其膻燥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為貴國人不採

交州異物志曰烏滸山居射翠取羽剖蚌採珠

任昉述異記曰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五百年化為蜃蛤

嶺表錄異曰珠池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脩貢珠戶入池採珠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脯燒之以薦酒肉也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延篤與高義方書曰今茲以五經為鼎盤書傳為俎邊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蜂也宜勿以為念

郭璞江賦曰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蚨應節而揚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二

鱗介部十四

蛤　蛺𧈧　三蠖
車螯　移角　姑勞
羊蹄　蛤螺　蘆雉
蚶　烏頭　下來蜮
越王　蠣　蜆
蟹

蛤

易進卦驗曰立冬鷰雀入水爲蛤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爲蛤

汲冢周書王會曰東越海蛤（東越則海際蛤文蛤）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瑠環一隻

又曰徐之才初遷豫章王綜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人患足跟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割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鷰鴈代飛（鷰春而鴈秋北也）蛤蜯珠龜與月盛衰

呂氏春秋曰月者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湫夫月形于天而羣陰化乎淵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太仙家之藥有白水靈蛤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靖養志唯典籍是樂有仙人草廬廬下有陂魚蛤生非身所耕則不食也

南越志曰九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

雲南記曰新安蠻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瑟瑟帖於髮側又織響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爲珂珮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東海在沙中岸邊潮水往來硝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採取自死者

崔豹古今注曰島鴈常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蛤不銷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常者

本草經曰文蛤表文味鹹無毒主際陰蝕惡創五痔大孔盡血生東海

左思賦曰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蛺𧈧

臨海水土物志曰蛺𧈧似蛤如鯢大

三蠖（音赤）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蠖似蛤

車螯

沈約宋書曰廬陵王義眞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眞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眞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煩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移角

臨海水土物志曰移角似車螯角移不正名曰移角

姑勞

臨海水土物志曰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水土物志曰羊蹄似蚌味似車螯羅江小盧有之

蛤蠓

宋書曰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蠓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淮南子曰若士方倦龜殼而食蛤蠓

抱朴子曰若士所食此必草也又海中自有蛤蠓螺蚌之類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噉況君子若士乎

蘆雉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雉似蛤蠓殼小薄耳

蚶（火甘切）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上謂裴度曰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求此人與之度出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之

廣志曰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貿易

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側徑四尺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安郡駿鹿山山上有石室鑿內輒得骨并積蚶

嶺表録異曰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illegible]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喫多卽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烏頭

臨海水土物志曰烏頭似蚌

下來蛾（音咸蚋似蚌出海中）

臨海水土物志曰下來蛾雖似烏頭各自有種

又曰蛾蛤有似烏頭

越王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形似蛾殼赤尾如人爪形

蠣

梁書曰何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illegible]魚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味竟陵王子良見玩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鉮取東海左顧牡蠣九六物令分等各擣三萬杵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蠣殼

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

南越志曰南土謂蠣爲蠔甲爲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家亦可以高也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嶺表録異曰盧亭亭盧循遺類也循昔據廣州旣敗餘言奔於海島野居唯食蠔蠣疊殼爲牆壁

又曰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

二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趂墟市以易醖米（盧亭好酒以蠔肉換酒也）蠔肉大者醃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

蜆（胡典切）

爾雅曰蜃小者曰珧（郭璞注曰[illegible]蛤也江東呼為蜆也）

蟹

廣雅曰蟹蚷蟨也其雄曰蜋螘其雌曰轉帶

山海經曰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又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海陽獻蟹

大戴禮曰蟹二螯八足非鱣之穴而無所寄托者心躁也（孫卿子同）

禮記檀弓下曰成人者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子皋為之衰

孝經援神契曰蟹二螯兩端傍行（螯猶兵也小蟲而狀兩端自衛故使傍行也）

晉書曰解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

又曰劉聰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東市

三國典略曰周永定元年夏四月齊主禁取蟹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

淮南子曰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諸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火灼蟹匡上內置穴中匽熱走窮穴適龍攜鼠一）

又曰礠石引鐵蟹之敗漆（置蟹漆中則漆敗也）雖在明知弗能然也

抱朴子曰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

又曰山中稱無腸公子者蟹也

又曰兵地生蟹者宜急移軍大一在王帳之中不可攻也

郭子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未可也今其稻蟹食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謂稻蟹之）人事未也勤須厲志

世說曰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劉孝標注云大戴礼勸學篇曰蟹八足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爾雅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螖也蜞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者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大小食而致弊故云讀爾雅不熟也）

永嘉郡記曰安國縣有山鬼形體如人而一腳裁長一尺許好噉鹽伐木人鹽輒偷將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即不利也喜於山澗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邊跂石炙噉之嘗有伐木人見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熱羅置火畔便佯眠看之須臾魍出悉皆跂石石熱灼之跳梁叫呼罵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後被燒委頓

博物志曰南海有水蟲名蒯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莢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蒯合甲蟹亦還入為蒯取以歸始終死不相離

又曰蟹漆相合成水（神仙方云）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三

鱗介部十五

擁劒　鮹蛩　彭蜞
蝎朴　沙狗　招潮
倚望　石硼　蜂江
蘆虎　石華　蚼蟒
鮆　瑟鱓　海鰲
鼂類　越王筭　石蚊
陽遂足　鼂鼉　土肉
蝦　海月　玉珧
陵龍　石矩　玳瑁
蟕蠵　水母　海鏡

擁劒

廣志曰擁劒似蟹色黃方二寸其一螯偏長如足大指長三寸餘有光其短細者如箸

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耳

何遜詩云躍魚擁劒是不分魚蟹也

崔豹古今注曰蟚螖（音滑）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御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劒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也俗謂之越王劒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劒四瓮擁劒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劒是也

鮹蛩

祖台之志怪曰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買還於縣東靈蒸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　爲設食食蛩食畢女將兩鮹蛩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鮹蛩

嶺表録異曰蝤蛑乃蟹之巨者異者兩螯上有細毛如苔身有八足蝤蛑則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撥棹子）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有大如小碟子者八月此物與人鬬往往夾殺人也）

彭蜞

爾雅曰螖蠌小者蟧（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蜞也似蟹而小滑澤二音）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化爲鼠食稻爲災

崔豹古今注曰彭蜞小蟹也一名長卿

嶺表録異曰蟛蜞吳呼爲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

蝎朴

臨海異物記曰蝎朴大於彭蜞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鄣目扇小螯以取食

嶺表録異曰蝎朴乃大彭蜞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以自食

沙狗

臨海異物志曰沙狗似彭蜞壤沙爲穴見人則走曲折易道不可得也

招潮

臨海異物志曰招潮小如彭蜞殼白依潮長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水也

嶺表錄異曰招潮子亦蟛蜞之屬殻帶白色海畔多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倚望

臨海水土物志曰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形如彭蜻大行塗土四五進輙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唯入穴中乃止

石蟈（姬隕）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蟈大於蟹八足殻通赤狀鴨卵

蜂江

臨海水土物志曰蜂江如蟹大有足兩螯殻牢如石蟈同不中食也

蘆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虎似彭蜞兩螯正赤不中食

石華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華附石肉淡

會稽地理記曰鄮縣濵多石華

蚼蟹（上拘下胡懈切）

劉欣期交州記曰蚼蟹似瑇瑁龜頭鼈身蝦尾色班似錦文大如笠四足漫湖無指甲前有黒珠可以飾物

臨海水土物志曰鼊蠵其狀龜形如笠味如黿可食卵大如鴨卵正圓中生噉味美於諸鳥卵其甲黄點注之廣七八寸長二三尺有光色

左思吳都賦曰黿鼊鯖鰐

鱟（胡遘切）

廣志曰鱟似便面負雌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

吳録地理志曰交阯龍編縣有鱟形如惠文冠青黒色十二足似蟹長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醬尤美

裴淵廣州記曰鱟廣尺餘形如熨斗頭如蜣蜋腹下有十足南人重之以爲鮓

南越志曰漲海口有鱟每過海輙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

嶺表録異曰鱟魚其殻瑩淨滑如青瓷盌鏊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黒色腹兩傍爲六脚有尾長尺餘三稜如椶莖常雌附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以爲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黄雌者小置之水中即雄者浮雌者沉

琵鱓

臨海水土物志曰琵鱓與鼉相似

海蠶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蠶如鼉狹後廣前其肉中食亦又多膏

鼂類（上音鼂）

臨海水土物志曰鼂類似鼊蠵腸如羊胃中啖

越王笄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笄如笄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仍取之即可心中存來取即入土中

石蚑（墟岐）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蚑生附石長三寸如小竹大有甲正黒中食

陽遂足

臨海水土物志曰陽遂足此物形狀背青黑腹下正白有五足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頭尾所在生時耎軟死即乾脆

鼃䖰（上音鼃下音厖）

臨海水土物志曰鼃䖰鼃䖰蠵相似形大如蕟生渤海邊沙中肉極好啖一枚有三斛膏

土肉

臨海水土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中食

蝦

爾雅曰鰝大蝦也（蝦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爲鰝音鎬）

東觀漢記曰馬稜字伯威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王隱晉書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爲刺史或語脩蝦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示脩脩乃服（廣州記云）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胷之民來獻珠蝦

世說曰虞嘯父爲孝武帝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閤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對曰天時尚暖魚鮆蝦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異物志曰蝦種多蜼最大中作脯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簡文以盛酒未及飲酒躍於外簋之曰三旬當後庭有告變者果有生子人面大身

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腹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越人煑食之

嶺南異物志曰南海有蝦鬚長四五十尺

嶺表録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脚有鉗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艄忽見窓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觜尖利如鋒刃觜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脚有鉗（云以與鉗）此鉗麤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鞕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

北户録云滕脩爲廣州刺史有客語脩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爲拄杖脩不之信故去東海取鬚長四丈以示脩方服其異奪蝦大者亦首尾尺餘閩越率取其肉爵而爲炙又渾以鹽藏自然紅色謂之紅蝦貢送白蝦肉薄而白瑩如水精廣人偏食之蓋美而毒詢於閩川吳中悉無此類

嶺表録異曰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用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然以熱飲覆其上就口跑之亦有跳出醋楪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王朗荅魏文表曰夫張大網以漉鱣蝦辱九鼎以烹鼃鼉

應璩百一詩曰大龜承褰幣俊欲窺其羅鼃蝣猶見得何太鯖與蝦

葛龔與張季景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敢掤蝦

海月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指如搔頭大中食

謝靈運詩曰挂席拾海月

王蛦（余招）

臨海水土物志曰王蛦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大下小其

飲中柱灸之味似酒

陵龍

臨海水土物志曰陵龍之躰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嘉蓋見之竟逐

石矩

嶺表錄異曰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爲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帶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

玳瑁

嶺表錄異曰玳瑁形狀如龜唯腹背甲有紅點其大者悉似盤蓋

本草經云玳瑁解毒藥云辟邪余寄居廣南日見盧亨（海鰲夷人）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亦甚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亨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蟕蠵（上醉下攜切）

嶺表錄異曰蟕蠵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其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以爲梳篦盃器之屬

水母

廣志曰水母如羊胃在海中常浮閩人聲沉水底可生切食

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間　有水母東海謂之蛇（蜡）

張茂先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圓名曰水母無頭目所處則衆蝦附之隨其東西南北可煮食之

異物志曰水母在海沈沈常浮（其背正白濛水上浮也）

嶺表錄異曰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蜡音）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盤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沉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也）南中好食之

海鏡

嶺表錄異曰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豆黃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蟲豸部一

蟲　蟬　蠅

蟲

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周禮冬官梓人曰：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

大戴禮曰：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坏益也）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墐謂塗閉之）

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從蟲，蟲之爲言屈中也。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魏書華佗傳曰：廣陵太守陳元龍得疾，所苦胸中煩懣，面赤不能飯。佗持其脈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蝕，病食腥物所爲也，今可去也。即作湯二升，先飲一升，須臾復一升，食頃吐出數升蟲，長一二寸，赤頭，尚搖半軀，皆是生魚膾也。

趙書曰：前石時，溧觚白羌婦產卵，大如五升，剖之有蟲，如巨蠖，二足立行。（蠖充同）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曰：不須憂，此俠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後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木骨閭死，子車鹿會自號柔然，役屬於魏。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

隋書曰：田式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衆也。

淮南子曰：九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又曰：故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

又曰：太陰所在，蟄蟲首穴處，鵲巢以鄉爲戶。

又曰：水食者善游能寒，（魚鼈之屬是也）土食者無心不惠。（蚯蚓之屬是也）

又曰：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蠮螉之屬無牡牝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言人畏也）

抱朴子曰：毒粥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膏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又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猶輕埃之應飄風。

也

孫卿子曰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論衡商蟲篇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狠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黑身黃後應何官耶今蟲食五穀則爲災桂蠹桑蝎不怪何也桂中蠹桑給蠶何可不怪書卷不舒衣襞不懸皆生蟲也此復關何吏耶

又曰司南之杓投於地其柄南指魚肉之蟲集地北行自然之性也

世本曰廩君乘土船至鹽場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爲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爲之晦廩君不知東西所當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縷遺鹽神曰纓此與爾俱生鹽神受纓而纓之廩君應青縷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

崔豹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

搜神記曰東陽劉寵北征將炊飯盡變爲蟲又家人蒸炒亦化爲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遂見誅（仲興書又載）

廣五行記曰漢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對曰此秦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死咸仰首歎曰怪哉故名怪哉此必秦之獄處朔又曰九憂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當消於是取蟲致酒中須臾糜散

桓譚新論曰雎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罌蟲出而復活

蟬

易通卦驗曰夏至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言語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

毛詩蕩之什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注蜩蟬也螗蝘也）

毛詩疏義曰鳴蜩蟬也宋衛謂之唐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通語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

又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爾雅曰蜩蜋蜩（夏小正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夏小正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音夷）蚻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蟧蟧夏小正曰鳴札）蠽茅蜩（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蜺寒蜩（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螿音將）

孝經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

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蟬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梁書曰朱异爲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

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又曰何戢爲吳興太守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後周書曰宣帝大修殿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及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遊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也）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不得（[illegible]）

又曰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一息者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圖南爲也

孫卿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又見呂氏春秋）

淮南子曰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青蟬也蓋得寒氣鼓翼鳴也）

又曰蚿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動是也）

又曰蚕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若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論衡曰王充建武三年生爲小兒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鹽鐵論曰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江東呼爲螗蛦也）陳鄭之間謂之蜋蜩（蜋音良）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蟜（齊人呼爲巨蟜音技）其小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音綿）馬（蟧亦蟬蝒音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異耳）其小者謂之陵蚻（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爲陵蚻也）有文者謂之蜻蜻（亦蟬太蜻即[illegible]也）其雌蜻謂之疋（[illegible]少切）一大而黑者謂之䗃（音僕）黑而赤者謂之蜺（[illegible]）蜩蟧謂之芽蜩（江東呼爲[illegible]）[illegible]謂之寒蜩瘖蜩（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知寒蟬非瘖者此諸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錯未可詳據也寒蟬瘖[illegible]）（也蟬而小蟪音惠）

崔豹古今註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爲齊女何荅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又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曹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輝光映紛紛而灼灼

陸雲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齐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幘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貧士所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公侯常伯乃身紆紫纎手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於上蘆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騰儀像於雲闥望景曜乎通天邁休声之五德豈烏雞之獨珎

傅玄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稟陰陽之微靈

傅咸粘蟬賦曰櫻桃其爲樹則多蔭其爲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所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當暑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蠅

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蠅聲相似也）

毛詩甫田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六月青蠅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師古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陛下之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托驥之尾得以絕羣

後漢書曰楊章為杜喬司馬喬為平原令後喬囚被刑章行赴洛見喬困暴屍坐其旁驅逐蠅蟲

魏略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張勃吳錄曰曹不興為帝使畫屏風筆落素便點為蠅帝疑生乃彈之

前秦書曰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也勑窮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梁書曰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蟲之類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見

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唐書曰武儒衡為中書舍人元稹知制誥儒衡一日因會食公堂有蠅集爪上忽發怒命散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此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也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蠅潰其中匹夫弗嘗小也

朝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敺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貍致鼠以冰致蠅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

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崔豹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一名蠅蝗一名蠅豹

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

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何晏及鄧颺皆伏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五

蟲豸部二

蚊　䖟　蚋　蜉蝣　蟦蝝
蝴蝶　螢　螟蛉　蠮螉

蚊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白鳥蚊也）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呴漂山聚蚊成雷

後漢書曰趙炳有道術人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敢入也

晉書曰道安曰猛虎當道食不覺蚊䖟來

唐史曰江東有吐蚊鳥夏夜鳴吐紋於蘆荻中湖湘尤

甚

晏子曰東海有蟲巢蚊睫乳而不飛蚊不驚名曰焦冥

列子曰江浦之閒生麽蟲螋（細）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

又曰焦螟生於蚊睫離珠子羽拭眼而望弗能見也

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屎以蜃盛溺適有蚊䖟撲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毁首碎胷

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步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䖟噆（音臨）膚則通宵不寐矣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時麗忽一過也）毁譽之於己也猶蚊䖟之一過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掞（音蹐）蟁（音文）䖟噆膚（音簪也）而性不能平今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蟁䖟之憯怛也而欲靜　漠虛無奈何哉

牟子曰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爲蟁䖟之聲則翹尾而躡蹀

夏侯子曰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垂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可恠哉

又曰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邑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嗛呀（五）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孝子傳曰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蟲及父母

蕭廣濟孝子傳曰鄧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牀下以自當之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成九子蜚而俱出蚊遂不知

論衡曰蚊䖟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䖟蚊䖟有勢也

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夏時多蚊蟲而終不搖扇恐蚊蚋去己而及父母

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

每熱即折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録異曰蚊母鳥形如青鷀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蝱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蝱作聲曰韓尸識者以爲韓氏將尸戮俄而韓謐被誅

淮南子曰蝱戢精血以類推之也（許慎曰蝱飲血）

又曰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

又曰上古之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蝱

蚋

梁書曰梁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貴嬪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又曰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淮南子曰涇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涇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貴者也瑱武也）而塵垢弗能汙也

又曰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

呂氏春秋曰缶醯黃蚋聚之有酸也（美醯）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上聖不能以如魚致蠅蠅愈至（羶式居反夬也）以致之之道不去也

蜉蝣

毛詩曹蜉蝣曰刺奢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渠略朝生夕死也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

爾雅曰蜉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蜉蝣爲渠略（郭璞注曰似天牛而小有甲也）

又曰蟬（蜻）蟲也一名蜉蝣朝生暮死

陸機毛詩疏義曰蜉蝣方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於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飲食三日而死以蜉蝣爲龜憂養生之具必失之

廣志曰蜉蝣可燒噉美於蟬蜉蝣在水中翕上尋死隨流而去

傅咸蜉蝣賦曰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夕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蠛蠓

爾雅曰蠓蠛蠓（小蟲似蚋喜亂飛）

漢實録曰周太祖軍至北郊時慕容彦超自負沉勇謂上曰北來都將臣盡諳知以臣觀之蜉蝣蠛蠓耳

列子曰朽壤之上春夏之月蠛蠓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莊子曰孔子聞老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蠛蠓也）

淮南子曰宵出則聚虫滿野（許慎曰飛虫蠛蠓）

抱朴子曰蠛蠓之育於醯醋芝檽之產於木石蛣蝎之滋於溱游翠蘿之茏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造也

字書曰蠛蠓小虫三風春雨磕者也

蝴蝶

北齊書曰魏收嘗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遵彦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梁書曰沈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仍製黑蝶賦以寄意

漢實録曰右監門衛大將軍許遷言臣奉命博州至博平縣戴村有蛹弥亘數里一夕言並化蝶飛去

列子曰烏足以其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

莊子曰昔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覺則

瞿瞿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抱朴子曰軒轅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弃八珍而甘鼃蛙

金樓子曰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之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擬於晨蟲施之尊極不其蚩乎

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東人謂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蝙蝠者或黑色或亦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曰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中烏傷人葛輝在妻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迎至堦前疑是惡人便打之欲下杖悉化爲蝶蟥紛飛散有一物衝輝腋下便打倒地輝少時而死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墜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啖之極肥美

嶺表録異曰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虫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葉飼之虫老不食而蛻爲蝶蝶赤黄色婦女收而帶之謂媚蝶

螢

毛詩豳七月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螢火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爾雅曰螢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炤音照）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續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後漢書曰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協走小平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隋書曰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崔豹古今注曰螢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焉

月令曰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

說文云秦人謂蚊曰蚋

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盈數而蚑龍希覿

王充論衡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禹乃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患

揚雄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能鳴者謂之蛤蠏

許慎說文曰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蜥蜴守宮也

淮南萬畢術曰守宮塗齊婦人死子取守宮一枚置甕中及蛇衣以新布密冪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唾和之塗婦人齊摩令溫即死子矣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已牝牡各一

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輒滅去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塗女人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鄒

徐衷南越志曰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蠏

郭義恭廣志曰守宮蟒色如蜓而四足似蝘蜓有尺餘蝘蜓有屋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故號曰守宮

崔豹古今注曰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其短大者名爲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綠螈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還草中

干寶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蜥蜴從屋上落其腹內因苦腹痛

夢書曰守宮爲寡婦着垣牆也夢見守宮憂寡婦人也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一名山龍子

楊子雲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謝龜龍不亦病乎

蜣蜋

爾雅曰蛣蜣蜣蜋也（郭璞曰黑甲蟲噉糞者也）

張揖廣雅曰天社蜣蜋也（一作天社）

許慎說文曰蜣蜋一曰天社

衝波傳曰蜣蜋無鼻而聞香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蜣蜋穢飽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蜣蜋

崔豹古今注曰蜣蜋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結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一名蜣蜋）一名結蜣一名弄丸一名轉丸

夢書曰蜣蜋爲憂財轉夾行者夢見蜣蜋憂財粮也

白魚

爾雅曰蟫（音淫）白魚也（衣書中蟲一名蛃魚音丙）

張揖廣雅曰白魚蛃魚也

齊書曰明帝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勑臺省府署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本草經曰白魚一名衣魚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頭中風項彊宜摩之生咸陽

吳氏本草經曰衣中白魚一名蟫

范汪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魚二七擣之令糜爛分爲數丸頓服之即通也

螳蜋

易通卦驗曰螳蜋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不生是謂陰息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淮南同）

又曰楚莊王將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孫叔敖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蜋在後欲攫而食之螳蜋方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蜋生（蟷蠰月令章句曰螳蜋蟲名食蟬殺蟲）

鄭禮記注曰螳蜋螵蛸母也王瓚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色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兗以東謂之馬敫

爾雅曰莫貈螳蜋蛑（螳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蛑音謀貈戶各反）不過蟷蠰（螳蜋別名蟷蠰二音）其子蜱蛸（一名䗚蟭螳蠰卵也音裨䗚音博蟭音焦蜱）

張揖廣雅曰羊羊蚖蚗堂蜋也博焦夷冒焦螵蛸也

華嶠後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至而酒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因諷諫以激於王以清旦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浹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舉刃欲啗其形也螳蜋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蜋也

莊子曰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執彈而留之（宿留伺其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且搏之（執草以自翳）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真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又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司馬彪曰非不有美才觸不勝任耳）

楊雄方言曰螳蜋謂之髡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郭璞曰江東呼馘杬按爾雅丁蟲下驢方言依此失其旨）

許慎說文曰螳蜋不過也一名蟷蠰一名研父

邯鄲氏笑林曰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蜋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蜋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賫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夢書曰螳蜋爲亡人藏匿草也夢見螳蜋憂亡命者

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

吳氏本草經曰桑蛸條一名蝕肬一名害焦一名致神農鹹無毒

成公綏螳蜋賦曰戢翼應時延頸鵠望推臂俟前竦身高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蟲豸部四

蚯蚓　螔蝓　蠍
蟻

蚯蚓

河圖說徵曰黃帝起大螾見

大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文子孫卿淮南子同）

禮記月令曰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

孝經援神契曰螾無食勞無勢故無心

爾雅曰螼（螼羌引）蚓蜸（若顯切）蚕（他典切即蛩蟺也江東呼寒蚓）

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神龍失勢還與蚯蚓同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螾大如虹

淮南子曰太陰在上蚯蚓結爲陽朕

抱朴子軍術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愼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而見大螾土氣勝故其色尙黃（高誘曰螾蚯蚓）

淮南萬畢術曰苓皮螾脂魚鼈自聚注曰取苓皮之漬水斗半燒石如炭狀以淬螾脂中已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沼則魚鼈自聚矣

楊泉物理論曰撿身止欲莫過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義恭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間蛮夷啖蚯蚓脯爲着

崔豹古今注曰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爲歌女或謂鳴砌（蜿蟺苑善二音）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

劉敬叔異苑曰孟州王虁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將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領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旱蠡矣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

又曰隋煬帝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

切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以示兒兒還見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易頭爲白狗頭

郭景純蚯蚓讚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婬於阜螽觸而感物無乃常雄

吳氏本草經曰蚯蚓一名白頸螳螾一名附引

葛洪療喉卒腫方曰用白頸蚯蚓十四枚擣以塗喉外立愈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白頸蚯蚓一名土龍生平谷平土白頸者是其老大耳

螔蝓

尚書大傳曰鉅定螺（鄭玄曰鉅定澤也今齊樂安故有縣屬廣饒縣也）

禮記內則曰蝸醢而苽食

爾雅曰蚹蠃螔蝓（郭璞曰音附　即蝸牛也）

張揖廣雅曰蠡蠃蝸牛螔蝓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許慎說文曰蝸一曰螔蝓

山海經曰清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僕纍（郭璞曰僕纍蝸牛也）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螔蝓味鹹寒無毒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生泰山池澤生陰地沙石垣下螔蝓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種角之例營室之精矣

蠍

毛詩魚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毛詩義疏曰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蚑幽州謂之蠍

左傳僖二臧文仲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又昭二曰鄭人謗子産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張揖廣雅曰杜伯蠍蠆蠍也

說文曰蠆毒蟲也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華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令煖其日即愈

北史曰齊後主詔鏁南陽王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咀漢看時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

唐史曰劍南本無蠍嘗有人任主簿將之至今呼爲主簿蟲

莊子曰老聃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其智憯（音慘）於蠆蠍之尾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等柳棬各一云帶之免蠆毒辟温氣

于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其亭宿明擿得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其亭遂安靜

葛洪方曰蠍中國屋中多江東即無也

稽含遇蠆賦序曰元康二年余中夜遇蠆客有戲余曰俗諺云過滿百爲蠆所螫斯言信哉雖內者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蟻

焦贛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又復之革曰蝍蛆戴粟不能上山却推跌蹶損傷其顙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周官曰饋食之豆蠯蚳醢（蠯蛤也蚳蟻子也）

禮記檀弓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玄曰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也）

又內則曰蚳醢（蚳蚍蜉子也）

又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也）

爾雅曰蚍蜉大螘（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齊人呼蟻爲蛘）蠪（音龍）打（直耕切）螘（赤駁蚍蜉）螱（音尉）飛螘（有翅）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蚳醢）

後漢書曰鉅鹿張角賊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綺切即蟻字蓋取衆多故以爲名）

張勃吳錄曰九眞移風縣有赤紫膠人視土知有蟻因墾發以木枝插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螵蛸也折漆以漆絮其色正赤所作赤紫則此膠也

孟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置一足焉（鼎堅定之未沸蟻亦不能駐之）

又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莊子曰道在螻蟻

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孫卿子曰不食者蟻不飲者蜉蝣

韓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又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吞舟之魚陸處不勝螻蟻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熛竈煙也）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鶡（音褐）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又曰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而旁轉如推磨左行日月右行隨而左轉如推於磨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廻焉

又曰百尋之山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

符子曰東海有鰲焉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千雲之峯頹邁於羣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川有蚍蟻聞而悅之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鰲焉月餘日鰲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鰲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如岳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

山海經曰朱蛾其狀如蛾（蚍蜉也[illegible]）在崑崙之墟

京房易妖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揚雄方言曰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音駒養）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蛘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

王充論衡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不以泰乎

劉義慶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鬭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郭義恭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之蟻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寧穴中有大蚍蜉甚大

西京記曰長安化度寺內有礓（音畺）一石徑二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椅樓臺之狀號曰蟻宮常云於中見蟻金色其大若蜂動逾萬計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張茂先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伏侯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蟻曰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無何而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楊子法言曰吾見玄駒是也

楊孚異物志曰鼓鯉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迅則舐取之

劉敬叔異苑曰右將謝宇徵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來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塢中出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蜀山道士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謂後以門釁同滅

古今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鬭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時齊明帝殺少帝子業而自立大爲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鬭黃東魏戎衣色黑西魏戎衣色是時黃蟻盡死時高歡圍玉壁五旬不拔歡疾班師而薨

嶺表録異曰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於市者蟻窠如薄絮囊裹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黃色大於常蟻而脚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

又曰交廣溪洞間酋長得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夢書曰蚍蜉爲小盜衝食行也夢見蚍蜉小盜聚也

神光占曰行造酒家蟻聚中庭急去之

應璩百一詩曰大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云䲔與鰕狌犴既已備炊復置黃沙

楚辭招魂曰南方赤蟻若象玄蠭若壺

應璩與曹昭伯牋曰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郭璞蚍蜉賦曰飾殷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齊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兩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又蚍蜉讚曰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請動之蘂壞自然知來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王充論衡曰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虫也人之用詐安過之

郭義恭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鼅鼄在地上春行草間索索覆地

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小故猶徵大亦冝然故目瞤則呪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

劉敬叔異苑曰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絶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僻

劉義慶幽明録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行數宿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殯殮謨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令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輙差

平九百四十八　三　王馹

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喜事

夢書曰鼅鼄爲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任婦人也

葛洪治瘧方曰取蜘蛛一枚着飯中吞即愈

成公綏蜘蛛賦曰獨高懸以浮處遂設罔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緒目引結羅纖羅絡漠錯交張雲舉霧綴以待無方

張望蜘蛛賦曰余嘯詠蓬廬遨步丘園覩蜘蛛之爲蟲焉乘虛運巧構不假物欲足性命蕭然靖逸良可翫也伊蜘蛛之爲蟲獨微性乎天壤禀妙造於化靈忽無礙而無想吐自然之纖緒先皇羲而結網憑輕羅以隱顯應大明之幽朗

縊女

爾雅曰蜆縊女也（孫炎曰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民多縊死郭璞注曰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異苑曰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散化而爲蟲故以縊女爲名

馬蚿（音賢）

爾雅曰蛝（音閑）馬蝬（仕切）蚭也（郭璞曰馬蠲蚼俗呼馬蝬蚼音均）

張揖廣雅曰蛆（子魚切）蟝（巨魚切）馬蝬（音逐）馬蝬馬蚿也

平九百四十八　四　王馹

宋書曰王素聲譽甚高山中有蚿其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

魯仲連子曰諺云百足蟲三斷不蹶者持之者衆

文子曰善用人者若蚿之足衆不相害（淮南子同）

莊子曰夔憐蚿蚿憐蛇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丑甚切）踔（勅卓切）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嚔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今子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司馬彪曰此蚿[illegible]也）

淮南子曰季夏草爲蚈（草得陰而死蠸在陰中反陽故化爲蚈蚈馬蠸也蠸音權）

又曰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蠸之足（蚈馬蠸也）

又曰蚈足衆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如大也

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

揚雄方言曰北燕馬蚿謂之蛆蟝

張茂先博物志曰馬蚿一名百足中斷則頭尾各異行而去

本草經曰馬陸一名百足

吳氏本草經曰一名馬軸

蛣

淮南子曰蛣知將雨（高誘曰蛣蟲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餘蛣音昔）

竹蟲

淮南萬畢術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冶之符得人情取髓如大豆著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其事必得其實也）

蓼蟲

孔藏蓼蟲賦曰覩茲茂蓼紛葩吐榮爰有蠕（而兖切）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悟物託事以况乎人幼長斯蓼莫知其辛

蠐螬

毛詩碩人曰膚如凝脂領如蝤蠐（蝤蠐蝎蟲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蠐螬生糞中

爾雅曰蟦（音肥）蠐螬也（郭璞注曰在糞土中者）蝤蠐蝎（在木中者也今雖通名之為蝎所在異也）

莊子曰烏足根為蠐螬（司馬彪曰烏足草名生水邊蠐音齊螬音曹也）

淮南萬畢術曰禾成蠐螬（以秋冬積禾置糞中即生蠐螬也）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

揚雄方言曰蠐螬謂之蟦（翡翠）自關而東謂之蝤蠀（酋齊音）或謂之卷蠾（書卷）或謂之蝖蝬（亦呼當蠐或呼地蠶宣蠾兩音）梁益之間謂之蛒（音格）或謂之蝎或謂之蛭（音質）蛒秦晉之間蠹（蛀）或謂之天螻（按爾雅曰螜天螻謂蛄螻耳而方言以為蠐螬非其義也）

博物志曰蠐螬以背行駛於用足也

祖台志怪曰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勑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而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服食是蠐螬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本草經曰蠐螬一名蟦齊主治血痺

螻蛄

子然曰有一人身着練單衣恰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鈎家在壞溪邊臨水後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鈎反音則螻蛄也家在壞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絕○搜神記曰廬陵太守平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繫獄時有螻蛄蟲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飯與之食盡復來形稍大數日形如豚及當刑螻蛄夜掘壁為孔以（出獄）龐氏常祠螻蛄

葛洪治箭鏃在咽喉不出方曰用螻蛄腦塗之即出

范汪治不得小便方曰取螻蛄大者二枚斷取體下以一升水漬之去皮飲之須臾便通

本草經曰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主產難出刺在肉中潰癰腫下哽咽解毒除惡瘡

陶洪景本草經曰螻蛄味鹹寒取自出者其自腰以前甚澁主大小便

尺蠖

周易下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蠖蚇蠖（今蝍蝛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蟲豸部六

蟾蜍　蝦蟇　螻蛄
蚼蟧　鼠負　蠹
強蛘　蠿蟊　守瓜
蚰蜒　蠷　蜚蠊
螢　蛋蝮　䗪蟲
蚿公　蟷蠰　金花
莐毋

蟾蜍

春秋運斗樞曰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翔（[illegible]）

韓詩外傳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蟾蜍喻醜惡）

文子曰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蝕於蟾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遊霧也蝍蛆[illegible]騰蛇之大者也上[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故曰殆於蝍蛆）

抱朴子曰蟾蜍壽三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辟兵法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劒

玄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同）

河圖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亂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惡瘡

傅玄詩曰蟾蜍食明月虹蜺薄朝日

蝦蟇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蝦蟇無聲

山海經曰蟲諸山湖水出焉東流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尔雅科斗活東也）

爾雅曰蟼蟇（郭璞注云蛙類音驚[illegible]曰黽）科斗活東（蝦蟇子也）

周禮秋官下曰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蟈蝦蟇之屬[illegible]黽耿黽也[illegible]而聒人耳故去之）

漢書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俱鬬是歲四將軍

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illegible]據蜀[illegible]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無所得寵爲奴所殺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昌門外橋東約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灑南北郊

晉書曰有蛙鳴于華林園惠帝問左右曰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齊書曰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文師道士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

呪厭十許口便息又曰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令汝鳴即便喧聒

又曰卞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又云蝌斗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

南史孝義傳曰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亡是分別耳何事乃頓荼苦汝啟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僞云晉豐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疾並愈於是遠近信之男女禱集水中有老黃蝦蟆全如金色乍出乍沒齊武成及百官已下莫不飲之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宮中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於宣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蟆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恒鳴口乾舌擗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而鳴天下俱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韓子曰越王勾踐欲伐吳欲民輕死出見鬭鼃乃下軾從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鼃氣故也其後國人而輕命死戰

淮南子曰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蜻蛉）皆生於非其類（蝦蟇化爲鶉水中蠆化爲蟌蟌者蜻蛉也）唯聖人能知其化

又曰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也）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國語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後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生鼃民無叛意

神仙傳曰鵠蝦蟇使舞皆應絃節使止乃止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塼投鼃太子令人奉槃金以進

物理論曰夫虛无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風俗通曰蕭蕭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蕭蕭謹按蝦蟇既處水中其尾又短正能使掉之豈能蕭蕭乎原其所以當言夏馬蕭蕭掉尾復擊常蕭蕭也蝦蟇夏馬音相似

崔豹古今注曰科斗蝦蟇子也一名懸針一名玄魚形圓有尾聞雷則尾脫脚生也

廣五行記曰懷州叅軍廳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在

柱間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以他柱易之斫之於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又無孔隙

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鄉墅小兒牧牛聞田中有蛤鳴（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酋冢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銅鼓精也

楚辭七諫曰蝦蟇游於藥池（芳藥之也）

成公綏陰霖賦曰百川泛濫潢潦流竈中生鼃庭運舟

蟋蟀

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入今夜不閉明非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音精）蛚（音列）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京房易妖占曰七月建申爲寅則蟋蟀鳴

毛詩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又豳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黒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

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也

劉芳毛詩義簽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方言同）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或謂之蛬亦謂之蜻蛚斯螽莎雞之類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也）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春秋説題辭曰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與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

爾雅曰蟋蟀蛬也（郭璞曰今促織也亦名青蛚也）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袁宏後漢書曰崔駰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吟蓋氣使之然也

干寶搜神記曰朽葦爲蛬麥爲蝴蝶

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爲懶婦也

又曰沙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聲如紡也促織一曰促機絡緯一名紡緯

阮籍詩曰開秋肇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消然心悲

盧諶蟋蟀賦曰何兹蟲之資生亦靈智之攸授享神氣之么眇體形容之微陋于時微涼既戒火靈告去玄乙辭宇翔鶤（音昆）南顧風戾戾而動柯露零零而隕樹月轉景而西頽漢迴波而東注厲清響於長宵激悲聲以迄曙

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楚辭曰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於西堂

蛁蟧

詩義疏曰蝘（音偃）一名蛁（音貂）蟧（音勞）蟪蛄也

爾雅曰蜓蚞螇螰（郭璞曰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蚞木奚鹿四音）

家語曰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

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注曰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之春秋也）

楊雄方言曰蛥蚗（上音折下音史）齊謂之螇螰（奚鹿兩音）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上音零）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蛁蟧（貂料兩音）或謂之蝭蟧（音提）或謂之蜓蚞（音廷）西楚與秦通名（江東呼爲蟂蟧）

風土記曰秋而蟪蛄鳴於朝寒蜩鳴於夜

鼠負

爾雅曰蟠鼠負也（郭璞曰此瓮器底蟲也舊説伊威鼠婦別名未詳也）

毛詩東山曰伊威在室（伊威委黍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甕底土中似白魚者也

説文曰蟠蟱（音繙）鼠婦也蛜威委黍鼠負也

干寶搜神記曰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葛洪治瘧方曰取鼠婦蟲十四枚各以糯封裹之丸十四丸臨發服七丸便愈

陶弘景本草經曰鼠婦一名蟠負一名伊威一名委人俗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婦字如似乖理又一名鼠姑家用此從媚人甚多方而應少

蠹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于何不蠹

爾雅曰蝎蛣蝠（木中蠹蟲）蝎桑蠹（[illegible]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衣物佗因使者獻桂蠹一器（[illegible]）

平九百四十九　七　宋己

文子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謂暴書中蠹蟲因曰蠹書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始安郡獻桂蠹四瓶瓶別一千頭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

強蛘（音芊）

爾雅曰蛄䗐強蛘也（郭璞曰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為羋子音芊）

方言曰蛄䗐（[illegible]）謂之強蛘（[illegible]）

齧桑

爾雅曰蠰（音穰）齧桑（郭璞曰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齧髮）

守瓜

爾雅曰蠸（音權）輿父守瓜也（郭璞曰今瓜中黃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蚰蜒

爾雅曰螾衘入耳（蚰蜒也螾音衍）

方言曰自關而東蚰蜒謂之螾衍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蜧（[illegible]）蠼（[illegible]）趙魏之間或謂之蚨（[illegible]）虶（[illegible]）北燕謂之蛆（[illegible]）蚭（[illegible]音尼）

蜸（音肥）

廣五行記曰春秋魯莊公二十九年蜚劉向以為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莊公娶齊淫女為夫人

後漢書曰王莽地皇元年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捕之于時天下大亂尋而莽敗見殺

蜚蠊

本草經曰蜚蠊味鹹治血[illegible]山澤中二月採之

吳氏本草曰蜚蠊蟲神農黃帝云治婦人寒熱

平九百四十九　八　宋己

蠁

爾雅曰國（[illegible]）貉蟲蠁也（蠁音[illegible]郭璞曰今[illegible]廣雅曰土蛹蠁蟲）

蛷螋（蛷音求）

說文曰蛷多足蟲也

廣雅曰蚙蛷螋也

博物志曰蠼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illegible]）

䗪蟲

吳氏本草曰䗪蟲一名土鼈

蛇公

異苑曰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庾闡楊都賦曰蛇公沉光於海曲

蛭蟷（上知栗切　下多郎切）

爾雅曰三蛈（音鐵）蝪（音湯）也（郭璞注曰即螲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也）

金花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金花蟲大如斑猫形色文采如金是龜屬得之養翫彌日

玆母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注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曰玆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

蟲豸部七

蜻蛉　青蚨　蜂
蟓　蝗　蠋
水馬　水蛭　短狐
沙虱　十二時蟲

蜻蛉

揚雄方言曰蜻蛉謂之蝍蛉（郭璞注曰六足四翼蟲也淮南呼蛜䗇也）

說文曰蜻蛉一名桑根

爾雅曰虰（音丁）蛵（音刑）負勞（郭璞注曰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未詳）

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化爲珠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王曰王獨不見夫蜻蛉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五尺童子將調鉤膠絲加之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所食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游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告曰聞蜻蛉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蛉蓋下使朔獨射之朔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蔓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匹

崔豹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一曰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離一曰胡梨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又曰紺蟠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謂爲紺蟠亦曰童蟠蛉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

青蚨

廣雅曰蟱蠋青蚨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蟱（音敦）蠋（音隅）形如蟬大味辛美可食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去貨旋則自還

淮南萬畢術曰青蚨還錢青蚨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還）

蜂

爾雅曰土蜂（今江東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蜂啖其子即馬蜂今荊巴間呼爲蟺音憚）木蜂（似土蜂而小在樹上作房）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音蒙翁）或謂之蚴蜺（音幽倪）其大有蜜謂之壺蜂（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

山海經曰平逢之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驕蟲是螫蟲實惟蜂蜜之廬（郭璞注曰爲螫蟲之長群蜂所舍集蜜赤蜂名也）

又曰大蜂其狀如螽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無所食蜂食田苗

左傳僖中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蜂蠆毒在後故言垂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黃曹字文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曹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王隱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朱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謙不覺其惡會得留郡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謙欲還船明早進兩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合晦）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

晉書曰鄭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蜂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抱朴子曰軍行卒逢群飛蜂及蚤蟲若蜜蜂多者災戰驚於藏伏之賊也

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葛仙公列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當請先生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皆不螫人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飛還入口中成飯

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群過有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知輒內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停不過三四來便舉群悉至

博物志曰細腰有無雄蜂類也無雌取桑蚕或阜螽子所見抱而成已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又曰遠方諸山出蜜蠟處其處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為器或十斛五斛開小孔令纔容蜂出入以蜜蠟塗器內外令徧安着簷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將作窠生育時來過人家圍垣者捕取得三兩頭便內着器中數宿出蜂飛去尋將伴來還或多或少經日漸溢不可復數遂停住往來器中所滋長甚眾至夏開器取蜜蠟所得多少隨歲中所宜豐儉（鍾氏曰春至秋末始有蠭蟲者冬餘解見今五夏末詳其故）

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籃輿自懸挂下遂乃得取採蜂遂去不還餘窠及蠟著石不盡者有鳥形小於雀群飛千數來啄之至春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各各占其平處謂之蠟塞鳥謂之靈雀捕搏終不可得也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

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群賊身首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邀逐噬擊彌路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時是臘日所縛子女各還其家

廣五行記曰秦昭王來攻于太后弟穰侯穰侯用事山不盡死蜂食人苗稼時大飢人相食穰侯罷免歸第

嶺表錄異曰唐劉恂曾遊宣歙間見彼中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瑩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鐘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採時須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緣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一石者三分中一翅足具矣即入鹽醃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楚辭曰玄蜂如壺

蝝

左傳宣下曰十五年冬蝝生

爾雅曰蝝蝮（音覆）蜪（音陶）也（郭璞注曰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蝗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

陸機毛詩疏義曰阜螽蝗也今人謂之螽子兖州人謂之螣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如蠶七八月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巢尤甚

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太宗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疾遽來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爲灾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以酒殽致祭三縣蝗爲鸜鵒聚食於是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蠋

毛詩豳七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桑蟲）

爾雅曰蚅烏蠋（音蜀）也（郭璞注曰蟲大如指似蠶孫炎注曰蚅一名烏蠋也）

廣志曰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白澤曰蠋有角五采文長尾者龍也殺之立死

韓子曰鱓似蛇而蚕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鱓婦人拾蚕利之所在皆爲賁育

水馬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海中有蟲狀如馬形因名曰水馬婦人難產者手握持此蟲或燒作屑服之則更易如羊之產也（九物之中羊產最易）

抱朴子曰以赤斑蜘蛛及水馬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可以居水中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海中有魚狀似馬或黃或黑海中民人名作水馬捕魚得之不可啖食暴乾熇之婦人產難使握持之亦可燒飲

水蛭

爾雅曰蛭蟣（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音祈也）

齊書曰蕭季敞爲廣州刺史爲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嗌肉盡而死

常璩華陽國志曰南廣郡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吾食葅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譴而誅恐監食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爲傷王果病愈

王充論衡曰蛭食血之蟲楚惠王殆有積血之疾故食積血之蟲而病愈也不然則賢者擬行豈若吞蛭除病賢者[illegible]無病也

張茂先博物志曰水蛭三斷而成三物

本草經曰水蛭一名至掌味鹹治惡血瘀結水閉破凝積利水道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水蛭味鹹苦平微寒有毒一名蚑生雷澤池澤（蚑音蜞）

短狐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蟲豸部八

蚤　虱蟣　蟦
蜲蟦　蜅　叩頭
食屍　螔　蚢
蛾　蛹　蛓
蟥蛺　斑猫　地膽
蛤蚧　龐降　蛆

蚤

焦贛易林萃之大過曰亂頭多憂蚤虱生愁膚夫仲年使我無聊

說文曰蚤齧人跳蟲也

韓子曰子𦯬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子𦯬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且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太宰弗復見也

又曰韓昭侯攖而搔之一蚤來之甚惡左右因取其蚤虱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也

淮南子曰易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爲其來（[illegible]）

蠽（[illegible]）

又曰釋大道任小數無異使蟾諸捕蚤

論衡曰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螻蟻之在穴隙也

趙壹解擯賦曰丹鴻可殺蚤虱

抱朴子曰蚤虱羣攻卧不獲安

曹植論曰孟春之旦從陽經生賁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者莫不馳而殺之以利人也得蚤虱者莫不摩之齒牙爲害身也

虞翻與弟書曰其餘幾何老更衣弊爲蚤虱所咬故一二相告省書一過悉以付火

齊下士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illegible]絜不能自釋兼諸性[illegible]懶事皮膚甘深刷不謹齋沐失時（[illegible]）體戰戰（乃耕切）加以臭穢故葬席蘧篨之間蚤虱猥流探揣獲撮日不替手

虱蟣

說文曰虱齧人蟲也蟣虱子也

漢書曰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破秦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虱（[illegible]）

又曰王莽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虱而剃之蕩蕩然蟣虱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虱者皆剃之

續晉陽秋曰咸陽王猛被褐而詣桓溫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晉書曰阮籍著大人先生傳曰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

齊書曰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

乃置衣中數日亦終身無復虱

又曰十[illegible]若稍頗飲酒[illegible]棄形體壯[illegible]不遂乃者登[illegible]賊皆大有[illegible]

三國典略曰吳[illegible]劉[illegible]有飛蠹[illegible]主[illegible]曰[illegible]以衣中虱必須[illegible]

北史曰司馬子如[illegible]勝承[illegible]如曰無事[illegible]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illegible]紀昌以氂懸虱於牖[illegible]三年之後如車輪[illegible]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曰汝得之矣

莊子曰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

曲隈乳間股腳自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布草操煙火而與豕俱焦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相守數年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illegible]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illegible]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虱也

又曰三虱食彘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若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將至而茅之燥耳若有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其身而食之彘臞人乃不殺

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又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抱朴子曰夫虱生於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周蟻虱之音也

又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著頭皆漸化而黑[illegible]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也

符子曰齊晉爭汶陽之田[illegible]曰臣嘗晝寢聞群虱之鬬乎衣中[illegible]臣頭脊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太半[illegible]止之曰我與汝[illegible]不過容口爭用竊乎交戰爭哉[illegible]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汝汶陽之田感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智竊為君羞之[illegible]善

語林曰顧和始為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帢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

在車中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行數步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不輟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風俗通曰[illegible]日解壞表[illegible]高士也

楊偉時務論曰夫吞八荒者不咀蟣虱也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獏貐[illegible]伺人眠輙往就人欲食人腦先使捕虱得臥而舌出盤地丈餘聞其聲常燒大石伺其舌臥舌出以石投舌上於是低頭絕氣而死

異苑曰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虱大者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殤服

劉義慶宣驗記曰吳郡義熙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中忽遑遽向暫來往視祥仰眠交手胷上足脡（脚脡）直云可解我手足繩曰上並無繩也祥因得轉動去向有人衆以我手足繫筆笑下問何故殺蝨語祥若更不止當入兩間磓之語祥後微戒於蝨餘無精進

相牛經曰治牛蝨用苦楝生魚汁清炊底土若酒和塗之

夢書曰夢梳頭蝨爲憂解也其（縣滿心喜也蝨亂去官）痛齧也蟣蝨爲憂齧人身也夢見蟣蝨有憂至也

揚雄長楊賦曰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

趙壹作非草書曰俯而捫蝨不暇見地仰而觀鍼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銳精於鍼蝨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蝨雖細（害於安寢[illegible]）

蟣

太九三五一　五　董一

嵇康養生論曰夫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又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蠓（[illegible]）

字林曰蠛蠓小蟲也

蟭螟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曰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蚊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東海漁者命曰蟭螟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麼細也）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不相觸也栖宿去來蚊不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子羽未聞也）

抱朴子曰焦螟也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鯨也

蛸（音圓）

說文曰蛸腹中長蟲也

叩頭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轉（[illegible]）

傅咸叩頭蟲賦敘曰叩頭蟲（[illegible]微細者[illegible]觸之輒叩）人以其叩頭殺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食屍

裴氏廣州記曰林任縣有（[illegible]）人死食屍都盡（[illegible]）紛藉墾非可驅殺

博物志曰景初中（[illegible]）人將死便有飛蟲狀如麥（[illegible]）人死便食不可斷截（[illegible]）在便去以桃枝爲器則不然

太九三五一　六　董二

蟯（音饒）

說文曰蟯腹中短蟲也

史記曰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illegible]）不治淳于意（[illegible]）戚戚然意以芫華一撮（[illegible]）故

淮南子曰天下物莫不資（[illegible]）而一不報

蛔（[illegible]）

蛻

廣雅曰復育蛻也

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

蛾

詩曰螓首蛾眉

爾雅曰蛾羅也（蠶蛾）

廣雅曰蛢（步丁反）蛾也

漢書曰建始元年春三月上辛雍祠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宋書曰傅亮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以寄意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谷將子學道者言於燕昭王曰西王母將來必語虛无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炎上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蛾出於員丘之穴

郭子橫洞冥記曰武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草收而薦之生蠶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闇赴燈而死者也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廣志曰有蠶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

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宮人一旦化為野蛾而飛去

夢書曰蛾為婦女眉儇也夢見蛾者憂婚也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死矣

支曇諦火蛾賦序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財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

鮑明遠飛蛾賦曰仙人司　闇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生處而能詭各會性以懸方凌焦烟之浮景赴熙燭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君子堂本輕死以邀願得所為[illegible]何傷豈劾南山之文豹避雲霧而巖藏

蛹（[illegible]）

爾雅曰螝蛹也（[illegible]）

說文曰螝蛹也讀若潰蛹繭中蟲也

韓子曰蟲有螝者一身兩頭爭食相嚙也遂殺己人臣[illegible]事亡其國者皆螝類也

蛓（七吏切）

爾雅曰蛅（如占）蟖（[illegible]）毛蠹（[illegible]）墨蛅蟖（[illegible]）蛓蟲屬今八月角[illegible]數（蛅音）

說文曰蛓毛蟲也讀若笥蛅毛蠹也

蟥蛢（上音黃下音瓶）

爾雅曰蛂蟥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

說文曰蛢蟠（[illegible]）蟥也以翼鳴者也

班猫

本草經曰班猫一名龍尾味寒生谷

吳氏本草經曰班猫一名班蚝一名龍蚝一名斑菌一名腫騷一名晏青神農辛岐伯酸桐君有毒扁鵲甘有大毒河內川谷或生水石

地膽

廣雅曰地膽地要青蠵也

本草經曰元青春食芫華故云元青秋為地膽地膽黑頭赤味辛有毒主蠱毒風注秋食葛華故名之為葛上亭長

吳氏本草經曰地膽一名元青一名杜龍一名青虹

陶洪景本草經曰地膽味辛寒有毒一名元青一名青蛙

眞者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小翼子僞者即是班猫所化狀如大豆大都治療略同必不能得眞此亦可用

蛤蚧

嶺表録異曰蛤蚧首如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黄色身短尾長多巢於樹中端州子廧内有巢於廳署城樓間者旦暮則鳴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於市爲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尾不具者無功

寵降

嶺表録異曰寵降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聲素其鳴自呼爲寵降但聞其聲採者鮮得名以善價求之以爲媚藥

蛆

梁書曰王琳敗後入齊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

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動

又曰元帝特安城人劉敬躬於田間得白蛆化爲黄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帝命都督王僧辯討擒之

後魏書曰宣武延昌三年章武王融爲相州刺史有蛆生於庭俄而反伏誅

廣五行記曰北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三月蛆觸地而生月餘跋爲弟洪所殺

又曰唐來俊臣性殘忍貪婬縱異自知制獄數年家積巨萬凡所殺戮不可勝計俊臣家婢生一塊肉大如二升椀剖之有赤蛆升餘須臾皆變爲蜂螫人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二

木部一

木上

易曰巽爲木坎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堅多心爲剛中也山木堅心也多其節今陰氣故曰科空也爲日所乾故上槁也）

又升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書曰兖州厥木惟喬厥貢惟木（孔安國曰喬高）

又洪範五行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又説命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二（灌木叢木也）

又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苒寬柔數也木椅桐梓也）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也）

又曰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木下曲曰樛）。周禮曰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毋伐大樹

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稽命徵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於人長以養民也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

北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豐茂

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又曰鳥　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春秋元命苞曰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

春秋運斗樞曰黒精用事百木共一根（百枝木共一根天下共一主之徵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春凋冬榮儒臭剛精銳無以治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橋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泛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山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後周書曰沙俊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其卒七萬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又曰王羆以功授右將軍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郡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代宗大曆十二年成都府人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以示百官宰臣奏賀曰至德之化先貫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伏望藏於秘閣宣付史館

又曰貞元初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

管子曰栢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牆垣壞不築爲之奈何

管子曰休涂樹之枝公令左右休涂樹枝其年民治室屋築牆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于牡彈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休之日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堅強死之徒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莊子曰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木爲其大也然必有異材從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俯而視其大根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舌爛嗅之則使人狂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其大矣

又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矣○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孫卿子曰山下望十畝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

又曰林木茂斧斤至

又曰玉在山而木潤

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之

尸子曰木之精氣爲畢方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呂氏春秋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其樹蟬其飛去不能得故曰何益）明不燭在乎火在於闇（光蟬見火乃光聰蔽日在於闇中）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又曰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樹木之有根心也

又曰樹木盛則飛鳥歸之獸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

韓子曰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圜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又曰君者壤地臣者草木

商子曰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

文子曰葉落者風搖之水濁者物撓之也

又曰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符子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又曰水生於石而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而有抱木而燋

淮南子曰槹（[illegible]）井者高本而[illegible]而小者爲是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腰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

肥灌其本而枝葉美

又曰夫樹木灌以瀿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蘗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豈可得哉

又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又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鸜鵒不過濟貉度汶而死

又曰濕生陽闕（[illegible]）[illegible]生庶木凡根拔者生庶木（[illegible]）

又曰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

又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

又曰鄭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illegible]）

又曰食木者多力而惡（熊羆之屬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

又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

又曰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也）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以對受令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又曰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耳）

又曰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也

又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illegible]）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

又曰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撲擊也）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墣（墣音朴土塊也）塞江也

又曰剞劂銷（[illegible]）鋸非良匠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illegible]）非巧冶不能以冶金

又曰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又曰凡見葉落而知歲故葉落而長年悲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留田中有樹遣客伐之六七十下血出客驚怖歸以其事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木汁出此何言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叔高使先斫其枝葉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也遂伐此木其年召辟侍御史後為兗州刺史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靈陽山夜見火者皆古枯所致勿怪也甲子日稱仙人者樹也

孫綽子曰海上人與山客辯其山物海人曰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支釣魚為鮮不足充飢

金樓子曰荊州有水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迹未滅俗云蘇將將攻越築城浮木于荊水未還之前一夜中忽失數千段時或見之今所見木豈非昔[illegible]之木乎

山海經曰少室山木名帝休黃花黑實服之不怒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仙房曰王須少年入學最遠在眾常先灌翟怪之常見如提木三尺餘至則柱屋閣流擊抑之取者後不見

正論曰師曠曰人皆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為轄直者為輿

檀宜作輻榆宜作轂

玄中記曰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葉皆赤如血

又曰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博物志曰員丘山有不死樹食之壽

十洲記曰聚窟洲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華葉香聞數百里名為返魂樹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黑粘名之為返生香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三

木部二

木下　松

木下

郭子橫洞冥記曰太初三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聲風木枝十枚九尺大如指直可愛緇雲封禪之時許貢其木爲車輦之用此木生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洹也其洹出甜波樹上有紫鸞黄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春夏馨香秋冬聲清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章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遍賜群臣百歲者賭以此枝須賜人有疾者枝則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言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已年三千歲植此竟未析上乃以枝賜朔朔曰臣已見枝三遍枯死死而復何啻於

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緇雲之世此樹生於阿閣間也

又曰元光元年起壽福靈壇闊百步四周起銅梁鍛木上列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珠枝樹此壇高八尺文錯雜金色

虞喜志林曰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

王韶之始興記曰漢將滅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

方言曰木細枝謂之杪江淮楊楚之間謂之蔑

監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搜神記曰盧江舒縣陵亭有流水邊有大樹常有黄鳥數千枚巢其頭而有故祠後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黄祖能興雲雨

地鏡圖曰財在丘墟者爲不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折所向在爲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

離騷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又云罾何爲兮木上

又云搴芙蓉於木末

又曰樹輪囷以相糾兮林木茷骫（音垂枝葉盤屈也）

左思蜀都賦曰其樹則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鬱薈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

王彪之閩中賦曰木則騰虹竉龍楙於峻蔡流星麗光於高林

松

書曰青州厥貢漆絲　鉛松怪石

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徂來新甫山也）

又曰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又曰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

又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又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又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無衰落時也）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形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以與也（言不可與爭也欲使卑下人）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培塿無松柏（培塿小阜松柏大木）

又曰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illegible]王）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illegible][illegible]不彌齡）

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爲常生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史記曰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也

漢書曰賈山言治亂曰秦爲馳道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通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

應劭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樹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松（泰山去武宗小天門樹有秦時五大夫松）

張勃吳錄曰丁固字子賤會稽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爲公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植松柏

又曰庾敳（[illegible]來）見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梁棟之用

又曰慕容垂攻符丕在鄴糧竭馬無草但削松木而食之

宋書曰顧歡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

齊書曰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堪屋下陳屍

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後魏書曰甄琛喪父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擔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又曰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詩亦責我耳

唐書曰拔野古僕骨東境其地豐草人皆勁富士多鼲其地比東一　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君住其人謂之康干名爲石後仍松文

又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死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嘉隱對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長松之隥（山有長松也）

說苑曰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意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爲松

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

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孫卿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呂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

抱朴子曰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脂如龍形名曰飛節芝

又曰玉策記稱千歲松樹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青羊青犬或如人服之皆壽萬歲

又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稻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也

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枯謂冬必彫而松柏茂

符子曰符子與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松蕭蕭然撫王手一上矣言不出乎未邪心不過乎伶人其猶太大守之有雞伺晨矣

先聖本記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君之榮顏亦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壁面雙闕無異乎囚羈之娛崑崙余安知其一所以取娛哉帝美由師之

列仙傳曰伏生者當湯時爲木正常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偓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不能服

異苑曰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聞而始收養還食穀米齒落頭白

少神境記曰滎陽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爲雙鶴一者失之尋爲人所害一者獨棲此松常立哀唳

玄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伏神茯苓

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切松柏葉水送令下隨能否以不飢爲度渴者清送爲佳當用柏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

嵩高山記曰嵩高丘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爲青牛或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雲南記曰雲南有大松子如新羅松子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駢麈尾號爲麈尾松西嶺異然如馬鬣文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

范子計然曰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王無鹽傳太王歸國思京師後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漢武內傳曰藥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焦贛易林需之坤曰温山松柏常茂不落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時獨立墳歷年六載墳高踰制種松柏成行

王羲之遊郡記曰永寧縣界海中有松樹島嶼一皆生松故曰松門也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時杜牧守徐興於墓邊種松太守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碑今在松大合抱

本草經曰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味苦溫中久服輕身延年

世說曰孫興公自言見止足知分齋前種一株松高世遠時鄰居謂孫曰松樹子非不森可憐但永無棟梁耳孫公

曰楓柳雖復合抱亦曷所施也

又曰李元禮洌洌如長松下風周君颼颼如小松下風

金樓子曰梁武謁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

顏氏家訓曰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吾徒比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彫悴矣劉應之曰可哉

西京雜記曰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倒垂相傳云已經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蔡孚賦偃松篇玄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公卿咸和焉

晉陽記曰郡西北有松樹枝條鬱茂垂陰數畝傳云晉相公梓柯成此樹

夢書曰松爲人君夢見松者見人君之徵也

宋玉風賦曰夫風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

古艷歌曰馬啖柏葉人啖松脂不可常飽聊可遏飢

庾肅之松讚曰流潤飛津沉精幽結貞蕤含芳仰拂素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四

木部三

栢　槐

栢

書曰荆州厥貢杶幹栝柏

詩曰邶柏舟言仁人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栢木所以宜為舟也）

又曰鄘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也汎彼栢舟在彼中河

又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新甫山名）

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栢

禮記曰禮之於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已具松部）

五經通義曰諸侯冢樹栢

爾雅曰栢椈也

漢書曰武帝造栢梁殿與羣臣宴其下（又云朱栢梁臺也）

漢書曰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有野烏數千棲其上（顏氏家訓曰朝夕烏也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

漢書曰昭帝時長安諸陵栢樹枯倒者忽起生葉蟲食作字公孫病已立後昭帝崩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被廢迎立宣帝名已後改爲詢

東觀漢記曰李詢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栢常住冢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爲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陵栢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也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栢樹爲裒所攀援涕泣所着樹色與凡樹不侔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王勒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勒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日中引出斬之璞曰當何之乎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雙栢之間午時有鵲巢而甚茂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士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遣人取之父老皆歎息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又曰江夏王鋒以明帝失權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其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主豈春日之自芳亦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潜移鋒獨慨然有興復之意

又曰王晏之爲貟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彫之節

梁書曰侯景既陷臺城都下王侯庶姓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南郊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抽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如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應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北齊書曰魏蘭根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立祠至今

乃伐柏以為梓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又曰樊衛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又曰文宣王曾晉陽夜宿松門嶺有數株松皆已千年枝葉疎茂似有神物所託文宣時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幾枯死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昌公椿屯雞栖原齊王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會被勑追還班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隋書曰蔡景王整文帝弟也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

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不終吉

唐書曰長壽二年冬十月萬象神宮側有檉松樹皆變為柏

又曰狄仁傑補大理丞時將軍權善才坐斫昭陵柏樹仁傑奏其罪免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古人假使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昔主目不可奉制帝意稍解

孫卿子曰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貞矣

國語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草不肥

山海經曰三株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實皆為珠

又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松柏

穆天子傳曰甲申天子升于大北之隥（北太亦山）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樹也）

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閑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朔執戟在殿階獨語上呼問之答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向東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濈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也何以知立枯枝上朔曰新雨止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立枯枝上大笑

風俗通曰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像魍像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而魍像畏虎與柏

列士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帶徐君墓柏樹

洞冥記曰磅山之北有穴穴上有柏昔李少翁於闇陰移來此穴種此柏已見扶桑三枯海水涸竭帝覺遣人往穴

掘不見其棺唯見赤鷰飛鸞入雲移柏植於通靈臺

水經曰陘山有鄭祭仲冢（祭仲鄭相）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列秀青青望之可喜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柏皆三十餘圍俠兩階赤眉常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柏

范子計然曰柏枝脂出輔上外價七十中三十下十

漢官儀曰正旦飲柏葉酒上壽

漢武故事曰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柏香聞數十里

列仙傳曰赤須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

仙經曰服柏子人長年

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柏樹

三輔舊事曰漢諸陵皆屬太常又有盜柏者弃市

太山記曰山南有太山廟種栢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植

三齊記曰堯山祠旁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世

陳留耆舊傳曰李充喪父父冢側有夜盜斫栢樹者充手刃之

述征記曰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處長嶶廣於栢谷者也谷中無迴車地狹以高原林栢陰藹窮日殆弗覩陽景也

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栢二株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列異記曰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其形不類猪亦不似羊衆莫能名二童子曰此爲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使栢葉插其頭

幽明録曰王丞相見郭景純請爲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之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栢木粉碎

任昉述異記曰盧氏縣有盧君古塚塚傍古栢二枝條陰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龜甲堅如鐵石

嵇康養生論曰麝食栢而香

楚詞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食石泉兮蔭松栢

古歌曰平陵東松栢桐不知何人刼義公

劉越石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栢竊自悲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栢今爲宮殿梁

槐

周禮曰朝士掌三槐三公位焉（鄭玄曰槐之言懷言來人也）

又曰司烜氏掌冬取槐檀之火

左傳曰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卒

春秋元命苞曰樹槐聽訟其下（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

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懷）守宮槐葉晝聶宵炕（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布舊傳林柴君杜行齊袁在明陵縣南有一樹似槐葉晝聶合相著夜則舒布而守宮江東樹與此相反俗因合音號晝夜異其理事齊荒音流聶合也荒陽也合晝夜關也）

五經通義曰士冢樹槐

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

他日董祁愬之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欲而得之又何請焉（紡懸也）

漢書曰昭帝建始四年山陽社中大槐樹吏人伐斷之其夜復自立如故

晉書曰苻堅僭號自長安至于諸州夾路皆種槐柳百姓歌曰長安大街夾路楊槐下走朱輪上有棲鸞

又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文對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崔鴻前涼録曰初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著槐樹賦

沈約宋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

對楚西北街之見劉兒敲斷傷其左足斬而瘞之

梁書曰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皆黑離亂之際奔于江陵

後周書曰韋孝寬之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即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文帝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種樹一株十里種三樹百里五樹焉

隋書曰高熲字昭玄領新都大監每坐槐樹下以聽事多不依行列有司伐之特令存之勿去示於後人

又曰士田以孝聞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唐書曰永崇二年太平公主降駙馬薛紹以萬年縣為禮會之所公主輅車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之西街夜設燎炬列焰相屬夾路槐樹多有死者

又曰正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渭南縣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又曰長慶中虢州刺史蕭祐奏湖城縣永方鄉百姓閻酆五代同居家內槐一本再生枝葉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槐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使守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殘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出傷槐之囚罷其禁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葉成（規葉始開也）

又曰九月官候其樹槐（是月將借守備故官候樹槐槐懷也取懷近遠也）

又曰老槐生火

又曰槐市學也樹以青槐燧人秋取槐檀之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照雨露所扶此皆生於父母所關於一和也父天母地故槐榆與橘柚合而兄弟有廣與三危通為一家

抱朴子曰槐子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補腦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識者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槐下侃侃誾誾如也（事具禮部學校篇）

焦贛易林家人之乾曰千歲槐根身多斧斤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子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有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北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立以為吉徵問於楊元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五

木部四

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桑叢生桑也）

書曰：青州厥篚檿絲。（孔安國曰檿桑蠶絲中琴瑟絃檿於琰切）

又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怪也二木合七日大拱不恭）罰

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　鳩兮無食桑甚。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又曰：交交黃鳥，止于桑。

又曰：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又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柔桑穉桑也）

又曰：蠶月條桑。（條桑枝落採其葉也）

又曰：猗彼女桑。（女桑少枝長條不落者束而採之）

又曰：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又曰：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條之閒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處山野之間）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左傳曰：晉重耳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欲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又宣上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也）見靈輒餓，問其病，應之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也）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問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閭也）不告而退。

春秋元命苞曰：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扶桑日所出也）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乳生也）

爾雅曰：女桑，桋桑。（郭璞注曰今呼小桑長條爲女桑樹桋音振又音夷者）檿（烏簟切）桑，山桑。（詩曰其檿其柘柳中弓也）桑柳醜條。（阿那條也垂）

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又曰：吳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

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

漢書曰：息夫躬免官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枝爲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繫雒陽詔獄死。

東觀漢記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申屠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

又曰：河內高弘爲瑯琊相，妻子不歷官舍，桑杯盛漿。

又曰：汝南尹弘爲汝陰功曹，令新到官，問曰：園中有桑，以

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列子曰晉文公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臣之鄰人有送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孟子曰孟子謂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孫卿子曰孔子適楚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曰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子曰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

鄒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

又曰季春之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主林官也桑與柘皆可養蠶故命其官使民不得斫伐）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登成也）然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殘害也）

又曰扶桑在暘谷日所拂（且東方十日所代扶桑在暘谷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圍五丈其枝四衢（枝交四出）葉大尺赤理青華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桑故以名爲蠶）

又曰東北海外圍丘南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

又曰暘谷上有扶木（郭璞曰扶桑）十日所浴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蠡宮別名）以觀桑者（賣曰桑者）擱二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官也）出桑者用禁暴民（不得令妻割紀桑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焉高八十尺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曰扶桑有椹焉長三尺五寸

任昉述異記曰桓沖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

列女傳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官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願託桑陰下婦人採桑不輟輟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歸母呼其婦乃向採桑者也歎胡之罪而自投于河

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獨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對曰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悅娉迎之

又曰東辨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解名甫東大夫）道過陳遇采桑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捨女（捨置不留女也）採桑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何祇夢桑生井之中解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可過此祇四十八而卒

荊州先賢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不拾小名衆莫知之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劉士元助之因與談說甚歡與其言若神遂移日忘食德操於是異之

甄異傳曰沛國張伯遠年十歲時病亡見泰山下有十餘小兒共推一大車車高數丈伯遠亦推之時天風暴起揚塵伯遠因桑枝而住聞呼叔使歸遂蘇髮中皆有沙塵後年大至泰山識桑如死時所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六

木部五

榆　桐　楊柳上

榆

毛詩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荒淫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枌白榆也）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又山有樞曰山有樞隰有榆

毛詩義疏曰駮馬梓榆也駮犖（呂角切）遙視似駮馬

周禮秋官曰烜氏四時變國火春取榆柳之火

禮記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榆曰白枌）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榆

爾雅曰藲荎（音歐迭郭璞曰詩山有樞今之刺榆）云無枯其實蕪荑（枯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也）

說文曰榆白枌也梗山枌榆有刺莢可以爲蕪荑

史記曰九望雲氣平望在榆上下千餘二千里也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榆社在豐東北三十里或曰枌榆鄉名也高祖里社）也

又天文志曰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又循吏傳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榆一樹

魏志曰鄭渾爲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課種榆爲籬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胎處遂成林

又曰桓帝曾中蠱歐吐之地乃生榆木

趙書曰從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宮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長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淮南萬畢術曰八月榆檽（音而）令人不飢（注曰以美酒漬榆檽曝乾以清粱米蒸莧實蒸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不飢耳）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進諫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頸欲食之螳蜋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欲啄之黃雀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在榆下欲彈之童子方彈黃雀不知在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楚乃息伐

桓譚新論曰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爲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大榆樹久而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

博物志曰食枌榆則眠不欲覺

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榆十九株

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

廣志曰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材又任車用至善醬者出渤海東先以供宮

石虎鄴中記曰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

范子計然曰蕪荑出地赤心者善

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爲醬隨節早晚

左傳曰董澤之蒲今人以為其萑可為矢

又曰樹杞杞柳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轂今其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

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葉也

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河旁赤莖小楊也）旄澤柳（生澤中者）楊蒲柳（詩云楊柳依依）（傳曰董澤之蒲也）

漢書曰上林苑中大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為字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以為木下民之象當有廢故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及昭帝崩無嗣大臣迎立昌邑王王即位淫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為宣帝帝本名病已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宮中折楊柳之應也

又桓溫傳曰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字淵明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

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通種楊柳人有竊之殖于家侃見識之問何盜官所種于時以為神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為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草香惠開悉鏟除列種白楊人謂之曰白楊丘墓間所植奈何於庭院種之答曰人生不得志與死人何異其年惠開暴卒

齊書曰王敬則初為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六

生之易者莫若斯木

山海經曰鹿山之西有谷焉名均瞿谷其木多柳鳳伯之山熊山直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柳沃民之國有白柳

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移（楊題切）楊圓葉弱蔕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亦曰蒲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焉水楊即蒲楊也枝勁韌（音刃）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林理亦赤也

說文曰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桯河柳也從木聖聲柳小楊也從木丣聲

續搜神記曰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服皂笠手巾檐口來詣全家語云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耳於君家大不吉僕尋為君取於此便去自你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亦不敢取錢

盛弘之荊州記曰緣城堤邊悉植細柳絲條散風清陰交陌

三齊略記曰禹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馬至今蒲生猶縈似水楊而堪為箭

孔氏志怪曰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內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餘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如有驚遽即隱不見

世說曰顧悅之與晉簡文帝同年悅之早白帝問卿何以先老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陵冬轉茂

廣五行記曰周武帝大定二年洛州得白石剖而為兩段中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

廣志曰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三日以及上除採柳絮柳絮愈瘡

本草經曰柳華一名柳絮

夢書曰楊為使者

魏文帝柳賦曰昔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是時余始植斯柳在余年之二十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

曹植柳頌曰余以閑暇駕言出游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寡廓庭中有一柳樹戲刊其枝葉故著斯文

桂

爾雅曰梫（音侵）木桂（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為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閒無雜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訟平芳桂常生

春秋運斗樞曰椒桂生合剛陽（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合猶連體而生也）

春秋潛潭巴曰宮桂鳴下土諸侯號有聲（桂好木植於宮中猶天子封有德澤者為諸侯今乃鳴是功嫌其聲名移下去之辭）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其上多桂（桂長丈叢味辛）皋塗之山上多桂木桂林八樹在賁隅東（八樹成言大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在楚三年乃得見談卒辭行威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蘇秦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於鬼王難得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何事不去威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漢書陸賈傳曰尉佗獻桂蠹二器（桂樹蠹蟲）

晉書曰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

名山志曰華子岡上杉千仞被在崖側

楓

爾雅曰楓攝攝（之葉又天風則鳴故曰攝又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

後周書曰武帝天和元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

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弃其械化為楓樹

金樓子曰楓脂千歲為虎魄

名山記曰天姥山上長楓千餘丈蕭蕭臨澗水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楓香三株

南方草木狀曰楓香樹子大如鳥卵二月花色乃連著子八九月熟曝乾可燒唯九眞郡有之

異苑曰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更　危閡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唯左右者當暫歸耳家人

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既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以黃犬設祀於樹下

任昉述異記曰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

嶺表錄異曰楓人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易致靈驗

離騷招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

豫章

左傳昭公曰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不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陳書曰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慶以聞詔尚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莊子曰騰猿得豫章攬蔓而王長於其間便也

淮南子曰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膽蓋醫蚍也藿）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惡聞洗耳於何巢父見謂之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雖巧而不能得子避世何不藏深

地理志曰豫章郡城南有樟樹長數十丈立郡因以為名至晉永嘉年間尚茂

廣志曰豫章生七年外始辨（九木似豫章故待七年當分別）

神異經曰東方有豫章樹高千丈有士操斧行斫行合

新語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石生於沙中豫章產於幽谷

水經曰豫章城之南西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

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垂蔭數畝

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常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為中宗之祥也

豫章記曰新淦縣封谿有聶友所用樟木栰柯著遂生為樹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倒植之今枝條皆垂下

任昉述異記曰豫章之為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

漢武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八

木部七

楠　檜　柞
檀　柘　杞
梓　楸　樅
椒　木蘭　夜合
甘棠　樸　櫟
椽

楠

尋陽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者此是也

檜

爾雅曰檜柏葉松身

尚書禹貢曰杶幹栝柏（栢葉松身曰栝）

毛詩衛風曰檜楫松舟（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

柞

爾雅曰栩杼（柞樹）

毛詩車舝曰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

又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疏曰栩柞樹殼爲汁可以染皂今俗乃河內亦杼汁或橡汁

陸機毛詩疏義曰芃芃棫樸爾雅曰棫白桵注音蕤三倉說棫即柞也其柞理緻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故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鎩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五株樹枝覆蔭數十畝

崔豹古今注曰翳木出交州林邑國也色黑而有文亦謂之文木

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山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

檀

毛詩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檀彊忍之木）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有檀樹

柘

禮記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

又投壺曰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

周禮冬官曰弓人辨六材一曰柘

古史考曰烏號弓以柘枝爲弛

譙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將飛枝彈之烏乃驚號伐取爲弓故稱烏號弓

周書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風俗通曰柘材爲弓彈而放快

崔寔四民月令曰柘染色黃赤人君所服（[illegible]之所服也）○雲南記曰會川宅屋相次皆是柘枝及茅舍前坡盡是花木亦有小柘

杞

爾雅曰杞枸檵（音計）

毛詩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杞木名也枸檵）

又湛露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左傳昭公曰聲子聘于晉還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樅（七容反）

爾雅曰樅松葉松身（郭璞注今大廟梁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栢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樅）

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無柱

椒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椒

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

爾雅曰檓（音毁）大椒也（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也）椒榝醜莍（莍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莍榝似茱萸而小赤色莍萸音求榝）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景山多秦椒

毛詩椒聊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己之子碩大無朋（椒聊椒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近山間謂竹葉椒樹亦如蜀椒小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用蒸雞豚佳香東海諸島上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麞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橘香也

覽太九百五十八　五　上開

又東門之枌曰貽我握椒（椒芬香也）

續漢書曰天竺國出石蜜胡椒黑鹽

孫卿子曰民之親我驩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溫煖

張璠漢記曰桓帝竇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葬太尉李固自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

魏氏春秋同異曰鍾繇發慶子會之母黜嫡夫人文帝命復爲繇妻恚忿食椒致噤帝乃止

齊書曰建武中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煑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耶徽孚以荅上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

世說曰石崇以椒爲泥泥屋王君夫以赤石脂泥壁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之旦進酒降神畢室家無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白

覽太九百五十八　六　上開

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隴西天水細者善

風土記曰三香椒欓薑

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播椒房兮成堂（布椒於堂上）

晉成公綏椒花銘曰嘉哉芳樹載繁其實厥味唯珍蠲除百疾肇惟歲首月正元日以介眉壽祈以初吉

晉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曰璇穹周迴三朝肇建美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服之永壽於萬

木蘭

漢書曰孝桓帝元嘉元年芝生後庭木蘭　上

神仙傳曰北海于君病癩見市賣藥公姓帛問之公云明日木蘭樹下當見卿明日往授素書二卷以消災救病無不愈者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飴以木蘭之葉使方國貢此獸此牛不甚食食一葉則累月不飢

任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

又曰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

離騷曰鵷雛棲於木蘭兮

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

夜合

風土記曰夜合葉晨舒而暮合一名合昏

甘棠

爾雅曰杜甘棠（杜梨之）杜亦棠白赤棠（棠色赤白各異其名）

毛詩曰甘棠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illegible]）

又杕杜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杕特也）

櫄

宋春秋曰義熙八年太社櫄樹生于壇側櫄尚黑也宋水德忽生此一樹

櫟

爾雅曰櫟其實梂（有梂彙自裹）

毛詩晨風曰山有苞櫟（櫟木也）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曲轅見櫟社樹曰是不材之木故若是之壽

淮南子曰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水經曰若耶溪孤潭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

橡

後漢書曰羊陟爲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敞司徒共等還子饋糧悉無所受號居新縣下拾橡實以自資

晉書曰摯虞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

又曰司馬元顯之討桓玄于時楊土飢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稃橡

說苑曰莒穆公有臣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橡栗夏處於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竟無乃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也遂往死

淮南子曰高臺增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而民無[illegible]狹廬所託於身者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美然而民有糟糠橡菽不接於口者則明主不甘也

抱朴子曰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過橡粟縕褐安知太牢之膳衣狐裘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九

木部八

楛　靈壽　檡
荆　棘　君子
長生　萬年　黄櫱
支子　無患　栟櫚

楛

尚書禹貢曰荆州厥貢惟箘簵楛（注曰楛中矢幹皆出雲夢之澤也）

毛詩旱麓曰瞻彼旱麓（山足也）榛楛濟濟

陸機毛詩疏義曰榛楛似荆而赤葉似著上黨人篾以為牛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調問婦人欲買赭不曰竈中自有黄土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楛

又文賦曰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

靈壽

漢書孔光傳曰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也似竹有節）

九杯隨八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靈壽實華

檡

爾雅曰檡山檡（似檡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

毛詩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檡（惡木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蔽芾其檡檡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

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檡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莊子曰何不樹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遥乎寢卧其下

風俗通曰嘉平中有兩檡一宿長丈餘作人狀頭目宛然

河洛記曰洛陽北山謂之邙山其上無大樹大業都城之北嶺上有古檡樹不知其來早號婆娑周迴四五畝已來在伊闕正南相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據此樹以為南北定准嫌檡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矣

荆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荆

廣雅曰楚荆也牡荆曼荆也

廣志曰赤莖大實者名曰牡荆又有山荆

毛詩漢廣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

又綢繆曰綢繆束楚三星在户

左傳昭公曰伍舉入鄭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之）

史記曰廉頗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卒與為刎頸之交

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吴王云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臣今亦將見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東觀漢記曰尹勤治韓詩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後漢書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

抱朴子曰黃蘗芝草者千歲黃蘗根下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二丈細根相連大如縷末服之盡一文則地仙

支子

漢書貨殖傳曰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地鏡圖曰望氣見人家黃氣者支子樹也

晉令曰諸宮有秩支子守護者置吏一人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支子五株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支子也

本草經曰支子一名木丹葉兩頭尖如樗蒲（形狀）其子如甌而黃赤

葛洪治霍亂轉筋方曰燒支子二七枚末服之立愈

無患

纂文曰無患木名也一名曰槵（扶技反）蕃實可去垢

崔豹古今注曰程雅問橒木名曰無患何也荅曰昔有神巫曰㝢眊能以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此木爲器以厭却邪魅故號曰無患

卞敬宗無患枕讚曰爰茲素材名爲吉祜匠人斯製以獻君子

栟櫚

廣雅曰栟（音并）櫚椶也

吳志曰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保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

齊書曰高帝討晉安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梁書曰張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栟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

唐書曰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竪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椶櫚皮覆之王坐其中

山海經曰翠之山其木多椶（椶樹無枝高二丈許葉大而圓岐生梢頭夾實皮相裹上行皮者爲一節可以爲索）

廣志曰椶一名栟櫚葉似車輪乃在樹下下有皮纏之附地起二旬一條轉復上生

說文曰椶一名蒲葵

吳錄地理志曰武陵臨沅縣多栟櫚木生山中

晉令曰夷其民守護椶皮者一身不輸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九

風土記曰茱萸椒也九月九日成熟色赤可採世俗亦以比日折茱萸費長房云以插頭髻去辟惡

異苑曰庾紹爲東郡令宗協與紹中表旦服茱萸酒忽見紹來仍求酒執酒杯還置云茱萸氣協云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況我乎

雜五行書曰舍東種楊茱萸各三株增年益壽除患害

蜀都賦曰其園則有蒟蒻茱萸

曹植樂府歌曰茱萸自用芳不若桂與蘭

穀

毛詩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榖（[illegible]）

詩義疏曰幽州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今江南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長數丈潔白光澤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說文曰穀楮也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爲揭裏髻布鋪以擬氈

錢塘記曰靈隱山四布以蓮花中央生穀樹甚高大

韓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吳氏本草曰穀木皮治喉閉痺一名楮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記楮子如梅實二月花色仍連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出交阯

蔦（音鳥）

爾雅曰寓木宛童也（郭璞曰寄生樹一名蔦）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覆郭舍人曰朔中搒臣百不中賜臣帛乃覆樹上寄生朔曰寠數也舍人曰朔果不中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着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搒舍人

合歡

古今注曰欲蠲人以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能忘忿枝葉繁弱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嵇康種之舍前

本草經曰合歡味甘平生川谷安五臟和心氣令人歡樂無憂久服輕身明目生益州

仲長統昌言曰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及巷南閭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群臣皆賀受賜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合歡四株

神農本草曰合歡生豫州河內川谷其樹似狗骨樹

嵇康養生論曰萱草忘憂合歡蠲忿

白銀

湘州記曰益陽縣西山多銀木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白銀八株

桄（音光）

交州記曰桄赤色堪作船作梂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章桄皆爲三四五圍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替（[illegible]）求極源去郡九百地多章桄樹

桄榔

蜀志曰興古鄨漢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麪大者收麪乃至百斛（華陽國志）

吳錄曰交阯南海縣出桄榔中有米得爲麪

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作綷（音）縷漬之不腐其木剛作鈸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

馬鞭曰南有之

韶

裴淵廣州記曰韶葉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内白脂肪着核不離味甜酢核如荔枝

平仲

左思吳都賦曰平仲君遷（平仲實如銀君遷子如瓠）

君遷

劉欣期交州記曰君遷樹子如馬乳

魏王花木志曰君遷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古度

吳録地理志曰廣州有木名古度不華而實

裴淵廣州記曰古度葉如栗無華枝柯皮中生子子似盧而酢煑以爲粽數日不煑化作飛蟻

平九百六十　七　趙丙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

柜

爾雅曰楥柜柳（郭璞曰柜似柳皮可煑作飲也）

貝多

唐書曰貞觀中隋婆登國遣使朝獻其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貝多葉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洛陽翻津橋通翻經道場東街其道場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所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書即今胡書體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横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怗怗然

顧微廣州記曰貝多似枇杷而有光澤耀日枝柯去地四五丈作懸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樹亦可有數十根如本形花白子不中食種於精舍浮圖前

嵩高山記曰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惟因以爲名焉

魏王花木志曰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後極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

射干

孫卿子曰西方有木名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崖臨百仞之淵木非長也所立高也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楚辭曰揔荃蕙與射干兮芸藜藿與蘘荷

時好

孫綽子曰北阜有木焉名曰時好

摩廚

平九百六十　八　趙丙

異物志曰木有摩廚生于斯調（摩廚木名也生於斯調洲）厥汁肥潤其澤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如脂膏可以煎熬食物也）彼州之民仰爲嘉肴（花木志曰煎熬食餚香羙如華夏之人膾滿）

榕

異物志曰榕樹栖栖長與少殊（少時緣木後乃高出林表成榕樹爲榕也）廣蔭原丘孰知初生葛藟之儔

魏王花木志曰榕木初生少時緣縛他樹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傍作連結有如羅網相絡然後木理連合鬱茂扶疎高六七丈

嶺表録異曰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内多栽此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蒙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盤上生嫩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節或一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横枝着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爲

返魂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華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微火熟煎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如何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非則辛食之得地仙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

仙樹

西河舊事曰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飢渴者輙得之可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

榆鮨

爾雅曰榆無疵也（郭璞曰榆屬似榆韋也）

机

山海經曰單狐之山其木多机（郭璞曰音飢也）

木鹿

荊州土地記曰武陵城內社中木鹿樹及南岸二木鹿樹光武所種

椵

說文曰椵木可作伏机

椋（音良）

爾雅曰椋即來（椋有[illegible]熊折而乳之以曰今椋材中車輞）

橝譚

廣志曰橝樹葉似蘇

繫彌

毛詩義疏曰繫迷一名挈橀

廣志曰繫迷樹子赤如耩棗可食

杭梁

異物志曰有木洪直厥名杭梁

乙木

徐表南方記曰乙樹葉擣之和糯米粉煑之再沸味辛曝乾可投魚羹中

求郍衛

羅浮山記曰求郍衛外國樹莢華紅粉至可愛翫

男青

羅浮山記曰男青條葉之屬莫不朱色尤易植立折插土中因便開榮

尋木

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邊

玉樹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文玉樹五彩

括地圖曰崑崙墟北有玉樹

世說曰謝安嘗謂子姪曰汝等何豫人事諸子莫有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生庭堦耳

唐書曰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士人謂之玉樹

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也

踈麻

南越志曰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騷人所謂折踈麻兮瑤華

樠（音曼）

山海經曰樠樹生蜀中七八月吐穗成有藍梅粉可以酢羹

瑯玕

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瑯玕樹

盧頭

南越志曰南海江岸間有盧頭木葉如甘蔗織以爲帆以其踈暢慢風故帆不以布

櫰

山海經曰中曲山有櫰（音懷）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食之多力

桬棠

山海經曰桬棠木出崑崙山黃色赤實味如李食之使不溺

櫧（音諸）

山海經曰前山其木多櫧（似柞子可食冬夏青作屋柱難腐）

帝屋

山海經曰講山有木名帝屋葉如椒反陽赤實（反陽刺下勾也）可以禦凶

六駮

陸機毛詩疏義曰六駮馬梓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謂獸

崔豹古今注曰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斑駮名六駮木

漆

淮南子曰蝱散積血斲木愈齲（駈主切）此類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殺鱉鵲矢中蝟（中亦殺蛟）爛灰生蠅（[illegible]）漆見蟹而不乾

又曰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也

崔豹古今注曰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也

槲

齊書曰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嫗年可六七十擔槲敎葉造市貨之聞預卒大泣弃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故應就死矣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三國典略曰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寛忌之孝寛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寛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寛因令嚴作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曜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乃間諜遺其文於鄴中齊人聞是而殺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

唐書曰萬歲登封元年春封嵩山御朝覲壇受朝賀登封壇南有槲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鷄故名爲金鷄樹

樺

隋書曰鉢室韋衣胡布山而生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二年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外千林率是大樺木高百餘尺行從文武皆剝取皮覆菴舍

柟

陸機毛詩疏義曰梅柟其樹及葉似豫樟　葉大如牛耳一頭尖其華赤黄子　不可食柟木細理於豫樟無子赤者材堅白者脆荆州人曰梅多江南及魏興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

三國典略曰初陳文帝以湘州出杉柟使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許艘并諸水戰之具

石南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記石南樹野生二月花仍連着實實如鷰子八月熟民採之取核乾取皮皮作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任昉述異記曰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婆那娑

隋書曰眞臘國土俗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

枹（音包）

嶺表錄異曰枹木產江溪中葉細如檜身堅類栢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循人多用其根刳而為履當木濕時刻削易如割瓜木乾之後柔力不可理也或油畫或漆其輕如通草暑月著之隔卑濕地氣力如杉木今廣州賓從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畫枹木屐也

牧婆羅

南夷志曰南詔多牧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男子婦人通服之驃國弥臣諸亦皆披婆羅籠段

青田

崔豹古今注曰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之形實至中國者得其核取將漬水則成酒其味淳美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味劉璋時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飲之一核所盛方盡一核所盛者得中飲盡隨便注水隨成即飲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堪飲名曰青田壷亦曰青田酒

都念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十二年四月南海郡送都念子樹一百株勑付西苑十六院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白楊枝柯長細花心金色花葉並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柹子甘酸至美蜜漬為粽益佳

嶺表錄異曰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柹頭上有四葉如柹蔕食者必捻其蔕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為都念子蓋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甚暖腹藏兼益肌肉

娑羅

魏王花木志曰娑羅樹緗葉子似椒味如羅勒嶺北人呼為大娑羅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陵縣僧寺牀下忽生一木不旬日勢凌軒棟道人移居避之木即長遲但極晚香　有西域僧見

之曰娑羅樹也彼僧所憇之蔭常著花至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

兒樹

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惣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

酒樹

梁書曰南方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取花汁停盃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曰酒出无遜國）

都勾

劉欣期交州記曰都勾樹木中出屑如麪可啖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都勾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桄榔

烏文

崔豹古今注曰烏文木出波斯國每舶上將來就中烏文爛然中國亦有出溫括婺等州

比閭

汲冢周書王會曰白州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白洲東南蠻与白民接此水中可居白洲洲中出此樹木）

制木

崔豹古今注曰制木湖州最多有子如栗木有白皮波斯國來者皆去其皮人多不別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二

竹部一

竹上

易曰震爲蒼筤竹

尚書禹貢曰荆州厥貢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又禹貢揚州曰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言治水敷布也）厥貢瑤琨篠簜

毛詩斯干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又竹竿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韓詩外傳曰黄帝時鳳皇栖帝梧桐食帝竹實

周禮春官曰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鄭玄注曰孤竹竹特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禮記月令曰仲冬曰長至則伐木取竹箭

左傳文下曰賊殺齊懿公於申池納諸竹中

又襄三曰晉伐齊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也）

又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竹箭篠也）

孝經河圖曰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此竹亦甖器也安思縣多出此竹之醫有四有青苦有白苦有紫苦有黄苦）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路人獻大竹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奔晉陽原過後至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曰我以是遺趙无卹襄子自剖竹有朱書

又貨殖傳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應劭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又曰上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

又曰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斗以爲柙（音匣）榼

又曰梁孝王脩兔園多植竹

又地理志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陸海

後漢書曰郭伋爲幷州刺史出行郡童子乘竹馬相待

又曰寇恂爲河内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也多竹篠）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晉書曰杜預討吴州郡多望風歸命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又曰武帝平吴之後復納孫皓宫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餘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

便宴寢宫人乃取竹葉插户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又曰王徽之常居空宅中便令種竹問其故徽之嘯詠指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

謝靈運晉書曰元康二年巴西界竹花紫色結實如麥

晉書載記曰長安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符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宫城以待之慕容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

宋書曰卜天興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墮坑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削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皆無留礙衆並歎服

齊書曰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問母尚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

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德祖意殊同
風俗通曰殺青按殺青作簡書耳（新竹有汗後加於火上亦作）
簡者於火上炙乾之
水經曰東陽定縣其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
霜菊金橙
說文曰竹冬生草也
華陽國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
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
長養有武才遂雄夷狄氏竹爲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
祠竹林是也
又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竹何隨遇行見恐盜者覺怖
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文士傳曰張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

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神仙傳曰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
又曰壺公欲與費長房俱去長房畏家人覺公乃書一青
竹戒曰卿以此竹歸家便稱病以此置卿卧處默便來還
長房如言家人見此竹云是死哭泣行喪
荆楚歲時記曰夏至節日食糉周處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
爲筒糉楝葉插五綵繫臂謂爲長命縷
王子年拾遺記曰蓬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如大珠
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礰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
砂如雪霧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
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圍節長一二尺謂之鍾龍
湘州記曰邵陵高平縣有文竹山上有石牀四面綠竹扶
踈常隨風委拂此牀

永嘉記曰陽嶼仙山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壇有一筋竹
垂壇旁風來輒掃拂壇上
東陽記曰崑山去蕪城山十里峯嶺高峻故老傳云嶺上
有園池魚鼈具有池邊有竹極大風至垂屈掃地恒潔如
人掃之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二十里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
王子淵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音稚）異於他處自伶倫
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
鼓吹山
風土記曰陽羨縣有袁君冢壇邊有數枚大竹高二三丈
枝皆兩兩枝下垂一如有塵穢則掃拂壇上恒淨潔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佷山縣方山上有靈祠祠中有特
生一竹擢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塵穢起風動竹拂蕩如

掃
荆州記曰臨賀謝休縣東山有小竹生其旁皆四五寸圍
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高方正青滑如彈棊局兩竹屈垂
拂其上初無塵穢未至數十步聞風吹此竹如簫管之音
武昌記曰陽新縣有胡山山有兩大竹長十餘丈圍數尺
有聲如風雨爲官長凶候縣人呈之有驗
雲南記曰雲南有實心竹文采斑駁殊好可爲器物其土
以爲槍簳大床
述征記曰仙陽縣城東北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康宅今
悉爲田墟而父老猶種竹木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
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宫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劉敬叔異苑曰吳郡桐廬人嘗伐竹見一竹竿雉頭蛇身

猶未變此亦竹為虵虵為雉也

任昉述異記曰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殁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

又曰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又曰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筍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

又曰東海畔孤竹生焉斬而復生中為管周武王時孤竹人獻笋一株

楊泉物理論曰宜陽金門竹為律管河内葭為灰可謂同氣（宜陽谿洲西此谿縣名）

本草曰竹花一名華草

夢書曰竹為處士田居夢見竹者憂處士也

楚詞七諫曰便娟之竹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泠泠而來風

江逌竹賦曰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古詩曰種竹深井中三年乃成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二

胞無所堪施筍美青斑色緑江山閩所饒也

籚䈡竹

竹譜曰此竹當是籚出楊州東垂諸郡浙江以東可以爲箭

䈽竹

竹譜曰䈽䉂竹大如腳指蟲食其筍皮類綉甚可愛

莽竹

爾雅曰莽數節（節間促也）

粼竹

爾雅曰粼（音鄰）堅中（竹類其中實也）

簢竹

爾雅曰簢（音閔）筡（音徒）中（其中空也）

仲竹

爾雅曰仲無笐（亦竹類未詳音杭）

筹竹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則筹紫脫爲常生

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筹竹爲簫管吹之若群鳳之鳴

漢竹

廣志曰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

利竹

廣志曰西南出利竹

林於竹

竹譜曰林於竹葉薄而廣

苦竹

吳越春秋曰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賜之以書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賚葛布十[illegible]五雙晉竹十廋以答封禮

沛竹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瘡癘（張茂先曰子笋也）

棘竹

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爲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爲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所謂種爲藩落阻過胥痛者也或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從横相承狀如繅車一名笆竹見三年若筍味落人鬢髮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大如甕瓦其間短者輙六七丈世爲竹叢薄莱有鉤刺或有條未如芒針

南州異物志曰棘竹節有棘刺

嶺表錄異曰南土有刺竹即枝上有刺南人呼刺爲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葉春藂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刺竹爲墻蠻蜒來侵竟不能入

簹竹

竹譜曰簹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簹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

異物志曰有竹曰簹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爲屋椽斷截便以爲棟梁不復加斤斧也

弓竹

竹譜曰弓竹出東垂諸山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四

果部一

果　栗

果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爾雅曰果不孰曰荒

周禮天官上甸師職曰甸師供野果之屬

禮記曲禮上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又玉藻曰果實未熟不粥於市凡食果實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春秋元命苞曰織女星主果

謝承後漢書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常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

華嶠後漢書曰桓榮爲博士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賜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

陳書（曰徐孝克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自是伺之見孝克以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勑曰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北史曰後魏淮陽王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

唐書曰李泳爲河陽所至以貪殘爲務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彩繢之

說文曰在木曰果在草曰蓏（郎果切）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實如桃李其葉華赤食之不飢

符子曰擬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擇其果之頹者伐之其父曰菓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尒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趙相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郭子曰王丞相儉帳下甘果盈溢涉春敗爛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治天下也（炎帝別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臣）

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名蘭香降張碩常食粟飯并有非時果碩食之亦不甘然一食可七八日不飢

鄴中記曰石虎有華林園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闞駰十三州記曰舍衛國在月氏南萬里果大如三斗坑

食經曰種名果法取好直枝內着芋魁中種之

張衡東京賦曰奇樹珍果鉤盾所職

左思魏都賦曰馳道周屈於果下（劉逵注曰漢廄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

又蜀都賦曰百果甲坼異色同榮

劉楨魯都賦曰芳果萬名攢羅廣屏霜滋露熟時至則零

〇石崇金谷詩序曰雜果幾千萬株

陸機與弟雲書曰天淵池東南角有果冬作一林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輙作一堂

郭璞五果讚曰果蓏之品剖嗅因宜雖曰微者貴賤有差

栗

毛詩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栗

對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忠今賜無所主臣是以不敢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大守曹龍所獻大如拳）

三秦記曰漢武帝果園有大栗十五枚及一升

水經注曰汝水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也樹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甚閑敞牧守及英彥多所遊薦

山海經曰南山其上多栗葛山銅上其木多栗

廣志曰栗有侯栗關中大栗大如雞子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株

華山記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藝植以來蕭森繁茂

神異經曰東北荒有栗樹高三十丈栗徑三尺其殼赤肉黃白味甜食之令短氣而渴

地理記曰諸暨如拳之栗（諸暨會稽郡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洛陽儀鸞殿南有烏桕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長百餘步

嶺表錄異曰廣州無栗唯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人熟時或為羣鸚鵡至啄食略盡故此石栗亦甚稀少。王彪之賦曰王壇侯栗

王逸荔支賦曰北燕薦朔濱之巨栗

蔡邕傷故栗賦曰人有折蔡氏祠前故栗者故作斯賦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採橘（南安縣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五

果部二

棗

爾雅曰棗壺棗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邊要棗（細要棗也今謂之鹿盧棗）櫅（音齊）白棗（即今棗子白熟）樲酸棗（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棗）遵羊棗（實小而員紫黑色今俗呼爲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洗大棗（今河東猗氏出大棗子如雞卵）蹶泄苦棗（子味苦也蹶音蕨也）皙無實棗（不著子也）還味稔棗（還味短味也稔音荏還音旋）

又曰棗李曰疐之（孫炎曰疐去其核疐音帝）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棗小民流亡也

焦贛易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叔壽考

說文曰樲酸棗也

毛詩豳七月曰八月剝棗

周禮天官籩人曰饋食之籩其實棗

大戴禮夏小正曰八月剝棗剝者取也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又內則曰棗曰新之

又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春秋繁露曰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

史記曰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啗以棗脯

又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少君言上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漢書曰廣陵厲王胥宮園中棗樹乃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王坐祝詛自殺

又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又曰安邑千樹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東觀漢記曰自馮愔反後鄧禹威稍損又乏食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

又曰中黃門孫程謀誅江京後程於盛化門外與馮國等相見詐謂國曰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爲謀立順帝

謝承後漢書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美談而已

又曰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應劭漢官儀曰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上問其故主者曰百官上者所置上曰封禪大禮千歲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

魏志曰杜恕上疏曰冀州戶口最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

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毀器太后徒跣趨井無器可汲須臾遂卒

又曰王大將軍敦至石崇家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遂食盡羣婢莫不笑

晉書曰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

晉史曰左陵郡李撫因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朿呼魂之象今子神氣逼抑將不免乎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也遂彊吐立枯死

水經注曰酸棗縣故城南古韓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

水經曰高唐縣大河右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焉

廣志曰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熟衆果之先熟者也種洛陽宮後園河內汲郡棗一名墟棗一名安邑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棗安平信都大棗梁父棗齊國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曰弱容小核多肌三星棗駢白棗灌棗此四者官園所種棗有狗牙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之名又有玄棗大棗崎廉棗桂棗

鄴中記曰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

東陽記曰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令其歸質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盡爛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舊凋落無復此時矣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別作一林林各有一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棗六十二株王母棗十四株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棗油

本草曰凡棗九月採日乾補中益氣久服神仙

郭子橫洞冥記曰崦嵫細棗出崦嵫之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子如今軟棗笮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核以獻帝因名曰握核棗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二年八月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棗長四寸五寸圍紫色細文文縐核肥有味勝於青州棗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種之亦名仙棗時海內唯有數樹

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樹亦有製爲美名弱枝棗西王母棗（出崑崙山）棠棗玉門棗青華棗梬（音君）棗赤心棗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尺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體益氣力

異苑曰鄭鮮之女腳患攣癖就王濮陽請水澆之餘灌庭中枯棗樹棗樹既生女腳亦差

又曰沙門竺慧猷太元二年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爲六奇木道人以伐取棗還柱馬屋

又曰太元中南郡析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幽明錄曰太原王仲德年少時遭亂避胡賊絕粒三日草中臥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啗棗王便寤瞥見一小兒長四尺即隱乃有一囊乾棗在前噉之小有氣力便起

任昉述異記曰魏世河內冬雨棗昔舊說周秦時河南雨酸棗遂生野酸棗今酸棗縣是也棗之甚小者謂之酸棗

廣五行記曰馮宣上黨人仕爲北平護軍夜於官時年三十八還家鄉里服始畢婢在外聞叫喚聲開門見宣婢驚入白宣妻韓韓悲愕良久見宣宣曰生少有死恨早別恩

情宣外甥嚴娟至宣曰　當有兵亂繼以飢疫并土不可復居侯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娟受言宣告別須臾而汲後二百日棗樹死娟與宣家東投漁陽發後四旬而上黨遭冦累春兵人死荒乱塗炭存者尠矣

嶺表録異曰波斯棗廣州郭内見其樹樹身無闕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椶（亦作為海椶）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自青及黄摸已盡又朶着子每朶約三二十顆劉珣曾於番酋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餌之乃亦樂天蒸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礦珣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陶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

曹植鷂雀賦曰雀得鷂言意甚不移依一棗樹藂蕽多刺

潘岳笙賦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

潘岳閑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傅玄棗賦曰素華離離朱實衆設脆色如霜雪甘如含蜜

左思魏都賦曰淇園之筍信都之棗

古詩曰甘瓜抱苦蒂美棗生刺棘

郭璞棗讃曰赤心鯁直

傅玄歌詞曰黄葉離高柯丹棗坐自零不惜棗自零念我少弟兄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六

果部三

甘　橘

甘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外卒以兩枚與之磐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三寸

又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送九種鹽并胡鼓仍求黃甘

梁書曰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筯嘗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外令月給錢十萬

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始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後常資進獻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又曰天寶中中書門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德音聞江南為橘江北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甘子樹數株今秋已來結實一百五十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

晉令曰閬中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赬者謂之壺甘

廣志曰甘有二十一核有成都平蔕甘大如升色蒼黃犍為南安縣出黃甘

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東南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美甘樹

京口記曰京城東門射堂前柑樹十餘株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柑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

荆州記曰枝江有名甘宜都郡舊江北有甘園名宜都甘

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宅誼時種甘猶有存者

崔豹古今注曰甘實形如石榴者謂為壺甘也

唐新語曰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之細布既而恐甘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又曰安祿山將反宰臣韋見素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為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

異苑曰河內司馬元儁元嘉中為新塗令喪官月旦設祭甘化而為鳶

又曰南康皈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虵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亦病

述異記曰南康郡有東望山營民入山頂有湖清深又有

齊書曰豫章王嶷薨忽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南史曰虞愿始數歲家中橘樹冬熟諸兒競來取之愿獨不取家人皆異之

三國典略曰梁侯景未平王僧辯獻嘉橘一帶二十五子于湘東王王荅之曰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公方古彼有慚色今景之兇悪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歎慰

晏子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其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坐定而縛一人至問何爲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於淮北則爲枳枝葉徒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得無傚

楚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取病焉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并食不剖王曰橘當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適於口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

呂氏春秋曰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菓焉羣帝所食其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櫨焉（其山許由曙亦青馬貴崙山東也）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之萋所以致之（萋萋且也音澤）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嵩山龍華出帝王不以爲褻服而命臣餘黄甘厭文繡者蓋以萬數者也

鹽鐵論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而民甘厭橘柚

宋躬孝子傳曰王靈之廬陵西昌人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樹隆冬三實

會稽先賢傳曰嚴遵從光武過蜀郡獻橘栗上持付公卿遵獨不取（巳具甘中）

水經曰劉備時巴郡結舫水居者五百家縣有甘橘官就支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厨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

南夷志曰甘橘大蘆城有之其味甚酸李賦賠（音）有橘大如甕杯

湘州記曰泉陵縣有焦山山上多橘

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

雲南記曰雲南出甘橘甘蔗橙柚梨蒲桃桃李梅杏糖酪之類悉有

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江南則有之不生他所交阯有橘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帝世宣城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從山北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甘美異常（異書中）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有橘就食任意取足脫持歸者輙道遇大蛇（具甘部）

任昉述異記曰越多橘柚園越人歲多橘稅謂之橙橘（吳闔犀表云清除日之橘籍是也）越中有王氏橘園胡氏梅山賀氏之瓜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樹盡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黃衣未幾爲隋攻圍之應

嶺表録異曰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丸其實金色而葉緑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之人帶枝葉藏之入膾醋尤加香美

楚辭曰皇后嘉樹橘來服（皇天也后土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其壹志緑葉素榮紛其可喜

又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橘柚芬芳

又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郭璞注曰蜀中有給客橙即橘也冬夏華實相繼也）

楊雄蜀都賦曰於西則鹽泉鐵冶橘林銅陵

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注曰遊女漢女也鄭大夫交甫於漢皐見之而贈以橘柚）

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遥植列銅雀之園廷背江州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

孫楚秋杜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傅玄菊賦曰詩人覩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貞臣之志焉

繁休伯三胡賦曰頷似鼬皮色象蔘橘

左思蜀都賦曰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

栢梁臺詩太官令曰柤梨橘栗桃李梅

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崔琦七蠲曰于斯江皐是產橘柚孟冬之月於時可食攖以玉手承用華飾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採橘（南安縣名出好栗橘）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七

果部四

桃

易通卦驗曰驚蟄大壯初九候桃始華桃不華倉庫多火

焦贛易林師之坤曰春桃生華季女宜家

毛詩周南桃夭曰桃夭后妃之德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又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又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又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大戴禮夏小正曰六月煑桃以為豆實（釋名曰桃濫也鹽水漬而藏之味醬[illegible]）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桃花盛農人候時而種也

禮記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

爾雅曰桃李醜核桃曰膽之（孫炎注曰桃李之類實皆有核膽擇取其美者）

又曰旄冬桃（子冬熟）搋桃山桃（搋音斯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周禮曰夏食鬱律桃李杏梅

漢書曰文帝六年十月桃李華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夏之月陰氣萌作以朱索施門戶各以所尚為飾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

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奏曰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貝葉門中）

唐書曰康國貞觀十一年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

後唐史曰潞州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著黃散走

又曰莊宗年邁多疾馮道因奏事言於帝曰臣願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衛道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翊日見桃而思戒可也如食李不康翊日見李而思戒可也陛下幸思而戒之矣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啖我以餘桃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也對曰黍五穀之長果六而桃為下君子不以貴雪賤

桓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劍四面斫高廟桃湯赤鞭灑屋

淮南子曰王子慶忌死於劒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已來鬼畏桃也）

抱朴子曰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

又內篇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形如世間桃但光明洞徹而堅須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金樓子曰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樹樹上有雞日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法乎此也

說苑曰公孫僑相鄭路不拾遺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又曰孟嘗君將入西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

鬼道閭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之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強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田開強先言功援桃而起古冶子又言其功令三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古冶子曰恥人以言夸其聲不義也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山海經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在弘農閺鄉南饒野馬）

韭讖論曰夫桃李實多者來年爲之穰

新序曰魏文侯見其季從者食其園桃其季禁之文侯曰其季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門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門以厭邪此仙木也

夢書曰桃爲守禦辟不祥夢見桃者守禦官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還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焉

漢舊儀曰山海經稱東海之中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東北間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主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以食虎黃帝乃立大桃人於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葦索以禦鬼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於安陽城北軍敗日已向中而太官未暇進食左右有賫秋桃十枚使以獻帝帝食三枚石超使人擘手奪三枚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謂上曰王母種三千年桃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着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歎曰此桃三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後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謂上曰求仙　信邪欲見神人而殺戮吾與帝絕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極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於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雞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秦桃櫻桃緗核桃霜桃（霜下乃食）金城桃胡桃綺葉桃含桃紫文桃

妬記曰武陽女嫁阮宣武妬忌家有一株桃樹華葉灼耀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

關令尹喜內傳曰喜從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

列仙傳曰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夏孔甲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日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

又曰葛由蜀羌人周成王世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皆得仙故里諺曰得綏仙一桃雖不能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陽都女蹟犢子出種桃李一宿而返後數十年見在潘山下冬賣桃菓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鬬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又曰張陵沛人也有天神降之遂服丹能變化有趙外就陵受學陵以七事試者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上有一桃樹大如臂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上三四丈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告以道要弟子皆流汗無敢視者外曰神人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桃滿懷而石壁峻峭不得還乃擲桃上得二百枚陵分桃

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外陵乃申手引外外忽見還以向一桃與外

又曰高丘公服桃膠得仙

鍾離意別傳曰周書言秦史趙覬以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桃食之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律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榾（音骨）人則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效前事也

玄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為大如十斛籠

嵩高山記曰魏文帝時嵇叔夜胡昭在此學桃樹見在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獻巨核桃此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常使植於霜林園俗謂相陵故聲之誤也

又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有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有小口初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邑屋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家此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代不知有漢不論魏晉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桃七百三十株白桃三株侯桃三株

鄭緝之東陽記曰太末龍丘山有一巖巖前外如窓牖內有石室巖前一桃樹其實甚甘

裴淵廣州記曰廬山頂上有山桃（山檳大如檳榔形酢似之色黑而味甘酣）人時登採拾只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下輒迷不能返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南康記曰南康王山上有石狗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嶺嶺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實因變成石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景陽山百果園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桃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五月帝將北巡發自東都江東送百葉桃樹四株敕付西苑種其花似蓮花而小花有十餘重重有七八葉大於尋常桃花

唐景龍文館記曰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羣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辞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勅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

花行

廣志曰桃有冬桃夏桃秋桃

神異經曰東北有樹焉高五十丈其葉長八尺廣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小狹核食之令人知壽核中人可以治嗽（今之欬也）

甄異傳曰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

異苑曰太元中南郡江陵郡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幽冥錄曰剡縣劉晨（音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十三日粮食乏盡飢餒殆死望山上有一桃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永無登路扳（音攀）緣藤葛然後得上各啖數桃而不飢下山一大溪邊有二女資質妙絕因要還家敕婢云劉阮二郎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遂停半年懷土思歸女曰罪牽君如何便語大路

任昉述異記曰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又曰蒼梧舊說桓靈之世汝頻閒禾麻為蒿莠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有朽粟

嶺表錄異曰偏核桃出古畢國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遺漢宮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酷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分與北地桃仁無異

太清諸卉木方曰酒漬桃花而飲之除百病好容色

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鬼

楚辭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夏侯孝若梁田賦曰沉朱李濫甘桃

潘岳閑居賦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

左思吳都賦曰洪桃屈盤丹桂灌叢

曹毗魏都賦曰素梨朱柿侯桃丹棗（侯桃人山桃子如[illegible]麻子）

古歌辭曰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虫來食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肉還相忘

阮籍詩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宋子侯董嬌饒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南北起花葉自低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八

果部五

杏　李

杏

典術曰杏木者東方歲星之精

師曠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

書紀年曰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花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實○山海經白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後周書曰張元芮城人性廉潔南隣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食之元所得者悉以還主

唐史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

莊子曰孔子遊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楊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粮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杏故杏時將發故捺以杏汁李時將發又捺之李汁㮈時將發又捺以㮈汁故兼三味

氾勝之書曰杏始華趣耕輕土杏華落趣耕闌

又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也

盧毓冀州論曰魏郡好杏地産不為無珎

神仙傳曰董奉字君異居廬山為人治病重病得愈者令種杏五株輕病得愈者為栽一株數年之中杏有十數萬株欝然成林杏子熟奉於林中所在作簞食一器宣語買杏者不復須來報但自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杏有人少穀往而取杏多即有三四頭虎逐之奉悉以杏所得穀賑救貧窮（尋陽記曰杏在北嶺上有樹百株今猶稱董先生杏樹）

南岳夫人傳曰仙人有二玄紫杏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文杏（材有文彩）蓬萊杏（東海都尉于台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廣志曰滎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有㮈杏

嵩高山記曰嵩高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杏一株顯陽殿前杏六株含章殿前杏四株

晉宮閣名曰暉章殿前杏一株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白王伏罪今輙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語王言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我當從命毗盧旃鳴鐘告佛佛即遣羅睺羅變為佛形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

任昉述異記曰杏園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免死

雲洲中有冬杏

王充果賦云冬實之杏春熟之甘

晉郭大機果賦云杏或冬而實

又曰茂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

又曰潁鄉老子祠有縹杏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爲梁

王逸荔支賦曰魏土送西山之杏

王廙洛都賦曰豹祠赤杏

胡道安黄甘賦曰越魏都之赤杏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郁棣之屬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座接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

李醜核（子中有核人）棗李曰疐之

毛詩鵲巢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又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韓詩外傳曰子質仕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去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採其葉秋得刺焉今子所樹非其人也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星散爲李

又曰遂雅頌者倡優則李生瓜

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晉書曰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子多折枝諸小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子多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安豐有好李常賣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直率將少年能食之人將斧詣園飽噉畢伐之送與嶠問何如君李

齊書曰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三國典略曰齊武成寵任東平王儼而儼器服玩飾同於齊王嘗於南宮見典御進新氷釣盾獻早李還而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唐書曰武德中有獻李樹連理盤屈如龍

又曰貞觀中王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又曰神龍中陳州官舍有李樹黃落將盡忽更鮮茂而生花焉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李

晏子曰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公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小如未熟李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也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拙也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半矣匍匐往食之三咽而後聞見也（螬蟲齧曰李實蟲食之過半也）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其家人云到崑崙山崑崙山有王李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王井水洗之便軟可食

又曰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意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

集所呼門中李樹上朔見之語弟子曰此室人當姓李名博汝呼言李博博自當應汝室中人果（姓李名博出前）應與朔相見入取飲與朔

鹽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爲之穡

左思吳都賦曰露桃霜李

王逸荔支賦曰房陵縹李

王廙洛都賦曰銅馬朱櫻房陵緗李

庾玄默水井賦曰接朱李於玄泉來甘瓜於清濤

傅玄李賦曰河沂黄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

張載瓜賦曰朱李零於桂園蒲陶潰於椒林

古歌詩曰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曹植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阮籍詩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古樂府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九

果部六

梨　櫨　櫻桃

梨

爾雅曰梨山樆（樆[illegible]樹音離）梨曰鑽之（[illegible]食治擇之名）

漢書曰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梨其人皆與千戸侯等

晉書載記曰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

宋書曰王玄謨征滑臺一疋布責民八百大梨

又曰張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嘗戲謂之曰查何如梨敷答曰梨者果之宗查何敢比也

齊書曰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兼多蒲桃

唐書曰貞觀中杭州言木連理二十四株有櫨梨二木合爲一體

又曰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前之梨樹

又曰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珎

韓子曰夫樹柤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

莊子曰柤梨橘柚其味雖別各適其口

淮南子曰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也）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主者去百官上者所置（門具也）

晉令曰諸宮有梨守護者置吏一人

晉宮閣名曰明光殿前梨一株

世說曰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蒸食否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得好梨蒸食之

又曰安公講僧常數百習鑿齒嘗餉十梨正值講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遍都無偏頗

山海經曰洞庭之中其木多梨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好梨地產不爲無珎

關令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

漢武内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

曹瞞別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盡血出越以狀聞王王躬自視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

神仙傳曰介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象死帝

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有一奏符

大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芳梨（實小）青梨大谷梨金柯梨（出瑯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縹蔕梨紫條梨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東王梨

廣志曰洛陽北芒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常山真定梨山陽鉅野梨梁國睢陽梨齊郡臨淄梨鉅野豪梨上黨椑梨小而甘新豐箭谷梨關以西弘農京兆右扶風界谷中梨多供御廣都梨重六斤可數人分食之

嵩高山記曰東嶽腳上有梨樹云是武帝果園山中諸生皆取食之

辛氏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

果部七

梅　石榴　楟

梅

爾雅曰梅柟（似杏實酢）

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　爾爲鹽梅

毛詩鵲巢摽有梅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摽有梅其實七兮（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詩義疏曰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煑而乾爲蘇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

又谷風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又墓門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煑梅爲豆實

吳曆曰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以漬蜜中有鼠矢侍中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曰矢在蜜中中當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爲詰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華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粧後人多効之

南史曰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的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郡有密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採昉以冒險多毒物故即時停之

唐書曰蕭倣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令還之促買於市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百人酸（諭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

抱朴子曰綺里丹法以鉛百斤合五石煑之皆成銀以雄黃煑之皆成黃金金太剛以豬膏煑之太柔以梅煑之

山海經曰靈山其木多梅（郭璞注曰似杏而酢）

說苑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乎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空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也

世說曰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地理志曰南陵有梅根冶

風俗通曰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

又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又有霖霪號爲梅雨沾衣服皆敗黦

桂陽先賢傳曰有人謂蘇耽後園梅樹下種藥可治百病

吳氏本草曰梅核明目益氣不飢

東方朔別傳曰朔與三門生俱行見一鳩占皆不同一生曰今日當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主人須臾主人出酒樽中即安於地羸而覆之訖不得酒出門閒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上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墮地折者傷覆之象故知不得飲也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支梅麗枝梅紫花梅侯梅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論及於時味倫因命僕取粮進予予曰交也有杏李柰味（具杏部）

杜恕篤論曰日給之華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虛偽敗而真實成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白柰紫柰（紫花）綠柰（綠花）

廣志曰柰有白赤青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為脯數十百斛以為蓄積如收藏棗栗若柰汁黑其方作羹以為豉用也

漢武故事曰上握蘭閣之金精摘圓丘之紫柰

釋名曰柰油擣柰實也和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柰脯切柰曝乾之如脯也

盧諶祭法曰夏祠法用白柰秋祠用赤柰

晉太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六月嘉柰一蔕十五實或七

實生於酒泉

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須玉井之水洗方可食。郭子横洞冥記曰有紫柰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青。虎丘山疏曰山下三面有春秋二柰

本草經曰柰味苦令人臚脹病人不可多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白柰四百株

左太冲蜀都賦曰朱櫻春熟素柰夏成

潘安仁閑居賦曰二柰耀丹白之色

潘尼東武館賦曰飛甘瓜於浚水投素柰於清渠

曹植求祭先王表文帝曰乞請白柰二十枚

又謝賜柰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甘以絕口為厚實非臣等所宜蒙荷詔曰此柰乃從涼州來道里既遠來轉暖故柰變色

張載詩曰江南都蔗釀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凡此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裳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一

果部八

柹　橙　林檎　椑　枇杷
檳榔　豆蔻　胡桃　荔支

柹

義熙起居注曰二年正月吳令顧脩期言西鄉有柹樹殊本合條依舊集賀詔停

晉宮閣名曰徽章殿前柹一株

廣志曰柹有小者如杏

王逸荔支賦曰宛中朱柹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

王廙洛都賦曰豹祠赤杏胡並丹柹甘液滋肥不絓牙齒

李尤七歎曰鴻柹若瓜

劉義恭啓事曰勑旨垂賜華林園柹出自神苑滋味殊絕

橙

說文曰橙橘屬也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支

晉令曰諸官有秩者守護橙者置吏一人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爲橙

風俗通曰橙皮可爲醬虀

博物志曰成都廣都郫繁江原臨邛六縣生金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夏秋冬或華或實大如櫻桃小者或如彈丸或有年春秋冬夏華實竟歲

廣志曰有給客橙曰夏至冬且花且實

風土記曰橙柚屬也而葉正圓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內有橙就食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噉輒病或顛仆失徑

庾仲初楊都賦曰菓則黃甘朱橙

胡道安甘賦曰襄陰大橙江陽巨橘

林檎

廣志曰黑琴以赤柰（亦名黑琴）

劉禎京記曰園多林檎

述征記曰林檎菓實可佳其榅勃實微大其狀醜其味香

輔關有之江淮南火

晉宮闕記曰華林園有林檎十二株榅勃六株

左思蜀都賦曰林檎枇杷橙柹梬楟

謝靈運山居賦曰枇杷林檎帶谷映渚

椑

廣州記曰荔支壺橘南珎之上芰蓮椑柹爲其次

地理記曰梁侯園有烏椑八稜大如醬盃

荊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椑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椑子二株

范汪祠制曰孟冬祭用椑柹

異苑曰傅亮永初中爲護軍兄珎住府西齋忽見牀窓外椑樹下物面廣三尺狀若方相久乃自滅

韋曜靈陽賦曰甘蔗椑柹榛栗木瓜

潘安仁閑居賦曰梁侯烏椑之柹

謝靈運山居賦曰椑柹被實於長浦

潘岳金谷詩曰前庭樹沙甘後園植烏椑

魏武帝爲兗州牧上書曰謹上椑棗二箱

枇杷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枇杷
唐書曰建中元年詔山南之枇杷江南之甘橘藕歲爲次第貢者取一次以供廟饗餘皆罷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枇杷四株
風土記曰枇杷葉似栗子似蒳十而叢生四月熟
南中八郡志曰南安縣出好枇杷
廣州記曰枇杷若榴柰乎京都
華山記曰華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
荆州記曰宜都出大枇杷
廣志曰枇杷冬華實黃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犍爲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甘露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

王彪之閩中賦曰菓則烏椑朱柿扶餘枇杷
周祗枇杷賦曰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於枇杷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之庭聊遂賦之云名同音器質異貞松四序一采素華冬馥
曹植樂府歌曰橙橘枇杷甘蔗代出
謝靈運七濟曰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檎

檳榔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朱鳶縣有檳榔樹直無枝條高六七丈葉大如蓮實房得古賁灰扶留藤食之則柔而美郡內及九真日南並有之
宋書曰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齊書曰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不得好著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梁書曰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爲諸國之極
三國典略曰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于陳陳遣主客蔡凝宴之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　聞北間有人爲噉檳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源荅曰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

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金樓子曰有奇檳榔與家人者題爲合字蓋一人口也
風俗記曰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南中八郡志曰檳榔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爲異婚族好客輙先進此物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
林邑記曰檳榔樹大圍丈餘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沙沙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十數子家有數百樹雲踈如墜繩也
廣州記曰嶺外檳榔小如交阯而大如蒳子土人亦呼

爲檳榔

廣志曰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顛五六尺間𦂳如黍秀實大如桃李生棘針重疊其下剝其皮煮其肉實而貫之堅如乾棗食後咬之滑美消穀下氣彼方珍之以爲口實亦出交阯

南方草物狀曰檳榔樹三月開花仍連著實大如雞卵十一月熟

雲南記曰雲南有大腹檳榔在枝朶上色猶青每一朶有三二百顆又有剖之爲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陰乾則可久停其青者亦剖之以一片青葉及蛤粉卷和嚼嚥其汁即似減澀味雲南每食訖則下之

又曰雲南多生大腹檳榔色青猶在枝朶上每朶數百顆云是彌臣國來

又曰雲南有檳榔花糝極美

又曰平琴州有檳榔五月熟以海螺殼燒作灰名爲奔蛤灰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香美

羅浮山疏曰山檳榔一名蒳子幹似蕉葉類柞一藂十餘榦每榦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采樹似栟櫚生日南者與檳榔同狀五月子熟長寸餘

揚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南方歌營國敢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

異物志曰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末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折裂出若黍穗無華而爲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以禦衛其實剖其上皮空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下氣及宿食消穀飲設以爲口實

嶺表錄異曰檳榔交廣生者非舶檳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爲檳榔交阯豪士皆家園植之其樹莖葉根幹與桄榔椰子小異也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啖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府郭內亦無檳榔樹

周成雜字曰檳榔菓也似螺可食

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賓門

左思吳都賦曰檳榔無柯椰葉無蔭

劉淵林吳都注曰檳榔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條從心生其實作房從心中一房數百實如雞子外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澁得扶留藤與古賁灰食則柔滑而美矣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曰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

亦特奇大溫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音旣）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奈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

劉義恭啓事曰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萬嶺

九真蠻獠俗曰九真獠欲婚先以檳榔子一函詣女女食即婚

豆蔻

劉欣期交州記曰豆蔻似杬樹味辛堪綜合檳榔嚼治斷瘧

環氏吳地記曰黃初三年魏來求豆蔻

南方草物狀曰漏蔻樹子大如李實二月華七月熟出興

古

左思吳都賦曰草則藿蒳豆蔲

胡桃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八十四株

廣志曰陳倉胡桃皮薄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脃急捉則破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有棗棕胡桃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

唐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王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為太史令推李子期立以豹為太傅猶領候職豹言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俄而李壽自涪率衆南向襲尅成都廢期自立

嶺表錄異曰山胡桃皮厚而堅大於北府底平如檳榔多肉少穰亦與北中者相似以斧碓之方破或取之自底磨平以為印子其陽屈曲類篆文也

馬融西第頌公胡桃自零

潘岳閑居賦曰三桃表櫻胡之別

孔融與諸鄉書曰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劉滔母荅虞吳國書曰咸和中避蘇峻亂於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乃荅書曰此菓有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剛內柔質似賢欲以奉貢

荔支

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支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唐羌為臨武縣長接交州舊獻荔支羌上書諫乃止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支寧比西國蒲陶石蜜乎今以荔支賜將吏啖之則知其味薄矣

吳錄曰蒼梧多荔支生山中人家亦種之

唐書曰楊貴妃生於蜀好荔支南海荔支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

又曰白居易為忠州刺史在郡為木蓮荔支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支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大抵如此其實過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廣志曰荔支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然冬夏鬱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味夏至日將已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百斛犍為僰道南荔支熟時百鳥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朝偈此三種為美次鼈卵大而酸以為醢和率生稻田間

又曰荔支壺橘南珎之上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荔支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細核者謂之焦核荔支之最珎也

異物志曰荔支為異多汁味甘絕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飽食不可使厭生時大如雞子其膚光澤皮中食乾則顦小則肌核不如生時奇四月始熟也

嶺表錄異曰荔支南中之珎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

討論經史

又曰大學士李嶠入東都祔廟學士等祖送城東上令中官賜御饌及蒲萄酒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飲之醉彌月不解

又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蒲萄百七八十株

秦州記曰秦野多蒲萄

本草經曰蒲萄生五原隴西燉煌益氣強志令人肥健延年輕身

王逸荔支賦曰西旅獻崐山之蒲萄

鍾會蒲萄賦曰余植蒲萄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應祺蒲萄賦曰結繁子之礧落兮英龍總而彌房

傅玄蒲萄賦曰踰龍堆之險越懸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歷乎身熱之野

橄欖

金樓子曰有樹名獨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

南越志曰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東向一衢木威葉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爲糝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橄欖

裴淵廣州記曰橄欖漩酒

廣志曰橄欖大如鷄子交州以飲酒

南州草木狀曰橄欖子大如棗二月華八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乃甜美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

臨海異物志曰餘甘子梭形初入口舌澀飲水乃甘又如梅實核兩頭銳呼爲餘甘橄欖同一物異名耳

嶺表錄異曰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閩中尤重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雞舌香生喫及煮飲悉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內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橄欖糖用泥船損乾後牢於膠漆着水益乾堅耳

左思吳都賦曰龍眼橄欖

椰

隋書曰林邑國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

唐書曰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實大如人脛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南夷志曰荔支檳榔訶梨勒椰子桄榔等諸樹永昌麗水諸山皆有之

雲南記曰南詔遣使致南國諸果有椰子狀如大牛心破一重麤皮剝盡又有一重硬殼有小孔以筋穿之內有漿二合餘味甘色白

又曰雲南多椰子亦以蜜漬之爲糝

廣志曰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有葉如束蒲乃在樹木實如大瓠瓜懸在樹頭實外有皮中有核皮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可飲核中膚白如雪厚半寸味如胡桃而美可食出交阯家家種之

南方草木狀曰椰二月花花仍連着實房連相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　俗名爲丹橫破之可作椀子長如栝樓子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三

果部十

龍眼　榠樝　餘甘　蒟子　木瓜　劉　蘡

杜梨　梬棗　榛　柚　椵　椹

龍眼

廣雅曰益智龍眼也

謝承後漢書曰交阯七郡獻龍眼

廣志曰龍眼樹葉似荔支蔓延緣木生子大如酸棗色異純甜無酸

朱崖傳曰果有龍眼

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

廣州記曰龍眼子似荔支七月熟

吳氏本草曰龍眼一名比目

嶺表錄異曰龍眼子樹如荔支葉小殼青黄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朵恒三二十顆荔支方過龍眼即熟南人謂之荔支奴（以其常隨後也）

左思蜀都賦曰傍挺龍眼側生荔支

榠樝

齊書曰武帝幸丹陽郡宴飲郅攜悖舊酒後狎侮同列時王敬則執榠樝以刀子削之謂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糺以贖論

廣志曰榠樝其子甚酢出西方

餘甘

吳錄地理志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

臨海異物志曰餘甘子如校形出晉安侯官界中餘甘橄欖同一果耳

雲南記曰瀘水南岸有餘甘子樹子如彈丸許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其樹枝如柘枝葉如小夜合葉

陳祁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可多食之

朱崖故事曰朱崖果有餘甘

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蒟子

漢書曰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注曰枸音炬枸樹也如桑其椹長二三寸酢取其實以爲醬

廣志曰蒟子蔓生依樹子似桑椹長數寸色黑辛如薑以鹽淹之下氣消食出南安

左思蜀都賦曰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

木瓜

爾雅曰楙木瓜（郭氏注曰實如小瓜酢可食楙音茂也）

周禮冬官下弓人職曰取幹之道木瓜次果桑

毛詩衛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毛云楙也詩義疏曰楙葉以柰實如小瓜上黄著中令甘香欲啖者蜜封藏百日食之也）

三國典略曰齊孝昭北伐庫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魚魚皆死而浮出庫莫奚竊相謂曰池有靈魚犯之不祥乃出長城北道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振旅而還

水經曰魚復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音武）白黄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有固陵村地多木瓜樹其子大

孝如瓠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有木瓜五株

廣志曰木瓜子可藏枝爲　一尺百二十節

吳氏本草曰木瓜生夷陵

廬山疏曰山三面悉有木瓜

何承天木瓜賦曰惟茲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曜

劉

爾雅曰劉劉杙也（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杙音七）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龍編縣有劉子樹出山中實如梨而味酸美郡内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劉三月華七月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出交阯武平興古九眞

吳都賦曰棎劉禦霜

欝

周書曰夏食欝（欝李也）

毛詩豳七月曰六月食欝（毛注曰欝棣）

詩義疏曰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魏王花木志曰欝薁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甘

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薁

孫子毛詩七月食欝及薁即郁李也一名棣也

吳氏本草曰郁核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薁李一株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隱夫欝棣合遝離支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薁棣之屬

晉[illegible]魏都賦曰若榴郁棣

杜梨

爾雅曰杜甘棠（今之杜梨也）

山海經曰岷山其木多棠

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所司請召民邵伯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此非文王之志也於是廬於棠樹之下百姓大悅詩人見而歌焉

毛詩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毛云甘棠杜也）

（詩義疏曰今棠梨也一名杜梨如梨而小有甜酢可食也）

毛詩蟋蟀杕杜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陸氏毛詩疏義曰杕杜杜赤棠也與白棠同但有赤白美惡子白色者爲白棠白棠甘棠也多酸美滑赤棠子澁而酢者也俗語澁如杜是也木理亦赤可以作弓材

孫楚杕杜賦序曰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

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賦之

梗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梗棗四株（梗音輭）

廣志曰梗棗味如柹晉陽梏梗肌細而厚以供御

范子計然曰梗棗出漢中郡

崔豹古今注曰梗棗葉如柹實似柹而小味甘美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樝梨梬栗（梬俜棗也）橘柚芬芳

左思蜀都賦曰林檎枇杷橙柹梬楟

榛

毛詩邶柏舟簡兮曰山有榛隰有苓

陸機毛詩疏義曰山有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爲燭

毛詩鄘柏舟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詩義疏曰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大小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饋食之籩其實榛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摯椇榛棗栗

說文曰榛似梓實如小栗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下多榛楛（郭氏注曰榛子似栗而小）

任昉述異記曰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榛二株

張衡七辨曰寒梨乾榛

柚（爾雅音義曰或作櫾）

爾雅曰柚條也（郭氏注曰似橙實酢出江南）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包橘柚

周書曰秋食橘柚

毛詩秦車轔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列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爲枳焉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淮南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生於一父母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雲夢之柚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崙山銅山賈超之山其木多櫾（郭氏注曰柚似橘而大）

鹽鐵論御史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臣庶皆厭橘柚

崔寔政論曰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常御

裴淵廣州記曰別有柚號爲雷柚實如升大

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升

博物志曰橘柚類多豫章郡出真者

風土記曰柚大橘也赤黃而酢也

神異記曰東方建春山外多柚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柚

楚辭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楚辭曰雜橘柚以爲囿兮列辛夷與椒楨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橘柚芬芳

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

楊雄揚州牧箴曰彭蠡既潴陽鳥攸居橘柚羽貝瑤琨篠簜

崔琦七蠲曰于斯江宴寔產橘柚紫葉玄實綠裏朱莖

郭璞讚曰屈生嘉歎以爲美談

椵

爾雅曰櫠椵也（郭璞注曰柚屬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分中似枳食之味少）

椹

毛詩駉頌泮宮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桑實）

後漢書曰獻帝時三輔大飢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

魏略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益畜乾椹會太祖西迎天子無糧食沛進乾椹及太祖輔政遷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欲以勵之報乾椹也

魏書曰袁紹在河北軍人仰棗椹

車頻秦書曰慕容垂圍鄴百姓不得復田民以桑椹爲糧

相噉略盡

晉書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

後魏書曰崔逞自燕奔魏尋除御史太祖攻中山乏糧問郡臣取食之方逞曰取椹可以助糧太祖雖銜侮慢兵須食乃聽人取椹

北史曰後周趙蕭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就遣人悉拾歸其主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

金樓子曰秦皇遣徐福求一寸椹碧海之中有扶桑樹長數千丈樹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玄宮也

漢武內傳曰神仙上藥有扶桑丹椹

汝南仙賢傳曰蔡君仲孝養老母時赤眉亂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之荅云黑者與母赤者自食賊嘉之與鹽二升

世說曰張天錫爲晉孝武所器每入言話無不竟日頗有嫉之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荅曰桑椹香甘鴟鴞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嫉心

世說曰有王甲從北方來詣謝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好謝公問可以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甘之流公曰君何乃爾妄語甲既受妄語之名恐宰相所責乃買駿馬候熟時取數十枚還以奉公公食之以爲美乃謂甲此味乃江東所無而君近比黃甘於是引甲爲賓客

十洲記曰有椹樹長數千丈名爲扶桑蓋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色飛翔玄宮其樹雖大其葉則小故如中夏之桑椹也但椹稀而赤九千歲一生實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願會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凡爲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樹高八十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桑上有椹長三尺五寸其圍如數

異苑曰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小沛年荒穀貴士衆皆飢仰以爲糧

又曰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五行記曰晉武太元中太原王戎爲鬱林太守泊舡新

亭眠夢人以七枚椹與之著衣襟中既悟得椹如夢中

傳休弈桑椹賦曰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朱三變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四

果部十一

枳椇　探　蒳　木威　榞木　杭
棪　楊桃　楊摇　冬熟　猴闥　關桃
土翁　枸槽　雞橋　候惣　多南　王壇
三廉　鬼目　甘蔗　甘藷　燕薁　廉薑

枳椇（音只矩）

毛詩嘉魚南山有臺曰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枳椇）

詩義疏曰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所在皆有子著支端支柯不直歌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酒可薄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椇榛脯脩（鄭玄曰椇枳椇也）

廣志曰枳椇葉似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出南方大如指頭

崔豹古今注曰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木石一名枳椇也

探（音輸南越志果似棗而酸）

薛瑩荊楊以南異物志曰探子樹產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有之

蒳（音納）

異物志曰蒳草樹果如栟櫚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乾之味近苦甜雞舌香食之益善也

顧微廣州記曰山檳榔大於蒳子蒳子土人亦呼爲檳榔

左思吳都賦曰藿蒳荳蔻

木威

顧微廣州記曰餘甘甘蕉木威黃皮其味殊苦

顧微廣州記曰木威高丈餘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以爲粽

榞木

吳録地理志曰廬陵南部雩都縣有榞樹其實如甘蕉而核味亦如之

杭（音求）

爾雅曰杭繫（音詣）梅也（郭璞注曰杭狀似梅子如指頭可食赤色似小柰也）

棪

爾雅曰棪（音琰）樕（音速）（郭璞注曰棪實似柰赤可食）

山海經曰庭之山其上多棪木（郭璞注曰即樕也）

曹毗魏都賦曰果則谷棪山楟（音亭）

楊桃

臨海異物志曰楊桃似南方橄欖子其味甜常五月十月熟諺言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

臨海異物志曰楊桃子生晉安侯官縣一小樹得數十石實大三寸可蜜藏之

庾仲初楊都賦曰楊桃枇杷

楊摇

臨海異物志曰楊摇有七脊子生樹皮中其體雖異味則無奇長四五寸色青黃味甘也

冬熟

臨海異物志曰冬熟如指大正赤其味甘勝梅

猴闥

臨海異物志曰猴闥子如指頭大其味小苦可食

關桃

臨海異物志曰關桃子其味酸

土翁

臨海異物志曰土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色青黑

狗槽

臨海異物志曰狗槽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

雞橘

臨海異物志曰雞橘子如指頭大味甘永寧南界中有之

猴揔

臨海異物志曰猴揔子如指頭大與柹相似其味不減於柹

多南

臨海異物志曰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侯官界中有

王壇

臨海異物志曰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晉安侯官越王祭壇邊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有似木瓜七月熟甘美也

王彪之閩中賦曰王壇侯栗

楊都賦曰草則龍目茘支王壇丹橘

三廉（出黑安郡雲毋山見南越志）

陳祈暢異物志曰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或有四五六枝）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条

鬼目（亦名几月）

爾雅曰符鬼目（郭景純曰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赤色叢生）

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

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七月八月熟其色黄其味酸以蜜煑之滋味柔嘉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

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智直爾不敢噉可爲粮也

交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似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草昧子亦如之亦可爲糝周其草似鬼目

甘蔗

說文曰諸蔗也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柘漿取柘汁以爲飲也）

吳録地理志曰交阯句扇（音篇）縣干蔗大數寸其味醇美異於他處笮以爲餳噗之疑如冰破如博棊入口消釋

江表傳曰孫亮使黄門以銀盌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黄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吏不謹亮

呼吏持餳器入門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油覆無緣有此也黄門將有恨汝耶叩頭曰常從吕求宮莞蓆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問具服即於前加髠鞭斥外付

晉書曰顧愷之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宋書曰庾仲文好貨劉雍自謂得其助力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又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

齊書曰宜都王鏗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又曰范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黄棕隨盡復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驗之一盡不能復得

如坊南方人專食之以當米穀蒸炙皆香美賓客酒食亦施設有如果實也

燕薁（音郁）

毛詩豳七月曰六月食鬱及薁（薁蘡薁也）

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薁藤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

廣雅曰燕薁蘡舌也

廣志曰燕薁似梨早熟

魏王花木志曰燕薁實大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蘡薁詩疏一名車鞅藤豳詩七月食鬱及薁此名燕薁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

曹毗魏都賦曰英梅楊李若留郁棣（郁俗謂如郁）

廉薑

廣雅曰葰（相維切）廉薑也

湘州記曰始安縣空龍山精了山出廉薑

食經曰廉薑法蜜煑烏梅去滓以漬廉薑再三宿色黃赤如琥珀

劉楨清慮賦曰仰秤木韭俯菝廉薑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五

果部十二

甘蕉　扶留　芋　菱

芡　蓮　藕

甘蕉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芭蕉二株

南夷志曰南詔土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

廣志曰芭蕉菹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斗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或三四寸生爲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剝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莖解散如絲織以爲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葛色出交阯建安

南州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以灰練之可以紡績

異物志曰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煑之爲絲可紡績女工以爲絺綌今交阯葛也其內心如蒜鵠頭生大如合柈因爲實房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剝其皮食其肉如　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直是南土暖不經霜東四時花葉展其熟甘未熟時亦苦澁也

南方草物狀曰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

遊名山志曰赤巖山水石之間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卞敬宗甘蕉讚曰扶疎似樹質則非木

扶留

吳録地理志曰始興有扶留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

蜀記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賁生水中取燒爲灰曰牡蠣粉先以檳榔着口中又扶留長寸古賁灰少許同嚼之除胷中惡氣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蠣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而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已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爲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交州記曰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

廣志曰扶留藤緣樹生其花實即蒟也可以爲醬

左思吴都賦曰石帆水松東風扶留

芋

說文曰齊人謂芋爲莒

孝經援神記曰仲冬昴星中收莒芋（宋均曰莒亦芋）

廣雅曰藉姑水芋也亦曰烏芋

漢書曰汝南郡有鴻隙大陂翟方進爲丞相奏破之郡中追怨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

漢書曰秦破趙遷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注曰蹲鴟芋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卭至僮百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雄尅成都衆甚飢餓乃將民

左思蜀都賦曰其沃瀛則有綠菱紅蓮

潘岳西征賦曰晁羅漸唼喋菱芡

郭璞江賦曰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

曹植九愁曰株菱華而結辭

孫楚論屈建文曰加邊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牢視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奪乎素欲建何忍焉

芡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加籩之實芡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冬益蓄果實菱芡

淮南子曰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音漏鼠齧人創貍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草幽州謂之鴈頭）

崔豹古今注曰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菱葉似荷而大

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裏如珠可以療飢止渴

方言曰葰（音役）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葰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

說文曰芡雞頭也

廣雅曰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

本草經曰雞頭一名鴈實生雷澤

劉騊駼玄根賦曰芳林臻臻朱竹離離菱芡吐榮若攄錦而布繡

蓮

爾雅曰荷芙蕖其實蓮（蓮謂房也）其中的（蓮中白子也）的中薏（中心苦也）苦

毛詩曰陳宛丘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史記曰龜千歲遊於蓮葉之上焉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八年有司奏楊州刺史王濬解稱州治後池有兩蓮駢生雙房分體又十六年華林丞伍泳刺雙蓮同幹秀出華池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八月嘉蓮雙葩並實合跗同莖生豫州鱧湖又六年雙蓮一蔕生東宮玄圃池

三國典略曰齊主還鄴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先是徐州蓮一莖兩蔕占去異木連枝遠人入欵斯其應也

北齊書曰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三國典略曰周平齊齊幼主胡太后等並歸于長安初武成殂後有謠云千錢買菓園中有芙蓉樹破券不分明蓮子隨他去調甚悲苦至是應焉

又曰高緯所幸馮淑妃名小憐也

後唐書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膋肩低首候之唯馬郁以滑稽侮狎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異方珎菓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蓮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韡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按

夏侯孝若芙蓉賦曰綠房翠葉紫飾紅敷黄螺圓出垂蕤散驃纓以金牙點以素珠

孫楚蓮華賦曰攢聚星列纖離相扶皦若玄穀披幽夜察若鄧林飛鵷鶵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藕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六

菜部一

菜　韭

菜

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蓄聚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又曰其蔌（音速）伊何維筍及蒲（蔌菜殽也）

周禮春官曰入學釋菜合舞（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儀禮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從祭也奠菜者韭祭菜也蓋用菫）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始爲皇舅）

禮曰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始爲禦冬之備也）

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爾雅曰菜謂之蔌蔬不熟爲饉（蔌菜總名見詩凡草菜可食通名爲蔬也）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尚書大傳曰煞君之室雖生美菜黏之士弗食

後漢書曰劉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母老（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音闕下闕）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讓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鍾南嚴海君少時鄉人有入其園竊菜者明日拔菜棄遺鄉里鄉里人相約無復取菜者

又曰彭城刀曜字子卿爲漁陽相前相所種菜悉付還外

魏志曰倭國地溫冬夏食生菜

吳書曰趙咨使魏魏人曰聞江東有蒂（音齒）蹄菜作菹爲食咨曰當得倉（助庚切）鯀以作羹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曰柳爲布衣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而送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鴻季也豈中古人之道哉

又曰邵續爲石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

又曰桓溫性儉每讌唯下七奠柈菜果而已

又曰吳隱之母喪哀毀賣醎菹以其味旨輟而弃之及爲廣州清操踰勵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

宋書曰張敷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

又曰宋慤以軍功封洮陽侯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上車串敢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又曰柳元景爲三公時在朝勳貴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得錢三萬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采以供家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王玄謨柳元景桓護之雖並武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冊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䉽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又曰朱脩之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爲設菜羮麤飯以激之

齊書曰晉永嘉五年曲陽縣市黄慶宅左右有園東南廣數丈每種菜輙鮮異雖加採拔更生夜恒有白光似懸絹道士傅德占使人掘之三尺獲玉印文曰長承萬福

又曰宜都王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

又曰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

南史隱逸傳曰沈道虔辟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梁書曰武帝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陳不過三盞

又武帝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

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

三國典略曰梁蕭棟字吉豫章安王權之子也侯景以法駕迎棟時棟與其妃執鋤種菜忽然見逼駭愕久之

後魏書曰甄琛母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羞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又曰高閭曾造胡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衣服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媿

又曰盧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

三國典略曰北齊主以魏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蔬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詣爲斛律光曰此園賜提婆一家足不賜提婆百官足

又曰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繫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弔不通

隋書曰姚察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勑成梁陳二史又勑於朱華門長參文帝察蔬菲別日召入內殿賜果菜指朝臣曰朕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只得此一人

唐書曰太宗回次易州界司馬陳元璹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微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又曰太宗時健達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正黄而蘂子紫色泥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

能益食味又有酢菜狀似芹而味香渾提葱其狀猶葱而甘辛

又曰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又曰王昇爲刑部尚書性貪悋不常在公乃鬻公廨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爲時論所醜

又曰中書園蔬日給於供官者主事白常衮減其數崔祐甫怒訶主事曰此相公之命祐甫大詬曰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叱左右路主事而拽之自是與衮常不平

又曰貞元七年冬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官冬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爲

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葱韭盡取焉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口種一畦韭

晉書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王愷每以此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又曰温嶠滅王敦先是童謠曰剪韭剪韭斷（楊柳）河東小子令我與子以爲賊如韭剪尋得復生也

晉（書載）略曰成都王國京邑城中無菜採陳韭芥以爲善菜

齊書曰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荅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爲世祖征虜功曹清貧食唯韭葅瀹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韭言三九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太上後宮無限衣皆珠玉一女歲費萬金寒月盡食韭牙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食芧厭葱韭今老病欲酒肉之味耶無鬼曰君爲萬乘之主苦國以義耳目君病矣何勞五乎

列子曰老韭爲莧老羭爲猨

魯連子曰市鬻若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甕泉沃韭纖屨之士從兄弟室人生而不得粗糲（辣音）爲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

說苑曰衛有一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教之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九百區丈夫曰有機智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

正論曰小民疑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從來必可輕奈何欲望致州曆平

漢武内傳西王母曰仙次藥有八阮赤韭

縲離祭儀曰春祀和羹毛以韭

水經曰交州平樂山多龍穴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

楊衒知洛陽伽藍記曰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世以此爲譏

諸葛亮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精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七

菜茹部二

葱　薤　蒜　茄

薑　蘇

葱

禮曰凡進食之禮葱渫處末　又膾春用葱　又脂用葱

又爲君子擇葱薤必絶其本

爾雅曰茖（古百切）山葱（茖葱細莖大葉）

漢書曰龔遂爲勃海太守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

又曰（召信臣爲少府先是官園種冬葱韭覆以）屋晝夜難（音然）火待温氣乃生奏罷之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輙致貲產奮爲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

羲熙起居注曰十年有司奏大常謝澹遣四人還家種葱菜免官

晉書曰居洛陽城十里內有園菜欲以當課聽引其長流灌紫葱

晉書曰石勒時石聰（勒將）佛圖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害人百姓無食葱餓而石聰走

後秦書曰姚興種葱皆化爲韭其後兵戈日盛

後周書曰宣帝大象年左衛園中葱變作韭

梁書曰呂僧珍拜南兖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厚重無以報効汝等[illegible]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金樓子曰名山之下生葱葱薤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惟此二物可煮石

又曰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脂食之可更調五味下橘皮葱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上藥有玄都綺葱

列仙傳曰阮公者鳴山上道士也衣裘疑覆耳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壠悉成行人掇取者悉絶若請神而求即不掇自出奇異辛香

纓龍祭儀曰秋祀和羹芼以葱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　故曰葱嶺七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經休循國国在葱嶺也

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

華陽國志曰曹公既與先主請笑已會大震雷先主曰賢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人覘之見其拔葱公曰大耳公未覺也其夜先主急去

廣志曰有胡葱木葱

巴南山川記曰有石蒜石葱

續搜神記曰新野趙眞家園中所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眞之兄弟相次分散

揚雄蜀都賦曰萬條（[illegible]）翠葉青黃若摛錦布繡望之無疆

潘岳閑居賦曰菜則有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蘇芬芳

薤

爾雅曰劾（戒切）山薤（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

又曰薤鴻薈也（即薤菜也）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民一口種百本薤

後漢書曰龐參爲南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人

魏略曰李孚字子憲爲諸生常種薤欲以成計有求索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時人謂之能行意

世說曰桓公坐有參軍椅（音蟜筯取蝫蝤）蒸薤不時解其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座皆笑

又曰蘇峻亂庾公南奔見陶侃雅相重及食庾噉薤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尤歎

列仙傳曰務光服蒲薤根

荊州圖副曰筑陽縣有薤山山多野薤因以爲名

古詞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潘岳閑居賦曰白薤負霜

蒜

爾雅曰蒚（力的切）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

說文曰蒜葷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東觀漢記曰李恂爲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費遂字子奇爲楊州刺史悉出前刺史所種小麥胡蒜付從事

又曰太原閔仲叔者代稱節士雖周黨之絜清自以弗及也同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王隱晉書曰郗詵母病苦車及士不欲車載乃養雞種蒜得馬八疋輿柩至冢

齊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人便去融欲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

梁書曰邵陵王使賊數何智通既禽賊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燋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之一撤一錢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

抱朴子曰謂夏必長而蒜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栢茂

正部曰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苜蓿

三輔決錄曰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有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廉儉也

冢子正書曰冢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弃則惜欲持去則暑遂盡食於是大辛螫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斃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由是也

晉四王起事曰成都王穎奉惠帝還洛陽道中於客舍作食宮人持斗餘粳米飯以供至尊大蒜鹽豉到獲嘉市麁米飯瓦盂盛之天子噉兩盂燥蒜數株鹽豉而已

顏氏家訓曰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顆共一筩顆當音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段爲一顆蒜是俗間常語耳故陳王雀鵲賦曰頭如蒜顆目似擘椒

崔豹古今注曰蒜茆蒜也俗語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二籜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謂之大蒜

冤報記曰梁廬陵王蕭績在荆州時常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孟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又孟卿以數誤得罪破虜懼不敢引愆但証孟卿公自爲當爲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孟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人以紙筆隨殯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孟卿擎頭而入持一椀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尔病未幾乃卒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集計至五品進止未出間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間曰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故闇相訖能設一頓鱠否司户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盡（僧云蒜盡去出即便買之云蒜盡還）得買僧云蒜既盡不可更住若留不止司户果無疾暴亡

潘泥劍賦曰西戎之蒜南夷之薑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五折張騫大宛之蒜

茄

梁書曰蔡撙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黄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

嶺南異物志曰南土無霜雪生物不復凋枯種茄子十年不死（生梯人皆）攀緣摘之樹高至二丈

嶺表錄異曰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

薑

春秋運斗樞曰玫星散爲薑失德逆時則薑有翼辛而不臭也

援神契曰薑禦濕菜也

禮記檀弓上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論語鄉黨曰不撤薑食（撤去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相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於王未也何怨於我也

史記曰萬家之城千畦薑與千户侯等

魏志曰倭國有薑不知其滋味

晉書曰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斤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歎息

梁書曰周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坐皆悅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楊樸之薑招搖之桂（楊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越駱之菌

神仙傳曰吳孫權曰（[illegible]）介象作變化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先主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先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坑汲水滿之并求釣象餌之垂綸於坑中不過頃得鯔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先主曰聞蜀薑作虀至佳此間薑求不及也恨尔時無此薑耳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行者并付以直象自書一符以青竹杖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

又曰竟陵王子良夏月客至爲設瓜飲

又曰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沈約齊紀曰韓靈敏早喪父兄靈珎至孝母丁氏貧無以葬與靈珎種瓜靈敏朝採暮還復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畢辦（同）

梁書曰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衣素木按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青瓜祖深報以疋帛有富人効之以貨賄而徇衆朝野憚之

又曰鄭灼字茂昭勤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北齊書曰蘭欽爲廣州刺史（[illegible]）映之妾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頗有異意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

後魏書曰楊愔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談詞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唯取大者

又曰郭祚以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觚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觚少師

後周書曰王羆性儉率嘗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甚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

又曰趙王招知隋文欲遷周鼎密欲圖之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坐於戶側招以佩刀割瓜啗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西以大觴親飲胄酒

北史曰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隋書曰文帝用法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

又曰秦孝王俊奢侈過甚頗好於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唐書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又曰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爲行第長曰孝敬皇帝監國仁明爲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第嘗所不安晨夕懷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由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竄於黔州

又曰德宗建中初誤以高力士養女楊氏婦爲沈太后是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使中人就洛陽視高氏年狀頗同曩時太后嘗削瓜喇上刃傷左拇指高氏嘗剖瓜亦傷左拇指中人皆闇官女子且非甞識太后見上

四剖三離承之雕盤冪以纖絺甘侔蜜房冷甚冰圭

嵇含（甘瓜）賦序曰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

張載瓜賦曰羊骹虎掌桂枝蜜筩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豈數外偉綠瓤內醲

傅玄瓜賦曰白者如素黑者如漆黃踰金箱青侔含翠蒼有蜜筩及金箱括樓嘉味溢異鮮類寡疇一齧之頃至三搖頸細飢蜜理多瓤以瓣豐旨絕異其食之不餶（音鳥縣切）

陸機瓜賦曰夫其種族頭數則括樓定挑黃扁白摶金釵蜜筩小青大班玄骭（音幹）素腕狸首虎蹯東陵出於泰谷桂髓起於巫山

夏侯孝若梁田賦曰入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班落蔕離母漬以寒泉

左思蜀都賦曰其圃有瓜疇芋區

九百七十八　九　巛全

王廙洛都賦曰瓜則桂枝括樓綠瓤青飢消暑湯餶解渴療飢

樂府歌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古詩曰甘瓜抱苦蔕美草生荊棘愛利防有力貪人自還賊

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母子相拘帶

張華真人篇曰朱李生東夏甘瓜出西郊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乞請水瓜五枚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菜茹部四

瓠　壺盧　蓼
葵　蕪菁

瓠

詩碩人曰齒如瓠犀（犀瓠中瓣也）
又曰八月斷壺（壺瓠也）
又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陸機毛詩疏義曰匏有苦葉匏瓠也葉小可為羹楊州人
恒食至八月葉即苦故云苦葉
論語曰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爾雅曰瓠棲瓣（瓠中瓣也詩曰齒如瓠犀）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為挑之得物
大如繭盛以瓠覆以盤化為犬五色因名盤瓠
晉書曰杜預病癭（吳人憚其智）計以瓠繫狗之頸每大樹似癭
輒斫使白乃　題曰杜預頸（癭）平盡捕殺之
又曰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
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
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其得人心如此
宋書曰徐文伯曾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
一瓠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
之乃扁鵲醫經一卷
齊書曰卞彬性好飲酒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
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籠什物多諸詭異自號卞田居
後周書曰強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

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弟門外抵而破之
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諸子並伏法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
計莫若樹人瓜瓠葷菜不備國之貧也
莊子曰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而成實五石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大也吾為其無用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也
國語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
業業乃瓠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
夫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是行魯人與莒人先濟
新序曰魏文侯見其墓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也）進瓠
羹文侯曰墻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飴我瓠羹教我無
多斂百姓
王充論衡曰干將之刃未磨瓜瓠不能傷
又曰婦人疏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譬若瓠華多實少也
風俗通曰燒穰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
也
水經曰今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左出西北流又屈而
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老云城取名焉
太康地記曰朱崖儋耳無水唯種大瓠藤斷其汁用之亦
足
嶺南異物志曰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壺盧

蜀志曰張裔字君嗣如瓠壺外澤而內麤
三國典略曰齊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兗州
刺史延之女也母盧氏懷孕延之初有胡僧來詣門曰此

宅瓠盧中有月

崔豹古今注曰匏壺盧也壺盧瓠之無柄者匏有柄者懸匏可作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則漆其裏

又曰瓢瓠也其揔曰匏瓠其別名

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諮張公所宜曰詣劉道眞是其一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去

廣五行記曰西域夷國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器取便即漏下唯匏盧盛之則不漏飲之令人體滑香淨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嶺表錄異曰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蓼

爾雅曰薔虞蓼（虞蓼澤蓼也薔音嗇所力切）

詩曰閔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禮曰膾秋用蓼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勤心夜以接日卧則以蓼

劉向別傳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魏子曰君以臣為本臣以民為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也

任昉述異記曰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云定王故園也采之辛者謂之蓼

吳氏本草曰蓼實一名野蓼一名澤蓼

葵

廣雅曰蘬（丘軌切）葵也

詩曰七月烹葵及菽

爾雅曰莃（音希）菟葵（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菺（音肩）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荍（音翹）蚍（音毗）衃（房尤切今荊葵也似葵紫色也）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吾園亡一半越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預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由此觀之禍福相及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荍（音翹）一名芘不一名楚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也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謂之夫人譖之乃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也）

史記曰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去園葵也

晉書曰江統上太子書曰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門敗國體貶損令

北齊書曰王攸字子深少孤獨種葵三畝數被人盜之王攸密令人書葵葉下明旦市中看之遂得偷者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憂北郭民貧管子請禁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此則空有以相給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與終始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也）

續漢祭儀曰夏祀和羹芼以葵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也為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有葵云從日南買來

列女傳曰魯漆室有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嘆鄰婦謂曰何悲也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憂焉女曰昔有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猒葵味鄰女奔亡借吾兄追霧出以求溺流而死使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微弱亂將及人三年魯果亂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博物志曰陳葵　子微火炒令爆咤散着熟地中遍踏朝種暮生遠不過宿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至春有子是也

潘岳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鮑明遠葵賦曰別有鴨腳胘耳（言葵似之）

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蕪菁

爾雅曰須葑蓯（音揔）也（須未聞江東呼蕪菁爲菘菘須音相近故也須即蕪菁也）

尚書曰荆州厥貢苞匭菁茅（菁似爲菹也）

詩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葑蔓菁與葍之類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

又曰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也）

又曰采苓好聽讒也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葑菁此）

陸機毛詩疏義曰菜葑蕪菁也郭云今菘菜也可食少味

東觀漢記曰桓帝永興二年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今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吳曆曰劉備歸曹公曹公使親近覘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公使人窺門既去備謂張飛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輕馬而去

吳錄曰陸遜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抄掠（瑾闕）之欲急去遜方催人種豆菘與諸將圍碁以示閑暇

齊書曰武陵王曄性清簡尚書令王儉詣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真率爲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書曰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乃以實答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

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北史曰孟信爲趙郡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牝　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而已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荊楚歲時記曰仲冬是月也采結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菹以糯米熬搗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笮（音廁）令熟菹既甜汁肥汁亦酸美呼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急就篇曰老菁蘘荷冬日藏（生藏蓄之以禦冬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

菜茹部五

蘆服　芥　蕁　蘘荷　紫菜　苦買
芹　薺　蘇　堇　苻　邪蒿
芸薹　薰菜　鹿角　胡荽　優殿　雍菜
冬風　絡葵　蕼　荶　波稜

蘆服

爾雅曰葖蘆服（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菔字或作蔔）

方言曰蕪菁紫者謂之蘆菔

廣志曰蘆菔別名雹葖

後漢書曰劉盆子在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内拔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東觀漢記）

北史曰張威隋文受禪遷青州刺史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責坐廢於家

正論曰理世不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蘆菔根

唐新語曰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進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之蕭嵩聞之附掌大笑

雲南記曰嶲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麤莖　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飢名之爲諸侯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櫪林謂之諸葛木也

芥

魏子曰麥重在麥則生在芥則死非麥仁芥賊本不可失也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

嶺南異物志曰唐孟琯嘗於嶺表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蝳蝐但胥身細長

又曰南土芥高者五六尺子如雞卵廣州人以巨芥爲鹹葅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

嶺表錄異曰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蔓菁子就彼種者出土即變爲芥

吳氏本草曰芥葅一名水蘇一名勞祖

蕁

南越志曰石蕁似紫菜色青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取它物會有客須蕁二斗鱣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置驃騎令小兒瞋眼覺著藍中已有蕁鱣

幽明錄曰阿東常醜奴之湖邊拔蒲暮宿空舍時日暮見一女姿容極美乘船載蕁至舍寄住變而爲獺

蘘荷

說文曰蘘蘘荷也一名葍苴（臚推）

崔豹古今注曰蘘荷似蓄苴而白蓄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削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常依陰而生也

搜神記曰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

堇

爾雅曰齧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三十國春秋曰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踰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中慟哭有堇生焉得斛餘

廣語曰夏萁秋堇滑如粉

後魏書曰崔和為平昌太守性鄙悋埋錢百斛其母季春思堇惜錢不買

苻

爾雅曰莕接余其葉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人食之音杏也）

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荇接余也）

邪蒿

北齊書曰刑峙字士俊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

芸臺

通俗文曰芸臺謂之胡菜

韻集曰芸臺胡菜

薰菜

方言曰蘇之小者謂之穰菜（薰菜也）

鹿角

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胡荽

石崇奴券曰奴當種羅勒胡荽不親不疎

優殿

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芳好可食胡雞

雍菜

廣州記曰雍菜生水以為葅

冬風

廣州記曰冬風菜陸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人甚重之

絡蔡

博物志曰人食絡蔡為狗齧則瘡不差或致死

萍（音平）

字林曰萍辛菜也

芩（音琴）

字林曰芩菜似蒜生水中

波稜

唐書曰太宗時尼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一

香部一

香　麝　葳香　欝金

雞舌　龍腦　雀頭

香

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左傳曰黍稷非馨（香之遠聞）明德惟馨

說文曰香芳也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入武當山學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氣聞徹○續晉安帝紀曰王顗惡士經曰魏興太守郭宣之晝坐忽見（陳醜練隨）叙舊事相對悲泣勸啓功德去後郡內悉聞香氣如芳烟流散

晉書曰杜太后傳曰海西公之世太后每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

宋書曰范曄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道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

齊書曰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

梁書曰庾詵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息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有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又曰梁武帝祀南郊先是一日景夜南郊令解除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隨風而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有異光圍壇上赤紫黃白雜食頃乃滅

又曰王琳本無令問爲太子中舍人諮事何敬容爲其階前種植香草脫履躡其草根敬容意以爲善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壽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以女妻壽壽時未婚（晉書云賈充女與韓壽）

金樓子曰齊東婚以錦石爲殿內開千門万户又有和香香氣紛馥聞之使人歡悅生諸雅能兼令睡眠

又曰昔王池國有民其面甚醜婦國色美艷夫乃求媚此婦終不肯迴顧遂從西市無價名香而燻之還入其室婦既見之豈分香臭哉

呂氏春秋曰懷腐而欲香入水而惡濡

漢武故事曰上作柏梁臺以香柏香聞數十里也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懷香握蘭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佛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

林邑記曰朱吾以南有文狼野人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

燒（音兆）囊囊受三升以盛香注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竺法登真羅山疏曰越王擣薰陸香。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遂花涂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傳身體。述征記曰北芒有張母墓舊說是王氏妻塋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

十洲記曰漢武時長安大疫人死日以百數帝乃試取月氏國神香燒之於城內死未滿三日者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帝始信神物也乃秘錄餘香。郭子橫洞冥記曰漢武帝於招仙閣燒靡離之香屑如粟一粒香氣三月不歇

又曰跋塗闍者胡人也剪髮裸形不食穀唯飲清水食都夷香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不飢以一粒如粟大投清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西使臨去又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數十里中經月乃歇

搜神記曰渤海史良好一女子許嫁而未果良怒殺之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又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尸不臭而香

又曰合淝有一大白舡覆在水中漁人夜宿其傍聞箏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相傳云曹公載妓舡覆於此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泉塵）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又曰南海出百步香風之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種也葉以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云日南郡貢千步香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出其中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聞十里亦謂之十里香也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曹植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蘅（音衡）薄而流芳

魏武令曰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香薰後諸女配國家爲其香因此得燒香吾不好燒香恨不遂所禁今復禁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

秦嘉答婦徐淑書曰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答書曰未得侍帷帳則芬芳不設

陸機弔魏武文曰余爲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弔曰紆家人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麝

爾雅曰麝父麕足（郭璞注曰脚似麕臍有香）

許慎說文曰麝如小麋臍有香從鹿射聲黑色麞也

義熙起居注曰倭國獻貂皮人參等詔賜細笙麝香

齊書曰東昏侯鑿金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

唐書曰波斯國人皆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

抱朴子曰辟蛇法入山以麝香丸著足爪中皆有効又麝香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壓之也又作筆墨法曰作墨用雞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二

香部二

蘇合　安息　薰陸　流黄
青木　栴檀　甘松　艾納
藿香　槭香　棧香　木蜜
栟香　都梁　沉香　甲香
迷迭　零陵　芸香

蘇合

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

梁書曰中天竺國出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

傅子曰西國胡人言蘇合香獸便也中國皆以為惟

從征記曰劉表家在高平郡表子擣四方珎香數十斛置棺中蘇合消疫之香莫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廣志曰蘇合出大秦或云蘇合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為香膏賣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為蘇合非自然一種也

傅玄四愁詩曰佳人贈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蘇合香

安息

晉書佛圖澄傳曰石勒時襄國城水源暴竭勒問澄澄曰當勅龍取水乃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三日水微流有小龍五六尺隨水來須臾水大至

唐書曰曹國出青黛安息青木等香

薰陸

魏略曰大秦出薰陸

抱朴子曰俘焚州在海中薰陸香之所出薰陸香木膠也樹有傷穿膠因墮夷人採之以待估客所以賈不多得者所患狤𤞞一攝獸噉之此獸斫刺不死投火中薪盡不燋以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然後乃死

廣志曰寄六出交州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賈人易穀若無賈人取食之○南方草木狀曰薰陸香出大秦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夷人採取賣與賈人（南州異物志曰其異香惟云狀如桃膠與衡又同唯工陶松柏法不飲食之令人通神靈也）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膠為薰陸

流黄

吳時外國傳曰流黄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南州異物志同）

廣志曰流黄香出南海邊國

青木

隋書曰樊子蓋為武威太守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

唐書曰師子國出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

南史志曰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栴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

又曰南詔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

廣志曰青木出交州天竺

徐衷南方記曰青木香出天竺國不知其形

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節是青木

金澤文庫

旃檀

三國典略曰周師陷江陵初梁主以白檀木爲梁武之像旃朔望親祭之軍人以其香也剖而分之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旃檀出外國元嘉末曾城有人於山見一大樹貞蔭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旃檀

崔豹古今注曰紫旃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謂紫檀也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壽禪師甚妙醫術作五香第一沉香飲次丁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飲次甘松飲皆别有法以香爲法以香爲主更加别藥有味而止渴兼於補益

甘松

廣志曰甘松出凉州諸山

艾納

廣志曰艾納出剽國　○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氍毹五味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藿香

廣志曰藿香出日南諸國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山有藿香

南方草物狀曰藿香榛生民自種之五六月採曝之乃芬香耳出交阯武平興古九真（地名也）

南州異物志曰藿香生（曲遜國屬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

劉欣期交州記曰藿香似蘇合　○范曄和香方曰零藿虛燥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爲藿香

楓香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嘗欲營（佛齋燒調香二石出入三外使出教長輩）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

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

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

棧香（陸音）

廣志曰棧香出日南諸國

南方草物狀曰棧蜜香出都昆不知棧蜜香樹若爲但見香耳

嶺表録異曰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沉香雞骨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别者也

南越志曰交州有蜜香樹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後外皮朽爛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最麁者爲棧香

木蜜

異物志曰木蜜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乃往看歲月久樹材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者獨在耳

魏王花木志曰廣志木蜜樹號千歲樹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取木腐者爲香其枝可食

本草經曰木蜜一名蜜香味辛温

枅香

南方草物狀曰枅香莖生出烏滸

都梁

廣志曰都梁出淮南

盛弘之荊州記曰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三

香部三

槐香　蘭香　蘼蕪　蕙草
蘅車　杜蘅　白芷　荃香
薰香　青木香　反生香　驚精香
白蛤狸　蜜木香　神精香　龜甲香

槐香

嵇含槐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視幽坂，乃覩槐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殖於廣夏之庭，或被帝王之圖，怪其遐弃，遂遷樹于中唐。華麗則殊彩阿那，芳實則可以藏書。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制名。蒙蒙綠葉，搖搖弱莖。

蘭香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芳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

說文曰：蘭，香草也。

韓詩曰：溱與洧。說文云：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盛流秉蘭兮。秉，執也。蘭，蕑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爲沐浴。

禮曰：婦人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左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論撰考讖曰：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

史記曰：冬至短極，蘭根出。

蜀志曰：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晉書曰：惠帝時，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已死，楊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宋書曰：劉湛欲表淑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嬰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駕征馬矣。非蘭本美也，願子必求所湛。

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焫而[illegible]）翠以羽狹身，蚌以珠致破。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又曰：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與君子行道，若兮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范子計然曰：大蘭出漢中，蘭輔出河東弘農，白者善。

孫卿子曰：人之親我，欣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淮南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女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

淮南子曰：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

抱朴子曰：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膳、索膠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㪍窣（皆嶂闇行貌姍音蘇悉切窣蘇骨切）上金隄

藒車

藒車（去謁切）

尔雅曰藒車芞（音乞）輿也（郭璞曰藒車香草也見離騷）

説文曰藒芞輿也（乞音）

廣志曰藒車黄葉白華出徐州

楚辭曰畦留夷與藒車雜杜衡與芳芷

杜衡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臭如蘪蕪名杜衡（香草也）可以走馬（郭璞曰帶之令人便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而癭

爾雅曰杜土鹵也（郭璞曰杜衡也似葵而香也）

唐書曰貞觀中度支郎以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乃下坊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

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廣雅曰杜蘅杜若也

范子計然曰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善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衡

白芷

山海經曰號山其草多葯（郭璞注曰葯白芷也一名香草也）

廣雅曰白芷葉謂之葯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便娟擬神（擬象神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謂其）飄疑若結旌（飄而舒）

范子計然曰白芷出齊郡以春取黄澤者善也

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芳香味辛温生河東

吳氏本草曰白芷一名虈（於嬌切）一名符離一名澤分一名葩○楚詞曰歠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緑蘋葉齊兮白芷生

又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又曰擥木根以結芷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拾也薜荔草蘂佩結香香拾其花心次表草己之忠信也）

荃香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被分香故以香草爲喻）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

又曰荃撓兮蘭旗

薰香

左傳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卜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也）

山海經曰浮山有草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蘪蕪名曰薰草也

廣雅曰鹵薰也其葉謂之蕙

魏略曰大秦出薰草

蘇子曰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

淮南子曰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燧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

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天井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門户方一尺則盜賊不來

西京雜記曰漢掖庭有緑熊席其席皆長一丈餘眠而擁毛自蔽望其不能見坐則没膝其中雜諸薰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成公綏宜清賦曰哀薰草之見焚

兜末香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燒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國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四

藥部一

藥

歸藏經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周禮曰醫師掌聚藥供醫事疾醫以五藥養病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鄭玄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也五藥草木蟲石穀）

禮記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者度所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曰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為鳥獸方孕乳傷之為逆天時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孟夏之月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

左傳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也疾疢也孟孫之惡我也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許悼公疾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遺）

史記曰長桑君與扁鵲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藏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封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有罪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耶何為咀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鄧訓為護烏桓校尉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煑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又曰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為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華嶠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作陷水丸沉河望寇不得渡

吳書曰合肥之役凌統身被六七瘡有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魏志曰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杖之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晉書曰餘杭隱士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召之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

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尚書令家至貧兒病無錢買藥上賜錢十萬（作事輔屬）

又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夢白頭公授藥曰服此當得貴子後生咸至侍中

又曰苻生常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已遂斬之

抱朴子曰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天神仙遨遊上下役使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

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雲母太一禹餘粮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祆辟屏

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此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

又曰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五雲次則明珠次則太一禹餘粮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英次則石腦次則石流丹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柠石家紫　一名托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名西王母

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説苑曰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

又曰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

呂氏春秋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而不可以爲全者矣

又曰良醫醫病病万變藥亦万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又曰若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論衡曰大王亶父睹王季之可立故易名曰歷歷者適也大伯覺悟採藥以避王季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青葉群帝取藥（言樹花實皆爲藥也）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肦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祀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酈善長注水經曰茂山甚嵒峻重疊灌栢齊陰攢柯翠峙泉　石轉深蓋仙居之宿所是以世人目巖爲擣藥巖名此水爲擣藥水

漢武內傳曰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角風實雲子帝園王族昌城玉蘂夜河天骨崆峒靈瓜四劫一實冥陵麟膽仰掇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紫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臣草南宮大碧西卿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山之所寶也

又曰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到延康二年河東工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其書後題臣姓名記日月是武帝時物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宣帝宣帝示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見書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也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僊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

朔睹方士虛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余死不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詑（施謾二音）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詑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奈何朔曰鬼神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於是方士晝臥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還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類馬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繫臣使下問還報有之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也由此朔日以親近

列僊傳曰樂子長者齊人也少好道真到霍林山遭僊人受服巨勝赤松散方僊人告之曰蛇服此藥化爲龍人服此藥老翁成童能昇雲上下改易形容崇氣益精起死養生子能服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百八十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老者還少少者不復老

又曰燕王遣韓終採藥王先使韓終服之面如金色

又曰安期生賣藥海邊時人以爲千歲公

又曰瑕丘仲賣藥於寧後地動舍壞仲死人取死弃水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詣之後爲失余使者

又曰崔文子太山人賣藥都市後有疫死者萬計文子擁朱幡持黃散循問民服其散愈者萬計後在蜀賣（黃散）赤丸世故寶之

又曰負局先生者語似燕代間人也負磨鏡局循吳市市中磨一鏡一錢因磨輒問主得無人疾苦者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莫不愈後上吳山絕崖頭世世懸藥與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與汝曹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病多愈

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也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

魯女生別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九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於山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爲青牛道士

桂陽先賢畫讚曰蘇耽嘗除門庭有衆賓來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便隨賓去毋走牽之四體如醉足不能舉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原爲長史太子讌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然或君或父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太子亦不復難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壽如何香曰消磨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消磨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五

藥部二

丹　芝上

丹

易參同契曰丹沙木精得金乃并

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杶幹栝栢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濮人獻丹沙（濮人西南夷之蠻丹沙所出）

禮儀曰君乘木而王地生丹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陵出黑丹（宋均注曰丹應五黄備五色也）

春秋斗運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亦令人長生以金投中則名爲金漿以玉投中則名爲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石丹者其水中皆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岸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網而取之雖多勿盡取之也割取血以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水中

史記曰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婦能守其業始皇爲女築懷清臺

梁書曰陶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朱沙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唐書曰道士劉道合者兖州人高宗令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高宗聞之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

典略曰白丹者山陵之精也

淮南子曰赤水宜丹黄水宜金清水宜龜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生之書究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以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焉然則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無仙矣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神人授以丹經仙公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經一卷子師鄭君者子從祖仙公之弟子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具諸口訣之不書者

又曰太清神丹其法出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十四篇云其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中四篇無足傳者沉之三泉下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三卷其經曰上下得道長生世間

又曰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引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

又曰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先以諸藥合水火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黄礜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合爲二十五色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取青丹一刀圭和以水浴死人之身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内之死人立生欲致行厨取黒丹和以塗左手所求如所道皆自致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復老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如在目前也人生相命盛衰壽夭貴賤貧富皆知之矣其法具在太清中卷

又曰五帝雲丹方一卷其法五也用丹砂雄黄石流黄曾青礜石磁石礬石戎鹽太一禹餘糧亦同用太一泥及神室祭醮之三十六日成

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燋帶之辟兵以帶鷄而雜他鷄十二頭共籠之去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鷄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六甲陰中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五

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陰乾服之則令人與蚨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龜五色具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服之　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即仙凡百二十種皆肉芝

漢武内傳曰仙芝之上藥有大真虹芝

論衡曰章帝時零陵生芝草五本

又初稟篇曰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如珠玉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茅君内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第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第二曰名參成芝赤色有光扣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如故服之爲太極大夫第三曰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燕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爲太清龍虎仙君第四曰名夜光芝其色青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清仙官第五曰玉芝色白如玉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也

神仙傳曰淶飛黄子張虚字子黄遼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有少容服九英蓋芝石象而得道也

又曰刁子然服赤烏散及夜光芝仙人株芝圖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望八極通見神明鳳凰芝草生於名山之上金玉間文石上陰乾治食一年令人羽翼皆生壽千歲能乘雲與鳳凰俱

又曰水芝生於名山大谷之陰治食之能入水中乘雲行通神明能使百鬼甘露芝生於石山之陰有五彩覆之

又曰車馬芝生於名山之中此堯時七車馬化爲之能得食之乘雲而行上有雲氣覆之萬年芝生於名山之中及蓬萊山

又曰地芝生於名山得食之延年益壽一舉千里走越江海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珠玉之間陰乾治食令人有毛二尺延壽萬歲

又曰土芝生於名山之陰黄雲覆之此戊己中宫黄帝之精食之益壽八千

又曰黑雲芝生於名山大谷涼泉之間黑蓋赤裏莖黑味鹹苦食之一年能入火不燋入水不漬石芝生於名山之陰色黄上有不死之藥如甘露味極美取而食之令人不死赤松子所服山芝之居東西行三南北行五此爲山芝其色皆白山芝者韓終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益壽通神明矣

又曰人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白莖黄龍芝生於神仙之中狀如黄龍雲氣芝生於名山之中蓋白莖白裏赤大芝生於名山之陰千秋芝生於大谷中四方異色南赤西白北黑東青食之不老老者不死雷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之上有白雲覆之黄雲芝生於名山之中金石間上有黄雲覆之食之壽千歲令人通見神明乘雲爲車風爲馬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雲母芝生於峪澤泉之旁白虎芝生於名山之陰大木下狀如虎蓋青味辛食之令人有力

又曰東方芝生於山東之陰南方芝生於神山之陽北方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七

藥部四

石藥上

紫石英　白石英　青石英　赤石英
黃石英　黑石英　石流黃　石流青
石龍赤　石膽　石肺　石碑
青石脂　赤石脂　黃石脂　白石脂
黑石脂　凝水石　陽起石　石鍾乳
孔公孽　礜石

紫石英

山海經曰單孤之山蓬水出焉其中多紫石英

魏氏春秋曰黃初元年明帝愈崇宮殿彫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穀城之山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爲當時才士歎異

隋書曰梁彦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爲於園中見一物彦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不寒之道答曰以立冬之日或服六丙六壬符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

東莞縣西北二十里有碌山出紫石英舊以貢獻

永嘉記曰固陶朴有小山出紫石英人嘗於山下得一紫石英王府君聞遣人緣山掘得數外芒角甚好色小薄孫府君亦掘得數外也

從征記曰自太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特復瓌殊

吳興記曰烏程縣北壟山有紫石英甚光明但小黑

博物志曰平氏陽山縣紫石英特好其他者色淺紫石英舊出胡陽縣

嶺表錄異曰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澈隨其大小皆接兩頭如箭鏃煑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本草經曰紫石英味甘溫生太山岩谷治心腹嘔逆邪氣補不足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久服溫中輕身延年。吳氏本草曰紫石英神農扁鵲甘氣平李氏大寒雷公大溫岐伯甘無毒生太山或會稽採無時欲令如削紫色頭如樗蒲者

白石英

本草經曰白石英味甘微溫生山谷主治消渴陰痿不足

嘔逆益氣除濕痺久服輕身長年生華陰

永嘉記曰安固老山出白石英

吳氏本草曰白石英神農甘岐伯黃帝雷公扁鵲無毒生太山形如紫石英白澤長者二三寸採無時久服通日月光

青石英

本草經曰青石英形如白石英青端赤後者是

赤石英

本草經曰赤石英形如白石英赫端　故赤澤有光味苦補心氣

黃石英

本草經曰黃石英形如白石英黃色如金在端者是

黃石脂

本草經曰黃石脂味平無毒主養脾氣

白石脂

本草經曰白石脂味甘無毒主養肺氣

黑石脂

本草經曰黑石脂味甘無毒主養腎氣強陰陽蝕腸泄利

吳氏本草曰五石脂一名青赤黃白黑符神農甘雷公酸無毒桐君辛無毒李氏小寒生南山或海涯採無時赤符神農雷公甘黃帝扁鵲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少室或生太山色絳滑如脂黃符李氏小寒雷公苦或生嵩山色如肫腦鴈雛採無時白符一名隨歧伯雷公酸無毒李氏小寒桐君甘無毒扁鵲辛或生少室天婁山或太山黑符一名石泥桐君甘無毒生洛西山空地

凝水石

本草經曰凝水石味辛寒生山谷治身熱腹中積聚邪氣煩滿飲之不飢生常山

范子計然曰凝水石出河東色澤者善

吳氏本草曰凝水石一名白水石一名寒水石神農辛歧伯醫和甘無毒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或生邯鄲採無時如雲母也

陽起石

本草經曰陽起石一名白石味酸微溫生山谷治崩中補足內攣藏中血結氣寒熱腹痛漏下無子陰陽不合生齊地

吳氏本草曰陽起石（或作羊石）神農扁鵲酸無毒桐君雷公歧伯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太山或陽起山採無時

石鍾乳

吳錄地理志曰始安始陽有洞山山有穴如洞庭其中生石鍾乳

唐書曰高季輔爲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列仙傳曰邛疏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

水經曰大洪山巖嶂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得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若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

又曰易水東經孔山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揭水尋沙入穴里許

太山記曰山有鍾乳但不好耳

湘川記曰湘東陰山縣有黃坑山出鍾乳長沙湘鄉縣

出鍾乳季秋入穴六七里乃得

盛弘之荊州記曰天門郡出石鍾乳

永嘉記曰安固縣東私山穴出鍾乳

東陽記曰北山崖有穴有人嘗於此穴採鍾乳入十餘日糧盡而穴不窮

劉道真錢塘記曰靈隱山北有穴旁入行數步有清流水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水際見異跡或云是龍跡鬪穴裏隆隆有聲便出不測所採近遠

范子計然曰石鍾乳出武都黃白者善

本草經曰石鍾乳一名留公乳味甘溫生山谷明目益精治欬逆上氣安五藏百節通利九竅下乳汁生少室

吳氏本草曰鍾乳一名季氏大寒或生太山山谷陰處岸下聚溜汁所成如乳汁黃白色空中相通二月三月採陰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八

藥部五

石藥下（鉛鐵錫附）

餘粮　消石　芒消　朴消
雄黄　雌黄　磁石　石膏
滑石　礬石　曾青　空青
白青　扁青　長石　冷石
石蚕　玉泉　水銀　決明
赭（代赭附）　白堊　鹵鹹　龍骨（龍齒附）
牛黄　阿膠　海蛤　犀角
麢羊角　鹿茸　鹿脂　鴈肪
鼓頭（并犀）

餘粮

列仙傳曰赤斧者巴戎人爲碧祠主簿能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身反童子鬚毛皆赤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粮餌之手中長有赤斧

博物志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篩篩草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至冬乃訖名自然穀或曰禹餘粮今藥中有禹餘粮者世傳昔禹治水弃其所餘食於江中而爲藥也

博物志曰地有蔞名則禹餘粮生亦有蔞名無者矣

范子計然曰禹餘粮出河東

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粮一名石腦味甘平生山谷治欬逆上氣𤸎瘕血閉漏下除邪久服能忍寒暑不飢輕身飛行千里神仙生太山

又曰禹餘粮味甘寒生池澤治欬逆寒熱煩滿下利赤白血閉癥瘕大熱久服輕身生東海

吳氏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粮一名禹哀神農岐伯雷公甘平李氏小寒扁鵲甘（無）毒生太山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黄如鷄子黄色九月採或無時

消石

吳氏本草經曰消石神農苦扁鵲甘

范子計然曰消石出隴道

芒消

本草經曰消石一名芒消味酸苦寒生山谷治五藏積熱生益州

朴消

本草經曰朴消味苦寒生山谷治百病除寒熱邪氣除六府積聚結癖山谷之陰有鹹苦之水狀如芒消而麤能化七十二種石鍊餌服之輕身神仙生益州

吳氏本草曰朴消石神農岐伯雷公無毒生益州或山陰入土千歲不變鍊之不成不可服

雄黄

玄中記曰員丘之上多大蛇以雄黄精厭之

水經曰黄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黄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故溪水取名焉

淮南萬畢術曰夜燒雄黄水虫成列（水虫聞燒雄黄烟氣皆趣火）

吳氏本草曰雄黄神農苦山陰有丹雄黄生山之陽故曰雄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黄也

雌黄

吳越春秋曰太官舍春申君所造殿後殿名逃夏宫春申子假君宫也數失火因塗雌黄故曰黄堂臨海水

土物志曰丹山草木赫然盡形雌黃所產煒煌內含奇寶外發英光昔隸交部今則渤康

典術曰天地之寶藏於中極命曰雌黃雌黃千年化爲雄黃雄黃千年化爲黃金

本草經曰雌黃石金味辛平生山谷治身癢諸毒

磁石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凉州以磁石累道側賊負鐵鎧不得過以爲神

呂氏春秋曰磁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之也）

抱朴子曰五石者丹沙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轉爲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合爲二十五色

南州異物志曰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船皆以鐵鍱鍱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

淮南萬畢術曰磁石拒碁（取雞血與作針磨鐵擣之以和磁石用塗碁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

又曰磁石懸入井亡人自歸（取亡人衣帶裹磁石懸井中亡人自歸）

本草經曰磁石一名玄石味辛寒生川谷

吳氏本草曰磁石一名磁君

石膏

廣州記曰彰平縣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

本草經曰石膏味辛微寒生山谷治心下逆驚喘口乾焦不能息

滑石

南越志曰膋（音聊）城縣是出膋石膋石即滑石也土人以爲燒器以用烹魚

本草經曰滑石味苦寒生山谷治身熱泄澼生捒陽

范子計然曰滑石白滑者善

礬石

本草經曰礬石一名羽砠（音涅）味鹹酸寒生山谷治寒熱泄痢惡瘡目痛堅骨鍊餌久服輕身不老生河西

盛弘之荊州記曰建平出礬石

范子計然曰礬石出武都

吳氏本草曰礬石一名羽砠一名羽澤神農岐伯酸扁鵲鹹雷公酸無毒生河西或隴西或武都石門採無時岐伯久服傷人骨

曾青

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崗曾青可合仙藥

淮南萬畢術曰取曾青十斤燒之以水灌其地雲起如山雲矣曾青爲藥令人不老

本草經曰曾青生蜀郡名山其山有銅者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能化金銅

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嘗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云輒出雲雨必降民以爲常占

范子計然曰空青（曾青出巴）郡白青又出巴郡虛青出弘農豫章

本草經曰空青味甘寒生山谷明目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

吳氏本草曰空青神農甘（一經）酸久服有神仙玉女來侍使人志高

白青

本草經曰白青味甘平生山谷明目利九竅耳聾殺諸毒

史記曰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

名穿渠得龍骨故名龍首渠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駭鹿山室壑室內輙得龍骨（下有伏滔）

范子計然曰龍骨出河東

本草經曰龍骨味甘平山谷治心腹鬼疰生晉地

華陽國志曰蜀五城縣其上值天門天門龍外天不逮死

墜此地故掘取龍骨冬夏無已

吳氏本草經曰龍骨生晉地山谷陰大水所過處是死龍

骨色青白者善十二月採或無時龍角畏乾漆蜀（椒理石處）

齒神農李氏大寒龍齒治驚癇久服輕身

牛黃

文士傳曰延篤為京兆尹桓帝時梁冀專政時皇太子疾詔

書發京兆出牛黃冀遣諸生齎書持牛黃詣篤篤以為

詐論殺之

本草經曰牛黃味苦生隴西平澤牛膽中治驚癇寒熱生

晉地

吳氏本草經曰牛黃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夜視有光走牛角

中死其膽中如雞子黃

阿膠

東水經曰東阿縣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十丈歲常煮膠

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庾信哀

江南賦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海蛤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嘗啖之肉消盡殼起出浮泊在沙

岸潮水往來揩蕩白如雪入藥最良勝取自死者

本草經曰海蛤味苦平生池澤治欬逆上氣喘煩胷痛寒

熱文蛤主惡瘡蝕五痔生東海

吳氏本草經曰海蛤神農苦岐伯甘扁鵲鹹大節頭有文

文如磨齒採無時

犀角

本草經曰犀牛角味鹹治百毒

靈羊角

本草經曰靈羊角安心氣不猒（音魘）

鹿茸

本草經曰鹿茸強志不老

鹿脂

本草經曰麋脂近陰令人陰痿

鴈肪

本草經曰鴈肪一名鶩肪味甘平生池澤治風攣拘急偏

枯氣不通久服長鬚益氣不肌不能老輕身生南海

吳氏本草經曰鴈肪神農岐伯雷公甘無毒採無時鶩肪

殺諸石藥毒

蕺頭（并尾）

本草經曰蕺辟不祥生淮南

吳氏本草曰蕺尾治蠱毒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八

廣雅曰黃精龍銜也

又曰黃精葉似小黃也

抱朴子曰黃精一名菟竹一名鷄格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則可得五六升服之十年乃可得益

列仙傳曰脩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塌卧其上塌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能邯鄲人也常服黃精

又曰白兔公服黃精而得仙

永嘉記曰黃精出松陽永寧縣

遊名山志曰名室藥多黃精

博物志曰黃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姥曰太陽草名黃精餌食之可以長生

胡麻

廣雅曰狗蝨鉅勝藤弘胡麻也

孝經援神契曰鉅勝延年（宋均注曰世以鉅勝爲苟杞子）

晉書安帝紀曰殷仲堪在荆州以胡麻爲廪

廣志曰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濕其葉名青蘘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胡麻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鉅勝實莫知所終

魯女生別傳曰女生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抱朴子曰胡麻好者一石蒸之如炊須暴乾復蒸丸和細篩白蜜丸如雞子曰二枚一年面色美身體滑二年白髮黑三年齒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入火不燋六年走及奔馬或蜜水和作餅如糖狀炙食一餅

抱朴子內篇曰胡麻服餌不老耐風濕

吳氏本草曰胡麻一名方金一名狗蝨神農雷公甘平無毒立秋採青蘘一名夢神農苦雷公甘

本草經曰胡麻一名巨勝味甘平生川澤治傷中虛羸補五藏益氣久服輕身不老生上黨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可種胡麻謂之上時也

當歸

爾雅曰薜山蘄（廣雅曰山蘄當歸今似蘄而麤大蘄音巨巾切）

吳志曰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書以篋封之發看無所道但貯當歸

魏氏春秋同異曰姜維得母書并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見當歸其皆親殉利如此

范子計然曰當歸出隴西無枯者善

秦州記曰隴西襄武縣有牛山是出當歸

建康記曰建康出當歸不堪用

廣州記曰鄣平縣出當歸

博物志曰神農經曰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芍藥何也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則贈以蘼蕪蘼蕪一名當歸也

本草經曰當歸一名干歸味甘溫生川谷主治逆上氣溫瘧寒熱生隴西

吳氏本草曰當歸神農黃帝桐君扁鵲甘無毒岐伯雷公辛無毒李氏小溫或生羌胡地

遠志

七月實青黃八月熟落根中白皮黃類芋二月三月八月採根惡甘遂○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與三署預實曰食此可以辟霧露碩食二懷一欲以歸香曰可自食不得持去

異苑曰署預一名山羊根既入藥又復可食若掘取默默則獲唱名者不可得

地黃

爾雅曰苄（音戶）地黃（郭璞注曰一名地髓江東呼苄也）

抱朴子曰楚文子服地黃八年視有光手上車弩

本草經曰地黃一名地髓治傷中長肌肉生咸陽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九

太平九百八九　九　慶芝

如烏頭有兩枝相合如烏之喙名曰烏喙也所畏惡使盡與烏頭同一名側子一名莨神農岐伯有大毒李氏大寒八月採陰乾是附子角之大者畏惡與附子同

提母

爾雅曰薚（音尋）沈（音沈）藩（音煩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母）

范子計然曰提母出三輔黃白者善

吳氏本草曰母一名提母神農桐君無毒補不足益氣

五味

爾雅曰菋荎藸（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也未遲除三音）

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上五味樹

抱朴子曰羨門子服五味十六年始降玉女能入水火

本草經曰五味一名會及

吳氏本草曰五味一名玄及

典術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羨門子服五味十六年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日行萬里

雷丸

范子計然曰雷丸出漢中色白者善

本草經曰雷公丸一名雷矢味苦寒生山谷

吳氏本草曰雷丸一名雷實神農苦黃帝岐伯桐君甘有毒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或生漢中八月採

藜蘆

廣雅曰藜蘆葱苒也

本草經曰藜蘆一名葱苒味辛寒生山谷主治蠱毒生太山

范子計然曰藜蘆出河東黃白者善

吳氏本草曰藜蘆一名葱葵一名山葱一名豐蘆一名蕙葵一名公苒神農雷公辛有毒黃帝有毒岐伯鹹有毒李氏大毒大寒扁鵲苦有毒大葉根小相連二月採根

虎掌

本草經曰虎掌味苦溫生山谷治心痛寒熱

吳氏本草曰虎掌神農雷公無毒岐伯桐君辛有毒或生太山或宛句立秋九月採

貫衆

爾雅曰濼貫衆（孫炎曰一名貫渠郭璞注曰葉員銳莖毛黑布地生冬不死也）

廣雅曰貫節貫衆也○本草經曰貫衆一名貫節一名百頭一名貫渠一名虎卷一名扁苻味苦微寒生山谷治腹中邪氣諸毒殺三蟲生玄山亦生宛句

吳氏本草曰貫衆一名貫來一名貫中一名渠母一名貫鍾一名伯芹一名藥藻一名扁苻一名黃鍾神農岐伯苦有毒桐君扁鵲苦一經甘有毒黃帝鹹酸一經苦無毒葉青

黃兩兩相對莖黑毛聚生冬夏不死四月華白七月實黑聚相連卷旁行生三月八月採根五月採葉

冶葛

周易參同契曰冶葛巴豆一兩入喉雖周文兆著孔丘占相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蘇之

唐書曰袁恕己與敬暉等累被貶黜流于環州尋周利用左右逼令飲野葛汁數升不死因斃殺之恕己素服黃金故毒藥不發

博物志曰魏武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酖近世事相傳云又曰鉤吻草與堇菜相似

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鄉里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子弟便取冶葛一名鉤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鉤吻而死其家稱怨誣債家殺之債家慙懼以財物辭謝多數十倍死

家便收尸去不以為恨

述異記曰晉義熙中有劉遒者居江陵忽有鬼來遒宅上遒貧無竈以外鍋煮飯飯欲熟輒失之尋覓於籬下草中但得餘空鐺遒密市冶葛煮以作糜鬼復竊之於屋北得鐺仍聞吐聲從此寂絕

桓譚新論曰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礜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狗天非故為作也

論衡曰萬物含太陽者有毒在草為巴豆冶葛

抱朴子曰中經曰鉤吻狼毒太陰之精氣主殺故入口令人死

葛洪方曰鉤吻與食芹相似而生處無他草其莖有毛誤

食之殺人

本草經曰鉤吻一名野葛味辛溫生山谷主治金瘡中惡風欬逆上氣水腫殺蠱毒鬼注

吳氏本草曰秦鉤吻一名毒根一名野葛神農辛雷公有毒殺人生南越山或益葉如葛赤莖大如箭方根黃或生會稽東治正月採

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實毒多着於生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大

芎藭

春秋左傳曰宣公十曰楚師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山芎藭乎（杜預注芎藭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說文曰芎藭香草也

山海經注曰號山洞庭之山其草多芎藭（郭璞注曰芎一名江蘺吳錄地志曰臨海縣有江蘺草海水中正青如亂髮乾鬱之赤鹽藏其汁名為烏鹵楚辭所云蘼蕪是也）

范子計然曰芎藭生合無枯者善

遊名山志曰橫山諸小草多芎藭

本草經曰芎藭味辛溫治中風入頭腦痛寒痺生武功

吳氏本草曰芎藭一名香果神農黃帝岐伯雷公辛無毒香扁鵲酸無毒李氏生溫中熟寒或生胡無桃山陰或斜谷西嶺或太山葉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叢生五月華赤七月實黑端兩葉三月採根根有節似如馬銜狀

澤瀉

典術曰食澤瀉身輕日行五百里走水上可遊無窮致玉女神仙（一名澤之）

外麻

廣雅曰周外麻外麻也

本草經曰外麻一名周外麻味辛生山谷治辟百毒殺百老殃鬼辟溫疾鄣稚毒蠱久服不夭生益州

華陽國志曰牧麻縣出好外麻

吳氏本草曰外麻神農甘

芍藥

山海經曰條谷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

毛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毛詩香草也詩義疏曰今芍藥子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陽唯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羹然芍藥又入食也）

廣雅曰黑攣夷芍藥也

晉宮閣名曰暉章殿前芍藥華六畦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建康記曰建康出芍藥極精好

本草經曰芍藥味苦辛生川谷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㾓止痛

吴氏本草曰一名其積一名解倉一名誕一名餘容一名白术神農苦桐君甘無毒岐伯鹹李氏小寒雷公酸二月三月生

澤蘭

廣雅曰虎蘭澤蘭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澤蘭

本草經曰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棗味微温無毒生池澤治乳婦衄血生汝南又生大澤旁

吴氏本草曰澤蘭一名水香神農黄帝岐伯桐君酸無毒李氏温生下地水旁葉如蘭二月生香赤節四葉相值支

節間三月三日採

萆薢

博物志曰菝（蒲八）與萆薢相亂名狗脊

吴氏本草曰萆薢一名百枝

狗脊

廣雅曰菝挈狗脊也

本草經曰狗脊一名百丈味苦平生川谷治腰背強關機緩急風痺寒濕膝痛利老人生常山

建康記曰建康出狗脊

吴氏本草曰狗脊一名狗青一名萆薢一名赤節一名強膂神農苦桐君黄帝岐伯雷公扁鵲甘無毒李氏温如萆薢莖節如竹有刺葉圓青赤根黄白亦如根毛有刺岐伯一經莖無節根黄白如竹根有刺根葉端圓赤皮白有赤脉二月採

牡蒙

吴氏本草曰牡蒙一名紫參一名衆戎一名音腹一名伏菟一名重傷神農黄帝苦李氏小寒生河西山谷或宛句商山圓聚生根黄赤有文皮黑中紫五月華紫赤實黑大如豆三月採根

白頭翁

本草經曰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味苦温無毒生川谷治温瘧癲狂易（音）生嵩山

建康記曰建康出白頭翁

范子計然曰野丈人出洛陽

吴氏本草曰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奈何草神農扁鵲苦無毒生嵩山川谷治氣狂寒熱止痛

枸杞

廣雅曰地節枸杞

抱朴子曰枸杞或名地骨或名却老或名西王母杖或名仙人杖

本草經曰枸杞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地輔服之堅筋骨輕身耐老

吴氏本草曰枸杞一名杞芭一名羊乳

白及

本草經曰白及一名甘根一名連及草味苦辛治癰腫惡瘡敗疽生北山

晉宮閣名曰華林白及三株

建康記曰建康出白及

吴氏本草曰白及一名臼根神農黄帝辛李氏大寒雷公

赤五月採實

古斯

本草經曰古斯一名虞叉味苦

杜仲

吳氏本草曰杜仲一名木綿一名思仲

黃耆

秦州記曰隴西襄武縣出黃耆

本草經曰黃耆味甘微溫生山谷

黃連

廣雅曰王連黃連也

范子計然曰黃連出蜀都黃肥堅者善

神仙傳曰封君達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服鍊水銀百餘歲常騎青牛行民間有疾病者不問識與不識皆與藥即差

又曰黑穴公服黃連得仙

名山記曰扶容石草多黃連

湘州記曰邵陵夫夷縣衡山出黃連

永嘉記曰松陽縣草有黃連瘦地土人取者必禱祠若失神意則化為異物

本草經曰黃連一名王連味苦寒生川谷治熱氣目痛皆傷泣出明目生巫陽

吳氏本草曰黃連神農岐伯黃帝雷公苦無毒李氏小寒或生蜀郡太山之陽

防己

范子計然曰防己出漢中旬陽

本草經曰防己一名石解味辛平無毒治風寒溫瘧熱氣通湊理利九竅生漢中

吳氏本草經曰木防己一名解離一名解燕神農辛黃帝岐伯桐君苦無毒李氏大寒如葛莖蔓延如芃白根外黃似桔梗內黑文如車輻解二月八月十月採葉根

王不留行

本草經曰王不留行味苦辛生山谷久服輕身能老生太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采王不留行

世說曰衛江州在尋陽（劉孝標注云衛展為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命駕

吳氏本草經曰王不留行一名王不流行神農苦平岐伯雷公甘三月八月採

徐長卿

本草經曰徐長卿一名鬼督郵味辛溫生山谷治鬼物百精蠱毒疾疫邪氣溫鬼久服強悍輕身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徐長卿一名石下長卿神農雷公辛或生隴西三月採

奄閭

本草經曰奄閭味苦微寒生川谷治風寒濕痺身體諸痛久服輕身不老生雍州

吳氏本草經曰奄閭神農雷公桐君岐伯苦小溫無毒李氏溫或生上黨葉青厚兩兩相當七月花白九月實黑七月九月十月採驢馬食仙去

閭茹

建康記曰建康出草盧茹

范子計然曰閭茹出武都黃色者善

飲酒病人

藎（徐盡切）

本草經曰藎草味苦

盧精

本草經曰盧精治蠱毒味辛平生益州

屈草

本草經曰屈草實根味苦微寒生川澤治胷脅下痛邪氣腹間寒陰痺久服輕身補益能老生漢中

陸英

本草經曰陸英生熊耳山

櫱菜

本草經曰櫱菜一名白英味甘寒生山谷治寒熱久服輕身延年生益州

木香

本草經曰木香一名木蜜香味辛溫無毒治邪氣辟毒疫溫鬼強志主氣不足久服不夢寤魘寐輕身致神仙生永昌山谷陶隱居云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復貢今皆從外國舶上來云大秦國以療毒腫消惡氣有驗合香用之

杜衡

博物志曰杜衡亂細辛

蚤實華

吳氏本草曰蚤實一名劇草一名三堅一名劇荔華

鼠李

吳氏本草曰鼠李一名牛李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一

金澤文庫

石斛

盛弘之荆州記曰隋郡永陽縣有龍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也

廬山記曰石門山石間多生石斛

范子計然曰石斛出陸安

本草經曰石斛一名林蘭一名禁生味甘平生山谷治傷中下氣虛勞補五藏羸瘦久服除痺腸胃強陰出陸安

吳氏本草曰石斛神農甘平扁鵲酸李氏寒

半夏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半夏生

范子計然曰半夏出三輔色白者善

廣州記曰鄣平縣出半夏

建康記曰建康出半夏極精

本草經曰一名地文水玉味辛平生川谷生槐里

吳氏本草經曰半夏一名和姑生微丘或生野中葉三三相偶二月始生白華員上

射干（射音夜）

廣雅曰鹿康鳶尾烏蓮射干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射干生

抱朴子曰千歲之射干其根如生人長七尺刺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入水水爲之開以塗足耳則隱形欲見則拭去之

孫卿子曰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范子計然曰射干根如安定

建康記曰建康出射干

本草經曰射干一名烏扇一名烏蒲味苦辛生川谷治欬逆上氣生南陽

吳氏本草曰射干一名黃遠

蓪草

廣雅曰下父附支蓪草也

本草經曰通草一名附支味辛平生山谷去惡蟲除脾胃寒熱利九竅血脉關節不忘生石城

建康記曰建康出通草

范子計然曰通草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通草一名丁翁一名附支神農黃帝辛雷公苦生石城山谷葉青蔓延止汗自正月採

牛膝

廣雅曰牛莖牛膝也

本草經曰牛膝一名百倍味苦辛生川谷治傷寒濕痿痺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久服輕身能老生河內

建康記曰建康出牛膝

吳氏本草曰牛膝神農甘一經酸黃帝扁鵲甘李氏溫雷公酸無毒生河內或臨邛葉如夏藍莖本赤二月八月採

牡丹

廣雅曰白木牡丹也

范子計然曰牡丹出漢中河內赤色者亦善

遊名山志曰永山多牡丹

本草經曰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味辛寒生山谷治寒熱瘕傷中風驚邪安五藏出巴郡

吳氏本草曰牡丹神農岐伯辛李氏小寒雷公桐君苦無毒黃帝苦有毒葉如蓬相值黃色根如指黑中有毒核二月

本草經曰敗醬似桔梗類如敗豆醬

綸布

本草經曰綸布一名昆布味酸寒無毒主十二種水腫瘻瘤聚結氣瘻瘡生東瘡

石龍芮

范子計然曰石龍芮出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龍芮一名水薑苔

蛇床

吳氏本草經曰蛇床一名蛇珠

博物志曰蛇床亂蘼蕪

雲實

本草經曰雲實味辛溫生川谷治泄利服澼殺蟲蠱毒去邪惡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生河間

范子計然曰雲實生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雲實一名貟實一名天豆神農辛小溫黃帝鹹雷公苦葉如麻兩兩相值高四五尺大莖空中六月花八月九月實十月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二

吳氏本草經曰莽草一名春草神農辛雷公桐君苦有毒生上谷山中或宛句五月採治風

忍冬

本草經曰忍冬味甘久服輕身

溪羊藿

本草經曰溪羊藿一名蜀前味辛寒治陰痿傷中益氣強志除莖痛利小便生上郡陽山

吳氏本草經曰淫羊藿神農雷公辛李氏小寒堅骨

狼牙

本草經曰狼牙一名牙子味寒生川谷治邪氣去白蟲疥痔生淮南

建康記曰建康出狼牙

范子計然曰狼牙出三輔色白者善

吳氏本草經曰狼牙一名支蘭一名狼齒一名犬牙一名抱牙神農黃帝苦有毒桐君鹹岐伯雷公扁鵲苦無毒或生宛句葉青根黃赤六月七月華八月實黑正月八月採根

香蒲

本草經曰香蒲一名睢蒲味甘平生池澤治五藏心下邪氣堅齒明目聰耳久服輕身能老生南海

吳氏本草曰醮一名醮石一名香蒲神農雷公甘生南海池澤中

爵李

本草經曰郁核一名爵李

腐婢

本草經曰腐婢小豆花也

落石

本草經曰落石一名鮫石味苦溫生川谷治風熱久服輕身明潤目澤好色不老延年生太山

吳氏本草經曰落石一名鱗石一名明石一名縣石一名雲華一名雲珠一名雲英一名雲丹神農苦小溫雷公苦無毒扁鵲桐君甘無毒李氏大寒云藥中君採無時

鬼箭

廣雅曰鬼箭神箭也

本草經曰衛矛一名鬼箭味苦寒生山谷治女子崩中下血腹滿汗出除邪殺鬼毒生霍山

吳氏本草經曰鬼箭一名衛與神農黃帝桐君苦無毒葉如桃如羽正月二月七月採陰乾或生野田

房葵

博物志曰房葵與狼毒相似

本草經曰房葵一名犁蓋味辛寒生川谷久服堅骨髓益氣生臨淄

吳氏本草經曰房葵一名梁蓋一名爵離一名房苑一名晨草一名利如一名方蓋神農辛小寒桐君扁鵲無毒岐伯雷公黃帝苦無毒莖葉如葵上黑黃二月生根根大如桔梗根中紅白六月花白七月八月實白三月三日採根

麻黃

廣雅曰龍沙麻黃也麻黃莖狗骨也

本草經曰一名龍沙味苦溫生川谷治中風傷寒出汗去熱邪氣破堅積聚生晉地

范子計然曰麻黃出漢中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麻黃一名卑相一名卑監神農雷公苦無毒

扁鵲酸無毒李氏平或生河東四月立秋採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麻黃五斤

茈胡（柴胡二音）

本草經曰茈胡一名地重味苦平生川谷治心腹祛腸胃結氣久服輕身明目益精生弘農

吳氏本草經曰茈胡一名山來一名如草神農岐伯雷公苦無毒生寃句二月八月採根

亭歷

爾雅曰蕈（音譚）亭歷（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

淮南子曰亭歷冬生

周髀曰凡北極左右物有朝生暮穫謂亭歷冬生之類

紫菀

游名山志曰石室紫菀

吳氏本草經曰紫菀一名青苑

女萎

本草經曰女萎一名左眄一名玉竹味辛生川谷久服輕身能老生太山

蓍實

本草經曰蓍實味苦酸平無毒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飢不老輕身生少室山谷八月九月採實日乾

地椹

本草經曰地椹一名石龍芮一名食果能味苦平生川澤治風寒久服輕身明目不老生太山

范子計然曰石龍芮出三輔色黃者善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芮一名薑苔一名天豆神農苦平岐伯酸扁鵲李氏大寒雷公鹹無毒五月五日採

黃環

本草經曰黃環一名凌泉一名大就味苦生山谷主治蠱毒鬼魅邪氣欬逆寒熱生蜀郡

范子計然曰黃環出魏郡黃色者善

吳氏本草經曰蜀黃環一名生芻一名根韭神農黃帝岐伯桐君扁鵲辛一經味苦有毒二月生初出正赤高二尺葉黃員端大莖葉有汁黃白五月實員三月採根根黃從理如車輻解治蠱毒

菟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菟絲也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

史記龜策傳曰下有伏苓上有菟絲

博物志曰女蘿菟絲寄草上根不着地

呂氏春秋曰或謂菟絲無根非無根也其不屬也伏苓是也

淮南子曰菟絲無根而生伏苓抽菟絲死

抱朴子曰案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以謂之合離下根如芋魁有遊子十二枚周環之大魁數尺雖相須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耳如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

又曰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刻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在意所作

吳氏本草經曰兎絲實一名玉女一名松蘿一名烏蘿一名鴉蘿一名複實一名赤網生山谷

劉楨詩曰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

可嗇

石芸

爾雅曰蒴勒葪也（郭璞注曰一名石芸音列）

范子計然曰石芸出三輔

甘遂

廣雅曰陵早甘遂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甘遂

本草經曰甘遂味苦寒生川谷治大腹疝瘕脹滿面目浮腫除留飲宿食出中山

范子計然曰甘遂出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甘遂一名主田一名日澤一名重澤一名鬼醜一名陵藁一名甘藁一名苦澤神農桐君苦有毒岐伯雷公有毒須二月八月採

馬刀

本草經曰馬刀味辛微寒生池澤治補中漏下赤白留寒熱破石淋殺禽獸賊鼠生江海

范子計然曰馬刀出河東

吳氏本草經曰馬刀一名齊蛤（古納切）神農岐伯桐君鹹有毒扁鵲小寒大毒生池澤江海採無時也

女青

本草經曰女青一名雀瓢味辛平生山谷治蠱毒逐邪殺鬼生朱崖

羅浮山記曰又有男青似女青

吳氏本草曰女青一名霍由祇神農黃帝辛

本草經曰王孫味苦平治五藏邪氣濕痹四支疼酸生海西

吳氏本草經曰黃孫一名王孫一名蔓延一名公草一名海孫神農雷公苦無毒黃帝甘無毒生西海山谷及汝南城郭垣下蔓延赤文莖葉相當

因塵

爾雅曰因塵馬生也

本草經曰因塵蒿味苦治風濕寒熱邪氣結黃疸久服輕身益氣能老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因塵神農岐伯雷公苦無毒黃帝辛無毒生田中葉如藍十一月採

淮木

吳氏本草曰淮木神農雷公無毒生晉平陽河東平澤治久欬上氣傷中羸虛補中益氣

百部

抱朴子內篇曰百部黃似拔揳治咳殺風

博物志曰百部與門冬相似

千歲垣中膚皮

吳氏本草曰千歲垣中膚皮得薑赤石脂共治

蕻盆

爾雅曰茥（音奎）蕻盆（覆盆也實似莓而小可食）

吳氏本草曰缺盆一名決盆

蒲陰實

吳氏本草曰蒲陰實生平谷或圃中延蔓如瓜葉實如桃七月採止溫延年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三

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子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也有識乎荅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而有識者生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又曰天雨草狀如茨紋如丸無數皆名曰蓮蔓草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此草難種東取璋琅山表之澗以灑之臣種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矣明年應生臣走往刈收之以秣馬馬食不飢帝許之朔平旦去至暮而返背負數束其形葉似麥而金色裁長二尺剉以飼馬即不覺飢武帝曰種之生否朔曰臣東遊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大不如吉雲之地

又曰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陰井井裏遂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王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剉之以釀則味如酒而醲烈香之則顏色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隨飲隨醒也

異苑曰青州劉儘（音儘）元嘉初射得一麞剖五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儘怪而拔塞便復還倒如此三焉儘密録此種以來其治傷痍多愈

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堅紉異常土人名作康成書帶

括地圖曰君子民帶劍使兩文虎衣野絲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薰華草朝生夕死大極山西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服虔通俗曰草盛曰奉（臻初）生茂曰蒢（緒音）

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㧃㧃（㧃音）小也芰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芰

博物志曰太原晉陽已北生屛風草

又曰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又曰海上有草焉名曰蒒（師音）草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孰民斂穫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粮

又曰類草也其根名爲弱頭大者大如外其外理白可以灰汁煑則凝成熟可以苦酒淹食之不以灰煑則不（成熟）蜀人珍貴之

異物志曰文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以美用之故也

王逸子曰草有玄巨暢威蓄木有扶桑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美異於群類者也

風俗通曰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作人狀操持弓弩牛馬萬狀備具後關東賊董卓陳留濟陰許好即我吏民殘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抱朴子曰草有黃精一名白及有鴟頭鵝尾雞腸烏喙而非有翼之鳥也

靈書記曰霍山上有神草三十四種

典術曰壽榮草出少室金山山下服之令人不老取葉服之可通百神

又曰餌王長生草一名通天價直千萬陰乾方寸七日再

服之令人得仙

師曠占曰黄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不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蔾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

淮南萬畢術曰迴風之草見八方（取迴風草三士三枝截寸五枚以戟丙西土三家下汲井中青苔蔣錢缺上揷不上書并治之爲丸著其面目出戶視八方矣）

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

古詩曰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

又曰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採其華日暮不盈抱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又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從風舒

又曰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草木爲恩感況人含氣血

薜荔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有草焉曰薜荔狀如烏韭緣木而生或生石上食之以已心痛

楚辭曰罔薜荔兮爲帷（罔結也結薜荔爲帷帳也）擗蕙櫋（音眠）兮既張（擗析也以擗蕙覆櫋屋上也）

又曰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石蘭

又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楚辭曰疏中石蘭兮以爲芳（王逸曰石蘭香草疏布也）

胡繩

楚辭曰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

霸薰

范子計然曰霸薰出霸陵也

楚薰

范子計然曰楚薰出洛陽也

楚衡

范子計然曰楚衡出楚國也

秦衡

宋玉風賦曰夫風翱翔激水之上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

龍鬚

山海經曰賈超之山草多龍鬚

廣志曰龍鬚一名西王母簪

水經曰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並是龍鬚而無樵木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峯石間多龍鬚草

遊名山志曰龍鬚草唯東陽永嘉有縉雲堂意者謂鼎湖攀龍鬚時有墜落化而爲草故有龍鬚之稱

鄭緝之東陽記曰仙姥巖間不生雜草盡出龍鬚

本草經曰西般山多龍循（鬚名也）一名續斷

狼尾

爾雅曰孟狼尾也（郭璞曰似茅今人亦以覆屋）

廣志曰狼尾子可作黍

燕麥

爾雅曰蘥雀麥（郭璞曰即燕麥）

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

荊葵

爾雅曰荍（音翹）蚍（婢支切）衃（芳丕切）也（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

（葉又翹起）

毛詩宛丘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詩義疏曰荍一名楚葵崔豹古今注曰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花色紫白有紅有白有赤但花異葉不殊也

蜀葵

爾雅曰菺（音堅）戎葵也（郭璞曰今蜀葵花似木槿）

傅玄蜀葵賦序曰蜀葵其苗如瓜瓠嘗種之一名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

虞繁蜀葵賦曰惟兹殊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纘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

菟葵

爾雅曰莃（虛豈）菟葵（郭璞曰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

廣志曰菟葵瀹之可食

鳧茈

爾雅曰芍（胡了）鳧茈也（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餓群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

烏韮

廣雅曰昔耶烏韮也生久屋之瓦在房曰昔耶在牆曰垣衣

鹿豆

爾雅曰蔨（音卷）鹿藿也其實莥（郭璞曰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莥音）（紐也）

說文曰莥鹿藿之實也

本草經曰鹿藿味苦平無毒主治蠱毒女子腰腹痛不樂腸癰瘰癧瘍氣生汶山山谷

鹿葱（花曰宜男）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

傅玄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華曰宜男號應禎祥

嵇含宜男花序曰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皐曲隰之側或華林玄圃非衡門蓬宇所宜序也荆楚之土號曰鹿葱根苗可以薦於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五

百卉部二

麻　葛　藤　女蘿
莵瓜　烏杷　羊齒　牛蘈
狗毒　馬帚　羊桃　羊蹄
鼠耳　鼠尾　芄蘭

麻

爾雅曰黂（扶云）枲實（禮記曰苴麻之有蕡）枲麻（別二名也）莩麻母（苴麻盛子者）

廣雅曰黂蕡麻也

毛詩黍離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又鷄鳴南山曰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

又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宛丘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舞績麻婦人之事也我其今不為）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

春秋說題辭曰麻之為言微也陰精寢稷密女作纖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為衣陽成於三物以化故麻三變續布加也（宋均注曰麻須陰以成夏枝葉成謂之衣麻亦夏生可作衣也三變謂麻生成形之變也漚取皮一變也績成為纑三變也）

華嶠後漢書曰崔寔為五原太守地宜麻枲而民不知種植又不能緝績率無衣被冬月止種細草臥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得出寔至教之績織

晉中興書曰石勒昔居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中　上所居陰室於此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

莊子曰顏回曰願得郭內之田十畝以為絲麻不仕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列女傳曰河內二義者張伯仁仲仁之妻也兄弟少孤共居伯仁敦厚謙若仲仁驕戾不節二婦紡績得好枲麻輒別異之以為仲仁衣服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絃也

漢武內傳曰鸜鵒食麻子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田者枲麻加半畝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三月可種苴麻二月可采麻子

本草經曰麻蕡一名麻勃味平辛生川谷治七傷利五藏下血氣多食令人見鬼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麻子補中

益氣久服肥健不老生太山

吳氏本草經曰麻子中人神農岐伯辛雷公扁鵲無毒不欲牡厲白薇先藏地中者食殺人麻藍一名麻蕡一名青羊一名青葛神農辛岐伯有毒雷公甘畏牡厲白薇葉上有毒食之殺人麻勃一名麻花雷公辛無毒畏牡厲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葛

爾雅曰拔蘢葛也（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廣雅曰女青葛也

毛詩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曰覃延也萋）（以為絺綌）

毛詩黍離葛藟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

又黍離採葛曰採葛懼讒也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又葛生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周書曰葛小人得其葉以爲羮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以爲君子朝廷夏服

吳越春秋曰採葛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之苦也作苦何之歌其辭曰葛不連蔓棻台台嘗膽不苦味苦飴令我採葛以作絲

說文曰葛絺綌草也

本草經曰葛根一名雞齊根味甘平生川谷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痺起陰氣解毒生汶山

吳氏本草曰葛根神農甘生太山

說苑曰絺綌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楚辭曰石磊磊兮葛蔓蔓思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藤

爾雅曰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也）欇虎櫐（今虎豆也纏蔓林樹而生莢有尾刺今江東呼之爲欇欙二音涉也）

廣雅曰藟藤也

易困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王弼注曰困於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愈繞者不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者也）

毛詩南有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注云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

詩義疏曰櫐蔓也似燕薁連蔓生葉白色子赤可食酢而不美也幽州謂之推藟也

山海經曰畢山其上多櫐（郭璞注曰今虎豆貍豆之屬櫐也）

齊書曰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疾得丁公藤治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數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尋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

梁書曰周弘正與子孫玄俱載入東郡乘小舩渡岸見藤花弘正挽而舩覆俱溺僅免孫玄遂得心驚疾

汝南先賢傳曰恭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槹歲久欲易之爲在母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遶之有鳩巢其上

金樓子曰合浦有康頭山山有一頭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長一丈許

雲南記曰雲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爲馬策大者可爲柱杖

崔豹古今注曰酒盃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去實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荳蔲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實消酒其國人寶之不傳於中國張騫大宛國得之事在張騫出關志

南方草物狀曰沉藤生子大如齏甌正月華苞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真事吒至藤生山中大如苹蒿蔓衍居民採取剥之以作毦然不多出輿古合浦簡子藤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華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味淡泊無甘苦出交趾合浦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華苞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羮甌里民煑食其味甜酢出蒼梧科藤生金封山烏滸

尚書禹貢曰荆州厥貢苞匭菁茅（孔安國曰茅藉酒也）

毛詩鵲巢野有死麕曰野有死麕白茅苞之

陸機毛詩疏義曰白茅苞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

毛詩豳七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周禮天官上甸師曰祭祀供蕭茅

左傳僖上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齊桓公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秸（東曰所黎茅也）

典略曰武王伐殷微子啓肉袒面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吳書曰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吳録地理志曰桂楊郴縣有青茅可染青零陵泉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

吳志曰劉備遣將挑戰陸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

晉書地道志曰零陵縣有香茅氣甚芬香古貢之以縮酒

沈約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大明年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累表勸上封禪上甚悅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撫州三脊茅生石頭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文子曰堯凡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尹子曰湯禱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

說文曰茅菅也

陸賈新語曰伊尹居負薪之野修道德於茅廬之下

風俗通曰謹案詩曰手如柔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

漢武故事曰帝拜欒大為天道將軍使着羽衣並茅上授王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授印示不臣也

神仙傳曰介象變氣禁術能茅屋上然火煑雞使茅不焦

又曰曹公捕左慈數日不得便斷頭曹公大喜定視之是一束茅耳

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責楚

廣州記曰董奉與士燮同處數積載思欲還豫章燮情拘留不能免後乃託以病死燮開棺看乃是茅人

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楊雄反騷曰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一莖三脊）

紫草

爾雅曰藐茈草也（郭璞曰可以染紫也一名茈莀廣雅云）

廣雅曰茈艻紫草也（艻音仍）

說文曰茈藐紫草

山海經曰勞山多茈草一名紫英

尋陽記曰石井山曾有行人見山上有採紫草者此人謂村人揭鍤而往見山上人便去聞有呼昌容者曰人來取尔草既至山頂寂寞無所見

列仙傳曰昌容常山之道士也自稱殷王女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少能致紫草與染家得錢以遺孤老

淮南子曰紫草生於山不能生盤石之上

抱朴子曰黃金成以為丸以紫草煑一丸咽其汁可百日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七

百卉部四

荼　茇　蒿
青蒿　莪蒿　蔞
王芻　蓍　蓬
蕭　艾　王瓜
薇　菝　菝葜

荼

爾雅曰荼苦菜（可食苦菜）

毛詩谷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又蟋蟀采苓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

禮記月令孟夏曰小滿之日苦菜秀蔡邕章句曰苦菜也不榮而實謂之秀

廣雅曰遊冬苦菜也

茇（來計切）

說文曰茇草可以染黃

漢書曰諸侯王盭（音戾）綬如淳曰盭綠出晉灼曰盭草名曰出琅琊平昌縣似艾可染因以爲綬名

蒿

爾雅曰蘩皤蒿（郭璞注白蒿也）蒿菣也（郭璞注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啗者爲菣也菣去刃切）蔚牡菣（無子者）

又曰蘩之醜秋爲蒿（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

大戴記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illegible]）

陸機毛詩疏義曰采蘩爾雅曰皤蒿也凡艾色白爲皤今白蒿是也春生秋乃香美可生食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

又曰匪莪伊蔚蔚牡蒿也似蒿三月始生七月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毛詩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云菣也）

青蒿

詩疏義曰蒿青蒿也荊豫汝陰皆謂之菣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隋書曰初唐高祖欲遣李密東征朝士諫曰李密性多輕狡好爲反叛願勿遣之帝曰蒿箭射蒿艾耳吾豈不知耶

三輔決錄曰孫晨字元公冬月無被以蒿一束暮卧旦收之

神（仙服）食經曰十一月採彭敦彭敦白蒿也兔食之壽八百歲

莪蒿

爾雅曰莪蘿（今莪蒿也亦曰廩蒿）

毛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谷風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詩義疏曰莪蒿也生澤田漸洳處葉似邪蒿細科一月生生莖葉可食又可蒸香美頗似蔞蒿

說文曰莪蒿也從草我聲

廣志曰莪蒿藁蒿

錢塘記曰靈隱山數樹樹下生莪鬱茂若沃土所生

蔞

毛詩關雎漢廣曰言刈其蔞（蔞蒿也）

祭祀脂爇之爲香也許愼以爲艾蒿非也

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

又蓼蕭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周禮天官上曰甸師祭祀供蕭茅

說文曰蕭艾蒿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緯蕭爲業（司馬彪曰蕭蒿也緯織也織蒿爲薄）

山海經曰囊山之陰多蕭

郭璞詩曰得意在蘭蓀忘懷寄蕭艾

艾

爾雅曰艾冰臺（今艾蒿也）

毛詩曰黍離採葛曰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齊書曰紀僧眞爲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

勿廣言

陳書曰陳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僕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以火爇之燃及於鬚垂涕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

莊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漢武帝內傳曰削冰令正圓舉以向月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師曠占曰歲疫病草先生病草者艾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王瓜

周書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丘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菝葜

薇

爾雅曰薇垂水（生於水邊）

毛詩鵲巢草蟲曰陟彼南山言採其薇

又曰采薇遣戍役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廣志曰薇葉似萍可蒸食

三秦記曰伯夷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莎

爾雅曰薃（胡老切）侯莎其實媞（夏小正曰薃也者莎蓆媞者其實媞大兮切）

廣雅曰地毛莎蓆也

廣志曰莎可以爲雨衣

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

莎以自覆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

後周書曰豆盧寧嘗與梁人企定遇於平凉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爲能贈遺甚厚

任昉述異記曰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草人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蒺藜

爾雅曰茨蒺藜也（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易困卦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毛詩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牆有茨不可埽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

說苑曰晉平公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下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仰天歎曰夫肉生蟲還自食木生蠹還自刻人出妖還自得九鼎之具不當生藿王堂廟不當生蒺藜來　八日備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朝果死

又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吾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於君朝廷之吏親危　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外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以死樹而擇之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三兒向應可語便啞有一人還門過乞飲曰君有罪可遠內自思我於外待君主人異其言乃知非常人便入內思惟出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登巢中有三子試以指納巢中鷇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蒺藜與其子其子吞之即死其母尋還不復見其子出徘徊悲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客乃去不知所在也

本草經曰蒺藜一名止行一名外雅一名傍通一名水香

離騷曰江離弃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八

百卉部五

蓄　苹　商蕀　竊衣
芣苢　薞　王負　雚
戒火　胡枲　卷施　薔薇
抗　鬼目　覆葢　酢醬
稂　莠　綬臺　臺
皐蘆　翹搖　土菌　菌
承露　扶老

蓄

爾雅曰蓄葍（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啗葍方服切葍音富）

又曰葍藑茅（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如蔆苕華黃白異名也藑巨營切）

毛詩鴻鴈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毛詩云惡菜也詩義疏曰河內關中謂葍爲蓄兗幽州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正白著熱灰中溫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葉細而行赤有臭氣也）

廣雅曰烏蔆（惚許切）葍也

說文曰葍藑茅也一曰蕣從草葍聲葍當也蒿從草當聲
葍從草畐聲

風土記曰葍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蔕長七八尺味甜如蜜

苹

爾雅曰苹蘋蕭（郭璞曰今蘋蒿也初生可食）

毛詩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鄭玄云苹蘋蕭也詩義疏云蘋蕭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者可食亦可蒸也）

商蕀

爾雅曰髦顛蕀（孫炎曰一名白蕀郭璞曰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

竊衣

爾雅曰蘮（九例切）蒘（除切）竊衣（孫炎曰江淮間食之其花著人衣故曰竊衣郭璞曰似芹可食實大如麥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芣苢

爾雅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蝦蟇衣周書所載同名耳非此芣苢）

廣雅曰芣苢當道馬舄

毛詩關雎曰芣苢后妃之德也采采芣（浮音）苢薄言采之（毛云芣苢車前大葉好生道邊也宜懷妊焉）

神仙服食經曰車前實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采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

本草經曰車前實一名當道一名牛舌

薞

毛詩嘉魚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詩義疏曰萊藜也莖葉皆似生菊今兗州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蒼云萊茱萸此二草異而名同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藜莠蓬蒿並興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又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也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道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

又曰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爲藜蒸不

本草曰酢漿一名酨平寒無毒生川澤及人家田園中治熱煩滿定志益氣利水道產難吞其實立產

吳氏本草曰酸漿一名酢漿

稂

爾雅曰稂童粱也（稂莠類也）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曰不華國也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華不聞以妾與馬獻子聞囚之七日自是妾衣七外之布馬食稂莠文子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夫違曰仲孫他孟獻子蔑字）

毛詩曹蜉蝣下泉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稂童粱也）

又大田曰不稂不莠去其螟螣

詩義疏曰禾粟莠為穗而成萷嶷如胥之童根

莠

毛詩甫田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甫大也田過度而無無大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韋曜問答曰甫田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

左傳襄六曰鄭公孫揮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侈奢修好其不能久存）

晉書曰明帝時王如舉兵作亂令人種禾禾悉變莠飢而軍敗降於王敦為敦所殺

綬

爾雅曰虉綬（小草有雜色似綬虉鷊五歷切）

毛詩義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臺

爾雅曰臺夫須（臺可以為禦雨笠）

毛詩嘉魚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萊草也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自君有賢以自尊顯）

毛詩義曰舊說莎草也可為蓑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蓑笠南土多有

篆文曰臺一曰山莎可作笠

皋蘆

南越志曰龍川縣有皋蘆草葉似茗味苦澀土人以為飲今南海謂為過羅或曰拘羅

翹搖

爾雅曰柱夫搖草（郭璞曰蔓生細葉紫花可食今俗呼翹搖車）

土苽

爾雅曰菲蒠菜

又曰菲芴（郭氏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郭璞注即土苽孫炎曰葍類芴音物）

毛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詩云葑須也菲芴也詩義疏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

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也又毛詩義疏云此二菜者蔓菁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惡時也）

廣雅曰土苽芴也（本草云王苽一名土苽）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盡三月可采土苽根

菌（巨員切）

爾雅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為土菌亦曰馗廚可啖之）小者菌（注大小異名）○列子曰朝菌不知晦朔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司馬曰大芝也天陰時生糞上見時萎故不知月始終）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駱越之菌

說苑曰雍門周對孟嘗君曰夫以秦楚之強而報於弱薛譬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

博物志曰江南諸山郡中大木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

椹食之有味而忽有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多愈

風土記曰陽羨袁君廟有祈雨者則祝歸神命常賜芝草草菌也便以神前酒盃灌地以大羹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生今猶然

異苑曰交州諸郡有菌以藥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承露

爾雅曰蔠葵蘩露（蘩曰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黃色蔠音終）

陳留耆舊傳曰梁垣牧為郡功曹與君歸鄉為赤眉所得賊將啖之牧求先賊長義而釋牧送蘩露實一斛

扶老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槹朽壞在母生年上順不敢治之俄而有扶老生繞之遂堅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

廣志曰扶老華黃如金名金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九

百卉部六

芙蕖　蒲　菖蒲　菰

馬藻　鳧葵　馬蓁　蘋

芙蕖

爾雅曰荷扶蕖（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蓮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者也薏音憶）

廣雅曰菡萏芙蓉

周書曰魚龍成則藪澤竭則蓮藕掘

毛詩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荷芙蕖也）

又山有扶蘇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荷華扶渠也）

毛詩義疏曰芙蕖莖爲荷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

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語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其秋表皮黑的成食或可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幽荊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爲藕幽州人謂之光爲光如牛角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爲新遷功曹覺與同郡鄧敬因折芰爲坐以荷斂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宋書曰臧質說南郡王義宣反兵敗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啖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唯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子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樂遊苑池玄圃池生蓮同幹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花實合跗同莖生豫州鱣湖

宋紀曰文帝元嘉年　蓮生建康額檐湖一莖兩華

齊書曰涪陵王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出芙蓉

三國典略曰齊師伐梁梁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爲飯用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

又曰梁江從簡光祿大夫華之子也頗有才學年十七爲採荷調以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弗覺唯嗟其工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柔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郭子橫洞冥記曰北及玄坂去崆峒十七萬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萬里流珠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

抱朴子曰千歲神龜巢於蓮葉之上

萬歲歷曰齊大和二年烏程縣閣下生蓮華

頓啓期要地記曰夏門東南有華嶽（口加切）威陂中生千葉蓮花其荷無異菡萏色白豈佛經所載者乎

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一名澤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荅多華大者至百葉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諸草木方曰七月七日採華（蓮）七分八月八日採蓮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蓮實九分陰乾下篩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真人關尹傳曰老子語喜天崖之淵真人所遊各各坐蓮華之上一華輒徑十丈

說文曰茄芙蕖莖也荷芙蕖實也蓉芙蕖本也

搜神記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華五六日而萎說曰易稱枯楊生華何可久也今狂華生枯木敦終逆而身死

王韶之神境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夾路有青澗澗中有黃色蓮蓮華芳氣靈谷

幽明錄曰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沉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涵源池有芙蕖如車輪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青蓮華出

外國事曰私訶條國大洲上有大山上有石井井自生千葉白蓮華毀　蓮華出

陶隱居本草注曰宋時太官作羊血（舀空的切）䘓削藕誤落中

遂皆散不凝醫仍用治血多効

神農本草注曰血藕實莖一名水芝所在池澤皆有生豫章汝南郡者良苗高五六尺葉團青大如扇其花赤名蓮荷子黑狀如羊矢

范寧爲豫章表曰新淦令孟佃民解列縣驛事前二丈陸地生蓮華入冬死至陽更生四枝今年三月復生故敷繁殖轉多華有二十五枝鮮明可愛有異常蓮

古詩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遠道

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屏風水葵）文緣波些（言複葵生於中也莖紫色風起動波緣其葉而生紋也或曰紫莖言荷莖紫色屏風爲荷葉如屏風）

張奐芙蓉賦曰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

曹植芙蓉賦曰擢芳柯以從風兮奮纖枝之璀璨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木其揚暉也晃若九日出暘谷芙蕖騫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莖加綠泥泥兮韡韡爛若龍燭

潘尼芙蓉賦曰或擢莖以高立似彤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蓮璧之攢會

古詩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楚辭曰令薜荔以爲理兮憚擧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

又曰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傅玄歌曰曲池何澹澹芙蓉敷清源榮華盛壯時見者誰不歎一朝光采落故人不迴顧

蒲

爾雅曰莞苻離其上蒚（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謂之爲席蒚音翮）

毛詩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蕳

又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左傳文公曰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

又昭公二十年晏子對齊侯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漢書曰蒲輪安車以徵賢（晉灼曰以蒲裹車輪）

又曰路溫舒守長君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編用寫書

又曰元帝病數問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侍疾候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也孟康曰以蒲爲席藺也）太子由是得不廢

東觀漢記曰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晉書曰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將鬻己以償之東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齊書曰崔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焉

北齊書曰尉瑾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

三齊略記曰萬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歲歲蒲生紫委猶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

穆天子傳曰天子千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蒲莞蘀

說文曰蒲草也以作席蒻蒲子也以爲平席世謂蒲蒻

風土記曰蒲生於陸葉如烏扇而紫鶵（好說）一曰獲蒲好草也

續述征記曰烏常宛湖（春人謂湖爲澗）中有九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前秦記曰苻洪家生蒲長五丈節狀如竹咸以異之謂之蒲家因氏爲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爲苻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寓居章安縣以採蒲爲業將一小兒湖邊拔蒲見一女子容姿殊美乘一小船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醜奴嘲之滅火共臥覺有腥氣又指甚短惕然疑是魅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變而爲獺

嵇康集序曰孫登夏則編蒲爲裳冬披髮自覆

淮南萬畢術曰燒蒲復醇酒以熨蒲（取萬漬酒中有頃出之即酒醇也）

楚詞曰抽蒲兮陳坐援葦兮爲蓋

菖蒲

左傳僖下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歜菖蒲菹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菖蒲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也

梁書曰太祖后張氏諱尚柔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驚異之謂侍者曰汝見否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貴因取食之生高祖

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昌始生昌者百草之先生也

說苑曰文公好食昌本葅本草即菖蒲

風俗通曰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神仙傳曰王興咸陽人採菖蒲食以得長生一寸九節者

羅浮山記曰宜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堅芬之極

方言曰菖蒲得石上生九寸節以上紫花尤善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時韭

本草經曰菖蒲生石上一寸九節者久服輕身明耳目不忘不迷惑生上洛

典術曰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爲令之菖蒲是也

菰

廣雅曰菰蔣也其米謂之彫胡

周官曰魚宜菰（鄭玄注曰菰彫胡）

說文曰蔣菰也彫胡一名蔣

晉中興書曰毛璩爲譙王司馬時海陵縣地多菰葑處所幽逆亡戶依之璩率討放火而進天旣旱地皆菰葑葑燃

太平御覽卷第一千

百卉部七

萍　苔　荸　莞
荔挺　彫胡　茗　薕
亂　萑葦　蘆荻　蘩蔞
綸組　帛布　離南　地榆

萍

爾雅曰苹萍（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其大者蘋

毛詩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盛之維筐及莒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湘烹也）

又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

詩義疏曰萍麤大者為蘋季春生可糝蒸為茹

周禮秋官下萍氏曰萍氏掌禁川游者（鄭玄曰萍草無根取不沉其名溺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左傳桓公曰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周書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憤盈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問群臣莫能識使問孔子孔子曰是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嘗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萍焉

淮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淮南萬畢術曰老血為萍（聚血之精王貴泉齒）

許慎說文曰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

周處風土記曰萍蘋芹菜之別名也

范子計然曰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

吳氏本草曰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五月華白三月採日乾之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生池澤水上療暴熱養下水氣勝酒長鬚髮久服輕身

郭子曰萍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濩兩鱗被物有常詎孰知所自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菱植萍隨波是以堯舜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劉伶酒德頌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漢之載浮萍（言國風）

楚辭曰白苹兮騁望與佳期兮夕

又曰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又曰竊哀兮浮萍汎搖無根

苔

爾雅曰藫（徒南）石衣也（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似薤而大生水底亦可食）界

說文曰苔水衣也

齊書曰宋時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倪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紹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

三國典略曰侯景圍臺城既急時諸軍於德陽堂前殺馬宰南敗雜以人肉　甘露廚中所有乾苔悉分給軍士

唐書曰拔野古國東北五六日行至鞠國有樹無草但有

此上所欲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義興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作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未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蘆也（荻敵也）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欲保晉陽曰奈何無箭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蒿其高至于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

隋書曰張威拜青州總管在青州頗治産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至大江江中有漁父子胥請渡時旁多人漁父歌令止蘆中至夕渡之于滏之之津見其有飢色歸取麥飯鮑魚之羹子胥疑之匿蘆中漁父呼蘆中子胥應與食渡之

太一千　王桂

晏子春秋曰公獵休坐地晏子下滅葭而坐公問其故晏子曰臣聞介胄不席獄訟不席尸在堂不席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示君公令人不席

淮南子曰鴈銜蘆以避矰繳

又曰蔰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蔰蘆苗秀也蔰胡遐切）

抱朴子曰吴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吴主躬臨試之積荻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說文曰葭灰以候律管

釋名曰大曰蘆次曰葦荻蘆芛苦荻芛苷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蘆索執以食虎

通語曰諸葛亮見吴使而歎曰東吴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都佐嗣秀于金土之儁彤者也

蘩縷

爾雅曰蔜（音敖）蕿（音[illegible]蘩縷也[illegible]雞腸草）

[illegible]治[illegible]方曰取蘩縷[illegible]

綸組

爾雅曰綸（古頑切）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

左思吴都賦曰綸組紫絳

帛布

爾雅曰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草葉有象帛布者因以名云）

太一千

離南

爾雅曰離南活克（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也）

地榆

本草經曰地榆止汗氣消酒明目

廣志曰地榆可生食

神農本草經曰地榆苦寒主消酒生宛句

太平御覽卷第一千

跋

太平御覽爲有宋一大著作其所引經史圖書凡一千六百九十種今不傳者十之七八或謂轉引古籍或謂原出類書要之徵引賅博多識前言往行洵足珍也今所行者有明代活字本有錫邑刻本其所從出周堂序謂其祖曾得故本黃正色序則謂據薛發甲所校善本繕寫付刻然胡應麟譏其姓名顚倒世代參魚學者病焉明文淵閣書目存一部一百三十册一部一百册均殘缺其後散出遞入於蘇人朱文游周錫瓚黃丕烈汪士鐘家最後爲湖州陸心源所得僅存三百六十餘卷今已流入東瀛爲岩崎氏靜嘉堂中物矣先是阮文達何元錫各就黃氏假所藏文淵閣殘本謄校藏諸儀徵嘉慶間常熟張若雲據何氏本歙鮑崇城據阮氏本次第梓行張氏刊成未幾板燬存

者僅如星鳳傳者唯鮑氏刻本歲戊辰余赴日本訪書先至靜嘉堂文庫觀所得陸氏本其文淵閣印燦然溢目琳瑯滿架且於己國增得若干卷爲之欣羨者不置嗣復於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獲見宋蜀刻本雖各有殘佚然視陸氏所得爲羸因乞假影印主者慨然允諾凡得目錄十五卷正書九百四十五卷又於靜嘉堂文庫補卷第四十二至六十一第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五此二十九卷者均半葉十三行同於蜀刻惟板心無刻工姓名且每行悉二十二字與蜀刻之偶有盈縮者不同疑卽在前之建寧刊本蜀本卷首小引謂建寧所刊外誤甚多李廷允跋亦言繙正三萬八千餘字今以二刻與鮑本校雖各有脫誤然阮文達序鮑刻明言「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眞不能見重於後世」據此爲言是宋本卽有脫誤未嘗損其聲價且亦未必眞爲脫誤也今請再舉數例以證宋刻之勝於今本職官部金紫光祿大夫門宋刻引干寶晉紀二國典略二則鮑本則奪左傳成上曰「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公下卿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九十八字下接「入落授金紫光祿大夫」云云（卷第二百四十三葉第五行）前後躐不相涉張本同但注上下疑有脫文兵部機略門引後漢書第十六則岑彭將兵三萬餘人云云凡一百三十七字（卷第三百十四葉後）鮑張二本全脫妖異部精

門引易禮記唐書管子列異傳文搜神記二則適成一葉（卷八百八十六）鮑張二本全缺獸部馬門引周禮夏官上「馬及行馬以征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參從疆鄙」並注文引論語周詩韓詩外傳尙書大傳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十一條俗傳說題辭凡十則共一千三百餘字（卷八百九十四）鮑本全脫且易淆亂二千三百餘字張本同異亦十餘字卽此數事觀之鑒影宋本之可信且宋人文久紀元字避諱十一年者多都道實管以影宋寫本爲最珍版印行其優於鮑本者則板心所記刻工姓名均與蜀本相合且上文所舉四事一無脫誤宋刻而外斷推此本於是取以補影宋二十六卷之闕其經覆寫又用活版則訛謬自所不免然以校鮑張二本道部尸解門彼且缺「太微經曰諸尸解者皆因極凝科」云

（本書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復製重印）

太平御覽

（全四册）

〔宋〕李昉等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83 3/4印張 4,784,000字
1960年2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10301—11300册 定價500元

ISBN 7—101—00749—X/K・312